全漢文、三國文、晉文、宋文、齊文、梁文、陳文、北魏文、北齊文、北周文、隋文

一一六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六冊目錄

史地類

宋編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一)（卷五十一至二百） 宋 李心傳撰 史學 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附提要 宋 劉時舉撰 學津 六三一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附提要 撰人不詳 守山 六八三

宋實錄

靖康要錄十六卷 宋 撰人不詳 十萬 七〇四

北京圖書館藏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紹興二年。（是次壬子，金太宗天會十年，僞齊劉豫阜昌三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令參辦內東門司李珂、衛茂實提點紹興府置住六宮事務。徽猷閣待制致仕王昇卒。昇、建德人。事親至孝。建中靖國初，以經明行修授官。車上皇爲明堂司常。卒年八十一。

乙未。詔諸路死罪因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案。未通處，許酌情減降如舊。以三省言，今道路稍通。若令一例減降，虛生姦弊故也。（五年正月壬子，復奏案。○中興聖政：上語及蔡載贓吏呂頤浩曰：贓吏從流，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月支與，使之貪足，然後可以責限。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語中明行下。○臣圓正等曰：富而後教，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辱，衆人之情也。今使仰事俯育且不給，則欲以刑法驅之於義禮教化之不克成，宜哉。太上皇帝將大治贓吏，則先足其供給，減得寬理之序。比年以來，州郡經費不支，屬吏之卒有至數月不給者，天下賢人少而庸人多，方實其廉，而勢或使之鮮廉，誠不可以不察也。）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諜報金國主死，尼瑪哈已立。劉豫率官僚舉哀。見合兵謀取壽春。詔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措置防備。

丙申。故奉議郎、將直秘閣楊邦乂加贈朝奉大夫，爲立祠，名褒忠。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言其忠節也。

五年四月辛酉朔。承事郎劉默除名，特送饒州編管。默知天台縣，訟守臣晁公爲之過。范宗尹、呂頤浩互庇之，公爲才免官，而默坐違法科敷及餽送過客屬吏，至是獄成，遂有是命。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行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以候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宴見公矣。師次延平，劍溪湍險，賊焚橋以拒王師。世宗單馬先浮以濟，師遂濟，距建寧百里許。范汝爲已伐木埋竹，及布鐵蒺藜，開陷馬坑，以扼諸要路。世忠僅兵自間道急趨鳳凰山，是日旦至城下，遂圍之。戊戌。祕閣修撰知紹興府陳汝錫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先是，手詔因軍期所須索之物，令州縣以印榜實數科理，毋得多取於民。（事見元年六月。）汝錫受詔不行，知屬邑侍御史沈與求劾之，下臺獄。法寺當汝錫私罪狀，該恩原免。右僕射秦檜惡汝錫，特有是命。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知紹興府，宣撫處置使司書寫奏報文字進士張樟爲右丞務郎，樟、浚之從子也。

辛丑。昭慈獻烈皇后儿筵進發。上詣禁中焚香。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劉珪卒於梧州。（驩克小蠻，珪以提舉太平觀卒，（按）珪此時未落分司，閏月丙辰方追復元官。）訃聞，官其二子。後又追復龍圖閣學士。是日，韓世忠收復建州。初，范汝爲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礮等急擊，凡六日，賊衆稍怠。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榷等五百餘人。汝爲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椋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馳征禁。爲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祀之。世忠曰：活爾輩者，李相公也。壬寅。上御舟發紹興，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軍統制巨師古以其軍從。留右軍統制官劉寶收後，以吏部侍郎李彌大權知紹興府，節制內外軍馬。時百司先渡江，尉衛者獨執政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交修、中書舍人程俱、侍御史沈與求而已。晚，執政登御舟奏事，上至錢清堰，乘馬而行。是日，湖東安撫使向子諲自曹成軍中復歸盧山縣。初，成既入道州，會樞密院遣韓辯官左鼎持詔書諭成，俾散遣江、淮等路民兵，獨與堵出職人赴行在。聽張俊節制。其徒爲盜久，悍俊嚴明，不聽命。湖廣宣撫使吳敏時在桂州，以兵力微，不能進。新中書舍人湖安國移書於敏，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由昭賀，以通春陵北檄韓京，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湞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殆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投於溝壑矣。敏然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宣撫使都統制兼參議馬擴，營駐軍大名，爲成所服，乃遣小校張布持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且令準備將魏憲遺擴書，略云：欲得相公指差一處，參謀官范直方曰：成不必招，可促之使赴行在。擴曰：彼既不願遠出，萬一促之，是使散而爲亂也。不若藉以爲用，敏不能

決。擴獻書於敏。謂是軍親至道州。入成軍中。撫定分撥。選強壯以隸五軍。進兵長沙。制服馬友。正二月中可以就緒。不然。失此機會。不惟湖湘重困。師老財殫。無以善後矣。敏非聽。後數日。擴爲詩獻敏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嬰。遂辭職歸融州。敏遣騎追之。非及。成聞擴去。又數日。敏祠命亦至。成遂復爲亂。朝廷聞子諲爲成所執。詔子諲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權湖東安撫使。將所部往潭州。而子諲已出矣。子諲得詔在正月乙卯。飛權帥事日麻不審。今以三月甲子江西安撫大使司奏狀所云增入。

甲辰。上次蕭山縣。顧見帷幄華煥。問輔臣。得毋擾民乎。輔臣奏。聞之縣令劉嶧。民盡出車金。上曰。敏不及民爲善。

丙午。上至臨安。潛方大全集。趙鼎莊賀車駕回鑾起居表。皇威廓蕩。方望幸於中原。聖學寅恭。暫歸承於清廟。民有雲霓之望。師無霜露之勞。蓋惟皇帝陛下。開濟艱難。圖思久大。尚勤寅畏。來天貽於清躬。惠愛好生。養國祚之元氣。鳳期將啓。強敵自夷。時乘六龍。溯海風動。日隔百重。豪傑效從。遠悲祀以宣還。因鼎勳而欲至。格於藝祖。即敬虞舜之常。作我上京。終復漢家之舊。臣義均圖畫。喜若己功。嘗奏皇疏。雖愧甘泉之從。衣冠未掛。殺聽清渭之朝。○曹勛林集代殿帥賀回鑾表。大巡六師。坐底妖氣之沴。外滯四海。欣聆法駕之旋。宗社成安。君臣相慶。蓋惟皇帝陛下。道侔天地。功邁祖宗。能化本於至誠。神武歸於不殺。強鄰自殞。廢勞彎迸。鬼之弓。民寇就屠。必有假李晃之手。乃脅邊屯之旅。方驍月捷之勢。往無倒勢。溫挾忘雍之纖。有激其勇。時擁御蓋之戈。遂使聞風軸翰。鑾晉師。固已取鎮觀而爲京觀。商政猶蒞。而或表大定。徐方不回。而王日還師。禁蹕生春。旗常動色。臣職拘守。蓋。所阻迎鑾。朝隨奏彩之傾。夜喜鼎頤之落。功成惟斷。順獻平淮西之文。復不逾時。請詠刻清溪之頌。○張孝祥於湖集代方務得賀回鑾表。寶鋒電埽。蠻獸退魁。與衛天旋。林於舊祖。神人歡喜。舉夏英安。蒸惟皇帝陛下。仁配乾坤。恩雖南北。始結琬圭之好。欲齊民均蹈於泰和。蓋親卒輅之征。乃強敵自干於皇略。遂茲鯨觀之戮。奚惜鼎鑊之師。萬里攝封。將復漢圖之舊。百年陛戟。載新吳會之朝。臣屬奉清閒。幾聽鼙鼓。邊庭殿守。莫陪欽至之隆。驛道奮行。暫止前驅之陣。

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把截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政和初。改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橫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可。且謂祖宗之制。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職事親近人主。恩數多類從官。以元豐三年班簿致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諤、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元豐官職。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爲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也。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元年九月末。實無不知其月日。故附俱到除舍人之月也。日歷自有本月日。今從之。

己酉。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席益移知衢州。從所請也。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宋輝知臨安府。臨安府超名正月十八日。宋輝自直龍圖閣除龍圖修撰。蓋誤。輝除龍閣在今年五月乙丑。尚書左司郎中姚舜明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

庚戌。詔僞造券檢人並行軍法。時諸軍僞造者多。故倉部員外郎成大亨以爲請。

壬子。侍御史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兵權不在朝廷。與求言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

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彍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神策諸衛。外有諸鎮之兵。上下相維。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陽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驚。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熊克小歷又於此事與求上屯田集狀。(案)屯田集狀。乃去年所上。已具本月日。

初。建昌軍石陂寨卒丁喜、饒許等爲亂。聚衆數千人。而盧溪寨土兵楊招與鄉民乘之縱掠。喜尋死。其徒姚遠代領其衆。上命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督統制官崔邦弼等往捕。至是劉洪道請濟師。乃詔統制官岳飛撥戍寧自宣州遣兵二千。時奉義郎知貴溪縣府圭中亦遣舉人劉說主說命土兵。衆皆聽命。詔官其首。餘衆分隸信州諸軍。

癸丑。左中大夫知極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賞和尚原之捷也。浚初除左通奉大夫。未拜。故自左中大夫除。

詔招信縣復隸泗州。朝奉郎杜欽智知舒州。初。李捧既受招。其徒路進以所部數千人渡淮而北。進犯舒州。守臣武節郎李鑄無兵不能守。棄城遁。知池州王進遣兵擊破之。進與其徒遁去。居太湖縣之司空山。事聞。故有是命。欽智尋卒。江西安撫大使李回以準備將領武經郎武糾代之。進尋爲糾所殺。其黨李通率衆作亂。

乙卯。詔臨安諸門權勿稅柴薪油麵等物。

丙辰。右奉直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徐俯試右諫議大夫。俯初見建炎元年三月丁酉。俯之母黃庭堅從妹也。避亂抵昭州。上始因閤庭堅文集見其名。而胡直孺在經筵。稱其行義文采。汪藻在翰苑。又薦之。上賜呂頤浩手詔曰。朕比觀黃庭堅集。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用其人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可贈右諫議大夫。或尚在。即以此官召之。頤浩奏俯避地廣中。乃詔俯文學行義。著聞於時。除右諫議大夫。赴行在。俯入朝未數月。遂執政。或曰。內侍鄭諶與俯遊於江西。重其詩文。至是力薦於上。御製史不載。王明清玉照新志。於呂氏見之。鄭諶事以趙姓之遠。史增入。時人多有是言。今年二月甲申。四年五月甲戌所書可參考。詔見任郎官自建炎以來已經上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廷廣收人材。兼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豪傑之士。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覲青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旨。

丁巳。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部侍郎劉約請推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名田數過者。科敷一同編戶。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數過者極少。自軍興以來。科需與編戶一同。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又況富商大賈之家。多以金帛寘名軍中。僥倖補官。及假名冒戶。規免科需者。比比皆是。願寢前詔。弗行。從之。約建請在去年十二月丁丑。宰相呂頤浩、秦檜、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被旨揀放邵青、單德忠、李捧三營部曲。青等有衆二萬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帶

者皆釋之。所存七千而已。如上所料。中興聖政臣圓正等曰。始傳漢高帝謂知吳王濞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數者不能道不然。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興。其智知絕人。太上皇帝料降準可用之數。妙於蓍龜。其強良所謂神公殆天授者歟。　皇城司更造入禁衛宮殿皇城門號四等。歲一易之。敕入禁衛三千道黃絹。殺八角。入殿門二千道黃絹方。入宮門八千道黃絹圓。入皇城門三千道黃絹長。三年十一月壬申。更宮門號以絳紅絹方。皇城門以絳紅絹圓。自後不復易。　是日。宣州火。先是閤門宣贊舍人韓世清自淮西以所部五千戍宣城。世清招納亡命萬餘。歲費縣官錢十萬緡、米十八萬斛。朝論恐其爲變。會州人有傳世清軍中欲縱火擄掠民財者。遂火作。世清往來彈壓。城中乃定。守臣李彥卿新除刑部郎中未上。密遣監稅趙令吉告於朝。呂頤浩遂有殺世清之議。彥卿尋卒。

戊午。三衙奏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爲百有十五鋪。用卒六百七十三人。三衙及本府兵各居其半。二十二年十月己卯。又增爲百有五十鋪。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綯在經筵凡兩歲。力請外祠。而有是命。　詔自今停減接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罪。用浙西提舉茶鹽梁汝嘉請也。此以紹興三年三月八日淮東提點郭杞劄子修入。

己未。詔修臨安城之頒圯者。以修內司所集湖、秀等五州役卒就築之。　詔商販茶鹽。並許經由海道出入。以運河阻淺故也。

庚申。詔發運使湯東野往建康收簽江東西路上供歲額米斛。　樞密院將領徐文有衆二千餘。命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花揀之。仍詔文及李捧、邵青、單德忠、趙延壽等所部兵。並專聽樞密院節制。

辛酉。遣入內東頭供奉官蔡思殿祇候任源往張浚軍前撫問。源請金字牌以招收所過羣盜。上許之。言者奏。自崇寧以來。宦官握兵。馴致禍變。天下之人。言之切齒。今任源所經去處。就使偶有盜賊。止當移文所屬措置。勿致稽留使命足矣。而乃欲以招安自任。然則盜賊肯聽之乎。又況挾招賊之名。開握兵之漸。事有幾微。不可不慮。乃詔源遇有盜賊。將金字牌旅給付守臣招安。後旨在二年庚午。　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特邊橫行遙郡二官。錄招降邵青之勞也。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勍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統管楊惟忠欲圖之。乃與勍敘同姓之歡。邀勍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尋進惟忠軍職一等。勍自建炎中爲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及是乃敗。惟忠以二月辛未除授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其誅勍不知在何時。今從趙甡之遺史附此月末。勍初見建炎四年五月。

【紹興二年】二月癸亥朔。詔臨安府近行宮高阜。禁人毋得至其處。犯者徒二年。以其可以下瞰宮中也。

丙寅。命江西安撫大使兼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將銳卒萬人移屯揚州。勸率農桑。經理一路。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　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用知漳州蔡密禮請也。　詔泉州草澤陳喬赴行在。　直顯謨閣李承造復爲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付劉光世錢糧。以光世言累有機會。多緣無樁辦錢糧。幾誤大事故也。於是轉運副使直龍圖閣劉寧止遂罷。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元祐舊制。寄祿官分左右。而臧吏不與焉。言者謂祖宗以來。選人皆以州縣繁衝。故無所分別。今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恥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　尚書吏部侍郎李光試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彌大試戶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蔡密禮試禮部侍郎。太常寺少卿程瑀試給事中。密禮、呂頤浩所薦。瑀、秦檜所薦也。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交修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交修以引疾得請。此恐是錄周杞事干運乞去。此月庚辰可參考。　殿中侍御史江躋奏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發運使湯東野、承議郎知清安縣鮑慎好姦贓。脅使輸錢五千緡。庇而不發。東野遂罷去。　右宣教郎王彥恢知無爲軍。無爲分鎮地。至是始命守臣也。　楚州參議軍事李用成充本州團練判官。用成久參視友軍謀。最所親信。劉光世因拔授用成朝請大夫。言於朝。故有是命。其後祕書少監傅崧卿自淮東還。奏其勞。乃正補承事郎。用成補正在五月乙丑。

己巳。詔榷貨務依臨安府樣製造斛斗四百隻。降之諸路。倉部員外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斗增大。出給之際。例各折閱。具獄滋多。惟臨安斛斗均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　詔比緣移蹕臨安。令浙臣措置營繕。聞諸頗取材於民。違背初旨。可令監察御史黃龜年取索。仍給銀絹度牒。計市價償之。　朝奉郎福建轉運判官張蠙爲尚書攷功員外郎。直顯謨閣新除兩浙轉運副使李承造移福建轉運副使。直祕閣提舉浙西茶鹽公事梁汝嘉爲兩浙轉運判官。承造爲劉光世所薦。未到司改命。當攷。

庚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爲觀文殿學士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直祕閣知道州向子諲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呂頤浩、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苛荊、湖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右臂。如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假爲未晚。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效羊祜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運裁。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仍令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以所部統制官任仕安一軍三千人授綱。由汀、道州之任。又命權湖東安撫使岳飛率湖東副總管馬友及諸將李宏、韓京、吳錫等共擊之。時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避地湖東。亦以書遺秦檜。言吳敏兵寡。宜就遣世忠以爲之副。俾殲殄寇。收拾遺民。人言向子諲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綱常。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

辛未。上諭輔臣。將來御試舉人。止造蓆棚於講殿之前。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讚聖德。以爲如此可以示四方士人。使知陛下恭儉如此。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靡。況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爲夸美。上曰。卿言極是。　初命發遣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浙西田。至是六年。而未鬻者尚五千餘畝。乃詔發運副使姚舜明措置。

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出身人。此以紹興五年二月十一日敕令所狀修入。

癸酉。起居舍人廖剛權尚書吏部侍郎。　左中奉大夫李友聞。復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朝論以其子鄴爲僞齊所倚。故錄用之。友聞年八十矣。　詔諸路州軍。遇天申節依舊試經。撥放僧道度牒。每三百人放一名。建炎末。權住試經。至是禮部員外郎兼權祠部王居正言。本部歲降諸路空名度牒。各不下五六萬。而其間乃無一人緣試經者授之。人情恐有未安。故降是旨。

甲戌。福建轉運副使陳原缺。廣東提點刑獄公事徐端本、江西轉運判官趙公竑、浙西江東廣東提舉茶鹽黃啟衡、陳鑄、王鈇、章傑。福建提舉茶事孫洙、兩浙福建提舉市舶鮑存、陳鼎等十人並罷。以御史中丞沈與求論其猥濫也。端本、鑄子。鑄、西安人。宣和進古殿直學士。　傑、惇孫。傑除光祿寺丞。鑄、亨伯弟子。鼎、鎮江人也。　吏部尚書李光爲淮西招撫使。神武前軍統制王𤫊副之。呂頤浩欲討韓世清。乃託言路進等諸盜未平。命𤫊將前軍往捕。而以樞密院準備將徐文所部爲光親兵。仍命世清及江東統制官張俊、崔邦弼、王進、王冠、李貴等軍權聽光句抽使喚。軍干軍政。待報不及者。許便宜行訖以聞。　朝請郎新通判池州樂亮臣改知滁州。用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請也。滁州自向子伋死。不復除守臣。至是盜賊稍衰。而鄉村尚有食人者。亮臣捕得其首周智磔於市。由是遂止。亮臣清介自守。惟一僧偕行。郡事之餘。多瞑目獨坐。滁人久猶思之。亮臣事以趙甡之遺史增入。但甡之所記作岳滋臣。滋字誤。今從日曆。(按)亮臣除命在二月甲戌。而甡之於正月乙卯書之。疑夢得先辟亮臣而後奏也。

乙亥。權尚書戶部侍郎柳約落權字。以將使高麗也。　是日。雨雹。

丁丑。給事中黃叔敖兼侍讀。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講。　詔閤門宣贊舍人崔增、樞密院準備將領趙延壽、單德忠、李振、徐文、武功大夫李捧、樞密院水軍統制邵青所部兵分爲七將。以御前忠銳爲名。內增、青仍作水軍。並隸侍衞步軍司。非樞密院得旨毋得擅發。仍鑄印賜之。文除爲七將及鑄印在此月庚辰。隸步軍司在辛巳。今聯書之。　秀州海鹽縣令徐百藥、敕令所刪定官葛𢗅並罷。百藥、秉哲子。𢗅、偉兄。殿中侍御史江躋以爲言故罷。　金均房州鎮撫副使王彥奏文林郎繼翁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宣教郎高士瑰起復承事郎王弗並赴辦公事。士瑰、偉孫。弗、滎陽人也。癸巳見元年二月。　始淮南營田司募民耕荒。頃收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非太重。故百姓歸業者少。上用崧卿言。詔損歲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征之。仍賜崧卿錢五萬緡。俾貸民爲牛種之費。　故朝散郎梅灝贈直龍圖閣。以元符黨人故錄之也。　龍圖閣待制致仕洪中孚卒。

己卯。浙西安撫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同執政對於內殿。光世自鎮江入朝。閱彌月。上命光世

移屯維揚。而光世以爲恐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以爲根本之地。蓋光世實憚行也。右司諫方孟卿言。今陛下既已移蹕臨安。豈能免鄰寇之疑。臣又聞光世欲以身任山東、河朔之事。其陳義甚高。今乃不欲渡江。其意安在。臣願消燕之閒。召宰相呂頤浩、秦檜。與之面議於陛下之前。及早應副錢糧。並措置合行事件。諭以聖意。使之必行。庶幾不致臨事首鼠敗事。上召光世入對。諭使將大軍偕行。光世終以爲難。乃命移屯五千。往來節制而已。光世之來也。以縑帛方物爲獻。上命分賜六宮。御史中丞沈與求言。今艱難之際。不宜有此。乞斥還之。上納其言。仍降詔獎諭。　是日。秦檜因奏事言。每見陛下屈己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綉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舖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舊習未除。朕所服者多錦綉。豈復有綺繡也。　從事郎知高郵縣鍾離渚言。宣撫司指揮合營田之民。有警旋行句集出戰。本縣四十村。歸業之民。僅千八十家。少有耕種。又慮秋成。或爲賊有。欲分爲二十社。社三百人。擇精強可仗者二人爲巡社首領。其餘十人爲甲。甲有隊長。如遇警急。遞相救援。二十社計六千人。約耕田六百頃。若無耕牛。可以人代。每畝收一斛五升。共收穀九千斛。計貸種錢萬六千緡。詔宣諭使傅崧卿以永豐圩禾稻給之。如其請。渚先爲辟廱幕客。屢勉以忠義。廣信用之。其後崧卿還朝。薦渚學有師承。忠國愛民。一路鮮有其比。上嘉之。命特改京官。渚改官在四月戊辰。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時言者論近兩浙轉運使盧知原等。皆係本貫之人。利於殖產營私。應副親識。干求請託。一切用情。甚則與差遣。庶革遂賂徇私之弊。稍復祖宗立法之意。故有是命。　降授朝請郎周杞除名。惠州編管。杞在常州。爲政殘酷。會大旱。上御經筵。問所以致旱之由。顯謨閣待制胡交修時爲中書舍人。對曰。此殆杞佚罰。遂以杞屬吏。杞怒。上書告其罪。詔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交修無所挂。然蔡從亦多抵罪。而杞坐賊殺不辜及贓罪流故寘。蒙、歷城人也。熊克小歷載杞獄具於去年十二月甲寅。(按)甲寅乃進呈光文字。非具獄究議也。　詔內外諸軍並各供具人馬衣甲器械總數。及開坐統制統領官所轄數以聞。自今每軍月具籍申樞密院。時呂頤浩以諸大將專兵難制。故舉舊制行之。然終不能得其柄。　夜。雷聲初發。

辛巳。直祕閣知道州向子忞落職放罷。以湖東提點刑獄公事周隨亨劾其不法及棄城故也。　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自全州遺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書曰。昔韓忠獻公秉政十年。勳蓋一時。權震天下。然議者亦或非之。則孫公沔、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是也。衆人常情。睚眥必報。而忠獻公於此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長。不以爲怨。而近世諸人。借國威福。行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閒均逸。亦有異同之議。今日公袞言歸。進退賢否。賞罰功罪。固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然比於忠獻公。猶有未及。不免天下之疑。以貴者言之。如舊相吳敏、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宣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湊門巷。又以劇盜方集境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爲失。一旦賜罷。自觀

4

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觀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忞之守道。邀治姦猾。雖犯衆怒。議者是之。申乞移按他部。不爲過也。巨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援乘此交劾。能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爲相。施於貴者。將存其事體。施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遂公議。釋疑於天下矣。夫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己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矣。頤浩不納。隨亨、江山人。時以避賊寓治江華。子忞撤歸衡陽。隨亨怨。翺於朝。子忞坐削官。至是復有此命。子忞降官在今年二月乙丑。今併附。　直龍圖閣主管湖東安撫司公事向子諲言。已撫定曹成人馬。在道州河南駐劄。緣臣折衝無術。有失國體。望賜罷黜。詔子諲免罪。赴行在。

壬午。敍文州司馬黃敦彥復通直郎。敦彥、建炎末通判袁州。坐降敵僭廢。刑寺當敦彥謀叛。遇歸會赦。敍散秩。敦彥翺於朝。大理少卿錢稔言與眞犯不同。故有是命。敦彥自承議郎建炎四年八月甲申追一官勒停。

癸未。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詔張浚選精銳西兵五千人騎。遣將統押。隨中史任源赴行在。以騎軍不足故也。　詔國學免解進士張雷令入對。　舊制。州縣官正郎以下身亡者。給倉劵。兩浙轉運判官梁汝嘉言。詭冒者衆。蠹耗邦財。詔坐罷。　是日。淮西招撫使李光發行在。

甲申。中書舍人程俱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上旣召徐俯。俱密言於上曰。俯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尙淺。今以前往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攷之古今。非卓然傑出如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資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擢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學士。眞不忝矣。止緣自荊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荊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其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爲疑。仰累聖德。上不聽。右司諫方孟卿因奏俱諂附蔡攸。在秀州棄城而遁。俱遂罷去。　戶部尙書李彌大兼權侍讀。　大理寺丞李處度、監都進奏院蘇餅並送吏部。限三日出門。此必有故。當攷。　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新知光州劉超爲武功大夫榮州防禦使。知眞州。後數月。超乃赴行在。許約知光州事已見此月末。恐可移入此處附。超初除光州時。超以今年閏四月壬子到行在。　故奉議郎守尙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以死節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茂實旣死雲中。其友朔寧府士曹椽黨誽自投歸張浚。浚以爲陝西轉運判官。誽乃錄茂實所爲哀詞。使其同歸者羅鉞來獻。浚亦上其事於朝。故有是命。茂實此節已見建炎元年正月壬寅及二年八月末。後諡忠節。

乙酉。上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一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齊家治天下。有餘裕矣。　賜劉光世淮東宣撫使印。光世初除招捉楚等七州宣撫使。與江東西二大帥同命。後光世乞論淮東宣撫使印。得旨以招捉楚泗承州運水軍宣撫使印爲文。至是再請。遂改鑄。　陞東海縣爲東海軍。時海州復爲僞齊所得。乃以成忠郎閤門祗候葛玥爲軍使。將辭安靖部曲五百人往守之。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編次日曆。自渡江以來無史官。及是。御史中丞沈與求始以爲請。然未及行。　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廬州王亨權主管廬州壽春府鎭撫使司公事。兼知廬州。亨守郡踰年。條陳禦寇利害來上。故就用之。　詔六部於東北角開便門。遇有職事赴都堂稟白。聽於便門出入。

丁亥。尙書工部員外郎王昂守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試太常少卿。昂、珪弟子也。

戊子。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衞落職。與宮觀。衞言甘露降於州之祥符觀。且爲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衞以蔡京園田朋冒改官。頃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爲地。搢紳號爲流外侍郎。今乃崇飾諂諛。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　右修職郎陳淵充樞密院計議官。淵、瓘兄孫。鄕進士不第。以積舉得官。秦檜薦其才。而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聞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人主府庫也。自古言利之臣。初非天降地出。不過推剝細民。移東於西。以欺其上。唐德宗時。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皐在西川有日進。剛史進奉。自裴肅始。幕僚進奉。自嚴綬始。載在史冊。爲世所譏。蓋不可不戒也。陛下盛德日新。躬履節儉。不殖貨利。有如成湯。臣子所宜奉承德意。近日乃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踰五萬緡。州郡有餘。朝廷自當移用。豈待進獻。以爲己能。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將何以示天下。倘或小人覬望。爭相效尤。殘民以爲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一吳懋固不足道也。欲望陛下斥還懋所獻錢。仍加黜罰。少寬四方民力。且爲後來貪競之戒。詔委自憲臣勘當。如係科斂。即仰給還。以賜吳懋。俟勘當到取旨。懋守明踰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而水軍步卒戍明者踰萬人。懋以等第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權酤之贏。軍用無乏。懋用是得職名。懋除職在元年四月丁丑。比代去。又獻錢五萬緡。其後勘當如章。然懋所獻羨錢。朝廷皆已移用。但貶懋二秩而已。熊克小曆。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列將陳思恭納步軍二萬。張公裕水軍一萬。皆留屯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酤之贏。以供億。稍民不知兵。朝廷嘉以直祕閣寵之。至是貶秩而去。蓋緣其枉。除湖北轉運判官。克小曆所云。乃汪藻所撰懋墓誌中語也。日曆紹興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浙東提刑司奏。體訪得吳懋牒諸縣云。都統陳太尉所帶軍馬四千餘人前來駐劄。今相度攤於人戶等第物力錢。自三十貫以上。借錢二十文。省實催到九萬七千九百餘貫。又牒逐縣等處。分酒務米麴。分遣賣酒。收息錢三萬七千餘貫。又將朝廷降到度牒。分下諸縣出賣。收到錢一萬一千餘貫。并都酒務撥出二分酒錢二項。共十五萬貫。據此則藻所云非其實也。陳思恭步卒四千人。并張公裕水軍。不應有三萬人。今但云踰萬。庶不失實。懋以五月癸未貶秩。今非附見。　右奉議郎監諸軍計司秦湛添差通判常州。以黨人子特錄之也。湛、觀子。已見。

己丑。有司以春分日祀高禖。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飮福受胙如儀。　復荊湖東西爲荊湖南北路。以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爲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充荊湖北路安撫使。詔湖西安撫使程昌㝢赴行在。仍命洪道以所部顏孝恭、崔光弼軍之鎭。熊克小曆。四月甲申。時朝廷已除呂祉湖東提刑。祉因言荊湖分東西路。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爲湖南北。從之。蓋克不考二月已降旨。乃繫之四月也。　詔申嚴福建路私有私造軍器之法。以提點刑獄徐庚有請也。

庚寅。監察御史婁寅亮能。寅亮旣爲秦檜所擠。按治撫所得。至是獄成。坐爲族叔郛民田改立官戶。刑寺

當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　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輝、萊州防禦使主管侍衛馬兵司公事邊順皆貶秩一等。坐城中多劫盜也。既而盜獲、復其官。三月癸丑復官。　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引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奉直大夫知邛州陳右提點潼川府路刑獄公事、而以朝散大夫鮮于綸代之。時有旨以朝請大夫王俣知邛州。浚乞合改替綸。朝廷不能奪也。是月、知商州董先叛附於劉豫。先是閤門宣贊舍人李興以節制軍馬屯於商州。會先爲陝虢安撫司統制官耿嗣宗所迫、來依興。以兄事之。未幾、河南鎮撫使翟興俾先知商州。先心慊之、密有害興意。因置酒伏甲、執興於坐、以鎮撫使之命。械興赴河南。欲於中塗殺之。行兩程、宿山林菴舍中。興見菴卒熟寐、乃荷械而去。逮曉、至洛南。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械、以糧糧遣興使去。其子女諸妾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人、往來商、虢間。先既與興爲仇、且劉豫勢漸盛、先不能軍。遂以商虢二州降豫。　初、淮西諸州、多爲劇盜所據。朝廷因而授之。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雖受朝命、陰與僞宿州守胡斌通。李成之敗也、襄信縣射士許約收其潰兵、入光州城、以收復告。卽以約知光州、約興武節大夫中州刺史知壽春府陳卞皆與僞境往來。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光州土豪張昂獨率民兵據仙居縣之石額山爲寨。事聞、詔授昂忠翊郎、忠義兵民統領。至是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之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來。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聞之、卽遣使撫諭卞、宏二人、皆聽命。既而豫遣僞京西南路安撫使王彥先攻壽春、爲卞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卞尋復固始縣、會豫衆犯二州。卞棄城保南岸。夢得令統制官王冠、張俊等援之。豫衆引去。彥先、維州人也。此以葉夢得行遞增修、而不得其月日。小麻刚之此月(按)日麻、三月六日辛光奏、體問得江東安撫大使司已差王冠知宿州、過江前去、則冠之行、必在二月也。又紹興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寇宏申、順蕃使策應、四月十二日奏已收復壽春府。此皆與行遞同。但小麻所書、以陳卞爲陳耕、又云遂復光州、皆誤也。日麻今年四月五日孔膠舟尚申、得光州狀、繫用僞年號、則知未嘗復光州、許約、張昂事蓋不得其年。今以紹興二年正月五日張昂奏狀附見、俟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二

【紹興二年】三月壬辰朔、詔襄隨郢等州鎮撫使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桑仲孫、度事勢、乘時收復陷沒諸郡、仍令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更相應援、毋失機會。如能成功、當議不次推賞。仲孫節制軍馬、未見本月日、或可附去年乞幸荆南之後。　尚書左司員外郎潘良貴以父老乞補外、乃除直龍圖閣、知鼎州。　賈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送惠州、昭化軍節度副使吳幵南雄州、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倚詔州、並居住。先是秉哲等既以赦得還、而倚遣人詣鼓院自陳上皇出郊之日、己方在敵營、不預其事、乞改正。戶部侍郎柳約奏、今二聖遠在沙漠、而秉哲等復居善地、言之至此、陛下寧不動心、縱未忍加誅、亦宜永竄遐荒、以爲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　慶化縣因賊李敦仁補正修武郎閤門祗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敦仁起書生、爲盜三歲、蹂四州十縣、最後爲江東統制官顏子恭所破、至是始卒。　淮西招撫使李光執江東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韓世清於宣州。初、光與副使王燮將忠銳神武軍合萬餘、以辛卯晦抵城下。時日已暮、隔溪而營。世清將迎謁、其壘寨將曰、不可。李倘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遂將親兵千餘人來謁。是夜、光與燮共議、翌日、世清率諸將來賀、月旦、守臣具食、燮先以甲士守其從者。光謂世清曰、得旨揀軍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世清欲上

馬。馬已持去。光命持黃榜入城。統領官楊明、吉榮聞之。諭其徒掇甲毋出。世清不得已。批報諸軍。衆乃聽命。擇其壯者五千餘人隸神武前軍。餘許自便。光又得世清所用舟九百艘。帛七千匹。遂執世清以歸。其中軍統領官趙琦先以精銳二千討賊於建昌。亦命琦赴行在。熊克小麻云。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勢。民間惟恐其去。至盧像祠之時。呂頤浩方招安盜賊。而世清驟驅其衆。故不樂。後歐人覺。欲揭在言路。警欲爲世清辨白。而未果。今數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歐人。知其事。嘗爲克言之。（案）日曆。呂頤浩未相時。上嘗以廉范宗尹。則當時言世清可疑者。不特呂頤浩也。然世清彈壓有功。亦未可知。如李光、王理所奏。捕散事。亦不言其抵命。可見世清初無反意。但迹可疑耳。今併附此。　是日。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武功大夫權軍事趙令歟。及吏民百餘人。掠舟船而去。遂以其衆歸於新黃鎮撫使孔彥舟。此以今年五月七日德安鎮撫司所奏修入。

癸巳。詔溫州太廟百步內遺火者徒二年。　尚書司封員外郎林待聘爲禮部員外郎。左朝奉郎張嵩爲司封員外郎。　詔以朱勔平江南園地賜孟忠厚。　資授果州別駕顏博文乞以赦敍。權刑部侍郎王依擬敍奉議郎與差遣。而吏部侍郎秦熺禮言。博文嘗撰僞楚赦書。今使之通籍朝端。公議未允。乃詔博文永不收敍。日曆。刑、吏部連銜名（案）此時吏部尚書李光出使。而尚禮爲左選侍郎。必如禮也。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　承直郎施逵除名。婺州編管。坐爲范汝爲游說辛企宗也。初。宣撫使孟庾械逵及招撫官謝嶠、葉棠赴行在。且言嶠等三人。與汝爲同情反叛。殺戮生靈。不可數計。聞向有人爲之多方營救。不知何意。嶠、棠未至都。道死。上益疑有爲之地者。下逵獄。命中丞沈與求窮治。二月丙子降旨。逵至獄。因得以歸罪二人。刑寺當逵依隨企宗。不多方措置攻討。追二官。罰銅十斤。案上。特有是命。

乙未。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言。湖東名賊曹成在道州。馬友潭州。李宏岳州。劉忠處潭、岳之間。雖時相攻擊。其實聞二宣撫之來。陰相交結。分布一路。爲互援之計。馬友據潭州。蹤半年。潭臣錢糧不得移用。今朝廷以岳飛知潭州。友安得不疑。飛亦安能引兵直赴潭州。與友共處。若使飛先往道州捕曹成。友必懷疑阻害糧饋。則飛有腹背受敵之患。不若且置成不問。先引兵往袁州。約友、宏。云討劉忠。以俟二宣撫之來。庶使成不便過嶺。最爲長策。飛之將行也。回既論以此意。復言於朝。呂頤浩、秦檜進呈。因言湖、廣大寇。曹成爲首。馬友、劉忠次之。此數人相與交結。爲輔車相依之勢。上曰。宣撫使兵到。必能平湖南諸寇。續次令轉往湖北、襄漢間。以通川、陝。譬如漢高祖先遣韓信破趙。復破齊。然後擒項籍。乃詔飛與酌賊勢。如未可進。且駐袁州。以俟世忠會兵。時成已進犯嶺南。飛亦移兵茶陵。而朝廷未知也。　詔臨安府城內強盜及縱火焚有人居止之室。依開封府法治罪。竊盜捕探在四年四月癸卯。

戊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卽眞、揚、楚、泗州置轉般倉納受。浙流漕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綱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八年四月復置。　資政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吏部尚書李光充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簽書滁濠廬州無爲軍宣撫使。仍命光以親兵千人之任。光奏在祕閣宗穎爲參議官。迪功郎胡珽主管機宜文字。從之。日曆。葉夢得累乞宮觀。可徵所乞。則是朝廷檢會行遣。非因乞而也。熊克小麻亦不云所以。（案）夢得之去。恐是盧治、韓世清事。與朝廷異論。夢得以世清爲大使司都統制。不見於他書。今年三月四日樞密院檢會江東安撫大使司軍馬數多。本路賦入有限。兼都統制韓世清一軍人數稍衆。已令逕國相撫使司因便商去揀汰。據此則世清爲夢得所用。而朝廷疑之。其帥事而代。以李光。或由此也。今且附此。更須參考。　直祕閣知台州秦梓移知秀州。　是日。右武大夫明州觀察使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桑仲爲知郢州。從明所殺。初。仲歷爲王彥所敗。欲再攻金州。鎮撫司副統制兼知鄧州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卽殺敵以圖報國。勿坐困於此。仲檄明曰。金州草寇。當迫。當盡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主名爲誰。安復鎮撫使陳規聞之。亦遣人謂明曰。朝廷以郡授汝矣。汝謹勿附仲。仲怒。陰有殺明意。明措置郢州。漸成井邑。亦有戀郢之心。仲以二十騎疾馳入郢州。明聞。謂其黨曰。太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爲之束髮。坐定。明卑詞謝曰。擇日卽起兵。豈敢違命。事未須遽。莫要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既得其髮。卽擒而殺之。因其從者。而以反聞。後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歸朝。得召見。上問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上問其說。去疾曰。仲嘗爲臣言。必欲取京師以獻朝廷。第乞二文資以祿其子。上惻然感動。授仲二子昕、維將仕郎。昕、維以紹興三年二月戊子補承信郎。既而去疾言。維年七歲。已能誦論孟。不類武人。是月壬子並改補將仕郎。今併附此。

己亥。布衣王大智授右迪功郎添差樞密院計議官。呂頤浩言大智知兵法。上召見便殿而命之。　制授故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之。獨安南如故。　懷遠軍節度使占城國王楊卜麻壘、懷遠軍節度使闍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大同軍節度使真蠟國王金裏賓深皆加恩。以明堂故也。　右承事郎潘畸通判通州。畸、葆眞宮道士也。建炎中。以從張浚勤王改京秩。故以命之。既而言者論其忝竊冒濫。爲指紳羞。命遂寢。寢命在今年四月庚辰。

庚子。戶部尚書李彌大乞命近臣講求祖宗委任三司之意。詔給舍看詳申省。　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通融應副。議者以爲隨軍漕運。出於一時。故以州縣則不從其號令。以運使則不恤其有無。甚至搜求獻羨。以爲己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有是命。　言者奏山東艱食。而帛踴貴。商人多市江、浙米帛。轉海而東。一綫有至三十千者。詔許告捕。獲人補承信郎。賞錢三千緡。犯者依軍法。巡捕官失察者抵罪。　是日。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人戰於方山原。敗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守將范綜以散

卒數千駐原上。金人所命陝西經略使薩里干與叛將張中彥、慕容洧合兵來犯。陝西都統制吳玠命政及吳璘、雷仲救之。大戰三日。焚其水寨。翌日。斂引去。政、臨涇人。初爲弓箭手。驍勇過人。玠用爲統制。宣撫處置使張浚錄其功。擢政知鳳州。

辛丑。鑄紹興經筵印。　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言根括到揚州未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趁時耕種。從之。　直祕閣王陝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一員。熊克小曆在二月丁丑。今從日曆。以尚書右司員外郎仇悆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姚舜明爲左司郎中。監察御史胡世將守右司員外郎。　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張守請朝昭慈獻烈皇后攢宮。許之。自是以爲例。　詔寶安軍編管人謝亮許自便。以嘗使夏國也。

戊申。降授武顯大夫威州防禦史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張俊敍所降一官。俊起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三千。朝廷嘉之。乃有是命。　詔淮南諸州通判到能並進秩一等。以廬州有請也。

己酉。左武大夫榮州團練使權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復爲神武後軍統制。中侍大夫密州觀察神武右軍中部統制楊沂中爲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時衛兵不滿三千。沂中病其孱弱。於是招丁壯。簡收閫未半載。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　詔孟庾、韓世忠至荊湖日。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班師。令李綱措置。庾初受命宣撫福建、江西、荊湖三路。而朝議恐曹成度嶺。故命綱自閩廣之長沙。庾言措置相妨。乃有是命。始吳敏之未罷也。上奏言曹成雖已受招。陰縱虜掠。臣見在桂州措置。緣止係廣西軍馬事力至薄。恐促庾、世忠或別遣大將前來。於是庾已發福州。而敏未知也。　滕州守將寇宏獲僞知虹縣李子誠赴行在。詔給以資糧遣還僞境。　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論時事。詔賜束帛。　賜鄭億年家錢千緡。以其妻韓氏卒於台州故也。　追奪謝嚮、葉棠出身以來告勅。　廢潮州揭陽縣。縣、海陽地也。宣和中以劉花三作亂析置。至是省之。

辛亥。承節郎閤門祗候張莘幹辦御藥院。莘、婕妤弟也。

壬子。左朝奉大夫趙霈行太常博士。霈、抃孫也。　初。泉州花鄉貴等謀作亂。爲賈人湯易所告。捕斬之。至是以易爲承信郎。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　戶部尚書李彌大言道路梗阻。諸路上供錢糧並依限起發赴行在。許之。　童子朱虎臣七歲能誦七經。排陣步射。與其兄端友偕來。上召對於內殿。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爲承信郎。虎臣、浮梁人也。　樞密院水軍統制官張崇、李允文部曲也。有衆僅五千。詔揀其精銳三千五百人隸李光。即建康屯駐。　龍圖閣待制知漳州黎確、左朝奉郎知台州徐偉達並罷。以言者論其在圍城中並受僞命也。確仍落職。　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董崙罷。殿中侍御史江躋論崙當蔡京用事時。嘗撰蔡命三篇以事進取。在會稽。又嘗撰中興圖以獻。故斥之。　閤門宣贊舍人知澤州盧師迪自建炎初迎結

山寨豪傑。至是五年。上在會稽。師迪與其徒赴行在。請兵收復河東州縣。上命往張浚軍中。俟路通之任。師迪以非本計。辭不行。固請留紹興以俟命。上許之。師迪初見建炎四年八月戊子。　是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知河南府兼節制應援河東北兵馬使翟興爲其將官楊偉所殺。初。僞齊劉豫之將移都汴京也。以興屯伊陽山寨。憚之。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金人。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深苦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詔書遺興。誘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啗偉以厚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死年六十。其子兵馬鈐轄琮收合餘兵保故寨。自是不復能軍事出。詔贈興保信軍節度使。興之死。諸書不同。張匯節要。劉豫以翟興大軍屯伊陽。去東京不遠。及扼斷陝西道。豫深患之。故力請於尼瑪哈。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於是豫與女眞萬戶鄂爾勒戍河朔多強勢僞宿將攻興。興遂出兵以應之。偉潛引賊兵由間道以襲興營。興以大兵紛出。衆寡不敵。力戰而死。趙甡之遺史。劉豫遣蔣頤持書遺興。興戮頤於市。豫計不行。復誘興裨將楊偉。陰約內應。以謀害興。是日賊兵犯中軍寨。興親迎賊與戰。途陷重圍中。賊箭攢之。興力戰不勝。墜馬遇害。小曆。金與張匯所云（案）日曆。紹興二年七月十一日。權河南鎮撫使翟琮奏。父興當一方。前後百戰。不敢辭難。不幸於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有本部將官楊偉陰懷叛逆。結謀害先父。身首異處。提攜首領叛投僞齊。據所奏。則興爲偉所殺。非戰死也。甡之以爲砧偉內應。此殆近之。匯謂偉先降賊。而後引兵襲興。蓋非實矣。小曆不詳考。而遂因之。今不取。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於講殿。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才。爲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論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凡諂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願陛下以高大爲心。擴遜以謙抑自處。彼劉豫者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於遼敵耳。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臣觀濱江郡縣。爲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豪斂之名。種類甚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中興綱目。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寒沙漠漠。不得共融也。其何安乎。盛夏之季。風窗水院。涼氣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蠻氈擁蔽。不得共此蔽暘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箸而起曰。雁粉羅羊。兩宮所不慣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攬几而嘆曰。穹廬毳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乎。　今閭巷之人。甿隸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室家聚處之歡。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徒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其溫。夏不得其凊。昏無所於定。旦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望遠傷懷。何時可釋乎。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當屬天淚雨流。思欲埽清蠻帳。以迎二聖之車。若夫小民則不然。是以搜攬少蟲。馳騁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

8

之所愛也。賢士大夫寔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疏。前後者難閒。聖意花萌。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辨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閹閣寺之言。如狐貍夜號而鷄梟晝舞也。九成家傳云。公對策賞罰雜比之狐貍鷄梟。後盡手劇感官欲剝之。乃知所聞不同。家傳小說也。上覽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欲以景夏爲第一。此以紹興五年六月戊午上諭大臣語修入。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中興綱目。初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爲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恐人攻己。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手詔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諂諛者居於下列。遂賜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時舉人策有犯廟諱及文理紕繆者。上命黜降。又有犯御名者。命收寘本等。希仲親廷試第五人。恩例。條皆同出身。至助教凡七等。特奏名入五等。依揚州例。許調官。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九成。故樞密直學士鑑曾孫。希仲、新津人。時舉人陳之茂等十一人。二人以犯諱降等。九人以文理紕繆與諸州助教。鎖廳人右從事郎范賓資、樞密院計議官揚願等六人各進秩一等。願辭不受。尋詔助教人調官依特奏名例。輔臣再請。乃并文學人並附正甲之末。茂、無錫人。賓資、致虛從子也。熙已見建炎元年四月甲子。波盛還官在五月甲子。令併附者之啟第在四月丙寅。令但書從試之日以紘故事日曆紹興二年四月戊寅後殿進呈新第正奏名助教乞依特奏名例推恩。上曰。初降旨令考官以鯁正爲上。諂佞居下。此以示朕好惡。凡士人常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然而舉子從來。朕悉務優容。命助教九人者悉依特奏名例推恩。如所稱五年七月從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詔與二年陳之茂等十九名爲文理紕繆及犯名諱各補下州文學。後來併附第五甲末。前此奏議以爲紕繆之文。乃緣觸犯忌諱之故。其後大臣知之。於是奏附正甲。與日曆元降指揮全不同。以進士同年小錄考之。是年第五甲後。別有文學一十一人。係陳之茂至陳宗問。下注同進士出身。則是果附正甲也。但日曆遺之耳。然日曆稱助教九人依特奏名例。而文學乃有十一人。數又不同（案）日曆四月丙寅。殿試進士有犯廟諱者。上曰。祖宗廟諱。當依格降等。然則九人之外。又有犯諱降等者二人。故祖信所奏合紕繆又犯名諱之人通言之也。日曆載祖信奏狀作一十九人。疑傳寫字誤。當求別本參考。○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數科取士之制行。鄉舉里選。務觀其行。數科取士。獨考其言。考其言者。不相關。而皆可以得賢。亦各一時之宜也。故嘗謂觀其行。則必其行之至純。考其言。則必其言之不雜。若使諛佞之言得以進。則是誘導之行。亦可容爲法以取士。爲宜知是乎。然而以董仲舒之賢。猶有不切之譏。若劉賁之直。則有不第之恨。道之難於自信。與夫難於必行也尚矣。非上之人有以優容之。何以作成士氣而收其顯效。太上皇帝之策士。以鯁正爲上。諂諛爲下。言之切直。無所回避者。必置之首選。至犯御名者。又曰免降黜。其優容也如是。何患於不得其人乎。

秘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傅崧卿言。淮東還入見。　神武前軍統制王𤫊自宣州還行在。賜銀帛五百匹兩。其將士皆賜銀有差。先是𤫊一軍凡萬二千三百餘人。而使臣輜重在焉。乃詔以萬四千九百人爲額。正兵萬人。使臣四百人。輜重火頭二千五百人。馬軍二千人。共成此數。　是日。金人復自水洛城入寇。統制官楊政等又大敗之。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減裂。務令民間不能傚做。近歲韶州所鑄新錢。不甚磨鑢。湖東人號爲

韶錢。又做之私錢。夾以沙土。謂之沙錢。每千財直二三百。及馬友逐曹成。收其軍中沙錢。挈來行於潭州諸縣。民甚以爲苦。提點刑獄公事呂祉請拘收二種錢入官。重行改鑄。不行。　顯謨閣直學士右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彥修卒於德慶府。吏部奏贈開府儀同三司。自是以爲例。此據紹興九年十月十三日本部狀修入。

丁巳。詔修冀揚漢闕。

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之一。

尚書司勳員外郎吳表臣守左司員外郎。　詔五品以下官及執事官。非監察御史以上。應給告者。其錦標權以纈代之。　進士曾盈夫特補將仕郎。盈夫、敞子也。敞、琼浦人。故太常少卿。獻其家所藏書二千卷。故有是命。

詔應有坑冶去處。令逐路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費者並罷。

己未。左從政郎魏良臣充樞密院編修官。良臣、江寧人。秦檜引之也。　福建荊湖宣撫使司奏以朝奉郎胡紡充本司參議官。從之。

庚申。曹成引衆犯賀州清水寨。守臣直祕閣劉全、安撫使所遣統領官趙履棄城去。先是成遣小校毛全來告。以二月丁亥發道州。韶補全承信郎而已叛矣。毛全補官在此月戊午。　桑仲之未死也。遣鎮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左承事郎譚志來告。以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爲聲援。呂頤浩信之。始大議出師。以仲爲神武左副軍統制。

是春。金人以完顏宗弼爲元帥府右都監。左副元帥宗維論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遷秩冒濫。命西京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僞者甚衆。

116　2B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三

【紹興二年】夏四月壬戌朔。借補敦武郎閤門祗候權壽春府兵馬鈐轄陳寶爲閤門宣贊舍人。知順昌府。先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遣寶與守將陳卞同取順昌。以收復告。遂命之。卞等不能御下。軍多鹵掠。中原人大失望。夢得又遣統制王冠率知滁州寇宏共取宿州。爲僞齊王彥先所逐。遂陷壽春。卞棄城保南岸。主管廬壽鎮撫司公事王亨與卞有隙。且利其甲馬。乃以犒軍爲名。襲取之。盡滅其家。王亨殺陳卞。此編明年十二月二日郭偉所申附入。偉又言亨受僞命武功大夫興州刺史。

癸亥。詔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以千人屯福州。御前忠銳第六將單德忠以八百人隸之。仍併聽帥司節制。時宣撫副使韓世忠移兵西去。留統領官陳照、馬準所部千五百戍南劍州。帥臣程邁以兵少爲言。故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宋高知蘄州。用鎮撫使孔彥舟奏也。

甲子。直秘閣通判嚴州黃策能。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賊爲潛臣所劾。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潛臣徐康國等言於朝。命按其事。既而策亦以贓罷。　是日。曹成入賀州。

乙丑。廣東經略司言。虔州盜陳顒率衆三千人圍循州。焚龍川縣。詔江西大帥司遣將捕之。顒初見元年七月壬寅。

戊辰。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毋得用重刑。以祕書少監傅崧卿有請也。

己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直秘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隨軍轉運使趙開措置川路隔糟酒務。自建炎四年春至紹興元年秋。增收息錢一百四十萬緡。已陞直龍圖閣。詔中書省給告。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軍中糧乏。詔光世具見屯鎮江官軍單甲姓名。貫取統領官保明申尚書省。　故監察御史沈畸贈直龍圖閣。以議章疑盜鑄獄忤蔡京謫死故。畸、徽宗人。事見大觀元年九月丙申。

辛未。復置諸州舉官四十三員。此即建炎三年所省者。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東晉之初。首開學校。頃緣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鎖減。今所在州郡。添差簽庫捕盜者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欲望稍修舉官。使士子有所矜式。且廉退之士。不至棄遺。事下給舍看詳。而有是命。

壬申。以平范汝爲德音釋福建諸州雜犯死罪已下囚。其脅從歸業之人。自今毋得告。獨上四州今年夏秋稅及夏料役錢。下四州民管遭焚劫者。蠲今年夏稅。訪聞舊來未行茶引。歲收息錢九萬緡。自置茶事一司。所收十餘萬緡。除官吏支費外。較其所入。興搭息不甚相遠。仰本路帥臣監司同共講求利害以聞。

初。命江東統制官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閤皋以所部五千屯邵武軍。皋以檄授賊首熊志寧武功郎。充前軍統領。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於朝。降皋兩官衝梓。遂併其兵。　中奉大夫廣東提點刑獄公事宋孝先爲福建等路宣撫司參議官。　是日。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進。降之。進寇江州之瑞昌。帥臣李回遣惟忠討捕。時賊衆萬二千。官軍八千人而已。平旦。惟忠渡江。先鋒將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威。賊諜知之。曰。先鋒尚如此。若全軍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詔以進爲從義郎。其徒十三人皆授官。仍留江州屯駐。留屯江州。在六月壬寅。進補官在八月乙未。

癸酉。廬壽等州宣撫司奏僞齊兵犯壽春。詔本路宣撫司不須輕舉。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罷。初。上幸浙西。而潛臣營宮室。聞諸邑有取材於民者。遣御史黃龜年覘其籍。而以錦帛與度牒賄之。松年恐得罪。論屬縣詐言已僞民間三分之一。而具文以示龜年。事聞。故有是命。

乙亥。昭慈獻烈皇后小祥。上不親事。郡臣進名奉慰。　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　尚書戶部侍郎柳約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江躋言約頃守嚴州。略無措置也。　詔進士第五甲人特免銓試一次。

丁丑。奉直大夫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罷。以宣諭使傅崧卿言實闇懦不才。自到官之後。止在揚州。乞別選能吏故也。

戊寅。戶部尚書李彌大兼侍讀。彌大乞講筵官不許留身奏事。從之。日曆無此。今以沈與求劾彌大章疏附入。

己卯。執政奏事。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檢尊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頤浩聞秦仲達

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且言近聞金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自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及是上論輔臣二人唯唯奉詔朱勝非秀水聞居錄

紹興二年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引傾險浮躁之士列於要近以爲羽翼助謀出呂而專政其黨遂言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降制除頤浩江淮宣撫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修政局謀更張法度而檜領之案紹興之運史頤浩始開督府乃因檜仲出師之故未幾頤仲死頤浩罷提行以事考之此說爲合恐非檜所引如胡安國程瑀江牌張浚之徒皆賢士不得以傾險浮躁名之蓋非所云恐非其實今不盡取　詔三省樞密院人本宗有服親不許任軍中差遣如違重行黜責時辛永宗既得罪事見元年十一月辛亥而神武前軍統制王璦又奏省吏軍知彰之兄爲本軍準備使喚論者恐其刺探省中事故條約之　中書言諸路州縣民戶因兵火逃亡者田業二年內許人請射在十年內者雖已請射聽理認歸業已施功力者償其費客戶權田者聽免一料科罷田主歸業者倍之仍免二年非泛科配

庚辰夔州路安撫使韓迪奏邵王見任本州詔國子監丞李愿宣召赴行在初迪功郎李殿者監富順監鹽井其子物不肖蓄妓家貧無以爲資遇保義郎杜遠於萬州欲從之假匄即僞稱邵王遠以舟送至夔具以告迪迪聞於朝會內侍楊公謹在夔與物相見公謹頗能言徐王起居狀物遂更稱徐王迪不疑其詐即以白宣撫司宣撫使張浚令內侍武翼郎趙袁民驗視袁民心疑其非而依遠以對浚以爲然乃給親察使俸命愿僧物赴行在十月庚寅行遣　武功郎樞密院兵房副承旨劉希房等十九人各進秩一等以本院言昨范汝爲破滅係本房首尾應辦措置行遣調發別無他誤故也既而言者論吏行文書蓋其職也今各進官恐將有捐軀冒死之人聞之解體而主帥論功第賞轉益冒濫乃命收後旨勿行第行稿設而已後旨在是月丙戌　朝奉郎江漢者初以本樂府撰詞曲得官宣和末爲明堂司令至是除通判郴州言者以爲不可能之　大學生許瀛上書論事上召對命爲迪功郎

壬午手詔曰比自宗朝播越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隔絕滋久間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乏謀寡援致姓名不能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舉三兩人以備器使　起居郎陳與義試中書舍人　是日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於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攷績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均凡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才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尚慮進用之人才可勝德心則媚與潛效偏私浸成離間將見分朋植黨互相傾搖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傾頤浩而專朝權上頗覺之故下是詔中興聖政臣謂正等曰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帝王之道其大如天事有私故然而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不知其爲大宜其不免於怨之也太上皇帝謂登庸二相懼親爲均一時皆謀慮周之士但才任使皆無有二此其大如天者也進用之人或謂效偏私浸成離間使分朋植黨互相傾搖之患不免上聽聖旨此蓋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也大抵天下之事不患於不知知之於微而革之於早豈有不可制之事哉此太上皇帝所以於其進擢而明辨之不惜於博言之詳而以絕朋比之漸也　祕書丞李誨爲孫傅請謚遂謚忠定　直祕閣知彬州趙不羣陞直顯謨閣知鼎州充湖北路兵馬副鈐轄代程昌寓也時湖南多寇盜二人卒不果行　詔隨安府令馬步軍司分左右廂巡警照管時初命平海軍承宣使張俊權樞密院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而權主管步軍司邊順援東京舊例爲官故有是命

甲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斛至荊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上曰一二日前猶有言者謂當道人副浚治軍朕念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翟汝文皆曰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略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飛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鎮恐非殷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兵可以強國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脅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爲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羈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荊潛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令更張考二人之績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漕憲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雖已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兩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左宣教郎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呂祉亦言荊楚乃行朝上遊宜於沿江措置使興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時已命劉洪道鎮武昌而洪道未至也　詔今次補授文學人不俟敕降令隆興宣三員保任總參選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上寬聖慮上曰朕宮中亦自首禱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質儉　中興聖政上謂呂頤浩曰比來苦雨前日祈晴雨即止朕過人於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誠上瑞何必甘露慶雲邪頤浩奏曰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禾穗入禁中又駕幸近郊親稼穡主稽農事發之意臣固正等曰昔周公於詩作七月陳序稼穡之艱難於書作無逸必曰知稼穡之艱難稼穡殷步間何與於一人之責哉蓋惟至貴不忘至賤終後能有其貴況農事食之所出而食者民之所以生然周公之意可見矣太上皇帝蓋雨之久而喜晴取麥於郊而喜麥之秀以爲過於甘露慶雲之瑞大悅王官眞中興之本然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加封梓潼縣英顯王武烈二字王、晉人張惡子也居縣之七曲山衛興姚萇交逮萇據關中因不復出後人即其地祠之浚言比形靈應大破羣凶詔令中書省出告　是日李綱始受湖廣宣撫使之命置司上遣內侍於蓋撫問命見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綱有臨川陳沖用者獨不賀人問其故沖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居其

盜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之名堵地矣。何賀之有。是夜，太平州軍士陸德等縱火作亂，囚守臣左朝奉大夫張錞，殺當塗縣令鍾大猷，閉城自守。先是，錞與兵馬鈐轄武經郎趙子綱不協，劾罷之。子綱因激怒諸軍，既執錞，遂領州事。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聞變，遣統制官耿進、右承議郎通判建康府錢需率兵水陸捕之。子綱罷兵四月己巳。

丁亥，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進秩一等。榮為盜久，朝廷聞榮與其部曲殺平民而取其貨，命劉光世圖之，尋召榮入朝，復進官，遣還都。命劉光世措置，在去年十一月庚戌。降旨召榮，在今年四月乙卯。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制曰：蓋長江裏之雄，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時頤浩將謀出師，而秦檜之黨亦進言：昔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上乃命頤浩總師，開府鎮江，頤浩請辭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牒八百道，月給公憑錢二千緡，仍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事，皆從之。頤浩都督之除，日屬，曾覃、王堂中興聞草，皆在此日，而熊克小屬繫之四月十八日己巳，蓋以是日上有專治軍旅之論，不知是時雖有定議，未降制也。但日屬載頤浩還一陳狀，在四月三日，不可曉，當是閏四月三日所奏，日屬誤繫之四月初，今併附此，候考。

故追復觀文殿大學士相國公韓忠彥追封魏國公，以元祐宰輔入黨籍者八人，獨忠彥未加贈故也。南康軍布衣李甕、元祐戶部尚書常之從孫也，靖康末，嘗率里人捍賊，江西帥臣板授迪功郎，至是安撫大使李回言其學行於朝，詔補正。

己丑，給事中王叔敖守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降授左武大夫萊州防禦使，國泰赴都督府軍前，準備使喚，泰故為呂頤浩部曲，故頤浩請之。武德郎江東安撫大使司固統制趙琦為樞密院準備將領，尋命琦以所部二千充御前忠銳第八將。琦已見三月壬辰，蓋充忠銳將，在五月辛酉。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監舊有役兵五百，提點司歲給黃銅五十萬斤，白鑞五十萬斤，鑄錢二十五萬緡，及是纔餘役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端明殿學士知潭州府宇文粹中求去，張浚承制以其弟直秘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時中代之，又以右中大夫陳古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粹中奉祠，以七月庚午得旨，蓋用浚奏也。顧成都時中以四月二十八日改差，故附此日。

庚寅，偽齊劉豫移都汴京。士民震駭，豫乃下詔以撫之，因與民約曰：自今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豫偽尊其祖忠曰毅文皇帝，廟號徽祖；父曰睿仁皇帝，廟號衍祖。偽左丞相麟發所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以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馮長寧參謀軍事，徙汴京留守益為京兆留守，豫在開封，凡軍國事以至賞刑關決，毋巨細，申元帥府取決。沿河沿淮及陝西、山東等路，皆駐北軍。由是賦斂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偽太常博士直史館祝朔獻遷都及國馬賦，略曰：蠢爾蠻荊，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貸一章之航，豈惟觀兵淮、歙，大江而已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所尚，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殆忘監牧，國家創業，力為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馬為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

未知盡牧圉芻秣之道，此賦極隙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軍政，與減磨勘，以示無言不酬，時西京奉先卒李英賢注椀與虜人，豫疑其非人，閒物驗治得實，遂以其臣劉從善為河南沙淘官，谷浚為汴京沙淘官，於是兩京民間窖藏及冢墓破伐殆徧矣。趙甡之遠此於此，蓋張孝純罷相，劉豫政恐誤，編去年已為左相矣。

是月，直秘閣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許中令諸郡上丁輸召募勇敢錢，戶八千，自治平間，於廣東潮、梅、循、惠等州，專置槍手，熙寧間，又於諸州團兵處增置保丁，每農隙輪赴州縣教閱防守。若廣西邕州之峒丁，本以防邊交趾，而欽、廉、宜、融、平、觀諸郡，亦各有土丁，欽、廉之沿海，宜、融之防遏，率以三等戶五丁取一，至四等以下，則戶以一丁充團結而已。平、觀摎邊之地，則團結父子全丁，凡為土丁者，並蠲其身丁稅錢，皆不離本處。及中為廣西帥，始調羅、縣州峒丁赴靜江防拓，往來剽掠，所過驅然，經涉冬寒，死者殆半。每遇戰守，則統兵官先驅土丁赴敵，潰喪愈多。至是中以聖旨蠲發一路土丁，既而言恐妨農事，上欲召募敢可丁輸錢五千，并折米錢三千，並易輕捷赴帥司，一方大擾。三年二月壬午，明堂赦，許中五路，論科土丁錢事，在此月，今附見。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漳州趙億乞守本職致仕，許之。億年纔五十三也。日屬繫此，今以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呂祉等總章閣入汪藻作億墓誌，但云以疾請老，從之，亦不言其故，日屬，此月九日壬寅，有都省奏，廣東運司，建炎四年，糴米陳腐，殘損，失職，下提刑司覆實，指揮，餘止是請責當職，續置官，依前任轉運副，恐非其實故也，訪附於此，俟史須詳考。

顯謨閣直學士李偃卒於饒州。偃傳在此月，未得其年。

閏四月辛卯朔，戶部尚書兼侍讀李彌大、祕書監傅崧卿充徽猷閣待制，並為都督府參謀官，直龍圖閣，兼建轉運副使李承造隆直龍圖閣，為參議官。尚書右司郎中姚舜明充祕閣修撰，為隨軍轉運使，起復左武大夫榮州團練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復榮州防禦使，兼都督府統制軍馬。翌日，頤浩言：臣今以僕射職事出，凡所措置，乞一切作聖旨行下，續具奏知。許之。後數日，彌大於講筵面身言：東晉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辭，乞於諸軍悉置軍政，如漢、魏故事，以察官郎官為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陛下必欲遣臣與崧卿，當別為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密以啓聞。上以為離間君臣，彌大遂改命。尋詔謀議官敘位視兩省宣奉使，機宜官視職司，除辦官視雜監司，選人在諸州通判之下，時已能隨軍轉運使，而崧卿、舜明所除職，論者以為太優。殿中侍御史江躋請降旨以督府權任至重，特許置隨軍漕臣一員，又請自今非見任宰相，毋出撫師，其所辟僚屬，除官進職，不得輒援此例。詔令三省遵守。頤浩不悅。許置隨軍漕，在此月丙申，參謀官已下敘位指揮，在五月戊辰，江躋論僚屬職名，在六月戊戌。遣內侍衛茂實往紹興府津送所留宮人赴行在。詔左朝奉大夫知太平州張錞先次衝替，令安撫大使司遣官勘時本州言錞自到任不法等事，已行拘收，聽候指揮。乞早降曲赦，應幾軍民一向安業，中書乃言：訪聞錞贓汚不法，郡民枹苦，遂能之，仍詔陸德等並特與放罪。既而聞德不服，乃命知池州王進合兵邁討。又詔

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親往視師。未行而城破。（建王進在乙未。詔光將視師去節制在丁未。今併書之）

壬辰。詔戍兵於屯駐所在有違法。許守臣監司按舉。其兵校於知通並依階級法。用樞密院請也。

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其尚書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閤門祗候沈起入貢。詔祕書省校書郎王洋押伴。楷獻金百兩、銀千兩、帛二百匹、紙二十匹、人參五百斤。詔賜惟清、起金帶。又賜酒食於同文館。僚亦如之。初議遣從官出使。既而不果行。洋、資深子也。　直祕閣主管洪州玉隆觀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爲右承奉郎。封衍聖公。

甲午。上諭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軍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頤浩惶恐奉詔。

乙未。呂頤浩請以右朝請大夫令時主管行在大宗正司。上令易環衛官。頤浩言。令時讀書能文。元祐間。蘇軾嘗力薦。恐不須易環衛。上曰。令時昔嘗事官譚稹。清議不容。不當復齒士大夫之列。乃以爲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令時、燕懿王玄孫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奏以通直郎王擇仁知涪州。擇仁初除河東制置使。會都統制韋忠俊不能守。以山寨降敵。統制官宋用臣、鴻賽以餘衆赴宣撫司。擇仁因改命。　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諸州勸教、國官如文學例。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戶部尚書兼侍讀李彌大能爲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仍詔以彌大係侍從官。特不避本貫。御史中丞沈與求言。彌大謀閒君臣。妄自增大。自陛下駐蹕餘杭。四方顒顒。日望朝廷爲向進之圖。今陛下命頤浩提相印。總師律。都督諸道之兵。而節制之。聖慮精微。罔不曲盡。中外翕然。爲甚盛之舉。彌大設有他見。自合委曲開陳。裨贊廟謀。乃緣懷私。妄有奏請。挽陛下推誠待遇大臣之盛德。沮陛下抗志經理四方之遠圖。望賜降黜。疏再上。後六日。詔彌大落職奉祀。　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於賀州境上。大破之。初。成既得賀州。聞飛至。以兵守莫邪關。飛遣前軍統制張憲攻關。軍士郭進與旗頭二人先登。進揮槍而出。殺其旗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日屏。飛申以閏月十二日奪關口。今併附此。）飛喜。補進秉義郎。解金束帶以賜。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賊黨楊再興率衆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卻。順夫爲再興斫臂而死。飛怒。盡誅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張憲與後軍統制王經皆至。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翊。官軍追擊不已。成屢敗。賊衆死者萬數。成率餘兵屯桂嶺縣。（楊再興初見建炎三年六月。不知都此人否。）

丁酉。詔奉迎溫州開元寺真宗神御赴行在。初。章獻明肅皇后以黃金鑄章聖神御。上恐其毒盜。故遷焉。因愀然謂宰輔曰。朕播遷至此。不能以時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

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覿除名。象州編管。先是李光爲吏部侍郎。上疏論亂知臨安府。覿用助

軍錢四萬餘緡。呂頤浩、秦檜削光名。下其章付大理。落觀龍圖閣待制。至是獄成。覿以案證坐以經文紙劄之過饋過客。計直千八百緡。有司言覿自盜當死。詔貸死。免決刺。所過發卒護送。連坐流徙者又三十餘人。久之。二相免。覿上書訴枉。乃放還。（下光事在二月庚午。時曾以來覿傳定在三月庚戌。）龍後死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鎧以爲武備。

戊戌。賜紹興府行宮復作府治。上謂時方艱難。宜惜財用。若別建府第。益煩費矣。　直龍圖閣劉寧止充祕閣修撰江淮荊浙都督參議。

己亥。呂頤浩進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頤浩。人材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爲宰相。當識拔人物。如大智宜擢以自隨。令造水戰之具。不當秦能也。　詔移紹興府榷貨務都茶場於臨安。

辛丑。詔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池州兵馬鈐轄韓世清特處斬。世清既至行在。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軍中。呂頤浩欲除之。會浙西兵馬副鈐轄趙令畤謫知涪州。令畤以黃衣衣己。語言狂悖。下大理。世清具服。因醉怒以緋腳黃旗被令畤。向之山呼。故抵死。仍詔以世清一身專謀不軌。其部曲並無干涉。令樞密院榜諭諸軍。（世清狂悖事在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繫克小屋。三月。江東招撫副使李光、王璵擬兵至宣州。光遣韓世清誅之。仍擒其衆。璵部之赴行在。實甚誤矣。光至宣州在二月辛卯。璵軍在三月壬辰。世清伏誅在閏月辛丑。相去凡四十日。大理寺劉子節文。寄司收管韓世清擬項模勘。被招。建炎三年十月內。不記日。因喫了數盞酒後。去州衙理會官兵闕干錢糧。見知州甄采。洪趙令畤坐間有遞到舒州劉文舜牒一道。令世清聽他使喚。世清道。劉文舜習曾與世清斷殺。恐教聽得使喚。趙令畤道。我新從舒州來。劉家人無事。世清道。趙令畤。你莫與他劉文舜斷殺。待來算世清。你是皇親。趙官家人。世清手下人。不曾起動兵馬。你是淮西兵馬鈐轄。可自交割取我人馬。遂叫使臣軍兵取將黃旗一面來。盡待交趙令畤據著。不移時有使臣軍兵一百來人。將到緋衣黃腳旗一面。世清下增指定趙令畤。你又不曾交割世清人馬。你切做時。須當交割。世清令使臣于圍將旗去。待與趙令畤據著。世清不合指定趙令畤呼萬歲。其時趙令畤走起。面西北拜。起頭巾口稱太祖官家。令畤不曾胡做。世清即時便覺有酒。不合與令畤呼萬歲等。不虛有旨。韓世清特處斬。仍令大理少卿蔣璨去監斷。）

癸丑。詔統兵官行移用劄子者徒二年。　左朝奉郎辛次膺監諸司審計司。次膺、掖縣人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朝請郎楊仲光爲夔州路轉運判官。

甲辰。張浚奏桑仲侵犯均、房州。已令鎮撫使王彥掩殺。乞嚴行戒約。令秉聽臣節制。詔京西係屬宣撫處置地分。自合節制。先是范宗尹當國。以京湖道遠。勿乞隸宣撫司。故浚以爲請。前三日。仲以南陽破賊功進一官。而仲久已死矣。　賞授中大夫余深卒。

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

丙午。呂頤浩言。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屯鎮江。兵宄不練。必敗事。乞移光世一軍歸闕。上不允。翌日再請。上曰。比聞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可先犒設。使恩信既洽。然後料簡。光世惟卿所用。不必移也。朕之愚見如此。頤浩歎服。時光世招納蕃漢及淮北人民來歸者不絕。江東安撫大使棄夢得之未去也。亦招宿州人陸清等率衆來歸。樞密院言事體非便。詔令後不許招納。其後光世言。結約到北界七十

餘衆請降詔書撫之上不許。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遁去。賊將楊再興爲追騎所及。跳入深澗中。軍士欲就殺之。再興曰。勿殺。當與我見岳飛。遂受縛。飛見之。解其縛曰。汝壯士。吾不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飛留以爲將。時成既爲飛所破。遂走連州。飛命前軍統制張憲追之。成窮蹙。又走郴州。守臣趙不羣乘城固守。成轉入邵州。會福建江西湖廣宣撫使韓世忠既平閩盜。乃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而道處、信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以爲神。世忠間成屢敗。遣神武左軍提舉事務官拱衛大夫賀州刺史董敗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有郴該獨不從。率衆走沅州。戴白巾。稱爲成報仇。殺後歸於張憲。曹成受韓世忠招安諸書不見日月。案世忠以六月五日奏到。則必在五月中已前。去此蓋閱月。今併附此。考。

丁未。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席益移知平州府。賜福建等路宣撫司錢十萬緡。以賞戰士。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復徽猷閣直學士程唐爲寶文閣學士。充參謀官。專一措置財用。浚言。唐累該赦宥。合復舊制。已劄下先次奬階。乞下有司於寶文閣學士上降勅。又言。四川監司知通闕人去處。本司已差官到任。而朝廷所差官後至者。乞別與本等差遣。皆從之。　御史臺檢法官安敦復言。逮事曾祖母張氏。乞納左承議郎一官。爲張氏追封。許之。敦復、殊曾孫也。

己酉。更鑄樞密院印。　初。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樞密院將領韓京以所部屯茶陵縣。而湖南安撫司統制軍馬吳錫在郴州。二人皆起於羣盜。所將多湖東士人。京本王以寧部曲。兵皆精銳。聞以寧之廢。心常不平。會有前河東經略司幹辦公事王久中者。遺錫書。論京專權擅命。錫聞於朝。事下韓世忠。未遂。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丹京、錫軍自將之。至是以聞。

庚戌。武德大夫知池州王進言已復太平州。先是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張俊、耿進等攻城未能下。進以所部赴之。叛兵陸德等許受招。進挺身而入。其次周青者言不順。進乃召使臣張錞。叱令置對。乘賊不意。執青斬其首。俄而耿進自西門。張俊自南門入。諸軍既不相一。遂殺人縱掠。城中亂。兵馬鈐轄權州事趙子綱乘間遁去。俊執德以獻。伏誅。其後二人交訟其功。詔李光究實。光上進等及軍士五千八百餘人功狀於朝。上命以功贖過。而子綱與錞皆勒停。初。進在池州。嘗以事械司理參軍衛允迪而釘其手。言者交奏其狀。未及究。至是呂頤浩遂命進以所部二千屯饒州。進罷池州。不見月日。案日展。九月戊寅。樞密院勘會。都督府已差本府統制官王進將帶官兵前去饒州駐劄。候到饒州。稱總管臣李綱遥節制。今附見也。　德之始叛也。懼官軍將至。謀盡縣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慈湖奏兵馬俊適隸周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頸。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益落。官軍四合。遂就誅。後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案史。王進以閏四月奏捷。且奏張俊冒爭功賞。壬子。詔李光體究甲寅俊申遂恣行殺戮。五月丁酉。光奏子綱罪勒停。九月庚辰。詔以功贖過。更不推恩。蓋總凡百餘日事。今聯書之。錞停在十二月。馬俊贈官在三年十月丙申。立祠在四年正月己巳。

辛亥。百官以天申節開啟道場於天竺寺。有軍將乘馬與權吏部侍郎廖剛爭道。蹄傷剛左股。宰相奏軍將爭道當降黜。上曰。第言軍將犯朝儀可也。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車駕時巡。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玉食不備。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爲元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絕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間食蔬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　初。陝西都統制吳玠戍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飢。而利變路制置使兼知興元府王庶過爲守備。閉石門仙人關。塞褒斜路。商販不通。玠、彥病之。因訴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浚初欲調護庶。令與玠、彥結好。玠、彥言庶過己無善狀。始庶治權酤與關市之征。得其贏以市軍儲。有三年之積。又爲亭堠數百。達於秦川。至歲終。有三萬人仗。於是有言庶難制馭者。浚惑之。檄召諸帥會於益昌。庶亦覺有間己者。以素隊數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當平之敗闕耳。軍未可用也。浚不樂曰。君欲棄三秦耶。乃以便宜命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是日。似發成都。

癸丑。端明殿學士許翰提舉萬壽觀。趣赴行在。時翰避地嶺南。辭不至。

甲寅。詔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朱勝非許自便。　尚書右司員外郎、炎弟。宣和中。嘗爲是職。炎爲祕書少監。祕閣修撰劉棄爲右司郎中。監察御史黃龜年守左司員外郎。炎、龜年。皇元祐間舉能去至是復用之。　樞密院計議官張致遠添差兩浙轉運判官。　河東布衣林向進砭石論。詔赴都堂審察。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呂頤浩、秦檜言。祖宗舊制。內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奔競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侵占注擬。士人失職。廉恥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詔諸鎮撫使襄陽桑仲、河南翟興、荊南解潛、金州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州王亨訓習兵馬。廣行布種。儲蓄糧食。非奉朝旨。毋得擅出兵。

丁巳。右通直郎新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蔡延世改通判太平州。以才選也。

戊午。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東宣撫使劉光世特起復。光世始聞父延慶之喪。詔道中使起復。故官治軍事。光世乞持喪。不許。賜金帛甚厚。欽宗實錄。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丙辰。金人登城。劉延慶壁書護駕帶班直長入。城陷。四兵萬餘人奪路逃門以出。至鄭兒寺。爲道騎所殺。靖康朝野僉載諸書所載尤詳。蓋光世自言。弟光烈自陝西前來。而就有保捷兵士王進。自金寨中逃歸。稱光世不知其存亡。多以金資遺人。詣僞境要走歸。金知僞從。因逢賊害身亡。疑光世所云逃卒之言未足據。趙甡之遺史。延慶死於亂兵。光世不從。以禮安葬。蓋哀成服。甡之所云。必有所據。今附見此。　將仕郎賀廉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廉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廉、鑄子也。

己未。降授左朝奉郎劉岑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去年十一月乙酉。劉超知光州。注。或與此相關。俟考。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起復朝請大夫

張澄爲利州路轉運副使，宣教郎夏珙權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判官公事，祕閣修撰程千秋知巴州，澄、榮陽人，始以娶宗室女補右職，後王獻薦易文資，建炎初，黃潛善以爲樞密院編修官，與浚同命，故浚引用之。　封漢南昌尉梅福爲吏隱眞人。　初，襄鄧鎭撫使桑仲既爲都統制，兼知郢州，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副都統制李橫於鄧州。熊克小厤云，仲母弟皆李橫密考。同副統制兼知隨州李道聞之，與橫共率其兵，縞素圍郢，明有口辯，登城謂橫曰：仲心難保，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人分其衆與地，請命於朝，不聽，攻之彌月，橫刈其麥以贍軍，城中糧乏，至是攻圍益急，惟西城石壁下臨漢江，敵不能近，明知事急，乃夜半縋石城而下，與其徒數百泛舟順流而去，翊日，橫始覺之，追之不及，明奔德安府，鎭撫使陳規謂之曰：仲、鎭撫也，汝爲其屬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於朝，以辨曲直，明乃去，規謂人曰：仲、明皆點寇也，今兩亡矣，橫遂併將郢軍，留其黨李節知郢州，惟後軍統制王嵩奔劉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四

【紹興二年】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於天慶觀之望祭殿，始用牲玉，自政和行方澤之祭，改設皇地祇位於壇南方北鄉，至是將命大臣侍祀，禮官請如舊制，爲位於北方南鄉，從之。禮官奏請，在閏月庚戌。

辛酉，兵部尚書兼侍讀權邦彥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其一，謂宜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其二，謂怨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神聖學，其四，謂宜監觀儁善妨賢之譏，偷合苟容之侵，市恩立威之奸，懷疑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朕己俾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大將然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合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內，而總之以漕帥，上自荊、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善，乃薦用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不可用，不聽，邦彥在樞筦，又言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人心不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賊騎，悉往西北，以盧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入，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

近覘者報敵兵疲於淺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梃之農夫，三也，曾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者哉，然弭理淮堧，以連下邳，藩屏荊漢，以通上流，指顧隨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　翊衛大夫泉州觀察使神武右軍前部副統制魯珏特貸死，命道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免眞決，不刺面配瓊州本城收管，珏前在京東，掠取良家子，且賊殺不辜，爲人所告，下臺獄當斬，上以珏累立戰功，特貸之，其三子並配右軍，仍令臨安府遣官兵自四明市客舟，由海道護送。　樞密院言，據探報敵人分屯淮陽軍、海州，竊慮以輕舟南來，震驚江、浙，緣蘇洋之南，海道通快，可以徑趨浙江，詔兩浙路帥司速遣官相度控援次第，圖本聞奏。　詔迪功郎荊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高佑贈承務郎，與一資下州文學，以爲鋌相所殺，特錄之也。　詔神武諸軍御前準備差使使喚使臣不能馬步射者，並放罷，發歸刑部。　戶部侍郎黃叔敖請江東西路今年上供米，並赴建康府、饒州寄廒，以候行在取撥，非奉朝旨，雖安撫大使及諸統兵官，毋得擅支，如違取旨，竄責，潛臣不舉者與同罪，從之。　檢校少保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都總管楊惟忠薨，惟忠之討趙進也，卽軍中得疾，還洪州一日而死，安撫大使李回收其軍隸本司，以統制官傅選、胡友所部四千人爲前後軍，又命親衛大夫鼎州團練使祁超將餘兵五千充本司統制。此據今年七月六日李回所奏增入。惟忠皆行閒，象長戰守，宣政閒，在陝西頗有威名，及從上至東南，官崇志滿，不肯盡力，聲譽日衰，薨年六十六，後隱恭勇。　僞齊劉豫聞桑仲死，遣通直郎張珖持勅書至隨州招李道，使臣彭義至鄧州招李橫，時橫留別將蔡立知鄧州，二人皆不受，且執其使以聞，詔嘉獎。據李道申，爲檄以五月二日到，李橫申，以五月二日到，辛酉，朔二日也，故附於此，其後陳規言於朝，六月壬子，降詔獎諭，八月甲辰，三人各進二官。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勝非以前宰相侍經筵，不帶職名，亦非故事。

癸亥，呂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趙姓之遣史，頤浩出師在壬戌，今從日厤，姓之又云，頤浩以新舊忠銳十將偕行，案日厤，閏月三日，有旨呂頤浩進發，其神武忠銳統制將佐不許出城辭送，則忠銳決非偕行也，又忠銳初止七將，此月二日乃命第八將趙琦，而第六將軍楊忠先已從中世景在閩中，此云十將，亦誤矣，第四將郎青，五月壬午，揀併，元只在臨安，蓋第一將崔增，第二將趙延壽，實從閩浙行，餘人不與，姓之不深考耳。

甲子，武節大夫果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襄鄧鎭撫使司都統制知鄧州霍明權襄陽府鄧隨鄧州鎭撫使司公事，權知襄陽府，聽呂頤浩節制，其鄧州、令軍中統制官同舉可以服衆者，權知，具名聞奏，朝廷始聞桑仲死，故就命之，翌日，遷明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仍賜詔書獎諭，不知明已敗矣。　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爲將帥者二人，樞密院檢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二三大將，皆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暱約之中，尚多奇士，願詔管軍臣僚及都統制官，與夫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有謀略精深，武藝超卓者，具名來上，陛下親屈帝尊，問以恢復之計，果得其人，則不次用之，庶幾豪傑並出，故有

是旨。

乙丑，進士及第張九成爲左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九成兩浙路類試爲第一，用陞甲恩特遷之。　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輝陞祕閣修撰，仍賜三品服。

天民罷。先是上聞常州科斂害民，遣度支員外郎胡蒙往究其實。未奏，天民自知常州改命，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朝廷號令之出，要當使民信之而已。方體究其罪，乃加除擢，賞刑措亂，民其信乎。朝廷示人好惡如此，儻使胡蒙稍懷觀望，豈肯以實達於陛下之前。四方聞之，謂朝廷陽爲寬恤之言，陰縱掊克之吏，欲使其知禁勸，蓋亦難矣。況天民掊克盜民，爲浙西諸郡之最，當致無錫縣之民不勝誅求之苦，致有自斷其腕，擊冤訟庭者，亦有自溺於井者。天民庇而不發，今又付之廉按之權，責之澄清之任，未見其可。乃罷天民，令提刑司治罪。　忠訓郎韓遜爲閤門祗候，知孝感縣。初，孝感闕令久，鎮撫使陳規聞遜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爲尉，以彈邑事。遜去縣十餘里，臨河築壘以捍賊。未幾，有告遜謀叛者，規謂之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爲賊破者，獨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爲反。遜叩頭請死。規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遜邑。幾兩日，遜斬謀亂者數人以獻。規上其功於朝，故有是命。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以言者論其苛細也。

戊辰，言者奏：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免，要在居官任職之人，或先事以折其姦，或乘微以戢其暴，如火始然，隨即撲滅，昨范汝爲嘯聚回源，初不過四十人，不時討殺，遂致賊得爲計，日以滋蔓，至煩朝廷遣將出師，僅能得其死命，而遺黎之不遭賊者，十無一二，蓋不勝其酷。昨者宣撫司所上功狀，動以千萬計，朝廷既捐賞以予之，顧一時養寇遺患，有如前所云者，豈可以置而不問。望陛下以臣章付外，議當時帥臣監司郡守縣令之罪，特出威斷施行，庶爲盜發所臨，懦不及事者之戒。詔本路轉運司體究申尚書省。時建州守臣朝奉大夫韓琚已罷去，於是又降二官。（琚降官，在九月庚午。）

己巳，詔侍從官知州於本路安撫大使用申狀，前宰執即書檢。

庚午，岳飛奏破曹成於賀州。詔飛不以遠近襲逐，如成肯自新，一面從長措置。　直徽猷閣劉民瞻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自建炎以來，川陝帥臣部使者，皆强浚版授，至是稍以敕除，浚尋徙民瞻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成都轉司風名民瞻以今年九月三十日到任。）賜江東安撫大使司折帛錢十萬緡，爲修行宮之費。時李光言：建康自一都會，望朝廷略示經略之意，故有是命。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子偁初見建炎元年十月。）時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令懋奉詔選宗子伯琮、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癯，上初愛伯浩，忽曰：更仔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貓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拱立如故。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伯浩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趙子偁爲左宣教郎。（以此日脉及王明清揮麈後錄參修，陳克小脉云：上以子偁之子生有聖質，育於禁中，又云賜名伯琮，臣謹案，卓錢著脉奮說，從王從宗至紹興三年二月壬寅除防禦使，然後改賜名，去伯字，克誠也。明清云伯浩後終於溫州兵馬都監。）

東海軍使葛珝以舟師至淮所，爲海州艅艎所邀，呂頤浩言：賊船雖不能多載騎兵，然乘秋初北風，南來餞塘江上，震驚行朝，乃詔溫、臺州募海船土豪，杭、越、秀州措置斥堠。

壬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將獄囚。　斬黃鎮撫使孔彥舟言：劉豫已遣汴京金人留戍甚寡，人苦科役，日望王師，土豪人戶尚有圍棘保險，堅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爲大元帥，宿重兵於淮南要害之地，以爲根本，指揮諸鎮，分道進兵，將見天戈所指，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籍以爲兵，不必乞師於神武。取民所餘，資以爲糧，不必仰給於縣官。河南之地，指日可定，而京城孤立矣，一旦會合，輻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府鈐轄統領，巡社鄉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粗知姓名，見今所部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陣，習知山川，不問鄉導，伏望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之蔡，迤邐進兵。詔賜勅奬嘉獎，仍令就都督府計議。　太學博士詹公薦自東京逃歸行在，詔吏部與見闕差遣。

甲戌，給事中程瑀爲尚書兵部侍郎。瑀以親年高求去，後三日除龍圖閣待制出守，已而復留之。（瑀復爲給事中，在此月辛巳。）

乙亥，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自來金無纖毫生事，欲以錢三萬八千緡，市新淦縣所籍賊徒田宅，盧有達礙，詔以賜世忠。

丙子，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試給事中，大理卿章誼權吏部侍郎，剛尋以疾去。　右朝散大夫趙元裕行太常丞，元裕，黨人彥若子也。（彥若，青州人，元祐侍讀學士。）通習典故，坐父故，罷廢四十年，至是添差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祿薄不能贍，請於朝，召赴行在，遂命之。時元裕年幾七十矣。　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孟庾自溫州趨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剛由汀、道州之鎮，至是剛言：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爲之，近張浚、孟庾爲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冒使名，兼庾已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樁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剛又言：自建昌、虔、吉至衡、澧，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曾成在連、賀，非重兵不可行，又福建、湖路分逐路州縣錢米，先次刻剔拘收，理當通融應副，所有朝廷支降，並他路所輸錢糧銀帛，官告度牒，餘剩之數，乞並樁留，撥付本司。詔剛先往廣東，置司捍寇，俟庾、世忠撫定盜賊，畢赴潭州，仍令庾等班師。日度量合用錢糧數外，並與剛，剛請取撥所至州縣錢四十萬緡，米二千斛，爲一歲之用，又請移行所部帥臣監司州縣，並用劄子，皆從之。於是曾成已爲岳飛所破，遂就韓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　鄂州文學王隱坐饋馬邊錢糧，昭州編管。（事見建炎四年十月己卯。）

丁丑，責授中大夫余深復特進，朝廷聞深已死，故用赦復之。給事中程瑀言：深姦謀陰賊，實蔡京之腹心。

今一赦盡復元官，則京黨未死，官亦可復也。夫贓蔣之罪，雖曲示於寬恩，然眚災之赦，難施於巨蠹。乃詔寢前命。寢命在此月丁亥。　初，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呂頤浩總師次常州，而其前軍將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延壽所部忠銳軍叛於呂城鎮。是日，叛兵過金壇縣，奉議郎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爲所敗。賊以槍刺之，思忠曰：寧殺命，毋掠藏庫殺平民。賊怒，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追叛兵，至建平縣，及之，盡殲其衆。後贈思忠三官，錄其家一人。於是頤浩稱疾不進。然克小屋，附此事於七月。又云頤浩行未至丹陽縣，後軍叛去，皆誤也。日曆五月二十五日，都督府申，遣逃下潰兵在廣德軍作過，二十六日，右司諫方孟卿言：臣昨晚聞呂頤浩所帶前軍自常州以來逃竄，六月七日，偏江府中有都督府前軍人馬在呂城鎮作過，據此則非後軍也。叛去之日，不可得而知。案張鎮中明胡思忠死事狀云：五月十八日，有逃軍在市殺人，即指此事，故附見於此。思忠六月丙申贈官。

己卯，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樞密院統制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陞忠州團練使，僞齊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郡之兵犯膠、萊，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艦，又送旅榜僞赦，欲間衆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賜糧舟自募商人販米，許之。　初，御前除戎器，而浙東諸州所遣民匠，困於工程，多以喝死，上知之，詔給齎糧，遣還故郡，俟秋深乃集。

庚辰，詔江東西路糴米十萬石於建康府、饒州樁管，應副行在及防秋使用。自巡幸以來，軍儲歲計，多仰浙西，而平江、湖、秀之產，倍於他郡，至是久雨，三州中下之田，率皆淹沒，而上田所損十亦二三，議者恐所入必虧，故於江南增糴。　是日，臨安府火，彌六七里，延燒萬餘家，火之始熾也，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仗劍登屋，督所部救之，不能止，最後修內司搭材兵至，火乃熄。於是臨安府守臣兵官及三衙管庫皆坐貶秩。時浙漕淫雨害稼，御史中丞沈與求因推言災異，謂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夫提天不以誠，則巫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誠，則詔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以疑似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正士。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悼骨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宦士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爲裁抑，而桀黠之罪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意而行，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顧爲福耳。上嘉納焉。徽、嚴水災，於史不見。特與求章疏中及之，故附於此。

壬午，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邵青充紹興府兵馬鈐轄，揀其所部精銳千三百人，隸神武中軍。保靜軍承宣使高世則提舉萬壽觀、溫州供職。　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付發贈龍圖閣學士，謚文昭，以黨籍故也。時南雙人，故相希弟元符末，論林學士，特削以上第二十五人，汀州安置。　詔泛海往山東者行軍法，諜報劉豫於登、密、淮陽造舟，論者恐賣舟爲僞地所拘，則棉工柁師悉爲賊用，故有是旨。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金若入寇，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造海舟，盧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及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掉，況敵人搶馬，不能有所爲，若用舟行，一舟所容幾馬，彼不爲此，不過分遣京東簽軍乘舟，以懼我耳。倘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廩直而存養之，以待緩急之用，彼亦安能衝突。望分撥耿進、李彥進水軍，擇人統之，似爲利便。詔以付都督府，仍令江東、浙西大帥司、海舟並聽督府使喚。既而呂頤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遼遠，緩急恐失事機，彥進見隸劉光世軍中，乞就委光世措置，從之。劉光世在六月丁酉。　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令諸軍匠各造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所爲名，仍隸工部。日曆不載，此據會要增修。會要云：隸工部在五年三月，而此年六月六日，工部侍郎韓肖胄已申明看驗等事，則是元隸本部也。三十年七月，黃中又有申明，不知何時不隸本部。　倘書左僕射呂頤浩言：前左承議郎范同儒學知兵，望超復故官，主管都督府機宜文字，從之。同初見元年二月。

甲申，上臨軒疏決繫囚。自是遂爲故事。　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兩浙折帛已見建炎三年三月壬辰。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綱三十九萬匹。浙東路上供八萬，淮編衣八千，浙西上供九萬二千，淮編衣六千，江東上供九萬八千，淮編衣二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編衣萬五千，湖北上供三百，夔路上供三百已上皆有奇。　江西、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浙東上供絹四十三萬六千，淮編衣五萬三千，天申大禮八千，江東上供三十萬五千，淮編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十八萬一千，淮編衣十三萬八千，天申大禮八千，江東上供四十萬六千，淮編衣十三萬九千，天申大禮八千，淮西上供二萬一千，天申大禮萬六百，夔路上供二萬二千，天申大禮七千，川路皆有奇，淮東天申大禮四千九百五十，淮西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禮四百，廣東天申大禮四千，川、天申大禮萬三千，東川上供萬一千，天申大禮萬六百，夔路上供二萬二千，天申大禮七千，川路天申大禮八千三百，四川宣撫司總三路，則三十萬匹，又科撥賞絹三十三萬匹，皆不隸戶部。　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絁七萬匹。東川綾二萬六千三百，浙西八千七百，西川七千八百，浙東四千六百，皆有奇，婺州羅二萬，湖南絁三口。　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蓋自此始。川絹川布已見建炎四年乙未，東南絹三年十月庚寅，廣布五年末可參考。　詔行在權官並罷，惟戶部刑寺許長貳指差見任人兼權。時言者論州縣權官之弊，以爲屢降約束，而監司帥臣未必舉行者，蓋由朝廷不自信其說，有以啓之。於是自省郎以下權攝者並罷。　是日，始聞都督府前軍叛，詔浙西大帥司遣兵趣捕之。

乙酉，承議郎葉斐除名，鄰州編管，坐授范汝爲僞命知建州也。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於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戶部侍郎黃叔敖爲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爲參議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裘、屯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燾並爲檢討官，檜局如講議司

故事。並揭榜官以下。在六月辛卯。今因置局並書之。熊克小曆云參詳參議官。皆以侍臣爲之。案並參議官時世將未爲舍人。居正未爲左史。克蓋誤也。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言所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監察御史劉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者。亦修其車馬器械之政而已。如綏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爲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造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工部侍郎韓肖胄應詔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所總窠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郡所總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所入亡矣。積以歲月。所亡至多。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所入所出。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簡明可考。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以視出納。則無陷失矣。且經費之大。莫過於養兵。今諸兵軍人亡而冒請者甚多。財如江河。雖實漏卮。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優給告賞。斷在必行。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艱難以來。正兵散於四方。流爲盜賊。故軍籍日削。願倣康定、治平弓手義勇之制。申以選揀教習之法。卽有緩急。俾佐行陣。或令保守。蓋人有顧藉。則進必死敵。退不潰散矣。生民之不得休息。爲日久矣。常賦之外。追以軍期。吏緣爲姦。斂取百端。復爲寇所遍。逐田桑失時。寇去歸業。未容息肩。催科之吏已呼於門。使何所措手足乎。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三年收。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世將應詔言。兵衛寡弱。乞以神武五軍並建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爲萬乘扈衛。以備非常。居正應詔言。省費九切。大略謂今有司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費。不忍暫廢。非所謂知時變。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議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禦寇備敵與卹民之事。一切姑罷。則省費而國裕矣。司勳員外郎張燾請復置御營司。分諸將爲六軍。命大臣大將爲使副。各典一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重鎮。使自戰自守。又乞躬行實德。以率百官。會統言於檜曰。丞相非樞不統。何以局爲。檜不聽。右文殿修撰季陵應詔言。國家承平日久。純以文治。其弊極矣。自軍興以來。朝廷所降類多詰牒。非強以興民則莫奮。師旅所須。最先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民之倍費。已莫能堪。又況重役暴斂。有不可勝言者。故民之流亡。終莫能救。甚可痛也。今之爲監司守令者。亦太巧矣。監司移文於郡守。則曰。不得搔擾科率。郡守移文於縣令。則亦曰。不得搔擾科率。務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者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來年之賦。又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乃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上下相循。專以智詐。此文弊之極也。今之爲兵將者。亦少恣矣。衣食不取其飽煖。而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而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鬪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則千爲一。遇勝則一爲千。此亦文弊之極也。臣願陛下用夏之忠。以革誕謾。兼商之質。以去華侈。守此爲修政之本。庶幾其有瘳乎。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至此而無益於國者。軍政不修。而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

矣。計行朝每月官吏之費寡。而軍兵之費多。是竭天下之財。祗足以養兵。兵籍日衆。財用日窘。國日削。民日貧。厥咎安在。議者非不知此意。謂兵爲大事。艱難之際。特以恢復當撙節浮費。惟兵是圖。其意誠美。殊不知欲強兵者。正不在冗食也。爲今之計。倘能一舉而空數軍。暫費暫勞。皆不足恤。若猶未也。當爲長久之慮。無徇目前。至於大壞而後已。今相臣將臣。同司兵柄。皆汰羸卒矣。皆罷營田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節制之師。固無可議。然偏裨遂去。紀律漸疏。臣所目擊者。試言其略。凡稱統領。兵數不多。家口隨行。般挈勞重。一聞賊至。擇其精銳。護送老小。其用以自隨者。祗辦走計耳。此當議者一也。家糧口券。贍給無餘。廝役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此當議者二也。所至州軍。邀求犒設。稍忤其意。公肆劫持。守令懼於生事。竭取於民而奉之。此當議者三也。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死亡逃竄。關破不明。枉費官物。誰致檢察。此可議者四也。悠悠之徒。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用命之人。安得不怨。此可議者五也。事類此者。未可悉數。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其因循。以作士氣。如此則軍政立矣。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綠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樁管。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用三省請也。

丁亥。左朝奉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仇悆充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使。尋命悆兼領福建、兩浙、淮東諸路。序位視發運使。舉官如兩浙漕臣。諸路非沿海州軍。皆許按察。悆請置司平江之許浦鎮。又辟右承事郎王安道充本司參議官。皆從之。悆兼領諸路及許按察在六月戊申。申明舉官及奏辟王安道在六月癸丑。申明敘位在七月庚申。吏部言。近旨寺監丞以下。令本部依格注擬。其間有應堂除及專法奏辟者。未有該載。詔權貨務都茶場仍舊堂差。御史臺檢法官主簿令本臺自辟。其寺監丞以下及檢鼓等六院官並還吏部。自呂頤浩再相。用堂後官張純爲權貨務場。使吏隨法。故獨重其職焉。熊克小曆呂頤浩之長天官也。皆請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歸吏部。案日曆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呂頤浩等劄子云云。蓋其爲相時所陳。非吏部建請也。劄子又云寺監丞注寺官乞令吏部按格法注擬。其後吏部申明。乃回太常國子丞。克所書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亦誤。今不取。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大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秦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於荊南。詔不許。詔止在三年四月己丑。今併書。

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先是。詔省臺官限半月各進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例之限。乃命榷務官通直郎以上如初詔。從詔在此月己丑。六月辛亥。左宣奉大夫新除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張守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初。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溫州奏發宣和閒所製間金銷金屏障等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送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曰。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以下不足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尙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爲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棄。康國特降二官。日曆戊子日事俱不詳。今以與求陳修及奏議增入。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熙河蘭鄜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熙秦兩路軍馬關師古爲榮州防禦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五

【紹興二年】六月庚寅朔。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時韓世忠將至長沙。宏遂有殺友之謀。是日。因其詣天慶觀還。遽殺之於市。其將王進、王俊以所部數千人遁去。宏屯潭州。宏殺馬友。雖甚之遣史在六月朔日。今從之。日蹤。六月二十六日。編進江西湖南宣撫使司奏。潭州中統制李國練於今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寫置去訖。不云是何月。潭州去臨安遠。又此時道路不通。不聞二十餘日奏到。或者宣撫司軍期奏改行遣。亦未可知。且俟遣史檢此。更求他書詳考。

辛卯。內殿進皇王大智所造軍器。上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用。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

起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向子諲知廣州。朝廷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　右承議郎呂抗、右宣議郎呂摭並直祕閣。主管萬壽觀。仍賜五品服。右迪功郎江淮荊浙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呂摭爲右承務郎。中興後。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摭初見建炎三年三月。朱勝非閒居錄云。頃宗澤制寄執子弟例不當除。只於銓部注擬。聽政不以聞。則權臣遂援。蓋二府被表則之地。不問其親。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等執政侍從。源居中。劉正夫、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鄭洵文、洵武之子。並以曲恩宰例列於從班。至蔡京二年中丞王寶論列。始罷職。蓋京以後子弟得職名者。汪伯彥子名闕直徽猷閣。呂頤浩二子抗、摭。蔡翰兄絳並爲直龍圖。張浚兄洪亦直徽猷閣。李綱弟縉亦直祕閣。偉門復起。蓋諸公不爲國家計也。　詔進士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赴行在之人。並充樞密院効士。月

率錢十千。米一斛。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

壬辰。溫州軍事推官呂祿卿贈右宣教郎。後官其家一人。元符末。坐上書入籍。故錄之。祿卿、崇寧餘官第七十八人。高州編管。六年二月辛亥。官奠。姓親一人。

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史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爲晨夕之戒。中興遺政臣國正按曰。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其意蓋謂夫不忘乎目。則不忘乎心。不忘乎心。則不忘乎設施措置之間。此內外交相養之道。而亦其理之必然者也。是銘也。以庶民欺天爲戒。其意蓋謂使人人羞面行之。敢不悉心於愛民乎。惟其能而其之知。故無面其之恥。今斯銘日在其目。則必能警惕於其心。而見諸行事矣。此太宗皇帝製銘之意。而太上皇帝復俾刻諸庭石。置之座右之深旨也。爲守爲令者。可不念哉。　初。命廣西經略司即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遇之徒。多以金銀市馬。鬻於軍營。故馬值踴貴。望於大觀格遞增二分。許之。舊格八等。馬高四尺七寸者。值四十五千。最下高四尺一寸者。值十有三千。其餘以是爲差。於是神武諸軍皆缺馬。乃命經略司以三百騎賜岳飛。二百騎賜張俊。又選千騎赴行在。鵬岳飛馬在是日。張俊馬在癸丑。蓋一千匹並行在在七月癸亥。今併書之。蓋克小麻云。取馬須與以賞軍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案邕州買馬格。乃大觀中所定。建炎亦應置官。克期始於紹興。非也。　然蠻馬尤駑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此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甲申。上諭輔臣曰。士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流品。三年自有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上又曰。今麻官不精推步。七曜細行。皆不能算。故麻差一日。近得紀元麻。已令參考。自明年當改正。　權尚書吏部侍郎章誼兼修政局參詳官。　左承事郎陳棠、祕書省校書郎林叔豹並爲監察御史。棠、餘姚人。叔豹、永嘉人也。　右從事郎知海鹽縣歐陽與世、廬陵人。修曾孫也。劉光世言其考第舉並已應格。乞就任改官。許之。

丙申。直徽猷閣權主管浙西安撫大使司公事范正與言。西京路提舉軍馬彭圯、牛皋、河東路總領軍馬劉全皆願聽劉光世節制。詔並進官。仍賜勅書獎諭。皋已見建炎四年正月。其實皋等未嘗來歸。蓋諜者吳珣詐爲之以要賞也。八月二日。吳珣從州編管。　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徵召吳玠、王彥議事。二將皆願得參贊軍事。劉子羽守興元。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徙徽猷閣直學士新知成都府王庶知嘉州。而徽猷閣直學士新知興元府王似復知成都府。是日。似至成都。先是。浚奏似守蜀有勞。請加職。後二日。詔以似爲顯謨閣直學士再任。庶既被黜。乃請奉祠。浚以庶不遵行府命令。盡奪其職。而奏劾之。子羽至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趙甡之遺史云。浚至興元。閱視庶平日之所營爲。毛舉而數之。羽書之間。不置率行。宣司指揮若干件。令改庶知嘉州。蓋庶因與二府有逕。官而去。非忤浚也。今不取。

丁酉。朝議大夫折彥質復龍圖閣直學士。赴行在。彥質、可適子。靖康初。爲河東制置使。坐喪師遠謫。及是

復用。 武顯大夫吉州刺史湖北安撫司統制山東軍馬崔邦弼貶秩二等。邦弼自宣之鄂。道過績溪。其部曲有因擄掠食物而殺人。郡守檄邦弼治其罪。邦弼報以不知主名。令被害之家赴軍中辨認。事聞。乃有是命。仍令邦弼執犯人送徽州處斷。即不獲者責罰之。

戊戌。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韓京、吳錫、吳全之衆戍江州。朝廷聞曹成爲飛所破。乃令孟庾班師。李綱徑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江州屯駐。時綱甫自邵武引兵三千之江西也。 據光小曆六月甲午。曹成自賀州至郴州。李綱遣使臣齎榜招之。成與其徒赴司參。於是李綱奏成已招。乃詔成自鄂州同統制知鄂州兼防禦使。日曆綱五月十七日所奏云。本司已定六月五日遣發。往邵武。赴岳軍中。處就近措置。甲午即初六日。綱在福州。安得有此事也。詳究所稱曹成已至郴州。及遣使臣齎榜撫諭。乃是江西福建荊湖宣撫使司奏狀中語。其實孟庾、韓世忠所奏。以甲午至行在。而究誤以爲綱奏。且是時曹成亦未赴宣撫司。成三年五月丁丑始遂降附。究實未暇。 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陸漸既從金右都監宗弼北行。事見建炎四年七月丁亥。宗弼以付劉豫。命以官。漸脫身南歸。至鎮江。爲人所告。言者論漸嘗勸金人焚臨安而去。停官下大理。是日漸坐誅。此爲五年張浚執上書張本。日曆。漸款狀云。受僞齊劉豫署。使歸家殺戮。而李純書中所云不同。恐當以純所云爲正。 詔堂除選人任大理司直評事。供職滿二年。通理五考。有舉主三員。並改合入官。用吏部請也。

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北臨安增將後殿。仍修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其後上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進呈。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爲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上語在乙巳。

庚子。起復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兼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錄收淮楚之功也。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副使韓世忠以平閩、湘寇盜功遷太尉。移屯建康府。恩數視執政。仍詔世忠以親兵赴行在。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破曹成功遷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

辛丑。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李璞爲襄陽府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知隨州李道爲郢隨州鎮撫使兼知郢州。先是鎮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譚懲爲桑仲訟冤於朝。詔以黃榜撫諭諸軍。令德安陳規究實。且即軍中求可代仲者。會聞新除鎮撫使霍明爲橫道所破。走漢陽。乃令江西李回句收使喚。而以四郡分授二人。時橫已受別將桑立守鄧州。道不敢拜。降黃榜在五月壬申。令李回句收霍明在此月庚子。今併書之。李道明年正月乙亥被命。 初。橫聞明奔德安府。聚衆數千人。以是日圍德安。趙甡之遺史。載橫以六月圍德安。而無其日。案日曆。江西安撫大使司申。八月十九日德安圍解。十九日己巳也。又紹興二年十一月一日。德安鎮撫使陳規狀。李橫等領兵攻城。計六十五日。以日推之。其初至當在六月辛丑。故附此日。規登城以好語諭之。且申和好。仍送米百斛。橫受之。規請退兵。橫曰。襄陽之兵至矣。無可議者。遂造天橋爲攻具。規竭力捍之。規行狀云。李橫衆十萬。寇城下。諸鎮求願。得米二百斛而去。公與之。翌日。橫復來寇。案橫之出本爲

桑仲報讎。非求粟也。日曆。規乞救兵狀。橫率兵民數千人圍德安。此云十萬人。亦非其實。行狀又云。規出城見橫。遂退。未必出城。今從趙甡之遺史。

壬寅。御筆翟汝文罷參知政事。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爲姦。汝文語尚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檜德之。汝文嘗受詞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檜不能平。他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汝文專擅。汝文曰。臣位執政。案吏而爲宰臣所劾。無顏居位。力求去。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聚議。則目視霄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防秋在近。規爲脫去之計。上以詔諭爾汝文。汝文終不釋。孟卿章再上。遂命出守。朱勝非閒居錄云。秦檜作相。力引翟汝文參預。纔數月矣。數。對案相詬。[illegible]斥檜曰狂生。[illegible]曰濁氣。左右[illegible]。今能言之。[illegible] 曾救王倫。[illegible]自不叶。[illegible]相罷者。[illegible]之。光今方[illegible]中與共[illegible]耳。 左朝散大夫周隨亨提點湖南刑獄公事遄言。近者諸路安撫使。朝廷皆假以便宜。蓋以軍興。恐失機會。然間有招權估勢。侵官越職。假便宜之名。擅易屬郡守貳。移用諸司錢物。自作威福。無可誰何。望行戒約。儻有侵紊。必罰無赦。庶使爲帥臣者。各循分守職。毋敢踰歷。從之。 詔川陝官員陳乞磨勘。令宣撫處置司一面照條施行。月終類奏。換給付身。以尚書右司郎中張公濟言道遠留滯也。 右宣教郎劉知微追三官。罷參選。挾轉至承議郎止。知微、吳縣人。政和末。以言水利得官。法當討論。故有是命。 是日。利州觀察使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先是劉豫訪得彥舟母妻及子。厚給以祿。使其舅盧某持書招之。彥舟乃有叛意。未發。會報撫邦彥檄入府。彥舟與之有隙。心不自安。時韓世忠連破湖湘羣盜。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己。遂決策叛去。舒客長洲王玠諫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侔藩厚。寶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遂面罵之。彥舟怒殺玠。引所部降劉豫。其統制官陳彥明不肯北去。與統領官武翼郎郭諒率衆千餘詣知江州劉紹先降。詔遷彥明二官。與諒並爲都督府準備將。仍賜勅書獎諭。趙甡之遺史。廖舟將行。出左右婦人抨廢之。遂官與入山寺。恐爲行軍所擄。彥舟臨行對官屬言。無負朝廷之意。所以反者。蓋疑撫邦彥也。至光州。時寨甲伏器械不肯行。乃歸劉豫。日曆。今年四月五日丙寅。蘄黃鎮撫使孔彥舟狀。得光州並定成軍賊陳用爲年號。稱彥舟母王氏有在。相州人有宅子因圖親戚並稱母王氏並取彥舟。孫伏念彥舟蒙朝廷非常之恩。萬死莫報。雖賊武夫粗知忠孝不能兩立。今來劉豫意在招誘。所有光州並定成賊賊已具繳奏。乞照會。有旨降詔獎諭。案彥舟狀。乃與甡之所云使其舅持書招之者不同。今併附此。 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聞彥舟逝。乃以本司右軍統領李玠以所部知黃州。九月己卯正差。

癸卯。左宣教郎明橐守監察御史。橐、長沙人也。 朝奉郎知華陽縣古洵直遷一官。以元符上書押出故也。於是集英殿押出黃定等十七人。皆進官一等。內選人改京官。

甲辰。左中大夫翟汝文依舊致仕。免謝辭。上既詔汝文出守。而言者復奏汝文方春而來。遄竊公輔之寵。及秋而去。不顧國家之急。望誅其避事之意。復令致仕。故有是命。 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言。近緣朝廷除呂頤浩都督八路諸軍。僞地震恐。遂聲言八月金人分道入寇。此固不可不慮。望專任大臣。省加措畫。凡諸處探報。乞送頤浩與臣照實聞奏。今王彥先盜據壽春。滋長不便。臣使頤浩至建康。首議過淮。若頤浩

病勢未減。臣當遴選五六千人。召募敢死之士。身自請行。若止遣兵將。萬一失利。遂使敵人得以窺伺。愈無忌憚。詔光申督府措置。不須躬親前去。　初。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請詔戰車。詔工部侍郎韓肖胄蓋視。是日。大智以所造鑿車各一乘進呈。上觀於內殿。既而車不可用。罷之。

乙巳。詔簽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參知政事。

丙午。遣殿中侍御史江濟、尚書度支員外郎胡蒙點檢劉光世軍中將士告帖。具每月合請錢糧實數以聞。時都督呂頤浩至鎮江。而軍中告乏。頤浩言。光世軍月費錢二十二萬緡。除取撥鎮江一郡財賦外。朝廷已應副其半。望令臺部堂各一員考究。如有闕數。乞盡行支降。如無闕數。亦乞行下光世照會。故有是旨。（瑞克少保。載此事殊失本旨。蓋頤浩疑光世軍中冒名管請者多。錢糧初不乏。非俱少錢糧。乞朝廷應副也。今依元典刪潤附入。）

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降充直祕閣。坐嘗劾樞密院編修官王鈇在紹州棄城不實也。

戊申。輔臣進呈大理少卿李職論太祖皇帝明謹獄事。上曰。此太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庶獄奏讞。未嘗不致慎。亦未嘗送下公卑。恐獄吏觀望。鍛鍊人罪。權邦彥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上然之。

中書舍人兼侍讀胡安國試給事中。起居郎修政局參詳官胡世將、起居舍人王昇並試中書舍人。右司諫方孟卿權尚書兵部侍郎。太常少卿王居正試起居郎。尚書司勳員外郎張嶷守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黃龜年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禮部員外郎林待聘、兵部員外郎樓炤爲左右司員外郎。時安國在道未至也。昇以疾不拜。後二日。改徽猷閣待制。知臺州。　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曾純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左宣教郎江端友守尚書禮部員外郎。御史臺檢法房妥敦復守祠部員外郎。敦復初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辭不就。故特命之。時祠部郎官向宗厚奉神御於永嘉。論者以給降度牒增多。權官不能譏察。由是二員並置。　起復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劉光烈帶御器械。光烈、光世弟也。

庚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祖宗故事。許令館職兼在京管勾官。所以蓄養人材。自今劇曹郎官並繁冗。局務有闕。乞於館職編修計議刪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丞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自是職事官復權郎矣。

壬子。參知政事兼建江西荊湖宣撫使孟庾以平寇功進二官。爲左通議大夫。　尚書右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吳表臣爲左司諫。　左朝奉郎沿海制置司參謀官林師說權尚書兵部員外郎。往福建起發海船。

癸丑。左朝請郎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官也。

甲寅。詔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　保義郎統領光州石額寨忠義人兵張昂以保境有勞。進一官。陞關門祗候。

乙卯。上謂秦檜曰。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近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具利害。甚善。所爲修車馬、備器械、外攘夷狄之事。卿更宜講求。檜曰。臣敢不奉詔。　詔以辛企宗所部神武副軍隸湖廣宣撫使李綱。仍趣令之鎮。　是日。福建江湖宣撫司前軍統制官程振以所部入潭州。屯於子城之內。新知福州李宏稱疾不出。夜。宏中軍由恩波門以逃。元遣將李義追擊之。翌旦。元盡拘李宏舟檝之在江者。引兵至寨中。見宏計事。因悉其兵械以歸。世忠即以宏爲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敵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丙辰。詔江東大使司水軍統制張崇、耿進所部兵七千人。舟五千百。權隸韓世忠。

丁巳。尚書考功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嶷歷左司員外郎。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爲司勳員外郎。　左奉議郎知嘉興縣施鉅爲御史臺主簿。鉅、歸安人。沈與求所辟也。　直祕閣知秀州秦梓主管臨安府洞霄宮。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請本軍自造軍器。赴朝廷呈訖。置庫樁管。下戶部支物料價錢。許之。凡全裝甲一副。費錢三萬八千二百。馬甲一副。費錢四十千一百。弓一。費錢二千八百。弓矢百。費錢七千四百。弩矢百。費錢六千五百。提刀一。費錢三千三百。應鼓一。費錢六千五百。皆有奇。凡整甲一副。率重四十有九斤。此其大略也。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潛臣一員。措置出賣官田。

是月。僞齊大雨。劉豫以爲德政所感。使其子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代謝於相國寺上清太一宮。有孫肇者。濟南人。嘗爲麟府尉。累遷尚書吏部侍郎。出知棣州。會大旱。僞庭以審法所雨。執肇坐於烈日中。汲水數桶。更互沃其體。遂得疾死。（此事據炎壓志。不得其年。因謝雨附見。）　僞宣奉大夫守尚書右丞相張孝純告老。遷觀文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參知機務。戶部尚書兼權門下侍郎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尚書吏部侍郎鄭億年爲開封尹。成忠郎許青臣主管殿前司公事。　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維之白水泊避暑。試舉人以詞賦。得胡礪以下。先是。試之日。宗維立馬場中。呼舉人之年老者。諸生不喻其意。爭跪於馬前。宗維據鞍以鞭指麾。俾辭者論之曰。汝無力老奴婢。胡爲應試。使汝能文章。則少年登科矣。今苟得官。自知日暮途遠。必受賕。爲子孫計。否則鬻財假手。何補於國。我欲殺汝。又念汝罪未著。姑聽終場。倘有所犯。必殺無赦。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舉也。宗維論主司勿取中原人。礪、磁州人。與知制誥韓昉善。用燕山貢得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六

【紹興二年】秋七月己未朔。龍溪縣進士章許爲迪功郎。以其獻書籍也。

庚申。直寶文閣知桂州許中令再任。曾成之犯廣西也。中嘗率兵與岳飛會。詔錄其功。進職二等。至是又任之。中進職在六月丁巳。

辛酉。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刼之家。悉捐其田稅。先是德音蠲免。而有司以爲著令不過三分。上欲實惠及民。由是申命。

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敕令廣西經略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左承事郎沿海制置司參議王安道充樞密院計議官。往淮東措置海道。秦檜引之也。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奏小使臣張嶷、賀仲堪爲宣州兵馬監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今來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

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辟官。往往不知朝廷。必欲直衛吏部已差之人。雖以李光之賢。亦且爲此。朝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令。又不能遽藩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臣未知其可也。今州縣添差之官。以祖宗之舊額較之。殆三四倍。生民安得不重困。朝廷姑悉藩鎮。可謂得已

而不已者。願罷嶷、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以寬民力。從之。令修政置局措置。

罷福建提舉市舶司。依舊法令憲臣兼領。以每歲海舶不至。虛費官吏麗祿故也。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上曰。聞卿大名。爲何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選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其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刑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驗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爲時政論二十篇以獻。其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數動。與敵人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不可易者。論正心。謂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願更選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強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曲失可得指議。論宏度。謂人主以天下爲度。不可以私勞行賞。私怨用刑。論寬隱。謂創業興衰之君。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禮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論說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其大旨如此。至是又申言之。安國又有制國論。已附紹興六年四月甲申。強濟言運米至荆南之後。及實論。已附李綱復官時。時上欲講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人之經。上稱善。

安國因薦司勳員外郎朱震。

丙寅。詔靖康勤王京城守禦應緣方臘及直達綱賞。靖康以前御筆指揮。明受可行事件。并淮南州縣官建炎以前元不離任。靖康以前鹽課增剩等賞。自今並不許陳乞。以言者論其爲濫也。此所謂明受可行事件。申取朝廷指揮。不知以何月日降旨。日曆未見。可附繫三年四月辛亥。

丁卯。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爲宜。初。僞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書腴者給僧寺道觀。中下等者給士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贊。守與士大夫謀爲實封之說。存留上等四十餘剩。以待高僧。餘悉爲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便之。此以紹興二十九年閏月甲子朱倬所奏修入。起居郎王居正充右文殿修撰。知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嘗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謬。居正見上曰。秦檜當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施

說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始恨之。　通侍大夫溫州觀察使神武右軍統領官張翼卒。

以嘗有斬馬柔吉功。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戊辰。右朝奉大夫王昞提轄行在榷貨務都茶場、昞、晚第也。

己巳。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沾敢言之名。朕謂宣和間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人言。不聞疏遠。所以人人敢言。秦檜曰。陛下聽言。臣下所以敢言。臣亦嘗謂胡安國。凡有論駁。當務大體。若或細事。第可申朝廷改正。　江西安撫大使司奏孔彥舟北遁。詔趣岳飛移屯江州。左司諫吳表臣言。風聞偽齊於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其以繩維舟。謀濟江之計。今沿江津渡。皆當爲備。就中采石江稍狹而水緩。鑒之往事。備禦尤當嚴密。樞密院勘會。已令韓世忠屯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扼江道。詔送沿江諸帥。　武翼大夫軍州刺史翟琮起復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琮告父喪於朝。故有是命。日原。琮此日奏狀已繫遣劄衙。而明年五月丙辰捷奏。乃止稱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仍帶權字。朝廷除觀察使告命。亦止繫副使銜。八月乙未李椿奏琮到襄陽。始稱遙劄。或是因起復轉官。而道梗未嘗受命。至襄陽乃得告也。今附注此。當求他書參考。

庚午。詔湖廣宣撫使李綱速往潭州置司。時綱引兵至吉州。須犒軍物。而榷貨務官不時與。綱械繫之。先是韓世忠軍士留其家於廬陵。江西轉運副使韓球開命。即輟所樁世忠錢糧以勞軍。既而軍儲不繼。世忠之軍婦皆憤。伺球出。徂擊之。裂其衣巾。球走得免。綱之乞錢糧也。得旨。孟庾、韓世忠班師日。所餘錢糧。並留與綱。綱劄下吉州。增依奏二字。球以他郡所受不同。審其故。綱怒。劾球。事下安撫大使李回覆實。其後回言。錢糧官高公惕不時給散。致世忠軍士。邀球自言。公惕坐免官。事遂已。綱乞兵擾事。已見今年五月丙子。著此。當列劄劾綱增益劄答張本。

公惕今年十月廢戊寅官。

辛未。左宣教郎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祉加直祕閣。直顯謨閣知郴州趙不羣進職一等。先是。湖南盜胡元奭作亂。祉檄統制官韓京、吳錫破之。及曹成爲岳飛所破。進犯郴州。不羣堅守不下。秦檜言。湖南寇盜以來。州郡多至失守。請褒賞二人。而劾賀州守禦官之罪。時知賀州直祕閣劉全已罷去。全六月甲午以許仲劾罷。言者謂賀州當湖、廣要衝。乃賊所必攻之地。而憲臣未嘗臨按。守禦豈不失職。況偏遠小州。以數百殘弊之卒。當豺虎百倍之師。岳飛銳旅。猶墮其計。而籤判以下。皆責以不能守禦。豈不過乎。望下漕司究實。然後施行。庶幾賞罰當。而軍政修。於是提點刑獄宋孝先已從辟爲孟庾參謀官。事竟寢。

癸酉。上論秦檜曰。內諸司可省者。令修政局條上。檜曰。此盛德事也。大觀、宣政間。屢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聽。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搖檜者。檢討官尚書右司員外郎林待聘。即之。上疏言。陛下即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績用弗著者。此無他。人無常賣。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今廷論猶前日也。積弊宜更。

則樂於循故。冗濫當裁。則怨於省己。臣知修政之局廢。則亦既藏愒日而已。監察御史劉一止亦言。陛下閔宿弊未除。念頹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廢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舉矣。二人上疏不得其日。因上謂附見。一止以此月甲戌遷左史。恐緣上此疏也。今附於未遷之前。俟考。

甲戌。給事胡安國兼侍讀。給事中程瑀、中書舍人陳與義并兼侍講。上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仍論以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詢。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繼之曰。君德也。蓋人君之德莫大於學問寬也者。所以居是學問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學問者也。學則必有疑。思則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明而廣。大昭徽興。天地參。得失是非不能爲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爲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盛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機之繁。日不暇給。而留神六籍。退託不明。申命講臣。無爲義訓。隨事解釋。用將咨詢焉。嗚呼。茲德之盛。所以興堯、舜、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載之上者也。

監察御史劉一止試起居郎。一止在臺中。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爲州縣官。皆僥倖不寒之故。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做劉晏法。於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設義倉。以備水旱。及增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皆以嘗任侍從官爲之。所言雖不即行。後多採用。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右司員外郎劉棠並充修政局檢討官。　省淮東提刑司。以其事歸提舉司。樞密院計議官辭徽言、論明州湖田利害。詔上田稅每畝增租爲四斗。以其所增與下田對給。中等田如舊。內低下處復廢爲湖。徽言、永嘉人也。

丙子。詔自今未經審量人。不得舉辟及權攝職任。犯者官司及被差舉人並以違制論。言者以爲近來惟到部人方預審量。其冒濫贓汚之人。避免到部。皆在諸處干辟。既無進身之望。何所不至。故有是命。　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壍設伏。以拒官軍。

丁丑。詔兩浙漕臣梁汝嘉措置鎮江府縣酒稅務。以其錢助劉光世軍費。　右宣教郎知無爲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爲之控扼。外以淮甸爲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滁、和、良時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爲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槳。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略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衝、偃箱、鹿角。此尤至要。淮西良將。不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祇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以守矣。如許令彥恢招兵教習。只乞邢融淮西數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秋成所得。邢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一今秋金人長驅入犯。及盜賊猖獗。彥恢當以此舟車。摧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搴旗。以此種蒔。飛芻輓粟。保守淮疆。決無疏失。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戊寅，提點江浙京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王暎言：鑄錢之本錢，乞借支浙鹽五千袋，令本司販賣，及借留上供錢十五萬緡為回易本錢，都省言：借鹽有妨商販，乞借上供錢，從之。衛制：鑄本以二廣五分鹽息錢自鈔發行，所得甚薄，故暎以為請。三年二月丙午朔借　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主管廬壽鎮撫司公事王亨進秩一等，以收復安豐、壽春縣、花靄鎮故也。初，壽春既為偽齊王彥先所據，江東大帥李光欲出師，而朝廷不從。呂頤浩言：壽春治淮南，國初方移治下蔡，今賊不能守，得之亦不能城，不若遣兵二千逐安豐、霍邱、壽春之寇，使之過淮，且於壽春寄治府事，如此則在我可省轉輸，又足以示敵人不過淮之信。詔督府措置。此月已來　會偽齊兵退，守道教武郎羅興往戍其地，因是得還。光又言：和州鎮撫使趙霖、知濠州寇宏、知六安軍謝通皆有守禦之勞，並進秩一等。既而傅樞卿又薦霖宜力於朝，乃復霖直徽猷閣。三人遷官在八月癸巳，霖復職。

在戊寅。

己卯，呂頤浩自鎮江入見。

庚辰，頤浩言：金人頃犯建康，初自北岸掠小舟數十而濟，既至南岸，悉行掠船，濟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於緊要渡口，量留舟一二，以備轉送斥堠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藏，如違，笞稍並行軍法。俟過防秋，如舊，從之。是日，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既移屯，乃弈棊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營夜者呵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鄉不疑。遂周圍覽賊營而出，喜曰：天賜我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途命諸軍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山上。翌日，辛巳日也。世忠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發戰，所遣卒疾馳入其中軍，望樓，植麾張蓋，賊回顧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宣撫使孟庾以師久勞止之，世忠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至是卒如所料。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今年二月，蓋不知世忠軍月日也。克又云：忠欲投劉豫，途中斬其首以降，益誤矣。蓋趙雄撰世忠碑，所書如此，其實忠以七月走淮西，九月在廣陽，為解元所敗，乃走偽齊，明年四月始被擒也。克不深考，今各附本月日。

辛巳，詔呂頤浩日下赴都堂治事，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頤浩薦勝非，蓋傾秦桧也。　棣州進士李宋契家來歸，詔賜錢五千。　故右承議郎鄧考甫贈直龍圖閣，考甫臨川人，元符末，應詔上書，言新法必亂天下，坐削官罷管，年八十餘而卒，後三年，復官，其曾孫一人。考甫上書邪上尤甚第一人，鶴州編管，蘇籍論官第六十七人。　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本府事傅崧卿請逐路應統兵官大小將帥，及本府元置下人馬，並聽節制，行移兵將官及屬部，仍用劄子，除江東一路事務與李光會議外，餘路並令諸大帥依元得便宜指揮施行，從之。崧卿之至建康也，右承奉郎通判府事吳若以衫帽見之，崧卿訴於朝，若坐貶秩。　自葉濃之亂，而福建監司皆聚於福州，言者以為建、劍、汀、邵四州習俗強悍，盜賊屢作，漳、泉、興、福號下四州，其民怯弱，少有為盜者，每聞寇作，監司首為逃避之計，按部漳、泉，去賊遙遠，羣凶益無所憚，乃詔漕臣遷治建州，詔淮、浙煎鹽亭戶全免役，用戶部侍郎提領榷貨務黃叔敖請也。　右朝請郎陳堯臣主管亳州明道宮。　初，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喬仲福、靳賽等十三人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至是光世辭兩鎮之節，復為之請，上命特與轉行，給事中程瑀言：將帥取必其流，將不可收，命令數改，其弊將不可振，望令尚書省籍記姓名，後若立功，優加賞典，於體為便，詔以章示光世，其後瑀能去，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本府事傅崧卿請逐路應統兵官大小將帥，及本府元置下人馬，並聽節制，行移兵將官及屬部，仍用劄子，除江東一路事務與李光會議外，餘路並令諸大帥依元得便宜指揮施行，從之。崧卿之至建康也，右承奉郎通判府事吳若以衫帽見之，崧卿訴於朝，若坐貶秩。　自葉濃之亂，而福建監司皆聚於福州，言者以為建、劍、汀、邵四州習俗強悍，盜賊屢作，漳、泉、興、福號下四州，其民怯弱，少有為盜者，每聞寇作，監司首為逃避之計，按部漳、泉，去賊遙遠，羣凶益無所憚，乃詔漕臣遷治建州，詔淮、浙煎鹽亭戶全免役，用戶部侍郎提領榷貨務黃叔敖請也。　右朝請郎陳堯臣主管亳州明道宮。　初，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喬仲福、靳賽等十三人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至是光世辭兩鎮之節，復為之請，上命特與轉行，給事中程瑀言：將帥取必其流，將不可收，命令數改，其弊將不可振，望令尚書省籍記姓名，後若立功，優加賞典，於體為便，詔以章示光世，其後瑀能去，仲福等卒遷官。仲福等遷官在九月癸酉。

甲申，呂頤浩言：朝廷近置沿海制置司，最為得策，然敵人舟從大海北來拋洋，直至定海縣，此浙東路也，自通州入料角，放洋至青龍港，又沿流至金山村海鹽縣，直泊臨安府江岸，此浙西路也，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望令仇悆專管淮東、浙西路，別除制置使一員，專管浙東、福建路，從之。時江北士大夫多避地嶺南者，上聞之，詔帥臣監司優加存卹，　勑停人林杞以擅殺張政事訟於御史臺，御史中丞沈與求等言杞之情節終有可矜，乞行改正，詔杞敍奉議郎。

乙酉，詔武臣試換文資，權令住罷，以右正言吳表臣言：天下危，注意將，近聞武臣欲趁秋試者甚衆，蓋有舊係舉人，寄名軍中者，又有規免試弓馬，及出戰短使者，以武換文，非今日事，乞俟邊事寧息日施行故也。　詔自今臨安府遣火，止令馬步軍司及府兵救撲，仍預給色號，他軍非奉御前處分者，毋得擅出營。丙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　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提領榷貨務兼修政局詳定官黃叔敖試戶部尚書。

試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蔡寧禮與權兵部侍郎方孟卿兩易。　祕閣修撰都督府隨軍轉運使姚舜明權戶部侍郎。　殿中侍御史江躋守御史，躋之除日麻不載，題名在七月，必以沈與求出，雖故也，今附此。　初，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原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枝屬籍，玉牒如帝紀，而特詳於國書中，最為嚴重，建炎南渡，舉四書而逸於江濟。

丁亥，大常少卿兼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五年六月丁巳遷官。

是月，詔應曾在潛邸祗應人，自今並不作隨龍，時吏士攀援推恩者衆，言者引司馬光之論，以謂人主獨

私宮中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況親曾遭遇之人。推恩已久。不應遽延至今。故有是命。此以今年丁月四日臣僚上言增入。

湖廣宣撫使李綱以左朝奉郎通判全州趙志之權湖南轉運判官。此以明年六月乙未辭職言所奏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七

【紹興二年】八月庚寅。案是月戊子朔。上諭輔臣曰。今五盜悉平。年穀豐稔。天意可知。假如敵或南來。避與不避。策將安出。呂頤浩曰。若盡遣諸將向前。廣爲備禦。敵豈能便渡江。但當先爲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投人者也。起居舍人張濬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本。或使爲商。或爲伎藝。以混其迹。庶得其誠心。盡其死力。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彼尚安得出吾不意。以輕犯吾行闕如前日。詔以付都督府及沿江諸帥。　右宣議郎通判興化軍劉子翬主管建州武夷山沖佑觀。子翬、給少子有學行。以毀裕不堪吏責。棄官去。讀書武夷山中。　左從政郎魏良臣爲敕令所刪定官。良臣初除密編。遂改刪定。壬辰。參知政事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乃引勝非爲助。故以勝非同都督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崩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兩狩倉皇。國勢岌岌。凡下詔令。當本至公。以收散之

情。冀安天步。乃弇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敍錄。淪滅三綱。天下憤怨。若謂事由潛善。已不與知。此大事也。亦可從乎。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方今敵僞交窺。不忘東向。沿江都督。極天下之選。用人得失。係國家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上親劄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謂昨逆傅作亂。而勝非卒調護於內。使勤王之師。得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必能爲朕克濟事功。丁事雖至。而論者未已。侍御史江躋亦奏勝非不知兵。是日。安國入對。因論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可用。上問安國所以知綱。安國曰。綱爲小官。宣、政間敢言水災事。上曰。綱固以此得時望。然嘗用爲宰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興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綱多掠世俗虛美。協比成朋。朕今界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翌日。上以語輔臣。頤浩曰。朋比之風。自蔡京始。增康伏闕薦綱。亦本其黨鼓倡。乃至殺戮。近侍莫可止遏。此風不可再也。

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舊制。江、池、饒、建四郡。歲鑄錢百三十萬緡。以贍中都。江州二十四萬。池州三十四萬餘。饒州四十六萬餘。建州二十五萬餘。共役兵三千六百餘人。其後皆不登此數。至是併廣寧監於虔州。永豐監於饒州。四歲鑄錢纔八萬緡。　順昌盜余勝等作亂。左承議郎通判南劍州王元鼎督兵將捕殺之。詔遷一官。

甲午。詔韓世忠舊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加優擢。其告內外指揮事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時言者以爲今日理財治兵。最爲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以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路措置。規模已暫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聽。于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宜撫使劉光世在鎮江。韓世忠在建康。侍從官往諸軍前。若只遵約束。即爲虛行。若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宰執專制閫外之意。況人主近臣。入則陪侍。出則扈從。今遠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　給事中程瑀論事不合。以親老求去。龍圖閣待制。知信州。給事中胡安國言。今國勢未安。朝廷微弱。所賴以振頹綱消隱慝者。衆君子耳。如瑀志節特持。議論剛正。有補于時。蓋知臣莫若君。不待臣言而後喻也。陛下方將與多士圖維萬務。共濟艱難。憐瑀之私。處以便郡。使養其親。爲瑀計則厚矣。其爲陛下計。無乃失乎。況瑀兄弟數人。家居侍奉。鄉邦非遠。安問易道。移孝爲忠。於叢無闕。詔瑀令日下依舊供職。　詔江東、西、福建路帥憲臣同共措置石陂軍賊。限一月須管勦盡。先是石陂卒饒青、姚達等作亂。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掩殺達。統領官徐慶射殺青。其徒李寶等走梅州境上。既又聚衆千餘。復作亂。椎埋建昌、汀、邵間。守臣朱芾以聞。時神武前軍統領官中世景屯邵武。孝恭屯建昌。猶不能制。左司諫吳表臣奏兩路憲臣互相推避。不肯專一措置。故命帥憲六人督捕。樞密院又請降旗榜招安。　近歲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饒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詔通進司令檢正官檢察。用黃龜年請

也。

乙未、皇伯寧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話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輟一日朝。　言者論比年編伍之民、累經蕃寇、識其技能、往往保社相聯、乘間邀擊、敵不敢犯。今數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銳之師、亦不能徧給。儻能激勸土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兵民之勢既成、即黥刺之法可以漸變。詔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置。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並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爲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上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　詔監務官並免轉對。

竢來年三月取旨。　宣撫處置使張浚奏、知興元府王庶與陝西都統制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皆以職事不相協和、深恐有誤國事。臣以便宜、將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其任、庶幾將帥一心、相爲犄角、併力合謀、以定興復。從之。時庶已得罪、而似既還成都、朝廷蓋未知也。

戊戌、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是日、呂頤浩進呈勝非還任、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苗作亂、當時調護有功、朕豈不知。近因能同都督、士人疏論、勝非功甚多、惟一二台諫不與、可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勝非、故有是命。頤浩恐胡安國持鐵黃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隳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劉、苗之時、能調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容、奬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儻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恥、公論謂何、不報。遂臥家不出。　詔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修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人五考、並與改京官。　初命沿海州軍籍定民間、海州每縣分爲三番、各當一年、周而復始。其當番年分而輒往他路者抵罪、拘其船入官。論者以海道類年籍客舟把隘、失業者多、故有是旨。　顧謨閤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董正封卒、正封、耘叔父也。

己亥、呂頤浩奏、諜報敵中造舟簽軍、若果侵犯、其山東、江北人、豈有戰心。如使劉光世、張榮設伏兵於承、楚要害地邀擊、可以大破賊衆。上曰、可招可擊。秦檜曰、不戰何以休兵。上曰、朕觀自古中興之主、何嘗坐致戊功。　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聖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本朝鑒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俅得用、軍政廢弛、遂

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單少、豈尊君強本、消患預防之計也。伏望考祖宗選擇禁旅之法、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　孔彥舟之叛也、尚書考功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坐久在彥舟軍中、責監興化軍商稅。至是停其官、英州羈管。　詔大理正斷刑治獄丞七員並堂除、以吏部員外郎劉岑言、逐闕資望甚高、異時郎曹理鄉之選、元豐年雖係部闕、見今久無應格之人故也。

庚子、給事中程瑀言、孟庾同都督之命、物論良以爲允。然已迫防秋、乞不俟其奏事、趣令開府、庶合事宜。詔庾同韓世忠總大兵至建康、訖赴行在奏事。尋詔庾更辟官屬、事從便宜、自世忠以下、並聽節制。　入內東頭供奉官鄭諶還、所寄資爲武功大夫、英州刺史、帶御器械。諶頗能書、上命書盤庚、無逸、詩之車攻、篇、孝經孝治章、列於左右、蓋以諭輔臣。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荊、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閒。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爲之防足矣。又十郡之閒、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州占江面五百里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大不均。如七處渡口外、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以付沿江守帥。　初、命尚書倉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趣辦爲功、至有五月初已到行在、論者以爲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催督官吏、及受納管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先言在二月二十三日己酉、日屬不書。）　中書言、東南州縣鄉兵、多因私置紙甲、而嘯聚作過。熙寧編敕令有若私造紙甲五領者絞、乞著爲令、從之。

癸卯、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　初、置寀執已下待漏院於行宮南門之外。　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間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敵、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如倫及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孫悟、皆爲所拘。既而金左副元帥宗維在雲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忌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宗維貽上書、略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於客愛、使不成國。（書誤以王倫甲寅講和錄增入。）　於是皓、弁、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遣僞閤門宣贊舍人馬某伴押至境上、光世以聞。詔倫赴行在。

甲辰、詔武臣遙郡已上、非統兵戰守者、並依靖康指揮、減本俸之半。（靖康元年二月癸亥、減三分之一。七月辛未又減四分之一。）　內管軍及宗室節度使月廩權依六曹尚書、承宣使依侍郎、觀察使依給舍、防團依郎官例支給。戶部申明、諸路總管鈐轄已下、雖號兵官、坐請俸給、即不應全支從之。

初、命浙西大帥劉光世屯銳兵五千於維揚、光世以乏糧爲詞、不奉詔。言者屢奏趣之、給事中程瑀亦言、三國、東晉雖各保長江、實宿重兵於淮南。今光世未移兵渡江、誠恐眞揚、楚、泗見屯不多、賊衆或渡淮、則

淮南爲所蹂踐、江浙必震。時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洑之間、以備退保。議者恐搖人心、請令光世扼險抗賊。詔以章示光世、光世卒不爲之遣也。（論不當退保在此月丙午、今聯書之。）

乙巳、德安圍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未嘗攻城、會戰、惟於城之西北隅造天橋、成、塡壕皆畢、乃鼓衆臨城。鎮撫使陳規率軍民乘城禦之。規坐城樓、爲礮折其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糧餉不繼、諸將請殺牛以代軍食。規曰、殺牛代食、事窮矣。因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孝感令韓遜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梗不能通。會大風雨、規命乘勢呵殿而來、賊衆疑其有神、卒不敢擊。規以書求援於朝、未報。橫遣人來、願得府之妓女而能軍。規不可。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即退、是我以婦人求和、況得之而未必退乎。卒不予。時橫塡壕不實、而天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鎗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盡。橫拔砦遁去。先一日、詔以橫及隨州李道、郢州桑立不受僞檄、各進二官、後六日、朝廷得規奏、命江西大帥李回遣兵援之、而圍已解矣。（規奏以此月庚戌至行在、日曆、李回申德安府八月十九日解圍、而趙甡之遺史在乙巳、實差一日、蓋橫夜引兵還、丙午乃覺之也、今從遺史。）

丙午、祕書丞李𥳑試監察御史。

戊申、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罷。安國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勝非皇恐、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曰、經義不忒於人言、而奚恤、君臣無間於大體、以何傷。章十數上、卒不許。呂頤浩言於上、是日、詔安國歷召、候遂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任以同都督、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遜避、乃欲求微罪而出、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可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射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遂家居不出。

己酉、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劉棐行右司諫。頤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

庚戌、侍御史江躋入對、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上不聽。左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見君、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是日、給事中兼侍講程瑀亦罷爲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自是臺省相繼出矣。（瑀之罷、日曆不書、案此月辛亥方閣檢給事中、必以瑀補外故也、今附此。）　詔萬壽觀並歸景靈宮、提舉官保靜軍承宣使高世則令任便居住。（此以爲秦檜黨考。）　汀州童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子書、上召見於內殿、頃記誦如流、自言能詩、上指金唾壺爲題、筆閣不下。上猶嘉其敏、命爲文林郎、仍賜名敏。（中興聖政、甲戌、大理少卿張宗臣奏、風塵未靜、寇盜閒作、州郡兵器缺、而將作院旬呈之法、徒成虛文、請計匱乏不復給物料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今兵器闕少、將使數百簇卒束手臨敵、此必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郡、凡軍器物料、速給其直、工匠不許他役、監司察其滅裂者論司、或大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許給其餘。留後之臣圖正等曰、軍器之不修、莫甚於今日

之郡國也。郡國之有兵、所以爲民人社稷之衛、今乃與阜隸雜處、轉移執事之不暇、未始一迹於閱武之場、吏亦習熟見聞、以戎器爲兵物、宜其所儲有名無實、而僅存者盡折斷剝缺、可爲笑噓。以甲仗名庫者、初欲備盜、往而已耶、則誠不必閱、倘曰民人社稷之衛在焉、不可以無一旦不虞之備、則安得置而弗講。太上皇帝以是而力責州郡也、邇者皇上克遵成訓、益勵氣臨、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閱習、凡器械之列庫不備者、皆有程督、將措而一新之、豈止於矣人之犀甲而已哉、在易萃之大象曰、除戎器、戒不虞、孟子謂國家閒暇之時、而能不忘此事、然後見聖人之遠云。）

辛亥、右承奉郎簽書桂陽監判官廳公事范寅秩以招降諸盜李冬至二等、（李冬至二初見元年二月戊辰。）詔進二官、通判全州。冬至二者、起於宜章、連犯湖、廣數郡、踰年乃平。寅秩、致虛子也。　南雄盜鄧慶、（鄧慶初見元年六月甲午。）吳忠（忠初見元年六月庚寅。）聚衆千餘、州兵不能制、守臣奏江西統制官傅樞在南安軍、去本州纔九十里、願得其兵擊賊、詔樞總兵累年、靡費錢糧、未嘗立功、當躬率所部兵討賊、如敢逗遛、重寘典憲。既而樞擒忠之黨劉軍一、其餘皆平之。（傅樞擒劉軍一、以紹興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用知雄乞推賞狀修入。）樞密院統制范溫以所部至東海軍。溫在萊州福島五年、至是食盡、遂與其徒二千六百餘人泛海來歸、朝論嘉其忠、詔溫以舟師屯青龍鎮。（屯青龍鎮在九月戊寅降旨。）　是日、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並罷、中書舍人陳與義兼權起居郎、尚書都官郎中方閣兼權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

壬子、龍圖閣待制新知信州程瑀、中書舍人胡世將、起居郎劉一止、起居舍人張嶽、尚書左司員外郎林待聘、右司員外郎樓炤並落職、與宮觀、皆坐秦檜黨、爲呂頤浩所斥也。自是台省一空矣。（此以胡寅撰其父安國行狀參修。寅云、呂頤浩出瑀等二十餘人、以塞天變、除舊布新之意、恐誤、蓋瑀出在甲寅夜、此時尋未出也、朱勝非家傳云、言路論公不知兵、胡安國亦以爲非所宜、上怒、與封駁者俱逐、凡十三人、以日曆考之、胡安國、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嶽、林待聘、樓炤、吳表臣、江躋、陳淵與秦檜凡十二人、此外更有楊愿、王𥳑、王映、王晞、王守道五人而愿、守道爲計議官、或通指此二人爲十三、而檜又不在其數也。容考。）　武功大夫柴春知楚州、用劉光世奏也。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周、復令轉對。　右通直郎新知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鉉罷、坐秦檜親黨也。　直祕閣知鼎州程昌寓復直龍圖閣、賜銀合茶藥、詔以昌寓守鼎累年、屢以孤軍禦寇、忠力顯著、可復舊職、仍遣內侍撫問。昌寓爲秦檜所黜、故呂頤浩薦之。　諜報金人欲犯川陝、輔臣言關外已有大兵、爲歸、峽係川路後門、宜屯重兵爲備。詔張浚措置。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頤浩既引朱勝非還朝、復自內批令日赴都堂議事、位知樞密院事上、欲以逼秦檜。會邊報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上未許。前一日、頤浩與參知政事權邦彥留身上前、復言檜之短。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上謂崇禮曰、檜言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爲相數月、可使登勳天下、今無間、密禮請御筆付院、上卽索紙書付密禮、密禮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秦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登勳於四方、遽茲居位以成謀、首建明於二策、問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寅恭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擯所忻、豈實汝心、殆爲衆眼、顧竊弄其威柄、虛或長於姦朋、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梅朝堂、檜入相凡一年、乘檜請相事、途出臨不許、其爲相制、今洪邁所編中興玉堂制草亦無之、王明清以爲傳檜事政時實誠當有此理也、然克小疑但云、上召學士示以檜疏、而不云有御札及檜制、豈今集遺失之道歟、案史學士所受御札、後復取來、則姓之所云非誤矣、檜自辭表云、昌頤指都堂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捕討都監門客、遣書求好、未敢遽輯、王倫來歸、頤指欲擒以歸、已授朱勝非來朝、此所云、又與黃龜年劾疏全不同、不知何故、檜自辭全章見二十三年七月戊戌、(龜年)曰、秦檜何人哉、既出綜尹而奪之位、又出頤指而專其權、昌言二賦可登四方、既上二賦、乃爲金計、南自南、北自北、此何謂也、而斷然興天子爲之王、居正有言、檜自請爲相、必登勳天下、今殷施乃止於是、因修政賜、所修何政、實欲奪同列之權、宜平黃龜有何以爲爲之證也、既而頤指親歸、遂聯以親擁御史黃龜年之論、奏一行、檜于是下卒辭位、考紹興三四年間、國勢乍張而復沮、敵酋、既議面復、歸者、秦檜、誤國之臣已明矣也。

詔珍禽花木毋入臨安諸門。降徽猷閣待制新知台州王昂爲祕閣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亦以秦檜所引故也。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提舉十閣分嘉國夫人朱氏、蔣朱氏、開封人、治平間、自被褓入宮、建炎末、從衛往江西、數遭寇盜、及是年六十餘而薨。夜四更、彗出於胃、上憂之、命大官進素膳、宰執言、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天之威也。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天心之仁愛人君、至出災異譴告警懼之者、乃所以扶持而全安之也、人君之得失、蓋在此而已、下乃採占步之術、威推之於邦國、或驗之於將來、是以詰惡愛其君者、觀星文、望吳、太上皇帝不則齊、魯、燕、趙之分、惟知個身以修省、而遽臣乃以所天法、遽爲言其得失、果何益天測。

乙卯、詔防秋屆期、建康修大內可能。

丙辰、上以星變、諭輔臣修闕政。徽猷閣待制賈安宅落致仕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胡松年試中書舍人、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守起居郎、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洋守起居舍人、思誠、明誠兄也。樞密院計議官楊愿罷、先已召愿試館職、及是斥之、既而右司諫劉棐論愿初係右職出身、乃令換武、言者又論廖剛皆匿母喪、從林待聘求爲給事中、詔剛落職待聘、自左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賈監彬州商稅、久之、愿自陳本上舍登第、監察御史明棐亦論剛未嘗匿服、求避、乃復令改正。剛以五年正月癸亥得旨改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八

【紹興二年】九月戊午朔、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落職、時言者論陛下憤中國之未振、付檜以內修之事、而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不以寬大之政、輔陛下仁厚之德、乃以苛刻爲務、事圖減削、過爲裁抑、人心大搖、怨讟在路、又引用程瑀等、布列要路、黨與既植、同門者互相借譽、異己者力肆排擯、檜爲宰相、兼此二罪、尚何俟而不黜之乎、故有是命。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檜之罷、嘗告謝云、發動四方之聽、誠志爲移、遣明二旌之謀、謝材可見、謝任伯之文也、案大體之(案)此時謝克家以前執政領京祠、不知制詞何人所作、明清蓋誤也。

尚書左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燾、金部員外郎潘特奭、兵部員外郎鄭樸、樞密院計議官陳淵並罷、以右司諫劉棐言、燾嘗遊蔡氏之門、輕脫干進故也、樸、西安人、與特奭皆秦檜所引、故棐並斥之、仍降淵三資、與鄭皆黜、監遠郡市征。大理少卿張宗臣爲尚書右司員外郎、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其後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十月己酉行遣。李氏、格非女、能爲歌詞、自號易安居士。

己未、罷修政局、以議者言、修政所講、多實濟之事、失人心、致天變故也。龍圖閣待制知溫州洪擬試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滋試尚書兵部侍郎。詔雩祀上帝、復以太宗配、用太常寺

卿王居正請也。俗以神宗配。居正建議。而禮部侍郎趙子畫奏行之。　新除右司諫劉棐言監察御史李蕘係親姑之子。同處言地。豈得無嫌。詔勿避。　初。保靜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邢煥自忠州來朝。復以爲樞密副都承旨。煥在遠方。盡得其山川險易。比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害。請幸荊南調兵。以圖興復。上甚嘉之。煥引疾不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煥初除日不見。今因得詞益書之。

庚申。直祕閣提點江淮等路鑄錢王暎、右朝奉大夫提舉榷貨務都茶場王晌、樞密院計議官王守道並罷。坐秦檜親黨。爲御史黃龜年所劾也。

辛酉。以彗星出。赦天下。應盜官物入己罪抵死者不赦。內外臣僚許直言時政闕失。行在和糴軍糧。自今並用一色見錢銀絹充雜本。免民間牛稅一年。應盜賊殘棄去處。限十日出首免罪補官。川陝豪戶營運軍儲數多者。與補承信郎至進義副尉。陝西諸叛將許令自新。前罪一切不問。　朝奉郎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王倫至行在。上嘉其勞。詔倫去國五年。奉使有稱。特遷右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倫言。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時虛中子右朝奉郎師瑗奉其母居閩中。乃添差師瑗福建路轉運判官。於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議當再遣使人。以驕敵意。

壬戌。以左迪功郎潘致堯爲左承議郎。假吏部侍郎。爲大金奉表使兼軍前通問。秉義郎高公繪爲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副之。命倫作書與其近臣耶律紹文。紹文九年七月爲翰林待制。不知此時居何官。故但云近臣。　且附香藥果茗緞帛金銀。進兩宮二后。上皇金三百兩。銀三千兩。淵聖減三之一。寧德、宣和二后又減半。又遺左副元帥宗維金二百兩。銀千兩。遺右監軍希尹及賜宇文虛中牢之。遺耶律紹文銀三百兩。緞帛百匹。而通問副使朱弁以下亦皆賜金。三省勘問路由東京。乃令頤浩作書。以果茗幣帛遺劉麟。撫克小厮云。令宰執作書與劉豫。蓋從日厮所書也。(案)　致堯、公繪各官其家二人。賜金帛甚厚。　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席益試尚書吏部侍郎。尋兼侍講。益嘗爲侍講。在丙寅。

癸亥。執政進皇胡安國請益衛兵。上曰。一衛士所給。可贈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修鞍馬。備器械。乃爲先務。　撫克小厮。於此下書逆命楊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案)此沂中今年三月己酉除中軍統制。已兼管矣。非在安國進劄之後。蓋誤也。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綯知紹興府。　初置六部監門一員。以右朝散郎新通判平江府董將爲之。秩比寺監丞。郎官有缺得錄。

甲子。直徽猷閣郭偉爲淮西招撫使。初。江東大帥李光聞僞齊王彥先於蘄春鳩兵聚糧。奏言。處州王亨、漳州寇宏、六安謝通兵力單寡。恐透漏過淮。則大江之外。盡入賊境。乞兵五六千人。并近上文臣一員往盧州屯駐。未及行。光又言。本司參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以其父故爲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望假以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詔光別選文臣一員充招撫使。光之未奏也。都督府以知江州劉紹先爲沿淮防遏使。未行。尋罷紹先。復以爲都督府統制。　光初奏。以六月庚辰再乞除宗穎。以八月甲午。紹先爲防遏。在此月癸酉。不知以何日除。今併附見。　詔太史局令丁師仁等造渾天儀。後不果成。宣撫處置使張浚遣其兄右承務郎滉。與工部員外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宗元、迪功郎孫道夫等四人來奏事。因與僞徐王偕來。是日。至行在。上令王府故吏驗視。具言非眞。詔大理勘治。宗元、方城人。爲浚辟客。道夫、丹陵人。宣和末入太學。爲上舍生。浚使川陝。命以官。上皆召對。尋詔宗元迪秩。滉除直徽猷閣。道夫改左承奉郎。遣還。　詔自今應賜帛者。自禁中及二府中丞北使并軍功捕盜牧茶鹽錢及數外。每四合戶部折支錢三千。

乙丑。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勝非再相不進官。當制學士綦崇禮失之。　初命沿江岸置烽火臺。以爲斥堠。自當塗之褐山、東采石、慈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大城堰、池州之鵲頭山。凡八所。且舉煙。暮舉火。各一以爲信。有警即望之。用李光請也。

丙寅。呂頤浩言。得張浚申。今歲措置川、蜀有備。諸將之兵。分道守險。敵來難犯。聞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金人與夏國頗睽。可令浚常通問夏國。上曰。此與今來欲講和事相妨否。上又曰。浚孜孜爲國。人多稱譽。但聞蜀中士民流怨。人情不喜。蓋軍興累年。賦調征役。不無騷動。緩急恐浚失助。宜遣人副其事。頤浩曰。當如聖諭。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兼侍讀。　馬友之死也。其潰卒過均州境上。守臣林積仁聞之。棄城去。詔罷積仁。　軍賊李通受都督府招安。通初見正月癸丑。　傅崧卿以通爲修武郎本府親兵前軍統領。戊辰。以聞。

己巳。國子監丞李愿爲尚書駕部員外郎。酬使蜀之勞也。　集英殿修撰李擢復徽猷閣待制。

辛未。監察御史林叔豹爲湖南轉運判官。陳棠爲江西轉運判官。二人之出。史不云所以。恐是呂頤浩在外時參檜所除。故補外。明年十二月叔豹劾章。言爲御史以屬比逐御。推此也。　降授右宣教郎監台州酒務王以寧。既貶。其母陳氏干張浚乞自便。浚以聞。會朱勝非爲呂頤浩言。以事向在荊湖。妄用便宜。專殺掊斂。害及兩路。頤浩白其言。上曰。以寧罪大資輕。今又干宣司。從之則兩朝廷也。乃責永州別駕。潮州安置。時廣東轉運副使汪召嗣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伯彥在官所。頤浩因奏左朝奉大夫新知廣州向子諲輕肆妄作。請罷去。伯彥長於治郡。欲以代之。上曰。恐外議以朕溺邸之舊。云云。未協。勝非曰。洗用蕭曹。故人。唐用房、杜。舊僚。今使伯彥任一方面。未爲過舉。上乃許之。翌日。批旨下行。　案日厮。向子諲罷紳。乃頤浩口奏。不云有舊幸而王申日行遣。乃有臣僚上言。繳入十許字。不知何也。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橫州陳晟除名。當州編管。晟客居婺州。詐稱戰功。冒請眞俸。爲守臣所劾。故有是命。　宣撫處置使司言。見

依倣朝廷體制。造綾紙度牒。爲贍軍修城壘戎器之用。或不如則。乞給降度牒萬道。付張浚以歸。俟至卽能。詔以五千道賜之。　詔自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身者。並依舊作御筆行下。用三省請也。宣和二年正月九日。

立御筆日限。靖康元年正月十八日。照依祖宗法並作聖旨行下。　是日。御筆。醫官樊端彥湯藥有勞。特除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爲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復奏。所以絕輕小之求。今奉御筆。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願三省評議。乃寢前命。然用御筆行下如故。蓋呂頤浩意也。日限。九月十五日奉御筆。樊端彥已降指揮。更不施行。此月丙子呂頤浩云云可考。

壬申。詔諸州武臣。非教閱軍陣出師討賊者。見長吏如文臣禮。論者以天下艱危。不可失武臣之心。故有是命。　御史臺主簿唐煇守監察御史。煇、吳縣人也。　御筆。從官因事得出者。並替見任人成資闕。故事。太中大夫已上補郡者。見任人卽銜。能言者論前此州郡廣。而從臣之員少。今也州郡狹。而從臣之員多。士人失職。公器匱乏。皆由此之故。乃有是旨。

癸酉。右朝請大夫呂源爲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置司定海縣。以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爲本司都統制。尋命御前忠銳第八將趙琦以所部從行。　賜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威州防禦使張浚名守忠。仍命以所部一軍赴行在。遂以爲御前忠銳第二將。守忠赴行在。以此月丁丑降旨。其除忠銳將。在十月乙巳。蓋代趙瑞也。今并附見。

甲戌。端明殿學士顏岐、李邴並復資政殿學士。資授左中奉大夫。辭昂復左太中大夫。資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安中、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樊並復左中大夫。資授秘書少監滕康落分司。提舉亳州明道宮。皆以赦敍也。右諫議大夫徐俯言。昂謫京、卞以擾學術。安中附王黼以開邊釁。樊厚誣宣仁。結怨建禍。罪不可貸。乞追寢近恩。從之。俯奏在十月甲辰。日厤不書安中及樊敍官。今以俯章疏增入。　是夜。彗星沒。

乙亥。御筆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葉密禮爲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　襄鄧鎮撫使司統制官侯進言。見以所部在漢陽軍。詔聽湖北帥臣節制。進、桑仲部曲也。用爲鄂州都巡檢使。仲爲霍明所殺。進與其徒亡去。後受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招安。回十一月乙卯奏至。　尚書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寬恤及軍期等事。與前此指揮事體不同。並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合奏稟。仍許給舍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慢。止依違聖旨科罪。是日。進呈。上謂輔臣曰。今日批降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與前已不同。朱勝非曰。不經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呂頤浩曰。所以別於聖旨者。欲上下曉然。知陛下德意所嚮也。遂批旨行下。降授同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武泰軍節度使。

戊寅。龍鎮江府織御服羅。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熊克小厤。初鎮江府有織賣御服花羅數千匹。兵興。悉賣。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旨劾世將。逮言府倉惟世將曰。某以直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日厤。紹興二年九月五日。鎮江府狀。本府未經兵火。以前歲貢花平羅六千三百餘匹。建炎三年。前知府葉夢得申明朝廷書。近於今年六月入日承省札。據內藏庫申。獲聖旨織造起發。自本府殘破之後。賦入不多。約用本錢七萬餘貫。乞展限來年起發。戶部勘當。所乞難行。割本府逐行計置。今來委是無錢起發。得旨。令依舊起發二十一日進呈。上謂輔臣曰。鎮江府織造御服花羅可罷。當軍興之際。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爲先。且當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案)此時光世以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明年四月。光世移淮南宣撫。始以世將代守鎮江。其實紹興三年再舉行。而世將有請。坐是削官。事見四年三月己未。克實誤也。　御筆。靖康、建炎以來上書授官之人。並令免吏部審量。時方下詔求言。論者以爲近歲因上書直言而得官者。乃與宣和以前投賦獻頌之人。例皆審量。故忠正之士。咸以爲恥。未敢盡言。故有是命。

己卯。降授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蘭懋、降授海州團練使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並復舊官。

庚辰。端明殿學士許翰、馮澥、字文粹。中並復資政殿學士。以赦敍也。起居舍人王洋草粹中詞。極其稱美。洋坐免官。而粹中之命亦格。事在十月辛丑。　詔福建市舶司職事。令提舉茶鹽官兼領。仍移司泉州。移司在十月辛卯。務要招徠蕃商。課額增羨。　臨江軍編管人范仲熊許自便。仲熊坐照附苗、劉議。額外。至是始釋之。　是日。呂頤浩奏論防秋事宜。欲以韓世忠爲宣撫使。總大兵屯建康。諸路帥臣兼帶宣撫使名者並罷。上因論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如綱。朕固任用。不知有何功可紀。若謂在宣和間論水災事。以此得時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元撫章疏。第掠虛美。頤浩曰。綱之朋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燾、俞應求、程瑀鼓唱太學生。殺戮內侍。幾作大變。上曰。伏闕事倘再有。朕當用五軍收捕盡誅之。

辛巳。太尉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荊湖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設司建康府。沿江三大帥劉光世、李回、李光並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荊湖廣東宣撫使李綱止充湖南安撫使。湖北、廣東並還所部。自分鎮以來。前執政爲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棐奏言綱跋扈。呂頤浩將罷綱。故帥衡比江東西減大字。日厤載出奏稟及指揮。殊不了了。蓋頤浩之意。專爲李綱設。是以沿江三大帥雖去使名。而依舊統轄元管州運。稱李綱止領一路耳。今詳載庶見本旨。　世忠言。提舉官董旼招馬友、曹成之衆。得八萬人。詔戶部侍郎姚舜明往衡、邵、辰、沅等州揀其軍。仍應副沿路糧食。世忠還建康。乃盡背嵬親隨軍。皆捻勇絕倫者。

壬午。遣使宣諭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川陝向有宣撫司。兩淮、京西分領地。故不遣。　時盜賊稍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奏守令弗度。請分命御史循行郡國。前一日。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三省以監察御

史明燧、尚書左司員外郎曾統、度支員外郎胡蒙、御史臺主簿施鉅、樞密院計議官辭徽言五人爲請。上皆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寶手麻，招收盜賊旗榜而遣之。其居他官者仍攝御史。權尚書禮部侍郎趙子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自改官創後，都承旨除文官自子畫始。召資授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劉錫赴行在。承事郎權陝西轉運判官董訥直秘閣，既已見去年二月甲申。先是張浚錄戰功，進三官，除聰名。故申命之。已而言者以爲大過，遂罷遷秩之命。既罷遷秩在十月己丑。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言：近行令臨安諸門差官率兵搜檢往來舟船，以察私鹽之盜，乞速賜寢罷，以安人心。詔三省戒飭，毋得藉便擾擾。癸未，新作行宮南門成。詔大理寺置監門使臣一員，用本寺請也，仍用舊制，令內侍一員在門檢察。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中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劉錡知遂寧府。詔御前忠銳第七副將宋穩所部並付沿海制置使仇悆。

甲申，直秘閣范寅敷知岳州，自袁植爲李允文所執，岳州遂無守將，寅敷有田在岳之平江，參知政事孟庾出使，付一郡事，至是奏而命之。詔淮、浙鹽每袋令商人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算清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時呂頤浩用提轄權貨務張純議，峻更鹽法，至是遂一行下。鹽紗並一日廢金不載，會要亦無之。十月十八日乙巳右諫議大夫徐俯劄子，比降鹽紗指揮，內一項貼納錢三貫文，會云云。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有官廣南鹽紗並依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施浙鹽紗已降直一指揮施行。三年正月十五日刑部狀，檢會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今參附書入以補史闕。但呂頤浩鹽紗並一興廢沒指揮，乃同日面下，亦可怪也。徐俯劄子，廣鹽指揮，詳具本月日，可以參考。

是日，直龍圖閣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初變鹽法，盡榷之，倣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興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初，成都、潼川、利州路十七州鹽井戶，自元豐間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爲直八十萬緡，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至是開始令每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應折錢引者，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蜀中鹽課最盛者，莫如簡州，舊爲課利錢幾千三百緡，絹千九百匹，銀百兩，引法初行，歲課至四十八萬餘緡，他州倣此，自是歲益增加，合三路所輸，至四百餘萬緡，而夔路十三州及隆、榮、邛、嶲諸州官煎者不與焉。

乙酉，都督府請增辟參謀官已下文武十七員，以孟庾至府故也。右僕射朱勝非嘗因辭同都督之命，上章極論利害，至數千言，勝非以爲宰相權任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手，豈人臣所堪，後世不幸姦人居此位，建立功業，託名濟世，將何以處之。他日因進呈，復奏此官當能，呂頤浩、權邦彥皆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言庾姑存之，頤浩所領可罷，庾奏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原爲參謀官，從之。

十月戊子，

丙戌，顯謨閣直學士知興元府王似爲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始浚出使，第以宣撫處置爲名，至是始帶川陝及等路字，浚在關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見，

少所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謗議於東南。大略謂浚殺曲端、趙哲爲無辜，而任劉子羽、趙開爲非是，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爲置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行在未知也。朱熹撰浚行狀云，謗者謂浚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爲非是。案浚用玠，時人皆以爲宜，所以劉子羽及開者，指子羽、開、開與敵軍於玠無所與，今刪潤修入。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李光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言者論光頃爲御史，不言蔡京之罪，及秦檜罷相，而光含憤與訟故也。先是光嘗遣呂頤浩書，稱李綱輝煥有大節，四裔畏服，頤浩以白上，上曰：如此等人，非司馬光、富弼誰能當之。頤浩因言光與其儕類結成黨與，牢不可破，上以爲然。頤浩白上語在辛巳。都督府參謀官傅崧卿兼權知建康府。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崧、鄭望之、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季陵並復徽猷閣待制，以赦後也。子崧、令鏘子，宣和末，嘗以雜學士爲陝西都轉運使，坐累免，至是始復之。令鏘，徽王曾孫子。故實文閣待制。右朝請大夫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呂源復右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婺州編管人施逵移瓊州編管，以孟庾言范汝爲殘破閩中，逵實鼠根雖首，乞置海外，以謝福建茶毒之民，故有是命。逵中道逸去，後改名宜生，奔僞齊。

丁亥，保靜軍承宣使邢煥爲慶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皇伯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宗正司事令時爲洪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是月，錄故直龍圖閣尹洙四世孫錫爲將仕郎。此據明年三月戊戌錫乞岳廟狀修入。初劉忠既爲韓世忠所破，復聚衆走淮西，駐於新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遂附於劉豫。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忠之將文廣率所部詣江西安撫大使李回降，回即以廣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充本司統領軍馬。資政殿大學士字文虛中在蜀中，聞敵將寇蜀，遣使臣相偁間行以告宣撫處置使張浚，且齎上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爲信，兩菊細字作道家符籙，隱語云：善持正道，有進無退，魔力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事殞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虛中之名也。又遣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幸全素守，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人，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使行，可附數千緡物來，以救艱厄。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亦須茗藥之屬，無以應命，甚恨其負，於是其夫人黎氏奏以縑帛茗藥附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虛中遣相偁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字文粹中所奏修入，黎氏以十一月甲戌奏至，今并附此。僞齊長星見，僞太后翟氏死，謚曰慈獻。

是秋，金主晟如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弼皆會，留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新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爲變，盡約燕、雲之郡守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僞獵居庸關上，遇虞者，覺而變之，宗維族稿里，命希尹誅伊都於大同，伊都徵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

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乃奔塔坦。塔坦先受希尹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塔坦善射。無衣甲。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西京副留守李處能坐累誅。南京留守郭藥師、河東南路步軍都總管蕭慶皆下獄。既而獲免。處能、燕人。遼宰相儼之子。宣和末。自平州來歸。拜延康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金人交燕。復取以去。宗維以藥師家富於財。謂其可以動衆。悉奪而囚之。宗維次室蕭氏。本天祚之元妃。希尹殺之。謂宗維曰。彼與兄實爲仇讎。然忍死事兄者。蓋有待也。今事既不成。他日帷間寸刃不測。可以害兄矣。希尹以愛兄故擅殺之。宗維泣謝。於是宗維令諸路盡殺契丹。金主晟聞伊都叛。未至燕而歸。大赦。彰德軍節度副使高景山告知相州杜充陰通江南。先是充之孫自南方逃歸。充不告官而擅納之。遂下元帥府掠治。宗維問之曰。汝欲歸江南耶。充曰。元帥敢歸江南。監軍敢歸江南。惟充不敢歸也。諸酋相顧而笑。踰年乃釋。西京即雲中大同府。南京即平州。　內樞密使楊樸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九

【紹興二年】冬十月戊子朔。置華生馬監於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牧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時言者以爲軍旅之事。馬政爲急。多事以來。國馬爲戎狄所侵。盜賊所有。其在諸軍者無幾。乞講求孳生之利。於江東西擇水草善地。置監以牧之。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何志同、宋伯友並復徽猷閣待制。右文殿修撰李璆、左朝請大夫趙子崧並復集英殿修撰。朝請大夫衛仲達復祕閣修撰。璆、開封人。宣和末。自中書舍人坐朋附蔡絛斥去。衛仲達、華亭人。靖康初。爲禮部尚書。寇至而遁。坐除名。均州居住。至是並以赦復之。而子崧已卒於溥州矣。

庚寅。斬富順監男子李勃於都市。勃僞稱徐王。下大理。至是獄成。詔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趙子崧、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審問。法寺言。勃受俸劵饋遺金銀。共計贓絹四千餘匹。當杖脊流二千里。居役之年。詔勃依軍法。命神武前軍統制王夔、大理少卿元褒涖其刑。保義郎杜遠坐資給勃勒停。內侍武翼郎趙彥民坐驗視故不以實。湖北安撫司將官敦武郎秦瀚坐護送勃擅留禁兵。並除名。彥民、英州。瀚、永州。編管。初。勃之出蜀也。道過衡州。吏白守臣左朝奉大夫汪思溫。溫正堂以待。思溫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具如大賓客之儀。既就館。思溫入謁。出謂人曰。帝王之胄。自興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勃之未決也。左從事郎田如鼇言。恐奸雄假尺布斗粟之謠。以爲嘯聚之釁。乞以

其獄布天下。奏可。遂以如鼇爲樞密院編修官。如鼇已見元年六月。其論請在九月辛未。除官在十月己酉。今聯書之。　思溫、鄞縣人也。臣按靖康陷二帝族數云。徐王見在。新王沒於五國城。時顯仁后南歸之後。去此已久。足明其詐也。　詔陝西都統制吳玠、金房鎮撫使王彥、統制熙秦路軍馬關師古並賜金帶。仍降詔獎諭。　言者請諸州守臣移能者並先次離任。令漕臣擇本路廉幹官主管。帥臣則令監司暫權。從之。　詔諸路常平司歲舉京官員數。令憲漕二司分舉。憲司一分。漕司二分。嘉祐舊制。郡倅舉京官。如守臣之半。熙寧初。取歸常平司。至是省提舉官。故有此命。　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爲江南東路安撫使。兼知建康府。言者奏其貪刻。能之。

辛卯。正侍大夫華州觀察使鄜州路兵馬鈐轄田祐恭知珍州。做務川成例以省經費。用張浚請也。政和中。初置珍、思、承、溱、播五郡。宣和末。已廢其四。至是浚欲省珍州。故以祐恭主其地。後不果廢。　朝議以坑冶所得不償所費。悉罷監官。以縣令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副使馬承家奏存饒、信二州鍮場。許之。二場皆產膽水。浸鐵成銅。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紹聖二年。又置信州鉛山場。歲額三十八萬斤。其法。以片鐵排膽水槽中。數日而出。三煉成銅。率用鐵二斤四兩而得銅一斤云。

癸巳。詔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以所部還鄂州。孝恭初奉詔討石跛軍賊余照。照爲軍官所殺。其次李寶等百餘人皆就招。尋以寶爲樞密院準備將。　左宣議郎直龍圖閣胡寅應詔上書。論修政事、儲遠陳海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佞諛、去奸慝十事。大略謂。今政事之大。莫甚於四裔強盛。而兵甲不振。以爵祿與人。而人莫肯用命。抑又有甚焉者。今年以來。大政幾變矣。內則立修政之司。外則開都督之府。今日講議。而明日併廢。今日出師。而明日召還。廟謨成算。其果安在。今國步雖日蹙。譬人之身。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江左雖微。尚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國之脣。江南者、國之齒。脣亡齒寒。其理明甚。金人遁三年矣。邊備宜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數十州。地方二千里。孫權以來所恃以爲障塞者。今不過置一二鎮撫使以處盜賊。一旦有急。安知不併力助敵。爲彼先驅。藩籬何賴焉。軍旅之事。大要有三。一曰選將。二曰蒐練。三曰教閱。今王室危甚。繄諸將是賴。宜得慷慨知兵之士。付之重權。庶幾能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今也至有不知兵法。不習戰鬬。內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得羣下之死志。外不能襲服賊盜。而書尺寸之功。平居趦趄。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首倡奔潰。豈不痛哉。今國內空虛。養衆非得已也。而偷惰宄食。十常三四。爲將帥者。以動搖軍情爲畏。專務姑息。故常敗事。爲今之計。宜無卹紛紛之論。而惟實效是圖。兵不可用者。悉蒐去之。猝有捨擄之變。驅以赴敵。何患不致死。今養兵雖衆。獨不聞暇時以教閱爲事者。而貴遊近戚。大臣權要。拘占役使。動以百數。軍政一壞。緩急之際。何可復理。戰而不捷。彼之肉其足食乎。臣願修此十事。以承天意。惟陛下圖神。天下幸甚。

甲午。御筆起居舍人汪洋面奏不急之務。可降一官。初詔羣臣條闕失。而洋面奏請官五代九國子孫。上

謂立法太峻，於人情有未順，恐天下之人，謂陛下爲利而不恤。乞轉由海道之鹽，俟到州縣日爲始。寄頓邸肆之鹽，俟鹽主到日爲始。自是之後，雖有未足者，許賣鹽於稅務，而寬其期，詔各展十日。如雖有未足，聽商人於官司賣鹽，收息三分。　武翼大夫江東安撫大使司水軍統制耿進以所部屯建康，當受宣撫使韓世忠節制。進聞世忠來，謂其徒曰：若分揀此軍，當相從下海還鄉耳。準備使喚李明詣世忠，告進結謀順舊，世忠命水軍統制張崇代將其軍，執進鬼車，聞是日，有詔械進赴行在。已而權主管都督府公事傅崧卿奏進自言無反謀，乃下大理。更以其衆隸都督府統制官姚端。以進軍隸姚端，在三年正月辛酉。今並書之，進三年二月甲午行遣。

丙午，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都督府事權知建康府傅崧卿降二官，落職提舉洪州玉隆觀。左奉議郎御史臺主簿充湖南宣諭施鉅降一官，放罷。初，朝廷以軍興糧乏，出官告度牒以糴於民，而有司定直太高，無願受者。會崧卿出使，奏崇德、嘉興二縣，能損度牒之直，與私價略相當，提點浙西刑獄公事施坰保明如所奏。既而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言二縣有未糴者，上以詰崧卿。崧卿言前所奏事，蓋以二縣暗增米直，使興度牒官價略相當，故民不以爲病，非謂其及額也。上又遣監察御史李鶴案問，鶴還言二縣未嘗損直。上以崧卿爲欺，乃有是命。鉅先知嘉興縣，坐不自言故絀，而坰以觀望亦降兩官。責啟遠州市征。崧卿初奏在今年正月癸丑，鶴問崧卿在七月辛巳，命鶴體究在十月庚辰，今并書之，(中興聖政臣固正等)曰：衝命而使，如衝之平，而無私焉，而乃奏報不實，公肆謾慢，失職之誅，固可逭乎。太上皇帝猶運卿斷，鶴段職秩，則居是職者，誰不戒焉。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權監察御史，充湖南宣諭，代施鉅也。　罷三省吏行遣文書稿，假明年四月望昭慈神御，禮房吏以下百二十有二人，增給食錢萬餘緡。五次犒設，銀絹二千四百餘匹兩。議者復以爲言，乃止。

丁未，以孟冬薦饗太廟於溫州，是日也，先給祭，祠部員外郎神主，神御提點向宗厚言：祭不欲數，乞用故事權罷時享。禮官援政和五禮新儀不從，於是給祭、孟饗、薦新、朔祭，兼行於一月之間，非故事也。是日，盜張成入醴陵縣，右從事郎知縣事程愿率士兵射士擊之，巡尉曹修、郭建皆爲所殺，愿中刃不死，賊亦去。後贈修、建各兩官，錄其子。久之，愿自愬其事，於是亦進二資。

戊申，端明殿學士新知平江府事趙鼎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許過闕。　詔減落籍本關子價直之人，賞錢五百千。許入告。庭元固敏中明。

己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酤賣者取旨論罪。先是李綱爲湖廣宣撫使，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榷酤，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舍此何出。朱勝非曰：榷酤自漢孝武時，因兵興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

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捕湖寇楊太。時太據洞庭，有衆數萬，太主誅殺，其黨黃誠

主謀黃誠之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之徒，大造車船及海鰍船，多至數百，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每舟載兵千餘人，又設拍竿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遇官軍船近，即倒拍竿擊碎之，官軍以此輒敗。大率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鰍如陸戰之輕兵，又倫、欽雖各有寨，而專倚舟以爲強，誠、衡雖各有舟，而專倚寨以爲固，此其所特也。韓世忠之在湖南也，遣使臣朱寶往招之，太不聽命，至是昌寓以奏，乃命趣捕之。

庚戌，武節大夫果州刺史崔明爲江西兵馬副都監。

辛亥，徽猷閣待制安復鎮撫使陳規陞徽猷閣直學士，詔規俟來春赴行在。　左迪功郎孔端朝、宣聖之後也，上召見，特改左承事郎，蓋以端朝爲祕書省正字。端朝除正字，在十二月。

壬子，都督府統制官王冠盡追所有官，降爲承信郎，赴神武右軍自效。時諸將之起於羣盜者，朝廷盡揀其軍，冠兵皆老弱，又虛張軍數，冒請糧食累年，故有是命。　尚書吏部郎中晏敦復嘗以事忤呂頤浩，言者論敦復治吏而不白其長，又不信朝廷批鑿，而自審於都堂，詔送吏部。

丙辰，權尚書刑部侍郎王次翁爲樞密院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司諫劉棠論其於刑名屢有出入，又嘗舉張汝舟，每懷憤恨也。　尚書金部員外郎呂廷問請令文思院造斗秤升尺出賣，以助經費，私造者抵罪，從之。

是月，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揚，聲言趣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海，而實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壓，毒直擣宋、亳，豫必成擒矣。三，慮賊併力南寇，今敵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可定。上納之。　僞齊劉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爲尚書兵部侍郎，兼權尚書左丞。豫傳云：是月以鄴權右丞，范澄守左丞，(案)僞實錄有什一稅法，蓋割云，斗昌四年五月，權左丞范澄，阜昌四年癸丑乃新興三年，則澄此年未權，傳蓋誤也。　陽穀令李俅言什一稅法利害可采，遷監察御史，俅，僞弟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

【紹興二年】十有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諸將不敢議事。其敗以此。上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特未知。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自頤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共食於朝堂。論者謂諸將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朱勝非閒居錄云。朝廷本欲陞之勢。宰相號令則之。官勳道與禮。不容妄作。故事。每見客無迎送之禮。無燕案之私。建炎以來。車駕巡行。典禮雖不備。然大體尚存。三年渡江至溫。安有苗劉二賊之變。副樞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同爲勤王之舉。案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張筵飲酒。高會。必至夜分。款狎無所不至。如是四十日。率定造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將會集不已。酒酣狂呼。以主明論。喧鬧紛擾。無復禮儀。至呼諸將輩行。以兄事之云。雖暫故事悉廢。議者深惜之。

己未。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移吏部侍郎。仍兼工部。權吏部侍郎章誼移刑部侍郎。仍兼兵部。肖胄兼工部。在丁卯。誼兼兵部。在庚午。

御筆新除尚書比部員外郎蔣璨直祕閣。知台州。璨、之奇從子也。時台州守臣屢以不才罷。會璨召對獻議。諸帥府竄郡皆增置通判一員。而易其名爲長史少尹。論者以爲不可行。詔以璨在臨川有聲。故有是命。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再疏論璨交結梁師成。師成所蓄古今書畫。最爲富有。常託璨於門下。爲辨其眞僞。命遂格。宣和殿所藏。在十一月辛亥。俯初論璨。璨在此月庚午。蓋在辛未。今聯書之。

庚申。執政進呈。朝堂所受詔牒。州郡有未決者。乞付大理。上曰。宰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糊塗爲務。顧呂頤浩曰。卿可諭臨安守臣宋煇。令盡心獄訟。毋致煩紊朝廷。

辛酉。詔自今任講日。令經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篇。至開講日如舊。　右承事郎陳正由試尚書屯田員外郎。以其父瑞任諫官。言京、卞誤國。特錄之也。　詔湖廣縣令闕官處。令提刑司限半月具名申吏部差注。限日之任。自爽亂以來。湖廣縣令皆卑濫。或右職銜之。論者以爲言。故有是旨。　直徽猷閣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以營田有緒。避一官爲左中奉大夫。　是日。盜陳顯破武平縣。

壬戌。尚書駕部員外郎李愿請望祭程頤、公孫杵曰於臨安。從之。

乙丑。詔江湖、閩浙、廣南路州縣官吏曰。朕以中原否隔。狄難歲滋。巡省治兵。久淹江表。惟是六師供億。調度之繁。加以盜賊干戈。誅求之苦。擾吾郡邑。害及生靈。終夜以思。當食而歎。雖詔書寬恤。赦令蠲除。以時而下。尚慮奉行之吏。便文自營。徒掛虛璧。使吾側怛哀矜之意。不能下究。而元元之民。靡獲沾其實惠。朕甚愍之。肆簡忠信之使。分路循行。速諸郡縣。檢察詔令。平反刑獄。觀風問俗。宣布德意。付之以親札之歷。使舉案必書。以稽其殿最。丁寧告戒。躬臨遣之。惟爾在官小大之臣。斯亦知朕志矣。其相率勵。各公乃心。勤乃職。毋荒失朕命。務安吾民。凡使者之所上聞。朕將即其功罪。示以勸懲。隨其脩修。加以誅賞。爾乃狃於習俗。行或不良。時冒吾禁。其洗心易慮。務自悔革。勿蹈大刑。朕言必行。惟明聽之。勿忽。　左承奉郎虞溫爲祕書省校書郎。先是濮與沈長卿、石公揆同召試。上諭輔臣。以長卿策尚懷明附。呂頤浩曰。惟遷答所問長卿乃於題外別敍四事。皆是自外準備。公揆文詞荒略。不可與選。乃詔長卿已爲李綱所辟。令赴任。公揆別與差遣。溫、奕子。奕、徽猷人。工部侍郎。公揆、會稽人也。是編已見。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言。臣病見陛下憂勤廉政。日昃不食。臣嘗深思致治之要。不過擇人。欲無遺才。不若素察。陛下垂意黎庶。不爲不切。而近郡之守。或一歲之間。乃至數易。選擇在廷之臣。按察諸路。猶或失之。至於改命。皆以見在人材寡少故也。若稍修憂省寺監之缺。悉召天下之材。聚之朝廷。詳試以考其能。還觀以究其蘊。緩急任使。豈憂乏人。或謂大農之費不可增。則今州縣添差之官。豈不食於民力。而於此顧惜之乎。自古急於人材之代。必有搜訪之術。今之士大夫。雖更數年夷狄盜賊之禍。而流落堙晦。散在諸路。尚多有之。其不願從仕者少。而困於無津不能自達者多。若使諸郡。每一季或半年。以里居不仕及流寓之人。並列姓名爵里以聞。則披籍一覽。可已盡知矣。詔諸路州軍如所陳開具。尚書省。　度支員外郎胡蒙言。方今時尚艱危。兵未可戢。則理財之政。必以經常所入爲先。若諸路年額上供。常平應干租課。與夫摘山養海之利。三者率集。費用自足。倘用其一而緩其二。至於闕乏。不得已乃橫斂暴取以蠹民。必矣。朝廷比來措置權貨。鹽鈔。公私雖已盡利。然官兵贍給。糴買。犒賞。賜予之類。悉取於此。其諸路歲入財賦。至行在者。貨數甚微。臣愚願詔諸路司官。凡管下租賦利入。拘催趁辦未足額。不許截撥上供。其一路一州一縣。物料錢帛。應輸行在之數。有遠者。限滿委都省劄刷以聞。嚴行懲戒。詔以付諸路漕臣。　初。明州象山、定海、鄞縣、昌海有鹵田三十七頃。民史

超等四百六十餘家刮土淋鹵煎鹽，官未嘗收其課，至是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始拘充停戶，盡榷其鹽，歲爲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萬餘緡。事既行，乃言於上，於是守臣直祕閣陸長民言：此乃失業細民，旋採薪煉土，往來無常，明州自兵火之後，民未復業，今又集舟調夫，水陸防拒，勞苦已甚，豈宜更置鹽場，重其騷擾。都省勘會，提舉官建明，有利無害，令憲司具的確利害申尚書省，毋得少有覬望，既而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言：象山一縣可以置場如然請，然之未榷也。知定海縣蓋文淵嘗以爲言，張守時爲安撫使，言小人不顧朝廷之意，務在苛刻，恐非今日所宜，事遂寢。至是卒推行之。用孫近言置鹽場在三年四月九日，文淵蓋言在今年閏月二十五日，此據會要日錄補之。

是日，僞齊劉豫召武功郎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至汴京，以爲大總管府先鋒將。此以紹興四年五月七日卽大約條卽狀修入。先是金房鎮撫使王彥在金州，威聲顯著，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彥遣屬官高士現率諸將以圖商、虢，至紫蘭與先遇，官軍敗，統制官劉琦戰死，然先以困迫，遂棄商州，彥以統制官邵隆知州事。彥明年二月朝以勦戮蓋先復商州，除罪狀，未知的在何時，不知彥因先爲僞齊召去，遂乘虛以取商州，或先爲彥所因，而濮城侯豫，是皆未可知，林泉野記稱彥忌其統制劉琦，琦先亦因迫乃降，恐誤，先歸正在明年正月，彥已失商州久矣。

丙寅，顯謨閣待制江常爲給事中，詔以常宣和間爲侍御史，言事無所畏避，故用之。後五日，諫官徐俯論其實京附離，貪墨著聞，不可汚論駁之任，命遂寢。　和安大夫榮州防禦使王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填新闕，繼先辭不受。

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谷瑞卒。谷瑞，壽昌人，嘗爲尚書吏部郎中，建炎間，請老，卒年五十三。谷瑞爲郎時，初得任子恩，先官其弟，朝廷許之，因著令。初遇大禮有子者聽蔭補期親。

戊辰，中大夫中書門下省都檢點魏孝純除名，郴州編管。先是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孝純因險悖遊，御筆送大理治罪，孝純具服，冒請俸賜，法寺當追一官，勒停，呂頤浩進呈，特有是命。

己巳，詔太尉韓世忠應得恩數，如兩府例，上謂輔臣曰：世忠有功，宜厚賜，予朕昨遣中使賜帶，笏被坐以寵之矣。　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修飭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璽軍一萬三千，雖不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懼不爲，且向者邵濟援通泰，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鈞，范汝爲據建、劍，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爲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敵之南牧，莫敢攖其鋒者，近歲張俊獲堪於四明，韓世忠捉於鎮江，陳思恭擊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敵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敵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敵騎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天意蓋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蔡斷早定，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漕以入，又於明州聞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皋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轉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士豪爲守，敵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頤浩此疏在今年，不得其本日，據克小麻紮之三月末，蓋恐誤，疑傳寫之誤，思恭去年九月已死矣，今故作民師古，庶不世傳。

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祖宗朝，應批降御筆，並作聖旨行下，自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遠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綫駁論列，當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人但見宣和御筆，謂不當然，不知祖宗御筆不少，王質淵在仁宗朝，嘗編類成書，以爲後法，乞依故事施行，上從之。　右宣教郎韓亮特進秩三等，以參知政事孟庾言，亮從其父勛除賊寇，備見勤勞故也。　禮部尚書洪擬言：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能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以刑名而能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官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案之，則相疑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官以不案吏爲得計，宜其所在奸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勒停，官衙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案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庶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爲奸，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上然之。其後刑部言：吏犯贓私罪已有正法，擬所請難行，事遂止。刑部謂下在明年正月癸亥。　戶部尚書黃叔敖請倣在京法，應見緡出陌安諸門者，五千以上收其稅，庶不自言，半沒官，半給告者，後二日，詔見緡出門毋得過十千，其收稅勿行。

辛未，廣東經略使汪伯彥始受命，時虔寇謝寶以衆數千攻博羅縣，伯彥遣官兵募土豪與戰，各有勝負，寶乞就招，士民言遠人不諳戰守，願從賊請，以安人情，伯彥以便宜授寶承信郎，賊遂散。黎東小麻云：謂伯彥知廣州，未拜，會資數萬從廣東，圍城邑，邵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出領帥事，既而賊亦遁去，此蓋汪藻撰伯彥墓碑之詞，非其實也，今以伯彥自奏招安事修入狀在日，屬明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興聖政〕上曰：朕嘗思創業中興事，殊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須願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隳者欲舉，然大不容易，此實難，朕不敢不勉。〔臣按正等〕曰：創業中興，皆未可以難易分也，蓋創平信叛，混一區宇，與夫救溺扶危，重光基緒，自非明聖之主，負大有爲之志，安能辦是功業哉，太上皇帝固論創業之難，而深念中興之不易，但欲勉強而力行，故能撥亂反正，中興表裏三紀之間，方內晏然，蓋大有爲之志，已先定於淵聖之初矣。

壬申，上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於四方者，將來朕撫師江上，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興，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

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如朝廷細事，姑付有司，卿等當熟講利害。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朕與卿等固有定議，昨日批出，可更召侍從。日輪至都堂，給札條對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呂頤浩等曰：謹奉聖訓。　吏部侍郎韓肖胄言：今日之勢，終當用兵。如晁錯之論七國，以爲削亦反，不削亦反。金人猶是也。繼因場對，面奏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遣兵將渡行進討。聲言翠華再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斧斷，克成大勳。時頤浩亦召世忠至都堂，諭以焚毀劉豫犯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禮部尚書洪擬獨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定。如唐肅宗之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內也。又邇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復，淮甸鹽荚未盡通，平日廩給尚艱，緩急將何以濟。又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皆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也。擬歸語家人曰：吾知迎合可取高位，然豈以一身之故誤國事耶。（中興聖政臣謹）正等曰：兵凶器也，有時而致吉，戰危事也，有時而致安。爭逆德也，有時而致順。少陳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夏、宣王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周，光武非兵不能以中興於漢，肅宗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唐。國家艱難之初，敵騎猖獗，直欲長驅東南，非太上皇帝親總六師，指授諸將，挫其銳鋒，而奪敵帥之氣，敵首爲前日之和議，暨金兵滿盤，擁百萬之師，壓我淮上，非諸將角勝戰之勝，太上決規征之策，致彼凶徒，自相殘戮，聖上繼承，總興師討敵，首爲今日之和議，太上皇帝詔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斯誠不易之論。

祕閣修撰知臨安府宋煇言：本府酒稅課利，乞依揚州例，權免分撥諸司，應副本府支使，俟移蹕日如舊從之。　詔吉州權貨務見賣廣南鹽鈔，並增貼納錢，如淮、浙例。

癸酉，尚書右司員外郎曾統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唐煇守左司諫。　尚書戶部郎中王衍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甲戌，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守太常少卿。　右司諫劉棠充集英殿修撰，知台州。　江浙荊湖廣南福建都轉運使張公濟言：諸路州軍財賦出入，並許取索點檢，如上供錢不足，乞以轉運司移用錢依條限補解。如漕司別作名目支用者，許行案劾。從之。　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輸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均定如對帶矣。　命潭、鼎、荊、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聞曹成將自邵入衡，以趨江西，而韓世忠所用提舉官董旣親兵才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卽住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衆。成至衡，綱召與語，俾率其餘衆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掠衡山，泊吳集市，綱置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援賊，而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聞，詔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此建據綱行狀，不得其日，案史綱以十一月癸酉奏，步驗解甲公參，故見附此。）綱尋入潭州，械右朝奉郎知醴陵縣張觀、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贓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須爲言。乃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進統制官郝晸降潰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王俊於邵陽，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爲盜者悉平。惟湖寇

楊太據洞庭，文彬指斥言詞不遜，綱命統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襄陽、益、楊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網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於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荊南鎮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

乙亥，賜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統進士出身。時統以故事任子不除臺職，又與諫官徐俯連姻，爲言。詔統元祐石刻名臣之子，特賜進士出身，統乃受命。　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募民，如陝西弓箭手法。　故正議大夫唐恪贈觀文殿學士，以其子璪言，恪在圍城中，不獲伸迎奉二聖之謀，乃飲藥而死故也。中書舍人胡松年奏恪輔政無狀，陛下謂其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願詔有司詳考實狀，命遂寢。（王明清揮麈錄，誤以松年所奏爲論，澈已辨之，見建炎元年二月癸未注。）

丙子，尚書考功員外朱異兼權監察御史，充浙西宣諭代曾統行。異，桐廬人也。　右承務郎任申先守尚書考功員外郎。

戊寅，國盜范忠掠龍泉縣，忠、范汝爲餘黨也。與其徒千餘爲盜，犯建州之松溪。尉吳某及寶文閣待制知泉州陳戩之妻皆爲所殺，至是去而之處州。

己卯，起居舍人方闡充右文殿修撰，知衢州。從所請也。於是修注官全闕，乃命太常少卿黃龜年、祕書少監洪炎兼權。右諫議大夫徐俯奏監察御史李鴻素無行檢，詔鴻主管台州崇道觀。　右通直郎新通判溫州陳桷直祕閣，桷、機弟也，爲韓世忠官屬，用世忠請而命之。中書舍人胡松年言中祕圖書之府，祖宗以來，非儒學名流，不在此選。桷雖久在軍中，宜力，恐於職名非所當得。乞於等第推賞外，更與量行轉官。從之。　是日，宣諭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覆、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掛牆壁，皆爲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奸贓之吏，必須案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厤，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乃詔異改浙東、福建，蒙浙西，大中江東、西，徽言湖南，而覆使廣東、西如故。其分鎮地分，令鎮撫使選清廉彊明官，偏歷所部，徽言請州縣已蠲租賦文簿，建炎改元已前者，並行焚毀。又乞所至州縣，吏無大過，而職事不辦者，如漢辭宣守馮翊故事，聽臣兩易其任，不理道闕。翌日，上諭大臣曰：近臨遣五使，而諭丁寧，非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實惠及民，可依所奏焚毀，示民不疑。如有合對移官，具事因申省取旨。初，五使將行，上命各賜內帑帛二百。大中等辭，上謂大臣曰：朕欲出使無擾，一切不受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耶。

辛巳，上謂輔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對，朕戒諭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浩曰：惟明克允，用刑所先也。

壬午，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厤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稿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敢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厤。

條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苟曠三十年之久無一字之傳。何以示來世。望許臣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采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雖有存者。蠹蝕於經筵面奏。乞命史官纂述三朝日歷。會朝廷多事。未克行。比出守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全。藁因以爲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乃成。小歷。紹興元年九月初。翰林院

舉士注籍。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歷。此國家大事。顧遽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謂所付上日。無以易藁矣。至是除藁知湖州。詔領日歷如故。案克所書止據他雜錄。與日歷不同。雖後來亦難昨於經筵面奏。未見施行。則知藁在翰林未嘗得旨也。今不取。

詔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每度牒一爲錢百二十千。以價三副之直。是日。皇兄左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因朝參失其長女。詔立賞告捕。

癸未。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言。被旨令本州修城池。案圖記。福州城築於晉太康三年。僞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今爲民田已久。閩土砂礫。用石砌甃。約費錢七十萬緡。米六萬斛。今公私困敝。請俟他年。先是右司員外郎張宗臣乞令泉、福州築城以備寇。守以爲難。事遂止。宗臣建此議時爲大理少卿。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敏薨。敏祝朝二日。贈觀文殿學士。敏弟儒林郎敦宣和末。棄官爲僧。至是敏祖母韓氏冒於朝。乃復令出仕。敏出仕在同年六月乙亥。今併書之。時流民有至行在者。知臨安府宋煇請常平米賑給。從之。

是月。虔賊陳顯等犯梅州。圍其城。守城右承務郎劉安雅命取人芻草。研取其汁。投之酒醋。散於民居。賊遣人齎牒索金銀鞍馬。安雅遣碟之。盜入民居縱飲。死者以百數。餘多昏迷不省。賊疑懼遁去。圍遂解。安雅四年六月丙戌誅三年磨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一

【紹興二年】十有二月丁亥朔。詔閤門范忠綱發令神武前軍左部統領中世景、御前忠銳第六將軍德忠以所部二千速捕之。毋致滋長。如不即撲滅。其帥守監司及應干捕盜官並重賞典憲。既而處州復告急。乃命忠銳第一將張守忠以精兵二千會之。權聽守臣宋伯友節制。賊遂平。世景以勞。自武功大夫加榮州刺史。忠初見十一月戊寅。世景除遙刻。在明年正月甲戌。

初。婦人易氏爲亂兵所掠。後在劉超軍中。久之。從商人張德易。嘗見同掠內人。頗能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帝姬。宗室成忠郎士倫送之至荊南。時朝請郎苟敦夫通判府事。鎮撫使解潛以敦夫女嘗在宮掖。俾驗視之。苟氏以爲然。潛遂遣官部送至行在。過衢州。其從者怙貴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守臣汪思溫曰。是亦一徐王也。上命崇國夫人王氏等驗認。果詐。遂與赴大理。易呼曰。我與主上親同氣。何無手足情耶。至是大理奏獄成。詔易杖死。德黥隸瓊州。士倫、敦夫並除名。敦夫漳州。苟氏千里外編管。臣謹案榮德帝姬。道君皇帝長女。在東都陷金時。被擄。靖康陷金皇族數云。歿於燕京。公主嫁錫康國王已死。見在天會皇后後位居住。是明易之妄也。今併附此。

貴州布衣吳仲上書曰。臣竊觀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間不通。敵國之陵不已。土地之封日削。國用之富不饒。盜賊之鋒未戢。此五者其故何哉。臣竊謂今兩國之難未解。鼎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僞齊之盜乎。此道使之無益明矣。陛下忍小恥太過。示小敵太怯。視疆場太輕。任藩屏太易。寄託非人。而士

地之產多曠，姑息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此五者雖國家之急務，然猶未足爲陛下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戾，臣曉夕爲之寒心。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爲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復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然尚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說者必曰：朝廷賴僞齊以爲藩籬，以捍金人。臣竊爲不然。外敵之患，患在手足；中國之患，患在腹心。不識僞齊今不爲盜乎，能保其子不爲盜乎，能保其孫不爲盜乎，不識僞齊俟金人既定之後，去僭僞之大號，還土地之故疆乎，爲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伐君，則武王爲何而并天下。若曰國可並立，則隋高何爲而滅叔寶，縱使劉豫止欲割據，豈不爲奸雄開基，又況自古南北雄雄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南并北者也。臣竊聞立國之所以重者三，太學本籍絡天下之英雄，今悉能去，而劉豫乃爲學校以延多士；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人，邇來如劉光世軍中，一月之糧，或闕其半，各懷去心，而豫大張形勢，廣示富饒，省刑薄斂，彼思鄉之人，聞此豈不動心；南北往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物貨，關市無征，阜通無禁，朝廷事無巨細，往往皆前期而知，此無佗，從商賈之便者然也。誘陛下之英賢，則謀謨可得而策；誘陛下之士卒，則戰鬬可得而用；誘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孤危。臣又聞金人重兵悉趨陝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僞齊有實無聲，若即伐之，如摧枯拉朽，何不亟平之，非特爲子孫患。臣恐爲陛下憂也。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況吳、越之地，形勢尤薄，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暫駐鑾輿，無久居於海隅也。臣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臣竊憂之，願陛下簡治甲兵，躬行天討，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蜀，必復立僭僞，割據城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因循苟安，恐成大禍。願陛下以歸命侯、長城公之言爲戒也。臣又見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臣爲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非心不改，謀逆猶存，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文臣爲之，則不知兵者有焉，武臣爲之，則貪污寡謀者有焉，設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衛，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爲陛下計，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同姓之親者主之，且耕且戰，足爲屏翰。金枝玉葉，布在四方，足以伐敵國之謀，絕亂臣之望。臣前言願陛下伐齊者，策之次也，舍此二者，復有祕策，當俟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鄙食其與唐儉爲死間事，與今日頗相契合，陛下以臣言可采，臣願爲食其、唐儉，出使僞齊，謀說將定，陛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遭鼎鑊之烹，猶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怒臣狂愚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間，臣亦死；陛下不聽臣言，他日或如王蠋自經於木枝，臣亦死。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願爲聖宋之鬼，不忍爲異國羈旅之民也。仲嘗凡六千餘言，其大旨如此。疏入，詔赴都堂審察，遂以仲爲將仕郎。（仲補官在十二月乙卯。）

戊子，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辛炳爲侍御史，趣赴闕。

己丑，百姓張本杖脊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坐念詩譏諷，及談說本朝國事爲戲也。

庚寅，廣東經略司言：海賊柳聰已受招，詔補承信郎，充經略司海上捉捕盜賊。聰爲盜久，有舟數十，徒黨數百人，往來廣、福、雷、瓊、欽、高、南恩諸州境上，至是愈熾。帥臣汪伯彥言已遣官說諭歸業，故有是命。尋又遣官其徒七人。然聽居海中出沒如故，久之乃定。（明年四月己酉，其徒七人並補官。四年二月戊戌，廣東經略使李陵申自汪觀文招諭柳聰了當，且令錄諭狀，今并附見。）

辛卯，尚書祠部員外郎鄭作肅爲監察御史。直徽猷閣淮西巡撫使郭偉權知廬壽泰鎮撫司公事，偉將至廬州，上奏言：權鎮撫使王亨嘗受僞命，欲閉門拒之，上命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將兵與偉會，而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以忠銳二千潛舟由巢湖以入，遂執亨，奏至，乃有是命。左從事郎王之道特改左宣議郎，以和州鎮撫使趙鞏言其保全須濡之功也。（之道初見紹興三年十月。）左朝散郎新知江陰軍趙詳之言：陛下甄別廉汚，以示天下，然州縣之吏，猶聞抵冒，以干典憲。今犯贓之人，搢紳所不齒，赦令所不宥，計贓綱絹不滿十五匹絞，其法禁非不重，告戒非不明也。然未聞立按察官之法。臣乞爲法制著於令，申諸監司按察官，計部內州縣之數，視舉官法，於部內有犯入己贓不因按發，因事覺察，每一人降一官，或展磨勘三人加等，至於貪贓狼籍，所犯數多，取旨竄黜，將見持節按察之官，仰承風旨，加意督責，必不容貪汚之吏，叨在部屬，而廉慎之風，駸可致矣。事下刑部詳之，又奏乞令經筵官兼講諸史，上諭大臣曰：朕觀六經皆論王道，史書多雜霸，又載一時捭闔辯士曲說，遂不行。

癸巳，禮部尚書洪擬請依元祐法兼用詞賦經義取士，已而御史曾統以爲未須兼經，可止用詞賦，上曰：古今治亂，多在史書，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呂頤浩言，均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嘗見太祖皇帝與趙普論事書數百道，其一有云：朕與卿平禍亂以取天下，所刱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上曰：唐末五季藩鎮之亂，皆能消於談笑間，如國初十節度，非皆謀亦孰能制，輔佐太祖，可謂社稷功臣矣。

甲午，御筆中嚴鈐金之禁。上因覽韓琦家傳，論成里多佞鈐金事，且聞都人以爲服飾者甚衆，故禁之。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罷。初，綱爲宣撫使，請擇人攝所部守貳，理爲資考，朝廷從之，又乞所差權官到任，其吏部先差下人，雖到更不放上，內有材能之人，別行辟置，劉渠爲右司諫，言此乃藩鎮跋扈之漸，若久任之，將使軍民獨知有綱，不知有陛下，知有宣司，不知有朝廷，非國之利，非綱之福，疏入，不報。渠又言綱靖康中力主邢倞結伊都之議，又令姚平仲夜劫敵柵，遷迫之禍，皆自綱發之，不報。渠又言綱與吳敏輕上皇，欺漏聖謂，宣和傳授，出於己意，寄居福州，招納賄賂，移文江西，增益制書。（事見七月庚午。）方命矯制，不恤國事，章四上，右諫議大夫徐俯亦奏劾綱。至是檢會渠奏，以綱提舉西京崇福宮，命吏部尚書沈與求爲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詔綱俟與求至，乃罷。綱嘗言荊、湖之地，自昔號爲

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荊、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紹興稱祖法文任執政日。而奏李綱與臣同宮福州。招納賂遺。受統制官辛企宗米三百石。陛下嘗論汝文長綱黨。終不肯遣。本末詳考。　言者論遠州歲支鹽二十萬袋。近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市私鹽。做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今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有害鈔法。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自祖宗以來。他司不敢侵紊。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侵紊。非獨妨客販。卽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詣仲福與德之罪。後有犯者。捕送臺獄。重行貶竄。　夜。行在臨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臺及公私室廬甚衆。乙未旦。乃滅。賜神武中右軍忠銳第五將馬步軍修內司救火卒三千人錢各一千。令戶部出米二千斛。賜民之不能自存者。

丙申。呂頤浩等上疏待罪。上曰。朕一夜宮中恐懼。不寐而栗。應合寬恤賑濟等事。卿等可速條具施行。乃降親札曰。惟天降災。彥朕失德。當與卿等共思所以謝天譴。其勿有請。時吏部案牘悉爲火所焚。乃詔應陳乞遷官任子者。但有官私印押文字一件可以照驗。卽許召保陳乞。用侍郎權尚書席益請也。益遷路。在此月辛丑。

太常博士趙鼎言。國家以宋建號。用火紀德。今駐蹕以來。未舉大火之祭。望詔有司舉行。從之。　詔省浙東沿海制置司。時言者以爲浙西沿海制置使仇悆置司許浦鎮。別無措置。但責巡尉分地而守。州縣官皆可任此事。然控捉山東海道。尚爲不可廢者。呂源在浙東。尤爲端謹。乃詔源俟來春給龍。其海州令明州守臣兼領。尋命悆移司定海縣。并浙東領之。此月丁未降旨。

了酉。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上面諭俯。有合奏稟事。不拘早晚及假。並許入。俯嘗勸上熟讀漢光武紀。上嘗以賜之曰。卿近進言。使朕熟習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徧之爲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畫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之言耳。

戊戌。詔臨安民居皆改造蘆屋。毋得以茅覆蓋。行宮皇城周回各徑直圍空三丈。毋得居。　左宣教郎洪興祖爲祕書省正字。興祖、擬兄子也。嘗爲太常博士。以內艱去。及是興左承事郎孔端朝、左文林郎張炳、左從事郎周林四人俱召試。上覽策。謂大臣曰。興祖所論蘊直。切中時病。當爲第一。遂與端朝並除正字。而炳、林令吏部與諸州舉官。　祕閣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衛仲達卒。　是日。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孟庾、太尉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強盜。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賈通行焉。

己亥。淮西巡撫使郭偉龍集英殿修撰。知江州。胡舜陟復徽猷閣待制。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兼知廬州。朝論以偉擅執王亨。懼其生事。故命舜陟守之。仍令御前忠銳第一將翟增暫權廬州。舜陟明年三月到官。　右朝請郎知徽州孫佑直祕閣。知江州。兼沿海安撫使。佑、北海人也。　龍圖閣學士新知潭州沈與求力辭湖南之

命。且言不習軍旅。必致敗事。乃以與求知常州。時龍圖閣直學士折彥質在廣西。卽以彥質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令李綱俟彥質至乃能。與求稱疾不已。遂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辭謝。熊克小歷十一月己巳沈與求除知潭州。與求乞祠。故提舉太平觀。(案)此時李綱未能克臺諫也。　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言。今兵勢稍振。然所試亦不過鋤平寇盜。卒餓烏合之衆而已。若不簡練。恐未能以臨大敵。望用古今上中下駟之法。立爲三等。壯勇武藝精熟者爲上。壯勇可教藝者爲中。僅能披戴者爲下。賜賚請給。各視其等。如此則上兵得選。不混於不能之間。中兵欣羨。亦復勸於訓習。下兵執役。不增招其額。非獨省費。亦激勸之道。詔神武諸軍相度。後不果行。　詔八路轉運司除攝官及應辟人外。其闕並權歸吏部。候邊事寧息取旨。以本部言員多闕少故也。

庚子。祕閣修撰知臨安府宋煇。能以殿中侍御史曾統再疏論其救火無術。罪戾至多。又受入內東頭供奉官符輔之請求。縱釋私酤故也。仍以輔之送大理寺。先是宗子不同寓居餘杭縣。煇遣兵掩捕。得其私醞。旋又釋之。及究治。煇自言與輔之不相識。蓋右修職郎新鹽官縣令刁難與不同親厚。以書囑簽書軍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李勤責出之。於是追輔之二官。降勤二官。雖一官。並衝替。仍劄煇照會。輔之三年正月乙亥行遣。

詔斬江西兵馬副鈐轄張中彥於潭州。用帥臣李綱奏也。中彥事已見十月壬寅。

辛丑。給事中賈安宅試尚書工部侍郎。中書舍人胡松年試給事中。太常少卿黃龜年爲起居舍人。　故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知陝州李彥仙贈彰武軍節度使。故起復靜難軍承宣使知慶陽府楊可久贈感德軍節度使。張浚言可卦詐降以誤敵事。竟卒爲所害。故錄之。吳公遇撫彥仙傳。乃稱彥仙仕至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與宣撫司奏狀不同。今從奏狀。　詔諸路制勘公事徒罪以下。並令宣諭官酌情斷遣以聞。四川分鎮路分。令宣撫鎮撫司遣官結絕。以權刑部侍郎章誼言。諸路制獄二百餘。遠者數年不決。于繫日久。故有是命。　明州奏高麗國遣知樞密院事洪鄰敍等六十五人來貢。詔起居舍人黃龜年接伴。而吏部侍郎席益館之。高麗人卒不至。熊克小歷於十二月甲辰書高麗遣人入貢。蓋誤。高麗人實未嘗至也。

壬寅。左承議郎張致遠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卽成州置院類試陝西發解進士。得周漢等十三人。浚承制賜漢進士出身。餘同出身。癸卯。以聞。詔令尚書省給黃牒。趙甡之遺史姚岳、京兆人。避地入蜀。張浚欲取陝右士夫心。紹興初解試。令陝右流寓進士虛作合格。類省試亦如此。惟雜犯黜落一二人而已。岳爲榜首。由是陝右流寓進士三十餘人皆過省。來宣撫司所奏。岳乃第十一人。非稍黃甡之恐誤。蓋所云流寓進士虛作合格。理容有之。今附見此。更求他書參考。

右朝散郎李元瀹充御史臺檢法官。用殿中御史台統奏也。時臺中全闕長貳。上特命統辟之。

甲辰。詔張浚能宣撫處置使。依舊知樞密院事。徽猷閣直學士知夔州盧法原爲龍圖閣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王似同治事。先二日。命樞部員外郎李愿往川陝撫諭。因使持詔召浚還朝。且令浚與參贊

公事劉子羽、主管機宜文字馮康國俱還。仍以親兵千人護送。時法原舉祠居蜀淡承制以法原代韓迪，曹於朝。閏四日遂有是命。蓋詔淡於國有功，久勞於外。令學士院降詔召赴樞庭。仍命學士撰賜書十通，付宣撫副使王似、書填賜諸叛將。書略曰：昨宣司參議劉子羽，弄權用事，不通人情。今已召張浚還朝，更命王似，無復嫌隙。其早自歸，浚開，乞祠，不許。賜叛將詔附，馬氏編年有之，作書遣撫也。降詔召張浚，在丁未，今學士撰賜書在戊申，今并書之。　詔李綱未能宣撫使以前，刷下二廣錢物。令湖南安撫司取撥應副支用。先是綱遣官劃刷廣西常平一司帑藏，得錢七十八萬餘緡，米十七萬餘斛，金銀八千餘兩。朝廷以湖南殘破之後，虛乏軍儲，故令取撥焉。日曆有此指揮，今以明年三月四日都省勘會指揮增入，其所刷錢數，以明年十二月轉運提刑司具到數附見。　尚書省言：諸路寺觀常住田多荒閑，詔僧道能措置種蒔及稅租無拖欠者，並差撥住持。是日，上謂大臣曰：近引對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遷謫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養，燕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往登科後再須督學，所以人才大壞，不適時用。乙巳，呂頤浩言：近遣郎官孫逸督上供米於江西，聞已起三綱，則三十萬之數可集矣。上曰：所補不細。江西漕臣必待遣官趣之，則失職爲可責。朕面諭都轉運使張公濟，俾先理常賦，若常賦不入，反務橫斂，非朕恤民之意也。觀文殿學士知廣州汪伯彥能，右諫議大夫徐俯言：伯彥公議不興，衆惡所歸，軍民不悅。付之方面，必致誤事。故伯彥遂罷。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崇福宮朱孝孫卒。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孝孫、淵聖后兄也。靖康中自節鉞換授。

己酉，尚書吏部郎中周隨亨充川陝撫諭官，與李愿偕行，各進一官，賜白金五百兩。仍命隨亨宣押王似、盧法原赴撫司治事。

庚戌，孟庾自建康來朝。　樞密院計議官李誼與遠小監當，坐漏泄朝廷機事故也。先是誼奉詔往青龍鎮，未還，有旨召從官至都堂集議，會常州進士李觀國上書及其事，輔臣召問，謂從誼得之，故有是命。此以紹興五年三月一日臣僚上言修入，奏狀誼以十月二十五日遣往青龍鎮，十一月十一日，侍從集議，十八日誼方回，疑同時觀國已上書矣，集議事日屬金不載，不知所謂云何，當求他書參考。　詔福建轉運司移福州，提刑司移建州，以言者論浙計在以鹽課應副諸郡，福州瀕海之地，置司爲宜故也。時轉運判官徐宇以建州殘破，不欲居，乃以私書遺呂頤浩言其事。頤浩進呈，遂兩易遠潛之地焉。元降指揮，已見七月辛巳（癸）日屬，此日行遣，止作臣僚上言，今以明年十月癸卯，官準增入。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陵知廣州。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名號作亂，朝廷責帥司收捕。陵入境，密誘叛人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月擒之。賜吏請奏功。陵曰：討賊，帥職也，惟補袞承信郎，充鎮寧巡檢而已。

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況今艱難，而諸州往往宛占，以將迎爲急務，教習爲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詔

以付諸路帥司。　右文殿修撰江淮荊浙都督府參謀官盧知原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　泗州得僞齊宿州牒，有犯廟諱御名者，邊吏審於朝。三省奏：若行退回，恐往復稽遲，乃命以黃紙還之。　襄陽鎮撫使李橫收僞齊於楊石店，遂復汝州。先是僞河南尹孟邦雄發永安陵，此線脚克小屏。鎮撫使翟琮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知虢州董震亦與僞將先密謀，以所部應琮。時襄陽粗乏，橫不能軍，乃引兵而北。敵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其猝至，悉潰而去，橫至汝州，城下守將武德大夫彭玘以城降。熊克小屏，臧本橫復汝州在明年三月，疑不知其進兵月日也。日屏載橫捷奏云：十二月二十五日，敗僞齊於楊石店，故繫此日。脚屏又云，橫軍中乏食，朝廷所給，皆州縣庫藏之數（案）此當是明年還軍後事，此時還陽乃分領地，分朝廷未嘗有所給也，今不取。　是日，金人犯商州，初，左副元帥宗維在鞏中，使陝西經略使薩里干裏五路叛兵與僞齊四川招撫使劉夔入寇。辛酉，劉光遠、張浚薩、解在軍中，奏議，萬年帥王喜也，此時爲撰衛大夫成州刺史宣撫使統領兵馬。　時秦鳳路副總管吳璘以兵駐和尚原，敵懼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叛將李彥琪駐秦州，覘仙人關，以要吳玠。別將以遊騎出熙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州入寇，師古與別將遇，敗之。薩里干至商州，斥堠將望風退走，守將鄧隆度不能守，即退屯上津。日屏三年三月十九日宣撫司奏，金人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自長安引兵犯金、商，辛亥，二十五日也，關師古以是月十三日己亥敗金於關，秦今附見此，更不別出。

壬子，尚書左司員外郎張綱請命郡邑月具禁囚存亡之數，結罪申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寡，量行賞罰從之。

癸丑，左朝奉大夫張淳追二官，勒停，永不得與知州差遣。淳守太平州，坐軍變，故有是命。

甲寅，參知政事孟庾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落權字。　言者論淮南多閒田，而耕者尚少，今安復鎮撫使隊規措屯營田，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願倣其制，下之諸路。詔湖北、江東、西、浙西屯田，令帥臣劉洪道、韓世忠、李回、劉光世措置，都督府總治。　詔都轉運使移司常州。

進士汪大圭、張致平伏闕上書論時事，三省言：靖康初，曾因奸臣鼓唱太學諸生伏闕，致京城紛擾，殺害劫掠其衆，理當懲戒。

乙卯，詔：近來未嘗因言責人，惟伏闕事不可不戒，可令臨安府押歸本貫。大圭、徽州人，致平成都人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復龍圖閣直學士，延禧上疏自訟，爲蔡京徒黨王賓、鄧甫所攻，故有是命。

丙辰，盧遠軍節度使酸棗觀使邢煥罷於行在。上將臨其喪，言者以爲駐蹕吳、越以來，持重戒諭，有所不出。至於庸廢恩澤之候，豈足以勸乘輿。況方春不宜臨弔，乃止。加賜銀帛二千四百兩，以其弟閤門宣贊舍人蘊臣添差浙西兵馬鈐轄，令湖州支給葬事。後謚恭簡。煥三年十一月追封。　是日，知鼎州程昌禹令兵馬副總管

杜湛率將士冒雪入沅江縣境，盡焚賊寨，奪舟取糧。（脫克小麻、鼎寇楊玄、來亞數萬，是月，詔鼎澧鎮撫使程昌寓追兵討之。〔案〕此時鼎州已還，劉錫、克所云誤也。）是冬，虔賊謝達犯惠州，圍其城，守臣左朝奉節范濂聞賊且至，募鄉豪入保子城，城外居民悉委以唱賊，達縱其徒焚掠，獨葺蘇軾白鶴故居，冀之而去。濂遂發取賊所殺居民首以效級，州人怨之。（此以洪邁夷堅志及明發勅范綠章疏修入，但邁以爲達陷州城，與來所奏不同，然蘇軾白鶴故居亦在城外，邁不細考耳。）

初，僞齊進士薛筠言：金人執之以陷僞齊，筠至汴京，復以醜言詆豫，欲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同詣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忠，他日受擒，與妻子磔身東市，悔無所及。豫大怒，欲斬之，僞相張孝純救解得免。（此論僞齊，孝純上本朝書增入，不得其年，孝純書在五年之秋，而又云召筠至門下者二年，故參酌附此年末。）

是歲，宗室賜名命官者十有八人。　大理寺言斷大辟三百二十四。　戶部奏兩浙路主戶一百八十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口三百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客戶三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八，口五十三萬三千六；成都府路主戶八十萬八千八百六十一，口二百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客戶三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口九十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二

【紹興三年】，金天眷五年，宋癸丑，金太宗晞天會十一年，僞齊劉豫阜昌四年。　春正月丁巳朔，上在臨安。　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誘奉新戍兵以叛，進犯筠州，統領官趙進殺卻之。宗諒奔潭州。　是日，權河南鎮撫使翟琮及權知虢州董寶以山寨餘衆入潼關，後二日，琮入西京，僞齊留守孟邦雄方醉臥，遂俘其族以歸。（脫克小麻、琮以丁巳朔入西京，據琮奏乃在初三日，今從之。）

己未，命諸路憲臣彙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時論者以爲自罷提舉官以來，諸色田宅所收租課錢物，詭冒失陷，虧損國計，不知其幾。乞委提刑司根括，事下叔敖，叔敖請諸路提刑各給敕彙提舉常平等事，許辟差幹辦官一員，諸州令主管官管幹，故有是命。　詔婺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時宣諭官朱異至婺州，而州人言每歲輸羅兩數太重，異請損其半，戶部因令折錢，自建炎中詔減婺羅爲三萬匹，至是計臣乞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上三章，且遣其屬詣都堂白宰執，仍手疏五不可以聞，乃詔依已減定之數。（王居正、脫克小麻附去年來，而日麻無之，因朱異奏請附見，然戶部所申乃云年額羅二萬匹，又減於建炎已減之數，不知何也。）

庚申，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孫琦特追三官，坐不察官兵冒請錢糧，爲安撫大使劉光世所劾也。（孫琦恐卽是寶應廟兵去爲監者當考。）　大理評事山陰石邦哲言：近僞徐王李勃、僞帝姬阿易之來，遣使迓

之，絡繹於道，有以見陛下之親陸，既察其詐，遂正典刑，又有以見陛下之明斷，臣恐漢光武之誅王郎，雖或者疑其爲成帝之遺體，而猶誅之，蓋惡人之惑衆，而僞者莫辨也。唐代宗之訪母后，嘗曰：寧受百欺，莫得一眞，蓋懼人之避罪，而眞者莫至也。今李勃、阿易之事既已鏤板播告四方，尚恐皇族有自金國脫身南歸，宜令州縣驗實，許以推賞，不得隱匿。應茂本支，詔禮部徧牒諸州如其請。　是日，襄陽鎮撫使李橫破潁順軍降僞齊，知軍事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蘭和。後二日，敗僞齊兵於長葛縣。

辛酉，開封府免舉進士張松壽特補池州文學，以江東西宣撫司選鋒右軍統制董旼言其嘗至辰州招降曹成有勞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徐俯兼侍讀。　詔宰執侍從官自二月朔日依令繫金帶，宜和後，寇難作，掊聚金帶以遺敵約和，有旨，宰執侍從許以花犀帶入朝，二府正透，從官倒透爲別，蓋權宜之制也。至是以高麗貢使將至，乃詔許服帶如舊，仍以左藏庫所有假之。

癸亥，左承直郎大理評事趙公爐爲左奉議郎，公爐轉對，請令諸處鹽場具見逃年租額增虧，申嚴賞罰，故有是命。　虔盜陳顯閩潮州，不能下，是夜拔柵遁去，復還江西，尋命神武前軍左部統領中世景以所部二千自閩中往擊之。

甲子，命尚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用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孟庾請也。時諸軍屯建康者，歲用錢糧五十餘萬，皆戶部財計，故命舜明領之。總領名官自此始。庾又言，應統兵大小將帥並聽節制，自今軍期及錢糧事，並先申督撫，毋得妄有申明。庶幾號令齊一。庾又言，降受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通曉軍務，請以爲參議官，從之。翌日，庾發行在。　右承務郎孟思誠特進一官，思誠、庾子也，爲督府書寫機宜文字，上召對，庾力辭，而有是命。　詔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以所部屯定海縣，聽沿海制置司節制。　尚書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試大理卿。　左朝奉大夫知封州熊大啟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大啟應詔上書言利害，故就用之。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其不材老繆，命遂寢。　是日，李橫復潁昌府。先一日，橫引兵至城下，僞齊京西北路安撫使趙弼固守，橫率將士急攻之，至日城陷，弼巷戰不勝，遂逝去。劉豫聞橫兵至，急遣先鋒將董先使拒敵，先出京城，殺掠數百人，奪騎數百，走翟琮軍。琮以先爲鎮撫司都統制，並先事以五月戊午翟琮所奏修入。

乙丑，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劌謂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職，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爲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蓋聞憲臣，常加檢察，月具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鉤考，當議殿最。（中興聖政位置正等，月，人主有好生惡殺之心，而治獄之吏，以慘酷苦之，所民固有以小罪而陷深文者，猶吾內入於機穽也。太上皇帝中興之功，出於仁恕，盜賊雖流毒於天下，而不能使人心解體而去，蓋不忍人之政，未有以結之也。時方騷擾，既以救吾民於水火，而兵革休息，又恐其陷性命於酷吏之手，聖心亦已勞矣。爲吏者安忍高下

三尺。而備中和之政乎。詔異初寧相秋以大理寺丞知蘇州。太上皇帝曰。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條刻少恩。宜擇常典讞平恕。勿令猶外。劉大中宣諭江西而歸。擬爲諫官。已而曰。大中江西興獄頗多。若說之諫官。恐州郡觀望。遂改除秘書少監。聖慮深遠故如此。

集英殿修撰歐陽懋充江淮荊浙都督府參議官。　西浙轉運副使梁汝嘉言。得劉光世牒。鎮江府所撥贍軍苗米近已兩次應副奉使一行。及韓世忠軍兵往還食用。令別行科撥。三省捌會。鎮江府一郡財賦雖有旨盡取撥助軍。緣止謂酒稅之類。況日收不下數百千。兼本月錢糧既有定數。即未審此錢有用。有無亦厤。已札下提刑司取會。其苗米係上供之數。不合占留。方今行在贍養內外官兵。常恐糧儲不足。若不體認急闕。但巧以名色占破。如此雖竭一路糧斛。亦無由應副足備。乃詔世忠往還所給糧。令漕司償其數。餘不行。如奉行有違。令于官吏並當重行寘責。　左宣教郎趙子偁添差通判湖州。　徽猷閣待制何志同卒。　是日。金人陷金州。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召本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兼本司同都統制王彥、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劉子羽會於興元。約金人若以大兵取蜀。即三帥相爲應援。子羽聞敵至。諭彥俾以強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壓乎小盜。不以子羽言介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關。乃承平時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之路。金聲言取姜子關路入漢陰縣。故彥頗分兵守之。既而薩里干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三千人乘流夜發。過於沙隄。敵舍騎來攻。戰數十合。敵見官軍少。晡時步騎並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敗死。彥曰。敵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即盡焚儲積。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州。彥退趨西鄉。會浚遣幹辦官甄援持手書督彥清野來會。彥遂除西鄉。　劉豫以其臣周光爲京西安撫使。

初。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在江州。軍中糧乏。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分其軍之半萬二千屯於江、筠州、臨江、興國軍。而命飛以餘軍即吉州屯駐。言於朝。丁卯。詔飛即以兵赴行在。

己巳。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席益試工部尚書。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試吏部侍郎。

庚午。詔太宗正司自廣州還行在。以嗣濮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奉濮安懿王神主及諸宗室俱行。　言者謂宣諭五使所至。毋得受理匿名文書。從之。

辛未。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皇城司張益還所寄資。爲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　進士李康仲特補將仕郎。康仲之母黃庭堅女也。始上詔庭堅子相赴行在。至荊渚而死。黃氏請以其夫已命未調之官錄康仲。上特許之。仍詔餘人毋得援例。朱勝非閒居錄。黃庭堅豫章人。善詩律書法。蘇軾薦入館。仍兼史院。又薦修起居注。而蘇轍方秉政。以爲庭堅無行。不可。建中靖國中。除吏部郎官。亦不及赴。紹興初。今上偶喜其字畫。呂相頤浩因薦張族弟叔敫。得登東閣。終於版曹。其甥洪炎以廢疾久廢。亦降詔命至不能對。除中書舍人。行詞罷權改授待制。有徐俯者。亦黃甥也。嘗任書郎。附內臣綰驟。入拜大諫。又拜內相。又拜簽書樞密院事。黃氏親族以至外姻。咸遷官職。白身命官。殆無遺餘。書云以庭堅之故也。　賜劉光世兩鎮節度使印及別賜專國軍旌節。自是以爲例。　尚書工部員外郎袁正功獻渾儀木式。是月壬戌進呈。　太史局令丁師仁等請折半製造。許之。初。京東渾儀凡四座。至道儀在刻漏所。皇祐

儀在翰林天文院。熙寧儀在太史局。元祐儀在合臺。每座約重二萬斤。此據太史局所申云爾。沈括筆談。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歷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爲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渾儀。送朝物法物庫以備講求。括所記與此差不同。今附見。　城破。皆爲金所索。揚州之陷也。呂頤浩收得渾儀法物二事。獻諸朝。金索渾儀據欽宗實錄云耳。而呂頤浩又奏渾儀法物二事。豈金但取其一乎。當考。　至是折半。計用銅八千斤有奇。既而卒不就。三年十一月甲戌可參考。　詔私販茶鹽再過大禮赦亦不合原免。先是浙西提舉官夏之文言。茶鹽係一司專法。慮不應引用海行條。大理卿張宗臣、權刑部侍郎章誼皆言委得允當。於是行下。事見去年九月戊辰。　修武郎都督府親兵前軍統領李通既受招。數月不解甲。至是督府命通以所部屯和州。行至廬江之王家市。通爲徒中王全所併。其下劉德率衆圍舒州。都督府申通以正月十五日被殺。故附於此。　是日。雨雹而雷。

壬申。詔左文林郎方慤許參選。慤、桐廬人。深明禮學。政和中。嘗獻所著禮記解義。遂賜上舍出身。至是法當討論。權吏部尚書席益等言。慤所進解義今行於世。與進賦頌直赴殿試者不同。故有是命。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閼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酺。此即趙鼎所請。或可移附去年。　三省奏淮東久闕帥臣。乞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湯東野知揚州。充淮東安撫使。右承務郎錢雛濬管任高郵縣丞。熟知本路利害。特遷一官通判揚州。仍命神武右軍撥湯東野兵千人以行。賜米六千斛。黃金二百兩。白金三千兩。爲養兵之用。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知揚州史康民改充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以所部屯鎮江。先是劉光世不肯渡江。朝廷以寇賊既平。而民未歸業。田時不耕者衆。故復用文臣。

乙亥。武功大夫榮州防禦使襄陽府郢州鎮撫使李横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新除鄧隨州鎮撫使李道依舊知隨州。先是朝廷遣成忠郎邱坦持告賜二人。而道畏横之強。終不拜。左承議郎通判襄陽府趙去疾等因言。四州人馬不可分隸。且勢分力弱。恐誤事機。故有是命。熊克小曆於去年冬末書翟興除使及李横授鎮鄧等州偏撫使。皆無本月日。且差誤殊甚。今不取。

丁丑。中書後省言。百官定謚。乞惟特恩賜謚者命詞給告。餘如故事出敕。從之。　吏部員外郎王庭秀面對。言吏部四選。自渡江以來。案牘散失。品官到部。無所考驗。止憑保官審實。不容無弊。竊見朝廷遣使宣諭諸道。欲乞令立式下所屬州縣。取責管下見任及宮觀、寄居、待闕、丁憂、停替、責降、安置、編管官。除曾任侍從外。每員具夾細腳色。家將五人爲保。結除名之罪。知通考驗詣實。籍爲三本。一留州。一留轉運司。一候使人回日送部。其在軍下。令主將保明注籍。一留軍中。一納樞密院。一送部。三省百司有官及入品吏人。令御史臺取責編類。一留所屬。一留本臺。一納部。仍令吏部榜諭。品官將來到部。辭說於某年某處注

繇訖本部據籍點磨無錯誤即與判成堂除舉辟亦從本部參照會實係籍方許放行差遣庶幾銓曹案文數實吏胥不能爲姦而僞冒之徒無所容迹詔本部勘當後不行。　武功大夫康州團練使京東山寨統領范溫自青龍鎮以所部赴行在上召對賜金帶衣甲遂以溫爲御前忠鋭第四將。溫除忠鋭將在此月之西。

戊寅。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請以所選水軍五百人隸管第六將許之。時中軍纔五千人也。

己卯。詔太史局依舊預降諸路轉運司歷日其賫到淨利錢赴權貨物。　尚書工部侍郎賈安宅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右司諫唐煇奏安宅在靖康末嘗欲從莫儔儔敗乃乞休致仕明受之際。葉夢得率湖州寄居官僧往勸王安宅持不可。事見建炎二年三月。安宅家居與富人張子探交結爲之占田。詔安宅勒住朝參。令分析。安宅自辯甚悉。而理終屈。呂頤浩庇之。令御史蔡定奪。且命毋得挾情觀望誣人功罪。御史曾統等言安宅不曾與夢得偕行。且交結子探有實故有是命。煇言不已。乃降安宅爲集英殿修撰奉祠。　詔翰林學士十二科通以四十三員爲額。

庚辰。川蜀官議。議以春秋二仲。遣宗室環衛官。於法惠寺行望祭諸陵之禮。時應郊草粉。位牌但以白木黃紙爲之。紹興末。乃改作。此聖三年年十一月辰廢所奏。

辛巳。翰林學士綦崇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舊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弼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人豈可援以爲例耶。近楊惟忠、郭僥致仕。不復納節換官。恐遂爲制。詔三省樞密院討論以聞。遂命自今如祖宗故典。後不果行。此事當依典故在三月。　謚陳過庭曰忠肅。

壬午。起居郎趙思誠武中書舍人。秘書少監洪炎守中書舍人。直徽猷閣知桂州許中奉詔市戰馬。得千四百匹。而弱不堪用。上命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卽雍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爲一綱。令帥臣提舉收買。遣見任官管押。毋得差調了士丁。其沿路諸軍。毋得截留。自是歲得千匹。雖道斃者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今年二月辛卯李綱奏可參考。　詔禁衛神武三衙諸軍御前忠鋭等政親兵並支犒賽錢。

甲申。命進奏院月以賞功罰罪事鏤版付天下。復舊典也。其後不果行。　詔復郎官滯宿之制。

乙酉。謚張昌曰榮愍。　減民間鹽鹽錢。初。祖宗時。賣民間鹽鹽。政和三年。詔民間不願鹽者。輸鹽錢十之六。渡江後。不復予鹽。而差損其直。至是又申明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所奏可參考。　左朝奉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光貶秩二等。初。光在建康。以軍衣不足。借用上供絹。至是下本府責償。且令具當職官姓名來上。江東安撫大使趙鼎謂光爲大帥。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敢議。安可併及他官。遂止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不得不爾。擇禍莫若輕。非其罪也。光之罪。行及臣矣。時呂頤浩方怒光。故卒抵其罪。賑克小廉。

載此事於今年二月末。且云是月下本府具當職官。案日曆。去年十二月甲寅。得旨。具當職官姓名。今年正月本府奏到。克實淡也。克又云。始朝廷既怒得鼎奏。乃沿光卽此亦鼎行遂所云。其實本府當職官各降二官。乃去年先降旨。今但翻光而不及餘人。則用鼎奏。并行遂之說。今修。

調令不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三

【紹興三年】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爲靜江府。以上皆領節度故也。　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言。魏、晉而下。號別人物。專任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公輔遽擢爲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而皆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尚或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益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從之。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守湖州。用例敗鑼軍糧於民戶。而士居左朝請郎通判無爲軍顏經投匭訟藻。屢格敕令。跋扈不拒。事下宜論官胡蒙。蒙具以聞。經坐貶二秩。經言不已。停其官。經停官在三月己未。　詔禁衙弊往山東。犯者抵死。官吏失察。流三千里。不以原赦。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桓公簒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己丑。言者論軍中虛費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虛券。三曰。廣作名目。以收使臣。四曰。招集遊手。以充效用。大略謂。或有一軍不過三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役。望詔統兵之臣。

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員數選汰效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　右承事郎徐端益知漢陽軍端益陽翟人此乃本中之父端夷元年四月先見者自是一人自分鎮後漢陽未曾除守至是始命之是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邦彥簽於位上將臨其喪其家辭而止特贈七官爲左奉政大夫輟視朝一日賻銀帛千匹兩邦彥無子有女適右承事郎韓穰乃詔所得恩賜皆以三分之一給其女邦彥乘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

庚寅詔以法惠寺爲同文館初議以臨安府學館高廣使人言者奏雜在兵間不可無學且恐爲麗人所窺乃改除館以待之既而麗人言至洪州洋內風敗其舟卒不至　知鼎州程昌寓遣將攻夏城寨寨據芷江東西北各阻險惟西南半面有平地賊設重城重壕其外設陷馬坑官軍屯於寨下以守之

辛卯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徐俯爲翰林學士　尚書考功員外郎任申先試監察御史　都督府統制官王進改充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以所部二千自饒州移江西屯駐　初置廣西提舉買馬司於賓州

俸賜視監雜司凡買馬事經略司毋得預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爲買馬費先是提舉蜀丁李棫與帥臣許中有隙坐停官中遣屬官任彥輝代領其事移司賓州至是雍州教用蒙賜投匭上書以爲賓州去橫山寨十二程道遠不便又鹽綵價高公私多弊故良馬不可得上納其言遂以左朝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預提舉廣西買馬仍召見還官而後遣行預、江陰人也　蓋撥買馬錢在此月甲午、棠蠟上書在辛丑、除李預在甲辰、置使賓州在庚戌、撥鹽在壬子、旗遣官在三月癸亥今聯書之、蹠克小麻云、撥木路上供錢七萬緡爲本、案自麻所撥乃上供錢七萬緡、提刑司封樁錢及紹興歲額內藏庫錢各十萬緡、十一月壬申預奏內藏庫封樁錢並無、現在乞改撥贍學經制錢十萬、許之、仍詔遞其餘見取窠名計三十一萬、廣西買馬支用、案額二百萬斤約計二十四萬緡、又有錢十七萬緡、實計四十一萬、克齋謂也

國子監丞蘇良治爲尚書都官員外郎良治與呂抗善故頗浩用之　是日陝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遇於眞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陷即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敵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趨關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請曰敵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宜撫既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不聽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復馳與敵遇玠軍纔數千人益以洋川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薩里干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干大驚以杖擊地曰吳玠、關來何速也張同撰吳玠傳謂補遺金帥薩里干遣好嘯氏、曾午長老者、盛所祭禮重得與其妻妾繼坐欲食而仙人嗣尼某少者、於是附蠱鎖於暴盛尼私鄭日已施利厚給已而使尼手書言忠烈所以待己意惟汝可報及密許高爵且賂以金午寄諸書蠱之往者皆鄭於方丈往來不絕薩里干不疑也於是金人情僞凡至密之事皆得之、設士數劉口用兵錄、亦載此事、且云、至是殆知金將兜金、洋云云、案史金人以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趨金、廟面玠以今年二月五日至饒風關相距止四十日不得云先知今姑附此、更須詳考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而壕寨將走降金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荀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敗乃縱所掠婦人還山寨而自蟬溪領遠出

關背夜以輕兵襲取之仲荀果退走敵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關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卻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陷

壬辰起居舍人黃龜年進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張綱爲起居舍人　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王庭秀守左司員外郎劉岑爲右司員外郎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爲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桑田五畝爲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悉以歲課多寡爲殿最　左通直郎楊揆直祕閣知楚州楚州自殘破後久不治守樞密院言揆才可用遂除職而命之此可見王明清所云揆欲斬綱事謬誤已見建炎三年十一月丙午注仍令都督府以兵千人授揆之官尋詔兼沿淮安撫司公事揆無治淮安事在此月丁未勒停人謝亮復右朝請大夫知鶴州以奉使之勞也左司諫唐煇奏亮庸謬不才又法當討論後旬日遂罷其命

甲午降授武功郎樞密院聽候使喚歐進特送處州羈管先是韓世忠奏進有反謀下大理法寺當進對其徒有下海歸鄉語比私罪徒追一官罰金使臣李明聽聞不審誤告世忠當死罪杖世忠上疏言無以懲後遂遷明一官而編進世忠奏進反事見二年十月乙巳

丙申乾化縣士兵作亂先是閤門祗候劉瑾以禦寇之勞就知縣事瑾日縱士兵剽掠人甚苦之會瑾改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安撫大使司以右承事郎黃象先爲代象先與瑾不協每裁抑之是日象先出郊飲酒士兵有盜民園蔬者象先執以屬吏其徒篡取以去象先怒後八日密遣土豪鄧密等以兵掩士兵寨盡殺其孥焚其居而去時岳飛討虔寇朝廷命瑾以所部六百人爲鄉導在虔、吉間守臣侯延慶以象先屬吏言於朝象先坐罷去

丁酉饒風關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王彥奔達州、吳玠功績記云爾潰兵破通明、惟劉長源奏議及之、蓋作書撫有也

戊戌詔要郡次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路都監者並能以言者論虛文無補也

己亥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爲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預買絹皆除之壬子輔臣言上戶往往以免下戶不能自陳宜遵詔旨蠲放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惠當先及下彼豪家雖立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　是日薩里干入興元府經略使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歸之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牙蘖食之遣玠書曰子羽督死於此與公決矣時玠在興州之仙人關爲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敵等亦舍節使去玠乃從壕下由間道與子羽會於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

寇。旁無警阿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居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閬道。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略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邀出敵後。褒斜山谷。如行鼠穴。敵見玠邀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餉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走。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浚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振。張浚傳謂浚初遣曰。劉子羽自漢中西遁。謂恐劉曰。今漢中失守。公不若與子羽同至閬州。調兵以出。敵之未晚。劉不從。則又曰。以羽書速從約入共兵。(案)子羽面玠官是共守蜀日耳。非欲同組閬中也。不終。子羽胡爲徑三泉耶。請書與子羽太其今不取

庚子。詔伯宗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二十八字進入。自擇瑗字以名之。吏部員外郎權監察御史江南東西路宣諭劉大中言。昨岳飛提兵洪州。頗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業。今盜賊未息。而飛既去。則民不安。農務失時。欲望速賜選兵前來。免致盜賊滋蔓。詔以湖南安撫司統制官韓京爲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將所部千五百人。自衡州移吉州屯駐。　詔官兵所過州縣。並具人數及所數錢米與支用實數申尚書省。尋命官軍所過毋得調夫。此月壬寅。皆用江東西宣諭劉大中奏也。　左迪功郎梅汝能爲進武校尉。汝能初以注列子授官。法當審試。用權丹徒縣日常有捕盜功而改命。　詔三省都錄事自今不許避御史臺。故事。通直郎以上遷官。皆赴臺謝。惟兩省侍從官則否。至是御史臺令省史皆謝。而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都錄事魏彥弼等言。舊例無之。但文案散失。不見故事。遂有是旨。蓋呂頤浩開陳。欲以抑御史也。其後頤浩去位。卒改之。九月丙子朔改。

辛丑。詔天章閣神御二十五位。且望節序。帝后生忌辰。依舊逐位排設。內應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當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呂頤浩曰。陛下奉先盡禮。而仁恩及於微物。天下幸甚。　詔廣東諸郡盜賊所過。被掠之家。捐其稅。用中書舍人趙思誠請也。

壬寅。宗室瑗爲桂州防禦使。此蓋當時告詞所書。

癸卯。樞密院言。自來軍賞轉資。禁軍副都頭廂軍副指揮使以上。給降宣命。禁軍十將以下。三衙給帖。今統兵去處。既許軍前給據。補轉資級。欲並申朝廷。改給付身。方行支破。請受從之。

甲辰。詔諸州經總錢並委通判拘收。用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請也。舊委守臣樁管。而常爲侵占移用。至是始革之。

乙巳。資政殿學士提舉鴻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　詔諸路漕司移用錢。每季具支使科名申戶部。本部察其違法之甚者。案劾以聞。仍令諸州季具漕司取撥之數申戶部。用議者請也。　是日。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僞齊兵於伊陽。初。孟邦雄既爲鎮撫使翟琮所執。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爲劉豫守。襲

琮所寓治鳳牛山寨。琮設伏擊之。盡殺吉、端氏人也。襲進事不得其日。(案)吏書以二月十九日敗孟邦雄於伊陽。故繫此。吉七月庚申補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

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聞浚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平江時。常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爲宣撫判官。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日曆二年九月丙戌。知興元王似爲宣副。十二月甲辰。又除知興州。故注屬成都。紹二年閏四月。自成都移興元。六月。還成都。十二月。遷顯直再任。今年二月。始爲宣副。張深代似知成都。五月到任。蓋道服除命不時至。故似二月始聞命。子羽爲宣判。見於常同勸疏。而逮子羽行狀墓誌皆不書。惟宣撫司案牘有之。今綜取附見。

虔州周世隆率衆犯循、梅、汀州。己酉。詔統制官趙詳、韓京、申世炎、王進合兵捕之。

庚戌。襄陽鎮撫使李橫爲神武左副軍統制。京西招撫使。初。橫既進兵僞齊。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深差鄭州兵馬鈐轄牛皋。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與橫會。橫以便宜命皋爲蔡唐州鎮撫使。玘知汝州。言於朝。故有是命。仍賜橫武翼郎以下告三百。遂以皋爲左武大夫安州觀察使。賜橫空名告。在此月壬寅。今并附於此。

橫又言。臣已起兵撫定。克復神京。請命重兵宿將。進屯淮西。按兵勿動。以揚聲援。詔同都督江淮荊湖諸軍事孟庾、淮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東宣撫使韓世忠措置。　徽猷閣待制盧壽鎮撫使兼知廬州胡舜陟改充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時論者以爲鎮撫兵皆烏合之徒。其帥守與夫僚屬。率多肆貪殘之威。無子惠之德。故民之復業者少。宜稍選沿江諸郡長民之官。責以勞徠勸相之任。於是淮東已復。置帥臣。故改命舜陟。　初。集英殿修撰葉煥知池州。募官兵得三千人。號曰敢勇。分爲五軍。然所募多烏合不選之徒。煥不能制。是日。左軍反。右軍環甲。將應之。兵馬都監華旺大呼令釋甲。左軍以諸軍不相應。遂焚天王樓而遁。煥檄池州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追擊。叛兵過江而潰。事聞。上謂大臣曰。此事雖由小人喜亂。亦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出過敢勇。且分汰其餘衆。乃議守臣之罪。於是煥坐落職奉祠。事聞在三月戊午。煥奪職在六月甲申。　劉忠餘寫犯分寧、武寧二縣。江西大帥司遣統領官武經郎高道、修武郎司全合兵討平之。後各遷一官。二人遷官在十一月戊午。

辛亥。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侍講席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徐俯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約禮。又例外賜以金帶。

壬子。降授右朝散郎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仍貶秩一等。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貸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或持仗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材能。　翰林學士綦崇禮兼侍讀。給事中胡松年兼侍講。　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楊倬、祕閣修撰邵溥並復徽猷閣待制。

偉、建德人。宣和末、嘗爲給事中。坐王黼黨廢。至是始復之。　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馬咸召對。請申嚴鞫獄於本狀外別求他罪之禁。頒之中外。上納其言。遂以咸試大理卿。　右中散大夫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能、仍貶秩二等。先是康國獻羨錢十萬緡。上不受。責諭官朱異、左司諫唐煇論康國掊斂民戶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韓璜叔夏爲司諫、奉使江外、回趨堂白事。徐康國爲兩浙漕、亦以職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獻羨已久、率多倨傲、既詣省、候於廊廡、以待朝退。一綠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色、康國初不知爲叔夏也。傲悖之態、倨然據床吐唾、滿口是於大衆子之上。自設譬喻久之。始問曰、足下前任何處。綠衣曰、乍脫州縣。時方率之湖外、方以獄利害得審錄之命、因以來任使者。康國疑爲此流、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際、邑材授官、乍脫州縣者、未易遽干要除。堂吏過與之揖。康國且詰於綠衣曰、此某中丞也。某在此、遇諸公訓誨、亦苦樂久之。吏輩未暇、丞相下馬、遂直前。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回、得旨有所詢。未及接見、吏引綠衣以登。回首揖康國。始知爲諫官。蒞然悚懼、懶子顏色灰沮、大滿地、促步而退。越數日、竟爲叔夏彈其姦贓、吏臣所目觀、而蘇洪邁、晏堅丙志、紀其初。韓叔夏以監察御史實錄湖南歸。有旨令赴都堂、以職事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疏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強倨稱、先在客次、視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何處至此。韓答曰、自湖外來。徐曰、今日遂選不易得。韓見廟堂於事亦何所謂。少焉、韓退、有省吏通謁下。徐見之、拱而揖曰、韓日指揮某事已畢、時所致。吏方惶謝、至見韓、乃驚面去。徐固不悟、纔復一人。至其所、知韓職有超遷而丞相下矣。省官抗辭請稱隨、徐大驚、急起欲謝。過方冬月、煖爐在前、拙措踣仆、僕衛夾龍室、因不暇致一語。韓既退、除右司諫、即具以所見劾之、以爲身任使者、頗事尊、徙逐貶。(案)韓璜以紹興四年九月除監察御史。是年出使湖南。治經相紹興元年四月除右司諫、十一月遂論劾。(案)康國罷浙漕時、璜去言路久矣。(又案)康國紹興二年五月因進錢金寶、落職罷二官、乃中丞沈與求所劾。與璜殊不相關。邁某年爲史官、不知何以差誤如此。

左承議郎、襄陽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來獻捷。上召見以去疾爲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仍命有司以米五千斛餉橫軍。朝廷未知金房鎮撫使王彥之敗、亦詔彥以軍食給橫。時宣撫處置使張浚念非王庶不可修葺興元。庶以左通議大夫寓江州來行、乃復起庶爲參謀官、使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庶至巴、急散檄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來會。巴之北境御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始敵破金、商、無所得、已失望。撤離喝至金牛鎮、不見兵、疑有伏、自以深入恐無歸路。又聞庶在巴州、吳玠爲軍書會諸將欲斷敵歸路。敵遂得之、懼、會野亡所掠、食稍盡、乃引兵還興元。

詔劉光世、韓世忠進行在奏事、以將易鎮也。

乙卯、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等以萬人屯泗州、爲李橫聲援。　僞齊劉豫葬僞太后翟氏於東平。是月、豫開貢舉、得進士羅誘以下四十八人。誘、海州人也。

三月丙辰朔。禮部尚書洪擬兼權吏部尚書。

丁巳、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言去歲買鹽增鈔錢五十萬餘緡、所煎鹽增八百七十餘萬斤。詔之文與其屬官皆遷官。

戊辛、賜貴州防禦使印。　初、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言、本軍月費錢二十七萬緡、朝廷及漕司幾應副十六萬七千有奇。雖有取撥鎮江一郡財賦之名、而兵火之後、所入微細、欲盡撥歸漕司。祇乞貼數應副。都省言浙西提刑司具到鎮江酒稅課利田賦、以紹興元年計之、總爲乙百餘萬貫石匹兩、棄本府水陸要衝、商賈輻輳、若諸色稅課、悉歸公上、則比之前日、不無增羨、乃如光世所奏、財賦並令漕司拘收、酒稅令兩通判措置。　遣入內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祗候趙愿往京西勞李橫軍。　詔兩浙諸州和

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用戶部請也。

己未、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衆、一郡有至三四十人。貪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及有功勞於國之子孫、朝廷特加優卹者、許添外差。餘並禁止。若以員多缺少、自當稍清入仕之門、以息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室外、令吏部開具申尚書省。　中書舍人洪炎兼權直學士院。初、炎因朔日轉對、言趙姓出於少昊、而原廟之祀、止及於黃帝。黃帝子孫、蕃衍盛大、王天下者、蓋非一姓。獨少昊及太祖開基以來、未有大顯者。望命諸儒討論一正禮典、以盡尊祖之義。事下禮部、後不行。炎章疏以辛酉降出、今併附此。

庚申、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隨州李道、領榮州團練使。以樞密院言道能察軍情、不受鎮撫之命、理宜褒賞故也。

初命神武後軍統制兼都督府都統制巨師古以所部萬人屯揚州。　壬戌、孟庾奏留之、不許。　名湖州唐太子太師顏眞卿廟曰忠烈、用守臣汪藻請也。　召布衣蘇庠赴行在。庠、丹陽人、父堅、元祐中爲太府卿。庠少能詩、不事科舉、徐俯薦其賢於上、令赴都堂審察、固辭。又命鎮江以禮敦遣赴行在、庠爽明不至。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至廬州、時潰卒王全王全初見正月辛未。蹂境上、督府檄召之、全拒不從。聞舜陟入境、遂與其徒來降。詔以全爲承信郎、擇其少壯之士五百人隸淮西軍籍。王全以是月戊寅補官。前郡將王亨籍官逋之在民者、亡慮數萬緡。舜陟盡蠲之、亨又託名贍軍、令市販輸金物、苛斂民擾且怨。行旅幾絕。舜陟亟罷之。流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貸民、俾濟農事。俟秋登乃償、會歲大稔、所收至倍、公私皆給焉。

癸亥、詔前降鎮撫司差官按察郡縣指揮並罷。以殿中侍御史曾統言、分鎮之地、平時既無監司按察、而一旦遽加糾劾、則將不可勝誅、乞俟戎馬既平定、更遣廣使、布宣德意。故有是命。　詔榷貨物都茶場除提領官并左右司外、其餘官司並非所隸、毋得句喚吏人及取索文字。以提轄官張純言本務係朝廷庫務、依法不隸省寺故也。於是榷貨事戶部不得預。日曆無此、敕旨以今年十月壬辰戶部勘當狀修入、以見當時論建法度之本。

甲子、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李回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回老而怯、其下多縱恣。帥司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既無所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爲。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宣諭官劉大中至江西、奏回專權廢法、且縱其子右宣教郎澡預政受金、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十中之一二事耳。事有大於此者、於是江西轉運副使吳革、韓球並罷、而澡勒停。回素與呂頤浩不諧、由是不復而卒。　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趙鼎爲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鼎過信州、舉人汪洋方志學之歲、獻書謁鼎、鼎喜、遂與偕行。洋、玉山人也。　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諸軍、收復東京。是日以其文來上。略曰、僞齊僭號、自速覆平。國運中興、王師已進。西壓淮、泗、東接海、沂、驅騎交馳、羽書疊至。我則彙收兩陽知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又曰、金商之兵出其先、荊湖之師繼其後。若

能納款，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朝廷嘉之。後五日，詔橫自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丙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令召見，餘賜帛罷之。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蓋緣昨舊推恩一二童子，欲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謹也。　直祕閣知江州象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孫佑言：本州對岸自舒州至新、黃，數千里間，盡為荒榛，既非所統，稍有動息，別無斥堠，甚非控守之計。請新、黃二州軍期控守事務，並從本司措置。從之。仍詔大事聽江西帥司處置。寇賊令湖北帥司應援。其岳州係長江長流緊要控禦之地，守臣亦令帶沿江安撫使。俟盜賊平息如舊。

丁卯，省沿江三大帥官屬員。　詔自今臣僚上殿毋得輒論私事，及有饒求。對畢仍申閤門照會。時直龍圖閣呂源自浙東使還，賜對，乞改正過名，為言者所劾，故有是命。　襄陽鎮撫使兼京西招撫使李橫獻金人之俘二十有二，詔女真達呼拉等四人處死，其渤海、漢兒分隸神武諸軍。

己巳，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李擢獻尚書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黃唐傳試給事中，祕閣修撰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為祕書少監，並限三日赴行在。　是日，穎昌捷奏至，詔李橫再進翊衛大夫，加賜空名告身二百。令京西山寨並聽橫節制。劉豫聞橫入穎昌，遣使詣左副元帥宗維求援，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紀律，見敵所遣子女金帛，乃縱掠數日，置酒高會。敵聞而易之。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援之。敗皋於京城西北羊馳岡，橫等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深逐也。穎昌復陷。參議官穀城譚世則為賊所執，令其臨漢江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

庚午，右承事郎陳正彙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正彙、黨人蓮長子也。崇寧中，上書詆蔡京罪，流海島者十餘年，上聞其名，召見，將用之。正彙稱疾求去，乃有是命。　初，大理正劉藻乞借官許用蔭贖，刑部請係朝廷許便宜從事，實因功勞先次擬補官之人，犯贓私罪杖，非重害者，及公罪徒並贖從之。

辛未，故直徽猷閣知應天府淩唐佐以死事贈徽猷閣待制，上命其從孫閤門祗候憲往穎昌，津致其家，且賜金五十兩為道路費。先是唐佐妻子皆為劉豫所囚，李橫入許，始知其狀，言於朝，遂命收卹之，而道已梗矣。　初，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督捕虔寇，而飛言軍無春衣，乃出戶部帛萬五千賜之，仍令吉州權貨務就賜錢三萬緡為行軍費。於是飛有衆二萬四千餘人。詔江西、廣東、湖南三帥臣濟其軍食。　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為武功大夫高州刺史。

壬申，閤門宣贊舍人神武中軍右都統領韓世良帶御器械。　詔貴州防禦使瑗育在宮中，不可與諸宗室比，特給真俸，從內東門司供納。

癸酉，命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朝謁昭慈獻列皇后攢宮，以將再期也。　左承務郎通判潭州張掞坐與孔彥、馬友交通，下吏計贓抵死，以昭慈外親免編配，送韶州收管。掞妻趙氏，宗室女，有美色，彥舟之敗也，掠其妻以去，至是抵罪。　東流令王鮪坐贓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贓吏罕復黥配矣。

甲戌，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康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具名來上，參以公議，不次陞擢，以厲士風。從之。　直祕閣主管萬壽觀呂抗、呂摭並改在外宮觀，任便居住，以其父頤浩言，京祠當奉朝請，於班列間，不免與百官相見，恐致嫌疑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劉子羽、吳玠、王彥、饒風嶺勦殺金人。

丁丑，進士聞人武子特補從政郎，孟庾之使閩中也，武子以客從軍幾奏，至是得官。　江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言：近旨諸軍不得互相招收，請自今官兵已受宣敕者，並於紙背書寫軍號，用印以為照驗。詔從其請。自今批勘官吏失察者徒二年。　初，惠州獄囚黃四等七人，有司以為強盜當死，司士曹象胥左推勘公事孟師尹錄問駁正無罪，及是上聞之，特遷右宣教郎知營道縣。既而有司言：師尹嘗平反死囚五人，復命遷一秩。（師尹遷秩在明年正月乙亥。）　左朝奉大夫知藤州侯彭老獻賈鹽羨錢千萬，上批其奏付三省曰：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妄有剝刻，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翌日，徐俯又以為言：彭老遂罷，彭老、延慶兄也。　詔衢州守臣汪思溫追捕事魔為首之人，重寘於法，毋得張皇搔擾。先是衢州妖民余五婆居開化之九里坑，傳習魔法，新除祕書少監孫近在浙東，恐其為變，請命衢、嚴州守臣捕治禁止，故有是命。時江、浙州縣溪山深僻之民，更相傳教，各有主首，頗為徒侶之人，部輸錢上簿，聽其呼率，私置軍器，舉起舉事，里正恐其累己，匿不告官，由是其徒轉熾。既而近又言：江、浙山谷之民，平時食肉之日有數，所以易於食菜。今者一概株連黨與，則其衆不可勝治。乃命為首者取旨論罪，其餘皆釋之。御史曾統亦言：開化連接徽、嚴二州之間，地險而僻，其人勇悍喜鬬，不可不早為之圖。望捕為首三人，法外行遣，自餘徒黨，一切出榜釋其罪戾，免致反側生變，從之。而亂已作矣。（統奏在四月庚子，今附書之，此為今年五月也。）

戊寅，內侍賈翊資監英州宜安鎮鹽稅，日下出門。　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韋淵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淵引疾有請也。　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言：家無居第，乞介臨安府蓋屋十五間為皇后宅，上不許，命以官屋假之。

辛巳，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彙知泰州張榮、彙知承州王林並以所部總帥司節制，以湯東野有請也。

壬午，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橫進師，議遣大將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故召見而遣之。仍賜世忠廣馬七綱，軍士甲千副，激賞銀帛三萬匹兩，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為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泗州總領錢糧。（韓世忠甲在三月甲戌，支錢糧在癸未，賜綱馬在四月辛卯，壬辰遣孫逸在丙申。）　倉部郎官孫逸詣平江府、常、秀、饒、信、撫州督

發軍食。直祕閣提舉廣南市舶宗穎添差都轉府參議官。右宣教郎通判和州賈直清提舉淮西茶鹽公事。兩淮舊爲分鎮地。至是始命監司。言者論軍屯所至。發掘冢墓。及借取平民者親之弊。詔以付武神諸將。宣撫處置司同統制官楊政率兵入僞地。因糧攻討。是日。至水洛城與賊遇。乃還。

癸未。左朝奉大夫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胡世將復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直徽猷閣知靜江府許中降職一等。時中原士大夫避難者。多在嶺南。上敕詔有司給其廩祿。中言。本路諸州。賦入微薄。請禁寄居官毋得居沿邊十三郡。見寓止者皆徙之。仍毋給其祿。上惡之。乃有是命。詔今後職事依祖宗舊制斷訖。令刑部鏤板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胤有請也。大理正劉藻請諸路獄案情犯未圓者。除命官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審問。定歸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一斷者。即上朝廷酌請處斷施行。從之。

甲申。右承議郎新通判溫州陳橋直祕閣。賜五品服。橋爲韓世忠所厚。故上召對而申命之。詔自今進士策問。及銓試選人時議。並以七書爲題一首。既而言者以爲文具。遂不行。四年二月辛亥。詔部侍郎陳與義申請不行。今并附於此。初。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燕鈞以所部叛於鈞州。引兵侵瀏陽諸縣。李綱爲湖南安撫使。遣兵擊降之。詔宗諒、鈞戮於市。其衆分隸諸軍。（案宋史繫壬午日。）江東轉運判官陳敏識蠲監嶺南諸州市征。以言者論其頓在分軍。首欲降敵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四

【紹興三年】夏四月丙戌朔。李橫奏已還軍汝州。有邊機事。欲輕騎詣行朝奏稟。詔俟邊事稍定日赴行在。是日。端明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至境上。親事。鼎言。臣本山林直愚。受知於陛下。亦以招怨於人。昨蒙陛下除臣知建康。外鎮責任之劇。無益於此。然足食足兵。帥司之事也。而臣無生財之長策。但以酒司應副不繼。屢奪於朝廷而已。勞來安集。守臣之職也。而臣無及民之實利。但以豫買價小不均。啓聞於陛下而已。至於撥付所取。皆州縣無聞之人。郡政所先。唯鹽米聽斷之物。此皆臣已試之效也。何足取哉。臣素苦腳疾。而江西最號卑濕。萬一沒加。即不能支。惟陛下憐臣孤忠。除一宮觀。詔不許。

丁亥。直徽猷閣和州無爲軍王彥恢並罷。先是。霖奉詔遣歷陽令荀紳至無爲軍宣諭。遂案彥恢不法。而彥恢亦勤霖姦贓。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言。霖本贓吏之魁。今已老病。而彥恢年少妄作。兩州吏民。皆不安居。請悉免官治罪。從之。然議者以霖爲鎮撫。而彥恢以屬郡案之。非也。其後獄具。霖坐率民出防城錢。有司當公罪杖罰。金事遂已。（霖罰金在十二月丁亥日。）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知虢州董旋爲武節大夫。賞州刺史。權商虢陝西鎮撫使。用李橫請也。震又言。敵僞犯蜀。臣見將本軍三千人。自豐陽而西。絕敵糧道。萬一四川將帥不能堅守。墮敵姦計。恩之寒心。今山東富庶如昔。金人重兵亦不在

彼。望朝廷乘此機會。興師深入。可以破僞齊之巢穴。兼牽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時震以貢士薦尚友爲幹辦官。遣來奏事。詔特補文林郎。而荊南鎮撫使解潛言。橫已還鎮。而四川總領財賦趙開遏糴。將士飢餓。望下湖南、北濟師、保護蜀口。乃詔宣撫司應副軍食。（潛奏在此月壬辰。）尚友、河南人也。江東西宣撫司統制官中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杜琳、翊衛大夫呂州團練使劉寶、拱衛大夫文州團練使岳超等八人並進遙郡二官。先是。琳等以平寇功各進二階。韓世忠言。但得虛名。不增祿祿。故皆改命。尚書左僕射朱勝非以母喪國太夫人楊氏憂去位。（日蝕。四月己丑。中書門下省奏。朱勝非母楊氏今月二日身故。丁亥、初二日也。熊克小歷勝非去位在二月壬寅。案。勝非以七月乙亥起復。若在二月丁巳。則不應中年方起復。熊克誤。）特詔賻卹如舊禮。出殯日。令太常卿都門隨祭。

戊子。上謂大臣曰。沈與求、席益前爲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如。凡注擬、吏率沮難。以邀賄賂。今員多闕少。又重以水火盜賊去失。士大夫失職者衆。倘非痛戒吏姦。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諭之。翌日。上又言。議雖繁歷。亦恐失於濫。益曰。擬甚用心。前此與求爲尚書。有所覆實。實保待報。迂久不決。擬自擬之。人以爲悅。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舞文。呂頤浩曰。其次莫如猛。誠如聖訓。尚書省言。浙中去歲大豐。近年未始科率。今韓世忠移軍泗上。恐饋餉不繼。欲給空名官告。勸誘大姓廣蓄之家。博糴米五十萬斛。糴十五萬斛。委江、淮等路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措置。尋命戶部員外郎徐玘、通判臨安府兼權倉部員外郎鄭相偕行。公濟等言。米直總爲二百五十萬緡。詔空名官告內改給銀品二十七萬緡。品搭充糴本。其後糴糴四十萬斛。和、宜與人也。（遣兩郡官在此月甲午。品搭銀絹在丙申。今聯書之。）是日。百官入朝。以近昭慈獻烈皇后大祥。權罷舞蹈。

己丑。韓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以爲屯田之計。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乃劃三年租。田主自認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爲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科配徭役。駕部員外郎韓膺胤轉對。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繫之。望追法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廢之。雖經赦宥。永不收敘。上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下。膺胤、肯曾弟也。（熊克小歷以膺胤爲刑部郎中。蓋誤。）給事中黃唐傳言。承流宣化。責在守令。今郡守之任。患在不久。縣令之選。失之太輕。乞自朝廷立法。自今郡守未終更。非有大故者。不得輒請宮觀。凡大邑。非歷官有顯績。及曾經朝廷陞擢者。不許除受。以次小邑。亦令吏部先選通判以上資序。次選有任知縣無過犯人。既重其選。必假之權。凡文移自上而下。有不便於民者。聽以己見立議。申監司郡守。即有沮抑。徑申尚書省。兩更大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郡守。兩更小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通判。凡守令治行尤異者。並不次擢用。廉人思自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不然。徒責州縣奉行詔書。而望其治效。臣未見其可。補臣進呈上曰。縣令於民最親。今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以九卿爲郡守。郡官宰百里。今縣令但以資格差

注。上曰。豈在官貪崇卑。唯在得人。乃詔吏部看詳申省。其後權吏部尚書洪擬等言。歷官有顯績。即無定法。其朝廷陞擢之人。若非責降。無緣卻歸部注擬。又如小邑須選嘗歷縣無過人。即新改官未歷縣人。無可入差遣。亦與舊法相妨。議遂寢。吏部看詳在五月庚午。

庚寅。徽猷閣直學士安復鎮撫使陳規爲顯謨閣直學士。知池洲。兼沿江安撫使。規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至是召還。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遂以右通直郎鎮撫司幹辦公事韓之美爲直祕閣。知德安府。仍以安、復二郡隸湖北帥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規入對在云月。勿未。鵬寇小屋。

戊辰。詔神武諸軍將統領官闕。皮已降旨保明具奏。給降敕劄。如直行差填。及額外增置。當重寘典憲。以樞密院有請也。　右奉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郭康伯爲淮南轉運副使。兼權淮東提刑。填復舊闕。康伯以寓居揚州辭。詔勿避。日屋。康伯除淮漕在四月庚寅。而免遊本實在三月甲戌。且附此。必有一說。

辛卯。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爲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鞫之。皆云。世忠上所遣。於是訴於江東統制官王德。請於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其下皆不可。或請以騎行。德不聽。入謁。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丈夫。顧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結懽而別。熊克小錄庚寅。浙四大帥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於池州置司。世忠已至鎮江。而奸細入池州城。燒倉庫。(案)日屋。光世制命即云建康府置司。九月方移池州。此時光世自領江。即至建康。世忠何爲焚池州倉庫。蓋光世未陞鎮江。而世忠先至城外。是以遣姦細入城也。今從趙甡之遺史參入。

是日。金人去興元。自金人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劍南諸州。皆爲徙治之計。宣撫處置使張浚亦下令移潼州。軍聞之皆憤。或取其榜毀之。利州路經略使劉子羽遣浚書。爲言已在此。敵必不南。浚乃止。薩里千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林關。不及。斜谷路狹。惟可單行。故凡所掠獲。悉棄之於路。羅克小屋。三月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敵於武林關。而敵軍懼。乘以去。擊其後。軍敗之。楊氏編年。敵去興元在此日。張浚奏狀亦云。四月九日。調統官杜福邀敵於陳倉。小屋恐誤。浚遣統制官王俊復洋州、興元府。時新羅兵革。軍食艱。浚命取糧於內郡。什邡丞眉山孫坦當督運。歸發常平倉以行。遂先諸郡而至。薩里千既遁。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爲我語之。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遣薩里千書。以大義責之。薩里千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於鎮江。置總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亦移於鎮江。時朝廷以韓世忠將出師。聽之妙簡僚佐。乃以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宋伯友爲徽猷閣直學士。充參謀官。直祕閣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祉陞直徽猷閣。與直祕閣陳桷並充參議官。始世忠之過括蒼也。伯友待之甚密。故薦用之。既而世忠不渡淮。伯友、祉皆改命。　浙東宣諭朱異薦左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

義烏縣令閻邱昕、右承議郎知龍泉縣汪汝則、左奉議郎知瑞安縣熊彥詩、右從事郎知嵊縣姜仲開政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上曰。此所以爲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昕、松陽人也。九成、彥詩已見。　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大軍次虔州。

癸巳。執政奏事。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傷麥。久則爲害矣。上色稍和。　詔禮官重別討論昭慈獻烈皇后謚號。時登仕郎鄭況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事。且乞尊慈后元符之謚。前二日。上諭輔臣曰。此哲宗朝事。言之毋傷乎。徐俯曰。陛下毋事昭慈。道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謚已矣。上曰。昭慈勤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嬪嬙。小人陰迎宮掖。因是得行謀孽。遂至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是日。上又以爲言。遂詔有司更定謚號。翌日。詔況引對。上曰。況、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浩自有子柄。呂頤浩曰。柄嘗爲李綱客。然朝廷要當以其父故。淵拂用之。不然。則終陷於綱黨。不能自拔。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爲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亦足爲國家之光也。　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洪炎以足疾不能朝。能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俸賜如舍人例。既而言者謂爵祿公器。人主不得而私。若炎文采可用。俟其疾愈。造朝。再加進擢。孰曰不宜。今乃越等而予之。祿。士大夫竊議。以爲乃有不盡務中書舍人。兼炎博通典故。能以廉節自守。必不敢受此無名之祿。上乃寢前命。炎再乞外祠。許之。詔炎請給人從。以舍人在此月庚子。臣僚上言。在壬寅。炎改崇道。在五月庚申。　處遠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璽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仍詔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御前忠銳將崔增、李捧等並受韓世忠節度。於是世忠始去神武左軍都統制。專爲宣撫使。世忠解都統制。不見月日。(案)世忠三除宣撫使。並帶都統制入御。自此卻不兼帶。蓋以興王璽、巨師古官稱相犯故也。今凡附此。　責受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卒於漳浦縣。詔令歸葬。　詔自今三衙管軍並給全俸。

甲午。詔神武中軍官兵並進秩一等。以其扈衛四年。而無出入功賞故也。於是統領起復武顯大夫康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朱師閔等六千九百九十四人皆遷官。師閔等遷官在五月丙寅。(案)楊沂中奏。中軍見官五將。更於水軍內選五百人爲第六將。去此未久。不知何以相與二年已萬到軍人。乃有此數也。　賜知唐州胡安中敕書撫諭。先是安中以勢孤援絕。附於偽齊。至是知隨州李道招來之。故有是賜。　左奉議郎知嚴州顏爲條上便民事。乞皆得解及應免解人並免丁役。許之。其後太學生亦免。免太學生丁役。在十五年二月戊子。

乙未。詔博羅補官人不作進納。仍與免試注官。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　是日。宣撫處置司訓練官杜羅邀敵於興元南龍潭。降女眞、漢兒軍四百。六月辛卯奏。

丙申。勒停人陳杌復朝請大夫。知泗州。杌爲韓世忠所愛。故起廢用之。世忠又言浙東兵馬副鈐轄劉綱、淮泗土人。熟知地利。乃命綱以所部聽世忠使喚。　是日偽齊將李成以衆二萬攻虢州。陷之。鎮撫司統制官謝皋與敵遇。舉刃示敵曰。此吾赤心也。汝宜視之。遂剖心以死。權鎮撫使董先率餘兵二千奔襄陽。皋、開封人也。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劉深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楊么衆益盛。僭號大聖天王。旗幟亦當此字。且用以紀年。又以兵二萬入寇公安縣。彥質言。么之勢不減曹成。望朝廷勿輕此賊。乃命彥質哲潭、鼎、荊南兵討之。是日。湖北統制官顏孝恭亦以千九百人至鼎州之城外。

己亥。昭慈獻烈皇后大祥。命參知政事席益祭告於几筵殿。上素服親行。撤几筵之祭。用牲幣。

庚子。百官集議。改謚曰昭慈聖獻。用癸巳詔書也。既而議者以爲本朝諸后謚號。皆連帝謚。今昭字與宣祖昭憲皇后謚號相犯。請命禮官改正。朝廷難之。事遂止。臣僚見議在五月辛未　詔復五帝日月之祀。用禍部員外郎鄭士彥請也。其禮。祀四方帝以四立日。黃帝以季夏之土王。春秋分朝日夕月。禮如感生帝。　湖南宣諭使辟徵言奏彬、道州、桂陽監去年旱。民乏食。詔戶部劃刷本路諸州米二萬斛。付提刑司充賑濟。命未至。徵言即諭濟臣發衡、永州米賑糴。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民賴以濟。五月己卯放糴。

修武郎閤門祗候知孝感縣韓遜進一官知復州。　詔陳瓘孫大方言政可采以爲右迪功郎。大方正禁子。　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毅第七將徐文以舟師屯明州。謀爲變。朝廷命神武中軍中都統領宮朱師閔以兵二千往襲之。日原但令朱師閔往福州屯駐。代申世景赴行在。此處道姓之道史修入。五月乙丑。詔世景後爲福州屯泊。丙寅。詔師閔發歸本軍。可見二人初非更戍也。

辛丑。宣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移知平江府。　監察御史任申先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集英殿修撰都督府參謀官歐陽懋充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徽猷閣待制新知建康府胡世將移知鎮江府。充浙西安撫使。　是日。荊南統制官羅廣以所部三百五十人至鼎之城西。而軍食不繼。於是澧將劉深、鄂將顏孝恭皆引所部去。後二日。廣亦引兵北還。由是不克討。然賊徒屢抗官軍。多被殺。人心頗搖。乃肆僞敕。立鍾相少子子義爲太子。自楊太以下。皆臣事之。

壬寅。詔昭慈聖獻皇后同姓親遷秩二等。異姓一等。甲辰。封趙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孟忠厚爲信安郡王。制曰。我考濟陽之始王。雖由元舊。顧如隆祐之盛。烈特鮮近親。蔽自朕心。用作爾社。丙午。封哲宗美人慕容氏、魏氏並爲婕妤。皆用后大祥推恩也。　入內東頭供奉官韓辨御藥院陳永錫爲武顯大夫入內內侍省押班。　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岑請訪四方遺書。以實三館。從之。　盡子彭與祖五歲能誦書。劉殺五歲能騎射。二人皆神武右軍小校子也。都統制張俊以聞。上召見於內殿。以與祖爲右迪功郎。殺爲進武校尉。皆賜袍笏。二人召見在三月辛未　錄故太師文彥博孫緯世等三人並爲迪功郎。緯世父

太僕卿維中。建炎中。從上渡江。至湖州而死。至是用守臣汪藻請而命之。

丁未。工部侍郎李擢言。昨知平江府。所聞民間利病五事。東南有逃田。皆湖泛相連。陸岸久廢。無人耕墾者。且以平江言之。歲失租米四萬三千餘斛。願委官相視。可以疏導耕墾者。招誘東北流徙之民。給本施工。與免三歲之租。其決不可施工者。監司復案除其舊額。平江陷敵之民。所棄田之萬六千餘畝。多有舊佃戶主之諸縣悉已立定租課。除常賦外。餘以三分爲率。一給佃戶。一以上供。一拘籍在官。俟其歸業。併田給還。二年不歸。即依戶絕法。今三年矣。陷敵之民。豈不願歸。顧力未能脫耳。望且更展二三年以俟之。平江水鄉。不可植桑柘。故祖宗舊法。蠶和預買絹帛。舊本府租米歲三十四萬餘斛。既取其所有。不責其所無。往因毛友陳請分臨安之數。抑令歲輸數萬匹。逮今累年。未嘗敢斂於民。今戶部裁定其數。乃欲始自今歲。使之輸納。實可矜憫。惟睿斷盡罷之。平江去歲租米十六萬五千八百餘石。悉充上供。不許輒用。然兵食更祿。月費七千餘石。所不可闕。望借撥漕司移用。疑三二萬緡。造酒取贏。充收糴軍糧錢本。圭田多瘠薄。有司拘以舊籍。民已告病。願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後皆以次施行。惟和買如故。擢此奏見平江田租事。後詳著此爲李椿年經界張本。減可銷去繁碎附入。　僞齊登萊沂密都巡檢司劉忠在懷仁縣。爲其部下王林等所殺。傳首行在。詔以林爲修武郎閤門祗候。充樞密院準備差使。其徒九十三人授官有差。林等授官在六月戊戌。忠死不得其日。依趙甡之例　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遣統領張憲、王貴分道擊虔寇彭友李滿獲之。飛自至虔州日破一寨賊徒震恐。友等先據龍泉。至是乃敗。史闕此以俟考。

戊申。詔諸路宣諭所案發置獄。除正犯人外並放。上密諭大臣曰。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贓吏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惟諫擇監司。不必每事遣使。故有是命。　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曄爲保寧軍承宣使。權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士曄初召見。乞落階官。上曰。士曄以宣仁近屬。故稍優之。然蹤等亦不可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　武節大夫明州觀察使浙西兵馬鈐轄史康民將所部至行在。以康民爲御前忠銳第九將。　詔自今大軍所過。並令本州通判充錢糧官。自入境隨軍。至出境止。　西南蕃武翼大夫歸州防禦使瀘南夷界都大巡檢使阿永獻馬百有十二匹。瀘州以聞。詔押赴行在。阿永、乞第子也。元豐間。乞第既效順。願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官以銀絹賞之。所得亡慮數倍。其後阿永所獻之數。歲增不已。政和末。始立定額。每歲冬至後。蠻以馬來。州遣官視之。自江門寨浮筏而下。蠻官及放馬者九十三人。悉勞饗之。帥臣親與爲禮。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千人。皆以筏載白檀茶麻酒米鹿豹皮雜氈蹄之屬。博易於市。留三日乃去。馬之直雖約二十千。然揆以銀綵之直。則每匹可九十餘千。自夷酋已下。所給馬直及散犒之物。歲用銀帛四千餘匹兩。鹽六千餘斤。銀則取於鹽之浩

州及大率物帛則果、遂、懷安。凡馬之死於漢地者，亦以其直償之。此其大略也。邕州進士呂燾特補充州文學。充廣西買馬司準備差使。初，提舉嶺丁李椿既罷，經略司更委通判賓州任彥輝就本州買馬。道里迂遠，大理馬遂不至。及是朝廷復置司買馬，燾上疏請招來之。仍論諸蕃中馬及三百匹，賜錦袍銀帶。如有出格之馬，依溪峒搭價收買，不可循其舊例。亦蕃令提舉官以綵帛為值，如遣效用入蜀，許借官錢。多市駿綵，結託山獠及諸蕃，令開拓道路，庶幾諸蕃折慕，山蠻招馬之術，破入遂授以官，俾行其說焉。初，樞密院計議官辟徽言之出使也，請所至州縣，視吏之能否。苟無大過而止不勝任者，兩易之。詔徽言具事因聽旨。事見二年十一月。會權桂陽監陳如璜與平陽縣主簿權縣事陳發朋比為姦，斂民錢數萬緡。徽言廉得之，即移如璜而罷發。己酉，呂頤浩奏以如璜等屬吏，仍令徽言分析，上可之。

庚戌，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月給公使錢七百五十緡。光世初乞從韓世忠例，呂頤浩言：世忠就移軍淮甸，則建康為近畿州郡，與前日事體不同。由是減半。　武顯大夫湖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安為團門宣贊舍人，以帥臣折彥質言士安討閩賊降步諒有功，且老於兵間，而後進皆位於其上，望除一閤職以為激勸故也。時湖寇方盛，而湖南諸將惟士安與吳錫所部惟萬人，彥質賴以為用，故有是請。於是知鼎州程昌寓攻夏城寨七十餘日，久雨水漲，攻具無可施，援兵不至，是日昌寓乃班師。

辛亥，左朝散大夫趙康直為都督府臨軍轉運判官。　左奉議郎張延壽主管江州太平觀，延壽為侍御史，以憂去之日，紹興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趙鼎乞推恩狀云：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徐文作過，辛亥二十六日，故附於此。更以憂去，至是免喪而有是命。　大里寺丞姚焯言：兼并之家，困虐亂以萬計，而力耕之民，得食無幾。望令有司參酌，每畝以二稅役錢為準，除外不得過若干倍，以抑兼并，舒貧弱。事下戶部，不果行。　是日，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叛奔偽齊。文以所部屯明州城東，朱師閔將至，文覺之，夜以所部泛海舟而遁，未明至定海縣。忠銳第八將武德郎趙琦以本軍沿海拒敵，文乃去。沿海制置使仇悆率諸將追之，不及。日曆不書

壬子，起復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再起復。以光世丁內艱故也。仍賜白金千兩。　武德郎王翰為閤門宣贊舍人，溪峒紹興府兵馬鈐轄、翰仲通子也。上以其父使金不屈而死，故錄之。仲通，靖康末以供備大夫平海軍承宣使死難事，詳此。

詔韓世忠全軍渡淮，毋失機會。

癸丑，武德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為右武大夫，尋復遷一階。領忠州防禦使。先是，神武右軍提舉官張收承制遙成橫行遙郡三官，都督府以為言，故改命。成遙遙防在五月丁丑，今併書，蓋兼小解二年六月甲午　戶部尚書黃叔敖言：自渡江，後來諸州有未補發上供及估剩虧官錢物，並限半年補發。如違令，提刑司取勘，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五

【紹興三年】五月乙卯朔，上諭大臣曰：朕省閱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閱尋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即讀書史，至中時而常程皆畢，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日如是也。中興聖政臣謹正案曰：為天下者，豈易哉！躬勤而治，君德明矣。夫尸位之不義，以日繼也。筋力之人少疾，以氣血無衰也。況平天下之大，一人臨之，勤亦不可以已也。而明實生焉，漢之君，惟能勤，請公卿，覽奏章，講論經傳，而致中興之盛，惟其為臣所蔽，使不得聞，又不觀書而昏於亂，故不勤則無為明也。不已於勤，則亦不已於明也。太上皇帝躬明德以濟中興，其德請此。　詔諸路宣諭官所薦人才，並俟終更令入對。當不次擢擢，以勸能吏。　左文林郎王闢除名。全州編管。闢，吳縣人，嘗以朱勔薦為轉運省正字。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可輔出一美妾，呂頤浩欲之，俄聞以貲取去，頤浩大怒。宣諭官胡蒙即劾其不法，頤浩奏遣大理寺丞姚焯至平江案治，坐流竄官戶，減免勘軍錢，特貸之。其所欠租稅，悉令以其家田土計償納入官。四年三月已來減正。　右朝奉郎新浙東提舉茶鹽王暘勒停，以左司諫唐煇論其妄占民田也。暘、平江高資，宣和中以交結倖得三品服，至是併奪之。　左承奉郎林儼獻書二千卷，詔官其家一人。尋以儼監西京中嶽廟。日曆不審儼左遷，此據儼之補官狀增入。　詔諸路提刑司起發諸州建炎以來禁軍封樁闕額錢赴行在。日曆無此，今以八月甲辰手詔所云附入參考。

丙辰，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權河南鎮撫使翟琮爲利州觀察使河南府孟汝鄭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武功郎權河南鎮撫司馬步軍都總管董先爲武功大夫吉州觀察使河南鎮撫副使，權提舉商虢陝州軍馬張玘爲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權兵馬鈐轄趙遹爲武顯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商州。先是琮擒孟邦雄，遣幹辦公事雷震來奏事，上大悅，遂有是命。琮言道路梗澀，緩急無兵救援，請亦隸宣撫處置使張浚，許之。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琮軍，且命董先及李橫、牛皋、彭玘會兵牽制。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前，命橫等直至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江西安撫大使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乃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爲得策。今聞橫、皋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偽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自襄陽來者，言橫正緣乏食，兼無衣，則其出兵固非得已。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食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守邊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久之計矣。上覽鼎奏，始疑之，於是蜀口敵騎已退，而董先、牛皋皆失守南奔，朝廷蓋未知也。餉琮軍及令與宣司夾擊，在丁未。琮乞蜀宣司，在戊午。令聯書之，繫克小麻，戰琮除制置使，在四月初。詔李橫夾擊，在四月末。實此誤矣。

命工部侍郎李擢提舉製造運儀。

初，馬氏據湖南，始敷郴、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丁錢絹米，其後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數，民極以爲患。至是湖南宣諭薛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餘斛，乞以其半數之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幾守臣右朝散大夫趙坦亦以爲言，乃命田畝三分之二。今年八月己酉。詔博糴米斛以度牒官告償其直者，中糴數多之家，多給官告，數少者給度牒。博糴事初見四月戊子。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林遹卒。是日，徐文以舟師過青龍鎮，遂至海門縣，盡棄南船，掠民間淺底湖舡，放洋而去。沿海制置使仇悆、都統制閻皋、神武中軍統領朱師閔合兵追之，不及。文所部復歸者千餘人。詔隸神武中軍，與師閔俱還行在。悆坐貶二秩。五月壬午。

丁巳，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翟興以死事贈保信軍節度使，遣樞密院計議官任直清往襄陽、商、虢、河南撫諭，仍賜河南鎮撫司黃金百兩，爲祭告諸陵之費。直清本鎮撫司檢田官，其除計議日月未見出處。

戊午，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兼沿海制置副使。朝廷將罷仇悆，故有是命。　大理少卿元兗言：律令煩多，非明察詳審而熟於憲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讞，比擬謬誤者十常二三。舉此驗彼，則得自論決者概可知矣。望令刑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疑者，爲之推原法意，申明以頒天下。俾郡縣無承用之殿，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廣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看詳，如其請。

己未，命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統所部三千人往嚴州措置盜賊。初，遂安民繆羅以匿妖民余五婆爲官兵所捕，遂率其徒據白馬源，拒出拒敵。事初見三月戊寅。　知嚴州顏爲遣兵馬監押從義郎王宏將射士保甲六千餘人捕之，事聞，乃命沂中行，以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兼權中軍統制。　中書舍人趙思誠充徽猷閣

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權河南鎮撫使翟琮、權陝虢經略使董先言：今歲臣等首同李橫東擊偽齊，京城震恐，復以無援，引兵而歸。思之痛迫，臣等所管之地，東至鄭州，西至京兆，南涉偽境，北臨大河，亦得兩圖虛實。但西南去宣司三千餘里，東南去行在四千餘里，外無應援，內乏糧儲，勢力孤絕，望選委重臣，於行朝宣司之中，屯駐一司，以爲聲援。詔報以已令韓世忠充宣撫使，領大軍屯淮南。

辛酉，詔錄第百閒，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爲名。　故朝請大夫歐陽棐贈直祕閣，以元祐黨人故也。棐，修之子，元祐吏部郎中，黨籍餘官第六人。　河南布衣王忠民特改宣教郎。忠民，穎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尤明於刑名，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於朝，累召弗至。上渡江，忠民寓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以爲迪功郎，不受，與徙至藥川，忠民辟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於內鄉，留之軍中，事以師禮。忠民以爲豫僭立，嘗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遺之金帥，又鏤版印圖，散於敵境及偽齊，以斷天下之疑。至是翟琮薦其忠節於朝，遂命先津遣赴行在。　錄故樞密副使包拯曾孫圖直爲迪功郎，用淮西帥臣胡舜陟請也。

壬戌，詔舉使官左承議郎潘致堯、武經郎高公繪赴內殿奏事，致堯等言：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後三日，以致堯爲尚書兵部員外郎，公繪爲浙西兵馬都監。先是朝廷以果若縑帛遺劉麟，假道，麟不納，致堯等復持還。此月乙丑得旨付左藏庫寄收。　時呂頤浩已定議出師，而恐與和議相妨，事遂中止。　應童子舉張鋟爲迪功郎，揉、饒州人，年九歲，能誦書，爲古風詩、孫子論，上親試而命之。

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祖宗兵制。上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最深，朕於政事間，未嘗不澤思仁祖，庶幾其勞焉也。何修撰曰：我高宗之法祖也，論兵制，則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述寶訓，則曰祖宗規模，此朕家法，更都條法，制之可也。而曰祖宗處置不可廢也，尚書純愚，寬之可也。而曰祖宗成憲，不敢改也，謂仁祖臨御最久，德澤在人最深，朕於政事，專以仁祖爲法，況德與契丹講和故事，今日可以遵行，信以誤宗實訓，道學於是而得，德亦遠事之孝矣。　戶部言：來歲大禮，已下左藏庫，自今日收餞，十分爲率，樁出一分，專充賞給之用，從之。

甲子，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晁公爲言：妻仕氏受求珍金銀，臣並不知，法寺斷私罪杖，乞改正過名，詔改作公罪。

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當減，今福建八州，而濫差至百八十餘員，理宜改正。詔付吏部，炳又言：願宣諭大臣，自今勿廢公見之禮，則必無乏材之歎。詔三省通知，監察御史鄭作肅言：通判出於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咎無敢剡舉，今藩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諸州通判，見任守臣所辟者並罷。

丁卯，尚書吏部侍郎韓肖胄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使。　趙姓之遼史云：上命朱勝非、撫副使，勝非言，故事，宜用武臣，時方艱危，不宜專掌書記，遂薦松年。案此時勝非丁憂未還，朝遼史誤，今不取。　詔肖胄官子孫七人，松年

五人。上中節二十九人。皆遷官四等。白身人予初品官。下節七十人。各遷四資。三節人共賜裝錢二千三百七十緡。銀三百八十兩。帛千五百一十匹。採請俸兩月。又別給贍家及沒錢。加賜肯肯錢萬緡。黃金三百兩。綾二百五十匹。爲私覿費。賜金錢在戊辰三節人轉官資至給贍家錢在辛未使副與恩澤及錢綾在壬申賜綾在壬午今並書之。時肯肯長子右奉議郎協提舉浙東茶鹽。乃詔肯肯次子右通直郎彬。松年親屬右朝奉郎田穰中。各於寄家處差通判。彬臨安。穰中平江。自是以爲例。二人並在此月庚午。

安化蠻蒙全劍聚八百人。焚宜州普義寨。廣西經略使許中遣兵馬鈐轄羅遇統宜、融、平、觀四郡兵擊之。戊辰。以聞。是日。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而魔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日原五月庚午。嚴州奏王安提下繆羅等八人。而六月丙申楊沂中申乃云。繆羅已就嚴州招安明非捕獲也。今後從實宜考。詔沂中速往招捕餘黨。宣諭官胡蒙請榜諭其徒。能自首者免罪給賞。許之。既而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詔沂中以衙官領保信軍承宣使。將士進秩有差。胡蒙請在五月己卯沂中申到。在六月丙申。賞官在七月庚辰。亂之始作也。鳳林巡檢保義郎章甫、淳安尉右迪功郎曹作、蕭指使保義郎徐詹皆爲所害。後各官其家一人。十月丙申。蕭等贈官與恩澤。

己巳。起居郎黃龜年、起居舍人張綱並試中書舍人。祕書少監孫近行起居郎。僞齊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馮長寧、尚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同修什一稅法。及阜昌敕令格式。是日書成。凡條法三十一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阜昌敕令格式。與什一稅法並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劄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爲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併。售必資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俯首聽之。間有陳訴。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徒而後已。官私擾逃戶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濁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貪虛相資。誅求不輟。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爲盜。其大指如此。此論爲齊錄。

庚午。詔免岳州今年稅役。用守臣范寅敷請也。寅敷時已丁憂。尋詔起復。寅敷起復在丁丑。

辛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與權試大理卿。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御史部員外郎韓膺胄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岡爲右司員外郎。膺胄以其兄出使故遷。左宣教郎江端友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主管溫州神主。尋詔端友兼權太常少卿。充神主神御提

點。端友權少卿。在此月壬午。湖北安撫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顏孝恭爲貴州團練使。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都最等千二百九十四人並遷官有差。以平石陂盜饒青之功也。

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誅戮紛起。其間固有久負屈抑。不得自伸。至於因緣嫌怨。虛誕不實者。十蓋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寬嚴憲。從之。

癸酉。京西撫諭任直清辭行。

乙亥。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上不欲御。諭輔臣將放之山林。以適物性。樞密院言。已遣使諜大金議和。恐沿邊守將。輒發人馬。侵犯齊界。理宜約束。詔出榜沿邊曉諭。如敢違犯。令宣撫司依法施行。

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永州黃陞與其州官文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宣諭薛徽言劾其贓汙不法也。是日。金房鎮撫使王彥遣兵復金州。初。金兵既遣。彥遣本司統制官武節郎許青以所部千三百人出漢陰縣。僞京西南路安撫使周貴迎戰。青引兵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遂復金州。又敗金兵於洵陽。乃棄金、房去。時軍食益艱。張浚乃以彥兼宣撫司參議。駐兵通州。而留統制官武功大夫格籍以兵三千守金、房。是役也。宣撫司幹辦公事右朝散大夫高士瑰以功加直祕閣。將佐軍校義兵三千四百七十人受賞有差。日原四年四月己酉王俁等奏畫。

丁丑。右奉議郎鮑貽遜知黃州。仍命以江西、湖北兵千人之任。賜白金二千兩爲軍費。貽遜奏右迪功郎李敏功爲判官。從之。賜銀肆官。並在六月丁亥。左中奉大夫王聲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賕當絞也。仍以其獄示諸路州縣。

戊寅。殿中侍御史曾統試祕書少監。左宣教郎李長民守監察御史。左修職郎程克俊、右迪功郎盛明州比較務歐陽與世、登仕郎鄒況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上問輔臣曰。長民性行。比兄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皆淹博文詞。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冀。以示從臣。而正民以爲光等皆不合時宜者。士大夫笑之。徐俯以長民家世趣尚對。且言。正民之父景淵長者。持論平正。不以元祐爲非。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顧長民材行何如爾。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推賢則用之。又問況何如人。頤浩等對以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議況之賢否爾。頤浩曰。陛下既賜之對矣。故事。遷人賜對。當改秩。上可之。席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而又問況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況用人乎。克俊已見元年正月。與世、修孫也。既而侍御史辛炳言。況本非士類。鄉評無聞。玷辱名臣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從之。況與如綠解丞在八月癸卯。中興聖政臣冒正等曰。用人之道。與論舊同。縣官而不挑。蔽於先人之私。牢不可破。此害極

之人者也。求才必於名門。凡賢人父兄之後。概爲可用而不加察焉。不論善用人者矣。夫人才時出取於疏賤而賢。則用之。取於世族而賢。則用之。疏賤非無人才。而氣質成就之爲難。世族非必多才。而事業見聞之有自。抑遠者多見遺。近者無不錄。能使大臣知之。能之天子亟用之也。往往寒畯爲左。貴戚爲右。彼其承蔭風習。克肖於一門之中。如十六才子者。美矣。不才如四族者。烏能保其有無哉。太上皇帝寵遇元祐諸人子孫。則衆賢崇勸之道也。不偏於用舍。則求賢書官之公也。觀李長民之性行。更練鄉閭之賢否。雖大臣所薦。舉三然後察之。蓋賢哲才之鑒。惟明則精也。一不用明。將奈何。

新除尚書司勳員外郎朱震依舊主管江州太平觀。

震初爲胡安國所薦。故引疾而有是命。

己卯。詔淮南宣撫司統制官解元以所部屯泗州。朝廷既遣韓肖胄等行。乃俾元退屯盱眙。且戒以勿侵齊地。宣撫使韓世忠請留淮南兵馬都監劉綱。以五百人屯泗上。而大軍悉還鎮江。詔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留屯江北。　湖南宣諭辭徽言上左承議郎通判永州劉延年、祁陽令張登治狀。上問延年何如人。輔臣皆言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固未易知。雖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縣令之不可數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言又奏擅發轉米賑糶飢民。乞黜責。上釋其罪。因詔自今宣諭官合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寘典憲。延年、敞從子也。蔡權與國軍。巨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爲名。將徒衆數千人。舉舟入軍。延年御之有方。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稱之。敞、青江人。嘉祐傳。觀學士。　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鄂州曹成爲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府駐劄。日曆。咸自正使遙關。餘恐誤。　左朝奉大夫知衢州汪思溫、左奉議郎知嚴州顏爲並罷。思溫仍貶秩一等。坐失察妖民余五婆爲變也。以尚書吏部郎中李大有知衢州。尋詔以爲捕獲繆羅復令居官以責後效。後又進一官。大有、清江人也。孫觀撰汪思溫墓誌。知衢州時。有盜蹤大夫被召過郡。或請致戰艦。公曰。諫官御史當知部使者之禮。不敢過也。既去。又遣書謂公海。已公曰。諫大夫辭受。天下所聽。而子敢以我爲儒乎。盜餘。嚴。盜遂起。公案兵境上。憲其隙。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適在樞者。勸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御史中丞辛炳遣三衢得公寃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案)史。余五婆乃婺州開化縣人。思溫爲守臣。不云無罪。又此乃部者所劾。非密院奏也。日曆。五月九日癸亥。侍御史辛炳者本議公事。遂劾在思溫未遇前十月。今乃云。未遇。炳遣三衢得思溫寃狀。亦誤矣。觀所云。恐未可全據。今且附此。更須詳之。爲六月甲申遷任。四年三月己未轉官。　忠訓郎閤門祗候劉綝爲左奉議郎。與通判差遣。綝、政和初中進士第。爲鄂城尉。以捕盜之勞。換右職。至是請復文階。而有此命。　是日。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至閬州。

庚辰。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言。岳、鄂爲沿江上流。控扼要害。鄂州雖有帥臣及軍萬餘。其間大半皆烏合之衆。以至器械未備。萬一有警。難以枝梧。欲候虔賊既平。令岳飛以全軍往岳、鄂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亦獲安妥。詔候飛平江西、湖廣賊畢聽旨。時朝廷阻李橫失利。乃詔橫等逐鎮屯駐。非奉朝旨。毋得進兵。　趙鼎奏李橫事宜。　或可移附此日。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鞫陟。日曆不載此據。成都續記附入。初。張浚既受鞫陟之命。事重者出敕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爲僭。余曰。川士性落侈。意以制子爲不幸。故用權宜作敕。初不思奉何敕。聞趙鼎自建康出使。未出國門。已行權宜事。亦類此。　故承議郎胡端修賜直龍閣。以元符上書入錄故也。端修、常州人。元祐黨書右丞宗愨子。元符上書邪上尤甚。鄉人。黨籍錄官第七十一人。

書宥敕原也。故簡云。奉敕云云。蓋元準敕故耳。然則三省奉行宣旨之書也。張丞相浚頃以知樞密院。爲川陝宣撫處置使。稱旨以權宜行事。事多出敕。余在朝廷日見之。簡云某司以進事因。右簡云奉敕如何。來以使銜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敕。席益參政。副樞密。稱大不平。指以爲僭。余曰。川士性落侈。意以制子爲不幸。故用權宜作敕。初不思奉何敕。聞趙鼎自建康出使。未出國門。已行權宜事。亦類此。

故承議郎胡端修賜直龍閣。以元符上書入錄故也。

端修、常州人。元祐黨書右丞宗愨子。元符上書邪上尤甚。鄉人。黨籍錄官第七十一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六

【紹興三年】六月甲申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鄭滋言。兩淮殘破之餘。遺民無幾。請併州縣。省官吏。以寬民力。詔帥司相度以聞。　徽州童子九歲名林國佐。能彈琴。詔免解賜帛。自是遂爲故事。是月。鄂庭聞、林次勤、八月。饒州車興。九年五月。饒州王文明。十年九月。饒州晏璋。十一年五月。饒州江安國、定國。十二年三月。饒州銀遠。四月。饒州章林。十二月。張巡。盜。嘯。十二月五日。福州陳丕顯。十二月。饒州朱鏗。十五年正月。饒州寧百拱。四月。潘汝功。十二月。饒州戴松、戴魂。二十八年三月。福州莊大成。八月。饒州孫才。三十年。苗亮年。八月。張遂。皆見解一大。惟晏璋、鏗步射。能髮陣勢。故水兵文解焉。(案)三年至三十年。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內授官者三人。已見二年三月癸丑、八月戊戌。今年三月丙寅。　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除名。廣州編管。初。師古以所部屯揚州。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令移屯泗上。師古稱疾不出。世忠怒。勁之。詔統領官高皋將其軍還行在。　蔡克小麻。韓世忠欲令聽其節制。師古不伏。世忠斬之。(案)日曆。今年四月癸巳。得旨令師古聽世忠節制。并世忠欲之而師古不伏。蓋不書屯泗上。克恐誤也。

乙酉。詔以臨安獄多淹滯。命察官一員詣府監視決遣。舉大者趣之。　婺州進士張志行賜號沖素處士。志行、東陽人。以學行爲鄉里所推。大觀中。數舉八行不就。浙東宣諭朱異言於朝。故以命之。志行年幾七十矣。　詔自今給降空名官告綾紙。令官告院各立字號。吏部置籍。其書填官司限一月申部注。每年仍

具已未嘗填總數中部，用權侍郎鄭滋請也。自渡江來，所降度牒甚衆，而無其籍，至是始申明之。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寧間，何執中爲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備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人以爲便。迄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員外郎蘇良治奏復之，遂命末廳郎官兼。（良治建請在四月辛亥，十五年七月又復置官。）

丁亥，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侍郎胡松年入辭，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之宜，以濟艱難，他日國步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圖。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間而緩之也。肖胄母文安郡太夫人文氏聞肖胄當行，爲言韓氏世爲社稷臣，汝當受命即行，勿以老母爲念。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文氏，彥博孫也。肖胄等凑左朝請郎秘書丞環中爲左朝議大夫，充審狀官，從之。（文氏進封在庚子。）　命提舉修內司楊公弼更作行宮南北宮門。

戊子，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薨於吉州。（翰致仕，今年七月丙辰，轉官致仕，七月辛巳，贈官，日曆附傳乃在去年，誤也。）　度支員外郎權監察御史胡蒙宣諭浙西還，上命蒙先以御寶手疏及所申明利害進冊來上，是日，入見，蒙出使七閱月，所案吏八人。（二年十二月庚戌，海鹽丞黃贇，二年二月，承節郎長洲海鹽縣尉丁游、保義郎監湖州稅務趙序之，三月甲子，承節郎孫遠監嘉興稅務趙公璧，閏月壬辰，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五月丁巳，呂化、令龔濤，並放罷，取勘，左文林郎王闢，五月丁卯行遣。）薦十六人。（三年四月丁未，左朝奉郎知吳縣宮擧、右通直郎知晉陵縣曾仍，五月戊寅，左朝奉郎知崑山縣俞彥興、右朝散郎知常州俞俟，庚辰，右承直郎知於潛縣樓璹，並遷官，九月壬申，右衣李杞補官。）　論者以爲蒙所言皆呂頤浩風指也。後半月，擢蒙爲右司員外郎。（蒙除右司在甲辰。）

庚寅，宣撫處置使張浚奏捷，且請俟過家上冢畢，順水赴行在。上曰，賴敵自退，西蜀無虞。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強敵敗散，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更取旨。上曰，可速其來，王似、盧法原皆使趣赴任，仍降詔撫存蜀中並興元、金、洋、閬民疾苦，時似已至司治事，而行在未知也。是日，德音（熊克小曆作曲赦，蓋誤。）　降川陝闕殺情輕死罪囚，釋流已下，吳玠、關師古將士令宣撫司第功以聞。王彥特放罪，復往金州招捉應歸業人戶積欠稅役等皆蠲之。四川得解舉人願赴南省者，給進義副尉牒券，自軍興後，偏行法度科斂，見爲民病，非爲軍須所急者，仰以便宜一面住罷。夔、峽州縣權免酒稅及力勝一年，時浚方論卻敵之功，將佐幕官皆以便宜遷秩，起復鎭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經略使知秦州陝西都統制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參議官程唐進秩一等，徽猷閣待制參贊軍事權宣撫判官劉子羽陞寶文閣直學士，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鎭撫使王彥進保大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榮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爲秦州觀察使，蔣副字，榮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同統制軍馬楊政爲明州觀察使，知鳳陽府兼節制成鳳州軍馬，康州團練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統制和尙原軍馬吳璘爲榮州防禦使，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軍馬，朝請大夫直秘閣通判興州府陳遠猷爲左朝議大夫。（饒風之敗，宣司賞功，他書皆不見，王彥行狀云，敵自饒風退去，張公以爲敵雖深入，而亡失士馬之多，前此未有，實緣敗衄，而卒保全蜀者，緊彥將勤力禦遏，以功用黜陟，奏旨，進秩行賞，有旨，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辭不受，士卒賞之。劉子羽墓誌云，敵出將於金州，涉秦嶺遁去，遂興元，然張公已困於讒，公亦被謫也，是歲除寶文閣直學士，據此，則子羽除寶直當在此歲，除宣判時，朱勝非所謂張浚以便宜除官並賞士，蓋指此也。日曆今年八月丁未，程唐轉官，囘授，九月丙子，福政除遷敘轉官。同日，成州團練使田晟、階州防禦使，皆用饒風鬪功賞，十月庚子，有旨，吳玠已除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而功賞記，玠加檢校官，除制置使，皆併繫於饒風退師之後，蓋宣司便宜所授，以不見本月日，故因浚赴召奏聞，具書之，更須詳考。）　彥辭不拜。（王彥不拜官，但爲初考者，故難據尊官司因不敢妄行狀，恐飾說耳。）　頤浩又遺浚書曰，即未可去蜀，辭署宜司，當爲開陳，如所請，浚不願，既而法原亦至閬州，浚遂與子羽及參議官左通議大夫王庶、主管機宜文字兵部員外郎馮康國、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錡俱東，以左承議郎李良臣提點降賜庫。（良臣等並以明年四月十九日，良臣申明，劉錡等借命繳狀修入。）　武經郎閤門祗候知長寧軍甄援權隨行幹辦。（此據明年五月十九日甄援乞換給狀。）　罷朝議大夫知瀘州蘇覺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而以程唐爲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唐之除，日曆不見，瀘州知州題名，覺罷，唐到，皆在此月，四日癸未，唐自知瀘州落職奉祠。）　邠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經略使郭浩知興元府。（本府知府題名，浩今年七月到任，未知此時爲何官，題名稱彰武軍節度使，蓋誤。）　直秘閣瀘川府路轉運副使兼隨軍轉運副使張深知夔州。（日曆，深以今年八月癸未用浚奏改知夔州。）　尋又以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illegible]權樞密院計議官，與偕行。（[illegible]權計議官，紹興三年九月十二日殿論蜀學府紺估劄子，緊銜如此，他皆蓋無有也。日曆，紹興八年正月十九日，御史中丞常同劄子，伏見臨邛舉張浚倚僕，頤既浚罷實權還朝，攏無以爲倖，乃作竊願鈔散廨官監司郡守錢物，以獻於浚，取於他人者多，而自取者少，群中不平，紛爭而止。三月六日辛卯，臣依上旨，近嘗彈論孫職之罪，已蒙施行，四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上供，皆因軍興，諸處截用，雖竊於浚，再行科斂，會朝廷詔間降指揮，而彪獨人長之切骨，（聲）詞所云，皆此時事，今並附此，其有無當考。）　隨軍轉運副使張澄統本司西兵赴行在。（據主管軍馬數澄明年五月十四日乞推恩軍物色狀修入，熊克小曆四年四月，先是張浚令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張澄統本司兵萬人出蜀，詔趣至行在，據日曆今年九月乙亥，浚具到所帶本司兵馬四項數，多者止五千人，統押官亦無澄名，數內有五千人，又已得旨遣還，此所云統本司兵萬人，恐誤，今修潤附此，當考。）　良臣，綿竹人也。（中興聖政）是日，上謂呂頤浩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不行，太輕則不禁姦，暫請徐俯，與時宜下有所禁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維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皆在中制，所以決其可行。（臣留正等）曰，法爲天下平也，不可得而重，不可得而輕，惟其當而已矣，故法之立也，因已服人之心於未犯之前，而又矜恤世不忍以行之，則下知有恥而畏足以禁其非也，苟惟不然，加之極刑，有死而已，人苟自棄，則死非其悔，奈何以此懼之哉，國家仁恕爲治，惟熙寧用事之臣，欲重誅以行倉法，至於一錢以上坐徒，劉摯謂徒爲暴刑，雖正其罪，蓋賊害之子，將有餘兩之過，究兄脈斥爲之詞，皆謂其不可行也，法既而不可行，無乃有悖於事情，有不合於先王之法乎，法不可行而存之，無乃有害於吾有國體者乎，誠宜中禁切之令，雖軍法無叁，則更條之法，宜用中制，然後決可行也。

辛卯，沿海制置使仇悆罷。

壬辰，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建昌軍軍學教授李彌正、玉山縣丞張絅，清修廉潔，文學過人，詔並

進一官赴行在。彌正、彌遜弟絢、丹陽人也。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李膺知虔州。坐令鹽商獻納贈軍錢。爲提舉官所劾。下吏當罰金。詔膺奪職貶秩一等。佐吏九人抵罪有差。　賜王似宣撫處置副使印。從其請也。

癸巳。監登聞鼓院廖邦傑罷。以侍御史辛炳論其移疾廢朝也。此爲洪皓言國政事。　賈文閣待制提舉建州武夷山沖祐觀陳戰卒。

甲午。神武前軍統制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王燮爲荊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么復犯公安、石首二縣。先五日。命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會荊、鄂、潭、鼎統制官辛太、崔邦弼、任士安、杜湍之衆往討之。彥質數請濟師。乃命燮總舟師以行。遣忠銳第一將崔增、神武後軍統領高進以所部五千從燮。又命韓世忠、劉光世各以舟五百與之。仍持五月糧以行。凡湖南北兵並受燮節度。時知岳州范寅敏遣內艱。以策干湖南安撫使折彥質。一議戰兵大略。謂楊么初起。有衆二十舟三百九十。兵八千餘人。今首尾五年。其數必倍。然糧食闕乏。器械鮮少。官軍之一可當其十。今約水陸各萬人。可以取勝。一水軍萬人。探聞鼎州見管正義兵八千。揀點精銳。可得五千。潭州帥府若遣五千兵。可足備禦。不必遠召荊、鄂之兵矣。二議戰舟。云。賊有車船。如陸戰之陣兵。軟頭船。如陸戰之輕兵。官軍亦當用此。今以水軍萬人分五軍。每軍二千人。用車船二十隻。每隻容正兵二百五十人。將佐梢工百人。軟船三十隻。每隻容正兵五十人。并棹夫押隊共八十二人。各令附帶錢糧。多集矢石。其行常與軟船一進一卻。進必有所取。卻必有所誘。亦計之上者也。三議兵器。云。賊有鐃鉤拓叉。竹爲之柄。若以快刀芟其頭刃。彼無能爲矣。其勝賊之具。弓矢爲上。鉤鎗次之。手刀叉次之。又擇十人爲牌礮手。使居前列。牌以衛我師。礮以擊賊徒。四議棹夫。云。戰兵恃其各善泅沒。則緩不及事。當使戰士亦諳棹夫之能。則必安而可用。今所責甚重。棹夫宜與戰士同賞。仍使士卒汰其不能。便令乘載人兵。習其擊刺。使戰士習熟波濤。若履平地。何賊之不勝乎。五議形勢。云。岳州抵接賊寨。比諸州最近。如潭州遣發。及會合荊、鄂舟師。皆合經由於此。但專令潭州攻討幺賊。舟師進發。皆由於岳。而岳屬他路。況岳有士人可募以爲前鋒者。緣本州闕乏不能集事。乞將兵州依舊隸湖北路。其討殺楊么事。於本州者。權令帥司節制。於上供米內支撥一萬石。六議錢糧。云。昨湖南帥司會合岳州、荊南兵馬。令各帶錢糧。就行支遣。各緣闕乏。乞專委湖南漕臣一員。權兼充湖北轉運司。專切應副。七議時月。云。攻討水賊。須自十月霜降水落之時。港汊分隔。則易爲擒。又當分築甬道。安置礮坐。多發巨石。攻其附近。八議攻討。云。武陵、辰陽縣界、鼎江南岸。有夏誠、劉三、楊么下水北、上林等寨。各據陸向水。維舟岸側。其鼎州見與夏誠賊寨對壘。而賊於鼎江南北。分布寨柵二十所。岳州去賊武陽口等寨甚便。止一日可行。故鼎州爲陸兵之地。岳州爲水兵之地。如使陸兵萃於鼎州。攻討夏誠、楊么。以禦其前。繼使水軍進自鄂州。以乘其後。使腹背受敵。進退無據。賊將安往。彥質以聞。詔下其議。命王燮行之。已而燮請招安金字牌。上曰。近來盜賊蹤起。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幺跳

梁江湖。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爲。但令燮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貸其餘可也。乃給黃榜十道。自幺及黃誠、劉衡、周綸、皮貝并近上知名頭領不赦外。脅從之人。一切不問。如徒中自併及投首。當議優與推恩。遣楊增、高進及帶錢糧。在此月丁酉。部貢奏賞數八萬。在戊戌。燮請金字牌。在七月壬戌。令率勝衆之無克小縣。諸統制官戶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燮去。禹也。日縣王燮所中有云。統領官高進等下官兵二千餘人。並係戶師古下蕃人。各帶錢糧前去。克不詳等之耳。其實師古此時已勒停。編新不在軍中。克誤甚矣。○(何德剛錄)我高宗之所以區區賞賚者。又有過於盧、張者。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立功之人。是聖意之主於討者給也。又曰。凡今日奪使殺暴之徒。皆異時忠義四方之人。應能開心易虛。故師田皇甫。勉勿問。是聖意之主於招者給也。佛日開宗執曰。民間爲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極之。若安其田里。肯爲盜乎。又宣論江西平盜之官。惟曰。撫慈師以鎮服其心。任守令以勸課其業。調科役以發見其力。是又不相不討恩以併盜而使之無盜。寧非萬世之龜鑑乎。

考功員外郎胡蒙言。州縣之職。令尤近民。人之才否。固不因京官遷入而增損。但選入在官日淺。若未練歷。又多投合上位。應副寄居。意在干求。必於故秩。惴惴然惟懼忤物。安能抗勁節任直道以行己乎。欲自今以往。萬戶以上縣。並差京朝官每三五員。再赴都堂審察。然後須降敕命。則宂散疲懦者必汰。而天下宰令。皆得材能之士。不待督責而相先於政績矣。詔下吏部。後不行。　徽猷閣待制李正民知吉州。以軍行故。藏中科索民錢至百餘萬緡。宣諭官劉太中奏請黜之。正民先以應辦軍儲遷一官。至是疑其命。

丙申。詔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蓬赴行在。士蓬爲金所執。至河北逃還。東都之再陷也。士蓬復沒於金。及是渡淮南歸。士蓬、襄恭憲王宗愈孫也。襄王生宗愈宗愈生開陵公仲碌仲碌生士蓬。　詔江、浙諸州絲帛及折帛錢。並以十月中旬到行在。有不足者。守貳並行竄黜。用戶部請也。

丁酉。詔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滄州寇宏遷一官。再任。仍賜金帶。

己亥。提舉沿海制置司。以海舟三百付明州守臣李承造總領。和州防禦使制置副使張公裕同總領。仍命公裕居定海縣。以總領海船所爲名。　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再追一官。坐頃在軍中受賄。補官不實也。

庚子。給事中黃唐傳言。陛下將以武遏亂略。而所用非所試。願詔有司稍復武選之格。酌三歲科舉取人之數。以三分之一待武士。互保應舉。如文士法。其程試。先以射藝決去取。次以兵策第高下。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事下兵部。論者以爲非急務。遂不行。

辛丑。進士歐陽凱士特送洪州編管。凱士嘗上書論時事。前四日。上諭輔臣曰。頃上書人間有狂妄者。朕多留中。不欲賞罪。今凱士狂妄之甚。若不懲戒。且蠱惑聖聽。亦害政之一端也。可以其書付從官議罪來上。仍宣示臺諫議上。故斥之。　右奉議郎知彭澤縣楊汝明追三官。許參選。俟轉至承議郎止。汝明、宣和初以上書得官。實納粟也。吏部引陸知微例爲言。故有是命。時方審量濫賞。而以左右司領之。呂頤浩當國時。有所縱舍。左司員外郎王岡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

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論甲、丙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復論丙如甲。公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變然。王岡事。據孫覿撰墓志增入。不得其時。(案)此岡以今年五月除左司。頤浩罷。乃去故因次明追官附此。但觀以爲討論宜疏闕恩御筆。此時已罷討論。蓋宜但令更補書量耳。是日。都省批狀。請路私煎鹽貨並依通州已得科罪。用提轄權貨務都茶場張純請也。時呂頤浩更淮南鹽法。亭戶私貨者。不以多少。杖脊配嶺南。雖赦不宥。事見去年十二月。會淮東提舉茶鹽郭楫言。非亭戶而與軍民交易者。未有明文。事下權貨務。於是純言。亦合一等科罪。頤浩奏從之。至是浙東提刑司申明亭戶鹽賣形名。純言。上件指揮。雖緣通州管下有犯。臣僚起請。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頤浩不復奏陳。徑以批狀行下。自是斷配日多。民間破家蕩產。不可勝計矣。頤浩批狀事。日屢不載。今以紹興三年十月十一日臣僚上言并到部詳會狀增入。狀云。紹興三年六月十八日。宮批狀指揮。本月十八日也。非亭戶一等科罪指揮。在今年三月癸亥。今并附此。更不別出。

壬寅。端明殿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張深知成都府。充本路安撫使。初。深以老疾匄免。張浚命深五日一赴司視事。會成都闕守。有詔浚具名奏。蓋浚承制授深。至是申命。成都闕。浚以五月八日至成都。中侍大夫忠州防禦使劉南強撫潛言。已滿三年。請罷去。詔令再任。

甲辰。翰林學士綦崇禮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謚議。尚書右司郎中王珩爲宗正少卿。塡復置闕。日屢及都司玉牒所題名。衍除宗卿。皆在此月。蓋自紹興三年。以來。常無宗卿。至此始除。衍也。日屢十月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十二月。內戶部相度狀。並同。疑衍。蓋後又不除人。至庚戌乃除盲耳。祕書省著作佐郎孔端朝守都官員外郎。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虞允文知原充都督府參謀官。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陞直龍圖閣。知臨安府。以左司諫唐煇言。知原爲政乖謬也。章再上。詔知原以本職奉祠。知原以是月癸丑提舉江州太平觀。今附此。詔舒、蘄、黃三州仍舊隸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節制。及廳副錢粗。先是淮西安撫使胡舜陟乞節三州人馬。許之。趙鼎言。江西與淮西相接。今三州撥隸淮西。萬一上流有警。則沿江一帶。並無軍馬應援。故有是旨。

乙巳。左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孫蓋轉對。言自靖康軍興以來。議和好則忘備禦之方。言拒敵則絕通和之議。間時既久。廢失事機。天下至今憤痛。屬者再遣樞臣。銜命出疆。臣恐和戎之議未成。防狄之備遂弛。政情不測。事當過慮。望密戒邊臣。申嚴戒律。詔付沿邊守帥。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劉光世移屯。又增月樁錢五萬六千緡。轉運判官直祕閣劉敞直等告之於朝。詔通融應副。自呂頤浩、朱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倒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樁錢。以供經制。係省封樁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樁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爲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樁錢。蓋自紹興二十三年始。月樁錢。諸書不見事始。日屢十七年八月。上論諸樁。猶未遑朝。朱勝非等創起月樁。案史檢以去年八月免勝非代之。五月勝非丁憂。七月起復。明年九月。遣起月樁。未知的在何時。以事考之。蓋是今年四月除二宣撫時。今因江東漕臣申明附此。或可移附四月。

丙午。詔內外從官各舉宗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右承事郎知大宗正丞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才以強本支。更法制以除煩苛。擇宮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蘄傳襲。修圖牒以辨親疏。姑畋獻節王仲忽爲宗官。多以建白論者謂立法太嚴。自渡江後。南班宗室幾六十三員。學官久闕。襲封之典遂廢。宗正有寺無官。故伋言之。時已用伋議復置宗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用伋議復宗卿。據今年十月己亥王珩繳奏卿勸疏云爾。右朝請大夫王唐、右奉直大夫李昕並通判荊南府。用鎮撫使解潛請也。此又與前此師作蘄黃言守臣辟通判指揮相妨。蓋是用元置鎮撫司事法也。

丁未。詔即駐蹕所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爲監生。置博士二員。時中書舍人黃龜年入對。上奏言。雖車駕東巡。庠序在遠。而博士之官未命。養教之士未充。殆爲闕典。遂命禮部條具。其後進呈。上曰。學校固教化之原。然當治戎飭備之時。爲之則近於不急。乃命留俟焉。上語在七月戊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引兵發鎮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蟹門。光世懼其掠己。改途趣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止。既而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且言世忠身爲大將。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謹慎。共濟大事。而乃不循法度。強奪戰兵。若非臣彈壓嚴切。必致兩軍相擬。上賜聖憂。樞密院言。近兩軍申奏。各有互招過官兵。詔同都督孟庾體究發還。如無實迹。行下逐司照會。上尋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事賜之。日屢七月丁巳。劉光世奏。臣六月二十六日統率軍馬離鎮江。故附此日。光世所奏皆論強而無克。小屢乃云世忠縱欲以兵襲其後。蓋爲光世辭也。今參酌附見。是日。沂王楞、駙馬都尉劉彥文在五國城告變。金人遣使案問。金人初欲邀二帝過河。駙馬都尉蔡僖力辨其誣。彥文等坐死。金人尋以潘致堯所持奉兩宮金銀藥石來上。上皇見之流涕。謂羣下曰。荷天眷命。未亡趙氏。中興之主。出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惟藥材留以備用。餘皆分賜從行親屬官吏。王若沖北狩行錄云。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楞、駙馬都尉劉彥文首告謀反。金國蔡嫌。是日問之於萬王植、駙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鞫逐。太上聞愕。求以爲給。翌日。遣僕渡河。以訓虛的。既濟。則千戶具勃安塔哈孛堇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解發。往復幅書矣。蓋得所呈之詳。僕歸。太上即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除白鋒以術不能出餘皆預焉。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變慘。僕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雖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遽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報效正在今日。僕勇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徇忠義。少有退避者。神明誅之。言辭慷慨。坐皆泣下。其不懼皆發直前之心。至七月中旬。復遣兩使南來勸問。太上遣植同僕往見。來使堅欲太上渡河對辨。又遣徐王楫、宋邦光再往。至則備執前議。乃請還。邀行。及信王楫、駙馬都尉向子扆、內侍王若沖同往。僕實從之。再三力辭。復使力許。明日至行宮之東。僕所寓之地。面引問吾輩。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復遣前使以論太上。一面虛設。太上曰。二子悖逆。雖聞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爲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死之使。歸。僕上疏。乞深自悔責。以長天戒。太上嘉納之。

戊申。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樞密院準備差使王林以所部充御前忠銳第十將。林、劉光世部曲也。忠銳第

九將史康民薦其才，自永州召還，而有是命。

己酉，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鼎州班師。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大理寺簿子修入。

庚戌，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提舉修國史，時未有日厤中書舍人張綱請用祖宗故事，命大臣典領，起居郎孫近在翰府，亦以爲言，至是始命頤浩。　尚書吏部郎中川陝撫諭周隨亭卒於閬州，詔贈直祖圖閣，官其家三人，賜絹帛百匹，兩令撫司致其柩。龍亭廟管在九月丁丑。

壬子，右宣教郎王忠民至行在，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於政府，忠民上疏力辭新命，且言臣爲大金舉兵，故自上大金國主三表，爲辨理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求名祿，上不許，忠民以告，置於櫃中，藏之七寶山下，既見所奏聞中，力懇求去，遂依商虢鎮撫使董先於軍中。　罷澧州歲貢竹箭。

癸丑，賜潭州度僧牒二百，爲修城之用，潭州自爲敵所破，城壁皆壞，李綱以爲汗漫難守，請截三分之一，未及成而綱去，至是安撫使折彥質言於朝，詔監司相度，其後諸司言，潭州城圍二十二里九步，西臨大江，東南兩壁，並依山勢，不可裁損，惟北壁地皆荒閒，欲截去城地七里半，新城圍計十四里半有奇，奏可，後亦不克成。諸司再奏，在十月庚戌。

陝西既陷，買馬路久不通，至是秦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復通，蓋起於此，於是宣撫司承制授蕃官趙繼志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七年正月丙戌降告。　川陝宣撫司以三泉縣爲大安軍。王明清揮麈錄：大觀文楊之初，西蜀未下，秦州三泉令聞道路訛言，遂棄先至閬下，上大喜，平蜀後，詔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慶賀許敷表章直達朝廷，紹興初四川制置司遂言陛縣爲軍失祖宗之指矣，（案）宣司陛軍，以今移徙爲至三泉，而止，故用以爲捏撰，非因有達表章之故明甚誤也。以武臣种友知軍兼縣事，文臣爲判官縣丞。此據紹興七年閏十月三十日吳玠劄子修入。

是夏，金人所命知慈州劉慶破丹州義士孫韓於山寨，降其卒三十人，盡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七

【紹興三年】秋七月甲寅朔，資政殿學士新知平江府謝克家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引之也。浙東福建宣諭朱異言，建州觀察推官林安宅，清廉守正，嘗面折范汝爲，詔循二資，令入對，安宅、侯官人也。

丙辰，呂頤浩言，行宮北門未成，而役夫少，欲於忠銳第八將范溫麾下，擇不堪出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溫自董之，上問其故，席益曰，役夫出入禁闥，非衆所撫循，無以彈治，上曰，不可，四方聞之，以爲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也，益曰，聖慮深遠，非臣等所及。　武泰軍節度使權主管殿前司郭仲荀兼權神武後軍都統制。　朝請郎吳必明除名，英州編管，必明嘗知邵武軍，葉濃之亂，必明統所居崇安縣射士捕之，縣是武斷一鄉，嘗制縣令，與通直郎前通判臨安府暨尚卿協比爲姦，爲右朝奉郎通判建州李佩所發，事聞，詔潛臣徐宇究實，於是尚卿撫州編管，知縣通直郎賈損亦坐停官。

丁巳，徽猷閣直學士詹乂試給事中。

己未，詔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也，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爲題，古今雜出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贓人外，願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制考校，堪召試者，每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爲三等之差，著爲令。　給事中黃唐傳暫權翰林學士，以恭宗禮疾告也。

詔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祕書省。初置提舉華生牧馬監官於饒州。

置司俾賜視雜監司、令樞密差幹辦官三員、本路給廩卒二百人、仍令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護之、時益市馬於廣西、故先擇牧地鄱陽、置官提舉。

庚申、權南劍鎮撫使董先奏劍州失守待罪、詔先彙京西招撫司都統制屯襄陽。

壬戌、詔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此據紹興四年二月癸巳吳若申明狀修入。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立額。

癸亥、尚書吏部侍郎陳與義兼權直學士院。

甲子、手詔諸路悉臣駁實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先是諸路和買、絹匹支錢一千、而州縣又多不給者、時大旱、上以爲民咨怨而傷和氣、諭大臣曰、雨不霑土、當務修政事、以感天意、和買未爲良法、重困吾民、其令監司駁實、勿爲文具也。閤門祗候知泗州徐宗誠再任泗州、自軍興以來、田萊多蕪、民間皆以草實爲食、及是宗誠以土豪爲守、修城郭、治官舍、問民間疾苦、又以私財市牛種、貸民使耕、軍民皆賂州民間陳杌來爲守、相率詣朝廷、請宗誠再任、上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言、君臣相與之際、自古所難、推聖賢之君、乃能終始保全、使其臣立於無過之地、史册書之、後世歌之、此臣日夜引領東向、區區有求於陛下者也、臣以崎嶇孤旅之身、幸蒙擢用、適時艱危、屢經大變、臣苟陛下恩德深隆、不敢以家室宗族爲念、勉竭股肱之力、庶幾有濟、力唱忠義、決圖破敵、誓不俱生、而臣志大而才疏、心忠而識闇、舉措謬戾、動致怨尤、首罷使權、繼膺召命、再念臣五年使事、心力俱疲、疾病交攻、日以衰弱、願陛下推保全之志、廣均逸之仁、俾獲眞祠、奉事香火、方今大敵敗卻、將士一心、外敵之勢漸衰、中國之威將振、臣之求退、不爲無辭、異時僵未死於溝壑、尚求報於天地、執筆見意、涕淚交流、詔不允、令浚疾速赴行在。

乙丑、尚書省言、韓肖胄已至泗洲、齊國館伴官兵未到、時神武諸軍雜送者二千人、乃詔都督府以輕舟濟其軍食、肖胄至汴梁、僞齊劉豫欲見之、嗣使胡松年曰、見之無害、豫之僞臣、欲令以臣禮見肖胄、未有以答、松年曰、皆大宋之臣、當用敵禮、豫不能折、既見、松年長揖、豫敍寒溫如平生、豫欲以君臣之禮傲之、松年曰、松年與殿下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聞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其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欲復故疆而後已、豫有慚色。

丙寅、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權監察御史朱異宣諭浙東、福建還入見、異出使九閱月、所案吏凡八人。三年正月

庚申、右承務郎知開溪縣黃伯逵、乙酉、儒林郎知梁山縣趙舉之、永康巷劉伯英、二月壬子、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甲寅、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四月癸巳、右承直郎知崇安縣賈撰、己未、保義郎監寧化縣稅務趙逖之、六月甲戌、知富田縣傅王、丙戌、康國詳見本月日餘皆放罷取勘。

薦士十二人。張九成、國子博士汪藻、國子博士張彥詩、姜仲謙已見今年四月壬辰、張志行已見六月乙酉、林安宅已見七月甲寅、石公儲、李郁見此日、李寀見四年正月丙寅、左承議郎知安溪縣王伯淮、左朝奉大夫知松溪縣林元敏並已以七月甲寅轉官。

異尋遷吏部、仍詔俟都司有闕日除。異遷吏部、在此月甲戌。

徽猷閣待制知宣州沈晦知建康府、代歐陽懋

也。日厚不見聽改除、迷國志、懋以五月二十三日到任、亦不言晦移今附此當考。詔鄉貢進士石公儲、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儲、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瑾女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其子妻之、宣諭官朱異言其賢、故召。自移建康、榷貨務於鎮江、而入納絕少、建康日課近二萬緡、鎮江纔千緡而止、論者以爲軍士攘奪、商旅不敢行、詔尚書省降敕榜、禁止士卒、有犯當依軍法、統制官已下並取旨重罰、今來所繫朝廷大利、務在必行、仍令江、淮兩宣司依地分巡察。兩宣司巡察、在此月己巳。

丁卯、詔錄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勳臣自曹彬至蘆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宋伯友入對、言艱難以來、中原隔絕、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故有是旨、其後得趙普、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慶曆三年、刺定曹彬至郡縣二百四人、政和三年、重增范質至蘆元振一百十六人、熙寧元年、又增曹彬、安仁、若水、熙丕、熙祖、云、皆者、而無伯友名、蓋伯友以六月甲辰進明得旨令吏部具克麻、但據吏部所申而不考事始也。

戊辰、王瓊以舟師發行在。

己巳、詔以久旱、令兩浙漕臣行所部虛囚、左司諫庫煇乞令憲臣所至親自引問、庶寃枉獲伸、從之。樞密院計議官權監察御史薛徽言宣諭湖南還、是日入見、徽言出使九閱月、所案吏十六人。三年四月戊申、承信郎監茶陵鹽稅務沈銓、右迪功郎監常寧縣稅務王戰、五月丙子、永州指揮命檢、司戶樊盡、保義郎康南郎九將押送、號成、忠翊郎權同管勾巡檢夏智、武經郎前兵馬都監吳郎、將仕郎權司戶蘇堅、辛巳、通判資州謝徽、六月甲申、左宣教郎前權常寧縣阮冠、六月辛亥、知邵州和瑕、乙未、右朝散郎添差湖南轉運判官趙志之、並放罷取勘、又除資陳知損、詳見四月己酉、黃陵、詳見五月丙子。薦士三人。劉延年、張登已見五月己卯、又六月己亥、左宣教郎前通判衡州趙伯牛、轉官。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及移用經制錢、後三日、遂命出守、上猶疑其資淺、久之、乃以徽言知興國軍、徽言得都在九月癸酉。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雖變舊法、以權一時之宜、戶部尚書黃叔敖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壬申、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始大智以獻戰車式得官、車成而不可用、遂罷之、上因諭輔臣以車非利器、席益曰、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樞密院計議官京西撫諭任直清、依舊直祕閣、添差都督府幹辦公事、上既臨遣直清、俄聞京西連失利、遂罷行。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旱乞罷政、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猷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時上以旱故、詔羣臣言闕政、禮部尚書洪擬奏曰、法行

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徐度國老、彭彭老）宣撫司獻則受之。（此恐指張浚）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廉儉爲侍從，與家觀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洪炎）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能之。（廖邦彥）是行法止及穴賤之官也。權貨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逆營列陣，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惟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上嘉納之。（上因宰執奉臣言事，此錄無克小厮附見，日厮蓋無有也，當考）

甲戌，右朝請大夫鄭漸提舉饒州華生監牧公事，漸入辭，言今西北之馬，浸已衰耗，朝廷取馬於邕管，置監於鄱陽，乃軍政之急務。聞東南民間養馬亦多，乞下諸路令民間，以甚好馬輸官，二十匹補迪義校尉，等而上之，至百匹爲五等，次第補授。朝論恐其擾民，乃止。（漸以八月庚子入見，今併附此）　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自嚴州還，以沂中兼帶御器械。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范温以所部充神武中軍左部統領。尋詔温係忠義人，特令戶部給厮餘毋得援例。（温給厮在九月庚午）

乙亥，朱勝非起復舊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特命參思殿祗候陳彥臣宣押赴行在。初召當直學士陳與義草疏，後二日，復命學士葉夢得草疏。後二日，復命學士葉夢得草疏，貼改四字，與義上疏待罪，詔釋之。（薛季宣小厮）　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選兵三千人，移戍廣州。　初，廣東諸司奏右朝散郎通判廣州韓僖貪贓不法，事下提刑司勘治。已而僖子惇肖使人詣闕，訟轉運判官章傑與父有深仇，乞移獄。詔江西提刑丁彬選官根勘。僖與呂頤浩子抗善，故頤浩主之，勘官通判南安軍時益因移文勘傑，奏益觀望用情，詔彬更選官往治，毋得觀望徇情滅裂。（是月壬申）至是言者謂貪贓之吏相習成風，害政殘民，蓋非一日。即如益所行，非勘僖，是勘傑也。望詰益，因依從之。其後頤浩免相，御史又以爲言，於是彬、益並罷。時彬已遣通判虔州周文虎詣廣西按僖，辭而論意，使出之。文虎有守之士也，辭之不難，成疾道死，益章再上，彬坐停官，而僖亦死於獄矣。（彬、益並罷官在九月丙寅，彬勘停在明年正月丁卯，皆用常例疏也，此時同未爲御史，故不出其名，當以去年三月癸卯下廣州，以今年十一月乙丑死於獄中，凡經歷五百三十餘日，明年二月甲午，廣州申到）

丙子，詔諸路監司分按州縣，親錄囚徒，以察寃滯，以久旱用工部員外郎臨海朱綸奏也。　詔臨安府守臣有奏事，不許隔班上殿，用直龍圖閣知府事梁汝嘉請也。汝嘉嘗言，臨安府地望爲一路，故，況登敏

之下，莫先彈壓，而守臣之任，僅同支郡，望令本府依舊帶安撫使，析浙西八州爲二，分隸鎮江、臨安，時以防江爲重，未克行。　是日，泉州洪水溢壞城郭廬舍，凡三日乃平。

丁丑，詔遣內使衛茂恂往夔州、荊南府催促張浚赴行在，仍以茶藥爲賜，尋詔茂恂所過州有前宰執皆撫問之。

己卯，省都督府隨軍漕臣，時以戶部侍郎姚舜明在鎮江總領錢糧故也。　詔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柴以所部赴行在。　初，諸路所以邀奮推恩奮迅慕允中，補進武副尉，提舉官乞特不作非泛補授都官用例，許之。左司諫唐煇言，號令不信，後之僥倖者無以澄革，乞改正。是日進呈，上曰，此御批實也。既有例當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然以副尉而煩諫官論執，請如所奏。上顧之，徐徐曰，如有例何，上曰，然，凡朝廷事既有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國體，呂頤浩、席益固請如煇所奏，上可之。（案）煇所奏，非謂不應補官，謂其不應不作非泛也。蓋克小厮節略其文，遂失本實，今補詳之。（中興聖政臣國正等）曰，天下之事，必有爭臣以防其微，必有謀臣以當其體，此爲治世也已。突事之行也，必有爲變之可議，人以爲猶可也，爭者曰，必不可，人以爲未害也，爭者曰，必有害，人主豈得無於微而聽其說，故以爭爲職者也。事之猶可也，而過於實，無傷也，人有所疑，事有所必不可，不肯者，又將使斯人不擇可否，不肯從，遂以伸其職於後也，故曰法家德士，不可以過人望之，百無不從，有陷國家，稍加逆鱗，其職遂絕，謀臣者所宜左右其說，以獻於朝主也。太上皇帝樂受諫疏，付外而行，與大臣謀議，曲折詳盡，事格成命而重逆滅發，此國體也。夫以煇之論一副尉，興論嚴正果而授試官者，何如哉，試爲果而授試官，塗之人耳，而來者未必加多，因謠言而覆恩澤，則紙廳之類不乏也，其非泛補授之名，安得而不舉進正於此，蹤有前比，可免論職，特不可以一概應恩澤，而風思官直直氣也，煇之論事，以其職，頤浩、益謀圖以其體，而太上皇帝不厭於藤從之，遂遂變奏議。

庚辰，輔臣奏事，呂頤浩言兩足上曰，日者亢旱，朕甚憂之，以爲稽事無望矣，今霖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大有年者纔一，蓋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上命議獄省刑，弛力役，進素膳，及是雨乃足，翌日，上始御玉食焉。

辛巳，左朝散大夫廣西轉運副使劉彥適知靜江府，代見任人降充直祕閣許中赴行在，先是有詔復收免行錢，而彥適市買方物，抑賣人使低其直，民有訟之憲司者，中樞繫之，死獄中，提點刑獄公事董棻言於朝，故先召還，尋奪職。（奪職在八月庚子）　棻、逵之子也。既而宣諭官明堂復奏其五罪，（四年二月壬申）乃趣湖南漕司勘治。

皇伯洪州觀察使權行在中正司安定郡王令時爲寧遠軍承宣使，以積閑遷也。

八月，（案）是月癸未朔，丙戌，戶部尚書黃叔敖請諸路上供錢，兩浙限次年二月終，江、湖限五月中，聞起發，遠者本部以聞，從之。（四年二月，廣東、西漕臣以上供欠多降一級）　初，忠銳第八將徐文既叛去，（事見四月）以所部海舟六十，官軍四千三百，泛海至鹽城縣，遣使臣閻中納款於僞齊，具言沿海無防禦之人，可以徑至二浙，且圖上駐蹕所在軍馬之數，因密州草橋鎮巡檢包德聞於劉豫，豫大喜，是日授文防禦使，知萊州，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泰等州，且至淮南與大軍會合。

己丑，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赴行在，仍命飛以精卒萬人留戍江州，輔臣因論分屯軍馬遠近輕重，呂

回浩曰、但恐無糧、上曰、撫國家、給饋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乃命出撫州樁管錢九萬餘緡、江西折帛錢易糧萬斛、以餉飛軍。

辛卯、詔諸路州軍、自去年以後奏案未得斷敕者、具月日申部取斷、先是禮部尚書洪擬入對、論諸路獄案凝滯、上諭輔臣曰、奏案遣決、濡滯刑獄、蔡繫者多、何以召和氣、呂頤浩曰、奏案法有日限、上曰、但不舉行耳、可常催趣、務在刑清、庶革久弊、乃有是旨。

壬辰、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言、川、陝諸州廳奏獄案、乞用便宜指揮、酌情斷下、如張浚例、許之。

癸巳、左承議郎常同爲殿中侍御史、同自柳州召還、既對、遂有是命。　和安大夫萊州防禦使王繼先言、累年供進湯藥有勞、已推恩敕、乞將上件勞績守本官致仕、庶不踰分、招致人言、詔繼先遷秩一等、許回授。　是日、朱勝非自湖州赴行在、故事、大臣奪情者、服糧光幘慘紫袍皁角帶、上皇惡之、政和末、始畿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至是勝非請所服、太常遂省記宣和近事以報、而居第則慘服去佩焉、議者不以爲是。（太常奏下、有此月庚子令用時弗赴行在、遂奪之、時弗奏狀云、臣今月十一日登舟、是行、癸巳、十一日也、事情被平、太常所記不如是之詳、今以奏狀百衲裝法增入。）　是夜、虔卒石亮與其徒謀卻州學圍聚爲變、忠節指揮使司佺密告東南第六將韓思等、率兵捕其徒七人、皆斬之、事聞、詔虔州別選守臣、命見任人侯延慶赴行在。（事聞在九月庚午、後三日癸酉、除朱芾知虔州、已附見九月甲戌、劉大中奏狀、更不別出。）

甲午、上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眞元祐黨人、豈有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上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數人、策不能固窮守節、旋貶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猥瑣、實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敏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嚴州、受賕抵罪、故上及之。　右通直郎唐恕試太常少卿、恕及告老、屢召不至、及是入對、詔賜進士出身、而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王子獻復右朝議大夫、子獻初坐江西棄城停官、及是乞率復、大理約法公罪斬、仍用赦而復之。（若此以見棄城約法輕重。）　故降充寶文閣待制王覿、追復龍圖閣學士。（覿、婺州人、元祐翰林學士。）

續編制已上第二十六人、臨江軍安置。

乙未、詔河南鎮撫使翟琮、且在襄陽府屯泊、聽候朝旨、時梁、益之地、悉陷僞境、琮屯伊陽之鳳牛山、爲僞齊所逼、孤立不能敵、率部曲突圍奔襄陽、京西招討使李橫以聞、故有是命。（熊克小歷、載琮與圍在明年三月末、今不知琮至襄陽之時也、今從日歷。）　權商虢鎮撫使董先亦言、有官軍及老弱七千在襄陽、而李橫兵河南府孟汝霖州鎮撫使其實並領虢名、今不取。）

已衆、恐不能贍給、乃命先赴行在、先遂以其衆依趙鼎於江西。

丙申、以昭慈聖獻皇后改謚冊寶告太廟。

丁酉、遣戶部員外郎徐杞奉冊寶。

己亥、以信安郡王孟忠厚爲禮儀使、奉神御並詣溫州、上酌獻於射殿畢、步輦至行宮南門外、率辭、宰相率百官辭於城外、時以製塑神御、官吏遷官賚者二百四十餘人、添給錢萬緡、銀帛二千四百餘匹兩、言者以爲濫、乃命差減焉。（八月甲午、詔賜官賚人減半。）　詔置三衙管軍直舍於殿門外、用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請也。

庚子、詔都轉運使移司撫州、時議者皆欲罷都運司以省費、給事中黃庶傳上疏言、自罷發運司後、上供錢物、頓失拘催、遂改爲都漕、蓋以收獲上供應副行朝爲事、今罷此、亦可省官吏之費、但慮諸路漕臣、復以上供錢物移用、他時復置、卽非朝廷舉指、並具置司前後所催發錢物數以聞、乞付戶部官同議、於是度支郎中侯燕等言、自置此司、一歲間所拘催錢糧金帛、已八十二萬餘貫石匹兩、第漕臣不得自便、同所忌嫉、以此見存廢利害甚明、今置司常州、去閩、廣、江、湖地遠、乞移司撫州、從之。（熊克小歷、淺以庶傳元章爲盟所奏、並併戶部定奪之時、合爲一事、查庶奉也、今依日歷、各取其聯語別書之。）

辛丑、信安郡王孟忠厚言、近者有詔改議昭慈聖獻皇后謚號、務盡尊崇、而其廢復之因、終未明辨、人咸疑之、臣聞昨有黃策上書、專論此事、蓋策於平江因析賣蔡京家產、乃得京舊所藏親奉聖語劄子手迹、有太上皇帝諭京語曰、皇太后言、昨先帝既廢后、亦有悔意、蓋以語皇太后、則知廢黜之事、非繇泰陵聖意、斷可知矣、昨已蒙宣取京所書劄、寫本、望宣付史館、以慰在天之靈、從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殿前都指揮使、充宣贊舍人添差福州兵馬鈐轄劉紹先爲神武右軍右部統領、用張浚請也。

甲辰、手詔曰、比者雨暘非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戒惕之中、又復地震蘇、湖、益若懼焉、蓋天之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協序陰陽之故、咨爾在位大小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先是宰執同奏請罪、章未下、侍御史辛炳奏大臣無畏天心、何事不可、其言峻甚、由是出宰執初章、仍有天之降災、皆朕失德之語、於是呂頤浩等居家待罪、累四章乃止。（此並據朱勝非秀水閒居錄附見、日歷無之。）　時已命諸路帥司起發州郡所負積年禁軍闕額錢、是日、上諭輔臣、恐不便於民、速令除放、遂以手詔付有司、自建炎以來皆蠲之。　御史臺主簿陳祖禮言、按臺令、有三院御史分詣三省點檢之文、六察官輪詣六曹按察之制、望申行之、詔自下半年爲始、祖禮、晉陵人也、右承議郎新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請得具便民或違防五事、如守臣例、許之、自是監司皆得條上。

乙巳、詔復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兼直館檢討、若著作郎佐有闕、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先是著作官全闕、以都官員外郎孔端朝兼權著作佐郎、至是吏、禮部討論而有此命。　初、婺州兵馬都監駱公彥等七人、皆以潛邸恩得添差、而左司諫唐煇言其非祖宗舊制、吏部引上皇初卽位時敕旨爲言、是日、詔隨龍官係國朝故事添差、劄與諫院照會。（吏部奏到元符三年六月五日、聖旨蓋爲上皇隨龍人創設也。）

丙午，起居郎孫近守中書舍人，曾統守起守郎，祕閣修撰知虔州侯延慶復爲起居舍人，尚書左司員外郎劉岑守祕書少監，直寶文閣知彬州趙不羣知寶州，右朝奉大夫趙康直改知泰州，泰州自分鎮後，就用武將張榮爲守，及是始命文臣。　左宣教郎杜巖送廣州居住，巖自宦都與其孥乘舟至姑孰，朝廷聞之，命官護送至行在，而後遣之，巖兄嵩、崑中道亡去，求之不獲，既而奔僞齊。紹興七年十一月，金人進陳敏內有杜嵩。　故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朱師服追復集英殿修撰，以元祐黨人故也。師服，海州人，紹聖中書舍人，待制以上第四十九人，五年六月乙卯遣書。

丁未，浙西提舉茶鹽司言，本路諸縣去冬住賣鹽錢塘縣四十六萬餘斤，比遞年增三十七倍，建德縣二十七萬餘斤，比遞年虧六分，乞賞罰。詔兩縣當職官減展磨勘年有差。　初，張浚承制以參議官宣文閣學士程唐籌邊有勞，進秩一等，回授其子登仕郎敦復爲承務郎，命既下，論者以爲吏部改官格法甚殿，雖見任宰臣回授轉官，亦無改官之例，乞改正，乃詔權敦復二資。

戊申，龍江浙等路轉運司，給事中黃唐傳言，自置司以來，僅發上供所增錢三十餘萬緡，黃金千五百餘兩，米二十二萬斛，絹二十餘萬匹，絲亦稱是，不知何名而遽能之，若罷此司，而上供愆期，定復分遣郎官四出催刷，是徒爲擾擾紛紛，虧損國體，利害甚明，望賜詳酌。詔以次官書讀行下。　初，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寓居梧州，多市官鹽以規利，至藤州，爲監稅左宣教郎韓璜所發，州以私鹽論罪，揆愬於朝，詔廣西提點刑獄董棻定奪，棻言，揆雖以詭名市官鹽，而在法犯權貨不得根問買處，合從私販法，事下糧官務，提領官張綱言，廣西鹽係官販官賣，即無不許隔越州府貨買之文，都省勘會，恐官司實有用情，令本路漕臣依公究實申省，如敢觀望重寬典憲，其日辛卯也。至是侍御史辛炳言，揆若轉買客人官鹽，自有文引照驗，今既無文引，無可憑究，適所以彰朝廷用情廢法之失，遠方官司祇有遠望朝廷之理，必不覬望州郡勘司，按揆父子兄弟，叨受國恩，前此坐罪貶責，例當籍沒家貲，巧計避免，今以私販獲敗，天害誅之，公朝成法，每以私意廢壞，不可不戒，乃詔藤州遞具案以聞，俟至取旨。著此以見靈諫攻呂頤浩本末，案炳奏藤州已於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具案聞奏，至今論年，方令刑部保藤州奏案不知何謂，四年六月庚子行遣。

詔故朝奉郎陳伯疆特官一子，伯疆事上皇爲右正言，以忤權倖廢，及是用其家請而命之，中書舍人張綱論伯疆之死，已三十年，前此未嘗敘雪，今遽推恩其子，異日死於謫籍者，援以爲例，將何以止之，朱勝非曰，伯疆以直忤蔡京而被黜，今議已開，理當推恩，蓋綱失於取會，上曰，伯疆固直，第朝廷未嘗辨雪，致綱有言，今欲直伯疆之寃，當先令辨正也。十一月丁卯朔命五年三月乙亥推恩。

己酉，給事中黃唐傳言，近下求賢之詔，未聞有薦一奇出一策者，而告論州縣及訴人之過，則多有之，此非陛下求言本意，望降詔旨，應自今上書言事，毋有所諱，惟不許因事告他，計人過失，詔檢鼓院榜諭。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陛下乘此艱難，注意在將，而二三將臣，不能協心共謀以濟國事，邇者淫雨害稼，地震輔郡，陰盛之象，殆謂此也，悉由幕府謀議之官，以妄言激怒主帥，贊襄無狀，理宜罷免，詔以付諸將同

所言，蓋指劉光世、韓世忠也。　侍御史辛炳言，叨經日參，每見朝殿進呈，宰執有面身奏事者，臣竊謂天下有大利害，政事有大因革，人才之黜陟，賞罰之勸懲，相與敷陳於陛下之前，蓋有不容不公者，面身之際，何所不有，臣恐分朋植黨之漸，爲害滋大，欲望降旨，自今三省樞密院朝殿進呈訖，不得面身，遠者許御史臺彈奏，都省奏關門狀，令臣僚上殿不得面身奏事，宰臣非執政官，曲謝及乞解職者，聽，庚戌，詔依關門見行條法。　詔權貨務都茶場許臺諫取索及句喚人吏。此事因常同論辛亥，詔權王仲湜請蘄州宗室各以行尊者一人，檢察月俸錢米，許之。渡江後，宗子散居四方，故仲湜以爲請。

是月，韓肖胄等始至雲中，見金國左副元帥宗維議事。王明清揮麈第三錄，韓似夫與先子書，頃使金國，見金主所紀事，光彩絢目，韓注紀久之，金主云，此有晉少主獻耶律氏者，唐氏日月尚也，案張匯錄婁云，紹興三年，尼瑪哈、因斯屏婁中，寘尼瑪哈之白水泊遊獵，執尼瑪哈等，遣屏，因分居本所，不云金主在雲中，金史皆以今年十二月四日回到涿州，若往會宗往返必不如是之速，疑與肖胄所來者止元帥府使人，則似未嘗見金主也，明涵所云，姑附此當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八

【紹興三年】九月壬子朔，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沈晦提舉江州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因暴狂僭，貪忍輕率也。晦到官纔踰月而罷。　初，張浚爲宣撫處置使，行移於六部用劄子，而六部回用申狀，至是吏部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引疾求去，詔韓辨御藥院趙徽宜押赴都堂觀事，時天象示變，臺諫交章論頤浩之罪，上始厭之，及罷都省司，頤浩不能爭，乃求去。　祕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執供具建炎四年二月癸亥，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引疾求去，詔韓辨御藥院趙徽宜押赴都堂觀事，時天象示變，臺諫交章論頤浩之罪，上始厭之，及罷都省司，頤浩不能爭，乃求去。　祕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執供具建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建炎以來起居注，命百司日以朝廷所施行事報祕書省，進奏院月報亦如之，從之。

甲寅，呂頤浩再求去，詔韓辨御藥院邵諤宜押視事。　川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趙開坤印錢引一百五十萬緡，以錢引未通流於夔路故也。

乙卯，給事中黃唐傳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唐傳自爲給事中，將及半歲，朝廷政事，寧無差失，前後發論，勤正亦多，唐傳尸祿其間，曾無一言，對駁，但乞以文士解額三分取武士，爲此不急之務而已，其畏謹緘默如此，今都轉運司處古員闕，蠹耗國用，臺諫官以爲可罷，公論以爲可罷，陛下以爲可罷，唯大臣初主議者，尚欲存留，唐傳不顧公議，明示傳會之迹，欲以取悅宰相，

頃者京城失守，唐傅爲宗正少卿，盡取玉牒獻於金帥，使皇族係累而去，用此張邦昌差權中書舍人，便行僞命告詞，士大夫至今切齒。望賜罷黜，以肅百僚。故有是命。章再上，遂奪職。唐傅奪職在丁巳。　湖南轉運副使李弼孺能，先是，本路安撫使折彥質奏弼孺與之有舊隙，請罷去。詔弼孺移江西。五月，廣中。時湖寇充斥，弼孺開命不行，徧檄諸州，有敢應副帥司者，當職官枷項送獄。御史常同言：弼孺趣操卑汚，頃年嘗認倡人李師師爲姑，諂事朱勔，贓汚狼籍。今又公違詔旨，占護錢糧，意望敗事，故弼孺遂能。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致仕，不許。　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孟庾自軍中朝行在，至是復還鎮江。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因私忿交爭，事下督府，庾不能辨曲直，乃走愬諸朝。此以紹興八年，常同劾疏附入。初，僞齊侍御史盧載揭上議，陳結南夷援川、廣之策，大略謂：今宋朝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東絕齊、魯之衿，賦荊、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固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貨寶雜遝，有金銀茶馬之貢，香礬綿錦之利，資其雄富，未易殄滅。爲今之計，莫若列其利害，表於大金，大具海舶，各遣一介之使，南通交趾，結連溪洞，講魯高之德，策約二廣以分王，雙掠其地，俾財賦不入於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必魚爛而亡矣。豫大悅。是日，遣通判齊州傅維永及募進士宋因等五十餘人，自登州泛海入交趾，册都王李陽煥爲廣王，且結連諸溪洞酋長。金主遣使穆都哩等二十餘人偕行。此據張孝純書增入，計未必遣也，姑附此。

丙辰，朱勝非言：近聞泉州水災。事見七月丙子。已下本州請問，上謂大臣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蠲貸之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既而泉州奏其事，乃詔民之被害者除其稅，其當濟給及營繕者，以度牒二百賜之。癸亥在是月甲戌，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嘗曰，明四目，達四聰，蓋言人君之視聽貴於無壅也。管子曰：堂上長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蓋言人主之視聽易於隔絕也。今欲去隔絕之患，而使之無壅，其唯言路乎。國方難運，有水旱災異，使之上聞，雖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疾苦，其視聽廣矣，能乎是，則天下之事無不聞矣。蓋入情喜聞其美而惡言其弊，而惡言其弊所繇聞之塞。今也水旱災異而使得以上聞，則凡可以達一人之聽者，果何憚而不言乎。蓋伯之肆虐，盜賊之蠭發，若地之類，使其無之則已，有則必當以實告，將其實而預圖之，天下無難事矣。其爲從豈小補哉。觀此，祖宗之深意，而太上聖帝所以責監司守臣也。　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月見羣臣，省政事，則謂之後殿；從後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隻日講讀於斯，則謂之講殿。至是梁朽，前榮且壞，命有司繕治之。乃權御射殿，榱卑陋，茆屋裁三楹，侍臣行列巾裹觸棟宇。　權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言：朝廷比修紹興敕令，忠厚之意，悉本祖宗，惟是速於成書，去取之間，不無舛錯。今州縣推行，漸見牴牾。望詔監司郡守與夫承用官司，參考祖宗之舊典，各據新書之闕遺，悉隨所見，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訛謬，著爲定法，從之。　左朝奉大夫王次翁自廣西轉運判官召還，是日引見，而對不合，乃以次翁知處州，次翁乞祠而去。

丁巳，詔自今行在職事及監務官上書，並實封用公文印記，徽牒檢鼓院投進，不在召保知在逐便之數。前三日，太常少卿唐恕應詔上書，鼓院用例，併投匭人押出，侍御史辛炳言有虧禮意，故有是旨。元旨俾匭詔上書人聽，後以鼓院監官唐琴申明，十一月庚申得旨，逐時投進，文字依此，今併書之。

戊午，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呂頤浩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年，侍御史辛炳勸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疾求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論其十罪：大略謂頤浩循蔡京、王黼故轍，重立茶鹽法，專爲謀利，一也；不於荊、淮立進取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俗士，卽其親舊，三也；民訴訟有再至者，輒罪之，四也；賊吏呂應問、韓倩皆滿數萬，頤浩既受女謁，遂令移獄，欲罪元按官司，五也；臺諫論事，不合己事，不合己意，則怒形於色，六也；近兩將不協，幾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申國威，而姑息之，七也；其心腹最善者，擢置臺諫，使探臺中議論，八也；近者地震，抑而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雜坐，比言者論罷都漕司，遽託病乞出，十也。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疏入，遂召翰林學士綦崇禮草制，授頤浩衛節奉祠，崇禮所草詞，略曰：備觀夙夜之勤，莫測災辟之異，駿人言之儲咎，指國政之失平，朕則責躬，卿胡辭位。崇禮、頤浩所厚也，炳言，頤浩制詞優厚，無一字貶黜之意，不知頤浩之罰，是耶非耶。按頤浩兩任宰司，狼籍不一，不特搢紳士夫能言之，雖三省六曹百司之人，猶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市井閭巷之人亦能言之。祖宗以來，不聞大臣敢如此者。頤浩安而行之，欺忽陛下，敗壞法度，日甚一日，頃者罷去，正坐臣僚章疏，不曾降出，亦聞陛下批答，有力掩之者。是非之不明，賞罰之所以不行，此前日之失也。今復蹈之，可不爲後日戒乎。望以臣前疏付外廷，以明是非，斷去將相崇賞，以正賞罰，於是頤浩卒改命。　詔諸路水旱等事，令監司郡守卽時聞奏，如敢隱默，當寘典憲。

己未，手詔以絹計贓者三千爲一匹，舊法十三百爲一匹。建炎初，增爲二千，至是言者欲舉祖宗之制，杖脊贓吏於朝堂，上以絹直高，故有是旨。乾道六年三月甲戌，又增一千。　都省言：近降金銀錢帛和糴米一百萬斛，務欲利國便民，聞前時和糴郡縣，多將糴本留不卽支，及阻節減剋，民戶實得無幾，致所糴數少。今宜革去前弊，詔有違戾者，當職官吏並徒二年。〔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今言理財者，必曰輕重斂散也。太公行之於鹽，管仲行之於齊，其後李悝以爲平糴，耿壽昌以爲常平，李悝以爲和糴，名雖不同，其實一也。然則和糴之法，豈不爲其良而其效豈不爲甚著。今天下利之所出，取之豪民，理財者恃所籍其能，其猶可以佐用度之乏而無利於公私者，莫若和糴。蓋而斂散，實而糴民有所濟而不饒，利不入於大賈巨家，而公上享其贏餘，此其法所以爲可行也。然而朝廷行之，未見夫爲利者，法

非不盡行之者，蓋嚴於附太上皇帝因群言之害，蓋遠其之間，實將以備其禁也。其在今日，和議之後，未嘗嚴而不誅，臣恐舉太上皇帝是法而未行之者，遂與者亟罰無赦，庶幾和議之後，不徒存其虛名，而必收其實效，此誠當今之急務也。

庚申，呂頤浩復爲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制略曰：追再預於首臺，遂兩更於期歲，雖稱有誠，風績寖微。復虧難進之風，遂致易汙之失。用辛炳疏也。　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江州來朝，賜飛金帶器甲。飛養子雲，年尚少，上亦以戰袍戎器賜之。（日曆甲寅在此月甲子，今併書之。）　夜，朝天門外火，燔民居甚衆。

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吳勝敗僞齊兵於黃堆寨。初，陝西同統制軍馬楊政率諸軍深入，至清水縣，命勝與統領官楊從儀、程俊等率忠義人進討僞涇原第八將殿千，以甲軍千人、騎五百襲蓮花城，勝急擊破之。翌日，第十將楊師閔復以騎二千來援，勝等追殺無遺，獲所部將十餘人，師閔僅以身免。勝還至臘家城，復與敵遇，步將從義郎彭晟戰死，準備將承信郎賀吉爲賊所獲，曰：吾不死於敵手。遂自殺。是役也，將士死者百二十有三人，皆贈官，祿其子。吉，延安人也。（吳勝以是月己卯破蓮花城，彭晟、賀吉以十月丙戌死事，今併書之。）

壬戌，直徽猷閣呂祉除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初除淮南宣撫司參議官，未至，上奏言：今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身，四體不備。今日荊、楚之地，不可不宿兵以固上游之勢。上納其言，會江東謀帥，遂用之。建康自南渡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官爲帥，至是特有此授。祉既至，對於內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莫急於形勢，故一曰形勢。日者朝廷命諸將分屯沿江，得之矣。然此特形勢一事，若軍政不修，亦不可恃，故以軍政次之。軍政修在擇守將，故次以守將。屯田乃宿兵之先務，故次以屯田。宿兵既多，則生財必有術，故次以通貨。然生財莫如省費，故次以省費。欲將士用命，蓋在謹賞，故次以謹賞。正兵以當大敵，而保守鄉井，助戰策應，以防賊兵衝突，不可無民兵，故次以民兵。防閑吾圉，欲知賊中動靜，則不可無斥候，故次以斥候。若欲知賊中虛實，乘利進討，則不可不遣間探，故次以間探以終焉。凡此十事，皆今日所當行，闕一不可也。然臣之所論，特其大略，至其詳，則在講之，及得人行之。其論形勢曰：西北以山河爲險，東南以長江爲險。自建炎己酉歲後，長江表裏，非敵騎蹂踐，則遊寇騷殘，累年曠處，間有軍馬，然上下不接，來去不常，大非所以一統東南。臣嘗日論之詳矣。臣謂關中者天下上游，而江左則下游也。上下之勢，猶之首尾，其中氣脈，必相接續，豈可一處間斷。將欲復關、陝，必先固四川；自四川而下，有襄陽、荊南、武昌、九江、池陽、太平、建康、鎮江，皆沿江也。小大不均，表裏不可無備，謂當命將分兵戍守，使相維持。自遠近觀之，皆隱然如敵國焉，則共奠王室，有磐石之固矣。其論兵政曰：古之兵法，下自五人爲伍，上至五師爲軍，平居無事，有以結其心，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及一旦犯難，則同力致萬死，以求一生。去古既遠，名雖不同，而意皆做此，未有其心不一而可用者。方今諸將類多忠勇絕世，敢當大敵，則將不乏矣。累年巨寇，如張用、曹成、李宏、馬友下，皆河北百歲忠義之民，勇悍敢戰之士，今則盡歸諸將，是兵亦不少，至於器甲亦稍精緻，多至八九分，少者三五分，是器甲亦粗備矣。惟是烏合之衆，不揀不練，失古軍伍

結心之法。尋常討捕草寇潰兵，則有子女玉帛之利，而倚恃諸將威力，故所向無前，若當大敵，臣恐未必如是之銳，蓋非所謂仁義之兵、節制之師也。臣願陛下蒐求知兵之士，講究古軍伍結心之法，因時之宜，稍準古制，爵自宜意，以授諸將，委曲訓飭，使心曉意悟，而力行之，以時教之，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令耳目習熟，緩急皆出死力，以相助。士卒隸將佐，將佐隸統領，統領隸統制，統制隸大將，則是所謂仁義之兵、節制之師也。其論守將曰：民以養兵，兵以保民，兩者不可偏廢。而守則治民者也，將則統兵者也，俱要得人。諸郡屯兵多少不等，則將當視之。大郡則任近上大將，守臣當選前執政；次郡則任以次諸將，守臣當選從臣；小郡則任又其次諸將，守臣則選庶官。守將協共，兵民和一，則外寇不能，內患不起，四方安業，一二年間可復舊矣。其論屯田曰：民至愚也，難與慮始，可與樂成。今軍中招徠之衆，類皆南畝之民，但習於偷惰，日有請給，遂忘其故業。沿江曠處，沃野連壤，若計口授田，貸之牛種器具，士宜而勸相之，亦豈有不可爲者。臣見湖南韓京一軍在衡州、茶陵、安仁縣，耕佃拋荒田耕種二三年矣，人情安之。今法行之初，雖若強之，及其收成獲利稍厚，始知耕稼之樂，盡復其本業，則競趨之，有不待相勸者。故趙充國惓惓於此，誠得宿兵守邊省財足用之要。此事全在守將得人行之如何耳。其論民兵曰：三代而上，寓兵於農，農即兵也。春秋而降，齊有內政，晉有被廬，曷嘗不用民兵。而近世用之則無益徒擾，是何耶？推行無術，責望太重也。臣謂民兵但可令保守鄉井，官兵擊逐，則併力把捉，而防其衝突；若因利乘便，則助戰策應。近世不然，往往調發令遠去，且使之當先以嘗賊鋒，是以無益而徒擾，所謂推行無術，責望太重也。臣伏思卒伍興器，使古人皆謂之兵者，言致用均也。且以鎗劍譬之，鎗非不長也，劍非不大也，要其利用，止在鋒刃。鋒刃一入，則所向無前矣。士卒之衆，何以異此？顧臨敵用之如何耳。古人計兵，有號萬者，有號百萬者，安得皆是精銳，特鋒刃耳。以此論之，民兵未可謂之無益也。上嘉納之。

癸亥，起居郎曾統言：記注之官，職司言動，國朝尤重其選，多以諫臣爲之，聽直前奏事，所以廣聰明也。元豐官制，始正起居郎、舍人之名，不復兼任諫列，然有史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壅塞，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爲嫌。陛下雖有好問之誠，人臣雖有納忠之意，而格制日驗，莫之或舉，誠爲可惜。乃命依元豐舊制。　故中散大夫孟彥弼特贈太師，故贈直龍圖閣孟忠厚特贈秘閣修撰。彥弼、忠厚，父亮其兄也。上以昭慈故，內批彥弼追封王爵，忠厚贈從官，令有司討論。已而復有是命。時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以邢煥薨故，乞賜田賜第，官其子弟門客，皆踰常制。上令補二子官，其長子右承務郎孝楊進二秩，餘悉不行，且諭輔臣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違，豈以后族故私之耶。（中興聖政）後復以皇后受册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況徽宗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家等，今請雖不已，視其援母后爲比者，亦勿聽。（臣留正等）曰：后之於母，天下同無異，也，豈其家所宜得之恩於外戚亦爲有加焉。太上皇待遇后家，邢氏不敢與宣和皇后韋氏家等，非謂其區區之禮當然也，孝心之所發，其爲尊親其父，尊有自然而然者，雖欲踰而過之，不可得也。贊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惟太上皇帝之孝心也，其爲有尊也著矣。

乙丑，江陰軍進士李綱、蘇白伏闕上書，論時事，御筆押歸本貫。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言皆細務可行，非

有誣訐之語，願不當伏闕耳。此風皆李綱啓之，卒成變亂，不可不懲也。然韶、白所言宗子擾民等事，亦命監司、郡守覺察之。

丙寅，詔自今執政官許留身奏事，如宰臣例。　給事中詹又復爲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言者論其昏耄也。　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趙鼎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落階官，爲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戍江州。尋詔飛落沿江二字，樞密院言欲令飛於江州、興國、南康軍一帶駐軍，其江西見管諸頭項軍馬，雖隸帥司，如遇緩急，許飛抽差使喚，鼎發遣應副，務要內外相應，共濟國事。若江上有軍期急速，會議不及，許飛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報鼎照應。江北對岸係舒、蘄兩州，可令岳飛節制，令用錢糧，令鼎督所屬監司、州縣辦從之。飛言：本路兵久不訓習，乞留五千人屯洪州，二千人屯虔州、西安軍，餘並隨軍訓習。詔飛、鼎同議。先是飛在洪州，與江南兵馬鈐轄趙秉淵飲，大醉，擊秉淵幾死。帥臣李回奏劾之，及是上戒飛止酒。飛遂不飲，始統制官傅選屯江州，李山知蘄州，皆受回節度。飛受命，奏乞選山皆爲本司統制，於是飛始能成軍。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與秉淵素厚，奏秉淵遣建康以避之。時飛軍月費錢十二萬二千餘緡，米萬四千五百餘斛。此據十月十八日趙鼎所奏。　詔酒臣曾紆津致錢糧，爲軍中五月之費，而鼎紆趣之，回與飛不協。至鼎推鞫侍之，飛亦心服。飛節制舒、蘄州及隨宜措置，在此月己巳；落沿江字，在壬申。光世與秉淵部轄歸附人，在癸酉。飛乞分兵在甲戌。韶李山兵馬令飛收管，在戊寅。令曾紆將管五月錢糧，在十月己亥。選山充統制，在十二月乙未。今率聯書之。

尚書省言：自來奉使國書，係學士院收掌，自軍興以來，國書事干機密，欲令學士院將見架閣國書正副本，并應干文字，並赴樞密院機速房送納，令本房收掌，宰執封押，檢詳官常切檢察。從之。　詔都督府參議官直秘閣宋孝先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主管機宜文字，起復左承議郎范同等二人，餘辦公事左朝議大夫張髦等七人，準備差遣右迪功郎孫大雅等八人並留，參議官直秘閣宣穎主管機宜文字左宣教郎李蹠、韓辦公事直秘閣任直清等七人，準備差遣右承直郎姚宏等六人並罷。大雅、近子宏、彝明子也。先是呂頤浩、孟庾皆置官屬合三十有六人，及是減半。時擴在全州未至也。既而以穎提舉廣南路市舶，直清通判荊南府。　是日，信安郡王孟忠厚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謚册於溫州太廟，不改題神主。

丁卯，勒停人謝亮鼓朝請大夫、知滁州、中書舍人孫近等言：亮以假官入仕，法當審擬，誕妄貪污，不可付以郡寄，命遂寢。

戊辰，上謂輔臣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宜釐兵。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十數萬，未嘗以爲疑，故能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兵纔各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議者已患其多，此不知時宜也。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既削平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前三日，詔以忠銳第九將史康民、第十將王林所部釐俊軍。又令第二將張守忠受俊節制。故言者及之。　以岳霖爲保義郎、閤門祗候。詔前宰執領祠官居外者，添給如判州府例，管任侍從人太中大夫以上，依知州例；以下，依小郡知州例。時士大夫奉祠者，率避地嶺南，故廣州以爲請。　中書舍人孫近言：募役法始於熙寧，成於紹聖，歷歲滋久，遠今已不勝其弊。鄉村之民，貧者破竭貲產，當類併之役；富者轉移名籍，爲幸免之計。則以募役之法，取於遂甲，而不通於一郡之弊也。母子不相保，而必至於出嫁；兄弟不相容，而必至於析生。則以募役之法，雜取人丁多寡，而不專用物力高下之弊也。其他曲折，難徧以疏舉。望下諸路提舉官講求見行役法之有害於民者，條具而變通之。其後頗有條陳者，不克行。

己巳，尚書兵部侍郎鄭滋試吏部侍郎，滋攝天官踰半年，至是改命。　權刑部侍郎韋誼試兵部侍郎，大理卿李與權權刑部侍郎，中書舍人黃龜年試給事中，與權等獻士師龜鑑，故以命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與權刀筆俗吏，傾事朱勔，自擅刑寺，每斷一獄，必具情節見宰相於私第，觀其意所喜怒，以爲輕重。近所進龜鑑，閒止是職林、通典、六帖之屬，編集皆出子弟門客之手，他無足取。龜年素無直聲，乍任言官，陰結大臣，致身要地，自登詞掖，所繳幾何。左司諫唐煇亦言：與權爲燕山漕，髡首以拜郭藥師，爲江南漕，日事燕飲，以奉大帥，未及一年，超躐要地，豈當玷法從之選。乃詔與權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與權進龜鑑，在此月丁巳；二人得宮祠，在壬申。今聯書之。　河南布衣朱敦儒特補右迪功郎，令肇慶府以禮敦遣赴行在。初，敦儒策試不就，已見建炎二年二月丁卯。避亂抵南雄州，張浚將西行，奏赴軍前計議，敦儒卒不起。至是宣諭官明橐言其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參知政事席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陳與義又交薦其賢，乃有是命。　廣南宣諭明橐言：二廣官賣鹽諸州，價平者每鹽不下八九千，而漕司官價止於四千七百，其餘所入，皆爲私有。乞將立定官價，永爲中制外，或增或損，隨時低昂，官司不得執定，將贏息所入，並充經費，毋得科斂。其餘封樁，以待朝廷移用。橐又言：二廣州縣多缺官，有一郡止知州，或一縣全缺正官者，望令吏部速注正官，催促之任。事下權貨務及吏部勘當。　右承奉郎新通判廣州章億提舉江西茶鹽公事。著此以見當例所云監當資序人除監司，或又兩已有此當考。

庚午，上謂輔臣曰：日來稍撥忠銳軍隸大將，而江上防守諸將部分悉定。顧今歲防秋，比日前爲略具矣。朱勝非曰：今歲防秋，誠非前日可及。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行之，可以復中原，威外國，豈獨捍防險阻哉。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設官有當廢而沿，當存而罷者。自渡江以來，不除寺監之官，豈非欲減冗員，省浮費，然在外諸司，屬官浸增，舊員坐享厚祿，全無職事。以江、湖、荊、浙、閩、廣九路約計，無慮百餘員，事之倒置如此。夫內之郎曹，外之監司，其任重矣，而選除之際，至用初改官或監當資序人爲之，蓋其閒實有材能可用，而朝廷無資格以待之故也。今添差一路分都監之類，月奉數百緡，輟一員之費，已可養十寺監丞。況一郡之官，有踰百餘員者，而在廷之臣，反不及此數，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謂當裁減諸路屬官之數，復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郎曹繁劇之務，二則可以養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躐遷，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是日進呈，上曰：郎官高選，前此多歷寺監丞乃得之。自渡江以來，省併官曹，序進人材，徑至郎官，非是。其職復舊，如同官同又奏還者，輔臣不公，招致物議，望飭諭近弼，各推公心，共濟國事，破朋黨之險，去自用之陋，勿以私怨而抑實材，勿以興己而厥舉賢能。並用一私，不容公道，既開人情，脈伏中興之漸，可望而至矣。詔付三省樞密院。（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國朝之制，以三省統六部，以六部統九寺五監，故事上下秩然有不可紊之序，用人率循次以進，未有不歷寺監丞而得至郎曹者也。中興之初，大誅實異，寺監丞多闕不補，遂用者及始歷寺者郎官，遂以初改秩及監當資序者爲之。太上皇帝於是詔復寺監丞，知其有舊典出一事也。有三省考核人材，詳試以事，一也；責以有曾名器，增置二也；少年新進不敢有僥倖之心，三也。皇上闡異，尤重郎曹之選，寺監丞亦不輕授，誠得太上皇帝用人之意。

尙書吏部員外郎朱異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坐出使非其人也。尋又罷去。異十月甲申改主管太平觀，今併書之。　度支郎中侯懋以啓言都省司事不自安，因求去，詔以懋爲福建轉運判官。已而侍御史辛炳論懋非按察才，命遂寢。　詔陝西都統制吳玠、永興經略使郭浩和尙原有功，俟復陝西，於本路賜玠田十五頃，浩田十頃，統制官已下皆有差。時張浚已命浩帥興元，而朝廷未知也。　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延壽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溫州駐劄。延壽去年爲宣撫府軍將，其衆叛去，不知何以不降罷官者。

辛未，右宣義郎蘇籀爲大宗正丞。籀，轍孫也。　詔免臨安府上供二年。

壬申，三省言：勘會江、淮防秋，分道置使，部分已定。詔直學士院綦崈禮草詔賜劉光世、韓世忠。詳見是月乙亥。自軍興以來，機速事皆以白劄子徑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敕。其後擬官斷獄皆然，兩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倣唐舊制，分建三省，凡政令之失中，賞刑之非當，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反汗之嫌，政事無過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論執，而成命已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者，並先書讀而後行。詔自今非急速不可待時者，勿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書時行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唐制以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復以中書舍人平章可否，給事中駁正違失，蓋懼其有之而有未審也。至於以後兵興急於權便，三省之長始獨決，遂於是政去盛。圖遂會昌間乃復舊典。國朝循官蓋用唐舊，上下相維之制，兪復詳密。艱難以來，軍事或不待給舍書行，議者以久，凡擬官斷獄一切徑下，是亦何異於至德以後之權便？給舍議駁，不得有所繳駁，是豈祖宗建官之意哉。太上皇帝斷然以置事非急速者，仍命給舍書讀，不以一時之權而忘萬世之制，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太上皇帝有之。　布衣李杞補右迪功郎。杞，常孫也。寓居華亭，宣諭官胡蒙言其賢，上召對，而有是命。未幾，杞以私酤事爲人所告，有司拖之，而不治。言者論之，杞坐奪官，而蒙貶秩。　大理少卿張杓言：親民之官，莫如縣令，比來縣令不職，姦贓日聞，豈特爲令者之罪，蓋在於舉之不審，用之不當，任之不久，遇之不厚，誠能反是四者，臣見才能奮發，治效顯著矣。臣欲乞每歲監司聚議，舉縣令治狀尤異者一人，保明列奏，重行殊賞，庶幾人自淬礪，化爲循良。吏部注授縣令，並用合格之人，不得注初補官子弟，及文學衰耄之士。若廣南、江北縣令，少增酬賞，人自樂赴。京朝官知縣，乞依舊三考，選人縣令依諸州教授在任改官，并破驛劵。是日進呈，上曰：縣令尤爲近民，

須一任有舉主及格者乃得爲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得爲令，已墮正矣。當謹守之。乃命以杓所言送吏部。後多施行。杓，玉山人也。日曆壬申進呈孫近繳劄子，辨論臨兩劉光世臣守令劄子，上曰云云，蓋因之。（案）此日所降出臣僚章疏，乃書縣令前上曰，亦直指此，不知時政記何以云然，或又別有章不下省耳。（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自封建之法廢，分天子之民而治之者，惟守令爾，不可以不擇。以令視守，其去民尤近，蓋以百里之任而小之。縣於漢時百里之任乎，漢有清，太上皇帝未嘗輕用，輔臣之闕而先及於縣令，蓋重其舉也。雖然，古者爲官擇人，後世爲人擇守。漢郎官出宰百里，唐試縣令，所以重其選也。今日之法，改官而爲縣令，例所不免，則不得已而後授之，其餘求進入不得亦不得已而後授之。旣出於不得已，復輕其職，不過爲營資考之計，以求免於罪戾而已，尙何望其興善民之治乎。臣所令日之法，實爲官擇人，如漢唐之制，增重其選，豈於太上皇帝有合矣。　詔神武後軍見在行在官兵八千人，並撥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日曆無人數（案）師古全軍萬人，除張俊萬二千人，蓋王瓊外書錄出今覺入。

癸酉，直龍圖閣、知明州李承造，尙書刑部員外郎蘇恪，左朝奉大夫、監都茶場程岸，大理寺直曹簡並罷。侍御史辛炳言其閨門之內，帷簿不修，甘心倡優，以奉權貴故也。承造尋奪職。承造奪職在十月戊子。　左奉議郎新湖北轉運判官范伯思守度支員外郎。先是，伯思權樞密院計議官，往廣西帥司趣市戰馬，及還，擢爲都使者。又除省郎，既而左司諫唐煇言伯思始事林靈素，其後繫名軍中，所遷官率多冒濫，命遂寢。

甲戌，寧遠軍承宣使、權行在宗正司、安定郡王令畤同知行在大宗正事。　敦武郎、權主管崇奉府統領軍馬趙興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仍賜金帶，與本王亨部曲，假守踰年，至是請於朝而改命。　提轄權貨務都茶場張純言：諳曉鹽法之人，乞降黃榜約束，從之。　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左奉議郎知寧國縣李椿年練習民事，稽考稅額，各有條理；左宣教郎湯鵬舉悉心撫字，百姓服其恩信。詔並進一官，俟任滿赴行在。椿年，浮梁人；鵬舉，金壇人也。大中又言：祕閣修撰、權知虔州侯延慶守正特立，近岳飛平寇，賴其協濟，得以成功；直龍圖閣、知建昌軍朱芾節制兵馬，擒殺石陂軍賊盡淨，其學問淵源，始近時所謂老成人者；直祕閣、知江州孫佑諳練民事，招集流亡，人多歸業，三郡之政實有可觀，緣已經朝廷擢用，乞更不轉官，特降優詔褒寵，以爲奉法愛民者之勸。從之。時已詔延慶爲修注，而徙芾知虔州，大中蓋未知也。芾徙虔州在此月癸酉。　詔神武副軍統領官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張憲，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貴，正將武功郎姚政，副將承節郎楊再興等二十四人，並遷帶陝西諸路副將至準備差使有差，遂以捕虔寇功遷武略大夫、吉州刺史，而貴亦進階官遙郡二官。二人遷官在此月戊辰。

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爲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荊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王璦爲荊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爲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賜光世錢十萬緡爲營壘費，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陰軍、沿海地分，侍衞親軍步軍都

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爲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提舉鎭撫使李橫言諜報金僞欲併兵南來。深慮多寡不敵。倉卒失據。乞嚴賜指揮荆南、金房、德安鄰鎭。更相救恤。庶有輔車之勢。敵人畏憚。樞密院言已降旨令李橫、解潛、程錄互相應援。乃劄橫照會。而敵兵已至矣。十月己亥爲寄招撫州在此後二十三日。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李師顏爲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餘六人進秩有差。先是張浚錄饒風嶺之勞。次第襃錄。至是申命之。著此用見饒風功賞。

戊寅。祕書省正字陳祖言請修建炎以來日曆。從之。　詔行在諸軍並令戶部犒設一次。上自還會稽以來。每兩月乃一賞衞士。朱勝非及其時則命吏爲文書置袖中。俟命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曰。此異恩也。當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恩而何。

己卯。詔臨安府權免本路監司移送公事及定奪文字。俟移蹕如舊。以守臣梁汝嘉援開封府例有請也。　右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錄事魏彥弼遷所寄資。爲右中奉大夫。提轄行在榷貨務兼都茶場。

庚辰。崇政殿修撰蘇遲權尙書刑部侍郎。　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而言者論其夙負命遂罷。　詔神武副軍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所部改稱神武後軍。以飛爲統制。　進士楊次雍應詔上書。賜束帛。　僞齊遣將與知光州許約合兵圍固始縣。知縣事孫暉將所部遁去。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等救之。未至。會淮西安撫使胡舜陟命準備將領乘宿衞親兵楊沂中兼權殿前司公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溫、台、明州爲地分。自帥府外。應統兵官並得節制。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已而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言。舒、蘄、黃三州。先得旨分隸大路。後有旨亦期事聽江州沿江安撫司約束。又令遇盜賊竊發。聽淮西帥司約束。最後令舒、蘄二州聽岳飛節制。三州殘破之餘。事力單弱。凡受四司節制。不知號令何所適從。乃詔舒、蘄州隸岳飛。黃州隸王燮節制。十一月丙寅降旨。　仲荀至明。正當風汎賊月南來之時。即造小舟入海爲斥堠。屯兵港口。據要會以待之。熊克小曆載仲荀知明州在七月癸巳。蓋誤也。今從日曆。此云張浚奏請在十月丙申。　初張浚之在閬州也。奏言宣撫司見屯諸將官兵四萬五千人。馬五千餘匹。而吳玠、關師古兩軍不與。浚既出蜀。副使王似等奏見兵三萬七千餘人。馬二千八百餘匹。詔浚具所留兵數以聞。至是浚言。遂赴行在。乃建康所攜親兵及摘差武騎銳士良家子。與奉詔所遣西兵等。共八千餘人。馬二千三百餘匹。乃命浚於所至遣還西兵五千人。以備捍禦。

丙子。尙書兵部侍郎章誼充徽猷閣直學士。與徽猷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趙子晝兩易。　尙書右司員外郎胡蒙罷。左司諫唐煇論蒙奉事權臣。侵冒遷擢。昨爲浙西宣諭。所按發皆任私喜怒。有承大臣風旨者。故黜之。　詔塋後宮遷轉並赴盜謝。事初見二月丙子。

襲鄭義郎洪邦彥以鄉兵來援。辛巳。賊棄城去。

是月。僞齊直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極其指斥。豫批進定國一官。倫克明錄僞齊此定國進論首句凡十九字指斥不錄。

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維悉起女眞土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衞兵之家得留。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九

【紹興三年】冬十月壬午朔。詔曰。昨者出自朕意。分遣使人。授以手麻。澄清諸道。逮胡蒙等還朝。偶緣他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深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擯廢。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顚倒紛紜。民受其弊。未遑二使不無疑慮。勸懼畏縮。甚失臨遣之旨意也。三省可速行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時劉大中、明橐未還。上恐郡邑觀望。故有是詔。　禮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洪擬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阿附王黼。在銓曹專任胥史故也。先是上以地震求言。擬與其兄子駕部員外郎興祖偕上封事論朝廷紀綱不正。諂佞在位者。蓋是父子繼罷。　秦魯國太長公主自閩中至會稽。請入見。許之。

癸未。起復尙書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籍散佚。無所稽考。議者以爲銓法最爲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洪擬等以省記並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至是成書。　樞密院言近聞商人有持膠鰾漆貨匿於茶籠中以售於北境者。詔禁止。犯者行軍法。

甲申。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給事中。　御史臺主簿陳禮、祕書省正字陳祖言並罷。以御史常同論其日登大臣之門。肆爲長夜之飲。伺候臺諫。出入詭祕也。　成忠郎閤門祗候統領光州石

額案人兵張昂充黃岡、黃陂、麻城三縣巡檢。昂屯山寨凡七年，故有是命。

丙戌，尚書考功員外郎魏矼守監察御史。矼在考功時，選部案牘不存，吏緣為姦，川、陝官兩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反輒經歲，矼清細節不圓者，悉先放行，人以為便。自後踵行之。矼，歷陽人也。

丁亥，監察御史鄭作肅守尚書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袁正功守右司員外郎。　詔撫州進士鄭名世、左承奉郎李公懋、左從政郎徐嘉並召赴行在。名世，孝甫孫。孝甫已見二年七月。家素貧，不求仕進，躬耕以養，每博通經史，長於春秋。公懋，臨川進士高第，黃潛善惡其切直，故斥遠之。嘉，西安人，為德安令，民安其政，宣諭官劉大中俱薦於朝，故有是命。

戊子，尚書工部侍郎李擬試禮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耿延禧試尚書刑部侍郎。既而言者奏延禧不當用，罷之。權刑部侍郎蘇遲權工部侍郎。日曆，九月庚辰，蘇遲權刑部侍郎，庚辰，遲進行在。十月戊子，蘇遲權刑部侍郎，兩次所載皆闕重字，刑部蘇名，蘇遲九月除權侍郎，十月除權工部侍郎，名同，蓋一人，此則李擬為禮部尚書，遲實代之，日曆並誤。　起居郎曾統能為祕閣修撰，知秀州。　太常少卿唐恕試起居郎，兼權給事中。恕力辭不拜。　右朝散大夫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張宗臣初除大理卿，坐章去，令婺州以寶鹽不法事被劾。宗臣欲遂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簽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屢下蠲利之詔，惟恐無辜被繫，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覬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慚，九成因投檄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貪，且聞其朋附權貴，居五客之一，故能。　詔樞密院編修官宗庠、魏良臣效官，有守，不事奔競，並令引對。庠，順昌人。良臣已見二年八月。良臣，席益所薦也。既而御史常同論庠素號凶人，脅干廖綱，薦引綱以其無行不薦，遂逕綱匿喪事，以告言官，及綱辨明，有明案為證，乃知誕妄，恐薦者不知其詳，上誤聖聽，乃止不召。庠再上，詔與外任。

己丑，直祕閣知江州孫佑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左朝請大夫陳子卿知江州。　詔捕獲強盜，雖無被主姓名，而贓滿已經論決者，許推賞。先是太常少卿唐恕言：舊法，獲盜不知被主姓名，則不該賞，故江湖間有舉舟盡遭屠戮，蹤迹絕滅，官司雖知，終不掩捕。蓋既知無激勸之方，又欲逃捕盜之責，法久姦生，望賜更改，故有是命。

庚寅，起復鎮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充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玠加檢校少保，以總兵累年，捍禦有功也。玠加檢校官，除利州路制置使，論墓碑，乃錄蜀屏之功而史所書如此，蓋實司蜀其敗，次第行賞，劉廷雖申命之，御別降此官耳。　左朝散郎邵彪知楚州。　大理少卿元堯言：四方之獄，雖非大辟，情法不相當者，皆得奏請裁決。今奏案來上，大率皆引用情重法輕之制，而所謂情輕法重者，鮮矣。豈人之犯法而無情輕者乎？欲望申敕，凡遇罷於法而情實可矜者，俾逐守成憲，請讞以聞。詔申嚴行下。　左承奉郎程克俊守國子監丞。初，魏矼在考

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多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間應納役錢之數，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納之勞。至是下轉運常平司議，已而兩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委是無可挪撥，而常平司言役錢既充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兩詔奏下在明年二月庚子。

壬辰，詔自今犯私鹽，並依紹興敕斷罪。如亭戶非亭戶煎鹽與私販，及軍人聚集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本犯不至徒者，配鄰州；若罪至徒，即配千里；如係流罪，即刺配廣南。內私販拒捕之人，依政和指揮不以赦降原減。其去年十二月甲午赦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書省批狀指揮勿行，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及對論私販刑名太重，上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為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同復奏紹興敕，私有鹽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煉者一兩比二兩，刑名不為不重，後來復降指揮，並不用蔭原敕，再因官司申請，雖遇特恩不原，行法之深，乃至於此，可謂盡矣。去年之冬，因大軍所駐，常有兵卒私販，百姓因之，故又有亭戶不以多寡杖脊配廣南指揮，蓋一時禁止，非通行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權貨務看詳，以謂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遂批狀行之，提領官覆純、一堂吏耳，但欲附會去相之意，朝廷不謀之近臣，不付之戶部，不稟之聖旨，遂以批狀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斷配日有之，破家蕩產，不可勝計，主議之臣，聞人一語及此，則以為沮壞鹽法，但曰：刑不鯁，不足以致厚利，夫盜刑章而不恤害民，此蔡京、王黼之術也。奈何令遂用之。訪聞官司所捕獲，皆貧下之戶，不過數十斤之貧，至於有力之家，則結集人衆，持兵守護，動至千萬斤，巡尉熟視，莫敢誰何。嶺外險遠，平時擄劫之風，已自難制，今配私販之徒，往聚於彼，是遠方之利，自古及今，刑之所施，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為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謂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搢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望付三省以前後所降私販刑名，更加熟議，如有犯禁，且從紹興編敕定斷，若軍人聚集及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即依甲午指揮，所有不用蔭原敕指揮，亦乞詳酌施行。契勘榷貨務都茶場，特一場務耳，非省部寺監之比，自今應干茶鹽事，乞送戶部看當，事關刑名者，兼送刑部擬定，其場務及提領官受客人詞狀，並申尚書省，不許徑牒諸路施行。事下戶、刑部、大理寺參詳，至是乃定。用戶部尚書黃叔敖奏也。熊克小歷載此事甚略，且附於六月末，蓋當詞此時自鄰州請遞，未至都，今年八月，始除御史，九月下旨，國奏私鹽刑名太重，詔戶、刑部勘當，至是進呈，克實誤也。克又併載張純下大理治罪在六月末，亦誤，純下大理在十月己亥，今別繫本月。　宰相朱勝非言：自置宣撫處置司，凡四川帥臣監司以下堂除部闕，及安撫茶馬等司辟闕，盡以便宜差官，有違舊制，致使寒士久不得祿。詔自今監帥司闕官，令宣撫司具奏三兩人聽旨，其原係部闕，並令諸路漕司依舊法施行。　尚書吏部員外郎蘇良冶罷。以言者論良冶交結呂頤浩子弟，最為親密，與蘇格若預入幕之賓，人戲號為二蘇故也。怜十月癸酉已罷。　荆南制置使王燮引舟師將至鄂州，上奏言：湖水瀰漫，楊么未可捕，詔湖水已減，令速進兵。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賣馬。上諭大臣曰，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爲鑒。上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賈販，第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償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爲無益也。　左儒林郎舒鈞王爲永興令，擅斷劫盜，詔特降二資。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宣諭江南路還，入見，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爲八冊來上。大中出使僅一歲，所案吏二十人。正月乙丑，永豐尉鄭文昌，戊寅，右朝散郎知貴溪縣趙晦，二月庚戌，新建令毛寬，三月丙子，右奉議郎知南城縣錢倚，四月丁酉，吉水令，己酉，右承務郎知太和縣丞高公繁，五月丙寅，左奉議郎權上饒令鄭達，右承直郎上猶丞李琳，右迪功郎權上猶尉楊邦總，六月丁亥，右從事郎知安福縣非大有，壬辰，右宣義郎通判吉州韓，八月丁亥，建德令，癸三者，九月甲戌，右朝奉郎通判袁州提執柔，並放罷，取勘，內公繁、達停官，又奪回，並與落，三月甲子，李正民見六月甲午，雅見十月壬寅。又知寶陽縣宋仲堪，四年二月辛丑，大中論上饒保中及之，未見行遣。　薦士十六人。正月己卯，右承議郎知鉛山縣陳沐，六月丁亥，左宣教郎南豐令吳蔽，七月丙辰，左朝奉郎臨信軍簽判，左奉直郎吉州判官李郭，九月甲戌，左朝請大夫知南康縣趙公祚，十月丁亥，宣州司戶參軍饒廷直，進遷一官，並行在。又奪正，明年，舉侯廷慶，宋孫公，別見六月壬辰、九月甲戌、十月丁亥。所薦士後多知名。　川、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趙開增印錢引二百萬緡，於夔路市糧及金銀，以賞撫司於恭、涪州糴米三十萬斛故也。俄又增印二百萬緡。

乙未，左奉議郎提點浙東刑獄公事周綱言，新法弓手皆失業游惰不逞之徒，乞廢武尉一司，將見役之人撥於文尉，事下戶、兵部，如所請。　初，上既增以絹計贓之直，而大理少卿張杓入對，言竊盜以贓準錢四百以上，即科杖罪，幾及兩貫，遂斷徒刑。民無常產，迫於飢寒，不得已而爲盜，今百物騰踊，所得至微，而罪已及於徒，情實可憫，刑寺奏：除強盜依舊制外，竊盜遞增錢五分，如三貫徒一年之類，俟物價平日如舊。是日進呈，上曰，古人君治國家，不過省刑罰，薄稅斂爲先耳，可如所奏。杓以九月癸亥面對，甲子降下，今併附此。乾道六年閏五月又增一貫。

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添差幹辦皇城司韓世良添差浙西兵馬鈐轄，罷皇城司。世良初除皇城司，月日未見，當考。

丁酉，禮部員外郎兼秘書省著作佐郎舒清國言，自有國難，盜賊間起，所在州縣，率多殘破，人民流離，戶口減少，而守令或不究心撫存調療，謂宜以戶口增否，立守令考課之法，而優其賞格，庶幾守令惠愛及民，不惟流民歸業，而四方轉徙者亦有所託。從之，令吏、戶部立法。清國，江山人也。　詔內侍賈翊始坐罪黜監獄南市征，至是以其母老而釋之。翊三月戊寅謫官，此制書當求詔書之舊易相攷各附本日。

戊戌，手詔曰，朕以眇弱，親遭厄運，愧無德化，純一風俗，深慮士大夫趨向，尚多趨附征利，蓋奔競之風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若不以時警懼，辨其邪正，尚且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得不負愧於天下，可令臺諫伺察其徵，即行糾劾，三省樞密院若除常加遴選，朕有望焉。　尚書禮部員外郎舒清國試起居郎，仍詔以見闕官日下供職，至是職事官除拜，不俟給舍書讀，率得堂帖，即視事，時孫近建請，未踰月也。近建請在九月壬申。

左迪功郎陳琦充敕令所刪定官，琦始以累舉得官，呂頤浩薦之。琦紹興二年特奏名同進士出身。用爲都督府屬官，並是復有此命。此爲劉大中論琦上書張本，琦爲都督府屬在大中所奏云：今年九月丙寅，督府屬吏去留數內，不見琦名，當考。　廣南宣諭明橐奏，邕州之地，南鄰交阯，其左右江諸峒，多有亡賴之徒，略賣人口，販入其國，又閩、廣、欽、廉三州與交阯海道相連，逐年規利之徒，貿易金香，必以小平錢爲約，而又下令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若不中嚴禁止，其害甚大，欲乞自今二廣邊郡透漏生口銅錢，應帥臣、監司、守倅、巡捕當職官失覺察者，比犯人減一等坐罪，庶幾檢察加嚴，上下循守。詔戶、刑部立法，其後二部請，故縱生口及透漏銅錢過界者，巡捕官減罪人二等，失察生口又減三等，鎮寨官、縣令、知通、監司、帥臣失察者，抵罪有差，從之。十一月甲戌立法。

己亥，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行監察御史。大中奉使江南，劾舉無所避，上甚嘉之，故有是除。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王庭秀、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岡皆嘗爲呂頤浩幕客，不自安，因引疾求去，詔除直秘閣。庭秀主管江州太平觀，岡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右中奉大夫提舉權貨務都茶場張純罷，仍送大理寺治罪。時殿中侍御史常同奏純陰狡恣橫，肆爲不法，與尚書省戶房都事單知章及監都茶場程庠深相交結，凡有所行，先屬二人，庠內濟之於家司，知章外行之於都省，權分執政，勢動中外，有違其意，立見禍患。每客人入納稍少，則強抑交引鋪戶，先次納錢，給空名文鈔，俟入納擁併日，旋填姓名，出納不公，姦狀暴著，故有是命。日曆不見純行遣，明年六月十八日丙午右治獄奏書師雄，案得已斷人權貨務提轄官張純，不知知何具斷也。　淮南宣撫使韓世忠言，有兵四萬四千餘人，輜重病者大半，方國家缺乏之際，理宜省費，望汰歸內部，以省財用。詔世忠兵練已精，自河北、山東隨世忠累經出入，難以例汰，令存恤之。　初，閩廣自兵亂以來，商販絕少，鹽鈔不行，乃用御武軍判官趙不已請，併令轉運司撥賣歲輸錢鈔十五萬緡，時虔盜竊發，多緣郡入閩、廣販鹽以作亂，右朝奉郎知梅州程杲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販，則潛消其爲盜之端。事下權貨務，而提轄官張純以爲福建、廣東皆係官販，杲所言有侵漕計，且礙成法，事遂寢。杲，建陽人也。案權貨務所申以此日行下，乃張純未罷前所勘當也。

是日，偽齊陷鄧州，以其將齊安上知州事。

庚子，詔廣西路安撫司取撥歲額鹽一百萬斤，和買牛皮筋角赴行在，於是兩路各以其數抑配於民，民之殺牛者甚衆。此以明年七月九日丙辰廣西運判、權刑子駿所奏修入，日曆無之。

辛丑，南丹蠻犯觀州，初，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間獻地於朝，以爲廣西兵馬鈐轄，既而逃歸，會武節郎黃昉知觀州，遣兵略其部族，公晟怒，聚衆數百人，以是夜圍觀州，焚寶積監，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調平融州土丁將兵往救之，公晟已去，昉坐免所居官。昉以四年三月丁巳免官。

壬寅，禮部尚書李擬爲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　顯謨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俱落職。劉大中之

出使也。奏倬阿附王黼以進，里居貪鄙，兄偕、賊殺不辜，既命有司勘治，侍御史辛炳又以爲言，故黜。僧四年正月行遣。

詔皇后受册，與本家親屬承信郎二十五名，上不欲外家恩數與母后同，故差損焉。　賜楊惟忠家洪州田十頃，以惟忠自河朔扈從至南京，推戴册立，於國有勞，故有是賜。

癸卯，詔自紹興元年正月朔以前，因革寇殘破占據去處，乘時作過之人，限今旨到日，將已受理詞訴結絕，毋得枝蔓，日後毋得受理。時言者以爲自軍興以來，村民往往乘勢劫，其罪大而考驗明白者，固已就戮，然牽聯蔓延，及平人或挾仇規利，轉相告訴，人情不安，故有是命。　詔福建憲漕提司去處，並依舊制，以管者論建州乃鼓鑄產茶及販賣鹽貨之地，而福州在一路道里之中，緩急盜賊可與帥司商議故也。事初在去年十二月庚戌。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參謀官右中奉大夫吳革以機速事入奏，上召對，後十三日，加直祕閣遣還。　是日，襄鄧隨郢等州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奔荊南，時僞齊將李成既得鄧州，而劉豫之衆有歸襄陽者，橫以爲寇至，且軍食不繼，遂引兵遁，成入襄陽。知隨州李道聞之，亦棄城去，豫以其將王嵩僞知隨州，橫之去襄陽也，欲依解潛以俟命，其參謀官直龍圖閣趙去疾、屬官右宣教郎閻大鈞獨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謂我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已而湖北安撫使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糧舟至，其衆遂安。時權商虢鎮撫使董先、蔡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銀數千兩犒橫之衆，具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於境上，橫大喜，以所部如洪州。繫克小厤，藏檔失襄陽事於今年七月末日，云是月詔橫赴洪州，實其誤也。日厤，詔橫度江州在十二月甲午，詳見其日注。

甲辰，顯謨閣學士付林試禮部尚書，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宋伯友守尚書刑部侍郎，既而御史常同言：林乃蔡京上客，至今不變其說，伯友諂事鄧文誥之徒，不當用。詔並罷。　中侍大夫忠州防禦使荊南府鄂州觀察使，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充湖北安撫使劉洪道進二官爲左中大夫，以招集軍民，修城捍寇有勞也。前五日，詔以江西、湖南度牒二百道，左藏銀五千兩，備潛軍至是復有此命。　詔觀文殿大學士汪伯彥、端明殿學士董耘、梁楊祖、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編類元帥府事蹟，以付史館，用嗣都員外郎兼著作郎庶幾請也。其後悉以審聞，惟伯彥所著中興日厤最備。　荊潭制置使王燮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賊乘舟船高數丈，以堅木二尺餘刻其兩端，與矢石俱下，謂之木老鴉。官軍乘湖海船，低小，用短兵接戰，不利，燮爲流矢及木老鴉所中，退保橋口，留統制官崔增、吳全營下流，親將神武前軍萬餘人陸行趨鼎州。　僞齊引兵犯鄂州，守將李簡棄城去，劉豫以荊超僞知鄂州，超班直也，豫才而用之。

乙巳，詔臨安府依開封府例，權隸臺察。　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司奏以直徽猷閣新知漢州范正己爲參

議官，左朝請郎通判成都府虞祺等四人並主管機宜文字，右奉議郎夔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李邦獻、右通直郎通判成都府安邠等六人並幹辦公事，親屬四人皆爲機密文字，正己、純禮子。純禮、純仁弟，祖中書舍人，皆爲太常博士。邦獻、邦彥弟，邠、惇子也。惇，新明人，紹聖間知樞密院事。　張浚之東歸也，其官屬皆能去，故用王似、盧法原請而命之。日厤，邦獻自簡彭州通判被辟，當在今年五月乙亥中書門下省論會，乃云邦獻屬夔路帥司及宣撫司屬官，當是從虛法原到而也。

丙午，左承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公彥進秩二等，以元符上書入辭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遷官。公彥元符上書邪下等邪第八十八人，黨籍餘官第一百三十六人。

丁未，手詔曰：六官之長，是謂佐王理邦國者，其惟銓衡乎。今自艱難以來，士大夫流離契闊，有徒跣而赴行在者，聞還來注擬，騰闕之除，姦弊百出，貨賂公行，寒士困苦，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潔自勵，三省可行措置除去其弊，柏臺嚴加糾察。初，上以吏部注擬多弊，寒士困苦，手詔戒飭，略曰：安得如皇甫鎛之流，鈐制吏姦，除其弊源，既而上以鎛迎合貪渎，恐臣下有疑，翌日，御筆改用毛玠事，且諭朱勝非曰：他時詔書未當，三省便可進呈改定，徐俯曰：此所以見盛德，三省言注擬藏闕、中書微幸，去失問難、刷闕滅裂、闕會淹延、審量疑似、給付邀求、保明退難，凡八事，令本部七司措置關防，從之。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赴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幾二舉，議者以爲姦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卿監爲參詳官，館職學官爲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至公至當，厥服士心。今盜賊屏息，道路已通，若以此試復還禮部，不過括諸路漕司所貢，檢之行在，則必裕然有餘矣。詔檢坐累降指揮申嚴行下，於是遂罷諸路類試。日厤於此日指揮，止云檢坐累降指揮申嚴行下，今以紹興四年六月十四日禮部狀修入。

己酉，右奉直大夫主管官告院郭川提舉權貨務都茶場，用戶部尚書黃叔敖奏也。案日厤，張純下已差魏彥淵，此乃云本務關官，令叔敖繼逐奏，不知何故，當是因純禮去，遂不復用，當更也。五年五月丙申，又差馬延之，仍是管勾，當考。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寺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寺大理、左斷刑、右詳獄各復增丞一員。始用常同請也，乃令都督府及諸路監帥司具屬官之可省者，申尚書省。繫克小厤，十一月庚申，初置司農寺丞二員，誤也，其實當寄增丞，以此日降官，庚申但除官耳，克止書司農一寺，而不及二監，不知何故，日厤於是日書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已辨之見今年六月甲辰注。　遂以太常博士趙霈兼權宗正丞。此據玉牒所題名附見。

辛亥，詔諸路添差管州十縣已上勿過十員，三縣已上五員，已下二員，縣萬戶已上三員，已下二員，仍並

以二年爲任。

是月，僞齊將王彥先自亳州引兵至北蘄春，揭兵淮上，有南渡意。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建康，援馬家渡，遣統制官鄒璵以所部駐無爲軍，爲淥、廬聲援。賊乃還。熊克小曆云：光世將兵直擣蘄、黃，敵乃引去，且屬十一月壬戌劉光世申裁以無爲軍兩去廬州，水陸相援，可以聲援淥、蘄，已差鄒璵將發全軍前去駐劄，據此則光世蓋不自行，克所云非也。初，彥先在蘄春，廬人震恐，有勸帥臣胡舜陟遷避者，舜陟曰：吾爲守臣，義死封疆，且吾始來，欲爲朝廷用兵，爲恢復計，今方講好，兵寢不張，但當嬰城死節，以遏遠報軍耳。既而聞門宣贊舍人知蘄春府羅興亦乞乘勢邊逐彥先，收復淮北州縣，紹興伺賊兵侵犯，即出奇掩擊，如賊不渡淮，毋得引惹生事。十一月癸亥降旨。僞齊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權門下侍郎尚書左丞范恭守尚書右丞，尚書兵部侍郎兼權右丞李鄴守尚書右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

【紹興三年】十有一月壬子朔，太常博士兼權宗正丞趙令衿行尚書祠部員外郎。在祀圜丘前寅知永州。

癸丑，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洪炎卒於信州。詔官給葬事。既而侍御史辛炳奏：炎非功在社稷，及死於國事之人，乞改正。上曰：炎以文學稱，有卹典蓋用舊制。今既詔言者論列，當罷之。然聞其家貧，可如初直擢例改賜銀帛。炎，蓋黃庭堅之甥也。徐俯曰：庭堅自有親孫，上曰：何在？俯曰：見任臨安簿，其家極貧。故賜銀帛在十二月甲午，賜克小曆云：癸未當爲此官，尋考其故，蓋日屬於癸申，當進呈侍御史洪炎事，而不出御史之名，克不細觀，遂以侍御史爲洪炎前銜，其誤非如此。

甲寅，皇后母福國夫人燕氏薨。遺表求恩，如母后外家故事。前一日進呈，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前此宦那氏中外親，已減於章氏矣。今所請不已，其援母后以爲比者，亦勿聽。乃詔邢煥、前少師、追封嘉國公、子承事郎孝揚加直祕閣，忠翊郎孝蘊、孝德並閤門祗候，賜銀帛五百匹兩，許造進酒，及差官舟二隻而已。

丙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上曰：有欲以五軍不堪出戰士卒充此役者，固不可。又有言調民而役之者，滋不可。惟發勞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屬爲宜。至於糜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急務，而饋餉艱難，故不得已。且時方極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至於舂揭所經，泥沙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民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或以爲言。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起復從議郎閤門祗候廣西經略司走馬承受公事俞似，能似移文列郡，引崇寧詔旨，不隸屬帥司，又欲與通判敍官，爲諸司所劾，故能自是走馬承受遂不復除。詔諸郡委倚郭縣認納公帑措息錢者，徒一年，認而納者罪亦如之，著爲令。

丁巳，開封府布衣李漢英上書言國家之弊，在用柔太過，故敵得逞。上曰：光武治天下以柔，漢室復興，漢英所言狂易，朕不以爲忤，聞能可也。（案）此句疑有脫誤。

戊午，右朝奉郎孫世顯知澧州。澧州自鍾相作亂，久闕守臣，至是命知鼎州程昌寓遷治，世顯因即陶家市栅山寨寓治，未能入城也。

己未，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王倫爲都督府參議官，行在供城。詔王燮所部帥司並諸州軍並聽節制。俟楊么平日取旨。以燮言湖南北安撫使折彥質、劉洪道不肯濟師也。彥質聞命，上疏言：靖康中，任河東宣撫副使，燮係臣部下兵官，當曾體量行遣，嫌怨灼然。若使平時部屬偏裨，一旦加乎其上，緩急聽其驅使，竊恐有虧國體。詔彥質與燮同心討賊，如託故避事，致有疏虞，當機重刑窺責。後旨在十二月癸巳。

庚申，右承務郎李若虛守司農寺丞，右通直郎曾惇爲太府寺丞，左朝奉郎張宇爲將作監丞，右宣義郎章僅爲軍器監丞，並填新闕。若虛，若水兄；惇，紆子；宇，守兄；僅，惇孫也。時寺監長貳不除，以丞顧其事，既而御史常同言：惇浮薄無行，若虛人物駑惡。於是二人皆能。惇遷在四年正月戊辰，若虛遷在正月癸酉。監察御史李長民能。時新除監察御史劉大中以管論長民兄正民罪，乞避之，而長民亦有請，詔別與行在一等差遣。長民復求去，乃命知處州。擢楚州吳城縣爲鎮，縣自兵火後，居民纔八十餘家，故廢之。詔賜溫州度牒紫衣共二百，爲崇奉神御神主之費。時歲用錢糧五萬七千餘緡，守臣程邁告乏於朝，故有是賜。禮部員外郎虞漫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爲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榜首循一資，從之。此以紹興七年四月二日癸卯更舊條，孫近劉子翬入日屬無之。

壬戌，直祕閣江西提點刑獄公事孫佑移知平江府。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勸稽違後隱去處。中朝廷取旨責罰。時左司諫唐煇論比年以來，責小官之法則密，縱大吏之法則疏。監司郡守失職者，未嘗明正典刑。臣請言其一二。兩浙諸郡合樁上供糴本錢一百五十七萬餘緡，今糴買正其時，方行催促，僚吏違限，必失準擬。此郡守不職也。前此諸路上供稽違拖欠，至於遣官四出，其間有侵欺妄用者，朝廷知之，不聞究治。此轉運不職也。度、饒兩司，自紹興元年至今，起發過錢十二萬餘緡，而費用三十五萬餘緡，無益有損。此提點錢不職也。臣竊謂省部

總天下之務，財用必有所統屬，宜不虛設不職，但聽諸路自至耶，亦當舉劾鉤放，議其稽遠違戾耶，欲留殿賜諭敕，一歲之間，省部稽諸路之勤惰，上之朝廷，明爲勸勞之賞，重爲曠弛之罰，庶幾稍知自效，故有是旨。是日，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鋭第一將崔增、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荆湖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與胡寇遇於陽武口，死之。時荆湖制置使王燮將水軍，以前二日至下芷江口，翌日，知鼎州程昌寓亦至，共議取周倫寨，又翌日，增、全至陽武口，遇賊軍船，皆寂然無聲，呼之不應，增等以爲空舟也，令湖海紅椅梯而上，賊兵掩出，官軍遂敗，死者不知其數，增與全皆死，或曰爲賊生執，磔割而食之。時統制官任士安以萬人屯赤沙湖，阻水不能救，賊收其弓矢甲冑，欲西襲官軍，燮遂并將增兵，後贈增一階，加果州防禦使，贈全二階，加忠州防禦使，錄其子有差。四年六月發未贈官。

甲子，樞密院言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還，詔肖胄等速赴行在，自上即位，遣人入金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左副元帥宗維始遣安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與肖胄偕來，蓋詔刑部員外郎潘致堯、浙西兵馬都監高公繪接伴，而兵部侍郎趙子撫、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楊應誠館之，所至諸郡守武出城送迎，勿用樂，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在鎮江，奏臣職係統兵，與北使別無相干，乃詔世忠不見北使，致燮諸淮南漕臣郭康伯、馬承家隨行應副事務，許之。又別遣文臣二員，傳旨撫問於揚州及平江，子蓋奏以元帥府遣官議事，與平時好使事體不同，乃命臨時講究。是日，程昌寓、王燮進兵要取周倫寨，至鳳港，聞二將之死，方躊躇，會賊襲官軍於神山寨，不勝，遂奮詐燮作降以緩師，昌寓欲擊之，燮猶襲其降，不果進。

乙丑，殿中侍御史常同言皇城司頃以鄆王提領，而不隸臺察，閤門客省四方館以內侍鄧文誥提舉，而不隸臺察，祕書省以新置，而不隸臺察，若謂要近之司不當察，則三省樞密院尚有分察之法，豈有宦司在六部之下，而不隸臺察之理，望復舊制，時閤門、皇城司皆援靖康詔旨，依祖宗法，隸屬中書省，而祕書省亦以未嘗隸臺察爲言，同復奏，御史臺格，更察三館祕閣，禮察閤門客省四方館，兵察皇城司，乃詔並隸臺察。同又言六曹長貳，拘執繩墨，事無大小，不取可否，頗少假以權，使隨事之宜，以意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司以奉法爲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如三代皆有所尚，兩漢而下，亦各自有制度，祖宗成憲，朕不敢改也。（中興聖政，臣同正等）曰，任人因乘於任法，而自奮，漢以來，鮮不爲法之用，何哉，公道不行，私意交蔽，治亦遂亂，特因時之宜，而少爲損益，權變之可以致治，遂之則至於亂，蓋已有明效大驗於前世，庶司率意而行之，紊同之請，知任人任法之弊，而失於公道，私意於時世也，尚書侍郎雖未必挾私之人，要其可御侍密旨，巨勝法明知是，猶將面用之法，豈一概則將何所不至，故臣謂今日弊正在於不知謹守祖宗之法，而上下因緣，弛紊率一以祖宗之法繩之，何患於不治，太上皇帝謂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是宜寶之以爲致治之基歟。

敕令所刪定官陳琦貢監道州江華縣博易場。琦初見十月戊戌。琦嘗上書，言臺諫論列呂頤浩不當，又謂監察御史劉大中受命出使，急於進身，首發大臣，并懇要路，先乞面奏，及計會降詔三事，大中奏，臣果欲進身，則當承順大臣意旨，庇李回之姦惡，不當發其非，及韓顏胄、李正民之徒，亦不當接劾，臣不知出此，乃具以聞於陛下，致貽大臣之怒，急於進身，必不如此，又遣使之初，已蒙降聖旨，回日不隔班，先次上殿，胡蒙、朱異、薛徽言三人還朝，亦便引對，何獨臣還，必欲結要路而後得對也，若夫陛下詔令，而琦謂臣將入國門，計會得之，且言於士大夫間，謂臣自作詔草，進入，豈不大害國體，琦累受呂頤浩之恩，無以酬報，姑以是書爲報恩之具，且以誤辭取說，薦相，儻琦言爲是，則臣爲有罪，安得不亟誅夷，以懲奉使之失指，若琦言經問，則乞明正典刑，以解天下之惑，顏胄、琦輩也，先以右宣義郎通判吉州大中勒罷之，疏奏，故有是命，久之，顏胄獄成，有司當公罪，徙金，詔貶二秩。即皆以五年五月甲午降官。

詔沿淮諸寨鄉兵毋得輒擅侵擾齊國界分，用樞密院請也。

丙寅，詔金來議和，與往日不同，更不發遣北人，令內外諸軍帥分明說諭。川、陝宣撫司以鄂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興元府郭浩爲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利州，此時利州知州題名附入興元知府題名，故今年七月到，不見皆時，鄂州防禦使利州路馬步軍副總管田晟權知興元府，兼管內安撫使。此以明年十二月宣撫使與殺金平功狀所聚衆參入，與元知府題名無之，與元題名，雖郭浩以節度使知府，利州題名，稱浩以承宣使知州，皆誤。

戊辰，詔北使經由州軍，權避金國諱，晟二字。

庚午，初，劉襄陽失守，詔李橫等即江北擇地屯駐。是月己卯行遣。是日，臨安火，承信郎楊有坐從延燒，追一官，編管嚴州。

壬申，御筆皇城司係專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隸臺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改祖宗法度，如違重行黜責，先是御史常同既援格奏陳，而幹辦皇城司馮益等復言，本司舊吏張祐等供，自祖宗至今，並無隸臺察指揮，故有是旨，輔臣進呈，上曰，政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祖法不可易，今如易之，後將輕言變祖宗成憲者乘，故不可不慎也。右宣義郎張叔獻直祕閣，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專切制置虔、漳、汀州盜賊，叔獻，叔夜子也，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謝克家薦於上，召見而擢之。

癸酉，詔行在民居失火，延燒官屋，數多者取旨，依軍法。

甲戌，廣南宣諭明橐奏左朝散郎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董弅、左朝散郎廣東轉運判官章傑、右朝奉郎廣西轉運判官趙子崟、左朝奉郎知英州王縉、知貴州趙奇、左奉議郎知潮陽縣鄭鬲、左修職郎廣東茶鹽司幹辦公事朱倬等十二人治行，且言弅公正奉法，特立不羣，廣西州縣，姦貪成風，其間能循守吏所恃以安職者，弅一人而已，倬操修廉正，問學淹貫，公直在官，不爲勢屈，自紹興以後，淮鹽不通，鹽價踴貴，縉奇雖少增其直，而皆以剩利歸之公上，詔並進官一等，俟滿秩赴行在，子崟子松弟，紹分水人，兩寧德人，倬、閩縣人也。弅、縉已見。奇未見。初，命有司製渾天儀，太史局官丁師仁等請募工鑄造，且言若往他州，則臨時定北極高下，量行移易，有呂蔡者，言師仁等所募工，不知鑄法，況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用於臨安，與

天參合。移往他州。則必有差忒之患。至是工部員外郎謝伋言。所費既多。事體亦大。宜先詢考制度。敷求通曉天文厤數之學。如漢之賈逵、張衡。本朝之蘇頌者。參訪是非。然後可作。願下溫州訪求蘇頌遺書。考質制度。詔別聽指揮。十四年四月丙戌可參考。

乙亥。左司諫唐煇守起居舍人。時新除舍人候延慶在道未至。於是改命。延慶明年二月除少詹。召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爲樞密都承旨。尋不行。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謝克家知台州。從所請也。克家本呂頤浩所引。至是數稱疾求去。上許之。尋改衢州。　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三人。用宰相朱勝非請也。　命荊湖制置司統制官吳全、湖南制置司統制官吳錫以所部屯武昌。時江北屢有警報。知黃州鮑貽遜徙治樊口。權知漢陽軍呼延虎渡江走鄂州。知興國軍徐璋亦以捍寇爲辭。棄城而去。至是乃命二將移屯。受岳飛節度。而全已死矣。於是虎、璋皆坐貶。二人貶秩在四年二月乙未。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韋淵言。自宣和至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遷秩。吏部言。任法橫行。無以年勞磨勘者。上曰。若宣和皇后歸來。勢必推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也。乃命留俟焉。　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頴卒。頴、孝純子。

丁丑。詔宣諭官所勘贓吏罪至死者。令刑寺檃出情理巨蠹之人三兩名。令所在留禁俟旨。時議舉祖宗杖脊之制。故有是命。　初令宣、橫、宜、觀四州守臣專管買發戰馬。如邕州例。以提舉廣西買馬李預言。遂州並係接連外界。可以招誘故也。

戊寅。右承事郎直徽猷閣張滉主管江州太平觀。　鎮江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司參謀官已下序位。詔謀議官與提舉茶鹽官敘官。機幹官與諸州通判官序。既而世忠援孟庶例爲言。且謂發運司幹官令在通判之上。乃詔謀議官知州資序人與提刑運判敘官。機幹官如發運司例。後旨在四年三月甲戌。　荊湖制置使王燮以兩遇賊皆敗。二將俱死。鬱鬱無聊。會得江北警報。欲移師鄂州防江。程昌寓曰。江北實無事。乃李橫自棗襄陽、鄂州孤城。亦冀公速來少安爾。今二橋已就。事功垂成。大軍一還。難以復合。願公少留。共破三寨。若鄂州有警。疾馳尚可及也。燮不聽。是日燮引大軍還鄂州。留統制官王渥、趙興及湖南將馬華、步諒四軍。權總昌寓節制。於是昌寓移屯上芷。決賊堤四百丈。

己卯。劉南劍州所負民間獻納錢十六萬緡。自建炎初。勒民出財助國。寄儲是州。葉濃之亂。諸司悉取爲軍費。至是戶部責償。而侍御史辛炳言。本州累經殘破。今必以等第再取於民。其爲數百萬戶之害。豈特十六萬緡而已。上以爲然。乃寢前命。

庚辰。詔諸州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申舊制也。時上既欽恤庶獄。而言者以爲州縣之吏。於罪無可矜者。類以疑獻上聞。冀幸寬貸。其意以爲失出之罰輕。陰德之報厚。姦胥猾吏。旁緣惟貨。元惡巨

蠹。固有悛心。望自今罪人情涉疑慮。並申憲司閱實。委有可憫。本州當職官與提刑司官連書具奏。事下刑寺。刑部言舊法已是詳備。若如所陳。反見迂狂。望坐條申嚴行下。從之。　直祕閣知簡州句光祖爲陝西轉運判官。光祖有吏才。川陝宣撫司承制受之。至是申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一

【紹興三年】十有二月辛巳朔。起復直祕閣知岳州范寅敷能。以制置使王燮言。寅敷在任之日。每遇賊至。一味退避。僥求起復。至今未到故也。

壬午。左文林郎玉山縣丞張絢爲左宣教郎。尋除祕書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絢已見六月壬辰。其除正字在此月丙申。今併書之。

初。監察御史劉大中自江南還。言虔、饒兩監。二年所鑄新錢。纔二十萬緡。而用本錢十二萬緡。吏卒之費又二十三萬緡。得不償費。望減併官吏。癸未。從之。時鑄錢一千。用銅二斤八兩。鉛一斤十兩。炭五斤。大中以爲費多。故有此請。照克小麻。吏部郎官劉大中言云云。蓋據日麻所書。其實大中此時已爲御史。蓋前是言之而吏、戶、工部於此方勘當申上。克麻因襲也。　武翼大夫吉州刺史統制鼎州軍馬杜湛爲湖北路兵馬副都監。修武郎閤門祗候添差統制軍馬彭筠充東南第八將。筠本與劉超合。有進士禹輔者。爲張用所掠。後輔入筠軍中。與進士路居正勸筠立功歸朝。時超據澧州。程昌寓遣兵擊之不勝。輔等命筠以藥紙爲書。陳破賊計。密遣安鄉縣監稅劉汝舟持詣湖西。乞掩殺超。昌寓亦遣使臣魏章齎蠟書報之。超爲筠所襲。敗走。筠以所部詣昌寓降。昌寓有戰士鄉兵。合九千餘人。用湛爲總帥。至是昌寓奏湛與立奇功。筠陷敵宣力。故皆擢之。既而錄輔之勞。亦以爲運州文學。禹輔補官日麻不書。蓋紹興五年六月十三日輔乞

改正狀其補官在四年五月

甲申，韓肖胄偕金使入境。後二日，至泗州，肖胄先行，自天長徑赴行在。是日，大食進奉使蒲亞里至廣州，夜爲盜所掠，其徒死者四人。

乙酉，忠翊郎閤門祗候知逆水軍統制軍馬丁祺遷一官，令再任。是日，臨安火，後二日，又火，燔民居甚衆，宰相朱勝非引咎乞罷政，不許。

丁亥，右通直郎添差簽書靜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企曾通判欽州，企曾，濮豐人，嘗近屬也，自言無鄉可歸，故錄之。

戊子，左迪功郎泉州州學教授許摔、右迪功郎范伯奮並特改京官，皆用近臣薦對也，摔以摔爲祕書省正字。摔除正字在丙申。

己丑，左宣教郎添差通判湖州趙子偁直祕閣，賜五品服。初，呂頤浩因通州鹽盜旨，而榷貨務張純又請批狀行之東南諸路，至是左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何慤言，所降指揮，爲專置提舉茶鹽司路分，本路即非專司去處，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以白宣撫司，且言恐官吏觀望，全不禁戢，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以便宜從之，皆於朝，故有是命，自是天下茶鹽皆用重法矣，慤，資陽人也。

辛卯，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樞密院準備將領劉皋爲江西兵馬都監，先是詔以皋所部隸神武右軍，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魏矼言，大理獄囚已上未報者八十餘人，詔刑寺官就刑部早入昏出，限三日奏斷上省。

壬辰，詔諸路監司令三省選擇差除，自今臣僚差遣，並不得自具闕乞差，時御史建言，祖宗朝除用監司，必擇累任知州，通曉政事，實有政績，或久任省府推判，練達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發摘姦伏，薦舉人材，撫存百姓，無有不宜，若有本路利害，就委措置，無有不當，選任既重，公論咸服，海內清平，朝廷省事，皆由乎此，近言任用太易，以一路耳目之寄，付新進望輕之人，或未歷親民，或少年輕銳，或起於罪戾，欲使政事修舉，姦宄消伏，難矣，望令中書慎簡聰明公正之人，參之衆論，書之於籍，以待有闕，按籍除授，絕請求之私，去待闕之弊，如此則諸路使者皆得人，而事無不集矣，疏入，上諭輔臣曰，今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干乞，宜明戒諭，毋得具闕乞差，庶修士檢，然循習已久，終不能革也。　右迪功郎新監廣州真口場鹽稅吳仲再上書請伐劉豫，且言今兵權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超括之徒可憂，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藺之歡，則將帥之賢愚，不卜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廣回易，擅榷酤，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爲之耗減，廣收無用之兵，以資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又況諸軍無非潰亡之徒，子女既足，金帛亦豐，邊境暫寧，則偷安以干廟食，至於臨敵豈不潰亡，此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亡，夫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亟，臣以爲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并吞之謀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爲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勝許陰遣，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

癸巳，詔修蓋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用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議也，先是端友建言太廟典禮三事，大略以爲宗廟社稷者，天子之所守，出命令，頒爵賞，皆告廟而後行，天子巡守，載遷廟之主以行，示有所尊，固未有遠寄於郡國，不復近天子之居者也，今雖國步未平，然天子之居，豈可無宗廟社稷，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今臨安宮室略備矣，欲乞行宮門內修創太廟，務令近古質素，不必華飾，約用屋五十間，不過費萬餘緡，而使宗廟神靈，依陛下而安，所繫豈不甚重，又伏見御名祝版稱嗣皇帝，竊謂嗣字非所宜稱，唐肅宗復兩京，告廟祝文稱嗣皇帝，顏真卿曰，上皇在蜀，可乎，亟命易之，今日之事，誠大類此，又太廟故事，並用三公奉册寶，而宰臣執政官攝之，以重其事，今太尉不得爲三公，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亦合從舊，事下吏、禮部、太常寺討論，至是吏部侍郎陳與義、太常少卿朱恕、禮部員外郎郭孝友等言，國家自渡江以來，講武修備，期於恢復，蓋恐不常厥居，故因府治殘破之餘而居之，而宗廟神主則往溫州奉安，意可見矣，不知端友之意，謂今日定都於臨安乎，將俟天下平定，而別議定都所在乎，是未知朝廷深思微旨，權時之宜，徒爲此紛紛也，太上皇帝遭時艱危，明詔內禪，故靖康之間，宗廟祝文，已稱嗣皇帝，逮二聖北行，陛下應天順人，遂登大寶，其視肅宗靈武之事，大不相侔，竊謂稱嗣之義，於禮無嫌，不必改作，若謂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則本朝大禮親祠，格車執綏，乃是太僕之職，而有用從官攝者，此類甚多，未足爲輕重，時朱勝非方主和議，乃白上，營宗廟於臨安，而以攝三公奉册，惟祝文稱嗣如故。端友建請，在十月戊申，今聯書之。

甲午，詔李橫、翟琮、董先、李道、牛皋並聽岳飛節制，以圖後效，仍令橫等即江州屯駐。初，橫之在襄陽也，岳飛遣統領官張憲招之，不從，及橫自黃州渡江，飛聞之，疾馳往洪州，後橫一日至，橫已參趙鼎矣，飛責橫不相從之意，橫引罪而已，於是道、皋已在江州，飛皆用爲統制，就將其軍，惟橫等留南昌如故。熊克小歷於今年七月書詔橫駐洪州，案十一月庚午，詔橫等江北掃地爲寨，十二月壬午，詔橫撫於舒蘄州界屯駐，至此始命移屯江州，不知克何所據而云爾也。

乙未，詔初磨勘改官人許註外路教官著爲令。（中興聖政）宰執進呈差沈昭遠權軍糧事，上曰，差官數有言者，蓋常賦自有轉運司官，有不職，自當別選能吏，豈可每每差官能乎，至於因事權宜，設有爲不經而差官以督之，彼承天子之命，挾勢以恐動州縣，酷者肆虐，貪者妄取，從吏又倚其勢以爲奸，其所至之患，甚於常賦，雖能辦集常賦之外，又不知其費之幾何，此其所以爲利害也，太上皇帝不從官者遣官之請，而謂常賦自有轉運司，可謂深明利害之

所在安者失因事來宣，必有所不得已者，亦望聖意之所欲成，時爲而已。　知樞密院事張浚言：荆南屯駐大軍，竊慮闕乏，臣已於隨行軍馬內支十萬斤付解潛爲軍費，詔浚毋得更攙劫鹽過界，有害鹽法，仍令浚星夜赴行在。所至州具到發日聞奏。

鎮江建康府江東宣撫使韓世忠遣幹辦公事閻人武子來奏事，上召對。世忠言：本司近收到曹成、李宏、馬友、劉忠、王方等諸頭項數萬人，全無器甲，緩急遇敵，恐誤國事。詔令軍中造甲千付，其工料之直，以浙路度牒、鹽州權貨務見撥金銀中半給之。

丙申，尚書吏部員外郎兼祕書省著作佐郎陳淺試左司員外郎。　左宣教郎魏良臣守尚書都官員外郎，用席益薦也。良臣九月甲寅遷官。

丁酉，故延康殿學士通議大夫趙鼎追落職名。鼎始卒於靖春府，至是其家援故事以遺表恩爲請，許之。給事中胡交修言：鼎面開邊之禍，遂爲之首，稽之公憲，宜在褫奪，寧追削舊職，以謝遠南無辜之民，且爲開邊誤國者之戒。故有是命。其遺表恩勿行。

戊戌，顯謨閣直學士知池州陳規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右朝議大夫新知岳州夏侯改知池州，右朝奉大夫劉愿知岳州，右朝散大夫李倫清知太平州，召徽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赴行在。　詔借撥廣西常平免役場務抵當黃金四百七十兩、白金八十兩、錢五十萬緡赴衡州提刑司別庫樁管，非奉朝旨毋得取撥，再得旨奏知不行。（案）此句文義疑有脫誤。　李綱之爲廣西宣撫使也，劄刷廣西諸役羨錢，得七十八萬餘緡，米十七萬餘斛，未及出賣而罷，至是提點刑獄公事董弅言於朝，故有是命。　國學免解進士孫挨特補下州文學，以從軍之勞也。

己亥，詔自今冬祀、夏祭、新穀、雩祀，正配位並用犢，從太常請也。自巡幸以來，常祀天地以少牢，至是輔臣請復太牢以祭祀，既行，博士王普言故事惟大享明堂用太牢，乃止用犢，普，質子也。

辛丑，樞密院計議官沈昭遠守尚書戶部員外郎，先是昭遠以左從事郎與左迪功郎錢圻並爲計議官，簽書樞密院徐俯薦於上，皆召對，改京秩。（俯以九月癸酉薦二人，已舉引對，廢長改合入官，今併附此。）　前一日，俯被旨以圻、昭遠並爲尚書郎，俟有闕乃授，而以右承務郎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正同、右迪功郎徽華州西嶽廟呂用中代之。昭遠歸安人，父千，左朝奉大夫；圻，景祥子，正同，正彙弟，用中，好問子也。千、景祥，故以上書入籍，而圻、昭遠皆以談經得爲太學博士，故俯薦用之。於是樞密院經闕中書，議者不以爲是。（此爲明年正月丙子劉大中乞罷三省樞密院表除事觀。）

壬寅，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言：蔡昨誤恩，擢參右府，俾使強敵，仗國威靈，既已復命，竊惟宿密之地，當任賢傑，豈宜因事，輒以假人。伏望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詔不許。令檢辦內東門司王秉宜押赴都堂治事。

詔江西大帥司遣官遍奉諸陵帝后位牌赴行在。河南鎮撫使翟琮之南遁也，依趙鼎於江西，故鼎得而上之。

癸卯，以神衛剩員多闕，命行在職事官依數給假，自行雇募，至今以爲例。（此以四年正月十二日都省批狀增入。）

甲辰，詔南班宗室新籍，仍舊以睦親宅爲名。

乙巳，詔三衙管軍月廩，並依統兵戰守例支破。

丙午，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今諸路待闕監司近百人，其間凡庸冗之尤者，請爲陛下數之。新福建提刑成大亨諂事權貴，爲戶部郎中，權浙東上供，豫朝趣納，爲國斂怨；淮南轉運副使郭康伯性資邪佞，嘗至省門，伺堂吏而揖之；淮南久不除漕，權臣喜之，特爲復置；新廣南提舉市舶林仲堪貪鄙不廉，嘗權南劍州，揚勒寇至，先盜取庫藏之物，焚之而遁；新江西提鹽章億行同組僧，嘗與兄弟爭財，首建析居之議；宗黨莫不鄙其所爲；新提點坑冶鑄錢唐棣、黃潛善之客也，在揚州與貴近爲狹斜之友，自遷關除祕丞，士論不齒；新廣東提鹽蔡向性貪而刻，向在浙東，率斂錢物無數，今又付以此任，故態復作矣；新湖南提鹽盧宗訓堂吏之家，性資凶暴，除目之下，士夫傳笑，謂流品自此不分矣；福建提鹽李承邁本假女謁，交通權臣；新廣西提鹽胡升浮薄晚進，因婚翁黃潛善擢爲編修官，潛善誤國，得罪天下，豈容其壻尚玷選擢；新湖南運判林叔豹自登第即遊梁師成之門，以校正太清樓書籍改官，頃任御史，陛下灼見其朋附逐之；提點坑冶鑄錢陳遘向緣黃特薦改官，諂事權臣，即得見闕，職事曠廢；浙西提鹽張愿，新浙東提鹽鄭僑年皆監當資序，愿懵不曉事，嘗除大理正，即以言罷，僑年乃崇觀間大臣子，年少凝駿，此十餘人，所爲大略如此。今乃玷一路之重寄，豈特不足以鎮服州郡，生靈受弊，當不少矣。伏望併賜罷黜，庶使四方漸有澄清之期。於是大亨等十三人皆罷。　是日，金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永壽等驕倨自非，朝廷患之，命右文殿修撰都督府參議官王倫假吏部侍郎，館中與之計事，倫爲翊道聖中舊故，翊漫不爲禮，少頃，詔賜永壽等衾褥，傳旨勿拜，倫曰：上嘉公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永壽始拜。（日歷國信所申。）

王倫賜被褥等，傳宣聖旨免拜，人使直勇立有旨，賜生鮮依已賜被褥等禮例，則是館中未嘗拜也，與王倫行遣所云差異，今且兩存之。

丁未，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以掩擊王善、劉超之功，升集英殿修撰。時王燮已去，昌寓亦將所部還鼎州。　右儒林郎王容特改京官，容，雲弟也。　吏部侍郎陳與義言：自艱難以來，選人用恩賞改官者甚多，用舉主改官者甚少，欲自今磨勘改官人從上收使五員外有勝數，從本部行下所舉官司，令再舉，庶幾少寬士人平進之路，從之。

戊申，右從政郎淮東宣撫司幹辦公事閻人武子特改京官。　初，江西統制官傅楊赴行在，而所部在虔州，制置使岳飛移其軍往江州屯駐，楊與飛故有隙，其弟統領軍機與飛軍統領官王貴亦不平，機軍騎赴洪州軍行至長步，其右軍部將元通率其徒千餘人遁去，進犯英州，掠范瓊女而去，又圍南雄州，事聞，

詔本路帥司招捕趙鼎奏狀機。詔貸死。送來軍前自效。四年四月乙巳。既而通受廣東經略使李綱招安。紹興年三月丁卯可參考。

己酉。金國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使錄青光祿大夫李永壽、朝散大夫尚書戶部方郎中王翊入見。宰執分立御榻左右。工部尚書胡松年、假吏部侍郎王倫立於東朵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帶御器械劉光烈、韓世良立於殿西壁。俊等皆裹巾戎服佩劍。永壽等先進書於殿下。見畢。升殿傳語。館伴使副趙子崧、楊應誠同上。國書匣乃朝廷自造。幣帛亦預蓄以待之。此二班皆今年十一月乙丑館伴所進一條入。永壽請還偽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盡江以金劉豫。既退。命客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辭亦如之。其從者七人。亦許至殿門外。賜翊金帛。皆如永壽之數。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寒戒。上因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升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孫近守給事中。時議遣大臣使金。而參知政事席益以母老辭。上問可代者。益薦誼才。故有是命。

是歲。金元帥府右都察宗弼引軍攻和尚原。拔之。時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關中。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路制置使兼本司都統制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以鎮撫使兼本司參議同都統制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以降授武略大夫知綿州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以熙河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先是敵決意入蜀。遂犯和尚原。統制吳璘以無糧不能守。拔寨棄去。吳和尚原史及吳玠、璘傳皆不載。惟胡舜陟奏議云。紹興三年冬。吳玠吳和尚原。璘關中所奏。亦云和尚原自紹興四年以後。便是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界。故附於此。日曆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吳玠奏。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劉子羽議。和尚原距川蜀地遠。終恐糧道不繼。難以持久。遂於川口仙人關。與金平。修置山寨。既下原。又得子羽成州及徽、泮軍馬。併力禦敵。(寨)此關和尚原之失。不在今冬。玠自奏不離有誤。惟者在今年春夏之間。德風交兵之際耳。吳璘神道碑云三年。敵帥時王駐和尚原。敵欲道原下。王以兵迎擊。皆敗而走。遂榮州防禦使。知秦州。詳此。當是璘棄和尚原而歸。宜撫司因合守秦州耳。或可修附今年六月庚寅所非。璘海官時。劉錡爲四川沿邊安撫日。麻不書。紹興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吏部狀。四川制置司申。契勘紹興三年內宣撫司分道措置守禦。綿州知州帶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司公事。今來軍事寧息。合行罷去。有旨依。未知錡兼四川安撫。的在何月日。今因事逐書之。當求綿州知州姓名參入。

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毀其城而去。盛登開元寺塔。望吳氏故居。問曰。是非舊內輸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民賴免者甚衆。

初。迪功郎王龍既陷僞齊。屏處村落間。不復仕進。至是劉豫聞其名。令赴京擢用。龍稱疾不行。者經歲。州郡強遣之。龍至京。終不受僞命。而去。龍。宣川人也。紹興十年

改官監察御史。戶部奏兩浙路主客戶二百一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六萬餘。廣東路稅客戶六十一萬餘。口一百七萬餘。湖北路主客戶十四萬餘。口十四萬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二

【紹興四年】。是歲甲寅。金太宗晟天會十二年。僞齊劉豫阜昌五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在臨安。金國元帥府通書官李永壽等入見。(中興聖政)

甲寅。進呈臨安府勘武寧縣馮師道言詔狂悖事。上曰。師道本重工。實令繪佛像。爲民所訴。已賜繼錢。問城隍銀錢帶還秩。此事在承平時。猶不可。況於今日。豈有盜賣官職。賞予當勸有功。除未嘗敢以輕授。師道以此怨望。書蓋上重名器。不以假人。自百工技藝之流。一賞不可妄得。故因論師道狀。論無濫賞之道。茲有以見御天下以至公也。(已見正等)曰。輕用名器。不分流品。此固日召亂之由也。太上皇帝以僞待有勞有功者。賤賞過盛。往求請。未嘗予之。況直工乎。此所謂大公至正之道。宜謹守之。

乙卯。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爲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使名據日曆。給事中孫近副之。官子孫各五人。

謙從補文階者八人。白身補官者又七人。賜銀帛裝錢如三年之數。私覿增十分之二。時金所議事。朝廷肯不從。乃遣誼等詣還兩宮及河南地。命右文殿修撰王倫作書於金左副元帥宗維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棉虔布龍鳳茶遺之。朱勝非閒居錄云。李永壽、王翊來聘。議七事。第一事欲取北人。與秦檜二錄正同。王檜紹興甲寅通和錄云。李永壽來。所議三事。故以章尚書孫侍郎往。及遣。所議互有可否。猶疆界一事未定。二錄不同。案此時勝非爲相。而檜奉命出使。二人所云。必得其真。不知何以差互如此。誼所謂疆界。不知云何。案孫今秋奮議云。乃遣使聘。密期吞噬。以此知其請河南也。

增帖納錢三千。通前爲二十一千。諸州所收帖納錢。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南所增亦如之。廣南添錢。在此月戊辰。

丙辰，監察御史劉次中行右司諫。尚書刑部員外郎潘致堯主管江州太平觀。致堯之罷，蓋以擅貸死囚也。詔右朝奉郎通判壽春府盧仲赴行在。既至，停其官。漳州編管。仲編管在此月己巳，蓋先謫漳州不赴，故仲通判壽春不知何從得之當考。

丁巳，朱勝非等奏稟國書意。上曰：意當如此。乃朕一己之見，卿等更覺蓋底蘊。勝非等頓首謝。

戊午，以法慧寺爲祕書省。詔宣州奏檀僧殺人疑虛獄案，令刑部重別議斷。中尚書省、僧倬兄也。先是有葉全三者，盜其寄錢，僧令耕夫阮授、阮捷殺全三等五人，棄屍水中。當斬，屍不經驗，奏裁，詔授、捷杖脊流三千里，僧貸死。決杖配瓊州。孫近爲中書舍人言：僧殺一家五人，雖不經驗，而證佐明白，別無可疑，貸宥之恩，止及一僧，而被殺者五人，其何辜焉。乃命重別提斷。始近之提點浙東刑獄也，紹興民俞富因捕盜而併斬盜妻。近奏富與盜別無私讎，情實可憫。詔貸死。去年三月戊寅。故法寺援之，近言：富執本縣判狀，捕提劫盜，殺拒捕之人，并作其妻女，而僧私用威力，拘執打縛，被殺者五人，所犯不同。刑部亦言：右治獄近斷孫昱殺一家七人，亦係屍不經驗，法寺爲追證分明，不用疑虛奏裁，何不依例。法寺堅執不移。詔御史臺看詳定奪。今年二月戊子。既而侍御史辛炳等言：僧係故殺，兼證分明，又已經委官審問，以近降申明條法，不應奏裁。輔臣進呈朱勝非言曰：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而孫近以宣州有觀望，欲併罪之。上曰：宣州可貸，今若加罪，則後來州郡實有疑虛者，亦不復奏陳矣。乃詔僧論如律。大理寺當贖丞評、刑部郎官皆贖金有差。蓋呈在三月甲子，今並書之。

知鼎州程昌寓遣統制官杜湛，與荆湖制置使王瓊所留統制官王渥等共引兵擊楊么，己未，破其皮寨，獲其舟三十艘。湖中小寇始懼。孫克小廉參贊澧州鎮撫使程昌寓紹興元年春已改除湖南按撫，二年又去安撫名，爲提舉鼎澧等州兵甲公事，此時鼎澧無鎮撫使，克誤也。

辛酉，章誼、孫近入對。初，知樞密院事張浚既至荆南，上書引咎，乞罷政，且請俟至潭州道路無虞，即赴臨安府待罪，詔不許。是日，殿中侍御史常同請對，論浚以大臣之貴，當閫外之權，付與之專，幾半天下，事功不就，受代而歸，今乃聞命踰年，故爲留滯，不虞君命，莫甚於斯。望嚴賜戒督，星夜馳遠，還闕下。壬戌，詔浚疾速赴行在，自是言者稍稍論浚矣。浚於是月甲寅奏至，今並書之。

甲子，左文林郎新敕令所刪定官孫邦爲左朝奉郎，充奉使書狀官，用章誼等奏也。

乙丑，尚書右司員外郎韓膺胄以親嫌除直祕閣，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皇叔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儴言：率遠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於屬爲兄，乞用故事序位於其下，許之。自是以爲例。

丙寅，金國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李永壽、尚書職方郎中王翊、副行，錫鞍馬器幣，及其閤銀帛有差。壽日永壽發，臨安，詔通問使章誼等偕行，又擕右文殿修撰王倫、閤門宣贊舍人王綸送至境上。上召倫、綸入見而遣之。倫、綸以正月乙丑受命，甲子引對，今併書之。陳克小廉，時朝廷館金使至館，而所乞事朝廷皆不從，於是李求忠等遂無而去。案日曆，去年十一月乙丑館伴所進一雖有議時講究之文，而今年正月丙辰臣僚上言：有云館伴縣用錢物，朝廷略不曾裁定，遂循承平故事，間已支費過數萬緡，如鍋蠟一項，計支錢數千緡，其他可知，則是未嘗簡也。克云失實，今不取。詔等至泗州，而僞境以檄來言：大金使副已差官引伴赴闕，請權留南宋奏使，俟旨。永壽復移檄宿州接引，詔等乃得俱北去。按日曆，此事以二月九日己丑奏到，今聯書之。　翰林學士兼侍讀秦檜言：近者金人議和，託言劉豫所請，雖敵情叵信，然而中原殘破，民力困瘁，不堪驅役，豫、麟父子，特倚金人爲重，以拒王師。如聞金自有故，且倦於南牧，則議出於豫，欲款吾問罪之舉，延旦夕之命，理亦或然。而今金人遣使先至豫所乃來，而所持書輒有封疆之難，其爲豫計不疑，陛下灼見其情，報書曲折，事理詳盡，固應奪其狡謀，破其肝膽，不復敢肆桀驁，庶能聽順，以定和約。然而猶可慮者，萬一負恃強敵，尚懷逆圖，必欲窺吾境土，或恐稽留使人，呼敵騎以來邀脅，則吾可以不爲之備乎。今已過防秋，且遠近傳聞通使，人情恐便舒緩，謂宜申戒沿江將帥，明遠斥堠，防捍險要，選練士卒，日調於師，常如遇敵，以爲先事之備，庶無後悔。苟和議遂成，亦未可以弛備。況今日邪，秦檜又言，陛下懲創敵之侵陵，念兩宮之阻遠，不憚卑詞以通使，屈己以議和，上以爲宗廟社稷鑒長之計，下以息海內元元戰伐之苦，至誠交感，異類革心，甚盛德也。然臣私竊度之，陛下懲創居此，忍自卑屈以求成，請好，豈得已哉，徒以事勢未競，國步未移，生民未安，故爲計出此，非謂舊事可忘，中國可棄，敵情可信，能恃以久安也。然則約和之後，欲便高枕而臥，得乎。仰爲聖慮，因將大有所爲，興起庶政，觀時俟釁，期復舊業，不唯苟紓目前之急而已。臣願陛下堅臥薪嘗膽之志，勵宵衣旰食之勤，深詔大臣，簡賢能，護名器，明賞最，嚴賞罰，申飭百執事之列，下至州縣之吏，各修厥官，毋敢偷惰，革因循之弊，去苟且之習，要使人人公心爲國，誠意在民，而無養資尸祿，計日待還之忠，則衆治舉矣。於是生財積穀，繕甲治兵，濟用度，寬賦斂，以資民力，汰冗弱，精選練，以作士氣，日伸月長，假以歲年，一旦起而用之，則大計可圖，成功可必也。顧惟今日權宜之議，所利在此，昔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越之報吳，亦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茲非陛下之所熟聞者乎。　右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陳堯臣貶秩一等。堯臣里居，以干請爲事，嘗僞造張守雪巳奏牘，奉御旨依錄之，以示永康簿左迪功郎李宋。宋折之，宋俄爲李光江東帥幕，朱異宣諭浙東言於朝，宋用是除樞密院計議官，仍召見，而堯臣令大理勘治，獄成，當私罪杖，故貶。異以去年正月戲宋，得旨轉官堂除，六月甲午，蓋臣取勝，宋以新除計議官得旨引對，今併繫此日。

丁卯，修武郎閤門祗候知復州韓遜進一官，兼閤門宣贊舍人，仍賜錢萬緡爲軍費，自憲、鄂失守，安、復爲極邊，故錄之。

戊辰，執政奏事，因及北方事宜。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　賜右修職郎洪适、朱球銀帛各百匹兩，球弟子，以父遭使得官，先是王倫言其不屈，故皆卹之。時适未冠，得監潭州南嶽廟。

自張浚召還，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虛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爲都統制吳玠所憚。上聞之，己巳，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勳，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俾開敵境，尙列兵屯，宜釐務於和戎，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爲檢校少保，位遇寖隆，故有是詔。

辛未，左中大夫李大有行尙書左司郎中樞密院計議官，錢圻守刑部員外郎，左承議郎廣平東路轉運判官張致遠行監察御史。故延康殿學士宋康年奪職，追所贈官及致仕遺表恩，以御史常同言：康年本市井俳優之徒，止因蔡京嬖黨，叨竊名位，理宜追貶也。康年、庠孫宣，敢聞爲殿中監。

壬申，武經郎潘永思復爲開門宣贊舍人。　權閤門直學士許份卒。份卒當在去冬，俟考。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祝文付下。上曰：霖雨地震之災，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椎髓剝體，民怨所致，當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疑乎。日麻不書浚所奏，蓋克小麻知宣撫處置使字，(案)浚去年六月已罷，實誤，此乃隆司錄所奏，克不考耳。

詔臨安府四至州郡犯罪合配之人，無得配本府，俟回銮日如舊。　直秘閣知德安府韓之美，起復直秘閣通判德安府李特以守城無虞，並進秩。　責授左中奉大夫薛昂卒。三省檢會李邦彥例，復特進與遺表恩。言者奏昂黨附蔡京，同惡相濟，稔成今日艱危之禍，陛下不賜竄殛，揚終牖下，已爲厚幸，若追復舊官，則是誤國之臣，效有榮離，非所以示天下也。命遂寢。寢命在是月戊寅，今併書之。　是日，浚運河，以漕運不通之故也。詔役兵得遺闕物者，以十分之四給之。河中遺骸，聽僧徒收瘞，數滿二百，給度牒一道。詔度牒指揮在壬申，遺指揮在戊寅。是役也，用二浙廂軍四千餘人，月餘而畢。聖政錄在三年十一月丙辰，蓋降旨之日，今後日麻及會要入年十一月再浚，十九年二月又浚。

乙亥，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世將試尙書禮部侍郎，祕書少監劉岑權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鄭滋改權刑部侍郎。滋移官，爲劉大中論死事也。　尙書右司員外郎鄭作肅直祕閣知常州，作肅引疾求去，從所請也。　降通山縣爲鎮，縣爲盜所掠，遺民纔二百餘家，故廢之。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主管江州太平觀薛安靖爲榮州刺史，知全州，降授朝散郎李彝添差通判秀州，錄海州之功也。而既二人言無家可歸，乃各賜會稽田三頃，仍蠲其租賦。蠲除自在此月丙子，賜田在二月乙未。　左通直郎試太常少卿唐恕卒，上以其恬退，有守，特贈徽猷閣待制，賜銀帛百疋兩。恕子孫如權侍郎。

丙子，左司諫劉大中言：國朝以來，革五代之弊，中書掌文事，樞密院掌武備，文臣除授，未有不由中書者。近錢圻等除授，乃密院直降劄子，尙書省止奉樞密院關報，而不經由中書門下，此何謂也。若謂密院屬官可以自行除授，直降指揮，則百司長官，皆可以囊降璽旨，自差官屬，斜封之事，漸不可長。伏望中敕三省樞密院，自今差除，並守祖宗舊制，勿復假紊，若直降指揮，許承委官司論執施行，庶幾紀綱不至紊弛。

(案)日麻，去年十月己亥，樞密院行遣內已云，聞送中書門下，有指揮令大中所奏，乃云不由中書，誠是後來改正，亦未可知，當詳考。　大中又言：近來臺諫章疏，多不行出，黜陟賞罰，多不分明。是非之所以淆亂，向背之所以乖違，非所以爲治也。倘臺諫之言，不合公議，則是違衆徇私，當指斥其非，而懲其妄言之罪。倘其言合於公議，則是論事舉職，當褒白其言，盡理行之，不應黽勉而已也。如呂頤浩之罪惡，公議所不容，而能相之輩，皆美詞至今，遠近疑惑，黨類相扇，以搖正論，豈非有彈章而不曾降出乎。又如李擴遊尙書，不旬日間，得都近日潛致堯之能郎官，鄭滋改權侍郎，士大夫皆莫能曉其由。是臣僚章疏有無，臣不得而知，若或有之，陛下留中不出，不過欲全大臣體貌，若大臣不肯行出，則是讒前飾非，提人議己，欲自作人情耳。此不可不察也。大臣去就，如有動德在人，當全體貌，可也。其他非才冒亂，有罪無功，招致人言，則是負陛下之委任，何體貌之有，欲望自今除授罷免，悉皆明示所以黜陟之由，盡謀章疏，並令付外施行，與衆衆之庶幾賞罰分明，有以勸懲，非小補也。疏奏，上皆嘉納之。日麻大中以此月辛未入對，丙子二疏行下。　時朱勝非當國，不可否事，徐俯在樞府，每倚視之，而大中因入見，論席益懷姦固寵，全不任責，上將罷之，故大中以爲請。

丁丑，詔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踰再歲，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初，知樞密院事張浚行至荊南，鎮撫使解潛告乏，浚乃以隨便軍金五百兩、帛三千疋、糧萬斛畀之，又以帛五千給歸、峽二州，至是言於朝，時朝廷以度牒計直六萬緡，付鼎、鼎州造戰艦，浚過鼎，澧，亦以黃金三百兩與之。

戊寅，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楊應誠同主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　夜，臨安火。

己卯，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以舊職知溫州，肖胄與朱勝非議事不合，力求去，疏三上，乃有是命。後三日，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日麻乃肖胄自請，然直降冒免謝辭，不知何故，當考。　右迪功郎新監廣州寅口場鹽稅吳仲上疏，謂浚無罪，大略謂浚忠有餘而智不足，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浚之功也。臣竊見里巷游談，咸曰：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使浚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罪，至則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罰，非特一二人言之，且將舉起而攻之，必使罪去而後已。臣謂艱難以來，未有如浚比者，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望陛下審察之，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實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案)徐參事北盟會編，伸疏以正月二十九日上，故繫於此。

庚辰，尙書省言：今歲係大禮年分，已降旨令諸路憲臣依例劄刷上供錢物起發，限七月以前到行在，尙慮漕臣不用心催督，及搭辦州軍占吝，乞令戶部盡籍拘催，至八月比較欠多去處，具憲漕及當職官申省取旨責罷從之。

是月。峽州觀察使熙河蘭鄜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叛降僞齊。時師古自武都率選鋒軍統制李迪、諸軍統制戴鋮求糧於僞地。遂大渾縣。挽骨谷城。叛將慕容淵拔寨遁去。師古深入至石要嶺。忽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旋師大渾。內懷慙懼。遂單騎降賊。自此失洮、岷之地。但餘階、成而已。師古之未叛也。嘗請於朝。以爲聚兵五年。所集二萬餘衆。合用糧食。惟岷州管下大渾、長道兩縣。和糴不多。兼宣撫司別無應副。委是養贍不足。其河裏州軍。師古止據洮、岷兩州。別無出產。累年僞地討糧。今則僞地亦無所籍。因卽關外止有師古一軍占據要衝。若不申明朝廷。切慮緣此逃散。若金人知此無糧。乘虛而來。何以枝梧。伏望將階、文州撥隸熙河。或只乞兩州財賦。專一應副。或許將川中財穀。取撥食用。兼師古所管戰馬不多。仍乞支撥川茶付師古。於洮、岷州界轉換戰馬。以壯軍聲。後數月。朝廷命宣撫司以階、文二州所入財賦專贍師古一軍。及應副茶博馬。而已不及矣。朝廷下宣司在今年七月乙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三

【紹興四年】三月辛巳朔。張浚至潭州。時鼎寇楊么既爲官軍所敗。其黨漸散。賊防之甚嚴。鄰居失覺者。其罪死。朋有得逃官地。保甲又利其財而殺之。知鼎州程昌寓乃募人能引降者。與綬級同。故降者稍衆。浚至。遂留左朝散郎權樞密院計議官馮檝爲荆湖撫諭。俾同安撫使折彥質措置招安。會岳州進士王朝倚在賊寨脫歸。自言知賊虛實。詔赴都堂審問。後數日。有旨令王覆與彥質招安。然賊方恃水出沒。其所據北達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春夏耕耘。秋冬攻掠。跳梁自如。未有降意也。王朝倚審問在乙酉。

詔王覆等招安在丙戌。　詔南班宗室自今並赴臺參。故事。宗室遷官。或赴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著爲令。

壬午。廣東西漕臣各貶秩一等。坐逋欠去年上供皆十分之四故也。　詔贓罪至死者方籍其資。先是右文林郎朱崔瑛監處州都酒務。坐贓流。都籍其資。而田宅不在數。審於朝。法寺言。業產俱各入官。然祖宗故事。犯贓貨配之人。乃命申明行下。　戶部奏令廣東提舉司支鹽本錢二十萬緡。常平錢五萬緡。由海道赴行在。爲大禮費從之。

癸未。參知政事席益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諫官劉大中既奏其罪。前一日。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益本處杞之姦邪。蒙逢吉之險譎。初爲王黼之客。後入蔡京之門。陛下略其宿愆。欲觀後效。

去歲議遣大臣使金。益獨以母老爲辭。近者金使對揚楊前。默無一言之助。輔臣若此。將焉用之。至於心術不端。力庇邪佞。中傷善類。陰奪相權。蓋天資險薄可畏如此。望速賜罷黜。以懲公論。輔臣進否。上曰。諫官御史所言臣僚過惡。未必皆實。然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既審知其小人。自當退之也。故益遂罷。（案）此日上語特加益說。蓋克小人既不審所以又併益罷。亦恐不審。不知何故。　大中章再上。後三日。詔益落職奉祠。　詔自今諸路州縣進奉天申節物。並置場和買。毋得於民間科配。仍令刑部立法。先是諫官劉大中言。自紹興以前。臣僚進奉聖節禮物。多是虛表。物或不至。因紹興二年。發運副使胡師文建言。並令前期一月到京。自後立定數目。期限催督起發。臣昨奉使江南。聞皆不免科配。若軍期急切。有取於民。蓋不獲已。豈有斂百姓怨嗟之物。爲臣子稱頌之誠。其於邱山。有何所益。如上件金絲絹。未可蠲除。卽乞嚴戒州縣。樁管官錢和買。不得於人戶名下科配。庶幾感召和氣。增崇聖德。故有是命。

甲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梁汝嘉升徽猷閣待制。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參知政事。　是日。軍賊檀成犯長楊縣。荆南鎮撫司解潛遣統領官乘義郎閻門祗候胡勉捕斬之。成本澧州官軍。後從雷進於慈利縣。忠翊郎澧州沿邊都巡檢使龔從善嘗與成戰。成執而殺之。至是就戮。時率盜田政自襄陽引兵破夷陵。潛命知峽州統制策應。鄜路軍馬王恪往擊之。斬其首。政宜成人也。此以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宣撫處置司所奏附入。　後贈從善三官。錄其家一人。五年閏二月己酉。

丙戌。鄉貢進士上官公弼特補將仕郎。公弼在太學有聲。工部尚書胡松年與之有筆硯之舊。用使金所得恩澤而命之。公弼初見紹興元年。

丁亥。知樞密院事張浚言。荆南府潭、鄂、峽州。最係出產簡幹去處。已令各計置二三百萬。赴行在。其後復言。潭州近年採伐殆盡。今所用皆自全、永、武岡商販而至。恐誤指準。請差損其數。從之。浚請在四月癸巳。蓋此爲辛炳言浚事。

戊子。監察御史明橐宜論嶺南遊。入見。翌日。請旨都堂白事。許之。橐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案吏二十有七人。三年五月丁卯。右修職郎權知保昌縣丁寧。九月戊辰。廣西運判王縉、南恩州司戶王嶽、章陽寨令陳子鎮、桂陽令馬誠、權番禺縣令輝李圃。右朝奉大夫知連州陳興。承直郎知韶水縣鄭中行。忠翊郎權桂陽軍趙邦昌。十一月戊辰。宣教郎知筠川縣張公行。十二月癸卯。右奉議郎權昭州遠外。右從政郎權司戶陳卓。右迪功郎司理薛寄。右迪功郎權石龍令韓晉。十二月戊申。撫樂會尉陳令成。大庾已西高安令王充。迪義通令迷希尹。權武仙令劉振。武陵尉逕安。黃州推官王潭。武仙尉陳術。鎮仁尉縣朝。通宜論尉陳令杜介之。當州通判楊兵馬監押黃宗弼。並放選取勘。三年九月戊辰。溫判廣州韓俊。權勘。十二月丙午。修武郎知萬安軍何先國。取勘。又知桂州許中。已見二年七月辛巳。　萬士二十人。朱敦儒已見三年九月乙巳。並非。章餘道子嚴王繽道奇郎酒朱倬已見十一月甲戌。同日。前桂陽令張勉、左朝奉大夫知韶州尤源、右通直郎通判韶州宋黃、右奉議郎知南恩州王治、海陵令林獻材。今年正月乙卯。右通直郎通判廉州陸羽。右朝奉郎新知白州尹權。左朝請郎知容州道子昇。右朝奉大夫知昭州郭儀。左朝奉郎權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淵。右迪功郎廣西轉運司檢辦公事逄廣夫。靜江府觀察推官章溫。補左承林郎權西桂丞郭偉。並轉一官。俟任滿日赴行在。　凡五使所按吏。總七十有九人。明橐二十七人。劉大中二十八人。薛徽言十六

人、朱異、胡寶各八人。薦士五十有七人。明堂二十人、劉大中十六人、朱異十二人、胡寶六人、薛徽言三人。而劉大中所勁多大吏、蓋大中、朱異所舉多閒人。又薛徽言銳於有爲、而蓋大中數言公私利弊、惟胡寶奉承大臣風旨、此其大略也。

己丑、右朝奉大夫侯延慶守太常少卿、直龍圖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蔡攜守宗正少卿、尚書吏部員外郎陸長民爲右司員外郎、左奉議郎晏敦復守吏部員外郎右朝奉郎黃祖舜守軍器監丞、攜頴子、祖舜、福濟人、嘗從胡安國學、自衢州州學教授召見、改京官、而有是命。　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沈與求知鎮江府、充浙西安撫使。　監察御史明橐奏、邊、營林諸郡、歲調夫數百人、爲監司帥臣饋荔枝、詔禁止犯者、計贓坐罪。

辛卯、翰部員外郎洪興祖、比部員外郎范振、樞密院編修官許世厚並罷、坐席益所薦引、爲御史常同論列也。世厚、炊衡子、與興祖皆呂頤浩所錄、故同斥之。（蔡立方撰興祖墓誌稱興上封事論去臣附見洪興祖墓誌時更須評考）

壬辰、工部尚書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胡松年試吏部尚書、翌日松年入對、論唐太宗嘗諭房元齡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其委任元齡之意篤矣、殊不知尚書丞實政事綱轄、若專責以細務、以何暇裨益治體哉、臣願斧斷、以今日所當爲所當行不可緩者、分委二三大臣、庶使悉心戮力、各底乃職、且戒簿書有可簡省者簡省之、詔付三省樞密院。

左朝散郎范澂提舉廣東茶鹽公事、澂守惠州、爲虜賊所蹂、及是還朝、妄奏守禦功、減磨勘年、而有是命。

監察御史明橐言於朝、命遂寢。（虜賊事見二年冬末）

乙未、詔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孟庾赴行在、本府統制官姚瑞、李捧、王進並以所部偕還、惟張榮屯平江、李貴屯建康如故、自朱勝非再相、數言都督府可罷、呂頤浩不從、及是既舉防秋、勝非復乞罷都督府、使諸將得自奮勵、故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近嘗論列監司之不才者、已蒙放罷、臣今再體訪得新廣東轉運判官潘嶠深刻險薄、呂頤浩喜之、頤浩去未久、嶠唱言再入、移書示衆、無不惑之、新浙東提舉茶鹽陳鼎昨任湖州司戶、贓汚狼籍、詔事蔡攸、遂除監司、新廣東提舉茶鹽張世才、嗜俗吏、始以從父入燕、特赴殿試、合該討論之人、緣與頤浩有舊、累遷差遣、新湖北提舉茶鹽徐嘉問、王黼之客也、爲應奉司屬官、自藉相幹、輕暴之性、至今不移、新福建提舉茶事趙公遂、賊吏也、嘗和糴小麥自盜、爲倉吏所告、陪償而去、新湖北提舉茶鹽胡綽、父子出入蔡京之門、受官數年、即除監司、此六人者、皆有罪狀、不可表帥一路、理宜罷斥、詔並罷、世才、思正子也。　初、知唐州胡安中爲僞齊所逼、棄山寨奔隨州、及隨州失守、詔赴行在、至是補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添差溫州兵馬都監。　武節大夫吉州防禦使致仕陳思恭復爲入內內侍省押班、主管福州應天啓運宮神御、填創置闕。　左朝請郎致仕翁昇特遷一官、以昇自言元符末上書入籍故也、吏部侍郎陳與義言、陛下褒恤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碩大光明者、既已畫錄、亦有姓名不熟於人、而多故之後、無籍以考、昨黃策以蔡京所書黨碑、及國子監所印上書黨籍人姓名錄白來上、付在有司、遭火不存、間有子孫自陳者、遞以胥吏私鈔之本、定其是非、望再行搜訪、乃命吏部訪尋其本、繳申左右司審驗訖、送部使。（昇遷人邪中錄第三十四人、日曆與義奏下在丙申、今併出此）

丙申、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與義移禮部、試禮部侍郎胡世將移刑部、權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與義以兼直院、故免劇曹。　起居舍人唐煇試中書舍人、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徐俯以疾告、上命即其府視事、俯言三省文書、最爲叢委、平時盡日力可了、臣係暫權、實不知首尾、占位書名而已、臣既以憂病、方且療治筋力心志、實不能支、欲乞且止治臣本院事、所有三省職事、自有宰相、伏望聖恩、免臣暫權事務、既節可得專心、既獲治養體軀、亦免乖誤大計、詔不許。

丁酉、詔以宣諭五使手歷進册、令檢正都司檢詳官同共看詳、比較多寡、中尚書省。　右迪功郎秦州錄事參軍李亦特改右承務郎、亦上疏論事、上召對而命之。

戊戌、詔廣西提舉買馬官移司邕州、用李預奏也。　知樞密院事張浚乞俟至衢州、留數日修治軍器、從之。　武德大夫秀州防禦使致仕張見道落致仕、主管江州太平觀。

己亥、初命三衙管軍及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志略可自代者一人、如文臣之制、用吏部侍郎鄭滋請也。　翊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添差浙西兵馬副鈐轄張用改福建路兵馬都監。

辛丑、翰林學士兼密禮兼史館修撰、始除修撰官也。　右司諫劉大中言、近戶部尚書黃叔敖申明江、浙上供和買絹絁、並七月終已前起發數足、臣契勘租稅條限、係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納畢、災傷放免、不盡者限外展一月、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今戶部御令七月終以前數足、可謂迫促太甚矣、納畢者、人戶遂納到官之期也、起發數足者、諸州圍併起發到行在之期也、且以道里遠近酌中言之、吉州陸路至臨安府二十八程、水路又倍之、若依戶部所請之限、則須五六月納畢、豈不大段迫促、今戶部不過以大禮賞給未定、上動朝廷、不知戶部平時所管是何職事、豈不知今年合是大禮、平時蠹耗、未嘗講究、而平時失陷、未嘗稽考、今乃臨時蠹降指揮、迫促稅限、變亂祖宗舊制、全不恤民、且郊祀之禮、所以爲民新福也、今戶部因大禮賞格、迫取物帛、反爲民害、有傷和氣、有累聖德、臣安得不論、詔展限一月。　詔廣西土丁編丁各仰本處防守、其調發赴部江府並團練餘丁並罷、自許中爲帥、始調土兵防拓、既又令以錢代丁。（李見紀異）

二年四月、提舉買馬官李預又以羈馬配之、監察御史明橐自嶺南還、數以爲言、故有是旨。（此以明橐奏狀及今年二月壬午條論許中五賊事四章修入許中科土丁錢條奏詳著二年四月）川陝宣撫處置司言、已用便宜差左奉議郎王璀權利州路轉運判官從之。　是日、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入寇、犯仙人關、先是金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敵必深入、乃預治壘於關側、蠶殺金坪、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責殺金坪之地、去原尚遠、前陣散漫、宜整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其陝西經略使薩里千、僞四川招

撫使劉夔率十萬騎入寇。建炎之遣史二月辛卯、吳玠及烏珠戰於仙人關敗之。初烏珠欲大舉兵、期必入川。劉豫之弟益方知吳璘密使人告玠、早爲之備。玠預備堡關、關設金坪(案)日碌、宣司撥金以二月二十一日攻仙人關、辛卯則十一也。蓋之所書凡差十日、當小誤、又所云劉夔密告吳玠事、乃錄林泉野記、恐未盡然、當考。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敵據高嶺爲壘、循嶺東下、直攻我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轉運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浚爲宗弼所襲破、其妻王師殿收、玠斬浚以徇、敵復攻之。玠誓死奮擊、敗其妻之中午、當誤、今且去其日、俟考。之。

壬寅、太府寺丞權戶部郎官張成憲爲尚書、權部員外郎。直秘閣秦梓提點福建刑獄公事、左中奉大夫柳瑊提點刑獄公事、監吉州榷貨務都茶場陳鶴提點湖北刑獄公事、直秘閣吳懋爲湖北轉運判官、左朝散郎新知吉州徐俾達、直秘閣陸寘並爲廣東轉運判官、右朝奉郎添差通判平江府田積中爲淮南轉運判官、御史常同言、寘乃內侍王通之客、爲明府司錄、供進密煎海錯、就遷通判、避通判名、改稱府判、令浙路有呼府判者、自寘始也。後任發運、姦贓狼籍、瑊頃知洺州、不能鎮撫士卒、以致軍變、身中數刃、近歲交結辛道宗、求賜章服、陛下灼見其無恥、罷之、偉達資性貪鄙、在閩城中、移書親舊、有新君卽位、人情喜悅之語、梓本附梁師成、特赴殿試、闕宂疏謬、士所指笑、爲是雖不知其才、但恐不應超躐、亦望詳酌改命。吏部言、舊制任提舉湖北刀筲手、乃詔寘、瑊、偉達、梓皆罷、寘、偉子也。梓、瑊、偉達已見、寘未見。同爲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懋以明州獻換事、怨於朝、謂擬以代者移用、故申明之、非有所默也。由是復起、後十餘日、右司諫劉大中言、淮南人民有幾、乃共置監司五員、乞能積中上從之。懋乞改正

明州獻換事、在是月壬寅、同章下在己酉、大中章下在三月丙辰、今併書之、積中不知何許人、乃吏部尚書胡松年親屬、自通倅遷除監司、不知同何以獨不言、而大中言之、當考、孫覿撰柳瑊墓誌、瑊知洺州、被疾、司錄事李承勛權州事、州兵聞公疾、唱言倉粟盜、遂戾官、瑊乘亂、公聞變、力疾拔劍出逃門、坐實、詔亭命三校率其屬捕殺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風、承勛遂奏貢之、恐以公病不任、移書驛告、實節自傳功、居朱紫、公黜三官、降承勛、並立五官、此與同章疏所云、全不同、姑附著此、日碌、蓋與五年韓瑊爲伯時乞恩澤狀、亦稱洺州軍變、狀、誤、知州、柳瑊。

癸卯、勒停人向子廉復右朝奉郎、除直秘閣、子廉、宗良子。宗良、濮子、永嘉郡王。知平陽縣、民有負和糴米者、子廉訊之、杖千二百、卽日死、坐是停官。劉光世夫人、子廉兄女也、光世爲請於朝、以欽聖憲肅皇后諸姪在者惟子廉一人、故有是命。詔權以射殿爲景靈宮四時設位朝獻、用太常博士劉登議也、其後上親征、不果行。

乙巳、監察御史明堯言、昨李棫遣人入大理國買馬、於邊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官物、大則引惹邊釁、臣請究買馬之術有七、深入蠻國誘之、不惜其直、一也、原有綸綵鹽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也、要約分明、四也、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之、六也、馬悉歸朝、而後付於將帥、七也、七說若行、西南諸國所產自至、望下提刑司根究諸司鹽利剩錢、廉付買馬、仍下提舉司詳前七說施行、從之。左金紫光祿大夫龍圖閣待制提舉華州雲臺觀王革卒。詔官子孫如故事。言者謂革自廷尉尹京、專以觀望意旨爲獄、刑罰失平、枉濫者衆、獨以貲緣交結、冒濫賞典、法當討論、詔追降革爲左中大夫、盡革其恩數。鄉貢進士李郁爲右迪功郎、郁以布衣入見、所陳皆當世要務、上批郁學通世務、議論可采、故有是命。上批日碌不載、武陶志有之。

丙午、知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初、浚行至興州之沔城、復上疏引咎求罷、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浚五年於外、誤國非一、用李允文、王以寧、傅雱諸小人、爲荊湖害、以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以至擅造度牒、鑄印記、賜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轉紙之類、皆有不臣之迹、及被召、盡掠公私之財、選精兵自衛出蜀、雖膏斧鉞、不足以謝宗廟、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不復用、則陝右之地、不勞師而自復矣。侍御史辛炳彥慽浚、事見建炎三年二月。亦論浚誤國犯分、富平之役、趙哲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浚乃誅哲、致其徒怨叛、又信王庶一言、殺曲端於獄中、端之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打川口、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是也、和尚原之戰、王萬年之功爲多、浚乃抑之、萬年怨憤叛去、與哲、端潰卒力拒川口、金人特因之耳。(案)川口用兵錄、今年三月殺金坪之戰、尚蓋王萬年擊賊、蓋萬年卽王喜、此時爲統領官、炳誤也。又用趙開營財利、行榷茶鹽及隔槽酒法、苛細特甚、內結人怨、西蜀之不亡者幸耳。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必已所命乃得赴、張深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未有如是之專者也。湖南北非浚所管地分、乃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以生殺、遂亂兩路、敗事而歸、不自知罪、猶移文令蜀治府第、浚謂樞庭之權、爲己家物乎、既被召、盡刷四川之財以行、尚敢託言邸檄隨軍錢物、應副解潛、程昌寓、欲以要功、不知錢何所從出哉。事見今年正月丁丑。沿路劄下荊、峽諸州、計置簡幹、各數百萬、又言如難計置、卽具因依回報、是徒欲求進、不恤民力之困也。事見二月丁亥。浚聞罷之始、則遲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俟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後造朝。事見正月壬戌。近又奏乞至衡州、留數日修治器甲。事見二月戊戌。今閑政府處位、則至衡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留滯、何前緩而後急、疏入不報、前一日、炳以急速請對、論浚爲黃潛善所知、自興元曹官、一二年間、引爲侍從、及金人有窺江南意、浚乃避禍遠去、引用因一時小人、如劉子羽、程唐、翟誅、求聚欲、四川騷然、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浚輒立招賢館、有親龍閣之命、以儒人封號封參議官之妾、陛下常遣中使撫問、浚乃與之加秩、勞其遠來、其狂悖甚矣、願陛下聖明、辨之不晚、頃遣郎官持節召之、浚乃假塞邊延、上章慢命、既到鼎、澧間、擅差撫諭官騷擾州縣、事見二月辛巳。其所爲一至於此、望賜罷黜、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跋扈之戒、浚至行在、詔浚隨行軍馬盡付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隨行錢物隸內藏爲

封椿濂實庫。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丁未。右朝請郎通判臨安府邵桓、右朝散大夫通判臨安府熊彥昭並直祕閣。守臣梁汝嘉薦二人。上召對而有是命。彥昭、鄱陽人也。相已見。　賜僞齊國長公主宅於行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四

【紹興四年】三月辛亥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吳玠敗敵於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興玠連戰未決。玠遂與宗弼相見。且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舉趙氏。敢有貳。此諸林宗野記　敵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卻之。賊怒。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蹙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敵分爲二陣。宗弼陣於東。將軍韓常陣於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璘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舍此而犯關。玠從之。敵遂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敵兵死者層積。敵踐而登。隆里干駐馬四觀久之曰。吾得之矣。翌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官郝于姚仲登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爲繩。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擊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統領王喜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敵營。敵驚潰。將軍韓常爲官軍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敵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捉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敵決意入蜀。自撒离曷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

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敵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路總管劉師古來援。時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綿威茂石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問師古叛。并其軍麾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呂中大事記。張浚以秦府任川、陝。中天下之資。置六路之師。使錡屬川之兵。左遷劉、錡之財。右出錡、隨之馬。以爲定天下大計。蜀道皆勝部。故有富平之敗。而得劉子羽以保興元。用吳玠以保大散關。蜀有和尚原之捷。繼有殺金坪之捷。蜀自是不敢北窺矣。

丙辰。上問執政湖寇事宜。張浚曰。村民無知。劫於官吏之擾。偷安江湖。非剽掠無以爲生。其拒王師。實懼大戮。勢不得已以緩死爾。臣謂宜廓信義以招之。上曰。皆朕赤子。何事於殺。然自軍興。盜起率招來之。而姦人乘寶。所在嘯聚。今幸衰息。勿復效尤可也。

丁巳。右司諫劉大中守祕書少監。上諭朱勝非曰。大中頃使江西。頗多興獄。今猶未已。若令爲諫官。恐郡縣觀望。朕於用刑。欽恤明慎。常懼有司行法於寬外。今遷大中爲少監。蓋朕之深慮也。繫光小麻。大中自監察御史除。蓋設大中今年正月已遷諫官矣。　右朝散郎魏舜臣知黃州。

戊午。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已召而未至也。上命鼎薦舉人才。鼎即以王居正、呂祉、黃龔、林季仲、陳橐、朱震、范同、呂本中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鼎三省在三月壬申。　撫州布衣寧子思獻白銀木刻成千手大悲像。極精工。朱勝非進呈。上曰。朕平日未嘗佞佛。然亦不敢加背。顧飾像設以新福。乃流俗之事。非朕心也。勝非又言。撫州有玉尊刻成龍文。疑禁中舊物。未敢進。上曰。此猶無謂。異時茶馬司常籴市馬之直。以易玩好。是舉山澤之利。而投之無用之地爾。其勿受。自今有來獻者。皆卻之。

夜。雹雨。

己未。刑部侍郎胡世將坐前守鎮江。不發御服織羅錢。與通簽判右承議郎會恩等四人。各貶秩一等。仍令本府限半月發還。先是劉光世既移戍。內藏庫復舉行之。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逆旨。故有是命。兼寬書此事並誤。已辨之。見二年九月戊寅并注。　詔祕閣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宋煒落職。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晁公爲提宮觀。饒州編管人劉默許自便。以侍御史辛炳論廢相呂頤浩用刑輕重不中也。宋煒落職。劉守見紹興三年十二月。　樞密院言。三省事繁。請機速房文字。率臣與院官輪日當筆。庶免稽滯。從之。

壬戌。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孟庾自鎮江至行在。庾請隨班奏事。乞免赴都堂奏事。仍免簽書三省文字。時督府諸將既已分戍。遂併其府廢之。而以其餘兵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督府之罷。日屬門亦不能。惟遣姑之遣史時記此事。今因孟庾召還。並書之以補史闕。全不書會要本

癸亥。侍御史辛炳、試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唐煇、試左諫議大夫、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學士院陳與義言、明堂之禮、有漢武汶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行之、若再舉而行、適宜於今、事無戾於古典、太常丞詹公薦、博士劉登亦言、古人巡守、自非封禪告成、未有行郊祀者、今歲若且祀明堂、實得權時之義、但紹興元年、止設天地祖宗四位、即不曾設皇祇百神、議者疑郊與明堂當闕舉、及與義等議上、乃命有司條具明堂典禮以聞。　左僖林郎連州州學教授范寅賓、左迪功郎監泉州石井鎮朱松、並爲國子博士、右宣義郎周聿爲司農寺丞、右丞事郎王鋌守太府寺丞、右丞務郎范伯奮守軍器監丞、松、藝祖人、謝克家所薦、聿中從弟也。（中已見紹興二年正月癸卯。）伯奮以選人薦對、故有是命。（寅賓已見紹興二年、鋌已見紹興四年。）言者奏鋌浮薄無行、罷之。

乙丑。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張浚、能爲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不已、上未聽、二人因繳所上四章申浚、炳疏論浚聞罷之始、遲延不行、浚懼、即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上乃釋然。（頤浩書見三年六月庚寅、朱熹張浚行狀云、炳嘗公薦得召命、不即出蜀、意有他圖、（案）炳元疏中略不知此意設也、今略刪測附見。）炳又言、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敢恣僭擬、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浚兼有衆惡、其可逃於典刑、望附三省、早賜竄黜、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　尚書刑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後二日、詔世將兼江西安撫制使。（世將方至而準出、必以激爲所不喜故也、當求他書考之。）神武中軍中部統領官朱師閔改充本軍遣鋒統領、時統制楊沂中以張浚所擬西兵爲選鋒都、故命師閔統之、而以浚隨行選鋒將武功大夫、榮州刺史關門宣贊舍人榮斌爲神武中軍後都同統領、皆用沂中請也。（榮斌除統領在此月乙亥。）

丙寅。詔張浚免謝辭。　駕部員外郎李椿以使蜀之勞、遷秩二等、時議者以爲興、利、閬三州及三泉縣、見屯軍兵、爲四川門衛、有司饋糧、雖用水運、然每令州縣抑勒船戶裝載、失陷官物、今潼川府路歲運二十萬斛、每斛支官錢三千二百有奇、成都路歲運六十五萬斛、以水路稍遠、所支錢又多、通計費錢二百六千萬緡、船戶既被抑勒、侵欺盜用、巧詐百端、以至自沈舟船、號爲拋失、所運米數、失陷大半、今欲度江路遠近、置轉船倉、應用舟船、令兩路量事力製造樟梢、即於廂軍內刷差、不足則召募百姓、每舟約載三百斛、若以百二十舟、往來不絕、不過十月、撥發盡絕、今興州銀一兩博米僅得一斗、綱軍糧不足、有司不免貴支坐倉價錢、計司失職、莫此爲甚、伏望慎擇人材、付之以權、專委措置、詔宣撫司相度。（此蓋來得其名、恐即李椿所上當考。）

丁卯。張浚落職奉祠。時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舒清國當草浚制、奏言、臣竊聞臣僚論浚跋扈不臣之迹、實臣子所不忍聞、今陛下寬恩、肆罷其樞柄、而祕殿高班、豈宜冒處、故有是命、始浚之在蜀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陝西、河東失職來歸之士、給衣食養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浚以便宜先給、而後聞於上、故清國所草詞、有曰、假便宜行事之勢、忘人臣無將之嫌、肯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刻印。（朱熹張浚行狀云、辛炳論公殺

節、以塞憲、疑尚方而鑄印、此亦非疏中本詞、實當時論列、深小誤也。）殿中侍御史常同時方論清國行詞疏謬、望日、清國亦能爲直龍閣、主管臺州崇道觀、御史中丞辛炳復言、浚之不臣、不覆之禍表、不足以塞公議、宮祠自便、所至必有以搖人心者、爲害非一、因言、昨敵騎渡江、滁康、劉珏以措置乖方、尚猶滿授分司之官、湖南居住、今浚之罪百倍康、珏、後三日、詔浚福州居住。（何僅罷、福典初漕闕、皆輕、羽檄交馳、浚以密謀面任川、陝宣撫之職、請任四率分司漢州、左通州、浚之財右出驛騾之馬、其元一奏、浚於自任、擬劉子羽於參謀、而她裝運兩、輸財濟軍、然知也、用趙開於總領、而民不加賦、軍用自足、皆知也、面分宣諭、指揮、如失、如王彥、如劉錡、如關師古等、其不屬其指授之下、自是而違於寶雞、違於富平、違於和尚原、違於殺金平、創國極道、賴以保全、此蜀失武安、以下諸戰鬬之功、而分宣指揮、其非我輒公力也、而論者乃以祕閣、之論、而遂朝以後、皆者、浚、其浚不容不落職出居外郡矣。）仍借撥官田十頃、炳言、浚之罪無可矜者、今雖已廢、示不復用、然川、陝之人、自聞浚還朝、朝夕仄側、視浚去留、與得罪之輕重、以爲安危、今緣以祠宮、處之善地、加之借撥官田、川、陝傳報、豈不搖動、又七日、遂罷借田之命、浚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扈輿才兩人、浚雖得罪、猶上疏論敵僞暫和、心必未已、當益爲備、具大略言、金人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尼瑪哈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懇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爲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伊都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伊都之難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敵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敵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紓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爲難從之事也、竊惟金人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酷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過餘力矣、況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金、借使暫和、必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爲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早夜深思、益爲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面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其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墮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關師古、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爲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知人。（清國罷左史在此月戊午、浚居住在辛未、借田在戊寅、今家廟書之宗尹初見建炎二年十一月、喜初見紹興元年十月。）

新除太常少卿侯延慶爲起居舍人。　尚書兵部員外郎馮康國能、日下出門、御史常同言、康國本遂事浮薄不逞之徒、張浚輕舉慢令、一切猖獗、康國實主其謀、生殺廢置、悉出其手、納賄受賂、所求無不遂者、今尚敢委然登殺之下、爲浚游談、故有是命。　左武大夫文州團練使湖南安撫司後軍統制韓京充廣東兵馬鈐轄、以所部屯廣州、彈壓盜賊、總本路帥臣節制。（其所部即今指揮軍。）用經略使李陵請

也。初、江西叛將元通犯境。陵遣海南尉魏逢、使臣董勳招撫之。即聽命。寨於城外。無幾何。江西遣兵至。通趙惠州。追兵及之。與戰不利。人情震恐。陵復遣逢、勳追通回。至是乃以付京。尋坐他事誅。遣近始安。元遣

聖見紀異三年十二月戊申

戊辰。命前宰執追錄建炎四年四月以前時政記。用司封員外郎兼著作佐郎孔鶴朝請也。

己巳。紹興里之家廳造進酒者。許卽所在州公庫或官務寄造。爲賓祭之用。議毋過三十石。時親衛大夫峯州觀察使韋淵奉祠居衢州。奏乞開酒。上弗從。有司弗能禁。郡守謝克家聞於朝。故有是命。

辛未。直龍圖閣知永州胡寅試起居郎。右文殿修撰新知饒州王居正試太常少卿。

壬申。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充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可輔知鼎州。武翼大夫吉州刺史湖北兵馬都監杜湜領忠州團練使。添差江西兵馬鈐轄。統率舊管官兵。洪州駐劄。時朝廷方招安湖寇。而賊以不壻昌寓殺戮爲詞。會廣西帥劉彥適以不勝任召還。昌寓乃改命。熊克小厤云。紹興昌寓知靜江府。候招安畢日行。而日厤何緣限三日。朝廷起發與克所云不同。當考。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大閱將士。上閱之。賜俊白金萬兩。錢三萬緡。爲激賞之費。

癸酉。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易充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用韓世忠奏也。易辭不赴。六月甲午。改知婺州。龍圖閣直學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送史館。

甲戌。徇害祠部員外郎趙鼎改行吏部員外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爲祠部員外郎。右奉議郎劉一止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主管溫州神主。時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江端友已卒。故以一止代之。一止皆爲起居郎。下除郎官。辭不拜。改知袁州。端友無妻子。死於雁蕩山中。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請死事之家。無人受恩澤者。許換給度牒。從之。度牒直二百千。承信郎一資易十四道。佗視此爲差。

乙亥。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復奉日天武四廟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勔南園。及請佃陳滿塘官地一千二百畝。詔以國地賜世忠。直祕閣張澄自蜀赴行在。上召對。遂以爲江西轉運副使。熊克小厤書沒丹直徽猷閣在今年四月(癸)日厤。澄明年正月戊辰。自直祕閣轉運副使。以臨軍無墨說。遂與一等。克實甚誤。

秀、常、湖三州守貳右朝請郎俞俟、沛國閣直學士汪藻等七人與雜買官。並進秩一等。以和糴數多故也。俟、河南人。舊爲宣諭官胡蒙所薦。詔俟滿秩赴行在。秀州止有通判錢津明幕官。未知都守爲誰。當考。是日。御史中丞辛炳入對。論用人三弊。曰。分朋黨以立門庭。緣愛憎而有用舍。記小過而掩實行。三者不去。而望得人。雖如御行求前。不可得矣。夫才非可一途取也。有忠實威望。可以任股肱心膂之寄者。有剛正

詳明。可以爲耳目風憲之官者。有學行深茂。宜在論思納獻之地者。有智謀宏靖。宜居折衝禦侮之任者。或長於專對。或長於敷奏。或長於撫字。倘皆取其所長。略其所短。總核名實。隨材器使。則人才當自不乏。顧豈天下眞無人哉。望陛下斷自宸衷。去前三弊。毋牽於朋黨之弊。無溺於愛憎之意。雖有小疵而不害大節。亦且拔拭用之。惟賢才是求。惟僉諧是與。或招延於內。或布列於外。大小罔不得人。則中興之治。似不難致。疏奏。上嘉納之。　詔草澤鄧名世令閤門引見上殿。名世初見去年十月丁亥。名世初以劉大中薦。詔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論、古今姓氏書辨證。詔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看詳。松年言其貫穿羣書。用心刻苦。由是引對。遂命爲右迪功郎。名世以四月戊戌入見。庚子補官。

丙子。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充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虞汝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落等路及處置字。並在罰治事。起復檢校少保鎮西軍節度使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充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吳玠充陝西宣撫副使。免簽書本司公事。專一措置沿邊諸處戰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兩路軍馬。專一招撫熙秦關師古充熙河蘭廓路制置使。並日下供職。朝廷未知師古叛亡。故有是命。

丁丑。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楊應誠爲樞密副都承旨。　詔今年正月已後。每行續降指揮。令刑部依德法。春秋編類頒降。用大理少卿元袞請也。自紹興新書既成之後。省部經火。續降指揮不存。詔下湖、溫州鈔錄編類頒降。至是又申行之。

戊寅。監察御史明堯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詔臨安府失火。延燒官私倉宅及三百間以上。正犯人作情重法輕奏裁。蓋草竹板屋。三間比一間。五百間以上取旨先是有旨。失火焚燒數多。取旨依軍法。刑寺以爲無所執守。乃比附立法焉。其後御史臺又乞估計價錢量輕重取旨。刑部請延燒直萬緡者。比三百間。直五千緡者。比五百間。從之。後旨在六月戊子。

己卯。閤門祗候知逆水軍丁穰令再仕。　閤門宣贊舍人添差建康府兵馬鈐轄王才權發遣洪州兵馬鈐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紹興四年】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玠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上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慎重遠。不得附卿之背也。玠素不爲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間。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玠所以勞出者。防有此耳。幕客乃服。　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彔宜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令再仕。用王似等奏也。初。張浚既召開。開亦亟白王似、盧法原求罷。其自辨疏曰。開既彔宜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切謂應副軍期。費用不貲。若加斂於民。即民愈不堪。尋措置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不惟廣收息錢。彔歲入有常。不煩措準。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終。茶鹽酒息增額錢。並買抵擬絕戶田產等錢。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萬餘貫。彔隨軍秦州。應副過陝西茶馬。及於陝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八百三十四萬餘貫。此外未嘗創立名目。科抑民間。所榷茶鹽酒。並係祖宗舊法。並合同場買引。及置官號務。亦係朝廷已常行者。其犯人斷罪刑名。未嘗輒有刪定。但增添告捕賞錢。意欲犯法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不便於己。懷異忌疾者。共與謗讟。謂改修弊法。爲生事擾民。口舌沸騰。必相陷害。況開年踰七十。心力凋耗。若切冒無恥。重致煩言。豈惟有辱士風。決然上誤國事。似等察開雅非辭難畏謗讟者。而軍事方急。果不可無開。乃奏言。川、陝屯駐大軍。費用浩瀚。漕司所入。止充常賦。諸司錢物。見在不多。累年經費。委是趙開悉力措置。茶鹽酒息之類。通計約二千萬貫。資助調度。搜革宿弊。增廣課息。於民無科率擾擾。今來若令本官能任。縱自即正當遂舉之際。財用急闕。全藉趙開措置應辦。深恐別差官主管。不知首尾。措置乖方。有誤贍養大軍。利害至重。故有是旨。　賜川、陝宣撫司及官吏軍民詔曰。朕念虛邊陲。覽觀形勢。秦、蜀墳地。實據要衝。自時多虞。則有戎事。惻然西顧。曾靡遑寧。昨者特遣樞臣張浚。往宣恩威。任國發寄。蓋五年於彼。朕有聞焉。肆頒召命。俾還行闕。而師言未已。臺諫交章。考其出使失職之辜。在於常刑。當從遠竄。朕以其所用吳玠等。能興大敵。累立戰功。許國一心。可孚委任。因是貸浚。止從薄責。庶使玠等知朕厚於勸功。而略於記罪之意。感悅奮勵。益建良圖。應累年以來。川、陝諸路。其實有勤勞。而未逮於賞。濫被刑罰。而莫當其罪。才能偏廢而不用。謀猷見抑而不伸。創興橫斂。而致於無涯。煩擾斯民。而使之失業。赦令所頒之澤。不盡推行。朝廷所差之官。不獲赴上。凡害民疏棄之事。違吾德意者。仰宣撫司講求咨訪。疾速施置。以稱朕惻怛軫憂之誠。庶幾惠和。亟臻嘉靖。播告有衆。咸使聞知。　樞密院計議官李堯充湖南北路幹辦公事。依第二等奉使例。蓋始引參知政事孟庾親嫌求去。俄有是命。

李巳。尚書金部郎中陳桷爲起居舍人。　翰林學士彔侍讀秦檜爲禮彔史館修撰。　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之法。時右司員外郎袁正功言。自軍興以來。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多。而所屬上功。類不覈實。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惠州及東莞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何所據而奏乎。州縣且然。況於軍伍。以此姦罔。距可置而不問。望特降睿旨。今後官司奏功不實。若因朝廷檢察。及臣寮案劾。因事冒塞。其元奏官司重加黜責。仍將冒賞人特行追改。以懲姦罔之弊。故有是命。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昔魏尚守雲鄰中。坐上功差六級。下之吏。削其爵。李廣出右北平。遇左賢王戰。以功過相當亡賞。漢家賞功之令嚴矣。戰而陣吏以法當其賞。戰而不陣吏以法罷其罪。過足以累其功。而功不足以贖其過。是以當其軍一出塞。人人爭殊死戰者。知敗則必誅也。秦府上功。好或差一級者。知賞不相稱則賞不行也。然漢之世。征伐四夷。無不如意。亦賞典明而將士用命。爾近世則不然。平時煽民力。贍戰士。以待一旦緩急之用。卒然遇敵。有警使之張甲。必先賞而後道之。及其既戰。奏功來上。有司不敢問其士馬物故。強例。但閱其斬馘首級若干。大將幅裹。皆已定封。部曲行伍。紛紛論賞。動以萬計。其間城成子弟。自不識旌旗。耳不聞鉦鼓。往往第功。常出戰士之右。雖亦已盡矣。夫有功而不賞。國無以得三軍之力。論賞而不實。亦無以服三軍之心。古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未聞賞千萬人而不足以勸一人也。國家法令具載。有司舉而行之。正在今日。臣是以備論之。

癸未。宗正少卿蘇遲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朝散大夫呂聰問爲宗正少卿。後二日。御史中丞辛炳言。二人皆名臣之後。耆老成。頗知典故。然檢正之任。非精力有餘。不能。聰問止曾任通判差遣。祖宗以來。未有不歷內任。直除卿監者。詔遲依舊職。聰問行吏部員外郎。（聰問除卿在此月辛卯）　聰問、希純子。自獨中召還。而有是命。　右朝請郎字文師瑗爲尚書駕部員外郎。　寶文閣直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寶文閣學士宣撫處置使參議官程唐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

初張浚既貶，右諫議大夫唐煇言浚所引婁寶軍事者，皆妄庸小人，而專橫之甚，秦所切齒者，唯劉子羽未見施行。臣不得不論。子羽天資僉佞，有以媚浚，故見信任。凡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秦、蜀之民，恨不食其肉。頃者富平之舉，諸路帥守多以爲未可，子羽弗思敵人詭詐不測，輕聽間探，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軍，使五路生靈肝腦塗地，全秦之失，子羽之謀也。富平既敗，浚獨歸，趙哲爲不用命，洎已斬哲，浚知其失，即出榜盡釋其餘將佐之罪。子羽至鳳翔，不以爲然，後復欲斬慕洧及其次統領諸將而下，人人恐懼相率收亡。子羽所致也。五路既失，浚退歸閬州，令王庶知興元府，措置稍就緒，子羽欲得之，因而譖毀，卒奪其任。陝西叛將聞子羽至，欲必殺之而後已，乃勝金人併力以攻，遂破興元。朝廷差王似、盧法原爲宣撫副使，子羽力請於浚，求爲宣撫判官，陰奪二副使之權，事無大小，子羽專之。浚有已放行者，子羽輒塗抹改易，官吏畏其氣焰，不敢不懍受。浚亦爲其脅持，不復敢誰何。以士大夫所言，子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有可與同科者。自降指揮發來赴行在，乃傾銳卒以歸建州之崇安縣，蓋其鄉里，及聞浚到，即出逃於信州。今乃稱疾不至，爲人臣偃蹇不恭，侮慢朝廷，有如是者乎。不正明刑，曷懲公議。伏望容斷，特賜窮竄，少快秦、蜀將帥軍民怨憤之氣。疏奏，詔子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給事中胡交修論子羽專主軍議，費富平之大舉，既斬趙哲，復害曲端，淫刑以逞，其他將士，心不自安，率衆叛去，被旨召歸，徑歸里第，獨至上饒，迎迓張浚，全無人臣之禮，望流窮遐荒，以爲天下臣子之戒。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子羽凶暴殘刻，在浚幕中，最爲橫恣，川、陝之人，切齒恐懼，皆欲甘心焉。子羽既知敗事，必得罪於朝廷，乃先遣其壻糊裁順流而下，及被召命，又攜高貲與姬妾先歸，傲慢不恭如此。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黨賈，大費中乞憐於賈之門嬖，因得見於庭下，賈與杌子坐於其側，飲以巵酒，若飼奴僕。然唐不恥也。因獻渾金佛像一堂，得爲成都府路茶馬。唐既出賈門下，遂遣二使臣創第於賈之宅前，盡奪珍奇玩好之物，伺賈意旨，即以獻納，賈營築一堂，生日落成，唐爲製錦繡帛幕地衣，一做堂之大小，高下曲折，因錢壽而獻焉。凡所費悉出官帑。茶馬司餞盜之弊，實自唐始。又其狂妄之性，與浚契合，故浚喜之，用爲謀議之官，同惡相濟，遂致誤國。若止落職放罷，恐不足爲小人之戒，欲望特賜貶竄施行，以子羽比唐，其罪尤重，陛下不欲誅夷，亦乞流竄海島，以示國威。時府以浚便宜之命知潼州，前三日，詔唐赴行在，令宣撫司遣官權管職事，至是皆貶。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鄧潭充潼、南沿邊安撫使，知潼州。

甲申，武德大夫、康州團史潘堯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等，以吳國長公主入見推恩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請副尉之在籍者，並不許改名，以防詭冒，從之。

乙酉，江西制置使岳飛奏川、陝戰攄事，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上謂朱勝非曰：用兵當持重，宜深戒飛。先是勝非居母喪，既祥，引疾在告，上賜親劄，略曰：今乃何時，而卿謁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蓋非特岳、鄂、襄、鄧之閒緩急不測，機務隨即應辦，豈容留滯。是宜來早扶疾之朝，彙朕別有所欲道者，非可託於毫楮也。勝非惶恐入見。御劄緣勝非行述兩入，案勝非母小祥在四月二日，而日曆四月一日至五日，連無聖語及勝非所奏事，蓋此日始有之，故且附本日。　左諫議大夫唐煇言：明堂大禮，恐

有司尚循承平故事，名物失於大縟，伏望務崇簡儉。輔臣進呈，上曰：當此多事，固非制禮作樂之時，然祭天之禮，不可有缺，乃命禮官條具裁省焉。日曆止作臣僚上言，案六月丙寅，蕭燁奏道遠子事云，臣昨嘗具奏面奉聖訓，謂當損益云云，則此奏即燁所云也。　右修職郎商

虢鎮撫司隸辦公事李邦孚特改右承事郎。右文林郎虢州錄事參軍嶽尚友特循二資，皆用鎮撫使蕭先奏也。先嘗以便宜假邦孚直祕閣，又奏尚友因赴行在，母妻子女悉陷僞齊，乞改合入官，故有是命。

丙戌，詔閤門四方館客省並依祖宗舊制，不隸臺察。先是御史常同有請，至是閤門言，故事隸中省，乃改命焉。　大理少卿張約請自今朝廷降指揮，應特旨處死，情法兩不相當，許本寺奏審，從之。去冬，都督府獲盜細蓋寶以聞，下寺覆治，無他情狀，約用案間徒三年，詔從軍法，約欲奏讞，而以法寺未有執奏例條弗敢言，至是乃上此奏。　是日，吳玠與敵戰，敗之，遂復鳳、秦、隴州。

丁亥，詔衢州布衣江袤召赴都堂審察，袤少登貢籍，元祐中嘗游太學，樂道自守，不干州縣，方臘、倪從慶之亂，袤結集社甲，士人率服，一鄉賴之。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於朝，故召。既而引對，遂命爲右迪功郎，袤六月庚寅補官。

戊子，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於國門待罪，詔放罪。橫與蔡廣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商虢陝州鎮撫使董先自南昌隨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屬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尋以錢萬五千緡、絹萬匹賜之。上念橫等遠歸，各賜白金千兩，皋見上，因陳僞齊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命皋復往江州，聽岳飛節制。李橫等賜銀在五月甲寅，賜絹在五月乙丑。

己丑，詔免澧州經制上供等錢至來年終，以本州言，蠶經傷殘，未有賦入，援鼎州例有請也。

庚寅，左奉議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周綱、太常博士姜師中並爲監察御史。綱，宣和間嘗爲言事御史，至是復用之。綱言：臣在宣和間，嘗備臺屬，爲察官者二年，擢言官者七月，是時可察可言之事，不爲少矣，而臣無毫髮補於朝廷，直至三年之久，方乞補外。今若復叨冒，豈無愧於心顏。蓋臣昨來改官，係出特旨，尚虛在討論之列，豈宜居糾正之司。乞改差一宮觀，以安愚分，疏再上，不許，乃就職。　祕書丞瑕中兼史館檢討。　置孳生牧馬監於陳安府，以翊衛大夫成州防禦使神武右軍統領忠勇軍馬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楊忠憫兼提點官。日曆忠憫無專銜，又於五月十九日，將楊忠憫差充提點孳生牧馬監察日，蓋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忠憫乞製造七等色紋已繫新銜，疑重疊差誤，當考。

辛卯，大理寺丞韓仲通言：近泗州申請獲僞齊姦細，依化外姦細推賞。今西北士民，流寓者衆，恐遠方凶悍之徒，貪求厚賞，妄殺良善，爲害滋大。乞應知有姦細，並告官收捕，若擅行收捕，致殺傷者，爲首人坐以故殺傷之罪。庶免前日殺害無辜之弊。詔刑部勘當申省。仲通，巢縣人也。

癸巳，起居舍人陳桷與太常少卿王居正兩易，以桷自言與宰相朱勝非同壻鄧氏，雖遠屬不能無嫌也。

甲午，龍廣西茶鹽司，其職事令轉運司主管，內增添鹽數，令提刑司拘收，起赴行在，其後復以廣東提舉

官兼之。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湯東野落職。提舉臺州崇道觀。坐在職日久。治狀無聞。不能無絀。一方受弊故也。持服人朱孝先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祕閣知揚州。

乙未。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江西轉運副使曾紆貶秩一等。初。命紆以餞米六萬貫石。餉江西制置使岳飛軍。爲三月之費。至是飛言。芻粟皆竭。綱運未到。深恐有誤事機。故責之。　左朝請郎萬俟卨爲湖北轉運判官。　直祕閣王圭知泰州。

丙申。詔陝西路科舉手詔。令川、陝宣撫司給付。初。吏部遣使臣持詔往陝西路。而所遣者憚行。酒付大理獄。更遣他使。其母訟於御史臺。言者以爲陝西隔絕不通。士人逃生不暇。豈復更有士子應舉。乃命傳送焉。

丁酉。尚書工部員外郎謝伋爲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提點太廟景靈宮率迪所。　起復左朝奉郎范同行祕書丞。　左諫議大夫唐煇言。今中原未復。邊鄙未寧。盜賊未戢。財用窘匱。陛下憂勤焦勞。未知攸濟。所以責任二三大臣。固亦可知。然臣竊聞都堂窮日之力。頗困於簿牒之煩。反不得專意於恢復之大計。可謂弊精神於蹇淺。失緩急先後之序。雖勞何補。蓋緣循襲既久。有司不肯任責。必申三省。三省復不予決。有甚瑣細者。亦必涣聖靈。以此文書猥多。行遣不辦。事又終不免留滯。伏望特降指揮。倣唐故事。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天下庶務。分總六部。各令長貳專決。其不可專決者。託申朝廷。其非大事。亦只令參知政事予決行下。先是左司員外郎兼權起居郎虞潭言。國家承平日久。法令詳密。過於文牘。今朝廷之上。雖至纖至微之事。無不取決。望明詔輔臣。能無益之虛文。省不急之細務。庶幾朝廷清簡。得一意於恢復中興之大略。乃詔三省樞院講究減省細務。至是煇復以爲言。遂命三省措置焉。　入內東頭供奉官直容思殿鄭弼貶秩二等。弼自閬州從張浚歸。過常山。其從者擊傷簡師。爲縣令汪禹錫所縛。弼往謂之。辱縣令。令言御史臺。詔守臣謝克家究實。而有是命。

詔前宰執舉選人充京官狀。聽理爲職司。以權吏部侍郎劉岑言。選人有任祠廟差遣之人。別無監司薦舉故也。未幾。本部揭榜不行。五年十月壬寅朔改。　初。趙鼎之爲江西制置大使也。制置使岳飛行移用申狀。至是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爲制置使。飛審於朝。尚書省言。世將無許節制指揮。乃詔用公牒。

戊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權尚書刑部侍郎。疾速赴行在。既而言者論衣專懷躁進。前爲侍郎。出入刑名。命遂寢。寢命在四月丁未。　持服前左朝散郎充祕閣修撰程千秋起復知岳州。時湖賊未平。朝廷求可守岳陽者。會千秋方持母喪。乃有是命。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初。襄陽既爲僞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湘、湖之民。亦不奠居。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壁賊。退可以保境。今陷於寇。所當先取。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書樞密院事徐俯獨以爲不然。上不聽。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爲疑兵。令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

勝非乞遣中使特劄子付光世。庶非奉無留滯。上曰。內侍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遣。止欲急遣可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爲不可。言者以鼎爲是。俯乃求去。上許之。　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充御史臺檢法官。庭實、莆田人。中丞辛炳所辟也。　右承務郎陳正同添差通判婺州。正同初自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既而召見。命爲尚書郎。諫官唐煇言其資淺。乃有是命。　尚書刑部員外郎領圻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圻與陳正同皆以徐俯黨罷。其詳論及求去。孟與俯相關。　左中大夫王安中卒。詔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遺表恩也。辛丑。左諫議大夫唐煇言。安中進不以道。燕山之役。居廟堂則贊其謀。命宣撫則請以行。守燕山則爲之帥。敵情已變。人皆寒心。而安中竟無一言。方以嘉禾爲瑞。遂成鴻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猶冒寵。何以慰天下公議。安中命遂格。　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判官章傑代還。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爲一千十八卷來上。詔敕令所看詳申尚書省。後令事于六曹者分送逐部。後旨在五月丁巳。　傑又請帥臣子弟任書寫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仍令帥臣監司守貳隨行子弟親屬毋得接見所部官屬。從之。著爲令。立法在五月癸丑。　遂以傑行尚書工部員外郎。傑除郎在是月甲辰。　保靜州夷人彭儒武等復陷辰州。餉獻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　利州觀察使河南汝鄭州宣撫使翟琮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宣州駐劄。琮自南昌。與所部百餘人入朝。上問其貧。賞以銀帛百匹兩。後四日。乃有是命。

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於德慶府。詔特推遺表恩。言者論懋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尚叨賞典。上爲寢其命。恩特與遺表恩澤。在七月甲申。是月辛丑。詔已降。宣更不施行。今併書之。　進士李穀補正迪功郎。穀在襄陽鎮撫使李橫軍中書寫機宜文字。踰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霈言。舉數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特嚴。若強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徙一年之類是也。比來行朝盜賊尚多。乞行下三省參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犯之人。乞不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部勘當如所請。劄部勘當在五月壬申。今併書之。　左諫議大夫唐煇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寇驅逐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必欲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犯荊南。或窺淮甸。臣料賊必不肯一戰遂已。今聞聖旨劄與沿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不能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敕諸帥。整軍旅。速斥堠。備禦加嚴。則爲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劄與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祕閣知楚州主管沿淮安撫司公事楊挨貶秩二等。挨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調事。既還。未及奏。而武先至行在。漏言於人。故貶。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俯既登樞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俯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鼎論兵。視鼎曰。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耶。俯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　修武郎閤門祗候知泗州徐宗誠添差婺州兵馬鈐轄。先是偽齊宿遷令張澤帥其邑民二千餘人。自拔來歸。宗誠納之。宜撫使韓世忠奏至。徐俯欲斬首送劉豫。趙鼎力爭。遂令世忠魏辭。約回澤等。仍撫宗誠赴行在。鼎復奏。若恐妨和議。乞令宰執以書諭世忠密受之。卻報偽境。謂北界人來。以朝廷約束。不敢受送。特乘作亂。已遣兵逐散。是亦兵家一術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歡雖議和。而兩界人交歸。未嘗有禁。偽齊明徵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李成侵襄、鄧、郢州。又遣重兵歸川口。今乃卻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寇。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而自養之。爲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會俯去位。乃釋宗誠罪。久之。命澤以官。且給閑田。處其衆於淮西。澤會官在十二月壬午。　尚書祠部員外郎呂本中依舊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本中引疾有請也。本中還職在五月癸丑。今併書之。　起居舍人王居正言。臣聞殺人者死。百王不易之法。先王非不知死者已不可復生矣。而殺人者又必死。蓋以謂殺人而不死。則人殆無遺類矣。此先王之深仁厚澤。萬世而不衰者也。臣伏見主簿佃客致死。在嘉祐法。奏聽敕裁。取敕原情。初無減等之例。至元豐始減一等。配鄰州。而殺人者不復死矣。及紹興又減一等。止配本城。并其同居被毆至死。亦用此法。饒倖之途既開。鬬獄之弊滋甚。由此人命輕。富人敢於專殺。死者有知。沈冤何所赴愬。伏望陛下深軫至懷。鑒古成憲。斷自淵衷。俾從舊制。用廣祖宗好生之德。成陛下全活之恩。詔刑部看詳申尚書省。後不行。　召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直祕閣知德安府韓之奇赴行在。命淮西提點刑獄公事李健權廬州。仍令江西制置使岳飛選官權德安府。規引疾不置。乃以規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規得祠在七月乙丑。

丁未。以忠毅第一將隸神武將軍。初。崔增從荊南制置使王燮討楊么。遇賊死。燮因請其軍自隸。許之。　進士潘濤特補右迪功郎。濤、南昌人。高祖慎修。爲翰林侍讀學士。祖興嗣。自五歲得官。高蹈不起。韓琦、趙抃、張璪、唐介交薦於朝。用爲筠州軍事推官。辭不就。年八十餘乃卒。曾鞏、張商英嘗其賢。錄濤兄淳爲星子尉。蔡京用事。以淳與陳瓘親厚。又奪之。淳既死。趙鼎率江西乞還所奪一官。以爲廉退自守之勸。故有是命。

戊申。罷婺州市御熾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時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須胡桃紋鵝鴨色。會守臣王居正入爲起居舍人。面奏臣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羣吏以目。俄頃之間。道路籍籍。有司過舉。上累盛德。下擾百姓。臣以更不施行。而聞之傍郡。蓋有不勝其憂者。乞明詔州縣。如有似此之類。許之執奏。上曰。朕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附火。只取溫煖。豈問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上蹙然曰。當艱難之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　詔吏部四選廣南窠闕。出榜一季無人願就者。中朝廷破格差注。又一月無人願就。並送本路轉運司。時言者論。昨吏部闕少。權借廣南差遣。今未注之闕二百六十餘。而流寓及廣南士人。欲赴漕司。則無闕可得。理宜措置故也。　是月。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羅興殺朝散郎通判府事侍其餘。叛降偽齊。淮西安撫使陳規卽遣使臣孫暉、廬州鎮撫使王彥融往辯其事。暉、霍邱人也。侍其歸涇縣二年。官推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紹興四年】五月庚戌朔。徽猷閣待制知溫州趙思誠試中書舍人。　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　集英殿修撰仇悆知廬州。　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言。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申。備職邊吏。欲遣老母將妻子詣江外安頓。宏願以身效死疆埸。詔宏宣力日久。今來所陳。備見忠義。朕推赤心待人。並無疑間。宜安職守。勿復有請。宏起於諸盜。會羅興叛去。宏權爲朝廷所疑。故有是請焉。

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孫舊行宮以爲便殿。許之。建炎末。上幸建康。卽以府治爲行宮。至是有旨撤其材以營新府。祉奏。今行宮在子城之西。偏側不正。朝廷若欲別造行宮。謂宜當子城之中。營建正殿。令與宮門相直。其見存屋宇。昨來營造。費用朝廷錢物不少。一旦拆除。前功盡廢。殊爲可惜。故有是旨。　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叛。而晏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縉紳之間。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浩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閤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之屬。亦有不同相關決者。顧同列間情猶不通。況君臣之際乎。陛下遭時多難。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幾。盡以付之二三大臣。間有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政欲廟堂之上。同寅協恭。可否

相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宵旰之憂。每一號令之出。一政事之施。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訂。審得其當。然後言於陛下而行之。蓋復昔時會議故事。以踵前古都會之風。僉論既諧。宜無乖戾。則鄭國之鮮有敗事。何足多尚。茲事體大。惟陛下留意。壬子。詔劉與三省樞院。川、陝宣撫使奏敵自鳳翔退走。詔劉與沿江諸帥神武諸軍。仍出榜曉諭。

癸丑。左朝奉大夫范沖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上諭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刊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沖者。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勝非曰。神宗史錄。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修。足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幸甚。先是參知政事趙鼎贊上尤力。故以命沖。鼎奏沖乃臣姻家。雖沖召命在臣未到行在以前。及今來除授。並出聖意。竊慮士大夫不能詳知。鼎臣援引親黨。乞罷沖除命。上不許。會新除宗正卿蘇籀丙免。乃復以籀直龍圖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籀奏在是月乙卯。籀傳則在丁巳。）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於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間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迹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於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愚無知。陷溺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或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蓋緣其鄉村之人姓氏名字。相與結盟。爲事魔之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勝。如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謂此先王道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於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官。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臣愚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使人曉然。知以謂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於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都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俗染之俗。開風丕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指揮。毋得騷擾生事。　是日。邵武軍卒蕭吉等謀縱火作亂。爲其徒黃嵩所告。同巡檢保義郎管遣直捕斬之。後以嵩爲保義郎。遣直遂一官。（嵩十二月丙申補官。）

甲寅。詔淮南帥臣兼營田使。知通縣令衙內。兼帶營田二字。州推判官。縣簿尉。勿並置。省路分都監巡檢監押監當等員。時言者謂。方今國家大勢。以東南爲重。自江以北。皆吾屏蔽。不可謂殘破之地。遂忽之。今淮南官吏。設員太冗。供給之須。必取於民。侵漁騷擾。爲害不細。兼所在皆有戍兵。別無捍禦。自可令爲屯田。既未起稅。百姓來歸。正當勸督耕墾。在守令加意而已。於是大省冗官。且令監司守臣條畫屯田利便。限一月開奏焉。　詔都進奏院依祖宗法錄給事中。初。大觀間。有旨進奏官供報稽遲失措。並且情犯申牒提轄官相度輕重施行。（二年八月。）建炎末。又申明之。（四年十月二十日。）其後吏部請以報寧闕等。從本部徑送所屬。

紹興三年四月十八日。後省以爲言。乃復舊制。（九月十七日。）至是權吏部侍郎劉岑復請徑送所屬。後省執奏不行。故有是命。　是日。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鄂州。初。飛既出師。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造事建節。且命戶部員外郎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司帥守御飛軍無闕。庶幾必濟。飛將發。命軍士毋得踐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至鄂州。諭僞守荆超令降。超不從。有僞知長寨縣劉某者。登城發言不順。飛怒。令軍士曰。城即破。必生致之。城陷。超投崖而死。獲劉某。磔之。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熊克小歷。徐夢莘北盟會編。稱命司農少卿沈昭遠總其經餉。皆水誤也。昭遠此時實以郎總餉。此月乙亥。方有實值置司農太府二少卿。克等不詳考耳。）

乙卯。詔荆、浙、江、湖通按邊報州軍。並置驛鋪。每二十里爲一鋪。增遞卒至五人。日增給食錢。月一更替。文書稽遲。如傳送金字牌法抵罪。提舉官常切點檢。　朝衛大夫忠州觀察使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爲神武右軍選鋒統領。用都統制張俊請也。

丙辰。起復左朝奉郎祕書丞范同爲尚書祠部員外郎。　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祕閣知揚州宋孝先。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知靜江府劉彥適各貶秩二等。先是上命檢正官具宣諭五使檢察諸路事件最多去處。虞溱時以刑部員外郎權檢正。言明州在廣西。削三十六事。檢察稽遲詔令一百四十事。平反刑獄二十五事。孝先提點本路刑獄。彥適爲轉運副使。坐失察所部吏。故貶及焉。（日厤此日不書彥適降官。今以十月二十一日刑部檢案狀增入。）　詔僞造三省樞密院印者。雖奏裁。並依本法處斬。更不原貸。令所在榜諭。

丁巳。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秦檜言。檢會知湖州汪藻得旨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本所見已開局。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纂修日厤。竊恐更不須在外別行編類。乞下藻將搜訪到建炎以後文字。赴本所照使。從之。自天聖以後。史官遷徙不常。中經渡江。朝廷文書。悉行委棄。漸奉詔訪求甚備。未及修纂。至是寄禮取而專之。俄寄禮能去。後十餘歲。日厤始克成書。首尾不全。前後舛錯。不可勝數矣。　川、陝宣撫使王似等言。川陝監司帥臣闕官。或去替不遠。乞從本司一面選差主管職事訖奏。應轉運司知通窠闕。及簽判知縣。亦乞權許本司選官奏差。庶幾事宜之際。得人倚辦。詔如差待闕帥臣監司。前期每闕具三兩名聽旨除授。即非次見闕。不可待報。許一面擬差訖奏。其餘堂除及安撫茶馬等司闕。俟已得旨一面選差。元繫逐路運司窠闕。即令轉運使依舊法施行。自張浚召歸。朝廷以寒士久不得祿。故條約之。　中衛大夫濟州防禦使孟涓知泗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知楚州。主管沿淮安

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岷州團練使許大同知漣水軍。先是知泗州徐宗誠既罷去，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楚、泗、漣水軍、招信縣、洪澤鎮五處，皆係沿淮邊面，與齊地接界，水陸四衝要害去處，自來官屬皆未得人，所以前後斥堠不明，探報遲悶，大失術賴。乃召直龍圖閣知楚州楊椿、閤門祗候知漣水軍丁祺，還朝，而命洞霄焉。翌日，遂以中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東宣撫使前軍統領張順充淮東兵馬都監，洪澤鎮把隘，左武大夫溫州團練使宣撫使遣鋒第三副將兼水軍統領郝立充楚州兵馬鈐轄，招信縣把隘，皆用世忠奏也。日麻書此事，例云：「樞密院檢詳書面來云：今欲差某人云云，有旨並特依所乞，則是宣撫使奏也。今修潤附入。」既而金偽入寇，泗等率望風逃遁，卒不能保其境焉。

尚書考功員外郎孔端朝面建立政事，既有其實，感悟人心，必假於言。今陛下留神治道，剗意恢復，聽覽至勤，率發至約，行宮不過牧守之居，射殿止用茅茨之制，聲色無所親幸，計直每加優容，臣叨備朝列，耳目所接，乃幸知此數端。則既有此美實矣，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發之，四方萬里之遠，何自而知哉。臣愚無識，謂宜用陸贄所言，凡制誥號令，因事見辭，以讖抑爲先，必自引咎，收拾人心，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恥，圖復故疆之意，而侈大夸矜之詞，無所雜於其間，人非木石，誰不知感，誠如是，雖夷狄之強，猶將憚而屏迹，彼盜賊叛逆，本皆吾民，其有不歸命者乎。疏奏，詔下示內外制詞臣。

戊午，翰林學士綦崇禮、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陳與義、中書舍人張綱皆上書待罪，詔令供職，嗣康初，端朝爲太學正，寇至而遁，坐停官，崇禮力爲薦延，召對改秩，遂除省郎。至是首以詞臣失職爲言，蓋指崇禮也。議者薄之。此以紹興七年十二月戊寅李誼劾疏修入。

詔監司郡守常切幾察賊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如失覺察，取旨重行。時禮部員外郎兼祕書省著作佐郎郭孝友言：今東南州縣，無水旱之災，夷狄之禍，而居無尺椽，暴無盜燧者，賊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賊吏，乃煩朝廷遣使以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職也。鄉邑有盜賊，乃煩朝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陛下申命有司，禁貪墨於未發之前，消姦宄於未形之際。監司郡守不覺察，當免；巡尉將校不斬捕，以重論。如此則賊吏革心，盜賊破膽，民安而物阜矣。故有是旨。

庚申，詔日麻所速行條具重修哲宗實錄事件聞奏。時已命官更修兩朝史，而言者以爲祖宗以來，法度具備，海內乂安，自熙寧中王安石爲相，盡取而變更之。當時有識之士，如韓琦、富弼、曾公亮、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范鎮等，皆爭議於朝，相繼黜逐。及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皆論大臣曰：先帝所立之法，民間不以爲便者，徇至公改之。又曰：餘可守者，不宜輕易廢改。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知之。然則元祐之政，乃是順人情，合公道，復祖宗之舊，成神宗之志也。其後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怨造謗，痛加誣詆，指白爲黑，變是爲非，邪正善惡，顛倒交錯，剛致危亂。在紹聖時，則取王安石日錄，用私意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焚毀時政記日麻，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奏事端，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也。然神宗實錄，其間猶有朱墨元本，他日尚可考訂是非。至於哲宗朝事迹，載在時政記、日麻者，皆爲蔡京取旨焚毀滅跡。紹興元年，有進士黃縱者，嘗繳進其父籍沒京家所藏之餘，又皆殘闕不全。若非及此之時，尚有故家舊類，父祖傳習之書，師友聞見之論，使之刊正，則雖今之縉紳習觀誣謗之史，猶有信以爲然者。況可使無惑於後世乎。恭惟宣仁聖烈皇后，以三朝母儀之尊，抱孫臨朝，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羣邪協謀，公肆誹毀，忠臣義士，疾首痛心，莫之能救。姦人敗露，公道乃明。靖康中，追貶蔡確，其後復逐蔡懋，蓋爲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下詔曰：宣仁聖烈皇后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撰實刊修，播告天下，用以車軌兩宇，圖繪散亡，史官廢闕，未暇舉行。近雖再降指揮，令史官等詳重修，尚恐論者以爲朝廷方修武備，指此爲不急之務，又復悠悠，則一代信史，無期可成。數年之後，此家零凋，舊者老死，傳聞訛謬，載記失眞，益難取信矣。欲望睿慈，特降詔旨，明示聖意，選擇史官，責以歲月，先令刊修哲宗實錄，候成書，然後取神宗實錄朱墨元本，考正是非，修定施行。從之。

詔故簽書樞密院事王淵殁於王事，更特官其家二人。淵之死也，已用使相例官子孫八人，又以其子幼，錄其女之夫修武郎焦深爲閤門祗候，至是其家有請不已，上特予之。深、陝西人，父安節，嘗爲隨右都護。深除閤職在四月甲辰。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劉光弼乞陞差，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登萊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臣蒙陛下厚恩，不思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上以章示二人，他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峻拒之，世忠見上，因及其事，上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能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寇恂、賈復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卽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荊以謝。上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於是光弼更領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鈐州，仍舊從軍。蕭克小麻：世忠乞遣劉光弼充本軍統兵官，蓋依舊韓世忠下使喚，候事畢日，申取樞密院指揮，再去之任，數內劉光弼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鈐州，蓋王宗道成資，新與王時呼延通等重命，則是光弼元在世忠軍中也。悉時政記，蓋有差誤，今略刪潤，令不抵牾，更須詳考也。

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優自吉州率宗室還居紹興，至是入對，士優言：昨自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役。後來被旨召還，又自虔、洪度嶺，首尾五年，衰病日增，乞罷宗正司職事，除一在外宮觀，詔不許。士優又言：靖康末，蒙太母密旨，遣臣管押張邦昌齎走賈詣南京，其一行官吏，並已推恩，獨臣未霑恩澤，乃詔其子秉義郎不職換文秩，翊郎不抽換環衛官。

壬戌，詔李橫軍中文臣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等十三員，並發歸吏部內借官人依條施行。

癸亥，日麻所乞關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是內東門司取旨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

葉寄謙復以爲請。乃許之。上因言。禁中有事。皆遵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輕議改更。亦厭紛紛多事也。熊克小麻在甲子。今從日麻。

殿中侍御史常同守起居郎。新除起居郎胡寅別與差遣。時趙思誠新除中書舍人。會徐俯去位。朱勝非跋扈。尚書胡松年爲執政。同言。松年乃王黼客。宣和間。劉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翼被。實酬誕之。今乃營求。欲爲執政。可乎。思誠、挺之子。挺之首陳繼述。實致國禍。且與京、絪同時執政。今公道既開。豈可使其子尚當要路。勝非不悅。同坐是徙官。思誠亦辭不至。朱勝非行述云。勝非爲宰相。每薦士。而百路輒不書。朝士間譁然曰。朝不辭之。時論非。論人以爲賢。用之。官者論其否。則退之。初無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聽。乃益難。今時非者。益私廣。勝非言未必不直。然不知敢者以爲發。豈宰相事哉。則者雖然。案此所云。與常同徙官事。蓋不同。今併附此。其須詳之也。既而復以寅爲直龍圖閣。知永州。實除命在八月甲午。

尚書右司員外郎袁正功直龍圖閣。知饒州。以正功引疾有請也。武功大夫董珪爲內侍省押班。左朝散大夫直秘閣朱禹年特遷一官。以往來關節古軍前計議有勞也。

中子。參知政事孟庾兼樞密院事。時密院全闕官。用故事而有是命。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復資政殿大學士。知溫州。閤門宣贊舍人澤差浙東兵馬都監劉綱充淮東兵馬鈐轄。泗州駐劄。徽州進士汪仲卿言。有二子汝賢、汝嘉習業。子舉。乞考試。詔賜錢五十千酬之。

乙丑。遂陽府免解進士謝製補正迪功郎。製在李橫軍中。累經借補。至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有請也。

丙寅。尚書左司員外郎虞潛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晏敦復試左司員外郎。

丁卯。利州觀察使新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知福泰府。琮以母老。力辭不赴。薛克小麻載琮除福泰府於今年三月丙午。

戊辰。罷諸縣武尉。見任人並不簽務。聽成資罷。

辛未。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韓公裔兼辦皇城司。

壬申。三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六曹。應合呈知文字。令宰執簽押日諸筆。民詞令都司簽貼。始用虞潛請也。上諭朱勝非曰。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曹不任責。每事取決耳。自今宜專責長武。毋得循習苟且。卿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圖恢復之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頓首謝。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大事聞使射者。所以諸廣聞之得失。宰相不親小事者。所以論蜀臣之失職。蓋執刀斧運斤鋸。左右趨走者。梁工之所服役。而梓人則不過司繩墨正大綱。論無所事形。且天官雖均列六卿。而以治典居六卿之冠。明六卿分任庶務。以過失天官耳。不然。百官庶府。條目如蝟。雜然並語宰臣。殆有不勝應者。何以優游講究國家之大事耶。太上皇帝高見遠覽。淪中書之務。歸分曹之官。責六曹是武。無得苟簡。而專以恢復大計屬宰臣。可謂得任人之要矣。傳曰。揭表者振領。綱舉而目張。其斯之謂歟。

癸酉。詔修國史日麻所復以史館爲名。用修撰蔡崇禮等請也。密禮等又言。神宗皇帝實錄。自有蔡卞來朱墨本。係元祐年所修。已是成書。其朱本係紹聖年因蔡卞起請重修。將舊書所載。多所增損。務要附會一時紹述議論。深詆元祐史官之非。其間言語。不無過當失實。然亦有別行檢會。引用照據。以證墨本未盡去處。并將二本參照修定。委是詳備。欲乞從本館先據朱墨本看詳重修。如或尚有合行取會照對文字。逐旋申明取索施行。哲宗皇帝實錄。係崇寧以後蔡京提舉編修。敍事之外。多是增飾語言。變移是非。殆

非實錄之體。成書之後。其當時時政記等應干文字。又皆焚棄。竊恐所載。不無更改。隱漏失實。即難以便據奪。重行修定。欲乞從本所逐旋申明於諸路州軍及舊臣之家。更行取索求訪。當時文字事蹤。案據參照。看詳重修。庶無牴牾。從之。起居舍人王居正。爲權中書舍人。以張綱獨員故也。

甲戌。監察御史魏矼守殿中侍御史。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二事。其二。先薦牛。後羊豕。其三。脩曆之數。其四。升祠祭法酒於內。法酒之上。其六。禮官冠服。當自七旌已下凡三等。今增爲四等。其七。皇帝未後詣齋室。非三日齋之義。請改用質明。其八。行事官致齋勿給酒。其九。以侍中中書令等侍立侍關門官。其十。設席升煙奠册勿以散吏。其十一。樂曲先製譜。後撰詞。非是。請倚詞製譜。其十二。皇帝還位。當歌大呂以易黃鍾。皆從之。其一。請以玉爵易陶匏。其五。言三禮圖祭器制度不合古。請用政和新禮改造。未克行也。案宋史紹興四年太常寺看詳圖子監丞王普言明堂有未合禮者十一事。並從之。其九。設神位版。其升煙奠册不當委之散吏。其十、十一。皆樂論。此本其九一條。文義脫誤。疑當併入其十條內。又其一。其五兩條。皆未克行。亦與此異。

詔神武右軍選精銳軍馬三千。戍虔州。專一措置吉、虔、贛、撫、袁、吉、帶盜賊。權隨江西帥司節制。先是岳飛出師。已破賊首鍾十四等十餘寨。至是其徒周十隆等出沒未已。遂命將官趙祥、李昇以所部往討之。

乙亥。權尚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初。都督府既罷。舜明引疾乞奉祠。遂不赴行在。詔舜明江上宣勞日久。特除徽猷閣待制。宮觀。言者論舜明諂事權臣。至同僕隸。去年韓世忠移屯鎮江。舜明盡副江東一路財物以行。上下怨憤。刻薄苛擾。無勞可錄。又權侍郎未及二年。未應元降指揮。望賜追奪。以重名器。舜明由是改命。中書舍人張綱當制。改送刑房。作資降人令。過大禮不得奏薦。此言者論張綱事疏云耳。

丙子。命館職編集建隆至元符七朝制詔錄。用祕書少監劉大中請也。其後不克成。此錄會要。

丁丑。詔乘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溫州兵馬鈐轄。左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新知泉州趙令懼特轉行左中大夫。初。令懼奉詔選宗室子。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玖。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育之。聰明可愛。日麻所書上語云。紹興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權太常少卿趙令懼子。吳才人位主管文字。遇才中未位和州防禦使。歲年八歲云云。伯玖即彥也。

前二日。上諭輔臣。且言向日賜名瑗者。亦令懼求來。可益與恩數。朱勝非曰。令懼見乞磨勘。有司以礙法方欲奏裁。上曰。凡宗室恩數。當從優例。況令懼又有此功耶。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於私第建閣。以藏所賜宸翰。乞賜閣名。詔名懋功。已而翰林學士蔡寄禮言。祖宗以來。人臣之家。不聞有以所藏御書賜閣名者。始於蔡京崇觀間賜第城西。遂起君臣慶會閣。錫名揭榜。以侈大之。由是大臣貴倖之家。更相援比。以邀上賜。無閒內外。兵火以來。所存無幾。今

陛下乃於世忠復有此賜。竊探聖志。蓋以寵光世忠。勉其立功之志。以歆鼓諸將。非若前日誇詡之風。未有過舉。然方京郡淪陷。官省汙穢。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所藏七朝典訓。一時委棄。而陛下乃自以所賜將臣御書。聽其趾閣。且爲裂名。顯示天下。臣恐有識之士。得以竊議。而未以爲當也。在世忠之分。則被遇聖主。感激眷知。親發宸輪。烱爛私室。寶藏崇牽。唯恐不至。資臣子之義。顧陛下勿興焉。斯可矣。欲留指揮。特賜追寢。今後臣寮不許有請。仍著於令。以明陛下謙恭抑畏之德。欲之。德謂所奏在六月戊寅。今併附此。案東小廝云世忠乞賜御名見朱勝非

閣門錄案日曆有世忠、密謀奏狀全文。實與亦備載此事。克不編考耳

戊寅。持服人前直祕閣范寅敷卒。

是月。江南西路舒蘄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僞齊將李成聞鄂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七

【紹興四年】六月己卯朔。武成威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援衞例。乞行移所部帥臣監司用劄子。許之。左諫議大夫唐煇言。自來行移。惟三省樞密院用劄子。他司皆不敢用。所以尊朝廷也。軍興以來。領宣撫使者。皆見任二府。故用劄子。向因主兵官輒用此例。已得旨總兵官行移輒用劄子者徒二年。伏見昨來孟庾爲福建路宣撫使。世忠爲副使。是時以庾參知政事。故行移皆用劄子。今世忠非帶三省樞密院職事。恐難用庾例。乞付有司。參照條例改正。從之。未幾。復詔世忠於所部州縣聽用劄子。庾煇乞改正在此月乙未。許世忠行移州縣用劄子。在七月丁丑。今聯書之。

癸未。詔集英殿修撰新知泉州趙令廎轉左太中大夫指揮勿行。上既遷令廎。而中書舍人張綱言。太中大夫非侍從不得轉行。今令廎以庶官超轉侍從。於法有礙。且自紫、觀以來。士風不競。叨竊官爵。往往不循資任。遂致紀綱大壞。陛下慨然念治。將欲大變其俗。故前日冒濫之人。大者追奪。小者審量。中外有識之士。方竊欣幸。以爲自是復守祖宗之法。今乃緣令廎之故。復違舊章。超遷官秩。臣所未喻。蒙令廎在宗室中。廉聲不聞。望賜寢罷。疏入。詔以次官命詞行下。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庶官之不可轉行太中大夫。乃祖宗之法。萬世不可改易。豈俟臣等反復論說。而後知其不可。若以一太中大夫爲不足

惜。則宗室之爲承宣使者。不旋踵求爲節度使。陛下是時何以卻之。上以爲然。乃寢其命。拱衛大夫同知觀察使胡愼、大觀楊觀妻姪也。靖康中已致仕。至是大將有薦其筋力未衰者。詔起舊官。左諫議大夫唐煇言。愼用戚恩澤補授。數年之間。共轉一十九官。任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及主管御前事務。盡取恩賞。人所切齒。今一繫名軍中。便爲掌兵官。月俸不下數百千。愼可再任。卽童貫、梁師成、譚稹之徒。其親屬亦皆當任用矣。豈所宜哉。命遂格。日曆無愼薦致仕之日。止因煇奏蔡藏之疏言童貫親黨。託以爲筋力未衰。或是轉世忠所屬。亦未可知。當考。

甲申。饒州進士金覺言。竊到祕要天文太乙遁甲兵書等。未敢投進。望付三省呼召。容臣費所有圖書謀策。次第條陳。詔赴都堂審察。

乙丑。詔洪州鄉貢進士黃雲、翼令引對。雲、翼、豐城人。初名時起。嘗舉進士不第。後以入貲授官。至是更名上書。故得召。未幾。殿中侍御史魏矼言。其本富家子。嘗殺人亡命。乃徙之。雲、翼猶上書不已。矼力論其素行凶惡。恐弄朝廷。詔押歸本貫。雲、翼上殿指揮更不施行。在六月甲辰。押歸本貫在八月辛卯。

丙戌。詔今後樞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令三省官通書檢。時議者以爲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爲職。固亦無所不可言。矧廟堂二三大臣。爲人主股肱耳目。賴以圖回天下之治。豈容於事有不預聞者乎。今日國家之急。莫過於邊事。大臣任責。亦莫先於邊事。正須衆智協謀。今宰臣既已兼知右府矣。欲望檢令康定故事。應密院邊事之大者。詔參知政事同議。仍令書檢。庶幾商確僉允。勳無遺策。舊制。三省奏事畢。樞密院別班再上。自渡江後。三省密院皆同班進呈文字。其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並機速房宰行。如事體稍大。三省密院官同議進呈。退同批旨奉行。密院官押草檢并劄子。至是宰相朱勝非、參知政事孟庾並兼樞密院。言者嘗謂當國者不知兵。又乞密院令參知政事通知。蓋以屬趙鼎也。由是勝非忌鼎益甚。言者論當國者不知兵。詔無事實云。詳見九月辛酉朔。此月乙酉。唐煇對。丙戌。魏矼對。此亦疑。紀事。亦未可知。當考。除克小廝錄此事於五年六月庚戌。蓋並一年也。時孟庾、沈與求二參並已罷。樞克實其誤。今從日曆。

丁亥。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楊仲先爲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用宣撫使奏也。

己丑。詔大理寺捕雄州人王友直、權場大倉也。嘗上劉豫書。乞招李成歸附。有云。陛下若得李成。如漢得關羽。唐得尉遲敬德。又云。劉光世非中興之將。呂頤浩非中興之相。又乞令李成作江淮兩路制置使。只在淮南駐劄。陛下津置糧道。就兵取江、浙。其言多所指斥。莫州商人王孝謹嘗見其書。至是友直在平江。爲孝謹所告。捕得刑之。日曆今年八月十三日庚寅大理寺劄子根勘得王友直招款劄揀上旨及有指斥官銜。乞據所招款案。奉旨依。不知如何行遣也。

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試舉人。令宣撫使於置司州置試院。選差有出身清强見任轉運使副或提點刑獄官充監試。於逐路見任京朝官內選有出身曾任館學或有文學官充考試官。務在依公精加考校。杜絕請託不公之弊。先是詔省試並就行在。至是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與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不能如期。故復令類試焉。日曆十二月庚寅。陳與義已見進對十四日壬辰。禮部狀勘會云云。以此知爲與義請也。

入內東頭供奉官鄭弼、西頭供奉官盧祖道各追二官。

東頭供奉官徐奕、高品徐申各追一官。先是弼等與入內黃門李廣並赴浙東宣撫使韓世忠私第會飲。廣即座上刃傷弓兵事聞。詔以廣屬吏弼等坐逆制與主兵官交通抵罪。而奕、申與世忠連姻。故末減之。

俄又轉弼爲敦武郎。出監宣州商稅。錫蓋監稅在八月癸卯。李廣七月戊午行遣。　詔自今特添差官並作不釐務。其俸給儀從並減半。慶元間敕中刪。

甲午。詔明堂大禮所用道遙子權往製造。其祭器什物。令禮官講究其可減者。先是御營院乞造、道遙子、工部言約用金九十餘兩。詔以銀塗金代之。修內司又請雅飾朝殿及周迴宮牆至便門。左諫議大夫唐煇言。禮有隆殺。在於因時。陛下自南渡以來。服用之物未嘗增飾。況親祠不出行宮門。而內外皆丹雘。此於欽祀何所補哉。今強敵蓄謀未已。叛逆竊據中原。日夜窺我邊陲。而朝廷百司。緣明堂大禮。講求儀物。大興土木之役。廣求雕鏤文繡。此皆有司之過。邇來霪雨不止。艱食可慮。若縱爲無益。耗蠹金帛。他時但貽陛下之憂。望令有司照紹興元年體例。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務存其實。庶爲盡善。時已罷雅飾朝殿宮牆。故有是命。

乙未。給事中胡交修試尚書刑部侍郎。中書舍人張綱試給事中。　殿中侍御史魏矼言。竊惟陛下以霪雨未解。夙夜憂思。凡可以消弭災沴者。無所不用其至。而百姓愁嘆。或傷和氣。臣訪聞諸州縣催督夏稅。并和買絹絹。急於星火。至有限五月數足。百姓閉關檢送。乃倍所賦。矧方遭此水患。妻子號泣。散佈田野。忍以追科迫之哉。二月內戶部申明諸路上供。令七月終以前起發數足。繼因臣僚論列。已奉聖旨展一月。今漕司州縣望風。故促期限。政苛刑酷。遂使元元重罹其毒。臣竊詳戶部元申明之意。本爲大禮賞給。然今府庫中豈無見存綱絹。儻一竊留爲冬衣大禮之費。俟過二事。方得別支。似無遠礙。昨來戶部初不曾分今年冬衣大禮及明年春衣所支各若干。又不付逐度諸道道里遠近。一概限七月終起發盡足。而監司守令。各非其人。吏緣爲姦。浸成大弊。夫農、天下之本也。軍旅資糧。官吏俸入。悉出於此。奈何坐視不卹。就使困苦哉。欲望特委大臣。會計冬衣大禮所用。參酌諸路遠近。量寬其限。事責憲臣覺察州縣騷擾。并受納官吏之弊。案劾以聞。擇其尤者重坐之。敢有隱庇。致臣僚論列。並連坐。庶使斯民仰懷陛下撫存之意。變愁嘆爲謳歌。實弭災之一也。詔專委諸路提刑司檢按察勘以聞。當議重賞典憲。時戶部尚書黃叔敖理財峻急。故矼以爲言。諫官唐煇亦論政事失於下。則天變動於上。望陛下勿以堯、湯水旱爲運數之不能免。勿以緡黃所禱爲足以消弭。更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實。無見於空言。斯爲盡善。又前日之雨。浙右民田所損已多。軍食所須。正宜預講。此殆非細事也。詔劄與三省樞密院。　詔楊華特補修武郎閤門祗候。添差鎮安府兵馬都監。樞密院奏華已受知鼎州程昌寓招安。故有是命。五年六月十三日。華補乞改正狀。稱程昌寓用本州添差統制彭瑀權本路兵馬鈐轄。進兵攻討黃誠等。是致禍舉。長懷出陣。當考。

右朝奉郎直祕閣新通判長甯軍李邦獻職名。令川、陝宣撫使審量追改。初交修之在後省。援建炎討論指揮有請。故奪之。　是日。金星晝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沖辭免恩命。朱勝非奏曰。沖嘗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元祐中任諫官。後坐章疏議論。貶死嶺表。而神宗實錄。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刪改。儻使沖預其事。恐其黨未能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刪之何害。紛紛浮議。不足恤也。勝非曰。沖不得以此爲辭。今聖斷不移。沖亦安敢有議。上復愀然謂勝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宣仁聖烈皇后誣謗。雖當下詔辯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朝夕欲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昭慈遺旨詳具建炎四年十二月己卯。　趙居卿常同兼權中書舍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廣漢兼權給事中。詔增置祕書郎、著作郎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宣和間。有詔祕書省自監少外。以十八員爲額。建炎間。罷去。近歲纔復六員。禮部侍郎陳與義言。陛下留神治道。急於人才。收召未已。而遠方之士。方且麇至。誠恐未足以待之。今郡縣添差之官。莫知其數。一通判鈐轄之俸。不啻養三四館職。一監當掾尉之俸。足以養一館職而有餘也。若更以一州添差之費。待天下之英才。誠未爲過。乞詔執事議益增館職之員。故有是旨。

丁酉。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席益復端明殿學士。知潭州。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折彥質知靜江府。徽猷閣待制新知靜江府程昌寓復知鼎州。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鼎州楊可輔充湖南兵馬鈐轄。潭州駐劄。初荆南制置使王瓊自鄂回鼎。奏已招到賊衆萬餘。然賊衆殺瓊所遣持黃榜使臣裴彥、晁遇等。且乞劄州縣如溪峒故事。而行在未知也。王瓊奏招安萬餘人。以秋七月朔降出。今并附此。　彥質與瓊固不協。請易鎮。不許。趙鼎寄爲彥質辟客。至是改命之。　左從政郎充敕令所刪定官謝祖信、左從事郎湖南安撫使主管機宜文字王銖並改合入官。時二人以薦得召對。而祖信奏疏論名實之辨。以爲今國家之不競。在於士大夫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持爲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爲智。知無不爲。則見爲生事。服勤州縣。則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寖以不理。要解事之目。而薦章故實。多所廢格。若此之類。其名甚美。其實無補。伏望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於國者進之。察其虛名無實。欺衆要譽者退之。則好惡彰。風俗變。而眞賢實能出矣。銖、元城人也。祖信已見紹興元年。　左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林季仲行祕書郎。季仲爲趙鼎所薦。召對而有是命。

戊戌。詔神武軍神武副軍統制統領官並隸樞密院。繫克小原於此日。始書改軍名。當考。

己亥。左承事郎李公懋守祕書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　詔今後除授館職寺監丞博士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外監司帥司並命詞給告。承務郎已上差遣給敕命。惟選人止用劄子。先是建炎初有旨。非侍從除拜並出敕。元年十月丙午除旨。其後稍及貼職遙郡。二年六月辛巳。又及文武官六品。四年四月辛丑。至是職事官自監察御史已

上出告。餘止出劄子。議者以爲卑陋削弱。殊失國體。至如館職、天下之清選也。而用輒紙除授。反不若黃冠祝髮之流。以綾紙爲皮條。恐非所以奬士類。尊朝廷。事下吏部。如所請。而計議編修官如舊法。止出敕焉。　進士石公孺特補右迪功郎。公孺以薦對而有是命。已而言者論祖宗朝白衣授官如蘇洵輩。數十年間未有一人。屬者以進士召對錫官。殆無虛月。使果舉識才行。悉如蘇洵則可。萬一有如胡蒙薦李杞。補官之命方下。而所屬捕獲私醞。乃不敢治。豈不傳笑四方哉。衆口藉藉。咸謂僥倖之門一啓。淺與異時八行之舉無異矣。欲望特降指揮。若進士隱逸。實有文武經世之才。方許論薦。其已收召。則願朝廷更加審察。取其上焉者官使之。次則錫以處士之名。下焉者量賜束帛。庶使人安義命。而入仕之門。不至僥倖。實今日治道所當先也。從之。日麻。臣僚上言在此月辛丑。今併書之。公孺初見紹興三年七月。　故承信郎田承寬妻王氏特封宜人。承寬本歸明高居廣右。王氏常遣家丁自備糧餉。助官軍討賊破之。提刑司上其事於朝。故得封。

庚子。吏部員外郎呂聰問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著神道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當時詔本、日麻、時政記以爲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先皇與子之志。蓋已定於一年之前。豈容中間更有異議。其所以召臣祖輔佐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於神宗皇帝之本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尊奉初詔。卽非輒誕先帝。擅變舊章。當時若使更俟年歲。神宗皇帝當自更之。豈待元祐。臣竊聞聖詔欲改修二史。所繫之大者。無出於此。或恐有補遺闕。謹以投進。乞俟御覽畢。宣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爲案底。從之。

辛丑。詔祖宗正史、實錄、寶訓、會要。令史館各鈔錄二本。一進入。一付祕書省。以起居郎常同言。渡江以來。搜訪僅足。今三館祕閣。尙寄佛廬。一旦守護不謹。則累朝盛典。又復散落故也。　賣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再貶白州別駕。本州安置。揆坐販私鹽議罪。至是始貶。揆初在去年八月戊申。　起復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言。奉制書起復。竊見明堂大禮。宰執例差五使。臣身有衣制。深慮不合陪侍親祠。望令有司討論典禮。付臣遵守。詔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聞奏。

壬寅。作明堂行禮殿於教場。調紹興府、湖州卒二百爲增築之役。　詔秉義郎王評前差季州漁浦巡檢指揮勿行。先是評以內降得差。遣左諫議大夫唐煇上疏。引康定元年詔及嘉祐中鎭海軍留後李璋內降指揮轉官。爲諫官陳升之劾奏罰銅。以爲祖宗之功令如是。今一巡檢不足道。恐此風滋長。自此舉援不已。當不止於求乞巡檢矣。望賜追寢。仍詔三省、密院。繼自今應干請內降指揮。許執奏不行。庶爲後來之戒。上乃能之。　初置史館校勘員。以右迪功郎鄧名世爲敕令所刪定官。充校勘。　惠州牢城人呂頤許自便。頤爲南劍州同巡檢。坐殺苗傅之徒張敏抵罪。至是始釋之。事初見建炎四年三月。　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人內內侍省押班李叔與在外宮觀。以疾自請也。

甲辰。戶部尙書提舉榷貨務都茶場黃叔敖充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殿中侍御史魏矼論其闒茸老謬。職業不修也。矼言。數易鹽鈔。蔡京之亂政也。自叔敖在戶部。財用略不經意。一有不足。又變鈔法。朝令夕改。失信尤甚。遂使富商大賈。陰伺國用將乏。則不復入納。惟幸變法。以規厚利。朝廷舉措。反爲所制。而貴本無餘之人。至有待次累年者。怨嗟盈路。所不忍聞。此其罪一也。鬻僧爲官戶。蠹費之弊法。叔敖去年倡爲博糴。自承信迪功郎。低價以售。遽理官戶。蔭及二代。應兼併之家。遂與公卿無異。悉免科徭。而貧民下戶。乃苦差役。破家敗產。在在有之。罪二也。叔敖性與小人合。四司事務。取決於胥魁毛漸。吏緣爲姦。莫敢誰何。凡出麻交綱之屬。非厚賂不行。罪三也。夏稅物帛。非皆給大禮之用也。叔敖今春申明行下諸路。令七月終悉至行在。計江西道里。兩月程方至。若此者是五月當納足耳。州縣望風。急於星火。民間貿絹一匹。至鏹八千。多至十千。此在朝廷無毛髮之益。而於百姓有邱山之害。罪四也。榷貨務利源所在。頃者監官張縄納賂狼籍。叔敖公然容庇。又縱其姪擇佳物而市之。縄既敗露。朝廷委辟士夫有才者。使爲監官。叔敖不之恤也。豈士失夫中悉無幹才以充是選哉。罪五也。廷尉者朝廷之獄。天下之平也。頃叔敖姻黨張觀以贓汙不法。送寺根治。俄干政府出之。三尺安在哉。罪六也。伏望早賜黜責。以警失職之吏。後二日。降叔敖爲徽猷閣待制奉祠。　右宣義郎直祕閣張元亨乞知鄧林州。元亨初見紹興三年二月。　制曰。爾僧僞之族。久冒寵榮。乃敢請於朝。爲郡嶺外。吾忍以遠方赤子餌汝哉。中祕清塗。非爾所居。其歸銓曹。尙昇爾祿。往圖自效。毋重悔尤。可落職送吏部。元亨免官近三年。至此方乞遠遣。當是因奏疏。爲非有逆故敢誅乞也。　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軍統制楊沂中、將逐軍近日強刺人數。並給據令自便。自今違犯。統制已下重行停降。使臣行軍法。立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先是行在諸軍。多強刺平人爲兵。人有斬手指以自免者。左諫議大夫唐煇言。蓋數之下。人心必搖。乃命軍效權住招收。仍令樞密院給黃榜曉諭。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西兵馬鈐轄杜湛改荊湖北路兵馬鈐轄。依舊統制軍馬。鼎州駐劄。聽守臣程昌寓節制。　太常奏謚故資政殿學士王存曰莊定。

丙午。執政奏事。上顧謂曰。岳飛已復襄、鄧。尼瑪哈聞之必怒。況今正是六月下旬。便可講究防秋。儻敵人尙敢南來。朕當親率諸軍迎敵。使之無遺類。卽中原可復也。若復遠避爲泛海計。何以立國耶。　權尙書吏部侍郎劉岑改戶部侍郎。岑乞依舊帶權字許之。　左儒林郎建州觀察判官黃彝乞守本官致仕。以所得陞朝恩。贈其父意一官。吏部言。事干風教。望特依所乞。從之。　右儒林郎新紹興府觀察判官楊其卿除名。湖州編管。其卿建安人。政和間以蜜煎遺梁師成。得官。累爲本路漕屬。至是該討論。乃妄稱因進伯祖億言。靈州事宜補官。都省以爲不合審量。遂得調。言者論之。下大理鞫實。而有是命。

是月。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隨州。初。飛令前軍統制張憲引兵攻之。月餘不能下。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置使中軍統制牛皋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而城拔。生執僞知州王嶽。送襄陽府。磔於市。飛之復襄、鄧也。選鋒軍統制董先。頗有功。先、皋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爲將。　初。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入辭。上召對於內殿。祉奏今日之事。當先定規模。使沿江上下。表裏之勢相接。祉至官。遂與左承奉郎通

判府事吳若、右迪功郎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克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至是上之。其說以爲欲守東南。則淮甸、荆州皆不可失。朝廷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今士氣未振。難以議戰。但當謹守封疆。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甸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合屯軍馬。西與四川形勢聯接。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以抗衡。雖未翦去凶逆。南北之勢成矣。今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皆屯江左。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慰四海來蘇之望。鼓作士氣。以待天命。其爲說甚備。克、晉陵人。有能詩聲。融尤信用之。呂頤浩所上疏。不得其日。案建炎知府題名。並以去年十二月到官。而疏中有屯軍襄陽及遣使待報之語。當是襄陽已復之後。事在朱勔之前。故姑附此月末。

是月。熒惑犯南斗。此據趙姓之遺史。

是夏。僞齊劉豫以僞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使清臣毀景靈東西宮等。僞孫傅五年夏。毀折景靈東西宮云云。僞阜昌五年。即今年也。

金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左監軍昌自鄆州之麻田大嶺避暑。宗維、希尹尋入見金主。右都監宗鈞自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遷西京樞密院於歸化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八

【紹興四年】秋七月戊申朔。赦虔州降其州雜犯死罪囚釋徒已下。以招盜之未平者。　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

己酉。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爲吏部尚書。

庚戌。尚書刑部侍郎胡交修兼侍讀。左諫議大夫席益充荆湖南路安撫使。席益充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樞密院言。本路見討捕楊么。王燮已充制置使。故有是命。仍促令之鎮。　詔戶部侍郎兩員通治左右曹職事。以侍郎劉岑有時也。元豐舊制。尚書一員。侍郎二員。分曹治事。艱難以來。止除長貳各一員。通管本部事。至是並除兩侍郎。故申嚴焉。　是日。建昌軍亂。殺知軍事左朝請郎劉滂。建昌兵素驕。邀取無藝。滂以法裁之。及是市肆聚博。輩卒掠取不從。遂毀撤其肆。毆傷其人。滂杖而責償之。衆憤。兵馬監押沈敦智以傳給代償。且以言激衆。軍士修隨。饒青等。相與作亂。殺滂及其家。通判軍事張棫、判官趙不停皆死。賊遂脅寓居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義叔權軍事。盡劫彊壯爲兵。欲縱掠傍郡。義叔諭止之。乃嬰城自守。滂、東陽人。嘗爲太常博士。用近臣薦義、

汪藻、李公彥薦守建昌軍。及是遇害。藻完小傳。藻此時在此月戊申朝。蓋因汪藻撰墓誌所書也。案日編。八月十六日癸巳侯燮奏沈敦智事云。七月一日。敦智向兵士先道。知通提轄你去定是斬了。何知各人且逃避走閃。至初三日。逢敦智傷害知通。又十月一日丙子張澄奏王燮狀亦云。七月三日晚。諸軍疑亂。殺死前任知通。初三日庚戌也。故附於此。日八月二十二日己亥。樞密院言。建昌軍賊綱青等殺害知通。與寇所云。蓋逃竄兵令兩存之。後致逆燮。從昌城中殺數者萬五千。當考。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孔傳聞變。用樞密院計議官李燮旗榜招之。且乞兵於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以討賊。傳、道輔孫也。

辛亥。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沈晦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晦過行在。面奏將帥之兵可用。謂唐中年平安、史。用朔方、太原兩軍。末年平黃巢。用忠武、大同兩軍。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每處。各有兵一二萬。用本郡財賦。回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陸軍守隘。彼難自渡。設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棄五郡。則兵分而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犯。則五郡尾襲而邀擊。敵安敢遠去。頃歲敵敢越中山、河間。正以兵少。若太原則不敢南逾一步。此制稍定。三年後移軍江北。糧餉器械。悉皆自隨。所至便成全盛。晦又言。大將與帥臣各有所職。若全倚大將。恐不能辦。近年杜充總大兵在建康。而帥臣陳邦光不爲措置。及充迎敵而邦光被執。以至周望去而潛東野逃。郭仲荀去而李鄴降。皆坐此也。望撥零兵二千付臣。并令臣募敢戰之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之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況東晉常都京口。兵可用。故北府號爲最精。唐亦用宣、潤弩手平淮甸。時方以韓世忠屯兵在府。故其言不行。　詔以湖南上供錢三萬緡爲安撫司諸軍大禮賞給之費。長沙倚無屯兵。自李綱爲宣撫使。始將兵校二萬一千餘人戍其地。轉運司言無寬名廳副。故以上供錢助之。　壬子。殿中侍御史魏矼乞詔大臣采司馬光之儀。置總計使。以大臣領之。詔三省措置。後不行。　賜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錢十萬緡。爲除戎器之用。仍以金錢度牒中半給之。先是。俊請造長甲三千。短甲五千。馬甲五百。弓五千。矢五千萬。詔卽軍中打造。通費四千餘萬緡。至是未畢也。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建陳隘安稅錢事。輔臣言。收稅恐增物價。更當令斟酌的確利害。上曰。第令條具。若斂不及民。一切聽之。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樞密副都承旨楊應誠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集英殿修撰李友聞提舉台州崇道觀。友聞。爲齊李綱父。　故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贈右宣教郎。錄圍城中蠟書之勞也。　是日。水賊楊欽攻鼎州杜木寨。破之。時折彥質自湖南報制置使王燮。以爲賊不可招。燮乃遣兵踐其禾稼。賊乘大水攻寨破之。忠訓郎鼎州遊奕將許荃爲所殺。官軍死者不可勝數。賊愈增氣。許荃明年二月已面提轄。

甲寅。詔博羅授校尉人與免本身丁役。許用蔭承節、承信、迪功郎。理爲官戶。有田五頃者。與免差科一次。若五頃以上。令用家人充役。先是殿中侍御史魏矼屢言。衙役不均。貧民重困。故有是旨。　左奉議郎湯

鵰舉通判紹興府。鵰舉爲宣諭官所薦。召對不果用。俄改知廣德軍。（鵰舉改命在此月丙子。）尚書禮部員外郎宇文師瑗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師瑗嘗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其年少資淺。罷之。上念虛中。翌日。詔賜虛中及韋誼、孫近家錢各千緡。

乙卯。祠部員外郎范同言。師克在和。大抵剛果強健之士。以氣相高。始由小嫌。寖成大釁。然古之賢將。皆急公家。棄私讐。舍怨忘憤。終成令名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勳賢。備極榮寵。固將悉精忠力。埽除腥穢。一清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道途籍籍。以爲將帥忘輯睦之義。記纖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己。或恃勳勞而排抑新進。審如是。他日必有靈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及其細微易於改圖。使之視秦秋諸卿。以爲戒。進漢、唐名將而謹其迹。豈惟社稷是賴。而勳名寵位。尤享始終。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劄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協。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爲世忠與張俊所忌。故同及之。

丙辰。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爲檢校少師泰寧保靜軍節度使。錄仙人關之功也。於是本司統制官榮州防禦使知秦州吳璘陞定國軍承宣使。自楊政以下。宣撫使皆用便宜指揮。以次第賞。翰林學士綦崇禮當制。有曰。陸海神皋。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御史中丞辛炳奏玠方擁重兵。據要害。以屏翰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又云敢言蜀道之難。不識何謂。併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爲忌。詔學士院貼改。遂改秦川爲秦中。既而崇禮引咎乞黜責。詔放罪。

今年自巳。始令爲丁。詔左右司歲考郎官功過治狀優劣。上省取旨賞罰。復祖宗舊制也。

戊午。入內內侍黃門李廣除名。杖脊刺配瓊州牢城。廣飲於韓世忠家。與坐上手刃傷弓匠閻寶。事下大理寺。殿中侍御史魏矼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狠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其於防微杜漸。豈得不過爲之慮。建炎三年。嘗禁內侍不得關通主兵官。及擅議朝政。如違。以軍法處之。乞申嚴其制。以謹履霜之戒。故有是命。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王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澐言。新除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係親妹夫。乞一閒慢差遣。劄敕庫言。職事別無相干。不合回避。詔劄與澐照會。資政殿學士知衢州謝克家薨。詔例外賜帛五百匹。官給葬事。

庚申。詔自今諜院全闕官。其印記權令門下後省官寄收。前是掌於胥史。言者恐其漏泄也。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言。近於逐處就到產業。除送納稅賦外。其餘應干科配和預買之類。州縣並不理爲官戶。與百姓一等均科。伏望並賜蠲免。詔俊係主兵大將。特依奏。中書舍人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憫元元。資血膏盡。於是以權宜之法。俾士大夫及勳臣戚里之家。一切不問其存亡。及官品之高下。遇有科敷。與編戶一等。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逐處產業。必須浩瀚。使其獨免科敷。則責均在餘戶。是使爲俊代輸也。不惟民力已竭。而又加重焉。且人心謂何哉。兼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萬一皆援此例。以求於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以謂今之二三大將。富極貴足。使其能體國愛君。宜自祇畏。則可以長保富貴。傳之子孫。世世不絕。何必斂百姓之怨恨。致在廷之煩言。而求分外之恩。快一時之欲。

蓋亦不思之甚也。望命有司檢會見行官戶科敷。及和預買等條法。劄與俊。詔令以次官書行。舍人又言。從俊之請。則是陛下之德雖加於將帥。而害及於編戶。夫民譬則肌肉也。將帥譬之肘臂也。愛一身者。四體均受其養。若曰惜肘臂而剝肌肉以養之。其可哉。伏望斷以不疑。收還所降指揮。是乃所以安俊也。乃詔前降旨勿行。仍劄俊照會。（案此時後書乃孫組、常同、王居正三人。未知此二章何人所上也。當考。）統領忠義軍馬陸全特轉兩官。全本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邢超部曲。後從統領官武功郎宛寶戍吉州。寶馭下嚴。全懼誅。與其衆叛去。至是在韶州。湖南安撫司統制吳錫遣使招之。全聽命。其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論寶討賊罔功。乃降寶爲敦武郎。付本路帥司。責令自效。（寶降官在八月戊寅。）詔故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故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並追復舊官。（日曆不云復何官。會要云。曾追復武功大夫達州刺史。恐誤。）後悉還端所得恩。謚曰壯愍。制略曰。閫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申還舊秩。加賁美名。哲之制曰。屬權臣之用事。敢專殺以肆威。其還棘列之名。仍假廉車之重。先是言者數論張浚殺端、哲爲非是。故皆復之。已而哲子承節郎洪訟於朝。乃錫哲同州觀察使告身焉。（趙哲換給告身在八月戊戌。）

辛酉。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建炎中興詔旨三十七册。詔送史館。

壬戌。翰林學士兼侍讀史館修撰綦崇禮充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崇禮屢爲御史中丞辛炳所攻。乃引疾而有是命。直祕閣新知泰州王圭爲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切制置虔、汀、漳州賊盜。左朝奉大夫林杞知池州。杞初坐殺張敵故遠竄。至是復用。右奉直大夫致仕邵伯溫卒於犍爲縣。年七十八。伯溫有聞見錄、辨誣等書。皆行於世。

甲子。保義郎崟諫爲閤門祗候。以在海州手殺金將王企中之勞。特錄之也。江西安復等州制置使岳飛復郢州。時李成既遁去。與金僞合兵屯鄧州之西北。飛遣統制官王貴出光化。張憲出橫林。前二日。至城下。賊兵來戰。統制官董先出奇要擊。大敗之。賊將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是日。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自雲中始之金國時宣撫處置使所遣使臣楊安。（初見建炎四年十一月。）再至襄中府。虛中遣以蠟書經文并跋語。大略言石頭雙林。雖未出世。氣象已咄咄逼人。又言當堅忍其心。有進無退。衆魔將降。吾道自勝。又言若見尊宿。併可告此。蓋言達錫休才勢寖盛。欲張浚以其言白上也。後數月安始至閬州。（宣撫處置使司劄子。使司昨於建炎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差使臣楊安賫文字前去雲地河東、雲中府以來尋宇文相公。投下今據本人回司供析。稱昨年十一月初三日到雲中府。尋見吳先生名縣、係西京人、充宇文相公門下幹當安。遂具說差來因依。本人指引前去南縣見相公。將所賫文字下了。不敢說話。至初五日。卻將蠟書二張。蠟丸三顆。亦不敢說話。傾回至汾州。爲無文引。被捉了。安下院禁勘半年。得脫。後來至嵐州。紛到公據。至今年六月內。卻到雲中府。再見相公。具說因依。安復令秋須回去。又蒙相公分付經一卷。詩一首。又說國相要我入國去。爲你回去時。千萬將所賫文字。先是宣撫使乞令人前往本宅傳語。相公已家并大體宜小機宜。且辦營宅寨。安今年七月十七日離發中府。親見相公入國去。安遂迴司。今月十四日到閬州。赴使司出頭。使

同令府使臣偽安資到警書二張、經一卷、詩一首、封作一匱、專人賫擊鼓去、清賜會親自開拆、緘縢鼓作文字、法與不是來使賜書相公親書、如發是密實即具保明文狀供申守倚投進施行、仍御筆鼓作文字、如法封角、如祖分付遣去人賫擊鼓來、右劉遂至溫州府、遂使司書孫字文獻狀、使此疾速施行、仍不下司、紹興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印押、案張德簡要稱色、可令門下省勘進士吳才、無偽立名曰、慰謀、經陽安所將吳鼎、即是此人書考。

丙寅、詔江東安撫司許招水軍千五百人、仍賜錢三萬緡、爲造舟之費、先是言者慮賊兵侵犯江、淮、詔沿江諸帥嚴加備禦、故帥臣呂祉有請焉。　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內內侍省押班陳永錫、象主管往來團信所。　是日、神武右軍統領官趙詳等引兵入建昌軍、執叛兵誅之、先是朝廷命詳自虔州進兵、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亦遣左朝請大夫本司參議官侯愨、中軍統領官邱賛與之會、前一日、愨等至城下、權軍事左中大夫王義叔遣叛兵劉洋等就招、翌日、軍士脅從者六百餘人、解甲出城、其首謀猶不出、愨等縱兵入城、賊敗走、追殺五百餘人、時降者尚懷反側、愨、義叔誅之、既而義叔待罪於朝、士民言其有撫定之勞、乃詔放罪、愨又勒兵馬監押、從義郎沈敦智之罪、遂罷之、仍賜世將詔書、獎諭、於是叛兵所掠金帛子女、多爲愨所取而去、愨、懋兄也。

戊辰、詔御史中丞辛炳稱疾既久、亦屢抗章、顧柏毫非養痾之地、可遂其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先是、樞府全缺官、炳欲遷、乃數論胡松年、秦熺之失、招撫細故、毫髮必聞、未幾、炳疾益月、松年執政、而熺補外、會炳疾小愈、未能造朝、乞不妨本職、先赴本臺治事、許之、議者紛然、謂從官治事而不赴朝參、爲不恭、中司如此、何以肇朝儀、語聞、故有是命。此以來繫非閒居錄參修、炳乞先赴本臺、餘執事在十七日甲子、蓋未罷前四日也。　初、江西制置使岳飛之入覲也、以泰州軍事判官朱夢說借行、夢說、宣和間以布衣上書切直、故飛辟之、夢說嘗遣炳書、言時尚禽色之荒、多無用之物、二聖播遷未還、中原陷沒未復、上無賢相、朝乏賢臣、因責其不諫、炳攜書以奏、飛乃厚贈夢說而謝遣之。此條中興姓氏錄附入夢說、已見紹興元年二月、姓氏錄又云、炳攜書以奏、上不喜、論飛罷之、炳性之遣史云、炳亦請外補、除知漳州、案飛入朝在今春、去此已久、又炳亦久病、恐非緣此來去也、自屬今年八月二十七日甲辰、韓世忠狀、泰州軍事判官朱夢說、權究到知水州到、當不往、則夢說遣任、事在春夏之間、今且附此、更求他書參考。

吏部尚書沈與求兼侍讀。

己巳、執政進呈內降公事、上諭曰、近民間又造飛語、多及內侍、此曹何足惜、恐因而生變、不可不止絕之、朱勝非曰、恐軍中亦有幸變者、更乞諭張俊、楊沂中、使之護察、然內侍輩亦望約束令省事、上曰、何嘗假借此曹、彙已戒俊與沂中、但令臨安府略加根治可也、趙鼎進曰、民言可畏、亦不可不采、聽願陛下思所以致此言之由、上嘉納之。　詔戶部措置錢物二百萬緡、增教和糴舊例、朝廷歲降本錢三百六十萬緡、約糴米九十萬石、至是中書請增糴焉。　右朝請大夫新知筠州白黃中追三官放罷、黃中、時中從弟也、以時中任入官、嘗爲陳州士曹都水監丞、至是乞審量、而言者論其始者專用濫賞循九資、而九年之內、又轉十官、僥濫太甚、豈可惑民社之寄、故有是命。

庚午、命宰執奉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帶到軍馬、光世時自池州入朝見上、言今軍中錢糧、既已不乏、器甲又漸足備、臣官職超踰衆人、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帥、當臣功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光世慨然受命而去。　降授和州團練使辛企宗乞討建昌軍賊、上諭大臣曰、聞企宗在建昌、僅以身免、乃使人來京經營差委討賊、頃嘗遣往福建平范汝爲、怯懦無謀、養成大寇、正如王燮在湖南、玩寇日久、卒無成功、而企宗又在燮之下、惟務交結、本無寸長可用也、朱勝非曰、陛下測察諸將才否、不勝幸甚。

辛未、殿中侍御史魏矼守侍御史、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鼎行右司諫、監察御史張致遠爲殿中侍御史、時致遠在道未至也、於是矼首論自治之策、且言諸軍比日以來、或造言惑衆、張行提寡、或劫掠財物、或殺傷農民、朝廷雖付之有司、而未能究治、自古善用將者、必宰輔因其事機、而御之有術、臺諫因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今宜訓飭諸將、謹身率下、使士皆心悅誠服、安靖不擾、仍委宰輔以馭將之方、責臺諫以敢言之義、庶幾上下交儆、紀綱克振矣。　大理寺丞韓仲通請武臣之有戰功者、陞朝之後、帶勳階以示旌別、吏部立法、仲通提縣人也。明年二月丁酉立法。　高麗羅州島人光金與其徒十餘人泛海、詣泉州、風折其檣、泊秦、楚州境、上詔付沿海制置使郭仲荀養贍、伺便舟遣之。據光金所供、以四月三日自毛羅島趨舟、當日遇風至二十八日收到淮南地分、今附降言之日。　是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使金國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論事不少屈、龍克小傳云、誼至金庭、與其左右副元帥尼瑪哈固新論事不屈、案此時固新方爲右副元帥、勃堇晃爲右監軍、克小誤也。　金人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乃令金吾衛上將軍蕭慶受書、初、誼等之行、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涇疆一事未定、而宗維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王繹紹興甲寅通鑑、接件李燾與淮南已交與大舟、後來江南擅自占據、魏良臣等言云、前此丞相書、止云淮南不得屯駐兵馬、蓋所云丞相、即尼瑪哈、今誼取附見。　蓋欲畫淮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上嘉勞久之。

壬申、中侍大夫華州觀察使荊南鎮撫使解潛特遷協忠大夫、以川、陝宣撫使言其討賊之勞也、既而潛奏統領官胡勉績效、復進勉二官。事初在今年二月己酉、勉九月丁巳轉官。

癸酉、初命大理寺丞評刊定見行斷例、時議者乞明詔有司、應小大之獄、既得其情、一斷以法、無使一時之例、復預其間、如有斷刑衙例、法家所援、有不可去者、乞條具申上、付之所司、立爲永法、布示中外、使知所遵守、庶幾刑罰平允、人無冤濫、刑部勘當、自國朝以來斷例、渡江以來、皆已散失、今所引用、多是自建炎以來近例、若建炎以前、皆出官吏省記、間亦引用、至於進擬案用例、或罪輕而引用重例、或罪重而引用輕例、或有例而不引、無例而強引、即無監察斷罪指揮、欲乞將本部并大理寺見行斷例、并臣僚繳進元符斷例、裒集爲一、行下大理寺、委自丞評刊定、若特旨斷例、即別爲一書、候成書申送刑部、看詳駁正、

其不在新書者。不得引用。如引用失當。許本部檢察斷罪。上之朝廷。乞頒降施行。故有是旨。　詔撫州、建昌軍依舊隸江西路。南康軍依舊隸江東路。先是。置沿江三大帥。因移易其屬郡。至是建昌軍亂。朝廷及江西帥司皆已遣兵討捕。而江東帥司獨未知。故兩歸之。　是日。淮西宣撫使統制官酈瑊以所部至襄陽府。初。岳飛之出師也。上命光世遣兵五千爲之援。及是始至焉。此據岳飛九月十一日所奏。

甲戌。皇叔洺州防禦使士從爲涇州觀察使。士從前知西外宗正事。以例遷也。

乙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試刑部尚書。給事中孫近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起居舍人王居正試中書舍人。　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上曰。官軍既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上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優恤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建、浙東、杭、秀之守臣。皆爲其下所因。率歸罪於有司。以爲失於撫循。臣聞建昌兵悍。劉滂稍裁以法。茲守臣之職。乃并其家皆碎於賊。此而不懲。失利甚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乃贈滂左朝請大夫。通判軍事張城亦贈三官。各官其家三人。軍事判官趙不倚亦贈三官。官一子云。　尚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移吏部。祠部員外郎范同移考功。　左文林郎平江軍節度推官趙鴻之改京官。以同知太宗正事士僙言其在建炎間有勸王之請也。事在建炎三年三月。

丙子。左朝散郎邵彪知泰州。

丁丑。左朝請大夫提舉廣西南路買馬李預貶秩二等。時預始市戰馬五百至行在。類皆低弱。故貶之。

武功大夫神武後軍統制官張旦爲左武大夫。唐鄧鄂州襄陽府安撫使。知襄陽府。親衛大夫安州觀察使神武後軍中部統領牛皋爲安撫副使。武義大夫榮州團練使李道充四川都統制。承信郎神武後軍準備差遣孫革爲右承務郎。簽書襄陽府判官廳公事。皆用江西湖南等州制置使岳飛奏也。　初。僞齊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以求入寇。金主以方遣韓肖胄、章誼來聘。未可起兵。僞奉議郎羅誘上南征議於豫曰。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陛下據全齊之地。豪傑之士。屯聚集。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頗隳。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隱忍不發者。毋乃惑於四議乎。臣請爲陛下決之。其一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陰結猛援。速求翦伐。成即爲君。敗即不失爲忠臣。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北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爲蠹粉。況又甚焉者哉。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禦之勢。加以完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今宋之所保。不下百郡。西有山川之險。南有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算。倍蓰海之利。其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若不乘其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向。則我齊一敗塗地。此可決者二也。其三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得民心也。若簽而從軍。定失民望。夫趙氏雖有神器。僅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賴大金恩惠。固無異心。使彼和則稍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此可決者三也。其四曰。

陛下臨戎。國事執委。而元子亦不宜輕動。臣謂陛下一傳之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齊祚得永。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擬之便。今懷陳之。且兩淮背腴千里。表裏江、浙。而不可失者也。金陵重地。得人守之。則窮年皓首而不可一拔。彼退保吳、越。略無意乎此。天所以遺陛下。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滁、泗。遙蕩江、浙。乘隙進拔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爲內地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資賢相。趙氏自播遷之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狂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鬥之讎。常爲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性於國大事。桑檜智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尹口尚乳臭。言不顧行。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者。皆閭閻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爲朋黨。此入彼出。視相府如傳舍。一旦倉卒。其君憔悴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將。彼所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難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北上之役。不可以言勇。世忠嘗駐於永安。又渡於沐陽。至於張俊尸祿素飡。坐與卒伍爭利。徒能費太倉米。是三子者。曾無毫髮功。而又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驕侈淫佚。權勢相尚。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衆。收飢悍之夫。驅縱不治。閒有邊事。覬賞而後行。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太子天下之本。彼既無宗室。又失儲位。設有軍事。孰與爲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爲先。彼自擊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閒日之米。兩浙之閒。賦斂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賚急。不亡何待。此民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臣謹上議。豫見之大悅。賜誘帛百匹。乘傳赴闕。以誘爲行軍謀主。此據僞齊錄附見。疑臣之策。不宜著書之以見誘。所爲國可決者。皆劉豫所忌。朝廷所當知也。

是月。豫調登、萊、沂、密、海五郡軍民之兵且二萬人。屯密之膠西縣。集民間之舟大小五百。裝爲戰艦。以其僞閤門宣贊舍人知密州劉某充都統領。叛將徐文爲前軍。聲言欲襲定海縣。此時日蓋今年十月五日軍敗在密州時。僞皇子尚書右丞相梁國公麟與右丞相張昂同上書。乞科民間錢。據已耕種熟地頃畝爲率。每畝出二百五十文。在坊郭者。以五戶共運免行等錢。比附均敷。豫從其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九

【紹興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沖入見。沖立未定，上云：以史事召卿，南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沖因論熙寧創制，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張弛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詳論。讀畢，上顧沖云：如何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時，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當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其後夷簡知仲淹之賢，卒擢用之，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己見，非毀前人，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極是。朕最愛元祐，上又論史事，沖對：先臣修神宗實錄，首尾在院，用功頗多，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安石增蔡卞怨先臣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王安石，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哲宗皇帝實錄，臣未嘗見，但聞蔡卞出奸臣私意，上曰：皆是私意。沖對：未論其他，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上曰：正要辨此事。上又曰：本朝母后皆賢，前世莫及。道君皇帝聖性高明，乃爲蔡京等所誤，當時蔡京外引小人，內結閹宦，作奇技淫巧，以惑上心，所謂逢君之惡。沖對：道君皇帝止緣京等以紹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上曰：人君之孝，不在如此，當以安社稷爲孝。沖對：臣頃在政和間，常聞道君皇帝六鶴詩一聯云：網羅今不密，回首不

須驚，宜示蔡京等云。此兩句專爲元祐人設，以此知道君皇帝非惡元祐臣寮。上曰：題跋小詩，雖可以見意，何如當時便下一詔，用數舊臣，則其事遂正。惜乎不爲此。沖對：若如聖諭，天下無事矣。上又論王安石之姦，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沖對：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爲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爲害未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爲害最大，蓋已壞了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爲然，其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爲無窮之恨，至於安石，爲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足罪過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面爲盜賊者，嘗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上曰：安石至今猶封王，豈可尚存王爵。　詔象州編管人孫覿特放令逐便。覿始坐賊貸死，至是上書訴枉，事下刑部，刑部言覿所犯未嘗覺對，止據案證定罪，於法意人情委是未盡，故釋之。

己卯，右中奉大夫陳古爲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兼宣撫司隨軍轉運副使。右朝請大夫賈若谷爲利州路轉運副使，用川、陝宣撫司奏也。古爲張浚故吏，浚故授，至是到官，論再議始申命之。命未至而王似已用便宜移古知瀘州，充瀘南沿邊安撫使。成都續記：古以紹興二年五月九日到任，今年九月十三日改知瀘州。

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初，張浚既召歸，言者數上章，謂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與朱勝非謀曰：西帥難其人，欲以趙鼎爲之。如張浚故事，勝非曰：聖謨如此，臣誠奉詔。自是言者益力。踰月乃有是命。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臺諫。四川全蜀，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勝非以寫疾在告，鼎詣之曰：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他能，制玠足矣。若宣與之同，豈能制乎。勝非曰：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宣撫耶。鼎曰：須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乃可。勝非曰：偶疾未能造朝，公難自言，即同官可言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趙鼎行實：是時當國者不可否事，事多不決，更樣爲姦，鼎受狀之日，人皆駭異，由是見忌，樞密院宰相兼領，言者論其失，令參知政事通知其事，上以爲然，於是忌者益切，至是除川、陝宣撫使，皆忌者之謀也。

顧謙閒直學士新知漳州辛炳、侍御史魏矼、直祕閣知常州鄭作肅各進官一等，以刑部言：御史臺去歲平反臨安府等處獄訟二十二事，比諸路最多，用才詔陞黜也。　詔吏部編七司例冊，時有旨，六曹細務，令長貳治其事，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例條者酌情裁決。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以例決事，吏部最多，若旋檢行例，吏得爲姦，邀求貨賂，乞將應干敕劄批狀指揮可以爲例者，各編爲冊，令法司收掌以俟檢閱。從之。二十六年九月戊辰，俟所審可參考。

辛巳，執政進呈侍御史魏矼論淮東、西屯田利害，上顧孟庾等曰：招集流離，使各安田畝，最爲今日急務。遂舉鴻雁美宣王詩，謂中興基業實在乎此。孟庾曰：誠如聖諭，胡松年對曰：古人謂必成之功，爲必取之

計。於是有屯田。若趙充國破先零。羊祜守襄陽。是也。朝廷行屯田累年。除荊南解潛略措置。其餘皆成虛文。無實效。上曰。卿論實效極是。松年復對曰。漢宣之治。總核名實。信賞必罰而已。天下事若因名以責實。無有不治者。如屯田一事。尤不可欺。一歲耕墾田畝若干。收穫幾何。便足以稽考。上曰。卿等可商議條畫來上。當力行之。後二日。朱勝非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勤勞。所得如故。有未可者。上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即兵也。兵農之制一分。恐不可復合。勝非所陳甚善。可便施行。庾等對曰。淮南收復。今已數年。守令豈不欲招徠流離。但復業者未甚多。恐自此兵日以衆。食日以廣。不易供給。更容臣等與勝非熟議。上曰。不可。既行下光世、世忠軍中。卻便訴其難行。復議改更。如此則朝廷命令。自爲反覆。議遂寢。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處遠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充荊南府潭鼎澧鄂岳等州制置使王燮降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光州觀察使徽猷閣待制知鼎州程昌寓降充集英殿修撰。杜木寨之破也。昌寓上疏待罪。而燮奏昌寓不濟師。朝廷以燮敗軍失將。故皆黜之。案宋史紀壬午日。　詔皇叔祖德崟軍節度使仲溫疾速赴行在。仲溫時避地廣西故也。

癸未。左朝請大夫知江州陳子卿報岳飛已復鄧州。上曰。朕素聞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緩急豈能成功耶。後二日。飛捷奏至。上大喜。遣中使持招書獎諭。促令第賞將士。且賜銀合茶藥。楊奏自鄧州二十二日至行在。

甲申。侍御史魏矼入對。論選擇羣才。隨宜器使。考之僉論。授之已試。毋分朋類。毋徇愛憎。上自廟堂。次及將帥侍從。下至百司庶府。外至郡守監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則天下之務。粲然舉矣。抑臣聞之。陛贊有言。亟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罷黜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官守。欲望陛下。因任之外。更取是三術而力行之。則用人之道。罔不周盡。矼又言。國家養兵多矣。其屯行在者。實三之一。諸將閒有不鈐束其下。一兩月來。造言惑衆者有之。擒人強刼者有之。或以取賞爲名。劫其財物。或因採樵之役。殺傷人民。訟牒紛紛。朝廷雖欲臨安府、大理寺根治。而主名不獲。非府寺所能辦也。臣竊考自古善用兵將者。必也宰執因其事使。而御之有道。臺諫乘其闕失。而言之盡理。是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綱紀既張。人主可垂拱而治矣。因舉唐韋處厚、李德裕、李勉、溫造事爲證。上納其言。乙酉。輔臣進呈。上曰。朝廷當爲官擇人。不可爲人擇官。矼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胡松年指疏中語曰。朝廷用人。誠能毋分朋類。毋徇愛憎。則大公至正之道行矣。天下幸甚。乃詔蔚章令三省選守、次章劄與諸將。賜矼五品服。

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先時鼎因奏事。言臣今所行。與吳玠爲同事。或當節制之耶。上悟。是日輔臣進呈。朱勝非以疾不入。孟庾、胡松年言。鼎使名與王似、盧法原、吳玠相似。請易一使名。上顧鼎曰。此是朕不思。不曾與大臣商議。所以然者。使卿知出自朕意。別無嫌疑。鼎奏荊、襄乃川、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爲然。故有是命。

己丑。趙鼎開都督府治事。鼎奏以祕書省正字楊晨、樞密院編修錢蓋、太府寺丞王良存并充參辦公事。

從之。蓋、端友子也。端友、武進人。故吏部侍郎。紹興命在庚寅。蓋在戊戌。良存在九月癸丑。今併書之。　初。上以親筆召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趙開、總領川、陝宣撫使劉錡、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致仕黃冕赴行在。命川、陝宣撫使津發。而宣撫使王似等數言錡守邊不可遣。又奏開規畫利源。深知首尾。若行津遣。恐權官未諳知經畫次第。有誤邊防大計。望權留開在任。俟事宜稍息日津發。從之。冕嘗爲成都府兵馬鈐轄。　庚寅。神武中軍宇部將馮賽。能主管隆德府路安撫使公事。充本軍右部同統領。賽自關州從張浚赴闕。因隸中軍統制楊沂中麾下。故用沂中請而遣之。

辛卯。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韶州居住莫儔與改正。放令逐便。初。儔妻淑人劉氏投蠟誣靖康之末。太上皇帝出郊。係吳幵同內侍李石、金淵齎文字入城。其日儔被拘在金案內。並無干涉。且引兩浙轉運副使王俣爲證。俣以爲然。先是朱勝非直作於背。徧召醫工。不能料理。有以儔家給使爲言者。勝非用之。一日而愈。勝非方念無以酬其勞。而儔家予之金使爲之請。遂有是命。此以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椿勸英宗章疏增修。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廣東循、惠、韶、連數州。與郴、虔接壤。自鄰寇深入。殘破無餘。今則郴寇未殘。韶、連疲於守禦。而廣州之觀音、惠州之河源。循州之興寧。千百爲羣。緋綠異服。橫行肆掠。以衆爲強。吳錫既還湖南。韓京素稱怯弱。海荒遐遠。奏報稽時。臣聞朝廷近遣趙祥一軍。招捕虔寇。因降德音。開其自新之路。廣東與虔。犬牙錯境。今號魁首。多是虔人。願推廣於天恩。以撫綏於遐域。令祥與京相爲聲援。諭虔守與廣東帥。密處事宜。得強梗而必誅。貸脅從而罔治。乘此軍力。悉務討平。仍嚴發寇之刑。雖去官不宥。大革相蒙之弊。每先事而圖。非惟良民不陷於非辜。庶幾陛下得行於仁政。從之。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知階州充熙河路經略使中軍統領權主管五軍軍馬李永琪爲右武大夫、武功大夫、象閤門宣贊舍人、知鞏州充熙河經略使前軍統領段傑領吉州刺史。永琪等皆關師古部曲。先是宣撫使用梁、洋亦制功。全軍進秩。至是申命。此亦緣風嶺功賞也。

壬辰。命吏部員外郎汪世溫等考選人秋試。刑部員外郎劉藻考試刑法。舉舊制也。　徽猷閣待制知衢州宋伯友與降授右朝請大夫直祕閣知揚州宋孝先兩易。仍命伯友、象程之鎮。孝先乞解官終喪。許之。

右迪功郎李杞追所授官。左朝散郎胡蒙貶秩二等。侍御史魏矼數言。杞本庸人。蒙宣諭浙西。黃叔敖假大臣意風之。論薦得官。旋販私醞。郡邑觀望。不敢復治。驗問如章。故黜之。

癸巳。太常少卿陳橋言。今日之弊。物貴而錢少。祖宗以來。有司鼓鑄之數既多。而泄於四裔。其禁甚嚴。川、陝之間。以鐵易銅而行之。至於私造銅器。及私賣銅者。悉皆有禁。今鼓鑄僅有其名。約工既大。勞費既多。而官鑄所入。無幾。議者往往以錢監爲可併。不思國之重寶。與其他場務所入。課利不侔。但當搏求銅本。廣行鼓鑄。不當計較便議省併也。今之鑄場。犬牙密接。僞境利之所在。民以死趨之。江淮海道。雜於譏察。其日夜泄吾寶貨者多矣。又銅器布於天下。不可勝數。皆毀錢而爲之。欲銅本之盛。鼓鑄不闕。何可得也。

領特詔有司講求其弊，厚銅本之積，廣加鑄之數，重外泄之防，嚴銷毀之禁，庶幾國得專其權，而民用不乏。當務之急，孰先於此。事下工部勘當，僉朝廷多舉，未及行。

甲午，尚書省言：大理左寺斷刑實議法所在，天下奏獄皆經取決，其間刑名實有疑慮者，自丞評以上，次第咨稟，或聚廳會議，如各執所見，本寺不能從，不免巡白刑部，本部即合依公與決，如不能決，方合上省。奪來每歲之間，不過三五件，其所稟議，並是議論精確，適合情法，可為規例。近來法寺提其疏駁，全不任責，丞評輩各立說，卿正以次隨而審之，次第上之朝廷，坐待處分，方行擬斷，遂至往復淹延，刑禁，詔刑寺自今獄案，如刑名輕重，委有疑惑，即依例巡白，令刑部與決行下，又不能決，聽上都省。若有妄作疑難，立議不當之人，當議黜責。

乙未，左宣教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為左朝散郎，充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武德郎閤合門贊舍人王繪為武顯大夫副之，仍命良臣假工部侍郎，繪假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各賜金帶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三人，儀從有官者進秩四等，白身人補初品官以行。　詔以餘杭縣南上下湖地撥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為一監，牡一而牝四之，歲產駒，三分殺二分以上，皆有賞罰。

丙申，詔追王安石舒王告毀，抹時右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聰問辭行，上疏曰：臣聞古曰：除惡務本。又曰：政事惟醇。今國家舉事，未能大有為者，豈非政事未醇，豈非惡未除本。安石之不利趙氏，其實迹可見，乃陛下世讐，天下所共知。然其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足以深惑羣衆，中人以下，鮮有不為安石煽其心術。陛下若以其嘗被任遇，不欲痛加懲艾，至如傳習安石之學問者，謂宜深加屏遠，過於防寇，蓋彼之邪說，易以動人，為之地者，則必曰政事雖有不善，學術過人，若謂讀書為文過人，則誠有之，豈有學術善而政事不善，學術不善而政事善之理。但乞陛下因對臣下，訪安石之為人，有意向稽佐之者，便可見其用心之邪正，仍願陛下赫然發憤，從中下明詔，具言神宗皇帝終棄安石不用，以愚在天之靈，所有證議，乃以文為言，若并王爵稱之，則為文王，實為僭越，蓋當時太常博士許彥一意諂事蔡卞，侈大安石，輕蔑祖宗，此來若不追寢證議，恐無以示天下，幾尊聽，鼓舞動立政事，況方命重修二史，甚盛舉也。若此論不定，徒令天下後世終得以議，宜聖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若追奪安石之謚，雖若不急，其實舉直錯枉之要道，靖康初已詔追奪安石王爵，至是始毀其告焉。（哲宗新錄安石附傳）　詔江西和買絹折納錢，每匹減作六千省。人戶願輸正色者聽，舊洪州和買，其八分輸正色，二分每匹折省錢三千。至是帥臣胡世將請以其三分折六千省，又言絹直踊貴，請每匹增為五千足。戶部定為六千。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臣嘗讀易象，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君者民之所載也，剝民不已，必及於君。今江西發破之餘，軍旅轉餉，殆無虛日，鎮南軍和預買絹，自起催至六月，纔納及一分，民力不易，自可想見。本州申乞折納價錢，朝廷從之，是欲少寬民力，每匹令納錢五千省，比之舊折二分價例，已增一半。若比二浙見價，每匹計多一千五百，可以已矣。戶部勘當，使令折錢每匹六貫文足，其實八貫省耳。是於三等之中，獨取極價，欲乘民之急而

倍其斂也。物不常貴，官有定額，民得蠶織，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世將出自轉從。戶部天下取則，所宜推廣聖德，懷遠民，乃旁睨市直，錐刀取贏，幾同商賈。剝牀損下，恬不知怪，和買舊給本錢，每端一千，方時多難，白取既非，得已戶部乃用極價，雖坐致數十萬緡，豈陛下本心耶。臣抑聞之，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一二年間，費用漸廣，比之會稽，已數倍矣。使戶部不能均節，則雖匹絹百千，橫費無緣充足，封倫法律之路，魏徵仁義之效，惟陛下慎擇而力行之。疏奏，故有是旨。　荊南鎮撫使解潛遣兵助之，潛令太將鄉兵千二百人赴襄陽，飛命太駐濟水河以掩賊，太不聽，自鄧城擅歸宜都，潛不即遣，反妄申太先復襄陽，飛怒，乞押太赴軍前，與免罪責以自效。詔太罪當誅戮，特貸死，令潛分析言者論曲直，未判，刑罰無章，乞令潛押太赴行在聽區處，庶幾軍律稍振。且免二人更有論辯，漸成仇隙，潛坐降橫行一官。（潛降官在九月癸丑，雖寬小罪，然此時但有江西安撫都州制置耳，潛自建炎末高治宜都，至今未解荊南，蓋飛案章有云太擅往荊南鎮撫使解潛，蓋寬之也。）　詔諸軍不得陳乞自往廣西買馬，先是神武右軍遣將官曹壹持羅錦綵繡至橫山寨市馬，又增其直予之，提舉官李預以壹所持皆蠻人所未見，恐後無繼，乃以本司所市馬五百付之，因奏其事，且謂若諸軍更來收買，則臣無復可措手足，乞候綱馬到日，取旨裁撥，庶事歸一體，故有是命。　承節郎李俊充閤門祗候，以江東淮西安撫使劉光世言，俊係鄜延邊人，使喚得力故也。言者論光世陳請涉私，不平者衆，乞留此異恩，以待戰士，乃罷之。

戊戌，吏部尚書沈與求兼權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常同兼史館修撰。　宗正少卿范沖為起居郎，依舊直史館，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濟為起居舍人，始沖入對，面奏臣與趙鼎姻家，恐人謂臣因鼎以進，則無以自明，上曰：鼎未嘗薦卿，朕因與常同論修史，言及故家數人，朕以為無如卿者，故累召卿，非由鼎薦也。是日，鼎至濟舍中書吏以除目示鼎，鼎謂朱勝非曰：沖初除宗卿，已不獲避免，今又遽擢，恐招物議，勝非曰：前日留身，得旨如此，不敢不進擬，更自上前言之，及進呈，鼎復申前論，上不許。會侍御史魏矼論沖、濟皆執政親黨，不當用，後三日，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奏：臣明聯政府，雖於三省進擬人才，不敢干預，緣臣前妻係濟之親妹，委於人情有嫌，乞與濟閒慢差遣，而鼎亦奏：臣與沖姻家，雖職事了無干涉，法不當避，而縉紳士大夫不知出自聖意，必謂臣援引親黨，在臣不得不懼，乞罷沖新除，乃詔沖復舊職，濟除直龍圖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沖復舊職，在是月辛丑，濟外在九月癸丑，今併書之。）　侍御史魏矼言：今諸路兵官，悉屬樞密院除授，膏粱阜隸之徒，往往以請求得之，而累歷行陣，顯立功勞者，乃以孤寒寡援，多至陸沈，故所在盜賊竊發，則驚慌四顧，無可措手，乞罷湖州兵馬鈐轄范寧等三人，因處湖秀州管界巡檢崔愼由，沈毅勇敢，久在邊陲，頃為江陰兵官，遇金人游兵至澄港，愼由身先士卒，掩殺迎敵，國境賴以安全，嚴州兵馬監押王宏出自行伍，騎射過人，屢獲奉資，近討繆羅，功效尤著，乞量材錄用。仍詔審院參照祖宗時差注兵官

六等格法，選擇其人，方行除授。詔罷寧等。慎由、宏令赴樞密院審察。後四日，朱勝非進呈慎由、宏差遣，上曰：臺臣耳目之官，職在彈擊官邪。若因而薦論人材，竊慮私有好惡，可錄記名姓，他日擢才選用。直史館范沖條上宣仁聖烈皇后誣謗事，沖奏：臣親奉玉音，開諭再四，至於議黜豐之法度，則曰：神宗之意，初實不然。言紹聖之繼述，則曰：帝王之孝，豈在於是。辯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盛，何可不明。思道君之聖明，謂姦臣所誤，安得不悔。臣願陛下特出睿斷，明詔羣臣以聖意所在，示之好惡。詔付史館。　賜岳飛金束帶。

己亥，尚書左司郎中李大有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徐杞爲左司員外郎，司封員外郎孔端朝爲右司員外郎，已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端朝以幸學得官，諂事梁師成，不可用。端朝遂罷。　新除中書舍人趙思誠復爲徽猷閣待制。知台州，思誠既爲常同所劾，抗疏力辭，而有是命。是日，虔州興國縣南木寨周十隆等千六百人奉德音出降，江西制置使統領官毛佐、王贄、趙恕往受之，未成，官軍掠其婦女，十隆懼，復與其徒奔突水南而去。明年三月己亥，佐等乘降官，遂掠汀、循諸州。

庚子，僞齊保義郎卞橫劫配海南牢城。橫、濟陰人，從劉豫在長安，使來偵事，橫投劉光世軍中爲義兵，光世湼其手，因不得去。至是爲其徒所告，下大理寺，當徒三年，依衙敗管，特竄之。紹興元年十二月一日，橫已去安令年正月四日到舒州大雲倉，渡江至池州，投充義兵，橫款稱僞大王劉豫下充效用郎劉益也。

辛丑，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與義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以與義引疾有請也。　給事中唐煇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侍講。

壬寅，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爲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俊在湖北，連年不能討賊，會飛襄陽賞功，樞密院因言，揚大等作過日久，先因張浚奏乞招安，特與放罪，許令出首，而遷延累月，終無悛心，理難容貸，遂出師踰歲，不能成功。與潭、鼎帥守，每事忿爭，不務協心，致一方受弊。乃詔專委飛措置討捕，仍令知鼎州程昌寓白上流進兵，湖南制置大使司遣馬準、步諒兩軍聽昌寓節制，荊南鎮撫使解潛亦遣兵船約期進討。命瓊將所部還江州。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後，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朱勝非行遣云。

岳飛復襄鄂之地，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勝非謂本齊宋堂奧，不足言，俟中原盡復，大獻還浙，乃可舉行，附此，更須詳之也。　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王似復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以趙鼎出使故也。宣撫副使虛法原、吳玠如舊。張浚之出蜀也，奏以端明殿學士張深守成都，至是以似代之。日曆五月一日張深罷知遂州，案此時深在成都，不知何以云罷，當考。　戶部侍郎兼權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領官以次推賞。上曰：朕愛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等第支賞耳。　中書舍人常同兼權起居郎，王居正兼權起居舍人，以二史全闕官，故有是命。

癸卯，詔侍從已上外移知州差遣者，並令經路之任。有合陳請事，並一中奏。俟過防秋日仍舊。時近臣外移者，例得過行在，而侍御史魏矼以爲沿江衝要所在，權官難以責成，故有是請焉。　樞密院奏以襄陽、府、隨、鄂、唐、鄧州、信陽軍爲襄陽府路，本府置帥司，緣收復之初，事務不多，未置監司，止委制置使岳飛措置，仍隸都督府從之。

甲辰，右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葉楠追二官，仍書追奪。建炎二年冬祀，蔭補恩澤，楠、卞姪孫也，以蠱贊改官，至是乞審量磨勘，爲言者所劾故黜。　右朝請大夫權荊南制置司參議官盧宗訓知德安府，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張應知鄧州，修武郎高青知唐州，承節郎舒繼明爲成忠郎閤門祗候，知信陽軍。左文林郎李尚義爲左承事郎，通判襄陽府，右承直郎黨尚友爲右宣教郎，通判鄧州，皆用制置使岳飛奏也。繼明、羅山人，身長七尺，善騎射，矢不虛發，故飛薦用之。既而侍御史魏矼言：飛新立功，朝廷當成就其美，不宜輕儇之徒爲其屬郡，昔郭子儀以奏請不行，爲人主所厚，願以臣章示諸將，因事幾以善其後，宗訓之命遂寢。尚藏奏請在九月辛亥，今併書之。　右承事郎知承州劉賓能，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劾其貪繆也。

乙巳，右金吾衛上將軍充中太一宮使錢忱復爲檢校少保、瀘州軍節度使。忱、愕兄也。愕已見建炎二年正月。　靖康中，以戚里故例納節，至是其母秦國大長公主乞還舊官，仍給半俸，前二日，以忱弟右金吾衛大將軍提舉萬壽觀公事愼爲光山軍承宣使，仍詔大長公主係仁廟之女，特與改正舊官，應戚里之家，並不得援例，如違，重寘典憲，至是降制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

【紹興四年】九月丁未朔，直徽猷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李謨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應副岳飛大軍錢糧。先是，轉運副使甘紆除司農少卿，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論紆媚附中人，自絕清議，遂罷去。紆以八月己亥除司農，壬寅罷。乃改命謨。祕閣修撰王倫主管江州太平觀，放辭謝，限三日出門。日曆是日侍御史魏矼上殿，恐是論倫，當考。　右奉議郎呂應問貸死除名，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宣論官所劾贓吏，擇最重者一人，用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右承奉郎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贓六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贓一百四十五匹，比之應問數多，乃令應問先次依法擬斷。　詔諸路州軍各給承信郎至成郎告身一道，俟有忠義告變人，即書填給付。時論者以爲方今州縣，皆宜曲爲之防，如建昌軍小壘，公私所傷，性命金寶，不知幾何，當結謀之時，使有告者，不過費一保義郎告身耳，寧給告付逐州，緩急之間，便行書填，乃是賞不踰時之意，故有是命。

戊申，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兼侍講。近言：祖宗之法，無私如天地，難犯如江河，皎如日月之明，著在令甲，垂裕萬世，雖元豐之後，建三省，分六曹，更新庶事，而銓選科舉，刑罰廩祿之制，亦多循舊，祖宗之舊比年以來，風俗習僥倖，有求者志於苟得，有罪者期於幸免，而爲人變法者多矣。伏望聖慈，執祖宗之制，

堅如金石。行祖宗之令。信如四時。啓僥倖之門。而輕議變祖宗之法者。一切裁抑。以示天下之公。詔劄與六部。　給事中張綱提舉江州太平觀。以侍御史魏矼論傾邪媚竈。論事誕謾也。　左朝請郎致仕賜緋魚袋徐時彥追四官。落所賜進士及第敕幷章服。時彥爲蔡京館客。用臨幸恩特赴殿試。至是請再仕。都省批送吏部審量。故黜之。　詔減淮浙鈔鹽錢每袋三千。今年正月乙卯所謂。　令諸場對支新舊鈔各半。以戶部言權入納遲細故也。自渡江至今。鹽法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改鈔法。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改。十一月十七日又改。今年正月五日又改。通今改所改凡五色。趙鼎事實云。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惟鹽。每因缺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厚。舊鈔自廢。不知料權悉爲商賈所苦。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爲定制。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剩立爲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絕。始不爲巨猾所制矣。〔案〕對帶指揮乃在今年九月。此時朱勝非爲相。鼎知樞密院。不知何以云爾。所謂且附此。更須詳考。

己酉。左中奉大夫知開州耿自求爲川陝荊襄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自求、河南人。已見建炎。　趙鼎所辟也。　是夜。荊南制置使統制官王概以所部叛於鼎州之城外。西奔桃源縣。庚戌。縣寨統制官李皋遣小將張亨率鄉兵擊敗之。制置使王𤫊遣兵追至桃源。而概已死。乃責皋取敗兵器甲。皋復責亨。亨亦隨叛。會𤫊開罪命。而知鼎州程昌寓念亨盧充選鋒勇而敢戰。作手書詔之。亨卽復歸。於是知鄂州程千秋遣準備使喚李寶入周倫寨招安。得其報以歸。詔以寶爲進義副尉。實補官在此月戊申。　昌寓又乞選辰、沅、靖州峒丁牌弩手三百人相兼使喚。辛亥。從之

壬子。宰相朱勝非言。湖寇適誅。兵久未解。今已更命荊帥。濟師益弁。期於一舉。必靜湖湘。帥守郡縣轉運等官。如致玩寇。偷蹈前失。但爲身謀。無狥國心。罪大當誅。次亦流竄。軍須調度。或煩民力。祇俟賊平。令行寬恤。有能奇計立戰功以助破賊者。宜加高爵厚祿。以酬其勞。詔直學士院孫近草詔戒諭如所請。　詔賜川陝荊襄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二千五百道。趙鼎之出使也。乞度牒等如張浚例。朱勝非難之。鼎請不已。然後許焉。鼎又乞隨軍金帶二十條。絹三萬匹。米一萬石。詔米以江西上供之數。絹以椹貨務金銀折之。鼎乞金帶及米在八月戊申。乞支絹在此月戊申。　鼎將行。上疏曰。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闢陝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謗讟可以苟求。一不如意。更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鼎又言。臣隨行兵除王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幾二千人。而強壯者曾無數百。又錢帛合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

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如此。況在萬里之外。惟望睿斷。不爲羣議所移。臣實萬幸。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紹興四年。趙鼎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時吾非起復居位。已累章乞持餘服。鼎竊妄庸甚。念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濟軍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吾非坐告遣畢。指出一項。省若闕至者。趙鼎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提兵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令鼎所須三倍以上。今鼎郊祀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吾非曰。欲支三百萬緡。半出朝廷。已知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副。上可之。既退。鼎竊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案〕鼎所得度牒二萬道。每道直二百千。止共得四百萬緡。通紫衣師號。爲秀水錄不合。若以初乞所得錢隱計之。止爲一百一十萬緡。亦與三百萬緡半出朝廷之說不同。此蓋非相所行。其自記不應有誤。更須詳考。　賜史館校勘鄭世名賜進士出身。

以事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宗正司事安定郡王令畤薨。輟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言其貧無以殮。乃命戶部賜銀帛百匹兩。

癸丑。廢平州爲高峯寨。觀州爲王曰寨。初用明奏也。　是日。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閤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事入對。先是。良臣等至都堂。面請使指。朱勝非謂曰。二君見上。當自知之。退見趙鼎。鼎曰。事之成否。不在二君。上所以遴選者。恐言語應對間疏脫耳。繪艴然而去。及對。上一一訓敕。詳盡。繪奏稱。知已闕僞齊。遣臣奉使。恐不測。約日過界。欲乞早辦禮物。上曰。大禮後可行。退到朝堂。具道上旨。勝非等唯唯。繪曰。前王倫歸。言金人要遣使商量。金人先遣王倫歸。具道息兵講和之意。須使人往議。　故遣潘致堯等行。洎還。云金人欲大臣往使。故韓、胡二樞密往。尋金使李永壽、王翊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尙書、孫侍郎往。及還。所議互有可否。獨劃界一事未定。今繪輩之行。所授使指。皆章、孫已陳之迹。金人每以逗遛爲言。此行逗遛之迹明矣。今三尺童子。皆謂敵情不可知。未知廟堂以爲何如。勝非作色曰。朝廷非不知。但不遏絕使路。公意如何。繪曰。欲更增歲幣耳。趙鼎曰。只此數將來已不易出。須減百官俸。多方收簇。方可辦。繪曰。今已增幣。只是虛數。諸公愕然曰。何耶。繪曰。今敵之所欲。吾淮南、川陝之土地耳。且以淮南鹽論之。歲一千萬緡。與歲幣孰多。今雖增數。敵未必受。故曰虛數。勝非曰。待來日奏知。更有何事。繪曰。今所攜禮物六分。黏罕以下皆有之。獨不及金主。萬一親至彼中。相見何以藉手。豈有與其臣下不及其君者。更有蕭慶、高慶裔先令王倫作手書送信物去。及章、孫二公往。二人亦來館中議事。會私覿已盡。無以贈之。斯二人者。乃用事人。金人好賄。萬一來館中。須薄賂之。欲乞更增私覿兩分。不來卽已。勝非曰。亦待奏知。時金人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

甲寅。建康鎭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械。復上觀大臣曰。世忠爲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　起復直徽猷閣張宗元充湖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用席益奏也。

乙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曰。淮南營田。四五年間。不聞獲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況士卒驕惰。官吏苟循。日復一日。歲復一歲。安得不解弛而更張乎。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衆。而淮甸耕夫。往往多在南方。樵蘇不給。豈無懷土之心。若委逐處守令。誘之歸業。應有照驗物產。盡數給還。仍檢括荒地。許人請佃。隨其力之大小。量給頃畝。定經界。立標表。與爲永業。十年勿問。兼營田而行之。將見鄉聚相望。阡陌相屬。雞犬之聲相聞。異時博糴其盈餘。亦足以紓急闕。而省轉餉。願更詔羣臣商榷利便。斷而行之。詔戶工部相度申尙書省。

丁巳。上謂輔臣曰。諸大將固當奉法循理。然細務末節。可略而不問。若事大體重。係國家利害者。不可不治也。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規復知安德府。仍令規便道兼程之任。如敢稽遲。重寘典憲。

直祕閣閻旦爲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左朝散大夫知蜀州師瓘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郭大中爲利州路轉運副使。左朝請大夫升南公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紹興後。朝廷除川陝待次鹽使自此始。瓘、彭山人。建炎初。爲衛尉少卿。大中、成都人也。南公初除江西漕。寓居夔州。故就用之。時宣撫司已用便宜除南公宮祠。而行在未知也。南公宮祠十一月七日奏到。

戊午。上宿齋於內殿。百官齋於本司。

己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大有卒。詔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庚申。命皇叔象州防禦使士衛朝享太廟神主於溫州。辛酉。合祀天地於明堂。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爲大禮使。惟不入殿門。他職如故。禮畢。赦天下。勸會川陝應副軍須。科使頻仍。民力重困。令都督府講究利害。革去舊弊。應襄陽府等六郡稅租科役等事。並與放免三年。諸路人戶。經金人殘破。盜賊燒劫之後。日前應於官私欠負。並與除放。歸業後。稅役和買科率等更免兩科。未曾離業者。免今年稅役十分之四。州縣遠戾。令提刑司案奏。當議科除名之罪。應州縣日前以軍興預借租稅及錢物。並與當見今合納稅租。如依前違戾。當職官衙替。應命因出戰或捕盜中傷不堪蒞務之人。當議加優恤。奉使金國。或緣差使。及指名取過未回之家。與西北士人流寓東南者。令州縣多方存恤。按月支行合得請給。應被虜逼棄小兒。十五歲以下。聽人收養。卽從其姓。殘破州縣。暴露遺骸。募寺觀重行埋瘞。每及二百人。給度牒一道。諸處盜賊。除專降指揮。不許招安原貸外。限一月出首自新。前罪一切不問。內元係頭首。及能捕率徒黨出首者。優與轉補官資。諸路合納和買紬絹與五分中。特減一分。以償本錢。其減下一分。令轉運司置場收買。不待虧損上供額數。應捕獲姦盜。及軍中有犯罪當誅戮者。並令依法勘鞫。俟獄成方得行遣。如事干機中不可待者。須對衆研窮。審取伏狀。然後加刑。仍卽時報憲司驗實保明以聞。如違。皆科徒三年。不以失論。及以去官赦降原減。其挾私者。依本法坐罪。初。紹興宗祀。止設天地祖宗四位。至是始設從祀神位四百四十三。用祭器七千五百七十一。祭歌樂四十。祭服六十三。玉十二。犢四。羊豕各二十有二。分獻官五十八。奉禮郎四。樂舞工共二百八十七。而五帝神州地祇。上不親獻。用崇寧禮也。始議設從祀諸神七百十一位。會議者請裁省。而禮官言。十二階三百六十位無神名。請每階各設三十五位。每羊豕各二。正備一副。登歌之樂。遞作宮架之曲。皆許之。四月乙未。又以祭玉不備。請除蒼璧黃琮依外。天聖故事用珉。既而得玉甚美。然尺寸不及。禮經乃命隨宜製造。五月乙丑。言者請如祖宗故事。權設臺門肆赦。七月戊辰。議裁省者。以爲宮門地隘。儀衛不能容。乃止。宜赦於常御殿前。三衛班直宿衛忠佐忠鈺將兵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錢二百三十一萬餘緡。劉光世、韓世忠、岳飛王燾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錢

二十八萬餘緡。合內外諸軍。共二百五十九萬餘緡。視元年明堂。增支九十四萬餘緡。而宰執百官諸司給賜。以軍興故權住。於是省部禮寺官告院事務所行文書吏三百餘人。贈給或歲月所費。權萬緡。言者以爲冗費。乃命例支一月。餘悉追剋焉。九月戊午行遣。　兩丹州防禦使莫公晟知丹州。兼管內溪洞都巡檢使。提舉盜賊公事。公晟既掠省地。廣西經略司遣人開諭。令供給狀具。要其子武翼郎延碩爲質。公晟乞別除一職事。主管彈壓一方。遂從之。

甲子。尚書左司員外郎姜敦復兼權給事中。　詔蕭巽特補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巽、商虢鎮撫使蕭先部曲。用先請也。

乙丑。詔三省樞密院錄黃黃黃。並依祖宗條例施行。先是侍御史魏矼言。國家法度森嚴。講若畫一。凡成命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已而傳聞報。雖遐方僻邑。莫不家至戶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錄黃而不下六部者。紀綱弛廢。莫此爲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舊典。以示至公。遇兩院御史諸省院檢察日。除實係機密邊事外。悉令取索點檢。如有違戾。卽具彈奏。自古人臣。弄權罔上。固自有術。防微杜漸。得不愼哉。惟陛下留神省察。故有是旨。　詔建昌軍賊首修達等五人淩遲處斬。同謀拒敵官軍江清等八人爲首。受招安人劉淨特補進義校尉。餘四人等第授官。發付本路帥司使喚。用江西安撫制置使胡世將請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艱難以來。外郡軍變。投降守長者屢矣。既以兵討蕩。各正典刑。未聞命以官者。今建昌之變。自知通以下數家。幾至絕滅。城中縱火殺人。極其慘毒。官吏士民。悉遭黥刺。前次未有。而淨等皆素爲頭首。六七年間。累因小盜。輒唱軍衆。突入官府。邀索臨設。包藏禍心久矣。知軍劉滂等不幸而值其變。未聞朝廷窮治逆黨。褒錄死事之家。遽報官此賊首五人。深駭觀聽。恐江西帥司解發此五人者。謬爲好語。或出不獲已。意必有在。宜卽械繫廷尉。責正典刑。或以爲可貸。則明然諭之。使知有更生之幸。仍分明送神武諸軍。令得自效。雖非所以示訓。猶未深失事體。今一旦釋其孥戮。授以名秩。揚揚而歸故鄉。以散漢其徒。此豈州郡之利耶。樞密院勘會。淨等元據江西帥司稱彼衆兵逼脅爲首。又曾勸諭賊衆。首先受招。委是忠義。乃命世將究實申樞密院。致遠章在十月戊寅。　是日。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閤門宣贊舍人王繪辭往金國軍前通問。上曰。卿等此行。不須與金人計較言語。卑詞厚禮。朕且不惜。如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見黏罕。可爲言宇文虛中久在金國。其父母老。日望其歸。令早放還。又言。襄陽諸郡皆故地。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良臣曰。臣等近聞有探報。朝廷祕不言。乞聖慈宣諭。上曰。正是淮陽有舟船來運麥。此不足慮。良臣等退至都堂。朱勝非已不入。趙鼎、孟庾、胡松年聚堂同坐。良臣等起。向上指鼎曰。事涉機密。少時閤子中言之。松年離席曰。乞就此共議如何。鼎不答。繪退。謂良臣曰。趙樞密當以不預始議。不肯預此事矣。及見鼎。遣直省吏致意曰。督府事不暇。請與參政胡樞密議之。良臣等出。遇神

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來白事。俊爲二人言。有探報。金人大舉。今過南京。良臣等乞再對。不報。已上地道王繪甲辰遇和錄。

初。僞齊劉豫既納其臣羅誘南征議。見七月末。乃遣知樞密院事盧偉卿見金主晟。具言國家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自得。然後擇金國賢士或有德者。立爲淮王。王盱眙。使山東唇齒之勢成。晏然無南顧之患。則兩河自定矣。青冀之地。右稱上土。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則宋之微略。又何足較其得失。金主晟命諸將議之。左副元帥宗維、左監軍希尹以爲難。右副元帥宗輔以爲可。於是以宗輔權左副元帥。右監軍昌權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宗維、希尹繇是失兵權。又以右都監宗弼嘗過江。知地險易。使將前軍。宗輔下令。燕、雲諸路漢軍。並令親行。毋得募人充役。豫遂命其子爲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合兵來寇。始議自順昌趨合淝。犯廬陽。由采石以濟。簽軍都制置使李成爲簽民兵。盡除山東。餉道遼遠。又廬岳飛之軍。自襄陽出攻其背。不如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扼盱眙。據其津要。分兵下滁、和、揚州。入治舟檝。西自采石以攻金陵。南自瓜州以攻京口。仍分兵東下。掠海、楚之粗。庶獲大利。先是僞尚書右丞相張孝純既告老。豫復起之。孝純知豫必不能久。欲自託於朝廷。麟嘗養士蒯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孝純與挺厚。得其陰謀。又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爲戎器者。以厚直值。所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且暮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苟利於吾。彼寧不爲之禁。豫大懼。遽能通貨場。至是豫將舉兵。乃下僞詔。略曰。朕受命數年。治頗有敍。永惟吳、蜀、江、湖。皆定議一統之地。重念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爲請於大金。欲割地封之。使保趙氏之祀。大金以元議絕滅。但欲終其伐功。力請逾堅。方見聽許。豈期蔑棄大德。乃敢僞造使聘。密期吞噬。是用遣皇子麟。會大金元帥大兵。直擣僭壘。務使六合混一。以上僞齊錄及張孝純所上書并熊克小歷。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諜報至。舉朝震恐。或勸上他幸。議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用鼎計。侍御史魏矼嘗言。陛下宵衣旰食。將大有爲。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設。惟知今日勦當。明日看詳。今日進呈一二細事。明日啓擬一二故人。政務山積於上。賢能陸沈於下。方且月一求去。徒爲紛擾。宜亟從所請。以慰公議。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乞行。冀免故事。以消天變。又以餘服爲請。章十二上。上許以俟總章禮畢如所請。且有保全舊臣之論。至是祀明堂已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能者十一事。矼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爲參預也。常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平江。俟賊退徐爲之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蓋陰有所據。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鼎奏用十月七日西行。許之。然上方向鼎。已有命相之意。

丁卯。知南康軍孫光庭龍圖閣學士。知饒州盧耘貶秩一等。先是耘等言。鄱陽湖有水寇。詔本路帥司

遣兵千人收捕。而江東宣撫使劉光世以爲聽言不實。故黜之。言者論李敦仁、范汝爲等。皆以官司不速掩捕。養成其衆。今罪此二郡。則鄉縣有賊。非州郡帥憲司審實體究。必不敢聞奏。緩急之際。致失機會。爲害不細。命遂寢。十月辛巳。詔耘、光庭候分析到收官。明年二月乙未。耘降官指揮不行。閏二月己酉。光庭知南安軍。尚書兵部員外郎王純充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

戊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靜江府折彥質充川陝荊襄都督府參謀官。不許辭避。用趙鼎奏也。左宣議郎通判邵州劉式罷。仍毀改官告敕。式、衡陽人。與朱勝非外姻。自言宣和末權平陽縣。嘗設方略。遣巡檢官捕獲強盜十有四人。勝非不以付部。遽用特旨改官。至是侍御史魏矼論式案無清白之稱。且朝廷爵命。乃爲大臣私家之用。乞行追奪。故有是旨。

己巳。右司諫趙霈言。臣嘗聞漢高祖初入關中。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叛者死。夫以漢、唐二主。當草昧之初。雖約法尚簡。猶不廢先王之刑辟。故殺人者斷在必刑。以是知好生雖聖人之大德。而殺有罪。亦刑辟之所不赦。苟殺人而不死。傷人而不刑。雖堯、舜不能以致治也。臣竊見比來在外刑獄。例常淹延。考其奏案。原其情犯。有法當論死。初無可疑者。奈何吏緣爲姦。以獄爲市。意在縱釋。以故久而不決。使已死之魄。冤抑而不得達。被苦之家。怨憤而不申。將何以召和氣乎。臣未暇悉數。如以建康府、婺州論之。建康百姓王紱等六人。始因失牛。仍報私怨。共殺死一十三人。獄具。得旨處以凌遲處斬二等。後因審問。乃輒翻異。今踰一年。婺州豪民厲景忻。昨緣賊發。差充隨投搜山。因捉到孔貢。疑其爲賊。其人兩次聲冤。景忻不問來歷。親斬首級。昨體究諸實。後來勘鞫。兩經翻異。今踰兩年。紱等殺人命爲至衆。景忻殺平人以希賞。二獄久而不決。皆欲遷延免死。則死者何其不幸哉。乞下兩路提刑司催督。並限十日具案聞奏。如稽留出限。重行勳責。庶幾冤枉得申。和氣可招。仰副陛下矜慎刑獄之意。從之。永豐縣故射士蔣青與其徒三人殺人縱掠。縣令左從政郎黃延年捕斬之。事聞。詔放罪。明年三月乙未降旨。

庚午。起復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解官侍餘服。從所請也。尚書兵部侍郎趙子甕乞補外。罷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震言。荊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神倉。若選良將。勞所信服者。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卷河南北。以逸待勞之意也。詔送都督府。震奏以此月壬申行下。時震始入見。上首詢以易、春秋之旨。震以所學對。上大善之。是日。通問使魏良臣等發行。在前二日。直學士院孫近入對。白稟國書指意。次日。良臣等省中見近。笑而言曰。非細最添。良臣曰。幾何。近舉五指於胷前。蓋問有大舉意。遂增作銀帛共五千萬。至是得國書辭行。

會趙鼎等出餞朱勝非。謝不見良臣等至秀州。則聞金已渡淮。遂兼程而去。此以日歷及王綸甲寅講和錄參修。

辛未。右宣議郎熊彥詩守祕書丞。彥詩坐王時雍黨久廢。至是趙鼎引用之。　左從事郎喻樗、王居修並爲左宣教郎。樗樞密院、居修中書舍人居正弟也。二人並以趙鼎辟爲江西制置大使司準備差遣。隨府罷。至是上召對而命之。樗之制曰。至熙寧用事之臣。託儒爲姦。而斯文幾喪五十餘年。其間不以一時之是非毀譽動其心。而能審是其所學。以不失其正者。豈非豪傑之士歟。爾少稟異才。輔之篤學。謀道力久。卒用有成。既竊伊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諤然令聞。達於朕聽。燕見便朝。有嘉獻納。改錫京秩。將試爾能。夫大學之道。由誠意正心。以至於治天下國家。此爾昔之所聞於師。而成己成物之要在是也。勉行汝知。毋負所學。居正之詞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語人曰。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尙難言之。而況於樗乎。居正又言。草居修詞有嫌。乃命都司官權中書舍人命詞行下。都司攝詞命。以二吏告樗。而檢正又權給事中故也。此是十月五日得旨。案周綱除右司在此後二日。故今不出其名。

壬申。輔臣進呈。上曰。宰相有姦惡。臺諫當言。朕當施行。若摭以小過。使人無善去者。誰肯作相耶。趙鼎等對曰。陛下容照如此。臣等幸甚。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常同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祕書少監劉大中爲起居舍人。　左迪功郎仲并特改左承奉郎。仍舊平江府府學教授。并嘗從胡安國游。至是以薦者得召對。故以命之。制曰。孔子稱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知堯、舜、文王爲正道。而不惑於異端者。可與共學也。自是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權。然後而爲成德之士矣。然自昔者大學之道不明。而求士之可與共學者。殆不易得。況成德哉。爾資稟消明。器質深厚。頃自妙齡。潛心問學。則知所謂是非邪正。拳拳服膺。雖於異端競起。邪說誣民之時。能獨立不懼。自信甚確。庶幾孔子所謂可與共學者。朕用嘉之。茲用錫對便朝。改賜京秩。爾其勉哉。期進於道。用其所學。以見之於行事焉。　溫州舟人林貴特補進武校尉。貴在膠西。偽齊遣士軍崔寧等八人取其舟以爲戰艦。貴道殺四人。擒寧等四人赴行在。并其徒九人皆官之。　是日。金人及偽齊之兵分道渡淮。諸書並繫金人渡淮之日。案日歷明年正月二十四日知建康府呂祉申。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已後。番偽騎馬分兵兩路侵犯淮甸。壬申二十六日也。故繫於此日。　知楚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鎭江府。趙甡之遺史。先是岳飛軍中有校尉王大節者。謁人。飛待以爲客。李成退走歸劉豫也。上諭飛曰。知李成歸豫。朕嘗以節度使待之。飛即遣大節招成歸國。是時豫方招接江南亡叛。大節遂投劉豫。待之甚厚。授成務郎。爲皇子府屬官。嬌閻征江南之策。大節言。四川百姓以宣撫使征發不已。供億艱困。思得大齊以重兵臨關。則人皆響應。既得四川。然後發江之舟。鼓噪而下。江南屯戍之兵。魂散膽裂矣。豫曰。不然。大金有命。會本國之兵。趙淮甸。渡長江。直搗吳會。汝以爲何如。大節曰。其謀非不善。但恐南兵扼長江未可渡。則我師挫衄矣。不若攻四川必取之地。以圖萬全。雖若迂而遠。然大功可以必成。豫不聽。大節既得敵人之情。乃脫身走歸報飛。飛大喜。遣大節於行在。上令引見。具以奏聞。且請進兵爲防江之備。授大節承節郎。閤門祗候。至是偽齊與金果合兵

犯淮甸。今且附此。更案他書參考。

癸酉。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趙鼎爲左通議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初。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色相慶。趙鼎事實。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士院。時傳鎖院。其知爲誰。諸侍從探於近曰。早晚必命相。公當草制。幸密報行錄。以解我曹。近入院。諸人聚於沈與求之家。近密報。取樞府綱使諸人喜款。明日拜鼎右相。案此時近與沈與求並直。此云獨直誤也。又朱勝非雖罷。人望次輔者在鼎。此云其知爲誰。恐亦非其實。今并附此。更須辨之。　鼎入謝。命坐賜茶。即赴都堂治事。　祕書省正字張絢、樞密院編修官田如鼇並爲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周綱守尙書右司員外郎。姜師仲爲司封員外郎。朱勝非閒居錄稱趙鼎引用周綱事。見五年七月壬申范沖論法。

直祕閣通判臨安府鄒相爲荊湖南路轉運判官。用帥臣梁汝嘉薦也。

甲戌。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沈與求爲參知政事。　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沖言。臣於趙鼎實有親嫌。伏念賜對之初。首蒙訓諭。謂臣之進。匪有先容。親奉玉音。不敢辭退。今鼎進位冢司。事無不統。在臣分義。茲不遑安。竊慮招致煩言。指爲附麗親黨。則臣上負聖知。何以自解。伏望除臣一在外宮觀。則臣今日之退。其榮於進多矣。詔不允。　初。川陝軍撫副使吳玠與隨軍轉運使趙開不合。玠謀爲牽制之舉。必欲從陸運糧。開執不可。玠迄自爲之。是秋。兩川調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而致一斛。時玠令縣官部役先至者賞。役夫饑病相仍。死於道路。蜀人痛之。此以李燾撰趙開墓誌及張浚國書參修。　開懼不敢言。更遣主管文字左奉議郎張洙案後期者。洙撫其民。流涕曰。諸葛孔明再舉師。以糧盡而返。孔明豈不智者。懼吾民之至此也。輒削所受令。聽民以粟輸內郡官。募舟載粟繞以上。民皆歡呼而去。玠大怒。以深文詆洙。賴宣撫司置勿問。雖開亦以爲難。洙、郫縣人也。張洙事以鄧潛所撰墓誌增入。此恐是邵將權宣撫副使時事。且附此。更案其本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一

【紹興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番僞兵馬犯承、楚州。上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己請和。而金復肆侵陵。朕當親統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趙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可奮。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惠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沈與求曰。今日親征。亦由聖斷。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蕭克小麻。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馬家流。淮西宣撫使張俊軍在承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後移軍於建康。與日麻所書不同。（案）後此月己卯始除浙西江東宣撫使。此時未爲宣撫。克蓋小誤。詔四孟朝獻。候過防秋取旨。　權戶部侍郎梁汝嘉等奏。在庫藏權貨物都茶場見管金二萬一千餘兩。銀九十六萬七千餘兩。乞並隨從應副支用。紬二十萬匹。絹一百六萬四千餘匹。羅一萬二千匹。乞起發一半。從之。　起居舍人劉大中兼權中書舍人。　大府少卿馬承嘉知衢州。承嘉則奏。卽請外補。時盜室登舟以行。言者論其陰懷苟免。乃詔承嘉依舊供職。十月癸未依奏。　丁丑。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務。仍鑄印以賜。庾請卽尙書省置司。行移如本省體式。合行事從權便宜施行。置降賜激賞公使庫如都督府例。又請祕書省史館書籍。三省樞密院諸部案牘。各差本司官一員。於深僻處收寄。大理寺官告糧審院左藏東西交引庫及牒庫南北倉都茶草料場官吏並留。太常司擬太府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院雜買務並量行存留。宗正寺國子監敕令所大宗正司雜買場並令從便。庾又請留臺官一員。以警遠慢。皆許之。庾乞輕置精兵三千人。分擘使喚。乃命留神武中軍五百人。及統制官王進一軍。又令殿前馬步軍司及忠銳第五將臨安府將兵。皆隸庾節制。　勒停人巨師古復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充神武右軍統制軍馬。用張俊請也。　戊寅。洪州觀察使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從乞從神主神貌往穩使州軍安奉。從之。於是親賢宅宗子紹興府大宗正司皆從便避兵矣。

乙卯。趙鼎等進呈。乞將韓世忠等奉報番僞人馬犯承、楚等事。劄付奉使大金魏良臣。往軍前商議。早行約束。上曰。和議蓋非得已。儻得淮南兩路百姓安業。卽內帑物帛。自可了其歲幣。不須更勤戶部財賦。朕宮中並無用度。凡內帑所有。專以養兵而已。沈與求曰。陛下爲愛惜生靈之故。至捐內帑以充歲幣。此盛德事也。　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以事係機速。更不降制。止令尙書省出敕。　直徽猷閣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李謨添差兩浙路轉運副使。時左朝奉郎王俁、直祕閣吳革並爲副使。戶部侍郎梁汝嘉面奏乞用謨。故有是命。　初。武岡軍猺賊楊再興連年作亂。湖南安撫使遣統制官拱衛大夫秦州刺史吳錫以所部討之。及是大破賊徒。獲再興之二孫。得良民被掠者甚衆。明年三月癸巳推恩。據湖南奏狀。詔出被虜良民八千餘人。今第云甚衆。俟考。　是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鎭江復如揚州。初。上聞敵騎渡淮。再以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疑之。建康諸渡。皆爲敵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初。敵騎渡淮。探者未得其實。以爲賊勢甚少。趙鼎曰。金前犯我境。乃入敵國。卽賊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豫境。卽官軍也。故按隊徐行。不作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庚辰。侍御史魏矼、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霈以急速事乞同班入對。許之。時朝士中尙有懷疑者。或見趙鼎曰。茲事甚大。公宜審處。無貽後悔。鼎不答。俾侍從及臺諫官同日請對。鼎留身奏曰。今日侍從臺諫對。必及親征事。願勿爲羣議所移。上意益堅。既而矼等與吏部侍郎鄭滋等。以上親總六師。皆乞慮從。致遠又言。今此金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伐敵謀。上曰。正朕志也。此以道鼎行實增修。然日屢疑不同日。今且從行實所云。更須參考。　左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范振添差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右朝散大夫逢汝霖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應辦移屯大軍事務。徽猷閣待制知鎭江府沈晦乞促張俊統兵。爲韓世忠之援。趙鼎等稱晦議論激昂。上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爲人。語甚壯。膽志頗怯。更觀其臨事。能副

其所言與否。鼎因稱馬擴極有才可用。上曰。宜令留守司使喚。孟庚曰。臣亦欲以此爲請。胡松年曰。擴嘗見臣。欲自將三千人捍賊。鼎曰。擴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區區庸蜀。遂致強盛。與求曰。今日正當拔卒爲將之時。臣聞擴將軍殿盤。願陛下留聖意。溫拭而用之。上曰。齊小白能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擴。然能用之。止與三千人非是。可令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能效死。力以報朕。與求曰。陛下駕馭諸將如此。何事不濟。鼎對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擴此月丁亥除樞密承旨。）先是擴奉祠居福州。鼎聞督府引爲詳議官。故薦用之。

辛巳。右儒林郎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持改合入官。以薦對也。（滋已見。）是日。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次鎮江府。而濠州官。得宿州牒。已差司官孫少卿至境上。乃命良臣等分析。仍權將禮物私覿寄留鎮江。止持國書物錄。取天長路星夜前去。仍令韓世忠差近上使臣催促出界。時良臣亦遣書狀官梁植持稟目遣輔臣。大略言。和議本爲淮甸。今既進兵。百端懇請。終恐無益。況臨難解紛。世無此理。自古兩國議和。皆以勢力相埒。不能相下。於是有講和修睦之請。息兵安民之議。未聞以弱和強。彼初無畏憚。曲意定和者也。渡淵之役。規模宏遠。昭然可見。比年諸將蓄銳練兵。志氣思奮。百倍於前日。第以朝廷方篤信詐和之請。斷然不疑。斂兵不動。以示誠意。遂遣使命淹延歲月。蹟欲奮之士氣。乖遠附之民心。今和議未定。敵兵已集。竊聞宣撫韓開府。奮袂怒髮。遂統全軍。絕江伺便以進。其行踴躍。如赴私讎。議者謂必能成功。獨念建昌控扼之地。聞朝廷已遣張太尉提兵迎敵。敵已壓境。此行似不可緩。仍命劉開府相與應援。以破逆賊三不救之說。將和兵脅。敵氣自慴。則銜命以往。宣國威靈。庶乎其有濟矣。苟不知出此。止爲退懦之計。敎尤前輙。示之以怯。使吾軍士氣不揚。乘輿再動。社稷阽危。萬一敵革前日之弊。所至按兵不擾。遲以歲月。人心苟安。則大事將去矣。而乃以一介之使。馳入不測之廷。是猶以羊委虎。至則靡爾。何功之有。（詔良臣等分班在此月壬午。）

（梁植離鎮江在甲申。今聯書之。）

壬午。右司諫趙霈請令講讀官權罷供進講義。侍從官權罷供進故事。俟過防秋無警。報日如舊。從之。初。經筵乞開講。會上將親征。詔別令擇日。故霈因有是請焉。　宗正少卿直史館范沖錄其父祖禹紹聖間報國史院問日以進。又具朱墨本去取體式。請更憑衆議修正。詔送史館。（中興聖政。臣謹正按。）曰。史所以傳信。而朱墨本爲所見自以爲疑。將何以取信哉。以是知人臣不可以有黨。有黨則不惟始惑於一時。其流弊未已也。然而人有邪正。事有信否。辨其人之邪正。審其事之信否。思過半矣。人之邪正固可以類已。事之信否。求之以當時之實。參之以故老。與夫賢士大夫之所傳。其庶幾歟。范沖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更憑衆議看定。其用心亦公矣。是宜太上皇帝之所總從也。

癸未。左通奉大夫麗州居住張浚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不許辭免。日下起發。趙鼎言。浚可

當大事。願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朱勝非閒居錄。紹興四年冬。劉齊、金人合兵犯淮。朝廷遣恐。宰相趙鼎嘗言失身於陽楚。初無敢言者。而浚獨爲言。事官鼎德之。至是乘急。遂復采樞機其言矣。繫今不取。）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奏淮南賊馬動息。趙鼎等稱。江上探報。唯祉最爲詳密。慷慨敢爲。兼有措置。如此等人材。實不易得。上曰。呂祉眞有方面之才。上又曰。朕留意人物。固欲得賢士大夫協力。以濟國家之難。且如鄂州劉洪道。初緣呂頤浩薦對。所言多誕謾不實。雖粗有才。亦何所用之。胡松年曰。君父之前。猶敢誕謾。顧何所不至。沈與求曰。洪道頃知明州。股身先遁。一城生靈。盡殪於賊。至今一方之人。怨入骨髓。上曰。今鄂州乃上流之地。緩急安可倚仗。更須別擇守臣。　詔沿海制置使郭仲荀兼總領海船。朝廷出總領官和州防禦使同管關門公事張公裕卒。故就命之。

甲申。降授光州觀察使神武前軍統制江州駐劄兼節制舒蘄黃州王璽復建武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大理少卿張訥乞宮觀。上曰。訥爲理官。頗有平允之稱。邇來有司。率多觀望鍛鍊。或至刑獄失當。甚非朕所以欽恤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加懲艾。大抵刑獄以明恕爲先。深戒慘酷。趙鼎曰。訥亦久任理官。不畏強禦。極有執守。上曰。當議陞擢。以爲理官之勸。參知政事沈與求奏。頃臣山謝。已蒙衣帶之賜。乞罷正謝日所賜衣帶鞍馬許之。　初。淮東州縣聞敵入犯。承、楚之民。相率控守水寨。而帥司選官除去運河壩閘。以阻敵兵。至是言者以爲若使承、楚水澁。船不能動。則民社失其地利。敵騎衝突。直至江岸。呂祉渡口。復驅江北之人。以布土袋填塞壩閘。頃刻可辦。依舊引取破塘之水。舟船復可通運。是乃所以助其勢。大害有四。無一利也。一者貽敵之笑。謂我畏彼。反生欺忽之心。二者以顯官兵無北渡之意。愈失江北人心。三者水寨既失地利。忠義之人。無以措手足。反墮賊計。四者鹽商不行。有誤朝廷進軍財計。誠爲痛害。

乙酉。詔通、泰、眞、揚州守臣更切體度地利。從長措置。務要限阻敵船。及不得有防湖泊水寨民社保聚。自金人入境。揚州官吏退保陰沙。承州官吏皆散。淮東轉運判官郭楫亦挈家先遁。徽猷閣待制新知揚州宗伯友至鎮江。奏言。孤獨一身。委實前去未得。乞撥兵萬人。與韓世忠同赴敵迎戰。乃命伯友從便先次交割。（伯友從便交割指揮在丙戌日。今併書之。）伯友引疾乞奉祠。許之。（伯友十二月丙子提舉江州太平觀。）

丙戌。詔遣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先往鎮江、建康府。與諸將會議進兵。因以覘敵情。上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賈勇爭先。沈與求曰。眞宗澶淵之役。亦先遣陳堯叟。此故事也。　詔常程事並權住。俟過防秋取旨。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車駕總師臨江。乞速降黃榜。預行約束。每事務在簡省。稍有配率。許人陳告。仍委侍從臺諫官覺察彈劾。從之。　詔刑部尚書章誼、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戶部侍郎劉珏、中書舍人王居正、右司諫趙霈、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員外郎王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昂、吏部郎官汪思溫、度支郎官李元瀹、金部郎官吳幷、令扈從。吏部侍郎鄭滋、禮部侍郎唐煇、刑部侍郎胡交修、起居舍人劉大中、監察御史張絢並留臨安府。於是臺臣檢正都司郎官。或往前軍。或押案牘往旁都

收寄、臨安府纔十餘人而已。滋、交修乞從便，許之。是日，侍從官同班入對，以上將親征也。

丁亥，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馮擴，復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充樞密副都承旨。擴入對，遂有是命。翌日，趙鼎奏：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擴知兵法，有謀略，不止於鬬將而已。孟庾因奏以擴兼權守司參議官。直祕閣新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王圭、樞密院計議官方滋、樞密院編修官王術友，並充隨軍公事。術友，嚴叟孫也。圭之辟在丁亥，擴在戊子，滋、術友在十一月戊申，今併書之。　已而圭以省員去，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圭張大敵勢，詭說逆劉，乃罷其新除。圭罷在十二月壬午。

戊子，胡松年辭行。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密遣屬官告趙鼎曰：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韓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胡不將官家入福建穩處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不可，則少避之，俟春首敵退，徐議何害。鼎聞諸將之議如此，恐上意移動，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且金、齊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為不侔，然漢敗王尋，晉破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賈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此據趙鼎事實附入，但所云韓世忠言胡不將官家入福建穩處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不可，則少避之，俟春首敵退，徐議何害，此與趙鼎三年四月世忠奏上語殊不同，恐傳聞未必實，或可刪去。　參知

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太常寺請車駕所過十里內神祠及名山大川，並遣官致祭，從之。　嚴州桐廬縣進士方行之獻家財七千緡助軍，戶部乞許行獻納，依例補官，從之。自渡江後，許民間獻納補官始此。　是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於大儀鎮，敗之。初，秦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繪顧良臣曰：幸免管押二字，亦是光華。時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逕偽界引判官牒付良臣等，令齎執於阻節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遊邏軍自城中遽開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流星庚牌者至，世忠出示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世忠酌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參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旼，遂過桷等共飯。熊克小歷稱世忠置酒與良臣別，盃一再行，流星庚牌者至，蓋承龍府之說，今從王繪甲寅錄。　世忠遣人傳刺字謝良臣、繪，且速桷等還。桷、旼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桷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為託，泣數行下，左右皆傷怛。晚宿大儀鎮。翌日，行數里，遇敵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兒孛堇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繪答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皆聞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為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堅欲求去，無他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州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又云：元帥已到高郵，三太子已到泗州。是行皆劉齊開牒所致。劉總管謂韓家有幾萬，岳家有幾萬，俱在淮南。自入境來，何啻見一人一騎。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引軍次大儀鎮，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敵。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兵，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鎮五里。其將撻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揕馬足，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通，贇遠孫也。趙雄撰世忠神道碑，王自鎮江濟師，會朝廷遣魏良臣使金，王置酒送別，盃一再行，流星庚牌者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疾驅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之節則次第起攻。良臣至金營，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兀朮聞知兵出，大軍倉卒南遁，與其帥屬兵林馬直趨江口，至大儀鎮五里所，王麾敵騎過五陣之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我師復迭進，步騎各持長斧斫馬足，敵全裝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鏖鬬，騎四面蹂之，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十餘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殺屍如邱陵，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聲大振。兀朮遁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賣己，將斬之，良臣舒詞以免，撻孛之遺也。世忠以敗卒於天長，以解元屯於承州，親與呼延通率千騎，躡路去大儀鎮十餘里，遇金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騎直衝世忠，世忠與戰不利，金人有驍將獨戰世忠，世忠力戰，通自後以鎗將世忠驟馬，既被執，通救止之，世忠復得其馬，四面金人百餘騎許，世忠鏖戰，被殺捉其路，以弓箭盡之，世忠得還，二書不同如此。熊克小歷多據碑。日曆，韓世忠甲申十月十三日親令軍馬渡軍到揚州大儀鎮，遇金人掩殺，趕及二十餘里，又有伏兵他頭迎敵，斬殺至酉時，殺敵屍錄

殘零兵馬走回天長縣，以北四散潰去，殺死番人橫屍二十里，不令收斂，活捉到萬戶千戶百人長以下留守也等二百餘人，奪得馬一百餘匹，衣甲弓箭器械等物二千餘件，以世忠捷奏考之，所獲人馬亦不及碑之數，蓋世忠行狀碑皆之辭，不深考耳，以俟審參究。此時完顏宗弼實不在大儀，軍中又據所申虜到器甲弓箭與三千件，亦安得便與平山堂齊耶。如道史所云，則其捷大小，今且參取並書之，更須詳究也。　世忠又遣董旼分兵往天長縣，遇敵於鴉口，擒女真四十餘人。熊克小歷稱敗與敵戰於天長縣，亦誤。(案)此時魏良臣正在天長，今從日曆。　是日早，朝輔臣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成功。沈與求曰：世忠平日慷慨自許，恐其乘勝追擊深入，更宜戒其持重。上曰：朕已戒其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令戶部支銀帛萬匹兩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遙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其臨機制變，而捷書已至矣。臨機制變指揮在此月庚寅。

己丑，尚書禮部侍郎唐煇兼權兵部侍郎。　金人圍濠州。　是日，淮東宣撫使前軍統制解元與金人戰於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知之，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路要之，又伏百人於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衆皆譟。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食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

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蹂踣無路。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爲元所得。世忠神道碑、解元墓誌。並稱敵敗去。案日曆捷奏無成閔名。今從碑誌之說也。

初。孤兒孛堇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敵騎擁之而前。孤兒愠甚。脫所服貂帽。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指天號呼曰。使人講和。止爲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爲餌。安得令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錄、少監李聿興來逆。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綸云見存之地。謂章誼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事先論曲直。師直爲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曾經略交定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不備。良臣等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爲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漢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又結楊么。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即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呂中大事記。建炎元年。遣傅雱使金。二年。遣宇文虛中使金。此汪、黃爲之也。三年。遣洪皓、崔縱、張邵、杜時亮四人。亦汪、黃爲之乎。紹興八年。再遣王倫。而後和之議成。十一年。遣魏良臣、何鑄之遣。亦檜爲之乎。胡寅有曰。今納賂則執言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餉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生靈。遣大臣則孰加於吳益之輩。輸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習人征繕立國之資。漢祖因太公、呂后之謀也。不得已則如李綱所謂奉使兩宮致恩意之說可也。今乃謂仇讎而講之何益乎。 揭錄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北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聿興再云。奈何更求復故地。綸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爲慳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致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卻是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皇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綸等云。星夜兼程。往回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帥已令譯作番字。一二日可得見矣。揭錄、契丹人。聿興、宣和三年進士高第。金用爲樞密院令史。至是從軍。

庚寅。詔信安郡王孟忠厚迎奉泰寧寺昭慈聖獻皇后御容往穩便州軍安奉。忠厚援故事乞補門客曹雲登仕郎。上曰。昭慈聖烈皇后頃在瑤華宮三十餘年。嘗得恩澤近八十員。未嘗陳請。忠厚援昭慈之訓。亦不敢以私事干朝廷。今此門客恩澤既有故事。宜與之。朕見漢、唐后家亂政。累朝母后之賢。非漢、唐所可擬議。沈與求曰。昭慈再安社稷。其功至大。上曰。前日合得恩澤俟軍旅事間給田以賜忠厚。庶幾少慰昭慈在天之靈。

壬辰。輔臣奏事。上因言。朕出使河朔。見汪伯彥爲郡守。頗有可觀。及作宰輔。一無所取。所謂爲趙、魏老則優。而不可爲滕、薛大夫也。沈與求曰。黃潛善爲宰相。聲名減於治郡時。蓋其才有短長。不可強也。上曰。若伯彥得爲黃霸之流乎。與求曰。伯彥安足以望此。 左迪功郎祕書省正字楊晨特改京官。晨爲都督府幹辦公事。特詔審往四川撫諭。上召對而命之。後二日。以晨守尚書工部員外郎。賜銀一百兩。詔書略曰。朕

命趙鼎以宰相居中。仍兼領西南軍務。既總司於朝廷。益增重於使權。遐俟來寧。故圖近羿。綏爾衆士。虔副朕懷。聿命闕僚往宣德意。先是降充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聞鼎以都督入蜀。遣大臣書言四川初無盜賊之擾。止緣宣撫使入蜀以擾之。豈爲宣撫者固欲重困州縣乎。蓋張官置吏。屯師聚兵。所過所西。往來調發。勢有不得不然者耳。況今四川危勸。民困財竭。乃欲以大臣出使。將帶官吏抽摘諸軍。又入蜀地。往來調發。號曰圖秦。竊恐秦未可圖。而肘腋腹心之變先起矣。今四川人馬不過吳玠部曲耳。如有近復襄、鄧等州。都督之行。就督措置軍屯守。兵勢愈分。孰若命大臣或大將。益重兵聚貨糧。守荊州以據長江之險。根本既固。然後可以圖秦保蜀。料理襄、漢。經略中原。隨宜度勢。以次設施。荊南前日以二萬人守之亦可。今春金人取和尚原。關師古既叛。階、成州一帶。無人控扼。上流勢須益兵。非有五萬之衆。饋糧非有三年之儲。且將不假歲月。責之近效。亦豈能勝其任也。會鼎入相。乃命晨諭指西帥焉。 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統制軍馬吳璘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關外軍馬。明州觀察使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慶陽府楊政爲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陽府。同統制關外軍馬。兼節制成、鳳、興州。用宣撫使奏也。關師古之叛也。其所部階、成二州猶在。故命璘、政分領之。自富平後。五路之地。悉屬僞齊。經略使虛名而已。

癸巳。韓世忠遣武功郎趙何來獻捷。詔遷何一官。 太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是爲例。 是日。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引軍屯建康府。

甲午。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工部侍郎。中書舍人王居正兼禮部兵部侍郎。 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用戶部侍郎梁汝嘉請也。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且擬發軍馬。財無所從出。故令民輸紬全折。輸帛者半折見錢。每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錢自此益重。汝嘉等又請江、浙絲並折見錢。綿半折錢。諸路各委漕臣一員。計綱起發赴行在。 遣侍御史魏矼往劉光世軍。監察御史田如鼇往張俊軍。前計事。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石磯。上命趣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矼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矼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爲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於上。熊克小曆附此事於十月朔。按太平日曆。十八日甲午。魏矼特引進對。丙申。田如鼇狀。本旨蓋出計議軍事。日下出門。據此則矼等之行當在世忠奏捷之後。今并附甲午。更俟參考。 於是光世移兵太平州。光世聞金、齊合兵。謂人曰。劉麟逆子。可唾手取。若雜以金兵。當日月以冀。參議官直徽猷閣馬觀國曰。金人長於騎射。衆以獷悍。其鋒誠不易當。龍圖閣直學士陳規奉祠居城中。獨謂曰。相公蒙國厚恩。義當仗忠。亦激士氣以報。參議夷人也。是亦人而已。此據曾紆撰規行狀增入。行狀又云。光世引兵南西。金人遂歸河南地。案金退河南在九年春。去此已踰若係於六年入犯之後。則光世已先在合肥。不在太平州。闕命蓋誤也。今移附見。康不甄碩。

丙申。以車駕將發。不視朝。內殿進呈劉光世報劉豫散出榜文。有欲歸江表之言。榜文已見九月乙丑。上曰。豫父子逆亂如此。皆朕不德所致。然以朝廷舉力。遣一偏師。豫可擒也。徒以二聖在遠。故屈己通和。覬還鑾輅。今乃挾強敵之兵。復入爲寇。此安可容忍。沈與求曰。和議乃金人愚弄之策。不足信也。　左承議郎新知袁州劉一止爲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除名勒停。人范仲熊彼右承事郎。仲熊始坐明受爲郎遠謫。至是刑部引赦乞敘右通直郎。與差遣。趙鼎以仲熊逕姻。特降五官。　是日。金人陷濠州。守臣閤門宣贊舍人寇宏棄城走。右宣教郎通判州事國奉卿爲所殺。先是宏率軍民守城。城中兵少。大率以三人當一女頭。軍民與僧道相參。每十人爲一甲。不得內顧。每一慢道。以二長力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晝夜巡行城上。北軍以衝車雲梯攻城。宏作鐵鏡。上施猛牙釘。有沿雲梯而上者。以鏡擊之。頭蓋與腦俱碎。屍積於城下。而北軍來者不止。譏人。晝夜不休。宏知不可爲。乃開北門。棄妻子。攜老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士卒從之者七十餘人。宏之將出也。聲言登舟。欲以計破敵。奉卿信之。既而乃知欲爲逃計。已登舟不可入城矣。奉卿尤宏曰。何不明言於我。攜一妾兩字。而棄之死地耶。宏以奉卿爲怨己。遂殺之。後以死事聞。贈右朝奉郎直祕閣。官其家二人。奉卿五年二月戊戌贈官。宏既去。權兵馬鈐轄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監魏進自東門投拜。金人問宏之家屬何在。成曰。偕去矣。已而聞爲成所匿。遂斬成於市。取宏、奉卿家屬。置於軍中。以其將趙榮知州事。初。敵圍城急。將官楊照躍上角樓。以槍刺敵之執黑旗者。洞腹拋陽而死。照俄中流矢死。統領官丁元與敵遇於十八里洲。敵圍之。元大呼告其徒以毋得負圖。於是一舟二百人皆被害。無得免者。事聞。並贈承信郎。錄其子云。明年七月丁酉贈官。

丁酉。執政進呈車駕進發頓宿次序。上曰。朕奉己至薄。況此行本以安民。豈可過爲煩擾。又恐州縣以調夫修治道路爲名。並緣爲弊。趙鼎曰。朝廷累行約束。丁寧備至。沈與求曰。諸將之兵。分屯江岸。而敵騎遂巡淮甸之間。恐久或生變。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騎敵必有反顧之患。上曰。當如此措置。兵貴拙速。不宜巧遲。機事一失。恐誠後悔。宜速諭之。　右宣義郎張祖德除名。祖德以濫賞改官。居憂中冒章轉及章服。又妄稱職名。爲言者所論。下大理。祖德具伏。又嘗從統制官王進、岳飛、王民得空名告身。給賣富民入已。刑寺當徒三年。特貸之。

戊戌。上登舟發臨安府。趙甡之遼史云。金人在淮甸。張俊軍鎮江府。謂渡江出戰。有逗遛不進之意。朝野騷然。趙鼎見上。屢請車駕早幸江上。上若曰。諸軍皆效力禦敵矣。中官未見陛下親征之利也。臣欲乞陛下發遣近上中官赴都堂。具酒醴待之。盜以禍福。然後親征可決。上從之。遂發左右親近十餘人詣都堂。略具酒醴。以宗廟社稷安危之計諭之。且曰。諸公見上發破其事。快退敵回鑾。則共享安逸之福。來話之議。遂定。御筆詔。案此說皆不見於他書。今且附此。尚須參考。　奉天章閣祖師神御以行。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皆以其軍從。上不以玩好自隨。御舟三十餘艘。所載書籍而已。上既發。乃命六宮自溫州泛海往泉州。

此月丙申降旨。晚泊臨平鎮。進呈劉光世乞與韓世忠軍一般支錢糧。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趙鼎曰。朝廷舉措既當。諸將自服。今不公如此。必致紛紛。乞下光世會合得錢米之數。然後行。沈與求曰。豈唯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故賞則知勸。罰則知畏。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鼎曰。苟爲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爲恩。罰雖嚴人不以爲威。上曰。朕親統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詔沿江州縣。如排辦太過。令監司具名以聞。當重行黜責。時右司諫趙鼎言。浙右諸郡。頃罹兵火。猶未息。民力未蘇。今戎輅進發。又盧州縣官吏。不能上體德意。寄幕之飾。務極於鮮華。膳羞之進。偏搜於珍異。或調發人夫。或差料舟船。誠不可不爲之禁。故有是旨。　湖北制置使岳飛遣屬官孔戊來奏事。詔特改京官。

己亥。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朝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本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旼、右朝奉郎直祕閣本司參議官陳桷以所俘女真一百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殺人。乞厚加贈恤。上蹙然曰。使人死於鋒鏑之下。誠爲可憫。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府擇地埋殯。仍歲度童行一名照管。今胡松年尚在鎮江。可令就設水陸齋致祭。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鼎曰。陛下既親總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成功。乃詔改除宣州觀察使。桷遷右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中奉大夫相州觀察使解元落階官爲同州觀察使。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延通爲吉州刺史。改轉賞功。在此月辛丑。聽者之。通姓之道史。韓世忠奏通之功。乞優與轉官。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繼其言。命再奏乞重賞通。以勸將士。遂改轉官。（案）日服今年五月十四日癸亥。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延通差浙東路兵馬副總監。依舊從軍。并因賞功始除通。制也。恐誤之所記有誤。

庚子。上次秀州北門外。

辛丑。上次吳江縣。時知縣事楊同哀供張以待乘輿之至。民有一家當役三百緡者。其人不伏。又械繫之。御史張致遠三上章論其擾民。同竟能去。

壬寅。御舟次姑蘇館。上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守臣孫佑進御膳。其卓子極弊。且有僧寺題識。上不以爲嫌。他日謂趙鼎曰。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以清。都邑既定。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趙鼎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天下幸甚。上距在十一月壬子。今并書之。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世忠劄子不知所奏何事。當考。因論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東二人於梅典。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於忠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輩不幸。不失爲忠臣。願天下

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通陟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君。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　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辛棄疾充浙西江東宣撫使兼辦公事。用張俊奏也。

癸卯。武功郎王權爲武略大夫貴州刺史。武德郎許世安爲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錄承、楚之功也。二人皆淮東宣撫使正將。初命進秩二等。世忠再乞推恩。乃有是命。　詔犒設隨駕諸軍一次。時堂廚以下。亦援泛海舊例。各支犒設錢。有至數十千者。及待御史魏矼自江上還。奏言。自臨安至平江四日耳。乘舟順流。有何勞苦。雖曰激賞庫支。其實戶部係省錢也。乃命除三省機速房三省戶房外。皆勉遵焉。　矼奏請在十一月壬子。

壬子。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準金部員外郎張成憲公文。支給本軍大禮賞。本司未敢幹請。乞依張俊下官兵體例支給。許之。舊例。俊與楊沂中內二軍賞給三十千。世忠與劉光世、王璽、岳飛外軍人給二千。有奇而已。至是俊出爲宣撫使。故世忠援以爲言。初。朝廷命成憲應副世忠軍錢糧。成憲言。職事別無相干。乞用公牒往來。奏可。自是總領錢糧官率用比例。　日厤。此月二十九日甲辰復置宗正丞等指揮。非本年事。蓋重複造誤。

甲辰。金右副元帥完顏昌召通問使魏良臣、王綯相見。旁有四人。皆衣紗袍頭巾毬鞋。與良臣等同席地而坐。昌問勞久之。復云。俟三二日。左元帥來議事畢。畫定事節。遣汝等歸。良臣退。接伴官李聿興問沈元用在否。蓋聿興、晦同年進士故也。聿興又言。今年本朝試進士。張炳文侍郎出天下不可以馬上治賦。丞相問何意。張云。事見前漢陸賈傳。丞相命以番書譯賈傳而讀之。大喜。遂進張南宮。綯以久未得歸。乃爲書獻昌。大略言。頃蒙丞相都元帥惠書。許以立國。爾後江南遣使。未獲成命。聿興不肯受。聿興又言。其國制度並依唐室。因及蔡靖、字文虛中事久之。　王綯紹興甲寅奉使錄云。球奚官。自吉亭國之後。無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並依唐制。衣服宮制之類。皆自宇文相公共蔡太學并本朝數十人相與討議。綯聞蔡太學見任。審云。見在乾文閣待制。他見子蔡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令。直瑤來。本朝又於燕山府用一萬貫錢。買一所宅子。蔡太學云。錢靜如。他作京宅子。又曰。丞相得字文相公。眞是歡喜。皆政道得作京時歡喜。猶不如得相公時歡喜。如今沉於遼家往來。時復支賜宅庫裏都滿也。　於是右副元帥昌在濟州。右都監宗弼在天長。左副元帥宗輔尚未至也。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悆遣兵擊金人於壽春府。敗之。初。親征詔未至。廬州、桑皮、淮保江。悆得旨。急錄以示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津間道告急。上命爲右迪功郎。會敵進據壽春、安豐。悆遣兵出奇。直抵城下。興守將孫暉合兵擊之。敵戰敗。卻去渡淮。官軍入城。翌日。遂復安豐縣。　仇津補官在十一月七日壬子。計其離廬州。則在未復壽春已前。故附於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二

紹興四年。十一月丙午朔。中書門下省言。近令江浙常平司預借買撲坊場淨利錢一界。亦恐奉行違戾。乞令鈐束州縣。不得接便騷擾。從之。先是戶部侍郎劉岑言。效用不貲。而豪右兼并之家。累年坐收厚利。止令預借一界。亦不傷於人情。至是又條約焉。　存此已見會坊場錢事。未見降旨本日當考。劉岑所云。此以十一月庚申岑申明劄子附入。　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淮南東路鈐轄權通判泗州劉綱就差知泗州。時泗州已爲金所據。　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絹等並免。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無所從出。乞蠲免。戶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上之所取於百姓之物。其名色雖不同。然要之皆因其土地之所出。民力之有餘。以助縣官之費一也。故朝廷當察民力之有無。不當問所立之名色。就其名色論之。生辰及大禮進奉。乃是臣子用致區區傾祝釐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朝廷察見民力無所從出。固合豫降指揮。曲加慰諭。以將來生辰或大禮。不須依例進奉。如此則君臣恩禮。上下兩盡。朝廷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蠲免。蓋己非是。矧又以係是進奉之物。不許蠲免。臣竊以爲過矣。兼知和州申述本州殘破。無所從出。事理顯然。伏望聖慈。特與蠲免。仍乞指揮戶部。今後淮南州軍。應有似此起發之物。更切審度。如見得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出自朝廷。人知感悅。疏奏。從之。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進子游、俞俟並貶秩一等。初。命二人應副劉光世軍

饋糧。光世抵建康。而二人皆不至。帥臣呂祉奏國家艱難。乃臣子盡瘁之時。君人自爲計。事務全身保家。朝廷何賴。遂貶其秩。命提刑司劾罪。仍趣令之建康聽副。

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上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齊勵。爭欲吞噬敵人。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戡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敵騎侵軼。何以禦之。趙鼎曰。臣等躬聞聖訓。敢不自竭駑鈍。少副陛下責實之意。(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太上皇帝可謂知備禦之本矣。備禦在器械。而所以爲備禦者在朝廷。朝廷不治。器械何恃。聖訓有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誠非治朝廷之道也。然太上皇帝知虛文細務之不足恃。而以實效大體自勵。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誠得備禦之道。宜乎敵騎侵軼。國有以待之也。昔人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法宮之中。太上皇帝之聖德。固非羣臣所敢窺。其清光親事法宮。不免上勤宵旰。然使當時輔相臺諫之有人。少有以上禪聖慮。備禦之功又豈止於是也。宣王內修外攘。所以必得賢能爲之任使爲是故也。 左朝奉大夫知廣德軍李健爲江東淮西宣撫司參謀官。劉光世奏也。

己酉。侍御史魏矼自劉光世軍前還。監察御史田如鼇自張俊軍前還。並入見。 詔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更不追復。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落職依舊宮觀。上既追贈陳東、歐陽澈官職。而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宰輔非才。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勝誅。然至於操郤夫忠失之心。遂昧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惡。朝廷有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恥過遂非。唯恩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皆爲初政之累。然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於今六年。陛下喜聞譽謗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獎蹇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吝於爵賞。於是天下曉然。雖愚夫孺子。咸知東等之死。非出陛下之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於潛善等之日久矣。今陛下尙軫淵衷。痛自追咎。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故在。不識何施而目。仰視君親。伏望特賜睿斷。將潛善、伯彥無問死生。重加貶削。慰四海愛君慕義之心。彰二子殺身成仁之志。故有是命。(案)宋史繫十月壬寅。

庚戌。詔承、楚、泰州水寨民兵。並與十年租稅科役。久仍撥米贍之。時承州水寨首領徐康、潘通等。遣兵邀擊金兵。俘女眞數十。既命以官。尋又賜米萬石。是月甲寅。撥江陰軍米三千石赴水寨。乙卯。又撥三千石。十二月丁亥。又撥四千石。今併書之。(中興聖政)趙鼎曰。陛下德澤知此人必發以固圖報。以長矣。(臣留正等)曰。兩淮水寨之民。正猶陝西之弓箭手。河朔之保甲。結社之槍杖手也。無事則力田以自贍。有事則同心以相保衛。官補之。得其衛。使之因糧。聚亦可以助官軍。犄角之勢。盜者金人入犯。水寨之民。堅壁邀擊其游騎。而自衛其聚落。及敵既退。太上皇帝矜其忠而振恤之。雖所謂也。誠明當時淮上有司不能舉行太上之旨。並招其小過而責其官帑之所失。以是苦之。故甲申之寇。曾寨其寨。備藏其器。具浸淡於江之南者。久之。此有司之罪也。幾希有曾識接界巡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作御皆能自防。叢賊深淺懼怕聚集。自備衣糧。共相保聚。賊平之後。易使爲農。今日水寨。正與此無異。帥守都使者安可不遵太上皇帝之旨。而勞來安集之哉。 左迪功郎權華爲左承事郎。以嵩對故也。 監察御史田如鼇言。機事不密。則害成。比來未行一事。中外已傳。皆由省吏不密所致。上曰。由呂頤浩不知大

體。雖鬻食物人亦縱之入。故事每漏泄。趙鼎曰。舊置中書樞密於皇城內。如在天上。人自渡江。屋淺而人雜。自然不密。乃詔戒漏泄邊機事務。並行軍法。賞錢千緡。許人告。令尚書省榜諭。 詔神武中軍水軍並令往許浦鎮屯駐。

壬子。手詔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馮河之怒。敵雖逞於凶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於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己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祧。至於霣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爲事端。間諜和好。簸我赤子。脇使征行。涉地稱兵。擾戈犯順。大逆不道。一至於斯。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每乖舉錯之方。尙念祖宗在天之靈。其副國家累葉之恥。殄彼逆黨。成此雋功。載惟夙宵跋履之勤。仍昭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咨爾六師。咸體朕意。熊克小曆載此詔在十月已外。今從日曆繫於此日。 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焉。此據熊克小曆。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乞車駕當議進發。省罷營葺。以繫軍民之心。上曰。朕置臺諫。本所以正闕失。事有規戒。未嘗不樂聞。昨日致遠奏。自吳江至中途。見稱御前船不計其數。此恐是諸司插一旗幟。便爲御前船。可速行下幾察禁止。乃詔除軍兵營寨外。其餘修葺去處。並令孫佑不得應副。如違。官吏取旨重行黜責。 吉州新軍曾方等謀爲變。牢城卒項勝告獲之。後以勝爲保義郎。 是日。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於臘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僞地。遇敵勝之。明年二月癸卯奏到。

癸丑。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劉子羽放令逐便。初。子羽既貶。會吳玠除川陝宣撫副使。乃奏辭新命。且言。臣自紹興元年。收集散亡。踏逐和尙原屯駐軍馬。控扼敵路。嘗宣撫使張浚差參議劉子羽冒鋒鏑出散關。與臣商議邊事。子羽知臣愚俗爲可以驅策。知和尙原地利爲可以必守。言之於浚。遂差臣充秦鳳路經略使。專委臣措置戰守。捍禦金人。如錢糧器用之類。子羽悉力應辦。殊無闕少。因此原下之戰。屢破金人。至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子羽議。和尙原距川蜀地遠。餽恐糧道不繼。難以持久。又於川口仙人關側近殺金平選踏戰地。修置山寨。以備奔衝。兼臣和尙原軍馬數目不多。又得劉子羽所管成州及梁洋軍馬。臣因而簡練之。於川口併力控扼。至今年春。金四太子等再領步騎十餘萬衆。攻犯殺金平。血戰累日。敵兵敗走。僅保無虞。此豈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薦拔之功也。今蒙聯加異數。望追還成命。於浚與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皆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況朕於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可聽子羽自便。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實。如排擊人材。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汜人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疑諫人主之耳目、蓋欲歸聰明以助賢輔也、偷合己好惡、以蔽人主之聰、俾賞罰不當、無以風天下之心、豈不害人主乎、惜哉、此太上皇帝欲闢耳目之官、而責除諫以警之、此忠厚之至、雖堯舜無以加、任耳目者可不知戒乎。

甲寅、左宣教郎太平州州學教授王晉恭上書、臣有愚計、可以大助國用、不惟不斂於民、蠹亦不拂人情、不傷國體、不失民信、數月之間、定有實效、但臣嘗見事關至密、疏遠小臣、不敢求對、潰光顯許臣詣至行在、見宰執委曲陳之、詔本州守臣取索所陳實封繳進。

丁巳、手詔曰、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警奏既聞、神人共憤、朕不敢復蹈前轍、為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乃下罪己之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督勵將士、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勤衆勞人、懼所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懷、尚賴諸路監司帥守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以體朕意、凡借貸催科有須於衆者、毋得縱吏並緣為姦、凡盜賊奸宄輒生窺伺者、務絕其萌、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擾攘、恣無名之斂、容奸玩寇、失機察之方、致使吾民橫罹困苦、有一於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定、當遣廷臣循行郡國。　執政奏遣神武中軍統領官范溫、渤保率海舟至淮口以來邀擊敵馬、上曰、須令楊沂中遣統領官朱師閔統率以行、令溫等權受師閔節制、蓋欲犬牙相制、決無他虞也、保、燕人、溫本山東義士、故上訓及之、趙鼎曰、此非臣等慮所及。　武德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言、遇大禮恩、乞長女封號、吏部言世忠非見任宰執、難以施行、詔特依所乞。

戊午、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故也、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既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既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逆雛決勝負哉、於是遣與求按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衆、與求回言、松江居民旋造屋為肆、敵雖對岸、略不畏之。熊克小曆載與求按行江上事於十一月庚戌、已誤、汪公撰趙鼎事實錄入不得其時、事實言之、張浚求自閩中、則知此事在浚未至之前也、案日曆十一月戊午有旨、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俟沈與求回日依舊、是時孟庾在臨安、與求獨為參知政事、不容十餘日始差權官、蓋是與求出門而松年攝其事也、今移附本日。　是日、金人陷滁州、於是淮西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兵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軍鎮江府、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移軍常州。

己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事、浚之未至也、左宣教郎喻樗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為後圖、鼎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可。喻樗所錄曰、樗先受趙鼎辟為川陝屬官、既隨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事未知果有萬全之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事成甚幸、不成、遺臭萬代矣、樗曰、張樞密在閩、今只召之恐遲、遲巡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府庫車服錢糧、宿衛來路、即我之舊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矣。　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鼎浚方略何如、鼎曰、浚既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　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張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斷罪、以右司諫趙霈援臨安已得旨有請也。臨安指揮未見本年月。

庚申、詔防諸軍賜燕準備將已上並預坐、遣刑部尚書章誼押伴。熊克小曆、今年十月嘗差是月、樞密都承旨章誼為戶部尚書、此蓋承戶部題名之誤、誼今年七月自都承旨除刑書、十二月兼權戶部、明年正月正除、今各附本日。

辛酉、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儻命信臣、乘此機會、搗穎昌以臨畿甸、鷩發驚擾、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進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發舉體大、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軍捍敵於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令偽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為善後之計哉、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敵非送死於我、願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何如耳、望降出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之、執政進呈、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既而綱聞上幸平江、又條陳宜防備者有四、曰生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至於保據淮南、調和諸將、增置禁衛、廣備糧食、措置戰艦水軍、及經畫揚州、凡十事、以告輔臣。　直祕閣知平江府孫佑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右言仇怨交攻、身既危殆、乞一待次差遣、故以命之、翌日、復令如舊。佑言仇怨交攻事當考。

壬戌、詔諸司見占客船、並令日下放還、違者抵罪、張俊之出師也、多奪取士民舟船、如被寇盜、此據趙甡之遺史。而諸司所占又以準備遷移為名、拘留不已、言者慮其失業、故條約之。

癸亥、龍圖閣直學士新除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為樞密都承旨、星夜兼程前來供職、降充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復徽猷閣待制、充都督府參議官。　權禮部侍郎唐煇自崑山入見、請令沿江守關隘、淮南士民之渡江者、仍許借官屋以居、從之。　武經郎前知濟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楊琏為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琏初以子弟所授官、後仕劉豫、至是來歸、自言失武經郎已上誥敕、朝廷因其所稱而命之、遂以琏知邵州。琏除都在是月辛未。　是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蘭州王德與敵遇於滁州之桑根坡、生擒十餘人、赴行在、後錄其功、進德官五等、將士受賞有差。明年二月丙申賞功。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翊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

召浚。寘之宥密。而觀浚恐懼慨惕。如不自安。意者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先是浚上疏辭免除命。且言臣以淺薄之姿。偶緣遭遇。寖獲使令。仰惟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臣者。竊竊之或深。上賴聖智之獨明。乾綱之自斷。保全微跡。不爲廢人。夫以失地喪師。累年無成。臣之罪惡。臣豈不知。至於加臣以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臣子百世之節。貽媿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噎。痛隕無已。訓詞所戒。傳之天下。付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班列。趙鼎因言。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邊諫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故有是詔。　詔左承直郎兩省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吳璞令引對。璞、建康人。以薦者得召見。而閤門言。著令。初上殿臣僚。具名銜隨事申三省樞密院審察。乃命先審而後對。璞言。萬騎所過。雖賜蓋亦無所取。而措克貪墨之吏。輒以應副軍期爲名。真斂錢物。動以萬計。官收六七。吏取三四。願下明詔。非朝廷指揮。自以軍期科索者。借無侵盜。並坐贓罪。雖有朝旨。因而騷擾者。重寘典憲。詔諸路漕臣覺察。遂以璞爲左通直郎將作監丞。璞奏疏降官及改在是月戊辰。除監丞在十二月丙辰。　建州蔡卒江勝與其徒謀劫庫兵叛。爲軍士葉榮所告。守臣江少虞捕斬之。後以榮爲保義郎。

乙丑。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言。襄陽等六州歸業人戶。全闕牛種。乞量借官錢。俟起稅日分四科隨稅送納。又乞支降錢米。養贍官兵。修葺城壁樓櫓。應官私欠負。並行蠲放。州縣官到罷各轉一官。遣人改合入官。仍以招集流亡多寡爲殿最。詔賜襄度牒二百道。爲贍軍修城之費。其餘皆從之。

丙寅。遣內侍李省往劉光世、岳飛軍。汪浩往韓世忠、張浚、王璽軍。撫問將士家屬。仍賜錢有差。三宣撫軍各萬緡。岳飛三千緡。王璽二千緡。　初。河東忠義軍將趙雲嘗出軍與敵戰。至是敵執其父福及母張氏以招之。且許雲平陽府路副總管。雲不顧。遂殺福。因張氏於絳州。久之。雲聞道奔岳飛軍中。既飛遣雲渡河。雲因擊曲垣縣。復取其母。飛以爲小將。此據紹興十二年六月丁丑雲自敘狀增入。蓋今年十一月十一日事。故附於此。

丁卯。上謂執政曰。朕與大臣論事。稍有不合。便輕爲去就。何也。張浚曰。事有可行。有不可行。陛下一言之漏。言者意其好惡。因有論列。不得不爲去就。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於治。朕於三四大臣。皆當分委。張浚專治軍旅。胡松年可專治戰艦。浚曰。仁宗時。亦嘗委范仲淹、韓琦分事而治。言者數以爲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之事。若不專責。無由辦集。將來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中興聖政。臣面正等）曰。祖得於內。則可相定於外。故孟軻不必事形迹。此自古聖君賢相相與之美事。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先其身而不以爲嫌。周公曰。孺子其朋。繼子其朋。以朋指其君。中言之而不以爲過。是數者。若貴以形迹。無乃有大不然者乎。惟其相得之深。故一切相忘而不論。太上皇帝於君臣之間。欲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臣竊謂此自古帝王之用心。非後世所及也。昔魏顆公以事形迹戒太宗。今太上皇帝乃以事形迹戒其臣。太宗賢君也。太上皇帝聖德也。其相傳如此。臣謂非後世之所及信矣。

戊辰。趙鼎言。臣等商議。望陛下降一詔書。開示從僞之臣。勢不獲已。他日來歸。亦不加罪。如張孝純、李鄴子弟。服在近僚。可見陛下恩意。上曰。中原陷沒。致士大夫不幸汚於僭逆。皆朕之過。又論卿等爲社稷大計。反復熟議。鼎曰。臣等夜以繼日。惟恐智慮有不及。又豈敢不勉。浚曰。前此廟堂事。多是多商量不合。至有一事。各持其說。數日不決者。上曰。趙鼎剛正。可與同心腹。如向來議論便事。席益來朕前。終無一言。胡松年曰。益非不曉達。但恐懷奸自私爾。上曰。君臣相與。當以至誠。一有容私其間。事功何由濟耶。十二月丙戌朔。

己巳。右從事郎程晟爲江東淮西宣撫使準備差遣。用劉光世奏也。晟、頤孫。已見。　詔區稱攻樂昌縣。廣東兵馬鈐轄韓京遣統領官趙煥捕斬之。既而爲餘黨所逐。馬陷淳。煥死於陣。後贈二官。錄其家一人。煥贈官在明年閏三月辛未。　是夜。淮西宣撫使遣鋒副統制王師晟、親兵副統制張琦兵復南壽春府。執僞知府王靖。詔賜師晟金帶。後錄其功。二人各進官四等。將士受賞者二千九百九十六人。師晟等明年二月己丑轉官。

庚午。上按神武將軍射士於內殿。召宰執趙鼎、張浚、胡松年、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命坐賜茶。　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孫近言。伏見朝廷以邊警未寧。專意戎事。凡常程庶務。一切罷止。臣竊謂多事之際。搜求人材。可與閫帥接策。折衝禦侮者。正今日所急。與夫內外刑獄。待報而決者。不唯凝滯之月。淹繫可憫。亦恐非所以感人心。召和氣也。欲望申詔大臣。凡人材之可用者。以時采擢。使赴事功。而其獄之當決者。且令一面斷行。苟刑名文牘之煩。不欲以費堂廟日力。則刑部長貳。許援格法權宜裁決。其有可疑者。乃以上聞。庶幾不廢內修政事之意。從之。　詔岳飛母太恭人姚氏特封榮國太夫人。嵩山東林寺僧懿海賜號佛心禪師。初。飛遣本軍提舉事務武功大夫劉康年來陳乞襲漢功賞。而康年用飛備紙。乞奏於雷文賁等三事。朝論以奏文賁爲不可。餘皆許之。其後飛言。臣近蒙恩。以牧襄漢功。寵加旌節。臣具懇辭不敢。爲康年於國家多事之際。輒以私門猥瑣。希求恩寵。望寢前命。仍將康年正朝典。詔飛母封號後特恩。餘令改正。康年依衛替人例。其所得襄漢功仍奪之。飛奏在明年正月壬子。

辛未。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復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　起復祕閣修撰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左朝奉郎張勉知岳州。上覽除目。問勉才術如何。趙鼎曰。聞其能辦事。上曰。不須更問某人薦。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上曰。君子剛正而易疏。小人柔佞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　右司諫趙鼎請命有司條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裁節浮費。上曰。此疏極關治體。過防秋便可施行。趙松年曰。使論事之臣每如此。何患不能協濟中興。正恐散騎既退。國家暫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可爲戒。中興聖政。臣面正等曰。唐李吉甫始撰元和編計。著爲成書。本朝因之。丁謂著景德會

計錄田況儒林會錄蘇軾治平會計錄蘇轍元祐會計錄曾所以總括國計杜失縱制費耗故入爲出也太上皇帝因諫臣之言以消此蔽塞關治體惜當時未有能推行之者神宗謹關其以勵倉免天下比會計臣匱乏爲以總四方之賦計其入則確與其入以爲出則會計之書不可以不作也顧謂指揮踐成之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李謨言平江今歲苗米三十四萬石而逃田開闢四萬餘災傷減於八萬餘平江最係上色肥田豈有逃絕若干之理又虛檢放不實乞下憲司委官覈實如所委官隱蔽許監司互察先是謨言浙路上供稽緩乞秀湖州平江府委謨督責緊切催納故有是請戶部乞許之中書舍人王居正言陛下仁卹百姓之心形於詔旨行於赦令四方守令固未必能上體聖意使實惠及人今州縣一有開闢逃田及檢放災傷去處則監司便指以爲官吏作弊欲寘之於法臣竊以爲非陛下本意蓋恐提刑司及所委官觀望保明不實抑勒敷納爲害不細望追寢令降指揮從之　右朝議大夫知和州皇甫產丁憂特起復時和州爲金所破產率民軍據守麻湖水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擢鋒軍統制趙秉淵統領官楊貴將其軍民乘舟南歸秉淵等因縱火大掠士民倉猝引避水閘舟小沈溺者衆產之金帛妓女皆爲所奪明年正月王子行狀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趙鼎密爲上言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事至即應之庶不倉猝萬一金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趙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遏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敵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料諸將或腰截或尾擊各據地利時出擾之敵亦不敢自肆惟不可國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爲謀天下事再不集矣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乃退　是日金左副元帥完顏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歸行在平旦良臣等行接伴官李聿興謂曰侍郎歸矣如聿興等何時得離塗炭歎息久之行二里許昌擁三百餘騎相遇於塗間難再三良臣等答昌如初見聿興之語昌言既欲講和當務至誠不可奸詐況小小掩襲何益於事如欲戰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可我國中祗以仁義行師若一面講和又一面令人來掩不備如此恐江南終爲將臣所誤如向來大軍至汴京姚平仲劫寨事可見本朝事體秦檜皆知若未信且當問之良臣等以此來有上大金皇帝表二聖二后表承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留軍前譯者云大金皇帝表可留他書持去戰而敗錄中物非我有即勝詎止須此物遂授良臣等以左輔元帥宗輔書已上並錄王繪紹興甲寅通和

又爲良臣言當以遼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又索金帛犒軍其數千萬良臣等受書遂自鎮江赴行在金人言遼州以南等語繪張浚行狀云爾家金人前後書辭上欲取江爲界與此不同王繪錄亦無此說更宜詳考

壬申上謂大臣曰朕於羣臣或因其行事或因其獻言每料度曲折十亦得五但恐太察不敢見於所行

耳左從事郎新潭州州學教授餞東之特改合入官東之避地廣西用趙鼎薦對而有是命後三日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親乘戎輅總師拒敵此正漢高延郎食其光武納寇恂之時顧雖草布卒伍苟有才術足以排難解紛亦當聽用使羣心發勵其赴功名之會而乃陳館無聞改秩能去臣意朝廷延以既降上殿指揮不可中輟既已引見登對例合推恩此豈今日所宜爲耶當拯溺救焚之時襲承平優暇之軌在朝廷一時施設因成文具使臣下沿例獲賞何以勸功願陛下於延訪之際稍從慎簡其人足以任事議論足以戡時者亟加委用令得據發所蘊以風厲其餘否則放令自便無徒啓僥倖之門長奔競之風賞罰二事在軍旅之際所繫甚大惟陛下無輕用之天下幸甚疏奏從之

癸酉直龍圖閣韓之奇通判全州之奇守德安召還而有是命　是夜魏良臣等至常州見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甲戌夜良臣等至許市遇知樞密院事張浚於舟中良臣等具告以金人所言且謂金有長平之衆浚謂曰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人爲敵所誅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又勿令再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所得浚遂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三

【紹興四年】十有二月乙亥朔輔臣奏事上因論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躬儉爲天下先蓋儉則不妄費不妄費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趙鼎曰仁宗皇帝時大臣嘗入寢殿問疾見帝蓋舊黃絁被宮人取新被覆其上然亦黃絁也躬儉如此故仁恩滲漉四十二年號稱至治至今雖田夫野老言及必流涕沈與求曰臣聞元德皇后嘗用銷金綠卓襖太宗皇帝怒曰近日宮中用度不足皆緣皇后奢侈所致以此見祖宗以恭儉得天下自是家法上曰宣和以來世習承平之久奢侈極矣馴至禍亂可不戒哉　右奉議郎浙西防托司提點官鮑貽遜罷上之出視師也置防托司於臨安府而以貽遜與左朝奉郎孫邦同領之至是監察御史張絢言曰貽遜道築鄉民聚於寨柵人苦其擾邦不以爲是爲貽遜所辱郡守梁汝嘉涖浙和解之士民駭怪故貽遜遂罷防托司事始不見因此表出之

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開門宣贊舍人王繪自金國軍前還入見良臣等至平江見輔臣已金都員外郎吳幵問金兵衆寡繪曰據所見不及二萬人而諜報及金人自言以謂四路各十萬人然未嘗見也日午對於內殿上問勞甚渥且詢敵勢繪舉冒頓匿壯士健馬故事爲對且言願勿輕此敵翌日繪即乞致仕許之既而趙鼎召良臣問敵之數良臣曰此副使爲吳郎中言之若所聞審的則必奏陳時良臣等既爲張浚所斥而侍御史魏矼亦言朝

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繼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考。頃復專使尊好，未有釁隙，茲乃僞劉父子造兵端，本謀窺江，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轍未遠。今大兵坐据天險，援師艤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僞劉挾金爲重，簽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攜。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昔曹操降劉琮，得其水軍人船合八十萬，徑下江陵，吳之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獨周瑜引兵與劉備幷力以逆操，敗之赤壁。今劉豫挾金以叛，視操孰順，敵衆深入澤國，視操孰強，而岳飛在江西，吳玠在秦隴，形勢又孰得，更欲聽其詭計，惰喪士氣，拱手以受其弊，非臣所喻也。昔新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折之，有曰：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秦軍聞之，爲卻五十里。臣久蒙斯語，不勝憤懣，惟陛下爲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勵諸將，力圖攻守。上甚納其言。（江疏不得其日，且附良臣入見之後，至論乞致仕，繫於甲寅，誤云耳。日屬無之。六年四月三日，自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蘇致仕，光朝開解，以大使司勘官。）是夜，淮東宣撫使正將許世安、王權劫敵柵於眞州之東北，獲數十人。

丙子，賜趙懷恩隴右郡王印。

丁丑，左朝請大夫知江州陳子卿爲湖北制置使司參議官，用岳飛奏也。後二日，執政進呈韓世忠辟官屬，上曰：諸將所辟官屬，稍正當則能神益其軍政，儻非其人，往往生事，雖朝廷用人亦然。書稱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況其他乎。沈與求曰：致治之道，在積實耳。左右前後，皆辟居州，則邪枉之徒，自然遠矣。天下安得不治。是日，吏部侍郎孫某、禮部侍郎唐煇、中書舍人王居正、權戶部侍郎劉岑同班入見，以敵騎臨江也。戊寅，侍御史魏矼、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鼎同班入見，時侍從臺諫悉從平江止此。右迪功郎楚州錄事參軍權鹽城縣令劉舜士爲右承務郎，知縣事，先是舜士率吏民守城捍禦，又拒敵檄不從，故有是命。舜士言道種無糧，乃賜錢二千緡、米五百斛。詔鹽城權隸泰州。（賜錢米在庚辰，隸泰州在辛巳。）

己卯，劉光世奏統制官王德獲僞承節郎定遠縣主簿朱從，上命釋之。既而曰：諸將方與敵人對壘，今獻俘輒釋之，恐其意怠，勿殺可也。趙鼎曰：此皆吾民，誠不必殺。遂付神武中軍，仍給五人銜官券。（十二月丙申給券。）布衣王蘋特補右迪功郎。蘋，侯官人，通春秋，舍法既行，遂不就舉。至是寓居吳江，守臣孫佑言其素行高潔，有疑時愛君之心，召對補官。後四日，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於朝，大抵儒者，能達世務，乃爲有用。

知湖南制置大使席益乞依李綱例，於所在州軍寄造酒。又言：本路闕官去處，省部已差下未到任間，乞依折產賣例，許臣選委權攝及奏辟一次。許之。庚辰，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州郡公使造酒，命官限年之任，祖宗之法，悉有定制。昨李綱知潭州，乞於所在州軍造酒，既不指定路分，又無所造石數，是潭州得於天下州軍不限石數造酒。今益乞依綱，公議以爲不可。初綱知潭州，應朝廷所差官，並不令赴任，自行辟置。

自後產質繼之，乞省部已差下人，未赴任間，許暫差人權攝，如一季內未到，即許審量奏辟，比之李綱，已極忠恕。所以朝廷姑從其請，兼產質到任之初，係經馬友、鍾相殘破未久，本路全然闕官，是時權宜奏辟，理或當然。今湖南州縣，稍已就緒，而益乞依產質例辟官，公議亦以爲不可。欲望詳酌，將益所乞造酒，且依產質就潭州寄造，月不得過三十石，其辟官候踰年依條不該赴任之人，許行奏辟，庶幾稍近人情。從之。

辛巳，刑部尚書章誼往江上押燕犒軍還，入見。命行宮留守司中軍統制王進以所部屯泰州，防托通、泰。應援淮東水寨，權總帥司節制。上召進入對而遣之。祕閣修撰淮東宣撫司參議官陳橋丁母憂，詔起復。僞齊保義郎劉遠、特補忠翊郎遠、同州人，從劉麟入寇，與其徒六人自盱眙脫身來歸，皆錄之，其僞告令所屬焚毀。

壬午，詔知宿遷縣劉澤等並各轉一官。澤之來歸也，徐俯在樞筦，欲斬其首送劉豫，趙鼎以爲不可，至是始褒錄焉。（事初已見四月丙午。）

乙酉，直龍圖閣新知永州胡寅試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晏敦復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朝請郎通判漳州江躋守司農少卿，躋先坐秦檜黨斥去，至是趙鼎用之。

丙戌，賜僞齊右丞相張孝純、僞知兗州李傳手詔曰：朕惟強敵侵軼，迫朕一隅，叛臣乘時，盜據京邑，惟爾士大夫，蒙被德澤，服在周行，其肯失身僞庭，事非其主，顧迫脅使然，有不得已者，朕甚痛之。故若孝純、傳等，內外親屬，不廢祿仕，每飭有司，各加存卹，朕之於爾厚矣。爾尚忠之耶，其能洗心易慮，束身來歸，當復其爵秩，待遇如初。朕方布大信以示天下，言不爾欺，有如皦日。他日孝純與僞尚書右丞李鄴論及本朝，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爾。孝純乃止。（此據孝純所上書附見，陸漸事見二年六月戊戌。）是夜，月犯昴，太史以爲敵滅之象，上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耳。趙鼎曰：當修人事以應之。（上語在是月庚寅。）（中興聖政臣固正等）曰：天理人事，初無二人事盡矣，天理無有不應者，人事未盡而徒言天理，亦悖矣。然而天心仁愛人君，常先事而爲之兆，有所宜福，則戒以災異，有所宜禍，則儆以祥祲，欲使之知而改，聞以禍祥，欲使之知而知，故觀祥而莫之逆，是直不知天意之所在，而以人事自強者也。知是則離天人而爲二，其失遠矣。太上皇帝因論太陰犯昴有滅敵之象，舉范蠡之語以曉下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因天象而益修人事，可謂善承天意也哉。）

丁亥，參知政事沈與求以兄歸安縣主簿夢求有公事定奪，乞去位避嫌，上不許。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言：臣聞韓世忠所獻敵俘，已就戮於嘉禾，遠近欣快，不謀同辭。然臣竊謂凡所獻俘，若使皆是金人，或他國借助，則宜蠲勵除俾，無遠宥，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則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來，必非得已，若臨陣殺戮，勢固不免，至於俘執而至，容有可矜，妄意以謂凡所得俘內有簽軍，則宜諭以恩信，以示不忍殺之之意，若可特貸而歸之，或願留者，亦聽其便，不惟得先王脅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自

潰。後雖日殺而驅之使前。將不復爲用矣。疏奏。詔奬之。　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知潭州席益落職降充安撫使。初。命樞密都承旨馬擴爲江西沿江制置副使。屯武昌。而令益遣統制官吳錫一軍受擴節制。至是樞密院言。凡三十一次劄催。未肯發遣。故謫之。仍命錫星夜兼程之武昌。如違。並責典憲。馬擴除江西制置副使。不得其日。(案)擴以十月丁亥方除。而言去此恰六旬。而益責罰乃云。令下七十日之間。乃在擴未召對之前。不知何也。趙甡之遺史云。詔益吳錫。擴帶制置不付。而益不奉詔。此亦誤。今從日曆。

初。張浚至江上。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募軍民王愈、王德持書抵右都監宗弼所。爲言張樞密已在鎮江。金人問愈。吾聞張樞密已貶嶺南。安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見浚書押。色動。即以右副元帥昌書。約日索戰。戊子。愈等持昌書至行府。浚言於上。並補承信郎。此以日曆及浚行狀參修。日曆云。愈等於今月十四日回。案。昌時右副元帥回書十四日。庚子也。行狀以爲乙未。今從日曆。愈。德補官在七月癸巳。

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乞從使。許之。

己丑。權淮東安撫司公事趙康直勸壽州兵官任顯不伏使令。已械送有司。乞行竄責。上曰。康直既權帥事。自合施行。當配朕爲元帥時。有一部將醉入酒家。壞其盆盞。朕捐白金償之。而斬都將。梟其首。自此更無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爲先。　命都督府右軍統制李貴以所部屯福山鎮。　郢州防禦使利州路馬步軍副總管權知興元府兼管內安撫使田晟爲護國軍承宣使。邠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權知利州兼本路安撫使郭浩爲彰武軍承宣使。武功郎姚仲爲拱衛大夫開州團練使。降授武翼大夫郭仲復右武大夫文州刺史。武翼大夫吳勝爲右武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皆用殺金平之功也。先是川陝宣撫使王似、副使虞允文原第其功。自晟已下請將。凡九十三人皆遷秩。至是遂申命之。似、法原諸子亦以勞遷秩二等。而吳璘、楊政優異推恩者不與焉。

庚寅。處州雄節卒陳轉特補保義郎。時守臣耿延禧簡兵以備調發。而軍士謝紹、葉新言即敵至斬延禧以順番。爲轉所告論死。故錄之。

辛卯。上謂輔臣曰。韓世忠近以鰣魚鮓來進。朕戒之曰。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卻之矣。　集英殿修撰知廬州仇悆陞徽猷閣待制。餘守城之功也。

壬辰。湖北制置使統制官牛皐、徐慶敗敵於廬州。時敵增兵復寇淮右。仇悆盡發戍軍千人拒之。既而敗北。無一還者。遂求救於湖北制置使岳飛。遣皐、慶率二千人往援。慶、飛愛將也。是日。皐、慶以後騎數十先至。坐未定。斥堠報金人五千騎將逼城。時湖北軍未集。悆色動不安。皐曰。無畏也。當爲公退之。即與慶以徒騎出城。謂敵衆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乃展幟示之。敵兵失色。皐舞矟往前。敵疑有伏。即奔潰。皐率騎追之。敵自相踐死。餘皆遁去。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亦遣統制官張琦至廬州城下。又遣統制官雍賽至懷縣而還。悆歎皐之功。以書謝飛。盛稱其勇。飛不悅。移其功以畀慶。後慶以奇功自武功郎徑遷武功大夫開州刺史。而皐止遷二官。此以徐步等北歸書編。雍兒小厮書。但步等所云。皐以十三騎與敵軍五十餘。又云。者爲大軍十萬。去廬州百餘里而屯。一夕皆退。此則未足據也。蓋敵軍退。自是糧乏不支。弗回廬

州之敗。諸將無功。故稱實錄。立功官吳玉等四十六人。雖未見於其中。然亦不止於十三騎明矣。狀又稱追逐敵兵三十餘里。今但云乘勝追之。故得其實。蓋明年二月之四捷也。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知和州趙霖、知洪州分寧縣陳敏謙、知建昌軍方昭前有死守之功。後坐文致之罪。見被廢黜。臣請爲陛下言。和州自李傳納款之後。水寨民社。以霖爲請。霖時在江東。閒關赴難。悉力措置。數與敵鬬。屢拒他盜。不廢耕植。官私就緒。冠於他郡。民到於今稱之。繼兼幕官私書。時相移怒。遂以案發屬郡。用爲互論。獄司深文。止坐公笞。霖之非辜。亦已明矣。敏謙當金人初渡大治。道出武事。所過事降。禍不再計。分寧距武事百里而近。父老列狀。願歸誠於敵帥。以保全鄉井。敏謙披胸示之。示以先死。率衆據險。迄免侵軼。縣之奸俠。有欲乘間嘯亂者。誘而殺之。一邑賴以安堵。僑寓士夫述其狀。鄰路監司上其功。既當進秩擢用。偶挾私怒者得路。託爲疏論。遂送嶺外監當。借使不足爲功。又何罪之有。昭守建昌。苗傅之餘黨。韓世清者。首殘鄱武。以衆數千。挾犯軍城。官吏軍民。棄欲逃去。昭以六十口爲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衆堅城。親督守備。賊圍而攻之。矢石雨集。凡六晝夜。昭鼓衆益厲。攻者死傷十三四。一夕遁去。遂陷臨川。直自通判而下。咸被賞典。獨昭未與。是冬。昭以敵在臨川。遣人約降。書相去一驛之間。遂爲軍民脅持。既不可從。又不能死。乃以軍事委倅。謁告事親。繼而論罪編置。屢經恩赦。無路自明。今霖罷處祠館。敏謙與昭尚在罪籍。臣若不爲伸理。非惟上負聖明耳目之寄。且使朝廷有忽功記過之失。無以勸效死守節者。伏望睿斷。察霖等已往之過。儻霖等未報之功。量材敍用。以爲衆勸。亦今日之急先務也。敏謙時爲降授右朝散郎。先謫枉於朝。得旨改正。霖爲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奉祠家居。乃詔霖與郡。昭改正。命下而霖已卒矣。十二月壬寅。霖守本官致仕。

癸巳。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朝廷不當除授差遣以妨軍務。上曰。言者欲大臣專意軍務。試知所先。倘因閒隙。莫不妨除授否。比聞士大夫遠赴行在。而吏部既不注擬。往往貧困無以自存。朕用惻然。趙鼎曰。向者車駕親巡海上。猶有差除。恐近日未宜遽廢。胡松年曰。言者但當論除授當與不當耳。上曰。艱難之際。豈可使士大夫失職。　浙西江東宣撫使統制官張宗顏與敵戰於六合縣。時金人瀕江犯宣化鎮。出沒者踰月。俊遣宗顏潛渡江。出金人之背。與戰不勝。詐爲捷書以聞。此據趙甡之遺史。日曆張俊申張宗顏於六合縣。殺敵兵不計數目。生擒番人七十餘人。奪到馬二十匹。

是日。承州馳遞水寨首領仲諒遇敵於山陽。獲七人。

甲午。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神武中軍左部統領范溫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撫州駐劄。能從軍。

乙未。上曰。敵馬近在淮甸。而將士致勇爭先。至於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顧趙鼎曰。此乃朕用卿等之力。鼎曰。蓋出聖意。臣等何力有焉。然大敵在前。方懼無以塞責。近日連南夫、張守皆有奏牘。應辦軍需錢物。曾不愆期。上曰。自古國家用賢則治。若警奏初聞。而朕或爲退避之計。江、浙已邱墟矣。　詔陳獻兵書進士葉汝舟賜帛二十匹。

丙申，淮南東路轉運判官邢椅罷。先是上命漕司以米萬石濟楚水寨民兵，及是旬而未有顆粒至者。侍御史魏矼言椅不才慢命，遂罷寨兵斥之。上曰：今日大敵在前，欲臣下趨事赴功，不可不大明賞罰。有賞而無罰，是猶有春夏而無秋冬也，萬物之生何由成實？故椅遂罷。　提轄榷貨務都茶場郭川等請令臨安府本務將每日入納錢三分之一，樁還見錢關子，仍俟客人身到而許合之時，朝廷降見錢關子為糴本，而川等言未有關防，故有是請焉。日曆無此，今以明年正月十三日章誼劄子附注修入，但降見錢關子充糴本月日，曆此本見是必與明年二月某所錄相關，當考。

丁酉，侍御史魏矼言：日食正旦，乞下有司講求故事。上曰：日蝕雖是躔度之交，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食必書，謹天戒也。矼之言良佩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以消變者悉舉行之。沈與求曰：日蝕雖躔度可推，然日為陽類，至於薄蝕，則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應天變。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有不忘本朝之意，及折可求族屬列銜申玠，云見今訓練士馬，俟玠出師渡河，即為內援擊敵，上報國恩。上曰：此皆祖宗在天之靈扶護所致，亦有以見人心同憤也。

戊戌，知樞密院事張浚奏捍禦敵馬次第，且言久相持恐其別生奸計，已與諸將會議，凡可以克敵者無不為也。上曰：浚措置如此，敵必不能遽為衝突。沈與求曰：晉元帝時兵力未強，然石勒遂寇壽春，帝集將士相持三月，其下至於勸降者，王導拒之，敵遂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愧王導。　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奏張宗顏過江擊敵馬獲捷。上曰：俊每言不敢虛奏邊功，恐坐冥報，嘗有方士謂俊曰：王淵坐誅闕之罪，為陰司治之，備極慘毒。朕未嘗信方士之說，果有之乎？趙鼎曰：臣在金陵，聞韓世忠之言，大略與俊合。然淵之罪在殺已降。松年曰：秦皇、漢武信方士之說，卒亂天下，此可以為戒。上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史嚚之言是也。上又曰：死生數之大常，方士豈能損益。　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玠復辭兩鎮之節，且言子羽夙年從軍，亦備有忠勤可錄，念其父韐靖康間死節京城，今子羽罪雖自取，然烟荒萬里，毒霧薰蒸，老母在家，殆無生理，誠恐子羽斥死嶺海，無復自新，非陛下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許臣納前件官，少贖子羽之罪，使量移近地，得以自新。三省勘會子羽與吳玠書所論邊事，跡狀可考，乃復元官與宮觀。翌日，詔玠篤於風義，降詔獎諭，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而服子羽之知人焉。　溫州文學充楊泰三州水寨參謀趙安節特許赴將來省試，安節嘗舉進士未赴禮部，至是以勞補官，乞依舊省試，特許之。

己亥，手詔以日蝕來年正旦，命公卿講求闕政，察理冤獄，詢問疾苦，舉遺逸，求直言。

庚子，金人退師。日曆紹興五年正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劉光世、韓世忠狀稱，中敵馬自十一月二十六日節次起發往滁州路過淮，故繫於此日。　初，右副元帥完顏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弼屯於竹塾鎮，嘗以書貽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橘茗為報，書略曰：元帥軍士良苦，下臨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此據世忠墓碑增入，據行狀云，烏珠約日來戰，公再遣世忠麾下

王德以世忠書往問期，意回一日而歡甘遣二書並不同，今但云載遣世忠書，更須詳考。世忠謂此事於世忠軍無之後則爲也，日曆遣書人乃王德，王德而以書云張發，王德亦須詳考。　時金師既為世忠所挫，會大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殺軍又為飛書擲於帳前云：我曹被驅至此，若過江，必擒爾輩以獻南朝。俄聞上親征，且知金主晟病篤，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無鬭志，過江不叛者獨常爾，他未可保也，況吾君疾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為善。宗弼然之，夜引還，全軍已去，乃遣人諭劉麟及其弟猊，於是麟等棄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敢少憩，西北大恐。（何俌龜鑑）惟紹興四年，趙忠簡公鼎實相，有親征之命，當時王晉宜論斷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鼎即對曰：累年退避，敵勢益張，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於是移張俊於金陵，遣光世於當塗，趨世忠於維揚，復趣嶽遂面諭其事，自張公之出行邊郡也，今年會諸將親議會，明年蒞諸將親兵勢，今日召諸帥各軍屯，押之示敵人，謂色讀，令之下，奔走恐後，不日令日之事，有進擊而無退保也，期曰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與敵共也，大儀之役，伏兵四起，且勒親賞諸將之賞，居儀宗之敵，乘奔渡江，韓世忠移書為孫，有後權密在此之書，金人相顧失色，敵於是有宵遁之走，吳石窮歸之令一下，諸將以望戰，我於是有平家瓣之，嗚呼，富乎之矣，此魏公也，從江上之歸，此亦魏公也，人徒知作之則奮，勢謙之則敗，茲非其驗歟。

辛丑，詔葬祭浙西、江東二軍之死事者。知淮東軍趙鼎因言：此張俊遣使臣來說諸大將，每得金字牌則踴躍奔命，無敢不虔，由陛下素有以結其心也。上曰：諸將奉命，此固美事，然朝廷出號令亦須審重，使其得之若降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乎。　刑部尚書章誼兼權戶部尚書。　左朝奉郎直寶文閣知宣州趙不羣進秩一等，以應副軍需不擾而辦也。　是日，秦州陵亭水寨謝定捕敵三十九人。

壬寅，侍御史魏矼試秘書少監，矼乞依本省官例從便，許之。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守侍御史，監察御史張絢守殿中侍御史，臨安府供職。　權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充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以岑引疾有請也。　倉部員外郎章傑權福建路措置糴買公事。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言：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乞命諸將分道進兵，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則中原之地大河之南必先為我有矣。

癸卯，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以胡松年再往江上故也。明州觀察使司統制關外軍馬楊政為武康軍承宣使，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收公事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陞祕閣修撰，川陝宣撫司奏殺金平之捷，乞優異推恩，故有是命。　是日，金人去滁州，是役也，金據滁州凡四十有七日。神武右軍將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塾鎮，遇敵軍千騎，敗之。

甲辰，淮西宣撫使將官王順引兵至泗州之南，得敵所獲老弱二百。

是月，偽知光州許約攻石額山寨，破之，小校承信郎陶甫率遺民奔黃陂縣，詔以甫為成忠郎閤門祗候，充黃州準備將，張昂守山寨凡五年。甫除將官在明年正月丁卯。　初，通問使直龍圖閣張邵既不降，金人自燕山移邵居會寧府，兵部侍郎司馬樸、右文殿修撰崔縱、奉議郎魏行可、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郭元邁皆在焉。時金新立國，向慕文教，士人多從邵受書，生徒斷木書於其上，捧讀既過，削而復書。邵又以易講授學者，資

用稍給。此總部行實，乃紹興四年事，故附此年末。

是歲，四川總領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支三千三百九十四萬餘緡，而吳玠一軍費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緡。宗子不屈等賜名者二十有二人，補南班者四人，班行十九人。福建、廣西、兩浙、鄂州路上戶部戶口歷降數，廣南東路見管稅客戶一百三萬餘，丁口二百一十三萬餘，成都府路見管稅客戶一百一十三萬餘，口二百三十四萬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四

【紹興五年】，歲次乙卯，金熙宗皇天會十三年，偽齊劉豫阜昌六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上在平江。是日，金人去濠州。初，金右都監宗弼與偽齊之兵既退，乃遣人報偽知濠州趙榮，榮率北軍及投拜官兵馬都監魏進陷去，出北門，市人尚未知。少頃，提轄官丁懷等四人盜庫兵欲作亂，榮聞之而悔曰：吾棄城而來，無守臣以主州事，安得不亂，乃以衙兵復入城，懷遁去，執其餘三人誅之，以錄事參軍楊壽亨權知州事。既而州人不便壽亨之敢，奪其印，請兵馬都監孫奕代之。榮既歸，自是金人在北江者盡去矣。

丙午，詔戶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漕臣增市軍儲。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金人潛師遁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上曰：劉豫父子，強誘金人，擁衆南侵，窺伺江、浙，其志不淺。今乃一夕遁去，其所亡失多矣。然敵馬方卸，而淡已能爲朕措置如此，可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也。大臣和於內，將相和於外，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遁去也。沈與求曰：臣聞諜者言，劉豫誘金人以我諸大將有不和者，故擁衆南來，直欲渡江。今陛下下詔親征，而中外協心，共濟國事，則敵之初謀盡伐矣。宜其遁去也。師克在和，誠見如此。侍御史張致遠言：敵騎已退，緣淮南之人多爲敵所拘，彙於山間水面，結集保守，又有中原被簽軍民，意欲

投歸，尚留敵寨，及時暫逃避在村野者，不速行措置，深慮官軍以爲番僞，民社以收復州縣爲名，肆行剽掠，妄有殺戮，或執俘殺，僥倖賞典，使吾民被害，重於寇盜。乞預降德音，并戒飭黃榜，以付張浚，詔以章示淡如所請。詔諸路州縣係官田舍，委守令取見元數，比做鄰近田畝所收租課，及屋宇價直，並度適中錢數，出榜召人實封投狀承買，拘催價錢起發。日屬無此，今以四月二日總制司狀收入。

戊申，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居正兼權直學士院。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充資政殿大學士，顯謨閣直學士知泉州逆南夫進職一等。守奉詔變易度牒，得錢百餘萬緡，會有旨調海舟百艘，守因請以其舟載錢三四十萬應副朝廷使用，南夫亦盡起本郡經制常平錢物赴平江，中書門下省奏二人供億調度，曾不愆期，詔以憂國愛君，宜加褒寵，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知泰州趙康直直祕閣，樞密院言：敵犯淮甸，廬州禦敵有功，泰州措置得宜，淮西帥仇愈已除待制，乃命廬州守禦官屬各進一官。

己酉，宰相趙鼎奏：敵騎遁歸，皆自陛下聖畫策定，然善後之計，當出萃策，願詔前宰執各條具所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上曰：朝廷能採衆論，則盧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僅有可采，猶當用之，況前宰執皆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議，就問老臣，乃祖宗故事，於是賜呂頤浩、朱勝非、李綱、范宗尹、汪伯彥、秦檜、張守、王綯、葉夢得、李邴、盧益、王孝迪、宇文粹中、韓肖胄、張澂、徐俯、路允迪、富直柔、翟汝文等詔書，訪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遠之略，令悉條上焉。詔淮南州縣官吏擅離職任之人，特與放罪，令依舊還任，其拋棄官物，並與除破。左朝散郎何洋通判滁州，時滁州初經殘破，民未復業，乃以洋知滁州，洋撫循居民，興建學校，民賴以安。張浚赴行在奏事，命江東安撫使呂祉留行府收接江北文字。是日，承州馳潭水寨首領仲諒引兵入楚州。

庚戌，侍御史張致遠乞省并淮南官吏，沈與求曰：官省則吏省，吏省則事省，事既省，百姓自然安矣。今州縣胥吏，未嘗賦祿，皆盜食百姓而已，淮南凋殘之後，遺民無幾，豈堪其擾也。趙鼎曰：祖宗差役本是良法，所差既是等第人戶，必自愛惜，豈肯擾民，王安石但見差衙一事，州縣奉行失當，變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擾。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學商鞅耳，自安石變法，天下紛然，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詔百司從便，官吏限三日赴臨安府供職。是日，淮西宣撫司統領官王進薄金人於淮，降其將程師回、張延壽而還。初，金人自六合北歸，命師回、延壽殿後，二人皆驍將也。淮西宣撫使張浚謂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渡淮而去，可速進兵，及其未濟擊之。進與統領官楊忠閔偕往，敵且渡，遂薄諸河，敵衆悉溺，墮淮而死，師回、延壽勢窘而降。初師回以俊爲浚，既降，乃悟曰：吾以爲張樞密，乃關西也。張克小屏戰出，亦以爲張宗顏，迨及之，趙姓之遣史正稱王進一人，今從光世撫奏增入。日屬正月十二日丙辰，劉光世奏申，敵將於正月一日渡淮，故與此捷奏不同，當考。

辛亥，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究，要須先求人才，則天下之事，無患不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宰相，爲陛下分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沈與求曰：雖堯、舜

之世。不能天下無小人。要在處之得宜而已。書曰。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所謂得宜也。　遣內侍趣張浚還行在。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晏敦復言。逮事曾祖母張氏。乞以明封妻恩回授曾祖母加封。從之。　詔省試展用今年六月。鎖院以行在百司不備故也。　淮東宣撫司統制官崔德明敗敵於盱眙。

壬子。詔募僧人收瘞淮南客死者。每百人以度牒一道給之。　集英殿修撰新知太平州劉岑改充右文殿修撰。奉祠。以侍御史張致遠論其得罪名教也。　中衞大夫揚州觀察使淮西宣撫司摧鋒軍統制趙秉淵貶秩五等。統領官武功郎褚貴除名勒停。以宣撫使劉光世劾其縱掠和州水寨也。言者復奏二人之罪。且謂陛下親御六師。凡渡江擊敵。無問擒斬之多寡。皆推賞有加。惟恐踰時。二人之罪。無所逃死。尙稽誅纍。是謂有賞無刑。不惟朝廷負姑息之名。光世自此亦何以令其下。望令光世押送二人付之廷尉。遂正典刑。乃詔貴處州編管。秉淵更降二官。（此月庚申再行遣。）

癸丑。左迪功郎樞密行府書寫機宜文字張松兌爲左承事郎。松兌。浚從子。上召對而命之。　拱衞大夫利州觀察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淮東宣撫司遊奕軍同統制張彥。丁母憂。詔起復。

甲寅。詔諸路提刑司驅磨所屬州縣去年收支茶鹽錢數。如有違法支使。責官吏陪還。拘收赴榷貨務。仍命戶部以驅磨最多處申朝廷推賞。稍有隱庇滅裂。亦許案劾。用言者請也。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詔沿江諸路監司帥臣李謨等十人各進官一等。以樞密院言應辦大軍宣力故也。其諸司屬官。諸州通判。州縣當職官。實有勞效者。令逐司保奏等第推恩。（日曆無此。今以二月二日江東安撫司奏狀所云修入。）

丙辰。上謂趙鼎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均一。或有官非其人。所當糾劾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專待臺諫。（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昔王嘉、翟方進、杜欽。其實非相與諫諍。同歸一轍。無二致也。譬之一家。其保家之子既爲之區處調節其幼。而其呵護非常扞禦外侮者。則責之強勇子弟。朝廷於宰之寄輕而已。初登朝其功之厚薄多寡。徒令夫進退不肖者。宰相之職。責之於臺諫之初。則敗事者功者必少。雖臺諫無所施其可也。惟其孔臣。雖責異黨不分。是以臺臣不能折衝之紛紛。而是非交攻並於上。勤者觀也。其弊豈於宰相任臺而不任怨耳。太上皇帝先責於宰相。宜哉。臣恐以爲聖心明昔成弗可忽。子孫方來之法。凡爲宰相者。亦當歎喜誦辨。舉行周旋。

丁巳。詔北江敵馬已退。應行在及從便職事官。各條具利害聞奏。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寇宏依舊知濠州。宏棄城至平江府。匿民巷不敢出。遇者以聞。上召見。問以淮南事。宏戰灼不能對。乃命帶舊職。隸劉光世軍。事定。別聽旨。至是。光世請遣之尋。又詔濠州官吏軍民自宏出城之後。權時從僞。非其本心。今既復歸。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使留在是月壬申。遣史云。朝廷以孫奕不宜代州郡之事。監撫州酒務。日曆正月壬申勘會濠州事孫奕保全城壁。忠義可嘉。與此不同。當考。）　詔榷貨務每日入納錢。以其半支給見錢關子。用權戶部尚書章誼請也。（事初見去年十二月丙申。）時州縣以關子抑配民間。充糴本。榷貨務又止以日納錢三分之一償之。阻滯者多。人皆嗟怨。故誼以爲請。（此以張綱所奏增入。）

戊申。輔臣進呈曲赦淮南事目。上曰。敵雖退遁。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示兼愛并容之意。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赦文不可夸大。第使實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又上曰。敵已退遁。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爲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聖諭。事所可爲者。謹當以次條畫奏稟。（何俌龜鑑）聖明天子立志英明。每念復讐。未嘗不有此死一洗之意。考之國史。聖心可見。初年與輔臣論恢復之由。首論周宣復古之詩。次論漢光武奮昆陽之勝。又其次論唐憲宗興復王室之盛。可謂專於恢復矣。又嘗與宰執曰。今當漸圖恢復。乘時大作規模。朕安能鬱鬱久居此。又謂宰執曰。今已六月下旬。恢可講動兵事。訴寵率諸軍。分頭渡敵者。依前進攝何以立國。不曰修車馬備器械。內修外攘之事。更須講求。則曰調率諸甲。協力措置。今冬敵來。似有可勝之理。曾莫良時善謀。遣庭棒樣以示武備。作金鼎鐵以旌射士。教習舟師。修復馬政。措置屯田。精擇閫寄。其志豈未嘗不在經略也。

詔戶部支金一千兩付樞密院激賞庫充激犒使用。（朱勝非秀水閑居錄。紹興四年。趙鼎以元樞爲川陝荊湘都督。須錢七百萬緡。有旨半與之。兩浙運司臨安府又取二十萬緡行。有日矣。會鼎拜相。使事即罷。不復遣官。鼎爲都督遂光京畿因淮上用兵。遂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激賞庫。自是得事遂歇。因以饒遠內藏諸宮外交諸將簽交持祿首是五年御史劉觀借論魯遇甚數事。內一事云趙官錢入十七萬緡遂此錢也。案日曆今年二月二十一日乙未。左僕射趙鼎等奏樂黃除都督諸路軍馬有合奏請事。一川陝荊襄都督府。兼在府官吏兵將官物等合併歸本府。有旨依奏。據此與錄非所云遂不同。當是沒罷都督府時。再將所掃併督府錢物入激賞庫耳。今附此。更須參考。）　命江東帥漕司繕治建康行宮。修築城壁。須管日近了畢。其省部百官倉庫等。具圖來上。務從簡省。毋得取給於民。時上將還臨安。故有是旨。　詔行宮留守司放行常程事務。既而都省請就用留守司印。應合行事。並依本省自來體例。諸路申奏。并合受理詞狀。應得條法。即一面行遣。如法所不載。合取旨事。即申奏行在。應給降黃牒敕榜。內宰執銜。孟庾書押。從之。（都省奏在是月乙丑。）　是日。右從事郎知嘉州龍游縣李孜將家往興化寺觀燈。觀者塡塞。寺門石梯高峻。孜命從者跌之。士女墜碓陷胸裂腸而死者百餘人。修職郎劉庠、將仕郎鄧降年皆死。孜坐送獄抵罪。（五月二十三日丙申。宣撫司奏其事。得旨令取具案。不知後來如何行遣。）

乙未。德音降淮南諸州雜犯死罪囚。釋流以下。應投降女眞、漢兒。除已等第補官外。仰諸軍並行存恤。應招提到京東西、陝西、河東等路簽軍。許令從便。應見任官退避在山水寨。保聚百姓之人。令宣撫使開具推恩。應山水寨團結人民。並放免稅役十年。其不係團結而嘗經敵馬蹂踐去處。與放五年。應因陷敵操行不屈。忠義顯著。衆所共知之人。令逐州長貳保實聞奏。

庚申。行宮留守孟庾言。別無職事。乞先次結局。詔留守司依舊。其官屬並罷。　詔諸州禁卒日教射藝。守臣旬案。仍令憲臣躬親案實。以備朝廷抽取拍試。士兵射士亦令教習。歲終比較租精。以聞。用樞密院奏也。

辛酉。赦令所删定官謝祖信試監察御史。　詔故殿中侍御史馬伸頃因言事。死於貶所。忠直之操。念之憮然。可特贈左諫議大夫。依所贈官與合得致仕遺表恩澤。令諸路州軍尋訪家屬以聞。伸旣以斥死。會趙鼎入相。上記其忠。乃有是命。制曰。朕觀自古姦臣。惡人議己。必罪言者。以肆志而作威。至於身不免而國家受其禍。此古今之大患也。伸操守剛正。論議凜然。方朕纂服之初。益相不善。爾御史力疏其姦。乃見貶

於強敵方張，必不可守之地，爾之歿也，可謂重不幸，亦豈獨彼姦之罪也哉，念之𢡟然，悔不可追，詳議大夫之秩，時所貴重，姑假此名，庶爾忠直，雖少慰乎泉下，尚其不昧，體玆至意。

壬戌，張浚奏臣頃者出使川陝，橫遭誣謗，蒙陛下特降宸翰辨明之，使臣一旦昭雪，死無所恨。上曰，朕方屬靖中原之事，不可輒以羣口謗讟過自畏縮，況毀譽之來，當考其實，齊桓公所以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毀譽不公，自古所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況於毀乎。浚曰，陛下於毀譽之際，由聞望意如此，羣臣之幸。上曰，使其人誠非才，則言者不可謂之毀也，在於考其實而已。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少保充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儀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浚相繼入覲，世忠奏敵騎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畏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上以諭輔臣，趙鼎等賀上誠得馭將之道。上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猶在，朕敢忘此憂乎。上語在是月丙寅。（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漢高祖最天下豪傑，擁兵者，知國軍事，國時因高祖疑韓信，不因國足以止其惡，乃大抵以數術馭者，其技有時而窮也。太上皇帝駕馭諸將，出於誠信，雖辭色間亦嚴，無不被與實意不敢欺誑者，蓋以君臣其心故也。劉光世不欲受杜充節制，上遣曰，豈容敢違如此，遂使人宣諭，即奉詔渡江，復以銀合茶藥賜之。韓世忠入對，論及劉光世解兵事，有登仙之歎，上曰，爾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上曰，是時家貲何如，曰貧甚，皆從陛下來，追以富貴。上曰，今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爾既如此，宜思自奮，面有謗於劉光世，何事便鼎沸，誓以死報。嗚呼，帥體姑嗚呼，帥與事會，與夫遣夢以請價，歸床洗以召布，執為特體哉。

權尚書工部侍郎蘇遲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遲引年告老，故有是命。　左宣教郎喻樗為祕書省正字。小曆，趙鼎薦樗實程頤之學，朝士高其德行之，實今起伊川門人者皆進用，如喻樗輩其人毋乃不見知，是月始自樗改官除正字，案樗改官在去年九月壬申，又先已從辟為江西大制司及都督府屬官，不應云乃不見知，今不取。　詔諸路常平司拘收耆戶長雇錢，計綱赴行在。有擅用者，依上供錢，初議者請并典吏雇錢不復支給，戶部言恐無以責其廉謹，乃不行。

癸亥，參知政事、行宮留守孟庾上表請車駕還臨安府駐蹕，許之。　起復檢校太傅、武寧、寧國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充江南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充淮南西路宣撫使，置司太平州，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俊仍落都統制。詔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各賜銀帛三千匹兩，異姓親補承信郎者二人，一子五品服，有服親封孺人者三人，冠帔五道。　右奉議郎張九成為太常博士，趙鼎薦之也。　命尚書倉部員外郎章傑檢察福建、廣南東西路經費財用公事，尚書省因奏委傑起發兩路茶鹽錢赴行在，其擅用者皆責償之。此月甲子降旨。　賜故保義郎楚州鹽城縣海道水軍將領朱繼妹銀五十兩，繼追擊敵軍，傷重挾一敵人赴淮死，繼無妻子，知縣事劉舜士言於朝，故賜之。

甲子，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酈瓊敗光州，執偽知州武翼郎許約，金人之犯淮也，光世遣瓊自廬州統兵擊賊，過淮至弋陂，乃擇輕兵由間道徑趨光州城下，約乘城固守，劉麟亦遣其統領官李知柔以衆援之，瓊

說約降，不從，即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後六日奏至，既而光世以約赴行在，上謂大臣曰，約為劉豫結連楊么及劫張昂山寨，凶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乃遷約一官，監南劍州鹽稅。小曆載此事以甲子為奏捷之日，誤也。日曆正月二十六日庚午，劉光世奏正月二十日晚收復光州，甲子二十日，蓋克捷以收復之日為奏至之日，當考。又云瓊統兵過淮由間道徑趨光州，亦誤。據光世所云，乃是瓊貢過淮，若已渡淮而北，乃復還攻光州，則大江遠矣，約二月辛酉轉官。

乙丑，罷淮南茶鹽提刑司，復提點兩路公事官一員，兼領刑獄、茶鹽、漕運、市易等事，應合行事，如發運使例，以直祕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張澄提點淮南東西兩路公事，填罷置闕，仍命赴都堂稟議訖之任，尋以澄應副岳飛軍儲之勞，進職一等。澄除職在二月丙子。　詔戶部進銀萬五千兩赴內東門司，為教閱三宣撫司官兵之費。　直顯謨閣曾紆降職一等，尚書戶部員外郎沈昭遠再進一官，岳飛之復襄鄧也，二人以餽餉愆期貶秩，上手詔二人若應辦足備，飛成功，當不次除擢，如依前違慢，有誤軍期，邦有常刑，朕不汝赦，二人惶恐受命，暨飛奏功，乃復其秩，又例進一官，中書門下省言賞未酬勞，故有是命。　太府少卿馬承家、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罷，時言者論警奏初聞，承家陰懷苟免，而良臣自知應對失詞，乃張大敵勢，恐動朝聽，謂敵有長平四十萬之衆，勸朝廷有擇禍莫若輕之說，竊肆宣言，無復忌憚，非陛下明斷，不惑不疑，則墮賊計中，為害不細，由是二人並罷。既而侍御史張致遠又論良臣與其副王繪所得恩數，忝冒太甚，乃詔各予二資恩澤，其非實過軍前人，皆裁削之。是月丙寅已巳兩失降旨裁削今附書之。　顯謨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曾開知廣州，開坐累久廢，至是起用之。　詔江、浙諸郡守臣，經畫沿海沿江巡尉老病疲懦之人，擇見任官材武者兩易，仍令吏部今後審量差注。

丙寅，詔淮南諸州荒閒田段，並令宣撫司經畫耕植，相兼應副軍中支用，仍置圖册，立界分，將來人戶歸業，驗實給還。　左宣教郎閭邱昕充御史臺主簿，用侍御史張致遠薦也。昕已見三年四月。　詔通、太平、江、池州守貳各減磨勘三年，以樞密院言通州措置料角及存恤亭戶，太平等州應辦大軍，理宜量行推恩故也。既而侍御史張致遠言通州自聞警報，守臣蔣璨未嘗輕動，又應副王進、李貴二軍，宜力居多，今例減磨勘一年，恐無以示勸，乃進璨一官，為右朝奉大夫。璨正月癸酉轉官。

丁卯，金國安州團練使、知遂州程師回特補武功大夫、貴州刺史，仍並統神武中軍正將。二人除官在是月己巳。

戊辰，上謂大臣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嘉其禦敵之功，錫賚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皆拜賜涕泣，願身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趙鼎曰，此社稷之幸也。　詔承州權廢兩縣，和、廬、濠、黃、滁、楚州各廢一縣，逐縣各置監鎮官一員，以民事簡少，省其繇役也。　樞密院奏陝西官吏軍民昨緣金人逼脅，遂陷偽邦，蓋非得已，詔川陝宣撫司務以恩信招來，仍出榜曉諭。此奏當是張浚再入樞府恐諸叛將反側不敢歸故有是請也。　詔沿海

諸軍疾病者。令所在州縣鎮人一千。屢衛及殿前司、神武中軍令戶部支給。　右朝散郎知滁州何拌言。本州累經殘破。乞將上供及應合道貫之物。並蠲免二年。從之。　詔權立諸路水陸綱運綱官酬賞格。凡金綱八萬緡、或銀五萬緡、他物直二萬緡以上。計程三千里無違欠者。遷一官。以下九分至一分。其酬賞每分皆爲九等。（此據舊元國敕申明）後詔自行在都軍需至外路者。其酬賞皆比附而差損焉。（後詔在三月戊子）

己巳。罷試教官法。其諸州學官並從朝廷選差。自元豐間始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謂欲爲人師。而先納所業求有司以幸中程度。又校計格法以爭得之。甚非建學校立學官之本意。故罷。

庚午。都督府前軍統制王進爲福建路兵馬都監。時賊周十隆爲神武右軍將官趙𪏭所破。遂犯汀、循、梅、潮等州。朝廷恐其滋蔓閩、廣。故命進帥所部會江西、廣東諸將合擊之。仍權聽福建帥臣節制。　海賊朱聰以舟師自潮州入廣東。焚掠諸縣。

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尚書右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張浚、參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上。命光世等升殿論曰。敵人南侵。諸名將皆在其中。豈有侵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禦。卒伐姦謀。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朕心憂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人程師回言。逆臣劉豫給金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懽。及至淮甸。與所聞異。其氣已沮矣。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少嫌。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義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小嫌何足校。昔寇恂、賈復。部將復以爲恥。深銜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睚眦。今日朕爲分之。宜釋前憾。結懽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曰。臣等頃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皇懼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上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上命近侍出內金盤尊斝賜光世、世忠、俊。酒一行。光世等飲之訖。并所飲器賜之。陛辭而退。與求曰。將帥國之爪牙。推轂授師。則聞之矣。天子御正衙。賜之巵酒而親勸之。未之前聞。其禮甚重。臣聞英宗皇帝待遇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皇帝用李綱。實踵行之。光世等遭際恩寵如此。必有以圖報。詔光世妻濮國夫人向氏、俊妻華原郡夫人魏氏。並特給內中俸。如世忠妻例。自建帥府以來。俊常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於外。在上左右者。獨楊沂中而已。（中興聖政）太祖皇帝命曹彬平江南。潘美輔之。奏事殿中。以劍賜彬曰。副將以下有犯。聽當斬之。其懍然而退。劉豫之初命令嚴肅。不少假借。而太上皇帝乃以光武故事解兩虎私鬬。使其各復循之道。然後自是不失爲良將。李之賢與太祖戒令事異而意同。取將之法。當知此。（何俌龜鑑）曰。以結友之事驗世忠。而後知劉以戰光世以減怨之說勉光世。而光世元數意以納張浚。此將協和之道也。

癸酉。尚書戶部員外郎沈昭遠試太府少卿。右朝請郎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王純爲吏部員外郎。左朝請郎霍蠡爲度支員外郎。左朝奉大夫直徽猷閣郭執中行兵部員外郎。執中元符末以上書故入邪黨籍。張浚在川陝。以執中知嘉州。至是召用之。　是日。僞齊知亳州馬秦引兵犯光州。承信郎權主管州

事王莘率衆拒敵。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靳賽以所部援之。時劉麟既北歸。西北大恐。麟乃率其僞官屬上書中原。制江表其爲形勢與強弱逆順之理。何啻得百二之利也。故自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之地。然後爲帝王之業。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會。計其張者。能自保一隅。過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據其國者。一舉也。故史册所載。知吳爲晉所滅。陳爲隋所滅。蜀爲唐所滅。周世宗覇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屬去處。曉示。豫以其書榜於僞境。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晏敦復言。比者陛下親總六師。遂訖御敵之功。則天意固助順矣。乃今歲正月朔日有食之。漢宣帝有言曰。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是則正旦之食。災異尤甚。然以今日之事言之。臣知天之仁愛人君。欲扶持而安全之也。天意若曰。敵兵遠遁。行朝粗安。正宜儆戒之時。陛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固無所不知矣。臣願益加聖心。日愼一日。雖休勿休。凡可以仰答天戒。俯慰民情者。必力行之。違於天。咈於民者。必力去之。期於保固洪圖。紹隆丕緒。以爲萬世無疆之福。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以所置淮東田於淮西對換。上許之。敦復言。淮西累經兵火。正要安集存撫。稍有騷擾。則百姓不得奠居。彼前不得成藩籬矣。光世爲一路大帥。未聞爲朝廷措置墾闢。利便非先乞換易私土。似爲未便。且淮西州縣。皆光世所部。採擇田土。光世必遣人揀擇州縣。必惟命是從。豈復更問是空閑不是空閑也。光世先在淮東置田之時。其所遣幹當使臣等。惟擇利便沃腴者取之。致民間多失舊業。此衆所共知。不審光世知與不知也。今又欲易淮西田。則其所遣幹當之人及州縣之吏。貪緣爲姦。豈止取民三百頃而已耶。使兩路疲瘵之民。皆重罹殘害。豈不失人心乎。今光世以爲私田。卽不復招誘人民歸業也。且敵兵方退。遽有此請。豈非闚朝廷不敢不從耶。恐非光世自爲之。必其屬官有誤光世者。比岳飛以其屬官輒以私事干請於朝。旋請加罪。中外翕然稱美。謂有古賢將之風。光世平日自處必不在岳飛下。望以臣所言示光世。且令爲朝廷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都建康之計。中興有期。何患富貴之不足。私計之未便耶。今所降指揮。於朝廷之紀綱。大將之舉措。皆爲未得。恐非所以愛光世也。（劉光世乞換田事。日曆不見。岳飛辭劉豫事在此月八日。故附月末。）

是月。金主晟卒於明德宮。年六十一。左副元帥宗維以成命立阿木班都元帥亶爲嗣。諡晟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命諸郡邑皆立晟之塑。拋盞燒飯。吏民成服。及禁音樂一月。而能葬豫陵。（張匯節要。紹興四年冬。烏奇邁以病死。時大兵相拒江上。不敢發喪。至軍回。於次年方發告諸路。當權御書記曰。烏奇邁先患中風病。手足無力。半身不遂。約及一年。至天會十三年乙卯正旦。近侍扶掖而行。見佛自東方隨日而出。現從者皆觀而瞻禮。烏奇邁問故。等見甚哲云見佛像在日傍。望之而言。未訖。昏困再病中風。僵仆。扶於明德宮。二書不同。所言稍悉。今從之。別書又云丙辰年死。蓋誤。今不取。）　初。太祖旻有約。兄終弟及。復歸其子。及晟病。其長子宗磐自以人主之元子。欲爲儲嗣。旻之子宗幹言。已乃武元長子。當立。宗維言。已於兄弟。年長功高。當繼其位。晟不能決者累日。宗室完顏勸者。受師於本廟主客員外郎范正圖。粗通文藝。奏曰。臣請辯之。初太祖約稱元謀弟兄輪足。卻令太祖子孫爲君。盟言猶在耳。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男勝果。早卒。有孫稱阿木班貝勒。

以爲備闕。今年十有五矣。宗維乃止。監軍希尹利其幼弱易制。宗幹、宜伯父。且妻其母。如己子也。遂共贊成其事。此據神麓記修入。但據以阿木班爲案節。宣誤。今正之。宣已見建炎元年九月洪皓松漠紀聞。且子宗幹與同倫尼瑪哈爭立尼瑪哈以今主爲嫡。當立之。今主時年之子。時年卒。其妻爲庫塔所殺。及是阿木袋三字。即宗幹小名。與經所云皆合。宣

既立。追謚其父宗浚曰景宣皇帝。宗浚即勝果。勖昌弟也。初。金太宗晟嘗下詔改正官名而未畢。至是始三省六部。略仿中國之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尚書省置令、丞。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下。仍爲兼職。元帥府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大宗正府置判、同判、同簽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事。六部初止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認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司制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勸農司置使、副。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少卿。祕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監官不設。外道置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預其選。人以爲榮。官兵磨勘之法。每一任則轉一官。此其大略也。小麓初承旨宇文虛中言其國至是受官爲之參定官制。洪适書其父皓行狀云虛中爲詳定禮儀使云云

壹又升所居故契丹西樓爲上京。號會寧府。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自燕至汴千三百十五里。自汴至燕千三百四里。

封左副元帥宗維爲晉國王。皇伯宗幹爲秦國王。宗弼爲宋國王。皆領二省事。封右監軍希尹爲陳王。除尚書右丞相。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山南西路兵馬都部署高慶裔爲尚書左丞。河南東路兵馬都部署蕭慶爲尚書右丞。宗維、希尹既能兵。豈以慶裔與慶本二人腹心。故解其外任。時蕭慶、慶裔宗翰除尚書令。宗幹除尚書事。宗磐除丞相。完顏勗除右丞。與諸書不同。

又封右副元帥宗輔爲冀王。遷左副元帥。右監軍宗昌爲魯王。遷右副元帥。右監軍宗弼爲濟王。遷左監軍。陝西經略使薩里干爲右監軍。小麓稱阿新自右副元帥除左丞相。蕭慶、希尹自丙午至甲寅止爲監軍。未嘗除元帥也。雜書又稱尼瑪哈爲都元帥。及與參、宋二王爭權。恐誤。詳見紹興七年七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五

【紹興五年】二月乙亥朔。祕書少監魏矼直龍圖閣。知泉州。以矼引親年有請也。　殿中侍御史張綱言。臣仰觀陛下自臨戎以來。累降詔旨。約束州縣。常恐一毫擾民。今又申詔監司。覺察州縣。至誠惻怛。視民如傷。雖三代明王之用心。不過是矣。然臣嘗聞自昔國家所患者。在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此最可慮也。唐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光奇對以不樂。但聖主深居九重。未之知也。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息焉。故耳目倘有聞見。悉願爲陛下明言之。臣契勘軍興之際。諸路除預借坊場折帛錢米外。未知有無科擾。若浙西一路則既借坊場折錢帛矣。又有貼納關子、蓋造蘆屋兩色錢。此朝廷所不知也。貼納關子錢者。當時戶部之意。止謂搬運見錢。脚重。民間卻有願來臨安府就請者。乃以關子爲公私兩便之用。今乃不然。民間多有不願兌便者。州縣不免以等第科俵。及執關子赴臨安府權貨務請領。則官司卻無見錢。惟有等守。留滯之患。而所得十錢六七。蓋造蘆屋錢者。凡蘆屋一間。所費數十千。官司既無錢物。不免取於百姓。上戶有怨三十間者。中戶不下一二十間。以一路計之。民間所出之錢甚廣。然官中現用之屋不多。未免有欺隱之弊。此二者。監司不敢輒發。則陽爲不知。州縣不敢申明。則陰自計置。所以浙西之民。多有怨者。而陛下恤民之惠。未得均被也。欲望明降指揮。令州縣從實供具。如委會令民間分認關子。蓋造蘆屋。限半月陳

旨特與免罪。御委本路監司，躬親到州縣，分明逐一點檢，察其奸弊，其關子錢、民間有未請得者，當時具姓名，令權貨務日下支給，毋得要留稽滯。其諸屋錢、如貪贓之吏，出納不明，乘時掊斂，入己自用，即具名聞奏，重行竄黜。如此則上澤下布，下情上聞，足以消百姓怨嗟之聲，副陛下愛民之意。非小補也。從之。

丙子，淸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爲鎭軍崇信軍節度使、岳飛自池州入朝。前一日，御筆賜岳飛銀帛二千匹兩，封其母榮國太夫人姚氏爲福國太夫人，親屬爲承信郎者一人，封孫人者二人，賜冠帔三道。賞淮西之功也。既而飛言母見係太恭人，乃詔福國告令吏部修洗改。榮國告拘收中省毀抹。改正告身在此月發已　刑部尙書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試戶部尙書。熊克小歷：時刑部尙書章誼移兵部，權戶部。案誼紹興二年九月自刑部侍郎改兵部侍郎，遠運部承前書去年十二月權戶部，今始正除，本書爲兵書也。　尙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孫近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試兵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陳與義、左朝請郎廖剛並試給事中。剛既以母憂去官，言者論其匿喪求遷，落職。事見二年八月。至是趙鼎爲辨其實，復召用之。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晏敦復權尙書吏部侍郎，祠部員外郎朱震試祕書少監，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祕書郎林季仲爲祠部員外郎，祕書丞熊彥詩爲祕書省著作郎。　降授左奉議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光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葉煥復右文殿修撰，知揚州。直龍圖閣提舉亳州明道宮葉宗諤知建康府。　詔布衣陳得一就祕書省別造新厤，令少監朱震監視。自行紀元厤。至是三十餘年，會日食正旦，太史定食在辰，其驗在巳。定分以九，其驗以八，得一爲侍御史張致遠言，此蓋造厤者不能於消息盈虛之奧，進退遲速之分，致立朔有訛。凡定朔小餘七千五百以上者進一日，去年十二月小餘七千六百八十而不進，今年五月小餘七千一百八十而乃反進一日。　定朔失序，蓋日躔也，以故接氣當在十二月，近大寒，前後定之，若近大寒，戊日在正月十一月者，即用進大寒戊日定之，知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丙午大寒，後四日庚戌，雖近，然在六年正月一日，故定十九日戊戌日爲朔，而太史謂與三年定十一月甲戌朔，蓋差之甚。將見日不食朔，月有腦胸矣。又嘗爲致遠預言正旦日食時分不差，董剡致遠奏得一少嗜厤學，老而彌篤，年踰七十，無甚僥覬。且唐初起造厤，用道士傅仁均，遂宗改厤，用山人韓顯，苟善推步，何必世官，得一先被朝旨，待命行在，願令得一先正見行之失，別定中興之厤，仍令取其所收厤書，參較太史有無，用補遺闕，擇厤算子弟粗通了者，授演撰之要，庶幾日官無曠，厤法不絕。故有是命。又詔川陝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厤數人，將所降厤日委官監視，有無差錯，申尙書省，得一、常州人也。　左朝請大夫新知英州沈調、龍、調、歸安人，從韓世忠辟爲宣撫司幹辦公事，至是爲州，而權給事中晏敦復奏調項知錢塘縣，爲守臣毛友養其姦贓，荷項禁勘，獄已具，會淸康大赦得免，復令長溪。貪贓如故，不可使守遠郡，遂罷之。

丁丑，上御舟發平江府，晚泊吳江縣。

戊寅，命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海道至臨安府，令本府雅飾同文館安奉，其放靈宮神御祭享事，令溫州通判權管。　詔諸軍揀選老疾不堪出戰人，送諸州贍養，使臣送吏部，先次注授，仍限一月以知樞密院事張浚有請也。　是夕，御舟宿平望鎭。

己卯，宿秀州北門。

庚辰，宿崇德縣。

辛巳，宿臨平鎭。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留守孟庾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於五里外，上乘輦還行宮，賜百官休沐三日。癸未，詔屬從官吏並轉一官資，上以緩急之際，休戚所同，故有是命。　是日，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至行在。始趙鼎議遣彥質至川、陝諭指西師，而彥質奏折可求事負國恩，不能守節，臣之兒女七人，昨在京師，爲金人取去，傳聞亦在府州，制臣以督府上佐，驟至川、陝，於職事豈能人人得其懽心，萬一因疑似之迹，興嗜味之謗，則臣一身不可自保，況爲朝廷辦事，伏望追寢成命，別賜使令，詔不許。遂罷入覲之議。

乙酉，尙書右司員外郎周綝兼權給事中。　忠訓郎閤門祗候岳雲爲閤門宣贊舍人，忠訓郎岳雷爲閤門祗候，侍御史張致遠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乏，患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今之獻計者，孰不以儲用不繼爲先務，然莫有原其本者。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蕪，租賦不加饒，而日以脆耗，蓋緣民以力田爲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彊悍者盜滅死之，一人耕，百人食，本先卒矣。民卒而國窮，譬人有瘵瘵之疾，而忽肥，何以能久。昔漢用孔僅、桑弘羊，而恨不食唐用裴延齡，蓋資宿姦老吏，其術多尙虛詐，納君掊克之名，敝民流亡之苦，至有請烹桑宏羊，而恨不食皇甫鎛肉者。此斂怨之極也。故臣以爲善理財者，宜常固邦本，夷吾、陶朱不世出，得人如劉晏、第五琦，斯可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更易，利源不講，權柄下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通都大邑，沽肆成市，巨艘成載，旗幟縱橫，皆以軍器回易爲名，商販之人，復請買牌歷，假其聲勢，有司不能制也。茶鹽、利源也，而堂吏私之，往往窺弄法意，自爲商販，往歲用李仲儒守法示信，入納漸廣，乃無故而罷，去秋變法，人人不以爲便，既輟而復變者，皆吏之爲也。銅鐵、利源也，而大賈擅之，比歷鬻器，取直十倍，海舟販運，遠出山東，雖有提點兩司，何嘗料理，且如嚴州神泉監，其所隸兵卒幾百人，所管銅鉛等物，亦數萬計，罷鑄寖久，監官坐享俸祿，兵卒散充他役，餘路可知矣。常平、利源也，而憲司忽之，名存實亡，乾沒無限，且如向賣蔡京、朱勔田舍，估值太賤，劉光世請稍增錢，凡合增納者，諒亦不少。緣多勢吏之家，遂緩於追索，又重疊請受，復冒軍功，或一人兼請數邑，如三省樞密院人吏者，冗費極繁，臣不暇悉數。利源既湮廢，而用度復無節，戶部號稱職者，不過竇度牒官告，借市稅淨利，士夫挽腕嗟惜而言利者，不過嚮命婦告身，增添酒稅額，復置市易，換給祠部，甚者請權福建鹽耳。若以戶部爲是，則民未有舒息之期，蓋劍、汀諸郡，爲上四州，地險山辟，民以私販爲業者十率五六，鹽產泉、福，沂流而運，寸進於亂石奔濤之間，又非廣南平溪安流

之比也。祖宗以來，獨不榷此二路者，良以郴、虔之人，資鹽於廣，劍、汀、邵之人，資鹽於泉、福。頃年廣東以鈔法禁絕之嚴，而郴、虔盜起，至今未熄。福建前此寇盜，皆興時私販之人也。昨者陳麟條奏賣鈔，麟兩任海郡，詳練財計，臣初見其說，亦謂可行無疑。比令下未幾，人競般請，鄉村鹽價翔貴，銖兩計較，斤直千錢，而竈工廝役，僅輸數十千，有贏取數百千者。狡悍惡少，往往厲兵嘯黨，將營販鬻，賴朝廷察其非便，亟寢罷之。臣竊以為言利之難，苟不深計，所入未毫芒，所傷已山岳矣。唐用劉晏兼領鹽鐵諸使凡二十年，今欲理財，宜三司精擇副使，罷坑冶提點，併歸諸路漕司，以常平、茶鹽合為一官，稍重其選，或俾於漕為，則姑以戶部官吏依倣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儻能盡去愚臣所陳之弊，則財用勃然，將不可勝用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具申尚書省。此書係國家大計，故具載之。但致遠所云去冬鹽鈔法事，乃與趙鼎行實不同，當考。　致遠又奏：戎輅所涉，臨安、平江府、秀州三郡，迎迓父老，乞各擇其年最高者一人推恩。又請罷崇德縣烽火望樓，戒諸守令，毋得輒興工役。其平江府應辦事務官吏及長安閘官兵，皆乞量與推恩。從之。先是崇德縣每鄉三里置一望樓，調民五人守視，論者以為兒戲，故致遠及之。　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言：已遣銳兵五千，令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統押，候審知駐蹕之地，倍道前去。詔將兵不須起發，令錡疾速赴行在。

左修職郎朱倬為檢察福建二廣財用所幹辦公事，用章傑奏也。倬為廣東茶鹽司屬官，以宣諭明橐薦召，未至，為傑所辟。傑言倬考第舉主皆已及格，乞就任改官。許之。

丙戌，宰相率文武百官赴後殿候問聖體，承務保義郎已上皆與焉。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始議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陞左揆，方鎖院之夕，鼎密啓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為得體。暨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喻樗語錄曰：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其無相傾之意，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彝道長存。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知溫州范宗尹復觀文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復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張澂、龍圖閣學士致仕路允迪並復資政殿學士，始用明堂恩也。　神武後軍統制、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為荊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充神武後軍都統制，將所部平湖賊楊么，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為犒軍之費，以湖北轉運判官劉延年充隨軍轉運，及令湖南、江西漕臣薛弼、范振應副隨軍錢糧。　左宣教郎、直祕閣、添差通判湖州趙子偁令再任。　江東宣撫司統制官張宗顏眞除沂州防禦使，統制官楊宗閔、王進各遷五官，將官王再興、威方、盧師迪各遷二官，以追襲敵馬之功也。

丁亥，趙鼎、張浚告謝，命坐賜茶。浚因曲謝，又以鼎貳為言。上首肯曰：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復奏：王者以百姓為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

舍我將安歸哉。固不倖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敵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樸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狥，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明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概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己、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己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左朝散郎、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復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許辭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豈獨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己，成己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孟，實蹈楊、墨，可與論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而仕，行顯於言，通經為儒者之宗，識事職治道之體。頃從時望，召寘瑣闈，方寘使

於杳邈，顧何嫌於封駁，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方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己。零陵雖小，有社有民。竹馬歡迎，相望斂舍，往贊中興之頌，無忘平日之言。亟懷印章，祗我明命。安國因詔問舊宰執攻戰等四事，以書遺其子起居郎寅曰：此詔問舊宰執，即是國論未定，正要博謀，若得國是，其積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時政論二十篇，雖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此也。　右朝散郎王擇仁知成德軍。擇仁自蜀遊行在，上召對而命之。　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請倣祖宗故事，置朝集院，以待四方之士。詔疾速措置。其後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鑾馭比還，祗以建康營葺未就緒，而平江素無官府，暫回之語，詔墨未乾，然興議尚有紛紛。頃因迎奉神主，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示以不作久計，聞者方復竊喜，意謂陛下將載而北征，復我故都，以慰祖宗在天之靈，其企見中興之功蓋如此。今乃過計於羈旅，若將安焉，實臣所未諭。乃罷之。是月庚寅，前降指揮不行。　是日，定國軍承宣使、統制關外軍馬吳璘、武泰軍承宣使同統制關外軍馬楊政復秦州。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聞敵犯淮南，遣璘、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諭偽守胡宣以逆順，宣不肯降，遂攻之，拔其城。秦民大悅。金右都監薩里干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熊克小曆載拔秦州事，止書楊政，而不及璘。今以璘墓碑及川陝宣撫司奏功狀修入。

戊子，詔都督府以諸路軍馬為名，命倉部員外郎章傑因便措置，招撫湖廣、江西群盜。　詔黃誠、楊太等

如舉兵出首。當議與湖南、北路知州差遣。先是張浚以湖寇爲腹心害。欲招來之。會誠之爲周倫自稱統管鄉社水陸兵馬。以狀抵岳州乞保奏。且以鎮相作亂事。歸罪於孔彥舟。詔以黃榜放罪。令誠等一行人船。逢此春水順流赴張浚行府。或劉光世軍前。當議優與轉官。仍衙專充水軍。若有願乞外任之人。許乞本鄉或鄰近州軍鈐轄都監差遣。願歸農人於鼎、澧州支撥閒田養贍。仍免五年稅役。倫又言。劉豫遣來招誘。使臣前後十人。已行斬首。乞下邊界幾察。詔誠等忠節顯著。深可嘉尚。制置使岳飛又乞以荊、湖一郡授二人。故有是命。　是日。詔諸路宣撫司偏裨將佐。自今士卒有犯。依條斷遣。間嘗有官人具情犯中樞密院。量度事因。重行編置。毋得故爲慘酷。因至殺害。如遇教閱行軍。即依自來條例施行。案此指揮雖云爲偏裨設。然令徑申密院。則是大帥亦不得專殺也。朝廷指揮不得不載。今具存之。

己丑。上躬率百官。遙拜二聖。自親征。此禮權廢。至是復行之。　左中大夫致仕翟汝文復端明殿學士。

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讀胡交修兼直學士院。　尚書左司員外郎徐杞兼權給事中。右司員外郎周綱改權中書舍人。並俟正官到日罷。　詔資授中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黃潛厚落分司。提舉台州崇道觀。已而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其宿負。且謂向者潛善誤國姦謀。多出此人。忠義之士。捉腕憤怒。望永不收敘。以爲臣子之戒。乃詔更俟一赦取旨。　詔臨安府修蓋瓦屋十間。權充太廟。用守臣梁汝嘉奏也。既而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頃自平江自進發間。先降指揮。暫回臨安。委江東帥漕繕治建康路。逐省部百司倉庫等。具圖來上。駕方至臨安。又首議差官奉迎太廟神主。令梁汝嘉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中外聞之。靡不忭蹈。成謂陛下進都之意決矣。竊聞建言者以同文館隘陋不勝。當別有營造。夫奉迎神主。至孝也。宗廟事。至重也。雖罄帑藏竭力。宜無所吝。臣下亦駿奔肅助之不暇。宜無所言。然臣聞漢高祖有言。吾萬世之後。老思豐沛。今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京都雖未復。而廟社俱存。顧擇國偏方。正使九廷複棟。極其嚴潔。萬一四方傳播。以爲朝廷規建太廟。茲焉定都。人人解體。難以家至戶曉。至失興復大計。臣恐祖宗在天之靈。未必樂此。採於外議。謂同文館若就加葺飾。亦足崇奉。必不獲已。惟有明慶寺耳。伏望睿斷。以臣二說擇一而用之。所有別建太廟指揮。乞改付建康先次計置營造。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繫將士軍民之望。以絕敵人窺伺之謀。天下幸甚。殿中侍御史張詢亦奏。人言籍籍。難以戶曉。祇謂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萬一此疑不釋。至於藉僞見窺。將士解體。有誤社稷之計。則祖宗在天之靈。反以爲憂矣。謂宜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安神主。庶使羣情曉然。知陛下止爲孝思祖宗。急於祠奉。初無奠居此邦之意。後二日。有詔汝嘉隨宜修蓋。不得過興工役。俟移蹕日復充本府使用。值置在二月辛卯。　是日。奉安濮安懿王神主於紹興府充孝寺之法堂。

庚寅。賜侍御史張致遠五品服。以其數言事也。　嶺南編管人何大圭放逐便。特復左承事郎。大圭建炎末爲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坐罪廢斥。及是宰相張浚爲之保敍。故遂復舊官。　詔樞密院幹辦官除扈從賞外。更轉一官。減二年磨勘。尚書省戶房更轉一官。以本院言。機速房晝夜專一行遣邊防軍機文字。利害至重。戶房應辦大臣錢糧激犒等。並無曠闕。故優賞之。

辛卯。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復正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明堂恩也。

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官程昌寓知江州。昌寓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至是就用之。後數月。新守程千秋始至鼎州。時湖北兵馬都監杜湛亦改爲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留湛所將蔡兵捍賊。小麻。蔡昌寓除參議官。千秋知鼎州。在今年六月。案日曆二人改除。並在去年十月。而昌寓以今年六月去官。克遂誤記也。　左朝奉大夫新知建州鄭强特遷左朝請大夫。强前守汀州。會寧化縣案囚。當死者十人。知縣事楊耆年以獄上。强案得冤狀。悉破械縱去。利部侍郎胡交修言。縣令爲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徼幸進秩。不重寘典憲。無以塞天下之怒。詔重黜耆年。進强二秩。　左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張成憲進官一等。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本司駐劄江上近二年。成憲應辦錢糧。並無闕誤。故也。　福州言顯謨閣直學士辛炳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貧無以葬。特賜銀帛二百匹兩。

壬辰。詔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且賜諸路宣撫制置司手詔曰。朕以敵人遠遁。邊圉稍安。臨遣相臣。往行師壘。西連隴、蜀。北泊江、淮。既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城。既難從於中覆。宜專制於事機。咨爾多方。若時統率。欽承朕命。咸使聞之。諸下在是月庚子。　右司諫趙鼎言。安危治亂之機。相爲倚伏。今鑾輿言還。遠邇寧乂。臣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治安可保。恢復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廣遠圖。知安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豈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憂。則凡所謂備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饑餉之艱。則凡所謂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臣於此當念扈蹕之勞。殫報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恤馮異、魏徵之所陳。不勝至願。詔鼎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尚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入。小麻載此事於五月辛卯。蓋誤。（何補編載曰。善乎遣馮之官曰。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此與馮異之勉光武者何異。時吳澄亦曰。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爲憂。惟勿以事之緩急爲作輟。凡下詔必務實。已引對必命盡言。此與從蠻之告德宗者又何異。君臣上下警戒如此。敵不可謂中國無備乎。）　侍御史張致遠言。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庶民處心腹之中。外國在皮膚之外。故外國侵侮。是謂皮膚不仁。儻善用藥石。其去甚易。庶民稔亂。是謂心腹蓄毒。若養而不治。其愈甚難。今之洞庭、郴、虔、廣東、嶺脊者。仍在此心腹之疾也。洞庭阻固。累年於茲。招安之人。屢遣而大半不還。水陸之師。每進而無敢深入。臣嘗究訪曲折。蓋其巢穴綿亙甚廣。軍民嘯聚甚衆。鈔掠儲積甚富。伏聞廟算已定。臣不多言。至如郴、虔、廣東。乍起乍息。略無寧歲。往者岳飛至所。遣徐慶日破一寨。羣賊假息村落。殄滅可期。慶遽追還。餘黨遂復燒炙。吳錫至郴襲賊。入韶州。朱廣、鄧姿等頗見窮促。未幾而錫亦經歸長沙。責任不專。無益於事。韶、連、

南雄。近爲郴寇所擾。雖韓京農小捷。而軍威不振。循、梅、潮、惠又苦虜寇出沒。重以土豪殘暴。人不聊生。廣東州府十四。惟江西四郡。粗得安堵。其他蓋無日不聞賊報。千百爲羣。所至焚劫。而惠州河源縣凌塘、會袁二項。人數最多。袁嘗就招安補官爲歸善巡檢。頃復歸河源。其徒居於水上。自惠至廣相屬也。帥守監司幸其不入州縣。各僥倖罷去。無肯任其責者。故憚於上聞。一方罔罔。無所告訴。臣嘗爲陛下言之矣。繼以江淮有警。度朝廷未有餘力。今適可爲之時。更緩而不圖。是養心腹之疾。然帥守監司所以憚於任責者。亦有一說。諸郡素不儲糧。大兵難以持久。以臣愚慮。宜以此事付之諸帥。仍令委江、湖、閩、廣諸漕使。各應付糧草。韓京一軍。并元通、黃進之黨。各四千餘人。見駐韶州。令湖南帥司遣任士安等入郴州宜章。與京相應。以經營郴。與北江數州。令江西帥司遣趙詳等由虔州安遠入循梅。令福建帥司遣申世景由漳州入潮、惠。相爲犄角。以經營虔。與東江數州。視賊所向。不以路分遠近。或分或合。且招且捕。招者剿其壯健。捕者釋其老弱。若委任得人。信賞必罰。不過歲月之間。可以平定。詔逐路提刑司體究有無上件賊。火申尚書省。又詔郴、虔、廣東諸盜。限兩月出首。內有材武之人。願赴都督府使喚。令帥司津遣前來。當議不次任使。

癸巳。左迪功郎成都府府學教授雷觀特改左承奉郎。觀、成都人。靖康初。以上書賜第爲太學博士。俄罷去。上聞其名。故召對而有是命。觀又獻蜀本資治通鑑。乃以觀通判潭州。觀進通鑑在三月甲戌。除作在丁丑。今聞書之。　賜荊襄制置司統制官李道、崔邦弼金束帶各一。錄襄、漢之功也。飛承制以其將武功郎姚政于鄂並爲武顯大夫。至是申命。

乙未。宰相趙鼎、張浚請鑄都督府印。應川陝荊襄都督府事務。見管官吏兵將官物等。併歸本府。行移依三省體式。其與三省樞密院往來文字。依從來體例互關。合行事件待報不及者。聽一面施行。浚又乞神武中軍將官王存及本軍一百人騎。并昨江上措置日。有支使不盡激犒金帛等。並行取撥前去。又於左藏庫支撥空名文武官告三百道。皆從之。　封太常博士陳確寡嫂楊氏爲孺人。確自言。少養於楊氏。乞以明堂封妻恩回授。庶酬其平身撫養之恩。特許之。非常制也。　和安大夫忠州刺史致仕樊彥端落致仕。判太醫局。　詔臨安府曾得解舉人特免文解一次。以諸生援紹興明堂赦恩有請也。　賞授永州別駕湖州安置王以寧許自便。　詔左朝奉大夫太常博士耿洵特與致仕恩澤一名。洵在揚州。爲敵所執。至是用其家請而命之。仍詔更有似此之人依此。

丙申。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葬於桐廬縣。賜庾告半月往視。　詔遣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閩、廣諸路體訪捕盜。時已用張致遠言。命神武中軍將官趙詳、廣東兵馬鈐轄韓京、福建兵馬都監申世景、王進各事所部。不拘路分。會合招捕。樞密院言。尚虛詳等遷延。乃遣臺臣體訪。如監師帥臣不切措置。漕臣不爲應副儀糧。統兵官遷延玩寇。並令案劾以聞。當議重寘典憲。仍令樞密院各降黃榜。付詳等軍前招諭。又令福建安撫使張守遣官密訪進兵勤惰等事。逐旋聞奏。　僞齊成忠郎左恭特補乘義郎。恭爲劉豫都

糧至淮陰縣。遂以所部舟十五艘。米千五百斛來獻。故錄之。　賜荊襄制置使岳飛金字牌旗榜十副。充招安使用。從飛請也。　右朝請郎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公事韓京、閤門祗候、寶閣直自鄱陽挈家遁去。寓建州之崇安。至是爲殿中侍御史張絢所劾。故黜之。　是日。雷聲初發。

丁酉。詔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各進官一等。以措置防秋之功也。於是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與其子起居郎胡寅奮曰。昔裴度平淮西。功亦大矣。制辭不過曰。燕弧戢矢。楚廣旋軫。錫階旌德。昨土執勳而已。李繼隆灑潤奇績。止進一階。比觀二樞制詞。四將賞典。頗未聽也。又曰。元鎮非大手。亦得一半。恨佐之者弱。元鎮、趙鼎字也。　詔自今旬休日。令宰執摘案神武中軍事藝精熟人。量行激賞。令樞密院榜諭。　吏部奏武臣陞朝官已上賞立戰功人。遇大禮並加勳。乞著爲令。用大理寺丞韓仲通奏也。事見去年七月辛未。後亦不果行。　都督府奏改詳議官爲諮議軍事。又奏右朝議大夫知常州詹至主管機宜文字。司農寺丞蔡諒幹辦公事。皆從之。

戊戌。手詔監司守令勸農。　左文林郎建昌軍軍學教授李彌正、左迪功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高閌並改合入官。除祕書省正字。閌嘗從楊時學。至是爲趙鼎所薦。皆召對而命之。閌初見紹興元年四月。彌正初見三年六月。　詔監司州縣官吏公人毋得收買官田。　右武大夫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宋鑑孫以扈從恩。特轉遙郡一官。鑑孫自陳係隨龍人。特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張絢言。鑑孫特於遙郡上轉行。超擢衆人數等。彼身曾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豈免別生僥覬。況隨龍請給。同於軍功。若特轉如此。其祿廩合增兩倍。臣又聞朝廷稱紀。由乎三省。詔令所出。當從中書。審覆駁正。當由門下。受而行之。當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今鑑孫所得聖旨。只云中書門下省閤門狀。則是不經由尚書省也。乘臣檢照比年以來。閤門自取特旨。作中書門下省閤門狀降出指揮者。前後非一。賞失於濫。則啓僥倖之門。法失所守。則成紊亂之弊。二者之患。漸不可長。望速賜改正。只令依常格施行。仍令今後不許閤門以私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今後亦不得妄有僥求。庶幾大公至正之道。可以克濟中興。不爲小補。輔臣進呈。上曰。絢所論極當。可即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舊。輒僥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今後有如此者。可令臺諫論列。上時在閏月乙酉。　詔神武中軍見入隊官兵。每五百人爲一指揮。選將校監兵籍。俟就緒日取旨賜軍名。渡江以來。諸小將之兵。及招安羣盜。往往撥隸中軍。然無排置之法。至是始舉行焉。

己亥。手詔以中原未靖。介處一隅。令公卿百執事交修不逮。仍榜朝堂。　賜信安郡王孟忠厚兩浙官田三十頃。　尚書左司員外郎徐杞直徽猷閣。提點江浙荊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右司員外郎王縉直徽猷閣。知滁州。　右朝散郎馮國泰知萬州。右朝請郎喻汝礪知普州。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綱、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賈安宅、右大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湯東野並復徽猷閣待制。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復集英殿修撰。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柳約、左通議大夫提舉

南京鴻慶宮馮溫舒並復祕閣修撰。皆用刑部檢舉也。既而言者論安宅明受閒不從業夢得勸王之議，御史張絢論溫舒借勢於梁師成以得館職。並乞寢罷以俟後赦從之。詔吳國長公主二子並補武節郎。賜名。令中書舍人訓選。近歲公主子例補副使。一選即領遙郡。孫曾皆京秩云。故武翼大夫趙士遹特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士遹守官江州。爲馬進所殺。故錄之。

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編類職事官條具利害章疏進入。初。上既命羣臣條具。而宗正少卿直史館范沖面對。謂天下之事。言之非難。而聽之爲難。聽之非難。而擇之爲難。臣伏見神宗皇帝治平中詔內外官上封事者。委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學士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於是方平等言。百官所上封事。其間但陳箴諫之言。及泛論治體者。欲節略編寫成冊奏御。若指陳時務利害。有可行之事。即具聞奏。乞降付二府施行。若大意可採。而文辭鄙俗。事理不盡者。臣等逐節別立看詳。冀文理稍備。其上封事人。開陳國體時務。文理詳明。才識出衆者。官員乞依詔書甄擢。其次賜敕書獎諭。布衣乞下有司召問。令逐一條對。委有可取。量才錄用。從之。臣竊爲中國無事之時。採納羣議。如此其至。況今內修外攘。建太平之基業。復文武之境土。時不可失。實賴羣策之助。伏望陛下明詔有司。依倣治平故事。編類進呈。斷自聖意。擇而行之。故有是旨。　左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王俁守尚書左司員外郎。直徽猷閣湖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張宗元守右司員外郎。後六日。詔俁暫權給事中。俁廖剛至日能。　左宣教郎何掄爲祕書郎。掄、青城人。張浚所引也。　左朝請郎吳表臣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事。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峯止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進士劉儼特補進勇副尉。以儼自雄州歸朝言利害也。　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丹州鄜瑣、翊衛郎劉光輔來獻光州之捷。詔賜其軍錢二萬緡。以瑣即宣州觀察使。光輔遷拱衛大夫文州刺史。而統領官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孫琦亦宣右武大夫。琦即建炎初寶應縣

作觀者。

辛丑。尚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沖直史館。於臣爲外姻。頗以授受。上曰。安可以沖故廢祖宗故事。況史館非朝廷政令之地。可無辭。前二日。沖以史事入對。奏疏曰。臣竊惟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復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設若不當。稍涉私徇。則罪有所歸。何所逃刑。據史館所用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從簡便。臣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字係刪去。墨字係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貼。今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方神宗皇帝在藩邸及即位之初。治平之際。未有大議論也。舊史成於元祐六年。而王安石日錄出於紹聖之後。新史專用安石之說。去取之際。各有可議。參照稽考。必求其當。此則見於熙寧之後也。臣衰病不才。誤膺付委。固不可避瀆煩之誅。然先朝大典。設官置局。上有監修。次有修撰。而臣安愚進越。乃敢專達。止緣從便之日。輒爲此例。上稟聖訓。恐可如此修定。臣智識淺近。學業荒蕪。遣辭非工。敷敍不明。此臣不能勉強者也。其如議論之未精。考覈之未詳。前後有所牴牾。本

末或相乖違。伏望陛下貸臣之罪。容臣是正。當稽於衆論。資於官長。固非臣所得專也。其考異五卷。乞付史館。更憑衆議。刊定修立。從之。案宋史係己亥日。　左中奉大夫溫州府路轉運副使陸彥欽爲川陝宣撫司參議官。用盧法原奏也。　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妾許氏、寧氏、吳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時吏部勘當。自來特恩所得封號。許陳乞親屬。如過敕封妻。亦召保官委係禮婚正室。封贈本部未曾行遣。過似此體例。合取朝旨。詔特從所乞。中興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壬寅。侍御史張致遠言。自古爲官擇人。故人勝其任。後世爲人擇官。故官失其職。比年以來。不復因任。號公選者。猶不量其能否。徇私意者。豈復計其賢愚。故天下之務。日以委靡。無所責成。而百官有司。亦寖失其職。監司守倅。皆按察官也。乃不責以糾劾。而別遣臺屬。諸路漕臣。正轉餉官也。乃不責以應副。而別遣郎曹。舉此二端。倒置已甚。欲革其弊。惟在於摭公議以因任耳。臣願陛下飭論執政大臣。自今中外有闕。皆以公議能否。而進擬除授。仍令給舍臺省察其選用未當。亦以公議是非。而徵驗論列。如此則官惟其人。人勝其任。賢才彙進。朋比不作。中興之業。陛下垂拱仰成矣。詔三省樞密院遵守。　左中奉大夫黎確復徽猷閣待制。右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程唐。左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方孟卿並復集英殿修撰。既而言者論確嘗勸張邦昌能東南貢獻。以收人心。論唐諂事童貫。不當敘命遂寢。確繼職在是月戊辰。唐繼職在己巳。

都督府奏改參謀參議官爲參謀參議軍事。從之。

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才。雖不當以鄉閭親舊爲嫌。更宜廣訪寒畯。上曰。朕亦面諭絢。苟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大臣以國家爲心。則所用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趙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國。臣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立國規模。則不敢不爲久遠計。　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以汝嘉言。心力有限。不能當兩處繁劇故也。後三日。陞徽猷閣直學士。

甲辰。申嚴吏部禁謁。應在都人整會文字。聽於食前具事。因見長貳郎官呈稟。任不接坐。著爲令。　詔湖南上供錢物及進奉。並免三年。日厚無此。今於七月二十五日本路運司狀修入。　是月。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薨於興州。初。宣撫副使吳玠言。法原以憾不濟師。不餽糧。不給錢幣。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銓量獲功將士。上以手詔詰法原。法原辨數甚悉。上不以爲是。法原又上疏。開具自到任後來應副玠軍馬等事。且言人微望輕。無以塞責。乞一宮觀差遣。詔不允。時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行至達州之通明。而參議官范正己等白以法原久病乞致仕。即日本司事無人與決。乞速降指揮。晨具以聞。有詔法原委任非輕。義當體國。協濟事功。不可託疾引避。仍仰晨宣諭至意。令法原日下視事。而不知法原已卒矣。盧法原卒未見本日。李燾趙開遂誌係於閏二月案日厚閏二月二十二日丙寅。楊晨申法原久病乞致仕。以地理計之。自興州中至通明。又自通明中至行在。非月餘不能則法原之卒。當在前二月矣。日厚宣撫司狀二月十五日。梁州捍寨事。亦止是吳玠軍衙無法原名。今且附此。當乞法原遂誌增入。　僞齊將商元率衆千餘襲信陽軍。成忠郎閤門祗候知軍事舒繼明率壁下十三人轉戰。登師陽門。矢盡被擒。

賊誘以美官。繼明厲曰。吾寧爲大宋鬼。豈汚逆耶。汝速殺我。驅行至軍北史陂。竟不降。遂遇害。後贈修武郎。官其家一人。荆襄制置使岳飛聞敵退。乃以忠訓郎閤門祗候權隨州李迪知軍事。就戍之。舒州明水以信陽圍經修入。日厥。繼明四月己巳。贈官。李迪三月乙未正進。

江西宣撫司將官陳琳叛。琳者、親兵統制官張琦之神將也。勇力過人。屯於蕪湖縣。劫琦以叅奔僞齊。統制官王德追至襄安鎮。屬無爲軍。獲琳而歸。失琦所在。閏月甲子奏至。明年五月琦復歸。　劉豫能什一稅法。改行五等稅法。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六

【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朔。秘書省校書郎許搏守監察御史。宗正少卿直史館范沖、秘書少監朱震並兼侍講。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程瑀復徽猷閣待制。除名勒停人孫覿敍左奉議郎。是日雨雹。

丙午。手詔鄉大夫奉法守公。克勤庶務。令尚書省給黃榜於六部門曉諭。大理少卿張的試大理卿。秘書省著作佐郎熊彥詩兼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

丁未。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既行邊。而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諸坐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沖待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所擢用。去賊吏。進正人。時號爲賢相。翁然有中興之望。鼎嘗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卽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輩。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自趙鼎謫沖待士已下。並據林泉野記增入。黃彥節事。王明清揮麈錄有之。明清自云。見彥節親言。則此事必不妄。朱震弄秀水閑房錄云。趙鼎超於白屋有邂逅之狀。一旦得志。驟爲聽信。以臨安相府爲不可居。別蹟大堂。環植花竹。象飾流四大。燔日焚香數十千。使香煙四合。謂之香霧。案彥節所言。則人主移一竹栽。鼎猶以爲不可。豈有鼎越大堂。環置花竹之理耶。

職知宣州。免謝辭。以松年引疾有請也。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龍圖閣直學士權密都承旨折彥質試尚書工部侍郎。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　左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遷一官。金之入犯也。命文淵居許浦鎮措置防扼海道。故賞之。　紹興府牢城人劉相如特補承信郎。相如初見建炎十年二月。以相如自訴鄧上之功。乞委以邊政故也。既而言者論相如前後詐稱官資。雖造僞印。無所不至。乃能之。戊申。以雨雪放公私僦錢五日。　寶文閣待制新知湖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濱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灌溉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每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入海。故無水旱之災。凶荒之歲也。本朝慶曆、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其禁甚嚴。圖經石刻。備載其事。宣和以來。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論茲害。蒙朝旨先取會稽、上虞兩邑廢置利害。縣司供具。自廢湖以來。所得租課。每縣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蒙獨能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其類尚多。州縣官往往利爲圭田。頑猾之民。因而默計。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臣謂二浙每歲秋穀。大數不下百五十萬斛。蘇、湖、明、越。其數大半。朝廷經費之源。實本於此。伏望聖慈。專委漕臣。乘此暇豫之時。徧行轄邑。延問父老。考究漢、唐之遺制。檢舉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內有積生菱芡淺澱去處。許於農隙量差貧利戶旋行開撩。稍假歲月。盡復爲湖。非徒實利有以及民。亦以仰副陛下勤恤勸戒之意。其諸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各有未盡利害。望因此東作之時。徧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毋爲文具。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尚書省。

乙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殿中侍御史張絢奏也。絢言。國朝有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治平、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蘇轍又倣其法作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臣伏見朝廷數年以來。財賦寖虛。用度滋廣。廟堂責之戶部。戶部責之漕臣。漕臣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而止。民力既困。膏血將竭。則如之何。正宜盡括歲入之厚薄。因計歲出之多寡。分其品目。列其名色。總貫旁通。藏之圖册。揆考之間。如運諸掌。斯可以裁減浮費。增益邦財。官之冗者。可罷則罷之。吏之冗者。可省則省之。兵之冗者。可汰則汰之。然則會計之書。在今日艱難之時。尤爲先務也。伏望明詔大臣。選委詳練財賦之官。倣傚景德、皇祐等書。撰集成錄。且自紹興元年至四年爲率。以每歲所出入之數。列之於前。卻以今歲計之。除預借已支費外。總計見今歲入實有之數。合計若干。復自日下至歲終。凡官吏之費。養兵之費。及應干合用錢物。通計若干。名曰紹興會計錄。益入爲出。仰可以見有無之實。絕長補短。斯可以制裁損之宜。上以備乙夜之覽。下以客有司之出納。庶幾國用有制。斂不及民。故有是命。其後戶部第具去歲收支數以聞而已。　川陝宣撫使奏四川上供銀帛。乞依舊留充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隅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此蓋法令未準。所奏也。

前月來已審法原本，故此削其名。武功大夫康州刺史江東宣撫使右軍正將趙祥領貴州團練使，始錄建昌之功也。將士皆第賞有差，而江西制置使參謀官侯懋以搜掘民間窖藏及乾沒良家子女之陷於軍期者，爲侍御史張致遠所案。閏二月丁巳。詔憲臣究實，遂不預賞。詔賜揚州錢萬緡，爲興造官府之用。從浙西安撫使葉煥請也。煥又請免本州商稅一年，且奏左迪功郎陳琦主管機宜文字，皆許之。既而言者論前後辟官，皆先審並有無罪犯，而琦嘗以狂妄上書，責不赴。琦初見紹興二年。煥帥一路，寄任不爲不重，中外親知，豈無賢者，而首辟其表弟名隸丹書，國事安在？乞飭諭吏部，自今外司辟舉官屬，本司審並到事理，皆須子細勘當，稍有違礙，即行報罷，許別選辟。其吏部行遣函劵，併乞付有司根治。庶幾因此一事，稍振紀綱。詔罷琦，令大理寺取索吏部公案，看詳申尚書省。琦罷在閏月丙寅。

庚戌，手詔戒飭諸路州縣官，以明者前臨大敵，奉命不虔，儉盜自若，今式訛爾心，務盡忠赤，仍令監司守貳各榜治所。左通直郎李彝知涪州，右司諫趙霈言，彝靖康之末，緣差括金銀，日與洪芻等同婦人飲燕王府，投諸四裔，誠不爲過，豈宜付之民社，命乃疑。辛亥，詔權於濠州等處置市易務，以通商貨，合行事令提點司條具申尚書省。時淮南殘破，常賦無所入，州縣經費不充，故有是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岳州四月戊辰，守臣孟彌遠請，潭州八月庚午，都省行府狀請。

徽猷閣待制新知江州程昌寓改兼管內安撫使，自紹興初置江西沿江安撫使，命江州守臣兼領，至是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已爲江西沿江制置使，故改命焉。命三衙、兩浙、江湖閩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廂禁軍，提刑覺察，違者重行竄責。以樞密院言其中多有疾病怯弱不堪征役之人，坐費錢糧，理宜措置故也。詔兩浙東路州縣，昨因淮南軍興，應副軍須事務，見被取勘官吏，並與免勘。日麻不及四路，當求別本參考，要見與張致遠所論科擾屋錢事有無相妨。

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溫州奉迎太廟神主事。上曰：朕以宗廟在遠，心常歉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沈與求曰：古者征伐載木主以行，今雖戎輅在行，九廟未復，然因時草剏，一行朝謁之禮，亦足以仰慰孝思。上曰：祖宗故事，唯景靈宮則有薦獻，太廟則燕香而已，大禮必節，長以尚嚴也。亡徽猷閣提點淮南兩路公事張澄乞以特恩當遷一官，回授出嫁母李氏加封，從之。詔湖廣、福建路見選人權不許展考，以吏部言員多闕少，待次者衆故也。除名勒停人李德昭敘舊官，德昭以朝奉郎知建州，坐以上供錢餽遺本路宣撫副使韓世忠，有司以盜所監臨不入已當私罪徒，故抵罪，及是再遇赦而復之。德昭未見明元月日，據檢舉狀在紹興二年九月已前。

甲寅，詔續到諸處借補公據人，已經朝廷看詳不合收使者，並令質功坊毀抹。

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兼權樞密院事。時庾自桐廬逗行在，與求乞交割密院職事與庾兼權。上批所奏付出，輔臣進呈，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今參知政事並兼權樞密院矣。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爲使，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爲二途。仁宗朝，富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後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手詔曰：朕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聞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鑒然聽服，朕甚惡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狃於故常，勿牽於私昵，重以累國。其已除授人，亦銓量而去留之，或資序已深，屢更此選，雖無顯過，而才非所宜，當處之外祠，稍有其祿，庶幾稱朕求治責成之意。而士亦無失職之歎。仰三省常切遴守。侍御史張致遠言：今監司郡守，即唐按察使、刺史之職名存實亡，稔習寖久，縣令有過，守倅不容不知，而監司發之，守倅無預焉，郡守有過，監司不容不知，而臺諫論之，監司無預焉。各私其私，初無忌憚，民事之不理，德澤之不流，無足怪也。臣愚欲以案發欺罔爲有司殿最，若一縣被案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案於臺諫，則罪一路。事無閒於久近，而並坐去官，罰不求於甚重，而斷以必行，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亟褒寵之，利害相關，彼此相形，自非庸暗之甚，其肯忽於身謀，而甘爲欺罔之事，願陛下留意。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詔武節大夫蔡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驍勝軍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已給料錢，文歷指揮勿行，時有詔沿江諸帥及神武中軍將佐，因捍禦金人，嘗立奇功者，並給真俸。既而中軍以扈蹕之久，士罕戰功，請將佐至軍滿歲，武藝精強人亦給歷，許之。斌始自川陝從張浚出蜀，暫隸中軍，故因以爲請。議者言：神武中軍未嘗出戰，而輒依江上奇功之人，公論不以爲然。今都督府使臣，又援中軍體例，既開此端，展轉攀比，法令可廢。有功者解體，不以爲恩，無功者僥倖，以爲得計。臣竊爲陛下惜之，疏奏，故有是命。左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張延壽直顯謨閣，亦以赦敘也。既而言者論延壽頃爲御史，甘心媚竄，每遇休沐，即與辛永宗兄弟出妓燕飲，乃罷之。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禁囚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以尚書省言：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託以病患殺之，亦未嘗依條視驗醫治，理合申嚴故也。今年六月乙巳所書可參考。除授左朝奉大夫許中特降三官勒停，中前帥廣西，坐市買方物不如價被劾，至是獄具，刑寺當中公罪杖，該赦原并去官勿論。趙鼎進呈，特有是命。

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領。以戶部舉行張致遠奏也。左朝散郎張燾、左承議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劉一止並直顯謨閣，燾等坐檜累斥去，至是用赦而除之。詔吏部通判闕二十五處，取作堂除，時諸路郡守，自四川淮南及分鎮地分外，堂闕九十八，部闕二十七，諸州通判，自四川及分鎮地分外，凡武臣知州與北使經由之地，並由堂選，在部者四十八闕而已，至是尚書省

又以堂除無通判窠闕爲言。故有是旨。　樞密院言已令江西趙詳、廣東韓京、福建申世景、王進會合招捕虔寇。緣逐項軍馬未有統轄。切慮緩急各分彼此。無所統一。詔詳等並權聽所到路分帥司節制。　詔襄、漢州軍先因盜賊并僞齊占據日劫掠殘殺等罪。一切不問。元劫人見在者。許其家經官議認。驗實給還。卽撫定後來再有違犯者。令所屬治罪。用樞密院奏也。　樞密院言。近來進奏官輒擅報行朝廷邊極差除事務。詔除定本外。擅報及錄與諸處劄探人者。並重作施行。賞錢二百千。許人告。又詔主行崇政殿親從推操子人漏泄見聞事。亦如之。　右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江州程昌寓轉一官。以昌寓言。建炎中知蔡州。在任實及半年。乞依元降指揮推到任賞也。　尙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拘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價之值。從之。　右武大夫旅州刺史張杞領建州觀察使。杞爲淮東宣撫司壕寨官。江北之役。韓世忠假杞遙郡三官。俾持書幣往金國軍前議事。得其報而歸。至是申命。而杞子敦武郎敷亦援奉使官親屬例。特進四官。數遙官在是月癸亥。　上又召杞對於禁中。遣還戍。

丁巳。皇叔眉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樽爲鄧州觀察使。士樽領外宗正滿三歲。無遺闕以例遷也。詔諸路轉運司將歸業人戶合納租稅。並令依限輸納。仍開具自賊退之後已增收租稅數目申部。以憑比較賞罰。尙書省言。比來盜賊屏息。民皆安業。逐年各有增添稅數。多爲有力之家冒佃。鄉司通同隱庇。致不盡歸公上。故命約之。　右承務郎饒日新言。招安楊幺利害。詔赴都督府使喚。　福建路轉運判官鄭士彥言。坑冶盡廢。物料貴踴。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荷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百千省。本司與提點司議認其數。見今不住起發。縱有拖月日。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從之。　是日。武功大夫川陝宣撫使後軍中部將牛皓與金人遇於瓦吾谷。死之。時右都監薩里干與僞熙河經略使慕容洧欲犯秦州。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敵。皓行至瓦吾谷。與金將呼善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馬與戰。謂其衆曰。吾所以捨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敵見皓異於他人。欲招之。皓罵而死。承信郎高萬旋罵旋戰。遂與武功大夫熙河路都將任安、宣撫使隊官忠翊郎秦元、承節郎薛琪、張享皆死於陣。敵顯萬尸曰。眞健兒也。後贈皓、安皆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皆三官。錄其子。皓、福沖人也。

己未。故迪功郎李夷賡宣教郎。官一子。東監楚州軍資庫。金人入犯。被害。故錄之。

庚申。詔進納授官人。願貼納金銀錢米轉行至承直從義郎者。許徑赴戶部陳乞。下所屬倉庫納。申朝廷給降付身。以尙書章誼言。庶幾快便。人人願納也。　詔應州縣辭差官成考解罷。不曾被受朝廷付身者。許理爲任。

辛酉。都督行府奏招捕水賊楊太等約束。時張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蹤遇漸逐。格塞形勢。爲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

于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便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攜離。必可招來。乃以便宜命荆、潭、鼎、澧、岳州。將逐寨先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領申行府授官。餘人給以閒田貸之。又命湖南安撫使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陰。保護湘江糧道。統制官郝晟屯橋口。王俊屯益陽。張縣。吳錫屯公安。崔邦弼屯南陽渡。馬泮、步諒屯潭州。其鼎州官兵。令程千秋分撥緊要屯駐。應諸校招收致人數。比附出職獲級例推賞。其招收人。報所屬給種授田。務令安業。侯黃誠、楊太、周論公參了日。當議蠲免租稅。補授官資。仍給黃榜下任士安等軍。及岳、潭、鼎州撫諭。　保義郎唐闢特換右迪功郎。闢獻國朝會要三百卷。詔進一官。自言本諸生。故有是命。　郴州編管人劉絳許自便。絳、正彥叔父。坐累久竄。至是自言正彥乃同堂弟之子。故釋之。

壬戌。降授左朝請大夫耿自求爲尙書左司員外郎。右承務郎任申光守禮部員外郎。左中奉大夫樊賓行屯田郎中。自求初以趙鼎薦爲都督府隨軍漕。至是召用之。朱勝非年十月壬辰免書蓋溪資注。　皆抗疏論營田利害。以爲荆湖、江南、兩浙上腴之田。彌亙數千里。無人以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士民。許佃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可以貲中興之業。資初見紹興元年五月。　詔都督府簽廳行移文字如都司體式。用本府請也。　進士王諒特補下州文學。諒以客從仇悆。爲淮西安撫使書寫申發機密文字。用守禦功補官。是役也。官吏軍將轉補官資者六百十三人。而衙校進奏官皆預焉。

癸亥。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儼自會稽來朝。留彌月。再召對。加檢校少卿遣還。士儼加官。在三月壬午。朝辭在戊戌。今併書之。紹興十二年三月辛亥。方俟禮論士儼寫過鼎作相事。或可修撰附此。　詔行宮留守司官吏各與減一年磨勘。　降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瓊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初。上在平江。侍御史張致遠手疏論瓊乖謬。乞同諸將召歸。上納其言。命瓊全軍駐鎭江府。而以親兵赴行在。既至數日。乃有是命。明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奏。瓊臣之友壻。盧於軍政有嫌。詔不許迴避。瓊請除在外宮觀。上命以不尤答之。然臺諫方交章論其罪。已有廢之之意矣。　祕書省正字李公懋乞依校書郎例。遇恩封除。許之。宣和間。汪藻爲校書郎。以內殿宴食在通直郎之上。乞封敍。後來者皆援以爲比。公懋言。校書正字、其係一班。故特許焉。　錄故鄧州觀察使錢若水元孫希一爲將仕郎。始用元年明堂赦恩也。　廢漣水軍爲縣。隸楚州。以知縣兼軍使。

甲子。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步軍公事蘭整充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

乙丑。詔見任令丞簿尉。未經交割離任。不許從軍中辟置。及兼帶軍中幹辦事務。專委監司覺察。殿中侍

御史張絢言，近縣官贓污僨罪者，往往干諸將爲官屬，一蹤軍門，則監司無從按發，宿姦巨蠹，多以此爲得計，故條約之。命湖南帥司遣使臣持金字牌旂牓，兼程至岳州，招安海賊陳威。威有舟數十，與官軍戰，統領官佘鑄陷焉。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董弁親往督捕，且言威乞降金字牌招安，雖未足信，乞速賜指揮，故令河南就近遣之。　太平州編管人范謨許自便，謨坐誣訴昭慈聖獻皇后遠斥，至是始釋之。　詔都司官簽貼詞狀。事祖在四年五月。　以尚書省言都司事繁，慮費日力故也。

丙寅，殿中侍御史張絢乞於經筵讀三朝寶訓。上曰，可從其請。上又曰，祖宗故事，朕皆省閱，然宮禁閒事，亦有外朝所不知者。朕昨見毛剛中所進鑒古圖，乃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幼，故采古人行事之迹，繪而成圖，便於省閱，因以爲鑒也。朕頃駐蹕會稽，一日過昭慈聖獻皇后殿中，聞昭慈言哲宗皇帝初即位，宣仁聖烈皇后謂帝年幼，凝處起居不離宣仁臥內，至納后始歸本殿。宣仁保佑之功如此，而姦臣誣罔，輒生謗議，可爲痛憤。趙鼎曰，是時范祖禹、劉安世以宮中買乳媪事上疏極諫，以爲似聞後宮有當就館者。宣仁令宰相呂大防宣諭聖旨曰，無此事。前日買乳，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吃乳也。祖禹等方知其詳。上曰，近見范沖爲父祖禹作家傳，皆進來，亦載此事。蓋宮禁閒事，外人多不能知也。　中書門下省請將宮觀添給，以處見待闕及未有差遣願就宮觀之人，內嘗任都司以上及帥臣職司，依第二等，知州任監察御史以上及至節鎮州雜監司，依第三等，知州即曾任都司郎官以上人，仍充提點宮觀，省諸路帥司官屬員，並令帥臣舉辟，更不常除，從之。　詔江東、浙西路各造九車戰船十二艘，浙東造十三車戰船八艘。時王𤫊自荊湖得二巨艦以歸，故命三路漕司倣其制爲之。又令江、浙、荊湖、福建諸路憲司、督諸州歲額弓甲及物料人匠赴軍器所，皆用樞密院請也。　都督行府關就差起復祕閣修撰、淮東宣撫使參議官陳桷兼行府隨軍轉運判官，許辟屬員二官，如發運司條例，關送尚書省指揮，從之。先是右僕射張浚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行府關三省指揮自此始。前以有關送尚書省事，今則徑用便宜降關吏，而但劄尚書省出劄，又盡不之人，復記其始。

丁卯，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戶部尚書章誼可專切措置財用，參知政事孟庾提領。　資政殿學士秦檜言，金人便於矢弓，乞多造強弩神臂弓以備攻討。上曰，檜雖在宮祠，不忘朝廷。　右司諫趙霈言，今天下之弊，正患縣令之非其人，願能去注授格法，盡歸堂選，應內外侍從官各舉有才德堪充縣令人，歲有限員，赴都堂審察訖，始除此職，冀得其人者有賞，不得其人者有罰，見任及待次有貪汙苛刻者，悉汰逐之，巨老罷懦者或改外祠，或處以監當，理作親民資序，如是一二年間，所在臨民之政，必有可觀，民豈不有被其澤者。輔臣進呈，上曰，比已降詔，愼擇監司郡守，然縣令於民尤親，亦宜遴選，令內外侍從官歲舉五人，如何。沈與求曰，昨者陛下駐蹕會稽，亦嘗降詔令內外侍從官各舉三人堪充縣令者，中書籍記以備

採擇，聖意非不美也。然所舉多不得人，往往並緣詔令，以私親舊，至於有罪，又不加繆舉之罰，似未足以稱陛下責實之意。上曰，檢舉以行賞罰，乃中書職事，苟若此，則詔令爲虛文而已。趙鼎曰，莫若監司郡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擢用，其尤無良者，重寘之法，或足以示勸懲。　詔右奉議郎江東宣撫使司幹辦公事黃覽追奪已轉一官，覽以張浚奏功增秩，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覽被辟之時，敵騎已去數日，且身在江西，未嘗至本司供職，望與追奪，仍降指揮，如諸軍官屬更有辟差在敵人已退之後，推賞在未到軍中之前者，並限一月自首，特與免罪，止奪今來所轉一官，如敢隱匿，御史覺察得實，即於元官上再行貶秩，庶人知自畏，實中興之要務，從之。　命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郭孝友同帥司會合申世景、趙群、韓京、王進人馬，招捕虔寇。時孝友自禮部員外郎補外未行，仍趣令之任。　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處州趙諤別與差遣。諤、彥若孫也，朝廷以其祖故擢用之。御史張絢言，元祐之臣，名隸黨籍者，陛下寵錄以來，辨別邪正，明討是非，復其職名，則恩加於泉壤，世其祿仕，則澤及於子孫，天下至公之論也。若乃創立添差之例，則臣以爲不然，蓋石刻名臣故家尚多，展轉援例，何時可已，故有是命。　詔川陝宣撫使近上謀議官一員權管宣司職事，應干軍馬，權行節制，別聽朝旨，以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晟言盧法原疾病故也。時宣撫副使吳玠在軍前，聞之，檄取其印，參議官直徽猷閣范正己等行本司事，不肯與，正己命內外諸軍，除沿邊及關發赴軍前並聽玠節制外，餘委逐軍統制官循撫彈壓，玠怒之，金房鎮撫使兼本司同統制王彥有衆七千在渠州，正己令彥往夔州路照管關隘，玠以其不先白己，大怒。三月丁丑行遣。　除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健武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王𤫊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初，𤫊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奏𤫊之罪惡，不在辛企宗下，而善交結，則過之。豈聖意以爲𤫊提兵寖久，軍衆未有所隸，姑示容貸，行遣自有次第耶。臣竊謂𤫊提兵雖久，侵剝少恩，其下多厭苦之，故每戰有潰散者，此可驗也。然別選制將士于衆情，明正典刑，貴於早斷，臣願陛下速與大臣計之，免致譏議，重于聖聽。契勘三衙之職，皆任尤重，陛下倘以𤫊兵未有所隸，不可遽議罷黜，即乞且改授職事，速選制將，往領其衆，仍自容斷，正𤫊典刑，雖外國聞之，亦皆畏服，臣緣慮此曲折，故未敢顯然論奏，併乞睿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𤫊之敗師誤國，擢髮莫數其罪，即欲上章論列，深恐聖意已有所處，兼𤫊之兵馬未有分隸定所，臣以此二者，未敢顯陳，但𤫊之過惡，非他人比，況陛下方經理淮事，正賴賞罰嚴明，乃克有濟，若捨𤫊而不問，更加除命，非臣所敢聞也。兩日來，外間公議不容，籍籍可畏，倘慮九重深邃，未知輿情，臣故略舉大體，上徹宸聰，伏望斷自乾剛，將𤫊部曲早行分撥，速罷𤫊新除職任，明正典刑，庶幾內振朝綱，外儆將士，恢復之功，在此一舉，惟睿明勿疑，特加省察。右司諫趙霈奏𤫊素無武藝，不閑戎律，偶緣遭遇，濫竊兵權，建炎間爲河東經制，敵騎將至，乃擁兵自衛，避地入蜀，使川、陝之民，聞風震恐，陛下貸之而弗誅，責其後效，而𤫊不務循省，以贖前愆，方杜充之守建康也，𤫊聞敵至，不復應援，而引兵先遁，直趨閩中，其罪一也。方扈從離永嘉也，𤫊持軍無律，不能統御，而致潰散爲盜，毒流東南，其罪二也。及出師討楊么，曠日持久，攻取無策，而崔增、吳全之軍，遂致陷失，其罪三也。比詔回軍鎮江，中外欣悅，皆謂陛下必欲正其罪狀，重寘典憲，今𤫊以輕騎

造行朝。曾未數日。忽有侍衛馬軍之命。士論諠閧。滋不能平。遷者陛下以諸軍捍江有功。既以優加賞典。今璞有三罪。獨置而不問。是有賞而無刑。恐非所以示勸懲也。伏乞斷自聖意。重加竄斥。璞聞。亦奏辭新命。乞在外宮觀。乃詔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馬軍司公事。而以璞兵萬五千人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後三日。又從璞奏罷軍職。

戊辰。左宣教郎敕令所刪定官金安節入對。安節上三事。其一。請專任理財之臣。大略謂天下所急。惟兵與食。國家本兵之地。任歸樞密。軍旅之政。皆自此出。既得其要矣。惟財用所總。則委之戶部。堂廡之上。無有專其任者。於足食之計。未可謂得也。夫率行法令。稽考簿書。以譏有司之職者。戶部之所能也。若乃調國用之盈虛。察計臣之能否。謀畫陛下之前。而施之天下。則戶部有不得而與者矣。自軍興以來。公私率皆匱急。臣謂今日之計。宜求幹實之士。明於財計者。使居錢穀之官。久於任使。勿亟遷徙。核兵數。省吏員。節賜予。罷浮費。又專置一職。以大臣領之。如樞密之處本兵。使督其政。以足財用。凡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得察其勤惰。考其殿最。而黜陟之。常令財賦所出。轉輸所由。悉在目中。如指諸掌。國家有征伐戍守之事。則舉畫於一堂之上。而兵食兩足。以成陛下恢復之功焉。昔司馬光以財用窘乏。欲救其弊。請以宰相領總計之職。而思所以救補之術。自謂當時之務。莫急於此。況在今日。其二。論行在職事官堂除猥冗。大略謂朝廷除授與銓選異。吏部所掌者。有司之法爾。法所當得則與之。人之才行。不暇悉也。方吏員衆之日。許用將來遠闕。其勢當然。無可言者。至於朝廷除授。則略資格。先簡拔。當以人才為意。豈可苟遂其私。而長奔競之習哉。當今內外差遣。出於堂除者。尤為猥冗。而行在為甚。寺監丞而下。有一官而除代至於四五人者。計其涖官之期。或在十年之後。是豈堂除之本意哉。或謂居是官者。率多遷徙。未皆終更。雖久且近。則是示人以躁進。而使不安其職業也。其又可乎。遂使趨競之士。不安義命。僥倖一時。得以為後圖。既得之後。復歎滯淹。假以求進。奔走干託。無時而已。夫朝廷之上。當激厲士風。使人知自重。庶幾他日不負國家任使。今乃若此。安可循習而不革哉。前日之失。不可追改。臣願陛下詔敕大臣。自今以始。應在內差遣。有不待見闕而進擬者。亦須已授人到任。然後除代。仍各量其才行。使稱厥職。以重朝廷選任。庶幾授受之閒。不至太濫。人絕覬覦。稍息奔競。是亦厚風俗之一端也。其三。論士風不競。不恤國事。自為身謀。願招股肱耳目之司。察其趨向。考其勤惰而陞黜之。以風天下。翌日。趙鼎等進呈。言安節奏疏語言。有未習知國體者。上曰。人才當要長養成就之。使見聞習熟。則知國體矣。乃取其第二奏行下。又旬日。以為司農寺丞。安節。歙縣人也。安節奏議載此第二劄云。臣願陛下詔飭大臣。自今以始。應在內差遣。有不待見闕而進擬者。亦須已授人到任。然後除代。日曆所載乃止云明詔大臣銓量而存留之。二者所載不同。今從奏議。安節除寺丞在三月辛巳。

詔江、浙、湖、廣、福建等路。各置路分總管一員。於帥府駐劄。應訓練教閱調發等事。並繫銜中奏。如陝西、河東、北三路例。以樞密院言武臣內近有立功並官序資格已高之人。別無窠闕。故有是命。　登州文學吳致禮特許參選。致禮以布衣為沿海制置使郭仲荀遣往高麗伺敵中事。得其報以歸。故錄之。

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知梁邦彥、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內內侍省押班陳永錫各進遙郡

一官。以樞密院言自敵犯淮甸。至車駕回臨安府。本省計發過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即無稽滯。理宜推恩故也。

己巳。參知政事孟庾言。準敕差提領措置財用。今乞以總制司為名。專一察內外官司隱漏遺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得旨關申尚書省。仍鑄印賜諸路。係省錢出入。從總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庚請增十錢。四月己未。又請收耆戶長雇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等錢。四月癸亥。又收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又收官戶不減半民增三分役錢。四月辛未。又收常平司五文頭子錢。八月乙酉。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預焉。大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四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　左承議郎顏為追毀出身以來告敕。除名勒停。展三期敘。坐前守嚴州犯自盜贓。當徒六年也。　大理評事李洪、李志行並改合入官。初。洪等自言。建炎二年春。試刑法。入第三等上。乞依條改。吏部言無案牘可考。令召本司官一員結除名編置之罪委保詣實。許之。中書舍人劉大中言。有司當守法。何至為一僥冒之人。委曲求改官之路。恐人人援此作偽生姦。何所不至。翌日。輔臣進呈。趙鼎曰。古者以刑弼教。宜崇獎之。上曰。刑名之學。其廢久矣。不有以崇獎之。使人競習。則其學將絕。沈與求曰。法家者流。雖別一科。然人命所係。不可不重。此選乃令吏部甄別取索有無的實干照。事遂寢。三月己卯。吏部申明給據事恐因此。　是日。經筵開講。自上親師。暫輟講讀。至是復之。

庚午。尚書左司員外郎王俁直秘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李謨各進秩一等。上之視師也。俁以漕司職事往紹興府、明、台、溫、處州。刷錢帛。而謨先往平江。樁辦錢糧。至是本司以為言。故賞及焉。

辛未。右宣教郎知婺州金華縣孫緯為宗正丞。填復置闕。用少卿范沖奏也。自建炎初。宗正移司。而屬籍譜牒。中道散佚。無有知其法者。沖言。緯諳曉編修次第。遂以命之。緯、沂州人也。　侍御史張致遠言。中外諸軍。屠酤城市。日奪官課。重載給釋。不稅一錢。回易悉據要津。逃亡更不開落。凡所侵擾。皆云製造軍器。臣取紹興四年逐軍認造器甲考之。全然不多。而度支細計。歲內降給凡一百二十萬緡。朝廷又歲歲拋買如羽毛箭簳。打造甲葉箭頭之類。動以千萬計。算工董役。無日少休。不知所造幾何。逐時分給諸軍及樁匱之數。又不知幾何也。器械非如他物。今日之事。孰急於此。惟有司全不稽會計。遂使諸軍坐收厚利。伏望睿斷。速命兵、工部將軍器所與諸路諸軍累歲已造之數。諸路已買到物料。並見買未到之數。視其多寡。度其緩急。別為之區處。若諸軍願自造。則量其所用。應副價錢。而諸路工役拋買可罷。軍器所亦可省。若併就軍器所。則張官置吏。專司措置。仍於諸軍下抽取人匠。不必更令認造。事既歸一。自無橫費。願陛下結聽臣言。務寬民力。詔工部詳度申尚書省。　詔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歲貢上供。更與免二

年。用鎮撫使解潛請也。分鎮撫使免上供三年。今已二年。故潛有請。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范溫帶來京東民兵。比效用請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中軍引見。頗有盡樸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趙鼎等曰。陛下內帑緣帑之數。非承平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亦用以激犒將士而已。　詔六院官左藏庫監官並依舊堂除。　戶部尚書章誼請諸州縣抵當物貨。並限一年不贖檢估。從之。去歲以調兵。始令諸路依舊質當金銀匹帛等。每貫月收息錢三分。滿十月不贖者。並沒官。已而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朱綈乞依紹聖舊法。以二年爲準。許之。誼謂。卽今州縣與昔日事體不同。恐難以積壓本錢。守待二年。故有是命。州縣復置抵當庫。日麻不載。今因誼申請。遂書之。誼所奏在今年二月己亥。然史亦不書。今附此。來去年降官月日別書之。

詔右承奉郎徐度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珵、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錢蓁、新授太常博士張宦並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汪愷、左承議郎新通判潭州王棠並與陞擢差遣。度、處仁子。宦、守兄也。自紹復十科薦士。而龍圖閣直學士汪藻薦度及棠。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薦愷及度。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葛勝仲薦珵、宦、棠。沈與求爲龍圖閣直學士薦蓁。胡交修爲給事中薦愷。故有是命。已而度除太府寺丞。珵除秘書省正字。宦除秘書郎、棠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珵除正字。蓁除富教。並在四月乙卯。宦除詔書在八月。度改除正字在七月。　愷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棠知江陰軍。三月辛巳。中興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　命經制福建財用章傑市耕牛千頭。賜韓世忠。爲淮東屯田之用。選軍校部送十不失一者。遷資給賞。所失過分者抵罪。仍責償之。

是日。神武中軍春大閱。詔戶部賜錢萬緡充激犒。

癸酉。右朝議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徐康國彼中散大夫。用刑部檢舉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康國嘗投進銷金屏風。及刷剗州縣羨餘二事。以爲康國當艱難之時。剗下以媚上。虐民以希功。望賜寢罷。以爲監司之戒。命遂格。　是月。眞陽縣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譚氏與鄰婦數人俱被執。譚在衆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譚詬之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將至。將爲齏粉。我良家女。何肯爲汝婦。盜強之不已。至于捶擊。愈極口肆罵。爲所殺。此據洪邁所作傳。修入傳以爲今年閏二月事。故附此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七

【紹興五年】三月甲戌朔。建武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王瓊降授濠州團練使。瓊既罷軍職。而侍御史張致遠、殿中侍御史張絢再論其罪。致遠言。昔秦穆公赦孟明。遂霸西戎。周世宗殺樊愛能等。乃走契丹。臣嘗考其故。蓋孟明以力職而敗。愛能等臨敵無鬭志。此可赦可殺之分也。往者敵騎窺江。瓊聞風引避。所過縱兵大掠。江東騷動。駐軍上饒。觀望進退。審知敵去。方議赴行在。乃取道福建。盡破隱櫃。一路訛傳寇至。襁負奔避。城邑幾空。行次處州。後部楊勃遽叛。瓊縱而不追。建、劍焚蕩無餘。流毒兩路。楊么負固洞庭。累年於茲。陛下命瓊爲制置。倚以成功。而瓊畏憚寡謀。不親戎事。悉匿驍健自衛。崔增、吳全。皆非素偏裨也。則迫使深入。遂墮賊計。與知鼎州程昌寓計校苛細。至形紙墨。又於岳州勞役軍民。營葺居第。修廊複屋。極其宏壯。凡所辟置寮屬。多綠齋獻奇玩。豈復責以職事。蠹耗財用。蔑敗紀律。求於諸將。無瓊比者。如瓊頻年剿衆。稍入又復優厚。度其裝橐。可富數世。方將臣立功。各思蹈萬死一生之時。而瓊緣敗事。獨優游圖書聲色之奉。爲瓊謀則善矣。非所以調衆也。絢言。瓊怯懦無謀。驅迫崔增、吳全。致有鼎江之敗。瓊恬不爲懼。方且虛張軍數。干索錢糧。又縱其部曲。捉刺農夫。剽掠殺傷。莫知其數。湖南之民。願食其肉而不可得。故有是命。　詔諸路監司帥守條具被受專法來上。用太府寺丞王良存請也。自兵火後。省部無一州一路專法。及州縣引用。則往返詰問。有三四年不決者。良存以爲朝廷立法之原。四方申逃。不從

中挨，而乃疑其詐冒，勘經歲月，望令州縣條具所得專法，上之朝廷，付有司詳定，著爲成書，頒之內外，從之。限一月。　命總制司措置出賣官田。　左中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藏叔、右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願並復直徽猷閣，右朝奉郎新知宣州李膺復直祕閣，亦以赦敍也。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胡寅奏藏叔無恥不才，貪墨之尤，願倖進偷生，苟全文過，又言膺頃守虔，諸縣百姓相扇爲賊，膺與其魁首交通，陰受厚賂，相約不犯城郭，自以爲功，若緣赦復職，恐非迪簡多士，旌別淑慝之道。命遂寢。

乙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昨措置防扼，專委其兄帶御器械世良承受奏報文字，及催促器甲錢糧等事，不無勞效。昨來奏功，偶以親嫌，不敢列上。中書門下省因奏世良專被旨譏衛六宮，未經推恩，上曰：朕以世忠之故，於世良加厚，然賞罰國之大典，所以彌世磨鈍，安可闕也。如王璦提大兵上江，所用錢糧不可紀，而敗軍覆將，連年不能了楊幺，豈可不行追遣。今降官落軍職，不特少慰公議，又璦平日專事交結，亦使知交結不可恃也。乃追世良一官爲武議大夫。世良轉官在是月庚辰。　詔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王琮前差宮觀指揮勿行。琮以赦奉祠，而右司諫趙鼎言：張邦昌僭位，琮自應官爲侍從，特修刺字，徧謝同列，交結王時雍、徐秉哲，日造其門，與之謀議，敵騎既退，時雍乃薦琮知鄧州，因以家屬託其將行，乞褫去職名，仍永不與宮祠差遣，故有是命。　錄故朝諸郎陳伯強子獻爲將仕郎。伯強以言事廢死，上既官其子，而都司看詳，以爲在議籍中，致仕，寢不行。諫官趙鼎又言其忠，命乃下。事在是月三年八月戊申。　免岳州上供錢一年。　丙子，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已復秦州。詔玠遇第上有功將士，命樞密院計議官呂用中、徐康、右宣教郎新國子監丞權都督府幹辦公事范伯倫催促江、浙四路折帛，經總制上供等錢，用戶部尚書章誼等請也。用中、康先被旨促造戰艦，伯倫以行府之命督江西糧解，故就用焉。

丁丑，起復祕閣修撰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桷入對。右僕射趙鼎奏：臣已細詢桷，據言，韓世忠已過淮南，親控扼之所。桷今來乞兵守建康，蓋欲張俊分占江上，同負此責。臣以通泰鹽利爲重，乞飭世忠見正承、楚捍敵，或采石等處有警，即令引前軍趨江東或浙西，而通、泰鹽利，在所不顧也。桷又言：世忠軍[illegible]，在鎮江，非便。臣與桷議，欲令還平江，桷以爲然。此亦張俊之意也。桷乞解官持服，不許。乞追還賞功例進一官，許之。桷乞持服，在是月丁丑。　詔侍講朱震、范沖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唐煇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交修讀三朝寶訓。上雅好左氏春秋，故擇儒臣講焉。　禮部侍郎兼侍講唐煇言：權酤征商，皆取利於民，非先王美政，蓋不得已。要亦觀時之宜，度民之力，知與爲取，勿病斯民可也。淮甸屢遭寇攘，凋弊爲甚，近者朝廷極意料理，州縣官併省者十五六，常賦悉蠲，庶流亡之來歸，惟是酒稅務恐尚仍舊貫，若非此州，郡無他入，臣竊謂酒務尚可稅務專以賣利，官得其一，公吏取其十，物價必貴，民益無聊，是利不可得而害則多也。望俾有司相度，裁有酒稅官處加減省，前日爲縣者，今已改而爲鎮，人戶必稀少，願能勿置，姑捐以予民，惟舟車衝會之地存置，俟三二年，旅人通行，民稍歸業，復舊未晚。詔以付淮南提點官張澄照會。　詔

職事官監察御史至侍從並館職正字已上，及在外侍從官監司帥守，各舉所知充監司守令，限半月具奏，餘依元年十一月壬子薦舉詔賞罰施行。時侍御史張致遠乞除言事官外，自監察御史至侍從並館職正字已上，各舉所知，不限員數，不拘官品，某人可爲監司郡守，某人可爲縣令，舉詞並載事實，無用虛文，實封投進，降付三省，編類籍記，參考除授，頃歲宰執侍從，多分符竹，則監司之任，宜稍增重，臣今乞每路改置一都轉運使，以侍從官爲之，宗室參選，歷在都名次，縣令有闕，十占六七，臣今乞以令令闕通注，其他方許陞歷，仍視郡邑之大小，以處資格之淺深，事務之繁簡，以稱才力之優劣，遠方尤慎其選，許之久任，庶幾能爲陛下宣布德澤，惠愛赤子，以稱詔旨，臣所乞請，可參酌衆言，以得其實，然識見不同，兼恐各懷恩怨，或舉一二人以塞命，則無益於事，昔人有言曰：進賢受賞，伏望聖慈，更議有以勸率之，使之盡言無隱，則旁搜遠訪，罕有棄遺，故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劉馥以明堂恩乞任子，吏部言馥改官非格法，詔特許之，仍命今後更有似此之人，依此。　詔劉馥獨相面有此指揮，此事當考。　馥、成都人，宣和末，獻玉帶於王黼，召對，賜進士出身，改京秩。　黼獻玉帶事，此據遠子墓中外遺事。　侍御史張致遠奏：馥出身冒濫，今蚤緣輕授，仍啓倖門，何以厲世磨鈍，望令吏部更切考究，黼之本末，依格改官，乃命吏部再行取會申省。　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范正己、左中奉大夫陸彥欽並降二官，能川陝宣撫司參謀，仍令都督行府取勘，時宣撫副使吳玠言：正己等乘處法原病篤，擅移王彥軍馬，更不與臣商量，離開將帥，有害軍機，乞重賜施行。又言：緣臣人微望輕，致本司官屬輒敢淩忽，伏望將臣先賜罷黜，詔玠無罪可待，二人遂坐黜。初，玠疑正己等私有印章，下其事于漢川府，簽書節度判官總公事史焯具以枉報，會朝廷察其實，事乃已。焯、眉山人也。　史焯事，以郭博所撰墓誌附入，但博謂二人以此得罪，誠則非也，今且闕

調書之日屬，紹興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庚寅中書門下省勘會，奚玠元案彥欽正已陸彥欽本理已明，別無勘問事，有旨特與免勘。

及本司官吏並轉一官資，時諸路以逃移民數除豁上供，戶部疑其欺，奏遣憲臣核實，至是叔獻言：江州隱匿上供紬絹共一萬二千匹，戶部尚書章誼等言：叔獻委實盡心職事，若不褒賞，切慮無以激勸，故有是旨。其後當制舍人言：臣取到戶部公案點對，得叔獻所申，乃是江州先申省部，並轉運司合納數目，即非數少，至叔獻到江州，本州爲見歸業人戶不多，開墾田畝，比來殘破已前，共止及三分之一，其和買比舊，卻是一分半以上，所以根究元申人吏行遣外，申提刑司比元申數少，即非隱匿上供，兼叔獻自權本州，今勸誘人戶輸納，即是實納數未足，契勘江州在江西一路，累經敵馬殘破，並馬進等在城下半年殺戮，至今戶口十損七八，諸路申逃絕之數，多是承例不敢盡數除豁，所以本州慮後來催納不足，無所從出，故後申提刑司數少，叔獻心知如此，更不恤民力有無，但將多數迎合省部，妄申檢察到隱落，以爲己功，僥倖冒賞，若是人戶合輸之物，如何卻蹤江州，令勸誘輸納，顯見叔獻姦僞情狀甚明，臣竊見前後寬恤詔令，多委提刑檢察，蓋爲漕臣錢穀之任，利在斂取，故以寬恤責憲臣推行，謂其利害無所關涉，必爲朝廷盡心行法，今叔獻身持憲節，其所爲反如此，則凋瘵之民，將何赴愬乎，今既未能正其爲姦失職之

罪。又從戶部之請。特轉官資。是賞奸也。是誘諸路憲臣。皆爲欺妄以倖賞也。欲望聖明察叔獻之姦妄。將前降各轉一官資追還不行。上爲寢其命。 寢命在七月癸子。今併書之。是時劉大中、胡寅並爲舍人。 秘書省著作佐郎兼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知漳州。右朝散郎陳敏識知太平州。敏識闕官凡五歲。至是始錄之。 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勘合錢。即所謂鈔旁定帖錢者。 尚書省令史董紘能。令大理寺治罪。紘隸左右司。而私受廣東統制官韓京劄子。充本軍收接文字。爲之經營功賞。都司官言恐因而刺探朝廷事務。漏洩機密。故黜之。 故迪功郎范端益特贈承事郎。官一子。端益爲零都尉。捕劇賊死於陣。

戊寅。故進士趙鼎特贈右承務郎。鼎弟右司諫鼎乞以扈駕功秩恩回贈鼎一官。故有是命。 尚書吏部員外郎兼都督府諮議軍事王純、吏部員外郎李元瀹、金部員外郎吳幷皆卒。近臣章誼等言其貧。乃各賜銀百兩。

己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兼太平州宣撫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兼鎮江府宣撫使。 詔自今春秋銓試出官及試刑法教官。或文武官應舉試中之人。並令所屬官司出給公據。以革詐冒。用吏部侍郎鄭滋請也。 近方降旨罷試教官。此復令給公據。

辛巳。詔川陝監司知通去替一年。令轉運司具狀申尚書省。餘依八路舊法差注。以中書門下言。今道路稍通。令循舊制也。自是宣撫司之權殺矣。 新除國子監丞程克俊守尚書駕部員外郎。 詔泰興縣依舊隸揚州。 川陝宣撫司續奏仙人關勝捷。內階州楊家崖捍禦官兵武節大夫姜成等二千八百三十七人。各轉一官資。 詔販淮、浙鹽至荊、湖州軍。如願般販往襄陽府路者聽從便。京西、路東北鹽地分。至是始通焉。

壬午。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軍事邵溥兼權川陝宣撫副使。溥司縣州。應軍期錢糧等事。與吳玠通行主管。餘依虞法原所得指揮。時溥寓居犍爲縣。故就用之。然自是戰守事玠始專行。溥蓋不得預。 祕書省正字李公懋入對。言荊南自孔彥舟、鍾相之亂。移治枝江。今六年矣。荊、襄俱重地。若荊南不守。襄陽難以獨立。蓋枝江非要害之衝。上遣宜都。紙可爲走計。異時襄陽失守。猶可爲辭。今收復襄陽。而荊南尚寓枝江。朝廷何賴。始聞解潛遣人到朝廷云。百姓慟哭。不肯歸府。可謂欺誕。上曰。帥臣若歸後。民自安之。但帥臣不肯歸耳。先是潛遣鎮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右從事郎劉時赴都堂白事。前一日召對。改京官。故公懋及之。 詔製造御前軍器所隸工部。能提舉所。令工部郎官軍器監官輪日往軍器所檢視。遂以戶部尚書章誼兼權工部尚書。 英州編管人傅雩量移南雄州。權中書舍人胡寅奏其罪。請永不量移。以爲後來亂賊之戒。命乃寢。 右承務郎張省括特補右修職郎。省括、洺州人。舉進士不第。馬擴爲節制應援軍馬使。用便宜補初品官。至是自言說諭斬賽之勞。乞正補京秩。故有是命。

癸未。詔殿前馬步軍司各據見管兵數。權行排置指揮。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俶擾。軍

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藏藏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仿佛舊例。立爲轉員之法。乃詔諸班直將校親從軍官各依條排轉一資。三司將校亦與轉行。時殿前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而已。 左宣教郎王居修充敕令所詳定官。 右從事郎權通判汀州郭濤特改合入官。先是清流縣官李震率衆二百爲盜。濤合軍民之兵掩捕盡殺之。言者奏其事。下帥司核實如章。乃有是命。

甲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上賜手劄曰。昨因敵退。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憚行。卿獨請以身任其責。朕甚嘉之。翌日。趙鼎進呈。世忠已過淮南。乞遣中使撫問。上曰。當別有所賜。近劉光世進馬來。問朕乞花瓶。已輟玉瓶賜之矣。乃復賜世忠銀合茶藥。且以手劄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荊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臨敵佞儒者。世忠遣以市鹽。設樂大燕會。俾爲婦人妝而恥之。軍壘既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爲重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權尚書戶部侍郎。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進省記到建炎時政記二册。上謂大臣曰。朕已看過。皆是實時。綱近日論事。非往時之比。趙鼎曰。綱才氣過人。但向辟屬官。多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 武顯大夫測秀州管界巡檢崔慎由特差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始用魏矼薦也。 矼薦慎由。見四年八月戊戌。 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曹勛爲浙東路兵馬副都監。勛除江西副都監。未上。以闕遠爲請。故改命之。言者論勛不習武藝。專事請求。宜和間補官首尾一年。即帶閤職。遂至大夫。僥倖之速。無如勛者。艱難之時。文武並用。欲其協濟事功。豈有武臣差除。不合公論者。乃置而不問。乞奪勛敕命。依舊令閤。從之。勛自燕山得歸。凡九年。未嘗遷秩也。 勛勛新除。在三月丁酉。

丁亥。參知政事孟庾言。檢察內外官司錢物。並從總制司一面擬定。取旨行下。仍申尚書省。其利害明白。事體稍重。合從宜更改。並內外主管財計官吏。遇有缺及不堪倚仗之人。並依今來所得聖訓。與宰執商議施行。從之。庾初受命。乞本司事。依例進呈。得旨關中尚書省。至是上諭庾以事重者與宰執同議。故有是請焉。 故端明殿學士左正議大夫盧法原特贈五官。令所屬量給葬事。

戊子。詔兩浙諸郡市客舟爲起綱之用。仍立綱官賞罰。以給事中陳與義言。雇船轉輸。官民交弊故也。

編建路兵馬都監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充都督府選鋒統制。王燮之能也。其兵皆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麾下。世景時方捕虔寇未獲。故世忠請之。行府言已遣他將代赴淮東。故世景改命。 太常議故陸海軍節度使鄭瑤之曰榮恭。瑤之、紳子也。

己丑。提點淮南兩路公事都督府提領市易務張澄乞泗、楚、濠、廬州、壽春府市易務監官。到任半年轉一官。二年更轉一官。選人通三考改合入官。本錢十萬緡已上收息一倍。即與轉一官。仍減二年磨勘。虧折

元本者。展二年磨勘。每萬緡收息錢三分以上。給五十千。官吏均給折一分以上。仍與專副備價。其餘以是爲差。歲終委建康府都市易場監官點算。置籍申本司比較。並從之。

庚寅。左朝請郎王紹守尚書金部員外郎。右通直郎周三畏守刑部員外郎。

辛卯。中書門下後省奏。上殿臣寮有親聞聖語者。乞依慶歷七年詔旨。備錄關修注官。如循習故例。隱匿不報。以違制論。以監察御史許搏有請也。　起復祕閣修撰淮東宣撫使司參謀官陳桷言。瀕淮之地。久經兵火。官私廢田。一目千里。連年既失耕耨。草莽覆蔽。地皆肥饒。臣願敕分屯諸帥。占射無主荒田。度輕重之力。斟酌多寡。給所部官兵。趁時布種。或體倣陝西弓箭手法。從長區處。因地所宜。種麻粟稻麥。一切聽之。無問租稅。力耕之人。添破糧米。朝廷逐旋應副耕牛。委之諸帥。計置種子。將來盡還其價。不特人糧可以足辦。如飼馬芻秣之用。亦皆沛然矣。仍乞委自都督府選官兼總其事。令親到逐司與主帥熟議。俟上下情通。然後行之。每軍就令統制統制領官管認監督。近上謀議官領之。收成受納之日。同認所得之數。並隨時價直。具申都督府籍記。支還價錢。以金銀見錢品搭給降。將逐司所得。除一歲合支數外。餘就令封樁。爲備積之計。詔關都督行府。

壬辰。左奉議郎李椿年入對。上問以民間利害。椿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財用非不足。而州縣每每不治者。在不得人耳。若於二稅稍加措置。不致失陷。用度自足。若轉運司更將常賦隨時轉易。通一路之有無。財不可勝用也。上曰。今日監司郡守。不相協濟。朕在河朔。親所備見。監司所至。不恤州郡有無。並行刻剝。州郡往往藏匿不令監司知。椿年奏曰。誠如聖訓。椿年、浮梁人。嘗知寧國縣。劉大中所薦也。尋以椿年通判洪州。四月辛亥。

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建康見今修築城浚濠。調五縣夫。計役三千人。建康累經殘破。屯大軍。比之它州。民力最爲凋弊。況方農桑之月。妨費本業。誠爲可慮。乞令帥司權于鄰近太平、廣德、宣、池諸郡。均差廂軍。及在城人兵。赴本府執役。將見科諸縣人夫。並行放散。從之。　詔廣東、福建路招捕海賊朱聰。時商舶且來。而海道未可涉。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言。有海南綱首結領綜伴前來。號爲東船。賊亦素憚。乞優立賞典。同力掩捕。乃命福建、廣西帥臣疾速措置。

癸巳。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競產。而執出白契者。毋得行。用從兩浙轉運副使吳革請也。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請。孟庾、沈與求曰。以天氣久塞。霖損甚衆。上曰。朕見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于延春閣兩蠶。實農家養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　左迪功郎雙州路闕寨幹辦官張戒特改左承奉郎。戒、正平人。以趙鼎薦得召對。上謂鼎曰。戒禮貌生疏。必未會大段歷任。鼎曰。自登第十餘年。只會作縣令。上曰。論事頗有理。然爲文未成就。鼎曰。如其人剛拙。上曰。人才和柔者多。剛直者最難得。乃以戒爲國子監丞。（或除監丞在四月辛亥。）

乙未。初權鉛錫。應產鉛錫冶坑。盡行封樁。具數併價申都。令權貨務依鹽法措置。印造文引。許客人算請

給賣。齎赴指定州軍坑場。又請通行興販。所有鑄錢司合用鼓鑄數。仰貫錢赴坑場依價收買。本錢依舊令轉運司支撥。如不足。於上供錢內貼支。如數目比額增減。其守令監官巡尉。並比類賞納鹽增立賞罰。用總制司請也。　右儒林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傅入對。乞召見武臣。上曰。如諸將佐。朕皆識其面目。其能否亦皆知之。論久任。因言近歲如明州、鎮江、建康守帥。更易頻數。上曰。太守止是治民。傅對曰。如到任一兩月間。官吏面目。猶未能識。豈暇詢究民間利病。上曰。然。尋以傅爲右宣教郎。　尚書右僕射張俊言。臣被旨暫往江上措置邊防。臣近到鎮江、建康府。以相去行在所地理未遠。即不敢一面施行。即次關報。勸經旬月。稽慮誤事。臣將來到上江日。如有似此事件。欲並依先降指揮。施行訖具奏。從之。初。淩既定招來湖寇之計。乃命荊湖制置使岳飛先以兵往。淩又慮諸將未諭此意。或遇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具奏請行。上許焉。（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張浚以都督敕榜。先遣岳飛屯于鼎州。吳錫軍于橫口。浚即進兵。或說浚曰。不可。進而勝。則補一漢人耳。如其不勝。則都督爲諸將輕矣。浚曰。奈何。或曰。不如先揚聲官軍人馬各已差官檢點矣。岳飛屯之軍。當時諸軍中。是以檢點而進也。或不時。稱有故。浚從之。未幾。以輔逢軍橫口。浚駐潭州。）

詔福州因綠軍期借用常平錢。特與除破。時本路提刑司以朝旨責償甚緩。帥臣張請于朝。乃命限二年。後省奏。檢詳福州所奏事理。若朝廷察知其不涉欺罔。如委實逐急應副軍須用過。雖盡免放可也。今徒分限責還。要之終取於民而已。當時移用官吏。必無備償之理。彼民何事。而重困之。若來年又於科率之外。別敷常平積欠。臣恐愈見難辦。徒掛簿書。資吏姦耳。區區愚慮。陛下儻以爲然。乞降指揮。近日所遣閩、廣之使。與逐路提刑。只令檢察欺弊。與非理移用。其緣軍須支費過常平錢物。往者不問。來者如律。如此則四方皆知朝廷初非利其數多而欲取之也。不亦善乎。上乃寢前命。既而漕臣薛昌宗又請其餘七州軍借過常平司錢物。並特與除破。從之。（昌宗請。在七月癸丑。）初。命翰林院醫官王繼善入內看醫。本院以未經試補。用舊法執奏。御寶批特依今來指揮。後省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驟令繼善入內看醫。失立法之意。開倖進之門。利害所關。不敢忽而不論。蓋賜追寢。從之。（王繼善恐是繼先弟。當考。）

丙申。龍圖閣直學士知撫州汪藻提舉江州太平觀。時朝廷議銓量監司郡守。其資序已深。雖無顯過。而才非所宜者。以祠祿處之。張致遠爲御史。嘗言藻素多玷闕。自簡俱存。湖州之政。至今傳笑。法行自貴始。先罷藻。彼歉於中者。將望風投劾而去矣。此亦銓量之至要也。故藻遂罷。　降授左朝奉郎胡蒙復所降一官。以赦敘也。權中書舍人胡寅言。考之公論。蒙在五使。最無善狀。夫人臣受命於君者。殆無二蒙。乃慢陛下之命。憚貴之威。罪不容於死。今赦宥稍敘。若官。則當爲他日任用之漸。俾附下罔上人。無復忌畏。而刑賞亂矣。命乃寢。

丁酉。復移浙西安撫司於臨安府。以駐蹕之地。理宜增重事權故也。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兼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克小麻。或移浙西帥司事在閏二月己巳。今從日麻。）試尚書吏部侍郎

兼侍講鄭滋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兩易。左迪功郎敕令所刪定官兼史館校勘鄧名世守祕書省正字。仍與正字王蘋、虞杓並兼校勘。詔端明殿學士知德州董耘累請宮祠。可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程瑀知撫州。直龍圖閣新知泉州魏矼知德州。自是郡守之非才者。稍稍被汰矣。矼在蜀時。常論江東提點刑獄公事虞漫與執政連親。不可任憲法。乃引嫌移建州。　命權貨務降鹽鈔六十萬緡。赴都督行府。收糴江南旱禾米。

戊戌。詔樞密院計議官呂用中、徐康、編修官霍蘧並以檢察逐路經費財用爲名。用中浙西、康江東、蘧浙東路。乃借奉使印。上皆召見。賜裝錢而遣之。　右承奉郎宋應遣三官。應父喬年爲殿中監。以修明堂增秩恩回授應京官。用吏部審量而有是命。　詔道州丁米。依舊于田畝上均敷。用本州請也。先是湖南諸郡。歲調上戶充土丁戍邊。其下戶不行之丁。則隨稅輸米。後以官軍戍邊。而戍米如故。道州歲輸米二千餘斛。近歲爲率盜所殘。人丁益少。遂以田稅取之。守臣右朝奉大夫趙坦乞以二分敷于田畝。一分敷于民丁。舉下轉運司。而坦已去。代者言。如此則每丁當輸二斗有奇。貧戶丁多之人。猶爲偏重。故有是旨。既而言者以爲湖南民力重困。乞將一路有丁米去處。並與蠲減一分。乃命轉運司相度申尚書省。後不果行。（後旨在四月甲辰。明年八月己亥。至迪又請均之田稅。十四年十月戊戌所書可參考。）

己亥。詔諸部尚書遇闕許除侍郎兩員。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姚舜明陞徽猷閣待制。以中書門下省言。舜明自除權侍郎至今。通及一年也。　詔沈晦累請宮祠。可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祕閣修撰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劉寧止知鎮江府。促之任。　晉者請進納武臣。候轉至大夫日。過郊方得封贈。從之。

庚子。罷饒州孳生監。鄱陽地高寒。非馬所宜。自置監至今。所蓄牝牡馬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而已。其芻粟又皆賦于民。人不以爲便。故罷之。左朝請大夫提舉孳生監牧事鄱漸坐失職免官。仍削二秩。　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辯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于道者爲獻。上許之。居正乃蒐爲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貶。悉寄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爲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遠。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爲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牴牾。集而成之。謂之辯學。詔送祕書省。崇觀間。王安石學益盛。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儿案。居正獨非之。至是因事請對。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諭。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爲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民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卽序上語繫於辯學。書省上之。

爭丑。都督行府言。左朝散郎知泰州邵彪具到營田利害。願請射荒田。每畝課子五升。田土瘠薄者。益與裁減。耕種五年。仍不欠官司課子。許認爲己業。限外元主識認。或照驗明白。卽許自踏逐荒田。依數指射。以爲己業。如是五年內歸業。卽許佃人畫時交還。量出工力錢。還佃人。勸會所陳。委可施行。今關送尚書省指揮。從之。初、傅崧卿之經始營田也。十年內許地主識認。後用陳規議。滿三年不欠官稅者。許充己業。最後有旨。三年外田主自首者。給還三分之一。餘聽指射荒田。以足元數。彪謂。前旨有害力耕之人。後旨有妨歸業之戶。故有是請。後用便宜行之。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見其所關。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皆不樂。宰相趙鼎一切不較。人以爲難。（行府關三省事。以趙鼎事實修入前此。未有稱關送尚書省指揮者。故因此逐書之。）　賜光州度僧牒二百爲營田費。用都督行府請也。先是賜壽春府度牒四百道。故光州援以爲請。　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新臨安府兵馬都監楊華添差潭州兵馬鈐轄。

壬寅。丁憂人韓璜起復右朝奉大夫充淮西宣撫使司參議官。璜、開封人。其父爲省吏。劉光世所辟也。

癸卯。刑部請因事到官實負冤抑。而呼萬歲者。杖一百。蓋法概徒二年。言者以爲情有重輕。乃申明行下。其餘論如律。　移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於眞州。　初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言。謹析爲十事。一論用兵之策。大略以爲敵性貪婪。吞噬不已。若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必不可復。僞齊資糧。必不可焚。和議之計。必不可諧。大江之南。必不可保。宜開道使臣。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給之。而我急爲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二論彼此形勢。大略謂尼瑪哈之性。好殺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謳吟思鄉。勢必潰散。又劉彥宗、斡喇布伊都、札木國王、洛索貝勒皆已死。所存者材氣皆在數人下。子女玉帛。充滿於室。志驕意滿。有將亡之兆。而我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器械已略備矣。臣竊料劉光世、韓世忠、張浚、楊沂中、岳飛、王燮下兵數。得甘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夫太祖、太宗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今有兵十五萬。若不用兵。則必有後時之悔。三論舉兵之時。大略謂金人風俗。每於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放牧。號曰入澱。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澱。準備戰鬬。又金人所長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今若以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餘矣。四論分道進兵之策。大略謂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宜分兵二萬人。由泗上搗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爲援。不可深入。俟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供軍事。大略謂海道之兵。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由江、淮可運。惟趨汴之軍。當持十萬糧。過南京則糧亦可因矣。乞于明州支米一萬二千斛。爲海道諸軍一月之糧。及委江、浙漕臣。揀選精米五萬斛。前期運至泗州。準備趨汴諸軍。附舟入界。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經理淮甸。大略論淮南天下沃壤。今焚蕩一空。除濠、泗州、壽春府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要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事畢矣。臣嘗考泰州鹽息。歲產

千四五百緡。倍於二浙。尤宜選任能吏。八論機會不可失。今戶部月支百一十萬緡。若不用兵。無息肩之期。則東南民力重困。九論舟楫之利。大略謂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舡入海。不得耐久。而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海船於明州岸。以擾僞齊京東、河北及平、營諸郡。如范溫、崔邦弼、王進等。可令北去。王進本登州弁過鋒兵士。金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並謀獨斷。大略謂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義。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必。今陛下以善後之計。不詢於前宰執。臣料六人者。或以爲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料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爲上策莫如自治。或以爲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所見不同。在聖主獨斷而已。自建炎以來。所遣使命。前後所請。非不切至。竊料金人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以欺我爾。如和議果成。則臣舉兵之策。寘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愚言或可以備收錄。　持服朱勝非言。自陛下講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內外勁兵三十餘萬。勇氣可作。機會可乘。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列上四事。一曰進討僭僞。二曰守備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敵勢。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淮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進禦爲誤國。而退避爲愛君。今天啓宸衷。親御大敵。則其效概可覩矣。願自今勿爲退避之計。勿遣和議之使。議者或欲大舉。或欲且保一隅。臣皆以爲不然。願陛下駐蹕建康。料理荊、襄。以爲藩籬。當理淮南。以爲家計。俟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命諸將分道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夫淮甸、荊襄。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今當于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以揚、廬、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卜築城壘。如開新邊。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荊襄則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敵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當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將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反此而已。守備既成。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雖因敵決勝。不可預圖。臣願竊以爲獻者。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所據非用武之地。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推引二浙。襟帶江湖。漕運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大臣熟計之。夫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陷於僭逆。豈其本心。儻藩籬既成。境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或願爲內應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與爵賞。更願力爲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又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大略謂今選於衆。以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二曰公選人材。大略謂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蓋自昔抱不羣之才者。皆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疑閑。或指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雖負重謗讟

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夫人主豈能常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用人。以興邦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必由於公道故也。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三曰變革士風。大略謂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士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核事實。惟欲傷人。大則大進。小則小遷。翕習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須當核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不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西事。浚以忠許國。雖失機會。不爲無過。而言者羅以大惡。賴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爲之辨。得自洗濯。不然。何以雪哉。夫朝廷設耳目之官。固許風聞。若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願陛下降詔戒士大夫。使體德義。務從忠厚。四曰愛惜日力。大略謂事粗定之時。朝所推行者。皆籌畫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金、齊之所陵侮。願詔大臣熟議。所以爲規模者。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五曰務盡人事。大略謂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今未能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可乎。願與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六曰寅畏天戒。大略謂比年以來。天屢譴告。願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綱書凡萬言。其大指如此。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言。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彼己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旅之氣因以沮。皆非至當之論。爲國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虛張爲強。亦不必以力弱爲怯。國家自金人入犯之初。但當許契丹故地。廟堂太怯。遂以三鎮許之。不知民不肯從。雖欲割棄而不可。是太怯之過也。其後金人退師。亦頗欲捨三鎮。而要厚賂。廟堂謀之不審。乃結契丹之叛臣爲金人腹心者。欲與合謀。又濟以邊臣。掩殺割地官。以變前議。雖甚美。實無成功。是虛張之過也。臣頃歸朝廷。妄進狂瞽。令劉世光通書敵帥。說其利害。以爲得地則歸豫。失好則在金。卽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敵果退師。豫邀之東平百端。敵言。俟兒孫長大。與你圖此。臣恭聞陛下宣諭。以爲得之北來人臣。益知不必虛張也。繼因海舟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播大長書歸諭以立國之體。當明逆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以統衆。從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者。淵聖所割河朔。既亦有盟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書。縱益恭北還。旋有所留一二使人來歸。後所遣使。悉不拘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太怯也。今者逆賊劉豫。陰導金人。提兵南向。此在朝廷。當以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爲國。不安慰強敵。則逆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待釁。今賊豫知我欲乘機以舉。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兩國相敵。力強者驕。不足深較。樊噲憤匈奴侮慢。欲以十萬橫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盛強之時。況今勢有未便。臣前奏乞安慰強敵。當用所獲金人。令諸將通其大長書。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自古立國。必明君臣之義。陳常作亂。孔子請討。此齊國之亂臣。而魯不容。況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大淪。何以爲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檄數其罪。而陽推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衆。益知討叛之不必太怯也。金人立豫。諸帥皆不以爲是。其以爲是者。意保河朔。猶當以二聖爲請。臣前奏亦已略具。果蒙陛下採納。則逆順之勢一分。人百其勇。是爲攻

戰之利。界在夾河諸軍分處南北。皆若游羅宏遠。堂奧以安。是爲守備之宜。因所獲金人。厚存拊之。彼各識所屬大長之意。分遣書詞。不至差殊。則是爲措置之方。使敵知朝廷志在討叛。而意不得已也。使豫衆知朝廷但誅首惡。而脅從罔治。則是爲綏懷之略。若乃器械之良。窺軍食之困匱。禆校之才否。山川之險夷。則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之知。臣不敢臆說也。迂疏無所知識。惟聖明財察。　左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爲決戰將軍萬全元老劄子以獻。大略謂敵之奔北。尾擊過淮可也。未宜遠去。若犯此而前。略地就糧。則失遺民之望。飛芻輓粟。則難漕運之繼。又言關師古、孔彥舟叛去。初非本心。儻能遣間使往諭上意。俾知自效。又言當屯師淮甸、荊南。維落江表。今敵人潛師而北。必將彷徨徘徊於宿亳、淮、徐之間。營糧濟師。待時而再南來。出沒荊襄。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與爲水攻之謀。益以步人水陸俱下。使吾守株於前。而長江之險已奪吾後。則將奈何。與其急於目前之追襲。不若修政以爲善後之計。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綯言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綏懷之略。莫若恤吾民。今新捷頓勝之後。長慮卻顧。所宜深講。願詔諸帥各分士卒之半。分據淮南要害之地。明間諜。遠斥堠。厲兵秣馬。常若敵至。借使復來。力足以禦。或謂兵雖衆而士氣驕惰。何足爲固。淮甸者國家所必爭。不可失之地。蓋保淮甸。然後可以駐蹕建康。經理中原。或謂敵人之糧匆遽而歸。又謂金人能襲承、楚。而不能犯通、泰。足以明其兵之少。臣皆不敢以爲然。金人犯順十年。初未嘗齎糧也。累年以來。僞境固以畫宿州爲界矣。今陰導敵人無故出境。彼必以謂得承、楚而有之。則通、泰在吾腹中。可不攻而下。然則淮甸豈可不固守。所謂經久遠者。其說有二。一則規駐蹕之利。一則操統御之權。駐蹕之地。未有過於建康者。使今冬敵不犯軼。則來春鑾輿可駐建康。國家待遇諸將。爵位極矣。寵錫至矣。事權重矣。前古所謂善將將者。惟陛下留神而加意焉。豫、泗、襄、鄧以北。陷僞境者。皆吾民也。臣謂宜因事區別。或降附之際。或俘獲之餘。願從則隨宜存撫。欲歸則畀以齎糧。使人知聖度寬洪。海涵天覆。彼羅來戰。則人無鬭志。衆有逃心。我往伐彼。即前徒倒戈。無所爲敵矣。吾民之在東南者。累年以來。如預納苗稅。及和買紬絹之類。盡竭所有。樂輸而不病。獨可不思加惠哉。　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成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荊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虞。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邪。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棋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耳。則所患者轉輸也。考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悉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荊湖之粟以餉岳、鄂、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

不足也。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復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陞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慮。猶以爲未然。究其本源。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所謂修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於家。勤於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去也。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何患外國之不服。在陛下果斷而力行之。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顏岐言攻戰之利。在擇賢將。守備之宜。在明賞罰。措置得其方。在號令不妄動。綏懷明其路。在軍民各安業。又曰。忍之又忍。天下歸仁。願陛下不廢臣愚戇之言。以助聖德萬分之一。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置綏懷各五事。所謂戰陣之利有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爲進取之地。淮南爲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以一力而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爲根本。苟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將中如牛皐、王進、楊琪、史康民皆京東士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爲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取衆統帥。各兩三名。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爲戰而已。謹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也。今卻敵退兵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講。道遣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爲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虛根本之備。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爲進取。而不至虛內以事外。苟未有斯人。則前日輕兵之說。爲不可廢。臣聞朝廷下福建造下虹七百艘。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金人他年入犯。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淮甸。爲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枝右梧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誘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爲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宜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士風。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置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敕牓。大略謂宜因秋冬之交。闢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軍寡。乃籍五軍以爲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爲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

一軍。則其較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軍完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有禁軍給使外。餘以備從衣糧畀之使自備。人以役。大抵數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爲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嘗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誅之。謂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通德義。先賑卹。通關津。選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爲山寨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諮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屋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爲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拒抗者。固在勦戮。其有良善老弱之人。皆寬貸。俾洒然有更生之望。又上四事。曰畏天。畏民。任臣。擇才。　端明殿學士致仕翟汝文言。朝廷無遠略。無定論。無腹心謀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金人蹂藉中國。乘輿越在窩土。雖西晉戎兵之禍。唐室安、史之亂。不至於此。自建炎假援。今九年矣。天下日苦於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猶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不識也。昔晉武帝欲平吳。得張華、羊祜、杜預以贊其計。唐憲宗討淮蔡。武宗平澤潞。賴裴度、李德裕以成其功。今羣臣泛泛然。如河中之水。則陛下雖與權事揆策。以圖今日之舉乎。臣願擇大臣有深謀者任之。責其恢復。用拔能將。必以刻敵。合天下之英傑相與謀議。立國之綱紀。規模先定。然後可爲也。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言。臣觀女眞辱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善戰。今三大帥所統。頗多西人。復聞吳玠繼有捷奏。軍勢益振。敵意必搖。況祖宗之澤垂二百年。民心愛戴。而賊豫父子虐用其民。殆不堪命。則攻戰之利。臣固知矣。自荊襄以至江、淮。綿亙數千里。今若無事而概爲守具。不惟兵勢之分。所在寡弱。兼亦勞人費財。坐以守困。不若分擇文武臣寮。案行計度。量遠近之中。求險阻之要。屯兵積糧。以至器械戰船之屬。一皆素具。夫淮南、賊豫父子覬覦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徑趨大江。前日潘致堯回。其書已有江北不請屯戍人馬之語。及遣王翊來。果持分畫之說。我既難從。以理拒之。所議未定。便可扼險而固守。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沿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或謂車駕方在浙西。翼衛全恃江上。故三將皆屯江濱。或朝廷本欲示敵以弱。尚存修好之議。若移兩將江北。或致蓄僞與爭。臣謂張浚既治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屛衛行闕。力已有餘。況世忠、光世。若在淮南。游羅可謂申固。若謂不欲致疑敵人。彼既舉兵深入。我則移屯有名。若慮引惹生事。但嘗約束。俾無得以一人一騎踰淮而北可矣。方今所謂措置。莫若攻守二策。今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有一纖芥利害。未免更相疑疾。若欲並遣進攻。必先選命總帥。分以精銳之兵。附以招集之衆。合數萬人。自成一軍。雖令既一。權力既重。諸將雖素貴驕。敢不聽從。維持輯睦。使必有成。其利害與用非素所撫循之兵而僥倖取勝者。蓋亦異矣。徽

甸、山東、關河之民。猶金人之殘暴。苦僞齊之煩苛。爲今之計。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爲先。今淮南、江東、西荒閑之田至多。謂宜揭榜境上。或遣賛軍之可信伏者。深入僞境。轉相告諭。俟其來歸。從所欲往。授田給糧。捐其賦租。遂其生理。必將接迹而至。臣昨在軍前。聞金帥頗有厭兵之意。其衆軍亦甚思休息。特尼瑪哈、固新、高慶裔輩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攜貳。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待矣。肖胄又上奏請屯田。其說以爲江之南岸並江之民甚少。曠土甚多。皆可指爲屯田。沿江大將各見分地。而屯軍士舊嘗爲農者。十計五六。擇其非甚精銳可爲田者。使各受地。凡爲田者。聚屯於所田之旁。有形勢之地。農隙則各試其所習之技。歲成則多分以所穫之禾麥。軍士所田。必不能盡徧長江之南岸。則募江北流徙之人給之。又有餘。則募江南無業願遷之人給之。其分給部勒訓習。如軍士之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農具穀種營屯之費。不憚以圖長久之利者。國家所當急務也。凡治營田。皆占形勢之地。則應江上之勢。可備禦處。遂習因田以成營屯之中。擇其甚要名處。又加以重兵爲大寨。一年之後。大寨之糧食。可稍取於田之穀。則漕運之費省。大寨之軍。止則可保江而固守。出則可以渡江而攻討。屯田之士。常爲根本。傳烽數號。敵千里不絕。則敵人之情畏矣。津岸有可絕江處。皆預設險固。使不得渡。浦漵有可泊舟處。當素備舟師。使不得入。險固非一日可設也。舟師非一日可習也。可因屯兵使爲之。積日有功。事至可戰。則戰守之流盡矣。肖宰執所奏。必非一時來上。如朱勝非在湖州、王綯在廬山。其疏必先至。李綱在福武、張守在福州、顏岐在福清。其疏必後至。今且併附卷末。以便稽考。此外范宗尹、許翰、馮澥、路允迪、盧益、葉夢得、張澂、宇文粹中、王孝迪、謝克家、富直柔所論。徐俯輩所奏。未見當來本月附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八

【紹興五年】夏四月甲辰朔。監察御史田如鼇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如鼇嘗上書排詆朝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絢。[illegible]人對。上因曰。臺臣耳目之官。朕未嘗不愼此選。然必試之六察。度其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與求曰。臺臣與朝廷分持紀綱。要須得沈厚練達之人。則論事不苟。可以仰副聖意。上曰。用沈厚練達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爲一家。不分而爲二。若朝廷所行。臺諫輒詆之。臺諫所論。朝廷輒沮之。則事何由濟。趙鼎曰。朝廷與臺諫實相爲表裏。翌日。如鼇遂罷郎官之命。後三日。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鼇罷御史。未知所以。四月壬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補外。奏一介發疑。登朝見疑同列。立致讒言。賴聖學高明。物情洞照。不待臣之辨析已出聖斷施行。當時指此事也。八年三月辛卯。御史中丞常同奏。如鼇上書力排善類。乃趨附陵輿之謀。結爲死黨。賴陛下察見奸心。亟逐如鼇。遂得安靜。今併附之。更俟詳考。蔣此時爲右司諫。

遣內侍往潭州勞張浚。仍以銀合茶藥賜之。　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仍俟成書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光山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公事錢愐帶御器械。　詔進士王九齡召赴行在。令閤門引見上殿。九齡、無錫人。其上世姓同太祖廟諱之上字。因改焉。九齡博極羣書。卓越有大志。嘗曰食求言。九齡上書論役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已見於今日。中書門下省奏江、浙沿襲舊例。差

懼正長催科等事，致有破產失業流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頗多，惟九齡建陳，曲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命。九齡入見，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賦稅，五課農桑，上再三稱善。趙鼎謂九齡奏疏，謂同列曰：王君論事，盡天下之害，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爲右迪功郎太平州當塗縣主簿。孫覿

[注] 九齡嘉祐云：有不悅其言者，止授初等一官，不知何據。實考九齡以紹興月乙丑補官，今補書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宋伯友卒。

乙巳，詔諸路係官田自宣和以後者，令先次出賣，其房廊白地園圃等，令見賃之家，限一月自陳，依本處體例添納租課，仍與減免二分，限滿不陳，許人告，即以其地給與告人用者，實謫也。先是有詔盡鬻官田，事初在正月丁未。而議者以謂竭澤而漁，明年無魚，今軍事未支，錢在民間，猶外府也。一旦欲盡取之，何以善後。所以係官田地，乞且觀自宣和以後，應可以賣者，先委官根括，候見著實，頃畝四至，即大字榜示人戶願買，人各以時價著錢，依已措置事理出賣，庶幾歲月未久，凡事易於考驗，不至分爭，兼多在形勢戶下，取之無偽。縱使巧爲占恡，亦須高價承買，其宣和以前田地，且令官司寬緩括責步畝，增減租課，改造砧基簿，賣與不賣，他日臨時相度，事下總制司，故有是命。　廣東轉運判官田積中、新江西轉運判官王景溫、趙公竑、新廣西轉運副使宋晛、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侯蒙、湖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董補之、新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曾悟並與宮觀，理作自陳。蒙、懋弟也，殿中侍御史張絢論外臺耳目之寄，臣采諸公議，凡此七人，皆置濫之尤者，故汰之。

丙午，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彙沿海制置使郭仲荀來朝。右承奉郎黃大本貸死杖脊，刺配南雄州牢城收管。大本爲貴池丞，坐贓抵死，故有是命。既而監文思院于淙、南恩州司戶參軍莫蒙章皆以賄敗，遂斷配焉。淙、蒙章行遣，據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云，謂未見本月日。先是右奉議郎呂應問之華亭縣，亦坐贓抵死，編管化州。未數日，引赦量移，言者以爲應問國之巨蠹，肆諸市朝，猶未足以快吳人之忿。止緣應問平時厚以所得賕賄遺權要，故案發之日，大臣及侍從中，有陰爲之主者，是以有司觀望，不敢盡法勘鞫。然所上奏牘，蔽罪至絞者，猶有二焉，是豈可以常法論哉。臣竊聞前此朝廷之議，以宣州勘黃大本，及秀州勘應問二人所犯，候其獄具，中取一人尤甚者，用祖宗舊制，奏決次配，以警贓吏。今大本既以法論決，而應問贓罪貫盈，止從編置，雖道途之人，皆謂失刑，朝廷縱不追治，亦宜投畀遐荒，永不放還，少謝百姓，而自去年九月十二日，在秀州準赦編管化州，十七日至平江府，即作在道會赦，便與量移，用刑如此，何以威貪墨而成政治哉。況應問贓罪，百倍大本，吳中士大夫至民庶，皆能言之，何應問之幸，而大本之不幸也。伏望特降指揮，不許敍赦量移，日下差人押赴化州編管，庶幾貪贓之吏，或少懲艾。從之。此疏在今年七月壬辰，不出姓名，疑謝祖信所上。王明清揮麈錄云，趙鼎

[注] 恨大本靖康中爲蔡絛致書吳敏，使蔡京得死牖下，蓋正典刑，當求他書參考。然鼎問乃公著族子，鼎以故家之故，屈法貸之，要非用刑之公，而當時給舍如廖剛、劉大中、胡寅及諸臺諫皆無一言論列，良可怪也。今具載疏章，庶不失實。

詔諸縣逮

法知通失案舉，而被案於監司；諸州違法監司失案舉，而被案於臺諫，各察治得實者，並減犯人罪五等。犯人係公罪，又減二等，並不以去官原免。著爲令。始用議者請也。事在四年五月。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川陝宣撫使參議王彥知荊南府，充歸峽州荊門公安軍安撫使。先是彥聞上親征，乞提兵入援，不許。會張浚以都督視師湖南，乃召彥赴行府議事。至是令彥留所部三千人戍金、房，餘悉與俱，仍歸荊南節治，其合用錢糧，令行府於湖南、江西那移應副。

召荊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靖康中，潛爲河東制置副使，辟趙鼎幹當公事，故鼎薦用之。於是諸鎮撫使盡罷矣。　左朝請大夫淮西宣撫使司參謀官李健直祕閣，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判官，時劉光世遣健赴都堂稟議，故以命之。上召健入對，乃遣行。

戊申，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溫州至行在。宰相趙鼎率文武百僚宗室迎拜於候朝門外。　戶部奏：撰類到紹興四年實收支窠名數目，乞先次申納朝廷，從之。初用議者言，造紹興會計錄，而戶部以爲皇祐治平會計天下財賦，當時取會，動經歲月，方可成錄，故但具去年出入之數焉。　承節郎李威特遷秉義郎，充閤門祗候。威，南陽人，率鄉民據守山寨，至是縣爲偽知汝州郭進所破，威亦被執，已而得逃降書以歸，故錄之。

己酉，宗正少卿兼侍講范沖轉對，言仁宗皇帝建邇英閣，嘗命儒臣蔡襄等寫尚書無逸篇，並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爲二圖，列於左右。元祐初，臣父祖馮爲侍講，奏乞檢尋二圖如仁宗故事，哲宗皇帝從之，顯陛下御書無逸篇爲二圖，置於講殿之壁，上納其言，遂書爲二圖，不崇朝而畢，翌日以諭輔臣，沈與求曰：願陛下以是圖爲元龜，夙夜自儆，則恢復之期可卜矣。　左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追八寶爲右中大夫，仍改正出身序始以乞奉祠爲言者所論，下吏部審量，至是吏部言序出身單恩，不合審量，外有減年，並係濫賞，趙建炎四年六月指揮，係已收使，無許改正之文，所有累除職名，係該載赦恩盡濫賞名色，命取朝廷指揮，趙鼎進呈，特有是命。案此時吏部侍郎尚書，而必敎復爲左選侍郎，據吏部所申，止乞審序職，而序落職久矣，不知何人爲序道也，此事當考。　詔樞密院編修計議敕令所刪定官寺監丞并行在堂除倉庫等官，並候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差替人，已差人並別與差遣。始用司農寺丞金安節奏也。於是諸局寺監丞之闕二十四，而當汰者六十三，庫務官之闕十三，而當汰者二十七。論者以爲孤寒之士，待次日久，一旦罷之，益無寸進之望，權要之家，雖係減罷之數，將不旋踵而得之。但不過改易差劄耳，欲乞不以見任人到官久近，每闕聽元差替人一員待次，其餘並盡差下人別無差遣，疏入，執政亦重咈人情，遂寢前命。廢命在五月甲戌。　右迪功郎沈敦特改右承奉郎，敦掌建康市征三年，比舊增錢四十六萬貫，依累賞法，應減磨勘三十三年，戶部尚書章誼言無以激勸，乃改次等合入官，仍頒行諸路。　詔湖南轉運司限一月依舊於潭州置司，自孔彥舟之亂，漕司移寓衡山縣，至是轉運判官薛弼已入潭州視事，而餘官未遷，故督之。

庚戌。詔諸路檢察經費財用官呂用中、霍蠡、徐康、范伯倫、章傑體訪諸路軍須借貸等事。保明中尚書省以中書檢會去年十一月丁巳手詔有請也。　試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鄭滋充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滋自銓曹下移民部。故引疾求去焉。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大中引疾乞補外。且言：竊恐慧涉世拙疏。但知委質以事君。不善締交而附下。正緣多忤。積有怨仇。昨自郎官出將使指。其所按發。偶多權勢之人。其所薦揚。類皆孤寒之士。一遵聖訓。不知其他。復命於朝。誤蒙榮獎。兩歲之內。叨冒四遷。但聞皆出親除。初非廟堂進擬。略加考驗。蹤跡甚明。自揣無地。累陳懇悃。今若不以情實。仰告君父。則憲外之災。無所不至矣。伏望哀憐。除臣一外任差遣。臣之罔報。不必須在行朝。粉骨碎身。何地不可。疏奏。詔不許。　顯謨閣待制知湖州李光言：本州上供歲額不過五萬餘石。比諸郡最爲窮窘。前政汪藻將本州軍糧每月四千四百餘石。盡拋在民間糴買。人戶無得脫者。官給價錢。每斗不過三百文。而撥戶又於民間每斗取錢三百文。方能輸納。近來兩浙米價倒長。街市每斗已七百文。民情皇皇。委是無處糴買。乞於上供米內借留萬斛。以紓目前之急。詔借支五千石。候秋成撥還。仍令守臣措置。約度歲用。收買錢物。並新兌糴。自今毋得科擾。

辛亥。永州防禦使張思正復隨州觀察使。左朝議大夫王子獻復直徽猷閣。左朝散大夫閔邱陞、右朝奉大夫晁公爲並復直祕閣。皆以赦敘。既而權中書舍人胡寅論公爲因妻受賕請託。出入死罪。當權貴庇姦之時。尚不能自勉於勒停。其人可見。今復舊職。稽之公論。大爲不允。公爲命遂格。　直祕閣秦梓知袁州。

壬子。承節郎柴叔夏爲右迪功郎。襲封崇義公。叔夏、周世宗五世姪孫也。其從兄恪。皆襲封。爲金人所殺。至是以命叔夏。既而叔夏乞比類換文。乃以爲右承奉郎。紹興元年五月辛未。　直徽猷閣知潼川府宇文時中爲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承事郎直徽猷閣張滉召赴行在。並令川陝宣撫司差人船疾速津遣前來。時中之女爲張浚夫人。故有是命。　給事中陳與義言：司馬光嘗奏乞天下州軍勘到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典憲。應奏大辟。刑部於奏鈔後。別用貼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擬如何施行。門下省審。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即奏行取勘。光以道德名臣。議論如此。豈其樂殺人也哉。乃所以禁姦暴。申寃枉。期於庶獄之平允。而措一世於無刑也。陛下哀矜庶獄。思中外之吏。容心毀法。而州郡妄奏以出人之罪者。尚多有之。伏望審察。採用司馬光之言。申嚴立法。以幸元元。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　詔祕閣正字已上專舉縣令。初用張致遠議。令執事官各舉所知。至是致遠去御史。而右司諫趙鼎以謂正字已上。亦舉監司守令。則失於太泛。乃改命焉。致遠請。已見三月丁丑。　賣授沂州團練副使王仲薦復中大夫。與宮觀。言者論其不廉不忠。乃詔更俟一赦取旨。

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昌縣令戚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汚不法。乞行勘沮。御批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趙鼎等曰：縣令於民爲親。然秩卑而員衆。其才不才。無由盡知。

儻因此二人。以行勘沮。甚善。但南縣士民。近經都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實。上曰：絢所奏。亦因兩縣之民。經御史臺投狀。故有此請。朕思之。毀譽固未可知。且令監司覈實。然後行賞罰。未爲晚也。上又曰：比來銓部胥吏。並緣爲姦。士大夫頗苦之。朕每戒飭侍郎。終未悛革。鄭滋既得祠而去。今妄敎復、張致遠必須爲朕留意此事。若宿弊不除。朕當先黜侍郎。鼎曰：敎復、致遠皆孜孜奉職。士大夫亦頗稱之。必須仰副聖意。臧梓

五月辛卯改官。　初復諸王宮大小學敎授員。詳見今年七月癸未。　詔皇城司官吏並與轉一官。賞幹辦官馮益特遷宣政使。改鎮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紹興銅虎符。　詔諸軍揀退不堪披帶使臣。並許添差諸州捕盜官司使臣一次。老病不堪任職者。送忠銳將支進勇副尉俸終其身。以樞密院言：員多闕少。虛致流落也。

丙辰。詔建州歲起片茶五萬斤赴行在。仍市末茶十五萬斤赴都。令行府市易務交納。舊額歲買茶二十一萬六千斤。葉濃之亂。園戶逃散。遂罷之而取其餘。至是本州奏乞蠲免。而行府以爲指淮淮南支用。乃命市末茶。俾商人持往淮北焉。　將仕郎上官世謙與免將來文解。其付身令尚書省毀抹。世謙調官吏部。自言因駕幸寶籙宮。於御前問莊、老大旨。皆通。奉敕補初品官。吏部以爲非格法。故追奪焉。時武進縣主簿應縉亦以父守郡日遷秩。恩授官。乃以縉爲下州文學。仍注權官。三仕訖注正官。自是濫賞追奪者復衆矣。　故中書侍郎傅堯俞追復所贈光祿大夫。謚獻簡。以其家盲紹興間嘗追奪故也。堯俞、鄆州人。嘗歷執政官。第十四人。

丁巳。詔省試舉人。許於臨安府內外寺觀安泊。　中書言：民間米踊貴。詔戶部借支神武中軍糧食一月。令盡出糴。時上已命發常平米。後二日。又詔日糴千石。

戊午。奉安太廟神主。參知政事孟庾爲禮儀使。每室用特羊八。籩豆蓋權禮也。　詔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爲社。擒捕海賊。時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論海寇之患。以謂國家每歲市舶之人數百萬。今風信已順。而舶舡不來。聞有乘黃屋而積侯王者。臣恐未易招也。願明下信令。委州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五百人結爲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爲社首。其次爲副社首。備坐聖旨。給帖差捕。蓋濱海之民。熟知海賊所向。平時無力往擒獲。今既聽其會合。如擒獲近上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其誰不樂爲用。乃下張守、曾開相度如所請。

己未。詔鄉村五保爲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也。先是言者以爲役法行之歲久。積至大弊。鄉村保正長最爲重役。不專取物力厚薄而兼用之。人丁多寡。不通輪一鄉點差。而但取逐甲人戶。官吏貪濁。差募之際。富者以賄賂幸免。貧者以誅求受害。被役一次。輒至破產。愚民無知。巧爲規避。遂有父亡母改嫁。兄弟析生。求免役次。非惟重困民力。以虛邦本。亦將有傷名教。以壞風俗。欲乞下有司。稍革舊法。專用物力。及通輪一鄉差募保正長。凡官吏因役事受財者。重爲典刑。以示懲誡。又進士上

書。綱觀方今害民之法，無如保甲之弊。願更去保甲法，復嘉祐、元祐之制，行耆戶長之法，故有是旨。仍許今後差物力高單丁，每都不得過一人。宮觀有男為官郎應充而居他鄉別縣或城郭及僧道，並許募人充道成丁者同。役，官司毋得追正身，餘如見行條法。案此所謂進士上書，疑即王九論也。時兩都員外郎林季仲亦奏疏，乞總一鄉物力，次等遞差，其單丁許募人充役，至是頗採其說焉。季仲之奏曰：役法以十小保為一大保，則保有長，以十大保為一都保，而都有正二者必以物力之高，人丁之多者為之也。然法久而弊人倍日滋，富而與貧為伍，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賂鄉佐，求與富者為伍焉，於是富與富為伍，物力雖鉅萬而爭免，貧與貧為伍，物力雖數千而必差，蓋由昔者造幣，於請甲之初，敕使下戶受幣於官，差之，後征求之，風追呼之擾，以身則被笞而無全膚，以家則被籍而無餘產，恩所以及此者，而不可得，時則老母在獄，抑令出錢者，兄弟縣圄，不敢問居者，指己生之子，為他人之子者，皆本戶之產，為他戶之產者，或藏匿逃移，或全戶鬻賣，或強逼子弟，出為僧道，或毀傷肢體，規為廢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為鳴笑而已哉。臣復觀祖宗二年間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差遣，非第一等不得為都正，非第二等不得為保長，其單丁物力無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實為利便，欲乞檢會參酌施行之，庶幾可以好風俗，息爭訟，安流移，恤貧匱，不煩戒敕州縣，而弊源自塞矣。奏不得其月日，與朝官論役附著之。

進士畢良史特補上州文學，良史，上蔡人。知書傳，喜字學，祖得晉人筆法。少游京師，亂後，僑寓興國軍，喜其才者，資給令赴行在。會迪功郎權婺州司戶漕事畢鄰者，以死事得任子恩，其妻曾子為金人所殺，願官姪良史，上許之。徐夢莘北盟會編：畢良史少游京師，以賣賣古器書畫之間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賣賣。建炎末，江西曹勝柔書其辭，賜給令赴行在，諸內侍曾寄之上方，推訪古器書畫之間，恨未有辭其匱乏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五十千，仍令內侍廷請為賓客，又得來情百餘千，有姓畢人合得支賞，點淨，無宗族承受，良史遂逐得之，補文學，案：蔣柔此時知溫州，紹興十一年九月方除江西運副，此所云誤也，然柔先嘗為江西提舉，又知撫州，入為尚書郎，或者始已陷敵，入都，今且附此，更須詳之也。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上聞之，故有是詔。初，山賊雷進據澧州之慈利縣，殺掠平民甚衆，至是都督行府言進已遣其徒雷琳等來鼎州公參，詔進特補武功大夫，添差鼎州兵馬鈐轄，進不受。明年二月乙卯所書可參考，案行府奏狀及胡克小傳皆作雷進，而明年四月九日鼎州所奏乃作雷逆，逆未知孰是。

孝酉，左朝奉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葉、左通直郎臨安府府學教授周葵並為監察御史。葵，晉陵人。先是沈與求薦葉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故二人並命。葵係見任執政官所薦，而不乞逼迫雷考。直祕閣知秦州趙康直陞直徽猷閣，知虞州。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卒，贈徽猷閣待制。

甲子，太上道君皇帝崩於五國城，年五十四。上皇遣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來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樸與通問副使修武郎朱弁同在燕山，聞之，密議舉哀制服，弁欲先請，樸曰：吾儕為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又何請，設不見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上皇欲歸葬，按國史拾遺云：紹但拾遺云：大宋上皇遣者正月二十五日崩，與此不同，當以實錄為正。詔浙江轉運判官逐州守臣拘催上供，及淮衣紬絹絲綿，依條限起發，限滿，令戶部開具有無拖欠去處，申取朝旨，用都省請也。遣帶御器械韓世良往韓世忠軍前撫問，上召對而遣之。詔諸路營田司官給種糧者，每一耕牛歲課毋得過十石，民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稅賦外，毋得抑令耕種營田，時言者以為解潛在荊南，民有耕牛，官為給種，納課或十餘石，而租稅差科仍舊，是致百姓流移，田業荒蕪，故條約焉。

乙丑，詔命官未經銓試，以恩例陳乞祠廟之人，自合理任，餘依見行條法。先是右通直郎王曮以嘗任祠官乞參選，許之，仍命更有似此之人，依此，言者以謂進士唱名在第五甲，及累經任人偶無舉官者，猶銓試中程，乃得參選，今世祿膏粱之家，幼年補官，又有陳乞恩例，可差祠廟，若任滿更不銓試，則竟駁不學之人，將徧滿州縣，而疲民益無所赴愬，故有是旨。

丙寅，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孟夏朝獻之禮。丁卯，亦如之。始祔惠恭皇后於宣仁聖烈皇后神位之下，用右司諫趙鼎議也。自惠恭既祔別廟，而景靈獨弗及，至是將行禮，博士禮官皆以為疑，鼎言：異時既有別廟，則歲時祭享未嘗廢，朝獻之禮，雖闕可也，今時異事殊，且上皇於惠恭，夫道也，以嫌故也，今陛下於惠恭，則子道也，躬行茲禮，似亦無嫌，願下太常討論典禮，上曰：朕以母事惠恭皇后，今太廟既有別廟，則景靈朝獻之禮，何可廢也，乃從禮官議。鼎此請在庚申上詔，在甲子，今聯書之。

戊辰，詔岳州許置市易務，令本州牧息錢補助支遣，用守臣張舜請也。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郭仲荀為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鎮撫守海道之勞也。泗州軍事判官趙烈正補夏州文學。

庚午，直寶文閣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曾紆上其父布所著三朝正論二卷，詔付史館。先是紆子右通直郎惇投匭上書，論布日記中親聞哲宗皇帝、欽聖憲肅皇后聖語，辨正宣仁聖烈皇后誣史，及元符密奏，則歲時祭享未嘗廢，朝獻之禮，雖闕可也，今時異事殊，且上皇於惠恭，夫道也，以嫌故也，今陛下於惠恭，則子道也，躬行茲禮，似亦無嫌，願下太常討論典禮，上曰：朕以母事惠恭皇后，今太廟既有別廟，則景靈朝獻之禮，何可廢也，乃從禮官議。鼎此請在庚申上詔，在甲子，今聯書之。

戊辰，詔岳州許置市易務，令本州牧息錢補助支遣，用守臣張舜請也。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郭仲荀為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鎮撫守海道之勞也。泗州軍事判官趙烈正補夏州文學。

庚午，直寶文閣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曾紆上其父布所著三朝正論二卷，詔付史館。先是紆子右通直郎惇投匭上書，論布日記中親聞哲宗皇帝、欽聖憲肅皇后聖語，辨正宣仁聖烈皇后誣史，及元符密奏，則歲時祭享未嘗廢，朝獻之禮，雖闕可也，今時異事殊，且上皇於惠恭，夫道也，以嫌故也，今陛下於惠恭，則子道也，躬行茲禮，似亦無嫌，願下太常討論典禮，上曰：朕以母事惠恭皇后，今太廟既有別廟，則景

者。以爲州縣之間。夏秋二稅。自祖宗時。自有定額。縁人戶析居異財。綱總有零至一十一錢者。亦收一尺一兩。米有零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類。自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民之析戶者至多。而合零就整之數。若此類者。不可勝計。官中催科。每及正額而止。所謂合零就整者。盡入猾胥之家。欲望行下諸州。將人戶所零奇零之物。各以一鄉細計數目。總爲一狀。逐年專委通判。任責追催。應副軍興。而所入當不可勝計。又逐年役錢。依法每年合樁留二分。充寬剩令。乞悉以應副軍興。別立一庫。非有朝廷文字取索。不得輒自支遣。庶幾年歲之間。蓄積有餘。可以應用。故有是旨。二廣漕路免取役錢指揮。未見月日。當考

壬申。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以居正引疾有請也。居正乞改以小郡。乃移知合州。五月己丑改命。鄂克小屏云。趙鼎深許私頤之學。居正爲兵部侍郎。於遂有伊川三魂之目。鼎爲禄魂。居正爲強魂。蓋其多聚也。工部侍郎楊時爲渡魂。謂其身死而道猶行也。帳面正字張嶧遂以元祐五鬼配之。案此當一時謔語之間。今不取。

祕書少監兼侍講朱震守起居郎。左司員外郎王俁言。兩浙額斛。實在漕司者。凡一百五十萬石。兩浙糴本。實在州郡者。凡一百五十餘萬緡。每歲極力樁發。率皆不過三之二。其虛數常自若也。糴本之數。皆知其不可足。爲漕司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爲之少損。額斛之數。皆知其不可足。爲戶部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爲之少損。終歲之間。文移相屬。常負不足之責。而終無毫髮之益。使其緩急。必欲如數而止。則剝膚椎體。必有深害於民。望令戶部取漕司額斛。及州郡糴本。五年中最多之數。增令就整。立爲定額。漕司以年終。州郡以四季。實使樁發。如逾期不足。當職官吏重寘典憲。亦中興善政核實之一端也。詔令總制司措置。

淮康軍承宣使州陝宣撫司參議官孫渥丁母憂。癸酉。詔起復用吳玠請也。

是月。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有本原。行無玷闕。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誤。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寃抑以復昭慈聖憲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其所撰述。皆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著三經義辨。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謚曰文靖。時尚書左僕射趙鼎素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於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與奕請在六月乙巳。今併書之。朱熹非秀本閩人。居崇安。程頤西京人。謚崇元。數同。司馬溫公退居洛下。修纂資治通鑑。頤乃鄉僧。嘗與之論文元祐改元。公入相。頤頗於利。授著職官。公薨。擢授侍講。終於遂直郎直龍圖閣。方在講筵。蔡絛爲言官。頗有彈奏。至謂諸之妃。豈宜蓄於路庭。當時公論與否可知也。紹興四年。趙鼎作相。聞家孤沖亦洛人。以其父與禹。元祐從官。召沖爲宗正少卿。沖云。家有頤書。德板傳布。謂之伊川學。乘生之。凡習舉者。往往進用。未幾。沖除待制。兼學士。輪林學士。侍讀學士。尹燉年七十。沖蓋之云。當識伊川。并進敬論語解。云得頤餘論。卽授京秩。崇政殿說書。高內除侍郎。張九成。錢塘人。嘗於遂。自言嘗好頤學。頗能誦說。由館職三遷爲禮部侍郎。溫人周行己。頤門。與頤游。正和間。交荐遂士林。蓋未得正字。林敗。行己亟死。至是州人盲。嘗傳經頤學於行己者。如林季仲望數人。皆舉作官。殿試。嘗不問程文善否。但用頤書多者爲上科。是年狀元汪澣。然所誦頤書者。小編雜語。後隨乘餘之說。初則惟神爲之。已而其徒皆爲之。嗚呼。元祐諸多賢。但在當時。非卓然傑出者。小人乘間爲姦利。不可不辨也。案時非此段所云。除周行己外。皆要皆失實。今不取。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九

【紹興五年】五月甲戌朔。賜尚書禮部員外郎任申先進士出身。王明清揮麈錄。靖康初。李伯紀薦任申先。賜對。欽宗以撫事。卽批出賜進士出身。自是進用。案申先靖康初以布衣召入。蓋賜京官未嘗賜出身也。

乙亥。上初謁太廟。時章懷皇后忌。前一日。禮官請上服袍履款謁。並遂內易忌前之服。從之。太廟主管。內侍入奏。要舉一百五十八人。時享以少牢。論祭以太牢。

承節郎余祐之乞納覃恩所進一官。爲故祖母顧氏換一孺人封號。詔特從其所請。祐之。奉新人。生三年。併失父母。顧氏自誓不嫁。鞠育祐之。鄉父老上其節行於朝。未及封而死。

丙子。直祕閣知潭州范直方行尚書刑部員外郎。左迪功郎張嶧特改左承事郎。嶧、光化人。鄂克小屏云。嶧、蓋賜入也。

今從曾鞏百家詩序。早從陳興義學詩。以薦召對。遂除祕書省正字。嶧入館在七月壬申。德慶軍節度使馬堯俊特贈右武大夫貴州團練使。以其子扶符宮任便居住。南班近屬。去屬籍而稱姓。前此未有當敕。故遂彰武軍節度使馬堯俊特贈右武大夫貴州團練使。以其子扶衝大夫忠州團練使欽援宗祀赦書有請也。欽初乞比附換贈中原官品。吏部侍郎晏敦復等言。未見干照。恐難濫用。乞詳酌與贈一近下遙郡名目。以慰遠人。故有是命。

丁丑、右迪功郎万俟卨言、攝廉州助教成藻並補下州文學、言在東都、以白衣充大晟府製撰、滿歲得官、藻、朱勔館客、嘗爲越州司戈曹事、以罪廢、至是依討論列改授、而言者論朱勔父子爲東南之害、至今人怨未弭、藻爲其門客、得官入仕、則其爲人不待論列而可知、乃詔藻不許再敘。

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祕面對、上曰、自今臣僚轉對、甚有所補、由此擢用者亦多、縱有不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論事、祕、厤城人也、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言、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情話而無嫌、臣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敍有典、君臣父子皆天也、內之事父、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盛、當時臣子、若無可言者、而廣歌之章、告戒之辭、惓惓然惟恐政治之不克終、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荒於酒德哉、舜、聖人也、成王、賢君也、何至於是、以其平居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不以爲嫌耳、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昃、訪問羣臣、憂勤不倦、凡國政時病、吏蠹民艱、二三執政、暨臺諫之臣、當自悉言之矣、又介百官以次面對、從容而咨問之、尚慮四方之遠、不及旺知、乃延見監司郡守、彙聽而廣納焉、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萊一介之賤、賜對於庭、殆無虛日、是宜明目張膽、輸忠竭誠、盡言於不諱之朝也、議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姑爲文具者、尚多有之、至或專事導諛、曲相怡悅、翼得所欲、則私計畢矣、還視朝廷、無一分廟堂心、嗚呼、陛下負羣臣乎、羣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羣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者而能黜之、但使直聲日聞、乃治世之事也。（季仲所上疏、不得其日月、因上疏且附會之、更須詳攷。）

命潼州路轉運司歲纖綾十萬匹赴行在、爲官告度牒之用。

辛巳、補臣奏事、趙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援爲節度使、封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臣退而與孟庾、沈與求商量、皆仰贊陛下爲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月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擇、上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之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難也、臣知天祐陛下、子孫千億、受厤無疆矣、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皇帝故事、今未封王、上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然陛下春秋鼎盛、而爲宗廟社稷大慮如此、臣等是以知神靈扶持、子孫千億也、此事甚大、陛下既已見透、臣等更無復措辭、不勝幸甚、上曰、藝祖創業、發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行下子、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之難、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初、張浚之未出使也、上嘗以語鼎、浚、庾、與求曰、此子天資特異、在宮中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彊記、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造講院屋一區、欲令就學、有司以國來上、凡建屋十有六間、從約也、至是講院成、上曰、只以書院便爲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儲臣爲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　左朝奉郎林叔豹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叔豹請奉祠、許之、給事中廖剛言、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於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爲之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及今閱數秋、曾未聞其有補、豈措置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

臣願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營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強大將、然自偏裨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爲榮而肯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及孝悌同科、臣觀比年行兵之賞、以功邀賞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且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願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諸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此三說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爲僥倖之舉、與夫覘彼之所爲、而輒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爲所欺、反自取困敝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　忠訓郎閤門祗候何蘚特遷修武郎、赴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二聖、賜金帶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二人、蘚、灌子也。（灌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時右僕射張浚奏遣蘚至雲中見金帥、故有是命。

都督行府言、今日之急、莫先財賦、若案籍可考、則無容失陷、自兵火後來、成法廢弛、州縣凡有移用、漕司不能盡察、漕司凡有支使、戶部不能盡知、因致州縣肆爲侵隱、失陷前物、爲害不細、欲諸路收支見在錢物、今後分上下半年、縣具數申州、州類具同本州之數申漕司、如係常平茶鹽司並提刑司錢物、即依此申所隸置籍、本司總一路之數、作旁通開具奏聞、付之戶部、考察登虧、仍詔守臣通判、今後歲終及替罷、并開具管下諸縣并一州收支見在數目、申尚書省、其初到任、即具截日見在依此供申送部、亦行置籍、以備移用、庶幾稍革陷失之弊、詔戶部依此行下。　左中大夫李芘卒。

壬午、尚書禮部員外郎任中先試祕書少監、監察御史許搏試禮部員外郎。　左承議郎陳康伯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康伯初見紹興元年十一月。）

癸未、詔江、浙四路共造五車十槳小船五十、仍以貼納鹽袋錢五萬緡爲造船之費、時已造十三車九車戰艦、而言者以爲緩急遇敵、追擄掩襲、須用輕捷舟船相參、乃復爲之。

甲申、上輸補臣曰、昨路允迪奏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宄、宜遣變故、今行在人才皆可叛、趙鼎曰、陛下以人才爲意、中興可復、天下幸甚。　尚書禮部侍郎唐輝、兼權兵部侍郎、殿中侍御史張絢入對、面奏諸郡守臣紀交、孫恭、邵彪、王仰、馮晉、胡紡、鄭翻、劉無極八人非才、詔並罷、時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士卒五十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絢遇諸途、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痛革京都侈靡之弊、奈何軍中不能上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爲酒肆游觀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衆目所覩、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此風漸不可長、衆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株竹栽、市街貨賣、若不嚴加止絕、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特降指揮、令體問今

日運石因依重加行道以絕後來仍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喻戶曉而侈泰之俗一變而爲樸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沂中罰金在建炎元年　內侍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黃克柔落致仕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詔嘗國夫人王氏、慶國夫人吳氏各增封爲六字仍依祿式支破請給二人皆上乳母也　初池州民崔德全不能事母及死罵母不葬其弟德聰潛葬之德全怒持刀逐德聰德聰奪其槍連刺之乃死有司當德聰處斬惠臣以爲情實可矜乃上其事尚書省請梟德全首論德聰絞刑從之　是日張浚至潭州初浚自建康西上而樞密副都承旨沿江制置副使馬擴自武昌召歸乃以爲都督行府都統制浚行至醴泉獄犴數百人盡楊太遣爲間探者安撫使席益傳致遠縣囚之浚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既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餓死矣不若早降即赦爾死數百人懽呼而往浚至長沙賊首黃誠、周倫先聞受約束然誠等猶脅殺招安吏士猶自疑不安浚遣制置使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賊大驚遂定出降之計

乙酉祕書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蔑久消滅乞令州郡募東南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盜賊萬一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調發上曰朕自知南兵可用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浚軍中往往率先犯陣其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進退之易實害治體國朝自祖宗體貌大臣陛下即位以來恩意尤篤上曰祖宗體貌大臣禮意甚厚與庶僚不同此朕家法每率以周旋如鄭文公雖一國之君遇臣不以禮退臣不以道爲詩人所譏彌正又陳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必有諫臣任專責重憂勤逸樂與之終始今人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舍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腹心以任之則事功可見就緒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之臣孰與謀議　詔禁銷金翠羽爲飾用吏部員外郎婁師仲請也　右朝請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李仲偕知秦州

丙戌左朝奉郎新通判洪州李椿年幹辦諸司審計司椿年既除官再得召見論今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銓選之弊員多闕少二曰食貨之弊錢輕物重三曰所司之弊吏強官弱吏部有銓試蓋所以汰其不才者也不才者往往多作緣故以幸免之臣愚以謂稍清入仕之流莫如除免試之令應初到部之人試而後得調試而不中亦不得調殿一年而再試於格合免試者只許陞名次或占射差遣雖貴如宗室戚里公卿子弟亦不得免焉不由試選者雖殘零及破格闕亦不得注應未試者不許堂除及舉辟差遣其免試已授差遣者俟到部合試而所謂試者必嚴爲法而遴選之如此則有甄別而不至於太冗矣員多闕少非所患也物重謂何耕植者寡而無以生之故也井田之法壞而游手者衆其已久矣加以軍興天下之民死於賊者十之八九幸而存者不入於兵則入於浮屠舍其常產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以物艱而重也錢之行世也方其平時取有常制用有常度不藏於公帑必藏於私家矣及乎軍興轉餉之費贊錫之給軍器之費取之百端用之百出隨斂而散之私家公帑皆不得其藏矣是以錢易而輕也臣愚以謂今日討賊戡亂兵不可去汰其無能者可也兵不貴多貴乎精況無能之兵本吾農也方今淮甸荒地千里莫適爲主少貸而予之耕植則彼得所處而吾去冗食之蠹矣度牒勿鬻可也或曰朝廷鬻度牒歲得錢數百萬軍儲是賴奈何罷之乎臣應之曰度牒所得之錢非出天降非由地出不過斂於民間而已夫欲斂於民間盍亦以我所有易彼所無變而通之低昂在我胡爲不得何至以度牒爲斂而因以失吾農哉汰去冗兵罷鬻度牒而又盡變通之理制低昂之權然則物重錢輕非所患也所謂吏強官弱者非吏攙權之罪官不知法之罪也明乎法則曲直輕重在我而已吏豈得而欺乎今之士大夫以謂家法者流而莫之學也在今初入官人有銓試銓試有斷案蓋慮其不知法也然銓試者或亦以緣故而免試斷案者亦非素習不過臨時轉相傳寫而已求其明法十百中無一焉法既不明臨民遇事不能自決吏始得以弄法而欺之曲直輕重惟吏所爲強柔之形於此可見臣愚以謂欲官皆知法而吏不得以欺莫如嚴銓試之法禁傳寫之弊應入官人必由銓試試者必以斷案不以斷案者不考考而不入等者不得調如是則在官者皆知以法繩吏矣吏強官弱非所患也臣究觀今日之弊無大於此三者望陛下斷而行之以幸天下椿年又口奏度牒事以爲今一歲所鬻不下萬數是歲失萬農也積而累之蔑燹蓋矣非生財之道也昔越之報吳男女不以時嫁娶父母有罰生男女者有賞今則反是上首肯之乃下其章命吏戶部同措置然軍事方仰給卒不能止也日蹙今年五月丙申吏部侍郎婁寺復奏申明京朝官西北流寓無祿遣不緣罪犯未能到部見年二十五歲已上之人並許差遣劄一次亦恐與此不許免試陳請相妨當改

左奉議郎劉長源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長源成都人以應對而有命　故追復顯謨閣待制李景直更與致仕恩澤一名景直嘗爲工部侍郎崇寧末應詔上書論時事坐奪官流新州而死靖康初錄其子至是其家有請特許之　詔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既用尚書右僕射張浚議遣問安使何蘚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眞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逢炎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謬張爲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知勇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闢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枝梧廈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蹈庸臣之轍踐已失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或謂不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眞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多使者還言豪長貼服國勢奠安形於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眞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耳豈有修書稱臣厚贈金帛而成就一姑爲之事也苟曰以

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眞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苟惟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尊，而稱臣於外國，則宰輔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眞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衆，駐兵淝水之上，願陛下面相結約，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即以此讎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褒寵奉使之命，疏奏上，嘉納，命宰相趙鼎召至都堂，諭旨，仍賜詔獎諭。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遵正論，拂公心，以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已敗，世已陵遲，然後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爲之說，大有爲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爲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爲者，乃所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神祖照之於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事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蔡京名之爲謗讟，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以遂其私意，其所謂謗讟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立，人無兩存。此人材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眞入犯以來，和戰兩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其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息，非特通和女眞，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實懷二心，以媚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倡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爲之論。蔡京繼至述事之說，而尊主庇民，疾讎殄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爲然，陳瓘不以蔡京爲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鑒觀前事，識者憂之。尚賴陛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僞，於和議罷，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狀反叛，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眞，尚肯通使臣委禽索懲，誤以文字上簡聖知，擱置論辯，乃使獻納，適覩何蕃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憲天鑑明，灼見忠志，曲賜褒諭，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駸駸北向以爲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忝竊恩詔，以爲今日美談而已。　戶部奏諸路殘破州縣，守令勸民墾田，及拋荒殿最格，其法，墾田增及一分，郡守經三季名次，累及九分，遷一官；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減一官；縣令差減之，釋具聖訓。實數月中，州州季申監司，增虧十分者，取旨賞罰。

丁亥，尚書右司員外郎周綱直寶文閣，知婺州，從所請也。

戊子，左朝請大夫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司參議官陳子卿主管台州崇道觀。右承奉郎李若虛充湖北襄陽府路制置司參謀官。若虛已見。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轉對論蔡京之賢否，繫將帥之成敗，還用賓佐，不可不慎。今三四大帥，統重兵於外，能懷忠赤，共濟艱難，固無虛從史之事矣。獨未知賓佐皆如孔戡否也。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倏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如戡者，往往未必屑就。文武一道也，何至如是之區別哉。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之士，往佐諸將，稍優禮秩，以龍其行，遲以歲月，不見闕遺，擢居淸要，以示激勸。使之身在幕府，心係朝廷，出有裨贊之益，入有榮進之望，上可以鞏固王室，下可以保全功臣，非小補也。惟陛下圖神幸甚。季仲此奏，不得其年月，今且附此俟改。

己丑，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提領措置財用孟庾進知樞密院事。時右僕射張浚往江上視師，庾之除，浚初不與，乃上疏言，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矣。上以手劄諭之。　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忞知衡州，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黃冕落致仕，除入內內侍省都知，冕在蜀中，嘗召而求至也。　文林郎許瑚贈宣教郎，官一子。瑚知楚州鎭淮軍，爲金人所殺，故錄之。

庚寅，趙鼎奏事，因言李沆作相時，每奏辟瑞，須雜以水旱蝗蝝文字，遺旦憂國愛民之心如此。上曰，王旦賢相也。東封時，都無一言。如天書降，殆難考驗。但朝廷內外得人，四民安業，則爲上瑞。

辛卯，左從政郎嚴州壽昌縣令臧梓特改合入官，令再任，以兩浙轉運司奏其治狀有實也。上曰，若得賢令尹如此，一方皆受惠。趙鼎曰，一縣生靈數十萬，縣令得人，則人人安業。上曰，然。朕區擇監司守令，政欲安百姓也。事初在四月乙丑。

壬辰，詔張浚視師江上，今延日久，可召還行在。令學士院降詔。左從事郎新福州州學教授黃衡特改左宣教郎，以薦對也。尋以衡爲祕書省正字。　左朝請郎魏良臣主管台州崇道觀。　詔諸路沿海州縣，應有海船人戶，以五家爲一保，不許透漏海舟出界，犯者籍其貲，同保人減一等。時金、齊於沿海諸州置通物場，以市南物之可爲戎器者，商人往者甚衆，多自平江之黃魚垛頭，易水手以去，故譏察之。

乙未，監察御史謝祖信守殿中侍御史。時方治紹聖大臣誣謗之罪，而祖信與章惇家連姻，上面諭以朕排浮議而用卿，祖信頓首謝。上面以今年九月丁亥祖信乞罷御史劄子修入　故寶文閣待制馬默加贈二官，爲少傅，以其子直祕閣純言默係元祐從官，首先入籍之人故也。默，鄆州人，元祐戶部侍郎，蔡絛劄已上第七人，鄆州居住。

丙申，太常丞莊必强言，自巡幸以來，祠祭所須，惟資辦於駐蹕州郡，故酒取於沽，脯求於市肆，非所以交神明。乞自今幣帛下左藏取撥，其他禮神之物，並令戶部計一歲之直，下臨安府委通判專掌，無得除舉於民從之。　祕閣修撰新知鎭江府兼沿江安撫司公事劉寧止陞右文殿修撰，趣之鎭。寧止言，本府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乞撥常州、江陰軍及平江之昆山、常熟二縣，隸屬本司，庶防秋之際，長江一帶，號令歸一，可以固守。從之。

丁酉，尚書右僕射張浚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參知政事沈與求同提舉。初置提舉官也。左中大夫知潭州充荊湖南路安撫使席益爲端明殿學士，荊湖南路制置大使，兼知潭州。益既以罪黜，至是岳飛爲荊湖制置使，中書乃言湖南見屯大軍，全賴帥臣協濟，理宜增重事權，故有是命。　中書舍人胡寅言，設官分

職。凡以爲民。此治世之道。士大夫之守也。兵興以來。衣冠轉徙。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從添差之闕。廣宮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辭。則乞敘雪。已得敘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闕。已在見任。則乞超擢。舉綠進取。厚廕登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爲言。豈有憫國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及。漠然非顧。則造爲譏誚。有害政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伏望明詔宰制。舉行成憲。有馳騖不悛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從之。寅又言。近來審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伏望申命外制之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讐爲戒。褒嘉貶黜。務合至公。嗣貴節嚴。體貴典重。詔以付中書後省。

戊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伏見今年正月指揮。應沿江諸帥捍禦戰敵金人大軍。立到奇功。及統制官等。內有未曾給到料錢文厤之人。並令戶部特行出給。今後因戰敵金人立到奇功人亦依此。然比來諸軍保明到奇功之人。止是開姓列名。不曾詳具立功之狀。雖朝廷依此申出給文厤。往往餘議不平。多謂冒濫。甚非陛下激勸戰士之本意。謂宜依倣古制。凡將士立功有卓然奇偉者。並令逐軍著實申奏朝廷。指其出戰之處。敘其鬬捷之功。所獲俘馘之數。實有多寡。所獲器甲鎧仗。實有幾何。大小輕重。纖悉畫狀。先經聖覽。即下有司。或差密院檢詳。或委檢正都司。各令親加參考。而更盡勿預其事。差別高下。等第優劣。拔其尤異者。具名申於三省。取旨付之戶部。然後出給文厤。以寵其勞。則賞當其功。人人知所激勸矣。臣取會太府寺給過奇功文厤。除劉光世下靳賽等七人。岳飛下徐慶等二十一人。係已給厤外。見有光世下。再保明到劉琪等六十三人。張浚下保明到張宏等四十人。見到本寺出厤。未曾給付。欲望俯采臣言。立爲定制。仍將光世、俊見出厤人。未得放行。乞自日下便令逐軍仔細著實開坐所立之功。申上朝廷。以俟參驗明白。一並出給。庶幾有功者益知所勸。惰怯者自知激昂。人皆務立奇功。則敵人雖強。不足畏矣。

疏奏。詔三省委都司檢正樞密院委檢詳如絢請。　左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王瑾充川陝宣撫使司計議軍事。用吳玠請也。　是日。岳飛至鼎州之城外。設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先遣潭州兵馬鈐轄楊華入城招安。華未降時爲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楊太黨殺太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

己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寧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制略曰。眷求膂籍。早號良圉。迨茲就傅之初。式舉出封之典。學士孫近所草也。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兼侍講范沖徽猷閣待制提舉延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起居郎兼侍講朱震兼資善堂讀讀。仍賜震五品服。初上面諭鼎以二人除命。鼎以沖親嫌爲懇。上不從。鼎退不復批旨。孟庾、沈與求奏其事。雖親筆付出。制曰。朕爲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沖。德行文學。爲時正人。乃祖發議嘉祐之初。乃父納忠元祐之末。敷求是似。尚有典型。顧質善之方。開史館經筵。姑仍厥傳。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力。蔽自朕志。宜即安之。時

張浚在潭州。聞建國公當就傅。亦薦沖、震可備訓導。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或謂浚緣此與鼎始有隙。趙鼎事實云。一日上謂鼎曰。欲令貴州防禦使出閤。選官教之。且就禁中設學館。候建國公鼎乃與同列議。選范沖、朱震爲翊善。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奏議因對語及資善之選。嘗曰。如朱震、范沖。天生此二人。爲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然是時趙資善及命官與出閤之日。適張浚在外。故愚人得以朋之。始見疾矣。案浚行狀載上語。已云不久當令就學。又時政記亦云。上嘗謂臣鼎。浚曰。此子天資特異云云。則浚無容全不知。但封拜之日。浚適在軍中。亦猶韓琦、富弼相失云爾。朱時非閒居錄云。鼎以姻家范沖及朱鶴壽資辭。爲鼎奚結近臣。恐非其實。方時福山語錄曰。時嘗問趙鼎曰。秦相嘗謂議論公者。專以資善堂藉口。不知何也。鼎曰。秦會之陷善知之計也。某爲張德遠所知。同升廊別。所謂相照以心者。況當時資善與德遠共聞。初無異論。德遠安得此言哉。會之御鼎云。丙辰去國之後。德遠以此議論。鼎專以建國。其實是會之欲以此陷善知。御偕德遠爲辭耳。德遠必不如此也。時又問曰。不知公當初嘗與張相議論資善堂事。本末如何。鼎曰。某與德遠同秉政時。上一日宣諭。宗子某入資善堂聽讀。別擇可擇一者成士人爲翊善。某被旨之後。退至中書。沈思未得其人。聞德遠以筆書掌中。復之。案上云。某已得其人矣。公試圖看。鼎曰。得非范元長乎。德遠以掌中元長姓名相示。其議遂定。明日同進呈。乞以范沖充翊善。會之不知所從來如此。案德遠沖是姻戚。入資善堂。不出德遠之意。構造此說。蓋欲併中書二人。其用意不淺也。案此時浚在行府。無緣同進呈。時所記必誤。

詔以盜署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盧囚。前二日。進呈行在疏決。上問外路如何。趙鼎曰。臣記每年夏熱時。司令提刑催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行。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當行之諸路。令無淹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自是遂爲永制。

庚子。尚書左僕射趙鼎言。臣與范沖正係姻家。然臣能簽書樞密院。退歸山閒。沖始有召命。去年春。再有旨促沖赴闕。亦在臣未還朝之前。自此沖每有除命。臣必再三陳免。沖超除次對。適在臣待罪宰相之日。沖之文學行誼。陛下所知。前後除擢。雖出聖意。然四方萬里。安能戶曉。必謂臣以天下公器。輒私親黨。崇觀僥倖之風。不可不戒其漸。伏望追寢成命。優詔不許。　知虔州韓照奏周十隆已就招。詔多方撫存。仍官其首領照、球從子也。

辛丑。右司諫趙霈乞自今臧吏委有曲抑。方許理雪。如詞理稍涉虛妄。重行竄斥。詔刑部勘當立法申省。

壬寅。左從事郎李誼復爲樞密院編修官。誼初坐漏洩朝事被斥。至是訴其枉。故復之。事初在紹興二年十一月。

是月。詔殿前司軍人與百姓相犯。並送大理寺根治。此以紹興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刑部狀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

【紹興五年】六月癸卯朔，趙鼎言：資善堂極褊隘，恐方暑不便。上曰：粗令整葺可也。朕常以儉造爲戒，居處不敢求安。前日孫近乞罷修學士院，今雖艱難之際，然學士院上漏下溼如此，若不略與修葺，非朕待遇儒臣之意。　右文殿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王倫令依舊在外居住，日下出門。時上召倫赴行在，倫因留不去，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倫鴟張大語，誕慢無稽，朝廷防秋在近，爲今之計，除戰守二策之外，並不當問。若不棄之於外，將恐搖國家一定之議，惑將士效死之心，利害所繫，誠爲不輕。望令倫依舊在外居住，以安羣情。故有是命。　左朝請大夫尤深知韶州還，入見，上問深以廣東盜賊多少，及今何在。深言：諸盜頃爲韓京所擊，或歸湖南，或在連州，屢乞就招，京不許。然京以孤軍未能分捕。上曰：北兵至南地，道路險阻，施放弓弩皆不便，京不招安，未爲得策也。

甲辰，皇伯武經大夫邵武軍兵馬都監令矼爲華州觀察使安定郡王，直祕閣知平江府孫佑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是日，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飛至潭州，出圖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請浚曲留以俟之。浚然之。先是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郝晟等領兵二萬餘，不稟王燮號令，遂至於敗。及飛始至，釐士安以折其氣，使爲賊餌。令曰：

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先揚言岳太尉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飛始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所至常先諸賊，楊太恃以爲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於是浚承制授欽武略大夫。（鄧克小傳：欽被欽降防秋，在欽降之後，誤。今依林泉野記。附在其前日麻叔浚狀有云：臣比欲懷俟聖訓，起發，恐將士疑，欲俟六月上旬見得水賊來下，即擒前主行在，又云：飛約程今月二十五日可到潭州，而欽以六月二十日降，足見克所書差誤也。野記又云：飛杖欽等各一百，遣還水寨，恐未必然，今不取。）

乙巳，名新縣曰統元。　詔宣州當職官各轉一官。以江東提刑司言：本州去歲獄囚三百五十五人，無狹死者，用二月乙卯詔書推恩也。時宿松縣囚七人，死一人，縣令坐降一資，然行之僅三年而止，蓋自趙鼎去位，遂不復舉行焉。（實松縣以七月己丑行遣，今併書之。今年六月丁卯，蕭州當職官，八月戊辰，綿州左司理院，十一月甲申，宣州司理院，六年九月丁丑，福安府右司理院，七年七月丙寅，福州左司理院，並轉官。六年二月壬戌，洋州司理院降一官，七年七月丙寅，江州武寧縣展磨勘一年。）

上書入寄，請於朝，故有是命。（師道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蔡翁、种師極前知德順軍，坐上書論役法，餘官第一百一人，後改名師道。）　故太尉种師道加贈少保，謚忠愍。師道從子閤門宣贊舍人知鼓州湘以師道管省四方館閣門公事韓恕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新制也。

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同管客

丙午，上諭輔臣曰：近令諸郡以箭鏃改造甲葉，恐再於民間科敷，密院只令行下，令止於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鼎曰：陛下恤民如此，臣等敢不奉承聖意。　尚書祠部員外郎張銖爲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左朝奉大夫幹辦諸司審計司辛炎膺行尚書駕部員外郎，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黃子游貶秩一等。先是有詔悉寶係官田宅，每路委監司一員總其事，惟福建路提點刑獄呂聰問篤意奉行，餘多苟簡，都省言：聰問係朝廷專委本職，自當悉心措置，而子游在諸監司中最爲酷濫，乃命先降一官，令提刑司詰其弛慢之因，俟至取旨。子游，寶孫也。　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神武中軍前部統領軍馬王滋言：祖母孟氏年九十二，願納一官爲孟氏敍封，從之。滋，陝西人也。

丁未，龍饒州鈔錢司合行事務權令虔州本司兼管，自渡江後，泉司所發額錢，比舊十虧八九，朝議以爲兩司責任不專，職事因致廢弛，乃合爲一司。後二日，以直祕閣韓球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令往措置。（六月戊辰改命。）　龍圖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德安府陳規貶秩二等，右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鄭釋之降授右承議郎，依衙替人例施行。係事理重，黃大本既抵罪，規等坐前爲池州守貳，各不按劾，並責之，而規以守邊故末減。先是，嗣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面對，乞重縣令之選，因欲令縣令以自效，其言曰：事有切於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後沿襲，視以爲常者，監司守令而已。至於縣令，位輕責重，尤爲卑猥可憐者，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懇籍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癃而暗懦，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

輕是選耶。陛下憂憫黎元。思得良吏以共理天下。比降明詔。銓量監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祿。終不輕畀之。其於縣令。尤所遴選。且令管職以上各舉所知。所以惠顧斯民者。可謂至矣。然薦章之上。今既數月。孰當孰否。缺然未聞。豈所薦者皆不得其實。抑將有以處之。而臣未之知也。人固不易知。官固不可盡信。蓋亦參酌衆言。斷以聖意。曰某人某人可為監司。用某人之薦也。某人某人可為守令。用某人之薦也。少須歲月。以觀能否。治狀尤著者。受進賢之賞。廉聲不聞者。被謬舉之罰。周官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不任之罰。其得而辭乎。近世薦舉。牽親故之私。迫權貴之請。鮮有出於公者。至其曠敗。事在有司。乃始以狀首免。曰令聞某人改節云爾。蓋由犯贓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典。久為虛文。且如近日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枉法受賕。流配海外。若使舉者同罪。事亦難行。議者欲止於降官。或薄罰以愧恥之。期在必行。不許首免。人亦孰肯輕於舉人。自貽他日之累乎。況今歲亢旱。所及者廣。穀米登場。民已告飢。撫字調瘵。尤在得人。臣才力綿薄。不敢為其上者。願從陛下乞一縣令。往以自效。倘能布宣德意。少裨聖治。他日備陛下使令。復未晚爾。臣承乏郎曹。求為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縣令。夫亦何常之有。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蓋非以郎官為重。重其出宰百里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季仲此奏未得其月日。當是黃大本已斷之後。嚴覈未降官之前。今且附此。　右朝請郎知湖州徐㴶降一官。放罷。先是㴶言新守王昇邁年不赴。置送吏私役。又嘗前守葬祠死。其子受賜邑夫。緡皆乞取勘。尚書省勘會㴶身為士人。薄於風義。若不懲戒。何以勵俗。故有是命。

己酉。上謂輔臣曰。朕以南班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貧窶者。昨日出內帑錢。每人賜二百千。令宗正丞沈與求散給。尚有親賢宅近屬已取會人數。別行給賜。趙鼎等曰。今宗室凋零無幾。陛下敦睦如此。盛德事也。

國子監丞王普為太常丞。右朝散郎新知萬州馮康國為荊湖北路轉運判官。　是日。建國公初出資善堂。上命見翊善范沖、贊讀朱震。皆設拜。趙鼎等得旨依故事謁見。沖等每因箴奏。導國公以仁義之言。輒縹軸藏之。時一展玩。國公嘗得李公麟所畫孝經圖。沖書其後。略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於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成。是為純孝。不然。無以立身矣。豈不見乎諸侯車服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以幼學之年。享寵祿之厚。盡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沖以諸侯之事為獻。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周之諸侯。其入而居於王所。則皆謂之卿士。故沖又欲以卿大夫之事為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其勉之。

庚戌。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王似罷。

辛亥。趙鼎進呈以旱乞分委侍從官等徧走羣祀祈雨澤。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鼎等曰。敢不奉詔。近日獨除斛毛餘錢及官舟運糧等事。皆是仰承聖意。以寬民力。況與求曰。雲漢之詩。雖上

下奠瘞。靡神不宗。不廢時祈之事。要之以脩身修行為本。陛下勤恤民隱如此。宜蒙嘉應。　忠翊郎閤門祗候張昂特遷從義郎。與州鈐轄差遣。錄其守石額山寨之勞也。尋又以其弟鄉貢進士昇為下州文學。昂補官在是月丁卯。　廢蘄州羅田、廣濟二縣。並為鎮。

壬子。起居郎朱震言。竊見陛下經營荊、楚。控制上流。已命王彥領兵直入江陵。遂與襄陽表裏相應。在兵法所謂先發者制人。誠得禦侮之上策。然一方之民。久罹荼毒。若不優加綏撫。則民未有息肩之期。且如峽州四縣。兵火之後。多用軍功。知省吏攝知縣。攔頭補攔稅。椎髓剝膚。民無告訴。伏望取峽州、江陵府、荊門、公安軍州縣官闕。令吏部破格差注。或委安撫司別行踏逐可任之人奏辟一次。庶使德澤下流。民獲上聞。荊、湖之人。得免塗炭。乃詔四郡官闕。並令彥具名奏辟。內知通朝廷審量除授。其曾充胥吏人。毋得奏辟。及權攝。如違。各科違制之罪。　右承直郎添差衢州西安縣丞賈道特改次等合入官。道。燕人。為劉豫部曲。以與斬王鈞甫之勞。常循二資。吏部言道無依格舉主。若候舉官了日收使。係成虛文。故有是命。

十二月壬寅朔。故秩推擇恐錄此事。　錄故將承議郎張瑨弟琛為英州文學。以瑨權郢城縣丞守禦戰歿也。

癸丑。手詔。聞諸路久愆雨澤。繇朕不德。致使亢旱。雖恐懼修省。無所以答譴戒。弭天災。尚慮州縣違戾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除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干科敷催驅等事。日下並罷。仍仰州縣具析所能名件申尚書省。　是日。荊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飛既降楊欽。率統制官牛皋、傅選、王剛乘勝擊攻水寨。賊將陳瑫內變。劫僞太子鍾子儀、紅護金龍交牀與龍鳳鑾等詣飛降。楊太窮蹙赴水死。餘黨劉衡等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固守。寨三面臨大江。背依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親往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放之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擊之。草木為瓦石所壓。一旦壅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湖寇悉平。黃誠斬太首。挾子儀奔都督行府。此以林泉野記、熊克小曆并岳侯傳參修。又云。楊欽領兵到金積山遇伏敗降。欽獻計曰。楊太可擒。欽令人報楊太令任士安敗走。又聞後有救兵至。晉兒金將士卒遂來助欽擒捉士安等。以除飛與楊太關之。必自領兵前來。多用伏兵邀楊太。不為難也。侯遣牛皋、傅選、王剛等各領兵伏於道側。楊太果自領兵應援。皋等伏發。太得脫。乘舟走入水寨。侯將兵入寨。擒楊太、夏誠、鍾子儀等。並斬之。此所云與諸書不同。案日曆。太乃其徒所殺。鍾子儀亦不死。傳所云甚誤。今且附此。更俟詳考。中興聖政。何俌龜鑑曰。竹籠之匪。卒蹂岳祖。相既遣矣。盆蕭相也。然而呂頤浩致討而不能平。王䜣招安而不能伏。及張浚至鼎陵。召間諜之囚。釋其耕而織之。鼎使論寇於是。幺之將楊欽降。卒有黃佐之嘆。岳飛至鼎。賊取降符之饋。令者嚮之以折其氣。使為賊誦於是。幺死而賊遂畏。飛來嚴此平楊幺之功烈也。呂中大事記。皆淆官王中興平外侮耳。光武中興。平內寇耳。而高宗欲攘外則內寇轉逼。欲除盜則外敵復張。而降張遇、殺杜用、丁順等。則有王瓊擊李登平鍾方。則有劉光世卻丁進。則有守臣據充之破戚方。則有守臣周杞誅襲僖、討李成。則有張浚平范汝為、平曹成。則有韓世忠而楊幺據上流。皆號紀年。尤為腹心之害。岳飛一至。八日而醜飛來之黨湖寇蕩平。而內寇始息矣。使當時諸盜不作。諸臣得以併力中原。豈不足以建立事功哉。

甲寅。詔建國公祿賜比皇子。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乞在外宮觀。先是浚與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議。令舉軍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楚州。且令提舉官張敗入奏事。浚遂請祠。趙鼎進呈。上曰。浚必未知此間曲折。故有此請。昨日朕已降詔諭之矣。世忠移屯。既略如初議。浚復何疑。鼎曰。臣等各已作書詳報

浚矣。董旼亦謂他日有警，老小必移歸鎮江，則積糧淮南非便。浚必具陳此意。沈與求曰：聞浚與世忠初議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承、楚之間，則已與浚初議小異矣。若緩急之際，老小必須動，則儲糧南岸，逐旋般運，似極穩當。上曰：朕見旼所請似合宜，乃以親筆諭世忠如所奏。　尚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庾、知政事沈與求奏：自五月丙子不雨，今越四旬，切冒近司，輔政無狀，致此譴戒。伏乞時降威命，正臣等之罪。早賜黜責。詔答曰：旱暵逾時，甘澤未應，乃朕菲德，非卿等咎。各安厥位，無得再請。三省言：訪聞淮南每至防秋，所勵多以運糧爲名，或稱備賊，擅拘收官私舟船。詔禁止。犯者抵罪。　著此用見趙鼎此月辛亥所奏寬民力事。　左奉議郎新太常博士張九成乞以磨勘一官爲父右承事郎伸改五品服，從之。

乙卯，故追復集英殿修撰朱師服，再復寶文閣待制。　師服已見三年八月丙午。　師服孫右迪功郎秉文言：師服任禮部侍郎，坐與秦檜往來入黨籍，乞復未責降以前從官職名。故有是命。已而有以白劄子遺趙鼎者，併以師服賀紹聖改元及謫官謝表上之。其閒有曰：首元祐之謫籍，二紀於茲；尾神考之從班，一人而已。寅緣軾、轍之度嶺，初一承顏；先後安、李之當塗，未嘗通問。乃詔復職，指揮更不施行。已給告身，令吏部拘收。申省毀抹。　後旨在十月丙午。　降授左朝奉大夫鄒浙充江東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用張浚奏也。　右朝奉大夫李棫追二官，棫以建炎冬祀乞任子恩，而吏部審量棫以遏築隆兗州功賞改官，故有是命。

丙辰，趙鼎等再引咎乞去位。上曰：旱魃爲虐，皆由非德所致，豈可移過大臣。然有闕政，當謀求之。是乃弭災之道。毋庸再請。鼎等頓首謝。

丁巳，給事中陳與義充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與義與趙鼎論事不合，故引疾求去。　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范沖言：伏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夫之所矜式。臣無能勞鞏，舉以代臣，允愜公議。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赴行在。　焞已見建炎元年八月。　焞、程頤高弟也。頤死，衆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尊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於淵聖，召至闕，將命之官，力辭而去。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辟之，不能致。紹興中，避難長安，僞帥趙彬以劉豫命玉帛招之，焞卻幣奔蜀，居於涪州。上聞其賢，故召。　故光祿少卿陳適贈右文殿修撰，例外官其家一人，適亨伯弟也。靖康末，率詔割中山地，亨伯以大義遣之，金挾適去，後卒於燕山。　初，神武中軍有與百姓鬬者，其徒奪之以去，且擊傷遂卒。事聞，詔統制官楊沂中執付大理治罪。言者論陛下禮遇將士，無所畏忌，重貽聖慮。乞依公根勘，重寘以法，其統兵官亦乞嚴示懲戒。從之。　是日，湖賊黃誠以鍾子儀至潭州都督行府，湖寇既平，得丁壯五六萬人，老弱不下十餘萬。張浚一以誠信撫之，乃更易郡縣姦贓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荊、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　張浚行狀

雲，謂逆盜平，老幼不下二十萬，而日厚云：降賊二萬七千戶，不言人數，今且云不下十餘萬，誠不失實。　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己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楊太、歐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浚之初被詔遣也，上奏言：水寨闕食，徒衆頻離，據飛稱旬日之閒，可見次第。臣欲更依聖訓起發，盧賊勢轉熾，將士懷疑，欲俟六月上旬，見得水賊未下，公詔飛來潭州訖，兼程赴行在，許之而賊已破矣。　浚奏狀以六月十五日丁巳行下，即黃誠等到潭州之日。

戊午，左奉議郎新太常博士張九成爲秘書省著作佐郎。是日，早朝，上問輔臣曰：近有民自汴京來云：張九成投僞齊，有此否？趙鼎曰：九成見居鹽官縣，焉有此事。必有讒者惑聖聽。比探僞齊得九成廷策言蹂踐民田事，以此出榜，然未知是否。昔夏竦嘗誣富弼遣石介投契丹，今欲中傷人者，便以投僞誣之。沈與求曰：陛下召用九成，則讒者息矣。上曰：無讒言，北來人所傳不審耳。然用之若遲，人必謂九成不用於僞齊復還矣，遂有是命。　九成家傳：紹宣者謂之云投僞齊，上不信，今從日厚。　詔福建歲貢龍鳳團及京鋌茶並權減半，以錫賚既少，空費民力故也。　此宋知止是五萬斤內減半。　爲復於金額內銷減，當考。　罷湖州歲貢花蕊布。

庚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居正降充徽猷閣待制，居正既出守，復請奉祠，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居正以強暴之姿，行凶果之志，頃爲大臣所薦，迨其去位，則顯詆之曰：某人小子，不用吾言，故至於此。繼在相位者，悅其言而不悟其欺，復薦拔之，浸與腹心之寄。未幾，擅事必敗，因詭爲異論，以規後利。去國之初，不勝怏怏，去歲果先收召，自以爲言得計行，喜怒威福，盜於一己，縉紳畏懼，不敢自保。大臣旋悟其引用之非，出之於外，莫不稱快。然凶果犯上，無所顧避，刻章求去，歷詆廷紳，自饒易台，惟意所欲，日者陛下知公論不容，特出睿斷，改畀祠官。然曲加庇覆，猶竊寵名，使負罪之臣，與以禮進退者無異，臣竊惑之。望下臣章，宣布中外，仍將居正褫職，以爲欺世盜名，貪得無禮者之戒。故有是命。祖信素與趙鼎異論，其所謂大臣，蓋指范宗尹、秦檜及鼎也。　皇伯華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矼同知大宗正事。　詔諸路檢察財用官度支員外郎章傑、樞密院編修官翟畫、計議官徐康、呂用中並日下回行在，都督府幹辦公事范伯倫令鎖行府供職，以久旱故也。

壬戌，左朝散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楊植卒。植、宜興人，元符末上書入黨籍。　植、瑗人邪下第五十四人。　癸亥，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上曰：朕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爲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饑民貧，起而爲盜，朝廷不免遣兵討定，殘殺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　左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劉珏復祕閣修撰。　珏初見建炎元年七月。　側既用赦復官，又以討論追二秩，至是乞復職名，後省奏側服事蔡攸，以明官爵，天下共知。若使參華中祕，與論讜之職，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閒者，心將謂何。恐非勸懲之道。命遂寢。甲子，召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說，并自出己意，文理優長，並爲合格。令試院榜諭。　左從事郎

劉昉特改左宣教郎。昉、朝陽人。以薦對改秩。遂除宗正丞。　權吏部侍郎張致遠以母老乞歸南劍州迎侍。詔予告半月。

乙丑。張浚奏。洞庭湖盜賊見已盡靜。上手書賜浚曰。覽奏知湖寇已平。非卿孜孜爲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荊、襄形勢迎接。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浚奏知舒州武糾、知復州韓遹招輯流亡。經理郡事。備見有方。已各轉一官令再任。又奏左從事郎知信州弋陽縣魏安行治狀顯著。遂授左宣教郎。安行、鄱陽人也。

丙寅。詔故觀文殿學士鄧洵仁已降贈官推恩指揮更不施行。洵仁、雙流人。綰子也。事上皇爲尚書右丞。至是其子徽猷閣待制襄有請。詔贈金紫光祿大夫。推致仕遺表恩如故事。五月辛丑降詔。　中書舍人劉大中言。熙寧之初。王安石假周官理財之說。變亂祖宗法度。恣爲聚斂。民殆不堪。是時居風憲之地。盡擊去言新法不便之人。助成安石之勢者。鄧綰也。紹聖之初。章惇、蔡卞用事。輔之以蔡京。遂以傾搖廢立之意。上誣宣仁。肆意形迹。至於元祐臣僚。竄殛無遺。是時游章、蔡之門。受知最深。至於元符末密啓姦謀。助成紹述之說者。鄧洵仁也。洵仁、洵武乃綰之子。今日之禍。起於安石。發於惇、卞。而成於京。綰之父子。實有力焉。且洵仁、洵武。在政和、宣和之間。相繼執政。專以侵諛。保固寵祿。盜取官爵。莫知愧恥。而洵仁暮年又與內侍鄧文誥通。家往來。謂同譜系。洵仁之子襄。洵武之子雍。口尚乳臭。已登侍從。一門僥倖。縉紳所羞。得死牖下。已爲幸免。今乃敢援平時褒典。求贈官及致仕遺表恩澤。不知太上皇帝今在何地。而欺陷太上之人。乃陛下之世讎也。雖未削奪官爵。析棺戮尸。以正其罪。而欲追寵其身。施恩其子孫。天下謂陛下何。臣昧死契勘自崇寧以來。蔡京當國。王黼繼之。四維不張。小雅盡廢。三十年間。曾爲侍從官已上。未有不因阿附大臣。交結權貴而得之者。容身誤國。罪則有之。有何勞能。更加褒錄。除前降洵仁贈官恩澤指揮。乞賜追寢外。仍乞處分有司。自崇寧以後。宣和以前。侍從官以上如洵仁輩。乞贈典及恩澤者。一切報罷。更不須以其姓名渎瀆聖德。庶幾有以勸天下之忠。爲亂臣賊子之戒。自靖康初。追復元祐諸臣官職。後亦稍稍擢任其子孫。然議論不一。是非混淆。趙鼎夙有此志。以身任之。因大中撤洵仁詞頭。普歷行熙豐、紹聖、崇、觀政事人才善惡。利害本末甚備。上嘉納。命榜之朝堂。詔州縣毋得催理民間積欠租稅。如有違犯。及監司失於案舉。並取旨重行竄責。　修武郎閤門祗候樞密院準備將領王林卒。都督府言其有捕斬劉忠之勞。一子孝忠尚幼。詔以孝忠爲承信郎。給其祿。俟年及參選日止。

丁卯。右朝議大夫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陸寘落職。寘初以年勞進秩。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寘貪贓狼籍。毒被東南。宣和間。諂事中貴王通及朱勔。爲其僕廝。以竊名位。制曰。朕以禮義俟君子。刑罰威小人。如爾僕隸自居。又何責焉。然玷官職之高榮。煩言章而論列。醜慝昭著。典憲未伸。則姦貪肆然。自謂幸免矣。褫直中祕。尚無克恩。往愼厥終。庶逃大譴。可落直祕閣。　詔沿湖人戶紹興三年以後未納租稅雜錢之類。並閣三年。

戊辰。命翰林學士孫近知貢舉。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劉大中同知貢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祉、殿中侍御史張絢等六人爲參詳官。祕書省正字李彌正等二十二人爲點檢試卷官。太常少卿陳桷爲別試所考試官。司勳員外郎林季仲等四人爲點檢試卷官。自後率如此例。是日。禮部侍郎唐煇入見。奏舉人已至行在。習詩賦者一千五百餘人。經義者一千餘人。上曰。他時習詩賦者當益多。然經義亦不可廢。元祐皆兼習。　詔諸路監司州縣。非奉朝旨。假作軍須名色之類科須者。並罷。州縣令監司案劾。監司令御史臺覺察。如或隱蔽。並重貶典憲。用中書門下奏也。　左朝散大夫趙伯瑜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伯瑜提舉江西茶鹽。以劉大中薦得召見。時新命韓球爲提點官。未上。遂罷球而用伯瑜。球之罷蓋云遇郡守韓璟親嫌。恐則有故實考。　祕書丞環中知臨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上以賜輔臣。沈與求奏。不知誰詮次。恐不當先魯而後周。甚非春秋尊王之意。上曰。俟更令朱震校勘。興求以五月己亥奏白。至是輔臣進呈。上曰。中荒陋一至於此。士大夫著述訛舛。容有之。此不足罪。中爲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尚置之三館。已已。能福建諸州係籍槍杖手。福建槍杖手者。自熙寧間始有之。迄是五十餘年。論者言其呼集援民。乞蠲放。帥臣張守以爲便。遂施行焉。

庚午。大理丞路彬兼權少卿。以詳議闕官故也。　右從政郎權鄂州江夏縣呂大周特改合入官。時湖北提刑司奏大周未到任前。縣戶二千七百五十三。任內招復增戶二千八百七。吏部言增及九分已上。優賞之。仍照條路視此。　忠訓郎李溫請納一官爲其母馮氏依故父官品封敍。詔封令人。溫、庠子。

辛未。皇叔蘄州防禦使士培爲泉州觀察使。上之即位也。士培治兵洛州。未及覲輔。至是始遣。左承議郎直寶文閣知婺州周綱特遷一官。綱、紹興初爲廣東轉運判官。奉詔以本司錢市米十五萬斛。自海道至閩中。復募客舟赴行在。故遷之。左丞議郎知潭州湘陰縣吳樵特遷二官。通判鼎州。都督行府以樵接納水寨首領有勞。蠲賞功房而有是命。七年二月戊申。樵又自左朝奉郎用新修賞典轉一官。疑此兩官之命又中格也。當求他書參考。　尚書省言。訪聞四川州縣官。以朝廷在遠。並緣軍興。貪墨狼籍。按察官坐視不省。致賊吏得以自肆。久爲民患。契勘黃大本、于淙、莫憲章已行斷配。宜檢坐已斷并行遣他州知通。令宣撫司鏤榜諸州縣。自今官員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如監司州郡阿庇不即察治。令宣撫司劾奏。重寘典憲。

是月。汴京地震。

是夏。金左副元帥冀王宗輔自上京還燕山。右副元帥魯元昌還新州。金以其國有喪。懼朝廷乘而伐之。乃命左監軍韓王宗弼以所部戍黎陽。宗輔尋入見金主。卒於路。宗弼自戍所赴其喪。取宗輔之妻張氏以歸。

補充堂後官及一年。即轉合入京朝官。事具實錄。至是國書散佚。使臺詞以對。執政不知典故。遂從之。路密

部官員未畫史第三十九卷。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卒。

癸酉。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將常平事務。恪意奉行。無得苟簡。致有失陷錢物。如敢少有減裂。仰戶部案劾申尚書省。取旨重行典憲。以都省言。自今刑獄茶鹽司兼領常平職事。訪聞逐司並不逐一講究。致他司妄用。失陷財物。有誤朝廷緩急支用故也。　江東宣撫使張俊乞致仕或宮觀。疏再上。不許。　言者論比年以來。忠臣義士。以身徇國者。往往湮沒無聞。如去年蕭仙閑。滁州。國奉卿確守忠義。朝廷雖官其後。以報死節。然四方之人。未盡知也。又如趙立、許慶、李彥先之徒。皆鎮撫使之得其死者。閒雖錫之廟貌。即亦未廣。開宣明詔天下。凡自靖康以來。四方死事之人。悉令載之祀典。此誠激使英雄忠勇之術。詔淮西帥臣相度。

甲戌。詔諸路在禁待報案狀。並專差人齎擎赴行在。　中書舍人胡寅權直學士院。時江西制置使胡世將請奉祠。而直院胡交修引親嫌乞時暫差官撰述答詔。故有是命。　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李光充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　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韓璜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直秘閣新荊湖北提點刑獄公事張銖令趣之任。時趙鼎聞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陳彌、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鄭資之、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徐國成並無治狀。悉以自陳。宮觀處之。而璜等有是命。　都督行府免蘄州上供錢租稅米三年。

乙亥。詔諸州并諸軍將應歸朝官常加存恤。得替流寓無差遣之人。仰守臣相度、先次興權合入差遣。支破請給。具職名申樞密院差注。如內有能通兵機及武藝出衆人。具名聞奏。其寄居歸明歸朝養濟人。常加存撫。依時支給。合破錢米。無令失所。

丙子。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知金州。兼金房均三州安撫使。用行府奏也。仍命斌隸屬襄陽帥府。其探報事宜及邊防措置。則申川陝宣撫司。如金人大軍侵犯本州。即令宣撫司遣兵應援。七月壬午。其後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審於朝。乃詔緩急敵馬侵犯梁洋。令斌以所部權隨玠節制。明年三月己巳吳玠申明得旨。　都督行府奏移鼎州龍陽縣於黃誠寨地建立。仍隨為軍。以持服人黃興權起復知縣。俟任滿與改合入官。京官與轉一官。應水寨出首之人。令制置司量事體輕重。擬定合補官資申行府。願歸及充水軍者聽。又請免澧州上供錢三年。皆從之。既而制置使岳飛言。水寨願歸業者二萬七千餘家。詔州郡存恤之。無得騷擾。七月戊子行下。然黃誠寨地低而迫湖。土人不以為便。仍令如舊焉。岳飛奏附業人數在戊子龍陽軍遷舊治在八月丙辰。今並連書之。　樞密院效士祝世榮特補下州文學。以嘗自唐州蕭蟠書赴行在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一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趙鼎奏淮東宣撫司提舉官董旼廣親筆至軍前論移屯事。韓世忠拜詔感泣。上曰。卿可作書報張浚此事。張浚亦必喜。今日廟堂不比靖康間有妨功害能之人。凡軍旅事。彼此議定然後行之。　左宣奉大夫朱勝非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勝非初免喪。乃有是命。　檢校少傅。陞遠軍節度使知明州郭仲荀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徽猷閣待制仇悆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　左朝散郎知岳州象管內安撫司公事張舜民直秘閣。興起復秘閣修撰知鼎州程千秋兩易。並赴都督行府取稟說之任。以行府言。事係急速。已作奉聖旨施行故也。　右朝奉大夫通判臨安府楊樟以薦對除直秘閣。　詔在京宮觀請給人。從前宰執依見任減十之二。學士以上如列曹侍郎。雜學士如中書舍人。大中大夫以上如左右司郎中。任樞密都承旨者加一等。　大理評事李洪乞以歷踐一官換祖母林氏太孺人封號。許之。　饒州進士朱嘉積言子召虎十歲能誦經史兵書。步射命中。乞挑試。詔賜帛二十匹罷歸。　詔堂後官補職及一考改宣教郎。著為令。堂後官、今三省諸房都錄事也。初以省記立是法。而詳定敕令官章誼等言。京官凡五等。未審所改京官不從初等次第陞轉。便改宣教郎義理。今來止有崇、觀、後改宣教郎告。難以憑據。要見祖宗以來堂後官補職及一年。的實合改是何京官。制敕庫房言。取到崇寧二年堂後官張忻石刻墓誌。係崇寧之初。亦可憑據。故有是命。案熙寧詔旨。主事已下。自選人

詔諸路監司帥守案試武士所能，具職位姓名來上，用李光請也。光言：伏準手詔，令內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虛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言諸壯士進之，或以爲言。通曰：漢王方冒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若通可謂知時務矣。今金僞遁陵，中原板蕩，此陛下馭雄材虎將以制天下之時。所薦不復言文士，臣累任守臣，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人材少壯，弓馬趫捷，武藝絕倫者甚衆。朝廷既未嘗錄用，往往散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委身盜賊，不能自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望特降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間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機，能料敵致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爲一科，令監司帥守案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庶幾韓、彭之流，或爲時而出，故有是旨。　武功大夫秀州防禦使康隨爲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案）隨即殺曲端之人，自建炎四年至今姓名始見於日曆，故具載之。

戊寅，詔趣張浚赴行在，遣內侍迎勞，賜以銀合茶藥。又遣內侍往軍中勞荊湖制置使岳飛，亦以茶藥賜之。　直寶文閣知泉州魏矼、吏部員外郎姜師仲、殿中侍御史張絢各減三年磨勘，以在蜀中平反刑獄最多故也。　詔行在百司首身軍兵，自今並令所屬取索宣帖，審驗保明，申取朝旨，方許收管，毋得擅行收留。

己卯，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材用孟庾充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庾以行府闕三省密院事，積不平，因稱疾求去。前一日，御筆有是命。趙鼎進呈，上曰：庾以疾力求去，重違其請。既知樞密院，宜依祖宗故事。鼎曰：自元樞執政，往往或建節鉞，如寇準等，猶除使相。庾在陛下左右六年，務全終始，仰見陛下待遇臣鄰之意。庾執政凡四年，參知政事沈與求權樞密院事，兼權措置材用。日曆載與求權樞密院在丙子，當時因庾併附此日。　詔新授郡守，除見闕人外免上殿，用中書請也。　監察御史周葵充禮部貢院參詳官，代殿中侍御史張絢也。絢祖母王氏疾亟，不俟報出院，詔放歸。既而絢以憂去，特賜錢三百千。

庚辰，內侍盧公裔言：見係效仕在蜀中，乞依昨降指揮赴行在。上曰：此人極不平穩，靖康劫寨之事，公裔之謀爲多。今若使歸內侍省，必僥預外事，不若與外任宮觀。況朕宮中使令者，小黃門數千輩，備掃除趨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之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趙鼎等曰：陛下聖慮及此，社稷之幸。然漢、唐宦官傳，有可以鑒誡者，更望曲留聖意。上曰：仇士良勸後聖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觀書，可爲鑒也。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翰林學士孫近奉詔編類臣僚條畫利害文字，已編類進呈了當，仰惟陛下去冬殿觀吳會，親卻敵師，不敢以幸勝爲功，而深以善後爲慮。既下溫詔，周詢舊鈞，又令臧事官條具利害，而半年之間，不聞以某人之言，施之行事，取某言之效，進用其人。遂謂陛下之求言，止是朝廷之文具。臣竊惑之。今編類已成，既上御府，伏望陛下萬幾之餘，留神省覽，或宣付大臣，俾之分閱，擇其可用，顯奏行之，勿以忌諱爲拘，則忠言出，勿以文采爲尚，則至計行，勿以與廟堂異議而棄之，則

謀猷皆合於公願矣。其有言多可續者，則願寢進之。有欲以身試者，則因任之。广人而廢其言，固君子之所戒。用言而棄其身，亦古人之所非。況乃防秋及期，定謀爲急，不資羣策，孰保萬全。惟陛下留意從之。故宣德郎范柔中贈直祕閣。柔中元符末上書言事，且進所著春秋見微，坐停官。密州編管，至是用吏部侍郎晏敦復請而贈之。柔中還人邪上尤甚第一人，蔡絛錄官第六十六人。　詔尚書省復置御史刑房，專主本臺所上彈劾文字，仍令六部申殿部人結保之法。每三人或五人結爲一保，遞相覺察。凡保中有人犯罪逃走，許大理寺監鋼同保人追捉，須管敗獲。如有不獲，並與同罪。本部不得申請占留。其逃走改名復來部中之人，並重行決配。保人輒敢容隱者，亦與同罪。仍許諸色人告，用本臺請也。自建炎省併吏額，御史刑房不專置，左右司亦不聞有所檢察。每御史案吏輒亡去，大理即乞先次結絕，庶復更名歸部，姦弊百出。故本臺以爲請。

壬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許亢宗直寶文閣，知台州。亢宗靖康中爲右史，坐斥去，及是召對而命之。　詔宣使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辭皇城司主管禁衛馮益特於階官遷郡，上各轉行一官，以益自言曾繫蕃邸官吏之人，乞依例霑恩故也。　賜觀文殿大學士李綱親筆詔書獎諭，綱應詔陳三策，又上言曾繫蕃邸官吏之人，乞依例霑恩故也。　賜觀文殿大學士李綱親筆詔書獎諭，綱應詔陳三策，又上六條，故有是賜。　是日，僞齊遣兵犯湖陽縣，執武經郎知唐州高青及其孥以歸。劉麟見青，諭之曰：朝廷與諸將議定，見陣掠獲人，即時放回。青復將其孥而返。事聞，詔降青二官。青赴襄陽師府自效。青九月丙申降官。

癸未，左奉議郎知南劍州沙縣丞陳沃、左承務郎新婺州州學教授富元衡並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至道初，始置諸宗室教授，景祐中，更名宮學。治平建元，又分大小學，置講書教授十有七員。崇寧初，每宮置大小二學，增教授員，越四年，更爲宗子博士。渡江後廢，趙鼎爲政，始創復之，二員居行在，二員居會稽，自是爲例。行在宮教初除在今年四月乙卯。

甲申，上親酌獻祖宗神御於行宮齋殿。文武官少卿已上陪位如儀。將仕郎趙宗輝特差充靜江府古縣令。宗輝，產若孫也。縣久無令，用廣西諸司請而命之。

乙酉，降光州褒信縣爲鎮。令淮西宣撫司就選士豪可仗者補右職，充監鎮官。

丙戌，直寶文閣知宣州趙不羣陞直龍圖閣再任。上曰：不羣爲郡有稱，守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當寵旌之，以爲四方之勸。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爲盜，多緣守令不良，擾之使然。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爲盜乎？朕夙夜以此爲懷，卿等復留意謹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業之意。中興聖政，史臣曰：紹興初，羣盜充斥，帥臣平國中而樞臣謂敢民兵以節制之，謂曰：舉有本末，今所措置者末也，救弊之因，良由科擾疾苦，吏不善委，令監司察其利害以聞，至此又有是言，夫出政而取其本，監而將其情，寬役使，厚常產，以維其安民之事，監司察郡縣，宰執揮守令，以持其安民之具，當謂安民，未聞治盜也，此之謂知要。　詔

左朝散大夫荊湖南路轉運判官辟弼、左朝散郎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劉延年並直祕閣，起復

右朝散郎祕閣修撰新知岳州程千秋、左朝請郎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徐與可、左奉議郎通判鼎州張運並進一官。以都督行府言與平湖寇有勞也。既而荊襄制置使岳飛言：「延年實薄，乃又進一官。」制曰：「爾等分使兩湖，軍興不乏，列職中祕，亦既疏恩。載閱將臣之章，以是爲未足也。維懿賞予寧，皆自朕出。」進官一等，餘務靖共。（揚華再遷者在八月辛亥。）　進士蕭淸臣以撫諭劉衡、夏誠有勞，補忠州文學。後旬日，都督行府又言：鄭州鄭貢進士開人者、進士趙偶、陶青皆常入賊寨，於是悉以文學命之。（書補官在七月甲午，青補官在七月丁酉。）　時張浚遣行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先還奏事，浚奏潭、岳、鼎、澧、荊南歸業之民，其田已爲他人請佃者，以鄰近閑田與之，仍免三年租稅，卽原無產業願受閑田者，亦予之。俟及半年，比較諸縣歸業人數，取旨推賞。

丁亥，賜字文虛中家福建田十頃。以其妻安定郡夫人婺氏有請也。虛中建炎末以磐書遺其家，至是始達。朝廷念其勞，特許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韓駒進一官致仕。駒、仁壽人，後徙汝州。政和初，獻所爲文，召試除祕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罷去，及是卒於撫州，故有是命。制曰：「逢時取位，亦既蒙榮。抱疾引年，所宜從欲。駒早以詞藝，躋於禁嚴，附麗匪人，飯蔬奚怨。中更赦宥，不汝瑕疵，復班綴於西淸，俾優游於直館。庶幾善後，獲以全忠。茲陳告老之章，更軫遺簪之念。進官一等，式寵其歸。往服恩綸，尙綏壽耇。」（案：駒家年譜載此告詞，乃云：坐累刑書，飯蔬奚怨，中更赦宥，一法斯尤。乃與元會稿之意全不同，以此知私家文字多所放失者如此。）

戊子，左宣教郎直祕閣添差通判湖州賜緋魚袋趙子偁特遷左朝奉郎，充敷閣修撰，知處州，建國公既就傅。上召子偁入對，而有是命。子偁請宗室之寓於諸郡者，聚居官舍，選尊長鈐束之，察其僞冒，禁其出入。年未十五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官爲給食，許依進士就舉。未出官者，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參選奏可。後不果行。　尙書兵部員外郎都督府諮議軍事郭執中充祕閣修撰，右承議郎新知簡州許有功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有功、安仁人，張浚從舅也。　詔今次省試舉人，常額外特增取十名。既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日之患，官冗最爲大弊。臣嘗謂自今以往，澄其本源，非三十年有不能淸。而況日月增加之乎。今額以十四人而取一人，正爲中制，倘又增之，不足以爲德。而適啓僥倖之人爾。」特奏進士老於場屋，祖宗以來，矜其旣衰，賜之一命，以榮其身而已。又擇其尤者爲京府助教文學，許其出官，德莫厚焉。然元祐之初，蘇軾知貢舉，日極論其害。今官冗之弊，視元祐爲百倍，而版曹陷沒，視元祐才十之四。州郡困匱，黎民凋瘵，視元祐無十之一。前此陛下簡多士於維揚，有司不爲國家長慮卻顧，徒以苟悅一時舉人，將入助教人，並依下州文學特理選限，固已不勝其濫矣。紹興二年，酒復再授此例，益起僥倖。其後星變肆赦，又以不曾赴試者亦許自陳，緣此冒恩者衆。臣不當先時建言，但恐朝廷忽有行遣，則論奏不及。至如前榜有官人登科循轉官資，同進士出身，並免銓試，皆非舊典。實啓倖門。又臣體問得吏部選人在部未有差遣者近六百人，伺候日久，窮困流離，大段失所。乞下侍郎左選，除指揮黃甲窠闕外，其餘一面注擬在部選人，庶免留滯之歎。又勸會紹興二年陳之茂等一十九人爲文理紕繆及犯名諱，各補

下州文學，後來並附第五甲末，夫犯名諱在不考，有司之法也。祖宗以來，嘉惠多士，特賜文學助教之科，示不棄黜。蓋有常典，未聞再許附進士之科也。至如文理紕繆之類，尤宜詳精考校，務厭衆心。前此與議以爲紕繆之文，乃緣觸犯忌諱之故，其後大臣聞之，於是奏附正甲。此蓋一時失於愼重，遂紊祖宗之制。既失而得，進士舉不足貴矣。今廷試在迩，伏乞戒諭有司，愼重其事，毋蹈前失。詔正奏名錄科舉曾經展限，已降旨特更取十名，餘並依奏。（組倩奏下在是月庚寅。）　尙書省言：「南班宗室官卑之人，用度不足，乃詔不帶遙郡大將軍至副率，皆依御廚第九等食例折支錢。　右承直郎黃秬令吏部差虔州錄事參軍。宰相張浚言：臣頃建炎之初，擢預郎曹，實出宰相黃潛善、樞密汪伯彥之薦。潛善以繆戾得罪，死於貶所，骨骸未還，實產凋零。其子秬仕宦不競，殆無餬口之計。臣愚欲用初除樞密事合得有服親一名差遣恩例，陳乞秬差遣一次。上推陛下廣覆包涵之仁，下全微臣朋友故舊之分，故有是旨。　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申命淮東西宣撫司優卹淮北士民之來歸者。先是有旨百姓有願耕閑田者，州縣卽時給付，軍人所至州陞一等軍分收管，舉人免文解一次。有官人轉一官，資與見闕差遣。至是三省復奏歸附人民，令所至州計口，以提刑司錢人給一千，所給田免稅五年。未就緒者，更與寬展年限。命官舉人之貧乏者，州縣給其資糧，以禮津遣。令宣撫司榜諭。　右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張承進一官，俟任滿日赴行在。以都督行府言其廉謹不擾，在湖南一路爲最故也。時湖南旱，行府奏減本路秋稅苗米之半，從之。

辛卯，右承奉郎高堯咨監西京中嶽廟。堯咨、仲子也。以濫賞不得調，請繳納父仲冬祀日奏除直祕閣告及賜紫敕，故以命之。

壬辰，祕書少監任申先試起居舍人、兼直史館。　詔文臣非格法改官內，閒有立定賞格，及州縣被差管押燕山府免夫錢，部押人夫建築運糧開河修城之類，被賞之人，今後並更不審量，以都省言上項雖非格法，實有勞效，難以一例討論追奪故也。（朱時非秀水朗屏錄，紹興初，孤宗并作相，建議討論濫賞名色，物議大喧，師雖次年再陞，言惟文臣審量減，武臣特免。趙子直尋古物留事，梁師成官至雜學士，緋紫色袞器以事褒收，故京秩除雜官，正廳審量之法，趙鼎作相，皆其親厚，子直除江西都轉運，仍復職，自求除中書檢正大中縣遷兵部尙書，並參知政事，綱除都司，並不審量，於是此法止行於孤寒無援之士，而人始不服矣。）

癸巳，右朝散郎知滁州河洋餘上屯田利害。上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朕爲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卹。恐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量給官錢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爲朝夕計。今使就耕之民，盡蠲租賦，更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往往耕闢已多，縱便恢復，亦朝廷之利。上曰：然。　信州進士劉商霖上書告迪功郎沈宇語言惡逆，因妄指宇爲參知政事沈與求族人，與求家居待罪。上命押入，翌日，上諭與求曰：宇旣非族人，若待罪，恐四方傳聞致疑，可卽令進呈。朕必不使四方得

以護繼卿、與求頓首謝。

甲午、詔諸路曾經殘破州縣、最親民官到任日、據見存戶口實數批上印紙、任滿亦如之、以考殿最、用左承奉郎通判岳州王嘉言請也。　起復祕閣修撰新知岳州程千秋知虔州、時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自巴西召歸、張浚以錡識其事、且言朝廷若未有差委、欲正遣知岳州、詔趣錡赴行在、於是千秋需次未行、乃令持餘服、（絕劄錡赴行在在八月壬寅、千秋持餘服在十月己未）　言者論私商販獲州縣根究來歷之弊、以爲素與交易者、多不通吐、以爲後日販鬻之計、所牽引者、類皆畏蹈組有生計之人、臣謹案祖宗法、應犯擅貨、並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爲坐、今若不問是與不是產茶鹽地分、一切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結斷、不惟囹圄可致空虛、而私販者卽伏刑憲、亦將止息、事下戶部、其後權貨務言、勘會出產州軍補獲私鹽、如係徒以上罪、及本場轄界內杖罪、既獲私茶、並合根究來歷、雖有紹興令、稱犯擅貨者不得根問買賣經歷處、卽係海行條法、緣紹興敕內該載一司有別制者從別制、又緣諸處私茶鹽、並係停蓬圍戶賣與販人、今若概不行根究來歷、深恐無以杜絕私販之弊、卻致侵害官課、乞遵見行茶鹽專法施行、乃詔自茶鹽外、其餘擅貨如所請。（後旨在九月庚寅）　詔中大夫以下陳乞致仕身亡月日、計班程限、在合給敕之後者、卽聽於所在州軍陳乞、蔭補以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委敕復有請也、其武臣合得致仕恩澤人依此、舊法以親授敕爲斷、至是改之。

乙未、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代劉錫也、詔製造御前軍器所依舊例不隸臺察。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趙子畫試尚書兵部侍郎。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劉錫解軍職、特遷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承節郎趙珪遷承忠郎、閤門祗候、初、上以趙普佐命元勳、視漢蕭何、而子孫淪落、命所在訪求、量才錄用、珪、普五世孫也、避地鬱林州、以普繪像及諫伐幽燕疏來獻、故有是命。　免湖南上供米三年、用本路漕臣請也。　言者論今歲亢旱滋久、荒歉日廣、民窮盜起、深可爲慮、訪聞饒、信山谷間、有劫掠道塗者、兼浙東、江左、自來傳習妖教、夜聚曉散之徒、迹鄰畿邑、又虔、贛頑民、輒寇嶺外、累年於茲、今年朝廷發數路之師、欲痛掃除、使遂懲艾、雖劇賊如周十隆等、既以招降、目下稍安、然臣聞虔民之性、例皆凶悍、而聽命於豪強之家、爲之服役、平居則恃以衣食、爲寇則假其資裝、每賊所至、州縣之間、既無城池、又無兵食、不過裹糧金鼓、以爲犒設、書塡官告、以誘招安、纔得片檄之申、便謂巨盜已息、孰敢定其要約、散其徒衆哉、於是下者獲利、上者得官、全師而還、捆載而返、既狃爲盜之利、益無忌憚之心、此蓋遠方官吏蒙蔽朝廷之罪也、今朝廷遣發將兵、幾及半年、公私之力、竭於饋餉、而諸將不務協一、各懷顧望、姑以招安便爲無事、前此盜賊、知州縣無備、故肆其憑陵、而猶畏官軍也、今相持半年、技亦止此、遂有輕官軍之心、則復何所畏哉、今者將士已還、掃除之策、固不可用、惟當速賜指揮、應招到賊徒、並令首領參訖、量補官資、悉赴軍前效用、餘放歸業、則如蠭之去蠆、蝎之去鼠、不能爲害矣、詔都督行府相度。　廢鄧州順陽、淅川、襄陽府鄧城、中廬縣並爲鎮。

丁酉、詔高峯王口二寨各置都巡檢使、兼提舉諸軍寨盜賊公事、益戍兵、通舊皆五百人、棄舊觀、平二州也、既用明堯言省廢、而邊吏以爲提刑轉運司不究邊防利害、改州爲寨、緣隣路盜賊未息、深慮諸蠻觀望、結集作禍、欲依舊存置、乃下經略使李彌大相度所宜、而有是命。

戊戌、祕書省正字李彌正、胡珽並兼史館校勘。

己亥、御筆閤門祗候劉公彥能、先是直祕閣楊檀、司農寺丞金安節等被旨引對、而閤門吏邀求錢物、上聞之、前二日、命大理收吏治罪、及是進呈、上曰、朕召四方士大夫、延見訪問、欲知當時之務、閤門人吏輒以退換家狀爲名、乞取錢物、何以稱朕意、不可不治也、其後獄成、武翼郎兼宣贊舍人李觀降修武郎、爲閤門祗候、其徒九人皆降兩官、閤門吏贓金而已。（九月辛未行遣）　知閤門事韓恕以失職待罪、詔釋之。　觀文殿學士知溫州范宗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宗尹乞奉祠、上諭大臣曰、宗尹治郡無狀、可依所乞、上因言靖康間耿南仲誤國事、趙鼎曰、宗尹爲南仲所知、遂以私意盡復其官職、天下惜之、上曰、淵聖皇帝聖質過人、而南仲父子輒離間兩宮、其罪甚大。　左朝請郎王縉直祕閣、知溫州。　左儒林郎新婺州州學教授沈長卿爲祕書省正字、尋不行。　端明殿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董耘貶秩一等、坐前守饒州、起內帑錢不如期故也、制曰、耘以列尚書之重、膺殿學士之榮、出綰郡章、不聞報政、案章來上、弛慢有端、何昔者悉意竭力於權倖之人、而乃今曠事旅官於君父之役、削官一等、尚免殿科、往思省循、毋亟後悔。　借寶月獻家藏兵書三十九種、特補下州文學、寶月、國初功臣史珪之後、能爲小詞、擢密院言其通曉兵書、故有是命。

辛丑、廢隋州唐城縣。

是月、右中奉大夫直祕閣朱彥美致仕、從所請也、彥美、華亭人、五爲部使者、有吏才、後八歲卒於家、年八十。　僞齊劉豫廢明堂、得金龍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暴風連日、屋瓦皆震。

潛已去。倉廩皆竭。彥樞不可留。即引兵追潛至鄂州。會張浚平湖賊還。興之遇。復繼彥還。彥自枝江徙居舊治。時軍儲不繼。乃倣川錢引法。造交子行於荆南管內。漸措置屯田。爲出戰入耕之計。仍擇荒田分將士爲莊。莊耕千畝。治石唐、瓦窰二廢堰。計工六萬有畸。不浹旬告成。公私利之。

癸卯。左朝奉郎充祕閣修撰趙子偁主管台州崇道觀。俸給如小郡知州例。仍折支見緡。並於上供錢內支給。人從減半。子偁辭郡寄。故有是命。　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劉光遠帶御器械。光遠自江西兵馬鈐轄召歸。會其兄帶御器械光烈出爲江東馬步軍副總管。乃命光遠代之。　徽猷閣待制知江州兼管內安撫使程昌寓能。時江西轉運判官逢汝霖、提點刑獄公事張叔獻、提舉常平茶鹽趙不已共劾昌寓貪暴不法。招刺水軍。多不由人情願。民生男者。令納錢一千。生女者五百。到任之初。閉城門抄劄居民。有自外入城之人。雖婦女亦印其面。由此道去者數百家。城市蕭條。行路嘆息。乃能昌寓。令帥府劾罪以聞。

甲辰。詔增館職爲十八員。時言者論唐太宗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皆爲名臣。祖宗開三館以儲養人才。蓋本於此。今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乏才之嘆。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一館職之俸入。僅比一小使臣。小使臣動以萬數。何獨於館職較此微祿哉。乞如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爲額。故有是命。既而本省再請。乃命祕書郎及著作各除二員。校書郎正字通除十二員。而少丞不與焉。後旨在是月己巳。　是日。禮部貢院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博學宏詞科新敕令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教授石延慶二人。光遠、戲唐人。嘗從張九成學。璧、延慶秀子。延慶、新昌人也。　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向子諲落致仕。知江州。兼管內安撫使公事。制曰。溢城爲郡。據大江中流。在昔宿勁兵爲重鎮。地有常險。則守有常勢。苟非其人。險不足恃也。爰擇才望。乃畀符竹。以爾秉節立義。術略疏通。總六路之權。當大邦之寄。屢更變故。不懷二心。懋茂知名。姦回忌疾。自以危行。告老而歸。聞精力之尚強。正艱難之所賴。爲朕復起。往守九江。必有忠謀。以寬憂顧。能益光於世業。斯無忝於訓言。　詔都督行府官吏軍兵並進一官資。餘平湖寇之勞也。

丙午。右中散大夫提舉權貨務都茶場郭川減四年磨勘。監務場及交引庫官吏各進一官資。以戶部言。去年收茶鹽香錢共二千四十三萬餘緡故也。　直徽猷閣程芾新除湖南轉運判官。未上。乃遷廣西轉運司。權知賀州。是日。親事於富川縣。此爲明年三月董舜劾芾張本。

丁未。宰相趙鼎乞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新簽書廣德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贓汚狼藉。與判官趙不愚共爲姦利。表裏相濟。詔浙東憲司劾治。其日癸卯也。鼎嘗以京秩薦此二人。故乞解機務。是日。祖信方候對。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可以薦二士之失而罷宰相。況頃時臺臣論季處厲罪。是呂頤浩爲相。曾入文字。自陳嘗薦處厲。乞依條不收使舉狀。案牘今在中書。可見也。卿既自劾於朕矣。更何嫌而輕爲去就。宜體朕意。勿復再陳。日曆。五月二十六日己亥。吏部歷勘數內。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二

【紹興五年】八月壬寅朔。權吏部侍郎張致遠言。臣竊惟增廣之變。識者追咎興時首禍之由。故於仕進則有討論之式。於賞典則有泛濫之目。中間緣施行過差。武臣特免討論。往往以宣和之前所得濫賞。陳乞收使。雖泛濫之目仍在。而有司按文摘句。放行已多。如後苑作排辦採山、撫定燕雲、定鼎押樂之類。雖不著之事目。然三尺童子。亦知其爲濫賞明矣。衆臣向見當時執政大臣。猶有陳乞所得恩例者。或即從其所請。或旋被繳駁。此尤無謂。臣願特降睿旨。應宣和以前所得上項酬賞。并當時執政大臣所得恩例未經收使者。一切勿行。其敢輒有陳請。重寘典憲。蓋國事如許。而臣下尚忍言賞。非所以示訓也。乃詔應收使宣和以前酬賞。如後苑作排辦採山、撫定燕雲、定鼎押樂之類。令吏部申聽朝旨。餘從之。　右司諫趙霈、試右諫議大夫直祕閣新知溫州王縉爲監察御史。　左迪功郎處州州學教授趙渙以應對特改左承事郎。等除將作監丞。九月壬申。　太府寺丞兼都督府幹辦公事正良存請州縣之獄。所禁罪人。並須當職官常加審問。躬定牢戶。其不應拘繫及入禁不審屬之人。許被禁之家越訴。增重法禁。期於必行。從之。令刑部看詳立法。　錄故相范質七世孫挾爲將仕郎。　罷荆南營田司令安撫使措置官兵耕種。毋得循舊擾民。又以歸州遷隸安撫使王彥。皆用都行府奏也。初。彥自渠州以所部之鎮。至荆南。而鎮撫使解

左文林郎錯不
果改合入官。

戊申。左迪功郎湯選改合入官。以嘗任樂昌丞與掩殺李（原缺二字）之勞也。

己酉。趙鼎進呈探報劉豫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爲兵。每畝田科錢五百。上曰。朕未嘗一日忘中原之民。使其陷於塗炭。皆朕之過。百姓爲豫虐用如此。朕心惻然。　詔趙普佐太祖開基。非其他勳臣之比。官其五世孫六房各二資。　故追復朝請大夫梁燾再復資政殿學士中大夫。以其家有請也。（燾、東平人。元祐尚書左丞。紹聖執政第九人。化州安置。）　尚書左僕射趙鼎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溫大賢之人。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得罪。書名黨籍。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溫門人也。詔贈祕閣修撰。官其家一人。制曰。士君子依仁守義。雖不見用。乃有追錄褒贈之典。施於既死之後。使聞其風者。興起尙論而想見其人。亦何存沒之間哉。維先民康節。學貫三易。懷寶遯世。而爾以孝謹爲之子。維先正邴、光、公著、純仁、道德勳賢。表儀百世。而爾以學行受其知。浮沉下僚。迄不大試。柄臣有請。朕用慨然。龍以驗撰之華資。庸示儒林之深勸。尙惟冥漠。克享恩榮。（伯溫、還人邪中。錄第三十五人。）　翰林學士孫近、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劉大中以知貢舉。同班入見。自是爲例。　遣內侍麥伸趣張浚赴行在。以將防秋也。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荊湖北路安撫使劉洪道進職二等。張浚言。洪道沈毅持重。勇於事功。賑難以來。所至宣力。故有是命。

壬子。右文殿修撰知揚州葉煥復徽猷閣待制。　詔淮南山水寨都巡檢各聽守令節制。本寨應干事件。並申取州縣指揮。不得一面施行。先是都督行府令諸州置山水寨。擇土豪充都巡檢。至是又條約之。

左通奉大夫祕閣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馮躬厚請以明堂恩任其子。吏部言。係賣降人取裁。詔特許蔭補中書舍人。胡寅言。躬厚乃蔡氏之甥。在宣和中。叨竊侍從之人也。況有條制。賣降未敍復人。不許奏薦。躬厚未嘗復職。其爲賣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許之蔭補哉。比年有從臣係自陳宮觀法該奏薦者。吏部覬望。權臣反謂法不當得。今躬厚法不當得而反許之。非惟無以昭示好惡。且如躬厚輩實繁有徒。必相視效。益長僥倖。人心不服。公論謂何。命遂寢。　廢漢陽軍爲縣。隸岳州。以戶口減少故也。守臣高舜舉乞存留。不許。

癸丑。戶部尙書兼詳定一司敕令提舉製造御前軍器所兼權措置財用章誼充徽猷閣學士知溫州。從所請也。

權尙書吏部侍郎張致遠復爲戶部侍郎。中書舍人劉大中試吏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祉權兵部侍郎。起居郎兼侍講兼資善堂贊讀朱震試中書舍人。陞翊善。時戶部惟致遠獨員。乃命祉兼權戶部。祉言。國家所務。財用爲先。嘗竊計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此臣所深憂也。然有三說焉。一曰節。二曰爲。三曰得人。蓋今日支費百出。固有不可節者。亦有不可不爲者。內自朝廷。外至州縣。官吏甚衆。惟得其人。而政以舉。則奸無所容。利歸公上矣。於是可節者能節之。可爲者能爲之。何患財賦不饒裕哉。祉又言。東南數路監司郡守。僅有國家前日十之二三。而吏員猥冗。每一闕。待次者三四人。若知縣闕。則並屬吏部。不許堂除。顧所薦雖材。將何以處之。監司郡守所差下人。如實有材。當不次用之。苟或不才。豈可待次。宜令並罷。然後於籍記所舉人內。參考除授。庶幾可以得人。自公正之路塞。薦舉之法壞。而入仕者一任用舉主闕歷。可得小邑。兩任用舉主改官。可得大邑。彼爲監司爲郡守者。固許薦舉也。豈盡公正乎。又吏部注擬。乃止循資格。不聞曰某人名次雖低而材業優。某人名次雖高而材業劣。如前世銓衡。眞有所去取也。選法已弊。不可復革。應繁難知縣闕。宜盡歸於朝廷。然後於籍記所舉之人內。宜參考除授。庶幾諸邑亦可以得人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選諸所褒。以次用之。用爲公卿者。皆更治民以考功。是故漢之良吏。於斯爲盛。號中興焉。今且選侍從卿監郎官出爲監司郡守。若侍從卿監郎官有闕。宜擢監司郡守補之。朝廷用人之路不一。或以文學。或以操行。或以高科。或以故家。獨無以治縣有政績而擢用者。今若館職寺監丞編修討議之類有闕。於知縣中擢用其治行尤異之人。或即除監司郡守。亦不爲過也。如是則人知勸矣。令得人則一邑治。守得人則一郡治。監司得人則一路治。合諸路爲天下。則治豈難致哉。恢復之圖。無以易此。　直龍圖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潘良貴試祕書少監。趣赴行在。　尙書工部員外郎程克俊守兵部員外郎。左朝請大夫樞密院計議官呂丕問行工部員外郎。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陶愷爲金部員外郎。愷、悅弟也。與丕問皆召對而有是命。丕問乞補外。乃除知處州。

甲寅。尙書度支員外郎何慤爲右司員外郎。太府寺丞都督府幹辦公事王良存爲度支員外郎。（慤、資陽人。已見紹興二年。）

丙辰。故武顯大夫應天府兵馬鈐轄孫安道特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家二人。以樞密院計議官徐康言其死節也。（安道死節事。見紹興二年十月。）　左承議郎新知台州郭東龍。東守徽州。蓋未至而遞。及是投狀用之。中書舍人胡寅奏東苟賤無恥。台雖小郡。然陳崇以循吏受賞。以柯崇繼之。已是不稱。重以郭東。所留一暴而十寒也。詔書銓量澄汰。如東者其當之。命遂寢。

丁巳。祕書郎何掄守祕書省著作郎。　詔福建收買末茶指揮勿行。

戊午。監察御史王縉爲殿中侍御史。　左從政郎樞密院計議官李棠爲左宣教郎。以薦對也。　故集英殿修撰周鼎特贈徽猷閣待制。以其家援黨人例有請也。制曰。朋黨之論。不聞於帝王盛時。而起於漢、唐之季世。夫舉賢才之士。以黨名之。其效至於戎馬生郊。中原板蕩。既往之禍。豈不痛哉。朕用懲之。是以盡淵沈寃。激勸百寮。爲永世之戒。鼎秉心端亮。盡言無諱。受材亦給。所至有聲。昔蒙邪隱之名。今見忠良之實。西清次對。追賁九泉。尙其有知。服我休命。（鼎、崇寧刑部侍郎。以嘗上書入邪、中黨籍。待制以上第三十八人。）　詔糧料院將見行條法。及前後

續降申請指揮，編集成册，次第經由太府寺、戶部看定，用印給付，如有牴牾疑惑，申明朝廷可否行下，用冒者請也。此與今年十二月王侯奏請相關。

己未，御筆比擬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誣謗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爲庶人，誰無慈母，何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行，豈不蔑太母九年保祐之功，累秦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痛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窃位之時，而譴愆未彰，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先是伯雨之子起居舍人申先乞貶其父官，因上伯雨諫疏，趙鼎留身奏惇、卞罪惡，遂貶伯雨右諫議大夫，而有是旨。　吏部員外郎董弁言，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建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祚，卽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乃若因時特起之跡，則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上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皇帝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鄉，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尤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伸章衡建議，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鄉，神宗皇帝未以爲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因欲尊崇祖，自宣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皇帝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爲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以此事未害逆順大倫，姑未暇釐正，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議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卽循舊，沿至今，太祖皇帝尙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竊謂王者奉先興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蓋未有功隆創業，爲一代之太祖，而列序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代而不遷者也，是正闕違，以契天人之望，理固有待，陛下孝通神明，治法祖宗，光紹丕圖，中興聖緒，嗣服之初，郊見天地，寅奉太祖，以殷配祀，載舉合宮之祭，仍修並配之儀，實諧公願，茲者當省方駐蹕之地，肇建太廟，以時享獻，用昭奉先之孝，帝王盛德，曷以加諸，然則辨廟祧之次，尊受命之祖，固當遠稽前代，上憲祖宗，以時釐正，況今告朔時享，薦新之禮，既略舉矣，大祫之祀，獨闕而未講，誠欲修嚴曠典，則東鄉之尊，謂宜先定，夫宗廟事體，至大至重，有輒擅議，罪當萬死，然私窃懷此久矣，幸遇陛下隆寬逮下，不閒疏賤，茲敢昧冒一言，倘或可採，乞從睿斷，舉而行之，天下幸甚，臣謹案，太廟九室之制，始於唐之明皇，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爲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

功宗德三廟不遷，爲九廟，蔡京之議，祖襲唐制，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尊居東鄉，後世無有異論，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蓋皆以始封爲據，唐以景帝始封，故尊爲太祖，其後追崇獻祖，而列景帝於昭穆，禮官陳京抗論辨證，前後二十年，卒復其舊，識者是之，蓋以景帝始封於唐，事蹟有類乎后稷，要之非始封之君，受命之祖，不得居東鄉，由三代歷漢、魏以迄於唐，無異道也，我太祖皇帝開基，雖與后稷異，而翼業實同乎高帝，未聞漢以太公合食於祫，而居高帝之上也，今若正太祖東鄉之尊，稽古沿革，委合禮經，臣再考商、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而下，太祖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上，於是祫祫不得如古制，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祖，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封，故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祫卽廟而享焉，是以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當時剛勁如顏眞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歷代沿革具在，謂宜博采而擇取其當，詔俟過防秋，令侍從臺諫赴尙書省集議聞奏。　貴州文學丁特起特差鼎州龍陽縣尉。特起初見建炎元年。　直寶文閣新知信州許亢宗卒。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領官韓彥臣等襲僞鎭淮軍，獲知軍成忠郎王拱等，遣親校溫濟獻於朝，詔貸拱罪，以本官隸忠銳第五將，上因言，宿遷僞官，本吾赤子，他時邊臣如此等小吏不須賞，庶免生事，今世忠既有請，可並與推恩。　庚申，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常同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同引疾有請也。

壬戌，都督行府言，右中散大夫知郴州許和卿治狀有方，欲從朝廷推恩，令再任，從之，仍遷和卿一官。五

不載和卿階官，今以明年八月二十八日和卿降官告詞參入。

癸亥，上策正奏名進士於射殿，制曰，朕德非陋，紹承大統，遵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廷，覬聞治道之要，子大夫其必盡精極慮，爲朕言之，蓋聞在昔聖王之治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乃措諸事業之閒，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或變通隨時，不膠於迹，故其成效，布在方策，昭昭乎其可觀也，朕盛慕之，越自卽位，九年於此矣，思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寧，而施爲繆戾，治效闕然，深維其故，不憚改作，聞者乃下銓量之令，以擇吏，而眞才猶未顯也，嚴科斂之禁，以恤民，而實惠猶未孚也，謹簡練之法，以治兵，而冗食猶未革也，夫吏道未肅，民力未蘇，兵勢未強，朕之治所以未效也，顧何以輯事功，弭禍亂哉，而建謀之臣，並欲考課以議殿最，省官以節率稍，力役不足以給調度也，爲之平準均輸以佐之，爵賞未艾也，爲之定武功之等，紀律未明也，爲之參府衛之制，凡若此者，其合於古便於今乎，其或有不然者耶，雖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辰明，四序順，災沴不生，而動植遂性，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茲可以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敵不克，何難不濟，興復大業，其庶幾乎，子大夫以爲何修何營而可以臻此，其條列而茂明之，務適於用，朕將有稽焉。日曆所載御試策問，乃誤取紹興二年者，今從會要。先

是翰林學士孫近言。祖宗廷試進士。置初覆考詳定官。蓋欲參用衆見。以求實才。自嘉祐間。王安石充詳定官。始乞不用初覆考兩處等第。別自立等。至今循襲爲法。如此則高下升黜。盡出於詳定官。而初覆考殆爲虛設。欲望復用祖宗舊制。如初覆考皆未當。卽具失當因依奏稟。方許別置等第。詔如所請。於是右諫議大夫趙鼎爲詳定官。以試卷初覆考不同者具奏。御寶批送。編排官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定奪。祖信別有升黜。悉依所定。已而鼎言。如此是使編排官得以衆詳定之職。非特廢法。恐自此遂爲定例。望依崇寧令。有隔二等累及五人。各具合升降等第以聞。從之。（近所奏在八月庚戌。而所奏在九月戊子。今聯書之。）

都督行府言。以見管湖南水軍及周倫等所部。置十指揮。並於手背上刺橫江水軍四字。從之。

甲子。上御幄殿閱試武舉人弓馬。　韶州人陳裕特補進武校尉。充廣東經略司指使。賜紫羅衫銀束帶。以本司發到武藝程式合格也。　起居舍人任申先。權中書舍人。　尚書倉部員外郎章傑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乙丑。詔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呂省山免審量。許廕勸。省山、大臨子也。初以補治三陵堤堰改京秩。例當削官。趙鼎以故家特有是命。

丙寅。以平湖賊及虔州諸盜。德音降湖、廣、江西二十一州。死罪已下囚徒杖並放。時潭、郴、鼎、澧、岳、復、循、梅、惠、英、廣、感吉、撫、汀、南雄州、荊南府、南安、臨江軍。皆寇所蹂踐。及軍行所經。歷州被賊之家。驗實與免科差。及拖欠積欠各二年。虔州強盜。並依格追納賞錢。免拘籍田產。其已籍田產。除已出賣外。如子孫見存。驗實給還。應民田官中見拘作營田者。許請認歸業。應緣捕捉防託圍結海船人戶。實有立功之人。並廣量推恩。

丁卯。故特進申國公章惇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懋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職任。用已未詔書也。初議取惇、卞親戚在朝者併黜之。趙鼎請黜子孫而不及親戚。上曰。仲尼不爲已甚。如此行遣酌中。翌日。以惇孫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傑知婺州。太府寺丞懋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給事中廖剛封還敕黃。言傑、懋賢否固未論。蓋未聞方暴其人之罪惡以正典刑。而擇官以處其子孫者也。婺爲名郡。傑以宮祠得之。不謂之邊可乎。監丞平出纔當得通判耳。懋提舉一路。號稱使者。非遷而何。臣恐天下有以議政刑之得失。號令之不常。如此何足以示勸懲。臣願姑依已降指揮。與懋等在外合入差遣。毋令太優。庶解中外之惑。事干國體。臣不得而默。乃詔二人並與在外宮觀。中興遂政。史臣曰。觀惇正於人之心。而治不足以逮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爲之也。必在害常蠹正者。取三綱九法治之。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人心不測者。雖在也。事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因先之矣。紹興二年。爲國惡亂。以絕天之理。其紹述高宗誅惡於既死。其得擅亂反正之理乎。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妻秦國夫人梁氏卒。詔賜銀帛五百匹兩。尚書戶部員外郎辛次膺移倉部。

己巳。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以平寇功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浚五辭不拜。

庚午。置潭州市易務。用提領張澄請也。仍令以湖、湘所得舟運販淮鹽。其息錢、非奉朝廷及都府指揮。毋得擅用。

是月。僞齊陷光州。時劉麟出獵於陳留縣。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爲其徒所告。悉斬於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三

【紹興五年】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漕司雜稅。及常平增收頭子錢、鈔旁勘合錢、耆戶長願錢、常平一分寬剩錢、正稅零畸剩數等並罷。以久旱用都省請也。　封吳才人母孺人張氏爲成寧郡夫人。弟世景、蓋並補承信郎。

壬申。徽猷閣待制權川陝宣撫副使郭浩案屬郡守趙承之不法。趙鼎曰。浩在蜀中極振職。上曰。人情多銳於其初。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古帝王亦然。唐明皇開元、天寶治亂可見矣。鼎曰。陛下知此。中興之功宜不難致。天下幸甚。　武功大夫薛紘落致仕。充川陝宣撫使幹辦公事。用吳玠請也。　詔知昌州文正倫、知懷安軍呂協中、知中江縣鮮於戢、知郪縣程杲、知小溪縣高岑各進一官。以潼川諸司案令審擇所部守令功狀以聞。故有是命。　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孟庾乞許便宜從事。詔遇邊機調發軍馬不可俟報者。權許便宜行訖以聞。俟過防秋如舊。

癸酉。右奉議郎淮西宣撫使幹辦公事韓元傑知濠州。用劉光世奏也。濠州自建炎以來就命降寇爲郡。及是始用文臣。

甲戌。大理評事諸葛行仁獻家藏書籍萬有一千五百卷。詔補其家將士郎一資。行仁辭。乞爲父愷陞通直郎仍舊致仕。從之。　尚書省言。封州引試舉人。差右迪功郎陳煥充考試官。不應格。詔本路漕臣特降

二宮。詔進士唱名。依故事令館職殿上侍立。用祕書省著作佐郎李公懋請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季陵卒於廣州。

乙亥。上御射殿。賜進士汪洋等。洋初見三年三月。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時右修職郎黃中對策言。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兩宮北狩。闕然溫凊之奉者。十年於此矣。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豈可多得。陛下思念及此。豈不爲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思念憂懼之言。而未有思念憂懼之誠心也。故凡有是誠者。必有是事。臣不識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耶。今天下之弊。可謂極矣。臣不能以竭舉。要之非鎔常襲故者所能爲也。臣愚以爲獨在於陛下安之以誠。益之以剛健。明詔二三執政大臣。思有所矯拂於世俗。事事刮磨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宿弊。而爲之一新其耳目。然後治效將有可觀。祖宗之烈爲可復。父兄之恥爲可雪也。陛下欲實惠及民。當先有省財之術。宜約祖宗兵數。立爲定制。自今募兵。皆以年二十以上。至年五十而罷遣之。痛削任子之法。縱未能如祖宗之數。要亦不可過三歲取士之制。此省財之一端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諸己而已。臣不知陛下之志。將行帝王之道耶。抑將爲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意爲言。則帝王之道。陛下固知之矣。臣願陛下以帝王之道爲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爲可以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夫都邑之遷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卻。政事之措劃。人財之進退。皆當今之大事。而不可不爲者。乃紛紛不定。則陛下所以爲自治之計。從可知矣。臣恐敵國之有以窺陛下也。彼劉豫之爲逆臣。神人共憤。固不當與之較。後此之勢。然使彼一旦遽能遷善而改過。發政而施仁。有以深服於人心。則陛下之勢。豈不危哉。願陛下以混一區宇爲心。使施設措置。莫不當理。從諫如轉圜。見善如不及。純而不已。盛德日進。使海內皆有歸往之心。然後大舉六師。削平僭僞。所謂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也。惟陛下力行之耳。今日之事。陛下將責之宰相。興利而除害耶。苟非陛下信之篤而用之專。如齊小白之於管仲。則宰相之賢者。方且畏權而避嫌。而其不賢者。又將因循以敗事矣。將資之臺諫。使之進賢而退姦耶。苟非陛下諫則必行。言則必聽。如唐太宗之於魏鄭公。則臺之賢者。方且量力而就規。而其不賢者。又將觀望而言事矣。又將責之山林特起之士。使之獻可而替否耶。苟非陛下盡禮以致之。克己以從之。如先主之於諸葛亮。則山林之士。其賢者。方且率身而退。而其不賢者。又將諂諛以求進矣。詳定官中書舍人胡寅等定中爲首選。輔臣奏中係有官人。上問故事如何。沈與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通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問先天下寒俊。遂以馮京爲第一。文通第二。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爲第一。朱勔非秀水餘云。趙鼎作相。嘗試策不問程文。將否。但用程頤書多者爲上科。是盛狀元汪洋。黃中策爲不用頤書。與勔非所云不合。　時新復詩賦。上欲重其選。策試日。謂大臣曰。詩賦取士累年。未聞有卓然可稱者。俟唱名日。可將省試詩賦高等人。特與陞甲。以勸多士。遂詔省試魁賦鄭厚循二次與陞擢差遣。中、潛壽族孫。厚、莆田人也。同日賜特奏名進士汪喬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同出身至耶教。詔五路人依祖宗故事與陞等。而取應宗子不尤等四人。武舉正奏

名進士張深等五人。亦次第補官。自是以爲例。　觸克小歷、云。鄭厚特使第三名。今從原所上辭免劄子。(案)日歷。厚紹興八年十月以左從事郎上殿。十月正月戊午。以左從事郎泉州觀察推官鄭克、賈共、張。

丁丑。中書舍人朱震言。竊見將作監丞郭千里。畜妻倡婦。侵奪民田。嘗經按治。雖得遠闕。終非所宜。望賜寢罷。從之。以後者而(案)史頤所未有故書之。

庚辰。右朝奉郎江漢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漢不審其又得罪當故。

辛巳。中書舍人朱震、徽猷閣待制兼史館修撰范沖以賢善堂職事同班入對。　左朝奉郎通判平江府梁弁爲監察御史。

壬午。張浚奏江上諸軍。事藝精強。非前日之比。趙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人馬。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蓄治之力。沈與求曰。去歲敵人奄至淮甸。賴陛下英斷。決策向前。遂使敵計盡廢。然亦恃此耶力可以扞敵故也。上曰。此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爲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岳飛檢校少保。賞功也。　左朝散郎前權樞密院計議官湖南路幹辦公事馮戟言。遂寧諸縣。自康定年立法。以稅雜錢一千一百一十文折一匹絹。今遂川路隨軍酒司行下新科。約乃以六百文折一匹絹。又不許納正色。每匹估錢七千五百文。乞改正。詔宣撫使覺察。　詔川陝宣撫使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和靖處士尹焞赴行在。以范沖再有請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澈卒於開州。

癸未。太常寺少卿陳橋直龍圖閣。知泉州。尚書刑部員外郎范直方直祕閣。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時海寇未平。故命橋出守。　尚書吏部員外郎董弅試太常少卿。監察御史錢葉爲都官員外郎。中書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自福州入見。命坐賜茶。

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別出以黃。及進呈。上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內侍設案。捧書至御坐前。鼎搢笏展書。修撰范沖進讀。上起立拱觀。禮畢。復御坐。賜鼎以下銀合茶藥。又延鼎沖陛殿命坐。賜茶。後三日。制鼎進二官爲左光祿大夫。沖及直史館任中先、著作佐郎張九成、李公懋、校勘李彌正、喻樗、前史官常同、王居正、劉大中、熊彥詩、環中並進一官。校勘合理王藺、鄧名世改京秩。鼎四辭不拜。沖等亦以未終篇爲言。詔將來節次進書了畢更不推恩。沖等乃受命。九成言。在館未及一月。最無功。乃命俟終篇進秩。於是提舉諸司官處使明州觀察入內內侍省都知兼內侍省都知梁邦彥以勞遷景福殿使。而承受入內東頭供奉官錄辦御藥院張令亦進一官。自後進書率如此例。　降迪功郎告身於浙西諸州博糴。每道四千緡。亦不作進納與理爲官戶。仍理選限。日歷無此。今以明年三月二十九日吏部申明狀附入。　詔臨安府在城寄付充便錢會子母得出門。仍依在京小平錢法。立定刑名。用守

臣梁汝嘉請也。都人不以爲便。翌日。遽罷之。

丁亥。都督行府言。契勘屯駐軍馬。比去歲其數過倍。費用浩瀚。皆自行在措置應副。比嘗置司講究。近蒙皆並罷。即裏外軍國之費。除茶鹽課入外。止仰上供錢物資助。不容少有逋欠。而當職官往往循習積弊。罕肯留心。居常則緩催理以沽名譽。急闕則太擇擾以資吏姦。理合嚴行戒飭。詔戶部開坐州軍應干上供錢物糧斛綱絹絲綿等。合起發赴行在名色數目。鏤板徧下監司州郡。通知當職官。各仰身體今來詔誡之意。當思國步艱虞。屯兵衆廣。用度增多。恪守條令。悉心措置。專意收簽。如期起發。資助軍國大計。監司常切檢點催督。戶部每限類聚每路每州有無拖欠。開具以聞。如尚敢逆慢。或循情縱弛。即依條勸罪。當議重加懲責。以爲官吏不恤國事之誡。監司戶部失覺察。御史亟得以彈奏。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臣比聞朝廷用任伯雨章疏。追治章惇、蔡卞以誣謗宣仁之罪。謫授散秩。子孫補外。臣係是章惇家姻戚。即欲具奏乞解職任。緣臣初除言事官日。首蒙陛下面賜宣諭此事。仍率聖訓。有排浮議而用臣之語。臣亦自以去惇之亡已數十年。耳目之所不接。似無所礙。故不敢引此以請。伏思數日。臣既待罪言責。以陛下聽納之深。每有論奏。不敢觀望顧避。上負知遇。窃慮臣今後論事之際。不無間嫌。反覆熟計。義當引去。伏望聖慈。許臣解罷前件職任。除在外合入差遣或宮觀一次。不許。然祖信不自安。未幾卒去。　常州言民潘念八剔肝愈父病。詔依格倍給米帛。仍常存恤之。

昨以使事至河北。遽今十年。當時事歷歷可記也。趙鼎等曰。臣聞澤嘗勸陛下勿爲河朔之行。信否。上曰。誠有之。然王雲之死。乃邦人疑其爲姦細而殺之。澤不爲無力。鼎曰。使澤一言以留陛下。此天意也。至於澤不能救雲之死。豈得無過。然事有重輕。　左從事郎蔡安強特改左宣教郎。安強、比陽人。以薦對改官。逢命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己丑。左朝散大夫新知信州余應求爲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應求坐李綱累久廢。至是稍祿之。　赦賜進士及第汪洋乞避遠祖嫌名。洋年十八。上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閌校正。上將親書以賜。閌言儒行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雜。上從之。　左迪功郎雅州嚴道縣尉謝惇德特改左宣教郎。簽書昌州軍事判官。以所陳六策議論可采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四

【紹興五年】冬十月庚子朔。賜宰相趙鼎銀帛五百匹兩。對衣金帶。一子六品服。鼎力辭進官轉官。故用元豐舊制而有是賜。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試宗正少卿。　詔戶部鏤板下江、浙、荆湖旱傷州縣奉行寬恤指揮。御史劾其違者竄責。先是禁屠以禱雨。而併及雞鴨。右諫議大夫趙鼎奏疏稱誦上德。以爲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比。恐在州縣不能推廣德意。而加實惠於民。故有是旨。中書舍人胡寅讀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金中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脫或入犯。當以雞鴨諫議拒之。（詔克小麻戰此事於今年六月。又云。時諸禁屠以禱雨。蓋自來止禁猪羊而不及雞鴨。請併禁之。皆小誤。此事非諫議請。兼諫六月間亦未爲諫議也。）　左朝奉大夫陳堯臣龍宮觀。追奪所敍一官。堯臣以表謝上。有云。孟軻豈畏於臧倉。武叔何傷於夫子。殿中侍御史王縉劾其不恭。故絀。

辛丑。詔四川沿邊州縣城寨官及一時應副軍期。並委宣撫司選差。其堂除併本路闕窠。皆從舊制。用都督行府請也。

壬寅。祕書省著作佐郎張九成轉對。上諭曰。朕妙選天下士。而省殿榜首皆卿門人。九成頓首謝。九成言。我宋得天下以來。其相傳家法。臣輒斷之以一言。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獄。陛下臨御以來。每以省刑爲急。州縣小吏。亦知仰體聖意。每於其情可憫。其法可疑。未嘗不敢奏以廣陛下好生之德。而案牘

既多，棘寺理官，悉於披閱，必求小故，中以深文，天意難欺，一命至重，陛下有恤刑之意，而理官無致主之忠，原其用心，出於不逮，臣愚欲計理官若干人，立爲定數，凡天下獄案來上，序其先後，輪次看詳，凡活幾人，並減磨勘，庶幾力有所分，心當專一，足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事下刑部，後不行。九成所奏以是月甲辰送部。左修職郎監懷安軍清酒務何伯熊爲左承事郎，充救命所刪定官，左宣教郎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司幹辦公事李弼直爲太常博士，二人皆蜀人，弼直、宣和間官太學，坐主張元祐學術送吏部，至是並召對而命之。尚書右僕射張浚引疾乞奉祠，其言有曰，臣愛明委使，獨荷簡知，不懲妄作之愆，數致煩言之及，詔不許，仍趣赴闕。浚引疾乞有故宮致。是日，上遣中使以所奮車攻詩賜輔臣，翌日，趙鼎等奏謝，上曰，朕觀鴻雁、車攻，乃宣王中興之時，今境土未復，二聖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內修外攘，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武節大夫楊子儀爲懷慶路兵馬鈐轄，用川陝宣撫司奏也，子儀父可昇守鄜陽，爲金所殺，故錄之。紹川陝宣撫副使邵溥同提舉買馬官趙開措置，即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以茶博馬，俟就緒日，起綱赴行在，其後開言，三郡蕃部，自來不係產馬地分，彙威、茂山路險惡，仍隔繩橋，既無馬路，且去成都最近，所以道路更不開廣，令人馬通行，彙威州後蕃有路接連熙河蕃部，切恐茶貨轉至後蕃，踏開生路，引惹邊事，溥因言，探報秦容、鳳常有窺伺，彙宕州俊犯川蜀之意，雖未委虛實，不可不過爲隄備，議遂寢。博以明年二月丙寅奏罷

甲辰，右朝奉郎新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范正國能，正國初自廣西漕召歸，既對，賜三品服，以爲江東轉運判官。四月庚戌。正國憚其難，乞守郡，後旬日，改殿州，未行，復有是命。九月乙丑。中書舍人胡寅言，陛下加惠元祐勳賢之族，既昭雪其黨錮之冤，又錄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照臨百官，風勵天下，非爲利也，凡預錄用者，所宜激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乘時僥倖，犯義營私，無所不至，外臺耳目之寄，率勵列城，非鮮廉寡恥者之所宜處也，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疏族，比其薨謝，子孫尚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蓋欲官其諸子之在襁褓者，而親兄之子，年已長大，貧窶不能自存，反不及焉，其行己處事如此，亦可謂不肖子矣，夫陛下以義行，而正國以利報，何其輕上施蔑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傚，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戶，彰勸賞之遺烈也，疏奏，詔正國與宮觀。是日，經筵開講，故事，秋講以中秋前開，及冬至罷，至是以親試舉人，故卻日焉。

乙巳，監察御史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詔廣東鹽以二分即本路通商，餘一分官賣，充漕計，廣東鹽從官賣，其後許通商於荊湖南北及吉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爲二十萬緡。八年六月庚申所奏可參攷。

丙午，復高郵縣爲軍，以知縣兼軍事。

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縉請嚴義倉之法，應州縣納到米數，並別廒樁管，不得擅有支動，其有支移折變，及就便輸納去處，並通計一縣合收之數裁置，下戶苗米於本縣送納，上戶折變數多，願就納本色者聽從

便，庶幾有以備水旱之變，趙鼎進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今秋成之際，民間已闕食，恐至來春大饑，欲令常平司多方廣糴，以備賑濟，上曰，朕聞江湖歲歉，夙夜爲憂，常平法自漢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專用義倉賑濟，最爲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申飭，有司稽考之，乃以紬所奏付戶部，後不行。

己酉，能宮觀月破供給錢，自蔡京用事，始勑嗣官供給，庶官依本資序降二等，學士已上不降，王黼繼相，已除其法，紹興令復舊至是除之。都督行府言，五馬山車殷樂忠義首領涉眞遣其徒趙元豪白事，乃補進義副尉，令復往撫諭。書此以見五馬山寨領在沙眞其姓名又與趙姓之所部中山義陳等俗之人同密致。

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湖賊，遂自鄂岳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僞境震動，上勞浚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曰，蒙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效愚計，趙鼎、沈與求曰，湘、湖既平，則川、陝血脈通矣，他日遂可漸爲恢復之圖，詔浚毋慶國太夫人計氏進封蜀國，兄直徽猷閣湜賜紫章服，賜浚銀帛千匹兩，親屬二人六品服，一人承務郎。

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計之蹤，莫可迹究，故或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理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理爲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爲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爲陰，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爲，且命以所聞見，條策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盛之坐隅，言者謂州縣之間，任職最劇，而與民最親者，莫如縣，理宜慎擇而委任之，然銓部注擬之法，悉限以資格，雖貪懦鄙樸之人，一或應格，則大官大邑，得以自擇，今之大邑，戶口之衆，財賦之廣，其實一郡也，任非其人，而望賦役清平，閭里安帖，豈不難哉，欲望朝廷，行下逐路監司守帥，條其逐路邑之最劇繁，而戶口至多者三五處，朝廷選清平明察之人，如前日預十科之目者往爲之，稍優其祿廩，而略其細故，任滿日，別考其治狀而驟擢之，以爲能吏之勸，實恤民和國之要術也，詔吏部措置。

辛亥，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太宗正事士夐入對，士夐至平江，省墓過國門故也。

癸丑，保義郎朱聰充鄂督府水軍統領，初，聰率其徒數百人，掠瀕海州縣，詔以承信郎招之，聰不滿意，知

泉州連南夫恐其逸去，以便宜補驍武節郎，驍喜，乞以所部海舟三十屯鎮江，故有是命。

甲寅，手詔撫諭江、淮諸大帥。　尚書右司員外郎何愈與太常少卿董弅兩易，以愈引張浚親嫌故也。

右迪功郎陳淵充樞密院編修官，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瑾之諸孫，有學有文，通達世務，自瑾在時，器重特甚，垂老流落，困於飢寒，負材未試，善類嗟惜，少加任使，必有可觀，故有是命。　左朝散郎何鑄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鑄，餘杭人也。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文廣以與平湖寇之勞，遷武略大夫。

乙卯，增明殿學士荊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象知潭州席益爲資政殿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大使，象知成都府。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與都轉運使趙開不咸，玠屢以館餉不給訴於朝，開亦稱老病求罷，故命益往帥，紹以益前執政，序位在宣撫副使之上，逐州兵馬並隸大使司，如邊防緊切大事，即命宣撫司處置。其關發隸都督府。夔州吳玠大使司，十一月丁亥降旨。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象知洪州。初，張浚之謫永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相厚善。至是數於上前言其忠，趙鼎嘗爲綱辟客，亦爲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綱辭，上手書敦諭，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爲己任，勿問中外，勉爲朕行，不必數有陳也。綱請過闕入覲，上許之。朱勝非秀水聞屏餘云：李綱拜相，再期月，御史張浚、黃潛善所引，力攻綱，至貶海南。浚出使陝、蜀，宣平之役，遁還湖南，復居福州，而綱自南雄同，亦寓居福州，浚免遷綱百計求復用，宮兵財交諸中外不效，及浚至，綱謂此奇貨，可以懷心腹納浚，亦自云：梁海前日之言，相與歡笑，綱與四年冬金寶合兵犯淮，朝廷震恐，宰相趙鼎者，嘗失身於僞楚，初頗敢言，而浚獨薦爲宣撫使，鼎補之，至是來金攻召浚，浚懼，乘鼎召浚，浚下，綱留行頁餘，宦官參與之，物又以論時事疏託之浚，至行在，即日進綱疏，且降詔獎諭，明年敵退，鼎左相，浚右相，並無都督，即起綱帥鎮，草詔其入覲，又曰：李綱清廉，初以有孫近御營使，謀劫敵營失利，罷政，遂興伏闕之謀，京城大亂，洶洶大恐，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堅臥不出，來益亂，之，蔡鞗尤長之，日加宣賜，綱行參奇既盜，至解御服帶帶賜之，宦輸裂裳，以實鞭笞，綱者掘腕，至於拜綱宣撫使，往援太原，賜予金二萬兩，他物稱此，由是綱之私誼，遂於國猶多矣，乃厚自奉養，侍妾歌童，衣服飲食，凡資身之具，極於美麗，每餐實客，殺牛必百品，每出遊，騎，所傳常至數十擔，其府鎮州也，張相浚自貶被召，臨行一百二十命，命以朱漆鏤編，裝飾樣製如一，皆其宅中所有也（案）浚、綱初不相成，其後相好，皆以國事而勝，非直勢力之交既之，恐非其實，上賜綱親筆在十二月癸丑，綱乞赴行在奏事，在明年正月丁亥。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爲荊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象知潭州。頤浩未之鎮，上賜親筆趣行。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象江西安撫制置使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誼直顯謨閣知信州，直祕閣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范直方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徽猷閣直學士新知西外宗正事趙子渲爲江南西路都轉運使，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爲兩浙路都轉運使。始用張致遠之言也。直龍圖閣新知江州向子諲爲江南東路轉運使，直徽猷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李談知鎮江府。

丙辰，尚書禮部員外郎許搏知撫州，從所請也。

丁巳，祕書省正字喻樗面對，言今歲省試所得二百人，其間將業於太學者，殆百二十人，今學校漸廢，非長育人材爲久遠之計，欲選姑即府學增養之員，嚴補試之法，擇學行有文之士一二人，以爲教官，其餘

諸路，亦選其選，命帥守擇士之穎異者，具以名聞，陛下訪之近臣，隨材褒賞，庶幾海內響風，人材輩出，事下禮部，未及行。　詔商販米斛往旱傷州縣者，所過免收力勝稅，時江東漕司以爲請，故右諫議大夫趙霈奏除之。　故文林郎范正平贈直祕閣，予一子官，正平、純仁長子也，以忤蔡京，故陷黨籍，不出仕，終身爲選人。正平除官節五十五人。

戊午，布衣陳得一造新厤成，賜號通微處士，官一子，中書舍人朱震以監視之勞，進秩，太史局官吏推恩有差。　詔川、陝類省試合格第一名，依殿試第三名例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人令宣撫司、監院差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也。左從事郎、饒廷直特改左宣義郎，通判泰州，廷直爲袁州司法參軍，以宣諭官薦對而有是命。延安府進士雷棨特補下州文學，以嘗有掩殺石敦盜之勞也。

庚申，故承議郎吳儔贈直祕閣，官其家一人，儔，育孫也，名在黨籍，用其家請而賜之。儔除官節三十九人。　直祕閣添差通判平江府史願進職一等。願，撫人，嘗著金人亡遼錄，行於世，已見紹興元年四月庚辰。　史願爲江東宣撫使張俊辟客，上召對而有是命。　吏部侍郎劉大中乞以修書一官回贈其祖瑾，詔贈瑾右承務郎。

辛酉，中衛大夫成州觀察使江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劉光遠復爲帶御器械。前此已除劉光遠代光弼，而日錄但於此日書御器械劉光弼放告諭，未知何日再除也，光遠此月丁卯始知鎮州。　同知樞密院事王似所薦也。宣撫司以便宜拔授，至是命之。日錄十二月二十二日辛酉，安邦除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而本司題名，邦以今年八月五日到任，則是宣撫司所薦也（案）此時宣司久已罷，餘宜之命，而尚除監司，蓋蜀中去朝廷遠，命令多不奉行耳。鄭博撰邦墓誌云：遷判成都府，府尹爲宣撫副使，覽充軍糧公事，遷成都路轉運判官，亦不云何年所除，今併附此，更俟考詳。

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李敦復請三公三少三省長官俸給，並依嘉祐敕令宰臣所請則例修立，從之。先是政和敕格，比嘉祐所給增多，故本所以爲請。

壬戌，上諭輔臣曰：比類得二聖安報，朕當親筆詔諭四方，使知朕朝夕不忘二聖之意，庶幾人人感奮，遂降手詔諭天下。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姚舜明卒。

甲子，祕閣修撰都督府諮議軍事郭執中爲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軍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僞齊遣沂、海州等簽軍攻犯，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引兵擊殺之，所脫無幾。上曰：中原赤子，爲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椀，仍以通爲果州團練使，權領吉果州團練使，餘將士推恩有差。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知邵州楊珪母太宜人郭氏特贈威義郡夫人，以中書言，郭氏在僞齊，獨令珪還朝，歸正，郭氏拘留，死於僞地故也。

丁卯。右宣教郎鼎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蘇符賜同進士出身。守尚書司勳員外郎。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初出官人監獄廟資理任。若便許用舉主關陞。及年限磨勘。不唯僥倖太甚。兼恐偷惰苟且。習以成性。乃所以壞人才。非所以成之也。欲乞應初出官監獄廟人。年未及格。並不資理任。選人候簽務滿考。纔許薦舉。簽務實給三考無出身。通理四考。纔許用舉主關陞承務郎以上。簽務磨勘。一依舊法。自後未經參選人。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宮觀通判請給者。更不差監獄廟。所貴人知自勉。異日可備選用。詔除用恩例除乞外。更不許差。餘依見行條法。　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劉光遠知蘄州。兼淮南西路兵馬鈐轄。仍免迴避劉光世。

戊辰。直寶文閣新知衢州曾紆卒。

己巳。詔前宰執所舉京官狀。不理爲職司。時言者論宜論所薦。即得遷官。替罷召對。間被陞擢。而執政所薦。止可充一人之數。亦倒置之甚矣。至於任獄廟之人。朝廷初以員多闕少。姑使之就祿。今也有求前執政舉狀五章而改官者。亦可謂濫矣。今相度欲以前執政所舉改官人。易以司馬光十科之目。歲薦五員。無則闕之。被薦者中書籍記姓名。以備選擢。庶幾上以重大臣之薦。下以革濫進之弊。都省勘會所乞難行。但罷前宰執理當職司而已。　詔兩浙轉運司計本路歲當給職租實數。權行收糴一次。每石給省錢五千以上。俱錢償其直。時兵食增廣。故戶部奏行之。

是月。給享太廟。祖宗並爲一列。不序昭穆。謂之隨宜設位。以廟之前殿迫狹故也。　右朝奉大夫新知普州喻汝礪上書言。蜀、罷國也。左無秦、隴以爲蔽。右無襄、鄧以爲垣墉。昨者金人驅兵約齋深入。和尚原險要之地。已屬之於秦矣。金引兵下濟泥嶺。薄仙人關。前眺鐵山。我無東北。蜀之飛鳥。不踰河池。則惴惴之蜀。豈不甚病也哉。（鐵山屬興州。河池屬鳳州。正當川陝兩界。）尚賴陛下英武之威。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尚原者。鳳之東境。距寶雞縣裁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所謂仙人關者。興之東境。距利州裁七驛。自利抵劍門關百里而贏。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失過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山峽險險。難以進兵。必相與籌量。別生計策。他日分兵數道並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鄧艾由陰平路。）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山入巴、閬。（往年敵自興元攻米倉山。欲入巴州。）一軍自均、房由隨州山路入襄峽。（此開元時洛州道路。枝路。其山險距于午道落近。）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蕩。此其可憂一也。臣昔日夜深計而苦思之。謂可以擣敵之虛。解蜀之紛者。特有襄、漢一條路耳。日夜跂望朝廷威令一振。兵力復全。亟命偏師。出襄、鄧間。可以直搗商、虢。徑薄秦、雍。此解蜀一奇也。今乃傳聞李橫跳去。李成已據襄陽。則襄、漢路斷。何由插手。復聞李成經理襄陽。稍有科條。歸附漸衆。耕闢亦多。使年歲間勢且張大。則必引兵侵蝕荊渚、荊湖道路。便復隔絕。江、吳、巴、蜀。離而爲二。庸蜀之人。雖係心於朝廷。其何能以自達。此其可憂二也。夫一里之險。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然敵至仙人關。暫攻而久留者。何也。艱於糧故也。若使秦中治廢邑。聚散民。字孤恤老。以益其衆。耕田疾作。以益其粟。則得吾地而可守矣。入吾境而可留矣。僞齊之力。未暇大舉。然必蹂踐吾境者。何也。政以因我故也。輕師以索戰。而使吾有大兵久駐之勞。約齋以深入。而使吾有奪命轉輸之苦。吾所以待之者。不過斂兵依險而已。非有以逆擊之也。不過尾賊出境而已。非有以厚勝之也。如此數年。蜀之財力俱盡。此高熲平陳之策也。是其可憂三也。緣自總領司行鹽酒之策。失羌夷之和。於是敍州諸羌。攻陷諸寨。官吏殲夷。百姓奔逃。若使金人搏其胸。諸羌犄其背。四川老弱。何所逃死耶。況黎、雅、石泉所在諸羌。山谷聯絡。徑道秦、隴。儻使金人乘諸羌懷怨之隙。啗以金帛。約以攻我。不知何以禦之。此其可憂四也。臣雖至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荊、襄、漢中之地。險澤沃野。土塉膏腴。物力浩廣。高祖因之以基漢業。德宗資之以復唐祚。昔人以爲蜀之股臂也。今則城池邱墟。屯戍荒圮。宣司雖復差官。然亦但爲文具。守臣之寄處也。既無保境附衆之心。士伍之暫集也。又無專軍必守之計。緩急之際。果可恃乎。願陛下擇文武能臣以爲之。相險要。塞隧隧。環壘塹。設屯守。平居則重關錯守。以捍其衝。有事則諸屯併力。以壓其入。蜀之所以備敵者。特仙人關一軍耳。文武之衝。朝天之險。米倉之隘。非有別地以制敵之不意也。借使金人盡銳力攻。前軍敗。事勢差跌。別無後繼。不知何以遏之乎。宣司諸人。慮思不遠。敵來則憂。敵退則以爲四川恢然無復事矣。論功差賞。以糜其財。差官除吏。以售其私。於此大節。未嘗痛講。而候吏已報敵騎之復來矣。日者和尚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臣愚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乎。側聞陛下昨者卻宣司之請。寢移司之議。臣竊壯之。願陛下命文武重臣。鎮撫江陵。跨吳、蜀。要害之衝。望李成并谷之謀。專楊么舟楫之利。置於此時。治兵荊楚。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軍拒襄、鄧。邵耕褚戰。招徠流庸。俟以歲月。稍復就緒。然後六驛濟江。以爲雍容駐驛之地。於此可以捄援川蜀。覆蔽吳會。出軍宛洛。通車三秦。是則荊楚之地。天所以假歸途而濟中興者也。若不趣行經理。一爲敵有。則巴蜀其能久存乎。吳越其能久無事乎。議者必曰。今解潛已在江陵。王燮已在長沙。又何以別遣重臣。臣愚以謂解潛兵力衰單。王燮孤軍遠客。兵力衰單。則勢寡怯而不足用。孤軍遠客。則懷去就而不盡死。願明詔大臣。差其人。素能御衆。有威信方略者。然後付以此寄。使之重兵精甲。坐據襟要。繕治城壘。訓耕峙糧。楊么不攻而自困矣。李成不戰而自蹙矣。（汝礪此書。據文鑑及文獻通考云今年所上。但書中所言李成、楊么二事。以史考之。么今年六月方破。則汝礪在蜀。十月間容有未知。而岳飛去年五月收復襄陽。距此時已五百餘日。乃復不知何也。若以爲去年十月所上。則未應繫蜀州銜。且附此俟考。）僞齊劉豫令民蜀守臣隨軍歸附。特與寬貸。追五官。與虢州盧氏添監。

下省奏中書舍人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大略謂宰相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國中興之丕業者也。而隸總六曹有司之事。受詞斷閱案牘。走卒賤吏。一有所求。皆得自達。寢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頒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知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爲稱當在是。無足深怪。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效也。望陛下詔宰執大臣。選補六部長史。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法之所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也。六部無得爲人申請。破壞成法。如是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二曰、議學校之制。大略謂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失其常產。因無常心。棄毛錐而脫劍。上封事而覓官。泯泯棼棼。儒風掃地。謂宜稍增教授員闕。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加以歲月。必有可觀。則凡鄉舉遊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最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參斷。詔大臣施行。三曰、重縣令之任。大略謂宜將中外已爲盜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升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祿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之節制。其經由者。悉用階級。則又據諸路縣分戶口賦所入。分爲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則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司監司同共辟奏。立爲定額。不得差互。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爲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爲三等縣考課之法。曰、糾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教勉孝悌。俟及三年。考其績效已就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人之能任者。亦刺舉二人之姦贓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實。以次施行。如是縣令之選重。仁人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皆舉其職矣。四曰、京官必歷親民。大略謂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及初爲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爲通判。作威勢。黷貨賄。爲民之害。無所不至。望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別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爲任。大略謂近歲監司郡守。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望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爲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爲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士。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恥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六曰、除監司迴避戶貫之禁。大略謂周制興賢。出長入治。後漢黨平開。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能對相監臨。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遠周公之訓。蹈黨平之失。出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爲害滋甚矣。不擇人而繆於立法。此與三互同爲後世笑也。望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心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詔三省措置立法。其在內寬闕。并樞密院差除依此。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也。

辛未、趙鼎奏。昨蒙除出李大有上書。言及機權事。上曰。此涉兵機。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書獻收河東之策。太祖皇帝怒甚。至裂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侍立之臣既退。徐收其奏。密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五

【紹興五年】十有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鉞正任至橫行遙郡。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填之。仍合用製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緩急隨敵。果有建立奇勳之人。量其功勞。先次給賜。以爲執守。自軍興以來。皆宜撫使便宜給劄補轉。至是都省有此請焉。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令民間自行開具所管地宅田畝間架之數。而輸其直。仍立式行下。時諸路大軍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調度不繼。故有是請焉。賣戶帖事。以日曆考之。全不見其始。但於本年十二月六日甲辰誠立定價錢指揮。(按)十二月二十三日都省劄子有云。其十一月一日已降自行測具指揮。更不施行。則是元旨在此日也。以意度之。皆是都省不許報行。故日曆所載不見耳。初席益奏狀亦云十一月五日已後指揮共八項。更爲出賣戶帖事。今檢取附見本日。已而中書言恐騷擾稽緩。乃立定價錢。應坊郭鄉村出等戶。皆三十千。鄉村五等。坊郭九等戶。皆一千。凡六等。惟閩、廣下戶則差減焉。期一季足計綱赴行在。十二月甲辰。此項日曆不載。以四川制置司申明狀錄入。其餘令都督府樁管。非被旨毋得擅用。十二月癸丑。時州縣追呼頗擾。乃命通判職官徧詣諸邑。當面給付民戶。十二月壬戌。其兩浙下戶展限一年。十二月丙子。內諸路簿籍不存者。許先次送納價錢。俟將來造簿畢日給帖焉。十二月乙丑指揮。餘見六年二月庚子。中書門

出兵運糧。當用齊賢策。未幾。河東平。擢齊賢至宰相。沈幾如此。當爲萬世法。（案）李大有紹興四年九月爲檢正官。本於位。此又列是一人。疑布衣上書。當考。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長源面對。論今臺諫官闕而不除者過半。乞命兩禁各舉一員。籍其名於禁中。參考行賞。有闕即除。上曰。已令學士舉堪充人矣。日曆未見此指揮。不知是何月日。長源又請擇文臣剛方有守。才堪御史者。爲軍正。每軍置一員。令專料諸軍之不法者。月申樞密院。類聚一季進呈。上因舉田穰苴斬莊賈事。長源又言。劉豫之害。大於金人。上曰。掃除金人。則劉豫無援。自不足慮矣。宗正寺上僞源慶繫閥籍總要。詔丞孫緯追秩一等。諸吏賜帛有差。

壬申。右朝奉大夫新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弗提舉都督府糧料官。弗初見紹興二年二月。

癸酉。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遣其子來奏邊事。先一日。玠乞俟防秋畢入對。詔答不許。上諭輔臣曰。玠比嘗請入覲。今又遣其子來奏事。可謂得事君之體。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良可嘉也。尚書省言。歸朝官還人多注不董務差遣。監司守倅薦舉所不及。欲令歷任無過負者。三考循一資。至承直郎。歷五考改宣教郎。著爲令。從之。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省改。詔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帥司保奏。特與賜謚。用中書請也。右迪功郎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周孚先。賜同進士出身。深差臨安府府學教授。孚先、晉陵人。嘗從程頤學。既用積舉得官。著作佐郎張九成等言。孚先問學淵源。操履方正。久游庠序。士論推服。欲望朝廷處以師儲之職。使爲後學矜式。庶幾盡其所長。少補教化。故有是命。閤門宣贊舍人潘永思兼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故徽猷閣直學士郭思特賜四官爲銀青光祿大夫。思已見建炎四年十月。以其家有請也。此又與今年六月丙寅劉大中遇請。及敕檢朝堂指揮相妨。大中此時爲吏部侍郎。乃無一言當考。

甲戌。知房州晉寧軍轉一官再任。以中書言。賜招軍治城。招集餘民至四千餘戶。墾田及六分以上。理宜褒賞故也。左從事郎充西外教宗院教授毛逢特改左承務郎。與淮南沿邊近見闕通判。逢初以薦者。詔赴都堂審察。而大臣奏其言邊防利害可採。遂以逢通判揚州。此又與今月庚午朔寅節四劉子陳請相妨。寅爲舍人不論列。當考。

乙亥。祕書少監潘良貴守起居郎。和靖處士尹焞爲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川陝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存方册。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繹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閔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廣以好爵。列之經筵。勉從弓招。副眷虛懷。　進士顏邵特補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上聞冀卿之後有居溫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輝則冀卿十一世孫也。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爲難耳。冀卿在唐死節。可謂得處矣。況今艱難之際。欲臣下死節。可量與推恩。以爲忠義之勸。況仁

祖時曾命顏似賚以官。自有故事。既命以官。遂命邵、卓盤潭州南嶽廟。龍吉州權貨務都茶場。會要。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監南劍酒務許約充淮西宣撫司將官。用劉光世請也。

僞齊遣諜者吳順至壽春。爲府司所獲。械送闕。丙子。詔免罪。於蹠前大剌吳順發回四字而遣之。後有犯者。視此。

丁丑。池州州學教授葛騏能。初。上召騏入對。而殿中侍御史王縉言騏貪賊姦濫之迹。不可汙赤墀之地。乃併能之。　詔興化軍守倅兵官並罷。令提刑司治罪。先是軍士七人作亂。殺人縱火。所焚六百餘家。兵官懼。遁去。兩軍校圍營門。論士卒毋得從亂。市人執而戮之。右諫議大夫趙鼎以爲言。故能其軍校。令憲臣覈實申省。

戊寅。降授右承奉郎劉默通判揚州。默知天長縣。坐發守臣晁公爲受賕。特旨編管。至是言者論默以一縣令爲大臣所怒。羅織鍛鍊。宜無餘力。而其坐止緣防秋犒設官吏士豪酒食之費。以爲入己倍贓。總計錢十五千而已。以公爲之罪觀之。默之寃可知。詔與改正。故有是命。默七月丙戌得旨改正。今併附此。

辛巳。右朝散大夫新知袁州蔣璨提舉淮南鹽事。塤倒置闕。其常平茶事。依舊隸茶點司。以淮南鹽貨倍增故也。孫覿撰璨墓誌。稱知通州。缺除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事。蓋誤。

壬午。詔川陝宣撫副使邵溥遣參議官一員。往諸寨傳宣賜燕。自統制官以下至將校並坐。使臣軍校皆犒之。

癸未。上謂大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搜束三十人出之。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

甲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孫近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尚書刑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胡交修充翰林學士。尚書左司員外郎王俁權戶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張宗元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起居郎潘良貴兼權中書舍人。　自渡江。宰輔已減俸三之一。至是趙鼎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六年四月復舊。

乙酉。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光試禮部尚書。權尚書工部侍郎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試兵部尚書。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李彌大試工部尚書。給事中廖剛試刑部侍郎。權兵部侍郎呂祉試給事中。起居舍人任申先試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詞臣進不繇科第者。林撫、顏岐及申先而已。　祕閣修撰都大提舉成都府熙河蘭鄜秦鳳等路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公事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爲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兼川陝宣撫使司參議。開嘗論總領財賦。於四路酒計。或不相關。宜正其名。使知有所統屬。張浚是之。故有是命。

丙戌。詔荆、襄、川、陝見宿大兵。措置事宜。委任至重。雖已除席益制置大使。而調發節制。隸在幕府。可令張浚往視師。仍詔諭諸路。曉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興、凰。可以戰。可以守。今兩川之民。往往逃趨蜀中。未敢復業。懇闕既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秦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拒敵。宜以文臣爲統帥。分宜撫司兵駐焉。而以良將統之。遇防秋則就食綿、閬。如此則兵可以備援。而民得安業。詔宣撫副使邵溥、吳玠擇二郡守臣相度。初。玠苦軍儲不繼。於興元、洋、凰、成、岷五郡治官莊屯田。又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詔書嘉奬。別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日爲耕。則所得數。什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而玠復欲陸運。召諸路轉運使持戶籍至軍中。溥曰。今春運梁、洋道民負糧至秦州。餓死十八九。豈可再也。且宣司已取蜀民運脚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隨運乎。既上疏。立以便宜止之。卒行水運。大中亦白玠曰。利路幸小熟。請以本司緡錢就糴。徐責兩路償給之直以償。玠從之。大中又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買販。省費十之五。（鄭溥、鄭大中事。曾不得其日。因論著置城、戍軍、營事。書之吳玠條。謹記在十二月丙午。）是歲也。四川收錢物總三千六十餘萬緡。支四千六十餘萬緡。以宜撫司擅剩錢補其闕。而玠一軍所費爲二千三百七十萬緡。權尚書戶部侍郎張致遠試給事中。祕閣修撰劉寧止權戶部侍郎。致遠在版曹。嘗奏疏言。比年士大夫專意營私。不恤國事。幾習爲常。殊不知國之安危。乃一家之興替。民之利病。乃一家之休戚。故寧負詔旨。而不負權勢之請託。寧緩賞賦。而不緩親故之券給。寧闕軍餉。而不闕公使之饋遺。宄員當省。方且務從寬闕。以私辟舉。擇局當能。方且差出僚屬。以徇干求。賣官田則亘室租賃。而謂不可行。榷酒務則以官吏廢併。而多爲之說。姦贓不按發。以善應副爲有才。簿書不鉤考。以便宜免爲得計。脫有急緩。上不過告訴朝廷。以求支降。下不過厚斂百姓。以紓己責。或謂凋殘之餘。未易料理。顧在人何如耳。夫人各有心。陛下縱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臣固知其未可也。此固士大夫之過。其實亦循沿之失。人才不甚相遠。九官猶各終一職。孔子亦三年有成。今既不因任。又不持久。信之不篤。責之不專。有功未必賞。有罪未必罰。或旬日。或數月。或期歲。輒能去。幸而他亡故。僅書二考。亦能去。其敗事著於時。惠實乎於衆者。亦能去。若罪未至於害治。而功或足以贖過者。亦能去。居常岌岌然。朝不謀夕。則亦苟目前。營私蠹。爲去計而已矣。伏願陛下急命大臣。採一時公議。類前日薦章。銓量去留。凡有使任。各當其才。才得試以久。待以信。責之專。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毋顧小害。毋徇人情。毋溺浮議。毋玩歲月。爰詔卿士百辟。各安職守。各體國事。各重民力。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內外相視如一家。上下相視如一人。如此而後境土可復。二聖可還。中興之業可致也。後七日。乃命下詔戒諭監司守令。餘令三省措置。（詔旨在是月癸巳。）左朝散郎權炤授尚書右司員外郎。炤坐秦檜累久斥。至是始用之。　尚書工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改祠部員外郎。晨自川陝使還。乃有

是命。　宗正少卿謝祖信能爲直聽閒。知吉州。

戊子。中書舍人胡寅充徽猷閣待制。知邵州。初。寅既論不當遣使。上賜詔書褒諭。而尚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說。乃遣承節郎都督行府幔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與周安使何蘇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略謂庚戌而後。不遣使。金兵亦不來。及癸丑而後。日遣使。則鉤引金人入國。曾不旋踵。前所遣使。皆侍從之臣。聞其入金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及見尼瑪哈。坐受欺紿。匆匆而歸。而況何蘇一使臣。何能任覘國之事。萬一金人臨以兵威。肆其逼脅。必不能喋舌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金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犯何疑。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爲賊。今豫豈肯容吾使人之達於金。所謂無益。皆此類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欵之曾者。況今歲月益久。金必重賂。惟懼我知之。今以金爲父兄之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使不絕。則金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宜建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無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徼倖以爲之。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於何蘇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侍迎。乞守湖南小郡。故有是命。　詔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馬居中、衡陽縣令仇穎並勒停。知衡州裴麗除名。高州編管。初。麗用穎策。調夫築城。凍死者二千餘人。而城卒不成。上聞之。謂大臣曰。虛用其民如此。宜重貶以爲妄作之戒。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所以示勸沮也。趙鼎曰。雖貶麗於極典。何以酬此二千人無辜性命。欲且除名勒停。編置嶺外。上曰。可。既而三省勘會諸司元奏。乃穎建議而麗贊成其計。詔麗免編管。穎更降二官。（後旨在十二月甲寅。）　右迪功郎只敦禮、齊詔賜高麗還。特遷右從事郎。　登仕郎柴安逸許理選限。安逸、周世宗族孫。用明堂赦而錄之。

辛卯。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平江府。守引疾乞奉外祠。故有是命。　祕書省正字石公揆守監察御史。

壬辰。殿中侍御史王縉言。竊見去年冬間。總理財計之臣。以贍養大兵急闕。建議預借坊場一界淨利錢。朝廷不得已而從之。宣州諸邑。又催當限錢。類皆句集禁繫。豈有既已預借。又當限之錢。不惟重併苛擾。實害坊場之法。望令提舉司究實按治。從之。　詔私販川茶至僞界十里內捉獲犯人。並從軍法。遞遞州縣當職官吏已下減一等。

癸巳。親從官趙勝歸自金國。備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曰。勝向在太上皇帝處。今其遠歸。具言二聖

久在漠北苦寒之地。居處衣服飲食。百種皆闕。爲人子弟。不能拯父兄之難。深自悲傷。今朕所居宮室。及一飲一食之間。念及父兄。痛入骨髓。上歔欷泣下。趙鼎等曰。陛下孝友之思如此。臣等無以自效。死有餘責。然金人恃其強悍。不久當衰。願少寬聖慮。彊於自治。天必憐鑑。二聖終有還期。　中書舍人朱震言。珍州在涪州之南。山路險絕。舟車不通。居民所輸。不過斗粟。地利物產。悉歸敵人。而吏職軍須。州縣之費。取足於夔路。願詔有司廢罷州額。以蘇夔路之民。詔川陝宣撫司一面措置。後不果罷。　故右文殿修撰知汾州張克戩定謚忠確。克戩、著孫。靖康末。以死事贈延康殿學士。　沿海制置使仇愈奏。應沿海州縣有舟之家。五家爲保。遞相覺察。隱寄資賊。如有逆犯。並依保伍法。如能自陳。或徒中反告。及他人緝捕。並優立告賞。從之。

甲午。權中書舍人楊良貴繳方州殺人奏案不當。上曰。殺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法。然情有可憫。許具奏。此祖宗好生之德。第恐州縣之吏。受賕出入。略加約束可也。

乙未。徽猷閣待制新知邵州胡寅改充集英殿修撰。寅上奏辭新命。且言。自來繇詞被補外。必須在職一年。仍非罪譴。乃膺次對之選。蓋所以昭示恩禮。不輕除授。祖宗故事。不可違也。臣頃掌贊書。才踰半年。不能請止。以道刑誅。論臣鄙陋。則恩禮非所施。考臣怨仇。則刑不可免。疏三上。乃有是命。　顯謨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李迨言。陛下深明治體。加意所重。既遴外臺之選。復行銓量之令。宜乎綱紀肅然也。柰何諸路監司。尚有不副委任之意者。此無他。銓量之令雖行。而督責之方未至也。夫監司所以振舉綱紀者。法令也。近年以來。循習積弊。不守法令者久矣。差權官有專法也。或違法而徇情求。補人吏有定額也。或溢額而養浮冗。破兵級有著令也。或廢令而供私役。以至公使錢隱蔽賜之數。頭子錢非合支窠名。虛費妄用。姦蠹百出。有不可勝言。人皆知法令所不當爲也。而監司公然爲之。其循習積弊不守法令如此。豈能爲陛下振舉綱紀乎。昔者薛宣爲御史中丞。嘗論都刺史不循守條職。蓋漢御史府有大夫爲其長。有中丞爲其屬。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臣愚欲望陛下略倣漢制。委臺臣分察諸路監司差官補吏。占破兵級。支用公使頭子錢事。今日以前。先令改正。今日以後。許令糾劾以聞。其有違法被劾。甚者仍令吏部籍記姓名。永不除授監司差遣。庶執按察之權者。皆務先自治而後治人。綱紀無不振舉矣。其於治體。非小補也。詔御史臺常切覺察。迨又言。祖宗以來。宅都大梁。漕運東南六百餘萬斛。而陸路之民。莫知運動之方。且無飛輓之擾。蓋所運者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者駐蹕浙右。大兵乘江。諸路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蓋以所用舟船。大半取辦於民。間往往鑿船沈江。以避其役。至於抱認折欠。監鋼頓納。爲患非一。此衆所共知也。伏見江、浙路如溫、明、慶、吉州等處。凡祖宗以來。所置造船場。今官吏具在。皆坐廢闕。略不舉職。蓋緣逐州近將合支錢物材料工匠等。轉易他用。欲乞特降處分。委逐州守臣。措置物料。拘收兵匠。隨宜打造。仍官自裝籠。須管依年限數足。如錢物闕少。許取撥本處轉運司移用錢。相兼支用。逐旋圍結。募兵卒主挽。使臣管押。使自來押綱條例支破請給。每綱以十分爲率。量留力勝二分。裝載私物。除不得運禁物雜貨外。免收力勝。所謂本綱官物。不容少欠。如違。勒令備償。庶幾害不及民。可以

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　賜故賜直祕閣楊邦乂家吉州田二頃。以其妻曾氏言。子孫幼少。未有食祿之人。乞賜優卹也。　詔出內帑絹三千六百匹綿萬兩。賜親賢宅諸宗室。上諭大臣曰。時寒如此。令戶部支。則恐傷經費。故第從內帑趲挪給之。

丙申。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言。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周公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然臨文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春秋爲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以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爲諂諛。而不知恭順之實。忌諱既繁。名實愈亂。本朝沿襲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秋之書。以新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卽有撥亂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聖朝廟諱不可避遊者。依太常博士王哲所進春秋解例。並依監本。空闕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仍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諂諛之端。向孟軻氏欽王之義。明恭順之實。詔如所請。仍令疾速投進。

丁酉。詔預借民戶和買紬絹二分。止令輸見緡。毋得抑納金銀。除頭子錢外。每千收廢費錢毋得過十文。用殿中侍御史王縉請也。縉又言。去冬已預借和買。今聞復有二分指揮。向來收廢費錢。每千有至百錢者。今既納見緡。自無虧剝。不合更收市利。從之。　詔江西帥憲司覺察漕司及州縣。毋得重疊催理旱傷民戶苗米。初。朝廷以江西旱傷最甚。命四等以下戶。苗米聽輸其直。而戶部言。下戶之內。多有豪民隱寄。詔漕司分折。仍與逐州協心體國。拘催本色。解斗。殿中侍御史周奏言。恐漕司及州縣官規免罪戾。一例將人戶委係旱傷而未納價錢者。催理本色。或雖有些小旱傷去處。而已納價錢者。重疊催理。致陛下命令不信於民。而百姓重有騷擾。爲害不細。故有是旨。　荊南府歸峽州荊門軍安撫使王彥言。已標撥營田八百五十餘頃。自蜀中市牛千七百。以授官兵。詔彥更切多方措置。　右朝散大夫謝亮知通州。言者奏其罪。命遂寢。　詔罷催稅戶長。復以村疃三十戶爲一甲。輪差甲頭一名催稅。先是長沙丞呂希常建言。大保長於一保之內。豈能家至戶到。催促不前。則監繫破產。詔諸路轉運常平司相度利害。至是廣東諸司以爲便。遂推行之。事初見元年十月。　江浙荊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趙伯瑜乞減鑄錢。每千錢重四斤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時坑冶盡廢。伯瑜訪得諸監有古礦淪沒入地。漸生礦末。乃淘掘成銅。品合鼓鑄焉。　右通奉大夫祕閣修撰程府提舉江州太平觀。與理作自陳。唐復職年月未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六

【紹興五年】十有二月己亥朔。檢校少保鎮軍鎮信等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南北襄陽府路新黃州制置使岳飛遷招討使。帶御器械神武中軍都統制樞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樞主管殿前司公事，併中軍統殿前司。沂中自劉錫之歿，已暫權殿前司，至此眞除也。自五軍外，又置還鋒、護聖二軍，每軍皆有統制，仍令沂中具名申樞密院給降付身。給付身指揮，在是月己酉。直龍閣宋萬年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日孫萬年去年五月已責，直左朝散大夫直龍閣。

罷轉一官，刺配攜利軍名，萬年七年十月乃以右中大夫直寶謨閣到任。詔果州團練推官王利用、知陰平縣丁則、江原縣丞馮時行、知蒼溪縣常明、左迪功郎曹彥時並召赴都堂審察。如未能遠來，令宣撫司與陞擢差遣。則、晉原人。時行、巴縣人。明、安民孫也。先是，祠部員外郎楊晟撫諭川、陝還，薦利用等才行於朝，故有是命。中書門下省奏：累據臣僚陳請，乞淮南、川陝、荊襄等路行屯田之制，以裕軍食，乃命學士草詔諭諸帥如所請。詔閤門祗候孫崇節特差幹辦儀鸞司指揮勿行。先是，閤門得旨行下，而言者以謂自來未有閤門承受聖旨除臣僚，因奏對之際，千求差遣，上累聖德。此事雖小，所繫甚大，望賜追寢，仍詔大臣今後傳宣內降，或宣司中乞奏審而不依法律者，並依祖宗法，許中書密院及所屬官司執奏。故有是旨。崇節差遣，以十一月辛巳降旨，今但附聽命之日。

庚子，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唐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徽州，以煇引疾有請也。詔神武保北齊軍號，久欲釐正。（案）神武乃高歡謚號，此云北齊軍號，未詳。宜以行營護軍爲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軍。劉光世所部人馬稱左護軍，吳玠所部人馬稱右護軍，並聽本路宣撫招討司節制。熊克小歷稱並聽本路宣撫司節制，此時劉光世未置宣撫也，克云川陝右軍，後亦謂之右護軍，此亦闕并今不取。王彥所部人馬稱前護副軍，聽荊南安撫司節制，應統制官已下，請給資任軍分如舊。中護軍者，本張俊所將信德府部曲，後以忠銳諸將及張俊親兵，與張用、李橫、閻皋之衆隸之。前護軍者，本韓世忠所將慶源府部曲，後以張遇、曹成、馬友、李宏、巨師古、王瓊、崔增之衆隸之。後護軍者，本岳飛所將河北部曲，後以韓京、吳錫、李山、趙乘淵、任士安之衆隸之。左護軍者，本劉光世鄜延部曲，其後王德、酈瓊、靳賽自以其衆隸之。右護軍者，本吳玠涇原部曲，後德、賽、鳳散卒及劉子羽、關師古之衆隸之。前護副軍者，本王彥河北所招部曲，其後稍以金州禁卒隸之，至是俊與世忠、光世軍最多，玠次之，飛又次之。彥兵視諸將最少，自渡江以後，三衙名存實亡，遂趙鼎、張浚並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部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渐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他兵，故其衆特盛。潛之軍纔二千餘，渐所統烏合之兵而已。顏渐今月乙巳選充湖南安撫司使喚，其兵以王貴日隸步軍司，今併附此。

降指揮，永襲舊例日下供職。此無補於事，適足以長奔競之風，又有不可者，方除命之出，合於人望者，固無可言，僅未愜於公論，則御史諫官得以言，舍人得以繳，給事中得以駁，與其追竅於供職之後，曷若改正於未行之前，不爲反汗也。執政大臣，人主之所謹貌，天下視之以爲矜式，進退之際，其舉措尤當慎也。至於軍旅急切之事，有司之不可一日闕者，自可臨時別降指揮，勿以爲定，此當從權，權非反經之謂，相時之宜，權事之輕重而已。伏望特降指揮，除去舊例，亦所以訓迪列位，勵其風節，從之。詔四川置制大使司奏稟急速事，許赴入內內侍投進，用席益請也。辛未，趙鼎等奏：應都督府軍馬，並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應軍馬未有不入三衙者，今蓋正之，甚善。他日差出，即降旨總某將節制，其名既正，則軍政漸可復舊。權戶部侍郎王俁言：致治之要無他，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而已。然則守法者有司之事也，自兵燹以來，雖案牘散亡，而嘉祐舊典，紹興新書，與夫通用專法，纖悉具存，奈何比年以來，官失其守，廢法用例，其弊滋甚，如立功之賞，不可以一揆也，彼重而此輕，則必引重以爲例，死事之澤，不可以一律也，甲多而乙少，則必引甲以爲例，以至遷轉補授之差，請給蠲減之異，如此之類，不可概舉，有司動輒援引以請，甚者巧爲附益，規紊朝聽，初則曰與例稍同，又其次則曰與例相類，一字之別，去法愈遠，不啻倍蓰什伯千萬然也。所以恩歸於下，怨集於上，人不退聽，事益增多，爲治之害，孰大於此。伏望明詔大臣，除刑寺斷例，合依舊存留照用外，其餘委官，悉取已行之例，精加詳定，有不戾於法，而可行於時者，參訂修潤，附入本例，嚴戒有司，自今伊始，悉遵成憲，毋得受理，敢有弗率，必罰無赦。詔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官取索措置，條具申尚書省。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

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院尤爲叢冗。至是趙鼎因請委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爲中制。立爲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庶無所肆其姦矣。（熊克小歷。略敘此事於今年八月末。又不出假寧請實甚誤也。）（案）今年八月戊午。止是編集補書院練兵指揮。今移附此。

壬寅。中書舍人兼直史館任申先陞充史館修撰。先是范沖以待制兼修撰。而舍人當在待制之上。故改命焉。　吏部尚書孫近等乞依宰執例裁減俸給。不許。已而臺諫近戚諸大臣將相繼有請。上悉以不允答之。　詔龍圖閣待制耿延禧、端明殿學士董耘、保靜軍承宣使高則。帥府舊僚。令所在州縣各賜田五頃。言者論其不可。遂止。　左朝請郎所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吳表臣試秘書少監。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罷帶御器械。以沂中自言職事相妨故也。　親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江西路兵馬都監閤皋爲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都監。先是四川置制大使席益將湖南兵自隨。以皋兼親兵統制。故有是命。

乙巳。詔以翠羽爲服飾者。依銷金罪賞。並徙三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工匠同之。鄉里不覺察者抵罪。賞錢二百千。已造者三日不毀棄。同此。以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觀復有請也。既而文思院言。學士院書詔禁中應奉班直行門等賜帶。觀察使已上牌印。册寶法物。皆合用塗金。詔令如舊。（文獻謂申明在六年正月乙亥。）　江西轉運司奉朝旨措置賑濟事件。乞支降本路實催苗米五十萬石。委提舉司。以州縣災傷分數取撥。比市價減錢十分之三。零細出糶。仍令州縣勸諭有力之家。入納粳米。每一千石。補迪功或承信郎。便作官戶免稅役。仍每米一百石。許附帶別色行貨。約計一百貫。沿路與免收稅錢三分。令州縣密切詢訪。停場與販。見有斛斗之人。勸諭令依元收糴時價。量取利息。貸認石斗。數日出糶。接濟闕食之民。雖放稅不及七分州縣。亦許賑給。若常平穀不足。聽取撥入納穀米支給。候將來有納到義倉斛斗。卻行撥還。州縣當職官賑濟有方。使饑民安業者。委提舉司保明。提刑司覆實。申奏朝廷。優與旌賞。都省勸會。取撥苗米及許入納米穀補官不行外。餘從之。

丙午。詔韓世忠錢糧。專令兩浙都轉運使李迨應副。先是金部員外郎張成憲在楚州應副世宗錢糧。至是成憲赴朝稟議。因乞外任宮觀。故改是命。　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復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主管荊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張浚既還朝。始議大合兵爲北討計。乃自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且察邊備虛實。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帶御器械。以其親兵爲隸步軍司。　徽猷閣待制新知靜江府胡舜陟言。伏覩熙寧間。王安石當國。變祖宗舊一之制。創立新法。而保甲居其一。當時宗公元老。如曾公亮、富弼、文彥博。力爭以爲不可行。司馬光亦累章數其失。安石好勝遂非。必欲行之。京畿三路不勝其擾。元豐年。諸路盜賊蜂起。皆保甲爲之。本欲禦寇。乃自爲寇。善良受患。寇少得志。至元祐間。司馬光秉政。一切罷去。民獲蘇息。蓋亦鑒弭、及章惇、蔡京、祖述安石變法而修大之。復行之於東南。雖不授弓弩。教之戰陣。然於一鄉之中。以二百五十家爲保。差五小保長。十大保長。一保

副。一保正。號爲一都。凡州縣之衙役。公家之科敷。縣官之使令。監司之迎送。一州一縣之庶事。皆責辦於都保之中。故民當正副。必破其家。大小保長。日被追呼。不離公門。廢其耕農之業。今民遭差役者。如驅之就死地。必多方曲計。以圖苟免。吏緣爲姦。賊狼藉。富者以賂逃役。貧者舉家遠遁。臣出守五郡。每親詰牒之中。理訴差役。十常七八。民之惡役如此。未嘗不爲之痛心。竊原立法之意。不過欲便於捕盜耳。然盜之小者。雖無此法。鄉里利害所同。必能協力掩捕。盜之大者。使有此法。豈足以當之。近時淮西劇寇充斥。保甲皆爲俘虜。未聞有一縣一鄉而能捍禦者。於盜則不能控制。於民則徒有擾擾。豈若祖宗時差長壯丁之爲利乎。蓋祖宗時。於第一第二等戶差差長。第四第五等戶差壯丁。一鄉差役。不過三人而已。今保甲於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役者數多。免者極少。此不若差長壯丁之爲寬也。祖宗時所差差長。無刑勢官莊寄任之限。但品官之家。則以不該蔭贖人及管莊田人代充。其餘家長。祇應老疾者以次家人充。今之差役。品官之家及老幼疾病者免焉。不若差長壯丁之法爲均也。惟寬則民不勞。惟均則民不怨。此祖宗良法。萬世而無弊者也。昔嘗以此安邦保民。致太平矣。今尚何疑而不行哉。朝廷欲養民力。固邦本。以建中興之業。守臣欲以民之利病。告於朝廷。皆無先於此者。伏望特降睿旨。討論差長壯丁之法而行之。罷去保甲。以救疲癃之民。天下幸甚。詔戶部勘當中省。其後戶部言。已有四月己未指揮。乞令常平司鈐束州縣。毋得差委非本者保事及赴衙集祇應。違者案舉。從之。（十二月戊長行下。）　給事中張致遠言。艱難以來。縣令每不得其人。黎元受弊。無以赴訴。臣嘗求其故。正由資格大廢。爲令輕賤之所致也。望令三省檢會舊舉縣令預籍記之人。悉與堂除大縣。內京朝官見待次京局。或未闕陞而待次通判者。仍與借服色。他日以應郎曹侍從之選。若賢才有所旌別。資格亦不盡廢。明分守。息奔競。則百里之寄。固士大夫之所願也。詔三省一就措置。

己酉。趙鼎奏謝因足疾蒙賜珍劑。上曰。藥所以攻疾。疾良已。則當卻藥。或者烹煉金石餌之。徒耗其氣。非養生之道。豈唯治身。雖國亦然。張浚曰。秦以嚴刑峻法治天下。而自速其禍。此可以爲戒。　給事中呂祉言。近制。行在職事官係朝廷擢用。類多疏遠。不獲一望清光。故特延見訪問。所以求賢審官。詢事考言。惠至博也。然侍從官以言語備顧問。朝夕論思。出入獻納。乃其職也。豈可令與庶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例請對。勿拘以時。勿限以數。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十一月十一日。疑長。按祉是月十三日始除給事中。其實祉上此奏在十二月十一日己酉。克蓋一月也。）

庚戌。拱衛大夫秦州刺史都督府中軍統制軍馬吳錫爲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兼都督府軍統制。（案）都統制乃馬擴。而左軍統制杜湛、前軍統制王逵、選鋒軍統制申世景、摧鋒軍統制韓京皆出戍於外。右軍後軍統制未見姓名。當考。督府

辛亥。上與趙鼎論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彼此。四方人才。宜參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無方。豈限兩

北。大理卿張杓充祕閣修撰、知饒州。右迪功郎朱敦儒賜進士出身、守祕書省正字、敦儒既受官、上命德壽府以建教遣赴行在。既至、入對、遂有是命。　尚書金部員外郎張成憲直祕閣、提點淮南西路刑獄公事。　權戶部侍郎王俁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當講究長策、細大不遺、斯爲盡善。庶幾日增月積、漸至富實。臣愚見略陳五事。一曰、去冗食之兵。二曰、損有餘之祿。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銷毀之實。五曰、修平準之法。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兵多而不精、則冗食者衆、冗食者衆、則勇怯不分、勇怯不分、則戰無必勝。是冗食之兵、不唯徒費糧餉、乃取敗之道。故治軍之法、戰兵之外、車御火長牧人工匠之屬、皆有定數。舍是則爲冗食。今日財用所出、盡於養兵、然其間未嘗入除、不堪披甲者、甚多有之。竭民力以養無用之人、非計也。不如委任將帥、盡加澄汰、付之漕臣、籍荒閑之田、計口分受、官爲借貸、給與牛種、使之墾闢。仍且與減半支給錢糧、俟秋熟之時、便能請給一歲之後、量立租課。且以萬人爲率、每歲所減米十餘萬石、錢四十餘萬緡、絹布五萬餘匹。況又有租課所入哉。儲此以養戰士、非小補也。艱難以來、流品猥衆、進用殊常、而制祿之數、一循舊法、理宜不給。欲乞應內外文武官俸給等、以緡計者、自百千以上、每千減半、有爵職者通計、並候事平日依舊。如此則裁損雖多、不及小官、恕而易行。夫復何患自軍興以來、十年於茲、財用所出、大則資之民力、其次則資之商賈、無不自竭以率其上。唯是縉紳家者流、一毫不取、邑以千計、郡以萬計、不稼不穡、坐食吾民、其隱漏稅賦、暗損國計、不知其幾何也。臣謂宜酌古今之意、權急緩之宜、使之輸米贍軍、人歲五斛、依稅限送納。凡居禪坊及西北流寓者、特與蠲免。於以少舒民力、不爲過也。自艱難以來、饒、虔兩司鼓鑄遂虧、而江、浙之民、巧僞有素、銷毀錢寶、習以成風。其最甚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溧、湖、浙東之蓋、越、鼓鑄器用、供給四方、無有紀極。計一兩所費不過十數錢、器成之日、即市百金、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兩司所鑄、未必稱是、加以流入僞境、不知幾何。已明詔有司、申嚴銅禁、屏絕私匠。自今以始、悉論如律、除公私不可闕之物、立定名色、許人存留、及以後官鑄出賣外、其餘一兩以上、嚴立罪賞、並令納官、量給銅價、令分撥赴錢監額外鼓鑄。國家平昔無事之時、在京則有平準務、在外則有平貨務、邊計之餘、內裨國用、無慮二十萬緡。其效固已可見。況今日師旅方興、用度日廣、欲乞先於行在置平準務、次及諸路要會去處、各置平貨務、以廣利源。誠非小補。俟其就緒、當使領之。此五事者、儻有可採、乞令有司講究條畫、排斥浮議、斷以必行。詔戶工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　殿中侍御史周葵言、州縣人戶、自兵馬盜賊殘破之餘、困於軍期、例多貧乏。望將蔡京父子、王黼、李邦彥等給使減半及其他恩澤補官、并童貫、梁師成、朱勔等妄作名目、補充大小使臣之家、並不理當官戶、一例選募充役。庶幾少寬貧民下戶之力。事下吏部、其後吏部言、給使授官、於本選無理爲官戶之文、蔡京等他恩補官及童貫等妄作名目之人、乞如所奏、從之。

明年正月

丁丑、行下

壬子、尚書吏部員外郎周聞、守監察御史。　詔王棨追復朝奉大夫、棨、江州人、嘗爲親衛中郎。政和末、坐

詐爲天神示現誅死。至是用其家請而復之。後省疏其罪、命遂格。

癸丑、詔淮東西、川陝宣撫使、荊襄招討司、荊南安撫司並以參謀官一員、兼提點本司屯田公事。　右文殿修撰致仕趙億落致仕、提舉台州崇道觀、用給事中呂祉等奏也。命下而億已卒矣。汪藻撰億墓誌云、初任知公宋、直起復舉崇道觀命及門而公卒、時乙卯十二月丙申也。（案）億之卒在此前十七日、藻所云小誤。

甲寅、尚書刑部員外郎楊邁直祕閣、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使。自渡江後、由朝士出爲川陝帥臣者始此。

尚書工部員外郎許賜、祕書省正字孫雄飛並罷。　遣中使賜諸大將銀合臘藥、其川陝、荊襄止令密院遣使臣以地遠故也。　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卒。吏部言、照得本官脚色、係曾經勤王人數、詔追復徽猷閣直學士。東野既貴、嘗請於朝、與兄弟世爲義居、禁子孫毋析戶、又輟俸買田爲義莊、以給疏族之貧者。

乙卯、左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廖敦夏爲祕書省正字。用帥守恭寄禮薦也。右通直郎樓璹與陞擢差遣、遂以璹通判邵州、璹、昊子也。爲於潛令、宣諭官舉其政績、詔俟終更引對而甄擢之。至是代還、用薦者改官、乃有是命。宣諭官所舉前此未有不得對者當考。

丙辰、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觀知彭州、觀既罷歸、屢召不赴、乃就用之。　右迪功郎江袤充勤令所刪定官。

己未、改樞密院北面房爲河北房。　諸路制置大使呂頤浩、李綱、席益次第之錄、詔內侍往勞、且以銀合茶藥賜之。　國子監丞張戒守祕書郎。右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李維行國子監丞、維、綱弟也。史館修撰范沖薦其學問操履、召之台省、無所不宜。遂召對而有是命。　直祕閣李革知興元府、中書以興元殘破之後、久闕正官撫治、故選用之。時宜撫司已用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王俁守興元、革不得上、乃改知雅州。興元帥臣名、王俁今年五月到任、日厚李革明年九月己卯差知雅州。　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忞落職、罷宮觀。依衝替人例、係革理重。子忞守衡州、視事再閱月、諸司共劾其徒流編配、無慮數十人、率皆報復仇怨、任情廢法。自謂滅門刺史、乞送所司治罪。先半月、子忞已得請奉祠、輔臣進呈、上曰、監司乃外台耳目之官、既按劾、自當推治、然有罪者家居待命、而遽左無辜之人、往往淹延囚禁、動經歲月、深可憫也。子忞罪狀既明、別不須干證、第黜責其身足矣。趙鼎曰、臣等共議、欲將子忞鐫罷、不必取勘。上可之。子忞此月乙巳自陳宮觀。

庚申、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上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最爲久任。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儻能稱職、就加爵秩以褒寵之可也。不須數易。張浚曰、久任豈獨計臣。他官儻有稱職者、亦當如此。　殿中侍御史周葵試司農少卿、葵嘗入對、言今天步尚艱、非臣子諷誦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文而無實效、因進數所行之事不當者凡二十許。上曰、趙鼎、張浚爲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自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納忠、豈大臣

有過而言者指陳。便爲形迹。臣願人言因使大臣易憲。不惟可救朝廷之闕。亦可保全之。上曰。此論甚奇。至是朝廷議大舉。而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未有不先自治其國而成大功者。或言葵沮圖大計。遂有是命。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長源、大理寺丞黃珪並爲監察御史。　詔上虞縣當殿官貶秩一等。令提刑司治罪。以月中無注賣鹽數故也。其會稽等七縣鹽數少者。皆詰之。

辛酉。起居郎潘良貴言。中台省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六曹遵奉成憲。各揚乃職。兵火以來。苟簡玩習。視爲傳舍。其最甚者。遇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不依據格法。指定是非。常操兩可之說。曰。更合取朝廷指揮。是致朝廷臨時別有衝改。長貳郎官。循默奉行。不復更有執守。每廢一法。即後來陳乞者循以爲例。干求請託。紛然無窮。若不加察。恐省部成法。盡壞。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嚴飭六曹長貳郎官。各務協心。凡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須據格法。定是非供報。仍乞詔大臣。專關六曹者。不問鉅細。一切唯有司格法是從。庶幾杜僥倖之門。開公正之路。仰稱陛下敷政之意。輔臣進呈。上曰。祖宗以來。自有格法。有司但能遵守。即事稱職。格法既定。雖復有僥倖之心。唯其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寖廢也。可依良貴所請。更切申嚴。沈與求曰。六部乃守法之地。有司循情。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耶。僥倖之門塞。則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中興聖政史臣曰。法外豈得有例哉。徇情之弊。面爲法之蠹。莫例若也。其弊蓋出於特旨爲例矣。而又治請之。僥倖相乘。無不可者。是猶從其不齊於物。而悉務其器。壁有恒益度數。無所用之也。天下豈爲知止足之分者哉。然則法安出也。傳之風宗。豈有所創之於上。付之有司。豈有所受之於下。徙權量度數之器。受之於官而用之也。夫是謂之運守。　詔勅令所刪定官、監登聞檢鼓院官自今並令轉對。以周葵嘗建言檢鼓院諫諫省。而刪定官爲審局故也。

癸酉。詔川陝路州縣官不並差川陝人。但有內地官一員。餘不限員數。紹興令差川陝人。州不過三員。縣鎮寨一員。吏部員外郎徐林言比元豐勅差誤。故命申明行下。明年正月刊立法。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賓候都督府出日。隨逐去江、淮措置屯田。時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心頗憂之。不欲出口。趙鼎察知其意。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若彙領屯田而歸。不爲無補。於是置官屬數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爲之。

乙丑。監察御史周祕守殿中侍御史。

丙寅。都督府奏以集英殿修撰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並往川、陝撫諭。詔各賜銀二百兩遣行。時張浚將謀出師。故令子羽等見宣撫副使吳玠諭指。而玠亦屢言軍前權之。因命子羽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並察邊備虛實焉。　命湖北帥臣同知鼎州張舜以開田排鼎、澧、辰、沅、靖州刀弩手。用樞密院請也。

丁卯。右朝議大夫韓柏主管台州崇道觀。柏坐葵條親黨久斥。至是始得祠。

戊辰。詔御史台朔參官用在京通直郎以上。餘參用管務通直郎以上。除宣劄及非時廷智。以望參官。餘並令朔參官趨赴。

是夜。雨雹。

是月。僞齊前尚書左丞張東死。

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傾三省事來圍王宗弼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眞之東北。在唐爲蒙兀部。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僞齊劉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亶。金主亶入其說。調燕、雲兩河夫四十萬。入蔚州交牙山。採木爲栰。開河道。運至虎州。將造戰船。且浮海入犯。既而盜賊蜂起。事遂中輟。聚船材於虎州。以張國翰、王洪、紀剛、王大製行程錄參修。虎州者、在燕州之北。蒙國、編年謂之兩母子。紀剛謂之盲骨子。今從行程錄。特蒙古字屬本翻說。今改正。其所列異國。結從其舊。

是歲。都督行府令靜江府、昭州折布幾。每疋增一千二郡之民。歲輸布九萬疋。有奇。舊法每疋爲錢五百。至是始增之。此據路彬所奏修入　左朝請大夫馮子修致仕。子修知普州。治有能名。上召之。子修以年踰七十。上章請老。乃有是命。子修、西充人。嘗爲長安令。嘗貢使陝西。士大夫入謁者。皆拜庭下。子修長揖而入。賈怒。奏子修蒞建神霄宮。不時興作。坐奪官。晚乃得州。既致仕。後六年而卒。此據趙逵撰子修墓誌修入。其月日未見。且附年末。俟考。　南班宗室賜名者二十有一人。諸宗室命官三十有七人。　兩浙路見管戶二百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三萬餘。廣南東路稅客戶六十一萬餘。西路稅戶三十一萬餘。客戶十一萬餘。陝府西路戶四萬餘。荊湖南路戶九十五萬餘。成都府路稅戶七十八萬餘。口二百十六萬餘。客戶三十七萬餘。口九十萬餘。夔州路稅客戶三十四萬餘。口八十六萬餘。福建路戶一百三十三萬餘。口二百五十九萬餘。　有二龍死於冷山。金左丞相陳王希尹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松漠紀聞。　夏國主乾順改元大德。四川總領所利州大軍庫有李鼎忠西夏僞諡云。太德五年正月下。案顏忠以八年冬奔夏。九年六月僞朝。合在紹興九年。逆數之。知此年改元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七

【紹興六年】 歲次丙辰。金熙宗皇天會十四年。偽齊劉豫阜昌七年。 春正月己巳朔。上在臨安。

辛未。上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曰。朕居燠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於溝壑。強悍者流爲盜賊。朕爲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盧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正心修己。仰不愧。俯不怍。持剛健之志。宏果毅之委。爲所當爲。曾不他卹。以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則中興之業可建矣。

壬申。都省請令吏部立勳官法。應破金人拓地主兵官萬人已上第一等功。五千人已上奇功。並許加帶大使臣已上。自武騎尉月給帶勳錢十千。正任觀察使已上。自輕車都尉月給二十千。應賞功合轉三官者。賜勳一轉。五官者賜勳二轉。雜壓序封許用勳品。後不果行。 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賈熟藥。用權戶部侍郎王俣請也。 左朝奉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爲尚書工部員外郎。 直徽猷閣提領都督

府市易務張澄行尚書戶部員外郎。兼提領市易務行府專一措置財用。

癸酉。申命給舍甄別元祐黨籍。時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言。朝廷旌別淑慝。大開黨禁。以風勵天下。凡隸名石刻之人。皆蒙追錄。此千載盛德之舉也。然而其間賢否是非。未免混殽。方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欲擠陷善良。以快私忿。上意未決。而李清臣首唱異議。助成京、卞之惡。美類由是塗炭。而清臣獨留廟堂。繼而姦人欺天子。誣太母。有欲廢意。尚畏天下公議。不敢自恣。而邪慝乃唾手攘臂。力證其事。至於反覆變詐。如楊畏者。固又不足道。自崇寧以後。黨籍日衆。其間固多忠讜勁正之士。出處議論。具在方册。至如妬賢嫉能。助成黨論之人。偶乖迎合。以至暱昵京、卞。欲終廢之。故借黨籍以報怨。汙衊善類。以至今日。子孫又從而藉口。僥覬恩典。倖門一啓。流風靡靡。雖故家遺族。未免衒鬻希進。傷教敗俗。莫此爲甚。伏望密詔近臣。博訪耆舊。重加審訂。稍示甄別。以行典禮。庶幾賢不肖各當其分。足以取信天下後世。故有是旨。 日曆書有旨依已降指揮。令給舍一就看詳。而未見元降旨之日。當來他書參考。 案熙寧清臣執政第二十人。畏待制已上第三十三人。恕不在籍中。直方誤也。 詔故贈少保王淵許以死事恩澤二資。換給常州田二頃。以淵妻齊安郡夫人吳氏有請也。 直祕閣提點淮南刑獄公事張成憲同提領都督府市易務。 荆襄招討使岳飛言。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百餘人。欲徑渡河自襄陽來歸。時金人併力攻青。故青以精騎突而至飛軍前。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諜言固未可信。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況與求曰。若敵誠衰。來者衆。則敵情審矣。 紹興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親衛大夫忠州刺史梁興狀。四年十月。興自鴈蹟太師橋戰。至次年。奪路渡大河歸本朝。則興至淮軍。蓋在去冬。今因奏到附此。

甲戌。起居郎潘良貴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范弁爲起居舍人。良貴未就職。以父喪免。給事中呂祉等言。良貴以父年高十五年之間。出任不過數月。貧苦無以舉喪。詔賜錢五百緡。令所在以上供錢給之。 賜錢指揮。在是月壬辰。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有潘良貴者。父年九十餘。臥病累年。趙鼎聞其孝。欲引爲宰。許以從官召之。即至。自諫少蓋柱史。又擢中書舍人。後旬月間。命未下而聞父死矣。 右承奉郎孫道夫爲祕書省正字。道夫召對。上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爲復陝西之基。措置荆南。以爲守江左之策。上稱善。 武經郎權知閤門事潘永忠爲右武郎。同知閤門事。

乙亥。右諫議大夫趙鼎言。比年以奔競日滋。廉恥道喪。指蠹關爲要津。筮州縣爲俗吏。僥倖捷徑。以圖進身。已參選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遇賜對。則明與陞擢差遣。一有過累。則明與外任差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內任爲重乎。願明詔大臣。凡任省臺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監司郡守之職。任監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陞擢者。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闕。擇寺監丞有才術者爲之。宰寺監有闕。擇縣令有治績者爲之。丞更出迭入。居中補外。以息奔競。以興廉恥。使士無入而不出之譏。郡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承信郎徐如海杖脊。黥隸化州。如海陷北不得歸。變姓名至臨安。爲僞齊詗事。因投匭上書。爲有司所覺。故黥之。 夜。雷。

丁丑。詔納粟別作名目授官人。毋得親民刑法官。已授者並罷。自今到部。隱漏不實者。抵其罪。時論者謂

縣令民之師帥，刑法之官，人命所繫，不可輕以授人。比年軍興，以納粟得官者，不謂之納粟，或以上書文理可採，或作獻納助國，與理選限，原朝廷之意，欲激勸其樂輸，使得爲官戶，而銓曹別無關防之法，近年以來，固有得縣令，亦有得司法者，此曹棄未嘗知敎務，直以多貲一旦得官，若遂使之臨縣議刑，其不稱職必矣。既不能稱職，必爲民物之害，欲下吏部立法關防，仍先次改正，故有是旨。

己卯，手詔朕以菲德，致淮旱災，痛念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存，尙慮未能深體此懷，率承弗逮。今仰三省檢會累次降旨寬卹事件，布告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實惠及民，毋使詔書徒爲具文。又勸會荆湖南北、江東西路旱傷，湖南委呂頤浩，江西委李綱，各選差近上屬官，分詣管下，往來點檢賑濟，其湖北、江東並委帥守依此。　詔咸里之家見任添差官，令別作措置。初，右諫議大夫趙霈入見，論今添差官員數猥多，無補於事，若不減罷，國用益窘，然有不可一概罷者，如宗室歸明歸朝官，軍班換授及軍功優異之人，乞存留外，餘悉罷去，以紓今日用度之闕。章再上，進奏院言，除川、陝外，諸路添差官一千五百四十員，咸里之家七宗室六百六十七，歸朝官一百六十四，歸明官二百八十四，三省樞密院遣赴行在官十，軍班換授一百八十八，軍功一百六十一，隨龍二十六，歸附官二十三，奉使之家十，乃詔隨龍官係祖宗舊法，奉使官理當優恤，其餘忠義可嘉皆勿罷，所省者七員而已。　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軍事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試尙書禮部侍郎，仍兼參議軍事。

辛巳，罷綿州川陝宣撫司，邵溥峽結局赴行在，宣撫副使吳玠依江東淮南宣撫使體例，專治兵事，軍馬錢糧分撥，錢糧令都轉運使通開拘收，限半月結局，初張浚既召去王似，盧法原以宣副代之，溥又代之云。辛巳，吳玠陞宣撫使，（案）玠正銜名，在九年正月，充但見日曆，書有旨，吳玠依舊川陝宣撫使，蓋承其說，不復考耳，恐是元降旨失契勘，或日曆脫字，當考。浚之初入蜀也，在軍中者，皆依衙官例給券，有職事人支供給月犒，隊下敢效支錢米，其餘兵校，則依軍額支衣糧及料錢，及玠專爲宣撫副使，始別立格例，隊官已上依衙官支驛料供給，隊下有官人以武藝高下給月糧，又添支絹錢，敢效諸軍依軍額外，以武藝高下添支銀錢，蓋以爲激勸也，然諸軍折色米麥，各以軍屯所在之直爲準，故米每石，少者八九千，多者至十二千，議者患其不均，然沿襲既久，終莫能革也。（淳熙十三年二月辛亥吳挺奏議，太常丞王普言，并十五年七月戊午指揮可參考。）

宗廟之祭，於禮不合，臣請論之，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太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始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太祖卽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至熙寧又尊僖祖爲廟之始祖，百世不遷，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僅以熙寧之禮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三尺之童，知其不可，大傳曰，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熙寧尊僖祖爲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以來，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爲甚，欲乞考古驗今，斷以聖學，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數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五享，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爲昭，眞宗、英宗、哲宗北鄉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若四祖神主，臣謂宜倣唐禮，祔於景靈宮天興殿，遇大祫之歲，就行享禮，案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爲限，僖祖廟既當遷，又非郊禘之主，尙仍配帝，於禮無據，宣祖皇帝實生太祖，當爲禘主，萬世不易，則配食感生，無可疑者，先是起居舍人董弅嘗有是請，詔侍從臺諫過防秋集議，未及行，逮普疏入，乃趣侍從臺諫禮官參議，於尙書省，後二日，上謂左僕射趙鼎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居東鄉之位，合於禮經，必無異議，鼎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載於經禮，無可疑者，士大夫往往有異同之論，乃命議者各具討論文狀申尙書省，既而卒不行。（紹興元年十二月丙戌所書可參考。）

罷御史臺平反刑獄推賞，時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察官皆出陛下親擢，糾察六曹之稽遺，乃其職事，平反刑獄，糾察之一也，居是職者，宜不待賞而勸，歲終刑部保明，與率吏同賞，亦非所以待糾察之臣，故有是旨。　刑部侍郎廖剛乞以磨勘一官，回贈其祖父丞右承務郎，從之。

壬午，宗室伯玖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時年七歲。　初命川陝西路轉運使每季於孟月上旬，完日集注在司待次官窠闕，注訖申部，以革注擬不公之弊，用言者請也，既而都省言，訪聞多是竄匿闕次，理宜約束，詔制置大使席益覺察按奏。（後旨在是月甲申。）

癸未，尙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通成二百卷。　中書舍人兼侍講資善堂翊善朱震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范沖陞徽猷閣直學士，他職並如舊。　故中散大夫開封府左司錄孟彥弼追封咸寧郡王，以昭慈聖憲皇后親弟特封之也。（彥弼、忠厚父已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恭惟主上當焦勞之日，減放宮女，節省中禁之費，務爲勤儉，以率天下，在於臣子，宜上體天心，伏自國家多事以來，養贍軍旅，調賦日新，所費不貲，世忠積俸之餘，尙可支吾，願將世忠合得俸錢，一切倚閣，俟至恢復中原，職方貢賦，咸入天府，然後請於有司，從詔不許。

乙酉，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丁祖母憂，乞解官承重，州人共留之，後五日，詔綱免持服。

丙戌，尙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寨，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浚卽張榜肇豫叛逆之罪，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駐軍承、楚，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太平州，江東宣撫使張浚屯建康府，而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尙多，浚獨謂楚、澳交兵之際，澳駐兵殺、澠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

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宋陷則尼瑪哈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後空闕爲疑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浚既白于上又以告之同列惟上深以爲然於是參知政事沈與求言都督府開取空名告勸宜劄以萬數臣疑其有所爲以問趙鼎張浚而不以告臣今又見浚言有川陝荊襄之行此固用兵之謀臣初不以爲非第欲審而後行況遣宰臣之出乃大議論臣實參機務而不與聞是智不足謀國也乞罷政不允是日詔百官出城送浚行宗正丞孫緯向浚自言沂人丞相此行恢復中原望以緯守本郡浚大喜對乘稱善而許之。熊克小曆稱詔百官出城餞浚行誤也日原正月十五日癸未三省共議會張浚親師到襄已免班送有旨令百官並出城餞送今從之。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

丁亥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椿淮西宣撫司參謀官李健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郗漸對於內殿上諭以國家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況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鼎曰措置如此社稷幸甚。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之行屯田者何其易而其效何其廣也趙充國之於湟中是以將帥而行之也張公謹之於代州是以郡守而行之也韓約之於振武是以郡判而行之也率不過一二歲而軍餉富矣今以天子之命令國家之事力而每病其難經歷歲月未覩厥成則將帥恬不加意利率任使之意也使其因循引水用以洗滌佛若郭艾所謂百畝課督將校能若邪子儀如是猶有不成臣不信也亦在官司勸勵之耳。

詔廣西提點刑獄公事韓璜市米三萬石赴湖南帥司賑濟。此據呂頤浩五月一日所中勝入。

己丑以皇伯華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矼蕘輟親朝尋贈令矼開府儀同三司賜銀帛百匹兩。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場錢先返一半不便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於守信而已儻或失言何以使民服從宜如縉所奏。

辛卯內侍衛茂恂降一官送吏部茂恂往岳飛軍前撫問受餽過數內批降黜輔臣進呈上曰受餽送過數宜坐以贓罪今降官已是寬典須當遂之使爲外任沈與求曰陛下罰此一人可以爲後來之戒上曰有罪則罰何但此一人趙鼎曰陛下德戒如此後人必不敢犯。詔諸路監司帥臣曰朕以督蠲之責付在相臣臨遣視師俾分閫制凡所措置勵干事機惟爾監司帥守郡縣之官宜皆戮力同心協濟國事苟或懷私害公慢令失職已命張浚就加黜陟以聞國有常典朕不敢貸咨爾衆士毋敢弗虔。吏部尚書兼侍講孫近兼侍讀吏部侍郎劉大中兼侍講制曰朕惟王教典籍皆先聖所以致治之成法也屬時多艱不忘稽古設官勸講豈直蹈故事而已哉慨念熙寧以來王氏之學行六十餘年邪說橫興正途壅塞學士大夫心術大壞陵夷至於今日之禍有不忍言者故孟氏以楊墨之害甚於猛獸亂臣賊子與夫洪水爲患之烈信斯言也朕方闡邪存誠正心以正百官推而至於天下之心自非直諒多聞所謂益友者孰與考質疑義以輔朕之不逮大中博洽古今持論不阿擢自論思俾充此選夫作於心而害於政念既往之不足懲尊所聞而行所知庶將來之有可復朕問敢不勉爾宜悉其所蘊。癸巳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諸處推勘公事惟姦贓之吏多挾智數賄賂獄司追理干繫停緩歲月使陳訴及照證之人各有退心然後贓狀可以昭雪其堅執不退者往往非理致死欲乞委諸路捧刑司檢法官看詳有情款異同而申報病死者研究情實如有冤枉具申朝廷庶幾官吏不致輕害人命。從之。

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戒約旱災路分監司帥守賑濟饑民等文字上曰歲饑民多流殍朕心惻然官爲發廩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爲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具文耳宜申飭有司多方措置米斛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浙東路令逐路監司行下旱傷州縣恪意遵行如率行有方別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爲盜即重行罰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罰。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水旱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處之因有荒政漢有賑貸之令本朝從而推廣之災之所被必開倉廩已逋賦休力役蠲稅輕他路粟以給之又甚則出內帑金帛以濟之觀前代益知恢弘至於減節監司督州縣以存恤有方興舉行不盜者而爲之賞罰則自太上皇帝始州縣之官以字民爲職者也職平字民遇其災而不能救焉則罰將奚辭彼知罰之可畏而賞之可慕也於救民何敢不力民之免於溝壑者非太上皇帝之賜歟二百餘年之間德積而澤高澤厚而益深民之戴宋永永無窮宜矣。

乙未萊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司公事邊順乞外任趙鼎曰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也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慎也唐用宗室至爲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

丙申進士魏悌特補將仕郎悌行可子也行可之應募出使也朝廷已官其子弟至是其家復援例乞官子孫四人詔如所請而言者論行可名節無聞雖拘留未返朝廷所當存恤然恩例過厚公論未允故但錄其子孫焉。中興聖政留正等曰漢以諸呂亂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諸昭與兵豈弗以太后故欲恩之耶昭卒犯法誅死尚是爲恩也後魏文帝譏之以明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太上皇帝之賜趙鼎眞可爲萬世法也。

丁酉尚書都官員外郎錢葉故禮部葉自御史府再轉爲郎既而乞補外乃除知泉州。二月辛亥除郎。左朝散郎新荊湖北路轉運判官馮康國爲都官員外郎左宣義郎薛徽言守比部員外郎。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閤門祗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閤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特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並作官戶見當差役科敷並免如將來參部注擬資考齊勸改轉蔭補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仍免銓試金帶永遠許繫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八

紹興六年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遠之說。故命出守。三月己卯再貶。　詔江西轉運司於去年上供米內。共撥二萬石。付帥司爲賑濟之用。卽不得有妨應付岳飛一軍米數。

庚子。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並兼本路營田大使。壬寅。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浚、湖北襄陽府招討使岳飛、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亦如之。飛、玠惟不帶大字。　賜兩浙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右僕射張浚言。迨近措置酒稅。課利錢僅五十萬緡。備見體國故也。　詔諸路給賣貼錢。依限逐旋催納起發。毋得希覬。妄亂申請。先是已減下戶所輸之半。又詔全蠲物力人戶皆免。都省言。廬州縣指揮。妄說事端。致令人戶意望再有更易。不行依限逐納。故條約焉。既而右僕射張浚言。元降指揮。非奉聖旨不得支使。方今軍事之際。兼措置屯田。所費尚廣。已遂急取撥應副使用。乞俟支使了畢。具實數奏請除破。從之。浚奏請在三月癸巳。

辛丑。左承事郎鄧柄充樞密院編修官。　司農寺丞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蓋諒撫諭川陝還。入見。詔進秩二等。

壬寅。持服前左中大夫富直柔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時直柔方持所生母喪。故有是命。既而言者論直柔徇以書遺權貴。圖起復。章格不下。會直柔辭免新命。趙鼎進呈。言實無此事。上曰。鎮江謀守。出自朕意。小大之臣。未嘗有爲直柔者。前已面諭臺諫。今且當降詔不允。彼再有請。則從之可也。既而直柔引疏弱故事乞終喪制。上許之。上詔在二月己未。直柔事實在四月辛丑。　詔利州路經略安撫使郭浩、襄陽府路安撫使張旦、金均房州安撫使荣斌、知建康府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李璆、知鎮江府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李謙並兼營田使。先是淮東西、湖南北、荆南帥臣皆已兼帶。至是悉命之。　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爲屯田。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會張浚出行邊。因出戶帖錢二十萬緡爲本。浚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籍。依民間例。召莊客承佃。每五頃爲一莊。客戶五家。相保共佃。一人爲佃頭。每莊客給牛五。具種子農器付之。每家別給菜田千畝。又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勿取息。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遂命屯田郎官樊賓、提舉糧料院王弗同推行焉。七月壬申。又置營田司。

癸卯。司農寺丞蓋諒言。四川提轉牧守之官。恃去朝廷阻遠。輒法外用刑。如軍民少有逆犯。其處斷輕重。係於臨時喜怒之私。上負陛下好生之德。乞遠加禁止。詔制置大使司密切體究。按劾聞奏。　都督府敎士張轂案轂字、字書不載。蓋係鵠字之誤。特補下州文學。轂、陝西免解進士也。解潛在荆南。便宜版授。至是命之。　夜。雪。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萬用於江、淮矣。至是中書言。交子餘引並沿邊雜買文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來。未嘗檢舉。今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倣舊法。先樁一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期於必信。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萬緡充緡本。將悉行東南焉。五月乙酉改爲端子。　尚書刑部侍郎廖剛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剛引疾求去。疏三上。乃命出守。　左迪功郎林儲循兩資興堂除差遣。儲乞上所著易書。詔給事中朱震詳閱。震言。儲積學有年。用功至勤。乃令明州給劄。錄其所著易書及天道大備書、變卦纂集等。合二十六卷上之。故有是命。

乙巳。右諫議大夫趙鼎言。去秋旱傷。運接東南。今春饑饉。特異常歲。湖南爲最。江南次之。浙東、福建又次之。然今日賑救之術不過二說。惟兼行之。斯可以活饑貧而消盜賊。一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戶賑糴以給之。諸路固嘗有旨許借常平義倉矣。又嘗令州縣措置賑糴矣。然艱難之際。兵食方闕。義倉之粟。諒亦無幾。州縣往往逐急移用。無可賑給。惟勸誘民戶賑糴。尤爲實惠。然豪右閉糴。蓋其常態。況當饑歲。彼孰知恤。全在州責之守。縣責之令。多方勸諭上戶。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糴。稍濟貧乏。務在均平。然自來官中賑濟。多在城郭。遂致鄉村細民。不能徧及。臣願以上戶所認米數。統計城郭鄉村之戶多寡。分擘米數。縣差丞簿。於在城及逐鄉要鬧處。監視出糴。計口給歷照支。或支五日。或併十日。其

交籍收繳，並令人戶親自掌管，官不得干預。既無所擾，人亦願從。此惠而不費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之術也。從之。

丙午，賜兵部尚書折彥質進士出身，時參知政事沈與求數求去，趙鼎欲引彥質代之，以其進不由科第，乃有是命。監察御史梁弁言：行在倉官任滿有出剩之賞，由此諸州綱運多端加量，枉被監禁，望賜寢罷。若任內交納不擾，特與推恩，庶幾其弊可革。從之。　敕令所奏：川陝路知州通判不並差川陝人，無通判而但有簽判，或職官獨員者同職官判司兵官令佐並準此。監司屬官每司不得過二員，著為令。先是吏部省記川陝人州不過三員，縣鎮寨一員，既而員外郎徐林以為不便，乃更立法焉。

戊申，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請復以襄陽府路為京西南路，唐、鄧、隨、郢、均、房州、信陽軍並為所隸，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追復寶文閣待制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詔曰：忠，時浩子柄入對，上浩諫立元符皇后章疏手藁，給事中呂祉等奏其言直而婉，肆而隱，有古諫諍之風，與世所傳偽疏激訐淺俗謬妄之說不同，稿惟浩之名德，表在一世如是，而前日追復，止於舊職，未厭公議，欲望優加贈典，仍許依曾肇、豐稷例賜謚，庶以副主上優恤黨人，旌顯忠直之意。故有是命。　右儒林郎委仲開特改右宣教郎，通判鄂州，仲開宰邑有聲，為宣諭官薦對故也。　太學生張逸補右修職郎，進士魏昌明補右迪功郎，二人自淮北來歸，故錄之。　進義副尉尹機為右迪功郎，李孺為下州文學，孺、陽翟人，嘗從蘇軾學為文章，元符末以上書抵罪入自隱齋，不第死。機、安化人，趙鼎之未第也，嘗從機父天民游學，天民仕不達而卒，二人嘗以策干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於荊南，潛遂朝，例補武職，孺能為歌詩，援黨人子孫例訴於朝，鄂省言：孺在元祐間名重一時，坐應詔上書，終身廢棄，依赦合該錄用子孫，鼎又請以給使一官及親屬轉官恩例為機換文資，以申師友之義，故有是命。　詔江西轉運司相度，以旱傷州縣下戶所納苗米價錢，於江次糴發客販米斛，初上以江西湖南旱，命四等下戶苗米皆令折納價錢，而江西漕司請放稅四分已下者，仍理本色，至是又言撫州已催二十千餘斛，它郡皆無之，乃詔洪、吉等州分折，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去歲災傷至甚，官司檢放未必以實，四等以下皆納價錢者少，催督日久，未見申到，其實可見。近湖北轉運司申鄂州見商販米斛船到岸，值例不至高貴，乞降輕賞和糴，若令江西轉運司委能幹官，就江次糴發，樓折納價，少除津般縻費欠折之外，官司貼支，數亦不多，使一路細民免監督之苦，無逃逸之患，甚大惠也。詔相度措置申尚書省。

庚戌，殿中侍御史王縉為右司諫，監察御史石公揆為殿中侍御史。制曰：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謂輔弼疑丞，大臣之職，朝夕納誨，務引君以當道者也。後世事任言責，折為二途，官以諫為名，而所用未必賢，於是大臣不得盡其規，而人主不得聞其過矣。況未濟艱難，盧多闕失，顧茲任屬，尤難其人。縉孝誼忠信，有古人之志，蘊藉於士友，而達於朝廷，頃自郎闈，擢居憲府，三院御史，爾歷其二焉，不好訐以為直，不挠法以掩姦，不為人飛走以搏吠所惜，肆惟汝嘉，俾陞諫列，夫孝有移忠之道，直在盡言之地，勉行爾志，以鞫予違。　詔江、浙、閩、廣諸路總領賣田監司，榜諭人戶，依限投買鄉村戶絕井沒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淮沙田、海道泥田，昨為兼并之家，小立租額佃賃者，永為己業，更無改易，仍令戶部與監司州縣毋得申請少有更改，用三省奏也。　荊湖南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公事薛弼言：近以朝廷催趲應副岳飛月樁錢九萬貫，并撥上供米十萬石往鄂州，又撥四等折錢餘米應副岳飛，又撥二萬石應副荊南王彥，又撥一萬石應副鼎州。臣總兼管潭州，備見帥漕兩司盧實本路因旱甚民流，檢放之餘，通不及三分，稅米內仍有五等下戶折錢之數，委無可以支給。本路大軍并將兵自十一月折半支錢，尚自拖欠一月及口食等米，無可指準，逐旋守等諸縣催趲殘零，放不盡稅，與升支散，惴惴有旦暮之憂。今來十二月，積陰雨雪不止，自下旬雪霰交作，則有雷電，冰凝不解，深厚及尺，州城內外，饑凍僵仆，不可勝數，除用度牒招募僧行，隨即瘞埋，旬日之間，閱實剗度僧行不少。自仲冬闕食，城內白晝剽劫，城外十室九空，盜賊迫於饑窮，十數為羣，持杖剽奪，行旅舟船，道路幾於阻絕，除散遣緝捕官，晝夜巡察，遇有發露，隨即擒獲，斬決流配，殆無虛日。近方少戢，流移漸歸，墾治田畝，遭此凍雪，餓死者枕籍道路，雖自席蓋在任分留三場，給粥以濟，近日數目加增，至市里居民，逐軍營婦不憚慚恥，與乞丐隨逐仰給，觀此災沴，正宜倍加賑恤，以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況本路州縣累經散馬，殘壞尤甚，遭黎九死之餘，去歲一年，備象五大、大兵、大火、大旱、大饑，大雪，若通融一路所有，極力救濟，或恐不能延及秋熟，蓋去麥熟尚四月，禾熟尚七月，若更撥錢九萬，及撥米應副四處，非惟上供已無可支移，其錢亦何由辦足，定見州縣剝膚搥髓，百姓愈不聊生。臣昨嘗以帥司激賞有偏，屢乞資辦，相兼應副湖南軍馬，及席益移鎮，嘗竭所有，祗了迎新送故之費，今帥漕兩司，空虛無一月之儲，而大軍諸兵，有拖欠之積，萬一兩營不止，移運不繼，饑寒並至，或生他虞，雖誅責臣身，無救於事，亦知朝廷費廣，不敢別覬支降，惟望特降睿旨，將應副諸處錢米速賜蠲免，詔劄將節次降到米斛，疾速措置賑濟，仍具去年上供苗米正色，及折錢實數，申尚書省。（著此以見湖南率宜兼自來監司所奏災傷，未有如此之評者，故全載之。）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軍中為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自書裴度傳賜浚。　右宣義郎湖北京西招討使司參議官李若虛提舉京西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轉運提刑司公事，以招討使岳飛言自收復後來未曾差監當，虛無以檢察州縣故也。

壬子，都督行府關：右朝奉大夫江東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鄒浙在軍日久，備見宣力，陞充本司參議官。　右承事郎直祕閣邢孝楷為武義大夫、忠州刺史，主管萬壽觀公事，以其家有請也。

癸丑，閤門祗候添差婺州兵馬鈐轄徐宗誠、閤門祗候添差徽州兵馬鈐轄丁禮並發付淮西宣撫司使喚，二人皆劉光世故校，故光世請之。

甲寅，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朱勔非芳水面居條云：愛鶴自號雄，以來至為非，謂趙鼎增好十倍，日有會集。）

侍從論列下達者今官所賞者亦第召爲舍人公實云日費帶直且較十錢酒歸不計也知執政所言蓋實翰大中費從官衍沖未費胡寅、執江實帶論飲必孫孝方出當創爲臣杯麟升釐一杯時酒一升御寵爲賞者但語也而是宰相郡守都舊廣酒卑資唐者所云不得其時今且附廖直執政之後其劄折害考

遣帶御器械韓儥往台州撫問其母秦魯國大長公主。仍以銀合茶藥賜之。　詔僞造綾紙度牒。依詐爲制書法斷罪。用禮部請也。時以軍興。配賣度牒於諸路。故條約之。

乙卯。給事中朱震言。國家改官之法。選人六七考。用舉主五員。始改京秩。所以周知民情。練達世務。蓄之以久。然後舉而任之。近歲戎馬生郊。士多失職。陛下覽羣臣之議。給宮廟之祿。待之固已優矣。而又用其考第。求薦於前執政之門。以充舉主五員之數。無乃太優乎。臣愚乞自今而後。有用宮廟年月改官者。須一任知縣或縣丞。補足合用考數。然後兩任官歷知州。一如舊法。不歷州縣者。不得任朝廷之官。若異才實能。朝廷之所擢用者。不在此例。如此則抑僥倖之俗。止奔競之風。施之於政。庶無妄作害民之事矣。詔吏部勘當。　左朝奉郎知廣德軍馮鵬舉罰銅八斤。坐應報江東宣撫使張浚文書遲滯也。浚劾鵬舉報事不實。出言輕慢。趙鼎令鵬舉分析。浚再乞嚴責。乃有是命。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執金人之將貝勒雅哈。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西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硬探。僞知邳州賈舍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衆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勝。敵鳴鼓起。率衆突入陣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翌日。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二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壁高邱以望。通單騎至陣前請戰。金將貝勒雅哈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女真小國。侵犯王界。我肯與爾俱生乎。即馳刺雅哈。雅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仗。以手相格。去陣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雅哈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爲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縱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　是日。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爲其徒伍俊等九人所殺。先是進據險爲寇。朝廷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招之。進不受。直徽猷閣知鼎州張觷使人說俊等。而遣兵捕之。俊斬進及其妻子詣觷降。餘黨招撫殆盡。後錄其功。以俊爲秀州兵馬鈐轄。其徒一百七人授官有差。日曆俊等一百七人。以四月九日丙午補官。

丙辰。右武大夫達州團練使知襄陽府張旦。復舊官。充荊湖北路兵馬鈐轄。用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請也。先是飛赴都督行府計事。遂自鎮江入朝。上召對於內殿。賜飛金酒器遣還。岳飛入朝日曆不載。但於二月丁未日書張浚乞令內殿引見。及於此日書有旨左藏庫進金二百兩鑄岳飛酒器使用。不知何日引見也。　直祕閣荊湖南路轉運判官薛弼陞一職。知荊南府。兼管內安撫使。洪州觀察使荊南府歸峽州荊門軍安撫使王彥爲保康軍承宣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朝議以襄陽重地。故命彥以所部鎮之。彥除襄陽日曆不書。　是日。韓世忠圍淮陽軍。

丁巳。左從政郎徐蕃特改左宣教郎。蕃爲德化令。以宣諭官薦對。遂命監行諸軍糧料院。四月甲子。　詔湖北、

京西帥司於招討使岳飛。並用申狀。

戊午。詔中侍大夫保信軍承宣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以入隊萬人赴都督行府使喚。張浚欲以沂中助韓世忠。故有是命。後二日。詔沂中落階官。爲密州觀察使。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遣行。張浚以沂中助世忠事。詳見三月乙亥趙鼎奏內。　右朝奉大夫王約監行在交子務。　詔諸路常平司於管下客旅會聚州軍。權置市易務。候事平日罷。用都省奏也。

己未。遣權戶部侍郎劉寧止往鎮江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尚書右僕射張浚言。所用錢糧。雖各有立定窠名。及專委漕臣應辦。自來多是互相占吝。不肯公共挪移。因致闕乏。動經旬月。深慮生事。望於戶部長貳內輪差一員。前來置司。專一總領措置移運應辦。故有是旨。事止請諸路監司州縣。事干錢糧如有違慢。許臣奏劾。重寘典憲。內通判以下。一面對移沿邊州縣。依條取勘。從之。寧止申請在是月丙寅。

辛酉。權主管侍衛馬軍公事解潛隸權殿前司。帶御器械劉錡隸權提舉宿衛親兵。以楊沂中出戍故也。

是日。韓世忠自淮陽引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如河間。求援於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僞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每日舉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猊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於江東宣撫使張浚。浚不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驍將二人。諸軍乘之。敵敗去。趙甡之遺史云。攻淮陽。旦暮且下。會詔班師。王瓊還。此與趙甡之遺史所書不同。（寓）當是實以無援而退。非得城而不取也。今從遺史。碑文云。大敗敵衆。斬首三十里。恐亦不然。蓋緣所得將拜兼錄當時功狀。不參考他書故也。今不盡取。　淮陽民從軍南歸者萬數。都督行府悉授田居之。上聞。詔州縣存恤之。毋令失所。詔州縣存恤在四月丁未。

壬戌。詔折彥質兼權參知政事。　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言。管內路州縣官。有蠹政害民。贓污不法之人。乞許本司一面對移。事重者放罷。具事聞奏。從之。　直龍圖閣江東轉運使向子諲陞祕閣修撰。子諲赴都堂稟議。上召見。遂遣還。　殿中侍御史周祕言。江、淮屯田。誠財用之本。然使兵民並耕。則不能無侵擾之患。臣愚以爲必無顧耕之民。然後使揀退之兵。如此則軍民兩得其宜。於事爲當。詔送都督行府。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明州。從所請也。中書舍人任申先繳還詞頭。論其罪。與求論罷。顧但會不職。今以遺錄籍中先事識參入。　與求乞宮觀。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　詔臨安府民間僦舍錢。不以多寡。並三分中減一分。白地錢減四分之一。　是日。觀文殿大學士新江西沿制大使李綱見於內殿。前一日。綱入國門。趙鼎奏已有旨內引。然來日偶是寒食正節。上曰。朕宮中每日食後。略治家事。即觀書寫字。此外別無他事。來日自可引對。鼎曰。陛下清儉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上論綱曰。浚

自富平敗始棟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興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

丙寅，詔諸軍器甲，漸已足用，備自今貯到軍器等，並於內軍器庫樁管，雖奉特旨，亦許執奏。

是月，加封梁瀘州刺史陸弼為靈濟昭烈王，弼，咸陽人，天盛中卒於郡，逗葬射洪之白崖山下，因廟祀焉。後又加助順祐德四字。十一年五月，加助順二字，十三年二月，又加祐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九

紹興六年三月戊辰朔，初收官告綾紙錢，以尚書省言，新法綾係專一織造，費用倍多故也。禮部尚書李光兼權刑部尚書，時臨安府多火災，或頃刻燕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鼎建言，請峻其刑罰，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詔，乃抗論天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厥之，不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諫官之論，當略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弅白執政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為舉職矣。二疏不傳，其日今因光權刑部附著之，四月戊午，光罷權，是月癸亥，諫官出事必在三四月間也，日麻全不載，當來他書參考。徽猷閣待制知揚州葉煥引疾乞奉祠，以煥提舉江州太平觀，煥守揚綫一年。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本軍錢糧闕乏，張浚乞令都轉運使趙開躬親前去應副，仍詰開違慢從之。右通直郎知撫州劉子翼特遷一官，以江西諸司言，子翼自到任後，發過岳飛軍糧五萬餘斛，錢二十四萬餘緡，又勸誘人戶樁備賑糴米三萬餘斛，故有是命。子翼，子羽弟也。金均房州管內安撫使柴斌乞名民軍曰保勝，先是王彥移鎮荊南，盡將其部曲以行，惟存禁兵數十人而已，斌始集三州保甲，結成陣隊，每人免家業錢，自五千至三十千，止號保勝軍，又請招必勝禁軍三千人，以實邊面，皆許之。斌乞招禁軍在三月，壬申，今並繫此月。己巳，少保武成威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

江府，徙鎮武寧安化，楚州置司，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沈鷙，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是日李綱入辭，退上疏曰，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為敵擒，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戰貴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案）原本四條止錄其二，今摘要補入。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著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著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豁貧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去年春呂頤浩嘗有此奏。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宣撫使，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荊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盡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必不給，請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諭，擇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概也，不然，徒有營田之名，初無營田之實，何補於事，詔都督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綱營田議，以是月戊辰行下，今後附此，其奏恢復未著，事必在到洪州之後，今且因除二宣撫處置使之。

敕令所刪定官左時面對，言，國家經費之大，籍於鹽者居多，入納之法雖詳，而未免乎鬻濟者，法度改而無以取信於商賈故也。今之商賈，本多而利寡，納久而請遲，法更於上，人疑於下，所以間有不通之弊，願詔有司，自今毋或輕議改法，詔戶部申嚴行下。詔浙東州縣守令，勸誘上戶，廣行出糶，如糶及三千石已上之家，依已降旨等第補官，若有頑猾上戶，依前閉糴之人，亦抑斷遣，仍令提舉官躬親檢察，尚書省奏，婺州積米之家，乘時射利，閉倉過糴，緣此細民，轉致艱食，偷生為盜，故有是旨，未幾，殿中侍御史周祕入對，論發廩糶分，古之道也，臣但聞其勸分矣，未聞其迫之也，今止令州縣勸誘，猶懼其抑勒，若更許之以斷遣，則彼將何所不至，臣恐州縣官吏，不復問民之有無，而專用刑威，逼使承認，姦貪之吏，因得濟其私，而善良之民，或有被其害者矣，乘時射利，閉糴待價，富民好利之心，固多如是，然而為守令者，苟能布宣陛下之德意，感之以至誠，動之以利害，再三諭勉，使各以不費之惠，自周其隣里鄉黨，彼宜無不從者，其或不從，則亦守令之政教約束，不素行於其民也，欲望再降指揮，專委諸路提舉官，徧詣所部，戒

約守令。多方勸誘。務令民戶樂從。或因今來酌情斷遣指揮。輒有分毫擾動。並令提舉官奏劾。從之。三月丙申

庚午。詔南劍州學春秋釋奠。就祭陳瓘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　降授右迪功郎新樞密院編修官陳淵依所乞改監潭州南嶽廟。

辛未。言者請命館職編纂前古中興君臣事迹。有資於治體者。分以篇目。總爲一書。寫之御屏。置之便殿。萬幾之暇。得以參驗古今。鑒戒美惡。從之。後不克成。　詔去歲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所負紹興四年以前錢帛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及遮星。上曰。不若盡蠲以寬民力。乃有是命。五月癸酉朔事可參考。又詔旱傷四分地分闕食民戶。盜劫米穀食物之屬。不曾歐傷人罪至死者。聽知通酌情減等刺配。俟麥成日如舊。各降敕付本州遵守。仍不下司。　集英殿修撰知湖州方孟卿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拱衛大夫惠州防禦使知全州劉遠知邕州。趙鼎因論廣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實無補。欲相度止令邕州知州專領。留屬官一員主管錢物。上曰。朕於諸事。每思慮必盡。昨計算餘杭監牧。一歲支費。無慮二萬緡。自可收買職馬百五十匹。卿等更可商量。時已命左承議郎范直清提舉廣西買馬。後三日。遂以遠同提舉買馬。令直清與遠協力措置焉。　故朝奉大夫周中特贈中奉大夫直祕閣。官其家一人。中從弟戶部員外郎聿認中滁州死事狀於朝。事見建炎二年正月下成都府路兵馬都監閻皋保明。如所請。故褒錄焉。日曆載此狀。軍紀比部員外衛。皋繫江西兵馬都監衛。蓋是二人未被除時所上也。　故左迪功郎章之邵贈左宣教郎。之邵政和中以上舍得官。老於選調。至是有旨召察。未及用而死。給事中呂祉等請特與贈官。以爲抱義修潔者之勸。乃有是命。　詔總制司官候三省除執事日取旨。以沈與求去位故也。自是不復除。

壬申。罷遂川府路漕織官告度牒綾。以轉運司告乏故也。

癸酉。祕閣修撰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陞徽猷閣待制。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數言軍前糧乏。水運留滯。線軍食少闕。所繫至重。緩急生事。愈害百姓。詔開躬往軍前。極力措置水運。如委遲緩。不能接濟見今急闕。即隨宜從長措置。仍令制置大使席益常切催督。翌日。開有是命。蓋朝廷之意。欲以解閒隙。趣應辦也。總克小麻。續期除待制在今年正月。又云。先是。開親至軍前。又令席益總開行省。蓋誤也。案日曆。此月戊辰有旨令開親至軍前。廉副至是止令益催趣糧運耳。李燾撰開墓志。謂忠獻與諸公逆慢。又令席大光總公。亦止環益糧餉。克小麻。　尚書庾

部員外郎徐林守右司員外郎。　祕書省著作佐郎張九成守著作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王蘋守著作佐郎。　直祕閣知鼎州張嶧陞直徽猷閣。嶧引疾乞祠。而都督行府言其勞效。乃命進秩焉。　左朝奉郎范同爲福建路轉運判官。　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處士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於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所習迂闊之學。施之事功。無一可者。

顧賜寢免。以安愚分。敢有是命。　起居舍人董弅言。謹案直徽猷閣程芾。素不爲士大夫所齒。嘗除湖南漕。乃於廣西監司權知賀州。又於新任部內。陳請官田千餘畝。使久佃之人。一旦失業。望正典刑。以威貪吏。詔芾罷宮祠。前今年二月丙寅興祠。以繳注而案直頃所未有故著之。　殿中侍御史周祕入對。論四川漕司法授不遵法令。孤寒之人。無緣得祿。雖已令制置大使覺察。謂宜先絕其弊源。欲令每遇季月終。刷具應使之闕。於孟月首出榜。令在都人集注一次。更從朝廷取見四路合辟窠闕。行下吳諭。其監司違法差置權官。占據合榜窠闕。乞重加責罰。仍許徑赴大使司陳訴。具漕臣姓名申奏。如此則藏匿闕次。妄稱奏辟之弊。可以盡革。上嘉納。謂祕曰。蜀中利害。久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乃詔諸路運司遵守。如有違戾。令制置大使司按奏。日曆於一日兩載祕此章。而章疏及所陣指揮。又多寡不同。今參取著之。　太常丞華樞面對。言行在輪對官已經召對。及既當輪者。乞令吏部會問。如偶無已見。願輪以次官者聽之。蓋天之降才不同。使其智識過人。遇事輒發。時可以上裨聰明者。廟對雖敢而不嫌。僅効一官而僅足。且留於百執事之間。以各展其所長。庶幾輪對不爲文具。從之。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虛失機事。時議者以爲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爲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御發密入衛。俊尚敢爲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此以熊克小麻修入。但克繫於今年八月浚入奏之後。蓋不知其日月也。案日麻今年二月二十日戊午。有旨楊沂中赴都督行府使喚。三月八日己亥。有旨趙密權聽殿前司節制。此事正與克所云相合。但其後世忠兵未出。而金重兵犯淮西。反以沂中隸俊。蓋臨機區處。非夙議也。故浚面出之。以補史闕。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韋淵落階官。提舉萬壽觀。上之即位也。淵以覃恩遷選郡。至是積十年。蓋階官焉。　拱衛大夫同州觀察使致仕胡憲追三官勒停。憲坐私酤抵罪。當罰金。案奏。特有是命。　是日。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至成都府。益未至成都。道奏兩蜀去秋荒歉。乞米三萬石專充濟糴。詔趙開除應副吳玠一軍歲計糧米外。將其餘寬剩米斛付益。又言。四川士禁軍自來儒弱。屯駐京軍。亦非精銳。屯駐既久。所存無幾。臣嘗乞郝晸、焦元、李建、陳元等軍馬。未蒙俞允。乞別撥一項精銳軍前來。并許臣招收軍中兵將逃避之人。輒增軍數。樞密院言。招收逃亡。有害軍政。但許召募效用三百人而已。嘗乞賜濟來。以是日奏。並招軍在後六日奏。今併書之。

己卯。右朝請郎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上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劫持。雖灼見懷姦。以其議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劫持懷姦。誠如容旨。觀其文理紕繆。固不足道。而迹其情

狀，有不可貸者。今輒具前後聞見，以證其說。元祐之初，哲宗皇帝即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於是進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新法，盡復祖宗之舊，終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紹聖九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略曰：恭惟神宗皇帝，憲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脫思朕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第一。於是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蔡卞始用事，厚誣宣仁，欺罔哲宗，以神宗爲名，劫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太上皇嗣位之初，首召范純仁等，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異議，竄貶，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述之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爲名，劫持上下，姦人情僞，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曾布乃爲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復出爲惡，得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邦之術，卒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爲小人所勝，必假神宗皇帝爲名，始於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爲痛心疾首者也。恭惟陛下聰明稽古，憲章祖宗，洞見是非眞僞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爲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愷何爲而敢爲此言，是欲以一身爲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焉。自愷有此言，善類爲之不安，士大夫莫不疑惑，以爲既付之民社，未必以其言爲非也。伏望陛下明正典刑，揭示好惡，爲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論甚詳，自當便與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忽然聞此，甚可怪。折彥質曰：此乃國論，不可不察。小人嘗試朝廷之意，若好惡小不明，則便出爲惡。趙鼎乞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上曰：是亦輕典。至是，輔臣再進呈，鼎奏曰：愷係州縣資序，恐用以牧民非宜，欲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上曰：甚好。鼎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爲蔡京死黨，力主紹述之說。彥質曰：小人姦邪，自有源流。　詔岳飛疾速象程之鄂州措置軍馬。　左朝散郎何龍如淵行秘書省校書郎，如淵，導江人也。　右通直郎通判臨安府袁復一進秩一等。右迪功郎添差臨安府府學教授周孚先特改左承事郎。復一、孚先皆引對而有是命。

庚辰，宣政使貴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陳宥爲內侍省押班，主管溫州景靈宮奉迎所。

辛巳，詔天章閣萬壽觀祖宗帝后神御見在溫州，令幹辦官黃彥節迎奉赴行在，惟聖祖象留溫州如故。既而中書言恐內侍沿途搔擾，止命本州遣近上兵官迎奉焉。復日在是月乙未。　檢校少師奉寧保靖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易鎮保平靜難興州置司。　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兼沿海制置副使，擴自鎮江將殿前司策選鋒軍赴行在，遂有是除。　詔自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除通判差遣，用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也。時見任通判百五十員，待闕者乃有二百八十九員，公揆以爲僥倖穴濫，且非舊制，故有是請。　端明殿學士提舉華州雲台觀張深卒。

壬午，太常謚故贈安化軍承宣使劉靖曰剛愍，靖鎮守真定，與金人巷戰而死。

癸未，左中奉大夫直祕閣閻旦降二官，取勘。旦爲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會王似惡，旦攝府事，以旋風棒擊之至死。川陝宣撫副使邵溥以便宜罷旦。成都運司區名，旦以去年八月一日放逐。　言於朝，上曰：若以軍中法而馭吏，則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陛下好生之德，天下共聞，乃有是命。既而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劾旦違拒詔旨，不肯落銜，且坐奪職。旦奪職在四月癸子。　詔臨安府官屬減年磨勘，指揮勿行，先是以行宮之勞第賞，而文武當受賞者百有餘人，御史石公揆言其太濫，周祕又乞令守臣覈實，折彥質奏外議頗不以行賞爲然，命遂寢。　降授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趙鼎乘淵令赴江東宣撫司軍前自效，乘淵以掠和州水寨之罪當遠謫，至是乞以功贖罪，張浚許之。

甲申，給事中張致遠充顯謨閣待制，知台州。致遠以母老乞奉祠，章四上，乃命出守。既而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致遠移郡在是月戊子。　時言者論福建帥憲曾楙、呂聰問捕寇無方，又言聰問撫身之操，趙鼎進呈，乃詔楙累乞宮祠，可提舉江州太平觀，聰問令致遠密切究實，事遂已。　詔命官諸色人捕獲兇惡強盜，未經結錄已前，在獄身死，更不理爲推賞人數，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爲吏受賕鍛鍊，致脅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以爲正賊。乞今後未經結斷在禁身死者，二名當一名，吏部尚書孫近等言：如此恐貪冒賞典之人，計囑獄司，愈將平人，非理致死，其弊益深。故有是請。仍乞將惠州獄官貶秩衝替，自今強盜獄死及五分以上，官吏比附歲中禁死及一分科罪，不以併計失減，詔惠州元勘獄官貶秩衝替，餘從之。

乙酉，進呈李彥所探事宜，趙鼎奏：兩日併得陵寢神御器物，此必在天之靈，深有望於陛下者。上愀然久之。　右朝奉郎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王咨爲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咨爲總領司屬官，專務掊克，以苟進身，豈可居外台耳目之寄。乃降二秩罷之。咨尋卒。　咨五月己丑降，淵洪邁夷堅甲志云，永興軍鄠縣人王咨者，以刻核聞，令倍差認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又約來歲所輸不滿數者，將其貲至，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頭，既復命，計使以鏹輒倍增，認諸宣撫使，擢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案)王咨今年方除陝西運判，與邁所記差不同，蓋是時宣撫司除陝司帥臣亦未嘗薦矣也。

丙戌，上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上曰：前夜已覺目痛，偶探報叢集，又新令范沖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曾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　右朝議大夫直寶文閣任詩落職降二官，罷宮觀。右朝議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韓肖胄先是朝廷聞詩倅夔，無治狀，詔倅奉祠。五年十月癸巳。　詩亦奏轉運判官王肇銓選不公，乃降肖胄二官，放罷令帥司拘留取勘。今年正月庚子。　至是制置大使席益言：夔路帥漕皆非其才，三人不和，動相叱罵，詩素病狂易，專事貪嗜，望行罷黜，輔臣進呈，上曰：蜀去朝廷遠，號令久不及，官吏無復知畏，遂有是命。

寅，故承議郎贈直龍圖閣與恩澤，以其家有請也。　直祕閣知大寧監龐修孺落職放罷。修孺方待次，晉代者稽查未上而亡，乞之任，竟閒自言。詔貶修孺二秩。右司諫王縉劾其躁妄，故繼之。　是日，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始領使事於金谿縣。請蠲災傷州縣三等已下戶四年積欠，又乞錢十萬緡爲營田本，上皆許之。洪州月費軍儲米五千斛，錢六千餘緡，而倉庫之見在者，米四斛有奇，錢五百千而已。綱具聞於朝，乃命都漕司應副一月。此蓋據綱行狀。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奏捷。上因語及世忠將所得青、徐州士兵弓箭手皆放歸，甚善。朕思之，不若更與數百錢令去。此事雖似非急務，然使中原之人知朝廷恩意，縱被劉豫父子驅率，亦豈肯爲之盡力。顧趙鼎曰，卿可作書速諭張浚。　右諫議大夫趙鼎請戒諭臺諫之臣糾按姦弊。先是吏部令史有隱匿過名遷補者，爲御史私呼大理吏諭意，繫者不伏。詔移臨安勘治。台史二人皆坐特旨編管。鼎奏，恐百司緣比慢易，台綱浸輕，乞加戒諭。上從之。　入內東頭供奉官陳成之追二官。成之爲熙河蘭鄜路提轄揀中保寧指揮，避難入蜀，寓居嘉州，及張浚罷歸，成之復出行陝西之祿。至是爲權宣撫副使邵溥所劾，故有是命。成之已亡去，求之不獲，久之復自歸，職如舊。　詔吳九年往陝西撫諭，即此人也。

壬辰，詔四川災傷州縣委實檢放人所納戶帖錢，權與倚閣一半。災傷至重去處全閣。俟秋成日催理。時制置大使席益言，去年十二月六日，聖旨節文，諸路旱傷去處，令轉運司審實，如委及四分以上，權住給賣。臣自入界以來，百姓遮道陳訴困窮，皆稱去秋旱傷，田畝所收，多者不過四五分，少者纔一二分，又緣官中糴買蠶過米穀價例踊貴，無從得食，盡有菜色。又去秋西川水潦，東川旱暵，即今粒食昂貴，斗米錢兩貫。利路近邊去處，又增一倍。民人飢流死者相枕籍於道。見行賑濟，臣契勘四川災傷如此，自合權住給賣。今轉運司並不遵用上文審實，卻一概行下，殊失聖心。臣訪聞得蓋緣蜀民自來不曉陳訴災傷，是致州郡漕司不曾依條檢放，間雖有檢放去處，並不以實。臣又契勘四川贍軍十年，民力困敝，計其生理蕩散，何啻旱傷四分以上，縱不災傷，亦合比附旱傷四分去處，奏請權住給買。何況民方飢死，見行賑濟，而不得比於旱傷四分蒙被寬恤之令。臣若不言，朝廷何由得知四川水旱之實，有司便文，徒務推行，使遠民重困，嗟咨怨恨，上累國體，所繫非輕。故有是旨。

癸巳，趙鼎言，近史院編類元帥府事蹟，有可疑者，如言王雲行李中有短項頭巾，百姓知其果叛。上曰，雲死後，宗澤方遣客司蔣兩頂番頭巾來云，得之雲行李中。是時耿延禧、高世則皆在坐，雲亦孜孜爲國，豈可誣衊以此。又言，黃潛善遣張宗入京密結王時雍。上曰，此事亦不然。黃潛善一日驟來見朕，哽咽不能言，再三叩之，乃云，二聖已去，張邦昌僭立，朕是時更無分毫主意。同與見耿南仲商議往招潛善。潛善既到，即檄諸路共力勤王。當時處置，皆是潛善。張宗見存，自可問也。折彥質曰，大抵人情喜宗澤而惡潛善故耳。上曰，潛善誤國固有罪，然事之是非，亦不可不公。

乙未，左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庶知鄂州。初，庶召還未見，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其論行法令，略曰，人主威權之所出，至於殺戮，事關軍政，儻罪狀明白，當守之不移，不可奪於好惡，使遠近窺測，動搖國事。論先計後筭，略曰，臣伏見頃年數易將相，用兵制敵，初無成筭，輕動則喪師，退守則失地，臨機倉卒，僥倖一勝，此非朝廷萬全之計。願任一二同心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使廟筭先定，然後兵出而亂可平矣。論賞罰曰，人主之馭臣鄰，惟在賞罰，賞當則功勸，罰當則罪服。至於擾攘之時，此柄尤不可不謹。比年以來，爵賞失於濫厚，怨者苟得爲心，貪婪不已，無復激勸。桀猾者較功揣己，豈無不自信之人，伏望審信賞必罰之旨，以圖興復。論行法令曰，法令者，立國之大本，人主之至權。近者朝廷以四方未平，務從含貸，而臣下寖成驕慢，法令不行於軍旅，沮落於方岳，幾何而不陵遲。望明敕中外執憲之臣，振起綱條，以折姦雄之漸。論虛實用度曰，今天下自經兵火，以十有三四之土地，十有二三之耕牧，供十有六七之軍旅，數倍平日之官吏，雖使天雨鬼輸，無由得足。一有凶歉，何以支持。願解絃更張，以圖興復。論敵人強弱曰，金人僥倖立國，十有餘年，二太子洛索等數人零落殆盡，猶尼瑪哈竊有其權，土地闊遠，金玉子女盈積，自以爲非天崩地陷，無復可憂。喪兆漸萌，陛下欲雪大恥，正在今日。論擇相曰，陛下臨馭以來，拔以爲相者十人矣，在位多不久，何相之來而去之速，願慎謀厥始，益加禮貌，且推赤心置其腹中，無令小人伺其隙。論戰守曰，用兵之道，不過戰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死生者，戰也。增陴浚隍，效死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慮百萬，未嘗聲金鼓於行陣，聞敵之至，即曳兵而走，豈知所謂戰。未嘗修城郭，立宗廟，聞敵之至，則委而去之，豈知所謂守。或謂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奇正無常，變化不測，所向無前，安可以戰所攻必克，安可以守。臣謂金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爲善。以陛下之神武，託社稷之威靈，以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論政事本末曰，政有小大，事有本末，今天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爲先。臣竊謂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四民安其業，萬物遂其性，是乃政事也。今能修其政事，則本氣實而邪氣不能入，彼外敵不待攘之而自攘矣。論兵曰，大抵用兵之說有三，兵貴合不貴離，兵貴精不貴衆，兵貴速不貴久。反此，非惟不能成功，未有不敗亡，其數出易勍，乍勝乍負，最兵家之大忌。論形勢曰，立國必處形勢之地，今天下十失七八，所謂咽喉腹心上流者，皆爲敵人所有，區區吳、蜀，乃一肢爾。自古吳以壽春、荊、襄爲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爲咽喉，今襄陽千里蕭條，有兵不能自養，樂、洋田疇邱墟，置之不復爲虛，棘、梁、洋可戰可守，乃天下脊，願早定大計，勿使狂夫據之，乃有噬臍之悔。

丁酉，詔於皇城內修葺天章閣，以奉祖宗神御。後以親征未及行。　武功大夫知商州充金均房三州都統制格禧知均州，王彥之業金州也。宣撫司遣禧以所部戍之，及柴斌爲安撫使，以禧權均州，至是申命。是春，僞齊劉豫再開貢舉，得邵世矩。一云鄒光規。以下六十九人，改明堂基爲講武殿，於其地造戰船，僞開封尹鄭億年爲吏部兼禮部侍郎，殿前都指揮使許清臣兼開封尹。　金太宗晟之后以病卒。論曰明德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

夏四月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卷。　左朝散大夫直祕閣層大和落致仕。以給事中呂祉、朱震、中書舍人任申先言其才也。

庚子。殿中侍御史周祕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考校縣令。而五六年間。惟成都漢川路一嘗奏到。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有善最者不賞。有過惡者無罰。吏法之不良。亦無足怪者。欲望責諸路監司州縣。自今各依限保明。其累年輒不申奏者。亦乞取問因依。從朝廷審度。歲取殿最各一二人。量行賞罰。庶幾監司守令。成知自竭。以副陛下責任之意。詔吏部申嚴行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　是日。上御經筵。給事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讞。自王安石開按問之法。及曾布增強盜贓錢。遂皆不死。翌日。上以語宰執曰。此極敝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陰德。然殺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乃長姦爾。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丑。顯謨閣待制新知福州張致遠言。臣聞自昔爲天下國家者。其建功立事。未嘗不謀於衆。亦未嘗必從於衆。然有成有敗。有得有失。顧從與違。能斷與不斷耳。大抵一二人立議。如楊國忠、張延賞輩。出於忿嫉。則不可。如吳張昭。如晉桓沖。特識慮有不及耳。至若秦、隋之季。禁切新殺。使人雷同。此敗亡之軌。可以永監。故曰。謀貴衆。斷貴獨。謀不衆則利害不盡。斷不獨則臧否不決。臣竊惟陛下專任將相。慨然有爲。宸

謀英斷。固已度越前古矣。至於前席臣工。開納輩策。亦未嘗不推誠務盡。第未聞何人抗論於朝。某人力陳於上。唯唯諾諾。幾至成風。得則暴揚私言。失則歸過君相。負陛下兼聽之意。隱公朝共濟之體。此臣朝夕之所寒心也。區區管見。欲望睿明采臣管言。特降親劄。切責公卿大夫。各據所蘊。無尚詭隨。利便闕失。指言其故。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復折衷。斷而行之。天下幸甚。時張浚意將大舉北伐。議論已定。致遠入辭。乃上此奏。上命學士降詔出榜朝堂。　左朝奉郎提舉洪州玉隆觀傅崧卿爲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謀官。降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爲參議官。左宣教郎知嚴州壽昌縣臧梓、武宣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紹並充幹辦公事。紹仍落致仕。皆用制置大使呂頤浩奏也。後五日。詔復崧卿集英殿修撰。　免解進士宋藥特補右迪功郎。藥、興化軍人。上所著十君論。上召對而命之。　右承議郎程序杖脊刺配新州牢城。序監新都縣商稅。盜用庫金。法當絞。故有是命。

壬寅。遣帶御器械韓世良往楚州軍前撫問。以淮陽之捷故也。仍以兩鎮節度使印賜世忠。且賜張浚手書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爲後圖。或遣岳飛一軍陳、蔡。使敵枝梧之不暇也。　寶文閣直學士劉洪道知揚州。洪道自武昌召歸。既對。遂有是命。　詔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公輔、右朝奉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左從政郎監福州嶺口鹽倉梁習、左宣教郎黃鍔並召赴行在所。用史館修撰范沖薦也。沖奏。公輔學術高明。可居議論之地。本中文章典雅。長於史學。習學有淵源。敏於爲政。恬退之節。人所難能。以其不求聞達。故世罕有知者。鍔學問純明。吏能精敏。抱才未試。風節甚高。閑廢之久。衆論惜之。伏望特賜召對。察其人才可否而進退之。故有是命。　故贈保大軍節度使高士遜追封南平郡王。高士林追封普安郡王。右朝散大夫新通判溫州高世定進一官直徽猷閣。士遜、士林、宣仁聖烈皇后弟。世定、士林孫也。先是保靖軍承宣使高世則言宣仁遺恩爲惇、卞所格。有旨令世則開具。遂自士遜以下十三人次第褒贈之。士林官止內殿崇班。世則稱嘗任節度使。蘇是得王。（案）士遜追封制云。生專節制之權。士林制云。親享牧伯之命之貴。是時中書舍人任申先兼史館修撰。不知何以直非如此。

甲辰。僞齊將王威攻唐州。陷之。圍棘。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詔各贈一官。錄舉臣子初品文階。從之子進義校尉。九月丙戌贈官。

乙巳。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岳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先是飛母廬國太夫人姚氏卒於軍。飛不俟報。乃解官而去。上聞之。詔飛起復。遣東頭供奉官鄧琮持告撫諭。賜銀帛千匹兩。令宣屬將佐本路監司本州守臣日下敦請治事。翌日降制。已而琮見飛於盧山寺。飛欲以衰服謝恩。琮不聽。飛再辭。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日屏。飛奏以四月六日扶護來廬山下葬。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被受宣制起復。二十七日甲子降詔不久。五日壬申再降詔。令併附書之。詔書冊飛與張浚。浚不合。乞持服。乃詔異七年事。詳見本年四月丁未并注。

丙午。集英殿修撰新知邵州胡寅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三省勘會。寅自除中書舍人。已及一年。故有是

命，寅時留婺州未去，乃就用之。秀水閑居錄：稱寅不書父病求改除，事見八年六月戊寅注。

右武大夫降授文州刺史王健知閤門事。

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玉束帶象簡各一，犀二軸，詔返以賜綱。先是綱以二帝所賜御筆劄石送右僕射張浚，上聞之，欲見上皇真蹟，綱因以賜物上。朱勔弄秀水閑居錄：李綱師傅卒，許入覲，觴見上，盡以前朝所得書畫珍玉帶及家藏寶玩次第進獻，上皆不納，賜歲馬金帶鈔縑而已，綱既去，輩快快，寒綱進貢物書畫，乃因上宣諭，事具日麻今年三月發間。秘書省著作佐郎李公懋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從所請也。詔諸州試經給降度牒權住三分之二，舊法降賜度牒凡二，有撥賜，有試經，自軍興以來，名山福地及他當賜者並罷。知寺觀有金寶牌及御書去處等。而每州試經猶不下三十人，至是配賣度牒益多，宜直百二十千，民間三十千而已，議者乞權住五年，故有是命。

丁未，左朝奉郎徐文中落致仕。文中通判吉州，與虞寇戰，傷重請老，至是疾愈，乃復令出仕。

戊申，僞齊進武校尉陳舜臣、張瑣並補承信郎，舜臣充嚴州兵馬監押，瑣充臨安府南蕩巡檢，仍衛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使喚，以韓世忠言，大兵至鎮淮軍，二人首率全城官吏軍民以迎王師，乞推恩故也。既而世忠再請，乃並轉三官。二人轉官在丙辰。

己酉，中書門下省言，文武臣僚賜功臣號，係祖宗舊制，方今勸獎有功，理宜檢舉重別措置，詔應能決勝強敵，恢復境土，並降制特賜，以示異恩。秘書省校書郎句龍如淵行著作佐郎。詔川陝宣撫司類省試武舉合格陳紹業等四人並補官，並文士所賜勅，降付制設大使司換給，時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專治兵，應選舉差注民事，皆隸制置司故也。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選人任京局，改官後，並令罷任，庶幾待闕之人得以次進，從之。時刪定計議編修官共十一員，而待次者至三十餘員，故公揆以爲請。武功大夫文州團練韓昭特遷右武大夫，武功郎韓誠俟轉正使日除遙郡刺史，修武郎韓諮除閤門宣贊舍人，三人皆駙馬都尉嘉彥子，其家請用遺奏所得恩澤三資而命之。起復左武大夫文州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權鋒都統制韓京乞以捕盜賞二官回贈祖楚一名目，詔如其請，贈楚承節郎，庚戌，初命宗正寺訓諸宗室名，自元豐後，非祖免親皆罷賜名之典，而宗正丞孫緯論同名者衆，故復訓名焉。起左朝奉大夫川陝宣撫司幹辦公事邵博爲都督府幹辦公事。

辛亥，故朝請大夫趙君錫特贈徽猷閣直學士。君錫，河南人，元祐御史中丞，靖康初以上舍六人落州居住，用其孫請也。上因言，一時甚有濫居黨人之數者，范沖、任申先皆能辨之，上又曰，聞章惇家極恨申先，揚言於人，俟他日申先不在朝廷，當集衆訴於闕下，折彥質曰，此天下公論，豈係一申先，但除惡務盡，前日行遣太輕，不當其罪，故致此紛紛，上曰，然。遣內侍黃克柔往楚州勞韓世忠及一行將士。

壬子，韓世忠遣參謀官右朝散大夫祕閣修撰陳桷、參議官右通直郎新知建昌軍張偁、幹辦公事右承

直郎賈灝等三人來奏捷，上引對，詔桷進一官，偁直祕閣，灝特改右宣教郎。三人還官，偁在甲寅。時正陰雨，上數聞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佑，上曰，善。殿中侍御史王縉入見，諫上取青碌玳瑁，後二日，上論趙鼎曰，中間嘗取玳瑁數十兩，止造一帶鞓，視餘令入藥，兼朕雅不愛此物，昨日縉疏中論及此，又顧鼎問朝廷曾令取青碌否，鼎對，雖不記子細，大概是令民間採取貨賣，官中收息耳，上云，疏中亦有此一事，當便爲事行，朕宮中未嘗輒修一椽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縉諫疏，鼎因言，青碌乃是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以供銅本，上曰，不若別更處置，言路既有聞，必是外間已有所議也，鼎曰，聽民間自取，此亦何害，然縉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救之於未然，上曰，前日見嘗再三嘉獎，乃出伯瑜所請，許召人與採抽買，毋得抑勒擾擾。上除趙鼎，在是月甲寅，並呈縉疏及出伯瑜所請，在乙卯，今併書之。

癸丑，故奉直大夫韓璆贈右朝議大夫，官其家一人。璆建炎初通判洺州，死於難，至是其弟廣西提點刑獄公事璜訟於朝，故有是命。

甲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統制官果州團練使呼延通特遷永州防禦使，諸將王權、劉寶、岳超、許世安、劉銳、崔德明、單德忠、杜琳等十八人並進官有差，賞淮陽之捷也。是役也，將士受賞者萬七千人，論者或以爲過云。

乙卯，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契勘都督府并行府恭被聖訓，勸誘懷忠體國富豪之人，納金入粟，以助軍費，詢訪得平江府、湖、秀、常州、江陰軍、紹興府、衢、溫州、建康府、廣德軍最係豪右大姓數多去處，行府量度支降官告，委守貳隨宜勸誘上戶請買，即不得例行均敷，如或委實勸誘不能敷足數目，即具狀申取行府指揮，若元係出等上戶，即令物力減退，亦不得抑勒科配，詔依已行事理，時殿中侍御史周祕亦言，去歲諸路旱歉，民多殍亡，惟浙西一路，租爲豐登，所宜寬養其力，以備朝廷不時之用，而近者召人買爵，州縣因而爲姦，名爲勸誘，恐其實不免抑配，名召富民，其實均於下戶，臣恐民力自此殫竭，有失國家日後之計，欲望睿慈特詔大臣，將鬻爵事更加詳議，審度民力，禁戢州縣，無得抑配，無及下戶，未實者特與之蠲減，已實者稍緩征備，務使民力不至困竭，則國家用度，亦無乏絕矣，乃命諸路轉運司行下州縣，依都督府已行，毋得抑配。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任申先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先是申先繳沈與求詞，有臺諫陰附相爲表裏之語，右諫議大夫趙鼎等見其章，皆閤門待罪，且言申先繳此，蓋肆凶暴，無所忌憚，每見臺諫有所論列，公然對衆指議，不問事之當否，屢言今日臺諫亦何足恤，如臣等果有朋比之迹，望速行竄斥，如申先欺罔聖聽，亦乞睿斷施行，疏入，遂有是命，仍令鼎等日下供職，時軍需甚急，故有鬻爵及配賣度牒錢引數事，朝士皆以爲不可，於是言者論之，申先、趙鼎客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擢臺諫章示祕書郎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曰，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議耶，給

事中呂祉謂人曰。申先姦邪。第知附右相。不悟人之嗤己。然或者以爲祉之附浚。又甚於申先者也。申先事以賜克小麻所書附入。但克繫此事於正月己丑。恐誤。蓋今年二月甲辰。方童交子書。三月末聞皆者方論交子不便。蓋此方論官告申先特示張浚。蓋在此時。故趙鼎疏中有云。蓋嫌有所論列。公然對衆指斥。其意去實以此也。今移附此日。庶不抵牾。

故中大夫趙瞻贈資政殿大學士。以其孫右承議郎戩有請也。瞻、興州人。元祐間知樞密院事。蔡京位。時以光大夫、資政殿學士、執政第十五人。追奉贈謚。成都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圓悟禪師克勤卒。賜謚正覺禪師。塔名寂照。克勤、崇寧人。有戒行。自張浚以下。皆尊禮之。

丙辰。司農寺丞金安節面對。論和糴之弊。大略言。以行在觀之。去歲糴價。僅用今歲三分之一。而粒米有餘。願糴者衆。近歲州縣和糴。往往有弊。或不增價勸誘。使之願糴。而輒令有物力之家。等第均認。雖名和糴。而實抑配。其弊一也。又所均之數亦未集。而輒先告辦。以冀恩賞。及當起發。乃始追呼。倉猝供輸。民力重困。其弊二也。又或興射利之民。相爲表裏。貸以公帑。使營私利。取貴價於官。而以賤價糴之於民。專收其贏。利不及衆。其弊三也。願陛下申勅有司。各體德意。毋蹈茲弊。安節又言。近歲吏部注官。率數人而共一闕。又三歲而增數百人。豈不益甚乎。任宮觀而仰給州縣者衆。有未嘗歷任而坐理考。第用舉主陞改。又非特月費俸錢而已。望陛下明詔大臣。深思其弊。凡官至任子者。無論貴近。皆爲之限。宮觀嶽廟格法。更加裁約。俾無濫授。至於考任舉官。亦宜區別。無令與服勤州縣者一概牧使。以絕僥倖。庶幾二弊可去。少抑今日官冗財匱之患。天下幸甚。

戊午。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試刑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建隆觀兼侍講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沖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他職如故。

己未。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張琦歸自金中。上曰。無故而歸。必須有說。正當深察耳。折彥質曰。若其人稱金勢極衰。便當可疑。先是琦以所部戍蕪湖。爲神將陳琳所劫。叛去。至是復歸。光世以琦爲翼武軍同統制。尋進琦橫行遙郡二官。充洪州兵馬鈐轄。其徒四人。皆序進一官。琦以去年二月叛去。今年五月辛巳遷官。癸未陞官。今聯書之。

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揚州劉洪道爲寶文閣學士。知襄陽府。賜銀帛三百匹兩。先是新除保康軍承宣使知襄陽王彥以岳飛嫌。辭不赴。都督行府奏令彥以前護副軍都統制兼本府參議軍事。遂命洪道代行。張浚因奏洪道兼行府參謀軍事。仍以江東戶帖錢十萬緡。通參鹽三千袋。爲回易本。二事並在是月丙寅。　徇書倉部員外郎辛次膺徙吏部。　右奉直大夫川陝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薛仁輔爲徇書倉部郎中。時宣撫副使吳玠遣仁輔與其子忠訓郎供皆來奏事。且進所市馬千匹。故有是命。尋又進一官。　左宣教郎監潭州南嶽廟趙振爲秘書郎。振、平陽人。趙鼎所屬也。初振入見稱旨。上欲除台官而無闕。鼎請用爲樞密院承旨。上命以館職處之。　詔成都、潼川府路漕臣及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並先次降兩官。令制置大使司取勘。以中書門下言。四川合應副王彥一軍錢糧。除變路已有起發數目外。兩路並未見起發數

目。都轉運司亦不得催發故也。其合起錢糧。仍令大使司責立起限。須管催促起發盡絕。李燾謂趙開奏請、吳武安與公所議持法異。蓋以饋餉不給訴於朝。詔公將至軍前應副錢糧。更除公待罪。加武安兩鎮節鉞。復降宣都轉運使不管與四路漕臣同共繫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皆坐應副體軍錢物怠期。各罰秩二等。凡此皆所以交解間隙。趣辦錢糧也。案漕臣降秩。乃爲主帥一軍錢糧應副吳玠。亦未可知。當求總領錢糧所案牘參考。

庚申。都督行府奏無錫知縣劉寬治狀。乞加賞。上因論州縣得失。顧趙鼎曰。卿須常留意。若有庸繆者。雖無顯過。亦當便與罷斥。

辛酉。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採伐禁山林木。蜀三面被邊。綿亙四百里。山溪險阻。林木障蔽。祖宗時。封禁甚備。前一日。太常博士李弼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切廢弛。加以軍興而製器械。運糧而造船筏。自近及遠。所採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輔臣進呈。上曰。如河東黑松林。祖宗時所以嚴禁採伐者。正爲藉此爲阻。以屏捍外夷耳。異日營繕。爲一時遊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更無阻隔。折彥質曰。此皆臣下不言之罪。

壬戌。名滁州劉位廟曰剛烈。

癸亥。左諫議大夫趙鼎試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　左從政郎樞密院計議官兼檢詳諸房文字呂用中面對。請自今死事之人。若得恩澤。必須先補子孫。如無子孫。則令立後承受。或子孫皆已有官。然後及其近親。庶幾絕其僞冒規圖鬻賣之弊。使忠義之家。得蒙實惠。從之。

甲子。少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世忠乞犒軍銀帛三萬匹兩。詔以五千予之。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　詔新製度牒權住給。降應副其他官司。專充糴本支用。　故殿中侍御史陳洙特與一孫恩澤。洙、建陽人。嘉祐中。嘗上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立爲皇子。司馬光嘗薦洙。是守臣魏矼爲之請。故有是命。　詔客載見緡往來者除其稅。言者論近聞諸處米穀皆貴。錢亦難得。是以小民重困。究其所以。兩年之間。折帛預借戶帖之類。多起見緡。一州之間。亦不下數十萬。用給大軍。發往江、淮。而商旅販易。少有載見緡迴者。不唯腳乘之費。而所過場務。例皆收稅。自江上至行在。場務十餘。及往諸州。愈遠愈多。一一抽收。所餘無幾。是致滯於一方。不能流通江、淮日益多。諸處日益竭。他日或須折帛之類。民間何以應副。故有是旨。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沖改翰林侍讀學士。兼職如故。沖再辭新命。上不許。沖復奏。避親故事。典策具存。天下之人。不可戶曉。上乃令改命。自咸平初。始置講讀學士。經元豐、紹聖省。至是特以命沖。　詔岳飛仍舊兼節制蘄、黃州。　左朝奉郎新知常州李易直祕閣。知揚州。先赴都堂稟議訖之任。易以本貫辭。不許。詔比減行在官吏俸祿。所損無幾。可罷之。事初見去年十二月甲申。　忠訓郎川陝宣撫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吳拱特

遷右武郎。其後行吏士並進兩官。賞遣還蜀。　除名內侍趙民查特敘入內內侍省黃門。日下供職。民查初坐驗視僞郡王失實。流英州。樞密院言民查未嘗赴貶所。於敘法有礙。詔特依已得指揮。　僞齊劉豫鎮劉龍城以寇淮西。劉光世遣本司副統制王師晟破之。執僞統制官華知剛。盡俘其衆而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一

【紹興六年】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部不任責。法可選棄者。乃申之朝廷。事當詢當者。又推於司。上曰。六部長貳。侍從高選。自當一面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之事。而一旦爲執政。便能決斷天下事耶。趙鼎奏。近時卿監以上補外職名。高下不一。故事如侍郎在職。未及二年。止得帶制。今一例除繼學士。太優。欲令兩省討論。上曰。卿等便可商量。立爲定制。亦免有好惡厚薄之嫌。乃命兩省官同吏部長貳討論申尚書省。是月庚辰朔。　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世將自江西召還。乃有是命。　左中大夫富直柔充資政殿學士。提舉鼎安府洞霄宮。　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乞本路州縣已注未上官。盡八月不至者。許奏辟一次。又請催廣西運所糴賑濟米。皆許之。先是去歲旱傷。湖南尤甚。頤浩既入境。即奏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教敕度僧牒。鬻上戶糴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稅亦俟秋成併輸。全活甚衆。廣西米事先見正月丁亥。　己巳。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爲威德軍節度使。充觀使。亦用宣仁遺恩也。　庚午。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行營中護軍右軍統領劉紹先知隨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江

南東路宣撫使司統領軍馬楊伯孫知鄂州。按此又蓋以張俊偏裨屬岳飛。未知有無前帶所部之任當考。　詔行在諸倉監官任滿受納不擾及無欠折。與減三年磨勘。此與後并完奏相關。

辛未。祕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莫重縣令。除授之際。理宜措置。臣竊思之。將悉由堂除乎。則天下之大縣令之衆。必欲人人自廟堂遷授。勢有所不可不行。欲望下諸路監司。相度取邑大而事劇。如平江之常熟。秀之華亭。婺之東陽。溫之平陽之類。素號難治者。每路指定三五處。並從朝廷擇有風力。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爲任。其赴官之初。優其禮數。依通判例。借與服色。或特許陛對。任滿日。委有異政。或除貼職。或賜章服。或遷官。或再任。或不次拔擢。隨其治狀高下而寵褒之。其不任職者。罰亦稱是。如此則能吏得盡其才。而事必舉。民必安。庶幾仰副陛下惻怛之意。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陰等爲四十大邑。四十大邑　吳十二月辛酉。　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言。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故於緩急之際。多有可用之材。近世以來。廉恥道喪。既得忠失。無復難進易退之規。爲人擇官。浸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方補外任。非惟待士也賤。蓋亦視民爲輕。臣近來對經筵。亦嘗進說及此。伏蒙聖諭。深以爲然。臣因奏曰。陛下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臣爲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之節。少革內外輕重之弊。不許。

癸酉。上謂大臣曰。宮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時有功將帥至。當舉以賜之。日近卻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何必觀美。趙鼎曰。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黃紬衾。兩府入對。內殿宮人嫌臥衾舊敝。遂取新易之。亦黃紬也。上曰。今則紬亦自難得。朕所服用皆黃素羅衾。拆自祖宗以來如此。折彥質曰。此正陛下之家法也。　給事中兼侍講賈善堂翊善朱震兼權直學士院。　左通議大夫新知鄂州荊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賜銀帛二百匹兩。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上韙其言。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時轉敷於前。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皆跪而聞。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荊爲可。荊州左吳右蜀。利兼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上大異之。此以庶附傳及吳公遇所作庶傳參修。公遇輯庶請閒天子數語見之。日屋。今年五月四日辛未。王庶引見上殿。十五日壬午。王庶朝辭上殿。是前後止再對也。或是又嘗內引。而不嘗於記注。亦未可知。今但云無見之去數字。更俟詳考。　詔自今臣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關閤門引對。復舊典也。　罷右郡王趙懷恩爲恩州觀察使。懷恩建炎初自橫行封王。不帶職。至是因其請而命之。　和靖處士尹焞辭崇政殿說書新命。詔不許。令涪州加禮敦遣。疾速赴行在。　戶部侍郎王俁請災傷路分拖欠及發用紹興四年以前上供米。并折斛價物。并權行倚閣。俟豐熟日發。上以旱故。劉諸路錢帛租稅。今年三月辛未。　辛次膺時爲倉部郎中。建言。諸

路積年拖欠上供米斛，難於催理，無從出辦，而侵擾無除放米斛明文，故申明焉。次當今年四月已來還官

甲戌，戶部言：右武郎同知閤門事潘永思增給殘錢，不應格法。上曰：若於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閤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係橫行遙防，故所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千，所以用度不足。上曰：永思聲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此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賞戰士。鼎等皆稱道聖德再三。　武議大夫帶御器械韓世良自楚州以淮陽之俘入獻，詔遷一官。

乙亥，詔除見任知州以上及當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宮觀外，餘並令吏部按格擬差。時言者論艱難以來，士或不調，陛下憫其失職，授以祠觀，有六等宮觀之格，五項嶽廟之法，但其間有昔已叨竊名祿之人，論其家則豐澤，而乃更以失職寒士，均享家食，徒使州郡之間，用度不支，欲乞今後除乞宮觀之人，除貧乏廉潔朝廷所知者，其餘一切按格與之，或察其人富而貪，敢於格法之外，輒有干求者，懲戒一二，故有是旨。　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所市馬弱不堪用，於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其事付帥臣。先是右朝請郎李預為提舉官，遣効用謝昂入大理國招馬，至是八年去秋，大理國王段和譽遣清平官以馬五百及馴象隨昂入獻，至僰內州，預欲卻之，昂於朝，乃命舜陟更切相度，如無它意，即措置收買，仍密為防備，毋致引惹生事。會預代去，舜陟亦以聞，且請遣馬直，卻馴象，賜敕書，即邕州勞遣其使，皆從之。李預以是月庚寅申，舜陟以六月庚子申到，今率略書之。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擴閱習水軍戰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關海岸，士卒逾萬，未聞訓習，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鬥，人不必衆，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聞，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　詔侍讀學士班翰林學士之下，恩數依學士例。

丙子，工部尚書李彌大復為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彌大自廣西召歸，奏辭新命，且言五家除召，旋致煩言，乞改授在外宮觀，故有是命。　詔劉摯特贈太師，以摯曾孫登仕郎蒨言，係籍元祐宰相六人，蒙追貸之恩，各已位登公師，惟摯獨未盡被恩典故也。　右朝請大夫胡舒知楚州，仍令奏事訖之任。

戊寅，詔四川監司應有違戾事件，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按勘奏聞。其監司見兼宣司職事者並罷。

右承議郎趙霈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霈，崇孫，已見今年四月。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州縣勸誘鬻爵，不問貧富，一例科配，勸誘不行，亦不申聚，與元詔一切相反。乞申戒。詔都督行府嚴切約束。

乙卯，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兼京西南路經略安撫使。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陞寶文閣學士，知廣州。時廣東寇未平，帥臣曾開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兼都督行府諮議軍事。　徽猷閣待制兩浙轉運使李迨陞徽猷閣直學士，尚書戶部員外郎主管都督行府財用提領市易務張澄直顯謨閣，為兩浙轉運副使，兼管淮南漕運，兼權行府主管機

宜文字，他職如故，皆用張浚奏也。時淮南不置漕臣，西路宣撫司錢糧，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而東路宣撫司軍儲，多自浙西樁辦，故就用澄焉。熊克小歷云：時駐蹕之所，計司已劃，而淮南漕職，亦令澄兼領，蓋不老江、浙餉運本末也。又詔兩浙、江東監司州縣，悉心體國，應行府措置調發事務，毋得少有住滯，仍令戶部侍郎劉寧止常切催督，劾其遠者以聞。又詔在庚寅，今併書之。　起復祕閣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桷充右文殿修撰，又旬日，陞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桷陞運副，在是月庚寅。　武翼郎添差溫州兵馬鈐轄趙子達特遷武翼大夫，以璩授官故也。　太常謚故將作監丞耿傅曰忠憲，傅，康定間通判鄆州，死西事，贈諫議大夫，至是其曾孫左司郎中自求有請，乃命定謚焉。

庚辰，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孫佑陞直徽猷閣，知虔州，見任人韓昭與宮觀，理作自陳，時虔寇久未平，故起佑為守。　量移人滕膺許自便，膺坐李允文累，除名編置，至是始釋之。

辛巳，初令吏部初官選人用四年闕，以在部積壓者多故也。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知平江府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守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　賜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四川戶部餉十萬緡，為隨軍激賞之費。　中書門下省言：刑寺凡有疑案，第行問難，遂致淹延，乞依元豐舊制，應所議不同，限次日具白刑部，若所斷未定，則刑部長貳，限兩日率法寺官赴堂稟決施行，從之。　右朝散大夫知興國軍應繪添差荊湖北路轉運判官，繪未上而卒。　右丞事郎知夔州巫山縣王之才通判黔州之才、庶仲子也，在巫山時，戶部籍貧乏者上其名，得不賦，即日盡疏其名上之，貧乏者因不亡去。王彥軍多羣盜，及鎮荊州，束於法，不快，有潰去掠峽、歸二州而南者，府中皇惑，未知計所出，之才已集保伍，得五百人，會天大雨，徑以舟趨夷平，先奪其險，待之，掠者至，不得出險，且見蓋揚兵，夜舞火於旁而鼓之，若大軍至，衆恟恟怖而降，既則兵少，悔，欲為變，則蓋執以歸府，戮百餘人，投尸於江，荊州軍見之，懼不敢復叛，彥嘆服。

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言：昨見淮南州軍相繼乞展放稅限，朝廷皆從其請，聞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謂之義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借牛租者，名色不一，於百姓所收之物，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公然欺罔朝廷，使百姓盡被放免之惠，如此則淮南之民，何時而蘇歸，蓋稅賦則所取者少，收撮則所取者多，稅賦則所取者有限，收撮則所取者無時，今誠欲信朝廷寬恤之令，發州縣官吏之姦，寬百姓輸納之力，則收撮課子，所當嚴禁，昨雖已有旨，收撮牛租，不得過兩石，然既已許之收撮，則安能限以石數，欲乞將淮南田，除請佃依已立定課子輸納屯田和官私中外分，其餘並不得依前輸納課子，如舊例牛租之類，亦令一切禁止，或敢違戾，並許百姓越訴官吏，重寘於法，如州郡財計不足，令監司守臣別行措置，詔提點司體究改正，乾申尚書省。

甲申，權戶部侍郎王俣言：車駕駐蹕浙右，東南商賈繁盛，貨物價倍貴，比之昔日不同，乞今後諸路酒稅

務監官任滿未立到新額去處，並且以紹興三年數爲則，比較推賞，如當年數少於舊租額，即自舊租額比較，不惟稍革倖冒，又使用心催趣課利，從之。

乙酉，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溫州，龍圖閣學士知溫州章誼知平江府。詔：紙本交子並依逐年所降關子已得指揮，其官吏並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今年二月甲辰，而未有所樁見錢。於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爲四川交子，行之幾二百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樁垛之錢，執交子而來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建務之初，印造三十萬，令權貨務樁發見錢矣，續降指揮，印造和糴本錢交子，兩浙、江東、西一百五十萬，而未聞樁撥此錢，何以示信於人乎。竊見前年和糴，用見錢關子，已而赴榷貨務請錢者，以分數支，民間行使，亦以分數論，去年和糴關子一百三十萬，先令和貨務樁足見緡日，具數申省部，民間行使，亦依見緡用，然則可信者固在此，不在彼也。欲乞應印造交子，先令庫務樁垛見錢，行使之日，漸至請錢者，不以多少，即時給付，則民無疑心，而行之可久矣。其或樁錢而不足，已樁而別用，或行於民間，而不許之納官庫，或行於諸路，而不許之充上供，或官司出納，並令行使，至於月給官兵，將以百十一二用，有不便焉，是爲一節有礙，則商旅貿遷，并邑交易之際，必有不行者矣。重立法禁，恐不能勝，關增物價，其弊不一。有如官告度牒，且猶有僞，數寸之紙，其無姦僞乎。貨財不通，獄訟繁興，當自茲始矣。立法擬制，貴於謀始，伏望詳酌利害，更詔大臣熟議之。詔戶部勘當。三月癸巳。又言：昨見朝廷合權貨務樁見錢二十萬貫，措置見錢關子，許淮南、江東路行使，其後有司措置，淺失本意，因改爲交子，欲廣行用，除初造見錢關子一十五萬貫，已係都督行府借撥戶帖錢樁充本錢外，後來所造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并見造江南、兩浙預充紙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本，並未見樁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然，皆以爲不便。臣聞天下事有利必有害，苟所利者大，則雖有小害不恤也，若祇利害相半，而事或出於不得已，則亦不暇恤也，至於所害者大，而所利者小，則其事有不得不恤者。今之論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則餘糧實邊，減搬運之費，二則循環出入，錢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則市有二價，百物增貴，二則詐僞多有，獄訟繁興，此交子之害也。三則人得交子，不可零細而用，或變轉則又虛無人爲售，四則錢與物漸重，民間必多收藏交子，盡歸官中，則又虛雜於支遣，此交子之害也。所謂害者，固已在於目前，而所謂循環之利者，亦恐未必可得。何以知之。交子出數既多，則人必知官中之無本，商賈縱或收買，豈肯停留私家，必須即時請換見錢，雖有樁垛數目，必不能給，既不能給，則交子之法大壞。今有司措置，皆用四川法，臣亦嘗詢究四川始末，頃因陝西借爲糴本，或官不收引，其法幾至大壞，後雖朝廷遣官措置，猶用新引一道，收換民間舊引四道，自是之後，不出泛料，幾三十年，而錢引之法，乃始復行。比年以來，又緣應副軍須，出數復多，目下雖粗通行，而議者亦頗憂其法壞也。況今東南利害，與四川全異，欲不樁本錢而多出交子，則其不可行也必矣。自古軍興之際，未有不以財用之綱爲患者，苟出數寸之紙，可足一時之用，則古人亦何惜不特出數百萬以

濟其闕，而乃區區講求理財之術，今若行交子，而使百物倍貴，萬一如軍兵所請，或言養贍不足，則又將何以給之。欲望聖慈博采衆言，付大臣熟議，或以其置造已成，必欲行之，即乞止用數十萬道，聽客人於沿邊入中斛斗，或納錢兌，便令持關子赴行在，請換見錢，或茶鹽引及香藥雜物之類，庶幾便商賈，省漕運，不失朝廷置關子之本意。又言：錢引之法，若必行之兩浙等路，有不便者五。今錢引之出，於行商尚可，而無益於軍民之用，於道路之廣尚可，而無資於旦暮之需。今行商與軍民孰多，朝夕之需與道路之廣孰急，此不便一也。雖曰交子與錢並用，今一交子不過千錢，軍民之須，日用飯食，持一交子以適市，止有數百之用，用之不盡，將樂之乎，將爲數百之用乎，此不便二也。物重財輕，其日久矣，今又益之以此，乘時射利者，必高其物價，此不便三也。富室豐家典賣之際，故輕其引，必欲見緡，既得見緡，深藏不出，交子空行於市井，而物不得售，此不便四也。異時盜鑄銷鎔，皆出東南之民，今數寸之紙，能保其姦詐不爲乎，此不便五也。四月辛丑降旨。工部侍郎趙霈時爲諫官，亦言其弊有五，法行之初，人必疑慮，蓋不行使，則起爭端，若有減落，則違法禁，鋪戶緣此，必致停閉，一也。市井交易，必立私約，用見錢則價直必平，用交子則價直必倍，二也。今以片紙用爲千錢，細民得之，反以爲累，片紙不可以分裂，千錢不可以散用，三也。積日累月，物重財輕，緡錢藏於私家，官庫愈見匱乏，四也。官私既許通用，民間豈無詐僞，雖嚴僞造之禁，孰能懲冒法之人，五也。四月丙子。刑部尚書胡交修時爲翰林學士，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爲崇寧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徒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較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眞僞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僞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鑄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遣執政書，言其不可行，蘇是遂復爲關子焉。六月乙卯再降旨。左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通判辰州，右宣教郎閻大鈞通判靖州，二人皆李橫京西參佐，故錄之。

丙辰，張浚奏：建康府鑾到行宮寢殿，制度簡省，可以副陛下崇儉之意，乞降下本府，依此修蓋，從之。時浚乞上幸建康，故有是請。六月甲寅不行。詔以平江府陳滿塘地賜韓世忠，以世忠歸所賜南園，而請佃塘地，故撥賜焉。右司諫王縉請令浙西漕司拘收應干裏外官司舟船，以備漕運，從之。先是以官舟少而漕運多，乃令沿流州縣，均之民戶，期限迫促，僱舟之費既倍，而裝發交卸，倉斗邀乞，折欠盜竊，尚多有之，朝廷聞之，因出度牒，即上戶市舟，又刷百司舟船應副，而蘇、常諸郡，科差如故，故縉有是請焉。浙路漕臣亦請於華亭置場，雇造百二十舟，以浙西諸州分認錢數，及憲司二分頭子錢，與抽解本植供其費，至是就緒。

浙漕總請，日屋不載，此從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浙西撥到朱紬所奏增入，所謂前任漕臣，乃王俁、李蹊、吳革，而紬亦其一也。

丁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自行府入見，上召對於內殿。右承事郎王之道知開州。之道初見建炎元年

十一月。庚寅。少保事武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保靜軍武軍節度使。賞劉龍城之捷也。時光世遣參謀官直祕閣新知袁州汪召嗣來獻捷。乃詔本司副統制王師晟進橫行遙郡二秩。召嗣進秩一等。僞統制官華知剛等皆釋罪。付光世軍中使喚。其餘第賞有差。（師晟轉官在是月壬辰。召嗣進秩知剛放罪在癸巳。）後旬日。擢召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其過。乃止。後光世言。知剛等三人未有使喚。乃命送福建諸州廩給之。毋令失所。（八月甲辰降旨。）直徽猷閣知鼎州張彝以捕斬山賊出進之勞進職一等。而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伯牛亦進一官。

辛卯。輔臣進呈時事。上方以旱雨爲念。謂趙鼎曰。昨夜甚有雲氣。朕焚香密禱。過二更。雲氣散。方敢退。鼎曰。陛下憂勤如此。天必垂祐。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仍兼翊善。　蔡州進士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用朱震請也。震言。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摳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入官。後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度嶺入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身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及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故有是命。　成忠郎李沆上皇宋大典三卷。詔進沆一官。其書付祕書省。沆高祖文易。嘗爲國子博士。故有是書。既而沆乞換文資。言者以爲不可。乃止。　是夜。金星犯畢。翌日。上諭大臣曰。占法。邊有敗兵。當論張浚。令諸將戒飭守邊者。天既有象。要須修人事以應之。已而趙鼎言。偏問日官。皆言自有所臨分野。上曰。畢主趙地。然既言邊有敗兵。則我亦不得不戒也。（是夜詔在癸巳。）

壬辰。祕書郎蕭振爲監察御史。時趙鼎薦人爲察官。上批除振。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司張浚加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鼎歎曰。德遠謀矣。是雖不爲貧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於盛夏。自下邳士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采斫。數十里間。竹木皆盡。斷掘新舊冢墓。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采。築城之際。僞齊遣三百騎於泗州境上。臨淮住數。久之而去。

癸巳。司農少卿周葵直祕閣。知信州。葵既去御史。以親年高不得迎養爲言。乞補外。上命趙鼎召至都堂

諭旨留之。葵力求去。乃有是命。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高儀行祕書郎。儀召對。勸上聰言納諫。直寶文閣知婺州周綱進職二等。右奉議郎知撫州劉子翼除直祕閣。並俟終更日令再任。以中書言綱等治郡有方。賑濟宜力故也。（紹興八年四月五日。臣寮上言。劉子翼守撫州。專意案歛。以奉所知。場倉庫所儲。獻之官府。欲圖召用。不爲後人之計。既而遷職再任。事雖不繼。蓋至生靈。又復謀計求脫。遂得持節一路。此事當考。）　故集英殿修撰知拱州錢歸善賜諡恭愍。歸善、靖康末守拱州。死於難。　刑部奏大理寺丞評斷刑名。每歲於次年正月。取會差失刑名。比較死罪二人或流徒六人。具名上都省。取旨責罰。失出者二名當一名。丞比評事增三分之一。（死罪三人。流徒八人。）已上執議不同。建白者罪。著爲令。　敕令所奏諸州以公使酒饋送出本州界者。以違制論。以公使見錢金帛珍寶遺人。準盜論。知而受之。坐贓論。以言者請立法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周祕言。今虔賊未能殘滅。而閩賊遁於廣南。出沒海上。窺伺閩隙。此尤可憂。望嚴飭閩、廣二帥。早爲銷弭討治之策。勿使滋蔓。時海寇鄭慶寇黃州扶胥鎮。爲東南第十一將官兵所擒。遂絕洋趨南恩州。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廣東經略使連南夫、福建安撫使張致遠疾速措置。綱謂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南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爲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兵既退。則又復聚。中間遣發軍馬。不能窮討。止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爲賊首徒黨桀黠之人。盡付軍前使喚。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爲樂土。然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肯就。又難強之使行。欲望優立賞格。將來降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稅。已前欠負。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疏奏。皆從之。（此亦據綱行狀。日屬未見。）　詔自今鑄錢錢寶。及私以銅鐵造器物。及買賣新販之人。一兩以上。並徒二年。本罪重者。自從重。償錢三百千。許人告。鄰保失察。鑄造者。償錢二百千。州縣官奉行滅裂。仰監司體訪按劾以聞。令尚書省榜諭。始用王俣奏也。（俣奏在去年十二月。）　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本路上供歲入不敷。綱運留滯。乞於歲終比較一路州軍勤惰優劣。各一兩處。保舉按劾以聞。庶幾朞月之間。事可見功。民不告病。從之。

乙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試侍御史。仍賜五品服。先是祕言。臣聞太祖皇帝。嘗欲以絹二百萬匹。盡市敵人之首。偉哉聖謨。是所以威制外國。而創立萬世之基也。仰惟陛下。神武容略。同乎祖宗。比將肆伐於北方。而糧餉之費。有所未備。故於常賦之外。薄取於民。會其所得。蓋不啻二百萬緡矣。然臣以爲恢復之圖。不能一日而必成。糧餉之費。不可一日而不備。今經常之費。既已不足。則官司借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已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無。官司借兌。數雖未失也。然他日撥還。恐難指擬。非泛支用。數雖

不多也。然積日累月，恐致傷耗。若不於此少加斟惜，臣恐師未及舉，而二百萬緡之直無幾矣。夫聚人者必以財，理財者必以義。所謂義者，知取予之宜而已。知取之難，則其予之也必慎，而取之易，則其予之也必輕。今當百姓凋瘵之餘，諸路旱歉之後，半歲之間，屢有科斂，朝廷之取於民者，必曰將使百姓暫勞而永寧也。百姓之輸於官者，亦必曰，繼此無復橫斂也。今若以難得之財，而貲之於無事之時，則他日遣發大兵，激賞戰士，一或有闕，復從何出？欲望聖慈密詔大臣，將近所取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樁管，無令有司輒有侵耗，庶幾倖餉預備，不誤恢復之大計。詔密付都督行府。總要以內申行下。　監察御史梁弁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將作監丞趙渙守監察御史。尚書祠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移禮部。尚書工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移祠部。左從政郎黃鍛特改左宣教郎，以范沖薦對也。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除日在七月辛巳。　降授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撫使郝晌兼都督行府護軍轉運判官。

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巡，不能徧及者，總差官即檢察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著為令。以言者請立法也。　是月，太常博士李弼直卒。少卿何慤言其嘗主張元祐學術，坐廢十餘年，詔賜其家銀百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

【紹興六年】六月丁酉朔，上謂趙鼎曰：朕於宮中親種一方稻，數日雨既霑足，昨日令人驗之，已長四寸半，眞可喜也。　詔提舉淮南鹽事蔣璨提督措置控扼海道事務。先是分海舟八十艘屯通州之料角，故命璨領之。

己亥，權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試給事中。　兵部侍郎胡世將兼權吏部侍郎。　帶御器械錢愐兼權樞密副都承旨。　直龍圖閣知建州魏矼充祕閣修撰，以中書言其政績也。

庚子，大理少卿張匯等言獄空，詔嘉獎，仍免表賀。十三年六月戊申，二十三年五月乙未，二十六年四月戊午，二十九年正月丙辰，三十年四月丙寅，三十一年五月庚辰並同此。　匯，河南人也。

辛丑，詔湖北安撫司統制官覃敵見管水軍官兵等，並撥隸侍衛步軍司。

癸卯，尚書右司員外郎樓炤守左司員外郎，權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為左司員外郎，仍兼都督府推行賞功文字。　詔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續次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旨，初藻守吳興，被旨編纂，未就而去。會史館初置，乃用修撰官蔡寧禮言罷之。至是修撰范沖言，失今不就，事浸零落，可惜。乃先進藻一官。是月庚子。　令接續編類，加賜史館修撰俸錢，官給筆劄。賜錢在七年三月，今併附此。　左中奉大夫集英殿

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友聞卒。友聞子僑、像、既臣、劉豫，皆仕為要官，朝廷不奪其祿，養，冀招來之。此以紹興四年十二月諸書參入。　友聞家居七年，年八十餘，乃卒。

甲辰，給事中呂祉試尚書刑部侍郎，充都督行府參議軍事，以張浚言，調發大軍，移屯淮南，乞選從官前來參議軍政故也。　詔新除給事中晏敦復不候受告，令日下供職。此又與近日書者諸條相妨。　左宣義郎左時充極密院編修官，時自敕局改官，當罷去，故以樞屬處之。此又與今年四月己酉石公稱諸條相妨。　既而省待次員，乃以為御史臺主簿。八月壬寅。　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荊南府，兼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荊南屢為盜殘，庶與士卒，披荊棘，致材用，治城隍，繕府廨，廨舍畢修，陶瓦為民室廬，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懋然為雄藩。乙巳，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程俱、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黎確並復徽猷待制。　左從事郎新饒州州學教授孫雄飛為樞密院編修官。俟左時到任成資日上。雄飛自館職罷去，遂又用之。此亦與石公稱諸條相妨。　直徽猷閣知荊南府薛弼為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謀官，武顯大夫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于鵬知鄧州，皆用岳飛奏也。

右朝奉大夫曾慥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兼宣撫司隨軍轉運。慥以親年高，辭不赴。　夜，地震。

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上曰：知之。上天譴告，朕極憂恐。鼎曰：坤德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等輔佐無狀。上曰：頗浩之罪非為此，卿等但當與朕協力修政事，用答天譴耳。　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喻樗面對，言自三代云遠，學校貢舉之制，一切苟簡，故蘇軾有言，自政事論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軾篇論也。臣伏見進士之外，有博學宏詞，以表、制、詔、誥、布、檄、箴、銘、記、贊、頌、序為十二目，實為有用之文。然法須命官方許召試，彼一命之士，既有職業，則文藝之習，比之舉人，不能精專，欲望明詔天下，應舉人有願兼應宏詞科者，於科詔到後，以所業上之縣，縣上之州，州察其性行溫淳，鄉評無玷者，以姓名文字保明上之禮部，禮部上之朝廷，朝廷降學士院或後省看詳文字典重，議論淵源者，報禮部赴試。西北人在行朝無州縣可以保明者，令淸望一二人薦舉，其程試之法，略如見行條法，所取人數，臨時取旨裁定。甲選者免省試，行之數年，將見人材輩出，文章爾雅，可備朝廷選用。事下禮部，後不行。　是日，沿海制置司水軍統領修武郎嚴安雅、廣州水軍統領右儒林郎范德沖以舟師與海賊鄭廣戰於新會縣之三竈山，賊乘風衝突，兩軍俱失利，官軍多死，安雅等皆坐貶官。八月己未行遣。

戊申，趙鼎請下詔求言。上曰：甚善。朕歷考前世故事，當避正殿減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至薄。若更減損，亦無害。鼎曰：此皆文具也。應天消變之道，恐當專修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卽今費用浩大，科斂益煩，此傷和氣之大者也。臣等日夜不勝惴恐，而才力綿薄，終恐上負委使。又進呈軍器所事，上宣論軍器所初緣李志道措置有法，至今整齊，因言志道夜間著帽而寢，中夜起治事，左手運算，右手書計，不差毫釐，是亦人祆。鼎曰：惟其如此，便非國家之福。

權戶部侍郎王俁兼權禮部侍郎。

己酉，手詔曰：朕以菲德，奉承大統，遭時難厄，敵僞相挺，軍旅方興，賦役重困，嗟嘻恫矜，未知攸濟。迺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讟滋彰，乘氣致沴，坤厚之載，搖動靡寧，變不虛生，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毋諱朕躬，毋悼後害。州郡守長近民之官，宜爲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冤繫，禁苛擾，毋倚法以削，毋縱吏爲姦。惟茲卿士，小大協恭，各祗乃事，以副朕寅畏天地，側身銷變之意。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茶藥。以浚將度江巡按故也。浚以爲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虜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遂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自當塗進屯盧州，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此以浚行狀增修，但無克小麻繫之五月，恐太早日原。浚奏已擇定六月中旬渡江，前去淮甸巡按。不得其日，故因遣中使逆書之。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王淵令先次額外供職。淵者，降授宣慶使德慶軍承宣使仍之孫子，自言仍嘗提舉邸府事，昨從上皇北狩未回，乞用隨龍官子孫恩例，先次供職故也。權中書舍人董弅言：閤門官係三十員爲額，不聞其有廢事。今淵欲拗員外闕以遂其私，臣未見其可。望寢前旨不行。仍乞自今應宮司毋得陳乞額外拗添員闕，其日行陳乞額外官者，重寘典憲。輔臣進呈，上曰：弅所論甚善。大抵僥倖之門不可開，開則不能復閉矣。遂已。進呈在是月甲寅。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謝亮卒。

庚戌，紹興府餘姚縣令錢墟對移餘姚縣丞。墟馭吏嚴，邑吏二百餘人，慴其過於府中。一夕逃去。言者論吏強日久，茲實亂階，不可不治。而墟不能潔己，徙移淫刑，遂其盛怒。論決之際，渠水亦赤，恐難在任。望下本路憲司究實，擇清強官對移。如有贓狀，自當按法施行。至是憲臣劉一止奏墟到官半歲，所決遣吏民三千七百餘人，而士民之言，以爲墟愛民不擾，皆詣本司借留。乃命承勘官司照會。

辛亥，張浚遣中書門不省檢正諸房公事兼行府諮議軍事張宗元來奏事。

壬子，上御正殿，疏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故也。

甲寅，給事中晏敦復繳江東帥臣葉宗諤修建行宮費一錄黃。上曰：敦復所論何如，趙鼎曰：近日民間多事，若殺爲之亦無傷。上曰：極是。要當以愛惜民力爲先。他時巡幸，粗庇風雨足矣。於是鼎未欲上幸建康故對語及之。事組在今年五月丙戌，按朱熹撰張浚行狀云：公力請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難，蓋有所指也。

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孟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命太常少卿何慤往都督行府撫問，上召對而遣之。左迪功郎祕書省正字朱敦儒改左承奉郎。敦儒入館未幾，上特引對而有是命。直徽猷閣知鎮江府李謨罷職一等。時都督行府在鎮江，而謨應辦無闕，故陟之。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言：本司提點諸房文字王偉隨軍關發軍馬，計備錢糧，措置戰守，首尾九年。又措置茶鹽酒息錢三千餘萬，制造軍器二百餘萬，類試舉人二千餘人，一切了畢。已便宜轉行貴州刺史，詔許換給，當制舍人言：據上項所陳，果皆成績，則帥臣將佐監司郡守之事也。提點文字使臣何預焉。且此數事，若有不及，當行責觀，則提點文字使臣必不預。顯見欺罔朝廷，冒昧官爵，乃命依條回授。白身陳佃特補右奉議郎。張浚之撫師川陝也，佃以言邊防利害授初品文階，又以往關外軍前撫諭之勞改京秩，至是行府關送尚書省指揮，既易眞命，遂以佃知廣安軍。七月乙酉。

乙卯，觀文殿學士秦檜知溫州，改知紹興府。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添差江州兵馬鈐轄寇宏知黃州。

詔交子務官吏依已降指揮並罷。初用臺諫及近臣議，改交子爲糴本關子，而榷貨務提轄官魏彥弼言：本務受納錢物浩瀚，若押印關子，委典職事相妨，乞且令交子務印造。朝廷從之。言者論自巡幸以來，凡用見錢關子，並係本務印造，而彥弼避事，妄有陳請，乞勒令分析。於是遂罷。

丁巳，上諭大臣曰：雨不妨事否。趙鼎曰：若得晴，亦不妨事。上曰：田中雨過多，猶可車水決堰，盡人力料理，若旱則更無可擘畫。大率豐年自古難得，所以春秋書有年、大有年，蓋喜之也。況今日公私匱乏，望歲之心尤爲切至。是日，營田官王弗候封，上望見之曰：少間當子細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幾可以少寬民力。朕知此已久，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但上下不能奉承，由是且已。若旱造得數年，卽今已獲其利。鼎曰：爲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中興聖政，留正等曰：務農之要有二，一曰蓄天時，二曰盡地利。太上皇於斯二者，躬舉而無遺，蓋水旱之備所以審天時也。立營田之官，所以盡地利也。紹興之初，兵革未解，調度百出，取給於民，其力固矣，故思有以寬之。始者蓋嘗以屯田望諸將，惜其不能率承也。靖主上休兵以來，博采輿議，遣使購求兵之屯田者，實之將帥，民之營田者，實之守臣。兩淮荆襄齊陝之地，駢闢裁編，行之數年，殆見公私兼濟，倉庾益滿，羊馬十年之積，蓋有不足道矣。

右司諫王縉言：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近者乙巳地震，陛下深自儆懼，特降手詔，告誡中外，務在恤民，隱銷變異，誠意至矣。臣竊見浙江船渡，使臣囤節往來，回易收息，寵及柴薪，物價爲之頓增，嗟怨之聲，或干和氣。欲望特降睿旨，浙江船渡，宜責邊江巡檢，回易宜取商賈情願，民獘既除，變異自銷矣。詔追使臣送大理治罪，回易強市者使臣停官。自觀文殿大學士朱勝非奉祠居湖州，欲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見縉疏，遂止。前二日，縉入對，嘗奏疏論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騭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外國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又言：陛下卽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宜詔大

臣參酌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裁酌之，抑僥倖以站衆志，薄賦斂以寬民力，爲長久之計。疏留中不出。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列八事奏上。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是月地震，手詔求言，勝非欲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達上，有自行朝至湖者爲勝非言，大臣無所論，勝非始不信，後數日邸報始至，一疏云：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淅監護使臣閭師往來，請事回易，擅增物價，輸去二者，則和氣可召，災異自消，此應天之實也。於是降旨進使臣並罷，立法禁回易權市。勝非嘆曰：日吏不敢奏，勝非勝作樞檔如山，無敢言者，勝非所云，即揚偉申之疏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爲任。用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弗入對，論軍興以來，兩淮殘破尤甚，賴朝廷寬恩，未加賦役，故逃丁殘民漸有生意。望陛下念殘民撫存之急，察郡守數易之弊，將兩淮及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爲任，無事不許更易，庶幾流移漸歸，耕稼滋廣，數年之後，有以助朝廷調度之費，豈特一方之幸也。輔臣進呈，上曰：朕昔爲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及在官者以三年爲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爲去計矣。況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赴治之心，蓋少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上論及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乎必賞與必罰而已。刑固不可深以逞也，然苟有罪，豈可不以刑。咸卿等於此，且更留意。鼎曰：近時贓吏雖不能依祖宗時一切棄市，然近亦數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來皆從貸例。而臣等亦多酌情依斷，聖人以爲罪疑惟輕，既無可疑，何爲而貸？貸一有罪，則犯者愈罪，而善人咸被其禍。七月甲戌，有旨沿江州軍係太平、江池、鄂、岳州、興國軍。中興聖政史臣曰：利財於無利，聖人之心也，恰不能無利，聖人之不得已也。昧其不得已之意，而謂刑可輕爲，貸一贓吏，而天下之貪者無所勸；縱一姦民，而天下之暴者無所懲。甚以是爲仁，適以害仁也。伯者之世，遂用不犯于有司者，明於五刑之功也，非去刑而能使民不犯也。王者之世，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殺之刑之之功也，非去殺而能使之遷善也。然則姑息之爲治，其亦不仁之甚哉！高宗之意，蓋欲以殺止殺者歟。

遣金部員外郎霍蠡往岳飛軍前催督錢糧，以飛言本軍糧乏故也。　忠朔郎湖南制置大使司親兵左都統領軍馬裴譯遷一官，兼閤門祗候，用呂頤浩奏也。先是郴、衡、桂陽草盜紛起，頤浩遣譯與統制官步諒招捕，悉平之。吉州盜王權既受岳飛招安，復自軍中亡命，聚衆數百人爲寇，譯擊破之，權棄仗遁去。譯本馬諒步曲，以勞權授，至是正命之。譯十二月乙未補正。

己未，秘書省正字李誼守監察御史。誼特被引對，論吏之臧否，係乎人君之好惡，其從違常係乎人君之賞罰。嘗考漢書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書循吏傳十五人，而出於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於武后之時者亦半。以是知吏之爲治，皆視上之趨嚮。願詔諸路監司，選勤部內守令政績之善否，其有蔽賢容姦者，皆當坐以違制之罪。詔下其章。翌日，遂有是命。　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淮西宣撫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李鑄除名，邵武軍居住，以宣撫使劉光世劾其縱弄專權，蠹害軍政也。七月丁丑，降詔獎諭。

庚申，右宣義郎趙佚爲太府寺丞。佚，祚孫也。朝廷以其世而用之。　湖北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范寅秩言：茶鹽之利，常平之法，專一應副國家大計，州縣不得擅用。比因盜賊累年爲害，如本路州郡，衷私移用，或申奉朝旨，特免監司支取。朝廷一時取撥，免年限，或二年，或三年，有至限滿，又展年限，及有一面擅行

支用錢米，盡淨申乞朝廷除破。提舉官縮手坐視，不敢誰何。欲乞自今後兩司錢物，應申擬展限及除破，幷通融本州支用，及截撥幷一面支取，指揮並乞行下本司，取覆保明收支的確，下落委官覈實，用及無可椿還，再行申明，方許依應。從之。寅秩，建陽人也。　直秘閣知眞州趙倚之、左朝散郎通判眞州李洞並罷，洞仍降一官。二人不相能，交訟其不法。都督行府言二人則無贓污，若令根治，徒使干連之人無辜坐獄，故有是旨。

辛酉，皇伯左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令廣爲湖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詔以曾布記熙寧市易本末及紹聖以來奏對語錄眞蹟送史館。先是布子直寶文閣紆上布三朝正論，事見去年四月庚午。趙鼎奏令紆親齎布眞蹟赴行在。八月己酉。俄除知信州，令其子右奉議郎悖代齎赴闕。八月丙寅。既又改紆知衢州。九月丁亥。未上而紆卒。十月戊辰。至是始以其眞蹟上之。紆言：先臣以直道事三朝，知無不言。自紹聖以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倡爲傾搖廢立之議，而蔡京、蔡卞等附會增飾，致滔天之謗，上及宣仁聖烈皇后。獨先臣每事極論，痛伐賊謀，故於宣仁終不能遂其姦計。至元符之末，太上皇帝踐祚，欽聖獻肅皇后垂簾之初，親於簾前稟聞本末，欽聖聖語力辨誣謗，至云冤他孃孃，豈有此意。親書記錄，首尾具全，欲望聖慈宣之外廷，付之史官，考驗眞蹟，修定信書，除四十年蔽蝕之妖，正千萬世是非之實。詔付史館，仍遷悖一官，賜銀帛百兩。八月戊辰。　軍器監丞黃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上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擢之。熊克小曆：吏部郎官黃龜年乞堂除縣令。按龜年今年七月始自監丞遷屯田郎官，克恐誤。　翰林學士朱震言：竊見陛下念虔州之民，屢干邦憲，遷任郡守，使牧其民，固已得治虔州之策矣。臣謂虔民弄兵，其說有二：越人勁悍，其俗輕生，見利必爭，有犯必報，農事既畢，則徑度潮、梅、循、惠四州，驅掠良民，剽劫牛馬，此其一也。自軍興以來，守令多非其人，政令苛虐，科斂無藝，小民無告，橫遭荼毒，互相扇動，遂萌姦心，徒黨浸多，乃成巨盜。原其本意，豈願居此，自取滅亡，良由吏失其職，奉法不虔，激之使然，罪至不赦，此其二也。凡虔之民，均是人耳，烏有不治者？臣願詔孫佑，令到任條具本州及諸縣官吏有貪墨無狀、罷懦不職、無益於民者，一切罷去，聽佑選擇慈祥仁恕之吏、忠厚愿慤之人，異時治蹟顯著者，咸以名聞，朝廷優加獎勸，或令再任，宿弊盡去，人樂其生，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臣又願陛下詔樞密院，令於潮州安泊一軍，以斷賊路。今韶州已有韓京一軍，賊度嶺欲寇南雄、英、韶等州，則有所畏憚矣。如別置一軍屯於潮州，姦盜之心自息於冥冥之間，不待誅鋤勦絕，而老盜宿姦，心知其不可爲矣。至於本州掌兵之官，亦乞選用立功邊徼、有名於軍伍者爲之。如是而三年不治者，未之有也。時新除守臣孫佑方入辭，未去，乃以付佑焉。　侍御史周祕言：臣近見川陝宣撫司牒以糴運不繼，聞

於朝廷。而四川總制財用趙開亦稱所運糧斛盡已起發。臣不知其執是也。今漕司之所較者，惟船運之費而已。且以成都一路言之，自水運至軍前，用錢四貫三百，可致米一石。若使稅戶自陸路搬運，則每石所用三倍於水運之直。若值農時，民間雇人搬運，則其所用又三倍於稅戶自運之費。水運稍遠，其行雖運，而所費至少。陸運稍近，其行雖速，而所費至多。宣撫司欲其速至，則必以陸運爲便。總制官欲其省費，則必以水運爲便。此大將之所以有言，而漕臣之所以自辯也。臣以爲大將爲陛下統率大兵，則軍食闕絕，固其所當慮。漕臣爲陛下臨治一路，則民力凋瘵，亦其所當惜。然就利害而熟計之，不有百姓，則何以養兵。不節所費，則何以活百姓。今既設漕臣，使專饋運，則但當責饋運之辦足，不當問搬運之遲速。但當前告以期限，不當取之於倉猝。協濟國事，在此而已。欲望聖慈，特命川陝宣撫司預計一年之費，分爲四限，令總制財用官，常於一季前應辦。其水陸搬運，悉從民便，庶不誤於軍期，亦稍寬於民力。詔制置大使席益相度聞奏。

壬戌，顯謨閣直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與義、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傅崧卿、左朝請郎守起居舍人董弅並試中書舍人。與義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不俟受告供職。故事，職事官同日除者，以寄祿官爲序。弅奏與義、崧卿皆故官，乞依宣和故事，以除日爲序。上許之。弅奏在七月己巳。　與義嘗爲給事中，服金紫，至是更服舍人服。上諭曰：朕當以卿爲內相。　左朝請大夫陝公輔行尚書吏部員外郎，用范沖薦對也。　左奉議郎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張體純能。體純初爲張浚所辟。今年四月癸卯。吏部審其當敦減。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體純以助軍補官，上書赴殿試，便宜改官，皆不由格法，畏避討論，遂隸名軍中，冒龍之。今浚改辟，上曰：當如所請，豈有不容於朝廷之人，而可爲大將幕屬邪。於是體純依例追四官，改正出身，而體純在浚軍中如故。體純進官改正日期無此，明年正月十八日，體純自右承務郎用淮西宣撫司功賞轉官。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南陽郡開國公張浚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浚出按淮甸，故降旨加恩焉。時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淵聖遣書金帥求絹。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爲，成敗利害，在所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趙鼎奏得浚書云：建康入納鹽錢甚盛。上曰：沿路既安，商賈放心往來。鼎曰：亦緣久不變法。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增也。　左宣教郎范如圭爲祕書省正字。如圭，建陽人也。　故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賜謚忠肅。故右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賜謚莊愍。皇祐中，儂智高入寇，二人皆身捍賊而死。曾開在廣東援五年十一月詔書爲之請。至是賜之。日辰六月十三日齎東經略司奏，乞得二人賜謚，無緣臣姓名，按遲南夫今月十二日方辭免，不允，則曾開所請也。

甲子，詔自今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然後取勘合負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

席益奏也。舊法，見任官子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監司守貳有服親、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轉運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一人。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前舉成都路漕司就試者三千餘人，解四百四十人；潼川路漕司就試者一千餘人，解三百人。益請於朝，故有是命。　詔自今諸州流寓舉人，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十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所保不得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事見建炎四年五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

【紹興六年】秋七月　案是月丁卯朔。己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湖南去歲大旱，民多流亡。今夏又復旱，而一路連興大獄，無辜就逮，死於狴犴者甚衆。望特降旨，除有罪當繫者治之，其餘干繫，一切疏放。詔本路憲臣躬親巡行如震請。後五日，左司諫王縉又請諸路並依湖南已得指揮從之。

辛未，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孫近言：見行宮制學士二員，今已有學士朱震、直院陳與義，乞罷兼職，不許。　起復右文殿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桷落職，令吏部差監澧州在城酒務。先是韓世忠道桷陳乞淮陽功賞，而桷以空名印紙增填其從行吏士冒賞者衆，爲世忠所劾，故黜之。是月丁丑降詔獎諭，既而桷言當待次之官，乃許持餘服。九月己卯得旨。

壬申，大常寺少卿何慤權尚書禮部侍郎。　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措置營田王弗行屯田員外郎，同提領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能制曰：嗚呼，爲君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中原未復，不可去兵，而再三發輸，民力已困，旰食宵衣，凡以爲此。日者頒營田之敎於四方，而未有大效，孰能爲朕趨時赴功，以紓兵民之急乎。爾才力治行，有聞

於時、戶部郎部知其曲折、其以少農、遂蓋斯政、吾將循名以責爾實、其推勉勵、克就爾績、時雖未以强淺出師、故專置一司措置、於是貲等乞再給錢三二十萬緡應副支用、每十莊募土豪充監莊、假守闕副尉、興免身丁、依軍中例行劵、俟秋成日、比較所收最多者正補、每縣增置十莊就緒、令尉各減磨勘二年、州縣官避事便文之人、許本司劾罷、皆從之。今年八月甲辰降旨　詔川、陝諸州應奏及刑名疑慮等文案、許制置大使司酌情斷遣、用席益奏也。　故檢校少保保靜軍節度使高公紳、故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公紀並追封郡王、二人皆士林子也、宣仁聖烈皇后之上賓也、二人以遺恩自防禦使升拜留後、公紀先卒、及免喪、公紳乃除節鉞、至是其子世則數以惇、卞沮格遺恩爲言、遂有是命。公紳紹聖二年十月卒節鉞

癸酉、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試兵部尚書、　直顯謨閣提點台州崇道觀張燾守起居郎、　右朝奉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守起居舍人、本中以范沖薦召還、未入見、詔曰、本中學術淵源、本乎前哲、文采聲譽、絕於搢紳、更歷險夷、遂爲耆舊、可特賜進士出身、遂有是命。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季仲試太常少卿、吏部員外郎王迪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詔新法綾紙度牒、除換給使用外、今後更不給降、應童行試經並權住三年、仍自今年爲始、先是令諸路僧道人輸綾紙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批鑄度牒焉。批度牒事、日曆不見月日、綱目繫此日所上封事已言之、則指揮必在此後也、當求他書參考之

甲戌、試尚書刑部侍郎呂祉、給事中晏敦復並試吏部侍郎、祉仍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　左司員外中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耿自求兼權給事中。　尚書司勳員外郎程克俊、左朝散郎黃次山並爲吏部員外郎。　左奉議郎范瑒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瑒知瓜寧縣甫踰歲、士民言其治狀於州、乞再任、守臣魏矼以聞、上召對而有是命。

丁丑、安定郡王令廬同知大宗正事、軍器監丞黃祖舜守尚書屯田員外郎、時王弗在建康、故中書引六曹郎官差出近例而命之。　賜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詔書獎諭、時右司諫王縉論唐郭子儀、渾瑊皆於唐室有大功、而恭愼抑畏、故能以功名終始、近者淮西以廬下將領有欺隳軍人之勞、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冒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奏、以俟誅戮、小心恭愼、有足嘉尚、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日之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賞賞所加、足以勸有功、凡勸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養戰士、戰士宿飽而競於立功、則強敵不足滅、而恢復可期矣、故有是賜。淮南事見六月己未、淮東事見是月辛未

戊寅、樞密院奏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兼都督行府都統制沿海制置副使馬擴丁母嘉國太夫人田氏憂、詔特起復、日下依舊治事。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言比都督行府恭稟聖訓、措置科斂之弊、以寬民力、內州縣賣官告、除大姓全戶承買外、如糾定乘戶姦數請買之人、雖已均敷、若未付送納、並截日住罷、非陛下勤恤民隱、何以及此、然全戶承買、雖曰勸誘、實出科敷、欲乞以承買納錢者

令諸縣別置簿籍、他日如有科敷、即令參照、不得更數、令以次得及之家均出。　海敕事不見日月、因公揆奏裁出之　公揆又訪聞營田人假官勢力、因緣爲弊、如奪民農具、伐民桑柘、占據蓋水之利、強耕百姓之田、民若爭理、則羣起攻之、以爲姦、斯民□□有失朝廷本意也、今來秋成收刈、竊恐營田之人、耕耘鋤莽、欲償其費、奪民之稼、以爲己功、侵漁掠劫、無所不至、望下營田司預行戒約、皆從之。

己卯、翰林學士朱震乞廢靖州爲縣、上曰、前朝開拓邊境、似此等處、尤爲無益、趙鼎曰、非徒無益、且復傾數州舉力、供輸不暇、至今爲害、上曰、朝廷拓地、譬如私家買田、倘無所獲、徒費錢本、得之何用、當時肯議之臣、深可罪也、乃命本路帥司相度、後不行。日曆實錄子以此月己丑行下、蓋是月十日。　尚書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行左司諫、公輔市至行在、上召見而命之。　監察御史黃珪能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御史臺主簿閻邱昕守監察御史、故奉議郎贈直龍圖閣張廷堅加贈右諫議大夫、依所贈官與恩澤、以其家援例有請也。

庚辰、宣撫使明州觀察使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宮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鋩、意其未戢、力言於上前、是日、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關外事、寖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輩、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　僞齊錄載僞詔云、江南依前做做宣和間所爲、宜任內官馮益、御樂等、令悉受賄賂、官員受素遊者、往往等買妾井輔、輔竊揭榜之、頗與馮御樂等、遂即綱所得也、臣謹按日曆、上一聞益交關外事、即斥去之、則豫之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固與馮益可謂無是理者矣、其書順行於世、故不可不辨辨　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觀、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搏、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蒲而遣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正人、其黨拿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　此以日曆及遺聞事實、論樞密院事、當參考詳之

辛巳、都省言、人戶典買田宅文契、昨限半年投稅、仍免倍稅、又斷罪人戶、往往樂於輸納、今聞倘有未曾趁限去處、蓋緣原降指揮出限別無約束、詔更立限半年。元降指揮、日曆未見月日　是日、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發荊南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統制官焦文通、準備將趙樽等偕從焉、彥未至鄂州、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使人邀請、艤舟相見、彥許之、而俟風順即解纜張帆下鄂渚、其疾如飛、飛岸觀其過舟、歎服久之而去。　無克小屋六月壬子、詔荊南府依例帶湖北安撫使、時已召吳璘帥府保蜀軍、承宣使王彥爲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以湖南漕臣權帥事薛弼代之、彥入境、彥遣親兵七千人來迎、其將官王太尉未有去意、遂令親兵入境、未起已報新帥入府、乃與交政、仍趣彥所部八字兵一萬赴行在、人頗不樂、躬馬帶鞍、師彥亟統之以行、按荊南先除薛弼、經略使者、乃庶也、但此時庶未到、而留先至荊南交割耳、所云彥未有去意及入字軍不樂赴行在、他書皆無此說、更當詳考

壬午、左承議郎陳康伯行太常博士。

癸未、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　淮西宣撫司參議官韓璜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以張浚言、見修濠州城、須官措置移運也。

乙酉、責授忻州團練使王仲嶽復左中大夫、奬宮觀。仲嶽上疏稱述宣仁聖烈皇后定策之功、且訟父珪不忠之謗、故有是命。

戊子、侍御史周祕乞諸路疏放干繫人、如命官犯贓、合用供證者、本身雖無收坐之罪、亦聽暫時勒留對證、其淹延妄禁者、令憲臣按劾、從之。初、上既從朱震、王縉之請、命諸路釋拘繫之人、而祕謂命官犯罪、先推干證、今一概釋之、恐獄吏舞文、縱釋贓吏、故有是請。後數日、中書舍人董弅復言、諸路見勘命官公事二百二十四、其間姦贓不法等罪、爲數百二十有一、有及三四年未決者、干連禁繫、死於狴犴、不知其幾何人、望令諸路憲臣詳加檢察、按其滯繫、以副陛下欽恤之意、乃命刑部申嚴下行。弅奏請在八月丙申。

癸巳、詔川陝監司守倅內係宣撫司便宜所差、未受朝廷告敕之人、日下並罷、用都督行府奏也。行府又奏、宣撫司自能勦除後、以雜功遷轉將士、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取索改正、若委有勞績、令所屬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賞、內有出川歸部之人、令吏部依濫賞條具申省、皆從之。　彰武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利州郭浩爲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邵隆知商州、並以所部軍馬之任、其金州權隸川陝宣撫司、仍令隆聽浩節制、經略商虢金均房安撫使柴斌俟浩至日赴都督行府、經原經略使楊政兼權利路經略使、專管本路戰守軍馬事務。　翊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兼知綿州節制軍馬范綜令再任、用席益奏也。　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兼淮南漕運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兼行府主管機宜文字提領市易務張澄陞直寶文閣、充轉運使、他職如故。　直徽猷閣川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進職二等、忠翊郎閤門祗候吳扶、忠訓郎吳擄並爲右承事郎、扶、擄皆玠子也。

甲午、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愼選監司郡守、以爲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能否、但當留意宰相耳。鵬舉再任廣德軍在是月己酉。　詔營田課子除樁出種子外、且令官收四分、客戶收六分、次年已後、郎中停均分、自今請佃官莊做此、用都督行府奏也。

乙未、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蔡安疆言、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名爲宗、世補環衛官、以奉祭祀、著於甲令、然自艱難以來、宗籍散闕、所存無幾、立嫡以繼、沒不可推、今諸王之祀、十年不供、願詔有司考諸王之世、酌情之宜、選屬近而行尊者各一人、補環衛官、襲封公爵、奉祀不怠、詔禮部討論、權戶部侍郎兼權禮部王

俟言、太常寺令封爵以嫡、而安疆所乞屬近行尊一節、不應奬封條令、難以施行、事遂止。是月、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大略謂今內侍猶以奔侈相勝、資友燕集、尚有宣政之餘習、遠而將帥各以富貴自矜、財用節於陛下之一身、所省幾何、而盡於天下、安得不匱、高祖親奪韓信兵柄於成皋、光武躬拒尋邑大敗於昆陽、繫海內之望、消未萌之釁、不得不爾也。獻帝則失之矣、曹操威望隱然震赫、而天下拒曹、漢鼎潛移矣、豈非獻帝不能收攬威福之柄所致歟。今日之事、若諸將過江、分道並進、臣願陛下移蹕建康、親臨六軍、料敵督戰、非常之功、盡歸陛下、四海之望、復安往哉。西漢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唐太宗分置府兵、而關內居二百六十有一、藝祖平定天下、養兵止二十二萬、而京師十萬餘、皆明乎內重外輕、強幹弱枝之勢也。今禁旅單寡、將領怯懦、卒有蕭牆之變、何以待之、欲乞以五大將軍各取五千人、更番直衛、在諸軍未爲妨事、而禁衛益二萬五千人、則心腹無患矣。仍別選智謀威望可以服衆、忠義誠實、果於衛上者爲殿帥、庶幾首尾無顧盼之失、侍從之官、其任宜久、今也凡應是選權侍郎者、多不俟及二年而改除、除正任者、多患久次而求去、其請外也、不在於方權之時、而常在正任之後、皆爲身謀也、非爲國計也。欲乞重侍從之選、必可與共圖興復之人、然後用既用矣、非有大故、弗聽便私而去、苟故爲異議、以冀退罷、亦察其姦、而明正典刑、以爲背公營私之戒、以近事觀之、如造交子、賣戶帖、批度牒、或方行而遽罷、或既行而旋易、大抵皆因一人建言以爲可行而遂行、又因一人建言以爲不便而遂罷、雖見否而革、尚愈於遂非而不改、然政令之不一、所損於治體亦多矣。欲乞今後每創有建明事、送尚書省集侍從臺諫本職官會議、委侍從官一員同右左司董其事、謂之審議司、其可不可之因、以稟宰相、宰相判其是非、取旨而行、若猶有疑焉、不憚再議、必歸於是而後已。今諸將行軍、喪師失地、則未嘗有罰、收復殘破之空城、則等第推賞、以目今在蜀一軍言之、一年保守和尚原、朝廷賞其功矣、大將增封加爵、而全軍轉五萬官資、又一年復失和尚原、大將不聞有敗績之責、而餘兵不復視一官一資、是以敗爲常、以無勝負爲功、不復爲恢復之計矣。今乞大明誅賞、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使人人知所勸懲、則功無患乎不成、今諸大將爵居師保之尊、權視輔弼之重、擁強悍之兵以自衛、奪生靈之財以自豐、所欲賞者雖無功、人得冒處而不疑、所當罰者雖有罪、彼且保全而不問、大臣畏避而不敢斥、諫官指陳而未嘗行、方茲多事、未可卒治、臣願陛下以漢高祖、武帝、先主爲法、以唐明皇爲鑒、徐以計銷其勢、使之由而不知、庶無肘腋之虞矣。自古取勝之兵、在精而不在衆、今天下之民力困於養兵、而兵籍之數、類皆無實、且以蜀中論之、都逐趙開、應副關外軍糧、紹興五年之數、比紹興二年四倍、比三年三倍、比四年一倍、每歲倍索、稍有稽緩、直申朝廷、遂云誤國、夫糧所以贍兵、必兵倍增、然後糧亦倍增、未聞其逐年益兵也、度其私心、蓋謂倍索糧數、必有虧額、恐因寇至兵潰、欲移罪於漕運之臣、其自謀則善矣、如社稷生靈何、臣愚欲乞選擇文武官各一員、按閱諸軍之兵、其有年五十以上者汰之、雖

年未至而有疾者亦汰之則勇者存而怯者去怯者並押送營田所收管願歸農亦聽歲用之費必十省六七矣今大將統兵各十數萬號令不行士卒不練賞罰不明欲乞詔文武有學識通曉軍政之人考古兵法可施於今者勒爲成書頒之軍中上下遵守庶幾兵皆可恃勸而成功陛下施行臣所陳汰屯兵之冗食去軍帳之虛名廣克儉之風行勸農之實而又減宮祠之俸察軍功之濫省不急之官則用度節財有餘斂取有經矣凡官私之須莫不出於農奈何踰日浸久上之人無一語及農非特不勸督也又從而推沮之接送官吏之上下農也在任者給親朋之負重農也遞兵不足而般運官綱亦農也一方有警而負兵器齎行糧亦農也至若公家賦斂私門租課一有不足或械之囹圄或豎之邸肆槩然如以長繩聯狗彘獄吏執鞭而隨之路人洒涕爲之不忍而州縣恬然不恤爲民者何苦而爲農乎今殘破州縣不耕之田豈可勝計流民散徙而爲盜賊盜賊招安而爲官兵官兵復仰給於縣官田野半空賦入甚微耕者既寡而食者愈衆上下困竭職由此也比者朝廷建營田之官行營田之政施之淮南固亦宜矣若衆行於遠近州縣則民之復業者爲營田之兵所擾是以欲歸者不敢被擾者復去非特無益而又害之欲乞營田只行在江北所有江南民未歸業處詔守令誘勸百姓歸業有力者令其自營無力者官爲假貸以招復逋逃勸課栽植之多寡爲守令之殿最如是則田野闢而倉廩實百姓足而國計豐矣民爲邦本而興民最親者莫如縣令欲令得人其術有五曰遴選曰重權曰量才曰久任曰勸沮不拘資格必惟其賢在內委省郎以上在外委監司知州歲舉一名注籍吏部有闕照鄉貢路分差注仍赴堂審驗然後給敕委縣令稽攷佐官之勤惰上下半年申州及監司稍假以權俾佐官協力逐路審訂須簡分爲四等應舉官充縣令者亦等別之蓋以三年爲任未滿不得遷已滿而民願借留者聽再任凡成任則具攷課條中事件而別爲三等政績優異者擢以省臺寺監之官次則與增秩次則與減年政績無聞者退歸選部不得復任縣令貪冒無恥則放歸田里永不敘用行此五等而縣令不得人者未之聞也長源書凡六千餘言其大要如此　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克蘄春府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

【紹興六年】八月丙申朔詔寺監正丞博士司直評事六院倉場庫務編修檢計議官並去替半年方許差人已除未到人並別與差遣願就祠廟者聽議者言今日用人之塗自郎吏而上莫匪遴選其下則有寺監丞一等蓋以待資望未深初召用者率三四人守待一闕使其才可用將試之於數年之後是姑以虛名予之願詔大臣略行措置使天下之士才能有聞者得效所長毋使棲遲羈旅終以待闕而去庶幾人才輩出宏濟多難故有是旨

戊戌右迪功郎權滁州軍事村官林珣特改右承務郎以薦對也　權戶部侍郎王俣言近年以來諸路監司被受朝省指揮甄習太甚恬不爲意且以事干財用者言之有坐待措置而踰年不報者移用錢數是也有逐季比較而全年不開具者住賣錢數是也有責令樁管而二年不具數者上供錢物是也有許令蠲減而二年不覈實者逃閣之數是也至於稅場增分酒務立額擅使獻納錢拋失綱運米如此之類不可殫數雖省部舉催他司究治鄰路取勘終無結絕大抵或欲欺隱錢物或欲庇護官司或欲遷延歲月或出於懈慢或出於無術故頑者付之以不報黠者雖報而不盡其視符命蓋蔑如也欲望明詔大臣應諸路監司廢弛鹵莽乖謬出限違欠等事令六曹類聚申尚書省委官看詳擇其尤甚者顯責一二其餘嚴立之期倘或稽違必罰無赦庶幾少儆外服以稱陛下孜孜圖治之意詔如所奏每季類聚申尚書

省委左右司看詳將稽滯最多去處取旨重行蠲貸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言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脚乘之費不與臣聞閩廣之間往往有不舉子之風以成丁之後遂爲家害故法雖設而莫能禁願詔有司講求諸路丁錢丁米之數隨田稅帶納非小補也乃命諸路漕司具本路有無丁錢丁米及如何催理申尚書省

己亥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檢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入對言司馬光家屢向者伏蒙聖慈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竊惟光爲國宗臣遠近中外言及之則以手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祀乏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卹昭示四方爲忠義之勸光族系單寡自今止有族曾孫宗召一人難以使之出繼欲乞令宗召權主光祀特與添差就近一合入差遣光名德顯著其後衰絕如此朝廷特恩不容有援例者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積爲嗣而積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論沖令編類進入沖言光平生紀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纔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旨即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爲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爲愈也輒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要之此書雖不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矣於是沖裒爲十册上之其書今行於世上因覽沖奏謂鼎曰光字實端勁如其爲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薨於台州年三十七訃聞贈特進輟朝二日令所屬量給葬事

庚子集英殿修撰權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劉子羽祠部員外郎都督行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撫諭川、陝還至行在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懋亦自行府歸上皆召見之　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今二聖北征遠在沙漠願陛下跬步在念斯須不忘焦心勞思以圖恢復期於報父兄之讐雪積年之恥若乃前日懷姦罔上陷吾親至此不忠不義負國之徒吾痛恨之殺而勿貸可也今日有竭忠盡力創平僭亂俾廟社復安庭闈無恙必思所以厚報之庶幾復還兩宮得以盡問安侍膳之禮如此用心孝斯至矣用兵以來勞民費財願陛下誠意惻怛孚於四方雖曰取之不敢不以道雖曰用之不敢不知節凡一金之細一縷之微未嘗妄有所費也其間貪吏猶嘗並緣爲姦重害於民者吾痛懲之劾而勿赦儻能體國愛民撫循不擾俾均而無貧勞而無怨必思所以重賞之事平之後庶幾與民休息盡能無名橫斂如此用心誠斯至矣中興根本不出於此願陛下守之而勿失行之而不倦實宗社之福生靈之幸疏奏上大感動是日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賜三品服令尚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　白身穆松年特補承信郎添差監秀州都酒務先是兵部侍郎司馬朴在燕遣松年間行以敵情來告故官之饒州童子梁璵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璵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上親試

射六發四中　直祕閣王庭秀卒

辛丑選人文旦循二資進士崔岩補上州文學岩子方子也先是上遣中使持子方奉秋解命學士朱震校正而中書以旦所上春秋要義付震看詳震言旦博採衆說以明聖經非篤志此學積之歲月不能成書子方一時名儒獨抱聖經閉門講學專意著述自成一家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子方雖沒其後尚存望賜旌褒以勸來者故有是命　子方已見紹興二年六月

癸卯徽猷閣直學士兩浙都轉運使李迨進職四等爲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賜銀帛三百匹兩令臨安府差從卒百人自襄、鄧便道星夜之任徽猷閣待制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先是開復興制置大使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蔣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但干錢物並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大使司截都運司錢就果、閬、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一赴行在庶得盡所欲言又言軍務惟錢糧最爲要切欲乞自都督府節制其調發則無輕舉妄動枉費錢糧虧損威勢自都督府節制其用度則將兵請給皆可覈實裁處量入爲出公私無由困弊即今公私俱困弊無所措手矣朝論悉言開興玠益不可共事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子羽自川陝歸言敵未可圖宜益治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川陝宣撫使劉子翼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欲以其軍屬子羽子羽辭乃命出守　紫巖小傳載此事於明年四月末置誤

甲辰手詔曰迺者強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巡霜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爲人之子而雞鳴之間不至爲人之弟而鴒原之難不聞睿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埸多虞遭戍經時不離甲冑飛芻越險久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鎮投戈來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茲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時張浚自江上來歸　浚詣行在未見本日日蹟八月九日甲辰張浚款告聞遂浚以內引故修注官不書也　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不同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僞地僞知鎮汝軍薛亨案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帥維藩治春秋舉異舉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親帥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爲可用會諜報劉豫有南寇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趙鼎來實曰是秋探報實有南寇之意乃議前期幸平江就近應接張浚先在江上已令張俊韓世忠移軍居之鼎謂非便浚堅欲爲之鼎以其行府指揮不欲力爭每爲上陳其利害云　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分減一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出並隨行在所處分其餘百司常程事務留臨安府聽行宮留守司予決內有不可予決者即申奏行在

所。修武郎王恪爲閤門祗候知隨州。　海賊鄭壓、鄭廣並補保義郎。壓受福建安撫使張致遠招安。故有是命。其徒十九人授官有差。

乙巳。詔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權殿前司解潛以所部精銳千人扈從。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留臨安府彈壓。兼治殿前馬軍司事務。

丙午。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充集英殿修撰。知潭州。慤引嫌力辭。故有是命。　左朝請郎知巴州句涛爲尚書兵部員外郎。涛、新繁人。少從張商英游。至是以范沖薦得召。涛入對。具言今日首行嘉祐之法。次舉元祐之政。既用其法。當究其意。既究其意。當行其實。上稱善。　顯謨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爲巡幸隨駕都轉運使。　直顯謨閣新除兩浙運副使李謨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

丁未。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孟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趙甡之遼史云。秦檜爲行宮留守。張浚薦之也。初與孟庾皆除留守。而同爲觀文殿學士。庾以先除。欲居檜上。檜曰。檜實爲宰相。公執政耳。檜宜居上。爭久不定。奏取旨。乃以庾爲副。案二人同日單除。而檜先入謝。庾後數日方至。又除目已帶同字。八月丁巳。續降旨。秦檜孟庾並日下供職。與甡之所云全不同。當考。　詔景靈宮神御令溫州四孟行禮。俟還臨安日如舊。

戊申。手詔賜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重於君臣。堯、舜之至仁。無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敵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君之誠。距宜安處。將時巡於郡國。以周視於單師。爾其慎守封圻。嚴戒侵擾。虔共乃職。護俟朕行。　是日。湖北京西宣撫司第四副將武經郎楊再興引兵復西京之長水縣。　右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黃潛厚卒。　詔侍從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時戶部侍郎王俁先往平江措置。於是兵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侍讀學士范沖、中書舍人陳與義、權戶部侍郎趙鼎、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祕、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王縉、監察御史趙渙、劉長源、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員外郎徐林、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編修官孫汝翼、吏部員外郎黃次山、鄭士彥、戶部員外郎周聿、比部員外郎薛徽言、太常少卿林季仲、博士黃積厚皆從。仍以大中兼權吏禮部尚書。鼎兼權戶刑部侍郎。又命祕興殿前司統制官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錡與管軍解潛同總禁衛。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寧止、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右司員外郎范直方皆爲行府屬。而新除起居舍人呂本中未至行在。近臣之留行宮者。惟吏部尚書孫近、侍郎委教復、刑部尚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崧卿、左司員外郎樓炤、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　按跋自求此時以左司兼權給事中。　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世將引疾乞祠。章再上。乃命出守。

庚戌。廣東經略安撫使逯南夫言。去朝廷遠。如遇經制盜賊事不可待報者。乞許便宜施行。訖以聞。從之。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孫近充龍圖閣學士。復知紹興府。從所請也。　徽猷閣待制程昌寓落職。昌寓守江州。爲漕臣逢汝霖等所劾。詔南康軍治罪。而昌寓亦上奏自辨。且詆汝霖等不法。至是獄

成。法寺當昌寓公罪徒罰金。上命貶秩。後省言。昌寓初自乘義郎以鄧洵仁邀進詩頌。特換京官。特爲吏部審量。其守鼎州。拒寇無功。及移九江。恣橫廢法。望別議罪。故有是旨。　年初在去年八月癸卯

辛亥。太廟神主發隨安。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今者車駕巡幸。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仗。舟船牽挽。已有兵梢。膳羞之俸。不過隨宜。竊恐所過州縣。帑幕供帳。極於侈靡。舟船人夫。煩於調發。飲食膳羞。過求珍異。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爲己功。不恤民力。皆非陛下恭儉愛民之意。伏望戒飭州縣。勿爲侈費。若排辦太過。有苦於百姓者。令監司按劾。從之。

壬子。直寶文閣川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充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朝廷以吳玠與計臣不和。故用其幕客爲副焉。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上覽遺表歎息。特贈徽猷閣直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張浚曰。執中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錮二十年。晚乃遭際陛下。而年齒已老。不得爲陛下牧尺寸之效。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者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紹述爲說。其所斥已者。盡逐以誹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爲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爲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上皇之意也。執中薦錄餘官第七十五人。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卒於溫州。以元帥府屬官。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

甲寅。秦檜入見。命坐賜茶。　江西都轉運使趙子渲言。龍泉縣民抗拒不納稅賦。官物。詔有官人特勒停。餘人杖一百。有蔭人仍不用蔭。又一月不足。並送遠惡州軍編管。其後間如此行之。日限無此。今以十月十九日江西運司檢準狀增入。

丙辰。中書門下省請尚書省應給降敕劄。並依舊式。給降內敕。添用中守階銜。六曹諸官司申省及承受詞狀。內有格法合取旨事。並簡畢送。不須取旨事。並隨事批劄行下。又詔應章奏房舍進入用寶降奏出狀。不俟畫寶。先次作奉御寶。留守司用印付所屬施行。皆用中書請也。按此條文義未明。疑有脫誤。　直徽猷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時中陞直寶文閣。知湖州。

丁巳。詔權罷諸路。俟過防秋日如舊。以右司諫陳公輔言。扈從官員數不多。又當道路之間。講讀故事。皆所未暇故也。　左朝散郎馮檝試宗正少卿。

戊午。孟庾入見。命坐賜茶。　大食蕃客蒲囉辛特補承信郎。仍賜公服履笏。以福建市舶司言。囉辛所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理宜優異推恩故也。

己未。寧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章淵爲德慶軍節度使。充觀使。　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今折納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詔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絹各折七千。

江南六千有半，以米斛價例紐折，每匹折米貳石。戶部勘當到事理，日限不審，今以九月十七日至捕乞不敢頭子錢劄子，井九月二十七日中書門下省勘會別立米價指揮增入。

白身吳琰補保義郎，琰、玠從弟，自陝西來歸，故錄之。　是日，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竊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辨實。不可懷愛憎以爲去取，不可狥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爲進退。或謂應係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以房元齡爲賢相，而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爲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況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及其罪，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鄧芮有謀弒晉文公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子湛酒復中宗之良佐。況不爲芮與義府，而可誣其子孫盡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中，而人莫敢舉矣。臣嘗究前代明君之選任賢臣之進戒，唯孜孜切切，以辨君子小人爲要。凡親賢臣，遠小人，則國無不興隆；辨小人，遠賢臣，則國無不衰替。其所謂家世，實不繫於人才之賢愚，與天下之治亂，亦明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日以亡隋，而其智反足以佐唐；李勣、許敬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爲治，可使爲亂。其故何哉？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爲吾之用，則其爲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焉。臣敢併持是說以爲獻。伏冀陛下以判君子小人爲先，而濟以獨馭之術，勿拘於家世，則開天下之公道，洗積年之私怨，籠絡海內智能才傳之士，使四面交歸，不復它往，則賢者皆無遺，而治道興矣。

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論議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況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爲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之深仇也，罪通於天，幸逃族誅。今曰正使子孫，眞有可用者，猶不當用。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嫌，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寘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不知何以去遠小二字。　制曰：御史耳目之寄，自非剛明不惑之士，鮮克勝任。爾識趣卑陋，學術膚淺，嘗謂其恬退不競，擢寘臺察。今茲論奏，殊駭聽聞。朕於人才，唯賢是用，一付之公議。汝爲是說，意必有在，匪出於憎惡，則有所阿黨。不然，則汝之昏憒無知也。乃若引用事實，尤害風教，何至是哉。紀綱之地，非汝宜處。斥歸銓選，往莅權征，循省之餘，勉思學問。熊克小麻。

止稱上殿官劉長源，蓋不考其爲御史也。

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正有識錢添給，至是始增之。

辛酉，武節大夫榮州刺使兼閤門宣贊舍人薛安靖爲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充沿海制置司參議官，仍與右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同共措置海道事務。　進義校尉陳晟爲承節郎，以都督行府言，晟自河北從楊珪還朝，乞推恩也。　武節郎王遠除名，虔州編管。遠，崑山人，以朱勔給使授官，因事至縣庭，詬

詈邑宰，法寺當私罪杖，該恩原。守臣言其情重，特有是貶。　右奉直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安邠追五官，添差監郴州在城酒務。左中奉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賈若谷降三官放罷，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軍前糧食屢闕，伏望旬臣赴行朝應副使喚，免致有誤邊防，虛負罪責。而撫論官劉子羽等亦言，得制置大使席益咨目，稱邠端坐廨宇，一向弛慢，故貶。

壬戌，詔侍讀、侍講官自今並許正謝，著爲令。時行宮留守秦檜、同留守孟庾並兼侍讀，檜以前宰相入謝，詔賜衣帶鞍馬，而庾亦以是日受告，審於朝三省言：講讀官在法雖無許正謝之文，緣多係前執政及從官，兼充理宜正謝，故有是旨。　詔左司郎官樓炤兼權中書舍人，審行戶房文字；中書舍人傅崧卿兼權戶部侍郎，吏部侍郎晏敦復兼權工部侍郎，宗正少卿馮檝兼權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並行宮職。馮檝兼職，據檝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辭免轉官狀結銜知此，而日限不審，當求別本參考。　是日，僞齊遣兵掠鄧州之高安鎮，於是守城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韓遹坐降一官。遹十一月壬辰降官。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

年三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吏部狀在明年四月癸卯。　觀文殿學士行宮留守秦檜言：伏覩陛下親御六軍，往護諸將，而臣罪戾之餘，還蒙召用，切顧屢從鑾輅，身冒矢石，伏念臣陷敵累年，敵國詭計，稍知一二，賊豫狂謀，備見本末。若有探報遠近，或可以備顧問。至於留司職事，孟庾有已試之效，其人詳練慎密，欲望聖明特加財察，優詔不許。　祕書省著作郎張九成直徽猷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以成言父老乞侍養故也。　右中奉大夫和郴州許和卿降二官放罷，先是和卿之子太虛以捕獲宣章土寇之勞免文解，而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言：祖宗以來，監使知通親戚，不許於所部從軍，以革冒濫，乞申明行下。和卿遂罷。

甲子，廢白州爲博白縣，隸瓊州；龔州爲平南縣，隸潯州，以廣西提點刑獄公事郭孝友言：二郡土曠人稀，不能憑官吏之費故也。

乙丑，詔信安郡王孟忠厚、德慶軍節度使韋淵特許赴行在。　是月，詔權貨三務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二十四年收二千六十萬有奇，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五十六萬有奇，乾道六年三月癸丑立額。

許推賞。大率鹽錢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

左宣教郎盜專府府學教授程敦厚應詔上書，且獻所注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敵、覈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聰、審慮，大略言敵勢方堅，吾寧未復於兩河，而不忍輕用於民力；願汰冗兵，節浮費；又言宰相有好功之志，非社稷之福，願陛下加意審慮，寧拙而遲，無速而悔。又上趙鼎書，言今日之事，戰未必爲是，而和未必爲非，要不可令敵執其權，而反以制我。鼎亟稱之，張浚曰：姑試而用，未晚也。乃除通判彭州，教

厚之元孫也。之元，眉山人，故少傅，數厚上書，以文集行狀參入，而不得其時，故今年六月下詔求書入月，張浚始自行府置幕，且附此月末，當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

【紹興六年】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政、董先引兵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上已登舟，詔守臣李謨御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上於舟中與宰執論岳飛之捷固可喜，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守計，然兵家不虞勝惟慮敗爾，萬一小跌，不知如何，更宜熟慮。趙鼎等奉命而退。　邵武軍進士危無咎特補下州文學，以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無咎從軍日久，委有勞效也。

戊辰，上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渙之儲偫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究實。匯言渙之和借塗金瀉器至十收辦衛士五千人食用肉直千緡，而止償民三分之一，乃削渙之二秩，仍令匯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上曰：朕猶恨翼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己巳，次阜林。上謂宰執曰：岳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吝賞典，欲得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鼎曰：河東山寨，如韋銓、龔鞏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爲我用。上曰：斯民

不忘祖宗之德，吾料之必非金人所能有，鼎等曰：願陛下惟德孜孜，經營常如今日也。

庚午，上次秀州。　直祕閣王□□□並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　權殿前司公事解潛、帶御器械提舉宿衛親兵劉錡各罰銅八斤，坐以不經御史臺印驗旗號舟船，於禁衛內乘使，爲侍御史周祕所劾也。　起復右武大夫文州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權鋒軍統制韓京領和州防禦使，以掩殺嶺南諸盜之勞，故有是命。

辛未，御舟次平望。

壬申，次吳江縣。　平海宣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蘭縣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行宮供職，是日，偽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鈞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先是劉麟嘗養俠士蒯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孝純自留得其陰謀。孝純書云：蒯挺訪臣曰：有人自兩浙來，擄宋命御書云：聞好黃庭堅墨跡，□□得之喜曰：吾將計矣，近以黃庭堅墨跡二十餘本授挺，令□□□道等教學，務令精肖，不久與相公相見，臣方知誠臣愛欲令挺置獄七首，藏行二浙，以幽堅之書，取媚於陛下，博以肆其猖獗矣。　又言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爲戎器者，以厚直償之，所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且幕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儻利於吾，彼寧不爲之禁。豫大懼，遽能通貨場，又言豫遣使封廣王。事見三年九月乙卯。　羅誘上南征議。事見四年七月。　盧偉卿乞師，李成獻策。事並見四年九月。　徐文犯通泰。事見三年五月辛酉。　防俠士，禁商販之可爲軍器者。事見閏。　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貝勒之糧道，擣劉豫之巢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解。又言山東長吏皆本朝舊人，日望王師之來，爭爲內應，以贖前愆，惟李鄴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孝純嘗與鄴論及朝廷，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漸事見二年六月戊戌。　故孝純及之。孝純所上之書，偽齊錄有之，不得其年，其書有云：自太原失守，於今十年，以年計之，當是紹興五年，而書中所引多紹興三年事，不知何也。如云：徐文北奔烏珠四犯，皆在三年，敵出助兵，李成獻計，皆在四年，則其書當在金強未入犯之前，今且依徐夢莘北盟會編附此，疑非今年也。書首稱鄴尚書左僕射，按偽齊有左右丞相，而無僕射，又孝純久已離去，此時偽相乃劉麟、張昂爲之，姑附此俟考。

癸酉，上次平江府。以水門隘不通御舟，乃就鑿於城外。百官朝服乘馬扈從至行宮，賜百司沐浴三日。

甲戌，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乞赴行在，扈從優詔不許。

乙亥，韓世忠自楚州來朝，上特宴世忠，令入內內侍省都知黃冕押伴。上督世忠進兵，世忠不從。此事連蛙之遣，疑不書世忠入見，但于今月十五日書世忠辭免御筆，今併附此。

起居郎張燾兼權給事中。　乘羲郎郭奢卿、忠翊郎行營中護軍準備將韓瑤並爲閤門祗候，以彥卿自北來歸，而張浚言瑤向其川陝宣撫司，皆獻陳法，頗有可采也。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添差洪州兵馬鈐轄王才令再任。

戊寅，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撫問江東、淮西宣撫司諸軍家屬之在金陵、當塗者。　詔元在職事官日輪一員面對。

己卯，上謂執政曰：前此大臣誤國，科斂百姓，以供不急之費，今日正役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眞有愧也。

詔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與制置大使司及川陝宣撫司行移並用申狀。書檢不繫銜。始趙開於兩司並用申狀。至是改之。

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發之疾者。得陛下所賜藥。皆一服輒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輒命醫者診脈。纔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　詔臨安府百司移行並增行宮二字。　行宮留守司奏。以祕書少監吳表臣兼參議官。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兼詳議官。祕書省正字胡珵兼主管機宜文字。又請右承議郎通判臨安府袁復一。趙令結並兼幹辦公事。大理寺丞吳彥章準備差遣。皆從之。復一以十月己亥令結以十月己未。彥章以十一月庚辰奏辭。今皆書之。　詔四川應上供內藏封樁等錢。並許都轉運司拘收應用。從都轉運使李迨請也。一曰。封樁禁軍闕額錢。二曰。減罷吏人請受錢。三曰。耆戶長雇錢。四曰。經制頭子錢。五曰。贍學租課錢。於是樁撥提刑司錢八十九萬。後四日。迨始辭行。

辛巳。詔龍圖閣直學士汪藻所辟編類詔旨官二員。並理在任月日。俟成書投進日。比附自來修書體例。取旨推恩。　右朝請大夫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聰問直祕閣。以樞密院言。聰問在閩中招捕海賊鄭廣宜力故也。又賜福建安撫使張致遠詔書獎諭。致遠賜詔在是月甲申。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范沖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爲考異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哲宗皇帝實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據甚明。亦乞別爲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爲名。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沖看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處。卻發回史館。庶幾不致妨廢。從之。　鑄行在所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印。　岳飛以孤軍無援。復還鄂州。　是日。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涪州。初。焞因辭新命。右朝議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因奉詔卽所居敦迫。焞始就道。因時已有罷命。俄除知開州。因除都在十月辛丑。

癸未。詔太廟神主權奉安於平江府能仁寺。遇朔享日。令太常寺焚香。　詔嗣濮王仲湜、安定郡王令廬交互赴行在。　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行宮戶部賜帛。自昭、江山人也。　直祕書淮西宣撫司參議官李健知宣州。　降授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陸彥欽知婺州。降授右朝奉大夫直祕閣范正己知衢州。彥欽等始爲吳玠所劾。送漳川府治罪。而中書言別無合勘理事。故以郡守處之。孝祖在去年閏二月。　是日。左司諫王縉入對。乞江、浙人戶預以米斛折納紬絹者。抵斗交量。勿收耗。凡頭子雜費之類皆捐之。翌日。如所請行下。時縉以大臣不和爲憂。乃言。今陛下所以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閒。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閒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縉疏在此月而不得其本日。因繫上殿附見。

乙酉。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權都督府參議軍事王彥免持服。彥行至鎮江。遭母憂。上疏乞解官。不許。仍趣還引對。時左武大夫康州刺史种潛爲彥中軍統制官。從至行在。詔潛領文州團練使。亦以金帶賜之。潛、師中子也。潛入對。潛還官。蓋在十月丁酉。

丙戌。故左宣義郎石芳特贈一官。芳、元符末爲太學正。坐上書入邪上尤甚籍。停官。與元府竊管。至是用其家請而贈之。　詔宜州守臣兼帶提點買馬。

丁亥。吏部侍郎晏敦復、權戶部侍郎王俁等上紹興重修祿秩新書五十八卷。看詳一百四十七卷。乞鏤板施行。詔俁落權字。敦復與離所提舉詳定官各進一秩。凡所刪定官。遷秩者一人。選人改京秩者五人。其後俁再辭。乃止遷一秩。三省戶刑房已下減磨勘年有差。

戊子。詔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劉光世軍錢糧。副使俞俊應副張俊軍錢糧。子諲與俊不協。俊數有論奏。而光世、向氏壻也。故改命之。尋詔子諲與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俞俊兩易。子諲乞還政。不許。子諲與俞俊兩易。在十月庚子。乞致仕不允。在戊申。今皆書之。　命戶部員外郎霍蠡就鄂州置司。專一總領岳飛一軍錢糧。　左承議郎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計有功充都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

己丑。徽猷閣直學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趙子渲陞寶文閣直學士。以中書言。子渲應副岳飛大軍及行府官兵錢糧無闕故也。轉運判官逢汝霖令再任。　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憲差建州學教授。憲安國從兄子也。　有學行。累召不至。右朝請大夫知處州呂丞問、直祕閣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悆、直徽猷閣知衢州吳革各進一官。以三省言。丞問等究心郡政。吏治民安故也。　溫州進士張頤召赴都堂審察。頤、瑞安人。以歲旱民饑。率鄉人就陶山湖之側。築陂儲水。溉田萬餘畝。小民就食者且千人。龍圖閣學士章誼時守溫州。上其事於朝。且言頤素有文行。衆所推許。乃有是命。

庚寅。直祕閣秦梓知臺州。　尚書左司郎中耿自求言。竊見祖宗以來。內自京師畿邑。外及五路。養兵數百萬衆。所以重本兵也。頃詔天下諸州府。招刺一二萬衆。先足禁衛兵額。次招上中禁軍。仍寬以數年之限。歲選強壯及等之士。以充其額。詔樞密院措置。　是日。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僞齊劉豫因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高慶裔在兵間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帥。左副元帥魯王昌初在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爲己有。及宗維以封豫。昌不能平。歷言於金太宗晟。以爲割齊腴之地以予人。非計。晟不從。及是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爲援。且乞先寇江上。亶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封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收則我受其敝。況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元帥濟王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僞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改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權諸路兵

馬大總管，尚書右丞李鄴爲行在右丞，諸護軍事，戶部侍郎偁長軍爲行在戶部侍郎，兼行軍參議，又以故叛將李成、畢李大旅征蒙犯虜此時爲偽命侍大夫安化軍承宣使知鄂州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縣，以趙宣、徽、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僞詔榜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諜報豫挾金兵來寇，主管殿前司公事楊存中在淮壘，先以二百騎馳至盱眙，觀形勢，遂奏事，留宿內殿三日，條上擒寇之策，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州，聲勢了不相及，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淩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辛卯，中書舍人董弅言：陛下雖當巡狩，必載廟主，然近歲時享，徒以有請勿殺牛者，至三牲不備，而謂之隨宜，今陵寢尚淪僞境，歲時衣冠之游，未獲嚴奉，獨有太廟神主，祀事必過於厚，情文始稱，願明詔禮官舉行，以稱陛下祗事神靈之意，從之。　都督行府擬定盜賊徒中自相招誘出首賞格，五十人以上，守闕進勇副尉，三千人，忠翊郎，凡十等，仍並賜銀絹有差。

壬辰，上諭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閒去取，有益治道，郎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唐鑑正可爲諫官耳。何備盡鑑，高宗之崇儒謀學，卽太宗皇矯靈鑑，風烈蓋抹，而殺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況聖訓有曰，跌之務學，欲知治亂成敗，若子小人之迹，而他日之讀通鑑，去取皆益治道，唐鑑正可爲一諫官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飾說云乎哉。　左諫議王縉言：竊見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敷，有不能免，已降指揮，官戶並同編戶，所以寬下民也，諸處寺院，有莊產多者，類請求於貴臣之門，改爲墳院，乞免科敷，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戶既不免，墳院之名，蓋緣官戶，豈得獨免哉，況又前宰執員數不少，所在皆徒，僥倖干請，使莊產多者獨免，則合科之物，均之下戶，非官戶同編戶之意也，詔戶部申嚴行下。　左朝奉郎林叔豹知饒州，叔豹爲御史，坐秦檜黨，久斥至是稍復之。　進士何疇獻孫子解語，賜束帛。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咸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蓋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巂諸郡，以大渡河爲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南市戰馬，通道遠夷，其王和譽遣溥平官入獻方物，陛下詔遣其直，卻駙象，賜敕書，卽桂林遣之，是亦藝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不可不爲陛下言之，今日干戈未息，戰馬爲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而所可慮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賈靈鬼爲姦，審我之利害，伺我之虛實，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願密諭廣西帥臣，凡市馬之所，皆用謹信可任之士，勿任輕猥生事之人，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漸減廣馬，庶幾消患未然，詔劄與廣西帥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

【紹興六年】冬十月乙未朔，上率百官遙拜二帝。　右朝散大夫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直祕閣，上召璨入對，乃有是命。璨初除不帶茶字，當時張澄改除，乃并以茶事屬監司耳。

丙申，詔諸路州軍，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少壯人，招填禁軍闕額。　尚書右僕射張浚言：昨令兩浙、江東州軍，勸誘大姓就買官誥，今來將欲就緒，望將每州勸誘及三十萬緡以上，知通縣令當職官各減二年磨勘，及二十萬緡，減半推賞，從之。後旬日，中書言：恐當職官趁數希賞，卻致科敷，乃命行府覈實，如無抑配擾人，卽如前詔。中書所奏，在是月丙午。　秉義郎李綱特除名，送潯州編管，綱、入內黃門也，主承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坐罪轉歸吏部，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趙鼎、張浚聞之，奏綱不法，下大理獄，具坐嘗與光世交通，光世爲之市常州田數百畝，又遺以五十金，法寺當綱贓罪徒，追二官罰金，鼎進呈，特有是命，綱後死於貶所。　趙甡之中興遺史，嘗思嚴祗侯李綱者，能臨詞，善小說，主奏飛禽，呂頤浩在都堂，聞飛禽數百，其聲如音樂，問之曰，鵝鴨也，詰其所主，曰內侍李綱所養，每鴨有金鎖鎖其足，又有鸚鵡之屬甚柔，皆御前者，頤浩不樂，明日奏之，詔逐吏部，與主管飛禽，有官人皆與遠惡州指使，綱遂居於金壺之別業，綱皆爲劉光世承受，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頤浩聞之，下大理寺，除名勒停，潯州編管，死貶所，甡之係此事於紹興三年二月，恐誤，後考何，此皆誣張浚，禮部侍郎，按此時平江未有檄書，

當是傅等得浚二十一日所遣書有大過之語而爲此說也世修所謂呂頤浩等論李者蓋呂頤浩奏議中深斥宦官之弊故有此言若謂書則頤浩爲首倡由即張而稱呂時非所記必誤張浚復辟記云傅等得臣書同手書立之條臣以令天下宰相朱勝非力阻其事亟於五六遍留凡七日始有稱州之命此得其實但以日計之亦復參差今且刪潤修入節錄章疏亦稱浚蓋私書被責與復辟記同今附在後　初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瑴奏疏言臣訪聞朝廷近日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詔堂殆無虛日昔王淵康履之交結黃潛善汪伯彥之自謀皆以開舉天下不能動搖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今廟堂之上請託干與行而不疑者必以調兵之強足恃是未之思也嬴秦王莽非行乎祖宗之德澤垂二百年今雖潰兵散卒爲盜未有一民奮臂其間者蓋宋之德不可忘也惟願民心共尊王室乃可長久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朝政先是傅使其黨建言凡蔡謙章疏乞露名行下蓋欲言者懼二凶不敢斥言其罪瑴疏入不出瑴見太后請降付三省后乃出其章示傅正彥傅正彥銜之按瑴此疏以甲午上未知何日降出今因論張浚事附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太后令瑴至都堂與宰執議朱勝非等唯唯瑴再上疏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爲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日原載此疏於十六日甲午尤誤不報瑴遂遣所親金使藍祝爲前驅金以精騎繼之萬一出此支梧不暇矣鼎復以書與浚云使楊張協軍掃蕩之後敵騎未必不望風而遁蓋兵家之勢如此折彥質亦以書言之尤切鼎爲上言之上曰此謀之善者也因令鼎擬定所以措置之方上親書賜浚且曰今有數條與卿商量初未嘗執定決行之也其後浚謂沮害其功者此也明年書者論折彥質言推南之役首隨敵兵襲賊圍寧生此浮輩亦觀望去不詳書尾一意投合且出其私意非公言也按此與朱冀所錄張浚行狀及張栻所作王縉墓志全不同以史及他書考之其實鼎專爲守江之計而浚力贊請將遣兵以此與議餘具此月癸卯趙鼎進呈注

於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阿里雅貝勒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不敢覬望上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疑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榻前力爭至於再四彥質密奏異時誤國雖斬冕鋸以謝天下亦將何及上不聽乃命祉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猊將東路兵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於濠蘄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爲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至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趙甡之遺史云劉光世軍廬州陷劉麟入寇其勢甚熾密申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遣保太平州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助爲之請遂檄光世退軍張浚大怒遣向子諲等督光世復還廬州林泉野記所載亦同按光世但私請於鼎無緣便降密劄許其退保此所云恐誤然張浚行狀稱鼎欲迫令肥之成召岳飛之軍東下而日曆十一月九日癸酉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則是朵當降此指揮也姓之或有所據姑附著之更俟參考浚甚怪之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

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上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趙鼎事實曰時鼎又嘗沂中徑趨合肥以援光世而張浚謂楊軍新敗勝當少依然劉猊已還合肥光世輕進已回江北人情大懼浚急以書與鼎曰欲上親筆江上先作一指揮行下庶諸將用命鼎遂行府檄令不行有失機事即自上令者軍事已急萬一少有差跌利害不測須自朝廷主張其事庶使張浚事有皆勝上深以爲然乃親呈親筆付浚云有不用命當依軍法從事浚乃使人傳此御筆馳往合肥見光世微出示之光世驚駭大呼諸將曰汝輩且向前致取許首級即踴馬而出諸將率其部曲倉皇追之鳴兵方大集光世遂與之馳血戰終日鳴鏑大敗是時非朝廷措置以御筆督之勝負殊未定鼎之誠心協濟如此而鼎者謂沮軍事可謂厚誣矣按日曆明年五月丁丑載上語不進軍者當行軍法乃指謂楊沂中與鼎事實迥不同

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統制官王德、鄭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皋於霍邱賈澤於正陽王遇於前羊市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閤門祗候孫暉夜劫其寨又敗之初光世言糧乏詔轉運使向子諲濟其軍九月戊子子諲晝夜併行至廬州而光世兵已出東門子諲直入城見光世具其綱船至岸次光世乃止己亥詔平江府城內外民旅買賣饒物出入並各從便自上駐蹕以來有司舉行京城錢不出門之禁繼價貴踊右司諫王縉以爲言乃罷之　右中奉大夫李平仲起復充四川制置大使司檢法官平仲開封人舉明法爲大理評事不去廷尉者十年職至丞梁師成用事欲見之平仲不往建炎初出知榮州代去丁母憂寓居於蜀至是席益奏用之而平仲卒矣　右從事郎平江軍節度推官趙處孫特改右承事郎翰林學士朱震等言處孫內行孝友施於政事明敏可觀故引對而有是命辛丑詔提點淮南公事張成憲重別措置大軍所須茭芻毋令擾擾時淮泗大軍所須茭芻甚夥而成憲均之楊、楚、泰州暨高郵州每州十萬束至二十萬束民間津送每束有至五六百錢者右司諫王縉請令諸軍願得錢就便收買者蠲餘令采之近地僱人以官舟運之故有是旨　右迪功郎李若樸試大理司直若樸若虛弟也　左文林郎鄭剛中、右迪功郎李都並充敕令所刪定官剛中、金華人爲溫州判官受知秦檜故檜薦用之鄭已見　資政殿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縣人十三員政績乞已任通判者與大郡見任縣道者與小郡並俟終更日赴任仍從本司總才選差內選人俟改官丁憂人俟服闋日依此從之時益所薦士頗衆而左宣教郎馮時行、左通直郎樊汝霖爲之最後皆知名汝霖、金堂人也時行已見　罷四川諸州軍縣鎮酒官一百七員用席益奏也時川路多置比較務科定人戶出錢以資妄費民不堪之上聞命益相度裁減益請州縣有官可兼鎮市鄉村相近者並罷餘令都轉運司選差中制大置使司審度給劄從之　詔巡幸隨軍都轉運使例減半壬寅顯謨閣直學士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爲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帶御器械劉錡副之翌日更命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爲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汝嘉等乞以右通直郎新知濠州蔡延世等二人充參議官量賜激賞錢仍令浙西漕臣淮南提點官應副軍食皆從之然克小麻載汝嘉此除於十月癸丑誤

左迪功郎方疇、左從事郎朱翌並爲敕令所刪定官、翌、載上子。敏上、恬宰人、靖疇、趙鼎客也。疇已見元年五月。監察御史趙渙請令御史臺今後日受諸路詞訴、其事重害、日久不決者、申取朝廷指揮、共監司州縣留滯經時、載處失當、亦許依法彈奏。詔御史臺所受諸路詞訟、如有事理重害、日久不決者、具申尚書省、取旨遣詳、餘如所請。　詔總制司餞令諸路州軍通判依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別用庫銀樁管、依限起發、非專降朝旨、不以是何官司並不得應副。如違、通判先降二官放罷、仍令提刑司檢察、時諸郡多截用總制錢、申乞除破、都省言總制錢乃朝廷於常賦之外諸色到錢數、故申飭之、尋命監司守臣擅行免借截用者觀此。後皆在十一月丁卯。　詔廣西路宣和官鑄當二小平錢、並令行使、有鼓唱爲毛錢之人、重行決配。　右通直郎督都府幹辦公事張斛引對、翌日、詔賜同進士出身、與陞擢差遣。　是日、劉猊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與猊前鋒遇於趙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麟於合肥。

癸卯、趙鼎進呈劉光世所奏事宜、上曰、光世之意、似欲退保采石、鼎曰、據諸處探報、殊無金人、如此則自當整擊、若官軍與豫賊戰而不能勝、或更退撓、則他時何以立國、但光世分兵隨處禦捍、已見失策、今賊兵既以渡淮、唯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擋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茲爲得計、萬一使賊得志於光世、則大事去矣、折彥質曰、誠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朕度金人行兵不如此、止是劉豫之衆、若合張俊、光世之軍擊之、理無不勝者。　鼎後錄日曆所記、修入、按鼎所奏、與趙家記錄、及當時諸官論列、全不同、當時鼎與折彥質初欲抽兵、後知無金人、乃有此奏也、不則彥質輩時敢記、容有餘過、亦未可知、更當詳之。

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猊遇、賊據山險列陣外營、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擺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後、短兵接、卽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張宗顏等自泗州南來、率兵俱進、賊衆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一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輩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猊敗、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先是上賜德親劄、諭令竭力協濟事功、以副平日眷待之意、德奉詔、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饒米僞交鈔告敕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敦武郎王萃拒之、彥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趙鼎事實曰、初麟、猊之報甚急、張浚會是出江上、未知爲計、歸白上、上聽曾謹、附、皆患自疑、詔、檄上親率行諸將、於是皆恐懼、奔命、楊沂中自淮上率吳錫、張宗顏直前、與劉猊遇、多破之、使麟賊失援、大敗而還、皆舉之始謀也。　呂中大事記、自紹興四年、趙鼎爲相、論青與金分道入犯、鼎決親征之議、於是世忠進屯揚州、流星灰牌之計一行、盜擾於大儀鎮、而金、酋俱遁矣、鼎又議浚可當大事、以楓府親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而軍聲大作矣、自五年、論么賊平、東南無警、區、於是鼎左浚右、進平章事、兼領樞密、俱帶都督、浚出師以行、府爲名、而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雖

孟庾、沈與求有三省樞密奉行府文書之議、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諸賢聚會、一時號小元祐、與自六年浚親行邊、盛暑不懈、命世忠自承宣以圖淮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岳飛屯蘄以窺中原、張浚當進屯盱眙之計、而鼎與浚同心、實張使以當聽行府命、皆浚以逢率不必奏朝廷、恐失機會、故僞奇入寇、浚獨奏有進擊狀、退保之論、盜諸將以一人渡江、卽斬以徇之、實於是協沂中捷於藕塘、北方大惑、而金酋劉豫、與此紹興四年以後、七年以前、所以又大異於紹興之初也。　大司農少卿樊賓、請沿江閒田不成片段者、比民間例、止立租課、上等立租二斗、次減二升、又次一斗有半、召人承佃、免一年租、從之。　故朝奉大夫會稽追一官、罰官以致仕乞任子、而吏部言、則用明堂約局改秩、雖已身亡、亦合審盜、故有是命。

乙巳、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被旨令催促趙開應副吳玠軍前糧餉、臣卽考其稽滯之由、方見得見今水運、尚係以前歲計合起之數、蓋緣遞年登帶、以至今日、臣準指揮催促、雖據回申、止是泛稱已牒逐路運司管認措置裝發、並無的確已未起發之數、由臣人微望輕、無以號令諸司、竊恐緣此上累國事、伏望特降睿旨下趙開、應本司文移、略行報應、庶於職事、免致嚬弛、趙鼎乞令開分析、上可之、時益已命逐路漕臣分認地方、遞相交割、後半月、又言、開別不應副舟船及水脚錢、乃詔開與逐路漕臣同措置津運、如軍食少有不繼、並一等取旨。　後皆在是月庚申。　歸正人黃捷特補成忠郎、捷、承縣人、劉豫之叛也、捷率鄉民保守山寨、數報賊中事宜、至是與其弟淵挺身來歸、故錄之也。　詔溫川府守臣景興宗進職一等、廣安軍守臣李璮、果州守臣王臨、宗王少卿、馮檄並進一官、去年蜀中旱、興宗等率民賑貸、檄居遂寧府、自出米數百斛以率鄉人、鄉人讙趨之、饑者賴以濟、制置大使席益聞於朝、故賞之。臨、郪縣人也。　日曆無此、今以紹興七年十月八日尚書省檢會指揮修入。

丙午、右從事郎鄂州蒲圻縣令劉旁循一資再任、旁爲邑再歲、戶口益增、用都使者請而命之。

丁未、左宣教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羅蕭可進秩一等、先是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蕭可奉表問起居、且言自古用兵、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靳、黃間、約岳飛兵相爲犄角、以夾擊之、大功可成、繼而王師屢捷、綱又奏陳利害大略、以謂竊見間探所報、僞齊乞兵於金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見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盧賊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當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墮、則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厲、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詔獎諭、綱再奏、願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羅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給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多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　故武經郎种廣特贈武翼大夫雄州防禦使、廣守陝州、死於難、張浚在陝西、嘗贈一官、至是樞密院以爲薄、乃申命焉。　事在建炎元年四月。

左司諫陳公輔言，在法臺諫官不許出謁，許見客，都司大理寺官並禁出謁，休日許見客，比緣多事廢弛，往往不依法禁，非惟不能杜絕請求，亦恐有防職事。乞申明行下，從之。

戊申，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　左從事郎張登特改左承事郎，登以薦對而有是命。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馘甚衆，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顧趙鼎曰：可更戒敕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殁之人，亟爲埋瘞，仍置道場三晝夜，以示矜惻。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略曰：賊雖犯順，犯壽及濠，卿率師徒，臨敵奮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乞將至龜山、太平州人並轉一官，別有功人量與增賞。上從之。浚奏以七年正月丁卯下令揚言之。　左文林郎江州管內安撫司幹辦公事胡孰特改左宣教郎，孰在政和中嘗上書言當以堯、舜之道治天下，不當用黃、老之說，又言蔡京誤國，童貫、梁師成等不當用事，坐奪官，舒州編管。至是用趙鼎薦對，乃有是命。壬寅，上謂鼎曰：朕昨覽孰所上疏，極爲忠憤，而孰纔編管耳。此有以見道君皇帝之聖德也。若據諸人之意，必殺之矣。制曰：朕側席圖治，渴聞讜言，爾頃在難言之日，銳然獻忠，以取竄逐，豈知有今日之遇乎。爰因造朝，召對便殿，遂俾改秩，錫以贊書，庶幾四方知朕好惡。　直徽猷閣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祕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因辭不受，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蔡朝廷纔紀，朝廷察其意，爲之改命，仍賜詔獎之。

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七年五月癸丑印錢引，始此。　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右司諫陳公輔言：近行在職事官輪對已周，自今臺諫止有三員，逐日上殿，班次亦少，見在行在審計官告糴料糴貨鹽倉及茶場等，元不係面對上件文臣，皆係朝廷選差之人，今來若有已見顧面對者，乞許輪對一次，庶使臣下各得盡其所言，而艱難之時，亦少裨聖政之萬一也。乃命輪對如二年之詔。二年五月丙子詔行在職事官輪對，八月丙申罷之。

是日，張浚、楊沂中引兵攻壽春府，不克而還。

乙卯，侍御史周祕奏貸遣所得之俘，上曰：祕此意甚善。朕方痛念西北之民，皆吾赤子，進爲王師所戮，退爲劉麟所殘，不幸如此。今當給與錢米，然後遣之使歸。　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於是本閣官武經大夫帶御器械邵諤已下及資善堂官吏各進一官資。

詔省部應平江府管內士民陳訴事件，不拘常制，許令受理，用權戶部侍郎王俁請也。

丙辰，直龍圖閣知建康府葉宗諤陞祕閣修撰，中書言：宗諤治效有聞，民安其政，故陟之也。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入對，論平江之民所甚苦者，在於催科之無法，稅役之不均，彊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遂使下戶爲之破產。今欲革此二弊，若責之監司，則不過移文於郡守，責之郡守，則不過移文

於縣令，是三人者，吏課茲委，酬應多方，雖有敏強之吏，功不能專，力所未暇，況吏不盡才，則又非徒無益也。伏望明降詔旨，專委通判一員，均平稅役，先開首原之路，次舉告成之令，詢考鉤稽，責以期限，賞信而罰嚴，則二弊可革，貧富俱安，公私共濟矣。乃命左朝奉郎添差通判府事孫邦措置，後不果行。　詔江西制置大使司辟右迪功郎李琦上猶縣丞指揮勿行，琦以李綱奏辟，仍乞免避本路茶鹽官親嫌，詔特許。而言者謂丞闕當用京官，琦攝官未及二考，無舉主，不在奉辟之數，徇李琦而廢朝廷之法，四臣竊惜之，命遂寢。

丁巳，修武郎張勳特換右通直郎，勳在劉光世軍中，權主管機宜文字，張浚言其有學行，乃策試而命之。

戊午，改廣州事真觀爲來遠驛，以備招來諸國貢使。

己未，趙鼎奏：比見探報，劉麟所起山東、京畿人夫，有自書鄉貫姓名於身而就縊者。上曰：何故如此。鼎曰：苦其力役耳。臣昔在陝西，親見調夫，而民間大不聊生，號哭之聲，所不忍聞。是以聖人常以用兵爲戒。仁宗皇帝勤儉積累四十二年，府庫盈溢，下無貧民。上曰：他時事定，願不復更見兵革。

庚申，右司諫王縉言：州縣和糴關子，勒合繳連，多所阻滯，乞令只於關子背批鑿年月日，州州用印給付，任其使行。從之。　右宣義郎賜緋魚袋李弼追二官，改正章服，弼自國子內舍生以進明堂頒授官，校正御前文籍，改秩賜服，至是自言恐合審查，故有是命。　是日，都督行府權鋒軍效用易青爲廣東賊魯萇所執，青不屈死之。萇本軍士，去爲盜，後受經略使李綱招安，以爲承信郎，已而復叛，至是經略使連南夫興撫鋒軍統制韓京會於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萇營，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將趙縉棄外，謂縉曰：汝大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耳。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易青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家。賊怒，焚之，青詈不絕口而死，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關門祗候，官爲爲祭焉。青殁皆在十二月癸卯。

辛酉，左從政郎王湛循二資，湛獻負薪論於朝，起居郎權給事中張嶷言其人可用故也。按此至道有二人，其一人進士出身，紹興十一年除軍器監主簿，其一人從軍補官，紹興十一年爲樞密院計議官，此乃有出身者也。

壬戌，直祕閣知雅州李革爲陝府西路轉運判官。　廢梅州爲程鄉縣，隸潮州，又廢長樂縣爲鎮，時梅州之北四百餘里，地不耕種，人無室廬，而長樂戶口不滿數百，故用諸司奏而廢之。十四年復梅州。

詔太平州編管人范藏移惠州編管。藏初以上書詆誣昭慈聖獻皇后，奪官編置，至是復獻書張浚，詆毀大將，故竄之。此恐是指劉光世。當考。　是日，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遣左承議郎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後二日，除直祕閣，遣還。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賓客往來其間，遂不協。及楊沂中奏捷，鼎卽求去位，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

駿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暌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爲慮。鼎曰。萬一議論紛紛。曲直淆亂。是時陛下必不能今日之旨。臣狼狽無疑矣。陛下卽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愼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東朝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並議回蹕臨安。以爲守計。上許之。朱熹撰張浚行狀云。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云云。上黯然從公計。今緩取附此。呂中大事記。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黃爲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爲之乎。自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檜爲之也。六年浚出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謀。亦檜爲之乎。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金中。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孫爲中國主。帝吾之歸有日矣。然爲慾苦屈辱之中。發此念。爲此言。於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獄誅奉達之人。方歸陛下南狩日遠。日忘慾恢復之心。則來建都之地。臣所未喩。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可也。今乃息心於一隅。何繇恢復。

故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郝仲連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更與七資恩澤。始錄河中死事之勞也。事見建炎元年五月。

江南東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吳序賓乞去歲本路三州旱歉流移歸業之人。與免差役一次。從之。

十有一月乙丑朔。進士詹叔羲特免文解一次。仍賜帛三十匹。叔羲、玉山人也。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言其可採。故旌錄焉。　太常謚故贈少保种師中曰莊愍。

丙寅。故中大夫范純禮再贈資政殿學士。其合得恩澤。依數貼還。以其家有請也。後謚恭獻。純禮元符初嘗爲右丞。黨籍執政第二十二人。徐州居住。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言。近勦殺劉忠賊馬。盡淨生擒簽軍萬餘人。已將強壯之人。揀團入隊。天寒無衣。詔有司製綿襖四千授之。

丁卯。左司郎中耿自求言。殺人者死。古今不易之典也。吏緣爲姦。迎合時好。希覬賞典。不以情實。例奏可憫。苟盡原貸。生者卽幸矣。奈死者寃抑何。願詔監司州郡。今後詳究可憫之理。謂所以傷人。不應致死。偶而致死者。方爲可憫。若因鬭爭毆詈。復有用棒刃手足等殺人致死。則相犯各有輕重。尙何情之可憫乎。仍乞詔逐司州郡。如柰情疑慮。誤用法意。能雪活人命。自合依舊日賞典施行。庶幾絕官吏希覬之望。使生者死者。均被聖朝平允之澤。詔刑部看詳申省。　太常謚王巖叟曰恭簡。以其孫右迪功郎偁友有請也。

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張浚特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浚固辭不許。請回授其兄右承事郎直徽猷閣滉。於是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與求乞以經修一官回授其兄右迪功郎夢求。上皆許之。中興後。輔臣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浚乞回授在是月甲申。與求乞回授在十二月甲辰。　詔應轉對官。如有疾故。許實封投進文字。更不引對。

起居舍人呂本中引疾再請奉祠。不許。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都邑未定。禁衞單弱。望諭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武經郎閤門祗候知壽春府孫暉特遷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錄堅守水寨之勞也。暉言本府進士金覺贊畫有方。乃以覺爲下州文學。

己巳。右奉議郎以知濠州韓元傑以軍儲無闕遷一官。　停官人鄭滋上書言用兵急切邊機利害二策。詔滋敍故官爲左從政郎。　左宣教郎蘇籀知大宗正丞。籀、轍孫也。起居郎權給事中張致遠言。比罷待闕寺監等官二百餘人。蓋欲愼選才能。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新除。而籀乃以尋事馳騖。干請權貴。無恥而得之。士論紛然。以爲不可。遂罷其命。

庚午。詔張浚召還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上又別賜手書。遣內侍勞問。仍以端石硯筆墨刀劍犀甲賜之。

辛未。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與義爲翰林學士。趙鼎事實曰。張浚既因羣小離間。遂有見逼之意。會中書舍人陳與義不樂於鼎。遂傾心附之。乃以資善引范沖之說皆之。彼以爲奇貨。劉子羽與聞其事。皆爲人言之。　左司諫陳公輔請措置宮廟之官。毋使太濫。曾任侍從以上。俾給優者損之。曾經除名編置。罪惡重者。能之。百官祿料米麥數多。亦當酌中。例與折減。詔堂除宮觀。依已得旨。除見任郡守侍從外。並吏部格者。令御史臺彈奏。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上曰。淮西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凡所命令。不敢不從。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熊克小曆。先是詔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駐江州。癸酉。岳飛奏已承指揮。出止是岳飛趨發未至江州也。上諭云。飛自不須更來。則命止其行矣。與當書考。

丙子。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新知宣州李健、右中大夫直秘閣新知袁州汪召嗣並降一官放罷。健等爲劉光世軍中謀議官。金之入犯也。自廬還歸。且勸光世退保采石。至是張浚言。健等久在軍中。坐食厚祿。倉皇南渡。上下解體。故能之。中書舍人董弅奏。二人議罪施行。當坐軍法。今日正大明賞罰。以聳中外之時。不容輕貸。乃又降一官。

丁丑。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留守孟庾自臨安來朝。翌日。辭還。　都督行府以立定回易庫官賞格。凡本錢萬緡。歲中收息及六分。賞錢二百千。遞增及十分。賞錢千緡。本錢五萬緡已上。各更轉一官。不及六分。令檢察司取戒飭。不及五分。申行府當議酌情行遣。仍勒令賠還。從之。　左文林郎新敕令所刪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贓。恤饑窮。嚴警備。每一詔下。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爲士大夫下勵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爲寶。但歲一歲之閒。得十數輩人物。乃足爲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

學士降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爲左宣教郎、充樞密院編修官。上諭在是月戊寅、降詔在己卯、剛中改官在辛巳。今聯書之。

戊寅、右司諫王縉言、竊見朝廷拋降軍須之類、諸路州縣承受、鮮有不均之民、閒者緣朝廷有不許科敷之文、監司不敢任科敷之責、而責之屬郡、知通復不敢任責、而委之屬縣、令佐欲避其名、則付之胥吏、姦弊百出、無不至矣。若自今以後、應和糴糧斛之類、有不免均之人戶者、逐縣各具承受之數、以編戶計之、少則均及上戶、逐等分上中下三等各若干、多則用物力或苗稅通計、每若干貫石當若干、零數與免、逐鄉開人戶姓名、逐戶具合買數目、并官給價錢、眞審大字、牓之通衢、使民間知其無廣拋之數、則胥吏無所容其姦。蒙右不得計嚴而幸免、善弱下戶無倍出之患矣。從之。　詔諸路宣撫司屬官、許本司奏辟、或朝廷差除、內京官並以二年爲任、願留再任者取旨。時議者以爲自兵興以來、士大夫一入軍中、便竊議而鄙笑之、指爲濁流。皆緣朝廷未知審擇、一聽其辟差、故所用之人、或坐罪廢、或報私恩、或因應副、或出干求、貪利覓官、略無去就之節。有更十年而不遷者、故條約焉。　右宣教郎知廣州信豐縣彭合轉一官、俟任滿日與陞擬差遣、合、盧陵人、守臣孫佑奉詔薦其材略有餘、蓋不入城、故有是命。　故右朝議大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以其曾孫右朝奉郎致仕偉乞以覃恩一官回授也。偉先見建炎二年。　諭爲吏廉、紹聖初、引年告老、有司以諭子孫皆亡、不許蔭補、遂絕祿仕、湖北諸司上其事、請官其曾孫偉、以爲天下廉吏之勸、奏可著爲令。　封嘉陵江神爲善濟侯。江自鳳州之梁泉、歷興、利、閬、果、合、渠、以入大江。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正係餉軍漕運水路、望加封爵故也。

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與似漢人、近時米芾鑒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隅、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家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詔韓世忠駐軍淮上、簡練有方、金、豫畏服、不敢輕犯、令學士院降詔、遣內侍廉祖道往軍前撫問、仍以銀合茶藥賜之。　右修職郎趙衛特賜同進士出身、爲諸州教授、以薦對也。

壬午、左從事郎黃豐爲敕令所刪定官。豐初見建炎元年二月。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初、宣撫副使吳玠以水運稽留、欲從陸運、而都轉運使趙開以其費大難之、上命益措置、至是益言、蜀中民已告病、而軍尚乏食、詳觀弊源、圖所以救之、不一而足、所以奏請轉般、欲於上流水澀之時、併運在閬、利近處、春水生後、一發運至軍前、庶免如今年夏秋、頓至闕絕一也。又奏請於利、閬州就糴入中、庶免如今年多支腳錢、而運遠路之貴米二也。又於遂、彭、嘉、黔等州、打造運船、及自用收拾水流木、斫伐官地木造船、庶免向來擕船之弊、致客旅逃避、棄毀其船、官失指準三也。秋初於閬州急糴萬斛、以應軍前急闕、又遣官於軍前計議梁、洋就糴十萬石、庶免如向來陸運之弊、人民役死、田萊多荒、又得軍前早有糧餉四也。行下三路漕司、任責起發、合運之米、自五月後來至今、在倉米數、起發將盡、庶免如向來積米在倉、軍前告乏五也。又差本司屬官齎錢物往遂、敍、恭、涪、依私下雜買新米、就近發赴軍前、卻於西路水運

最遠去處、兌樁米數、省水運舟船之費、而民無科糴之苦六也。時開已召而未去、亦言、制司就果閬市軍儲、非是。已見今年八月癸卯　議者又謂伐木造舟於邊禁非宜。李綱嘗奏請。　而玠與益相疑、事亦竟止。是冬、復行陸運、名曰支移、民間率費七十千而致一斛糧、夫死者甚衆。支移事以明年七月漢陳剛所奏修入。

乙酉、詔隴右郡王趙懷恩令四川制置大司使月支供給錢百千、先是懷恩自熙河入蜀、依閬州宣撫司、及司廢、席益奏徙居成都、久之、乃有是命。

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亙者、以贓獲罪黥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皆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也、然自仁宗而降、寬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爲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憸人盜柄、搢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苗亙事日厤不載之、會要於貶門亦無之、今以本中奏疏附入、按本中明年四月罷去此事必在數月之間、故因其兼權戶部命書之、當求他書於錄本日。

丁亥、日中黑子沒。

戊子、諸王宮大學生不徵特選一官、不徵、濮安懿王後南班官士奈子也、母病、割股肉爲藥以進、故褒之。己丑、故翰林侍讀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仁宗皇帝所賜飛白字及御書、賜銀帛百匹兩、洙在翰林、仁宗問今歲科舉內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於他書、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喚、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

庚寅、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李若虛以所擒僞知鎮汝軍薛亨等赴行在、上引對、進若虛官、賜章服、仍釋亨罪、命以官付飛軍中使喚、後四日、擢若虛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若虛除漕在十二月甲午、今聯書之、其遷官賜服日厤不書、又日厤止云薛亨放歸、而岳侯傳云、上敕薛亨等、賜銀絹、并各人官資、上更賜一官、付侯軍中使喚、故附此、若虛遷官賜服、以周祕勸疏修入。

辛卯、祕書省正字朱敦儒兼權兵部郎中、行在供職。　進士朱昉應詔上書、謂地震咎由失信、中書後省奏其言明切、有補治道、詔永免文解、仍賜帛三十匹。昉、無錫人也。

壬辰、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用左迪功郎新府學教授范仲殳請也。仲殳、成都人、奏疏言、本府學殿、建於東漢之初平、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九百四十三年、蓋天下棟宇之古、無過於此者。上從其請、命仲殳就持以歸。　右承議郎知邵武軍趙子木至官言利害、詔特減二年磨勘。日厤不載子木官階、今以武陽志增入。　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雅圭、劉待舉來、朝廷慮其與金人爲間、是月、詔賜雅圭等銀

帛各百匹兩，及衣冠器幣而遣之。於是稚圭至明州而反。日曆無此，今以會要及吳市典論參考補入。初，劉麟等既敗歸，金人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猊爲庶人以謝之。於是金人始有廢豫之意矣。豫克小屋，於是金人廢豫之意決矣，此蓋因張匯節度所云也。考之謝書，金人前此未有意廢之意，今時匯所入。豫之初出師也，僞知臨汝軍宋著部夫後至，麟斬之，納其女於豫，繼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吾已去趙宋矣。識者曰：趙宋如是不可去矣。麟竟敗去，豫又免僞知濟南府劉復官，徙知淮陽軍劉觀爲東路留守，其要弟翟綸爲南路留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

【紹興六年】十有二月甲午朔，德音降庶、光、濠州、壽春府，雜犯死罪已下囚釋流已下。制曰：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外侮侵陵之患，誠不足以威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源，致彼叛臣，乘予厄運，頻挾敵勢，來犯邊陲，直渡淮濱，將窺江浙。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雖逆雛暫逋於天誅，而匹馬莫遺於賊境。敢循不道，深惻於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爲驅役，亦有本朝之舊臣，迫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蘇予不德，使至於斯。申戒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與懷於兼愛，本非得已而用兵，宜錫茂恩，以蘇罷俗。赦文、學士朱震所草也。　詔行宮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林泉野記云：檜知溫州，秦熺治聲，張浚爲相，上幸平江，擢軍，浚以檜柔佞易制，薦入使備員，乃除行宮留守。令不取。　趙鼎既與浚不咸，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勳鼎，至是德音既下，鼎復求去，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火，所燔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乏者。

乙未，詔左修職郎陳最已降溫州軍事判官指揮勿行。初，最爲端明殿學士知溫州李光所辟，而侍御史周祕言：令大中大夫知州帶一路鈐轄許辟本州官一員格，軍事判官差從事郎已上，爲一陳最而廢二法，豈今日之所宜。若謂光爲侍從，可以創乞，則今侍制以上，典藩者尚多，爲衆起例，尤爲不可。乃罷之。

右宣教郎通判鄧州黨尚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用岳飛奏也。

丁酉，詔權戶部侍郎劉寧止赴行在本部供職，仍令總領措置應副四大軍錢糧。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略謂彥質於敵馬南向之時，倡爲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君臣。乞賜罷黜。先是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破敵之功，蓋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金、豫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效。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先，則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疑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下巡幸詔書，誰爲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爲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有一警，難於遠避。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爲之，人皆習熟，難立圖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陸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上驟然從其計。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上問常與趙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凡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爲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侵內乎。光世將家子，將率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強弱不敵，宜且自守，未可以進。繇是與浚質俱罷去。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此據趙甡之遺史，闕史及世忠碑誌皆繫之日，蓋紹興七年正月十六日戊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遣右武大夫劉寬、諸軍統制來行在所投進，有旨劉寬特與轉一官，回授，即此事也。餘見七年正月辛巳。

己亥，賜劉光世、岳飛詔曰：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本非得已，並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原之人，皆吾赤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交鋒，何忍輕戮。庶幾廣列聖好生之德，開皇天悔禍之衷。卿其明體朕懷，深戒將士，務恢遠馭，不專尚威。凡有俘擒，悉加存撫，將使戴商之舊，益堅思漢之心，蚤致中興。是爲偉績，毋或貪殺，負朕訓言。樞密院奏光世之將馬欽、飛之將寇成等捕掠各五百人，並行處斬，已詰問欽、成，故有是詔。

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入見，因引疾求去，不許。

庚子，進士耿鎰、詹叔霆等八人伏闕上書。鎰等所上書，未見，或是圖趙鼎，當考叔霆已見十一月乙丑。　尚書省勘會，朝廷設檢鼓院，以求天下之言，前後禁止伏闕指揮，非不丁寧。今月七日，進士耿鎰等不遵禁約，率衆伏闕，顯是故有違戾，切慮軍事之際，因致搖動人情。理宜懲誡。詔耿鎰令平江府差人伴押赴紹興府府學聽讀。叔霆差人押歸本貫信州，並具已收管文狀申省。仍令尚書省榜諭。　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兼沿海制置使，徽猷閣

待制知明州仇愈改兼管內安撫使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兗充淮西宣撫司參議官用劉光世奏也。

辛丑以時雪賜沿江諸軍柴炭錢四貫撫司各萬五千緡殿前行司八千緡。詔鄂南蔣春城、貴州助教唐斌陞循州文學、斌、連州人元符末爲太學生上書詆誣迨本貫自陳辯聽顧至是特奏名入五等從例乞推恩特錄之。

壬寅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監修國史趙鼎充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制曰粤惟入輔之初密贊親征之議力與同列共濟多艱協股肱心膂之爲張魏虎熊羆之氣提方奏而祈去章屢卻而復來其詞學士朱震所草也詔鼎辭日令上殿出入如二府儀。朱勝非秀水聞屏藩云趙鼎、張浚爭幟浚自謂有御敵之功興復之筮當爲任國事調停從合謀及其羣興攻鼎出之案紹興九年四月殿中侍御史諸葛忠信論鼎利祿相洞命之臣故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賞之謂蓋指此事然是時陳公輔事疏既不降出則恐不應爲貶詞姑附此更須參考

召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赴行在將代折彥質也。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沖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沖再疏求去乃有是命。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試吏部尚書。熊克小歷載近此除在甲午誤。命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川陝諸州及撫問吳玠一行將士三省言頃遣宣諭五使川陝獨不及故命直方往勞軍且察官吏能否上召見賜御寶手詔面遣之如有違戾詔條者許先次改正。江東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直徽猷閣吏愿降授左朝奉大夫鄂漸來奏事且獻所俘偽統領官杜斌等上貸斌罪進愿一職漸一官遣還。

癸卯詔岳飛行軍襄漢正當雪寒令學士院降詔撫諭一行將士。

甲辰尚書司封員外郎蘇符兼資善堂贊善赴行在代范沖也。資政殿學士成都等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席益陞資政殿大學士。命吏部侍郎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呂祉往建康措置移蹕事務。

乙巳上與宰執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爲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持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則致大亂吁可戒焉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遠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尚書左司郎中耿自求引疾求去能爲直顯謨閣知嚴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與本府二通判火作地分兵官皆貶秩坐不即救火也。是日趙鼎入辭。熊克小歷載鼎辭相在此日誤。鼎既行上趣令之鎮鼎力辭新命且言臣才疏智短昧於周防無補毫分徒招怨咎是宜引分屏迹山林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折彥質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既去位彥質引疾求退章累上乃有是命。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加少保靜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仍舊宣撫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保城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右司諫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晉陞上邊士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俊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爲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爲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爲陛下建中興之業朝廷以俊、沂中功尤著遂優賞之沂中時年三十五也。

丁未手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朕甚不取可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於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考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於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明年三月癸未所書可參考。尚書省言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撫存饑饉招集流亡甚稱朝廷委寄之意並賜詔書獎諭仍令江東、西、湖南帥臣監司於旱傷州縣將奉行優劣各比較三兩處申省取旨賞罰。福建市舶司言蕃舶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四年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手詔曰朕惟發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貧緣軍須掊斂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邊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勁按以聞已戒敕三省官開道信使周行諸路苟庇覆弗治流毒百姓朕不汝貸自今軍事所須並令州縣揭榜曉諭除依紹興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詔旨施行無或違戾。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令行在所講筵供職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留守孟庾充行宮留守。詔川陝進士將來省試令四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其合預殿試人並赴行在仍給五人衙門期劵自是爲例。都官員外郎馮康國言四川州縣稅色輕重不同祖宗以來正稅重者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折科權衡與稅平準所以無偏重偏輕之患四川地狹民貧行之百有餘年常產之民甚以爲安近年川陝宣撫司隨軍漕臣與總司官屬貪應辦之賞矜措置之能悉將祖宗兩稅舊法折科輒肆改易反覆紐折收數務多折科一改遂爲永例乘業逃移由茲而致天聽高遠聲何由聞此蹈民之大患朝廷之所未知也伏望並行住罷一遵舊例詔如康國請

行下。仍令憲臣察其不如法者。

己酉。詔自今前宰相到闕。並許張燾爲秦檜故也。　左從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許忻特改合入官。堂除見闕知縣。令中書籍記姓名。俟滿日考其治狀。與內外陞擢差遣。忻翰弟。上召對而命。

庚戌。詔官職如在職二年已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與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閤門引見上殿。當參考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辛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卽日除參知政事。　詔監司守貳。委寄非輕。除授非人。百姓受弊。比年員多闕少。致有除代數政。尙虛選擇失當。其間不無實望未副之人。可令中書省開具已除監司守貳姓名。送中書後省御史臺。今後遇闕到前半年。並加銓量。如有不可任用之人。具詣實聞奏。與改作自陳宮觀。　三省言。知通等闕。近來往往取作堂除。致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詔知通除依舊格堂除。幷量留外。餘闕幷寺監正丞博士登閤檢敍進奏。官告文思諸司諸軍糧斡院倉場庫務局所法寺官外路學官。並令吏部按法差注。呂頤浩、秦檜之共致也。嘗以寺監丞以下闕歸吏部。紹興三年

四月。旋又復之。趙鼎爲政。稍取諸郡倅闕堂除。五年閏二月。　至是復以內外百闕隸銓曹。然不能久也。　詔樞密院都督府效士。並令附來年春選入類試所。就試時務策一道。分優平兩等。優等人再令學士院召試。訪以時務。文理優異者。取旨推恩。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　江州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安令黃覺不法。御筆令監司究實。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體究所訟不實。卽痛與懲戒。檢鼓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倘挾私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訐之風。亦非求言本意。　司農少卿提領江淮營田樊賓等言。淮南自兵火之後。肥饒之地。今多荒蕪。蓋因民戶稀少。艱於廣行召募。深恐所闕田土。不至大段增廣。今諸大帥屯戍淮上。而瀕淮之地。曠土千里。賊馬遠遁。邊境肅清。欲望特降睿旨。令諸大帥摽撥係官空閑。無主荒田。倣古屯田之制。斟酌多寡。於所部軍兵內。以十分爲率。摘取下等一分或二分。置立屯堡。使就田作。仍差諳曉農事將領主管。使臣監轄。依已降指揮。官給牛具借貸之類。其所收斛㪷。除樁出次年種子。官與力耕之人。中停均分。請給衣糧。並不裁減。其官中所得分數內。支四盤充主管官。六盤充監轄使臣職田。如遇軍事警急。則權住作田。併充軍用。候至歲終。比較以所收斛㪷。從本司保明申奏。優異推賞。如蒙俞允。乞以田五十頃爲一屯。作十莊。差主管將領一員。監轄使臣五員。軍兵二百五十人。如次年地熟。人力有餘。願添田。聽從其便。詔二大帥相度可否行之。　僞通直郎劉馝自耀州脫身來歸。以爲右修職郎。

乙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恥。不可不革。今有不用舉主。不問考第。因近臣薦對卽改官陞擢者。用此以待才能之高。而廉退自守。固善也。如亦與人不相遠。或事請謁而得之。聞者歆羨。安得不馳騖乎。初改官略資序差通判者。用此以待治狀著聞。奬擢示勸。固善也。如亦碌碌。資緣干託而得之。人皆有求進之心。而惟於作縣。安得不馳騖乎。故欲息奔競。必在朝廷有以息之。不澄其源。雖降約

束。無益也。欲乞明詔大臣。自今除實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頹風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三省遵守。

丙辰。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荊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仍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寶文閣學士新知潭州呂頤浩爲兩浙西路安撫制置使。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　新荊湖北路兵馬鈐轄張旦仍舊知襄陽府。劉洪道知潭州。充荊湖南路安撫機宜文字。楊晟爲夔州路轉運判官。用丙午詔也。初命詞給告。仍詔自今視此。　侍御史周祕請內責之戶部。外責之漕司。搜括失陷。裁損冗費。以每歲所入者。專充經常之費。以向所泛取者。盡爲不時之用。詔赴戶部。　詔淮北之民。皆朝廷赤子。迫於暴虐。使犯兵威。憐其無辜。死於鋒鏑。可更遣官於鞏塘鎮設黃籙醮三晝夜追薦之。　故武節郎劉廣特贈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與三資恩澤。廣、張浚部曲。淮西之役死焉。

丁巳。少保武寧保靜寧國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光世以王德追賊之勞。乃有是命。　翰林學士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賜之。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　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繆懦不職之人。申尙書省。時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言。國家方重縣令之任。然近在輦轂之側。耳目所接。無慮數十邑。尙有不能戢吏愛民。以副軫念元元之意。望督責監司。俾之按察。故有是旨。　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家彥投匭獻川陝邊防利害。且言宜撫司自王似、盧法原後。便宜轉行朝議。大夫至四十五員。皆非殊功異績。特以請求賄賂而得之。詔制置大使席益取索雜功改轉之人。速行改正。彥、眉山人也。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曰。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詔。吏部奏在七年六月己酉。自祖宗以來。以公私贓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兵部尙書兼權吏禮部尙書劉大中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免朝辭。趙鼎既罷政。大中引疾求去位。疏再上。乃命出守。大中入言。臣以愚戇。積多仇怨。優職便郡。豈臣可堪。至於直降指揮。免辭天陛。進退之際。臣竊有疑。重念臣父左宣教郎湜。見任處州州學教授。有此妨嫌。不敢隱默。乞一在外宮觀。詔不許。中書勘會湜合該避親。乃命湜易婺州州學教授。　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所尙。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尙。風俗因之。此不可不愼也。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尙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黨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黨同。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甚

盛舉也。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肯效，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蔡私植黨，復有黨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雲飛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册，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唯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如此，士大夫所尚亦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復祖宗之時，此今之務，若緩而急者。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慚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沖既去位，公輔以沖所薦，不自安，會耿南仲等伏闕上書，或者因指公輔靖康倡唱之陰，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詔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詳論者非之。熊克小曆略載此事於明年正月，但云上因講學者當以孔、孟爲師，按日曆，此日無此語，但於公輔奏後書有旨云云，則是大臣批旨也，今從日曆。

湖北經略安撫使王庶乞令澧、辰、沅、靖四州以閑田共招刀弩手三千五百人，沅州千五百，辰州千人，澧、靖州各五百。餘田召人承佃，從之。四郡刀弩手舊額萬人，靖康末，調赴河東，少還者，至是朝廷命相度招填，故有是請也。詔宗室添差不釐務者，皆作宮觀祿廟。尚書戶部侍郎王俁請申嚴截留免借上供及右曹錢物執奏不行之法。詔令非因軍期急速，不得輒有陳乞支借，餘從之。

權戶部侍郎張守兄避親嫌也。

辛酉，詔張浚監修國史。御筆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胡世將爲給事中。上謂參知政事張守曰：本不須親批，恐卿以鄉人爲嫌。守曰：臣蒙恩備位政地，纔旬日，未有一毫以慰中外，首召世將，必謂臣私於鄉黨。實以常州多士，時有進用者，臣頃在廟堂，屢遣此謗，凡惡臣者，皆以此藉口。上曰：擢用人才，豈可以嫌自疑。世將之賢，朕固知之。守曰：如世將人才，誠不易得，臣頃因嘗論薦，亦不敢以臣之私防嫌賢者。但世將雖陛下親擢，恐遠近不能戶曉。上曰：無慮也。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作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南一，先是上既詔銓擇郎官補用，而左司諫陳公輔言：縣令之職，尤爲近民，望將寺監承簿編刪六院官已改秩未歷民事之人，各與銓擇，取繁難大邑近見闕作堂除一次，還日陞擢如詔旨。諸見是月丙午。事下左右司，至是都司請以編刪已下嘗歷州縣未滿三考之人，堂除大邑，俟去替半年未有堂除之人，即於本路注擬，從之。直徽猷閣知廬州趙鼎直進職二等，敵之寇淮西也，康直乘城不動，民賴以安，故有是命。賜故安化郡王棄家建康田十頃，銀帛五百兩匹，棄守太原死節。事見靖康元年

九月丙寅，其子忠訓郎莊等流寓貴州，前是樞密院言其忠，召莊至行在，以爲樞密院准備差遣，至是又優卹焉。

僞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己之謀，是冬，遣皇子府參謀馮長寧請於金，欲立淮西王麟爲太子，以管其意。金主亶謂之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我未之聞也。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夏，國主乾順遣兵渡河，自天德軍至塔坦，取所亡馬而歸，不假道於金。時左監軍薩里干在雲中，不敢詰。僞齊錄有劉豫謝封曹王表云：「俄知廢罷之謀，愈堅懼指責之心，是金人廢之之意，豫蓋先知也。今略採取附見。」

是歲，樞密院始空名給據，許諸軍代名之人赴軍審填，一切不問。紹興九年九月辛卯所審可參考。兩浙轉運司始取整州、平江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緡，自是以爲例。右率議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爲金所拘，至是九年，或謂行可嘗上金帥書，譽以不戢自焚之禍，以謂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哉。若所以遺趙氏，實於秦劉氏萬萬也。是歲，行可卒。未幾，其副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元邁亦卒於金中。行可十四年正月丁酉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

【紹興七年】歲次丁巳，金熙宗亶天會十五年，僞齊劉豫阜昌八年。春正月癸卯朔，上在平江，手詔曰：朕獲奉丕圖，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於心。屬叛逆以來，僥幸以時而克定，重念兩宮征駕，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尚隔於妖氛。黎元多艱，兵革靡息，永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卽安，彌忘大業，將乘春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迪朕懷。時左司諫陳公輔亦勸上幸建康，甚力。公輔嘗言：臣熟思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字。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則乘機而動，益敵而進，可速可遲，其勢皆在我也。防彼攻我，則突然長驅，忽然入犯，有莫測之變，有難當之鋒，其勢皆在彼也。以彼我之勢論之，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今朝廷分委大將，各提重兵，天威震疊，士氣鼓勇，所謂攻之之策，廟堂有成算，主帥有遠略，臣不得而議也。唯守之之策，臣請詳言之。陛下已詔移蹕建康，前臨大江，俯近僞境，非若臨安之比也。防守之備，可不嚴乎。又況豫賊雖屢敗，而未曾殄滅，事窮勢逼，必須求救金人，我之所患，不在豫賊，唯防金人。雖嘗逆料金人不爭土地，惟利金帛，知吾國家所有，不如往時，彼無所貪，必不妄動。然原其所以立豫之意，非唯使我國中自相屠戮，亦欲爲其藩籬，今聞車駕進蹕建康，有北向之意，若漸逼中原，豫賊難立，金人必須援之，矧河北便是敵區，驅兵而入，計亦不遠，吾豈可不過爲計哉，勿信探

報之言，謂敵勢已衰，不足深慮。軍守之而不來，不可俟其來而不守也。臣竊見淮東州縣相連，道里不遠，楚、泗兩州，城壘堅牢，大軍分屯，烽堠相望。此其勢不易犯也。唯淮西路分闊遠，止有一軍，今將移歸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指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要害之處，不可空虛。使西連岳、鄂，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勢，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敵騎之來，不足畏矣。公輔又言，議者皆以兵少為憂，臣獨以兵多為憂。望諭諸大將，據見在兵數，擇羸弱者別項差使，老病者去之，仍罷諸般私占，盡以壯強日赴閱習，則雖少而精，可以取勝。又言，諸將或邀求無厭，以致各為異議，輕視朝廷。此無他，御之未得其道，願加之以威，處之以法。苟有惡不問，有罪不治，且將肆其桀驁，又安能望其立功耶。　置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議造全裝甲五千，矢百萬，以中侍大夫岷州觀察使行營中護軍忠勇軍統制楊忠愍充提點，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甲子，命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先往建康，趣繕行宮，及按視程頤。　皇伯閬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廙為鎮東軍承宣使，以備閱邊也。

丙寅，上諭大臣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之地，皆不差。張浚曰：臣聞陛下聞其聲而能知其良否，上曰：然。聞步驟之聲，雖隔垣可辨也。凡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辨，惟知人為難。上曰：人誠難知。浚因奏人材雖難知，但議論剛正，而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為非。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上亦以為然。　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移鎮江府。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知劍州王彥智勇謀略，自其所長，而為政治民，有古循吏風，一郡信服其條教。伏望特加褒異。詔賜金帶，仍降敕書獎諭。（趙甡之遺史云：王彥為人好奢侈，嫉僞不情，當考。）

丁卯，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以破賊功遷特進。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與求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戶部員外郎張蓋自鄂州軍門來奏事，言今軍事所須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樁錢。所關月樁錢者，不問州縣有無，皆有定額。所樁窠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其餘則一切出於州縣之吏臨時措置，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願詔諸路守臣，各條具逐州所樁之錢，實有窠名者幾何，臨時措置者若何，而辨，召諸路漕臣，裁決可否，而罷行之。詔諸路通判開具申尚書省。翌日，賜蓋五品服遣還。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再遷一官，以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旨成書也。其屬官右朝奉郎新知無為軍鮑延祖、左從政郎新徽州歙縣丞孟處義皆進秩。初，詔處義比類循資，而處義言自來修書推恩，即無比類例體，乃命改次等京官。（二月乙巳降官。）

己巳，屬正大夫崇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江南東路宣撫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為武信軍承宣使，賞功也。初，命宗顏帶軍職落階官為麟州觀察使，而宗顏辭軍職，於是改命。餘統制官郾瓊、田師中以下第賞有差。　左宣教郎新夔州路轉運判官楊晟直祕閣，用行府官屬賞也。　詔京東、陝西來歸之民，

已命湖北京西宣撫司授田給種，其令岳飛以軍儲米萬斛付諸州賑給之。

辛未，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董莽充集英殿修撰，知衡州，免謝辭。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鍾黃下禮部吏部員外郎兼權郎官黃次山欲鏤板，莽曰：少俟之。乃以己見進對。莽即申奏，御史蕭謂莽沮格詔令，御史周祕見上言：昨者在庭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為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訓，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稽牒所屬，莽獨難之，戒諭曾史，無得即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令為是也。蓋莽素無士行，躊躇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賜寬容，而莽猶敢肆其凶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故莽遂罷。（日曆正月六日戊辰中書舍人黃龜以己見進對，七日己巳侍御史周祕本職進對。）

直祕閣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罷。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入對，論九成平日所為，無非矯僞，苟無仕宦之心，自當不事科舉，既僥倖一第，而堅欲辭榮，亦可謂不相副矣。不知朝廷何意，每因其辭，輒復遷擢。彼亦何憚而不辭，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浙東提舉興宮觀差遣，遂其自高之志，且為矯僞者之戒。詔九成與小郡，九成又辭，乃以九成主管江州太平觀。　詔江東宣撫使張俊特賜御筆，令入內內侍省都知一員押伴，時俊自軍中來奏事，復遣泗州。（俊入朝未見本日，按此月丙寅上諭大臣已稱昨日張俊呈馬，或是遣官入朝，亦未可知，當求他書參考。）

壬申，龍圖閣直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降充龍圖閣待制，侍御史周祕論大中平日委親從官，蓋非安分知足之人，今陛下待遇之禮未衰，而大中汲汲求去，乃以不獲陛辭，疑陛下進退羣臣之禮未盡，可謂無禮矣。欲望寢奪職名，少警在位，故有是命。

癸酉，張浚懇辭特進之命，上曰：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四方萬里，無由知卿之功。浚曰：為陛下宣力，臣之職分，而恩禮之優，固不敢當。且向緣宮平敗事，受天下之責，借或自效微勞，僅足補過，兼諸大將及偏裨，遲來策勳，無由厭足所欲。惟臣不受賞，庶幾有以服衆。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闈去位，朕所以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必再三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悚奉詔。　詔兩浙、江東、西、湖北漕臣向子諲等七人，以備軍之勞，各減三年磨勘。　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引疾求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莽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以書遺其子徽猷閣待制寅曰：子發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論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則是偷生免死計，豈能為國遠慮乎。生讀易何為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

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甲戌，淮西宣撫使司隨軍使喚張遂特補右迪功郎、遂、鎬正人也。

乙亥，祕書省著作佐郎句龍如淵爲尚書祠部員外郎，祕書省正字張嶠爲祕書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高閌爲校書郎。直祕閣新知信州周葵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公事，直祕閣新知吉州謝祖信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祖信爲御史，坐與章惇連姻補郡，趙鼎既能，姑以部使者處之，葵以論事語侵鼎去朝，及是並命。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宮宄之弊，發廣，當有所汰，軍興之費日繁，當有所補，今宮廟之官，文武不下千有餘員，如未曾去官及世家厚祿之人，皆可減，能其諸司屬官，州郡攝官，悉宜減省，詔左右司取索看詳，可減者行之。

丙子，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董耘卒於明州，特贈資政殿學士。

丁丑，太常少卿林季仲以母老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祕書省著作佐郎王蘋通判常州，從所請也。

戊寅，吏部尚書孫近兼史館修撰，尋又兼侍讀。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權提舉宿衛親兵劉綺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初，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鎮金州，其使臣王善亡去，至是在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軍中，彥遣將執之，兩軍之士交鬬於通衢，中外洶洶，會平江民居火，潛所部兵入人室，聲言救火而攫其貨，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時在平江，亦頗爲所掠，侍御史周祕論潛罪，詔軍士免推治，管幹使臣李堯臣等降二官，潛圖門待罪，張浚因薦綺文武兩器，真大將才，故有是命。右承事郎王大智落致仕，張浚薦之也，右武大夫興州防禦使李琮落致仕，興宮觀，琮故宦者，娶童貫女，以營給事潛邸，故復起之，右司諫王縉論琮在宣和間倚貫聲勢，罪惡不可具言，望賜追寢，以快輿人之論，命遂止。縉論列在五月丁亥，縉事論云：內侍李琮，童貫婿也，已致仕，閤起之奉祠，公言：祥宮未遲，天下痛憤，忍令童貫婿再仕乎，命遂止，按日曆中所載縉疏，乃無此語，當是朝廷節貼，減止上殿口奏，亦未可知，日曆五月癸巳右司諫王縉本職遞對，在此前十三日，自後別無降出縉章疏，故知縉入對即是論此事也。

己卯，吏部尚書孫近言：竊見陛下戎輅撫師，凡六曹事有格法者，悉付之有司，而廟堂始得專意於恢復之功，今已過防冬，將遂解嚴，苟常程細務，又復坌集，則恐廟堂之上，日力有不暇給，而一二大臣，將不得專意於恢復之圖矣，伏望明詔三省樞密院，惟甲兵征伐，土地開闢，金穀饋運，戰士功賞，叛亡招納，凡所以靖中原禦外侮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仍復付之有司，有不能決者，然後申覆，庶幾早克有濟，輔臣進呈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蓋可付之六曹，令與決行下，張守奏：六曹有常法，故四方所奏，或不能專決，而朝廷則取旨施行，上曰：固然，但六曹長貳不任責，則巨細皆取決於朝廷，任責則朝廷事自清簡，要當慎擇長貳而已，乃如所奏，令三省樞密院選守，是日直寶文閣新知鎮江府李謨過行在，入見，時都督府統制官种潛屯江上，軍民不得相安，人情皆恐，謨次丹陽，或勸謨擐騎嚴兵而後入，巡尉部千百人執戈以衛，謨笑曰：設有急，若軍足恃乎，趣使散去，延見吏民如平日，一府帖然，潛見謨感泣，庚辰，起復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各貶秩一等，仍與遙郡，上降坐總兵屬衛軍政不肅故也，給事中胡世將奏：潛統軍無律，不聽無以明賞罰，乃罷潛管軍，提舉江州太平觀，潛、趙鼎所薦也。熊克小曆：潛以兩軍屬劉綺，皆小跳，產龍兵柄，在三月庚辰。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王擇仁、右承務郎張懷統等六人，以從軍之勞，各進一官。初，命吏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呂祉相度築采石、宣化渡二城，祉言：宣化渡之靜安鎮，度城圍千三百步，其半依山修築，采石渡有舊城基，因而爲之，度三百五十步有奇，工料可省，從之。

辛巳，韓世忠奏：已遣軍楚州，上因諭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守曰：必淮陽未可進，故世忠退師，張浚曰：昔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弈棊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祕書少監吳表臣試太常少卿。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左修職郎朱倬特改左宣義郎，倬爲廣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用明堂恩得召對，論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因舉咸平中以戶口增減爲計臣之最，祥符中以豐活冤獄爲憲臣之上第，願申戒有司，勤恤民隱，今西北之民，已思見官儀矣，陛下幸大固其心，勿小小以僞之，天下幸甚，詔下其章，而倬有此命。

詔內外諸軍今年大禮賞給，除禁衛諸軍外，令戶部酌度增減一等支給，自渡江以來，神武右軍中軍之屬從者，賞給與禁衛比，而前左後軍及劉光世部曲，則視承平時向陽隸戍卒例給之，輕重殊絕，韓世忠嘗以爲言。事見四年十月。至是尚書省言：在外諸軍，屏捍外寇，事體爲重，其所得賞給反輕，在內軍兵，役使爲輕，賞給反重，若不別行措置，終恐未均，故有是旨。

甲申，給事中胡世將兼權直學士院。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自元豐改官制，而密院不置使名，宜政閒鄧洵武以少保知樞密院，其後董賈以太師、蔡京、攸以太保、鄭居中以少師，皆領院事，中興因之，至是張浚將引秦檜共政，以其傅弼不可復除執政官，於是浚自兼知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吏部侍郎呂祉在建康，聞禁伊川學，上奏曰：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與中庸、七篇之書具存，自漢室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閎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特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散慕之，遂變市易服，更相汲引，以列於朝，則曰：此伊川之

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散慕之，遂變市易服，更相汲引，以列於朝，則曰：此伊川之

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爲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爲、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徧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贓已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察所論、可謂切理、望將前日聖旨指揮、連臣察所論、出榜諸路州縣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爲近世小人之所習、以補治化、從之、先是處廉以右宣教郎知瑞安縣、爲監司所按、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又疏其罪、詔趣具獄、故祉言及之。公揆論處廉事、在是月辛巳。　寶文閣直學士江西都轉運使趙子渾復知西外宗正、子渾、趙鼎所用也。　福建路轉運判官蘇良治、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李若虛、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鄭縉、提舉兩浙路市舶王時並能、先是朝論欲重監司之選、而侍御史周祕奏良治、時貪鄙無行、又言、若虛止嘗歷秀州司戶一考、縉自提轄文思院徑除監司、二人尤爲超躐、故並罷、仍以若虛爲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　命四川制置大使司存恤劉惟輔、張嚴家屬、其兄弟子孫、皆與陞等差遣、無官人具名申樞密院。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都通判任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都守之闕一百九、通判之闕八十。

丁亥、閤門祗候充問安使何蘚、承節郎都轄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道君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仙、張浚等入見於內殿之後廡、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浚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讐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上猶不聽、浚等伏地固請、乃少進粥、是日、百官詣行宮西廊發喪、故事、沿邊不舉哀、特詔宣撫使至副將以上、即軍中成服、將校哭於本營三日止、時事出非常、禮部長貳俱闕、而新除太常少卿吳表臣未至、一時禮儀、皆祕書省正字權禮部郎官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譏其緘默。朱震事、據呂大鄰見聞志附入、大鄰又言、猶至蘇以爲若子發逃明、是已取名而歸過于上也、子發之意、或攻於此、按蘇此時已出爲常侍兼祕書省正字、在南安、今且附此、俟考。　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密使、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故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返第辭免、至是以何蘚等返、留檜議事、不許歸第。　尚書右司員外郎徐林直顯謨閣、充江南西路轉運副使、以林引更迭詔書有請也。　命內侍梁邦彥提舉欽奉几筵。

戊子、爲太上皇帝、寧德皇后立重、詔諸路州縣寺觀各建道場七晝夜、禁屠宰三日。　新除樞密使秦檜乞立知樞密院事班、不許、檜又乞於常臣之後、執政之前、別作一班、亦不許、檜又奏言、竊恐未盡祖宗典故、欲望依臣所請、仍乞應干恩數、比宰臣並行裁減、上優詔諭之。檜第二奏、在是月辛丑、第三奏在二月甲辰、今聯書之、林泉野記云、檜爲樞密使、所謂惟秦張浚而已。

己丑、上成服於几筵殿、倣景靈宮分前後殿幄、宗室各以其服服之、無服者三日除。建國公瓊、和州防禦使璩各以其官服、手詔降諸路流罪以下囚一等、內鬬殺情輕者降配、釋杖以下、詔平江諸佛寺擊鐘十五萬杵、選僧道三十五人醮祭作佛事。　降授武功大夫高州刺史福建路兵馬鈐轄崔公佐復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

庚寅、張浚等請入奏事、上遣幹辦御樂院趙鞏宣旨曰、知欲奏事、以荒迷中未能裁決庶政、兼不知祖宗故事、皆以此否、恐今日行之便爲典禮、浚等曰、祖宗故事、未聽政之時、大臣亦得進見、今日臣等非敢奏事、實以爲上哭踊過哀、不勝憂懼、欲一望天表、輒入奏、復宣旨曰、深欲一見羣臣、以哀迷未能支持、借或相見、不過慟哭而已、浚等流涕奉詔。　右司員外郎權太常少卿權炤等言、陰陽家每遇辰日忌哭、張浚曰、合取自聖裁、詔辰日不得忌哭。

辛卯、詔百官禁樂二十七日、庶人三日、行在七日、宗室三日外、勿禁嫁娶、用太常請也。　是日、四川都轉運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司闕官、命迨兼領、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買馬監牧司、各置官吏、至是闕、陝既失、迨請合爲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後月餘、迨至成都、徽猷閣待制趙開乃辭漕職。都運司屬名、趙開今年三月入日條。　是月、名周處廟曰英烈、後封處忠勇仁惠侯。封侯在二十六年二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

【紹興七年】二月癸巳朔、百官七上表請遵易月之制、詔外朝勉從所請、其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者、朕悉於宮中行之。

丙申夜、太平州火。　丁酉、鎮江府火。日蹙、太平州申、二月初五日在城火起、而李致虛家陳狀稱、二月四日城內遣火、所云不同、按本州所申、又云、上丁釋奠、知通致齋、則是初四夜火也。　先是、偽齊劉豫遣姦細縱火於淮甸及沿江諸州、於是山陽、儀真、廣陵、京口、當塗皆被其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於當塗郡治、其府被焚、軍須帑藏、一夕而盡、太平州錄事參軍呂應中、當塗丞李致虛悉以焚死、致虛時攝縣事、後求得其屍、尚握縣印、事聞、詔鎮江府、太平州各給米二千石賑民之貧乏者、應中、致虛皆官其家一人焉。二郡賑米、在是月甲辰、應中與恩澤、在己酉、致虛與恩澤、在三月丙寅。

己亥、小祥、百官五拜表請聽政、許之。

庚子、上始御几筵殿西廡之素幄、召輔臣奏事、張浚見上、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詔諭中外、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屈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於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遽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　詔巡幸建康、可令有司擇日進發。　右文殿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王

倫爲徽猷閣待制、充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使、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高公繪爲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副之。賜裝錢如前數、仍加賜銀帛各二百兩匹。二月丙午降旨、支賜熊克小曆於四月丁酉始書、誤合奉迎梓宮乃朝辭之日也。　命內侍撫問劉光世、韓世忠、吳玠、楊沂中、仍賜銀合茶藥。　起復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以親兵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人無知者。及對、風動紙搖、飛聲戰不能句。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參謀官薛弼繼進、上語之故、且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此以熊克小曆張戒默記及薛季宣所錄參修。默記又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延陵、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舉入覲、與鵬舉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舉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舉云、近諜報敵人以丙子元子入京闕、爲朝廷計、莫若正資宗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舉第一班、弼次之。鵬舉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鵬舉當大將、慮不及此、其取死宜哉。又曰、正不知若個當生救之耳。鵬舉、飛字也。但克記此事繫於今年四月丁未、飛求解帥時事、則恐誤。飛與弼此時同入對、未嘗再至行在也。日歷二月庚子、飛奏已到行在、承旨令入內內侍省引對、自後更無對班。而當月二十八日乙卯、降出弼劄子、乞爲靖康以來死節之臣立廟、故知弼與飛擬對在此日也。飛三月乙亥已朝辭、弼三月丙子除京西帥、弼且過湖閣、便當赴任、安得四月半間尚與飛對乎。克考不詳、是以差誤、然亦以日歷不載內引之故、雖以稽考、須反覆參究、乃見本末耳。餘見今年四月丁未并注。

辛丑、吏部尚書孫近率從官同班入見。　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上從之。　賜修武郎朱弁家湖州田五頃。弁初副王倫北使、十年未歸、倫爲之請。於是詔諸郡存恤奉使未還魏行可、郭元邁、建炎二年十一月。洪皓、龔璹、建炎三年五月。崔縱、郭元朔、建炎三年七月。杜時亮、宋汝爲、建炎三年七月。張邵、楊憲、建炎三年九月。孫悟、卜世臣建炎三年十一月。家屬、各賜錢三百緡。　詔監司郡守應朝辭上殿人、並權免、願伺候御殿者聽。

壬寅、行宮太常寺言、按此時少府、將作博士黃積厚隨行在所、攝行宮太常寺乃丞兼權博士陳與伯也。仲春薦獻諸陵、乞依乾興故事、行事官權易吉服。內祀祭天地及諸大祠、亦乞依時日排辦、從之。先是、有旨、未祔廟前、停宗廟祭享及中小祠、故禮官以爲請。　左承事郎知汀州長汀縣嚴與時遷一官、以父老言其政績、且親統民兵、捍禦盜賊、保護州城故也。　故通仕郎致仕周永徽特贈宣教郎。永徽、嘉州人、元符末、應詔上書、入邪上尤甚籍、奪官、羈管、故錄之。

是夜、雷聲初發。

癸卯、參知政事張守言、姪女適秦檜之兄、今檜除樞密使、雖無同避之法、而同在政府、不能無嫌、欲望除臣一在外差遣。詔祖宗故事、不合回避、毋得再請。　起復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馬廣知鼎州。　命樞密院計議官李棨往江淮詢究公田利害。先是、司農少卿樊賓等措置營田、才踰歲、議者以爲奉行峻急、抑配豪戶、或強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民間類有糴己牛以養官牛、耕己田以償官租

者。而爲營田者之官、則謂去歲所用本錢二十三萬緡、歲中收雜色斛斗共三十一萬石、除客戶六分并知通令尉職田五釐外、官實收十一萬餘石、已相償所費矣。惟是州縣殘破、戶口凋零、募民開荒、最爲難事、非歲月間可望成功、而州縣奉行之初、不無違戾、又形勢之家詭請冒佃、見官莊不利於己、遂百端鼓唱、意在沮壞良法、美意、欲望朝廷假以數歲之期、勿責近效、庶幾有補、仍乞選忠厚強明官一二員、分詣諸處、訪究利害、檢察官吏、其措置有方、奉行違戾、即乞依元旨賞罰、或有不便於民、即與本處官吏商量便宜措置。疏奏、遂命棨行、如有未便於民者、令棨與樊賓、王弗商量、先次改正。　夜、大雷。

甲辰、輔臣奏事。上曰、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頻雜以豆腐爲羹、亦可食也。水陸之珍、並陳於前、不過一飽、何所復求。過殺生命、誠爲不仁、朕實不忍。沈與求曰、陛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不難治矣。先是、太陽有災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無所逃。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引咎、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變。浚曰、臣等敢不恭承大訓。　命參知政事陳與義撰諡冊文、張守書、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篆諡寶。　右司員外郎川陝宣諭范直方乞金字牌、旗榜二副、所過緩急、招收盜賊、許之。因命直方與都轉運使李迨措置市馬、赴行在。特賜直方三品服、遣行。直方賜章服在是月戊申。

皇叔象州防禦使士衎爲華州觀察使、以積閥遷也。　承節郎都督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特遷忠翊郎、閤門祗候。

乙巳、諫官周秘、石公揆、陳公輔、王縉、趙渙同班入對。　惠州編管人劉相如移雷州。相如以書遺廣東經略安撫使連南夫、首引漢高祖不斬韓信、唐神堯不斬李靖事、又云聖人作而萬物覩、未見聖人之作。南夫械繫之以聞、故有是命。　武經大夫達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高公繪自言本右科諸生、嘗預應得文解、乞以奉使轉官恩例換文資、詔特換右朝請郎、仍假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充國信副使。

丙午、詔內中祖宗神御殿、俟權制畢、過節序等酌獻如儀。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初置銀會子於河池。一錢銀十四萬紙、四紙折錢引一千、半錢銀十萬紙、八紙亦如之、半錢銀三十六萬紙、共折錢引十萬緡。乞今不改。玠元額四萬七千五百緡、行於魚關及階成岷鳳興州、歲一易、十七年七月、總領所復遣於大安軍再益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增印一錢銀三萬紙、今總印一錢銀二十三萬紙。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方孟卿卒。

丁未、詔堂除知縣並借緋章服、供給依簽判例、任滿赴都堂審察、其有治狀者甄擢之、即治行顯著者、監司列薦、當不次除擢。　通侍大夫華州觀察使知思州兼夔州路兵馬鈐轄田祐恭令再任、仍賜金帶及敕書獎諭。先是、祐恭得溪州報、有兵萬餘自鼎、澧州來、聲言欲入川界、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聞。詔益遣人伺其實、故褒錄之。　尚書禮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邵溥充徽猷閣待制、知衢州。溥乞在外宮觀、且言已終喪制、見趣發。沿路聽旨。張浚進呈、乃有是命。溥乞歸蜀郡、特改眉州。　左朝奉郎新知峽州吳樵特轉一官。折彥質之守潭也、樵知湘陰縣、遂貸奏樵招納田明一行人兵。田明未見。乞量加旌賞。至是檢舉

行之。日曆：紹興五年六月辛未，都督行府劄：左承議郎知湘陰縣吳鎮已權行開封，奉聖旨依，七年二月戊申，又管勾簽書樞密院左朝奉郎知湘陰縣吳鎮有旨轉一官，前後不同，當考。

戊申，詔韶州故工部尚書余靖祠堂載在祀典，春秋祭享，以州人言靖有平蠻之功也。

己酉，上與輔臣論兵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舊有良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駑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識馬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駿驥既遠，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苟爲不然，則其材終無以自見。上又曰：朕今見之所進論議皆可取，朕當諭之：國家禍變非常，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面之責，期於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俊來覲，亦以此戒之。

詔自今大理評事闕，本寺以試中刑法第二等以上，年未六十，無贓私罪人關吏部，仍令刑寺長貳共赴吏部長貳廳審驗差注，如無應格人，並申朝廷選差。日曆：此，今以紹興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臣僚劄子修入。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謚大行太上皇帝曰聖文仁德顯孝，廟號徽宗，於是監察御史已上先集議，而後讀謚於南郊。用翰林學士朱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請也。自是遂爲故事。　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象知洪州李綱聞諫官陳公輔以伏闕事求去，上疏乞奉祠，優詔不許。

辛亥，大祥。　詔俟至建康日，奉安太廟神主於天慶觀，天章閣神御於法寶寺。　故中散大夫魏彥明特贈中大夫，官其子。先是其家以彥明死事延安，事見靖康二年十一月。乞優恤，事下四川制置大使司究實，而莫有知者。左朝奉郎通判鳳州郭奕嘗爲鄜延經略司幹辦公事，具狀力言其忠，乃有是命。

癸丑，禫祭。先是几筵朝夕上食各五十品，自是減爲三十。　權戶部侍郎王俁申明常平廢弛事件，乞令諸路主管官檢舉約束：一，拘籍戶絕投納抵當財產，及所收租課；二，封樁義倉斛斗；三，出賣坊場河渡，四，樁收免役寬剩錢；五，立限召人陳首侵欺冒佃常平田產，六，根括隱舉出租課。已上寬名發物，自去年正月已後，州縣侵支之數，並立限撥還。自今毋得擅用，從之。　左朝散大夫提舉廣南市舶林保進中興龜鑑，詔賜三品服，其書令進入。日曆：紹興二年閏十月九日，十七日條以上侍官職朝見。　是日，雨雹。

甲寅，改謚事德皇后曰顯肅。　建康軍節度推官杜陽等並循一資，以本府言，勸誘大姓買官告錢三十萬緡了足故也。自是率如此例。三月庚寅，秀州四縣勸誘大姓買官告，四十三萬緡，四縣知令各減二年磨勘。

乙卯，百官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許之。　直徽猷閣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司參謀官薛弼請褒靖康以來蒙節死難之臣，詔州郡於通衢建立廟廷，揭以褒忠之名，且望致酒脯之奠，春秋修典禮之祝，使忠義之節，血食無窮。詔樞密院三省賞功房開具自靖康元年後來，不以大小文武吏士，應緣忠義死節之人姓名，取旨。

丙辰，上始御便殿，素仗在庭，上服淺黃袍黑銀帶，望之若純素。羣臣莫不感動。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嘗論親朝當服淺黃，上納用焉。此條今年九月癸酉公輔所奏修入。　直祕閣知果州宇文彬降一官放能，去歲果州旱，守臣王牆率民出粟貸會，蠲滿歲，彬代之，乃與通判州事扈信孺給禾登九穗圖獻於朝。吏部侍郎兼權行宮禮部侍郎晏敦復言：去年四川饑饉，米斛價錢三千，細民艱食，流爲餓殍者十室而五。牆等以勸富戶釀米賑濟，朝廷嘗與推賞，則蜀民疾苦，朝廷固已盡知。今知通與彬相繼到官，目擊其事，乃繪禾登九穗圖，號爲瑞應，萬里遣人投進，苟徼而不問，則遠方觀望，意謂朝廷甘受僉人諛佞，百姓疾苦，無由上達，其於治體，爲害不細。臣等職在禮部，苟有所見，不敢緘默。三省擬各降一官，上曰：此不出誕謾，即諂諛爾。去年四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正使偶然有之，何足爲瑞。往年知撫州高衙進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符，彬等可降官，仍放罷。秦檜曰：如此行遣，足使四方知陛下好惡矣。彬、成都人也。

丁巳，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爲太尉，賞商、虢之功也。翌日，陞宣撫使，飛戚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飛時留行在未去，途衙上如建康。　起居郎張燾試中書舍人。　趙尹焞赴行在，用張浚請也。　詔祕閣修撰知建州魏矼治狀有聞，令再任。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黃州杜湛降一官，放罷。初，湛與通判州事葉介不協，介率其僚七人走鄂州訴湛語言不順，朝廷聞之，命岳飛究實，飛奏湛忠勞，今來止是語言疑似，別無跡狀，乃兩罷之。介乃鎖二秩。　衡州進士毛夢符、毛歸各上書論事，詔賜帛二十匹。　是日，徽猷閣待制王倫、閤門祗候何蘚皆引對，以使事也。

己未，上發平江府，以舟載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几筵而行，將發，召守臣章誼升舟奏事。上每旦乘輦詣几筵前焚香，宿頓亦如之。

庚申，上次常州，泊荊溪堂。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在外宮觀，先是議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俊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整，士卒恣橫，張浚自淮上歸，亦言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斥，以儆將帥。上然之。光世聞上進發，乃引疾乞祠。是日奏至，上曰：光世軍比之韓世忠、張俊之軍，訓練殊不至，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耳。月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惰，若沈迷於酒色之中，何以率三軍之士。趙鼎孝實云：寫至此，當親者以光世不足伏，遣其腹心呂祉語脅之，傳請宮祠，罷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飛，爲北向之舉。按此又與秀水錄所云張浚擁據岳飛之說不同。　後三日，乃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併俟面言。時上賜諸將詔書，往往命浚擬進，未嘗易一字。此據朱熹所撰張浚行狀。　平江府進士張亨衞進歷代中興論，給事中胡世將看詳，言亨衞所論，若少康之得民，高宗之任相，周宣之自治，漢宣之待外國，光武之任智勇，晉元之遷都，肅宗之仁孝，憲宗之果斷，其說有

可取。然於晉元帝乃取其遷都，則非也。上讀至是，曰：「徽宗以張后、李輔國之故，不能盡子道於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湖北京西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岳雲爲武德大夫，飛再辭不受。

辛酉，上次常州。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上引德鄰入對，問以民間疾苦，德鄰論民戶避役，田土悉歸兼并之家，近旨雖令單丁女戶募人充役，然每都不得過一名，欲望增爲五人，俾得均濟。詔付戶部，比以德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

壬戌，上次呂城閘。

三月癸亥朔，上次丹陽縣。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上如建康。

甲子，上次鎮江府。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沂中總領彈壓車駕巡幸一行事務。

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落階官，爲建州觀察使。

功也。統制官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牛皋亦落階官，爲棣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

乙丑，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

丁卯，尚書吏部侍郎呂祉試兵部尚書，陞兼都督府參謀軍事。　顯謨閣直學士梁汝嘉試戶部侍郎，仍兼巡幸都轉運使。　權戶部侍郎劉寧止權吏部侍郎。

己巳，上發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鎮。上謂張浚等曰：「道中晴明，因問韓世忠背嵬軍馬極驍健，事藝比往日益更精强。」浚等因論奏，諸將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帥能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爲之用矣。」

庚午，上進發，道中望几筵輿輦在前，恐趣行頓城，駐馬久之，晚宿東陽鎮。

辛未，上次建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時行宮皆因張浚所修之舊，殿之後，庖圃皆無。上既駐蹕，加葺小屋數間，爲燕居及宮人寢處之地，地無磚面，室無丹雘。

壬申，詔軍旅方興，庶務日繁，若悉從相臣省決，即於軍事相妨，可除中書門下省依舊外，其尚書省常陳事，權從參知政事分治。合行事令張浚條具取旨。浚奏欲張守治吏、禮、兵房，陳與義治戶、刑、工房，如已得旨合出告命敕劄，與合關內外官司，及緊切批狀堂劄，臣依舊書押外，餘令參知政事通書，從之。浚條具在是月乙亥。

癸酉，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率在府文武官入見，輔臣奏事畢，率百官詣几筵殿焚香，手詔降建康府流罪已下囚，及鬬殺情輕者釋杖已下。建康府、太平、宣州、紹興五年以前稅賦及五等戶今年身丁錢並放。又免建康府五等戶科敷一年，太平、宣州半年。

甲戌，遣內侍往軍前勞問江東宣撫使張俊，仍賜銀合茶藥。時俊軍士兼家戍盱眙，尚未至也。

乙亥，中書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已朝辭，所降立功將佐告命，乞免逕入，詔趣行給付。時中原遺民有

自汴京來者，言劉豫自猊、驛敗後，意沮氣喪，其黨興皆攜貳。金國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飛謂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衆橫截金境，使敵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可復。張浚不以爲然。會劉光世乞奉祠，飛乃見上，請由商、虢取關陝，欲併統淮右之兵。上問何時可舉，飛言期以三年。上曰：「朕駐蹕於此，以淮甸爲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臥也。」飛無以對。　飛初辭不見本日，今因中書所奏附此，當即是其辭日也。長乞取陝右等語，見日曆今年四月丁未。

丙子，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知臨安府呂頤浩入見。初，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輟行而不得見，乃隨上而來。至是引對，言者論其罪，上不聽，撫諭久之。　熊克小曆載呂頤浩見上在駐蹕越州之前，又曆行宮留守官小誤，頤浩除留守在是月辛巳。

召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纂春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上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邃，向來偶緣留程瑀而出，可令召來。」張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望求合，豈肯冒昧上言。」安國豈得爲小人，俟其來，當面之講究，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遞行。安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爲據。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其書今行於世。　直徽猷閣、河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謀官薛弼陞直寶文閣，知襄陽府。前旬日，詔弼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至是改授。　弼兼隨軍運副，在是月乙丑。　直寶文閣知鼎州張翥陞直龍圖閣，知處州。

先是，虜寇劉豫犯梅州，京引所部解圍，遂至惠州之河源，討軍賊曾袞，袞挺身出降，故有是賜。八月丁未，帥臣連兩夫轉官。

僞成忠郎閤門祗候李清，詣岳飛降，詔補正，仍進二官。

丁丑，宰臣率文武百寮進拜淵聖皇帝畢，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未祔廟皆如之。

戊寅，手詔撫勞將士。　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　詔敦武郎閤門祗候劉光世特與換文資。

忠翊郎閤門祗候丁祺爲江南東路兵馬都監。祺初爲劉光世部曲，至是離軍。　詔江、浙、福建五分禁軍弓弩手，並揀少壯武藝高强人一半，赴都督府教習。既而浙東制置大使趙鼎言：本路將兵約六千五百餘人，半習弓弩，於內摘其半起發，計一千六百餘人而已。朝廷得此千餘，慌怯南兵，不足爲用，而一路之間，千百人內摘去强壯百數，則其餘益不堪矣。況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不同，望賜存留。詔鼎依數遣赴殿前司教閱，俟防秋月分，遣兵往明州屯駐。　熊奏下在四月丁未。

己卯，尊宣和皇后爲皇太后。先是，上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下追安處，輸林學士朱霆乃奏引唐建中故事，乞遥上寶册。且言：陛下雖從權宜，而退朝有高世之行，謂宜供張別殿，遣三公奉册，以仲臣子之志。册寶有司，恭俟來歸，詔禮官條具。太常少卿吳表臣請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禮畢，檢舉施行。乃先降御札，播告中外焉。上諭輔臣在發可重義，下在庚寅。太常表下在庚辰，今並聯書之。　都省言：尹焞已過鄂州，詔所至州軍守臣以禮敦遣。　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進一官，令再任，暉守南壽春凡六年。

庚辰，上諭輔臣曰：欽慈皇后、寧德皇后近屬多流寓南方者，可令所在訪尋，推恩。皇太后本家合得恩數，亦令有司以次施行。　起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授雄州防禦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解潛既罷，彥亦不自安，因乞持餘服，故有是命。彥入辭，上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將行，又錫以金帶。詔彥軍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於是錡始能成軍。彥入辭在四月乙未。

右朝請郎陶愷知吉州，左朝散郎劉提源知眉州，二人初以言紹述責監當，至是並復之。　武功大夫、辰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于鵬令後省策試，降等換文資，用岳飛薦也。明年二月庚辰換右朝散大夫。

辛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呂頤浩爲少保、兼行宮留守。頤浩不稱判府事，失之也。先是，潭州學廢，頤浩出漢錢五千緡，付學官葺治，州東之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堤備水，曰龜塘，溉田萬餘頃，歲久湮廢。頤浩募饑民補築之，至是請帥臣劉洪道續其事，上皆許焉。頤浩浹旬間三入對，比至臨安，處事甚有緒。秦右莫敢犯禁。時已命百司漸赴行在，所謂留守司名存而已。朱勝非秀水閒居錄：呂相領浙西，侍從十餘，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張綱相家富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招死，別大轎呼路取之，呂力爭，用數千緡得一人焉，號三福人。大寶藏之，初則專其家政，既而呂為留守，兼判臨安，懷妒甚盛，三福人者，遂預外事，公然受遺，轉氏中外因以疾逝，時呂六十七矣。

召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留守孟庾赴行在。庾在臨安，軍士皆有爲飛書怖之者，庾因盛陳兵自衛，浙江並海，漁火夜明，庾以爲寇至，大驚，一城震恐。事聞，故罷去。尋命庾知婺州，孟庾罷留守，日麻全不敢，趙鼎之建炎三年，以呂頤浩爲留守，而召孟庾回，今從之，日麻九月二日辛酉，直龍圖閣、兼知婺州在任，孟庾罷，歸回朝見，不知成以何日除也。　尚書吏部員外郎辛次膺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　左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張斛知桂陽監。前此闕正官未有奏部者，故書之。

壬午，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范溫添差兩浙東路兵馬鈐轄，依舊鎮江府統轄人兵。

癸未，中書奏銓量監司守貳資格，應監司、知州見帶職名及管任館職，若監察御史以上、通判曾任職事官，及得旨陞擢人，並更不銓量。其餘通判資序人任知州軍通判，並依舊。其不應逐項資格及嘗犯贓罪、笞私罪徒、與贓罪，論列停替人，並罷。願就宮觀者聽。先是有詔中書、後省、御史臺銓量監司守貳，而中書言未有立定資格，故申明焉。事初見去年十二月丙午。

甲申，少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淮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少保，仍三鎮舊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穀百萬獻於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爲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　詔行在職事官命轉對一次。

乙酉，賜劉光世府第一區，給親兵三百人。　右朝請大夫韓璜直祕閣，璜爲劉光世參謀官，隨府罷，用光世請而命之。

丙戌，左文林郎林獻材令吏部與先次占射差遣一次。獻材爲海豐令，以宣諭官奏對，故有是命。自是選人引對之恩殺矣。

丁亥，通侍大夫、武康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落階官，爲相州觀察使。劉光世既罷軍，都督府以德提舉淵旗諸將軍馬，故優擢焉。　故勒停人王毅追復承議郎。毅，倫父也。宣和間，坐論蔡京罷，謫死嶺表。至是倫訴於朝，上謂大臣曰：倫萬里遠使，宜與施行。上因言：靖康中，耿南仲用事，每遣使出疆，必降旨，有免行者，當以軍法從事。既行，雖身分請給，往往不支，其家至有狼狽失所者。比使還，則合得恩澤，亦例從減，如此何以使人。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

戊子，故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郴中正特贈翊衛大夫、中正、宣和末守涇州，城陷死，張浚在陝西，承制贈官五等，至是賜告焉。

己丑，禮部太常寺言：今歲當行大禮，而郊天法物未備，國朝故事，仁宗皇祐五年南郊，嘉祐元年恭謝，四年給祭七年明堂，蓋皆踰九年而不再郊。將來大禮請合祭天地於明堂，祖宗並配，蓋祝百神於禮未當，便。詔行明堂大禮。令有司條具以聞。此時太常少卿乃吳表臣，而時部尚郎闕，未知何人兼攝。　左承議郎通判彭州施庭臣爲祕書省校書郎。庭臣，成都人也。　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直祕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膺胤並引對。初，命宗諤營治行宮，至是宮府營繕皆備，上嘉其勞，賜以鞍馬焉。此據武陽志附入。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趙子櫟卒。

庚寅，詔京西帥臣薛弼措置荆襄屯田。時已賜錢五萬緡爲營田本，又市蜀牛三千賦之。言者謂凡兵火所過，地廣人稀，皆可徙新附之民，授以遺地，故以命弼。　僞武義郎監虛氏縣酒稅楊茂時補正。岳飛之出師也，茂挺身歸附，故錄之。　翰林醫諭喆押歸本貫。喆三詣闕上書，尚書省言喆所陳皆告訐事，故有是命，仍令尚書省榜諭。喆，岳州人也。

是春，廣西大饑，斗米千錢，人多餓死。桃李瓦實，李實變成桃，皆可食。凡物多類此。此據蔡絛叢談。　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居新州，右副元帥濟王宗弼自黎陽歸燕山，左監軍薩里干居雲中，以前知相州杜充爲燕京三司使，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贓下大理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

【紹興七年】夏四月壬辰朔、癸巳、張浚奏兩既霑足、又即時雨、麻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兩箔、許欲知民間蠶熟與否、浚等曰、陛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上又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圃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爾、　詔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太廟充本府聖祖殿、　起居舍人呂本中直龍圖閣、知台州、本中引疾求去、疏再上、乃命出守、本中辭、乃以本中主管江州太平觀、　佐武郎閤門祗候龍陽軍水軍統制軍敵知靖州、用張舜賓也、

詔左朝奉郎王弼中已降追一官指揮勿行、初、吏部以弼中爲董貫保奏改官、當追奪、而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設審量之法、蓋爲崇觀、宣和以來、奸臣用事、一時士人朋附結託、紊緣改轉、冒濫太甚、乃若弼中、實係方臘徒黨呂師囊等起兵攻陷台州、而本州司戶滕將率衆官與軍民併力死守、保全一州、倘貫宣撫一路、合行具奏、遂並轉一官、不爲濫賞、若今追官、恐失朝廷審量之意、故有是命、

甲午、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特許任便居住、從所請也、光世遂居溫州、　鎮江府通判蔣璨士雷論十事、詔永免文解、

乙未、直龍圖閣新荊湖兩路提點刑獄公事周葵移兩浙西路、　尚書吏部員外郎黃次山爲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上曰、非告訐董莽者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浚意甚沮、此以道路輔記增益、

丙申、詔昭憲皇后本族親屬、令所在訪求、參酌推恩、　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劉錡奏以前護副軍及馬司見在通爲前後左右中軍、及遊奕凡六軍、每軍千人、共爲十二將、從之、前護副軍即八字軍也、（按）馬司元管六百人、後又益以部署二千人、及劉錡等到軍馬、又有八字軍萬人、今六軍十二將、止共管少壯正甲軍六千人、則老弱數多故也、

丁酉、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入辭、倫自平江至建康、凡四召對、上使倫謂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曰、河南之地、上固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而去、上因倫行、附進皇太后、潤聖皇帝黃金各二百兩、　熊克小歷云、皇太后禮物、依例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蓋也、日歷二月十三日乙巳、詔書至倫等來使大金、所有禮物、現令附帶前去、有旨減置、皇帝金二百兩、宣和皇后金一百兩、並令戶部依數支給、三月二十八日庚寅、有旨皇太后禮物令戶部更支金一百兩、用王倫等進納、更不詳致耳、　中書言、宇文虛中、朱弁奉使日久、宜有支賜、以勵忠勤、詔賜虛中黃金五十兩、綾絹各五十匹、龍鳳茶十斤、并黃金綾帛各三十兩匹、茶六斤、樞密使秦檜曾、孫傅、張叔夜家屬在金中貧甚、願因倫行、有所賑給、詔賜金如虛中之數、虛中等賜金、以三月乙酉得旨、傅、叔夜以丙戌得旨、今併書之、熊克小歷但稱詔傅、叔夜依虛中例、與之、而不言虛中所賜何物、蓋不詳致也、

初、顯謨閣待制知荊南府王庶聞何蘚來歸、乃草疏、略曰、先帝志慕道真、宜用鄱湖故事、奉衣冠弓劍、起陵廟、葬之名山、盡舉送終之典、使海內咸知梓宮還與否、不足爲國重輕、彼雖有姦萌、何自而生、然後遣使、儻或請之未獲、則大兵臨之、問罪致討、不爲無名、因神民痛憤之情、刷宗廟存亡之恥、臣知梓宮可不請而得、爲策之上也、疏將發、知朝廷遣使已定、乃止、

戊戌、御批武功大夫貴州刺史鄭瑴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臣曰、瑴除命未須行、朕宿思之、昨召用徐俯、外議謂瑴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徐俯之召、止緣洪炎進黃廷堅文集、有云徐郎或徐甥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始知其人、直孺稱其行義文采、過人遠甚、質之汪藻、亦以爲然、遂召用、後程俱論俯與瑴往還狀、始知外議乃實、今瑴新命、又恐外聞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等曰、陛下聖虛如此、敢不奉詔、　右司諫王縉言、近詔吏部注擬守貳縣令、精加選擇、止欲得人而已、而差注之日、例出文引、差人追請、又令醫者診視、因緣邀乞、士大夫實恥之、夫羸老疾病、可以見於步趨答問之間、何必醫人望視精診、以示禮重士大夫之意、從之、

庚子、直寶文閣兩浙路轉運使張澄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　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爲福建路轉運使、　右承議郎韓元傑知楚州、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都督府幹辦公事楊珪知濠州、　右司諫王縉入對、奏疏論江、淮營田利害、以爲地段之零碎、土色之不等、莊屋之難置、耕客之難招、若召募土居人戶佃種、取其情願、而輕立租稅、庶幾可也、若以官田之總數、均之逐鄉之人、或人丁少而不能耕、或去家遠而不能耕、或瘠薄甚而不堪耕、或不會撥撥而出租課、人有受其害者、又況輸納之際、專斗多端、邀乞

水旱之變。官司艱於檢放。寄養之牛。來自廣西。乍遇寒凍。多有死損。近免陪塡。人心欣悅。其有借莊去處。人耕百畝。給牛一具。耕作旣勞。尤多因斃。此皆利害之不可不歸者。欲望申敕所差之官。所至詢審的確利害。無或苟偷觀望。去其所謂害。成其所謂利。以爲悠久可行之制。輔臣進呈。上曰。營田誠今日大利。如兩淮閑田。不可數計。但恐召募不行。而奪見耕之農。則爲民害矣。要須遲以歲月。以漸爲之。第使耕種日廣。便爲大利。張守曰。但地無曠土。則國用足。上曰。然。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乃命以縉章示樞密院計議官李燊及營田官樊賓、王弗如所請。　詔張浚母蜀國太夫人已出峽。可令所在州津遣赴行在。

壬寅。太常少卿吳表臣權尚書禮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張宗元權兵部侍郎。陞都督府參議軍事。　司封員外郎蘇符試秘書少監。仍兼資善堂贊讀。　右司員外郎樓炤守起居郎。　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先是向子諲爲江東大漕。劾池州守臣右朝請大夫徐昌言軍儲弛慢。至是三省檢會。降昌言一秩而用岑。　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韓恕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從所請也。

癸卯。尚書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左朝散大夫知吉州李彌遜並爲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兵部員外郎句濤並爲右司員外郎。濤嘗入對。論今日之勢。莫如先取山東。背腴之地。財賦所出。叛臣賴之以活國者數年。若合江、淮之師。連衡以進。一出淮陽。一出徐泗。伺敵之釁。徑趨其地利。則山東可得者也。又聞襄陽之衆。欲自唐、鄧走汴都。而唐州之地。綿數百里。皆爲荊棘。餉道不通。非用兵之利。宜卷甲由信陽、棗陽、順昌、蔡、陳、鄭。自陳至汴。才兩日耳。僭偽之衆。必褫魄喪膽。莫知所出。其勢必搖。杜牧之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丁未。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飛與宰相張浚異論。歸過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遂棄軍而廬墓。上不許。日曆止書遣呈岳飛求解帥事。更無他語。今以詔書參考增入。熊克小曆稱張浚與飛議不合。飛喪母乞持服。乃棄軍去居江州廬山。誤也。飛丁憂在去年四月。此行實自盧州上還。過江州。因入廬山耳。岳侯傳云。秦檜當國。方主和議。侯申奏乞持母服。罷軍職。居廬山。檜遂擧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軍事。詔侯赴行在。此蓋誤。檜明年冬方獨相。十一年夏飛方赴行在。今不取。　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特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時綱遣本司幹辦公事韓昇奉表問上起居。且上疏論時事。略曰。願陛下益廣聖志。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相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疏入。詔綱典藩踰年。民安盜息。故有是命。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張浚惡李綱帥謹。以韓之未至也。罷其弟綸及其腹心鄒柄等。皆立於朝。又以所親陳公輔爲諫官。居頃之。職者與綱有隙。伏闕之變。乃公輔爲綱謀。不當在要路。綱聞而懼。抗章丐罷。浚又思所以安之。經官江西盜息民安。特綱官爲金紫光祿大夫。是時虔、吉盜賊。旁郡亦擾。敘同如此。上召昇入見。進一官。遣還。昇侯官人也。

庚戌。命權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張宗元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往鄂州監岳飛軍。宗元爲宣判。日曆缺一字。及之。但於四月十九日書兵部侍郎張宗元辭免進對。八月四日甲午。書張宗元先次引見。初六日丙申。書宗元繳士劉子羽稱宣撫判官。而云臣出使湖北所過郡縣云云。則使還時所上也。今從林泉野記、岳侯傳、朱勝非閑居錄參入。以補史闕。餘見今年七月丁卯、八月乙未并注。　左朝散大夫万俟卨提點荊湖北路刑獄公事。　左奉議郎林待聘知處州。　左宣教郎孫汝翼知建康府溧陽縣。汝翼嘗爲樞密院編修官。至是堂除大邑。新制也。　故追官人何灌追復正侍大夫忠正軍承宣使。灌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灌旣死城下。言者論其不能守河之罪。盡褫其官。灌子閤門祗候蘚使金而歸。訴於朝。故有是命。

壬子。張浚辭往太平州、淮西視師。浚因論劉光世以八千人爲回易。沈與求奏臣聞光世之去。嘗語人以陶朱公自比。是誠可以致富矣。浚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上曰。蠡固賢。謂於君臣之義。猶有所未盡也。熊克小曆載浚出行淮上撫諭諸軍。在今年三月。劉光世未罷之前。蓋誤。　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請對。上因語及岳飛事。公輔退上疏言。昨親奉聖語。說及岳飛。前此採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近日便敢如此。恐別無他意。祇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察。然飛本粗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其餘大將或以兵爲樂。坐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敵境。使敵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習以爲常。此飛所以敢言與宰相議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怯懦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公輔此疏不得其日。按此疏首云。昨親奉聖語。面其末云。乞俟張浚淮西視師歸。則必浚未還時所上。日曆十月十八日己酉。左司諫陳公輔本班進對。在此前三日。自後至浚還朝。公輔更無對班。則知所云親奉聖語。即己酉之日也。熊克小曆繫之此月丁未岳飛乞解官之後。按是時公輔未對。浚亦未往淮西。今宜附浚行之後。庶不抵牾。克又於此月末書浚欲以劉子羽領光世軍。子羽不可。乃詔子羽知泉州。尤誤。子羽知泉州在去年八月癸卯。已併附本日。蓋浚欲易光世之意已久。不在今年也。　詔羣臣俟祔廟畢純吉服。卒哭日。建康、臨安府禁屠宰三日。大小祥、諸路州縣禁樂七日。屠宰三日。初。禮官奏百官卒哭日純吉服。左司諫陳公輔請今且服黑帶。以俟梓宮之還。如梓宮未還。須小祥後。又乞百姓禁樂三年。上曰。禁樂固當。但念細民以樂爲業者。無以得衣食耳。事下禮官討論。至是條上。禮官言。卒哭禁屠樂無故事。然卒行之二都。蓋上指也。公輔劄子在是月癸卯。羣臣吉服十二月辛酉所書可參考。　直祕閣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以課息登羨進職一等。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俞俟以營繕之勞除直祕閣。　度支員外郎莊必強面對言。近聞廬、壽間微有邊警。詢之道塗。則其說曰。淮上之師。頗有失伍離次。去而不爲用者。將臣諱其事而不言也。臣不知所傳之虛實。萬一有之。則是必

有姦人陰爲間諜。以誘我師。其軍中失於撫循。有以離其心也。使將臣不以爲諱而聞於朝。則可以因事設備。果諱而不言。則賊勢猖獗。軍情疑貳。朝廷不知。夫豈不敗乃事。欲望密詔諸將。明斥堠。廣耳目。嚴爲警備。毋輒懈弛。凡軍中之事。悉以實聞。雖無稽之言勿聽。然聞之亦足以戒。願陛下過聽而深戒之。後二日。詔關都督府。必遵此奏行下在甲寅今補面對之日

癸丑。故宰議郎贈直祕閣謚忠襄楊邦乂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於是樞密院奏邦乂忠節顯著。宜褒襃。上曰。邦乂忠烈如此。顏眞卿與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以爲忠義之勸。故有是命。　詔隨安府寄留諸軍家屬。已命赴行在。沿路毋得一毫擾民。犯者許越訴。當押官重寘於法。

甲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言。先率詔編次元符以來詔旨。今史館注擬日厤。恐此書非私家可爲。乞住罷。詔藻接續編類。

丙辰。都官員外郎馮康國面對。論蠹者金、豫相挺。連年寇蜀。吳玠據險得利。全蜀賴之。玠之功績。不可誣也。然蜀地狹民貧。山險道隘。紹興四年秋。陸運始行。役夫飢餓疾病相仍。斃於道者三之一。蜀民至今痛之。自後歲頗不登。斗米二千。死者枕藉。去年冬。是役復興。更名支移。計其所運一石。民間費七十千。逃亡死損。又未論也。有爲救蜀之說者。曰。省冗官。節浮費。裁損軍中請給。亦庶幾矣。夫冗官浮費。固當節省。而軍中請給。易搖軍心。未易輕議。臣觀蜀中之弊。患在糧運不繼。而折支太優。嘉陵江險。灘磧相望。夏苦漲流之失。冬阻淺澁之患。終歲水運。終不能給。是以時起陸運之役。彙軍前將佐。俸給優厚。類皆正色米斛。價高。銀絹價平。既闕正米。不免折支。每以低價銀絹。估折高價之米。所以歲費浩大。錢糧兩不給也。若遣官委曲諭玠三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關外防捉合用軍馬數目外。其餘將兵。移屯內郡。歇泊就糧。且以二萬人爲率。兼選仁厚牧守。分治梁、洋兩郡。招集流散。二年之後。耕墾就緒。可贍戍卒萬人。歲又省蜀中二十萬斛之運。誠如此行。於吳玠軍中無損。於全蜀生靈稍寬。保蜀善道之策。無易於此。伏惟陛下財察。丁巳。詔送都督府。既而祕書省正字彙權左司郎官孫道夫轉對。上諭曰。召自遠方者。朕必詢民間疾病。至如職事官轉對。既以朝廷闕失訪之。誠欲追法祖宗。不特舉行故事爲文具而已也。卿、蜀人。宜熟知蜀中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向宣撫司初由水運。每石取民錢十千。後以其緩。起兩川夫十數萬人陸運。每石費五十餘千。利害可見。上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

戊午。遣內侍往淮西撫問張浚。仍賜銀合茶藥。是月。僞齊有梟鳴於後苑。又有鳥數千。鳴於內庭。皆作休也之聲。劉豫不樂。命立賞捕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一

【紹興七年】五月（後）是月甲子朔。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言。臨安、建康。均爲駐蹕之地。而財賦所入。多寡殊絕。本府所得。僅支半年。不惟軍儲窘乏。衆慮闕於供億。以速罪戾。欲望許依駐蹕近例。參酌應副。詔與權免分撥二年。

乙丑。上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刼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用兵。可謂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宜以握兵爲督府之嫌。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德、光世愛將。故就用之。王德爲淮西大將。日厤全不書。據張浚行狀。以爲浚在鄂州時。秦檜等所除。而日厤於此日載上論淮西事。在主將得人。則必是此日。蓋除然不見除日。六月九日王德奏。淮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左護軍都統制。乞追還成命。不允。六月九日己亥。去此月乙丑。凡二十五日。據此時在淮西。不應被受。知此之遲。日厤五月二十三日甲申。後殿進呈臣僚等奏事。上方論部軍置副。二十八日己丑。照殿前司等也。許差都副統制。以前後指揮參攷之。則德除命必在乙丑已後。癸未已前。但未知的在何日耳。今因上語附見。當求他書。參其本日。鄭克撰呂祉行狀。乃稱七月除王德都統制。金國奏。

丙寅。詔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趣遣所募西兵。初命益於蜀集人內選三路少壯人二千。象蒙赴行在。專充扈衛。益言已遣統押官顏漸部兵千一百人出峽。故命趣之。元降指揮未見。日曆紹興五年十二月七日乙巳檢會。今年十二月四日已降指揮。顏漸下軍兵從臣民兵義兵並用。蓋強雄步軍司。顏漸差充湖南安撫司使喚。此時席益方去湖南。當時漸不之潭州。而徑益入蜀也。此事已附其年十二月庚子。

丁卯。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虔、吉諸盜。時以山賊周十隆等未息。命江西統制官李貴往討之。左司諫陳公輔言。虔民素號凶惡。方承平時。亦自歲往廣南。刼取財物。率以爲常。自國家多事。乘此擾擾。徒黨愈熾。然此弊亦起於朝廷容忍太過。凡有盜賊。蓋是招降。所謂渠魁者。例皆不誅。且寵之以官。此豈足以奮豪雄之氣。又況虔賊實非他處之比。若不痛加誅殺。未必肯止。但令向前破滅。早見殄滅。不可更議招降。必謂弄兵潢池。皆吾赤子。不欲多殺。亦當誅其首領。而脅從者量與釋放。庶使頑民知懼。不敢復肆凶惡。而盜賊可息。故有是旨。

戊辰。金都員外郎宋棐請詔中外臣寮。採訪勇力權略之士。不時薦舉。以備采擇。從之。棐、莆田人也。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奏修練湖。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久不雨。則運河涸。而漕舟艱。子諲命屬官李潤玫唐草損、劉晏故事。建言置斗門二。石礎一。以復舊跡。度費萬緡。今冬可畢。從之。潤、江寧人也。

庚午。侍御史周紫入對。言臣聞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自古用兵之勝者。皆以其志同。敗者、皆以其意異。唯將帥睹和。士卒輯睦。戰勝攻取。無往而不利矣。方今外侮未已。僭叛未平。朝廷必欲小戰以練師。頻勝以積威。則以輕兵出近地。時有不得已者矣。然上下之欲不可不同。雖帷幄之中。已有定謀。而必稽之臣。豈無所見。苟其所見。或有不同。畏朝廷之威。而言不敢盡。有怯懦之嫌。而事不敢辭。口順心違。但以疾故爲遷延之計。如此者。雖強之使行。必不能成功矣。願陛下於命將之際。先授以所任之事。使自揣其可否。或於廟謨有所未諭。則姑與之往復問難。俾其胸中曉然。見勝於未戰之前。然後遣之。庶幾上下同欲。不至於敗。仰副陛下孜孜治兵之意。

壬申。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王、武成王、熒惑、壽星、岳、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用太常博士黃積厚請也。文宣王以春秋二仲。併從祀凡九十八。武成王及從祀凡六十三。皆用兩少牢。熒惑以立夏。其禮與文宣王皆如感生帝。壽星用秋分。岳、瀆、海、鎮用四立日。及夏季之土旺。先農以孟春。先蠶以季春之巳日。風師以立春後丑日。雷師以立夏後申日。自壽星以下。皆用酒脯。積厚又言。太常定謚。率以行狀銘誌爲憑。多不得實。又僥倖權靈之人。類戒子孫毋請謚。故惡謚不行。望自今臣僚陳乞遺恩。卽命太常移史官。采其始終定謚。從之。上以積厚論事可採。遂以爲尚書比部員外郎。權吏部員外郎比部。在乙亥。今併降官除郎之日。　直祕閣都督府書

寫機密文字。計有功陞直徽猷閣。提點潼川府路刑獄公事。時張浚在廬州。遣有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對。有功書獻所著晉鑒。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爲艱難之戒。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嬉笑於齊六卿分晉。此書之所爲作也。上首肯之。有功以母老求去。乃有是命。浚引親嫌力辭。疏累上。詔仍舊職。　有功仍舊職。在六月

癸巳。

癸酉。起居郎樓炤請命有司講究屯田、鼓鑄、市舶、常平四事。一曰。募民以耕。而兵無與焉。是以墾闢未廣。今縱未能使甲士從田。於其中擇所謂不入隊者。十取三四。使之因田致穀。以省大費。何不可之有。二曰。鼓鑄一司。坐費糧食。今銅料不繼。鼓鑄日稀。謂宜廢罷。俟數年之後。銅料稍多。卽令逐路運司。措置鼓鑄。似亦爲便。三曰。蕃舶不至。蓋官吏侵漁之故。宜擇心計之臣。示遠夷之信。明賞以激勸。立法以關防。則所入必豐羨。四曰。常平之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今諸道間。有豐凶之不齊。宜擇人使之象總數路。以通其州縣豐凶盈虛而斡旋之。庶有贏貲以給軍用。詔戶部侍郎梁汝嘉、王俁條具約確利害申省。後不果行。甲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速赴行在。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今以詞賦經義取士。而致校者患不能兼通。陞黜安能得實。今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詞賦經義兩等各差致官。從之。

丁丑。左朝請郎何鑄主管台州崇道觀。鑄初以選爲諸王宮教授。嘗次兩省。至是乞祠也。

戊寅。賜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知興元府王俊、知洋州楊從儀詔書獎諭。以張浚言。玠命俊等部兵修築梁、洋縣堰就緒也。上因謂秦檜等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朕自卽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當日撫綏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檜曰。陛下英武。中興不難致矣。既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帥。各務究心水利。措置營田。仍命利路監司。候成熟日。具梁、洋渠堰所溉頃畝。所增租稅。覆實以聞。將俊與從儀並加旌賞。以爲忠勞之勸。從之。世將所奏。在是月甲申。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興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炎德。用宋建號。庶定問。因古商丘作爲堲兆。以閼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陷賊境。望詔有司。卽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用酒脯。六月壬辰討論將上。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左朝散大夫新知廣德軍王擇仁、左朝奉大夫新知永州熊彥詩、右朝請大夫新知江州趙伯璆等八人皆罷。公揆言擇仁頃在河東之幕。欲奪官長之權。自擁濱卒。殘金破商。刼盜居民。無所不至。彥詩乃王時雍愛壻。今自京官二年而爲正郎。以至典司。嗣曹。機宜都督府。極其要選。不知朝廷何以愛其材。獨不念圍城之事乎。伯璆素無才行。昨奉苗劉。薦爲郎官。衆所鄙棄。故並罷。存此以見王擇仁、金、南間事及伯璆明受除郎因依當考付本年閏此段。

壬午。知舒州周方文遷一官再任。以宰臣張浚言其治郡有方也。時浚自淮西還行在。留參謀軍事兵部

尚書呂祉居廬州，以護諸將，始浚往視師，參知政事張守遣書戒以毋輕改軍政，浚不從。　鴻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其能裁抑冗濫，以寬民力故也。先是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去年八月丙午降旨。　既而迨言：本司案牘簿籍，並皆不全。紹興四年，所收錢物，計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千萬餘緡，皆以宣撫司撥剩錢，及次年所收登帶通那應副。六年未見收數，支計三千二百七十六萬餘緡，今年所收，計三千六百六十七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紹興五年，鹽酒息錢最增，然以支數增多，終是應副不足，是致六年大段窘迫，頓增起之數。後來已難繼，侵用過之數，後來又難補，逐月拖欠大軍折估，及梓夔路轉本水腳計司，坐此取怒大將，實非其罪也。然今來七年帳內收數，係是額管約收之數，遞年有虧無增，其支數係是按例實支之數，遞年有添無減，若將來取數稍虧，支數稍添，則不待來年，便有闕少。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支遣。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成都運司及大使各半。見今泛料太多，引價減落，本司緣此不增添印，去秋遣旨，上供及該稅不盡諸窠名錢，並許拘收通融應副，除封樁禁軍闕額等錢五項，折計錢引七十萬道，已指數科撥外，細數見去年九月庚辰。見準戶部符催督總制司錢。大使司拘收提刑司常平司錢物，充稱提錢，並與本司通融取撥，指揮相妨，既不敢添印錢引，又別無窠名錢物，可以補足所闕錢計。宣府司但責應辦，大使司乃責以蠲減，勢相矛盾，尤難措置，即今歲計見發不足，設若將來緩急調發，歲計之外，別有支發，委是無從辦集，切慮必致誤事。兼歲收錢物，因有上供進奉士貢三路銅坑冶課利等窠名錢物，共計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舊額所管歲入之數，其勸諭激賞增數役錢，助軍頭子錢，免支移米腳錢，秋稅上出納地理腳錢，鹽酒增息錢等課名錢物，共計錢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所增歲入之數。今比舊額，已增過倍，取於民者，可謂重矣。若計司不卹，更增賦斂，民力困竭，事有難測，此亦朝廷所當深慮矣。臣嘗竊讀劉晏傳，見史臣稱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區區一隅之地，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劉晏所榷之數多矣。并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於大軍歲計闕一百六十一萬，彼以一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然則拖欠折估緡本水腳之類，豈計司之罪乎。議者皆謂軍中支費冗濫，臣初亦疑之，近因檢察，乃得其實。且如折估錢一項，每年計錢引一千三百一十七萬，以上件折估錢十貫折米一百石為率，約計米一百六十八萬，今每年應副正色米九十七萬。七十九萬係水運，八萬石係就糴。　通估錢所折米共二百六十五萬，本司不見得宣撫司即今就糴九萬九千石係就糴。官兵實數，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諸頭項官兵共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其折估錢，不止是官兵坐倉折估，灼然無疑。據諸處糧審院供到折估錢名色，除

官兵各有身分料錢，已係隨折估錢過勘外，官員有驛料折估錢，廚料鹽粟米，贍家錢，供給錢，月犒錢，旬設錢，支糧錢，添支絹錢，軍兵有坐倉折估錢，擅搶又貼射錢，添支食錢，鹽米紙筆錢，草估錢，共十四項。但緣官員有驛料折估，軍兵有坐倉折估，故特以折估錢總之。又有諸帥諸將公使錢，人吏作匠請給錢，並係於按月折估錢內應副，是致此一項已用劉晏歲入之數，應副不足。此議者所以謂其支費泛濫也。又諸頭項官兵數內，官員一萬七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宣撫司上項官員數內，有入隊，有不入隊，兩等。近據四川州本司會總具到四川屯駐官兵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人，其官員內，有不入隊使臣三百三十人，軍兵內，有不入隊敢勇教用弩兵弓箭手共五千八百七十八人，訪聞不入隊人數，除補充大頭會破數目不多外，餘並是冒名冗占之人，所有諸州屯駐官兵去處，本司近備坐狀具旁通朝廷，照行會測，並不報應，未見的確不入隊人數。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去年宣撫司屢以拖欠軍兵折估錢，聞之朝廷，超開亦緣此而罷。然臣契勘本司去年應副折估錢，逐月差官刻刷，但緣萬數浩瀚，不能如期起發了足。若宣撫司將撥到錢先支軍兵，次支使臣，後支將官，雖有拖欠，必不闕事。蓋自將官以上，每月請俸，大段優厚故也。然欲脅持計司，則須以拖欠軍兵坐倉折估為辭。此乃宣撫司屬官為主將所蠱之策。朝廷不可不知也。臣近到軍前，經由綿、劍、利州、大安軍、興州，皆屬屯駐軍馬去處，間有軍兵陳訴拖欠折估錢，至於衣賜，則所在皆有支散，不盡數目，糧食亦有探支過一兩月，或一兩旬者。足見軍前衣糧寬剩也。然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未敢除減。但旦夕憂懼歲計不足，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於折估錢，猶未為甚，其所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緣糴買不科數，則不能集事，苟科數，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般戶獨受其弊，或稍急，則稅戶皆被其害。紹興四年六年，兩次支移陸運至軍前，次損人夫甚多，勞費猶不足道也。欲省漕運，莫如屯田。近因興元府、洋州守臣修築堤堰，特旨獎諭，蜀人皆知德意在此。然臣會問屯田等事，皆不報，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陝西路屯田頃畝共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七十九畝，當時已種七分以上，今年耕種既徧，又有增墾頃畝不少。漢中之地，自古沃野，訪聞屯田盡係膏腴，且據前項頃畝會計，每畝除出種糧，止以三石為率，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樁充自來不係水運應副去處歲計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近體問得利路興元府、洋州、陝西路岷州夏麥大熟，皆可就糴。除興元府、洋州，已委利路轉運副使句光祖措置就糴五十萬石外，岷州、綿宣撫司屬官異議，措置未得。若劄官司於岷州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副閬、利州以東歲計米五十八萬石，顯得此三項，歲計足矣。可以盡數蠲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卹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朝廷所當留意者也。不知務此，但責應辦，今之所入三倍劉晏，而猶不足，雖晏復生，亦不能辦。況如臣者，豈敢望晏之萬一。能保其不敗事，誅責計臣，雖不足道，然四州生靈，休戚所繫，朝廷所宜動念也。裁節冗濫，措置糴買，臣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指揮。今輒復陳本末，是皆臣之職事也，不敢隱

默事，苟避譏訶，伏望聖慈特賜參察。這些說話，說的去處，都是奇零數目，外路全賊之不得其本月日，且用興兵，說話書附見奏中言，是準朝旨，不許通印泛料，又言近因盜淨守臣修築堤堰，特許候驗，又言，緣節次準軍有奏狀，未準回降，準奏驗事，已見此月十七日戊寅，不許通印泛料指揮，在此月二十八日己丑，以事狀之始，此奏多在今年六月以後，未被受，今此奏驗，都書之前，當來條奏，致其本日。

癸未，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王公亮知閤門事。

甲申，張浚奏江南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史愿來議修城事，上曰：昨內殿引愿入對，問軍中殺阻曲折，因使告俊，每除五十當增旗頭一人，常養之以待用，每遇出戰，旗以旗揚而壞，泊收軍而退，或無以寓三軍之目，於是植所增之旗，則衆無惑矣。時上方議諸軍置副，浚奏曰：此亦旗頭之副，上以為然。先是浚自淮西歸，以除王德為不便，奏論之，左護一軍，皆故輩，盜驕悍自恣，而統制官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鄜瑣素與德不叶，光世以瑣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瑣聞德為帥，不自安，乃以瑣為副都統制。瑣除左護軍副都統，不見本日，張浚行狀云，張俊等奏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圖瑣副之，公供以為不然，奏論之，（按）日曆所書，諸軍置副，在浚還朝之後，則二人非並除也，殿前司等處置副統制，指揮在後五日己丑，或可移附彼日。

詔以時暑，命行在所及行宮御史各一員，盧諸獄囚，諸路州軍令監司分詣。右朝散大夫呂錫山依舊知果州，錫山，大忠子也，大忠大防兄，紹聖黨文，見直學士。寓居於蜀，上召之，錫山辭不至。集英殿修撰知漢州董弅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初命學士院策試行在所及行宮樞密院都督府效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十人合格，詔優等授官，平等免文解一次，餘皆賜帛罷之。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鄭諶卒。

乙酉，手詔自今內外臣寮薦士，或不如所舉，及罪當并案者，必劾毋赦，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子弟姻親，互相薦論，至犯吏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焉。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贓私罪者，舉主遞降二等，非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臺臣察之。監察御史趙渙乞令侍從至職事官，不限資序，各舉才堪大縣者一人，俟三二年之間，按其治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

丙戌，右宣教郎知劍州梓潼縣侯臨，今再任，以士民舉其政績也。

丁亥，中書言：諸路監司除授，依祖宗法，即不避本貫，詔如故事，仍止避鹽司州。

戊子，詔皇太后三代特封贈一次，姪誠忠郎謙、訊各進七官，為閤門宣贊舍人，以后初正尊號故也。左從政郎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王湛特改合入官，以應對也。湛已見去年十月辛酉。

己丑，張浚奏論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甚，每持一己褒貶之語，以騁其愛憎，今若不極天下之公，則後人將又不信，上曰：謂之實錄，但當錄其實，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實錄，上又曰：今日重修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承聖訓，自趙鼎去位，有言神宗實錄改猶史非是者，故浚奏及之。日曆，已丑，侯殿進呈，臣浚奏，史館準云云，其上又必須別有言語，餘見六月末并注。

名徽宗皇帝神御殿曰承元，時未有殿，而禮官

言明堂前一日太廟朝饗，當用原廟殿名為樂曲之名，乃命學士院撰定焉。此乃黃祖舜為博士時所請。詔殿前司行營右護軍後護軍並許置都副統制。日曆不載中書二軍密致。中書言：四川錢引，近來印數多，虛害成法，詔禁止，令置制大使司覺察，如逆重賞典憲。四川錢引舊書放兩界，為二百五十一萬餘緡，至是通行三界，為三千七百八十餘萬緡，故條約焉。

庚寅，尚書右僕射張浚言：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偽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間路，僅獲生全，臣常延請至司，與之晉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焞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採羣議，召置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焞行至九江，會諫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焞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浚乃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焞猶不至。請克小厤，略敘此事於今年正月末，又云，浚劾言其挑撥之節，焞乃就職，蓋誤矣，江州去建康不遠，而焞以九月上旬方及國門，至此已百餘日，況其間一再辭新命，至閏月上旬方趣令供職，是時浚被罷已久，非因此奏而遂就職也，今不取。

是月，汴京無雲而雷，有龍起臧宜德門，滅宜德二字。偽齊陷隨州，劉豫以進士張浹為偽皇子府準備差使。浹，梁州人，初見建炎四年春末。

六月辛卯朔，改謚恵悲皇后曰顯恭。

壬辰，右承議郎新知楚州韓元傑罷，坐前守濠州日，其兄元英私往宿州，而不以聞也，時元英已奔劉豫。

六月己酉，後殿進呈陳公輔劄子，比綜奏劉興復之策云云，按公輔此月戊申進對，劉子即其日所上，則得上語，乃癸巳面對之日也，故附於此。

詔建康府守臣遇有奏稟事，許非時上殿。直秘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奐罷，以樞密使秦檜引親嫌有請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行宮馬軍司公事韓蘄罷軍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蘄馬有傷故也，命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甲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遣左朝奉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琇奉表起居，因統所選衛兵赴行在，上引對，及還，賜益詔書獎諭，又賚以銀合茶藥毬文帶象簡，子琇、燕懿王後東平侯令鑑子也。賜益詔書等，以是月戊申降旨。

乙未，罷江、淮營田司，以直徽猷閣淮東轉運判官蔣璨、直秘閣淮西轉運判官韓璉、直秘閣江東轉運副

使命侯、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溫並兼提領本路營田。仍督責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提領官奬賞、王弗侯結局過行在。先是議者數陳營田之害。上命樞密院計議官李棠按視。頗如議者所云。中書乃嘗自置營田司數年。已有成效。但路分闊遠。難以周徧。若不專委帥漕。就近措置。深慮卒無增廣。卻致廢弛成法。故有是旨。三省又言。恐州縣觀望。乞命帥漕察其稽違與增廣者而賞罰之。從之。俟旨在是月壬寅。

丙申。御筆。史館重修神宗皇帝實錄。尚有詳略失中。去取未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攷。逐項貼說進入。以俟親覽。先是祕書著作郎何掄面對。乞刊正新錄訛謬。前三日命掄兼史館校勘。是月癸巳。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黨也。輔臣進呈。上曰。史官公心去取。方可以垂信萬世。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曰。神宗一朝史。至今紛紛未定。此蓋史官各以私意去取。指爲報復之資。故久而未就。但能公心實錄。庶可傳信。趙鼎行實云。初因臣僚上言。掄等三史。是非失實。始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旨其非者乃降御筆改修。又以專實錄御筆乃宰相擬定。見今年七月戊寅并注。

戊戌。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兼都督府諮議軍事。錡時以所部戍廬州故也。 詔四川制置大使司津遣隱士張大檝赴行在。大檝、龍水人。隱居翠微巖。知天象。嘗倣唐制爲蓋天圖。謂可蓋之几案。及備軍幙中候驗。因爲木式以獻。席益爲上之。乃詔大檝併齎所藏天文祕書赴行在。

己亥。德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韋淵爲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壬寅。詔徽猷閣待制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胡安國以上章引疾。可與便郡。以右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 倉部郎中兼權大理少卿薛仁輔言。比年以來。法官疑闕。斷刑官十四員。而應格者無三數人。試刑法官恩例增重。而每年中選者無一二人。加以數歲。恐遂曠官。望詔有司討論祖宗設法科之制。於京西、荊湖、淮南、江西每路。置立明法科解額。以收遺才。詔刑部條具申省。

甲辰。武功大夫鳳州團練使殿前司選鋒軍統領吉俊降三官。俊所部修武郎輔於私役軍士。俊杖之死。主帥楊沂中劾於朝。故有是命。

乙巳。知樞密院事沈與求薨於位。特輟視朝二日。贈七官爲左銀青光祿大夫。卽湖州賜田十頃。上將臨奠之。其家辭而止。與求再執政僅數月。未及有所建明。後謚忠敏。 詔宣撫司屬官自今毋得選充人。

丙午。攝太尉張浚率羣臣爲大行太上皇帝請謚於南郊。先是江端友爲禮官。建議攝太尉名實不正。乞改用三公奉册。至是浚復攝是官。失之也。既而浚亦以爲疑。乃命禮官討論其事。後遂改爲攝太傅。七月壬戌降官。

戊申。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爲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

子。然后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祕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如此軍。恩威由拊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況此軍今已附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爲軍中所親附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會祉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於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爲直。寢不行。瓊等又訟於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詔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將行。賜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事。中書舍人張燾見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祉又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祉、克皆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右司諫王縉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祉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不報。此以趙甡之遺史、熊克小曆、胡寅至王縉墓誌、張戒行狀參修。小曆稱瓊等列狀都督府以訟王德之過而張浚行狀稱訴於御史臺。今從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德瓊狀王德之罪於御史臺。知之。遂赴行在。上聞之。德具言諸將驕暴。恐別生患。上得德狀。然遂命德以本軍入衛。熊克小曆云德亦訟瓊等之過。乃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統制。今年九月二十四日。德申訴死事狀。德繫左護軍都統制。與克所云不同。今且云隸都督府。庶不差互。 詔以欽、廉、邕州去歲大水米踊貴。令本路常平官蠲賦稅。賑飢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 右承議郎直祕閣新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張叔獻貶秩一等。坐前爲江西提刑。不覈實殘破州郡逃亡人戶。蠲減上供錢。雖該恩免。特責也。此未知與五年三月丁丑叔獻申江州際匪上供事有無相關。當攷。

己酉。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㒟開府儀同三司。士㒟嘗因對。勸上留意卹民。上曰。朕以兵戈未息。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椿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可並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論趙鼎。宣和以前。宰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斂。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尚多。斯民之災如此。儻他日兵寢。朕當盡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曰。陛下聖志固定。人誰敢違。因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宇文士及。朕以爲恨。既知其奸佞。猶信之不疑。陳與義曰。古人謂去佞如拔山。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命參知政事陳與義撰顯恭皇后謚册文。吏部尚書孫近、兵部尚書呂祉篆三謚寶。 詔顯肅皇后外家有服親各遷官有差。 左宣教郎田如鼇主管亳州明道宮。理作自陳。如鼇爲御史。坐上疏詆張絢等斥去。及是復之。

辛亥。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張嵲守著作郎。 左朝奉郎李良臣爲校書郎。良臣已見紹興三年六月。良臣自蜀召歸。上召見而有是命。 賜龍圖閣直學士汪藻銀合茶藥。以其纂緝詔旨之勞也。

壬子。左通直郎林安宅主管西外敦忠院。安宅嘗爲宣諭官朱異所薦。至是始命之。安宅初見三年七月甲寅。 左朝奉

郎四川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琇再入對。言四川財賦。自茶鹽榷酤與夫常賦之外。可以供公上之求者。經營措置。固已曲盡。在今無復理財之術。但有惜財之術爾。望明詔主兵者。念民力之已殫。應泛濫不急之費。當自有以蠲減。真計者。知戍兵之久勞煩。大軍經費之須。務求所以贍給。如此則兩司相通。皆能贍軍卹民。同濟國事。詔川陝宣撫使吳玠、都轉運使李迨措置。後五日。擢子琇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時川陝贍軍錢闕。迨遣官屬分行三路。召三等非戶。量增貼納錢。上等每百斤增千錢。中等七百錢。下等三百錢。自是為例。而子琇未知也。子琇奏下在是月丙辰。除命在丁巳。今因引對並書之。李迨增貼納錢在此月。而不得其日。今附子琇奏疏之後。熊克小曆云。上殿官趙子琇頗知蜀中事云云。蓋不詳其本末也。

丙辰。尚書省副申命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自出己意。但文理優長。即為合格。從之。

乙卯。執政進呈左朝奉大夫蕭牧乞駐蹕江陵。上曰。荊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論王庶登治城。暫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為悠久之計。張浚曰。庶在荊南。頗有治行。元係雜學士。猶未復術職。上曰。可還舊職。使悉心府事。上又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蒲贄。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贄、閬中人。浚在閬州。引為宣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至是自知彭州召入。後六日。遂以贄行尚書兵部員外郎。　左司諫陳公輔權尚書禮部侍郎。降授左朝散郎致仕王次翁令再仕。秦檜之再召也。道由婺州。時次翁居於婺。與檜遇。至是趣居郎樓炤為檜言次翁甚貧。兵部尚書呂祉等奏次翁天資孝友。履行清修。年未六十。浩然求退。召置朝列。必有可觀。故有是命。次翁去年四月力除湖南大制司參議官。不知何時致仕。熊克小曆云。樓炤為秦檜言。呂頤浩次翁鄰人也。頤浩再相。而次翁因一盃。此比頤浩再起。又以上賜肆之。與克所云全不同。當攷。又次翁此秋雖落致仕。族又得嗣。明年三月方除兵部郎官。克不詳致耳。

丁巳。吏部尚書兼侍讀兼史館修撰孫近引疾乞奉祠。張浚等皆言近之賢宜留朝廷。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為自此當有災。故亟求去位。上曰。此安足深信。陰陽技術。惟卜筮最為近古。古人精於術數。故無蹇蹶差。今人能如是乎。君相造命。固不當言命。況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嘗問也。

己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權尚書禮部侍郎吳表臣並兼侍講。　詔回易庫撥隸都轉運府。權戶部侍郎王俁仍舊總領。其事務苛細者皆除之。

是夏。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等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華地避暑。太師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尚書左丞高慶裔之罪。金主亶不從。斬慶裔於會寧市。慶裔臨刑。宗維與之哭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今日豈至此。蓋慶裔常教宗維反也。山西路轉運使趙溫訊坐。鼎當誅。東京留守宗撝與溫訊善。匿其斷命以俟赦。乃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宗維之黨。金中雜書云。烏奇邁即位十年。踏位久。謀毗瑪哈利發幼主易制。陰謀立阿古達之孫。而盧烏奇邁將以子為嗣。乃創越三書。黃除烏苛邁之子為尚書令。阿古達次子固倫貝勒錄尚書事。毗瑪哈陽聚二人。而盧烏奇邁以下左授。立二太子之子為皇太子。丙辰年烏奇邁死。皇太子即位。尼瑪哈陰謀既成。後以烏奇邁之子尚書令者封宋王。阿古達次子固倫貝勒錄尚書事者封燕王。謀兩人於朝。殺尼瑪哈。遂太傅領三省事。拜都元帥。內外之政。皆出於己。金主十二年少。守位而已。兼宋二王。方悟尼瑪哈之術。丁巳春。因軍衆會。所側宋王者。以所受封王之命。歸於尼瑪哈。曲歷吐胸中積憤。尼瑪哈深被抵毀。包藏忍辱。而歸私解。惡與不絕。以是年十月二十一日死。國政復歸於華。宋二王。並去尼瑪哈旗心之人。殺左輔高慶裔、山西路使劉思勤、左僕固新、右輔蕭慶。為庶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設。一切廢罷。　宗撝、太祖旻第六子博勒郭也。宗撝所居官必復租稅。甚得善、漢間心。然時有酒過。及除東京留守。金主亶敕令止飲。道有渤海僧以酒杯獻者。即命敲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二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秋七月辛酉朔。直秘閣提舉廣南市舶宗穎與宮觀。理作、口陳。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章傑為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傑初以家世坐斥。至是復起。　左文林郎成都府成都縣尉羅萬改京官。堂除大邑。萬以蹇對而有是命。十二月丁卯。改置沿革。

癸亥。光山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錢愐為樞密副使都承旨。　右朝奉大夫直徽猷閣孫佑奪職降二官。坐守虔州不捕盜。且奏事失實也。佑聞張浚來代己。乃引病乞宮觀。故責之。　直秘閣京東淮東宣撫使處置使司參議官韓球陞參謀官。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

甲子。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高閌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宜以宰相主之。是朝廷以上兵柄。是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者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列。若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於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

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於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靖康中。嘗舉行之。今則名爲臺官。而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者也。　宗正丞譚知柔奏宗室訓名。睦親宅、希字下連必字。廣親宅、夫字下連時字。親賢宅、居字下連多字。棣華宅、卿字下連茂字。並從之。　直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提點本司營田。　詔紹興府聽讀進士耿鐵放還本貫。　都督府請諸軍有面刺大字及燒炙之人。不許入皇城門。從之。時西北忠義人多有刺面爲殺敵報國等字。故申明焉。

乙丑。直龍圖閣知處州張彝條上措置盜賊事件。張浚等言。彝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彝向知南劍州。能平賊。甚有功。而言者以爲多殺平人。毀彝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爲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孔子許顏回爲王佐。蓋唯不遷怒不貳過者。可以爲天下國家也。上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爲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朕爲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中興聖政史臣曰。人皆過矣。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爲觀爲義。其實措之而未嘗或面之帳上。皇卓然特立。異於常情。乃能自反而故以過失爲悔者。常千萬。文過以自安者。常十百。豈過而能自反者。雖千一也。）

丙寅。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爲戒好賓賓。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右朝散大夫守文師說知建州。以其母安定郡夫人黎氏有請也。　修武郎閤門祗候何彝添差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

丁卯。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初。飛請解官。未報。乃以本軍事務官張憲攝軍事。憲在告。而權宣撫判官張宗元。命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直寶文閣新知襄陽府薛弼在武昌。求上謁。憲強出臨軍。憲諭衆校曰。我公心事。參議必知。盍往問之。衆校至。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政未久。汝輩乃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此段熊克小曆繫之於今年四月丁未。已前。蓋是時張宗元未被宣判。今移附此。又薛弼今年三月已除襄陽。今稍修潤其文。令不抵牾。　上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公。凡六日。飛乃受詔。此段並據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但日曆所載降旨參佐將校敦諭乃去年四月事。今年今不見詔都。且以此更俟求他書參致。　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上所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詞窮。曰。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此亦據徐夢莘所記修入。據林泉野記、中興遺史、岳侯傳皆稱上詔飛赴行在。論遣盜軍而自廬母墓之（按）此月戊辰。上宣諭樞臣有云飛以行時從明論之云云。則飛嘗入朝奏矣。據陳公輔四月間所奏。亦云陛下且當與飛反復詰難。又云俟浚自淮西歸。當與審劉光世之罪。以警諸將。以事致之。與留飛赴行在。當在浚渡未往淮西之間。飛還武昌。當在浚還自建康之後。但未見本日耳。今因王敏求奏事。姑附此。當求他書參致。　上慰遣之。將行。上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劍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上語。意乃安。（中興聖政史臣曰。人主平時馭下。不過恩與威而已。至於馭將。又非平時恩威之所能盡也。恩必有不貲之恩。出於意外。不測之威。出於物表。然後可以折其力。服其心。而得其死力也。太祖遣王全斌伐蜀。一日念其寒。脫所服裘帽賜之。其伐江南也。曹彬等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此無他。御馭英雄之術當然也。高宗亦嘗自言。朕撫楊沂中過於子弟。及淮西有警。則以殺戒之。若平使過。當行軍法。沂中承命皇恐。至於岳飛。姿陳輕率。自知必抵罪。而乃闡示胸臆。略無留難。猶深慰懇。撫二人者卒皆成功。此其術豈在太祖下。若乃虛實以驗其忠。姑息以玩其威。其欲諸將之爲用難矣。）

至是遣敏求來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翌日。上以其語諭輔臣。秦檜見飛舉趾。已有怨懟之意矣。　左司員外郎李彌遜言。臣聞善爲國者如持衡。本末輕重。常使適平。無偏而不舉之患。唐自中葉以還。方鎮驕橫。稔成禍亂。至於五代。益甚。藝祖懲其弊。故削州郡之權。以尊王室。以攬威柄。誠得銷患救時之宜。然當是時強兵勁卒。悉屯京師。及西北近畿。往來更戍。不絕於道。百姓逸樂。財用豐衍。州郡率行詔條。得以無患。其後承平既久。兵制寖隳。民益無聊。而州郡之權益輕。本末俱弱。以致禍患。此已然之明效也。至於今日。曾未少革。帥守但具空名。兵寡民貧。城池隳廢。財賦悉以上供。餽餉不足枝梧。目前常不暇給。平時稍爲備守之計。則羣議而力沮之。萬一有警。拱手罔措。賢者則甘心守節。不肯者則奉身逃生。雖誅竄失職之吏。其害已不可勝道矣。臣愚願慎擇賢材。以任帥守。假之事權。使得竭才展效。鎮安方面。上寬顧憂。下銷姦宄。以效臂指之用。詔樞密院措置。自祖宗世。陝西、河東、北三路。皆以文臣爲經略使。領大兵。武臣爲總兵。號將官。受節制。熙豐後。始置武帥。論者非之。自渡江以來。沿邊之兵。盡歸諸大將。帥臣反出其下。故彌遜有是言。然至今不能改也。

戊辰。起居郎樓炤言。竊見國家兵興之日久。有財匱之憂。近者妄陳財用四事。雖蒙開納。有司終不能小有損益者。必主計之司。未嘗親見其本末也。竊攷唐故事。宰相領鹽鐵轉運使。而同時在位者。或判戶部。或兼度支。臣愚以謂使宰相兼有司之事。則不可。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若戶部兼領諸路漕權。內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道之盈虛。以時巡行。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而事之本末。皆身親而目覩之。何者可行。何者可罷。斷然無復疑。伏望聖慈。下臣之說。詔大臣講究之。詔三省相度措置。是月庚子施行。　炤又請令行在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以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皆具已試之狀。保任以聞。朝廷籍記姓名。遇闕除授。後有不如所舉。則正繆舉之罪。詔如所奏。仍令中書門下省置籍。

壬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禱雨。又乞弛役廬囚等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得雨。地形下。未覺旱。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闕雨。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稿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數日間得雨也。時方盛暑。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向言秦檜有聲。今與同列。徐攷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

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爲然.　監察御史李誼守右正言徽猷閣待制鄱陽上其父伯溫所著辨誣三卷.上曰.事之紛紛.止緣一邪恕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幾分爲鬪.幾分爲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止矣.鼎是小歷稱鄱官府幹辦官邵伯溫其父所著辯誣.蓋誤.其實溥權川陝宣撫司時.被旨繳進.今始付出耳.　提舉修內司王鑑特降一官.時以金陵宮室未備.置修內司.主其役.而命鑑領之.鑑請聖祖殿基爲私第.部曲多占民居.又遣使臣儲毅市王安石家田之在宣城.蕪湖者.號曰御莊.因冒占民田.大爲姦利.會有訴者.按驗得實.上命籍其田.降毅官.中書舍人張燾曰.此與宣和間李彥西城所何異.毅不足道.鑑賢使之.卽奏鑑以內侍出入宮禁.乃敢公然遣人假託御前.經營莊產.並在宣城.蕪湖.去行朝特一水耳.無所忌憚.一至如此.不加寘遂.何以示懲.疏入.毅坐停官.而鑑有是命.併御莊罷之.

癸酉.左承議郎施鉅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甲戌.直龍圖閣知宣州趙不羣充祕閣修撰.知廬州.

丙子.右金吾衛大將軍提舉台州崇道觀陳仲堅復爲華州觀察使.仲堅.開封人.欽慈后兄子也.靖康中.例換環衛.至是特復之.　檢校少傅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薨.以上在諒闇.用故事不舉哀成服.輟視朝三日.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追封儀王.謚恭孝.仲湜酷好珊瑚.飲食起居.不忘把玩.大者一株.至數百千.上嘗問仲湜.壓地則何如.曰.壓地則碎矣.上曰.以民膏血易此無用之物.朕不忍也.仲湜無以對.

戊寅.祕書省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嵲面對.先是有詔刊修神宗新錄詆誣.嵲.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李彌正.胡珵見右僕射張浚.辭史職.浚曰.正欲平其事.故令史官自簽貼.若辭.非本意.既而嵲對.能申後省以所得聖語云.范沖任申先止欲校勘官便以爲是.故實錄多舛誤.彌正.珵再辭史職.從之.趙鼎事實云.鼎再相一日.見上.論及此事.曰.似是修能錄者非有所改也.鼎曰.但所修御筆如此.外間不得不疑.上曰.此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朕自可見.鼎曰.近見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嵲所得聖語.亦復如此.上愕然曰.安得有此.嵲小人也.乃敢爾耶.上議甚謂鼎曰.嵲所記不得存留.鼎曰.前此已修入時政記.付之史館矣.上曰.當之奈何.曰.俟他日修日曆.當諭史館除去之.上曰.甚善.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違用事者之言耳.按今日曆已無此聖語.故知鼎言可信也.李彌正辭校勘.日曆不書.但於十月壬寅.許二人可依舊校勘.今因嵲面對附此.熊克小歷云.李彌正.胡珵辭史職.恐誤(按)紹興八年十一月丙寅.胡珵罷.宣旨官章.據云.趙鼎再相.彌正乃以前日之說.爲不易之論.閒以前日之舉.爲不得已之事.則知刊修之際.閒未嘗辭史職也.誤矣.　左朝散郎王勳提舉廣南市舶.勳知長興縣.有薦其治狀者.上召對而有是命.

己卯.上諭張浚曰.昨夕有雲物.意遂作雨.而夜深乃散.卿等更求可以感召和氣事.悉意爲之.浚曰.敢不恭承聖訓.　右承事郎新提舉福建茶事陳正同罷.用銓量詔書也.初命郎官已上免銓量.正同得除尚書郎.以資淺而罷.乃自言在於久例亦同經歷.言者以爲不可以一人之私.遂廢天下公法.故卒罷焉.　左迪功郎嘉州司戶參軍趙雍特改左承事郎.雍.臨邛人.以薦對而有是命.　萊州防禦使權主管行宮步軍司兼殿前馬軍司公事邊順疾篤.留守呂頤浩以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韋淵代之.及是奏

至.上不欲以戚里管軍.乃詔淵見任使相.難以差權.令頤浩別選將.順尋卒.

辛巳.張浚等奏.禱雨備至.未獲休應.上曰.應天須以實.如恤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晝夜思之.如積欠一事.爲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郡.下詔除之.令民間稱慶.可將諸路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積欠.及其他逋負.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施行焉.　右承議郎通判閬州王利用行國子監丞.　左朝奉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王弗貶秩二等.坐措置營田違戾也.言者又奏弗體究詭譎.遂能去.日曆無此.今以閏十月二十八日刑部檢舉狀修入.　是日.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卒.高慶裔既誅.宗維恚悶.絕食縱飲.至是死.年五十八.路仲顯北記云.呢瑪哈庚申卒.　權太原少尹烏陵噶思謀自戌所來奔喪.金主亶以思謀爲福州觀察使.去權字.徐夢莘北盟會編有呢瑪哈獄中所上書.及命人赦呢瑪哈詔.其文鄙俚.似非其事.今不取.

壬午.右宣教郎直徽猷閣張浞特賜進士出身.與郡.浞.寧其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中書舍人張燾言.自宣.政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首革前弊.浞首蒙賜第.何以壓公議.上以浚有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祕書省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以科第.不爲過也.乃書黃行下.後旬日.浞引嫌復辭.尋除知鎮江府.浞乞免賜出身.在此月己丑.

癸未.手詔中外臣民.各許實封言事.在外令附驛以聞.以旱故也.宰相張浚.樞密院使秦檜已下引咎乞罷.詔曰.亢陽未雨.憂心如焚.咎在一人.非卿等罪.各安乃位.勿復陳詞.夙夜勉旃.以輔台德.時羣臣有謂右司諫王縉曰.上任我輩言路.而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哉.　左宣教郎簡州州學教授黃源應詔上書言.中興之主.當與創業同.創業當視藝祖.其大計大議.取謀於宰相.則趙普等是也.大勳大烈.責成於大將.則曹彬等是也.內則講修政事.爲萬世計.外則創平僭僞.爲一統計.十有六年.而天下泰定.非但藝祖聰明神武.亦維冠劍大臣.滋藉威福之至此也.今陛下中興.將相輔附.保國備寇.忠勤篤至.然而十有一年.政事則講修不逮.僭僞則創平不果.何也.無乃隆主勢以論上和.嚴威斷以馭大將.作威作福.直與藝祖不同故耶.因條上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東宮以嗣國統.三曰.勵宗親以廣勳勞.四曰.厚糧旅以壯震極.五曰.連案.夏以臨三晉.六曰.田淮甸以傾全齊.其論國統.略曰.往者宗社不幸.明受之變.皇太子居襁褓中.爲賊所污.不克正位.今既九年.而皇嗣未育.陛下蓋嘗選宗親之賢.納之宮中矣.此誠社稷至計.然而其名未正.無以係天下望.乖護重之議.開覬覦之端.藝祖櫛風沐雨.以闢洪業.挈天下之重.不以私其子.顧授之太宗.仁宗在位四十有二年.而國統不絕者如綫.亦取宗親於濮邸而立之.是爲英宗.今陛下即位之日.不爲不多.建儲之計.不爲不急.以爲皇嗣未育.不可遽議乎.則祖宗故事.可致而知也.以爲兵戈未戢.不可遽立乎.則漢高帝嘗立太子於關中.而身在兵間也.以爲儲貳體大.非疏屬可定乎.則後周太祖嘗以異姓之親.尹京邑而付大統也.今宗親之賢.既足以仰承聖意.而日復一日.未留睿斷.臣愚以爲恐左右前後.或懷姦心者.覬覦幕潤.以行其譖.非社稷之福也.厥今

天下亦多變矣。是在他日必得長君。然後可辦。非赤子可得而臥治也。大江以北。亦多寇矣。是在他日必得賢明。非母后可得而制政也。夫求成不諱敗。圖存不諱亡。況宗親之賢。越自支庶。陛下取而歷試之。典冊所加。以上公矣。陛下必不得已。姑少須之。何不使攝居儲貳之位。皇嗣之生。退居藩服。社稷豈不益固。天祐聖祚。陛下則百斯男。抑未可知。然而宗親之賢。臣竊念之。非藝祖之昭。則太宗之穆也。陛下勿謂昭之爲遠。穆之爲近。藝祖應天順人。除五代之亂。用永濟於四海。陛下嗣統命於祖宗。擇其後。何遠近之有。陛下使之出居東宮。就師傅。則敵國必不敢輕繼體之幼弱。姦佞必不敢幸廢立之非福。國以之安。而家以之全。此萬世之業也。源、臨功人。舊游太學有聲。雖爲小官。聚族百口而養之。然亦尚氣好謁。故仕不達而卒。源所上書。不得其月日。因求曾附見。

甲申。蠲諸路民戶紹興五年以前欠租。上旨也。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貧病者。畀之藥。死者助其葬。

乙酉。權戶部侍郎王俁請就建康權正社稷之位。詔本府踏逐如所請。進士蕭燧功特補將仕郎。燧功、蘄淦人。通經史。陳瓘、李樸皆器重之。隱居江濱。士大夫乘舟上下者。必禮於其庭。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薦於朝。召試中書而有是命。

丙戌。宣州觀察使董旻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填創置闕。仍兼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提舉一行事務。

丁亥。左奉議郎新江南西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李公懋爲監察御史。詔令後士民陳獻利害。令給舍子細看詳。其可採者取旨施行。

戊子。刑部尚書胡交修言。諸州縣奏勘公事。稽滯甚多。乞責劄。上曰。大抵刑獄須當從寬。乃命本部開具稽滯尤甚三五處。申省取旨。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宣州。尚書省言。州縣財賦。率多妄用。亦或失取。緣此上供虧欠。漕計不足。詔戶部逐時輪那長貳一員。出外巡按。其奉行詔令遲戾等事。按劾以聞。州縣財賦利病。並致究以聞。措置。使各條具聞奏。餘總一面行訖。具申朝廷。合行事依本等奉使格法。初用樓炤請也。　詔諸路州縣逃亡民戶。未開墾田畝。通限八年輸全稅。初用江西轉運副使逢汝霖請。免五年升科。至是又推於諸路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三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八月壬辰（朔）是月辛卯朔。張浚奏。探報僞齊簽軍。自六十以上則減之。五十以下則增之。科鋒之煩。民不堪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上感愍歎息曰。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郡。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賙卹。勿令失所。以稱朕意。

癸巳。上與執政論淄臣能否。因及向子諲。上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伯彥宜與奉敘。張浚奏曰。陛下念舊如此。實甚盛之德。但伯彥無所因而奉敘。則必致紛紛。恐非徒撫益。臣等已商量。俟因大禮取旨。更得親筆數字。爲明帥府舊勞。庶幾內外孚信。上曰。俟到九月。當復職與郡。伯彥之未第也。嘗受館於王氏。秦檜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薦。故共贊焉。　中書舍人張燾、起居郎樓炤以嘗論駁張浚賜第事不自安。皆求去。不許。言者繼論之。乃以燾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燾名。蓋以八月論駁奉祠。而日蝕不報。今因蝕乞去。當書之。或可移附乙未日。並除兩舍人之后。

乙未。少保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爲淮南西路宣撫使。時昭軍置司。保成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楼

沂中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爲淮南西路制置使。並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瓊等復訟王德於祉。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和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闊略。況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乃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鄭克撰呂祉行狀。稱祉密以利害聞於朝堂。未可易將分軍。與諸書全不同。詳具八月戊戌注。）　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思誠並爲中書舍人。思誠嘗除舍人。坐其父挺之直陳紹述。爲言者所論。至是張浚復用之。　權尚書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權湖北京西路宣撫判官張宗元爲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岳飛復任。宗元乃還。既對。遂有是命。　司農少卿樊賓能知袁州。　左朝議郎常明爲祕書省正字。明自西充丞召對。策試而后命焉。（明以今年六月辛卯降旨就試。按是時校書多不試。而正字有試者。不知何故也。）

丙申。尚書戶部員外郎霍蠡轉一官。用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張宗元奏也。（日曆惟此日兌繫宣判衘。）　蠡在鄂州。應副岳飛軍錢糧。宗元言其奉公守正。故特遷焉。先是飛數言軍中糧乏。乃命蠡按視。至是蠡言飛軍中。每歲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錢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千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一十五萬餘緡。於是右正言李誼言蠡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點檢苛細。若行改正。却合支券錢六萬餘貫。才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蠡奏不得其日。今因其轉官。遂書之。誼奏小歷繫之去年八月戊子。蓋誤受命時謨矣。是時李誼止爲殿中侍御史。今年七月方除正言。此殿可參付今年十月戊戌蠡入對之日。但是時乃淮西兵變後。恐不盡議裁減。更須詳致。）　詔知桐城縣魏持、知太湖縣張鼎、知武昌縣唐時俟秩滿並令入對。以權湖北宣撫判官張宗元言其政績也。先是樞院計議官李深奉詔行視江、淮營田。還言其不便。又論持及知泰興縣李植違法科民。比之諸邑尤甚。望黜責之。張浚不樂。深時監西京中嶽廟而去。於是宗元奏持爲政有惠愛。淮南諸司亦上植治狀於朝。乃令再任焉。（注此以見李深本末。深明年三月自嶽廟除宗書。未知其得日。今附此此。據王彝、樊賓之語。去此不遠。必相先後也。持明年九月爲戰死所議。）

丁酉。左從事郎朱松特改左宣教郎。爲祕書省校書郎。松。婺源人。以薦者得召見。言自昔中興之君。惟漢光武可以爲法。晉元帝、唐肅宗可以爲戒。元帝東渡。賞刑失中。強臣跋扈。晉室終以不振。肅宗雖復兩都。而急於罷兵。是以終唐之世。不能取河北。上曰。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心。而肅宗猶能克復兩都。再造唐室。則肅宗爲優。然肅宗當明皇西幸。既不能屈從以行。晚復惑於張后、李輔國之讒。而虧人子之行。此其可恨也。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與都轉運使李迨有違言。交懟於上。詔川蜀去朝廷甚遠。全藉兩司協濟國事。今覽益、迨所奏。務爲嫌隙。必致生事。深以爲憂。可令學士院降詔戒諭。仍當深體朕意。毋得因今旨在告待罪。妨廢職事。　詔四十大邑許通除選人。供給依職官例。代還甄擢如先詔。

戊戌。張浚進呈顯謨閣待制知荊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上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可專用姑息。要當以誅殺爲先。朕聞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爲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爲戒也。庶學識淺陋。不知大體。浚因奏僞齊尚用本朝軍器。上曰。祖宗有內軍器庫在謝門。幾百門。所藏弓弩器甲。不可勝計。及軍器庫在酸棗門外。數亦稱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藏。分官主之。皆有深意。陳與義因奏頃爲漕淵教官。嘗見甲仗甚勝。日久不用。往往朽敗。上曰。此等物得不用。亦美事也。　是日。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副都統制酈瓊叛。執兵部尚書呂祉。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徐夢莘北盟會編云。祉奉詔撫諭。不許軍旅統制官有輒使有正使者。擁插喝嗎。祉抵輿之。有何傲終日揖者。皇輿食調辨厚綿之類。不得見者。其下多憤怨。按祉此時不將家以行。所云綿几摩綿之類。恐當求他書參致。惟小歷云。統者皆曰。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今從之。）　淮西轉運判官韓璡留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趙鼎遺事曰。張浚自當國引呂祉。以除兵部尚書。復用韓璡爲淮南轉運判官。建康日。劉光世待之不以禮。又嘗爲其屬。制閱所得。以此二故。力建議罷光世軍。遂以祉代爲宣撫判官。祉爲人剛愎自任。昧於應變。旣代光世。將執政可睦步而得。璡亦很愎。志在復仇。故李璮、王德者光世所厚也。志以罪去王德者。光世之腹心也。瓊者光世所招懷之盜也。光世以瓊駐立功待之與德等。祉威其部曲驕橫。故事任德。以從軍情。瓊不自安。會祉密奏朝廷乞罷瓊及靳賽軍權。吏朱照漏語於瓊。瓊懼謀日殺祉。奉單奔僞齊。）　祉聞瓊等反側。奏乞殿前司權錄軍統制吳錫一軍屯廬州。以備緩急。又遣璡詣建康趣之。（鄭克作呂祉行狀曰。公往合肥。知諸將遂朝。眾事懇切。皆寢不報。留行朝再講旬。上令執政諭旨且暫往。續有畫分復遣中使押賜該見果帶金藥物。據從其寵。皆非從官故事。蓋示將欲大用也。公拜賜。退語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可辭。夢須即往。一死固不惜。第恐誤國家耳。與孥相對涕泣。如訣別然。蓋以寇有所驅往不保。暴故也。合肥一軍。如酈瓊靳賽諸校。皆寇盜也。居則爭食。動則鼠竄。光世紀律甚駿。惟務姑息。其所憚者。惟王德耳。十月。除王德都統制。然瓊與德等夷。皆恥居其下。是時陽朝廷欲將師軍。之並乞回避。都督府詔給事近。故瓊不行。瓊等又訟德御史臺。瓊語之曰。爾輩如此。是欲與相殺耶。乃列狀詣都督府。勸其過而歸擴過廬州。訴於公曰。不合輕信朝廷。今日未知所告。尚書欲取某等。公令升階。慰勉之曰。若以公等爲是。則大相誑。然此事何可遽治。濟數。亦相似。害人向前耳。倘能向前立功。雖有大過者。彼亦能略。況此小嫌疑乎。當力與諸公辨之。保無他虞。切不可置胸中也。因置酒。衆皆感泣於庭下。既如何答之曹某。嘗教死雖報。其事遂定。公見瓊與璡等。堅如冰炭。然乃密以利害聞於朝堂。且加撫循。徐武措置。未可遽易其將。欲分其軍。等有旨召王德。諸將皆喜。謂德之往必有行遣。而公所言不妄矣。先是督府遣藏不並爲淮西帥。且乞吳錫一軍屯廬州駐劄。準備緩急。又遣轉運判官韓璡留建康。而喻之曰。諸將反側。帝已定矣。然有此議。則必從容處之。須子親自如率相。此可見公之處周也。時都督府與宣撫司因藏不行。璡遷延。乃間公曰。歸去。曾令說否。公曰。亦曾屬吳。第恐不敢出。故此耳。復申璡即僞軒。遲果不敢出。督建遷行至和州。以疾作稽留。已而諸將聞王德留都督府。爲都統制。且得督後撫循。瓊等皆駭曰。我初欲彼罪也。今彼既受賞。我必有罰。皆領且不保矣。於是始謀叛逆。時有旨除張浚撫圻中。判命三人爲淮西宣撫使。判官平中已傳聞。八月七日。公宇。牌指揮。令易還分也。夾且瓊等逃叛。按日歷。八月八日戊戌。有旨釋璡令閤門引見上殿。與克所云略同。今從之。但所言祉事亦多緣飾。恐須詳致。徐夢莘北盟會編云。楊沂中與吳錫先以兵往淮西。其節制瓊等覺之。按此時錫實未往。今删潤修入。）　瓊聞。

頗有異志。統制官康淵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下士。士皆爲之用。衆皆不應。猶相視以目。先是統制官王師晟戍壽春。挈營妓去。其家訟於祉。祉時將士方不安。祉之政師晟乃與瓊及統領官王世忠、張全等謀作亂。（已上並據徐夢莘會編。）　祉之乞罷瓊與靳賽也。其書吏朱照漏語於瓊。（此據趙鼎遺事。）瓊令人邀祉所遣

僅鄭藎得祉所言軍官之罪，瑣等大怨怒。此據祉夢幸會編。前一日，被旨易置分屯。此據祉行狀，按是役等以乙未日聞宣撫制置至此三日正當被受所謂分屯。乃瑣等被召之旨也，瑣被召不見於諸將，以今月十一日手詔徵入。康淵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詰朝，諸將晨謁，祉坐定，瑣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爲瑣所執。有瑣之黃衣卒者，以刀斫瑣中臂，瑣大呼曰：何敢爾，顧見有執鐵檛者，瑣取以擊卒，斃於塔下。瑣親校已殺祉於廳事，又殺都督府同提舉一行事務喬仲福及其子武略大夫嗣古、統制官劉永、衛友。遂執閤門祗候劉光時，率全軍長驅以行。已上並據徐夢莘所編，其張景以下官職，則以日歷增入，但夢莘以衛友爲邪友，蓋字誤。至州東樓下，祉謂瑣曰：若祉有過失，當任其咎，奈何乃如此負朝廷。此據景宗元所奏。軍士縱掠城中而去。時直徽猷閣前知廬州趙康、直秘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皆爲所執。此據徐夢莘會編。但瑣至霍邱縣，殺祉而從不羣歸，則恐誤。按景宗元所申，祉以十三日被殺，而日歷八月十二日壬寅，知廬州趙不羣申己回本州，則是不羣未至霍邱先得歸也。今併附此日。瑣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龍克小歷云，瑣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劉豫，趙鼎事實云，瑣以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張浚奏上數目，淮西失糧甲四萬，日歷云失三萬人，數皆不同，按光世一軍王德所部八千人已還建康，其餘必無此數，趙姓之遣史亦云四萬人，但得其實，今從之。

己亥，吳國長公主薨。遣尚書正夫三十年矣，伏見祖宗以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使相，見今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於靖康圍城中，首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於杭州召對，皆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仍將檢校少保落檢校字，詔近除士瘐開府儀同三司，係任宗正十年，合依故事，劄與本位都監，自後毋得妄有陳請。

庚子，中衛大夫秀州刺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前軍第三將魯彥降橫行遙郡七官，令本軍自效。彥嘗幽軍吏韓全，絕其食而死，爲韓世忠所按，故絀之。

辛丑，上始淮閩西失師，手詔諭鄭瑣等曰：朕躬撫將士，今逾十年，汝等力殄寇讎，殆將百戰，被令入衛於王室，蓋念久戍於邊陲，當思召汝還歸，方加親信，豈可輒懷反側，遂欲散亡，倘朕之處分，或未盡於事宜，汝之誠心，或未達於上聽，或以營壘方就，而不樂於遷徙，或以形便既得，而願衞於征戰，其悉以聞，當從所便，應廬州屯駐行營，在諸軍出城副都統制以下將佐軍兵，詔書到日，以前犯罪，不以大小，一切不問。並與赦除。龍克小歷書壬寅淮西奏至，蓋不致此呼詔也。

壬寅，張浚見上引咎，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安危，譬猶臨陣折傷，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鎮安人心，激厲士氣，以爲後圖。浚曰：去年劉麟賊兵一敗塗地，無廬殺數萬人，亦復能軍，況軍將時有叛亡，亦所難免，要是臣非才誤國，上賜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敢不黽勉以圖報效。趙鼎事實曰，劉光世既叛，其下已不安，當輪者傳呂

祉者以都督府參議官趙其軍，祉不用軍法，措置不敢衆心，既又除劉光世制置使，楊沂中制置使，張俊宣撫使，劉光世將關張俊，其衆以從軍五萬之衆歸於瑣，報到中外皇駭，其知所措，軍還扶瑣衆爲倡戈之計，當輪者，則多知政事陳與義張守曰：萬一變起，使上往何地避之，與始議移跸地，虛氣勢不同矣。遣中使以銀合茶藥勞賜新淮西宣撫使張俊，且犒修城將士，時俊在盱眙未受命也。

是日，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爲鄭瑣所殺。先一日，瑣與其衆擁祉次三塔，距淮僅三十里，祉下馬立堠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曰：死則死此，爾等過去，亦豈可保我也。軍士聞之，有傷感者，嗟者，瑣恐搖衆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邱縣，令統領官尚世元殺祉，世元以刃刺祉，且顯統領官王師晨，師晨不肯，祉罵瑣不已，遂碎首折齒而死，年四十六。於是直徽猷閣趙康直亦爲所害，世元斬祉首示瑣，瑣縛之木末，從者江渙取而埋之，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殿前司權鋒軍統制吳錫尋至廬州，以兵追之不及，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往招叛卒，制置使楊沂中聞瑣已渡淮，乃遣人持羊酒相勞苦，於是錡復還滁州。

甲辰，御筆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留身求去位，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己，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顯露，故因上問及之。詔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疾速赴行在，以焞再辭除命故也。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樓炤充祕閣修撰，知溫州，炤爲言者所劾，力上疏請奉祠，上謂輔臣曰：朕固深知炤，但言者不已，恐非所以愛惜人才，暫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召用，未晚也。朕於人才，惟恐傷之，彈擊不已，非炤之福。

乙巳，故右宣教郎知筠州高安縣步汝霖特贈右承議郎，官一子，故迪功郎高安縣李聃年特贈右從事郎，與一子下州文學，先是劇寇熊清作亂，汝霖等統民兵射士與戰，爲所執，死焉，帥臣李綱上其狀於朝，故有是命。是日，僞齊劉豫得鄭瑣降報，大喜，先是豫聞王師移屯，遣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乞師於金主亶，以我師進臨長淮爲詞，欲併力南寇，金主亶不許，至是穎昌馳報喜旗至，言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及淮西百姓十餘萬來歸附，已交收器甲，接納矣，豫乃命粉飾門牆，增飾仗衛，以待其至，又命僞戶部侍郎濟長寧爲接納使，僞皇子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副之。此以僞齊錄及徐夢莘北盟會編參修，龍克小歷云元英乞師未回，而鄭瑣降豫，僞齊錄云七月間人回，探報王師北征，遣報元英乞師次金，金人不許，令從之。

丙午，左朝奉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右觀趙令矜行尚書都官員外郎，令矜、令崧弟，靖康初，爲軍器少監，坐言事斥至是復用之。

丁未，張浚論淮西地勢險阻，可以固守，陳與義曰：見王德，是淮西圖，道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卒由井陘口以破趙軍，要是險阻不足恃也。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言：舊制，常平錢、義倉米皆有專法，不許支撥，近年以來，州郡急

於軍期。便借殆盡。朝廷雖有立限撥還指揮。緣在寄乏。終無可還之理。今既張官置吏。自合舉行舊制。務興實利。蠲止將見在錢穀。及以後所收之數。專一樁管。仍委主管官逐季巡察。如有借兌之數。即劄刷本處係省錢物撥還。申提舉官將撫支官吏按勘。除義倉合備水旱外。其常平錢專充糴本。朝廷亦宜權住支取。並令趁此豐歲。盡數糴米。別倉收貯。不得與漕司米相雜。遇春夏之交。民間貴糴之時。比市價減錢出糶。如此積三五年。官本既豐。糴籴增廣。則可以低昂百貨。劉晏所謂常操天下贏資以佐軍興者。可復見矣。然後寬留糴本。而取其贏餘。以濟緩急之用。如此雖無目前之近利。而有無窮之實效。所謂富國而民受其利者。實在於此。詔戶部看詳申省。　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特進一官。仍賜詔獎諭。以招撫賊曾堯之勞也。後數日。南夫言。今水陸別無大寇。乞收還便宜指揮。從之。是月癸丑降旨。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科舉校藝。詩賦取其文。策論取其用。二者誠不可偏也。然比年科舉。或詩賦稍優。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之歎。欲望特降諭旨。今年秋試。及將來省闈。其程文並須三場參攷。若詩賦雖平。而策論精博。亦不可遺。庶幾四方學者知向慕。不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上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之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張守曰。此孔門四科所以文學爲下科也。乃如所奏行下。

己酉。尚書左司員外郎李彌遜爲起居郎。右司員外郎句濤守起居舍人。　賜吳玠漢中田二十頃。

辛亥。贈故中侍大夫榮州防禦使熙河蘭鄜路兵馬都鈐轄衛仲福爲保信軍承宣使。故降授武功大夫恩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張猷爲光州觀察使。故武功大夫果州刺史劉永、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衛友並爲右武大夫亳州觀察使。皆錄淮西之死也。豫之叛也。將官成忠郎張遇不從。率其麾下四十餘人歸壽春。詔遷遇一官。熊克小歷。以御筆作史衛。恐字誤。又稱辛亥張遇至壽春。詔轉一官。按日歷上是壽春府申遇來壽至。繫誤也。

壬子。詔祕閣修撰知廬州趙不棄俟淮西轉運判官韓璜至本州日。暫赴行在。

癸丑。贈呂祉資政殿大學士。例外官其家二人。加賜銀帛五百匹兩。先是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廬州。而祉之從校江渙、馬師謹言其死狀。宗元具以聞。故有是命。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淑人吳氏持之自壺以殉葬。聞者傷之。吳氏事以張邦昌州有觀詩篇人。　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奏辭新命。上不許。鼎遣中使往紹興宣押赴行在。又以御劄趣行。此以鼎奏辭條人日歷並無之。　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知今日當如何耶。謂帥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馭。將姑忍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爲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爲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於是張浚求去位。故公輔請對論之。　左宣教郎金安節召對。論士大夫苟且之弊。且言。編刪計議廷評等官。多用選人。蓋取其才。不論資序。比乃令改官即能往。到任一年皆去。則是朝廷設此。特爲選人改官之地而已。不幾示

人以苟且乎。又言。軍興以來。言利者日益衆。然皆瑣碎掊剋。而無益於國之大計。爲今之計。獨有推行營田之策。以省邊地轉輸。抑奢長儉。簡事情費。命郡邑守長。禁游惰。招流亡。興灌澤。蓄泄之利。以備水旱。使民敦本力農。以廣播植。庶幾田野闢而穀粟多。緩急有以供公上之求。而無咨怨。是爲長久之策。如目前匱乏。不免下取於民。莫若昭然布告。使知所以取之之意。不必逛科斂之名。而別爲之法也。如避其名而別立法以取之。則事益多。文書益繁。不唯胥吏得以爲姦。而重困吾民。且示天下以不誠。非所以感人心而孚萬邦也。

甲寅。中書言。命官犯贓抵死。祖宗之時。間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遣。近來刑部引爲常例。甚非朝廷欽恤之意。詔自今似此案狀。令刑部更不坐例。止申朝廷酌情斷遣。自是贓吏不復黥配矣。　進士謝夏特補右迪功郎。令引對。夏獻六論。故策試而論之。

乙卯。詔來年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先是祠部員外郎兼權禮部句龍如淵引天聖、治平諒闇故事爲請。召侍從討論。吏部尚書孟近等言。皇帝臨御天下。發號出令。已踰十年。即與前世諒闇君新立。諒闇不言事體不同。所有將來御試貢士。乞用臨軒之制。奏可。是月辛丑行下。　未幾。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入見。請罷經筵策士等事。以爲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未宜講。上以爲然。公輔乞罷臨軒。日歷不載。此以公輔奏疏修入。　是日。御史中丞周祕入對。論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又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揚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鄜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逐浚。則紀綱何由張。輔相何所憚。敵人誘掖之謀。將日至。將士搖動之情。將日生。百姓無以樂其慈歎之心。衆情無以安其憂懼之意。陛下如有區區之心。尚欲觀其後效。則臣謂浚之才術。止於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爲後來之戒。

丙辰。左護軍使臣林堅、黃貴並杖脊刺配南海。堅等爲鄜瓊持書往僞境順昌府取糧。而瓊邱繇令執之以獻故也。　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右僕射張浚罪。大略言。浚強很自專。往年富平之敗。論者謂有不執跋扈之漸。今放拭錄用。復爾寡謀失策。使數萬之衆。一旦叛去。舍而不戮。何以示威而勸來者。

丁巳。左宣教郎金安節守監察御史。　是日。右司諫王縉入對。言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悍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歸光世之後。鄜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既爲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爲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能。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韓世忠、張俊入見。議移屯。故縉言及之。

己未。刑部尚書胡交修等奏。以故尚書左僕射贈太師魏國公謚文定韓忠彥配享徽宗皇帝朝廷。　三省勘會。內有在告及新到行在官。未經詳議。詔令詳議以聞。八年三月壬寅下詔。此事必有故。當攷。　詔自今當講日。只令講讀

官供進口義，更不親臨講筵，以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恐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故也。直寶文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謀官薛弼乞追還所進職名，不許。弼初除襄陽，未赴而能，故請之。弼權襄陽日歷不書，但弼申狀中有云今來襄陽，充合公職，不知何日降旨罷致。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武糾知襄陽府。糾明年九月庚子朝官，未見初除之日，且附此。降授左朝奉大夫直祕閣李健知太平州。

是月，諸路大旱。江、湖、淮、浙被害甚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言乞修政事，大略以謂前年江、湖、閩、浙，當苦大旱，殍踣相望，陛下軫慮之深，親巡宸翰，勸誘振濟，其所存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感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竹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嘆，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陛下欲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嘆復爲豐年矣。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食裕則民財乏矣。二者如鐵炭之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四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九月庚申朔，贈故武略大夫蕃副古爲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故秉義郎峽、鼎古內弟，同死於淮西故也。

辛酉，申命吏部審量以聞。自是追奪者復衆矣。此以王次翁奏疏修入，日曆無之。

辛酉，命吏部審量崇、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凡調官遷秩任子，皆令吏部審量以聞。自是追奪者復衆矣。此以王次翁奏疏修入，日曆無之。尚書戶部侍郎梁汝嘉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汝嘉力求去，故有是命。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之爲效用也。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見而奇之，用爲中軍將，所以斥死，飛欲厚報之，至是請以明堂任子恩官其子宗本，仍依近例補文資，從之。

是日，左正言李誼入對，論右僕射張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全陝傾覆，健、淅叛亡，其罪當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爲相，而尚循故轍，撫馭無術，措置乖方，致鄜延以數萬衆叛去，計浚前日之功，曾拖過之不足，望收還政柄，置之閒散。

壬戌，武德大夫、權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韓世良領榮州團練使，以世良行在供職日久，備見忠勤故也。左朝散郎王次翁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翁以呂祉薦，落致仕，復請奉祠，故有是命。武功大夫榮州

刺史江南西路兵馬都監都督府遣鋒軍統制申世景以捕盜之勞，陞充洪州兵馬鈐轄。武德郎申友、忠翊郎路真、進武校尉袁章以不從鄜瑰叛北，各進一官。袁章轉官在丁卯，今聯書之。

甲子，贈太傅張浚率百官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謚册於几筵殿。

乙丑，御史中丞周祕入對，言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撫所聞爲陛下言之。兵之有帥，不可一日闕。浚於劉光世之軍，不命帥者幾四月，始則別爲六軍，使專聽節制於呂祉，比至命帥，而將士已懷疑慮。浚罪一也。盜戍守之城，當據要害，今盱眙之域，闊二十七里，盡毀公私之力，無補捍禦之事，罪二也。今夫兵備，宜取勇夫重閉之說，爲往來更戍之計，而浚不知此，悉兵邊面，使江、淮之表裏之勢，敵人無腹背之虞，罪三也。浚力違衆議，遣諸軍家屬盡之戍所，軍士不便於薪米，百姓倍費於將輸，使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意於王事，罪四也。淮西今爲戰地，而浚復置榷貨務於眞州，再給牛種於滁、舒，江南之錢貨盡轉於淮甸，使敵人他日有可因之糧，罪五也。淮西之兵，當資地利，乃於合肥之北，創築長堤，調夫四千人，役之幾數月，勞民費財，不適其用，罪六也。創造牙牌，欲賞復地之功，去歲劉猊入寇，遽以是付之大將，又如奇功給歷，本爲戰勝金人，浚於是時，亦出黃榜，許以付給，既而悔之，人皆怨望，罪七也。去歲淮西戰捷，得降卒萬人，陛下命給裝齎，遣歸東北，而浚不審其願，盡刺爲義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於中原，罪八也。兵以間探爲先，而浚一意僥倖，惟望美報，有言敵勢衰弱，中原跂望，則賞賜優腆，不然，止令責狀給以軍令，故忠信敢死之士，無復肯出，敵之情僞，今皆不知，罪九也。功同賞異，爲政之大害，而浚於將士，妄有厚薄，使有異論，罪十也。浚自前歲以來，大爲掊克之政，始則給散戶帖，擾及四方，次則出賣官誥，重困江、浙，次則斂及僧道，以至科買雜物，其視疲瘵之民，略無卹心，罪十一也。浚以掊斂所得，盡入都府，支用之數，皆不關於戶部，遣戍多而津發之兵不貲，移屯數而營蓋之用倍費，多築無用之城，濫費俘降之衆，以至犒設鄜瑰等軍，下至小校，人賜金一兩，連歲橫斂數千萬緡，盡費於浚之妄用，罪十二也。浚於掊克之人，獨加旌賞，出賣官誥，則知其爲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賞以減年，如無錫縣令劉寬剝民最甚，遂降倅永州，爲國斂怨，不卹後患，罪十三也。浚於財利之事，專任黥僧，如鎮江則有范深、朱照之徒，建康則有錢意、王似之流，且黥僧之傑點者，浚皆任以回易之事，使挾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罪十四也。建康兵火之後，全乏第舍，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使倉卒遷徙之家，暴露失所，罪十五也。營繕之初，宗廟宮室，皆所未備，而浚起府第，獨盡壯麗，罪十六也。監司郡守，責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宇文時中爲湖州太守，以舅計有功爲成都提刑，又除親兄況知鎮江府，任用親戚，無以督責吏治，罪十七也。四川士久失職，差除尤宜盡公，浚所任用，惟其親故，舊任方滿，新命已下，或至兄弟數人，常占佳闕，而孤寒不爲所知者，皆絕望於祿仕，罪十八也。浚爲性忌嫉，果於自用，臣僚有所論列，陛下以爲可行，浚必再三執議，力抗君父，專權自恣，罪十九也。贊佐謀畫，當用忠智之士，而浚以高明自許，非狂狡性與己合，或恐佞能順己意者，一切無所收用，罪二十也。凡此二十事，雖未足以盡浚之

所爲。而不遂軍情。不卹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其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今猶強顏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爲細事。以呂祉之死爲奇節。尙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恥矣。望將淩遲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者戒。淩聞。復求去。自是不復入對矣。張淩行狀云。淩以五月九日得請。按淩初五日尙舉百官行事。行狀恐誤。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皆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主上倚兩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籓籬。使寇盜不敢近。上曰。此喻猶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俊將所部自盱眙移屯廬州。時俊軍士皆以家屬行。而官舟少。參知政事陳與義請賜僦舟錢萬緡。上曰。萬緡可惜。其令楊沂中以殿前司官船假之。　詔泗州并盱眙縣仍舊隸京東。以張俊移屯故也。　直徽猷閣新知鎭江府張浚爲周秘所論。乞奉祠。以渾主管台州崇道觀。　進士鄧酢特補右迪功郎。酢上書言利害。故策試而命之。

己巳。詔將來明堂大禮。行在諸軍賞給。並依紹興四年例。先是張浚奏令戶部參酌裁損。至是寢焉。

庚午。張浚言。已具奏解罷機政。所有都督府職事。別無次官交割。詔交與樞密院。

辛未。百官受誓戒於尙書省。上易吉服。先是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請先期一日。盡哀致奠。奏於太上皇帝。以將有事於明堂。暫假吉服。旣奏。然後卽齋宮。入太廟。行明堂事畢。服喪如初。詔禮官集議。七月丙子。已而太常博士孫邦乞受誓戒日。皇帝權易吉服。八月丁未。權禮部侍郎吳表臣又請以未受誓戒前行祭告几筵之禮。八月戊申。至是參用焉。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試戶部尙書。兼提領榷貨務都茶場。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疏論淮西兵叛。因勸上以兼聽。上深以爲然。令學士賜詔獎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痛惜者五。及鑒前凶以蜀將來者五。凡十有五事。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又以書遺張浚。言今春聞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用。皆未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知何爲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閣下平日信任以爲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駭。於誰責而可乎。閣下才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於意外者。恐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爲任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之理者。與人共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便諛者疏。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方今國勢日蹙。人心弗寧。强敵憑陵。僭竊窺伺。加以旱蝗爲災。財用殫竭。而閣下獨斡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爲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爲福也。閣下不自知其爲非。而無改之之意。豈惟宗社傾危。而生靈告病。閣下之禍。可立以待。而綱雖欲退休。亦莫知稅駕之所矣。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綱昔凡一千五百言。其大要如此。朱熹非秀水錄。論李綱實奇謀。事見今年閏十月辛巳李綱提舉洞霄宮注。　和靖處士尹焞言。誤蒙召命。以及國門。癃老廢疾。委實可矜。伏望聚奏。許之自便。輔臣進呈。上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數十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俟其痊安。卽召對之。　初。以旱故求直言。而太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以羅誘三不救之說。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爲退保之計。苟非張浚親至江上。使楊沂中絕賊之後。一舉而大破之。則江南之民。亦危甚矣。如光世之罪。天下欲共誅之。尙賴陛下不加刑戮。而以善罷。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呂祉。臣在淮東。聞有論無識。皆稱祉必敗事。臣嘗謂鄭瑤等所統軍馬。其來久矣。而光世遇之甚厚。非其他大帥之比。及光世旣罷。當且令諸軍人馬。各自爲一頭項。仍數加存卹。使之不疑。俟諸軍稍寧。朝廷或別作措置。然亦未晚。夫何呂祉天資驕傲。以尙書自居。至於檢察冒請之類。欲爲之一新。如瑤等驟見窘迫。日生猜忌。疑似之間。朝廷又除張俊爲淮西宣撫。楊沂中爲制置。以瑤等屬焉。其叛必矣。如瑤等軍馬。平日驕惰。終不爲用。陛下勿以瑤等上勞聖慮。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臣請爲陛下言之。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浚區區之心。實有是念。惜乎浚才力有限。舉非其人。且如泗州之兵。事無大小。則知有張俊。楚州一軍。則知有韓世忠。襄陽一軍。則知有岳飛。殿前一司。則知有楊沂中。一旦緩急之際。人皆各爲其主。誰復知有陛下者乎。陛下卽位以來。所任宰執。至於十八九。惟張浚庶幾。呂頤浩次之。趙鼎雖有大臣之才。而無大臣之器。至於尙僻學而臨事失措。視頤浩又其次也。浚器識深遠。所患者才不足也。向使浚才術兼濟。如因曲端。能劉光世。不爲人詆罵而更相短之也。浚之孤立。無一介爲助者。爲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臣願陛下應諸軍馬。各置都督一員。如呂頤浩仍張俊所提服。淮西一路。願除頤浩爲都督。以俊副之。楊沂中屬焉。孟庾與韓世忠有湖南、福建之舊。淮東一路。願除庾爲都督。世忠副之。秦檜見任樞密。寬而有器。襄陽一路。除檜爲都督。以岳飛副之。趙鼎、劉光世皆西人。願陛下除鼎爲川陝都督。以光世副之。詔折彥質爲參贊軍事。以王璣、馬擴爲參謀議官。仍以王德爲都統將。光世見存軍馬。沂流而上。願假鼎重權。令措置四川財賦。任便駐劄。間遣吳玠軍馬。出沒僞境。亦措置關中之一端也。臣竊見明堂大禮在卽。陛下親乘此機會。召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浚爲大都督。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應使諸軍復有淮西之陛下之神策也。臣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無事。未嘗閱習。甚至於白晝殺人。而圖其財者。惟韓世忠、岳飛兩軍。人馬整肅。其失有傷於太嚴。願陛下速置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也。此疏據徐夢莘北盟會編。錄入。而不得其日。夢莘繫之今年十月。辰淡之變。誤。按此書乞以兼淡爲大都督。又乞趙鼎川陝都督。當在淡未去鼎未相之前。今且附此。俟攷。

壬申。特進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曰。春秋之義。責備於股肱。賞罰之功。必先於貴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尋有定命。告於外庭。張浚頃嘗盡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專帷幄。乃嗣宿衛俾殿臺司。期左右於一人。庶贊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番休親衛之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郵傳奔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罪。然念始終之分。察其平昔之忠。許上印章。退休眞館。錫名祕殿。庸示眷私。於戲。杓邑遣兵。鄭禹致威權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尙繼前修。免圖來效。學士朱震之詞也。浚爲相凡三年。　詔張浚特免辭。　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胡世將試尙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召還。經帷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促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妒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鼎入。上爲徙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　武義大夫左護軍中軍第二正將蘇懷挺身來歸。淮西制置使楊沂中受而言之。至是遷一官。　是日。酈瓊至汴京。劉豫御文德殿見之。僞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閤門祗候。劉光時爲大名府副總管。統制官趙四臣爲歸德府副總管。王世忠爲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爲左軍統制。以次諸將爲諸州副鈐轄。餘則授准備使喚之類。正軍廩給皆不及朝廷之數。人人悔恨。獨瓊以爲得策。具言王師必欲北征。且告以諸軍虛實。豫入其言。復遣僞戶部侍郎馮長寧乞師於金國。王嵎撰

存中神道碑云。酈瓊叛。拜王爲淮西制置使。迎之。瓊衆聞王至。相率去瓊來降。曰。可舍吾父母而從瓊亡耶。瓊已被擒。于遣人說存中相勞苦。誠爲疑之。遂以瓊之撫州分其軍。此事他書皆不見。更須詳致。

癸酉。樞密使秦檜爲明堂大禮使。代張浚也。　詔三省事權從參知政事輪日當筆。俟除相日。如舊。更不分治常程事。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伏覩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酈瓊等迫脅軍民。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本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然度今日事勢。恐未能便有擧動。襄陽上流。卽日未有敵馬侵犯。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番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詔獎之。　罷諸路軍事都督府。合行事並撥隸三省。其錢物令三省樞密院同共樁管。遂併入激賞庫。朱勝非秀水閒居錄論激賞庫事已見紹興五年正月戊午更令付樞密院激賞庫注。　是日。右司諫王縉請對。乞留張浚。大略謂以叛將之故。進退大臣。非知大體。望陛下厚其禮貌。退之以俟後相。不從。厚其禮貌。石公揆劾疏云留。

甲戌。張浚落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宮觀。浚既罷相。而御史中丞周祕復論浚自再用之後。日欲僥倖功名。每以侈言誕計。欺惑聖聽。陳說利害。獎於卻持論。其專則豈特王恢之比。今既敗事至此。而猶以祕殿隆名。退安眞館。如此則浚之誤陛下信任者。其何所憚。伏望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爲人臣專權誤國之戒。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亦論浚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　召徽猷閣直學士知荊南府王庶赴行在。上意也。

乙亥。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委提點刑獄親問。一年未決者。具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繫。若依仁輔所奏。則許及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爲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送一人入獄。　淮西宣撫使張俊言。軍中營寨未辦。張守等乞賜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若如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奏軍中費。卻陛下無限金錢。朕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不可窮竭。務與朝廷爲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右承事郎都督府准備差遣陳克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御史石公揆論克每爲誇大無稽之語。呂祉倚之。置之幕中。凡祉失軍情者。皆克所爲。故有是命。先是淮西安撫司屬官任古、任之邵、嚴毅皆爲酈瓊所執。帥臣趙不羣以爲言。乃命賜趙康直家絹帛百匹兩。卹古等家有差。古定陶人也。

丙子。觀文殿大學士左奉大夫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爲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鼎再相。進四官異禮也。前一日。鼎至行在。上召對於內殿。首論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效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驕縱。因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爲人所輕。上以爲然。喻樗語錄曰。時樗面見趙鼎。嘗問相公何以處置相。鼎曰。方力辭。樗曰。上意如此。豈容辭也。以樗觀見者後往爲上籌。恐上意不許。鼎論不然耳。其次若以宣撫使處之淮西。猶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緩急必有以報。況失賊之處。方知防賊。每駐蹕建康。全是張相之謀。相公今日登庸。獨任其責也。自來宰相之出。門人鮮有不遭遷。相公決無此事。但恐言事疑當在相公包容之耳。鼎以爲然。　吏部尙書兼侍讀兼史館修撰孫近復爲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兼沿海制置使。　左承議郎丁則入對。則爲陰平丞。永興經略使郭浩撤則主管機宜文字。會則以撫諭官楊煒薦召浩。因遣則部所進西馬弓劍偕來。詔賜則五品服。九月乙酉。進一官。十月丁卯。以爲大理寺丞。十一月壬寅。　特進張浚言。臣荷陛下知遇。出入總兵將近十年。其所施爲不無仇怨。臣今奉親偕行。去家萬里。汎然舟寄。未有定居。望許臣於都督府借差使臣四員。存留親兵五十人。以備緩急。如蒙俞允。令所在州於上供錢米內應副。許之。自趙鼎召歸。浚每以回鑾爲念。洎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曰。檜當身任。果有此議。卽以死爭之。其後檜卒爲異論。

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爲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耳。今國威少挫。惟勉強自振。上以爲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皇懼失措。反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推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爲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爲弱也。前此大臣嘗以此咨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　詔顯恭皇后近屬各進一官。　徽猷閣學士詹義

卒。

戊寅。上致齋於射殿。書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　左朝散郎魏良臣知漳州。詔廬州、壽春府居民運鄂瑞

攜掠者。皆捐其稅一年。

己卯。上酌獻聖祖於常朝殿。特詔尚書左僕射趙鼎侍祠。

庚辰。朝饗太廟。上顯恭皇后故謚册寶。

辛巳。合祀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受胙。用樂。赦天下。故事。當爽無享廟之禮。而近歲景靈宮神御在

溫州。率遣官分詣。至是禮官吳表臣奏行之。今年四月甲子。　翰林學士朱震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

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曰。喪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即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孫近時爲吏部尚書。與議者十五人。皆言按唐故事。以皇帝將行大禮。奏告太廟太清宮。本朝因之。蓋告也。非祭也。上從之。於是監察御史趙渙不從衆議。而獨上疏言。兩攷之於古。凡國家大喪。升附以後。宗廟常祭。皆不當廢。而居喪祭廟。亦有顯據。春秋傳曰。蒸嘗禘於廟。曾子問曰。已葬而祭。此不當廢也。周頌。成王即位。諸侯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二月。僖公薨。六年十月。猶朝於廟。此顯據也。若夫嘗吉禘於莊公者。譏其不待三年。而亟舉終喪之吉祭爾。非謂喪服之中。宗廟四時之祭。皆不當舉。亦非謂諸侯居喪。則不得入宗廟行吉祭也。然而將來宗祀。有於典禮未安者。受胙用樂。貳事而已。蓋拜跪受薦。既爲嘉慶之事。而處祔既畢。則廟

加先帝之坐。金石絲竹。雖然並奏。豈不傷陛下之孝心哉。事下禮官。六月癸丑。　權禮部侍郎吳表臣、陳公輔、太

常博士孫邦言。檢詳景德、熙豐故事。皆在諒闇之中。奏樂受胙。俱不敢廢。蓋樂爲上帝宗廟而設。受胙爲

民祈福。攷之故事。合之典禮。可行無疑。詔從禮部官議。七月庚午。　中書舍人傅崧卿言。明堂之禮。主於嚴父配

天。周公之所行。孔子之所言。蓋當萬世率以周旋而勿失者也。歷數漢、唐行禮。異此則指以爲非。循此行之。以爲得禮之正。本朝皇祐中。創議明堂大饗。合祭天地。而以祖宗並配。特出於權時之宜。熙寧據經。首加釐正。迺推英宗專配上帝。元祐之初。登用故老。熙、豐政事。往往改從祖宗之舊。獨明堂之禮。踵而行之。無所更易。昨者陛下駐蹕浙東。以太上皇帝遠符朔漠。合宮之事。於古有嫌。是以姑循皇祐舊典。仍以天地合祭。祖宗並配。蓋亦出於權宜。非以爲永制也。今諱問奄至。而季秋大饗。不及太上。理猶有未安者。意者以親郊尚未有其時。天地之配。疑於簡闕。謂宜即禮之權。明詔有司。於正配四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祖皇帝之次。以配昊天上帝。復詔待從臺諫禮官同議。七月戊辰。　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今暫釋凶制。權行吉禮。豈有陛下方居太上皇帝之喪。而太上皇帝神靈方在几筵。遽可以預配帝之吉禮。況又梓

宮未遷。祔廟未有定議。輕舉此事。求之禮經。質之人情。恐皆未便。臣竊意天地祖宗上皇神靈所以寧於陛下者。必欲興衰撥亂。恢復中原。迎還梓宮。歸藏陵寢。以成中興之功。以隆我宋無疆之業也。若如議者之言。以陛下貴爲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獲致天下之養。今不幸升遐。且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天地祖宗所以寧陛下者。恐不止此。上皇神靈所以切切然於陛下者。恐亦不止此也。上出其奏。命近臣禮官併議。議者孫近等言。攷之於詩。郊祀后稷者。祖有功也。宗祀文王者。宗有德也。前漢孝武祀明堂。以高祖配上帝。後漢明帝祀明堂。以光武配五帝。本朝治平中。英宗皇帝因王珪、孫樸等奏。欲以仁宗配上帝。司馬光論之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此乃誤讀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熙寧中。神宗皇帝問輔臣曰。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王安石對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配考明矣。自紹興以來。權時之宜。斟酌典禮。宗祀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議者爲太祖皇帝實承后稷、文王之事。而混一區宇。亦在太宗之時。太祖雖以配郊。則今明堂之禮。宜與太宗並配。今論者乃欲祖宗並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廟之次。不唯不合乎詩、禮、格言。兩漢故事。與夫治平、熙寧之議論。而揆之人情。蓋亦近於豐於昵矣。又況梓宮未遷。几筵未除。山陵未卜。而遽議配侑之事乎。寢卿議遂格。八月壬寅。　時景靈宮未卜。故以常御殿爲

宮。及明堂。吏部員外郎鄭士彥請徧設從祀羣神。禮官以殿小不能容。且祭器祭服之類。數益加多。勢難

羣請。須後行之。乃用四年故事。設四百四十有三位。上朝獻畢。復還射殿齋宿。以太廟無齋殿故也。五月癸亥。

太常寺申。　宮廟當用玉爵瑤爵十有五。以福州壽山白石代之。六月己酉降旨鑄造。而飲福用金爵。蓋權禮也。此據紹興九年十月己巳太常寺狀修入。　時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至行在。特詔俊赴大禮侍祠。　召少師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臣鄉者妄奏淮西軍叛。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偶合聖心。今則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惑聖聰。無一可取。便當俟罪殛。然尚有餘說。若遽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召。非出聖心。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老小不欲。遂養之於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急恐難遣。可否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浚之罷。亦緣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怒陛下。乘此擊而去之。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愚深以爲不可。臣鄉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居。臨安又豈能保。堅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蒙超賞諫

塡。今又列在侍從。將乞骸以去。故卒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光世之召。日歷不載。紹興姓之遺史係於九月庚辰。今以淮書大體事。故移附於此。公輔系疏。必不在此日。因光世事聯書之。世則十月己卯追對。

壬午。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言。近論列淮西事宜。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忤。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乞降旨黜責。或除外任宮觀。詔答之。

甲申。故武德郎行營左護軍中軍准備差使薛抃特贈二官。祿其家二人。以都督制王德言其不從叛而死也。

乙酉。趙鼎監修國史。　武節郎張子儀特換右通直郎。尋以子儀監登聞檢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孫除職事官始此。子儀閏十月己卯除檢院。其除監丞日歷不書。但於八年二月壬午書陳確除軍器監丞。已差下張子儀改替。陳確不知初以何日除也。是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陽煥在位九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立。乾德有遺腹子。屬之占城。占城奉而立之。或云有黎氏者。乾德妻黨也。黎子於李氏與遺腹子爭殺之。年十二。卒立。姓李氏。名天祚。實紹興九年。其國人奉稱黎王。此與史不同。今附此。餘見紹興九年六月乙亥并注。

丙戌。右宣教郎李處廉除名。新州編管。處廉知永嘉縣。坐以官錢雕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贓當絞。特貸死。籍其貲。自是以爲例。

丁亥。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宗元本庸之一富人。初無材能。張浚喜其便佞。奬借提擧。亟躋從班。今嘗深引不能贊佐之咎。自爲去計可也。而乃隨衆詬罵。力詆其非。故繳之。趙姓之遺史曰。張浚落職。張宗元繫與浚善。因得超用。懼以浚黨見逐。故示其直。然明非浚黨。乃表請斯浚。士論惡之。此說恐過當歟。　尚書都官員外郎趙令衿罷。臺諫之論張浚也。令衿以急速請對。乞留浚。石公揆論其無所忌憚。令衿遂罷。　中書言。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於梁、深勦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并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有餘餉。詔奬之。

戊子。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初。淮西宣撫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俊欲毋往。臺諫交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趙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至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有他慮。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淝上。勞役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於是議者卽欲還臨安。起居舍人句濤直前奏事。言今江、淮列戍猶十餘萬。若委任得人。尙可用。方此危疑。距宜輕退示弱。以生敵心。因薦錡以所部守合肥上。從之。時主管殿前司公事淮西制置使楊沂中亦已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日歷九月二十七日丙戌。上起居舍人句濤直前奏事。沂中以馬步二帥並闕。乃命沂中兼之。沂中辭曰。祖宗置三衙。使之鼎列相維。今獨以命臣。非所敢安。不許。

是月。加封南海神爲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　僞齊戶部侍郎馮長寧以劉豫之命。乞兵於金主亶。且言鄧瑤過江自効。請用爲鄉導。併力南下。金主亶慮其兵多難制。陽許之。遣使馳傳詣汴京。以防瑤詐降爲名。立散其衆。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至歸德府。豫授館洪慶宮。逕之不遣。檄取國書。及問所使何命。倫答曰。國書非大金皇帝不授。而所銜命。蓋所請梓宮留彌甸。金遣使乃至。於是倫使渡河。見左右副元帥魯王昌、濟王宗弼。於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且其忍負本朝厚恩。若得志。寧不負上國。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　倫奏事乞廢劉豫事。見紹興十年五月。金人取河南注。金中雜書云。尼瑪哈死。國政復歸秦、宋二王。遂去尼瑪哈腹心之人。殺左輔高慶裔、山西漕使劉思。聞左揆固新右轄蕭庶。爲庶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設。一切廢罷。時右副元帥撒賚自邵州徑赴東京。助宋王。變更尼瑪哈事。聞酒烏奇始年曾出繼達賚之父。故與達賚情好親厚。達賚深欲宋王之立。而尼瑪哈厭之。故達賚與宋王共黜尼瑪哈。當有身誠數國之語。二人力攻之。以爲定自矜伐耳。且如比有契丹達鍋林牙、尙書伯一隅。軍舉日著。則可見遼未滅。金立齊八年。徒勞軍馬遠涉。民力耗盡。四太子時在淮南收師。備以身免。尙欲肆志。以圖後舉。似此時舉。豈足言功。爲今之計。當感劉豫。遣使報知江南。則國家太平。民得安息。此所云與諸書說不同。今併附此。是秋。金國大內都點檢超固什之子與金主亶之妃亂。者皆伏誅。尙書省令諸路以桑木多寡定絲課。鄉民自伐者甚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五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冬十月庚寅朔。上謂大臣曰。向緣元旱。詔求直言。自是上書者甚多。雖經親覽。猶恐未能詳究利病。可令後省官子細看詳。有可採者。中書條上取旨行之。庶詔令不爲虛文。　詔依舊間一日開講筵。用右正言李誼奏也。初。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建議。以爲上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乞令講讀官供進口義。今年八月己未。事既行。而講讀官孫近、胡交修、朱震論天子之孝。有百姓四海。其勢不得與諸侯卿大夫同也。且以古今論之。喪禮唯而不對。今陛下親庶政。決萬幾。可否天下事。其可唯而不對乎。喪禮未葬。寢廬不去身。今越紼行事。被黼服冕。其可不去寢廬乎。今便殿被弓馬。撫將士。金革之事有不避也。何獨至於講筵而疑之。其宗咸平元年。在鰥閣之中也。是年正月。詔訪明達經義者。召崔頤正講。尙書於廣福殿。又於苑中設大禹謨。二年。置翰林侍講學士。命刑曷講左氏春秋。亦在三年之中。伏望以時開講筵。見儒生。臣等不勝大願。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時爲給事中。言神宗皇帝治平四年四月。同知諫院傅卞請開經筵。詔俟祔廟畢取旨。按祖宗舊制。卽無前件供進口義典故。況陛下親御經筵。講明治道。與其餘事體不同。臣恐於居喪之制。實無所妨。伏望更令侍從官討論事故。奏可。今年九月乙丑。公輔復言。

今陛下親決萬機，此蓋外廷以日易月之制，明堂祀上帝，不敢以卑廢尊也。至於咸平、治平故事，臣非不知，蓋以祖宗時並進漢文故事，以日易月，未嘗明言行宮中三年之喪，則以日易月外，自不妨聽講。今陛下以太上皇帝在終沙漠，痛不可言，所遭變故，實異前世，臣所以每切切於此，欲以將順陛下之美。至論親朝當服淺淡，羣臣未純吉服，遇禫日，天下禁屠宰作樂，朝廷並已略賜施行，前日又乞不行陳軒策士之制，蓋欲陛下於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皆未宜講，亦豪依臣所奏。今日所議開講，非固立意違衆，自速一時嫌謗也。實望陛下深念爲人之子，十年不獲致天下之養，而萬里告哀，病傷無及，今居宮中之喪，雖日月逾邁，不可暫忘。故凡過退朝，且以追思慕爲先。然陛下孝性純篤，何待臣言，伏願斷自聖心，特賜詳酌。乃命從官一併詳議。九月癸酉。於是誼奏：臣備位言責，不嫌出位，爲陛下則自而明言之，臣稱考之於詩，成王訪落之初，羣臣進戒之始，其言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成王居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英宗皇帝釋服之始，司馬光首以開講筵爲言者三，是司馬光所以輔導人主，於三年之制，亦未嘗廢乎學也。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故曰：喪復常，讀樂章。是未復常以前，除樂章之外，皆可以讀也。又曰：居喪不言樂，自樂之外，皆可以言也。臣質之禮典，論之人情，以謂三年之制，聽備樂，悅備色，嬰備味，則有所不可，至於開先王之正道，監祖宗之成訓，亦何不可之有。伏願陛下斷自聖志，依舊開一日開講筵，燕見羣臣，講求至道，庶幾聰明不蔽，以增聖德，以開大猷，實天下之幸。疏奏，從之。　右司諫王縉能爲直祕閣，知溫州，從所請也。　浙東諸司言，婺州金華縣士民舉知縣蔡材治狀，詔遷一官，令再任。

壬辰，御史中丞周鼎入對，論張浚罪，乞更賜貶責。

丙申，權尚書禮部侍郎陳公輔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既得罪，公輔再上疏乞宰相，自言進退之際，有不得不去者，故有是命。

丁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明經旨。朕嘗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鼎曰：今寒素之士，豈能窮日力以觀書，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帝王所及。上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害靈，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亂時政，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成都府漢州賑濟有方，全活甚衆，賜益詔書獎諭。漢州守臣仍進一官。　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張浚罪，且言浚之敗事，天下之人，皆痛惜切齒，恨不食其肉而直祕閣新知溫州王縉方且爲決雜之論，陛下厚其禮貌，以俟後相，懷奸廟堂，欲爲後圖，宜褫其職名，還之銓曹，以爲言者之戒。詔縉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免謝辭。

戊戌，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趙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上曰：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並降詔。鼎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

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嘗之爲相也。功過自不相掩。此據趙鼎奏議。於是臺諫周祕等論浚罪未已，祕奏：浚去國之數日，乃與賓客置酒高會，從容遊觀，殊無恐懼循省之意。今聞盛兵自衛，居若警聞，若不稍申遣罰，則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石公揆奏：浚之罪惡，上通於天，竭天下之財，東南爲之困，覆害平之師，西北爲之擾，止於褫職，人心謂何。李誼奏：浚罪戾之餘，更求衛卒之乘，頃年實居羅州，於未行間，亦上章以官田爲請，其意以此卜陛下眷禮之盛衰，惟祕奏罪大責輕，未知所懼。已上並據日錄。　祕對後四日，夜降祕等各兩章。惟祕第二章論後二十罪不出。後批浚散官安置袁州，中書舊例御批即時行出，至是鼎封起未即行。此亦據鼎奏議。翌日，至淵舍，約諸人敕解。此據趙鼎事實。鼎奏曰：前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於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論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此不懂也。此據趙鼎奏議。樞密院秦檜奏曰：臣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卻當言。此據趙鼎奏議。參知政事張守曰：浚爲陛下捍兩淮，宜力勸勞，前此龍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爲用，今具輸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爲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且其母老矣，惟陛下哀憐之。此據趙鼎之意此。上顧而不答。鼎開陳累數百言，上意殊未回。鼎又曰：浚有母老，今過嶺不必能將老母，浚有勤王功，陛下忍使其子母爲死別乎。上猶未解。鼎又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曰：來日再將上商量。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際，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儻因其一失，便置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此據趙鼎事實。鼎朝退，召嗣部員外郎勾龍如淵、都官員外郎馮康國、工部員外郎馮機至都堂，三人見鼎皆蹙縮，鼎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君速以奏報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此據趙鼎遺事，又據浚行狀云：上令浚錄詔召鼎，既出，福密使秦檜所浚必薦已，故陽子與浚聯姻久，上遣人趨過所錄文字，檜詭悔而出，決反詔鼎曰：上召公而聚相遇留，上使人趨始進入，檜之變詐類此。　又翌日，乃有是命。制略曰：浚奮自孤生，驟膺重寄，既執廟堂之柄，遂專帷幄之籌，獨幸成功，力排衆議，委用非人，而境土侵削，殺懷無策，而將士叛離，廣費以竭邦財，重斂而屈民力，乃至匄賜田以探主意，請衛卒而爲身謀，論其前後之愆，難以一二而數，念昔舊身以赴國家之急，提兵而拯社稷之危，屈法申恩，姑投善地，記功閱舊，忍寘厥科，尚體寬容，毋忘循省。此據日歷。鼎之初相也，上謂曰：卿既還相位，現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上曰：趙鼎與卿相知，可以必安。檜至殿廬，起身向鼎謂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此據趙鼎事實。　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上疏言：臣竊見張浚能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

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爲趙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此據綱彙編。戶部員外郎霍蓋自鄂州赴行在。紹引對。今年八月所言蓋奏

岳飛綱目事實可參附此。是日偽齊遣兵犯泗州。守臣起復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劉綱率官軍拒退之。尋詔綱領文州刺史。

庚子。手詔曰。朕不敏不明。誤用柄臣。寄以兵政。乃謀猷乖戾。委付非才。致淮西一軍。懷疑反側。而莫以告朕。遂使積年忠義之衆。一旦陷於叛亡之罪。凡取於民力以畀此軍者。委於空虛而無效。此朕所以慨惜疚者。而深愧吾民也。中外文武。將何以副朕焦勞顧治之意。應監司守令。各務存恤百姓。非供軍費。定數之外。無得妄取於民。將帥之臣。撫綏其衆。毋使失所。訓練整齊。毋使驕惰。毋怠毋忽。勗朕遠圖。有違朕言。則有常刑。　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蓋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秦檜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陳公輔知處州。　右朝請大夫知楚州胡紡直秘閣。　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第一將高傑除名勒停。本軍自效。傑醉擊隊官。統制巨振笞之。傑怒。自斷其指。韓世忠以聞。故有是命。　初。虔賊毛順掠武平縣。武德郎汀州弓手准備將領吳辛率諸巡尉捕之。官軍失利。辛與右迪功郎上杭縣尉王袞皆死。至是贈辛武節大夫。袞右承事郎。官其家有差。

辛丑。詔御史中丞周祕累乞外任。可除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　中書舍人趙思誠入對。論任子之弊。以爲每遇親祠之歲。補官者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臣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比歲朝廷置討論之法。羣起怨謗。不果盡行。夫該討論之人。盡是緣橫恩私謁而得之。雖盡追奪。猶不爲過。今以士大夫本分合得恩澤。而議裁抑之。則其羣起怨謗。愈甚於前。大臣不敢專任其怨。日復一日。以至於今。祖宗朝。祕書監。今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今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實以年勞功積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政和、宣和之後。私謁行。橫恩賤。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於祖宗之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政事之大蠹也。望特詔侍從官共議所以革弊之術。示之以至公。斷之以必行。翌日。詔侍從官討論申尚書省。會思誠補外。議遂格。

壬寅。祕書省正字胡珵、李彌正復象史館校勘。趙鼎因奏事議及改修神宗實錄。上曰。止修紀錄。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嵲所得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卽詔陳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論本與祕閣修撰曾統所進本小異。論乃蜀本。

有朱字處。統本卻無之。自合重修。其李彌正、胡珵不應嫌避。史職令依舊置之。上曰。朱勾去者太冗。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學。故不知去取。如吳奎傳。有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爲唐德宗。卞乃刪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能納諫也。上曰。然。鼎又曰。臣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秦檜莫有正論。上曰。無之。自卿去。唯朱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聽。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爲不可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爲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爲愈也。蓋分善惡。唯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奸便。君子於小人常怨。小人於君子不恕也。上復以爲然。乃詔昨令史館再加研考。新修神宗實錄。止緣曾統所進本脫落不全。又九卷不載舊史。理宜修整。別無同異之嫌。元校勘官胡珵、李彌正可依舊校勘。　是日。有星隕於偽齊平康鎮。壞衆官賞百辟見之。謂人曰。齊帝星隕。禍在百日之內。劉豫罔可免否。曰。惟在修德。豫怒。以爲誑。斬於市。

癸卯。上曰。昨布衣賴好古上書論虔賊事。頗有理。趙鼎奏大意以招安爲非。張守曰。招安固非策。其始州軍非不欲勦殺。而賊據險負固。師老財費。則不免於招安。固非得已。陳與義曰。招安討殺。不可偏廢。以重兵臨之。而後招。則賊可得也。上曰。用兵則不免害及良民。止當誅其首惡。餘悉縱之乃善。　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遣親校溫濟來奏事。且圖上淮陽形勢。言賊並淮陽增築保障。欲遣偏師平之。使濟詣於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當賞。但須驗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則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不以爲當也。濟恐悚奉詔。至是趙鼎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訓飭之矣。　無克小歷。稱世忠使其屬官溫濟詣於朝。(按)濟乃世忠軍中事務官。非屬官也。日歷紹興九年九月戊戌。濟自拱威大尖威州防禦使勒停。

甲辰。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行宮留守呂頤浩以明堂恩封成國公。

右承事郎陳正同知大宗正丞。正同以銓最罷。故改命之。

乙巳。左承奉郎趙雍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丙午。荊湖北轉運判官辛次膺行左正言。先是右正言李誼言。古者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員。祖宗時。諫員並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今臣獨員供職。縣力孤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萬一。至是以命次膺。誼所奏不得其日。能克小歷附之今年六月末。實誤。此時王誼爲右司諫。不得云獨員也。　直寶文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參謀官薛弼行戶部員外郎。

丁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守侍御史。　中書舍人趙思誠充寶文閣待制。知南劍州。從所請也。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進以收捕虔寇毛迪之勞。領忠州刺史。

己酉。承節郎張久中特進二官。賜銀帛。以樞密院言。先令久中往諭叛黨。得其千照而歸故也。所論事當考。(按)千照字

宋詩

辛亥，權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弩軍弓弩手撥隸上四軍。事初以今年三月戊寅日歷正云諸路所起弓弩手而省新軍二字誤克小歷又去等字止云諸路弓手誤失其實　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之能行，皆不在軀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玄之破符堅，皆南兵也。　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復資政殿大學士，用中書檢舉也。制曰：朕卜季秋之月，躬總章之觀，顧雖煙炮之微，悉蒙慶賚，囹圄之賤，咸與滌除。況嘗居於輔臣，敢稱忘於甄敍。伯彥頃膺鼎鉉之寄，旋致覆餗之凶，投置散地，歷年於茲矣。爰因合宮之享，稍復神殿之聯，皆漢家故事，宰相之不任職事者，賜之牛酒，歸老於家，唐室舊制。凡郊祀之歲，百官庶士，麗於刑書者，皆以赦除，朕雖用漢、唐之典，以御臣工，非竊爾私也，服我至恩，無忘補報。（按）此時舍人是曾開詞，具不知此制誤否，姑也

壬子，秦魯國大長公主入見，上謂大臣曰，大長公主今日入內，朕以仁宗皇帝之女，朕之曾祖姑，待遇加禮，每入內，朕必迎見，聲諾，朕惟仁宗深仁厚澤，涵濡海內，大長公主眉壽康強，亦仁宗盛德遺澤之所致。

甲寅，中書舍人曾開充實文閣待制，知鎮江府，開與趙思誠皆張浚所引，故力請外而命之。　徽猷閣待制知嚴州胡寅移知永州，先是寅父像猷閣待制安國自衡山以書訓寅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作郡，一年未遷，即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覬也。至是寅言，父病初愈，迎侍不來，近者妻室喪亡，乞湖南一小郡，乃改命焉。　直龍圖閣、權太和知江州，仍趣之任，太和既落致仕，上引對而用之，趙鼎進呈除目，因言，士人有不可為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宮祠，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　武翼郎行營左護軍部將張世安以為鄂國所殺，特贈武節郎，官其家二人。

乙卯，上謂大臣曰，昨降出劉珙論書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其當行者行之，趙鼎等曰，所論皆善，然法令已詳密，當申嚴行下，上曰，若申嚴未必清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聞如向來浙右水腳錢，其後造成綱船，遂免此患，珙以布衣應詔言事，上納用之。　威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來朝，召之也。

丁巳，中書舍人傅崧卿、權尚書禮部侍郎吳表臣並試給事中。　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常同試禮部侍郎。　祕書省校書郎高閌、正字李彌正並為著作佐郎，正字胡瑤為校書郎，仍並兼史館校勘，左宣義郎通判永州羅孝芬為祕書省校書郎，孝芬、岳州平江人，宣和初中進士甲科，屏居邑之石牛山，躬耕養親，十年不調，至是湖南憲臣趙伯牛等薦於朝，上召對，乃有是命。　紹遇六參日，輪行在百官一員轉對，右正言李誼奏，昨屢從臣僚不多，止令輪對一次，今已輪徧數月矣，望准建隆、天禧故事，日輪一員，俟百官俱集，則依舊制，故有是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六

【紹興七年】閏十月己未朔，故左中大夫李回追復端明殿學士，官其子孫三人，以其家有請也。

庚申，權尚書吏部侍郎劉寧止、權戶部侍郎王俁並落權字。　監察御史金安節守殿中侍御史，安節為察官，嘗論大功未立，羣情凜凜，而昧者乃欲竭民之力，而僥倖於一舉，豈不殆哉，臣謂今日之計，莫若早自治而已，欲自治，則選將以訓兵，擇吏以安民，節費以豐財，誠當世之急務，又論自用不若用人，用寡不若用衆，國家所以用輔弼之臣，而置諸左右者，非苟且充位而已，蓋欲可否相濟，彌縫朝政之闕也，今天下多事，正馳騖而不足之時，欲望陛下斷自宸衷，兼建大臣，而使均任其責，庶幾廟堂之上，分職率屬，而不至於專權，同寅協恭，而不容於備位，可否相濟，謀無不獲，至是遂進之。安節所言，不得其日，必弘濟未去位以前所上，今因遷職附書之　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試太常少卿。　直龍圖閣新知泉州林季仲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季仲既至，建言禍亂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皆廢而逐之，蓋出蓋入，相傾相擠，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陛下願治之心，憤憤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畏首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士大夫如此，

亦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爲是哉。臣願陛下體貌大臣，進退以禮，唯當時咨於未用之前，不當致疑於既用之後，誠得其人，則委以庶政，責以成功，使夫讒間之口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出之，姑示涵容，而露彈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爲言，雖不斥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孰與淫言醜語，狼籍白簡，內見侮於中國，外取笑於強敵，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乎，至於所行之事，不必概廢，間其當否可也，所引之人，不必概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建，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　尚書戶部員外范璿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絢罷，於平江府，特贈七官，爲左光祿大夫。

辛酉，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條上市舶之弊，大略言：市舶司惟務番商往來貿易，大商蒲亞里者，昨至廣州，有武臣曹納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因令南夫勸其歸國，運番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進士江浚明獻陣圖，詔賜束帛。

壬戌，給事中傅崧卿兼史館修撰，時崧卿在行宮未至也。　詔江東、西州縣民戶輸納米，每石收水脚錢二百文。此以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戊申蔣義問所奏修入日歷無之。

癸亥，左正言辛次膺論士大夫營私不任事之弊，詔榜朝堂。時趙鼎再相已逾月，未有所施設，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也。張德遠非欲有爲，而其効如此，亦足以戒矣。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董弅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故直徽猷閣趙康直特贈徽猷閣待制，依所贈官祿其後，時僞境揭榜言：康直與呂祉已被害，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得而上之，故優卹焉。　是日，趙鼎奏張俊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濟，上因言：朕每論將帥須實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奉三軍使之赴難，況今艱難，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時俊已全軍還行在，上欲令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西寂然無驚，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爲然。

乙丑，上諭大臣曰：川陝茶當專以博馬，聞吳璘軍前，向或以博馬價易珠玉之屬，艱難之際，戰馬爲急，可劄下約束。　端明殿學士致仕翟汝文、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王孝迪並復資政殿學士。

丙寅，左宣教郎尹焞爲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焞及國門，稱病未已，上趣之，既而焞入見，遂就職，焞每當講前夕，必齋戒沐浴，或問之曰：欲以所言感悟人君，安得不敬，焞時年六十七矣，焞既至講筵數日，即乞致仕，鼎曰：趙鼎言，焞有山林志，不樂居此，願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資，焞乃止，後有言於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留以爲高云。　監察御史趙渙以親年高求去，除江南提點刑獄公事。　主管殿前

司公事楊沂中乞三綱馬，上曰：川、廣馬到，朕未嘗留，盡以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則謂朕有所偏，沂中馬少，而張俊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可以兩綱付沂中，而以一綱付俊。

己巳，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郡守而已，士大夫求差遣，苟其履歷可爲，便以與之，雖滿求者之意，而其間或有不材之人，奈一方赤子何，可降旨令侍從官不限員數舉可以爲監司郡守者，中書檢籍，遇有闕，卿等議以差填，朕亦當密屏風，置諸左右，以時揭貼，見在已差人不任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爲是，上又曰：繆吏之害民，甚於贓吏，贓吏一吏取錢，繆吏爲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爲縣，則一縣之胥吏皆取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贓吏也，秦檜曰：向令內外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贓，上曰：侍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徇護如此，朕當時不知，若知之，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諭從官，須妙選實可爲監司郡守者，使實惠及民，若苟求著中人材以應詔令，則所得不過平常之人，彌他日若所舉稱職，朕當賞其知人，趙鼎曰：敢不祗承聖訓。

庚午，殿前司中軍統制官王存、進武校尉賀允升並降兩官，存上書乞許張浚自便，趙鼎進呈，乞蠲責，上曰：朕非不容一王存，但進退輔弼，豈小臣所當議，他日將帥或干預其間，非國之福，先是允升獻詩百篇，其間多醜詆浚，乃詔存、允升不循分守，並降官，仍蠲存爲本軍正將。　右朝散郎莫將行太府寺丞、將、洪州人，通判利州，代還上疏論時事，後省看詳，以爲援古證今，皆有條理，遂詔對而有是命，將疏言天下之事，成敗得失，在理不在形，形者衆人共爭之地，理者衆人不見之處，願陛下游心於所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勿貪功於須臾，勿喪志於少屈，彼劉豫者，助敵爲虐，石敬瑭、趙德鈞之禍，豫必不免，陛下姑俟之。

詔侍從官各選可爲監司郡守之人，不限員數，具名以聞，務令實惠及民，不爲文具。　故左從事郎徐鼎特贈左承事郎，官一子，鼎權桃源縣，爲水賊張亨所殺，故錄之。

辛未，詔堂除吏部窠闕，並依去年十二月丙午指揮以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欲革內重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以下至外州學官送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十處，未幾，郎曹館職請外者衆，終不克行，至是又復其故焉。　詔史館見修徽宗皇帝日歷，以實錄爲名，時祕書省著作郎何掄言：日歷視實錄格目尤詳，今記注不存，編次無日，故有是命。

甲戌，戶部尚書章誼等請用禮官議，爲徽宗皇帝作主祔廟，詔恭依初，趙渙之爲御史也，建言：今雖迎奉梓宮，未可指日，請不俟梓宮之還，作主祔廟，於是禮官亦有以宗廟久闕祭享爲言者。今年五月，朝廷業已遣使，欲少俟之至，祠部員外郎象樞禮部勾龍如淵言：宗廟祀典，不可久曠，請依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詔侍從臺諫議於尚書省。閏十月己巳。　尋又詔禮官同議，議者言：如淵所請，權時制宜，於禮爲得，乃做虞祔練祥次第，於小祥前擇日行之。　左朝議大夫周審言降授左宣議郎，不得與親民差遣，審言、浦城人，登政和貢士第，爲朱勔子壻，以選人進頌改京官，累遷直徽猷閣，知秀州，至是以討論不得調訴請朝，詔以爲左朝散郎，聽參選。左正言辛次膺論浙言登科第而甘心婚朱勔之息，其間饒冒可鄙者，詔

止五官，餘存出身一資外追奪，乃又降五官。

乙亥，檢校少保、遼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鎮忱開府儀同三司，忱從其母秦魯國大長公主入朝，主奏忱自建炎十有七年，欲望聖慈以仁祖之錫、戚里之舊，特於節鉞之上，優賜推恩，詔三省、樞密院進擬而有是命。主入謝，上從容謂之曰：大長公主壽考如此，乃仁宗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天下蒙戴，顧慶於長公主，在家待遇諸子，宜法仁宗皇帝之用心，須是均一。長主曰：未嘗敢不均一也。上知恤、愷非主所出，常偏厚於忱，故訓諭及之。

丙子，詔左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降二官，左奉議郎、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璜降一官。彌大之守靜江也，璜提點廣西刑獄，有強盜屈巢弟等作亂，陽朔尉王鎬為所殺，法當絞，彌大以經略司酌情處斷，盡斬之。璜劾於朝。去年四月乙卯。遣大理寺丞吳達琿即靜江鞫治，十二月乙未。獄成，璜亦坐所奏不盡實，故有是命。達琿又言，鎬因捕賊被害，情有可矜，乃錄其子為下州文學。王鎬得罪，蓋在今年八月癸卯，今聯書之，(按)用巢弟強盜殺死無辜，而彌大乃坐鎬引法入斷徒罪，不知何故。當考。熊克小歷於是月書彌大自工部尚書出為廣西安撫使，實甚誤矣。

丁丑，詔以春寒，振恤行在建康府貧民如平江例。

己卯，龍圖閣待制知越州劉大中試禮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荊南府王庶試兵部侍郎，趙鼎以庶知兵，故薦用之。

庚辰，韓世忠乞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上曰：世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上於諸將偏裨，其材性短長，亦照臨無遺如此。起居舍人勾濤為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請謚，詔令太常寺定謚。紹興十四年五月丙寅謚文忠。

辛巳，觀文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秦檜已叶議回蹕臨安，綱聞知，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民，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鑾駕未有警息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桑榆功，蹈後患，以自趨於敗，豈不重可惜哉。既又具防冬備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綱課民修城，民不以為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勸綱妄自

尊大，恣為苛擾，在江西尤無廉聲。張浚初謫居福州，綱意復用，欲以為援，所以交驩浚者，無所不至。近聞其留將不善，致淮西之變，勢必謝責，遂貽書痛詆，傳布行朝，欲以欺乘取譽，為進用之計。繼聞已用趙鼎，其意大沮，乃自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必有牴牾，乞行黜責。聞者竊笑。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正言李誼、右正言辛次膺亦論綱遠法虐民，奇流一路，乞賜黜責。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宮觀奏章行下，時未有代者，綱遂請廉之謗，乃具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聞於朝，自是不復出矣。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合肥呂頤浩執政，以入奏，執持紛紜，綱宣浚必敗，條十五事，奏浚措置之失，又貽書抵浚，痛詆其過，以剛本傳示遠近，欲將浚兩鈞奇，且示於浚不厚也。浚既貶永州，綱亦坐浮薄及暴橫貪虐，兩罷，復相，窮治浚事，至今宋已明呼，勝利之交，古人難之。其三相之間與綱始浚書，已見今年八月辛未。

壬午，趙鼎等奏榷貨務出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欲量付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科敷於百姓矣。鼎等奏不貴以限數，則無科敷之弊。上曰：宜嚴為約束，毋使民受其患。戶部尚書兼提領榷貨務都茶場章誼言：務場見係誼總領，別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撥隸戶部，從之。詔臨安太廟且令留存，初，以行在建康，故以太廟為本府聖祖殿，及是將回蹕，議者乃言本朝推尊聖祖，比之有唐尊奉老子，事若相類，而禮實不同。爰自仁祖、孫承以來，五聖百年，隨行不易，協於禮經，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義。今乃賜太廟為聖祖殿，在理實有未安，故有是旨。工部侍郎王俁乞今從官所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著之人，從之。

癸未，復漢陽縣為軍，用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奏也。尋以右奉議郎通判鄂州孔戊知軍事。戊之除，在是月丁亥。尚書右司員外郎王迪為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薛徽言、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並為右司員外郎。

乙酉，趙鼎奏：比得旨復置茶馬官，舊有主管至提舉官凡三等。上曰：俟擇得人，當考其資歷命之。尋遂以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張深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收公事。自趙開後，茶馬無專官者近十年，先是知熙州吳璘常取茶馬至軍前博馬，因以易珠玉諸無用之物，上聞之，數加戒飭，故復置官領其事，深、變流人也。日歷北齊至考其資歷而命之，自後更不見除人(按)茶馬司題名，張深以紹興八年正月二十日到任，則其除命必在此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丁亥，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鄧名世為校書郎。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失去並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即坐以法。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為鄭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劵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於上曰：此曹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不足之歎，上即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欣然來者相繼。鼎因奏事，又言：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卹也。趙鼎奉實曰：上議回蹕，諸公初無異議，鼎獨曰：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圖事之意。今知除下魏算，初不如此，今固不可戶曉，惟是他日淮上有警，卻須前迫，或作游軍，庶幾進退合宜，上深納，於是降旨先發百司使民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回都，居無常所，實自十二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迫，上下帖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七

【紹興七年】十有一月（按是月己丑朔）庚寅、尚書兵部員外郎蕭贊、比部員外郎黃祖舜並徙吏部員外郎。左承事郎新提舉福建茶事張城守兵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鄧柄守比部員外郎。國子監丞李綱爲屯田員外郎。祕閣修撰福建轉運使葉宗諤爲江南西路轉運使。以中書言擬本貫也。其餘見任人皆徙官。

癸巳、監察御史蕭振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事。振引親年高求去。不許。振復因給事中吳表臣、右司員外郎薛徽言論於趙鼎甚切。鼎乃從之。（此條趙鼎事實。）侍御史石公揆等論李綱罪未已。初謂朝廷檢舉綱前後牒請宮祠。使之善去。則長惡不悛。何所忌憚。乃詔言章報行。（閏十月乙酉。）至是又請鐫綱職名。上曰。前宰執政所體貌綱已能帥。不必更有行遣。朕待遇羣臣。未嘗容心賞罰。適當於功罪足矣。

甲午、用戶部尚書章誼請。初置贍軍酒庫於行在。命司農寺丞蓋諒主之。賜浙東總制錢五萬緡爲釀本。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二十九年七月。南外、東外二庫共收三十萬緡。三十年二月癸亥。所置新中庫又收二十萬緡。三十一年三月庚寅所書可考。）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幹辦皇城司韓公裔帶御器械。承務郎楊適監行在都進奏院。適、時子也。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爲上言。劉光世罷軍政閒居。自有登仙之歎。上不樂。謂俊曰。卿初見朕何官。曰。副使。是時家皆如何。曰。貧甚。從陛下求職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然則卿宜思所以自效。而有羨於光世耶。俊皇恐謝。先是都督府既罷軍。左護軍都統制王德未有所屬。俊每以厚幣結之。德遂以其軍八千歸於俊。俊軍以故益強。然俊在建康。其下多不戢。頗爲民患。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見上。嘗言。治兵者一於嚴而不撫之以恩。則怨。一於恩而不御之以嚴。則驕。怨固不爲使驕亦不足恃也。比者朝廷以禁旅單弱。遇盱眙之戍。以實行朝。精銳之衆。無慮數萬。是宜武備增重。百姓恃以無恐。而近日以來。軍情惴惴。咸不自安。以爲朝廷之恩。不在外寇。甚駭聞聽。臣切疑之。所以然者。以撫御非才。士心不附。蓋其緩急非所恃。且爲百姓之患故也。臣竊聞其下裨佐材力不堪。陛下睿明。悉已知之。願因閱武之際。精加選擇。嗣以聖意。使歸申明紀律。訓齊士伍。令不特有勇而且知義。則將爲用而兵足恃。軍國之勢順。兵民之情安矣。彼爲將而日與土木之工以廣邸第者。既失拊循。以致其怨。復爲姑息。以長其驕。其於申儆。固有所不致矣。亦無怪乎軍情之過慮也。惟陛下圖之。（後軍師爲民皇林泉野記云。爾安節奏議。其集八月下注第三字。後日脫。此月十子。刪此疏必已夏所上也。今因俊事附書之。）（一日己亥。金安節本職遞對。十二月庚子。錄出安節第一、第二論。填闕任子兩狀。）

丙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使臣呂政求犒軍。上詔政諭之曰。歸語吳玠。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由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大臣而後進。所須犒軍物。已支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奉詔舉鄉貢進士劉度應直言極諫科。且上其嗣業。詔兩省官共考以聞。不果召。度、歸安人也。宰相趙鼎之帥東也。以近旨與監司分上下半年舉知縣之有政績者。遂舉松陽令唐閎。至是檢舉循二資俟終更令赴都堂審察。

丁酉、執政擬臨安火禁條約。凡縱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罪亦如之。上曰。遺火豈可與縱火同罪。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數多者。取旨可也。上曰。止於徙足矣。庶可必行。衆刑蠲太重。亦非朝廷美事。　端明殿學士知溫州李光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名彭澤縣唐相梁國公狄仁傑廟曰顯正。

戊戌、右承直郎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澤上六朝進取事類。詔與陞擢差遣。

己亥、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直祕閣淮南西路轉運判官韓璡並能。璡仍奪職。用侍御史石公揆章疏也。公揆言。呂祉之自用。失軍士心。人皆言陳克與璡之謀。望賜罷黜。以快士論。應求坐與李綱連姻。故併劾之。　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入對。論比年以來。吏員衆多。而闕不足以處之。近者每改遷事故。必別差人承替。仕者始不安其分。乞應在外堂除去處。如見任及待次人別有差遣者。令已投人次第之任。庶幾授受之際。悉歸至公。從之。始趙思誠之請減任子也。上命侍從官討論來上。（事見十月辛丑。）安節言。迄今盟

月。未聞有所施行。倘謂其來已久。難以遽爲裁損。亦當約以中制。去其太甚也。今欲除初遇大禮許其依格蔭補外。其後並令遞展一郊。仍自宰執侍從以及庶官。皆爲之限。通計後來蔭補以至致仕遺表恩澤。各不得過若干人。如此庶幾稍合人情。可以悠久。雖未能盡去官冗之弊。亦可以少損矣。乃命疾速討論。如初詔。（安節之議以庚子日行出。）　左朝散大夫新知信州梁澤民爲淮南西路轉運判官。用從官應詔所舉也。後三日。澤民入辭。又加直祕閣。

庚子。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席益以母秦國太夫人朱氏疾。去官。

辛丑。左正言辛次膺言。比來臣寮因罪降黜。初若峻厲。踰月既久。往往增飾情詞。巧爲辨訴。前日所坐之罪。雖嘗經推鞫。迹狀明白。貪贓姦惡。不可容貸者。一切除免。復其故秩。謂之改正。其間隔過郊恩。任子磨勘轉官者。一旦盡得謂之給還。援例紛然。干乞不已。欲望稍嚴定制。自今應訴雪者。必須在一年限內。體究得實。而後別勘。果有異同。即專委刑寺官看詳定奪。委係冤濫。方與改正。仍議元勘官司不當之罪。以爲懲戒。從之。

壬寅。上謂大臣曰。張俊事上御下。虛事隨散。皆不易得。獨好廣邸第。營土木。朕數戒諭。冀能改也。比因其入對。面諭以朕來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朕不免數間小屋爲燕居。及宮人寢處之地。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蓋不欲勞人費財也。浚曰。略加雅飾。不過二三千緡。朕語以國用艱窘之時。以二三千緡營土木之飾。亦所不忍也。俊感嘆而去。先是俊營第建康。廣袤占居民。王縉爲右司諫。奏其事。上敕俊審自遜之。上納用焉。（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儉爲百王之盛德。然有嫡出於天禀之自然者。其爲儉則同。而所以爲儉則有間矣。晉武之焚雉頭裘。夫裘則焚矣。而侈心自若也。平吳之後。後宮益以侈。既卒之晉祚殷衰者以此。唐明皇始織錦坊。而錦繡無用矣。侈心猶是也。驪山華清遊幸之盛。極其侈麗。遂以致二蜀之狩。俾儉乃非其眞情。而徒竊其美名乎。太上皇帝愛惜民之材勇。而惡其以侈故。輕民力以事上。乃降詔知此。雖然方庶事草創之初。或土木之功未暇。錯以先天下。但非甚麤也。乃其行之悠久。迄於有餘。而費用彌省。至今不改其度。然後知儉德之懿。殆由天稟。與大禹之菲食。文王之卑服同風。宜以爲萬世訓之先也。）

乙巳。金右副元帥瀋王宗弼執僞齊尚書左丞相劉麟於武城。先是金主亶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左副元帥魯王昌謂之曰。吾非不欲出兵也。顧以用兵以來。無往不捷。而自立齊國之後。動輒不利。恐蹈覆車。挫威武耳。豫請不已。乃以女眞萬戶布爾哈蘇爲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托卜嘉爲右都監。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於陳、蔡、汝、亳、許、潁之間。於是僞尚書省上豫治國無狀。（僞齊錄。作尚書省上劾奏。自趙氏北遷。鑒準元帥府申請。以大河爲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爲民主。蓋此厚恩。其知報德。協力。兩鄰安便。早致成平。以此准申建立楚。楚無何旋覆。復人所擁王鑾再事。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請。冊立劉豫。建號大齊。建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於臨路分駐兵馬。至今八年。軫念上國大事已來。遣戍。懷齊國有遺元謀。關乏軍儲。比年以來。益漸違損。遂致邊疆多有逃亡。國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既不齊。當之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謬。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須有歲年。事悉從心。尙不能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政不足以服衆。茲實有乖從初廣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昇平之意。又使庶民困苦。兩國耗乏之端。相蹤從初所申。實爲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改。當若濟同四海之內。罪德盧聾。寧欲考迹。詳斷所治。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疑

豫齊國。不准宋國舊號。延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當委便。奉乾奉制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修。家室不保。有失從初爲擁便安之意。豈可坐觀生民久罹困苦。宜從所奏。盡行廢罷。所有其餘合宜事件。仍別商量行下。）　金主亶下詔實數之。略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爲。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僞齊錄。數行遂何迹。皆朕不居洪休。先宅跡又將傳內外。遂登成平。故自河之南。割爲鄰壤之界。將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其變置。庶共撫其生靈。戢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爲。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諭。別膺王封。爵有所歸。僉曰允治。蓋大事於當終。用一聞於新風。勿損寧。猶因之年。其亂則甚不能。錄罷子之友。非叢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合宜事件。已委所司。業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遂令昌等以犯江爲名。伐汴京。先約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宗弼遇。金人張翼圍之。數而悉擒而囚之。

丙午。詔知潭州兼管內侍李綱留潭衛。撫州踰年不去。令兩路憲臣體訪。押赴貶所。上諭趙鼎曰。兩州守臣。亦須行遣。鼎曰。候體訪到取旨。陛下於近習不少假貸如此。上曰。小事便須繩治。無使滋長。鼎曰。如此必不至如童貫之典兵。梁師成之預政。上曰。童貫、梁師成豈是一日至此。要在不可假以事權耳。　是日。金人廢劉豫爲蜀王。初右副元帥宗弼執劉麟。遂與左副元帥昌、三路都統葛王褒同馳赴京城下。以騎守宣德、東華、左右掖門。褒太祖晏孫潞王宗輔子也。宗弼將褒等三騎突入東華門。問劉齊王何在。僞皇城使等錯愕失對。宗弼以鞭擊之。從趨垂拱殿。入後宮門。問劉齊王何在。有美人揭簾曰。在講武殿按射。宗弼等馳往。直陛殿。豫遽起。欲更衣。宗弼下馬執其手曰。不須爾。有急公事。欲登門同議。於是偕行出宣德門。就東闕亭少立。宗弼乃麾小卒持羸馬。強豫乘之。約令偕至寨中計事。豫拊手大笑。上馬從衞卒數十人。宗弼露刃夾之。因於金明池。（張匯行述云。遣人賣手榜入僞境。諭將吏知能諸豫使之。並繫錦兵貴馬。當來劉豫。蘇報國之良圖。亦爲臣之後效。命用事者見疑榜已據豫。八月間。豫聞王師北伐。擢歸元帥。昔金乞兵同舉。會朝廷移狀回已。盈發之會。陽假飯去。後復多遣間諜。時報僞。入僞地。故遣之。大挺罪豫已。相約故遣。豫等降。而乞兵於金。十月。金副元帥宗弼程領兵來。廢豫。惜其有此機會。而後已去位矣。館宏繫事實云。期欲使張孝純已定。會金廢豫。乃並其所措置。嘗求建書靜考。　何賢豫變方遣羣之皇樂也。不易得也。季積之謀。我取京。而豫之氣已折。岳飛之軍復襄漢。而豫之鋒已挫。又從而鼓迫退兵。自是而內從挫首。強敵爲輔。六年而廢豫之謀定。金人廢豫。自歸衄敗之餘。廢豫爲庶人。遂自建炎四年僭僞至紹興七年敗亡。凡八年而後平云。）

丁未。故朝請大夫陳師錫加贈諫議大夫。（昔師錫左右字。）其子右朝奉郎顯言。黨籍餘官任臺諫者凡七人。其五人已皆贈諫議大夫。故有此命。（師錫已見元年四月。按僞官自曆。以盛元祐中已贈諫議大夫。陳瓘、張庭堅中追贈。常安民、任伯雨、江公望、龔夫、朝奉中追贈。凡六人。前第十六人殿中侍御史常安民。第三十人諫議御史局。第三十一人右正言孫諤。第三十六人監察御史王國。第四十五人殿中侍御史孫鄂。第四十六人左司諫陳師錫。此六人與師錫皆未嘗贈。凡十三人。今顯乃以其父及陳瓘、任伯雨、常安民、龔夫、倚爲七人。不知爲何故數。）　右朝奉郎程江軍使游輔丁憂去官。詔以其有卻敵之功。特復起。　初。宣和間進士王間進書萬卷。補承務郎。上即位。有越州布衣諸葛行仁亦因進書得迪功郎。至是吏部以爲不倫。追間官。閒訴之。詔與改正。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李彌遜以爲不可。上謂執政曰。求遺書。自是美事。朕方多難之時。故行仁之賞薄。宣和承平。留意墳典。與授京秩。不爲過。然既有論駁。可第一官。（蘇克小歷以彌遜爲中書舍人。蓋誤。彌遜除舍人在十二月。）　是日。金右副元帥魯王昌等復入

汴京。召僞齊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壽拜金詔於宣德門下。宣詔已。昌與宗弼張棠蓋。從素隊數十人。立西朱樓下。僞尚書左丞相張昂、左丞范恭、右丞李鄴等趨前欲拜。昌斂身令通事傳言慰勞。昂等次第進揖。次見宗弼。宗弼不爲禮。昂等退。二帥入居東府。遣鐵騎數千巡繞大內。又遣小卒巡行坊巷。揭言曰。自今不用汝爲簽軍。不取汝免行錢。不取汝五釐錢。爲汝敲殺貶事人。請汝舊主人少帝來此住坐。於是人心稍定。尚書省行下。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應食糧軍願歸農者許自便。齊國宮人除劉豫所留外。聽出嫁。內侍除看守宮禁人外。隨處住坐。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官職。並與敍用。見任官及軍員。各不得侵奪民利。自來逃亡在江南人卻來歸投者。並免本罪。優加存恤。應州縣見勘諸公事。不得脫漏。始豫僧位。作楮幣自一千至百千。皆題其末曰。過八年不再行用。其兆已見矣。逮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十萬斛。而方州不在此數。豫拘於瑯琊苑。蹙額無聊。謂魯王昌曰。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惟元帥哀憐之。昌曰。蜀王汝不見趙氏少帝出京日。萬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汝廢在京。無一人憐汝者。汝何不自知罪也。豫語塞。昌還之北行。間以所欲。豫乞居相州韓琦宅。昌許之。先是進士邢希載、毛澄上書請豫密通朝廷。爲所殺。至是留錢五萬。命道士追薦諸直言者而去。豫弟京兆留守登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略。金人忌之。將廢豫。遣左監軍薩里干、右都監布爾噶蘇以寢蜀爲名。伐京兆。斐登以歸。金人以僞齊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張孝純權行臺尚書左丞相。契丹舊博碩諾爲右丞相。金人溫腆師中爲左丞。燕人張通古爲右丞。博碩諾師中通古未見其前柄。後不書官名者準此。僞齊戶部侍郎馮長寧爲戶部尚書。燕人張鈞爲禮部侍郎。又以杜崇爲兵部郎中。張仲熊爲光祿寺丞。皆在行臺供職。崇、充子。仲熊、叔夜子也。鈞始事遼爲鴻臚少卿。遼興軍節度掌書記。奉張覺歸順表來朝。除徽猷閣待制。至是復用。龍僞齊尚書右丞相張昂知孟州。左丞范恭知淄州。右丞李鄴知代州。殿前都指揮使許青臣同知懷州。僞皇子府左軍統制靳賽同知相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爲忠武軍節度副使。南路留守翟綸爲橫海軍節度副使。又以金人完顏呼沙呼爲汴京留守。僞齊河南監酒李儔同知副留守。知代州劉陶。僞齊錄作劉絢。爲都城巡警巡使。宗室趙子滌爲汴京總判。僞皇子府遷鋒軍統制李師雄爲馬軍都虞候。前軍統制王世忠爲步軍都虞候。僞知萊州徐文爲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僞鎮海軍節度使山東路留守李成爲殿前都指揮使。僞知許州孔彥舟爲步軍都指揮使。僞知東平府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爲陝西諸路節制使。權知永興軍秦鳳路經略使張中彥權知平涼府鄜延路經略使折可求、環慶路經略使趙彬、熙河路經略使嘉容洧、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鄭億年。僞齊錄云億年自吏部尚書權都尹。時遷事皆稱億年爲僞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今皆刪。知河南府關師古、知拱州鄭瑤、知亳州王彥光、知宿州趙榮、大名府副總管劉光時並依舊職。時晉國王宗維已亡。金主亶以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乃太宗晟長子。豪猾難馭。而京東留守宗磐亶親叔父。有才智。乃拜宗磐太保。領三省事。封竟國王以制之。初。金國自其祖宗以來。雖名爲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樂則同享。財則共用。自幼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賦詩染翰。及嗣位。左右儒士。日進諂諛。導之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入則端居九重。出則警蹕清道。觀舊功大臣渡疎。且非時莫得見。幾失女真之故態。由是宗戚思亂。己酉。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諸路和糴米加耗太多。如繞州一石至收四斗。三省擬下提刑司體究。上曰。郡守爲誰。俟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趙鼎等奏江東郡守有掊斂不卹民者。上曰。郡守以字民爲職。掊斂不卹。朕何賴焉。當悉能與宮觀。選除循吏。如周綱、陳彥之流。使能者不失宮觀之祿。而民被實惠。實爲兩得。上諭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象亦蠹國用。朕當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可及。庚戌。承信郎劉偉等各進二官。偉、左護軍使臣也。自僞地來歸。故錄之。初。修武郎朱弁既爲金人所拘。至是遣使臣李發歸報尼瑪哈等相繼死亡。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金人驕恣。理無足恃。我藝祖皇帝兵不血刃而得天下。故福祚悠遠。自古帝王。未聞窮兵黷武而能久長者。金人連破大國。而兵弗戢。其可久乎。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上曰。亦須有所施爲。而後可以得志。但今年政猶病人。洩服藥。氣力尚羸。來春當極力經理中原。辛亥。右迪功郎李時雨特循二資。時雨初見建炎元年七月。時雨獻玉壘忠審三十篇。論形勢還兵任相攻取等事。故有是命。其間有驪鐵論。欲罷四川官賣鹽引而征民間鹽貨三分之一。又欲盡權天下銅鐵而輸之官云。壬子。樞密院計議官呂稽中、司農寺丞蹇諒並罷。二人皆爲都督府官屬。故侍御史石公揆論之。趙鼎等開陳稽中、諒之爲人。上曰。用人不須太速。須使名實加於上下。然後無異論。賢士大夫衆所未知。驟加拔擢。一遭點汚。則爲終身之累。非所以愛惜人才也。可且與外任。乙卯。爲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立虞主。不親朝。故事。山陵埋重於皇堂之外。及將祔徽宗主。翰林學士朱震言不當虞祭。又請埋重於廟門之外。上命禮官議。閏月辛巳。太常以爲不可。乃埋重於報恩觀。立虞主。昭慈之喪也。工部侍郎韓肖胄題虞主。至是震引漢、唐及永、昭陵故事爲言。乃不題。丙辰。上與大臣言嗣濮王仲湜酷好珊瑚。趙鼎因言。頃到葬行家。見其奢麗可駭。如臥榻亦瀉粉銷金等爲飾。上曰。朕昨在藩邸。猶用黑漆床。渡江以來。止用白木。上施蒲薦。素黃羅褥。素黃羅三條而已。睡後豈復知有華好也。直祕閣新知台州秦梓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先是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論梓人品凡下。自爲諸生日。因已不安義命。出入權門。厥後以謙從往高麗。始授校尉。又圖直赴殿試。唱名後。自第二人以下。皆未有所授。而梓已爲太學官矣。其無忌憚如此。以梁師成爲之援也。梓附麗匪人。惟意所欲。而討論之法。又獨不行於梓。郡守民之師帥。風化所係。而梓之所履如此。難以望其化民成俗矣。疏入。不報。安節又言。近降聖旨。欲實惠及民。不爲文具。故博詢侍從。不限名數。各以名聞。是務得其人。以副除

授。臣之區區。必欲罷梓所授者。蓋欲使郡守之選。自此加重。以稱陛下及民之意。非止爲一郡言也。梓聞乞宮觀。乃有是命。樞密使秦檜深恨之。　右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錢端禮直祕閣。端禮、忱子也。上召對而有是命。既而言者論今日艱難之時。所以激勵多士者。職名爲重。端禮未有勞效。非所當得。遂寢之四方。必有譏議。乃以端禮通判嚴州。端禮除職名在十二月癸亥。除倅在辛未。今並書之。時朝廷方優假勳臣。故以右通直郎張子儀爲軍器監丞。右承議郎韓彥直直祕閣。彥直、世忠子。子儀、俊子。彥古、彥直弟。兩日。世忠長子彥直紹興四年十二月庚午。自右宣教郎特轉三官。不知爲復是何人。何以至不入之當攷。　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國家賞延之典。有予人以爵祿。無假人以職名。蓋觀以來。因父兄乘致而得貼職者。近制皆在討論之數。蓋惡其濫也。今彥直復因父功而授。得無類於昔乎。況倖端一啓。則攀援僥覬。他日必有稱從者。又言軍器不除貳長。唯以丞專治其事。任責非輕。子儀行能既未有聞於時。而方換文資。殊無履歷。伏望併賜追寢。不報。子儀除日。已見今年九月乙酉。并註。但未知的以何日遷監丞。按安節劾章云。乞詔大臣選用去年八月初一日換官指揮。勿使蹬攀之日。紹興六年八月一日丙申。有旨令監丞等並去替半年方許若人。而安節七年閏十月方除御史。則其論列正在此時也。韓彥直除職。亦不見月日。因錢端禮除職事。並書之。安節所奏有云。近以釋世忠屢有懇辭。特授其子彥直初等貼職。而安節明年二月丁巳。論彥直之除。亦在此時矣。且據明年二月壬子。除張子儀除軍器監丞。已未。張子儀改除閑秩。則安節所論不行可知。然本監題名乃無子儀姓名。則是後來竟不到官。當攷。

是月。左承直郎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爲左通直郎。充樞密院編修官。銓、廬陵人也。　僞知隨安軍崔虎詣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降。此據徐夢莘北盟會編增入。日曆無之。(按)岳飛今年十一月八日申。先次到歸正人崔虎、劉永壽、孟熹等旺等辦發與己併申湖廣云云。則知果有此事。但日曆脫落耳。　先是劉豫建新蔡縣爲軍。後使虎守之。

十有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蓋自艱難以來。姦臣持不恤之說。盡用其民。爲國斂怨。民被其毒。無所赴愬。一身不恤。遑恤其他。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紬絹最爲疾苦。蓋爲其子成丁。則出紬絹。終其身不可免。愚民寧殺子不欲輸紬絹。又資財遺嫁。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望令州縣五家爲保。保內有姙娠及五月者。次第申縣。除其籍。守令滿替。以生齒增減爲殿最之首。增減甚者。取旨別行賞罰。其殺子罪賞。並依見行條法。趙鼎進呈。上曰。可嚴行禁之。朝廷法令備具。往往不能奉行。如銷金鋪翠。立法甚嚴。禁中有犯。罰俸三月。無一人敢犯者。而閭士民之家。尚有服用。如鋪翠一事。非特長奢靡之風。而殘害物命。不知其數。朕甚矜之。俟軍務少休。當更申嚴。且行下廣南、福建禁採捕者。鼎退而批旨。以大中所言送戶部措置。日曆載大中奏疏前生男女贍卹一段。逸失所奏本指。今具書之。八年五月庚子降旨如所奏。

辛酉。左承直郎趙成之特改左奉議郎。成之知萬安縣。劉大中爲宣諭。薦於朝。至是引對而有此命。

癸亥。禮部侍郎蔣同奏。乞詔舉可爲監司郡守之人。輔臣進呈。上曰。朕已令書於屏。其間有除授者則註

之。先是旬日前。建昌軍守臣趙叔溝以御史金安節論罷。三省奏用註待舉者填闕。安節又論建昌有女侍者。而朝廷別用人爲疑。上曰。言者不知待舉乃近日從官所薦之人故也。今後監寺、郡守有闕。有已差人不足任。皆當用所薦人填闕。雖不滿一人所欲。而千里之民休戚所繫。當權輕重而處之。退遂批旨。監寺、郡守自今罪罷處。許於舉到人內先次選除填闕。

乙丑。上親行卒哭之祭。用酒幣。先是虞主還几筵殿。上服袍履奉迎。遂行安神禮。自埋重至於癸亥。皆太常代行九虞。及是又親祭焉。

丁卯。祔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主於太廟第十一室。初議祔廟畢純吉服。及太常以爲請。上詔曰。情有不安。可並如舊。其百官俟過小祥取旨。初議易服已見今年四月壬子。太常建請在十一月乙卯。百官過小祥取旨在是月辛酉。今併於此書之。　左承事郎孫萬監都進奏院。萬自初官改秩。始命堂除大邑。至是趙鼎以京局處之。

戊辰。中書門下省奏。勘會已降指揮。來春復幸浙西。日曆不見此指揮。　所有太廟神主。合先次進發。詔恭依。　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後二日。又命潛兼權馬軍司。謝克家小曆於今年九月戊子。劉錡除淮西帥時。潛實之書(按)此時馬步二司職事皆楊沂中權管。今始命潛耳。王曬撰沂中神道碑云。馬步之帥缺。有旨其職。王詠不許。閱數月始乞免。乃令華人自代。其辭要如此。(按)解潛乃趙鼎所厚。其曰除皆沂中所舉。蓋碑有誤也。

僞齊武略郎、閤門宣贊舍人、統制官王宗等帥衆來歸。上命引見。賜銀帛。趙鼎奏令有司供進。上曰。已令內帑辦賜。禁中所有。未嘗一毫妄用。皆以賜將士耳。乃詔宗遷官三等。餘吏士各進二官。謝克家小曆書於此月。宋超來降。今移附八年正月。　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臣竊聞劉豫爲金所執。驅之以北。雖得於諜報。未審其由。敵情多變。難以遙度。然有以知去順效逆。禍終自速。金人無信。不可恃以爲援也。臣蚤夜思之。神州既非外國所可居。而變詐若此。能復爲用。是殆上天悔禍。復爲國家驅除。以啓中興之運。爾要在修人事以應之而已。蓋中原重擾。外敵中強。或狃勝之兵。估其詐力。尚敢凌藉。或喜亂之民。起於盜賊。輒肆越軼。則防邊之備。不可以不嚴。轉禍而爲福者。或舉城而內附。去危而即安者。或率衆以來歸。則撫綏之方。不可以不至。此誠天下舉安之機。南北復合之會。不可失也。臣謂正當申嚴守禦。以固吾圉。毋多遣間諜。以招彼釁。武通好之使。未可遽遣。順動之計。更宜緩圖。使民心不搖。軍聽無惑。養威持重。徐觀其變。然後起而赴之。則定計審而臨機果。庶幾無遺策矣。臣願陛下上承天眷。下副人望。命心腹大臣。深謀審處。無失機會。以定中興之業。天下幸甚。安節疏不得其所上之日。據日曆。是月十七日甲戌。安節遷對。又在此後六日。恐太晚。今因迎太廟神主及王宗等來降。姑書之。更須詳攷。　宗正少卿馮檝言。國家自金人犯順以來。謀所以恢復平定之策。不過和戰二議而已。和則遣使。戰則用兵。然使屢遣矣。而好未通。兵屢用矣。而功未見者。何也。時勢未革。而機會未至故也。中原荒蕪。無可須索。敵人追求悉厭所欲。事已極矣。還來傳報。金執僞齊。叛逆而歸。似時勢欲革。而機會之將至也。願朝廷措畫以趨其機會者。如之何耳。聞見

議遣使。此正得策。然爲今日之使。全藉有識見謀畫膽氣。又有辭辯副之。適能有濟。倘有請行者。乞令宰執召而密詢之。今金執僞齊、張瑀而歸。謀出何策。前去見金。合致何辭。金與論舉。說以何道。舉舉而遣。當有何功。若於此四者。皆有建明。使可遣矣。倘或於此初無先見深畫。更在陛下與大臣熟議而慎擇之。此據

遣使所上呈議錄。錄稱紹興七年十月內。在建康府投進。然命執劄。蓋乃四月事。不應前十月先言之。今且附命安節與疏之後。

庚子。秘書省校書郎施庭臣、諸王宮大小教授黃鍔並守監察御史。日歷無銜。日本臺題名在十二月。今併附此。俟考其本日。　庭臣、勾濟所薦。鍔、范沖所薦也。　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秦檜奏曰。諸軍老小既處置得宜。萬一警急。諸帥當竭力捍寇。時已命張俊、岳飛皆留屯江內。故檜奏及之。世忠上奏。極論敵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上賜札曰。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徬徨於此。前日恐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以爲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設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辛未。資政殿學士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申。不視朝。百官進名奉慰。先是太常官祔廟。遇朔望日。皇帝御殿。百寮更不奉慰。上以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乃命如舊。

癸酉。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質知福州。趙鼎去位。彥質亦奉祠。至是復起。

甲戌。禮部侍郎常同面對。言兵革未息。正當馬上爲治之時。而上自三省。下至州縣。尚循承平之舊。窮日之力。以從事於煩文曲禮。豈救弊之道。望詔大臣屏細務。專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法令。悉命裁定。以趨簡便。翌日上聞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爲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爲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訴寃。乃求差遣耳。政由臣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罪不行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爲不便。乃命六部措置條具申省。命六部條具。在是月丙子。　金人徙劉豫於上京。給舊夫子廟居之。後封曹王。豫廢年六十五。

乙亥。戶部尚書章誼入對。上諭曰。天下苗米。須與措置。其不熟處。除檢放外。止令輸錢。仍運錢於豐熟之地。照州。如此則公私兩利矣。誼退。以上旨告執政行之。

丙子。徽猷閣待制知池州劉岑移知鎮江府。

己卯。給事郎嚴孝芬提舉荊湖南路茶鹽常平公事。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常同試御史中丞。　試尚書戶部侍郎王俣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侍御史石公揆論俣在戶部。所行皆誅剝之政。初爲趙鼎所用。及鼎與張浚爭論不合而去。則百計譖愬。以求合於浚。又諂事呂祉、張宗元。因緣求哀。且謂得革心洗慮。以求自效。祉常笑其語。對士大夫語之。然後說其諂。力爲游說。浚遂喜而用之。力言回易之利。呼吸龍僧市井爲之用。破費官錢數百萬緡。而莫收其利。伏望亟加貶斥。投置閑散。故有是命。俣辭後三日。改充集英殿修撰。

壬午。吏部員外郎蒲贄面對。論當建都險要之地。時已議定回蹕。故贄言及之。　此以明年正月戊戌上語參入。溫州布衣黃石應詔上書。論內事之可治者七。外事之可治者四。詔與免文解。仍賜束帛。

癸未。有司率九廟神主還浙西。百官辭於城外。　是日。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還自金國。初。劉豫既廢。左副元帥魯國王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既道煙塵無邊。和議自此平達。前七日。知泗州劉綱奏倫歸耗。上頻蹙曰。朕以梓宮及皇太后、淵聖皇帝未還。曉夜憂懼。未嘗去心。若敵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趙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無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讎之日。　日歷云。臣繪以用事當憤。

此條檜爲秘書少監時所修也。恐非其實。　倫言。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上大喜。賜予特異。時通問副使朱弁因以表附倫歸進。上覽之感愴。卹其家甚厚。　王明清揮麈錄云。弁表略曰。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又曰。蘇馬角之未生。魏銷雪窖。學龍鬚而莫遂。誤讀承天。按此乃弁等北地六。徽宗文中語。明清誤記也。

初。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謂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皺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爲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勤。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

丁亥。以王倫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充大金國奉迎梓宮使。高公繪爲右朝奉大夫。充副使。樞密使秦檜乞以元日假內往山中上冢焚黃。許之。

是日。起居郎李彌遜、起居舍人勾濤並試中書舍人。尚書祠部員外郎勾龍如淵守起居舍人。時已定議回蹕浙西。羣臣對者。多言建都事。而如淵獨言在德不在險。故擢用焉。　三人之除。日歷不載。今以後宿題名附入。十八日己亥。起居郎李彌遜。並直前奏事。則三人之除。必在下旬。或是常同除中丞之日。當考。（按）十二月十三日庚午。起居舍人勾濤

是冬。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希仲素妄庸。得檄卽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數十里。熙州父老聞官軍來。有欲率衆歸附者。金將宜言曰。北軍今日大至。當共刼營。希仲聞之。昏時拔寨遁去。時別將鄭宗、李進攻鞏州垂破。希仲引兵會之。金守將龍虎衛上將軍富察烏達人約降。希仲許諾。獨遣疑其詐。衷甲待之。烏出城。援騎四至。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人。卽刺之。不殊。騎士張

犯斷其首，坐者皆爲獸散，獨宗死城下，久之，玠以希仲失二郡機會，梟其首令諸軍。此據其奏狀，四庫本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八

【紹興八年】歲次戊午，金賜宋宣天會元年號。春正月戊子朔，上在建康，尚書左僕射趙鼎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於南宮門外，退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以上在諒闇故也。賜淮西將士宴於本軍，以帥臣劉錡主之。

庚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俁落職，用侍御史石公揆再疏也。

辛卯，金國宣義郎總管府議事官楊堯弼、迪功郎楊懋獻書於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右副元帥濟王宗弼，和議三策，上策遣宋梓宮，歸親族，以全宋之地，責其歲貢而封之；中策守兩河，還梓宮，下策以議和款兵，重邀歲幣，出其不意，舉兵攻之。僥倖一旦之勝。又言，今宋使以梓宮爲請，萬一不許，大軍縞素遮道，當此之時，曲在大金而不在宋，昌後頗用其言。

壬辰，詔浙西制置大使呂頤浩暫赴行在奏事，時上將還臨安，而建康留鎮未有所付，趙鼎以頤浩之政長於彈壓，故奏用之。

癸巳，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衙見任人。趙鼎曰，祖宗以來，侍從官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矣。陳與義曰，人臣何有重輕，但堂陛之勢，不得不存。秦檜曰，殿堂陛，乃所以

尊朝廷也。皇克小匯，解壬辰事執奏事云云，在一日。　是日，起居舍人勾龍如淵，且前奏事，先是奉使王倫之還，言金人廢劉豫之謀，自己使人發之，如淵言，倫迎梓宮，問諱日，使指也。梓宮未還，諱日猶祕，而一言之合，遂使廢豫，此其可信哉。上曰，不然，倫奉使時，朕嘗以此意諭之，渠果館游說，亦未可知。如淵惶恐謝。

甲午，祕閣修撰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徽猷閣待制，充都轉運使。

丙申，給事中充史館修撰傅崧卿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論其陰險也，同又言，自大臣用事以來，沮抑言路，喜怒好惡，一出私意，臺諫章疏，多不報行，朝廷命令，既無所因，而言事之官，亦被緘默之謗，陛下既以更正其非，而近者言章所論，尚循前例，請之再三，然後報出，或加節貼，文理不通，殆非所以明是非，公賞罰，肅紀綱，廣言路也。道揆法守，不宜分彼此之嫌，進賢黜姦，當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實，使天下知朝廷議罪之當，若其不實，亦使被罪者異時得以自明，欲望特降處分，隨時割下報行，以稱陛下無偏無黨之意，從之。　右中奉大夫陳古知興元府。古後不然，改用再載。

戊戌，詔復幸浙西，以二月七日起發。上因諭趙鼎曰，建康諸官司及百官廨舍，皆令照管，他時復來幸，免更營造，以傷民力。鼎等奏已令建康府拘收，且言，若金人遂以大河之南歸我，當駐蹕建康，以俟經營。羣臣上殿多論建都事，沿贊謂當擇險要之地，勾龍如淵謂在修德而不在險，以二人之論校之，如淵爲勝矣。　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大學士，特還左通議大夫，知婺州，仍加恩從優，禮也。初，上將還臨安，而守謂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要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爲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爲上言之，及將下詔東歸，守與趙鼎議於都省不合，又謀諸朝，上廟守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矣，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勞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持不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詔席益起復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遣內侍往宣押之任，益固辭不起。

己亥，詔右朝請郎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林師說職事修舉，令再任。

辛丑，左宣教郎張絢復爲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李公懋求去，除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　僞齊武顯大夫知壽州宋超率軍民來歸，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以聞，上曰，此事於朝廷無毫髮之益，但如人子來歸，爲父者豈可卻而不受，然已遣使人與金議事，可下沿淮，不得擅遣人過淮招納，引惹事端，乃命淮西帥臣劉錡入朝處超等，俟舉復還合淝。趙鼎事實曰，金既廢豫，鼎密遣諜者，敎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壽、亳、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賀曰，南日大伸，指置未過一步，潰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之盛，可謂過人矣。然克小匯，係此事於去年十二月末，徐夢莘北盟會編，亦於去年十一月書劉錡來朝，恐誤。

是日，僞知蔡州劉永壽殺烏嚕貝勒，率城中遺民來降。永壽爲淮西安撫使，烏嚕副之，永壽以小隙勸其罪，金人移烏嚕同知德州，未幾，忽報烏嚕以女眞兵三千來蔡者，提轄白安時謂永壽南歸，永壽不從，曰，朝廷若賜我死，當死之，安時恐其謀泄，即拘永壽，勒兵以待之，烏嚕引衆入城，不爲備，安時乘勢盡殺之，遂驅城中軍民來歸，湖

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等往接納之。城中人往往有還北者。此據徐夢莘所編。夢莘又云。安時授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日歷未見。且闕之。今年八月庚辰。憲節夫以招誘永興之故。改京官。

壬寅。考功員外郎方庭實爲禮部員外郎。左承事郎陳棠守司勳員外郎。右武郎同知關門事潘永思爲右武大夫。落同字。永思尋卒。

癸卯。徽猷閣待制致仕蔣璫卒。璫、之奇子。中進士第。事徽宗爲大司樂。卒年七十六。手書遺奏。使其子上之。書無一字歆傾。亦無一語及私者。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不免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乞召諸大將問計。上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太后。淵聖皇帝皆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參知政事陳與義曰。用兵須殺人。若因和議得遂我所欲。豈不賢於用兵。萬一和議無可成之望。則用兵所不免。上以爲然。

丙午。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曾開試尚書禮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婺州孟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御史中丞常同言庾少號博徒。奴事王黼。昨爲行宮留守。士卒怨憤。幾至生變。今守婺州。郡政不理。乃詔庾奉祠。而同章不下。同又上兩疏。卒行之。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范沖知婺州。沖力辭不赴。

左正言辛次膺直祕閣。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次膺論左中大夫王仲嶽與直祕閣王賜之父在建炎中。皆嘗投拜。蹟不當與都。仲嶽不當復官。二人、權奸秦檜妻黨也。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將有徽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國恥未雪。義難請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　宗正少卿馮檝直祕閣。知劍州。以御史中丞常同論檝諂事張浚。有同僕隸。浚能宣撫使還朝。檝乃作疏頭。抄敘屬官監司郡守饋物。以獻於浚。故出之。

丁未。召徽猷閣待制新知眉州邵溥赴行在。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未識溥。故召。溥以疾不至。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觀。居犍爲。　右朝請郎高公繪辭奉使所遷官。改除直祕閣。　是日。宰執大閱張俊馬軍於城西。翌日。趙鼎奏。器甲精明。照耀廣川。軍馬之盛。至於如此。皆陛下留意所致。上曰。前日俊來奏事。其言近來軍中置造兵器。已無遺功。朕因諭之。國家之力。亦盡於此矣。但欠一事耳。俊曰。不知欠何事。朕曰。所欠力戰而已。俊悚息對曰。他日若遇敵。臣當盡死以報國家。

戊申。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上聞席益已去。因問刑部尚書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遂有是除。時趙鼎亦不欲世將居中故也。自重兵聚闕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漕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激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尚何保蜀之云。臣恐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上乃命學士院速交修意。詔宣撫副使吳玠行之。

己酉。故承議郎李新特贈朝奉郎。新已見建炎三年七月。新、元符末爲南鄭丞。上書論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相。朋黨之風熾。憲諫之職輕。士不素慮而出。士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坐是入邪上尤甚。錄。停官編管。至是始錄之。

壬子。徽宗皇帝小祥。不視朝。

癸丑。侍御史石公揆直龍圖閣。知撫州。以病自請也。

甲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任申先爲徽猷閣待制致仕。申先居秀州。以疾亟告老。趙鼎引故事以次對處之。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申先險惡之性蓄於心。而很戾之色見於面目。考其自服章布。以至歙縉紳居州里。以及在朝廷。無一善可稱。而驩兜、共、鯀之惡。則兼而有之。望賜追奪。以爲凶人之戒。不報。而申先已卒矣。日歷。正月甲寅。秀州奏。集英殿修撰任申先。以疾乞致仕。詔令本官致仕。有旨任申先已除徽猷閣待制。特轉一官。敘日。疏中有云。宜追奪年勞。殿以敘職。另之。當是朝廷引此故事。降官令。最取附見。更須求他書參考。增入。

乙卯。詔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馬欽令疾速之任。欽本隸淮西軍。欽初見建炎四年五月戊申。劉光世爲宣撫使。以欽爲親兵副統制。及張俊代爲宣撫使。欽與俊有隙。上聞之。御筆有此授。俊堅欲留之。上諭俊曰。卿必欲留無害。萬一欽病死。人必謂卿殺之。於卿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　新除四川制置使胡世將乞四路漕司差注。不當從吏部。下本司依法究治。仍許士人赴本司陳訴。從之。　金主亮既免喪。改元天眷。楊氏編年。紹興七年。金主烏奇邁死。二太子之子亶襲位。改元天眷。誤也。今不取。　立貴妃申氏爲皇后。夏國主乾順遣武功郎穆齊好德。高麗國王楷遣衛尉少卿李仲衍奉表賀正。金主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以三司使杜充簽書樞密院事。劉筠並簽書省事。時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右副元帥濟王宗弼皆在監中。蔚里千屯長安右都監布爾噶蘇屯鳳翔。以新取河南、陝西故也。以兩國聯年、松漠紀聞、卷修二國賀表、紀聞不書其年。然俱附貴妃申氏謝表之後。而夏國表中有更新號始之言。則必改元之年。故附著於此。

二月丁巳朝。尚書兵部侍郎王庶試兵部尚書。庶自京南入對。奏曰。今十年而恢復之功未立。臣請言其失。蓋在偏聽。在欲速。在輕假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誰不服。苟委其權於大臣。而非其人。則身受其欺。而國罹其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輕言兵。他日又見。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之。即日遷尚書。　武顯大夫宋超爲淮南西路兵馬都監。

戊午。右武大夫鄂州團練使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使公事劉錡對於內殿。錡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議合淝度可得四五萬衆。翌日。上謂趙鼎等曰。朕每虛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恬飛不可下。則江、池數百里。邊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鼎曰。更須措置荆南。事若就緒。則沿流上下。形勢相接。不同前日矣。上曰。如此經營。人事既盡。若功有不成。則天也。　左迪功郎夔州州學教授李昌言。應詔撰成中興要覽十篇。自始至終。行之將永享治安。措斯民於仁壽之域。不止恢復疆土而已。詔本州取

案實封投進。　詔四川制置司屬官右修職郎韓昭、右迪功郎國夏並先次轉一官，仍與支賜以道里遠遠故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十一年六月一日吏部狀修入。自後都漕司及成都帥司屬官亦用此例。李燾

庚申，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判隨安府兼行宮留守呂頤浩爲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仍命中使符輔之宣押之。頤浩之除日歷不載，但於初七日書勘會兼隨府已除行宮留守，今以會要修入。　權刑部侍郎胡交修權知安府行宮留守。此除日歷亦不載入。　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爲集英殿修撰、知隨安府，先往措置，澄受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闕者率皆辦焉。　戶部尚書章誼權知建康府。誼此除日歷不載，但於四月己卯正除時始書之，蓋誼知府事實在二月四日到任，即此日也。時呂頤浩以疾辭召，故趙鼎奏用之。馮本明府錄，鼎始期以一執政，死二從臣事，見六月丁丑并注。　太常少卿李本中試中書舍人。　資政殿學士宮直柔知衢州。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增兵，上曰：上流地分，誠關遠，事與滅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宋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勢，雖未至此，然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爲分合也。飛又奏爲荊湖北轉運判官夏珙、鄂州守臣趙士璦、鄂州守將韓適、均州守將格蘭進官，上曰：可作直旨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重歸大將，乃留珙、士璦、聯事修舉，珙、璦蒙使再任，士璦直祕閣、適、蘭措置宣力，皆進一官。徐夢莘北盟會編八年三月，轉世忠、岳飛來朝，日歷全不見，恐此即飛來朝所論，宜來值書參考。　詔建康府會待解舉人並與免文解一次。　是日，六宮先發。上詔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逃事，俊曰：臣當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上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然此乃卿之所職，朕更有一二事戒卿，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勿與士大之功，俊悚息承命。俊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如人主也。

癸亥，上發建康府殿前都虞候楊沂中、主管侍衛步軍兼權馬軍司公事解潛以其軍從。是日，次東陽鎮。

詔行宮留守司合行事並依西京體例。自孟庚、秦檜兩爲留守，皆得行尚書省常程事，故申明焉。

甲子，上次下蜀鎮。　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過州縣，量免租稅。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當議使實惠及之。又絢乞疏決，上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乙丑，上次鎮江府。

丙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上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望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怡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沖

澹，年漸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彘味，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貲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謝良佐、鄒浩游，與向子韙、曾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又嘗曰：四海神交，惟君與一人，君與者，清和劉彝也。彝被命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世間惟論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渴寒溫，必自料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故其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自登第及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實歷不登六載，雖數以排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由中興以來，諸儒之進退，最合於義者，安國與尹焞而已。

戊辰，上次呂城鎮。

己巳，上次常州。

庚午，上次無錫縣。

辛未，上次平江府。　右正言李誼論非次闕不當改爲集注，上曰：士大夫羈旅之中，必使待集注，僉以爲不便，又聞受闕者所費甚多，何以資其清廉，先是御史中丞常同爲言，故上有此論。趙鼎曰：此聞一縣令居官無過，將代去，乃集諸吏以情告之曰：我在此無俸餘，今當赴闕，而無以爲資，吏裒三百緡賂之。上曰：祖宗時贓吏多棄市，朕欲法之以禁姦贓，若情理如此，則又可憐也。鼎曰：俟至臨安議定取旨，其後令都省榜部門約束而已。常同奏疏及榜部門，並在三月甲申行下。

甲戌，上次吳江縣。

乙亥，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用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也。迨與玠以職事間積不相能，會給軍踰期，利州營婦遮其馬首悖詈，迨不自安，乃求去，及是玠章亦聞，趙鼎奏曰：二人不成如此，萬一吳玠更失體，則朝廷難處，迨累奏乞祠，且從之。上曰：迨在帥府，朕熟知其爲人，性實不通，然能任怨，乃奉公吏也。可且與宮祠，時議應副玠軍須，或皆宜付之四路漕臣，或言宜總之制帥。右正言李誼言：蜀都五十四郡，歲賒玠軍近四千萬緡，四路漕臣各自爲家，豈能通其有無，況又權輕，安能與之抗衡而抑其冗濫，帥臣雖重，而體貌不可削，乃令彙領錢穀，則必坐受竭蹶，彼方且約其期會，斥其逋欠，帥臣之威，亦稍損矣，又帥臣與主兵之官，尤不可不和，兩者皆非所責，則都漕之職，豈可闕乎。李迨雖究心所職，不避仇怨，然其人少恩，喜與物忤，今必得忠直之士，知開闢之權，識取與之方，然後爲得，望早求其人而用之，無可疑者。時宜撫司參議官右文殿修撰陳遠猷已兼四川轉運副使，乃命直祕閣主管四川茶馬張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祕書省正字兼權左司郎官孫道夫嘗言：四川自來元無都漕，自宣司以隨軍漕兼總領財賦，俾措置茶鹽酒息，通融贍軍，令都漕司但四分歲數以付西路而已，非有所措置，顧能之以寬民力，不從。　蓋深稱大體，日歷不書，四川都運句龍名事，迨以今年三月十八日替，蓋深以今年三月十八日到，必同日降旨也。李誼、孫道夫所言，未見本日，據附此俟攷。

丙子，上次崇德縣。

丁丑，上次臨平鎮。

戊寅，上至臨安府，留守刑部尚書胡交修升殿奏事畢，上還宮。

己卯，百官純吉服，用太常議也。上服淡黃袍如故。　戶部尚書權知建康府章誼充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曰：先是戶部尚書章誼、禮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皆可遷執政，趙鼎知呂頤浩必不免，乃請以誼權守建康，稍頓清議命。誼辭卸眞，怏怏得疾，踰月卒。

庚辰，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成國公呂頤浩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頤浩見上於平江，力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壬午，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趙霈充徽猷閣直學士、知袁州。以御史中丞常同論霈頃任遺補，逢長諫垣，汲引羣邪，中傷善類故也。先是徽宗几筵遐行在，而霈迎拜不及，自劾待罪，上欲黜之，趙鼎救而止。後二日，同卽疏其罪，霈乞奉祠，詔如其請。同又論頃年田如鼇上書，力排善類，乃霈陰與之謀，使其自請而去，不知何以待之。霈所附辭職名，乃除顯謨閣待制。霈改待制在是月辛卯。　秘書少監蘇符試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贊讀。　秘書郎尹焞試秘書少監，仍兼崇政殿說書。　秘書省校書郎李良臣爲工部員外郎。

甲申，中書舍人李彌遜試尚書戶部侍郎。

是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以家艱免。

三月據是月丙戌朔。丁亥，廣西經略司奏：得安南都護府牒，當道郡王薨謝，今有遣進表章及綱運。詔使人免到闕，就命直龍圖閣、本路轉運副使朱芾充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匹，羊五十口，麪五十石，酒五十瓶，仍以敕書諭其嗣子天祚。安南與廣西諸司通問訊，其王不列銜，而列其將佐數人，有稱中書侍郎、同判都護府者，印文曰南越國印。安南行移體式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增入，他書未嘗見也。

己丑，皇叔祖濟州防禦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儡爲檢校少保、彰德軍節度使，封嗣濮王。仲儡，景王宗漢子，生長富貴，而性不慧。既封，入見至榻前，則慟哭，上驚問故，曰：見十五哥，言我皇似上皇。上問爲誰，曰：姪渭。上曰：渭益耶？仲儡曰：是也。上由是不樂。　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張致遠試給事中。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惏邪佞也。季仲嘗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犢搏虎，伏雞搏狸。夫犢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爲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昔試號於衆曰：金人殺爾父兄，繫爾妻子，燔爾廬舍，奪爾財寶，實爲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搢紳士大夫，率以爲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爲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

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然，可爲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裔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強敵，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知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吳王闔廬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爾忘越王之傷爾父乎？卒能破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之敗也，喟然歎曰：吾終乎此？卒能滅吳於姑蘇。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爲安，以亡爲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怨心而爲之，何適不爲福乎？建炎二年冬，蒙恩召赴揚州，聞諸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徹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北也。舉斯心以感衆人之心，藉斯怒以激衆人之怒，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復故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臣未填溝壑，庶幾或見之。季仲此疏不得其日，因罷去附見。　既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僞之士。季仲坐奪職。季仲奪職在是月丁丑。

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庶爲尚書時，嘗論制外國之道，在於愛民。周文王問太公以爲國，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者，何也？敵之強弱，吾無與也，顧在我者何如耳。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求古之言，不若論今之事。羣臣有嘗臚合輿心者，願略煩文，爲簡易，與之反覆圖成敗。上嘆曰：大臣之才也。遂拜樞密副使。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驕，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不公則人不服。今此可爲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爲吝；於罪無所貸，人多以我爲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處，出於凍飢，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陛下爲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類此。

辛卯，詔刑部增郎官一員，大理寺增丞二員。　直秘閣新知劍州邵溥落職。御史中丞常同再論溥以爲四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上供皆爲軍興諸處截用，溥獻策欲再行科斂，會朝廷訪聞，降旨而罷，蜀人恨之切骨，故黜之。　故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交趾郡王李陽煥附贈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南平王。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府，得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況自有闕。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秘閣修撰魏矼聞之，皆以敦復言爲過，其後乃服。　三省奏台州有匿名書，稱當平官李椿年刻薄等事，欲率衆作過，言頗不遜。上曰：兵火以來，官物多失陷，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爲。萬一作過，當遣兵勦殺。後卒無事。　左宣教郎、監西京中嶽廟李寀守監察御史。寀自祠官召對，上疏言營田之法，可爲備禦，然率行頗速，或抑配豪戶，或驅迫平民，或強科保正，或誘稱佃客，給以牛者，未必可用，付以田者，或瘠鹵難耕。由官府有追呼之勞，監莊有侵漁之擾，饑己牛而養官牛，耕己田而償官租，種種違戾，不可概舉，其間號爲奉

法不擾者不過三數縣而已。蘇江、淮西路以紹興六年秋收計之，雜色稻子共三十一萬餘石，公家所得纔十一萬餘石。使皆征出田畝，亦少資助軍食，柰何怙奪民之力哉。蓋營田上策，宜行軍中，乃古人已試之效。今以閒田付之有常賦之民，官吏希賞長斷，其患彌甚。欲望申飭有司，無閒民則闕而不置，使江、淮之民安土樂業，均被實惠。詔領營田監司約束。　左宣議郎知常州無錫縣許忻為祕書省校書郎，忻以再召對，故有是命。

甲午，左中大夫參知政事陳與義罷為資政殿學士，特遷左太中大夫，知湖州，仍加恩，與義本張浚所引，故稱疾而有是命。與義在政府未滿歲也。　詔述國公趙讀尚書終篇，本閣及資善堂官吏以下並減二年磨勘。先是翊善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朱震，贊讀左奉議郎太常少卿蘇符皆用例進秩，已賜告，復改命之，自是恩始殺矣。日歷書此事，殊無首尾，按震去年十一月戊辰，轉左朝散大夫，符轉左承議郎，已有告詞，會要，晶璋官在紹興八年六月，臨林學士左朝奉大夫朱震贈四官，日歷八年十一月甲辰，左奉議郎試起居郎蘇符乞免充國信計議副使，以此知二人皆改命也。方略續山錄所稱趙鼎、張浚相援論鼎者事，以發諸豈藉口及林泉野記所云秦檜不欲宗强等事，恐可以移附此段。　中書舍人李本中兼侍讀，直寶文閣知湖州宇文時中移知遂寧府，從所請也。　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學劃財賦之地，宜置一路以總諸路，蓋諸路漕臣權勢分，但覺一路利害，若一使總之，則能通有無，審虛實，為朝廷久長之計。又言，此事當以戶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為名，如蘇、如洪，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為之，則事必掣肘，不能久矣。上然之。　詔平江府會稽解舉人，依臨安、建康府例免文解一次，以鄉貢進士陳長方等言，自建炎以來，四經巡幸故也。

丁酉，中書舍人勾濟兼史館修撰。　尚書左司員外郎范直方進秩二等，以直方自川陝撫諭還故也。先是，漢、川兩路歲輸羅本水腳錢一百八十三萬餘緡，直方與大使司共議減三分之一，又奉州縣官治狀，以右朝奉大夫知榮州史焯為首，會焯又為近世所寫，上命召之。二本日歷皆不見，減水腳事，以紹興十年升陵中宣奏狀修入，史焯事，以邵博所撰焯墓誌修入。焯明年十月奏國蓋知金州。既而殿中侍御史張絢劾直方自為宰屬，私有附麗，閣諜廟堂，乃復以直方直祕閣主管洪州玉隆觀。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其階勳及檢校官憲銜食邑功號，皆如陽煥初封故事。日歷無此，今以會要修入。

辛丑，太常少卿蘇符言，掌靈宮神御見在溫州，將來四孟朝獻，乞比附國朝諒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從之。　尚書吏部員外郎蒲贄知簡州，比部員外郎鄒柄知台州，以御史劾柄貪鄙，而贄諂事張浚也。柄尋卒，趙鼎奏柄貧甚無以歸葬，忠賢之胥，理宜優恤，乃賜其家百緡。賜帛在五月壬申，不知柄以何日卒也。　祕書省著作佐郎高閌為尚書祠部員外郎，李彌正為都官員外郎，仍並兼史館校勘。　校書郎胡珥、朱松並為著作佐郎。　祕書省正字徐度為校書郎，左承事郎汪應辰為祕書正字。　詔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汪藻賜淵錄如史館修撰。　右從政郎李景山特改右宣義郎，景山、濟州人，為江州司理參軍，先是黃州獲漁人二十餘人，以為強盜，其後誣服者十三人，斬二人，首餘悉流之遠郡，朝廷聞其枉，命景山劾之，皆平人也。上命江東提點刑獄公事韓膺胤覆實，與景山同，故有是命。此據會要。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饗徽宗皇帝廟庭，用從官議也。張浚之來去也，請命從官詳議，至是卒行。事初在七年九月己未。

左朝奉郎潘良貴試中書舍人，良貴初免喪，故中前命。

甲辰，徽猷閣待制兩路都轉運使向子諲試尚書戶部侍郎，用御史中丞常同薦也。子諲言，安民固國，必資儲蓄，江西宜於洪州置糴，於江州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南於潭州置糴，於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漢、湖北；於鼎州、澧東於眞州，仍多造船，則遣戍出兵無往不利。又言，今天下急務，在考兵籍，就戶版，汰老弱，升勇健，創簿正名，使諸軍上帳於兵部，諸將上帳於樞府，著鄉貫，書事藝，季中歲考，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戶，典買推招，進丁退老，分烟析生，田畝升降，值殖盈虛，必以時覆實，所以革欺弊也。此其大略爾。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　監察御史閻邱昕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先是，詔右司員外郎馮康國為直顯謨閣，知夔州，因命康國往吳玠軍前計事，故以昕代之。康國之補，日歷不載，都司題名亦闕之，日歷此月十三日戊戌，新知處州馮康國申乞添差路分都監一員，則康國之除，必在此前矣。今因本日，戒附書之誤。　尚書兵部員外郎張戒守監察御史，用中丞常同薦也。戒之除，日歷亦闕，兵部及御史臺題名，並在此月，今因閻邱昕改除附條之當來地書改其本日。　戒之待次嚴陵也，同與戒過，問之曰，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茲甚不難，但當擢偏裨耳。吳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而張俊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論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薦戒焉。　御史中丞常同言，蜀、漢之師，艱於運糧，從古已然。今吳玠屯師興利，而乃取糧西川，水陸漕運，是民力未有息肩之期也。玠頃年講營田於漢中，亦諸葛亮分兵屯田之意。朝廷嘗降詔獎諭之矣，願陛下再以璽書存問，大意謂兵不可不養，糧不可不足，而財匱民困，亦不可不恤。今日蜀中糧運，在趙開為都漕時，其數幾何？在李迨為都漕時，其數幾何？自講營田以來，積穀幾何？減損饋運之數，復幾何？俾制司都轉運司同宣撫司條具以聞，庶幾邊方軍實，朝廷得以盡知，然後寬民之道可得而議。詔吳玠、馮康國同共條畫聞奏。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天竺寺祈晴。上曰，朕於宮中亦養蠶一箔，要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溼，豈不有損也。

丁未，詔江、浙州縣例蹕所嘗過者，民間欠紹興六年歲終稅賦皆除之。　詔小使臣因泛濫及應奉祇應有勞等補授名目之人，雖已經關陞，不許注授親民等官。靖康元年十一月九日指揮，泛濫補官，若自來祇應奉有勞之人，並在武舉舉人名次之下，不得通比分數，仍先注遠地，條遣若用諸般恩數，亦不許入近地差使，至是又有此命，其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紹興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臣僚劄子修入。

戊申，右正言李誼言，金人入居汴都，西北之民，感恩戴舊，襁負而歸，相屬於路，此殆天所以興吾宋，臣願

於淮南、荆襄、僑建西北州郡。分處歸正之民。給以閑田。貸以牛具。使各遂其耕種之業。而又親戚故舊同爲一所。相愛相卹。不異於閭里。將見中原之人。同心效順。敵人之謀。當不攻而自屈矣。詔諸路宣撫司依累得旨措置、尚書右司員外郎薛徽言試左司員外郎。降授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爲兵部員外。次翁、秦檜所引也。

己酉。右正言李誼言。川陝換給付身。自紹興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八員。所轉官資。共計一萬六千三百一十四員。有自選人而爲員外郎者。有自借官而爲遥郡者。有自副甲頭而至於橫行者。有自白身而至於大使臣者。夫張浚得專蹂躪。僅踰三年。而遷補如是其衆。薦者以爲是非分擢。虛實混并。不可不審也。望自今後換給眞本。除軍士外。其餘文武官員。並令吏長貳郎官更加考覈。如是冒濫尤甚。即乞重與折減。詔吏部措置。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去年九月壬申。蓋不詳致也。

庚戌。尚書戶部員外郎薛弼直龍圖閣。知荆南府。　尚書兵部員外郎程克俊守右司員外郎。　顧建路轉運判官范同爲吏部員外郎。

辛亥。端明殿學士知福州折彥質奏知州起發禁軍弓弩手乞發回。趙鼎曰。昨得旨。呼揚沂中到堂商量。欲朝廷應副餱物。招收塡闕。可以久長使用。諸路弓弩手。欲節遣還。上曰。甚善。鼎曰。此亦是感召和氣之端。上曰。然。　觀文殿大學士知宣州朱勝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壬子。故朝散大夫滕康、劉珏並追復龍圖閣學士。

癸丑。殿中侍御史張絢稱病乞閒慢差遣。上不許。劉大中曰。絢實病。陛下當從所請。況絢臣所薦。今在言路。臣備執政。不無妨嫌。上曰。絢佳士。必不附麗。可降旨不允。　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試中正少卿。制曰。朕於敦厚廉退之士。知之惟恐不蚤。用之惟恐不至。庶幾丕變貪惏之俗。而一洗澆薄之風。向之論者。曾不恤此。顧倒白黑。務逞其私。以迎合一時之好惡。朕既聖謨說而遠壬人。則名節之士。宜其復用矣。爾以深厚之詞。蚤魁多士。止足之操。嘗致爲臣。風節凜然。士林推重。宗卿之貳。其選甚高。庶使天下之士。靡然向風。以自振拔於苟賤不廉之地。豈無助歟。　錄故天章閣侍講胡瑗之孫滌爲下州文學。用湖州諸生請也。

是月。宣州觀察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蕭敗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九

【紹興八年】夏四月丙辰朔。輔臣奏以尚書比部員外郎周聿。刑部員外郎周三畏並爲大理少卿。上曰。須仁恕老成者爲之。宣政間。作此官者。皆觀望以成獄事。深可戒也。　龍圖閣待制鄧肇追奪職名。先是有詔肇弟直龍圖閣齊。直徽猷閣高並奪職。而御史中丞常同論肇以父洵仁乘政而叨侍從。如鄭修年等之比。詔落職。同又言。如此則是肇本當得職名。因臣僚論列降黜。將來卻有可復之理。乃改爲追奪焉。

己未。太常少卿蘇符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開諱日。乞權於聞哀日依祖宗忌辰禮例。建置道場行香。從之。　右從政郎張祁特改右宣教郎。上以其兄邵久使未歸。故引對而有是命。尋以祁主管官告院。

庚申。輔臣進呈。言者請選文武臣子弟有材武者充衛郎。上曰、掄材正當如此。朕親加教督。彼必樂爲之也。可速條具。先是蔡京爲政。嘗置三衛郎。皆用世族之子弟。後劉豫亦倣爲之。故言者以爲請。後不果行焉。　直祕閣新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劉子翼。能御史中丞常同論子翼兄弟姦險。昨守撫州。竭倉庫所儲。獻之督府。而軍糧不繼。遂至生變。故能章再上。詔奪職。　是日。初置戶部和糴場於臨安。其後又增於平江歲糴米六千萬石。十八年閏八月甲子。詔平江一場臨安二場共糴此數。

辛酉。右宣教郎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議官李若虛爲軍器監丞。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詔曰。朕臨遣樞臣。協濟軍務。按行營壘。周視山川。乘斯閒暇之時。絕費久常之利。凡爾監司帥守郡縣之官。各盡乃心。以康庶事。儻或弛慢失職。已令王庶密具以聞。先是御史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田荒。縱民耕之。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百姓足而國用足矣。至是上命庶行視東關。且諭諸路兵預爲防秋計。因以同奏付庶行之。時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

丙寅。庶辭。上戒以張俊待諸將多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徽肆自大取敗。皆可爲戒。上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俠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疑天下可定。庶奏以大理少卿周聿、尚書金部員外郎晁謙之並主管機宜文字。軍器監丞李若虛。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並爲樞密行府諮議參軍。謙之、任城人也。自鄂渚叛。張俊擒柔吁貽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庶辭官屬奏下。在此月戊辰。改聆政公事爲諮議。在丙子。今併書之。庶克小歷。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趨轅。（按）此事行在統兵官無是使相者。克小誤也。

丁卯。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兼馬軍司公事解潛落階官。爲宣州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戶部侍郎李彌遜、樞密部侍郎曾開、給事中吳表臣、張致遠、中書舍人句濤。呂本中奏建州進士劉勉之學有淵源。行可師法。閩中士人。無不推仰。伏望特賜錄用。詔召赴行在。勉之、建陽人。少得易象之學於譙定。又嘗從劉安世游。故本中率同寮論薦焉。

己巳。尚書祠部侍郎曾開試禮部侍郎。左迪功郎楊光疑上書論三國形勝攻守。詔循一資。

庚午。徽州布衣王悅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匹。

辛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頤浩罷兩鎮及遷官之命。且言。本朝自有國以來。文臣未嘗除授兩鎮。在昔兩朝定策如韓琦。四朝大老如文彥博。皆不敢受。況臣何者。乃越彝章。望改授一階。詔許免定江軍節度使。既而頤浩又辭少傅。許之。頤浩許免少傅。在七月癸巳。

壬申。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四月甲子。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上以諭輔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癸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永州胡寅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尋又兼直學士院。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愈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

丁丑。戶部侍郎李彌遜言。祖宗之法。有便於國。利於民。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其治始於太宗淳化間。而備於仁宗皇祐之後。大概不過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糴之法。然今日之宜。比昔少異。不必盡循舊制。當師其意。損益而行之。臣恐謂當於經營之外。給緡本數百萬緡。復置一司。廣行儲積。分遣不得取供近用。三年之間。當有一年之蓄。臣謹條具發運司建置廢罷。及今日可以依倣量使之因。伏望特加聖覽。參酌利病。斷以不疑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詔吏戶部條具申省。

戊寅。詔尹焞解論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己卯。詔上殿人曾旼與改合入官。旼未見。

庚辰。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乞在外宮觀。趙鼎之免相也。自劉大中、范冲、林季仲、呂大中已下。皆相繼補外。震獨居近侍如故。至是震乞祠之章。以謂夙夜自竭。圖報上恩。不敢雷同。上辛任使。知臣者以臣爲守義。不知臣者以臣爲守株。自非陛下斷而行之。則如愚臣蹈已久矣。今則大明垂照。公論漸伸。既俊乂相率而在官。則支離豈煩於攘臂。不許。朱震非秀水閒居錄。綱從閒劉大中參政。即病累章求去。既聞鼎與大中。宜是有此。詳見今年六月戊寅注。

辛巳。太常少卿蘇符言。今歲當行祫享。而在諒闇內。乞用熙甯故事。移就來年孟冬。從之。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翌日。禮部言。參詳官左司員外郎程克俊。點檢試卷官左宣教郎黃懋。審考太學秋試。乃命官之。祕書省著作佐郎朱松守尚書度支員外郎。校書郎徐度爲都官員外郎。前數日。上召二人入對而有是命。

癸未。詔三衙管軍依舊通輪內宿。惟殿前都虞候楊沂中許選統制官一員代之。諸班直宿衛親兵。並聽節制。

是月。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見金左副元帥魯王昌於鄆州。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牌。出以誇倫曰。議和之使繼來。而暗遣姦諜如此。君相給。且不測進兵耳。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之意。邊臣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爲己勞。則不可保。主上決不知之。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諸帥相視無語。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今年春末。又云。倫賀烏珠皆在鄆州。（按）聚匯節要。紹興八年夏。連賀自東京北歸鄆州。留烏珠。大托卜嘉守東京。克所云差不同。今移附四月。仍去烏珠字。

夏。欲求他書參考。

五月（按）是月乙酉朔。丙戌。祕書郎錢秉之、錢觀復並爲尚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鄭剛中爲考功員外郎。將作監丞呂彌中爲禮部員外郎。彌中、好問子。觀復、平江人。趙鼎所薦也。後旬日。以彌中提舉福建茶事。彌中補外。在是月戊戌。乘之、婺州防禦使。聯曾孫。紹興四年十一月特旨改官。左朝請郎何鑄行祕書郎。秦檜薦之也。翌日。上問鑄何如人。檜曰。曾除諸王宮教授。上因曰。朕爲親王時。見翊善等到宮學。只請書一授茶湯而退。不款留。一日。令具酒食以待張勸。賈安宅。與之從容論文。次日。主管內侍見白云。鄆王諸公無此例。恐不便。自後更不復講此禮。宮中

雖欲與儒士講習，不可得，深以爲恨。詔曹觀、趙師旦、耿傳忠節昭著，可尋訪其家，錄用存恤。案觀、師旦之後久已不見，此似指耿自求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爲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戒又曰：國家機事，小臣不敢知，然備員御史，義當憂國。王倫使事如何？上曰：去歲上皇訃至，朕若不遣使，天下謂朕何。因令倫與金四太子言，河南之地，大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既而金人廢豫，遣人齎四太子書來，言當歸河南及梓宮、淵聖、太后。四太子者，乃朕使令時素所職也。戒曰：中原萬里之地，今竭兵力十年取之，一日無故復還，此非堯、舜不能。戒辭亦無此事。陛下爲金棄中原何意？上曰：不能守。戒曰：金據中原久矣，山東、陝西皆傳檄聽命，以臣觀之，金蓋能守。上曰：和議成否，姑置勿論，當嚴設備爾。戒曰：去歲淮西之變，失精甲四萬，張浚用呂祉，誤國至此。但祉欲得簽樞耳，然亦緣將相不和，頃者國威稍振，外卻金人，內平湖寇，乃趙鼎、張浚協和之時。上曰：時鼎與浚協和如兄弟。戒曰：去歲若非浚逐，則鼎未去，必不令浚遽罷劉光世，而用祉也。光世雖號爲怯，然累世將家，豈祉輩生可比。上曰：浚但惡光世酒於酒色。戒曰：此亦將家之常也。

己丑，禮部侍郎曾開兼權直學士院，時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胡寅以父憂免，故命開代之。左宣教郎王居修爲太常丞。

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解文免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武可爲標準，周宣王、漢宣帝、晉元帝、唐元宗、憲宗可爲鑑戒，後省奏其言有補，故錄之。

辛卯，降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黃叔敖卒，詔追復徽猷閣學士。直顯謨閣新知夔州馮康國丁母憂，癸巳，詔起復，仍趣往吳玠軍前撫諭。

乙未，祕閣修撰知建州魏矼權尚書吏部侍郎。祕書省正字范如圭兼史館校勘。御史中丞常同奏：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劉洪道疏狂誕妄，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凶暴傾險，並罷之。洪道仍奪職。

丙申，詔韓愈曾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牴牾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震等以病出院，遂臥家不起。

丁酉，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李光陞本路安撫制置大使。御史中丞常同言：徽猷閣待制劉子羽猥浮剽薄，傾險殘賊，自其父時，奴事童貫，及張浚用事，以狂誕不根之說感動之，遂居上幕，專權妄作，排斥異己，生殺廢置，在其一言。但知有浚，不知有陛下。浚在川、陝，下視朝廷，而子羽號爲心腹，專主富平之戰，使浚一舉而喪師三十萬，失地六十州，罪一也。斬趙哲之後，既赦諸將，自慕容洧以下，方列告於庭，而子羽曰：爾等頭亦未牢，洧遂首以瑕邑兵叛，金人乘之，因以大潰，其後諸將揭榜偽境，自以不負朝廷，專數浚與子羽之罪，罪二也。浚以聖旨便宜一切稱制，改赦肆赦，無復人臣之禮，子羽身在幕府，實爲謀主，罪三也。浚憤陛下差王似爲副，而自差子羽與程唐爲判官，子羽被受不疑，遂行宣判事，罪四也。敕浚於梁洋敗亡之際，兵將皆轉十官資，使之邀留於朝，罪五也。興元、川陝之咽吭，王庶爲守，積穀至百餘萬石，敕義勇六萬人，正兵萬餘人，城壁一新，子羽嫉其功，譖庶於浚，而己代之，至郡未幾，聞敵騎有侵蜀之意，即盡散積聚，縱火城中，遂爲邱墟，罪六也。朝廷知子羽之罪，召赴行在，次年乃始出罰，間浚過江南，又至信州迓之，已而徑歸，不復造朝，罪七也。力勸浚以報怨復讐，大興軍事，加賦橫斂，欲以用陝已行之事，施於江、淮，罪八也。既以次對守泉，所至謗訕朝廷，詆毀言路，罪九也。泉州之政，貪殘凶橫，無所忌憚，聞浚既敗，憤躁不已，遂肆毒於平人，公私騷然，罪十也。伏望盡奪官職，投界四裔，以鎮魑魅。詔子羽落職。直祕閣專一總領明州海戰人王張自牧能，初以許翰薦補官，亟用爲京東制置副使，自牧至揚州，逗遛不進，會敵騎渡江而還，至是奉祠家居，復陳守海道之策，故以命之。右正言李誼言：自牧蓋靖康郭京之徒，今付以舟師，恐倉卒有警，爲國生事。乞依建炎三年已得旨追還自牧見帶官資職名。詔自牧依舊主管台州崇道觀。

戊戌，知廣州劉錡奏：使臣張括等三人，自言在西京關師古手下，師古遣來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效來歸。上曰：昨背叛從僞之人，若能束手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待之，若能立功自效，即隨高下推賞。趙鼎、秦檜退而歎曰：大哉王言，此漢光武之略也。詔內侍羅寶、寶蓋宮俞辦官，有營卒袁青告其黨言，指斥溫州以別乞送御史臺治罪，上命本州鞫實，刑寺擬私罪徒勒停。上曰：寶素因悖不逞，無可恕者，當竄海島，仍令發卒護送之。溫州以去年十二月己酉申到。

庚子，直徽猷閣權南東路轉運副使蔣璨陞直寶文閣，知揚州。詔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齒增減爲殿最之首。劉大中之爲禮部尚書也，嘗有是請，事下戶部措置。去年十二月庚申。而久不之報，至是大中執政，乃檢會取旨行之。十五年五月改給米。

辛丑，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上遺表，詔賜銀帛二百匹兩。時已除安國權學士，致仕，然未受命也。已而翰林學士朱震奏：安國正義直指，風節凜然，時晚歸衡山，講道自樂，遭遇聖明，學益顯行，蓋其功不在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於永州，寅過衡山，安國已病，徘徊不進，欲留侍疾，安國勉令如期而發，手作書遺臣曰：寅已促令上道矣，其書具在。安國義不忘君，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節可稱，猶優之以謚，列諸史傳，況安國孝於親，忠於君，好學不倦，安貧守道，身死而言立，不可飾其終乎。伏願下太常禮官，特賜以謚，用爲儒林守道之勸，乃謚文定。後數月，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百王之大法，朕朝夕看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

朱勝乞聽證剳子，今年七月丁酉行下，今併於此。臨因指揮在八月十二日乙丑，而日曆不載，故聲記之以補史闕。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胡寅者，因薦舉遊之士，趙鼎因之到，被朝士皆與之以行事至邇。朱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病，當在湖湘，乞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擁妻居嚴州，久之不去，有朋士避伯彥皆實之，寅以妻臨產爲辭，伯彥復曰：妻產與父疾孰重。寅擁於是，改知嚴州。鼎旋復，累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守，寅夜南奔，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見其父，疾困不能言，寅留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揮衣垂淚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又兼經筵，又直學士院，何未踰月，安國訃聞，舉朝之士，寅尼之，作爲父書，與奕帝翰林學士朱震，言久疾垂死，寅欲免君命，以辭事尚艱，遣之使行，欲區處彰其死時寅尚猶在路耳。（按）安國以去年秋除京祠，繫侍讀，欲行會遣論而止，則寅除嚴州時安國未病也，寅赴嚴州一年，後安國始有蔡游之令，作三年計，此蓋病中所言耳，非謂勝非得相時，安國皆起其同都省之命，指其不能死節等事，故勝非以此憾之，恐其言失實，今不取。

壬寅，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張燾試尚書兵部侍郎。燾召還，詔閤門不隔班引對。上慰勞久之，曰：卿去止緣張浚。燾曰：臣頃者備員後省，苟有所見，事無大小，不敢不盡忠，如內侍王鑑，乃陛下親信委任之人，其擅置御莊事，臣尚論列，不敢有隱。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者，公論不與之，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曰：卿交游且盡忠若此，事主可知。因問朕圖治一紀於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爲言，於今七年矣，所謂規模者，臣未見其有一定之說。臣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曾未非年，而或進或卻，豈不爲敵人所窺乎。此無他，規模不素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論國是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閒，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執政進退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陛下以先定規模爲急。規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定規模，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耳。遂擢燾兵部侍郎。　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御史中丞常同之以十事論子羽也。上批出子羽可白州安置。趙鼎奏子羽之罪誅殛有餘，然章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禦賊，恐玠不自安，乞且奪職。上曰：聞張浚之竄，日夜冀浚復用，子羽尤甚，不重責何以懲姦。鼎力辯，上乃許落職。後一日，同復言子羽之罪，寘於遐荒，未爲過舉，今尚從寬典，特非以吳玠之故，優假之乎。玠忠義勇烈，知事上之義，朝廷以公議寘子羽，豈無郭子儀與渾瑊之忠。疏入，遂謫漳州，猶以其母老不欲遠寘也。　右宣教郎呂用中爲尚書駕部員外郎，時其兄弼中外補，故以用中代之。

丁未，命吏部員外郎范同假太常少卿，接伴金國人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假吉州團練使副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見魯國王昌，昌遣使偕倫至北地，倫見金主亶，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群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陵噶思謀、太常少卿待擬克來議事。思謀乃金人始與徽宗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紬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之利，他處莫比，今荒殘可惜。上曰：以此知淮甸不可不措置葺理。中興聖政史臣曰：唐史臣謂淮陽遮蔽江、淮，以全財用，爲中興之本，今之議強

兵者，必本於豐財；論豐財者，必本於成賦。浙、蜀之輸入於王府者無幾，而江、湖、閩、廣民力皆病，未有以爲者，惟甸利源宜在所經理，以寖復全盛之舊，況欲從邊州於度外乎。邊隅未靖之時，高宗猶不忘措理如此，況今邊鄙不聳之時乎。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開府行邊，道廬，言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閒。廬稱其壯節。恐克小醜於此，即當分修淮宗頓，以銷軍事，恐太早。今依日曆附六月乙亥。　直顯謨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徐林爲司農少卿。趙鼎之免相也，林自都司補外，至是復召之。

戊申，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章誼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誼引疾有請也。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夢得除日曆不載，此據建康府題名。　命刑部員外郎李彌遜馳勞北使於平江。翌日，上謂輔臣曰：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是有商量，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上又曰：昨日士㒓對，勸朕留意恤民，朕諭之云：只有休兵，未得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椿錢之類，欲罷未可，若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上慨然歎曰：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閒，豈不見效。鼎與秦檜同對曰：陛下爲此言，神明感格，本有平定之期矣。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傳有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蓋仁者之用心，必於其平居閒暇之時，語默動靜之閒，不忘乎是可也。臣觀太上皇帝，凡所論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休兵息民爲之指歸，蓋惻然常若疾痛之在其身，非僞爲之者。嗚呼仁哉，嗚呼聖哉。

己酉，錄故御史中丞孫傅之孫衍爲下州文學。中書舍人呂本中言衍學有本源，逢時多故，未嘗少屈，晉族子弟，能守家學，彌久不變，如衍者少，故特錄之。

庚戌，閤門祇候趙環閤門宣贊舍人。環，普之孫也。　宗子趙不慍、江夏郡王孫也，自僞地來歸，詔補承信郎。

辛亥，改命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矼館伴，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副之。矼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矼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往來館中計事。日曆此事有旨改差王倫充館伴使，一句更無首尾，今以紹興正論增入。熊克小曆稱表臣爲太常少卿，蓋誤。　時左宣義郎王之道亦遺矼書，有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姓墮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復縱王倫賣國，引賊入家，頃年章誼、孫近使金，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請，今金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金人之魄，而奪之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守。乃若和議，則有九不可而一可，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自徽宗皇帝、寧德皇后上仙，雖云厭世，其實殺之，又況淵聖之與六宮，尚困沙漠，此不可和一也。強敵之性，非明誓可結，二也。和所以息兵，而與議乃衅，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之覆轍，而懼其復蹈，三也。金立劉豫於濟南，歲貢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有失墜，一旦乘其不虞，以計廢豫，今又欲和，是以劉

豫畜我四也。今從金之約而遂能兵，則非特不能保其不叛盟，又恐朱克融之徒，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橫賦重斂，歲供實幣，其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巾、黃巾之起於漢，爲禍殆有甚於此。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兵，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能保有之乎。六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而金藉此求和，則必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後，雖復軍聲日振，有敢議恢復之事哉。七也，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倘從金盟，而不與諸將議，使金誠和，猶恐自疑而至於潰敗，萬一挾詐，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出兵矣。八也，主上以休兵爲重，固不惜臣事金人，且以金爲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金使如李棲琰之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今金誠欲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爲德於我，而無所事陟，夫誰曰不可。爲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苟其不從，是金無意於盟，我何罪也。　吏部員外郎范同論贓吏翻異，不移前勘，乞并初勘共不得過三次，上曰，官吏犯贓，既已斷罪，多進狀訴雪，何也。比來尤多，趙鼎曰，意在僥倖，改正，然須更令體究，劉大中曰，在法，雖許訴雪，卻合再勘，得委實無罪，須罪元勘官吏，若所訴不實，合別科妄訴之罪，秦檜言當送刑部，上可之。

壬子，徽猶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居正知溫州。

癸丑，召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鼎州馬擴赴行在。金使烏陵噶思謀初入境，數問擴所在，王倫奏思謀乃海上結約之人，與擴相熟，乞召赴行在，恐須使令，故有是命。　御史中丞常同言，近故知閤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與訟，本臺牒送大理寺，後得旨疏出，緣事干內侍梁珂，乞仍付寺結案，上卽批同奏如所請，從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繫撫臺，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臨安府勘到永思幹人郭蓉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千緡，既無文約，必是蓉之妄攙，可除蓉之外，餘並免，於是趙鼎以下退讀上之明，曰，此一事，勝疏決多矣。蓋時盛暑，方涓日疏決故也。

是月，開封府太康縣雨冰雹數十里，首足卦文皆具。此據松漠紀聞，紀聞又云，戊午夏，熙州野外澤水有龍，見三日，卻於水面見有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低龍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帶以聞示劉禹，禹不忤，趙伯琦曾見之，按瑋去冬已廢，當此時正在上京，熙州何從聞示之，紀聞必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

【紹興八年】六月乙卯朔，徽猷閣待制知信州程邁爲江淮荊浙閩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用李彌遜議也。

刑部尚書兼侍讀胡交修以老求去，罷爲寶文閣學士，知信州。　右承直郎鄂州武昌縣令唐時特改右通直郎，以部使者列薦治狀也，既對，復令還任。　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左迪功郎新鄂州武昌縣尉詹叔義、右迪功郎前建康府司法參軍陳嚴官，下等左迪功郎新饒州鄱陽縣東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仍減年磨勘，嚴官賜同進士出身，叔義、玉山人，大方、麗水人，嚴官、金華人也。

丁巳，諸班直換校，上特御射殿。

戊午，淮西轉運判官李仲儒言，崑山場積鹽千餘萬斤不售，乞損引錢六分之一，許之。其后歲鬻鹽六十萬，官買鹽每斤十三錢至二十錢，舊引錢每斤一百，至是損之，鹽斤分一百斤，五十斤，三十斤爲大中小等，又有蘇州岱水鹽，歲額十萬斤，信州沿山場青鹽，鹽實鹽無定額，十四年十一月，崑山鹽增作三十錢一斤。

己未，秘閣修撰知溫州樓炤復爲起居郎。　左朝請郎新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李授之直秘閣，授之，謝封人宣、政間爲縣令，有匪人誣其有謗語，坐失官，趙鼎爲諸生，嘗從授之學，鼎相，辟爲都督府幹辦公

事。權知循州呂是獻所著易解於朝，故有是命。中書舍人呂本中當制，頗加稱美焉。

庚申，詔廣西鹽歲以二分令雷、廉、高化州官賣人戶食鹽，餘八分行鈔法，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皆不出嶺。（日曆無此指揮，今以紹興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戶部狀節入，會要載此行鈔法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時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爲州用，是以州租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入買鹽錢三萬六千餘緡，以其七千緡代靜貨州上供，赴經略司買馬，餘爲州用，及詔官買鹽，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廉貨錢焉。　赦令所請福建路人戶以子孫或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饑貧，並聽收養，卽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著爲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宗正少卿張九成權尚書禮部侍郎。　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卽賜田五頃。

癸亥，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勾濤、祕書少監尹焞、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嵲、佐郎胡珵、史館校勘鄭名世、朱松、李彌正、高閌、范如圭等上重修哲宗皇帝實錄，九月書成，凡百五十卷。

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言，近聞報右奉議郎曾惇進曾祖布著三朝正論眞蹟，轉右承議郎，臣聞昔者神宗皇帝，切於求治，銳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事，安石抵負委任，創爲新法，布於是時，實爲腹心，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海州懷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二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嘗語人曰，終始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也，其餘出入而已，故熙寧之初，建新法者王安石，始之者曾布成之也，逮紹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乘大政，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材，棄如斷梗，布內愧於私心，外迫於清議，乃別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求自異於衆，故正論之作也，雖論元祐人章疏不當編排，然至於一時忠良，竄斥無餘，而布未少假，雖論瑤華不當加妃號，至於掖庭祕獄，疑似難明，而布未略辯，雖公論爲不可廢，而以司馬光爲詆毀，以誣謗爲訕上，雖論新法爲不可不變，而以免役爲便於民，凡所啓迪，卒皆順從之言，紹述之旨，而必飾小說以文之，借一論以申之，既欲取高位於當年，又欲掠美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乘間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尚符其說，顯其書於史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雖布賜金，固未足道，而奪朱亂雅，誠爲可惜，臣願陛下明辨是非，昭示好惡，使天下之事，曉然不貳於趨嚮，復宜宣諭史官，筆削之際，毋惑其說，以至亂眞，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付史館。

丙寅，上謂大臣曰，吳國長公主數日前到，留宮中三日，爲駙馬都尉潘正夫求恩數，朕語之云，官爵豈可私許人，須與大臣商量，況今日多事，未暇及此，上又曰，嘗此極暑，朕每日著衣服相伴飲食，蓋謂長主是哲宗之女，朕之姊也，趙鼎曰，陛下行家人禮於宮中，所得待長主之禮，雖盛暑不廢，至於官爵，則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也。　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用實錄成賞也，禮部侍郎權直學士院曾開當制，上批諭開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由是制詞中載

修皆本意甚悉，鼎辭不拜。時祕書省著作郎何掄論哲宗舊錄一書，不應分前後，請併紹聖、元符接續修纂，從之。　左承議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薛振試宗正少卿，秦檜引之也。　初，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之在京師也，其妻劉氏與飛母留居相州，及飛母渡河，而劉改適，至是在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軍中，世忠諭飛復取之，飛遺劉錢三百千。

丁卯，以其事聞，具奏臣不自言，恐有棄妻之謗，詔答之。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金使已至常州，上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見，故不憚屈己，以冀和議之成者此也，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己，講好外國，此人主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懷憤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趙鼎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之地，亦須嚴備江南，前日張建請之說是也，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耳，樞密副使王庶時在合淝，上疏曰，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國，從軼已逾一紀，前此乘戰勝之勢，以至江、淮，而我未嘗有一日之捷，逮至紹興甲寅冬，賊、僞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至使奔潰而去，又丙辰冬，僞人傾國南犯，陛下再統六師，進於江、淮之間，皇威大振，賊、僞皆有所畏，於是遣使告我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敦鄰好，則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必提兵臨而往，故以此謀沮師，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卽遣使往，以求梓宮，往返之間，一年半矣，未嘗聞梓宮之至，固已落彼之姦，又聞去年金國以欺詐廢豫，僞庭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自保，百姓上下，日望我兵之至，諸帥之在中都者，如居積薪之上而火未然，勢之傾危，未有易於此者，若我一舉足，則中原非彼所有，所以姦謀祕計，不得不遣使也，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使人之來，其甘言陷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爲界，一則以河爲界，以淮爲界，乃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爲我有，安用以和爲請，若以河爲界，則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迹，彼若誠實與我，既得其故地，非若僞豫之不恤，尚當十年無征役，以蘇其凋瘵，財賦既無從出，所費歲賂，無慮數百萬，若欲重斂，諸路困弊已極，安可取以充谿壑之欲，利害曉然，而不先爲之處，則三十萬兵宿於無用之地，假以歲月，是彼不必征伐，而我數年之間，終於自斃，彼之爲計，可謂盡善，而我之爲國，未有若是之疎也，臣願陛下先與在廷之臣，立爲一定之論，若以淮爲界，所請之賂必少，以河爲界，其所請之賂必多，或多或寡，未繫國之利害，以凋弊之極爲言，彼若以生靈爲念，當告之以河南之地，僞豫暴斂之甚，必使之蘇息，然後可漸責稅賦，其歲賂須五年之後，方能津遣，若或見從，則彼之議和，方見誠實，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既使我不敢用兵，而又於困窮之際，重取歲賂，是彼無所施爲，而坐收成功，其謀深矣，疏入不報，庶又言，臣聞敵中自廢豫之後，遼人與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前此歸正者甚衆，其驗可見，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簽軍，以實疆埸，其所起之人，又非昔日簽軍之比，老弱盡行，人心乖離，抑又甚焉，緣此岳飛近與臣咨目，稱今歲若不舉兵，要納節請祠，韓世忠亦以爲然，臣方欲到榻前，縷細開陳，今聞使人入境，彼到闕庭，必大有須索，若以梓宮爲言，則設如得歸，事在來年，又詐僞未易可保，今設

裔皆在敵境。豈特徽宗、臨潢、梓宮而已。若以割淮、棄河議和。兩淮我見有之。以大河之南千里邱墟。得之須兵屯守。事力支持不行。是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若果以此三說欺我。亦不可遽絕之。但將議幣多說艱難。非五年之後不可。或渠委曲見從。其詭秘尤未易可料。切望斷自宸衷。出臣此章。與大臣熟計之。無落彼姦。天下幸甚。既而席聞烏凌噶黜謀已至近境。又奏曰。臣聞前此敵中遣使人。率皆傲慢無禮。必多受金幣。方少悲順。如此人到。恐徇前輒。望陛下先遣人諭旨。以朕見在諒陰。聞使人即至。悲慟哭。殆不能堪。以此爲辭。不須遽令朝見。恐有商量事。且令趙鼎等處商量。如此則少破其姦謀。又得徐觀趨向。在我乃爲得體。在彼須少挫抑爾。事與大臣議之。無所不可。惟是王倫深爲不然。彼欲朝廷曲從金人。以成一己之私。此不達大體。前日已稱有攝政之功。如此一事。至易可見。倘敢藉此。其餘何所不至。望深賜聖察。　直秘閣率迎梓宮副使高公繪先歸至臨安。　從義郎劉錫自僞地歸宮兵百餘人來歸。詔遷一官。

庚午。詔故左朝請郎直龍圖閣知虞州張愨特與遣表恩澤一名。愨至都。未驗證而卒。州人言愨乘孫佑之後。儲蓄周世隆等。相繼東身自歸。前後守臣實所不及。故優卹之。

辛未。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蓋大河爲界。復中原。迎梓宮。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姻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決不能諧婚姻之好。國勢不敵。雖有金使。決不能解侵伐之兵。金強我弱。國勢殊絕。事之可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必不可得。理則然耳。又曰。我今未有以勝金。初非傳我金一執劍。而自有中原。乃道王倫回。揚言歸和。且有復中原、迎淵聖、歸梓宮之說。此政所謂無方之體。無功之賞。爲之先也。臣揣敵情。若非欲襲我。則恐我乘其未定耳。是皆欺我之意。而奈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宮之還不還。淵聖之歸不歸。一言可決。遲延往復。事已可知。敵國恐弄。使人誕慢。臣恐不足以歸和。適足以招寇。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重貨買燕、薊之地。金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卻敵復國者。必兵強而後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宮可還。淵聖可歸。苟力或未能。則勤修調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趨其枝詞。遊說。僥倖萬一。欲中原無故自復。梓宮無故自還。淵聖無故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爲過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安爲陛下誅之。物之可者與之。其無厭之求。不可與也。禮之可者從之。其非禮之辱。不可從也。夫強國之欲無厭。而弱國之物有限。不稍執綱紀。而一切畏懦順從。亡之道也。臣竊聞金使之來。朝廷當以大義正色拒之。而嚴兵以待之。書國之禮。姑委曲謝之。使人之倨。可勿見也。又曰。自古伐人之國。得其家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君之去來。係於勝負。而家則無與於事。理勢固然。金人貪婪。惟利是覩。太后在彼。於金初無損益。陛下若刺意圖之。或有可歸之理。然亦須國勢稍振。兵力稍強。乃可望耳。齊、魯、周、強。而宇文護之母遂歸。況陛下尚有大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右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高士琟來奏事。上召見。後十日。進士琟官職各一等。遣還。

壬申。上特御射殿。引見趙部合格舉人賈公度已下。遂以南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貢等三百五十九人參定爲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格已下出身至助教。公度蒲田人。貢仁壽人也。

癸酉。宰相趙鼎上諸班直親從親事官轉員敕令格。　是日。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復上疏。言宴安酖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埸患生。敵人變詐百出。自淪海上之盟。至於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今也不知宴安酖毒之戒。將信其恐弄。臣不知其可也。今其誠僞。以陛下之聖。固難逃於臨照。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國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之恥。將見不共戴天之讐。其將何以爲心。又將何以爲容。亦將何以爲說。願陛下以宗社之重。宜自統長。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只令趙鼎而下。熟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於國體爲宜。臣悲彼詔旨。見今兼程前去奏事。誠恐臣萬一未到之日。金使先已授館。陛下不疑而見之。敢布腹心。伏惟聖慈採擇。天下幸甚。又曰。言金使入境。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略無平日體敬。接伴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打造金醴。輕侮肆志。略無忌憚。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取吳。在驕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已。其間雖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陵闕。初以和議爲辭。要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爲辭。二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鞠爲塵埃。幾個血人於牙。吞噬膚肌。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爲可信不可信乎。劉豫嘗云。僧錄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逐去。金人虛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顧望。吾一日出師。必有應者。以此設爲講和之說。仍遣使爲所以欺我者。昭昭然無疑矣。臣願陛下親攬權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默默。故重爲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金人強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於意表。氣先奪矣。其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讐。暫謝使人。勿相與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次。姑示佳期。待以厚禮。俟其出界。悉兵臨之。所謂掩其不備。彼之必矣。凡此三策。臣晝夜經慮。不出此。願陛下採其荒唐。用濟機會。則臣於茲事。或可陟在廷之末議。或以臣言爲謬誕。不切於事。則臣之智思。窮於是矣。不敢復有論說也。臣頃與邊臣大將議論。皆云若失今日之機會。他日勢師費財。決無補於事功。至有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爲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

乙亥。起復武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以所部屯鎮江府。初、王庶自淮上歸。命宗顏以所部七千人屯廬州。命中護軍統制官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淮東宣撫副使韓世忠二軍。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互爲聲援。徙錡屯鎮江。爲江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俊聲之。

請行府僭稱官右通直郎新監行在権貨物劉時曰。鄉人能爲我言於子尙否。易從偏裨。似未易遽。先處己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搜日廣聞之。曰爲我言於張十。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俊不悅。時、秦州人也。此以張戒默記增修。但戒稱大理寺丞劉時。時則小謬。時今年七月方除大理也。時見小曆。記宗頤修也。在五月丁未以前。本誤(按)日曆載此日所降指揮云。劉錡依舊宗頤盧州安撫司職事。訖前來鎮江府駐箚。則非庶五月初在淮上所遣可知。今並附本日。庶不疑誤。

丙子。上諭大臣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陵噶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海上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瑪哈、星不肯交燕、雲。皆欲用兵。惟阿古達以謂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阿古達乃所謂武元者也。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初行朝聞思謀之來。物議大譁。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爲言。上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趙鼎因請間密啓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講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爲之者。凡以爲梓宮及母兄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爲深罪。陛下宜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爲之。議者不過以敵人不可深信。但得梓宮及母兄。今日還闕。明日渝盟。所得多矣。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諒。上以爲然。羣議遂息。趙鼎語以鼎事實修入。按王庶奏疏所稱趙鼎首鼠兩端寫是指此等語也。情實

詔今後除六曹尙書。求廉實格人。依元祐例帶權字。俸賜如正侍郎。滿二年取旨。　左奉議郎、新時行特轉一官。時行知丹陽縣。以楊晨薦得召對。時行見上言金人議和。何足深信。必緣初廢僞齊。人心未固。深恐陛下乘其機會。殄滅有期。如奉迎梓宮。在陛下之心。至切至痛。故以爲辭。延引歲月。待其撫循既定。狡計既生。然後牽其醜類。送死未遠。陛下可否逆招其情。深爲之備。臣竊見以前備禦。尙爲疏闊。自建康以屬海道。臣非親見。不敢妄陳。自西蜀以至江東。臣歷論之。吳玠一軍在梁、洋之間。凡五千餘里。至鄂州。始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俊。陛下雖以淮爲屏障。然東南形勝。實在長江。今岳飛屯鄂渚。實欲兼備江、漢、襄陽。有警。比岳飛得聞。往返三千里。東裝辦嚴。非一月不至荊、襄。而敵騎近在京西。輕軍疾馳。不數日而遂涉江、漢。萬一舉偏師向江、漢。速縱岳飛。而以大軍向襄陽。中斷吳、蜀。當是時。吳玠不能舍梁、洋而下。岳飛不能舍江、漢而上。敵騎盤泊荊南。可以控據上流。窺竄吳會。或徑趨湖、鼎。横涉饒、信。可以直乘空虛。擾我心腹。備禦如此。似亦疏矣。臣願陛下先事制勝。選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鎮荊、襄。倉卒有警。荊、襄事力。足當一面。而岳飛得專力於江、漢之閒。若兵有統。不可遽分。亦宜嚴戒岳飛。及茲無事。預思方略。上諭以爲親屈己之意。時行引漢祖故事言之。上慘然曰。杯羹之語。朕不忍聞。因顰蹙而起。乃命進秩。擢時行知萬州。時行除郎在八月己卯。

丁丑。金國人使福州管內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陵噶思謀、中散大夫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充入見。思謀初至行在。上命與宰執議事於都堂。思謀難之。欲宰相就館中計議。趙鼎持不

可。思謀不得已。始詣都堂。然猶欲以客禮見輔臣。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鼎步驟雍容。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鼎問思謀所以來之意。曰王倫懇之。問所議云何。曰有好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諱日尙不得聞。有何好公事。又問地界何如。曰地不可求。聽大金所與。時執政聚觀。惟王庶不之顧。鼎因與思謀議定出國書之儀。思謀氣稍奪。將對。鼎奏曰。金使入見。恐語及梓宮事。望少抑聖情。不須哀慟。上問何故。鼎曰使人之來。非爲弔祭。恐不須如此。及見。鼎與諸大臣泊管軍楊沂中、解潛皆立侍殿上。閤門引思謀等陞殿。上遣王倫傳旨諭曰。上皇梓宮荷上國照管。又問太潛及淵聖皇帝安否。因哽咽舉袖拭淚。左右皆欷泣。思謀曰。三十年舊人。無以上報。但望和議早成。上又諭曰。記舊人必能記上皇。切望留意。思謀退。遣倫就驛燕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思謀引見。陳蒸籌上問朝廷欲遣使議和不從。今卻來和何也。思謀曰大金皇帝仁慈。不欲用兵。恐生靈塗炭。上曰。使朝廷講之。思謀謝上自決。上令思謀進館以候(按)此所云與日曆不同。今從日曆。　翰林學士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薦尹焞代爲翊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上達旦不寐。戊寅。輔臣奏事。上愴然曰。楊時旣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朝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聵。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解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又命戶部侍郎向子諲治其喪事。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先是宣撫判大中朱震皆可當執政。宰相趙鼎以爲守建康。會當省試。引故事以實知貢舉。院試大中丞作參知政事。實聞之。卽稱病告出院。不復偽內翰。某事求去。既請鼎與大中。訪事求外。陳大事復求行在。官嗣職請可。最先是鼎翦相以其婦家惡仲與實同舍營堂。猶屢求紆近閣。罪御沖亦去。實知故及其復相。實自以爲於鼎有功。竟圖執政。至是大夫寶總鼎期皆月餘。疾危鍼作特甚罪。進人傳示。遂不起。一執政死。二從臣可就也。以事考之。此說雖不爲無據。然大中以三月庚寅除參政。而鼎四月壬午方知貢舉。非實與又所云交結近閣等事。疑出於私辭。今不取。上命國公奠賞及向子諲治喪。使嘗不見憮子諲喪祀及推九成家傳及之例外與實意恩澤在八月巳未。　祕書省正字孫道夫爲校書郎。道夫入館踰再歲。至是始遷之。

己卯。御史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李允武有贓。因言戶部郎官錢觀復除郎不當。上曰。郎官輕以予人。雖蔡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遂陳其實。觀復無過。且求去。上曰。卿不須爾。官易得宰相難求。時同之眷已衰矣。熊克小曆。紹興八年五月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按紹名。錢觀復八年三月除秘書郎。五月遷戶部員外郎。此云觀復自新知蘄州除郎。恐誤。日曆八年五月癸丑。李允武爲知蘄州。常據丑年新闕。六月已卯御史中丞常同奏李允武差知蘄州指揮更不施行。恐此自是二事。更須求他書考之。

辛巳。詔吏部審量崇、觀以來濫賞比類名色九項。依去年九月辛酉詔旨施行。用本部請也。此以王次翁劄子修入。日曆無之。

起居郎樓炤、起居舍人句龍如淵並試中書舍人。

壬午。中書舍人呂本中兼權直學士院。時將遣金使。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乃言遇蒞磨學。志力俱衰。凡有撰述。勵繁國體。乞免兼權直職事。上欲用句龍如淵。趙鼎力薦本中。乃有是命。

癸未。給事中兼侍講吳表臣試尙書兵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　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句濤試給事中。

是日，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倡事，其言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潘良貴故善子諲，亟是蜂起居郎，立殿上問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遣使，當審度情實報聘，不可墮敵計中，宜飭邊臣嚴備。又奏朱震之亡，陛下令建國公往奠，師道久廢，今陛下崇儒尚德如此，實可以風化天下，上因論以震興楊時、胡安國皆學有淵源，深於春秋，且論先儒異同之說，及張載尹焞爲安國請謚等事。子諲反覆良久，良貴不聞其餘語，怒甚，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勞聖聽，上語未竟，子諲不爲止，良貴叱之退者再焉。上驚而怒，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諲請致仕，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罪。此據勾龍如淵進劄錄，朱見繫年。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子諲絕同，乘以爲直，不可罪之，顧薛子諲補外，上詰同曰：子諲之武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張九成爲上言：臣比聞良貴廷叱子諲，甚懼，因就問之，良貴曰：日吁暑甚，子諲久對而朝請未進，良貴懼勞聖躬，遂前叱之，不覺聲之厲也。上曰：良貴用心乃爾。又曰：二人得無不相能否？九成曰：良貴嘗爲臣言子諲佳士，子諲亦云：且得子賤在朝，子賤、良貴字也。以此知二人初無不相得。上曰：常同嘗薦子諲，今反論之。九成曰：常同亦嘗薦臣，同之事臣不當言，然前日之薦，以子諲之才可薦也，今日之事，乃國體也。上意稍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陛下命國公往奠，又命子諲治其喪，彰師重道，天下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脊脊於善類也。今以子諲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卒俱罷。秀水閻若璩云：向子諲逐不以道，史繫北司，誤。事實，一日罷去，當是。當考參政之後云云不已，潘良貴不能平此子諲，是於是良貴罷與外祠中丞常同言良貴忠直不能去，前此同於上前論子諲，並舉北司也，蓋是上責其反覆，於子諲多爲辯解所與，此云交結北司，宋詳趙姓之違史曰：先是秦檜向子諲、范同、薛弼、胡寧、潘良貴、許敏。上命侍從官共議子諲執聘和之說，良貴大叱之，及同奏事，子諲與良貴交爭於殿上，上知同爲子諲辭者，必助子諲也，因顧問同，同乃以聘和爲非，而以良貴爲是，大忤上旨，數九成行逐云：向子諲陛對云云，蓋日公侍經筵，因奏其事，按九成今年八月丙寅方被逐，今補去此四字，或移附八月末可。

是月，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辛炳卒。

是夏，金左監軍薩里干自長安歸，密中元帥府，下令諸公私債負無可償者，沒身及妻女爲奴婢以償之。先是諸帥回易貨緡，徧於諸路，歲久不能償，會敵元韶下，凡債負皆釋去，諸帥怒，故遣敕復下此令，百姓怨，往往殺債主，嘯聚山谷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一

井研李心傳撰

【紹興八年】秋七月乙酉朔，詔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大理寺丞陳括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謂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眞宗無遂賚之捷，仁宗非屢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樞密院計議官陳康伯充本院編修官。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伋爲右丞務郎，嗣光後。

右司員外郎閻邱昕、程克俊並守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范同、司勳員外郎陳橐並守右司員外郎，丁亥，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董公佐假崇遠軍承宣使，充奉使大金國奉迎梓宮副使，代陳括也。先是王倫請括自副，括見輔臣，言國家多事，臣子不敢辭，若朝廷遣董省諸公，括願爲之副。如令括副王倫之行，則不敢奉命也。於是以公佐代行，仍繳括監浙東州酒稅。此以紹興正論錄入，括蓋部與監當，在八月丙辰，倫參軍北還會編云上召馬擴議，誤，今入倫見思陳，但敘括上稱見之好，且用指參議官小字，與文安否思陳皆學其對陸之語，以符之，因敘諸不安，時擴歸，且馬參議思陳，蓋其小已者，乃勝曰，當其言往來奉使間，中甚敬之，今若再遣，恐命見留，遂復不遣括，據此當考。

戊子，慨嘗副使王庶留身言，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見金使，再詢訪得烏凌噶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金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蓋由此賊。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雖蹤隨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今陛下反加禮意，大臣溫顏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癡，口未嘗交一談，目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愛惜耶。臣又竊聽其語，詭譎譎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倫總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聽我與汝若無金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亡略盡，又數人互有觀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候稍平定，必尋干戈。今若苟且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設如金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靡耗財賦，怠墮兵將，歲月易失，凶釁不常，所塡者國家之事力，所憂者陛下之宗社。臣下無所不可，今走道途號率使者，朝在泥途，事陛侍從，居廟堂任經綸者，躬弄威柄，專任私昵，豈止可爲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憤所激，肆口所言，冒瀆天聽，乞賜誅責。臣不勝願幸。（日曆七月戊子，王庶初奏。奏事當即是此劄子也。）

後數日，庶又言，伏思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矣，祖功宗德，重熙累洽，雖漢、唐未易可擬。偶崇、觀之後，太平日久，上僭萬機，委政宰輔，姦人弄權，橫生邊事，強敵因之，虔劉兩河，板蕩中原，凶焰酷虐，痛不忍聞。宗社幾致中絕，賴天道好還，人心思漢，戎馬之間，陛下出繼大統，天下繇然改圖，以謂與君有君，侍此不忍，殆天意也。厲後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鬚髯百端，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可謂厚矣至矣。今雖未能復兩河，取關洛，定山東，舉關右，而大將互列，官軍營屯，比之前日，可謂小康矣。又據長江以自衛，萬全計也。何苦不念父母之讐，不思宗廟之恥，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舍淝、濠、姑、徙、鄂、悠不能終始，以墜大業，非特逆天，其所以率人望者，未可以一二數也。伏願陛下反復前後，鑒觀天人，免思良圖，以寬蒼後，天下之福也。陛下之福也。庶又言，金人之謀，不過有二，一則爲我，一則爲己。捨此非狂則愚也。所謂爲己者，不過乎彼內訌外叛，互相猜貳，擁兵角立，莫敢先動，故預設此謀，以待平定，徐爲後圖。此爲己之計也。所謂爲我者，必以爲金幣已足，不須多積，土地已廣，不須多占，又陛下事之至謹，心懷仁恕，懇之至切，衷情惻隱，欲立盟好，永爲鄰壤。此爲我之謀也。陛下試深思之，若爲己謀，臣固虛之熟矣，若爲我謀，臣不敢信。惟陛下留念毋忽。（中興聖政上宜論曰：辨盟覽前古治道，三五惡來，唐太宗，宜力行之，可庶幾矣。曰：以陛下聰明高妙，參考斯如此，天下安得不治。臣謂正論。）

虛名者，卒成功，務實用者，多遂效。夫惟高談，雖古，雖慕博，思欲超然遠舉於三五之上者，其名亦不茂矣。然實之成敗，非其能敗也，虛文者曰，事之無益高論，今今可行也，則實曰，故今不必純法八代，雖規模弗其實，雖若漢、唐、高宗、實力行之，豈非所虛名而務實用之謂耶。昌曰：有大而能，必能，臣於太上皇帝見之矣。

己丑，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狄流特贈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官其家五人，流、青孫也。晴康訪爲并代雪中，晴康訪使者，太原之陷，死焉，其家訴於朝，乃有是命。

庚寅，御史中丞常同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潮州，中書舍人潘良貴充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免謝辭，先

是趙鼎、張浚、向子諲無罪皆留，同與潘良貴亦所以爲子諲，蓋外廷論以子諲久對爲非，良貴實出於愛君也。二人既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向子諲出二佳士，上怒，作色顧鼎曰：固知致遠必徼，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與諸人善。（趙鼎事實曰：時蓋有無入之言，上問鼎，鼎曰：是不然，後數日，右相秦檜留身奏事甚久，既鼎即之曰：上無以前日之言有言，檜曰：上無他，但恐相公不樂耳，鼎乃信而不疑。）

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言：兵部侍郎司馬朴見在軍前，守節不屈，乞優卹其家，以爲忠義之勸。許之。僞豫之廢也，金人欲以朴爲汴京行臺尚書右丞，朴力辭而免。金重其節，上因倫行，錫以黃金茶藥焉。（錫朴黃金等事，以附傳信入。）

辛卯，尚書戶部侍郎向子諲充徽猷閣學士，知平江府。子諲請致仕，疏三上，乃命出守。子諲入辭，備錄檜前奏對之語。（已見六月癸未。）及所以稍久之故，且言潘良貴初不聞所論何事，輒有糾彈，陛下猶與臣畢其說而後退，竊見良貴待罪之章，乃謂以無金之言，久煩聖聽，欲乞將上件事迹，宣付記注，庶幾不累聖德。從之。（子諲此章，以八月庚申付出，今并附此。）

右正言李誼試右諫議大夫。

癸巳，給事省校書郎孫道夫知懷安軍。先是席益爲四川大帥，奏以湖南軍屯於成都，益既以憂去，道夫見輔臣，論自漢、唐以來，據蜀如公孫述、劉孟知、祥興，皆非蜀人，成都無警，益乃移軍屯之，昨幾有竊發之變，願還之備處，以減糧餉，又比年使蜀冠蓋相望，如劉子羽方出而范直方又行，往來之費，公私騷然，未聞有能宣德意者，願且止之以息浮費。

丙申，直敷閣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張源爲四川轉運副使，兼權茶馬監牧公事，直徽猷閣川陝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高士瑰爲四川轉運判官，自成都移司利州。士瑰未至官，丁憂，詔起復。（士瑰以十月元日起復，此以本司題名增入，且據無之。）

左從事郎蕭漳州州學教授李綱特改左宣義郎，綱、綱弟也。蓋除太學博士，未上而省，至是召對，遂以爲敕令所省校書郎。（綱除校書在是月壬子。）

丁酉，金國人使烏凌噶思謀等入辭。上每及梓宮事，必掩泣，羣臣無不感動。思謀爲右副元帥宗弼所信，動靜皆咨之。家遷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進士及第黃公度爲左承事郎，簽書于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禮部言：祖宗故事，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上特命授京官，自是以爲例。

戊戌，王倫辭行，倫至都堂，裒所授使指二十餘事，一議和後禮數，趙鼎答以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數？二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爲界，乃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爲大河，若近者新河，即清河，非大河也。二事最切，或不從，即此議當絕，倫受之而去。（此據紹興事實。）

庚子，中書舍人句龍如淵入對，上曰：朕本用鼎直學士院，而趙鼎薦呂本中，他日本中能，則用卿矣。上又

曰、卿與樓炤皆朕親擢、中書事有常論、卻奏來、如張致遠、呂本中皆作附麗計者、人誰不由宰相進、致遠亦太甚、上久之曰、李授之進易解、朝廷議與一職名、本中毅然欲繳、既而知授之乃趙鼎爲諸生時教授也、遂已、殊可怪、上又曰、近日常同、潛良貴事如何、如淵曰、良貴不爲無失、然素忠直、望陛下優容、上色不平、如淵曰、天下事未有不起於微者、比因此三人之出、朝臣中有不能安者、臣恐朋黨之議由此起、上曰、朋黨之說、果已有之、數日前、趙鼎言、聞朕要用周綝爲中丞、陳公輔爲諫議、朕何嘗有此意、如淵曰、聞李誼亦常有尊勤良貴、今陛下擢誼爲諫議、臣乃知陛下與同者、在其論事前後相戾、而不在良貴也、上唯唯、此條如淵進劄錄

丁未、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充樞密院都統制、依舊鎮江府駐劄、

辛亥、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令本司別遣一軍往虞州、權總帥臣張宗顏節制、先是宗顏乞令錫更戍、上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矣、鼎等退而語、咸服上知人善將將之明焉、

癸丑、左從事郎秘書省正字徽史館校勘范如圭特改左宣義郎、制曰、紹聖元符之間、奸人得志、前陳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次爲廢立之議、以誣謗宣仁、傷秦晉、戮孝治之風、失神祖勵精之意、凡是羣邪之舉措、皆非當日之本心、貽患至今、餘風未殄、載觀衞史、實驗予聞、爰命儒臣、復加筆削、以解如圭承外家之怨、懷疾邪之心、維此一代之書、遂爲不刊之眞、故朕之獨厥有故常、尚慕所聞、以免面墻如圭、朝廷獨子子也、近制三衙管軍更日內宿、（本見建炎元年十月、）至是殿前都虞候楊沂中已免直、（今年四月癸未、）惟權馬軍司公事解潛與殿步二司統制官互輪、潛又言、今來無事、乞東京舊例、乃蔭潛權免、只分輪統制官、右諫議大夫李誼聞之、引晉、唐故事奏、且言、今萬騎時巡、宮闕非雄之壯大、禁衛非盛之衆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爲宗社之慮則未安也、望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上嚴宸極、從之、尋命帶御器械韓世良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世良權步司、日錄不見、勾檢如淵進劄錄、載今年十二月、取書卷三衙內有世良名、未知以何日除、今因內宿事附見、）是月、四川制置使胡世將至遂寧府、遂會川陝宣撫副司吳玠於利州、時軍閥見糧、玠頗以家財給之、玠行至大安軍、婦人小兒飢餓者千百、擁馬首而訴、玠大怒、謂曰、吾當先斬勾光祖、然後自劾以謝汝、光祖時以直祕閣爲利州路轉運副使、故也、是時宣撫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爲大帥、故不肯相下、誠意不通、及是世將開懷與語、玠歎甚、諧人曰、宿見胡公、開懷曉事、使我憂盡豁然、世將行、明日、玠乃檄諸路漕司吏斬於市、餘怒尚如此、先是、水運沂江千餘里、半年始達、陸運則率以七十五斤而致一斛、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世將又以恩義開諭、且貸閬州守將孫渥回易米數萬石給之、諸路漕臣相繼檄利州、各有餉饋、軍賴以給、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糧運之法、糧儲稍充、公私便之、（玠次斬勾光祖事、以費士說到口用兵錄增入、）

或曰、玠初欲斬四路漕臣、幕客止之曰、轉運使皆上所命、而宣撫擅斬之、是違旨也、玠乃止、然斬其都吏、

八月乙卯、（按）是月甲寅朔、宗正少卿趙振試侍御史、詔右承事郎陳淵、爭臣孺從孫、學術通達、國體、特賜同進士出身、淵時以選人監潤州、召對、改京秩、遂以爲祕書丞、（淵改官在七月丁亥、入劄在八月、）

丙辰、考功員外郎鄭剛中言、陛下臨御以來、寬仁愛物、於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心、頗與古異、大率有司皆不肯以身任怨、縣有罪、郡守不敢勁、留以俟監司、郡有罪、監司不敢按、留以俟臺諫、某事於法不可行也、郡猶問於監司、監司問六部、六部問朝廷、作聖旨、罷之、某事於法不可得也、郡猶請於監司、監司請六部、六宣請聖旨、作聖旨奪之、積日累月、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苟察之、心日歸於上、姑息之恩、各歸諸己、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臣願陛下戒敕臣吏、各使持職奉法、凡予奪之際、自有成書、無大疑惑者、不得互相推避、其失職廢法、全身避怨者、咸按之、上納其言、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

戊午、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聘鄰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尚虞輒場之臣、未諭朝廷之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忽於遠圖、安於無事、所以過奔衝爲守備者、或至闕略、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保固之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軫予衷、爾其嚴飭邊城、明告部曲、臨事必戒、無忘捍禦之方、持志愈堅、更念久長之計、以永無窮之聞、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意、太常議、故追復龍圖閣學士錢勰曰文肅、用其子徽猷閣待制伯言請也、（勰、吳越王宏俶曾孫、元祐輔林院學士、當編從官第一人、）

己未、進士徐士龍上書論事、詔倍賜束帛、

庚申、上與趙鼎語及瑤華評謗、因言、有一內侍、頗能道當時事、所謂當公式者、止是一漆木盤子、如今日發課看命盤子之類、壓魅之端、實起於昭慈之妹六夫人者、一日祖慶公主病、六夫人取道家符水以入、昭慈問所從來、取符焚之、自是禁中相傳有厭勝之事、及公主疾甚、忽簾間得錢、昭慈見而惡之、或謂自婕妤所持來、自是頗有疑心、上曰、以此數事觀之、既有疑似、故姦人得以進誣罔之說、此哲宗聰聽所以惑也、鼎曰、借使實有之、止是婦人求媚之事、與前世巫蠱咒咀不同、何足深罪、上曰、然、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知常州、殿中侍御史張絢試宗正少卿、絢感疾不能朝、力丐奉祠、故有是命、

左從事郎新建康府府學教授高布特改左宜義郎、以應對也、俄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布論正字在九月、）辛酉、補臣進呈左朝散大夫吳說、曾與妙傳聲款密、嘗言事之臣彈劾、十年不得調、上因語宰執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官、負責被廢之人、或以嘗行遣、勿復再有論列、

壬戌、端明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章誼卒、詔以留守建康之勞、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謚忠恪、

甲子、趙鼎等奏親衞大夫利州觀察使馬衞將到奉使錄、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事、上以爲人君不當

有此心。臣下不當進此說。外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廢。若可則除。漢、唐之若行之久矣。時北使已去。復命擴以沿海制置副使屯鎮江。故執政及之。　相關則直學士新知婺州范沖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病自請也。

乙丑。試御書禮部侍郎曾開象侍讀。　權御書禮部侍郎張九成兼侍講。　徽猷閣待制江淮荊浙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入見。言劉晏為九使。財賦悉歸於一。國朝始分為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今租庸分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為。而議論蜂起。上溫聖聽。上乃督邁使亟行。且諭以置場和糴。毋甚賤傷農。邁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豐熟之地。置場和糴。降本錢事。日歷不載。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四部併到狀修入。

丙寅。詔侍讀曾開讀三朝寶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九成講春秋。呂本中講左氏傳。崇政殿說書尹焞講尚書。既而本中辭經局。乃命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兼侍讀。如淵兼侍讀。在是月庚戌。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奏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奔牌四逐。上觸乎天。則日月蝕薄。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菑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偏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慮時擾滅乎。上愛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尤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昔牛徽舉耳孟子。遂謂是心足以王。臣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慑。貊。根核麟介。與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九成行述云。上嘗侍講陳過云云。(按)紹興十年二月辭集議政殿說書。今併附此。但御其名。

丁卯。集英殿修撰知廬州何懋。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張澄並除徽猷閣待制。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潛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懋自除權侍郎。已滿再歲。故並陟之。(中興聖政)己卯。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上曰。廣南去朝廷遠。守臣尤當選擇。前日連南縣長吏。減脅迫不職。減貪酷害民。豈可不問。(臣留正等)曰。太上皇帝聰明照四海。故於江西二廣之遠。無一日不參酌廟謨。按舉之吏。為遠而重其權也。檢察之使。為遠而專其選也。決獄之官。為遠而勸其行也。周利見將漕廣南。上因面諭。論之曰。廣南去朝廷遠。監司耳目之寄。則到所部。為朕撫以愛民。若貪酷害民之人。則須按劾。有體國愛民者。便須薦舉。則按舉之權重矣。又昔論帝執曰。朕夜來思慮。遐事矣。又嘗因大理寺奏二廣結滯獄。欲就委鄰路選官。上曰。二廣去朝廷遠。民間寃滯。無所訴。尤當欲恤。正緣本寺守前去。如江浙近地。苟有寃抑。不直不聞。止令帥司選守。剛決獄之行勤矣。臣於是。又以州縣長吏為念。蓋聖心之不忘遠慮如此。

戊辰。監察御史張戒守殿中侍御史。前二日。上命戒入對。遂有是命。　左迪功郎德安府節度推官張節夫以招諭劉永壽之勞。特改左承務郎。劉永壽事。已見正月辛丑。

甲戌。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兼史館修撰。秘書省正字常明兼史館校勘。本中奏。曾祖公著、祖希哲皆係元祐黨籍。若記錄當時舊事。實有妨嫌。且使後來生事之人。得以藉口。不從。　右朝奉郎新知滁州王安道罷。時左迪功郎袁煥章以特奏名賜第。乞為蘄州教授。許之。中書舍人呂本中極論士不知義。求利無厭之弊。請寢煥章除命。又言。故事。凡中都官自太學博士改官乞去者。皆除諸州簽判。當時已號、優龍。館職太常博士寺監丞正。隨資序深淺。大抵多得通判。亦少有得郡去者。因論安道等三人資序尚淺。未有顯功。故皆疑之。

丙子。監察御史黃鍔為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自請也。

丁丑。徽宗皇帝實錄開院。用故事。賜史館官茶酒。監修官趙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善者。皆出於羣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遵於上聞。非先帝本意。劉大中、宜和初知如皋縣時。有旨。即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為觀。而基包士民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鄭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即將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羣臣之罪。而蔡京為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

戊寅。秘書省著作郎史館校勘何掄為秘書少監。先是李彌正、高閌既除郎。今年三月。而掄與張嶷皆未遷。樞密副使王庶疑之。以問趙鼎。曰。少儲處之要職。至是乃有此授。　秘書省正字凌景夏為著作佐郎。　左承務郎丁騤落職仕。騤為上元舊。年五十餘。掛冠去。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張守言。騤學行吏事。皆有可觀。恬靜安貧。初無疾恙。故復令出仕。

己卯。左通奉大夫馮射厚卒。

庚辰。監察御史李棠為江西宣諭。先是上以虔、吉等州盜賊未息。議令殿前司遣兵往捕。又廬州縣不能撫恤。致其不得已為盜。欲先遣御榜史持黃榜招諭。使之改過歸業。俟其不悛。然後殺之。前三日。以諭宰相。至是舉行焉。

辛巳。宰執奏禁塗金鋪翠鹿胎等首飾。上曰。宮中禁之甚急。民俗久當自化。不必過為刑禁也。

壬午。秘書省著作郎何掄罷。掄既遷少監。而殿中侍御史張戒言。張浚入蜀。掄為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黃潛善乃王黼之黨。每持邪說。以司馬光為非。以王安石為是。至再修神宗實錄。掄擅臂其間。略無所忌。浚敗。乃焚毀貶黜。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私。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陛下命羣儒訂正舊史。以明國論。前宰相張浚狙於習尚。遂欲取其書而竄易之。是時掄實贊其事。以掄之議論如此。今復使之參預史書。以為非宜。而況近處中秘之長。為東觀諸儒之冠。欲其扶持正道。不亦難乎。侍御史鄭振亦言。

掄性委佻浮，本無操守，奴事張浚川陝十年，官爲正郎，浚作相，掄遂入館，其後擢左史，浚兄滉賜出身，公議不以爲然。中書舍人張嶷、樓炤皆相繼繳還詞頭，掄當行詞，既重違浚，又恐得罪於公議，遂操兩可之說，藉紳鄙之，方浚之專政也，欲竄易舊史，掄首附其意，凡所竄貼，自云改字舛訛，然頗主異議，浚罷，掄不自安，遂徹去前日竄貼焚之，掄之趨操隨論，不端如此，何足以服多士，乃出掄知邵州。日侵，掄自左宣教郎入館，而擢劉政

需官爲正郎，至入前時猶未換給也。

詔右宣教郎李良輔已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指揮勿行。良輔，河南人，大觀間爲密院簿，以告詰胡安國薦范純仁之客，由是改官，至是來隨安，得官觀，而中書舍人呂本中論其宿負，以爲邪正之間，有傷事體，伏望特行貶竄，故復奪之。王明清揮麈後錄：李良輔者，儉人也，元符末，任永川主簿，時蔡京方欲投李師聖，師聖時中老，而賈太史魯直之姻家，魯士也，范中宣遇是郡，留置作詩，盡其生初，有江邊問鱸濟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謂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輔用赦改秩，授巫郡守，建炎初，呂元直當軸，良輔趨朝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詢所以然，良輔遂以爲讐，致盡屋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自言之，即令直宿吏掏於書大，奏於上，除其名，人皆快之，明清所云良輔論名事，日歷不書，當求他書附本年月，以胡安國行狀考之，永川守貶秩官，乃以安國舉遺逸王給、鄭瑋之故，連坐，且是時范純仁之黨已久，明清亦小誤也。

癸未，詔故贈觀文殿學士李若水特與致仕遺表恩澤。若水之死節也，上命其家五人，至是其母張氏援陳亨伯例有請，兵部檢權吏部尚書張燾言，若水忠義顯著，又非亨伯之比，望特從所乞，以爲天下臣子之觀，故有是旨焉。

是月，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秦檜無語，翌日進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豈不聞之，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事，亦以爲言，命遂寢。此據趙鼎事實，事實又云，執政聚議之日，秦檜曰，陳去非在政府時，已有此意，但未及行，不知公之意如何，鼎再叩其可否，而竟無一言，御問鼎意如河，鼎請已有其一，名璩未正，意亦可知，不當更使一人參之，翌日進呈，檜不復指辭，鼎奏云云，後數日，劉大中參武假，亦以此開陳，秦檜亦皆留身，不知所說何事，後十餘日，鼎請則再言之，退謂檜曰，朝廷惟恩所見不同，所以不能成事，論議既一，雖天宥可回，兩寅協恭，其效如此，吾輩不可不勉，初不疑中有異論者，及鼎上章辭機務，上曰，前日所議璩建節事如何，鼎又如前所陳，是時若能黃同相徇，即留兩不去矣，鼎既去，明年正月，遂建榮國公，乃知檜所奏者不然也，方嚴稱出錄曰，時左相趙鼎、右相秦檜，公相繼，議論難者，專以實言告之，稱曰，鼎今日富貴，公等無一，檜、燾大中各將割子，而獨檜無之，鼎遂參酌，只作一割子，明日鼎又語檜同進呈，尤好，檜復曰，公爲首相，檜不敢專，明日進呈，鼎奏曰，皇宗受天命，當傳萬世，願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間斷也，但璩子某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今某封吳國公，御是金吳，區區此且與建國，或封一等小國，上曰，都是小孩兒，且與放行，鼎執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堅，遂留御筆曰，特三五箇月，別商量，既下殿，樞密王庶、西人氣直，相屬曰，公論了，檜曰，檜明日留身敷奏，明日，檜留身，又明日，鼎留身，奏曰，昨所論璩事，不知檜與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與卿一同，檜所云與鼎事實小異，今並存之，據明年三月建節封公。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莅職，有情輕免死甚衆，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壓服者也，奉詔之時，法官抵罪，而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辭曰，職在詳刑，而賞乘以邀賞，可乎。此以九成行遣參入刑部題名，九成權侍郎，在此年而無其月，然已繫參侍講，權九成參議，在八月丙寅，故且附月末，後考。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護國軍承宣使知利州權節制利州屯駐諸將軍馬田晟知興元府。注利州知州題名，八月九日改除，興元知府題名，九月到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二

【紹興八年】九月（按）是月甲申朔，丁亥，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當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振又言，古之賢將，皆協力以成功，今陛下舉付之諸將，使分屯近甸，此係社稷之安危，攻之與守，全在諸將協力，昔何充所謂將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蓋事同者忌功，功同者忌賞，自古有之，望明詔諸將，俾首尾相應，脣齒相依，庶幾人人協謀，大功克舉也，是日，振又劾參知政事劉大中，身爲大臣，而不以孝聞於中外，乞賜罷斥，疏留中不下，振本趙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搖鼎也。趙鼎事實云，初監察御史蕭振力來外補，且託其鄉人吳澐，澐欲言爲講甚切，鼎從之，遂除鄂而去，及秦檜拜相，一聞即來，始振以親年七十來去，至是不復以親爲辭，蓋除南康，是必有薦爲憲大者也，未論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振去年十二月除浙西憲，此云除鄂，小誤。

戊子，尚書禮部員外郎方庭實、考功員外郎鄭剛中並爲監察御史。

己丑，起復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馬擴能爲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時和議將成，大臣忌言兵事，擴遂巡求退，許之。徐夢莘北盟會編，紀擴此除在明年三月，恐誤。

庚寅，給事中兼史館修撰勾濤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殿中侍御史張戒論濤陰附張浚，四川監司守倅，

多出其門，及浚敗事，又顯立黨與，反覆無恥，如何擔不備宰執。浚與書，初不敢擬而薦，擬曾自任，欲引爲
輔，從者不遂去，則謗之罷黜，不特一搶而已。疏留中不出，浚聞，求去，章四上，乃有是命。上遣內侍諭令入
對，奏事論入對，猶言戒罷臣趙鼎意也，因力詆鼎結黨謀與諸將，上頗以爲然。（成都丁記集山湯錄事中載嚴不謝，瞻言王庶除樞密副使世將制置，四川實錄所引。一日太上視學，會闕博讀處大字以聽，又說經賞以特爲相，王庶仍在經筵，府因爲時學所忌，厲害陳獎所，繫山湖學也，今附此，仍著以俟當考。）太常少卿蘇符守起居郎，仍兼資善堂
翊善。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薛徽言守起居舍人。直顯謨閣知常州劉一止試秘書少監。直
龍圖閣知撫州石公揆罷。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趙渙至郡半年，而移獄四十餘處。殿中侍御史張戒論
公揆病廢，全不任事；渙銳意按察，而不能安詳，過猶不及。乞委官諭究實，乃黜渙之。後渠奏公揆
貪殘，而渙偏見自任，詔渙奉祠，而公揆落職。（十一月癸未，公揆落職；庚子，渙主管台州崇道觀，適作自歸。）潮州進士夏侯晏上書論海獬
令柯權自醫學入官，其不法凡十二事，詔憲臣究實以聞。

甲午，史館上積修哲宗實錄。左迪功郎樊光遠爲秘書省正字。

丙申，詔知桐城縣魏持已降轉官指揮勿行，以御史張戒論其營田擾民也。持本張宗元所薦，至是代還
入對，故戒論之。（事附在去年八月丙申。）

己亥，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大編遷吏部員外郎。太常丞王居修爲駕部員外郎。大理寺丞丁則爲工
部員外郎。秘書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嵲、左朝奉郎林叔豹並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何掄既以簽帖神
錄得罪，嵲不自安，亦求去，故有是命。尚書禮部員外郎李良臣知筠州。張浚既得罪，蜀士相繼外補，惟
勾龍如淵、施庭堅擢用。秘書著作佐郎胡珵爲著作郎。時左奉議郎喻樗免喪，趙鼎奏以著作郎召，給
事中張致遠獨袖堂劄還之；除著作，又還之；除正字，復還之，乃已。鼎忿曰：「差除猶當送後省耳。」（此以張戒默記修入。秘書省題名：樗紹興六年七月以正字丁憂，當是十月一日從有今因著作有闕，遂附此，當考。）左奉議郎楊椿爲秘書省校書郎。椿，彭山人，舉進士禮部第一，累官
州縣，用趙鼎薦召對，椿勸上行仁義，建學校，收人材，擇將帥，去贓吏，卹民力，凡二十餘事，遂有是除。

庚子，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襄陽府武糾進秩一等，用岳飛請也。

辛丑，輔臣奏以武功大夫王默知均州，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邢舜舉知光州。上曰：「今日邊郡，內則撫綏，外
則斥堠，二大事未易得人，宜精擇之。」左迪功郎溫州州學教授葉琳上書，請興太學。其說以爲今駐蹕
東南，百司備具，何獨於太學而遲疑？且養士五百人，不過費一觀察使之月俸。又言漢光武起於河朔，五
年而興太學；晉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興太學，皆未嘗以恢復爲辭，以偷偷爲解，誠以國家之大體在此，
雖甚倥偬，不可緩也。事下禮部，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今若盡如元豐養士之數，則軍食方急，固所未
暇；若止以十分之一二爲率，則規模削弱，又非天子建學之體。況宗廟社稷，俱未營建，而遽議三雍之事，
豈不失先後之序？望俟回蹕汴京，或定都他所，然後推行。」從之。

乙巳，上諭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趙鼎等
言：「當力守此議。」（此據日曆並成本事實錄，主守日曆以爲王庶與趙鼎奏事亦以此說爲然當力守此議。（按）庶所奏錄明所與劉大中諸湖嶠不曉自然其說，臣實錄考日曆以與七年又月所載和議本末，凡進退以論奏是言者。十二月丙子，上曰：「金人備從所求，其餘一切無所從得，但知陛下專心集於議。」以爲有憂。八年六月已丙，上曰：「朕待之禮意有餘。」但厚問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八年六月戊戌，親筆中金使已到常州，臣見人主專以憤憤之心，出人臣之忠也。十二月戊申，臺諫劄子論國實徒制置與金使皆議，從名未正，當改江南爲宋朝議，雖作國信，故此則臣已之，此皆鼎贊成之，於其議讎，天下後世必有以既臣靖。其報道詔與十二年已前日曆，皆成於檜子熺之手，張事皆著，乞改之。知當王庶當力守此議，恐亦近以今刪定名也，不失實。）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落職。初，開被召未行，乃錄進所爲宜務機密三事：其一謂蜀爲荊
襄根本之地，朝廷措置在所當先；其二謂兵疲國勢爲強弱，蜀之民未蘇，其勢未可輕動，乞速止蜀關
大將牽制之謀，以除根本之禍，復近蜀梁、鄧、階、成、鳳五郡之稅賦，使其民皆歸業，無殺傷秦隴偽地之民，
使民有後后之心，則國勢強而兵自強；其三謂招懷歸業之民，當能官營田，專用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其
效可見於期月。會張浚得罪，開亦乞奉祠。（今年二月。）至是殿中侍御史張戒論遠方塞蔽之患，且言臣頃在蜀
中，事皆目覩，大抵張浚欲之，而趙開與之；張浚惡之，而趙開和之。二人罪惡，四川疾苦，朝廷不盡知，蔽
之害一至於此。開之罪狀，陛下既已灼知，自浚敗以來，開獨未嘗被責，端居自若，至今爲待制，伏望遠竄，
特加貶竄，少謝蜀民，故有是命。

丁未，左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以哲宗實錄成書也。中
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
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左朝奉大夫段拂知大宗正丞。拂，江寧人也。

戊申，宰執言自時多艱，朝廷因循權宜以濟庶務，緣此法度多有改易。上因曰：「經久之制，不可輕議。古者
利不百不變法，卿等宜以謹守規矩爲心，何憂不治。」

壬子，上論輔臣曰：「昨日浙東漕梁澤民奏今秋糴買事，朕嘗論以錢給之於民，宜戒減尅，斂輸之於倉，無
取羨餘，則公私兩便，糴數雖多，亦恐無害。」時已命發運使程邁專掌和糴，故上訓及之。

癸丑，復罷皮剝所，以掌鬻官私倒斃牛馬之革，其可爲軍器之用者，撥赴本所，餘入內藏，歲收錢二千四
百餘緡。是秋，金人徙知許州李成知翼州，徙知拱州酈瓊知博州，悉起京畿、陝右保官金銀錢穀，轉易
北去，蓋將有割地之意也。劉豫之末廢也，偽齊府路經略使折可求因事至雲中，左監軍撻懶密諭以
廢豫立可求之意。及是左副元帥宗王昌有割地歸朝廷之議，撻懶恐可求失望生變，因其來見，置酒
鴆之，可求歸，卒於路。（此據張匯節要及關國編年修入。陽克小麻附折可求之死於去年十一月癸亥，太早。）

冬十月（按）是月甲寅朔。丙辰，尚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紹興重修祿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詳八
百十卷。右朝奉大夫主管襲慶府仙源縣太極觀邵博與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校書郎。博，雍熙孫，
爲以趙鼎薦得召對，上諭曰：「知卿能文，大臣亦多言卿能文者。」明日，顧二相曰：「邵博不止劉子，好語言皆

成文、乃詔博副父雍、道德學術、爲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嗣不忝厥父、故有是命。此指揮以會要修入日曆

之。無

時博病新起、上又命近臣往問、賜以禁中金墨神丹。何麒撰博墓誌稱上賜二相除校書郎可不試（按）此時校書郎亦多不試非但博一人也

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充資政殿學士知處州、初侍御史蕭振劾大中與父不睦、人所共知、平日分異而食、異巖而居、頃自官所歸、單騎省父、相値於門、不交一語而去、及爲執政、乃建議民間生男女、官支錢五貫、欲邀一時姑息之譽、而不恤國用如此、去年其父病危、棺櫬已具、其家遣書報之、大中久不答、蓋待降命、爾大中取異姓之子爲長子、不與婚宦、其子積憤所致、遂失心、一日欲剸刃於大中、賴衆卒解救而止、大中所以治家者如此、何以爲國、所以事父者如此、何以事君、伏望明正典刑、以厚風俗、又論大中選闕改官、本因黄貴讒祕劉蒍、衆所指目、疏三上、大中乃求去、遂有是命。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劉大中素不養父、未嘗同居、與父久別、或責其不嘗勉強一歸見於門首、丹爲立談頃刻而退、大中爲趙鼎所厚、鼎薦於上、驟遷禮部侍郎、鼎許以參政、父居處州、家信至、報其父病不知人、已具棺斂、大中匿其書、鼎力薦其參大政、已而父病聞、亦不問也、其子不平、操刃逐大中、欲殺之、衆救僅免、事頗喧、以此論罷、天下聞而惡之、按勝非所云、卽振章疏中語、然大中在朝中、其父歷官州縣、故當不同居、勤疏所言、未必一一皆實、更須參考。

左宣教郎朱翌爲祕書省正字。

戊午、左朝奉郎提點洪州玉隆觀林季仲知婺州。

辛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續收到僞知鎮淮軍胡淵等官兵千一百八人、詔歸官並補正。

甲子、詔自今從官上殿、令次臺諫、在面對官之上。

乙丑、中書舍人兼侍講勾龍如淵兼値學士院。

丁卯、侍御史蕭振言、朝廷支降見緡、令經制司糴米、而發運使程邁一例拋與諸州、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之百姓、卽非創司寬民之本意、宜令官自置場、從之、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實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百貨之利、今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買、然復與一司、豈專爲此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限無所拘、賦斂之橫無所考、監司廢格詔條、漫不加省、宜有稽考、臣願俾總六路、而關其盈虛、內與戶部相爲表裏、則劉晏之策可展、而不爲虛文、不然、則糴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留下臣之說於三省、講而行之。

辛未、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擇帥憲以厭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科役以優給其力、如此尙或爲盜、朕未之聞也、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漢光武時盜賊竊起、則愼擇人以臨千里、如潁川則七年以寇恂爲守、九年以郭伋爲守、故卒能捕濟、以知其所本故也、今盜賊之處、在江西則虔、吉、筠、安、南、在廣東則潮、梅、循、惠、南雄、在閩則汀、在湖則郴、此數郡之守、未有能設方略息盜賊以安民者、迂儒不才、往往皆是、願詔三省料條其人、如不任職、卽選強明之吏以代之、庶以分陛下南顧之憂焉。

壬申、皇叔登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㒟同知大宗正事。

甲戌、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趙鼎罷爲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初侍御史蕭振旣擊劉大中、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爲去就也、時傳語紛紛、今日曰趙丞相去矣、明日曰趙丞相殺上船矣、蓋秦檜之黨以此撼之、鼎猶未深覺、其客敕令所刪定官方疇以書勸之、曰見幾而作、大易格言、當斷不斷、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鼎、不則寘之經筵。戒奏疏全文見十一月己丑 時檜力勸上屈己議和、鼎持不可、由是卒罷。林泉野記云、王倫自金還、叙其近人來議和、右相秦檜請遣臣之、鼎爭不從、乞罷、乃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金人許和、上與二相議之、趙鼎執不可、一日奏事退、秦檜留身奏以講和爲便、上曰、講和之議、臣僚之說皆不同、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檜曰、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臣干預其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與卿議、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別具奏稟、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爲未也、乃曰、臣恐別有未便、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奏事、知上意堅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不許臣下干預、上欣納、鼎議遂不相合、鼎率衆以議、上辭乞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理會事如何、鼎又如前所議、是時若緩留相和衆、鼎留固不去矣、此說詳見今年八月末意注。

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向、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官、而未幾復修、此爲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旣命爲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鼎首途之日、檜奏乞會餞鼎之行、乃與諸執政以待、鼎相揖罷、卽登舟、檜曰已得宣旨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議論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疊會面具、且顧鼎曰、檜是好意、舟已離岸矣、自是檜有憾鼎之意。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傅崧卿、黎確皆卒、詔贈官推恩如故事、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尙書張燾言、確平昔高談忠義、號爲正人、一臨變故、遂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察其姦心、欲置吾宋宗社何地哉、諸路帥臣領勤王之師、將次京城、邦昌求奉使以止軍者、確慨然請行、遂奉邦昌手書、持僞告、擁黃旗以往、其罪抑可知矣、陛下龍飛、嘗加黜責、而范宗尹當國、力挽僞黨、布列朝廷、故若確輩亦參法從、忠義之士、憤疾久矣、今又曲加贈卹、使賞延於後、何以示天下萬世亂臣賊子之戒乎、爲國之道、所先政刑、政刑不明、何以立國、詔確追奪徽猷閣待制、其贈官恩澤依條施行。（按）確此時階官左中大夫係依條當得致仕遺表恩澤二資

乙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爲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光試吏部尙書、前二日、上召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草趙鼎免制、如淵奏、陛下旣罷鼎相、則用人材、振紀綱、必令有以聳動四方、如君子當速召、小人當顯黜、上曰、君子爲誰、曰孫近、李光、上曰、近必召、如光則趙鼎、劉大中之去皆薦之、朕若召、則是用此兩人之薦、須他日自用之、如淵曰、此鼎、大中姦計也、兩人在位時、何不薦光、及罷去而後薦之、意謂陛下果公言必用光、故以市恩耳、上又曰、小人謂誰、曰呂本中、上頷之、如淵因奏、臣向

聞陛下嘗本中與張致遠蓋嘗爲附離計者。今觀本中。與小人也。致遠似不然。如近日喻樗除著作佐郎。張戒默記曰。趙鼎再相。除喻樗爲著作佐郎。給事中張致遠論樗趙鼎黨。劉遵之除著作。又遷之除正字。復遷之。致仕。趙鼎叙曰。並除擇當。趙使書耳。終致遠論以朋附趙鼎罪去。臣親見其與宰相辨久之。樗、鼎腹心士也。臣恐陛下過聽。以致遠與本中同科。則實不然。願陛下察之。

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侍政殿說書尹焞試太常少卿兼職如故。焞再辭不許。　自渡江以來。惟天地宗廟之祭用牲牢。他悉酒脯而已。至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社稷尚稽血食。乞命禮官參酌舊制裁定。從之。

丁丑。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與烏陵思謀至金庭。金主亶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恐賊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衆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按)此年張通古爲使。蕭哲副之。而明年王倫答金主乃云。蕭哲實嘗持國書許歸地。疑者通古乃元帥撻懶行臺所遣。亦未可知。故先書金主遣哲。後乃行通古。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聞者金使之來。大臣僉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彼此之勢。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謂敵情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遠。知昧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此執政闕員。未便斥去。即乞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己卯。詔不許。庶復上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臣生於陝西。其風氣漸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嘗欲以氣吞強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強使之。則恐誤國家之大計。故臣願陛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則緩急之際。可以支梧。縱使金人知陛下專命臣以此。則姦謀不得肆。而和好易成。雖曰治戎兵。其實促使和也。又況臣賦性愚魯。嘗言金人不可和。今若預此。是臣身爲大臣。自爲二三。何可使也。唐渾瑊、馬燧、李晟。將之忠實。古所未有。德宗能用之。吐蕃君臣大懼。尚結贊謀曰。唐之名將。特此三人。不去之。必爲吾患。於是甘辭厚幣。以申懇惻。朝廷然之。會盟於平涼。李晟以言不可信。罷。渾瑊以被劫。罷。馬燧以爲所賣。罷。果如其計。而無一人留者。願陛下察臣孤忠。特留聖念。又言臣前次所上章疏。及與王倫議論。實有嫌妨。陛下亦嘗洞照底蘊。今若不自陳露。又如趙鼎、劉大中輔首鼠兩端於陛下。國事何益。衆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邊州郡。願效尺寸。不許。熊挨之戊午讜議以庶此疏爲第六第七劄子。在烏陵思謀至敎堂之前。謂也。(按)此疏言王倫還及近境。又言趙鼎、劉大中首鼠兩端。當在二人罷政之後。與王倫未至行在之前。庶劄子云。今月二十六日。奉御筆不許。蓋己卯。十月二十六日也。故附於此。

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仲冬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即和。不可和則否。兵備不容少弛。可徧諭諸將以爲之備。　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兼直學士院呂本中罷。侍御史蕭振言。本中外示樸野。中實險巇。父好問。受張邦昌僞命。本中有詩云。受禪碑中無姓名。其意蓋欲避父自明。爾趙鼎以解易齋李

授之除駁閣。本中初不知授之鼎所薦。遂怒形於色。欲繳還詞頭。已而知出於鼎。乃更爲授之命矣。鼎。其朋比大臣。無所守如此。望罷本中。以清朝列。詔本中提舉江州太平觀。

壬午。故武翼郎吳近贈宣州觀察使。以才人之父特優之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三

【紹興八年】十有一月癸未朔。資政殿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大中既罷。侍御史蕭振復言。陛下既已斥逐大中。而章疏罔之三省。臣恐去位之臣。飾詞惑衆。天下之人疑爲中傷。非所以公示好惡於天下。乞報行論列大中章疏。自今臣僚被論。便應以所言之事議罰。不得旋請宮祠。假誓去之名。以蓋愆惡。故有是命。　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於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模數易。士知其不久。則肆爲同異。而亡忌憚。吏知其不久。則苟爲偷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員。乃擇賢之時。望斷以聖心。參以公論。儲選而得天下之才。則責之專任之久。可無數易之弊。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誼此疏不得其日。以疏中有參政闕員之語。故且附於近除命之前。俟攷。

甲申。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秦檜遷左光祿大夫。以敵使成書也。　翰林學士承旨孫近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臣昨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還回。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去國而且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嘗不得爲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

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觀今日金使之來。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臣爲朝廷計。上策莫若遲回卻之。其次且勿令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自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則尚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亦願陛下姑記之。戒又言。臣逆料其事只有四川及江北。按舍此復何詔諭之有。又曰。臣謂爲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可以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乙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言。昔福建、四川、廣東凡八路。以其去朝廷之遠。士難於往來。而以銓法付在漕司。自車駕南幸。而二廣、福建則舉而歸之吏部矣。惟四川漕司差注之法獨在。是以蜀之人。凡安貧守分。無知己在朝廷者。仕宦止於通判。而奔走勢要之人。今日改官。明日得倅。又明日得守。望參酌祖宗之制。凡四川守倅如何等闕。合還堂選。立爲定格。毋相侵紊。詔吏部措置。　詔犯私鹽除流配依本法外。徒以下並令衆五日。其後湖北提舉司言。本路係省茶地分。緣茶鹽事關一體。乞犯茶人依此指揮。從之。日屬無此。今以紹興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北提舉司所申參入。　徽猷閣待制江常以母憂免。至是卒於泉州。

丙戌。秦檜監修國史。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能。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誠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檜爲之變色。九成從容言於帝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檜問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既而九成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詔建州鄉貢進士劉勉之令中書後省召試策一道。勉之初以張致遠、呂本中薦其學行。召赴都堂。乃有是命。勉之引疾而歸。勉之初見今年四月。

丁亥。詔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閤門事權公佐接伴大金人使過界。俟接伴官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日交割。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復言。恐金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絕。其如禮物以致供饋賜予。蠹耗國用。財計闕乏。贍軍不給。則經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　詔諸路帥司各選委強明官一員。將本路見禁一年已上公事。專一催趣結勘。仍逐旋具已勘結名件申省。以大理寺言諸路多滯獄故也。

戊子。司農少卿徐林直顯謨閣爲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從所請也。　殿中侍御史張戒爲司農少卿。　兵部員外郎呂用中上疏辯父好問受僞命之謗。且言。金人僞立邦昌。好問陰募遣使臣李進。冒重圍齎帛

書往河北。求今上所在。若使事少敗露。則必闔家盡遭屠戮。與夫自經溝瀆。身享美名。子孫獲厚祿。校量利害。孰重孰輕。乞敘送史館。從之。

己丑。詔張戒爲耳目之官。附下問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鼎也。戒疏曰。臣本貫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除郎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鼎進擬。是非臣不得而知也。今趙鼎求去。議者皆以爲未可。臣欲言。則形迹如此。欲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鼎負陛下者何事。鼎與同列忿爭者何語。鼎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料陛下與鼎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間已深。鼎不自安。已非一日。假使勉強少留。終非可否相濟。聖意已決。臣不復言。但鼎去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爲可慮爾。鼎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忍事如鼎者絕少。爭權者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即與檜爭。必矣。所謂秦檜先悔也。陛下即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弄權。以三十數。已試未試。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過人。雖去鼎可也。若但斥逐異己。而遷除附己者。徒爲紛紛。則與鼎何異。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鼎何顏復見士大夫哉。此所謂陛下後悔也。臣今爲陛下計。有三。其上可留之。鼎若有負於陛下者。面誡敕之。鼎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其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執能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備顧問。近時前宰執遂無復敢留行在。乃薄俗可欺。非祖宗意也。未能相。則如五日一到朝堂之類。能相。則從之講筵。少俟朔月之間。朝政修明。邊事事諳。然後聽其遠去。亦未爲晚。進退之間。猶爲有禮。不然。去歲召之如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時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不無竊議。鼎尚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區。所慮者國家之安危。所惜者陛下之舉措。陛下若以爲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爲迹涉朋附。則罪何所逃。亦惟陛下察之而已。臣今爲言事官。進退皆出宸衷。非鼎所敢與。鼎若去位。則臣事陛下無復嫌疑。迹愈安矣。在臣計。則宰鼎之去爲便。在陛下計。則參論以爲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姓名薦於陛下。鼎聞之。縮頸吐舌搖手。傳以爲笑。蓋鼎畏臣如此。後旬日。乃以戒知泉州。朱勔非秀水閒居錄云。趙鼎復相。植黨亦急。凡四除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康履而排蔡類。張戒其一也。趙鼎常同爲中司。同即以鼎所喜。奏爲臺屬。戒知其決去。即遽章請留。以邀後福。其言狂錫愚弄鼎既遠。猶知泉州。蓋由其篇與維持之力也。紹興正論云。戒以入文字論秦檜十事。敕胡銓等慨論秦檜十事。他書不見。胡銓事則不在此時。正論蓋誤。　初。少師劉光世罷軍政。上命賜第一區。至是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殿之。上曰。今營繕實難。但光世罷兵柄。奉朝請。若恩禮稍加於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效力矣。卒賜第。

庚寅。尚書戶部員外郎程敦厚爲屯田員外郎。　諸王宮大學士教授趙雍充樞密院編修官。　是日。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金人頗有善意。朕即位十年。以敵禍未平。兵革饑餉。重困民力。曾無惠澤。及於天下。若上天悔禍。敵肯革心。休兵之後。一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樞密副使王庶言。日者王倫再以和議出使。臣嘗以爲倫必不返。議決不成。今倫既歸報。是臣愚暗不達事理。幾敗陛下之事。陛下雖以臣爲可赦。臣亦何顏以見陛下。伏望聖慈。以晉武帝幷賞張華、賈充。

唐憲宗相裴度能李逢吉得失爲鑒許臣自免退服田畝不許庶又言自昔禦戎雖時有不同大略惟和與戰一言而已今天下遭金人荼毒虐劉者十過八九天子駐蹕南北屯兵阻險自固不敢渡淮以窺長安其衰弱可謂極矣陛下過自貶損屈辱稱臣遣使遞幣項背相望或拘或囚慢書惡聲無所不至其困辱可謂至矣兵家至論不過曰知彼知己今彼如是之強我如是之弱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王倫之來遽謂和好已成盍遲徒地驗於古則不合審於今則無謂察其情則包藏不細觀其勢則蹤迹可見獨陛下斷以不疑而行之此殆天意未欲惜禍致使陛下篤於孝思弗虞此姦謀也臣試更爲陛下陳之議和之說正緣彼外訌內叛上下離貳假我使命以安反側以幸事息遠不出一二載近或朞月必別生事此固不論且以目前所損言之使人疲於奔命財賦竭於資送將士軍卒挫其勇銳民庶困於將迎歲月廢於無益事勢至此非特敵人一旦敗盟無以支持又恐諸將師老財匱有弗戢之災禍可既乎此臣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謂朝廷自作不靖者正謂此爾且敵人雖無知豈不戒吳、越之事乎軍肯付我土地與我兵馬以復不戴天之讎耶臣不敢飾非以質前說若復蹈、襲則臣歸骨有地宗族有相見之期松楸有展省之日豈臣所不欲哉第萬萬無此上誤聖明下誤生靈安安既寄必至噬臍矣昔楚懷王惑於張儀之口卒爲秦所拘使其子孫銜恨忍恥以仇讐之國終至覆亡今王倫語言反覆蹤跡詭祕終恐養成厲階滋蔓難圖悔何可及願陛下深念前事勉思今圖不遠而復尚可救藥苟或不然其患豈可深言耶。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得泗州申詔諭使先遣到銀牌郎君言須要接伴跪膝階墀州縣官拜詔若不如此定復回接伴不肯本州取接官兵歸州臣竊詳金人自要講和本非實情今使人方欲過界便要接伴跪膝階墀州縣拜詔如此即是使人經過一道郡縣聽伏命令與臣前奏事理頗相符合象既立此題目意在難從收拾釁端故要生事敢爾恣橫決有重兵在後專意脅持若到行朝必要陛下卑屈禮數更重萬一俯從外則四方解體內則恐失人心定須別有難從須索如何應副事體至大伏望以國體爲重深加計慮熟賜講究貴在詳審免貽後患。　詔端明殿學士知常州韓肖胄赴行在將遣報聘也。

壬辰召檢校少傅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赴行在將使守河南也。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今緣體探得銀牌郎君言到臨安府日要陛下易衣拜僞詔及詔諭使要賓客相見如劉豫相待禮數及稱今來詔諭所行禮數並是大金國下定到臣竊詳上件事理使人非久到行朝未審陛下何以應之想已宣付大臣預行講究非臣所知臣自聞此事曉夜實不遑安以臣愚見萬一陛下輕賜俯從即是金人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拜順之義此若果有實心欲修和好必須禮意相順關路細故各存大體今使人所來行徑皆是難從之事灼見姦謀欲生釁端臣雖聞欲還陛下關陝諸路誠見詭詐且如實欲交割若劫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豈可遣發此聲一出人心搖動復難安固今雖國勢稍弱然兵民事力尚可枝梧況諸軍將士調習之久睹此屈辱少加激勵豈無鬬心若隨從稍有失當

舉國士大夫盡爲陷臣深慮人心離散士氣凋沮日後臨敵如何賈勇若四方傳聞陛下以有拜順之禮其軍民定須思鄉自然散去散易聚難倘將何及今若待其疲兵逼脅束手聽命坐受屈辱不若乘此事力申嚴將士爲必戰之計以伐其謀免貽後患臣邊遠庸材荷國厚恩無以補報今正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臣若不克事勢難立至是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竊詳金人欲要陛下如劉豫相待禮數且劉豫係金人僞立而陛下聖子神孫應天順人繼登大寶豈可相同顯見故爲無禮全失去就玷辱陛下伏望特回聖念時上親劄付世忠令差人防邏北使往回不肯少有疏虞仍嚴戒將佐及所差人不得分毫生事。

癸巳世忠復言傳聞金人還欲陛下陝西五路未必實情設若果肯交割萬一卻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陛下如何遣發從未如此且先要歸朝及北來投附之人其數已衆散布中外諒陛下亦難依從大概金人姦謀凡所施設巧僞甘言以相誆賺盡欲陛下先失天下人心繼爲大舉臣曉夜痛心疾首惟恐陛下輕易許從自速後患疏入上優詔答之。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言臨安古都會引江爲河支流於城之內外交錯而相通舟檝往來爲利甚溥歲久堙塞民頗病之頃由陛對嘗冒天聰乞因農隙略加濬治議者恐其勞民也至於今未克行之今駐蹕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船者百倍前日所計特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盡開城中之河也臣再行講究更不調夫興工乞刷撥兩浙諸州壯民及廂兵共千人赴本府量度緊慢開濬以工程計之半年之外河流無壅塞矣從之。　初新知筠州葉擬請罷建鹽半給小鈔與官賣象行庶幾謀息增羨事下提刑提舉司委通判福州趙壽相度壽言初行鈔法時官鹽本每斤六錢客人鈔錢三十二錢有半今薪米益貴鹽本錢斤爲十有七比舊至三倍而建、汀、南劍州、邵武軍遣衙前運鹽貨賣每斤百錢自水脚廩費之餘所贏無幾若以其半行小鈔則每斤又增上供九錢通舊爲六十如此則民間食貴鹽而州縣失省計不可行至是兩司以聞詔從壽議。

甲午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竊詳金人本朝結怨至深又金人事力熾盛賊情叵測伺已踰十年朝夕謀畫意在吞并今遣使講和及傳聞許還關、陝諸路謂是懼我兵威謂復是曾遭毒殺事不得已故來講和臣深思熟慮但恐以交割諸路爲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或先要應北來歸朝投附女眞、契丹、渤海、漢兒簽軍等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或假此講和割地或以兵勢逼脅有無厭難從須索蠹耗國用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弊方爲大舉今國家避地東南目前軍勢賊尙隄防雖謀吞并未敢輕易深入故用此謀詐許交還陝西意望移兵就據分我兵勢其賊必別有謀畫志在一舉決要傾危絕彼後患況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根本之地豈肯輕賣交割資助我用顯是巧僞甘言以相誆賺切恐使人暗贏陛下禮數輕賜許諾傳播四方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事繫安危在此一決委非細事望許臣輕騎星夜暫赴行朝面奏聖謨以盡曲折。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仍令日下赴內殿奏事。　起居郎兼資善堂贊讀蘇符爲中書舍人免召試陞翊善將俾副王倫也。

戊戌，監察御史鄭剛中遷殿中侍御史。　詔直龍圖閣新知錕州高公繪赴行在，將使介聘也。　是日，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稱疾在告，遂臥家不出。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符充副使，並日下出門。符稱疾不受。　給事中兼侍講張致遠充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從所請也。　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庶之奏曰：臣竊詳王倫之歸，以爲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盤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他腸，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次之，用兵爲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三十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恃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主幼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爲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豫之後，醜迹敗露，杌隉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怠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爲？此所以遣使爲次也。金人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簽之軍，非若昔日之強悍。前出後空，有覆巢之虞；率衆深入，不無倒戈之慮。又淮上盧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易可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爲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爲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所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辦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樞庭，言雖忠而不適於時，慮雖深而不明乎變，愚魯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況他人乎！兼自今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腳膝重腿，若緒貪冒寵榮，不知退避，鄙吝之來，所不可逭。陛下雖欲保全，有所不能。伏望矜臣衰憊，保臣始終，俾解樞事，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便醫藥。上乃許之。　左朝奉郎張廣爲祕書省著作佐郎。廣，德興人，知廣德軍，以薦者得召見，論當今之法，其未便者有二：首前日言利之臣，不究本末，急近效而昧遠圖，所得營田、贍軍酒庫是也。今營田悉籍於官，浸定之民執空契坐視故土而不得復，戶部轉運司閑失賦稅，號爲逃閣者，不知每歲幾何，其視營田，誰得誰失？此營田之未便者也。諸州承認大軍月樁之費，常苦不繼，朝廷置贍軍酒庫，本以佐之，今但許取撥一分而已。積日既久，利源侵奪。此贍軍酒庫之未便者也。若謂未可遽罷，則莫若許歸業之民漸認故土，而取輸酤所入之贏，盡以佐諸州月樁之數，則得矣。事下戶、工部，後不行。（廣疏以是月甲申行下）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逢汝霖直祕閣，以宣諭官李棨言其勞績也。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汛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是，禮部侍郎兼侍讀曾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爲可憂，攷之今事爲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服，貶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爲無益之事，可不爲痛哭流涕哉！夫敵人叵測，不可保也，自用兵

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然甚明之驗，不待攷諸古而可知。況今敵人之在京師者，方建鎮南之號，增屯戍之守，閱戰艦，備糧糗，簡丁，無非爲入犯之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哉！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前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議和，虛費時月，使彼兼有休兵息民之意，則梓宮自當即還，和議一言可決，何必紛紛爲他說乎？竊聞敵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求瑕覓釁耳，非講和也。本以迎梓宮而遣使，今乃反致敵疑，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爲心，以楚爲戒，無忘大恥，無惑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者大，內外臣僚章疏、劄子論及此事者，願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弼大臣集侍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酬之間不至失誤，庶無後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白上下此詔焉。（胡銓封事稱參政臣檜白令侍從臺諫參議可否，恐即此詔）　寶文閣直學士知台州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　中書舍人樓炤試給事中。　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焞固辭不拜。　宗正少卿張絢爲太常少卿。（日曆無此，本寺題名在十一月後，因尹焞改除遂書之，當求本日）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符合外國詭詐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瀆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講和，上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尚稽汛掃，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兵民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爲心？所宜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疏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

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竊惟敵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爲信然，而羣臣未敢以爲信然，國人未敢以爲信然。竊攷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兵甲之強也，非懼我土地形勢之強也，而遽有此議，狠子野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有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豫，人心遂疑，懼我乘間恢復土地也，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既與我爲深讎，非施大恩於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上下厭兵，爲日久矣，姑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敵帥屢死，新帥之立，權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使敵計果出於此，可謂善自謀矣。陛下所以必信無疑，遂欲屈而聽之也。然茲事體大，振古所無，豈敵能爲，實關天意。臣請一爲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請攷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卻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酈瓊肆叛，乃爲僞齊覆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望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

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爲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姑爲聽之而無必信可也彼使既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有願和之意如前所陳如我所欲是必天誘其衷使之悔畀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而在我者將以已行之禮待之則事亦何患乎不成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堅我復讎之志乎便當責以大義杜絕其來修敎事謹邊防厲將士俟天休命超而聽之此臣區區之愚見也其他利害羣臣類能言之臣不復陳伏願陛下斷自淵衷毋取必於敵而取必於天而已若乃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將率臣民屈膝夷狄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盡忠然朕必不至爲敵人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僞然後可從如其不然當再遣使審問虛實而拘留其使人兼頓首謝　吏部侍郎晏敎復言自古夷狄爲中國患世皆有之然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夷狄與中國通和亦世皆有之然未有非中國強盛力足以制之而自肯與中國和好者也大金兩次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也且幣重而言甘烏知非誘我也此不可不疑也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遼陵寢宮闕久稱汎埽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不得休息意欲屈己就和此誠聖人之用心也然所謂屈己者當思有益於事則小屈可爲也儻於大事非徒無益又且因而別致禍患則可不深思熟慮之乎一事既屈則又以他事來屈我矣小事既屈則必有大事來屈我矣且以目前可見者言之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陛下分庭而抗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與彼上下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詔令授陛下一兩旗節鉞封陛下一王號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將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略舉此數事則過此以往可推而知之儻謂今日許和出彼誠意或別有道理今日小屈之後更無他事可慮則臣所不能知萬一有如臣所言則自今以往一事有不順從者彼便可以違命之罪加我矣尙何梓宮可保必還乎皇族可保必還乎地界可保必靜乎如此則休息之期當益遠矣且我之所急者梓宮也宗族也而敵獨先以地界來議則事之可疑者亦多矣何則以河爲界敵亦謂我未必能守一也使我舍江、淮之險而趨平地二也西北之人懷土者皆使散走三也如此梓宮宗族牽制我矣小有違異卽覺端也審如是則社稷之存亡在敵掌握爾陛下必欲屈己就和願陛下周思而熟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已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所陳之禍患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臣又竊料專以和議爲是者必謂和議既成則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大不然臣竊謂和議與用兵二者不可偏廢者和議既成之後敵之詔令必有不可從者不免違異而敵以逆命來則兵可不用乎然則屈己之事誠不可不審而後行也使敵知我不憚用兵則和或有可議之理然則屈己之事似未輕易許也願陛下加聖心焉權吏部侍郎魏矼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須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己者何事聞露道路之言謂金人頃立僞齊使之屈膝受令北面之禮旅所不至歲時之貢旅所不取今雖於我未必盡然以事料之其間必有不可從者如屈膝受令則大不可從者也賊豫本匹夫耳既爲金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拜舞禮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業海內愛戴一紀於茲天命有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不復有所須其誠然耶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用過爲卑辱以取輕侮乎如或爲不可從之事先有所要則其譎詐之情固可見矣儻或輕從之屈膝受令他時反爲所制變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罷兵如之何而可息楚人裹甲吐蕃劫盟前史載之詳矣庸可不慮乎且禮經復讎之義臣未暇論也姑以人主之孝論之孔子稱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則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爲天下之孝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爲親少屈更願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繫致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嗤鄙之悔也宗社安而國家可保此非天子之孝乎紹興三年敵使遽至朝廷數遣官報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馳而胡騎侵淮甸矣天啓陛下之心六師鱗次江上力爲戰守之具其冬魏良臣等以使事回敵人約再遣使爲恐迫之語陛下悟其姦計不復再遣敵遂引去陛下因敵師之來博詢在廷抑聞孟子有云左右章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縉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於縉紳民情大可見矣惟三軍之心未知所向和戎國之大事豈可不聽之兵將乎欲望聖慈速召大將各帶所部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以屈己事曰廣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彼或以爲不可亦能鼓作其氣益堅守禦之備時諸將韓世忠、岳飛皆以議和爲非計故矼有是言既而矼以憂去

甲辰權密副使王庶充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庶論金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爲功繼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氏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是日檜進呈上因言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浮言以無爲有風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與有罪蓋在上者未有以表率之故也檜曰風俗如此臣等實任其責孫近曰陛下聖德躬行多士狃於習俗未能變化他時證事稍定當須明政刑以示勸懲庶幾丕變（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事有係乎天下國家之體者雖著書而未著凡議論所到亦何怪於論

伴於界首遣北拜表聖宮萬福再五拜訖只在位立候詔諭使馬過然後上馬隨後行至館中詔諭使面南廟列坐舉令接伴使於階下屬狀約身稱嗣了上殿跪勸酒諭使酒及所遣歸官吏迎請拜詔送詔知詔諭使入境一州不依前約禮敬卽打一州其館伴依接伴禮敬（拔）此時金使未入境但子匯聞其說耳夢華錄張邇古至平江子匯不拜而請致仕數小說今修調書之

所遣詔諭使將入境子匯不肯拜敵詔乃上章乞致仕秦檜許之此以孫夢華北盟會編終入十一月初十日輔世忠觀子今據體探得銀牌郎將立候詔諭過界接

紛紛者將自定矣。此蓋虞所以教民也。紹興初，大臣主和議，而秉志之未孚，蓋於盤庚之遷也。浮言動衆，上之所急，風勵義氣，所貴於大臣者何事，而大臣乃欲明敵利以示勸懲，果何心哉。自是士大夫曾敵和議，不合黨者，皆以訕斥抵罪，雖其不變之節，實於必固平日之謀以示威也。豈不深負太上皇帝責望之意哉。大臣誤國甚矣。

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學士院句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主議和，力贊屈己之說，以爲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上將從其請，而外論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舉行。如淵言於檜曰：相公爲天下之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司，人皆駭愕。此並據公敵復蕃臨終入。

給事中權紹兼直學士院。日涯無此，今以本既題名修入。

侍御史蕭振權尚書工部侍郎，振乞留王庶，故有是命。

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兼史館修撰。

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次翁試祕書少監。

左朝奉大夫魏良臣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宋時非秀水閣屬錢，錢鏐統兵巡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率使數則，檜仍稱其賢，乃知檜初相時所謀二策，出於金意也。遂其再相，力薦良臣入爲部司，驟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國子監丞王利用爲祕書郎。

乙巳，端明殿學士韓肖胄提舉萬壽觀，肖胄自常州入對，遂有是命。

丙午，王庶入辭，命坐賜茶。庶奏臣異議罔切，必致人言，乞改除宮觀。上不許。復溫言論遣之，遂召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仇悆赴行在。

丁未，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縉復直祕閣，知常州。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上所編集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終篇，凡六百六十有五卷，拜藻顯謨閣學士，其屬官右朝散郎鮑延祖、左宣義郎孟處義各進一官。是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狂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國，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金人改虛，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鞅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國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崩廷宰執盡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敵，曾無蚤稚之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譏酒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譏，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淩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

梭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則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得仲連所以羞不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簽議可否，是蓋長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體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諱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常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書舍人、侍講、張燾古入境，范同再拜爲失體，俟再攷。

禮部侍郎兼侍讀曾開言：臣訪聞敵使在路，語接伴范同云：本國主相及軍前並無遣使之意。江南令王倫來喚我，倫百拜懇告，不得已而來，不知有何事商量，又以排辦頓次，行有里數，數怒滯滯，出語不遜。范同具因依申朝廷，不知既聞此語，嘗有以答之乎。又聞隨行三節人從，在路恣其出入，並無檢察。有下節女真常先半程肆意而行，將至之日，夜半押馬過臨平，遽曉已至江滸。下節一名鄭瓊，將官，旁觀者多識之。此皆朝廷所當譏察，不可忽者也。陛下初遣使，本爲奉迎梓宮，而王倫之還，創生和議，其不可信，故論倫云：若金國果有欲和之意，當自遣使來商議，倫執陛下聖意，遂至哀告求請，敵使得以藉口，謂本無來意，因倫拜告而來。陛下觀此意，豈非盛氣而陵我乎。臣竊聞王倫前此回日所得敵書，已有早遣使以圖休息之辭，則今敵使豈可謂我呼之而來，自當讓館伴官以此語折之也。敵帥拒我禮物而不受書，意責我以招降，而使者自入我境，已有傲慢殺淩之語，就館之後，言語禮貌，必無遜順。

必欲居堂中面盡，使人於一隅所歷州縣，必欲使官吏具禮迓其書，如告中國迎天子詔書之禮，且官敵書到行在，必欲上再拜親受之，上下洶洶，不知所爲，上親制付館伴范同，諭中書生事當論編置。

勾龍如淵退朝錄云：時金國遣二使攜書來，書中蓋以河南之地，盡歸於我者，唯是使人入界，索禮過當，譏其書曰：詔書，捎書國曰：江南見我伴使，侍郎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戎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此錄張燾率從官所上疏，條入疏云：此故事也，則是李永壽爲陸思謀之來，蓋嘗行此禮矣。當時外

既而敵使蕭哲與其右司

願陛下堅前日之說。察其情僞。勿輕見之。或止令執政與之商議。最爲得體。所有敵使隨行三節人從。乞嚴行約束。勿放出館。夫朝廷之事。固有當密。如行軍用間。已成之謀。一或漏泄。爲害非輕。今日之事。特未定也。正當大詢於國。衆乘智而用之。豈可但憑一市井駔儈之說。而大臣不肯身任。侍從不容與聞者乎。臣願陛下以輔臣留身所論使事。明賜宣諭。以臣僚所論使事。悉賜降出。使大臣集兩省侍從官公共熟議。取其是者。斷而行之。無爲含糊囁嚅之論。以招後悔。綱此疏不得本日。疑在胡銓奏事前。[illegible]今不取。

是日。資政殿大學士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入辭。命坐賜茶。守與顯謨閣待制新知廣州張致遠。皆乞黃榜以招安南諸盜。許之。

己酉。詔實授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儔永不收敍。先是朱勝非嘗謂許儔便居住。儔旣遊浙西。諫官李誼論其罪。章上不行。後數月乃有是命。誼以今年五月上章。不知許時何以不行也。

庚戌。北使審狀官行臺尚書省主簿魏千運卒於萬鄰軍。賜白金六百兩。張通古等遣。乃焚其骨而歸。

辛亥。秘書省正字范如圭獻書於秦檜曰。禮經有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誓死以報。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崩於沙漠。去春凶問旣至。主上舉號擗踊。哀動天地。四海之內。若喪考妣。相公身率元樞。不以此時建白大義。乘六軍痛憤之情。與之稿素揮戈。北向以治女眞反天逆常之罪。顧遣一王倫者卑辭厚幣。以請梓宮。甚矣謀之顚錯也。春秋之法。讎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也。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於不得其死而不復讎。不討賊。使神靈銜寃抱恨於地下而不得伸。雖得梓宮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宮者矣。雖其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未聞發辭遣使。祈哀請命。以求梓宮於寇讎之手者也。女眞用是知我無復讎之心。可以肆爲玩侮。乃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使往來。至於再至於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亦益謹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倫之言曰。女眞欲以梓宮、母后、淵聖皇帝、中原境土悉歸於我。審如是。豈惟足以解吾君終身之疑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願也。然自王者迹熄。五霸而下。鮮不以詐力相傾。今乃欲以誠信之道。望於讎敵。寧有此理。且諱日之報與不報。在彼無毫釐利害。至不難從之事也。我之懇請屢矣。而寂無聞焉。於其至易者。尚不我從。則其他可知矣。春秋之法。凡中國諸侯與夷狄盟會者。必謹志而深譏之。其法嚴矣。女眞自海上結盟。借助於我以滅契丹。契丹旣滅。遂犯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旣而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時厥後。和使項背相望。而侵犯之兵。無歲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旣破京城。乃始斂兵議和。脅我二帝出郊。劫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包藏姦詭。而不可測度如此。何爲一旦與我如此之厚哉。或者謂金主初立。黏罕已死。親族離叛。契丹復振。方務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釋憾解仇。以免南顧之患。豈其然乎。自劉豫旣廢之後。我益畏縮遠屏。未嘗敢向北方發一矢。彼何憚於我哉。是深謀長計。欲不費一鏃而坐收混一之功耳。聞其使稱詔諭。挾冊而來。要主上

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讎。匹夫猶不肯爲。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爲梓宮屈。爲皇太后屈。爲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伸於一日。志願足矣。遑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之前乎。誠使一旦拜受女眞之詔冊。則將行女眞之命令。頒女眞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眞之土。率土之濱。莫非女眞之臣。我宋君臣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顯肅之梓宮。遂無地可葬。母后、淵聖之儀輅。遂無家可歸矣。無乃違主上聖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免太公於俎上。晉大夫征繕以輔孺子。使惡我者懼。卒能歸惠公於強秦。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弟之念。奈何欲誤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今所以委曲順從。斂意不敢少有違忤者。惟恐其不歸梓宮、母后、淵聖。而加兵於我耳。曾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則號令生殺。皆出於其手。設若擁梓宮、母后、淵聖於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我君相以下來迎於境。我若從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於而國。乃違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也。聲罪來問。將何以待之。事至如此。則前日所以順從其意者。非特無分毫之益。適足以致莫大之禍。和好旣敗。雖欲兵之不用。其可得乎。爲和之說者。必曰今雖講和。而邊備實未嘗弛。必無意外之患。以如圭觀之。朝廷以議和之故。謂謀臣猛將可以折衝禦侮者。皆無所用。或斥逐而遠之。或併之於駑庸之帥。又將包羞忍恥。甘心屈辱。以沮喪士氣。而離其心。殆若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審而謂之不弛邊備。是內欺其心。上欺聖主。下欺億兆之衆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卽位也。由天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於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爲仇賊之臣哉。主上以屈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於屈己。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因此拒敵。不爲無辭者。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衆。我以大義明詔天下。率勵猶豫之餘。共雪父兄之恥。乃不可失之機會也。相公者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主上受此屈辱。有如姦雄因衆心之憤。擁數十萬之衆。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宣和、靖康以來。爲女眞所屠戮者。非將士之父兄。則其子弟。幸得脫身於鋒鏑。恨不得女眞之肉而食之。今相公反愛信之。如天胤之親。萬口籍籍。扼腕憤怒。莫不歸罪於相公。相公亦知之乎。相公嘗自謂我欲濟國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怨。相公之心則忠矣。使殺身而有益於君。固志士仁人之所願爲也。若犯衆怒。陷吾君於不義。政恐不惟謗怨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苟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奪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爲此。若曰。聖意堅確。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於相公也。檜不答。

是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謂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此據秦檜奏稿所載上語。於是檜與參知政事孫近言。臣等比以金使及境。各進愚計。務欲接納適中。可以經久。朝廷之體。貴在縝密。不敢漏言。胡銓上章歷詆。蓋緣臣等識淺望輕。無以取信於人。伏望睿斷。早賜誅責。以平衆論。詔答曰。卿等所陳。初無過論。朕志固定。擇其可行。中外或致於

憂疑。道路未詳其本末。至彼小吏。轉賦柄臣。久將自明。何異之有。至是。乃譏責銓。檜批旨曰。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講究。務欲上下安帖。貴得和好久遠。胡銓身爲樞屬。既有所見。自合就使長建白。乃狂妄上書。語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衆。劫持朝廷。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編管。永不敘敍。令臨安府差使臣兵級押發前去。候到具月日聞奏。仍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深知朕安民和衆之意。時銓妻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與敕令所刪定官方畴見吏部侍郎委敦復。爲銓求緩。敦復曰。頃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爲。敦復即往見守臣徽猷閣待制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譴。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卻追還矣。

壬子。左通直郎胡銓送吏部與廣南監當。銓既竄斥。秦檜、孫近又奏銓所上封章。言及臣等。若重加竄責。於臣等分義有所不安。欲望聖慈。更加寬宥。臺諫勾龍如淵、李誼、鄭剛中亦共敕解之。乃以銓監昭州盤倉。銓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無悔之無策。張脩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過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此銓自敍或論脩書。及朝與正論。是銓稱脩補孫近、鄭剛中、李誼、勾龍如淵夜中國上殿引敕。上脩鄭處。特免昭州之徙。而日歷及他書皆不見論諫文字。銓自記必誤。但謂如淵等給事中則誤耳。正論云。陳剛中任中丞。而銓所記以爲鼓院。二書不同。攷之日歷。六年四月丙午。左宣教郎陳剛中除太府寺丞。時王師心成寶。而令太府寺題名。皆無二人姓名。蓋中間有旨特令著書題故也。鼓院題名。起於紹興十六年。未無剛中姓名。今且從銓所記。俟攷剛中紹興十年八月壬申行遣。

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與義薨於湖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四

【紹興八年】十有二月。(按)是月癸丑朔。甲寅。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趙鼎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從所請也。中衛大夫貴州防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統制杜琳降橫行遙郡二官。琳擅遣士卒過淮採薪。爲敵人掩執以去。韓世忠勸之。故有是命。

乙卯。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馮檝守宗正少卿。假徽猷閣待制。爲國信計議副使。檝既懇歸。行至鎮江。復召檝入對。奏疏白。臣嘗謂天下之事。有經有權。顧所遇何如耳。遇經事而可以守常。則何以權爲。遭變事而斷於有濟。烏可舍權而不用焉。國家自靖康以來。敵人南侵。二聖北狩。族屬臣民。隨寓沙漠。宗廟陵寢。遙居僞境。繼而太上皇帝訃至。梓宮未還。豈獨陛下羹牆之念。造次不忘。凡百臣子。孰不痛憤。昨緣朝廷遣使請上皇梓宮。使還。道敵人講和之言。從而應之。往返通好。竊聞比有許還地歸梓宮之報。然索禮太高。朝廷未有所處。使人踏境上而稽於過界。道途之議。皆云。士大夫有不可屈之言。諸大將有君辱則臣辱之說。或欲奉兵以示威。臣恐此聲若出。萬一有妨和議。則幾會何時可復得耶。使金人無還地歸梓宮之意。固不敢自屈以奉彼。如或有之。是陛下之屈。適爲父母兄弟、宗廟陵寢、祖宗境土、族屬臣民而屈耳。爲父母兄弟、宗廟陵寢。是屈而行孝弟也。爲祖宗境土、族屬臣民。是屈而施仁慈也。陛下少降其

體。而能返父母兄弟、族屬臣民於舊都。還祖宗境土於版籍。復宗廟陵寢於邦內。一舉而衆備。孝弟仁慈之四德。自古帝王之用心。何以加於此乎。然所謂屈者。豈冀我辱哉。循斯須之權耳。迺伸之階也。會稽之役。勾踐屈於吳王。卒能破吳。鴻門之會。高祖屈於項羽。卒能興漢。然則茲屈也。非所以爲伸歟。假如諸大將不許陛下降禮以就之。自非同心協謀。一戎衣可以犂敵庭。然後上皇梓宮可還。太母、淵聖鑾輿可復。族屬臣民可返。宗廟陵寢可安。臣恐敵庭未易遽犂也。孰能犂之。兩國又須交兵。殘害億萬生靈之性命。而後底定。豈若不血一刃而遂如所欲乎。臣願陛下毋惑士大夫之言。毋徇諸將之議。斷自淵衷。度利多害少則行之。儻陛下俄頃少降萬乘之尊。果得金人革心。歸上皇之梓宮。還太母、淵聖之鑾駕。返我族屬臣民。復我故疆境土。則是陛下於十有餘年渺茫懷想之中。一日之間。母子兄弟。復得相見。宗廟陵寢。復得奉祀。族屬臣民。復得綏睦。臣謂累世南面之樂。未有如陛下今日之樂也。臣所以不避忌諱。而妄爲陛下陳之。雖然自古和不能獨成。有威然後能成其和。和而有威。其和乃固。如專任和而廢威。使彼以信來。夫復何疑。其或繼之以詐。將何以待之哉。臣願陛下。論使人篤於講和。敕將帥嚴於修備。責效於使人。歸功於將帥。降禮以成和議。嚴備以固和好。如是則有萬全之功。無不測之患矣。上覽疏。即日除樞故官。與王倫借見使人議事。

丙辰。詔曰。朕以眇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茲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己。徒以爲親。雖憑意於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驚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以講好而來。此固當度宜而應。朕念陵寢在遠。梓宮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深惟所處。務適厥中。旣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或同異。正在衆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職在樞機之屬。分乖廉陛之儀。遂上封章。肆爲凶悖。初投匭而未出。已騰藁而四傳。導倡陂邪之風。陰懷劫持之計。儻誠心於體國。但合輸忠。惟專遂於取名。故茲眩衆。憫其淺慮。告爾多方。忽惑胥動之浮言。庶圖可久之大計。時秦檜恐言者不已。故自上下此詔以戒諭之。　檢校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鄭仲荀提舉醴泉觀。仲荀旣入見。遂有是命。　尙書戶部員外郎錢觀復罷。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觀復性資陰狠。嘗輒數論其短。執政庇而留之。劉大中喪子。觀復隨其柩宿於城外。廉恥不立。故黜之。

丁巳。太府少卿耿自求直顯謨閣知常州。　軍器監丞李若虛守尙書戶部員外郎。　直徽猷閣提舉華州雲臺觀汪召嗣知撫州。

戊午。秦檜奏大金使名未正。乞令人與計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如不受封冊。不遣泛使。皆當先事言之。上曰。朕受祖宗二百年基業。爲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肯受其封冊。兼畫疆之後。兩國各自守境。每事不相關涉。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時不許往來。朕計已定。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禮。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

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旣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約。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語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數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淮南、荊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勿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而從之。　試尙書禮部侍郎曾開充寶文閣待制。知婺州。先是秦檜嘗因語和議事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艴然變其言而罷。遂命出守。開辭。改提舉江州太平觀。　左奉議郎林待聘試太府少卿。　進士顏師與特補右迪功郎。師與、卓兄也。上以眞卿故官卓等三人。卓盡死。故改命焉。　故左中大夫李回再復資政殿學士。以其妻郭氏訟劉大中挾情報怨也。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尙書張燾言。回嘗受張邦昌僞命執政。今來恩命竊恐公議紛然。不允。詔劉大中所勘無實。盡還職名。依條與恩澤。其從僞一節。候與范宗尹、謝克家別取旨。秦檜恨二人不已。故因事及之。

己未。吏部尙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鎭壓耳。上意亦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上乃許之。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上疏。以振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事爲獻。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先是有詔觀文殿學士孟庾提舉萬壽觀。赴行在。如淵入對。論庾已試罔功。難以更加器使。上曰。朕蓋欲遣庾奉使。上又厲聲曰。在朝莫更有小人。如淵曰。如趙鼎爲相。隳壞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使盡姦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亦竊朝廷美職善罷去。上曰。卿如何不論。如淵曰。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一一容臣爲陛下別白之。上色稍解。翌日。以庾知嚴州。孟庾初召及除日歷全不見。據如淵退朝錄云爾。今因如淵上殿附書之。以事攷之。必在劉大中未落職之前。大中落職在癸亥。去此四日。事亦相近也。

癸亥。秦檜奏呂本中行趙鼎修哲宗史成遷特進詞云。謂合奉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爲首相。於議和通使。未嘗不僉同議論。今命詞如此。皆鼎風旨。欲窺伺和議之不成。爲脫身之計。上因論己酉年金人南騖之時。鼎爲臺臣。尙欲與金人畫江爲界。當時傳言金國遣使來。遂留鼎於四明接伴。旣而虛傳自

軍中頗來非金使也鼎追見朕於章安鎮當時豈以議和爲非此事張守備見今守赴江西大帥去尚未還鼎可逆審問之檜曰便可錄此聖語付史館（按）日歷又云檜等進編錄上明留照臨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欺我哉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劉大中落職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再論其不孝也制曰含齒之類共知篤於愛親垂髫之童莫不羞稱不孝豈有居儀刑之重任爲名教之罪人民間具瞻朕有逸罰大中頃由過聽擢在要津猥以小才遂當大用忘所生之天屬視厥父如路人鑿煙不同寢疾非問事皆有狀聞者寒心人誰無親成所切齒其詞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劉一止所作也　尚書祠部員外郎王居修龍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論居修緣大臣姻故遽叨郎選故黜之布衣姚舉上書詔賜束帛

甲子詔太府寺丞莫將所上封事通曉世務議論可采令閤門引見上殿將之書曰臣竊見近者金使來聘且許交河南地界還梓宮歸東朝淵聖皇族議者雜然益以爲詐己而見行人過索禮儀又肆臆度之說何乘人之難曉一至是乎且夙夜以思天之所以純佑陛下無過此舉深慮臆度之說少眩聖意陛下惜一日之屈而墮其初心臣聞夷狄亂華無甚於晉方十六國之長雄於中原相共吞滅者皆夷狄耳苻堅一舉而敗於合肥李靖謂非謝玄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蓋時爲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紛紛者之論謂養吾兵威一舉而足以滅敵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說也孟子曰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畏天者也陛下以太王之心行勾踐之策遂孝於父母致恭於兄弟敦睦於九族一舉而悉如吾志此天相陛下之明驗也臣聞興師十萬則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危道也今日之議成雖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少休兵矣夫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此今日四川之事大可慮也今日之議成則兵之戍於外者可以移於近兵之宄於食者可以汰而減興農桑而省饋餉俾四方萬里舉無科抑憂傷之勞頤不可乎今關市重斂商賈不通財貨彫虛錢寶空乏公私掃地赤立之際也今日之議成費可漸積商可漸通錢可漸增變驚擾之習爲阜民歸遷徙之勞爲永業俾城郭郊野舉有還定之安顧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曉也而紛紛之說猶不喻焉蓋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卑辭而益幣者遁也臣應之曰陛下遣使以和請敵以和應非無約而請也使人之來徜徉境上舉止甚高言辭頗倨非卑辭也敵以和應出於實矣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耳非譎奇無以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臣於此多有說焉使獲率淸閑之燕以舉其說非特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乙丑詔紹興府兩班不帶遙郡宗室十八員歲據上供米五百斛令同判大宗正事士儷均給之以士儷言宗室俸薄者不足於糴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錢伯言卒於嚴州

丙寅資政殿學士新知潭州王庶落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庶之罪以爲薦用非人屢遭貶斥而歸罪後省驕蹇自恣不下堂廡而倨見從官傾耳側足惟幸王倫不還和議不成使人及境而色大沮於是始有求去之請也庶本趙鼎所薦方劉大中之去庶已不安鼎之將去庶愈不安變詐百出營救萬方謂鼎不逐朝臣爲不成宰相手段交結張戒一日曰此子不了得一事及其去也乃敢

冒言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伏望重行竄削以明庶欺君罔上愚弄天下之罪制曰庶大言以惑衆小智以飾姦既陳立異之辭旋有壞成之意倘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由遂欲脫身而邀譽第務死黨寧知有君其詞亦劉一止所作也　尚書考功員外郎李彌正禮部員外郎高閌並罷御史論彌正閌與修神宗實錄元豐之法元祐之政固二事也范沖以元祐史臣之後而廟論撰之職則雖曰盡公終亦致疑此趙鼎之失也厥書既成閱日已久縱有得失後之作史者尚得而去取之必進重修之議此張浚之過也彌正舊校勘宮閌爲史官本非所長者也至趙鼎再相彌正乃以前日之能爲不易逢之機閌以前日之舉爲不得已之事誕謾反覆以儲濟姦伏望特行罷黜以戒在位故二人並罷日歷（直作臣妾上言而有攙換字恐是郎剛中疏）

樞密院編修官趙雍上書曰臣伏見金使到闕朝見之禮彌旬未決宰執遂諫定長久之策未得其中意者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兄在遠急於迎見或欲少抑禮節以全大倫此宜羣臣庶民仰體聖意克贊孝心何苦立爲異論然中外定分誠不可亂其禮且金人之禍十五年矣始者我不習兵望風崩潰其後民心衝痛願雪國恥淮上屢勝金有懼我死戰之師是以去春哭我以上皇之喪今歲示我以豫賊之廢使我遭國凶訃見宅憂而弛征伐喜廢豫賊則釋怨而望和好皆彼淺近陋隘之術而大臣不能洞照其姦猥相與從事於遣使彼得以怠我之事我無以乘彼之隙王倫一行使冒赴變反令邀求將見名位錯亂冠履易置天傾地覆莫甚於此名號一屈尚可望號令海縣責備臣節休息盜賊固結人心哉況金人卑禍亙古無比我乃懲一介之使忘千百年無窮之恥更欲自屈不知其可也周赧王時秦強楚弱楚願和秦約之武關比其至也閉關奪之使效藩臣之禮居三年懷王發病卒秦歸其喪太子畏秦復娶秦女以和先臣司馬光曰秦之不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彼之給我以渺茫之梓宮劫我以難從之稱號毋兄未見乃先事讎均之二策孰爲得失乎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報讎報之讎雪難雪之恥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國威立法制爲匹夫匹婦復讎而朝四夷於明堂此陛下之職而羣公所當盡心也若縢一屈則禮繼掃地羣戎不暇一歲遣使再歲遣使三歲遣使國力大弊所議無期費歲月殫財計失人心我之九廟盡在臣妾當此之時陛下雖欲長侍母兄度可如意乎爲今日之計當以講和爲中國一事不必張皇委宰相平見使者遣使臣再議直俟梓宮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典禮南北兄弟自有故事願陛下少抑一身孝愛之情俯徇天下至正之論臣不勝甚幸（痛所上疏未得本月日且附此或移附金使入朝之末）

丁卯左宣教郎王楊英爲太常博士楊英丹陽人獻所著黼扆箴十二篇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辰國信計議使王倫言金使作詔諭江南四字名目不正秦檜曰須是見得國書恐封册事非便上曰朕圖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册（日歷大臣秦檜奏曰陛下堅守此兩句臣竊按不受封册上兩詔宜竄豈待檜言之日歷成於秦檜之手其意欲逃責於後世而妄爲此說耳今不取）倫又言胡銓上書首欲誅臣乞正鼎鑊之罪以弭煩言詔倫無罪可待

己巳、王倫、馮檝同班入對。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差胡邦用知靖州。上曰、郡守牧民之官、亦藩屏所寄。當自朝廷遣差。若皆由將帥辟置、非臂指之勢也。

庚午、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入對。先是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韓世良至都堂見秦檜曰、以主上受金書、欲行屈己之禮、萬一軍民洶洶、將若之何。退至御史臺、以其副上如淵。且言今三大將在外、他日見責、以爾等為宿衛之臣、乃令上行此禮、不知何詞以對。如淵告以諸公不須爾。他日第令計議使取國書納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數。沂中等以手加額曰、若得如此、天下幸甚。如淵具以其言入奏。且言今日和議、實陛下以徽宗、顯肅皇后梓宮、與母兄之重、在人國中、宸心朝夕不遑寧處、遂遣王倫奉使請和。今日金人既遣報使、齎書而來、儻若不受、必至歸曲於我、一日興師、彼則有辭。此和議固不可壞。而禮文之間、勤勦過當、若不度利害、勉而從之、則堂堂中國、一旦遂為敵人屈己。如臣管見、必遣王倫與使人反復計議、取得敵書納入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矣。上曰、果如此、即無以加。俟以此而付之。此據勾龍如淵退朝錄修入。如淵所記又曰、如淵請對、言取敵書之說、曰、昨日三衙楊沂中、韓世良、解潛來見臣、言某等昨詣都堂、覆宰執、說閣官欲受敵書、必欲行屈己之禮、萬一軍民洶洶、將何以解。某等將謂本來至中丞、此亦非某等生事。遂謂有大底三個在外、他日問某等云、爾等為宿衛之臣、如何卻使官家行此禮數、不知我等何辭對。其所謂大底三個、蓋謂韓世忠、張浚、岳飛也。此書雖似挾持、然亦此事涉大利害、誠不可輕。臣告以諸公不須如此、他日只有令王倫取敵書納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數。三人者以手加額曰、若得如此、天下之幸。臣所見惟是令及早開諭使人取得敵書納入、最為良策。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荊、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斂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策見小歷繫之

庚午、晉付出之日也。

辛未、參知政事李光言、諸路月椿、最為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為甚。元降指揮、許取撥應於上供、封椿、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上供經制、酒稅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椿辦。如此、州縣尚自應辦不足。今江西路漕司、往往將移用等錢、於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致民不堪命。欲下諸路、應月椿錢許將諸色錢椿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繩畝之民、不致失業。光又奏、今日急務、莫切於理財之政。有避其名而因失其實者、有無其實而徒存其名者、未易概舉。姑論其大者二事。常平之法、本出於漢耿壽昌、今州縣錢穀、有隸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總於戶部右曹。今乃以王安石之故而廢之、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一員、而有司莫知適從、錢穀因致失陷。發運使本以總六路財計、以漕輓中都、饋餉為職。兵興以來、既無斛輸、今乃以糴買專委之。其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皆從朝廷給降。此國用所以益窘也。望罷常平主管官、依舊令香鹽司兼領。罷發運司、其糴買經制等事、令戶部侍郎專領。庶幾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職舉。秦檜進呈、上曰、月椿事、朕數為趙鼎言之。鼎不以為意。常平司當復置。三省可條具取旨。

癸酉、秘書省著作郎胡珵、尚書司勳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朱松、秘書省著作佐郎張廣、凌景夏、秘書省正

字兼史館校勘常明、范如圭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訃聞、陛下方宅大夏、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籍籍、審如此、是將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為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為君父死之、為宋宗社死之、為古今臣子忠孝大節死之、世為無名乎。或難臣者曰、彼將歸我淵聖皇帝、歸我天枝之族屬、歸我中原之故地、重賞以要我、大義以動我。是國人願望之十年而未致者、曾無亡矢遺鏃之費、一朝而獲。雖使主上為是一稽顙屈膝焉、宜無所愛也。豈與夫新垣衍帝秦倉猝之謀、張儀狎闔之論同日道哉。臣曰、固也。昔者劉、項相持滎陽、成皋之間、嘗置太公俎上、約高祖降矣。為高祖者、借其詐謀而遽屈、則分羹之語、不敢出諸口、而天下亦非劉氏有矣。唯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而上下戮力焉、故至於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而割鴻溝東西之約自至、太公、呂后自歸。故敵不至於窮蹙敗亡之迫、而與我連和者、古無有也。臣聞四太子者、方據汴都、晏然擁有中原之民、闢輔淮、楚之備、未始一日徹、而戍卒各不下數萬、未有可圖之釁、彼亦何憂何恐、而一旦無故與我連和、幡然若是、何為也哉。酈易曉爾。彼狃夫蹤食之威、動則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專為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知者、故不得不為和之說以播我中國民力、日就困竭、而膚使之至無已時、蓋坐弊敵國、疲於奔命、無出此計者。不憚一費而獲永寧、猶之可也。今年秋如是矣、冬又如是矣、明年又如是。子產之言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臣所不忍聞也。釋竭齎血以養廝、情之兵屯戍不用、鬱其憤懣、緩急則曰講和講和、使此輩一旦藉口而召亂、將何以弭其變哉。故臣嘗謂秦之儀人、金之和使、兵家用一勝百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故至於社稷不血食。國家不悟敵使講和之得策、其禍亦可勝道哉。而況夷狄無義、所從來久、狼子野心、鳴鏑於父子之親、而乃嗜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疏矣。彼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陛下躬曾、閔之行、受夷狄之侮、不過曰使獲伸東朝一日之養於天下、是亦足矣。追恤其他、信如道路之言、則敵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約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降一事爾。今不慮而從之、且梓宮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淵聖皇帝何在、皆在行已乎。中原故地版圖何在、在使者所已乎。陛下奈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之、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僥倖彼敵人者、苟或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蹂躪以逞、將焉避之哉。劉豫之監甚未遠也。當是時、累百王倫、何補救敗之際、而倫之在金、為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未必臧乎。故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疏遠小臣、然於行在與備一官司之列、坐糜廩粟、無以報大賜、情迫理極、義不愛身、冒干雷霆、甘俟斧鉞。臣等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如圭又言、臣竊謂徽宗、顯肅之靈、母后、淵聖之意、所以眷眷焉庶幾得歸者、以陛下身為皇帝、有國有家故也。陛下不顧安危、輕身以從讎、則我國家將為讎敵所有。陛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梓宮鑾輅其將安歸。女真自以於陛下為不共戴天之讎、雖陛下未能即日報復、事不慮陛下他日終為之害乎。其所以揚言欲以梓

宮母后、淵聖悉歸於我者，豈誠然哉。是欲以計取陛下而除己之害爾。陛下縱不愛身，奈宗廟何，奈梓宮、皇太后何，奈淵聖何。今女真之使，以詔諭江南爲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有總陛下北面而爲仇讎之臣哉。萬一陛下咈天下之情，屈身於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勿謂屈一己便可以得女真之懽心，彼其無厭之求，事有窮已。設若擁梓宮而南，遣六飛奉迎於境，或強吾母后、淵聖爲手書，以召陛下會於大河之北，或欲易吾之將相，去其所惡而用其所愛，又欲使其腹心之臣來預吾之政事，如監於方伯之國者。又欲使吾散遣戍卒之兵，平治險隘，以利其戎車，能從之乎。凡此數者，一有不從，忿怒之兵必不旋踵而至，豈如今日痛憤肝膽之際，明論敵使而謝遣之，然後詔在廷之臣，與守邊之將，講明戰守之策，日夜飭厲，常若臨敵，裹粮江、淮，必足以防侵軼之患矣。願陛下枕戈嘗膽，深思此策而力圖之，則梓宮終有山陵之期，母后終有東朝之養，淵聖終免餓殍之難，陛下終得遂孝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俯仰無所愧怍。與夫忍恥事讎，榮辱禍福，相去萬萬矣。時士大夫皆以和爲不可，而如圭與王庶、曾開、戶部侍郎李彌遜、監察御史方庭實言之尤力。

羅頤庭實奏疏未得本當勘求增入之。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韓肖胄以薦職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以肖胄爲大金奉表報謝使，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張愼副之。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統制本路屯駐軍馬賈和仲罷以參知政事李光勒其輕佻妄作也。

丙子，金國詔諭使尚書右司侍郎張通古、明威將軍簽書宣徽院事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左僕射府館之。　監察御史施庭臣爲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贊和議，故有是除。胡元質成都丁記施庭臣除侍御史入朝自陳在朝無援不意張觀擢至此。太上曰：卿勾龍所薦，弗以相歸耶。此與張燾劾疏所云全不同，今不取。

命下，中外駭愕。　詔左朝奉大夫沈該、選人陳懋上書可採，懋改合入官，該令閤門引見上殿。以該獻書言和議也。　兵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張燾言：陛下信王倫之虛詞，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羣臣震懼，跼蹐罔措。仰惟聖孝，通於神明，固可使異類革心，惟我之聽。然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乃始可議彼此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凡陛下之所願欲而加於聖心者，當是時也，在庭之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乎。爲臣如此，何以生爲。臣是以不避鈇鉞之誅，再干天聽。伏望陛下俯詢輿情，稍寬聖慮，毋務欲速，緩以圖之。天下甚幸。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請至都堂與宰執議事。初，如淵既見上，陳取敵書之策，後數日，但聞朝論決欲行屈己之禮，軍民時出不平之語，聞之有可駭者。上自大臣下至百執事，朝夕惴惴，恐此禮一行，或生意外之變，圍城百姓，有終夜不能寐者，而近甸常、潤、會稽之間，民悉不安。於是入奏同誼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在法許臺諫見宰執商議否。曰：有。

如淵取法視之，果然。乃入奏，即日有旨並許之。此錄如淵進朝錄修入，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張通古來時，上與宰相已議，而朝臣猶未食議，通古要與人部抗禮，又欲上面拜金國之詔，議未定，故通古在館多日未得引見。

丁丑，詔大金遣使前來，止爲盡割陝西、河南故地，與我講和，許還梓宮母兄親族，餘無須索，慮士民不知，妄煽惑，令尚書省榜諭。　起居郎劉一止試中書舍人，司農寺丞莫將賜同進士出身，除起居郎，將入對，遂有是命。都省繳黃下吏部，試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試吏部侍郎晏敦復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己，與虜議和，夙夜焦勞，誠心懇切，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來論未同，故未敢輕加爾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退，從容默納，庶幾天聽可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庭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爲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覬實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嗤鄙之矣。今庭臣又以此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綱紀，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覬望，而將則姦人也，攷其平昔，奚所不爲。陛下奈何遽與此輩斷國論乎。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慍也。今如淵、庭臣，將翌斯已成羣，豈國家之福哉。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杜羣狂之門，天下幸甚。至於議和，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以爲腹心，而信之如蓍龜者也。今其爲言，自已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爲陛下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愛此身，毋輕自屈。但將雪恥以思復讎，加禮北使，厚資遣發，論以必得事實之意，告其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於我，然後徐議所以報之之禮，似未晚也。如其變詐，將復誘我以虛詞，則是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勵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強，以聽天命，以俟天時。天時既至，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伏願陛下少忍而已。所謂自強之策，豈有甚高難行之論。特患陛下不爲而已。君臣上下，協力一心，定爲規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哉。矧我將士，浸皆可用，比之往年，氣已數倍，萬一未能進取，以之自守，蓋有餘矣。釋此不爲，甘心卑辱之事，臣切惑之。仰惟陛下脫身艱難，苦危之中，保有國祚，一紀於茲，其所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儻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國恩，身參法從，不敢自同衆人，是用輒敢盡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固當死，不敢救正而使陛下受屈辱之恥，罪亦當死。所有施庭臣、莫將除命，更合收自聖旨指揮，一止亦言，將丞九列，驟擢從班，人以爲將上書附和議而得之，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以臣自爲地而不忠。乞併臣罷之，於是將、庭臣皆不敢拜。時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遂託疾在告，檜使給事中象權直學士院樓炤論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爲直院，然亦使途耳。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是言，意不敢出矣。燾乃不主和議者，若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

我一受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人矣檜不能奪遂止。按張浚行述所載執奏廟堂臣等除命事與此敘檜行狀全同而綱拔之語確以此奏為浚所作是時浚以兵侍兼權吏部尚書同敦復為左遷官狀以事發之則二人同上也。是日姦諫官勾龍如淵等再詣都堂議國書事秦檜曰若王倫商量不聽則如之何。如淵曰正恐倫未能辦此亦當率易入文字。請相公參政親見使人具議。庶國事早濟。李光曰此固不可憚第一至館中遂有如許禮數如淵曰事固如此然視人主之屈則有間矣光默然遂召國信計議王倫副使馮檝至都堂如淵語倫曰公為使人通兩國之好凡事當於敵中反覆論定安有同敵使至此而後議者倫泣且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敵中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激公使了取書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

戊寅如淵與李誼入對上曰士大夫但為身謀向使在明州時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上辭色俱厲如淵曰今日事勢與在明州時不同誼曰此事莫須召三大將來與之商議取其穩當乃可上不答久之曰王倫本奉使至此亦持兩端秦檜素主此議今亦來求去去則無害他日金人只來求朕豈來求秦檜二十七日己卯上召倫入對責以取書事是晚倫見使人商議以一二策勸之使人愧恐遂許明日上詔宰執就館見使人受國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時欲行此禮宰臣秦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炤炤王師意。炤並論如淵退朝錄後入。如淵又言講和之事繫國利害禮文之間所當商權其餘大議蓋已乘定初不待道塗之言而決也沈該輕猥俗子素無循行近因上書亦蒙召對深虛希進之人迎合聖意自此妄有陳獻乘時獵取官職有紊紀綱為害不細望賜寢罷先是張燾晏敦復因論施庭臣莫將除命亦言該贓吏不當由宥散召對至是遂寢。尚書右司員外郎范同直寶文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己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炤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對。（按）此時兵部侍郎吳表臣御伴。薛徽言中書舍人到一止。權禮部侍郎尹焞起居郎莫將未上故從官止此。上奏曰臣聞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不以為可軍士不以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為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宗族土地可得也國人不以為可者謂敵人素多變詐今持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可遽為卑辱之事此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敵果悔禍催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室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

必可得而我之為國日蹙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敵帥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為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輿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要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上覽奏愁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如此然朕不必至為敵所紿方且熟議若決非詐偽然後可從如不然當拘留其人再遣使審問虛實兼尊頓首謝奏稿所草也。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讀尹焞言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反古未聞中國無人致以猾亂昨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顧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搖豈至今日前年徽宗皇帝率德皇后崩問遽來真究不測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遂使敵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必為此議則人心自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顧衆說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人掌中不知敵人之情專尚姦詐敵人之求無有紀極坐竭帑藏斂及百姓感動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固無及已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方將信仇敵之譎詐而覬其背和以苟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庭復使陛下北面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且猶不可況實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或以為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士卒之心壯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務時近臣皆入焞以疾固辭新命乃上此疏及移書秦檜言今敵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則中國號令皆從敵出國事廢置皆從敵命辱侵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說聞疑貳將帥有薪膽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將見敵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歸咎願相公從容榻前力陳大計以謂敵人與我有不戴天之讎靖康以來歷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為口實賈怨誨兵自困自斃豈真忍為此議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然亦自是未聞敵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敵人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凱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檜得其書已不樂頡至小智子義之語乃大怒之。

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金國使人於其館受國書以歸前一日從官既對上召王倫責其取書事倫見北使張通古以一二策勸之通古亦恐遂請明日。此綱勾龍如淵退朝錄。或曰時欲行此禮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

中直學士院樓炤。炤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句以對。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受書。此據熊克小曆。按以上二事、前三日丁丑勾龍如淵議國書時已約略載入此處、又爲詳通古先投國書緣起、故撮及之。通古猶從百官備禮迎其書。檜乃命三省樞密院使朝服乘馬導素趙甡之遺史云、金人遣張通古來、要上北面拜詔、朝廷議未定、或請列祖宗御容、而設金人詔書於其中拜之、至於紛紛不定者累日。通古索備玉輅迎詔書、百官導從、至是猶未決、檜獨主其事、坐於待漏院中、置玉輅於殿門之外、命三省使服緋綠、樞密院使服紫腰金魚、赴館候使人出、則或導或從、使人以爲百官也、日高通古等始出館、騎馬入殿門、有親事官一人挾馬鐙、數使藤杖擊其首、僞覺不肯斂、通古所持國書、其辭不遜、上皆容忍之、錫賚通古等極厚。時上特以皇太后故。俯從歡約。而檜必欲屈己。天下咎之。紹興講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有失從來援立之意、於是已行廢黜、況興滅國繼絕世、聖人所尚、可以河南之地俾爲主云云。今略撮取附見、或削去亦可。〔中興聖政何俌龜鑑〕復論檜何人也、得入相位、投從強凌而不之救、焦然而不知愧、同己和議者用、昔已嘗斂者斥、戊午樂議、問之廷臣、廷臣以爲不可、問之將臣、將臣以爲不可、上自宰執、下至侍從臺諫、內而館職郎官、外而監司郡守、皆以爲不可。王倫妄誘金使、移書悖慢、且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而晉國含垢茹恥、略不知愧、擬尾胡公直欲拔檜首於藁街、而新州之行、志士飲氣、他日韓世忠有伏兵洪澤劫金使以壞和之謀、卒報復不以身計國、有剛老急辣之性、竟亦不能以沮成議也、而知圭有日、檜不辨在、奈何爲此、檜豈亦知所反矣、夫以登廷紛議、竟不能奪一檜之議者、其爲說亦有二焉、其一則假孝悌之說、足以動人主之聽、其二則立三日歸虜之言、有以堅人主之心、嗟夫、秦檜倡和議而鉗口於事機、是與蔡京欲行紹述而借繼志述事之說無異也、秦檜欲議之不撓、間要以三日歸虜、是與安石欲行新法而要君以譬學術之說無異也、然而天屬繫懷、竟莫移盡亦有數耳、彼謂公之疏謂梓宮不可還、而梓宮之還有日矣、太后不可復、而太后之復有期矣、陝西河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謂敵不足信、今可信矣、此檜所肆行而無忌憚也、孰知厄蠻陷遂毀之盟詐哉、彼以陝西歸我、正所以分吾川蜀之兵力也、以河東歸我、正所以弊我東南之軍力也、我以股離理之後、遂以數年而收拾之者外府也、何其不慮及此耶。　呂中大事記、建炎之初、內有綱、外有澤、此可爲之一機也、而汪、黃以主和失之、紹興之間、內有鼎、外有浚、此又有爲之一機也、而秦檜以主和失之、失此二機、天地之大義不立、使我高宗抱終天之痛、可勝惜哉、蓋嘗論大臣任事者、張、趙、朱、呂數人、惟浚在外、鼎在內、至公血誠、相與扶持此義、然浚終始主戰、鼎始主戰、終主守、則鼎之規模、已與浚少異、若頤浩、勝非、雖內有平賊之功、而外但爲避敵之謀、此皆不知此義者也、大將用命者、張、劉、韓、岳數人、張浚謂錡大將、惟飛、世忠可倚大事、而二人終欲摧強敵、壞和議、則眞知此義、若光世之沈酣酒色、不戒恢復、每每使屯而後、不受行府之命、不與劉錡共功、不與世忠同謀、但與祈中爲腹心、以附秦檜之和議而已、則皆不知此義者也、則是諸臣之不知義者多矣、而南渡百年、公論猶切齒於一檜者、何也、蓋汪、黃壞之於事機未定之時、而檜壞之於事機垂成之日、爲可恨也、諸公之言和者、俱造於其間、而檜獨斷然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也、但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檜獨相二十年之久也、方其入相之初、朝士皆動色相賀、惟恐其復日之爲蕭人、然向子諲於紹興之初、與胡安國論曰、與檜同時執軍前、削有產者、獨檜趣室而歸、非大姦能如是乎、當時安國猶以爲忠、其子寅嘗以子諲之言爲過、則檜之姦可以欺賢人君子也如此、方檜之初主和議、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今元相不可行、及再主和、曰臣僚亦有朱慨欲望更思慮三日、又三日曰臣恐別有未便、如上意堅確不移、乃乞決和議、不許臣下干預、則檜之姦足以欺聖主也如此、檜雖以和議斷自聖衷、而人心公議終不可遏、爭之者甚衆、諫則張戒、常同、方庭實、辛次膺、侍從則樂汝嘉、蘇符、樓炤、張九成、曾開、李彌遜、卿監則晁謙之、李彌遜、郎官則胡銓、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執政則趙鼎、劉大中、王庶、曾開、李綱、張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許忻、薛良貴、薛徽言、尹焞、趙張、王時行、淮南夫汪藻、辰樊光遠、其言不可、大將岳飛、世忠亦深言其非計、而胡銓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疏、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人心亦可知矣、諸公之議、憤激懇切、而終不足以折檜者、則有說矣、謂梓宮不可還、今還矣、謂太后不可復、今復矣、謂陝西河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謂敵人不可信、今可信矣、此檜之所以能排衆議也、然不能復讎雪恥、而使吾君忍辱終天之痛、以爲孝悌、不能自復土宇、而乃乞丐於仇讎、以立國家、如此蓋所謂相臣以爲忠、而不知身陷於大不忠、主上以爲孝、而不知身陷於大不孝、樊光遠所謂金人議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憂、其可信愈甚、則可憂愈甚、皆至論也、一人之私、不能以勝千萬人之公、雖檜亦末如之何也。

辛巳。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今和議已定。將遣某使。又將遣某使。自時厥後。歲必再三。而使者冠蓋相

望於途矣。欲望特詔有司檢照近年體例。參酌中制。將所得恩例。凡使者在鋪及至界首者。比舊減三分之二。汴京或燕中者。減半。直至金國者全破。庶幾久而可行。詔三省樞密院照會。

是月。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次翁試秘書少監。日曆無此。今以本書題名附入。　虛恨蠻王歷階犯嘉州忠鎮寨。將茹大猷以歸。虛恨乃烏蠻之別種。所居高山之後。夷人以高爲虛。以後爲恨。故名焉。其地東接馬湖。南抵邛部川。北接中鎮。地方三百里。部落數十。天禧以前。朝廷歲以酒食犒勞。嘉祐間。始入寇。遂徙寨於陽山江北以避之。紹聖間。乞於嘉州博易。不許。至是遣其徒來忠鎮寨。爲漢人所殺。蠻益讎恨。有判官田二三、本寨津縣吏也。亡命蠻中。常甚歷階爲邊患。遂舉族入寇。轉掠忠鎮十二村民殆盡。　鄜延既陷。第六將李世輔爲金右副元帥宗弼所喜。累遷知同州。及敵廢僞齊。世輔乃與其徒王世忠、簡過等潛謀。遣使臣白彥忠等持書抵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使出兵爲外應。是冬。左監軍薩里干自大同之陝西。見左都監布爾噶蘇議割地事。薩里干每過郡邑。必須使將吏妻女侍飲。世輔忿之。比過同州。世輔乃僞稱足疾。伏兵州廨。因擒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薩里干上馬。欲以南歸。敵騎追及之。世輔與親校崔阜、拓跋忠等數十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至五交原。追騎益衆。世輔謂曰。迫我急。即殺之矣。故敵騎尾而不迫。世輔度衆寡不敵。乃解薩里干縛。折箭爲誓。縱之使去。時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敵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犇夏州。其父同州觀察使永奇及其家百餘人皆爲敵所族。世輔、清澗人也。徐夢莘北盟會編云、世輔與知延州王世忠陳鈞朝奮其下皆[illegible]世忠[illegible]金人西元帥薩里干來同州、謀殺世輔、世輔伏兵州廨、執薩里干、率兵走、中途、薩里干說世輔曰、欲執我何往也、世輔曰、往江南、附大宋耳、薩里干曰、若往江南、江南與大金講和、以河南之地許歸江南、江南豈容於得地講和、必送我歸本國、汝則被害矣、世輔曰、何以爲信、薩里干乃於項髻巾中取出一文字、副金國主牢發來退地之文、世輔信之、遂皆放薩里干令去、世輔出奔、爲金人所追、且行且戰、其下皆遣、金人遂殺世輔一家親屬、此所云與諸書甚不同、但夢莘繫今年五月、恐太早、熊克小曆繫之今秋、今從張彙節要、附今年冬、更須參考、世輔行遣薩里干爲公計事、公疑不利於己、稱疾不往、薩里干怒、領兵數百人欲以擒公、以張匯節要考之、薩里干是行、乃因見布爾噶蘇計事、非爲擒世輔而出、遂行速容有潤色也、行速又稱世輔與薩里干折三箭爲誓、令與二理邏國土及母叔同州之民令不誅戮。

是歲。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府、資、普州、廣安軍創清酒務。歲收息錢四十五萬緡。舊成都酒務許人戶買撲分認。歲課爲錢四萬八千餘緡。建炎三年額。　趙開行隔槽法。所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額。　及世將改爲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益增加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十五年數。　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爲三十九萬餘緡。淳熙二年數。　於是隔槽之法已壞。諸郡漸變爲官監。而民戶坊場率以三十年一榜賣。公私俱困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五

【紹興九年】歲次己未，金熙宗皇天眷二年，時已定都燕，故自此森首不書上所在。春正月壬午朔，詔大金已遣使通和，割還故地，應官司行移文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輒加詆斥，布告中外，各令知悉。

癸未，新除起居郎莫將試司農卿，充伴送使，侍御史施庭臣守起居郎。廟臣之制有云，爾抗忠不回，見義能勇，此時蔡絛、劉一止並爲舍人，未知何人所作也。

昭英州羈管人傅雱許自便，以雱建炎初首請出使故也。雱坐孔丹故流竄，凡幾七年。

乙酉，左通直郎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銓昨上書，思慮有所不及，言語過當，不足深責。蓋書中專詆臣等，若不陳乞稍加貶斥，則是臣等身爲輔弼，區區與小宦校曲直，失大臣體，故有是命。

丙戌，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赦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戎字內之干戈，用全民命。給事中直學士院楼炤所草也。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安職守，並不最盜，山寨土豪等優與推恩。應陝西軍兵官昨緣撫馭失宜，致有離散，非其平心，今來既已歸返，各仰安職。應進士諸科，曾因劉豫僞命得解者，並與理爲舉數。應新復州縣放免苗稅三年，差循五年。應兩淮、荆襄、川陝新舊宣撫使及三衙管軍並特取旨優異第賞。統兵官等第推恩，內外諸軍並與轉殷。張邦昌、劉

豫僧號背國，原其本心，實非得已。其子孫親屬，並令依舊參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興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並與敘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僞命，及因苗傅、劉正彥名在罪籍，見今拘管編置者，並放逐便。未經敘用者與收敘。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等人，並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和預買紬絹，每匹特免一貫文。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處，並許自新，前罪一切不問。日限未不戰地故書條件，今以紹興請和錄條載。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恐未盡於事機，當復勞於聖慮。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曰：敵智急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虛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調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奎幣者進，顧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嗟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皆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飛幕客左承務郎張節夫之文也。秦檜讀之大怒，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時兼知熙州，其幕客擬爲表以賀璘，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明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客謝不及。　賈授祕書少監張浚在永州，見議和詔書，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略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爲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發迹而大，況我至仇深隙，乃欲修好而俾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亂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浚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以書抵參知政事李光論之。　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率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榮州防禦使知開門事董公佐爲宣州觀察使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此條在是月庚寅。

則年五月丁酉詔書附入。倫、公佐及報謝使副韓肖胄、假愼各官其家二人，賜裝錢有差。王會等興風澤錄在是月庚寅。

戊子，上謂大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故地既歸，便當遣宗室使相與近臣借往修奉。遂命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儻與兵部侍郎張燾俱行。先是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轉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淒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秦檜以如圭不先白己，始怒之。熊克小歷謂校書郎范如圭，蓋誤，如圭明年二月方遷校書，士儻等受命在庚寅，克於丁亥書之，亦誤。　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上封事曰：臣竊惟大金來行欺侮，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概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惟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臣知陛下知機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兄母弟六宮九族，咸被驅擄，逮今十四年，辱冀大焉，使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念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不足爲恩，得土地顧何足以爲恩乎。況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別，於大金有不戴天之讎，方且許還河南之地，許還梓宮，許還淵聖六宮，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借使盡得所許，彼何加損，漢王詔呂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天性孝弟，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蓋用心不

則，則四支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爲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有餘年罷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於此乎。豈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爲用，范增之語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圖之。可不痛哉。臣聞張良爲漢王借前箸以籌撓楚權之謀，爲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遂欲效武王休馬息牛，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或謂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臣聞陛下方遣侍從宗臣，祗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正詩人彷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激而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還地之恩，孰少孰多，而河南之民，何曾百萬，昔日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爲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南夫封事當在今年二月上旬，張燾行之後，今因陛旨附見。）南夫又爲表賀曰：

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秦檜大惡之。宗正少卿馮檝權尚書禮部侍郎，以國信計議之勢也。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試宗正少卿。詔故追復宣州觀察使曲端貼還合得恩澤。己丑，詔以黃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進納兩宮。時通古與報謝使韓肖胄先行，而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爲紅巾，俟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議。肖胄至揚州，世忠將郝抃密以告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紡白之肖胄，故通古自冀、和由淮西以去。世忠怒，追抃欲殺之，抃棄家依岳飛軍中。世忠奏知鄂州范澂縱之，澂坐奪官，編管汀州，仍命鄂州拘澂。俟獲抃訖，赴貶所。（日曆無此，今以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世忠乞放范澂狀修入。）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事示之，通古一覽即能誦。

庚寅，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少師萬俟卨觀使榮國公劉光世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蕲國公。揚武翊運功臣少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遷少師。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賜號安民靖難功臣，遷少傅。自劉光世以下，其所領三鎮節鉞皆如俊。用講和恩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浚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姑置未論，借令敵中有故，上下分裂，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釜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願車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大

小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將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外國，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於秦，一往而不返，迄今千載之下，爲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爲今之戒矣。臣日夜思念，此國之大事也。陛下宜深慮之，熟謀之，今從約之早，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以答敵人之詭祕，措置失序，臣不勝寒心，輒不自量爲陛下再計。嗣今以往，使之遷延生事，姑緩一時，謝絕使人可也。明告以利害，詳諭以曲直可也。萬一有如太公、呂后之歸，便當博詢諸帥，奬勵將士，以圖恢復之實，遏之以大勢，使其人心終至於乖離，示之以威，將使其內釁不能以遽息，國家猶可立也。左中大夫劉大中、左通議大夫王庶並復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新除左通直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以和議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上，乃有是旨。焞五辭不拜。太府少卿林待聘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左朝請大夫施炳爲太府少卿。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知鼎州，故事，置四川都轉運使以掌軍儲，而四路漕司各領經費，都漕司蓋不得與，其後起復直祕閣高士瑰爲四川轉運判官，乃以總軍糧爲詞，諸下四路漕司，不拘司分名色，盡行劃刷應副，許之。至是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如此是於歲約軍需之外，暗侵諸路漕司歲計，勢必及民，馮瘵之餘，何以堪此。詔制置司措置。（成都記：士瑰以二月初三日到任，此時已置宣而未行也。）

壬辰，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並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虞候保成軍節度生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飛以議和非計，累表辭所進官，不許。太常少卿張絢直龍圖閣，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絢不肯議敵使朝見禮儀，以病告而有是命。（此以紹興正論修入。）祕閣修撰知饒州曾統守太常少卿。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曾開知徽州。

癸巳，詔建皇太后宮室於大內，以舊承慶院爲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以論事不合，求罷爲建寧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興壬戌，張三師兵柄，韓王曾恐爲禍，密請伸解潛曰：雖云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江之北顯其聲，公其爲我軍奏以諫此事，解用其權，爲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檜之謀，韓云何以不素告我，而遂爲是耶，韓覺秦調色有異，俞卒憂悶，俞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爲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竟死徽外，張子韶云，按潛以此年罷馬帥，世忠時在淮東，十一年四月乃離三帥兵，十四年三月，潛坐鼎客貶徽外，曾與此不合，（按）七年十二月，檜奏令世忠自楚州移屯鎮江，世忠言敵情難測，乞留此軍，遂徙江淮上從之，時趙鼎當國，明清誤記也，然史小脉載潛稱軍職在今年四月，亦誤。）起居舍人薛徽言卒。徽言雅爲趙鼎所知，會秦檜於上前論和議事，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遂中寒疾而卒。上念之，賜其家百緡。

甲午，金人所命知宿州趙榮以城來歸。榮不俟割地，首先納款，由是金人怒之。

乙未。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煒獻書於參知政事李光。論和議事。大略以謂閣者敵人求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諠譁。議論不一。閣下召來造朝。遽復合爲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賈詔取執政爾。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敵。既毀廣陵。又發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比年以來。敵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強也。汲汲然萬里遣使。見報以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唱爲議和。空我之國。困我之師。復割中原爲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竭中原。舉天下實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弊。況今欲竭江南偏在一方。求實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牒、鬻官爵、出賣戶帖。預借和買。頭會箕斂。衰世掊克之法。略已盡行。劍南椎髻。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出乎。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實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煒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倘或梓宮可還。眞僞未辨。如爲所欺。彼且恃爲大恩。百索累至。江南無立卓矣。倘何有於中原哉。自古連和結好。講鄰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強。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且暮之存。擒縱在彼。是速滅亡而已。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其寄耳。曾何害於和哉。南唐李煜嘗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強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非不甚衆。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謨於帷幄。收敵幣以賞將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聖之不歸。乃求臣事於敵人。豈不哀哉。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敵機。閣下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顧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恥。專爲誤國之謀。傾心敵人。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祿山。非煒疏遠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煒之舅。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今日之可任春秋之責者。惟閣下耳。願閣下盡發敵人之詐。歷告吾君。能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下之尊號。薄敵人之聘禮。設諸將兵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爲戰。以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如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輩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必可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寘以典憲。煒所不辭。書幾數千言。其大略如此。煒、山陰人也。

丙申。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鋌特遷一官。鋌以國倜建隆至元符。信史屢更。書多重複。乃以七朝國史自帝紀志傳外。益以宰執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常同爲中執法。言於朝。詔鋌率祠中視史官之秩。尚方給劄奏御。至是鋌以元祐八年補錄及七朝史上之。故有是命。然鋌所修未及半也。其後爲秦檜所沮。不克成。　是日。金右副元帥濬王宗弼始以割地詔下宿州。金主亶詔河南吏民。略曰。頃立濟豫以守南夏。累年於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假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爲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遐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心。無忘我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無貽悔吝。此書紹興講和錄有之。略敵其語。以見金人亦知天道人心之所在也。　又命官吏軍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行臺尚書書稱會驗近準尚書書牌到契丹字詔書。今翻寫抄白在案。會朝廷已遣人使於江南旌忠去訖。及書會職官百姓軍民事書若是守等江南人使前來交割封界。方行曉示。實虛至時難以諭告。須合遣先開示。一面牒見在河南諸職官中已擒人數外。其餘職官百姓使效軍民等。並有不同。原係河南人。願歸山東、河北者。並聽。仍仰所在官司各具所就事宜。先次告諭。須遣指揮。右下宿州。可驗照。即目詔書內事理。意就便開作指揮所諸處。分別曉諭大小職官軍民。留道書老。列令一一仔細書會。各不能本鄉及父母邱墳。依舊安堵住坐。永致信義。實爲大事。不得致遂誤錯失。特宿州準此。天眷二年正月十五日。金中書牒。詳資元帥同四太子提重兵來駐。擬未敢明言割地事。尚聚欲自有之。任張孝純爲行臺丞相。教敘寬恤。以鼓忠誠。書先次計置般運船隻。或敘過河。次遣張通古、蕭哲來。曾是元議定事。初約俟蕭、張奉使回。見得可否。方於河南出示。割界文字。趣於今年正月間。陝西帥司申報夏國大軍壓境。并密封夏國榜來。時四太子方在東京。虛背腹受敵。難於失措。大金先賣割界文字前往陝西。方解其事。此事在書皆無之。疑與李世輔相關。姑附此俟考。

丁酉。詔淵聖皇帝宮殿令臨安府計度修建。時胡寅丁父喪居衡州。以書抵張俊曰。聞敵人果欲以河南地授我。則應接當謹始。十餘年間。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爲言。所以係百姓心也。今乃於臨安增修母后、淵聖宮殿。是不爲北遷之計也。然則居杭者乃實情。而恢復者乃空言耳。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稅。五年徭役。軍兵依元來營分招收。不知何處運物支給。及官吏所請。應有從出。若取於民。則赦令所言。是問新附之民也。不取於民。何以給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敵人強暴所向瀕陵。二是世間人不知有三綱。動則投拜。甚則僭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勸戒。而張楚、劉齊。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今而後。誰不利此。三未是也。不知公以爲何如。實此書必在二月已後。今因時曾建淵聖宮殿附書之。

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二字。以戶部長貳一員兼領。初。參知政事李光請能發運司。事下三省。事見去年十二月辛未。至是三省請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以檢察內外官司失陷錢物。舉催未到綱運。措置糴買。及總領常平爲職。　左宣教郎江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鍔。能鍔、范冲所引也。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勸諸路監司守貳之不職者九人。論鍔反覆奸佞。苛刻擾民。故並能。　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趙鼎引宮觀、王安石例再乞納節。不許。

戊戌。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故事王倫爲東京留守。兼權開封府。　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醴泉觀郭仲荀爲太尉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　召汴京行臺尚書左丞相張孝純赴行在所。孝純自斷。乃白右副元帥濬王宗弼。以饑同三司致仕歸徐州滕縣。孝純致仕而卒。按十一年宗弼所上書云。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則孝純未死也。　尚書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湖荊浙閩廣路經制使。　司農少卿崔鶠直徽猷閣。權發遣經制判官。　徽猷閣待制江淮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知鎮江府。　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丙戌赦書。一切甄敘。恐忠邪不分。功罪不別。臣謂左右賣國。虧損名教之人。宜不在甄別之列。其餘名存白簡。重者未及二年。輕者未及半

年，並未許收敘。詔令三省銓量取之。

己巳，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嘉國公劉光世爲陝西宣撫使，慧克小屏書胡世將除陝西宣撫副使，按諸書世將除川陝宣撫使，在今年九月六日癸未。保平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爲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州，總玠節制如舊。命內侍齎告以賜。上因光世除命，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丙戌赦書，劉大中、王庶並復職。大中之罪在不孝，庶之罪在欺君，落職未及一月，例蒙貶敘，蓋朝廷不肯任怨耳。臣任言責，亦復避之，則凡賞刑失當，誰爲陛下言哉。秦檜進呈二人之命遂寢。趙姓之遺史云：秦檜令言者論庶、大中之罪，並再奏貶。

東京留守充交割地界等使王倫、副使藍公佐辭行。總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言：和議既諧，則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既息，則上下相蒙之可畏。臣聞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詣敵廷，此必有深謀至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臣又聞敵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鷄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本意哉。敵使既去，所宜深詔執事，交修庶政，申戒邊吏，以敵人雖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寵諸將，以爲息兵休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時，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世非之而不顧，至有以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蓋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威之，猶卻衆謀，況其非乎。是以小人窺其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審勝，以圖中興，勿謂和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爲仇人役哉。

辛丑，詔故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內侍省副都知藍安石已贈保寧軍節度使，可特與賜謚。於是禮官定謚曰良恪。渡江後，宦者之有謚，蓋自此始。

癸卯，四川宣撫司統制官王俊、張從儀、田晟以修興元府、洋州堤堰，既田增稅，各遷一官，仍賜宣撫使吳玠詔書獎諭。

丙午，徽宗皇帝大祥，上衰服詣几筵殿，易白羅袍，行祭奠之禮。前後不視事十日。宰臣率百官進名奉慰。

監察御史江西宣諭李棠言：盜賊未息，其弊有五：一曰盜賊招安之後，不離鄉土，良民畏懼，未皆易業；二曰賊徒受招，初無悛改，隨復作過，比所捕賊徒，纏鬧已有受招安公據至五六道者；三曰縣官蔽縱，不以實聞；四曰稅戶交通，苟免禍害；五曰公吏受賂，多從脫免。五弊不去，盜賊無時而息。乞下帥臣監司守令，協心施行。從之。

庚戌，尚書戶部侍郎李彌遜、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彌遜再章求去，乃有是命。右諫議大夫李誼言：

河南初復，江上未可撤屯，望密諭三京帥臣，凡東南逃歸軍校，毋得接納，庶幾長江守備，不至寡少。詔密付諸帥。

是月，名建康府晉司空卞壼廟曰忠烈。　僞熙河經略使秦容洎叛，洎在熙河十餘年，驍勇得衆，屢爲邊患，及金人歸陝西地，洎慨然曰：吾何面目見朝廷，乘熙河去，居西夏、背唐兩界之間，有衆數千，洎又寇環州，經略使趙彬追及，與戰，涇原經略使張中孚率兵援之，洎敗走，其衆多降。　初，僞齊知同州李世輔既奔夏州，其家悉爲金人所害，夏國主乾順僞降制書，以世輔爲靜難軍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時夏國承宣使除書如朝廷之內制，而御史中丞知制誥亦皆繫階三省，自令僕以下，多闕而不除，世名者十餘一二而已。僞制今在科州大軍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六

【紹興九年】二月（按）是月壬子朔。　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興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壓內寇足矣。至如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養贍官兵，他日置權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內而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爲戒。遂命淮西宣撫司遣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瑤、武略大夫唐抃，以本部兵千人，從仲荀之任。日歷：二月壬戌，勸會已降指揮，差鄭瑤、唐抃將帶本軍軍馬隨仲荀赴東京，不知元降指揮在何日也。　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炤爲翰林學士，張通古之在館也，嘗詔填委，多出於炤筆。至是冀拜，中書舍人蘇符試給事中，仍兼資善堂翊善。　大理少卿周聿充徽猷閣待制陝西宣諭使。　召少保醴泉觀使呂頤浩、龍圖閣直學士陳規、徽猷閣直學士仇悆赴行在。時陝西、河南方謀帥，故並召之。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見上曰：如敵故相，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於悆、規。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浚，如淵曰：張浚勳在社稷，陛下亦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既而新除陝西宣撫使劉光世之弟帶御器械光遠疏光世之短於書略，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遂趣召頤浩焉。勾龍如淵所言，並據如淵退朝錄修入，但以云朝廷以帥材難得，遂擬重

疑、仇愈輩、如湖奏云云、後旬日、有旨除劉光世陝西宣撫使、朝廷似欲以此遏呂頤浩之行、按光世除宣撫在正月十一日壬辰、而湖、愈還召在二月二日癸丑、與如湖所記小差、蓋去年十一月壬戌除潭州時、愈已有詔命、今此當是還召也、林泉野記云、秦檜以密諭除潭、國京欲置之危地、又與如湖所云欲遏呂頤浩之行不同、如湖所云、恐非其實、今不取。

直祕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謝祖信試太常少卿。　新除左通直郎尹焞固辭待制侍講之命、且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於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貧懸甚、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比當不量分職、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病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祗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授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臣今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伏望檢會累奏歸田里、詔焞日下供職、秦檜讀焞奏、見時用二字、深銜之。

乙卯、遣監察御史方廷實往三京、淮北宣諭、日下赴都堂商議職事。（熊克小麻、載廷實出使在正月丙戌、蓋誤、今從日麻。）祕書郎王利用守監察御史、權禮部侍郎馮檝言、和議既成、所當措置以善其後、一曰、謹守盟誓、望敕諸將、不得見小利而動、以啓釁端、二曰、遵闕之計、當徐圖、雖建康亦未可輕徙、三曰、諸將並令居舊地、屯田以贍軍、四曰、蜀兵可分往諸州就糧、以省漕運、五曰、川茶自來運過陝西、秦鳳博馬、前此吳玠軍截留以自貿易、既復五路、當令茶馬司並遵舊法、六曰、前來汴京等處發兵之費、全仰屯田、用額給足、因而行之、自見其功、創新措置、恐難得效、七曰、陝西諸將以畏罪逃去、今雖得歸、恐不能無疑心、當求心腹之人安慰之、使無難調之患、八曰、河東北不屬劉遵地分、萬一兩路人民逃歸、受之則爲失信、要須先爲措置、免致生事、詔三省樞密院相度行之。

丙辰、直祕閣知鎮州高公繪復爲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坐奉使無狀也、初、詔公繪副王倫出使、公繪不行、故有是命。

丁巳、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度軍馬郭仲荀、遷太尉、充東京同留守。　徽猷閣待制劉岑、試尚書刑部侍郎。　大理寺少卿周聿、權尚書刑部侍郎、仍充陝西宣諭使。

戊午、殿中侍御史曾統、試左諫議大夫、除太常少卿謝祖信復爲殿中侍御史、前一日、上諭秦檜曰、朕欲用祖信爲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機、卿等可詔赴都堂、與之議論、秦檜奏、臺諫乃天子耳目、朝政闕失、所當論列、恐呼召至朝堂、然後除授、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臺諫識察大臣、豈朕責任之意耶、然檜卒不召、翌日、遂有是除。　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州郭浩爲陝西路宣撫判官、時已命內侍陳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浩父成嘗爲邊將、張中孚、中彥皆出其門、慕容洧之父亦成部曲、而趙彬貧時、又嘗依浩、實於諸將有契、望成之與浩同去、所冀衆心早得以定、上納其言、乃命浩與宣諭使周聿偕往。

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吳革、陞直龍圖閣、充京畿都轉運使、兼開封少尹、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辛永宗、陞安德承宣使、尚書員外郎張炳直祕閣、並爲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永宗、兼提舉招置弓箭手、炳、兼提舉大內革、炳不行。　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己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詔恭依、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鈺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爲名、當避、檜大怒。（此以王明清揮麈錄修入、但明清誤以後周爲北齊耳、熊克小麻正月戊戌、名徽宗陵曰永固、按日麻戊戌、止是命秦檜撰陵名、克小差也。）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知潭州。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知宣州。　宜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浚知福州、時浚未聞命、又上疏言、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勉強圖事而已、陛下進而有爲、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間雖衄衂、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爲、則其權在敵、且拂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徇敵國、內罹實害、智者所不爲也、居旬日、又具劄子曰、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時歲、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榷、專意和議、庶幾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寐以思、屈指而計、敵人與我讎釁之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願其委靡而遂亡也、臣意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息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敵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與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歡篤好、以息我師、遲遲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敵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微禮、失約爽信、沉在期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顥者、尚庶幾於前、敵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定矣。　左承事郎陳俊言、河南之民、自金人蹂踐以來、習於戰鬬、且懲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全骨肉、至如依險山寨之民、其備禦之計、可謂詳矣、適於此時、因其部分、申以府兵之法、使自爲守、民必樂從、詔東京同留守郭仲荀措置、仲荀請以近城閑田募弓箭手從之。　新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尹焞固辭新命、且言、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義、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爲矯僞、上察其誠、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既而焞請免謝辭、許之、又請追還職名、不許。（焞乞免謝辭、在是月壬戌、乞追職名在丙寅、今聯書之、熊克小麻今年八月末始書焞疾甚不能朝、遂奉祠而去、蓋誤矣、又云、焞前爲禮部侍郎已病、按史、陳未嘗供職也。）

庚申、祕書少監王次翁守起居舍人。　直祕閣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周葵試太常少卿。　監察御史三京淮北宣諭方廷實試祕書少監、前一日、秦檜因擬廷實除命、爲上言、臣進擬差除、未嘗敢分朋黨、頃席益爲中書舍人、緣諫官論列、行敕文不工、當時令出守臨安、又移衢州及平江、皆佳郡也、蓋因此怏怏、其後呂頤浩爲都督、過平江、並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由宰相進擬者、卿等能平建承宣使新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解潛知邵州。

心用人甚善。熊克小歷監察御史方廷實奉使回，奏邊事不合，已未改詔諸鄭少監，按廷實此時未行，今月十一日壬戌有旨方廷實不候受旨，日下赴都堂禀議，蓋當在改除後三日，克實誤也。廷實請修講疑廟，下罪己之詔，訪民疾苦，收拔遺才，招安盜賊，慰撫官吏，又乞空名告身，補授士豪之保守山寨者，皆許之，仍聽以所施行事報陝西宣諭使周聿。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中原淪陷，久隔照臨，必有潔身之士，高蹈於山林者，望乞命聿等博訪以聞，從之。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應誠落致仕，提舉京城四壁節制軍馬司參議官，用郭仲荀奏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李誼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　左宣奉大夫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　新除祕書少監方廷實與宗正少卿鄭剛中兩易，避家諱也。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落階官，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錡統所部自鎮江還朝，遂代解潛權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

癸丑，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起居郎施廷臣並罷。如淵與廷臣因私忿交爭，奏廷臣嘗有指斥語，上惡其告訐，前一日，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廷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朕不欲付有司以傷風教，卿等可召廷臣詰問。徐議黜責，至是秦檜請斥廷臣而徙如淵，俟其待罪求去，然後補外。上曰：不然，好惡須明，乃詔廷臣語言狂率，責監廣州都鹽倉；如淵失風憲體，可罷中丞，提舉江州太平觀。日下出門，其後檜擬如淵知瑞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　詔賜士優、郭仲荀銀帛各三百疋兩，張燾、周聿各二百匹兩，方廷實百五十匹兩，以士優等將出使也。

甲子，秦檜等進呈江湖、兩浙每月樁發大軍錢各有窠名，但多爲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乞將逐州軍均定，不得偏重。上曰：若所發窠名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足，則流爲盜賊矣。檜退而批旨，第命諸路漕司，以州縣大小，重別斟量均定，務令適中，仍俟月樁錢足，方許應副他用而已。　寶文閣直學士知西外宗正事趙子植爲京畿都轉運使，代吳革也。　三省言：河南新復州軍赦書，當付王倫行，不應一面遞發。詔監都進奏院羅茵、楊適並降一官。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郭及之特換右通直郎，添差簽書昭化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及之，仲荀子也。

丙寅，右中散大夫宋煇復祕閣修撰，充京西路轉運副使，權京畿都轉運使職事，與郭仲荀偕行。

己巳，詔韓世忠、張俊、岳飛所部統制統領將官八百十三員，各進秩一等。　浩案：統制十一，統領十三，正副准備將一百八十九，准四，統制十，統領十四，正副准備將二百九十七，正統制二十二，統領五，正副准備將二百五十二。　用講和赦書推恩也。其四川宣撫司將佐，令本司具名，給降付身。　翰林學士權知樞密院事張燾、中書舍人劉一止兼侍講。　命入內內侍省押班藍珪提點皇太后殿一行事務。　彰武軍承宣使新除陝西路宣撫判官郭浩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陝西宣諭使許晝帶親兵以行，事畢赴行在。　晝士毅蜀口用兵錄，九年六月，吳公玠劾，初吳公玠劾除金州安撫使郭浩四川宣撫判官，未行，改除浩陝西宣撫使，接日曆，增以今年二月七日除陝西宣判，後十三日改命爲宣諭，皆令

與閤門使行，未嘗除四川宣判，又指初除，去玠遠厥道，朝廷不應已知玠病劾，不知士毅何以云然，當考。　右朝奉郎王安道知泗州，時安道總戰艦在通州之料角，詔安道便道之官，仍令統領官張宗率舟師還鎮江府。　是日，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優、兵部侍郎張燾辭往西京，朝謁陵寢，上命士優修舉諸陵，令京西湖北宣撫使岳飛濟其工費，士優遂自武昌、信陽由蔡、潁以往。

辛未，詔選人林長儒上書可採，特循一資。

壬申，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

癸酉，監察御史李棠能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初，命棠招撫江南羣盜，而棠尋意督戰，巡尉多死，中書劾其罪，且謂棠於元奏畫一之外，欲移易兩路及行在官吏，顯見擅權妄作，故罷棠，以其事付制置大使張守。

乙亥，常州宜興縣進士吳師古送袁州編管，永不得應舉。師古嘗得胡銓封事，鏤木而傳之，秦檜命守臣直祕閣王縉究實，至是抵罪。

丙子，左宣教郎楊愿爲祕書郎。既而中書言愿求終滿外任，後旬日，以愿通判明州。　愿改命在三月丁亥。

己卯，臨安府火。

庚辰，詔戶部長貳歲舉本屬各四人充京官，如係獨員，權令通舉。　通舉之旨在七月乙酉，今併書。

是月，日中見黑子，月餘乃沒。　吉州免解進士周南仲上書言：臣於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赦其狂，又賜詔命，而免終身文解，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不避斧鉞，采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以爲今日獻，所謂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復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所謂三急務者，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備，三曰擇守令。陛下即位十有三年，卑詞重幣，甘心屈辱者，爲父兄故也。徽宗北征而不復，用是痛心疾首，舉六軍而並進可也，何事蠹耗財用，區區爲梓宮之求哉。臣聞我有三可勝，金人有五可敗，何者？漢戰而有天下，歷世猶四百年；唐戰而有天下，歷世猶三百年；藝祖不戰而有天下，歷世宜過於漢、唐。此爲一可勝；桀、紂虐則失天下，秦、隋虐則失天下，陛下仁聖孝弟之至，必不失天下。此爲二可勝。昔也兵民或叛，今中原之民，懷祖宗之德，日望王師之來。此爲三可勝。若金人反恩則敗，背盟則敗，樂殺則敗，擅廢立則敗，據中原則敗，大抵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親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也；因計來聞，可進不進，二失也；萬一遲之又久，使兩河奸雄競起，東南可安枕而臥乎，臣恐社稷實不血食，悔之已無及矣。陛下復幸浙西，臣知陛下甘心於東南，東南之地，其士脆，其民怯，風俗薄而不厚，非帝王必爭之地。陛下若選形勝，遣居上流，且攻且守，一舉而前，兩河傳檄而定矣。今之諸軍相視若冰炭，相疾如仇讎，假使一軍深入，其誰爲繼？一軍陷失，其誰爲援？劉光世縱琳

館之清名、張浚負戡亂之大略、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流、裹糧坐甲、首鼠兩端、所以然者、無主帥故也、太祖取將之方、章聖親征之行、成憲具在、陛下何憚而不爲乎、陛下親賢急於堯舜、難難以來、無一人卓然有見於世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人弊於黨與、士弊於時舉、官弊於資格、何者、昔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在則鼎去、鼎之門人亦去、鼎入則浚去、浚之門人亦去、豈鼎之黨、今皆可用、而浚之黨、今皆不賢、此其弊一也、宣和之舉、弊於王氏、紹興弊於伊川、大臣唱之、學者響應、陛下用尹焞、詔劉勉之、厚風俗可也、若曰得人如寇準、如富弼、臣未知其可、此二弊也、今之仕進、無非科舉之流、招來無非高蹈之士、英豪奇特、可用以取天下者、困於選調、困於草萊、困於庸伍、困於洞廟、此三弊也、大臣擅權、陛下不斷、御史章疏每上、陛下收視穩清、依奏而已、又諸將擁重兵、子弟與禁衛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此軍國柄、臣所以爲陛下謀也、祖宗時、天下常費有三、曰郊禮、曰黃河、曰北敵、而養兵不與焉、何者、西北分屯、且耕且守、費有節、衣糧有準、而歲之入亦嘗有餘、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財賦、不繼朝廷、計朝廷歲用數千萬、皆取於東南、刮骨槌髓、民不聊生、養兵之外、又有卒使無養之費、不蠹國家何所辦此、此蓄邊備、臣所以爲陛下謀也、今日州縣之弊極矣、且以臣桑梓親所聞見者條其一二、安福令陳庭、廉而愛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艱食、以坑冶事緩於舉行、當路勸之、遂至奪官、以無援故也、盧陵令王昌、賊而虐民之吏也、交結虞寇、專事貪殘、百姓訴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黨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有禁止虞、吉教誣、以脅持州縣爲虐、臣意廟堂之上、有黨護虞、吉贓吏者、故以此謂爲張本也、州縣賢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何誣之有、若其贓汚、則吏長其惡、民受其毒、不訴於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氣哉、此撫守令、臣所以爲陛下謀也、書凡數千言、其大旨如此、　江西統制官李貴以其軍歸於殿前副指揮使楊沂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七

【紹興九年】三月壬午、按是月辛巳朔、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李璆爲徽猷閣待制、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宗元、柳約並復祕閣修撰、趙鼎之當國也、璆兩經檢舉不報、至是與秦檜連姻、特除之、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在漳州、嘗應詔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至是以年將七十、謂宜謝事、會已有召旨、詔嘗趣行、至則有中司之拜、剛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當思大體、若乃捃摭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則非本心、他日入對、又言、今經費不支、賊盜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於一人之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中書言、昨修執政拜罷錄、詳略失中、本末差舛、詔史官重行編修、秦檜之初免相也、上以御劄斥其罪、而一時制詔拜罷錄具焉、檜欲滅其迹、故有是請、於是史官言、能免後事迹、乞更不編載、奏可、其後書不克成、此以王明清揮麈後錄及日曆、會要修、但後錄以爲丁卯罷拜遷謫、恐誤、按會要九年三月六日有旨、查修二十一年又用祕書少監林機言、再行編修、其後不克成、史官乞不載拜罷後事迹、在十月辛未、

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常同、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丁亥、和州防禦使璘爲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

戊子、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梁汝嘉皆進權本部尚書、汝嘉仍兼江淮等路經制使、侍從過宰執關相見、既退、宰相須送出數步、時敦復見秦檜、未嘗送出、每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舊六部胥吏、罪無大小、悉送大理、有罪而必送、則頗煩擾、不送則無以懲戒、常以爲患、敦復之爲尚書也、奏請置門頭杖、外可以省煩送之勞、內可以示必懲之威、是以胥吏知畏而不敢爲過、至今便之。　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移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移兵部侍郎。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試工部侍郎、直寶文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璨陞祕閣修撰權知臨安府、既而澄辭、乃遷澄徽猷閣直學士、而璨爲浙西轉運副使。　顧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鼎復徽猷閣直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復徽猷閣待制、皆以赦敍也。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呂本中更俟一赦取旨。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預買爲今日民間之病、有司從而變爲折帛錢、又其所甚病者、今日固未能去、若處之使得其所、猶可以少紓民力、其說無他、惟均而已矣、近者知徽州吳偉明乞用稅錢均敷、此徽及江東所宜耳、諸路未必可用、欲乞下諸路轉運司、各令條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畝頃、使戶無高下、人無貧富、凡有田產、以丈尺爲率、等而上之、合零就整、依夏稅法、如此奸民猾吏、詭名折產、無所容其倖、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自承平時、官預俵買本、一縑千錢、時縑帛價廉、得錢於春、而輸縑於夏、所以優民也、軍興以來、官中無本可俵、名爲預買、其實白著、其後戶部又令折錢、每匹爲十千或八千、比歲絹直稍平、而折錢不減、江、浙之民、深以爲患、故祖信論之。

己丑、尚書左司員外郎閭邱昕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右司員外郎陳夔試左司員外郎。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璿試右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王銖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右朝散大夫字文師瑗行尚書度支員外郎。　祕書省著作郎胡珥守禮部員外郎、既而晉者以珥、用中爲趙鼎之黨、乃以珥知嚴州、用中知建州。二人補部、在是月甲午。

甲午、命參知政事孫近撰皇太后册文、參知政事李光書册、兼篆寶、用金册以珉石。　詔崇國公璩赴資善堂聽講、祿賜如建國公例。　右朝散大夫吳說爲福建路轉運判官。此以終去年八月辛酉上論大臣事。

乙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頤浩乞歸台州養疾、許之、初、上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乃命中使陳永肩將醫宣押頤浩赴行在、頤浩以病老力辭、上賜手札曰、朕以陝西重寄、非卿夙德素望、不能任此、出自朕意、欲煩卿行、可即日就道、俟到面議當處畫事、卿宜深體至意、毋更執讓、頤浩乃條具陝西利害、大略言、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臣計五路元係張中孚、張中彥、慕容洧之徒爲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敵亦難令、當諭以德意、許之久任、庶不致疑、又言、陝西利害、今日所繫甚重、若一觸事機、必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向背、趙彬又係曲端門客、本一書生、其人尤桀黠、伏望曲留聖慮、詔趣頤浩赴闕、既而頤浩至行在、上命國醫王繼先視其疾、頤浩留七日不能入見、上乃聽其辭、及將歸、復言、秦爲天下脊、今宜於長安、興元、襄陽各置宣撫使、而置兵屯襄陽、且建行臺、仍即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

上親提萬騎、不時勞軍、使敵人不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庶敵不敢窺江、淮、而中興之業、由茲起矣、上既許頤浩台州養疾、乃以其子直祕閣杭爲直徽猷閣、遷差提舉浙東茶鹽公事、以便其歸。　江淮等路經制判官霍蓋言、臣聞自三司之法壞、而戶部雖掌經費、不復稽財用之出入久矣、軍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案牘焚毀、綱目散亡、老胥猾吏、出沒其間、而掌邦記者、但以調度不足爲憂、苛剝隱欺之患、不暇復省、故一有調度、舉以其數責之漕司、漕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民不勝其求、不得不爲巧避之術、於是飾名寄產、分戶匿稅之弊、百端紛起、今將檢察其實、固非督其逋負、收其羨餘、爲剝剝之務、亦將計其所取於民者幾何、有當取、有不當取者、從而是正之、毀其上供於朝廷、供億于大軍、及諸司之所支撥、州縣之所當用者各幾何、有當用、有不當用者、亦從而是正之、使其所取有常、所用有數、復於朝廷、達於萬民、皆可通知、以爲經久之制、尚慮不知者、謂今設官之意、檢察之名、徒爲聚斂之政、願詔諸路監司州縣、使明知陛下設官理財、將爲足國安民之計、悉力而奉行之、詔下諸路監司照會。

丙申、東京留守王倫始交地界、先是趙榮既納款、知蔡州王威者亦以城來歸。遣權攝蔡世忠將去、烏珠既略三京、又犯淮水、王遂率背嵬軍走破烏珠、留守趙榮以密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按榮之降、在未割地之前、不應附於明年五月兩世輔自陝西入夏調援乃來歸、亦不從亳州路、蓋誤也。　及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濬王宗弼、首問榮、威、且責敕文敕割河南事、不歸德於金、倫一面改定、謂元降敕文非實、乃已、接伴使烏陵噶思謀至館、亦以榮、威爲問、必欲得之、至是倫始交地界畢、京城父老官吏送宗弼至北郊、宗弼坐壇上、酌酒爲別、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餘八分赴河北送納、宗弼由沙店渡河之鄴州、金遂移行臺於大名、初、金以葛王褒爲三路都統、知歸德府、褒秋毫無擾、甚得人心、及割地而歸、褒悉遣其吏士先行、最後乃出、即下釣橋、極爲肅靜。

丁酉、徽宗皇帝禫祭、上詣別殿行禮。

己亥、以久雨放臨安府內外公私僦舍錢三日、自是雨雹則如之。　詔分河南爲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以帥臣兼留守、三路各置漕臣一員、兼提刑、初、河南鎮撫使翟興既死、其將李興降於劉豫、豫用爲鄭延路兵馬鈐轄、移河南、至是以興爲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職如故、豫之僭也、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行其策、且謂人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推尚科舉、至宣、靖間、諷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也、我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門閥、乃以臻爲乘義郎、關門祇候、充白波巡運、及繳還河南、召臻赴行在、秦檜見而不之禮、既而曰、劉豫國祚不永者、蓋由任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恨之。　祕書省正字樊光遠言、臣竊覩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通和之使、頃背相望、吾既空府庫以奉之矣、河南之地、賦租悉蠲、吾又將竭江左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墮、一言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而爲陛下深懼也、夫有無故之福、則必有無故之禍、往者燕山六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來歸於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犒之、所得止數空城而已、朝廷動色相賀、而天下感頌相弔、一旦改慮、席卷而南、如寄諸鄰而取之、此陛下

所覩見也。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恥。勿以甘言爲悅而常以爲憂。勿靡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民盡力以固根本。勿沮士氣以備緩急。亦庶乎其可也。此疏不得月日。今附見交地界之後。詔增補殿前司鈞容直樂士以二百人爲額。舊鈞容直四百人。至是存者七十餘人。既而上聞其召募擾民。第命據見管人數存留而已。後旨在四月庚午。左朝奉大夫知吉州陶愷行尚書金部員外郎。庚子。金人所命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彬上奏待罪。詔以彬爲左正議大夫。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

辛丑。翰林學士兼侍讀樓炤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詔殿前司諸軍統制統領將官二百十二人。用講和赦書各進秩一等。統制十三。統領二十一。正副准備將一百七十八。其後權鋒軍統制左武大夫華州觀察使韓京等十五人亦如之。權鋒軍統制、統領各一。正副將十三。今年五月己巳轉官。

壬寅。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秦檜兼提舉史館實錄院。以史館見修徽宗實錄故也。　左諫議大夫甘昔。自今命令事。於軍期不可緩者。乞依舊報行。其餘除授。須俟報命方許視職。至若昔黃未下。敕命未成。卽依舊制。更不報行。從之。　祕閣修撰新京西路轉運副使朱輝改充應天府路轉運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

癸卯。試尚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吳裴。臣兼侍讀。　權禮部侍郎馮檝兼侍讀。　陞衡州茶陵縣爲軍。以知縣兼軍使。縣當江西、湖南境上。其地方二千餘里。皆深山大澤。在唐皆爲雲州。至是湖南諸司言。比年寇盜多。民不安業。請建爲軍。故有是命。仍以將兵三百隸之。

甲辰。主管殿前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乞以本司酒庫五處歸戶部。詔嘉獎。仍令本部歲給錢十萬緡爲軍費。　是日。僞齊效殿學士知開封府鄭億年上表待罪。億年嘗爲僞尚書右丞。任事甚久。朱勝非秀水閒居錄。稱億年爲僞齊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尚書右丞。而僞齊錄當塗時。億年實爲吏部侍郎。二書不同。(按)僞豫傳。豫所命右丞。初是張柬。辛亥年。柬罷。范恭輔迄豫廢。蓋尚爲此官。亦與勝非所云不合。陳淵劾疏。又稱資政陸名。乃豫所竊以與億年。或者豫廢後。億年嘗爲行臺右丞。亦未可知。第資政乃豫所除。則爲右丞又在其前耳。今且云嘗爲右丞。更須參考。

乙巳。後宮韓氏爲紅霞帔。十三年六月封才人。

丙午。祠部員外郎劉昉、祕書省校書郎邵溥並兼資錄院檢討官。上因論大臣曰。宰相進退百官。凡士大夫孰有不由宰相進者。然宰相賢則所引皆賢。豈當一概以朋黨疑之也。秦檜曰。陛下推誠任下如此。爲臣者豈忍懷姦以欺聖聽。

丁未。詔歸德府復爲應天府。平涼府復舊州名。陳、許、潁、壽、曹、延、慶州復舊府名。順州、臨汝、鎮汝、潁順軍復舊縣名。皆僞齊所改也。先是僞齊建雙廟於應天。以祠陳東、歐陽澈。王倫命毀之。此據遺錄之遺史附入。　尚書刑部侍

郎劉岑移吏部侍郎。左朝奉郎新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李利用爲河南府路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公事。上諭秦檜曰。河南新復州郡。當擇愷悌慈祥之人。庶能爲朕撫養凋瘵。使不失職。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東南之財。盡於養兵。民既困窮。國亦虛弱。然此所費止於養兵一事而已。今梓宮既還。有陵寢奉之費。皇太后之歸。有宮室迎衛之費。皆前此所無。而前此養兵之費。又不可闕。伏望睿明。取遠慮見幾之義。皆留聖心。其陵寢遷奉。願預戒節約。以遵先帝恭儉之仁。宮室迎衛。願一從省約。以成聖孝養志之美。能不急之務。減冗長之費。然後經中原。以固根本。則中興之業。可以成矣。從之。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才爲建康府兵馬鈐轄。以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其知淮南利害也。　是春夏人寨折可求之叛。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依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於大同府。後金人命彥文知代州。節要小麻附此事於八年春末。蓋差一年。

夏四月庚戌朔。上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於行宮北門外。循舊禮也。　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忠穆公呂頤浩薨。年六十九。

辛亥。詔簽書樞密院事樓炤暫往陝西宣諭德意。先是呂頤浩既辭行。遂罷置宣撫使。而命炤往制置移屯等事。仍帶衛卒千人自汴京往。　四川宣撫使吳玠言。舊川陝宣撫使嘗用激犒錢一百八十萬緡。今改爲四川宣撫使。各守疆界。別無招納。望減其半。從之。　僞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兼丹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傅師禹皆上表稱賀。詔彥先依舊知亳州。師禹知丹州。仍令彥先以出身以來文字繳申尚書省換給。

壬子。金人所命鄜延經略使知延州關師古上表待罪。詔以師古爲雄武軍承宣使。知延安府。

癸丑。詔河南新復州軍民間利病。許監司守臣條陳。餘官及士民上書所在州繳奏。　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趙鼎落節鉞。依舊特進知泉州。時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趙鼎信共論鼎罪。統奏鼎明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丐閑安於近輔。望亟加黜謫。鼎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殫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婿熊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滕之令。而啓溪壑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鬻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專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鼎初爲相。卽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惟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益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遣。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以不主和議，鼓惑衆論。夫和戰二者，國之大權，鼎爲元輔，實任其責。當戰則戰，豈容中止。可和則和，貴在合宜，而陰拱默睨，每持兩端，殊無殉國之忠，動作謀身之計。此其罪之大者也。伏望特加流竄，正國典刑，章五上，乃有是命。　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充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從所請也。　權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規知順昌府，時順昌闕守，而僞朝奉大夫陳道夫以通判權府事，覺管內安撫司公事，上表稱賀，乃詔道夫通判如舊，而命規守之。　張慶經略使趙彬言已殺叛將裴容清，其部曲多降，秦檜言陝西途已無事，實爲虛幸，然消實不死。按紹興十八年四月，清尚寇邊，宜撫副使胡世將捕之，當彬所言非實也。

甲寅，詔溫、福州祖宗諸殿神御，令湖州相度可以奉安處，申尚書省。十月甲寅行下。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權尚書吏部侍郎，制曰：粵自簡知，再爲御史，極純誠而不貳，嫉惡惡以如仇，朕用嘉之，擢登法從，蓋賞其言也。　金人所命陝西諸路節制使彙兵馬都督權京兆府張中孚爲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先是赦書與金人割地詔皆至長安，而中孚匿赦書不宣，獨拜金詔，其間有斥廟謨及御名者，軍民皆怒。至是中孚上表待罪，上優容之，乃有是命。張中孚事，以胡世將所奏修入。　詔諸州縣有隱寄財產及假借戶名，或立詭名挾戶之人，限一年內自陳，併歸一戶，今日以前，人戶冒占官產，令諸路漕司，每三縣選有風力官一員，逐一體究，括責，比敕鄰近田舍，立定租課，令依舊佃賃，仍限一月自首，限滿不首，並許諸色人告陳，將所寄隱財產，依見行條法給賞，其冒占官產之人，斷罪追賞外，仍追理以前租課，皆用中書請也。　僞武功大夫知宿州景祥上表賀，卽以祥知宿州。　乙卯，資政殿學士知衢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承奉郎僞東京路轉運副使李俅乞歸田里，詔放罪，俅仕僞庭爲殿中侍御史。　丙辰，景靈宮孟夏朝獻，上詣行禮殿行禮，翌日，亦行之，自是四孟皆用此例。　戊午，給事少監鄭剛中充樞密行府參謀官。是日，東京同留守郭仲荀入京城。　己未，觀文殿大學士新荆湖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綱奏辭新命，上不許，命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李誼草詔行下，至是綱再章求免，有曰：當日白簡，公肆詆誣，而誼爲諫官，嘗論綱罪，乃引嫌自列，改命詞臣，遂詔中書舍人劉一止撰述，會綱又上疏，言臣迂疏，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數年之間，壬戌，詔卜永固陵於西京。　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致仕王繼先特遷華州觀察使，餘人毋得援例。　詔陸胙城縣爲軍，以東京留守王倫言，縣與北界滑州相連，乞陞名額，以便文移故也。　朝請郎直祕閣劉章適知徐州。　朝奉大夫僞東京副留守申賜、承奉郎僞東京路轉運副使劉繼之乞歸田里，詔放罪，令赴行在所奏事，賜、繼之中書爲少府監。　右迪功郎王棠特改合入官，仍舊充東京留守司幹辦公事，棠從王倫使北，故召對而命之。

癸亥，御史中丞廖剛言：今先帝已終，而朔望遙拜，淵聖皇帝之禮如故，此盛德也。然禮有降殺，方兄爲君，則君事之，及已爲君，則兄之而已。欲望勉抑聖心，自此寢罷，歲時自行家人禮於內庭可也。若遠在萬里之外，每尊之爲君，比其返也，則不然。政恐天下有以議我也。況此舉舉之意，於淵聖何補，萬一歸來有期，尤非所以示遼人。事下禮部太常寺，侍郎吳表臣、馮檝、少卿周葵等請遇朔望日，皇帝用家人禮遙拜於禁中，羣臣遙拜於北宮門外，從之。　甲子，祕書丞陳淵、宗正丞陳確並守監察御史。　觀文殿學士孟庾爲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　資政殿學士致仕路允迪爲應天府路安撫使，兼知應天府，充南京留守，僞直祕閣知潭州蔡如葵、僞武德大夫知臨汝軍馬侄上表賀，詔卽因所稱官而命之。　丙寅，威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開府儀同三司。初，上念世則帥府備禦，欲以爲使相，趙鼎曰：今一年之間，三除使相，章溫、張沈、士僂也，天下事殊未濟，而咸里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請少待之，上善其說。　運副者鑒藏，始有是命。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質落職，以諫官曾統言，故相趙鼎用彥質爲耳目，以去不附己者。淮西之警，遂議斂兵，幾敗國事故也。　金人所命彰武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權知平涼府張中彥上表待罪，以中彥爲濟遼軍承宣使，知渭州。　丁卯，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辭行，命坐賜茶。　詔祠部員外郎劉昉條上廣南利害，以御史中丞廖剛言，嶺南凋弊之甚，昉本貫潮州，備知民間疾苦故也。　戊辰，上謂大臣曰：韓世忠欲獻一駿馬，朕令留以備用。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事，朕曰不然，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稍弛，朕方復置茶馬使，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強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　左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爲祕書郎。　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俞俟知揚州。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潘良貴知明州。　庚午，上諭秦檜曰：陝西諸將，既叛復來，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朕謂中原尚可從容圖治，至如陝西五路，勁兵良將所出，他時當用腹心之臣可也。　實錄院奏修徽宗實錄畫一。今來所書歲月甚近，猶防漏泄，雖有斷罪指揮，今欲優立賞格，許人陳告。一，今所修書，欲從簡約，略去細務。一，所書先朝政事因革，有當時權臣專恣所爲者，欲徹册府元龜例，辨析於後，庶見之卽明邪正。一，羣臣私記，皆偏見自私，言多失實，今並不取。一，今所修實錄，卷帙不少，欲用景德中修兩朝正史例，每編一二年，先具草卷進呈，卷末仍書史臣姓名，時秦檜領史院，諱避者多，故實錄成書疏略。　壬申，禮部奏皇太后從物名色，其間有純金爲之者，先是上諭大臣，以太后歸，略備一行從物，務從簡樸，其間器皿等塗金可也。朕自卽位，服食器未嘗妄費，卿等所知。上諭在二月丙寅。　至是秦檜言所用甚微，上再三不從，曰：太后儉素，第須塗金，檜曰：敢不仰承聖意。　尚書吏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　詔壽春府移歸淮北舊治，時守臣武翼大夫開門宣贊舍人孫暉入見，後三日，以暉領忠州刺史遣還。　僞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綏德軍劉錡奏嘗汙僞命。乞放歸田里。秦檜擬依舊職任。上曰。新復州郡。他時悉還用文臣。武臣不過三尺。不可與郡。　僞率直大夫開封府少尹李景模等乞削籍放歸田里。詔令赴行在與合入差遣。

癸酉。秦檜進呈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廷實私書。言金人方欲固兩河人心。其所邀求五事。非甚難行。不可不從。以示大信。上曰。廷實在臺時。不以和議爲是。今至京城。目覩利害。乃能深合今日事機。以此見士大夫皆是信不及耳。此與熊克所書廷實奏進事不合。不可書考。日曆又云。方敵使在館論和議者事疏。當體何謂廷實說上虛心聽納狂瞽之言。不拒寬武。又能察其用心。豈復有讒慝間絕之患哉。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鼎知平江府。徐、趙鼎所斥也。

甲戌。僞率議郎知鄭州劉全吝上表賀。復命全吝知鄭州。　前資政殿大學士席益未免喪葬於溫州。

乙亥。詔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浚及隨行將佐並賜宴臨安府治。上以世忠持身廉。特賜建康永豐圩田千頃。世忠辭不受。　司農卿莫將論財用五說。由冗官濫費、權法虛文、名色輕賺、錢幣輕荒、儲積不固。願專委主計之臣一二人。與臣窮究本源。灼見利病。然後斷而行之。必有明效。詔樞戶部尚書梁汝嘉與將同措置。

丙子。左朝奉郎賀允中爲尚書倉部員外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八

【紹興九年】五月庚辰朔。亳州民陳逵等請輸稅以助國用。上不許。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閻邱昕權尚書吏部侍郎。　左司員外郎陳橐權刑部侍郎。　起居舍人王次翁試中書舍人。　右司員外郎林待聘試起居郎。　左司員外郎程克俊試起居舍人。　中書舍人劉一止轉對。言神宗復隋、唐之舊。始置義倉。然而推行之意。有未盡合於古者。今置倉入粟。止在州郡。歲飢散給。僻遠之民。罕霑其利。臣謂當於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斂。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如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飢饉則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支散。庶幾僻遠之民。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大利也。疏奏。不行。嘉祐四年五月詔縣置倉。　右諫議大夫曾統言。今縣官歲入。僅足以支出。國計可謂急矣。有司既不知裕財之術。又不知節制之度。豈不殆哉。且以去冬及春以來。遣使之費言之。命韓肖胄報聘金國。又命王倫交割地界。遣方廷實宣諭三京河南。命郭仲荀守東都。遣周聿、郭浩宣諭陝西。遣士偁、張燾祗謁陵寢。又命樓炤至永興等路宣布德意。凡此七使。所攜官吏兵民。不知其費當幾何。竊聞照寧命宰相韓絳宣諭陝西。才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咎。今一使之出。已數倍

於昔。合而計之。不知其幾何矣。雖畢有出於不得已者。而援引體例。皆非舊比。臣願檢照國朝舊遣使命則例。裁定其要。使前有所稽。後爲可繼。庶幾可以及遠。從之。　資政殿大學士新知福州張浚辭免新命。上不許。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李擢復言。頃爲諫官。嘗論浚過失。不肯草詔。乃命舍人劉一止撰述。用金書遞越行。

癸未。直龍圖閣知明州周綱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尚書右司員外郎范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銖並爲左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魏良臣、大理少卿潘特萊並爲右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晁謙之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祕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邵溥知果州。時上屬意史官。所以顧遇甚寵。賞賜御府法書黃金器錦綺珍劑。而言者論其過。乃命出守。

甲申。太常少卿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趙鼎之始相也。葵在臺中。嘗連章極論趙子直不可用。語侵鼎。坐是不得其言而去。逮秦檜獨相。意葵必憾鼎。再引入臺。葵行狀云。公謂人曰。元卿已死。某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也。(按)葵論遣井所稱權臣。即是指鼎。今不取。　一日內降差除四人。葵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樂。　祕書郎何鑄爲監察御史。　乙酉。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廷實言。永安、永昌陵制度。極爲簡古。將來徽宗山陵。乞明詔有司。務從簡儉。上納之。

丙戌。名顯肅皇太后神御殿曰承順。時原廟未立。承元、承順殿皆寓行宮天章之西。　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總詔言利害。賜敕書獎諭。

丁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爲京畿都轉運使。初命吳革爲轉運。又用趙子直。子直入見。不果行。乃命迨往。　少師京東淮東等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請倚閣俸給之半。以助軍用。不許。

戊子。大理少卿周三畏爲大理卿。　左朝奉大夫趙令衿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　是日。判大宗正事士僊、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僊等至河南。民夾道懷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爲宋民。有感泣者。士僊等入柏城。披荊蹠棘。隨宜葺治。成禮而還。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至。水即日大至。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祥。士僊等既朝陵。留二日。遂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行在。中興聖政。

臣留正等曰。山川草木之所紆鬱。與人情不相遠也。以山川草木爲無知。欺孰甚焉。周公廟在岐山西北所謂鳳雛棲梧者也。鳳雛鳴。此皆物理之常然者。

庚寅。奉迎欽先孝思殿祖宗御容赴行在。先是。劉豫入東京。毀天章閣。遷御容於啓聖院。至是。王倫還。官辨認以聞。故有是旨。　詔環慶經略使趙彬免兼權陝西諸路都轉運使。從所請也。

壬辰。東京留守王倫言。自至京師。民李興等獻銀帛芻粟以贍軍。詔獎之。還其獻。　祕書修撰四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復爲四川轉運副使。俟吳玠辟到參議官日。令赴任。本司題名。陳遠猷紹興七年三月初六日到任。十年閏六月十六日致仕。與此不同。未知遠猷去而復回。題名既漏。或以宣司便宜之命未嘗解去也。當考。

癸巳。河南諸州進天申節銀帛。上曰。新復州郡。財用無餘。此寧免於擾民。其勿受。如取於民者。今散還之。

時宿州諸縣以迎兩宮爲名，沿路荍屋，上曰：斯民豈可重困，乃能縣令，仍詔守臣繼而不舉之罪。先是左宣議郎王之道嘗遣左陳議大夫曾統書，大略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怨弄朝廷，有同兒戲，而朝廷之上，乃獨斷然以爲非姦非詐，惟恐奉承之不暇。前日劉豫之擒未遠，又況包藏禍心，未易窺測。且事固有未見其利，而先見其害。淮西兵火之餘，遺民百無一二，重以奉迎兩宮之故，竭膏以一邑計，其費不下五七萬緡，使金人誠還兩宮，斯民正復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須，猶將欣然不爾，況食王倫之肉，何能謝哉。愚謂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謂可弔不可賀者。請以五事備吾君之採擇：其一，淵聖南來，俟其渡河，即請下手疏以自訟，其二，梓宮及淵聚到日，自天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仍密諭河南所過州縣，一切準此，而其供張之類，純用布素，其三，竊聞梓宮以下神槐，無慮十百，請委西京守臣，豫修陵寢，繼遣一二大臣莅葬，取神槐之最下者，斷而視之，然後奉安，且令諸道飭武備以戒不虞，其四，兩宮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乞依南郊青城故事，預辦數千匹之青布，臨時張設，以庇風雨，而明詔諸路，勿造宮殿，勿飾器用，以重費民力，其五，梓宮之還，天子宜哭泣哀絰，以從未葬之禮，庶不能用也。時東京留守王倫亦請梓宮所過州縣，舉哀致祭，上從之。（王之道上曾統書，在此月，今因行進，若州事附見，王倫奏請，在此月丙戌。）

徽猷閣直學士仇悆陞寶文閣直學士，充陝西路都轉運使。左朝奉大夫知徽州吳偉明直祕閣、總天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甲午，尚書都官員外郎丁則知道州，祕書省正字汪應辰通判建州，樞密院編修官趙雍通判遵州，並免辭謝，三人皆以論事忤秦檜故出之。（雍嘗有書，亦論不宜議和事。）降授左朝奉大夫直祕閣宇文彬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彬守果州，坐獻忠禾闕降能，至是上書訟士居士大夫十餘人之罪，中書言理合懲戒，故有是命。

乙未，尚書祠部員外郎劉昉爲禮部員外郎。著作佐郎張廣爲祠部員外郎。祕書郎朱敦儒爲都官員外郎。左朝奉大夫新知簡州蒲贄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樞密院計議官曾逮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漢復置閣、逮、發子也。自兩淮復置監司，而鹽事以漕臣兼領，議者以爲今鹽課歲入一千三百餘萬緡，而淮東爲七百七十餘萬緡，且新復州軍多仰淮東鹽貨，般販利入最多，故復置官提舉。武議大夫忠州團練使、成州團練使。

丙申，上謂輔臣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宮中雖無敢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爲之，權貴之家，至有銷金爲舞衫者，可重立告賞在必行。秦檜退而批旨，第令廣南監司督賞緝捕，採販翡翠而已。權刑部侍郎陳橐請申飭諸路，大辟具獄，非有可憫之實，不得附會邊就論奏，如稍違戾，即寘之典憲。詔本部檢察，橐又請立限下新復州軍，具文武官未經真命員數，申朝廷換給，事下吏部，後不行。

戊戌，尚書省勘會國家經費，惟仰二稅，間有陳乞蠲免之人，理宜禁絕，詔戶部遵守執奏，加有已經施行者，並改正。（此似爲張俟設，當考。）徽猷閣待制新知遵州劉觀能，以御史中丞廉剛論觀在僞楚時，嘗有指斥淵聖皇帝之語故也。資政殿學士左光祿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蔡鞗少保。

青田縣童子梅元眉七歲喪其祖父，抱棺而疑，守墓不去，夜有蒼鵠哀噪，祥光照其冢上，守臣以聞，庚子，詔賜粟帛。

壬寅，詔自今百官並久任，如有僥冒陳乞之人，取旨黜責，時殿中侍御史周葵論自頃大臣市恩而不任怨，倖賞輕而人有奔競之心，刑罰弛而下無畏服之意，風俗不靖，職此之由，甚者布衣獻書，敢慫宰執，州縣官有請謁大臣者，此風豈可長哉，願詔大臣悉心奉法，漸矯前日之弊，故有是旨。（布衣慫宰執，恐是指周南，伸已見七年八月末，未知即此否，俟又別有上書者當考。）

癸卯，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故地，復歸版圖，父老苦劉豫煩苛久矣，賦斂及於絮縷，割剝至於蔬果，宿儲未償，欠牘具在，欲望明詔新疆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焚於通衢，詔如所請，豫之僭也，凡民間蔬圃之田，皆令三季輸稅，又令民間供贍射士，宜諭官方廷實書，官其不便，事下諸路漕臣措置，故克俊及之，上因言：太祖皇帝混一天下，當時疆落悍鎮，興方命之臣，既歸在朝廷，皆加容貸，今中原官吏，復還本朝，朕方以天下爲度，凡舊染之汚，一切務在寬容，上又曰：今恢復新疆，正是求治之初，士大夫在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多循私立異，卿等當分別明示賞罰。（方廷實奏，在是月癸巳，今併書之。）

詔兩浙轉運司措置明州廣德湖利害申尚書省。湖在州西十里，周回五十里，溉民田近二千頃，歲收穀六七千斛，自政和末，始廢爲田，得租米萬九千餘斛，近歲仇悆爲守，又倍增之，然紹興七年，民失水利，所損穀入，不可勝計，至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綱自明州召歸，請復廢田爲湖，故有是命。左迪功郎張行成獻芻蕘書二十篇，其首曰定謀，大略謂關中、汴洛之地，我無故得之，然敵情未可測，意我得關中，必以蜀兵實之，得汴洛，必以吳兵鎮之，留梓宮以多索賄賂，我必竭吳、蜀之財以奉之，兵移則守懈，略重則財困，然後求我之釁，正彼之名，舉兵以來，乃得志矣。自古講和多矣，未有終久不變，則審處慎行，乃今日有常之謀，不可勝之術也。次曰審勢，大略謂天下形勢，不過乎三曰強、曰弱，曰強弱之中，故或戰而制之，或和而圖之，或守而圖之，及其成功一也。國家南渡，遠在江左，誠弱矣，然昔日之敗，本由人不知兵，故望風奔潰，遂成孺子之名，頃年以來，人材日經事，兵將日練習，天下之心稍怒，忠義之氣漸振，咸思效死於敵，故金人三敗於蜀，再敗於吳，一敗於楚，況項羽以會稽、高祖以漢中，皆取天下，則其弱亦不必憂，今日和議，恐未堅也，戰守二事，必居其一矣，倘審勢慎守，不與敵遊絕，陽交而陰圖之，俟我之力既全，敵之志已殆，一舉而滅之，則亦何遠之有，次曰議都，三篇大略謂當今地之可都者，莫如金陵，自過江以來，十餘年矣，廟堂之上，未有發斯議者，其弊有二，一曰苟且不任事，二曰誇誕不務實，且今河南既還，返汴洛，邊關中，臣知必不敢也，莫若勵志竭力，以建金陵之都，猶不失晉元帝也，或曰，曷若稍徙楚荊，以爲進取之資，臣應之曰，方城之山，推車可止，漢江之水，褰裳可涉，此之謂險阻淺，一不便也，江南之師，遇漲則隔，吳越之中，泝流則遲，此之謂應援難，二不便也，前耕褰許，寇難實逼，後視湖、湘，膏腴復鮮，此之謂地利薄，三不便也，荊楚雖未可都，

亦不可輕。可順流而東。形勢便利。此之謂撫吳之背。斷三峽之口。則蜀雖勁兵。亦莫能前。此之謂扼蜀之吭。若夫用荊州之衆。涉漢水。踰方城。不十日間。汝、洛震動。此之謂搗敵之胸。故勢不得不重。若建爲留都。示人以漸。命宰相爲留守。出御史於留益。如今八路銓選。遠方類試。揔此二者。萃於留都。亦足以振接天下之勢。維絡遠人之心矣。次曰。議地三篇。大略謂今河南之地。欲棄而有之。卽力所未能。若貪而信之。恐害必遂至。若因而利之。據其可據。割其當割。最爲得策。如秦隴之上。附之於蜀。淮、漢之內。附之吳外。或棄豪傑。或因僞將。裂而藩鎭之。此割其當割。有其土地。有其人民。此據其可據也。秦、隴之下。淮、漢之外。或擇豪傑。或因僞將。裂而藩鎭之。此割其當割也。次曰。離蜀三篇。大略謂農以田。商以貨。二者蜀民所以生。自新法行。增和買免役二年。復有對糴之米。激賞之絹。募兵贍家之錢。比昔時之稅。不知幾倍。茶鹽酒法一變。官收九分之息。下無毫末之利。今關中虛竭。方賴蜀以供給。征斂未可遽輕。若改紀其政。大爲措置。使完兵可消。冗官可減。冗費可節。如是則民力蘇矣。臣竊謂爲蜀之計者。當固邊而息民。固邊莫若專任。息民莫若省事。今取熙、秦二路。附之於蜀。而於山南置秦蜀宣撫。外則分之。一付於人。此專任也。內則併之。一付於法。此省事也。次曰。立志。大略謂志不可以卑弱。亦不可以荒唐。江左自併蜀地。抗衡中原。垂三百年。今河南新復之地。雖未盡獲其用。亦可假以爲藩籬。苟有立志焉。事何患其不濟。次曰。遣使。大略謂梓宮親屬。悠悠未返。若迫而求之。則要我益堅。若遂賂之。彼雖先歸梓宮。而母后兄弟。未必歸也。苟若緩而圖之。卑辭可以屈己。厚幣不可傷國。數年之後。積財訓兵。我强敵弊。而使者得如候公。羞卒。有辭藉口。以張其說。則梓宮親屬。何患不歸耶。次曰。任相。大略謂古之人君定大難濟大功者。必擇宰相與之終身。未有中道輒易者。故雖有嫌疑。非信難有過失。弗間。要其終之成功而已。方今多難。擇相而任之。願以太祖爲法。次曰。蓄力。大略謂自古。竊據中原。未有三十年不變亂者。若能痛自剗勵。積粟訓兵。求材練將。俟時至而赴之。會稽之恥可雪矣。次曰。建親。大略謂本朝宗室。親近者雖有爵號。而無土宇權柄。故靖康之難。拱手偕行。願陛下適總兵在外。不然。何所顯藉以繼此配天之業。今宜搜訪天下宗室。稍分之以權。任之以事。數年之後。安知無挺挺著見者。次曰。搜奇。大略謂國朝以詩賦取士。又有免舉推恩之法。如賢良之試六論。皆注疏之學。豪傑之士。豈肯俛首作此。方今外有巨敵。正急人材之秋。如謀任帷幄。武堪將帥。辯可奏使。若此等類。宜使在位各舉所知。開略細故。務得奇才。如是而英雄豪傑。麇集在下之歎。次曰。省官。大略謂欲節財用。以專軍須。莫若併州縣。省官吏。若謂親老家貧。或仰祿以爲養。假令任子之未及年。進士之未登科。固必有術以生。亦豈仰祿而食。今若恐英豪失志。則宜開自薦之路。如州縣之殘破者。願自效而安輯。墾地之荒蕪者。願自效而營繕。或備驅使於絕域。材有堪此。咸許自陳。則英豪之士。當自願脫。餘子雖羣譏聚謗。安能南北奔走哉。次曰。惜穀。大略謂天下之穀。半糜於酒。今若爲令。非歲時不許造釀。豈惟可惜穀。而人樂於供上。所得將愈於稅酤矣。次曰。實內二篇。大略謂孫皓之守吳。惟恃江險。不終內備。故杜預以破竹策之。劉禪之守蜀也。亦恃山險。自姜維漢中之外。惟有羅憲屯白帝以備吳。霍戈屯夜郎以備蠻。其餘郡縣。罕有精兵強卒。及鍾會以重兵扼姜維。鄧艾由江油道入。諸葛瞻一敗。後主遂降。今吳、蜀之地。兵素弱。若用以備敵。則吳沿江一帶。蜀隨山數處。宜有宿將總兵鎭扼之。至於內郡。莫若鄉兵。漢之材官騎士。可用爲法。若因保甲之舊。精擇而教之。伍材武上中下三等之科。事藝進者。遴選。退者黜責。階至五百人。長得副尉。千人得比校尉。人知此途可以進身。將樂然爲之矣。行成又獻七引一篇。其意謂今日之勢。未可一戰復中原也。故託晉元帝以寄意焉。行成、臨邛人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九

【紹興九年】六日己酉朔。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與東京留守王倫同檢視修內司。趨入大慶殿。過齊明殿。轉而東。入左銀臺門。屏去從者。入內東門。過會通門。由垂拱殿後稍南至玉虛殿。乃徽宗奉老子之所殿。後有景命殿。復出至禮事殿。卽至尊寢所。簡質不華。上有白華石。廣一席地。祖宗時。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稍北至坤寧殿。屏壁黃竹簾。虛鴻雁之屬。然無全本矣。他殿畫皆類此。自福寧至欽先、孝思二殿。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猶在。出端雍門。至玉春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劉豫嘗對僞臣於此。左竹徑之上。有迎曦軒。對軒有月屏。始至修內司。謂元是寶檜堂。復由延春閣下稍東。卽今太母之舊閣。過小門曰錦莊。無文飾。入睿思殿門。登殿。左曰玉鑾。右曰清微。後曰宣和。殿庭下皆修竹。自此列石爲山。分左右斜廊。爲複道平臺。臺上過玉華殿。殿後有軒曰稽古。西廡下曰尚書內省。西出後苑。至太清樓下。樓間有御書千文。登瑤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閣相對。遂趨出拱辰門。時京城外不復有民舍。自保康門至大學道。才數家。太學廊廡皆敗。屋中惟教化堂榜尚在。軍人雜處其上。而牧豕於堂下。惟國子監以養士。略如學舍。都亭驛揀牌。猶是僞齊年號。瓊林苑、敵營以爲營。至今作小城圍之。金明池斷揀欄盤。蕩之蕭然也。

庚戌、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

辛亥、西京留守孟庾辭行、命坐賜茶。　陝西宣諭使周聿乞以赦書所免苗稅分爲十年均減、朝論以已行難追改、乃命樓炤相度陝西合用鹽鈔、及見收酒稅錢、措置贍軍、仍選可爲漕臣者以聞。新疆皆復三年租、州縣無所入、故聿請之。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已復河南故地、其兩路並是腹心州縣、所有知通已下官闕、今後欲望朝廷差注、奏可、仍賜詔獎諭。　武經大夫、濠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爲鼎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乙卯、上謂秦檜曰、山陵事務從儉、約金玉之物、斷不以一毫盜其中、前世厚葬之害、可以鑒矣。檜曰、此非陛下博覽古今、灼見利害之實、孰敢輕議、聖諭所及、足爲後世法。　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爲司農少卿。

丙辰、帶御器械鄭藻爲隨州防禦使、用耐廟推恩也。先是、上因邢孝揚除命、諭大臣曰、朕忽思顯肅皇后家未曾推恩、今先及孝揚、恐失先後之序、三省檢會、顯肅訃聞日已推恩、上曰、今與藻落階官足矣。　故保義郎盛修己特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令宿州封表其墓、以樓炤言修己建炎間死節故也。事見建炎三年十月。

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廷實言、將仕郎趙汧性剛直、練吏事、登封縣令雙虞爲縣豈弟、潁昌府進士范焯風度夷粹、論事慷慨、流離顛沛、志不忘君、欲望量才任使、詔西京留守司津遣赴行在、焯、鎮元孫也、汧、新鄭縣簿、虞以白身攝令、故廷實薦之。　是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永安、先謁昭、厚二陵、及會靈宮、昭陵因平岡種柏成道、旁不垣而周以枳樝、四面闕角所存者半神門內石羊馬駝象之類皆在神道二層、高二丈、俱植柏、最下約廣十五丈、爲水道五丈、大門外石人對立、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見、餘陵規摹皆如此、諸陵前控洛水、左少室、右嵩高、山川佳氣不改、而宮屋皆爲僞守竄殺所毀、宮墻內草深不見遺址、循分水南水北、今水北有二十戶、水南塹矣。

丁巳、新除寶文閣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仇悆先次落職、令聽旨、悆上疏辭行、有曰、孤危之迹、恐無還期、儻使得罪於臨時、莫若自明於先事、既奪職、悆又固辭、上曰、悆爲侍從、乃避事辭難、遂貴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　悆實官在見月癸酉。

戊午、詔新復州軍同知州並改爲通判、用金人所命承奉郎同知順州陳楚請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天眷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準備敕改承奉郎、紹興同知順州、天眷元年即紹興八年、時劉豫已廢、蓋命人所命也。

己未、執政進呈殿中侍御史周葵論國用、軍政、士風三事、上曰、國用當藏之於民、但百姓給足、國用非所患。

辛酉、權吏部侍郎謝祖信充徽猷閣待制、知潭州、祖信既論趙鼎落節職、於是章氏諸孫、成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上偶知之、謂執政曰、聞章惇家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變更、此事乃出朕意、趙

鼎何預、聞有從官爲之主議者、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壻也、上曰、亦知之、遂命出守。　此據紹興二年實。　時武岡洞首陽三天叛、勢搖荊湖、祖信謀於副總管馬廣、廣直武臣張琺可用、祖信奏琺知武岡軍、遂擒三天、破其巢穴。中興遺政、帝臣秦檜乞以上所賜御書軍旗、率經制之金石以傳示後世、上曰、十八章世人以爲宣德之書、不知遠人耕織之勞、不出平此也、朕宮中無事、因風草聖、遂以賜制、豈足傳後、檜謝再三、乃從之。　昔留正等曰、人君眞楷之暇、高宗嘗臨摹若宋武帝、唐太宗者、蓋已鮮矣、至於留神經典、親選儒臣、講學於先王之道者、未有聞焉、太上皇帝嘗論書之妙、直絕前古、五經、孟之書、既已寫而刊諸石、三年大比、又取六經、修身治心之要、學別書以賜多士、至左氏春秋、神思遠史與、超光、國、幸詔帝傳、分賜臣下、若孝經之書者、不可盡舉、一札一畫、豈徒在翰墨之間哉、蓋將以推德思孝、化成天下、而追帝王之極治者也、邇子神孫、傳法乎此、則近習佞幸、雖欲殖貨財、盤遊、乘間以啟、微辭色、盡忠、諫如伏士、良者、安所施其智巧哉。

壬戌、詔大金割還河南故地、信義甚著、尚慮新復官吏、妄分彼我、慢不自安、令學士院降詔開諭。　觀文殿學士左右正議大夫新知宣州汪伯彥爲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初、伯彥將至國門、上謂秦檜曰、伯彥相見、使令之官、庶免紛紛、且曰、伯彥潛蓄舊憾、去國十年、漢高、光未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既至、入見、命坐甚寵、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歷五卷、後三日、遂有是命、又詔伯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任執政給俸、於是給事中劉一止曰、節度使俸借減、尚不稱、況郡有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乃詔罷之、伯彥留旬日、燕見者三、賜賚無虛日、加賜寶鞍名馬、笏帶茶藥甚厚。　左奉議郎王愖知洪州、愖通判南平軍、剛正不苟合、勾溝爲給事中、薦於上、得召對、秦檜惡之、故有是除。

甲子、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中興後學士三人者自此始。

丙寅、秦檜奏選人鮮于參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乞令上殿、臣被位宰司、人材苟有可用、不敢輒分寡、上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皆聚之於朝矣、參既對、遂命改京官。　參改官在七月甲子。

詔直徽猷閣史愿、賜同進士出身。　殿中侍御史周葵、福建轉運判官黃積厚、江東提舉鹽茶公事方知、直祕閣新知處州詹至、右朝散大夫新知台州吳說、直顯謨閣新知常州耿自求之罪、並罷之。

丁卯、詔崇國公瑗讀孟子終篇、翊善已下並進一官。　故承節郎、贈修武郎閤門祗候、用御史中丞廖剛奏也、時貴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已死、剛言、近年貴戚、間有未嘗於人心者、如懷親獲苗傅、厥功可謂大矣、反得罪以死、遂破其家、秉哲大案宗室、係累以獻於金人、厥罪可謂大矣、乃得死於牖下、謂當祿懷子孫、辭秉哲家、奪其子孫官、以快天下之憤、詔秉哲別作行遣、餘從之、秦檜之官州縣也、吳幵爲翰林學士、薦諸朝、詔爲太學正、由是擢用、檜甚德之、故李誼、廖剛連繫、徐秉哲、莫俟、而幵無一言累及、己巳、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偃、兵部侍郎張燾自西京朝陵還、入見、燾奏疏言、靖康之禍、上及山陵、瞻望柏城、至於慟哭、雖誅討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而復此讐也、恭維陛下、聖孝天立、豈勝痛憤之情、顧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俟以異時、躬行天討、得無望於陛下乎、矧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伏望益修武備、夙興夜寐、念茲在茲、以俟當

隙起而應之，電擣風驅，掃徹席卷，盡俘醜類，告功諸陵，使天下歸之，萬世美之，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檜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上默然。阿[illegible]鑑謂檜[illegible]之語陵寢也。上問如何，檜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石刻本至之辭，父老驚嘆，而西京遺民，爽道懽迎，皆言久陷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爲宋民者，聚此擁也。擁定遺民，況梓宮畫像修事畫繢以參宜王某鑒之會，厥幾可也。央何辭焉，而鞠上恬下嬉，惟日韓肖胄鑒究報謝使而已，濟檜加少保加國公而已。大赦天下，詔示告功，而長安咫尺，王曰還歸，故老含泣而歸，絕黃河，嗚咽以流，恐檜之肉其可食乎。此紹興八年九月之間，盧老戚月坐失機會，此豈紛主和之議誤之也。　檜因請永陵尚不用金玉珍寶，瘞而藏之，尚已勤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豈容終瘞伏於地下。雖千萬年，理必發露，無足怪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檜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及造繩索甚多，不知安用此事，我豈容不知。請將以朝廷旨，有不得遣間探指揮，各務省事，遂不復遣。敵人姦猾，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竊惡之。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敵用，往來自若，比無一人敢北渡者，豈有是理哉！願飭戒邊吏，謹封疆，嚴守禦，廣耳目，明斥堠，先事而預防之，庶無後悔。又言：鄜延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倘可收用。新復賦租，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支費，猶用兵與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使之節制，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檜所言皆切中時務，而秦檜方主議和，惟恐少忤敵意，故事皆不行。其所施行者，猾辨之議，與檢省使命以蘇新復州縣，及裁損諸使官吏給賞而已。三章並是月辛未施行，今併書之。

是日，保平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薨於仙人關治所，年四十七。訃聞，詔輟朝二日，贈少師，賻帛千匹。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爲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右護軍都統制璘，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行，使爭出銳卒，與之爲無窮，以阻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機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然玠晚節嗜色，多畜子女，餌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後謚武安。初，富平既失律，蜀口騰危，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爲固，由是蜀人至今思之。玠淳熙中追封涪王。

辛未，簽書樞密院事、大金報謝使韓肖胄自金國還至東京。肖胄初入北境，迓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名敕授，不敢輒易，論難三四，金人卒不能奪。

壬申，宗正少卿方廷實宣諭三京還。廷實謁於河陽、延津、胙城、與仁、徐州、淮陽等處，與北人計議，各置榷場，以通有無，仍禁止南北人不得擅越榷場，以止姦盜。詔東京留守司措置，未及行。廷實又言：劉豫深文密網，濫及無辜，忠臣義士，多被殺戮，或因貶竄流落失所，望委新復路分提刑，多方採訪，并取索罪案看詳，其忠烈顯著之人，具名取旨褒錄，應犯未經除削之人，特與改正，以慰中原人心。廷實又言：大金割還河南舊地，以通和好，兩國生靈，遂獲休息，恩德甚厚。陛下明守信義，堅如金石，臣不復有言，竊恐沿邊州縣未能上體德意，或招納叛亡，或渡河侵擾，初緣細故，浸搖大事。伏望明詔官吏兵民，各守封疆，務相輯

睦。疏奏，悉從之。據此疏與前所云使還奏邊事不合，恐不同。　是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長安，留十餘日。初，夏國王乾順所遣鄜延[illegible]經略安撫使李世輔欲從乾順借兵伐延安以復仇，因說乾順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乾順信之。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恃衆擾邊，乃屬世輔先圖之。世輔請精兵三千，晝夜疾馳，掩至其地，擒之以歸。乾順大悅，將妻以女。世輔辭以父喪，乾順即益以兵衆，命招撫使王樞副之。兵行而東，至延安城，守世輔曰：吾之此來，止求告捕吾親者，延安之人何罪焉？已而兵馬都監薛昭縋城見世輔曰：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世輔詰之，遂服，因剖心以祭。時金國已還河南地，昭出本朝赦書以示世輔，世輔未之信，有耿煥者多識，與世輔有舊，爲言與昭也。世輔即率所部南望拜赦，因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王樞者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樞，才入境，即望闕遙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而感聖恩，將遣使入貢。炤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嘗以書招世輔歸朝，且命行府備差遣王晞韓護樞赴行在。此以學綱忠行錄、范克小監、發土數罨口用兵錄參修，但見稱世輔家屬悉爲偽所害，據此時緣帥乃圖索吉，非宗偽也，或是瀏古入朝聞，乘偽帶權，亦未可知，今姑附之。此忠行錄全文云：公辭北歸於夏，故夏人贓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甚寵遇。翰林學士楊其姪者好事，嘗盛贊兵厚禮，推誠公，公亦無疑，自茲無彼我之見。楊因暇日請及金人自得志於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未有併吞之意，知公舉謀，故深相結納，有所爲用。有附者從延安來報，自公之西，金人五路兵馬分控公之家屬一百口，無少長悉遇害。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肝，恨不即死，以復仇。大讎公中夜自擊灌酒過，楊命延之臥內，相與對酌，出與父兄極害甚慘，泣數行下，屬欲借兵以復仇。楊慨然曰：我爲公請。夏主曰：彼能爲晉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有勇將數萬，恃勇雄人，要寇無厭，侵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國中無能制之者，是以屬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騎數百足矣。夏主曰：此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糧捲甲，晝夜疾驅，既邇其境，諜行者聞停以白，酋掩匿其穴，乃伏兵於旁，與草卑閑賊其三面，會卒擾賊，夜叉奮命挺鋒而似夜叉鬼物，故號夜叉。少選，夜叉持大刀，騎馬名赤騾，指揮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大刀，康實不男，能與我挑戰乎？夜叉聞公爲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夜叉怒，挺刀躍馬而前，公麾戒兵騎俟我與之交，陣從旁邀之，及鋒未接，一騎出馬，夜叉驚視，周公何陣投鐵，徒手捽其背，夜叉身仆，公擒以歸，其從者驚散遁伏，騎兵之論衆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悅，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乃鼓行而東，先遣命人既拔其家，處公必爲復仇之舉。衆自丙午遣用兵至是，凡一紀，被驅獻兵，且爲王師所敗於南淮，思欲息肩。劉三京歸和，公知之，在夏未嘗一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偶延安府門相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告捕吾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與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縋城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公詰之，遂服，因剖心以祭。時金人既歸侵地，國家肆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信，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舊，言其詔。公即率所部南望拜赦，鄜人安堵。公遂慕義，奮於三國閒，十有餘年，潛懷歸朝之志，萬折必東，願變未可，姑待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既還，無所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往往懷土，公度不可強，取願從者，將二千餘人，公鄜延舊部曲數萬，衆皆服公。簽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齎來赴闕，又於內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說夏人歸南，反說公歸夏，公大怒，厲與王樞同時領衆歸朝。行狀所云，蓋多緣飾，今參取諸書而折衷之。趙甡之遺史云：初，李世輔奔夏國，乃說夏國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夏國主信之，發兵五萬，劉光弼、越與世輔共總兵，致以宰相王樞監其軍，長驅至延安府三十里下寨。世輔以二千騎至城下，問延安守府者姓名，曰：趙惟清。世輔曰：金人不道，殺戮我舊家良賤，今提夏國精兵，爲亡者雪冤。呼惟清開門，惟清曰：太尉自與金人爲仇讎，何與於大宋，而欲攻大宋之州府？世輔問延安府今爲誰守，惟清曰：大金已割河南三京地界還之大宋，已行赦書到府，官吏軍民持風坐今爲大宋守也。世輔驚諤，遂求手詔，惟清以黃本示世輔，世輔曰：然則世輔以左右數十人入城赦，惟清從之，門啓，世輔入城，見市井閭百姓擁樂之際，乃知南北事宜，約以單騎回軍中，拜救夏國，願領南歸朝廷，即復以心腹回軍中，岸胥生執到延安府官屬處。夜，王樞具飲於帳中，夏國都統與世輔皆在坐，夏國軍馬悉金裝被甲，到寨下，語三行，世輔命執到延安府官屬入，於是世輔腹心人皆擁數人至帳下，世輔念起，擊刀一手執王樞，一手殺夏國都統，帳下大喊，諸軍皆不知其因，聞風而潰，盤坑墜谷，死者莫知其數。天曉，世輔招諭，得馬二萬餘匹，遂往延安，謀欲歸朝廷。或謂世輔曰：太尉威聲著於大金與夏國矣，於大宋則未有大功，爲今之計，莫若就爲殺是國首，渡河乘勢取河北、河東，獻於朝廷，則歸之爲有名矣。世輔心動，遂閉關[illegible]陝西，將及延綏，有勸世輔見帥陳[illegible]朝之盜者。

或者曰、大丈夫不就功名則已、如欲就功名、與一見權相宜論、無欲渡河、亦不可得已、會招以書與批聯、並見招、招具揭天子德意、勉世輔道時朝班、並轉遂與王樞使行、留馬在陝西、使欲起綱至行在、而命人放盟、皆爲金人所有、按姓之所云、失於太師、皆以諸書互攷之、顯忠既亡國之國、當以姓之所云、孤王若行狀、節以爲偽兵、與我、則豪留小國、然別致之、以安降之私、必無此理、固不可信也、我士殘用兵、縱稽王樞止是、更人遣來關中、訪尋金人所掠生口、而姓之以爲顯忠、盟軍、以事攷之、必是、與顯忠偕來、蓋西人尚疑顯忠、因宜以其區區之也、但非幸相耳、行狀稱出兵十萬、遣史將發兵五萬、按亘國錄小而顯忠之行、會卒恐不能發兵如此之多、今但云姓以兵、然不能稱、

癸酉、澧州軍事推官韓剏除名勒停、送循州廳管、坐傾險懷姦、助撫國計也、時剏上書論議和非計、故竄之、此以紹興正論治彥、　新除京畿都轉運使李迨入見、固辭新命、上批限三日起發、且諭迨以速行、不然、必重作行遣、雖與朕有潛潛之舊、不得而私也、迨皇恐就道、

乙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副元帥濬王宗弼既還鄜州、密言於金主亶曰、河南之地、本遼賚宗磐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器中舊吏、錄宗弼帳下、密來謁倫、告以宗弼謀遼賚、倫具言於朝、乞早爲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過界、會西京留守孟庾至京師、倫始解留館、將使指北行、時宗磐等謀爲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簽軍、以復取河南爲名、將作亂、　初、南平王李乾德既卒、其庶子智之奔大理、更姓趙、號平王、聞其兄陽煥死、與天祚爭國、大理以兵三千助之、譎報智之欲入貢、廣西帥臣奏其事、詔諭順約回、毋得招納生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李陽煥死、乾德有遺孤子、陽之占城、占城率國立之、或云、有犯卒者、乾德要黨也、靈子於李氏、與遺孤子爭、殺之、與月湖所書不同、或成大誤以大理爲占城也、餘見紹興七年九月乙酉并注

丙子、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嶷兼吏部尚書、

丁丑、御史中丞廖剛奏殿前司強刺百姓充軍、且言、幸此講和、上下且得休息、惟此一事、甚爲民害、詔諸軍最行約束、　初、撫州兵馬鈐轄王俊既殺山賊雷進以降、避延不之官、而貪暴爲閭里患、且據舊地將復叛、澧、辰、沅、靖有通其謀者、詔湖北諸司圖之、提點刑獄公事万俟卨嚴檄俊詣司、俊疑不往、卨語安撫使薛弼曰、俊不除、將生肘腋之變、可辟置麾下、徐圖之可也、於是弼許俊不遣、委三州令其自擇、俊語其徒曰、我得州據以叛、勝桃源遠矣、遂趨府謝、猶以卒二百自隨、弼執諸座、結反狀誅之、因收其積粟以贍軍、始卨意弼自有其功、而弼奏謂與卨共謀、卨以此故德之、　臨安府秀州旱、　初、文林郎李吉既陷僞齊、吉先見紹興元年三月、終不肯仕、劉麟聞其賢、命張忠孚以禮招、吉力拒之、是月、卒於原州、後贈吉寧遠郎、官其家一人、九月癸未贈官、　夏國主乾順薨、　是夏、金人以知代州李鄴爲翰林學士承旨、行臺戶部尚書、調長寧爲東京戶部使、自大名至東京、凡五千里、命下日、各削髮左衽而赴任、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去年冬、今附入在此、　是時、金人置司河間、真定、平陽、太原、順州、泰州曰錢帛、燕京曰三司、大同曰轉運、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皆寧

濟計之職、　金主亶命司馬朴試舉人於燕京、得中山石琚爲首、范成大繫要錄云、是年出君子能盡人之情、　金人科舉之制、先於諸州分縣赴試、縣令爲考官、號鄉試、惟犯者黜、榜首曰鄉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河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皆取旨選官知舉、號府試、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於燕、號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狀元、分三甲、上甲皆賜進士、雖下甲率十三年而轉牽直大夫、所試分詞賦、經義二科、仍參律義、親戚不迴避、有私者決、沙汰其官、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等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後復置御試於上京、士人苦之、多不往、則就燕徑官之、御試之制遂絕、此據洪皓松漠紀聞附見、又與數錄所載並不同、今略刪、建炎三年秋末、紹興二十三年春末、所當可參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亥朔、金主亶執其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太保領三省事兗國王宗雋、滕國王宗英、虞王宗偉、先是、郎君仲和什者謀反、下大理獄、事連宗磐等、會宗磐等以朔日入見、亶伏兵執之、辛巳、皆坐誅、亶下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刑茲無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蜂蠆之毒、又曰、宗磐族連諸父、位冠三師、胡爲失國、以底不賴、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信任宵人、煽爲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兵、洪邁容齋三筆曰、紹興癸丑、金主誅其叔郎王阿曰、朕早以嫡孫、欲承先緒、且叔定武軍節度使郎王允蹈、國嫡諸父、托當進、滑引內申三省公議、豈容不顧一兵、遂因潛參已各伏誅、並除屬籍、其文知制誥劉昉所草也、洪邁容齋三筆曰、紹興癸丑、金主誅其叔郎王阿曰、朕早以嫡孫、欲承先緒、且叔定武軍節度使郎王允蹈、國嫡諸父、托當進、滑引內徒、其爲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與於他母之諸王、實幸國災、縱倚神器、其妹淫屬公主長樂、率同產之愛、附屬都尉唐古富拉搭、狙逆姻之私、恒因其謀、相濟以惡、欲寘燕邸之戮、姑致郊鄰之囚、調諸姻戚、用是大戒、元蹈及其妻卞玉男、安答愛新、並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邵、仍廢朝二日、事非相類、蓋其親宗族至親、與盡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文奉使臨於山中、正其族屬處、相去一月、猶血跡殯人、棺骨盈井、爲之終夕不安寢云、　初、宗磐自以太宗晟長子、當與亶爭位、而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實穆宗揚嘆長子、金主亶大父行也、尼瑪哈以憤恨死、宗戚大臣皆懼禍、故二人有逆謀、宗英、宗偉與宗磐同產、知其情、既被誅、悉除屬籍、右副元帥濟王宗弼已平內難、遂馳至燕京、因燕京留守彬王宗孟及其子襄、宗孟、宗磐弟也、宗

駙又以金主之命，徙左副元帥魯國王昌爲燕京行臺尚書左丞相，拜簽書行臺尚書省事杜充爲丞相，昌怒曰：我開國元臣也，何肆而與降奴爲伍，遂叛，欲南歸不克，北走沙漠，至儒州，鎮雲甸，追獲之，下耶州元帥府獄。趙甡之遼史云：初，撒合在金中與蘭貴相善，撒合被害，蘭人與撒迭心，以國撒合綜朝政，以承信郎令書書狀，遂奔封魯王，勸達賚令就封以治魯地，且以爲南朝宰相可以相應，令劉光世發人馬至淮北，沿河，金人來取文字，光世令劉水軍由水路統領官王勛送益悲至金人，將書狀文，劉沿河，遂駐友據楚州，降人在沿河把隘，遂殺勛，光世以承信郎借補勛之子恪，益悲至耶州投書，爲人所告，金人殺達賚一族良賤八百餘口，國益悲以至死，此所云與諸書不同，蓋說友據楚州，在紹興初，去此已久，恐必有誤，李大諫狂狂記云：天眷元年四太子到京，呼四輔論曰：都元帥到三京，紹南宋，何不與吾計議，都元帥必有逆謀，欲回國朝，恐與南宋別有異圖，將等四輔自今都元帥府聽有移軍文字，如吾不在府部，無吾手押，不得承受回報，待吾急赴國朝，整會到地土地，是時久成在中山府，即大諫曰：今北人猖獗，非吾所能，吾聽者，則元帥與諸位相，恐國朝有異議，次年皇統元年，則元帥詔西行府，數達賚與南宋和好，恐達賚明已將四族，陳廣，此所云與諸書大略相同，今併附此。

金主封太師領三省事秦國王宗秀爲梁宋國王，拜右副元帥濟王宗弼爲都元帥，封越國王，以尚書左丞蕭慶爲右丞相，賜右丞相陳王希尹即書不名，屏與升殿，始宗弼之殺諸王也，希尹與其謀，希尹子明威將軍達勒達有智略，力敵百人，宗濟入見，達勒達自後執其手而殺之，故有是賜。烏以蘭匯籍要，洪皓記聞參修。

[illegible]

壬午，申嚴州縣接送差兵之令，時言者論席益龍四川制帥，益裁寶貨以歸，不知紀極，乃以吳玠步騎數千人護行，用防趙秦，邵博之召，亦妄作聲勢，假卒數百人，趙鼎赴泉州，折奢貿罷福州，各千百人，遂逐閩境爲之騷然，顧各爲之限制，以裕民力，故有是旨。

癸未，入內侍省都知黃冕爲山陵按行使。

甲申，詔新鼎縣令自今並差文臣，自建炎間始置武令，劉豫因之，論者以爲不學而從政，民間被害甚衆，故復用文臣。

乙酉，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晁謙之爲尚書右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陳正同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總管省校書郎許忻守吏部員外郎。

丙戌，東京承平坊耆老寇琦等二百人率表來賀，上隨軒引見，賜酒食於朝，嚴等皆補官，賜袍笏冠帶而遣之。熊克小歷在乙酉重說。

尚書倉部員外郎賀允中移吏部。殿中侍御史周葵言：薦舉之法，自古世能無弊，而今爲特甚，選入用舉者陞改，立法之意，本欲使監司郡守收揮人物，激揚士行，亦使晚進下寮，知所以修身臨政，以赴上之公舉也。今奔競之風大熾，請託之弊公行，監司郡守，以權勢高下，爲論薦之先後，孤寒之士，無所求知，或貨賂以干其私，或諂曲以阿其意，僅而得舉，臣願宜增修改官法，考任稍增，即聽減舉主二員，或增至若干考任，雖無舉主，並許改官，如此則恬退之士，自有平進之路，不復枉道以干人矣。所有前宰執及監司郡守舉員，卻乞裁減，仍須具述所舉官實有謀畧可應舉，而不可泛用八字舉詞，庶幾人人安分自修，以副陛下官人求治之意。所有今來降旨以前已右考第之人，若並改官，卻恐太濫，亦乞下有司照應詳酌施行。詔吏部措置，後十餘日，葵又言：恐吏部以在選調之人，皆謂宛之士，例得改官，未肯措置，今若遽增一考減舉主一員，謂如三任以上，十考舉者三員，十一考舉者二員，四任十二考，雖無舉者，並許改官，則亦不可謂濫矣。選人四任通待闕計之，非二十餘年不可，大率以二十五歲出官，更歷州縣二十五年，則幾五十矣，如是而無公私過犯，雖其闕耳，亦豈可不謂之安分循理之士哉。改官之人，固應有限制，宜以三歲改官員數，取一歲得中者爲額，每歲奏舉及用考任改者，各居其半，如不足許通用，有餘即候至年次方許改官，如此則不致過有宛濫，詔吏部一就措置，時張浚在吏部，以爲不可行，事遂止。

丁亥，秦檜留身論治道，上曰：御衆以寬，朕於宮中未嘗輕用鞭朴，往者劉豫苛虐，聞此問仁政，即以爲笑，諫者以聞，趙鼎屢勸朕厲威，朕不謂然，今得失之效何如哉。檜言：陛下與豫勢異，豫之叛逆，人所不與，非恃以威，不能苟延歲月，陛下上承祖宗之德，惟仁政可以懷遠邇，上因歷敘古今帝王治迹，專以仁宗爲法，上又言：眞宗時有官人犯法當誅，帝令執付有司，陰諭旨笞而遣之，在內足以警衆，而於外可以市恩，蘇軾元祐中嘗於轉運進講，退又爲疏以進，軾用心不易得，朕今實藏之。起居郎林待聘試中書舍人。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綱權尚書吏部侍郎。左朝議大夫直龍圖閣蘇攜守太常少卿。右中奉大夫直祕閣王暎知泰州。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至中山府，爲金人所拘。

辛卯，樓炤至鳳翔府。

壬辰，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陝西宣諭使郭浩爲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趣令以所部之任。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川陝宣撫使都統制節制成鳳州楊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鄜路經略安撫使兼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吳璘爲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秦州，仍詔郭浩、楊政、吳璘並依舊聽四川宣撫使節制，時陝西新復，永興、涇原、環慶三路僞官張中孚、趙彬、張中彥爲帥，西河慕容洧叛，鄜延關師古入朝，秦鳳無帥，樓炤以便宜命浩等分鎮三路，於是炤欲棄秦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敵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兵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攜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守要害，遣敵情見力疲，漸可進據，蘇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時已命張中孚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故以浩副焉。綏國軍承宣使知興元府田晟爲利州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右中奉大夫李唐孺、陳古並直徽猷閣，唐孺爲陝

西轉運副使古爲奏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鳳翔府置司。直祕閣鮮于翰爲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公事。永興軍置司。（翰未見自何時除。）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充右文殿修撰。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張深陞直徽猷閣，並爲陝西轉運副使，專管熙、秦兩路。時樓炤會諸路監司於鳳翔，深等皆言，宣撫司仙人關、河池等處屯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今幸復得六路，所在粒米狼戾，軍士多關中之人，得還鄉食賤食，人情無不感悅，他日使戰，誰不樂從？川蜀糧運可次第罷矣。樞府下其議，以行營右護軍精兵八萬餘人，三萬人分守關隘，五萬人分守陝西，委宣撫司立限，并老少起發諸州就糧，令下之日，諸軍久駐川口，其間有屋舍田產，經營婚親者，則憚於遠戍，有出怨言者。詔新復州軍請佃官田，納租外免輸征稅，劉豫之僞也，租稅並取之，至是有舉人上書，請去其一，戶部言自己之田謂之稅，請佃田土耕之租，自來不曾有併納租稅指揮，乃依舊制。

甲午，上謂秦檜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權吏部尚書。詔三省催促刑部將今赦未檢舉人速具事因申省取旨，以久旱用言者請也。祖宗舊制，每赦降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崇觀後不復舉行，間有檢舉，皆出於一時用事者之意。建炎以來，未能盡革，言者以爲弭旱災而召和氣，莫先於此，故有是旨焉。是日，起復右中奉大夫、直祕閣、四川轉運判官高士瑰令持餘服。（此據本司題名，附見日曆載之。）

乙未，申嚴支借移用常平錢物之禁，時諸路常平錢有降旨令輸行在者，會楚州請以常平錢爲奉迎兩宮之費，論者以爲常平儲蓄所以備水旱，消盜賊，爲國家根本之計，望依舊法，令於所在樁管，遂寢前命。（是月右諫議大夫曾統上殿。）詔臨汝軍殄寇縣復舊縣名，縣劉豫所改也。

丙申，詔置司看詳劉豫僞命官換給。上曰：朕方以天下爲度，凡僞命者，既曰寬貸勿問，使其才可用，亦當收拭用之。遂命都省察院委官如賞功司例。是日，南京留守路允迪入對，命坐賜茶。允迪奏乞申嚴行下應於事件並遵見行條法，又請本路合置舉官處乞從朝廷還差有舉行之人，皆從之。（允迪出行新赦所趙明如此故具載之。）

丁酉，上爲吳玠輟視朝，時已命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使司職事。（世將被宣使日，曆不載降旨之日，但於此月乙酉詔曾已降指揮，令胡世將兼權四川宣撫職事，按玠以六月己巳薨去此二十有九日，朝廷得報，必在輟朝之前，今世將八月二十三日庚午至河池，在被命指揮之後二十五日，必不如此之速，未知六月十三日玠以疾篤乞致仕時已曾降此指揮或權招在行府，先收兼權從降旨，當求編聞參攷。）世將自成都馳赴河池。

己亥，秦檜言：陛下齋居疏食，以祈雨澤，考之典禮，惟當損大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天意好生，朕心不忍，既而雨應。詔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使司，號州隸京西，商州隸金州節制。自五路初復，而商、號復隸陝西，至是陝西宣諭周聿、郭浩言：五路並在秦川之北，萬一盜賊出沒，五路便見隔絕，豈能南來爲朝廷用，商州舊隸川陝，自講和之後，還隸陝西，而武關、秦關之險，並在其北，何以制禦？況號州跨河

帶山，北臨陝郊，最爲要害之地，今亦屬西，非所謂以近致遠也，故有是旨。

庚子，上諭秦檜曰：州郡月椿大軍錢，尚有擾斂於民以充數者，可速行裁減，各量所入樁辦，如有不足，委從朝廷應副，毋使橫取以爲民患。（日曆載此無專指揮之時，後來亦不見施行，當攷。）監察御史王利用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是日，王倫在中山，始聞金國內變，倫以下皆羈縻，傳都元帥越國王宗弼昨夜抵城外，已還祈州矣。少頃，引接者令倫等赴元帥府，趣行甚遽，是晚達祈州。

辛丑，言者論恤民備災禦盜之政，莫如常平、義倉，此二法者，雖始於漢，建於隋、唐，其意則唐、虞、三代不易之典。國朝循其制，於其盛時，應府界諸路所積幾十五百萬斛，天災代有，民無流離，由有備也。艱難以來，用度不足，或取以給軍須，甚於州縣他費，因以侵用，比年往往銷費殆盡，甚乖祖宗憫人之意，今日經制，議者止爲經畫以應支遣而已，至於察其豐凶以謹散斂，稽其貯納以待賑給，未之聞也，大抵有司務舒目前之責，不思久遠之計，遂致言者無事預言，指爲迂緩，不幸一有二三千里水旱蟲蝗之變，言又何及？謂宜準舊制，更加修明，使移用格奏之令，使祖宗恤民備災之政不變於聖代，詔戶部申嚴行下。（是日御史中丞廖剛上殿。）特進、知泉州趙鼎言：昨準告命，落節度使，自惟罪狀昭著，繩之禮法，赤族猶爲輕典，止從貶秩，益不自安，伏望罷知泉州，投之散地，庶幾澡雪淬勵，以副陛下庇護再生之賜。詔答不許。臨安府火。

癸卯，詔新復州軍遇有合降詔書，令學士院撰實封赴三省樞密院給發。

乙巳，路允迪辭行。

丙午，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知信州。徽猷閣待制、知嚴州董棻與宮觀。殿中侍御史周葵論棻嘗以珍玩賂權臣，許以從班，棻避其命，以事挾持之，遂得詞掖，其權譎皆也。言者論主伊川之學，因以罷去，棻何自知伊川哉？今以攻對居輔郡，略無憂民閔雨之意，故棻遂罷。直祕閣秦梓知太平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一

【紹興九年】八月 檜是月戊申朔 己酉，復淮南諸州學官員。 是日，簽書樞密院事權紹自鳳翔東歸。權紹之遣走云，紹嘗奏檜之動，妄自稱大，輕忽士流，尤忌武臣，陝西州郡，多武臣爲守，紹悉令廢罷而退，反請通判、都職官接席議事，軍民皆驚之。初到鳳之時，民有訴事者，執狀告官，無所風聞，紹所到州，訴事者每一狀非五千不能遣，故不能盡得民心，紹食財貼，所至厭苦之，由是失軍民之心矣。運材無所歸，明年，檜之意而已。

庚戌，樓炤言：陝西諸軍多衣，已下成都府等路取撥十六萬匹。上曰：蜀士頻言調發凋弊已甚，今吳玠一軍既分屯關、陝，饋運十省八九，若更能減冗官，四川民力庶幾其少紓乎。 紹川陝宣撫司便宜補官，限一年，陳乞換給，時言者論名器浸輕之弊，以爲三歲大禮蔭補，三年科舉所得之士，共止數百人，而便宜補官，一歲之間，乃倍此數，今能便宜聖旨已五年，其所換給約萬計，乞限一年，庶息奸弊，故有是旨。 八年三月，李誼爲右正言，管勾此事，故此時爲中書舍人，或即其所上言歟。

壬子，起居舍人程克俊爲起居郎。 尚書左司員外郎王銖爲起居舍人。 直寶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范同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甲寅，左朝奉郎張官爲尚書司勳員外郎。 右朝奉大夫新婺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喻汝礪行鴻臚員外郎。汝礪始以勾龍如淵薦故得召，及對，首論願革近時文章馳騁之習，以還西京雅渾典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又論議者欲駐蹕浙西，臣愚以爲未可，願俟之加以數年，地益增治，糧益得藏，然後振旅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更復俟之，歷歲滋久，河、湟、關、隴、許、洛昌大，然後復皇輿於舊京，旋故鼎於天邑可也，又論蜀中之力何以屈，弄兵屈之官之冗者屈之也，非官冗屈之，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也，今天塗未夷，國步方梗，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即其所深憂者觀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僧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從而潰敗磔裂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上甚嘉納，且面諭曰：不見卿久矣，英論如昔，遂下所奏三疏付中書，秦檜使人諭以上將用君，宜與時高下，毋妄言，汝礪不答，翌日，遂有是命。 陳家書汝礪年譜云，有旨欲用公爲中書舍人，公至中書見宰相，宰相曰：上即用公，公宜與時高下，切無妄言，先是嗜公方至都，嗜悉相使人諭公曰，願在闕城中，公首論不棄地，來詔不拜，嗜怒，皆足以起發某，某之有今日，公與有力焉，且公自是能聲，淮南士大夫皆知公之文章矣，此行但少駁正，時相附和，則美官厚祿，何所不爲，公嘿然嘆曰：是欲館吾之口，則吾之言矣，吾豈與最日之功於悉相說，某既謂天子，尚有所見，安得顧不言，於是悉相聞之，遂大怒，公翌日出寓館，即中，命下，嗜怒大失望，公無所慍，居久之，蜀人蹕中虎，給事馬蹕川，侍郎勾龍行父中丞指訪公曰，比見除目，與先日止餘不同，士論未服，願宜盡留公，必有異論，願善識之，按汝礪自尚書郎勸停，復起爲郎，今繼召對，使除中書舍人，遂無此理，又勾龍如淵今年三月免已徽中丞，揚舉太平觀，此時實不在靜，安得見除目也，況汝礪三制皆殊不犯時諱，嗜何太爲最之今不取。

乙卯，樓炤奏以武臣楊順、保安軍建成知環州，上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爲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檢諸帥，要日奏檜奏已行下諸帥如上旨，上曰：堡寨最沿邊急事，因神宗戒陝西諸帥，悉出手批，然於器械，則稍變古法，新法弓稍短，不能及遠，又放箭拘以法，不能中的，朕自幼年，即習騎射，如拽硬射親，各是一法，斗力至石以上，箭落不過三五十步，如此何以禦敵耶。 熊克小傳云，上之英武，出於天資，其論射法，蓋實太宗英斷遺也。

丙辰，右朝請大夫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李仲儒知廬州，時武信軍承宣使知廬州張宗顏卒，故以仲儒代之，淮西宣撫使張俊遂命統制官田師中將宗顏之衆八千人歸建康，後贈宗顏保靜軍節度使，謚壯敏。

戊午，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判鎮江府，從所請也，故事，戚里官至使相者，未嘗典州，忠厚與秦檜爲友壻，上亦以昭慈故厚眷之，故有是旨。 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程邁陞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 是日，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殺魯國王昌於祁州，函其首以獻，昌臨刑，謂宗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早圖之，宗弼俛首無言，遂因昌之子大伊瑪，久之，遇赦得釋。

己未，上諭大臣曰：吳玠軍馬既移屯熙、秦等路，便當以五百人爲一指揮，令諸帥招填，稍足舊額，與弓箭手參用，緩急之際，有足倚仗，庶幾漸復祖宗之舊，金人和議雖堅，安能保其終久無變，況夏人乍臣乍叛，尤難保恃，今日邊防，尤不可忽。

庚申，中書舍人王次翁試尚書工部侍郎。　起居郎程克俊試中書舍人。　殿中侍御史周葵試起居郎。先是，權戶部尚書梁汝嘉爲秦檜所厚，葵將按之，汝嘉聞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論君矣。」葵入對，待聘乘檜未起朝，頓告之。檜即奏徙葵爲起居郎，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閤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奏，入後省，出其疏以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此蓋謂克小應參王明清揮麈錄嘗同，但云葵既進左史，要日直前，顧其事上以問檜，檜曰：葵位卑，若路，稍稍罷所聞，明且遍遍百官，臣之輩也，倘以臣觀，恐不公，願先去位。上曰：不須如此，未論，資質去，（按）耐編謂左史非爲所，葵不應自陳，又其去乃因秦光弼，清所聞不實，今不審取。　待聘乃知爲汝嘉所賣，汝嘉不自安，復引疾求去焉。汝嘉是月貶袁州。

辛酉，給事中蘇符言：「已分屯吳玠軍馬，乞罷免四川對糴米腳錢等。」上曰：「四川自兵興以來，橫斂既多，民不堪命，可令胡世將、張深相度蠲減，以蘇民力。」　吏部員外郎徐度言：「所復州縣遺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屬，縣之令佐，其所職業，最爲近民，尤當慎擇，其應格法人，更令長貳銓擇。」上曰：「度所論極當，新疆百姓，久被虐政，若州縣官非其人，朕之德澤何以自達。」秦檜等曰：「守令皆親民官，欲今後縣令並依守臣到堂。」上曰：「卿等若親加銓量，而察其人物，觀其議論，亦可見人才大略也。」

壬戌，詔東京留守司搜訪郊廟禮器來上。時當行大禮，上以渡江後，所作禮器，多不合古，故命訪之舊都焉。禮官初議郊與明堂當間行，秦檜欲集議，上曰：「且依近例行朝堂禮可也。」

癸亥，司勳員外郎李公恭言：「昔東晉之在江左也，控扼上流，皆用名臣重望，一時偉人，如陶侃、庾亮、褚裒、中興數更危難，卒賴其力。近者朝廷選用羣臣，既享厚祿，即擇善地，如江、浙、福建安閒之處，從官典領，比比相望，危險難，即以無聞之人當之，在陛下寵過，實爲優恩，而羣臣報稱，不無慚色。今者陛下聖德所及，拓大封疆，恢復故宇，大江南北，俱爲內地，上自江陵，下至九江，欲乞朝廷選擇一二從臣，參處其閒，補臣過失。」上曰：「朕用人才，初無內外之閒，士大夫既爲近列，多擇善地，至兩淮新疆，輒復固辭，今後差除，擇其避事辭難之人，重行黜責。」　權戶部尚書兼江淮荊浙閩廣等路經制使梁汝嘉充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從所請也。事初見是月庚申。　尚書右司員外郎晁謙之權戶部侍郎。

甲子，言者請申嚴冠帶之制。俾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詔禮寺討論申省。自軍興，士大夫始衣紫袍衫，上下如一，故論者及之。然迄不能改。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卯，二十六年二月復申嚴之。

丙寅，京東淮東宣撫制置使韓世忠言：「金人誅戮大臣，其國內擾，淮揚戍卒及屯田兵，盡勾回。世忠蓋欲乘虛掩襲。」上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盟好，若乘亂幸災，異時何以使敵國守信義。」遂不從。　朝衛大夫貴州團練使范綜知金州。日曆不載綜副銜，按綜紹興六年七月癸巳以此官再任知鄂州。　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王俊知洋州。日曆亦無

此數字，蓋以興元知府題銜誤入。　俊仍兼四川宣撫司中軍同統制。

戊辰，故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塞寨田敢特贈正任刺史，官一子，以經略使趙彬上其忠節也。事見紹興元年三月末。

己巳，詔陝西諸路自祖宗以來，行使鐵錢，昨緣廢齊毀棄不用，遂致公私交易不便，可依舊，仍與見今錢引相兼行使。

庚午，給事中蘇符充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充副使，辭命各官其家一人。九月甲午時言。　監察御史何鎬爲殿中侍御史。　是日四川制置使權主管宣撫司職事胡世將至河池，時簽書樞密院事樓炤既離鳳翔，陝西三偽帥懷不自安，掠取官私財物，爲入覲之計。右護軍都統制吳璘等言於世將曰：「金人大兵屯駐河中府，只隔黃河，大船橋，敵馬日日放牧河南，騎兵疾馳，三五日可到川口，吾軍就糧，散在陝西，緩急不能追集，關陸經年不聲，川路糧運斷絕，此存亡危急之秋也。今朝廷不得輒遣閒探，敵中動息不知，璘等家族所不敢顧，國事竟當何如。」世將具奏曰：「臣伏見國家自景德以來，與契丹通好，而河北之備益隆，治平中，敵人微有爭端，稍嚴外備，而重於改作，臣之曾祖先臣宿爲樞密副使，建議以謂今日之計，莫若外固和親之形，內修守禦之備，當時不失備禦，卒以無事。今朝廷方與金國講和，梓宮將卜於陵寢，南宮復還於行闕，南北之民，各獲休息，實天下大慶，至於備禦之事，臣願以祖宗爲法，固不害爲百數十年盟好也。大軍屯蜀十有餘年，四路供餉，民力困竭，今恢復陝右，所產穀麥至廣，出兵就食，鎮守重地，誠得其宜，兵雖分而備不可弛，於計實爲兩得。秦地形勝，精卒良馬之所自出，實軍國之根本，然即令諸軍衣食，仰給四川，則蜀又爲陝右之根本，況蜀地居吳、楚上流，號爲富貴，敵人欲取久矣，特以重兵保險，終不得志。今日分兵，宜使其勢與蜀相接，不惟保蜀，所以重上游之勢，川蜀非昔日之比，昔時河東爲邊境，與蜀風馬牛不相及，今河中府浮橋之北，便是敵境，陝西收復之初，朝廷固宜示大信，至於我之爲備，豈可不講，和好須自治得策，然後可固，若守禦不嚴，敵得輕我，勢爲爭端，非所以固和好也。今既不遣閒探，恐妨和議，敵之動靜，一切不知，若又分兵太遠，守禦不密，萬一有虞，敵以精騎馳突，自河中不數日至川口，比至，追軍馬決不及事，徇諸將之說，則欲坐食四川之糧，免邊戍之勞，人人一辭，固無足信，而士大夫與凡有識者之論，則謂兵不可出，出不可太遠，此折衷之說，臣近據秦鳳路兵馬都監賀仔稱，在敵中有薩里千郎君，與近上心腹人黃職方，三年前爲仔言，金國王子議論，要得入川不難，將陝西棄下不顧，三五年，南兵決來作主，道路已知仔細，一發上去，決取川蜀，并據宣撫司緣辦官成希靖繳到紹興五年上都督張浚劄子，稱希靖料敵之謀，以國家阻江據險，彼之騎兵，非所長之地，近年屢戰屢北，兵終不得志，彼必示弱，以致吾之驕，佯北以誘吾之進，遣我以殘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其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其不意，以此詭道，圖我川蜀，一落計中，爲害不細。臣以謂賀仔之言，雖未足深信，希靖之策，或出於偶，然要之守禦之備，自不可忽，萬一或如其言，則我之爲備，正可代謀。朝廷今以楊政帥熙河，吳璘帥秦鳳，政、璘皆吳玠大將，立功既多，威名素著，考之衆論，皆謂得人，臣謂楊政於鞏州及白石，吳璘於鳳翔及寶雞，多屯軍馬，遇有緩急，可以應接川、陝，仍乞令政依舊帶川陝宣撫司都統制，璘依舊帶行營右

謹軍都統制吳玠所保仙人關。昨金人以本國勁兵及五路全力攻犯。大敗而去。地利如此。規模具在。臣以謂未宜遽廢。欲乞量屯軍馬。將一帶關隘。常加整治。魚關倉見在米斛不多。水運艱難。卒不能致。欲乞常樞留一二十萬石。以備緩急。（此時蜀道。係川陝大利害。故全敏之無克小屈。稱提時八月戊申朔。奏除轉運政。與議事。而費士寅又稱當時八月二十三日。漢河進發。至二十餘日。今從敏所記附此。蓋又稱當時用兵益乃云。）

將作監宣撫副使。亦號。世將除宣撫副使。在九月六日癸未。璘時新除秦鳳經略使。於是正以牙校三除。秦州。且飭陣、文等山寨備之。

辛未。兵部尚書兼權翰林院學士胡交修兼侍讀。工部侍郎王次翁兼侍讀。武功大夫開州團練使杜平知原州。關陝之陷也。平自知原州。沒於僞地。金人以平知鳳翔府。累遷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至是權紹以便宜命平守故郡。許之。平言。世受國恩。既喪忠義。無顏復臨吏民。乃以平提舉台州崇道觀。（平得罪在九月辛巳。）

癸酉。戶部員外郎孫邦言。私酤條已免拆屋。茶鹽尚有籍沒法。亦乞蠲除。上曰。法若果弊。固不可不亟改。若行之已久。無甚大害。且循祖宗之舊可也。

乙亥。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行營中護軍前軍統制。師古自延安入朝。既對。遂有是命。　詔知晉寧軍折可求兼主管本軍沿邊安撫司公事。措置興復。解府州。用樓炤請也。　初。金人欲得王威、趙榮。（榮在正月辛巳。）已遣還之。韓世忠遣秦檜書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盛耶。檜慚。且盧世忠沮遏。乃令榮、威自六合趨淮西而去。至是檜奏。外間頗有異論。於是詔以榮、威屬抗官軍。及驅掠兩州之罪。榜諭中外。金國越王宗弼得之。復以榮爲將。

丙子。直徽猷閣江浙等路經制判官宿蓋能。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使本戶部之制。更置一司。無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司。須經久方見利害。今方半歲。難責以近效。統三上疏論。上未許。至是統又言。經制司所創官吏。糧橫多費。校其所入。未必能補。如創供給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失經制所總之事。戶部本職。臣嘗已具陳。不復重言。若以謂監司州縣違法廢令。別建此司。欲以按察。即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所以轄州郡。立省部。所以轄監司。祖宗之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常平錢穀失陷。當問提舉司。若使經制司能事事檢察。則雖戶部版曹之職。亦可廢矣。又自置此司以來。所謂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贓罰。監司之妄支。固未嘗少革其弊。蓋又撥將官錢三十萬貫借軍中。不顧朝廷大計。欲望其按察諸路監司州縣。革積年之弊。臣竊料其必不能也。若巧作名目。以取於民。徒爲國家斂怨基禍。以此爲術。其誰不能。望先次罷黜。遴選能臣。以司邦計。詔戶部措置。蓋與外任。既而蓋乞奉祠。乃以蓋主管台州崇道觀。（蓋得祠在十月乙亥。）

權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柳約知單州。　詔成州同谷縣稅戶趙清臣旌表門閭。本州言。清臣孝友睦婣。著於鄉里。政和末。其母張氏病。清臣割股肉以進。母疾遂安。諸姪請別居。清臣割腴不從。因閉戶不出。號哭者累日。產業皆取其棄餘者。妻邵氏病。其子鄉貢進士廷彥復割胸肉爲藥以進。紹興初。清臣少子惟禮疾。廷彥夜禱於天。乞損己壽以增惟禮。既而廷彥危病。惟禮披髮以禱。亦如之。數人皆尋愈。清臣中

子忠訓郎中亦孝謹。邵氏疾再作。割股和肉嚙之。父子兄弟。孝友相尙。萃於一門。宜蒙褒獎。故有是曾。命常州津遣通敏處士陳得一赴史館。補修李元厚。以史館修撰張燾等言。重修神宗正史厚志備檢閱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二

【紹興九年】九月戊寅朔。尙書右司員外郎魏良臣爲左司員外郎。　司農少卿陶愷爲右司員外郎。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李世輔言。初歸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讎。臣曾報復。乞待罪。詔世輔有功鄉延。特放罪。後四日。引對便殿。上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賜名忠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忠輔換給日厚不書。或是權紹行府便宜所命也。案社麻。顯忠待罪及朝見。並不帶持服字。今乃云特與起復。蓋是內上殿乞故官。當考。）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以顯忠爲本軍統制官。上不許。（顯忠行狀云。公與韓世忠同鄉。而未嘗少屈於韓。及公歸朝。韓力於上前奏乞公於殿下。上以公才非韓所能服。遂以權都統制。同之。案靖康建炎之間。世忠已立功爲親衛。而顯忠會未官。且年小於世忠二十餘。因非其儕匹也。顯忠既歸朝。復爲劉光世。楊存中軍中統制。而世忠親存中爲先達。且戚名平位。又皆過之。存中能服顯忠。世忠初所不能服之故。蓋自紹興再相。朝廷漸欲易監軍。韓秦檜又惡世忠。故不欲以驕將界之耳。行狀緣飾而云。蓋非其實。）

己卯。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張愼爲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愼副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使金國歸。故有是命。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范同論私鹽窮究來歷之害。以爲州郡徒刑。殆無虛日。深可憫惻。臣嘗詢究利害。而得其詳。蓋比年以來。亭竈煎鹽。起止火伏之法盡廢。略無稽察。致亭戶私煎。裒知紀極。雖許額外煎到鹽賣納入官。而官價低小。校之私賣。不及三分之一。又場鹽乞覓減尅。遲緩艱

阻坐稽貨糧。如是則私賣與官鬻執利。欲望命有司講究。先革私煎之弊。其次增酌煎鹽實費。立定適中價值。仍關防場鹽之際。勿令循紹前轍。庶幾亭戶所煎有限。縱有賸數不歸於私。而以輸官爲便。非特法行禁止。因緣漸少。亦使利歸於公上。國計不爲小補。詔戶部措置。　閤門祗候吳益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承信郎吳璧爲閤門祗候。

辛巳。左朝請郎劉化源、左奉議郎米璞、劉長孺並轉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新鳳翔府府學教授陰晫特改合入官。時簽書樞密院事權炤言。璞不汙僞命。化源陷金十年不屈。長孺當劉豫僭逆。嘗致書勸豫輯禍爲福。爲豫所囚。臣嘗召至本府。並欲津遣赴行在。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長孺亦皆老病。不任道路。乞並轉官與宮觀差遣。璞、化源初見紹興元年三月。長孺初見紹興四年九月。　又言。晫亦是陷隔以來守節不仕之人。乞更賜褒擢。故有是命。先是宣諭使周聿亦上璞、化源忠義於朝。詔赴行在。八月戊辰。　會炤出使。遂就遣官焉。其後金人復叛盟。長孺知蓨陰縣。不屈而死。化源等敘目。以林待聘外制錄陰入日曆不知是之辭也。

壬午。左朝奉郎鄭億年言。有收到祖宗諸后御容五十餘軸。今被召入覲。見在舟次。乞令臨安府差人奉迎入內。從之。億年之過常州也。守臣直祕閣王縉不爲禮。且面詰魏之。既至行在。秦檜復以億年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蓋欲復億年僞授職名。參知政事李光揭前面折之。乃止。此以朱倬非秀水閒居錄誤入明年

正月甲辰復億年龍復資政殿學士。

癸未。樓炤言。川、陝既分屯人馬。已將自軍興以來新生科敷。悉行蠲免。凡八十餘萬貫石。上曰。四川久屯大兵。不無科須。今故地歸復。兵各分遣。得以減能。遂可愛養民力矣。上欣然喜見於色。　起居郎周葵乞將犯私茶鹽人免根問來歷。上曰。犯榷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著令。仁宗盛德也。舉而行之。則庶不至並繫。獄不至滋蔓。可令省部相度速復。不果行。蔡絛小屏載此事在九月丁未。　給事中蘇符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資善堂翊善。　樞密直學士成都漢川府變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世將爲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兼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用之。世將既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蜀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武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逮。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密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濟國事可也。諸公皆拜謝。　初。資政殿大學士張守帥江西。以郡縣供億科擾煩重。上疏請蠲積欠。損和買、能和糴、及裁減軍器物料。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爲月進。且日蹙四方財用之不至也。覽疏。怒謂人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歎曰。彼爲損國。乃益國也。至是成都闕帥。檜遂擬以守代胡世將。上曰。張守素弱。豈堪遠道。江西盜賊事息。人方安之。無庸易也。檜乃止。此抄

趙姓之誤也。

履政大夫萊州防禦使知河州白常爲涇原路馬步軍總管。　起復武功大夫博州刺史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鞏州兼管內沿邊安撫使魏玠知河州。兼主管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　翊衛大夫和州防禦使熙河路兵馬都鈐轄行營右護軍右都統制軍馬李師顏兼知鞏州。兼管內沿邊安撫司公事。

武經郎吳濬充環慶路兵馬都監。濬、革子也。在陝西。用樓炤請而命之。　權戶部侍郎晁謙之言。議者謂自古理財之臣。皆無善終。所以近世習而成風。不復以理財爲言。臣以爲不然。聚斂而興利。固非所宜。如經理常賦。以足國裕民。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陷失。而州縣寢不加省。宜有以救其弊而革之。至於勸農欲臻無遺利。督賦欲輸無逋期。廣儲蓄之計。以備水旱。遵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凡若此者。宜悉令條畫以聞。從之。熊克小腳載馬政於紹興十四年。(案)謙之兩年閏十月改工部。十一年九月。十四年乃在婺州。不知克何以誤認如此。

甲申。左朝散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馮檝、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劉一止並試給事中。左通直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李誼試工部侍郎。兼職並如故。舊制。職事官同日除者。以寄祿官爲序。至是一止審於朝。乃詔一止係自中書舍人除授。序位在檝之上焉。是日王辰陳旨。　右通直郎張汲添差通判衢州。汲、孝純子。上召對而命之。

乙酉。故同州觀察使李永奇特贈鎮西軍節度使。永奇妻令人蒙氏特贈安化郡夫人。以其子顯忠歸正故也。於是顯忠弟左武大夫沂州團練使世壽、武顯大夫博州刺史世延、修武郎世武、從忠訓郎師道、及顯忠之子秉義郎師政各贈五官。永奇乾道初賜謚忠壯。

丙戌。皇叔檢校少師充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太宗正事士儘封齊安郡王。以朝陵遲。特封之也。

戊子。樓炤言。永興軍保福院有姓張人。自稱趙王上皇第五太子。係杜死璉皇后之子。小名仲山。年十九。本軍已差官祗應。日爲給食。契勘所供年紀稱呼。詐僞不實。已下本軍根勘。詔趣具案以聞。　直徽猷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爲永興秦鳳等路提刑。兼提點弓箭手。措置營田。又以行營右護軍統領樊達知洮州。賀景仁知鄜州。向洌知鄭州。皆用樓炤請也。上曰。炤經理關陝。每有奏陳。頗合事宜。兼爲朝廷得此人材。以濟國事。尤可嘉也。利路漕利趙名。宋萬年八月五日赴經略行府取憲。蓋光永興等路提刑。在此誤。已月餘。蓋炤先除而後請也。景仁洌前期未見。　祕閣修撰新知軍州柳約知秦州。左朝奉郎葉夏卿復直祕閣。知軍州。　詔左承奉郎高穎令引對。穎、河南人。宣和末。中進士第。金、豫之際。隱於民間。樓炤言其忠義。上召見。遂以爲國子監丞。

己丑。詔諸軍營帶大河以北差遣之人。並改帶河南州軍差遣。　行營右護軍後部統制軍馬李永琪知鳳翔府。秦鳳路兵馬鈐轄孫注知成州。

庚寅。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領。始用曾統奏也。常平法起於西漢。豈則斂。歉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斂。春饑則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熙寧初。王安石修水土

之政，與鹽榷之利，並提舉官，以常平司爲名，當時所行新法，如免役、坊場、河渡、青苗、市易、方田、水利，皆俾提舉，遂爲民患。議者不察，但云常平法可廢，建炎初，遂盡罷提舉官，時諸路苗役錢，各不下百數十萬緡，朝廷草創，多取諸此，次年，呂頤浩等言，常平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坊場、免役等可行，青苗、市易等可罷，有詔委頤浩等詳議，已成書矣，會南渡未及行，已而言者繼斥提舉官不可復，前隨逐貶，其後或隸提點司，或隸轉運司，或隸經制司，終無定論，而兵火焚溺，戶部及州縣案籍皆廢，財賦多失矣。

辛卯，權知秦州趙哲言：武郎閤門祗候知同州郝抃知陝州，富平之役，抃以鹽鹽叛，至是用之，上覽奏，問秦檜曰：陝州合差是何臣僚，檜曰：係舊差文臣，上曰：武臣作郡，往往不曉民事，又多恣橫，今日所擬州郡，久陷金、虜，尤須守臣得人，使之愛養百姓，非武臣之所任也，可自今只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澤，亦以收邊威柄。

承議郎將汝翼知醴州，汝翼以進士得官，建炎末，爲文林郎，知成安縣，陷於金，稍遷至是官，河南初復，汝翼赴行在待罪，詔與合人差遣，遂有是命。汝翼放罷在今年五月丁亥。　詔今後諸軍不許代名。事見紹興六年末。以黃著論自都督府隨宜措置，以來，冒名竊祿者不知其幾，乞加簡革故也。　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張中孚言：邊隅無警，願許臣入覲闕廷，詔俟春煖起發，既而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遣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昨頃降新復河南詔書，張中孚等初不會拜，卻將金國詔書宣讀，百姓見詔書上有本朝廟諱御名，皆不忍聞，萬年昨來問吳璘，萬一兵復渡河，如何措置，璘謂中孚等重兵在手，爲秦、鳳腹脇之患，內外相應，必來擣虛，我軍既守家計，安能遠出接戰，以此見中孚等陰藏奸謀，所關非輕，世將即具以聞，且言臣昨論奏逐人罪惡，以爲朝廷方守信誓，不欲遽易帥守，然中孚等並已降指揮，許令入覲，欲望因其自請，別與差遣，於是中孚等皆改命。

癸巳，左迪功郎王從一改合入官，依舊太平州州學教授，從一以薦對，故有是命。

甲午，名皇太后宮曰慈寧。　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浚明知亳州。

乙未，工部侍郎王次翁權資善堂翊善，以蘇符出使故也。　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韓公裔特轉行右武大夫明州觀察使，上以公裔給事藩邸，今三十餘年，積有勤勞，故有是命。　故成忠郎盧大受特贈修武郎，官一子，以紹興初結集忠義，欲解慶陽之圍，爲劉豫所殺故也。事見紹興元年四月。　川陝宣撫司以便宜增印錢引二百萬道，應副陝西使用，時右護軍之移屯者，當用糴本錢四百三十萬引，而計司乏糴本錢，乃有是請焉。

丙申，詔汝州郟城縣故資政殿學士蘇軾墳寺，以崔賢賓惠爲名，以孫諶部侍郎符拔范鎮家賜剎例有請故也。

戊戌，以張栻知同州，未見制銜。　授衛大夫威州防禦使溫濟勒停，南劍州編管，濟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提舉一行事務，以其徒左武大夫耿著陰事告於朝，語連韓世忠，故有是命，世忠意未快，遂上疏奏濟

狂瞽犯分，罪惡顯著，乞遣至軍中，詔濟移萬安軍編管。王次翁敘紀云：濟以世忠陰事來告，上命諭令湖南，世忠遂上章乞遣至軍中，蓋其不欲案濟先臣海外，十一年七月乃移濟州，敘說誤也，移萬安日屬不載，今以世忠雖被逐入林待罪外制，故左武大夫耿著獨人至死，降五官，軍前自敘，悉即是此事，當求他書參考。

己亥，太尉東京同留守郭仲荀言：所帶在京人馬已至鎮江，先是上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與劉豫之衆五千七百餘人南歸。蕭克小廝，稱仲荀個招撫下兵八千以還，而樞密院勘會指揮乃云仲荀將帶東京官兵五千七百二十人來歸。上謂秦檜曰：仲荀善人也，但馭衆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檜曰：孰可當者，上曰：極難其人，欲於二三大將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皋才具，上曰：二人誠驍勇，然先好貨，皋嗜酒，未可馭衆，時京畿提點刑獄公事辛永宗與仲荀偕來，上亦以其懸隸不可用，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奸狀，乃謂忠鯁得用，上曰：朕何嘗豪之，如道宗更不循理，亦不可用，既而檜等請以樞密統制官霍仲代將其兵，從之。秦檜等奏鎮江軍馬上，報皋先未可馭，乃十月戊午事，今併書之。

庚子，故中大夫直龍圖閣趙叔近贈集英殿修撰，以御史甘叔近有功於杭，秀之民，不幸死於亂兵，寬量加褒恤故也。事初在紹興二年。

辛丑，詔東京遼來宗室子年及二十者授承信郎，餘廩給之，俟年及取旨，用魏悼王五世孫慥之等請也。

甲辰，權刑部侍郎陝西宣論使周聿使還，入見，聿言：陝西既歸，得地數千里，得兵十三萬，得馬二萬，有四塞之固，居天下上游，可圖彊盛，然陝西陷僞十有餘年，城池不修，器甲不備，異時四十萬備支一隅，今纔十三萬，而夏人不敢侵犯者，以金人精兵在內故也，今日金人盡去，土地闊遠，雖有要塞，其實甚虛，欲望陝西凡空閑不耕之地，除元業主識認給付外，依本朝沿邊制度，並招弓箭手，士田肥美，邊人樂耕，不出數年，兵政自成，盡在關中，與唐無異，因謀都邑，以建本根，又言：陝西諸路，既命楊政帥熙河，吳璘帥秦鳳，然所屯之衆，皆四路忠勇之士，與玠教習已踰十年，百戰之餘，所向無敵，和好既成，即可往來，舊國舊都，不能無念，統兵之官，皆欲誘致，望訓戒四路帥臣，非元所統，不得招納，如敢違命，必罰無赦，熙、秦兩路，如有散亡，亦當加以不能存撫之罪，聿又面陳所過州縣，遺民見之，皆歡忻鼓舞，扣戶所感泣者，乙巳，宰執奏事，上以語之，秦檜曰：此祖宗仁恩涵養，而陛下純用德化，故爲夷夏所歸，上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朕嘗笑趙鼎舉劉麟之語曰：我能嚴刑，故州縣撫不畏，聞江南只是尚寬，朝因勸朕立威以馭下，是不知爲天下者豈可不尚德而用刑也，乃以聿所言，令陝西宣撫司措置。小廝云：檜等退而竊嘆曰：唐太宗不聽封德彝之法，而用魏徵之言，故能成貞觀之盛，上於聽納，同升太宗矣。　權刑部侍郎陳橐等言：右迪功郎李卿諳練刑法，請以爲大理評事，許之，言者論卿以特進名授官，踰六十，又非試中刑法之人，命遂寢。

乙巳，左文林郎黃魯子特改合入官，依舊平江府府學教授，以薦對也。

丙午，左朝散大夫蕭濟知興仁府。　左朝散大夫余應求爲福建路轉運副使。

原路第十將王忠弼沒於僞齊，積官權秦鳳經略使，朝廷因命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秦寧軍承宣使，陝西之陷也，武翼郎溫

知德順軍節制涇原路山外諸將軍馬至是忠弼繳納僞命乞放歸田里詔速令換給仍賜詔諭之　右通鑑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阜民卒於湖州日屬不見諸官會要本門亦無之苦考

是秋太行義士蜂起威勝遂州以來道不通行時金人法苛賦重加以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魯王昌宋王宗磐之徒皆被誅二帥久握重兵植黨滋衆今則悉爲亡命保聚山谷官司不能制　金人罷諸路酒務賣於民間監官月督酒戶輸錢於官初金人右選入仕之法自初補閤門祗候至率府率凡十四階止許調征權之任每月折支十千全藉移易庫金自贍而已至禮賓副使始理親民資序乃有廉祿及是罷之失職者甚衆　冬十月（案）是月戊申朔庚戌尚書司勳員外郎張宦爲監察御史初庚部功賞難於賑貸庚得舜文爲奸宦因陛對力陳其弊以謂國帑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總括舍法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奸弊日滋甚非畫一之政隨自今以例爲據者悉令上之朝廷稽其合於三尺者著爲定制人以爲當宦八月甲寅除勳外未知何日陛對日月十月戊申張宦奏對當即是此日也

辛亥詔侍從各薦士二人時言者請遵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所知特加親擢如此則庶僚無附下之嫌大臣免招權之謗上亦以中原隔絕遺才必多故有是命　祕書省正字朱翌范如圭並爲校書郎翌仍兼實錄檢討官如圭仍兼史館校勘　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亶於御林子倫致上命亶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勸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賚非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御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昨者簽宣蕭哥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天下皆知上國韓海上蕭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

癸丑權尚書刑部侍郎周聿改戶部侍郎　太常少卿蘇攜權刑部侍郎　權吏部尚書兼史館修撰張燾充實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司限一月結局初成都謀帥上諭秦檜曰張燾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道遠恐其憚行檜退召燾諭旨燾曰君命也燾其敢辭上大喜遂有是命上諭檜曰蕭雖安撫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宜費可令蠲減以寬民力以成都帥臣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　爲部員外郎喻汝礪面劾漢文帝光武喜於用兵而厚於惜天下之力所以爲後世計者至深遠也自漢以來屯戍轉輸歲與敵角者其費不可勝支唐之謀臣日關天下之士以弊方鎮而唐日以微今陛下講好結信以交兩國之驩寢兵休士以慰萬民之命固知生事徼功之臣流毒遂以羸中國而思有以戒之也臣之區區上願陛下申飭邊吏毋隱奸毋顧利毋徼亂以仰副陛下睦鄰好舒吾民嘉惠汝礪又言臣嘗謂忠義之士如玉鎮大寶故爲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爲之防粟粺滑廩以爲之備良士選卒以爲之戰而徼忠義之士以爲之守是委社稷而輸之敵也臣竊念之自增廣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夫烈婦豈無捐軀徇國犯患觸禍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擢歲月荒老無所訂正伏願申詔史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義人耳目較然不欺者書之爲死節之士復據近日樓炤之所奏訪周聿之所論薦者書之爲守節之士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仗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詔送史館

甲寅詔溫蘭州奉迎景靈宮神御別廟指揮先是有詔奉迎好御至吳興而浙東諸州盤山拆屋糧造次舍言者以爲擾故暫能之　是日樞密行府准備差遣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權炤言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爲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昭關門引見令隨安府燕犒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義并瑕疵所獲夏人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樞至境上明年三月所書夏國事可考

己未上諭大臣曰陝西新復州縣已放租稅三年四川大軍移屯亦調軍賦不少惟階成岷風未加寬恤可與免租稅之半以裕民力　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職如故庚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自陝西還行在炤乞能政以奉親上不許　敕武郎鄭涓統潭州南嶽廟仍賜銀帛一百匹南以周聿言涓頃知定西寨守節不屈也事見紹興元年二月尋又召所居州津赴行在

丙寅洪州觀察使新知鼎州王袁卒於鄂州年五十荊南舊部曲聞袁之喪皆即佛宮爲位而哭袁事親孝居官廉其爲將也與士卒同甘苦屢敗大盜子弟從軍者未嘗黥黥賞及將死召其弟姪悉以家財分給之時號名將然性剛寡合雖待士盡禮而黑白太分此其大略也

戊辰慈寧宮成宮依山爲之供帳皆備上召秦檜等入觀　觀文殿大學士知湖州朱勝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用臨安守臣張澄議浚運河而南浙漕司劉夫甚衆勝非上疏論其害即日罷之因引疾求去章六上乃有是命

己巳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知徽州藻閑廢累年以詔旨成書復命出守

庚午詔新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令引對燾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征徭民力凋弊官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臣俟至部首宣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澤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寬恤事件悉委卿措置燾因奏臣入界即行詢訪應民間一利一害先次能行官吏有貪冒慘酷爲民之蠹者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速蒙實惠上皆可之燾又言國家自軍興以來千餘年矣日不暇給今茲和議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閒暇之時矣紀來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歲得非陛下中興之時乎時不可失願陛下鑒詩人閒暇之語稽孔孟發明之意汲汲專以治政刑爲務上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前是之蜀者例皆舟行至荊南則舍舟運陸燾行至鎮江上奏曰主和者遂賢也今爲其姪烏珠所戕勢必渝平乞道京洛關陝以往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至河池與胡世將共議邊計上許焉　陝西轉運副使姚焯直祕閣焯隨樞密行府出使故就用之焯以七月壬辰除陝漕未見前衛林待聘樓有制詞云比繇輔翼留使期中而樞密院官屬題名無焯姓名蓋行府官屬也

詔右修職郎陝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滿令赴行在滿、商州人略通書史多機敏避難入蜀守將邵隆亦在蜀中滿屈己事之隆知商州滿亦隨歸漸補以官至是用樓炤薦召　此條除夢華書編入夢華又云陸料金人有歸河南之意終不久必復取之乃作幷運河南之策滿使間行在滿改官已文以見樓炤炤未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京地與劉豫官屬炤往陝西宣諭案夢華所云與史不合今姑附此或是歷料金人復取三京因蕭召還經以此語而夢華所記小異更須參

等。

辛酉。詔萬壽觀使高世則令赴行在供職。秦檜引之也。　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趙振充徽猷閣待制。知湖州。　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程俱提舉萬壽觀。充寶文閣院修撰。秦檜惡俱個史事。故有是除。俱以疾不至。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梁汝嘉爲四川都轉運使。兼陝西都轉運使。專管熙、秦兩路。汝嘉辭不行。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劉岑降充徽猷閣待制。初。右通功郎吳仲之上書請減劉預也。事見紹興二年。岑爲祕書少監。以奇學之。至是有劾吐金集本者。實仲所上疏。而岑嘗在焉。秦檜奏仲嘗有斥聖躬之語。不可傳播。恐流入外境。乃令臨安府拘收。今年九月發未。岑坐降職。　朝奉大夫安德軍承宣使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李永宗落階官。爲蘄州防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永宗在京畿。惟尋訪古器。及宣政間宮禁舊物。搜求美女而已。每巡歷州縣。專騎苛擾。民有冤抑。不能赴訴。既去。則人唾罵之。此蔡絛紹興之遺史。

甲戌。監察御史陳淵守右正言。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權紹乞賜告省侍於明州。上謂宰執曰。事臣之有親者。朕未嘗奪其情。昨蕭振以親爲言。亦令率親而來。庶使不失爲臣爲子之道。今紹可給假迎侍。秦檜曰。陛下愛親之心。施及臣下。臣等不勝感歎。

是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初。乘氏人李寶少無賴。尙節氣。鄉人號爲潰李三。山東陷。寶聚衆數百人。誅殺濮州守。不克。脫身南歸。朝廷以方議和。不之用。會飛入朝。寶以鄉曲之故。願歸軍中。飛以爲馬軍。末之奇也。寶快快。乃與其徒四十餘人。約日渡江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寶抗言。欲歸者寶也。衆皆不預。飛奇之。繫於獄。凡三十九日。會得邊報。飛釋寶。問以北事。寶願歸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寶遂僞地。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乃假寶閤門宣贊舍人。統領忠義軍馬。屯鄆城。　金主亶復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至。辭。諭率使王倫言。卿留雲中無還期。及貨之還。倉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乃遣副使蕭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册命等事。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三

【紹興九年】十有一月戊寅朔。祕書少監鄭剛中權尚書吏部侍郎。先是剛中爲樞密行府參謀官。及還。上召對。剛中言。臣爲陛下詳觀今日之勢。陝西新復。且遠。然就緒也必易。三京爲近。然就緒也難。何者。陝西得禁兵四萬。得弓弩手六萬。則有兵可守。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足支一歲。則有糧可因。今又益以出蜀之兵。一旦有警。宜撫使號令六路經略。各據險阻。未易窺也。惟是三京久爲劉豫凶燄所焚。焦痛未蘇。凋殘尤甚。今古三京戶口纔四十萬。比平時不能十之一。近屯田司又收其已種之田。民力殊困。且地勢平廣而無藩籬。無一兵可以受田。無一家可以供賦。孤城乍聚。易以生釁。臣願陛下選任郡守監司。精究屯田。俾民安業。朝廷和氣。自東南達於西北。則功可成矣。既對。遂有是命。日曆。剛中以十月庚午得旨引對。去此凡八月。未知何日上疏。且於此附書之。

尙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試司農少卿。　定國軍承宣使知秦州兼節制屯駐行營右護軍馬吳璘爲觀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上諭大臣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忠績。雖已優加恤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遣其弟軍職。令撫其家屬。故有是命。上監在十月壬申。　命大理評事何彥猷等編集刑名斷例。刑部郎官張柄等看詳。先是胡交修爲刑部侍郎。嘗有是請。謫陝一年。紹興四年四月。久之未成。議者以爲刑部用例之

弊。非止臨時翻檢案牘，隨意引用，輕重適當而已。外議相傳，有部吏賣例之說，乞再立嚴限，專委丞許編集成書，復委通曉法令張敏郎官一二員，看詳允當，上之朝廷，審覆行下，方得引用，故有是旨。

己卯，上諭輔臣曰：新疆百姓凋弊，無往年十之一，而官吏悉如舊，何以贍之？可令逐路監司併省，庶寬民力。又曰：聞沿汴居民苦於官役，不安其業，逃去者多，當嚴束。熊克小曆云：秦檜曰：陛下愛民，眞二帝、三王之用心也。上又言：前日議移岳飛屯於襄陽，深慮饋運費力，不若先移萬人於江西，既省饋運，亦可以彈壓盜賊。　和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韓世良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他職如故。

庚辰，言者論：今與地復歸，宿師百萬，隸籍諸將，非屯田何以善後？今荆、湖、興、洋、汝、潁、江、淮之間，沃野千里，尚或閑曠。是地有遺利，諸帥所統，自農爲兵者不少，戰士之外，負荷役使之徒，不無可用。是人有餘力。望令諸路宣撫帥臣悉意講行。從之。　是日，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藍公佐自金國至燕山，俄而都元帥越國王宗弼亦至，公佐僅不免，留四日始遣行。

癸未，檢校少保、鄂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嗣濮王仲儡薨。輟視朝三日，贈少師，追封瓊王，謚恭惠。　屯田員外郎陳康伯因對，面奏：士大夫自僞庭召來上殿，須防姦人刺客。上以爲不然，語輔臣曰：汴僞之士雖衆，皆朕臣子，當以赤心待之。秦檜曰：陛下待人開心無間，雖漢光武何以加。　是日，金人自河中府以馬軍八隊出城，遣人招同州巡檢官白美入城議事。美爲言：自今各守疆界，無令北軍私過黃河。蕭千戶者言：上畔即無不得過河指揮，既有此橫戎，有千二百軍在此，得指揮無令騷擾南界地，於二十里外硬探。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即上奏曰：臣伏見金人講和，今已逾年，梓宮、天眷未有還期，本朝使命尚留金國，其僞正使亦不差人迎接，臣竊謂敵情不測，初議難信，理當過爲預備。昨吳玠所管右護軍七萬餘人，控扼川口，常苦分布不足，今移屯出川僅五萬人，除秦鳳路及熙河路白石屯駐軍馬形勢相接外，其餘地里遙遠，老弱同行，緩急何緣不及。今別行措置，將分屯太遠軍兵，從臣一面相度，移那就近。其鄜延路未發老小，且令在元屯駐州軍存泊。熙河別無稅戶，從來多是蕃漢弓箭手田土，自經兵火，耕種稀少，難得斛斗，糴買不行，乞將楊政所帶二萬人分那五千人於附近本路有糧食處屯駐。本路在五路最處西偏，非金人衝突緊切控扼地方，今來糴價極貴，於川蜀徙使分兵太遠，臣愚以爲不若量留軍馬，差兵官管熙州職事，令政將帶精銳就近屯駐。臣昨將魚關倉斛斗二十萬石常行樁留，緣每月支動一萬餘石，今將利州倉月遞萬石以新易舊，利州所管止有十八萬餘石，乞委瀘川、成都利路漕臣，於沿流和糴一十萬石，以備緩急。涇原舊兵五萬人，馬九千匹，在五路號爲強盛，張中彥近以赴闕，乞別差帥臣。先是世將與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張深有太學之舊，相處甚懽。至是建議移屯關中，大將皆謂非便，而深持之甚堅。世將乃奏深頃以錢糧弛慢，得旨令臣取勘，深緣此積憾，覘制欲司爲仇敵，竊慮懷恨不一，別致中傷，欲望罷臣宣撫司職事，迴避張深。舊成都、潼川兩路對糴及腳錢折納米，每石爲錢十五引，范直方之爲宣諭也，奏減三分之一。事見八年三月。及深又減其半，深又白檜，焰裁定右護軍請給則例，於是諸軍出關

歸鄉於建議者洶洶幾變，而閬州戍卒欲殺其守臣淮康軍承宣使孫渥，會謀泄不果。世將亟下令，悉如舊數不減，且條上其利害大略，謂近所立新例，第可減折估錢。此軍折估錢每月爲百三十萬緡，臣近考見實數，革去虛樁弊倖，月支止計九十七萬緡，卽不須將士卒見請之數頻行裁損，欲望斷自聖慈，並令依舊，庶幾恩出朝廷，士心感奮。

乙酉，殿中侍御史何鑄論：士大夫奔競僥求之弊，且言：初改官唯注知縣，謂之實歷，蓋欲其改官之後，更練民事，以成其才。雖不拘常制，不得奏差，此祖宗之法，紹興所宜遵也。比年以來，纔得改官，求堂除差遣，內則欲爲寺監丞貳等官，外則欲爲倅貳，自知縣以下，皆不欲也。冗轉干求，卑涉歲月，不願參部。遂使實歷之法幾廢。選人纔出身，則有賞甲注擬，無出身，則參部射闕，此亦祖宗之條，今具存也。比年以來，選人纔出身，則多欲求爲行在之職，無出身者又求爲敕局糴倉之官，未有一日考第，未嘗一見吏民。自此改秩，大則爲監司、太守，其次猶爲倅貳，於法令幾不知，於人情未之練，傳笑於人者多矣。願降睿旨，初改官人未經實歷，選人未歷州縣，並令赴部依法注授，不得輒至朝廷干求差遣，有違戾者，懲一二以示必行。秦檜進呈，言：舊法初改官須歷親民一任。上曰：既有成法，自當遵守。遂命吏部措置行之。

丙戌，龍圖閣直學士、京畿都轉運使李迨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迨始辭新命，上固遣之，及到任，又與權東京留守孟庾不和，先是降聖節日，庾失於行香，爲迨所持，庾方自劾，迨因此規求能去，上曰：迨昔守官於濟，亦有風力，然爲人刻薄，自頃被命，已偃蹇。今若止罷之，適中其計，遂有是命。　直祕閣、提舉台州崇道觀詹至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公事，至辭不行。　右朝請大夫陳敏識爲江南東路轉運副使。

戊子，詔司農卿莫將奉使宣力，特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使，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上曰：李迨乃朕舊僚，亦見朕於臣下無所偏也。　初命侍從兩史官各舉所知二人，至是權吏部尚書吳表臣等舉左議郎新知桂陽監張斛、右承事郎新通判淮寧府王彌友、左朝奉大夫張甸、諸王公大小學教授施鉅、軍器監丞歐陽興世、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霖、左宣議郎新提舉福建茶事呂用中、左文林郎嚴抑、左從事郎臨安府府學教授陳之淵、左宣教郎呂廣問、右奉議郎提舉浙西茶鹽公事徐康、右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李綸、左從政郎新台州州學教授張闡、左迪功郎明州州學教授王伯庠、直顯謨閣馮康國、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鮑琚、左朝請郎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公事賈思誠、左朝散郎新知臨江軍范正國、右朝請郎新知南劍州李文淵等三十二人，詔三省量材任使。甸，嘉興人，抑，歸安人，廣問，公雅孫，公雅，夷簡第三子，仕至徽猷閣待制。綸，綱弟，闡，永嘉人，伯庠，次翁子，琚，松陽人，正國，純仁子也。斛、彌友、鉅、興世、霖、用中、康、康國、文淵已見。遂以琚爲軍器監丞。是月壬寅。正國爲廣西路轉運判官，甸知南劍州。是日甲辰。熊克小曆載甸除罷在十一月壬戌，案十一月戊寅朔，無壬戌，克蓋誤也。興世守尙書都官員外郎。十二月己酉。斛知鼎州。尋又詔未經上殿人令引對。十二月癸亥。後多擢用。

己丑，宰執奏赦令所已修成在京通用敕令，乞頒降。上曰：朕未詳覽，若欲頒降，須委官詳覆，恐有司行之

或有誤也。故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銀絹百匹兩。先是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所忠義。上命復舊官。日曆不見此旨附劉豫事入。飛又言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所以忠於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與旌加褒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有是命。戶部侍郎周聿言。陝西士人學術久荒。拙於爲文。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乞別立字號。上曰。陝西久陷僞境。朕欲加惠遠方。可令禮部措置。川陝分類試額自此始。詔西京諸陵文移。令內侍省每季一次遣親從官齎降故事。每帝后生忌辰。遣內臣往諸陵酌獻。至是以道遠。遣止。就副留守司焉。

庚寅。右正言陳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泛。賞給太厚。匪頒賜予之費太過。府庫空虛。而發之不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饑饉未成。郊祀不遠。內有諸將之饋。外有鄰境之奸。所用既夥。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誠然。是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矣。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故臣願陛下凡有賜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有司得以獻其疑。臺諫得以論其失。一有失當。即行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翌日進呈。上謂宰執曰。朕未嘗有一毫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上曰。淵老成有學。乃楊時之壻。聞嘗講論語、中庸。可令其子遍進來。上因論極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檜等曰。陛下之學。深造聖域。非臣下所及。時適鑒都進奏院遞命臨安給劄上之。熊克小曆載上語於己丑淵除日。蓋十一月甲申乙酉兩書則己丑庚寅實來耳蓋誤淵進對于甲辰臣檢上書臨安等事有旨依奏時日令楊淵繳進論語中庸等解。詔故左承議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常明特與一子初品官。明卒於行在。給事中馮檝、祕書省丞劉才邵等言明去鄉萬里。母老子幼。乞用梅堯臣、劉恕例。錄其孤。故有是命。才邵。廬陵人也。

壬辰。吏部侍郎周剛爲山園林按行使。入內內侍省都知梁邦彥爲副使。始命邦彥充使。邦彥言。事干典禮。委付至重。乞如故事命近臣。故有是旨。左承事郎姚邦基特改左奉議郎。樓炤之出使也。嘗薦邦基不仕僞豫之節。故召對而命之。邦基先見紹興四年九月。選人魏申進太一總鑑。上曰。申所論該博。雖祕府所藏。亦未之見。可與循資。仍賜錢五百緡。

癸巳。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開府儀同三司。初。孟忠厚之守鎮江也。給事中劉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禦之。至是又論正夫除拜非舊典。乞特降處分。後人毋得援例。自今除授有非舊制。並令給舍臺諫論駁。乃詔哲宗皇帝、昭慈聖獻皇后惟正夫、忠厚爲近親。餘毋得援例。御史中丞廖剛曰。是臺諫所當言者。皆爲劉君先矣。一止在鎖闥僅百餘日。事有不便者輒繳奏。由是秦檜忌之。左朝奉郎新京畿都轉運使莫將改充集英殿修撰。右正言陳淵言。將未應除次對。望須其積著。然後命之。雖往者尹焞亦自布衣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留。故以寵之。今將宜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武經大夫雄州團練使王彥先自亳州來覲。

甲午。秦檜奏神宗、哲宗兩朝正史。乞俟徽宗實錄書成之日。通將三朝事實攷據修定。從之。時史館已分修兩朝正史。於是復罷。熊克小曆載此疏乃云秦檜奏神宗哲宗兩朝實錄已成今乞並修徽宗實錄不知何謂。

乙未。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正民知淮寧府。朝奉大夫申騏知亳州。騏已見今年四月。直祕閣新知亳州王俁明知常州。

癸卯。詔樓炤疾速赴行在。熊克小曆載此事於十一月辛酉。蓋十二月十五日詔不關日。今從日曆。詔陝西孝義仙廟名義烈。鐘紹庭廟名懋忠。同州鄭騫廟名懋節。皆以戶部侍郎周聿上其死節故也。紹庭、靖康初以朝議大夫通判陝州。權州事。死於難。鄭騫死事在紹興元年。

乙巳。右朝散大夫曾慥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應辦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大軍錢糧。時戶部員外郎邵相在鄂州。以乏軍儲爲宣撫使岳飛所劾。言者亦論相到官以來。追催積欠。侵奪權酤。故以慥代之。中書舍人又劾相坐視諸路逋欠數多。並不按劾。後二日。奪相直祕閣。令吏部與遠小監當。言者論相罷在此月乙酉日今聯書之相爲岳飛劾奏據岳珂所著行實云不欲令出於將帥之意云耳。

十有二月己酉。左諫議大夫曾統徽猷閣待制知婺州。左承議郎福建路轉運判官張嵲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御史中丞廖剛言國朝治平以來。詔三歲一舉士。自是率用。今年大禮。明年科場。又明年省殿試。故蔭補與登第人。往往先後到部。於注授爲便。而漕司歲費亦無相妨。誠經遠之計。昨建炎元年殿試。爲軍興展至明年。就維揚試。紹興元年殿試爲明堂又展一年。就臨安府試。今明年當試進士。復與大禮相妨。且省司財計難以應辦。此不便一也。近歲初官人率待四五年闕。若奏名人與蔭補人同時到部。參見差注不行。此不便二也。倘更展一年。則大禮科場省殿試。皆得如古制矣。況來年不獨舉大禮。且山陵營奉有日。儀備兩宮回鑾。差官置局。日分亦恐不給。安得不權時而制宜哉。兼河南、陝西士人。各罹亂故。學業荒廢。姑緩一年。亦無不願。詔禮部討論申省。明年二月壬戌施行。

甲寅。權尚書刑部侍郎蘇攜充徽猷閣待制致仕。以病自請也。攜、遲子。太常丞梁仲敏乞續編紹興以來因革禮。從之。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盧益薨於嚴州。

丙辰。詔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度令引對。叔度奏疏曰。臣竊見邇者藍公佐還自敵中。王倫獨留。遐近之情。無不疑懼。大抵國家所以待金人者。不過二端。曰戰與和。而各有說也。自實和以來。敵人常以反覆變詐困中國。唱我以土地。要我以厚利。一旦兵利得騁。則長驅深入。暴犯宮闕。震驚陵寢。邀遷兩宮。竭取金帛。中原之民。肝腦塗地。所謂不共戴天之仇。何可和也。然而梓宮未卜因山。兩宮遠在絕漠。如敵人革心

易盧、奉梓宮、兩宮而歸之國家。陛下亦宜含憤匿怨、不得已與之和。此一說也。去年使人之來、道路之言、以爲其國主議之臣、厭前日黷武之禍、翻然改圖、有休兵息民之意。且其約曰、歸我梓宮、歸我兩宮、一無所邀請。陛下篤於聖孝、不忍不信、含憤匿怨、屈而與之和。潛奉迎之使、朝發而梓宮可以夕還也。今間時寖久、未聞駕車之音、而使者見留、反更有所計議。按前日之約、其言無不信者。臣實慾之、豈其國權臣自相誅夷、而前日之議遂變歟。抑敵情詭詐、復欲挾我所宜、依違反覆、以觀敵中國歟。如其前議既變、則和好之事、自無可望。苟爲不然、宣和、靖康之間、敵人已試之謀、其迹較然、不可不察也。自艱難以來、費用往廣、根本所積、不能有餘。儻謂敵人要約、未有顯絕中國之意、猶欲遣使賂遺、倖其革心。臣恐使軺亟行、而輕騎自屈、萬一歲時之間、國用既虛、邊備不戒、敵人出吾之不意、以犯江、淮之邊、未知倉卒何以待之。伏望陛下追監既往、思患豫防、慨然發憤、明出睿斷、修兵備以杜其窺測之漸、謹財用以待吾軍旅之費、無或贍登、以伐其貪婪之謀、天下幸甚。叔度則年八月壬申對移。

丁巳、詔保州宗室令更部先次注官。時翼祖子孫渡江者十數人、有官者四人而已。宗正丞鄭鬲乞權依兩京宗室例注官、故有是命。南初見三年十一月甲戌。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翟襄移知壽春府。日曆無襄爲壽、此誤襄乞上路制子修入。

朝奉郎河南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兼權知河南府、及本路安撫西京留守司公事。先是觀文殿學士西京留守孟庾權東京留守、及朝廷聞王倫爲金人所執、召翟汝文還、乃命利用。　武翼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壽春府孫暉領文州團練使、爲河南府路馬步軍副總管、仍命暉招軍千三百人。是時有鄜延叛軍爲劉豫放歸虞者、又豫之屬、使效免歸者、甚衆。皆願投募、暉未至西京、人數已足矣。

庚申、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王倫爲樞密副都承旨。

辛酉、參知政事李光罷。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鎬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上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蓋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時右正言陳淵獨不論光。淵克所著云、淵爲中丞、不知有無文字、當考。

壬戌、詔者請宗室之散在州縣者、並令津遣歸所屬宗司、增其廩給。庶幾知自貴愛。詔禮部措置、後不行。

宗正丞鄭鬲乞以常平餘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戊辰、祕書丞劉才邵言、累朝會要、已至熙寧、而元豐以後者未次。若置局則有官吏廩給之費、望令館職接續編類、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在甲子、今從日歷。

己巳、給事中象侍講劉一止、起居郎周葵並罷。初、一止、葵皆以言事忤秦檜、二人應詔舉左宣教郎呂廣問。廣問嘗爲李光屬官、光欲除館職、檜不許、殿中侍御史何鎬即奏二人非知廣問、特迫於光之囑而舉之、是欺陛下也。詔一止、葵落職與宮祠。　直徽猷閣新陝西轉運副使李唐儒爲四川轉運副使。　直徽

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宋盡爲陝西轉運副使。　直徽猷閣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張深知瀘州、用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也。事見十月癸未。　既而言者又奏深徇私廢法之罪、遂罷去。日曆、張深明年正月庚寅罷知瀘州、而不見除日、勘疏有云、返有除知瀘州、則必此時也。案宣撫除陝漕、實以代深、故因餘除命並書之、須求他書參考。　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趙彬陞顯謨閣直學士、以破墓容洧之勞也。　敘鄂州防禦使辛企宗爲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是冬、金主亶諭其政省、自今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刺鉢。並循遼人故事。刺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也。元帥府下令沿河置寨、防托渡河南歸之人、及與人渡者皆死。海寇張甯乘海至遼東、僞稱王師、遂破蘇州。遼士大擾。中原之被掠在遼者、多起兵應之。甯初無進取之意、既而復去。金主亶詔郡縣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軍。俟見御筆乃聽。時太行義士王忠植已取石州等十一郡、聞於朝、上嘉之。拜忠植爲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統制河州忠義軍馬。忠植、步佛山人也。初、金人之割地也、以新河爲界、謂方盛傳御駕北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市軍器、以備緩急。沿河猶甚。每過陰晦、輒引領南望曰、御營烈火光矣。太行義士又攻懷州萬善鎮破之。守臣烏陵噶思謀率軍民城守、思謀自金中內亂、每夜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偏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爲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謂尼瑪哈也。知濬州韓常嘗與防禦判官宮茵夜飲、論及江淮、川陝用兵等事。茵盛言金兵之強。常曰、君知其昔、未知其今。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法懦乃昔之南軍。所幸者南方未知耳。茵、金都人也。　女真萬戶呼沙呼北攻蒙古部、糧盡而還。蒙古追擊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金主亶以其叔呼喇美爲招討使、提點夏國、塔坦兩國市場。塔坦者、金國之西北、其近漠地、謂之熟塔坦。食其粳稻、其遠者謂之生塔坦。止以射獵爲生、性勇悍、然地不生鐵、故矢鏃但以骨爲之。遼人初置市場、與之回易、而鐵禁甚嚴。至金人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鹽錢、由是河東、陝西鐵錢、率自雲中貨於塔坦。塔坦得之、遂大作軍器焉。

是歲、直龍圖王剛引年告老、許之。後二歲卒於家。此據劉基誌、餘入日曆未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四

【紹興十年】（歲次庚申。金熙宗天眷三年。）春正月（案是月丁丑朔。）辛巳。右僕射秦檜言。前日外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無足恤。先是金人遣率使官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南歸。議歲貢、誓表、正朔、册命等事。（此以紹興講和錄及洪皓行述陳淵奏議等參修。）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是日右正言陳淵入對。言自公佐之歸。聞金人盡誅往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要索。臣謂和戰二策。不可偏執。上語淵曰。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為志。既而吏部員外郎許忻出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將行。亦上疏曰。臣竊見金人為本朝患。十六年於玆矣。昨者强通古靈來議和好。陛下以梓宮、母后、淵聖之故。俯從其欲。復命王倫等報聘。今王倫既已拘留。且重有邀索。外議藉藉。謂敵情反復如此。咸以為疑。望陛下採中外之公言。定國家之大計。深察敵人變詐之狀。顧安天下憂疑之心。繼自今時嚴為守備。激將士捐軀效死之氣。寔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解黎元倒垂之命。庶幾中興之效。足以垂光於萬世。（忻出湖南。濬日曆不載。案龍題名亦載於紹興末年。書不可致。林待聘外制錄。忻除湖南。與賀允中闕官同制。案允中除命在是月甲午。蓋當同日。且附此。更俟參考。）左武大夫河州防禦使權知閤門事韓恕特差充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見齊閤門職事如舊。尋詔恕落階官。為濟州防禦使。

乙酉。尚書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李誼為工部尚書。假資政殿學士。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集英殿修撰京畿都轉運使莫將為徽猷閣待制副之。誼不受命力辭。其親舊曰。不可。誼曰。我不過奪職罷去爾。安可行乎。丙戌。誼免官。以將試工部侍郎。充迎護使。濟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韓恕為宣州觀察使副之。初。羌人張匯從父行正守官保州。陷敵不能歸。至是聞元帥府主管漢兒文字蔡松年言敵有渝盟意。遂與燕人王暉、關封、劉炎謀。夜自新鄉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敵情利害大略。以為敵主儒將驕。兵寡而怯。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鄰國延頸以窺。臣下側目以覬。寇盜外起。親戚內亂。加之昔之名王良將。如尼瑪哈、達賚之徒。非被誅則病死。故子胥讖則吳滅。孔明沒則蜀亡。爭戰之際。古今不易之理。今賊內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難乎。此乃皇天悔禍。眷我聖宋。復假賊手以去華凶。待以良時。付之陛下。周宣漢光中興之業也。雖者蠶敵未嘗殄滅之時。臣雖早歸朝廷。亦無補於聖德。故臣隱身敵中。甘處貧賤十五年者。伺今日之隙也。又況當時河北人心未安。然河南廢齊之後。人心亦且搖動。王師先渡河。則響歸河北。而不在中原。設若烏珠先犯河南。則響歸中原。而不在河北。但能先渡河者。則得天下之勢。誠當日勝負之機。在於渡河之先後爾。而烏珠已有南犯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時。反被敵乘而先之。（松年靖子。已見紹興四年十一月。）疏奏。匯等皆授初品文資。（匯等補官。日曆不載。林待聘外制集有制詞。）既而淮西宣撫使張俊因奏匯充本司准備差遣。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請泛印鐵引者徒二年。不以赦免。從之。尋以之贍軍。泛印復如故。

庚寅。奉直大夫李景模知唐州。（景模已見去年四月。）

辛卯。使臣秦宗道杖脊刺配瓊州牢城。坐於皇城內撰造妖言惑衆也。仍令皇城司榜諭。（此未知與秦檜所云匿名書有無相關。）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薨於福州。綱之弟校書郎綸早卒。綱悼恨不已。會上元節。綱臨其喪。哭之慟。暴得疾。即日薨。年五十八。上方遣中使徐珣撫問。訃聞。贈少師。徙其弟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維於閩部。以治其喪。令所居州量給葬事。（李維徙閩部。綱行狀云爾。日曆不書。（案）日曆二月丙午。李綱除特進致任。丁未。福建提刑李維令許改除浙東提刑。王中方與寘除福建提刑。皆李維經理喪事。聞令併附此。綱後謚忠定。）

壬辰。左廸功郎新濬川府府學教授唐文若特改左奉議郎。差遣如舊。文若、庚之子也。（庚眉山人。大觀閒京畿提舉。）以薦對。故有是命。秦檜奏。近制初改官人須任新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上曰。豈惟養成人材。足以抑奔競之風矣。

癸巳。上諭秦檜曰。新疆各宜屯兵以守。得之雖易。不可以易失之。秦檜曰。聖慮深遠。蓋將保民以圖恢復。上又曰。陝西弓箭手最為良法。神宗開邊。當時甚盛。今聞其法寢弛。官司擅行役使。宜嚴行禁止。又鞍馬器甲亦當葺之。

甲午。太尉鄜延軍節度使東京同留守兼節制軍馬軍器營田大使郭仲荀充醴泉觀使。從所請也。尚書吏部員外郎賀允中爲福建路轉運副使。　紹作忠烈廟於仙人關。以祠吳玠。先是左宣教郎新川陝茶馬司幹辦公事權監都進奏院楊棟上書論玠保全四川之功不可忘。願特詔有司。與玠立廟。乘以封爵。使蜀人歲時祠之。故有是命。棟、資陽人也。

丁酉。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焞遇一官致仕。以焞引年告老故也。焞遂居紹興。

詔率使官其將、韓恕各官其家二人。

己亥。右正言陳淵言。伏見近者所命之使。有所陞黜。且趣其行。今急於遣使。而不及其他。則知敵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心。用彼之正朔。則亂國政。此誠不可。至於歲幣之數。多未必喜。寡則必怒。與其多。不若寡之爲愈。蓋和戰兩途。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戰。戰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久而不變。則無是理。願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誤大計。以和爲息戰之權。以戰爲守和之備。此至計也。惟陛下擇之。

癸卯。上謂大臣曰。其將率使金國。凡所議事。可一一錄付。恐將妄有許可。他日必不能守。時金人所請。朝廷多不從。故有是論。　程瑀、韓球、張浚、孟有行、人章之奇。自訓圖信所官屬。乘傳至蜀州。有所徵伺。從官等。並捧面誡繫之。迄正其期。延屬山人。時以左朝請大夫知蜀州。之金國使人探其意。揚言所爲印章文書等。並捧面誡繫之。迄正其期。延屬山人。時以左朝請大夫知蜀州。

溫州曾漬了者。與其徒自言上書賜之以詩。上謂宰執曰。朕不識漬了。豈有賜詩之理。可令溫州體究。恐四方傳播。謂朕好佛。朕於釋、老之書。未嘗留意。蓋無益於治道。秦檜曰。陛下垂思六經。而不遑於異端。眞帝王之學也。

甲辰。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仍奪宮觀。奉朝請。時有詔趣億年赴闕。上召見於內殿。後二日。遂以命之。制詞略曰。返祕殿之隨名。賦殊庭之厚祿。非爲爾寵。蓋所以昭大信於四方。其詞、中書舍人林待聘所行也。御史中丞廖剛言。億年身爲從官。委質叛臣。今而歸國。敝其殺。幸矣。乃寵以祕殿雄職。授以在京觀使。臣恐此命一行。節夫義士。莫不解體。非所以訓。陳淵亦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嘗爲從官。而有從敵之醜。況資政隆名。乃賊豫所竊。以與億年。固不可以言復矣。必以復爲言。已著其從賊之罪。彼粗有知。必不敢授。強而授之。則如渡唐佐、李亘之徒。以義而獲褒。李顯忠、趙彬之輩。以材而得用。必皆曰彼從賊而猶見褒用。吾屬何榮。是自壞賞罰之紀綱。而更爲今日中興之累也。不報。亘守南京。嘗謀歸國。爲劉豫所戮。至是贈徽猷閣待制。故淵言及之。　李亘、趙待制。皆林待聘外制集增入日。原會要無之。

乙巳。布衣歐陽安永獻祖宗龜鑑。詔戶部賜束帛。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近探聞河中府積糧草六十萬。添支軍人每名絹二匹。糧七斗。草三束。糴州捉到奸細王萬稱卻要廝殺之說。又報河東北中條山一帶。不放人入山。恐藏紅巾。并發河東義軍。招收李成及添差沿河提舉官。以臣愚見。彼方內自誅殺。又有盜賊之患。未必便動。然亦合先事措置。今風

聞見屯軍馬。據南山之險。萬一有警。吳璘可以當之。若與璘相據。分兵涇原。直犯秦隴。則我軍斷絕。涇原雖有舊軍馬。陷僞以來。多失訓練。甲器不足。僞將皆無相敵之意。萬一有警。只是投降。今永興、涇原環慶、三帥。皆以入覲。必須自請。宜以此時更選帥臣。機不可失。至於經略兵將官。多是從僞之人。固不可盡易。其近上統兵官。選從朝廷更加選擇。臣近論奏。向云。萬一不測。或有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干軍事。申請待報不及。乞從本司一面隨宜措置。仍乞密降指揮。付臣遵守。

二月丙午朔。左朝請大夫知南外都水丞公事。　左奉議郎知興仁府李尚逵知南外都水丞公事。

戊申。命權密院統制官雷仲節制鎮江府屯駐忠銳第三將軍馬。案此事去年十月戊午已得旨。不知何以許時方出命也。

庚戌。尚書刑部員外郎羅汝楫爲監察御史。汝楫、歙縣人。輪當轉對。既退。遂有是命。當求汝楫轉對劄子增入。

辛亥。濟州防禦使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劉錡爲東京副留守。仍兼節制軍馬。錡兼節制。在此月壬戌。

癸丑。詔曰。永惟三歲興賢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熙朝。遵用舊典。頃緣多事。淹展試期。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革正。用復故常。可除科場於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發解外。將省闈試更展一年。於紹興十二年正月餘院省試。三月擇日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紹興十二年省試爲准。於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內。將來紹興十二年特奏名合出官人。有年六十一歲者。許出官一次。用御史中丞廖剛之言也。剛陳請已見去年十二月。

右正言陳淵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　中書舍人程克俊、林待聘並兼侍講。　故集賢殿修撰周常追復寶文閣待制。常、浦城人。元符末。嘗爲禮部侍郎。坐元祐黨落職。婺州居住。至是用其家請而命之。

乙卯。殿中侍御史何鑄試右諫議大夫。

丁巳。尚書駕部郎中喻汝礪直祕閣。知遂寧府。汝礪本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汝礪不自安。因求去。比對。復論人君所以和外國。詘海內。未有不誠而能格之者。今陛下致曲用晦。結二國之好。此正可爲之時。願陛下褰民力以壓天下之財。訓武勇以飭天下之備。顯忠直以來天下之言。厲名節以鼓天下之氣。如是則外睦而鄰好比。內彊而吾民保。足以大振宗祧矣。於是改除潼川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上。略曰。顧臣何如。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賂戎。蹙僞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　汝礪除潼在三月庚子。今併書之。即蒙舜汝礪年譜云。知遂寧府陛辭。王言觀出縣見聞輝洽。詢采英奇之語。尋改除潼川轉運副使。蓋臣即採陛辭日奏事所出八字以寘之。(案)林待聘外制集此八字。乃汝礪知遂寧府告詞。蒙之語。如此。虛場作汝礪墓誌。又因而書之。由是觀之。虛場所書天用。要未可盡憑。須細較之乃可。

左宣義郎楊愿守祕書丞。　右儒林郎張鼎特改合入官。鼎爲太湖令。以薦者得召見。上論大臣。令改秩堂除劇縣。且曰。此因能以任之也。若一縣得良令。則百姓皆受

其賜矣。秦檜曰。陛下勤於恤民。故親民之官。尤難擇之也。（論寬小關。謂此事於正月丙日。案今年正月無丙辰。蓋三月十一日也。）

戊午。詔右迪功郎新永安軍使兼陵臺令雙虎特循一資。令之任。亦以萬對也。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覆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悅。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置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蜀。而剛之名聞天下。

尚書工部侍郎王次翁試御史中丞。　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王孝迪奪於紹興府。

壬戌。尚書戶部侍郎周聿充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丁卯。罷史館。以日曆事歸秘書省國史案。令著作官修纂。仍命宰相提舉。以監修國史樞衡。遇修國史實錄。即各置院。始用元豐制也。既而著作佐郎王揚英言。國史案文移。諸司多不報。乃命以國史日曆所爲名。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西京留守孟庾爲左宣奉大夫東京留守。兼權知開封府。責授左朝奉郎少府少監金州居住。仇悆依前官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　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臨天府兼南京留守路允迪。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並進一官。

己巳。權尚書吏部侍郎邵邱所充集英殿修撰。知建州。　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沈晦陞徽猷閣直學士。

左從事郎陳之淵爲秘書省正字。用從官所薦也。　直秘閣臨天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轉運副使吳偉明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左奉議郎知南外都水丞公事李伯逵爲京畿轉運副使。　左朝奉郎淮南東路提舉茶鹽公事曾紆爲應天府路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紆未行而敵至。

庚午。上與秦檜論川陝財賦。上曰。將帥冗臣。皆當體國爲一家。士卒固欲拊循。民力亦須愛惜。豈可妄廢。（中興聖政。史臣曰。兵民不可相撫久矣。豐其衣食。以賞其死力。多其犒賞。以酬其勞苦。此在三軍。固不當憎。然反而思之。一絲一粟。孰非百姓之膏血。愛百姓之力。是乃所以厚三軍之賞。非深於憂國者。不可以語此也。）

壬申。宗正少卿方庭實爲直徽猷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淵之除秘書少監也。以家諱引避。遂改宗正少卿。是月丙辰。而庭實別與差遣。至是乃補外焉。　左朝奉郎知道州丁則爲夔州路轉運判官。

癸酉。言者請復徙勳官。以寵文臣之有武功者。事下吏部。後不行。　御史中丞王次翁言。吏部審量濫賞。皆顯然暴揚前日之過舉。最害陛下之孝治。士大夫到部。留滯愁歎。何以召和氣。弭悉能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從之。先是直秘閣新知太平州秦梓、直秘閣知泰州王喚皆以恩幸得官。秦檜初能政。二人恬斥累年。及是次翁希檜旨以爲之地。蓋是二人驟進。（此以王明清揮麈錄增修。但明清又云。次翁言。方軍之役。從軍之人。多有變前日之家資者。朝謀密畫之命。以安反側。而次翁奏疏中無之。或是上殿口奏之語。否則三省關貼行出。亦未可知。今附見也。）

尚書右司員外郎陶愷直龍圖閣主管川陝茶馬公事。秦州留司。　左朝請郎湯鵬舉直秘閣知鄭州。

甲戌。監察御史張汝楫爲殿中侍御史。　右承事郎王循友爲太府寺丞。循友以選人從韓肖胄出使。改京秩。至是用從官薦而命之。

是月。封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之妻茅氏爲國夫人。周氏、陳氏並封淑人。（林待聘外制集有制詞。周氏初見建炎二年六月。）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臣昨累具論敵情難測。乞外固和懼之形。內修守禦之備。前後所論不一。臣所見淺狹。到蜀二年。到軍中半年。博詢衆論。粗得事情。竊見今之議者。爲迎合之論。則謂和議已成。便可無事。爲欲速之計。則謂六路勁兵。皆爲我有。而不知未可得其實用。此說一行。實誤國計。近報元帥薩里千見在解州。洛索之子鶻眼見在龍門。珠赫貝勒見在平陸縣。並係久在陝西窺圖川蜀之人。去而復來。其意安在。河中府積糧六十萬。軍人添支錢絹。聞之邊人。皆謂敵人每有動作。先是如此。臣恐鄭延、熙河等處。分兵太遠。墮其計中。大處橋不數日可到鳳翔。鄭延已是隔絕。熙河到此十五程。豈不誤事。臣已一面隨宜措置。趙邢軍馬。就近捍禦。四川久困之民。日欲望休息。臣昨具奏乞措置就糴。將枉費水脚錢。卻充糴本。於興洋等處糴買。可減白著對糴之半。計司暗懦。務在欲速。頓減糴五十四萬七千六百餘石。其初妄謂川中一隻。可就陝西糴米十石。今照、秦一隻不得兩石。皆坐昨來會稽乖謬。臣已一面措置。於近便沿流處糴買。分兵就糴。所有陝西諸路。收復雖已幾歲。人心苟簡。軍政廢壞。則是雖得陝西。與未得同。況原據隴西之險。遏敵人之衝。可以爲本根屏蔽之助。本根既固。自近及遠。經理餘路。數年之後。合新舊餘糧之軍。無慮可得二十萬。兵力既壯。並河爲塞。以守以戰。無所不可。今不圖此。但謂已得陝西。勁兵良馬。便當悉爲我用。實爲誤國。向云或有警急軍事。待報不及。乞從臣一面隨宜措置。密降指揮。付臣遵守。未聚指揮。北軍狡獪。若不測奔衝。臨時中間不及。定誤國家大計。　權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今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旦夕且至。陛下有顧恤以寵其身。慶澤以蕩其意。彼方感德而感激。殘悼之不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以實其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昔英布歸漢。高祖踞牀見之。布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赤眉之降。世祖陳兵臨洛。問孟子曰。汝知當死否。其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強汝。既屈服之後。陳其三善而釋之。人賜田宅。使居洛陽。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有威恩之度。臣蓋不能自已者也。惟陛下擇之。　初。磻山民朱從往南京負販。從劉氏嫗得小兒。曰遇僧。鬻而育之。有金人之戍磻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少長京師販豕人張四者見之曰。是人全似少帝。遇僧病。會三京路通。有詔訪宗室。赴行在。遇僧乃自言少帝第二子。縣令請豎酒石某問之。某者、駙馬都尉端禮之弟也。遇僧略言宮禁間事。且曰。少帝使老衛士張金負之以出。因流落民間。且引統領官劉某爲證。遇僧私語劉曰。公言與我異。當以公累年作過事聞於朝。劉懼。遂合其說。知單州直秘閣葉夏卿遣赴行在。至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見而疑之。白守臣王伯路。請於朝。閤門言。聞聖皇帝無第二子。詔淮東漕臣胡舫委守信勘治。市人喧言獄中夜有光氣。爭饋以酒食。守信遣劉氏

姐質之。遇僧乃服。詔杖脊黥隸瓊州。案亂紀編。有靖康間敵皇族數。但是顯仁皇太后歸日樂行內侍所具云小大王調。見卷五國城。而此云無第二子。疑調乃北地所生也。此可見馮益之妄。故附著此。

三月丁丑。詔臣僚論事。自今只陳事之當否。無或蹈襲前日崇、觀、宣政爲口實。可告戒中外。務盡致悲之禮。秦檜奏曰。外議恐因此致當時人復來。上曰。豈有是理。只爲言者多明指前事。朕爲人子。有不可聞。檜曰。此陛下之聖孝也。

己卯。檢校少傅專圖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張中孚入見。命坐甚溫。其弟清遠軍承宣使知渭州中彥俱來。始中孚自陝入朝。或爲之詩曰。張中孚。張中彥。江南塞北都行遍。教我如何做列傳。市人行坐皆道之。

權尚書吏部侍郎陳彙請河南一郡以自效。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此條日曆誤載。今以離辭職名奏狀參考附入。中書門下省減正諸房公事范同權尚書吏部侍郎。　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宗元復徽猷閣待制。　都大提舉川陝茶馬公事主管秦司直龍圖閣知荊南府薛弼充祕閣修撰陝西轉運使。　直龍圖閣新除主管川陝茶馬公事陶愷知荊南府。

癸未。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剛爲鼎天府路馬步軍副總管。仍以忠銳第四將隸之。

甲申。封開伯爲商邱宣明王。

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初。燾自京洛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遂至長安。所聞益急。奪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累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爲我籌之。燾遂爲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遮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丁亥。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鄜延路兵馬鈐轄趙澄知原州。戊子。詔成都府錢引務增印錢。引五百萬道。付宣撫司。以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言。贍軍錢闕四百二十萬緡故也。

己丑。罷諸路增置稅場。

辛卯。尚書吏部員外郎朱松知饒州。徐度知台州。以右諫議大夫何鑄奏其有心懷異。傲物自賢。故有是命。　是日。賜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　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於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邪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被堅執銳於殿庭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次翁所上疏。皆在此時。而繫之月末。蓋今年六月二府出師。未嘗入覲也。

壬辰。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劉昉試太常少卿。前一日。昉面對。論河南之地。自賊豫僭亂。親民之官。取其辦事。或以使臣及吏人爲之。斯民被害。甚於塗炭。恢復之初。自應首革茲弊。而當時敕令。有

不易官吏之語。以故重於失信。願委自帥守及憲漕之臣。公共商量。其見任知縣縣令。有以使臣吏人充者。即於幕職曾官及丞簿中選擇對移。務在得人。庶幾民安其生。漸有息肩之望。從之。

丙申。禮部侍郎充大金賀正旦使蘇符自東京還行在。初。徽猷閣待制洪皓既拘冷山。頗爲陳王希尹所厚。希尹問以所議十事。皓折之曰。對册虛名。年號南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宜絲織。上國有其北矣。絹恐難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搖民害計。恐必不可。希尹曰。吾欲取降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爲不可。皓引梁武帝易侯景事言之。希尹意稍解。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達汝歸議。遂行。會工部侍郎莫將繼來。議不合。囚之涿州。事復變。皓過塔坦帳。其帥聞洪尚書名。爭邀入穹廬。出妻女飲食。符至東京。敵人拒不納。符乃還。洪皓事。詳行述增入。餘人所要案十事。他書皆無之。今因此略見其概。以補史闕。　修武郎閤門祗候知拱州賈檢別與差遣。檢、祥符人。久陷僞地。劉豫之廢也。繼金國行臺自陳。得河南郡。故遣官代之。

丁酉。詔川陝宣撫使。自今或有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干軍事。待報不及。並許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也。時聽報河東北簽軍備糧。來戍河中。收復河南州郡。都元帥宗弼又傳令。宋國係和議之國。存留橋路往來。已調鋒、蒲、解州三萬夫過河。修疊堤岸。仍差馬軍編欄。令同州照驗。世將慮其出沒不測。即具以奏。且遣兵備之。　左朝議大夫江東制置大使司參謀官張杲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用從官處也。

戊戌。監察御史陳確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

己亥。彰武軍承宣使樞密院都統制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移知永興軍。兼節制陝西諸路軍馬。　武康軍承宣使川陝宣撫使司都統制知熙州楊政移知興元府。　翊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金州兼節制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范宗移知鳳陽府。　護國軍承宣使知興元府兼利路安撫使田晟移知潁州。　淮康軍承宣使知閬州孫渥移知熙州。　右護軍統制軍馬王彥權主管鄜延經略安撫司公事。權主管延安府。自郭浩以下。並趣令之任。

庚子。御史裏檢法官朱彪、太府寺丞祝師龍並爲監察御史。　祕書省著作郎。　太常博士王揚英祕書省著作郎。

壬寅。奉安徽宗皇帝、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於天章閣西之神御殿。

癸卯。故朝散郎鄧忠臣特贈直祕閣。忠臣元符考功員外郎。以定范純仁謫入籍除官第一百人。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詔委知保安軍楊順與夏人議入貢事。初。夏國招撫使王樞自行在歸。送伴官王晞韓護之至境上。夏國三司郎君者。爲晞韓言。本國荷朝廷送還樞等。乞敍舊日恩信。兩國通和約。三月望日。修公牒來保安軍入貢。晞韓不疑其紿己。聞於朝。且待之境上。及期。樞託病不至。三司者爲順言。吳玠七請和於我。我不之許。今誠結好。汝家國勢非前日。約我兄弟可也。順怒。報曰。王樞在都堂。指

尾乞憐，請歸求盟爲臣妾，朝廷厚賜以遣我，豈須汝盟耶。三司曰，樞荷生聚耳，是事在國主，在宰相，豈預樞事。晞韓言不已，三司出一紙書曰，王樞密備陳奏使射召至都堂，有欲與夏國講和之言，息兵睦鄰，雖屬美事，然須遣使臨邊計議，赴朝獻納，蹤之祕府，此爲定式，與晞韓所申不同，順以奮還，三司不復出錄其語以示帥臣郭浩，世將備奏其事，後竟無耗。晞韓還朝，乃以爲大理寺丞。晞韓今年七月癸卯以新大理寺丞出關，未知何日所除也。

壬戌，特進知泉州趙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鼎既讀溫陵，累章丐罷，上不許，時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汪伯彥守宣州，端明殿學士徐俯守信州，前數日，御史中丞王次翁入對，論鼎不法，因奏伯彥不恤饑民，而興土木之工，俯妄自尊大，不親郡政，乞與外祠，秦檜請以章示鼎等，上曰，人臣有小過，朕不欲揚之，使自爲進退，會鼎再乞宮觀，遂有是命。　是日，東京副留守劉錡入辭，上命錡以所部騎司之軍往戍，又發以殿前司兵三千人，諸軍家屬，皆留順昌就糧，恬精兵分戍陳汴，後五日，錡乃行。

癸亥，詔部使者歲中同舉廉吏一人。　權吏部侍郎范同兼實錄院修撰，始除修撰官也。　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廣爲禮部員外郎。　祕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璽守祠部員外郎，璽因轉對，乞搜訪徽宗御集，建閣如故事，詔學士院撰定，遂有是除。　集英殿修撰知明州潘良貴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良貴引疾乞宮觀，乃有是命。

乙丑，宰相率百官啓建天申節道場，以梓宮未還，不用樂。　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乞免其家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每歲特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諸將皆無此，猶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爲子孫之福，俊皇恐，力辭賜絹，應克小屬云，丙寅，上以研宰執，當上待諸將甚厚，而調節之嚴如此，當思蔽蔽謹也。　俊請殖產，其能兵而歸也，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俊收租米以乾道宣論詔修入，中興聖政史臣曰，賜絹天下之公法也，賜絹，一人之私恩也，上平時待將臣厚矣，至其規免戶賦，則用敕賜以蔽之，以爲事過於私恩，不可少書於公法也，有公法所以不廢其例，當私恩所以不失其心，聖人之御將，誠有道矣。　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劉昉，祕書少監兼資政殿說書陳淵並罷，右諫議大夫何鑄論昉鼓唱是非，前此敵使之來，未有定議，巧持兩說，猶游公卿，淵特奏補官，備位諫員，但知朋附，數對士大夫非毀臣僚，其語尤爲不遜，去歲小生上書狂妄至甚，書中薦淵頗力，安知其不預謀，故二人並罷。

丙寅，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新應天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劉綱知宿州。

丁卯，上諭大臣曰，聞三京殺賊，令有司糴之，運至江、淮，以備凶歲，則可減東南和糴之數，又曰，廣南市舶，利入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動得百十萬緡，皆寬民力也。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知鎮江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知明州，兼管內安撫使。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知泉州。　太尉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郭仲荀知鎮江府，張俊言仲荀有才，故有是命。

戊辰，直祕閣通判秦州郭子卿知隴州。

庚午，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江公亮乞大臣選易守令，上謂宰執曰，縣令至衆，朝廷豈能人人推擇，推當選監司郡守使之易置，則得人矣，秦檜曰，陛下選大臣，大臣擇監司，郡守擇縣令，固當如此，蓋以公亮守宗正少卿，公亮除命在五月庚申。　詔復置四川諸州學官員。　左朝請大夫新知金州史焯爲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直徽猷閣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爲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

壬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從所請也，肖胄兩入樞府，凡三年，乃有是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五

【紹興十年】夏四月（按）是月乙巳朔。丁未，司勳員外郎張嵲兼實錄院檢討官。　右宣教郎知建康府溧水縣李朝正召赴行在。先是，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朝正到官二年，招集歸業人戶萬餘，蠲出隱漏稅賦四萬貫碩匹兩，委有顯效，乞稍加賦用，以風能吏，上召對，既而謂秦檜曰，近時縣令以政績被薦，往往別除差遣，不若與之進秩還任，庶久則民安其政，乃遷一官，賜五品服遣還，朝正，開封人也。

戊申，詔三公三少帶節鉞者，並序班在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之下，時以諸大將官高，故裁抑之。

癸丑，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趙開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言者劾其病不任事也。　直顯謨閣知夔州馮康國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主管川司。

右承議郎范振上書論屋募者戶長等十事，乙卯，上謂輔臣曰，朕昨夕閱振書，所論皆民間利病，其言多可采，遂以振知南安軍，振，連陽人也。

辛酉，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加檢校少傅，充醴泉觀使。　浙遠軍承宣使張中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奉朝請。　顯謨閣直學士趙彬爲尚書兵部侍郎，彬自延安入朝，既見之八日，乃有是命。

詔熙河帥臣提舉買馬。

五月甲戌朔，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汪伯彥、端明殿學士知信州徐俯並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伯彥仍給全俸。　達州文學睦昇特補修職郎。昇、延炎初為華州司理參軍。金、豫之際，昇居華州之華原，不復仕。守臣以聞，故有是命。先是有詔新復諸州，詢訪潔身抵節之士。至是，耀州以昇名上。又言迪功郎吳溫舒不受僞命。寧州言進士張傑自隔絕之後，不復就舉。近僞金國行臺之召，而偽齊欲南。國休兵復境，未及上而詔書講和，遂已。河南府言借補乘義郎郭永祚在僞地，結集忠義之人，候南兵到來。欲同舉事，為其徒僕端所告，杖脊。樞密行府言忠訓郎曲念祖為涇原第三將，飛山寨駐劄，建炎末，堅守不順，既而無糧不能守，逃之濮州，至今不出仕。又言鄜縣尉張彬宿與縣令辛公淵同接僞詔，彬首豈不忘本國，為公淵所首，遂坐斬。應天府言承務郎知穀熟縣閻琦坐匿宗室子被害。乃詔溫舒改京秩，傑補迪功郎，永、承信郎，念祖、武翼大夫、遙郡刺史，贈彬承務郎，琦、奉義郎，官琦家一人。昇、華原人，溫舒、三原人，傑、醴泉人也。自吳溫舒已下皆不見於日曆，今以林待聘外制參附入，當求他書詳考。嗣先見建炎四年九月。

乙亥，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韓臨亨知興仁府。

丁丑，上謂大臣曰：「天下之財，何必盡斂於府庫？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若藏於民，猶在官也。」秦檜等因贊王言之大，得與天下共利之意。上又曰：「累禁銷金鋪翠，朕性淡薄，服用樸素，故宮中鮮敢蹤者。但聞富家大室猶有以金翠為飾，不惟費財害物，亦非所以厚風俗。」乃詔臨安榜諭，限三日毀棄，違者重坐之。

左從政郎台州州學教授張闡召試館職。闡初以中書舍人林待聘薦得召見，闡言：「敵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謂敵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貴，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疏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擇大帥為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既固，則中原之復可冀。」遂有是命。闡初見六年十一月。熊克小曆稱給事中林待聘薦闡（按）待聘今年十二月方遷中書舍人，克小誤也。闡六月丙寅除正字。

己卯，徽猷閣待制提舉洪州玉隆觀胡舜陟復知靜江府。　右奉議郎王以寧復右朝奉郎、知全州。　故左宣教郎黃國度特贈左朝奉郎。國度，德興人，宣和末中進士第，調水簿，會北邊兵動，乃留其家於鄉。敵陷中原，國度棄官走村落，居數年，有俠士以海舟載之南歸。國度至行在，上書言利害，調宜興尉。秦檜與之有北方之舊，白改京官，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至是卒，特贈四官，錄其子仲堪。寅堅乙志載俠客事甚詳，今不盡取。

壬午，左朝奉郎李長民知泗州。

癸未，右奉議郎川陝宣撫司幹辦公事王傷為樞密院計議官。傷以應對，故有是命。

甲申，詔徽宗皇帝御製閣以敷文為名。　直秘閣新知常州王浚明行尚書兵部員外郎。

乙酉，監察御史張宣守秘書少監。

丙戌，江東制置大使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奏修行宮，欲大慶、文德、垂拱、紫宸四殿，規模稍大。上恐勞民，諭

輔臣令從簡儉，止營兩殿足矣。　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入東京，觀文殿學士留守孟庾以城降。初，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既廢僞齊，乃言邊面四塞，未免枕戈坐甲之勞，聞以江左為鄰，易生釁隙，不可徹警，不若因以河南地歸與大宋。宗弼時為右副元帥，力不能爭，及昌誅，宗弼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中之兵集於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入犯，命聶呼貝勒出山東，右副元帥薩里干犯陝右，驃騎大將軍知冀州李成犯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餘萬人與知東平府孔彥舟、知博州酈瓊、前知宿州趙榮抵汴，至是犯東京。張戒默記載犯東京在五月十三日，日曆劉錡奏狀及熊克小曆並在五月十二日，蓋據之遺史在十一日，諸書不同。（按）實士明[illegible]日用兵錄有岳飛[illegible]胡世將公文云：[illegible]州偽網作京留守司文字[illegible]事郎元帥府劄子，行府奏[illegible]命[illegible]士，今月十三日到汴京，[illegible]了當，十三日丙[illegible]也，今附於此日。孟庾不知所措，統制官王滋請以兵護庾奪門走行在，庾以敵騎多，不能遮去，遂率官吏迎拜，宗弼入城，駐舊龍德宮。於是金主亶詔諭諸州縣，以撻費擅割河南，且言朝廷不肯徇其遂求之故，詔詞略曰：「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詔與[illegible]和錄金人復取河南詔敕行檄書[illegible]：

專有遂叔世，專肆[illegible]暴，惟[illegible]天假手於我太祖武元皇帝，[illegible]行討伐，併有土宇。惟我太宗文烈皇帝，不敢閑於天降威，乃命帥臣，自大江以北，皆為我有。太宗[illegible]務息民，不貪其土，止以大河分疆，以界自河以南，[illegible]而處之，亦由晉民。視以天下為公，古之道也。遂[illegible]張邦昌為大楚，既[illegible]無立，不克所付，未幾就戮。而後劉豫得立位號，皆自我師援之、撫之、守之。國之[illegible]有存舊，亦以使我軍士就[illegible]安息。不謂向者遂[illegible]等入奏，[illegible]立劉齊，非所以利，適足以害人也。三軍之士往往皆曰：自開[illegible]以來，大事既定，申畫封疆，亦有年矣，何故難於[illegible]逆旅[illegible]分疆，[illegible]戍守他土，何若併一[illegible]。惟軍與民皆得[illegible]息。[illegible]惟劉豫悖謬[illegible]，遂立武巳非，[illegible]竟無所濟，今取河南，惟其士人宅爾土，[illegible]爾居，[illegible]爾田，[illegible]有年於茲河南，惟其安[illegible]有他心，亦惟軍士能[illegible]力一志為安守我士，以此[illegible]行，可逃宗[illegible]，朕乃從其言，內外[illegible]不帖然。[illegible]等復力言：[illegible]為不道，既廢矣，邊面四塞，[illegible]士能守之，未免枕戈坐甲之勞，聞以江左為鄰，易生釁隙，不可徹警，[illegible]以久安之計，不若因以河南地歸與大宋，[illegible]其非常所求而與之，非常所致而得之，為[illegible]矣，為遠謀矣。[illegible]於衆言，或不可者三之二，朕以元元休息之意，斷自朕心，又可其請。[illegible]等不俟[illegible]命，遂[illegible]遣割土疆，旋[illegible]也。凡此之為，[illegible]等實[illegible]其謀，相為接好，背啓亂心，預圖外交，先結貨賂，[illegible]知夾攻之患，包藏[illegible]狀，專[illegible]請割[illegible]土，[illegible]此之由。朕[illegible]以止戈為武，含垢藏疾，不欲顯彰成命，故王[illegible]就執之後，命使[illegible]公佐[illegible]往[illegible]數之，謂[illegible]正朔，[illegible]身命，[illegible]其無罪，然後[illegible]降封冊，今若來享，[illegible]知也，其餘事[illegible]反有要求，[illegible]河南中原之地，實惟天所授，天與不取，[illegible]反[illegible]為患，[illegible]亦使人心久則異，異則[illegible]生，[illegible]又保[illegible]完具，[illegible]而使[illegible]不能休息，由此[illegible]之，朕志先定，[illegible]命於[illegible]，食曰不可救，時哉不可失，乃[illegible]大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皆從[illegible]。嗚呼，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illegible]念軍士久[illegible]征役，所[illegible]大[illegible]式當此行，[illegible]其初，亦使四海永清，光昭我烈祖之[illegible]，[illegible]千夫長、百夫長，今日之事，一乃心力，勤[illegible]，[illegible]立事立功，有用命，有不用命，賞罰[illegible]聞[illegible]見之不同，朕[illegible]其善否，亦欲俾新民[illegible]，朕將往，尚能向火而來[illegible]也，行[illegible]可[illegible]令子遣一夫，皆分自[illegible]各[illegible]耳目[illegible]遂[illegible]而來者，不使秋[illegible]，[illegible]不從者，[illegible]伐[illegible]。[illegible]在外者[illegible]，[illegible]日先[illegible]士功，遂大小多少以聞，予將[illegible]知[illegible]未詳，可[illegible]宜行之，所有[illegible]降[illegible]書已下，[illegible]，無有[illegible]，宜[illegible]，又[illegible]信合於[illegible]，然後可[illegible]，會是自學，[illegible]一也，故聖人之道，實在[illegible]時，未有[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其治日[illegible]不[illegible]人用[illegible]，既[illegible]命[illegible]和，時將[illegible]一風，教有[illegible]外，不[illegible]臣[illegible]等[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君，請[illegible]世，朕亦欲[illegible]從，[illegible]知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自取為邦之[illegible]，王倫等[illegible]，又[illegible]為名，而於實不[illegible]，故[illegible]公佐[illegible]，丁[illegible]理[illegible]然，[illegible]可行，乃令[illegible]比得[illegible]將等來，所[illegible]事目，[illegible]以自知，[illegible]王正而不用，[illegible]封[illegible]拒，[illegible]事至於[illegible]音[illegible]道，今欲與河朔[illegible]路[illegible]臣民，[illegible]研，自[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行內[illegible]外[illegible]，[illegible]所不即行，[illegible]取者，[illegible]天下為心，在[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止，又[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數[illegible]兵端，[illegible]日，[illegible]而後取，[illegible]亂[illegible]深[illegible]後[illegible]，在[illegible]早定，今命元帥府[illegible]大軍[illegible]道[illegible]定，元係本朝都邑州軍[illegible]之所在，[illegible]加[illegible]以副予子[illegible]元元之意，夫與[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而[illegible]之間，[illegible]不得已也，凡有見[illegible]當[illegible]至[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此，不當復[illegible]，今存之，以見其當時所[illegible]事[illegible]皆[illegible]從，又以見金人亦[illegible]河南人心不歸於己，故[illegible]如此，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三百六十三字，已[illegible]去，要當更[illegible]附[illegible]之。

遂命使持詔徧抵諸郡，又分

兵隨之。知興仁府李師雄、徽猷閣待制知淮寧府李正民皆束身歸命。自是河南諸郡望風納款矣。金人陷拱州。守臣左奉議郎王慥死之。是日。金右副元帥薩里干自河中渡河入同州界。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僞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熊士彭蜀口用兵錄。五月十三日。金人敗盟入犯。大兵渡河。丙戌十三日也。故繫於此。

丁亥。宰執奏事。秦檜因論後世帝王之治。以爲不可企及。恐無此理。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濟州防禦使東京副留守劉錡至順昌府。錡自臨安率所部。以舟九百艘絕江泝淮。至是纔抵潁上。按錡以三月二十三日戊戌離臨安。自臨安至潁上三千二百里。凡行四十一日。遂與主管機宜文字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及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　是日。金人陷南京。初。金人既叛盟。復以爲王襃知歸德府。襃以數千騎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官吏學生。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資政殿學士南京留守路允迪不得已。朝服出城見之。會於宋王臺。允迪爲主。襃爲客。允迪率觴爲襃壽。襃酬飲。遂送允迪於汴京。襃鼓吹入城。秋毫不犯。或曰。允迪至汴京。七日不食死。

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知同州邵愉遣人告急。時右護軍之戍陝西者五萬人。始漸至所屯州縣。而蜀口一帶。正兵不過三萬人。朝廷所除諸帥。皆未至。本鎮得報駭愕。永興軍路經略使郭浩時在延安。本路副都總管權知永興軍郝遠開長安城門納金人。長安陷。關中震動。鈐轄傅忠信、盧仕閔不從。斬關以出。知陝州吳琦守城以拒。金人郝遠遣人持金國檄書至宣撫司。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檄斬其使。

己丑。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陳桷守太常少卿。時上將用桷。問其所在。秦檜不樂之。謬以同姓名者爲對。曰。見從韓世忠軍爲參謀。上笑曰。非也。桷佳士。豈肯從軍耶。遂召用。　尚書屯田員外郎陳康伯爲戶部員外郎。　祕書郎楊椿守屯田員外郎。　校書郎鄭名世爲著作佐郎。　是日。金人陷西京。初。金人有檢踏意。河外歲傑以告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興告於轉運判官權留守李利用。副總管孫暉謂雒陽實居衝要地。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衛襄漢。況陵寢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然之。令興招集忠義民兵。將爲防禦計。不數日。得萬餘人。暉大懼。欲殺之。會報敵已渡河。利用聞之。即棄城逝走。李成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興令七騎逆擊之。成罔測。遂退。暉棄城走。興轉戰至定鼎門。傷重仆於地。夜半復甦。乃走外邑聚兵。敵引兵入城。以成知河南府。時朝廷以利用有治最。除直祕閣以寵之。而利用已遁矣。趙甡之遺史載金人入西京。在此月己丑日。據孫暉申。五月十六日。敵兵到河南府城下。己丑十六日也。甡之所云與此適合。從之。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會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趨之。夜四鼓。纔至城下。且得報。敵騎入陳。距順昌三百里。闔城惶懼。錡

遣兵屬與規議斂兵入城爲捍禦計。人心稍定。郭喬年順昌破敵錄云。太尉欲斂兵入城爲捍禦計。陳守傅紿曰。城中人聞警報皆欲去。太尉獨留守耶。疑規未必有此言。今不取。趙甡之遺史云。劉光世遞奏曾已離入汴京。郭喬年所錄云。奉和縣申。狀報四太子人馬五月十二日入東京。今從之。

辛卯。詔以鎮江府所籍鄭璘水陸田四十三頃賜李顯忠。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人之渡河也。利路經略使楊政尚在鄂州。永興經略使郭浩尚在鄜延。環慶經略使范綜尚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經略使兼宣撫司參謀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經略使吳璘從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議出師。政、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敵騎已迫鳳翔。自大散關疾驅一二日可至帳下。頃與公宣撫偶因兵至河池。幾爲敵擒。其事不遠。願公此去治兵仙人原。原雖去河池才五六十里。而殺金平、家計寨天險足恃。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都統制吳璘抗聲言曰。和尚原、殺金平之戰。乃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儒語沮軍。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戰士心。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曰。渥實失言。不宜居幕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懼汗落。罷馬趨出。顧謂世將所親曰。渥爲公忠謀。乃反得罪。吳家小帥勇而銳。未見其勝之道也。他日無忘渥言。此據熊士彭蜀口用兵錄修入。熊克小曆云。時郭浩領八千衆在邠、寧二州。惟環慶范綜。鄜延王彥仍守其地。按胡世將今年六月奏所云。昨郭浩除永興經略使。屢檄本官赴任。計若未離鄜延。道路隔絕。鄜白諸中已在鄜州界措置。經得措置只在鄜州三水縣帶領衙兵數百人。盧指迎護陝事。據此則浩不在邠寧明矣。王彥亦未至延安也。又宣撫司今年六月行下。知金州范綜差軍馬應接知商州邵隆。則綜此時亦未赴。亦見克所云綜應仍守其地者誤。　是日。統領忠義軍馬李寶與金人戰於興仁府境上。殺數百人。獲其馬甚衆。寶、岳飛所遣也。飛遣寶事見九年十月。

壬辰。劉錡召諸將計事。錡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敵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或曰。去則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徐爲之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通判府事汪若海將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行。即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爲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清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人皆奮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闕。錡取僞齊所作啟尤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代笓籬笆。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

癸巳。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王彥先以亳州叛。附於敵。以酈瓊守之。十日邊報至行在。

丙申。胡世將命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自河南赴寶雞以捍敵。遣本司都統制知興元府楊政、樞密院都統制知永興軍郭浩爲之聲援。先是世將屢奏乞速徙右護軍之屯陝右者還屯蜀口。事見三月丙辰。不報。

丁酉。始詔世將日下抽回。

戊戌。上謂秦檜曰。夷狄之人。不知信義。無足怪者。但士大夫不能守節。至於投拜。風俗如此。極爲可憂。秦檜曰。自靖康以來。賓國之人皆蒙寬恩。故習熟見聞。若懲革之。皆在今日。遂下詔曰。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申孝悌之意。爲民父母。當興拯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己。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至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卻。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蹙然痛傷。何以爲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撫遐邇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又詔罪狀烏珠。募有能生擒烏珠者。除節度使。賜銀帛五萬匹兩。田千頃。第一區。此詔旨日曆全不載。獨中興聖政中有之。今掇入以補史闕。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人[illegible]中原。兵革不息。已逾一紀。天下忠臣義士。皆在淪陷之中。乃心不忘國家。今烏珠無名再起。兵端南北云擾。未知休息之日。凡忠義之士。有能殺捉首惡。或生擒來獻者。並與除節度使。仍加不次任使。其餘或取一路者。卽付以一路。取一州者。卽付以一州。仍令久任。則府州所有金帛鹽貨給兵士。其餘忠力自當隨力大小高爵厚賞。朕無所靳。又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開陳以兵。南北生靈。方得休息。烏珠不道。殺戮其叔。擧兵無名。首爲亂階。將帥軍兵有能擒殺烏珠者。見任節使以上。授以樞柄。未至節使者。除節度使。見統兵者除宣撫使。餘人仍賜銀絹五萬匹兩。田一千頃。第宅一區。　是日。御史中丞王次翁請對。言陛下既以和議爲主。而諸將備禦益嚴。士卒勇銳。敵雖敗盟。曲不在我。無能爲也。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而小變。則更用他相。蓋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黜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也。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上深然之。

己亥。少師護國鎭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制官李貴、步諒之軍隸之。賜錢二十萬緡。銀絹三萬匹兩。爲軍費。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詔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以所部二千人爲前軍都統制。上又命左護軍都統制王德爲錡之援。光世請德自隸。德不從。顯忠行乎府、泗間。其軍多潰。　詔三京陝西路見在行在官員。並與添差。軍校願從軍者聽。百姓令臨安府優加存恤。無令失所。　右朝請大夫權川陝宣撫司參議官井度兼權四川轉運副使。度、亮采子。亮采。雍丘人。元祐殿中侍御史。久仕於蜀。故胡世將委用之。是時關中諸軍已遷而復入。蜀中已罷對糴。停水運。倉廩彌寡。度建議。請將紹興八年能催對糴所欠。併九年應納。十年起催之數。併以軍令督之。世將惻然久之曰。對糴所輸。倍於常數。民已不堪。奈何計三年而併取之。第趣今年合輸之數。其餘吾自辦。於是以便宜撥成都府省司軍糧五萬赴新津運。起又以制司稱提錢收糴興元米麥五萬。洋州三萬。趣印成都錢引五百萬。委利路漕趙子厚取撥五十萬。措置閬州糴買場。都運司就糴成都路米十六萬。潼川府路十一萬。夔路三萬。於利州交納。未糴足間。劉綱諸司見在糧米。盡行借兌。又起制司稱提庫金一千五百兩。銀十七萬四千餘兩。命利州管內安撫王陟發本州轉般倉米。存留五萬外。盡赴魚關。命陝西都漕司印造陝西紹興錢五十萬貫。應陝西州縣官錢。除省計外。不以有無拘礙。盡數起赴鳳翔關。併以右奉議郎節制司官屬陳遠

猷隨軍轉運判官。右承議郎通判興元府宋蒼舒權陝西路轉運判官。軍事息日。能下川陝諸路帥臣監司。同心協力。共濟王事。如敢違誤。自有軍興條法。下都統制。不得妄行殺戮。諸軍激犒錢物。兩都統各銀絹五千匹兩。郭浩、田晟各三千匹兩。下都統司措置。於丹州界造木栰。積薪縱火。焚大慶橋。傅忠信等移長安門。不順金者。先與轉行五官。約束仙人關。如有陝西聲移人入關。不得邀阻。收陝西僞官前熙河路總管白常等於施、黔州居住。下興州、大安軍、興元府。起夫四千人。負一月糧。修殺金平。根刷官私回腳。便舟載還諸軍家屬。下都統制司措置烽燧。及銀牌馬下知思州田祐恭。修合藥箭。拘收洋陽鹽官馬茶兵儲兵。並搬運軍前物色。於是守禦之計始備。蜀人粗安。按此諸事必非一日所行。今因井度除命附書之。漕運司題名度以閏六月一日到任。蓋此時已一面供職矣。晁士幾蜀口用兵錄。併世將遣印成都錢引五百萬。而成都統記無之。蓋卽二月庚子所得旨撮印者也。今改作趣印。庶不抵牾。

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以金人犯陝西故也。又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前合行黜陟。許以昨張浚所得指揮。時三省樞密院言。浚宣撫川陝日。嘗降詔旨。黜陟之典。俾得以便宜施行。近旨令胡世將如遇軍事及賞罰等。待報不及。許一面便宜施行。惟官吏黜陟。未得指揮。故申明之。日曆不載此指揮。按世將今年十月二十日申狀云。六月十三日。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云云。六月十三日丙辰。去此十六日。以時計之。必是己亥庚子兩日降旨。今併附此俟考。

辛丑。中書舍人林待聘兼權直學士院。起居舍人王鉌、中書舍人。尙書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張嵲守起居舍人。　資政殿學士提擧醴泉觀鄭億年與在外宮觀。故提擧亳州明道宮。初。億年自行在從官會於都堂。工部尙書廖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尙在朝廷。億年氣塞。秦檜以爲譏己也。乃曰。尙書晩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乃有是命。何俌龜鑑。金人敗盟。分道入寇。人以爲中國之不幸。愚獨以爲此猶中國之幸也。何者。河南我之故土。不寧論違。我無以取之。而敵以與之。是敵得以制其予奪之權。而所以予我者。乃所以餌我也。幸而烏珠速於敗盟。我之有辭也。使其不敗。則彼有大恩。我有大費。如與者衆。二京之事。其禍必久而愈深也。嗚呼。敵欲盟則盟。欲戰則戰。使歸方北。敵嚮已南。此檜主和之驗也。檜於此時。曾無譴辭。乃且持祿固位。猶使其黨以事有大變。建用他相爲天子戒。檜之姦謀爲何如耶。　是日。金人犯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殊勝。貝勒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金人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晁士幾蜀口用兵錄。郭浩申五月二十八日解圍耀州。二十八日辛丑也。故附於此。

壬寅。右奉議郎通判壽春府鄭綱直祕閣。知壽春府。先是。金人遣使臣顏林特撒寄來撫諭。綱縛林送於朝。且率軍民爲守禦計。東京副留守劉錡言其忠。故有是命。會河南副總管孫暉自西京遁歸。綱言於淮西宣撫使張俊。乞改命武臣。乃以暉知壽春府。　是日。金人圍順昌府。先是。劉錡於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克順毅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褎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又生獲女眞、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

奐。時錡見陳、葵以西皆望風投降。又有王山者。舊爲宗弼所用。舊知順昌府。至是復來城下。宗弼欲再令守順昌。錡庶有苟全性命者。賈己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己所部兵守之。時鄜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溫州刺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爲錡所辟。皆在軍中。倪迎至東門。敵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敵應聲而倒。

癸卯。賜處州孝子周智童子出身。智六歲喪父。哀毀過制。紫芝生於墓旁。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是月。名宿州陳勝廟曰英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六

【紹興十年】六月甲辰朔。宰臣秦檜言。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遣賫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賫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背其叔遣賫。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賫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今烏珠變和議果矣。臣願先至江上。諭諸路帥同力招討。陛下相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治天下。不寧厥居。爲社稷宗廟決策于今日。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能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從之。　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爲太保。封英國公。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爲少師。封濟國公。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爲少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日錄編不載岳飛除命。蓋飛辭而之也。今以曾要及玉堂制草增入。　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澄試尚書戶部侍郎。　直寶文閣兩浙轉運副使蔣璨直龍圖閣。知臨安府。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右修驗郎新樞密院計議王滿爲右宣義郎。上得遼報。急召滿見於內殿。遂命改京官。滿以五月壬寅內引。今併書之。去年三月注都堂令滿論三京事。滿可移附此。　樞密院降檄諸下諸路宣撫司。彈狀烏珠、薩里干。令頒之河南、陝西諸路。檄書曰。蓋聞好生惡殺。天道之常。厭亂嗜安。人心惟一。順天從衆者昌。逆天違衆者亡。亙古迄今。班有不易。金人自靖康以來。稱兵內侮。蹂躪我京都。邀留我二聖。長驅深入。所至焚滅。殆無遺類。殘忍不道。殺精靈聞。前歲忽遣

人割還河南故地。皇帝深念一紀之間。兵革怨結。剛極凶殘。南北生靈。肝腦塗地。許其修睦。因以能兵。庶幾休養生息。各正性命。仰合于天心。既遣行人往議事因。使方入境。兵已濟舟。託爲捕賊之名。給我守疆之吏。掩其不備。襲取舊都。信義俱亡。計同寇賊。催彼烏珠。號四太子。好兵忍殺。樂禍貪殘。陰蓄無君之心。復爲倡亂之首。戕殺叔父。擅興兵權。既不恤壯士健馬之喪亡。又豈念羣黎百姓之困苦。雖外以還璧於中國。實內欲窺圖其厥家。天理昭容。是將假手。人心攜貳。必識所歸。如彼骨肉至親。一旦自相魚肉。雖爾腹心動搖。豈能自保始終。如生熟女真、契丹、溪、蓋、渤海、漢兒等。離去父母妻男。捐棄鄉土。養種。衣不解甲。二十餘年。死於行陣者。首領不保。斃於暴露者。魂魄不歸。愛自謀和。始圖休息。炎方盛夏。驅迫復來。兵端開。何時而已。河東、河北、京東三路。皆吾本朝赤子。偶陷敵中。皇帝宵旰不忘。日思拯救。今者既困暴斂。復遭簽發。室家四里。不得保聚。身犯鋒鏑。就死何辜。三京、五路之人。方脫囚奴。初沾恩澤。既未修大事。且復憂永淪。罪在一夫。謀己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衆。皇帝若曰。朕爲人父母。代天君師。兼愛生靈。不分彼此。坐視焚溺。痛切在躬。況彼兵出無名。神人共怒。而我師直爲壯。將士一心。所向無前。何往不克。本欲爲民而弔伐。豈忍多殺而示威。昔與中外蠲除首惡。期使南北共享太平。幕府遵奉指揮。應南北官員軍民。如能識運乘機。誓謀倡義。生擒烏珠。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宅第一區。至如薩里干。資性貪戀。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爲李世輔擒縛。搏頰求哀。僅脫微命。尚敢驅率其衆。復犯關陝。有能併殺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其有鄉黨豪傑。忠義舊臣。雖遭狄人迫脅之凶威。豈忘國家涵養之大德。糾合戮力。建立奇功。高爵厚祿。上所不吝。前愆往咎。一切滌除。堅意不渝。有如皎日。天地鬼神。實鑒臨之。檄書到日。上下咨案。遠近兵民。遞相告諭。共赴師期。富貴之報。澤及子孫。忠義之名。光於史册。悉乃心力。其克有勳。此檄日期。會要皆無之。今以四川宣撫司案牘參入。

丙午。詔諸軍今次功賞。自節度使至橫行以下。並空名臨軍給授。不待報明申請。不礙止法。並與轉行。仰將佐士卒。各思奮勵。用命殺敵。以赴功名之會。　給事中兼侍講馮檝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金人背盟。秦檜以其言不驗。甚懼。一日謂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貢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明日。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須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上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檝云。適觀天意。檝必被逐。即引疾求去。乃有是命。趙甡之遺史云。金人入欲舉兵南犯。公疏於用兵。宜早召張浚。浚以書諸將。檜遂曰。公宜來早上。敵故之次日。檝上殿奏曰。金人南來。朝廷未有應之之策。惟疾召張浚都督諸軍。上久知張浚敗事。乃曰。既無亡國。不復見張浚。檝大沮。乃乞宮祠。遂罷去。先是。檝國淨者。寓居主簿。先後側中。禪學甚高。檝嘗往謁之。談禪移時。檝先欣然欲見之。檝不交一談。檝先方默。時盟寇。勢猖獗。遂大慚。遂其愆而謝之。按檝去附和議。以其去春所上書觀之。恐不能然。今從王明清揮麈後錄。明清又云。檝爲檜言。己必被逐。檝乞漳州。以爲賽錢。至晚批出與外任。遂除待制。知漳州。紹興十三年。此郡不然。按檝奉祠。遂即得郡。先卯後酉。兩情所祀不審。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知明州信安郡王孟忠厚復爲醴泉觀使。　侍書左司員外郎范璿龍知南劍州。此必有敕書考。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梁汝嘉知平江府。

既而殿中侍御史呂汝嘉論浙西海道可虞。乃以汝嘉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汝嘉兼制置，在是月乙卯。右朝奉郎新知河南府仇悆復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悆言。敵情從來詭詐。乘間陟險。必出我不意。今舟船巡邏略備。緣中防州縣。協力赴功。其或怠忽不虞。從臣按劾。許之。丁憂人蓋諒起復左朝請大夫。行司農寺丞。武略大夫威州團練使李貴陞登州防禦使。貴統兵平虜、吉、鈞諸盜。招降首領百餘人。隨從者六千餘人。故有是命。

丁未。罷建康府行宮營繕。

戊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濟州防禦使東京副留守劉錡為鼎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敵衆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塞於城東拐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塞。至軍中。毡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帥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覓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鬚髮者。殲之甚衆。既而報都元帥越國王宗弼親擁兵至。先是宗弼在祖德宮。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糧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敵營近三十里。而四太子來援。吾軍一動。被敵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敵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平生報國之志。反為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為然。欲求效命。錡呼帳下曹成二人論曰。吾遣爾乘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我今遣騎綽路。從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為所得。敵帥問我何人。對曰。太平邊帥子。登登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歡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敵。二人被執。兀朮喜曰。可蹴此城耳。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砲具行。翌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敵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取焚之。錡夜劫敵寨。乃初二日乙巳。登城會諸將。乃初五日戊申。今併書之。熊克小曆載錡丁未會諸將。蓋遠一日。直秘閣知盛州李仲獨為淮南西路轉運副使。尚一應副劉錡、李顯忠、王德、雷仲軍馬錢糧。詔右迪功郎權虹縣李諷、主簿右迪功郎曹伯達並改京秩。仍更轉二官。縣尉秉義郎崔彥文、監酒務承信郎陳卞並除閤門祗候。其餘見任寄居官各轉一官資。以其焚天睿三年文榜。抗拒金人故也。時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宿州劉綱行至符離。而舊守景祥以城叛。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新知泗州劉綱行至州。仍以虹縣縊之。日周綱改知泗州。在閏六月三日乙亥。恐誤。蓋是前六月三日丙午。

己酉。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都統制吳璘、楊政以興移右副元帥薩里干。約日合戰。其略曰。璘等聞之。師出無名。古之所戒。大金皇帝與本朝和好。復歸河南之地。朝廷戒飭諸路。安靜邊界。不得生事。丁寧惻怛。無所不至。諸路遵稟朝廷約束。不敢毫髮有違。今監軍忽舉偏師。侵暴疆埸。人神共憤。莫知其故。璘等身任將帥。義當竭誠報國。保掛生靈。已集大東。約日與監軍一戰。兵法。敵加於己。不得已應之。謂之應兵。

應者勝。璘等不為無辭。薩里干於是遣鵝眼邱君以三千騎直冲我軍。都統制李師顏等以驍騎擊走之。鵝眼入扶風縣城守。薩里干別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退。師顏等攻扶風。拔之。生擒金兵一百十七人。首領三人。別遣裨將擊鳳翔西城外敵寨。薩里干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陣二十餘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先是上聞敵兵渡河。以御札賜世將。令率勵將士。保掛關隘。有能建立奇效。卓然出衆者。雖王爵節鉞。亦所不吝。又賜吳璘、楊政、郭浩、田晟詔。書諭旨。仍命世將給付焉。按百通坊之捷。遂蜚宜諜司申以六月二十二日報。來見本日。是日。

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入秦和縣。

庚戌。工部尚書廖剛與外任。仍放謝辭。初。劉昉、陳淵之能也。剛言嘗薦二人自代。又嘗於樞前引薦二人。乞罷黜。詔放罪。剛因已致仕。又自言有宜去者六人。不許。會剛以事積忤秦檜。右諫議大夫何鑄等即共勸剛。謂昉、淵已所薦道。獨以為賢。幸朝廷之有警。復肆讒毒。以惑縉紳。故有是命。尋以剛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附紀事。在四月戊辰乞致仕。在五日辛卯。餘職奉祠。在六月己未。今聯書之。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復顯謨閣直學士致仕。時彌大已卒矣。壬子。祕閣修撰新陝西轉運使薛弼為尚書左司員外郎。是日。金都元帥宗弼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軍此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平明。敵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敵衆敗退。烏珠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號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敵諸帥各居一部。衆欲擊韓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叛將孔顏舟、鄧瓊、趙榮等。領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佐護軍。本無鬬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戰。我居遠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速宋中間。彼力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遣廝扶歸。士殊死鬬。入敵陣中。斫以刀斧。至有斷手捽之。與俱墜於濠者。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蓋野。烏珠乃移塞於城西。掘壍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乙卯。順昌圍解。元帥宗弼之末敗也。秦檜奏俾錡擇利班師。此據郭杲年譜。杲隨錡在順昌。後敵錡餘入橋年譜云。遂到御筆云云。其實密相所疑也。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筏渡橋而去。宗弼至秦和縣。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裒守歸德府。常守許州。張將軍守陳州。宗弼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師矣。何俯曰。敵之犯我順昌也。靴尖趯倒之語。此豈可聞也。蓋劉錡實密之。觀其鑿舟而沈。示無去意。背城借一。死中求生。珍以神臂弩遠擊。或以刀斧入陣而奇捷。卒至八字軍遊擊。先擊烏珠之謀。定。而顏浮屠之兵懼矣。是役也。敵欲捐藏以南棄之。其孰使之哉。

丙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正同、主管官告院陳正表並能。坐與廖剛朋比變亂。是非故也。是日。湖

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牛皐及金人戰於京西。敗之。
戊午。詔將士戰死者。附官推恩如故事。軍士重傷不任征役者。賜給終其身。　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陳鼎降一官放罷。日下出門。鼎推監都進奏院。上書言。敵於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未敗則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願乘此早爲自治之策。秦檜怒。言者因論鼎斬削爲地。求易差遣。故有是命。俄又送吏部。以鼎知德興縣。
己未。徽猷閣待制新都大提舉川陝茶馬公事張宗元提舉醴泉觀。衆辭定一司勑令。宗元之官至鄜陽。遇敵而歸。故改命。　威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高世則爲景靈宮使。判溫州主奉本州神御。　是日。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鄭建充等集鄜延環慶之兵。攻金人於醴州。敗之。復醴州。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進軍和州。
辛酉。順昌捷奏至。　徽猷閣待制新知潁昌府陳規知廬州。規請追還職名。不許。　詔賜三京招撫司都統制李顯忠所部將官拓拔忠等六人金帶。以嘗有戰功故也。時招撫處置使劉光世奏顯忠雅其父乞官與之者。詔賜以萬緡。中書舍人林待聘言。陛下多顯忠之自歸。而憫其家禍。不待殊功著顯而寘高位。暴邊警初聞。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奪於聲。懼形於色。屈指受命以來。川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才二千。行過宿泗。什七亡之。安在其得士心。緡錢十萬。以爲軍資。盡且復匄。又三倍。此求既厭必驕且驕。願寢其賜。從之。　是日。川陝宣撫司奏捷。上以親筆。賜胡世將曰。石壁去河池不及十程。料此敵有窺川之意。務須明遠斥堠。勉勵將士。要是虛常在敵先。仙人關雖險。切不可因循繼敵稍近也。
壬戌。詔敵人侵犯河南。已決策用兵。所宜經理財用。以瞻軍旅。帥守諸司。自當體國。協濟大計。可將應見管錢物。量留經費外。盡數起發。有能率先應辦。當加褒擢。如隱占不實。必從於法。並謂在官錢物。不得因緣擾民。朱勝非秀水閒居錄。紹興十年。秦檜請稍下令云。舉兵擊敵。須假儲蓄。計敵軍錢。留天下五等貲民。無徵免者。所敵實激賞。而兵未嘗舉。百姓輸以爲怨。與此指揮全不同。詳見今年九月辛酉并注。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樓炤以父右通奉大夫居明卒去位。　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卒。安宅以八年正月致仕。
甲子。命寧安郡王士僊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先是。璵悲惠王薨。大宗正司議。襲封者得武德郎士𥲤。朝議其官卑不可驟拜。乃命士僊焉。　是日。權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拒金人於青溪嶺。御之初。右副元帥薩里干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散嶺。薩里干自登西原觇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兵自經原路欲趨邠。於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統右護軍。鄜環之師在邠州三水縣。涇原經略使田晟遣統制官曲汲、秦弼拒敵於青溪嶺。宣撫副使胡世將謂浩素非臨行陣之人。難以責成。即遣彥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鄭師正、曾成等分道而出。與敵戰舊谷、吳頭、麻務屯之間。金人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薩里干自將銳兵攻青溪嶺。弼不能當。戰敗。棄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斬於軍前。以狥。彥率兵迎金人戰嶺。嶺。彥耳。敗之。金人去。復還屯鳳翔。
乙丑。詔國學進士項充旌表門閭。充龍泉人。少養於兄洵。洵美及長。請家貲盡與其兄。州上於朝。故旌之。

直秘閣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子忞能。先是江西漕司負用糴錢。詔總領官曾儀勸罪子忞行部。取漕吏鞫之。儀言於朝。故能。既而子忞上疏訟儀與新除左司郎官薛弼表裏中傷子忞坐奪職。子忞奪職在七月己未。子忞再使湖北。先聲入境。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術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於馬前。子忞爲詢究其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能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衆行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爲當然。子忞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當世士。安國稱秦檜端康時事。子忞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后。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奸能若是乎。安國子寅初猶以爲過。後乃信服。子忞再以毀去。自是閒居十九年。　初命司農少卿李若虛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軍前計事。至是若虛見飛於德安府。諭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丙寅。武翼大夫文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河南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孫暉上將佐死事於朝。詔贈官推恩有差。　左從政郎張闡爲秘書省正字。闡因轉對論三事。其一。請廣求人才。任將相。練士卒。則徽宗梓宮可還。母后淵聖可歸。毋專屈己和戎。使權不在我。二曰。臣比自溫赴處。婺泝甸再値雨雹。麥秀者儼。桑萌者帶。盡恐懼修省。以召和氣。其三論官冗。曰。兵火後縣不滿千戶。設官乃十餘人。州不滿萬戶。官至百餘人。場務及兵官率十員。無學校而置教官。無軍士而置將領。駐泊鈐轄之屬及員外置者不在焉。昔漢光武併省四百餘縣。吏員十置其一。唐憲宗用李吉甫。省官省吏員八百。吏千四百。漢唐中興。宜以爲法。上獎諭曰。非卿不聞此。闡轉對不得其日。以職中書對幾參事考之。姑附今年夏秋閒所上也。且因初除附見之。　湖北京西宣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人戰於陳蔡閒。敗之。　是日。行營左護軍都統制王德至順昌府。初。上命淮西宣撫使張俊遣德以所部援劉錡。俊旣不樂錡。而德復懼楊沂中。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節度使。皆即軍中告。命未即也。且劉錡名素出君下。今且齊報國。君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遂行。未至而敵已去。德以數千騎入城。與錡相見。俄復還廬州。郭喬年順昌破敵錄云。錡方發閭時。遣介求援於朝。得報已遣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將全軍來援。十二日。金人既退之後。德方發文來閭敵動。亞二十三日卯時。以數騎到城下。錡遣入共飲食。已醉。於城樓上中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數日。傳聞中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敵在城下。錡遣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敵以方興。未敢輕動。敵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渡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將軍部護東下。又聞德中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襄護劉太尉老小出淮河矣。
丁卯。上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於兵事。至於器械。亦精思熟講。昨造大斧箭。諸軍皆謂頗太重。不可及遠。又造銳首小槍。初亦未以爲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錡軍於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槍也。
戊辰。右朝請大夫主管臺州崇道觀李弼儒復直秘閣。充三京招撫處置使司參謀官。　左朝散郎知通州鄭糾之罷。坐申明移治事涉張盈故也。　左朝奉郎新應天府路轉運判官曾緯知通州。　是日。川陝

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所遣左部統領官曹成自汴陽襲金人於天興縣，敗之。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鼎州觀察使楊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錡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前一日，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孤軍挫敵鋒，烏珠遁去，其功卓然，當便除節鉞。即日降制。既又遣中使撫問，上賜札有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時韓世忠與張俊皆不相能，御史中丞王次翁言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於錡，因措置而嫉。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方乞斬呼延通時，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　京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訓鬼將成閔北伐，遇金人於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人入沂河，死者甚衆，奪其舟二百。（勝克小縣，殺此事於幸未小誤。）

按世忠在六月二十七日庚午，今附本日。

是日，國子監丞高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此據本部題名。）　資政殿學士致仕馮澥薨。　資政殿大學士福建路安撫大使張浚言：臣竊念自蒙下決回鑾之計，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上策，退梓宮，歸南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回，則我德敵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寖微。異時量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覆，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遂以邊計要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浚之忠，遣中使奬諭。浚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癸酉朔，尚書戶部侍郎晁謙之移工部侍郎。時廣東提舉茶鹽公事晁公邁權市舶，以貪利為大食進奉使滿亞里所訟，詔監察御史祝師龍、大理寺丞王師心往廣州勘治。謙之引嫌乞閑，慢差遣，故有是命。於是公邁坐免官，而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張致遠因亦能去。師心，金華人也。（公邁之罷，在甲戌。致遠之罷，在戊寅。）　右丞

（宣丹州人。見紹興三年。按日曆，繫此月十一日改官，乃命除檢校之後，且附此，參考之。）

是日，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始受命。度言：成都、潼川兩路對糴並腳錢折納米，今運至魚關，計關二百萬緡，無所從出。乞每石復理十千。宜撫使胡世將從之。世將又以便宜命陝西轉運副使霍蓋權主管川陝茶馬公事，知鳳州閻大任權陝西轉運判官。又增本司激賞錢為一百八十餘緡。（此事皆未見本月日，因嘗并度到任，權附此，俟考。）　先是諜報盩厔蕃首結南渭聚衆三千，欲犯鳳州。世將乃以統制官鄧俊知鳳州，措置秋防原守禦，仍檄都統制楊政備之。

甲戌，都省言：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孟庾、資政殿學士南京留守路允迪並已投降敵人，殊失為臣之義。詔庾、允迪追見任官職，庾家屬送漳州，允迪家屬送全州，並居住。　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衢州張汲能，仍屬總州，令衢州發卒護送。　直秘閣知太平州秦梓移常州。

丙子，詔三衙管軍及觀察使已上各舉智勇猛略，才堪將帥者二人，不拘資格。　尚書吏部員外郎錢蓋復為監察御史。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知婺州。　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韓肖胄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資政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移知紹興府。　權吏部侍郎周綱自韓世忠軍前計議還，入見。

丁丑，左朝散大夫新知興仁府韓臨亨知沅州。

戊寅，上曰：敵人犯境，諸軍不免調發，盛夏劇暑，蕃大庭，御羅紈，猶不能勝其熱。將士乘邊，暴烈日，被甲冑，每念熏灼之苦，如切膚痛。可降詔撫問慰勞之。　左奉議郎胡寅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　直秘閣新京畿路轉運副使李伯遂為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左朝散大夫万俟卨為京湖南路轉運判官。

辛巳，涇原經略使田晟與金人戰於涇州，敗之。初，右副元帥薩里干既為王彥所卻，（事見六月甲子。）遂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為陣，乘敵壘壘未定，奮兵掩殺，自巳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衆。金人敗走。

甲申，上曰：諸將迎兵所在克捷，正恐狃於屢勝，士浸以驕，可下詔飭其嚴飭行伍，明遠斥堠，蓄力發威，以俟大舉，勿爭尺寸之利，期以殄滅強敵而已。上曰：金雖外國，苟知效順，何以多殺為。馬欽等初歸，朕貸而不殺，劉光世屢以為言。既而女真、契丹、燕人來歸者甚衆，光世方悟朕意。至今諸軍往往收以為用。今交兵之際，正宜多方撫納，使知內向。　左朝散郎新浙海制置使司參議官王安道直秘閣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兼措置料角斥堠。（安道除職在癸卯，今附書之。）　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洪州兵馬鈐轄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申世才提舉台州崇道觀，能從軍，用主帥楊沂中請也。　是日，田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績。初，金人既為晟所破，會偽將引敵人取間道繞出晟所駐山後，道呼擊晟，已而晟所領兵將有舊嘗從偽者，望風潰，惟右總軍萬人與敵鏖戰，中傷死敵者什一，然無一人逃者。宣撫副使胡世將具以實聞，且待罪。先是世將以敵鋒銳甚，慮晟不能獨當，檄兩都統令吳璘守河南，楊政知涇州策應。政遣統制樊彥率兵以往，統制王喜繼之。未至而晟敗，政自劾失律，世將不之罪。諸軍請斬彥、喜以狥，世將下令，彥貸命，追奪其身官銜，喜降十官，皆押赴本軍自效。金人雖幸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兵攻陝西諸鄉城中，未下，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難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為防禦之計，保險以自固矣。（趙甡之遺史，田晟及金人戰於涇州，敗績，將帥故命軍中參謀而出，衆怪之，陣未合而遇，遂殺之，得於聞聞，不知接戰之詳也，今不取。）

乙酉，德音降陝西路雜犯死罪囚釋流已下。（此據紹興譜和錄，日曆無之。）

右武大夫商州刺史新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遠、陸忠州團練使、知眞州、保義郎閤門祗候劉錡為修武郎，右迪功郎王義賓為右承奉郎，錡弟也。與光遠、義賓自順昌來奏事，既對，遂有是命。

是日，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姚仲鳳翔之捷，（事見六月乙酉。）且言吳璘身先士卒，楊政奮不顧家，功效顯著，若

不先次旌賞，無以激勸將帥。又言，郭浩素非親臨陣敵之人，難以責。臣已差吳璘充陝西諸路節制軍馬，同田晟前去青溪，與浩並無相妨。浩言本司文移，略不照恤，臣以為大敵在前，文移之間，不得以觀望逗遛之言，嚴行督責上下，速赴事功，即非不相照恤，浩不切體認，國事至重，妄生疑忌，亂有申陳，有誤事機，先是浩亦以解圍興州徑申樞密院，朝廷以三將權任相敵，遂俱貶之。　左朝散大夫新餘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權發遣荊南府、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權知荊南府、兼荊湖北路安撫使、充荊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楊政，彰武軍承宣使知興元府、兼利州路宣撫使司都統制楊政，並為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陞端明殿學士、定國軍承宣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璘，武康軍承宣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制本路屯駐右護軍馬郭浩並為節度使，璘鎮西軍，政武當軍，浩奉國軍，三軍皆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陞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政丁母憂，制起復，敵起復在是月丙申。　詔曰：敵人不道，廢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不克，捷奏繼至，俘獲踵庭，尚慮狃吾屢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天下本吾一家，豈黃尺寸之利，敵人亡在朝夕，必以殄滅為期，咨爾六師，成體朕意。嘉克小屑，此屬在二十六日戊戌，今餐日解。　尚書戶部員外郎曾懷為太府少卿，懷總賦京湖，就陟之也。　詔祕書郎鄭毅與外任，遂以毅知臨江軍。馬端臨考故宮考。　是日，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宿州，初，張俊既至合肥，聞敵在宿，亟聞，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兵經蔡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敵遇，敗之，而德軍衆自蘄春趨宿州，夜半破敵營，降其守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馬秦。　丁亥，手詔釋順昌府流以下囚，再復民間租稅二年，在城守禦官各進一官。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充樞密院直學士，錄守城之勞也，既而規言，敵人敗盟，臣倉皇措置，數日之間，守具略備，而劉錡將士，每出奇捷，致敵不敢逼近府城，此皆錡之功，臣何力之有，望追寢成命，詔不許。郭藹年順昌破敵錄云，初破金人，陳規遂酒十數石，門首犒軍士，才一舉而已，再迎戰，城市戶以趨一萬六千餘斤，猶一百口來獻，隨即分供諸軍，人不過得細半斤，肉數兩，至第二戰，節不免踰規略，與錡勢官軍，但告示人給粟一石，及赴倉請，有止得麻麥五斗者甚多，及本定規管具費，乞推恩本府守城官屬，且賞敢死將佐犒賞軍士，遂致成功，錡保明奏之，將士頗得之不平，按規守順昌，正當金人稍稽錡軍之餘，初蒙免租稅之始，未及一載，而戰士二萬，不致乏糧，斯已難矣，若責其厚賞犒軍，恐無此理，今不取。

右文殿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致仕。此據本司題名，未知其故，當考。　己丑，資政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權資政殿大學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遣統制官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郭宗儀、左武大夫貴州團練使韓蓋臣來奏事，上引對，先是世忠圍淮陽軍未能下，或有獻計決淮水以灌其城者，上諭秦檜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必有被其害者，檜曰：陛下聖度兼愛如此，宜無敵於天下也。上語在是月辛卯。　是日，金人遣兵襲永興軍，兵馬鈐轄傅忠信於華州之山寨，忠信率將官崑士閔、張寶拒破之，時以忠信等自拔來歸，各進三官，忠信領華州觀察使，士

閔遂郡刺史，實閤門宣贊舍人。忠信等遷官日期不載，林待聘外制集有之，日期今年七月已未奏議，不知何時遷官，或即胡世將議宜所授也。　壬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張憲、傅選及金將韓常戰於潁昌府，敗之，復潁昌。　甲午，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自張俊軍訪計議還，入見。　丙申，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常既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牛皋、徐慶等與憲會，憲等與常戰於淮寧府，又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　丁酉，特進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授左中大夫、祕書少監、分司西京、興化軍居住。初，鼎能郡歸紹興，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鼎頃以失職去位，既能泉州，一向北來，已至紹興，遽近行朝，陰幸有警，規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於臨安，撰造事端，鼓惑衆聽，以搖人心，鼎詭計奸謀，善自彌縫，莫可指其迹狀，亦有顯戾於法而有實迹者，靖康之末，鼎陰結王時雍，受偽命為京畿提刑，一也，鼎以元樞都督荊襄，未幾拜相，遂罷都督，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二也，鼎在紹興，臨安府，前後剽借什物三千餘件，盡掩有之，三也，鼎在紹興，偶士瓊祇謁，髮髮，續除辛永宗京畿提刑，相繼來朝，鼎已致情懇，又親書簡札，求哀士瓊，四也，伏望按鼎之罪，顯置於法，後旬日次翁又言，聞鼎之從黨獻諛於鼎者，咸曰，特進宰相所帶之階官，今鼎雖曰謫降，而階官尚是特進，則是天子不能鼎之相矣，左授爐位，待鼎補袞，是以日久覬覦，好計百生，右諫議大夫何鑄亦再疏論之，乃有是命。朱時弄秀水閑居錄云，堂議自順昌以來，至為非鼎，鼎增軍十倍，日有書集，其後鼎也盡錄落職守焦，黑筆點于面，乾淳御書府錄十七萬緡，及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宰中一奉，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按鼎非此云，恐失其實，今不取。　湖北京西宣撫使司統制官郝晸、張應、韓清克鄧州。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權、王升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勝以舟師傅城北，山乘城而守，勝命諸軍分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生執山，父老請裹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使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戊戌，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璘權管內安撫使。　是日，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聞酈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南京進士蔡輔世同往招之，及門，門者問故，立鄙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持書來招酈太尉，守者以白瓊，不啓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軍還太平，而俊以大軍至城下，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聞之，謂葛王襄曰：中興遇起居注云三路都統即葛王也。　夜又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俊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軍，俊引兵入城，時俊軍威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德先計後戰，故未嘗敗。　己亥，樞密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密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錄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予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為士伍。

敵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錡厚加優恤。遂以犒軍餘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順昌殺敵。紀曰。王山言。金國見只有烏珠主兵。餘是舉國內兵。盡赴鄜州大明。舉所圍之兵。並屬烏珠南下。烏珠之在順昌也。三路軍破於陝西。亦來會。是時南宋若更有一項兵。乘此而來。敵可擒也。何傳曰。敵王富遣王德得以破其特。敵王領昌岳飛得以殺其將。於是翻成捷。於會鶴。或捷。於秋風。又捷。皆矣。稱。楊政保蜀守蜀之功。而敵之同軍直逼漢州。我諸將得以調兵制之。是時也。無一人不勇。無一敗不勝。蓋不止有一月三捷之皆。非敵至此不善戰也。直以聖御正戰。所向無前。皆殺敵師。告烏珠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前敵兵望見王師。且曰。此順昌旗幟也。亟退遁之。除四軍外。此實可樂之機也。羅機不殺。何為也耶。呂中大事記。烏珠敗黃入犯。不惟劉錡以八字軍直入敵陣。大捷於順昌。而李寶捷於興仁。馬仲華捷於黃蘄。牛皋捷於方四。孫圓捷於陳蔡。曾成捷於大興。王俊成捷於淮陽。楊從義捷於宿鶴。王貴、馬成捷於瀘昌府。王德捷於東路口。郭浩、王喜捷於淮陽。吳璘捷於陝州。韓世忠捷於洄口。楊沂中捷於柘皋。而岳飛捷於郾城。來降逐北。兵至朱仙鎮。距東京東四十五里矣。洪皓燕山之奏。順昌之役。敵以精兵。朝廷若乘勝進擊。再遣偏反掌耳。蓋敵絕也。而秦檜主撤兵和議已定矣。

庚子。詔授左中大夫秘書少監興化軍居住趙鼎再責漳州安置。先是右諫議大夫何鑄言。近者臺臣論鼎奸兇四事。皆古今大臣所無。而其間甚審者有三焉。其前二事。則大逆不道之罪也。若鼎實無之。則臺臣當抵妄言誣人之誅。若鼎實有之耶。今納秩以中大夫之榮資。處之興化之瘠地。臣恐衆不足以當罪。疏奏。詔鼎降左朝奉大夫。移漳州。御史中丞王次翁又言。鼎兩為宰相。義當同國休戚。乃敢繼聞邊釁。喜見顏開。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除意之間。今朝廷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之視中大夫。品秩不至相遠。漳州之比興化軍。尤為瘠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鷙章再上。遂有是命。林泉野記云。敵有覺。鼎上書言時政。檜方專朝。大怒。心欲殺之。風中丞王次翁稱旨其間。宜待朝議大夫。分司南京。德武軍居住。又令次翁諷以間歇。反覆。實有等言。上亦信所鼎言語切直。實待諸臣。軍節度副使。漳州安置。其制略曰。朋姦罔上。惡殆並於共、兜。專制擅權。罪實侔於楊、李。按此時林待聘、秦桧、王次翁、王師心、爲外制。與無關。實錄。不知果何人所作也。

淮西宣撫使張俊既破亳州。遇大雨。士皆坐於水中。俊遂引軍還。壽春。留雄勝軍統制官宋超守亳州。以兵千人與之。民皆失望。初。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珪守濠。秋滿。渡淮居宿州。聞金人入犯。即走京師。上書獻取江南之策。越國王宗弼不用。復還宿州。張俊軍至宿。亳。聞珪又為戎書以獻。俊知其干宗弼不中。乃與歸。殺之途中。以逃亡聞。揭榜石人捕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七

【紹興十年】秋七月。按是月壬寅朔。癸卯。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馬案為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張俊之得宿州也。從政郎權蘄縣于鏗殺敵之在邑中者。率其民來歸。詔鏗改右宣教郎。知縣事。于鏗事。以林待聘外制所書附入。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既集兵。先復伊闕等八縣。又復汝州。偽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興軍。

甲辰。故降授文州團練使王燮追復房州觀察使。日曆及林待聘外制集。並無燮所降州名。今追考書之。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為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右承奉郎知汝州劉全咨為右承事郎。興既得西京。言于朝。乞命帥守。遂就除之。仍給興俸。許便宜行事。全咨亦以驛報關通。故特遷之。二人皆林待聘行狀。今日曆端無事與除命。蓋泰檜所不取也。

丁未。司農少卿李若虛自岳飛軍前計議還。入見。

戊申。上曰。朕常與諸軍論兵。諸將皆謂敵人鐵騎馳突。若在平原。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不然。蓋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勝負。繫人心如何耳。苟人心協和。則彼雖在平原。亦可取勝。諸

將皆不以爲然。今諸將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語。秦檜曰：陛下天資神武，以人心論勝負，非諸將之所能及也。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澈與世爲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既而言者論澈與世儒雅自將，而更任未久，乃改知太平州。

己酉，敕令所刪定官施鉅爲尚書都官員外郎，用從官應詔所舉也。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越國王宗弼戰于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庚戌，曲赦海州。是日，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鐵與金人戰于長安城下，敗之。初，命川陝宣撫使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戰柴草筏，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閻興以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璘、知華州潘遵及忠義統制官傅起，同措置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拒，且當盛暑，中傷者多，未容更遣兵。象俊在彼，可以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閻興至永興之外邑，與俊會，雖同師而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成功。王俊復三邑，擒日原，興辛鐵之捷，則以八月一日申聞，未得本日。

辛亥，左朝散郎河南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主管台州崇道觀。利用自西京遁至鄧州，詔釋其罪，利用乞率祠，許之。

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迪功郎，以其獻佑政編可採也。本姦蔡京立方士，不知職所屬，當考。

癸丑，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沿淮制置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御史臺言：朝議奉直大夫見闕五十五員，乞從上與敕行廢勘，詔吏部先放行三十員。

乙卯，左宣義郎王之道降一官，送吏部。與小監當差遣。先是之道見河南用兵，投匭上書，言敵有五敗，陛下有五勝，雖敵強且衆，固無能爲也，而我有未必勝者三，又不可不知也，且敵專事擄掠，而陛下一本仁義，此道勝也，敵專務奸詐，而陛下一本忠信，此德勝也，敵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民如傷，不憚屈己增幣，俯約講和之請，冀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敵自烏珠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讎，此義勝也，敵前後專以和親欺罔國家，陛下頃緣王倫爲地，復與之和，當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敵爲得計，而陛下失計，然和必至於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今敵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犯，臣然後知敵人今爲失計，而陛下今爲得計，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今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一也，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不爲不親附，而罰終不行，二也，今日之兵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仇，相防如盜賊，自不能立功，憤懣然惟恐它人之立功，而官爵利于己也，平日猜忌矛盾若此，使其臨大利害，安能保其不自爲敵國耶，此其三也，臣願陛下自謀諸心，選擇智謀業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授以斧鉞，俾統六師，自關以外，咸得專之，臣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專爲有周英矣，願陛下斷自宸衷，而必行之，疏入，詔之道降官依沖替人例，言者論之，道恣唯妄行，全無忌憚，既薦舉大臣，復擬制詞，併上小人狂率，一至于此，乞盡奪見所有官，編置遠方，以懲不恪，故有是命。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應天府路兵馬鈐轄淮西宣撫司雄勝軍統制宋超爲親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亳州，用張俊奏也。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統制官姚政及金人戰于潁昌府，敗之，初，岳飛以重兵駐潁昌，欲爲久駐之計，會張俊自亳州南歸，金人諜知飛孤軍無援，于是併兵以禦飛，飛不能支，吾告急于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遣統制官雷仲出兵牽制，抵太康縣，是役也，飛將官楊再興、王貫、高林皆戰死，獲再興之尸焚之，得箭鏃二升，會天大雨，溪澗皆溢，敵騎不得前，官軍乃還。此以趙甡之達史，岳侯傳，淮西兵軍記參修。

丙辰，詔內侍陳騤送大理寺治罪，騤勞劉錡于順昌，錡以例書送銀五百兩，例外又以六百五十兩遺之，騤不以聞，故抵罪。

庚申，尚書左司員外郎薛弼充祕閣修撰，知虔州，向子忞既罷，弼不自安，引嫌求去，向子忞事已見六月乙丑。乃命出守。

壬戌，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兼閤門宣贊舍人馬秦爲泉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仍賜錢萬緡，田十頃，第一區，秦至行在，上召對，遂有是命。直祕閣淮南西路轉運副使李仲，提點淮南西路刑獄，直敷文閣，充淮北宣撫判官隨軍轉運副使。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郾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其下請還，飛亦以爲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後，乃宣言進兵深入，逐敵已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鄉，旅塵輝亂，飛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金人聞飛棄潁昌，遣騎追之，時飛之將梁興渡河趨絳州，統制官趙秉淵知淮寧府，飛遣至蔡州，命統制官李山、史貴以兵援之，遂遣諸將還武昌，飛以親兵二千，自順昌渡淮，赴行在，于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爲金人所取，識者惜之。岳侯傳云：侯在郾城，聞烏珠并韓將軍等人馬，退走汴京，侯欲乘勝追擊，奏曰：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投首，蜀有新亭，二主復興，臣雖不才，所望比此，乞與陛下深入敵境，復取舊疆，報前日之恥，伏望陛下察臣肝膽，表臣精忠，表到，秦檜大怒，忌侯功高，將用閒謀于上，又與張俊、楊沂中謀，乃遣岳家軍張憲等兵，戰將少，兵微，國乏，岳飛若深入，豈不危也，陛下降旨，且令班師，將來兵強將衆，糧食得濟，興師北征，一舉可定，雪恥未晚，此萬全之計，時侯屯軍于潁昌府，陳、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詔一日間班十三道金牌，班師忠國奏事，按羅汝楫此時爲殿中侍御史，傳所謂蘇官乃汝楫也。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爲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于是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乙丑，戶部請州縣出納官物，每千增收頭子錢十文，赴左藏爲激賞之用，許之。通鑑爲四十三文，乾道元年十月戊子，又減十三文，至今爲例，今年九月辛酉，臨安府火注，朱勝非閒居錄所云，秦檜科給賞錢事，恐與此相關。

右承務郎京東淮東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曹筠爲右宣義郎，賜六

品服。武功大夫武泰領威州刺史。時韓世忠遣酒等獻王山之俘于行在。故以命之。仍詔押山回世忠軍。隨宜區處。山、隨金人至順昌城下者也。秦檜請令後獲敵不必解來。上曰。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其實。　是日金人遣翟將軍圍趙秉淵于淮寧府。李山、史貴及猛安軍統制官韓直共擊退之。秉淵聞岳飛已去。遂棄城南歸。日曆八月六日丁丑朔。趙鼎之遣史亦以爲丁丑日事。恐誤。

丙寅。太常寺奏大禮祭服事。上曰。朕嘗考三代禮器。皆有義。後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義。朕雖愚。亦欲改作。漸令復古。上又曰。艱難以來。祕書省舊書散亡。今所藏甚少。不稱設官之意。朕近日多訪得古書。當令館職校正。別錄本付省中藏之。時大樂亦久廢。詔太常丞周執羔、編類聞。閱工器。而樂始備。執羔、弋陽人也。　詔契丹千戶耶律溫特補武翼大夫忠州刺史。賜金帶。溫降于淮西宣撫使張俊。故以命之。俄賜姓趙。用爲殿前司將官。溫賜姓在是月己巳。　尚書省奏禫服人胡寅狀。寅於先父盤文定爲世適長子。服母李氏、繼母王氏喪各齊衰。服祖父祖母喪各朞。今來服先父喪。見在禫服。昨紹興六年正月先父得微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于四月內。收建州鄉人劉勉之書。責寅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垂融融洩洩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作辭謗一篇。以授寅二弟。及三兄之子見任鄂州教授憲。又授大指。令寅答書以曉勉之。寅請曰。升堂而拜。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離間吾父子也。汝祖母於汝始生。收而存之。即以付吾。吾時年二十有五。婚娶之初。孰云無子。而洎爾母氏劬勞顧復。以遂長立。遂承宗祀。亦惟不遠汝祖母愛憐付託之重。于汝之大義本末如此。汝他日于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問情義曲折。至于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于吾言。未能一聞而信。則以勉之離間之言爲是乎。今來寅禫制將畢。遂還建州省覲世母。以遵先訓。又聞諸道途。得鄉山議論。謂寅于此時當爲三伯父追服。此寅所不稟于先父者。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謂寅伸其私意。于貳正統。非爲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忘其世父。故置服紀。將加以不孝之名。雖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參稽衆說。必有折衷。伏望敷奏取旨。下禮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指揮。詔禮部定奪申尚書省。或曰。寅之始生也。其母拯而字之。故寅有收存之語云。勉之已見八年四月。

丁卯。右諫議大夫何鑄爲御史中丞。

戊辰。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卒。

庚午。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汪若海特遷一官。以陳規言。國城之初。若海毅然請拔于朝也。若海移書輔臣。且言劉錡之勝。且謂錡所統不過二萬人。其中又止用五千人出戰。今諸大將所統甚衆。使乘錡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並進。烏珠可一舉而破。基無難者。今諸大帥惟淮西最勝。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歸之路。俾京西之兵。道河陽。渡孟津。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舉應。冠帶而共降。烏珠可不戰擒也。聞淮西之師。得毫便遲。義士莫不歎息。甚爲朝廷惜之。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新知辰州柴斌移知唐州。　東京留守司效士夏穎進等六人脫衣來歸。詔免文解一次。差充諸州效士。

辛未。金將鶻眼引兵。攻盩厔縣。永興軍路經略使王俊逆戰于東洛谷。卻之。時上以親札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陝爲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使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勵其餘。于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遏熙、秦之衝。楊政在寶鷄。遇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將王俊。亦在盩厔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犯陝西。諸將皆受僞命。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超轉。緣從僞既久。率望風拜降。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慰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信、安撫朱勇、將官梁柄及統制統領官。各給袍帶。其老幼居于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管十四員。帶城塞兵一千五百。亦加勸奬。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爲用矣。時政在寶鷄。薩里千陰遣客刺政。詐爲降卒。政覺而誅之。　初。知商州邵隆奏本州密近陝西。乞增戍朝廷下其議。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張燾經略使知金州兼節度制商州范綜濟師。綜言。金州關隘四十餘處。皆係要衝。比商州去金人尤近。止合撥度事宜緊慢。如敵果來侵犯。當併力捍禦。于是止遣左部第九將官兵八百四十餘人。分錢糧與之而已。　八月壬申朔。左通直郎何若爲祕書正字。若、江寧人也。　詔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左奉議郎喻樗、左奉議郎陳剛中令吏部與合入差遣。尚書刑部員外郎凌景夏、祕書省正字樊光遠與外任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及是秦檜將能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故斥遠之。尋以九成知邵州。剛中知安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爲閬州州學教授。叔度爲嘉州司戶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陳剛中遂胡銓貶。已見紹興八年十一月。毛叔度貶劉。已見九年十二月。蓋不別出。剛中知安遠縣。銓胡銓貶和議。叔度到移嘉州。樗因與正論。相厲。蓋無有也。同日降官。又有元登遇移一級差遣。未知登爲何官。所當考訂何官。當考。　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淮西宣撫司參議官史愿進一官。陞直龍圖閣。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子蓋爲登州防禦使。以其來獻捷也。

癸酉。右朝議大夫直祕閣范直方試司農卿。兼淮北宣撫司謀議軍事。　右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呂希常爲刑部員外郎。

甲戌。監察御史万俟卨行右正言。故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涇原路軍馬張逵加贈開府儀同三司。逵、中興父也。靖康間。救太原死于陣。至是中孚請而命之。

乙亥。詔兩浙轉運副使權添藏舉改官各五員。俟將來車駕還都日如舊。用副使黃敦書請也。　是日。故世忠團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創。世安亦腰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于沂州譚城縣。按此句與毛凱會編同。宋史韓世忠傳作譚城。無沂州字。地理志皆不載。　敵溺死者甚衆。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閔、衡州人。世爲農。建炎初。避亂抵京口。日

者趙常見而奇之。黃天蕩之役，閔投世忠軍中，至是有功，既而世忠乞重賞以勸將士，遂除添州團練使。

丙子，左朝散郎劉昉爲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昉爲秦檜所厚，故擢用之。

戊寅，詔左迪功郎李彭年旌表門閭。彭年，廣德人，父母皆死于盜，彭年蔬食飲水，終身不御酒肉，郡上其事于朝，故有是命。　南平軍言隆化縣射士吳沂羅慈，詔賜束帛。　是日，知陝州吳錡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劫金人中條山寨，敗之，獲馬二十四，翌日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茂海。

己卯，宰執奏徽宗隨扈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舉于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勵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辰，金人自滕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淮口鎮，敗之。　是日，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至千秋湖陵，遇金人所遣鄧璉叛卒數千人，寶等與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壬午，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犯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閉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興遣銳士自它門出擊之，成敗走。

癸未，上與宰執論戰守之計，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爲強，守則爲弱，但當臨機應變而已。　中書舍人王鎡、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張嵲並兼侍講。

甲申，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臣被旨因軍事合行黜陟，許依張浚所得指揮施行，臣自承指揮，其餘諸般差注堂補等事，即不敢干預，所有節次緣軍事便宜差遣官，乞下有司給降付身。從之。

乙酉，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張浚知撫州。　右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鮑貽遜知楚州，言者奏其貪殘不可用，罷之。

丙戌，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新知鄧州張九成落職。御史中丞何鑄言：九成矯偽之行，頗能欺俗，前此趙鼎當國，傾心附之，驟從閑散，躐登華近，比其罷退，九成悒然不樂，乃先求去，冀與之同出處，伏望嚴行竄責。故有是命。九成以家艱不赴。　寧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兼權密院都統制、節度陝西諸路軍馬郭浩知襲州。浩除因胡世將奏捷，以賞成之故，當求官制參考。

丁亥，淮北副使楊沂中潰軍于宿州。初，沂中至宿州，而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以有胡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以爲信，欲襲之，或諫以爲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官王滋、蕭保以騎兵千人守宿州，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襲柳子鎮，至明不見敵，退，金人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知之，遂橫奔而潰，沂中至壽春府渡淮而歸，與保、滋相隔，參議官曹勛不知沂中所裝，聞于朝，朝廷大恐，令淮南州縣權宜退保。金人劫沂中不得志，遂犯宿州，滋、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潰兵由淮河上下數百里間三三兩兩而歸，其死亡者甚衆，既而沂中自淮西復還泗州，人心始定。保，襄樂人也。王滋，紹興十二年五月庚申以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殿前司前軍統制陞帶淮東步軍副總管，蕭保同日以右武大夫、英州刺史、殿前司前軍統制陞帶淮西南路兵馬鈐轄，不知出師時爲何官職也。淮南退保事，今年九月甲寅所書太州奏請，及九月丙子所書趙永之除官事，可以參照，或可移附甲

寅。王曮撰沂中神道碑云，爲樂再入，以淮西宣撫使禦之，鄰淮江取虹縣，復淮北下宿亳，……
知爲賈誼之也。又按上書，今年閏六月丙戌，王進下宿亳，七月癸丑，沂中方敗，宣撫在其後二十七日，恐所云非誤。

戊子，監登聞檢鼓院處濟面對，言：國家置檢鼓院，所以廣言路、通下情，顧遠方士人往往肆意數言，上瀆宸聽，至如登用大臣、陟任元帥，蓋人主之職，豈一介書生所當輕議，宜令檢鼓兩司將甲令所載名件分別揭示，使之曉然皆知朝廷延納之意在此而不在彼，自今凡有獻陳，必與保人偕來，遂院監官躬親審之，如依得祖宗專旨，所爲進呈，庶幾日狂妄之習自息。從之。

己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范同試給事中。　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張嵲試中書舍人。　秘書少監張宣守起居郎。　直秘閣李易守起居舍人。　祠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代退試秘書少監。　名嶇州處士周模賜日開明，用帥臣張浚薦也。貴與入福州市，得模將用之，模曰：我爲處士，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與鼎怒，斬模，邦人至今祠之。

辛卯，右承事郎蘇籀爲太常寺主簿，填復闕。籀，軾孫也。

壬辰，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蔣璨與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張匯兩易。　直徽猷閣、太原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爲直顯謨閣、知慶陽府。金人之犯慶陽也，帥臣范綜未赴，而萬年攝守事，率勵軍民爲固守計，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于朝，故有是命。時直秘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以書遺世將，言：金人貪戾猾黠之國，闖者竊閉欲積粟于雍，又積粟于鼓，其所以爲此者，蓋欲以謀蜀也，今欲已窺慶寰之釁，兼雍州之地，則蜀之于敵，壤近而患急矣，宜急遣一介之使請于朝廷，詔陷少保與蜀相首尾，萬一敵騎陵忽，則使荊鄂走精銳出襄漢，薄金洋，以躡敵後，彼敵雖悍，又安能睨蜀。世將以爲然。　是日，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擊金人于盩厔縣，敗之。

甲午，詔曾任職事官合得封贈而去官在大禮前者，不問久近，如非降黜，並與封父母一次，用晉者請也。

川陝宣撫使同統制軍馬邵俊、統領王奢遇金人于隴州汧陽縣牧羊嶺，敗之，奏以功復爲協忠大夫、榮州防禦使、右遊弈軍統制。

丙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勇勝軍統制、新知宿州王進爲京東路兵馬鈐轄。

丁酉，右奉議郎孫汝翼爲國子監主簿，左奉議郎李潤爲宗正寺主簿，並填復闕。

戊戌，詔皇太后母登國太夫人宋氏特追封甯國夫人。　右朝請大夫、新京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陳吉老直秘閣、知揚州，既而吉老不赴，乃命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冀州劉光遠代之。光遠之除日曆不見，當求本州題名考其月日。

庚子，親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亳州宋超除名勒停，張俊軍前自效。先是金人犯亳州，超棄城走，提轄官魏經率軍民拒守，城陷，經不屈死之，故有是命。後贈經閤門宣贊舍人，官其家二人。魏經十一月戊午推恩。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宰相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

制官劉鎬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乙巳。右朝奉大夫知邛州何掄爲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丙午。左宣教郎鄭昌齡爲太常寺主簿。

丁未。常任秩爲司農寺主簿。蔣及祖爲將作監主簿。並填復泗州及祖之奇孫也。任秩、及祖、未知以何官除。本監題名及紹十二年十一月除知江陵平。本寺題名不見任秩、蔣、及祖。當考。

戊申。金人復入西京。先是李成數爲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于都元帥宗弼。得蕃漢軍數萬。興聞之。度衆寡不敵。棄城去。寓治于永寧之百馬山。

是日。楊政軍同統制楊從義劫金人鳳翔府城南寨。敗之。獲賊戰馬數百。

己酉。上諭大臣曰。朕咋面論岳飛。凡爲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當較功賞。彼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所爲。至于朝廷待大將。亦自有禮。如前日邊報之初。除諸將使加師保。豈必待有功乎。若必待有功而後進官。所以待士卒輩也。時飛已至行在。故上諭之。

庚戌。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右正言万俟卨言。今邊隅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牙之士。厥張超距之流。而專補文資。非是時將帥皆以文資祿其子。故卨有是言。不從。

癸丑。親衛大夫華州刺史統制忠義軍馬李同爲忠州防禦使。永興軍路馬步軍副總管。知同州。變沿邊安撫使。同固守蒲城。不肯降敵。故胡世將奏用之。楊政軍統制官楊從義、邵俊、統領王寶敗金人于汧陽。

甲寅。秦州奏乞移治寨與縣治。上許之。場折中軍說。許徙南州縣退保。或可移附此日。

乙卯。尚書工部員外郎高穎試司農少卿。象湖北京西宣撫使參議官。岳飛請之也。月除不書缺。蓋闕。此據本寺題名。直徽猷閣陝西轉運副使霍蓋坐擅離職守。及收受饋送。落職。監筠州新昌縣酒稅。其饋送仰歸遠。

丙辰。右朝請郎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參議官劉阜民直祕閣。阜民自軍中來奏事。以例除也。同日有宣、陳、劉除落遠名。

按劉宜右文殿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參謀官落職。監濠州酒稅。丁亥不赴。明年二月庚辰。以宣官晚朝見。或即是此時復職也。

丁巳。昭川、鎮改官人許就宣撫司放散。舉主申吏部驗實。給告。用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請也。張浚之爲宣撫使也。令于所在保明放散。胡世將爲副使。乞收還省部。吏部侍郎周綱言。川陝道遠。乃令赴逐路漕司公參。還付部。至是因燾有請。遂以其事付宣撫司焉。祕書省校書郎范如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辛酉。臨安火。延燒省部倉庫。翌日。輔臣奏事。上曰。累令撫諭屋作瓦屋。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敢不行。比朱諫井芳水閣居錄云。建炎間。上用兵。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撫諭庫。樂檜繼相。來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違矣。

用刑尤輕。九年。金人還河南故地。檜託言許傳使還。凡常賦之入。皆歸此都。此時所獻日用增厚。而賜賚頗稽。檜勢熾灼。綱運每兩二十餘萬。月至數萬。蓋是庫金由入。輕于州郡公庫矣。用度紙虛。歲入不敷。十年。下令云。事兵擊敵。須備犒賞。計歲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

得免者。所斂或滋。當而兵未嘗增。百姓尤以爲怨。十一月。火作。自戌至三鼓。庫中所積。一夕而盡。不復權治。惡行除破。遂盡取既多。見物無幾。辛火以滅。然復稽考者也。每臨安之火。日解不審。而時故記於九月壬戌。蓋協殷效火諸兵。則非十月事也。日屬十月六日丁丑。且據上言。蓋當宗祀之秋。必有警戒之象。今又火火示異。蓋知當在九月不疑。今併附此。更須參考。

于是參知政事孫近建言拆去草屋。寬留地步。詔限五日。後亦不果行焉。紹興十一年七月八日甲辰。臣中上言。去年臨安城火。延燒府庫。參知政事孫近言拆去草屋。寬留地步。紹興。當限五日毀拆。及知府俞俟取憲。近復云。未得毀拆。待近再取旨。近朝天門一帶多空處。所居故也。結附此。當考。

壬戌。言者奏頃年獻議之臣。有以審量之說而說我徽宗者。書之史册。又足以虧陛下孝治之風。比者特詔審量。士大夫莫不歡呼鼓舞。以手加額。欲竟特降容旨。小使臣因泛濫補官人。如已經關陞。許注親民。仍令收使。分數恩例。從之。自是靖康以來。討論審量之法盡廢矣。用日乃何錄。万俟卨上疏。此補。未知出于何人。當考。直祕閣知臨安府張匯復爲兩浙轉運副使。直祕閣知婺州俞俟知臨安府。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蔣璨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抑強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家猶不快意。必中傷之。自今縣吏有能稱。而或經以非事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

乙丑。詔獄官縣令不親定牢者徒二年。著爲令。

丙寅。左通直郎知無爲軍祝永之特貶秩三等。先是永之乞移治江南。詔不得越境。已而永之以書抵朝士。言兩淮之民。方且歸業。若降移治指揮。民間惶惶。莫知所向。樞密院言其鼓惑衆聽。故責之。此亦與今年八月丁亥所書楊沂中軍憤事相類。

戊辰。率國軍節度使新知襄州郭浩移知金州。仍帶行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權密院都統制。節制陝西河東軍馬。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親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知金州范綜移知鄜州。仍帶帶行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鄜延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後宮劉氏爲紅霞帔。十三年六月甲午。轉司記。十六年五月戊寅。謝才人。十七年二月己酉。謝婕妤。

左中大夫劉大中以憂免。至是卒。詔復資政殿學士致仕。右正言万俟卨奏大中罷歸。益懷怨憤。幽囚其父。壹鬱而殞。遂襲之。既而遺裘上。贈左正奉大夫。官子孫如故事。言者又毀之。乃止。大中復職。在十月壬戌。贈官在十二月戊戌。殺典在己酉。今併書之。以見奏檜用意曲折。二十三年三月壬子。謝婕妤。二十四年正月丁丑。封貴妃。

辛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以朝堂恩封華國公。皇兄殿州觀察使權主奉益王祭魏安時特遷寧遠軍承宣使。於是親賢宅宗子十人。並進官秩。

是月。金主亶殺尚書右丞相陳王希尹、右宰相蕭慶。先是客星犯守陳。太史以告。希尹不以爲怪。及是坐誅。初。希尹與慶在兵間。皆晉國王宗維腹心。而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素出其下。至是宗弼得權。凡希尹所以致罪。則宗弼之爲也。宗弼時遣記。尚新母。旌三十。而月而生。名曰固新。乃三十也。身五七尺餘。言如宦。創造女真文字。軍旅之事。皆會孫吳。初。烏珠在鄜州帥府。已聊辭。來官藩于燕

都烏珠甲第。夜聞鼓聲，惟向新酒留南酒。烏珠笑曰：南朝軍馬能有幾何？天下之兵，皆我有也。烏珠佯聽知觀，急走詣背齋國王宗幹云：見授我宗幹與阿新紫辣，遂言所遮攔之阿新實有消息，可俯就烏珠出次，早以辭皇后為名，泣告皇后知觀后曰：叔且行，脅歌舞番部。烏珠遂行，后具此所告東督使烏珠，烏珠稱病，蕭京留守紀王阿魯迭烏珠，亟良鄉，及之。烏珠至，嘗與帝曰：族欲誅此輩久矣。奈燕國王方便擅之至此。自山後沿路驗頭，遂令跟居止，暴舒成，自伸巴銷。凡我骨肉不附己者，必誣而去之。自任其腹心于要務。舒狀已顯，惟叔自殺之。是夜，帥解衣詣入阿新所居，執而縛之，鴆死。四子并滿覆父子皆被誅。希尹既死，黨逆坐者數百人，奉使徽猷閣待制洪皓皆與希仲持論，幾被刑。宗弼知之，故不死。金主亶遂進宗弼為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察國史，領行省尚書省事都元帥如故。以洪皓記文，福建節度，鎮定小廟，兼修宗弼所撰官。

紹興議和錄明年九月烏珠第一書，結銜如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八

【紹興十年】冬十月壬申朔，禮部尚書正字溫革、監登聞檢院馬弦、懷時言者論二人專守偏見，議論紛繁，望使各與外任。麻燕人知好惡，國是自定。乃以革通判洪州，弦知洪州。

癸酉，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浚以明堂恩復觀文殿大學士、左朝請大夫范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主管秦司。

甲戌，武功大夫、鼎州觀察使知代州兼沿河安撫使統制河東忠義軍馬王忠植落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代州。

丙子，河南府言：永安、永昌、永熙三陵，神臺舉裂損動，及枳橘柏株有為賊所伐者。詔本府如法補飾。

丁丑，言者論：每遇宗祀之秋，必有儆戒之象。或六飛順動，或彊敵侵陵。今又大火示變，故當正厥事以應之。恭以皇祐詔書，合祭天地，並配祖宗。此陛下所用宗祀之典禮也。而辛亥歲，禮部郎官有立議止以太祖、太宗並配者。是時宰相力主是說，遂詔書經宗廟之難，卒自當之。且太祖開萬世之基，太宗定四海之難，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臣願陛下參之羣言，斷以獨智，以合皇祐聖詔，以慰在天之靈，以垂萬世之法。事之當正，無大於此者。誠如是，則天意格而災異銷矣。詔禮官詔討論申省，後不行。

戊寅，尚書右僕射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下紹興重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四十八卷，申明十二卷，看詳三百六十卷。

丙戌，武翼大夫忠州刺史河北路統制軍馬李寶至楚州。先是寶與其徒曹洋等自興仁泛舟來歸，過徐州，捕金之戍卒七十餘人，及淮陽軍為守將所逐，寶射卻之。時韓世忠在楚州，寶與其徒歸之，世忠大喜。

丁亥，直龍圖閣提舉浙西玉隆觀范直方落職，與遠小郡。直方以司農卿為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計議軍事，至是右正言万俟卨論怯懦沮師，又言軍之進退必觀機會，而乃昧於興舉之謀，但為保身之計，故有是命。王明清揮麈錄除節云：紹興中，金人駐蹕淮甸，時張俊、韓蘄兵子高興、楊沂中、王德、盛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憂，將欲文錄之際，風雨大作，敵寨時為數走，損折甚衆，因密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參謀軍事，興云：若知張七、韓五，乃得寶二廉六力邪，陶者為之調壺。

鄉貢進士王文獻進所注司馬法，詔免文解一次。文獻，泉州人也。

己丑，徽猷閣待制知信州劉岑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建昌軍聽旨。以臺臣論其歷守三郡，妄費官帑，以市私恩故也。仍命司農寺丞李椿年往鎮江府、信、池州點檢使支妄用錢物申省。左朝散大夫沈該行軍器監主簿，填復徽閣。

庚寅，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新知宿州王進改知潭州。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王存知光州。進之徐宿州也，乞台州兵馬鈐轄部青為本州鈐轄。至是復與青借之潭梁也。

辛卯，詔川陝官員陳乞覃恩轉官磨勘奏薦封贈循資致仕遇表恩澤依得蔭令者，令宣撫司施行。以胡世將申奏也。

壬辰，上謂大臣曰：用兵惟在賞罰。若用命者必賞，不用命者必罰。何患人不盡力。比聞大將奏賞，往往任私，不當人心。朕若親提一軍，明賞罰以勵士卒，必可擒取烏珠。

戊戌，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兼國公秦檜以修書恩進左銀青光祿大夫，封衛國公。直顯謨閣知慶陽府節度鄜延環慶南路軍馬宋萬年陞敷文閣待制，餘守城之勞也。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范中、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落職。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何鎬論二人之罪，以為趙鼎當軸，汲引一時邪佞之人，置之朝廷。日者陛下斥逐兇邪，天下咸服，而欺世盜名之輩，猶置而不問，是狐狸雖去，而豺狼猶存。恐非所以明好惡，一觀聽。故有是命。

庚子，熙河經略司將領惠達與敵遇於野龍河，敗之。

是月，淮北宣撫判官劉錡來朝。　資政殿學士翟汝文薨，賜謚忠惠。

十有一月　接是月丁丑朔。　壬寅，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子獻卒。

癸卯，尚書倉部員外郎陳齊、秘書郎吳傅並為監察御史。

戊申，金將略齊略自濟州出犯陝州，守臣吳錫擊卻之。略齊略、洛索孫也。　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寶雞縣。

己酉。上曰。自古爲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未有專事殺伐殘忍而可爲者。烏珠雖強。專以殺伐殘忍爲事。不顧人心之失。朕知其無能爲也。　右宣義郎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正由特降一官。正由奏其代者尤深不法。而言者論正由但當具事因申聽朝廷施行。今乃云謹按。又云姑據其大者言之。又云以爲天下臣子貪墨不體國家之戒。其言犯分輕率。故有是命。

辛亥。船眞宗御製文武臣僚七條於郡縣。　福建安撫大使張浚等奏乞措置賑濟事。上曰。賑濟本爲貧民。近世止及城郭。而鄉村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戶皆蒙實惠矣。起居郎張宦權尚書吏部侍郎。　起居舍人李易守起居郎。尚書司封郎中郭孝友爲起居舍人。廣南東路兵馬鈐轄殿前司備御軍統制韓京陞充本路兵馬副總管。兼汀、漳、虔、吉州提殺盜賊。時劇盜謝花三爲亂。故命京討之。仍聽福建大帥張浚節制。

壬子。皇伯鎮東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廣爲保平軍節度使。以令廣權任文資積閥特遷也。

癸丑。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充端明殿學士。知台州。權尚書吏部侍郎周綱充敷文閣待制。知饒州。二人皆以引疾得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象詳定一司敕令張宗元試尚書兵部侍郎。

乙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虔陽之圍。乞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出兵牽制。上曰。此未易輕議。凡事有緩急先後。必思而後動。乃可以成功也。先是虔陽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世將以檄書招建寧軍承宣使河東經略使王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在。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若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清械之以詣右副元帥薩里干。不能屈。使甲士引詣虔陽城下。諭使臣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毅。忠植卽死城下。薩里干怒詰之。忠植披衿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范等請南班大將軍以下。用故事二年一試藝業。取中選者推恩。不果行。等、吳縣人也。

丙辰。賜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兩浙田二十頃。

丁巳。監察御史楊愿守尚書司封員外郎。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梅充實行監察御史。　直祕閣知臨安府俞俟陞祕閣修撰。以俟每對便殿。論切事機故也。

戊午。上曰。用兵惟視謀之臧否。不可問力之強弱。苟謀之不臧。惟知恃力。雖或勝。亦不足以成功。上又曰。收復州縣。非良策也。守之則兵分而勢弱。不守則旋爲敵人所得。惟蠹害吾民。且須深思熟慮。策出萬全。一舉而遂敵。則州縣皆爲我有矣。何必每州每縣而取之乎。

己未。尚書左司員外郎魏良臣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右司員外郎施坰、林正並爲左司員外郎。　監察御史錢藥爲右司員外郎。　左承奉郎何逢原爲祕書省正字。免召試。

辛酉。御史中丞何澹論虞舉改官之弊。以爲多以親故勢力賄賂得之。而有治行之人。終老遷調。徒長奔競。無補得人。望詔有司擺去保官之令。專用考課之法。關陞改官。各以四考爲限。有過犯則量事展考。以

別流品。歲限員數。以防猥幷。庶寒畯之士。無淹滯之歎。事下吏部。不果行。　嘉泰四年四月戊申所奏可參考。

甲子。右正言万俟卨論營田官莊附種之弊。以爲官莊設。卽百里之民應籍者。皆赴莊以待耕耨。已業荒廢。多不能舉。附種行。則斟升之種戶種給于民。散斂之擾。率以爲常。欲望逐路選委強明監司一人。遍行郡縣。應有營田去處。核實均放。其帥臣隱蔽。不肯公共商權者。並許按核以聞。上曰。卨所論極當。大凡營田須軍中自爲之。則不斂于民。而軍食足。若使民舍己之田。營軍之田。恐甚于斂民之爲虐也。乃詔節營田監司措置。　詔淮北宣撫判官劉錡募兵勁萬人。時錡軍及韓世忠、岳飛皆造軍器所乞牛皮至十餘萬張。郡邑往往殺牛以應命。言者請蠲其數目。詔工部措置。

是月。宣章洞民駱科、文遠犯桂陽、郴、道、連、賀州諸縣。詔發大軍往討之。道生之遣史在十二月。今依紹興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湖南安撫司所申。附此月末。

十有二月　案是月辛未朔。　癸酉。左朝散郎李若谷爲司農寺丞。若谷、若水兄也。徽猷閣待制知潭州謝祖信卒。祖信曰。謝祖信坐秦氏子壻出知潭州。祖信至家。大酌其妻兄曰。保家萬我。以致抑鬱而死。祖信守潭州具去年六月。

壬午。命尚書右僕射秦檜上皇太后册寶于慈寧殿。實用金。册以珉石。册文參知政事孫近所撰。而上自書之。禮畢。上遙賀于宮中。羣臣遙賀宮門外。

丙戌。詔臣僚章疏非已施行者。及洗防攻守策事。並毋得雕印。　尚書禮部侍郎蘇符權禮部尚書。仍兼資善堂翊善。　中書舍人林待聘試給事中。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　起居郎李易試中書舍人。　起居舍人郭孝友權尚書工部侍郎。賈授淸遠軍節度副使湖州安置。趙鼎移漳州居住。左通議大夫王庶復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折彥質復龍圖閣學士。皆用明堂恩也。言者奏庶之敗事誤國。罪皆顯著。今遽牽復。恐天下之人心不能無疑。又言鼎之罪惡。類入于毋將十惡之誅。恐難以常法從事而行原赦。命乃寢。　庶大中祥符命在己丑。鼎紹興命在壬辰。

丁亥。祕書少監朱翌試起居舍人。仍兼實錄院檢討官。　司農少卿李若虛試司農卿。　故觀神衛四廟都指揮使建寧軍承宣使王忠植特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時胡世將上忠植死事于朝。詔贈官。特賜謚。太常議謚勇節。都省批。忠植死節。事跡顯異。自古節義。罕有倫比。其別擬定。太常奏。據法。忠植當謚曰忠。然易名之義。不欲復犯其名。謚法。能濟于志曰義。義能固守曰節。請改謚義節。從之。　忠植所定謚在明年二月丙申。今聯書之。

戊子。左朝請郎勾龍如淵復敷文閣待制。左朝奉郎劉一止、呂本中復祕閣修撰。並仍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奉郎主管洪州玉隆觀周葵復直祕閣。

辛卯。祕閣修撰柳約復敷文閣待制。仍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奉郎監廣州都鹽倉施庭臣復直祕閣。與宮祠。皆用刑部檢舉也。言者奏。本中阿附趙鼎。無異陪臣。又奏庭臣失尊君之禮。於是二人復職之命

考証：本中罷命在是月癸巳，趙鼎罷命在明年正月乙丑。

癸巳，武略大夫耿著後爲左武大夫，用韓世忠奏也。　樞密院效士吳惕特補下州文學，惕，河南人，用守將李興薦而有是命。

甲午，權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韓世良爲廣州觀察使。

乙未，婕妤張氏、才人吳氏並進封婉儀。言者請令諸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上曰：諸校智慧勇怯，朕皆熟知之。儻有使令，便可抽擢，何用薦舉耶。　兵部侍郎張宗元乞命有司以續降朝旨便人合理者，真爲一書以進。許之。後九年乃成，凡四百三十五卷。十九年六月戊午成書。　詔左承事郎陳淵已復直秘閣，指揮勿行，以言者論淵與呂本中各以明比得罪，不當與註誤之人一槩滌祓故也。

丙申，新除權尚書工部侍郎郭孝友卒。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　右奉議郎樞密院計議官王傷卒，以久病本院檢詳，特官其子一人，後不能爲例。

丁酉，命殿前司前軍統制王滋捕東陽縣虎賊。上命大臣論滋毋多殺，未幾賊平。

己亥，昭太廟時享，以少牢。給享以太牢，如舊典，用太常少卿陳桷請也。始以殿室陰狹，給與時享並用一羊，至是殿室已展，故桷有請。

是月，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引兵還行在。　永州防禦使呼延通自殺。初，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州，晚年稍嗜色，每諧荊招之飲，必使妻女奉觴爲壽。世忠留連醉酹而後歸。通忿之，隨安有甲妓韓蛾者，美而慧，通以力致之。世忠聞而厲意，通不能客，途歇於世忠。一日，世忠與水軍統制郭宗儀會于通家，世忠暫臥，通以手拔其佩刀，宗儀搦其手曰：不可。世忠覺，大驚，奔馬而歸。通與淮陰統制官崔德明不叶，世忠即召通，斥爲士伍，使隸德明軍中。世忠生日，諸將皆入爲壽，通自淮陰馳至，世忠見之，即走入不復出。通伏地泣血，衆共遣之，通乃去。德明遣淮陰數通擅離軍之罪，杖之數十，通怏怏赴運水死，人皆惜其勇。世忠後亦悔之。世忠生日在此月癸巳，不知通死以何日，故且附月末。　初，知河南府李興既屯白馬山砦，李成以蕃漢數萬來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敵圍益急，士心頗搖。興聞，謂諸將曰：興與諸君當以死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爲敵汚者。當抱是兒南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敵遣使齎黃榜招興以率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啓，立斬其使，以檄聞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絕，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成知興志不可屈，乃即山下屯兵積糧，爲久居之計。興潛遣將士夜焚之，成大挫，徑歸西京。

是歲，河南王忠民卒。忠民既辭祿，事具紹興三年。依竇先于豫章。次年，撰三國和議狀，遣使臣岳知常散之僞境。俄而知常爲候人所執，忠民坐是福建閒中，未幾得釋。金歸河南之歲，三詔威武軍津遣忠民造朝，力辭恩命，能歸，及是攜家來居臨安而卒，年七十五。此據林泉野記參入。金人既復取河南地，遂盡中原士民懷二王之意，始移屯田軍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衣糧，若遇出軍，使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淝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萬人，皆聚處于村落間，至此不廢。此據張棣金國志修入，不易其年，故附于取河南之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九

【紹興十有一年】是歲辛酉，金熙宗皇統元年。　春正月壬寅朔，是月壬申朔。　壬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年七十六。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餉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一時糧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毫髮無敢變易者，人偉其能。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榷酤，激賞零畸，絹布之征，遂爲西蜀常賦，故雖累減經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渭南。

丁未，直秘閣新知鄧州湯鵬舉知江州。

庚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上問曾覿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嘗。上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繼重兵處外，而必專朝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福，子孫屢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身嬰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存，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孫不嬰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先是金都元帥宗弼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間，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亦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俊自建康來朝，故有是諭也。中興聖政，史臣曰：將帥驕愛，自有常利，聖上保全功臣，恐其用逆順牌，以經給之調，易弊端之疑，使庇的人閒，靈雀加鶴，鷹駑殺之法，垂于此矣。高皇不以古人責韓彭，遠其鋤敵，亦

不學之過也。先是韓世忠與兩浙鎮撫使上手寫子儀傳授諸將。至是十年矣。故復以問後輩。

辛亥。上諭大臣曰。李左車言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敵若犯淮。其勢糧必在後。但戒諸將持重以待之。至糧盡欲歸。因其怠而擊。則無不勝矣。又曰。聽言必考其實。近有言劉錡之過。朕徐致之。皆無實迹。議者遂息。孫近曰。錡當何以報聖恩也。

甲寅。直祕閣知常州王縉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自是不復用。

乙卯。金人犯壽春府。守將孫暉、樞密院統制雷仲合兵拒之。

戊午。萊州防禦使淮東宣撫司游奕軍統制劉寶爲江州觀察使。

己未。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萬。馬數百。鮑克小解。爲疑入犯。己未。命劉錡統所部渡江。案之。按淮西從軍記云。正月。金人犯壽春。是月十九日。錡被命北渡江。己未。十九日也。據此則錡先發命。但此日出師耳。克敵小說。

朝廷聞報。亟令張俊遣建康拒敵。時孫暉、雷仲皆棄城而出。金人陷壽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濟其衆。禮部尚書蘇符入對。因論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之理。且言父子天合。誠意所在。雖遠必通。今金人敗盟。朝廷用兵。雖議和之使。不復再遣。然誠心出于天合。不聞遠近。則太后終必還。擢慈寧之養。甲子。上語宰執。且曰。符顯明經旨。自世俗觀之。此論似迂闊。而理有必然者。中興聖政。上曰。木瓜。美齊盛公。而載之衛國風。何也。蔡檜等方風所以答對。上曰。自衛觀之。盛公雖經誠可美。自齊觀之。盛公專封。亦可知。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惡。故不載之齊國風。而載之衛國風。檜等對曰。仰見聖學高明。深得仲尼刪詩之意。非諸儒之所知。及臣留正對曰。孔子遇惡人。善之意。見於六經者多矣。人主治治本原。出於經術。是以見臣下過失。不幸而出于不得已者。則以孔子之心恕之。此之謂治學。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閔師古兵二千餘人。錡巡其城一市。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與師古率衆而南。

丙寅。金人大軍入廬州。遣輕騎追錡。相及于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爲殿。復以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逡巡不敢逼。日暮各解去。

丁卯。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之人爲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爲安危。錡既得關東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遣兵入無爲軍、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憚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此以淮西從軍記及趙甡之遺史參修。記不言錡與師古同奔。蓋諱之也。然觀規卒。城中無守臣。情狀之真皆備。則廬州之徙。規不爲無助。故書因其語書之。

戊辰。金人陷商州。先是右副元帥薩里干遣珠赫貝勒以數千騎入犯。守臣邵隆知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

己巳。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以殿前司兵三萬人發行在。趙甡之遺史稱。是月。楊沂中以兵三萬出征。而日曆無之。據鮑克小解云。沂中自臨安發。在疾驅。六日間至蘄陽。尋復和州。

張俊至和州。在二月五日甲戌。以日計之。自己巳至甲戌。凡六日。故附于此。己巳。正月晦日也。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鳳翔府渭河南和尚原。昨來講和以前。爲敵人占據。遂致軍馬動輒深入。自金人再犯陝西。至今和尚原尚係官軍屯駐。不惟占得河南地土。又包占鳳州在裏。隔限軍馬來路不一。所以薩里干等三帥日近會合軍馬。觀其來意。必欲取和尚原而後已。上件形勢。是今日必爭之地。須當竭力占守。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尚原。遂致金人長驅直犯。殺金平。深入川口。當時非兵力不足。止緣糧盡。遂致不能堅守。去年和尚原所積斛斗不少。緣自五月至今。與敵相拒。已經九月。官軍食用垂盡。除本司措置接續收糴外。僅有現在二萬餘石。止了得成兵逐月口食。若調發大軍的確合用之數。預行樁辦。若一向陸運。又恐困竭民力。臣自到以來。除諸司年計之外。於仙人關一帶。自行措置。收糴軍兵食不盡米。約計七萬餘石。今來更不於民間科買。止於上件米內支撥。以應直口食。募軍民般運。然上件米斛。止是救目前之急。所有將來經久。合每歲預行措置。契勘興、洋稅賦、祖宗舊法。並係支移。今欲將興元府、洋、成州等處。自今年夏料據和尚原合用軍食之數。依舊法以地里遠近。攢那送納本司。因歸投蕃軍稱說。昨來韃賊與王俊於東路洛口相拒。薩里干使銀牌天使諭韃賊不得出兵。只且守定。王俊糧盡自入川去。後果如其言。今敵又欲用此計。困和尚原官軍。使糧盡自退。要須預備。以伐其謀。臣非不知自川中運糧至渭上。雖諸葛補以爲難。然國家必爭之地。不可不多方措置。昨蒙朝廷支撥官補牒。計價二百餘緡。充補邊糴本。于去年八月上件告牒到司。已是金人侵地。其陝西斛斗。不曾取糴。衆告牒亦無人肯承買。今欲乞朝廷卻行拘收。只乞換度牒。計價二百萬緡。充將來糴買般運之費。鳳翔百姓忠義。不負朝廷。自金人侵犯以來。尚猶費糧赴楊從儀送納。後金人禁止。然亦不住有興販米麥之人。臣先行措置。將銀絹錢引二十萬緡。遣官親前往。同楊從儀令以高價招誘興販者。利獲利息。必須趨利而來。比之般運。尤爲省費。並與吳璘等熟議。以爲堅守和尚原。以誘敵軍犯險。破得敵衆。則陝西可以收復。璘等志甚堅銳。臣當竭力措置應副。契勘和尚原所以利害至重。今來川蜀士大夫議論。或謂敵既必欲得故疆。不若棄之。只保仙人關。殊不知一失和尚原。不便自棄地三百餘里。又頓失險要。其間入川路徑。散漫不一。爲害甚大。議者但欲省餽運而不顧其害。又謂和尚原形勢。吳玠尚不能守。而臣以一書生。乃欲力保此原。多以爲非。殊不知臣欲力保此原。蓋是與吳璘、楊政等諸將佐議論至熟。璘亦謂其兄昨失和尚原。本非得已。今幸尚可保守。須據此地。以佚待勞。期破敵衆。然後乘勢圖復陝西。若失此原。則璘等枝梧亦自費力。其言頗爲精確。衆本司探事使臣林常傳與薩里干下甜少尹相熟。見本人說。帶來正軍、傍軍、保甲共五萬餘人。本朝已殺了萬餘人。自去年五月渡河。累據諸處探報。元帶甲軍、從軍共約五萬。本司前後遣發兵將。與之力戰。計所殺傷敵兵。約及萬計。今若據和尚原之險。前扼渭河。官軍盡得地利。彼若冒昧深入。決可大破其衆。今來爲大敵對壘。見二面措置。其間不無勞費。要當權利害輕重。被世將此奏。必已知秦檜有割地求和之意。其致詞丁寧

如山。

二月，按是月庚午朔。辛未，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司游奕軍統制武糾知襄陽府，召靜江軍承宣使知襄陽府劉錫赴行在。

壬申，起復通侍大夫華州觀察使知思州充鼎州路兵馬鈐轄兼思珍州南平軍沿邊巡檢使田祐恭陞領奉寧軍承宣使。

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都元帥宗弼既入合肥、建寧府，諜者回報，金人已犯含山縣，漸犯歷陽。時張俊諸軍雖已趨蔡，猶未起發。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兵。俊猶遲之曰：更俟探報。夢得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和州為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諸軍進發。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為諸軍前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誰讓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賊勢盛，衆莫敢前。德驅之進，擢首先登舟。俊宿于江中，德率衆徑至城下。敵退屯昭關。逆虜之遣史二日己卯，王德渡江入和州，撫克小郎。二月甲申，張俊夜絕江與劉錡繫援相接。己卯，初十日甲申，十四日也。日蹟不書復和州之日，按今年七月八日，當功劉錡張俊乞陣亡人撫恤狀云，自二月四日由采石渡江，擒敗敵復和州，初六日離和州，五日發馬，初七日，含山縣東遇賊，初十日，敵復巢縣，十一日，全椒縣東大破賊馬，十四日復昭關，十八日，拓皋大破四太子，二十日夜，敵復廬州，此所申最為詳密，今並據之，克又稱烏珠，自和州西進，軍記云，張俊進兵鋒至含山縣，金人遊騎在無為軍，和州者，皆退，則知和州者非烏珠也，俊奏捷狀，亦正稱撒虎大臣，韓將軍三路都統等前來侵犯，今從之。是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嶺，間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衆感泣，攜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隆始持十日糧，過期食不繼，士卒樹腐尸嚙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戰，隆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大捷。繼春亦破之於洛南縣，金人乃去。隆以功遷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甲戌，左宣教郎李朝正為大府寺主簿。

丙子，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退保江南，杜充審生，遣偏將輕與敵戰，故敵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江窺敵，則我兵皆乘其後。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上所料。

故朝散大夫鮮于侁追復集英殿修撰。侁，閬州人，元祐右諫議大夫，諫官待制已上第十九人。是日，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德遇金人鎮國大將軍韓常于含山縣東，敗之。

丁丑，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交，能自立不變，此為可取。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李橫復取巢縣。

庚辰，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梁揚祖陞顯謨閣學士，以楊祖擒捕虔吉諸寇殆盡故也。左朝散大夫蔡伸知和州，晝夜前去之任。

辛巳，直祕閣知泰州王暐爲遥泰制置使，措置水寨鄉兵，控守二州。

壬午，太常改諡潼州軍節度使劉仲武曰威肅，為其子錡故也。是日，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忠遇金人于全椒縣，敗之。先是，金人分兵犯滁州、濠州，起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遁去，張俊遣左軍統制趙密追金人擊之，密令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偃旗篦竹間，敵疑不動，迫暮引去，密乃引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

癸未，中書舍人兼侍讀實錄院同修撰張嵲、權以殿中侍御史羅汝楫論嵲初聞警報，託假家居故也。

淮西宣撫使張俊言已復巢縣，又言俊已在和州，竭力措置，決與敵戰，必須取勝，可保無虞。上大喜。是日，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滁溪，邀擊金人，張俊、楊沂中亦遣統制官王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

甲申，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馮檝知邛州。是日，三京招撫處置使司統制官崔皋遇金人于舒城縣，敗之。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于柘皋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柘皋，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流湍暴，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柘皋地平，金人以為騎兵之利，且見錡兵少，意甚易之。河通巢湖，闊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臥槍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鎮國大將軍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隊，夾道而陳。趙甡之遺史，撫克小郎皆稱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陳，按三宣撫所申，止稱邢王、韓將軍、王太子大兵及自廬州前來，無烏珠軍馬，蓋烏珠自廬州西師，非其親出也，甡之克小誤。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統制官輔逵中目，騎兵有稍卻者。德曰：賊右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麾陣動，有一帥被甲躍馬，指揮陣隊，德引弓一發，帥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去其技。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奪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獸數百。而錡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端已下死敵者九百三人，而敵之死者甚衆。錡謂德曰：昔則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章氏，即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皋之役，俊貽書囑以家事，章答書，引霍去病趙充國不問家事為言，令勉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張氏本以趙甡之遺史錄入，甡之又云，章氏加封嬪國夫人，誥敕，按趙敦頤外制，章氏明年方自淑人進封郡夫人。

己丑，宣軍復廬州。金人之犯淮也，資政殿大學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圍結沿江軍民數萬，分據江津，遣其子審寫安撫司機宜文字樸將千人守馬家渡，及是宗弼、鄭瑤以輕兵來犯，不得渡

而還。

庚寅。上謂宰執曰。自敵犯邊。報至人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擾。惟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胸中不定。則何以應變也。是日。張俊、楊沂中、劉錡皆至廬州之城外。

壬辰。柘皋捷奏至。

癸巳。起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隆三官。令蔡理本州自效。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鬬。務保全功。其詞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所草也。上又遣入內內侍省都知陳永錫乘傳往淮西勞軍。歷視戰地。宣勞甚渥。中興聖政何備論錄曰。敵之戰守相皋也。十萬銀騎。夾道而陣。其勢豈可當哉。張俊、楊沂中等實主之。觀其晝夜疾鬬。擊援相城。與兵圍結。分營江津。或守馬家渡。以示吾之有備。或據和州。以遏敵之要衝。率使諸將進當銀瓶。至而軍聲大振矣。是役也。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又登鎮錡之故說。

是日。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言。已復商州。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己亥。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南。如移隸州縣。併省官吏。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當爲敵至之防也。中興聖政。何備論錄曰。文事必有武備。我高宗未嘗專事於文。而後嘗平武也。昔鄭國和之後。晉國君臣。勉冕敵中。詎若遼至之解日。八月六日。上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以成。亦不可馳兵備。而漫或敗論邊事。謂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上亦論曰。此極當之論也。九年。上謂大臣曰。敵無情和。戰守之備。何可必到。按方復置茶馬司。乘此閒暇。講武備以戒不虞。十年。陳淵謂和戰二議。不可偏執。上謂淵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爲主。十一年。上曰。庫藏使常措置淮南。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爲意至之防。則知高宗之所以關給中興者。其自治之事。蓋已先定也。

三月庚子朔。觀文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廷調發大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勸誘寺院。變易度牒。共得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國用。詔俊一意體國。識大臣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癸卯。張俊復特進。言者請兩淮控扼去處。其守臣並易以武臣。餘州見任人不可倚仗者。並別與差遣。從之。是日。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皋退軍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進發書告急。日已再四。而通判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朝。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數百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勢不可敵。公宜開門縱民出城。爲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若水陸從便。領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性命在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於朝廷。乃爲北京游說邪。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去。州人聞之。以避地之謀。力請于進。進不從。至是北軍自延陵浮梁渡淮。翌日。以兵數萬列于東門之外。旌旗蔽野。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官撫司兵數百在城中。

北軍謂樓櫓皆廣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守陣者怒罵之。

甲辰。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議班師。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皋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遣命三帥各軍不相節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豫無決。但聞俊、沂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爲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犯。閉城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是有被虜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又通。翌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人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欲與楊太尉至濠州。擺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楊太尉渡瓜州以歸臨安。庶道路次舍檄舉不相妨。軍之始行也。有詔淮東西漕臣胡紡、李仲躋、江東漕臣陳敏識隨軍饋運。又遣兩浙漕臣張匯繼至。會集于軍。俊命諸漕備十日糧。諸漕以水路止於廬州。陸路無夫搬運。遂給軍士錢人一千。使之附帶。又令敏識撥水路綱運入滁州。以接濟二軍。夜。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去。獨俊留兵數百未行。

乙巳。權禮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兼侍讀。中書舍人李易兼侍講。直徽猷閣知邵武軍王洋言。宣和二年。布衣呂堂乞生子之家。盡給義倉米。朝廷不曾施行。近蒙恩詔。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贈者。人於免役寬剩錢內支四千。可謂仁德甚厚矣。然免役寬剩。州縣所收甚微。勢不可久。乞鄉村之人。無問貧富。凡孕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夫免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十千。專掌附籍。所掌萬戶已上。歲及千人。便與改官。蓋義倉米本不出糴。今州郡尚有紅廚去處。二郡歲發萬斛。可活萬人。通數路計之。不知所活其幾何也。又縣尉終任獲強盜七人。便許改官。今使縣丞終任活一二千人。倘之改官。亦豈爲過。又義倉之米。若有不繼。逐年隨苗量添升斗。積以活民。民自樂從。再三審度。實可經久。上覽奏曰。慈民無知。迫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之。官給錢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爲民父母。但欲民蕃衍。豈惜小費也。乃詔戶部措置。十五年五月戊午。改給義倉米。

是日。平旦。楊沂中赴張俊帳會食。已二帥俱去。行數里。諜報虜攻濠州甚急。俊茫然失色。復馳騎邀劉錡。錡遣命軍中持十日糧。繼二軍而行。

丙午。德音釋壽春府、廬、和、舒州、無爲軍管內雜犯死罪已下囚。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詔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于聞賢驛。敗之。

丁未。遣樞密都承旨周聿往沿江點檢措置事務。且存撫淮民之失業者。是日。金人陷濠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州事王進爲所執。兵馬鈐轄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邵青巷戰。死之。前一日。敵薄城下。以雲車衝梯之屬攻城。城士與屋瓦皆糜。矢石如雨。進所部皆閩人。未嘗經戰守。或告以州之民兵皆百戰之餘。可以捍敵。進不從。翌旦。兵馬鈐轄邵宏鎬城投降。告以虛實。敵益兵東南隅。乘風縱火。焚其樓櫓。俟忽皆盡。敵乘勢登城。進奔馬入郡舍。朝服坐于廳事。遂就執。金人縱兵焚掠。夷其城而去。熊克小曆云。濠州陷。王進被殺。此據淮西隨軍

紀所云也。按紹興講和錄、烏珠第大書云、濠壽之破、守臣王遂既以貴其生命、則遂固不死、權姓之遂史稱遂執與烏珠書同、今從之。

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陷。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斷殺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爲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拔濠州、濠既失、進無所殺、人懷歸心、勝氣已索。糧食將盡、散處迴野、此危道也。敵人雖詭計莫測、不若據險下寨、斬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之。若其引去、徐爲後圖。此全師保勝之道。願相公圖之。諸將皆曰善。於是鼎足以營。仍約遣軍選募精銳、且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聞金人破城之後無所繕、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入去。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遣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陣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于城南邊、須臾、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趨其軍曰、那回。諸將聞之、以爲令其走。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衆。此據淮南奏軍記條入。蓋其在軍中所目擊也。王曙撰沂中神道碑云、烏珠復遣三十萬至濠壽、敵騎欲據山陽、斷廣陵、絕江南、王應撰沂中神道碑云、烏珠復遣三十萬至濠壽、敵騎欲據山陽、斷廣陵、絕江南、王應深入雖誤、即以輕騎追之、擒其衛、敵乘不得屬、遂乘勝擊之于濠州城、敵於崩堰、壞盧御、王消來曰、吾士氣方銳、請此險、擒凡上與耳、若痛剿絕之、可使二十年不敢復窺淮淡、今盛國岸峻、河流激深、東西隙林木陰蔽、可以拒敵、于是奉橋爲營、結寨而出、於是敵二路並至、王忠勇奮發、示士以必死、進所敵、自午已鏖戰至夜、敵遁、必數十合、士皆殊死鬬、敵以大創、流血成河、烏珠廢

[illegible]以遁、獲所遺甲器資糧以億計、按此所云、與林泉野記等諸書全不同、蓋曙撰師言之今不取。

己酉、韓世忠引兵至濠州。日曆、世忠申初十日與賊接戰、至三更以來、屬馬渡陳直過淮北、世忠亦據濠州、直趨撰世忠神道碑云、敵別將數萬屯定遠、王遣成閔以輕騎追之、轉戰數日、烏珠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遂棄鎧離、以

[illegible]諸書參考、烏珠此時不在濠州、又金人既破濠州、既焚掠而去、不待官軍收復也、碑之所云、皆非其實。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鼠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澄淵之役、達賚既死、眞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初、敵之入犯也、上命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乏糧爲詞、最後上御劄付飛云、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率詔移兵三十里而止、及濠州已破、飛始以兵至舒、蘄境上、故張俊與秦檜皆恨之。御劄以王次翁紀所載條入。

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泝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於下流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可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宣撫遠歸、我趣發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有理、世忠亦命遠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於是矢著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此據紹興之遣史附入、參日曆

戰世忠申狀、乃云、十二日三更後、遣劉寶沂流刊柱濠州岸、並擂鼓、至十三日、終日接戰、萬戶以下、共折傷餘人、馬數千匹、與韓之所云全不同、不知何也。

是日、楊沂中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初、張俊以諸軍至黃連埠、士皆乏食、乃遣事務官辛永宗還建康、督糧、永宗至江皋、不肯渡、坐于民舍、呼還卒採藤花食、建康盡刷老弱及上元、江寧二縣民夫運糧、人持六斗米、會俊等班師、軍民皆棄所負之米于道側而去。

壬子、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敵之始入也、上以御劄賜三京招撫司都統制李顯忠、令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功、當建節鉞、比敵退、顯忠尾之至孔城而歸。

癸丑、張俊引兵渡江歸建康府。是日、朝廷得俊與楊沂中報、言初八日王遣與巷賊力戰、大獲勝捷。初八日丁未、即濠州解之日。

丁巳、劉錡自和州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楊沂中之敗于濠梁也、張俊自黃連拔寨徑去、錡乃按部位、整旅徐行、金人亦不復追。錡至歷陽駐軍、具奏聞、然後班師、由是俊與沂中皆恨。

戊午、宰執奏御史中丞何鑄論牧馬地事。上曰、已優支地價、或有移屋、又支竹木之費、朕恤民可謂至矣、況湖上地、半是冒佃不納租稅、可令臨安案契而驗、凡無契冒佃者、明言其罪而恕之、非特免罪、更給公據及優支所費、使民睦然知朕心也。

庚申、諫中亮大夫康州防禦使右護軍右都同統制程俊旌表門閭。俊之少也、其母鄭氏陷于夏國、俊朝夕號泣、願以財贖之、遇奏薦則先其諸弟、又聚族百餘人而養之、成州守臣王壹上其孝行于朝、故有是命。直祕閣新知常州秦梓知湖州。

辛酉、左朝請郎魏矼充集英殿修撰、知宣州。矼初免喪、乃命出守。

甲子、行營右護軍前部統制張彥與金人遇于陽之劉坊寨、武節大夫秦鳳路第八將張宏戰死。宏初以僞命補官、歸朝、屢有戰績、事聞、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安贈官在八月丁丑。

丁卯、右宣教郎宋汝爲添差通判處州。先是汝爲自北境間行投岳飛軍中、飛遣赴行在、汝爲具言金人情僞、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武備、秦檜聞之不樂、至是權禮部尚書蘇符力言于上、乃有是命。既而上憐其忠、遷右通直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

【紹興十有一年】夏四月己巳朔，四川轉運副使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李唐瑞特進一官，右中散大夫并度直祕閣錄餉軍之勞也。

壬申，御史中丞何鑄言：御前軍器所既屬工部，即合隸臺察。又匠工四千五百餘人，內二千九百餘人，係諸郡差到，乞揀退其老弱不堪者從之。

癸酉，宿州觀察使帶御器械鄭藻知閤門事。

乙亥，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婺州信安郡王孟忠厚判紹興府，兼照管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照管攢宮繫銜，此似因向者劉一止論列之故，去年高世則判溫州，帶昭慈攢宮使入銜，蓋亦未有例也。國學免解進士張嫁上書，言四川之利，其與未盡者有二：鄉兵不可不蓄，教軍糧不可不廣；糧，大略欲教民兵於內郡，而令五等戶糧納夫錢，漕司差官於豐穰之郡買糧，則不患不足。又言州縣官擾民，及隔槽破產，科舉徇私，入粟之人居官貪墨等，凡十三事。詔胡世將、張燾相度。按燾為路帥，而兵財之事與宜司同相度，此所謂四川事權委屬也。

丙子，詔諸州縣量收免行錢，自宣和間，始復熙寧舊法，罷行戶，而令輸錢。至靖康初，又紹興初，元年三月。雖令

現錢管市買方物，悉如民間之價，而汙吏猶厲其直，識者以為不便。會軍用乏，遂復令免行，仍詔公私和買物色並依市直，違者以自盜論。日曆無此指揮，今以紹興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戶工部看詳狀載入。

己卯，參知政事兼權同知樞密院事孫近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人之犯淮西也，近請詔張浚都督諸軍，秦檜大惡之，及敵退，御史中丞何鑄乃論近本無體國之忠，但有謀身之計，乞行罷黜。近聞，引疾求去，上未許。鑄又勸近懷私立異，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因交章論近於君父之前，則繆為將順，而多所面從，對士大夫之前，則退有後言，而惟知掠美，乃有是命。

癸未，太府少卿沈昭遠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司農寺丞李椿年為尚書度支員外郎。

乙酉，太尉慶遠軍節度使知鎮江府郭仲荀為醴泉觀使，免奉朝請。仲荀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戊子，上曰：陣亡士卒多寡之數，人言不同，恐有漏落，則忠魂義魄，或不蒙贈典，莫若出榜，使死事之家，得以自陳，則實數見矣。右承事郎張子顏、右承務郎張子正並直祕閣，賜六品服，二人皆俊子，時俊自建康來朝，既對，遂有是命，自是大將子孫率多除職焉。

庚寅，復置將作軍器監長貳各一員。詔祖宗時樞密院無計議官，可罷之。顧謨關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治江點檢措置防守遣入見。右宣義郎樞密院計議官王湛直祕閣，充制陝西諸路軍馬，兼措置河東忠義軍馬司參議官。右文殿修撰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謀官朱芾充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司農卿李若虛充祕閣修撰，知宣州，二人皆岳飛幕客也。自軍中隨飛赴行在，上將能飛兵柄，故先出之。

辛卯，詔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懦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於上，以柘皋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當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屢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即召同入對，論旨令其與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是夕鎖院。

壬辰，揚武翊運功臣大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節制鎮江府英國公韓世忠、安民靖難功臣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濟國公張俊並為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為樞密副使，並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狀，檜亦忌之。中興聖政何俌論曰：觀此范同之為檜言計也，同之謀曰：諸將俱握重兵，必甚難制，其若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此范同但求以助和議而然也。檜乃用之，諸將皆除樞密，則保宮實是故張俊先至，則除美官，韓世忠、劉錡不肯和，則傷於疎，岳飛最後至，被罵最慘矣。宜

奏事。

癸巳，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序位在岳飛之下，以飛階官為少保故也。飛請班次翁之下，不許，上謂大臣曰：

青三宣撫之兵分爲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爲一則前日之弊革矣　監察御史祝師龍試太府少卿大理寺丞王師心爲將作少監軍器監丞鮑琪爲軍器少監填復岳飛師心與祝師龍皆自廣州鞫獄還故有是命

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伏望撥屬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上從其請復召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書奬諭詔詞略曰李郭在庭俱稱名將有大功於王室然光弼負不釋位之疑陷於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勳名福祿自終是則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憲蓋有所指也上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共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廟謨如烏珠何足掃除乎是日詔宣撫司並罷遇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銜令有司鑄印給付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王伯庠御王次翁啟紀云紹興辛酉敵入有伏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肯狀先事深入憚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上以親衛個個其行者凡十有七殘僅登如故最後又降親劄曰社稷存亡在廟此舉乘奉詔移軍二十里而止上始有疑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逼謂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遣御筆調兵調南世忠遂上章乞退講至軍中世忠不過是時三大將肯優重兵權親幕其事柘拜之權有旨令大將入朝論功行賞俊當思已到鄂渚來來將檜爲相先臣參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爲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御上欲出則御筆宣官曰姑待岳少保來奏今宜磨其毒具如此屬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欲院皆除樞密使趣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時有旨院明日宣麻是夜中復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隨宜賞罰得專決之請校皆於自制其不欲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諸將遂以書院之人上之烏珠惟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歡服三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雖外示風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弗所憂所恃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按此所云夜中以制分命判校更其銜爲統制御前軍馬一節與日曆所書不同日曆敘院在辛卯降制在壬辰張俊歸部曲及諸將帶御前字在乙未前後凡五日不知伯庠何以云然姑附此更須詳考

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前所共憂者一旦變爲平安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將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舌以議政者已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爲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概以沿邊倚兵爲重今大帥去則人心懼昔日三帥兵律不同今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爲便亦有念舊而不能忘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統制官在外有如應落使誰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勘請今既罷令漸立法庶無冒請之弊傳曰平亂賞武臣望以數事悉付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

丙申詔三宣撫司官屬並優與陞等差遣

是月慕容洧破新泉寨又攻會州將官朱勇拒戰破之洧憤將益兵入寇川陝宣撫副使劄世將遣洧書勉以忠義且言金人欲斃五路之人太尉抗論以爲不可人心積怒金人而歸恩太尉誠乘此時料簡精銳保據險阻儲積糧食繕治甲兵拒此殘敵爲持久計敵必舉兵以攻太尉據險以待世將當出兵岐隴共乘其獘如此則太尉今日之舉乃吳公和尚原之舉也吳公之勳業寵祿不再見於太尉焉往哉比聞金人有疑太尉心而盜同帥於山後事危矣計不早定禍必中發先發者制人不易之論也惟太尉圖之

洧自是不復侵邊勇本洛城人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

五月戊戌朔故武節郎殿前司統制官鄭滋等六人贈官錄子孫有差以淮西戰歿故也

己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實錄院修撰范同爲翰林學士　是日柔福帝姬薨於五國城此後十二年九月爲公主案歸葬入

庚子詔三宣撫司統制官以下詔書朕延登乘鉞之元勳並任本兵之大計凡爾有衆朕親統臨肆其偏裨成得專達尚虛令行之始或墮素習之規其各勵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詔林待聘所草也

辛丑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爲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置司楚州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提舉大軍錢糧等事吳彥琛爲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曾慥爲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京湖軍馬錢糧置司鄂州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並聽節制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

壬寅右文殿修撰陳橋充敷文閣待制知池州蘄州防禦使辛永宗爲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右武大夫欽州刺史王敏求爲左武大夫添差兩江西路兵馬鈐轄仍董務楊韓世忠幕客永宗敏求張俊岳飛親校也以罷從軍故遷之　詔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馬擴累乞宮觀特依所乞

癸卯御前統制昭信軍承宣使王勝江州觀察使劉寶並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磁州團練使成閔爲棣州防禦使中亮大夫果州觀察使岳超領武勝軍承宣使四人皆韓世忠部曲也　成州言同谷縣民王澤六世同居行義異常宅前後有二柳皆同根榦中分二股上復長合實爲奇異詔旌表門閭

甲辰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王次翁爲尚書刑部侍郎　試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爲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　御前統制武功大夫通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李捧落階官爲岷州團練使教武郎顯暉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二人皆張俊部曲也

乙巳樞密使韓世忠獻西馬五百匹在楚州諸軍者詔收入帳

丙午詔文臣封敍並許帶左右字

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淮東一路全軍還駐鎮江府二樞密出使未見降旨之日今年六月二十日敕著狀云五月上旬有旨揀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出外按閱軍馬丁未初十日也故附於此日又按日曆此月十一日戊申韓世忠獻鎮糧之在楚州者宜與此相關檢附此須來歸書參考本日

戊申樞密使韓世忠言自提兵以來有回易利息及收簇趲積軍須見在錢一百萬貫排垛楚州軍前軍中耕種并樁管米九十萬石見在楚州封樁及鎮江府、揚、楚、眞州、高郵縣、江口、瓜州鎮正賜公使回易激賞等酒庫一十五合行進納望下所屬交收詔嘉奬　尚書右司員外郎沈昭遠樞戶部侍郎時命昭遠措置津發搬運楚州錢米故有是命後三日昭遠辭行　太常少卿陳橋權尚書禮部侍郎　尚書左司

郎中施炯守太常少卿、左武大夫忠州刺史王剛、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知襄陽府御前遊奕軍統制武糾並進橫行一官、二人皆岳飛部曲也。

己酉、尚書右司員外郎錢葉、太府少卿李公懋並爲左司員外郎、司封員外郎楊愿、司勳員外郎莊必強並爲右司員外郎。

庚戌、龍神衛四廂指揮使福州觀察使韓世良爲奉國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世忠之使樞密也、世良自權主管步軍司公事引嫌罷軍職故遷之。

辛亥、御前統制相州觀察使王德爲興寧軍承宣使、廬州觀察使田師中爲保寧軍承宣使、協中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劉寶、翊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李橫並爲正任觀察使、新州刺史馬立爲正任防禦使、翊衛大夫楚州團練使張淵落階官、德仍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師中、立並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六人皆張俊部曲、以宿、亳功、依所擬定也。

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

甲寅、詔樞密行府於鎮江府、置司、仍令徧行巡歷措置。　直秘閣知秦州王喚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

丙辰、罷三樞密府承受文字官員、以御史中丞何鯁言、韓世忠等既已除樞密使副、稽之典故、大臣投進文字、自有通進司、欲望減罷承受文字官、故有是命。　中書舍人程克俊淮南幹事還入見、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薨、年七十三、上悼之、後九日、降制除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訃聞、贈少師、賜其家田十頃、銀帛千匹兩、官給葬事、又官其親屬二人於饒州、後贈忠定。（勝覽小傳稱是日開府儀同三司汪伯彥卒於饒州、按伯彥除儀同在此月乙丑、方魏時第以檢校官爲節度使也。）

庚申、太尉保成軍節度使充殿前副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賞柘皋之捷也。（林泉野記云、楊沂中濠州改授殿前利兵邊禦、案檜利其權、加沂中開府儀同三司、以惑軍勢。）　資政殿學士知泉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州之錄事參軍誤以流罪囚陳翁進爲死罪囚、陳翁進既論決矣、直柔乃自劾、上以大臣不問、但勒其官、更直柔慚懼、力請奉祠、言者論之、詔提刑司取勘。　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江西轉運副使李仲孺以淮西餽運之勞、特轉行一官。　左武大夫耿著遙郡刺史、添差荊湖南路兵馬都監、著、韓世忠親校也、於是世忠官屬十五人、並進秩一等、選人改合入官。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何溥卒於秀州、溥奉祠退居、上歲賜以金帛茶藥、恩禮優異、嘗除知溫州、不赴、比訃聞、上顧近臣曰、何溥死矣、悼惜久之。

辛酉、布衣虞宰獻樂曲詩、上謂大臣曰、士大夫所進文字、朕詳覽熟思、蓋欲知民之利病、政之臧否、朕躬之得失耳、若溢美之言、實不欲聞、可令退之、乃詔檢鼓院、自今獻無益之言、不干政體者、勿受。

癸亥、左朝請大夫直秘閣劉阜民充秘閣修撰、知秀州、以淮東宣撫司結局推恩也。　饒州靈子江安國

九歲、其弟定國七歲、皆能誦經子書、詔免解一次。

甲子、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興寧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王德爲清遠軍節度使、賞柘皋之捷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田師中爲平江軍節度使、亦賞柘皋之捷也、初、張俊之長子早卒、其婦更嫁師中、因呼俊爲阿父、事之如子姓、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不信其果戰也、至是與王德並建節鉞、人無愚智、皆以德爲當、而不稱師中。（此地據徐夢莘所編附入。）　詔丁憂人前左奉議郎張九成令在家持服、候服闋日取旨、初、徑山僧宗杲聚徒十餘、士大夫從之游者甚衆、而九成亦往來其間、秦檜疑其議己、言者卽奏近者朝廷延登功臣、寘之樞筦、而異意之人、不顧安危、鼓倡浮言、誑惑衆聽、如九成者、實爲之首、宗杲從而和之、恣行誹訕、務欲搖動軍政、以快其私、伏望嚴賜處分、詔宗杲特還俗、送衡州編管、而九成有是命。　左朝散大夫王縣落致仕、縣守象州、年五十九歲而告老、至是顯謨閣學士梁揚祖等三人薦其才、故復令出仕、言者論縣頃以受賕事罷、爲都使者按治、遽稱疾休致、不可再齒縉紳、乃罷之。

丙寅、左中大夫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王喚陞直龍圖閣、以喚往在單州、嘗應副元帥府錢糧、礙止法未得遷故也。　詔汀州編管人范澂免監管、令赴貶所、漢守鄂州、坐故縱鄰於爲韓世忠所勁抵罪、至是用世忠請而釋之。（事初見紹興九年正月。）

六月戊辰朔、賞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爲子羽之父翰部曲、翰器之、俊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爲監司郡守、帶職名者甚衆。（自俊晚年主和議已下、並據林泉野記附入。）

辛未、上謂大臣曰、外國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最爲得體、彼書辭倨傲、則受而勿較、彼軍旅侵犯、則禦而勿逐、蓋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外國、此最爲得體也。　權尚書工部侍郎晁謙之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謙之引疾乞祠、故有是命。　直秘閣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堯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

壬申、戶部奏賞刑文字、上曰、朕謂凡爲政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卽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　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曾慥充秘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以疾自請也。　左朝請郎林大聲爲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大聲、侯官人、初爲永嘉丞、用章誼薦、擢守建昌、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之。

癸酉、分行在省倉爲三界、百五十萬斛、凡民戶白苗米、南倉受之、以廩宗室百官、爲上界、次苗米、北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爲中界、糧米、東倉受之、以備諸軍月糧、爲下界。

甲戌、上謂宰執曰、中興自有天命、光武以數千破莽、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朕在宮中、聲色之奉、未嘗經

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合天意者。秦檜曰。陛下聖德長天如此。中興可必也。

乙亥。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韓國公秦檜爲特進尚書左僕射。封魯國公。宣制畢。上臨軒再坐。引檜入見。命坐賜茶。　詔有司造克敵弩。韓世忠所獻也。上謂宰執曰。世忠宜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金。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暇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乃命殿前司閱習將士。有能貫甲論三石力弩。施三十矢者。進秩一等。三石五斗力者倍之。賞格在七月丁巳。

辛巳。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鼎孫等六人。並停官永不得與堂除。以言者論其不孝也。或曰。鼎孫常爲趙鼎所薦。故秦檜斥之。

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迪功郎。曾、臨川人。獻所著左氏發揮而有是命。

癸未。資政殿大學士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陞觀文殿學士。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兼浙東沿海制置使仇悆與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梁汝嘉兩易。悆爲人刻急。軍士頗不安之。僧王法恩因與軍民施宥、鄒子明等陰謀爲變。法恩者。以持穢迹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因以是幸富貴。約以是月庚寅。奉法恩爲主。舉兵盡戮官吏及巨室。然後擁衆趨臨安。不得志則逃入海。悆改命後六日。其徒奮法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卦而咨至。所問命皆同。大常疑焉。紿最後至者曰。此非君五行。在五術中。有不可言之貴。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法恩至其肆。大常遽拜之。導以入。俾妻子拜舞奉觴爲壽。良久。大常詐爲市飯饌。密詣直徽猷閣通判權州事高世定告之。世定亟遣兵官掩捕。得法恩與其徒數十人。皆論如法。以大常爲保義郎。（據浙東提刑司所申。大常以六月二十二日告變。而悆以十六日改除。相去六日。大常入月補官。今併書之。）

是日。張俊、岳飛至楚州。飛居城中。俊居於城外。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使意。（俊父名密。四月甲午。勝官以樞使稱呼。）俊亦懼。問何故擐甲。勝曰。樞使來點軍。不敢不貫甲耳。俊乃命卸甲。然終憾之。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時統制河北軍馬李寶戍海外。飛呼至山陽。慰勞甚悉。使下海往山東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爲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於鎮江府。人不樂遷。莫不垂涕。俊遂縱世忠之軍還鎮江。惟背嵬一軍赴行在。

甲申。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拒。凡數月。朝廷以興糧餉道梗。孤軍難守。乃命班師。興率軍民僅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遇金人數千要路。與擊退之。至鄂州。都統制王貴言於朝。遂以興爲左軍同統制。

辛卯。武經郎吉陽軍使楊雍言。徽宗御製敍述宣和內禪事。因及罪己奏天密表。眞本見在萬安軍。蔡攸子孫家。詔藏敷文閣。

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兼國公劉光世能爲萬壽觀使。金人始叛盟。光世嘗請以舒、蘄等州爲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爲藩籬之衝。諫官万俟卨言。光世欲以五州爲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李潛鎮之迹。不可許也。及是三大將既罷。光世入朝。因引疾乞祠。上謂大臣曰。光世勳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須賜勳舊賢勞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焉。（光世乞五州爲一郡。論孫觀撰備基誥云。其面不得其年月。然觀小麻。附之去年六月。按卨去年閏六月。始自湖北提刑到湖南。除湖南運判。又除御史。八月。方除右正言。觀。董弅既。今檃附此。當求本日。）

丙申。金州言。免解進士蔣舉宜和初丁母憂。廬墓。墳生芝草。詔旌表門閭。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敵人自聞烏珠大敗之後。其驍梁之勢。比之前日稍衰。此廟堂制勝。將士協和。大挫凶威。福及遐邇。天下幸甚。薩里千在長安。猶敢揭榜諸處。自謂東南獲捷。以安人心。衆不可欺。往往唾罵。三月二十二日。長安白日昏暗。至舉燈燭。又鋒刃之端。悉皆有火。議者謂白日昏暗。陰太盛也。鋒刃有火。將自焚也。敵方肆其貪暴。結怨士民。其滅亡固可待矣。近差往長安幹事官吳名世申。金人累經敗衂。可以乘勢出兵。緣金人重兵。多在岐、隴一帶。不往探得。緣兵聚糧。欲來侵犯。人各增城濠。爲自保之計。度其勢固未能動。止恐別有包藏。臣見今精審間探。密結士豪。多方以圖之。非十分得便。豈敢輕舉。向蒙朝廷指揮。令招諭惡容洧。此最今日所宜先者。本司節次遣人入僞地。先次結約到環慶路都監屈元等。又令幹事官章欽并間探人王貴、張仲元等。密切前去。及聞秦弼見作僞涇原帥。近與金人有隙。亦令齎書。諭以朝廷德意。冀其改圖。自餘忠義軍民。在陝西結集者甚多。一一推誠撫納。仍令各先占地利。可以保聚。俟有機便。則內外相應。并據前後探報。計算元帶過河甲軍從軍約五萬人。自去年五月至今。諸將獲捷。大小五十次。殺傷及招收敵軍約三萬人。若陝右忠義保聚得數處。稍能自立。則敵勢必分。其弊可乘。當與諸帥共圖進擊。或見機不敢進力。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邵武布衣李微齎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尊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此據洪皓行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一

【紹興十有一年】秋七月丁酉朔、鎮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少保。

戊戌、實錄院進呈徽宗皇帝實錄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

庚子、上以臨安旱、蔬食請禱、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　翰林學士兼實錄院修撰范同爲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頴罷、以言者論其卑凡也、自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

壬寅、新福建路轉運判官董將、江西路轉運判官孫邦並罷、以言者論將、邦皆孫近之死黨、自近罷政、而二人者陰懷怨望、至於鼓飾浮言、搖撼軍政、故斥之。　給事中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林待聘兼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兼侍講程克俊試給事中、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乞宮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　左武大夫耿著杖脊刺配吉陽軍牢城、先是韓世忠既罷兵、遣著先之山陽、著與總領財賦官胡紡有舊、爲紡言、朝廷令二樞密來分撥軍馬、紡言、皆與諸軍議、欲開落走死逃亡之在籍者、著又言、軍中勢倖、雖郭子儀、李光弼不能無、若一日頓革、未必不生事、呂祖之戒、不可不慮、紡奏著鼓惑衆聽、事下大理、故有是命、紡始媚事著等、故頭爲世忠所薦、及世忠罷、紡首訐其過焉。　初、天聖間、立川交子法、三歲一易、令民戶輸紙墨費三十錢、至是詔增爲六十四、每界亡慮一百七十萬緡、其更易不盡者、亦二十餘萬緡、號水火不到錢、悉令計司取之、以備邊用。

癸卯、言者論旱魃爲虐、蓋州縣之間、有傷和氣者七事、昨降指揮、許江、浙折帛錢以十分爲率、絹折六分、絹折三分、絲絹匹八千、絹每兩五百、皆所以寬民力也、而州縣乃盡令折錢、一也、民間積欠稅務、比令分四科隨稅帶納、而州縣應民間七年八年九年積稅、盡令一併送納、二也、諸州軍匠、盡赴軍器所充役、逃病死亡、殆無虛日、三也、此項今年四月壬申已得旨減罷、不知何以如舊。　頃者鎮江府起蓋倉屋二百餘間、計其費不下十餘萬緡、皆民之脂膏、四也、頃以國公出閤、勳臣還朝、修建府宅、又興立營寨、爲諸軍老幼歸宿之地、雖不得已、豈免怨咨、五也、頃者復免行錢、既象牧於貴弱、下戶復逮及於鄉村、下店民有局鋪而廢業者、六也、獄者人命所繫、長吏或誤殺人、巡尉執平民以爲寇、七也、望特降睿旨、督諸路憲漕、求所以更張蠲免裁減而禁戢之、勿爲文具、以召和氣、詔分送合屬去處、條具申尚書省。　直祕閣陝西節制司參議官王泓入辭、上以御劄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曰、已降詔旨、委卿宣諭諸將、保捍關隘、極力戰守、如有建立奇功、當加不次之賞、今遣泓申諭朕意、併令面飭諸將、又賜知金州兼節制陝西軍馬郭浩詔書、俾徧諭諸路舊臣、使爲內應。　翰林待聘所草。

甲辰、直顯謨閣提舉川陝茶馬馬康國奏、近聞敵在長安、三月二十三日晝晦、油酉變色、皆白、兵刃出光焰、涇州雨沙、旱災相仍、赤地千里、上曰、景象異甚、天變示人、殆不虛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福、而敵好兵嗜殺、肆爲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當修人事以待之耳。　御史中丞何鑄入對、復論賓敵殿學士孫近之罪、以爲近自罷政以來、每對客談、即云、緣與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遂致匄祠而去、一時好事之人、往往傳爲口實、且如茲者延登勳臣、置在樞筦、此皆成算素定、儻姑均權、顧近何爲而云不合、投近之意、不過掠虛美於一己、嫁實怨於君上、欲望將臣日所論近章、函行頒降、使天下之人、知近果爲懷私異議而去、初不爲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而去也、則天下之所以爲觀聽者勿惑矣、從之。　尚書兵部侍郎張宗元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代仇悆也、朝廷始聞王法恩事、故頭罷之、悆亦乞奉祠、改提舉江州太平觀。　悆得祠在是月己酉。　樞密院張俊上從軍死事將校姚端等九百三人、其七百四十七人、共官其子孫九百六十四人、餘一百五十六人、各賜其家帛二十匹、自端至李青等三百三十人、各贈八官至一官、並從之。

乙巳、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言、授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先是度支員外郎李椿年審究岑三郡妄支之數、爲錢六十七萬餘緡、其間有市馬及銀器供張物之歸己者、故有是命。

丁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提舉實錄院魏國公秦檜以進書恩、遷少保、封冀國公。

戊申、萬安軍編管人溫濟量移潭州、用韓世忠奏也、濟始以告耿著得罪、著既敗、世忠乃請遷之。　事初見九年九

戊戌。月戊戌。

己酉。命參知政事范同兼修實錄。

庚戌。詔實錄院修撰官已下各轉行一官。於是延福宮使慶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都知都大提舉議司樂邦彥落階官。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後宦者除正任自此始。邦彥除正任日屏不書。林待聘內制集有除充詔書云。屬者既盡寶慕勳戚。俾書皆一時大典。前輩庇賴其間。或有被用。則當此當也。答詔在張嵲紫微集。太傅胡世將乞奉親。在丁未。後除太傅在己未。中孚起復在八月戊戌。飛遷樞副在甲戌。則邦彥除命必在此時。今併附時日之日。俟考。

壬子。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鬱悒。今春敵寇大入。疆埸騷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爲犄角。重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匆卒復還。所幸諸師兵力自能卻賊。不然。則其敗撓國事。可勝言哉。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爲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伏望免飛副樞職。事出之於外。以伸邦憲。癸丑。上謂大臣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指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先是飛數言和議非計。檜大惡之。岳侯傳云。紹興十一年。大金約和。上令結和事。飛奏曰。金人無故約和。必擬我國之虛實。知彼州。亦無所憎。遂求救於朝廷。後無旬日。盟矣淮。楚退兵回往。橫江。以拒江爲險。更無前進之意。大抵行兵無方略。料敵無智勝。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鬬志。是以戰之不克。攻之不拔。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敵境。縱禹之戰。我兵大捷。敵衆奔潰。前入汴京。當時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舉。大事可成。今日烏珠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爲詐。據臣所見。爲害不爲利也。此與不見於他書。按飛自郾城歸後。烏珠未嘗求和。又其間揭櫫。疑亦未眞。附著於此。存其意可也。飛自楚歸。乃令卨論其罪。始有殺飛意矣。然克小屏。稱尚書。飛倡言棄兩淮。以勸朝廷。此不臣之漸也。蓋秦檜擬高墓誌云。耳。今日屏。戰尚三章。乃無此語。克又不老而逢因之。今仍載其本文。庶不失實。

張宦與外任宦乞奉祠。乃以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明州梁汝嘉落直字。

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知荊南府。張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荊南。竊謂比之奕恭。此最高著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爲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妙算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元濟、江陰人也。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良臣權尚書吏部侍郎。右奉議郎宋貺爲軍器監主簿。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韋淵乞從便往外郡尋訪醫藥。許之。

乙卯。詔階、成、岷、鳳、金、商、秦、隴州、永興軍、鳳翔府州縣官。並依光州已得旨。到任半年。減二年磨勘。任滿遷一官。以極邊故也。

己未。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爲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爲州郡之患。

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在給敕之前。並聽蔭補。用考功員外郎游損請也。上謂大臣曰。士風澆薄。以一官之故。父死匿喪以俟命。蓋立法有未盡也。朕聞進與人官。雖害法其體猶輕。若風教不立。使人飾詐苟得。棄滅天理。其害甚大。況在法所當得乎。損、酢子也。

辛酉。尚書禮部郎中張廣守起居舍人。王明清揮麈錄云。張廣實爲著作郎。秦會之當軸。其兄憲材爲諫官。少監。約憲實薦。梅於四川。憲材產實次其親。會之見之大驚。曰。且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遂擢左史。再遷面掌外制。按廣以紹興九年五月。自著作佐郎遷詳都員外郎。十年四月。遷禮部。又除郎中。今年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二月。將神方除秘書少監。明年正月。遷起居郎。明清蓋小誤也。

癸亥。祕閣修撰知臨安府俞俟墜數文閣待制。是日。大雨。翌日。輔臣稱賀。上曰。朕日來臥不安席。夜半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省殆徧。恐旱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循其文耳。

是月。樞密使張俊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賤事不叶故也。俊因奏事。乞趣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勳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蒙專任。當誠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薨於饒州。

八月丙寅朔。劉錡入辭。命坐賜茶。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使公事。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先是淮東轉運副使陳袞勸帥臣劉光遠歷守眞、揚二州。移用公私餞斛金銀雜物十餘萬貫石匹兩。收支不明。詔浙西提刑司勘治。故命綱代之。光遠之勘。日屏不書。今以十月二日陳袞乞移差遣狀參入。

左武大夫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都監樊序知楚州。

戊辰。前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張中孚、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並特起復。中孚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中彥添差福建馬步軍副都總管。以其丁內艱故也。中孚等力辭。乞依前行在宮觀。許之。中孚奏詞在十二月丁丑。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朱翌乞罷韓厥於作德廟。仍就行在所權創祠宇。詔禮部討論如所奏。

辛未。尚書吏部郎中李巍試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監。始除也。上覽除目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誚。不可不謹。尚書都官員外郎施鉅爲吏部

員外郎。

壬申。資政殿學士顏岐為於潛州。

癸酉。左承議郎高頴添差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限三日之任。令湖廣總領官林大聲優與津發。

甲戌。少保樞密副使岳飛復為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既劾飛罪。未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復交疏論之。大略謂飛被旨起兵。則略至龍舒而不進。衛命出使。則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於君耶。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嘗對人言。此官職。數年前執政除某而某不願為者。妄自尊大。略無忌憚。近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鑄伏乞速賜處分。俾就閒祠。以為不忠之戒。卨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

[按克小歷。載張俊、岳飛皆在鎮江府。面万俟卨論飛罪。於是飛上章自訟。以為萬壽觀使。飛既罷。而後有何鑄、鎮江為行府之語。史今年七月初。後飛自蘄州供狀。而本月後再出使。飛不行。故此月已卯諫疏有云。岳飛官屬。雖時充納副本。一夕散去。以此考之。蓋知飛不在鎮江無疑也。克實甚誤。]

乙亥。詔諸王之後各以最長一人權主奉祠事。不改環衛官。先是諸王宮教授兼親賢宅講書石延慶援故事請襲封。事下禮官。乃有是命。延慶、新昌人也。

丙子。保成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仲躔卒於泉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國公。

丁丑。徽猷閣待制知廣州陳堯賦秩一等。初。宜章盜駱科既為官軍所破。其黨鄧事、李定、鄭邵等復羣聚為寇。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節制湖廣三路之兵討之。時選鋒軍統制韓京駐廣東。奏奏留京。乞令免鄉舜陟節制。朝論以棄稽留制書。故有是命。

己卯。右朝議大夫直祕閣于鵬為廣西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右奉議郎黨尚友為廣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右朝奉郎孔戊為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左朝散郎孫革通判興化軍。左宣教郎張節夫通判南劍州。岳飛之罷也。鵬等十一人皆奉祠居行在。及臺諫以勤疏遣飛。鵬等聞之。一夕散去。事聞。詔並添差江、湖、閩、廣諸州。趣令之任。言者論湖南米斗百錢。請令漕司廣行收糴。時已命度支員外郎李椿年拘收岳飛軍中錢物。乃詔以上供經制錢收糴。俟椿年拘到撥還。詔略允迪家屬量移於衡州居住。以其家言。允迪不受金人職事。今被拘囚。與孟庾事體不同。故有是命。

庚辰。故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濠州兵馬鈐轄統領水戰人船邵青贈武顯大夫。官其家二人。以死事故也。

甲申。上曰。水旱有數。雖堯、湯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間。未嘗無歲。此天佑也。然不可恃此不為之備。祖宗置義倉以待水旱。最為良法。而州縣奉行不虔。妄有支用。致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之。可令監司視其實數。或有侵失。嚴責補還。義倉充實。則雖遇水旱。民無饑病矣。

戊子。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守起居郎。

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嘗有異。而近來妄分彼此。莫相協和。州郡或有闕乏。監司不肯移那。監司或有措置。州郡不肯應副。如此何以濟國事也。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秦國太夫人康氏卒於晉陵。上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翌日。又詔世將弟彥博起復。依舊添差提舉兩浙市舶官。給葬事。時金人統軍撒合軍五萬餘屯劉家圍。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於仙人原。世將授璘以攻取之策。璘乞精兵三萬人。破此兩寇。收復秦隴。事若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八千人與之。仍命政出和尚原。浩出興州。以為聲援。璘圍兵河池。以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替則以鼓為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壘陣。諸將竊議曰。軍其殲於此乎。璘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琯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於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甲午。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驅去。斯民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彈奏。務要詳平刑濟。以副朕意。

九月　[按是月丙申朔。]　丁酉。太常博士王普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己亥。秉義郎章誼為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誼、淵少子也。

辛丑。宿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鄭藹以解帶恩。陞瀛海軍承宣使。

癸卯。命軍器少監鮑琚往鄂州根括宜撫司錢物。先是湖北轉運判官汪紘嘗白秦檜。言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統制張憲主之。庶杜欺蔽。前二日。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上謂檜。聞飛軍中有錢二千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蓋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今遣琚往。縱不能盡。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歲計所入。供軍之餘。小約亦數百萬緡。比之頃會筭數。不知幾多。民力何以辦此。檜曰。軍興以來。間有取於民者。皆非得已。今無橫賦。而上朝夕軫念。益務稍廣儲蓄。以備緩急。不待取於民而自足耳。敘脅、婺源人也。[藹克小歷。時有上殿官鮑琚疏遣上因命琚往軍前根括錢物。蓋入幾何。諸路月樁。以證本軍。有名無實。面欺於民者。幾何。當識者之。按琚親與九年十二月除軍器監丞。去年四月。遷少監。克謂之上殿官。蓋不審也。考之日歷。琚是行。專為根括岳飛軍中見在錢物。詳見十二年三月庚戌。]　是日。鄂州前軍副都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告副都統張憲謀據襄陽為變。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懼不得還。乃妄言金人侵犯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己為之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具所謀告之。以統制官傅選為證。貴即日以聞。張俊在行府聞之。遂收憲屬吏。俊、東平人。初為雄威軍。後從范瑾為右軍統制者是

也。王俊首狀全文見今年十二月癸巳注。此不則出權變之道史云張浚以軍前統制為提舉一行事務。得岳飛之子雲書。浚以制置軍[illegible]

[illegible]且曰。車駕軍馬北行在乞岳少保來蕭。得岳少保復書。則無事矣。浚曰。不若渡江北交。朝廷必遣岳少保來蕭。浚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甲辰。詔宗室總麻親任環衛官身亡者。賜錢三百千。祖免減三之一。自軍興財匱。宗室近臣吉凶賜予皆罷之。及是皇叔祖佑。監門衛大將軍利州刺史仲畬卒。至無以斂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士儴請於朝。故有是旨。

戊申。涪州言。舉使官工部侍郎莫將、知閤門事韓恕歸至本州。上諭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朕料所以至此者有二。今春烏珠提兵南來。謂我可陵。而淮西潰衆之敗。有所懲創。一也。始謂將帥各自為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廷。綱紀既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懼。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惻亂之意。先是將、恕至涿州。為金人所執。至是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將與本朝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犯泗州。破之。淮南大震。　右謹軍都統制吳璘引兵至秦州城下。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階州界。徑趨吳山。與金人對壘。　是日。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始聞起復之命。遂解官持喪。推軍事權行與決。令簽書行遣。奏乞遣官交割宣撫司職事。不許。

己酉。祕書省著作佐郎鄧名世。以言者論名世初本無官。緣韶事劉大中。遂力薦之於朝。自入館以來。蔑視同列。竊議時政故也。

庚戌。御史中丞何鑄言。直祕閣漕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輕銳狂妄。為門僧報怨。興起大獄。旁及無辜甚衆。詔罷之。先是廣安僧懸鑿淫穢不法。汝礪治其罪。士大夫多為之請。不聽。卒杖而踪之。且劾守臣滕蕭於朝。不報。鑄又以為言。汝礪遂罷。汝礪為漕時。本路當運米三十八萬石至利州。舊例。都漕司畀以水脚錢四十八萬緡。而不時與。汝礪遣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事有四難。米價增長。糴之難。脚直空乏。請之難。舟子凋零。雇之難。江流乾淺。運之難。先是宣撫司取對糴米於四川民戶。而漕、遂、果、合諸郡。絕少稻田。自軍興。漕輸以粟。至是都漕司責令輸粳。其已津運者。皆卻還之。汝礪力爭。言其不便者五。東川鹽舊行於劍外。近歲階、成鹽通入利路。而客販始衰。都漕司又盜通貨場於興元府及閬州。凡商人以鹽至二郡者。皆拘入之。必盡鬻於官。乃賞其直。商人不能伺。則每百斤令其輸通貨錢三引。或二引。然後聽其他之。貨日以壅。汝礪為世將言。四川一家。漕、利一民。本路歲發折估錢五百五十萬緡。以階、成鹽稅及通貨所取言之。算計見效。恐未足以當本路鹽井折估之直。著通而一之。取其大而略其小可也。又言。鹽鐵權酤

之利。此二物者。今日四川之司命。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救其弊。蹙求不已。無以為持久之策矣。此並輔汝礪文集修入。詳著之以見四川財賦事宜司之要道。當考。　閤門宣贊舍人知涪州王萃罷。以樞密使張俊言萃並無措置故也。　閤門宣贊舍人寇宏知涪州。

辛亥。吳璘急攻秦州。拔之。守將武誼、將官邵于、成紀知縣荔諫等皆降。吳璘傳。涪州。日屋下載。而熙遠集之去年九月。實誤也。以王庭所撰吳璘神道碑。校之。

癸丑。詔歸朝官選人嘗以賞循轉者。並十五考改京官。事初見紹興五年十一月。

甲寅。以皇太后生辰。預卻宮中啓建祝聖壽道場。自是為例。　工部侍郎莫將等還至近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敕諸軍嚴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奸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云。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　是日。建康府火。燔公私室廬甚衆。

乙卯。詔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劉光遠令赴行在奏事。仰秀州守臣方滋不移時刻津遣。須臾來晚到行在。時金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以書來。金國書。日扉不載。紹興議和錄有之。今附於此。或謂金書移文。不當具載。臣謂此猶御筆手詔遺文。錄書之比。無足疑者。當時制詞具存之。以見一時議論之實。紹興議和錄。金國都元帥上皇弟書。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致書于宋。去歲使至。道沐書翰。良感勤意。厚後裒裒。顧疏闕音。即日勍酺之間。茂惟神介休祉。受念日者。國家撫不世之恩。興滅繼絕。全界淮河之外。使專撫治。本期偃息兵民。永圖康乂。豈謂盡封之尚。情不由衷。其餘詳悉。卿目朝廷已嘗敕諭。蓋公佐皇。厥後莫將之來。輒申慢辭。昔我大舉。尋亦盡洲。遂復馬土。洲宜自省。乃復搖蕩邊鄙。致稽來使。久之未發。而北間至於分道不逞之徒。冒越河海。剽掠鄉邑。考之載籍。蓋亦未有執迷至於此者。今茲將天威。司隊江表。已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蓋當先事以告。知遠其將等回。繼熟慮而嘗圖之。餘萬以時善衛生理。專奉書旨。故遂不宣。此書劉去四十八字。　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賊罪為監司所按。故趣召之。翌日。光遠至行在。上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為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而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曹勛亦遷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

丙辰。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及金國統軍罕札戰於郟家灣。敗之。初。罕札與希卜蘇合軍。劉家圍。罕札善戰。希卜蘇善謀。二人皆老於兵者。狃其常勝。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臨家城。進退有守。謂我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先一日。召諸將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於原上則勝。璘以為然。諸將議不同。璘曰。諸將所以不同。惲辭勞苦。不欲攻原上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敗矣。卒如仲議。璘既相視其地。乃遣人告敵曰。明日請戰。敵聞之。皆笑。意猶不疑。夜半。璘遣仲與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率所部。銜枚直邀。渡河。涉峻嶺。戴坡上。出其不意。約與敵對壘。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間道以兵控臨家城。戒曰。敵根本在彼。若敗。必趨入城。汝等截鬥。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軍行。寂無人聲。又天大陰霧。既上嶺。列柵乃發火。敵大驚駭。倉卒備戰。我軍已畢列。游騎有聞敵帥以馬棚敵轎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益振。璘策

希卜蘇有謀，必謂我趨戰欲速，不肯徑出，罕札恃其百戰百勝，與希卜蘇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敵，果罕札勒兵已出，與我軍合，擊敗數十，更休迭戰，敵及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宜可勝，璘叱曰：如此則我走，敵遂勝矣，敵已潰，毋自怯，璘輕裘莊馬陣前，麾軍亟戰，我師皆殊死鬬，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擊，斬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騎將楊萬將力過人，生擒一千戶反璘曰：萬可斬也，戰方急，豈可得一賊而遽返耶，萬投千戶於地，倉遽復上馬入陣，騎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赴陣挑逐，既而大勝，俘馘人馬數千，餘兵降者萬餘人，璘悉釋之，聽其自便，敵殘兵果趨城走，張士廉遂節制後期，二帥集以身入城，翌日，第賞馬廣者獨不及，反將誅之，曰：此違約遲輕犯令者也，罕札入城，率餘兵拒璘圍之，紹興小原，後紹興二年九月庚申，蓋亦差一年也。

丁巳，尚書左司員外郎李公懋直寶文閣，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戊午，劉光遠、曹勛辭於內殿，遂命持金帥報書以行，紹興議和錄：是翻書書某啓：秋雪嚴冷，伏惟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領公鑑侯起居萬福，軍國任重，仰參經畫，某將等回，時米萬書，紙荷記存，不勝感激，某昨蒙上國垂帝推不棄之恩，日夜感念，不知所以報，故遣使奉表，以修事大之禮，至於奏稟千請，乃是衆議，不敢有隱，從與來從臨以聽命，不謂上國遽起大兵，直渡河，渡淮，淮下國恐懼，莫知所措，夫平生長死，乃人之常情，將士固無致失常度，雖加誅戮，有不能禁也，今聞兵回鄂之師，先事以告，仰見受念至厚，某忍棄絕下國，將臣既且感寒，遣廣州觀察使武功郎國子監丞五百戶劉先遠，成州團練使武功郎閤子曹勛往布情懇，軍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領公特□□□□□□，蓋有許迎使人，請命閤下，生靈之幸，下國之願，非所敢望也，惟願特加憐恕，幸甚，幸甚，向來切蒙保重，有少禮物，俱於別封，伏乞容納不宜。　左正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趙彬卒，贈左金紫光祿大夫。己未，右通直郎直祕閣何麒特賜同進士出身，麒，肯城人，常守蜀郡，用薦者除職，提點湖南刑獄，未上，復召對，遂命爲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癸亥，言者乞命有官人銓試並象習兩場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詩賦，曰時務，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場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詩賦、時務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斷案、律義者，欲使之明法令，乞令二者各象一場，庶使人人明古今，通法令，而無一偏之失，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十一月壬寅降旨。

右羅軍都統制吳璘自鳳翔城班師，初，金統軍罕札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書命璘，遂歸，宣撫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處耶，世將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獻於行在，命利路轉運判官郭游卿就俘獲中以聲昔形貌驗得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斬於嘉陵江上，斂其屍以爲京觀，餘皆涅其面，於界上放還，敵氣大沮，罕札之受圍也，追逕原經略使秦鈞策應，不至，罕札歸，遂罷鈞。　是日，武顯大夫西和州巡檢元成與金人戰死，時宣撫司命成以所部牽制熙河，敵兵行至靈州樓麻，與敵遇，自度必死，南向而哭曰：長於行陣，死於兵戎，竟不得見吾君矣，遂自剄而死。

乙丑，宰執奏事，秦檜曰：山陽所以捍淮東關，扼淮西水路，又歷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淮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張俊、岳飛守備，今莫將遣，雖遣報使，然勿以議和爲意，但當作

不講和處之耳。　詔將作軍器監如諸寺長式例，舉本屬人充京官三員以上，歲舉二員，六員以上舉三員，用吏部請也。　是日，商州管內安撫使邵隆及僞知饒州賈澤戰敗之，復饒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二

紹興十有一年，冬十月丙寅朔，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金國之主，幼而無斷，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於烏珠，今年之戰，出於達賚，或和或戰，國之大事，而皆不出於人主，無斷若此，何以立國，知不足畏矣。

丁卯，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鄭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落直字，賜錄帛二百匹兩，秦檜將罷兵，故遣剛中至西師，諭指諸將，入內內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光遠之被勳也，永錫與內侍康謂多受光遠金帛，爲之營救，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赦過宥罪，人主之澤，而二人乃私布懇悃，以經公上，望賜罷責，以清宮掖，乃詔永錫與宮觀，謂送吏部。　是日，右朝奉大夫通判揚州趙昚、右朝散郎通判揚州湯廣年棄城保瓜洲鎮，先是安撫使劉綱以措置與化鎮水寨爲詞而去，昚等聞敵且至，遂遁，官吏軍民皆散，城市一空，事聞，二人坐貶秩三等，廣年，東野子也。　昚、廣年十月辛巳降官。

戊辰，詔川陝宣諭使許舉選人改官七員，職令十員。　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及金國萬戶通檢戰於寶雞，敗之，時通檢屯渭北，政欲攻拔其城，是日黎明，通檢將精甲萬餘出戰，政賈勇士麾戰縣旁，至日昃，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將騎突出陣後山上，執幟以招，陽爲廠軍，敵望見大呼曰：伏兵發矣，乃驚而

潰。敵乘勝掩殺。追擒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

己巳。劉光遠等至敵軍。

庚午。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艱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纔過防秋便當爲此。則人人可以指縱號令矣。上又曰。敵人議和。熟思所以應之者。彼我之勢。強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強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懼我之意也。是二者於何爲易。若乃彼強我弱。壓以重兵要盟而和。則必有難從之事。邀我以還。當思所以應之者。可預戒諸將。厲兵秣馬。以爲待敵之具。事或難從。豈得避戰也。

壬申。言者論近聞楚州、建康二郡有回祿之災。延燒甚廣。臣竊謂令近邊州縣。當此軍旅之際。各宜謹察姦人。恐有乘風縱燎。如帑廩儲積。一或有失。則爲害不細。況其間陰謀詭計。有不可測知者。且如逆豫嘗遣人於太平州放火。既歸言功。遂得補官。明書僞告。頒聞吏部。有直據此告乞換給者。其已然之明驗如此。安可略而不察。詔送樞密行府措置。 左承議郎知萬州賀時行罷。仍疾速取勘。以夔路轉運判官李墹言時行招置刺虎一軍五百人。以爲自衞之計。願縣啟厲故也。墹暴起新礙事。方謀痛征屬州。詭爲湊財。以獻於朝。市恩羅。聞知萬州有積儲。風取之。時行獨不可。曰。州之地不宜稻。而官出鹽爲直。俾歲糴六千斛。輸之夔。豈忍如一時吏。私其直而斂於民。躪鹽爲錢。而自爲糴。令將以是奉上官乎。墹大怒。劾於朝。故黜。

乙亥。增五品以下官祿紙錢。 處州免解進士李琪特封奉淡處士。琪。縉雲人。棫從子也。行義修潔。該通典故。紹聞校理孔平仲以其子妻之。江西諸司上其行義於朝。故有是命。 是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劉光遠等還。宗弼之入犯也。首破濠、楚二郡。樞密使張俊在鎮江。遣其姪統制官子蓋以輕兵於維揚、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謂人曰。南北將和。敵謂吾怠。欲報柘皋之恥。爾勿與交鋒。則敵當自退。時右諫議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建議清野。盡徙淮之人於鎮江。兵民雜居。子羽撫以恩信。無敢相侵擾者。境內帖然。既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子羽。子羽曰。此敵一時入犯。瞥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至是宗弼遣光遠等還報。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蓋今欲速和故也。紹興講和錄載元帥上第二書。具銑元年十月十日。且世致書云云。今月四日劉光遠等來。得書。審詳所諭。備詳之旨。所請有可疑者。試爲言之。自割河南之後。實專貪昏。自作兵端。肖省後非一。遂致今日鳴鐘伐鼓。問罪江淮之上。故先遣莫將回。具以白。由書前此不見答。反有遣大兵直渡淮河之說。不知何故。輒行人對面之際。深切勸至。惟曰閫外之命是聽。其書詞脫略甚不類。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訟則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所請畫疆。須以淮水爲界。其可及也。當寘切其時慎重專擇者被容不宜爲書

刪十二字。

丙子。左朝奉郎幹辦諸司審計司胡汝明、御史臺檢法官陳士擧並爲監察御史。汝明。黟縣人。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寅。宗正丞邵大受言。宗正寺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枝屬籍。建炎南渡。寺

官失職。擧四書而逸於江浙。陛下比命重修仙源慶系屬籍總要。乃合三者而一之。固已無愧於昔。獨玉牒未修。望詔有司討論一書。以備中興之盛典。從之。大受。建德人也。熊克小曆繫此事於丙子。今從日曆。 少保醴泉觀使岳飛下大理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供通。爲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左僕射秦檜乘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於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岳侯傳云。秦檜密遣王俊詣王貴。劫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誣寫張憲。岳侯欲謀反等事。既赴都堂。張俊與相補論大理寺催鞫。上因緊賊。秦檜奏乞將張憲岳雲與飛同白其事。是時侯尚不知。良久。秦檜密遣左右傳宣。請相公略到朝廷。別聽聖旨。候既到閣下。卸時前去。引到大理寺。侯驚愕曰。吾何罪。遂入門到獄下。輒不見一人。止見四面垂簾。後坐少時。忽見官吏數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略來照對數事。相公點頭云。吾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道罷。隨獄吏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等。各人枷械。裸身露體。血染遍身。痛苦呻吟。又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首狀詞侯反狀。御史文前來云。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卻要反。侯向万俟卨羅汝楫曰。對天盟誓。吾無負於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陷忠臣。吾到冥司。與汝等面對不休。衆問其故。羅汝楫亦以御史中丞万俟卨等曰。相公既不反。記得游天竺日。壁上留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衆人曰。既出此題。豈不是反也。侯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雖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方知已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爲國忠心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其考掠。此時羅汝楫已不爲御史。万俟卨亦未爲中丞。其後卨遷中司。汝楫遷諫議。然汝楫不與此獄。似所云殊恍。姑附此。更須詳書。 資政殿學士提擧臨安府洞霄宮翟汝文薨於平江府私第。謚忠惠。

己卯。上曰。凡事必謹於微。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荊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所以保全之也。

壬午。權尙書吏部侍郎魏良臣落權。字充大金軍前通問使。知閤門事王公亮落階官。爲福州觀察使副之。國書但使之斂兵。徐議餘事。紹興講和錄載與劉光遠書云。孟冬漸寒。伏惟太保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鈞候起居萬福。軍國重任。委勤籌畫。劉光遠、曹勛等回。特承寵示書翰。不勝忻感。竊自念昨蒙上皇帝割賜河南之地。荷恩深矣。可量而無識淺慮。輕率妄動。自貽罪戾。雖悔何及。今者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奉命征討。敝邑恐懼。不知所圖。乃蒙仁慈。先遣莫將韓恕明以見告。今又按甲頓兵。發回劉光遠、曹勛、蒿書之外。將以幣帛仰奉寵貸。未忍棄絕之意。並深銘衍。今再遣左正議大夫尙書吏部侍郎文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魏良臣、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公亮充稟議使副。伏蒙鈞諭。今欲畫一。惟上令下從。乃分之常。豈敢有所指述。道路阻之艱。專令良臣等稟取鈞誨。顧方可遵稟者。敢不聽焉。以審再造。冀所約恭特賜敷奏。乞先斂兵。許敝邑遣使拜表闕下。恭聽聖訓。向寒伏冀倍保鈞重。有少禮物。具於別封。伏冀容留。不宣。 上曰。良臣往軍前禮物不必用上等。蓋禮有等威。不可不嚴。苟爲殊禮。物用上等。而卻以下等奉其國主。則在我者禮不至矣。何以待外國乎。上等物留以待其國主。上又曰。恐左藏庫無佳帛。朕處有之。向張浚在川陝。每歲進奉綺箔綾帛等。皆在朕。未嘗用一匹。檜曰。陛下恭儉如此。中興可必也。

癸未。監察御史陳𦠆、梅充實、吳傳並罷。𦠆守太府少卿。充實行尙書吏部員外郎。

甲申。度支員外郎李椿年自鄂州還行在。 右武郎吳拱爲涇原路兵馬都監。 婺州觀察使充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權知閤門事韓恕令之任。從所乞也。 徽猷閣待制提擧江州太平觀盧知原卒。

乙酉。盧恨盤王麗階詣嘉州乞降。麗階既犯邊。獲寨將茹大猷以去。提刑司調兵防扼。所費不貲。連年不能討。大猷因以利昭之。去年春。麗階款寨求降。不許。至是復申前請。守臣邵博言於宣撫司以便宜補麗

陳進武校尉。令遂大猷等。且遣以包帶茶綵。命王士安者往促之。縣階遣其子阿伯盤、將軍葉遇等送大猷歸州。令右宣教郎知峨眉縣梁端卽境上波恩神祠折箭歃血。與盟而去。縣階歸。其出沒鈔掠如故。

熊克小曆。稱知峨眉縣梁端修。蓋也。蓋日曆載寧州所申。僚縣知峨眉縣梁端修。武郡幅知中縣秦寶信修。示以恩威。而克誤以梁端爲端修耳。

丁亥。江西兵馬都監程師回引兵至桂陽。監之臨武峒。討賊徒歐幼四等。破之。先是宜章峒民駱科反。事見去年十一月。朝廷命統制官郝政以所部討科。降之。其徒歐幼四復率餘黨數千人據藍山縣。掠道、道二州。攜密行府遣參議官史惡將師回往捕。至是始平。

戊子。監察御史胡汝明爲殿中侍御史。　魏良臣等辭行。

庚寅。上謂宰執曰。凡事必熟思而後行。朕今三十五歲。而髮太半白。蓋勞心之所致也。秦檜等曰。陛下聖明天縱。而又審思若此。必無過舉矣。　右從事郎徐百祿、乘哲子也。嘗爲海鹽縣令。上以乘哲故黜之。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張守、資政殿學士李光等六人舉百祿改京官。吏部奏。百祿嘗犯私罪笞。取旨。詔盡族未歸。乘哲之子百祿勿令出官。

辛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瀘州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劉寶卒。按此乃淮東軍中劉寶也。上聞其死。爲之一日不食。特贈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實加贈在二年五月丁巳。

癸巳。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樞密使英國公韓世忠罷。爲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由是爲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世忠乃諫。以爲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於域外。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乎。又乞俟北使之來。與之面議。優詔不許。世忠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罔意劃切。檜由是深怨世忠。據趙雄傳世忠神道碑增入。碑在除樞密使之前。誤也。自敵滅盟之後。未嘗有使到。今移於此。庶不牴牾也。　言者因奏其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閒退。遂有是命。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

右朝奉郎錄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周公孟爲監察御史。

是月。金人陷滁州。　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人所命知陝州鄭賦戰。克之。復陝州。　起復川陝宣撫使胡世將圖上右護軍都統制吳璘郊灣克捷之狀。且言。臣詢究衆論。皆謂璘之此戰。比和尚原、殺金平。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數倍。據捉到蕃人供。金國中稱璘有勇。似其兄之語。臣猥以書生。誤膺重寄。不習弓馬。不諳形陣。上賴朝廷指授璘等。爲國宣力。川陝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勝。臣不敢緘默。伏望聖慈察璘智勇冠軍。優與遷擢。以爲盡忠許國之勸。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樊舊敵寨十餘處。親率勁兵。與薩里千迎敵。敵衆敗去。致不敢併力熙、秦。委是宣力。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於陝、虢等處。攻卻敵寨。並皆獲捷。

秦制敵軍。不致併力秦、鳳。並乞優與推恩。乃賜璘等詔書獎諭。密賜世將黃金二百兩。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璘復秦州。捷郊灣。敗下隴州。破岐下諸屯。浩取華、虢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將亦遣要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爲內應。而金人約和於朝廷。秦、晉之人殊恨之。三將歸。解嚴。第功。於是統制官姚仲、王彥、向起各落階官。仲、彥爲華、虢兩州觀察使。起爲邵州防禦使。

十有一月丙申。按是月乙未朔。　權吏部尚書兼侍讀寶文閣學士吳表臣落權字。　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朱翌罷。以言者論翌頃以詔事呂本中。薦之趙鼎。若以翌爲可恕。則小人之黨日熾故也。　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宗正丞邵大受稟性陰險。每聞朝廷一有除擢。則怒形於色。浮言無稽。短毀百出。詔罷之。　右中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上覽除目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北州寄居多。必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爲賢否。當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昔齊威王封卽墨而烹阿。齊大治。蓋知核實僞而不徇毀譽空言也。

丁酉。上曰。唐太宗除亂比漢、武。致治幾成康。可謂賢君矣。然誇大而好名。雖聰言納諫。然不若漢文帝之至誠也。人君惟至誠臨下。何患治道之不成哉。秦檜曰。文帝雖至誠而少學。太宗雖問學而未成。猶可以揚名於後。今陛下至誠問學。度越二君。則堯、舜、三代。何遠之有。

戊戌。言者請補試州縣小吏。仍許告吏罪。使補其闕。以懲吏強官弱之弊。上謂宰執曰。此說若用。則相告訐而州縣擾矣。治天下當以淸靜鎭之。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淸心。朕當躬行此語。顧謂秦檜曰。邊事既息。可以弭兵。卿爲相。亦當效曹參之淸靜也。　換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曹勛、知閤門事左奉議郎新通判利州程敦厚召試館職。以其上書言事故也。敦厚之書曰。臣聞建大功者。不謀於俗。排大難者。不計以時。夫大功非建權則不能濟。大難非欲速而可以平。昔之執事者。苟不建權。則勸陛下正名弗屈。而不恤其既。苟爲欲速。則勸陛下長驅疾戰。而不量其力。否則首鼠畏避。徇奉枉而昧至當。則又莫爲陛下毅然出身以任其責。今陛下除驕抗之害。而疆埸肅。致安靖之福。而朝廷尊。側兵之命在我。而悉收其用。欲和之利在敵。而決保其成。有四可爲之勢。願陛下應之以定。而不回奪於俗。持之以久。而不促迫於時。則大功立矣。敦厚又遣秦檜書。言檜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檜大喜之。令赴都堂審察。遂召試以爲祕書省校書郎。敦厚先見紹興七年二月。其餘校書郎。在今年十二月己巳。今併書之。

己亥。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兼修實錄范同罷。同始贊和議。爲秦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秦檜忌之。右諫議大夫万俟卨因論同武政之初。首爲邊葬之議。自信州至建康。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權。歸之宥密。而同輒於稠人之中。貪天之功。以爲己有。望罷其機務。詔同以本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資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言者論迺者二使之返。歡示欲和之意。於國體無損。而光乃陰懷怨望。鼓倡萬端。致會稽之民。扶老攜幼。轉徙道路。連日不止。乘

時誅斛。罪不可赦。秦檜進呈。上曰。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
而罷之。遂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皆之
因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乃歸光嶽表令紹興府日下遣發。樞密院差使臣一員伴送。
辛丑。中書舍人王鉌兼實錄院修撰。　尚書倉部員外郎周彥昭罷。以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近朱翌、邵
大受被黜。彥昭馳書密報范同故也。　是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
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劃唐、鄧二州。因遣其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審定可否。熊克小曆載金元帥上第三書在紹興元年十一月七日。蓋以太保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越國公致書。時寒。想惟安適。近魏良臣還。伏辱來書。備述嚴意。惟念其時。與見高論。昨蒙國書訓諭。奉聖訓。許以稽首從事。誠可成就此計也。本欲上自襄江下至於海。以爲界。重念江南疲弊日久。如不得淮南。相爲表裏之資。恐不能國。兼來使云。得三郎君。真求其切。於情可憐。是以淮水爲界。西有唐、鄧二州。以地勢觀之。亦是淮水北。在所割之數。來使云。歲貢緡二十五萬兩匹。既能蓋以小事大之禮。貨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爲定。又云。淮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寓在南者。願歸則聽之。理雖未安。亦從所乞。外有歸正之人。及因兵火隔絕之人。並請早爲起發。今遣昭武大將軍行臺尚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上輕車都尉蘭陵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蕭毅、中憲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間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審可否。其間有不盡言者。一一口授。惟閣下詳之。貶昊之後。當開於朝廷。其如封疆大臣。又何礙焉。少摘納異於前邪。不敢切實煩天慮。書獻爲尋常。奉書不宣。　先是有舉人獻
策於宗弼者。宗弼用之。盱眙、龜山造舟爲梁。引兵深入。東過臨淮。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至是軍
食不繼。士皆饑苦。又聞王師將涉江而北。宗弼大懼。乃遣毅等與良臣偕來焉。李大諒征蒙記云。皇統元年。副元帥烏珠班師。元帥遣蒙以制河南地。大宋有遺孫。據帥過江。復取河南。四年因歸宋南北行府三帥曰。晉與閩南有數臣。潛遣南宋。自領兵直伐。同邢宋帥。大軍至壽春。由廬州淮濟道臣淮事。騎晉心莫兼未決。淮陸三路士進來數萬。宋兵既晉急遣龍虎阿勒巴二帥探路先行。兵繁常勝兵巫淮上晉入盱眙。有來兵犯路。龍虎遣使報曰。淮陽無一人一騎。爲備已遣五千騎爲淮分守盱眙、龜山。把截木臨關。勢強盛。齊大喜。晝夜兼行。至淮上。果橋成。六廬分步騎渡濟淮源。上據運河。列布兵於兩岸。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齊因覩宋地。遂新立龜山城寨。隣淮之勢。就山爲壘。若爲築樓屯兵。爲地據守。晉謙鑑心未可輕舉。但見宋暨晉心自持宋室空有避城立勢之心。而無聚糧持守之法。又觀二進士所獻。劉錡淮南路盱眙之楚州。行路歎壁左右是淮右。迤河築道。遂達有過都伯遣山騎入騎回道。惟是運河兼實備因蘇子關。諸軍不避寒暑。諸泥打淤。決池漏淮。拖船冷饑。勞苦奔走。蘇鄂又密殺。盧翼相繼爲資。諸軍飢苦之際所不忍聞。但虛心寬隨面已。又皆於士云。晉兵俱甚有食。宋興者又多。皆南軍不測。要固淮上。晉心所料南宋既與起盱眙爲乃樓山臨水大利之勢。爾。無守法措臣安有智謀。就若敵也。決驅渡江之理。晉兵與蕭平章計議大晉維書於宋。若從爲約。請諸從門計議。知敵遂拒。永臨星霆。渡江舊平章商去晉議。晉軍親心徵寂。宜矣。蒼夜龍虎阿勒巴晉若南宋受撫由得中軍回若宋軍渡江不擊自潰。王曰。謝論正與晉心同。晉四冤晉南歸擬信心。卻不審知此月餘。召蕭平章。遂輔走報。不覺喜慰天神與兩使同來。議止淮爲界。割約已定。兩使回。晉班師同歸。兼賞馬驛重議。萬俟禹四分數略十中餘六。情我軍襯面。此而不能決。若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也。吾私心用晉但一權書下。遂取據。乃其世不傳之上。窮接大略所云。可見金人勢窮力竭之實。今並附此。庶幾可考。
壬寅。詔以四立日就行在權宜設位祭五福太一。用禮官請也。先是議者欲建太一之祠。禮官難之。乃有
是議焉。　尚書吏部員外郎施鉅、祕書郎李寧並爲監察御史。寧、長沙人。與鉅皆中丞何鑄所薦也。
乙巳。拱衛大夫貴州團練使顏孝恭知隨州。　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接伴使。以中書金使蕭毅已過
界也。毅等過江。揭旗於舟。大書江南撫諭。右朝散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良

臣見旗有異。大懼。力索之。且以語責子羽。子羽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揭此於吾之境。則吾有死而
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此據張栻撰子羽墓誌附入。
丙午。詔通問副使王公亮先赴行在奏事。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曹勛充伴副使。
丁未。給事中程克俊兼權直學士院。　左大中大夫范同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筠州居住。時有諫議
大夫万俟卨論近會稽之民。以李光鼓惑。遂至於紛擾者。累日今聞同與朱翌、邵大受等。又往家焉。竊恐
浮言橫議。又倍數光。萬一會稽藩輔爲之震動。則遠方聞之。將知何。伏望將此三人重賜施行。天下幸甚。
詔左承議郎朱翌責授左承事郎將作少監。韶州居住。左奉議郎邵大受除名勒停。化州編管。　光山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士㒟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放謝辭。士㒟數言事。秦檜忌
之。岳飛之下吏也。士㒟欲救之。爲檜乃使言者論㒟岳飛遣兵於陳、蔡之間。乃密通書於士㒟。叙
其悃愊。蹤跡詭秘。范同頃爲浙東憲。與士㒟通家往還。或以他故數日不克見。則必遣其婿邵大受往傳
導言語。窺伺國事。士㒟身爲近屬。在外則交結將帥。在內則交結執政。事有切於聖躬。望罷其宗司職事。
庶幾助成中興之業。故有是命。仍令刑部檢會宗室戚里不得出謁接見賓客條法申嚴行下。士㒟將行。
上賜手劄勞問。且以帛金千兩賜之。　光山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榛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
其每與朝士結爲朋黨。兄弟二人更唱迭和。非朝廷之福故也。　保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夸知
大宗正事。
庚戌。日南至。上望拜皇太后於禁中。宰相率百官遙拜皇太后、淵聖皇帝於宮北門外。
壬子。金國審議使行臺戶部兼工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等入見。毅等至館。上命工部
侍郎莫將館伴。時殿陛之儀猶未決。議者以爲兵衞單弱。則非所以尊國體。欲設仗衞。恐駭敵情。秦檜
與知閤門事鄭藻謀之。藻請設黃麾仗千五百人於殿廊。蔽以帷幕。班定徹帷。檜然之。自是以爲定制。時
檜奏晉書事。以爲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爲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覆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
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既無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
廟社稷。明言若歸我太后。朕不憚屈己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
乙卯。御史中丞何鑄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試御史中丞。
起居郎羅汝檝爲右諫議大夫。
丁巳。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報謝副。何鑄入辭。上諭鑄委曲致
詞。事在必濟。又詔勛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於無淚可揮。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又
屈己奉幣者。皆以此也。竊計上天亦默相之。言已淚下。左右皆掩泣。上曰。汝見金主。當以朕意與之言曰。
惟親若族。久賴安存。朕知之矣。然閱歲滋久。爲人之子。深不自安。況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屬。見餘
無幾。每歲時節物。未嘗不北首流涕。若大國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則此恩當子孫千萬年不忘也。且慈

觀之在上國一壽帝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誠說之彼亦嘗感動也。[illegible]

戊午金國審議使蕭毅等辭行時朝廷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爲界毅辭上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　是日詔大金國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並稱大金不得指斥。

己未詔何鑄、曹勛並與恩澤二資。

庚申命宰執及從官攝文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illegible]

辛酉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張浚爲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秦檜將議和遣工部員外郎薑諒因事至閩中風浚使附其議當引爲樞密使浚答書言敵不可縱和不可成檜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先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在會稽書語其客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矣疇曰今日擠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非皆在鼎曰伯紀、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卒如所料。　左承議郎新福建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高穎除名象州編管以言者論穎春開敵騎犯邊穎自軍前造朝反爲張皇之說以惑流俗故也穎陷僞十年因竊守節故驟用之及是以從岳飛被斥。

壬戌左朝奉大夫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汪叔詹直祕閣知鄂州右朝請大夫知韶州邵相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兼京西路轉運提刑提舉茶鹽公事王俊之告變也叔詹與聞之。此據王明清揮麈後錄　相皆爲岳飛所劾此據洪邁夷堅志謫嶺南至是復起。

是月詔大金已遣使通和令川陝宣撫司照會保守見存疆界不得出兵生事招納叛亡。此據蜀口用兵錄日曆無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三

【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上謂秦檜曰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爲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爲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

丙寅上謂大臣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於清靜之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雖不周盡知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禮正心誠意者佛氏清靜之說果有以勝之乎至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即佛氏禍福之報也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說殊爲可笑。

丁卯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責授濠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御史中丞万俟卨論洪道汙穢貪墨岳飛初爲制置使洪道足恭以媚之飛罷宣撫使命下之日洪道聞之失色頓足抵掌倡爲浮言簧鼓將士幾至變生故有是命於是洪道得罪而終身不復。

庚午右承事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韓彥直特遷右奉議郎直敷文閣以世忠罷政推恩也。　右奉議郎鄭名世特勒停坐擅寫日曆故也久之卒於家。

壬申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天下混裂何也。

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瑠璃株勸臣下以修辭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

癸酉，秦檜言考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消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　試尚書工部侍郎莫將權本部尚書，往唐、鄧州分畫地界。先是，詔刑部侍郎周聿充京西路分畫地界官，廉干措置委。據此下書有脫文。　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充陝西路分畫地界官，廉干措置委川陝宣撫司照南北誓書文字，仔細分畫，不得差錯生事。此指揮據日曆，日用兵議修八日降詔之。　至是又遣將焉。

甲戌，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竊聞朝廷見與金國議和，邊事漸向寧息，所有元降便宜黜陟指揮，伏望收還。從之。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何鑄等至軍前，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鑄往會寧，且以書來索北人之在南者，因趣割陝西餘地。紹興講和錄金帥上第四書，冬深烟慘，動止萬福，今月十一日使來，伏承手削，具聞審大之勸，良可嘉尚，所遣審議使等當職面稟事意，悉已開陳。今若大事已定，然而其間有一二未究者，須至縷陳。既云北人見行遣還，雖然已因歲推擬任側被拘者，殊非昔年諸亡及兵火陷沒之人，豈是有司甚拘人情，會當遣還。在江南時，已蒙定論，無諸路所有北人，各於逐處沿邊州城既近交割，寡早爲依舊所議數發遣過界。唐、鄧二州，見已遣官，趁此月下旬，割從以備交割外，據陝西地界，其間或有大岑相接處，亦請依舊約，於明年正月下旬差官於本朝合干人員，承去，行旗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日以北，既其之後，買賣使民，各安其業。已遣濠州、盱眙縣新附口數千，並其家屬，盡護人數，令以姓名分付去人。庶江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揮所屬官會，依數人數，亦無聽歸。所有海州、泗州兵隸在淮南有姓，比及新正，切當盡發過淮北，庶不過一年，擧作之計，權宜之所，有淮上大軍，使之自謝道逃遷，昨以吳璘元帥提兵侵擾，亦專人使之歛退還故，聞知時，寮切思慮，再此相關不宜。　是日，朝廷亦遣莫將、周聿往割唐、鄧，又命鄭剛中分割陝西，以劉豫、吳玠元管地界爲準。紹興講和錄賀朝答書，季冬極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暫軍安民，悉頼全德，特承惠書，備荷欵曲，公以生靈爲念，伸人爲皇帝，天下幸甚，北人敢不如命，今雖先次決遣，韓律議等，餘當置爲會期，侍郎周聿於此月十一日起程，前去交割陝西地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司官前去，趁明年正月下旬計議，淮州、泗州，護水軍在南有姓，見令根刷，暫逃淮北，先當遣還，濠州、楚州、盱眙等縣戶口，又許根刷，庶江南商賈隔在淮北者，亦續發歸。准奉悟，暫待蕭淮，恐遣人在路滯遲，今專教書，計會泗州牽近專人傳到府下，伏冀照察，向春候，在和切宜保練，萬不宣。

己卯，上謂大臣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爲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於此，須用論辯古今，以爲文，最不可志於利。專而志於利，則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　詔監當資序人勿除郡守，其已除未上者，令吏部具名罷，節嘗仕監察御史以上者聽。時秘閣修撰劉阜民新知秀州，吏部言阜民故從官，許之任。

戊子，直秘閣、新知溫州秦梓試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梓、檜皆引嫌辭，上不許。　右承務郎韓彥質、彥樸並直秘閣，二人皆世忠子也。

癸巳，岳飛賜死於大理寺。飛既屬吏，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鞫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閤門祗候雷視之。至是，万俟卨入台月餘，獄遂上。及聚斷，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不應死，衆不從。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己與太祖俱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卽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閬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張憲坐收飛、雲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擧醴泉觀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爲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莅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直秘閣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右朝散郎孫革送潯州，並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於嶺南。天下冤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飛知書，善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至今號爲賢將。何鑄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寅，周三畏二十年三月戊子，李若樸、何彥猷十二年正月戊寅皆得罪，雲二十二年十月戊申追復元官，謚忠愍，又改武穆，嘉泰四年五月癸未追封鄂王，並各見本年月。王俊首狀，大理寺案款，今具載之。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右俊於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太尉使奴厮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尙澤一點着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澤一更不與俊相揖，便起向燈影黑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前唱喏，坐間，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睡也，那你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婺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朝廷必疑我也，朝廷交更番朝見，我去則必不來也。俊道：向日范將軍被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是范將軍擡擧，係有將軍統制，同提擧一行事務，心懷忠義，到今朝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人來，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張太尉道：我遣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思。張太尉道：這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去襄陽府不動，只在那駐劄。朝廷知，必使我相公來彈壓撫諭。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馬，若太尉動人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若朝廷使岳相公來時，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不肯交岳相公來時，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我劫擄舟船，盡裝載步人老小，令軍馬便陸路前去。俊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我待做，你安排着，待我交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俊道：恐軍不服者多。張太尉道：誰敢不服。傅選道我不服。俊道：都統制備戰之人，丈夫氣概，必不肯服。張太尉道：有不服者斷殺。俊道：這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是，假做一件朝廷文字起發，我須交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後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如何。張太尉道：必不敢來趕我，設他人馬來到此時，我已到襄陽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有何懼。俊道：若蕃人探得知，必來夾攻太尉，南面有張相公人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處置。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這裏兵才動，先使人將文字去與番人，萬一探得不前，交番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萬，襄陽府無少，如何。張太尉道：這裏糧盡數著船裝載前去鄂州也，有糧，襄陽也有糧，可喫得一年。俊道：如何這裏數路應副錢糧，尚有不前，那裏些少糧，一年以後無糧，如何。張太尉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則做轉動，我那裏不一年交番人必退，我遂別運動疾，一時疾動作安排著。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後，背嵬、遊奕服我不服。俊道：不服底多。又道：遊奕姚觀、背嵬王剛、張應、李璋服不服。俊道：不知如何。張太尉道：明日聚廳時，你請姚觀、王剛、張應、李璋去你衙裏喫飯，說與我這言語，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今自家懣都出岳相公

御保全功臣者設也。況黨人猶未盡而狡兔猶未死者哉。呂中大事記：飛之死，尤不釋衆心，推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敵，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柱橋，其戰烏程也，以百騎入百人於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敵人所畏聞，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烏程有感激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敵合而猜忌之心又與檜合，遂發橫生不測之死地，不止万俟高以顧偏假線自陳謀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自遠防而得罪，嫌疑，讒毀，傳遞之徒，亦以阿附，並抹黑漆之塗，附會其事，無所不至，爾其獨有三字，世忠終以爲嫌，以聞天下，飛死，世忠獨中外大權，遂歸於檜，於是遂遂將子用小人與。

是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以母憂去位。待聘去位，僅有聞名在十二年十二月遊說。　直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抗卒。

初，從事郎傅偉文從朱弁出使，爲金人所拘，求應舉自免，金人許之，偉文屏居村落間，授徒以自給，至是卒。偉文，臨江人也。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與時以始隨軍，今不敢擅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稍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守江南，歸之可也。獨不見侯景之禍乎。欲復故疆，報世讐，則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彼知中國有人，發生懼心，張浚名勳殊方，可惜置之散地，並問李綱、趙鼎安否。　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范沖卒於婺州。　是歲，始命川路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后綾紗絹悉如之。　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至是徽猷閣待制胡舜陟爲經略使，買馬二千四百匹。　金主亶改元皇統。　按高帝紀，天會十三年，太宗崩，熙宗即位，是年十月改元皇統，天眷元年，十二月改皇統元年，在十四年，據紹興議和條，稱皇統元年，蓋王大觀行程錄，稱皇統八年，蓋次戊辰，紹興十八年，逆數之，當以今年改元爲正，時諸書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四

【紹興十有二年】，歲次壬戌，金皇統二年，宋紹興十二年。　春正月，按是月乙未朔。壬寅，詔建國公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并都監。

直敷閣、緋魚袋張子顏、子正並進二官，陞直敷文閣。右承奉郎賜緋魚袋張宗元爲右宣義郎，直敷閣。宗元、顏密使俊孫也，俊自鎮江還朝，行府結局，乃乞罷機務，章四上不許，時俊所部在建康，未有所付，俊薦本軍統制淸遠軍節度使王德可典軍，乃以德爲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熊克小歷如此，并書曰，師中除鄂州都統，恐誤，師中之除，在三月丁未，今別附本月日，蓋此之遣，附進正除，在今年十二月壬申，按論廉一軍兵最多，不願許時領主帥，今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癸卯，上謂大臣曰：朕於宮中無嗜好，惟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於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人點姓名，何所益也。　中興聖政，此臣曰，稱經以出，拾綴，按聖以拾，拾也，遺之不深，則聲氣至於殺人，而治或至於害天下，帝王之學，尤貴自得，深遠之，則默運睿斷，左右逢原，則神明生焉。

珪爲內侍省副都知。　右武大夫密州觀察使衛茂實爲昭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茂實改使，額在乙卯。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廖剛上表遠政，詔進一官致仕。　樞密行府奏陞天長縣爲軍，劄盱眙、招信兩縣隸之，仍於盱眙縣置權場。　熊克小歷，五月丙申，劄於盱眙軍置權場，此蓋是日戶部狀云，近來指揮於盱眙置權場，而克誤以爲事始耳，據盱眙升軍在五月辛丑，克蓋疊錯誤。

乙巳，詔大理少卿辟仁輔持心不平，用法反覆，祕閣修撰知宣州李若虛附麗罪人，好惡自口，可並罷。　仁輔之罪，必是誣岳飛獄不合，當考。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對，以鞫岳飛獄畢故也。　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鏤板徧牒諸路，有進士智浹者，汾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浹上書訟其冤，秦檜怒，并送大理獄，成浹坐決杖，送袁州編管去。　此以進士之通史，卷數，位姓之稱，飛死，浹上書訟飛之冤，爾恐誤，蓋浹與飛同結案也，今略條述，今不能悉，浹降官編管，在去年十二月末日，其行遣官在此時，今詳頃年獄案，附書之。　敷文閣待制知徽州朱芾、祕閣修撰李若虛並落職，芾仍罷郡。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二人頃嘗爲岳飛謀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至於若虛，則又公私欺罔，昨飛方用師於京西，若虛遽自軍前還朝，謂敵人不日授首矣，而所憂者，他將不相爲援，伏望並賜黜責，故有是命。　先是祕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辭鈞爲秦參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閑居永嘉也，鈞嘗遊其門，万俟高又薦之，由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也，有左朝奉大夫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贓收，遂依飛軍中，飛亦厚待之，至是王輔遣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爲姦凶，陰合檜意，檜喜，由是脫罪，將擢知晉州，輔上蔡人也，大理寺丞何彥猷、李若樸並駁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比閑岳飛之獄已具，朝廷召寺官參斷，咸以飛之死罪有餘責，獨二人喧然力以參議爲非，務於從輕，故黜之。　觀此之道史，稱何彥猷，李若樸，當是二人，已見去年十二月癸巳注，然之又稱，周三畏，長者豈惜大理卿之銜，然獄成之後，少辯解仁輔罷去，而三畏遷刑部侍郎，後八九年，乃始歷論，則此諸未必有也，更須詳考。

詔各轉一官資。　中書更行遣制勸文字，前此未有缺出也。　昭慶安豐縣爲安豐軍，以春春、鹽邱、六安三縣隸之，遂以武經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壽春府孫暉知軍事。

庚戌，詔建國公就外第，加檢校官郡王，令吏、禮部、太常寺討論祖宗故事，申尚書省取旨。　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樞密使張俊以子羽料敵及治行聞，故有是命。

辛亥，增賜趙鈔鹽鹽十萬緡，以鬻鹽增羨故也。　武經大夫御前忠銳第五將兼樞密院提轄軍兵劉通知天長軍。　通當是劉鞏之弟。

壬子，顯謨閣學士知洪州梁揚祖爲尚書兵部侍郎。

丁巳，武節郎兼閤門宣贊舍人新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王安道、安道、繼先子，始以僥冒補轉，故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之，上曰：艱難以來，諸路將兵，尚多缺額，而見在者又不練習，止充雜役，甚非置將招兵之本意，今和議雖成，尤嚴武備，可督諸路招填將兵，至於將官，亦須擇人，前者多以子弟及堂吏爲之，安能稱職乎，人材各有所長，子弟堂吏，使之爲將，是違其所長，非用材之地也。

戊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落職、坐前守泉州、誤殺流罪囚也、法寺富直柔係第四從官減外、罰銅十斤、案奏、特有是命、錄事司戶參軍各追一官勒停、通判職官衝替、典史分配嶺南、事初在去年五月庚申、

屯田員外郎劉無極、祕書丞孫汝翼並罷、以御史中丞万俟卨言、無極者孫近之黨、而汝翼者范同之黨、朝探時政、竊議於外、必欲近、同復用以逞其私故也、

庚申、宰執奏事、上曰、今議和既定、淮南漸可理、又須於近江築田畝、築城郭、庶不爲敵資、若廣爲儲蓄、非特足以禦敵爾、　吏部尚書兼侍讀資善堂翊善吳表臣兼權直學士院、起居舍人張廣守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楊愿試起居舍人、將作監丞李若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孫近落職、御史中丞万俟卨論近頃帥紹興、與士僚交通甚密、及近執政、或得禁中密語、往往漏之、方諸帥還朝、並置右府、近遂唱爲議論、不合之詞、欲深結將帥之私恩、及聞烏珠屯泗之始、岳飛就夠之初、則每對賓客、喜生面顏、故有是命、　左中大夫樞密行府參議官鄒浙知宣州、尋又除直祕閣、漸除

（時在是月癸亥）右奉議郎浙東沿海制置司參議官措置料角斥堠馮由義知和州、

辛酉、起居舍人楊愿兼權中書舍人、　端明殿學士知台州胡交修卒、

癸亥、左通議大夫孫近責授左朝散郎祕書少監漳州居住、以万俟卨論其黨輕也、　左中大夫充祕閣修撰淮南路轉運判平江府史愿充敷文閣待制、知鼎州、右承議郎新軍器監丞張子儀爲右朝奉郎、皆用樞密行府結局推恩也、其餘文武官屬十二人並進一官、選人改京官、

二月乙丑朔、直徽猷閣添差鼎州路安撫司參議官王良存先次放罷、以書爲岳飛隨軍漕故也、　軍器少監鮑琛檢察拘收前湖北京西安撫司錢物還行在、後六日、擢琛爲尚書右司員外郎、

丙寅、左朝奉大夫知大宗正丞段拂行尚書祠部員外郎、以宗室士奏薦其才識、故有是命、

戊辰、尚書右司郎中莊必強、左司員外郎錢葉並罷、以言者論二人皆范同所汲引、陰懷異議、惟恐同不復用故也、

己巳、上謂大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北敵騎兵、雖中國所不能及、若要馳騁於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之力、終不能渡江、晉室微弱、而苻堅百萬之衆、敗於肥水、拓拔魏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亂、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孫皓者、豈能致北兵之得志乎、今但修政事、嚴武備、北兵雖強、不足畏也、　尚書考功員外郎鄭樸爲右司員外郎、

庚午、婉儀張氏薨、輟視朝二日、贈賢妃、葬城外延壽院、其弟閤門宣贊舍人華進秩三等、仍官其二姪、本閤官吏遷官有差、初建國公之少也、育於妃所、及是吳婉儀收而併視之、與崇國公璩同處、雖一食必均焉、此以稗史三十二年四月丙午宣諭遺詔參入、　入內西頭供奉官黃彥節除名柳項、從容州編管、彥節嘗爲岳飛軍中承受、後轉

諸吏部、飛憐其貧、遣錢三千緡、且薦爲睿思殿祗候、上不許、飛死乃抵罪、

辛未、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仁宗以惠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詳、可見於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中興聖政、

紹興御筆曰、陛下英武如太祖、慈愛如仁宗、其致中興必矣、

昭建公國瑗出外第、　初、命福建漕臣卽李綱家市兩朝所賜犀玉帶、至是綱妻越國夫人張氏以玉帶二、通犀帶一來上、詔以錢萬緡償之、

丁丑、保靖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爲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青宮閑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上尤所鍾愛、瑗克小廝云、上與盡后尤所鍾愛、蓋因孤幽聖德寧故所云也、按此時恭聖慈烈皇后初封婉儀、所云乃道書之耳、寬不考詳、是以小說、今將遂聖保祐事依宣驗聖訓、先附此月庚午、更不別出、

制下、日者尤若訥私謂祕書省正字張闡曰、昔乃並日二字、有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己卯、賜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監察御史陳時舉爲尚書考功員外郎、　賜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韋淵浙西田通萊爲五十頃、臨安府房緡日二十千、先是韋淵陳乞恩數二十餘事、又乞隨田五百頃、許賣酒、上皆不從、至是有司詢故例於襄州觀察使陳仲堅、乃得其實、故有是賜焉、　是日川陝宣諭使鄭剛中、左中大夫四川轉運判官兼宣撫使參議官李觀與金大使鎮國上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烏凌噶贊謨、副使奉政大夫行鑾儀尚書吏部郎中孟某相見、置酒於百家村、先是詔宣撫副使胡世將還近上參議官、從剛中至界首、約官商議具奏、至是剛中觀與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至鳳翔境上、贊謨等亦以檄來、言坐都元帥府指揮、可計會江南差來官、從長相度交割、今欲自鳳州分界、先二日、二月丁丑、之寧至寶雞縣、與贊謨議相見之地、贊謨言、欲至鳳州相見之寧曰、宜論已過二里矣、二里在和尚原之北、議不諧而罷、剛中檄贊謨云、元得指揮、只是商議、仍須取旨、卽無便許交割之文、竊詳交割與商議、事理大段不同、未審今來欲於何處分界、消與不消商議、贊謨回牒、陝西地界既未指揮、須先商議、卽無便交割之理、所有該稱何處分界、亦候相見臨時計議、至是贊謨與剛中相見、首謂陽、成、祐、鳳、商、秦六州、當還上國、剛中與論久之、贊謨曰、階、成、祐、鳳、倘未見還、當先還我商、秦二州、須以大散關爲界、剛中願示公文、當奏取旨、贊謨出檄云、已差交割官矣、剛中持不可、贊謨曰、講和而不退和、尚原兵馬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兵晚退矣、贊謨又欲遣人於大散關立界堠、剛中、觀不從、各上馬去、世將具奏曰、臣竊觀和尚原及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要門戶、若爲金國所占、委有利害、已具奏陳、未准回降指揮、伏乞檢會深賜詳酌、速降處分、臣謂薩里千等前年冬帶領軍兵五萬、攻打和尚原、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千爲見有備、不敢入險、復回長安、去年春、珠赫貝勒萬衆侵犯商州地名洪門、苟樂等處、本司遣兵殺退、又去年冬、薩里千欲復秦州、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千相視秦州高險、城守嚴備、重兵在後、不敢攻打、退遁前去、以此可見和尚原、秦、商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正係控扼川口必守之地、若爲金

國所占萬一有警委難支吾利害至重乞賜詳酌辛巳世將奉詔令與劉中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世將乃言秦州元不係吳玠地分合自秦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商州元不係吳玠所管分合自商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和尚原方山原兩處昨自建炎四年係吳玠創立山寨原不係劉豫所管地界分至今來合行保守臣已牒鄰剛中照應分畫去訖和尚原係川蜀緊要門戶比之秦、商二州所係利害尤重臣已累具論奏乞賜速降處分疏入詔世將具兩奏不同因依時金人必欲得和尚原故有是命

烏陵噶賛謀來以投士選蜀口用兵旋條入張浦節要言烏陵噶思謀為沁南軍節度使不知思謀即贊謀否詔州即帰州金避阿古達名故之今依國書修入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上曰朝廷分道置使正欲譏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臧污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臺諫論列者當併繩之。中興聖政史臣曰君天下者寄耳目於臺諫而又以其視聽之遠者寄於監司內外相及故能承上後世亞州縣無狀至乃朝出御史暮遣觀風以警守令若弗所警於監司者彼何輝而不挾觀察

丙戌上曰舉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上又曰福建所買牛第二稍可發來臨安借與人戶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朕今盡以人耕田之象置於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龍神衛四廂指揮使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陞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元、韓世忠部曲也至是代將世忠之軍故擢之

丁亥言者請自今鞫獄必差經任人上曰文學、政事在孔門中自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鞫獄安能盡善也其從之

戊子金主亶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知閤門事胥助至金國見亶於春水閤先殿具陳上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鑄不能言亶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可輟改助反覆懇請語甚切至亶首肯數四大帥傅命使之歸館蓋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邪律紹文、楊仲修至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太后且遣鑄等還。金主敘文據紹興講和錄烏陵所上第七書參入鑄克小厰殺何鑄見金主於春水閤先殿力加祈請伏地者再大帥烏陵傅命使之歸館有館伴使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以講和錄所載烏陵七書考之自去冬至今書烏陵皆在軍中但遣鑄往北地今略刪潤附入更再詳考

初率使徽猷閣待制洪皓既至燕金主聞其名欲用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至是赦文復令南官換授皓請於參知政事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差濟為逃歸計昉怒遂換中原副留守再降為承德郎留司判官趣行者屢矣皓乞不就職。洪适撰行述云宇文虛中既換金官欲奏先君分證乃力薦於金庭辭獲免虛中為詳定禮文使始造敘其文徒及換授先君謀於金相韓昉云云昉怒虛中譖其決遂換副留守又降承德郎其後金臨遣宰使人各道其鄉因敘及之先君實以燕州閒故在道中拔還率使敘在十三年六月庚戌劉換官敘即今年也故附於此日行遷稱韓昉為金相他書皆無之臣嘗從敘給事中范仲藝聚見金中印行翰林直學士趙可文集有代人作上京慶元宮牌序云太皇武元皇帝誓繼神功神實故參知政事韓昉之所作則昉

此時為執政也今略修潤書之

己丑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禮部侍郎陳桷、郎官方霽、太常丞丁仲京、博士王普、主簿蘇籍並能坐討論典禮並不詳具祖宗故事專任己意懷姦附麗故也惟太常少卿施坰居職如故。此奏坰何以不逸書當考坰三月甲寅繫權禮部侍郎　雲翼、永嘉人先是表臣等奉詔討論普安郡王進封典禮與大臣所議不同故黜。臣嘗以此事問於符之孫宜教郎植亦不能知其詳林泉野記云初趙鼎議立舒安、恩平二郡王為太子秦檜不欲宗室勸上曰願欲立皇子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按表臣本傳所載所聞附匿或指此也然上意屬自屬普安久矣鼎亦未嘗乞立恩平野記蓋小說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科右丞務郎洪遵、敕賜進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适弟沈介德清人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進讀上曰是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遣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為勝遂以遵為祕書省正字介、适並為敕令所刪定官自中興以來詞科中選郎入館自遵始。遵敘正字在五月庚辰朔聯書之　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城中遂及大軍倉燒米麥四萬斛芻六萬束公私室廬被焚者甚衆守臣劉子羽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壬辰知閤門事鄭藻等奏普安郡王朝班乞與禮部太常寺御史臺同討論申尚書省詔合立本宮班又詔普安郡王上下馬侍班幕次及合與不合諸處朝謁燒香等事並令所屬指定御史中丞万俟卨等奏當於宗室正任閤子內侍班太尉之後行馬太常少卿施坰等奏不應詣諸處朝謁燒香提點皇城司錢愼等奏合於宮門外上下馬並從之

三月。按是月甲午朔　詔普安郡王朝朔望　國子監丞何許能先是御史闕官許晉特被引對而不果用至是言者疏其罪且謂因詔事劉大中薦於趙鼎故黜之

己亥給邪中兼侍讀權直學士院程克俊兼資善堂翊善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秦梓兼贊讀以崇國公璩未出閤故也

庚子樞密院編修官趙衛、大理司直錢周材並改合入官為普安郡王府教授壬寅王出閤就外第命宗室正任已上送之周材、江寧人　御史中丞万俟卨兼侍講左諫議大夫羅汝楫兼侍讀。按任藎言論秦檜云每除言路必與經筵遵言乳臭之輩實忝公輩之誤按此時秦檜實秉政殿說書又不待紹勳諸之日矣　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實錄院修撰王銖卒賜其家銀帛百五十匹兩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定江軍節度使御前統制田師中陞充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俊力薦師中代掌岳飛軍先數日上諭輔臣曰朕欲面委師中營田之事倘區處得宜地無遺利便可使就糴以充軍賦軍賦既足取不及民則免催科之擾輸送之費可以稍寬民力若乃規其入以供

公上非朕所欲也。既又賜師中銀帛萬匹兩爲犒軍之費。至是特降制命之。師中至武昌軍中初不伏統制官傅選、李山、郭青輩往往乞罷去。撫諭久之稍定。上論輔臣曰：在是月壬寅賜銀絹在甲辰今聚兩路徐武夢華北盟會編云：師中寓居紹興內侍以爲助故留久其權。安軍承宣使御前統制權鄂州都統制王貴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罷從軍。昭兩淮漕臣嚴切禁止私渡過淮之人。毋得少有透漏。日廉無此，今以五月二十七日洪西轉運司乞差漕州通判狀並入。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雄武軍承宣使御前統制關師古卒於建康府。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毅勇。

己酉。都亭驛成。

庚戌。左承事郎趙衛、左宣教郎錢周材並爲秘書省校書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二人之始除也。上皆召見。故京秩。至是又申命之。權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劃地運行在。時金人遣李成以兵行境上。邊民驚擾。紹興議和後。是朝又嘗即日春和。伏惟約候遣居萬福。某前日遣人往鄧州上狀。續次津發軍馬運。今必皆海府下。近接邊界申報。合具者來。唐、鄧界上。緣李顯將軍帶中軍到來。民戶不知多有驚移。陝西鄜城兵將宮王吉帶領軍馬。於沿坊鎮等處。行劫掠者。殺行劫掠者。殺傷人民。致使相近去處。皆不安貼。切慮引誘生事。致傷和好。故密遣賜約束。實爲幸甚。張告指揮鄧州。今後有者。即爲收捕。實納。並得情狀。即逐不致留滯。向暖切冀信保約。並不宣。尚書右司員外郎鮑琚總領鄂州大軍錢糧。先是琚奏岳飛軍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賞。備邊回易十四庫。歲收息錢一百十六萬五千餘緡。鄂州關引典庫房錢。營田雜收錢。襄陽府酒庫房錢。博易場。共收錢四十一萬五千餘緡。營田稻穀十八萬餘石。詔以鄂州七酒庫隸田師中爲軍需。每年收息錢共五十八萬餘緡。餘令總領所樁收。準備朝廷不時支遣。其屯田仍委師中措置。應副。左承議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陳確追二官勒停。先是言者勸宣城令費介有贓。事下提刑司究實。確言歲月深遠。無以照驗。言者論確與介俱爲孫近之黨。故責之。

辛亥。上謂大臣曰：朕愛南北之民。屈己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今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於偏見。以講和爲弱。以用兵爲強。非通論也。宗正丞江邈爲監察御史。邈、公望從子也。公望嘗論人元符末謫官。上召對而命之。詔齊安郡王士偃令建州居住。御史中丞万俟卨再論士偃貪狡險忍。朋比姦邪。其初罷也。語人曰：士偃於後宮有姻緣之契。而於陛下爲近屬之尊。去闕之日。皆蒙陛下賜銀千兩。又嘗密親劄慰諭再三。以示不久復用之意。又語人曰：士偃嘗薦李綱相矣。嘗薦趙鼎相矣。又嘗薦孫近執政矣。今居衢州。賓客日盈其門。談論之間。無不詆訕時政。使陛下不許交通之旨。徒爲虛文。伏望稍加黜責。以靖國論。乃詔都省檢舉宗室謁禁行下。有犯令御史蔡宗正司按察官勒奏。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士偃欲解救岳飛。謂其婿魏國之告。森檜檜令蓋臣言士偃有不軌心。實建州拘管而死。

甲寅。太常少卿施坰兼權禮部侍郎。祕書省校書郎程敦厚兼權禮部郎官。

乙卯。上御射殿。引試南省舉人何溥已下。是舉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八人。而溫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溥、永嘉人也。宋時非秀才不得解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縣試。故溫州百餘人檜於永嘉引用州人以爲羽翼。助吳表臣、林待聘號萬騎名爲顯官。實操國柄。凡應士人耳目口鼻者。皆有要途。實相聯援。其勢與炎日盛月盛。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取溫士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次遇者數人。前望詩云：憐有朝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丙辰。起復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蓋於仙人關。世將疾亟。命官屬會軍馬錢糧鎧仗文書等。召宣諭使鄭剛中至臥內。面授之。剛中辭以使事有指。不敢當。世將曰：朝廷萬里。公以近臣出使。適丁斯時。苟利於國家者。以意可否之。而須命於朝。云何不可也。將卒。剛中下令。凡官撫司細務。令僉聽自行。惟事干軍政者取決。上嘗問近臣以世將邊狀。曰：少日嘗僉樞處之訃聞。拜資政殿學士致仕。卹典如執政。

戊午。修武郎侍衛步軍司統領軍馬田邦直知光州。

辛酉。秦檜等賀上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先報太后歸耗。上諭檜曰：皓身陷敵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皓之二子並中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佑之。祕書省正字張闡、何若並爲校書郎。闡自以儲材之地。無力可陳。惟國家大利害。可因事納忠。時諸大將持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而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厥後往往行之。司農少卿王賞兼實錄院檢討官。是日。直顯謨閣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馮康國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紹興十有二年】夏四月甲子朔。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保靈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士奚都大主管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提舉應辦一行事務。參知政事王次翁爲奉迎兩宮禮儀使。內侍省副都知藍珪都大主管江東轉運副使王喚提舉應辦一行事務。既而忠厚請禮官與供。乃命太常寺丞吳棫、舒州人也。命士奚在四月己巳。右朝散郎江淡主管臺州崇道觀。言者以爲不可。罷之。淮康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節制利閬州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孫渥卒於興州。丙寅。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秦梓爲敷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直顯謨閣通判明州高世定提舉江南西路平茶鹽公事。丁卯。太常少卿施坰權尚書禮部侍郎。司農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王賞守太常少卿。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俞俟隆敷文閣直學士。戊辰。追封皇太后曾祖故郊社齋郎贈太師雍國公韋舜臣爲遠王。祖贈太師爲安康郡王。子華爲德王。先是后父安禮已追封魯王。故有是命。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以買馬增倍。進秩一等。其官屬皆遷官。屬數已見去年年末。

己巳，封婉儀吳氏爲貴妃。

庚午，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內出制策曰：朕以涼薄之資，撫艱難之運，宵衣旰食，未知攸濟。今朕祗承上帝，而寵綏之效未著，述追先烈，而紹復之勳未集。至德要道，聖治之所本也，而欲未得，散利薄征，王政之所先也，而勢未行。設科以取士，而或以爲虛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爲不武。至若宗社遷寄，屬衛單寡，士狃見聞，而專用私智；民習偷惰，而不知反本；子大夫所宜共憂也，其何以助朕拯幾墜之緒，振中興之業，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右通直郎主管臺州崇道觀秦熺對策言：天子建國，右社稷，左宗廟，是故宗社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則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爲定都之制。舉人陳誠之策言：聖人以一身之微，臨天下之大，惟度益廓然，舉天下之大納之胸中，而成敗得喪，不能爲之芥蔕。斯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愛犧牲粢盛，以事爲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昆夷；漢高祖解平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聖人以天下爲家，光武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蓋帝王之度量，兼愛中外之民，不忍爭尋常以斃吾之赤子也。陛下誠得金使如侯生，則梓宮可還，母兄可復，至德要道之欲可得乎。臣聞東晉之所恃者，國險也，可以自守，暨其攻人則未也。宋文帝自恃宮強，橫挑強隣，末年遂有百牢之恥。陳宣帝狃於屢勝，遂輒不已，自蹙其境。惟齊武帝德元嘉之敗，保守境土，聘問不絕，當是時，外表無虞，內裘多裕。梁武帝初有意用兵，及蕭宏落口之敗，蕭綜彭城之敗，乃遣使議和，遂得國家閒暇。豈非自守之效乎。今日之事，審彼己之情，校勝負之勢，利害相半，雖戰無益也。故臣之深思，切以休兵息民爲上策。自古大有爲之君，所以圖惟大業，經營庶務，莫急於任賢，莫先於納諫，莫善於崇儉。今陛下任賢無二，兼聽無私，而行之又能躬節儉以先天下，臣之區區，復以此進於陛下。此豈陛下之不足歟，唐太宗、不世出之君也，然究其始終，容有可議者。在貞觀初，求士如渴，得賢則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惟恐不及，及其久也，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或累歲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斥，則是任賢之方始勤而終怠也。納諫崇儉，寖不克終，豈非其勤有所未至，惟陛下行之以誠，一則振中興之業，又何難乎。楊邦弼策言：陛下信賞以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論吳、越之事，以爲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時，輕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爲也。顧以爲今日休兵息民之計，誠爲得策。有司定爲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檜引故事辭，乃降爲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自誠之以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誠之、侯官人，邦弼、浦城人也。　權尚書戶部侍郎沈昭遠落權字，司農少卿總領淮東錢糧胡昉陞司農卿，太府少卿吳彥章進秩一等，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王喚充祕閣修撰，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陳俊卿、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張匯並陞直秘閣，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直祕閣，皆以樞密行府結局及殿運楚州大軍錢糧有勞也。

辛未，上御射殿，放合格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有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鶚等五人，特奏名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爲例。

丙子，詔去歲金人犯淮，捍禦有方，將帥成不戰卻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縱之力，秦檜、王次翁各與一子職名。

戊寅，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韋淵封平樂郡王。　吏部侍郎魏良臣爲接伴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副之。　權工部尚書莫將等以太母將回，與同班入對。

辛巳，江南東路轉運使王喚等獻本司銀錢十萬緡，兩以助奉迎兩宮之費。詔令戶部樁收，專充奉迎支用。上曰：若常賦之外，不取於民，庶幾副朕愛民之意。朕在宮中，服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毫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率皆獻助矣。　鄂州總領獻二萬緡，洪州李璆獻五萬緡，江東大帥張夢得獻三萬緡，又浙漕黃敦書、張匯、陳俊卿、楚州陳損、鎮江府、楚州官所獻，未見數。　左宣教郎充刪令所敕定官李文會守監察御史，文會晉江人也。　詔正奏名進士張弼令臨安府押歸本貫，日後不得奏名。弼於唱第日，唐突進狀訴主司，上以其無士行故斥之。　是日，盱眙縣宋肇言得泗州報，邢皇后已上仙。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　詳見小厨，皇府邢氏上仙，丁亥計綫運乃在此後六日，不知何謂也。

壬午，左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王伯庠特改左宣教郎，爲直祕閣，用丙子詔書也。　左奉議郎蔡安頤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茶鹽等公事，填復舊闕。

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爲大學，從之。

乙酉，上謂大臣曰：蔡京、王黼彼此相傾，遂累及國家，以至艱危如此。人臣苟不念國事，而惟身之謀，累必及國，而身亦不保。若忘身爲國，則國安榮而臣享無窮之福矣。

丙戌，戶部請自今賜帛除禁中至牧茶鹽錢及數外，得旨支正色者，每匹折錢四千。時行在歲用絹百六十萬餘匹，所入不敷，故戶部以爲請。　紹興二年九月先有指揮可考。　右奉議郎通判湖州秦杕直祕閣，杕、檜弟，以其姪熺選所得職名爲之請也。

丁亥，上詣景靈宮行禮，殿行孟饗之禮，以中宮未成喪故也。　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江南西路兵馬都監程師回爲荊湖南路兵馬鈐轄，師回以平彬賊之勞，故有是命。

戊子，上詣承元承順殿行禮。　尚書考功員外郎陳時舉罷，時舉嘗爲御史，言者論李光被謫之初，時舉亦嘗陰有異議，大概以朝廷罪光爲非故斥之。

己丑，爲大行皇后發喪，即顯肅皇后故儿筵殿成服，立重，不視朝，權禮部侍郎施坰言：喪三年不祭，孝明章穆皇后之喪，禮官奏睿宗廟祠非是，今大行皇后未祔廟，宗廟及中小祀皆宜勿停。從之。　左奉議郎知饒塘縣方懋德、左從政郎知仁和縣王掌與其佐五人並貶秩一等，以御史臺言：杖輕重不如式也。既而懋德等引咎，言非佐官之過，乞寬免，詔令改正。　六月己巳改正。　承議郎張堯咨爲左朝散郎，堯咨、髮庵人，中進士第，仕僞齊，權遷朝散大夫，復受金人命同知海州，城破歸朝，乃有是命。

壬辰，御史中丞万俟卨請率臺官詣佛寺，爲大行皇后建道場，許之。

五月癸巳朔，詔戶部長貳增舉京官各一員，以諸路贈軍酒庫隸本部故也。

甲午，實文閣學士降授左通直郎樞密都承旨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爲左朝奉郎，充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　右朝請大夫敦文閣待制知池州陳桷特遷一官，時四方皆以奉迎東朝之故有所獻，並賜詔書獎諭，尚書省言池最小郡，而桷能體國，故遷之。

乙未，命戶部侍郎沈昭遠假禮部尚書，爲大金賀生辰使，福州觀察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金主亶以七夕日生，以其國忌，故錫燕諸路用次日。朝廷每遣使，率以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遺之。金人循契丹舊制，不欲兩接使人，因就以正月受禮，自是歲以爲例。自休兵以來，朝廷每遣常使使副及三節人從往回各遷一官資，上中節各十人，下節三十人，並須有官者，使賜裝錢千緡，副賜八百緡，銀帛各二百匹兩，上節銀絹共三十，中節二十五，下節十五，三節人使外日給五百錢，探請使二月。十八年五月乙亥錢賞各減半。比至金庭，使者獨於帥前致詞，而初去國時，國信所錄大旨於策，謂之意度，凡御名處皆闕不書。使者致詞，率以意思行狀參入，其他諱書皆無之，蓋思書以不皆稱御名爲金人所斥故也，詳具紹興五年四月思遠右史時。

丁酉，右承議郎通判平江府楊杭、武功大夫淮南西路兵馬都監喬珝各進秩一等，以從往京西割地之勞也。

戊戌，新授尚書兵部侍郎梁揚祖充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楊祖感風痺疾不能朝，故有是命。

徽猷閣待制曾統卒。

辛丑，上爲大行皇后行釋服之祭，不視朝。　吏部乞依故事選差玉牒官，遂命起居舍人楊愿兼修玉牒，以三省人供檢。先是玉牒官廢，莫有知其體者，既而得東京衛吏承節郎溫蠡，州海內巡檢王亨，乃以爲本所檢點文字。楊愿兼修玉牒，不見降旨之日，本所檢名在此月，今蠡等之朱時英閑居錄云，本朝國諱，遞年復藏，未有如玉牒者也，祖宗以來，用金花紅羅標黃金軸，至神宗朝，以軸大難於拋擲，詔爲黃金裝夾，又以黃金爲匣，殆數皆黃金也，蓋是等安排於宗正寺玉牒殿，士大夫罕有知其制度者，予頃在樞廷，因宗正丞謝伋白本寺事，論及玉牒，問寧執諸公制度，蓋元豐曰，不過制玉知册，册予曰，國家宗支之繁，自古擬之，每朝爲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與其夫皆錄，以玉刊之，不亦難乎，案王鞏聞見錄稱元祐大臣謂玉牒用玉刊，如册，正與此同，則玉牒蓋式，士大夫不能知也久矣，然時非所云，每朝爲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與其夫皆錄之，此亦非是，每朝爲一牒，乃載人主系序及歷年行事，如帝紀而差詳，其後附以皇后事迹，若觀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衍錄、仙源類譜、仙源積慶圖三書詳焉，非同爲一牒也，玉牒則泰安於本殿類譜等書則安於屬籍堂，朱時英亦小誤。　左奉議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朱倬能，時知大宗正事士奢牌倬僧行，而言者論倬諂附李光，今爲迎護主管所屬官，專事脣吻，變亂是非故也。　詔陞潛陽、盱眙縣爲軍，廢天長軍爲縣，隸盱眙，皆以便於沿邊關報也。

甲辰，詔諸軍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考前世興衰治亂，以爲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左中大夫朱芾責授左朝奉郎軍器少監，邵武軍居住，左奉議郎李若虛勒停，徽州編管，以御史中丞万俟卨言二人假

居近地，竊議時政故也。直徽猷閣王良存、直敷閣夏琪、右奉議郎廣西安撫司參議官黨尚友、左宣教郎通判南劍州張節夫等十人，並勒停，送見居州軍鄰州編管。內白身補授及因從軍換文資人，皆追奪之。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揚州劉綱提舉登州崇道觀，以綱引疾有請也。　直敷文閣淮南東路轉運使陳兗知揚州，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　太府少卿陳宥卒。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榷場之法。商人貨百十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榷場博易，俟得北物，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價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錢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淮陽、安豐軍花靨鎮，而金人亦於蔡、泗、唐、鄧、秦、隴、洮州、鳳翔府置場，凡淮陽諸場，皆以盱眙爲準。收息錢事，紹興三十年五月十日戶部狀，乃今年九月七日敕，故附於此日，屬無之。

丙午，增築慈寧殿。　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特給錢五千緡。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蹟，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戊申，右承議郎張昌知眞州。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靖康初，蔡會之自御史乞祠歸，遂廢，僑寓以居，遂當賣墨，上元密張師言往訪之，會之與師言此屋祖可居，但每爲過日所苦奈何，師一笑，擬備宴，翌日未晚，但聞斧斤之聲，師之起視之，則松棚已成，問之匠者云，縣宇中方畫一棚，時日則待御之言，迎說以成此，會之大喜，次年，會之入爲中丞，未去，又數年，遂觀已而拜相，時師言年逾七十，會之於是就官陳中減去十歲，擢知蘄州，把隘特節者又逾十年，然後掛冠，若於潛院，近九十而終，按檢靖康初自太學正即擢爲郎，不一年遂爲中司，其間未嘗乞祠歸蘄，蘄州情所記不實，姑附之。

庚戌，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議大行皇后謚曰懿節。　是日，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至河池。

辛亥，權禮部侍郎施坰等請立別廟於太廟之內，從之。殿室三間，其南爲櫺星門，不立齋舍神廚，以地隘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　濱州布衣陳靖特補右迪功郎，靖獻中興統論於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人共薦之，乃有是命。

壬子，忠訓郎樞密院冠操官兼御前祗應李輔忱勒停，送處州編管，坐撰造語言鼓惑衆聽故也。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各三首，會刑寺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之歲，附吏部銓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爲合格。　詔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觀鄭億年令赴行在奏事，時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等使還。孫克小厤，今年正月末書，至是書勘轉歸，翠臣猶陸續上所撰和戰之策，蓋其闕也。

宗弼因以書索億年及張中孚、中彥、與杜充、宇文虛中、張孝純、王進家屬，且送前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孟庾、孫克小厤，稱觀文殿學士前東京留守孟庾，案庾紹興十年閏六月內已追奪官職，克不詳考耳。　徽猷閣待制前知陳州李正文、右迪功郎前開封府推官畢孟庾、

良史還行在正文即正民也宗弼避金主旻諱改焉。紹興事和錄金元帥上第六書少盡頃有來聞今來國朝既推異恩許收江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其國士大夫三兩人尚須論列擁張中孚節使及其弟中彥并鄭億年資政各係非塗及陝右人民早歲朝廷皆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逐家親屬及居第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賴指揮并隨行家屬起發萬來國業復興兼張孚純係同杜充係同早年各居外藩相輔之任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江南者及宇文虛中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并去歲廣陵之破守臣王道既已貸其生命縱世居某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妻子亦當使之聚首凡此數家望望早與一就津發外餘非復留意時汴京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文及有舉良史者比嘗遣使遍發等回具言江南皆尚訪此人今並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所貴南北之人無不均被恩澤仰副上聖弗使一夫不獲其所之意謹惟洞鑒此懷悉爲施行幸甚。

丙辰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蘇迨遷一官致仕迨以引年得請。

丁巳上謂大臣曰潞州以太后之來各有獻助可令戶部別樁迎奉之用有餘則留以備他日緩急蓋朕念斯民常以橫斂爲戒也。武節大夫新東南第四將張宗宜知滁州。

戊午武德郎監潭州南嶽廟柴存換文資監周陵廟以存援例有請也。

己未言者論變路有殺人祭鬼之事乞嚴禁之上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倡之治巫則此自止西門豹投巫於河以救河伯娶婦蓋知此道也。太常少卿王賞言本寺主簿劉嶧強記博聞深知禮學乞令同共檢討典禮許之。

辛酉□□武當軍節度使知興元府川陝宣撫使都統制楊政給具俸以政援吳璘、田晟例有請也。璘、晟給俸

六月甲子。案是月壬戌朔。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言奉詔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集議梓宮既還當修奉陵寢或稱攢宮竊聞朝廷遣使見議陵寢地兼據太史局稱今歲不宜大葬欲遵依景德故事權行修奉攢宮以俟定議從之。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光遠特勒停光遠前知直揚州爲監司所按有司奏光遠犯自盜贓一匹以上當除名而光遠言昨因差率使引對面奉聖旨一切不問又引律乞議勒故有是命。追官勒停人前中衛大夫榮州團練使郭吉復舊官吉爲建康府水軍統制坐毆女僕至死追官送本軍自效至是樞密院言其自被罪之後累立戰功故復之。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賈思成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左朝議大夫廣祺爲夔州路轉運判官。

乙丑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望誠可喜者秦檜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上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不敢怠至歲事則當歸功於天也。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吳璘來朝召之也既對命坐賜茶上問璘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璘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他日上以語輔臣且曰璘善用兵此正孫臏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丙寅祕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特引對上曰和議之初紛紛可畏卿時未到行朝不能盡知敦厚論正山陵之名大略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忘存本之後

圖臣以爲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苟移奪於衆多之口而曲爲避就臣恐非社稷之福又言臣比因討論禮節衙鄭藉見陛下虛宮闕而待者十有六年矣此豈漢光武、晉元帝所能爲哉宜早建長秋以正母儀翊固邦本。

戊辰御史中丞万俟卨爲攢宮按行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爲副使高請按行事與唐卿同班上殿及就私第商議仍許赴都堂稟議並從之。禹陵乞在是月庚午。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北倉門張本充皇太后宅教授本以上書得官至是策試而有是命。本五月庚戌召試。翊衛大夫殿州觀察使御前背嵬軍同統制傅選言首先敍述張憲反狀乞推恩後進一官。且厚不見轉官指揮程敦厚外制集右武大夫雄州防禦使傅選等曾擒岳飛下張憲等除遙郡觀察使與還陳乞仕內殿者不與常寄以爲殿前司副統制。趙甡之遺史在是月庚寅。

己巳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鄭億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朝廷答金人書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憶年得留焉。紹興諸和錄皇朝書來啓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書約至即此稱是伏惟約候萬福區區不勝仰近何時等回伏蒙遣赴約期副以細馬厚幣豈時參懇又本傳論約意所以存撫有加及何論等往回往復書旨即但深感佩書中首叙論及城不在虛曲日夕有望於上國者自弗仁原約多有不同亦不經再三討論又不管爾去已道元帥官銜同從劉光遠官銜去只要仔細討論今承來論謂是元帥官所作知約意唯烏淩噶尚書與鄭國中分畫陝西地界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俟當保守今檢閱兩本用紅朱凝泥以一本納呈乞降下烏淩噶尚書照行經少徒劉孺曾占地界去處止是欲與川路□少擔簷以安彼中人心亦乞矜允實荷大賜其一本已降與鄭國中遵用伏乞約照又論發遣張中孚及其弟中彥并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運等家屬孫當一一依奉爲各人居處遠□□已令所在津遣候到即發去次惟杜充家口自充離江南□□其家分散久經歲月親故絕少故擬根屬鄭億年賜係□□人僅年初自上國來時稱皆國公並遣放歸今親加體問更□□屬去其母亦以此中親眷不少只欲留此養老遣出惠州□□親書狀繳納想蒙情察也其餘曲折已一面照應行遣暴時次惟寬借保約並謹率狀不宣。何鑄之遺也金國都元帥宗弼復求和尚原、方山原地會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形勢上乃詔川陝宣撫使鄭剛中見發國書計議不得擅□□□。此編初口用兵錄附入未見降旨之日權附此。

庚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子畫卒於衢州。

辛未左通議大夫提舉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懷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庶能政行至九江聞再奪職之命乃買田於彭蠡淺原之上徙家居焉至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庶寄居德安詭占逃田強市民宅其譏訕朝政之語形於詩篇殆未可悉數伏望重行竄逐以慰一方士民之心而爲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趙甡之遺史云初庶離行朝嘗不見賓客至彭蠡請知縣方某到來相見要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輕論不合而去未宜來田間會也。右朝散郎權工部尚書莫將、右承議郎試尚書刑部侍郎周聿並貶秩二等坐分畫唐、鄧界並不親至界首也。將等不至界首事已見五月乙卯鄭億年赴行在注。

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爲，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

己卯，尚書省言：大金人使明威將軍少府少監高居安扈從皇太后一行前來，詔容州觀察使知開門事曹勛充接伴使。初，金主亶既許皇太后南歸，乃遣居安及內侍二人扈從。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初太后與張貴妃皆在燕京，殿中相稱爲姊妹，約先遣張者當援引，既而貴妃先還，遂薦太后。太后亦得幸，故二人相與言默，及金人欲還太后也，乃遣高中尉取太后。太后與天眷相對，貴妃以五十金爲中尉治曰：此不足爲禮也，願中尉賄管押江南貴妃復事杯酒太后曰：姊此歸，見見鄭爲，盍太后與宣奉自保，姊妹相遇，期當死於此，姊到快活，莫走此盍不快活也。太后與妃皆大慟。太后自清河而下，抵入境，即登舟，晨夕倍道而進，金字牌促有司行期者相接。又云：金人遂將宮及太后使副凡十一人各有名色。

又以御前左副都檢點完顏宗賢、駙馬都尉陶爲使，宗賢、金太宗晟子，時封沂王。臣聞之：見者言北人來使南來者多以道臣下儀仗官員出，意有之也。日曆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乙巳，主管往來國信所狀：紹興十二年八月，泛使完顏宗賢等到，國有朝官三員，本指揮行奉禮物及上下馬宴，使副例不知朝官三員爲誰，趙甡之遣史稱金人所遣扈從使者七人皆各有名色，當考云。后次燕，徽猷閣待制洪皓得進見，上問居安且至，故命勛逆之。紹興講和錄：紹興初又書：某昔季夏臨鮑，伏惟某官約束高福，何鎬等逆所寵惠書，近已草略條報，復蒙賜書，備悉指揮遣護一行人等，約七月末過界，聞命感荷，幸國之幸，已取八月間遣使朝謝，下敢望先次奏知，有新茶五百斤，謝以時意，俟中秋能多致，切幸矣。復蒙上狀，次不宣。

右承議郎馮時行免勒停。時行既爲漕臣李堈所劾，送開州治，捕繫且二百人。錄事參軍奉節譚俟當治其事，堈趣具獄，俟謂人曰：五巴人常憐無賢守爲治，今萬幸得賢守，反擠之，何以見長老子弟，卒不肯傳致至是。御史中丞万俟高言：時行既非主兵之官，恐無跋扈之狀，雖窮歲月，何由招伏干繫者乘其傷實多，欲望詳酌免勒，庶罔伸於不法之吏，恵加於無辜之民。故有是旨。堈猶不肯已，提點刑獄公事何麟劾能之，獄遂散。□□撰万俟高墓志：公言萬州一獄現然在荒草荒竹中，面大□□□時行以職事忤轉運使，擿以殿屋，逮與大獄，逆遣無辜□□□日，麟所載爲全章，無此語也。紹□□□□年十一月庚寅，今併書之。

辛巳，□□諸州禁軍弓弩手揀刺殿前司諸班直，用領都指揮使職事□□□請也。

壬午，□□□□□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慘酷冤濫，不知幾何。欲望小加裁損，罪至杖者，方給隨行之物，罪至徒者，方追賞錢，賞錢至五百者，方根問來歷，輔臣進呈，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給煎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損以興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煎海之利，雖欲爲亂得乎。

癸未，有舉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爲言者所論。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觀文殿學士孟庾、徽猷閣待制李正民、右迪功郎畢良史言不能死節，乞正典刑。詔並令任便居住。熊克小歷：戴炎待證在甲子，從日歷。

甲申，鎮西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秦鳳路經略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璘檢校少師，改充階秦岷鳳四州經略使，仍以漢中田五十頃賜之。

乙酉，邵武軍綱管人張節夫移送建昌軍。時貴授軍器少監朱芾先至武陽，都省言二人皆岳飛官屬，難以同在一處居住，故徙焉。

丁亥，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秦熺行祕書郎。

戊子，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致仕王繼先爲鳳翔軍承宣使，以吳貴妃進封推恩也。制曰：繼先善於擇術，仁以存心，雖隱於醫，蓋進乎技。又封其妻郭氏爲郡夫人。此據程致原外制集附見，未得其月日。繼先言已致仕，乞不推恩，不許。

己丑，少保尚書左僕射秦檜上懿節皇后謚寶冊於几筵殿。利州觀察使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卒。初，興元府有六堰，引褒水溉民田，至數千頃，故漢中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久弗治，至是帥臣武當軍節度使兼川陝宣撫使都統制楊政率衆修復，偶夏水堤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歲省漕運二十餘萬石，又漢江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堤捍之，水遂趨南岸，咸賴以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六

【紹興十有二年】秋七月，案是月干長朔。癸巳，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左奉議郎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倡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邇，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陛下重行竄逐，以伸邦憲。詔銓除名，新州編管。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璆知潼州，璆廢斥近二十年，至是復起也。

甲午，皇太后回鑾，自東平登舟，由清河至楚州境上。

丙申，榮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駙馬都尉高世榮爲常德軍承宣使。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令再任。協忠大夫郢州防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行營右護軍左部同統制知鳳翔府兼管內安撫司公事統制忠義軍馬楊從儀改知鳳州，時將割和尚原，故有是命。

丁酉，祔懿節皇后神主於別廟。前四日，上詣几筵殿行燒香之禮，遂埋重於城外東北之長明寺，立虞主。翌日，文武百寮詣寺迎虞主至榮州防禦使邢孝揚第，其處祭皆有司設之，權用棺子代壓翟車，以儀仗未修故也。至是命左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士膠行卒哭之祭於几筵殿，禮畢，祔神主於別廟，用衛兵九百八十二人。尚書左僕射秦檜爲禮儀使，給事中直學士院陳克、侍郎王賓題神主，虞主不瘞，即册寶殿藏之。

己亥，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吳近爲右武郎，承節郎閤門祗候張說、承信郎閤門祗候吳蓋並爲武翼郎

閤門宣贊舍人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韓誠爲武德大夫忠州防禦使。以貴妃進封故也。其餘親屬推恩者又十七人。說、公裕子。與誠皆娶妃女弟。故遷之。誠、嘉彥子。已見。

壬寅。詔撥宮地段。令臨安府召人陳獻。將來優與酬賞。

癸卯。上謂宰執曰。吳璘說川、陝可招衛兵。今璘尚留此。可諭鄭剛中令處置。仍更呼璘與議。璘又言胡世將嘗招得數千人。近緣歲飢。皆餓死。今必有流民願就招者。　起居舍人兼修玉牒官楊愿等言。準御寶令。漏泄玉牒宗枝。依軍法。乞降黃榜約束施行。從之。遂命宰臣秦檜兼提舉編修玉牒所。此據秦檜提舉日曆。不載本所銜名。在此月。且雜附此俟考。

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特落職。南夫之守廣州也。右宣教郎杜當以朝命送本州居住。及復職敘下。當乞自便。南夫請於朝。不俟報。遣釋之。及是金人索充子孫之在南者。樞密院以金字牌命帥臣陳棐密切拘管。棐以其事奏。故有是命。

甲辰。按行使万俟卨等請卜攢宮於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之西北。

丁未。命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充復按使。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內侍省押班李珪副之。

戊申。詔忠訓郎吳援令川陝宣撫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承宣使恩例爲之請。上許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上覽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騎射之才。後難得矣。樞密使張俊曰。試而後換可也。上大以爲然。

己酉。命有司製常行儀仗。自上南巡。儀物草創。時以皇太后且至。上將躬迎於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石延慶以儀衛未講爲請。乃命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與內侍鄧蘊吉等。乞先造玉輅及黃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從之。熊克小曆十一年十一月戶部侍郎張澄遷本部尚書。蓋誤書名之誤也。澄遷戶部在今年十一月癸巳。　是日。上諭大臣曰。吳璘功賞事。早與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璘到堂面定。庶幾允當。上可之。且曰。賞須令適中。今日邊面正賴將士協力守之。賞須當。乃慰其意。且免姦人動搖軍情也。

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採。又有欲衝見行法者。宜詳之。可行卽行。秦檜曰。如莊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鑄曰。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

乙卯。詔廣南、湖北沿邊偏遠州。合納免行錢。令提刑司相度。量與蠲減。時議者謂州縣官職田可行拘收。民間免行錢可與蠲罷。事下戶、工部。而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等言。諸路職田一年凡八萬四千餘石。未足以助經費。而於國家制祿養廉之意。實有所傷。免行錢卽無毫髮加賦於鄉村百姓。亦非難行事件。除江、浙、福建、湖南、四川路並已認定合發數外。切慮二廣、湖北僻遠沿邊州軍內。有難以出辦去處。欲量行蠲減。時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亦言嶺南井邑蕭條。賈無厚利。比他路句減十五。故有是命。胡舜陟奏請以秦資所作生祠詩碑附入日曆繫之。

戊午。左朝請大夫新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彌言湖外米賤。乞行收糴。上諭大臣曰。水旱蝗蟲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亡之患。其卽行之。

己未。詔吳王、益王府各差館職二員兼教授。　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陳述獻落致仕。久之。以述獻提舉亳州明道宮。此據吳璹所著書考。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地。紹興講和錄。金元帥上第七書。皇統二年八月一日。皇叔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越國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致書云云。近者疊承蕃書。具悉雅意。昨日兼覆。惟營陽安和。來諭遣使人使已聞朝廷并商、虢二州界至。亦再遣官賫制去訖外。昨來計議分畫陝西地界。緣特聞宋國並知彼此地界遠近。曾奏據大事議定。各差官仔細檢視。照時從宜施行。同時示報。凡事已遂來命。差官賫去。仍約定互遣朝廷差行。遣刑部尚書烏陵噶思謀等同往交割。仍丁寧戒約。據陝西諸路蕃土並合交割。緣所得虢、商四州。兼實切近。若行議取。或有不侵其四州之地。近不交割。知照界地形犬牙相錯。各有合置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據兼本官等申。至欲相度。得大散關合屬本朝。於關外立爲界隙。將上件四州與江南外。隴、陝西之地並行交割。依欲立定界至。御得鄭剛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相副商量。據一面分付已具申。宜別行移報。又據烏陵噶思謀申。三月內據剛中公文。亦只指揮。顯吳玠、劉錡所管地界分畫。內商州、虢州不是吳玠元管地界分。合自遣州以南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其餘和尚原、方山原相度不係劉錡所管地分。合從使元降指揮保守。爲此於何鑄等回時已令持書。今於大散關西正南立爲界首。兼來今書已有據烏陵思謀申鄭剛中五月中公文。稱和尚原、方山原、方堂堡、泰州等。已承指揮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畫。外商州已具申審。其關御說以龍門關爲界至。今承來書。與鄭剛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緣有少侵劉璋曾占地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緣邊。以安彼中人心。契勘彼中地界。已曾布聞。何頃再三別有故隔。若謂欲爲邊隘。以安人心。乃是無故輒有疑慮。豈元約也。切戒早爲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有商州一處。來書並不言及不識。遷延到今。猶未了當。亦請依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官司申。有會係淮北人民在南方者。累曾關索。終無其人在南地到有界。見逃過淮推尋。以不行關會。雖行一例。都受曾經指揮。明當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仔細關會。御捕遂處稱。別無奉到指揮。不肯敬接文字。深詳此事。已經計議。并曾具明。謂淮北之人有願歸鄉者。更不禁約。蓋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皆以此意。遍行開諭。使上下曉然。關有司承行。自無疑慮。豈有不接文字之理。卽日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歸鄉。緣彼處不曾明有指揮。遂使逃竄。於理不應。請爲指揮有司。明出榜曉示。應淮北人願歸鄉者。許其自願。仍令使沿邊取會文字。卻令關官司依應收接。契勘回報。以解通和之議。或來書內有北人長擇之說。欲得朝廷放遣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遣到北人。止是數十人小民。其餘并昨有獄具姓名之人。都未見發遣。檢舉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敕書。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等見行理索。節次發遣來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等。並許復舊。已有上件寬貸明文。合將敕書內一項。全備鈔錄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遍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尚何疑惑。所將到鄉貫年甲狀等。具錄開單奉聞。倘已經放還。只合在彼居住。外有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原住州縣官司并從來一行親屬人等。豈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既定。欲人人咸獲安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強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諸處津遣。今又數月。計合皆到。亦幸催趁。一就早令到來。惟留宜覽示新來。良深慨荷。餘祝順時倍加保嗇。專奉書復。不宜。　於是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大金。從之。此據發士戡蜀日用兵錄。晉入蜜士魏韓宣撫司案牘也。熊克小曆云。剛中上奏曰。商、秦二州與和尚原皆陝西要害。不可許與。此全不同。疑剛中行狀飾說。今不取。

癸亥。詔晉安郡王納婦。令主管所訪求選擇取旨。

乙丑。靖州言。盜破豊山寨。軍民死者甚多。上曰。蠻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乃詔湖北帥臣劉錡毋得生事。

丙寅。皇太后渡淮。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太后自金中南歸。詔遣參知政事王次翁、奏后弟韋淵迓於境上。時金主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輩護后行。既次燕山。金人憚於暑行。后慮其有他變。稱疾。請於金。少須

挾讒護會金許之。因縱貸於金之屬。使得黃金三百兩。且約至對境俗且以還后。歸併金敬佛奉之餘。盡以犒從者。悉皆懽悅。遂中繇國書由此力也。既將抵境上。使必欲先得所貢。然後以后歸我。后遣人喻旨於韋淵。淵辭曰。朝廷遣大臣在焉。可逆求之。遂詢於王。初王之行也。事之纖悉。委曲指於秦檜相爾。此偶出不料。使人趣金並金王。雖所費正厚。然心懷猶疑其私相結納。歸欲擠其位。必陷秦怒。堅執不肯償。相待界上者凡三日。九真初不知曲折。但與先繇后遺淮之日既忽。則張使爲樞密使。諸備遂從虜。百出人情洶洶。金已肯且中覬矣。淵遂以其在告。朝廷爲備邊計。中外大恐。時王暎以江東轉運副使爲奉迎提舉一行事務。從王知事急。力爲王言之。不從。曉乃自直其說。行所有備及其數以與之。金人喜。后即日南渡。猶慍懌然。而王不前也。王歸白后。以謂所以然者。以未始稟命。故不敢專。秦以王爲異己。衆大害已。而太后泣訴於上。王某大臣。不顧國家利害。知此爲一金人坐他。出於數日間。則使我母子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除之。初。檜恕仲彈自樞府以母憂去位。綠制起帥浙東。諸之欲命謝於金庭。至是秦爲王費救。同籌謀宜遂柄臣往謝之。於是絕仲彈之行。以爲報謝使。以避上怒。遂歸。上怒稍霽。然稱王之奏。喻使辭位。罷以職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於四明。終絲竹之興而不絕密之機關。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過。作其指例以罪行。獨王以此情對不答。王卒。特爲開陳。附問加厚。諸子與壻親戚族人悉蓋斷東者又數人。以恨其私議者得蔭居政府二十年間。終始不二者。獨見王一人而已。此據他書皆無之。今姑附此。據此月戊辰上與秦檜之語。及大實始與宜民事。足明當時亦有是說也。　時上遣后弟平樂郡王韋淵往迓。遂扈從以歸。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鑄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檝交章論鑄之罪。謂鑄胥吏之子。素無聞望。初以廖剛薦爲臺屬。與孫近、范同締交。遂近、同之敗。自是迹不遑安。乃登合黨與。傾搖國是。去春淮甸捷報日興。假薄之徒。張皇敵勢。以謂朝廷自當邀避。岳飛反狀敗露。鑄首黨其獄。亦無一言發陳。偶因報聘乏人。陛下寘之樞庭。命之出疆。臨行。反使觀復。謄以歸議獄不合。遂致遷行。廣坐語人以駭此自幸。飛之負國。天下所同嫉者。鑄長御史。乃黨惡如此。罪將安逃。章五上。鑄亦累章求去。乃有是命。　祕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言。方今最可憂者。士大夫莫肯任艱而盜名。蓋艱難之世。事之作也。或將曲而營。言之出也。或將婉而成。有經有權。抑揚旋斡。以乘其機而制其變。君子於此時。自當捐身殉國。而不辭天下之責。奈何往往士大夫謀己以奸利者。始也不爲可否。陽爲尋論。而務在盜名。終也不計安危。陰輒嫁怨。而莫肯任患。陛下亦既備嘗知之矣。今苟不大有以矯正之。使精白一意。則臣之所憂。有不勝言。願陛下申飭群工。益固邦本。以惠海內。詔榜朝堂。此恐係是敦厚六月丙寅上殿所奏。今方行出耳。

八月丁卯。上與宰執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嘗苟。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秦檜曰。孟子云。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上曰。聖人所自得者。垂法後世。又焉用欺。秦檜曰。陛下以通經得五帝三王心傳之妙。人臣何幸。自古不遇治世之主。則爲人臣誠有難處。今陛下以經術出治。人臣因以託日月之光。傳諸不朽。豈非幸會。上曰。讀書不適用。則不若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爲患更甚。檜曰。陛下持此心揆天下之事。無不灼見底蘊矣。　殿中侍御史胡汝明、監察御史施鉅、李鋈並與外任。以言者論三人皆何鑄所薦。密與交通。唱爲不韙也。

戊辰。上問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的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蕭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

以此事卜和議諧否。若還我太后。大金亦守和議也。　端明殿學士何鑄落職奉祠。　左朝奉郎胡汝明知饒州。施鉅知處州。左承議郎李鋈知建州。　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直顯謨閣。右奉議郎張汲直祕閣。並主管萬壽觀。以將北行也。右宣議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恬特勒停。先是。宇文虛中因王倫使還附奏。若敵人來取家屬。願以沒賊爲言。已見七年十二月。至是都元帥宗弼來索虛中家甚急。上遣內侍許公彥往閩中迎之。恬、虛中子壻也。與其族謀欲留師瑗一子爲嗣。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程邁持不可。師瑗乃使恬以海舟夜載其房之溫陵。而身赴行在。邁懼。遣通判州事二人入海邀之。言於朝。故有是命。汲先得衡州通判。旋罷之。至是復去。已而師瑗至行在。上疏懇留。秦檜不許。虛中妻安定郡夫人黎氏請以所賜田易錢以行。乃賜黃金百兩焉。據程邁奏。師瑗家屬以七月二十七日起發。降下揮今併附此。黎氏乞以田易金在九月丁巳。

庚午。責授嚮德軍節度使副王庶卒於道州。許歸葬。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觀者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辛未。權工部尚書莫將與侍從兩省官十一人以皇太后回鑾同班賀上。　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館伴使。　祕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制曰。辯宗伯之儀。議常據古。賜清閒之燕。言切於時。　太常丞吳械能以言者論其與孟忠厚僭行。而專執一偏之私。附會姦人之論。以虧損中興孝治之美故也。王明清揮麈錄第三錄云。吳械淳沈州。晚始得太常丞。凱爲圖尚書秀水丞孟氏。仁仲之妹。質性悅美。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辯械以謂久業筆觀。實託人代作。孟號鼓腹者亦引闕。秦會之令僧色知假手於才老。登邵遂上。疏其新任。由是罷斥以去。案孟忠厚以十四年春自江東移會稽。至王明清小誤也。姑附此俟考。　祕書省校書郎陳之淵、正字王曮並與外任。放謝辭。以言者論其本孫近所薦。又附范同、何鑄。益肆其姦。唱爲兆端也。乃以之淵通判饒州。曮通判福州。

壬申。命權工部尚書莫將、知閤門事曹勛接伴大金第二番人使。　尚書吏部員外郎江少齊送吏部與監當差遣。右諫議大夫羅汝檝奏。太后還闕有期。普天同慶。而少齊方悒然不樂。每稱金銀價値增長。居民日以遷移。天官顯曹。與憲之人。豈宜叨據。望行罷斥。以靖國論。故有是旨。　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拱爲利州路兵馬鈐轄、知興州。兼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

癸酉。鎮西軍節度使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與觀察使已上五人同班賀。上後二日。雄州防禦使士稱等十人繼對。皆以皇太后將回鑾故也。　監察御史江邈遷殿中侍御史。

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讀万俟卨爲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上顧卨曰。勉爲朕行。卨頓首謝。上諭大臣曰。和議既定。內治可興。秦檜對曰。以陛下聖德。漢文帝之治不難致。上曰。朕素有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檜曰。漢文帝文不勝質。唐太宗質不勝文。陛下兼有之。上曰。唐太宗不敢望漢文帝。其從諫多出矯僞。檜曰。文帝能容申屠嘉。而太宗終恨魏徵。其爲真僞可見。上曰。朕謂專以至誠爲上。太宗英明有餘。誠有未

至也。檜曰。太宗之用智。誠不及文帝之性仁也。上曰。然。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不數年。天下幾幾一變。兵力強而外國畏服。人材盛而政事修舉。此漢文帝所不及者。然人主盛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不知所以為功。文帝於此亦庶幾焉。以其心術要誠故也。太宗自謂三年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往而終之不及文帝遠矣。

乙亥。萊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鄭孝揚充大金報謝副使。翌日。遷孝揚保信軍承宣使。官孝揚及万俟卨家各二人。上念洪皓之忠。命孝揚持金帛以賜。卨至汴京。北從吏有為人持書訪其子者。逆使以為言。卨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問安否耳。發而觀之。如卨言。次涿州。又以南官殿諭夫告者曰。一行裝齎。悉以軍戲。不復調夫矣。卨遜謝之。乃止。

丙子。上論大臣曰。聞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今內侍中寧有犯雖降官。然倖物不減。何以勸懲。今小者有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擬之。庶使知懼。且云。唐末內侍如田令孜輩。卒倡為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致。朕今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素號最親密者。非時未嘗見。見時未嘗不正色。

己卯。上謂大臣曰。比聞大金宮中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者無非金珠穀穀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漸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侈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猢猻及鸚鵡、孔雀、獅子貓兒。上亦令搜訪與之。上曰。敵使萬里遠來。所須如此。朕何疑哉。上又曰。聞大金皇后撫政。三省惟承后旨。其主所言。顧未必聽。且后性侈靡。至以真珠裝被。追集繡婦至數千人。后日更繡衣一襲。直數百緡。其風如此。豈能久邪。自古權歸宮壼。未有不亡者也。

辛巳。上奉迎皇太后於臨平鎮。初后既渡淮。上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逆於道。至是自至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上初見太后。喜極而泣。軍衛歡呼。聲震天地。時宰相秦檜、樞密使張俊、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及侍從兩省三衙管軍從上行。皆班幄外。太后自北方聞世忠名。特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邪。慰問良久。其後編賜無虛月。　武經郎馮宜民除名。械送英州編管。宜民為王次翁屬從禮儀使司準備差使。次翁奏宜民在路妄造言語。動搖人心。今皇太后已渡江。織關報北使再來。宜民復肆妄說。若不懲戒。浮言不止。故竄之。此據王明清揮麈錄。太后渡淮擬劉岑相繼。

壬午。皇太后還慈寧宮。太后聰明有遠慮。上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太后意。太后令上早臥。且曰。聽朝宜早起。不然恐防萬幾。上不欲遽離左右。太后遂示以倦意。上不得已。悲拜而退。太后復坐。凝然不語。雖解衣登榻。交足而坐。三四鼓而後就枕。嘗謂上。給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分則自為彼我。其間佞人希旨。必肆閒言。自古兩宮失懽。未有不由此者。後數日。上以諭大臣。且曰。太后既歸宮中。凡一切不復顧矣。

詔扈從太后官屬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白諤等十二人皆遷官。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太后之來歸也。則諭以至誠。太后之歸也。則示以喜色。陛下奉迎。將順承意而盛泣。遂宴房養。侍乙夜而忘疲。蓋勝侍燕。稱萬歲壽觴。蓋得甘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應。而儲甲其歡也。蓋時父老或聞見。嘆曰。不圖今日復睹母子重懽如此。是其孝於事親也。

癸未。百官詣常御殿門拜表稱賀。　張宇表曰。臣宇言。恭逝皇太后回鑾。已至行闕者。五兵不用。靜北徼

之概。歷六驛道歸。嚴東朝之大養。趣流宮壼。襟浹海隅。歷觀簡册之所傳。或遇國家之大變。數一真於百罔。乾正元之世無聞。歎二聖之重數。初蜀郡之行旌。遠翊編要荒。楚萬里絕音驛。淹十年。為非子以如初。越古今而未有。非以皇太后道隆陰化。德協坤成。奉警戒於先朝。盡劬勞於聖子。從翠華而遠狩。梯升屐之深哀。疑門莫展於晨昏。使驛相望於道路。無加於孝。貴不足以解憂。苟順乎親。大可以刑四海。原本脫一句。修文德以來遠人。迎猶以言。還戢彌戈而不戰。雜生和氣。薦簡簡而穰穰。喜動慈顏。樂融融而洩洩。俗陪帷幄。遠伏山林。以未盡之餘年。覩絕聞之盛事。心存魏闕。式同四表之歡。目斷堯天。徒上萬年之祝。毗陵張守劄子曰。臣恭聞皇太后回鑾有期。中外大慶。仰惟聖孝感通神明。敵國歸仁。上天悔禍。有此慶事。復絕古今。行正東朝。永展大養。臣以抱痾眊乘。莫獲瞻望天顏。少伸賀喜之私。無任歡呼抃躍之至。謹錄奏聞。譙奏秀水朱勝非進賀上劄子曰。比者恭承皇太后歸御東朝。慶自一人。歡騰寰海。此實聖上孝德。通於神明。天心昭答。亦惟碩輔。肯綮機。謀國深。告猷有素。致收成效。迥絕前聞。某叨被明恩。將重任。方時多故。不敢自謀。仰賴沈幾。悉排浮議。成茲偉績。遂出睿謨。克固宗社之安。維白宮闈之慶。非聖人孰與此。顧臣子何力有焉。豈圖鈞慈。特杜珍翰。述邦家之盛事。誠賢哲之用心。寅備過優。省循莫稱。仰荷謙德。不勝感悚之至。　詔皇太后姪韋彥章與補忠翊郎閤門祗候。

丙戌。詔以皇太后還宮。遣執政官奏告天地。　左宣義郎劉安常追毀所授文書。特編管安常羅源人。冒其兄守禦免解恩中第。後以捕盜改官。至是為右迪功郎楊俊所告。鞫實而有是命。

戊子。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

己丑。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寓於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為之。在行宮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始議奉安梓宮之禮。或請姑常僧坊。太常少卿王賞曰。孝子之事親。思其居處。宜和內禪。退居龍德。今宜綿絕做行殿以治喪儀。又議百官制服。賞曰。訃告始至。已成服矣。復服之。非是。特上與執事者常服改葬緦而已。朝廷用之。時梓宮既入境。即承之以槨。命有司預製袞冕翬衣以往。及是納槨中。不改斂。用安陵故事也。百官服緦指揮在四月丁亥。遷梓宮大殮指揮在六月丁丑。用安陵故事指揮在七月丙申。今聯書之。　史臣秦熺等曰。案此係秦熺史論。持論偏謬。疑為後人攙入。今姑存之。上孝悌絕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以二聖母后之在遠也。斂思感傷。戚戚無一日舒容。梨是出言寡念宋晉少忘。衣不重帛。食不二味。居處惟茅茨之陋。自奉悉簡素。有旨有能還二聖母后者。王侯節鉞盡以充賞。問安之使。奔走道路。殆無虛月。終莫得金人要約。建炎四年冬十月。御史中丞秦檜歸自金。蓋扈從北狩者累年。朝夕侍二聖旁。方靖康之變。金人立張邦昌。咸北面以事異姓。檜獨冒白刃不從。抗辭乞存趙氏。臨大節而不奪。金人敬奉之。故知彼之事宜為詳。因曲折為上言之。且念兵威未振。知和好之未可遽也。既擢檜輿政。未幾為右相。方圖維事機。以濟大業。時左相呂頤浩嫉之。力加沮抑。檜既去位。忠慨積歲。用事者趣辦目前。無有任其責者。紹興三年冬十月。金遣李永壽來。徒多端索求。矯詐無誠意。春正月。遣

116
24 B

章誼等往北返。事亦弗濟。七年春正月。何蘚自金中來。報太上皇帝之訃。上哀慟號泣。遣王倫迎奉梓宮。不遂而歸。八年春正月。復往。亦弗從。上哀毀過制。居三年喪如一日。每出薦奠。號哭失聲。涕泗揮灑。凡侍奉贊導之臣。皆弗能禁止。聖孝之美。未易殫舉。上悼國步之多艱。治功之未效。且厭凡才不足倚也。求助益切。三月辛卯。復拜檜右相。久益知檜忠誠而謀謨可大有爲也。故議和之計決矣。而左相趙鼎抑沮甚力。因修史加恩制。密諭直學士院呂本中爲制詞曰。謂合晉、楚之成。不如尊王而賤伯。蓋豫爲後日姦圖。鼎爲首相。不復留意國事。用兵則徒擅都督之名。略無措畫。及議和則陰懷首鼠。於進對之際。未嘗有可否。陰結黨與。肆爲詆欺。其負眷意如此。迨秋遣通和之使。而王倫等遂行。倫自金中還。將及境矣。和議之成否未能知。鼎知不復任當。亟爲脫身自全之計。力求解政。又令其死黨張戒乞復留鼎。設爲詭詞。誑惑天聽。沮敗善類。賴上睿明。不得肆其姦。是年冬十二月。遂慣遣張通古至。欲先歸還河南故地。徐議餘事。金誠意若是。蓋前此未有也。自使者入境以及。行朝士大夫議論洶洶。皆以爲不可信。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力詆大臣。冀必置之死地。執政如王庶、侍從如曾開、李彌遜、臺官方廷實、館職范如圭等。尤唱異論。鼓惑羣聽。其他不能徧舉。蓋懷姦飾詐者。但欲取一時市井虛名。而利害不切於身。初無體國親上之意。故趨向如此。既而輿地果復。亟遣官省治陵寢。撫循民庶。且經畫數路急切之務。故陷身異域者有更生之幸。曁北來歸。亟命韓肖胄報謝。繼令王倫、藍公佐迎梓宮及奉太母之歸。既而金之次帥烏珠恚功之不由己出。遂敗前日之盟。拘留王倫。但令藍公佐歸。因引兵犯汴都。而留守孟庾等率衆投降。先是命劉琦以兵北戍。以備不虞。偶與敵遇於順昌。琦於諸將中素號有謀。與戰至數十。捷音相繼以聞。敵敗衄而退。朝廷度必再入犯。於是大發兵備。十一年。果竭衆以犯淮西。必欲以全取勝。時遣三大將領兵進擊。而岳飛陰有異謀。遷延顧望。拒命不進。韓世忠、張俊皆與之戰。殺獲不勝計。敵知我不易攻也。率衆退走。既班師。主上聖明。察見兵柄之分。無所統一。凡有號召。多爲有不至。於出師之際。又不能協力徇國家。恐有緩急。必致誤國大事。乃密與檜謀。削尾大之勢。以革積歲倒持之患。一日大廷宣制除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帥爲樞密使副。由是天下兵柄盡歸朝廷矣。然是舉也。孰不以爲善。前此獨無敢睥睨者。有識之士方懼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輩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測者。今一旦悉屏聽命。如玩嬰兒於股掌之上。鎔融於未然。既以協諸軍之公願。謂自此願盡死力。遠近懽呼。切嘆睿斷英果。措置宏遠。知敵不足憂。而太平可指日待也。上既日新厥德。內修政事。專任一德之臣。以爲腹心。登練甲兵。治財賦。悉豫爲之圖。敵勢數不利。又知我之有備。設施措畫。驀然驚人。規摹出其遠表。而戰勝攻取。兵威盛強。非前日比。且虜後悔之及。遂縱莫將、韓恕以歸。二人者使敵中。被留閱歲且半。無故聽歸。其意蓋必有在。冬十一月。果遣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副。必欲連和。時衆議紛紛。莫以爲然。謂當墮其計中矣。上以宗廟社稷之重。下愛惜生靈。且念梓宮未還。母后兄弟久隔。亦灼見敵情。保其無他。毅然獨斷。檜力贊上以爲圖謀和議。今踰十年矣。嚮此烏珠爭功。故敗成事。今茲之來。乃自爲盟主。敵善意也。機會不可失。無可疑者。遂斥浮言。排異議。從其所約。一意奉迎之圖。既遣何鑄報謝。遂至敵庭。默然無一言而返。梓宮及母后之還。亦弗知也。

鑄自御史中丞遷簽書樞密院事。固宜與聞國論之餘。而猶持異意。且疑貳而亟圖歸。則今日之舉。非君相合德。深見事情。烏克有濟。初岳飛擁衆兵據上流者累年。稔成罪釁。日圖反叛。至是皆暴章首告。繼顯逮核實於天獄。悉得其情。逆狀顯著。審讞無異。飛與其子雲及其黨張憲皆賜死。於是天討有罪。故桀傲者懷懼。知畏威。奔走承命之不暇。而政刑修明。國勢益尊彊矣。臣等竊惟金人爲中國患。今十八年矣。唯修好通和。實今日至計。前後用事之臣。費日窮年。未有以爲意者。淵衷監觀利害既審。任茲大事。實難其人。爰出獨斷。復命檜而相之。其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蓋察之有素矣。檜亦感不世之遇。自任天下之重。精白以承休德。不畏艱以避事。不猜忌以妒功。不疑貳以敗謀。不矯激以沽譽。其閱事授策。料敵制勝。咸仰契聖心。用能夙夜自竭。以稱特達委任之意。敵亦知所畏服。無復敢肆。有請必從。不徵於素。故上以安宗廟。下以保黎庶。送往事居。又足以副天子事親之孝。一舉而衆美具焉。無不悉如其意。成效章章如此。向之拱手以幸失。腐口以與訕者。皆歎聖服謨之不暇。赧然羞汗。悔前非之無及矣。然是舉也。危疑險阻。蓋備嘗之。非獨檜翊贊之爲難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臣等於今日之舉亦云。呂中大事記曰。紹興十年。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檜。而檜偃然不動。順昌既捷之後。先宜趙鼎而入。輒敢言兵拓界。既捷之後。遂罷諸將。而兵鋒銳矣。向者屢敗而求和。今則戰勝而求和矣。向者屢敗而棄地。今則戰勝而棄地矣。向者使命之費猶有限。今歲幣銀絹各三十五萬匹兩。而賀禮又有金器千兩。銀器萬兩。綾錦千匹矣。岳飛復唐、鄧、陳、蔡。吳璘復商、虢。吳玠復方山、和尚原。皆[illegible]百戰而後得。今皆不能有其地。反遣割入於敵。蹂其分畫矣。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樊賓、宗閔田荊州。皆累年經理而後成。今許不能也。因使敵屯也。因軍於河南矣。許國之民。不肯入敵者殺之。劉不從而歸。屢以與敵。使遣棄飲泣內附。而中原之人心失矣。李世輔不顧其親來歸。烏珠引誘其忠。今乃匿之歸。而中原歸附之心失矣。士大夫留詐敵中。家屬有在中國者。拘敵人之情而悉遣之。方其去時。如輒非勝。斯皆國哀送之。氣沮矣。張俊深怨劉錡。飛每言錡赴援遲。而錡戰不力。遂與檜謀斥錡而殺飛。而天下忠憤之氣皆沮矣。　何俌龜鑑曰。我高宗皇帝所以徇秦檜之拙謀。壞祖生之壯志。蓋仁孝之心有所感觸而不能不背也。故寧忍屈事之恥而不忍廢孝養之承。寧割淮漢之半而不忍棄未央稱壽之禮。聖訓有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於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仁。又曰。北塞區脫閱十五年。叢於鋒鏑。可擇地則可斷。所以屢遣使指。屈己稱備者。皆以此也。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事。

是月。朝廷答金國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紹興講和錄載朝廷書曰。仲秋漸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還歸備言國公恩德不敢忘。專人來。又承書諭。登時照所索陝西地界。大約已定。鳳、成、階、岷四州。已復恩照前日所納地圖。乃是特報情契。不敢自外。今當尊諭。何敢固執。已令鄜關中遣使五月中已報公文內稱巢。巴降指揮分畫去訖。其商州亦當屬上國。兼令鄜關中等處官交割。今當不住催趣也。前日圖內止是皆來川口關隘去處。故不言及商州。亦乞賜察。淮北人民願歸鄉者。並不禁約。楚州裏中明官經官陳璟。今當差使來訓。許其自陳。至若文字往來告糴指揮。止令就四州及邊州關隘處得就邊官司事一準舊不致差失。從來邊州多是用此體例。竊詳度之。北人及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家屬。見行遣。所有積糧。皆有因由。只如虜中家屬往就者。恬遲留見已盡作行遣。勸諭借括。又尊諭內傳許公彥膚往迎押解發對上國日。可以覆實同也。杜充家口。舊在廣州。實緣當時帥臣連南夫擁其自便。近遣行遣南夫籍名。又責見今帥臣陳業於當時經由州軍。已行根刷。猶未見得著落。只候尋見。便當津發。鄭億年遂蒙恩念。特爲取降聖旨。已令遵守。其他候報謝。俟副元帥啓行。別得上狀。時中伏乞善保鈞重。謹奉啓不宣。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遣選鋒軍統制象

知鳳州楊從儀、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寧之偕割陝西餘地。金人遣朝奉郎直祕閣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拔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原、方山原以大散關爲界。於關內得興趙原爲控扼之所。先是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郭除在商州幾十年。被荊棘。立官府。招徠離散。各得其心。自金人敗盟之後。屢與敵戰。雖嘗暫棄其城。俄即收復。終不肯去。至是割畀金人。以隆爲陝西節制司統制。隆怏怏不已。常密遣兵爲盜劫之。秦檜怒。久之。以隆知成州。自休兵後。川陝宣撫司及右護軍分屯三邊。興沿流十七郡。興、成、階、鳳、文、龍、綿、劍、利、巴、西和州、天安軍、興元府、及階州之竹山縣、棄商、虢、金、均、房、洋、興、元、利、州、漢、川三路。與州吳璘所部僅五萬人。興元楊政所部僅二萬人。金州郭浩所部僅萬人。惟興州屯兵最多。至二萬有奇。興元府、利州魚關各萬。金州六千。洋、閬各五千。皆有奇。西和、鳳三千。而嬴、鳳、綿、階三千而弱。成州、大安軍二千而羸。漢川千有奇。文、龍二郡與房州之竹山皆數百。馬之籍萬三千。計興州境內爲七千而弱。關外四州爲三千而羸。此其大槩也。自諸將所屯外。凡關外沿邊待敵去處。則三都統司每春秋二仲遣兵更戍。成州界四千六百三十人。照應秦州道路。岷州界九百二十五人。控扼熙、鞏、秦州道路。鳳州界三千八百五十人。控扼鳳翔府一帶道路。興元府界千二百六十二人。洋州界千一百二十四人。並照應岐、雍一帶道路。金州界一千六百人。控扼商州。永興軍一帶道路。合興州界戍卒共萬四千人。又置烽燧四路。凡一百六十二條。早晚舉火傳報平安。此其大略也。分屯更戍烽燧等事。以四川宣制兩司事類條入。蓋非一年事。今因分畫地界附書之。蓋地界已定。而後知此措置也。

九月庚寅朔。上行奠酹梓宮之禮。入內內侍省押班提點慈寧殿藍珪言。率皇太后聖旨。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下項忌日。詔報禮部。

辛卯。尚書左僕射秦檜乞罷政。詔通進司勿受章奏。臨安府毋得令家屬出門。

壬巳。有司具送金國禮物。常幣外有金器極精巧。上謂宰執曰。此上皇時所用。朕不欲褻之。交鄰國以息兵養民。朕之志也。上又言。徽宗、顯肅之疾。皇太后躬親扶侍。及啟手足。又與淵聖同辦後事。懿節之葬也亦然。今三梓宮之來。皇太后與淵聖呼常時躬葬事之役者。待其畢集。然後啟殯。其思慮深遠如此。

甲午。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映隆集英殿修撰。以奉迎東朝之勞也。餘人皆進一官。右奉議郎知劍州劉時爲陝西轉運判官。

乙未。少保鎮潼軍節度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爲樞密使。時秦檜嘗爲山陵使。而不欲行。故用忠厚。徐彥孚北盟會編云。秦檜欲去張俊樞密使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非也。端明殿學士權知紹興府。將遣使北也。

丙申。樞密使孟忠厚爲攢宮總護使。戶部侍郎張澄爲橋道頓遞使。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南

殿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都護。內侍衛茂實爲鈐轄。山陵非宰相誰送。自秦檜始。忠厚乞攢宮有待報不及事。一面奏知。先次作聖旨行下。從之。忠厚所奏。以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已巳吳益申明狀參入日原無之。集英殿修撰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映爲兩浙路轉運使。應副攢宮。金國人使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等朝辭。詔參知政事万俟高就驛伴宴。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熺禮卒於台州。詔贈官推恩如故事。蓋禮爲秦檜所愛。所得遺澤。其家畏懼不敢自陳。士大夫亦無敢爲之保任者焉。

戊戌。梓宮殿攢。詔奉慈寧宮錢二十萬緡。帛二萬一千匹。綿五千兩。羊千有八十口。酒三十六石。月存萬緡。冬年、寒食、生辰各二萬緡。生辰銀萬匹。春冬端午各三千匹。冬綿五千兩。羅羅各千匹。臨安日供斗酒三羊。蓋序羊十入口。共成此數。

辛丑。尚書左僕射秦檜上所撰徽宗哀冊文。上諭檜曰。哀冊稱佳。蓋語皆紀實。故也。鄉昭慈輓詞。衆人所作。文雖可觀。皆不及實。朕當時所撰。有俯隨遺詔日。猶似御簾時。要紀實耳。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以迎護之勞。陞職一等。左朝散大夫淮東轉運判官紀交直祕閣。樞密院言。昨降旨不得詆斥大金。尚慮行移之間。或有迹涉。理宜申飭。詔中外官司常切遵守。時金國都元帥宗弼又遣使來言邊吏以兵出塞。朝廷亦遣書報之。詔與諫和議奏狀又書。某啓。秋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專使陳辭。惠問感荷。褒獎重溢。上國講修和好。開示大信。書生蒙福。溫厚同之。此敵邑之幸也。敢謝之誠。昏不能遂。切聞元帥府自來御之。後每常叮嚀。沿路帥臣。廉守把兵官吏人等。盛使仰體。遠藩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蓋聞天下安。六合之外。四海之內。孰不欽服。又聞近日諸蕃中途北界人馬。輒放傳掠。及逃亡出入。並於敵納叛人。彌多。蓋聞。又聞。擾攘。遂致掠奪。遂爲名公。然犯界。驚擾百姓。遠煩關論。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恕。然逢事妄作。不遵約束。故不稱某。是天事大之誠意。已備錄所示。付四川宣撫處置。關中機副南來人馬。依數交割。與劃境川軍。取收管公文。仍令沿邊諸帥。不得令人過界。切掠。敢違。段來人馬。令出榜界上。曉諭。庶得。彼此安靜。人民樂業。信義敦篤。疆埸無事。少副來諭。還歸。知恩有自。已就報。謝使。副。翰書。信布。蓋。諸所。論。陝西地界。亦已別。錄。報。書。向。來。切。寫。信。保。約。並。不。宣。

壬寅。大赦天下。制詞曰。上寧悔禍。嗣生。遂。顯。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其詞給事中直學士院程克俊所草也。

癸卯。右承務郎邢孝廉、孝寬並直祕閣。二人皆懿節皇后弟也。禮部侍郎施坰乞川陝進士赴殿試。得同出身之人與免銓試。從之。

甲辰。詔大金人使下三節人。並許於宮門外上下馬。

乙巳。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衛國公秦檜爲太師。封魏國公。是日。檜入朝。至殿門外。上遣幹辦御藥院江諸賜以玉帶。使服之而入。檜辭。上曰。梓宮歸。慈寧就養。皆卿之功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會要在十月十入日進封謝也。詔福建官買茶送榷場。上諭輔臣。戒有司即償其直。金主遣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劉筈、奉國上將軍禮部尚書完顏宗表來。丙午。朝見。朱熹撰張浚行狀云。公去國後。每使至。金主必問公安否。方和議初定。國書中

有不得擅置易大臣之語。蓋傳公復用也。案紹興講和錄有金國主書三烏珠書七。並錄此附。或又別有書。姑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戊申。新玉輅成。上觀於射殿。　詔金國書藏內侍省。紹興講和錄有此書。　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壽堂翊善程克俊充翰林學士。敷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蔡梓陞敷文閣直學士。樞直學士院。檜言。臣兄老於翰墨。自聖明所知。今蒙除授。非臣敢預。但以臣新被優恩。蹤正公槐之位。一門並授寵命。恐益滿延災。伏望許臣回授與兄。遂令職名不許。　權尚書禮部侍郎施坰充敷文閣待制。給事中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資提舉江州太平觀。　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王賓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尋又兼侍講。　祕書郎秦燾試祕省少監。

庚戌。引見大金人使中書侍郎劉珏、禮部尚書完顏宗表。既見。命樞密使孟忠厚就驛燕之。　珏等丙午日已朝見。此日乃再見也。燕宛小錄於此始詳之。餘紹興講和錄有國書。

辛亥。上謂大臣曰。朕戒慈寧殿諸人。凡有闕毋得白太后。第來白朕。蓋太后年已六十。惟胸中無一事。動作如意。即壽考康寧無窮矣。　起復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張中孚開府儀同三司。起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張中彥為靖海軍節度使。二人將北去。故特遷之。　中書舍人兼侍講李易試給事中。　起居郎張廣、起居舍人楊愿並試中書舍人。愿仍兼修玉牒。　熊克小歷於此書張廣為中書舍人。實誤。廣於此始為舍人。其誤乃在明年六月。

壬子。金國大使劉筈等往上天竺寺焚香。自是以為例。

甲寅。詔偽福國長公主李善靜決重杖處死。初。皇太后既還宮。內人楊氏告其詐妄。詔殿中侍御史江邈、大理卿周三畏治之。內侍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李愕亦自北還。言柔福帝姬在五國城。適徐還而死。紹興十一年五月。　還父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中立訴於朝。於是善靜具伏。開封人少居乾明寺。以試經為尼。初為金人所掠。有內人張喜兒者。言善靜貌似柔福帝姬。即偽稱之。後恐事覺。脫身走河陽。三嚮身於人。同知大宗正事仲的聞而迎之。至鄭陽。復為劉忠所掠。然後入韓世清軍中。自受封以來。所得俸賜。凡為贓四十八萬緡。法當絞。詔處死。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馮益、宗婦吳心兒坐驗視失實。益除名。送昭州。心兒千里外州。並編管。駙馬都尉常德軍承宣使高世榮所授官仍追奪。初。善靜賜第漆沙坑坡下。驕蹇自恣。積殺婢妾甚衆。皆埋第中。尋以益與皇太后連姻。心兒宗室婦。免編管。時世榮父公綸累遷武經大夫達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世榮後以父任為承信郎云。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辛丑。蓋誤。今使日歷附此。　舉劉軍承宣使

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皓改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　中書舍人楊愿假戶部尚書。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宣使。賀金主正旦。器幣祝生辰之數。自是以為例。　熊克小歷載遣生辰正旦四使在九月丁巳。誤也。生辰使已先見五月乙未。器幣九月丁巳乃特旨。當宜竟未編考耳。　先是金人求真珠殼殼等物。秦檜以皆書不遣泛使。乃諭盱眙軍。令錄事參軍孫守信往泗州諭守將周金。令具奏達。俟遣產良出使附行。　此據徐夢莘北盟會編附入。但夢莘以為檜作書與知盱眙軍向子固。案子固今年十二月方除盱眙。或因此移附本月。　而皇太后歲遣金主之后禮物亦以鉅萬計。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二十一年二月。今移附此。

乙卯。懿節皇后靈駕發引。顯肅皇后次之。徽宗皇帝又次之。是日。上總服斂奠祖奠於龍德宮。吉服還內。

丁巳。尚書右司員外郎鄭樸為起居郎。　禮部員外郎程敦厚為起居舍人。　直祕閣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何麒試太常少卿。

戊午。尚書度支員外郎李椿年為左司員外郎。　屯田員外郎李若谷守右司員外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七

【紹興十二年】冬十月辛酉。起復右奉議郎添差提舉兩浙路市舶胡交修為江東轉運副使。候今任滿日令再任。從所請也。

壬戌。詔修臨安城。　詔張憲妻子分送封州、程江、興化軍居住。

癸亥。右朝請大夫福建路轉運副使陳敏識主管台州崇道觀。坐昨任江東漕臣。職事廢弛。專務迎合應副。縻費官錢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陳公輔卒。

甲子。吳國長公主乞為其子潘長卿、粹卿落階官。上謂宰執曰。合落階官。此趙鼎之失。凡事須得中乃可行。鼎以魯國大長公主子為使相。似太過。吳國長公主之子。不落階官。似不及。朕嘗問之。鼎乃以錢、潘二家子弟賢否為對。此其失也。既而秦魯國大長公主復援粹卿例。乞除其子錢愷正任。上亦許之。言者以為互相援援。非先朝舊制。命遂寢。　錄此事在十一月乙未。

乙丑。上謂大臣曰。天下幸已無事。惟盡士大夫妄作議論。擾朝廷耳。治天下當以清淨為本。若各安分不擾。朕之志也。　詔中外臣民。自今月丙寅後。並許用樂。初以梓宮未還。故輟樂以待迎奉。至是太母還宮。將講上壽之禮。故舉行焉。　祕書省校書郎何若守監察御史。

丙寅。權攢徽宗皇帝、顯慈皇后於會稽之永固陵。懿節皇后祔陵在昭慈聖獻皇后攝宮西北五十步。周地二百二十畝。并林木爲錢三千八百緡有奇。其後昭慈永祐二攝宮歲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僅購錢五千緡。悉以紹興府當輸內帑錢供其費。　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比者王庶有道州之貶。而通判州事孫行儉鼎新行衙。爲庶安泊之所。郡守盧其累已。止之不從。其無忌憚甚矣。望將行儉罷斥。仍令庶不得占行衙居止。庶以平一方曉懲之氣。紹行儉送吏部與廣南監當差遣。餘如奏。而庶死久矣。汝楫所言。守臣田如鼇發之。胡銓故稿載和議劄書。辨證守田如鼇劾權侍王公庶事。蓋指此也。

辛未。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賜緋魚袋劉堯佐、堯仁、正平並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三人光世子若孫也。光世以皇太后還宮。自永嘉力疾入見。故有是命。

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講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秦檜之除太師也。克俊草其制詞有曰。願算無遺。故衆人之所不聽。征車遽狩。惟君子以爲必歸。檜大喜之。　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令本司津遣赴行在奏事。

丙子。尚書刑部侍郎周聿。以言者論聿頃被命出使。託疾遲留故也。　權尚書禮部侍郎邱崈兼侍講兼實錄院修撰王賞兼權直學士院。　御史臺主簿李澗爲監察御史。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鄭億年充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仍賜田二十頃。恩數視執政。時中書舍人楊思出使。秦檜因以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張中孚、靖海軍節度使張中彥遥金國。此據徐夢莘北盟會編。凡士大夫北留者。家屬悉遣。此據字文虛中行狀。惟憶年得留焉。

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進封秦魏國公。用蔡京故事也。檜辭不拜。　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國公。

戊寅。追封皇太后曾祖贈太師惠王韋舜臣爲廣王。祖贈太師德王子華爲福王。父贈太師魯王安禮爲兗王。母秦越國夫人宋氏爲陳魯國夫人。　詔成都府路轉運司狀買川錦二十萬緡。潼川府路轉運司收買青絲樗蒲三十萬緡。準備禮物使用。　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李愕等四十四人推恩有差。以扶護梓宮萬里勤瘁故也。

庚辰。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何鑄賞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徽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兼權侍御史江邈論鑄之罪。謂鑄日延過客。密議朝政。以欲緩岳飛之死。上經聖政。以破和議爲能。以孫近、李光、范同之論爲是。而又以己在言路。未嘗論列數人之罪爲賢。嗚呼。岳飛反狀。中外共知。而可緩其死乎。和議爲今日明效大驗如此。嚮使陛下持論不堅。無一德之臣可以依仗。而爲鑄等數人之所搖。則和議決不復講。而陛下豈復有色養之懷乎。伏望將鑄遠竄遐荒。使與同惡之人。均其流放。故有是命。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草責詞。極其醜詆。至有家本書佐。行同穿窬之語云。　詔諸路常平司見賣官田。並令

見佃人增租三分。如不願增者。許人劃佃。後詔轉運提刑司官田亦如之。後編在十三年二月辛酉。十二年九月戊戌所書可考。

辛巳。起居舍人程敦厚兼侍講。　直祕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紀交陞直敷文閣。知楚州。　省鎮江府沿江安撫司。鎮寬小曆在庚辰事後。　詔廣西欽、廉、雷、高化州所產鹽並令官賣內。欽州所收錢赴鄂州軍前送納。先是有旨罷二廣官賣鹽。後又詔廣西鹽八分客販。二分官賣。充漕計。至是欽州鹹土生發。歲產鹽三十餘萬斤。論者以爲商人不通。請復官賣。許之。而廣轉運判官范正國代遣。亦言本路上供及經費。皆仰賣鹽息。餘客鈔既行。遂或闕乏。望令本路軍屯駐軍馬去處。許依客人賣鈔鹽。各就本州出賣。所得息錢。專充軍費。庶免上煩朝廷應副。實爲利便。不從。正國奏請在十三年四月辛酉。

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楊國公。　工部員外郎查諒罷。以潼川路漕司言其率使川陝。所至輒受供饋故也。　直徽猷閣知撫州張滉移知永州。　詔非泛假日。令百司諸路休務如舊。以權禮部侍郎王賞等言。今來逸舉平息故也。

癸未。祕書少監秦熺兼崇政殿說書。　詔車輅院復置官吏。

甲申。皇太后生辰。燕於慈寧宮。始用樂上壽。

丙戌。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榮嵩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紹興十一年九月癸卯注王明清所云榮嵩在蜀惡狀。欲加考事。恐可參測。故此。

故內殿從班李從約特贈武翼大夫。故妻永嘉縣君劉氏追封安人。以皇太后初因從約入宮故也。

丁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直學士院資善堂翊善秦梓陞兼侍讀。　右武郎幹辦御楯院吳益帶御器械。　詔福建專置提舉茶事官一員。置司建州。先是建州歲貢片茶上十餘萬斤。書錄凡二十一萬一千斤。榮濬之亂。園丁亡散。遂罷之。建炎二年。以市舶官兼茶事。上記明堂於臨安。始命市五萬斤爲大禮費。紹興四年。已而都督府請如舊額發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檢察福建財用車傑以片茶難市。請市米茶。許之。轉運司言其不經久。乃止。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淮。及興榷場。遂取臘茶爲榷茶本。今年六月。尋禁私販。官盡榷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今年九月。及是將福建茶於臨安。始別置提舉官。專一買發。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自河池移司利州。舊宣撫司率居縣、閬之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然饋餉不繼。人以爲病。至是已罷兵。剛中乃還居益昌以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制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剛中雖書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卽日聽命。

十有一月己丑朔。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以敕恩封和國公。是時浚寓居長沙。益屋六十楹。以奉其母。万俟卨爲中執法。論浚卜宅踰侈。至擬五鳳建樓。秦檜白遣屯田員外郎吳秉信以事至京湖。有所按驗。庚寅。詔特引對。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所辦。反以檜意密告之。歸而奏其實。

事遂寢。日麻十一月庚寅有旨奚棄信令閤門引見上殿甲午屯田員外郎吳棄信請去京西等路幹辦公事引見進對不知何事也。奏狀擬張浚行狀云檜既外交仇敵尚上自辯遂遂正論韓肖胄兵部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飾邀辨天下獨惜公甚中丞方俟高希檜旨論卜宅偕疑至做五風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遂朝士奚棄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棄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測不覺歎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且奏其實檜聽棄信案日麻棄信今年十二月己未遷宗院檢詳此時使尚未回所謂以官爵誘之者是也然棄信十四年二月除右司員外郎其制詞曰庄官樞密之聯按視淮湖之城勤勞加恤詳練有聞後一十餘日又遷起居舍人則非使還即被擢矣其年五月模紹興官者指棄信爲紹興雖右史知江州不知孰何以云爾且附此更須詳考。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蘭整卒。

辛卯詔自今宰制初除及轉廳銀帛並全賜。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俞俟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壬辰左中大夫參知政事万俟卨資政殿大學士左朝奉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億年並進秩二等昭宣使吉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知宋唐卿爲資政使福州觀察使以按行覆按撫宮之勞也二司官屬四十有二人各進官一等選人無資可循人改合入官。集英殿修撰兩浙路計度轉運使王喚陞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太師秦檜故母秦國夫人王氏追封秦魏國夫人以檜辭兩國之封乞回授也。左朝散郎黃達如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爲營事望宣付史館仍令詞臣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然後褒功錄罪大明黜陟將前日異論沮謀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留滯抑鬱不平之氣詔禮部侍郎兼實錄修撰王賞編修付史館達如建陽人嘗知南雄州以喊羅鬼提點坑冶官韓球所按代還奏事乃上此奏焉。（熊克小麻以達如爲左朝奉大夫蓋誤）

直敷文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張匯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叔獻各進職一等右宣教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呂用中左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王鈇並直祕閣以孟忠厚言應辦無闕故也於是總領頗遞二使官屬皆遷官有差。

癸巳太傅提舉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濟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俊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邈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爲宅基大男楊存中擁兵於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於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上曰俊有復辟功無謀反之事皆不可言會稽密使孟忠厚竣事還朝而邈又言俊之過俊乃求去位遂有是命。（熊克小麻侍御史江邈敷言俊之過蓋承林泉野記之誤脫此時師以殿中侍御史彈劾俊與檜趙姓之證史增入皆未全棄者之）

尚書戶部侍郎張澄權本部尚書。（熊克小麻依本部郎名繫之去年十一月而於此月己亥又書之蓋或差誤）

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坊場戶役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案其籍雖三十九萬餘然實入二十萬耳詢之士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久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熊克小麻於此書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事云蓋誤椿年實自都司上此奏乃除浙漕耳）

甲午三省行首司言秦檜依衛魏國公緣係三公合行鎖院降制詔止令尚書省給降敕命其告更不別給。左朝散郎黃達如爲監察御史。尚書左司員外郎李椿年直顯謨閣爲兩浙路轉運副使。

乙未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少保錄復土之勞也。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傅爲管軍者論者惜之。侍衛親軍馬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爲保信軍節度使錄迎扈之勞也元不及拜而卒。詔孟庾家屬移信州居住。

丁酉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知盱眙軍沈詔貶秩一等坐擅報北牒故也詔尋以疑去。

戊戌進士出身趙公傅特補左修職郎以公傅援紹興八年彥端例有請也自是遂爲故事。

己亥詔太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源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乃命禮部討論取旨。言者請申嚴貶論人不得輒入國門之禁令御史臺常切覺察按勤從之。詔皇太后回鑾士人會經奉迎起居及獻賦頌等文理可采者令後省看詳申省取旨將獻賦頌者千餘人而文理可采者近四百人大理正吳棗頌曰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頌破羣異有司奏爲第一左承議郎知眞州張昌次之詔有官人進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於是吳縣范成大亦在數中棗江寧人成大尋子也。

庚子命內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爲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爲文德紫宸殿按射則以爲選德策士則以爲集英垂拱以故內諸司地爲之在皇城司北。

辛丑言者論陛下斥遠姦邪與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計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丕變作爲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遠方終身不齒詔榜朝堂。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劉子羽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也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檝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己出已不悅至是益怒飄汝楫論其罪遂罷歸。和衆輔國功臣太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楊國公劉光世薨於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輟視朝二日贈銀帛二千匹兩子孫甥姪進官者十四人又命幹辦內東門使李存約主葬事上臨奠謚武僖光世疾革後例乞免其家差徭科敷上亦許之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乃止光世早貴其爲

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咎之。光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又封鄭王。然克小解。蓋光世蓋在今年正月。蓋林泉野記之誤。而克又因之。

壬寅。秦魯國大長公主薨於行在。年八十六。公主、上曾祖姑也。故事。舉哀成服。時以具慶之朝。故不講。但輟五日朝。詔曰。賢懿。紹興二十九年四六月己卯加明堂二字。

丙午。詔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庶。令敕更不檢舉。智文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遜並落職。先一日。右諫議大夫羅汝楫入對。言陛下近可臣僚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日先務。然方和議之初。議論紛紛。往往出於庸愚無知。不足深誅。其間懷姦以害成。挾衆以求勝者。在宰執則趙鼎、王庶。在侍從則曾開、李彌遜。是四人者。同心併力。鼓率其黨。必欲沮是事而後已。是宜明正其罪可也。然開與彌遜。尚以美職食祠宮之祿。失刑爲甚。伏望特加貶斥。以快公論。鼎、庶見在調籍。依近降赦文。恐合益移。乞免別行竄徙。姑令有司勿復檢舉。故有是命。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草制曰。方同惡而相濟。肯信君子以爲必歸。遂寧親而解憂。是宜國人皆曰可殺。時庶已死。而秦檜未知也。協忠大夫宜州觀察使御前統制趙密落官階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密、張俊愛將也。俊薦用之。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於紹興府。年七十二。上知其貧。特賜錢三百緡。　樞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昭信軍承宣使王勝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初。張俊在行府。以事憾勝。責送建康軍中自效。時王德權管軍事。俊謂德與勝素不叶。必殺之。德見之喜曰。我爲王夜叉。汝爲王黑龍。非我二人誰可相親者。乃厚待之。俊懼。樞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會解元卒。遂有是命。王勝除月日。原不載。徐夢莘所編在此月。故於解元致仕日書之。非莘又云。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藏於寢。一日世忠具酒。會召醫陳王道先飲。酒行。世忠出勝拜。謂先爲父。繼先見上。言勝可大用。遂有都統制之命。

丁未。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充大金報謝副使錢愐特起復。　祕書省正字范雩爲校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初除檢討官也。　左承事郎陳誠之爲祕書省正字。舊制。廷試第一人。縣任回始得館職。至是秦熺已爲祕書少監。故誠之亦有是除。雩克小解。蓋此事於十三年二月。雩蓋本官。誠之名乃以快職日爲始。非初除之日。克小解。也。然雩名乃以快職日爲始。非初除之日。克小解。

戊申。右宣教郎王會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會、煥弟也。

庚戌。少保樞密使信安郡王孟忠厚能爲少傅鎮潼軍節度使。判福州。忠厚使山陵還。言者引故事論列而有是命。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元符末。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之久。人情怨沟。有曾謙數文者。作詞略云。眼裏相情慢。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周秦會之爲四位之計。迎孟忠仲爲樞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率皆入圍門。會之怒。謫竄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　左承事郎張戒特勒停。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異議之人。尚有偶逃憲綱者。張戒是也。案戒嘗爲趙鼎所厚。鼎既深詆和議。戒巧相迎合。苟可以沮是事者。無不爲也。未幾。鼎罷相。陛下灼見其姦。亟行罷黜。遂往依岳飛於江夏。則其趨造可知。故黜之。

十有二月己未朔。上謂宰執曰。秦熺論唐文皇之文華。漢文帝之文實。程克俊曰。聖人之文與衆人異。陛下聖學高妙。施行治具。得斯文之傳矣。秦檜曰。堯稱文思。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周文王世世相傳。止於此。上曰。然。　給舉中兼侍講李易充敦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疾自請也。　司農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胡紡罷。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紡頃守江陰日。奴事董旼等三人。因得韓世忠幕下幹辦。見世忠被召爲樞密。乃發數人之私。殿中侍御史江邈亦按紡奴事大帥官屬。賴以爲地。他日事異。又極力擠之。不啻仇讐。故罷。汝楫所云。蓋旼與溫濟、耿著也。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師心爲尚書右司郎中。尚書屯田員外郎吳秉信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秉信使京湖未還也。　將作少監米友仁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友仁、芾子也。常、德帥人。繼事。　上愛帝書蹟。嘗刻石爲十卷。友仁陸沈州縣數十年。紹興以後。稍被除擢焉。此論管幾百來持選引。

庚申。右奉議郎直祕閣方滋落職。以言者論滋頃因常同爲中丞日。密薦之於趙鼎。遂得書局。自爲秀守。凡過遷客。必歡延厚遇。以結其他日復用之權故也。　鄉貢進士董自任永免文解。充大學餘。自任、永豐人。獻所著春秋總鑑於朝。起居舍人程敦厚言其論盟於朱。蹙齊平之類。皆得聖人之遺意。有出於先儒之表者。故錄之。

辛酉。言者乞復武舉。詔送兵部。　太府寺丞向子固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糧場。後二日。賜子固三品服。

童子張巖叟九歲。其弟巖卿七歲。能誦書。詔並免解一次。仍以束帛賜之。

癸亥。權工部尚書莫將充敦文閣學士。知明州。

甲子上曰。朕以天下財賦養天下士大夫。以天下公器處天下士大夫。要使人盡心職業。何愛爵祿哉。

丙寅。上常服秦魯國大長公主第隙奠。詔子孫皆進官一等。孫四人。曾孫三人。元孫一人。並補京官。仍令台州應副葬事。

己巳。監察御史黃達如爲尚書吏部員外郎。時江浙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韓球奏達如贓狀明白。錢物數多。詔處州取勘。是月辛酉。達如辦數不已。乃有是命。

庚午。禮部乞太學養士。權以三百人爲額。上曰。太學師儒之宮。雖還經術。當先檢行。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風俗。　太常博士劉燦乞隨宜修飭祼壇。事下禮部。後築於臨安府城之東南。　少傅新判福州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觀文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兩易。時海寇朱明連歲作亂。環閩八郡。皆被其毒。乃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　詔福州故相余深家所藏監書。令憲臣設諭投進。取旨推恩。　明州言。州民楊慶、紹聖中六次取肝割乳。以療父母。詔旌表門閭。

辛未。武顯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劉光時知利州。鄒璡之叛也。光時爲所劫以去。劉豫用爲大名府副總管。以復疆得歸。

壬申。太師秦檜等上重修六曹寺監通用敕令格四十七卷。申明六卷。看詳四十卷。詔頒行之。

癸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御前統制象樞。院都統制李顯忠爲保信軍節度使。兩浙

24 A 116

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顯忠成池州。引疾求去。故有是命。顯忠時年三十有二也。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安遠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王進爲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代李顯忠也。進爲都統制。不恤士卒。惟厚結王繼先及諸內侍。士卒皆不喜之。此據徐夢莘所編附入也。

乙亥。將仕郎毛公亮獻徽宗皇帝御書四軸。詔小璽宣翰皆人僞爲之。可令大理寺根治。景福殿使奉國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邵諤爲延福宮使宣政使。德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衛茂實爲宣慶使。皆以都亭驛成推恩也。

丙子。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熊彥詩知永州。彥詩坐趙鼎客隔廢累年。及是秦檜除太師。彥詩以啟賀之。有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檜喜。由是稍復錄用。

己卯。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奏。先蒙賜到田土。并私家所置良田。歲收數萬石。願以三年所收之數。獻納朝廷。以助軍儲。不許。上謂秦檜曰。唐藩鎮跋扈。蓋由制之不早。遂至養成。今兵權歸朝廷。朕要易將帥。承命奉行。與差文臣無異也。　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陝西買馬。見今止是宕昌一處。茶馬司見差官在彼買發。秦茶司自復置以來。未嘗一到。誠爲虛設。欲併入川司管幹。所有官吏並隨司減罷。從之。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易卒於秀州。計聞。詔本州賜錢三百緡。

庚辰。大理卿周三畏權尚書刑部侍郎。　左奉議郎高閌守國子司業。左從事郎關注爲太學正。始除學官也。閌坐趙鼎客久廢。至是再用之。上覽除目曰。朕一無所好。惟閱書作字。自然無勤尚書史記孟子俱寫畢。尚書寫兩過。左傳亦節一本。注、錢塘人也。　直祕閣新通判湖州秦棣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壬午。詔宿衛親兵非祖宗法。可罷。內有三路人。並改刺充皇城司親從親事官。

癸未。以太師秦檜生辰。錫宴於其第。檜辭。上不許。自是歲以爲例。　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降授武顯大夫吉州防禦使知邕州俞俅以贓。爲廣西轉運副使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故舜陟乞祠焉。

甲申。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程瑀兼資善堂翊善。

丁亥。詔登官以千人爲額。

是歲。宗室賜名授官者二十四人。諸路斷大辟二十四人。　河決濟州。惟金鄉縣獨存。金人移州治之。此據洪邁夷堅乙志附見乙志文載風接金虜解事並怪。今不錄載之。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滻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爭西入蜀。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以書書所禁。不敢納。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爲奴婢。鄜邑蔫然矣。此據洪邁夷堅乙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八

【紹興十有三年】。此次癸亥、金熙宗皇統三年。　春正月己丑朔。上不受朝。詣慈寧殿賀皇太后。太師秦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遙拜淵聖皇帝於行宮北門。

癸巳。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仍賜詔獎諭。

戊戌。上疏食齋於常御殿。遣太師秦檜册加徽宗謚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己亥。上親饗太廟。秦檜爲太禮使。簽書樞密院事程克俊爲禮儀使。普安郡王亞獻。皇叔光州觀察使士衡爲終獻。士衡、儀恭孝王子也。是日平旦。上自宮乘玉輅。祕書少監秦熺執綏。大臣兩省監察御史武臣正朝史以上。朝服分左右騎從。禮畢。鈞容直作樂導駕還宮。

辛丑。立春節。學士院始進貼子詞。百官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復之。

壬寅。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廖剛卒。年四十七。

癸卯。太師秦檜等上表請立中宮。詔答不允。時克小麻在壬寅。蓋誤。　詔度牒並權住給降。諸路已降未賣者。拘收繳尚書省。　戶部尚書張澄、入內內侍省都知邵鄂並進秩一等。以車輅仗衛畢工故也。　臨安府言獄空。

詔奬之。　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爲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爲齋十有二曰。禔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發正、誠意、率履、循理、時中。高閌疑實名。在二月乙酉。今併書之。

乙巳。詔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令任俸給特免減借。從所請也。

丙午。權禮部侍郎兼寶錄院修撰王賞言。盍帝親饗太廟。聖孝格天。前數日陰雲欲雪。至日澄霽。伏願宣付史館。以昭聖孝。從之。　左奉議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誼復祕閣修撰。知盛州。　左朝散大夫許中復直祕閣。知揚州。直徽猷閣知揚州陳堯移知潭州。　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秦棣乞前後御書經史。並以墨本頒賜諸州學宮。從之。

丁未。安吉縣布衣蘇庚言。本邑去秋有圓瓜並蒂。合而爲一。此實皇帝孝治天下。故見祥瑞。以昭天意。詔勿受。自今有似此投獻者。皆卻之。　武功大夫吉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鄂州駐劄御前諸軍副將楊浩除名。昭州編管。浩、岳飛部曲。坐謗訕朝政。及私令人上書詐不實也。

己酉。上謂宰執曰。朕不畏多事。事若多。必入思慮。大抵無事則怠忽易生。不可不戒。於是秦檜等贊聖謨宏遠。天下幸甚。又曰。此所謂敕天之命。上大喜。　殿中侍御史江邈權尚書吏部侍郎。　詔大理寺丞袁枏、燕仰之往靜江府。推勘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不法事以聞。先是舜陟帥廣西。因奉詔討桂賊。略科餘黨。以饋餉不繼。與轉運副使呂源有隙。舜陟劾源沮軍事。時有府吏徐等者。因捱罪。舜陟杖而逐之。等乃因求舜陟過失。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以告源。源卽奏舜陟因生日受知邕州俞倫百金。又盜官馬八百餘匹。賊汗僭擬。傲慢不恭。萬一別生不測。爲患不輕。又以書抵秦檜。言舜陟非笑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遂奏遣枏等雜治。仰之、琰子也。琰、青州人。宣和戶部尚書。　直祕閣新知邛州宇文楙勒停。以言者論其夙負。故有是命。　監文思院何幾先罷。言者論席益之守平江府。幾先出入其門。是時同朝大臣。協心體國。力佐恢復之勳。而益嘗受知呂頤浩。幾先傅會其意。謂頤浩被命按閱江上屯營。經由平江。幾先乘此設爲祕計。勸益力說頤浩。此行非策。當有擠公於後者。頤浩大以益說爲然。於是託疾於常。不復前進。是時朝論由是不復和一。實自益先發之。今近居毅下。安知不包藏既心。密籌詭計。以俟投隙而發。故有是命。

辛亥。監察御史李文會守殿中侍御史。

丁巳。興軍承宣使張子蓋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初。張俊之薦王德代韋其軍也。德以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晞爲軍中統制。及俊能樞柄。德乃不禮子蓋等而能之。故有是命。俊與德始有隙。

戊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是書良史在汴都所著也。奏入。詔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楫、國子司業高閌看詳來上。遂特改京官。　蓋牲之道史云。良史初補文學。既得三京地。東京留守司傳檄知真州解良史。乃攜來京城。亂後遺稾古器書畫。買而藏之。會金人敗盟。良史無所用心。乃效學講春秋。及復得還歸。盡棄載所有書畫而至行在。上大喜。於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號良史爲畢書畫。

二月己未朔。詔自今宰執轉官加恩正謝日。衣帶鞍馬並依格全賜。更不減半。

庚申。國子司業高閌特引對。閌言。陛下復興太學。凡養士取士之法。當取聖裁。上曰。自有祖宗成法。閌曰。有慶厤、元祐、紹聖、崇寧法。有司未知適從。若出於聖裁。則行之乃久。閌又奏舊太學辟雍皆有御書。今亦乞建閣以藏御書。仍願特灑宸翰。加惠多士。上許之。閌又奏有一事最先。經術是也。上曰。經不易通。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閌曰。先王設太學之意。惟講經術而已。上曰。近時讀官程瑀亦論經術。閌曰。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能詩賦。又盛不足以盡人材。乃設詞學一科。以試雜文。上曰。詩賦亦雜文也。閌曰。取士以經義爲主。不過三場。後加詩賦爲四場。不能無礙。今欲經義第一。詩賦第二。論策各一第三。上可之。

辛酉。太師秦檜等三上裘乞還正中宮。詔俟慈節皇后撤几筵日取旨。　太師尚書右僕射秦檜以進書恩再封秦魏國公。檜不受。

壬戌。上初御前殿。特引四參官起居。自建炎以來。始有此禮。

癸亥。上曰。近代獻書者。時有怪誕祥瑞之說。此與讖之漸。不可長也。前代往往喜聞圖讖。朕所不取。

乙丑。更名永祐陵曰永固。先是有旨從官同議定。至是權戶部尚書張澄等言。永固二字不犯歷代陵名。從之。　此似因王鈺建言。見紹興九年二月。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入對。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至孝格天。文德來遠。慈寧以寧親。永固以寧神。偃兵息民。天下大安。則其仁固大矣。雖者金人犯闕。陛下毅然請行。志存宗社。及登大寶。力圖恢復。任賢去邪。斷自宸衷。而宗社自安。則其義固大矣。臣以是知陛下足以大有爲。願愼守此道而力行之。太平之基。實在於此。後五日。上謂秦檜曰。文會力陳仁義甚善。朕令錄一本。置之几案。欲嘗觀覽。　上講在庚午。今併附文會入對之日。蓋克小原後潤其詞。非文會本語也。今從元奏。

丙寅。上曰。爲君不知春秋。昧爲君之道。爲臣不知春秋。昧爲臣之道。此書褒貶甚嚴。眞萬世之法。上又曰。爲政之要。在辨忠邪。此治亂所由分也。秦檜曰。書生喜論王霸。臣謂推誠任賢。是爲儒學。施於有政。是爲王道。挾術任數。是爲雜學。施於有政。是爲霸道。上以爲然。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爲國而或王或霸。治道之所出者。固異源耳。術政謀臣殿雜。而有綱紀。有政事。恩威是以使民。勢力足以強國。知管仲、晏子所以用於齊國者。謂之不執於道德。則可舉而謂之挾術任數。則不可。人而挾術任數。邪孰甚焉。未有不亂天下者。是以太上皇帝曰。辨邪正。治亂之所由分也。

揚武翊運功臣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進封成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勳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故。爲秦檜所厚。顧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時上又數召世忠等兼家屬燕於苑中。賜名馬寶劍等甚渥。　世忠所以得王。寧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曰。願會賦租。連師宣府。道惟遠識。實能前賢。豈度越於常人。宜顯頌失異數。卽指

為也。世忠奏請已見今年正月癸巳。王明清揮麈第三錄。紹興癸亥。和議初成。有兩淮太守黃達如者。寄滿還朝。獻言請盡誅此異議之士。庶幾以杜後患。秦會之喜之。擢為監察御史。方數日。樞密使韓蘄王據其誠。幷疏其奏。既上。雖秦亦不能保。僅止罷職。人亦快之。

皇叔保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士㒟為安德軍節度使。以迎護之勞也。

己巳。上謂大臣曰。古人舉制不同。各有所尚。朕近出意作盾樣。以示不忘武備之意。　詔清河郡王張俊、咸安郡王韓世忠、平樂郡王韋淵並五日一朝。

庚午。詔自來年為始。令太史局遞賜諸路監司守臣曆日。以廣西轉運判官李紹祖省記有請也。

乙亥。減雷、化、高、融、宜、廉、邕、欽、賀、貴十州免行錢。用去年七月詔旨也。提刑司初請其半。上特命除之。十七年四月丙申又減。　左承事郎沈介、潘良能、左宣教郎洪适、左宣義郎游操並為秘書省正字。良能、良貴弟。操、建陽人也。四人皆以赦局進書恩。自刪定官改秩而有是命。　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蘇符知遂寧府。符有田在蘇。因留居之。秦檜不樂。符遣還蜀。

丁丑。詔自今宰臣已下遇節序。令客省依格齎賜節料。

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置剿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措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令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狀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盜魁林元仲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謂俞徹明必再叛。萬少偕必大熾。而夢得處之皆定。興議遂息。　國子司業高閌言。太學者。教化之本。而最所皆先者。經術是也。自漢以來。多設博士。而後世所謂詩賦論策。皆經術之餘耳。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亦皆以經義為主。而兼習論策為三場。苟加一場。則旬課季考之法遂不可行。自元祐以來。雖臣僚累奏請加詩賦。通為四場。而終不施行者。蓋為此也。自罷詩賦之後。朝廷恐專門之學。未足以收實用。乃別設詞學一科。試以制詔表章之類。通謂之雜文。臣本參合條具太學課試及科舉三場事件。第一場大經義三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欲以詩賦。第三場以子史論一首。幷時務策一道。永為定式。閌又言。今比歲郡國雖有學。而興選舉不相關。今參取祖宗舊制。通以當今之宜。補太學生。以諸路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曾犯第三等以上罰。浙學書同。或雖不住學。而曾經發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保委。申州給公據。赴國子監補試。諸路舉人。以住本貫學半年。或雖不住學。而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禮者。縣學同。仍籍記姓名。本學次第委保。教授審實。申州聽取應。仍自紹興十四年為始。皆從之。何俌龜鑑。或者乃曰。徼勞如賞。國勢如經緯。文場與何暇。眞學補試擴。宣靖之殺臨平。愚應之曰。不然。科舉固所以祖天下豪傑之氣。亦所以息天下豪傑之心。術藝科舉以取之。學校以養之。則士之不知愛宣者不入於敵。則入於盜矣。張九成之教。學時雨之。書何由而來哉。

辛巳。秘書省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並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先是日曆所修書。自建炎元年至去年。成五百九十卷。秘書少監秦熺因與揚英等書皇太后回鑾本末上之。壬午。詔熺、揚英、執羔各進官一等。自秦

檜再相。取其罷相以來一時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章疏或奏對之語稍及於己者。悉皆更易焚棄。由是日曆、時政記亡失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來。凡所記錄。莫非其黨姦佞之詞。不足傳信天下後世矣。王明清後錄。武陟之餘聞。　秘書省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張闡為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專修祖宗寶訓。　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若谷為右司郎中。王師心並遷左司。吏部員外郎梁弁、考功員外郎游損並遷右司。　左文林郎冀州州學教授楊邦弼、左迪功郎陳鵬飛並為太學博士。初除博士員也。鵬飛、永嘉人。秦熺唱榜名第四。故舉廷試三人兩任回。始召至是。熺已為秘書少監。故並擢之。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奉旨相度茶馬兩司每年應副都轉運司錢物。今相度乞將成都府路提刑轉運司合椿坊場鼓鑄食茶稅錢三色共二十三萬緡。令都運司徑行取撥外。更將融稅添錢八萬緡。通作四十萬緡。幷取博馬絹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匹。自紹興十二年為頭應副。從之。自趙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為一大引。令商人輸引錢市利共六引八百文。至是遞增為十一引。紹興七年。李迨增一引二百文。八年。張深增四引五百文。九年。趙開減三引。十年。馮康國增一引。半共為此數也。時物價騰湧。茶商取息頗厚。自得旨取撥之明年。主管官左朝請大夫賈思誠又增為十二引三百文。於是諸場類皆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人但知茶馬司之富甲天下。其實所收引錢。視建炎增倍。後雖破敗。不可復減矣。淳熙十四年李大正截減事司奏。

乙酉。詔令臨安府建景靈宮。先是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游。猶寄永嘉。四孟薦享。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倣景靈宮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粹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事下禮官。至是權禮部侍郎王賞等乞體做溫州見今安奉殿宇。令本府同修內司隨宜修蓋。熊克小曆載此事在三月丁酉。與日曆不同。　其後册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光世家遺納賜第。在三月庚子。今併附之。　繼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昭慈而下二十一后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寒食設鞦韆。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秦檜始則唱和議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終則飾盛文以爲中興。使一世圖敵於剽賦之中。委敵於區而不以爲恥。忘讎事敵而不爲怪。其禍可勝言哉。紹興十一年。置玉牒所。十二年。作崇政垂拱二殿。十三年。築圜丘。建太社太稷。國子監太學。十四年。置宗子學。建秘書省御書院。十六年。建武學。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室之制亦已具備矣。紹興十年。明堂備大樂。十三年。初謁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鑾。肆議班鄉飲酒儀。十四年。作渾天儀。復教坊樂工。十五年。行大朝會禮。十六年。製常行儀衛。耕籍田。郊饗祭器。設入寶作鼎鼐。圖禮器與新樂。十七年。寫高禖。十九年。定鹵簿。十八年。圖景靈宮配享功臣。凡此三十年。而禮樂文物亦略備矣。國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陵寢郊社之所。燕翼之謀。禮器樂器。鐘鼎彝鼎。馬駭鬻涌儀仗之物。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盡搶攘。稽定然耕藉。朝覲郊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時雖明堂籍田。光武平隴蜀後事也。今以一戰未得。諸葛公無罪。豈得猶邪。宮室雖備而忘前日遇中之慎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皆許之愛矣。例儀雖盛而忘前日扈從之勞矣。文物雖新而忘前日根括之慘矣。趙鼎告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

時，而宜此敵平，洪皓曰，歸塘暫居，而太廟未
聖，宜皆楊土木之舉，豈非示無中原意乎。

三月辛卯，詔宴殿陳設正用緋黃二色，勿以文繡。上以祖宗朝殿惟但用純綵，後來寖多文繡，故屏去之也。能克小屏，附此事於正月癸巳，今從目錄。　國子司業高閌請在學人依徽宗御筆，復立三年歸省之限，以彰孝治。上曰，舊有九年之法，至徽廟方改作三年，豈有士人九年而不省其親者乎。其從之。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乞增印錢引四百萬緡，許之。先是，直秘閣四川轉運副使井度言，右護軍歲計闕七百七十八萬緡，乞撥四川免行錢五十萬緡，仍添印錢引，戶部奏，免行錢乃朝廷寬名，不可予，止命增印焉。

癸巳，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貶秩二等。時右宣教郎添差通判常州陳汝以貪賊處決，而言者謂守實庇之，故繫久不服，遂有是命。　武郎郎閤門宣贊舍人趙瓘等並轉一官，以初御正殿，應奉無違失故也。　直龍圖閣葉三省知信州代還，言鉛山縣民王小十取肝以食母病，蓋陛下躬行孝德風化之所致，乞詔有司旌其門閭，易其鄉號，仍宣付史官，從之。　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新知辰州邵隆興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知敘州劉光弼兩易。

乙未，詔文宣王廟門立戟二十四。　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楊愿兼侍讀，國子司業馬閌兼崇政殿說書，閌仍進講左氏傳。

丙申，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殿前司忠勇軍統制輔逵為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隨從軍。　左從事郎廣南轉運司幹辦公事鄭厚龍，以言者論厚頃緣劉大中力薦，及為泉州察推，唯知詔事趙鼎比因誤殺罪囚，例與衝替，乃謗議朝政，簧鼓衆聽故也。

乙巳，詔臨安府建太社太稷，言者以為社稷之祠，王者所重，故漢光武東遷，則置於鄧陽，國家南渡以來，上戊之祭，寓於佛祠，未副事神保民之意，望下禮官講明，擇地為壇，以備春秋之禮，故有是命。　詔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平樂郡王韋淵依舊行在居住，初令淵致仕居處州，未行，復留之。淵致仕，諸書全不見，不知何故留者。

丙午，詔臨安府同殿前司修築圜丘於龍華寺之西，壇四成，上成縱廣七丈，下成二十有二丈，分十三陛，陛七十有二級，壇及內壝凡九十步，中壝外壝共二十五步，以龍華寺為齋祭殿，不築齋宮。　詔僧及道士於淮南、京西沿邊行遊者禁之。

辛亥，明州言，自廢廣德湖田，歲失官租三千餘斛，請復以為田，從之。事初見九月五月。

甲寅，中衛大夫處遠軍承宣使劉光烈落階官為崇信軍承宣使，以光世薨特遷之也。

乙卯，初命官告院監官書綾紙之背，以防奸弊。熊克小歷在甲寅誤。

丙辰，直秘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鈇陞直徽猷閣，鈇獻親享太廟賦，而後省官言其古雅，故有是命。　左宣教郎汪勃為太常寺主簿，勃，婺縣人也。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樂議同共勃為建德縣丞，誤汗不法，為邑人所訟，秦檜與之有舊，監司庇之，覆檢美官。　趙居令人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言，臣昨侍經筵恭聞聖訓，以通和之初，異議者甚衆，今皆退聽，蓋異議小人，初不為陛下社稷計，務於不靖，以售其姦，今事既大定矣，固不容不退，然而其所以退聽者，則不可不察。臣觀異議小人，其罪惡顯白者，陛下雖已為社稷棄之，而其黨猶衆，匿情詭跡，布於中外，既不得於其前，則將害於其後，故今朝廷一有所成，尚相與誣曰，是陰鄰謀也，是非國福也，一有所作，又相與詆曰，是不節財也，是重困民力也，曾莫知悛，至於甚者，輒更肆險詖，以中傷善類，欲惑移上意，以冀取顯美，期於必勝而已，幸陛下明良交儆，鎮以一德，然風俗如此，臣實塞心，臣益願陛下謹察其微，而大明賞罰焉，庶使異議絕息，風俗歸厚，永固丕圖，臣不勝拳拳之忠。敦厚文集云，紹興十三年所上，而繫其月，案敦厚以六月一日罷，而此疏言云，昨侍經筵，則必作講之時也，故且附三月末。

夏四月己未，右朝奉大夫通判臨安府万俟卨為荊湖南路轉運判官，虎臣、高兄也。

庚申，上論宰執曰，郡政以循良稱者，便與擢用，庶為郡守之觀，今兵事少息，當以民事為先，卿等宜博詢之。

壬戌，御史臺檢法官詹大方、秘書正字游操並為監察御史，大方、建德人也。　右承事郎知嚴州淳化縣孔括為右宣義郎，先是，浙西提點刑獄公事王鈇言括治狀，輔臣進呈，上曰，可與轉一官，令再任，任滿更與擢擢縣令最親民，而員最多，難於一一選擇，但有治狀者進用之，有過惡者黜責之，使知所勸懲，則人自勵而不害吾民矣。

癸亥，詔禮部以鄉飲酒儀制鏤板徧行郡國，比部郎中林保請之也，令翰林司言，依例自五月下旬進時果一合，至八月初止，詔御前權不供進，皇太后如例。

丁卯，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平鄉郡王韋淵落致仕，充萬壽觀使，仍奉朝請。

癸酉，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楫試御史中丞。　監察御史詹大方守右司諫。

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漳州韓邕代還，入見，請復孝悌力田科，上謂大臣曰，漢有此科，固可以厚風俗，然疏宗未嘗行，可令講究，不可輕易，務立祖宗未行之法也。岳初見紹興七年四月。

丁丑，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喻汝礪卒。

庚辰，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等乞依元祐古迹，於華亭置閘，以捍鹹潮，上曰，今邊事初息，當以民事為急，民事當以農為先，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為農而下，以農者天下之本，宜開閘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也，乃令叔獻措置。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寄居士大夫干援州縣，又監司郡守，類皆親故，莫敢誰何，望嚴加戒約，儻或不悛，令監司郡守審具姓名聞奏，重寘典憲，不以赦原從之，時士大夫與秦檜異論者，多奉祠里居，或僑寄他郡，自是以次被罪矣。　秘閣修撰張祈、直秘閣李健並落職，祈監漢陽軍，健監德安府在城酒稅，以李文會奏祈治獄不當，為不仁，健嘗仕偽庭，為不義也，健之制曰，往者元惡，蹤我魁柄，濁亂

國經，爲不道之宗主，故汝得以免。賴天之靈，國是大定，汝曹不知缺，而從縉紳之後，罪豈勝誅，制辭所云，蓋指趙鼎與張浚也。左朝議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胡思、左朝散郎直顯謨閣徐林並勒停，思南劍州林興化軍居住。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二人廣爲謗訕，必欲沮經界之政，故責之。皇伯保平軍節度使安定郡王令廡薨，贈少師，後追封惠王，謚襄靖。

癸未，懿節皇后撤几筵，上素服焚香，以太師秦檜爲禮儀使。是日，禁在城音樂屠宰，及停決大辟囚。

丙戌，詔宰執四參官赴垂拱殿習看石位。是日，宰執奏事，上曰：數日來，太后輒行策命中宮之禮，朕乞太后降一指揮，太后不肯云：我但知家事，豈預外廷。太后知國體，故慎重如此。秦檜等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也。

丁亥，國子司業高閌言：舉人舊秋，欲依舊制，止於正經出題，從之。先是有旨許於三傳解處出題，閌謂如此則是三家者與六經並行，以春秋之法繩之，三家者當被僭、竊、作、繩之罪，乃下禮部如所請。

是月，蒙古復叛，金主亶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既誅，其子星哈都、邳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聚古由是強，取二十餘國，聚金人不能制。此據王大觀行錄，案松漠紀聞，遙裔長子大伊瑪被囚，遇赦得出，後裔次子伽令爲平章，皆以今年六月歸，乃不見此事，未知孰的，今姑附見，更俟考詳。十六年八月末可參考。先是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疑知亳州王彥先至南朝常泄其國中陰事，乃徙彥先知澧州，而調其子保義郎大觀從軍北討，實質之也。大觀者，年二十餘，驍勇善騎射，以事劉麟、麟、鞏、璘得官，宗弼以爲保義校尉。

閏四月戊子朔，上曰：祖宗時，殿宇皆用赤土刷染，飾以桐油，蓋以國家尚火德故也。所以只用赤土桐油者，弊則易於更修。後來多用朱紅漆，不惟所費不貲，且難於修整。檜等曰：此有以見陛下追述祖宗之儉德也。

己丑，立貴妃吳氏爲皇后，制曰：顧我中宮，久茲虛位，太母軫深遠之慮，羣臣輸悃愊之忠，宜選淑賢，以光冊命。敷文閣學士兼直學士院秦梓所草也。三省行首司言：事大體重，乃詔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押麻。

右從政郎兩浙東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楊遇特改右宣教郎，遇時子也。上召見，遂以爲司農寺主簿。遇除寺簿在六月壬寅。

庚寅，上諭大臣曰：近右朝請大夫吳說上殿言：湖北之士大夫家多藏書者，緣未立賞，故不肯獻，卿等可求太宗朝訪遺書故事，依倣行之。是月己亥行下。

壬辰，宰執奏兩浙漕臣張叔獻言：天申節錫宴在邇，本司合造山樓，而木植未備，欲借慈寧殿山樓用之。上曰：此習朕自置，專奉太后宴設，不欲他用，姑借與木植，其綵段不可假，恐或損汙，非朕所以奉太后之意也。御史中丞羅汝檝奏：太常寺主簿汪勃充本臺檢法官，從之。

丁酉，詔金州撥屬利路，直寶文閣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及南路坑冶鑄錢韓球請籍坑場戶姓名，約定賣

納銅數，許之。先是，鑄、饒二監歲鑄錢四十萬緡，提點坑冶趙伯瑜以爲所得不償所費，遂罷鑄錢歲額，銅鐵積而不用，並收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缺額衣糧水腳之屬，湊爲年計，至是球必欲盡鑄新錢，調民與復廢坑，至於發墳墓壞廬舍，而終無所得，郡邑或毀鏡爲銅，以應其命，民大以爲擾。其後歲收銅二十萬斤。潼川府、興利、饒、信、池、潭、漳、贛、江、建、南劍、邵武軍，凡十四場，總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兩，係黃銅二色。鐵二十八萬斤。洪、信、饒、袁、撫、吉、江、舒、潭、漳、廣、連、韶、英、惠、梅、林州、興國軍，凡三十八場，總二十八萬三百二斤十三兩。鉛十九萬斤。信、舒、潭、衡、峽、衢、處、溫、韶、連、漳、泉、福、建、南劍、南恩州、興國、桂陽軍，凡二十四場，總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九斤十三兩。錫二萬斤。衡、郴、賀州、桂陽軍，凡五場，總二萬四百五十八斤。皆不登租額。此總興三十二年度部數也。租額銅七百五萬斤，鐵二百十六萬斤，鉛三百二十一萬斤，錫七十六萬斤。

戊戌，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前知閩縣李汝明贓汙，上謂大臣曰：縣令最衆，安得人人而知之，若一一待臺諫論列，何用監司。今後贓汙人爲臺諫所論，而監司失按發者，最與降官，庶知所懲，行之數年，贓吏自然少矣。時本路提轉黃積厚、陳橋、賀允中、余應求已代去，皆坐貶秩焉。八月癸卯行遣，呂中大事記，檜雖監司帥守到闕，必數珍寶數萬貫，乃得差遣，而上則顯監司失按贓汙，爲臺諫所論者，監司且與降官，又令監司察縣令，中間監司巡歷法，其防吏之弊自若也。

己亥，詔紹興府臣卽直祕閣陸貿家錄所獻書，以實三館。

壬寅，詔人戶應管田產，雖有契書，而今來不上砧基簿者，並拘沒入官。用兩浙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李椿年請也。時椿年行經界法，量田不實者，罪至流徙。江山縣令大欲復視龍游縣，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首復改正，又謂每保各圍頃畝，畫塘十保合一大圍，用紙二百番，安所展視。椿年聽其言，輕刑省費甚衆。大猷，鄞縣人也。詔諸州自長貳外，非公筵若休告毋得用妓樂，燕集，違者坐之。

癸卯，詔少保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遇合執仗子侍立，特令依舊窄衣執骨朵。

甲辰，冊皇后吳氏。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爲奉冊寶使，參知政事王次翁爲副使，冊文檜所撰，而參知政事万俟卨所書。寶文則簽書樞密院程克俊所篆也。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王賞爲禮儀使，上御文德殿授冊，后卽穆清殿受之。通殺黃麻半仗千四百九十九，用宮架樂，其受冊讀冊舉冊，以內侍爲之，時太常無女工，乃命設於穆清殿門外。

丙午，新除宗正少卿何麟依舊直祕閣，知嘉州，以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其浮薄，夸誕也。

戊申，敷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直學士院、資善堂翊善秦梓爲翰林學士。梓直北扉踰半歲，至是草后制而命之。

己酉，吏部員外郎王揚英乞命史官編靖康、建炎忠義錄，俾見危致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託無窮之傳，詔付史館，其後皆不克成。

庚戌，賜武當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漢中田五十頃，政自興元入朝，故有是命。

辛亥，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權直學士院王賞落權字，以中宮冊寶成禮也。

壬子。戶部供上諸路月樁錢。上諭輔臣。今析其數爲二。存其有寬名者。餘悉蠲之。十七年八月丁巳又減。

癸丑。太常寺言。皇后受册畢。依儀詣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從之。

甲寅。上諭大臣曰。昨日上殿。揚大任。其人昏老。難當郡寄。可處以宮祠。似此等人作郡。臺諫欲論。又無顯過。但千里之民。陰被其害。今後郡守。卿等宜審擇之。秦檜等曰。謹遵聖訓。　吏部員外郎王揚英兼國史院檢討官。此恐是事錄忠義錄官考。

乙卯。參知政事王次翁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次翁執政凡三年。至是引年求去而有是命。王明清揮麈錄所云上終罪秦檜等檜竟使辭位。已見紹興十一年八月丙寅皇太后被旨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九

【紹興十有三年】五月庚申。上諭大臣曰。人言南北不宜牧馬。昨朕自創行。雖所養不多。方二三年。已得駒數百。此後不患不蕃。與自川、廣市來。病不堪乘。而沿路所費不少。計之。一匹自省數百千。秦檜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魯頌專言牧馬。上又曰。國家自有故事。京城門外便有孳生監。每言所得甚多。祖宗用意可見也。奏事退。遂卽射殿引馬。召輔臣同觀之。時見小廝在旁已著說。　武德大夫游士宣等各進一官。士宣、楊政親校。用吳璘例遷也。

壬戌。太常寺言。郊祀仗內鼓吹八百八十四人。今樂工全闕。乞下三司差撥從之。鼓吹用征鼓鐃角鼗鼓等節等。皆在仗內。鼗鼓夜在鼓場奏鼓。

甲子。秦檜奏牧馬事。上曰。此事在乎得人。朕初令楊忠愼管馬五十匹。忠愼不理會得。牧養一年之間。死損俱盡。後得張建善付之。更無死損。以此知全在得人。不惟養馬。凡事皆如此。得人則無事不濟矣。時建壽以武德大夫領貴州刺史。於是遷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建壽遷官。擢秩數厚外別案附入日厚錄之。　祕書少監秦熺權尚書禮部侍郎。　詔奉議郎張九成作與宮觀。仍令南安軍居住。九成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

是交結趙鼎之甚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檜曰。陛下知人之明如此。誠帝王之大德也。既而右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從而和之。今宗杲已遠竄。爲之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故有是命。九成得祠在閏四月乙卯。今竄之。而宗杲於今年方坐九成落職謫居。宗杲編管皆誤也。九成落職、宗杲編管在十一年五月甲子。已見本月日。　兵部員外郎錢時敏言。今將享廟及郊。當用仗內馬步導從之人。而龍神衛上四軍未及舊額三分之一。詔殿前馬軍司招填。

乙丑。武當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知興元府兼川陝宣撫使司都統制楊政檢校少保。時端明殿學士鄭剛中爲川陝宣撫副使。節制諸將。極其尊嚴。三都統每入謁。必先庭拱然後就坐。及右護軍都統制吳璘陞檢校少師。來謝。語主閤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

丁卯。左迪功郎何俌獻中興龜鑑十卷。詔遷一官。

己巳。起復武經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知深州寇宏除名。福州編管。宏常爲秀州兵馬鈐轄。教所部爲盜而分其財。事覺。故抵罪焉。

辛未。詔左從事郎鄭厚自今不得差充試官及堂除。厚嘗著衙號藝圃折衷。其言有詆孟軻者。爲都員外郎王曾恭言於朝。詔建州毀板。其已傳播者皆焚之。

壬申。迪封懿節皇后曾祖右監門衛大將軍贈太傅邢允恭爲恭王。中奉大夫贈太師宗贇爲永王。父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師范國公渙爲安王。　詔國子監置博士正錄各一員。學生權以八十人爲額。　尚書左司郎中兼權太常少卿王師心及丞博主簿禮部郎官效迪秩一等。以中宮册禮成故也。

乙亥。中書舍人兼侍讀楊愿請倣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置放生池。祝聖壽。工部郎中林乂又請以臨安府西湖爲放生池。從之。既而上恐其妨民。諭輔臣。倘有者令復之。不然則否。乂、尤溪人也。

丁丑。天申節。宰臣率百官上壽。京官任寺監簿已上及行在陞朝官效赴。始用樂。近臣進金酒器銀香合馬。郡縣錫宴皆如承平時。三月庚子申明。得旨許進。

己卯。大宴集英殿。

辛巳。敷文閣待制知臨安王喚以燕殿成陞直學士。

壬午。上諭大臣曰。承平時。大燕及禁中宮事。太后一一能記。考之故事。所說皆同。秦檜曰。太后聰明如此。上曰。太后在敵中十六年。未與皇后相識。今此一見便相喜。如太后飲食衣服。皆皇后親自供承。太后未嘗有所需求。每云。飲食衣服。只取飽煖。不欲以細故擾思慮。自太后歸。朕於宮中事。更不費力。遂得專意外治。檜曰。大抵興運至陛下。凡事皆如意。正家而天下定矣。　詔兵部郎官將作軍器監官各進秩一等。以册寶燕殿皆成推恩也。　右承事郎臧保衡獻皇太后遐慈事宮頌。特進一官。

癸未，詔皇后曾祖故贈太子太保吳文誠追封恭王，祖贈太子太傅從享封和王，父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追封榮王，右武郎帶御器械吳益爲成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吳蓋爲文州刺史，親屬恩澤與二十五人，以后受册推恩也。

甲申，育本府及錢塘等九縣獄皆空，詔獎之。

六月丙戌朔，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講程敦厚論知安遠縣。敦厚攝西掖幾年，數求即眞，太師秦檜進擬，上曰：俟何麒至當故命之。王樍撰行狀云：秦相當進擬，欲以爲眞，上曰：何麒甚適命之。麒上所厚也。何公入朝，未幾以論評斥去，公亦數忤秦相意，間之不同者，突日讒公達用者，獨知安遠縣。麒未抵闕門，以臺評黜去，敦厚數登諸將之門，會韓世忠之妻周氏、陳氏、張俊之妾章氏、楊氏並封郡夫人，敦厚行詞，極其稱美，他日從世忠飲，罷酒，因懷其飲器以歸，檜聞益惡之。殿中侍御史李文會劾敦厚鼓唱是非，中傷善類，醜德穢行，難以悉陳，前一日，麒自直祕閣新知嘉州改邵州，而敦厚遂黜。

戊子，倉部員外郎王循友言：國家平昔漕發江、淮、荆、浙六路之粟二百六十餘萬，和糴之數又在其外，而近歲上供之數纔三百八十餘萬，除淮南、湖北彫殘最甚，蠲放之外，兩浙號爲膏腴沃衍，粒米充溢，初無不耕之土，而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此蓋稅籍欺隱，豪強巨室詭名挾戶，多端以害之也。比者兩浙漕臣建議欲正經界，朝廷從而行之，若使盡究隱田，庶幾供輸可足舊額，欲望訓敕諸路漕臣，各令根檢稅籍之失。上謂輔臣曰：所論可行，蓋農桑衣食之本，然須有所勸懲，勿爲具文。　拱衛郎行營右護軍後部提振軍馬吳拱充階成岷鳳路兵馬都鈐轄。　國學進士郭護重賜旌表門閭，義夫潘田人，本軍言其事

毋至孝，甘露降於墓廬，故有是命。

壬辰，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右宣教郎、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蔡蓀不法，勒停。上曰：不案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事必待臺諫論列，臺諫豈能盡知之，監司乃朝廷耳目，豈可坐視不舉。於是提轉王鈇、李椿年、張叔獻皆坐降官。　詔三衙及御前諸軍統制統領將官月支供給錢，自百五十千至三十千，凡五等，自今諸軍擅差軍兵回易，委主帥及興販州縣收捉押赴朝廷，依私役禁軍法，所販貨物計贓坐罪，必罰無赦，州縣知而不舉，與同罪。時既罷兵，而諸將猶回易以營其私，議者以爲侵壞軍政，故有是命。既而尚書省乞都統制月支供給錢二百千，從之。尚書省奏在七月甲子。　棣州防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副統制成閔爲殿前遊奕軍統制。　中侍大夫、武勝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李道爲前軍統制。先是，軍官老病者皆授添差離軍，都統制田師中言本管軍馬不可闕官，故有是命。於是中軍副統制郝政陞權選鋒軍統制，後軍副統制李山遷中軍副統制，餘以次陞焉。案前軍統制張憲以十一年十二月誅死，今且二年，不知何以始差正官，當考。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澂薨。

癸巳，審屋院乞擬放度牒。上曰：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即非毀其教，有好釋氏者，即崇尚其徒，二者皆不得中。朕於釋氏，但不能使其太盛耳，言者皆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朕謂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

千，而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撥十數年，其徒當自少矣。　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知興元府兼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辭遼鎮，命坐賜茶。

甲午，宮正韓氏爲才人。

丁酉，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㬇言：太學將舉工，役士之費皆預備，已括到民間侵佔白地錢歲入三萬緡有奇，養士三百想可足用。從之。

戊戌，輔臣進呈鈞容直乞推賞。上曰：樂人無出官法，可與支賜，及轉資昔有教坊官求爲郡者，太祖以唐莊宗爲監，不與之，止命於樂部轉遷，此祖宗之良法也。　吏部員外郎周執羔轉對，乞戒諸監司巡案檢視，謂凡財用之出入無籍書押者，必案以不職之罪，又乞命帥臣區別條目，下諸路州軍，廣行搜訪徽宗御製，皆從之。臣謹案，孫覿撰執羔墓誌，有云：紹興十有八年，自定和議之後，士大夫無有敢少違其意者，故一時輪對臣僚但毛舉細務，以圖塞責，如執羔二十七年六月貢中所論，及上答大臣之辭，蓋可見也。故自今年以後，至紹興二十五年十月己卯以前，臣僚面對奏劄見於施行者共二百二十四事，皆撮其大略書之，其閑則亦有及民間利害者，蓋自可以考其人也。

辛丑，溫州進士蔡大中上書獻太平十議，論人主誠心尊事，皆有始有終，上以其言有理。勝克之麻在七月己未，案日厤以此日降旨，但七月辛酉上語及之，不詳考耳。

壬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程克俊仍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克俊爲言者所攻，乃引疾而有是命。

甲辰，中書舍人張廣提舉江州太平觀，坐朋附程克俊，爲殿中侍御史李文會所劾也。或曰：中書舍人楊愿疑廣薄已，愬於秦檜，故因事斥之。汪藻撰廣墓碑云：公在後省，凡事有不當人心者，必論辨爲上言之，其從論佳某給詞頭者非一人，鉅姦藪然，由是勳臣憾之，不樂公而公不顧也。居無何，吏部闕引放行詞，公欲繳上，與至爲之涕與，觀吏者皆公太過，推中書舍人姿今日羅所織文會全章，乃殊不及此事，不知何也。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張彥實與外祖俱以曾仲宜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韵亦甚佳，彥實偶戲成一絕句云：包羞皆借疵皮裝，雅陣仿推鼠作錄，來用吹毛刺骨，段朝令同受啓城封。駁仲以爲詆已，大惡之，訴於秦檜，檜驗諸路彈之，彥實以本官提舉宮觀。　右宣教郎元盥行太學錄。盥已見紹興元年四月。　全州文學師維藩權國子錄。維藩已見紹興元年八月。維藩既上書不得用，聚徒於福州之長溪，閩、浙之士從之者數百人，福清林栗

其高弟也。至是以累舉得官，會太學初建，國子司業高閌等言維藩博古通今，士人推服，建學之始，宜得老成誘掖後進，輔臣進呈，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心術正者爲之，將以經旨喻後進，一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爲害不少。既而右司諫詹大方言盥、劉藩豈足當師儒之任，盥遂罷去。何俌龜鑑，太學之建，則曰：士人選取不可不謹，今日所養，可以見異日之所爲。學官之除，則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術正者，與之講解，則學校不爲虛設也。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新知欽州劉紹先貸死除名，械送廉州編管，籍其貲，坐前任統兵官，虛招效用，盜請錢米故也。

庚戌，金人遣通問使徽猷閣待制洪皓、直龍圖閣張邵、修武郎朱弁還行在。先是，金主亶以生子大赦，令

燕、雲、汴三臺舊度牒行。有鬻於官者。爲僧及道士。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請鬻即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於是始許皓等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三人而已。時右文殿修撰崔縱、武右大夫和州團練使郭元迺、與靖康所遣徽猷閣待制張守發、尚書主客郎中林冲之皆沒於敵。至是敵以縱還骨遞還。初皓既辭官。敵復令往燕中校進士試。金法。嘗被任使者。永不可歸。皓稱疾固辭。不得命。考官孫九鼎與皓有太學之舊。爲之請。金乃許之。懿節皇后之姨高氏。與其夫趙伯疇、隸陳王希尹戲下。貧甚。皓屢賙之。范鎮之孫祖平。金不以爲官。備奴之。皓使以蘇軾所爲鎮墓白曰。我官人也。金曰。東坡書之。不疑矣。即釋之。貴族有流於黃龍府。復籍者二人。皓屬副留守趙倫除其籍。劉光世之庶女小醜。在金樂家。爲贖以重價。求匹偶。衣冠之家。略爲人奴者。贖之數十人。金遣奉使人各還其鄉。因敕及之。他使者幸稍徙。多占淮北。無敢言淮以南者。皓實以饒州聞。邵弁亦自言和州、徽州人。既歸。和還淮以南使者。故三人在遣中。及王次翁使還過燕。皓從坡上與館中人語。爲留守曷王所獲。對庚。將馳流星騎上其事。副留守高吉祥、樂懌其忠。委曲護出之。乃得免。吉祥、渤海人也。以金中興書及洪皓、張邵行狀參考修立。陳克小傳。生子肆敎。在十四年六月。蓋洪皓松漠紀聞云。北人重敎。無郊祀予街命。十五年才聞見敎。一爲伊郎之叛。一爲皇子生。伊郎卽余觀也。紹興二年叛。敎移生子肆敎入此年。然紀聞又云。辛酉歲。金圖錄書。皆許回鶻人西歸。此敎又在余郎叛皇子生之外。則不止兩敎矣。張邵行述云。二月六日。金人紹召公詣尚書省。設盛敎。遣令赴館。且與洪朱二公會於燕山。四月十四日。會洪公於燕。五月。朱公自燕中至。六月庚戌。俱發永平館。七月七日。至汴京。據此則金生肆敎。當在正二月之間也。當來錄書詳考。

辛亥。翰林學士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秦梓充龍圖閣學士。知宣州。梓引疾乞退。故有是命。　處州軍士楊興等謀殺守臣左朝請大夫徐俊以叛。爲軍校張行所告。捕誅之。

癸丑。上謂輔臣曰。近觀諸郡所奏便民五事。固有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看詳。其便民者。卽與施行。無事虛文也。　是日。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死於靜江獄。初。大理寺丞燕仰之、袁枏至靜江。遂以舜陟閤吏居兩旬。辭不服而死。舜陟再守靜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皆爲之哭。丐者亦斂數十千致祭。既而舜陟妻汪氏訴於朝。詔左朝奉郎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事涉疑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上謂秦檜曰。舜陟從官。衆罪不致死。勸官不可不慎。於是仰之、枏皆送吏部。行遣在明年二月甲申。今並書之。

秋七月戊午。上謂大臣曰。昨訪遺書。今猶未有至者。朕觀本朝承五代之後。文籍散逸。太宗留意於此。又得孟昶、李煜兩處所儲金之一時始備。南渡以來。御府舊藏皆失。宜下諸路搜訪。其獻書者。或擢以官。或酬以帛。蓋教化之本。莫先於此也。

己未。復置國子監書庫官一員。

庚申。權尚書禮部侍郎秦熺兼資善堂翊善。　祕閣修撰知廬州李誼卒。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辛酉。命尚書左司郎中王師心提舉南郊一行事務。自是以爲例。

壬戌。宣慰使宣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陳永錫復爲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癸亥。詔祕書省爆書會自正言以上。及舊係館職行在貼職人。並赴坐。故事。自大學士至直祕閣。六曹尚書至正言。皆與近歲省官外。但及前館職與帶職人而已。至是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晚請依故事近例兩存之。其後率如此例。

甲子。詔求遺書。

丙寅。上謂秦檜曰。朕書與卿言。侯國足用曰。蠲賦以寬民力。比卿兄梓朝辭。亦識及此。梓繫典郡。頗熟民事。朕謂若一概除之。又恐用或不足。浙西駐蹕之久。民供不易。臨安尤甚。本路三等下戶與蠲一科。庶貧民被實賜也。

己巳。吏部員外郎楊英龍、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言。楊英阿附孫近。近敗。乃附范同。望罷斥以銷餘黨。故黜之。

壬申。詔兩浙民戶丁鹽錢多欠負者。其除之。先是上欲蠲浙西下戶田租。而秦檜言蠲民多分立小戶。難以概免。若蠲丁鹽錢。則實惠正及下戶。上可之。且曰。民間所以不舉子者。正以是也。朝廷法禁非不嚴。終不能絕。其本乃在於此。　是日雨雹。

癸酉。禮寺上孟夔景靈宮儀注。時以新宮成。上親行孟夔之禮。而神御猶在溫州。乃設幄行事。自聖祖至眞宗。用初日。仁宗至哲宗。用次日。承順承元殿用三日。　詔諸州奏大辟刑名疑慮公案。若刑寺擬斷。雖非大辟。官吏並免收坐。以議者言。慮辟遠小郡。不能盡曉法意。畏懼收坐。不敢具奏。遂至斷遣失當。使犯罪之人。無以辯雪故也。時左朝請大夫知邵武軍趙不棄亦請諸州奏讞。但事於人命。雖有不應奏者。並免收坐。專下刑部。不行。　初命國子司業高閌等補試生員。四方來者甚衆。

丙子。有司上合格三百人。以徐璩爲首。璩、浦城人也。

辛巳。武德郎兼閤門宣贊舍人韋謙爲右武郎帶御器械。

癸未。奉安至聖文宣王於國子監大成殿。命太師秦檜行禮。時學初成。上自題賜書閣。榜曰首善。

八月丙戌。遣樞密都承旨江邈奉迎景靈宮萬壽觀神宗神御於溫州。自海道至行在。

丁亥。有司言。將來郊禮。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事天以誠爲主。如器用陶匏之類。貴其質也。若惟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本意。　詔諸路以有出身監司一員提舉學士。俱無出身。卽從上一員兼管。

庚寅。尚書禮部員外郎段拂爲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拂言起字犯曾祖名。辭不拜。改宗正少卿。

辛卯。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晚守尚書工部侍郎。

壬辰。直敷文閣知紹興府張叔獻陞直龍圖閣。知臨安府。

乙未。國子司業兼侍政殿說書高閌乞率諸生上表。請車駕臨幸太學。上曰。太宗幸學。嘗令學官講經。及各有恩例。其令有司檢故事來上。既而閌侍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閌曰。近來場屋。不無懷挾假

授之弊。前日頓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閣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聞。陛下方偃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趣舉趣舉故事。願陛下躬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此以日厯及旌克小厯參修。但克附閔博蓋口奏之。附於九月末。又稱是時上已有幸學之意。而閔未知之。則知不能道詳論故事。乃內閣所奏。又云。所乞上表可依所請。則閔安得不知。意者閔已乞幸學事。特朝賓參會切責。故使來作行。若者檢詳之。寬不細考耳。今從日厯本文。庶不失實。

丁酉。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程瑀試兵部尚書。

戊戌。徽猷閣待制洪皓至自金國。上即日引見內殿。論皓曰。卿忠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賜內帑金幣鈔馬黃金三百兩。帛五百匹。象齒香綿酒茗甚衆。翌日。見於慈寧殿。帝人設簾。后曰。吾故識尚書矣。命撤之。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敵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及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是無中原意。檜不悅。謂其子祕書省正字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須如黃鐘大呂乃可。　起居郎鄭樸權尚書兵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王師心權工部侍郎。

己亥。以樸爲賀大金正旦使。左武大夫保順軍承宣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副之。師心爲賀大金生辰使。武功大夫解州防禦使韓辯爲城司康益副之。時出疆必遣近臣。故並遷二人。自是以爲例。樸、西安人也。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獻黃金萬兩。上諭秦檜曰。頃年張浚嘗獻千五百緡。是時有餘財。卿可諭剛中。不必稽留。有餘則進。若率於民不可也。

庚子。直龍圖閣張邵自金國還。入見。邵言。靖康以來。乞於建炎使於金人而不返者至數人。若陳過庭、若聶昌、若司馬樸、若滕茂實、若崔縱、若魏行可。皆執於北荒。歿於王事。而司馬樸之節。尤爲可觀。劉豫既廢。金人取河南地。金帥達賚使樸爲尚書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樸辭以疾。堅臥不起。達賚不能奪。其後以病死。陳過庭且死。其卒自割其肋。取肝爲羹以獻。意過庭之疾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刖股肉。投之於火。曰。此肉與相公同焚。其感人如此。聶昌割河東絳州人殺之。滕茂實將死。自爲祭文。人憐其忠。崔縱中風。坐廢三年。其將死也。以後事屬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去冬。臣請於金人尚書省。乞聶縱、行可之櫬以歸。其宰執憐之。朝命下。所屬發遣。而行可之櫬、聶之往中京者。乃不果發。縱之櫬、金人差丁夫輿致。令臣護之以來。臣謹留之臨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隨行使臣有呂達者。本婺州人。亦以病死於北界。欲望聖慈。以死事之臣如過庭、聶七人。其間恐有未經褒贈者。而有司檢舉。特推恤典。訪縱之家。許親戚迎護其櫬。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義之魂於九泉。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激厲天下仗節死難之義。　邵行狀云。疏奏。秦檜恐降旨令開具逐人敘死因。俟申書。寫史過錄。馬茂實者已贈官。權恩。權今年九月炎中贈官。縱十二月。庚子興。恩澤。行可明年正月乙丑贈官。皆不行也。但檜作直旨行下。縱用尚書者。奏行可用其家自請耳。

壬寅。祕書少監姜師仲罷。以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其乘間伺隙。倡爲異議也。　左朝散大夫宋宙知興州。還。入見。乞諸路州學已葺治者。立置教授員。又請罷諸縣民武令。上曰。學官雖逐州置。昨已降旨。恐川遠未及。宜擇通經心術正者爲之。武臣安能治民。然亦難頓罷。第令宣撫司以漸易置可矣。

癸卯。除名人范瀛送融州編管。永不放還。瀛數以上書狂妄被斥。及是至行在。言者盧其妄鼓唱。爲國生事。乞重賜遠竄。故有是命。

乙巳。修武郎朱弁自金國還行在。弁奏朱邵、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朱勣、李舟、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卒閻進節義於朝。乞優卹。邵、府谷人。靖康初。以乘義郎知鎮威城。其死節甚偉。具日歷。抗、濟源人。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忠輔爲將領。守嶧縣。景平、嶧縣人。爲隆德府都將。益爲鄜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谷、朔寧人。爲益府鄜。皆以宣、靖間死事。寶真、五台山僧。靖康中。嘗召對。俾聚兵討賊。金人生執。欲降之。寶真曰。我既許太宗皇帝以死。奚豈妄言邪。臨刑。色不變。北人嗟異。丁氏、度五世孫。嘗適人。後爲敵所掠。欲娶之。丁氏罵敵不從。絕於挺下。至是弁裹其事上之。疏入不報。　弁所奏及申書。在九月。今並附出。偉文已見紹興二年五月。舟、進已見紹興三年九月。晏氏已見紹興三年二月。此不別出。

丙午。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講楊愿試給事中。軍器監劉才邵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試侍御史。

丁未。以洪皓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張邵陞祕閣修撰。朱弁爲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　鎮西軍承宣使知階州兼節制階文龍州屯駐軍馬田晟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先是詔晟將所部三千赴行在。遂以其衆隸馬軍司。　右宣義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王鋌獻太元經解義。賜白金三百兩。　度支員外郎林大聲言。江西州縣百姓好訟。教兒僉之言。有如四言雜字之類。皆詞訴語。乞禁止。刑部請不以赦前後編管鄰州。從之。

己酉。上與宰執論糴買事。因曰。今漕司各管一路。有無不能相通。宜倣蔣來發運。置都轉運使一員。通管諸路米賤處糴。米貴處糶。如此則有濟。公私皆利。可於從官中選通曉錢穀者付之。秦檜言。劉晏能權萬貨低昂。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上曰。漢、唐以來。所可稱者。晏一人而已。自來多恥言財利。不知國家之所急。孟子言。無政事。財用不足。此豈小事也。　起復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張俊爲江東宣撫使。樞密院編修官吳坰提舉浙西茶鹽公事。　自建炎至今。以港編修除提舉官者。惟秦梓、錢塔及坰三人。　武寧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公事。駙馬都尉石端禮卒。

庚戌。詔諸路監司守臣講究寬卹民力事件。以大理寺丞吳鏞轉對有請也。

辛亥。直祕閣知虔州劉昉移知潭州。　祕閣修撰主管洪州玉隆觀薛弼知虔州。

壬子。禮部言。今歲南郊。應龍孟冬朝獻景靈公之禮。從之。自是以爲例。　初。錢塘江有石堤以捍水。故無水患。歲久堤且圮。乃置捍江兵二千人。專令採石修堤。人以爲便。其後壯者以給他役。弱者且不可用。蓋僅存十之一。或謂近歲潮東激。而沙礙西湧。故西岸雖不治而自固。至是侍御史李文會言。水勢不常。方

潮頭東激，正西岸宜修之時。乞招補捍江兵，仍稍增其數，使專採石修堤，如發制，則潮不能為患。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

【紹興十有三年】九月乙卯，監察御史李澗為尚書司封員外郎。

戊午，復寧遠、萬寧、宣倫三縣為吉陽、萬安、昌化軍，並免隸瓊州，仍以軍使兼知倚郭縣事。

庚申，直敷閣湯鵬舉為淮南東路轉運判官。

甲子，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出知饒州。時金人來取趙彬、崔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歸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卻不遣，蓋虛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恃強以誓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若恐以不與之故致渝盟，宜謂之曰：俟還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皓又言：王倫雖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初，秦檜在完顏昌軍中，昌圍楚州，久不下，欲檜草檄諭降，有錫納者，在軍知狀，皓與檜語及金事，因曰：憶錫納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即奏皓頃事朱勔之壻，蔡絛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非能自脫，特以和議既定，例得放歸，而貪戀顯列，不求省母。若久在朝，必生事端，望與外任。檜遂呈因及宇文虛中事，上曰：人臣之事君，不可以有二心，為人臣而二心，在春秋之法，皆所不赦。乃命蹕皓。　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戶部侍郎沈昭遠並罷。良臣與秦檜里舊，一日言於檜曰：昨日不寐，偶思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內徙，以召和氣。檜曰：足下今為何官？良臣曰：備員吏部侍郎。檜曰：且管

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侍御史李文會即奏：良臣卑凡，昭遠朋附，乃以良臣知池州，昭遠知袁州。大理寺丞李頴士面對：論州縣斷獄敲撻，贖金之弊，幾成罰金，多至數百緡，人為破產。願詔監司廉察糾從之。

乙丑，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子偁守本官職致仕。

丙寅，給事中兼玉牒官楊愿言：本所見修玉牒，合載靖康末推戴趙氏事，緣慮太師秦檜有當時建議文字，可見本末，望令鈔錄封送本所照用。從之。

丁卯，吏部請以川廣轉運司京官使臣選人逐色差遣，各置定差簿二面，一留本部，一納御史臺。先是言者欲以四選逐色關證總簿，而本部言難以檢察，乃分京官闕七，選人闕十，使臣親民監當闕凡二焉。

御史中丞兼侍講羅汝楫試吏部尚書。　左司諫詹大方論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張邵，本使無成，嘗與其副不協，持刃戕之，其辱命為甚，若置而不問，恐遠人聞之，必謂中國無賞罰。望改授外祠，乃以邵主管台州崇道觀。已而邵又遣秦檜書言金有歸淵聖及宗室諸王意，勸其遣使迎請，於是檜怒之。

戊辰，上謂大臣曰：諸處有癃老廢疾之人，依應安例，令官司養濟，窮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　兵部尚書兼侍讀賈善堂翊善程瑀充龍圖閣學士，知信州，瑀稱疾乞奉祠，乃命出守。

高閌兼諸善堂贊讀。

己巳，吏部尚書兼侍講羅汝楫進兼侍讀。　太府寺丞張子儀面對，言淮甸、湘、濮屢經殘破，戶口未復，望精選守令，優其祿秩，假以歲月，覓其文法，優游自盡其才，三歲考察，以戶口登耗為陞黜之典。詔淮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戶口數申尚書省。

庚午，詔故兵部侍郎司馬朴忠踐履顯著，特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以洪皓言其死節也。朴後歸忠

辛未，輔臣進呈衛州布衣柴翼登所進春秋尊王聚斷。上曰：朕已嘗觀，但編成門類，從後立說，無甚意旨。大率說經纖穿鑿，即不足觀矣。　左朝請大夫知嘉州楊輒直祕閣，輒上書言和戎之利，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奏輒排斥姦言，辨明國事，有補治道，故褒擢焉。

壬申，尚書右司郎中梁弁稱疾乞奉祠。上曰：士大夫有操守安分，而以疾乞去者，甚可惜。不比奔競之人，朕嘗觀資訓太宗朝，士人有奔競躁進者，必痛抑之，抑奔競則廉恥之道興，乃除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

癸酉，左朝奉郎知建昌軍李長民言：宣和以前，應知通令佐陞衙，並帶主管學士，自軍興以來，學校之教中輟，今和議既成，儒風復振，謂宜依舊結銜，以示聖朝偃武修文之意。從之。

丙子，敕令所刪定官王晞亮、祕書省正字潘良能、宗正寺主簿孟處義並與外任。侍御史李文會言：晞亮之於趙鼎，良能之於李光，處義之於汪藻，皆潛植黨與，窺伺朝廷，動息密通私書，相繼不絕，偽造事端，倡

爲異說，喧傳四方，實僞國體，望賜罷黜，以一內外之心，天下幸甚。乃以良能通判江西、畔亮、蒲田人也。

丁丑，詔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張燾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徽猷閣待制李璆知成都府。王明清揮麈錄論靖康以來，帥蜀悉雜學士以上方爲之，李璆復次對，帥蜀成都，自是蜀帥皆始殺吳曾、王剛中是也。案紹興間，馮檝守成都，不得職，政和間，馬識上帝待制，非自璆始。紹興後，嚴振符行中亦以次對爲之，不過曾王二人，璆初以次對守成都，後四年，乃除雜學士，爲制置使，所書所記皆差舛不合。燾在蜀時，有詔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謂胡世將曰：蜀地狹，安能容，且不益前朝常勝軍乎。世將奏疑其事，蜀自用兵和預買布疋折估錢二引，民已病之，至是轉運司迫餉軍，增至三道，成都一路總七十四萬七千有奇。燾言：昨降度牒二千，稱提錢引，數適相當，願以此代輸，從之。初，燾開府，適當歲旱，大發積粟以賑飢民，撫存黎、雅、嘉、邛，禁戢貪吏，開修渠堰，蠲落江田稅，遣獄訟，修文翁舊學，時與諸生講論經旨，政無不舉，蜀人大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葉煥卒。

戊寅，祕書省正字洪适添差通判臺州，洪遵添差通判常州，适、遵以奉親自列，乃有是命。

辛巳，戶部員外郎張漢彥罷。漢彥與龍圖閣秦梓善，侍御史李文會奏漢彥詐作梓書遣臣，以別紙譖毀他人，上玷朝廷，有傷士體，故罷。

壬午，徽猷閣待制知邛州馮檝爲潼南沿邊安撫使，知潼州。冬十月甲申朔，直祕閣新知邵州何麒落職，主管臺州崇道觀，道州居住。麒連爲李文會所擊，上疏訟之，秦檜奏獻所言不實，上曰：此事果實，亦不可行，宜重加竄責，以爲士大夫誕妄之戒。

丙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爲郊祀大禮使，參知政事万俟卨爲禮儀使，吏部尚書羅汝楫爲儀仗使，戶部尚書張澄爲橋道頓遞使，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王賞爲鹵簿使，故事，合祭天地於南郊，謂之郊祀大禮，元豐分南北郊，改曰冬祀，建炎初郊，不改，及是賞等既皆於上，始草郊祀儀注上之。

戊子，右宣教郎新監行在藏西庫曹泳添差通判秀州，泳、彬五世孫，秦嬸婿兄也，始以武易文，故有是命。

己丑，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上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小學敕令格式二十五卷。

權尚書吏部侍郎江邇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尚書司勳郎中陳康伯爲軍器監，康伯與秦檜有舊，及在朝路，澹然無求，檜嘗稱其靖重焉。

庚寅，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嚴抑轉對，言國朝會要、仁宗時自慶曆、神宗時自慶曆修至熙寧，而後來尚未編集，事無所考，望命儒臣續而爲書。抑又言：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缺然無有，乞下太史局重創，詔禮部及天文太史局並備具申省。初，上自海道還臨安之次歲，嘗命有司制渾儀，以木樣進，既而中輟，故抑言及之。

壬辰，詔親衛大夫貴州防禦使知夔州范綜令再任。

乙未，奉安祖宗帝后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御於景靈宮。太師秦檜爲禮儀使，先是遣官自海道奉迎至行在，上曰：此事至重，朕甚慮之，及聞出陸，朕心始安。前一日，上乃詣承元、承順殿告辭，至是步道出行

宮北門，執政使相南班宗室迎拜訖，前導至景靈宮，參知政事万俟卨、吏部尚書羅汝楫、戶部尚書張澄分詣三殿行禮，時庶事草創，乃建萬壽觀於櫺星門內。十七年四月始改作。

戊戌，詔川陝諸州秋試舉人，並用六月前鎖院，先是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乞就春月發解，庶使得解舉人可赴行在省試，禮部言：自來發解年，係三月降詔，故改用夏季焉。

己亥，上諭大臣曰：自今宗子，許於所在入學，令與寒士同處，館別作齋，仍選士人爲長諭，庶盡變積習，文行皆可取也。

庚子，上詣景靈宮行款謁之禮。辛丑，亦如之。

甲辰，給事中兼玉牒官兼侍講楊愿權直學士院。愿謫關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落職，永州居住。右司諫兼大方論藻始遊蔡京之門，終爲王黼之客，前日在朝異議者，皆藻之所爲，今復居近地，陰遣耳目，刺探微密，務爲扇搖，望令遠方居住，以示懲戒之萬一，故有是命。直寶文閣充江浙荊湖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韓球過闕入見，歷直龍圖閣。

丙午，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楊爲資德軍節度使。

丁未，左承議郎權西京路轉運判官蔡安強直祕閣，知襄陽府，始用文臣也。是曰，湖州言：長興縣民華小九取肝以療父病，詔旌表門閭。

十有一月癸丑朔，左正議大夫提舉臺州崇道觀王仲薿復顯謨閣待制致仕。仲薿始坐江西降虜失官，後復故秩，至是獻紹興聖德頌於朝，且遣秦檜書，有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書未報而仲薿卒，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因言其所頌既進歸美之實，而權制典雅，實得家法之傳，乃有是命。王明清揮麈錄餘話：王仲薿靖康初知宣州，金人犯江西，坐失守削籍，後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壻也，懼甫以啓釁之會之爲側陳，詔復元官，然制敕行，幾既時，則甫所謂已爲通議大夫不問職名所以諸孫皆奏京秩，年八十餘卒，案日曆紹興六年七月仲薿以上其父祥神道碑復左中大夫，本傳是時紹興當國，秦檜未再相，不知何時再復元官也等。

詔令年劫恩封贈封叔並令命閤給告，以祕書郎張闡轉對有請也。

戊午，上服袍履，乘輦詣景靈宮行朝獻之禮，遂赴太廟宿齋。

己未，朝饗太廟禮畢，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齋於青城。

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圜丘，太祖、太宗並配，自天地至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鹵簿萬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鹵簿應有用文繡者，皆以縑代之，初備五輅，惟玉輅並建旗常，餘各建所載之旗，青城用蘆席絞屋爲之，飾以青布，不設齋宮，以黑繒爲大裘，蓋元祐禮也，禮官以行在御街狹，故自宮徂廟不乘輅，權以輦代之，禮畢，上不御樓，內降制書赦天下。何偁論過宗廟則必有敬心，見墟墓則必有哀心，桐宮爲自恕自艾之地，郊祀見基命宥密之恩，今狄進之論矣一新，國丘之規制一定，風氛雖殊，山河頓異，故不能不趨秋風黍離春月蒲柳之歎，然天子繼圖，宗廟爲先，祭祀之典，天地爲重，鳴鑾之師，正可告於皇天，孟津之舉，亦類於

上命，則郊祀之事亦未言也。

丁卯，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侍從，實不惜親睹陛下書法之妙，又令知陛下重學不倦如此。上曰：朕之性與人異，無事則靜坐觀書，所得甚多。又曰：朕觀古之人君，有嗜殺人者，蓋不能養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無事，貴爲天子，誰能制之？若不知足，更爲侈靡，未有不亂。如唐明皇是也。檜曰：陛下重德如此，三代顯王何以加諸？時上所寫六經與論語、孟子之書皆畢，檜因請刻石於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檜記於奏末，略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在上，則君師之任，歸於一致。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此其效也。陛下天錫勇智，撥亂世反之正，又於投戈之際，親御翰墨，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朝夕從事，爲諸儒倡。堯、舜君師之任，乃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清爽，世道之興起，一人專任其責，所爲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於丕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臣願與學者勉之。呂中大事記所爭專心無狀，實德無聞，情雖使人上書稱頌，而上焉知之哉。事直編術，觀書不經，命書臣編，以其說節寒陸墓，略無德色，又伊讀書無古書於其中，孩爲無益之所且爲之記，其語亦不愜也。

己巳，福建轉運司進錦樣，上諭輔臣曰：值可備禮物之用，亦無庸遽取。第須令官給其直，毋使及民，恐國中又生此一擾也。詔諸州將舊贍學錢糧撥還養士，監司常切覺察，毋得他用，仍各具養士及錢糧數申省。以右朝奉郎劉子翼知信州，遣有請也。除命人來，溫、處州編管，永不放還，蓋以事編貴南雄州，而守臣劉掄奏其與訛造謗，乞不以赦宥，特寘遐陬，故謫之。蔡絛本宋當考。

庚午，給事中楊愿假禮部尚書，充大金賀元旦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愛權楊宿副都承旨曾勛副之。及還，就充送伴，自是以爲例。勛尋就充送伴，在明年正月朔陣列，今宜書之，助檢索。皆日屬不見本末，官屬姓名，在十四年，而繫其月恐誤。

癸酉，太常博士劉嶸轉對，言國之大事在祀，昨自南渡草創，未能備物，凡遇大小祠祭，並權用奏告禮，一籩一豆，酒爵行事，此當日固未遑議。今時方中興，容典寖備，如日月五帝，且不得血食，神州版生，亦倒去牲牢，風雷霜露，盡瘞其禮，備神演禮，於是爲甚。望明詔有司講求祀典，凡不可闕者，並先次復舊，其他以次施行。從之。

甲戌，入內東頭供奉官蔣思殿祗候鄭幵除名，衡州編管。左武大夫武勝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統領張守忠降二官，以守忠與幵交通，而幵受守忠賂遺也。

丙子，詔北使往來，並於盱眙軍、鎮江、平江府、鳳翔、遣內侍莅之。

戊寅，侍御史李文會論戶部員外郎句龍庭實仕於公朝，而不知尊主之義，望黜以清朝列。上曰：可與外任。此人是川人，大率川人多學蘇軾，如江西人盡學黃庭堅。上因說及梁師成蘇軾文字首尾都記得。此人雖是內侍，卻識書，只是不合干預朝廷事。如薦引士大夫，皆非所當爲。內侍引用人才，最害政之大者。此等人便當重寘於刑，歷觀諸古，內侍薦引人才，未有不至於亂者，乃以庭實知眉州。

十有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是日，陰雨不見。太師秦檜率百官上表稱賀，自是如之。越檜薨乃止。

甲申，徽猷閣待制李正民提舉江州太平觀。金人之叛盟也，正民爲淮寧守，以城降。時孟庾、路允迪皆以寄官，而正民未及貶，比歸，以舊官見至是得祠。

丁亥，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侍講權直學士院王賞知利州。侍御史李文會論賞外示樸野，心實傾邪，程敦厚子壻也，而賞之句龍庭實，何獻腹心也。而人莫知之，情厚貌深如此。而他豈易測，伏望速斥逐，以厲百官。故有是命。

庚寅，太師秦檜以瑞雪廳時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自是歲如之。迄今不改。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兼權直學士院。

辛卯，詔民間所用私錢當二毛錢悉毀之。違者抵罪，自不及百錢以上，皆許告賞。時江右私錢甚衆，上論輔臣，令嚴行禁止，公私毋得用。

壬辰，樞密院編修官魏元若權太學博士。臨安府府學教授林大鼐權國子正，左迪功郎新浙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夔權太學錄，用司業高閌請也。夔、大鼐皆永嘉人也。

癸巳，詔試中監學生。依嘉祐故事，給綾紙，用左朝請大夫新知永州熊彥詩請也。彥詩言：主上登用眞儒，載興大學，監帖之制，似可復行。秦檜進呈，上曰：學校者人才須素養，太宗皇帝置三館養天下士，至仁廟朝人才盛出，爲朝廷用。檜曰：國朝崇儒重道，變故以來，士人賺陷敵者往往能守節義，乃教育之效也。上曰：然三代之季，學校不修，故當時士人多無名節。今日若不興崇學校，將來安得人才可用耶？　詔書丞殿抑首，本省檢祖宗國史歷代圖籍，舊有右文殿、祕閣、石渠及三館四庫，自渡江後，權寓法藏寺與居民相接，深慮風火不虞，欲留重建，仰副右文之意。於是建省於天井巷之東，以故殿前司寨爲之。上自書右文殿、祕閣二榜，命將作監米友仁書，道山堂榜，且令有司即直祕閣陸宰家錄所藏書來上。何偁皇帝藏書來書，新說作樂使不於此而汲汲焉，則將置眞人馬上安事之斷習而守疾補缺，蓋爲來世之歎，昧事郡縣治之事，特留意於翰墨，亦豈無世之事，則無書三館書籍經史，凡所謂典章文物者，盡入於金也歟。

省，初復故事也。

甲午，以郊禮畢，恭謝景靈宮。乙未，亦如之。又命內臣恭謝萬壽觀神御。

丁酉，詔宗修容魏氏、魏、附婉儀。　右宣教郎權敕令所刪定官巫伋面對，請增太學弟子員，詔增二百，伋勾容人也。

己亥，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遠州安撫使知金州郭浩來朝，命坐賜茶。　皇兄舉遠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安時爲奉國軍節度使。　起居舍人劉才邵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院，宗正少卿段拂權尚書禮部侍郎。

庚子，權尚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秦熺、權尚書刑部侍郎周三畏並落權字，詔故左朝請大夫右文

殿修撰崔縱例外官其家一人。以尚書省言。縱奉使異域身亡。理宜優卹故也。

癸卯。有司遣昱賜北使弓矢。上以其不精工。命出內庫所造者賜之。翌日。諭大臣曰。此朕自指教。雖軍中人亦未必能之。賜予使人。不惟觀美。覽器械之良。亦可使遠人知所畏服。

甲辰。武德郎楊庭特換右通直郎。庭、政子。以川陝宣撫使策試如式也。

乙巳。太師秦檜辭生日賜宴。詔曰。以不世之英。值難逢之會。其始生之日。可不爲天下慶乎。宜服異恩。無守沖節。檜每生日。四方獻壽者。金玉爲不足。至於搜奇世間之希奇以爲侑。錫賚踵至。賜教坊樂酒一日。伶人作雜劇之戲。嘻笑聲徹高。檜目之不聽。少頃。檜起更衣。久而不出。其夫人王氏使人候之。乃在一室中默坐。論者謂檜歎其不足以相副也。嗚呼深哉。自檜每生日以下。並以嬉戲之道史末文除入。

權尚書禮部侍郎段拂愛實錄院修撰。

丙午。侍御史李文會言。金國遣使。禮意至厚。宜嚴戒有司。討論舊典。精加補緝。以稱陛下和好之誠。從之。

己酉。大金賀正旦使副左金吾衛上將軍右宣徽使完顏曄、給事少監馬詞。見於紫宸殿。金主遣上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數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正旦。率如此例。曄、金主大父行也。故事。北使跪進。書殿下。自通好後。金使每入見。捧書升殿跪進。上起立受書。以授內侍。金使道其主語。問上起居。上復問其主畢。乃坐。曄等既見。上問秦檜曰。今次使人來。大體皆正。其他小節不足較。觀金人之意。和議必須堅久。檜曰。所以然者。由陛下御得其道。上曰。非卿學識過人。堅主和議。安得如此。臣謹案紹興三十二年張忠獻乾道七年爲淩噶天錫淳熙八年賀生辰入使。皆爭遣國書事。而日曆載徐嘉待罪狀。但云。聯近上臣。策受書而已。能克小曄乃云。思越欲以書禮受書。恐萬里接廣。先文碑。又云。天錫遣書。跪不肯起。要我以故事所稱之禮。皆不得其詳。謹頗正撰范成大行狀。又云。陸奏再和名雖歸正。矣。至受書之禮。上常悔之。乾道六年五月。遣公起居郎充祈請使。公密早奏。其言答書有曰。抑聞附詩之編。欲獲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然亦不云舊禮如何。今以日曆會要大悅忠入見儀注及兼公敗盟記參考之。遂書之。蓋大略如此。故總取附見。以補史闕。若並略而不書。則後世將謂有不可書者。故當記其實也。或可移附紹興三十年二月。

初。昭戶部尚書張澄館伴北使。是禮久不講。澄知舊制。入國門前一日。班荊館賜宴。既至驛。賜被擄紗羅。翌日。臨安府書送酒食。又翌日。乃朝客省賜茶酒。亟拱殿宴。遣賜茶器。翌日。賜生餼。從例折博。游上天竺寺。賜香及齋筵。冷泉亭酒菓。除夕。賜內中酒食風藥花餅。正旦。殿賜茶酒。大臣就驛御筵。遇立春。賜春盤幡勝。三日。客省簽賜酒食內中酒菓。江下觀潮。四日。宴射。賜酒菓弓矢例物。五日。大宴集英殿。六日。朝辭。賜衣帶銀器。臨安府書送廩餼。大臣就驛賜宴。密賜金銀。翌日。行。賜龍鳳茶金鍍銀合。又翌日。班荊館賜宴。遂爲定式。其後上以使人市買方物。恐或擾民。每北使至館。卽出內庫鏹。蒔緡付都亭驛。遣使人市物。隨卽取償。自是以爲例。出內庫鏹付驛事。不見於他書。今以三十六年七月癸亥。宣諭宣語除入。案日曆。翌受命館客。乃在十四年五月。不知蓋寬小曄何以繫之此年。姑附此。更須詳考。

惟敵使朝謁稱謂。及與伴使往來。視京都舊儀。則有不同焉。日曆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六日。接伴使洪邁等奏接伴舊例十四事。並詳見本年月。此不別出。

又詔歲幣銀絹。令淮南漕臣、盱眙軍守臣遣官過淮交割。專舉取旨推恩。於是所遣官六員。各減二年磨勘。日曆無此。今以紹興二十三年六月甲子申明指揮修入。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五人。諸路斷大辟八十八人。關外初行營田。凡一千三百餘頃。初。中嚴淮海鎮戍出界之禁。而閩、廣諸郡。多不舉行。於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餘萬緡入洋。舟重風急。遂沈於海。官司知而不問。此條過舉。疑附入二十六年五月甲子。再降旨申戒。金主亶初頒皇統新律。其法千餘條。大抵依仿中朝。間有輕立者。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刑決。腎。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則與古制異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一

【紹興十有四年】歲次甲子。金熙宗亶皇統四年。春正月癸巳朔。丁巳。燕北使於紫宸殿。權侍郎正刺史已上預焉。

戊午。吏部尚書羅汝楫爲大金報謝使。瀛海軍承宣使知閤門事鄭藻副之。以金來賀正故也。

己未。金國賀正旦使完顏曄等辭行。自通好後。金使至闕。見辭燕射賜。共白金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襲衣金帶三條。三節人皆襲衣塗金帶。上節銀四十兩。中下節銀三十兩。自是以爲例。趙甡之遼史。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又書接伴使副酒各四次。金瓶瓶井器合盛與之。會要不載。當考。

乙丑。故奉議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特贈右朝奉郎。祕閣修撰。以行可父右通直郎致仕伯能有請也。先以官其一弟二子。至是復官其一孫。

初。太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之能樞筦也。上命存部曲五百人。俸賜如宰執。丙寅。世忠言。兩國講和。北使朝正悉順。此乃陛下沈機獨斷。廟堂謀謨之力。臣無毫髮少裨中興大計。望將請給截日住支。并將背嵎使臣三十員。官兵七十人。撥赴朝廷使用。詔使臣令殿前司交割。餘不許。

丁卯。詔上津、豐陽二縣隸金州。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次翁以舊職致仕。次翁自言疾勢

困頓。乞納祿故也。太師秦檜憐之。餽問不絕。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龜年落職。令本貫福州居住。龜年爲御史。嘗論秦檜之罪。至是寓居四明。右司諫詹大方奏龜年昨緣詔附匪人。搢紳不齒。今當朝廷清明之時。自宜退聽深藏。而乃覆出爲惡。毒及一方。上覽奏曰。此豈士人所爲。乃有是命。

己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張叔獻陞敷文閣待制。

辛未。封普安郡王婦郭氏爲成寧郡夫人。給內中俸。郭氏、祥符人。故率直大夫直卿孫也。

癸酉。侍御史李文會試御史中丞。右司諫詹大方試右諫議大夫。

丁丑。詔四川路內藏錢帛。並易輕齎赴行在。惟絹以本色。

戊寅。內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先是有司請以藥玉或紫石爲之。上曰。崇奉先聖。豈可用假玉。

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趙子偁既卒。詔侍從台諫集議。普安郡王當持何服。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熺、周三畏、王煥、劉才邵、詹大方、張叔獻、段拂、何若、游操奏。檢照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九月。詔使臣內殿崇班太子率府率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給俸。所有普安郡王持服。乞依故事。

庚辰。秦檜進呈。上曰。初議養宗室子。今子偁死。若不使之持服。則非本朝典故。宜從其議。熊克小傳云。普安郡王殁。以父子偁。以因國。故推恩。則宜正名。可溫州觀察使。

身故。乞持服。日曆。缺狀。金文。不云王自撰。當考。

瀛海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充大金報謝副使鄭藻改鎮東軍承宣使。日曆不言所以。程敦厚外國集。有鄭州觀

二月壬午。朔。尚書工部侍郎王煥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從所請也。

癸未。宰執奏權貨務茶鹽推賞事。上因論祖宗茶鹽之法。納粟於邊。請鈔於京。公私皆便。不惟邊面可實。而又免轉輸之勞。朕嘗思祖宗立法。無不善者。豈可輕議變易。上又曰。朕因前日金使須要射。以觀武備。不可一日弛。深慮邊事寧息。諸軍稍怠。朕見造金銀椀。將因暇日親閱。用此旌賞以勸激之。陳克小傳。載此事於二月戊寅。

案二月無戊寅。戊寅乃正月二十六日。不知克何以誤。

少傅鎮潼軍節度使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樓炤兩易。　左承議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楊椿改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時諸路漕臣多獻羨餘。獨椿無所獻。帝曰。今猶瘡未瘳。愧不能裕民力。其肯捨克以資進身耶。

乙酉。左朝奉郎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朱敦儒爲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丁亥。召川陝宣撫司使宣令換給文字。限一年陳乞。盡今冬毋得受。先是宣撫副使鄭剛中乞將廢勸酬賞等事。收還省部。御將軍旅事務。便宜施行。故吏都以爲請焉。　靖州乞依蕃僧新民學。教養溪洞歸明子弟。以三十人爲額。從之。

戊子。國子祭司高閌等率諸生上表請觀學。手詔宣允。故左朝奉郎劉長孺特贈二官。錄其家一人。以

權華陰縣日死事故也。長孺已見紹興九年。

己丑。福建安撫使葉夢得乞將見拘留海船。與不係籍船戶。輪流差使。上曰。不惟海船一事。民間積欠亦可放。秦檜曰。自來諸州各乞放積欠。爲惠不均。欲令戶部取諸路之數。條可蠲者以聞。上曰。善。因言朕頃在山東、河北。備見民間利病。如官司鋼吏下鄉催科。此適足資其爲姦耳。乃詔江、浙等路紹興八年以前拖欠。並與蠲之。放欠指揮。在此日等已令直附此。錄寬小曆。紹興編錄。同所奏在甲申。今從之日曆。中興聖政。內史臣曰。聖人中心之仁。隱惻愛之有種也。上因推紅之請。而遂及於逋負。蓋其愛人利物之誠。根於聖性。故有以感發之而仁不可勝用矣。

辛卯。復置教坊。凡樂工四百十六人。以內侍充鈐轄。三十一年六月罷。

甲午。上論大臣曰。昨降旨諸軍揀汰人數。令便招填。可嚴切行下。不然。間損軍額。不可不慮。恐緩急誤事。　時蠻太后築外第。有邊徙居民處。命臨安倍支船料之費。仍對撥官屋居之。毋令失所。二事熊克小曆繫之三月甲子。

今從日曆。

乙未。鈞容直乞推賞。上曰。可與支賜。仍降旨爲第一次。庶應有勞。今後並依此體例。庶絕其後來希望耳。

丙申。上謂大臣曰。近見鄭剛中奏減民間科須數目不少。朕聞之頗喜。自是四川之民當少蘇矣。　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愿等送伴北使還。入對。自是率如之。

戊戌。初令四川都轉運司歲撥總制錢一百七十三萬餘緡。市輕齎並細絹四萬七千餘匹。綿四千五萬餘匹。赴鄂州總領司樁管。自去秋以右護軍統制田晟所部隸馬司。故取其贍軍錢帛。至今蜀中號曰四廂錢。是歲。四川始取稱提錢四十餘萬緡。以備軍費。詳見十八年四月乙酉。

丙午。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万俟卨依前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卨使金還。太師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賜卨奏於上。卨不可。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檢除所厚官吏鈐紙尾進。卨拱手曰。偶不聞聖語。御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聞之。即奏卨顯貨營私。窺搖國是。卨再上章求去。上命以資政學士出守。及入謝。上問勞甚悉。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因封還錄黃。乃有是命。　同知大宗正事士穰請宗學生以百員爲額。大學生五十。小學生四十。職事人各五人。從之。

己酉。資政殿學士新知紹興府樓炤過闕入見。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劉才邵、祠部員外郎王觀國並罷。御史中丞李文會論二人皆以附万俟卨爲腹心。中懷異意。自作弗靖。若久在朝。必害至治。乃以才邵知漳州。觀國知邵州。　軍器監陳康伯權尚書吏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李若谷權工部侍郎。以將出使也。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吳棄信守右司員外郎。　倉部員外郎王循友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奉國軍節度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檢校少保。以將還鎮也。

三月壬子朔，上謂大臣曰：聞臨安府官地，民間見佃者，近日頗爲豪強所奪，至毀其屋宇，此事在民利害甚大，宜令禁止，仍奮給與小民。

癸丑，秦檜等奏選除武崗軍守臣，上曰：猺人當安，不可擾，烟瘴之地，遣兵討伐，視他處尤難，不可不慎。

乙卯，輔臣進呈諸路未發上供錢糧數，上曰：江、浙、京、湖積年拖欠皆盡數，紹興十年以前，除形勢及第二等以上戶外，悉蠲除之，仍出榜曉示，官吏故違，許之越訴於朝。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建康府。

丁巳，以右護軍選鋒左右游奕軍爲馬軍司第五至第十將管軍，田晟部曲始至行在故也。

庚申，戶部尚書張澄乞諸路坑冶委的有名無實去處，令憲漕司別立酌中課額，仍遣察無令有力之家，計屬幸免，致下戶受弊。上曰：事於國計有損，不可有害於民，若富豪於民，猶國外府，不然，貧民爲盜，常賦且將失之，此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　尚書禮部侍郎秦熺兼資善堂翊善，從所請也，權禮部侍郎段拂兼資善堂翊善。熺免兼資善，事亦有說

丁卯，改岷州爲西河州。金人遣阿骨打謀，直爲沾州至是改之。　與階、成、鳳州皆隸利路。　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改四川宣撫副使，去陝字。日厤無此，今以會要修入。

己巳，上幸太學，祗謁先聖，止鼓於大成殿門外，步趨升降。中興遺政，臣曰：治道其盛於堯、舜，而夫子剛明堯、舜之道者也，故欲學堯、舜之治，必先推本明堯、舜之道。　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國子司業高閌講易泰卦，權侍郎正刺史已上並與坐講，並賜諸生席於廡下，啜茶而退。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觀諸生肄業之所，賜閌三品服，熺與學官皆還官，諸生受官免解，賜帛如故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學校以教之，王政之本也，樂育人手，齊我之義也，士不素業，而來一旦之用，猶兵不素練，而賈其一日之敗也，太上皇帝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嘉其未廢，又下增員之令，煉之嘉穀，儲之力者，獲必收養之至者，才雖何盛矣，以會要修入。

詔今後臣僚有面刺大字或燒炙之人，許入見時，諸將多起於萃盜，上既命更迭入朝，統制官李用者，面刺雙旗，閤門以爲疑，故審於上而有是命。此以會要增修。

壬申，太師秦檜言：陛下文德誕敷，干戈載戢，乃者祗謁先聖，遂幸太學，躬行之化，乃在斯舉，臣不勝慶幸，乞宣付史館，仍許拜表稱賀。上曰：非卿力主和議，兵革休息，則學校何由興，所請宜依故事。熊克小歷云：上幸太學，言者以爲恐非乞宣付史館之類。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實錄院修撰兼資善堂翊善段拂試中書舍人兼職如故。　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高閌權尚書禮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聞之，移書責閌曰：太學者，明人倫之所在也，閣下召自閑廢，有成均之命，竊自計曰：今天下方無三綱，斯人之所以來乎，及見諸視太學之裝，寅心惕然，不能閣下有所請而有斯言也，昔秦、楚敵國，懷王不還，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怨秦之

以強力姦詐加於其君，使不得死，其情勝於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劫制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坐薪嘗膽，宜所以必報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外國之人得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外國之君，此中華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大宋基業封疆，皆太祖、太宗收用英俊，勤恤民瘼，殆撫甲胄，與天下士夫勞苦以得之，又累聖敦睦，不敢荒寧而守之者也，今關河重地，悉爲敵封，闕陵暴露，不得瞻守，族宗拘隔，不得相見，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鳩集，冤恨之氣，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誣天下，自爲有大功乎，閣下受其知遇，何不勤勤懇懇而爲之言乎，言而或聽，天下國家賢幸之也，昔劉廢太后，蓋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遽引而去，今閣下目睹忘讎逆理，北面事敵，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儲之首，既不能建大倫，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文具之典，又爲之詞曰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黨其惡也，人皆謂閣下平生志業補地矣，數十年積之，而一朝毀之乎，春秋之業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厥觀往古人君，以無道行者，猶不能終，況人臣而敢肆然以無道行之乎，一旦明天子監亂亡之禍，赫然震怒，以咎任事者，嗚呼危哉，豈不與董養異哉，閣下不及今翻然改圖，則必與之俱矣。　尚書右司員外郎吳秉信守起居舍人。　御史中丞李文會言：建寧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本趙鼎之客，不從和議，及和議之效既著，居常不樂，明州觀察使浙西馬步軍總管辛永宗好撰造言語，變亂是非，二人者，守官寄居，皆在平江衝要之地，唱爲異說，恐使命往來，傳聞失實，旋致疑惑，誠爲未便，詔永宗移湖南副總管，潛責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何俌鑑曰：宣王庶，檜怒其不附和議也，宣胡銓，檜怒其曾沮和議也，論趙鼎論曾開論李綱，蓋面此心無愧之強九成，既與之編置不肯附和議之解潛，亦從而論居焉，王次翁之力排趙鼎，則寄之孫近之請召張澄，則澄之生歡聽置，惟己所欲，與時賢士五十三人，皆欲置之死地，獄成未上，而檜則自斃矣，天之所欲，又豈人之所能爲哉。

癸酉，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陛下聖學曰躋，實難其人，上曰：朕學問豈敢望士大夫，但性好讀書，檜曰：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若不適用，或託以爲姦，則不若不讀之爲愈，上又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陋儒，溺於所聞，眞泰山之於邱垤也，乃以御史中丞李文會兼侍讀，右諫議大夫詹大方、權禮部侍郎高閌並兼侍講，閌仍兼資善堂翊善，太學博士陳鵬飛兼崇政殿說書，尚書禮部侍郎秦熺兼直學士院。

乙亥，上出文宣王贊刻石賜學官，高閌言：陛下贊文，形容先聖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特僭重道之意，閌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其後上又悉贊七十二子。

丁丑，左奉議郎敕令所刪定官李朝正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司農寺正宋貺爲金部員外郎。既、貺縣人，初見紹興十一年七月。

戊寅，尚書省勘會趙鼎、李光、折彥質該去年郊恩合行檢舉，詔更俟一赦取旨。　右宣教郎新湖南安撫

司參議官王鋐獻祖宗八朝聖學通紀給。詔遷一官。

己卯。左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復端明殿學士。右宣教郎新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李志行乞戒飭諸路帥臣監司。將前後所承寬恤民力及恤刑詔書。恪意奉行。違者重寘典憲。上曰。二事皆切中時病。方今兵革既息。惟寬恤民力。欽慎庶獄。是爲急務。可令有司申嚴立法行下。

庚辰。召諸軍應有刻板書籍。並用黃紙印一帙送祕書省。夏四月癸未。葬柔福公主。主既死。從梓宮者以其骨歸。至是葬之。

甲申。詔刑部將半年以上未結絕公事。行在委本部。外路委監司。責限結絕。內日月稍遠者。取問因依申奏。以都省言四方多滯獄也。

丙戌。命太師秦檜提舉製造渾儀。詔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上謂檜曰。宮中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爲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用以爲式。但廣其尺寸爾。遂命內侍邵鄂專主其事。將作監丞蘇籀面對。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集而成編。以補唐之正義闕遺。上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說之善者。頒諸學官。使學者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之說者。不至紛紜矣。（編初見紹興三年九月。）左承議郎林待聘充敷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待聘初免喪。乃有是命。責授左朝散郎祕書少監漳州居住孫近、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鶴州居住范同並復三官。提舉江州太平觀。近與化軍。同池州居住。用尚書省檢舉也。顯謨閣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曾懋卒。

丁亥。秦檜乞奏禁野史。上曰。此尤爲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爲事由蔡攸、吳敏。上皇曾諭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檜、炤曰。上皇聖諭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人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豈敢自立議論。祕閣修撰知虔州薛弼言。江東鎮民居木柱。內有天下太平年五字。適符上元甲子之歲。此殆天發其祥。非人力所能爲。詔侍從同觀。仍送史館。

庚寅。皇后謁家廟。推恩外家。

甲午。執政奏。呈得泗州牒。金人復索淮北人之在南者。上曰。第令邊臣報以朝廷見依督責發遣。蓋督責所裁。淮北人遣歸者。取其情願也。秦檜曰。如此甚便。檜、炤曰。早來秦檜所論。仰符聖訓。（趙甡之遺史。今年四月。命州縣刷遣。無後歸明人登岸金國。乃與秦檜奏對之語全不同。）命侍衛馬軍司將官張守忠往福建捕盜。時海賊朱明燒甚。將官武功大夫張深與戰而死。故遣守忠捕之。上謂大臣曰。民愚爲盜。不足蕩平。第憂被驅脅。雖釋其罪。使之歸業。生理已蕩析矣。

乙未。吏部奏以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令衿通判德安府。時令衿以事至臨安。御史中丞李文會論令衿頃在建康爲郎官。適淮西之變。乃以急速請對。實爲大臣游說。陛下察見姦僞。卽賜黜罷。今乃

恬然不顧。依舊奔走名謁於此。詔送吏部。仍日下出門。

丙申。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寧止卒。

戊戌。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爲報大金賀生辰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副之。自是歲爲例。勛仍以皆將到先朝御筆及編修接送館伴例冊有勞。遷保信軍承宣使。

庚子。軍器監丞蘇策轉對。乞遠方之民。委有孝行者。令州縣以聞。乞行旌表。詔申嚴行下。策、軾孫也。

辛丑。少傅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乞朝永祐陵等殿宮。許之。忠厚既朝陵。將入見。謂寓居新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王鋐曰。忠厚與秦會之雖爲僚壻。而每懷疑心。今當入朝。欲求一不傷時忌對。對。鋐言。元祐中。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建言乞免帶提舉學事。朝廷許之。忠厚喜。卽入奏如鋐言。詔可。尋又降旨。武臣帥守並免繫銜。自是以爲例。（此條王明清揮麈錄附入日厤未見。）

甲申。少保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上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向。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

丁未。西南小張蕃貢方物。詔廣西經略司受而答之。

己酉。詔諸州秋試官所差不足。或無經術精通之人。許於見任祠官中通選。以邵武軍軍學教授宋藻代還。有請也。

五月壬子朔。（是月辛亥朔。）詔左承議郎知鶴州范寅賓措置乖方。引惹生事。可特除名勒停。（寅賓初見紹興二年九月措置事宜等。）

甲寅。將作監米友仁權尚書兵部侍郎。

丙辰。饒州言。右迪功郎姜樓等獻錢十萬緡。以助國用。上曰。國用有常。自不至闕。不然。雖多亦有不足之患。其還之。右金吾衛上將軍王舜臣復檢校少師。昭陽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舜臣、徽宗王貴妃之父也。靖康初。例納節。至是特復之。詔四川宣撫司就階、成、西和、鳳州募兵赴行在。先是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言西邊可募衛兵。上諭輔臣曰。諸軍招填闕額。類是南人。恐西北寖損。數年之後。始見其弊。蒙諸路軍器物料。近多不到。方開邊時。尤宜整治。秦檜曰。外議妄謂朝廷講好休兵。不以武備爲急。不知除戎器。戒不虞。聖慮未嘗忘也。

丁巳。詔祕書省火熒惑星城法。

己未。御史臺檢法官汪勃、主簿黃應南並爲監察御史。應南、邵武人也。

甲子。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樓炤罷。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論炤。炤無繩檢。交結蔡京。頗改京秩。其帥紹興。不恤國事。嗣愛二倡。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初作都亭驛。乙丑。御史中丞兼侍讀李文會言。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高閌初爲蔡儲之客。嗣蔡京以求進。復錄程頤之學。徇趙鼎以邀名。權工部侍郎王師心奉使大金。專務嗜利。起居舍人吳秉信機巧便利。專結樓炤。

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嘗至治。詔以閱知鎮州。師心知袁州。乘信知江州。先是上在經筵。嘗翻閱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氏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卽容易知。乃常人言耳。閱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矣。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閱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秦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旣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淸貧。不可撫恤。檜疑閱薦之。呼給事中兼侍郎楊愿詢其事。文會亦勸閱。是日。拜文會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是執政免。卽以言者代之。呂中大事記曰。自擢知湖中丞而巫僞、鄭仲照、李文會之徒。歐受恭由憲臺。欲竄逐諸默。則使之鬻章而論其罪。欲斥去執政。則使之鬻章而論其罪。蓋其間蓋謀之權在檜矣。

丙寅。太常證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曰文忠。案勾信爲商英請謚。在紹興七年。不知此時何以方舉行。

丁卯。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葛立方言。陛下決策定計。成此中興。親迎長樂之鑾輿。坐息邊陲之烽火。格天之業。愈無前比。臣雖淺微。懦惴然惟恐讒說潰成。動搖國是。早夜思之。弗世也。伏望特降詔旨。申敕臣工。使之精白一意。上承休德。如有懷姦非。靖。煽惑士流者。令御史察覺。流之四裔。永爲臣子不忠之戒。從之。立方、勝仲子也。紹興二十九年。朱倬論立方。嘗請以秦檜不合者立爲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怒焉。恐卽是此時也。

大理評事孫敏修請罪人不以赦降原者。遇非此赦。或再遇大理禮赦。雖有專條。亦聽原免。從之。近制。犯私茶鹽。乃擅支常平錢之類。皆不許引海行法原赦。至是用敏修言。始除其律焉。

戊辰。權尙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假吏部尙書。充大金報謝使。以金來賀生辰故也。上欲用左武大夫嘉州防禦使錢愷爲副。愷方持母喪。乃起復故官。假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左朝散郎尙書吏部員外郎黃達如降一官放罷。坐前知南雄州日。私役禁軍販易貨物故也。事初在紹興十二年十一月。達如爲提點坑冶司所案。贓汚鉅萬。獄旣上。雖秦檜亦不能掩。僅此罷黜。人亦快之。

己巳。金主始遣顧騎大將軍安國軍節度使烏雅和、通議大夫行大理少卿孟浩來賀天申節。遺上珠一蚪。金帶一條。衣七襲。色綾羅紗縠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右正言詹大方言。左朝散郎新知遂寧府蘇符居給恩之地。識慮暗淺。朝廷畀之便郡。而踰年不行。徘徊近地。窺伺時事。人爲切齒。詔降符二官。趣之任。

辛未。天申節。文武百官金國人使上壽於紫宸殿。故事。北使上壽畢。同百官殿上賜酒三行。次赴筵於尙書省。至是特就驛。燕之。仍以執政官押伴。

癸酉。大燕垂拱殿。

甲戌。秦檜奏。昨日殿宴。大金人使執禮甚恭。可見其向慕心。上曰。樂語之類。朕亦嘗觀。待之厚矣。彼安得不然也。　初。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嘗經界局於平江府。守臣直祕閣周葉見椿年。問之曰。公今欲均稅

耶。或遂增稅也。椿年曰。何敢增稅。葉曰。苟不欲增。胡爲言本州七十萬斛。椿年曰。若然。當用圖經三十萬數爲準。時秦檜怒葉不已。椿年因奏葉在郡錫宴北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詞。葉坐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投閑十一年。案沒行狀。其罷平江在此年。而日曆會要皆不見。未知在何月日。

丙子。祕閣修撰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司參謀官馬觀國充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秦檜將遣觀國還北地。故特遷之。

丁丑。北使辭行。自是留館中率不過十日。　右宣教郎王之望行太學錄。之望、谷城人。初舉進士。考官孫道夫異其文。欲置魁等。衆議不同。他日知貢舉朱倬特以示人曰。此小東坡也。

戊寅。命祕書省補寫黃本書籍。

己卯。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爲御史中丞。仍兼侍講。監察御史何若爲正言。　監察御史汪勃守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游操試祕書少監。

六月辛巳朔。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金州郭浩辭行。　右朝奉郎曾惇知台州。惇嘗獻秦檜詩。稱爲聖相。故以郡守處之。此據紹興二十八年七月蔡戡問劾疏參入。　自檜擅權。凡投書啓者。以皋、夔、稷、禹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此據紹興之末也。

甲申。詔江、浙等路州縣。酒稅欠折。坊場廢壞。綱運沈失。倉庫漏底。委非侵盜者。皆蠲之。　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興化軍居住孫近降三官。移尙南安軍住。坐詐名士人鮑得鵬爲子壻。奏補恩澤。爲台章論列也。

戊子。右迪功郎權國子錄師古特改右承務郎。通判鈺州。古卽維藩也。初以幸學恩應改秩。而吏部謂古文學蔑官。當俟注正官日收。國子司業宋之才言。特恩與常格不同。乃有是命。　廣西經略司言。安南請入貢。詔使人免到闕。貢物就境上交割。仍優答之。

辛卯。晉安郡王府學教授趙衡等言。王已誦文選。稍通經書意義。可學爲文。詔令讀左氏傳。對句及評議故事。

壬辰。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已誠四川和糴米一年。　廣西經略司言。西南大張蕃武泰軍請入貢。詔本司受而答之。

癸巳。尙書兵部員外郎錢時敏爲右司員外郎。兼權起居舍人。上覽除目曰。神宗聖謨云。左右司便是學。爲宰相豈可不慎擇。時敏、溧陽人也。時敏權右史。師司組名在此月。　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陳鵬飛守尙書禮部員外郎。大府寺丞張子儀行屯田員外郎。宣州言。涇縣殿賊俞一等竊發。上曰。兩國修和。並無科須。民何以爲盜。監司每奏無事處者。今乃有此。可令取問。時提點刑獄公事洪興祖已代去。乃降興祖二官。爲左奉議

郎。自今不得與監司差遣。興祖行遣在六月甲辰。於是守臣秦梓遣兵捕滅之。後遷一官。梓轉官在十月。

乙未。上謂大臣曰。浙東、福建被水災處。可令監司躬往。悉力賑濟。務使實惠及民。毋爲文具。時江、浙、福建同日大水。建州水罔城而入。根頃深數丈。公私廬舍蓋壞。溺死數千人。嚴州水暴至。城不沒者數板。右奉議郎通判州事洪光祖光祖物見編年三月集舟以援民。且區處山阜。給之薪粟。卒無溺者。衢、信、處、婺等州民之死者甚衆。林泉野記云。衢、信、處、婺、建等州大水。士民溺死數百萬。秦檜隱而不奏。有關晉者。必卑之。案日曆五月戊辰。上宣諭婺州水溺事。今又及此。則檜非不奏。但不盡奏耳。

祕書省正字吳芾轉對。言江浙之地。軍興以來。人苦貴糴。望申命有司。凡米之稅。悉從蠲免。庶幾民被實惠。詔戶部看詳。芾、仙居人也。

丙申。詔趙子偁許用普安郡王除節度使特贈太子少保。令秀州益行應副葬事。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白鍔特刺面配萬安軍。時閩、浙大水。鍔乃自北方從太后歸者。宣言變理乖繆。洪皓名聞中外。顧不用。太師秦檜阻之。奏繫鍔大理寺。鍔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伯麟亦下獄。獄具。鍔坐因伯麟嘗問何故不用廉訪使。鍔答以任內臣作耳目。正是祖宗故事。恐主上不知。因出言排斥。案奏。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配吉陽軍。御史中丞詹大方即奏皓與鍔爲刎頸交。更相稱譽。誑惑衆聽。時皓以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丁酉。召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陳鵬飛兼侍講。是日。上諭秦檜曰。蔣璨守鎮江。更不任事。只是避事。卿等可擇人代之。至如揚州。在淮東尤爲衝要。守臣亦不可不擇。檜因言。二十年來。人人但知爲己。靖康間。陛下蹈不顧身。親至軍前。當時若避事不出。亦可上曰。朕以宗廟社稷爲重。一身不惜也。蔣璨八月壬午放罷。揚州守臣許中。七月壬申奏罷。

庚子。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万俟卨降左中大夫。歸州居住。李文會在中司。論卨兄右朝散大夫止以嬖妾爲兄女。嫁士人林謙。奏受將仕郎。止除名。謙送二千里外州編管。而卨有此命。

辛丑。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陛下作新庶政。光啓中興。而士大夫輕於爲國。重於謀身。前此事之未定。且進且卻。利於己身。則就之。謀及國家。則避之。今事之既成。時向安平。則專務進取。陰交伺隙。此風不革。最害治之大者。伏望明詔大臣。崇獎廉隅。退抑姦險。將見大小之臣。咸懷忠良。中興之盛。可立而待。詔榜朝堂。

甲辰。淮東轉運判官湯鵬舉言。五月乙亥。楚州鹽城縣海水一概澄清。秦檜請率百官入賀。上曰。自太祖平定天下。太宗時干戈偃息。真宗時祥瑞甚多。祖宗聖語。止於豐年爲瑞。第可付史館。不必受賀。尤見大體。

乙巳。詔國子監置小學。先是監尚書六部門程。允元轉對。援故事有請。前十日。擢允元太府寺丞。至是行下。允元出時在四月戊申。

丙午。右正言何若言。陛下倚任忠賢。排屏姦邪。蓋深知致治之要。臣望陛下獨觀昭曠之上。以照臨臣下。審知其君子也。則信任之。知其小人也。則斥逐之。如是則一心徇國者。得以輔治。異趣而徇私者。不能以害治。中興之業。愈久而愈隆矣。上覽疏。謂秦檜曰。朕任台諫。正要分別君子小人。若小人者。但時察而去之。斯不害治矣。熙克小厤。與若何若乞進君子退小人六字。非其本旨。今依日厤所載摘書之。克又釋上除若云云。此乃秦檜進呈所得聖語。克誤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二

【紹興十有四年】秋七月庚戌朔。上以皇太后微不豫。諭宰執曰。朕侍太后。每一食減少。不勝畏懼。朕平日先意承志。太后意之所欲。便竭力供應。然太后聖明。大事未嘗言及。凡所須皆是小事。易從者。秦檜曰。陛下性孝如此。天下之福。御史中丞詹大方言。太常博士凌哲、劉嶸之罪。謂哲居討論之職。每每緘默。無所可否。此其首鼠兩端。志有所待。嶸挾迂僻之學。好爲異論。不恤國事。志在謀身。詔二人並罷。乃以嶸通判建昌軍。哲、吳縣人也。案哲爲禮官跨二年半。嶸爲禮官僅三年。其所討論當考。

壬子。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李光。俟秦復日特降三官。坐前爲江東大帥。擅用上供錢帛也。案此事紹興三年正月已行遣。不知今日何以再舉行也。輔臣進呈。上曰。當治其初擅用之人。若止於見任者責償。則必取於民。未爲允當。於是特免補還。而光與饒、信州守臣四人皆坐貶秩。祕書省正字吳芾、何逢原並罷。殿中侍御史汪勃言。芾與潘良能結爲死黨。變亂是非。逢原因蔡公佐之回。揣見和議少變。乃公肆異論。求合流俗。二人者不罷黜。緩急之際。必爲國家之害。乃以芾通判處州。逢原通判池州。良能去年九月丙子論罷。

癸丑。上諭大臣曰。京西、襄陽一帶。宜擇守臣。庶不生事。秦檜曰。當依聖訓。

丁巳。詔與國同姓者不得二名。用宗正寺主簿詹棫之請。棫、濟州人也。　命有司改作祭器。三年乃成。

戊午。祕書少監游操等上表乞車駕幸祕書省。許之。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施炯卒。　是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爲金人所殺。倫留居河間者六年。至是金人欲以爲河間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辭使以來。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大金爵祿耶。金遣使來趣。倫又不受。金人杖其使。使縊殺之。倫厚贈使人。冠帶南向再拜。慟哭乃就死。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憐之。

庚申。復置梅州。

辛酉。陞蜀州爲崇慶軍。以上始封之地故也。

壬戌。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秦熺提舉祕書省。掌求遺書。時新省成。小監游操授宜、敢故事請置提舉官。故有是命。仍鑄印賜之。　右奉議郎李觀民新知漳州。入見。上戒令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仍命案檢以此語之。

甲子。詔修築塘江岸。以備潮漲。上諭大臣。如捍江卒數少。許取之近都。仍令中秋前畢工。

乙丑。追封柔福公主爲和國長公主。

辛未。詔蘄州以御書孝經刊石。賜見任官及係籍學生。時已頒孝經於羣庠。而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獨擅聖人之德。上天昭監。果定和議於衆論鼎沸之中。極天下之至養。盍降明詔令羣工羣到。使家至戶曉。以彰聖孝。故有是命。

壬申。直祕閣知揚州許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直祕閣知盱眙向子固知揚州。持服人沈該依前直祕閣知盱眙軍。　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程俱卒。

甲戌。左朝奉大夫鵬寬降三官。永不得與堂除差遣。坐前至潮州日。不依期限。徇私曲法。擅放編管人王文獻令自便放也。文獻因違往司馬法免解。已見紹興十年十月。不知後來緣何事編管。　先是。資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在潮州。文獻與鼎相見。鼎歷問行朝舉宜。因論寬清文獻切直。令縱其自便。鼎復以發米餉之。時高閌爲禮部侍郎。閌思近世禮學不明。因禮尤甚。嘗著厚終禮。鼎以書寓文獻。遂因求之。至行都而閌已去。坐他事下臨安獄。守臣張叔獻鞫之。案奏。乃有是命。寬、建陽人也。案今年九月間文方如趙鼎章疏。稱文獻與鼎書已有行遣。而日曆所載甚略。不知文獻如何行遣也。

丙子。上幸祕書省。太師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秦檜率百官及資錄院官奉迎。上御道山堂進膳。已。遂幸祕閣。召羣臣觀晉、唐書畫三代古器。遂御右文殿。賜羣臣茗飲。從官坐於堂上。省官席於廡下。賜游操五品服。御書扇。省官及史官皆遷官。

戊寅。上曰。祕府書籍尚少。宜廣求訪。檜曰。陛下崇儒尚文。是宜四方翕然向化。李文會曰。著非干戈偃息。此事亦未易舉。中興遺聚。臣嘗正禄日。國初平僭亂。收諸國之書。而三館之制。猶仍五代。太宗皇帝見之。慨然曰。是豈足以當天下圖書。延四方之士耶。遂親爲規畫。一新論與。大書飛白。俱榜館壁。與館閣以幸多士。遂與相繼。有如煥然文明之治。於焉。唐、虞、周之材。皆於是乎取之。蓋誠有國之先務。而治化之本原也。中遭艱厄。太上皇帝謂中興之運。首求遺書。追祖宗之舊藏。築迎三館。遵祖宗之舊觀。親御榜題。幸臨多士。蓋祖宗之盛典。行幸之語。又曰。士習於空文。而不急有爲之學。實其弊。術業益

勵。歲爲一德一心。丕承我祖宗之大訓。是又欲幸多士而作成之。以率區宇。爲人之盛也。若夫崇儒重教。雖期宜復古。何以尚茲。是宜臣子永永萬年。勉以持補也。歟

左承議郎知雅州楊昭、左承議郎簽書雅州判官廳公事王成久各降一官。以符同作弊。殿試舉人不當。爲轉運使所劾也。

八月庚辰。朔。尚書比部員外郎李穆行監察御史。　紹少傅判紹興府安郡王孟忠厚特放罪。初。忠厚移守紹興。甫視事。會以郊赦加恩。乃令所親左承議郎吳棫爲表辭免。其間有本無時才。出而世用之語。御史中丞詹大方論忠厚表詞輕。每意謂今日不足以有爲。詔令分晰。忠厚皇恐。上疏自明。乃有是命。秦檜尋物色知棫所代。由是廢斥以終。此以王明清揮麈後錄入。但明清又云。忠厚奏以久廢擯。願他人代作。則不然。此疏疏中元稿此語。今不取。忠厚稱密分晰。在七月癸酉。今並書之。

壬午。直龍圖閣知鎮江府蔣璨罷。以轉運司劾其擅以經費錢物收入公使故也。先是。上嘗言其避事。至是罷之。孫觀撰蔣璨墓誌云。知鎮江府。當是時。權貴人執罰論之。璨既被罪。爲任是公。而論所劾。悉皆歸罪。州縣遂親。凡四任宮觀十有二年。

癸未。右正言何若言。陛下紹復基圖。勵精政理。機務必由於中書。兵柄悉歸之樞筦。典章一新。威令再振。而士夫喪廉恥之節。權要啓僥倖之塗。處持衡之任。而睥睨鈞衡。有如洪皓。無汗馬之勞。而覬覦節鉞。有如藍公佐。茲風一扇。浸淫不已。則朝廷紀綱。幾何而不爲其紊哉。願陛下悉加裁抑。一斷以義。是乃所以保全之也。從之。

甲申。右正言何若爲國子監發解所監試。祕書少監游操等三人充考試官。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駱庭芝等六人爲點檢試卷官。尚書刑部員外郎吳棫、戶部員外郎葉廷珪等二人爲點檢試卷官。監學降敕差試卷官自此始。

丙戌。太師秦檜以幸祕書省。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

丁亥。右承議郎万俟允中貸死配貴州。坐從使金國日。以禁物博厚利故。允中。高從子也。

庚寅。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仍旨措置經界。

辛卯。上謂大臣曰。言者多乞選縣令。蓋令非其人。則爲民害。可令吏部長貳審察注擬。或老病則更授他職。庶得人而民受其惠。後二日。都省請中嚴近制。因民事被罪。及老病之人。不得注守倅縣令。從之。　戶部尚書張澄引病以權。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案所張澄當有一誤。　陞直學士。此由爲至文獻獄事當考。

癸巳。召尚書左司郎中林保、國子司業宋之才入對。以保權尚書吏部侍郎。之才權禮部侍郎。後二日。以保爲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康益副之。之才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趙瓌副之。　左奉議郎蜀州州學教授李宏知合州。自蜀州學官除郡。蜀基未有敍書之。　是日。上諭大臣曰。言者多勸朕變法。朕思祖宗舊法已善。豈宜輕改。秦檜曰。遵先王之法而或過者。未之有也。上曰。然。

丁酉。吏部尚書羅汝檝爲龍圖直學士知嚴州。以汝檝引親年有請也。

庚子。上謂秦檜曰。朕於晉書取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過。其與殷浩書及會稽王牋。所謂自長江以外。糜而已。其論用兵。誠有理也。檜曰。誠如聖訓。

壬寅。秦檜進呈直學士院楊愿、秦熺之撰賀金主正旦及生辰國書。上覽熺所撰。再三稱善。於是命用之。

癸卯。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恐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覩取捨。爲之趨嚮。欲望戒敕有司。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甲辰。進呈。上曰。勃論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勃所奏。

乙巳。晉者論寇朱明未平。請悉以賊舟所有物賞將士之立功者。上謂大臣曰。此良法也。凡攻城。以子女玉帛與立功之人。其城必破。如此。朱明必就擒矣。時步軍司統制官張守忠以所部往管軍趙密戒之曰。海道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既而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又請張皇榜立重賞。許其徒自相捕致。未幾。朱明等遂降。

是月。金國境內大風拔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

九月。（案是月己酉朔。）庚戌。禮部員外郎陳鵬飛面對。言凡有獻利害者。乞加討論。必合於祖宗之舊。如已試無成。必加譏責。上謂大臣曰。祖宗之法。思慮已精審。講究已詳備。不必改作。天下自治。秦檜曰。天下本無事。宜遵成憲爲善。上曰。小人喜更法。往往謂朝廷無所建明。不知本無事。然法至於弊。乃不得已而更之耳。

辛亥。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葛勝仲卒。後謚文康。

甲寅。右朝請大夫通判明州錢端禮直祕閣。

乙卯。才人韓氏薨。

丁巳。追皇后宅教授員。

己未。上謂大臣曰。近多有人進春秋難解。可令通經者詳之。蓋春秋難解。人各有說。當取所長。頒示學者。秦檜曰。解經不可執一說。王安石要人從己說。故爲學者譏誚。蓋道猶海也。隨所得之淺深不同耳。上曰。說雖不同。必有所歸。檜曰。四瀆之廣。同歸於海也。

庚申。秦檜奏事。因言數十年來。止是臣下互爭勝負。致治道紛紛。今當平其勝負之端。以復慶曆、嘉祐之治。是國家福也。上喜曰。正與朕意合。　右奉議郎知安遠縣程敦厚令吏部差通判彭州。以赦敍也。敦厚嘗爲是官。以贊和議而驟進。既忤秦檜去。及也九年。復除之。

辛酉。詔分利州爲東西兩路。用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時川口屯兵十萬人。分隸三大將。檢校少師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階成西和鳳州經略使吳璘屯興州。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興元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屯興元府。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達

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縣都統制郭浩屯金州。皆建帥府。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使。剛中請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天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府。興、階、成、西和、文、鳳、龍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卽命政、璘爲安撫使。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諸裨將領安撫使命者皆罷。從之。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爲天下最。上覽剛中奏。謂檜曰。川、陝地遠。爲將尤難得人。如璘統兵有法。肯爲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政故爲璘兄弟裨將。及分道建帥。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壬戌。宰執奏大理寺斷訴事。上曰。皆官吏弛泄所致。可委長吏親察之。如非其人。卽與沙汰。又獄吏但以諸州吏充。逐事更替。漏泄獄情。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替也。

癸亥。詔殿前司諸軍公事。非與百姓相犯者。令本司根勘。依法施行。時都指揮使楊存中請以臨安府軍人劫盜事移逐大理寺。其諸軍公事視此。少卿朱震輒對。論非所以嚴理寺而重國體。故復舊制。　御史中丞兼侍講詹大方進彙侍讀中書舍人彙權實錄院檢撰資善堂翊善段拂彙侍講。

甲子。詔守臣終更入見。各舉所部縣令一員。所舉稱職。特與推賞。不當謬舉之罰。用軍器監趙子厚請也。

左武大夫欽州刺史浙東兵馬鈐轄王敏求勒停。南劍州編管。敏求、岳飛親校也。秦檜遣論王彥節事。（事見十二年。）以敏求爲彥節計。囑飛私求財物。法寺鞫實。乃有是命。

丁卯。祕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曾慥知虔州。初。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吳幵。既以赦還。內慚不敢歸。寓家贛上。秦檜憐之。故命慥爲守。（慥、幵子婿。已見建炎元年三月。此以王明清揮麈後錄話增修。）

辛未。御史中丞詹大方奏。資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顧國事。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仲輝咸懷異意。以徼無妄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焉。王文獻一狂士也。鼎方在貶所。尙嗾之以利。使之游說。偶然敗露者。獨文獻耳。其詭計所施。人所不知者。又不知幾十百人。今文獻與守臣張宜已有行遣。而鼎爲誅首。置之不問。則鼎與其黨轉相惑亂。決無安靜之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壬申。秦檜進呈。上曰。可遷之遠地。使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庶無窺伺之謀。於是移吉陽軍安置。（王文獻行遣已見七月甲戌。）

癸酉。詔臨安府根刷蔡攸家屬押赴元貶所。取管狀奏。時攸之妻子漸至行都。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靖康之變。由於京、黼。望令密切搜索。特加處分。故有是旨。仍命京子孫二十三人永不量移如初詔。

乙亥。敍鄧州防禦使辛企宗爲襄州路兵馬鈐轄。

丙子。祕書郎兼益王府教授兼國史院檢討官張闡罷。時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闡久次喜論事。一日。徽嗣閒。闡入臺。聞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足矣。檜默然。先是闡嘗爲席益辟客。檜初罷相。益實有力。故深憾之。殿中侍御史汪勃因劾闡往時託迹益門。朝廷從而不問。而乃罔有悛心。愈爲不靖。每以爲用之不盡。憤然見於言色。由是罷去。後二日。檜進呈。因曰。近世學者多言春秋。乃不知孔子作

經本意。漢書云。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周、召糾合戮力。以夾輔周室。卽武、文之勤王是也。使威、文不僭。亦與周、召何異。孔子作經本意。爲尊周而已。上曰。春秋蓋爲諸侯僭天子。學者得其綱領。方達聖經之旨。若泛然無所主。徒誦其文。何益哉。

冬十月己卯。案是月戊寅朔。太常寺主簿張晟、龍、晟、山陰人。始以久次遷博士。而言者論晟昨諂附呂頤浩。今當朝廷清明之時。儻居博士議論之官。竊恐挾邪懷奧。有害治道。乃以晟通判信州。

庚辰。詔昌化、萬安、吉陽依舊爲軍。置守臣。遠屬縣。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能爲醴泉觀使。忠厚既放能。尋亦引閑。自是不復除郡矣。

乙酉。皇太后謁家廟。

己丑。直徽猷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黃敦書能。坐令體究信州發洪事。久不報應也。

庚寅。皇叔光州觀察使士衛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永國公。

辛卯。詔贈皇太后故兄章宗閔崇慶軍節度使。餘親屬遷官者十有九人。弟之女封夫人者七人。以款謁家廟推恩也。龍圖閣待制知洪州李迨復直學士。

壬辰。直敷文閣知廬州鮑琚落職放罷。以言者論琚頃奉使湖北而還。盛言軍實可以檢括。及委以事任。迄無能爲。幾至生事故也。後三日。以直祕閣主管盛州崇道觀王安道知廬州。

癸丑。左朝散郎新知筠州高閌致仕。從所請也。此似因王次點辭遷及之故。當考。

甲午。右正言何若言。自趙鼎倡爲伊川之學。高閌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爲好奇立異。而流入於乖僻之域。頃緣閌爲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遂行。雖然。凡試於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也。伏望申戒內外師儒之官。有爲乖僻之論者。悉顯黜之。如此則專門曲學。不攻自破矣。

侍臣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嘗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是時宣仁聖烈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不自廢學。指大家不識事體如此。勑停人万俟卨送桂陽監編管。以殿中侍御史汪勃言。止輒至行朝。恐生事故也。

乙未。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爲少師。

戊戌。有司奏大朝會。舊有地衣。上曰。祖宗時。往往河東所獻。因而用之。今從儉約。勿用可也。

己亥。御筆除永、道、郴州、桂陽監、茶陵縣民丁身錢絹米麥。自馬氏據湖南。四川始增丁賦。至是左奉議郎羅長源知永州。遂以爲請。上謂大臣曰。天德好生。今民爲身丁錢至子不舉。誠可閔也。若更循馬氏舊法。非所以上當天意。

湖南安撫使劉昉奏武岡軍猺人父子相讎殺。今欲出兵助其父。令遂省地。上以問宰執。秦檜曰。欲令與鄂州鄂杭制田師中同處之。不得輕舉生事。上曰。善。恩威不可偏廢。可懷則示恩。不可懷則示威。若侵省

地。俾知所畏可也。

庚子。詔州縣文臣初至官。詣學謁先聖。乃許視事。亦用左奉議郎羅長源請也。長源言。士大夫皆學夫子之道以從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詣學宮。以彰風化之本。後遂著爲令。長源又言。朝廷通好息民。興崇學校。士多潛心經史。而終歲未有升進之望。乞以諸州進士解額。留七分以備科舉。餘三分歸於學校。稍取大觀三舍之法。參酌而增損之。務從簡便。事下禮部。其詔所出以丙午行出。今並附此。遂以長源知鄂州。

甲辰。左奉議郎焦惟正知復州代還。言陛下頃嘗召內外臣僚薦士。或不如所舉。罪當并案者。必罰無赦。然稱觀行下賞功罰罪。於犯贓之官。皆云所有舉官見行取會。未聞舉行詔旨。欲乞日後勒正犯贓明甚者。於上項詔書。做皇朝條制。於所舉官量坐舉之罪。如事發日。盡遞近立限。許令舉官申陳免罪。止坐罰俸。詔吏部刑部措置。令必行。

乙巳。秦檜奏。太后生辰。事無巨細。竝經聖意。士大夫靜能聖孝如此。上曰。舉母之道。不敢少有不至。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今邊事寧息。除軍政不可待報者。且從便宜指揮外。其有格法事。竝收還省部。吏刑部請除文武臣僚磨勘封贈酬賞敍復章服奏薦。及諸州應奏獄案外。令本司照前後指揮施行。從之。陳克小厤。於此月來書工部尚書莫將知鄂州。案將罷尚書已久。此月甲辰自知明州徙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二月戊子。除知福州。克實丟誤也。

十有一月戊申朔。御史中丞兼侍讀。權大方試工部尚書。詔諸路監司帥守奏辟。及定差縣令。竝精加銓量。非曾線民事被罪。及老病之人。用吏部請也。

己酉。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循友轉對。乞戒飭北使所過州縣。供報其億。務令豐潔。小有不備。令監司案劾。以期仰體國家睦鄰敦好之意。從之。

庚戌。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張澄。與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叔獻兩易。

癸丑。給事中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愿試御史中丞。權尚書工部侍郎李若谷試給事中。御史臺檢法官巫伋守監察御史。伋、李文會所辟也。吏部員外郎嚴抑面對。乞春秋三傳釋經處。許出題以取士。上謂大臣曰。爲人君爲人臣皆不可不知春秋。往者建言之臣。欲罷讀春秋。蓋不思之甚矣。如不可讀。則聖人不修此經也。抑又言。渡江之初。禮出綿邈。舊時所撰祝文。多遠類夷狄之語。今時事既寧。望令祕書省改撰。皆從之。三傳許出題在十二月辛巳降旨。

丙辰。詔宗婉、儀、嘉容氏爲貴妃、妃、昭慈后閤中人也。頗有賢德。舊與皇太后善。至是娛侍慈寧宮。制曰。藻鑒精明。獨前知於聖母。關心芳潔。今娛侍於東朝。後八年薨。薨在二十二年九月壬辰。右承議郎知桂陽監吳鐸乞以諸郡所賜御書孝經、周官等。別賜閣名。上曰。若別立名。則諸郡緣此興造。必致擾人。姑從舊可也。

戊午。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修撰兼侍講段拂權直學士院。

司封郎中李訓面對。言今朝廷清明。邊鄙靖謐。宜明詔有司。講求祖宗故事。躬行籍田之禮。從之。

甲子。上御宮中閱試殿前馬步諸軍將士。藝精者賜賚有差。自是歲以冬月行之。號內教場。

乙丑。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勝非與秦檜有隙。率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及薨。贈三官。爲特進。後謚忠靖。案故事。宰相贈七官。而侍從贈官有至開府者。勝非贈三官。非例也。疑秦檜抑之。

辛未。少保威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薨。贈太傅。世則持身廉退。居永嘉。積俸二萬緡。不復取。以餘府舊恩賜田三十頃。除不受。後謚忠節。案公師以上止贈一官。世則以少傅致仕。贈三官。非例也。

壬申。秦檜請以軍器監趙子厚兼權吏部侍郎。檜言。今日宗室不可不崇獎。令聚於朝。上曰。宗室中之賢者。如管中科第。及不生是非之人。可收置行在。如寺監總宿省。皆可以處之。祖宗以來。不用宗室作宰相。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又奏乞依舊置宗學。教育宗子。上可之。　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言。治道之要。在總核名實。名實未辨。則人材學術。難得其真。此國家治亂之所繫分也。數十年來。士風澆浮。議論蜂起。多飾虛名。不卹國計。沮講和之議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謂用兵之說者。止欲收流俗之譽。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說。以爲就利避害之計。侵公死黨。實繁有徒。今四方少事。民思息肩。惟食詐趨利之徒。尚狃於乖謬悖僞之習。窺搖國論。詿誤後生。此風不革。臣所深憂也。願下臣章。揭示廟堂。俾中外洗心自新。以復祖宗之盛。從之。

癸酉。御史中丞楊愿言。建寧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李光負險險之資。挾縱橫之辨。諂附蔡京。竊位省郎。入掌機密。廉恥不聞。方時用兵。迎合干進。及修隣好。陽爲唱和。以得執政。聞壹公佐之歸。則又狂悖爲必去之計。去國之日。出險語以激將臣之怒。開軍之與。鼓惑俗以幸非常之變。人臣如此。國何賴焉。比年以來。猶令子弟親戚往來吳、越。教人上書。必欲動搖國論而後已。若非明正其罪。恐海內之患。有不勝言。先是知蘄州周謀者。誘光倡和。其間言及秦檜和議。有諷刺者。謀得數篇。密獻於檜。檜怒。令言者論之。此以謀登之乃移光瀧州安置。

甲戌。戶部員外郎李朝正言。今歲浙右間有水災。而江西、湖南粒米狼戾。望殿遏糴之禁。上曰。所論甚當。如有遏糴州縣。可許鄰郡越訴。仍責監司案劾。

是月。黃龍府之北大雪。色如血。赤至春暮方消。

十有二月丁丑朔。右朝請郎遂川府路轉運判官宋蒼舒獻嘉禾一莖九穗者二。上曰。凡赤烏白雉之類。止可一觀而已。不足爲瑞。惟五穀豐稔。乃上瑞耳。既而秦檜言蒼舒職事修舉。乃遷一官。蒼舒、昌元人也。蒼舒轉官。在是月辛丑。

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陳鵬飛、鵬飛皆妄議慈寧尚典禮。事見十五年七月。御史中丞楊愿勸鵬飛山野小夫。安自標置。乃黜之。

戊寅。秦檜進呈司封郎中李潤轉對乞褒擢縣令等事。大略謂。今知縣再任六考乃陞通判。而丞與諸司

屬官。初無吏責。反以四考闕陞。故人皆有所捱而不願就。又因民事得罪之人。雖微罪。亦終身廢棄。故皆有所懼而不願就。望詔有司。凡京官應理親民者。並通及六考。方得闕陞。而應緣民事之人。自徙以上。乃取旨。庶幾循良之吏。爭任百里之寄。上曰。法令不可輕改。檜曰。但崇獎賢令。則人自激勸。上曰。縣令有清廉愛民者。令監司每路各舉數人。其老耄不任事者。並令案劾。縣令得人。則民實受惠矣。

己卯。詔臨安府及諸郡復置漕澤園。以戶部員外郎吳縣逡知白轉對有請也。

庚辰。集英殿修撰新知明州秦棣入見。詔遷敷文閣待制。遣行。棣乞戒守土之臣。毋好奇以生事。上諭大臣曰。郡守之職。惟以奉法宣化爲急。正不當生事也。　右通直郎上官世英知郴州。還言。郴、道、桂陽。前此軍興。居民率衆保險。創立山寨。私置甲兵。略科平殄。未盡屏除。今年豐登。願明詔守令。訓諭士衆。如能罷山寨者。量加旌勸。納甲兵者。優償值。其有日前舉犯。一切原貸。示以不疑。詔帥臣劉昉措置。

辛巳。給事中李若谷兼資善堂翊善。

壬午。金部員外郎宋貺轉對。言國家歲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鹽茗者爲多。今商賈入納於官。及其請鹽於滄海之場。則待次之期。常遠。買茶於漢山之戶。則流轉之限常迫。萬一法令或有少變。則本已折閱。倘何子利之可圖乎。此所以商賈猶懷疑貳。而入納之利未廣也。欲望申嚴指揮。遣守見行條令。毋得妄有申陳。庶幾行旅通流。邦儲豐衍。從之。

丁亥。觀文殿學士左大中大夫知福州葉夢得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戊子。雪。百官入賀。上諭宰執曰。天下窮民。宜加養濟。孟子所謂文王發政施仁。先斯四者。於是詔諸路常平官以時散米。務令實惠及民。　大理少卿朱斐與外任。既而殿中侍御史汪勃論斐近輪對奏疏。指大理寺爲詔獄。不知其職。乃罷之。斐奏劄論殿前司公事。從大理寺非是。已見九月癸亥。與內乃無詔獄。必是則有事。第不知所論何事。當考。尋坐其家僕受賕。又貶二秩。

武岡軍猺人成忠郎楊迪京等獻黃金朱砂白絹。

己丑。左朝奉郎知資州楊朴獻禮部韻括遺。詔遷一官。朴、資陽人也。

乙未。皇叔和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悚爲福州觀察使。以訓導宗子。率循規矩。試於有司。合格者衆。故遷之。

丁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罷。御史中丞楊愿、殿中侍御史汪勃、右正言何若共劾文會。文會邪害政。自登言路。每論一人。必遣家僕密送於門外。曰。此出上意。及爲御史。又與王文獻締交。俾游說於外。私養童吏。伺臺中章疏。鳥心鼠志。無所不爲。陛下講修鄰好之時。儻使姦險小人。尚在政地。猷窮則搏。必致爲國生事。此固有當繫於聖慮者。疏六上。詔文會落職。依前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愿等又攻之。詔文會筠州居住。自秦檜專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劉炤、万俟卨、范同、程克俊及文會等。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罷。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候之。此段據林泉野記本條修入。呂中大事記。自孫近委政。面執政韓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政府。州郡不敢通書問。韓有

官以至施鉅、鄒仲熊二十一人皆不一年
或中年經以罪罷之而政府之權在檜矣

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詔愿兼權參知政事。

壬寅、詔自今北使在庭當借官奉使者、並權立借官班、自是遂爲故事。　龍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周襟遷敷文閣待制、襟、燕人也。

癸卯、金國賀正旦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布薩溫、安遮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高慶先見於紫宸殿。　右正言何若論士大夫不恤國事、專爲身謀、議論朝綱、思其出位、此兆亂之階、不可不慮、乞揭示朝堂、使洗心滌慮、以承休德、詔以若試右諫議大夫。　殿中侍御史汪勃試侍御史。

丙午、祕閣修撰兩浙轉運司使王鉄權尚書戶部侍郎、鉄與秦檜有連、故驟用之。　權尚書戶部侍郎李椿年以憂去官。　換銜大夫文州刺史劉光輔勒停、坐強買民女爲婢、致其經死也。

是歲、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朱弁卒於行在。秦檜遣洪皓故弁亦不得還、踰年卒。紹興五年、與融州恩澤一資。　融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知洋州節制巴蜀洋州屯駐軍馬王俊卒。俊行軍紀律嚴明、退者必誅、軍中號爲王閻山、言其所向無前也。然性強犯上、與狄亦異其反覆、而喜其勇、常厚遇之。　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六人。　諸路斷大辟二十有六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三

【紹興十有五年】歲次乙丑、金熙宗皇統五年。　春正月丁未朔、初行大朝會禮於大慶殿、用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都舊儀損三之一、蓋出房不鳴鞭、以殿狹也。自建炎以來、正至不受朝、但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而已、及太母還宮、言者以爲國家大慶、四方來賀、宜繼其時、乞舉行大禮、禮官以日迫不可行、次年復以大禮後權罷、至是乃講焉。

戊申、溢南安撫使馮檝獻嘉禾九穗、上曰、近日州郡所奏嘉禾甚多、大有年之慶、庶幾可望也。

壬子、宰執奏事、秦檜因論士大夫之弊、曰、軍興以來、無肯爲國出力者、所以不能勝敵、臣嘗謂敵之所以勝我者、以其用心樸實故爾、上曰、朕觀太祖、太宗以來、多用樸實之人、所以風俗厚而根本固。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士大夫之弊、以風俗之移人也、風俗之敝、其惟祖宗之時乎、寇萊公、張良相知、汴高帝之臣也、遂率文帝、其言不能出口、一時在廷之臣、謹獨無有異者、及帝善諸夫之對、而張輝之輝、鄭二人者、亟於反覆間、遂蹈明其爲高帝之臣也、漢書以是繼、漢面爭天下與亡、而政弊、則往文具面無實、天下爲之風靡、漢儒與唐儒、故輝之亦因爲文帝言之、士大夫面諂浮僞之俗、宜爲國家之所深戒也。

癸丑、放武功大夫文州刺史趙成特贈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家三人。先是、涼州長溪縣民事齊作亂、安撫使遣成率兵往討之、官軍敗、成與其將校死者十四人、軍校不與焉、右迪功郎長溪縣尉陳休裂

將射士補齊、死於陣、詔贈左承務郎、錄其子爲文學。

乙卯、權書省著作佐郎兼書安邵王府教授趙衛、錢周材並爲著作郎、授書郎陳誠之爲祕書郎、左宣教郎黃公度爲祕書省正字。

戊午、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兼權樞密副都承旨曹勛提舉洪州玉隆觀、從所請也。

己未、分經義、詩賦爲二科以取士。

辛酉、初藉千畝、用司封郎中李淵請也。　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張守薨、謚文靖。

丁卯、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乞減成都府路對糴米三分之一、本司激賞錢二十萬緡、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而軍撫司激賞錢已減爲一百萬緡、至此復有此請、上謂秦檜曰、累年民力少寬、此休兵之效也、其從之。

戊辰、上始聞端明殿學士左朝奉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死狀、謂秦檜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守節死敵、人誰無死、擇死爲難耳、於是贈左通議大夫、給一日朝、詔報其家、且賜銀帛三百匹兩、未幾、其子遂仗北人得其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領朝在二月戊子、今攷書之日屬不當贈官、此據會要、未得其日。

命權戶部侍郎王鍇措置兩浙經界、李椿年既以憂去、秦檜謂用鍇、上因言經界之法、細民多以爲便、檜曰、不如此、則差役不行、賦稅不均、積弊之久、今已盡革、去年陛下放免積欠、天下便覺少蘇、鍇言、本部員外郎李朝正嘗知溧水縣、均稅不擾、請與共事、又言、今當革詭名挾戶、侵耕冒佃、使差有常籍、田有定稅、則差役無爭訴之煩、催科免代納之弊、然雖不擾而速辦、則實利及民、欲更不賣圃、又造砧基簿、止令逐保排定、十戶爲一甲、令遞相糾合、從實供帳二本、積年所隱一切不問、如有不實、致人陳告、卽將隱田給以充賞、從之。初正同措置、在此月辛未。

己巳、御筆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提舉祕書省秦熺除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何若知貢舉、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祕書少監游操同知貢舉、何若常爲發解所試官、及是再命之、非故事也。　敷文閣直學士新知紹興府張叔獻卒。

庚午、工部尚書兼侍讀洛大方罷爲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敷文閣待制知撫州晁謙之充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謙之嘗言、崇仁縣民婦產三男、足驗生齒蕃息之盛。十四年八月丁卯。　又言、臨川縣禾登九穗、足爲瑞應。其年九月癸未。　皆乞宣付史館、秦檜喜、故擢用之。林泉野記云、檜嘗使臣僕及州縣奏祥瑞、以爲檜秉政所致云、呂中大事記、曰、蓋食國檜皆以陰雲不見賀、悲星見、康與之以爲不足異、檜則與之改秩、而曰使臣僕及州縣奏祥瑞、以爲檜秉政所致而已。

辛未、初命諸路僧道士納免丁錢、時言者論今官尹皆納役錢、而僧道坐享安閑、顯爲僥倖、乃詔律僧歲

輸五千，轉管道士各二千，其住持長老法師紫衣知事，皆遞增之，至十五千，凡九等。日麻鼎此，今以會要除入，紹興之末，是在紹興五年

六月，是日。上因論和買預買之弊，秦檜言戶部工部不可不兼隸，在祖宗時皆隸三司，今戶部以給財

爲務，工部以辦事爲功，誠非一體，上甚以爲然。檜又奏：宗子成忠郎不幾娶倡女爲妻，爲大宗正司所勸，

上曰：宗子不肯，至於如此，然其閒不無淸貧有守之人，前日有貧而不能娶者，朕賜之千緡，所以勉之也。

其後有司具獄，不敢坐除名，令宗寺訓拘管。九月壬子行遣。

甲戌，斬國州人麗師道於都市。師道亡之北境，自稱從義郎，安言朝廷機事，金械之遣，故戮之。

乙亥，權尚書戶部侍郎王鐵進秩一等，以頃在兩浙轉運司，修都亭驛成推恩也。左朝奉大夫主管台

州崇道觀向子忞特降三官，子忞寓居衢山，帥臣劉昉希秦檜意，勒其強橫虜民，故有是命。

二月丁丑朔，故迪功郎莫正臨承務郎，正嘗權東海縣，僞守王山招之不從，爲所殺，故錄之。

戊寅，上謂大臣曰：朕觀史册，見古之養士，有至二三千人，亦朝廷一盛事，於是增國學弟子員百人，通舊

以七百人爲額，尋命設上舍三十人，內舍百人，用監丞文浩請也。浩，建昌軍。

己卯，命簽書樞密院事楊愿兼修玉牒。

庚辰，上曰：聞軍士亦有喫菜者，此實多食素，則俸給有餘，恐驕怠之心易生，可檢諸統兵官嚴行禁戢。

癸未，故除名人溫濟追復拱衛大夫威州防禦使，濟謫海外，量移潭州，死於道，至是用其家請而復之。

丁亥，兵部郎中葉廷珪轉對，言陛下比者尊尙文德，天下靡靡無事，然芸省書籍未富，切見閩中不經殘

破之郡，士大夫殷實之家，宛如平時，如與化之方，臨漳之吳，所藏尤富，悉其舊本，望下逐州搜訪抄錄，從

之。

己丑，右承直郎郭誠特改右宣教郎，誠，普安郡王夫人之父也。

直祕閣顧慈，路轉運判官徐琛爲兩浙西路提點

庚寅，翰林學士秦熺兼侍讀，給侍中李若谷兼侍講。直祕閣顧慈，路轉運判官徐琛爲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琛，南昌人也。王明清揮麈錄云：徐獻之璉，王氏甥，與秦檜之妻爲中表，而師川之族弟也。會之知高宗登金銅川不書，一日奏事，啓上云：徐璉，是後令傷可憐，有旨擢璉承見之，璉顧陛下錄用之，上從其請，其後獻之爲武學會之宜錄上率皆類此。按，此句上下文疑有脫誤。

壬辰，知州防禦使錢愷知閤門事。

癸巳，左武大夫保順軍承宣使知閤門事何彥良落階官爲瀘州觀察使。二人皆以管出疆之勞特遷之。

乙未，權戶部侍郎王鐵乞諸路州縣民戶科折之數，自第一至第四等一例均數，從之。先是講和赦書，以

上戶規避物力折爲下，自今令一等科數，已而諸路多言貧民由此不能自存，有失朝廷憂恤之意，故鐵

以爲請。

己亥，保大軍節度使崇國公璿加檢校少保，進封恩平郡王，以將出閤故也。其官屬禮儀並依普安郡王

例。三月丁巳朔，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程邁卒。

辛丑，故承奉郎王明特與一子官，以前任德清軍使，與金人戰死故也。

三月丁未，案是月丙午朔。

宰國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吳益爲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甲寅，監察御史黃龜南提舉廣南東路刑獄公事。

辛酉，武信軍承宣使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安撫司統制程師回陞本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洪州駐

劄。時師回統兵戍蘄上，會紹興北境人，而師回有親兵數百，悍不欲行，守臣趙開修撰薛弼諭之曰：公從

卒多不可庇，公能遣此輩，朝廷必多公。若庇不遣，原缺闕字。賈矣。師回承命，既而省符趣師回就道，遂去。師回

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舟作樂，恐觀怒，師回故命其怒，奏蕃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間，目如金盤，師

回射中其目，即還入水，風亦息，安流而濟，人皆服其勇。此以洪邁夷堅乙志及趙克小傳參修，但邁以爲紹興十三年事，而克繫之十三年，則皆誤也。案薛弼以紹興十三年八月除知虔州，今年五月移廣州，當此時，弼固在任，當者師回統皮日久，故用攻險使之離去耳。五月戊午自常指揮略同也，更須參考。

癸亥，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筠州居住李文會降授左奉議郎，武翼郎四川宣撫幹辦公事范寧之

降授從議郎，借補迪功郎陳洵武杖脊刺面配泉州牢城收管。初，王師心之北使也，文會以洵武屬師心

爲官屬，寧之保之，揭怨在中司，以此舉文會懲政，至是鞫實而有是命。

甲子，上謂大臣曰：交鄰之道，當以守信爲主。秦檜曰：臣觀眞宗皇帝時，雖諸蕃小國，如溪洞之類，亦必委

曲調護，不欲起兵端，可謂至仁矣。時金人來索北客之在南者，檜因遣敷文閣待制周襟、馬觀國、史愿北

遣，襟等遣北，史皆不當，惟孫觀與李誠基書云：今檢道北客之在南者，馬觀國在道中過公烈，涕泣而出，趙甡之道史愿之令年三月，故

因檜奏謂附會之但甡之以除爲令，案李誠林泉野記云：檜命遣蕃使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明人五萬還於大金，內留兵數絕多，襟

歸降之心，不知北人何以至有五萬，當考，案蕃書云：淮北人願歸者更不禁約，去年四月上書以此論檜，今回檄憑州檜發如此甚悅，與野記、遺史諸書全不同，今並附此。

中亮大夫武勝軍承宣使荊湖北

路馬步軍總管巨師古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從所請也。

丙寅，步軍司奏軍器事。上曰：朕頃在京師，見內庫所藏弓矢，皆太宗、眞宗朝所製，經厥百年，記識如新，蓋

製造精善故也。

丁卯，直祕閣劉堯佐、堯仁並陞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戊辰，進星廷試策題。上曰：策題蓋欲入仕者皆知趨嚮之正，秦檜曰：士人趨嚮不正久矣，亦風俗使然，在

陛下力興變革。上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材，皆是仁宗時涵養所致，以此知人材正在作成也。

己巳，上策試南省舉頭林機等於射殿，制略曰：朕託士民之上，所賴以濟者，惟正賢碩能，然迺或同於鄉

原，專於身謀，不修慶隅，不本忠信，平居肆貪得之心，臨事乏首公之節，使風俗曠然大變，必有術焉，此舉

人劉章答策言：陛下既以先修其身，而又任用眞儒，始終如一，又曰：陛下法乎古先，得一賢者，必思先王

所以任之之誠。得一能者。必思先王所以使之之方。彼賢者能者。孰敢不盡忠竭節於下哉。王剛中策言。帝王之應世。非治天下之難。必得真賢碩能之用爲難。許必勝策言。今日廟堂之上。其所以董正百官者。竭誠盡忠。以謀國事。紳紳知之。將見觀感觀效。自然而化。又曰。國家廟堂之上。秉握鈞衡。總攬庶職者。其於節義之事。在人耳目。輝映今古。天下縉紳方且相與取正而激勵。今陛下乃以士大夫偷墮爲患。其亦陛下之過計。有司擬章第三及進呈。上親擢爲首。剛中次之。必勝又次之。檜、侯官人。章、龍遊人。剛中、浮梁人也。

壬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洪擬卒。擬文憲。

夏四月丙子朔。賜太師秦檜甲第一區。戊寅。檜遷居賜第。命內侍東頭供奉官王晉錫押教坊樂導之。賜檜銀絹綵各一萬。綵千匹。金銀器皿錦綺帳幔六百八事。花千四百枝。是夜。彗出東方。

庚辰。左宣教郎新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乞紹湖、廣諸州勿纖省民社交溪洞。及令監司帥臣覺察所部。勿造事端。以起兵釁。秦檜言。近邊猺人與吾民互市。恐難抑絕。上曰。朕見往年西夏亦有互市。中間禁止。遂致用兵。可令帥司相度。後不行。

癸未。賜正奏名進士劉章等三百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正奏名張雄新科名法及第。甲申。特奏名林洵美等二百四十七人。武舉正奏名應褒然等二人。特奏名三人。授官有差。

乙酉。詔陶安府插武經郎方直治罪。直、前宰相趙鼎給使。以事至行在。侍御史汪勃言。今國是既定。內外事體。豈容奸人輒肆窺伺。而趙鼎使臣。尚不知革心從化。復敢如此。民離謂何。其後本府官屬罪如章。乃從漳州編管。

丁亥。赦天下。前四日。上謂秦檜。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道。檜奏。太宗真宗朝。嘗緣彗星疏決囚獄等事。上曰。取降詔。以四事爲主。避殿減膳。寬民力。出滯獄。於是手詔監司郡守。條具便民事目。憲臣遵行。親決獄毫。是月癸未。至是肆赦。勸會數十年來。邊臣邀功生事。今當愛愛內外。期於並生。勸會數十年來。事蓋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勸會累年以來。兵革不息。近者講和懼戰。正以保全生靈。愛惜民力。以降手詔委諸路監司郡守。措置裕民事目。務要必行。以施實德。尚虛徒爲文具。令三省考覈取旨賞罰。

戊子。右朝請郎知大宗監眉昌孫及兵職官三人並罷。坐民居遺火。不即撲滅。致延燒官物文書甚衆。爲宣撫司所劾故也。

庚寅。四川宣撫司募禁衛三百人至行在。上曰。此輩遠來。宜厚犒勞。沿途探請。悉與蠲之。居止亦須令便利。庶皆得所。　成州團練使知鈐州邵隆卒。隆在金州。數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至是因飲酒暴卒。年五十一。或謂檜密使人阬殺之。士人皆悲哭。爲之罷市。

壬辰。權知縣編修官王然卿、魏元若並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登恩平郡王府教授。秦熺書從學卿學。故蔿

用之。

甲午。上諭大臣曰。比遣將捕盜閩中。第令殲其渠魁。脅從者皆釋。若措置得宜。儆與推恩。不然。則亦隨之。時福州劇盜蠻管天下者。攻劫郡邑。爲奸。詔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往捕之。故有是諭。

丁酉。太學博士楊邦弼、侍御史汪勃論邦弼操心不正。每探朝廷事。傳播於外。與罷黜者交通。皆不以教導爲職。乃以邦弼通判信州。

庚子。省四川都轉運司。以其事歸宣撫司。時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四川軍屯以移內郡。自有逐路漕司應副。都漕司虛有冗費。故省之。十五年十月庚子置總領官。　皇叔廣州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悚卒。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後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

辛丑。秘書郎陳誠之守尚書祠部員外郎。　左從政郎新和政縣令湯思退、左朝奉郎行大府寺主簿王曮並爲秘書省正字。左承務郎洪邁爲敕令所刪定官。思退、麗水人。曮、暎從弟。邁、皓子也。三人皆以博學宏詞合格賜第。故有是除。既而言官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同惡相濟。乃以爲福州州學教授。洪邁罷在

閏十一月戊午。　賀州刺史御前撫鋒軍統制吳錫爲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安撫司統制。虔州駐劄。

五月丙午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宣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爲定江軍承宣使。先是海寇朱明作亂。朝廷遣步軍司統領左武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張守忠捕降之。詔進守忠一階。而密有是命。

己酉。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勝軍承宣使王貴爲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上覽除目曰。此輩處之綏穩如此。則見在軍者有所激勸矣。秦檜曰。聖慮及此。可謂深遠。熊克小歷云。初步軍副都指揮使王貴因告張宏、岳飛年殊死。明年三月。貴罷爲福建副總管。以田師中代之。未嘗除管軍。又案是時步帥乃韓世良。後改用趙密。蓋貴止是帶軍銜。克誤以爲步帥也。

癸丑。祕閣修撰知虔州薛弼移知廣州。

丙辰。詔減東南和預買絹四一千。以寬民力。秦檜曰。陛下天資仁厚。每欲實德及民。大類仁祖。上曰。朕安敢望仁祖百分之一。十七年九月弗能踐焉。

戊午。詔貸民產子者。予義倉米一斛。以大理寺丞周懋轉對有請也。始命給錢四千。至是懋言。免役寬剩所收至微。豈能周給。今所在義倉。未嘗移用。若令一路發千斛以活千人。以諸路計之。不知所活幾何。皇天親饗。本支有衍於百世矣。乃命戶部措置行之。懋、東陽人也。事已見紹興八年五月庚子。十一年三月乙巳。　正侍大夫忠州防禦使添差荊湖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白常移潭州駐劄。時金人來索在南將士。常亦在遣中。同行者悉爲敵効力。常獨不肯往。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爲反覆士。每自讀頭銜曰。前熙河經略使白某。右副元帥薩里干見之不悅也。後欲強官之。章託疾以免。常有產在德順。熙河守將惡之。大書曰。白常。既臣我家面

尚宋官乎。機警久之。常不屈而止。秦檜遂謂北人史無由見。如馬觀國則見於孫觀集。程師回則見於洪邁夷堅志。然皆因他事及之。故無始末。獨白常事實與宗四陸寧時起之前件。常皆爲運糧總管。與宗戰此事在紹興十五年。又云。與王四、小黑狗道王晉位到南檢官。皇亦使將領二人來求未詳。當考。

己未。右武大夫貴州刺史張延壽陞和州防禦使。錄措置監牧之勞也。

庚申。大理寺丞周懋言。紹興敕。罪人情輕法重者。竝奏裁。立法之意。謂法一定而不易。情萬變而不同。設法防姦。原情定罪。必欲當其實而已。比年以來。內外官司類皆情重法輕聞奏。必欲從重。而以情輕奏者。百無一二。豈人人犯罪。無有非意誤冒可輕比者耶。陛下聖德寬仁。惟刑之恤。而有司未能推原美意。其於情法疑獄。輕重不論。伏望申戒法官。應罪人情輕法重者。竝抑還守敕條聞奏。以從輕典。仍委所屬時加檢察。如有違戾。竝以故入之罪罪之。庶使無知小民。免致非辜。悉權重憲。以副陛下好生之德。從之。

壬戌。復置六部架閣官六員。亦以周懋輪對有請也。尋遂以右迪功郎彭炤掌吏部。右從政郎艾若納掌戶部。右迪功郎周紫芝掌禮、兵部。右迪功郎蘇鑒掌刑、工部。案紹名。炤等埴闕在今年七月。今竝附此。

癸亥。詔自今新除學士正謝前一日。待詔私第。宣詔入院。如故事。用翰林學士奏爲請也。渡江後。此禮久廢。至是始奏復之。惟敕設以院陞。不容鋪設而止。案此句疑有脫誤。　司農寺丞王會守尚書比部員外郎。會、喚弟也。

甲子。金國賀生辰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永、副使通議大夫充翰林待制程棠見於紫宸殿。初燕垂拱殿。辭亦如之。

丙寅。天中節。百官用樂上壽於紫宸殿。

丁卯。賜宗永等燕射於教場。自是遂爲故事。初。宗永等將至。秦檜言於上曰。使人及期而來。蓋由待之以禮。示之以信故也。上曰。大抵爲國之道。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則兵連禍結。無有已時。朕何惜爲天下生靈少屈耶。於是遣吏部侍郎陳康伯接伴。而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錢愷副之。宗永市入驛。上以端午。遣中使賜扇帕於洪澤。宗永言。上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康伯以舊制卻之。或謂康伯。此細故。朝廷必不情。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爲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況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宗永卒受賜。因自辨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引見之前日。侍御史汪勃即劾康伯酬對辱國。罷之。以副惇信陸鄰之意。乃出康伯知泉州。而愷亦降爲舒州團練使。上語在四月戊寅。宗永入界。在此月戊申。劾奏康伯。在癸亥。愷貶秩。在甲子。今聯書之。　入內東頭供奉官輪辦御藥院主簿原本闕名。還所寄資爲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令吏部差監鄂州酒務。日下出門。坐於職事全不用心也。此未知與接伴有無相關。當考。

庚午。命權吏部侍郎宋之才、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康倉充送伴使副。舊例接伴使副就充送伴。至是以

金使有詞。故易之。辛未。之才等入對。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丁丑。上幸秦檜新第。後八日。降旨加恩封檜妻魏國夫人王氏爲韓國夫人。嫡妻淑人曹氏爲和議郡夫人。孫右承事郎塤、堪、坦竝直祕閣。賜三品服。時塤年九歲。

壬午。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遷資政殿學士。剛中引疾乞率祠。故有是命。　直祕閣通判明州錢端禮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

甲申。右奉議郎喻樗通判衡州。

丙戌。龍圖閣學士知臨安府張澄奏修蓋太師秦檜第宅官吏名銜。詔第一等轉兩官。餘以次第賞。尋拜澄端明殿學士。澄遷端在是月丙申。林泉野記云。檜謁賜第。窮土木之麗。

戊子。翰林學士右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特遷左中奉大夫。充翰林學士承旨。　故迪功郎張本漸特官一子。以任激浦縣主簿。殁於王事也。

庚寅。左朝請大夫曾班主管台州崇道觀。班始坐降金制詔編置。不知何時牽復也。

癸巳。左朝散郎張昌知楚州。昌守眞州。代還入見。言兩國通好。使命往來。則運河堤岸。不可不治。望令淮、浙沿流令尉兼帶入銜。從之。主簿補揮麾錄。紹興檢書昌。說官滿中減去十歲。還知楚州事。已附見紹興十三年五月戊申昌除知眞州注。或可修潤附此。

乙未。命給事中李若谷、權戶部侍郎王鐵看詳監司守臣所上應詔條具裕民事件。　左承事郎充皇太后宅教授張本面對。乞令逐路憲司。每季條具一路刑獄禁繫多寡。核實以聞。殿加黜陟。詔刑部申嚴行下。本尋遷一官。本遷官在己亥。　敕令所刪定官錢龐面對。乞申戒州縣。或遇水旱。從實檢放。從之。

丙申。刑部侍郎周三畏進權本部尚書。　祕閣修撰新知廣州薛鈞充集英殿修撰。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莫將兩易。時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徒稍衆。攻劫縣鎮。鄉民作山砦自保。將言。漳、泉、汀、建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緣游手逃從賊。熟識小路。引其徒直衝縣鎮。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疫。難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強壯游手。每州一千人爲效用。時殿前司後軍統制官張淵措置本路盜賊。有旨委將同措置。淵請逐州先招五百人。許之。未及招而將易鎮。

丁酉。秦檜以左朝散大夫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王元鼎措置本路盜賊公事。上曰。可諭殿前司。自今招捕郡寇。分撥諸軍闕額。則盜賊銷矣。元鼎、侯官人也。

戊戌。秦檜爲上言。士大夫多橫議。無益國事。上曰。靖康之事是也。朕見當時士大夫奏狀。多是李綱、耿南仲等紛紛爭事。無肯以國事爲慮者。檜曰。靖康之初。金主自令斡喇布就便酌中施行。誠有人肯任國事。則大計久已定矣。上曰。後來生靈塗炭之禍。皆由於此。所以國家大事。須在得人肯任。檜曰。非人主聖志

先定。豈臣下所能決。

己亥。翰林學士承旨秦熺入見。引李淑故事乞避親。且言。前此以和議文字。多所關預。國事至重。不敢有請。今則大計已定。望許臣罷職。庶幾不紊彝典。不許。

辛丑。江東轉運判官趙不棄乞令監司察部內縣令老病不職者與撤祠。上曰。朕嘗聞縣令最爲親民。又非郡守之比。賦固不可。而庸繆之人。尤害百姓。蓋因其庶繆。則吏計得行。若十吏用事。是有十縣令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四

【紹興十有五年】秋七月乙巳朔。罷夔路軍興以來所置酒店。以寬民力。用四川宣撫副使鄧剛中奏也。

夔路舊無酒禁。爲場店者。百四十餘所而已。建炎末。增至六百餘。然土荒民少。人不以爲便。剛中既以本司錢四百餘緡代撥贍軍。遂弛其禁。

丙午。右承務郎新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司馬伋言。建安近刊行一書。曰司馬溫公記聞。其間頗關前朝故事。緣曾祖平日論著。即無上件文字。顯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說。伏望降旨禁絕。庶幾不惑華聽。詔委建州守臣。將不合開板文字。盡行毀棄。伋特遷一官。初。范沖在史館。上出光記聞。命沖編類進入。沖言。此書雖未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乃繕寫成十册上之。至是秦檜數請禁野史。伋懼罪。遂諱其書。然其書卒行於世。伋罪在是月辛亥。今併書之。范沖編類記聞。不得其時。已附見紹興六年八月己亥。

丁未。右朝請大夫知泉州吳序賚奉詔條具便民事件。言泉南七縣。盜賊者四。本州雖軍儲不足。而義倉見存七萬石。欲開倉賑貸。而常平司執以災傷七分之法。至今人未被賜。欲比附每縣給三千石。賑貸四等以下人戶。給舉中李若谷等請。每縣給二千石。如所奏。從之。

戊申。復置利州紹興監。歲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用四川宣撫副使鄧剛中請也。剛中言。祖宗朝立

法。約四川所有見錢。對數印造錢引。使輕重相權。昨因軍興。調度浩廣。印造浸多。又有司申請爲闕鼓鑄本錢。遂廢罷錢監。其金州一帶銅錢。迤邐透入□路。相兼轉用。銅錢不多。有而民間鎔造農器鍋釜。及供應官中軍器。積日累月。銷鑄川錢殆盡。以致劍外州縣。全闕見錢行使。竊恐稱提不行。率逆以裏州縣。引法弊壞。有誤國事。疏奏不待報。遂行。剛中以利州山林多鐵。炭易集。乃命本路轉運判官王陟臣其事。遣監官檢勘監門物料庫官等陸員。軍匠五百人。後增爲至十五萬緡。大錢千重十二斤。小錢千重七斤有半。歲用鑪官錢七萬緡。三路稱提錢二十四萬。爲本率收錢二千而去千錢云。

辛亥。執政進呈處州守臣徐渡準紹條上便民事件。上曰。因此亦可以觀人才。如議論平正。留心國事。其說自然可見。不然。矯訐迂闊者。亦可見也。　左承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鵬飛除名。惠州編管。侍御史汪勃奏鵬飛前在禮曹。陛下崇東朝之養。推尊徽稱。禮有自來。鵬飛深切譏議。殊不知先帝之三妃九嬪。秩等公卿。固與庶人之一妻一妾異。鵬飛敢爲妖言。妄自標目。無所忌憚。大逆不道。望投畀荒裔。以爲造言亂衆者之戒。故竄之。

壬子。直祕閣新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錢端禮爲兩浙路轉運判官。端禮自明州通判改除。過闕入見。論湖塘利害。望特詔所部。專責丞佐。廣求水利之源。乃有是命。　時秦檜議乾籠湖爲田。云歲可得米十萬斛。上謂若遇旱歲。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過之。檜乃止。乾籠湖事。以日錄紹興二十九年十月辛未所載上殿王綸言條入。不得其年月。附編議論水利之後。

癸丑。成州團練使韓辦御營院吳蓋爲建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

甲寅。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呂本中卒。

乙卯。權戶部侍郎王鎡言。應軍事補官之人。欲令本縣驗實。如屬冒濫。即令改正。隱庇者抵罪。以富民避役者衆故也。

丙辰。詔學士院案籍。令監修國史官取索點檢。此必有所爲。當求他書參考。　左承奉郎新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劉章爲祕書省正字。章解褐即入館。異數也。蓋克小解。戰事除正字在十月。亦因題名所書面不詳考也。克乂云。事不待一任。即便除館職。蓋用陳瓘之例。亦謂章此時未到任也。

丁巳。興化軍守臣汪待舉條具便民事。乞劄本軍諸邑漁人所輸鹽稅。及海生之草。採者毋令出錢。從之。

戊午。詔廬、光州上供錢米展一年。用轉運司請也。上曰。人皆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視歲自然易辦。淮南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紬絹九十萬匹有奇。至紹興末年。纔八千匹耳。故迪功郎楊世永贈右承務郎。官一子。以前任端溪尉死於盜也。

己未。故武德大夫趙德贈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以捕虔寇閣中死於陣也。其徒九人。皆贈官錄子孫有差。

甲子。故右迪功郎汪位贈右承務郎。官一子。位爲亳州司理參軍。死於難。故錄之。

乙丑。權尚書禮部侍郎宋之才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丙寅，楚州爲捕盜官乞依元皆推恩。秦檜曰：賞有定格，固難易也。上曰：館爲治道之本，若不堅守，出令其誰信之。

丁卯，大理寺丞周贊面對，乞戒監司郡守毋得增吏擾民。詔申嚴行下。

戊辰，兩浙轉運判官吳烱條具便民事，乞令常平司支借錢穀，勸民濬決溝洫，修築沿海三十六浦，以泄水勢，庶無淹損民田之患。詔可。後十餘年乃克行之。

己巳，秦檜進呈免放四川轉運司因贍軍借用常平錢十三萬緡。檜言：近來戶部歲計稍足，蓋緣休兵，朝廷又撫安用故也。上曰：休兵以來，上下漸覺富貴，大抵治道貴清淨，人君不生事，則天下自然受福。檜曰：舜無爲而治，陛下得之矣。

是月，金國旱，蝗蔽日，詔蠲民租。

八月甲戌朔，左朝議大夫知汝州魏良臣條上便民事：「今民間有合零就整錢，如綿一錢，令納一兩，絹一寸，令納一尺之類，是正稅一分，陰取其九也。乞折帛錢並檢實數，更不合零，從之。」祕書省著作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趙衛守起居郎，鎮周材試起居舍人。詔樞密院準備差使使臣以百五十人爲額。三年爲任，比舊減五十人。其已滿願就外任者聽。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唐煇卒。

丙子，上與大臣議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矣。楊愿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上因論史事，秦檜曰：是非不明久矣。靖康之末，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反害正道。壬子之後，公肆擠排，不遺餘力，然豈知人臣遭變，夫豈得已。上曰：卿是時獨不推戴異姓，圍城中人自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當同宣和間，耿延禧爲太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以徵後禍，獨檜守正，雖延禧傾害，略不爲之易節。檜曰：臣嘗聞范仲淹與其友書云：致意某官，爲渠作東宮官，不敢通書，惟聖主於忠義之臣，與夫失節之徒，灼然如此，誠立國之本也。臣謹按范仲淹辭待制未登第，終以宗之世爲小官，自爲陳州通判，以至執政，而幾仁宗求有子，安得有東宮官，論之既審，無補皆此類也。

尚書右司郎中林叉權吏部侍郎，右司郎中錢時敏權工部侍郎。

丁丑，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恩平郡王府教授王愈卿、魏元若並兼普安、恩平二王府教授。司空員外郎胡渭面對，乞去諸邑害民二事：一曰，輸納官物不銷簿；二曰，催科輒付巡檢司。詔申嚴行下。

戊寅，江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劉寶降授果州團練使，別與差遣。都統制王勝勒寶擅伐民木及強刺平人充軍，故責之。

己卯，詔自今太學及州縣釋奠先聖，並令宗子侍祠，用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陳孝恭請也。

庚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循友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倉部員外郎韋壽成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丙戌，龍圖閣學士知宣州秦梓爲端明殿學士，再任。士居右朝請大夫，章元崇率六邑士民詣闕借留，故有是命。　左朝散大夫知南康軍張元禮乞免牛稅一年。上曰：天下之物，不當稅者甚衆，如牛米柴薪之類是也。秦檜曰：去歲浙中艱食，陛下令不收米稅，故江西客販俱來，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元禮，侯官人也。

能克小盜，附此事於九月丙辰，誤。

丁亥，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龜年卒。　國子監丞文浩面對，論諸州教授與諸生疑難答問，於義經宜無所不通，乞自今試教授，並於六經中臨時取二經各出兩題，不拘義式，以貫穿該贍爲合格。戊子，詔禮部看詳行之。九月己巳朔。

辛卯，詔諸路州縣出縣歸業人戶，其元業田產可照者，盡行給付。見有人承佃及官賣了當，即以官田之可耕者比做給還。先是詔限十年，至是知興國軍宋時修上便民事，乞寬展年限，以招歸業之人，故有是命。

壬辰，沂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李捧特降一官，坐擅遣官兵回易故也。

甲午，大理評事黃子淳面對，言自渡江以來，宗室散處外州，多居民間，或在僧寺，陶染燒薙，不足上副陛下親睦之意。望依兩京例，於江浙、湖南帥司各置敦宗院，以地里遠近遣之，蓋以宗長訓以師儒，庶幾不致失所，且獲被教養悉爲良善。事下禮部，不果行。

己亥，權戶部侍郎王鈺言：常平之法，本以抑兼并，備水旱，科條實繁，其利不一。有義倉和糴之儲，坊場河渡之入，以產制役，欲使平均，以陳易新，俾無紅腐。一有饑饉，則開發倉廩，濟以艱食，豈一主管官能勝其任哉。建言者將欲省官，而主管已復，將欲省吏，而胥徒如故，獨能一提舉官，而姦弊百出，州縣苟且，無所畏憚。封樁錢物貨移，易多致陷失，因年饑歲，賑濟之法，漫不加省，今雖隸於憲司，而獄訟繁勝，不能究心。望復置提舉官，庶良法美意，不爲虛文。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惟四川、廣西以憲臣兼領，仍令檢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按劾以聞。四川等處兼領指揮，在九月辛亥。　直龍錢物指揮，在八月壬寅，今併書之。

淮西京以漕臣兼領，仍令檢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按劾以聞。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判官湯鵬舉知盱眙軍沈該爲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路提點刑獄公事。　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判官湯鵬舉知常州。　右宣義郎徐辨行在諸軍糧料院舉良史知盱眙軍，良史餘職在九月丁巳。

庚子，給事中兼侍讀李若谷爲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仍兼侍講。

辛丑，增太學弟子員二百人，以國子司業嚴抑有請也。通舊爲九百人。

九月，戊申，故中大夫呂由成特贈左通奉大夫，官其家二人。由成嘗知夔慶府，死於難。

己酉，濟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德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德既黜張子蓋，又併取張俊所屬愛將馬立、顧晤而罷之，俊怒，訴諸朝。秦檜亦忌其勇，乃有是命。先是德言本司游奕軍隸馬軍已久，乞將牙兵親隨搭材等爲一軍，以補游奕之闕，從之。德遂以中軍正將張振爲游奕軍統制。振，河內人，敵陷兩河，振聚衆得百餘人，由喜兒灣渡河，直趨襄陽，詣鎮撫使桑仲，仲以爲諸軍都提舉李橫代爲鎮撫使，與振有隙，振乃走板江，歸於解潛，爲潛中軍統制。潛召歸，至行在，遂隸張俊軍中，俊以

爲準備將。後遷正將。至是德拔用之。張振事以德姓之遺史附入。但姓之稱王德軍遊奕軍在十六年。疑誤。今且附據錄時。

庚戌。寧州觀察使殿前司神勇馬步軍統制王權爲武康軍承宣使。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辛亥。臨安府守臣張澄條上修建皇太后宅官吏名銜。詔以次第賞。按澄時爲第一等轉兩官。而皇太后外第第一等轉一官。更減一年磨勘。檜當宰相。而所擬如此。可謂暴慢之極矣。

壬子。金主亶祀天於郊。先是賓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既爲金人所用。虛中知東北之士憤爲左衽。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輸林學士高士謙等同謀。欲因亶郊天就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於朝。欲爲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虛中與其子直顯謨閣師瑗皆坐誅。閤門無嚮。虛中死年六十八。

按以虛中行狀及其家既理狀參修。行狀又云。秦檜嘗無狀。且忌公功在己上。繳還蠟書。當來他書參考。李大諫征蒙記云。郎元帥烏珠回歸。紹承館報宇文國相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來邊事未息。及遷都之冤。珠反。乎拱爲戶部。冠沃蘇先告黃掘。後宇文等請師晉陽。師瑗事。王大觀行程錄所云亦同。二人皆老人。蓋知虛中死節無疑也。虛中溢號六年十月戊午。贈親府儀同三司。謚忠愍。隨龍初。加贈少保。附師瑗寶謨閣待制。

甲寅。起居舍人錢周材權尚書刑部侍郎。閤子司業嚴抑權工部侍郎。時將遣二人出疆。乃引對而有是命。既而二人以已見請對。周材乞命諸路悉臣察刑獄冤濫。抑乞禁止沿江米稅。從之。二人以見入對。在十月癸酉。周材所奏以甲戌。

抑奏以丙子行。下令勵書之。

乙卯。左朝議大夫陳桷知襄陽府。

丙辰。詔諸路安撫使見帶待制以上者。所舉京官狀理爲職司。從吏部請也。

辛酉。以錢周材爲賀金國正旦使。閤門祗候俞似副之。殿抑爲賀生辰使。閤門祗候曹浸副之。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李若谷進兼侍讀。起居郎趙衛兼侍講。

甲子夜。太廟旁居民遺火。乙丑。上諭大臣。令於廟左右各撤屋二十步。以備不虞。

丁卯。侍御史汪勃請以給舍看詳到裕民事目。令監司鏤板散下州縣。使民通知。仍勑其稽違。從之。福州觀察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卒。以奉使之勞。特贈慶遠軍節度使。

壬申。武經大夫吉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趙瑊知閤門事。是月。集英殿修撰福建安撫使薛弼始至福州。時福建郡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爲賊生得。有殿前司後軍統制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自爲一所。或語弼。事惡二三。盍請以措置所隸帥司。弼不從。曰。惟和可以濟事。先是舊帥莫將嘗乞招游手爲効用。及將移鎮。而轉運司以軍須浩瀚。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鬬。怯於公戰。此等游手。易聚難散。虛賊平之後。官軍既還。或能爲過。亦未爲便。遂下安撫司共議。弼以爲廣東副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未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趙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乃辟虎臣爲本路將官。敏爲汀漳巡檢。皆從其所請。虎臣、開封人。敏、石城人也。弼遂減取二人家丁日給餐米。費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而軍寇遂平。　河決李固渡。金主亶調曹、單、洪、亳、宋五郡民修之。民有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二萬四千夫。五旬有四日而畢。

冬十月甲戌。按是月癸酉朔。　大理評事張周面對。乞戒州縣自今毋得令保正副日書卯簿。詔監司覺察。

乙亥。上書秦檜賜第書閣曰。一德格天之閣。遣中使就第賜宴。仍賜檜書。羅蓋塗金從物。如蔡京、王黼例。雖克小原在九月壬戌。　檜言。不敢上奉恩賜。欲什襲珍藏。以俟外補。或得歸休。用諸閤門之外。上優詔諭之。呂中大事記。我高宗之綜。

檜既賜之相第。又賜之家廟祭器。既賜之並懷。又賜之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而係三人尚在。

張唐賜之三品服。果何狀於其臣。而檜忍於負其君。知此檜之雖所謂上通於天。萬死不可贖也。

丙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楊愿提舉江州太平觀。職名仍舊。時侍御史汪勃言愿之過。愿聞。引疾匄免。章五上。乃有是命。張克小原云。檜惡自請罷。按汪勃論韓公奏章疏云。公嘗素與愿交通。臣嘗具疏論列。今愿既云云。則愿蓋爲勃所擊也。此月辛卯。王居敬文浩。宣德。明年二月辛丑。韓公奇與任外宮觀。皆與此相關。

戊寅。右奉直大夫新通判昌州魏彥昌除名。昭州編管。彥昌故省吏也。侍御史汪勃論其在紹興初。交關宰執。以致樹紛。既獲幸免。而不悛其惡。故竄之。

癸未。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乙酉。左朝議大夫知婺州吳表臣復敷文閣待制。　直祕閣知溫州劉昉言。武岡軍猺人楊再興父子。自建炎中。侵佔省地。幾二十年。近準御前處分。令昉措置。遂遣安撫使幹辦公事王庶諭以禍福。願還省地及民田共六十餘畝。已召民歸業。欲乞求免賦役。從之。庶、暎弟也。　明年四月壬寅推恩。　降授均州觀察使范納卒於夔州。丙戌。遺表上。上曰。納庸人也。朕嘗識之。全不知兵。今既云亡。可復一官。乃復昭化軍承宣使。

戊子。寶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晏敦復卒於明州。方議和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患其不附己。使腹心之人曙敦復以利。曰。公若曲從。兩地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豈桂之性。到老爺孫。願勿復言。檜卒不能屈。上嘗面諭曰。卿侯峭直言。無所閒辭。可謂無忝爾祖矣。

己丑。左朝散郎新國子監主簿俞堯弼充敕令所刪定官。堯弼、上饒人也。　左承事郎楊傑守國子監主簿。傑、存中子。舉進士及第。故擢之。　左朝議大夫廣祺復爲婺州府路轉運判官。祺初見紹興四年。　祺歷浙漕、婺漕。方時軍興。諸道以聚斂爲先務。惟祺所至晏然不擾。

庚寅。主管馬軍司公事田晟請給軍器。上曰。戎器久不用則易鏽。令善用之。又遣呈鎮江軍中秋教武藝。

出格人上曰、師不可不柔輯。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講提舉秘書省秦熺再乞避親且言今國信已行別無操逃文字。御筆除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恩數視執政。位李若谷上。熺請班其下。從之。翊日上謂檜曰。熺出朕親除。可謂士人之榮也。　蔡京小麻於此時熺除知樞密院事力辭遂說。　詔宰執給使授官轉至保義郎。許理爲官戶。

辛卯。尚書吏部郎中王言恭、國子監丞文浩並罷。以侍御史汪勃言二人趙附執政。陰爲爪牙。結朋植黨故也。此蓋與檜惡敗相關。

甲午。左朝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質彬州居住。彥質寓居信州。侍御史汪勃希秦檜意。奏彥質頃任樞府。懷姦誤國。今居衝要之地。與守臣吳說私相議論。妄及朝廷。說坐免官。而彥質有是命。

乙未。詔秦熺依舊提舉秘書省。

戊戌。太常寺主簿陳積中、御史臺檢法王鎡並守監察御史。鎡、石埭人。嘗爲皇后宅教授。汪勃薦之也。

己亥。命中書舍人段拂、權戶部侍郎王鐵、睿思殿祗候王晉錫同製造郊廟祭器。

庚子。詔宣撫司總領錢糧官。先是。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馭諸將嚴。會剛中以事忤秦檜。諸將因言其有跋扈狀。檜不欲剛中併掌利權。侍御史汪勃聞之。即上言。國之大務。在兵與財。各有攸司。則有條而不紊。今朝廷支散諸軍。則隸戶部。外道則隸總領。實有所歸。事且易辦。欲依此例。就四川宣撫司置總領一司。專掌財賦。庶幾職事專一。從之。十一月戊申除道不通。

辛丑。左朝議大夫知池州魏良臣、左朝奉大夫知袁州沈昭遠並復敷文閣待制。

是月。金太師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院元帥梁國王宗弼卒。宗弼封梁王。諸書不見。紹興三十年五月。生辰副使王全上路口奏稱烏珠爲故梁王。查稱與

十三年以後改封故也。　宗弼且死。語其徒以本朝軍勢強盛。宜益加和好。俟十餘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可爲寇江之計云。此以李大節征蒙記修入。其間雖理。然足以見金人急於就和。與秦檜爲寇讎之辭。故具錄之。紹興五年十月。宣到皇叔部元帥達國王兀朮親筆。遣行府四帥曰。今與丹漢兒待晉歲久。取心於晉。晉大廉者。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謝韓張岳。勢例有不協。國朝之幸。吾今危急。雖有其忠。命不可保。遣官於汝等。晉沒後。宋若改盟。推賢用宋大舉北來。宋勢感中原人心。復故土。如反掌不爲難矣。晉有術付汝等。切宜匯守。勿忘晉戒。如宋兵果舉。勢盛敵強。揮用兵馬破之。若關禦所不備。向與國朝計議。揮用智臣爲幟。遣天永郡王安坐作京。其禍無有弟與兄爭。如尚恃心。可輔天永郡王併力破敵。如此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爲國朝患害。無廉者一也。宋若守晉。晉舉國朝命令。時通國信。往加和好。悅其心目。不數歲後。其人情必作叛亂。無廉者二也。十五年後。南軍衰老。縱用賢智。亦無臨使。無廉者三也。俟其失寵。人心離怨。軍勢離散。然後觀其舉措。此察汝宜一心運用精銳。備具水陸。以用材略。取江南如拾芥。何愁難耐。等切記晉戒。晉有南征日。見宋軍器大鈔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弩。外無所長。今付信遣之。歸死。歸大舉昭烈皇帝據大臨所云烏珠封謚。他書皆不見。且附此。當考。

十有一月癸卯朔。以秦魯國大長公主終喪。子孫遷官者十有一人。授官者十有六人。甲辰。以其子檢校少保滁州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錢忱爲少保。封榮國公。太尉德慶軍節度使提舉皇城司錢愼開府儀同三司。用優禮也。近制。公主子率授武翼郎。孫宣義郎。曾孫承奉郎。四世孫承務郎。女封郡主。孫女封恭人云。　饒州童子戴松十歲。其弟槐九歲。皆能誦書。詔免解一次。

甲辰。右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滕膺卒。方臘之反也。膺爲台州司戶參軍。賊徒呂師喬以萬衆圍城。膺率軍民捍之。數月不能拔。台人爲立祠。歲時祀之。後名其廟曰義靈。　膺興於元年閏八月壬午加謚忠烈。

乙巳。忠訓郎張掄獻書籍五十一事。詔遷一官。掄、開封人。璉王仲儒子壻也。

丙午。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池州居住范同復左中大夫。知太平州。　右朝請大夫趙士鵬提舉兩浙路市舶。士鵬、秦檜友壻。自江陰軍代還而有是命。　士鵬以二十七年十一月戊寅。至建論士鵬再任提舉。凡參與之物事以李寿檜面旨取其半以爲私藏。當攷。

丁未。直秘閣知潭州劉昉陞直徽猷閣再任。　戶部員外郎邊知白面對。論餞塘、仁和二縣發濟院。苟簡減裂。乞申嚴行下。從之。

戊申。右通直郎杜天舉知尋州。還入對。言廣西列郡並無教官。咋沈晦請於士官內差教諭。恐未足爲後人模範。乞令見任有出身。或特進名補官人權攝。從之。翊日。上謂大臣曰。天舉所陳事。頗有條理。士大夫所言。有益於事者。不可不行也。　蔡京小麻稱杜天舉與鎮民事蓋說。

己酉。秘書省正字黃公度、龍侍御史汪勃言。李文會居言路日。公度輒寄書論之。俾其立異。且謂不從則當著野史議訕。其意蓋欲爲趙鼎游說。陰懷向背。豈不可駭。伏望特賜處分。故公度遂罷。　端明殿學士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韋壽成面對。乞令諸路漕司驅知臨安府張澄言。本府內外官兵支遣。及供辦行在所宗廟宮禁。下至百司取索。皆成定式。樁辦外。其歲計經費之餘。理合歸之朝廷。如過非泛。申朝廷取旨支用。詔戶部取索開封舊法申尚書省。　敷文閣待制柳約卒。

辛亥。賣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徽州居住何鑄復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　大理評事郭唐卿面對。論諸州錄事參軍不得專一治獄事。上謂大臣曰。獄重事也。官不歷事。則一出胥手。不勝其弊矣。

丙辰。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薨。贈恭毅。

丁巳。詔平江府應辦國信館舍宴設。爲一路最。守臣寶文閣直學士王曮落直字。　日本國賈人有販琉黃及布者。風飄泊溫州平陽縣僑口港。舟中男女凡十九人。守臣梁汝嘉以聞。詔汝嘉措置發遣。

戊午。右諫議大夫何若試御史中丞。侍御史汪勃試右諫議大夫。若論敕令所刪定官陳淵、軍器監丞章岵皆與在外者交通。窺探朝政。密相報聞。詔並罷。

己未。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閻邱昕充敷文閣待制。　宰執奏新製祀享禮器事。上曰。今天下無

事。郊祀廟享。禮莫大焉。不可不留意。又曰。真宗朝。遼人直犯澶淵。當時射殺甚覽。乃命追襲。戒諸將毋得殺戮。防之出境。秦檜曰。契丹百餘年來不敢盜塞者。緣真宗眷愛兩國生民。不殺之故也。　歸州文學高袞獻二都賦。詔與教官差遣。　成忠郎趙子愷停官。南外宗正司拘管。時發還北人馬欽。而子愷與之飲宴游獵。常州守臣湯鵬舉劾於朝。故有是命。史所載賞罰無人。惟此一事。故著之。欽、紹興八年正月乙卯以換右大夫知州閻孝忠使爲江西兵馬鈐轄不知今何官也

庚申。右中奉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不弃行太府少卿。充四川宣撫司總領官。時秦檜既疑鄭剛中。以不弃有風力。而薦於上。遂召對而命之。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紹興三年。鄭宗孟出官。被旨於外方。惟不許入蜀。鄭亨仲未發。檜之所引自溫州判官不數年登樞近。宗孟以資政殿學士宣撫川陝。亨仲爲四路諸帥。檜嫉剛中。欲逐之。因薦趙徽夫不弃。於是創四川總領財賦。命徽夫與坤。徽夫公武子。止於蜀。時鄭剛中。時爲制置使。亨仲除參政。檜又以徽夫子善先爲總領。而徽夫公武。亨仲所遣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物色其失上聞。遂與大獄。宣諭亨仲。即召徽夫爲版曹。拔王映令年正月已出知平江。又蹤表三年。已許宗室注川陝四路差遣。此小誤。其公武事。李燾常辨之。見十七年二月。有行中除進領法。　始趙開當總領四川財賦。於宣撫司用申狀。至是不弃言。昨來張憲成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撫司別無統屬。止用公牒行移。乞依成憲已得指揮。許之。於是改命不弃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上諭檜曰。卿所論甚當。如此方與諸軍一體。既而不弃將入境。用平糶剛中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隸已。蘇此有旨。　詔書正字王曙面對。言今訪求遺書。而州縣施行。未稱上旨。提舉祕書省官。即古修圖書使之任。宜以求書之政令。命以專行。優加賞勸。從之。

辛酉。降授武功大夫殿前司神勇軍統制李耕復鄜州刺史。知金州。主管金房開達州安撫司公事。耕、邢台人。楊存中薦也。

壬戌。左朝奉郎吳棫添差通判泉州。

癸亥。兵部言。秦州舊買馬二萬匹。今僅發五十八綱。乞省押馬使臣。許之。自紹興後。川、秦茶馬司歲市馬九千八百有奇。蜀、鼓、文、長、寧、南平五州軍千匹。綿、川司、宕、昌、寨、平、貼、峽三千八百匹。係秦司。成都、潼川府、利州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紬絹十萬餘匹。成都五萬。潼川三萬。利州二萬餘匹。　成都、利州路二十三茶場歲產茶二千一百餘萬斤。一千六百十七萬斤。餘綿四路九州軍。見二十四萬斤。餘係利路二州。凡三場。而茶馬司歲輸總領所錢四十萬緡。此其大略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宣撫副使郭浩中奏。乞將成都府路轉運提刑司合榷坊場酒錢入萬貫。通作四十萬貫。通取發博馬綱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匹。自紹興十三年爲始。應副奉聖旨依。已見本月日。紹興二十五年七月丙辰所書可參考。

丙寅。權尚書吏部侍郎林保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右司員外郎王循友權禮部侍郎。監察御史李棲鳳右司員外郎。　右朝散郎添差通判秀州曹泳提舉福建路市舶。

閏十一月壬申朔。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伏奉恩命。賜臣請給。依政和格全支。望更付有司取索參酌。

庶得安帖。從之。按紹興五年十月辛酉。敕令所申明。政和條格。三公三少三省長官請給。比寫節錄令倍多。乞依舊節錄令宰臣請給則例條立。已得旨依奏。今檜方乞收束變酌。何也。

戊寅。提舉祕書省秦熺言。祕府多闕書。詔本省即諸路藏書之家借書錄本。且訪先賢墨迹。

己卯。詔罷新科明法。熙寧小原。載此事於明年二月己巳。今從日原。克又稱。自紹興十一年。罷部定中選人赴廷試。次年。遂得黃子淵一人。蓋不欲令年年科舉。故也。

庚辰。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爲耕籍使。以上將親耕故也。先是。祕書少監權禮部侍郎游操等請耕籍使乘金根車。備鹵簿。謹來耜。先詣壇所。許之。既又乞減鹵簿之半。用三百四十四人。其後秦檜不敢乘而止。乞耕籍使乘車。在十一月癸卯。乞減儀仗。在此月丁丑。今聯書之。朱熹撰張浚行狀。稱有張栩者。嘗奏請檜乘金根車。詳見明年三月戊寅張栩面對注。此月甲午。權部太常寺奏用端拱故事。金根車。藏柴耜。耕籍使不乘車。

癸未。權尚書兵部侍郎米友仁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上好米芾書。嘗哀其遺墨。刻石藏之禁中。友仁能世其業。上眷待甚厚。　太常寺主簿吳元美、元美、侯官人。用薦者除太常。甫踰月。右諫議大夫汪勃奏。李光頃爲執政。行同市井。而元美出入其門。相與謀議。望斥去之。以一四方之觀瞻。乃出元美主管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

甲申。司農丞主簿朱敦儒面對。言望詔守令。以來春耕籍之後。出郊勒農。諭以天子親耕。使四方曉然知陛下德意。仍自今每春行之。上曰。農者天下之本。守令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徒爲文具。何益於事。乃詔從之。敦儒、永嘉人也。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宦陞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詔提舉祕書省月給公使錢三百緡。

丁亥。詔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一止新除敷文閣待制指揮勿行。初。秦檜以一止久奉祠。奏與閒邱。所同除待制。十一月己未。一止上疏言。臣末學迂愚。本無才術。切居近密。未報毫分。屏伏山林。誓將槁死。獨何顏面。更叨異恩。中書舍人段拂奏一止趣操朋邪。自作弗靖。陛下以其嘗在瑣闥。特優容之。而乃輕躁怨忿。形於奏牘。乞罷除職指揮。御史中丞何若再奏一止阿附李光。舉所不知。陛下待遇優容。不爲不至。而一止辭氣怨懟。無臣子之禮。戊子。一止坐落職。

己丑。太常丞王溝請皇后就禁中親蠶。不果行。

辛卯。詔楚州上供錢物更免一年。

丙申。提舉祕書省秦熺奏。以祕書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充本所編定書籍官。從之。

丁酉。進呈太學博士王之望面對。乞倣端拱、咸平故事。悉取近郡所開摹經義疏。及經典釋文。令國子監印千百帙。俾郡縣各市一本。置之於學。上曰。古人讀書。須親師友。雖未必盡得聖經妙旨。然亦自淵源。今士大夫未有自得處。便爲注說。以爲人師。此何理也。　皇兄寧國軍節度使權奉益王祭祀。安時堯。輕視朝一日。贈少師。追封濟化郡王。十有二月壬寅。按是月辛丑朔。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馬靈。以右諫議大夫汪勃

言其心懷異議，陰合趙鼎也。

戊申，上謂大臣曰：今雖無事，諸軍教閱，亦不可少廢，宜丁寧戒飭之。呂中大事記：檢閱舊兵以苟安，而上御殿閱馬，又令殿前殿前馬步軍，皆持士兵稍者，增置殿前司軍，又分軍於州郡，以防制盜賊，其立武不至也。

辛亥，新除太常寺主簿俞光弼為御史臺檢法官，用中丞何若奏也。

乙卯，太尉廣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郭仲荀薨於台州。

丁巳，上謂大臣曰：將來禮器造成，宜頒其制於州縣，俾遵用之，以革舛誤。太學正孫仲鰲面對，言陛下崇雅黜浮，大明正論，而民間書坊，收拾詭僻之說，不經裁定，輒自利行，汨亂正眞，所當深慮。乞行禁止，又言：郡縣庠序，春秋釋奠，守令或不躬親，望賜申戒，皆從之。左宣教郎孫道夫知蜀州，道夫入對，上諭曰：軍興以來，蜀民應副不易，朕將詔鄰郡中條具，盡與蠲減，止存經賦而已。此以紹興二十六年十月辛亥道夫奏疏參入，疏帶十五年陛下諭臣云云，而日屬不敢道夫上殿之日，蓋連之也，今因除日附見。

戊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霈卒。

辛酉，直龍圖閣、四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徐琛為軍器監。倘書右司郎中李椿、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韋壽成並為左司郎中，戶部員外郎李朝正、金部員外郎宋貺並為右司員外郎，大府寺丞徐宗說為度支員外郎，宗說，開化人也。

壬戌，左承議郎知廣安軍張庭俊與宮觀，倘書省言：庭俊陰懷異畫，凡朝廷指畫，並不遵稟，故有是命。

甲子，詔右司員外郎李朝正仍舊同措置經界。右朝散大夫商棋知全州代還，言溪峒猺人至弱，未嘗敢侵省地，緣寨官縱人深入猺界，掠取，遂致乘間劫省民，謂之酬賽，仰惟祖宗之法，止令撫遏，不容捕殺，乞下湖南禁止，庶使邊民安業，以廣陛下好生之德。上謂大臣曰：蠻猺微弱，州縣或非理侵擾，當諭守臣撫綏之。

丁卯，金主使驃騎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富察說、正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吳磐來賀來年正旦。

戊辰，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復為監司，歲舉屬吏五人，改京官，用吏部請也。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一人。諸路斷大辟九十一人。徽猷閣待制知瀘州馮檝申修築本州城，許之。瀘僭無城，以木柵為固，歲久不葺，盜取而薪之，敕和中使命壘石為堤，上築城，其周六里有奇，計用錢二十一萬緡，然瀕江一帶石堤雖固，而上封以土，江水暴至，猶有溜城之害，檝悉以石甃土，凡石城千一百七十步，高二丈二尺，土城千三百二十八步，高三丈，舊樓櫓千五百餘間，今為敵棚四十而已。

初，眉州通濟堰，自建安開鑿始，統蜀州之新津、眉州之眉、彭三縣，田三十四萬餘畝，其後壞於開元，又壞於建炎，隳畝彌望，盡為荒野，是歲，守臣句龍庭實、庭實，夾江人，初見紹興十三年十一月。貸諸司錢六萬緡，募相其役，更從江

中創造，橫截大江二百八十餘丈，與下流小簡堰一百十有九，於是前日荒野，盡為沃壤，庭實又為書名曰堰規，至今不廢，邦人為立祠，歲時祀之。嘉泰元年，趙彥逾曰：嘉泰元年封濟侯。邵武軍威果營卒謀作亂，欲以夜半縱火焚譙門，殺郡守，左朝請大夫趙子昇卒探昇告之，捕同謀者皆斬，授昇承信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五

【紹興十有六年】歲次丙寅，金熙宗皇統六年。春正月戊寅，按是月辛未朔。上謂大臣曰：將來籍田降詔，須語簡意足，使人曉然知教本之意，漢文帝勸農之詔，頻年有之，不過數十語，當時民知務農，遂至富庶。是日，大禮寺少卿張柄面對，朱熹撰張浚行狀云：有張柄者，嘗奏請幾檢案金根車，其死薨也，按檜此時為耕籍使，去年十一月癸卯，禮寺嘗乞耕籍使乘金根車，閏月甲午，又奏止乘馬，柄非禮官，不知何以興問之，或者禮官已改議，不乘車，而柄復請之也，柄面對，劄子全不見行下，當考。

戊子，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告老，特拜崇慶軍節度使致仕，夢得除節鉞不降麻，非舊典也，蓋中書失之。晉例納節不降，蓋夢得自文階改除當降詞也。詔太學外舍生以千人為額。

己丑，德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皇城司錢愼蒐，贈少師，賜其家銀帛各五百匹兩，上將臨奠之，其家辭而止。

辛卯，致齋於內殿，壬辰，上親饗先農於東郊，牲用少牢，配以后稷，退詣思文殿進膳畢，易通天冠絳紗袍，詣親耕位，宮架樂作，上親耕九推乃止，遂登觀耕臺，命宰執使相侍從兩省臺諫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癸巳，太師秦檜以親耕禮成，乞宣付使館，甲午，檜又奏：陛下耕籍過三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

朕本欲終畝，以卿屢奏乃止。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曰：父老觀陛下躬耕，極感悅。上曰：耕籍爲農民之勸，朕豈憚勞。乙未，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

丙申，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權直學士院段拂守給事中。　拂嘗少監游操權尚書禮部侍郎，而耕鑿或無其人，疲瘵之民，無力復業，望令有司量行給借牛犂種糧，許於六科價還從之。

戊戌，端明殿學士右宣奉大夫知臨安府張澄爲慶遠軍節度使，以修皇城及籍田辦治故也。詔澄佩魚施紱坐立班上殿，並如舊。是日癸丑降旨。

二月辛丑，按是月庚子朔。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韓公裔提舉洪州玉隆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初，玉牒所修書，而元帥府軍多放佚者，端明殿學士楊愿時兼修玉牒，奏檜奏令愿質之公裔。公裔上康邸內知客也，檜欲賞公裔，摘使來請，會有詔除公裔承宣使，檜疑其舍己而有求於上，右諫議大夫汪勃乃勸公裔頃嘗與愿交通，今愿既去，公裔當懷怏怏，出入公卿之門，陰有窺伺，若不能去，恐無安靜之理，故有是命。

壬寅，詔諸路淫祠，非在祠典者，並令日下毀去，以左司郎中李權面對有請也。

癸卯，內降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埸靡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册，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詔段拂所草也。

甲辰，降授從義郎范寧之除名，建州編管，坐前爲四川宣撫司屬官，犯贓抵法，故謫之。

辛亥，上謂大臣曰：聞王權在建康，教閱依時，仍不擾民，諸將頗畏服，良可嘉也。既而權言已擒退軍中老弱，上曰：所汰之人，須令招填，恐暗消兵數也。　權申擒逃軍兵，在是月癸亥。　尚書左司郎中李權罷，右諫議大夫汪勃言：權當出入王安中之門，燕山之役，頗冒優賞，今和議既諧，乃使異宣者擾惱其間，緩急恐不可信，乃以權知信州。

癸丑，詔太師秦檜合蓋家廟，令臨安府應副，務要如法，先是檜上疏，乞令禮官討論家廟及三代墳域制度，禮部、太常寺以晉、唐及本朝故事、紹興式令奏，下臨安、建康府照會。是月乙卯行下。故有是旨。廟在私第中門之東，一室五室，議以孟月朔日享之。　端明殿學士知宣州秦梓移知湖州，未上，卒於建康，辛酉，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恩數視參知政事，特增七官，爲左光祿大夫，官給葬事。

壬戌，右司員外郎李朝正面對，論士居士大夫干擾州縣，爲令者不能曲法順從，或遭指拾，望自今按發訴訟，非實係貪墨殘酷之人，宜加罷略。上曰：縣令之職，本欲撫育百姓，乃指敘以待過往科率，以塞權貴

害及一方，殊失敕官爲民之意，宜令有司措畫以聞。

癸亥，詔臨安府旬具城內外有無已得逃逋人申尚書省，從右諫議大夫汪勃請也。

甲子，殿前司乞起復李邦光充正將，上曰：從軍起復，一時權宜，然不能無弊，若元在本軍則可，或在外請囑，宜禁止之。尋詔自今規求起復之人，重行黥責，令御史臺覺察彈奏。三月戊子降旨。

丙寅，尚書戶部侍郎王鎡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鎡引疾有請也。右司員外郎李朝正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

三月庚午朔，詔有司建武學，先是士人上書者多以爲言，上數諭大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卜焉。上諭大臣，在正月己丑二月乙亥，今併書之。

壬申，詔未置提舉官以前縣州借兌常平錢物，令本司度量年月遠近，申取朝旨，隨其多寡，立限撥還，自今毋得借兌，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減。

癸酉，以和王女樂平縣主出適，命大宗正司主之。王，上季弟也。靖康王族數云，故和王女嫁杜道道男安石，今已到行在，主加封在辛卯，今併書之。

丁丑，眉州進士侯鳳上書論綱馬利害，上諭大臣曰：鳳所陳雖未足，然朕固知其蔽，未有以處，每以綱運所損甚多，皆緣部綱人作過，卿等宜措置革之。

戊寅，左宣教郎鄭邦哲進左氏韻類，詔特遷一官。　左武大夫建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安道爲鈐轄，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卒王澤盜用軍錢，亡命入北境，妄言本朝機事，金械之，道是日斬於市。

壬午，復桂陽監臨武洞爲縣，從本路諸司請也。

庚寅，江西安撫使李迨乞留統兵官李通所部駐建昌軍，上曰：諸處有盜賊，旋來請兵，未爲良策，須帥臣兼有方略乃善，可下諸路措置行之。

辛卯，經筵講孟子徹章，翌日，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於皇城司，初復故事也。　詔禮器局造太師秦檜家廟祭器，先是禮官援五禮新儀，奏用常器常饌，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段拂乞依敕和六年已行舊制，給賜臣僚祭器，乃采用焉。拂奏請在是月丁丑。　其後韋淵、吳鉉、楊存中皆賜祭器，蓋自檜始。　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可輔卒。

癸巳，戶部侍郎李朝正言：諸路提刑拘催諸州經總制錢，有賞無罰，事屬偏冒，乞立減展磨勘年格法，從之。　刑部郎中許棣面對，乞罷酒稅場務日比，詔戶部措置。

乙未，增建太廟，時新祭器將成，而太廟殿狹，至不能陳列，給事中段拂請正殿從西增六間，通舊爲十三間，其中十有一間爲十一室，東西二間爲夾室，又作西神門、册寶殿、祭器庫。　明州觀察使辛永宗降授鳳州團練使，永宗爲秦檜所惡，言者請移之遠地，詔添差湖南馬步軍副都總管，居邵州，永宗留建康不

行御史中丞何若言。建康大軍所駐。使永宗出入其間。豈得安靖。望少加懲責。仍令本府差人押赴郴州。故有是命。　左宣教郎臯太后宅教授張本爲祕書省正字。本以上書得官。賜出身。改京秩。至是入館。

丙申。詔海內四州軍各置教職一員。從提舉安撫徐志道之請也。

己亥。工部奏立淮東、江東、兩浙、湖北諸縣試較營田賞罰格。其法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所收課利最多酌中者爲額。每路縣令以十分爲率。取二分賞之。歲收增三分至一分以上。並減磨勘年。仍以最虧一縣爲罰。　金主亶以上京宮室太侈。是月。始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一二而已。

夏四月辛丑。按是月庚子朔。右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何鑄復左朝奉大夫。知溫州。

壬寅。直徽猷閣知潭州劉昉陞直寶文閣。錄招降武岡猺人楊再興之功也。事見去年十月乙酉。　上曰。猺人久僭省地。今盡以歸。可見懲化。大抵猺人須加存撫。此既不擾。彼亦豈敢爲過也。

癸卯。用前荆湖等路撫諭司幹辦公事胡駿請。立祚德廟於臨安府。尋加封程嬰爲忠節成信侯。公孫杵臼爲通勇忠智侯。韓厥爲忠定義成侯。襲爵封在六月丁巳。今併書之。

乙巳。普安郡王免喪還故官。　司封員外郎邊知白面對。乞令郡邑以籍田手詔刊石。置於廳事。上曰。凡治天下。惟賞與罰。有賞而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守令有勸農之責。若不能奉行朝廷德意。當痛懲之。

右朝議大夫知道州李俑條上便民事件。請以真宗御製文字七條。凡守令朝辭之日。悉令拜賜。權吏部侍郎王循友等言。守令多外除。恐不周徧。欲令鏤板於廳事揭示。己酉。從之。熟克小麻間李衍乞揭示。弗也。

庚戌。上曰。近日全無事。秦檜曰。御前諸處奏到可見。臣謹按林泉野記。秦檜已漏。卽出書。文書繁滯皆不書。乃與此不同。以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並禮元等所奏及上語考之。乃是事事正中肯書者。上又稱鍾世明李俊。並無一字至朕前。及稱書詳事與官取大臣意。皆與事實不合。朕見由是言之。御前諸處奏到絕少。乃是檜欺今反以此答天問。其欺罰甚矣。故表出之。　上曰。前此文字極多。朕有至夜分不寐。頓如此減省。豈非議和之效乎。

丙辰。敕武郎閤門祗候俞似、修武郎閤門祗候曹浸並爲右武郎。以使還特遷也。　左奉議郎新通判成州郭仲獻易解。上曰。易象深微。極難窮究。須有自得。仍不穿鑿。始可爲之經通。伸議論亦粗通。可略加旌擢。於是進仲一官。

戊午。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卽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諭輔臣曰。國家武選。所係非輕。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十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豈可不勸誘之。

甲子。右修職郎楊迥充赦令所刪定官。迥、時子也。

丙寅。御史中丞何若言。諸路多執平民強刺。人情不安。非太平肅靜之意。望嚴行禁戢。從之。

五月壬申。命諸路漕臣彙提舉舉。如本司官俱無出身。卽從上一員兼領。用權禮部侍郎游操請也。　詔浚臨安府運河。時北關門外河道湮塞。漕舟往往卸於門外。極爲勞費。而商販亦阻。上聞。乃論大臣令開掘之。

甲戌。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薛弼請以招安人付諸軍拘收。仍加存恤。毋令逃竄。上曰。弼所慮不苟。想民無知。有被驅虜。或州縣科擾不得已而爲盜者。帥臣得人。則盜不作矣。

丙子。詔舉校科舉取士。如經義詩賦人數不等。卽以文理優長通融補於不得過三分。亦用禮部請也。

丁丑。封典籍馮氏爲奚人。司記劉氏爲才人。

庚辰。左大夫周綰爲淮南轉運判官。上覽除目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安靜。恤民爲先。得人則一路安。否則煩擾。百官豈可不慎擇。綰、縉雲人。

辛巳。直寶文閣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罷。以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其素習驕縱。不閑世務。模擬任數也。命權吏部王循友、權戶部侍郎李朝正編類諸路監司郡守條上裕民事件。俟成書頒之。

癸未。初作太廟祏室於室之西。牆金釘朱戶。黑漆趺坐。如承平之制。

甲申。德興縣士民傅取新等請知縣陳鼎再任。鼎常權監進奏院。以上書請備邊忤秦檜。故逐。至是檜進呈。上曰。德政果及於民。則固可留。然其間不能無計囑。須加核實。御史中丞何若卽奏鼎朋附廖剛。其任德興。不遵法令。用刑慘酷。鼎坐免去。鼎爲邑有惠愛。至今人思之。鼎權在八月庚申。今併附此。淳熙五年先臣知婺興縣邑人爲詩以美先臣。其首章云。銀絲縣政百餘年。陳鼎才猷舊所傳。陳宜捐縣也。是時去舉之日已二十餘年。而邑人之言如此。周若之所云非矣。

丙戌。詔作景鐘。鐘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爲準。既成。命秦檜銘之。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執內外。酌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上大悅。　太學博士關注罷。以御史中丞何若論其陰有交結。圖爲不靖也。

丁亥。金主使其金吾衛上將軍彰德軍節度使烏庫哩海、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趙興祥來賀天中節。

癸巳。上謂大臣曰。春秋之學。士人習者極少。宜有以勸之。近秦熺亦嘗論此。實契朕意。

甲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薨於泉州。後謚文肅。　徽猷閣待制知潞州馮檝奏天雨豆。廿露降於郡圃。

是月。右承務郎康與之監尚書六部門。與之、倬子也。上之以星變求言也。倬以選人上書。言彗不足畏。秦檜大喜。遂特改京官。與之事。以林泉野記修入日曆。並不載與之改官指揮。其監部門謝題名在今年五月到任。故附此月末。對出來言。在去年四月。

六月己亥朔。右宣義郎知信陽軍馮榮叔代還。上言。京西、淮南民之歸業者尚少。望詔有司。應歸業之民。

如給復年限已滿，止收半稅，更展之五七年，以勸耕墾。其流移在內郡欲歸業者，所在自陳，不許占留。不過數年，丁賦如舊，上甚以爲然。諭大臣曰：若荒田耕墾得徧，大爲國家之利。今邊境寧靖，人思歸業，然所在尚有占留之弊，可令戶部措置。乃以樂叔知均州（上論大臣在旁，樂叔除郡在壬子，今追書之）直祕閣知常州湯鵬舉爲兩浙路轉運判官。

丁未，秦檜奏：漕東鹽課增羨，乞推賞。上曰：增羨之贊，尤所當慎。大率今歲有羨，來年必虧，蓋民之食鹽，每歲止如此也。

癸丑，左朝奉郎知彭州彭賁前通判邛州，牒避親舉人不實，會赦，猶降一官。監察御史巫伋面對，請申嚴有司，所在刑獄，不得輒爲非法之具。如餞塘、仁和二邑所用浮匣命繩之類，不得復用。遂者抵罪，詔刑部禁止。

甲寅，白州民家木偶土地神，自館驛前相持入商稅務。州人聚觀之，兵馬都監葉某怒，投之江中，乃止。其後未踰歲，守臣趙不易與僚屬死者六人。（此據奏議，綱目誤。）

己未，分遣督官循行臨安療病者。至秋乃止。自是行之至今。監察御史陳積中面對，論監司州縣淹留詞訴之弊，乞令諸部每季檢舉，劾其尤者從之。

癸亥，少師昭慶軍節度使高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復致仕。任便居住，從所請也。監察御史王鎡面對，乞一新謀猷，行親屬之禮。乙丑，詔禮部措置。

是月，安南獻馴象十。

秋七月己巳（按是月戊辰朔）上謂大臣曰：今早雨甚霑足，方欲祈禱，遂得之。歲事有望，聞米麥甚賤，小民易活，亦可慶也。時嶺南州縣多不雨，而慶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真陽三邑，尤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爲鼠，數十成羣，禾稼爲之一空焉。（嶺南不雨事，以後連夷堅甲志參入，志稱紹興丙寅夏秋之間，故因行在傳聞附見。）

壬申，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和國公張浚落節鉞職名，依舊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州居住，先是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以其母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計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計氏誦其父威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於是秦檜以謂時已太平，諱言兵事，見之大怒。御史中丞何若即奏浚建造大第，強占民田，殊失大臣省愆念咎之體，居常怨恨，以和議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倖僥再進。包藏禍心，爲害實大，望賜降黜，以爲臣子喜亂狗私之戒。故有是命。（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今年十二月，蓋再出之後誤也。按十五年四月，

繳出車方，今年四月，浚上此疏，七月反，十二月貶，再出耳。朱熹撰行狀云：檜命益陳論公事五六上，以特進提舉興國宮運州居住，今日罷止，此何若一事當考。）

癸酉，中亮大夫密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右部統制軍馬李師顏更領宜州觀察使。師顏新知西和州，故改命。（制詞有云：憶爾在於正名，迺不旌於改命。）

甲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仇悆卒。

乙亥，右武大夫福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溫卿落階官，爲舒州觀察使。

丙子，利州路轉運判官王陟臣用太府少卿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趙不棄請也。陟臣爲宣撫副使鄭剛中所喜，俾兼本司參議，不棄既入蜀，欲盡取宣撫司所儲，剛中不與，不棄怒，首劾陟臣，剛中怨於朝，不報。明年九月，余堯弼劾剛中疏，載此事，疏司發運使吏亦言端底，蓋邪說即指此也。）

右承議郎范仲熊以事至行在，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其不忠，詔令隨安府差人押出界，日後不得至行在。

戊寅，國子監言：今年秋試額外補中之人，乞令待闕，至科場年，許赴監，依不滿年人例取應，仍自來春往補。俟科場了，舉有闕日檢舉施行。先是四方就補者益多，乃分場引試，士有更名冒試至於再三者，御史中丞何若嘗以爲言。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於此，不可不革。今日之所發，則它日之所爲可見矣。（上語在癸酉）

月淨，於是學官以爲言，乃改用三歲之法焉。

乙酉，封恩平郡王新婦靳氏爲齊安郡夫人。右朝奉大夫新知奉化縣陳泰初進神宗、哲宗御集百有十八册。上因諭大臣曰：書籍未備，宜有以勸之，可令秦熺立定賞格，重則進官，輕則賜帛。於是進泰初一官。

丙戌，上曰：諸軍寨屋，爲霖雨所損，可令修整。於是人賜錢一千。太常丞兼權司勳員外郎王湛面對，乞戒州縣官迎送監司毋出城，倚郭縣令毋得日詣郡守常衙以廢事。詔敕令所立法如所請。

戊子，言者乞禁禍建民間私藏軍器。上曰：此自有法，宜令民通知，若絕其源，則盜自不作矣。

己丑，詔普安郡王二子賜名愷、愷，並補右內率府副率，用宗室總麻親授官格也。

壬辰，江東提刑司請諸路經總制錢，並委縣丞拘收，無縣丞處委主簿，從之。

定獻替賞格，詔鏤板行下。應有官人獻祕閣圖書善本及二千卷，與轉官，士人免解，餘比類增減推賞，願給直者聽。諸路監司守臣訪求晉、唐真蹟及善本書籍準此。

丙申，左朝奉大夫何鑄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將遣使北也。江東轉運司、建康府言：本府民戶所欠官錢六萬餘緡，委是貧乏，無可催理，乞特賜蠲免，權戶部侍郎李朝正乞令總領所審實蠲放。從之。先是淮河郡王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軍建康，責部民子錢，息之不已，積不能償，則獻於朝，奏下守

臣敦文閣直學士晁謙之詰得其狀。立上言皆窮民。願勿責。上許之。謙之事以為公罷所作傳。又無贓之實於法不當責。今狀中乃無此語。疑公罷者所潤色也。傳又稱積數十巨萬不能償。亦與所申不合。今削此四字。令不抵牾。未知江東消此時為誰。當考其名增入。

八月戊戌朔。尚書吏部員外郎周執羔守右司員外郎。上覽除目曰。人材須廣訪而選用之。所薦者君子。其人自君子。所薦者小人。其人自小人。觀所薦。其人可知矣。　資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渲卒。

己亥。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蘋特勒停。蘋寄詞家居。其僕嚴安告鄉人王立己者有不順語。蘋坐知而不告。特責之。

庚子。熙州觀察使侍衛步軍司統制董先改邕州觀察使。旋是晉軍田晟以下次第移鎮焉。

辛丑。築高禖壇。初。監察御史王繼以上繼嗣未立。請行親祠高禖之禮。六月乙丑。禮官言。自祖宗以來。惟兩制侍祠。雖大唐月令、政和新禮有天子親享之儀。而未嘗舉。乞命執政侍祠。乃改築於圜丘之東。高廣五倍。　詔訪遺書於西蜀。仍委逐路帥臣。

壬寅。密州觀察使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乞遣招安人周宙等回塞。上謂宰執曰。羅建諸寨。皆無知之民。若招安未為要術。須是監司守令恤之不擾。自然事息。如海賊皆本處大姓。資給使然。可嚴立賞罰。收捕者優賞。資給者痛治。此消弭之要術也。　龍神衛四廂指揮使降授果州團練使殿前司遣錄統制劉寶復宣州觀察使。

乙巳。左朝散郎樊樞知歸州。樞、廣都人。宣和初。徒步入京師。將至長安。舍旅館。主人婦美少新寡。夜就之。樞不可。問知乃京師販繒人女。因訪其父。俾取而更嫁之。人稱其清。

庚戌。秦檜奏。臣昨準玉牒所取臣向者圍城中推戴趙氏舉迹。乞經聖覽。降付本所。上曰。卿忠義之節。書之信史。萬世不朽。檜踧踖退避。　檜又言禮器將舉。上曰。鐘磬音律皆和。惟黃鐘大呂未甚應律。更宜詳加講究。

辛亥。右朝奉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王晌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晌、映弟也。　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趙衛卒。

壬子。將作監遊知白權尚書戶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周執羔權禮部侍郎。

甲寅。以邊知白為賀金國正旦使。武節郎兼閤門宣贊舍人孟思恭副之。周執羔為賀生辰使。左武大夫知閤門使宋錢孫副之。先是奉使者得自辟十人以行。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遂以為例。執羔始拒絕之。　監察御史陳積中、太常丞兼權司勳員外郎王藩並罷。先是宣州言。忠顯王桓彝廟顧應。積中時以主簿權博士。與馮其奏。加封其長子溫為宣威公。餘子五人皆為侯。至是御史中丞何若言。溫、晉之亂臣。請追告毀像。上謂秦檜曰。溫謀移晉祚。賴當時有大臣扶持。不然。晉不血食矣。於是積中、藩以常典

討論。故有是命。

己未。敷文閣學士知廣州莫將卒。以奉使勞。特贈端明殿學士。恩數視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右諫議大夫汪勃兼侍講。

辛酉。監察御史王繼獻戚里元龜三卷。詔遷一官。繼初為皇后宅教授。上命採歷代戚里故事。可為法則及要戒者。論次成帖。至是上之。

癸亥。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刑部員外郎李頤士傾險回邪。棄自天性。昨以趙鼎用為大理屬。陰懷附麗。及鼎之去。則不報報以時政。鼎赴貶所。則令其子通問。厚有贈遺。快謝祖信之死。公然以書抵親舊曰。謝成甫疾而休致可憐。但擊天水之章。誣用其心。為可惜。開凌景夏、樊光遠之補外。則曰。必皆有說。王居正范沖之罷。則曰。時勢使然。今雖為郎。尚怏怏不滿。每見差除。則忿見於言色。謂天水在朝。必不至爾。其虧忠正之節甚矣。欲望特賜黜斷。以厭士大夫之論。詔頤士送吏部。差監澧州慈利縣稅務。

甲子。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判官沈該移兩浙路。　金都元帥宗弼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因連年不能克。是月。領汴京行臺尚書省事蕭博碩諾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關塞與之。歲遣牛羊米豆。且命册其酋鄂倫貝勒為蒙古國王。蒙人不肯。此據王大觀行程錄。十七年三月來所書可考。

九月己巳。按是月戊辰朔。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士芑特換武德大夫。從所請也。　撫州布衣吳淵進字內辯。歷代疆域志、吳沆進易璇璣三墳訓義。祕書省國子監言其書可採。而太學博士王之望論三墳書無所傳授。疑近世好事者所為。詔淵永免文解。沆以書犯廟諱。故皆不及焉。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為大金國信使。賓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副之。以迎請天眷故也。鑄等出使。日曆不云所以。按明年九月。余堯弼論鑄剛中疏云。近朝廷遣鑄迎請天眷剛中輒值馬議。以為進寨四川。求易二京。輩情為之覺。蓋鑄即此也。　初。秦檜自金來歸。與富直柔爭進。指半道宗兄弟為直柔之黨。深嫉之。及是道宗停官未敍。以前拱衛大夫居饒州。言者劾其強市民田。庚辰。檜進呈。上因言。向者范宗尹與諸辛往來甚密。宗尹為宰相。不與朕情通。乃附下如此。於是道宗特更遣一官。

癸未。秦檜進呈四川茶馬等司條具馬監利害。上曰。太祖初有天下。置沙苑監。收馬就渭州水草。後京師門外方置監。南方與北方地不同。蓋難得其處。宜詳究利害。　右承議郎知鼎州周聿卒。甲申。復顯謨閣待制。

乙酉。虛遠軍節度使知臨安府張澄知溫州。從所請也。

丙戌。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沈該知臨安府。

己丑。步軍司言。統制官岳武軍承宣使威方已到行在供職。上曰。自合兵以來。諸將出入。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茲為可喜。蓋克小屏。帥以湖南都鈐轄威方為步軍司統制。按威方此時恐在述職軍中充統制。未嘗離軍。所謂湖南兵鈐。止是監帶克敵也。　中興聖政史臣曰。紹興以來。所以為興者有二。金欲戰。則分江淮

之鎮，以授將帥，金欲和，則收將帥之權，以歸朝廷，規模既立，守備益固，操縱自我，此之謂定論。烏程未和，其勢之強也，彼兵可以合，兵合而朝廷之勢重，將帥之權輕，神機莫測，蓋用之於天下無事之時，而不以爲常也。久而不變，則智者愉，勇者怯，江、淮之役，所患者此耳。爲國體之養生，視表裏實而補益之，不使敵制攻亂正氣失，何病之有。

壬辰，何鑄辭行，鑄言親喪未葬，乞俟使回日了此私計，上許之。初，三佛齊國王以書遺廣南市舶官，言近年商販乳香，頗有虧損，上曰：市舶之法，頗足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時市舶官右朝散大夫袁復一已移提舉福建常平公事，詔特降一官。

甲午，復起鼎州觀察使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以平福建寇盜功，遷威武軍承宣使。軍器監徐琛、右承議郎福建轉運判官范寅秩以給餉之勞，皆進秩，餘第賞有差。賊之未破也，翊衛大夫華州觀察使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兼知循州韓京將部會之。乙未，詔進京一階。

丙申，詔武成王廟從祀諸將，升趙充國於堂，降韓信於廡下，用祠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陳誠之請也。

是月，左朝奉郎陳剛充荆湖北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剛，井研人，建炎初爲晉原尉，時方用兵，悉五利八事以獻，久之，遷羅江丞，以母憂去。至是投匭上書，論恢復事，大略謂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疏入，上諭秦檜令除郎官，檜不樂，乃言剛資歷未深，遂有是命。且論臨安府臣遣人縱迹使去，而剛已間行出北關矣。秩滿代歸，遂不復仕，後數歲卒於家。剛爲人彊直，登第三十年，莅官纔九考，所至皆有可稱。

上諭秦檜除剛郎官事，以剛孫咸熙、咸熙父仲容嘗謗世修入黨籍，剛無與焉。謗云：既外除朝參，以公資歷未深，宜除湖北茶鹽司幹辦公事，蓋是時檜權勢方盛，莫不敢明言之也。蓋所作謗詩，末章云：公之家集必百卷，藏之必百年，當有公道始定斯論，即指此事耳。惜其銘沒不見於後世，故表出之。但咸所記，以爲紹興戊辰上書，又合五利入策與此書爲一事，及稱以正郎止除縣官，皆小誤。剛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丙辰以左朝奉大夫卒於家。

冬十月，按是月丁酉朔。戊戌，新禮器成，上觀於射殿，宰執侍從、臺諫、南班宗室、禮官、正刺史以上皆與觀。權尚書禮部侍郎王賓、段拂等進官，在壬寅。何澹繳駁曰：帝仁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於是直龍圖閣秦塤、陸直敏文閣、給事中段拂已下皆遷官。

孝一念勃於胷中，故以大事本，正孟子所謂樂天者保天下者也。數十年來，金安於金繪之往來，而我國尊以漸沸，玉帛會同之禮，於是建辟雍，於是立科舉，於是修郊廟社稷之儀，於是置經筵講讀之選，他如求遺書則有詔，刊石經則有詔，圖禮器，館象鍾，而文治自是彬彬矣。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卒。年五十。子羽在泉州，嘗獻時宜八事，論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偏將，敵長驅深入，則我掇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論荆、襄宜合爲一路，置帥公安，益兵聚糧，爲戰守計。論三衙募弱，未振宜增禁衛。論守江宜輕戍江北，重戍江南。論舟航當講求訓練，使大艦利於控扼，小舟利於走集。論南兵剽悍可用，望別立統帥，論江、淮、陝、蜀之兵，當互爲聲援。論募兵乞於荆、粵收集諸盜，後皆不行。

癸卯，武德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路兵馬鈐轄、樞密院統領丁禩編排南郊隊衛，禩嘗知淳水軍，後罷去，秦檜德其前事，用爲給使，頗用事。士大夫無操者，或與之從游焉。禩初爲檜給使，及節次轉官，史全不見，因此差使標出之，以備檜事之本末。

甲辰，少師平樂郡王韋淵復落致仕，充萬壽觀使，還居賜第。

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監司得人，爲縣者自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昏繆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強有才，則宜擢用之。朝奉郎知遂寧府蘇符復敷文閣待制。

庚戌，直秘閣知臨安府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上謂宰執曰：財賦須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爲取，不知予之爲取，非久利也。淮南民若盡鬻業，則其利甚廣矣。

癸丑，秦檜奏以右朝請大夫韓沃知廬州。上曰：淮南今已寧靜，只不生事爲善。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不然，天下未有不治。

甲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松年薨。

戊午，上曰：近得玉二礦，方成玉磬，朕親臨視之，已協音律，更欲按試之。

己未，秘書省正字劉章爲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祕卒。

十有一月庚午，言者奏：近來詩賦經術，各以舊試人數分，其間不無輕重，大抵習詩賦者多，故取人常廣。治經術者鮮，故取人常少。今若專以就試之人，立定所取分數，則詩賦人常占十之七八，而治經術者止得十之一二。但恐寖廢經術之學矣。欲望命有司再加討論，如通經之人有餘，聽參以策論圓融通取，明立分數，庶幾主司各有遵守。上曰：今日行詩賦，爲士人不讀史，今若尚用詩賦，士人不讀經，大抵讀書當以經義爲先。所論宜令禮部看詳以聞。

辛未，執政進呈郊祀赦，上曰：居養、安濟、蠲澤，先帝之仁政，居養、安濟已行之矣，惟蠲澤未行，宜令條具增入。

壬申，雪。

癸酉，上齋於文德殿。

丙子，合祀天地於南郊，始命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璩終獻。是歲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太史局令胡平言：三台星見，禮畢，上御行宮南門，赦天下。

庚辰，詔諸州縣市鎮新創稅場務並罷，以言者有請也。復置荆門軍當陽縣。自建炎渡江，始廢御書院，癸未，詔復之。三十年正月丙申又置。

甲申，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陛下好生之德，既定宇內，乃不居其聖，歸功於天。前郊祀之期年，稽古制作，禮樂大備，討論訂正，悉出聖學，有司效使惟謹，會不能措一辭，及將祀，則至誠感通，天意響答，雪星瑞於齋宮之先，日穿霧於朝獻之旦。既升紫壇，則孟宿明潤，旋御端闕，則霄漢廓清，允謂先天弗違，諸神受祀，至於率履不越，又可爲萬世法。有司請設小次，則拒而不答；宮廟載葺，既畢，則宸輪褭題，皆極於恭恪。

此皆經典所將錫有司宜書載者也。臣職在後從。親見不經。望宣付史館。上謂檜曰。此國家大典禮。及期而喻誠可嚴也。朕自即位以來。無如今次。非卿等協贊。何以致此。

乙酉。吏部奏。郊祀大禮。太師左僕射秦檜合封贈三代並妻。詔依擬定。　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韋謙能。貴州刺史提舉佑神觀韋謙帶御器械。

丙戌。詔達州刺史韋訊累有過犯。可降武功郎差遣。以皇太后有旨也。

己丑。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為少保。

庚寅。權尚書禮部侍郎游操罷。御史中丞何若論操嘗阿附呂頤浩。又嘗阿附趙鼎。鼎既貶逐。操繼嘗問不絕。緩急之際。何足倚信。故出之。

辛卯。朝散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朱敦儒。右諫議大夫汪勃論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望特賜處分。上曰。尚祿所以勵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於侍從。武臣便至於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於是敦儒遂罷。

癸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錢時敏移兵部侍郎。軍器監徐琛權工部侍郎。直祕閣知揚州向子固徑直徽猷閣再任。

甲午。皇兄眉州防禦使不忸為邕州觀察使。以與皇后家連姻特遷之也。

乙未。吏部奏。郊祀大禮。皇太后合封贈三代。於是曾祖徐王韋舜臣徙封韓。祖楊王子華徙封楚。父魏王安禮徙封陳。

十有二月。按原本稅于支。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奏減兩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元種百五十萬緡。　激賞絹二萬匹。本初見紹興四年。

免耐增酒錢三萬四千緡。許之。

戊戌。詔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備邊費。

辛丑。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鄭望之官。老而多病。乞守本官致仕。許之。仍遷一官。謝克家、鄭望之以強英殿修撰皆

考異

誤。

丙午。手詔曰。朕惟軍興以來。四川斂重。恐不堪久。今疆埸罷警。營屯內遷。仰宣撫總領兩司。取索承平時常賦名色。軍興後權所增益。參酌措置。既不能竭民力。又不可乏軍須。兩皆給足。永相保持。以副朕顧倚之意。　尚書金部員外郎李若川、籤書樞密院事若谷弟也。右諫議大夫汪勃論若川特為執政之弟。為所親經營差遣。妄作威福。故罷。

己酉。大理評事張周面對。論征商過重。詔申嚴行下。

辛亥。進士章公奎上書言。國家向緣軍興之故。財賦屈乏。乃於民間預借其稅。以濟軍用。此不得已而行之耳。國家偃兵息民。固已有年。而預借之稅。今尚未免。且預借之弊。新納太重。近於重斂。可即除之。以慰

元元之望。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鄭國通知。正為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朕本意。乃詔戶部取索措置。

辛酉。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會事尹盧彥倫、定遼大將軍四方館使張仙壽來賀來年正旦。

壬戌。左奉議郎仲并特降二官。坐前通判湖州。與倡女通濫。為言者所劾。有司鞫實故也。并初見紹興四年九月。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八人。　諸路斷大辟四十八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六

【紹興十有七年】歲次丁卯。金賜宗亨乾統七年。春正月丙寅。按是月乙丑朔。丹陽隱士蘇庠卒。年八十有三。

丙子。御筆諸軍統制將官已添差諸州都監已上人。並令蠲務。

戊寅。秦檜奏已行出。上曰。諸將乍離軍中。若請給減半。恐失所也。

己卯。手詔曰。朕惟軍興二十餘年。黎元騷動。故力圖罷兵。以冀休息。今疆埸無虞。流徙有歸。四境之內。畢獲安堵。朕心庶幾焉。尚慮監司郡守。不能深體朕意。致或剝削苛細。進獻羨餘。失朕愛民本旨。自今敢有違戾。仰御史臺彈劾。監司各許互察部內。犯而失按。必與併坐。布告中外。咸體朕意。　左朝議大夫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專以措置經界。椿年既建經界之議。會以憂去。有司因稍罷其所施行者。及是椿年免喪還朝。復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甲。虛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且依舊圖造簿。本所差官覆實。若先了而民無爭訟。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劾取旨。從之。

癸未。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吳表臣、知池州魏良臣皆乞奉祠。上曰。州郡之職。懦弱者多不治事。有才力者多妄作。惟適中為難得。於是二人並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丙戌。詔禮部立定天申節宴設則例。下諸路遵守。上以州縣因緣擾民。且多敎物命。故有是旨。

丁亥。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內侍省押班趙福強占民居。詔與物在外宮觀。

戊子。秦檜奏已行。上曰。逐一內侍。則人自知畏矣。

己丑。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尚收力勝錢。其除之。其餘稅則並與減減。上因言。薪芻亦宜免稅。商旅既通。更平物價。則小民不致失所矣。熊克小厤云。戶部奏米已免稅。而所經稅務尚收力勝錢。非朝廷寬民之意。欲行下蠲止。從之。按自厤是月丁亥。上宣諭宰執。米稅已免。諸處御云。力勝錢稅。可令有司措置。己丑。戶部狀。準聖旨措置云云。蓋此事乃出自上意。非戶部迎合克實錄也。

辛卯。上諭大臣曰。孟享詣景靈宮。及東朝中宮不時出入。已給禁衛人錢米。毋令臨安應副。恐擾及市民。

左迪功郎沈介言。國家頻降鄉飲酒儀式。而諸郡所行。疏數不同。望令三歲科舉之年。行之於庠序。即古者三年大比。飲酒於庠序之意也。國子監言。唐人亦止行於貢士之歲。欲依介所請。如願每歲舉行者。聽從其便。從之。

壬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癸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秦熺加大學士。

二月乙未朔。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汪勃試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巫伋守右正言。 左朝散郎符行中為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初。四川都轉運司之廢。用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既而復以太府少卿趙不棄總領宣撫司錢糧。剛中與之不協。不棄頗求其陰事。秦檜聞之。乃奏以行中代不棄。俟行中至利州。令不棄赴行在。行中。南城人也。 李燾撰吳公武墓誌云。陷成峽。蜀四州。連隔利州路。為經略使者當更名。有旨。令宣撫司做綿州安撫司例。措置中樞密院一府。博詢莫知其原。公時在都轉運司。乃從旁為言。此狀蓋三年故事。顧與今事不類。宜撫司即用公言。奏析利州路為東西。但先為經界使者分領之。由此益重公而卷下士皆感其後宣撫使綿他故逐匠。歸者或皆公。恨彼不相知有所報復。蓋非也。公武仲之子。此時為經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所主管文字。

戊戌。上謂大臣曰。比聞州縣折納稅絹。每匹有至十千者。恐傷民力。可令戶部措置。

庚子。大理評事張棣面對。論銓試之制。惟以經義詩賦為榜首。而有出身賦律者。遂居其下。非所以右寒畯而左膏粱。望令通融考校。詔禮部立法。

辛丑。宰執進呈臨安府減令官私房緡。上曰。公私須令均一。天下事皆當如此。

甲辰。上齋於內殿。時將祀高禖。乃以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親祠使。

乙巳。上親祀青帝於東郊。以伏羲、高辛配。普安郡王終獻。又祀脩狄、姜嫄於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成殿受賀。

己酉。封才人劉氏為婕妤。

庚戌。封感義郡夫人郭氏為和國夫人。

辛亥。改造殿前司寨為瓦屋。用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奏也。南渡初。諸營皆覆茅結舍。爇火爆焚。故存中以為請。 成州團練使韋謙為德慶軍承宣使。貴州刺史帶御器械韋鏗為慶遠軍承宣使。並提舉萬壽觀。

壬子。上謂秦檜曰。陣亡恩澤。自今不須裁定。可依祖宗法。 事初未見。 後宮劉氏為紅霞帔。

甲寅。皇叔揚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奕為安德軍承宣使。以職事修舉特進之也。

丁巳。御前軍器所言。處中造軍器三百四十四萬餘件。詔賞之。

辛酉。參知政事李若谷能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中丞汪勃論其不忠不孝也。

三月丁卯。 按是月甲子朔。 給事中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讀直學士院段拂為翰林學士。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寧國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牛皋卒。前一日。邵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而歸。知其必斃。乃呼親吏及家人。囑以後事。至是卒。或謂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聞之者莫不嗟恨。

己巳。上謂秦檜曰。人才難得。惟在賞罰勸沮。輝可選用所知。若協濟國事。得三五人。即庶僚皆化。其不靖害治者。顧蚤勿貸。庶知懲畏。檜曰。仁宗皇帝時。高若訥等在朝。久相提攜。至嘉祐間。韓琦、歐陽修協恭贊助。方成太平之治。上曰。仁宗皇帝即位之久。灼見治道。檜又曰。陛下領元帥府日。備見官僚情僞。至如敵情。亦是親到其營。蓋得要領。故應酬如神。不差毫髮。當出身犯難之時。乃宗廟社稷之託。實天啓聖衷。非偶然也。

辛未。權尚書刑部侍郎錢周才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乙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若引疾能。提舉江州太平觀。若執政才四十四日。

丁丑。直秘閣知光州鄭緝代還。乞令國子監裒集上即位以來惠民愛物手詔。編類刊印成書。守令陛辭門謝日。人賜一帙。從之。

己卯。翰林學士段拂參知政事。

辛巳。秦檜奏州縣和買。率以二月起催。非便。上曰。二月間蠶猶未生。使民何以應辦。檜奏須依舊限。上可之。 詔自今使回。並計程赴行在。時權戶部侍郎邊知白賀金國正旦還。已渡淮。久之未至。上慮其擾人。乃有是命。

壬午。御史臺檢法官余堯弼、司農寺主簿宋敦樸、宗正寺主簿張杞為監察御史。杞、浮梁人也。

甲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錢周才兼實錄院修撰。 秘書省校書郎沈介面對。言陛下勤恤民德。於鄰邑近民之吏。尤所注意。守貳縣令。以民事抵罪者。不復任以親民。聖恩宏覆。天下幸甚。臣愚竊謂郡邑之吏。朝夕奉行。莫非民事。一有詿誤。無復自新。而又元降指揮。罪無定名。有司承用者。不為之區別。凡涉民訟。一切坐之。其於輕重之差。公私之辨。類或未盡。欲望詔加刊定。凡侵漁百姓。以抵贓私者。蔽以前令。其或雖緣民事。罪止公坐。則自如常律。庶幾仰稱陛下愛民慎罰之意。事下刑部看詳。後不行。

乙酉。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以郊恩徒封益國公。自是建旄封國之在北者皆改命。時有乞置益國公官屬者。檜雖不行。亦不加罪焉。 此以班姓之謙史官入當來位書評考。

丙戌。上謂大臣曰。聞物價翔貴。居民不易。宜諭版曹同府漕措置取旨。

丁亥。權尚書吏部侍郎王循友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以右正言巫伋劾其迎勞使客。所過受賄。每與倡伎褻狎故也。　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實錄院修撰錢周才兼侍講。監察御史王滋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戊子。安民靖難功臣太傅醴泉觀使浦和郡王張俊移節靜江軍武靖海軍。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移節鎮南武安寧國軍。　權尚書戶部侍郎邊知白移吏部侍郎。　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若谷落職。江州居住。以御史中丞汪勃論若谷諂事張邦昌之黨。又任宗澤處。以僞楚年月改秩故也。　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高世定陞祕閣修撰。世定自通判明州。累爲部使者。至是復遷之。　詔諸軍招置效用。未有升迪格法。自今到軍三年無過者。與轉一次帶甲。用一石弓力十二矢中半上垛者。年雖未及。準此。八矢上垛者倍之。至承信郎。理磨勘年如常法。

庚寅。權尚書吏部侍郎錢時敏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辛卯。秦檜奏以敷文閣直學士林待聘知婺州。上覽除目。曰。士大夫有專於爲己。而不肯任事。但當與之食祿。使之不失所而已。檜曰。陛下處士大夫如此。仕而不知許國。得不少傷乎。中興聖政。史臣曰。不事其事。雖者之食不爲過。顧聖人有不忍焉。何也。以爲奪之則遂絕之也。予之則所以幸其自新也。愛惜士類當如此。　權尚書工部侍郎徐琛乞補外。能爲敷文閣待制。知明州。　直寶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錢端禮爲淮南路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是月。金人與蒙古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鄂倫貝勒乃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此據至大觀行程錄。按錄稱歲遺牛羊各五十萬口。米豆共五十萬斛。絹三十萬疋。綿三十萬兩。然未知如此之多。今側注其數。錄云甚好。更俟詳考。

夏四月丙申。按是月甲午朔。減諸路免行錢三分之一。用戶部請也。

丁酉。權尚書吏部侍郎林乂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州。從所請也。乂與秦檜有舊。引至侍從。不協物望。然頗勤於所職。人亦稱之。

己亥。御史中丞兼侍講汪勃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改築萬壽觀前後殿。舊觀內侍二人。道士十一人。宋卒一百五十五人。道士歲賜錢七百九十二千。米百二十石。　監察御史余堯弼進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熺兼侍讀。每除言路。必與經筵。朝廷動息。憂讜常與之相表裏焉。呂中大事記。人君起居動息之地。曰內朝。曰外朝。曰經筵。三者而已。執政侍從臺諫皆用宦人。則有以關說於外朝矣。又陰結內侍及嬖倖王淵先聞發言於內朝矣。關經筵之地。乃人主親近儒生之時。檜庶其有所浸潤於是以爲熺侍講。又以巫伋爲說書。除言路者。必預經筵。以察人主之動息。蓋

官之道設。而臣僚復天子之臣矣。　右朝奉郎蘇策爲福建轉運判官。

庚戌。上謂秦檜曰。近覽左迪功郎吳適所進大衍圖。排證易中差誤。可令祕書省看詳。如或可采。卿更審詢其人。當處以庠序之職。　權刑部尚書周三畏落權字。尚書比部員外郎王會試軍器監。

甲寅。皇太后朝景靈宮。少師平樂郡王韋淵見后。出貴妃毀。詔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即其家鞫治。淵具伏誣。後六日。責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二十年十一月淵復官。

丙辰。敕武郎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馬元登特勒停。送桂陽監編管。元登上疏乞出。秦檜奏其語言狂妄。擬編置。上曰。真宗皇帝澶淵之盟。敵人不犯邊塞。今者和議。人多異論。朕不曉所謂。止是不恤國事耳。若無賞罰。望其爲國實難。自今用人。宜求靖共之操。如其不然。在朝廷者與之外任。外任者徙之閑散。閑散而又不靖者。加以責罰。庶幾人知勸懲。不至專爲身計。卿所進是行遣馬元登。正得此意。賞罰既行。數年後可望風俗丕變矣。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使北還。以母丹乞去。遷資政殿學士。知徽州。鑄出使乃請天興郡馬元登上書官爲因鑄之還而有請。但未見其書。當更詳考。　直龍圖閣新知衢州韓球都大提舉四川茶馬監牧公事。左朝奉郎知衢州張嶠爲敷文閣待制。

丁巳。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領邵宏淵爲荊湖北路兵馬鈐轄。以從軍久。願罷軍務也。先是宏淵嘗從後軍統制張淵捕盜於蜀中。宏淵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慮其嘗對衆折己杖之百。兵爲士伍。宏淵之客鍾鼎走行在上書。爲辨曲直。秦檜怒。送鼎福州州學聽讀。鼎福州舉聽讀。鼎克小廝云。秦檜新勝總說之名。鼎是於福之郡學。按張浚當國時。以錫已坐伏闕上書送紹興府學聽讀。非檜所勝克說也。　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於朝。乃有是命。鼎、蜀人也。

己未。詔責授濟遠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趙鼎過赦永不檢舉。右修職郎石俠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特免真決。送潯州編管。初。鼎貶潮州。守臣徐璋爲之治第。且餉饋之。俠時爲錄事參軍。數與鼎相見。及是俠代歸而璋已卒。守臣左朝散大夫翁子禮發其事。下大理鞫實。鼎坐不自省循。請貶州郡。借人抄書。因令幹官顧湜嘱俠供給書寫人。於是俠違法大收人戶鹽錢。節次應副使用。又嘗爲子預俠公事。改易情款。又受璋餽送八百餘緡。璋又盜官錢爲鼎蓋造第宅。通計一萬餘緡。紬絹三千六百餘匹。故有是命。此以日錄本文參入。初。鼎被貶和議。詔書云。是時王俁、呂頤浩二廣。皆望風捕鼎以爲奇貨。於是湖守徐璋、汀守翁子禮、吉守趙汗其事。鼎獄以爲奈何也。　初。右奉議郎通判處州朱汝爲既渡海來歸。久之。有告敵人。汝爲嘗以蠟書來言敵中機事。敵久捕不獲。會有知汝爲已南遁者。至是以姓名來求。遣汝爲時在紹興。知行必不免。一夕遁去。雖家人無知者。一子南強數歲。與其妻錢氏。皆爲有司所拘。汝爲即潛行入青城山中。以醫卜自給。更姓名曰趙復。前實錄院檢討官邵博識而憐之。青城令楊喬爲嘗菴於布金院之旁。且授以官田數十畝。汝爲躬耕山下。數赴人之急。由是

人多重之。

五月癸亥朔。上謂大臣曰。川、廣綱馬茶鎮江軍中。宜令本府及淮南漕司撥官地美水草處收養。只數年間。便見蕃息。此軍政所當留意。

甲子。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帶御器械李珂爲內侍省押班。

乙丑。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殿前左軍正將李懷等十四人並差諸路兵馬都監至正將。隨從軍。用主帥楊存中請也。是日。雨雹。

丙寅。上謂大臣曰。近有布衣陳福建鹽法利便。朕惟祖宗成法。利於民者。自當永久遵行。倘或未便。須議損益也。

己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皓丁內艱。既終喪。遂復祠請。於是直徽猷閣王洋知饒州。而左奉議郎陳之淵添差通判。二人與右承議郎通判州事李勤積不相能。勤伸以訐進。告皓有欺世飛語。洋、之淵皆與聞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即奏皓造爲不根之言。簧鼓衆聽。幾以動搖國是。望竄遐裔。洋、之淵亦乞貶之典憲。詔罷洋、之淵。而皓有是命。

辛未。敷文閣待制新知宣州秦棣過闕入見。癸酉。陞敷文閣直學士。中書請令軍中揀退人耕江、淮、京西官逃田以自贍。從之。三十一年正月戊寅所書可參考

乙亥。祕書省校書郎提舉祕書省編定書籍官沈介守尚書司勳員外郎。祕書省正字兼提舉祕書省編定書籍官湯思退守司封員外郎。

辛巳。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卞、寧遠大將軍東上閤門使大珪來賀天申節。卞、金主兄弟行也。

辛卯。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卒。

六月乙未。詔金國使人見辭並設壇於庭下。寧臣使臣亦如之。

丙申。上謂秦檜曰。兩澤稍煩。細民不易。檜曰。前日蒙宣問常、潤、江南闕雨。臣弟棣赴宣州新任。近得本州申報。雨已霑足。上曰。此時多雨。陂塘有所瀦蓄。秋或旱乾。可備灌溉。農夫有豐稔之望。可喜也。

丁酉。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錢周才罷。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周才嘗對衆館職有徽宗實錄難修之語。詆毀不恭。故有是命。太常博士葛立方、太學正孫仲鰲並爲祕書省正字。既而提舉祕書省秦熺奏以二人並兼編定書籍官。從之。熺奏辭在是月辛亥

己亥。尚書右司員外郎王鎡爲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乙巳。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權尚書工部侍郎嚴抑日遊執政之門。鼎時汪勃、殿拂乳敕。祕書省正字張本進不由道。所校書籍。恐皆舛誤。於是二人並罷。

戊申。太學博士王之望面奏論舉人程文。或純用本朝人文籍數百言。或作歌頌。及用佛書全句。程式皆不可考。建炎悉從刪去。故多犯者。望申嚴行下。從之。

甲寅。左承議郎朱玘知德安府還。入見。乞將刑統律文內。有犯本朝廟諱御名及嘗同者。並易以他字。詔禮部擬定。

乙卯。宰執進呈眉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成閔招降到福建賊徒等第補官。上曰。銷弭盜賊。當爲遠慮。若但招安補授。恐此輩以嘯聚爲得計。是啓其爲寇之心。今已招到。且依所乞。可劄下諸路。日後不許招安。

丙辰。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卒。

丁巳。宗正少卿兼權兵部侍郎趙子厚罷。以御史余堯弼言子厚往任小官。荒於酒色。今乃不自揆度。每闕除目。不平之色。形於顏面故也。

戊午。檢校少保保寧軍節度使普安郡王瑗徙常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保大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徙武康軍節度使。於是少傅孟忠厚、少保楊存忠皆徒節鎮之在南者。

秋七月甲子。大理少卿張柄罷。以御史余堯弼論其部闕怠忽也。饒州刺史知金州節制屯劄右護軍馬李耕陞忠州團練使。再任。

乙丑。詔臨安府更置鹿□□法酒。舊取水於西湖上。以軍民環居。渠流混濁。乃命別鑿焉。

戊辰。左承議郎添差通判嚴州秦昌時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袁州劉伯英提點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昌時。檜兄子也。伯英。檜所喜。在湖南務造宅堂。至飾以塗金。衙前盜用官課者。皆納其女而釋之。人不敢問。

己巳。太尉少卿趙不弃自蜀中還。入對。上謂秦檜曰。不弃必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凡所科賦。並可蠲罷。朕所以休兵講和。蓋爲蘇民力耳。如與不然。殊失本意。

壬申。武泰軍節度使知荊南府劉錡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錡鎮江陵凡六年。

癸酉。敕令所奏諸遣喪應解官。而臨時竄名軍中。規免執喪者。徒三年。所屬知情而爲申請起復者。減二等。先是上數論大臣以爲有傷風教者。至是立法。　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胡寅引疾告老。詔遷一官。仍舊職致仕。

甲戌。左朝奉郎新通判遂川府晁公武知恭州。趙不弃薦之也。

庚辰。詔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令赴行在奏事。太府少卿趙不弃權尚書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職事。初。秦檜以不弃與剛中有隙。遂召之。而以符行中代總軍儲。其實不樂剛中也。剛中頗怪之。私謂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剛中在蜀六年。事或專行。其服用往往逾制。不弃還朝。頗文致其事。故剛中遂罷。　右正言巫伋奏右朝散大夫知利州元不伐撰造行在言語。自云出入奧密。事皆誣誕。煽惑遠方。詔除名。變州編管。　尚書禮部員外郎王曙主管台州崇

遣觀。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其躁進也。

癸未。詔李琿、符行中同共參酌措置減放四川科敷錢物。先是鄭剛中爲宣撫副使。上命剛中與總領司參酌措置。剛中言。四川財賦利源。大者無過鹽酒。會不知鹽酒之法。已是窮蹙。惟有扶持講究。隨時救助。尚可枝梧。倘更增添。其法立壞。鹽與酒既不可更改。其餘雜利便者。皆蔽守一偏。不盡見四川久遠利害。惟有取用度名色。更行樟節。及軍中可以裁減事件。隨宜措置。庶幾便見實效。今先次減省本司官吏。及將人馬可以趲移頭項。更令向裏就糧。以減水運脚費。並應有舊例合支錢物。隨事裁損。仍參照本司向來所入窠名錢物。今已並屬總領錢糧所拘收。儻係本司樁積備邊。在贍軍歲計之外。其逐項窠名。歲計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蒙取撥應副歲計。即可對減增添窠名。寬省民力。疏奏。乃有是命。

甲申。江東安撫司乞遣官拍試效用。上曰。今三衙諸軍。教閱不廢。故武藝皆精。秦檜曰。承平時亦自閱習。今御前呈引。激賞分明。故諸軍爭勸也。

乙酉。左承議郎李觀民知深州。代還入見。言陛下信任一德之臣。修諸鄰好。力偃戎兵。而民免於塗炭者。七年於茲。頻歲有秋。人皆樂業。伏願戒飭邊臣。毋致稍有生事。庶幾仰承德意之萬一。從之。

丙戌。秦檜奏以左朝散大夫謝尋知潮州。上曰。凡除郡守。莫須到堂否。檜曰。例須參辭。上曰。今既休兵。正以民事爲急。卿宜更加詢審。如昏惑無取者。不若只與宮祠。　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廣卒。計聞。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落莫不屈云。廣炎本請老。丙戌。上曰。此言中興謂命之臣。卽除敷文閣待制致仕。此蓋汪藻撰墓碑所書也。其實廣復職在九月己巳。克誤於其卒日書之耳。王明清揮麈餘錄。話稱廣求休致。先除次對師南昌興日。屢所書不同。當考。）

丁亥。右朝奉大夫鮑貽遜卒。

戊子。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改充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州。（璘改都統銜。詔書不載。王倫傳辭。詔書在此年。今因移那并書之。）

八月丙申。檢校少師岳陽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王舜臣薨。

壬辰。大理正周贊、餘辭諸軍審計司章服並罷。金華人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二人官於行朝。陰與外交。凶險之謀。略無顧忌。故有是命。

癸卯。責授浙遠軍節度使趙鼎卒。鼎在吉陽三年。故吏門人。皆不敢通問。廣西經略使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酒餉之。太師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誅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

乙巳。直祕閣知臨安府沈該爲尚書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趙不弃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丙午。召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詹大方爲工部尚書。戊申。以該爲賀大金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蘇燁副之。大方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容肅副之。上覽不弃除目。因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須。如御膳米初日供。

今則月一取之。庶吏不敢緣此擾民也。　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施庭臣卒。

丙辰。詔自今百官應聽對而以病告者。並俟疾愈日上殿。時秦檜惡聞人言。百官當面對者。多稱疾不入。上怪之。故有是命。

丁巳。秦檜因論及月樁錢。上曰。卿未還朝時。朱勝非等創造月樁。朕每以爲非理。蹙與宰執言。終未能大有所蠲減。卿可從長措置。庶寬民力。後二日。檜奏近令監司郡守不得獻羨餘。今聞乃資妄用。乃詔諸路監司郡守將寬剩錢物樁管。每季具數申省。聽候發充月樁。其不係月樁錢分。依此通融科撥。檜曰。陛下志欲減免田租。實盛德之事。今自月樁錢始。

戊午。寶文閣直學士賈誼卒。

己未。寶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爲太尉。易鎮安慶軍。錄出驅之勞也。　寶文閣學士王喚撰舉萬壽觀。喚知平江府。以疾請奉祠。而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奏其應辦國信。每事豐腆。並無遺闕。乃有是命。喚至行在。數日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賜銀絹五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官給葬事。

九月乙丑。（按是月壬戌朔。）秦檜奏殿前步軍司乞招安到海寇分隸諸軍。上曰。海賊若寬。須當捕之。仍令常加存恤。毋使爲民患。

戊辰。蘄州觀察使張思正卒於台州。

己巳。減四川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用宣撫副使鄭剛中、總領官符行中奏也。於是減四川市估錢五分之一。（布七百三萬匹。每估二千有半。今共減三十六萬五千餘緡。）鹽路鹽錢六分之一。（大率錢四分鹽一百三萬七千餘斤。本路六十井鹽四十八萬五千餘斤。舊每斤三百錢。今減五十。共減七萬六千緡。）坊場河渡淨利抽買稅錢十分之四。（元額十一萬八千。今減四萬六千餘緡。）又減兩川米脚錢四十二萬緡。（十六年十二月。已減三十二萬。）時行中宣撫司。詔賜庫見樁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酌量對糴分數均減。（均減對糴米指撥。在是月癸酉。今聯書之。）

壬申。武經大夫和州團練使內侍省押班李珂爲入內內侍省押班。景福殿使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張去爲爲內侍省押班。

甲戌。右朝散郎直祕閣呂摭除名。梧州編管。秦檜追恨頤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曹惇求其家陰事。會摭嫂姜氏告摭烝其庶弟之母。送獄窮治。摭懼罪陽瘖。乃以乘殿定罪。於是一家破矣。（案義門劾曹惇章疏。惇守台州。計願指陳陰事。摭日瘖。惇十四年六月。遷知台州。十八年七月丁酉。以右朝散郎權發台州回進對。此時蓋未滿也。）

乙亥。戶部具到江東西諸州月樁錢二十二萬七千餘緡。（信州五萬四千。宣州四萬九千。歙州五萬八千。撫州二萬五千。江州萬緡。筠州南安軍各六千。臨江軍四千。建昌軍二千。）

增有奇。　上曰。科敷之類。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歲餘。以減月樁。誠寬民力。秦檜曰。指揮之

下百姓想皆歡忻鼓舞。上曰。朕備嘗艱難。知細民缺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即命樁留以待緩急。庶幾臨時不致失措。

丙子。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罷。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剛中天資凶險。敢爲不義。當與異意之徒。合爲死黨。妄用官錢。縱使游士。搖唇鼓舌。變亂黑白。四川有都轉運司。置總四路財以贍軍須也。俾乘間上奏並歸宣司。則是制軍給食。通而爲一。雖密院戶部不得如此。祖宗維持諸路之計。於此墮地。不知剛中封殖自植。欲以何爲。總領司建置之意。查與諸路一體。剛中怒形於色。不容總司舉職。朝廷不得已。爲之易置。則又揚言以爲己能。自古跋扈藩鎮敢如此否。章未報。堯弼又奏剛中奢侈貪變。妄作威福。罔上不忠。敗壞軍政五罪。乃有是命。仍令剛中於鄂州聽旨。其隨行軍資。令湖廣總領司交割具數申省。軍兵令都統制田師古拘收押還本司。十二月甲寅行遣。

丁丑。崇義郎馮珪除名。萬安軍編管。珪盜用庫金。懼罪走北界。爲泗州押還。法當死。特貸之。

己卯。安南請入貢。詔經界司受而答之。

癸未。執政進呈大理正章夢面對。乞命監司郡守察縣令之賢否。上曰。令最親民。不能一一銓擇不職而後治之。百里已受其弊。有治狀者。當議擢之。庶其知勸。實惠及民矣。

甲申。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王縉兼侍講。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兼崇政殿說書。

乙酉。右承務郎監尚書六部門康與之爲軍器監丞。

丙戌。詔江、浙見輸折帛錢太高。虛民難出。令紬帛各減價。每匹江南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每兩江南三百。兩浙四百。自明年始。先一日。秦檜進呈諸路監司守臣自今所部縣令治狀顯著。保明奏聞。上曰。當令正以養惠百姓爲先務。檜曰。如民間折帛錢太重。理宜減。上曰。朕久有此志。祖宗時。每緣價值八百。官司乃以一千和買。民間既免舉債。出及絲蠶收成之後。並皆樂輸。趙鼎、張浚爲相時。乃將折帛之請。令人戶折納見錢。殊爲非理。不知今折納若干。檜曰。當令戶部取見實進呈。上曰。若隨逐路色額減納錢數。非惟可蘇民力。且知朕所以休兵之意。至是行下。呂中大事記。檜與論江、浙監司時增民稅數倍。而上則減而蠲月樁錢。四川無征。驅盜歸酒稅。除永遠等州身丁錢。出內帑錢代輸丁錢。減江、浙帛錢。其愛民之實自若也。

是月。金主亶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大同府。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熊克小錄在十一月朝廷誤。

癸巳。代州防禦使荆南路馬步兵總管王琺爲永州防禦使。充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秦檜之留守臨安也。琺爲留守司統制。故薦對而命之。直祕閣知盱眙軍趙良史陞直敷文閣。再任。左朝奉大夫通判瀘州程敦臨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敦臨、眉山人。與秦檜有太學之舊。故躐用之。

丙申。戶部侍郎李椿年言。州縣多侵用封樁錢物。至有倉庫寓於民舍僧寺者。欲望特下明詔。遣御史巡察州縣。按其所不如法者。重加黜責。仍令監司先期盤頓所部。修飭倉庫。舉行詔令。取見封樁錢數。實保奏。將來遣使按察。稍有違例。亦當一例作罪。不以去官赦原減。詔如所奏。令戶部差官。

癸卯。詔建太乙宮於行在。自駐蹕以來。歲祀十神太一於惠昭僧舍。言者此爲未稱飲崇之意。乃作宮焉。熊克小錄在十二月癸卯。誤。

右正言巫伋論州縣奉行詔條違例。不稱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望令以前後詔書。編次成册。置之廳事。常切遵守。翌日。上謂大臣曰。朕降寬卹指揮。而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恩及百姓。可如伋奏。仍令監司按劾。以警慢吏。

甲辰。秦檜進呈前馬步三司管軍屈衙十年。取旨推恩。上曰。往日將帥出戰立功。時有遷轉。今休兵日久。如已建節者。固不較計。其他豈無陞進之望。當有以繫其心。且使後來者知勸。

丙午。舒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溫卿爲事國軍承宣使。吳國長公主請以溫卿該恩回授二秩轉行一官。乃有是命。

丁未。詔太常少卿蔡以春秋二仲薦獻紹興府山陵攢宮。季秋令監察御史按視。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援舊制有請也。

戊申。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澄知襄陽府。時左朝議大夫知襄陽府陳桷引疾求罷。後旬日。復桷祕閣修撰奉祠。

己酉。少保事遠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少傅。用屈衙十年推恩也。祕閣修撰知溫州趙不華陞右文殿修撰。再任。以浙東提點刑獄公事林師說奏其治狀也。右朝散大夫閤大均追一官勒停。鼎州編管。先是大均守渠州。代還。鄭剛中牽宣撫司機宜文字。及是至行在。爲剛中乞祠。且胥宣司財賦。大均與尚書省令史李師中善。師中以朝廷行遣次第告之。秦檜廉知。下大理究治。故有是命。師中追二官。南雄州編管。

壬子。秦檜奏四川命官。因罪停降。過恩該敘復者。見係宣司施行。欲收還省部。上因論蜀人仕宦多不出蜀中。自今宜量與東南差遣。庶遠近人情無彼此之間。

丁巳。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許弼、通判州事左朝奉郎衛蒙亨、右朝奉郎林充各降一官。先是進士鍾鼎以上書訟邵宏淵。押送福州聽讀。鼎勝弼。求依所親於永福弼聽之。至是鼎復求行在。尚書秦檜怒弼。以爲不切拘管。故有是命。協中大夫果州防禦使太平州駐劄御前軍統制雷仲卒。

戊午。降授鳳州團練使添差荆南南路馬步軍總管辛永宗再貶秩一等。坐嘗爲人請求補官不當也。

己未。饒塘縣晉龍山降甘露。詔付史館。

庚申。左宣義郎敕令所刪定官曹筠充蕃王宮大小學教授。筠、當塗人。政和末。秦檜自金陵游學京師。至當塗。會大雨水。橋斷不能進。筠適居虛中。爲人訓子弟。即入白主人。延入飯之。止檜宿焉。其後筠以累舉

得官、調台州錄事參軍。老病不任事。守臣張偁勸之。寧急以繫。檜念其放。遂召用之。

十有一月壬戌。檢是月辛酉朔。上諭大臣曰。諸郡災傷。宜令留意檢放。不可苟取一時稅租。致民逃移。難以復業。

熊克小歷在十二月壬辰。查觀。

癸亥。大理寺丞范洵面對。乞州縣獄囚並令獄官令長親加勘訊。縱吏考鞫者。重寘典憲。詔申嚴行下。

甲子。詔三路市舶司自今蕃商所販丁沈香龍腦白豆蔻四色。各止抽一分。先是十取其四。朝廷開商人病其重也。故裁損焉。

丙寅。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紹興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四百九十九卷。詔錄板刊之。　右武郎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劉懋帶御器械。懋、嬪妤父也。

丁卯。權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賜新及第進士聞喜宴於禮部貢院。從之。自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葉份上表告老。詔遷一官致仕。尸寧卒。

戊辰。左奉議郎史才爲國子監主簿。才、鄱縣人也。　眉州防禦使殿前司游奕統軍劉成閔以捕福建海賊功遷宣州觀察使。於是其將佐武顯大夫張寧、武翌郎周虎臣、敦武郎金湧等三十六人並進一官。湧、湖州人。以貲授官。爲秦檜看閤子。故亦遷焉。

己巳。執政進呈大理寺丞范洵面對。乞州縣吏人犯罪。不許引用通計條。上曰。法律所載。非不該備。然情僞日滋。亦預隨時損益。可令有司看詳。

壬申。禮部侍郎周執羔言。文臣遇郊改轉服色。內四川便宜轉授之人。如此是末後付身未曾換給。而以次真命官資應得赦文。即乞放行。所貴邊遠士大夫不敢留滯。從之。　除克小歷。初四川宣撫司得權宜補官。皆預給敕牒。至是會萃令吏部換給。秦檜疑其未盡。多格不行。吏部侍郎周執羔言於檜。以權務延本許以一切不宜失信。乃從之。克所言蓋據執羔行狀。與日歷不同。按執羔此時以禮部侍郎減部此事也。

乙亥。資政殿學士知徽州何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丁丑。右正言巫伋言。選人改官。銓法注知縣。蓋舉詞皆云堪充親民任使。祖宗立法之意。正要爲民擇官。而比來改秩。無意作縣。多於堂除。則是與舉詞已相違矣。望令吏部並注知縣。不惟親民之官得人。亦可革奔競之風。上曰。銓曹自有成法。可令逐守。　左奉議郎洪适、右朝散郎通判潭州曾恬並罷。适通判台州。與守臣曾惇不相能。恬、公亮孫。少嘗尊事楊時、謝良佐、劉安世、陳瓘。得存心養性之學。及爲大宗正丞。秦檜專政。士方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附。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适姦險強暴。得自家傳。在台州。貪墨踰濫。恬縱脫不檢。自謂趙鼎門人。常懷怨望。遂繫之。既而恬又坐擅興工役貶秩。　恬明年六月丁酉降官。許及之撰恬行狀云。遇判台州胡珵更。惡宣有英州之讀。台守與公不相能。公嘗行縣須費料。令以錢因十數貫屋宮廟。疏以賦空告。公坐降官。聞大呼聲。即詣視。疏四因皆叫號冤寃。因備其事申諸朝。師白守。守以爲不聽白長官。參謀文拙。秦檜眞官上之。坐免官。

戊寅。左承議郎姚邦基主管台州崇道觀。

丙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懋卒。

丁亥。右朝奉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舶曹泳爲兩浙路轉運判官。

戊子。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林天鼐、葉耀、徐懋、祖象、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用提舉官奏辭請也。

十有二月辛卯朔。詔諸州見編管配命官及牽干邊界情理重。用邢部請也。　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張致遠卒。

乙未。左奉議郎章度主管官誥院。度、宜城人也。　右承議郎新通判衡州張棣知新州。右承奉郎陳適知昌化軍。先是秦檜擬除廣西郡守。上曰。廣東西缺官。自來多是權攝。如海外州軍。監司巡歷不到。朕每以爲慮。自今缺官處。可早與除。

丙申。初賜百官喜雪御筵於秦檜第。是日。上謂檜曰。雪後便覺寒。非惟有豐稔之望。來歲疫癘亦必消弭。可爲民之慶也。　永州防禦使許世安□□州觀察使。以解帶恩也。　右承議郎劉子羽卒。子羽既奉祠。盡弃人事。獨居一室。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四方學者多從之。至是得微疾。即入踞家廟。泣別其母。徧以書告決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兄子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遊。人人爲計久遠。既已。則復與學者講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書。淡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年四十七。其所著有聖傳十論等篇。皆行於世。

己亥。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乞令諸州法司吏人。只許檢出事狀。不得輒言予奪。詔申嚴行下。

癸卯。婺州進士施謂進中興頌、行都賦各一首。詔與雜十篇。詔永免文解。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祕卒。

乙巳。右宣教郎添差通判溫州高百之直祕閣。百之、世則子也。　百之女爲秦埙婦。其除職所因未見。當攷。

丙午。封秦熺妻建康郡夫人曹氏爲和國夫人。熺女令人秦氏爲同安郡夫人。

丁未。左承奉郎林機、右承奉郎周紫芝並爲樞密院編修官。敦武郎閤門祗候張昂充東南第十四將。

戊申。右朝散郎主管官誥院陳大方罷。時吏部郎官缺。大方以例暫兼。會當奏事。誤書權吏部侍郎。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其鄙俗不忠。故罷。　大方、道孫。已見。

庚戌。直龍圖閣都大提舉川秦茶馬監牧公事韓球始至成都。自趙開以來。每茶百斤。除其十勿算。球至官。遂盡取園戶加饒之茶。增爲正額。有一場而增至二十萬斤者。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起爲私販。變茶自祖宗以來不榷禁。敢和中。有司請買引。議者以民夷不便。罷之。球又榷忠、達州茶。即渠、合、廣安軍置場賣引。歲以八萬斤爲額。然商人以利薄不通。第以引錢敷民間耳。民甚苦之。　十六年□月乙亥□十七年十一月陳情可攷。

辛亥。封紅霞帔陳氏爲永嘉郡夫人。

癸丑。左朝奉郎楫倬卒。

甲寅。資政殿學士鄭剛中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再論剛中抗命僵蹇。遲留不行。四川自建炎之後。惟知宣撫之尊。蓋以去朝遠。能自立威福故也。方今中興總攬權綱之時。而剛中乃爾怙權傲慢。伏望亟賜窮竄。以爲臣子不忠之戒。右正言巫伋復論剛中昭彰。以爲賄賂遮蔽於乘輿。賄賂溢於私帑。暴無名之斂。以重困吾民。造不根之謗。以恐動遠俗。既被召命。不即引道。而密遣爪牙。窺伺朝廷。故有是命。（堯弼章疏十一月己酉降出。伋章疏十一月甲戌降出。）　右朝請大夫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林師說能。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師說於職事之外。招致背國異議之罪。列在僚佐。自云。廣中逐客。有送我百韻詩。又云。趙相未可量。實於國事非便。上曰。人心不同。豈能盡知。但當試用。若有肯協濟國事。自須進擢。如意懷二三。狙詐謀身者。不免斥去。以示好惡。則士風儉薄。庶幾少革。故師說遂能。

丙辰。金主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藩、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吳前範來賀來年正旦。宗藩、金主亶從父行也。　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王俣卒。自是不復除舍人也。

丁巳。權尚書吏部侍郎邊知白兼權直學士院。尚書刑部員外郎吳棨爲右司員外郎。

是歲。宗子賜名授官者三十二人。　諸路斷大辟三十五人。　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政。於是李光家藏書萬餘卷。其家皆焚之。　金主亶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得四千餘人。皆令入宮。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七

紹興十有八年。歲次戊辰。金熙宗亶皇統八年。春正月戊辰。按是月庚申朔。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林大鼐爲太常寺主簿。仍兼祕書省校勘書籍。大鼐初爲舉子。嘗答策言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閒居永嘉。見其文默識之。至是稍擢薦用。大鼐初見紹興十三年十二月。

己巳。上幸天竺寺。遂幸玉津園。

庚午。入內東頭供奉官康晤還所寄資爲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晤尋改宣政使。謂改使職。在二月癸巳。

丁丑。太常博士駱庭芝能。先是參知政事段拂聞趙鼎死於海南。爲之歎息。秦檜怒。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將按拂罪。先奏庭芝密與執政私交。漏洩機事。遂罷之。自是拂不安於位矣。　左承議郎張闡添差通判泉州。自秦檜專國。朝士爲所忌者。終身以添倅或帥幕處之。未嘗有爲郡者。

辛巳。命權戶部侍郎李椿年同看詳諸路監司郡守條具裕民文字。

壬午。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入對。論參知政事段拂滅棄人倫。頃爲小官。身對賓客。常使其父執盤具食。官於行朝。陰交非類。濫居政府。漏洩機政。伏望薄行流放。以清衆著。

乙酉。右正言巫伋入對。論建炎開建康通判楊邦乂仗節死難。而拂遂棄倅事。恬不知愧。纔居政府。乃與小臣私交。漏洩政機。又嘗與典謁者曰。我豈是執政。伏望亟賜窮逐。

戊子。輔臣進呈上諭及人才。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何賴。勵世磨鈍。惟在進賢退不肖。檜曰。此乃致治之要。上曰。但審其賢否而進退之。則人自知勸沮矣。

二月癸巳。上諭大臣曰。兩浙漕司舉人。間有勢之家。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今貢舉鎖院在近。可令禮部立賞許人告捕。

甲午。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告獲。取旨補官。仍賜出身。

乙未。參知政事段拂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用臺諫奏劾也。拂再上。尋落職與國軍居住。簽書樞密院事汪勃兼權參知政事。

丙申。布衣鄭樵爲右迪功郎。以經筵官秦熺等言其學術也。

福建安撫使薛弼言。近旨統制將官離軍。添差州都監已上。並依見任人。切詳諸軍將官。係因功或年勞。不拘大小使臣。一時陞補。即與祖宗差注將副格法不同。切虛員數太多。煩紊軍政。欲將元在軍中係大使臣充將官。有朝廷宣劄人。並支破盤務請給人從。免令干預職事。從之。

己亥。入內東頭供奉官楊公恕還所寄資爲武顯大夫帶御器械。

壬寅。左朝請大夫監尚書六部門張頡面對。乞令諸路災傷檢踏官。不得於稅戶止宿。及接見賓客。詔戶部看詳。

甲辰。左中大夫知太平州范同引疾請奉祠。詔復左中大夫。令終任。

庚戌。入內東頭供奉官王晉錫辦內東門司。左朝請郎呂延年知蘄州代還。言自五季之亂。江南李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乃於江西一路稅苗數外倍三分。上應軍須。至開寶八年。李煜圖籍歸本朝。而當時官司但名爲沿納。蓋謂事非本朝剏立。特循沿李氏舊法也。積歲既久。而官司又以沿納一項錢米。支移折變。故里巷之民。銜怨李氏之聲猶在也。仰惟陛下愛民疾苦。如痛在躬。欲乞行下江南漕司。如委見本路田產步畝所載稅苗倍於他路。即取旨量與裁定。仍乞將沿納一項錢米。特免支移折變。詔戶部取索諸路色目。一體看詳申省。

辛亥。吉陽軍奏貢授淸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詔令歸葬。

壬子。右承事郎監登聞鼓院徐璉面對。言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銘鼎彝。侑食淸廟。以勸萬世。國家遠稽三代。紹造原廟。凡在佐命輔弼。皆繪像朝廷。以示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原廟。如祖宗之制。而累朝配享輔弼。不過十餘人。今其家之子孫。必有繪像存焉。望詔有司訪求。摹於景靈宮廷之兩壁。詔禮部討論。

三月壬戌。詔政和八年已前實得兩解貢人。不限年並特與奏名。詔就殿試。到省一舉。見年立十五以上

者令本貫報明申部內開封府國子監舉人召現任京朝官二員保奏並給除名舉當議特與推恩。王回情撰

建炎雜記云靖康之亂文字散失不存南渡之後禮部考定劉士彥者大爲新利士子之業點者相與波騰云其說曾經省試下合試年號既下然期士彥但云書記到因而饒倖遂獲恩者不知其數

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

丁丑上謂大臣曰聞殿前司招軍多誘致鄉民及負版者恐其失業可令吳璘楊政招流民之失所者補其缺。

庚辰上初詣太一宮以宮成故凡一百七十楹既而禮部侍郎沈該奏言鑾輿詣宮皎日晴霽車駕還內雨澤復作有此祥應望付史館從之。禮部奏下在五月辛酉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熺知樞密院事一日太師秦檜問敕令所刪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爲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寧寅弟也。熊克小腆稱寧爲刪部郎官按寧此時爲選人克蓋誤也克又稱寧對云云於是檜怒以日麗考之寧引對改官在此後七日則檜未嘗怒今不取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日以其子熺爲權臣欲以代居相位而兩府合爲一矣

甲申右武大夫保寧軍承宣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落階官爲宣州觀察使以解散恩也。

時安道之父繼先有寵秦檜使其夫人王氏與之敍拜爲兄弟往來甚密。趙甡之遺史云繼先遭遇在紹興中話起人臣諸路大帥承顏下風某敢少忤

其權勢之盛與秦檜時張去爲以下輩不足道又曰秦檜興其妻族皆貴盛者非檜輩舉之力爲檜情怒遂罷先宗族及吳益宗族官職故繼先及中官亦得罪遂秦氏王氏之官職也姓之此段或因秦熺王安道相繼除擢而書且附此當考也

乙酉詔私擅渡淮及招納逃亡之人並行軍法後詔津載及巡防人故縱與同罪失察者減一官。後詔在二十九年二月己丑

右朝散大夫秦亘知峽州。紹興二十六年十月癸亥朔方崇奏亘守安州以權場貨獻權臣按日麗亘去年十二月壬寅自安州代還入對可附此事也

丙戌權尚書禮部侍郎沈該兼直學士院。

是月貢院言博學宏詞科武舉廚閑廚之婺州州學教授李南壽合格詔並與堂除自是恩始殺矣麟之海陵人南壽龍泉人也。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詔付史館。

己丑右迪功郎敕令所刪定官胡寧特引對遂命改京官。寧改官日麗不書今年五月戊辰以右承務郎除太常丞故附見此

庚寅上策試正奏名進士於射殿先是權吏部侍郎知貢舉逸知臨上合格舉人徐履等上兩以欲趨晉、唐之陵夷接東漢之軌迹及柔道所理當有品章條貫右迪功郎董德元策言晉之失不在於虛無失於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於詞章失於用兵故耳東漢固無如是之失也陳擢策言今日中興之盛以言乎內治則大臣法小臣廉百姓遂其衣食萬物蒙其豐年以言乎外治則講信修睦夷夏交懷邊鄙無虞五兵不試東漢之事未足慕也顧中飭邊郡守臣俾兩相撫輯庶幾邊隙不生遠人益服此品章條貫之一

助舉人王佐策言王義之言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鑾駕當時不務息民保國不欲以兵取勝也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鑾駕當時不計地勢不審攻守而徒務爲浪戰也況陛下今日任用異儒修明治具足以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則光武之治不足深羨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初考權戶部侍郎李朝正覆考工部尚書詹大方詳定乃奏德元第一孺次之既而以故事遞降遂擢佐爲首賜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屈永嘉人德元吉水人佐山陰人也。按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鄭仲熊劾王佐章疏稱佐義孫大樹本非庭魁

以上三人皆係有官遂致僥冒按此舉第四人乃莫沅當求他書參考

庚子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秦熺罷爲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熺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故有是命仍詔熺應干恩數請給等並依見任宰臣例立班在右僕射之次。

辛丑徽猷閣待制鄧博卒於健爲縣。

乙巳特奏名進士俞舜凱等四百五十七人武舉進士柯熙等七人特奏名一人賜第授官有差於是始以將仕郎易京府助教舜凱婺源人也。

癸丑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晁謙之罷先是左承議郎方雲翼自禮官罷歸後起爲江東安撫司參議官檜念之薦於謙之雲翼干援不已謙之怒其無厭以書白之會雲翼代還檜以問雲翼雲翼愕然曰王庶之子比過金陵晁館之於宅堂者四日雲翼嘗勸晁不當留在宅堂恐有陰謀晁即日津發前去雲翼固知其言太深然不料其陰報雲翼至於此也檜默然即論廣中侍御史余堯弼堯弼乃奏謙之陰謀謙之以書白檜檜怒謙之遂罷謙之時無與倫趙鼎負滔天之惡投界遐裔乃陰與交通書問絡繹王庶號詐乖僻世所共棄謙之實其辟客每慕其爲人庶之子至今往來請求不絕朋奸稔惡日懷怨望志在動搖國事故有是命。日麗方雲翼紹興十五年三月癸未除江東安撫司參議官十一月丁亥改淮西通判宣州遠庶志謙之以十五年四月到任

宣徽猷閣方庭實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左朝請大夫新知徽州趙士彩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丙辰皇叔安德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祭祀士會開府儀同三司以司宗十年也。

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鄭滋知建康府滋再守平江政事多弛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宣言欲按之始秦檜舉進士滋爲南省參詳官至是檜因鵬舉應辦北使寓書於滋稱門生鵬舉見之幡然更奏其治狀遂有是命後旬日又陞顯謨閣學士。滋進職在五月戊辰

是月慶遠軍節度使知襄陽府張澄始視事襄陽平地當江、漢之衝以大堤蔽久爲水所圮澄始相舊之度之民不可勞而江夏諸將私田占籍境內者倍於編戶澄乃諭使出力修堤皆忻然聽命既成比舊增高周回數十里民蒙其利。

五月辛酉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言國家乘火德之運以王天下望用故事御道宮別立一殿專

事火德，配以嗣伯，而配以夏至，從之。後建殿於太乙宮，名明離。

癸亥，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入內內侍省押班李琪、幹辦內東門司王晉錫各遷秩一等，以太一宮成故也。

甲子，命有司繪配享功臣像於景靈宮廷之壁，皇武殿，韓忠獻王趙普、周惠武王曹彬、大定殿，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惠薛居正、樞密院使謚元懿石熙載、鄭武惠王潘美、熙文殿，尚書右僕射平章事謚文靖李沆、魏文貞公王旦、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謚忠武李繼隆、美成殿，沂文正公王曾、許文靖公呂夷簡、簽書樞密院事謚武穆曹璋、治隆殿，魏忠獻王韓琦、魯宣靖公會公亮、大明殿，韓文忠公富弼、重光殿，溫文正公司馬光、承元殿，魏文定公韓忠彥。凡有十六人，皆取諸其家，惟熙載家累不至。

乙丑，詔歲以成都、瀘川府、利州路稱提錢十萬緡，對減四路激犒錢三分之一。初，鄭剛中改四川宣副之，始命三路茶鹽酒課及租佃官田應輸錢引者，每千別輸三十錢為鑄本，又得其贏十八萬緡有奇，至是以備軍費。三尼稱提錢，凡四十三萬七千緡，鑄錢本二十四萬七千緡，外餘十八萬四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人，錢此餘錢領所減賦斂。權尚書吏部侍郎邊知白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右正言巫伋論知白闕薦躐進，頃率平江外邑千都將鄭滋舉狀，不復近緣接伸經由，乃寢以人使事，百端騷動，挾私宿怨故有是命。

戊辰，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吳璘為昭慶軍承宣使，宣慶使濟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張見道為景福殿使，以從幸太一宮特推恩也。右宣教郎監南雄州保昌縣溪塘鎮周常特追三官，昭州編管，常嘗上書論事，坐狂妄黜，及至宮自言以上封切直屏棄，守臣窦之下大理鞫治，有是命。

壬申，工部尚書詹大方言：近充賀大金生辰使，自入境，待遇使人甚厚，及至大金闕庭，供張飲饌一一精腆，臣已戒一行官吏，不得過有須索，切慮後來三節人，或有不識大體，貪辦供應，妄生語言，望敕行戒飭，庶幾鄰好修睦，永久不替。詔今後使副及三節人，並具知委狀申尚書省。右武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賀仔除名，橫州編管，仔嘗為利州路兵馬都監，至是詣都堂懇鄭剛中功績，尚書省奏其欺罔，乃有是命。

癸酉，以太一宮齋殿後隙地為景靈宮道院。

乙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言：今歡盟既固，聘問之使，安行無虞，而恩澤所加，不減於舊，鄰國聞之，其謂我何。望裁抑適中，以堅鄰好。詔禮部參酌如所請。奉使賞賜例，見紹興十二年五月乙未並注。於是賜物及賞各減半。七月庚辰降旨。

丙子，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會寧尹蕭東溫、昭武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中奉顏來賀天申節，始撫射於玉津園，自是遂為故事。

癸未，保信軍節度使神武衛四廂都指揮使潘璠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落軍職，降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本州居住。先是金使將言顯忠私遣過界，詔令分析，會顯忠上恢復之策於朝，秦檜怒，乃奏顯忠不遵禁制，止用申狀，故有是命。此以且編及顯忠行狀、趙甡之遺史參修。遺史云：李顯忠聞其妻國瑪在黃龍府作勞工，遣三人往取之，共齎金千兩，各人妻輒承信郎。

三人果至貢直府，用龍林去其裏隔，盛鬧氏，敏之以車，遂過江南。三人皆喜曰：太尉更有妹在燕山府，願復取之。是時楊存中亦遣人取其妻，止於平江，用別宅居之，以再娶姚氏，不容其來也。金人從來因與今講和，乃有臣僚多以金銀遺之，不復上乃貢獻忠落節鉞，宮祠存中以嗣忠病被貴，而已無辭，遂貽遺顯忠不已，且稱其才宜復用，而顯忠亦閒居七年，徐夢莘會編載此事於紹興十四年正月，不知老人以十四年春來言此事，至此始行遣耶。或姓之所記年月差誤也。孫覿撰楊存中妻楊國夫人墓氏墓表云：夫人歸楊氏時，少師猶未著內籍，未嘗四方盜起，夫人攜諸幼子，兵戈中間關百難，涉閱數載，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遂朝奉軍為大將，則遣氏非存中貴後所娶與姓之所云不同，當考。

甲申，龍四川宣撫司徽猷閣待制知成都府權宣撫司職事李璆為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司錢糧符行中直祕閣，知夔州，直寶文閣汪召嗣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武當軍節度使宣撫司使都統制兼知興元府楊政改充御前諸軍都統制，直龍圖閣知潭州陶愷卒，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劉昉復知潭州。右朝請郎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方滋直祕閣知靜江府，上嘗須龍腦為藥，而內庫偶缺，求之秦檜，檜取一匣進之，至上前啓緘，而匣內有書題名銜，乃滋送檜者，誤不揭去，上以為御前所未有。此以遺姓之遺史未稱附入。

乙酉，龍圖閣直學士知靜州張宗元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六月丁亥朔，尚書左司員外郎韋壽成權工部侍郎，壽成不及拜而卒。

癸巳，上謂大臣曰：每歲決獄，聞憲臣第遣屬官代行，徒為具文，可令親往所部，具所決名件申尚書省。權尚書戶部侍郎李朝正、龍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其嘗遣小吏從左帑市絹也。詔自今嘗於獨楚、明受偽命之人，不得輒至國門。時左從事郎康布入都調官，右正言巫伋奏布乃張邦昌之壻，覆載所不容，而無忌憚若此，望賜處分，故有是命。布初見建炎三年二月。右朝奉郎鄭鶴為夔州路轉運判官，左朝奉郎楊椿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鶴，驥子也，秦檜與之親厚，故超用之。新除軍器監丞康與之與外任宮觀，與之嘗稱秦檜之命，往鎮江市玉帶，又從都統制王勝借金，上聞，遂罷之。

甲午，上諭大臣曰：郡守條上便民事，可委官看詳，有可采者，即行之，庶不為虛文也。

戊戌，直祕閣秦堪、秦坦並除直敷文閣，以檜辭太一宮使加恩，乃有是命。顯謨閣直學士康直權抗章請老，詔遷一官致仕。

己亥，上曰：近布衣上書，多言縣令非理科率，朝廷自和議以後，未嘗有取於民，可申嚴約束。

庚子，秦檜奏令監司郡守常切覺察，上曰：自今有作事過當，及年老昏繆者，並與宮祠，庶幾不為民害。

直寶文閣淮揚轉運副使錢端禮除直龍圖閣，知婺州。

甲辰，用太常寺主簿兼權祕書省校勘書籍林大鼐議，始築九宮貴神壇於東郊，壇二成，高三尺，方十有原缺，按宋史九宮神壇再成，第一成東西南北各百尺，三十尺，再成東西南北各一百尺，似高三尺。上為小壇九，縱廣皆八尺，高尺有半，歲春秋二仲祀以少牢，禮如感生帝。

乙巳，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不棄守尚書工部侍郎，尚書右司郎中宋貺權戶部侍郎，直祕閣兩浙轉

運判官湯鵬舉陞直敷文閣。知臨安府直祕閣陸宰卒。

丙午。賈妃潘氏薨。妃元懿太子母也。在妃列二十二年。至是薨。

丁未。上諭輔臣曰。近有布衣上書請行三舍法。恐未暇及此。其有言民事者宜付戶部。可行則行之。

戊申。士民曹溥等千三百人進表請上尊號。上不許。

癸丑。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乞戒飭監司不依條限巡歷。及朝廷尊委輒遣代行者。比司互察。詔申嚴行下。

乙卯。上曰。祕府見求遺書古迹。四川不經兵亂。可委諸司尋訪。仍令提舉官每月趣之。　左奉議郎新知江州吳秉信能。秦檜怒鄭剛中不已。遣太府寺丞宋仲堪即江州置司。究其陰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秉信乃剛中心腹之人。昨者乘開覲至川、陝。士論多有指議。恐江州官吏觀望。必不能協心盡公。爲害非細。故秉信遂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八

紹興十有八年。秋七月壬戌。太尉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特許任便居住。以孝揚引疾有請也。

甲子。御史台主簿龔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曹筠並守監察御史。鼎、永嘉人。初見十三年。時二人俱引對。鼎乞申嚴內外謁禁。筠乞戒飭守令務在安靖。於是二人同命。鼎奏請以是月己巳行下。筠奏以是月癸酉行下。今聯書之。

乙丑。右朝奉大夫新江西轉運判官賈直清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人兼縣學教導。上謂大臣曰。州縣選官教導。乃教化本原。將來三年科場。亦有人才可備采擇。乃令禮部參酌如所請。八年壬辰行下。

壬申。右承事郎韓彥古直祕閣。彥古、世忠少子也。

癸酉。皇叔光山軍承宣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樽爲岳陽軍節度使。

甲戌。尚書禮部侍郎周執羔、兼右司員外郎權中書舍人吳表並能。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執羔送伴北使至平江。輒生事。表急躁好罵故也。　入內內侍省押班張見道陞延福宮使。見道與其養子內侍省押班去爲並爲景福殿使。去爲請以解帶一官回授見道。上許之。

丁丑。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守御史。右正言巫伋守右司諫。仍並兼崇政殿說書。尚書祠部員外郎陳誠之試國子監司業。祕書省著作佐郎兼侍安恩平郡王府教授王墨卿守起居舍人。

戊寅。言者乞令州郡建閣以藏宸翰。上以其勞民不許。

癸未。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燾獻紹興中興復古詩。詔嘉獎。燾尋卒。

甲申。直敷文閣知臨安府湯鵬舉言。陛下獨任一德。臣以偃干戈。皇華交贊。給檄於道。而沿流備邑。或尚存茂合。以待使人。望詔有司下所經由程頓。並令修建。庶幾賓主如歸。從之。限令冬畢。

八月丙戌朔。右朝散大夫知鎮江府蔡嶷知揚州。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迨卒。

丁亥。刑部員外郎章夤面對。乞闢大學增弟子員。詔禮部看詳。　降授武功郎章訊復達州刺史。　添差兩浙東路馬部軍副總管崇慶軍節度使致仕葉夢得薨於湖州。贈檢校少保。

戊子。樞密院編修官林機、祕書省校書郎劉章並爲著作佐郎。兼侍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己丑。左宣議郎何逢原充樞密院編修官。

辛卯。刑部郎中李如剛轉對。乞請路憲臣不親行練決者。令帥漕科舉以聞。詔申嚴行下。如剛、濟南人也。

閬州觀察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卒。

癸巳。權禮部侍郎沈該乞四川類省試合格不赴殿試人。第一等並賜進士出身。餘人同出身。從之。自行在吳中。蜀士不就庭試。榜首率依第三人推恩。講和後。稍稍來奉答對。是舉類試策問古今蜀人才盛衰之故。而德陽何耕對策。極論蜀士徇道守節。無心於世。引楚相子文三仕三已之說爲證。又言李固無大雅之明哲。卒蹈於殷忌將軍之手。議者固已少之。若相如作封禪書。蓋孟子所謂逢君之惡。揚子雲作美新以媚賊。又蜀人所羞道。有司定爲榜首。秦檜見其州里。大惡之曰。是敢與張德遠爲地耶。會耕以後至。乞推恩。檜批送禮部措置。該喻其意。即曰。今舉有試中高等之人。爲見先有已降等第推恩名色。及慮御試卻中底甲。往往在路遲延日月。才候試畢。並自陳爲病趁赴不及。顧爲太優。檜入熟狀。畫可。自是遂爲故事。

丙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汪勃罷。勃爲言者所攻。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丁酉。工部尚書詹大方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權參知政事。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充敷文閣待制。知潼川府。　詔劉婕妤祖母太孺人唐氏特封永嘉郡太夫人。　右武大夫果州觀察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馬藥卒於婺州。特贈三官。卹其家甚厚。

庚子。監察御史張杞面對。乞州縣之吏有政績者。令監司郡守考核聞奏。不得令士民飾詞妄有舉留。從之。

戊申。左中奉大夫知潁州趙叔涔代還。乞令諸路總領官及都統制增闢營田。庚戌。詔戶、工部立法賞罰。叔涔又言。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其間或持兩可。或專征戰。政出多門。競持異議。故投艱弭亂。略無寧

歲，賴上獨斷，登用耆德，專任一相，坐致太平。願以今日得人專任之效，宣付史館。

癸丑，簽書樞密院事詹大方進呈，上顧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金歸，嘗對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講和之議。朕心固已判然，而梗於衆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議之諧，斷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　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周三畏罷，以侍御史余堯弼論其衆傾二曹，一切要譽，歸怨朝廷也。

甲寅，國子司業陳誠之權尚書吏部侍郎。　大理卿韓仲通權刑部侍郎。先是，幕士張問自言都盜夜入其室，縱掠而去，詔臨安府逋捕甚急。積五六月，逮逮百餘人，獄具而復有告其盜者，乃改付大理獄。仲通曰：聲穀之下有行劫者，詔獄推治而不得主名，吾固惑之。其母太令人劉氏曰：吾見閭閻不肖子竊父之財，母蔽晚不告，給以爲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仲通悟，翌日，以耳目追迹其人，與常所往來通行飲食之家，凡所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漏。於是問妻與子以輕坐論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囹圄遂空。此據孫觀撰劉氏墓誌增入。觀稱以此權仲通刑部侍郎，而今年九月癸巳余堯弼劾范同事，稱同大約之類，觀寄所守正不得曲法，則仲通之遷未必有此也。　或謂仲通與秦檜之給使丁穰深交，穰引之也。

閏八月庚申，秦檜奏兩國通和，農民安業墾田漸廣，戶部財賦粗足支用，乞免江、浙、湖南今年和糴。和糴事勢

見元年事表。　上大喜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爲苦，朝廷所惜本錢，州縣往往移用，不以時給，縱有給處，又爲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時和歲豐，軍儲粗足，朕豈已而不已也。中興聖政，史臣曰：漢孝宣、光武生長民間，其知民疾苦也。高宗以藩王繼統，河朔、淮、浙知民間隱都利害，繼即位二十日，即遣使分道巡歷，及之此朝王之所繼也。　親衛大夫忠州刺史鄂州駐劄御前遊奕軍同副統制樂與卒，與自太行山率其徒奔岳飛於江夏，從軍凡十年。

壬戌，左中奉大夫趙叔近知湖州，右朝散郎曾惇知鎮江府。　左大中大夫知太平州范同薨。癸亥，詔復資政殿學士致仕。

甲子，遂命臨安、平江府、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歲糴米百二十萬石有奇，用戶部請也。浙西凡糴七十六萬石，行在省倉三界三十五萬五千，臨安、平江府場各二十萬，淮西總領所十六萬五千，湖北、淮東皆十五萬石，時行在歲支凡三百三十六萬石有奇，而浙江、荊湖上供米綱才三百萬石，故糴之，三總領所猶不立額，及是比仿行下。

丙寅，左奉議郎黃祖舜主管南外敦崇院。

戊申，權禮部侍郎陳誠之請太學生入學五年不興，萬及公試不入等者，除其籍，從之。改行在熟藥所爲太平惠民局。

己巳，直祕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林大聲罷。右司諫巫伋論其總賦淮東，措置乖方，及爲江東漕官錢故也。　孫覿撰大聲墓誌云：公治財知取與，在戶部，稽考諸酒庫，積蠹錢數十萬，在總領，按尺籍，移軍實，杜吏姦，復得蠹錢數十萬，於是輸貴人用事，納四方之賂，竊實官，請門如市矣。一時向盜奔走爭先，黃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綺奇怪之物，車連轂，舟銜尾，相屬於水陸之道，晝夜不絕。或謂公所粗繼，有費，蓋致其餘，無爲獨罪也。公曰：晉趙浦生，權名第，蓋月推遷，遂將省寺，又欲以貨取，竟無所獻，會有告公部內輩挂作詩詞，涉譏訕者，坐是貶一秩，罷歸，按紹興二十七年王建勳大聲降官，爲稱將浦江東繼子弟受賂不法，有計之相府者，移江西，蓋觀所云全不同，以日曆考之，大聲降官在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其罷歸已久，觀實誤。

庚午，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乞兵級犯罪及強盜同火七人以上，並作情重法輕奏裁，詔刑部看詳。

壬申，命起居舍人王縣卿、武經大夫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蘇燁賀金主正旦，權尚書禮部侍郎陳誠之、武經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賀生辰。

甲戌，秦檜進呈禮物數，上曰：朕觀金國和意甚堅，自講好以來，於今七年，未嘗非理有所邀求，朕每遣使，必戒約三節人毋得生事，蓋所以固兩國之懽，期於與民休息而已。

丙子，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薛弼言：本州亢旱，既而大雨，忽傳侯官縣有竹實如米，老稚採取，所得幾萬斛，飢者賴以濟。此蓋明天子聖德所感，上相發理之效，實爲中興上瑞。伏乞詳酌施行。詔付史館。

戊寅，詔川、廣、荊、湖應奏獄案，以副本申提刑司別奏，令刑部以奏狀先到者約法，先是大理正元龜年面對，論遠方獄案不無遺漏，乞立法，至是施行。　湖州言：保義郎林昌朝四世同居，詔旌表門閭。　太學博士王之望知荊門軍以葬親有請也。

辛巳，大理寺丞周鑒面對，請縣令滿三年無公私過，從本郡保明推賞，詔刑部看詳，後不行。

壬午，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張昌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癸未，執政進呈監察御史陳夔論州郡歲以常平米糶給貧民，今多移用，乞令監司覺察，上曰：此誠仁政所先，比年州縣奉法不虔，或使支盜用，而監司失於檢察，或販濟無術，而弊遠窮困之民，不得均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卹元元之意，宜令戶部措置。　詔入內內侍省聽喚使臣自今以六十爲額。

甲申，勒停人降授武功大夫辛道宗房州編管，時道宗寓居嚴州，侍御史余堯弼奏道宗移居近地，規伺朝廷，陰爲不靖，望斥之遠方，故有是命。　左朝請郎賀允中添差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允中嘗爲福建提刑見請稱職，秦檜以其不附己，復令入帥幕以抑之。

乙酉，詔自今奉使下三節人過界與北人博易者，徒三年，使副不覺察，與同罪。　初，福建路自置奇兵，而虔、梅草寇不敢復入境，至是悉平，詔以巡檢陳敏所部奇兵四百及汀、漳戍兵之在閩者，並爲殿前司左翼軍，即以敏爲統制官，留戍其地，神武中軍舊制三部，自楊存中職殿嚴，始增爲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策選、游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海之間，盜賊間作，乃分置諸軍以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衛之擁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人，由是殿前司兵籍爲天下冠，存中又制諸軍戎仗，以克敵弓難勁，而

士病驟張之難，乃增損舊制，造馬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三發矣。紹興二十九年又置破敵軍。

九月壬辰，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乞諸路提刑司詳覆獄案內有應奏者，徑行繳奏，毋得再下本州，庶幾獄無留滯。詔申嚴行下。

丙申，司農寺丞周莊仲面對，言行在歲支軍糧百五十萬石，惟中下兩界廒房不多，遇春冬淌，綱運不行，則有不繼之患。望添造十廒，共容三百萬石，非凍淌不許移用，歲月滋久，則以新易陳，戊戌，詔戶部措置。莊仲，武仲弟也。

己亥，右武郎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曹授帶御器械。

甲辰，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余堯弼試御史中丞。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詹大方罷，特贈一官，為左中奉大夫，異數也。

丁未，右司諫兼崇政殿說書巫伋試右諫議大夫。

己酉，余堯弼兼侍讀。

辛亥，巫伋兼侍講。

壬子，監察御史張杞試秘書少監。

是月，金主亶遣兵部尚書蕭裕為廉訪使，徧至諸路詢問疾苦，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時國論未立，亶以其從弟北京留守岐王亮為尚書左丞相，亮故宋王宗幹子，而太祖旻孫也，頗矯飾盜名，密有包藏窺伺之意，以昨王元者，亦太祖旻之孫，以次當立，因河南叛兵有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與結連，遂殺之。以金人誅蕭裕詔廢亮語參修，能克小廝云，修元地居嫡長，按宜乃是嫡長孫，元或是梁宋國王宗秀之子，然雖長而非嫡也。

冬十月乙卯朔，敕令所刪定官盛師文面對，乞遵天聖、嘉祐詔令，將諸路見有丁錢，不許折變，並令均納見錢，其第五等以下人戶，依紹興德音減免其半，詔戶部看詳取旨。

丙辰，御史中丞兼侍講余堯弼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曹筠守殿中侍御史。

戊午，監察御史陳夔兼崇政說書。

乙丑，上曰：前日內教武藝至精，挽強中的者，比去歲多百人，更一二年，愈加精熟，必多於今日。

丁卯，上曰：紹興府守臣林待聘經費誕慢，宜亟罷免，其財賦令戶部經理，於是待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戊辰，尚書工部侍郎趙不弃請補外，除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時紹興諸邑荒旱，民多流散，而戶部奏本府留米及常平義倉有欺隱者十二萬餘石，經總制錢五萬餘緡，顯見林待聘經費妄用，不守廉隅，乃命不弃經理焉。

庚午，直龍圖閣知婺州錢端禮劾右承事郎知饒鳥縣徐時晦不法，上曰：知縣乃銓注，員多難辨真否，但治行者優擢，惡罪者重責，則咸知勸懲，因此可以得才矣。

辛未，右朝請郎通判安豐軍魏特進秩二等，以捕紅巾賊首李洪有勞也。久之，守臣右朝請大夫劉將亦進一秩。將轉官在明年三月丁未。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已減諸州月樁錢，要當盡罷，庶蘇民力。檜即論戶部侍郎李椿年、宋貺，以經制錢贍軍，然月樁錢卒不能。

丁丑，右朝請郎知巴州馮忠恕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忠恕，汝州人，在巴州時，提舉茶馬韓球議加茶賦，球號令風發，下莫如持議，忠恕度不可與爭，即自為奏，巴州自趙開已一再增，今不可復增，茶亦如五穀，有凶年遇水旱，當權以實奏，下球不敢恨，制置使李璆象治成都，嘗費常平倉米五萬石，與時使者以其近臣，置不問，忠恕按督得其狀，立奮趣入之。

庚辰，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荊南府王瑋卒。

辛巳，皇叔泉州觀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培為平海軍承宣使，以勝任而遷也。

十有一月乙酉朔，祕書少監張杞言：威生帝之祀，尚寓招提，祭以酒脯，望復用牲玉，升為上祀，從之。

丁酉，保信軍承宣使提舉洪州玉隆觀曹勛提舉萬壽觀，令台州津發赴行在。

戊戌，上謂大臣曰：來年正旦，皇太后慶七十，可令禮部檢會國朝典故以聞。祕閣修撰知虔州曾慥移知荊南，自渡江以來，荊南多命武帥，至是闕人，上命秦檜以諸路副總管姓名來上，檜曰：江陵重地，所係非輕，更恐有可選之人，蓋檜欲慥也。上曰：可徧諭三衙主帥，庶得其人，不誤委寄。後旬日，上諭檜曰：荊南重地，不可不慎擇，今疆場安靜，宜用文臣，乃以命慥焉。慥以是兵官姓名，在十月癸未，上諭檜在十月壬辰。

己亥，新州編管人胡銓移吉陽軍編管。先是太師秦檜嘗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時鼎、光皆在海南，廣東經略使王藏問右承議郎知新州張棣曰：胡銓何故未過海？銓嘗賦詞曰：欲鵩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轅，棣即奏銓不自省循，與見任寄居官往來唱和，毀謗當途，語言不遜，公然怨望朝廷，鼓唱前說，猶要惑衆，殊無忌憚。於是送海南編管，命下，棣選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項簡過海，銓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州，守臣王趯廉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銓，是時諸道望風招流人以為奇貨，惟趯能興人調護，海上無薪粲百物，趯輒津置之，其後卒以此得罪。

庚子，左朝散郎王暇依舊尚書禮部員外郎，以其進頌忠誠可嘉也。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綱卒。

壬寅，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鄭剛中再識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用右諫議大夫巫伋再疏也。

癸卯。降授左奉議郎知眞州洪興祖復左承議郎。以赦敘也。先是州殘於兵。民之疵痍未復。興祖至。即上疏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疏。又從之。自是流民漸歸。遂誘溫戶墾荒田至七萬餘畝。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董先派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平江府駐劄。初。岳飛既死。先自武昌召還。爲步軍司統制。先與管軍趙密不協。於是離軍。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憐其才。賜遺甚厚。具奏乞隸本司。朝廷以三衙不許互換陳乞不許。

壬子。左承議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吳傳能。以戶部侍郎朱昱接伴北使還。劾其病不任事也。

十有二月乙卯朔。上謂大臣曰。聞紹興飢民有渡江者。可令臨安優給路費遣還。時明、越、秀、潤、徽、婺、饒、信州皆旱。民多流散。上命有司發粟減賦。至是復命常平官親往賑給之。毋致失所。　命復連州連山鎮爲縣。

丙辰。詔四川命官付身。如未經換給。並不許奏辟。及權攝差遣。先是止禁定差。至是都大提舉茶馬韓球以爲言。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邈卒。己未。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庚申。敷文閣直學士知宣州秦棣卒。官給葬事。棣在宣州。城之何村有富民釀酒。棣遣巡檢將吏士捕之。夜半圍其家。民疑其強盜也。即擊鼓聚鄉里共執之。走訴諸棣。棣怒。取民及其子孫三人。用麻繩通縛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縛。三人皆死。其慘毒如此。

丙寅。詔提舉常平官分遣屬吏賑濟流民。且貸其春耕之費。先是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尚存。海鹽丞丁安義語其令曰。歲飢。常賦且不充。不應復有和糴。使上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檄屢至。安義抗論反覆。卒賴以免。

丁卯。布衣孫堯佐上書。乞嗣安定郡王與濮王之封。詔大宗正司具名聞奏。　尚書省批狀。四川營田。就委都統制檢察措置耕種。將每年所收斛斗除分給官并樁留來年種子外。並數報總領所拘收。充減免成都府路對糴米二十二萬之數。舊營田事隸宣撫司。及司廢。乃有是命。此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工部狀修入狀稱承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而日厯不載。蓋都省批狀也。

戊辰。饒州進士張闡上書。乞將四等五等下戶。紹興十七年已前拖欠冬苗。及諸色官物已倚閣者。即與蠲放。未倚閣者。即權倚閣。上謂大臣曰。如實無可納。徒有追極。亦足矜也。乃付戶部。既而戶部乞諸路災傷及五分處下戶。次十六年租稅。除形勢外。並與蠲放。十七年分倚閣。如逐當職官重行蠲責。仍令憲臣覺察。從之。戶部奏下。在是月丁丑。

己巳。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而河渠爲甚急。宜命守臣因農之隙。浚其壅塞。庚午。上諭大臣曰。可使漕臣募夫濬治。因以接濟飢民。則公私兩利矣。濛、歸安人也。

壬申。故迪功郎謝濬特贈右承務郎。官一子。濬爲隰水尉。捕賊死。故錄之。　是日。宰執進呈經界事訖。上

曰。諸州月樁錢。昨已例減。要當盡行除罷。秦檜即論戶部侍郎李椿年、宋昱以經總錢措置贍軍。中興遺史、宋史注曰。大臣苟有以厚民力固人心離人主不自言。固當斷然以身任之。月樁之爲害。上至於再四言之。而州縣倚樁辦之名。因之以巧取。至於今尚存。亦足爲一時用事者愧矣。不懼是也。月樁窠名。本出於經總制錢。月樁而以經總制錢贍軍。此若有意於奉行者。而月樁未罷。按終歲經制之入。撥其最者。必於州縣取盈焉。又非聖上勤恤斯人之意矣。夫減月樁。免和糴。蠲免行錢。推仁聖之心。使天下一日帖帖就安。雖猶已可以處天下無變也。曾孫堂無所忌憚。還其殘民之術。且直爲此欺陵。大化更行。首正三苗之罪。宜哉。

丁丑。太常博士林宰、左承議郎主管官告院章夏並爲監察御史。時上召二人入對。而夏請戒監司守令奉行賑濟。乃有是命。　夏奏札以是月己卯行。出今並附此。

庚辰。金主遣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召守忠、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劉君詔來賀來年正旦。君詔、唐盧龍節度使守恭八世孫也。父宏。遂寧昌軍節度使。金人俾知成州。同平章事。此以金國錄林直學士劉可翼若詔之於宣德軍判劉某墓誌終入。名南劍州晉司空張華廟曰應靈。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三人。　諸路斷大辟三十二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九

紹興十有九年。歲次己巳。金熙宗亶皇統九年。海陵煬王亮天德元年。　春正月甲申朔。上以皇太后年登七十。即宮中行慶壽之禮。日厯不書。此據會要。

丁亥。詔信陽軍撥隸淮西。　詔紹興府第四第五等戶去年未納租稅。並權與倚閣。以旱傷最甚。用提舉常平官秦昌時請也。

己丑。北使召守忠等辭行。置酒垂拱殿。時在上辛祈穀祠官致齋之內。禮官援治平故事請用樂。從之。自是以爲例。

甲午。上諭大臣曰。國信所回易北貨恐生事。可降旨令罷。　將作監丞黃敏行面對。乞戒州縣謹務限之制。毋得蚤綠追呼。以妨東作。詔申嚴行下。

乙未。置撫州樂安縣。割崇仁、吉水四鄉隸之。

庚子。直龍圖閣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絢卒。

丁未。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張宗元爲辭田令。以其祖俊有請也。

己酉。宰執進呈春教使臣効踏射克敵弓。乞依格推賞。上曰。此弓最爲強勁。雖被重甲亦不難洞徹。若得

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宣政使和州防禦使御器械康譚爲內侍省押班。

癸丑，右迪功郎吳伸爲大理司直。伸初以上書得官，既而久不用，至是稍錄之。

二月己未，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愿知宣州。

庚申，顯謨閣學士知建康府鄭滋卒。

甲子，復置雷州遂溪縣。高

丁卯，詔諸路總領官樂禁如監司例。以左朝請大夫監尚書六部門張頡面對有請也。左奉議郎楊俟知大宗正丞。左奉議郎范如珪添差權通判邵州。如珪爲校書郎，以論講和事去國，閒居凡十年。

乙亥，詔自今監司守臣代還入見，並令以民事奏陳。先是上諭大臣曰：監司郡守得替上殿，本欲知民間利病，近來所奏，姑應文書，多不及民事，宜行告諭。故有是旨。上諭大臣，在丁卯。　徽猷閣待制知瀘州馮檝陞敷文閣直學士，令被授指揮日別理爲任。

丙子，上曰：今四境寧息，沿邊守臣，務在安靜，若任滿不生事，可量緩慢取旨推賞，復置大社令，以左奉議郎直敷文閣韓彥直爲之，以世忠有請故也。

丁丑，左朝請大夫董邦直知峽州，遣言湖北溪峒醞造蠱毒，以害往來之人，又夷人以人殺鬼，安復、荊門、鼎、豐獨行之人，或擬此禍，望令巡尉覺察。上諭大臣曰：邦直二說皆可取，當行之。

戊寅，左中奉大夫知利州王賓充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庚辰，上諭輔臣曰：每歲市馬，悉付鎮江王勝軍令養，而未見孳生之數。宜分遣諸軍，仍立賞罰。於是歲發川馬二百匹進御，而以四千匹付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荊鄂軍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又以秦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自是歲爲定例。二十四年十一月庚辰所書可參考。　封尚儀袁氏爲宜春郡夫人。

辛巳，詔臨安府日下給米賑濟流民。時浙東大飢，其小民行乞都市，有餓死者。上聞閔焉，故有是命。　右宣教郎王秬幹辦行在諸軍籍計司，秬，雲子也。先是上諭大臣，以雲頃年率使忘身爲國，至於不免，忠義可嘉，宜錄其後，乃賜秬銀帛五百匹兩而命之。上諭大臣在庚申，賜秬金帛在甲子，今兼書之。熊克小歷，秬爲奉議郎，與日歷不同，當參考。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上不視事，百官守職，過時乃罷。

甲申，詔皇太后慶壽，親屬各進官一等，慈寧殿官推恩有差。

己丑，右武大夫平海軍承宣使蔡德除名，廣州編管。德爲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第三正將，冒請錢糧，法當死，特貸之。

庚寅，宰執進呈晉安、恩平二王得旨令溫習舊書。上曰：春秋乃舊所習讀，朕嘗問以經中數事，欲其通解，蓋其義淵奧，須能識聖人之用心，有自得處，若泥諸儒之說，拘而不通，失經旨矣。時晉安郡王在藩邸，絕意辭色，常以經史自娛，凡六籍之文，悉加講論，夜則觀古人文集，暇則握筆賦詩，鼓琴習射而已。

丙申，上語秦檜，聞諸郡奏獄空例，皆以禁囚於縣獄，或廂界寄禁，此風不可滋長，自今有奏獄空者，當令監司驗實，如有妄誕，即行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若不懲戒，則奏甘露芝草之類，悉虛飾誕，無所不至矣。

戊戌，左朝奉大夫知復州劉崎代還，言湖北縣令，有七八年無正官，而以寄居待闕官攝之者，事多曠弛，民受其弊，望去諸司及本州，不以拘礙選辟能吏，庶幾縣有正官，官事修舉。上謂大臣曰：可令吏部趣已差人之任，未差者速出闕，無人就則下所屬辟差。

己亥，德慶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章誠爲建寧軍節度使，慶遠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章蘧爲重慶軍節度使，用慶典也。

庚子，上諭大臣曰：淮甸久平，宜加經理，民復業者，令守令多方恤之，使盡力田畝，數年後方可起稅。

甲辰，起居舍人王墨卿罷，以殿中侍御史曾鎬論墨卿貪墨嗜利，與林待聘既黜，乃懷怏怏，動欲傾危朝廷，故有是命。　詔責授滁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鄭剛中許用議減特免禁錮，移封州安置。初，秦檜怒剛中不已，捕其子右承務郎良嗣與將吏賓客，即江州同繫，遣大理寺丞湯允恭，尤袤初見錄，紹興三年二月。太府寺丞宋仲堪往鞫其事，掠治無全膚，獄成，剛中坐任四川宣撫副使日，被旨收捕過界偷馬盜賊，全不遵奉，凡事干邊界，常是懷姦異議，陰與見在罪籍人符合交通，沮壞國事，又輒違朝命，出賣度牒，收錢五十五萬餘緡，又專輒起置錢監鑄錢，擅便支使，及違法請過供給廚食等錢一萬三千餘緡入己，剛中欲併鄭聘逐司入宣司，遂將錢物贈遺士人，令赴行在上書開陳，既併運司，違法私使過錢十二萬餘緡，及有詔置總領錢糧官，剛中不喜，豫作緣故，收樁隱匿錢計四千餘萬緡，又欲歸怨朝廷，乃說諭統兵官，令爲總領，盡數交併，錢物無可送遣，及被旨令赴行在，乃忿怒遷延，收匿劄子，不即起發，多帶官物，在路妄用，法當死，特有是命，良嗣貸死，送柳州。右朝請郎張漢之舊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坐依隨剛中，亦除名，送賓州，並編管。右奉議郎趙士禴管通判荊南府，坐不即拘收剛中隨軍錢物，特除名。右武大夫開州刺史御前中部統領官張仲亦坐依隨剛中，追橫行一官，勒停，送本軍自效。即日擢允恭尚書刑部員外郎，仲堪倉部員外郎，剛中至貶所，守臣左朝請郎趙成之希檜意，每窘辱之，剛中竟卒於貶所。中興聖政諸論已奏檜之惡三大，府兵權也，剛中附於檜曰，前所共憂者，一旦便爲安平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將惟恐奉上兵權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以議政者，亦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爲檜解善後之策，凡七事，弗不悉於檜也，一旦積怨貶死，遐荒將吏賓客無得免者，則人之附離歷人以機進取者，亦可以爲殷鑒矣。

將作監丞黃敏行權尚書兵部員外郎，往四川諸路措置邊角，敏行增鋪益兵，所費甚廣，紹興末，卒罷之。

乙巳，上謂大臣曰：牧馬孳生，爲利甚溥，朕令牧於近地，今已見效，歲進馬駒皆佳者，若得萬匹，分與諸軍，數年間便可濟用，既免竊馬道斃，且無賞給之費也。

丙午，右武郎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劉懋爲右武大夫吉州刺史，懋以解市恩，乃有是命。

丁未。右諫議大夫巫伋言。近者監司帥臣與列郡守倅。有因失歡。遂相告論者。望申殿戒諭。自今並先次罷黜。然後付有司理辨曲直。庶幾崇推遜之風。銷剽奪之俗。從之。

戊申。左朝散大夫知普州王輔代還。言仁政必自經界始。尚恐蜀遠未聞措置。或有謬誤。乞詔敕有司刻意奉行。上曰。四川道遠。倘如輔所陳。則稅愈不均矣。可令措置經界官覺察奏劾。

己酉。進呈。上曰。州縣官奉行如法。其推恩勿限員數。庶人人知勸。正經界。均賦稅。極爲便民。推行之初。臣僚有肆異議。圖沮壞者。蜀平江均稅事。紛紛之議始息。秦檜曰。當時獻議。欲使逐戶自陳。豈無失實。上曰。李椿年通曉次第。中間以憂去。他官領之。便有失當處。蓋以輔知合州。輔初見紹興十二年正月。時敕令所刪定官鄭克經界四川。類峻責州縣。其所謂省莊田者。雖蔬菜桑柘。莫不有征。而邛蜀間民。已有什稅五者。由是迄今多逃田。充開封人也。

庚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葉謙亨。面對。言自祖宗以來。定公私贓三等之罪。其意未嘗不重於保護斯民而已。向緣官吏率多不定罪。而民被其害。是以又標立民事一罪。以戒懼之。然因公則多涉於民。因私則雖重。有與民事不相干者。故公罪雖輕。而屬民事。遂爲終身之累。反甚於得私罪之重者。吏因得舞文而出入之。不可不察也。欲望明敕有司。更加詳議。庶協於中。詔敕令所看詳申省。事初在紹興七年十二月。今年八月辛亥敕令所看詳不行。

夏四月癸丑。詔四川制置司官屬將吏請給令總領所撥發錢萬緡。如軍中非泛激犒。並取旨。本司舊有抵當熟藥息錢。仍充經撫蠻夷之用。從戶部裁定也。

乙卯。權禮部陳誠之權知閤門事孟思恭賀金主生辰。遣秦檜白上曰。大金書詞丁寧。盟好甚切。上曰。此番待奉使愈周至。館舍極宏壯。思恭等所得馬亦皆上駟。可知其永好之意也。

丁巳。樞密院承旨司上孳生牧馬監賞罰格。

戊午。殿中侍御史曾鎬言。樞密院編修官何逢原頃在館中。公於奏對之間。謂沮抑用兵之議太過。司勳員外郎沈介爲禮部長貳。腹心。乃相與陰謀傾朝廷。此二人者。若不斥逐。無以濟今日聖治。詔並罷。介爲禮部長貳腹心。不知誰當考。去年七月。禮部侍郎周執羔罷。八月。沈該知潼川府。或即此事。

承信郎閤門祗候劉允升。辦御筆院。允升、懋子也。

己未。上曰。治道民事爲急。數十年來。司習苟簡。民受其弊。必令監司守臣。遵奉詔條。留意拊循。使民樂其生。秦檜曰。保正者戶長元立法。止令管煙火橋道。今承文書市物顧夫。以至縣官之所私用。種種責辦。民之所病。莫大於此。革而去之。其利不減於經界。上曰。朕頃在河朔。親見其弊。若縣令不得人。民一充役。即破產。能去此弊。極爲便民。庚申。詔諭御史監司守臣如前旨。鄭克峻地。詔於六月己未。蓋逸兩月。中興盛政。臣留正等曰。民以役而破家。其爲吏者倚法之弊也。獻爲人上者。苦雖於知之。雖極精嚴。慨怜之情。皆不足以勸。實嗟怜倫之色。非皆惡人也。其事未嘗知之。故雖於聽之也。太上皇帝在河朔時。親見弊事。蠹居九重。而每以百姓爲念。知聽雖而聞疾苦。中興之樂。誠有自也。

壬戌。皇姪和州防禦使居廣爲瓊州觀察使。居廣、安時子也。娶皇后姪女。特遷之。

癸亥。宣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王安道爲武泰軍承宣使。以其父繼先該遇恩回授特轉行也。

丙寅。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張邵言。非惟陛下。當宣和、靖康之間。爲國捍難。適丁大變。仗義而起。獨忠臣時相臣。未能仰副陛下委任之意。或駸駸欲用兵。則已無才能。不度事勢之可否。或但持兩端。則自爲身謀。不恤宗社之隕危。唯師臣檜。蘊精深高世之識。灼見南北兩朝事體。別白利害。力贊陛下。兼愛赤子。敦講和好。用息兵靖難。再造太平。此非特臣能知之。九州四海。遐陬異類。亦能知之。非特史能書之。黨庠家塾。雜記小說。亦能書之。顧有陰功隱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請得言之焉。臣於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敵軍。適逢檜於路。策遣衣褐。有憔悴色。蓋被執而訓讀。常蒙以給朝夕。亦猶蘇武食窖中之氈雪。糧以偶活其命。留爲今日中興之用。其後臣登北徙。至金所謂中京者。已而二聖稍東。有隨觀醫官七八輩。因留而居。一日。同過臣言。聞秦中丞已開行南歸矣。有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言。秦公曾爲徽宗皇帝撰長書抵金帥尼瑪哈。引大義以譴責之。尼瑪哈有慚色。及臣南歸渡江。有爲臣言。曾有自金傳寫得其書稿觀之者。今士大夫間往往有之。臣親見子厚。其事如此。則知檜書在金。固有陰功隱德。及於天下社稷者多矣。特恥自衒。不欲言於人。是以世不得知之。臣常恐一旦先狗馬塡溝壑。則我朝賢相道義忠節。終莫聞於世。誠日夜以爲歎。伏望宣付史館。以彰陛下任用之當。所以能致中興之盛。蘇籍樞密院事余堯弼曰。書論秦檜忠節。天下所未及知。上曰。得此書。庶幾不致蔑味。可付史館。堯弼曰。邵書篇末。言檜嘗爲徽宗皇帝撰書抵金國元帥。其所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者。聞勛家有錄本。乞宣取同付史館。上曰。善。戊辰。秦檜奏。昨日蒙御前降到曹勛所藏臣向在北庭代徽宗作書。蓋書中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因請講和本出徽宗聖意。上曰。自頃用兵。朕知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在元帥府時。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檜曰。此所以誕受天命。上又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攻戰。本朝眞宗與契丹通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練兵。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爲念。蓋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檜所草書本。具建炎二年六月末。此不刪出。

右朝請郎孫世顯知沅州代還。言本州麻陽縣至今尚行差役。事體未便。乞改作募役。詔本路常平司看詳申省。

是日。日左右生背赤黃珥。太史局言。係是辭應。乞付史館。從之。

庚午。尚書司封員外郎湯思退試祕書少監。　度支郎中徐宗說爲太府少卿。宗說在度支。會有曹金部令僉領三曹金穀之地。而宗說素有心計。於天下經費出入盈縮之數。莫不通知。老吏爲之斂皆手。

癸酉。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米友仁權直學士。　太常丞胡寧守尚書祠部員外郎。

戊寅。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張邵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詞略曰。惟時乘節之臣。親見特書之事。面說賢宰。彰明大功。邵自北方還。即被逐閒居。凡七年。乃上此奏焉。

建康府言甘露降。

是月。太白蝕月。此據崔韓神道記。日錄四月九日庚申。是夜太陰行在太微垣內。不犯星。二十一日壬申。是夜太陰行在羽林軍內。不犯星。乃不見月蝕事。不知何也。　金國太史言。不利於君。大臣將作亂。又風雷大作。有龍自寢殿而出。火焚寢殿及地衣。金主寢懼。遂大赦。翰林學士承旨張鈞爲赦文曰。乃者龍潛我宮。亶大怒曰。龍若我何。遂杖鈞數百。截其手足而斬之。

五月壬午朔。詔汀、漳、泉三州且據見今耕種田土。紐計頃畝。收納二稅。其未耕種田段。二稅權行倚閣。時初行經界法於諸路。而劇盜何白旗擾汀、漳諸郡。故有是旨。二十年七月己酉再降旨推繳。

癸未。詔諸州招填闕額禁軍。守臣兵官同措置。仍自申樞密院。前一日。上以此事諭大臣。令留意。及是進呈。上因言。頃程師回捕賊處。多用本處兵。若招填數足。練習武藝。緩急可用也。

甲申。始朔太廟齋殿。

乙酉。戶部員外郎周莊仲面對。請復臘祭之禮。其禮。東西方百神觀感生帝。南北方觀嶽瀆。皆以臘前一日祭之。

庚寅。秘閣修撰都大提舉四川茶馬公事韓球與直秘閣知夔州符行中兩易。

癸巳。遂寧軍節度使知襄陽府張澄知洪州。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良臣知瀘州。

甲午。建康諸軍都統制王權言揀汰兵數。上曰。諸軍闕額。須令招填。不然。恐傷兵數。自今令具已招之數申樞密院。　直龍圖閣知婺州錢端禮與右奉議郎通判州事呂忱中互訴。故皆罷之。

丙申。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論監司守令以私己之怒。困無辜於獄中。名曰寄禁。乞令憲臣精察。詔中嚴行下。

丁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宜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劉寶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錄平閩盜之功也。其將校軍兵幾兵三千一百七十人。各遷官及減磨勘年有差。

己亥。秦檜奏以敷文閣直學士吳表臣知婺州。檜言。比年外患已寧。惟郡守得人。則奉行德意。民被實惠。上曰。然。在謹擇之。

庚子。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唐古特溫、昭武大將軍四方館使高居安來賀天申節。

丁未。左承議郎王大寶知連州。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才數百。非商販之地。月輸免行錢。望更審量裁減。上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以民事奏陳。遂得知民間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爲利不細。乃命本路漕司具合減數申省。大寶、潮陽人也。

庚戌。左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樊賓卒。

六月辛亥朔。戶部員外郎周莊仲面對。言浙西積水之患。平江爲甚。平江秋苗三十四萬石。以積水蠲放者歲三之一。積水之處。皆昔日膏腴之地。望委常平官督責令佐。多方勸誘。修築成田。如民戶不來。即官爲拘收。召人請佃。如此人皆自勉。不惟官得十萬。而民間所得當數倍矣。詔戶部看詳申省。　故事。宗廟

時祠。以宗室觀察使以上充初獻。刺史以上充亞終獻。其後以宗室數少。乃請初獻以防禦使以上。亞終獻以遙刺以上。十二年十二月戊寅。至是宗室正任止三人。壬子。大宗正司請權以遙郡以上充初獻。將軍以上充亞獻。許之。

甲寅。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王鈇卒。詔鈇帥司宣力。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令江西轉運司應辦葬事。　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薛弼移知廣州。初以廣東寇盜尚多。詔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韓京戍梅、循以彈壓。因命爲廣東馬步軍副總管。提舉潮、惠、吉州捉殺盜賊。兼知循州。久而未代。秦檜惡其離側。諭弼使圖之。弼至南雄州。京迎見。弼即席諭之。京乞罷。遂遣人衞京出嶺。更命武功大夫張寧馳入戍所。以統其軍。此以熊克小曆修入。克止云委命別將。而無其名。以日曆考之。代韓京爲選鋒軍統制者張寧。蓋寧自閩中從弼入嶺也。

丁巳。左迪功郎王庭珪特勒停。送辰州編管。庭珪、安福人。胡銓之貶也。庭珪爲衡州茶陵縣丞。以詩送之。有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銓鄉人歐陽安永告之。以爲訕謗朝政。事下虔、吉兩郡。而守臣曾慥、王珉、江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芝不切究之。會芝奉祠。直秘閣林大聲代之提點刑獄。亦疑其事。敷文閣待制沈昭遠知洪州。白發之。時大聲已去。而昭遠與降授右朝議大夫江西轉運副使勾光祖以他事交章俱罷。庭珪遂坐貶。久之。慥、珉、芝、大聲與兩郡倅左中大夫吳溫彥、右承議郎杜師伋皆坐降一官。溫彥。德州人也。大聲以十八年閏八月罷江西提刑。昭遠、光祖以今年五月己亥罷。師伋、慥皆以二十一年八月癸酉降官。今聯書之。胡銓自敍和議書序。此事乃云太守吳溫彥、運使林大聲、帥守曾慥皆小類也。

戊午。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吏部續降七司通用法四百三十五卷。

辛酉。右朝奉郎朱同知南雄州代還。言嶺南無醫。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斃。望取古今名方治瘴氣者集爲一書。頒下本路。從之。熊克小曆載此事於辛亥朔。差誤。

壬戌。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沈晦、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保卒。

癸亥。左朝請郎趙善璞知封州代還。論廣東諸州田稅不足歲用。自祖宗以來。不問有無田產。常計丁歲納身米。以補常賦。每有收免丁者。於見納米人均增均減。其法甚備。今來州縣奉行不虔。隱落白丁。不可勝計。使見納丁米之人。無從均減。望令專一盡籍。記其丁口。每歲稽考。庶幾課役均一。詔戶部措置。　右宣教郎直秘閣高百之提舉兩浙路市舶。

乙丑。和安大夫高州防禦使診御脈樊和彥令臨安府差人管押出門。於處州居住。坐用藥紕繆也。此或未知。紹興三十年八月辛亥。杜起莘論王繼先等十餘人。有旨相關當考。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定江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爲崇信軍節度使。

辛未。刑部員外郎章淑面對。論州縣推鞫追逮平民之弊。詔申嚴行下。

壬申。殿中侍御史曾鎬入對。論海陽知縣馮迪德、長州知縣尹機前任不法事。機、迪鼎客也。機已見紹興六年二月。癸酉。進呈。上曰。二人罪頗大。可令取勘。俟案上。當重責之。

甲戌。兩浙轉運判官提舉營田曹泳言。根括得鎮江府荒田二千二百餘頃。望委以爲營田。從之。　刑部員外郎湯允恭面對。乞戒有司。凡制獄具。並依成式。長吏親閱用印。方得行使。詔申嚴行下。

丙子。上謂大臣曰。閩中盜已漸弭。惟海道間有作過。可論帥憲察巡尉之不可仗者代之。　左朝請大夫王當添差通判邵州。代范如珪也。二人當官館學。爲秦檜所惡。故以其身以郡倅處之。

丁丑。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田晟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請給與免借減。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劉寶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右宣教郎直敷文閣秦塤進職一等。塤妹壻人秦氏。特封令人。以檜進奏恩回授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

紹興十有九年。秋七月辛巳。左中奉大夫楊惇知舒州。代還。乞戒監司守臣修水利。詔付戶部。上曰。平江隄堰不修。歲輸米比舊虧十萬斛。臨安西湖。民間灌溉所資。其利不細。歲久亦填汚。宜悉令修治。

壬午。上諭大臣曰。官不給賣度牒。已十餘年。間多有輒自披剃者。今可令禁止。稍重其罪。仍許人告。庶知戒畏。　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邊知白卒。癸未。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中衛大夫忠州團練使添差荊湖南路兵馬鈐轄馮贇卒於衡州。

辛卯。秦檜以甘雨應祈。乞拜表稱賀。上曰。更五日不雨。則僞稼。如浙東田高。得此雨拯濟。秋成可必。檜曰。陛下至誠格天。尤爲可喜。　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許忻知邵州。忻以論事忤秦檜意。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舉人陸九齡年尚少。忻一見。亟折輩行與深語。至是遂與之俱。九齡、金谿人。初入郡學時。場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因結茅舍旁。講習彙晨夜不怠。如此者十餘年。

戊戌。大理少卿李如岡面對。乞守令悉心舉行民事。顯有成績者。令監司保明來上。優加褒擢。其弛禁逋戾者。亦從按勘。重寘典憲。從之。

己亥。撰衛大夫貴州防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選鋒軍正將劉超卒。

庚子。監察御史陳夔面對。論因多瘐死。望令諸路憲臣覈貧治獄之吏。凡無家者。官給之食。詔刑部措置。

敷文閣直學士新知婺州吳表臣罷。先是。表臣自祠官中請郡。故以婺處之。既又抗章乞祠。以全晚節。

殿中侍御史曾鎬劾其敢爲欺罔。無所忌憚。故有是命。

壬寅。右諫議大夫巫伋論鎮江府見於民間科借苗米。追呼搥撻。不勝其擾。乞禁止。其官吏重賜黜責。

癸卯。秦檜奏事畢。上曰。巫伋言鎮江預借事。不知何故。闕乏乃爾。可令諫司經理。其守臣先能。時右朝請郎曾惇爲秦檜所厚。驟用知鎮江。至是纔數月也。　左朝奉大夫趙遠之知漢陽軍。代還。言湖北諸郡。人希土廣。閒有請佃歸業之人。宣司指爲夫丁。差科連併。緣此無人耕佃。平時沃壤。翰爲荊刺。望寬免稅役。庶有勸耕之漸。詔本路帥臣監司措置。

甲辰。監察御史章夏面對。論州縣財賦出入　弊。乞立法禁止。從之。　直秘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鄭僑年令再任。從帥臣俞俟請也。　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鄂州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李山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從軍。

八月庚戌朔。昭信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勝卒。謚毅武。

辛亥。赦令所言。臣僚劄子。乞詳議民事一罪。庶協於中　令年三月庚戌。蔡條等請。　看詳民事被罪條法。謂擅行科率。及應因害民之事。以被罪者作自犯民事。不注知州軍通判知縣縣令差遣。緣民事被罪情實爲重。難以與其它公罪事體一同。欲乞並依見行條法施行。從之。自張浚當國。始議州縣官緣民事致罪者。終身不許治民。行之數年。論者數以不便爲言。然終不能改。二十年十二月辛酉。謂湯允恭又論。

壬子。武泰軍承宣使主管侍衛馬軍公事劉寶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宣州觀察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成閔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二人皆楊存中所薦也。　祠部員外郎胡寧面對。論州縣受夏秋二稅。過輸絹之時。則不受絹而使輸錢。過輸米之時。則不輸米而使折色。望自今並輸正色。毋得折變見錢。詔戶部看詳。

癸丑。復泰州興化鎮爲縣。

乙卯。右承議郎兩浙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守道直秘閣。守道亦繼先子也。

辛酉。詔行在內外諸宣司添差官。今後不得過二員。令所屬遵守。御史台覺察彈奏。其已溢格處。聽滿任。按此指揮止爲行在宣司。蓋沿外路。猶克小廝。則失行在二字。第云內外諸司。則失其實矣。

宗正寺丞王葆面對。言國家役法。應女戶單丁。與夫得解舉人太學生。並免丁役。蓋本先王仁先孤寡。貴肄多士之意。頃議者歷陳丁役之弊。遂有募人充役指揮。臣謂逃納雜流之人。物力高強。雖係單丁。自應應募。至若前項三色。亦令雇募。似爲矯枉之過。且女戶而無子孫。與雖有子孫而年在幼弱。皆窮民之無告者也。若遽使當力役之事。則公私所費。必倍於豪強。故昨來指揮。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者。並許募人充役。正恐奸民旋行規避。爾今州縣之間。欲舞文者。以虛無告。則或指遠適之緡黃。爲某氏之子孫。初不以存亡爲別也。因使寡婦守志者。不免於執役困悴之患。其勢迫

而改行者。家貧庶業。或破壞於後夫之手。是豈朝廷勸恤民隱之本心乎。得解舉人名已登於天府。今乃同籍於役人。太學生身已隸於上庠。今乃心累於執役。是二者。其家或有兼丁。則力役自不妨於充募。若乃單子一身。而能留意於科舉。豁身於庠序。遂不得自別於齊民。甚非陛下仁先孤寡、貴肆多士之意。欲望特詔有司。俾是三者重加審定。庶幾孤寡得所。而士知愛重。是日進昃。上曰。單丁女戶。舊法免差役。以許免者多。有司遂有雇募之請。宜令戶部詳其的確利害來上。葆、崑山人也。既而本部乞女無子、及得解舉人、太學生單丁並免身役。即特旨及因恩免解人雖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從之。戶部奏上在十二月己未。

丙寅。太常少卿張杞充大金賀正旦使。武節大夫和州團練使知閤門事趙述副之。直祕閣知臨安府湯鵬舉守司農卿、充賀生辰使。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帶御器械石清副之。通好後以庶官出疆。自此始。述即璁也。璁改名。不知所以。紹興十六年五月乙巳充接伴已改今名。恐是避二王所進編旁也。

庚午。成州團練使潘長卿、貴州團練使潘粹卿、和州團練使潘端夥、爲泉、閩、利三州路觀察使。時吳國長公主入朝。故有是命。

辛未。詔浙東路州強盜該配者。並刺充沿江諸軍都統制下使喚。俟盜賊事息如舊。以權本路提刑秦昌時有請也。

壬申。右朝散大夫、權浙轉運判官曹泳直祕閣。權尚書戶部侍郎兼權樞密都承旨宋貺、兼權知臨安府。

癸酉。大理正元龜年面對。乞自今諸州奏案內。有不該留禁待報人。並先次責出。詔刑部看詳。

甲戌。詔以景靈宮繪像功臣之副。藏於天章及祕閣。復故事也。

乙亥。大理正周墮面對。論諸郡擅支借轉運司錢物充公事。及收支官物別置私厤之弊。乞戒監司稽察舉劾。丙子。詔申嚴行下。

戊寅。詔荆南府劉應崎權管軍馬。並發遣侍衛馬軍司。

九月庚辰朔。大理寺丞石邦哲面對。論天下之法。宜總於大理。而一路一司一州一縣。與夫在京省臺寺監有司局務。各有專法。大理不能通。設有論罪斷刑。皆出臨時取會。移文待報。關決淹延。或法有重輕。供報不盡。莫得稽攷。則罪有出入之弊。欲望特詔三省。委之刑部。關會應干官司。前後被受立到專法。各錄兩本。付之法寺斷刑治獄兩司。以憑遵用。事下刑部看詳如所請。明年正月己丑刑部奏下。

丙戌。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楊俟面對。乞大學私試。鎖院考官。不得輒歸私家。出入傳送之禁。並依補試法。事下禮部。其後但令辰入昏出而已。明年二月辛亥施行。

辛卯。惠州刺史知閤門事宋鑑孫充大金賀正旦副使。以趙述病告也。

壬辰。左朝奉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秦昌時直祕閣。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本路帥臣趙不棄申

昌時悉心賑濟。全活甚衆。相進呈。乃有是命。昌時、檜兄子已見。

癸巳。詔新通判汀州李琦特放罷。坐嘗與新州編管人胡銓交結。凌茂州縣。爲守臣張棣所劾也。

乙未。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諸路被差鞫獄官。多求避免。乞並增賞格。詔送刑部。

庚子。大理寺丞郭庠卿面對。論四方案牘。來上本寺取會。未圓情節。往往不以時報。乞申嚴行下。從之。

大理寺丞石邦哲令再任。初有詔。法寺斷刑官願再任者聽。至是從其請也。

壬寅。左朝散郎陳璹知饒州代還。論諸縣保正副長。科役煩多。尤爲民害。若令當役良民。皆許雇人自代。則受雇之人。習熟州縣。通曉法令。縣官非理相加。未必投憑。官吏雖欲恣其弊竇之欲。有所不能。望特詔有司。許凡當役保正副長。除情願應役之人。聽其從便外。並許雇人代役。官司不得追呼正身。詔戶部看詳申省。璹、建陽人也。

甲辰。戶部侍郎李椿年言。諸路錢帛。各有樁發條限。比年往往公然移易妄用。有誤歲計。欲將移改侵借去處。不以去官。並從本部申取朝廷指揮。重賜黜責。從之。

戊申。上命繪秦檜像。自爲贊曰。惟師金公。識量淵冲。盡闢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溫裕。寰宇阜豐。其永相予。

凌煙元功。尋出示羣臣。藏於祕閣。熊克小厤。敍此事在紹興二十一年十月。誤。

冬十月。檢是月己酉朔。庚戌。言者論監司州縣。樂於知聞。以厚利啗進奏官。遂致廳探舉宜。漏洩機密。詔進奏官收受計贓坐罪。官吏依擅支朝廷封樁錢物法。仍令監司互察。從戶部請也。

壬子。上輸大臣曰。有司立法。不可太重。恐難必行。宜令敕令所檢會日前建明。有不可行者。並須改正。

癸丑。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秦熺爲郊社禮儀使。渡江後。五使以嗣官爲之。蓋自此始。太府寺丞李燾面對。論比年州郡監司。多差未出官選人押綱。以說賞典。緣未諳世務。公然盜用。望申嚴行下。詔送戶部。其後本部言。初官亦有可以倚仗。因賞典太優。欲今後止依本等推賞。從之。熊克小厤作太常寺丞眉山李燾。按燾此時方自蜀州推官丁憂家居。克蓋誤。戶部乞依本等推賞在十一月丁未。

丙辰。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敦儒守本官致仕。從所請也。

己未。右朝請郎彔辦行在諸軍糧料院王珏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先是秀州歲以錢給亭民煮鹽。至十五年。積十九萬七千餘緡不給。亭民無以煮鹽。訴於朝。上曰。亭戶宜恤。不則逃去。其害非細。可令戶部究實。於是用珏。珏至官踰年。盡償所負。又開華亭海鹽河二百餘里。鹽滋得通流其隘。以溉田經界之法行。甚害者三百六十九事。其七千二百二十七戶尤爲病。珏奏除之。珏、安石曾孫也。上語在八月戊辰。併附此。日厤所載

[illegible]今以其公過所作廷墓誌增修

右承議郎知新州張棣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以其再勳削銓也。至官一日卒。時資授淩州團練副使洪皓在英州，中人右承務郎倪賓為守，嘗老矣，內無與主，聞棣以巧中邊客取使節，欲效之，即使兵馬都監伺其隙，捕皓家奴寘獄中，鍛成其罪，未及發而賓死，事乃解。胡銓駁解論和議，詔書云十九年，新異

降授文州刺史辛永宗特勒停，送靈慶府守張棣觀察權勢，乞宜銓海外，棣即日持節湖北，按棣勳銓過海，在去年之冬，去此已久，當是因再勳李藏英超遷之銓，蓋小誤，今略修調庶不抵牾。

編管。永宗為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居邵州。永宗以嘗立軍功給眞俸，守臣右朝散郎呂稽中知永宗為秦檜所惡，勒其冒請全俸，當計以贓，乞下守臣閱實。稽中先以計取永宗所受御劄送檜矣，永宗由是不能自明，詔侵支過請給，令稽中依條追理。稽中選郡僚之苛刻者，籍其家以償欠，一錢不得留。既而稽中語其僚曰：前趣其家燕集，以某器酌酒，今乃不見，豈隱之耶？其殘刻如此。

庚申，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梁棄卒。

辛酉，上諭大臣曰：西溪操撥馬軍寨地，可令守臣宋貺親往檢視，毋得侵掘墳墓，多占民田。詔宜使高州刺使趙轍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馮益令再任。

壬戌，德安府忠節卒遣隆挾刃殺守臣右朝奉大夫王伯淮於廳事，傷而不死，衆執隆，隆舉刃自殺。伯淮以聞，詔仍舊治事。

丙寅，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趙不弃卒。

己巳，初復諸陵攢宮，薦新之禮，用太常博士晉陵丁娶明請也。

庚午，右奉直大夫知平江府王晌直祕閣，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建康自置留守後，以庶官為之，蓋自晌始。

辛未，左朝散大夫趙令衿知泉州，左承議郎添差通判臨安府郭珹知秀州。

乙亥，閤門祗候王允昌為閤門宣贊舍人，允昌、勝子，特錄之。

丁丑，詔右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張昌依舊兼權提刑，仍許薦舉，以昌言一路選人改官，久無職司文字，乞除正官故也。

十有一月癸未，祕書省著作佐郎劉章面對，言禮莫重於祭，而郊廟為尤重。神宗元豐間，嘗詔陸佃等以太常寺舊局編類成書，凡三十卷。郊廟奉祀禮文，今陛下以明聖之資，當遽作之任，而緒餘未紀，乞命官為紹興郊廟奉祀禮文，以續元豐之書。上嘉納之。　初，太傅咸安郡王韓世忠之為淮東宣撫使也，張浚在都督行府，以世忠有功，用上所賜空名告，授其子彥樸、彥質，皆右承務郎，久之，除直祕閣，賜三品服，已而吏部審驗，皆無立功實迹，當奪所授官。

甲申，世忠請以郊恩改奏，依舊帶行章服職名，詔先賜作白身人改奏，俟補正日取旨。

乙酉，尚書工部員外郎楊遹卒。

丁亥，尚書省勘會：昨降指揮，令諸路監司郡守，將寬剩錢物，每季開具申省，撥充月樁，今來逐路月樁錢，撥填已見次第，詔今後更不開具。

辛卯，上親饗太廟，至櫺星門降輦，步趨齋殿，盧小次不入。

壬辰，合祀天地於南郊，太史局令胡平奏帝座及三台星皆明，禮畢，還御麗正殿，赦金雞赦天下。

辛丑，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椿年罷。椿年首陳經界之議，及是始畢，會民多訴經界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因劾椿年求薦劉大中，陰交趙鼎，皆竊其權柄，漏其呢談，今遊薦將之門，傾危朝廷，尤為可慮，兼經界已定，若不別委他官覆實，則椿年私結將帥，曲庇家鄉之罪，無以服塞公議。詔與外任。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巫伋兼權直學士院，以諫官攝詞臣，非故事也。　左修職郎周麟之行太學錄。

甲辰，詔諸郡行鄉飲酒之禮以取士，先是司農卿湯鵬舉請對，論舉人多冒貫求試，乞於未下科詔前，令州縣長吏籍定來歲當應舉人名，州縣學職事覆實申教授，預先引保，委無偽冒，然後許赴鄉飲酒，若臨時投狀射保者，並不收試，事下禮部，至是頒行焉。

乙巳，右諫議大夫巫伋試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曹筠守侍御史，監察御史章夏守右正言，監察御史陳夔為中書門省檢正諸房公事，伋仍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夔仍兼崇政殿說書。

丙午，上謂秦檜曰：經界人戶多訴不均，當與受理，若不受重稅，將無以輸納。檜曰：臣嘗與戶部侍郎宋貺宜體聖上均稅本意，有未均處，亟與改正。

丁未，戶部上州縣墾田增虧賞罰格，初，議者謂淮南、湖北民稍復業，而曠土尚多，請立賞格，至是本部以其格上之，每州增墾田千頃，縣五百，其守宰各進一官，即州虧五百頃，縣虧五之一，皆展磨勘年，詔頒之諸路。二十年四月癸未所書可參考。

十有二月庚戌，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質卒。贈敷文閣待制。

壬子，軍器監王奇權尚書兵部侍郎。　祕書省著作佐郎林機面對，言訪聞有異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謀偽說，臣若知而不言，則與日害正沮真之患，臣實任其咎，欲望密加搜索，嚴為禁絕。甲寅，上謂秦檜曰：此事不應有，宜行禁止，許人陳告，仍令州縣覺察，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於是李光之獄遂起。明年三月丙申行遣。　右朝請大夫知婺州周三畏復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

丁巳，金人殺其主亶，亶立十五年，平日嗜殺，晚年尤甚，左右近侍，少不如意，即手刃之。兵部尚書裴晉奇、辰、謀衛將軍巴克沁、廣威宿直將軍塔斯定遠皆以罪族，既又殺其后裴廉中氏，於是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至是駙馬都尉唐古辨與尚書右丞相岐王亮、太常卿烏達、宿直將軍額爾楚克、尚廐局使高景山、親衛小底興國努等謀，因亶醉臥，收其兵械，夜入脅儀殿殺之，有護衛將軍瑚圖克，初不與謀，亮等入殿門，亶驚起，求弓刀不獲，瑚圖克遽以所持鎗刺亶於殿壁，衆爭前斫殺之，遂閉殿門，與國努傳旨斂取護衛弓刀，然後屏出敷德殿門，詐詔大臣左丞相沂王宗賢夜半入宮，為所害，都元帥曹

國王宗敏雖至亦經殺之。遂立亮。亮時年三十一。宗賢、金太宗晟子。宗敏、太祖長子也。此以苗傅神廟泊修入翰林亮爲平章。宗賢左相。宗敏右相。按亮十八年九月已稱祖。而大赦書稱宗敏爲元帥曹國王。今從之。續又稱崇古辨爲崇右卞。與金人錄宋本等諸書所云並不同。今從金詔。

戊午。直龍圖閣知濟州劉昉言。姓名偶與前代不令之臣相犯。請更名旦。從之。是日。金主亮卽位。亮時年二十八。

己未。大赦。文武官皆進一秩。賜民租稅一年。追廢亮爲東昏王。以謂殘餘之人。故不得入廟。追尊父宋王宗幹爲德宗。改元天德。寬追謚見三十一年十一月。然宋本紀亮死在己未。誤也。蓋丁巳後。宜戊午立亮。己未謚教。辨金國教書。朕惟太祖武元皇帝神武雄略。奄有四海。以天下大器。授於太宗文烈皇帝。世不定先。遂及兄宜會。爲之前君。以繼洪業。十有五年。而皆摩失德。人不堪命。宗族大臣。協心正教。久而弗悛。卿等九廟之靈。已從廢黜。亦既殺滅。宗族大臣。咸以太祖嫡孫。權攝國事。所冀乘統。推戴洪勳。嗣臨天下。朕以宗祖之重。義不獲已。受命之初。兢兢若涉淵冰。未知攸濟。尚賴股肱三事。文武百官。同心附翼。以底於治。宜布維新之令。以安在宥之民。可於皇統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爲天德元年。

壬戌。上恭謝景靈宮。退御西齋殿進膳。召近臣對御茶酒。

癸亥。亦如之。甲子。復詣太一宮。至是遂如故事。

丁卯。封紅鞓帔劉氏爲宜春郡夫人。吳氏爲新興郡夫人。吳氏名玉奴。中宮近屬也。吳氏紹興二十二年五月進封才人。制詞云。乃眷椒房之親。

己巳。宰執進呈國用管押扈衛人乞推賞。上曰。發來扈衛人已滿千人。可下詳制司。自今歲募三百人赴闕。

丁丑。金國賀正旦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兗、副使昭武大將軍西上閤門使劉筠入見。兗、亮弟也。以病故改用。是日。尚書祠部員外郎胡寧、祕書省著作佐郎劉章並罷。章有士望。太師秦檜疑其不附己。而寧本因其父兄與檜厚。故召用之。至是檜知寧兄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寅之貧。因其往劍州省親世母。遣以白金。寅報書曰。願公修政任賢。勿替初志。登王撰狄。以開後功。檜以爲譏己。始怒之。寅嘗游紫龍寺。大書壁間云。是何南海之鱷魚。來作長沙之鵩鳥。於是帥臣劉旦方欲招撫張浚諸人之罪。而旦潮陽人也。亦大怒。復誣寅於檜。侍御史曹筠卽奏寧兄阿附趙鼎。章居衢州。與鼎賓客交通。故二人私相朋比。秦所指目。不知每懷異意。欲以何爲。若不罷斥。無以安衆心。乃以章通判均州。而寧充夔州安撫司參議。熊克小歷二人之罷在今年九月奏議。

戊寅。太常丞林大鯨、尚書刑部員外郎湯允恭並爲監察御史。

是月。鶴政殿學士致仕王次翁罷於明州。次翁既引年。秦檜憐之。聞練副使解潛居南安軍。至是疾劇。有朝散郎張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嘗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九成壯之。時秦檜猶怒潛。故裹不得歸。遂檜薨而還。二十六年正月發喪歸葬。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七人。諸路斷大辟三十一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一

紹興二十年。遼天庆午。金海陵煬王亮天德二年。春正月甲申。金國賀正旦國信副使西上閤門使劉筠辭行。國信使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兗以病不能入見。命醫官趙琦送至境上。金主亮亦遣天使趣之。兗歸至北廷而卒。此據苗傅神道碑。

丁亥。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趨朝。有挾刃於道者。遮檜肩輿欲害之。傷行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驗治。則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自罷兵後。凡武臣陳乞差除恩賞。檜皆格之。積百千員。無一得者。客行朝。餓且死者歲不下數十。至是全以所給微而累乘。每牧馬及招軍。勞而有費。以此怨怨。遂潛謀亦伺檜出。乞用兵。因而鼓衆作過。若不從則害檜。壬辰。磔全於市。至是每出則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此以熊克小歷及林泉野記參參。野記又云檜以此激軍中使無謀志。人人恩亂。

甲午。以普安郡王第三子惇爲右內率府副率。正侍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段思卒。思初見繫。

是三年。是時不知爲何官。於此始見於日歷。故表出之。

己亥。承信郎閤門祗候幹辦御營院劉允升爲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

庚子。敦武郎光州光山縣尉兼主簿都飛虎除名。廣州編管。坐受商人貨物。縱令渡淮。及被差捕賊。不即迎敵。致令出界故也。

癸卯。諸路經界文字。令戶部措置結絕。未經界處。委轉運司并守臣。仍限一季。　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封恭國公。　監察御史湯允恭面對。言古有金作割刑。蓋先王不忍之心。民知有誤。俾出金以贖其罪。後世著在律文。有罰銅之條。自一斤至百有二十斤而止。陛下仁覆四海。視民如傷。前後欽恤之意。深切著明。比來州縣或有杖罪與徒。勒令納錢乃得免。少數十百緡。多一二千緡。格之律文。則罰溢於罪。又收在別庫。吏得爲奸。望敕州縣。凡罪人當罰。毋多令納錢。以濟妄用。及是進呈。上曰。自有常法。於是申嚴行下。

丙午。兩浙轉運判官曾泳言右承務郎李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謬涉譏謗。諸送大理寺。初。光在貶所。常作私史。孟堅聞爲所親。左奉議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陸升之言之。升之許其事。遂命泳究實申省。及是進呈。上曰。光初進用時。以和議爲是。朕意其氣直。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和議爲非。朕面質其反覆。固知光傾險小人。平生蹤迹。於此補地矣。升之、山陰人也。日厤紹興十九年十月壬戌。左奉議郎新淮西提點刑獄司錄辦公事陸升之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恐卽繳許此事得罪。當考。

右承議郎利州西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吳拔爲右朝散郎。直祕閣。通判利州。賜三品服。拔自興州入對。故有是命。

二月戊申朔。將作監丞李嚴老面對。乞戒諸縣令佐。毋得分鄉自至村落催科。詔申嚴行下。嚴老、邦達子也。　少傅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乞以大禮所得親屬封號。爲故女婿人換一道號。許之。後府冲妙鍊師。

己酉。顯謨閣直學士常同卒於海鹽縣。

庚戌。軍器監丞齊旦面對。乞春月禁民採捕。秦檜曰。正爲鬻育之時。上曰。此係利害。乃下之刑部。既而本部言。春月在法不許採捕。若止科違令之罪。恐難禁止。今欲犯者杖八十。從之。旦、壽元人也。　初。右朝請大夫路彬提點廣西刑獄公事代還。言靜江府昭州夏稅折布錢最重於諸州。蓋自都督行府一時措置。折納價錢。比舊增及一倍以上。廣西地瘠民貧。百姓艱於輸納。道遠不能赴愬。今寇盜寧息。海內委請。自宜蠲減。是日。秦檜奏事畢。上諭曰。路彬言折布錢因張浚增及兩倍。可令戶部看詳裁減。戶部言。二郡歲撥上供布九萬二百八十一疋。欲於見納價上二分減一。每匹折納錢一千。從之。上又曰。昨令監司守臣任滿並以民事奏陳。彬可除職名。與見闕監司。以示激勸。　彬奏疏以正月丙午降出。上諭大臣除彬職名在二月戊午。今並書之。

壬子。權戶部侍郎宋貺言。契勘經界本意。務要革去侵耕冒佃。詭名挾戶。逃亡死絕。虛供抵當。差科不均。鄉司走弄二稅之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後來緣以畫圖供帳。分立土色等則。均任苗稅。轉

生姦弊。遂至久不能結絕。今欲乞令轉運并守臣恪意措置。須管革去逐件情弊。使田產稅賦。著實依限一切了辦。如州縣尚敢遲延出違日限。從本部申奏朝廷。乞賜放罷。若轉運不切督責。亦乞黜責。所有轉路及本所逐辦官一員。前去說諭催督措置。及說路所差覆實官。限指揮到日並罷。從之。

庚申。詔海外四州軍。昨令興免經界。緣土產薄。應稅租仰並依舊額施行。時湖南沿邊安撫使馮檝亦抗疏論其不便於朝。於是潭、岳州、長寧軍皆得免。諸州免經界事日厤不見降旨年月。當考。按江陽志。三邑稅賦額。祥符年。雜色二千九百石。慶元年。雜色九千五百石。不知何時所增也。

右朝請大夫路彬直祕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辛酉。右武大夫合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侍衛馬軍司統領官黃實等二十四人。並添差諸路鈐轄兼都監至將副。罷從軍。用主帥成閔請也。

丙寅。初作玉牒所。

辛未。集英殿修撰知廣州薛弼陞敷文閣待制。

乙亥。直徽猷閣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方廷實卒。

丁丑。閤門請自今北使在廷。非侍從而皆借官出使。免起居。如見充接伴。卽係所借官敍位。從之。

是月。安南進馴象十。

三月庚辰。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翟永固來報登位。遣上金注椀二。綾羅三百。良馬六。永固、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也。

癸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余堯弼參知政事。給事中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巫伋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酉。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玉牒所檢討官王曮守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日厤不書。稽直。此據本院題名。

丙戌。參知政事余堯弼爲賀大金登位使。鎮東軍承宣使知閤門事鄭藻假保信軍節度使副之。合行事并支賜推恩。並依未裁減已前正旦生辰使例。以堯弼有請也。　勅令所奏定諸州公使庫月支供給。令帥臣毋過二百緡。下至外縣監當十緡。凡八等。仍先支外縣。該載不盡者。比附定數。舊例數少者。不在增減之限。從之。

戊子。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祕書省兼侍讀秦熺爲特進加大學士。充觀使。制曰。上宰持高百執。既有舊班。眞儲並出一門。豈非亨會。故事。前宰相官至使相已上始降麻。至是以熺親見任宰臣。特令銷院。

庚寅。北使辭行。　權尚書禮部侍郎陳誠之兼侍講。　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張杞罷。以侍御史曹筠劾其附會李椿年也。　右正言張嵲論太常寺主簿權吏部員外郎葉謙。頃爲李光所私。及光抵罪。常懷怏怏。又嘗私親衛將。受其賂遺。望賜罷斥。以清華轄。從之。丙申。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

光永不檢舉。右承務郎李孟堅特除名。峽州編管。先是孟堅以小史事繫獄。至是獄成。光坐主和議反覆。後在貶所。常出怨言。妄著私史。譏謗朝廷。意在播揚。僥倖復用。及與趙士㑹於罷政後往來交結。孟堅亦爲父兄被罪責降。怨望朝廷。記念所撰小史。對人揚說。故有是命。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坐與光通書。朋附交結。譏訕朝政。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程瑀坐初除兵部侍郎日。以緣帖遺光。且貽書云。比來無知愚皆以視前爲戒。可爲歎息。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潘良貴坐嘗以圃茶寄光。光遺良貴書。其別紙云。仲輝不敢作書。忠難至。能出一隻手乎。仲輝。樓炤字也。良貴答書曰。參政患難至此極矣。更以道自處。仲輝別紙已付之。但恐時未可耳。直秘閣宗穎坐嘗寄光書云。孤寒寡援。方賴釣庇。忽聞遠適。豈勝惶駭。本欲追路一見。失於探伺。不果如願。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燾、左承議郎親知邵州許忻、左朝奉大夫新福建路安撫主管機宜文字吳元美坐各以光相知密熟。書劄往來。委曲存問。意光再用。更相薦引。詔寅特落職。瑀、良貴、穎並降三官。燾、忻、元中、元美並降二官。

戊戌。上謂大臣曰。近有人上書陳農田利害。農者天下之大本。可即施行。是日。內降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今聞寖失本意。可令戶部逐路選委監司一員。逐一看詳。應便於民者。依已經界施行。其乖謬返爲民害事目。並日下改正。具申省部。日後以當否取旨黜陟。聞造御史前去訪察。

庚子。余堯弼辭行。　詔巫伋兼權參知政事。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周三畏落職與宮觀差遣。初。常同既卒。三畏遣通判府事蘇師德越境往祭。且賻錢二千緡。祭文有云。姦人在位。公棄而死。師德、同女壻。祭文其子新遂安尉玭所草也。侍御史曹筠因奏三畏頃爲大理卿。鞫勘岳飛公事。猶豫半年不決。朝廷特加拔拭。終不懷安。乃與師德陰相交結。若不亟去。有害治道。於是師德送汀州編管。而玭勒停。玭勒停在四月癸亥

壬寅。右正言章夏奏右承議郎致仕胡寅天資凶悖。敢爲不義。寅非胡安國之子。不肯爲親母持服。士論沸騰。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傳會李綱。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鄰國之問。其視兩宮播遷。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後來梓宮既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自知前言狂率。乃陰結異意之人。相與脾睨。作爲記文。以爲今日仕進之人。將赤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伏望陛下爲宗廟社稷長慮。特賜威斷。詔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寅建炎元年已見紹興六年五月寅申明追服事已見紹興十年七月　右承侍郎劉蕘勛直秘閣。蕘勛、光世少子也。

甲辰。戶部侍郎宋貺言。訪聞州縣近因經界。將額管苗稅。均於未開墾荒閑田土上。一例起催。致人戶無從輸送。往往逃移失業。望委諸路轉運使。將見墾增苗稅日下住催。從之。

乙巳。上書秦檜父故玉山縣令敏學墓碑首曰清德啓慶之碑。命詞臣王曮撰文以賜。上謂檜曰。近日邊境絕無事。行移簡少。民得休息。殊爲可喜。　戶部言。常平職在興農田水利。今州縣圩岸多損。田畝多荒。欲委諸路常平官措置興修。不得因而擾民。將來取旨陞除。從之。

是月。金主亮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廷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應得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

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初。東昏王寶之被弒也。亮身預其謀。及事定。當時同謀者。亮皆以弒逆之罪加之。曹國王宗敏者。屬最尊亮忌之。既爲所殺。納其妃於宮中。梁國王宗弼開國有勳。惟一子韓王亨。亦以無罪死。左副元帥薩里干有戰功。亮詐爲書俾人經告。并其子御史大夫沙津殺之。夷其家。

丙戌。右朝散大夫知揚州榮嵓爲兩浙路轉運判官。既而侍御史曹筠言。嵓本與趙鼎從游甚密。緣嵓在僞楚時。有所汚染。被謫甚重。鼎猶未敢援引。今朝廷俾守維揚。已爲闊略。又引至行朝。豈不惑四方之觀聽。望賜罷黜。以慰公議。詔嵓遷官任。王明清揮麈錄。謂高宗興嵓有潛府之舊。秦檜嫉欲加害。而不從。或可修洲入此。事見紹興十一年九月壬寅首張憲謀叛注。

壬子。詔自今沒官田土。更不許人承佃。並撥歸常平司。與見興修水利田一就措置。用戶部請也。既而本部又請在城市空閑官田。及戶絕房廊白地。亦令常平司拘收。從之。後旨在是月戊午。

乙卯。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知大宗正事士奏充萬壽觀使。任便居住。以老病自請也。擢其子右奉議郎不微直秘閣。

己未。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校官王曮言。本所見修玉牒。切見靖康二年太師秦檜入狀軍前。乞存趙氏社稷。兼在軍前與裴偉爭辯。以全家保天族。并在中京代上皇作書與國相。建明和議等大節。並已修入玉牒外。所有元降下推恩事迹。乞備錄全文。關送國史日曆所照應施行。從之。

辛酉。封普安郡王女爲碩人。用宗室總麻親任節度使封女例也。

己巳。上謂大臣曰。久雨不致妨農否。民田須常溝水。宜令州縣修陂湖之利。以備缺雨灌溉。既又命每季具施行次第行申省。

庚午。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洪州玉隆觀馮益卒。

癸酉。左朝奉大夫新知廬州吳逵言。兩淮之間。平原沃壤。土皆膏腴。宜穀易墾。稍施夫力。歲則有收。而莫加工。茅葦翳塞。望益力田之科。募民就耕淮甸。賞以官資。闢山以廣官莊。自今歲始。今欲江浙、福建委監司守臣。勸誘土豪大姓。赴淮南從便開墾田地歸官莊者。歲收穀五百石。免本戶差役一次。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四千石。補進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開墾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場並得赴轉運司應舉。從之。蘇克小麻稱在武舉人之上。去特奏名出身五字。蓋誤也。

乙亥。衡州編管人宗杲移臨江軍。以其長惡不悛。聚徒貶所。撰造飛語。肆爲譏謗也。

是月。金主亮誅太傅領三省事晉國王宗本、及御書左丞相兼中書令越國王唐古辨、領燕京行臺尚書省事楚國王乘德、判大宗正事衛王宗義、東京留守代王宗懿等。先是乘德嘗燕宗本家。海州刺史烏古論袞言國王有福似趙太祖。乘德喜。其後乘德出領行臺省事。欲在外說誘軍民。使宗本爲內應。辨袞爲宗

本言內侍張彥善相人，亦言太傅當爲天子。宗義言太傅正是把太祖大家計人，宗本遂與尚書省謂史、蒲玉謀，即圍場弒亮。玉以告祕書監蕭裕，裕以聞，故皆坐死。宗本、太宗晟之子，宗懿、宗本兄，乘德、宗維孫也。編金人誅蕭裕詔云宗本太宗之子，又誅宗本等詔云宗有兄東京留守，遂故增入。遂擢裕尚書左丞參知政事，而汴京行臺廢。兩國編年有天德三年遷都詔云，用供尚書之員，會簡機減於朝廷。自金太祖晏初起兵，即以尼瑪哈、固新、洛索、達賚、薩里干之徒，繼爲將相，惟洛索在兵間以病死，其後尼瑪哈首罷兵柄，憤恚而亡，達賚、固新、薩里干之徒繼坐誅，而晏、晟子孫，剿戮幾盡。以金人誅宗本等詔書及金國雜書參考修立。

張棣金國志，謂以宗本爲尼瑪哈已辨之評，見建炎元年注。

五月丁丑，右朝散大夫彭合知臨江軍，遣，言濟江縣民輸苗米，每石加耗七斗，乞蠲免，從之。上謂大臣曰，合任縣官，嘗爲監司列薦，今可與監司知州差遣，乃以合知永州。

庚辰，詔中嚴諸軍差承接文字使臣之禁，賞錢千緡，有官人轉一官，許人告。初，講和罷兵之次歲，言者論艱難以來，諸郡及監司例遣使臣於行在劄探，比來邊境寧謐，自應罷此，乃但改作承受，妄說虛傳，爲害甚大，詔臨安府覺察收捕，上幸學之年五月，又詔諸軍都統制下承接文字使臣，並令歸軍，至是樞密院以爲言，故申其禁。

癸未，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熺爲奉安中興聖統禮儀使，先是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校官王曙等紀上中興之迹以進，號中興聖統。己丑，奉安於景靈宮天興殿之西，以玉牒殿未成故也。禮畢，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編修玉牒秦檜率百官拜表稱賀，自檜再相，每進書，必下左藏庫權貨務取金緡以進，謂之禮物。此經不知起於何時，臣嘗檢紹乾道寶鑑，鑑語云，此乃秦檜請映所爲，故因事附見，當求他書考其年月。

辛卯，熺言，先期陰雨，是日雲霞絢綵，晴日麗天，茲誠上穹垂祐，望宣付史館，從之。曙時兼權直學士院，草制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檜大喜。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王曙爲少蓬，權直樞林，秦檜之加恩，取此語入制詞中，蓋日即除禮部侍郎，案學士年表，曙是時實爲起居，明年二月乃除禮部，明清誤記也。

癸巳，減汀州上杭、武平二縣今年上供錢銀之半，蓮城、清流二縣減三分之一，以守臣右朝奉大夫張昌代還有請也。

甲午，金國賀生辰使副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翟永固見於紫宸殿，思恭等來報亮代立，既出境，就遣來賀。

甲辰，祕書少監湯思退言，近玉牒所關到太師秦檜推戴趙氏事迹，竊意帥臣謹不伐功，特以事干玉牒，始具大概，其餘間關執節之久，本末未能備盡，望令檜詳錄奏聞，宣付史館，庶得備言廣記，以詔無窮，且以知聖朝得一忠義大臣，成效如此，上謂檜曰，思退乞以卿靖康事蹟詳記爲別錄，以示天下後世，可依

所奏，檜謙退久之，上曰，不然，無以使後代知卿忠義，簽書樞密院事巫伋曰，秦檜忠義大節，天下所共知，然要當屈書不一書，使後世奸臣賊子，聞風悚懼，上然之。

乙巳，左承議郎汪應辰通判靜江府，應辰初入館，以論事去，至是凡十年。

六月丙午，詔修國子監，先是太學錄周驛之面對，論上庠敝漏，弟子員滋多，几席不足容之，非所以崇儀表而廣教育，故有是旨。

丁未，上曰，近有進士上書，言兼併之家多請射侵漁民田，宜嚴立法，秦檜曰，比刷逃戶田宅，並令歸官，正以暗消此弊，上曰，善。

戊申，右正言章夏乞令州縣收納二稅有出剩之數，並附赤歷，不許擅撥歸公使庫，仍令監司覺察，從之。

己酉，威德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梁邦達守本官致仕，從所請也。

癸丑，太師秦檜以進書加恩辭不受，詔封其次孫女令人秦氏爲永嘉郡夫人。

甲寅，徽猷閣待制知台州蕭振始至官，初，海寇聚衆連年，其勢益熾，至是犯台之臨門，梁章安鎮，故命振爲守，振抵官，奏乞殿前司水軍統制王交同捕許之，交至，振謂之曰，擒海之民，數年苦賊，若能剿除，願悉兵力戰，以寧一方，尚或敗事，振嘗奏劾交，即具艦入海，與賊逆敵，果敗其衆，餘黨散去，振以數千緡犒交士卒，爲之奏功，郡境遂寧。王交到年三月辛亥自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到浙兵馬都監隨帶福州兵馬鈐轄，不知此時爲何官也。

丙辰，濟國首領夫人王氏卒，王氏、上乳母也，輟視朝五日，追封韓國夫人，賜帛二千匹，錢萬緡爲葬費。

戊午，出內府錢十五萬緡付兩浙轉運司，創皇城司寨三千間，限一季畢。

庚申，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新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李橫移東路，橫寓居信州，適貴溪盜賊竊發，守臣左朝散大夫李樾檄橫統弓兵以備策應，遂獲安堵，樾又遣雜軍人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添差東南第五副將孫胥統兵出戰，旋至撲滅，乃詔胥蒞務，而帥臣王晌勸樾及知縣事左奉議郎葉顒、右朝散大夫提舉常平蔡鑒公事，權提刑張昌不能舉察，致賊嘯聚，並免官，仍削二秩，顒、仙游人也。李燾尊降羅在是月己丑。

癸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兼侍讀秦熺以進書恩遷少保，其子直敷文閣、塤並陞直顯謨閣，左朝請郎何大圭直祕閣，大圭進聖德頌，故有是命，初，大圭之削籍也，張浚爲之保敘，至是以短卷謂浚於秦檜，士論薄之。日麻紹興二十八年正月丙戌朱傳初大圭章疏稱因謂浚得職名。

丙寅，大理寺少卿許大英面對，論川廣奏按往復淹滯，乞委憲臣考察，丁卯，左朝散郎康廸知瑞州還，乞諸郡重辟疑獄，奏按並專人齎投，詔並令刑部看詳。

己巳，直祕閣王洪知閬州還，乞申嚴法禁，守令勸農，不得輒用鼓樂宴集賓客，上謂大臣曰，蜀去朝廷遠，

凡事多奉行滅裂。可令有司立法。

是月。金主亮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

是夏。故相趙鼎之子右承事郎汾奉鼎喪歸葬於衢州常山縣。時李光之獄始覺。而守臣左中奉大夫章傑與鼎有宿憾。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焉。可爲奇貨。乃遣兵官同邑尉鈞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遣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追汾與故侍讀范沖之子仲彪拘於兵官之所。蒙之母訴於朝。太師秦檜斥傑已甚。詔移婺之蘭溪尉。下其事於浙東安撫司。事遂息。傑客魏掞之慨然以書嗾傑。長揖而歸。傑亦不害掞之。建陽人。少有大志。師事籍溪胡憲。蒙之、安原人也。

秋七月丙子。上諭大臣曰。近進士鄭楷上疏。論諸軍強刺平民爲兵。非便。自今宜令毋得招刺。歲終具闕額申樞密院。於諸路招塡之。

戊寅。右正言章夏言。陛下敷德普降。協和海隅。是宜內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共享昇平之盛。士大夫尚有懷姦自徇。時肆謗訕。如近日吳元美之徒者。未盡屏斥。是致營營。鼓惑羣小。欲望容斷。凡異意抵誣之人。流或彰露。必嚴行竄殛。庶爲小人之戒。從之。

己卯。大理少卿李如岡面對。乞令監司守臣舉縣令之有治績者。量行旌賞。辛巳。上謂大臣曰。昨已有旨。但未見具名來上。可戒令奉行。庶爲令者知勸。民間受惠。

癸未。皇叔安德軍承宣使司知大宗正事士荌爲昭信軍節度使。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藍公佐卒。公佐舉嗣居平江。其妻頌人王氏忽生鬚數莖。長寸許。未幾。公佐與王氏離亡。相去纔七十日。此據洪邁夷堅

甲午。

乙酉。左中奉大夫知衢州章傑罷。以侍御史曾鎬論其貪墨不法也。鎬又言。國子監主簿吳龜年。教其鄉人郭詠上書。陰懷異議。意不可測。罷之。

丁亥。太府少卿徐宗說面對。乞令州縣按月權且放行宗子孤遺請給。以俟換給文歷。詔戶禮部同宗正司看詳。自南渡後。宗子散居四方。言者慮其詐冒。故令具譜牒。於所在召保自陳。更給新歷。紹興五年四月降旨。八年六月降旨。

紹興一年。至是舊歷未至者甚衆。乃命川廣、福建、荊湖再展一年。餘州半年。六月辛未施行。

己丑。右朝散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孫汝翼言。泉、漳、汀三州。近經草寇。民多逃移。乞將三州諸縣。不以已未打量均稅。一切權行住罷。俟盜賊事息日。申取朝旨施行。從之。以何白旗初平故也。汀在深山窮谷中。兵火之餘。舊籍無存者。豪民漏稅。常賦十失五六。郡邑無以支吾。於是計口科鹽。大爲民間之患。三州見鹽

界。元降指揮不甚詳。此據淳熙中王回奏議參入。日曆。紹興三十年二月癸丑。右武大夫耿洪以擒何白旗之功轉一官。未知事在何時。去年五月丁酉劉寶等功賞。恐相關。但耿洪乃受成閫節制。非實所部耳。淳熙十四年四月丙申。汀州經界。

乙未。左朝散大夫知資州楊師錫代還。入見。上問四川有橫斂否。師錫曰。自和議息兵以來。皆無之。師錫又言。有司奉行經界失當。將肥瘠田畝。更不分段。及將市居丈尺間隙之處。便作屋後空地。非元初均稅本意。望戒逐路監司。將貧下戶最低土色合減稅數。均在侵耕冒佃豪強等人名下。有未均去處。自可將逐鄉悉零就整之數。用與補塡。上詢問久之。後二日。遂令諸路看詳改正如先詔。詔在三月戊戌。師錫。彭山人也。

丁酉。右朝奉大夫知廬州吳逵言。士豪大姓就耕淮南荒田者。欲除種子外。九分歸佃戶。一分歸官。三年後。歲加一分。至五分止。歲收二熟者。勿輸麥。每頃別給二十畝爲菜田。不在分收之限。仍免科借差役。戶部看詳如所請。從之。

己亥。戶部員外郎陳相面對。乞戒飭有司。不得苛取商稅。詔申嚴行下。相、合肥人也。

八月甲辰朔。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連州居住張浚移永州。浚自去國至是幾十五年。退然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吞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國必問浚今安在。降授左朝散郎南安軍居住孫近移處州。降授左中大夫歸州居住万俟卨移沅州。左中大夫江州居住李若谷移饒州。左中大夫興國軍居住段拂移南康軍。降授左奉議郎鄭州居住李文會移江州。而自若谷已上。皆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如故。用尚書省檢舉也。右朝奉大夫王趯特降三官勒停。坐知前雷州日。趙鼎、李光貶責經過。趯排辦迎送。收置物色。專差人齎送過海。通往還及遣擾兵往光處私役故也。趯、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丁亥編管

丙午。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許便居。以勛引疾有請也。

丁未。直敷文閣知盱眙軍畢良史卒。

戊申。詔改建大理寺。先是監察御史湯允恭面對。言今朝廷盛明。百司一新。獨大理獄滌隆非便。乃令改建。以其地入景雲宮。尋用寺丞石邦哲言。增創吏院。併其家居之。仍嚴其出入之禁。在今年九月勝。今併書之。刑部員外郎章燾面對。乞申嚴法禁。病囚非凶惡者。召保責出。或聽家人入侍。從之。

庚戌。右朝請郎韓辨諸軍審計司提舉知盱眙軍。

乙卯。宰執進呈大理少卿李如岡疏論州縣以力役征科逋欠訴訟等事擾民。乞戒飭。上曰。前後轉對上封事。如此陳述者甚多。第恐州縣滅裂。不能恪意奉行。可如所奏行下。

丙辰。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若薨。先是衢州言。若疾亟。乞致仕。上驚嘆久之。曰。莫已云亡。眞可惜也。此人似不能言者。其實胸中開廓可畧。及是秦檜進呈若思數。欲依謝克家例。檜曰。克家從僞楚爲吏部侍郎。建炎間任參知政事。以言章罷。及朱勝非再相。首薦歸經筵。意望再入政府。以人言不得留。遂進封事言。陛下用一人言去之。臣恐四海有以窺陛下。其不知聖度包容盛德。又不

知己之罪如此。上曰。朕即位之初。黃潛善、汪伯彥言。從張邦昌者多矣。當時務闊略。且欲安反側。彼乃自不知其罪。檜曰。陛下灼知忠逆之實。如天之徧覆。神奇臭腐。俱蒙帝力而不自知也。遂贈若五官。例外賜帛五百匹。並給葬事。皇叔故融州觀察使士筇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潤國公。筇卒已踰歲。始用大宗正司請而命之。

戊午。左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復祕閣修撰致仕。從所請也。先是開已卒於衡州。上覽奏。謂秦檜曰。當此時張通古等在館。議歸疆休兵之時。開與李彌遜等不止異議。察其用心。罪不容誅。檜曰。陛下象愛南北。斷以不疑。徽宗卜永固之安。太后遂慈寧之養。茲爲天下之達孝。初開、彌遜與王庶等爲不臣之逆說。誅胡銓上書狂悖。陛下獨語臣曰。朕初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當養母耳。臣跼蹐不知所措。孟子言。舜盡親之道。貴爲天子。不足以解憂。今人臣出仕。或親在遠。不聞願乘官歸養者。故知陛下聖孝。惟舜爲然。于百世相望。一人而已。於是除開職名致仕。其贈官推恩並停。

己未。秦檜進呈前侍從見在謫籍人。上曰。開英、僖、孫觀尚在近地。此輩宜令遠去。言官自合論列。蓋朝廷清明。忠邪判白。姦臣逆子固當屏迹也。

辛酉。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均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饒愷爲大金賀正旦使副。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王曮、武節大夫和州團練使權知閤門事趙逃爲生辰使副。逃嘗在遣中。以病免。至是復命之。初。東昏王璽之世。皇太后歲遣裴賡中后禮物巨萬。及亮代立。遂削此禮。誠之入北境。預爲遜詞論之。金人竟不敢言。及還。上嘉之。

壬戌。徽猷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潘良貴卒。

甲子。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薨於紹興府。肖胄明典故。多識前言往行。與其弟直祕閣肖胄尤相友愛。後謚元穆。

丙寅。上謂大臣曰。近宣州布衣史敦仁上書。言州縣多收水腳錢等事。宜付戶部看詳。此亦民間之害。不可不禁止也。既而戶部乞每石依元旨收百錢。數外輒增者抵罪。從之。

庚午。詔戶部申嚴衡、監司、郡守毋得令子弟親戚部綱。以宗正丞王葆轉對有請也。

辛未。祕閣修撰新知荊南府韓球卒。

癸酉。左武大夫平海軍承宣使兼閤門宣贊舍人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領趙萬添差洪州兵馬鈐轄。萬本劉超部曲。去爲盜。後復來歸。從軍凡十九年。

是月。洋州言直符縣民朱仲昌妻一產三子。本人姓符國號。生子之日。適值天中節。實皇帝紹隆景命子孫衆多之祥。詔付史館。

九月甲戌朔。上因言宣州米腳錢事。謂大臣曰。此蓋州縣並緣爲奸。不恤百姓。朕今日所以休兵講好者。正以爲民耳。若州縣不知恤民。殊失朕本意。上又曰。國家設常平倉。正爲儲蓄以待水旱賑濟。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妄有侵移。若臨時措置。假貸積穀之家。徒爲虛文。無實效也。

辛巳。詔川蜀諸縣鄉村民戶家業。並用本名所管稅色物料。依見今州縣裁折則例。併紐稅錢。舊例。鄉村以典買田產陞降。至是左朝散大夫楊師錫知資州代還。論今田價比昔倍貴。或買田及半。則所推價貫已盡。戶下遂無等第差役科配。比之創買人戶。極爲不均。故有是命。

甲申。降授左承奉郎福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吳元美除名。容州編管。元美嘗作夏二子傳。其略云。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申其割剝之罪。當是時。淄商龍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播。宇宙淸廓。夏告終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小大少長。皆望風隕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於淸世矣。夏二子。謂蠅蚊也。其鄉人進士鄭煒得之。持以告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柳福。福州孫汝翼。汝翼惡之。抵煒罪。煒怒。走行在。訴元美譏毀大臣。秦檜從尚書省下其章。元美家有淸光亭、商隱堂。煒上檜啓。亭號淸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皆無意於事秦。他皆類此。檜進呈。上曰。元美撰造謗訕。至引伊尹相商伐桀事。其悖逆亦甚矣。可令有司究實取旨。至是法寺言元美因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及譏毀大臣。以快私忿。法當死。上特宥之。汝翼已移知荊南府。亦降二官。元美卒於貶所。煒二十五年十二月壬子編管。元美二十六年七月癸亥追復元官。

乙酉。侍御史曹筠言。學校科舉。必欲得其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取數十人。士子忿怨。不無遺才之嘆。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察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從之。

丙戌。詔金國人使。自今於淮陰縣取接。令本路轉運判官沈蘭如法修葺館舍。以金人言。人使合於近便處。山東邳州路取接往來故也。

丙申。詔曾筠附下問上。可罷侍御史。日下出門。筠罷去見事因官考。自建炎初。劇盜范汝爲竊發於建之甌寧縣。朝廷命大軍討平之。然其民悍而習爲暴。小遇歲飢。即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凶。民杜八子者。乘時嘯聚。遂破建陽。是夏。民張大一、李大二復於回源洞中作亂。安撫使仍歲調兵擊之。布衣魏掞之謂民之易勦。蓋因艱食。及秋。乃請於本路提舉常平公事袁復一。得米千六百斛以貸民。至冬而取。遂置倉於長灘鋪。自是歲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草寇遂息。議者謂掞之所請。乃古社倉遺意。使諸鄉各有之。則緩急可以無憂。而民之從亂者鮮矣。

冬十月丁巳。監察御史楊允恭爲殿中侍御史。

甲子。提舉衛大夫同知觀察使胡世提舉佑神觀。世初得外祠。王居正以奸黨駁之。命遂格。至是秦檜以京祠處之。

戊辰。右迪功郎安誠除名。惠州編管。誠嘗爲故相朱勝非所辟。勝非之死也。誠自作齋文。訕及朝政。爲郡守所發。刑寺鞫實。乃有是命。

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巫伋請自今朝參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第聚議。從之。時檜

以疾在告故也。

十有一月甲戌，詔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提舉台州崇道觀趙子奇特許久任，俾賜如總管。　盱眙縣尉夏倧能，以使人過淮，後輒引惹生事，故有是命。

乙亥，汝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朱孝章為永慶軍承宣使。孝章，淵聖皇后兄也，自訴二十五年未嘗進秩，乃特遷一官。

癸未，國子監李琳面對，言本監經史未備，乞下諸州有本處起發，從之。　初，徽州布衣王大圭嘗伏闕上書，押歸本貫，至是更名復來上書，欲舉前事，為有司所獲，壬辰，詔免真決，送二千里外州軍編管。

癸巳，大理評事黃子淳面對，乞將州縣耕牛科於民者，悉行出賣，所租斛斗一切蠲免，詔戶部看詳。

十有二月丁未，大理寺丞莫濂面對，乞進納流外出身人，不許注諸州曹官，詔吏部看詳取旨。　集英殿修撰張公濟卒。

丁巳，左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鍾世明轉對，論富室乘農民之急，貸以米穀，使之償錢，而又重取其利，乞令止償本色，從之。

庚申，詔使人到闕鴈宴等，自今並須豐潔，如稍減裂，其主辦官吏，並寘重法。

辛酉，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言，自設民事律以來，士大夫多為舞文健訟，朋持，而縣令闕員，往往無可入者，望將民事被罪之人，分定公私贓罪定斷，詔吏部看詳，迄不行。二十六年正月戊辰除民事律。

甲子，秦檜始朝，詔用輿至宮門，命二孫直、寶文閣塤、直顯謨閣堵掖以升，且命毋拜，上甚喜，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時可喜，又使人在途，並無須索，足見省事。

己巳，金國賀正旦使正奉大夫祕書監兼左諫議大夫蕭頤、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翰林待制兼行太常丞王競見於紫宸殿，競、陽安人，曾祖尚恭，熙寧間仕至光祿卿。

是月，敷文閣待制知廣州薛弼卒。　金主亮稍習經史，慕中國朝署之盛，密有遷都意，是歲，因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艱於轉漕，民難於進愬，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亮意合，乃遣尚書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公室，皇城周九里三千步，其東為太廟，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為起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其制度一以汴京為準，凡三年乃成，浩，遼陽人也。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六人。　諸路斷大辟二十有五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二

【紹興二十有一年】，歲次辛未，金海陵煬王亮天德三年。　春正月，案是月癸酉朔。　辛巳，皇叔和州防禦使士馴為建州觀察使，以積閤遷也。

癸未，輔臣奏事畢，上曰：廬州守臣吳逵上便民五事，論淮南復業之民，宜寬涵養，未可遽理租賦，起上氏其令戶部展年收之。

庚寅，夜雪。

癸巳，將作監主簿范彥輝面對，言州縣凡遇科催，急於星火，或寄外郡而專事侵偷，或任攬納而專給虛鈔，鈔簿不銷，致多掛欠，間遇州郡催督嚴緊，遂於民間多端搒率，上戶則敦請赴縣，待以酒肴而科借之，中下之戶，不與朱鈔，故已納稅賦，勒令再納，又最其下細民，則搜刷丁錢，詭立名項，曰補廒，曰失收，曰復樽，曰排門，或入老不除，或已除再籍，臣聞祖宗朝行丁錢之法，率三丁共敷七百七十文，今一丁不下二丁，而浮費稱是，乃更重疊不已，斯民破家竭產，不得自存，遂以進丁為詐，於是子生不舉，循習成風，豈不事陛下好生之德，欲望申戒監司郡守，應縣分催科至中限未及分數去處，令本州差官下縣監催，須管及分，方得離縣，如出逾終限經兩月，本州不差官下縣監催者，自是本州失時檢察，即不得更行追理，如

是則不惟州縣事辦，且免書吏侵欺，而細民無催煎之苦矣。從之。

甲午，鎮東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幹辦皇城司鄭藻為保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藻於顯肅后為姻親，以使北還而有此命。　左宣議郎曹筠知衢州，筠自御史斥去，會衢州闕守，上諭秦檜曰：臺諫無大過惡，當優假之，以來言者。於是用筠。

乙未，秦檜奏除漳、廣帥臣。上曰：廣東帥臣，及諸路提舉市舶官，皆當慎擇，苟非其人，則措置失宜，海商往往不至。又曰：布衣步孝友上書，言丹陽練湖堰塞，難於濟運，可諭漕臣修治。

丁酉，詔翰林局醫生并奏試人，並令試經義十二道，以六通為合格，與補翰林醫學。舊制，以宰執初除轉恩例，試墨義三十道，至是以奏試人不通文義，故改法焉。

戊戌，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以郊恩封和國公。

庚子，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米友仁卒。

二月壬寅朔，敕令所刪定官魏師逵面對，論比年遠爾豐穰，而郡縣因米值之賤，乃於輸納之時，令民以苗米折錢，捨其所有，取其所無，民必又下其值以糴，所費何止一倍。是豐年適為之病也。望申敕州縣，仍令監司覺察，民戶越訴，從之。師逵，江寧人也。

癸卯，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論舉人假手之弊，詔許同舉人陳首取旨免省。

丁未，詔知鄂州翁大觀、州學教授徐維並衝替，自不得與堂除。大觀坐對，維及右中奉大夫通判州事魏壹純、進士晁公膏妄造語言，謗訕朝政，維坐冒法與大觀用妓樂飲宴，親聞謗訕，事在有司，猶敢傲慢相與濟惡，下本路帥司覆實。乃有是命。是日，輔臣進呈上問秦檜曰：趙鼎所引用，多非其人。檜曰：范冲中間修哲宗皇帝實錄，委有妨嫌。上曰：祖宗時，不委當時邊臣官修史，恐有謗言以欺後世也。　直秘閣知靜江府方滋，提直敷文閣知廣州，左朝散郎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陳璹知靜江府，初，朝廷命廣西帥臣即橫山寨市馬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歲損金五十錠，白金三百斤，錦二百，絹四千，廣州鹽二百萬斤，面得馬千有五百匹，良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錠，他以是為差，每五十匹為綱，選使臣部送至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太平、池州諸軍，不顧艱於道，則有賞，先是廣州之鹽，分令欽、橫、賀、貴、潯、梧、藤、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苦富民，差吏，則雜私販，往往陷沒留滯，至璹始令官支腳錢，選使臣運鹽，若及十萬斤，即與部良馬一綱至行在。廣馬事，以熊克小歷修入，但克以為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事，則當誤矣。

壬子，詔行在官私鹽舍錢並減半，逃者坐以逃制之罪，拘其業入官。癸丑，又詔白地錢亦減半。

甲寅，夜雨雹。

乙卯，詔諸州各置惠民局。初，軍器監丞齊旦面對，乞令州縣合藥散民，上恐不能徧及，故令戶部舉舊法行之，仍命毋多取利。　權尚書戶部侍郎宋貺落權字，仍兼權知臨安府。　大理少卿李如圭權尚書吏部侍郎，秦檜生辰，如圭為百韻詩以獻，檜喜，乃有是命。此以紹興二十七年三月周方崇論知貢舉疏修入。

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提舉

台州崇道觀王安道卒。

壬戌，直顯謨閣知婺州汾鵬、鄂睦直龍圖閣知潭州。　詔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巫伋充大金祈請使，保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鄭藻副之，請歸皇族等事。

癸亥，伋等辭行。日麻具官巫伋、鄭藻充使大金賀生辰，而遣使命李仿弄龍圖閣，稱巫伋充大金祈請使，亦不示所請何事，惟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節件，使何俊等到，乞北使王全上殿口奏云，帝曾遣祈請使巫伋等來賀及宗廟及增加幣，號等率而遣之，達所號及率餘，詳在今年九年末所書巫伋使還并注。

祕書省著作佐郎林機守尚書禮部員外郎。

甲子，徽猷閣待制李正民卒。

乙丑，太府少卿徐宗說言：方今經費所賴之大者，經總制錢物為先。舊守臣樁發，歲終案其殿最賞罰，後盧守臣侵用，遂專委通判拘收，令提刑司催督。又立定對行賞罰條格，近來人物繁庶，酒稅日增，宜其所收之數倍多，而反不及前日，蓋緣對行賞罰之後，州縣無緣肯供最少之數，是致合推賞之人，例皆不得其賞，自是人人坐視而不恤，比較之法，徒為文具，望令知通同共樁辦，通判專行拘收樁發，以立定賞格，知通均受，庶幾人利其賞，錢物不致失陷。詔戶部措置。

己巳，處州編管人王騭移送婺州編管，以騭擅離貶所，上書狂妄，欲起兵端故也。王騭本末，未見當考。

庚午，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矼卒於衢州。自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禍輒不測，當始議和時，矼與檜異論，檜嘗欲除近郡，矼遜辭不就，奉祠十餘年，寓居常山僧舍，一室蕭然，卒免於禍焉。初，趙鼎既謫居，嘗謂其客左奉議郎方崿曰：自鼎再相，除正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崿曰：願公徐觀之，其後諸人各久流落，雖死不變，嘗乃信服。

三月壬申朔，右朝請郎侯恪知歸州代還，言巴東、興山二邑，舊無酒禁，止令民戶送納麴錢，昨緣招致邊兵，遂官創兩務，今邊兵久已放散，乞復舊法。上曰：四川酒課，昨緣軍興，張浚用趙開，創置隔槽，今罷兵，可令戶部取索措置。

乙亥，戶部侍郎宋貺言：諸州多員外置官，費耗浸廣，重困民力，望日下並罷。上曰：此不惟耗公家，且為民害，宜令戶部禁止。

戊寅，上謂大臣曰：聞大金有詔去尊號，前此士庶屢嘗有請，朕卻而不受。秦檜曰：盛德之事，他國亦知師。丁亥，上曰：州縣多催理積欠，民間重困，朕頃在京東，親覩其害，可令戶部照年分蠲放，既而戶部請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公吏卿司，與第等以上上有力之家未納數外，並與放免，從之。

戊子，忠訓郎閤門祗候王德羅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德霖、進子，特錄之。

庚寅。直寶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秦塤、直顯謨閣秦墉並進職二等。提點佑神觀。以扶柩檜入朝。特推恩也。塤除直天章閣。而以稱呼不便爲辭。乃陞直龍圖閣。塤既職在是日丁丑。

壬辰。太常博士丁巢明面對。言邇來諸路司間有以縣令之貪殘者按劾以聞。尋罷黜矣。未見有以政績優異數奏於朝者。望申飭監司。詳加考察。歲具殿最以聞。詔申嚴行下。　中亮大夫建寧軍承宣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超落階官。爲利州觀察使。以職事修舉。特遷之也。

癸巳。右朝請大夫榮嵩知襄陽府。　右朝散郎撫州州學教授宋樸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樸、當塗人。好左道。每與方士遊。樞密院統領丁禩薦之秦熺。力加引拔。於是檜驟用之。此以熺義節準疏錄入。

丁酉。監察御史林大鵬面對。言祖宗於字人之選。其格尤密。比者改官者多作丞、闕程者多作幕職。今尚左知縣闕一百三十五。待左縣令闕一百一十二。合入者既擇祿而不願。未應入者願宣力而無由。至於望場待左見有三十餘闕。久榜不銷。祇爲監司郡守差權官之奇貨。願並與破格差注一次。詔吏部措置。既而吏部乞以淮寧知縣等三色闕。共一百三十七。與破格差從之。吏部奏下。在六月甲戌。吏部所奏。謂臣僚稍子、乞將知縣縣令闕等共二百七十八闕。破格差注一次。前指此三色也。然克小縣當去錄場一項。今稍詳之。

戊戌。宗正丞王葆轉對。言陛下修德睦隣。或召和氣。年穀屢豐。今常平司既不能因時糴買以廣蓄。而州縣秋苗。乃高立米價。抑民納錢。望嚴折錢之令。諸平糴之方。庶幾農末不病。詔付戶部。

夏四月甲辰。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王曮權尚書禮部侍郎。以使還遷也。　權尚書兵部侍郎王會落權字。

乙巳。祕書少監湯思退試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權刑部侍郎韓仲通並落權字。　端明殿學士知宣州楊愿陞資政殿學士。以愿首修中興聖統故也。

己酉。閬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端卿降授邕州防禦使。端卿不赴後殿起居。爲閤門所彈。故有是命。

庚戌。禮部侍郎知貢舉陳誠之等言。考到博學宏詞科合格人下等左迪功郎監澧州南嶽廟莫冲、左迪功郎臨安府錢塘縣主簿葉謙亨。詔並與堂除。冲、歸安人。謙亨、麗水人也。

壬子。武德大夫和州團練使知閤門事趙遂落階官。以遂自言元勳晉之孫。供職殿陛。餘三十年。且使北來還。以例遷也。

閏四月辛未朔。左朝散郎孟處義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癸酉。上諭大臣曰。三衙闕額。令諸州揀選補填。江上諸軍。令具闕數申樞密院。先是禁止諸軍、毋得擅自招刺。故上訓及之。

甲戌。秦檜奏以直顯謨閣知撫州李莊提舉福建市舶。上曰。市舶委寄非輕。可令莊赴闕稟議。然後之任。

左朝散郎王揚英知秦州。揚英自尚書郎斥去。意望還朝。會秦檜久病。乃上書薦熺爲相。於是檜以郡

處之。此以王桂、趙鼎、英章疏參入。

丙子。上策南省試舉人鄭闇以下於射殿。制策曰。朕惟祖宗創守之宏規。舉可掩迹三五。然而中遭厄運。變起弗圖。查許國之臣無幾。而自爲謀者總總也。今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資。所賴乎有官君子爲至切矣。顧狃於聞見。小慧相先。謂了官事爲能。謂履忠信爲拙。以括囊爲深計。以首鼠爲圓機。子大夫讀先聖之書。通當世之務。其爲究復何酒濯可以格舊俗。何陶染可以成美化。明著於簡。副朕延佇。且以觀子大夫入官之志。舉人趙逵對策略曰。君臣父子之間。天下眞情之所在。陛下以神器之大。方與元老大臣、叶謀比德。以緝熙中興之功。而百執事之人。因循循習。不與聖人同憂。蓋自藝祖卽位。尊禮趙普以爲社稷臣。重其權。信其人。雖一時舉職。知當德隳。不能間也。顯然示天下以好惡之所在。磨以歲月。而天下之士。洗濯自新。風俗一變。承平日久。士爲曲學阿私之計。而風俗壞。尙賴祖宗之澤未遠。廊廟大臣。有質正不撓者。出身捍難。作多士之氣。以摧折倉卒之變。維持至今。此道不墜。今陛下已脅任其人矣。是宜明論天下以好惡所在。而又有以振厲之。若既知其爲小人。確然不惑。無使得干廟堂之正義。願陛下尊其所聞。每進一人。惟其疑。惟其拙。每退一人。惟其深計。惟其圓機。則天下之士。庶幾稍知向方。僅猶不悅。陛下赫然振怒。治其尤者一人。夫誰敢不服。然臣尙有私憂過計慮者。陛下尊所聞之不墜。與時或有言今之癡者爲眞癡。今之拙者爲眞拙。今之深計者爲有德。今之圓機者爲有謀。而陛下疑。雖聖主在上。賢臣輔佐。臣不敢謂安靜之福如今日。詳定官擬逵第五。上覽策。謂有古文氣。乃擢爲第一。遂賜逵等四百四人及第出身。先是澧州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椿被檄考四川類省試策。問方今君臣同德之懿。因論漢文帝不任賈誼爲公卿等事。舉人張蘧等策言。文帝屈己和親。而誼欲以衰餌繫單于。此不適時之論。又言。主上淵默思治。上天眷佑。爲生賢佐。一德之誠。克享天心。椿定爲榜首。檜大善之。及唱名。蘧居第四。闇、開封人。世右職。逵、磐石人。蘧、什邡人也。

己卯。宰執進呈進士洪毅上書。乞根究轉運司所收諸州補發綱糧米。及禁止三衙減尅軍錢。又言。轉運司市馬草。支錢不及下戶。而有強取之擾。曰。可問漕司每年補發米數。禁止三衙毋得減尅。其馬草。合戶部同漕司措置。行下諸路。一體行之。洪書入太學爲內舍生。乃詔免文解一次。

壬午。尙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宋貺、右正言章夏論貺市井小人。初無才術。左藏庫自去年闕乏。支遣不行。乃以臨安府公使激賞庫三庫那錢物支遣。又不勘虛實。令軍人自往漕司支散。及令捉事使臣於諸娼家強買婦人。貺章惇、甥婿。惇以經罔宣仁之故。得旨子孫不得與行在差遣。而貺嘗假章惇錢數萬緡。乃辟其子爲酒官。又每於省府事輒曰。此非貺意。嫁怨於上。斂恩於己。此最害治之大者。望賜宣責。以爲姦邪之戒。故貺遂罷。

甲申。左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王佐、左承事郎簽書鎭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董德元並爲祕書省正字。自秦熺後。進士第一人甫除官卽入館。至是始復舊制焉。

乙酉。右通直郎李若樸知德安府。若樸與何彥猷並爲大理寺丞。坐議岳飛獄不合斥去。至是十年始守邊郡。彥猷尋通判洪州而卒。彥猷五月丙辰除洪倅。宋知卒在何年。蓋紹興元年正月以右奉郎特陞二官。

丙戌。右朝奉大夫傅寧知沅州。寧言湖南北之俗。遇閏歲則盜殺小兒。以祭淫祠。謂之採生。望令逐路監司帥臣嚴責巡尉。如一任之內。糾察採生七人。依強盜法推賞。因事發覺。則巡尉坐失捕之罪。庶幾其弊可革。從之。

戊子。特奏名進士呂永等五百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湯鼎等六人授官有差。永、宜城人也。

辛卯。上謂大臣曰。錢塘江石岸毀裂。每潮水漂溺。民不安居。其令漕司同本府修治。如闕役人。於三衙輪置內借差。熊克小曆誤在五月。

癸巳。尚書兵部侍郎王會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湖州。

甲午。太府少卿徐宗說遷太府卿。　尚書駕部員外郎陳相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戊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子儀直徽猷閣。主管佑神觀。

五月庚子朔。右宣教郎樞密院編修官象權實錄院檢討官周紫芝知興國軍。紫芝不知何國編實討。非進士出身人爲史官。前此未有。故出之。

右宣教郎幹辦諸軍糧料院楊迥充樞密院編修官。

乙巳。封巫山神女爲妙用真人。

戊申。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璆卒。

己酉。直龍圖閣馬純落職。依條致仕。令汀州居住。純自福建罷歸。寓居諸暨縣。而右正言章夏論純常出怨言。輒議時政。每會賓客。往往多言朝廷政事得失。竊恐遠近傳播。有誤耳目。望加屏竄。庶爲奸雄異意之戒。故有是命。

辛亥。右朝奉大夫知大安軍張輔世代還。言四川惟利州一路。創置護士。悉於保丁內選充。而文其手。就令土豪官領之。土豪官率多邀求。而又州縣力役。歲無虛月。今朝廷清明。邊陲不驚。望放歸田畝。庶幾服田力穡。各安其居。詔制置司相度申樞密院。時知洋州宋莘亦論義士免家業錢。民間物力偏重。遂罷之。

太學錄兼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周麟之改充敕令所刪定官。

壬子。右朝請郎湯沂知劍州代還。論劍州稅草。自祖宗時。止輸本州。至紹興五年。添屯將兵。漕司將稅草應副支遣。而於民間重科草估腳錢。望賜除免。如川路有米脚錢處。亦乞依此施行。事下戶部。而戶部言未見舊時如何收納。前後亦無許行收納條法。指揮。欲下總領所詳。從之。

甲寅。右朝奉大夫楊樸知榮州還。論縣官替罷。率於所部以借夫爲名。而取其直。縣之大者至四千緡。其次亦不下三二千緡。州官替罷。往往亦託縣官爲之。民間不勝其苦。而無敢訴者。蓋起獄追究。則所費又數倍於所出夫馬之直。而州縣或借以他事。遂致破蕩資產。望申嚴約束。仍許越訴。詔申嚴行下。

戊午。金主使翰林學士崇政大夫知制誥蒙太子少傅舉劉長言、昭毅大將軍殿前右衛充龍翔軍都指揮使耶律夔來賀天中節。　檢校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元府楊政、定江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提領營田田師中並爲太尉。璘等建節皆十年。御劄以其守邊安靜。故有是命。

乙丑。秦檜奏。欲令國子監復刻五經三史。上曰。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雕板。雖重有所費。亦不惜也。

六月癸酉。上曰。近有進易說者。以爲易非卜筮之書。自古以易筮。春秋多載其事。易有聖人之道四。卜筮乃其一。豈可以易占爲非。秦檜曰。陛下精於易道。非臣等所及。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幹辦御營院劉允升爲右武郎幹辦皇城司。

甲戌。詔淮南諸州將諸佃田土年限已滿之人。根括包占頃畝。依已降指揮起理二稅。用戶部請也。先是言者論淮南田土。昨來官司急於人之歸業請佃。不究頃畝多寡。止憑所乞。遂給與之。其間皆是擇肯腴。廣包占。故租稅所取無幾。近年田野加闢。年穀屢登。而爲坐享農者厚利。乞依舒州已得根括指揮。令民戶五家爲甲。限一季自陳。結無隱匿罪狀。官司致籍。如出限或所陳不實。致有人告。即差官打量出給告人。仍追積年租稅入官。本部看詳。欲依所乞。故有是命。舒州根括指揮。蓋臣僚劄子。編在紹興十九年。未見月日。當考。

丙子。敷閣省校書郎葛立方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孫仲益爲司勳員外郎。

庚辰。左宣議郎知衢州曾鎬充集英殿修撰。

辛巳。詔大理寺三衙及州縣歲支官錢。合藥以療病囚。先是大理寺丞謝邦彥面對有請。事下戶部。本部乞大理寺京府鎮並支錢一百緡。餘州六十緡。三衙各五十緡。大縣三十緡。小縣二十緡。至是行下。

甲申。武節大夫榮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幹辦皇城司潘邵提點佑神觀。

乙酉。敷令所刪定官魏師遜面對。乞申敕郡縣。毋得擅催倚閣積欠。詔申嚴行下。

丁亥。左朝奉大夫楊樸言。竊覩紹興十七年聖詔。以軍興以來。四川重斂。令宣撫總領兩司。取索承平時常賦名色。軍興後權所增益。參酌措置。自後宜總兩司管減激犒錢。及對糴米各五分。四川之民。蒙被陛下德澤矣。然尚餘雜本水脚錢激賞絹等。皆軍興後權所增益者。尚未曾減。欲乞詔制置總領兩司。更行參酌措置。若有可減。即行分數裁減。以寬民力。戶部言。不見得當時如何增添。前後亦無許行增添條法。欲下四川總領所及逐路漕司看詳。措置申省。從之。

戊子。中書門下省檢校諸房公事陳夔言。宣州布衣史牧仁上書陳獻利害。詩引問本人。審內引援經史。多不知出處。顯是假手盧妄。詔臨安府差人伴歸本州。委知通究實申尚書省。

庚寅。右內率府副率愉改賜名轎。

甲午。上謂大臣曰。南班宗室非正任者。請給殊薄。用度多不足。生日合賜禮物。近權住支。今當取索放行。昨已蠲賜犀帶及服羅矣。　大理評事莫濂面對。論諸郡重征商稅。又以民間日用之物。置場榷賣。止責

公庫無名妄用，其爲民害，莫甚於此。乞令監司檢察劾從之。

秋七月庚子，上謂大臣曰：漕司米綱，多差本司使臣往作弊，致漂溺腐壞，可依祖宗法，差在都短使人，庶有顧藉。

壬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曾鎬爲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汪召嗣直龍圖閣，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符行中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行中書欲增簡州鹽筴，以其事屬雅州軍事推官李燾，燾力拒之。張浚聞有議諫風，黥、丹陵人，初第進士，調華陽簿，未上，讀書龍鶴山之巢岩，會詔舉賢良，張浚見其所著五十策，善之，然不果薦。

丁未，秦檜奏勿稅商販柴米。上曰：甚善。臨安自減定物價之後，盜賊消矣。詔皇太后親物徽香，召行在醫官并草澤醫治有效者，有官人進秩五等，賜錢二萬緡，白身人賜帛外，比類補官。

丁巳，宰執進呈諸州招填禁軍闕額數。上曰：凡闕額須令補足，此祖宗所極留意者也。又奏茶鹽法成書。上曰：法已定，當令久遠遵守，往往隨事變更，雖可趣辦目前，日後入納稀少，非長計也。

己未，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樣薨，追封通化郡王，謚孝敏，以其子右奉議郎不鶴爲直祕閣。

庚申，以修天章閣神御殿成，詔兩浙轉運司官吏減勘年有差。

壬戌，京西路轉運判官李宏能，先是知鄂州，爲大觀坐謗訕抵罪，而宏不按發之，殿中侍御史湯允恭因言宏行能無取，呂本中得罪名教而宏附以爲亟，其譏越可知。大觀妄造言語，肆意謗訕，宏職當按廉，不以上聞，失職已甚，乃復交通私書，傅意掩覆，故有是命。左中奉大夫淮南路轉運判官沈調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癸亥，更刑部言：官員曾擅行科率，及因害民之事，被罪情理深重者，更不注知通知令差遣內，有所犯情輕之人，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始用湯允恭之言也。

是月，遂寧府言：自十七年至二十年，嘉禾瑞麥，歲產不絕，凡一百有六。

八月庚午，案是月戊辰朔。大理少卿張燾面對，言年穀豐登，望委官就江湖臨流之地，置場收糴，以備委積，詔戶部措置。

辛未，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上重修江湖淮浙京西路茶鹽敕令格式二百六十卷。上曰：是書纖悉備戒，若能遵守，久遠之利也。

壬申，楊武翊運功臣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爲太師，致仕。是日，世忠薨於賜第，年六十三。始世忠得疾，上飭太醫馳視，問訪之使相屬於道，將吏問疾臥內，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賴天之靈，得全首領，臥家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世忠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慓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呼爲潑韓五。有日者席某，嘗言世忠當作三

公，世忠怒其侮己，痛毆之。年十八，始隸軍籍，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猊之鎖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有克敵，皆世忠遺法。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王公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獨好浮屠法，自號清涼居士，於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麗爲自全計，世忠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逮薨，有詔選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璜以危語脅其家，於是其家辭而止。賜朝服貂冠水銀龍腦以斂，賻銀帛三千匹兩，追封通義郡王，其子直敏文閣彥直、直祕閣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孫右承奉郎梃、杖、效直祕閣，賜五品服，又命蓉思殿祗候徐仲謙葬事。世忠追封在是月癸酉，降官臨奠在丁丑，其家辭免在庚辰，諸子孫遷職在二十三年三月丙申，今聯書之。二十七年九月乙巳，三子五孫又各遷一官。

乙亥，皇叔岳陽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樺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任便居住。右正奉大夫宋貺令徽州居住，時貺能居平江，而右正言章夏再論貺寄居輔郡，交結要黨，章惇之家，意欲動搖國事，故有是命。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梁揚祖卒，贈特進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

辛巳，左朝請大夫兩浙路轉運判官趙世彰直祕閣。

壬午，太府寺主簿錢端英面對，論州縣多移易常平錢，乞戒飭。詔申嚴行下。端英，愕子也。

甲申，直龍圖閣提點佑神觀秦塤陞祕閣修撰，同安郡夫人秦氏封小國夫人，以秦檜進書加恩也。塤言：見習舉業，所有進職太高，實於應舉相妨，乞追寢不許。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夔，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權知閤門事蘇曄充賀金國正旦使副，權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相，武節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充賀生辰使副。

戊子，將作監主簿孫頤壽面對，乞開導臨安城中溝渠，以泄積水，從之。頤壽，廣陵人也。

辛卯，詔皇叔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樺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乙未，成忠郎柴大有爲右宣教郎監周陵廟，以大有自言當世裔也。

丙申，權尚書禮部侍郎王鬚龍，以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言其怨望也，乃以鬚知衢州。

九月戊戌朔，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對，論贈舉公田，多爲權勢之家侵占諸佃，望提舉官覺察。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其令戶部併撥以贈舉，既而本部乞令提舉司置籍拘管，其無敕額菴院，亦依此施行，從之。

庚子，命日歷所重修宰輔拜罷錄，用禮部員外郎林機請也。然亦不克成。事初見九年三月丙戌。

辛丑，大理卿許大英乞申嚴舊制，令監司郡守，遇有案發官吏，並其職位姓名申吏刑部大理寺，置籍，承勘官司準此，庶幾刑部之人，不致窒礙，從之。是夜，雷。

癸卯，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俞俟引年告老，詔遷一官致仕。

乙巳左朝散大夫汪待舉知處州還。論本州鹽丁鹽之賦輕重不同。蠲鹽以田畝計。自以舊稅之後。厥賦爲輕。丁鹽以民身計。自以舊額折絹之後。厥賦爲重。乞將所進之丁。於第五等以下人戶。用其舊額均敷。戶部乞如所請。自今添丁。止均納見認之數。不得溢額。從之。

戊申。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葛立方罷。以右正言章夏論其輕恣也。

己酉。右朝請郎呂稽中知邵州還。言近取天下係官之田。盡付常平官措置。此養民之本。然湖南沿邊連接廣西一帶。閑田甚多。或爲豪併之家占據阡陌。而自租稅終不入官。田野小民。未必蒙被恩惠。若令輕立租米。廣召百姓耕佃。每夫止給五十畝。或有輕貲貧人。無家可歸。亦許依數承佃。寬閑之田。遂可開闢。收其所輸。糴其贏餘。可以寬州縣之用。詔戶部措置。

丙辰。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趙士粲知臨安府。　直龍圖閣知潭州湯鵬舉知紹興府。

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爲之。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焉。期年而畢。

戊午。詔文武官綵川陝便宜。及雜功邊轉。嘗追減官貨之人。其父母封贈更免覆正。以司封員外郎王葆面對有請也。

己未。左承事郎周麟之爲祕書省正字。

庚申。右正言章夏試右諫議大夫。　左承事郎魏師遜充樞密院編修官。

是月。簽書樞密院事巫伋自金國使還。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巫伋、鄭藻以祈請使副使於金廷。明下引見舉內殿奏公事惟正使巫伋得入。金主問所請者何事。伋首言乞修奉陵寢。金主令譯者傳言。自有看詳人。伋第二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又令譯者言。不知歸後甚處頓放。伋第三言。本朝稱皇帝二字。又令譯者言。此是你國中事。當自理會。伋唯唯而退。待群臣議。趙甡之錄史曰。巫伋作所請使。而無所請之辭。投書而已。議者謂不職字之承旨可優爲也。

冬十月丁卯朔。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孫仲鰲面對。論近制士人願入上庠。州縣次第勘驗。於貢舉無違礙。及非殿舉屏斥之人。給據赴補。眞良法也。今就試之士。未必皆由本貫。往往隨其所寓。託稱遊學。甚者詭名冒貫。設巧求據。茲弊不革。士將輕桑梓而弗顧。棄行檢而弗修。欲望且停將來上庠補試。略倣舍法。詔天下嚴郡庠之補。月書季考。精察其行藝。或一歲或間歲。選一二尤異者。陞之上庠。充弟子員。其道遠貧不能行者。官給路費。如貢士續食。事下禮部看詳。後不行。

戊辰。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試司農卿。司農少卿宋仲堪爲尚書左司郎中。　詔中州團練使知金州節制屯駐御前軍馬李晬令赴行在奏事。金州闕。令吳璘選差權官具奏。晬守金州凡四年。

己巳。監察御史林大鼐爲殿中侍御史。

庚午。吏部郎中沈虞中面對。論州縣官到選批書。間有不圖之患。乞以前後條式鏤板頒降。俾吏無邀索。官無留滯。從之。虞中、廣德人也。

辛未。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樞密院統領丁祺充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祺久幹辦秦檜府。故陞差焉。

甲戌。上幸太傅醴泉觀使濟河郡王張俊第。

壬午。制拜俊太師。以其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浙海軍承宣使差添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子蓋爲安德軍節度使。餘子弟遷官進職者十有三人。幹辦府武功大夫高準制轉行右武大夫。管轄親兵濠州團練使顧暉除防禦使。皆異數也。子蓋述節在十一月癸丑。子弟以下遷官在十一月戊申。今併書之。　是日。秦檜進奏。上曰。聞鑒守盱眙頗靖。檜曰。朝廷報對境文字。豈有不放心處。必來申明。百官有司。於所職若皆如此留意。則無不濟矣。

癸未。秦檜奏。臨安給丐者餓米。自歲十一月爲始。上曰。此事所濟甚大。苦寒之時。貧者遂得以活也。普安郡王時在藩邸。每遇天寒雨雪淹久。都下居民。有甚貧而無所得食者。必命輟俸米以賑之。歲以爲常。此以張闡所進聖德詩附入。

甲申。詔光州已置榷場。合行事。並依盱眙軍例。

己丑。資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草澤復少師昭慶軍節度使高蓋觀使平樂郡王。

甲午。宰執進呈大理正張巖面對。乞禁止州縣差公牽下鄉。州用木匣遞送文書下縣。縣令承帖人付之鄉村。上曰。朕頃在河朔。親見此弊。宜申嚴舊法禁止。　右朝請大夫王伯淮知臨江軍代還。言清江縣有苗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並在筠州高安縣。上項苗稅。在經界法謂之寫佃。在鄉村謂之包荒。未經界之前。尚可追理。經界既定。兩縣各隨產經量承認本鄉元額稅苗。則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又兩縣一時結局。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於元額之田。高安卽以無稅之田。減均於元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望下本路究實改正。詔委本路轉運判官盧奎。先是瀋化中建筠州之瀟灘鎭爲鄉。割高安之兩鄉以隸之。繇是有交鄉寫佃之弊。伯淮、資深子。奎、邵武人也。

乙未。降授鄂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潘端卿復閬州觀察使。

是月。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卒。秦檜之初相也。居正時爲修注。嘗白上。以檜作相前所言皆不讎。檜憾之。及檜專國。居正畏禍。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檜猶奪其職。奉祠十餘年。至是卒。　加封吳將甘寧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廟在富池。

十有一月戊戌。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直徽猷閣。敦厚獻紹興聖德詩。極言和議之效。又獻秦檜詩。有誕生聖相扶王室之語。尚書省勘會敦厚用意可嘉。乃有是命。此以日厤及敦厚文集參修。

戊申。樞密院編修官魏師遜、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宋樸並守監察御史。

庚戌。參知政事余堯弼罷。右諫議大夫章夏、殿中侍御史林大鼐其劾堯弼傾邪貪鄙。交通三衙。結諸州將。朝廷有大議論。則阿默無言。將貶之以清政府。詔堯弼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落職。斬有薛人惠俊。以指斥乘輿。法寺鞫實。故有是命。

壬子。詔諸路公私房廊白地錢並減半。

乙卯。右朝請大夫黃子游知池州還。言農田水利。所係甚重。比緣兵火之後。陂塘例皆廢壞。官司未遑修治。故旱歲則高田無以灌溉。霖潦則下田無以泄水。殊爲可惜。望敕諸路提舉官措置修治。上謂大臣曰。開陂田多爲人侵占。可令有司措置。毋妨乘用。翌日進呈。上曰。須常平官得人。若監司得人。事無不濟。近時監司多端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徧臨所部。宜戒飭之。子游、實孫也。

丁巳。進義副尉劉允中乘市。以上書希求恩賞。指斥乘輿。及謗訕朝廷。法寺鞫實。故抵於法。

辛酉。詔申嚴鞫條令。應重罪大情已明。其餘輕罪。並免追究。以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有請也。

壬戌。司勳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鼇論諸州教官還補不公。講說課試多廢。乞嚴加督責。詔刑部立法。

十有二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葆言。民多銷銅錢爲器。利率五倍。乞禁約。詔申嚴行下。

壬申。夜雷。

己卯。皇叔潭州觀察使士曮特降一官。士曮、士樽弟。以再娶故宗子安上妻劉氏。爲大宗正司所勘也。

庚辰。雪。時上以雪未應期。遣人禱太乙祠。雪遂作。辛巳。秦檜奏事。上曰。昨晚便得雪。甚可喜。檜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率百官拜表稱賀。熊克小歷稱辛巳雪。壬午宰執奏事。蓋各差一日。

癸未。戶部員外郎李濤面對。論近置諸州惠民局。慮四遠藥方差誤。望以監本方書印給。從之。論官面對。正欲聞朝廷之利害。天下之休戚。今以權姦在位。不肯當事。藥檢採。則言惠民。用藥方差誤。所置藥方。及此而檜涉時政。則嗜不敢發口。是則果何取於論對哉。言路不通。國事從可知矣。

丁亥。秦檜言。瑞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三日雪。果大有秋。上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亦自消矣。

戊子。詔徑山寺僧清言杖脊刺配廣南遠惡州牢城。以撰造僞頌。鼓惑士衆。至有指斥語。法當絞。特貸之。

己丑。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馬廣卒。

庚寅。大理寺丞范逢煇面對。論州縣獄吏例置私名貼書。一切付之鞫獄。謂之款司。凡老姦停廢。與閭閻惡少能弄筆者。悉聽爲之。人之死生。悉命於此。蓋欲望專委監司守臣。嚴行覺察。須用試補。限以歲年。無過犯則如在京補官法。詔刑部詳。後不行。

辛卯。大理寺直柳大節面對。言江、浙之間。物直貴甚。殺賤傷農。迹其所以。良由征稅之重。望詔有司裁定。則物價自然低平。詔申嚴行下。

壬辰。清河郡王張俊言。乞下常州差人修整道路。上曰。此止可差廂軍。不得擾鄉民。朕自議和以後。人民安居。無復前日餽運之勞。故不欲差夫。秦檜曰。陛下今日所以當天意。正在此也。

癸巳。金主使顧騎大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烏珠。詣定方、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祕書少監蕭永謀來賀

來年正旦。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八人。諸路斷大辟二十二人。詔臨安府民戶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日麻錄此。今以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淩景夏觀子參入。未知在何月日也。關外四州。收營田五分租凡二十一萬七千餘石。

金主亮下詔議都燕京。詔曰。昨因綏撫南服。分畫行臺。時則邊防未寧。法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從權。既而人拘道路之遙。事有歲時之滯。凡申款而待報。乃欲速而愈遲。今既庶政爲和。四方無悔。用并尚書之亞省。會歸機政於朝廷。又以京師粵在一隅。而方驅廣於萬里。以北則民淳而事簡。以南則地邀而事繁。深慮州府申陳。或至半年而往復。閭閻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困於轉輸。使命苦於驛頓。未可時巡於四表。莫如經營於兩都。眷惟至燕。實爲要會。將因宮廟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憚暫時之艱。以就得中之制。所貴兩京一體。保宗社於萬年。四海一家。安黎元於九府。咨爾中外。體予至懷。將軍等每名各支賞銀帛九匹兩。詔後宰執列銜者九人。其稱皇弟太尉領三省事樞密使秦國王。則亮之弟亢。起復特進參知政事勝國公。則雍裕也。此以兩圖編年條入。金中有板行輸林直學士趙可文集。載其所撰都人遷燕詔書出於公對。何公墓碑云天德三年。蹕那城。或薦公於用事者。於是東阡西陌。線引綦布。其天德三年則今年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三

【紹興二十有二年】歲次壬申。金海陵王亮天德四年。春正月。案是月丁酉朔。己亥。出。

丁未。少師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爲太保。右通直郎直祕閣高百之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中大夫范直方卒。

己酉。忠翊郎閤門祗候趙廓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廓、密子也。

丁巳。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言州縣常賦秋苗。官耗義倉。各有定數。而別立名色。而民戶至有納一二倍錢及正額者。止資官吏使欺盜。無補用度。乞令有司檢坐條法。揭示。許民越訴。從之。

庚申。右文殿修撰知婺州趙不羣爲兩浙路轉運副使。

二月丙寅朔。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楊愿知建康府。宜州觀察使御前左部統制軍馬知階州姚仲改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從吳璘奏辟也。

庚午。詔南班宗室應權住支給給郊禮支賜等。並依衙格放行。時近屬有身沒而無以斂者。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衛言於朝。故有是命。

辛未。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論州縣於民輸常賦。有追鈔銷簿之弊。甚者匿其戶鈔。抑令重納。望申嚴法

禁。仍令通判專一檢察。詔戶部申嚴行下。

壬申。大理評事王洪面對。言申令所載。三子一造簿書。於農隙之時。令人戶自相推排。蓋欲別貧富。從均平也。比年縣令貪墨者。輒促限以開賄賂之門。庸懦者。則遷延以俟後政。奸弊不可勝言。望戒飭有司。不應妄有展促。從之。

癸酉。左朝散郎都絜知南安軍代還。言差役之法。別縣有物力稅錢。各從等第差選。今乃有兩處同時執役者。所費甚大。恐非立法本意。望明降指揮。兩處應役者。一處役畢。他處乃差。惟不許罷役而歇。以別於一處當役之民。庶幾輕重適中。權歸三尺。詔戶部看詳申省。

丙子。右中奉大夫直祕閣王喻知宣州。

丁丑。上謂大臣曰。近有士人投獻詩賦之類。其間文理可採者。可取旨與免文解。

庚辰。軍器監承黃然面對。論沿江一帶稅務。比來非理邀取。商旅患之。於是蘄蘄之蘄陽、江之湖口。池之雁汊。爲大小法場。咸圖利歸公家。無幾而爲吏竊取大半矣。望令所隸州縣選官檢察收放。漕臣考察。從之。然、庭堅孫也。

壬午。詔建祚德廟於臨安府。用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請也。先是毀其廟以爲大理寺。而大鼐言。三人者有大功德於聖朝。今神靈不安。士庶悲嗟。宜遣官加奬。特進封程嚴爲疆濟公。公孫杵臼爲英略公。韓厥爲啓佑公。陞爲中祀。三神進封在七月甲午。

壬辰。宰執奏殿前司揀退軍兵。上曰。數內放自便人。可論楊存中。須令有所歸。毋致失所。

癸巳。左朝請郎魏安行知滁州代還。言國家取民有制。陛下軫念兩淮。歲歲展免。每田一畝。止收稞子五升。然州縣不能盡承德意。取於民者。正數之外。每斛止加六七斗。多者往往倍之。頃歲廣德軍受納。嘗用平斛。令人戶自槩。滁州亦用平斛。民間樂耕。見今州倉已有三年之儲。民間每歲增收。不止三十萬斛。公私皆利。倘聖慈以前件平斛。或可行用。乞先自兩淮始。詔戶部措置。先是滁州三縣合水陸之田。以頃計之。三萬九千有奇。自紹興十九年以前開耕。纔千九百頃而已。安行既至官。招召流亡。日壘月闢。所增遂倍。乃擢安行爲西京路轉運判官。安行除漕在三月壬寅。

三月丁酉。案是月丙申朔。右承務郎王之奇、之荀並特除名。之奇送梅州。之荀送所有官。送容州。並編管。二人皆庶之子。以其父責降身死。撰造語言。謗毀朝廷。法寺鞫實。故有是命。臣嘗聞是老書。有告密檜以之奇欲結密劄檜者。由是得罪。上因言。庶爲人凶悖。深沮休兵之議。幾隳國事。

壬寅。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葉三省落職。筠州居住。承節郎監臨安府都作院王遠除名。高州編管。先是三省嘗與趙鼎、王庶通書。力詆休兵之議。明州進士陳燾得其真迹。并遠遠三省猶子書。併上之。詔

送大理寺。至是法寺言三省等撰造語言。謗訕朝廷。秦檜進呈。上曰。此不可不懲。庶後來者知畏。乃有是命。

癸卯。龍圖學士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程瑀卒。

己酉。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比雜馬殺。以香引錢爲雜本。既爲有司互用。民亦不敢觖望。第輸納從所拋之數太多。如江陰小壘觀苗拋降苗不及七萬石。漕司拋下馬料才三萬三千石。計今所輸之數。不啻十萬石。如湖州產茶諸縣。各有園戶。祖宗朝並無茶稅。州縣舊來立歲額。每畝輸三斤。已自非法。比年官司又於額外抑配園戶茶引。僧人茶鈔。武康一縣。園戶買茶引。每畝出鈔三百文足。僧人買茶鈔。每名出錢三貫六百文足。而元額自若也。江陰、武康皆王畿之內。所聞如此。則餘海之外。弊將若何。一有訴於縣。縣利其經費而不顧。訴於州。州受縣之贏。餘而不問。至訴之監司省部。又爲州縣沈擱不行。萬一窮治其事。不過以爲事循前例。當時翔例作備者。官已離任。吏以徒死。罪責不我及焉。故州縣得以安而行之。欲望降詔申敕。自約束後。將翔意循例者究治。同坐。庶幾美意實惠。同浹於民。上曰。此須是守令得人。秦檜曰。陛下今日中興。內外無事。所乏者循吏爾。上曰。然。守令非人。不可不治。若置而不問。則全無忌憚矣。上又曰。錢穀大計。亦要戶部得人。朕觀徽宗朝戶部之職。多自發運轉運使擢用。蓋以經歷民事。諳練財賦故也。大鼐所奏。其令戶部行下。據實數收雜馬料。不得踰額。賣茶不得抑配。餘從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董弅落職。弅寓居宜興。而右諫議大夫章夏論寄居干擾縣道。弅爲尤甚。良民被害。不可勝言。故有是命。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向子諲卒於臨江軍。子諲既告老。歸玉笥之侍隱。號曰薇林。凡十五年而卒。

辛亥。上謂大臣曰。近諸軍多有揀退人數。可取索招填。今日雖息兵無事。然武備不可去也。數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待聘卒。

壬子。右承奉大夫宋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依舊徽州居住。從所請也。

癸丑。司農卿湯允恭面對。言豐年殷應。米價至賤。下等人戶。無他商販。以錢輸官。遂成逋欠。欲望降旨。應人間下戶畸零夏稅及丁錢之類。除依條敕倚閣外。願輸米者。官定時價而折納之。如係上供之數。乞令常平司以錢兌糴。後來隨時出糶。公私兩利。詔戶部看詳。

丙辰。直龍圖閣知紹興府湯鵬舉罷。以右諫議大夫章夏論鵬舉以宅庫欠賣酒錢。而妄劾副將劉之儀致其死也。

丁巳。詔新除司農寺丞鍾世明往福建路措置寺觀常住絕產。時住持度僧道牒已久。其徒寖少。而福建官自運鹽。其直頗貴。於是民多私販。議者以爲客販可行。遂命世明往本路措置。凡僧道之見存者。計口給食。餘則爲寬剩之數。籍歸於官。其後世明言。自租賦及常住歲用外。歲得羨錢三十四萬緡。詔赴左藏庫。慈克小屋云。明年慶遠軍節度使張浚帥福州。復請於朝。率運六七。案會要。世明元措置剩錢三十六萬五千八百餘緡。已而浚乞遞給寬行人力米外。實餘三十三萬九千餘緡。克誤也。

戊午，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鑄薨。後謚恭敏。

己未，祕書省校書郎董德元面對，論高謀名爲大祀，而謀神乃位於壇下，酌用一獻，恐非所宜，望與詳定分爲二壇，庶其求昭答，詔禮部看詳。

庚申，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鄭樸卒。

辛酉，詔四川監司州軍，今後募差管押綱運，先選有行止可以倚仗官，及召有行止付身圖備之人充保，如押人侵使移易，其保官與降兩官，元募差不當官吏降一官放罷，所少錢物，押人依法斷罪，仍估賣家資填納，如有未足數目，於干繫人名下追理，從戶部請也。

癸亥，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對劄子，論遠方州縣預借人戶稅租，有借及一二年者，其間復以本色紐折見錢，價又倍之，輸納稍緩，加以嚴刑，上曰，此多是州郡妄用，若撙節不至如此，可申嚴行下，如違，令監司案劾，御史臺彈奏。

夏四月丁卯，案是月丙寅朔。殿中侍御史林大鵬論上饒知縣吳芭阿狗余堯弼，強市民田，時堯弼以左中大夫家居，戊辰，秦檜進呈，上曰，聞其人訴之臺部，可罷芭，令本路監司根治，上因言，縣令不法，無由盡知，已論言官以所聞彈劾矣。

己巳，司農寺主簿盛師文面對，論頃嘗指揮州縣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贍養者，每人支錢四千，後改支義倉米一石，然近於臨安市井窮民，未聞有得斗米千錢者，況於鄉村與夫窮僻鎮聚，望申嚴舊令，成以舉行，從之。

癸酉，右諫議大夫章夏試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林大鵬試右諫議大夫。

丙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巫伋罷，伋與秦檜居同鄉，一日，檜在都堂，偶問伋云，里中有何新事，伋不敢對，徐曰，近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秦變色謂伋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罷，章夏開之，即劾伋陰懷異意，以搖國是，林大鵬亦奏伋鬻貨營私，於是並遷二人，而伋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落職，辛巳，拜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中興聖政呂中講疏曰，巫伋術士之對，遭恐嚇及時事以觸檜之怒，故泛舉不切之事，明以塞責云，而面檜劾然變色，遽嫉使言路逐之，惟恐他人擠己之位，雖檜之猜很忌刻，不近人情，然亦可以爲依恃取容，詔事幽貴者之戒矣。

壬午，詔權知閤門事孟思恭可與外任。

乙酉，詔宗子趙不辱令大宗正司庭訓鎖閉，不辱寓居秀州，與母妻夜游於市，有右迪功郎呂褫者，被酒衝行，不辱怒，毆之致死，法當絞，特貸之。

丙戌，孟忠厚於靈宮，令宰執分詣，時新宮未成，祖宗神御皆寓於西齋殿故也。

戊子，監察御史宋樸守殿中侍御史。

辛卯，國子監主簿史才面對，乞申嚴百官造謁之禁，從之。

壬辰，秦檜奏，廬州觀察使王俊往在岳飛軍中，彈壓有勞，以爲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上曰，飛當時欲具舟船入川，有統制官說諭諸軍乃止，又諫議大夫林大鵬言，比者朝廷以福建寺觀絕產上供鈔鹽，委司農寺丞鍾世明措置，而遠方盛傳，以爲計口籍丁而沙汰之，又謂更變鹽法，以杜絕私販，別致生事，欲望降旨諭以至意，詔言者論列福建住持請記之弊，官鹽科賣之擾，令世明以使指行下州縣照會。

五月丙申，案是月乙未朔。上謂宰執曰，昨治王繼先賣布事，極係利害，恐諸將因而交結，就此軍人食錢債之，可諭與成閔，今後有似此事，並申樞密院。

庚子，詔故延福公使保康軍承宣使王堯將合得遺表恩澤，特贈保寧軍節度使，賜謚僖靖。

辛丑，右諫議大夫林大鵬言，比來遐方多有健訟之人，欺紿良民，舞玩文法，州縣淆濁未結絕，則申寃於都，於臺，於省，官司眩於偏詞，必與之移送重定，外方往往覬望爲之變易曲直，欲今後所送，如婚田差役之類，曾經結絕官司，須具情與法敍述定奪因依，謂之斷由，人給一本，厥有翻異，仰繳所結斷由於狀首，不然不受理，使官司得以參照批判，不失輕重，而小人之情狀不可掩矣，將來事符前斷，即痛與懲治，可使戶婚訟簡，臺省事稀，亦無訟之一策也，上曰，自來應人戶陳訴，自縣結絕不當，然後經州，經監司，以至經臺，然後到省，今三吳人多是徑至省，如此則朝廷事多，可從所奏。

癸卯，左朝請大夫陳汝求知池州，還，論郡縣以耕牛水車，舟船農具，估爲家力，視此等降，差役科敷，其交易買賣，又重收稅錢，非勸農之本意，乞委常平司糾，詔申嚴行下。

丁未，司農卿湯允恭能，以殿中侍御史宋樸論其褊急任私也。

庚戌，封婕妤劉氏爲婉容，新興郡夫人吳氏、宜春郡夫人劉氏並爲才人，宮中號婉容爲大劉娘子，才人爲小劉娘子。

癸丑，金主使宣奉大夫刑部尚書行大理卿田秀穎、安遠大將軍充客省使兼四方館副使大允來賀天中節。

是月，襄陽大水，平地丈五尺，漢水冒城而入，右朝奉大夫知府事榮薤乘桴得免，於是興轉運判官魏安行議，請復環城石堤以捍水，許之，明年冬，按四縣之籍，計田出力，百畝一夫，得三千餘人，減其田租十之二，凡五旬有七日而畢，計用工十五萬有奇，其長四十餘里。此堤王之望記，諸復堤在十一月，今併書。

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曾恬卒。　潼川府言，涪城縣進士馬天祐廬墓孝行顯著，詔賜粟帛。

六月戊辰，案是月甲子朔。右通直郎劉炎請換右職，詔以爲閤門宣贊舍人，炎初見十年正月。　尚書左司郎中宋仲堪罷，以殿中侍御史宋樸言其勤鄭剛中獄事淹延，且交結巫伋也。

郎幹辦皇城司，以才人進封故遷之。

壬申，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相試尚書左司員外郎。

丁丑。宰執進呈右朝請大夫知嘉州王知遠到任五事。論四川鐵錢至少。自能鑄後。見今嘉、邛州及成都府各置都作院。以嘉、邛所產鐵炭。打造軍器。赴利州榷管。數目不少。今邊事弭息。望將兩州依舊鼓鑄小鐵錢。上曰。知遠所論。於錢引實有利害。可委總領所同本路漕臣措置。後未及行。知遠、白石人也。紹興三十一年。

印州復鑄錢。

辛巳。上諭大臣曰。聞淮東被水。民多轉往淮西。可令漕司賑濟。

壬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陳夔試太常少卿。時夔送伴北使甫還。未及國門。以疾去。

乙酉。奉安祖宗帝后神位於景靈宮。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爲禮儀使。

丁亥。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副使趙不棘卒。

戊子。上謂大臣曰。檢鼓兩院。近日絕少論利害文字。恐有阻節。可下所屬檢察。　大理少卿章夔面對。乞申嚴暑月浣濯獄具之令。從之。

壬辰。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湯思退權尚書禮部侍郎。　尚書禮部員外郎林機試起居舍人。

是月。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以母憂去。先是秦檜嘗諭誠之曰。事有所聞。可以片紙見喻。蓋檜方用告訐以擢人才。誠之不領其意。以此頗忤檜。左朝散郎張九成時寓居南安軍。或問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九成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秦公方斥異己。大起告訐。此其勢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其言。子姑俟之。　敷文閣直學士知潭州馮檝卒。檝素佞佛。晚歲尤甚。以傅會和議。故爲秦檜所厚。帥本路者凡八年。

秋七月乙未。案是月發已朔。右承議郎知秀州郭璩直秘閣。

丁酉。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一止復秘閣修撰致仕。一止以疾篤告老。故有是命。

壬寅。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臣伏讀天聖詔書。令流內銓裁內外歲舉員數。文臣待制至侍御史。武臣觀察使至諸司使。舉吏各有等數。毋得輒過。而被舉者。須有本部長吏。乃得腦書。詳此。即知天聖以前。朝廷常參官。皆得舉人。不限內外。亦無員數。其時磨勘京官用考第少。而舉員亦不多。言者憂其名器冗濫。至是頗有裁減。皇祐中。旋增四考爲六考。增二員爲五員。非本部長貳。毋得輒舉。立爲永式。迺今日見行條法也。然古今異時。法無一概。仁祖朝。科目人少。磨勘者稀。行之數十年。人無淹滯。法亦流通也。自熙、豐、宣、政間。已有論列其不便者矣。中興之初。恩或非泛。人得僥倖。有以從軍而改秩者。有以捕盜而改秩者。有以登對而改秩者。今則朝廷清明無事。慎惜名器。改秩無他。只有薦舉一路。而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陞沈。法誠祖宗之法。不知入流寖廣。數倍如祖宗之時也。臣欲取考第員數增減。以便之。增一任者減一員。九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若二員。則保舉之古法。不可減也。如減舉法行。中須實歷縣令。不得仍請獄祠。其或負犯殿還。自如常坐。士有應此格者。行無玷缺。年亦蹉跎。無非孤寒老練。安義分之人。收獎老成。不爲濫恩。如臣管見足采。欲望付有司看詳。而條上之。以取聖斷。庶幾中外弭奔競之風。士夫絕滯淹之嘆。詔吏部看詳申省。

甲辰。將作監主簿孫祖壽面對。言祖宗薦舉。格法尤重。親民之官。近歲格應薦舉者。既未必能一一知人。而生弊日滋。遂有踰越舉員之數。重發奏牘。以掠虛恩。其被舉者。往往爭先到部。密賂胥吏。故散舉主。以絕後至。甚至於昧其所知。公納厚賂。使守節寒士。甘心遐遺。其違聖化。敗士風也明矣。欲望申飭有司。增重法令。有犯必行。詔刑部申嚴行下。其受賄一節。立法中尚書省。其後本部請以受所監臨財物論著爲令。從之。十一月丁巳立法。

乙巳。上曰。聞四川所起禁衛軍。所費多出於軍衆。可劄下總領司應副。都官員外郎劉敞面對。乞戒監司郡守。以時檢舉。奉行寬恤詔書。從之。　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韋誼落階官。提舉佑神觀。修武郎章訴爲武翼大夫高州刺史。提點佑神觀。訴、淵子也。

丙午。祠部員外郎李嚴老面對。論士大夫奔競。望令有司復舉謁禁之條。而必行之。詔申嚴行下。

丁未。詔在部注授知州銓量。過期六十日不到。許以次人擬注。聽其別射家便差遣。以吏部郎中沈虛中面對有請也。先是有詔銓量因民事被罪及癃老疾病之人。而受闕者或遲延不赴。故虛中以爲言。

辛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邵博能。先是直徽猷閣程敦厚廢還里居。專以持郡縣短長。通賕謝爲業。及博爲守。貌禮之。而凡以事來輒不答。敦厚銜之。會直徽猷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吳坰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郡取俸。博獨不予。敦厚知坰怒。乃爲匿名書。訐博過惡。及其帷薄等數十事。遣人持賫城都客舍。坰得之大喜。劾於朝。詔罷博。令成都府究其事。前是坰已捕博送成都府。司理獄。司理參軍韓汴懦不及事。坰擇刻深吏簽書判官廳公事楊筠主鞫之。眉州兵馬都監鄧安民以勤力爲博所知。主帑庾之出入。首捕寘獄中。數日掠死。博懼。有問即承。提點刑獄公事周綰知其寃。亟詣獄疏決。博乃得出。閱實其事。但得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劄過數等事。獄上。博坐降三官。敦厚事。並以洪邁爽堅志修入。

甲寅。殿中侍御史宋樓言。今日郡縣有便文之弊。自省部以至監司郡縣。更相逗遛。初無體國之實。縣則衆賫所歸。文移尤緩且數。號爲紙鶴。爲縣之人。自非特立獨行者。則便文以罔民。此弊不革。實害治之大者。望陛下與大臣講求所以革之之術。申嚴行下。從之。

乙卯。詔仲冬薦獻永佑陵等攢宮及檢察禁地。就差大宗正丞馮至游。故事。太常少卿以春秋二仲行園陵。至是太常官全闕。但以祕書省著作佐郎丁屢明象樞。屢明請於朝。至游供職。紹興就遣之也。

丁巳。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武臣奏薦。多出軍中。軍中爵秩高而少族姓。凡有奏薦。同姓皆期功。異姓皆

中表、市井暴富者、咸附會以進、案帥欄長、利其高貲、犬牙相錯、蒙蔽有司、欲乞係軍中奏薦、須經統轄長官結罪保明、庶少斂戢、詔吏部措置。是日、虔州軍亂、初、江西多盜、而虔州尤甚、故命殿前司統制吳遵之禁軍、而衆不欲行、有齊述者、以賂結所司、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捕盜爲名、分往諸縣、夜、兩軍交鬬、州兵因攻城作亂、殺遵、晟、遂焚居民、逐官吏、守臣左朝議大夫余應求之父安行、年八十餘矣、避亂壓墮死、應求遂以丁憂爲辭而去、於是叛軍據城自守、安行少篤學、年二十餘、舉進士甲科、遂掛冠去、學者號爲石月先生。

庚申、宣州觀察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特轉行一官、以景靈宮成、閔與督役故也、修內司所浙轉運司官吏第賞有差。數文閣待制知潭州沈昭遠卒。

辛酉、司勳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鼇言、今日習禮之士、比之他經、十無一二、以前舉言之、天下萬名於禮部者、凡二千七百五十餘人、而習禮記止四十人、習周禮止五十人、可謂鮮矣、切恐禮學寖以無傳、此亦扶持斯文者所當深慮也、望令州郡有能明習二禮者、優加延請、使主講說、以爲學校勸率、及令將來科舉考校、並省試官、究心誘進、毋以所習者少、或遂廢之、則經學幸甚、詔禮部措置。

壬戌、祕閣修撰提點佑神觀秦塤爲右文殿修撰、直龍圖閣提點佑神觀秦塤爲祕閣修撰、以檜辭免奉安神御加恩也。

八月乙丑、案是月癸亥朔、右朝請郎添差通判平江府張子華提舉福建路市舶、子華、叔獻子也。右迪功郎吳曾充敕令所刪定官。

丙寅、宰執進呈比部員外郎李泳面對劄子、論淮西田疇高原去處、皆有陂塘、以資灌溉、今聚闢雖廣、而未究水利、若使民戶自行開濬、切恐方集之人、有傷其力、望詔有司、俾於農隙官給錢米、以濟治之、上曰、聞諸郡陂湖蓄水去處、如紹興及淮南、往往爲民侵占、雖自前州郡獲利、恐二三年後、無水溉田、卽爲害不細矣、泳所奏、可下本路常平司措置。

丁酉、大理寺正孫敏修面對、論州縣推鞫強盜、間有捕盜官希賞、求屬獄吏、非禮鍛鍊平人、致誣服其罪、望申嚴禁法、令監司常切覺察、從之。

辛未、詔文武官應得酬賞及選人依法改官、令吏部先次開具格法、申取朝廷指揮。紹興二十六年正月己巳不行、日厤不載此事、今追書之。

壬申、泉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長卿、利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粹卿、閬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端卿並爲承宣使、長卿寧江軍、粹卿建寧軍、端卿少信軍、武翼大夫高州刺史潘淸卿落階官爲榮州刺史、武翼大夫賀州刺史潘墨卿、武翼大夫吉州刺史潘才卿並轉一官、經圖棟使、墨卿成州、才卿忠

州、自長卿以下、皆吳國長公主之子、特推恩也。

甲戌、右諫議大夫林大鼐、兼侍講、殿中侍御史宋樸、兼崇政殿說書。

乙亥、監察御史魏師遜面對、論州縣二稅、擅納邀阻之弊、詔申嚴行下。

己卯、江西安撫使張澄言、虔州兵亂、詔鄂州諸軍統制田師中逃遣兵、仍令澄集本路兵擒捕、後二日、又遣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將所部千六百人往討之。鄂克小厤、八月殿師中等存中等、諸本司統制官吳遵申虔州將吳反、案是厤稱、實遵者、因步軍司差官捕獲、因耕合攻打州城、並變城無火、不知何以却是吳遵申到也、當系他書參考。

庚寅、數文閣待制知潭州府沈該移知夔州、該初爲秦檜薦引、及登侍從、上頗知之、檜忌、故出於外。

丞郭唐卿面對、論遠方州縣、獄具多不如式、望申嚴法禁、從之。

庚寅、數文閣待制知潭州府沈該移知夔州、該初爲秦檜薦引、及登侍從、上頗知之、檜忌、故出於外。

九月壬辰朔、哲宗賢妃慕容氏薨。

癸巳、大理寺丞黃子淳面對、乞申嚴民間生子不舉之禁、從之。

乙未、詔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以所部討虔州叛兵、先是叛兵突出徑走南康軍、而寓居左朝奉郎田如鼇爲其所得、遂復還據虔城、時李耕纔至江東、而敏駐溫陵、被本路安撫司檄、以所部千五百人雜閩境、於是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敏本虔人、且嘗於江西捕寇有功、望令進攻、與耕併力討賊、乃以知鼇權江西提點刑獄公事、令卽城中撫定之。

丁卯、左朝奉郎周琳言、前任知蘄州、從士民之請、修復河堤、以捍水勢、工費已具、望委州縣就農隙興役、上可其請、因謂大臣曰、不獨蘄州、凡沿淮有當備水患去處、悉令漕司同守臣措置。

戊戌、都官員外郎劉澈言、法有案問欲舉自首之條、所以示民自新之路、而斷獄者易以得其情也、然所至奸吏、於麗罪者、或告以案問之法、而取其貨賂、或略其減等之因、而置之重辟、犯罪雖同、斷獄乃異、望特降旨、應吏罪者、先以長吏親問、責其情實、而後送獄、庶幾恐民不爲奸吏所陷、詔刑部措置申省。

癸卯、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兵弛久矣、主將輒移其力而他役之、今有伐山爲薪炭、聚木爲筏、行商坐賈、開酒坊、解質庫、名爲贍軍回易、而實役人以自利、甚者至有差借白直、爲厮隸之賤、供土木之工、不知其數、望詔中外將帥、遵守祖宗條法、仍取約束未盡者、增廣而申行之、詔刑部檢校見行條法、行下諸軍

進守內借人一節，借者與借之者並同罪。

甲辰，太府丞徐璉面對，乞嚴責諸縣於公差常賦之外，毋得假擾保正，詔申嚴行下。

丙午，升廣州香山鎮為縣，從本路諸司請也。

戊申，升桂陽監為縣。

己酉，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樸為侍御史。樸甫受命，即劾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章夏，多納賄賂，引致市井小人，以為肘腋，平居備位充數，未見有害，一旦臨大利害，內懷奸邪，外肆詖險，必致敗事而後已。右諫議大夫林大鵬亦論夏斗筲小器，一旦致身宥密之地，議論喧然，皆曰：章新婚也，作兩府言夏為人踞踏無義矩也。況又背公營私，附下罔上，朝廷機密，無不泄漏，望亟加黜責，以為貪懦素發之戒。癸丑，詔夏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夏入樞府才九十三日。

甲辰，秦檜進呈左右司狀，伏覩章疏，其間大理少卿章燾、敕令所刪定官吳悌並為章夏心腹之交，以刺報事端，竊慮逐人難以依舊存留在任，欲乞並與外任宮廟差遣。從之。以左右司案朝士，前所未有，是時陳相為左司員外郎，右司闕人，不知誰官為權，當考。

此二月己未除權吏部侍郎。

乙卯，祕閣修撰致仕劉一止上中興聖德詩，擢一止敷文閣待制。

戊午，國子監主簿史才充御史臺檢法官，用侍御史宋樸請也。

己未，右諫議大夫林大鵬試吏部尚書，仍兼侍講。尚書左司員外郎陳相權吏部侍郎。

庚申，尚書比部員外郎李泳守左司員外郎。

冬十月壬戌朔，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樸試御史中丞。御史臺檢法官史才為右正言。監察御史魏師遜守殿中侍御史。初，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左翼軍統制陳敏、副將周成、鄂州副統制張訓、通、池州統領崔定、殿前司權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皆以兵至虔州城下，而敏所部統領官元玘戰死。既而權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田如鼇在城中，與賊黨齊述謀，誅首亂者蔡顒等四十餘人，即以撫定聞於朝。耕往受其降，述等列拜城上，而終不肯出。有詔如鼇果是撫定，令衆隊赴軍前，與免究。詔耕、述等速出降，即不進兵。述欲聽命，為其子所制，但列衆於城上，聲喏而拜，終不肯出。是月壬戌，如鼇自出城與耕相見，耕遂留之。有父老數十人詣耕乞令如鼇復入，耕叱之去。因密言：賊已穴地道，欲出犯官軍，宜防之。耕即以其兵二百人送如鼇還南康軍。甲子，如鼇及左朝請郎施鉅並赴行在。

丙寅，御史中丞宋樸兼侍講。熊克小歷於癸酉始書樸除中丞，當誤。

壬申，左宣教郎杜師旦添差通判處州。日歷紹興二十五年丙子，凌哲撰杜師旦知天台縣，縱行僭侈，守臣薛振齊移臨海縣丞，師旦怨振，遂撰經政錢納於敘相曹泳勸之，振良是御史，師旦通判處州，及除新四攝事，以是考之，哲所言當不妄，振落職池州居住，在此後八日。

癸酉，左朝請郎京西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魏安行特轉一官，以前知滁州開墾荒田二千餘頃推恩也。

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講宋樸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樸自撫州學官召還，甫踰年而執政。直祕閣新知虔州逢汝霖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本州軍賊竊發，避舉不即之任，故有是命。忠州團練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虔州。

己卯，直祕閣知臨安府趙士燦言：本府地分闊遠，欲更增置三十五鋪，共作一百五十鋪，巡警盜賊，所有合兵添設，乞於行在殿前馬步三司軍兵內，與本府相兼差撥，從之。

庚辰，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依已降指揮，永不檢舉，徽猷閣待制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從政郎楊煒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敘，送萬安軍編管。初，光既參大政，煒以朝廷和議為非，作書欲獻光，先見振言其意，光不答。及是振知台州，煒為黃巖令，政頗有聲，振每聞煒大言無顧畏，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浙東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俾同薦之。昌時，檜猶子也，因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光及太師，昌時其姪，義不當舉，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煒在官，沮治凶惡，無所貸，俄縣吏得煒書，有詆檜語，昌時聞於朝，詔送大理寺，仍下所司發卒大索煒家，得所草萬言書，語益切。煒上光書，已見紹興九年正月。煒具伏紹興八年在臨安府，聞朝廷講和隣國，煒以為非是，欲撰造語言，作書上光，言更改講和之意，以規進用，時振任侍御史，煒因見振，先說書意，振答云：亦恐歡人難信，公書意甚好，遂作書上光，光覽書，遣人傳語煒，諭以不及答之意，刑寺奏煒當死，上特宥之，其兄左從政郎炬亦連坐除名，煒徒步赴貶所，至撫州，病，士人鄒陶見之，舁至其家，出白金以贈，乃得去。煒、植子、陶、餘子也。餘、宜黃人，故殿中侍御史孫覿撰煒墓誌，載此事於十九年，當誤，炬二十四年二月編管。入內東頭供俸官幹辦內東門司王晉錫還所寄資，為正侍大夫崇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

辛巳，左承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陸升之知大宗正丞，秦檜以其訐李光，故用之。詔廣州見任官，將發物寄附綱首客旅，過蕃收買物色，依赦徒二年斷罪。此以紹興二十年十月五日戶部狀修入。

壬午，左朝散郎大夫知盱眙軍張鑒直祕閣，再任。

丁亥，右通直郎添差通判嚴州鄭珙直祕閣，閤門宣贊舍人潘堯夫為右武郎，堯夫、正夫弟，珙、穀子也，娶吳國長公主之女，主為請而命之。右承直郎新監太平惠民北局張昉令吏部日下添差遠小監當差遣，以右正言史才論其專事口吻，撰造不根，悉為毀譽，動搖人情故也。

是月，李耕始受知虔州之命，耕既往攻城，猶冀就招安，賊曰：健兒豈初只緣與吳統制下人爭，今作過已至此，縱招安，朝廷亦不放也，時城中細民皆絕食，每日為賊役者，才得一二升，間有出投官軍，又為賊所

殺。上謂宰執曰。前日差耕知虔州甚當。使百姓知已有知州。心有所歸也。上語在甲申。今嘗書之。

十有一月辛卯朔。左朝請郎施鉅爲監察御史。左朝奉郎田如鼇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同提舉本路監事。

辛丑。左朝奉郎知常州錢周才獻紹興聖德詩。紹周才充集英殿修撰。

癸卯。左朝奉郎凌景夏知筠州。景夏在館中。與秦檜異論。閑居凡十餘年。

戊申。合祀天地於郊。赦天下。

乙卯。吏部尚書兼侍講林大鵬言。武陵、江山之會。大江潮信。一日再至。頃者江流失道。灘碛山積。潮與洲鬬。怒號激烈。一城爲之不安枕。雖詔守臣漕司專意堤堰。日計營繕。纔成即決。不支年歲。臣以爲南至龍山。北至紅亭。二十里間。乃潮勢奔衝之下流。正迎敵受患之處。雖構治無益也。望還厥練諳曉之士。專置一司。博詢故老。講究上流利病。古今脈絡。而後興工。或者謂錢塘之潮。應有神物主之。蓋廟貌雄浮。屋付之有司。咎亦易舉。時六合塔壞。又伍員祠以火廢。故大鵬及之。輔臣進呈。上曰。恐浸淫爲害。可令乘冬月水不泛溢時治之。爲易。又舊有塔廟。陰以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宜付禮部看詳。孤克小厤先是林大鵬在言路嘗奏錢塘江浸淫爲害。十一月壬寅。上謂宰執云云。日厤十一月二十五日乙卯。當稱宰臣進呈吏部尚書兼侍講林大鵬劄子。武林江山之會云云。上曰。大鵬所奏。可令臨安府同轉運司檢量。禮部看詳。不知克何以進互如此。

丁巳。秦檜進呈起居舍人林機輪進故事。不務論思獻納。專懷怨望。詔與外任。乃以機知信州。上因語及龍翼教人學道。如機者信其邪說。遂忘上下之義。機既出外。如翼者本軍中人。亦不可留在此。爲士大夫尚以邪說動之。何況軍伍中也。龍翼事未見當考。太常卿兼權戶部侍郎徐宗說。權尚書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計。吏不能欺。然附秦檜以至從官。常爲檜營田產。時人因目宗說爲莊客。孤克小厤。謂宗說乞令州縣補常賦。在此年。今移入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丙午。中興遇政。呂中大事記曰。徐宗說爲戶倚爲檜營田產。時人目之爲莊客。而侍從皆其私人矣。

是日。忠州團練使知虔州李耕引兵入城。虔州平。時諸軍既集。而江西馬步軍副總管劉綱、右宣教郎統押池州土豪鄉兵鄭酢皆在兵間。耕招降不聽。率諸軍登城。收叛卒盡誅之。翌日。輔臣進呈。上曰。朕思虔賊閉城已四十日。城中乏食。可繳楊存中速令濟師。庶幾良民得免困苦。於是遣前軍統制苗定等率兵五千馬四百往。聽耕節制。定等未至。聞賊平乃還。孤克小厤。賊李平虔州在此月乙卯。案日厤。稱賊自七月乙卯寇贛。至十一月丁巳。最復。凡一百二十日。今從之。賊之始作也。其徒侵軼旁郡。或勸左朝散郎南安軍居住張九成徙避之。九成曰。吾讀此邦。死分也。何避焉。守貳拒賊未得計。請於九成曰。此爲廣南要衝。失守則郡以南皆賊區。策將安在。九成曰。僻小寡弱。難與爭鋒。今聞賊寨水南。夜募善泅者火攻之。俾其衆驚擾。則宵遁必矣。用其策。賊果散走。賊之未平也。右宣教郎知醴陵縣鮮于廣曰。是五日可至吾邑。告於府。請以所部兵列

境上。留民租於縣以爲食。提點刑獄司復命五里建一樓。民持更其上。廣曰。是當爲六十八樓。重費民。不可。且盜必從官道來耶。獨取鄉保伍之壯者。選其愛六十領之。他盜亦不敢犯。廣、晉原人也。

戊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楊公恕落階官。與在外宮觀。以公恕自言。遭遇二十六年。除隨龍推恩外。即不曾非泛稍霑恩沛。故也。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楊愿薨。先是愿守宣城。其裔弟王炎謁新水令。往見之。醉中偶謂愿曰。昔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自是留炎不得去。始患之。會愿移守金陵。燕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清溪得客舟而去。愿覺。既失炎。憂撓成疾。至是薨。炎、安陽人。兢弟也。魏已見紹興二十年十二月。

十有二月辛酉朔。詔歲減變路及蒲江、清井兩監鹽錢八萬二千緡有奇。變路歲每斥減二十萬。今爲二萬七千餘緡。蒲江、清井元額八萬七千餘緡。今減八分之一。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會言。久在疾告。願上大宗正印。及主奉職事。從之。

癸亥。封劉才人爾母太安人耿氏爲成寧郡夫人。吳才人母裴氏爲齊安郡夫人。以二才人進封。特推恩也。

己丑。直祕閣韓膺胤知太平州代還。言州縣小吏。喜怒自私。驅無辜之人。不白長官而繫於獄。謂之寄禁。望申嚴按察。詔刑部立法申省。

己巳。右通直郎林一飛爲樞密院編修官。詔睿恩殿祗候使臣。自今增二人。舊以二十人爲額。至是以慈寧殿使臣二人兼充故也。中亮大夫建州觀察使韓京提舉台州崇道觀。大尉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薨。謚忠靖。

癸酉。殿中侍御史魏師逸言。近士子有因守令親識。旋置田產。臨時便作本貫應舉。或守臣直以他處士子姓名。冒令教官以次保明。望申飭州縣。仍令監司案劾。其士子冒貫得舉。亦乞嚴賜行遣。詔禮部措置申省。

戊寅。進士王積特補右迪功郎。積父雱。以右奉議郎通判興國軍而死。積上書乞推恩。上曰。此王雲之姪。雲奉使極效忠。率先衆人勤事。而死於難。兼係潛邸之舊。理宜優卹。乃有是命。

壬午。左奉議郎楊傑直祕閣。主管佑神觀。

癸未。秦檜進呈四川總領所申。諸路欠紹興十七年以前折估糴本等。都計錢引一百二十九萬餘緡。米九萬八千餘石。綾絹一萬餘匹。雖已權住推理。終是掛欠。恐州縣別立名色。暗行拘催。欲乞盡行蠲放。從之。案十七年以前官物。久已蠲放。不知本所何以方有陳乞。當考。

丙戌。太師秦檜辭免進大宗正司敕加恩。詔封其次孫女爲和國夫人。孫女夫將仕郎吳益爲右承務郎。

丁亥。免解進士袁敏求杖脊送海外州軍編管。坐撰謗書故也。上曰。小人妄生是非。既得其罪。當行遣以爲惑衆者之戒。

戊子。金主使太子詹事張利用、廣威將軍尚書兵部郎中僉四方館副使耨盈溫都子敬來賀明年正旦。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八人。諸路斷大辟十六人。福州舊法。民歲輸錢而受鹽於官。其後不得鹽而輸錢如故。民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至是龍圖閣直學士張宗元知州事。始再榷鹽。犯法者滋多。人不以爲是。二十七年三月甲申所書可參考。安撫司屬官胡憲上書於宗元。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久之。憲請獄罰而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四

【紹興二十有三年】。歲次癸酉。金海陵煽王亮貞元元年。春正月己亥。案是月辛卯朔。左朝散郎致仕高閌卒。閌退居明州。太師秦檜欲卜其向背。因其鄉人姚孚者。達意於閌。欲以弟之女予其子。閌辭之。遂致其仕。絕口不言時政。杜門觀、書。卒免於禍云。

癸卯。太保昭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爲太傅。

己酉。降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台州居住李顯忠復寧國軍節度使。以赦敍也。顯忠行狀云。降居丹丘十餘年。會時宰輔故。太上皇帝知公被黜非辜。召還復寧國軍節度使。誤也。今不取。顯忠再除節鉞。不降麻。亦非故事。隆興元年十一月辛巳。乾道五年十一月。顯忠再復節。以學士院降麻。此除或是秦檜抑之。當考。

翊衛郎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都鈐轄充御前後部統制軍馬吳拱爲榮州刺史。上召拱入朝。故有是命。

庚戌。左奉議郎臨安府府學教授鄭仲熊爲國子監主簿。仲熊、西安人也。

乙卯。詔四川綱馬令承旨司看驗。自今有瘠亦瘦瘠者。押馬使臣更不推恩。其芻粟令所過州如法應付。

辱不行。五月己丑再降旨。依舊格推賞。

丁巳。右文殿修撰提點佑神觀秦塤隆敷文閣待制。久任在京宮觀。以塤奉祠滿歲故也。檜辭不受。

戊午。右朝散郎知鎮江府王循友知建康府。趙姓之遺史云。王循友乞加姦檜九錫。雖不行。識者知鎮江遷建康友知建康府。識者不敢言。惟以目相視。案循友以十七年三月權吏部侍郎。其乞加檜九錫。當在未遷之前。今附此。更須詳考。

是月。昭信軍節度使士奎。追封安化郡王。錄其子右宣教郎不諱等三人爲直祕閣。他子弟遷官改秩除官者七人。卹典如執政。

二月己未。案正月辛卯己未二十九日。以本作二月。誤。以下月考之。當以庚申爲二月朔。詔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士樽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癸亥。上幸玉津園。遂詣延祥觀。

己巳。吏部尚書林大鵬罷。右正言史才論大鵬狂躁欺誕。父在而不迎侍。陛下擢宋樸爲樞密。大鵬以其出已上憤然不平。若不亟去。必搖國是。故大鵬遂罷。

庚午。劍虞州軍賊黃明等八人於市。明等據州城凡百有十二日。

辛未。改虞州爲贛州。州、漢贛縣地。貢水自新樂山至城東北。與章水合。故名焉。先是祕書省校書郎董德元面對。論虞州謂之虎頭城。非佳名。今天下舉安。獨此郡開有小警。意其名有以兆之。望賜以美稱。事下中書後省。至是擬定。又請改虞化縣爲軍都。從之。

壬申。直龍圖閣都大主管城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汪召嗣與宮觀差遣。以尚書省言綱馬不如故也。右朝散郎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湯允恭都大提申舉成都府利州路茶事。兼提舉四川等路買馬監牧公事。

乙亥。左宣教郎王綸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綸、江寧人也。

丙子。復置光祿寺丞一員。專掌祠祭禮料。卽惠照院齋坊儲之。以吏部郎中兼權太常少卿沈虞中言。今醯醢之屬。皆制在市司。慮其不虔故也。至是以故僞福國長公主第爲光祿寺。

庚辰。樞密院編修官楊愿守尚書工部員外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鄭震提舉兩浙路市舶。震、驩子也。

辛巳。左朝奉郎林大鵬知泉州。大鵬此月六日乙丑得旨放罷。今繫十七日。乃卽除郡。不知何故。當考。

癸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措置盜賊節制軍馬知贛州李耕以功爲金州觀察使。於是諸將劉綱等九人。各選二官。將士受賞者萬三千百二十有四人。方贛之亂也。本州居住人降授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復還其州。未幾卒。熊克小歷。稱近以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案近落分司已久。紹興十四年六月癸未。自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與團練居住。坐奏議寒降三官。移南安軍。二十年八月。又移虞州。依舊宮祠。克恐差誤。

三月庚寅朔。殿中侍御史魏師遜、右正言史才並兼權政殿說書。

丙申。廣遠軍節度使知洪州張澄知福州。　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張宗元知洪州。

丁酉。詔太尉吳璘、楊政、田師中並給真俸。時璘以依楊存中指揮。援存中所得張俊例有請。朝廷因併政、師中給之。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徐琛以疾求去。陞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癸卯。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瑫言。宗子薈樣在舉貢及二年。文藝卓然。衆所推舉。乞免文解一次。上曰。近日宗子多讀書。殊可喜也。

丙午。御史臺主簿胡夔面對。論諸邑主簿。多不銷民戶輸納之鈔。往往勒令重輸。乞戒飭。詔申嚴行下。夔、永嘉人也。　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齊安郡王士倭薨於建州。訃聞。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官二等。女封郡主。諸妾受封者五人。

丁未。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劉寶乞令民戶識認軍莊營田者。每畝貫開耕工本錢五千五百。從之。

等詔諸路倣此。　詔諸路在九月戊戌。今並書。三十二年三月庚子所書可參考。　司農寺主簿盛師文面對。論諸州都監諸縣巡尉擅置刑獄。乞申嚴法禁。詔刑部申嚴行下。

戊申。左朝請郎范彥輝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敘。送荊門軍編管。初。彥輝爲太府寺丞。嘗作夏日久陰詩云。何當日月明。痛洗舊生病。殿中侍御史魏師遜奏彥輝陰懷異意。謗訕朝廷。法寺鞫實。故有是命。　彥輝罷寺丞在二月丙寅。今併書之。

辛亥。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汪召嗣知潭州。　召嗣以失職罷茶馬。繫四十日。恒除大藩。略未有此富者。　召嗣未至官而卒。

壬子。詔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閔贈證忠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楊震贈證恭毅。二人楊存中祖父。皆以死事故用存中請也。

癸丑。軍器監丞黃然面對。論福建、江浙販牛屠賣。十百爲羣。乞重立賞格。許人告捕。詔申嚴行下。　左宣義郎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歷候令任成資日優與陞擢差遣。以知贛州李耕言其應副軍須有勞。故有是命。　歷官居撫州。恃秦檜之勢。凌奪百姓田宅。甚於寇盜。江西人苦之。　歷官歷官見。　右武郎幹辦皇城司劉升允、劉伉並特遷右武大夫。以訓練軍旅有勞特恩也。

是春。金主亮徙都燕京。下詔改元貞元。不肆赦。內外文武皆進官一等。改燕京析津府爲大興府。號中都爲中京。會寧府爲北京。汴京開封府爲南京。而舊遼陽府爲東京。大同府爲西京如故。分舊漢地爲十四路。置總管府。名都城門十二。命近臣王競書之。名太府廟曰衍慶宮。以奉太祖妻、太宗晟、德宗宗幹神主。又作原廟於其東。以奉楊鴻已上。　張棣金人錄云。楊鴻謚大聖皇帝。廟號仁祖。而洪皓松漠紀聞云。楊鴻謚孝平皇帝。廟號穆宗。二書不同。案皓聞以紹興十三年面棣之上。蓋在淳熙二年。蓋後來復有所改。然大書乃

爾古遼遼體。據墨譜。疑不能明也。　舊取士無殿試。亮始復之。凡鄉試三人而取一。府試四人而取一。府試分六路。河北及燕人於大興。遼之東北於會寧。山後及河東人於大同。山東人於東平。河南人於開封。關中人於河中。通以五百人爲合格。殿試又黜之。榜首即授舉直大夫翰林應舉文字。後又罷經義神童等科。惟以詞賦法律而已。金之用刑。舊有沙袋。置立始去之。亮立。又去杖脊。凡徒刑。止以荊決臀。爲其近人心故也。徒刑五等。自五年至一年。皆使之雜作。滿則釋之。亮又定車蓋之式。后妃車飾以金。三品以上飾以銀。自后妃至五品皆朱輪。六品以下黑綠而已。舊親王宰執用紫蓋。亮始削之。惟太子用紅。諸妃用紫。三品以上用青。皆以羅。四品五品用青。皆以絹。餘不得用。　此事蓋非一年所爲。今且因建都附見。　亮至燕以平章事部王蕭裕有參謀之功。拜裕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　以兩國編年金人誌書。詔、張棣金人錄參考。錄入。熙克小屋。亮徙燕在二十二年冬。今從編年。張棣又云。大致爲境。案亮詔云。除參酌不建故外。可改元貞元。棣誤也。詔書具於后門下。蓋以天下爲家。固無遠近之異。坐長爲子。豈有視疎之殊。皆惟舊京。遂在東土。四方之政。不能周知。百姓之冤。莫於赴愬。況觀風俗之美。遷官吏之惰勤。必宅所居。庶於治願。此析海之分。實爲與地之中。蓋稽師古。經建都邑。迺殿宗廟之本。迺相宮室之宜。遂正疆封。以作民極。雖業移之舉。實皆勢而久安。遠遼荒成。沿日沿止。無念繇興。於役力。豈無遠擾於繁元。凡有科徭。皆其膏血。遂至有司之供具。亦聞享上以盡心。宜加撫存。各就休息。載詳前代。敘官之典。多循一時。姑息之恩。長惡嘉好。朕所不取。若非罰源而勸善。何以勸衆以示公。今來建都。寰宇同慶。因此時酌。特有減分。除不建故外。可改天德五年爲貞元五年。舊本列國之名。今爲京師。不當以爲稱號。燕京可爲中都。仍改永安。析津府爲大興府。上京、東京、西京依舊外。其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又皆緣所以勵世而磨鈍也。前此官吏。每有遷轉資級。貿舌不辨。何補治功。緣今定都之始。所冀上下協衆。惟新邇事。若使一夫不獲其所。則何以副朕遷都爲民之意。故特推恩。以示激勸。以廣內外大小官職。賞典軍運一官。於戲。京師首善之地。既昭示於表儀。詔令貴成之方。其勿忽於遵守。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夏四月庚申朔。詔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盧奎特轉一官。處遠軍節度使新知福州張澄轉一官回授。以樞密院言。收捕饒州叛兵。帥司遣發官兵會合。漕司應付發糧。別無闕誤故也。

壬戌。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官司遣人追逮罪囚。多所邀乞。詔刑部申嚴行下。

乙丑。秦檜奏以權吏部侍郎陳相接伴北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彥攸副之。上因曰。今後奉使。須選醇謹之人。至如武臣作副。亦當慎擇。彥攸、開封人也。

甲戌。上謂大臣曰。近令臨安府收捕破落戶編置外州。本爲民間除害。而所謂小火下者。乃爲人訴其恐嚇取錢。妄有供具。本非爲民除害之本意。可令有司子細根治。務得其實。先是行在有號破落戶者。巧於正言通衢。竊取人所帶之物。秦檜得其姓名。悉奏分遣外州拘之。上恐因而擾人。故有是論。　熙克小屋。敘此事於五月癸酉。案今年五月己丑朔無癸酉。克屋恐誤。

丙子。右朝奉大夫張柄復爲大理少卿。

辛巳。詔諸州編管竊管人。在法止許月赴長吏廳呈驗。聞比來因禁鎖閉。甚於配隸。可令遵守成憲。如走失捉獲人。即具名申尚書省別作行遣。　臣鏞案。是時朝士如胡銓、吳元美、士人如智浹等。以秦檜所擠。編管者甚衆。所在望風。以流人爲奇貨。多搜捕之。今此檜擅日屋。但云有旨。則是出自上意。非由臣下及

官司陳請也。故裁出之。

乙酉。詔利州歲鑄錢以九萬緡爲額。視舊額減五分之二。二十五年七月丁巳所書可參考。仍立鑄折二錢。

丙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臣昨者京城獨入議狀。不隨衆人推戴張邦昌。實人臣分義不得不然。其後邦昌同門壻朱勝非及妻家使臣換文賫程昌寓相與協謀。極力排擯。蹤迹詭險。欲蓋彌彰。昌寓任鼎州鎮撫使日。於不係所管郡州。擅取常平錢米。本州守法。未敢起發。乃移文欲遣軍馬就食。其跋扈不軌。何異李允文等。朝廷以軍興隱忍未發。昌寓懷不自安。乃於勝非再相之日。以自己所得詔書。到鼎州廳事。又於碑文公肆誕言。掩其私交之迹。歸非於上。今勝非、昌寓雖死。其徒實繁。陰謀未已。伏望聖明降鑒。若昌寓不當以己事例徵公廳。即乞明降指揮。以上件碑石。別刻本州所受詔書。庶允衆聽。從之。五月庚寅。刑部侍郎韓仲通言。近郊赦。禁州縣不得挾私意籍罪人家產。德至渥也。而守令猶有易以追賞錢爲名。且違法多立其數。至數百千。致竭其產。雖鬻妻子。不足以償。望詔有司申嚴禁止。詔刑部申嚴行下。

甲午。右朝散郎通判福州葉仁特展二年磨勘。左從事郎福州閩縣丞曾樞察推林亮功特降一資。以鞫鄉貢進士鄭煒簽書不當也。案此當是吳元美謗訕事。不知何以將時方行遣也。

丙申。武德郎李昌齡特追一官。勒停。昌齡爲濟河郡王張俊宰房綱。坐不依聖旨減放。故有是命。

己亥。右承奉郎楊倓爲籍田令。倓、俠弟也。

庚子。右朝奉郎就權利州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楊庭言。興元府褒斜谷有古六堰。灌民田甚廣。兵火後。修不以時。水至輒壞。若全以食水戶修葺。恐致民力重困。欲每遇夏月水泛。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兵卒。併手修葺。興元自兵亂以來。城內生荆棘。官民皆茅屋。而帑藏寓僧舍。自太尉楊政再爲帥。以次繕治。至是一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嘗舉舍府學教授寄神唐迪請增學田以廣養士。政從之。時有欲以學田餉軍。迪言。大軍歲費四千萬。而欲取學田以當賦。何啻九牛之毛。又豈愛禮存羊之意耶。論者乃止。

癸卯。尚書省言。金使來程。淮南轉運司應副酒食。多不足備。合行約束。詔回程須管足備。不得誤事。令先具知委文狀申省。

甲辰。直顯謨閣知揚州向子固罷。時北使紇石烈大雅過其州。子固遇諸衢。不即引避。大雅以爲言。故有是命。

乙巳。詔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曹筠年老。略乞便郡。可移知宣州。　左承議郎池州居住蕭振復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辛亥。金國賀生辰使副中奉大夫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赫舍哩大雅、廣威將軍尚書兵部郎中錄四方館副使蕭簡見於紫宸殿。

癸丑。右承議郎知大宗正丞張宗元面對。乞令諸州按月支給宗室孤遺錢米。從之。

六月己未。上謂大臣曰。近遣內侍往盱眙鴈北使宴。乃擅買北貨。非便。已令拘收入官。庶少懲戒。　左承議郎王之道通判安豐軍之道以上疏言兵。故坐黜者十四年。

辛酉。上謂大臣曰。近日霖雨。軍營多壞。已賜錢七萬緡。令整葺。問所在民田有被水患者。可下州縣。遣官檢放苗稅。

壬戌。國子監丞兼權祠部員外郎吳武陵面對。乞申嚴荆、湖、福建士民不舉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覺察。月上旋產之數於官。兼申給錢之令。則全活嬰孩。將不可勝計。詔監司丁寧州縣。悉意奉行。其有顯績去處。保明申奏推賞。

甲子。詔每歲交割歲幣官員雖多。止以十三年分六員所得減年細計分受。以前盱眙軍錄事參軍蔡敏言其泛濫故也。　左朝奉郎張闡丞差通判衢州。

乙丑。大理寺丞丁仲京面對。乞以前後已行矜恤庶獄事理。撮其要語。揭示通衢。使天下之民。瞻視鼓舞。遷善遠罪而不忍犯。詔申嚴行下。

丁卯。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舒濟國卒。

己巳。右朝奉郎利州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楊庭特遷右朝奉郎。直祕閣。賜紫章服。蓋以庭通判階州。　詔直祕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令自成資後別理。今任月日。候再任成資滿日取旨。

庚午。詔民戶典賣田地。毋得以佃戶姓名。私爲關約。隨契分付得業者。亦毋得勒令耕佃。如違。許越訴。比附因有利債負虛立人力顯契敕科罪。以言者有請從戶部立法也。

壬申。尚書戶部員外郎齊旦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忠翊郎閤門祗候王謙爲閤門宣贊舍人。謙、晉錫養子。用晉錫大理奏薦。及減五年磨勘恩例回授也。

丙子。右正言史才言。諸路州軍起綱。赴行在所交納。至有折欠之數。並將合干人押下排岸司追理。排岸非刑法官司。無所研問。得其人。書則使監守。夜則寄禁錢塘、仁和兩獄中。身爲囚繫。欲償無路。欲望並令卽時具名數申解所屬。見得有侵貪貿易之弊者。送大理寺推治。其過誤損失。並押下元起綱處。依法備償。附綱起發從之。

己卯。大理評事莫濛面對。乞令州縣編配罪囚。並依程限遣行。詔申嚴行下。

庚辰。沅江武陵漲水。四面奄至壞城。人方惶駭。爭保城西牛頭山趾。大溪橋壞。水大至平地丈五尺。人之死者甚衆。

辛巳。左朝奉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田如鑑直祕閣。以其嘗在贛州有勞也。　左朝議大夫李建辛。

壬午。左朝散大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鄂州征民竹木。并役之作

堤捍江，歲歲水溜堤壞，珏募人，厚與之直，伐石於瀏陽以爲堤，凡五百十九丈，堤成，水大至不能溜。岳州賦於民者，畝增二畝，謂之毛糧，珏聞，立罷之。

癸未，上謂大臣曰：靜江府士人上書乞增解額及減稅二事，可令有司看詳。稅額乃胡舜陟妄增，尤爲民害，不可不減也。　祕書省校書郎董德元面對，言明年省試，太學士人，承數已久，入試必衆，須用補試，以收後來之俊彥，欲乞諸州補試人，各限其數，上郡不得過二十人，中郡十五人，下郡十人，臨安府倍上郡之數，流寓各在寄居郡數之內，每以省試年夏季爲率，許士人詣本州投狀，令左保明，委教授簾試賦一首，或經義二道，取文理優者，申州給據，赴太學補試，若當年省試不願就補者聽，不在此數，不許非時投狀乞試，如此則人知天子之學，不可造次而入，凡預補者，無不自愛，臣又聞，補入學而難讀日少，在告日多，長假與特給假，固有法矣，今則特給展至三年而不禁，在學與在假，固有法矣，今則三年在假，而取解與在學者等，如此恐不足以爲懲勸，欲望委國子監，自今秋科舉以後，檢舉學令施行，則人皆勉勵，無復輕去上庠矣，詔禮部看詳申省。

丙戌，左從事郎張震爲太常博士。　入內東頭供奉官裴詠除名，瓊州編管，永不放逐。詠往盱眙撫論北使，私市北貨，尋被拘收，心懷怨望，有指斥語，法當絞，特貸之。此即已未日上語及之者也。

丁亥，故武功大夫殿前司統制吳進特贈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故武節大夫江西安撫司同統領馬晟特贈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二人皆爲贛賊所殺，故錄之。

是月，兩康軍言宗子不碍制，肝愈母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五

【紹興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己丑朔，詔民間所欠私債過利過本者，並與依條除放。先是溫州布衣萬春上書，乞將民間有利債負過息未還息及本未及本者，並與除放，庶幾少抑豪右兼並之權，而伸貧民不平之氣。詔送戶部。上謂大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之害，可令子細措置。至是行下。上所在三月壬寅。

庚寅，右正言董崇政殿說書史才試右諫議大夫。　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魏師逸試侍御史。

辛卯，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綸面對，乞委有司將先聖從祀之士，詳加蒐括，自國子監爲始，重行採繪，以其式鏤板，遍下諸郡縣。詔送禮部。

壬辰，詔平江府、湖、秀州質被水貧乏下戶未納夏稅，並權住催理，俟秋成日輸納，用戶部請也。

丙申，右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張常先提舉江州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常先，叔夜子，故超用之。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後習勳劉伯英奉疏，辨伯英在江西，從人至盧文舒，知廉州田士鵬疏其事，秦檜不得已，遣張常先代之，使離任日，歷二十一年與四月甲辰，右奉議郎劉伯英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今附此，更須詳考。

戊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臣伏惟陛下昨自軍興之初，爲宗社生靈計，躬至軍前，權與和好，因上格

天心。中興國祚。臣至愚極陋。繼亦將命。出於自請。當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來風雲之幸。蓋捐軀殉國。萬一近似。乃得與今日休兵保邦之大議也。非偶然也。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皇宗不預背盟之議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欲行懲斷。幸而不死。驅敵遠去。臣終不變初議。至爲徽宗草書。以爲南朝有子。不當相待遼如石晉。北朝雖懲岸自用。猶卽遣人厚送錢絹。至萬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尚在。可考不誣。恩臣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首奏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邀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援以歸己。力援張邦昌友壻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蔡密禮與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僞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營。當臣之求去也。陛下撫諭再三。恩意款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爲眞。是時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簡御筆。至密禮草制之日。請以爲據。密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示廣衆。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士大夫雖每竊笑。然臣以出處自有本末。後世當有公議。不必與此輩較曲直。故不論。今密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俊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實害國體。伏望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密禮所受御筆繳進。仍以臣今奏疏。送附史館。永以傳信。不勝幸甚。從之。王明清揮麈後錄。紹興二年。秦檜之罷右僕射。葉叔厚之文。蔭職告詞。謝任伯之文。蔭謝姻家也。蓋大體之先是。高宗有御劄云。秦檜不知治體。倩任非人。人心大搖。盜賊蜂起。乙亥。秦詢之御劄在任伯之子。以風旨作劄子白陳。大概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從俊取索得之。案謝克家遊奏四年。秋自禮部尚書除參知政事。紹興元年春。以資政殿學士來。明年春。秦檜免相。克家無緣草制。蓋密禮無子。以女壻謝俊之子。故御札在謝氏耳。檜此奏在二十三年癸酉。今云乙亥。亦誤。蓋疏中具言其初乞罷時上眷甚厚。而呂頤浩數信丞旋請御筆。亦無陛下尚未深知臣之意。蓋制密禮之不審。因筆之於書耳。

癸卯。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劉領特貸命。除名勒停。送瓊州編管。仍籍沒家財。右朝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彬州居住折彥質特降一官。領管知彬州。忠訓郎孟導爲永興縣尉。鞫刼盜妄通士豪承節郎蕭汝霖。領以爲信。遣導率射士焚其居而捕之。斬汝霖。彥質坐與汝霖交通。請佃筠縣基爲居第。並爲本州通判案發。法寺鞫實。故有是命。於是領之子將仕郎鉉亦追毀所授文書。送惠州。導除名。送韶州。

始編管。兵官武節郎辛堅之。從義郎李世顯皆除名編管湖南。本州通判姓名當考。

戊申。將作監主簿孫壽祖面對。論湖、廣、夔、峽多殺人而祭鬼。近又蔓行於他路。浙路有殺人而祭海神。川路有殺人而祭鹽井者。望飭監司州縣嚴行禁止。犯者鄉保連坐。仍毀巫鬼淫祠。以絕永害。從之。

庚戌。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之憂者。太湖之利也。數年以來。瀕湖之地。多爲軍下兵卒侵據爲田。損利妨農。其害甚大。隊伍既衆。易於施工。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遮近汎濫。不得入於湖。而民田盡沒矣。欲望委本路監司。躬行究治。盡復太

湖舊迹。使軍民各安其職。田疇蠶蒙其利。從之。

辛亥。殿文閣待制林叉引年告老。詔遷一官致仕。

癸丑。大理寺主簿吳伸面對。乞諸縣鎮寨士兵。不得假借及私役差出。以妨教閱。從之。

是月。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駙馬都尉和國公潘正夫薨於婺州。贈太傅。官給葬事。

八月戊午朔。侍御史魏師遜言。近歲州縣小官既滿。而監司郡守不與批書。多致狼狽。若謂僅科末足。獄案未具。合前期督察。望敕監司郡守。既滿卽與批書。如更挾私意。令御史臺案勘。從之。熊克小歷作侍御史。鄭仲熊言。案仲熊此時緣爲國子監主簿。克蓋誤也。

癸亥。大理正石邦哲面對。論監司郡守車服踰侈。乞禁戢。詔在內委御史臺彈奏。在外令監司舉劾。仍互察。右武郎潘堯夫添差兩浙東路兵馬鈐轄。婺州駐劄。直祕閣添差通判嚴州鄭珙移婺州。並轉一官。幹故贈太傅潘正夫葬事。用吳國長公主請也。

乙丑。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樽薨。贈太傅。追封韶王。其弟降授郢州防禦使士蠔特復源州觀察使。諸子遷官除職者九人。後謚悲靖。

丙寅。草料場言。行在歲用馬草。乞下兩浙漕司收買。已經總制錢償其直。從之。

觀案堪令任已滿。令案續理任。從其請也。左宣教郎王孝廉謀據成都以叛。伏誅。初。孝廉之父輔以左朝請大夫守合州。輔。蔡州人。初見十二年正月。所爲不法。左朝奉大夫史聿時爲潼川府路轉運判官。蒞獄。遂事府窮治之。孝廉與其兄孝忠俱就逮。輔發憤死。聿移夔州路轉運判官。獄遂不竟。孝廉兄弟知不免。陰懷異志。卽歸所寓成都府。破產招習亡命。多市弓劍。離軍使臣之無賴者。靡然從之。會敵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曹筠。當以是夕詣府學宿齋。孝忠與其徒謀。夜襲府學殺筠。然後舉事。忠謂郎王立伺知其謀。與孝忠家婢潛以告本路兵馬鈐轄左武大夫英州刺史柳侑。侑率官兵以索隊往捕。孝忠與其徒相拒敵。官軍死者三人。侑走趨府治。筠臥閤不出。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行成排閤入告。始授甲討之。孝忠等徐步至府門。縱火。人皆驚散。孝忠等馳出衙西門。官軍躡其後。孝忠、孝廉登樓自刎死。孝忠子大正與其黨樊當等五人爲官軍所殺。餘黨二十八人走郫縣。後四日。皆伏誅。轉運副使直徽猷閣吳坰褒取孝忠文書。具言於朝。詔勁孝忠反狀。餘皆悉原之。官軍以次受賞。凡爲錢萬七千餘緡。聿、丹陵人。行成已見紹興九年

五月。於是坰已移知荊南府。筠移知宣州。然皆未受命也。目錄。紹興二十年七月辛亥。左朝奉大夫史聿改除婺州路轉運判官。八月辛未。左朝請大夫知合州王輔寺丞官致仕。成都紀。吳坰八月十五日改知荊南府。曹筠係十二月二十四日移知宣州。

丁卯。保義郎閤門祗候劉勰特添差臨安府兵馬鈐轄。仍益務。請給人從等。並依正官例。勰懋弟也。

戊辰。籍田令楊侯直秘閣。主管佑神觀。免奉朝請。

辛未。御史盛主簿胡襄守監察御史。宣正大夫安盛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陳騤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性便居住。騤內侍也。先是有徐思忠者。以事繫大理獄。上諭秦檜曰。聞思忠事連及騤。如見賊證。可與盡理行遣。凡數月乃有是命。上語在六月己未。徐思忠本末未詳。以林泉野記考之。疑恐是秦檜府舉要當考。

壬申。上謂大臣曰。頃令諸路帥臣招軍。至今多月。尚未有到者。可令樞密院舉催。

丙子。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言州縣獄官不得其人。一切付之胥吏。輕重高下。悉出其手。望下有司參詳。將罪人初入門情狀。先令知通令佐親視。供責文狀入案。然後付獄推鞫。修立成法行下。庶幾罪人情僞易察。使猾吏無以措手。詔刑部看詳申省。

己卯。詔以建康府永豐圩賜秦檜。仍令江東漕司同本府養治。限十二月末須管了畢。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安軍承宣使充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貴卒。

壬午。保義郎閤門祗候成彥忠爲閤門宣贊舍人。彥忠、閔之子也。

甲申。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丁祺移江南東路副總管。建康府駐劄。

乙酉。左朝奉郎鄭康佐知惠州代還。言陛下臨御以來。詔令爲民而下者。十常八九。所以天祐一德。民懷有仁。然親民莫如守令。按察莫如監司。若監司巡歷或不周遍。則遐方僻壤郡邑官吏。循習弛怠。奉行必有不謹者。望申飭有司。自中興以來。省刑罰。薄稅斂。凡恤民寬厚之詔令。編類成書。以賜守令。仍令監司議內分巡所部。務要周備。以察奉行詔令之當否。官吏之勤惰。庶幾成思報舉庶職。惠養黎元。以稱勵精求治之意。詔敕令所編類。二十五年成書。

丙戌。右宣教郎薛仲邕爲大理司直。仲邕、曹泳之甥。故秦檜用之。

是月。諸路發解舉人。而右文殿修撰秦塤當就兩浙轉運司取應。檜親黨或譏平江府觀察推官蕭燧曰。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孫就舉。將以屬君。燧謝曰。燧初仕敢欺心也。漕檄下。乃秀州也。至則淺員。就院易一張教授者去。塤果前列。燧、清江人。進士甲科。既爲秦檜所怒。自是浮沈州縣者十年。此以謝諤所作燧行狀修入。但行狀稱丞相有子。又稱塤果前列。皆小誤也。塤紹興十二年登科。燧十八年登科。蓋在其後。今年就舉者乃塤耳。日曆紹興二十六年五月辛丑。湯鵬舉論塤之落。爲秋試考官。違法容私。取秦塤於高等。不知之落此時爲何官。當考。

九月丁亥朔。左承議郎王之望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之望自荊門代歸。獻啟於太師秦檜。歷敍勞績。每句疏解其下。凡數千言。又上少保秦熺書。頌其德合於坤之六二。熺喜。遂有是命。

戊子。詔自今行在官私斷配罪人應隸本州本城者。並配近行在州。其已配隸者。令所屬配出門。以大理少卿張柄援在京稽制有請也。

壬辰。祕書省正字兼權中書舍人周麟之罷。以右諫議大夫史才論麟之意在鄙眞。常懷不滿。乃與在外

被侵失志不得遂者陰相交結。專爲是非。誑惑羣聽故也。

癸巳。熙州觀察使都總領河南蕃兵將隴右郡王趙懷恩爲鼎州觀察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鈐轄。

甲午。上謂大臣曰。聞潼州路水災。可令轉運常平司。將被災州縣檢放賑濟。

丁酉。右從政郎監行在太平惠民北局林一鳴爲敕令所刪定官。一鳴、一飛弟也。

己亥。右諫議大夫史才言。臨安府府學教授楊良輔素無術業。頃充平江府考試官。陞黜失當。不平之根。聞於鄰境。詔罷之。平江府試題類。不知鄰境何以聞之當考。

庚子。敕令所刪定官吳曾面對。乞禁採捕鹿胎爲飾。因舉眞宗皇帝不殺羊羔事。以爲自淳淵講好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庶者。其源蓋出於此。望詔有司告誡士庶之家。並不得戴鹿胎冠子。及所產之地不得採捕。庶幾上副陛下好生之本意。詔刑部申嚴施行。

辛丑。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州縣推勘罪人。於他處追取會問。往往回報稽留。致淹刑禁。乞申嚴令甲程限施行。從之。

乙巳。左中大夫吳敏行監察御史。敏自楚州召還。入對。論兩淮定稅之初。乞委監司守臣督責諸邑縣令務要均平。庶幾民被實惠。既對。遂有是命。

丁未。右文殿修撰新知廬州曾慥乞與建康府都統制王權同議營田。上曰。當令熟議其可否。如與之中分其利。使軍人樂然從之。乃可行也。

己酉。直祕閣知臨安府趙士粲與直徽猷閣知紹興府曹泳兩易。仍各進職一等。

辛亥。宰執進呈左朝奉大夫知靜康府陳璹奏。廣西邊面闊遠。兵額頗多。稅米所入。不足贍給。祖宗以來。阨苗和糴。每石價錢四百或五百文足。而漕司從來以苗米支移所納價錢。每石徑至三貫文足。比之所支和糴本錢。多至數倍。望委本路帥臣與轉運司官。公共相度。少增和糴之直。略錙折米之價。務令適中。俾民力稍紓。漕計不乏。實公私經久之利。詔戶部取索措置申省。上又曰。璹善治郡。與除直秘閣。知潭州。其他有昏耄不任事之人。令自陳宮觀。時秦檜當國。凡謫官在嶺外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聞。蓋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爲奇貨。璹雖能調護邊寇。左朝奉郎通判靜江府汪應辰、檜之所不樂者。璹獨與之相善。至是檜薦璹有材。召赴行在。至則復以長沙命之。上亦莫測其故也。日曆二十六年七月戊申。載上語云。璹璹本秦檜所薦。謂其才可作帥。召來不旬日。復遣去。其疑其意。乃與日曆所載陳塤善治郡事語全不同。疑宋樓所修時或記有誤歟也。

冬十月丙辰朔。皇姪瓊州觀察使居廣遷常德軍承宣使。親賢宅宗子六子並進一官。以居廣等自陳祖父各任節度使。並於靖康年中愿從二聖過軍前。其後該遇大禮。並聖節合得恩澤。共一百二十餘次。乞比附牧使。故有是命。祕書省著作佐郎丁臺明面對。言州郡稅額。自祖宗以來取之有制。而吏弗遵守。

乃於額外誅求，以助公帑。望詔有司，凡諸州於額外收稅及增益專欄，非理搜檢者，長吏而下，悉置典憲。仍委監司案劾。翌日進呈，上可其奏。因諭曰：婁明所論，多是專欄等作過。其間監官或通知，利不蠹歸公家，而害及百姓。如臨安尤甚。可命曾泳與漕司多方約束。

丁巳，侍御史魏師遜言：郡守年及七十，欲令許其自陳宮觀，庶幾公私兩得其便。若猶有志在忝竊，不自退省者，仍望朝廷取索職位姓名，與理作自陳宮觀，從之。

戊午，監察御史施鉅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監察御史吳表行尚書左司郎中。後五日，以鉅為大金賀正旦使。帶御器械龔孟明副之。孟為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孝攸副之。孝明，開封人也。孝攸已見。

己未，賞授朝奉郎少府少監全州蔡道觀、建昌軍居住、左朝奉大夫直秘閣王縉致仕，從所請也。

庚申，大府寺丞兼權刑部員外郎史祺孫令吏部差監臨江軍新淦縣酒稅。時武臣孫士道者，習幻怪之術，而朝士或與之遊。祺孫至執弟子禮。大理正石邦哲、謝邦彥皆從之。侍御史魏師遜奏：祺孫敗俗傷教。上曰：士大夫學先王之道，乃從妄人習妖怪之術，以欺惑衆。若不能斥，無以戒後人。乃有是命。時士道已繫獄，於是邦哲、邦彥皆坐免官。石邦哲、謝邦彥皆大理正，在是月丁丑，去此凡十八日，未知與宋樸有無相關，當考。

壬戌，右朝請大夫邢總特降一官，以前知遂州失覺察諸縣催逼積欠二稅，會赦，乃有是命。

丙寅，國子監主簿鄭仲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綸並守監察御史。大理寺丞張周面對，乞今後諸州有結解公事，不得退回下縣，如情節不圓，令官長審實推鞫，依限結斷。庶無千證騷擾之弊。詔刑部看詳。

戊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宋樸能、右諫議大夫史才、給事中樸執政撫狀。樸聞，求去。章四上，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言：樸為士而不自愛，乃從道固俗，與丐者為伍，非欺誕罔俗，非不在少正卯之下，望重行竄逐。詔樸落職。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言監司郡守間有善惡，自私偵屬少拂其意，既無顯過可加，則必倚閣請俸，至有經年無祿自養。欲望嚴行戒飭。如州縣官實有非戾，並依法案治，不許倚閣請俸，從之。

壬申，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史才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直叔安遠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衛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丁丑，戶部侍郎徐宗說言：宣州、太平州圩田為水所壞，乞委司農寺丞兼權戶部郎官鍾世明前去措置。從之。其後世明言：宣州化成、惠民二圩，蕪湖縣萬春、陶新、政和、猶山、永興、保成、成實、保勝、保豐、衍惠十圩，當塗縣廣濟一圩，每圩長者數十里，用工數百萬計。乞以常平錢米貸民修築，亦從之。先是宣州大水，其流泛溢至太平州。凡太平境內沿湖諸圩，悉為衝決。會溧陽縣丞吳鑒以修圩之策獻於秦檜。檜乃以幹辦府丁祺為江東副總管，往集其事。至是繼命世明，又以鑒為本路提舉司屬官，俾視其工役。既而知當

當塗縣張津謂被水農民流徙過半，若令自修，力不能辦，遂用其說。其興長堰、周迴百八十里，包諸小圩，未幾成。然鑒所役夫萬計，人之死者甚衆。先是臨安府守臣曹泳遣監激酒庫龔鑒於檜，使率平江府、秀州莊產，鑒既改秩，即令權監六部門。又創立點檢人使程頤為名，出使二郡。鑒、鑒因徧詣田所相視，有辯薄者，即追售田之人，勒償元值。民甚苦之。鑒、鑒皆鑒弟。津、宣春人也。此以日曆所載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丙辰周方崇論龔鑒三月癸亥湯鵬舉論錢世明二十八年二月甲辰龔孟明論鑒鑒三章參考參入他書，蓋未見也。或謂蓋官所言，多得之風聞，未必盡實，臣參之以心而無疑，考之以時而可驗，則蓋官所言，乃天下公論。何不實之有。案日曆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己卯，有旨：永豐圩已賜蔡檜，可令江東轉運司直建康府修整，仍令當因事實，壞去處二十七日甲申，有旨：新江四副總管丁禮改差江東副總管，建康府駐劄。十月二十三日丁丑，戶部狀：勘會宣州、太平州所管官私圩田，內有被水衝破圩去處，乞委鍾世明前去措置，有旨依。故鵬舉劾疏，謂世明見丁禮往太平州修圩，遂奏請丁禮同往，即指此也。戶部指明乞委鄭官往外州幹事，前亦未有此例，是時戶部無論奏，而侍郎乃徐宗說，蓋宗說專為秦檜營因緣，故有此請也。臣謹案檜擅政之日，凡涉私事者，於時政記及日曆中一切刪去，而檜又嚴禁私史，故其勞民為己如此等事，後人皆不得而知。今當因事書之，以見其實。

大理寺主簿吳仲源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戊寅，宰執進呈饑濟事。上曰：外路恐奉行滅裂，須令實給錢米，以施實惠。乃詔戶部申嚴行下。日曆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丙子，樞密院檢詳諸文字齊旦乞申飭州縣，如法賑給饑濟，有旨令戶部申嚴行下，不知即此事否，或日曆誤繫於彼也。戊寅乃十月二十三日。

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魏師遜、試御史中丞、壬午，監察御史鄭仲熊守右正言。前四日，仲熊與監察御史王綸俱被引對，而仲熊有是命。時秦檜秉政久，而張俊、楊存中為檜所厚，於是仲熊首論定國是久任用，與推誠於有功之宿將。其言率多阿附，時論鄙之。

癸未，御史中丞魏師遜權侍講。

是日，金主亮給享太廟前一夕，宿齊正殿。祭之日，亮被衮執圭，乘玉輅，備仗衛，出通天門，詣太廟行禮。禮畢，易遠遊冠絳紗袍，乘金輅，奏樂還宮。其後祫祭亦如之。祫以三年，禘以五年，用禮官議也。

十有一月丁亥，案是月丙戌朔。慶遠軍節度使知福州張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疾自請也。澄未聞命而卒。

贈檢校少保、謚倩敏。

戊子，右正言鄭仲熊兼崇政殿說書。

庚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綱引年告老，詔進一官致仕。

辛卯，右朝散大夫知台州張昌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引年有請也。自是守臣相繼有請，皆從之。昌時年八十九矣。王明清前秦檜於官漕中為昌減去十歲，已見紹興十二年五月戊申昌授知袁州注。

壬辰，樞筵講尚書徹章，賜秦檜玉帶名馬。

癸巳，宰執進呈。上顧謂檜曰：朕記此書自說書官尹焞始。觀焞進講，皆其師程頤之說，餘無可取。檜曰：程

民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諱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欲蹙人糧粟。危人糧肉。曾不知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安國奉詔修春秋傳。於諸經正文不諱。故檜及之。然程頤元祐中實未嘗言祿。檜蓋誤也。

甲午。右正言鄭仲熊言。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寢心。皆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爲之切齒。蓋自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士一切不恤。一時奉小所聚。而寅爲之魁。及今事已敗。而人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寅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者來。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迹。略無顧避。寅比嘗秋間監試。題目衆已議定。寅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狥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眞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於茲。今寅又爲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爲國家慮之。欲望頓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於是迥、寅並罷。

丙申。武德大夫、榮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提舉佑神觀潘郛落閤職。提領和州防禦使。

己亥。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瑭卒。年四十六。贈少師。追封和義郡王。後謚忠靖。

庚子。吏部郎中沈虛中面對。言在外官司取會保明待報文字。供申稽遲。動涉歲月。間有故作不圓。脫漏大節。致妨行遣結絕。在法有三次無回報送。不干礙官司究治之文。今欲州委通判。監司委主管文字。凡承受省符。並錄記錄。每月終。具若干已報未報申所屬曹部。照會監司。案行取籍。互相糾察。庶得文移不致壅滯。詔六部長貳同共看詳申省。

壬寅。詔爲張叔夜立廟於信州永豐縣蓋側。賜名旌忠。叔夜之死也。其家葬衣冠於縣境。至是乃請建廟焉。

甲辰。秦檜進呈大宗正司條令成書。上曰。昨日徧閱所條。甚有條理。可頒行之。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王福特轉行拱衛大夫。福、張俊親校也。始以車駕臨幸賜第恩進二秩。吏部言礙正法。令回授。俊再請。乃特命之。其曹四人。皆自正使歷領遙郡防禦團練使有差。

乙巳。以經筵徵章。賜宰執講讀說書修注官御筵於祕書省。自是以爲故事。

戊申。將作監丞錢端禮面對。言州縣折帛錢。昨已降指揮。蠲於下戶折納。既免鬬成端匹之弊。又得折價廉。中下之家。實受其賜。而州縣尙或因仍舊例。高下一概科折。唯務掊取畸零。致使良法美意。不得宣布。望明詔有司。申嚴行下。詔戶部檢坐見行指揮。仍措置務令必行。以優下戶。

己酉。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國子博士王佐能。以右正言鄭仲熊言。佐攝職成均試官。例當輪出題目。佐必擇易之。以私所嚮趙鼎之餘黨也。

十有二月丁巳。左朝請郎陳孝則知英州還。奏本州宜安縣稅務。月額止於十千。而監官請俸兩倍其數。不惟州郡過有陪費。而於商旅實有阻抑。詔戶部取索似此去處並罷。

戊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充大金賀正旦使施鉅等入辭。上戒之曰。歲遣信使。已有定例。使指之外。不可生事。

癸亥。太傅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舅、贈太師、命爵思殿祗候王晉行襲葬事。

丁卯。右文殿修撰提舉佑神觀秦塤爲敷文閣待制。右承務郎吳益直祕閣。以恤辭免進大宗正司敕令加恩也。檜以塤當就省試辭。

庚午。詔俟舉試取旨。封塤妻高氏爲和國夫人。

乙亥。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椿卒於合州。

戊寅。司農寺主簿王秬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秬乞外任。上覽除目曰。秬父雲死於使事。可與職名。乃有是命。

庚辰。集英殿修撰知常州錢周材以親老乞歸養。詔周材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洋卒。

癸未。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齊旦面對。乞禁止民庶之家車服踰制。詔申嚴行下。

閏十二月乙酉朔。雪。秦檜稱賀。上曰。是當臘中來歲豐事可喜也。

戊子。皇叔明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籤特遷定江軍承宣使。

壬辰。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錢時敏卒。

癸巳。福州長溪縣進士黃友龍杖脊刺配廣南遠惡州牢城收管。初友龍在臨安府餘杭縣總讀。因與進士朱思應不和。醉酒作鬧。語言指斥。法寺鞫實。故有是命。

丙申。宰執進呈次。上曰。諸郡守條具民事。如遠方因軍興有所科率至今未罷者。非因條具。何由得聞。宜委官看詳。取可行者行之。乃命檢正都司官看詳申省取旨。

己亥。右承事郎楊輿直祕閣。主管佑神觀。輿、俊弟也。

辛丑。詔三衙管軍御前諸軍都統制保明逐軍都統制官。供職滿十年。無公私過犯之人。申樞密取旨。與轉行一官。至承宣使依條回授。

癸卯。左朝散郎楊椿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

丙午。秦檜進呈權戶部侍郎徐宗說狀。契勘上供諸色窠名錢物。在法不得支免移用。若輒擅侵支。各有專一斷罪條法指揮。比年以來。州軍往往冒法。輕費妄用。卻將上供錢物侵借。監司略不檢察案治。緣卽目內外百色支費浩冗。全藉州軍恪意經理。若不申嚴法禁。竊恐日後轉致侵損省計。欲乞檢坐行下諸路監司。常切覺察。若有違戾侵借。除係法斷罪外。乞令後更不差注知州軍差遣。若後官任內合撥窠名錢物別無拖欠。能措置補還前官擅支錢物。每及一萬貫以上。與減一年磨勘。至五年止。庶幾罰賞必行。不致侵蠹財賦。從之。

熊克小曆。紹興二十二年十二月丁巳。時監司守臣不論常賦。專以進奇發相尚。太府卿徐宗說奏。近者、乃言。今後當令先補常賦。所進仍乞以賦入殿最行賞罰。詔從之。下論宗說曰。卿所論甚當。是日。以宗說權戶部侍郎。此蓋因慕立方視察戴蕤所奇也。立方又稱宗說諸於朝。作編進。右先補常賦。於是議改變充。而欲不及民。及陞對。上論之曰。版曹久闕。此卿所論甚當。以計臣也。遂除權戶部侍郎。以日察考之。宗說續陳此事。在版曹已臨年。蓋立方遷就技拙之而

電不評等且日麻稱戶部狀云云蓋此事宗說上申尚未審非奏議也諸所云蠲稅事未知宗說果能此否當求他書參考之

己酉大理評事莫濛面對乞令諸縣人戶劃移租稅並須依限開收詔申嚴行下明年正月壬戌施行

庚戌金主使宣奉大夫尚書左丞蔡松年假戶部尚書與廣威將軍祕書少監兼行右拾遺赫舍哩師顏來賀來年正旦松年已見十年正月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八人　諸路斷大辟二十五人　初朝請大夫黃子游知池州代還論青陽縣苗稅多於諸縣有至十倍或七八倍者如青陽縣每畝上等田三斗貴池縣四升建德縣四升七合東流縣六升之類是也一州之內而輕重不同如此地土肥瘠高下不能相遠臣詢訪其故因南唐李氏嘗以青陽縣爲宋齊邱食邑人戶每畝納三升爲食邑之數後來因爲稅額望下轉運使究實比附鄰縣所納酌中裁定詔戶部看詳取旨至是有詔減苗稅二分半課米二分歲爲錢千八百緡米萬七千石然議者猶謂所減乃經略盧增之數而齊邱重額未蠲損云子游奏下日麻繫之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戊午自後不見如何施行初見秋浦志載此事云紹興二十二年中獲指揮故附此年末麻克小麻稱江東轉運常平司爲之請蓋誤秋浦志中所載乾道六年陳升轉述明取會事爲子游所請而不詳考之也克又稱青陽縣上田每畝一斗九升亦與子游元奏不合案乾道六年二府所奏有云上田青陽縣每畝納一斗九升八合此乃減苗稅二分半克實甚疏檢具載乾道六年正月之時克實甚疏檢具載乾道六年正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六

【紹興二十有四年】歲次甲戌，金海陵煬王亮貞元二年。春正月癸酉，案是月甲寅朔。初詔郡國同以中秋日試舉人。舊諸州皆自選日舉士，故士子或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始禁之。

甲戌，大理司直李璟面對，乞令諸縣將二稅畸零之數，並折見錢，各令具鈔，庶免重疊催擾之弊。詔戶部申嚴行下。

丙子，封婉容劉氏爲貴妃。大理少卿張柄面對，乞州縣獄案，並令明注年月日數，毋得復稱今年前月或昨日之類，以示欽恤慎重之意，從之。

丁丑，右通直郎王應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

戊寅，地震。

己卯，右通奉大夫陳康伯、右通奉大夫陳俊卿等，詔遷一官致仕。戶部言：諸州上供經總制等錢，在法雖許留輕齎起發，緣價直比之行在，往往高貴，欲將諸路州軍不通水路去處，每貫帖支客人兌便，優潤錢三十文，卻於州縣從來起綱合破廢料料，腳贈錢內支給，庶遂公私兩便，從之。

辛巳，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統制威方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利州觀察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

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侍衛步軍司統制梁斌並爲承宣使，超昭慶軍，斌寧遠軍，和州防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王升、宣州觀察使中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閻總等七人各進一官，皆用去年閏月辛丑詔書也。先是方當依格回授，而斌帶軍職，敍位乃在方上，宰執進呈，上命方以所得一官特帶軍職，庶與斌舊次不致升降，於是行下。

二月乙酉，案是月甲申朔。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乞禁諸州毋得輒令屬縣逐月分認酷息錢，從之。左迪功郎鄭時中充國子監書庫官，時中、仲熊兄子也。尚書省言：御書法帖，合委官措置頒降，乃命時中爲庫官，專一措置。

丁亥，詔除名勒停永不收敍人前左從政郎楊炬特送邕州編管，以其弟煒紹興初兩上書譏謗朝政坐累故也。炬行至賓州，感瘴死。煒坐罪已見紹興二十二年，撫克小麻，即於其時書炬遷坐勒管邕州，蓋誤。

庚寅，左朝請大夫新知邛州許尹入辭，論州縣招撫富民，重行責罰，有犯杖罪而閻錢至數百千者，望敕有司，自今有違法科罪人戶出錢者，雖曾附赤歷，亦重寘典憲，詔申嚴行下。尹，鄱陽人也。

乙未，貢院言：應博學宏詞科左從事郎新平江府錄事參軍莫濟、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王端朝合格，詔並循資與堂除，濟歸安人，端朝開德人也。

戊戌，右文殿修撰提舉佑神觀秦塤充敷文閣待制。

辛丑，詔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楊倓、楊偰特令赴正奏名廷試。

甲辰，上謂大臣曰：連雨恐傷蠶麥，已令降旨祈晴矣。

乙巳，詔保義郎閤門祗候劉慤進職二等，忠翊郎劉愿特降閤門祗候，僧悟正與補左街僧錄。右武大夫劉允升特轉遙郡二官，以貴妃進封推恩也。他親屬補官者四人，本閤官吏並進二官資，蔭正法人特與轉行。

丁未，右承奉郎田公弼爲右宣義郎直祕閣賜三品服，公弼，師中子也。

戊申，大理評事沈正度面對，乞戒飭郡縣，不得非理科擾小保長，庶貧民均被實惠，詔申嚴行下。

己酉，大理評事聖衍面對，言州縣受納米斛，必有士居及寄居官員士人，並上司公吏，封鈔請求，每石坐享錢數百，或至一貫以上，受納官爲之減退升合，不擇淫惡，卻於其餘人戶名下多增斗面，以償其數，虧公害私，莫此爲甚，望申嚴禁止，從之。

壬子，榮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劉懋遷靖海軍承宣使。

三月甲寅朔，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太學博士董德元、左朝奉郎新知江陰軍張士襄並爲監察御史，士襄江寧人也。

丁巳，尚書司勳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鐸能以右正言鄭仲熊論仲鐸攝政成均，力主專門，以私恩與包藏其姦，詭計叵測，若不斥去，爲害尤深故也。仲鐸嘗爲李光客，故仲熊劾之。

30A

己未。詔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楊政、郭浩陞補。特依楊存中例。於文資內排。以政、璘有請也。

辛酉。上御射殿。策該正奏名進士。先是秦檜奏以御史中丞魏師遜、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湯思退、右正言鄭仲熊同知貢舉。吏部郎中權太常少卿沈虛中、監察御史董德元、張士襄等爲參詳官。師遜等議以敷文閣待制秦塤爲榜首。德元從臆錄所取號面得之。喜曰。吾曾可以富貴矣。遂定爲第一。榜未揭。虛中遣吏踰牆而白秦熺。及廷試。檜奏以士襄爲初考官。仲熊覆考。思退編排。而師遜詳定。虛中又密奏乞許有官人爲第一。至是策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僞。心何治而克誠。塤對策曰。自三代而下。俗儒皆以人爲勝天理。而專門爲甚。言正心而心未嘗正。言誠意而意未嘗誠。言治國平天下。而於天下國家曾不經意。頑頓亡節。實繁有徒。盧亡不懷。諂而嗜利。自營者。此而不黜。顧欲士行之無僞。譬猶立曲木而求直影。私舉人張孝祥策曰。往者數厄陽九。國步艱難。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界以一德元老。志同氣合。不動聲色。致茲昇平。四方協和。百度具舉。雖堯、舜、三代無以過之矣。又曰。今朝廷之上。蓋有大風勁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忠義凜凜。易危爲安者。固已論道經邦。燮和天下矣。臣忝委質事君。顧以是爲標準。志念所欣慕者此也。曾冠策曰。自伊川唱爲專門之學。弊於一曲。不該不徧。遂正道而稱邪侈。好奇大而無實用。蓋其初有得於釋氏。潛竊其說。入室操戈而伐之。習其學者。尤爲迂誕。爲師者不傳旨要。而使之默會。爲友者不務資益。而更相比周。實足以戕賊善端而已。故凡爲伊川之學者。皆德之賊也。又曰。自西學盛行。士多浮僞。陛下排斥異端。道術亦有所統一矣。至此而或有弗悛。則覓瑣之徒。堯、舜所不能化者也。豈容逭於兩觀之誅乎。臣願陛下至誠樂與。勿式勿疑。惟和惟一。則勿有閒之。則於萬斯年受天之祐。異端何自而芽蘖哉。於是師遜等定塤爲首。孝祥次之。冠又次之。上讀塤策。覺其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孝祥爲第一。而塤爲三。賜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至同出身。時檜之親黨周黃喬名第四。仲熊兄子右迪功郎時中第五。秦棣子右承務郎焞、楊存中子右承事郎俊並在甲乙科。而仲熊之兄孫縝、趙密之子成忠郎誰、秦梓之子右承事郎熺、德元之子克正、曾沐之兄子緯、檜之姻黨登仕郎沈與傑皆中第。天下爲之切齒。孝祥、郎子。冠、東陽人。檜館客。黃、開封人。與傑、永嘉人也。何俊卿鑑、論魁所以待天下士也。既私其子熺。又私其孫。炎子親黨。環列要津。蠹蠹光之根株。亦不是過云。呂中大事記曰。檜子熺既擢爲學士首。又以其孫縝爲舉首。上登之。蓋居館三。進士榜中。率以親黨居之。天下爲之切齒。而士子無復天子之臣矣。

丁卯。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節度使判官廳公事趙逵爲秘書省校書郎。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符行中有子預薦。意逵必爲類試考官。密以文屬之。逵不啟緘。既試。符氏子不預奏名。行中怒。因事搜擿逵甚嫉。然不能害也。

庚午。皇叔房州防禦使士諳爲宣州觀察使。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奇落階官。以其兄士妥薨。故有是命。

辛未。敷文閣待制新知宣州曹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王孝忠之謀亂也。議者以爲當貴帥。

秦檜右之。仍俾奉祠焉。

壬申。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奏。武閎軍統人楊再興已就擒。劉旦之師潰也。再興既逸。建炎初所侵省地。至是八年。猶抄掠不已。師中遣前軍統制李道討之。上覽奏曰。方國家閒暇之時。寇盜竊發。擒之足以靖民。可如所請。令權赴行在。時再興已老。諸子推正修、聚人最多。領姦猾。而正拱者最凶悍。於是再興與正拱兄弟皆得。正修繼就擒。先是吉州盜胡邦寧攻刼衡、郴、桂陽三州之間。破安仁縣。提刑司遣士兵射士捕之。爲所敗。未敢進。詔左承事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珙合赴行在供職。珙、子羽子也。

丙子。特奏名進士呂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武舉進士鄭矼等十六人。特奏名二人授官有差。而平等岳建壽特授保義郎。以弓馬絕倫故。克成、常州人。建壽、超子也。

戊寅。宰執進呈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劄子。論諸州不依條限印給屬縣租稅簿。照寧小麻。劉敏求言。州縣不依法印給。留滯未徵官及割稅也。乞申嚴法禁。上曰。法令固在。如官吏奉行不虔。終亦無益。知州須歷民事通曉利病者爲之。乃命監司以時檢察。有不如令。案劾以聞。

庚辰。右正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宋貺知建康府。先是右朝散郎王循友守建康。因事忤秦檜。故罷去。而用貺代之。日曆不載循友罷命。建康知府題名。循友離任在四月二日。去此凡四日。循友六月辛丑除名。

辛巳。將作監丞發端英面對。論州縣鞫獄。事之大小。各有定限。至四十日而止。有司往往虛文枝蔓。遷及無辜。至有踰年而獄不具者。何以上副恤刑之意。詔申嚴行下。

夏四月甲申。案是月癸未朔。左朝散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孟處義言。去年煎鹽比舊額增十五萬五千餘石。五十斤爲一石。支發袋鹽增四萬六千七百餘袋。鈔面通貨錢增八十五萬四千餘緡。並受鈔住賣茶鹽。竝皆增羨。一司官吏。委是宣力。詔處義進一官。屬官及職級有名目人遞減磨勘。餘皆有差。

乙酉。右承議郎敏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秦塤特遷左朝請郎。兼實錄院修撰。仍許隊乞親屬章服一名。舊制。鎖廳及第人不轉官。至是吏部乞比附秦熺體例取旨。推恩。故有是命。時塤年纔十八也。

丙戌。上謂大臣曰。三衙諸軍招填闕額。久未足數。於是樞密院請均下諸路帥司分限招填。期以三年。課其殿最。從之。

戊子。右朝請大夫蔡向知滁州。還。言兩淮州縣之吏。尚有貪名譽。好興作者。如開田。本以勸耕也。虛增頃畝。因成騷擾。超稅。本以薄賦也。暗加勺合。遂致剝削。凡此豈所以仰副陛下愛育元元之意。欲望申飭官吏。違者令監司郡守案劾。從之。

己丑。上詣景靈宮朝獻。有利州民王孝先邀駕訴閬州守臣右中奉大夫王陟慘酷不法。陟前任知利州。違不案勘。罷。

[illegible]利州事也。後二日，輔臣進呈次，上曰：此事宜押送本路監司究實，蓋上蜀獨道險遠，追逮爲勞也。

辛卯，右承奉郎直秘閣張子仁主管佑神觀，仍賜紫章服，免率朝請。

庚子，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郭淑面對劄子，論州縣受納物帛，吹毛求疵，稍不及格，即以枯油墨烟，連用退印，望嚴戒飭。上曰：此重爲民害，可令監司覺察案劾，如失覺察，令御史臺彈奏。仍許民越訴。

辛丑，西南小張著貢方物。

乙巳，進士孔搢爲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先是搢之父右宣教郎衍聖公玠卒於衢州，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戊申，太府寺主簿李文中面對，言比歲州縣多侵用常平糶倉米，既失經常之數，亦乖惠養之方，望詔有司申嚴其禁，從之。

己酉，羅殿國貢名馬方物。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巳，鄂州駐劄御前前軍統制李道、左軍統制郝政、建康府駐劄御前水軍中軍統制李進、鎮江府駐劄御前右軍副統制單德忠等十一人各遷一官，亦用去年閏月辛丑詔旨也。

庚申，權尚書吏部侍郎李如綱爲敷文閣待制，知泉州。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齊旦直秘閣，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辛酉，右正言鄭仲熊言：陛下優革休兵，已見成效，至於歲時慶賀，驛騎交馳，盛典縟儀，所以燕遇接納之勤，情文備至，惟是州縣之吏，或不能上體聖意，間有減裂，欲望申敕有司，凡迎勞館餼之禮，務加嚴整，稍有慢戾，臣得案劾以聞，從之。

癸亥，監察御史王綸罷，以御史中丞魏師遜奏綸因其兄綽弟紘舉進士不第，而怒形於色，謗焉考官也，綸本師遜所舉，至是綸以論事忤秦檜意，師遜懼，即自言智識淺昧，於綸不得其詳，望將綸罷黜，庶使臣有改過之實云。

乙丑，左宣教郎張扶爲國子博士。　右承奉郎吳曾爲太常寺主簿。

丁卯，直徽猷閣知荊南府吳坰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坰引疾有請也。時鼎、豐茶寇猖獗，殺傷潭、鼎巡檢官，焚瀏浦縣，坰未受命，以憂死。左朝請大夫荊湖北路轉運判官程敦臨被旨彈事，以策授兵馬鈐轄邵宏淵，且往招安，寇乃息。茶寇事以通義郎及之望所申，錄入綱之望申，乃今年三月以後事，日蝕，今年正月乙亥，左朝請大夫知利州程敦之除湖北轉運判官，八月癸未，知荊南府吳坰守本官職致仕，故因坰得罷，蓋書之，更須詳考。

戊辰，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施鉅權尚書吏部侍郎。　右宣教郎林一鶚爲司農寺主簿。

庚午，盧叔和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衍爲宣州觀察使，令再任。

辛未，金主遣金吾衛上將軍工部尚書耶律安禮、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許霖來賀天申節。

六月癸未朔，上謂大臣曰：官司賑濟，止及近郭游手之人，其遠處宜令提舉官及州縣常平官親往措置。

務使實惠及於貧民。　大理正陳良翰面對，言令甲、職田租課，抑令人戶折納價錢而增直者，以等差計贓坐罪，州縣之吏未免冒犯，乞申嚴法禁，從之。　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卒。藻嘗居八年，累赦不宥，請還政不許，至是卒。藻工於儷語，其所爲制詞，人多傳誦。

乙酉，右文殿修撰知廬州曾慥、高郵軍使吳祖棣、竑子也。時慥上疏自訟不受張邦昌僞命，乞付史館。御史中丞魏師遜言：竑不能以身殉國，盡道天關，歸之北朝，雖族誅之，不足以快天下，又烏可錄用。其後慥既失節，比輒肆狂妄之言，反欲盜忠名以干進，此最姦邪之大者，罪不可貸。宰執進呈，上曰：竑與王時雍、莫儔在漢法當誅且族，朝廷寬大，一切置之，若復錄用其子，何以示天下。自今毋得與宮除。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時守職，遭遇陛下，遂依日月之光。上曰：此卿之謙辭也。

尚書右司郎中兼權中書舍人吳表臣，右正言鄭仲熊論處本蔡卞之近親，蔡絛以成縉紳，自爲常州一臺，銜命出疆，公肆裒掠，竟與北貨厚載而歸，著不斥去，則此輩自作不靖，動搖國是，不可不盡，故有是命。

癸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史才能，御史中丞魏師遜劾才天資陰賊，頃受李光薦，改秩，迨今陰相交通，謀爲國害，屢貽書問，不憚數千里之遠，凡光所厚者，悉與結託，包藏禍心，自爲不靖。右正言鄭仲熊亦言：李光蓋知溫州，孫仲鑑掌其表章，才用其薦書以改秩，及今得路，遂與仲鑑及光門厚者互相交結，密通光書於萬里之外，蓋欲陰連死黨，以搖國是，伏望亟行竄逐，才聞乃再章求去，初命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御史中丞兼侍講魏師遜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乙未，權尚書吏部侍郎陳相卒。

丁酉，大理司直李景面對，乞申嚴法禁，獄事連婦女童稚，別有證佐，可以結絕者，勿追，從之。

庚子，上諭大臣曰：當茲劇暑，待差遣人速與發遣，其缺官處，或遷或召，卿等宜商量進擬。

辛丑，右朝散郎知建康府王循友特貸死，免籍沒家財，送藤州安置，男右承奉郎前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滋追兩官勒停，特除名，弟右文林郎新泰國軍節度推官循訓追四官勒停，特除名，送雷州編管。右朝散郎新添差通判饒州韓追叅兩官勒停，特除名，送德安府編管。初循友在任，嘗斷配宰臣秦檜族人檜衡之，遂興此獄，既而棘寺言：循友盜取官錢，受所部乞取金銀，冒請宣借口券入己，減價詭名，收買沒官產業，違法差叅主管機宜文字，因與叅謗訕朝政，循訓與滋偷盜官錢，而循友不覺察，故有是命。自厚於秦檜當國時被彈之人，多不言其故，獨於循友一事言之，有要亦固不知何人當筆，情事其不淺也，今據其可考者，依此例具書之，未詳者則缺之，更須參考。

癸卯，手詔曰：息兵專以爲民，四川州縣，雖屢降指揮，減免錢物，以寬民力，尚慮措置未盡，委制置司總領所同共方便措置，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民，事逐一條具申尚書省取旨。　監察御史董德元守殿中侍御史。

甲辰，秦檜進呈禮部乞賞紫衣師號，上曰：自紹興五年江上用兵，亦嘗用此以相資助，今可檢舉。　保寧

軍承宣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爲鼎遠軍節度使。以積閱邊也。左朝散大夫知衢州王驥罷。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師心知衢州。時飢民俞八等嘯聚爲盜。而驥措置乖方。諸盜結集至千餘人。掠嚴之蘭昌。焚倉庫。殺平民。事聞。秦檜因奏驥有贓汙不法事。在有司。乞先次放罷。上曰。驥鄉親戚。今能之。勝如能其他十數人也。既而殿前司遣將官辛立將兵千人往捕賊盜平。八月乙未。俞八等行誅。九月丁巳。辛立等轉官。熊克小厤云。雖捕盜而猶未定。蓋以王師心知衢州。民始安堵。案師心除命與驥同日。此時盜猶未平。今不取。

監察御史張士襄守尚書左司郎中。

乙巳。大理評事沈正度面對。言乃者陛下俯從臣僚之請。令川、廣、京、湖等州、應禁奏案、具錄副本、報提刑司檢奏。以先到者約法。欲使獄無滯訟。德至溫也。尚慮所遣逐。不即傳送。以致逗遛。望令當職官常切點檢。上曰。可令州縣以時支給月糧。此輩方肯久住。不致缺額。勝兒小厤。稱賈者論二廣捕兵之弊。上曰云云。蓋失於南渡也。

丙午。祕閣修撰新知廣州陳桷卒。

戊申。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民間不願逃慕保正者。蓋官爲以他事役之。望申嚴法禁。詔戶部檢坐行下。

己酉。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言爲舉之法。昭若日星。比年以來。監司郡守有以一章而舉二人。甚至於三四人。前所舉者未用。後來求者復舉之。名曰改舉。顯害風教。莫此爲最。望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所舉人。實有改節。及有事故不用。方許改舉。無故而改者。重寘以法。庶幾杜絕奔競。仰副綜核之意。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七

【秋七月】案是月壬子朔。癸丑。右正言鄭仲熊言。前知雷州王趯頃在任日。每有被罪南竄者。則厚賂津置。爲之蘧蘧。結成死黨。今聞在全州。遂與海外罪人爲地。或有擅離受責之地。逃匿趯家。方命亂法。莫此爲甚。切慮有司或致弛慢縱逸。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欲望特降睿旨。下全州差得力人。管押王趯前來大理寺究治。仍令日下押還元責地分。庶絕後患。詔依所請。仍令逐路提刑躬親遵奉施行。先具知稟狀聞奏。先是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光謫居昌化軍。因趯寓書秦檜。以求內徙。有小校李某者。坐岳飛累編置全州。與趯居相近。趯俾校募人轉致之。檜見書自全來。疑光擅離貶所。大怒。故有是命。此事詳見今年十二月丁亥王趯編管長州注。司農寺丞鍾世明爲尚書戶部員外郎。世明治圩田還。故有是命。制詞云。特命於外。成教可觀。不知何人作。是日。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薨於行在。年六十九。翌日。輔臣進呈。上曰。張俊遊亡。嘗者張逆者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以斂。命內侍省押班張去爲護葬事。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厚眷之。其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劉寶皆建節鉞。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爲侍從帥守者甚衆。自俊晚年以下。並以林泉野記修入。

甲寅。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言州縣贍學錢。往往侵移兌用。乞立法禁止。從之。

乙卯。詔國學生住學三年內。實歷打食不及一年之人。遇取應日。別立字號。依宜和指揮。以八人有奇解一人。以國子司業沈虛中看詳有請也。此恐即德元面對所論。是日。樞密人承信郎楊正修及其弟正撰於市。二人皆再興子。鄂州都統司檻送行在。付棘寺鞫治。至是抵法。

丙辰。將作監丞錢端禮面對。論昨錫米麥之征。而州縣尚收力勝袋皮等錢。乞令監司覺察。從之。降授左奉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州居住李文會知遂寧府。敷文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知饒州。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執羔知閬州。

丁亥。宰執進呈次。上曰。饒州守臣李耕未有代者。可選文臣一員具名取旨。於是以右朝散郎知處州趙善繼代之。後三日。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乞差本司統領官杜伯通以所部戍贛州。上曰。昨軍賊竊發之初。外連百姓。率多響應。今留兵屯駐。庶得安頓。

己未。復置黎州在城、雅州碉門、靈門三博易場。委四川茶馬司專一提舉。以本路諸司有請也。

壬戌。詔四川制置總領司許於茶馬司寬剩錢內撥取。以寬民力。用都省請也。自熙寧七年。權法初行。官買民茶。增價發賣。其初歲收息不過五十萬緡。至元豐六年。增額一倍。猶不過百萬。建炎以來。權法弊壞。提舉官趙開遂體倣京師鈔法。規行茶引。令園戶客人就場交易。而官止收引息市利錢。每茶百斤爲一大引。客人不過納錢引六道五百。市利錢三百。以當時茶額計之。歲收亦不過爲錢引一百五萬九千餘緡。比熙寧所立之額未甚遠。紹興初。宣撫司取撥茶馬司餘剩贍軍。亦不過歲收四十萬而止。其後物價騰踴。茶商取息頗厚。蜀政提舉官於是增提引息等錢。至紹興十四年。每茶一引。倍收引錢十二道三百文。比趙開初立法時增及一倍。茶既貴售。諸場大段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當此時。茶司之富甲天下。率以歲剩上供。一歲多者至二三百萬。及是詔損以予民。蜀人稍蘇矣。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落職。依舊宮觀。令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黃德元論敦厚頃樞中書舍人。韓世忠家有初封爲夫人者。敦厚多爲美詞。以取媚世忠。自此交歡。每至其門。或以金銀器物佈勸。敦厚必捲而有之。其居眉州。切持州縣。侵漁編氓。稍不如意。則妄生是非。興起訟獄。窠被其官職。蓋諸蜀道之外。以爲在外者貪殘之戒。故有是命。先是敦厚既斥歸。久不用。乃上疏曰。臣竊惟陛下。當搶攘憂迫之中。爰立同德。付以魁柄。任天下所不任之責。而成天下所不成之功。其爲力甚難。今國是大定。鄰好得穆。猶泰山而四維之。何何憂何慮。而臣切有不能自已者。蓋昔之怙亂害成之輩。鼠伏狐伺。何所不至。尤爲可畏。願陛下力遏朋邪之萌。以幸海內。然秦檜薄其爲人。卒謫之。敦厚所上奏。據文集在紹興二十三年。不得其月日。今因此附見。

甲子。右正言鄭仲熊言。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趙振天資狠戾。趨向乖僻。攀緣趙鼎用事。倡爲專門之說。振阿附之。自謂其曲學出於程頤。殊不知頤在先朝。固嘗見詆於識者。如蘇軾尤嫉其姦。振亦何知。乃藉

爲仕進之梯，方天台之罷，曾不數月，起於畿輔，付以四川之權。朝廷屢下寬詔，有可裕民者，俾同諸司措畫，振爲制置使，略不關意，乃敢顧言於朝，欲以對鑄軍糧八萬石截留不發，初非真有意於民，特出矯情惑衆，以沽一時之譽。望賜寬斥，以爲竊名市私者之戒。詔振落職放罷，依舊宮觀，池州居住。

乙丑，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符行中充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右朝奉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鄭鶴行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鶴與符行中在蜀中，飽遊秦檜不可勝計，雖歲時寒暄之問，亦必用金獅子二枚坐餅，此以紹蜀之遺史錄入。庚午，軍器監丞孫祖壽面對，乞禁江、浙私渡，詔臨安府措置，既而守臣曹泳乞令本府差官一員，主管濟渡，紹興府窮山渡亦依此施行，從之。九月乙丑行下。

壬申，尚書省勘會，近靜江府措置莫公晟及衢州措置作過飢民，並無奏狀，詔令後州郡合措置事，須管逐一開具聞奏，委監司覺察，御史臺彈劾，時秦檜用事久，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者，止申尚書省取指揮，故條約之。此二事，必因上問而後降旨，但觀餘臨時政記中不載耳，明年十一月戊午，上論輔臣曰，及諸世明除有司時所得上諭，或可錄取，奇之以觀良臣所裁者，之則當時雖有捐揮其中者，尚如故也。

癸酉，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勾龍如淵卒。

乙亥，上謂大臣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猺人不作過，百姓安業，可喜。乃詔公晟以南丹州防禦使致仕，其子廷沈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其餘首領並推恩，恩中又蒙關進呈，上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盛事。

丙子，上謂大臣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猺人不作過，百姓安業，可喜。乃詔公晟以南丹州防禦使致仕，其子廷沈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其餘首領並推恩，恩中又蒙關進呈，上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盛事。

丁丑，詔大臣曰，莫公晟以丹州歸順，及進馬，可檢擬取旨施行，先是公晟自宜和以來，屢爲邊患，蕭調官軍防守，至是直龍圖閣知靜江府兼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呂愿中言，公晟獻馬三十匹，且遣其部落七百餘人至靜江府，與經略司關官歃血而盟，諸蠻願以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五縣爲本路編廂，實爲熙朝盛事。

戊寅，上幸張俊第臨奠，詔俊姪右宣教郎子安等五人各進一官，諸壻直徽猷閣韓彥樸、直祕閣劉堯助、楊倪並進一職。子安等轉官，在八月癸未，彥樸等進官陞職，在十月丙申，今驛奇之彥樸，世忠第二子，倪勛，光世第三子，倪，存中第三子。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金州觀察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知鎮州李耕爲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己卯，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安遠軍承宣使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進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日下起發之任。

辛巳，詔李耕統制軍馬，通理已及十年，特轉行武當軍承宣使。

八月乙酉，案是月壬午朔，赦令所刪定官楊造面對，論宗室登科換京秩者，初未經任，即授大縣，庶於民事，未能諳練，望依做進士例，俟歷任有舉主者，乃授以縣，庶幾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詔吏部措畫，其後吏部請似此之人，並注縣丞或監當差遣，理作親民資序，滿一任回任，內有舉主一員，方許注授知縣，從之。吏部癸下在十一月乙卯。

丙戌，左朝請大夫鄭作肅知吉州，辭，入見，奏本州自兵燹後，每歲樁辦貫河竹索錢六千六百餘緡，見拖欠四萬餘緡，重困民力，望將未起及日後合起之數，並賜蠲放，上可其奏，秦檜怒，後旬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即奏作肅明附秦益，中傷善類，及知常州，張浚主兵，行橫斂之法，作肅竭力率先督辦，其數冠於諸州，比守吉州，多斂軍需，賤市官米，又買販油布之屬，以規厚利，欲望重作施行，詔令本路提刑司取會具案聞奏。德元，奏下在此月壬寅，今聯書之。

丁亥，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總領制置措置裕民，自講和後，歲減川錢四百六十二萬緡有奇，朝廷猶以爲重於江淮，故有是命。明年七月丙辰減放。

戊子，鼎叔象州防禦使士洪爲均州觀察使，以積閥遷也。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王綜卒。

庚寅，宗正寺主簿王珉、國子博士張扶並監察御史，珉，玉山人，扶，金壇人也。

壬辰，上論秦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已降指揮，約束施行，於是申嚴行下。

甲午，溫州布衣黃元壽論官市柑子擾民，詔禁之，其福建荔枝亦毋得進。

乙未，嶺南州賊首俞八等七人於都市，其次十有一人皆誅之。

戊戌，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兼崇政殿說書。

庚子，崇信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劉光烈卒。

丙午，禮部擬定故太師清和郡王張俊贈典，乞依韓世忠例，先是上論秦檜曰，武臣中無如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贈典宜令有司檢討顯宗故事，務從優厚。七月丁巳，及是進呈，上曰，俊在明受閒，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實爲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王，令禮部擬定，於是特封循王，國號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真王，其追封蓋自俊始，俊葬無錫縣，比葬，自行朝至無錫，將相州郡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爲榮，後謚忠烈。史臣曰，上之於世忠，雖遇賜予，視諸將最厚，與張俊語，多稱折節戒之辭，後之立功，蓋有所激，及俊死，猶謂之美如此，抑亦予奪有深旨焉。

九月辛亥朔，鄂州前軍統制李道自長沙移軍往衡州措置盜賊，先是劉邦寧既就江西安撫司招安，其

當朱時等蠟藥於桂陽。保險以自固。道遣將官高仲等擊平之。得六百人以充軍。賊之未得也。湖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之望數以書白大臣。時州計絀。率錢以備犒軍。之望檄諸司止其事。不聽。既又請留兵五百人戍衡、郴。以備出沒。朝廷從之。

甲寅。監登聞鼓院曹紱面對。論常平之法。賤斂貴散。歲來皆利。今者時和政協。歲已告豐。其價益平。能因天之所興以利於下。實甚盛之舉。望俾州縣及時廣糴。使倉廩充實。異時用以賑貸。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乞下諸路常平司。依見行法。如違。令監司案勘。從之。紱、輔子也。

丁巳。左武大夫英州刺史殿前司正將辛立陞領忠州團練使。錄平衡州寇盜之勞也。餘將副軍校九百九十七人。各轉一官資。仍犒設一次。

壬戌。左司郎中張士襄乞客人興販米斛。不拘州軍。許從近便官司投牒給據。以爲沿路權從場務照驗。沿路有乞覓阻抑。依枉法論。從之。

甲子。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言枉法囚人。遇寒盛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而州縣多不預辦。望申嚴法禁。詔刑部檢坐行下。

乙丑。大理寺丞環周面對。言陳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爲積水浸漬。究其所以。蓋緣溪山諸水。接連併歸太湖。自太湖水分爲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人於海。東北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浦水諸浦中。惟白茅一浦最大。今爲泥沙淤塞。每歲若遇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氾溢。遂至稻浸。有傷農田。望令有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轉運司措置。編類二十八年九月施行。

丁卯。秦檜進呈權戶部侍郎徐宗說、試刑部侍郎韓仲通等狀。日麻只書戶部狀。今由其姓名。俾後者考。梁勉西京路轉運判官魏安行前知滁州。妄奏開荒田二千二百餘頃。今本州具到實開耕數。止及四百餘頃。既不應賞格。其已轉官合行改正。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於是罷安行見任。餘令吏刑部依條施行。此事須要與今年十二月壬戌勘疏相關。

己巳。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實錄院秦檜等進呈徽宗皇帝御集。熊克小歷在十月壬午。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秦熺爲禮儀使。上特御垂拱殿再拜受書。實錄院修撰秦塤、提舉殿進讀詩五章。禮畢乃退。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凡詩百五十有五。闕二百。賦一。序十有二。記十。碑四。贊四。九文七。樂章三。輓詞二十有七。雜文十有五。詩解九。論語解二。道德經解八。南華真經解八。沖虛至德真經解十有二。廣濟經十。鍾離科儀二。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進機手札二百四十有四。

直秘閣知盱眙軍趙密陞直徽猷閣。令再任。

壬申。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秘書省安奉徽宗皇帝御集禮儀使秦熺言。伏覩進呈御集前夕。密雲開雨。翌旦迎奉出秘書省。天宇廓清。皎月如盤。仰見聖孝感格。及垂拱殿進呈。皇帝拱立觀覽。天顏端肅。極於嚴奉。伏望宣付史館。從之。

乙亥。詔建天章等六閣。

冬十月庚辰朔。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在法禁囚。徒罪以上。方許枷禁。仍須立檢判押。其制不爲不嚴。而州縣官逐廳所行非。其干繫人。往往在廳一面枷荷。遇夜即行寄禁。甚失國家立法本意。乞申嚴行下。詔可。仍令監司案察。御史臺彈劾。

辛巳。保義郎趙不瑕言。母李氏年六十九。未有封號。望以臣磨勘一官回封。從之。

壬午。秦檜奏。諸州今歲豐登。聞有高田旱傷去處。上曰。可令依條檢放。公私欠負。仍住催理。其繫官年歲深遠者。委戶部開具取旨除放。仍令常平司措置通融糶糴。務令兼濟。毋致失所。十二月癸丑。戶部疑誤行下。權吏部侍郎施鉅言。國者謀愛選。衡命出疆。禮畢將還。而鄰國之君。嘗問陛下師臣所兼何職。又問今年有幾。臣皆以實對。茲有以見陛下聖明。登崇賢哲。朝廷榮榮。故鄰誠信而仰重之也。伏望特降睿旨。宣付史館。昭示萬世。不勝大願。從之。

丁亥。尚書省言。永祐陵及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見用幃幕供設之類。皆以故敝。緣植果木。亦多損闕。詔紹興府守臣精士彰親往檢察修葺。換易補種。候畢開具申省。

戊子。國子司業沈虛中爲賀金國正旦使。敦武郎張掄副之。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襄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說副之。掄、開封府人也。

辛卯。宰執進呈年例令陳安府自十一月支給米糧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活人甚多。可即行下。麻在戊戌。與日麻不同。

壬辰。故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吳進特贈二官。例外錄其家一人。以進先受鞫州檢。齊旗榜招安劇賊黃先遇害故也。黃先事未見。

癸巳。宰執進太府主丞曾恰面對。論監司州郡虛申綱解。致交納不酬。枉被囚禁。乞立法徵斷。上曰。事皆有法。惟在奉行。可申嚴行下。

乙未。詔諸路提刑司。將災傷去處職田。一例檢放。以尚書省有請也。

戊戌。三省擬左朝散郎蘇欽知巴州。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遠地舉措。朝廷撫由盡知。欽、皆江人也。十有一月庚戌朔。詔岡等六閣成。壬子。上謂大臣曰。不擾民而易成。甚得崇奉之意。

癸丑。詔諸路州軍未起諸色錢物。并拖欠上供米斛。積欠租稅等。除形勢戶監司州縣公吏鄉司及第二等以上有力之家未納數外。並與放免。至二十年終。令州軍銷落簿籍。監司檢察。用戶部請也。

甲寅。權尚書刑部侍郎韓仲通權刑部尚書。權戶部侍郎徐宗說試兵部侍郎。左正言兼崇政殿說書鄭仲熊權戶部侍郎。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權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時徐宗說久病。故以泳代之。泳倚勢妄作。又甚於宗說。舊荊南戶口數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詔蜀口賦以安集之。然十未逞一二。先是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其後頻歲復增。吏不能供。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泳責償甚急。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其親黨。因緣爲懼。欲賦於民以予之。左承

議郎通判府事范如圭力辯之，乃止。此事不得其年月，因沫除叛事附見，沫叛今年六月自成都逃歸，故知荆南九月十三日離任，如圭二十二年八月始通判荆南府。　大理少卿張柄試大理卿。　秘書省著作佐郎丁葆明試秘書少監。葆明以女適秦檜之姪右朝奉郎煜，故擢用之。　右通直郎張巖守尚書刑部員外郎。　樞密院編修官林一飛爲屯田員外郎，新除大理司直薛仲邕爲樞密院編修官，專權樞密都承旨。　直龍圖閣提舉洪州玉隆觀湯鵬舉知廣州。　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椿年知宣州。

乙卯，右朝請大夫新除江南新路提點刑獄公事劉璟進。先是有詔令四川制置司總領所措置裕民，而璟爲潼川府路提刑，兼提舉常平權轉運司事，具到本路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末起發軍折估雜本水脚等錢，乞蠲免。都省批送戶部。戶部勘璟妄有申陳，顯是侵官，不循分守，狥私沽譽，難以倚仗。乞罷璟新任，庶少懲戒。故有是命。璟，民瞻子也。日原止稱戶部狀，未知是誰宗說，來改除前所申，或曾沫供職，後當考。

丁巳，賜直秘閣吳益三品服。　封秘閣修撰秦堪妻趙氏爲令人，以秦檜辭免進徽宗御集加恩，故有是命。臣頃在行都，聞趙氏乃近屬，今不能記其詳，當考。

甲子，監察御史王珉行右正言。

乙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愛樓參知政事魏師遜仍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勤師遜嗜利懷奸，不恤國事，師遜乃抗章求去，遂能之。　詔楊存中恩數，觀權密使。

丙寅，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璟從吉，還宮。

丁卯，權尚書吏部侍郎施鉅參知政事。權尚書吏部侍郎鄭仲熊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觝觸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廉察，二三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郎，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概其職名，開其恩數，猶廉官云。故自万俟卨能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此以王明清揮麈錄修入，蓋宋小說云自秦檜專國，軌政無敢少逆其意者，於是仲鵬數曰爲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貫魂多矣，蓋仲熊爲檜所用，自國子監主簿，不二年而登政府，中間更歷盤錯，專附檜意，情狀尚類，無所不至，又安有此言，今不取。

戊辰，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秦熺加恩，遷少傅，封嘉國公。　左朝奉郎鄭藝試太常少卿，襲先爲是官，以憂去，至是復舊。

庚午，敷文閣直學士吳謙之卒於信州。

辛未，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秦塤試尚書工部侍郎，亦以進御集推恩也。　左承事郎鄭時中守秘書丞，時中甫登第，即以京秩授之，至是入館。

壬申，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師遜落職，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再論師遜貿賤賣貴，自同商販，在朝堂有詣桌白者，則必背面他視，略不關省。黎明而入，既飯而出，漫不可否一事，乞重加竄逐。故有

是命。　左朝散郎知平江府李朝正罷。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朝正與其女壻魏師遜共爲商販也。

甲戌，大理寺丞郭居卿面對，乞戒州縣推勘公事，不得妄有枝蔓，詔申嚴行下。

乙亥，右正言王珉言，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韓璦乃堂吏韓詳之子，詳發爲蔡京爪牙，姦邪陰險，璦蹈襲家傳，比建天章閣，璦既不得預安奉之日，與韓璜袖手往來其間，耳語竊笑，意有譏誚，璜乃其弟，見爲堂吏，窺伺朝政，事無大小，璦皆預知，比曾泳除戶部侍郎，臨安府闕官，璦語泳曰，某旦夕當爲之，已令修潛牒以借公，璦常在劉光世軍中，受光世恩甚厚，一旦背驅，奴事呂祉，光世既罷，盡以光世事告呂祉，光世知之，移書責罵，比之犬彘，遠近傳之，無不鄙笑，爲淮西轉運判官日，與陳克令謀助祉爲虐，遂致生變。當時叛卒求璦尤急，以逃伏得免，今又惡心不悛，懷私背公如此，伏望重賜行遣，詔璦放罷。　案淮西軍叛時，璦實在通唐宋去取所云小說。

丁丑，大理司直李璟面對，乞令諸郡受納秋苗，撥出陸續，遠去處，許乞就近縣鎮送納，蠲日圍綱起發，以寬貧民，詔戶部看詳。

是月，左奉議郎通判武岡軍方疇除名，永州編管。疇坐與流人胡銓通書，爲守臣李若樸所告。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張常先因令通判袁州蔡惇案疇不覺察人吏盜用出剩錢，送獄，法寺當疇贓罪徒，私罪流，公罪絞，秦檜進呈，乃有是命。　疇之貶日麻，會要皆不書，今以編克小疏及編年二十六年十一月通判事編修入，寬麻稱提刑張常先，蓋常先此時提舉江西常平，明年四月始即就除運判，或者疇得罪在彼時，且附此當來他書參考。

十二月己卯朔，試尚書工部侍郎秦塤充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以塤再辭免也。

直龍圖閣新知廣州湯鵬舉改知平江府。

庚辰，詔宕昌寨、峯峽、鎮峽兩場綱馬，自來蔡爲始，循環撥付殿前馬步三司，各一年，周而復始。先是市馬者，歲於宕昌寨、峯峽市馬三千八百匹，赴樞密院，而部送者利其駑粟，多道斃者，至是始命統領官一員往取之，再歲一往返，用四千四百人，皆精甲，既而楊存中言馬多不及格者，乞令統領官就場監視買馬，不行。用此二十七年七月壬午所奏可參考。　清遠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荆湖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德遇於荆南府，贈檢校少保，後謚威定。

辛巳，左朝散郎都大總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湯允恭復司農卿，與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鄭藹兩易，藹仍除直秘閣。　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然爲兩浙路轉運判官。　左朝奉郎知蜀州孫道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道夫在郡九年，遇事明了，州人目爲水晶燈籠。

癸未，宰執進呈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劉子，乞令場屋不得將食米作糯米牧稅，詔如所請，又進呈大理

評事鄭衍劄子。乞戒約耆長保正副非盜賊鬪毆有實毋得輒受狀。詔刑部措置。當年惟大理寺官有對移。多皆是獄官不對移故也。其後刑部乞比附條合將不應受理事追逮關留者。徒一年。毆縛取財者。以盜論。加二等。從之。刑部奏下在明年二月壬午。

丙戌。左朝散郎魏安行送欽州編管。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洪興祖送昭州編管。先是右正言王珉言。故龍圖閣學士程瑀本皆妄庸見識凡下。昨在閑廢。輒取先聖問答之辭。肆爲臆說。至引王敦斷獄以釋弋不射宿。全失解經之體。於周公誅管公之辭而流涕。不無怨望之意。此等乖謬。不可概舉。其子弟又私結父之黨與非議世之學如洪興祖者。則爲文以冠其首。魏安行者。則鏤板以廣其傳。朋比之惡。蓋極於此。不可不慮也。竊聞安行刊瑀之書。盡用京西轉運司官錢。費用不貲。又以傳示四方親故。幷擕歸其家。無慮數千百本。身爲漕臣。當爲國家愛惜財用。豈可率意妄作。以濟其私。使官錢可以私用。則其他何所不至。臣竊惟陛下以聖學高明。表章六經。瑀乃敢唱爲異論。而安行輒又從而和之。若不早爲杜絕。臣恐其說寖行。害教惑衆。其禍不止於少正卯、楊朱、墨翟也。伏望特降睿旨。將見今鏤板。速行毀棄。仍令所司檢計所費之直。盡數於安行名下追納。或其他州軍有刊行異說害經元未曾申取朝廷指揮者。亦乞毀棄。仍將興祖、安行及瑀之弟。重賜施行。以爲朋附異說之戒。此亦陛下保治之一端。天下幸甚。詔戶部刑部遂一依條施行。珉又言。興祖天資陰險。趨向不正。如程瑀妄人之雄者。興祖傾心附之。結爲死黨。瑀既死。又與其子弟復爲結託。將瑀書爲之序引。曲加稱賞。以欺後世。如所謂感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此何語也哉。安行昨知滁州。開墾荒田。乃其職事。輒敢妄增頃畝。欺罔君上。罪已放罷。亦爲輕典。興祖今知饒州。人皆怨嗟。日望其去。乃敢共倡異議。肆爲不端。如不痛懲。恐爲亂階。伏望聖斷。將興祖、安行編置遠方。以禦魍魅。仍幷程瑀子弟見已任堂除差遣之人。並歸吏部。庶使君子小人有所別白。而天下後世知奸人之不可容也。詔刑部開具申尚書省。於是刑部尚書韓仲通乞將安行送欽州。興祖送昭州。並編管。瑀之子右承事郎宏濟罷新差監通州金沙鹽場。右承務郎宏翊、孫右承務郎有功、有學令後並不與堂除差遣。或其他州軍有刊行異說害經元不曾申取朝廷指揮者。亦乞毀棄。從之。日曆於此日先書刑部狀。而十三日辛卯方載王珉二疏。然疏乃十一月十三日壬戌所上也。今幷附此日。日曆又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丁未書左朝散大夫知饒州洪興祖依所乞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案王珉第二疏稱知饒州洪興祖。又云興祖今知饒州。人皆怨嗟。日望其去。若去年已得宮觀。則珉何以出此言。疑興祖辭免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辛未。而日曆誤繫之去年也。當求饒州知州題名參考。　左朝奉郎汪應辰通判潁州。應辰之在靜江也。帥臣呂願中嘗以微罪欲殺走卒王超。應辰諫而止。有錄事參軍周某者。與秦檜有舊。恃此自恣。嘗以國忌日命妓佐酒。應辰欲糾之。既而中止。周憾之。使人持書告檜。以應辰嘗遣信度海餉趙鼎。又與李光交通。超以計得其書而易之。應辰乃得免。

丁亥。降授右朝奉郎勒停人王趯追三官。依舊勒停。特除名。送辰州編管。以趯前知雷州。與李光通書。及差兵級應副使喚。致趯僚論列故也。鄭仲熊之爲諫官也。論海外罪人。擅離受謫之地。逃匿趯家。時趯坐與光通書。停官未敍。事見紹興二十年八月甲辰。乃詔湖南、廣西憲臣親往捕官押還貶地分。仍逮趯赴大理獄。旣而究

治。事皆虛。案奏。特有是命。鄭仲熊章疏已見今年七月癸丑。王珉所請檢舉第三疏云。李孟堅之遷謫海外也。欲當著爲惡相以斯內徙。而無人可說。門人王庶猶能出守闕居全州。孟堅乃作僞書。託爲此福建士之辭。居於李將領者。與孟堅俱毀於郡。與國朝通情。輒令其子刻諸書。從事搆就。顯一錄。近往會稽。搆背於孟堅家。既爲監。孟堅子弟不敢以入大部。爲就令出介自作相府投之。既達於湖。都令問李彝政今何在。所寓人肯作逅對云。李彝政見在全州與王知府相處。只李將爲孟堅也。且云。有王法司與李彝政親以爲我命來。護送之際。叉得司法爲法司也。孫想於是送大理寺推勘。行下全州體究。李光擅離貶所。因何輒敢在留在本州。且追王彝幷王法司跨獄。而全州適有法司人姓王者。亦與彥懿同被追。後體究得孟堅刻木爲僞書也。且以渡海在郡以刮法其情除名勒停。編管州。王法司者皆然不知亦勒停。以異常。時聞者無不笑而憐之。

己丑。直秘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高伯之知溫州。

辛卯。尚書兵部侍郎徐宗說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明州。以病自請也。

甲午。右朝請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王弗知巢州。

乙未。司封員外郎王葆面對。言縣令於民尤親。而近年以來。監司郡守各具好惡之私。以更易縣令。在法命官犯罪。雖有實狀。亦須具奏。方許對移。縣有煩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換。亦必具奏聽旨。伏覩特降約束。務在必行。詔申嚴行下。應對移具事實申尚書省。

丁酉。度支員外郎竹怡能以權戶部侍郎曹泳勤其貸取庫務物色也。入內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祗候陳成之逗所皆貲爲拱衛大夫保寧軍承宜使致仕。　右通直郎知明州鄞縣程緯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敍。送賀州編管。仍籍沒家財。先是縣丞王肇與緯不協。誣告緯慢上瑤人臣之禮。遂興大獄。肇因揭榜召士民訴緯罪犯。案具。緯坐贓法當絞。特貸之。日曆明年十二月九日壬午刑部狀。原所皆直是虛妄。已行斷遣。追官勒停。不知緯有無改正也。

庚子。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葆、左朝散郎知江陰軍徐竑爲監察御史。竑、西安人也。紹興二十六年五月肯有劾張俊等疏。稱曹泳在衢州監酒。贓汚不法。監司郡守欲案其罪。爲修劍閣。曲爲覆護。教得免。此年當考。

壬寅。刑部奏編管人願充兩軍者聽刺。時台州編管人謝立之妻乞將夫刺充牢城。刑部因編下諸路。上可其奏。且論大臣曰。朕昨在元帥府。見河北諸州將編管人鎖聯丐食於市。蓋緣不給口食。乃至於此。誠可憫惻。宜申嚴約束行下。　直秘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卒。

乙巳。金主使驃騎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白彥恭、中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胡勵來賀來年正旦。勵已見紹興二年夏末。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三人。　諸路斷大辟十有九人。　行在、鎮江、建康府榷貨三務場共收茶鹽息錢二千六十六萬餘緡。鹽息一千五百六十六萬餘。茶息二百六十九萬餘。香礬錢一百九萬餘。雜物錢一百二十萬餘。　金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蕭裕爲金主亮所疑。與西北招討和和謀立故遼豫王

嬪之孫。和和執其使以聞。裕坐死。亮詔諭諸路。略曰。自漢高祖以來。謀反者頗多。蓋高祖與朕皆中庸之主。堯、舜、禹、湯之時。豈皆多有此事。其不遜如此。以金人陳裕謀修入朝謀云。朕臨萬方。今第六載。即此年也。金人僞無陵墓。自太宗晟以上、但葬於諸陵。極草創。遣亮南徙。始令司天改卜於燕。蔵餘。乃得地於良鄉縣之西大洪山佛寺。徙太祖、昊、太宗晟、德宗宗幹於其中。餘宗室以昭穆祔。惟東昏王亶葬於山之陰。謂其刑餘之人。不入陵故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八

【紹興二十有五年】歲次乙亥。金海陵煬王亮貞元三年。春正月。案是月己酉朔。丁巳。詔申嚴州縣官批書不問之禁。以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言吏生旋邀賄。士夫受弊故也。

戊午。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州縣人戶輸納官物。不爲依限。消鑿簿書。遂至再行刻剝。乞申嚴條法。從之。三月辛巳行下。

辛未。中侍大夫保寧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道落階官。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將士遷官者五千七百七十有二人。以收捕猺人楊再興之勞也。

甲戌。敷文閣待制新知饒州蘇符乞奉祠。上曰。頃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爲然。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今不復肯出蜀矣。乃以符提舉台州崇道觀。

乙亥。罷。

丙子。大理寺丞郭庠卿面對。論遠方州縣推勘公事。即有禁囚不書歷者。及監司巡歷。即移他所。望申嚴法禁。從之。

二月戊寅朔。詔諸路見闕知縣去處。令吏部疾速差注。如無人願就。令本路帥臣監司同共保明辟差一

次。

壬午。秘書丞權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鄭時中爲秘書郎。

癸未。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秦爓言。自蒙擢用以來。未曾展省祖塋。乞累次封贈。末經焚黃。乞給假前去。詔如所請。令兩浙江東轉運司往來應副。

甲申。右文殿修撰什邡卒。

乙酉。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爲安慶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爲清遠軍節度使。皆以總戎十年故也。既而秦爓過鎮江府。寶遣所部以綵旗二萬迎之。爓喜。寶卒後。以爲因此遣節。御製寶以二月乙酉遣節。而寶、權是月乙未方聞。蓋是初自鎮江歸遣陳。是以先與二將遣節。蓋事少誤也。

己丑。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秦塤言。父往建康焚黃。理合隨侍。照給假前去。許之。

壬辰。敕令所刪定官楊清面對。論監司爲外臺耳目之官。於法必徧巡所部。近來僻遠都邑。例皆不往。其能周知吏之能否。民之疾苦乎。伏望戒飭申嚴。俾令徧歷。從之。

甲午。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董德元、右正言王珉並兼侍講。

乙未。知潭州鄭思永言。沿流監司科罰縣造舟。應副過往之人。侵耗民力。又朝廷住買度牒之後。州縣拘收亡僧道度牒。並不許納。致更行冒名披剃。謂之反魂。詔並禁止。思永又言。縣令分委佐官下鄉催稅。擾民。乞依法斷罪。詔戶部約束。

戊戌。夔路安撫司申通侍大夫奉寧軍承宣使知恩州田祐恭卒。乞優與推恩。詔特贈保康軍承宣使。其子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恩州都巡檢通管州事汝嶠乞解官。詔起復。

己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言。前知建康軍陸時雍乃趙鼎之客。淮南轉運判官孟鼐義乃汪藻所引用。與朱勝非厚善。專懷異意。不恤國事。詔處藻放罷。時雍自今毋得與宮祠。

壬寅。左奉議郎沈長卿追兩官。勒停除名。送化州。左從政郎芮曄勒停除名。送武岡軍。並編管。右通直郎新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陳祖安特放罷。長卿嘗與李光啓。言和議之非。秦檜已惡之。至是與曄同賦牡丹詩。曄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爲鄰舍人所告。以爲譏議。送大理寺。祖安嘗見二人詩。亦當追證。而簽書樞密院事鄭仲熊嘗救祖安。故得脫免。獄具。長卿坐上光詩啓。有朝論語。曄坐嘗與長卿同作詩。更不告官。又曄任仁和縣尉。僥望朝廷除授清職。心懷怨望。故作與長卿有此等語。祖安見之。亦不陳首。乃有是命。是日。宰執進呈。仲熊歐無一語。能朝。檜頗咎之。曄爲程人。祖安、建陽人也。

是月。祕書省校書郎趙逵始至行在。時逵家尚留蜀。秦檜欲以百金助逵以家來。逵不答。於是檜頗不樂。

三月己酉。詔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襄奉使不辱。可罷見任。其虞俟張海打損控馬人。送大理寺斷遣。士襄使北還。入對。奏事欺罔。上怒。秦檜與士襄里黨。止以其不辱能之。

癸丑。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浙。比年州縣例收其稅。是有可

耕之田，而無其具，宜賜約束。詔戶部申嚴行下。

辛酉，直徽猷閣知盱眙軍張綱為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紹興二十八年正月庚寅，何溥除鎮守盱眙，專以北方珍寶取媚權門，與綱之除，蓋入私室，遂陞使職，並遣職名等事，可刪去附此。　右舉直大夫新知安豐軍吳說改知盱眙軍。　詔直徽猷閣知靜江府呂愿中令赴行在奏事。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愿中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其事。衆人皆賦，其不賦者惟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劉芮。常平司幹官李燮、本府觀察支使羅博文三人而已。芮、燮皆秦孫，已見紹興六年五月。秦檜喜，乃奏愿中招降南丹有勞，進其職。至是召之。何溥盧綱、張元聖之稱，九鍋副車之諸，秦城王氣之歌，徵何欲以媚檜也。檜乃忻喜愛之，其情為也。愿中不死，則中興事業未可知也。檜相國一年，或二年，或不滿月，而檜乃稱疾罷，蓋十八年檜之歸，所謂上通於天，萬死不足贖也。

甲子，大理司直李璟面對，乞戒飭郡縣，不得將無罪干證人一例收禁。詔申嚴行下。

乙丑，徽猷閣待制致仕蘇迨卒。

丁卯，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試侍御史。

戊辰，右朝奉郎新知漢州蔡宙言：乃者監司郡守，妄取詭世不經之說，輕費官帑，近因臣僚論列，已正其罪。重加寬貸矣。臣愚竊謂全蜀數道，素遠朝廷，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欲申嚴法禁，非爾子監舊行書籍，不得輒擅鏤板。如州郡有欲創新刊行文字，即先繳納副本看詳，方行開印，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上曰：如福建、四川多印私書，俱合禁止，可令禮部措置行下。

庚午，左朝請大夫知肇慶府章元振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事，兼東西路鹽事。秦檜除吏多親故，朋亦用同鄉同榜之士，然必其人自彼且力薦，然後得之。元振與檜同登第，甘於遠官，未嘗以私書干檜。前知潮州監司薦其治績，但籍記中書而已。至是稍錄之。元振、崇安人也。

壬申，藤州安置人王衍友量移邵州，以其母韓氏有請也。

癸酉，右宣教郎吳仲通判臨安府。

甲戌，敕令所刪定官朱隆面對，乞州郡獄官不許兼倉庫之任。詔申嚴行下。

丙子，百官以國忌市景靈宮。參知政事施鉅擁蓋入欄星門，衆論大喧。鉅始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時蔡謙方共摘其過，鉅自此始不安於位矣。

夏四月丁丑朔，大理評事黎衍面對，乞令監司督責守令，修葺手詔亭宇，每遇寬恤指揮，專一揭示，使民通知。從之。

己卯，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熺自建康還，入見。時秦氏權震天下，熺過平江，守臣湯鵬舉先往吳江遮周，伺候數日，迎送甚謹。至建康，避茅山，因留蒔華陽觀，有家山藏地古云魁，一日三峯秀氣回之句。留守宋貺即鐫版揭於梁間，熺再來，見牌側有白字隱然，提梯視之，乃曰：富貴而驚，是罪魁。朱顏綠鬢

幾時回，詎其所自了不可得。貺與道流皆懼，而熺不悅。

庚辰，右朝請大夫高世史知蘄州，還，論監司用白狀借支役卒衣糧，或家傳冒籍，或詭名虛請，為蠹不細。乞申嚴禁止。又論倉場受納，惟只用斗，可以輕重其手，至有二石以上，而纔足輸一石者。乞改用斛。又論朝廷近者以兩淮之田，募民開墾，而立租之額稍重，每畝不下數斗，故民或難之。欲乞明降指揮，只以二稅經令承佃，自然開墾日廣。詔令戶部措置。既而戶部乞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降下諸路轉運司，依式制造，付所轄州縣，及應受納官司行使。遠者案勘，從之。戶部申請在六月癸巳。

甲申，安南請入貢。詔廣西帥司差熟事近上使臣伴送赴行在。

乙酉，參知政事施鉅能，先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嶷共劾鉅罪。德元言：臣聞國朝趙普有佐命之功，而盧多遜陰陷之，寇準有澶淵之功，而丁謂陰陷之。後來事體雖終歸於正，當時不能無傷於國體。故常辨之於早，斯無雜糅之患。臣謹案鉅頃為小官，嘗與李光遊，後為何鑄引用，鑄既被斥，鉅常快快，鉅常與一猾僧往還，及居府第，類以書簡傳入，不知所謀果何事，深恐傾陷君子，有如盧多遜、丁謂之所為，珉亦勁鉅慢易宗廟，與僧宗喜往來，共為姦謀，有不可測。鉅再章求去，初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

丁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等言：武岡軍猺人已平定，乞於其所侵省地置一縣，以新寧為名。從之。

戊子，詔四川制置司，每三年科舉，就類省院別差廳格考試刑法官二員，專一校試，以本司撥宣撫司例有請也。

己丑，右朝散郎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張瑜知秀州。秦熺之過秀也，瑜攝守事，作褒樾堂，繪檜、熺父子象於中，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新通判常州盧適知楚州，適，益子也。曾沐嘗為益給使，故薦用之。　右奉議郎王悅道直祕閣，悅道亦檜先子也。　右通直郎通判廣州劉景知台州，景，且弟也。時台州闕守，州人詣御史臺，舉右朝請大夫通判州事管鎬、鎬、師仁兄孫也。師仁，魏泉人，大觀間執政。侍御史董德元奏：鎬人李光之子名孟津者，其繼母乃鎬之妹，故鼓率士民，舉鎬為知州。鎬縱而不禁，與將鎬先次放能，以破其姦計，并議孟津鼓唱之罪。辛卯，詔鎬放能。孟津令紹興府鞫管李光之得罪也。其弟寬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貶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孟津其季子也。至是亦抵罪，田園居第悉皆籍沒，一家殘破矣。

甲午，左朝奉郎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之望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庚子，右朝散郎蘇籍為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籍、轍孫也。

右通直郎潘差通判信州，呂忱中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忱中、稽中族兄弟也。許守臣林機陰事

以告秦檜。故就用之。

辛丑。敷文閣直學士王會復爲尚書兵部侍郎。親衛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皋卒。

壬寅。詔今後典賣舟船若減落價貫。投稅印契。依典賣田宅法。以知安豐軍李樗有請。從權右司郎官林一飛署詳也。

癸卯。右朝奉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張常先爲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右朝請大夫賀允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允妻秦檜兄女。曹泳薦用之。

乙巳。右朝請大夫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鄭僑年特轉行一官。知廬州。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時太廟、仁宗室柱生芝草九莖。左迪功郎沈中立爲頌以獻。戊申。上諭大臣曰。朕每以瑞麥爲上瑞。雖靈芝朱草。固未嘗以爲意。至於宗廟產芝。則非他比。有沈中立進頌。俟降出可觀之。翌日。詔中立用意可嘉。特循一資。既而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勾龍廉獻太廟殿室聖孝金芝頌。詔進秩一等。添差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廉獻官在六月丁丑。戶部侍郎曹泳言。諸路免行錢。一歲計一百八萬餘緡。訪聞州軍數納至於提點刑獄微小買賣之人。閒有敲及鄉村去處。所收苛細。委實騷擾。欲截日並行住罷。仍乞舊令官司不得下行買物。庶幾少寬民力。從之。乾道元年七月辛亥所奏可參考。

庚戌。禮部言。欲依典故。許宰臣率文武百僚詣太廟觀芝。次日。詣文德殿拜表稱賀。許之。

辛亥。御史盛闓門太常寺修定觀芝草儀。百官入廟門。再拜。贊者引宰執使相陞殿觀芝草。次引宰臣權歸幕次。餘官降復位。次分引侍從宗室管軍已下觀芝草。畢。引宰臣詣殿下。率百官再拜訖。退。

壬子。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論比來御史郡邑佐官。不省成法。罔問吏民。一例自行斷遣。望申嚴法禁。事下刑部。其後本部言若不繫所轄人。即令申所屬。違者案治之。刑部狀下在七月癸丑。

癸丑。侍御史董德元言。臣謹案左朝散大夫趙令衿。詐僞不情。專事狂悖。交結罪人。伺探國事。靖康中。嘗爲將作少監。乃與敏引用也。敏能和。令衿上書挽留。以報私恩。淵聖皇帝察其姦僞。坐廢者累年。復爲郎官。張浚誤國。得罪天下。言者方論其過。令衿乃於此時。以急速請對。爲浚游說。陛下聖明。亦惡其詐僞。黜爲宮觀。近以宮祠居衢州。衢爲南方道途之衝。凡往來士大夫。無問識不識。便人邀請至其家。曲意彌縫。探問朝廷事體。凡所措置。令衿必先知。不合其意。則恣爲狂悖之言。無忌憚。伏望睿斷。先將令衿編徙遠方。仍令有司根勘泉州贓貨。及衢州蒲敘良民錢物。悉行追納。以正紀綱。不勝幸甚。詔令衿汀州居住。餘令戶部刑部差官究正。先是令衿自泉州代還。寓居衢州。嘗召客觀月。令衿因觀秦檜家廟記文。口誦君子澤五世而斬之句。右通直郎通判州事江召錫、州學教授莫汲皆於坐間聞之。召錫娶檜兄女。遂令汲告令衿評論日月無光。勝勳朝政。守臣左中大夫王師心勸之不能止。德元聞而勸之。遂有是命。召錫、召嗣弟。汲、濮弟也。詔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利用與宮觀差遣。理作自陳。以刑部奏利用目疾妨廢職事故也。六部案監司前所未有。故出之。此時刑部尚書乃韓仲通。

甲寅。左朝奉郎知大宗正丞陸升之提舉兩浙路市舶。

乙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遼寧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統制梁斌卒。

丁巳。刑部員外郎陳良翰面對。乞申嚴州縣公卑因追逮民訟取財之禁。從之。

戊午。樞密院編修官鄭耕爲宗正丞。耕、滋子也。故武翼大夫嚴州司右翼軍統領王元珉特贈三官。例外錄其家二人。以贛州言珉討賊死。故有是命。

壬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中書舍人劉珙能。時秦檜微示風旨。欲爲父作諡。以珙不即奉行也。怒。風言者論之。侍御史董德元即奏珙每見詞頭稍多。輒有憚煩之意。又爲鄉里富人營求太學生紙綾。乃能之。右正言王珉劾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陳夔。以專門之學自負。頃與考校。偏能擠摩其蘇。公然宣言於衆曰。此必吾黨之士。當賞優等。衆爲聚心。而夔恬然略無忌憚。蜀屏之遠方。以爲妄作之戒。詔與外任。乃以爲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右承議郎知信州林機移知邵州。機嘗奏秦檜父嗣堂生芝草。又爲檜搜求水精。民極以爲擾。至是爲呂忱中所訐。檜始咎之。

乙丑。金主使正議大夫守秘書監兼右諫議大夫李通、廣威將軍充邵牧副使耶律隆來賀天申節。

戊辰。太學博士張嶷爲秘書省正字。嶷初爲學官。免喪再召。至是漸進之。右奉議郎王復行國子正。

己巳。秘書郎兼實錄院檢校官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鄭時中添差通判廣德軍。初。沈長卿之獄上也。鄭仲熊獨無言。侍御史董德元欲攻仲熊。先奏時中招權納賄。凡中外書信往來樞府。一皆覽之。於家而輒致之。故其門如市。又與陰邪背馳之輩密相交結往來。時政因此而漏泄。若不逐去。臣爲朝廷慮之。疏入。乃有是命。

壬申。詔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累立戰功。家無產業。特給其俸。仍賜湖南路官田百頃。官給牛具。然官皆屬常平司。錡但得荒田數頃而已。

是月。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權兵部郎官王珪兼權工部員外郎。此以工部郎官題名修入。他書皆無之。案紹興三十年七月沈介論珪。頃爲諸王宮教授。認司紹興。遂曾泳出守紹興。爲詩酒之游。薦之秦檜。召權寧士。以實教風名考之。不見珪姓名。蓋珪實爲宗丞。介誤以爲宮教故也。又案此月八日甲寅宗丞陸升之除所。頃或是此時召珪。亦不可知。未知以何日先權兵部郎官耳。兵部郎名不見。當求他書參考。

六月庚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能。侍御史董德元言。仲熊素行貪穢。衆所共聞。舊在李光門下。贓汙狼藉。密令姪時中與背馳之蘇。日夕相通。招權納賄。幾無虛日。近者沈長卿以謗訕被鄉人送棘寺。而陳祖安最爲長卿密交。仲熊令時中營救祖安。故語言文字。州縣竝爲隱匿。及至棘寺。得以脫免。右正言王珉言。李光誤國之大姦也。仲熊未第時。嘗樓託其門。光與之定交。沈長卿與光庶婢之子陳祖安爲狎邪之友。如謗訕之事。仲熊特爲救免。且欲啓後來狂言妄語者之啞啞。若不亟去。恐其韜藏不測。禍有不可勝言者。德元等又言。近日大金遣使慶賀生辰。南北敦好已久。陛下屢降詔

旨館遇使客務加周旋仲熊既被旨抑宴對客蹇傲略無和顏酒行匆遽頃刻而罷誤國之深莫甚於此推陛下斷而行之速將仲熊能黜屏之遠方以禦魑魅疏六上仲熊亦求去乃詔仲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職名依舊

辛巳朝奉郎權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湯思退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國子司業沈虞中兼權直學士院日厤無此本院題名在六月責代湯思退也　左承議郎洪遵復爲祕書省正字湯思退薦之也既而遵之父賓授鄂州圍練使英州安置皓亦復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皓復官日厤未見察行遵今年十月二十一日乙未卒於南雄州以聞計之其時官銜在此時且附此俟考

甲申南敷文閣知紹興府趙士粲以修奉攢宮畢工陞直龍圖閣

乙酉作懷遠驛以待安南貢使

丙戌朝奉屯田員外郎林一飛守右司員外郎

丁亥侍御史兼侍講董德元試尚書吏部侍郎　右正言兼侍講王珉試禮部侍郎　監察御史張扶守右正言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康伯知潭州

戊子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康伯知潭州

己丑右朝請郎監尚書六部門蘇振面對論縣令不留意差役更通賕賂產厚者終以規免產薄者却以被差望令監司郡守常切察察上諭大臣曰此事監司郡守得人自不紊煩朝廷可令戶部措置

辛卯宰執奏殿前司右翼軍統制官陳敏捕贛寇巳盡乞推賞上曰自擒楊再興之後湖廣溪峒皆安靜此恩感並行之效秦檜曰今四境之外皆願入貢遠人既來當以德安之上曰然

壬辰詔申嚴沿海地分銅錢入蕃之禁以司農寺主簿林一鶚面對有請也

甲午左奉議郎添差通判處州杜師旦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曹泳引之也

乙未左中大夫知衢州王師心移知瀘州師心入蜀必以治狀不合秦檜故也　右朝請郎添差通判臨安府王彥博知衢州彥博至郡召人告訐趙令衿事遂興大獄彥博江州人也

戊戌宜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王升罷從軍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令日下之任男忠訓郎世雄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決脊杖二十不刺面配邕州牢城收管世雄嘗撰平治書爲楊名者所告下大理世雄具伏因赴武舉不第心懷怨望譏訕朝政及作詩有指斥語故有是命

辛丑大理卿張柄面對論州縣有歲賜糴錢以待軍民所須而奉行滅裂但爲文具乞申嚴監察從之

壬寅詔今後許令乖疾病在假不許不出廳治事以刑部員外郎張礪面對有請也　左朝散郎知沅州李彙山罷彙山與通判丁鑄交惡判官蔡崇陽之遂興獄逮數百人時方盛暑有繫死者荊湖北路提

點刑獄公事楊椿言止係守貳不和互相論告乞罷此三人而釋其衆詔如所請秦檜謂曰部使者不當如是耶熊克小厤載此事於去年六月末遵誤

癸卯詔改岳州爲純州岳賜軍爲華容軍先是左朝散郎姚岳獻言秦檜謂亂臣賊子侵叛土略州郡不幸汚染其間則當與之惟新今夫岳飛躬爲叛亂以干天誅雖訖伏其辜然湖湘漢沔皆其生時提封之內而巴陵郡猶爲岳州以叛臣故地又與其姓同顧莫之或改事下本路諸司於是直祕閣知荆南府孫汝翼等言案水經汨水西逕羅縣與純水合羅淵即今巴陵郡是也純之爲字有純臣之義焉其言純粹純白純常皆靜一不雜之義足以洗叛臣之汚故有是命岳嘗爲飛幕屬至是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岳州改州名日厤不書獻言未爲雖紹興三十一年汪澈乞復州名亦止云自劉子今以純姓之遠史考之則姚岳也姓之又云岳飛以母姓姚爲姓岳一見大事記爲祖官岳京先人初見紹興二年十二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九

【紹興二十有五年】秋七月戊申宰執進呈疎決文字上曰行在刑獄皆已蕃充外路須令逐臣躬詣州縣熙無冤濫己酉秦檜奏曰陛下欽恤庶獄異境所推今欲令大理正一員往決浙西滯獄以稱聽意上可之

丙辰宰執進呈戶部狀準都省批送下四川安撫司制置使符行行中四川總領湯允恭戶部員外郎鍾世明申行中等同共取索得四路州縣委是供輸太重除節次承指揮減免外見理之數尚多理合減免及將累年積欠難以催理錢物酌度減放委得不妨軍食寬裕民力欲並依所乞先是茶馬司歲剩錢二百萬緡宣撫司已取撥四十萬緡赴總領所贍軍而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廂軍闕額錢七萬九千緡皆已入帳成都路六萬一千八百四十四緡潼川路一萬七百六十一緡夔州路六千三百二十四緡事俱已見十一年九月己巳　至是世明乞歲增撥茶司剩錢七十三萬緡利路廂軍闕額錢十萬緡又以三路稱提錢入萬緡益之稱提錢已見十八年五月乙丑今復以七萬九千四百八十三緡有奇悉與之　遂減兩川絹估錢匹一凡二十八萬緡時四路每匹估十千有中東路估十千　又減潼川府秋稅腳錢四萬緡利路稅斛腳錢十二萬緡舊十三萬餘斛每斛錢引千四百緡已減一萬緡今又減　南川米腳錢四十萬緡元理百五十萬累減至今尚存三十五萬　鹽酒重額錢七十四萬緡激賞絹九千餘匹十六年十二月戊戌宣司

已減二萬四千餘貫，減外餘三十萬匹。自紐估錢已下，所減合一百六十餘萬緡，皆勿復取。又鄂州縣逋欠錢二百九十二萬緡，係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拖欠折估糴米等錢。始世明之使閩也，已見二十二年三月丁巳。凡所建白，皆不以聞，而第申尚書，其使蜀亦然。上頗咎之，然嘉其廉謹，遂以爲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副使。按日曆及四川財賦續修，上皆世明，據今年十一月庚午聖語附入。紐估錢二十六年八月辛卯朱胡錄三十年三月戊戌所奏可參考。

右奉議郎兩浙路轉運判官黃然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然爲幾漕幾數月，秦檜以其不勝任，遂命鍾世明代之。曹泳主然，故復得職司。　左文林郎平江府府學教授曹冠行國子錄。　左文林郎陳猛行太學錄。猛爲明州職官，用曹泳薦人。俄又兼實錄院檢討官，尋以憂去。　右從政郎監編估局陳序充敕令所刪定官。序，丹陽人，少從蘇庠學詩，向子諲在版曹，薦官之。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庠，丹陽士子，從後山游，善直學詩，造其三昧，與伯溫爲莫逆，伯溫爲新淦，防禦直於僰居，庠實適在坐，一見喜之，遂與之共途，委以契合，遂以其愛顧寇氏嫁之，其後論年，伯溫登從班，乃皆於恩陰云，寇氏、蘇公之元孫，其後編有此一女，乞以一官與其夫陳序，遂詔特補和州文學，伯溫爲自製誓表，就勸令人彌黃縣往併授之，以自命爲縣，庠方教村童於陋巷，持書入至，庠自疑非其所有，至出補縣，見其姓名，始拜命，望闕感泣，不勝驚喜，明巷爲之改觀，其後終於刪定官，明清有其詩一帙，至今尚存也。序補官不知在何年月，果如所言，則序蓋不知世明有厚恥事，而子諲欺罔之耶，不容恕矣。或者寇氏實導之，有慨蘇矣身子諲後知之，故以適序，前疑不知此，以爲他書登，致且附著之，序今年九月以書直權詔令改官。尚書省批狀，川路諸軍見耕營田，除逃亡死絕外，有占佃民間田地，如人戶陳訴，委本路常平司勘驗，但有契書干照，即行給還，仍據本年合收營田租課，令人戶承認送納，與依見今營田，免納二稅科須。此以紹興三十年二月十八日壬午詔勘估狀條人，他書無之，同日知利州趙不惑乞將人戶認營田租課，取一年的中數目，與減半輸官，工部看詳，下都統制姚仲同總領所相度，朱知後知何。

丁巳，右朝散郎監尚書六部門蘇振行太府寺丞，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監登聞鼓院曹綬面對，言建州都或軍鄉鎮民間，或以非辭之書，妄行關印，乞委州縣檢察止絕，詔如所請，專委直祕閣本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詢舉行。令詢，燕懿王後昌國公世膺子也。

戊午，直龍圖閣知平江府湯鵬舉罷。以右正言張扶論其竊取悖直之名，以濟貪汚之行，長惡不悛，治郡亡狀故也。先是扶入對，論明州通判黃卓費耗財用，乞賜罷黜，上諭以其他州縣官果有似此等人，一一奏來，扶奉詔而退。後四日，遂疏鵬舉上之。卓罷在是月甲寅，或謂卓與曹泳不相能，扶所言，蓋承其風旨爾。

己未，右通直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淪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

庚申，成都府言，新繁縣藥師院太祖皇帝御容殿夾柱損壞，及壁上衣紋壁裂，詔都乞許令修換粉飾，從之。御容本雍熙間僧道輝所畫，熙寧間，趙抃初設欄楯帷幄以崇奉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遹者，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搨畫門鎖，設官監守，崇飾以時。紹興元年，太平宮道士曾全真等復持太宗、真宗御容，自風翔詣宣撫使張浚，浚即遣使奉安於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使吳玠更自興州送仁宗、英宗、神宗御

容至此安奉，於是本院始有天聖御容。

辛酉，殿中侍御史徐嘉言：直徽猷閣知靜江府呂愿中悖逆害民，時已召愿中赴行在，上覽疏，謂大臣曰：聞蠻蠻之來，蓋令於帥司歃血，此乃亂世諸侯事，其妄作如此，乃與愿中宮觀，令淳州居住，其隨行人馬官物，差官前去交割。

壬戌，上曰：愿中既罷，恐羣蠻生疑，可檢舉典故，優與推恩，以慰其向化之心。於是以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施鉅爲資政殿學士，知靜江府。

癸亥，刑部員外郎許興祖面對，言仰惟陛下，以至德要道，臨御天下，嘉與一德大臣，邵命一堂之上，至誠惻怛，仁民愛物，靡不用其至焉。故靈芝產於廟檀，瑞麥秀於留都，以彰至治，臣願留宜如漢寶房之歌，製爲樂章，登歌郊廟，以答揚神貺。從之。　尚書兵部侍郎王會充敷文閣學士，知平江府。

丙寅，左朝請郎張士襄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此爲士襄宜監留軍物。

丁卯，南丹州刺史莫延沈爲本州防禦使，依例給長生俸，月給鹽三百斤，呂愿中之未能也。乞令延沈盡承襲父官，上可其奏，且諭秦檜曰：宜令施鉅諭諸蕃，以愿中自別，以不法罷去，於國外了不相干，庶絕疑慮。

戊辰，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衢州汪召錫直祕閣，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秦檜薦其幹趙令衿，且令圖張浚，乃奏：昨得旨，汪召錫已死，欲與其弟召錫推恩，都令除職。上因言：伯壹錢而輒信，在相州時，先在朕之左右，故障會致大用，秦檜曰：陛下天命所集，繫陛正統，非相州守臣之功，而召錫因奏事上殿，自揚父隱忠獻，乞建定策之碑，可見其無識也。上曰：然。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豈人力所能爲也。

己巳，直祕閣知福州方滋移知明州。

甲戌，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天祚進封南平王，加賜衣一襲，六事，御仙花金帶，銀瓶、盞、銀器二百兩，衣著三百匹，鞍轡一副，馬二匹。天祚遣使入貢，故有是命。上諭宰執曰：所授天祚及其延沈告敕，卿等可詳視，仍與修改，播告遠人，欲令得體也。秦檜時已病，上顧檜曰：昨醫者謂卿膝弱，今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檜稱謝。　左朝請郎陳誠之爲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誠之服闋，上欲召之，爲秦檜所沮，乃有是命。　左從事郎莫汲行國子正。

八月丁丑，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兼工部員外郎王珪面對，言縣令之職，於民尤親，近年以來，告訐成風，善於其治，或遭誣訴，有司極其鍛鍊，故作邑者懼禍之及，一切因循苟且，爲自全之計，資其盡殺撫之方，勢有不可，欲望聖慈，付之有司，略爲措置，申嚴行下，不惟以絕冤濫，亦使能者知勉，以副陛下賞成之意。詔刑部措置申省。

戊寅，左朝散大夫汀州居住趙令衿追一官勒停，令南外宗正司委官專一拘管，法寺言，令衿勝勳不遜，故有是命。

辛巳，秦檜進乞差刑部尚書韓仲通、戶部侍郎曾泳看詳守臣到任所陳裕民五事，上曰：守臣陳獻利害，

當令國與民皆足，乃爲稱職。如建炎間，時方艱難，財用匱乏，翟汝文知越州，乃盡放散和預買及鹽酒官租，不恤國計，而專欲盜名。如此等人，國家何賴也。中興盡政，臣謂正等曰：古之爲國者，有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費，有諸侯帝畿百官有司之事，故其費不得不取諸民，然而聖人猶以爲不得已也。由是益所用以誡之，爲之什一之法，不敢有加焉。過乎此，則百姓有不足，是桀之道也。不及乎此，則君執與足，是堯之道也。二者聖人皆以爲有罪也。今之宰相不曰：我欲爲君光府庫而已，此又古之所謂民賊，而其罪當不止與盜名者同科。獻伯以管仲曰：我欲爲君光府庫而已，此又古之所謂民賊，而其罪當不止與盜名者同科。由是觀之，太上無論臣所言利害，必國與民皆足，乃爲稱職者。古者取民之法當如此。

殿中侍御史徐嘉言：近者臣僚論列趙令衿罪惡，已蒙付之有司施行。臣訪聞事目內一項，稱令衿與趙鼎之子汾，終日開懷痛飲，離別厚賂之，且寄以書信。未知所寄何人。臣切聞汾故宰相之子，乃甘心與人遠送書信，決有姦謀密計，窺伺朝廷事機，儻不究治，則罪惡不彰，爲國產禍，不可不慮。詔送大理寺究治。

壬午，左中大夫知鎮江府張俊、國子正王復並爲監察御史。俊，厥次人，曾泳之爲小吏也，嘗以贓污被劾，俊力庇之，復自樞密院效士登第，驟除臺官，人皆駭愕。右承議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曉通判溫州，曉，會弟也。

癸未，左從軍郎祕書省正字張蘩特引對，詔改舍人官。

甲申，秦檜進呈敷文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右宣奉大夫知建康府宋貺欲並復敷文閣直學士，上曰：符、軾之孫，與復職名，甚善。上因言和議之初，李光凶悖，萬觀朝廷，專欲沮撓大計，符初贊和議甚力，後乃變其說，蓋有稗國之風也。國子司業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權尚書兵部侍郎，大理卿張柄權刑部侍郎，祕書省正字洪遵兼權直學士院。遵之除，日尋不載，但於此月壬辰書寧軍道是兵道乞罷輪休事，壬辰在此月後八日，按是時輪苑乃虛中所員，虛中既改除，則不容一日無官也，且附此，更求他書參校。

丙戌，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董德元參知政事。德元登第七年而執政，自呂蒙正以後所未有。德元小屋，德元自吏部命書除，董說。詔人戶身丁免丁錢可特放一年，以御前錢依數還戶部，凡爲緡二十四萬匹。

丁亥，尚書員外郎張燾、陳良翰並爲大理少卿。

己丑，廣東經略司言於占城國計徵馴象來貢，稱其臘國自嬰進獻，上曰：祖宗時，每遇大禮，須用此，今見有馴象，若其未至，姑俟之可也。詔都督府所至官莊及牛租可日下放免，今後不得起理，元降指揮，更不施行。

庚寅，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監察御史王葆並兼崇政殿說書。左朝請郎新知袁州王揚英直祕閣，知眉州。左文林郎行國子錄曾冠爲左宣義郎，冠特被引對，乃有是命。後三日，除太常博士，尋兼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冠引對在是月己丑。

辛卯，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權樞密都承旨巿仲邕面對，論今明良一德，坐致太平，使監司官貳不妄

用，不橫斂，則郡縣無繁擾。乞申嚴行下，從之。

壬辰，宰執奏事次，上曰：頃韓世忠納宅子，當令移左藏庫及倉，欲以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此祖宗故事。今各散居，非待遇之體，降指揮已三年矣，轉運未見施行，可呼至都堂，傳旨催促，並要近日了畢。合用物料工錢，於御前請降，不得科敷。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柄充敷文閣待制，知潭州，柄、秦檜死黨也，時張浚謫居永州，檜猶忌浚，故俾柄與汪召錫共察之。權尚書兵部侍郎沈虛中依舊權直學士院，祕書省正字洪遵改兼權中書舍人，遵乞罷權翰苑，故有是命。

癸巳，左朝散大夫昭州編管洪興祖卒。初，趙鼎能相居會稽，其門人方疇爲言檜答張九成，有立朝須優游委曲之語。事見紹興八年十月，因曰：秦相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鼎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處之於上平。鼎曰：張德遠能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既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秦檜不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曰：檜適來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爲心也。檜曰：是安迹。蓋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至是歸默數檜再專國柄，有八年士大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鼎言非人之所能爲信哉。右迪功郎張用和，用和，所承務郎，官其一子，以權潭州安化縣捕賊死事，本路提刑司爲之請也。

甲午，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盧世暢乞四川諸路鹽係大鐵錢，並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責拘收，從之。蜀自漢以來用銅錢，至公孫述據蜀，始更造鐵錢，歷代仍用銅錢，孟氏廣政初，復鑄鐵錢，與銅錢互用，國朝乾德三年平蜀後，呂餘慶鎮蜀日，首與沈義倫奏，乞揀出銅錢，計綱發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鐵錢，後以爲非便，渝化開，仍令兩川銅鐵錢兼用，先是益、邛、嘉、眉等州皆鑄鐵錢，每歲五十餘萬緡，後因李順之亂，能鑄久之，民間闕錢，始用私行交子，因而弊端百出，景德三年，張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錢，每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自後人多盜鑄，大中祥符七年，凌策又請鑄大錢，以一當十，嘉州錢監名豐遠，邛州錢監名惠民，止於兩川置爐鼓鑄，嘉祐四年，趙抃爲轉運使，奏以蜀中鐵錢甚多，乞罷鑄十年，以寬民力，是歲給享赦文中行之，熙寧間，轉運司復言罷鑄累年，民間見錢闕少，乞行下三司詳度，減半鑄錢，與交子相權，詔從之，後廢嘉州豐遠監，至建炎二年，邛州復能鑄，紹興十五年，鄭剛中爲宣撫副使，始復利州紹興監鑄大小錢，歲各五萬，施州廣積監，起於紹聖三年，其所用爐料，悉於清江縣籍定人戶家業數買，南平軍廣惠監者，所用鐵炭，皆取於爐戶，而於所佃田上捐其租稅，廣積監歲額萬緡，廣惠監萬五千緡，皆供本州省計而已。

丙申，宰執進呈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震劄子，占城國遣使齎到進奉表章方物，并書信上宰相，見蕃候指揮繳納，禮部欲令近上二十三人到闕，仍令本司差執事使臣引伴前來。宰臣秦檜奏欲依所請，內獻宰臣等物，乞說諭不當賜例，上曰：可依典故，其書信婉順說諭，不須勘開新例。

丁酉，左承議郎秀州州學教授陳巖肯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巖肯在秀州，爲秦檜立祠堂於學舍，巖肯，

稍薦用之。俄被檜考功郎官。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張宗元罷。時秦檜忌特進永州居住張浚尤甚，每遣諫官動疏，必使及之。殿中侍郎史徐喬卽言，今陰邪逆黨，尚爾交結，黃鼓乘聰，誠搖國是。宗元天資陰狡，頃在川陝，與浚大誤國事，今猶問往來，健步絡繹，無一日無之。浚之諸傳，皆寄名帥司觀兵，月給銀與之。時江西轉運判官張常亦箋注宗元與浚詩，右宜教郎添差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樗又疏宗元之短。宗元遂罷，樗，南昌人也。

庚子，宰執進呈大理寺丞鄭唐卿面對劄子，論遠方公牟買賣文引，乞取優民，乞申嚴法禁。大理評事沈正度劄子，論朝廷擅免行錢，尚慮四方官吏，仍舊於行市虧價物，欲委監司常切覺察，皆從之。

辛丑，詔臣僚合得紫衣師號，昨因住賣，權停給賜，可依條給還。宰執除落職朋人外，令有司檢舉。今後免釐革。

壬寅，右朝請郎知衢州王彥傳為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右中大夫新知婺州王師心改知洪州，左朝請郎新知閬州周執羔改知婺州，雍路諸州地接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溪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誠之曰，朝廷用爾為帥，今一方驛騷，實將焉往，能盡力則賞爾而已，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此事不得其時，蓋覓小厮殺之賞與二十四年六月宋歐也，是時執羔方知眉州，今因執羔除帥附見。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錢端禮知衢州。

九月丙午，左朝奉大夫新知資州左守道言，國家推行茶法，為利甚大，比年以來，給賣茶引，多有虧欠，欲乞應州縣產茶地分，官募有力之家，權給木記，貳場收買，候收成畢日，差官秤盤見數，依字號給賣與有引商旅，庶幾私販之弊自革，而官課日益增羨。詔戶部看詳申省。後數日，宰執奏事，上因問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等三處，一歲共得賣茶鈔錢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時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上問在辛亥，今聯書之。

丁未，大理評事翟衍面對，論遠方受納人戶匹帛不應繩式者，往往以退印為名，用油墨損汚，或乾沒入官，甚者掩為己有，鼠中嚴禁止。仍許越訴。詔監司按勘，御史裁彈奏。

辛亥，降授左奉議郎知遂寧府李文會知虔州。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霆知嚴州。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楊揆特降一官，仍落職。揆嘗以事為秦檜所憾，屏居台州不敢出者將二十年，檜怒不已，守臣劉景卽奏揆有田在黃巖縣，不依上戶輸納科數，雖會赦，猶有是命。王明清揮麈錄，稱揆知楚州，欲斬秦檜事，蓋誤，已辨之見建炎四年十月。

癸丑，權戶部侍郎曹泳言，江、淮、荊、湖、廣、福九路上供錢物糧斛，依條發運司注籍稽考催促，自罷司之後，別無總轄拘考，綠錢發司職事簡少，欲望就委覺管拘催騙考九路上供錢物糧斛，每歲以諸路漕司催發，及一路州軍起發數目，比較申取朝廷指揮從之。時新除錢官王彥傳本泳辟客，故其所陳如此。

乙卯，持服前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張子蓋依前官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以服闋從言也。

丙辰，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論村落酒坊，多因農民婚嫁之禮，縱其私酤，不卽掩捕，竊許保伍告官，重罰典憲。詔申嚴賣引條法行下。

丁巳，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進呈紹興寬恤詔令二百卷，自鄭康佐建請，已見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乙酉。至是再論年乃成，凡五十門。詔鏤版頒降。

己未，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言在法夏秋二稅，分立三限，近年縣邑，往往初限未周，卽行監拷，竊中嚴法禁，從之。

辛酉，右承議郎新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縝添差通判秀州。

丙寅，祕閣修撰提舉佑神觀秦塤充敷文閣待制，塤妻令人趙氏進封郡夫人，而徽猷閣主管佑神觀吳益歷直寶文閣，以秦檜提舉編寬恤詔令推恩也。

丁卯，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秦塤試尚書禮部侍郎。

冬十月乙亥朔，祕書省正字張震面對，言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天下學士，靡然鄉風，臣願申敕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從之。

丙子，右朝請郎新知無為軍張永年直祕閣，永年，闢之子，與秦檜連婚，至是獻其父文集於朝，故有是命。仍詔閣身後依條合得恩數，令永年經有司陳乞。

戊寅，詔紹興二十六年分民戶二稅，不得合著就數，令戶部行下諸路監司州軍遵守，如違，許徑上奏越訴。

己卯，軍器監丞孫祖壽面對，論川、廣守令有闕，速法差官，俾之久幾，妨公虐民，至有新授人不敢之任，或有至而不許赴者，望行下諸路，遇守令有闕，以見任正官暫時兼權，卽申朝省及吏部選擇差官，不得隱藏闕次，從之。

庚辰，右朝散郎朱敦儒特引對，秦檜喜敦儒之才，欲為其子孫樸楷，敦儒已告老，強起之，既至，落致仕，仍詔陳乞過恩澤免追奪，日後致仕更不推恩。比對，卽除鴻臚少卿，人始少其節。建炎中，廢鴻臚寺，及是復置。敦儒落致仕在是月丙子。

壬午，禮部侍郎王珉為賀大金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王漢臣副之。宗正丞鄭樁為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李大授副之。

癸未，右正言張扶言，謹按右通直郎陳祖安，本李光庶婢之子，其天資凶險，實酷似之。光為朝廷擢用之時，祖安出入其門，助為傲虐，近者以沈長卿謗訕，為鄉人所訟，平日所與唱和，獨祖安為多，及赴逃竄寺，而鄭仲熊叔姪力為營救，州縣觀望，悉為改易文字，遂致漏網，而祖安怪然自恣，益無忌憚，每對人必盛

誕光之爲人，欺惜嫉恨，謂不遇其時，功業弗遂，一時無知輩小，爲所鼓扇，往往翕然從之。毗陵去行闕不遠，而覬安負郢之人，乃敢遨遊其間，朝夕窺伺。雖朝廷未欲明正典刑，望將祖安勒歸建州本貫，令官司常切覺察，月具存在申尚書省，庶不復爲盛世患，實天下幸甚。從之。　右宣教郎添差通判衢州周麟之言，今天子受命中興，功光册業，近者太廟生靈芝九莖，連葉，此尤瑞應之大，卓絕而罕見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旗，繪靈芝之形於其上，以彰一代之偉績，實宗社大慶。詔令所屬製造。既而禮部侍郎王珉、秦堪、權員外郎趙逵等乞以瑞應申到瑞木、嘉禾、瑞瓜、雙蓮等，並繪爲旗。從之。王珉等申請在是月乙酉。何俌龜鑑曰：日蝕之變，高宗避殿減膳，而檜則以陰雲不見賀；彗星之異，高宗猶以寬異力因海獸降謝而康與之以彗爲不足異，檜則昇之說秩；草木之瑞，高宗皆謂不如級穀十萬，而檜則繪芝草於旗矣。高宗不敢有欺天之心，檜乃敢有欺君之心，檜之心直欲掩災異，飾祥瑞，以文中興而爲內賊之實耳。

甲申，國子正莫汲、大理評事莫濛，並罷。殿中侍御史徐嚞言，趙令衿與汲評論日月無光，若非平日交結之深，豈能披露心腹，遽發是言。今趙汾已送獄，而汲在朝列，濛爲寺官，若不屏處，則獄吏觀望，不盡實情，必遺禍胎，貽禍後患。望將汲罷斥，別與差遣，庶幾趙汾等獄事研究盡實，灼見其姦，寘與典憲，使陰邪交結之徒，稍知懲戒。故有是命。

乙酉，右正言張扶言，諸按右承議郎張祁，本農家子，緣其兄邵奉使，遂叨一命，乃私狎其嫂，以至有娠，於孼中陰殺以滅口。胡寅從而庇之，祁歸，因此失心，不復視爲兄弟，前此孝祥新第而歸，終不敢往見。且寅之爲人，凶悖險詐，專事脅持，范宗尹、趙鼎之徒，畏之如鬼，雖在竄斥，其勢力猶可以造張祁父子之大禍，又能使舉世不敢言祁，此其力不小，若不治之，則輕儇之徒，觀望胡寅，雖不附麗一朝，爲國生事，悔之無及。臣身任言責，豈敢避忌，不爲國家遠慮，伏望付於有司，正其罪名，以快天下公論。詔大理寺根治。

辛卯，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衰老交侵，日就危殆，伏望許臣同男熺致仕，二孫塤、堪改差在外宮觀。上賜詔曰，卿比失調護，日冀勿藥之喜，遽覽封奏，深駭聽聞，其亦寬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秉政十八年，富貴且極，老病日侵，將除異己者，故使徐嚞、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誣與特進永州居住張浚、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新州安置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此以朱熹所撰張浚行狀修入。臣嘗見前校書郎魏了翁嘗在館中，聞今敷文閣直學士吳儆言：檜病時，大理寺官以趙汾等獄案上書，檜夫人王氏御之，語家吏曰：太師病勢如此，且休將這般文字來激惱他。如此者再三，檜死，事遂已。故以檜之禍如此，而其子孫未盡絕滅，蓋王氏此舉，能全數十家性命故也。臣又嘗見蜀之老士人有爲許仲啟館客者，言仲啟時持案牘入檜臥內，是時已擬定罪名，只欠檜一押字，會其疾篤乃已，所謂五十三人，趙令衿、胡銓、汪應辰、張孝祥之徒皆是也。臣按此時仲啟以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仲啟乃曹泳甥，與秦檜有姻，故得出入臥內也。但五十三人不能盡得其名，嘗讀中興聖政大事記曰：甚矣，檜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銓、趙鼎、張浚、李光、張九成、洪皓、李顯忠、辛企宗之徒，相繼貶竄，而呂頤浩之子摭、趙鼎之子汾、王庶之子荀之，皆不免焉，蓋檜之心大張恨尤甚於草寇，竄趙鼎而必置之死，殺張浚而并及其家，甚至曾開以附程氏之學而得禍，洪興祖以序程瑀論語注而得禍，末年欲殺張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檜已病不能書，可畏哉。

壬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秦熺言，父以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伏望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

迹漢疏。上賜詔曰，朕方賴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欲舍朕而去，效漢二疏哉。癸巳，檜再請，詔答曰，卿獨運廟堂，再安社稷，朝廷恃以爲輕重，天下賴以爲安危，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甲午，熺再奏，臣已與臣父議定，蓋是素志，乞賜降處分。詔曰，宗社再安，卿與有力，方將同德之求，遽有納祿之請，非朕所望，勿復有陳。是時檜病已篤，而熺祕不以聞，但以滿盈求退爲辭而已。乙未，上幸秦檜第問病，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浪。上亦爲之揮涕，就解紅帕賜檜拭淚。熺奏請代居宰相者爲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乃賜幹辦府丁禩金帶，己刻還內。是夕，召權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熺遣其子禮部侍郎塤與其黨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柟等見殿中侍御史徐嚞、右正言張扶，謀奏請除熺爲宰相。此以湯鵬舉劾疏修入，鵬舉十月二十一日事，故附於此。林泉野記乃謂張德元、曹泳等謀薦即相位，於此不同。　是日，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洪皓卒於南雄州，年六十八。後謚忠宣。

丙申，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益國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爲少師，並致仕。詔檜、熺已降制，其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塤、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塤仍充敷文閣直學士。初，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至臥內，以後事囑之，且贈黃金各千兩。德元以爲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爲檜多疑心，他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耶，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爲非檜之黨，是日以思退兼權參知政事。臣嘗見潁武子盡蕭子義言，其檜嘗圖執政官不敢違其事。湯思退初入樞府一日，檜與二人上殿，不付出，檜雖之論思退令留身，請其故，思退謝不敢。檜曰，此是檜意，無傷也。明日，思退留身如所戒，上見已曉，曰，有何事，乃不以奏檜同奏白思退其自云云。上曰，此細事，朕偶忘記，非有他也。思退將下殿，奏曰，臣自此恐不復望清光。上曰，何故。思退曰，臣今日留身，雖出檜意，但其人多疑，必謂臣更及他事，且臨害臣，請排臣去無日矣。上曰，無慮，朕當保全。思退因時曹檜與樞密當之狀，上頗之，退朝殿廬，皆以上意未至，官以批出侯與拍郵，審其後意，思退實附檜之門，乞能相。上曰，他人皆檜黨，皆書於其死後，思退於檜在日爲朕官之，非罪也，子孫所書，參有抑，故具載之。

夜，檜薨，年六十六。遺表略曰，願陛下益固鄰國之懽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覦。林泉野記云，熺尤悲慟，不學，聞檜死，設酒大會。　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爲相，檜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亦稱之。未幾，爲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檜、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樞密使浚能，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宰席，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檜，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留之。韓世忠、張浚、岳飛方握兵，檜與俊密約，講和而以兵權歸俊，飛既歸，世忠亦罷，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紹興十二年科舉，諭考試官以其子熺爲狀元，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塤爲狀元。上覺彗星見，檜不乞退，頗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以爲檜秉政所致。上見江左小安，以爲檜力，任之不疑。檜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闚微旨，動靜必

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奇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騰、續瑾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年。爲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奴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又名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捕送大理寺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頌太平。中興聖政之美。故言路絕矣。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例籠市權。諫官匪人。略無敢言其非者。自劉光世薨。其家建康園第併以賜檜。及張俊薨。其房地宅給日二百千。其家獻於國。檜盡得之。性陰險。如崖穽深阻。世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即出。文案雍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贓污不法。爲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贓吏恣橫。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物爲壽。歲數十萬。其家富於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啓者。槩、夔、樓、契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請加檜九錫。及鼎鑎國官屬者。自非檜黨以下至富於左藏數倍。以林泉野記本文。自士大夫投書啓以下。並據遺蛙之遺史刪附。聖相事。實見紹興十四年六月鑎國官屬事。詳見十七年三月九錫事。詳見二十三年正月王循友知建康府注。

然自渡江後。諸大將皆握重兵。難制。張浚、趙鼎爲相。屢欲有所更張。而終不得其柄。檜用范同策。悉留之。擢府。而收其部曲。以爲御前諸軍。息兵以來。諸郡守臣。有至十年不易者。又以僧道太冗。乃不關度牒。暗消其弊。使民知務本。由是中外少安。至於忘讎逆理。陷害忠良。陰沮宗室之議。又其罪之大者。上久知檜陰慝之未發。至是首勸嬉致仕。餘黨以類逐。天下咸仰英斷焉。

丁酉。執政奏事上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但相繼。紳畏之。視如鬼蜮。近見太師秦檜不安。未赴朝參。日與羣小妄議朝政。搖動國是。尊欲離間君臣。竊恐別有覬覦。將致誤國。殿中侍御史徐嘉言。泳性資凶險。貌狀姦雄。威聲虐焰。震慴朝野。而又招權市恩。擅作威福。引援市井不逞之人。結爲腹心。如朱敦儒者。乃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王彥傳者。贓污淫濫。專事刻剝。呼仲邕乃泳之甥。雖迹詭祕。唯務躁進。而泳悉致之門下。國家財賦。自有常經。泳巧計百出。必爲額外多方聚斂。較利之錙銖。剝民之脂膏。怨嗟之聲。滿於道路。苦者羣大臣之有疾。遂日與羣小聚會。妄議朝政。便欲竊弄權柄。恣其悖逆不臣之心。以搖國是。罪惡貫盈。未易殫舉。欲望屏置遠方。以快天下。仍將敦儒、師旦、彥傳、仲邕等並行罷黜。使凶惡不有君父之臣。及陰邪姦慝交結之徒。皆知所懲艾。故有是命。

庚子。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徐喬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

文閣待制沈該、直龍圖閣湯鵬舉並召赴行在。令疾速起發。

辛丑。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張扶試國子祭酒。兼侍講。上既親政。首易言事官。前一日。批出除扶太常卿。執政言。正言自來不除太常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有是命。

壬寅。詔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韓公裔並令行在居住。二人皆上使令之舊。久爲秦檜所逐故也。

甲辰。秦檜妻韓魏國夫人王氏乞改賜一道號。詔特封沖眞先生。直寶文閣主管佑神觀吳益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秦熺言。益先臣長孫女夫。望特賜推恩。改差在外宮觀。故有是命。　詔敷文閣學士知平江府王曾、秦元本脫此句今增。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宋貺兩易其任。以秦熺言。曾臣親舅。望令與貺兩易。庶得相聚照顧家屬故也。　熺又言。先臣葬事。乞令江東轉運使應副。從之。仍令入內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管葬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

【紹興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戊申。右承事郎趙汾特降二官。制曰。汝大臣子。不自愛重。言者謂汝交通宗室。窺伺機事。朕詰汝於法。究其始末。亦既有狀。從有司議。姑削二官。尙體寬恩。毋重後戾。制詞權中書舍人趙逵所行也。　月庵云。汾故宰相鼎之子。除嘉王御史。且言其甘心與人遞送書信。窺伺朝廷事機。法寺鞫治。後有是命。按此乃與張浚行狀所載鞫治本意全不同。必檜死後所擬也。臣嘗聞前校書郎魏了翁言。吳湖在館中。嘗云。張浚謫永州。杜門不通人。惟穴牆以通薪水。一日。有自穴中鑽身下者。已困頓不省。其子拭往問之。乃趙鼎之子。曾在其中。勢不免死。故來相別。拭不敢以白浚。延之別室。浚微聞之。召拭問曰。吾昔與趙參檜。知必不見殺。然亦當往海南。盡中有銀若干。留其半。汝奉書母歸於長沙。其餘中分。半以與趙。半備海南之行可也。又數日。有黃衣卒復自穴中鑽身而下。其以爲誦命至。大驚。往視之。卒困乏不能言。指懷間小紙爻。乃取視之。乃湖南漕臣所寄也。其書云。十月二十二日。秦太師已致仕。伏乞約束渡師命。徼關啓門。獵。漳州人。舊游拭之門。日言必有鑄。故附著於此。趙鼎定未得其名。當考。

己酉。詔秦檜神道碑以決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爲額。以熺言臣父際遇聖主。獲依末光。眷禮始終。曠古未有。今合立神道碑。望特賜御題八字故也。

辛亥。詔大理少卿張嵲與外任。　右宣教郎王鎬直秘閣。鎬、檜先孫。以檜先郊祀合得恩奏恩澤而命之。

制曰。朕酬乃祖之勞。將益錄其子孫。既而曰。與其益之。盍增異數。用是以汝進直秘閣。夫父祖之於子孫。

無所不用其愛。其亦榮汝之承吾賜而歸侍於側也。汝克孝秀。祗遹吾訓。顯身揚名。茲其所以報君親與。制詞權中書舍人趙逵所行也。

壬子。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　左中大夫直龍圖閣湯鵬舉行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張修行右正言。

乙卯。詔秦檜合該賜謚。令太常寺擬定。於是博士曹冠撰謚議曰。故太師贈申王秦檜。光弼聖主。紹開中興。安宗社於阽危之中。恢太平於板蕩之後。道德光天地。勳業冠古今。雖備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報之典。嚴於定謚。尤常先其報國之大節。傳道之顯效焉。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文質有成曰獻。宜賜謚曰忠獻。　右朝奉郎通判常州秦烜爲光祿寺丞。烜、梓子也。熺言臣本家御書閣及賜第家廟。並未有人看守。望改烜行在差遣。就令專一照管。故有是命。

丙辰。執政進呈赦書副本九十三條。上曰。依前郊體例。還有增改否。參知政事董德元奏。今所進本。除依前赦外。增改十八條。新添二十三條。上曰。民間利害。宜講究詳備。務在寬恤。無所冤濫。　右司員外郎林一飛罷。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兼權郊祀大禮提點一行事務官。以都司全闕故也。

丁巳。直祕閣新知眉州王揚英落職。催赴新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奏楊英寡廉鮮恥。近除職知眉州。可謂幸矣。嫌其地遠而不行。方且對衆揚言。我嘗薦秦熺爲宰相。必爲我致力。命下三月。俄然自安。方命不恭。無甚於此者。故有是命。　大常博士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曹冠、右通直郎司農寺主簿林一鳴、監文思院上界門林一鶚並罷。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奏一鳴、一鶚乃一飛之兄弟。特權挾勢。輒得進用。冠、秦檜之館客也。試官觀望。叨冒登科。平江教授到任三月。遽得改官。遂遷太常博士。如此則國家清要任。宰相用之以酬門客。可乎。中外士大夫莫不飲恨而竊笑之。望將一鳴、一鶚及冠特賜罷黜。以儆樹中外臣下貪饕之心。是日執政進呈。新除右正言張修入對。亦論宗正寺丞鄭柎天資險詖。賄賂猥雜。冠章句鄙生。人物凡下。二人者朝夕出入大臣之門。復交結曹泳。柎之奉使。泳力與爲地。今冠爲檢正。實政事之本。柎爲奉使。蓋國體所繫。若不亟能黜。深恐別致生事。傳笑四方。上面諭修以開廣言路之意。時冠以湯鵬舉章先斥。於是柎相繼亦罷。　左奉議郎知池州青陽縣褚籍、充御史臺檢法官。左承務郎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門張堅、充御史臺主簿。時臺屬闕官。上面諭湯鵬舉。令舉薦。遂用二人。籍、丹陽人。堅、綱之子也。　榮州刺史階成西河鳳州兵馬都鈐轄御前後部同統制軍馬吳拱兼知成州。

戊午。執政進呈激賞庫所買錦三千餘疋。係曹泳行下江、浙諸州辦買。已依聖旨拘收。上曰。自古帝王。多事土木登觀。遊畋田獵。朕皆不好。正恐有害吾民。如蜀出許多錦帛。決致科擾。豈可不禁。朕深居九重。百姓愁嘆之苦。朕安得知乎。　是日占城進奉使蒲遮闌等入見。貢沈箋等香萬餘斤。烏里香五萬五千餘斤。犀角象牙翠羽玳瑁等。賜酒食殿門外。後三日。卽懷遠驛燕之。其後交趾、三佛齊使人率如此例。占城者。在中國之西南。東至大海。西至眞臘。北至交趾之驩州。東北至吉陽軍。所統大小州三十八。通不盈三萬家。其戎器以標槍勁牌。竹弦弓無鏃箭。民有罪。輕者笞臀背。重者龍而擲之水中。殺人者復使其親屬

殺。殺僧之大略如此。時占城國王楊卜麻疊死。其子鄒時闌巴嗣立。故遣使入貢焉。

己未。宗正丞充大金賀生辰使鄭柎能。用右正言張修奏也。（修奏見癸巳丁巳。）　修又言曹泳先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日。與鄭柎、曹冠締交合謀。朋附大臣。將平昔交結不逞之徒。徇情辟差。共爲奸惡。乞行下戶部及臨安府盡行減罷。又奏左迪功郎監文思院曹緯實泳之姪。先持祖母服。泳力挽其來。俾就試省闈。試官觀望。濫紐科第。使其留行朝。採摭造作語言。動搖國是。詔緯放罷。　權尙書吏部侍郎徐嘉充大金賀生辰使。　利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王彥特遷保寧軍承宣使。左都統制楊從儀、王宗尹、右遊奕統制王喜、中部統制傅忠信、右部統制李思顏等九人並轉行一官。以都統制吳璘、楊政言彥等供職滿十年。從四川制置司保明也。　右武大夫劉弁升帶御器械。

癸亥。冬至日。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應命官緣事流放。累該赦宥。未曾施行。令刑部開具元犯因依申尙書省取旨。應刺面不刺面配軍編管羈管人等。內命官具元犯因依聞奏。其永不移放人。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或篤疾者。保明以聞。其情理重人錄元犯因依并自到後來有無過犯。開析奏裁。當議看詳。特與量移。揭會進士因事送州軍聽讀。並無放年限。實可矜憐。可令刑部看詳。如元無的實罪犯。行下所在州軍。並發歸本貫聽讀。自今赦後及一年。別無公私過犯。給據放令自便取應。是歲郊祀。增鹵簿爲萬五千二百二十有二人。建靈芝瑞木等爲旗。用乾德故事也。

甲子。上幸秦檜第臨奠。而諭檜夫人王氏以保全其家之意。

乙丑。敷文閣直學士新知平江府宋貺能。右朝請大夫知廣州周三畏復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先是貺以租諱平乞避。魏良臣等奏令與三畏兩易。上曰。貺小人妄作。向知臨安府。因官妓公事甚暗。可直與宮觀。理作自陳。三畏廉謹守法。中間被黜無辜。與復職知平江。甚當。（三畏復職。蓋三省所擬也。熊克小曆載上語。誠去甚當二字。遂失其實。）

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皓謫英九年。至是已卒。（十月二十一。）　魏良臣等言皓在貶所病甚。欲復舊職宮觀。任便居住。上曰。皓頃在敵中。嘗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語言得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上因語及大理寺官多是觀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朕何所賴。趙令衿、趙汾被罪事起。莫汲、汪召錫、如近日張祁坐獄。皆是曹泳以私憾誣致其罪。卿等速治之。

丙寅。徽猷閣待制張綱落致仕。召赴行在。　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幹辦皇城司。

丁卯。手詔曰。廷尉爲天下平。而年來法寺惟事旬白。探大臣旨意。輕重其罪。致民無所措手足。玩文弄法。莫此爲甚。比恐尙爾任情。而能循吏。所冀端方之士。詳謹審覆。一切以法而不以心。俾無冤濫。副朕丁寧之諭。　詔建寧軍承宣使王繼先供進湯藥有勞。特與轉兩官。依條回授。　右奉議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張常先、直祕閣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汪召錫並罷。令逐路提刑司取勘聞奏。右正言張修論常先心懷傾險。專事把持。尤工告訐。召錫倚恃榮勢。恣濫貪汚。侵擾公私。故有是命。

庚午、手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持告訐爲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臺彈奏、當重寘於法。　參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言、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不過奉行而已、近來諸路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止云申尚書省取指揮、殊失經意、欲自今以後、事無巨細、皆須奏聞、如咸準前違戾、許臣等具名銜進呈、當以黜責示權柄悉歸於君上、非臣下所敢專也、上曰、此乃大臣任意所爲、不欲朕知天下事耳、此奏可即行下、德元等又言、今州縣之官、貪墨殘忍、尚容有之、監司郡守職在按察、務相隱蔽、以市私恩、斯民何賴、欲自今後、有不廉不恤之失、於舉覺別因事彰露、其按察之官、重加黜責、上曰、此誠今日之弊、當如此奏行、上又曰、三省行首司賈雩罪惡甚多、執政大臣、乃朕之股肱、皆被訐罰、不容安逸、須與編置、卿等宜速治之。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儀爲崇慶軍節度使、嗣濮王、皇叔左朝議大夫直秘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顥爲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士儀、和僖穆王宗樸孫、榮國公仲惕子也、自秦檜當國、二王不襲封者十有餘年、至是始命之、時令矜當封、而方坐累拘管、乃封令顥、安懿王曾孫五百五十有三人、得紹封者自士儀始。（令顥已見。）　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上寵除目曰、世明廉謹解事、前往閩、蜀頗有勞、但事止申省、無一字至朕前、今可詔諭朕此意。　右正言張修言、人才自有公議、乞詔誡臣僚、今後薦舉、必三人以上同銜列薦、庶無私於親黨、免取譏於公議、從之。

辛未、執政進呈淮南轉運判官鄧鑑恃勢妄作、乞放能、仍差知揚州樓璹權兼管運司事、上曰、揚州正當人使往來之地、須欲得人、聞璹亦不能稱職、卿等可與易一差遣。　三省司密院言、士大夫當修行義以敦風俗、頃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謗與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以後、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收出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曖昧而誣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爲甚、臣等願陛下特降睿旨、令刑部開具前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丕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具申省取旨。　敷文閣學士新知建康府王會龍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恭惟陛下、慎簡羣材、鼎新百度、內外莫不歡欣、而和氣所以充溢、中興之治、可以持守、然近者士論皆言、朝廷未除宰相、於十月二十一日秦檜未死之前、曾遣林一飛、鄭樁、秦塤計會臺諫、奏請秦熺爲相、以此傳播、中外臣僚、猶且指望熺必復用、以苟進取、以媚黨鋼、恐天下士庶、不能無疑惑、臣切見熺父堯之後、陳乞數事、止有營私之心、初無憂慘之意、如乞王會知建康、共辦父之非事可也、乃云庶得相聚照顧家屬、建康屯駐大兵、爲守臣者、一路軍民所寄、事體非輕、若止爲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伏乞差會自陳宮觀、與熺共集檜之非事、臣更乞睿慈、將臣之論列、報行中外、使臣下咸知尊君親上、猶自以承修德、則浮言自息、公道自行、故有是命。

直秘閣知大平州王喻、右朝請郎知宣州王鎡、直秘閣知溫州鄭僑年、直秘閣新知嚴州鄭震、直敷文閣知明州方滋、並罷、亦用湯鵬舉劾疏也、鵬舉言、喻附勢作威、寡廉鮮恥、鎡當事諂諛、出宦未久、遽得監司郡守、僑年不通世務、沈湎貪饕、震不歷州縣、驟躐監司、頃爲福建市舶、每有貨物、半入私橐、滋陰狠恣

橫、姦贓狼籍、自特州移桂府、自廣帥移福州、其所出珠翠犀象、盡入於權貴之家、復得明州優厚之處、此誠公議不行、私恩特甚、高官美祿、一家有飽食煖衣之幸、而孤寒遠宦、數年不得遺差、終身有號寒啼饑之困、其怨將何歸耶、伏望將喻等特賜罷黜、以慰臣下孤寒之心、故皆黜之。（續今年七月乙未自江東轉運判官改知宣州。）　初、和州州學教授盧傳霖嘗作雪詩、有云、寒鄉只願春來早、煖日暄風蕩蹤、右朝散郎通判州事范洵按其怨望、遂罷傳霖官、至是右正言張修劾洵罷之、尋復令傳霖還任。（傳霖十二月戊寅還任。）

王申、國子祭酒兼侍講張扶罷、以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扶頃爲明州教授、奴事曹泳、賣綠改官、用泳之薦、遂爲正言、凡有奏陳、雷出泳口、豈能爲學者模範故也。　祕書省校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兼權禮部員外郎趙逵被背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及引對、上曰、卿乃朕親、秦檜日嘗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驚有以切磋之、逵因奏言、路久乖、願陛下廣覽衆聽、勿以賤微爲問、廉養成敢甘之氣、上嘉納之。（此蓋因鵬之所奏逵墓誌修入他書、唯錄之、按逵今年二月入館、至檜卒後中年、未爲久次、如前錄元湯思退林機爲立方王綱皆檜所親厚者、驟入館論年、立方思退皆二年間二年中方除郎、德元亦二年中方除寺官、則逵亦未爲濫也、且逵爲之所主所出、其須詳考。）　皇叔宣州觀察使知內外宗正事士衍轉一官再任。　保信軍承宣使曹勛知閤門事被幹辦皇城司。　右正言張修奏、右通直郎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王淪、左承事郎添差通判廣德軍鄭時中、以大臣之親、驟加進用、左奉議郎知邵州林機以宰相姻婭、遽躐清顯、附下罔上、妄立異議、宰相甘不以爲罪、猶付之名郡、物議籍籍、謂並能、修又言、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黃免以大臣之姪壻、累冒差除、唯知諂事曹泳、浙東提舉閑官、泳何與焉、輒敢以免姓名、達之天聽、望賜罷黜、以協中外之望、從之。

十有二月甲戌朔、禮部奏郊祀行禮、聖孝等事、乞宣付史館、上曰、霜露之感、人子之常禮、所不必書、上又謂輔臣曰、頃委官習詳監司郡守所條裕民之事、已數年而未嘗進呈、必是取宰相意、不欲令朕見也、又所條止於民事、自今有已見利害、並詳敷奏、於是降旨行下。　手詔曰、邪說風流之地、振舉紀綱、糾滋姦邪、密贊治道、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黨、而濟其喜怒、孟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惟結主知、無更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訓、毋自貽咎。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知建康府。　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夏知太平州。　光祿寺丞秦烜與外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熺乞留烜守家廟、不過使之探伺朝廷之設施、稽察百官之向背、況熺身在草土、不當數有陳乞、望與烜在外差遣、將帶檜家廟歸建康、上從之。　右正言張修言、賓政殿大學士鄭億年、以宰相子、身爲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甘事逆臣劉豫、既還朝、大臣力爲之地、高爵重祿、坐享累年、端明殿學士鄭仲熊與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府、賄賂狼籍、詔並落職、億年南安軍安置、仲熊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修、高郵人也。　特滌提舉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張浚、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郴州居住折彥質、降授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沅州居住万俟卨、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南康軍居住段拂並令任便居住。万俟卨仍復左通奉大夫。　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移郴州安置。光年八十矣。　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道州居住何麒、勒停人前左朝散郎直顯謨閣興化軍居住徐林並放逐便。　嚴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許世安爲建武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捧爲徐州觀察使、皆以積閱遷也。

乙亥。左通奉大夫万俟卨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詔行在百司闕官甚多。可令侍從共舉一二十人。務要眞材實能。不得輒狥私意。倘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張士襄責監南康軍在城酒稅務。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張士襄去歲奉使回。嘗朕前奏事。欺罔不實。宰相止以奉使不肅。能。續以宮祠處之。卿等可與遠小監當。以爲後來奉使之戒。　左朝奉郎直祕閣楊傑爲尚書駕部員外郎。　左宣教郎直祕閣楊傑爲將作監丞。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敷文閣待制曾鎬因秦檜薦爲臺臣。凡有奏陳。蓋學無術。蓋緣幸會。據鎬版曹。而爲時相管莊。自爲苟避。敷文閣待制曾鎬因秦檜薦爲臺臣。凡有奏陳。蓋出於檜。右正言張修言。敷文閣直學士徐琛貪汚明竊。詔並奪職罷祠。　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蔣璨爲淮南路轉運副使。璨不爲秦檜所喜。自鎮江罷去。爲祠官者十二年。

丙子。淮南轉運判官王秬爲父雲請謚。執政乞下太常寺。上曰。若下太常。則又申請迎送。可特賜謚。卿等便與議定進呈。於是賜謚忠介。　左朝散郎王大寶守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王大寶向來曾進詩、書、易三經解。甚有可採。朕錄一本留中。以進本付中書省。此人留意經術。卿等可與行在差遣。蓋德元曰。臣等方議欲除國子司業。上喜曰。朕意與卿等適合。甚善。經筵亦闕官。可與兼崇政殿說書。　左承事郎張孝祥爲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先是秦檜以孝祥父祁爲胡寅所厚。命有司按以反謀。繫詔獄。上祀郊之二日。魏良臣密啓釋出之。因有是命。

丁丑。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台州崇道觀宋貺落職。以右正言張修論貺天資刻薄。恃大臣之知己。恣爲不法故也。明年十月再貶。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陳巖肖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尋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詔舉除名勒停前右朝散大夫武岡軍編管人万俟卨、除名勒停前右朝請郎直祕閣南劍州編管人夏洪、勒停前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大寧監鶴管人王良存、除名勒停前左承議郎象州編管人高穎並放令逐便。

戊寅。御筆應先統兵官差破使臣軍兵隨年被賞以轉官資者。不得以冒賞罪之。內代名人。依紹興十三年四月八日指揮改正。令後準此。　是日。執政奏臣等未論此意。上曰。只爲十三年以前立功將士有曾決配者。甚非朕意。時上喜見顏開。又曰。今後文字有疑處。次日可復將上。執政又奏熙寧、崇寧封占城國王典故。上曰。昨問客省。亦不知此例。可依此行之。恐失遠人歸附之意。　左朝請郎南安軍居住鄭億年再責建武軍節度副使。南安軍安置。　右朝奉大夫知南劍州沙縣張松就差知瓊州。用本路安撫司請也。

按明年二月辛卯。湯鵬舉論錢良臣章疏。稱所薦張松、自知瓊遣朝。輒除郡守。與此不同。又按良臣今年十一月癸丑方除參知政事。並今二十七日庚戌經筵間所請。必在良臣執政之前。密攷。

乙卯。左朝奉郎通判婺州周方崇爲監察御史。方崇、海陵人。湯鵬舉所薦也。　直龍圖閣知紹興府趙士彬、直祕閣知溫州高百之並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士彬爲時相家作媒舉婚嫁。故連作帥臣。進升祕職。百之與秦塤爲姻家。故驟爲提舉。繼守鄉郡。公論謂何。乃罷之。

庚辰。安豐軍進蠻鮓白魚。御筆。朕不欲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今免進。是日。執政進呈。上曰。溫州柑橘。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罷進。猶蠻鮓淮白皆祖宗歲進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

辛巳。左奉議郎知廣德軍王綸守起居舍人、綸爲察官。以不合檜故。峻用之。　右正言張修言。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黃然偏懦庸懦。昨爲兩浙轉運判官。其於漕計。漫無措畫。將一路常賦。妄行折科。民苦其擾。州郡申陳。則曰。此皆侍郎指揮也。夫何疑焉。爲江東提刑。案牘積壓。一廳人吏。乞與宮觀差遣。以協人望。從之。　左朝散郎金安節知嚴州。安節爲御史。再疏論秦梓罷之。由是久廢。至是復起。

壬午。三省樞密院言。近歲監司守臣。並事刻剝。重爲民蠹者。其事未易縷數。摭其尤者。則奬除不可不禁。權攝不可不罷。苞苴所當戒。宴飲所當節。欲望申嚴禁約。或有違戾。仰御史臺監司彈奏。重寘典憲。庶幾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上曰。此等無非害民者。可依此申嚴行下。　執政進呈刑部狀。謂具到前後告訐人右朝奉郎張常先。先任江西運判。告訐知洪州張宗元與張浚書并詩。右通直郎直祕閣汪召錫、左從政郎莫汲並告訐衢州寄居官趙令衿有謗訕語言。右朝散郎范洵告訐和州教授盧傳鍔作雪詩。稱是怨望。左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陸升之告訐親戚李孟堅。將父光所作文籍告人。及有譏謗語言。左從政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洧任兩浙轉運使催綱曰。告訐知常州黃敏行不法等事。追官勒停人前右通直郎明州鄞縣丞王肇課告程綽慢上撫人臣之禮等語言。致興大獄。並是虛妄。降授承信郎、雍端行先任監潭州湘潭縣酒稅。告訐本縣丞鄭玘主簿賈子展因筵會酒後。有嘲訕語言。致興大獄。福建進士鄭煒告吳元美譏訕等事。上曰。此等須痛與懲艾。近日如此行遣。想見人情歡悅。威召和氣。於是並除名勒停。光先送衡州。召錫容州。汲化州。洵梅州。升之、煒雷州。洧南恩州。肇高州。端行賓州。並編管。洧、鈇子端行、蜀人。祖孝聞。崇寧初舉進士南省第一。坐上書誣斥廢死。父子純。建炎間爲右職。隸趙哲軍。哲誅。子純亦編置。張俊憐之。復授端行一官。至是抵罪。後不知所終。　黃敏行來自常州。對移和州。不知洧所訐何事。端行事迹以王明清揮麈前錄修入。但錄稱雍安行。恐小誤。鄭玘賈子展未知何時行遣。此月十一日甲申復官。　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荊門軍編管人范彥揮、坐作夏日久陰詩。　前右朝奉大夫展州編管人王趯、坐游興化光通寄及告人。　前右朝散大夫夔州編管人元不伐。坐擅造行在言語。　特勒停前右承議郎徽州編管人蘇師德。坐其子操當回繫文。稱奸人在位。　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李孟堅。坐父光所撰小史皆非事實。　右承務郎紹興府編管

人李孟津、（坐鼓唱治州人乞骸歸爲知州）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王之奇、前右承務郎容州編管人王之荀、（坐德運師論）特勒停前右朝散大夫鼎州編管人閻大鈞（坐依附鄭關中）並放令逐便。 詔諸路買坊場並遵依常平法施行。如有違戾去處。仰提舉司檢舉改正。（此當是爲飛虎軍酒坊酒庫張本） 秘書省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趙逵、左宣教郎通判徽州周驥之並爲著作佐郎。逵仍兼權中書舍人。先是制授占城蕃首都時闍巴懷遠軍節度觀察留後占城國王散官檢校官憲御勳邑如故事。加賜覓衣一對、金帶一條、細衣著百疋、金花銀器二百兩、衣著百疋、銀帛千疋兩。又以其進奉使醜逵麻爲歸德郎將、使副見日、皆賜金帶。判官金花銀帶襲衣著辭日皆賜衣服器幣有差。

甲申。御筆醴泉觀使孟忠厚令行在居住。奉朝請。翌日。參知政事魏良臣奏曰。忠厚在戚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梓宮須宰相護送。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權密事護送。朕深不欲以國戚任軍旅及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如太后家子弟。但加以爵祿奉祠而已。良臣曰。陛下聖明。深得所以待國戚之體。 詔命官犯罪。勘鞫已成。具案奏裁。比年以來。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後三省將上取旨。 敷文閣待制劉一止落致仕。召赴行在。 右朝散大夫直祕閣宗穎行尚書兵部郎中。 左朝散郎周葵復直祕閣知紹興府。 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處州編管人郎大受、（坐朋附范同淳言無罪）前左從政郎武岡軍編管人黃曄、（坐賦牡丹花時怨望）前右從政郎萬安軍編管人楊煒、（坐上李光書抵和議）前左迪功郎橫州編管人鄭鈺、前右迪功郎肇府編管人賈子展、（坐酒後有唱詩語言）並放令逐便。仍與復原官。煒渡海而卒。 徽猷閣待制致仕陳橐卒。

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德元器能淺陋。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權貴。叨竊進取。既參大政。又以承乏。得權宰執。利興害除。豈能任其責乎。進賢退不肖。豈能任其怨乎。是眞伴食備員者也。望將德元罷黜。以爲貪進無恥者戒。右正言張修言。仰惟陛下聰明。灼見大臣前此專權自恣。一時小人有害於政者。蓋由英斷。旋加黜逐。中外之人。得覩朝廷清明。百度鼎新之日。無不歡呼鼓舞。轉頌相賀。其有朋比大臣。欺罔君父。罪狀顯著。物議沸騰。乃尙參與大政。不知引退。可不論列貶竄。以昭天下四海乎。臣謹按參知政事董德元。以猥瑣之才。偶中魏科。大臣當軸。欲其附會。遂啖以要官。至如臺諫、人主耳目之寄。尤非他官比。而德元爲侍御史。與之交通。令愉人往來傳道密意。所喜者卽驟進之。所怒者卽擠排之。羣小得計。相爲羔與。善類懍懍。若無所容。此實臺諫附會以至於此極也。近日聖詔初頒。在位之臣。敢不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如德元自宜告退。猶洋洋然不以爲恥。處廟堂。與機政。士論切齒。若不亟行罷黜。深慮有誤國事。鵬舉又奏。去歲省闈。德元爲參詳官。偶於謄錄處取號而得秦塤試卷。對衆曰。吾曹可以富貴矣。今厥中以得塤之試卷。更相自慶。而德元復對衆又曰。此卷子高妙。魁等有餘。近日遂接引鄉人之浮淺者。公然鼓噪於市肆中。乞朝廷除德元爲相。是眞不量力。取笑於一時。莫此爲甚。伏乞早賜罷黜。以爲諂奉權貴妄冒進用之戒。修又言。人臣之罪。莫大於附會。德元之罪。中外固已知之。懲一勵百。以戒飭在位之臣。誠不可緩也。鵬舉又言。德元權宰執事以來。膠丹餘矣。才力不逮。知能無取。日甚一日。貪不知恥。況復歷官未久。驟躐政機。徒知歸德於時相。不知恩出於陛下。近日擅支激賞庫錢物。輒設衙吏。誠何心哉。是使衙吏歸恩於德元。不知激賞庫錢物實出於朝廷也。疏入。德元乃求去。上猶以不允答之。奏上。上始有是命。鵬舉又言。德元貪鄙之心。知無不爲。且如近遣王珉出疆。德元遂令其子克正充上節禮物官。令端坐於家。公然循資。殊不知恥。珉之行日。有云。衆人皆有所得。獨參政令圖。略不念邊塞中萬里之行邪。人皆傳之以爲笑。德元貪鄙如此。尙得資政學士而竊宮祠厚祿。公議謂何。願將德元職名鎖視。仍將臣前後論列。報行中外。以戒臣下貪得無恥之心。詔德元落職。制略曰。不思臨軒之恩。遂決媚竈之策。聞不一歲。來參萬機。權舍人趙逵所行也。 左朝散郎通判明州淩哲、右承議郎添差通判嚴州何溥並爲監察御史。湯鵬舉薦之也。（哲、吳縣人。初見紹興十四年七月。溥、永嘉人。初見紹興十二年三月。）溥入見。首論天子之耳目。所恃以周知天下之故者。內則寄之臺諫。外則寄之監司。故監司權與臺諫等。陛下勵精求治。尊用臺諫。言無不從。今茲朝廷之治。可謂肅矣。而臣竊怪州縣之間。貪吏爲虐。搏噬良民。甚於豺虎。監司不問。郡守不阿。往往甘受佞巧。先食其餌。是爲足以當陛下耳目之寄哉。臣愚以爲州縣之貪吏。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罰。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如是則非惟監司不容於姦。而貪吏亦將斂而不敢犯矣。此非臣意度而爲之說也。比居田里。所親見。故敢爲陛下言之。伏望睿慈。斷以必行。實惠及民。天下幸甚。從之。（溥奏下在十三日丙戌。蓋此日引對所上也） 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鈺世明言。契勘天下財賦。窠名不一。有歸之朝廷者。有歸之戶部者。要之均濟國家之用而已。故朝廷之與戶部。邦實一體。戶部闕乏。朝廷未嘗不應副也。比年以來。朝廷每月支降發食錢三十萬緡。又於數內尅還給關子錢。而戶部窠名錢物。又有爲朝廷拘收支用者。戶部所得無幾。欲望特降睿旨。令戶部條具自來支使錢物窠名。撥歸戶部。每月以實關錢申朝廷取旨。貼降。又言。江、浙等路。有絕戶沒官等田宅。紹興二十年內。節次著指揮撥赴常平司措置。其間州縣官吏。往往巡劄形勢有力之家。量力租課佃賃。不惟暗失官課。而州縣又緣此失去二稅歲計之用。乞將上件田宅。盡行出賣。令戶部參照條具申朝廷取旨。並從之。 右承議郎謝伋知處州。（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興二年。秦檜之遂右僕射。制詞蕭叔后之文。鐫版告詞。謝任伯之文。藁。謝嗣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親批云。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搖。怨謗載路。丁卯歲。上謂輔宰執曰。聞載。謝嗣也。至乙亥歲。秦復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伋。以恩處作劄子自陳。大概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從僕所迫索得之。是歲。又令其姻蕭曾坏爲揮酷吏劉景者。權守天台。專欲鍛鍊景思。時景思寓居外邑。首若山間。景祖事之次日。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傳檄縣令。令人防護。至嚴。景思自分必死。將逃郡城外渡。

舟中。望見敵偏邪迴護。一見執政諸將。至飾會。則與其熾焰。厚其飲食。兼履宦涸甚晚。試酒延佇。與國與語悔歎。而錄。始盟畢已得擒之時昔矣。又論旬叢思拜嶽牧之命。然終不知所與之嶽帥何也。按此所云謝克家事與檜制詞及丁卯臣毀拜嚴錄。乙卯陳檜乞下台州取索御札。皆小說。前已辨之。劉錡今年四月乙丑落知台州。詔右通直郎陳磻安令逐便。以刑部檢舉也。磻安初坐不肯沈長卿時論事。勒歸建州本貫。

丙戌。武泰軍節度使充侍御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張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日。執政奏事。魏良臣言。錡一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貧甚。昨賜田百頃。仍官給牛種。良臣言。錡有申狀到朝廷。稱官田並撥入常平司。止得荒田數頃。臣已下本州。只就常平田撥賜。欲差帥潭州。見任人張柄與宮祠。上曰。甚善。　直秘閣江東轉運副使州右罷。以右正言張修論石綠大臣有父執之舊。濫被任使。貪污不法也。

辛卯。執政進呈監察御史王葆自劾徐嘉曾與臣議除媾事。上曰。王葆、徐嘉、王復雖昔官所薦。皆出秦檜意。想其不自安。須與外任。於是次第罷之。　參知政事魏良臣等言。仰惟國家。累聖相承。法令全備。以爲萬世不易之典。自比年以來。間有一時申請。權宜而行。其間致與祖宗成法有相牴牾者。臣等近面奉聖訓。國家政事。當並遵祖宗舊制。欲望特降睿旨。令省部節次條具。緣降申明指揮。付有司看詳可否。取旨施行。庶與舊法罔或背戾。又言。朝廷偃兵息民。於今十五年矣。典章文物。燦然備具。惟是衣冠舊制。猶於近習。競以紫衫爲便之服。公卿皁隸。混爲一區。甚非所以明等威。定民志也。欲望除諸軍將校許服紫衫外。自餘並依承平舊制施行。仍自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一日爲始。皆從之。　詔比年諸軍統兵官。頗多私役軍士。至於託名回易。以茶鹽布帛之屬。敷配倍取價直。因致貧乏。可令刑部行下諸軍。如或依前違犯。在內御史。在外委總領官按察劾奏。三省樞密院取旨。重寘典憲。如按劾官司知而不糾。與同罪。　徽猷閣待制張綱試尚書吏部侍郎。　右正言張修爲太常少卿。　監察御史凌哲爲右正言。　左朝散郎葛立方爲尚書吏部員外郎。葛郯撰立方文集後云。太上寬仁。伯父被召。復爲郎。執政沈公該始除參知政事。而前當者乃閒路該之子得之。後譖該者往往以爲口實。而伯父亦卒以此一跌。不復伯父既揚館職甄上昔所聞。下其事於吏刑部。而吏刑部考究狀甚白。將伯父除郎。乃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而沈該除參知政事乃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　左奉議郎通判紹興府黃中爲秘書省校書郎。中進士廷試第一。官州縣近二十年。至是始召。　御筆敷文閣學士王會落職罷宮觀。俟九日勒停。　詔應召赴行在臣寮。入國門日。令即時具狀聞奏。　右朝奉郎通判袁州蔡撐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撐初見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　左承議郎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何逢原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癸巳。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胡寅復徽猷閣直學士致仕。　詔追官勒停人趙令衿復左朝請大夫。追官勒停人閻大鈞、除名勒停人元不伐復右朝散大夫。止明年四月庚寅帶右字。　范彥輝復左朝請郎。李孟堅、王之奇、王之荀並復右承務郎。勒停人蘇師德復右承議郎。

甲午。敷文閣待制沈該參知政事。該自蜀歸。召還入見。上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始用檜薦。及登從

列。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笑曰。然。遂有是命。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時上復親庶政。刷攬權綱。首詔該及万俟卨逸朝。已而二人共政。無所建明。益不厭天下望云。　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陳誠之爲翰林學士。誠之至泉纔數日也。

乙未。上謂魏良臣、沈該、湯思退曰。兩國和議。秦檜中間主之甚堅。卿等皆預有力。今日尤協心一意。休兵息民。確守勿變。以爲宗社無窮之慶。良臣等唯唯奉詔。　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兼權工部員外郎王珪面對。即日除監察御史。日歷紹興三十年八月沈介論陳召掇學士怡泳遜。殊失所恃巧入湯鵬舉監陞御史按劾後除察官例引對。今日歷所書乃云某官王珪輪當面對則正非輪對也。疑除御史誥詞有云嘗仕於朝知之者詳一旦之間。朕乃得之。則非一輪所當可知。又按秦檜死日。學士止有翰林一員。諸士直學使其不除入。兼者殊所讓左司也。然工部既置名。止當殊延遷不云殊改植都司。介所云延當詳考。　葉義問行太常博士。　右朝奉大夫王會特勒停。送衢州編管。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會初無履歷。特檜與壻之親黨。致身禁從。出守便郡。廣田畝於湖、秀。造大宅於平江。三州之物。聚於私宅。恬不知恥。新除右正言凌哲言。會專恃權勢。肆爲貪酷。其知湖州也。民間私造酒醋斗升之犯。即拘沒家財。逮移明州。益嚴其禁。加之違法橫斂。托名羨餘。貯之別庫。贈之措置。皆詠常唱之於前。已不堪其弊矣。至會復增其數。歲至三十萬緡。於是多置稅場。以搭克商旅。增造酒額。以抑配貧民。以爲未足也。則又使奪諸司正額之錢。悉充措置之數。及其罷朝。席捲而去。帑藏爲之一空。凡與三州。皆二浙膏腴之地。其去之日。公庫所有。多擇以自隨。所至蕭然。恬不知恤。治第平江。極其華侈。皆出於三州兵民之力。竊役竊逼。脅以爲臣子侵令賊民之戒。上謂魏良臣曰。會等所至狼籍。止緣恃秦檜之勢。乃敢如此。可與屏斥編置。故有是命。　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乞赴闕奏事。詔不許。

丙申。執政進呈諸處申到祥瑞。乞宣付史館。上曰。此等極有不足紀者。卿等宜斟酌。不中理者刪去之。中興聖政。史臣曰。中興以來。言祥瑞者。類多假妖。飛龍紅光有六鶴之祥。亦芝連理爽之類。未嘗生於枯枿甘露降於殿宇。此其尤怪誕也。聖論及此。欲屏絕之也。上曰。近日葉義問劄子。極言州縣添差官之弊。所給俸祿。皆生靈膏血。豈得不爲民害。祖宗舊法。止宗室戚里添差。遣及比年因軍中立功人。雖軍校將例與添差。除此外常數能去數十人。不無怨嗟。然要惜民力。要當如此。魏良臣等言。容續次條具取旨。除此小應止有詔罷添差官五字。　左朝散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賀允中守太常少卿。左朝奉郎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樁試秘書少監。左朝散郎呂廣問爲尚書禮部員外郎。三人皆爲秦檜所抑。久於外。故上擢用之。　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蕭振充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上慨蜀民舊遠。而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符行中督責甚峻。蜀人怨之。雙流令儁光邦賊殺不辜。爲監司按治。行中以光邦爲秦檜所厚。反坐告者杖脊編管。朝廷知其不可任。乃召行中還。而復用振。降授左朝請大夫祈耆復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　左文林郎衢州州學教授胡沂、左從政郎宣州州學教授葉謙亨並

爲祕書省正字。　右奉議郎莫濂復爲大理評事。　左承議郎通判盱眙軍祝閎行宗正寺主簿。左承議郎朱夏卿行司農主簿。閏、德興人。夏卿、勝非子。皆用近臣薦。故有是命。　閏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除盱眙倅。其後曾著論閏知海鹽縣。作將稅畝由此繫宗

閏。

左從政郎范成象行太學錄。成象、成大兄也。　賣授左承事郎將作少監分司南京朱塑復左承議郎。充祕閣修撰。　降授右承務郎趙汾復右承事郎。特與改正過名。汾逗家而卒。除名勒停人高穎復左承議郎。　吉陽軍編管人胡銓量移衡州。從刑部檢舉也。　直祕閣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翁亘、有祕閣添差通判平江府王伯庠並落職放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亘奴舉權臣。減尅鹽本錢。以資妄用。伯庠以王會親戚。寡廉鮮恥。遂法貪饕。故皆黜之。鵬舉又奏右承事郎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康與之贓濫尤甚。右宣教郎江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樗初受秦檜奏補。即在行在守官。撰造言語。檜酷信之。嘗中書張宗元、范彥輝。與之頃在平江。干求州縣。稍不如意。遂撰造言語。致周三畏放罷。蘇師德編管。伏乞重加黥蹠。以爲臣下贓汚告訐之戒。詔並除名勒停。與之送欽州。樗高州編管。　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鈿世明言。近年民間銷毀錢寶。法禁雖嚴。尚未止絕。蓋緣出賣器皿。其利不啻數倍。今措置欲責令州縣。應街市見賣銅器者。限半月並拘催入官。敢行禁止。其犯人不論輕重。並押赴鑄錢監充役。官吏知而不覺者。從違制論。仍行放罷。論逐路坑冶興廢不常。難以立爲永額。近來鑄錢司督責嚴緊。往往銷錢爲銅。上下期於脫責。今欲令逐路提刑司選官檢視坑冶所出多少。令分數認納。不得勒抑。其全無所出去處。即保明申朝廷放免。又近來錢寶。多有流入外界。蓋緣場務官司利於收息博易。今欲嚴行禁止。如有透漏。其巡尉并場務官司知而不覺者。以違制論。仍行放罷。犯人許諸色人及徒伴告首。即以隨行財物多寡全行給賞。民間有銅寶興廢去處。官司量支貸。總人戶隨多寡輸納。不得抑勒。庶幾諸處銅坑。不致隱蔽不告。其金銀等坑及膽水興廢處。乞亦依此施行。從之。

丁酉。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　右通直郎知眞州陳正同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覽除目曰。今此差除。皆合公議。自兩月以來。卿等除用人材。元並公。想見外議皆以爲當。如朕未嘗容纖毫之私於其間。若行公道不變。天下何憂不治。上又曰。近日兩浙、閩、廣市舶司及四川茶馬諸處進貢眞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　御史益主簿張賁爲國子監主簿。右通直郎陳洪爲太府寺主簿。洪、義子也。　詔直祕閣知荊南府孫汝翌專恣妄作。直祕閣都大主管四川茶馬鄭鶴職事不修。唯務搭克。可並罷。　直祕閣新知無爲軍張永年罷。以淮南轉運判官王秬奏其以權貴姻連得貼職。而不請避父名也。　詔監司約束所部州縣。受納秋苗。不得過加收耗。先是監察御史王珪以大宗正丞入對。言今之急務。莫先於宮闈樞民。今四境無虞。干戈不用。而小有水旱。一方之人。多致流離死徙。不能自存。且以目前利害言之。蠶民之財。莫甚於輸納二稅之弊。大率加耗之人。或過於正數。官收一歲之賦。而民輸兩倍之租。中下之家。逃租棄產。漂寓他鄉者。往往而是。朝廷雖申嚴約束。而州縣公肆斂取。無所畏憚。唯其所說。可以籍口。循習之久。不以爲怪也。臣恐以謂莫若度州縣所用多寡之數。立爲定例。使上下通之。此外不得分毫有所須索。必重寘典憲。不唯少寬民力。亦使官租易辦。公私之利。無以踰此。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程瞻復直徽猷閣。爲京西路轉運副使。　左朝請大夫熊彥詩知鄂州。　左中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蔡三省復直龍圖閣。　除名勒停人王趯復右朝奉大夫。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岑復左朝散大夫。

戊戌。敷文閣待制劉一止充敷文閣直學士。依舊致仕。一止被召至國門。病不能拜。復求去。乃有是命。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朱三思能。以右正言淩哲論其諂事王會。遂得教授宮學。會之去朝。復附曹泳。以短卷密疏人事於泳。多非其實故也。

己亥。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太子詹事耶律歸一、副使左中大夫行大理少卿馬楓見於紫宸殿。詔傳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押百官班。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判洪州。寶文閣學士張燾知建康府。浚以母憂不赴。　端明殿學士新知建康府程克俊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左中大夫知洪州王師心復敷文閣待制。知荊南府。　左朝奉郎通判筠州劉章爲尚書司封員外郎。左朝奉郎通判遂州張晟爲司勳員外郎。上覽除目曰。晟、會稽人。前日論本府科買箭笴擾民。想有曹泳、趙士鬱所爲。魏良臣曰。不獨越之箭笴。如平江之洞庭柑。每對直二十。宣之蜂兒。每斤三四十千。多是科買。民極苦之。皆郡守撫狀。以此取悅權倖。上乃詔悉罷之。因曰。朕平時未嘗毫末有取於民。如日用紙亦不委臨安府。只令人買於市肆。便得佳者。良臣等曰。陛下聖德恭儉如此。雖古帝王何以復加。昭信軍承宣使淵蠟卿依舊帶御器械。

庚子。詔御前諸軍都統制可依見在管軍法。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內兼州事者係本法。

辛丑。詔殿前馬軍司元差軍兵一百人充秦檜不充白直。可令逐司拘收歸軍。　加封漢將龐統爲通惠威烈侯。廟在梁州。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一人。　諸路斷大辟二十一人。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居南京。即都汴。　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爲留守。經費修內。未幾大火。宮室悉爲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爲縣人。尋杖之死。於是遷都之計稍緩。此論誠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一

【紹興二十有六年】歲次丙子。金海陵煬王亮正隆元年。春正月。按是月癸丑朔。丁未。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樓炤知宣州。右朝請大夫知信州黃仁榮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仁榮、補城人也。上曰。信州亦須擇人。昨宰臣搜水晶極優人。如林機尤無狀。魏良臣等曰。紹興初。徐康國爲浙漕。進台州螺鈿椅棹。陛下卽命焚之。至今四方歎誦聖德。上指御座曰。如一椅子。只黑漆便可用。何必螺鈿。又曰。往日宮殿幕帟皆文繡。朕今並不用。土木被文繡。非帝王美事。魏良臣曰。漢文帝所以稱賢君。正由節儉也。

戊申。左朝散郎張九成復秘閣修撰。知溫州。直秘閣新知廣州陳璹知湖州。九成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學者尊之。上覽除目曰。九成昨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秦檜不樂。以此遂去。璹本檜所薦。謂其材可作帥。後自桂州召來。不旬日遣去。不曉其意。魏良臣曰。人多推其材可用。上乃從之。璹知桂州召還事。見紹興二十二年九月。溫民久困重斂。斛米匹絹。輸者率倍其入。九成曰。重斂以疲民。二千石責也。斗尺皆立定例。民大悅。　端明殿學士折彥質知廣州。　直秘閣知湖州郭珹充秘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　左朝散郎徐林守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己酉。左奉議郎樊光遠爲秘書丞。左朝散郎邵大受知太宗正丞。光遠以論事忤秦檜。去國十六年。上欲用爲寺官。故召。　左朝散大夫傅雱知韶州。

辛亥。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王珉、權吏部侍郎徐嘉能。時珉等使北未還。而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二人皆以諂事秦檜故。驟爲臺諫。無一言彈擊奸邪。無一事裨補時政。不修人臣之禮。不識事君之義。可謂甚矣。委之爲使。公然受所差官每員金四十五兩。以爲定例。更抑勒使臣。陪買私覿。其無恥如此。一時傳播。以爲笑談。乞賜罷黜。以振起禮義廉恥之風。故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今科舉之法。名存實亡。或先期以出題目。或臨時以取封號。或假名以入試場。或多金以結代筆。故孤寒遠方士子。不得預高甲。而富貴之家子弟。常竊巍科。又況時相預差試官。以通私計。前榜省闈殿試。秦檜門客孫兒親舊得占甲科。而知舉考試官皆登貴顯。天下士子。歸怨國家。伏乞申嚴有司。革去近弊。如知舉參詳考試官。乞臨御筆點差。以復祖宗科舉之法。從之。　左通直郎新擬差知平江府崑山縣李庚充御史臺主簿。庚、臨海人。湯鵬舉所薦也。

壬子。秘書省正字兼權國子司業張栻言。太學前廊職事。於今有不次選之文。比來多有不安分者。多方請託。濫居其列。乞立爲定格。以上舍有行藝者充。不則取之內舍。庶息謗議。從之。　尚書省言。近年所在稅務。收稅太重。雖屢降指揮裁酌減免。而商賈猶不能行。蓋緣稅場太密。收稅處多。欲令戶部行下諸路轉運司開具。將相去連接之處。裁酌減併。以寬商賈。如縣道稅務不可減。卽與免過稅。仍許豁除省額。如此則商賈行而貨財通矣。從之。　右朝散郎知復州章釐言。湖北、京西州縣。有戶口稀少去處。欲每一都人戶若不及五大保處。卽合併接鄰近都分人戶。通行選差都保正一人。催稅。戶長亦乞通行顧募。俟人戶各及一都之數日。仍舊差選。貴使歸業人戶。安業耕種。實爲利便。刑部尚書韓仲通看詳。依所乞。其淮南東、西路亦合一體施行。詔戶部行下。　降授左朝奉大夫揚揆復左朝散大夫。直秘閣。奉知全州。　詔承信郎殿前司自效郭振累經赦宥。可與復元官。除落過名。差充將官。

癸丑。詔州縣有犯強盜。盜。須管督賞巡尉嚴限收捕。不得抑令鄰保出備賞錢。所通窩藏及寄贓等人。州委通判。縣委知縣。親行審問詰實。方得勾追。如有虛妄。加本罪一等。若承勘官司教令供通人吏決配。勘官取旨黜責。時言者謂諸縣巡尉不用心捕強盜。反令鄰保備賞捉捕。百端擾之。及捕到官。卻令擬有力之家。悉追入獄。恣行乞取。望嚴禁止。上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此弊自革。不得人。約束雖嚴。不能禁也。於是降旨行下。　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尚書吏部侍郎張綱兼侍講。起居舍人王綸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熺侍經席。講讀說書官多以臺諫兼之。至是悉命從官如舊制。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行侍御史。左朝奉郎通判宣州沈大廉爲監察御史。大廉、永嘉人也。　左朝散郎通判廣州汪應辰守尚書吏部郎中。　右承議郎張嶷遷吏部與遠小監。富差遣。右正言凌哲論嶷刻薄忮忍。果於爲惡。詔事曹泳相爲腹心。泳所不快之人。則誣以不測之罪。付之棘寺。嶷每得之。必極力煅煉。傅成其獄。今雖外任。指揮未嘗顯正其罪。士論未厭。故有是命。　是日。執政始入新第。東位魏良臣居之。中位沈該居之。西位湯思退居之。於是良臣等稱謝。上曰。比年執政府上漏下溼。蓋不堪居。朕等會到京。見宰執入位。議事如法。所以待天

下賢俊、禮當如此。

乙卯、尚書省勘會命官諸色人犯非過赦恩、本斷刑名、合行原免、刑部尚書具例請降特旨、并不過赦、合奏裁之人、亦具重例請降特旨、未稱寬恤之意、今後併令刑部遵赦條施行、其不過赦合奏裁案狀、不得一概擬例請降特旨、如事理重害、即具例申省取旨。　詔孟庾、路允迪、家屬令信州、廣德軍並放逐便、以尚書省檢舉也。

丙辰、執政進呈新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張浚丁內艱、上曰、士大夫起復非美事、所以教孝行、厚風俗、惟軍中人乃可耳。　少傅寧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韓世忠、本司諸軍入隊官兵、依時教閱、不曾有關人數、兼無私役軍士、外逐軍雖有酒坊解庫房廊糶米等鋪、各和雇百姓開張、依市價出賣、即不曾敷配軍士、皆係外入利源、內主管錢物、係不入隊人逐軍統制等管、各有簿歷、製造軍器舟舡、軍裝、買馬、修蓋營屋、添支激賞、並是贍軍、不可暫闕、並無分文私用、別無逗留、委是難以住罷、臣今將自紹興十一年至今年終諸軍收支過錢數、謹具進呈、伏望特降睿旨、除前項實係贍軍回易、許令依舊外、其私自逗留去處、即依已降指揮施行、詔解庫房廊官莊藥鋪、並令本軍召募百姓開張補佃、即不得役使兵士、餘依已降指揮、其舊係買樸坊場、令常平司拘收依條施行、如係城郭開張酒店、令戶部總領司拘收、先是參知政事魏良臣建請罷諸軍回易事已行、故存中以爲請。　二月丁巳降旨不行。　左朝奉大夫王葆知廣德軍、左議郎王復知臨江軍、二人皆秦檜時爲御史、至是出之。　左朝散大夫楊樓、樓、資陽人、已見。爲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是日、沈該進呈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人當以德行爲先、文章乃其餘事、該曰、誠如聖訓。

戊午、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遷少師、判平江府。

庚申、鎮兩相第於都省之北。　是夜、雷。

癸亥、權尚書工部侍郎丁葉明罷、以侍御史湯鵬舉奏葉明徒以秦烜之婿、久逐、情實、四方不服故也。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黃唐傳復徽猷閣待制、唐傳爲呂頤浩所喜、故秦檜久抑之。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大聲知鎮江府。　右奉議郎王義寶、言、竊見故建寧軍承宣使解潛、歷事四朝、十任方面、頃守代州、首抗議燕山之役、已而得罪罷黜、逮渭聖嗣位、復加擢用、建炎間、盜賊蠭起、分鎮荊南、首冠六年、尋蒙召還、三總環衛、咋緣與大臣不合、以祠祿能居平江、後來知府王曮到任、承其風旨、媒孽以事、言南安軍安置、含憤而死、今其子亦已物故、諸孫零丁、煢然在遠、伏乞許令歸葬、不使宣勞之臣、遺骨遐荒、實公朝美事、從之。　詔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丁顥、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朱珪並罷見任、其已轉左武大夫并顥改差江東副總管珪改差江東兵馬鈐轄指揮、更不施行、是先秦熺擬張浚家給使例乞轉官、詔依所乞、權中書舍人趙

遵已草詞。　繼遵外制曰、敕、朕於大臣死生之際、未嘗不用其極也、既旌其忠、仰其家、猶以爲未也、而又錄宿所指令之人、蔭其官而顯其身、豈非以示朕懼祝始終不替之誓也歟、爾等服勤吾丞相府久矣、遽聞恩加焉、故昇以彼、遽秩超資、恩意甚溥、益勸忠誠、無敢無寧。　而權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沈虛中言、朕等於國家竹帛無橫草之功、超資越授、僉論不平、故有是命。

甲子、故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故責授左朝散郎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　接近紹興十四年四月已復左朝散大夫、落分司、十四年六月再降授左朝散郎、依舊宮觀、未知何時又責授少監者。　故責授潭州團練副使鄭剛中並追復資政殿學士。故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汪藻追復顯謨閣學士、先是右正言凌哲論、迺者郊丘肆赦、凡命官因事編竄流竄之人、輕者原放、重者量移、或乃盡復原官、還其職任、四方萬里、莫不歌詠載路、鼓舞增氣、甚盛德也、然臣尚念有負罪之死、越在異土者、未蒙檢舉施行、欲望特命大臣、量其原犯事因、條具以聞、取自聖裁、以次權行、庶幾深仁厚澤、下徹泉壤、及是宰執以刑部狀進呈、上曰、遷謫之人、自郊肥赦降、及節次檢舉、盡行乘復、士大夫翕然稱快、魏良臣等曰、陛下深仁厚澤、昭天徹泉、天下幸甚、因奏孫近亦已死於貶所、上爲之惻然、又進呈胡思先因沮壞經界得罪、乞復元官、上曰、經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紊緒、不爲不善、但恐反以爲擾、今諸路往往多中輟、良臣曰、臣昨備員處州、親覩其害、皆以五事歷陳、時宰意頗不樂、上曰、須得一通曉經界者款曲議之、於是鼎等皆復舊職、而思亦復左朝議大夫。　故左朝散大昭州編管人洪興祖特贈直敷文閣。　侍御史湯鵬舉言、臣恭覩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聖旨、今後不歷知縣人、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人、不除侍從、立爲永法、以革重內輕外之弊、此陛下加惠庶士、一均覆幬、帝王之高致、萬世之良法也、自茲後宰臣容私、公不行、非親與舊、非奸與佞、安得與侍從之選、豈容曾任知縣者得除監司郎官耶、臣伏乞睿旨申嚴宰執、使良法美意、不爲空文而推行之、以革重內輕外之弊、以慰安臣下之心、上可其奏、因論魏良臣等曰、士大夫往往輕外重內、親民之任、莫如縣令、若取其有治狀者陞擢之、則人皆盡心、良臣等曰、祖宗故事、不曾歷三路轉運、不得除三司、正欲其練歷、上曰、如從官須是曾歷外任、宰執皆自此選、若練達政事、通曉民情、則事事可裁決。　監察御史周方崇爲殿中侍御史。　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孫道夫爲尚書吏部員外郎。　左朝散郎唐文若行光祿寺丞、文若、庚子也。　庚、眉山人、大觀中京畿提舉。　右承議郎新通判嘉州黃貢改知綿州、貢舉進士、爲四川類省試榜首、用鼎甲恩授職官、終更、例當改秩、時秦檜當國、或勸以姓名自通、貢曰、進退有命、柱道何益、從外銓調嘉州州學教授、用舉主考第改官、從官二十年、始得郡倅、及是沈該以其名聞、乃有是命、而貢已卒矣。　貢、仁人、紹興五年。　左奉議郎新通判彭州虞允文改知渠州、允文、祖子、沈該所薦也。　按孫道夫、虞文若、黃貢及允文、但沈該所舉類中人才也。　乙丑、吏部侍郎張剛言、監司所以督責守令、而比年以來、所有奸貪不法、未嘗有按發者、此無他、蓋由資淺望輕、而不敢誰何、或以識昏才劣、而不能廉察也、欲望今後監司有闕、須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經

朝廷擢用，或曾任郡守，治狀顯著者，爲之。所貴位望重，而可以付之權，材能已試，而足以舉其職。廉守令皆知奉法，不負陛下肯吁圖治之意，從之。　左太中大夫知婺州李椿年罷，以右正言凌哲論其所至剝刻，陰取係省錢，名爲平準務，盡籠一郡之貨，侵奪百姓之利。復以官錢貸與民，日收其利，謂之放課，及結甲納苗米，並罔令市猪羊等，凡十數事，故黜之。　忠翊郎閤門祗候劉勳、乘義郎閤門祗候劉慰爲閤門宣贊舍人。

丙寅，皇伯左朝請大夫趙令衿爲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直龍閣新知紹興府周葵權尚書禮部侍郎。

左朝散郎知鎮州淩景夏守軍器監。景夏入對，言陛下臨御以來，留神刑獄，屢下明詔，戒飭治獄之吏，蒲海內外，同心愛戴。然而有司拘於法，如大辟前勘官吏收坐者，有一案推結之文，歷時既久，官吏或有事故，或在遠方，文移取會，動經歲月，坐獄之人，不免淹繫。臣待罪鎮州，本州見禁婦人阿羅殺夫陳德公事，大情已定，獄案已上，正拘此條，未有決遣之期。臣契勘阿羅自紹興二十一年入獄，今已五年，欲望矜慈，委刑部取案看詳，如阿羅情節別無未圓，先降指揮檢斷其前勘不實官吏，續次施行，仍乞立爲定制，庶不致久淹刑禁，仰副陛下哀矜庶獄之意。從之。

左奉議郎知泰州海陵縣馮舜詔爲監察御史。上監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官，時何溥、王珪、沈大廉與舜詔並爲察官，而湯鵬舉、周方崇、淩哲爲益謙，察官具員，近世所未有。　左從事郎監車輅院趙鹿充敕令所刪定官。（鹿，密子，初見紹興二十四年四月。）　特勒停新州編管人曹泳移吉陽軍編管。左通直郎知台州劉棠、右朝請大夫知楚州盧適並罷。侍御史湯鵬舉論泳懷奸挾勢，狗彘不食其餘，頃爲衢州酒稅官，正以贓敗，監司按之，劉景龍三四人與之營救，及景倅廣州，而泳已權戶部侍郎，遂竭廣州之士宜，以厭滿泳所欲，泳遂薦景於檜，而得台州。盧適父益之爲樞密也，泳爲之使臣，泳明竊從官，遂除楚州。臣竊爲泳之過惡，其在兩浙爲漕，隨安爲守，將官錢官物餽送檜之父子，及塡井婦僕等，於常例外，輒更增添，如買花石，歇時新，搜求難得之貨，不可縷數。至爲戶部侍郎，即以正入寫名錢物，用充羨餘，將合收財用，擅申作罷，以釣時譽，是誠何心哉。論其公取竊取，又不可以數計。臣又探公論，以謂李光若無罪犯，流竄海島，而泳罪惡貫盈，止貶新州，乞將棠、適特與罷黜，將泳竄之海上，以爲臣下朋比之戒，故有是命。

丁卯，右朝請郎孟克知大宗正丞。克，曰又以其弟右宣義郎嵩爲軍器監主簿，二人皆忠厚子也。

戊辰，執政進呈諸州除免黃河竹索錢，因及鄭作肅昨因乞蠲免竹索錢，宰臣見怒，致臺臣論列取勘。上曰，君相之職，本以爲民，民間利病，豈可不理。又進呈戶部供具到諸路拖欠紹興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錢物，欲行除放。上曰，若只倚閣，州縣貧縣爲奸，又復催理擾人，即與除放甚善。　樞密院編修官吳棣言，頃因臣僚建議增置民事之科，應緣民事被罪者，並不得注知州軍通判知縣差遣，夫守令通判，親民之官，苟有所犯，未有不干涉於民者，使其人實有奸貪，而犯贓私之罪，則加以重法，固不足恤，萬一素行廉勤，偶陷公過，而或僞致於民事，遂令終身不入親民之選，則人才必有廢棄者，豈不重可惜哉。又況刀筆之吏，因此執疑似之迹，故生沮難，或致交通賄賂，爲害不細。一時權臣，欲專予奪之柄，故不肯遽罷，但令申

取朝廷指揮，殊不以紊亂祖宗法度爲意，欲望睿旨，將吏部民事一條，早賜蠲除，所有百官注擬及公私贓物罪格法，並依舊制施行，庶幾法令簡明，易於遵守。從之。　左朝議大夫直龍閣趙令諲陞祕閣修撰，知台州。令諲既封安定郡王，至是以爵讓其從兄令衿，故有是命。　宣州觀察使知金州姚仲爲清遠軍承宣使，以積閥遷也。　詔昭化軍承宣使知閤門事錢愷所生母太碩人田氏特封永國太夫人，張遇之寵眞州也。秦魯國大長公主家人頗爲所掠，故田氏亦失所在，其後愷於淮南求得之，至是愷以任子恩四資請益其母封號，遂有是命。　戶部言，今年分民戶蹊零租稅，欲令依見行條法，折納錢價，如願與別戶合沙納本色者，聽。秦檜之未發，蓋者令州縣不得合零就整。（元官在去年十月。）　至是兼權侍郎鍾世明以爲恐，率行抵牾，卻致擾民，遂從之。

己巳，詔昨降指揮，已得差遣人，限五日出門，並已有差遣及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紹興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敕。）　又文武官屢得酬賞，及選人依法改官，令吏部先次開具格法，申取朝旨。（紹興二十二年八月九日。）　郡守年及七十之人，許自陳宮觀。（紹興二十三年十月二日。）　逐項更不選行。從吏部請也。　詔江、浙、荊、湖諸路，自紹興二十二年以前未起諸色錢物租稅等，其形勢并第二等已上有物力之家，見欠數目，並與除放。令州軍日下銷落簿籍，如巧作名目催理者，監司按勘取旨，重作施行。

庚午，左朝散郎劉嶸爲大理正。左朝奉郎何溥、左奉議郎楊邦弼並爲大理寺丞。三人皆爲禮官學官上覽除目曰，理寺官俱無出身，正宜參用士人，又進呈近來士風委靡，詔諛奔競，至有已得差遣，而屢求換易，不最資序，而超躐干請者，上曰，風俗人才，正當今急務，似此之人，可具名聞奏，當議黜責，遂降詔如所請。　左朝奉郎通判肇慶府黃公度引見，上曰，卿官肇慶，額外有何弊事，公度曰，廣東西路有數小郡，如貴新、南恩之類，有至十年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弛廢，或不半年而去，監司又復差人，公私被於迎送，民受其弊，上曰，何不除人，公度曰，蓋緣其闕在堂，欲者不與，與者不欲，上曰，若撥歸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爲考功員外郎。　左中大夫知常州沈調知揚州，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葉蘊知常州。

辛未，左承議郎新知黎州唐秬入辭，秬言，臣所治黎州，控制蜀內極邊，在唐爲思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興地圖，棄越嶲不毛之地，　大渡河爲界，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昨蒙遣鍾世明裕民川蜀，蠲減虛額，人受其賜，更乞降詔撫諭，庶幾蜀民扶老攜幼，共聞德音，上曰，卿嘗上書論列，頗首者久之，秬，重千也。　祕書省正字兼權國子司業張震言，仰惟朝廷行寬大之政，異時士大夫以疑似涉謗，皆以赦除，流落者得生還，除名者得仕宦，人神歡悅，天下翕然，此治世之事也，竊見昨降指揮，取索福建、四川等路私雕印文書赴監看詳，取之未已，恐妄以私意，將近世名公文集，盡行毀板，不問是非，玉石俱焚，眞僞兩失，不足以稱朝廷寬大本意，欲乞特降指揮，令福建、四川等路，如有私雕印文字，委自所屬依法詳定，更令須發赴國子監，及提舉諸書省，庶幾知聖朝無有所諱，天下幸甚，從之。

二月癸酉朔。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才邵入對。才邵言。近年以來。居監司郡守之任者。多迎合大臣私意。鎮靜之說。專務因循。無所舉動。遂使郡縣之間。奸貪官吏。倚法營私。以困斯民。民間受弊。莫甚於受納、追催、差役三事。米則多加合數。絹則抑取輕錢。計其浮費。已過正數。追催官物。本屬戶長。今則遂至於差土豪土軍。鄉民驚擾。民間田業。自經界之後。稅產高低。灼然易見。差役自上及下。夫復何疑。猶吏意在求賄。每闕一名。必追十數戶。請求脫免。所費不貲。觸類而隨長之。端緒實多。爲害不一。乞委諸路監司。廣加詢訪。凡民間利病。官吏侵漁。無有巨細。或得以聞。仍乞類聚委官看詳。條具本末。取決聖裁。詳爲法禁。實天下之幸。上可其奏。曰。此三者。皆民間大事。宜遠行之。　是日。金主亮大赦。改元正隆。制詞略曰。顯赦宥之爲弊。在史籍以具陳。又常念無知之民。多誤入有司之法。盧或罹於寃枉。宜並賜於哀矜。

鹿導至和。肆因更始。自正隆元年二月朔以前。除正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外、咸赦除之。此據朕編新本。

甲戌。執政進呈太府少卿兼權吏部侍郎許興古看詳右奉議郎魯沖上書論郡邑弊事云。臣前任宜興縣簿。計合收窠名。有丁鹽錢、坊場課利錢、租錢、地錢、租絲租紵錢。一歲所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打紅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曾三萬四千餘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受。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無虛日。與古看詳。州縣若造紅隻。須經三二十年可用。又國家休兵既久。諸州不輟打造軍器。及發納料物數不少。又諸軍亦以土產錢不住鑄造。似亦不闕。欲望量與減免。沖又論。今之爲令者。苟以寬恤爲意。而拋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獲罪而去。類能迎合上司。一以慘刻聚斂爲務。則以稱職聞。是使爲令者終日惴惴。唯財賦是念。所脫上司之譴。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與古看詳。沖所論。誠中今日之弊。今銓曹有知縣縣令共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民事被罪。所以畏避如此。今若罷去獻羨餘。除放民間積欠。與夫以民事被罪之科。及慎擇守臣。戒飭監司。奉法循理。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仰稱明天子寬恤愛民之意。上可其請。曰。累年所造軍器。內庫已如山積。諸軍亦自製造。諸州每歲發納物料。可與減免。所役工匠太多。亦宜減放發還。於是批旨行下。三月丁卯朔。　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罷。以侍御史湯鵬舉論其省試舉詳官。私取秦塤。且素無虛聲。巧貪富貴。不當留在侍從故也。　左朝請大夫劉才邵權尚書工部侍郎。

乙亥。上曰。近聞州守臣費庭論蜀中關禱酒甚擾民。當是時張浚、趙開以軍興資於財用。濟一時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內外無事。自合更也。魏良臣曰。已令餘世明詳之矣。上曰。須下本路漕臣。方能盡其利害。上又曰。四川交子亦有弊。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先是建炎中。趙開爲四川大漕。始變酒法。置隔廠。設官主之。其法約民就務分漕。置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行之既久。酷賣厲欠。則責入米之家認定月額。不復取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以爲病。庭、安仁人。時以左朝

奉大夫除知榮州。前四日入辭。因奏其事。上問之。庭曰。酒戶入易出難。必至傷殘而後已。從其便則無難矣。上曰。當付之酒臣。於是命總領所與諸路轉運司措置。明年正月辛亥中。到何俊彥總領所。征權之增。李安國子之造。錄其數。裁節浮費。租稅錢數。令減中。沈該言之。重論折納稅錢之說。乃詔得官中有餘百萬緡。遇減值則用餘自買。方得無乏。以足理財。而財無不豐矣。　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論四川諸縣預借賦稅之弊。乞下四路轉運司。嚴禁如借及一年者。分作四料。及二年者。分作八料。理折。庶寬民力。州縣亦不闕乏。蓋計支用自後輒敢預借。及不與民戶理折者。並令按劾。仍許越訴。他路或有預借去處。亦乞依此施行。從之。　戶部言。江浙、湖廣、四川、福建諸路常平司拘收到戶絕沒官田宅。除見佃人已添三分租課。並令依舊承佃外。餘依今來措置出賣。從之。　宣撫使均州觀察使內侍省押班康晌卒。特贈保信軍節度使。賜謚忠定。

丙子。詔曰。自今奉使所辟三節人。先具名申三省樞密院。次第審量。仍令國信所覺察。先是淮陽軍流寓進士單鎰言。古之遣使。授度人才。能稱其任。比年以來。爲奉使者。不問賢否。惟金多者。備員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果能不辱君命乎。奏下後省。沈虛中時權給事中。看詳以聞。至是行下。

丁丑。右朝請大夫新知濠州周紘言。監司郡守廳。歲舉部內官吏。欲其別白賢否。激勸士類。近年以來。或獨投於親熟。或先通於賄賂。或專奉於權勢。遂致貪汚庸懦之人。常得與廉刻之列。而清白強明之吏。既不能阿狥以取知。往往有終身困於選調而不復進者。欲望嚴戒監司郡守。各存公道。庶幾賢者知勸。不賢者知退。魏良臣奏。比年間有前執政合歲舉官。亦或冒濫者。上曰。前執政尚如此。不若因此併與戒約行下。　詔諸軍嚮軍回易。令和買百姓管幹。毋得役使官兵。其樸買酒坊酒庫。各許立一界。俟界滿日別取旨。時參知政事魏良臣建議。盡罷諸將回易。未得旨。而江東轉運通判趙公智遽行之。建康軍中。尋又行之池州。公智與良臣姻家。諸將皆以爲不便。上聞。遂寢其事。

戊寅。又詔元占官兵願離軍者可能名糧。不願者拘收歸軍。如依前隱占。重寘典憲。

己卯。詔諸路州軍以前舉解試流寓終場人數紐計及士著。令取放一人之數。即與添解額一人。或零分及流寓人少。以土著所解人十分爲率。及三分亦解一人。並通立爲額。已後人多。不得過今舉所取之數。用荊湖北路博運判官程敦臨請也。　起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當軍承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耕卒。　昭慶軍承宣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超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池州都統衛內徙去太平州三字。未知在何年月當考。　詔宣政使保成軍承宣使宋唐卿特贈清遠軍節度使。賜謚悲靖。

庚辰。執政進呈權刑部侍郎韓仲通看詳知婺州趙伯樸所奏廣西州軍經制等窠名銀。皆是括率百姓。隨稅均敷。欲令今後只依市價收買。不得敷民。上曰。此豈可不禁。上又曰。聞蜀中銀價。高比江、浙。聞過一倍。如劉宴章邦計。懋遷有無。低昂適中。方是理財之術。可令有司措置。毋致枉費。　右正言凌哲言。國家自祖宗時。當遵奏院。若朝廷之號令政事。注擬賞罰之類。皆付之鄭傳。播告天下。比年以來。用事之臣。

乃令本院監官先次具本，納於時相，謂之定本，勒輒旬日，俟許報行，方敢傳錄，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刪去緊要事目，止傳常程文書，偏州下邑，往往有經歷時月，不聞朝廷詔令，切恐民聽妄生迷惑，有害治體，望將經奏院定本頒行，能去以復祖宗之舊，以通上下之情，從之。哲又云：守令以修造爲名，類破官物，虛沒入己，監司屬官，廣占兵級，坐耗廩劵，命官之任，及解官妄指遠僻之所，多請廳宿，寄居官俸給，往他州重疊冒請等四事，乞嚴立法禁，違者計贓坐罪，皆從之。

癸未，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公孫爲華容軍節度使。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公智能，以侍御史湯鵬舉論其貪饕也，自是魏良臣不安於位矣。左中大夫段拂蕘，特輟朝一日。

甲申，執政進呈權刑部尚書韓仲通看詳知鄂林州趙不易便民五事，內當、化等州民間納苗，多令折錢，擾民爲甚，欲令並納正色，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之財，乃國家之外府，安可盡取，但藏之於民，緩急亦可以資國用。

乙酉，詔右朝奉郎林一飛，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一飛既能去，乃使其族人進士東投匭上書，論進退大臣當以禮，侍御史湯鵬舉面奏，禮爲忠賢設，使其奸詐如李林甫、盧杞之徒，自當明示典刑，爲天下後世之戒，又況檜薨之後，陛下禮意隆盛，不可復加，而一飛遣東鼓唱浮言，動搖國是，乞特賜懲戒，上謂大臣曰：朕每覽封章，若其言可行，即行之，若其言非，雖涉狂妄，亦不欲罪其人，蓋所以來天下之言也，今東書用意如此，言路既有論列，亦豈免行遣，乃責一飛監高州鹽稅，東英州編管。

丙戌，封信安郡王孟忠厚故妻秦國夫人王氏爲秦國夫人。

丁亥，以監司多闕，命侍從臺諫各舉當任知通治狀顯著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贓及不職者與同罪。

太常博士葉義問直秘閣，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己丑，新除秘書丞、史光遠特引對，光遠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陛下聖明，固已灼見其弊矣，至於臺諫之所排擊，法令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因貴降而死，未嘗恤典者，夫已嘗與聞朝廷之政，親廁甘泉之班矣，及子而無一命之錄，以奉其親而撫其孤，誠宜聖心之所深憫也，欲望陛下明詔有司，會任執政，待從，因責降而死者，其家子孫，尚未有官，許令自陳，依貶死例，與復官職，錄其子孫，則陛下之德澤所及，廣矣，上曰：甚善，當令有司看詳檢舉，上又曰：朕與卿不相見，今幾年，光遠曰：臣得外任，迨今十有六年，上曰：朕所以令卿上殿，欲除卿察官，光遠曰：臺察委任非輕，如臣愚陋，何足以當此選，於是以光遠爲監察御史。六月甲午施行。

庚寅，執政奏廣東市三佛齊國入貢，依例到闕二十三人，上曰：遠人嚮化，國家美事，到闕人數，可增作四十人，蓋嘉其誠款，而非利乎方物也。左朝散大夫直秘閣新知金州楊揆行大理正，揆入對，首言在法人戶家產物業，每三歲一行推排，升降等第，立爲定籍，凡有差科，令佐躬親按籍均定，比年盡付吏手，豪右計囑，良民受弊，望明飭有司，凡遇差科，並須令佐躬親均定，不得令公吏干預，從之。揆奏以是月甲午行下。　皇叔

建州觀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劉爲保康軍承宣使再任。

辛卯，參知政事魏良臣能爲賢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良臣人品凡下，天委因險，準意任情，浮躁淺露，通判已下差遣，已得旨令吏部差注，必留堂除，以市私恩，臺諫之論列人才，良臣引用私親趙公智，必欲庇之，是復蹈諫不與之爲支黨也，廷尉之禁，勸公事，良臣改正富人胡邁奏補，必欲從之，是使獄官與之容私也，每議事於同寅之間，則愚而好自用，以至奏對於君父之前，則賢而好自專，迹其所爲，稍若假以歲月，授之權柄，殆有甚於秦檜，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良臣狠愎自用，不恤公議，分朋植黨，背公營私，如奏補親屬文武，自有定制，胡邁已授武職，良臣乃昵於親黨，比責吏部，改授文資，趙公智所至貪鄙，良臣特以爲姻婭，遂擬以爲漕臣，日者陛下盡收覆逐沈抑之臣，而召用之，良臣乃顧言於時，以爲皆由己出，右正言淩哲言：良臣昵比匪人，甘心媚竈，剛愎不悛，輒躁自用，驟易中外冠帶之制，不知其倉猝之難辨，拘收軍中回易之類，不究其本柄之所自，臣僚之貶死復官，身後恩數，多不檢舉，而洪興祖獨得依條指揮，更不公不忠，迹狀顯著，鵬舉又言：軍中之回易等事，行之日久，所以寬恤統兵官，欲其修器械，務整肅，以壯軍容也，而良臣奏請住能，未得聖旨，先次行下，建康總領司便行拘收，是命令專輒，而動搖人情也，軍人有陞擢，所以優將士也，而良臣專持繳見，沮格不行，至今書黃猶在省部，是使廢黃全廢，而陛下之恩德不能及於將士也，自遠方召來特起之士，臨軒賜對，欲爲中都官者，輒以私意出之，止令補外，如新差太平府教授陳天麟是也，此良臣之方命而擅作威也，富家巨室，通財營私，飾以美言，不與公議，如新除國子正倪稱是也，此良臣之罔上而擅作福也，其餘不可悉數，使其歲月滋久，其爲害豈止一秦檜而已，伏望早賜能斷，以慰中外之望，於是良臣亦抗章求去，章五上，乃有是命，鵬舉又言：良臣政事能行，不審紊亂政機，其如法令因革，不候敕旨，或先關報以施行，已遽張自知縣，造朝輒差都守，所爲如此，復興大郡，叨竊職名，其可乎，乞將良臣落職能郡，將臣之論列，播告中外，鵬舉又言：良臣乞罷諸軍回易等事，未得聖旨，於正月二十五日，江東轉運判官趙公智已施行於建康軍中，一軍驚擾，近又聞施行於池州，軍中亦復驚擾，至三月五日，方奉聖旨，別無改能，諸軍將士，莫不感荷聖恩，良臣與公智婚姻之家，身參大政，未得聖旨，預報公智，動搖軍情，此何理也，詔公智今後不得與知州軍差遣，臣僚論列良臣章疏，令報行，稱德濟人，少從張九成學，自臨江軍學教授召爲學官，未赴，以言能，天麟，宣城人，以薦德元薦對，德元能去，良臣以外郡學官處之，故鵬舉以爲言，良臣執政纔九十八日。國學不見倪解題名，蓋德卿能也，張去年十二月戊寅差知瑞州，今年三月戊辰不行，朔遣開日改正，詳具本日，陳天麟同日除國子正。

癸巳，秘書省著作佐郎周麟之乞申命史館續修神宗、哲宗兩朝實訓，從之。

甲午，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王大寶言：竊見江南諸州有月樁錢，而縣吏因仍爲奸，有折帛錢，而下戶賠補爲患，月樁錢者，科發不均，名目無定，胥吏緣此以科鬻引，催積欠，抑賣官紙，私行賞罰四事，爲民剝剝，良民追呼牽午，其弊爲甚，折帛錢者，艱難之初，物價踴貴，令下戶折納，務以之優也，今市價每匹不過

四貫。乃令戶部納六貫。置委諸路監司。覈實月樁名色。立爲定額。如有不足者。審度均定。不得假名目以慫率斂。及折帛錢並與裁減。以恤下戶。庶幾和氣旁浹。至治格於神明矣。上覽奏。謂執政曰。大賣所論。可令戶部看詳。上因言。大賣近又請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爲利。亦以延人主壽爲言。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長久。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財以建塔廟。益民傷教。莫此爲甚。豈宜廣也。輔臣皆稱善。　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辛次膺知婺州。北使張通古之議和也。次膺提點荊湖南路刑獄。上疏言。父之仇不與共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豈有降萬乘之尊。屈己稱藩者乎。奏不報。即奉祠。及金人敗盟。次膺有故人將漕湖北者。擬省居鄂渚而依焉。岳飛時爲宣撫使。待遇甚厚。既而延入小閣。盡出所被宸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日夢爲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飛方慴不敢告人。而公適至。公自陳官補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之。次膺怫然不知所對。既歸。語兄弟曰。飛擅重兵。昧保身之策。禍將作矣。飛厚贈其行。次膺不受。遂入鄱陽。寓居宮祠。歲滿不復再請。閱十一年。忽夢如儀石。上始親政。即除知紹興府。未上。會魏良臣出鎮。於是改命。次膺奉詔及追鄱州。當在紹興十年九年之間。不得其本月日。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左承議郎通判泰州朱冠卿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冠卿、華亭人也。　乙未。左朝請大夫新知澧州陳康伯試尚書吏部侍郎。　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吳秉信守起居郎。　丙申。侍御史湯鵬舉言。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秀州王縣寄居撫州。恃勢作威。郡守監司聽其使令。如役僕隸。毒流一州。至崇仁縣人糾率鄉黨。來投時相。所訟三十餘事。止送江西帥司憑究。公吏邊合。捕獲狀首三人。勒招盧妄。悉坐編配。乞將縣罷黜。委本路有風力監司。追逮撫州居民產業。然後坐寘典刑。詔專委本路提刑劉長源拘留王縣追證。給還居民產業。具已逮數目及情犯申尚書省取旨。不得減裂。其後長源究實如章。上曰。此不可不痛治。在祖宗朝。革去五代苛法。專以仁恕爲本。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犯贓者不貸。可令刑部約法。重作行遣。上語在五月乙丑。令併書之。日屬辭。雖受贓已遠。不知如何行遣者也。　丁酉。左朝散郎新知信州嚴抑復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上始召抑。既至。而抑以足疾不能朝。乃有是命。　大理寺丞楊邦弼爲荊湖南路轉運判官。　權禮部侍郎國子監祭酒周葵言。科舉所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多取經傳之言可爲諛佞者。以爲問目。舉者因之。專務苟合時好。如論伊尹、周公。則競爲歸美宰相之言。春秋譏貶失禮。則指爲庇秦之事。其悖戾聖人之意。大率類此。至於前古治亂興亡之變。以時忌絕口不道。後生晚輩。往往不讀史。歷代先後有不知者。望詔國學及將來秋試考試官。精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上游。其穿鑿迎合。議論乖僻。不合體式者。皆行黜落。若矯枉過正。不顧所問。務爲譎詐者。亦復勿取。從之。　戊戌。左通直郎周操行劉子監錄。操、歸安人也。

己亥。太尉保安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吳益開府儀同三司。　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曮遙建昌軍居住。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愿中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封安州。殿侍御史周方崇論曮以宰輔親黨妄作。而愿中知復州日。強買部民玩好古器。納於大臣。遂得進擢。其帥靜江。肆行貪虐。軍兵幾至生變。言者論其敗愿之狀。愿中乃以寶貨納於大臣及曮沐。致刑罰不加。故併論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二

【紹興二十有六年】三月壬寅朔。司農寺丞王炎罷。初。炎自乞往浙東發澧鹽事。既又乞以奉使爲名。實人疑其改法。侍御史湯鵬舉因奏其多費干進之罪。故炎遂罷。　降授左朝散大夫知常州無錫縣王傅通判臨安府。初。兩浙轉運副使張匯、判官閻彥昭舉傅政績。及劾湖州府長興縣鹽稅陳綱不法事。上曰。監司刺舉久不聞振職。今所舉按必得實。於是召見傅。言自古屯田於邊塞。未嘗於畿甸。兼浙西營田。既納租穀。又令納稅。每至召佃催納。訴訴紛然。失多得少。誠未爲便。乞將浙西見行營田盡罷。并撥其田復歸省司。立定租米。以給佃人。令依省限送納。并充上供田內二稅。權行倚閣。上曰。監司薦卿五任縣令。是以召卿。所奏可令戶部詳看。後二日。遂有是命。張匯薦傅在二月庚辰。傅入對在庚子。今聯書之。　癸卯。侍御史湯鵬舉言。兩浙漕司於諸州縣寄造酒。不支本錢。專用耗米。始於李椿年。甚於曹泳。諸路倣效。至今未罷。淮、浙提舉茶鹽司減尅停戶煎鹽本錢。公然不支。韓沃倡之於其先。王晌繼之於其後。至今未盡禁戢。乞將逐路漕司寄造酒住罷。將逐路茶鹽司亭戶鹽本錢盡數支給。稍復逋戾。許御史臺按劾施行。從之。　詔敷文閣直學士俞俟落致仕赴行在。言者奏其本秦檜黨。乃罷之。　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周茲罷。以右正言淺哲論茲以家藏寶器奇玩。傾倒歸於宰相秦檜之室。遂玷將漕之除。略無善狀故也。

丁未。尚書工部侍郎劉才邵權直學士院。

壬子。三省言太學生係二千人爲額。聞在學不及三百人。欲令禮部措置。上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元祐中名臣最多。實由仁宗養育之有素也。近來學校雖設。教育有所不至。每患人才難得。可如所奏。

甲寅。詔比緣軍興。令宰相兼樞密使與掌機務。令邊事已定。可依祖宗故事。宰相不兼領。　右武大夫帶御器械劉允升領成州團練使。

乙卯。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万俟卨入對。卨奏五事。大約以爲權臣執國柄。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上。故相舊弼。擅斥殆盡。讒佞欺詐之徒。造爲險語。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側目。貪夫慕利。掊取無藝。公私墮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寄金穴。至不可較。軍政一壞。士不知勞。將帥棄發於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讒畏謗。襲常蹈故。隨波浮沈。無致身許國之忠。上嘉納之。　侍御史湯鵬舉論右通直郎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王縣、檜之妻弟也。寄居臨川。役使守令。聚斂貨賂。公私被害。江西安撫司參議官王曇、燾之先生也。搖脣鼓舌。誑惑衆聽。招恩市權。詔並罷之。

丙辰。詔諸路轉運司所差發解試官。務在盡公。精加選擇。如所差狥私。及庸謬不當。令提刑司按劾。御史臺禮部覺察聞奏。　寧國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爲殿前司右軍統制。楊存中薦之也。　右宣教郎新通判湖州余佐、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龍釜並罷。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二人因交結王會。與秦檜管莊。苟賤無恥。故皆黜之。　侍衛親軍步軍虞候安遠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進卒。後謚襄懋。

丁巳。詔淮南邊州有米。可起稅處。令漕臣保明與放十年。時諸州民戶全未歸業。每歲旋乞展免起稅。朝廷慮其農種不時。故特蠲之。

戊午。尚書省言。責降未敍之人。檢舉未盡。詔元因臣僚論列之人。委御史臺。元係按發鞫勘之人。委刑部。各看詳聞奏。務在至公。以洽恩宥。　權刑部尚書韓仲通守戶部尚書。仍兼權知臨安府。　敷文閣待制新知信州周三畏試刑部尚書。　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兩浙轉運判官閻彥昭諂事曾泳、秦昌時、高百之。公然聚斂。廣東轉運判官鄭鬲以奇玩珍香取媚權貴。妄稱本路闕乏。輒有陳乞。而時相過爲之應副。詔並罷。

己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万俟卨參知政事。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周葵、知信州尚書禮部員外郎呂廣問能。侍御史湯鵬舉言。葵初無直聲。以魏良臣薦。躐處侍從。廣問乃葵死黨。詔奉良臣。遂得召用。姦贓凶悍。遂併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詣都堂投牒。舉面葵。翌日。博士何俌等言於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　詔諸郡守臣許以休務日用妓樂於公筵。餘並不許擅自借用。仍委監司守臣具奏。臺諫覺察。御史湯鵬舉言。自開樂以來。州縣官遂有逸豫之會。廢事擾人。故禁之。

庚申。執政奏銓試院獲到懷挾者三人。上曰。銓試乃出仕之始。將來官顯。皆自此擢。豈容旨濫。沈該曰。此

自有法。上曰。當依法行。以戒後來。上又曰。自來士人許帶韻略。多緣此雜以他書。乃詔今後韻略及刑統律文等。並從官給。時試院吏卒於交卷起關。公然作弊。後三日。執政復以奏。上曰。此豈可不治。近聞試院盤詰士人極嚴。自此實學者進。而寒畯之士升。僞濫者革。而僥倖之風息矣。上又曰。祖宗貢舉之法周備。顧有司奉行之何如耳。　張克小歷載吏卒作弊事在辛酉蓋誤。

樞密院編修官吳棣、江賓王並能。右正言凌哲論棣由恩科人仕。朋附魏良臣。復得進用。乃敢招權納賂。爲人求官。賓王諂事良臣。躐貴要地。故皆黜之。賓王、溧水人也。

壬戌。詔訪聞和州有人僞造詔書。提刑司見行根究。令疾速根勘。具案聞奏。　此當是薦召用張浚者。

癸亥。太尉奏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開府儀同三司。璘典興州軍凡十五年。先是有詔昨吳璘、楊政、田師中並除太尉。緣璘元係檢校少師。官在政、師中之上。今來已及六年。理宜優別。可與轉一官。至是降制。　先旨在是月壬寅。

侍御史湯鵬舉言。尚書右司郎中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便辭側媚。見椿年爲經界。遂投名爲幹官。見徐宗說秦檜管莊。遂諂奉宗說。得尚書郎。見丁祺往太平州修好。遂結丁祺。與之同往。既歸。乃奉使四川。及還。除職名。爲浙漕。又車泳。泳敗。附魏良臣。復除都司兼權侍郎。良臣既能。世明謾罵萎菲。略無操守。祠部員外郎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岩肖嘗在秀州學舍。爲秦檜父立祠堂。作記獻頌。叨求進取。於是二人皆罷。

甲子。三省奏內外闕官。上曰。既闕官。卿等可各舉所知。自來多以親故爲嫌。正不當如是。若非親故。何由悉知其所爲。但無私心可也。因顧万俟卨曰。卿未嘗有所薦引。卨曰。臣來自湖外。亦詢訪得數人。方欲具奏。沈該曰。陛下急於得人如此。臣等敢不遵承。遂詔續除侍從兩省各舉所知。

乙丑。詔近年士風寖薄。冒戶挾書。代筆傳義。無所不爲。負國家選舉之意。豈所望哉。自今委監司覺察。違貫於法。務在必行。　右通直郎江南東路轉運主管文字龍溪罷。以轉運判官蔡襄問勁其凶險貪汚也。

東平府進士梁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助伏闕上書。論北事甚詳。且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尚書省勘會朝廷置登聞檢鼓院。以來天下之言。應有陳獻。自合詣院投進。前後略降指揮。禁止不許伏闕。今助不遵約束。敢有違犯。其所獻書。既無可採。輒妄議邊事。理當懲戒。故有是命。　趙甡之遺史。紹興三十一年五月辛卯。初河北進士梁助甚行夜伏闕鞫廷。上書言河北事極詳。且言金人必舉兵。秦檜怒。直決之。押赴惠州編管。續死朝廷取勘。勘已死矣。按甡之所云。與日曆不同。蓋不誤。又朝廷取勘未知在何年月。當考。

丙寅。詔曰。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講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斷自朕志。決講和之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徒。遂以爲盡出於檜。不知悉由朕衷。乃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造詔命。召用舊臣。獻章公車。妄議邊事。朕實駭之。仰惟章聖皇帝。子育黎元。兼愛南北。肇修隣好。二百餘年。載白之老。不識兵革。朕奉祖宗之明謨。守信睦之長策。自講好以來。聘使往來。邊陲

綏靜。嘉興宇內。共底和寧。內外小大之臣。其咸體朕意。恪遵成績。以永治安。如敢妄議。當重寘典刑。自秦檜死。金國頗疑前盟不堅。會荊鄂閒有妄傳召張浚者。敵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向者講和息民。悉出宸衷。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復用兵。宜特降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皆自安矣。時參知政事万俟卨、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皆與該同。乃下是詔。呂中大事記。秦檜以十八年之久。呼吸引類。盤據中外。一檜雖死。百檜尙存。安石雖居鍾山。而所任王珪、蔡確。皆安石之黨。章惇雖去位。而所任曾布、蔡卞。皆淸臣之徒。卽惇之黨也。上雖親政。而所任沈該、万俟卨、湯思退、魏良臣。卽檜之黨也。沈該、万俟卨本檜之黨大也。思退本檜之客。以文衡私取檜之子孫者也。良臣卽檜往來於金定和議者也。檜之身雖死。而檜之心未嘗不存。蓋遺所引之君子日少。而檜所教之小人日多。故自檜死後。金頗疑前盟之不堅。爲之蔡妄議好以信金爲之重寘張浚以悅金無以異於檜之爲也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張匯言。州郡歲額諸色上供錢物。皆所以供朝廷經常之用。而近年以來。各徇私意。將合發窠名。侵移名色。以充羨餘。因致積累拖欠。臣伏睹近制。灼見前者獻助之弊。已行禁止。切慮積習之久。未能頓革。望委守貳將諸色上供錢物。並遵窠名。不得仍前侵移。或有違戾。令逐路漕臣按劾。從之。

丁卯。工部言。浙江、福建路歲起物料。欲以三分爲率。減免一分。軍器所工匠。除見役八百六十四人依舊外。諸州發到一千五百四人。亦以三分爲率。減放一分。執政進呈。上曰。工匠可減二分。仍給路費。　右朝請大夫張苹爲尙書金部郎中。苹知汀州。代還入對。論生財、節財、移用、除弊四者。理財之先務。諸州貢獻有殊。項目不一。利病之實。雖以盡知。欲望訓諭監司郡守及在職之臣。各以本職財計之利病來獻。委官看詳。擇其可行者。委本路不干礙官措置。以開積之歲月。天下之財計。盡歸掌握。無失陷之弊。侵覆妄用之私矣。詔如所奏。遂有是命。苹又言。汀、贛二州相去五百里。民輕生嗜盜。多於農隙聚衆私販。乞於兩州之閒。以會昌縣爲軍。別割二縣以隸。上曰。朕知贛之利害詳矣。緣錯郡兩江之閒。城勢頗下。城外皆高山。每爲民作過。卽登山而覘州中兵出多少。卽走避。少則來敵。今莫若於高處屯軍。以占地利。緣軍在城外。不見市井。亦自省費。其添置軍。令兩路監司相度。後亦不果行。

戊辰。詔淮南漕臣樓璹。措立罪賞。令人告首侵耕冒占田。多收租課。致農民重困。可下轉運司相度。條具利害申尙書省。取旨。既而轉運副使蔣璨言。璹初被除命受權臣指意。根括人戶侵耕田土。重立罪賞。許人陳告。急若星火。衆出納租課。皆不的實。今每歲侵耕之田所輸米豆二萬餘數。在於有司。實同空耒。而數州之民。擾費不少。欲放免三年。俟三五年內人戶開墾數多。從本司審實申奏。聽候寬恤處分。如此則歸業衆多。稼穡增廣。誠爲淮甸久遠大利。從之。張栻撰蔣璨墓誌。公在淮南。晉制置事人治淮上營田。設有侵冒。悉斥爲營田。當不可斷。無賴者挾官吏恐呼。無寧居者。公丞賦任墾耕。實據之也。以故民因上賦。高租爲官。以情爲可惜。發令欲占田者免租稅三年。使陳耕其中。人人歡悅。相率相生。無曠土矣。而後按所占田。倘籍賦。積數實邊爲公私百世之利。不亦善乎。按日曆所書乃是得旨令漕相度利害。并其陳請也。今併附此。更須詳考。爽下在今年四月甲午。

左從政郎新太平州州學教授陳天麟行國子正。此爲魏良臣不公事。已見今年二月。　詔右朝奉大夫張松已差知袁州指揮更不施行。松始用魏良臣薦補郡。及是尙書乃言松係知縣資序。有礙法格故也。　右承務郎胡

遷依舊忠訓郎。遙郡用嘉德帝姬女夫恩例。補右職。魏良臣以其嘗請舉。爲之易文資。及是吏部言。遷請舉在過禮之後。合行改正。故有是命。　侍御史湯鵬舉言。右承議郎通判溫州王著挾特權貴。賄賂公行。今且任滿。而其弟曉又爲本州通判。曉貪財好色。衆所指名。今著去而曉來。溫州之害。未有休息之時也。瑞安知縣俱知柔。昔泳、王會鷹犬也。陛下親降御筆。不得科買黃柑貢獻。而知柔到任之初。遂買萬餘顆獻與王會作生日。其不遵詔令。乃至於此。古人云。苛政猛於虎。一州之閒。聚此三虎。豈不負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哉。伏望亟賜黜罷。以除民害。詔並罷。

己巳。戶部侍郎韓仲通等言。蜀地狹人稠。而京西、淮南係官荒廢之田尙衆。乞許人承佃。官貸稍牛。八年乃償。並邊悉免十年租課。次邊半之。滿三年。與充己業。許行典賣。令四川置制司榜諭。願往之人給據津發。上曰。如此甚善。但貧民乍請荒田。安能便得牛種。若不從官貸。未免爲虛文。可令相度。於合支錢內支破。　起居郎兼權給事中吳秉信言。仰惟陛下總攬權綱。日親機政。中外之事。皆出宸斷。合於古而便於今。臣職在記注。竊見本省修注術本方至紹興八年六月。新本至十三年四月。其後久闕正官。遂至積年時事。闕然不書。欲乞自紹興二十五年五月爲始。先次修纂。庶得聖神謨訓。不致少有散逸。可詔天下萬世。從之。　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言。望許臣立家廟。仍賜祭器。詔依所乞。

辛未。閤門宣贊舍人成彥忠特除右武郎。廖忠閔子。已見。

夏四月壬申朔。侍御史湯鵬舉言。和買絹一事。官戶民戶。逐歲入納。遵守既久。不以爲害。近年遂有不均之弊。且富貴之家。連阡跨陌。兼并貧民之產。其可容貴者獨納。伏望申嚴有司。依舊法均買。從之。

戊寅。詔北使到來。緣路告覓物色。隨行引接指使具奏。接伴使副於所至州軍供應。並呈使副訖。方許送與。餘人私自干預。及與人使譯話。各杖一百。送五百里編管。情重及命官奏裁。著爲令。從敕令所請也。

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溍爲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己卯。執政進呈次。上曰。昨詣景靈宮朝獻。見武學頹敝。亦全無士人。向諭宰臣。雖略修葺舍宇。至於養士。原未嘗措置。已二年餘矣。文武一道。今太學養士已見就緒。而武學幾廢。恐有遺才。祖宗以來。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令禮兵部速條具以聞。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知湖州。　侍御史湯鵬舉言。近年獄官偸惰。故獄以賄成。又多覬望。恤刑之詔。徒爲虛文。爲守令者。略聽斷而避怨責。爲廷尉者。用覬望而爲重輕。獄訟稽留而刑罰不淸。誠可恤也。伏望申嚴有司。遵守見行詔令。如違元限者。臣乞聽展。大事元限四十日。聽展不得過三十日。中事元限二十日。聽展不得過十日。小事元限十日。聽展不得過五日。罪人至有翻異移送別獄者。元勘官待罪。未得離任。元行人吏監禁。未得別行他案。則後勘便得一案結絕。不復更有淹延之獄。至或尙有愆期者。在外委監司按發。在內委臺諫具奏。庶幾不負陛下欽恤

之意從之。　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謝邦彥、大理寺丞石邦哲、右通直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司馬倬並能先是平江士居右朝散郎曹雲召邦彥倬於其家與之蔬食侍御史湯鵬舉論雲平江大儈以賣卜爲業交結士大夫遂得一官邦彥邦哲傾與妖人交遊論列放罷因鍾世明薦於總領。良臣復得起發猶尚不知自新倬與王會曹雲爲死黨今又赴雲喫菜之會開坐間設出山佛相邦彥爲師雲爲弟子事實怪誕臣安得不論乃並能之仍移雲彬州居住。

甲申刑部言依已降指揮開具到自去歲郊祀後監司郡守嘗被奏劾之人直龍圖閣趙士粲、前知紹興府專與秦檜作直徽猷閣張浚、前淮南運判其弟與秦檜善王晌、前知太平州已上六人並檜親黨孫汝翼、前知荆門府直敷文閣方滋、前知明州已上二人並交結檜共十人詔並奪職。先是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延閣寓直所以待英俊而褒勞能望將去歲郊祀後臣僚論列放罷監司郡守等人並鐫落職名非徒姦邪有所弊懼而委任責成見帶貼職之人得爲榮耀故有是命。

丙戌詔祕書少監楊椿著作佐郎趙逵周麟之同共編修神宗皇帝一朝寶訓。按二月癸巳周麟之元申請編修神宗哲宗兩朝今又故命當考。

大理評事馮巽之言州縣獄官不躬親鞫獄縱囚之弊有不識獄官面者望委監司郡守將見行鞫獄條法雖一刊榜於司理院當直司并諸縣廳事之上使晨夕觀覽惕息奉承從之。

戊子詔增溫州解五人台、婺州各三人、靜江府、明、處、湖、衢、嚴、福、徽、秀、汀、賓、融州各二人以三郡終場二百人已上始解一人而靜江及諸州百人始解一人也其四川諸州令漕司取會觀此數而增之先是尚書省言及郡解額多寡不均詔禮部參酌均定申省取旨及是逵呈上曰解額窄處自當量於增添寬處卻不可減皆欲優之也乃命行下。　祕書少監楊椿入對言湖北一路經寇盜最多之處陛下特降詔令蠲科徭省力役而累年以來田畸不加闢戶口不加多視他路最爲凋敝所以然者本路諸縣才見有請佃之人未得食新例抑令輸稅既而差夫配馬無名之征取之紛然民不聊生流移轉徙臣竊痛之欲乞湖北一路凡字民之官以招誘戶口開墾田畸立爲課最上曰已令勸誘四川農民至湖外耕墾官給牛具賞罰自不可廢椿又言近年兩降赦文籍沒田產之人並令所屬具情犯條法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拘籍而所至猶有不遵赦令者蓋緣未曾立法斷罪故也望詔有司申嚴行下如是違法籍沒罪人財產及不先申提刑司審覆得報便行拘籍者科以某罪監司不覺察者降一等上曰此須立法斷罪但刑名不必太重貴在必行耳。　五月丁巳立法。　左中大夫董弅知婺州。　左中大夫蔡諒知池州。

庚寅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賀大金上尊號使吉州刺使知閤門事蘇雖假崇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副之以盱眙軍言得泗州牒金主號聖神文武皇帝故也誠之三至北庭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　詔京西、淮南販買耕牛與免稅二年用三省請也上曰關

市之征本以抑商賈如米麵民間日用之物豈可收稅今耕牛亦猶是也然恐專擅巧爲名取之可令監司守臣察其違戾者當賣於法。　大理寺言獄空詔免上表賀仍賜少卿章夔等詔書獎諭。　朝散大夫万俟卨主管台州崇道觀依舊帶行右字止弟參知政事高言臣賦性愚直不能諂奉秦檜既能政檜乃將臣兄誣以贓罪除名編管原檜之意非爲臣兄止欲中傷臣爾欲望睿慈憐察除落過名與一在外宮觀庶使保全晚節故有是命。

癸巳詔武學生以八十人爲額上舍十五人內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士學諭各一員。未幾詔學生以百員爲額。　七月癸亥。

甲午詔諸路州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前一日執政奏事上曰前大理寺獄空不許上表稱賀甚爲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飾空文取悅一時如信州林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遂之雙頭處處有之亦何足爲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所取朕以惟年穀豐登可以爲瑞得真賢實能可以爲寶若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非爲不美然何益於事可降指揮今後不得奏祥瑞。

乙未右通直郎王炎、右朝請郎鍾世明各特降二官初炎在司農寺請令諸路以見管常平錢並數糴米赴行在世明時以右司郎中權戶部侍郎因請諸路歲發常平次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贍軍侍御史湯鵬舉言二人陰壞前世積財源之根時炎世明已用鵬舉奏免官於是貶秩。　丁酉上謂執政曰卿等接賓客有利害可行及人才可用者一一奏聞庶盡知民間利病因可得人才沈該曰陛下勵精如此敢不恭聚聖訓。

戊戌詔六科以舉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曰法理該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剛方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變知勇絕倫可備將帥命侍從臺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今明詔侍從各舉所知儻或薦之不慎而臺諫當議論者必曰禁從方薦賢而言者遽及之是有心於責備不容朝廷用一士也如是則臺諫虛設矣今輒條具六科以備採擇乞俾薦者隨其才而舉之後有改節願坐謬舉之罪詔吏部討論至是行下。　壁遠軍承宣使提舉佑聖觀吳蓋爲寧武軍節度使。　右正言凌哲言臣聞昔漢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舉其首焉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治斯言可爲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爲可憫奏裁遂獲貸配前此臣僚累嘗論列而比年尤甚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罪之虞爲吏者有放意鬻獄之幸上下相蒙莫之悛革貸死愈衆殺人愈多殆非辟以止辟之道也臣嘗取會到自去歲郊祀後距今大辟奏裁無慮五十有餘人姑據其略而言之汀州雷七、處州徐環兒、常州郭公彥、婺州冉皋此四人者情理凶惡實犯故殺鬬殺之條蓋常赦所不原者於法既無疑慮於情又無可憫今各州勘結刑寺看詳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爲幸矣顧被殺者含

俱九原。不知何如而已也。臣恐強暴之風，日以滋長，善良之人，莫能自保。其於政刑，爲害非細。欲特望降睿旨，應今後諸州軍大辟若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其情法相當，實無可憫者，自合依法申本路憲司詳酌施行，不得一例奏裁。當職官吏及刑寺日後將別無疑慮，情非可矜，奏案輒引例貸減，以破正條，並許臺諫彈劾，嚴寘典憲。庶使用刑咸得平允，惡人重於犯法，臣又契勘大辟所犯，未有不因財氣鬬詈而致死者。今有司但以先曾詈人一句，打人一拳，便以爲可憫奏裁，如此則故殺鬬殺條令，皆可廢矣。惡姦長惡，莫大於此。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從之。　敷文閣待制陳桷落職。右正言凌哲論桷始以從軍冒賞，躐居華近，頃緣大臣之婿及子，好方士之說，桷因以奉道爲名，至書符主醮，邀取厚賂，交結豪富，多受寄產，苟賤不廉，故有是命。　戶部尚書韓仲通言：今斗米爲錢不滿二百，正宜積穀之時，如撥數之下，諸軍雲屯，仰哺太倉，終歲之用，亦有餘數。若歲取所餘之數，別置倉庫貯積，以一百萬石爲額，常以新易陳，闕即補之。遇有水旱，助給軍食，減價出糶，以資民用。實爲經久之利。從之。仍以豐濟爲名。　左承議郎通判撫州張洙行國子監丞。洙召對，乞士人雖不預鄉飲酒者，皆許赴試，事下禮部。其後禮部言：今後科舉，欲並依舊法，其鄉飲酒禮，願行於禮社者，聽從其便，仍不許官司干預。從之。　左奉議郎新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行司農寺丞。時升召對，論淮南州縣地皆膏腴，今邊鄙寧息，然日久地未盡闢，而民不加多者，蓋緣有有其地而無其力者，有有其力而無其地者，且如豪強士著之人，虛占良田，有及百頃者，其實力不足以遍耕也，貧窮流寓之民，襁負而至，而近郊之田，盡爲豪強虛占，唯有僻遠去處，人迹希少，雖欲開墾，勢不可得。欲望不問官私田畝，但係荒閒者，並許人指請開耕，雖曾經開墾，而見今復致荒閒者，亦許劃佃。詔戶部看詳申省。其後本部請未種官田，限二年盡行開墾耕種，如限滿有未種田畝，即依臣僚所請，許諸色劃佃。其京西路亦乞依此施行。從之。時升，剛子也。

五月辛丑，侍御史湯鵬舉言：太府寺丞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蘇振奴事暗泳，遂除總領，職業不修。左奉議郎通判紹興府陳之茂爲秋試考官，違法容私，取秦塤於高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太府寺丞歐陽逢世頃棄其妻趙氏及其二子而再娶龔釜之女，釜係秦家管莊人，久不敢訴，趙並罷。逢世，懋子也。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知邛州。

壬寅，參知政事沈該爲尚書左僕射，万俟高爲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直秘閣知婺州辛次膺陞秘閣修撰。先是執政薦次膺，有詔赴行在，上意深欲用之，而病足不能拜，復請外，上躊躇久之，曰：可與進職，仍還舊任。上因曰：用人當盡公道，若以私喜怒取人，則真材實能何由得進耶。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湯思退知樞院事。

丙午，太常少卿賀允中權尚書禮部侍郎。　起居郎吳秉信、起居舍人彔崇政殿說書王綸並試中書舍人，自王鎡後，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中書不除舍人者近十年，至是二人始有此授。　軍器監凌景夏守起居舍人，彔權給事中。　詔今後御前諸軍統領官，候及三年，取旨召還行在本任供職。

丁未，侍御史湯鵬舉試御史中丞。　詔今後諸州軍教授，不許差彔他職。令提舉學士常切選守，以右朝請大夫知鄂州路採代還有請也。　工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劉才邵言：江西諸州，自紹興初間，緣盜賊未息，有置土軍去處，就縣屯駐，以縣令主之，往往強掠薪米，又令追呼公事，監守罪人，其弊至此。望將上件土軍，分填諸處巡檢司及諸軍闕額，更不復置。如此則兵皆有用，而民不被害。一舉而兩得之矣。舉下兵部，其後本部乞如所請，如分填不盡，即充填見闕禁軍從之。　右朝散大夫直秘閣吳授行尚書工部員外郎。

戊申，宰執進呈御史臺看詳到貴降及事故前宰執并侍從官十五人情犯，或興敘復職名，或給還致仕恩澤，輕重分爲五等，欲更取聖裁。上曰：甚當，可依此行下。遂詔故追復觀文殿大學士趙鼎特與致仕恩澤四名，故資政殿學士孫近致仕恩澤三名，故追復顯謨閣學士汪藻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中大夫劉大中、李若谷、段拂並追復資政殿學士，與恩澤二名，故左朝散大夫程昌寓追復徽猷閣待制，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中大夫范仲淹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故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右文殿修撰趙開並追復徽猷閣待制，與恩澤一名，故左朝散大夫王龜年與致仕恩澤一名，故左朝請郎李朝正、左朝散郎致仕高閌、左朝奉郎游藹、左朝奉郎呂本中並特與恩澤一名。凡恩澤上有致仕二字，則必有續得遺表恩澤之理，故不可削去，以見輕重，觀克小屏於此始書，後哲參詳，按哲元奏在去年十二月，而今年二月己丑，實光遠又乞之，三月戊午，尚書書乃乞行下御史臺看詳，並是條上，更不勞耳，又哲所奏止是乞追復官職，未及恩澤也。　詔李顯忠昨緣歸朝，全家被害，理宜優恤，除已給恩澤外，更特與五資。

己酉，詔殿前馬步三司官軍闕額數多，可令召募百姓之願充軍者，毋得強行招刺。　將作監丞楊倓言：伏覩法令舊章，因革臣一時申明，前後衝改，歲月積久，致相牴牾，老胥宿吏，遂資緣爲姦，欲望申敕六曹寺監諸司，將逐處見行條法，累降衝改爲指揮，并一般放行體例，參以日月先後，分明編類，稍有遺逸，重寘典憲。限旬月成書，委官審實，復下原來官司，先使之奉行，仍錄送敕令所修定頒降，以爲永制。每有詔理，令所司盡一備坐看詳裁決，則曲直曉然，胥吏無所容姦，實天下之幸。詔六曹長貳看詳申省取旨。

辛亥，言者論近年以來，朝廷節次放免米麥薪豆柴薪耕牛力勝等稅錢，而不曾與減退稅務課額，故更立賞督責州縣，稅額既重，則他物必致重征，取給數額，故商賈不通，欲將稅務年額，量與減免，卻重行裁減收稅則例。上曰：此說極有理，如米麥之屬，民所日用者，既與放免，若不量減年額，必巧作名目，重斂以求數數，反爲民害，可依所乞，令戶部措置立法。

壬子，上謂大臣曰：近諫官凌哲言大辟不應奏讞事，此說固當，但恐諸路見此指揮，覬望減裂，將實有疑慮情理可矜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致傷和氣，可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照應。　哲言在四月戊戌。

癸丑，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宗正少卿張俊本曾泳所薦，及泳已竄斥，欲擺脫踪迹，乃欲論列泳之佞緯，章疏明言蔽聖恩，擅貿謀垣，意欲人知其非泳黨，日者陛下拔擢卿監，而修不得與，怏怏見於顏色，詔放

罷。

甲寅，右朝請大夫李邦獻爲荊湖南路轉運判官。邦獻知撫州還，入對，言近年用舉之臣，險愎猥忌，凡登對臣僚，奏陳稍久，或聖語有所詢訪，陰卽中傷，是致臣下所陳，類皆不切之務，及禍甚者，至託疾在告，望申飭臣僚，凡有所聞，盡言無隱，從之。邦獻奏下在是月丁未。遂有是命。上覽除目，因謂大臣曰：近緣遴選監試諸路，稍稍有按發官吏不職者，罰不患乎不行，但賞典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顯著者，令諸司共奏，當議褒獎，如增秩賜金之類，或與陞擢，有貶有罰，則善惡知所勸沮矣。

乙卯，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黃達如知徽州。

丙辰，尚書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右僕射万俟卨提舉實錄院。先是秦檜以監修兼提舉，自該、卨並相，始分監修及提舉爲二。至今因之。該謂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上卽位至今通三十年，纂爲中興聖語六十卷，上之。

禮檢敕舉開具元犯，申尚書省取旨。初，餞塘縣民楊康迪狀，乞每歲獻納買羊抽分牙利錢二萬三千緡，應辦太廟景靈宮大小酌獻支用，并買獻內膳御膳羊七百二十口，計錢一萬緡，自今猪羊圈交易，並不許餘人干預。事下臨安府，至是御史中丞湯鵬舉起居舍人權給事中凌景夏、中書舍人吳秉信言康輕量朝廷，欲擅一府屠宰之利，送大理寺丞治罪，從之。

丁巳，尚書左僕射沈該提領編類玉牒所，該初兼提舉，遂會龍名改焉。延福宮使事國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爲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延福宮使德慶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衛茂實爲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延福宮使崇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王晉錫入內內侍省押班。湖南轉運司言：潭州南嶽廟災，詔本司計合用錢數，申省取撥，毋得斂民。詔財產不應籍沒而不申提刑司審覆，及雖申而不待報者，杖一百，監司不覺察者，減一等。著爲令，用總書少監楊椿議也。數文閣待制符行中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或曰：行中爲政貪刻，及代去，蜀民遮於路，賄辱之，爲幕官所蔽得免。

戊午，進士鄧椿年言：故父左奉議郎名世以作時相廢，死不該日麻賞典，乞褒贈。詔御史臺看詳。名世嘗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秦檜以其本劉大中所薦，惡之，會名世擅錄副本以歸，檜因令言者論列，下吏停官，遇赦牽復而死。其後御史中丞湯鵬舉等言名世亦合預賞，乃特贈左承議郎。

己未，金主使宣奉大夫左宣徽使敬嗣暉、定遠大將軍尚書兵部郎中蒲中立來賀天申節，暉、易人也。

此韓元成大觀中錄。

庚申，戶部尚書韓通言：諸路州軍上供米，漕司催發逾限，且以去年之數稽考，未起發者，迫今三分之二，而江東西尤多，計以支降三總領歲終所用軍食，及今秋苗米數外，實管上供苗米二百四十萬石，皆有

所納廢收水腳錢，若失時搬撥，則新陳相因，致有隱沒之弊。望令戶部，於歲計之餘，支撥付建康、鎮江兩總領，各一百萬石，催督漕司般發，以半年足辦居常，以新易陳，或值水旱，則補助軍食，取撥賑濟，遇有闕數，則復行補撥，從之。

甲子，都御史中丞湯鵬舉乞申嚴福建、廣東沿海銅錢出界之禁，犯者盡數給賞，檢稅官除名，守倅巡尉抵罪，從之。

己巳，中書舍人兼崇政殿說書王綸陞侍講。

前特進張浚度金人必敗盟，是月上疏曰：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爲久長歟。臣誠過慮，以爲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士，淪亡殆盡，內變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爲策。今天下譬如中人之家，盜踞其室，安眠飽食其間，而陰伺其隙，一日之間，其捨我乎，審矣。執政不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三

【紹興二十有六年】六月辛未朔，戶部言：江、浙、湖南、福建諸路沒官田產，昨許人佃租，近因鍾世明請出賣，而未有買者，見佃人因此失業，今乞仍舊給佃。二月乙亥，鍾世明請出賣。上曰：建議者不過利於得錢耳，若許民租佃，量立租課，民必利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沈該曰：陛下恤民務本如此，天下幸甚。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昨議役法者，欲以批朱白脚輪差，遂致下等人戶被害，謂如一保內，上等家業錢一萬緡，中等五千緡，各已充役，謂之批朱，下等家業錢百緡，末等五十緡已下，未曾充役，謂之白脚，然下戶無力可充，遂有差役不行之患。乞將批朱歇役滿六年者，便與白脚比並物力再差，從之。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右承務郎何惟清上疏，略其父鑄頃嘗被命與曾勛出疆，與金人辯其逆順，勸懇之時，哀切至慟，是以未幾得濟其事，而爲秦檜所忌，事實不傳，詔付史館。

壬申，咸寧郡夫人郭氏薨。郭氏歸普安郡王，生四子：愉、愷、惇、幼未及名，薨年三十一，權攢於北山之修吉寺。

癸酉，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陛下總攬權綱，慎擇郡守，臣愚擬令郡守久任，責以治效，正當今之先務，議者必曰：方今員多闕少，不可行也。又曰：郡守之賢否未可知，若或委之臺諫監司，薦其賢能，又恐發諫監司

未可信也。臣乞聖斷，逐路擇郡守三兩員，課其勞績，俾之再任。委有異政者，不次陞擢，以激勸之。輔臣進呈，上曰：此在慎擇監司。監司得人，舉刺公，則郡守之職自振矣。由漢以來，郡守有善政者，多增秩賜金，正不欲數易。然久任亦不可爲定例。沈該等曰：欲令監司帥臣同共考察課績，列銜保舉再任，仍令尚書省審繳。上曰：如此甚善。　中書舍人吳表信彙實錄院修撰。　御前諸軍統制知興州吳璘言：紹興十一年，得旨令宕昌寨歲所市西馬十分之二給本軍，而茶馬司續五年不與。今軍中有馬七千，皆已老大，恐無以備緩急。望茶馬司今歲如額支撥，其餘逐旋補還。從之。

甲戌，宰執進呈祕書省校書郎黃中面對劄子，言自頃大臣用事，屏棄忠良，私昵憸人，布在郡縣，不復以民爲意。自陛下一新百度，而半年之間，監司郡守，出於親擢及近臣舉薦者，不過數十人，他皆如故。謂宜取法祖宗，精選公忠明敏之臣，每道分遣一人，假以歲月，令遍歷郡縣，凡百姓之疾苦，獄犴之冤濫，財用之虛耗，官吏之貪汚，苟且與夫利之未興，害之未除者，皆得條具以聞。其監司守臣善惡之尤著者，每路各舉陟一二人，以新天下之耳目，上納之。乃詔諸路監郡躬歷所部，詢訪廉察，條具以聞。當議黜陟。　御史臺言：去年十月以後，因言章及告訐編置居住人曾泳、吉州軍、莫伋、化州、王洧、南恩州、王鞏、高州、汪召錫、容州、陸陞州、已上並居住、未見申到貶所。乞令所在州押發，稽留者抵罪。從之。　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俞俟卒。　右承議郎蘇師德通判建康府。

乙亥，祕書省正字張震言：四川茶場，每貨茶百斤以上，必有所增予，謂之加饒。所以優商，官自捐之。民則無與。自韓球行剗剝之政，希增羨之課，始取償於民。盤舉所捐，增爲正額，或一場增至三二十萬。茶既不足，則併採新芽，來年轉荒，舊產愈負。自此額未嘗足，民日破貧。且民者茶之所自出，商者茶之所自行，優商而困民，是浚其流而竭其源也。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強悍之民，起爲私販，以爲苟保於朝暮，孰與坐待於死亡。其弊若斯，將損國計，願將韓球以前茶額比今所取，裁酌施行，庶幾民力稍可復舊。以爲四川根本之計。從之。

丁丑，端明殿學士新知河州程克俊參知政事。上既命二相，乃詔克俊過闕，對之翌日，遂有是命。右正言凌哲乞下諸路州縣，將去年十月以後所降寬恤指揮，並臣僚論列得旨章疏，如約束受納催科推排差役之類，榜之通衢，揭之粉壁，使民通知。從之。　新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王昺罷。昺，會從弟也。右正言凌哲劾昺兇狡刻薄，嘗詣事李椿年，辟充江東經界官，所至肆爲殘酷，吏民有犯贓百錢者，不問法之輕重，一切籍產徙配。且言椿旨如此，每州破壞無慮數百家，故有是命。

戊寅，沈該等奏：今次科舉，臣等子弟親戚，並令歸本貫就試。國子監轉運司並無牒試之人，因進呈檢會

到祖宗典故。乾德六年，陶炳中第，炳乃翰林學士承旨穀之子，遽命中書覆試。上曰：往時秦熺登科，尚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秦塤中甲科，所對策敍事，皆枵、熺語，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貢院遵依咸平三年三月詔旨，所試合格舉人內有權要親族者，具名以聞。中興聖政，史臣曰：建炎初，策士以委有司，不以一人好惡爲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紹興中，權臣閉上取國家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遂斷籍無援寒畯，抑權貴於天下之至公也。

己卯，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勃知湖州。

辛巳，左朝散郎敷文閣待制錢周材落職，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其不孝不法，而權臣以鄉里之私，置在侍從故也。

壬午，詔故追復贊政殿學士鄭剛中，特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宣教郎石公揆追復直龍圖閣，皆以刑部看詳元犯來上，故有是命。　左奉議郎孫覿復左朝奉郎，覿既敍官，當秦檜秉政，畏禍深居者二十餘年，及是始上書自訴，乃復舊秩。　起復武翼大夫象閤門宣贊舍人充思州都巡檢通管州事田汝嵩知思州，從本路安撫司請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左朝散大夫添差浙東安撫司參議官方雲翼前任通州通判，姦贓狼籍，強市民田三十餘頃，騙錯業之民，與之耕種，權臣亦畏其利吻，祿糜不絕，伏望重賜窮逐，庶幾有以懲戒。詔雲翼先次放罷，其通州在任日所置及奪取民戶田產，令本路轉運司盡數籍開具申省取旨。閏十月壬寅行遣。

甲申，刑部尚書周三畏引疾罷，爲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祕書省校書郎黃正字、葉謙亨並兼實錄院檢討官。　樞密院言：御前諸軍見行招填闕額人數，竊慮亦有強剛不情愿人，理宜措置。詔諸軍都統制嚴行約束，不得強招。其招到願充軍人，主帥躬親審問，委的情愿，方許剛填，仍出榜曉諭。後有陳訴，其所委招軍統制官已下，取旨重作施行。各具知稟聞奏。

乙酉，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官葉謙亨面對，言：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爲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弊，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爲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　右率直大夫張的試大理卿。　成忠郎柯熙爲武學諭，始除也。　詔左從政郎新楚州州學教授劉度、左迪功郎林之奇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之奇、福州人。度、舒安人，已見。既而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度素無行義，親喪未除，兄弟析居，頃爲漕司試官，受韓世忠使臣之賂，欲取世忠之子得解，使之召試。公論謂何，乃罷之。度在陞召試在丙申。

丙戌，左宣教郎新洪州州學教授王剛中入對，論修徽宗實錄，事大體重，望特詔史局，採訪舊聞，參考詳

記。擢刪中、秘書省校書郎。以其奏付實錄院。刪中、吳秉信所薦也。刪中初見紹興十五年三月

武功大夫新知全州劉光時乞鑄夾錫錢。執政以爲難行。上因論錢法。隋末唐初。其弊極矣。至開元工始精緻。國家如太平、祥符、崇寧錢亦甚精。沈該等曰。是時銅料豐饒。故能如此。上曰。當令盡如舊制。工費所不較也。上又曰。近日雨澤甚落。足。暑中此雨絕難得。殊可喜。

丁亥。作皇帝本命殿于萬壽觀。依在京以純鼎爲名。是日。流星盡隕。

戊子。左朝奉郎新通判泉州黃祖舜言。取士先行實而後文藝。今有抱道懷德之士。不就科目。乃老於布衣。無以自達。而羣試有司。其間輕儇之流。躐取膺仕。往往而有。以此較彼。輕重大不相同。臣愚以爲鄉舉里選。不可遽行。文藝行實。難以驟改。參酌而用之。或有補於治道。欲望布告中外。自科舉取士之外。有舉行修明。孝悌純篤。爲鄉曲素所推重者。縣薦之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廣以好爵。以此激勵天下。庶幾士風歸於淳厚。亦鄉舉里選之意。上曰。文學德行。自是兩科。若果有德行純篤。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取。乃以其奏下禮部。遂以祖舜守尚書倉部郎中。　右朝請大夫新荊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入辭。言州縣有經總制合取錢。自來據所收多寡合得之數中解。近因曾泳之請。止以紹興十九年立爲定額。是年係經界年分。人戶將白契及隱匿田段一併投印稅契。是致所收最多。若以當年爲額。則是與郡縣開掊斂之門。遂致逐州知通。立賞督責。必要及格。以希賞典。欲望特降處分。除夏秋二稅經總制錢有定額外。其餘合收窠名錢物。只得據實收起發。卽不得隱漏侵欺。所有前項立額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詔戶部看詳取旨。邦獻又言。欲可以互察爲名。取索他司職事。因而騷擾。乞戒飭。上可其奏。因曰。遠方正要卿發摘姦贓。選舉循吏。凡有便民事。可直奏來。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符行中落職罷宮觀。以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其在蜀中恣爲不法。掠斂四川珠貝錦綺。以獻時相。又督朝廷所放五年舊欠。蜀人怨入骨髓故也。

辛卯。秘書省正字張孝祥面對。乞將去年郊祀以前官吏犯贓私罪。除州縣監臨之官。因民間論訴。監司按發。卽依條看詳審實外。如係取索故相。並緣文致。有司觀望。煽煉成罪之人。乞免審實。便與改正。上曰。近來如此雪正者甚多。已令刑部施行。孝祥又言。昔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如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掠美自歸。望取去歲以前修過日錄。詳加是正。審訂事實。務在貶黜私說。庶幾垂之無窮。從之。　入內武翼郎永祐陵攢宮都監鄧友杖脊刺配瓊州牢城。收管。坐妄伐陵木以葺私舍故也。　禮部言。欲自今年七月朔爲始。太學生請長假滿百日之人。並依條檢舉填闕。從之。　秘書省正字胡沂彙實錄院檢討官。

甲午。詔前侍從論罷未復職人。寄祿官至朝奉郎以上。身亡在去年大禮十年內者。許以致仕恩任子。用吏部侍郎權尚書張綱請也。監察御史樊光遠建議。而吏部舉行之。

乙未。右朝請郎蔡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樗投檜年爲經界官。所至暴虐故也。

丙申。詔黎、雅州博易場官市珠犀水銀麝香等並罷。令民間仍舊交易。　左迪功郎充皇后宅教授林同言。太學養士千餘人。而月數人數或不及五之一。良由知以科舉爲優。不知以舍選爲重。如此則與方州取士何異。恐非國家立學校之本意也。今科舉密邇。欲望特降指揮。諸州教官。惟許上舍登科人注擬。庶幾士子有所歆慕。以舍選爲榮。則將並去學校。而人才成就。詔吏部看詳申省。

丁酉。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邵卒。邵起守池州。踰時復請祠去。道由廣德軍。值其生日。前一夕。沐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爲壽。視之死矣。邵以丙子歲六月二十七日生。復以其年月日死。人皆異之。

秋七月辛丑。樞密院言。武臣知州軍見闕數多。及有過滿處。詔三衙主帥保舉內外武臣知書諳練民事。堪任知州軍人。殿前司三人。馬步軍司各二人。如後犯入己贓及不職。與同罪。各具狀奏聞。　保寧軍承宣撫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衍言。西南兩外宗正司。相去不遠。凡所申請。及鈐束訓導宗子。事體一同。欲望許兩宗司官每年一次往來。商議職事。從之。

壬寅。御筆蠲放民間一年丁絹之數。計二十四萬疋。內十二萬疋。令與戶部措置商量。收買合用錢。於內庫支還。餘十二萬疋。令內庫支給本色。以惠細民。沈該等言。昨降指揮。止爲免丁錢。今陛下欲併與丁絹及綿全行蠲放。聖恩寬大。百姓被澤實德。今歲絲蠶登熟。從場收買。便可足數。上曰。不唯寬民力。且不失信於民。上又曰。近得一雨。甚可喜。該曰。卽如今日蠲放民間丁絹。便可召和氣。致甘澤。　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緣輕告不測之罪。投竄遐裔。無路自明。迺因郊賜赦。曠然與之昭洗。於是中外之士。交章公車。陳詞臺省。以自訴辨雪者。殆無虛日。聖恩寬大。悉命有司量其情實。或除罪釋。或復元官。冤憤既伸。萬物吐氣。甚盛德也。臣竊見比來檢鼓院上封者。滋多。頗涉冒濫。如其所犯。元因語言疑似之類。或可矜憫。至於姦贓狼籍。已經按治。蹤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理。公肆誕謾。或稱向曾遭誤權臣所致。例圖解免。今陛下方開公正之路。而小人乃欲啓僥倖之門。此尤清議之所不容也。又況此輩嗜利之人。與生俱生。未易悛革。儻復齒夷途。再臨民社。必且益務掊尅。以殘虐吾民。無所忌憚。其害將有甚於前日矣。伏望特詔有司。應自今陳雪過名之人。並須檢會元犯事因。如係贓罪已經勘劾者。乞止依元斷條法施行。庶使貪汙知畏。官曹浸清。實天下幸甚。詔刑部看詳取旨。其後本部言。命官犯罪。若元因論訴按發。鞫勘贓證結錄。別無翻異。已行斷遣者。並欲具元斷因依。分明告示。其餘特被罪。或因緣連累斷遣之人。後來有司看詳。委有冤抑。卽行開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從之。　左朝奉郎沈介爲尚書吏部員外郎。　左朝散大夫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劉長源罷。右正言凌哲言。長源嘗冒蠶察之者。別首創異議。乞任崇寧以後大臣子孫。陛下亟加貶斥。後因與王會迎親起廢。專務營私。每歲舉官陞改。不問賢否。凡一薦章。必得錢五百緡。乃始刻奏。迺者被旨追證王韓不法事。凡翻強取民田。多不給還。見新臺部。其用心如此。望賜罷黜。以爲朋姦慢令之戒。故有是命。　詔四川宣撫制置使鄭剛中、李璆書押過便宜付身。與除程展限一年換給。若出違令限。更不施行。

癸卯。尚書工部員外郎吳擬乞補外除祕閣修撰。知蘇州。

甲辰。詔三佛齊國遣使入貢。可差密思殿祗候黃太求充押伴官。　御史臺檢法官楮籍言。近來州縣守令。類多貪墨。每有豪戶及僧道富贍者罪犯。必令獻助錢物。或作贍軍支用。或作修葺亭館。多者數千緡。少亦數百緡。更不原其所犯輕重。例作綠故釋放。此風寖長。不可不革。望俾有司嚴立法禁。並以贓論。從之。

乙巳。右正言凌哲乞下諸州縣。應積年掛欠苗稅官物等。並權住催。候至秋冬之交。收成了畢。再行追理。詔戶部看詳。其後積欠殘零如所請。

丙午。右奉議郎薛仲邕特勒停。送連州編管。時仲邕狀進乞宮觀。而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謂省吏曹泓實教之。泓、泳之族弟兄。二十餘年。凡執政左右司。多婁非於故相。因以廢罷。中朝為之切齒。洎魏良臣秉政。泓洩省中事。皆泓為之。望屏之遠方。以為治世盜賊之戒。詔泓特勒停。惠州編管。

丁未。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知撫州張子華目不識字。初以玩好結託時相。遂邊福建、廣南兩路市舶。貪汚之聲。傳于化外。知武岡軍李若樸交通王會。其丞大理也。岳飛之獄既具。若樸獨以為非。務於從輕。今復令守湖外。其異議如是。得不為之慮乎。若樸貪汚刻剝。通判方畴欲裁正之。若樸求畴之過。言於監司。畴遂坐深文貶責。詔並罷。　左武大夫伏深言。四川州郡駐泊東軍。皆係宣和間發來戍守。緣兵火各無所歸。今邊事寧息。諸州軍藝將老年或殘疾之人。並行揀放。無所仰食。往往至於乞匄。甚可憐憫。欲望免行揀汰。支破半分衣糧。至身故日止。仍將已揀放人拘收存恤。詔劉岱司行下諸州如所請。四川東軍之籍。凡萬二千四百九十人。（萬二千一十人禁軍四百八十人廂軍。）夔州四千四百四百八十九。劍門關三百六十。文州三百二十。利州二百二十五。（內二百人廂軍。）蓬州二百三十六。巴州二百。閬州百五十。（廂軍。）邕州百三十。（廂軍。）龍州四十三。休兵以來。竄死相繼。蜀南帥臣聞於朝。有旨招河東北、陝西等處流寓人及本軍子弟補額。然流寓不復有矣。至今循之。（此以四川制置司事類附入。得旨招補乃江陵去所云。不知何年月。檢探。）　皇叔福州觀察使士轝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惠國公。　夜。彗出井宿間。

戊申。宰執進呈。上曰。夜來太史奏彗出井宿間。朕當避殿減膳。以答天戒。深慮朝政尚多闕失。或民情疾苦。無由上達。可降詔述此意。許士庶實封陳言。務盡應天之實。遂下詔曰。太史言彗出東方。朕甚懼之。已避殿減膳。側身省愆。尚慮朝政有闕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冤濫。官吏有貪殘。致傷和氣。上干垂象。可許令士庶實封陳言。詣登聞檢院投進。仍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合行事件聞奏。提點刑獄官躬詣所屬州縣。詳慮決遣。將枝蔓干連之人。日下疏放。務施實惠。以盡應天之寔。　詔今後選人初改官。令吏部依法注知縣縣丞差遣奏補。承務郎已上人。並須實歷親民知縣縣丞一任。方許闕陞通判。言者論貴遊子弟。干求堂除便用為官差遣。理當親民故也。

庚戌。尚書左僕射沈該等以星變引咎。且言兩夜微雲星不見。所以來敢遽勸聖聽。上曰。天象亦有常數。

卿等不須如此。待罪亦無益。但思所以應天實德。以消天變可也。該曰。臣等當協心講求闕失。民間利害。聖慮所及。亦乞宣諭臣等舉行。上曰。據所陳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為憂。豈問遠近耶。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近因臣僚奏請。乞根括銅匠。招入鑄錢監充役。戶部看詳下提刑司委諸通判括責。籍定鑄造銅器人姓名。聽候指揮。臣契勘諸州縣銅匠。無慮千百家。家有十數口。若遽行拘籍。即是一旦驅數千人轉徙異鄉。復當頂役。似非國家忠厚之意。況來臣下奏請。止欲禁人銷錢為器。只令申嚴條制。戒飭州縣。常切禁戢。俟其違犯。決配鑄錢監可也。今來見有祖宗成法。又未有犯法者。遽然押付鑄錢司。有如工役之重。固所不論。而養贍不足。失所者多矣。竊恐於法未有允當。伏乞申嚴禁戢銷鎔錢貨條令。嚴切施行。若已成擾而未鑄者。已鑄而出賣者。臣擬欲並許諸色人告首。蓋以家業充賞。然後斷配錢監。庶幾行法用刑。有以慰安民心。從之。　御史臺主簿李庚言。國家立薦舉之法。將以搜羅人才。激勵士類。當聞謝泌居官。每發薦牘。必焚香竊闕再拜曰。今日老臣又為陛下得一士矣。其不負君上如此。比年以來。士大夫非唯不知出此。抑亦有甚者焉。彼其經年不剡一奏。以待權臣不時之須。闔郡不舉一人。以為子孫換易之地。是雖出私意。猶之可也。甚至闕陞改秩。各有定價。交相貿易。如市賈然。是以廉陽之吏。絕意榮塗。而姦贓不遏之弊。侵漁公上。掊斂百姓。日營苞苴之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欲望明立法禁。應買賣舉狀之人。取者與者。各坐贓論。庶乎祖宗之法。不為虛文。而賢不肖之徒。有以淆別。實天下幸甚。詔令有司立法。其後刑部乞依薦舉受財法施行。從之。（九月丙午立法。）

辛亥。詔諸州知通取索逐縣丁籍。依年格收附銷落。如將未成丁之人先次拘催丁錢。及老丁不即銷落。並許赴臺省陳訴。又詔豐濟倉俟農隙興工。及內外別有修造去處。並行權住。又詔昨來經界打量定驗輕重失實去處。許經看詳官陳訴。可更展限半年。委守令申漕司審覆。依公改正訖申省。皆以星變故尚書省請也。　戶部尚書兼權知臨安府韓仲通言。安撫司回易庫昨將官錢貴借油鋪。并置米鋪以收利息。又居民日用疏菜果實之類。近因牙儈陳默。從圍拘買。甚除牙錢太多。致細民難于買賣。又本府買撲稅錢。并新添河渡所納錢物不多。因此遮阻往來之人。欲乞並行住罷。從之。三事皆曾泳所奏。及是因星變而罷。

壬子。詔諸軍因罪勒令自効之人。不得一例揀汰離軍。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諸州私置稅場。廣收醋息。而州縣官切切然必加意於其間。蓋欲倍有所入。盡歸于公庫。有餘則分受以及己。伏乞申嚴行下。令守倅遵依紹興敕令。按月支見任官供給。或過數以請。并過數以支者。並以自盜論。令臺諫監司依條按劾。使州縣官稍知禮義廉恥之風。則刻意撫民者。潛消於州縣矣。從之。

癸丑。詔臣民封事及監司守臣條具便民事件言刑獄財計者。各委本郡看詳。餘並委中書舍人吳秉信、王綸、權給事中凌景夏。仍添置權禮部侍郎賀允中分輪看詳。務要詳盡。又詔諸州路縣前後添置河渡

去處，並罷。聽從民便。又詔州縣和買紬絹及和糴草料等，將官戶及權勢之室，並與平民一等科納。如輒敢減免，官司及減免之家，並計贓科罪。令監司覺察。皆以尚書省有請也。

乙卯，沈該等言：夜來星象全然減退。陛下尚未御正殿，臣子之心，實自不遑。今日欲率百官拜表奏請，上曰：雖漸次消弭，朕方憂懼，恐未須如此。該又奏：前日臣等以輔政無狀，欲待罪，乞行罷免。蒙宣諭再三，所以不敢上勤聖聽。上曰：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交修不逮。上答天戒耳。上又曰：往時士子或因上書忤秦檜意，抑往太負。或他處艱難，不曾檢舉施行。該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上又曰：訪聞淮上米價甚平，民間實難得錢，可令會問米價。官中若與收糴，民間得錢，亦兩便也。該曰：便當奏行。　詔故贈右諫議大夫陳瓘特賜謚忠肅。先是，上謂輔臣曰：近覽瓘所著尊堯集，無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易首乾坤，孔子作繫辭，亦首言天尊地卑，春秋之法，無非尊王。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峻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賜謚以表之。事下太常。至是用博士劉嶧擬定行下。上詔在六月癸巳，今併書之。

丙辰，詔進士因事送諸州軍聽讀，可特放逐便。仍許取應。又詔臨安府猪羊圈，并安撫司回易蔴布連竹紙增息出賣，及貸借官錢，付炭牙人放炭收息，可並住罷。又詔諸州民間地土占充官司營寨房廊，其隨地產稅和買，並與除放。明、婺、嚴、衢州所買發納牛羊司羊口，令樁支合用官錢，依市價和買，不得依前抑配民戶。應州縣受稅賦，即時銷注，並只以縣鈔照用，不得索取戶鈔。皆以尚書省有請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臣竊以易曰：渙汗其大號。蓋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蓋號令者，大君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故一號令之出，謀之不可不臧，發之不可不慎，行之不可不久。臣竊觀臣下之奏請，有所謂應詔者，有所謂輪對者。有得見闕而朝辭者，有當替罷而朝見者。是皆合對而奏請也。或曰：且以辭手，且以塞口，且以隨例。責其端慤，以陳利害，十無一二也。因而爲之變易法度，可乎。因而施之號令，可乎。臣謂革其所可革，不必以一言而爲之改易。因其所可因，不必以一言而爲之仍舊。實以上關社稷軍民之安危，下繫君子小人之消長，不可不察也。臣伏望蓋慈率由祖宗之典章，深監帝皇之因革。有如號令之施設，必使有司公心平氣，熟思詳擇，推原措置之從違，討論奏陳之意向。利則行之，害則除之，不輕信而言法，無曲從而反汗。使獻言者不能窺伺間隙而容其姦，則號令乘定，吏民信服，天下幸甚。從之。　樞禮部侍郎賀允中言：臣聞爲君者在恤民，應天者必以實。臣敢以刑罰財用致傷和氣二事，試爲陛下陳之。夫刑獄之官，人之司命。方今州縣獄官，凡拷訊罪人，未嘗監臨，盡付公吏之手，每一鞭笞，極其慘酷，號痛冤呼，聲聞道路。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其致傷和氣者一也。國家財用，窠名立額，率用一歲中制，其由來久矣。比年以來，經總制錢立額，以紹興二十六年中最高者一年十九年之數爲之，其當職官，既有厚賞以誘其前，又有嚴責以驅其後，額一不登，每至橫斂，民間受弊，不可勝言。其致傷和氣者二也。望詔天下刑獄勘官，每遇拷訊，須自監臨。總制錢改立歲額，以爲中制，庶使刑罰清而民自不冤，財用節而執與不足，於陛下恤民之心，應天之憲，或有涓埃之助。詔戶刑部看詳申省。　夜，彗星沒。

丁巳，宰相沈該率百官拜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詔不允。表三上，許之。　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吏部尚書張綱言：伏睹詔書，以星文示變，上軫聖慮，許士庶實封陳言。又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事件，聞奏。仰見陛下殿非寅畏，克謹天戒，亟欲消變，復臻和平。天下幸甚。然臣竊謂求言爲易，聽察爲難。臣區區所見，尚慮疎遠之人，銳於納忠，敢意過當，有強出新意，而致術改祖宗舊制者。有取便一時，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害者。有貪竊復之名，而不以用度較之，致州縣不免暗取於民者。若此之類，自非深思熟慮，實難遽見。欲望明詔有司，凡若詳羣臣所上章奏，必須審慎究極事情，不得一切苟簡，更乞萬機之暇，躬垂省覽。唯不悖昊祖宗舊法，可以經久，而實惠及物，乃聽施行。庶幾事體稍重，動合人心，而和氣可召，災異非所憂也。詔劄送看詳官。　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凌景夏言：切見臨安府自累經兵火之後，戶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駐蹕之地，輻湊駢集，數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賈，往往而是。紹興二十一年，有詔臨安府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命下之日，萬口歡呼。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北人蠲除。其土著人戶，反成偏重。臣竊謂土著流寓，皆陛下赤子，德澤之施，實先京師。今陛下施德澤以幸斯民，而有司不能奉承，失信於下，契勘兩縣在城營運浮財物力，所敷和買絹疋數，止二千六百有餘耳。此在國計，如秋毫之輕，而民戶蒙被恩賜，有丘山之重。伏望依已降指揮，並與蠲免。庶幾德澤無偏，詔令有信，足以彰陛下發政施仁之意。詔戶部看詳如所請。　武德郎殿前司游奕軍訓練官顏深知珍州，右武大夫石世雄知敘州，敦武郎殿前司準備將光盛知宜州，武節郎添差淳泉州同都巡檢使王格知龍州，修武郎侍衛馬軍司點檢醫藥飲食李宗周知賓州，皆用管軍楊存中、成閔應詔所舉也。宗周，新泰人，父翼，宣和末守邊死事。既而宗周入辭，上賜以金帶，且索翼忠義事迹以進。遂改知永康軍。宗周入辭在九月丁巳，改除在辛酉。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司水軍統制王交特轉遙郡一官。時浙東海賊林軍入等作亂，交率兵捕獲之，故有是命。

戊午，詔近令諸路監司守臣條具便民合行寬恤事件，提點刑獄官親行決獄，緣四川去朝廷遠，尚慮率行減裂，致實德不能及民。可令置制使蕭振總領財賦，湯允恭催督，如奉行不虔，按劾以聞。當重賞典憲。

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吳景偲行宗正丞，景偲入對，上曰：卿遠來，所經歷處，民間有何利病，試言。雨暘順適，百姓安居樂業。上曰：百姓樂業，莫亦增長和氣否。景偲曰：自去冬以來，陛下進賢退不肖，政事一新，和氣充塞，歲必豐登。上諾之。　詔民間私欠負逋，依欠官物指揮，限紹興二十二年以前並行除放。戶部尚書兼權知臨安府韓仲通應詔有請也。

辛酉夜，天雨水銀。

癸亥，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方今於祁寒隆暑，暫罷講筵，許近臣進故事，是欲令禁從少竭愚忠，裨補國論。近來講筵所省吏輒遂舊制，取索副本，稱講筵要用，自紹興十三年爲始。臣竊疑之，是必懷姦之人，自爲朋黨，惟恐臣下獻忠，皆遂其意，故令吏省取索。伏乞特降睿旨，今後不許取索副本，只乞令就通進司進

入。庶幾臣下得以輸忠勿之忠。從之。　降授左奉議郎知潭州李文會復左朝奉郎。　武功大夫侍衛步軍司正將魯安仁知文州。敦武郎侍衛步軍司準備將張希道知融州。安仁、珏子。與希道皆管軍趙密廉詔所舉也。　故右朝散郎韓參、故右承議郎万俟允中、故左奉議郎吳元美皆追復舊官。

甲子。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臣近聞福建路州縣以鹽綱擾民。每歲增添。不知紀極。福建民戶素貧。因科敷鹽貨。家家堆積。而錢穀空虛。日甚一日。臣究其所由來。不特縣令容其姦。實由太守漕臣。藉此以應付權貴。悉爲妄用。上下督責。更相蔓庇。故有以致然也。乞令本路憲臣巡歷一路州縣。並不許過紹興元年般運鹽綱之數。立爲定制。仍仰監司按劾。盜誅彈奏。人戶越訴。在州當職官。在縣令佐。並以自盜論。庶幾杜絕一路之害。先是福建鹽貨漕司悉貯於海倉。令劍、建、汀、邵上四州取而糴之。以供歲用。其後漕司提舉司及州縣皆自賣鹽。名數既不一。而州縣又高其直。以收其利。吏緣爲姦。鹽惡不可售。即按籍而敷。號曰食鹽。下里貧民。無一免者。人甚苦之。鵬舉以爲言。詔付戶部。其後本部乞委提點刑獄與運判觀巡按覈實。限一季畢。從之。

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奏近年有司申明續降指揮。多有與祖宗成法違戾。已令看詳改正。至今不曾具到。沈該曰。六部以謂若一頓更改。恐致紛紛。欲每因一事。便與改正一項。上曰。此固善。然恐吏緣臨時得以舞文。不若督責與一番改正。該等奉命而退。　詔展限陳訴。經界不當指揮。更不施行。以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恐權勢豪強之家。將已定賦稅。反均及於下戶故也。

丁卯。直龍圖閣知衢州毛端禮罷。以端禮在任違法害民。本路漕臣張匯體究得實。故有是命。詔令畢行在職事。監務官所隨親。如依得服闋。不以已未有官。並令赴國子監請解。其有官人不得依前循例陳乞。赴兩浙運司試。從禮部請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陛下運者以彗出東方。許士庶實封陳言。可謂應天以實。然臣下之奏請。類皆更改法令。或爲一己之私。或爲一鄉之利。今欲鏤板遍行天下。皆歸過朝政有闕而已。如此則止容姦人素氣沽體。使小人之欠逋不償者。頑猾人戶之不納苗稅者。姦雄侮吏之有闕墨者。至愚不肖之唱爲浮言者。時時候星文之變。則得以售其姦矣。然此彗星之出。井宿雖虔。晉地之分野。臣不敢臆度自取欺罔之罪。臣明惟守常。然後可以應變。能應變。然後可以禦亂。古今之通論也。臣伏乞睿慈。蓋乾綱之斷。鄰離明之照。使浮言不作。以慰四海之心。所有鏤板播告。改易德政之請。姑少運之。然後下酌民言。上承天意。爲之討論。因事修入紹興敕令。以爲一代之仁政。萬世之良法。臣不勝至願。從之。人主來言誠切如此。而中丞乃爲此論。不知何說也。

是月。編管人前右通直郎張常先卒于循州。常先素凶悖。部送使臣。皆爲所杖。乃苦辱之。常先在江西。又嘗不禮於右翼軍統制官賈和仲。和仲以書抵撫錄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曰。彼視我曹如糞土。不可不報。寧曲之土窖中。少日而死云。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四

【紹興二十有六年】八月庚午朔。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正同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尚書吏部郎中葛立方守左司郎中。尚書吏部郎中汪應辰守右司郎中。　右朝奉郎齊旦特追兩官勒停。旦嘗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既罷去。代者朱冠卿奏其在任一年半。失陷錢課共爲錢二百八十六萬餘緡。又不法十五事。朝廷委官究實。乃黜之。

辛未。尚書司封員外郎劉章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左朝奉郎知太平州章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右朝奉大夫新知秀州向伯奮言。臣嘗觀一州一路之間。無不以財用爲先。備科之急。民大受弊。望特委近臣。取諸路州軍每年用度出入之數。稽其失陷。革其妄用。有餘者取之。不足者稍蠲以予之。以入制出。皆使粗給。倘有敢非理擾民者。重置於法。則斯民受無窮之賜。詔戶部看詳申省。其後本部言。欲委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軍。遵依見行條法。常切鈐束。不得非法科擾。及取見行州軍財賦。每年支收出入實數。稽考有無侵欺失陷。輕費妄用。開具供申省部。審實參酌施行。從之。

壬申。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鄭淑轉對論差役事。上曰。自有成法。不須更改。今祖宗法令。無不具備。但當遵守。比來論對及之。官得替上殿官。多是無可奏陳。致有率意欲輕變成法。有司看詳。尤宜詳審。朕觀漢史。曹參遵蕭何畫一之法。而漢大治。蓋何所定律令。既已大備。若徒爲紛更。豈所謂治道貴清淨耶。　吏

部狀紹興令諸舉制書權攝職任者許舉官他郡官在所部權攝而非制書所差者不得薦舉紹興二十五年續降指揮諸路應兼權監司並許依正官例薦舉內權職司之人許作職司收使今來諸路監司往往差足其前件指揮難以遵用欲依舊法施行從之

癸酉右承議郎程昌時知桂陽軍代還論州縣科配被於細民而不及豪右上謂大臣曰科敷不均最爲民害出榜之說朝廷累有指揮唯是官吏爲姦恐民間盡知數目不得而欺隱所以不肯出榜耳上又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匹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輕攪戶不肯交收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也　祕書省著作佐郎趙逵周麟之並爲著作郎

戊寅右正言凌哲論改官之法行之既久不能無弊憸巧之徒不顧廉恥多行賄賂凡可以得利者無所不爲薦章一紙陰求先容有費及五六百千者欲革而正之以增考第減舉員爲救弊之術上謂大臣曰祖宗舊法未易輕改在祖宗朝凡事悉本仁恕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於贓罪則不貸蓋以贓罪害及衆不可不治故在法所舉之人犯贓舉主當與同罪然自來不曾舉行故人不知所畏但嚴舉官之令有犯者必與施行則人自知畏前弊自可革恐未須便改法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原如此臣等謹當遵稟

詔敷文閣直學士秦損左承事郎鄭時中秦焞左承務郎秦焞左迪功郎沈與傑所帶階官並易右字左宣議郎曹冠左從事郎周寅左迪功郎鄭縝並駁放先是左承議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冠卿應詔上書論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絕施於子孫皆賞優異之選又施於族裔親戚又施於門下檢人穢夫前舉一榜如曹冠秦損周寅鄭時中秦焞鄭縝沈與傑秦焞凡有八人其間乳臭小兒至於素不知書全未識字者濫竊儒科復占省額欲乞於曹冠等階官以右易左俾正流品卻將向來侵取人數復還今舉省額詔侍從臺諫同共看詳申省取旨於是戶部尚書韓仲通等言冠卿所奏物議甚當委可施行右正言凌哲言稽之師言誠爲尤當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冠卿所請於祖宗條制別無更改委得允當但以有官人赴試者合帶右字如無官人赴試者合行駁放中興聖政云其後又駁放曹綜一名然後以前榜侵取之數於後榜收使庶協公論故有是旨曹冠乾道五年第二甲第七人再及第

庚辰詔諸路常平官參照吏額立定申尚書省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州縣增置吏額紛張生事吏日益富民日益貧乞委常平官躬親出巡視州縣繁簡分爲上中下三等立定合置吏額內有嘗經編配放停之人並不許收敘故有是命時浙東一路吏額踰四千人左朝奉郎提舉本路常平茶鹽公事趙公稱首奏損其半上嘉之十二月己酉公稱言本路吏額四千二百六十一人減二千一百九十三人今併書之

國子錄周操爲太學博士兼武學博士　右朝議大夫知楚州陳機爲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孟處義知楚州　左宣教郎劉珙主管台州崇道觀珙始以忤秦檜被斥至是得祠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郭州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董先以

病乞離軍龍爲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永興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朱孝莊卒

辛巳詔滁州合起上供錢權以六分爲額先是淮南轉運副使蔣璨奉詔保明楚州盱眙軍並免起稅十年報可今年五月丙辰降旨至是璨又言滁州見今已起上供八分委實無所從出乞與蠲免十年而戶部言本州每年合發錢並已起足顯見財賦可以應辦今來所乞難行及進呈乃有是命孫覿撰蔣璨墓誌云公在淮南爲二淮轉運兼火公私增地錢小官二淮轉運兼火公私增地錢小州尤爲別匯蠲有上供錢尚若版籍中戶部移文督貢無虛月積二十年絕不得一錢徒發紙割且有詔蠲之案此所云與日曆全不同案戶部狀則滁州自紹興二十三年方起上供至此錄四年乃云積二十一年不得一錢又其誤矣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司張匯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陳璘並進職二等與在外宮觀以引病有請也　右朝請大夫新荊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直祕閣新知秀州張偁並爲兩浙路轉運判官

壬午上諭大臣曰新除二漕臣卿等可召至堂中面諭與近屢降寬恤事件令遍詣所部賦稅之足否財用之多寡民情之休戚官吏之勤惰悉加訪問如有舉行不虔職事不舉者並按劾以聞庶幾可以警勵諸路使皆知所視傚

癸未宰執進呈淮南漕司具到米價最賤處每斗一百二三十文上曰昨聞淮南米賤朕恐傷農故欲乘時收糴以惠民今米價如是則米須急候價減每石亦不下一千至時若戶部無錢朕當自支一百萬緡令收糴也　祕書省正字張震通判荊南府

甲申言者乞令侍從官考察縣令政績上曰此不須行侍從何緣遍知縣令能否兼已委逐路監司考察聞奏矣上又曰大率賞罰須當並行政治顯著者卽與陞擢無狀者卽與降黜則善惡知所勸沮　尚書省勘會右朝請郎提舉廣南市舶鄧及之係曹泳所薦今來輒敢沮抑蕃國入貢與帥臣不和詔放罷時三佛齊國請入貢廣東帥臣折產賞爲請而及之多沮抑之故罷　是日鎮江府發解舉人而閩人有冒貢者舉人周晉等持梃欲擊之守臣直祕閣林大聲率府寮往視爲飛石中其幘吏士有被傷者大聲卽捕舉人十八人屬吏事聞詔停舉令金部郎中總領淮東財賦蔡茸審問晉遁去其徒願作獄等皆坐編管殿舉有差其後右正言凌哲奏舉人喧競蓋大聲遣卒護送閩人冒貢激使之然於是大聲亦罷舉人行狀

在九月丁卯大聲罷在十月庚戌今併書之

乙酉沈該等奏今歲科舉極盤肅有傳襲挾書者皆扶出上曰朕于此事極留意與日宰執侍從皆于此途出豈容冒濫所謂拔本塞源也　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軍馬錢糧逢汝霖入辭論常賦欠少留滯遂致總領所借用封樁失緩急枝梧之實望特降處分今後諸路監司州縣合應村大軍錢物如樁辦有欠少起發有稽遲委總領所於逐歲比較將最稽遲最欠少一兩處按劾奏聞乞賜施行庶爲慢吏之戒從之汝霖又言州縣受納稅米取耗唯恐不多乃將在倉米斛出糶收其價直以資妄用望特降處分應係省米斛不得擅糶如委因闕乏事須出糶卽具因依申轉運司待報施行仍令覆實申戶部

照會。詔本部申嚴行下。敷文閣待制知洪州閻仁昕卒。

丙寅。左朝請郎知郢州李長民爲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左朝請郎通判臨安府王傳爲廣南路提舉市舶。

丁亥。詔刑部將見貫降未敍復武臣。檢舉申尚書省取旨。延福宮使寧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李珂令再任。

戊子。戶部言。苗稅和買絹經總制錢等。皆是常賦。州縣爲見朝廷累降寬恤指揮。免放積年欠負。因此拘催起發弛慢。意復指挺免放。切慮有誤支遣。欲令諸路監司催督。依條限拘催起發。仍從本部將去年驅磨違慢多處。按劾取旨。重賜施行。從之。詔左迪功郎曹緯依曹冠等例駁放。御史中丞湯鵬舉言。緯係泳之姪。于持祖母服中就試。并與故相秦檜至親。試官觀望。濫中科第故也。緯紹興二年第一百四人同進士出身。

己丑。詔蠲建康府紹興二年以後至二十年終積欠內庫折帛錢二百三十三萬餘緡。絹二十萬七千餘匹。以守臣寶文閣學士張燾建言。累放以來。積年拖欠。歲久無所從出。上特恩也。按紹興二十年。指揮放欠至紹興二十二年。而今漆所請乃紹興二年至二十年所欠。不知何以編不減也。

庚寅。南平王李天祚遣太平州刺史李國以、右武大夫李義、武翼郎郭應五來賀昇平。獻黃金器千一百三十六兩。明珠百沈香千觔。翠羽五百隻。雜色綾絹五十匹。馬十。象九。詔尚書左司郎中汪應辰燕國以于玉津園。遣國以太平州團練使。義左武大夫。應五武經郎。加賜襲衣金帶器幣有差。國以之來也。貢款殿學士施鉅守靜江。自詣驛與之爲禮。論者不以爲是。

辛卯。參知政事陳克俊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疾自請也。克俊再執政。才七十五日。

左朝散大夫景篪言。四川絹直一匹不及五千。而官估取十千。他物之估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蠲減絹直。不過作九千而已。臣嘗計會四川總領司物帛估錢之數。無慮六百萬緡。今若蠲其虛估之數。亦不過爲緡錢三百許萬耳。況昨降聖旨。已禁止餘財奇貨。其數可以補之。若有司仍以歲計爲解。如前所蠲瑣碎條目。復其一二。亦無甚害。或但上等仍舊。盡蠲二等以下戶。亦實惠也。詔戶部看詳來上。後一日。宰執進呈次。上曰。景篪所論。須量與減損。若第令看詳。雖行下數十次何益。莫若便令總領所契勘合蠲減數目。具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朕自卽位以來。如土木玩好。邊事錫予。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爲民而已。既而戶部言難以遙度。乞令總領所量行裁減。于昨來所取歲剩錢內通融應付。從之。明年三月己丑減放。

壬辰。端明殿學士知廣州折彥質移知洪州。

癸巳。詔入內內侍省使臣李庸卿、王裕爲禁中作過。特降充祗候內品。雖大赦不許收敍。仍不得收充入內省。此以紹興三十二年金安節繳奏庸裕等姦狀修入。未見事因。

甲午。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吏部尚書張綱兼知政事。右朝奉大夫王趯知純州。

乙未。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南平王李天祚爲檢校太師。功號加踏仁二字。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幣。以其來貢也。中書舍人吳秉信試尚書吏部侍郎。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凌景夏試中書舍人。秘書少監楊椿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秘書省著作郎趙逵試起居郎。秘書省著作郎周麟之試起居舍人。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衿以病不能朝。乞與在外宮觀。迎奉燕王影殿。任便居住。從之。

丙申。秘書省校書郎黃中爲著作佐郎。左從事郎沅州州學教授汪澈爲秘書省正字。澈、浮梁人。皆爲衡州州學教授。不爲秦檜所知。及代還。復置之沅州。時方俟高論沅。澈從之遊。至是薦用。

丁酉。宰執進呈右正言凌哲論上饒知縣李維秬不法。上令放罷取勘。上又曰。近監司殊不舉職。州縣官有犯。臺諫論列得實。監司亦不加罪。自今有犯。監司若不按發。並當行遣。或降官。或放罷。使之知是。諸路行遣三兩人。則事無不舉矣。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新除尚書吏部侍郎吳秉信欲援赦文而放遣親黨。私自好佛而唱賣祠部。詔秉信充右文殿修撰。知常州。鵬舉又言。新除中書舍人凌景夏自爲右史。每有面從。退必後言。詔景夏直龍圖閣。知撫州。秘書省校書郎王剛中爲著作佐郎。九月庚子朔。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自建炎以來。宋嘗有使相爲都統制者。故改命之。璘嘗自著書號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衆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除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甲重。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曰以遠趨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于陣法。有圖而無書焉。詔自今州縣官贓私不法。監司失按察者。令刑部具名取旨。

辛丑。沈該等奏。安南人欲買撚金線緞。此服華侈。非所以示四方。上曰。華侈之服。如銷金之類。不可不禁。近時金絕少。由小人貪利。銷而爲泥。甚可惜。天下產金處極難得。計其所出。不足以供銷毀之費。雖屢降指揮。而奢侈之風。終未能絕。須申嚴行之。詔增置大學正錄各一員。左宣教郎劉天民爲太府寺丞。天民、哲夫子也。哲夫、正夫弟。故都水使者。爲湯鵬舉所愛。自平江職官入朝。得業教。而又有是命。此爲鵬舉交結事始。

癸卯。權尚書禮部侍郎賀允中兼實錄院修撰。

乙巳。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講同知樞密院事。左朝散郎新知惠州朱倬行國子監丞。倬入辭。乃有是命。國子監主簿張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其父參知政事綱引嫌有請。詔內外文武大小臣僚告身。自今並依大觀格分十六等製造。既而將作監請自內命婦遷轉封贈。及外命婦郡夫人以上。並不用綱袋及銷金。從之。

丁未。右朝請大夫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葉蘊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左從政郎溫州州學教授史浩爲太學正。左迪功郎新興國軍司戶參軍陳良祐爲太學錄。浩、才從子。良祐、金華人。皆以近臣薦其才而有是命。

戊申。左迪功郎新平江府司理參軍陳燮、左從事郎新泉州州學教授陳豐並改差充敕令所刪定官。亦用近臣薦也。

己酉。秘書省正字汪澈兼實錄院檢討官。　初。澈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以制置司檄充類試所考試官。至成都府境被朝命措置銅山縣銅事。之望以朝廷專委辭考試。遂徑至銅山行視。得新舊銅窟二百餘。其可採者十七所而已。自政和中歲以三百八十六觔爲額。至是之望欲增爲萬觔。鄉民哀訴久之。乃籍匠戶置場烹煉。官爲主之。所得僅五百觔。之望乃請歲以六千觔爲額。計綱赴行在。過閏增五百觔。從之。此以之望申省劄子修入劄子稱九月初十日徑到銅山縣。已酉。初十日也。其申乞立額。當在明年二三月間。今聯書之。

庚戌。戶部尚書韓仲通充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　太學博士何俞言。今監司郡守。遞相送遺。公行博易。月至千緡。而閒慢小官。合得供給俸錢。有累月倚閣者。望嚴行禁止。如尚違戾。重寘典憲。從之。然迄今不能革也。

壬子。內降詔曰。四川軍儲供億。民力不易。深軫朕懷。昨遣鍾世明措置裕民事。雖已蠲放積欠。減免折估等錢。不住據州郡監司繼有申請。及士民陳獻利害。而去朝廷遠。難以計度。已專委許尹、王之望同制置總領茶馬司公同相度措置。其各體至意。悉心條具以聞。庶實惠得以及民。調度可以經久。尹、之望時爲漢川、成都府路漕臣。先二日。有旨令同三司條具。限一季申省。至是降詔。　詔諸路監司守臣條具到裕民事。令給舍看詳以聞。

癸丑。御史中丞湯鵬舉兼侍讀。權尚書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楊椿兼侍講。　右朝奉郎鄒栩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送吉州編管。栩知處州。犯入己贓。爲右正言凌哲所按。法寺當流三千里。宰執以獄上。上曰。是入己贓否。沈該曰。據按是入己。栩乃浩子。上曰。浩、元祐間有聲稱。其子乃爾。遂憫惜久之。曰。既犯贓法。不當赦。可特免眞決。仍永不收敘。上又曰。朕觀祖宗時贓吏多眞決。迺來殊不知畏。卿等可令有司檢坐祖宗朝行遣贓吏條法下諸路。先行戒諭。使之曉然皆知祖宗立法之嚴。自後有犯。當依此施行。必無少貸。

甲寅。尚書省檢會天聖、紹興眞決贓吏指揮。詔刑部鏤板行下。自今有犯。斷在必行。決無容貸。　太學博士兼武學博士周操言。比武舉登科者。除第一人朝廷與巡檢差遣外。其餘例處以管庫窠闕。使一旦舍其平日所習。似非選練本意。自今乞下樞密院措置。萬者籍記姓名。任滿有績。卽加擢用。其次亦乞免充財穀之任。使各以才武自効。從之。　左奉議郎何戲充四川安撫制司參議官。　左朝奉郎程敦厚充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

丙辰。左宣教郎新無爲軍軍學教授任質言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供職。質言、伯雨孫也。先有詔召試館職。而質言以疾辭。乃有是命。

戊午。詔自今用舉主改官關陞人。令吏部置籍。被舉人犯贓。其舉官具名取旨施行。如已被人論訟。及他

司按發。臺諫論列。卽不許旋行首舉。上以吏狥私受賕。妄舉者衆。故條約之。

己未。右正言凌哲言。諸路州縣。將人戶畸零稅租。依舊過數科催。如納絹一寸。便令納一尺。穀米一勺。便令納一升。民輸十九之賦。而官無一毫之增。利專私室。怨歸公上。此何理也。望申嚴州縣。止據實數折納價錢。及聽合鈔送納本色。不得準前過有科取。以就盤數。仍委監司覺察按劾。御史臺體訪論列。人戶越訴施行。從之。然沿襲已久。終不能革也。

庚申。直秘閣知臨安府葉薿請對。上謂大臣曰。朕嘗諭以束吏姦。卽遠商賈物貨。及木植價錢。勿擾民訟。如見得曲直。卽當面裁決。其他如御藉之屬。近來未嘗取辦。雖用片紙。亦不責其供應。沈該曰。今日天府之弊。莫大於此。三者。陛下洞照曲折。又不以供應責之。愛民如此。天下幸甚。　左迪功郎林之奇爲秘書省正字。

辛酉。國子監丞王晞亮請初出官人。不得用綱賞免銓試。從之。晞亮、莆田人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大理少卿章燾猥陋無恥。交結魏良臣。近治臨安府。再置猪羊圈。恣爲出入。詔放罷。

壬戌。尚書刑部郎中楊葵爲太理少卿。　武翼郎張掄特遷武翼大夫。貴州刺史。以昨差奉使未曾推恩故也。

甲子。知樞密院事湯思退言。祖宗舊制。樞密院有聖語。則副使錄之。比歲不舉行。欲依舊制。朋霧恭卽當記。同時政記上進。降付史館。從之。　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大臣。近治臨安府。再置猪羊圈。恣爲出入。詔放罷。薦按敷文閣直學士秦塤、敷文閣待制秦堪、敷文閣待制吳益。皆以庸瑣之才。恃親昵之勢。可謂無功無德者也。其可直西清而充次對乎。伏乞鑑視職名。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詔鵬舉所論。甚協公議。然朕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奠之日。面諭檜妻。許以保全其家。今若遽奪諸孫與增職名。不惟使朕食言。而於功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得更有論列。後二日。鵬舉復言。臣暗於大體。不能仰體陛下始終禮遇大臣之意。豈堪尙居言責之地。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上復優諭之。

乙丑。右文殿修撰新知常州吳秉信卒於蕭山縣。特贈六官爲左中奉大夫。

丙寅。上謂沈該曰。大理寺人命所繫。近聞吏多受賕。深爲不便。不知請給比京師如何。若祿薄。須量增。然後可以責其守法。該奏。今吏祿比京師已添。上曰。不然。此間物貴。雖已增。未必足用。已而戶部言。欲據見請十分爲率。量增二分。上可之。

丁卯。國子正陳天麟言。比年以來。歲多豐稔。然聞有水旱。細民就食他郡。其逃去之常賦。乃責之催科保長。臣親見宣城、廣德、建平三邑之患如此。宣城自經界時。椿閣逃戶。凡物帛九百餘匹。米三千餘石。廣德以近年水旱逃戶。所逋物帛一千八百餘匹。米亦三千餘石。建平逃戶。物帛一千四百餘匹。米二千二百餘石。皆額在而民去。取辦保長。以塞上司之責。至於鬻鬻笞箠。破產收家。臣所見三縣如此。其他亦可概見矣。欲望令戶部行下監司州郡。檢覈逃戶。委實保明聞奏。乞與倚閣三年或五年。則人自歸業。卻行起理。庶幾愛惜根本。詔戶部看詳申省。

戊辰，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法者，天下之所通用，例之所傳，乃老姦宿賊，祕而藏之，以舞文弄法，貪饕賄賂而已。不用法而用例，古未之聞也。若刑部之所以斷罪，吏部之所以駁吏，最爲劇曹，此正猾吏可以上下其手而輕重其心者。伏望明詔吏刑部，條具舍用之例，修入見行之法，以爲中興之成憲，從之。後四年乃成。鵬舉又乞選差獄官，必依祖宗格法，試中二等以上者，次第注擬，時沈該當國，多引里黨諸少年爲大理評事，故鵬舉及之。

是月，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特贈左中大夫。明年七月追復。

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應詔言：臣前在東南日，聞蜀中經界大爲民害，豪富爲姦，例獲輕減，貧弱受弊，多致逃移，上戶利之，而下戶皆不願。自入本路境，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經界，與峽外所聞不同，詰其所以願行之意，則曰：人戶詭名寄隱產業，有田者無戶，有戶者無田，差某等充戶長，催納稅賦，率皆代納，以此破家者甚衆。若用經界，則戶名有歸，此弊可絕。及入遂寧府境，係見行經界地分，百姓陳訴者益多，或以爲便而欲行，或以爲害而欲罷，因數十爲朋，自辯於庭下，各執偏說，互有得失，乃知蜀中經界不論貧富，大抵稅增者願罷，稅減者願行，皆出一己之私，而形勢戶之不願者爲多，蓋詭名挾戶，非下戶所爲，蜀人之至東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則公吏與富民爾，其貧乏之徒，固不能遠適，雖至峽外，亦無緣與士大夫接，故不願者之說獨聞，其願行者，東南不得而知也。六年之間，士夫上書，百姓投狀，言其不便者，不知其幾人，上至朝廷省部，下至諸司郡邑，皆投狀頌紊，陛下憂憫黎元，至誠無已，始也以稅賦之不均而行之，終也以論訴之不息而疑之，累詔監司看詳改正，然姦民覬望，制訟滋繁，諸路監司，累年講究，終無爲別白而言之者，誠以事體至重，衆口不同，利害可疑，不敢以偏辭斷也。臣初到官，適有詔旨，坐知復州蜀人王駿乞罷經界劄子，委制置司與所屬監司相度，臣於部內詢訪甚詳，而守令所陳，所主相半，臣以謂此田里間事，見民情然後可決，郡有牒訴，皆一偏之論，不可憑用，遂令州縣取諸鄉稅名爲鼠尾帳，家至戶到，問其願否，各使書其名下，鄉雖編類，願用舊稅戶若干，願用經界戶若干，於是究其兩黨之多少，本路管十五州，遂、敍州、長寧軍以邊郡不行經界，渠、果州、廣安軍既行而復罷，行經界者九州，爲稅戶三十三萬三千七百有奇，願行經界者十七萬七千五百餘戶，此其大略也。別州計之，則昌、榮、資州、懷安軍四州之民願者爲多，潼川、遂寧府、普州、富順監之民願者爲少，而合州適得其中，縣別計之，則願行之多者十有六，願行之少者二十有一，蓋由當時奉行之人有能否之不同故也。臣聞治道去泰甚，雖堯、舜之法，不能人人皆利，要當以多者爲正。今之經界，在視民願否之多寡而損益之，若州縣願行者多，自不須復議，願行者少，爲之量行措置，人戶之增減者輕，自不須復議，增減者重，爲之少加裁正，如此則公私事省，不至甚擾，卽使小有不均，亦可置而不問，何則？經界之蠹正，舊稅固當有所增減，減者既以爲是，增者必以爲非，若欲每人而悅之，是朝行夕改而無定也。且蜀人之言其不便者，曰：法行之始，騎士色之高下，量頃畝之多少，姦弊百出，賄賂公行，故稅之輕重，不當造帳畫圖，爲費甚廣，追呼須索，不勝其擾，是則然矣。

事在既往，雖改無及。至於稅之輕重，則新舊各有其弊，就二者而較之，經界之弊，在於業多者稅或輕，業少者稅或重，而舊稅之弊，則在於有田者或無稅，有稅者或無田，要之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尤庶幾於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也。而蜀人言其不便者，或過其實，若初行之擾，則有之，而今日之弊，不如是之甚也。臣置司遂寧，且以倚郭小溪一縣驗之，官戶凡五百八十有四，而願用經界者一百六十有七，公吏爲戶二百二十有二，而願用者十有八，以此而觀，則或者謂豪富之家皆獲輕減而利之，豈不過哉？至於下戶逃移，亦絕無僅有，或以時經旱潦，或以家自貧窮，未必皆經界所致。傳曰：利不百不變法，使經界元初不行，或行之未久而罷，因舊今立爲成法，已經十二三料，舊稅圖籍，悉皆散落，中間買賣分析，戶眼改新，剗聚見隱寄之後，虛戶盡去，創戶盡多，承認供輸，已有定分，一旦舉而變之，則紊亂紛然，僥倖復啟，實戶之逃出者，悉皆走失，虛戶之詭立者，不可推尋，吏肆其姦，又將有前日之擾，且終亦不得其平，而催科愈艱，爭訴益甚，軍須督責，何以應期？爲官吏者，不亦難乎？臣恐彫瘵之民，無復事歲矣。惟陛下少安聖慮，靜以鎮之，姑去其泰甚者，則紛紛自息。天下幸甚。據本路見行經界昌、資、榮州、懷安軍民願者多，乞且令仍舊，普、合州、富順監、遂寧、流山府民願者少，乞量行減正。臣願委監司一員，與所屬守令，委曲計議，各以逐處事宜，從長措置，應經界縣分，有新稅溢於舊額者，乞令逐縣收舊稅額外之數，將大段增重人戶，通融均減人戶，經界新稅，比舊增減五七分以下者，更不在裁正之限。令所委監司選差見任官五員，分詣諸縣，逐鄉受狀，令佐內選可委官一員，通簽所差官，若舉畢日，別無違戾，民詞稀少，乞許保明申奏，朝廷量賞，仍候農隙月分措置。左僕射沈該進呈，於是遣旨行下。之望所上議，不得其月日，而狀首稱本年七月九日來官諸書，故附九月末之望，又有二十八年三月申省劄子云，蜀取旨俟申，亦不知以何日降指揮，以其言經界利害甚悉，故詳載之。按日曆，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有令漕臣措置經界指揮，而之望二十八年申省劄子亦及此事，則知爲九月間之所上無疑也。餘具二十八年三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五

【紹興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己巳朔。大理少卿楊揆言，臣檢準大理寺一司勅，諸刑疑慮及情法不稱，並奏裁。非
君重密，仍許上殿。望自今後遇本寺有重密公事，許依前件條制，乞上殿奏陳。從之。 右朝議大夫知明
州王俣試尚書戶部侍郎。
庚午，詔去年十月甲子以前斷罪之人，除大不恭、不孝及蠹國害民、枉法自盜贓抵死，因人告發，迹狀明
白者，各論如法，其餘不以年限，並許自陳。事屬無辜，則與行改正，稍涉疑似，則除落過名。用大理少卿楊
揆請也。二十七年正月戊寅湯鵬舉奏可考。 罷浙東提舉常平司平準務，提舉官趙公稱請也，仍以其錢充糴本。 左朝散
郎喻樗、右朝散郎陳揆、右朝請郎邢釋並落致仕。樗始坐趙鼎門人久廢，至是召還。釋，恕孫，嘗通判襄陽
府，以私事決殺掌庫者，僵罪而去，寓居武陵。万俟卨謫沅州，與之親厚，乃疏薦之。尋以樗知大宗正丞，揆
守軍器監，釋知興國軍。 武經郎向並籍知賓州。世彬爲東南第十二副將，代還，湯思退擬除郡，上閱履
歷狀，見其稱府學內舍生，問得非武舉出身否。思退言世彬本士人，後以捕賊補官。上曰，士人必知民事，
如此差除甚當。世彬，襄陽人也。 詔故敦武郎王正臣特與恩澤一資。正臣爲奉使大金禮物官，墜車死，
故錄之。

辛未，沈該等奏近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賚物帛，有旨退還者半。仰見陛下儉德。上曰，賞賚何必許
數，如此撙節，歲中自有可省數百萬緡。該曰，陛下每事省約，以寬財賦，天下幸甚。
壬申，上謂大臣曰，宗室中有才學者，可選兩三人充行在宮。京師盛時爲從官及建節者甚多，今不可以
比舊，但如南班亦少，朕甚念之。
癸酉，左朝奉大夫知隨州田孝孫直秘閣，以京西諸司言其公廉儉素，流移安業也。 是日，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事陳正同入對，言縣令之職，最爲近民，今懲戒既嚴，而不旌異循良，恐亦有所未至，望令諸
路監司採訪拔擢一二，不次用之，庶幾感厲奮行，人知勸沮。上曰，卿言正合朕意，早方有一郡守爲監司
所薦，已令除職，因任，仍俟終更陞擢之矣。 左奉議郎陳俊卿爲秘書省校書，左迪功郎鄭聞充敕令所
刪定官。俊卿，莆田人也。
乙亥，詔以蜀去朝廷遠，郡守尤須得人，令監司帥臣各舉知縣資序以上堪充郡守者二人，制置總領財
賦、提舉茶馬各舉三人，犯贓及不職，與同罪，令尚書省置籍。 是日，輔臣奏事，因言皇太后儉德。上曰，太
后盛德，自古所無，雖一錢未嘗妄用，間或飲酒，用倚官三兩人，支予不過三數千，每歲衣服，龍衣平時所
進金銀錢帛，並積在庫，往往盈溢。 敷文閣直學士新知卭州蘇符卒。
丙子，詔命官田產所在州，或寄居，及七年，並不許注擬差遣，用右正言凌哲請也。 拱衛大夫忠州防禦
使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邵宏淵爲殿前司前軍統制。
壬午，吏部郎中兼權秘書少監沈介乞以提舉秘書省印權納禮部，所搜訪書籍併歸本省，官吏兼權者
並罷。從之。

甲申，右朝請大夫吳絜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丙戌，尚書右僕射万俟卨上皇太后回鑾事實，左僕射沈該爲禮儀使，進讀畢，以授內侍，用樂導入內庭，安
於小殿，上行捧觴上壽之禮，宰相率百官拜表稱賀。杉溪居士內外制，是太后回鑾事實，編建炎告祖宗諸帝神御并后
賦文：伏以頤養慈闈，言遍長樂，事無愧於古昔，美獨擅於國朝，光昭
至鑾。宜祀實用，顯無疆之慶，克成嚴侑之禮，爰擇令辰，式伸虔告。 周必大稱賀表曰，冬溫夏凊，久承長樂之顏，文蹕來辭，令紀留蓮
之養。母儀既著，孺治益光，中賀。臣聞周美太任，詩人實詠，漢迎薄后，史氏特書，儀行青不能於一時，則副盛執傳於萬世，於皇盛事，克掩
前芳。恭惟皇帝陛下，仁行孝先，孝通天地，糾盟北道，永懷萬馬之屯，爰發衆風，夙返六龍之駕，言念盛家之殊慶，豈容悖史之闕文，既詔
諸儒，纂事爲書之策，復資上宰，總鴻而獻於王。昭哉典籍之輝，詳哉禮儀之繁，時風博六服，寵動羣工，臣身也濡，附心馳拱北，班香宋
艷，莫擬三鐘之藏，舜日堯年，願祝兩宮之壽。 崔敦詩賀表曰，慈闈旋蹕，上聖之誠心，信史爲篇，紀皇家之盛事，肅展瞻闕，率土忻歡，中賀。
臣聞孟母愛近乎王，大乎附親於嘗，昔之貧因左史而詳明，漢涇呂后之賢，於班書而譏錯，刻乃旨非凡見，率有至難，將修厥洪
休，故藉四海而皆舉，必制爲大訓，垂之萬世而無窮。陛下高行敷天，孫仁冠古，始遣負麒之使，君子以爲必隔，迄於長樂之儀，聖德無以
加孝，娯禮之賦，純貽清溫無蠲，成兵之書，譏斂未不違，臣運守偏州，欣聆鉅典，趨陪蕘會，匪趙稱許之班，宜布傳風，俗誦承流之職。
時安奉禮物。皇太后悉退出不受。他日，該見上，贊太后儉德。上曰，宮中無用許多禮物，皇太后今七十七
歲，而康健如五六十歲人，自古帝后無有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顯仁皇后恭儉節用，出於天性，中外之人莫不聞之。如
有司進金唾壺，則曰宜易以塗金，宮中爲飲，用倚官纔兩三人，所予繆劄無幾。

盡遺金帛所積已充牣而一錢一縷不妄用此自古母后所未有之盛德也而我太上皇帝且能曲盡以順承之朝廷大慶本慈寧萬年爲而有司賜物皆卻而弗受嗚呼兩宮之間慈孝相承而加之以恭儉宜乎天下叶和而卒天下之盛福也歟

甲午。敷文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秦塤改授右朝散郎。吏部奏乞追還塤元及第日所帶三官。故有是命。　皇叔均州觀察使士洪、宣州觀察使士賺、宣州觀察使士諧並特遷承宣使。士洪華容軍。士賺靜江軍。士諧清遠軍、皇叔和州防禦使知濮安懿王園令士輵爲建州觀察使。上以南班宗室近屬所存無幾。故有是命。餘睦親宅十六人。各遷一官。士洪等四人。皆濮安懿王曾孫也。時太祖後宗子於屬益疏。故無在南班者。　太尉建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韋謙薨。命睿思殿祗候王晉行護葬事。

乙未。右宣奉大夫宋貺責授果州團練使。梅州安置。右太中大夫徐琛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循州編管人王會移瓊州編管。御史中丞湯鵬舉奏會姦贓狼籍。罪大責輕。貺、琛黨附權臣。民之蠹賊。今又長惡不悛。每多怨謗。故謫之。　潼川府路轉運官王之望言。四川軍興以來。供億至重。民不堪命。公私困竭。陛下知之詳矣。臣不敢復陳。前歲朝廷遣使裁減、而畏首畏尾。未足以副聖主寬恤之意。茲者恭出東井。寅畏有加。詔臣與許尹同制置總領茶馬。再修便民之政。輒有愚見。冒昧上聞。蓋治病之標。不若療其本。導水之末。不若疏其源。四川贍軍之費。前後累蒙蠲放。而利澤未深。上貽聖慮者。蓋其本原實在軍中也。軍中之費仍舊。則歲計所減必妨。臣願陛下親灑宸翰。以賜軍前二大將。若曰。朕永念蜀人。久困邊饋。如軍中有冗食可省。浮費可除。冀以上聞。得從末減。若乃士卒衣糧之資。甲兵繕治之須。務協經常。勿輕裁損。二人者、皆功臣宿將。久荷國恩。聞陛下至誠惻怛之言。必將有以應詔。隨其多寡。以補助蜀民。庶幾積害可蠲。調度可節。稱盛聖慈。謹重事體。不欲自親其文。則願以臣劄示之。但云臣僚所論如此。卿等可契勘有可減省。具數措置。二人忠義體國。必是樂從。之望所上劄子。不得其月日。按之望又有乞減上供劄子。云臣去月二十七日具劄子乞詔二大將斟減上供劄子。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辛卯進呈。則是十一月末所上也。又按今年有閏十月。所謂去月者。蓋舉閏十月言之。故附此日。

丙申。詔自今三衙官兵差出外州者。並取旨方得起發。　宰執進呈秀州守臣鄭根按崇德知縣林善問不法科借折帛錢事。詔罷善問。仍取勘。上曰。科借錢若一一在官。猶可恕。因而入己。大抵贓吏最爲民害。今後須盡追贓物。不然。自謂雖得罪猶不失爲富人。無所懼也。　右朝請大夫知盱眙軍楊抗直祕閣。以抗帥府舊僚。且和議之初。上書可採。故有是命。　崇慶軍節度使嗣濮王士俴薨。追封王。謚溫靖。　端明殿學士富直柔卒於建州。　右中大夫直祕閣王珪卒。

丁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令永州居住。俟服闋取旨。先是浚奉母喪歸葬於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浚感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謂金可信。蕩然莫之爲備。況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雖在苫塊。不得不爲上終言之。乃復奏曰。天下之大德曰生。而天下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生物之基也。若夫一時之和。亦聖賢

生利天下之權術。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周太王避狄矣。而未幾謀以卻狄。文王事昆夷。而卒伐之。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破吳。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洪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良、平以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而遺患。漢王從之。卒成大業。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繫其首。海內始安。茲非以和爲權而得之哉。若夫石晉則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考其君臣所爲。名實不孚。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謬戾。權移於下。政施於上。無名之獻。莫之紀極。維翰所陳。殆爲空言。姑欲借其蓄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頻來凌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勢已去。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而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強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之發矢北向者。至今天下嗤笑。向者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爾幸而徽宗梓宮並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敵。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姦惡之如此。方姦雄之人饜於富貴。分列黨與。布在要郡。聚斂珍貨。獨厚私室。皆爲身謀。而不爲陛下謀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敵。適足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也。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國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爲金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爲狂。御史中丞湯鵬舉即奏浚身在草土。名繫罪籍。要譽而論邊事。不恭而違聖旨。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行之信誓。豈復能爲國家長慮卻顧。徒以閑居日久。冀幾復用耳。議者以爲前此權臣皆被其薦。故雖竄致人言。姑置近地。況浚近得旨歸葬於蜀。倘堅異議。以唱率遠方之人。慮或生患。宜屏之遠方。以爲臣下不忠之戒。殿中侍御史周方崇亦言。浚唱爲異議。以動搖國是。欺罔悖亂。冀於再用。不顧國家之利害。罪不容誅。宜破其姦謀。置加貶竄。以正妄言之罪。右正言凌哲言。浚懸懸護短。專務立異。求售前日之臆說。恐遠方遐微民聽易惑。則生事端。望賜黜以爲懷詐徇私欺世盜名之戒。故有是命。　沈該之遺史云。初張浚責永州居住。秦檜死。已放令任便居住。至是浚進書。乞勿信沈該、万俟卨二相。宜修武備。疏劾浚無此書。惟人皆傳之。又以爲金人令奸細詐作浚書以遺。雖不可明。然該、卨大怒。湯鵬舉迎合二相意。乃上言浚既有旨永州居住。擅往之所。乞仍舊。今不取。

閏十月己亥朔。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奏。昨日張浚行遣極當。上曰。浚用兵不獨朕知。天下知之。如富平之戰。淮西之師。其效可見。今復論兵。極爲生事。且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亦與契丹議合。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論浚頗有不當。如石晉因契丹之力以自立。其勢不得不與之和。此桑維翰之功也。及景延廣用事。遽以翁孫之禮待之。契丹遣使問曲直。延廣對使者云。晉有橫磨劍十萬口。翁欲戰則來。石晉之禍。自此始矣。浚不罪延廣。而謂維翰不當與契丹和好。甚無謂。上曰。耶律德光入汴。首以此言數延廣罪。誠之曰。浚永州之命。甚塞衆議。上曰。不如此。

議論不能得定。按誠之所云，淺不知最逐廣，乃與淺疏之意全不同，不知何故。左朝散郎新知濱州軍張庭實行太常博士庭實入對，論文昌政事之本，今諸部及寺監用例者多，乞一切條具修入見行之法，詔可，遂有是命，時湯鵬舉免有此奏。庚子，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為左宣奉大夫，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万俟卨為左銀青光祿大夫，皆以進回鑾事實推恩也。實錄院修撰官以下皆進官。秘閣修撰知婺州辛次膺權尚書禮部侍郎，次膺以事與通判張本互訴，宰執匿之，乃召次膺還，既至乃有是命。張本互訴事，湯鵬舉劾疏中及之，不知如何行遣也。辛丑，宗正少卿李琳為賀大金正旦使，乘義郎侍衛馬軍司餘辦公事宋均副之，尚書左司郎中葛立方為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梁仲副之。尚書省奏諸路常平籍倉見管米數不多，乞以所樁糴本錢措置收糴，從之。壬寅，詔內外見任官因生日受所屬慶賀之禮，及與之者，各徒一年，贓重者依本法，自秦檜擅權，四方皆以生日致饋，其後州郡監司率受此禮，極其僭侈，大學錄范成象面對以為言，故立法。御史中丞湯鵬舉奏右朝散郎王次博、鄭栟贓汚踰濫，詔並勒停，遂博送靖州，栟辰州編管。庫博超遷令許獄，栟嘗為宰相。左朝散大夫方疊疊，通直郎管，坐强市民田事，有司按實故也。癸卯，宰執進呈故右朝散大夫楊潤男椿進狀，為父昨守吉州，因金人侵犯弄城，乞依王仲山、仲嶽例，追復元官并恩澤，上曰，祖宗時，弄城皆用軍法，今得不誅，宰奏，仲山、仲嶽皆秦檜親黨，錄用以示私恩，豈可為例，沈該等因奏當時一般弄城之人，獨仲山、仲嶽兩人追復官職，他皆不與也。按日曆，王仲嶽乃是生員，從左正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測明年六月丙辰復官。秘閣修撰知溫州張九成以喪明求去，詔九成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溫州武閣有柑實，每霜後，郡例科市於民，以遣權要，民或赭其所植以求免，長吏方且張樂會賓客，旨當撤張，率以為常，及九成為州，遂罷柑宴。丙午，詔廉州歲貢珠，雖祖宗嘗制，聞取之頗艱，或偽人命，自今可罷貢，蜑丁縱其自便，翌日，上謂宰執曰，朕嘗讀太祖實錄，見劉鋹進珠子馬鞍，太祖知鋹所採珠子甚多，日役蜑丁數千人，死者不少，朕以為珠子非急用之物，既是難得，且傷人命，特令罷貢，以為一方無窮之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董先卒於鄂州。夔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陳仲堅卒。丁未，右朝散郎通判鄂州任賢臣特降一官，先是鄂舉人王昌言試考試官策題差誤，又冒貫合格者來，賢臣為監試，故責及之，上諭宰執，以昌言訟主司，有害士風，乃送鄂州編管。己酉，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離軍添差之人，養贍不足，無以自存，望於江淮、湖南荒田內，人給一頃，令所在

州軍支請給一年，以為牛種之費，仍免十年租稅，二十年丁役，從之。三十一年正月戊寅所書可參考。右承議郎劉伯英特勒停，送連州編管，以右正言凌哲論其諂附秦檜，在江西、湖南，贓淫僭侈也。伯英初見紹興十七年正月，又見二十三年六月。庚戌，參知政事張綱言，皇太后生日，回賜臣僚綵絹過多，上因曰，太后前以飲食動膳廚，近以安健，粥藥皆朕親進，又得皇后侍奉甚謹，太后聖慈無比，然性亦嚴，惟皇后實淑，能順其意，朕每日臨朝，所以得心安也。御史中丞湯鵬舉乞自今春降詔之後，有換易差遣之人，令吏部具名以聞，特賜降黜，從之，其後吏部言，除改差職事官楊揆等一百三十六人，並係特旨外，止有右朝散郎張延之等六人，乞改正，詔與元授差遣，仍令三省選守。辛亥，詔刑部郎官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先是右司郎中汪應辰言，國家謹重用刑，是以參酌古制，並建官師，在京之獄，曰開府，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譏其失，斷其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夠之與議，各司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及赦令之行，其有罪者，許之敘復，無辜者，為之湔洗，內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定，而昔之夠與議者，皆無預焉，外之川陝，去朝廷遠，則委之轉運鈐轄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及元豐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寺獄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獄，一以斷刑，刑部郎官四人，分為左右廳，或以詳覆，或以敘雪，同僚而異事，猶不失祖宗分職之意，本朝比之前世刑獄號為平者，蓋其並建官師，所以防閑考覆，有此具也，中興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於一員，而刑部郎中初無分異，則獄之不得其情，法之不當於理者，又將使誰平反而追改之乎，今雖未能盡復祖宗之舊，亦當遵元豐舊制，庶幾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反覆詳盡，以稱欽恤之意，故有是旨。尚書省請以去年十月二十二日以後朝廷所行覓恤事件，編類成册，鏤板頒降，從之。壬子，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餘辦皇城司石清為泉州觀察使，清援解帶及使北恩例乞遷官，故有是命。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於衡州，寅既退居，乃著讀史管見三十卷，論周、秦至五代得失，其論甚正，蓋於蔡京、秦檜之事，數寄意焉，其書今行於世。

癸丑，詔見任官於所部私役工匠營造己物者，依律計贓準盜論，若緣公興造，即申所屬，輪差優備工直，著為令，先是大理少卿陳章在司農有請，至是行下。章是月庚戌自少農遷大理。甲寅，尚書右司郎中汪應辰直祕閣，知婺州，從所請也。乙卯，初置臨安府左右廂官二員，時城外已置南北廂官，守臣葉夔乃請於城內增置二員，分掌訟牒，以京朝官為之，未幾，言者以為曲法狥情，廂官遂罷。明年六月五日，侍御史周方崇奏，今併書之。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嚴抑卒，己未，復敘文閣待制致仕。辛酉，右承議郎崇義公柴叔夏言，已關陞知州資序，乞換授一差遣，詔以其子國器為右承務郎，襲封崇義公，主奉祠事，而以叔夏為荊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吏部郎中沈介面對，言聞者柄臣好惡自己，因

事變更祖宗法令。照紹大臣恪守成法。凡前日便文一切之制。俾有司條上。悉加夷考。稍戾祖宗之法者。勿復施行。從之。

壬戌。樞密院乞自今賞賜夏布藥。依故事遣內侍官一員徧往諸路。從之。先是樞密院遣使臣賫賜四川大帥等夏臘藥。所至擾擾。上聞之。詔以敦武郎劉世康等屬吏。故密院請之。蓋停世康官。仍武軍編管。十二月癸亥行。

甲子。詔自今已注知縣縣令人。不許諸處奏辟。用尚書省請也。尚書吏部郎中孫道夫試太常少卿。道夫入對。論蜀中州縣。稅絹之外。有和買。有預俵。又有激賞。而蜀民尤以激賞絹爲苦。稅米之外。有遞倉。有和糴。又有對糴。而蜀民尤以對糴米爲患。今邊部無虞。甲兵不用。總司但給諸屯衣糧耳。而諸州軍猶有激犒錢。各不下一二萬引。此非橫斂乎。以至鹽錢退縮。鹽額頓虧。使井戶盧納土產引錢。則破產者十室而九。酒徒零落。課息欠少。使楮戶室納石頭錢。則失業者比比皆是。有司不恤閭戶。務增茶額。以求羨餘。合同場計無所出。禁榷山澤。使輸虛息。蜀民被牢盆酒茗之害有年矣。今欲通其變。以革其弊。雖救焚拯溺。不足以喻其急也。上感其言。詔置制諸司相度奏聞。而道夫有是命。

乙丑。中書舍人王綸言。近看詳守臣所具五事。其間有惟一二事的實。餘皆細務。姑以充數。亦有爲五條所拘。不得盡言。望自今不拘其數。從之。

十有一月 按是月己巳朔。 癸酉。詔自今臣寮。不得輒以子弟親戚陳乞特赴殿試。

甲戌。權禮部侍郎辛次膺言。竊考邦國之大計。今諸路歲入行在朝之數。加以茶鹽所入。數目實多。使有以理財。而其入無欠。有以節財。而其出有節。則豈特財用充足。蓋將儲蓄沛然有餘矣。而近年以來。拖欠數多。內外支遣。歲歲增添。是其入未能無欠。而其出未能有節也。願詔左右司同戶部。取朝廷一歲中出入之數。其入數拖欠失陷者。嚴立隨罰。其出數則更加裁酌。立爲定數。不得增添。然後於所入中撥錢若干。以待其出。又取若干專一收樁。以爲積蓄之數。無故不得支用。仍令諸路轉運司。歲終具移用過錢物。及見在數。申尚書省。庶內外各知節約。上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略盡。唯理財多因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從裁省。今但當撙節。不可妄費。遂命吏部侍郎陳康伯、戶部侍郎王俁、大理少卿陳章同措置。

乙亥。詔在京百司敘受條置。彼故事牒報樞密院。如違慢淹落。令本院取旨。

丙子。左從事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杜莘老充敕令所刪定官。先是詔以星變求言。莘老上書。論弊蠹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爲兵兆。國家爲息民。而將驕卒墮。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莘老、青神人。甫十三世孫。魏良臣所薦也。熊克小歷云。時雖詔書求上。悉以付後。令將御第而上之。然猶以莘老爲官未致。遂特局刪定官。此擢直言作事

宅行狀所言也。其實莘老此月除刪定。十二月庚申方有旨擢御史中丞。明年正月甲子拜相。今併附本日。

己卯。詔臣僚因事論薦之人。自今已經郊赦。方許除授差遣。犯贓者從本法。用御史中丞湯鵬舉請也。

庚辰。宰執進呈倉部郎中黃祖舜面對。論經總制錢以紹興十九年數立爲定額。非是。蓋是年經界初行。人投舊契。故所入倍多。乃詔戶部以十九年以後二十五年以前。取酌中一年。立爲定額申省。

辛巳。左朝散郎孫覿復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覿上疏自訴不已。故復之。 左朝散大夫知江州范澂能。以右正言凌哲論其書諂事岳飛也。

壬午。上謂大臣曰。近太學試補弟子員中程者。詩賦多而經義少。後生輩往往皆詩賦。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請俟省試畢。上可之。

癸未。吏部侍郎陳康伯等言。被旨措置財用。今當節妄費以寬民力。所有州縣違法支使窠名。如支積俸、差權局、檢道、借請、批券之類。並令日下住罷。仍委監司互察。從之。如違。令臺諫彈劾。

乙酉。刑部郎中孫敏修言。天下所奏獄案。下法寺擬節。除所勘刑名疑慮合行駁勘外。其間有情節不圓。行下取會。勘經歲月。望自今取會三次俱報未盡。徒罪以上。許令法寺貼說指定。或作兩斷行下。仍專委提刑前去審問情實。定斷歸一。如尚有不盡及事涉疑似。即選官別勘。庶無冤滯。詔刑寺長貳看詳申尚書省。

丙戌。執政進呈知盱眙軍吳說奏乞禁止採鱉上曰。暴殄天物。誠可禁。第貧民以此爲生。一旦禁止。恐致失望。古之聖人。先仁民而後愛物。今但令官司不得買鱉。民間從其便也。吳說十月甲申得旨。與宮觀去此已兩月餘。不知奏何以方至也。 尚書省言。被旨裁減吏額。法行當自近始。乞裁定三省樞密院近來所添名額。於是六曹寺監百司各以舊額及新置人數來上。朝廷悉加裁損焉。

辛卯。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王大寶直敘文閣。知溫州。所請也。 左朝散大夫知嘉州朱昌裔、右朝奉大夫知萬州李莘民、左朝散大夫知大寧監費行之各特轉一官。大寧地沃饒。前此多並緣取爲公廨錢。行之獨無所取。部使者舉其最。與昌裔、莘民皆錄記姓名。及行之任滿。宰執擬知邛州。上令更與轉官。於是三人並命。行之、廣都人也。

壬辰。光祿寺丞唐文若行祕書郎。 左朝散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逢汝舟行光祿寺丞。汝舟入對。論湖北增起二分上供錢物。科取於民。及州縣預借之弊。上皆行之。遂有是命。汝舟、汝霖兄也。 詔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累立戰功。所待借補官資。未經收使。可特轉宣州觀察使。 殿前侍御史周方崇言。敘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柄頃任棘卿。凡權臣滋長告訐以脅制羣臣者。柄必極力鍛鍊。且加貶竄。詔落職。

癸巳。吏部員外郎王晞亮言。國家取士。詞賦之科。與經義並行。比學者去難就易。競習詞賦。罕有治經。至

於周禮一經。乃絕無有。望自今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令將詩賦人材不足之數。通融優取。仍以十分爲率。不得過三分。從之。　詔右通直郎司馬倬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倬寓居會稽。而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其貪淫不檢。與王會、康與之爲狎交。又奴事魏良臣。干撓鄰政。故黜。

甲午。詔觀賢宅新州防禦使居中遷宜州觀察使。餘七人皆進一官。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湖南提舉常平茶鹽蔡揮嘗治方時獄。恣爲鍛鍊。以奉權臣。詔放罷。

丙申。監察御史沈大廉直祕閣。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　左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吳邁直祕閣。知鼎州。邁所論羅孝二十七年正月庚申、十月乙巳所奏可參考。　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吏部近條具換易差遣人不當。因論史浩、陳良祐、陳俊卿、陳豐。四人見今年九月丁未及戊申。及改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王淮等十七人。詔除近臣被旨薦舉及朝廷選差。與到任已久人外。並令改正。權、師心從子也。既而吏部郎中蔡騎、沈介見鵬舉言。前日所具實出上下相制。有不得已。鵬舉即奏二人欺罔。且言騎出張浚親黨。使之窺測朝事。以浚被論。每懷不平。詔罷騎。出介知興化軍。騎、介被論在十二月癸卯。

十有二月戊戌。朔。臘饗太廟。是日也。罷朔祭。以禮官援淳化故事有請也。

庚子。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魏良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辛丑。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府信安郡王孟忠厚復判紹興府。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言。仁宗朝。詔臺諫言事。皆錄報樞密院。及大觀令臺諫上言。本院取旨審量。比年以宰相兼領。久廢故事。有合報者。多不預知。乞依舊制。詔臺諫言事。三省錄報樞密院。

壬寅。靖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劉懋爲昭慶軍節度使。

丙午。三省樞密院裁定吏額上之。尚書省祖述淳熙三年四月所定。損守闕二十人。密院副承旨主事、令史共一百二十七人。守闕貼房二百人爲額。　詔諸縣保正長。並將上戶斟酌定差。下戶止輪充太保長。用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婁炤請也。日服不敢。此以王師心看詳狀條入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

戊申。新除大理卿張初自蜀中召還。入對。論字民之官。莫如縣令。而四川諸司。奏辟多狥人情。望悉收歸銓選。己酉。以初權尚書刑部侍郎。

壬子。刑部員外郎邵大受言。保州宗子。實翼祖皇帝之後。彝者每遇大禮及誕節。各與推恩。自建炎至今三十年。寢而不行。今聞保州宗子有官及白身人。其數甚少。乞令尊長兩三人。省記合行事件。結狀以聞。從之。

癸丑。尚書右僕射万俟卨上重修貢舉敕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條。　盧伯明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安定郡王令衿爲慶遠軍承宣使。令衿自言老病丐出。不獲與南班普遷之恩。乞收使歷過磨勘減年。故有是命。

甲寅。鄂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司。自韓球罷定歲買銅數。事見十三年閏月丁丑。然所鑄錢纔十萬緡。尚書省言。本司歲額全闕。而一司官吏。所費不貲。故有是命。遂以其事付轉運司。明年七月庚午復置。　左朝散大夫知嘉州朱昌言言。四川鹽酒場務。自建炎中。總領財賦官變法以益一時之利。應副川陝軍食。蓋勢有不得已者。自後累數推務增添。逮今每歲共收鹽酒課息錢一千一百餘萬緡。比之舊額。幾四五倍。遂至趨辦不及。積欠數多。乃者朝廷遣使裕民。歲減七十萬。雖未能盡去重額。民亦少寬。惟舊欠未除。迫催嚴峻。官吏貧民。俱被其害。被產舉債。終難補足。望將未減額以前舊欠。如非侵欺盜用。並行除放。詔葛振等相度以聞。

乙卯。三衙乞免減吏額。許之。殿司吏六十。馬司四十有一。步司五十人。其名有都吏、副都吏、典史、副典史、書吏、典書、副典書凡八等。殿司八。馬五。曰兵。曰廚。曰倉。曰胥。曰樞。餘二司無廚倉。三司皆有開封及法司。　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知儋州周姿終日談禪。不親郡政。詔姿與宮觀差遣。

乙未。宰執進呈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陳惇、左朝請大夫趙逵之貪暴無恥。乞屏於遠方。上曰。所論未知是否。且下逐路監司體究。沈該曰。既是臺章。恐不須體究。上曰。朕見人才難得。未嘗不留意愛惜。每諭以憂諫風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詢訪。朕惟言者之聽。豈可不審。今二人者。合如何施行。該曰。乞送吏部與監當。上曰。且依此。方崇又論戶部郎中向伯奮奏有脫空之名。專務剝削。上曰。朕方令伯奮理財。亦嘗使之治盜。乃覆其奏。出伯奮知吉州。伯奮嘗言。與買田宅。舊法。六十日輸契。今限百八十日。逾限即將田宅沒官。宰殺耕牛。舊法罪止徒。今皆配廣南。立法太重。乞依舊法。上曰。崇舊制。輕重適中。皆當遵守。此二事並從舊。後二日。降旨施行。而伯奮已出矣。

庚申。上謂大臣曰。昨下詔求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時應詔者甚衆。而後省以左從事郎敕令所刪定官杜莘老、左從政郎新黃州州學教授潘慈明爲首。乃各循一資。慈明、金華人也。二人賴資在明年正月甲午。　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黃中言。恩平郡王講禮記終篇。詔令講易。時王府官龍淵已親幸。宅教授或與之過從觴詠。中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宅教授多柴其力。而中獨不能徙官。此條朱熹撰黃中行狀附入。未知指何人。

辛酉。左奉直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提舉詳定一司敕令万俟卨以進書恩爲左金紫光祿大夫。

壬戌。三佛齊國遣奉使蒲晉等入見。獻乳香八萬升。胡椒萬升。象牙四十觔。劍屋名香寶器甚衆。又以明珠琉璃金酒器上宰相。而秦檜已死。詔以其物輸御前。激賞庫。而以蜀錦答之。

癸亥。以三佛齊國首領悉利麻霞囉嚕爲保順慕化大將軍三佛齊國王。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幣二百。以蒲晉爲歸德郎將。副使蒲遐爲懷德郎將。判官蒲押哇囉爲安化司候。蒲晉等留彌月乃行。

甲子，金國賀正旦使中奉大夫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梁球、副使定遠大將軍充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耶律諦入見。球、敵軍人也。此據范成大攬轡錄。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有六人。諸路斷大辟三十人。金主亮以李成知中山府，孔彥舟知河南府，且經營汴京，將謀徙居，乃以內侍梁漢臣爲修大內使，彥舟副之，於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而中原之民，重罹其毒矣。漢臣、師成孫子也。龍克小麻，稱金主以左相張浩領行臺省，修汴京，且用本朝內侍高陌、金梁其姓者爲提舉官，號大使，注云，此據殺亮錄參修，以爲王江上錄考之，內使則漢臣也。張浩正隆本傳，張浩奉汴京在正隆四年三月，時當紹興二十九年，今移附本年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六

【紹興二十七年】。歲次丁丑，金海陵煬王亮正隆二年。春正月，案是月戊辰朔。丙子，尚書駕部員外郎楊俟試祕書少監。右中奉大夫王晌卒。晌自太平州罷歸，會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呂忱中發其在宣城盜常平米買銀事，置獄廣德軍，所按無狀，移徽州，晌行至梅家店而卒。

丁丑，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幹辦皇城司劉伉知閤門事。初，大理少卿楊揆建請，秦檜當國日，無辜被罪者，不以年限自陳，並與改正，事既行，去年十月庚午。御史中丞湯鵬舉奏揆邀譽侵官，牴牾祖宗之成法，乞寢前奏。戊寅，從之。

戊子，詔侍從各舉宗室京朝官材識行治者二人，特與召對，用權刑部侍郎張礿請也。右通直郎監登聞檢鼓院王述以食貨乞補外，上曰，王倫頃年奉使金國，金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就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通判平江府。

己丑，詔徽猷閣待制致仕鄭望之赴行在，望之以衰老疾力辭，上謂大臣曰，望之不獨君臣，乃是故人，於是陞徽猷閣直學士復致仕。望之再致仕，在三月辛巳。時望之年八十矣。

庚寅，忠訓郎岳建壽爲閤門祗候。建壽、趙子武舉及第已見。三佛齊國遣奉使蒲晉等辭行。

辛卯，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言，臣於去月兩具劄子奉聞，乞特詔蜀中二大將，益減軍中冗食浮費，切計已激宸聽，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陛下若俯從臣請，願先撥四川上供歲額之半，以爲之倡，此錢宜撫處置司以當截留應副驛軍，邊事既息，始發赴行在，今復捐以裕民，眞盛德事，蓋不如是不足以示陛下應天動人至誠怛惻之意，若令指揮與詔書相繼而下，則彼知丁寧之訓，非空言具文，必將心悅誠服，其敢不祗若休命，臣不揣疏遠，萬以瞽言，上冒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愚忠，先是上以蜀民久困供億，詔制置使蕭振、總領財賦湯允恭、都大主管茶馬公事李淵、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許尹與之望同措置，務令實惠及民，可以經久，故之望有是言，輔臣進呈，上曰，此須見得四川出入之數，當賦幾何，橫斂幾何，軍儲所儲，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餘諸司未有定議，今遽如此，萬一闕乏，何以善後，之望有愛民之心，但臨事不審，率爾有請，知樞密院事湯思退請趣振等條上，上可之，時起居郎趙逵亦奏，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塗有二，如激賞錢絹之類，官以民所當納者，揭之通衢，上下共知，此明白告示而取之也，如激賞錢之類，總領以若干數，下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若然，則須官吏自備而後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增有額之賦，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也，臣願詔振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爲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不通知，當根其所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徧遠方矣。

壬辰，直敷文閣張宗元爲尚書駕部員外郎。

初，朝廷歲於浙江、湖南、福建諸州市軍器物料，而州縣以無本錢，率於人戶物力錢上敷納，民甚苦之，上聞之，甲午，詔皆以縣官錢價買直。江東路用一分軍期錢，江西路用移用錢，福建路用增稅錢，浙東路用應管錢，浙西、湖北路並用部官錢，湖南路用運司錢，泛撥物料，乾道三年九月辛巳所書可參考。

乙未，詔兩省臺諫侍從有親省試合格者，令禮部具名以聞，自是遂爲故事。

二月丁酉朔，詔自今國學及科舉取士，並令兼習經義詩賦，內第一場大小經各一道，永爲定制，上以經學淺微，故有是旨。

庚子，右承直郎知分宜縣馬補特遷右通直郎，以吉州守武應詔言其政績也。太尉武當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充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楊政薨，年六十，政守漢中凡十八年，訃聞，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賻銀帛千匹兩，封其妻永寧郡夫人南氏爲榮國夫人，後諡襄毅。

辛丑，將作監丞楊俟守尚書都官員外郎。

壬寅，廢江陰軍爲縣，隸常州，先是直祕閣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梁蓋言，自建縣爲軍，於朝廷初無所補，而以一縣之財，供一州之費，遂使衙役科率，倍於他州，兼常州失此一縣之賦，兩皆受弊，故有是命，仍詔存屯兵三百八十餘人，以知縣兼軍使。直徽猷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劉天民勸信州

守臣周葵不恤郡政。時葵已爲御史論罷。去年十二月乙卯上謂宰執曰。大抵先歷知縣。諳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優爲之。朕頃在河北。見汪伯彥治郡全不費力。以其經厤多。事皆通曉。向來俞俟知紹興亦然。今周葵止因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不職。與宮觀宜矣。沈該等曰。汪伯彥河朔事。至此蓋三十餘年。上記人之善。久而不忘如此。

癸卯。直徽猷閣提舉台州崇道觀張深卒。

甲辰。詔試武學生依監學例給綾紙。

丁未。上謂大臣曰。王會守平江日。有錢三十萬緡。以漢餘爲名。未曾起發。聞近已侵耗大半。今既罷羨餘。未知復何所用。若巧取於民。當便將窠名盡行除去。恐取之不已。百姓難堪。宜速理會。　權尚書禮部侍郎辛次膺試給事中。自巫伋遷後。給事中不除者七年。至是始命次膺。　右朝散大夫張子華除名勒停。遂萬安軍編管。仍籍沒家財。子華嘗提舉廣南市舶。言者奏其贓汚不法。遣大理寺丞謨濂即廣州鞫之。法當死。故有是命。濂又言。秦檜、秦熺、鄭時中、丁祺受子華所賂。計直、直皆數千緡。詔放免追究。　禮部貢院奏應博學宏詞科左迪功郎周必大合格。詔堂除建康府府學教授。必大、管城人。寓居廬陵。普安郡王見其所試。以爲有章法才。大善之。

己酉。直龍圖閣淮南轉運副使蔣璨權尚書禮部侍郎。未及拜。爲言者所論。後八日。改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　左朝請郎知嚴州金安節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事。

庚戌。宗正少卿李琳權尚書吏部侍郎。　祕書少監楊傑爲宗正少卿。

辛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劉章試祕書少監。

壬午。宰臣沈該等言。太廟仁宗、英宗兩室前柱生芝草。欲率百官拜表稱賀。許之。　少師保寧軍節度使新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充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忠厚過闕入見。遂以命之。後七日。詔忠厚月過局如宰執例。孫近小州。續載忠厚初除在己未。今不取。

癸丑。給事中辛次膺能爲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次膺擢麻臺諫。無彈擊之譽故也。

戊午。御史中丞兼侍讀湯鵬舉參知政事。鵬舉爲臺官凡一年有半。所論皆秦檜餘黨。他未嘗及之。　宗正寺主簿祝閎能。右宣教郎。通判臨安府吳仲賁監彬州酒稅。先是湯鵬舉論閎能令海鹽。以權臣嘗游學是邑。乃勑一堂。名曰將覺。因而乾沒官錢入己。伸初實無官。因權臣與其父有鄉黨之親。委曲爲地。遂玷仕籍。故有是命。

己未。敷文閣待制知荊南府王師心試尚書戶部侍郎。師心嘗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以望邊釁。上然之。　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守侍御史。監察御史王珪守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凌哲爲右司諫。　祕書

省正字葉謙亨、胡沂、張孝祥並爲校書郎。

庚申。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爲侍讀。權禮部侍郎賀允中爲侍講。　初。福建提點刑獄公事吳逵奉詔覈實鹽事。謂紹興元年。漕司第辦歲計。未認鈔錢。不可爲準。蓋虛有不足。必別致擾民。宜約州縣歲費總數。除二稅所入外。有闕即分鹽綱補之。凡上四郡及屬縣歲般千有六百萬觔。視舊直十損其三。毋得數於民戶。舊漕司取於州縣。號增鹽錢。及提舉司取利祿錢。皆損三分之一。增鹽錢舊二十八文。今損其九。直錢舊一文。今損三分。又帥漕二司毋得鬻鹽以俟州縣。時逵已移鼎州。詔從之。自是閩之上四郡民力稍寬矣。

癸亥。武泰軍節度使知潭州劉錡爲太尉。知荊南府。初。江陵縣之東有黃潭者。建炎間。邑官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潦溢。荊、鄂間皆被水患。至是錡究知其弊。始命塞之。廣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家。議者以爲便。此據明年八月壬辰都民望奏修入。當在此年。因附錡除帥之後。

甲子。上謂輔臣曰。蜀中舉人。前此有赴廷試不及者。皆賜同進士出身。恐其間有俊秀能取高第之人。例皆置之下列。甚可惜也。今次若來者尚少。當展日以待之。　左朝奉郎知遂州李文會復龍圖閣學士。知潭州。

是月。金國主亮坐武德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學士蕭廉。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特宣授朕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受命出而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踣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至廄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亮戒無泄於外。覆特賜及第。此以張棣正隆事迹及宋亞金亮本末參修。但亞聲之明年五月。而棣所記事與金他書多參同。故從棣事迹。

三月。案是月丙寅朔。侍御史周方崇言。敷文閣待制知福州李如岡本曹泳黨。與媚事權臣。所至不治。詔如岡提舉台州崇道觀。仍奪職。

己巳。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並先注知縣。上以問宰執。沈該曰。選人改官後。實歷親民。實爲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民否。蓋親民則能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親聞玉音。誠可爲萬世法也。遂從之。　左朝奉郎陳之淵提舉福建路市舶。　右奉議郎直顯謨閣韓彥樸降官職各一等。仍勒停。坐殿部曲至死也。

壬申。上謂宰執曰。去冬皇太后微有腰腿之疾。不曾出殿門。昨入侍慈寧。因言近日清明牡丹已開。皇太后忻然步至花所。朕喜甚。因留賞牡丹。皇后以下皆醉。至晚回殿上。猶喜見天顏。張綱曰。陛下孝德所感。誠可慶也。　權刑部侍郎張約言。今四川州縣以錢計贓者。並以引抵買。泉貨之用。銅鐵相準。如此是四川之法偏重。乞自今有犯。並依市價紐計錢數。從之。

丙子，宰執進呈從官所舉人材，試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奏左朝奉大夫趙不溢可備郡守。四月壬寅，除右軍器少監。右宣教郎趙師嚴舉術文章可期遠大。三十二年三月庚戌，自六院除湖州通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賀允中奏左朝奉大夫知吉州曾幾多識典故，宜在本朝。四月甲辰，辭召命，除直祕閣。左朝散郎通判荆南府范如珪操修未玷，久處外官，未厭輿論。九月乙丑，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左承議郎新主管南外教宗院葉顯端方靖退，可備選掄。七月丁卯，除將作主簿。右宣教郎知天台縣韓元龍長於治縣。二十九年二月庚子，除司農寺主簿。權刑部侍郎張祁奏右通直郎知巴陵縣劉廓剛正詳明。未見除目，當是約得罪，遂不面。右宣教郎主管官告院鮑鬢博學有文，優於吏事。四月癸卯，召對不稱旨。左宣教郎蕭璪端方有守，學問該通。四月壬子，用御史王珪言，還召命。戶部侍郎王俣奏左朝請大夫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宋柴忠厚詳明。四月丁酉，除直祕閣，知□州。右承議郎鄧縣丞向子倬孝友公方，長於治劇。三十八年二月壬子，除軍器監主簿。右朝散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古遠於經術，明練端方。十一月甲申，除監察御史。詔並赴行在，顯、永福人元龍、宗道孫，宗道、綜子，任至戶部侍郎。聲、朐山人璟、眉山人古、定陶人也。三月庚寅，福陵。詔兩省官依侍從薦所知。三月丁酉，左直龍。辛巳，右史龍。左朝奉郎馮時行知蓬州。時行以不附和議，爲秦檜所惡，坐廢者十八年，至是復起。既而殿中侍御史王珪論其萬州招軍事，又罷之。時行至官才五日也。

戊寅，左宣教郎趙雄主管官告院。

己卯，監察御史樊光遠爲尚書工部員外郎。從議郎趙不惑乞以登第所遷二官回受其母曾氏，詔特封咸寧郡夫人，不逐。沂王仲損孫也，父士面，時爲右監門衛大將軍。

庚辰，直祕閣新知鼎州吳逵卒。

壬午，詔江西提刑司依舊還贛州，節制贛、吉官兵，措盜汀、漳盜賊。

癸未，左朝奉郎新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趙公稱知贛州。

甲申，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三畏卒。三畏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房州觀察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馬立卒。

丙戌，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湯鵬舉以御史中丞知貢舉，上合格進士博羅張宋卿等，上親策試，既而御筆宣示考試官曰：對策中有頗亮切直者，並寘上列，以稱朕取士之意。時樂清王十朋首以法天攬權爲對，其略曰：豈今日朝廷猶有借黃濫罰如春秋時乎，豈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奢侈之風，

有所未革乎？又曰：臣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衝石量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殆鄙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使福威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又曰：朝廷往昔嘗有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爲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又曰：臣願陛下以正身爲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爲攬權之助，廣收衆聽，以盡攬權之美。權在陛下之手，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而爲之矣。晉原閻安中策言：太子、天下根本，昔人君關政之後，必建立元子，授之匕鬯，所以繫隆社稷，基固邦本，示奕世無窮之休。臣觀漢、唐史，東海王彊之於顯宗，宋王憲之於明皇帝，既皆爲太子矣，暨天命定於後，莫不優加褒秩，大封殊禮，退就宮邸，當時無閒言。後世無異議。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子，今陛下之心、祖宗之心也。聖慮經遠，神幾先物，皆修祖宗故事。累年於茲矣，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之學，其厤試周知，不爲不久也。而儲位未正，嫡長未辨，臣愚深恐左右近習之臣，寖生窺伺，漸起黨與，間隙一開，有誤宗社大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蚤正儲位，以係中外之望，詳定官定十朋爲第九編排官孫逢夫奏其辭語頗切，上覽之，前三日，謂大臣曰：今次舉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似此人才，極有可用。翌日，又謂大臣曰：昨覽進士試卷，其間極有切直者，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論銷金鋪翠，朕累年禁止，尚未盡革，自此當立法必禁之。去年交趾獻翠毛五百尾，朕未嘗用，當焚於通衢。湯思退進曰：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以革侈靡，皆盛德事。昔公孫洪射策，太常奏洪第居下，武帝親擢爲第一。今此九名試卷，若不經御覽，安得獨先多士？上曰：其中亦有不實處，但取其直耳。思退曰：太宗朝，有雍北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程疏遠，未悉朕意，縱欲敗度，朕所不爲，內庭執掌，有不可去者，李昉欲黜程以戒妄言，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耳。士人論事不究虛實，陛下能容，實千載之遇。上曰：正不消與辨，陳誠之曰：天下自有公論，陛下此舉，大足以感動天下，願陛下自此益崇儉約，以節浮費。上曰：卿等在朕左右，見朕曷嘗一日不以此爲念，誠之曰：願加不息之誠，則天下幸甚。時上臨御久，主器未定，大臣無敢啓其端者，安中對策獨以儲貳爲請，上感其言，擢安中第二，遂賜十朋等四百二十六人及第出身。或曰：安中與舉人黃成孫同縣相友善，成孫父源嘗爲書言儲貳事，安中得其說以對，上大賞之。始蜀人之來集也，上數有展日之命，沈該奏天時向暄，恐陛下臨軒不無少勞，乞一面引試，後有至者，臣等策之中書，定其高下，上不許，曰：三年取士，朕豈憚一日之勞耶？及唱名至安中，又至第三人雙流梁介，上連舉首謂該曰：如何該大慚悚。上親策在癸酉，蓋大臣在癸未甲申，今來聯書之。

丁亥。特奏名進士李三英等三百九十二人。武舉進士趙應熊等十五人。特奏名一人。授官有差。應熊武藝絕倫。且試南省爲第一人。上謂大臣曰。徽宗時。如馮庶、馮諤遠俱以武舉擢用。或銜命出疆。今次恩還文武皆得人。應熊弓馬甚精。文字亦可采。朕樂於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也。遂以應熊爲閤門祗候江東安撫司準備將。三英、福州人也。　詔自今宮人以銷金鋪翠爲首飾者。令會通門譏察犯人。追賞錢千緡。經手轉入皇院子等。並從徒二年科罪。用王十朋之言也。

己丑。詔減三川對糴米十六萬九千餘石。夔路激賞絹五萬匹。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有奇。用趙振、湯允恭、李潤、許尹、王之望請也。內對糴正色米四萬六千餘石。舊應副御前軍之在綿、渠州、潼川府者。至是令漕司糴買。而總領所以其直償之。舊潼川路畸零折帛每匹爲錢九千。成都路爲九千有半。今皆減一千。振、潤又減韓球所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觔。罷榷渠、合、廣安軍茶。減成都府、利州路茶引錢每引三千。凡茶司引息虛額。歲減錢九十五萬餘緡。上覽奏。謂宰執曰。前日下有司詳其事。正欲知向後兵食無闕。使民被實惠。若無以善後。又恐別有改更。非所以裕民。初講利害。想四川之民。日望蠲免。今此足以慰其心矣。

庚寅。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楊椿奉、詔舉左承議郎馬騏才學醇明。見識高遠。二十九年正月丁巳除軍器監主簿。左朝散郎簽書雅州判官廳公事文之奇學業老成。恬於進取。二十九年二月戊子除通判階州。右宣義郎前知涪城縣趙不倚性資孝友。吏事可觀。留並趨行在。內廟之奇仍換秩滿。蹟廣都人。之奇眉山人也。

辛卯。詔從官所薦新改官人。並與堂除知縣。俟任滿日取旨陞擢。　右奉直大夫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子游直祕閣。初。命從官各舉宗室二人。戶部侍郎王俁薦子游忠厚儒雅。右朝奉郎知蕪湖縣趙不吝公廉靖退。既召還。而本路闕官。除職還任。子游。令歷子也。二人被召在甲申令並書之。

是月。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万俟卨。壬辰。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贈少師。命入內內侍省都知衛茂實護喪。拜其子右承奉郎夷中、右迪功郎致中並直祕閣。他子姪九人各進一官。後謚忠靖。　左朝散大夫符行中再責成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右朝散大夫鄭藹令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以殿中侍御史王珪論二人在蜀中。專恣暴橫。多以庫金互送也。　右承議郎黃敏行免決刺配貴州牢城。敏行嘗守江陰、常、和三郡。盜庫金入己。法當死。特貸之。

夏四月丙申朔。手詔除民間買賣耕牛之稅。　淸遠軍承宣使知金州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姚仲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保寧軍承宣使御前前部統制知階州王彥爲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兼知金州。

丁酉。侍御史周方崇乞裁定選人充敕局刪定官賞典序位。吏部請位太學博士下。在任滿一年。進士出身。通及四考。餘人五考。許磨勘。該進書者比類循資從之。　左朝請大夫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宋棐

直祕閣。知揚州。用王俁薦也。　左文林郎遠州州學教授劉望之行國子正。望之、成都人。宰臣沈該薦其才。乃有是命。　起居郎趙逵奉詔舉左迪功郎李石學識高明。志節高果。二十八年正月乙酉除大學錄。　左迪功郎劉儀鳳富有詞華。恬於進取。二十八年四月甲寅除諸王宮教授。　左從政郎鄭次雲爽資端良。五月己卯除國子錄。　左文林郎馮方才識兼茂。二十八年正月乙酉除國子正。　石、槃石人。儀鳳、樂至人。方、安岳人也。

辛丑。尚書工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劉才邵以老疾求去。詔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居舍人周麟之奉詔舉左朝散郎新通判邵武軍鄭知剛老成端練。七月丁卯除宗正寺主簿。　左從政郎李薦學術純明。蒞官不苟。六月戊申除太學正。　左迪功郎惠迪才識過人。所養深厚。五月庚辰召見。二十二年三月丙辰除大理司直。　知剛、侯官人也。

壬寅。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不溢爲軍器少監。用陳康伯薦也。

甲辰。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知湖州汪勃特遷左朝奉大夫。勃乞奉祠。乃有是命。　御史臺檢法官褚籍、主簿李庚並爲監察御史。籍、庚皆湯鵬舉所薦也。　左朝奉大夫知台州曾幾直祕閣。幾始用賀允中薦召赴行在。至則以老疾乞辭。遂有是命。

庚戌。宰執進呈趙逵所薦士。上曰。三吳才行之士。往往知其姓名。惟蜀人遠遠。其間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無由得知。前此數年。蜀中任官者。例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憫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沈該曰。近日蜀中士大夫多被舉薦。已得旨隨材召用。上曰。甚善。

辛亥。少師保寧軍節度使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信安郡王孟忠厚薨。贈太保。擢其子右朝請郎充、右宣義郎嵩、右承事郎雍皆直祕閣。他子孫六人皆進一官。封其妾趙氏爲恭人。符氏爲安人。命睿思殿掌簿書梁紹祖主葬事。詔以提舉祕書省印納禮部。自是不復除。

壬子。權尚書刑部侍郎張礪降一官放罷。先是。礪奉詔薦主管官告院鮑聲召對。而人材凡下。上諭大臣曰。朕不能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若不精審。非朕求才之意。乃罷之。殿中侍御史王珪卽奏聲出於効用。諛佞權臣。請求得官。又奏礪所舉蒲璟素無行檢。故有是命。後二日。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奏礪薦人不當。昨罷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何由盡識天下人才。侍從既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見聲上殿。已覺不如所舉。況又臺諫論列。較其罪自合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典。　左宣教郎新婺州州學教授任盡言爲太常寺主簿。盡言、伯雨孫。上召對而有是命。

甲寅。祕書省校書郎王剛中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權尚書吏部侍郎李琳薦右朝請大夫施琟端懋公廉。左文林郎沈度文行兼美。度五月丁丑召對。拔六月丁未除廣東提舉。度、歸安人也。時上命從官後除者皆得續薦士。故琳以二人應詔。　虛恨樞王歷階告老。乞傳其子蒲底。詔以蒲底爲承信郎。

丁巳。左中大夫知福州沈調充祕閣修撰。調自揚州改除。過闕入見。遂有是命。（調改除在三月丙子。）

己未。玉牒所進呈太祖、太宗、魏惇王三祖下僊源類譜。用黃麾細仗、教坊樂、僧道威儀前導。上御垂拱殿觀書。宰執皆陞殿侍立。於是本所官吏及中使秩進者二百一十人。（本所官推恩在六月甲午。）

辛酉。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陳康伯遷吏部尚書。

壬戌。尚書戶部侍郎王俁權工部尚書。太府少卿林覺權戶部侍郎。侍御史周方崇奏。俁在戶部。所爲乖方。及徙他曹。怏怏不樂。後八日。罷俁爲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覺、麗水人也。

是月。加封徐偃王曰顯惠仁慈王。（廟在衢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七

【紹興二十有七年】五月乙丑朔。太守寺丞劉天民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左朝請大夫知韶州傅雱能。以殿中侍御史王珪奏其悖慢貪黷也。

丙寅。敷文閣直學士左承議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蕭振特轉左朝奉大夫。落直字。上以振治蜀有聲。執政薦進一職。遷四官。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蠲減重賦。蜀人安之。近薦武師。又皆得人。可除直學士。吏部尚書陳康伯請罷兼措置戶部財賦。許之。

戊辰。上謂輔臣曰。今四川無事。當以民事爲意。監司郡守不可不得其人。輔臣進呈湖南轉運司奏。左通直郎知長沙縣常覃名臣之後。修潔自持。束吏愛民。衆所稱譽。詔進覃一官。俟任滿與陞擢。覃、同子也。

己巳。建武軍承宣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許世安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隨從軍。仍給賓俸。　事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李顯忠爲選鋒軍統制。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補遠充殿前司右軍統制。詔兩省官竝禁出謁。遇休沐及賜告許見客。用兩省請也。

庚午。祕閣修撰新知福州沈調言。福建諸縣。舊有忠義社。各隨鄉村多寡團結。推擇豪右衆所畏服者。以爲正副。益置槍杖器甲之屬。以故盜賊屏息。民以爲便。今爲官司科率騷擾。甚失本意。乞令守臣覺察。師憲司舉按。調又言。福建路產鐵至多。客販偏於諸郡。而官監坑冶。絕然稀少。今若盡令中賣入官。則無所用。縱之。則利不歸上。深爲可惜。乞令轉運司措置申省。從之。

壬申。上謂沈該曰。頃蜀中歲貢錦繡帟幕。雖民之幼女。亦追以供役作。其擾如此。朕令止之。蜀人極喜。近又減四川民輸至一百二十餘萬。民力必稍寬矣。

癸酉。左朝散郎趙不茹知化州還。論廣西部馬使臣每歲五六十員。例選閑居之人。率以前任俸給爲準。各人支七月。歲費錢四萬餘緡。自今乞以見任使臣部送。又言。化州係產鹽地分。自紹興九年漕司立額。令本州官賣二分鹽。計七十二萬餘斤。民以爲苦。望從其便。奏皆可。遂以不茹行將作監丞。（與舉以六月乙巳行下。）

右奉議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劉觀德爲太府寺主簿。　與化軍免解進士彭興進所著周易解義。及神授圖、太極歌。詔特補下州文學。

乙亥。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領編修玉牒所沈該爲左銀青光祿大夫。以進書推恩也。　初。朝廷以蜀道遠。命舉人即宣撫制置司類省試。行之既久。議者或以爲不能無弊。欲罷之。悉令赴南省。事下國子監。權尚書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請選差清彊有才行郎曹以上一人。往莅其事。仍令監司倅貳客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道中。是日宰執進呈。詔付禮部。其後本部乞士人願赴南省者給驛劵。還官不行。餘從之。（二十九年七月乙酉。蜀士以再進請。）

太府寺丞鄧深面對。論近歲士風卑弱。習於浮僞。遂以成風。稱呼太過。書問太重。請蠲太數。乞嚴爲法禁。從之。

丙子。左奉議郎杜師旦特勒停。送道州編管。右正言凌哲論師旦事曾泳爲入幄之賓。貪汚狂怪。故有是命。

丁丑。詔孟庾追復端明殿學士左宣奉大夫。路允迪追復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庾既得歸。廢爲民而死。或言允迪在汴京不食卒。故皆復之。

己卯。左從政郎新明州州學教授鄭次雲入見。奏請守令闕則擇清望官。兼閣闕則擇郡邑循吏爲之。上謂大臣曰。朕用人正欲內外適平。如監司守令。治狀顯著。不必一一召來。當增秩賜金。且令久任。遂以次雲行國子錄。

辛巳。左朝奉大夫劄隸行太府寺丞。隸自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召還。論四川選人已放散舉主。伺候告命之人。多冒干諸司奏辟。妨才肆姦。詔禁止。遂有是命。

癸未。金國賀生辰使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耶律守素、中靖大夫太常少卿許嵃見於紫宸殿。

乙酉。詔民戶已充保正副。後來析戶而再當充役者。其戶頭許歇役。餘戶物力高者。即爲白腳。依舊輪差。

（日曆無此。今以王師心錄狀詳條入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

己丑。尚書工部員外郎樊光遠知興平軍。從所請也。

庚寅。詔懷遠、仁和縣依兩京例。並堂除京朝官。任滿無遺闕。與陞擢差遣。

辛卯。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宮、貴神、高禖、文宣王等已行外。其餘並乞寓祠齋宮。立春日祀青帝。朝日、出火、東蜡權於東門外長生院。赤帝、黃帝權於南門外淨明寺。白帝、夕月、納火、西蜡權於西門外惠照院。黑帝權於北門外精進寺。皆用少牢。備樂舞。而神州、地祇以精進地狹。祀熒惑以與赤帝同日。皆權於惠照院行之。神州當用幣。而亦用少牢。蓋權禮也。自紹興以來。大祀所行二十有三而已。至是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言。乃悉復之。　左從政郎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王淮充樞密院編修官。

六月丁酉。戶部侍郎林覺言。民間納稅錢丁鹽紬絹。乞以第五等所輸白一文以上。令折見錢。仍其鈔。庶以便民。上謂宰執曰。朕嘗思之。合零就整。此固甚善。十戶共鈔。官司先給由子與鈔頭。若卽時鈔入。則十戶無擾。不然。恐鈔頭收藏由子。不肯齎出。比至官催緊急。衆戶不免再納。此貧民所以重困。卿等可措置。令經久便民。然後行之。　左朝奉郎漣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改提點本路刑獄公事。

戊戌。罷臨安左右廂主管公事官。以侍御史周方崇言其徇情曲法。人多嗟怨故也。　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蔡振卒。振再守蜀凡二年。時利州舊宣撫司有積緡二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急。是又將取於民。請於朝。罷其半。此據成都記。振傳在二十六年。今置振本附見。比本。

舅人惡之。

甲辰。宰執進呈祕書省著作佐郎黃中轉對。言仰惟神宗皇帝卽位之初。勵精求治。皆慮萬事之幾。不能徧燭。首舉衛章。每遇起居日。俾百僚轉對。陛下勵精庶政。無異於神宗之用心。故百僚轉對。至今行之未嘗廢也。然而二十年間。大臣專恣。好佞惡直。一時習尙。往往以言爲諱。凡所建明。不過毛舉細故以塞責而已。如神宗皇帝所以詔告丁寧者。蓋未之有也。伏覩陛下。邇者詳延多士。咸迪在廷。親灑宸翰。以求忠讜。修靡之飾。朝聞而夕棄之。蓋已著明行之效矣。陛下之所以責望於布衣者。猶若此。則其所以責備於縉紳士大夫者。固不論而可知也。臣請陛下宜追述神祖之意。特降詔書。申飭在位。自今以往。應轉對之官。有所開陳。要在竭誠盡忠。切於治道。毋得蹈常襲舊。攙摭細微。以應故事。然後陛下觀其人。擇其言。而爲之虛心訪問。俾得以盡其情實。積日累月。庶幾有補於萬一。則舊章不爲虛設矣。上覽疏曰。中所論極當。朕方欲興卿等相度。特降指揮。大抵轉對之法。恐朝廷闕失。民間利病。有不得上聞者。皆當論奏。自秦檜當國。轉對之名雖不廢。而所輪者。不過大理寺官數人。攙摭細微。姑應故事而已。初無切直之事。如此則繆悠之談。何補於國。今中所言。頗合朕意。可令士大夫知之。

乙巳。有錢及之者。上書乞差遣。上疑其心疾。以問輔臣。沈該言其意涉侮慢。乞送汀州居住。上不許。曰。外間不知。謂以切直之言得罪。非所以廣言路也。姑與一閑慢差遣如何。該持不可。乃止。

丁未。右朝請大夫通判鎮江府施坡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事。用李琳薦也。

戊申。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左從政郎南康軍都昌縣丞李薦入對。論諸郡遣官循行劇縣。常賦之外。誅求寬剩錢。動以萬計。乞行禁止。從之。以薦行大學正、薦周麟之所舉也。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葉義問乞以僧道絕產得旨贍學之田。召人請佃。從之。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六日降旨贍學。

己酉。詔西北流寓及東南人寄居滿七年。或產業及第三等已上者。並不得注授舉辟本處差遣。以國子監丞朱倬言。士大夫多用開封戶貫。守官鄉里。遥私者衆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黃唐傳卒。

庚戌。詔故責授中大夫余深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追復中大夫黃潛善再復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官子孫各三人。故責授中奉大夫薛昂復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官子孫二人。既而左司諫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爲相誤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復元官。官一子。權中書舍人趙逵草制。略曰。雖秉政無可書之績。而事君有不移之忠。原情以觀。於法當敍。潛善既復官。深、昂之命遂寢。後詔在七月戊辰。今併書之。

辛亥。戶部侍郎王師心奉詔舉左朝奉郎新知嚴州羅孝芬氣節剛正。學術深醇。十月甲申。除祕書丞。左承議郎新秀州州學教授唐堯封蓋以文行。著於鄉評。四任教官。恬靜有守。六月戊子除軍器監主簿。堯封、金華人也。　保寧軍承宣使節制御前軍馬知金州王彥丁母憂。詔起復。

壬子。戶部侍郎王師心言。荆南爲上流重地。而兵力寡弱。舊例鄂州歲遣御前軍千人戍其地。欲增戍二千以示形勢。上以荆南乏財。不許。熊克小曆云。王師心爲荆閫帥。嘗奏乞分鄂渚屯兵圍屯。以示形勢。從之。其所云與日曆不同。今不取。

甲寅。尙書戶部侍郎王師心試給事中。　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王綸試尙書工部侍郎。　起居郎趙逵、起舍人周麟之並試中書舍人。逵入謝。上諭曰。朕所以用卿。卿既知之。朝有闕政。無鉅細。宜助朕也。又謂近臣曰。趙逵純正可用。逵登第踰六年而典外制。自中興後所未有。　太府少卿徐林權尙書刑部侍郎。　祕書郎唐文若爲起居郎。著作佐郎王剛中試起居舍人。

乙卯。尙書左司員外郎葛立方權吏部侍郎。　尙書兵部殿中侍衛馬步軍司言。雖軍將士。類得添差。州郡無以給。欲自今大郡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爲額。從之。

丙辰。祕書省著作佐郎黃中爲尙書司封員外郎。　故右朝散大夫楊淵追復右中奉大夫。其家援例乞恩不已。故復之。事初在去年閏十月癸卯。

戊午。初命太廟冬饗祭功臣。臘饗七祀。給饗衆之。用太常博士張廷實請也。　詔太學月試並依貢舉條

制。鎖院考校。仍毋過十日。議者以國子博士何俌多私親舊。故有是旨。俌踰年卒罷。 俌明年六月辛卯罷。

己未。少保瀘州軍節度使太一宮使榮國公錢忱遷少傅。告老。乃有是命。 詔命官捕獲私茶鹽。依賞給各遞增一等。於是全火七千斤。累及萬斤。皆改京秩。議者以爲濫。 二十八年正月壬申不行。

辛酉。故賈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周望追復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官其家二人。自秦檜死。左司諫凌哲請追復大臣死於貶所者。朝論。初指趙鼎、王庶等數人。沈該、湯思退爲相。遂併取先得罪於國者而追復之。哲復爭以爲不可。乃止。

壬戌。祕書丞楊邦弼、校書郎陳俊卿並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俊卿爲舉官。多所俾益。一日。普安郡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即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 鼎州觀察使龍右郡王趙懷恩添差成都府兵馬鈐轄。

秋七月乙丑。祕書省校書郎陳俊卿言。人之才性。各有所長。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在唐、虞之際。各守一官。至終身不易。此數君子者。苟使之使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況其餘乎。今也監司帥臣。鮮有終其任者。遠者一年。近者數月。輒已遷徙。州縣百姓。送往迎來之不暇。其爲勞費。不可殫舉。以至內而朝廷百職事之官。亦無肯安其職業爲三數年計者。往往數日待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雖有勤恪之人。宜力公家。於人情稍通。綱條稍舉。已捨而他去。後來者或未能盡識更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則又遷矣。因循歲月。積弊既久。是以貪吏得以養奸爲姦。賄賂公行。而真之誰何。如此而望職業之舉。難矣哉。夫爵祿名器。人所弃趨。必待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分。不敢躁求。若開驟進之門。使有僥倖之望。則人人懷苟且之心。無首公之節。其自爲謀則得矣。朝廷何賴焉。臣嘗讀國史。見太祖朝任魏丕掌作坊十年。劉溫叟爲盞丞十有二年。太宗朝。劉蒙正掌內藏二十餘年。陳恕在三司亦十餘年。此祖宗用人之法也。望與執政大臣參酌。立爲定論。其監司帥守。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必待終秩而後遷擢。至於朝廷百執事之官。亦當少須歲月。俾久於其職。然後察其勤惰而陞黜之。庶幾人安其分。盡瘁於國。無有過望。而萬事舉矣。詔三省行下。遂以俊卿爲著作佐郎。

丙寅。左朝請郎新通判邵武軍鄭知剛入對。乞天下繁劇知縣。並令從官保舉。監司守臣別薦。都堂籍記。以次差除。上以諸縣至衆。恐不可行。丁卯。以知綱行宗正寺主簿、知綱、周麟之所薦也。 左承議郎新主管南外教宗院葉顒行將作監主簿。顒、賀允中所薦也。

戊辰。詔減諸路監司屬官員。 左司諫凌哲請諸郡無通判處。守臣有闕。而次官係選人者。令監司選鄰郡倅或見任京朝官曾權從之。

己巳。詔諸添差官非法格及元降旨許差者。並罷。

庚午。給事中王師心言。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民法不顧。因去爲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勘澄。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自消矣。上覽疏。謂宰執曰。

茶鹽積權。本爲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煑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姑遵舊制可也。 熊克小歷載師心議罷於今年六月末。又云。上語之。乃與日歷所書全不同。並於此日所書上諫。則又去其首尾。蓋克本欲相王淮門下士而書成之。故淮尚爲左相。故於師心事多所緣飾也。今並正之。

錢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廢祿糧。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涯。議者以爲諸路物料。有無不等。運司不相統轄。無以通融。故錢八萬緡。爲饒、贛、韶三州錢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來措置。今歲權以二十三萬緡爲額。即不得復以舊錢代發。從之。 熊克小歷稱所錢權以五十萬緡爲約。誤也。據王瑋所論。乃是用本錢八萬緡而約錢新錢二十三萬緡。除正外。止得十五萬緡。克不細考耳。

右朝請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黃仁榮知衢州。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楊沂移江西路。上覽除目曰。監司守臣。席未及煖。已輒更易。不惟迎送勞費。而官吏軍民。於政教獄訟。亦莫知所適從。自今悉令久任。

辛未。下詔戒敕汙吏。 左宣教郎王佐爲祕書郎。

癸酉。下詔戒飭監司郡守舉劾守令。毋得觀望當路。挾情徇私。有實有罰。朕當信而必行之。

甲戌。直祕閣知臨安府榮蘊權尚書戶部侍郎。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張偁知臨安府。詔兩學自今歲春季試補弟子員。遇省試年。即以孟夏立爲永制。

乙亥。龍圖閣學士新知潼州李文會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朝廷聞蕭振卒故也。時文會在潼南未去。乃就用之。仍詔例外賜振家銀帛五百匹兩。

丙子。中書舍人周麟之言。國朝以東西二省爲維持政本之地。政令之罷行失當。人才之進退非宜。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駁。在門下則給事中得以論駁。皆於命令未行之前而救正之。爰自近歲。事與舊違。當軍興時。則以事干機速。不可稍緩。及休兵之後。用事者又任私意。廢棄成法。故有所謂報者。有所謂中入報者。有所謂尚先行者。有所謂入已者。皆成定例。詔旨一頒。敕劄隨降。所謂給舍。但奉押已行之事而已。甚非祖宗分省設官之意。望申明舊制。凡命令之出。並經兩省。或無封駁。即皆畫時行下。以復祖宗之成憲。從之。

丁丑。右中奉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榮蘊特降二官。時新城縣令馮世亨以贓罪爲漕臣所案。世亨自列。仁和縣令楊績亦以贓聞。侍御史周方崇言蘊前爲守臣。挾情徇私。皆不案發。故貶秩。

壬午。詔成都府每歲合起川馬。更不發來行在。分給江上諸軍。歲凡六千匹。內鄂州、建康、鎮江府各三分。池州一分。令逐運差官兵取押。

丙戌。御藥院言。永祐、昭慈等攢宮。帝后生辰酌獻。所用鋪翠縷金花。乞以藥玉藥漆金紙代充。從之。時上禁銷金翠甚嚴。自禁中始。 侍御史周方崇言。自陛下更化以來。招選異能。不聞遠邇。既令侍從各舉所知。朝奏暮召。賢才登至。獨於旌鶚之禮。闕然未講。倘廉其閒有仕不遂志。懷才高臥者。有累上不第。焚棄

筆硯自逸者，有道足以尊君，智足以庇民，而甘心於山巔水濱漁樵耕鑿之下者，望倣先朝故事，命諸郡守臣考士民之譽，訂鄉黨之評，以名上聞，命監司帥臣審校其爲，備禮延聘，從容詢訪，隨才錄用。詔禮部檢照典故申尚書省。　右承議郎張祁知楚州。

丁亥，左承議郎新秀州州學教授唐煥，封入對，論帝王之德，莫大於生萬民，陛下偃兵睦鄰，興民休息，好生之德，莫大於此。竊慮將帥之臣，封疆之吏，妄生事端，寖虧大信，望賜中飭。上曰：卿王師心所薦也。候興卿別改差遣，可具奏。翌日，以堯封行軍器監主簿。　金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方師尹言：諸郡應副大軍錢糧，多違期限，有誤支遣，自今有違，其監司守臣乞擇其尤者，案勘以聞，重賜黜責，從之。

辛卯，進呈成都府奏雙流知縣馮邦光罪案。上曰：近年監司郡守案勘官吏，迹狀明白，方坐以罪，恐一二年後，人人又乞改正，自謂一時觀望，以求僥免，此不可不慎也。

八月甲午朔，上謂宰執曰：昨日卿等繳致宋煥所上徽宗賜煥手詔，朕已恭覽。蓋徽宗內禪之美，遠過堯、舜，而一時小人，外庭如唐格、孟昌、耿南仲，內侍如邵成章、張藻、王孝竭輩，輒爲妄言，以惑淵聖之聽，父子之間，幾於疑貳。至宋煥、李綱奉迎徽宗還京，綱先歸，具傳徽宗之意，而後淵聖感悟，兩宮釋然。今觀手詔，并得綱題識，皆朕昔所親見者。朕朝徽宗於龍德宮，嘗聞親諭云：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於萬機，以神器授嗣聖，方築甬道於兩宮間，以便朝夕相見，且欲高居養道，抱子弄孫，優游自樂，不復以事物攖懷。而小人希進，妄生猜間，不知朕心如此。嗣聖在春宮二十年，朕未嘗有纖介之嫌，今豈復有所疑耶。此皆當時玉音，外庭往往不知，況該等曰：昨日臣等既得竊觀徽宗詔墨，今又親聞陛下宣諭，此實堯、舜盛德之事，因以知李綱題識，蓋實錄也。翌日，該等又乞宣付實錄院。上曰：朕爲人子，何可不暴白其事，使天下後世知之。既而又親筆書於詔後，宣示宰執。　三省擬直徽猷閣京西轉運副使崔蓋陞直寶文閣，知潭州，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言：蓋有風力，必能爲陛下辦事，但京西難得其人，聞左朝議大夫知鄂州熊彥詩久諳軍中事，可以除代。上曰：蓋歷官多年，在京西尤鎮靜，彥詩累任郡守，此二人皆可用。朕思今天下無事，惟在留意監司郡守，卿等皆持公心，商搉人才，朕謂雖未盡得人，將見十得七八矣。誠之曰：臣獲與廟堂末議，雖迂愚無取，至於進擬人才，實不敢萌私意。上曰：朕用卿爲執政，已及一年，卿見朕聽斷之際，曾有一毫私意否。誠之曰：陛下無私如天地，臣夙夜奉承，實千載之遇也。

乙未，參知政事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丙申，權禮部侍郎楊椿面對，言成都府舊有太祖皇帝御容，在新繁縣重光寺，蓋太祖平蜀，蜀人感不殺之仁，肖天日之表而謹事之。紹興改元，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御來自終南山，遂權宜奉安，同爲一殿。然郡縣卑陋，情文簡略，望特下禮官，講求典故，檢會福州及本府見行儀制而折衷之。詔可。後遂詔本府別加營繕，歲時遣府通判侍祠。　右朝議大夫宗煥復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曰：朕懷先皇帝坐見於牆，食見於饋，矧今親舉其雲漢之章哉，煥實以手誥來上，載覽泫然，嘆歎無窮。嗚呼，思先帝而不復見，得見汝雅言所歎異者，蓋庶幾焉。手詔謂爾爲孝子，爲忠臣，此士大夫之至行也。復汝故職，汝其

知所以自勉哉。煥、蔡攸妻弟也，自靖康中斥去，至是三十年。

丁酉，詔重修宗學用宗正丞吳景偲請也。

壬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淸遠軍承宣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爲保寧軍節度使。　右正言凌哲乞諸路總領所舉改官人，依憲淸等司例磨勘，更不逐旋申明取旨，從之。熊克小歷，繫此事於今年十一月，來又明哲爲吏部侍郎時所請，實在後也。今從日歷。

甲辰，皇姪和州防御使居閑爲利州觀察使，以積閥遷也。　右朝請郎知鄂州錢受之罷。先是，受之在京西，動受之諮事王庶，嘗爲樞密力贊其謀，沮壞和議。今領邊郡，不知悔過，久處邊境，必致生事，故受之遂罷。　從義郎閤門祗候王彥昇貶秩二等，坐不毀鋪金服飾爲女奴所告故也。

丁未，左朝散郎張闡提舉兩浙路市舶。

是日，以御跋徽宗皇帝手詔宣示百官於尚書省。　等執宿衛，戊申，朝退，使相侍從兩省臺諫知閤禮官南班宗室騎導，宰執騎從至敷文閣奉安。

庚戌，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薨，贈證章靖。

辛亥，詔諸路換給不蠶僧道度牒，效納禮部，用三省請也。上曰：昨權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朕問卽今僧道之數，允中言：有僧二十萬，道士幾萬人。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論多有及道牒者，朕謂目今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猶有二十萬人，若更給道牒，是驅農爲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爲僧，卽百畝之田不耕矣。佛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終不可廢，朕亦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壬子，左朝散郎知巴州蘇欽令再任，以利路諸司言其治行也。

丙辰，詔荆南襄陽府、光、隨州、安豐軍合起內庫錢帛，自紹興十四年至今年皆蠲之。

丁巳，尚書司封員外郎黃中兼權國子司業。

戊午，右朝奉郎知光化軍任寶臣特勒停，以在任不職故也。右承議郎通判蘄州方扬知光化軍，任寶臣不職事當考。

己未，詔左承事郎王十朋係親擢進士第一人，尚待遠次，可特添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右奉議郎宋汝爲卒。汝爲棄妻子亡去，至是十年，卒於靖城縣開先觀，年六十。汝爲未病，以後事託其友人監永康茶稅王槐孫。後月餘，乃死，槐孫爲葬之靖城山中。槐孫，序子也。乾道元年四月丁未推恩。

庚申，詔置提領諸路鑄錢官於行在，其戶部申請指揮，更不施行。先是，殿中侍御史王珪再上疏，論鑄錢司不可廢，因陳六事，大略以爲提點司本錢見存者，蓋爲三十餘萬緡，何必給戶部錢爲本。詔州錢監久廢，興復甚艱，兼物料不足，又漕司每歲上供錢物，尚不能如期，今以鼓鑄委之，力必不給。議者以爲鑄錢司費多得寡，每用十七錢而得一錢，殊不思先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乃國家利權所在，豈可計其費而爲之。又今錢多闌出於外夷，不知嚴禁，況自龍泉司以來，於國計未有加損，兼本錢各有科目，與

戶部財計，殊不相關，望專置一司，責以舊額，詔工部侍郎王倫、權戶部侍郎葉夢得看詳。七月甲申，時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珪言爲不然，且言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倡爲異論，願陛下專委之轉運司，必能就緒。上令與三省議，尚書左僕射沈該等請命侍從或卿監一員領其事，許帶官屬二員從之，遂命夢得領。二十八年八月

辛丑改命。

壬戌，大理少卿陳韋平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是月，金主亮試進士於廣樂園，命書畫局直長鄭子晫雜試舉人中子晫、利州阜俗人，從徙大定。中天德三年進士第，實第三甲第一人。亮嘗令賦詩，大見稱賞，故有是命。及啓封，子晫中第一，於是躐階三等，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沈成大謹案：鄭子晫字景純，大興人，崇慶中榜第三人，是年試天論，實是正萬邦賦，授翰林修撰，除書畫局直長，正元三年，亮令再試，復狀元及第，是年試不實，與物議乃定，賦亮特令爲翰林修撰，以金制翰林直學士，翻可所撰子晫墓誌考之，名字鄉里事迹官位並同，但稱以第三甲爲第三人及以正隆二年爲貞元四年，皆成大出觀不久，而金之公卿侍從皆同，一一得其履歷之詳如此，故載之。

九月戊辰，左朝散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金安節守大理少卿。左朝散郎知大宗丞喻樗爲尚書工部員外郎。國子監丞朱倬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己巳，詔自今內除監司，辭日並引對。故房州觀察使王瓊追復建武軍承宣使，制曰：朕追復故臣之官，非必有功也，無有小大，咸洗滌之。瓊昔者不善總師，屢致奔潰，有司言狀，法當削官，既歷多年，丹書猶在，其復元秩，慰汝九原。太學博士陳天麟能侍御史周方崇言，天麟陛堂說書，至再貫篤，輒及今日焚翠羽能銷金，語言淺俚，諸生不覺烘堂失笑，至於私試所考中詩賦多落韻者，故黜之。庚午，詔自今太學私試學官考校失當者，令禮部案劾以聞。詔選人陳乞致仕，雖亡歿在出敕前，並聽改官，用吏部請也。左宣教郎張戒主管臺州崇道觀，戒坐趙鼎累，斥去凡十九年，至是得祠。辛未，故右迪功郎張懋特贈右承務郎，與一子下州文學，懋爲欽州靈山尉，捕兇城死。

癸酉，參知政事張綱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婺州，以綱引疾有請也。監登聞檢院范國言：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今火葬之慘日熾，事關風化，理宜禁止，望申嚴法禁，仍飭守臣指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

乙亥，尚書省言：諸軍重役人數漸多，詔諸路州軍強盜應配廣南及遠惡州者，並依舊法，更不配填諸軍。其逐軍已配到人，令戶部量行增添請受，開具申省。

丙子，敷文閣待制致仕林叉落職，以右司諫凌哲言叉附會故相，遂得進用，今告老而歸，凌駕州縣，無所不至故也。殿中侍御史王珪言：常平賑糶，所以抑兼并，濟貧弱，每歲禾稼未登，或小有水旱，民力艱食，富人閉糶以規厚利，若官糶少損其直，則閉糶之家，不能乘人之急而價自平，其利爲不小也。臣竊見諸州郡每歲輸納秋租，自裝發綱運之後，倉廩一空，所存止有常平義倉斛斗，軍糧吏俸及捧發上供不足之數，皆取給於此，所在成例，是名爲常平，而專以備州郡急闕，至飢民艱食，則坐視而無以賑之，殊非立法之意。前日州軍委官盤量，所欠動以數萬計，其間如借兌耗折，雖責之分限補填，終不可得，亦恐見存之數，未必皆得其實也。近聞福建有貴糶之處，老父訴之州郡，冀欲賑濟，而郡官占客不發，米價頓增，人多困斃，此其意以欲留爲州郡急闕之備而已。願委諸路提舉官，徧巡諸州，躬親閱視，以知其實，有遇合賑濟而州郡占吝不發者，許人戶越訴，監司互察，奏聞案勘以聞，如中下之州，所積不多，賑濟不足，則令提舉司以一路有餘之處，通融取撥，以應其乏，免致流離轉徙，此亦古者以粟就民之意，從之。

戊寅，吏部尚書兼侍讀陳康伯參知政事。詔淮南、京西、湖北路州軍自紹興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合起內藏庫紬絹錢帛，可並與蠲免，日後合起發數，令逐路提刑轉運司官親巡所部，度量事力，開具的實合發納分數以聞。自來年始，先是諸路久逋內藏庫，紹興甲子以後，合發上供錢帛，上欲悉與蠲之，以諭宰執。沈該等言：昨蒙聖諭，仰見陛下悲憐愛人，苟有可以寬民，雖內帑數百萬不惜，天下幸甚。上曰：昔唐元宗有云：朕雖辯，天下肥矣。大哉王言，此所以致開元之治也。朕有取焉，朕約於率己，內帑未嘗妄費一金。邊郡所欠固多，然戶口未復，實輸實難，可悉與蠲免。

己卯，給事中王師心兼侍讀。戶部言：諸路州縣人戶買樸場務，停閉去處甚多，今相度欲除見欠官錢物，及見充吏人貼司巡檢司士兵軍員之家外，其餘不以有無拘礙，並許實封投狀承買，候昇滿無欠少，聽依條接續。上曰：坊場名課，朝廷所仰補助歲計，若不以有無拘礙，庶幾接續不至敗闕，宜從之。中書門下省言：兩浙諸州紹興三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擡額錢拖欠數多，其錢係轉運司將日生酒稅錢樁發，緣逐年所入不常，是致拖欠，詔與減放一年。樁額錢事，初當考。

庚辰，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善繼直秘閣，善繼前守贛州，始修城，至是城成，故有是命。

辛巳，給事中兼侍讀王師心權吏部尚書，權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賀允中守給事中。

癸未，顯謨閣直學士康執權落致仕，知泉州，尋詔執權年老，閱勞以事，可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執權道職在十月辛亥。　敷文閣待制王俁卒。夜雷。

甲申，起居郎唐文若知邵州，侍御史周方崇論文若爲人狂誕，故能。　左朝散郎新知嚴州羅考芬爲秘書丞，用王師心薦也。

己酉，秘書少監劉章爲起居郎。　右朝散大夫新知漢州于鎮入辭，上曰：蜀中地遠，卿至官，有民間疾苦利病，一一奏來，仍須速行，不宜緩也。

丙戌，侍御史周方崇試尚書禮部侍郎。

丁亥，尚書倉部郎中黃祖舜守右司郎中，吏部員外郎王晞亮守左司員外郎。　考功郎中潘萃爲檢詳諸房文字。　秘書省校書郎葉謙亨言：祀典散佚，天子大蜡八，而今爲四，風雨農蠶，皆不用牲，祭夏后氏，乃曰大禹，而斥其名，若此類未易殫述，望酌景德故事，命禮官及秘書省取祭祀之式，考訂潤色，

勒成一書，目曰紹興正祠錄，以爲嘉祭從之。詔宜州不係團結土丁，每年見納身丁米並與免納，以廣西諸司言，與團結土丁一例輪流差在沿邊戍守，合依體例免納故也。

己丑，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樞密都承旨陳正同權刑部侍郎、兼職如故。左朝散郎沈如圭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用賀允中薦也。如圭入對，乞推原徽考禁不舉子孫之意，行漢胎養法。上曰：徽宗皇帝天性至仁，昆蟲草木，皆被德澤，當如卿所奏，遂有是命。

庚寅，戶部言：嬸軍酒庫併歸本部，所有長貳推賞指揮，乞不施行，從之。左朝奉大夫直祕閣致仕鄭南隆祕閣修撰、南爲兄，政和初，嘗爲國子司業，至是年九十有三，三請加獎，故有是命。

辛卯，宰執進呈均州守臣呂游問言：本州城下遶接漢水放生去處，公庇藏收魚利錢，補助天中節進錢，自金州以來，密布魚枋，上下數百里，竭澤而漁，無一脫者。乞禁止。上曰：均州貫錢不多，而經營至此，必是別無寬名可辦，且放生地雖有法禁，亦細民衣食所資，姑大爲之防，豈能盡絕。今自官中竭澤採捕，以供饋節，其亦不仁甚矣，可如所奏。左朝請郎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倬朝辭，入對，即日除右正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八

【紹興二十有七年】冬十月乙未，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林大聲落職罷宮觀，以殿中侍御史王珪論大聲向自永嘉縣丞，深結秦氏父子，以致超遷，家居候官，干擾州縣故也。

丙申，權刑部侍郎徐林、陳正同言：近來不住有官員雪訴被斡冤抑，其間多係大理寺勘斷，其本寺官因臣僚論列，覬望挾情，已行罷黜，唯是舊吏尚存，顯有妨礙，欲將右治獄當出職人，日下與注授差遣，往外州縣待闕，已出職而在行在，其他官司充役者，準此。上曰：朕在京師時，爲開封府，頗類外方官司，如大理寺御史臺法令嚴密，官吏謹畏，無敢干以私者。自渡江以來，大理寺治獄官吏，極有姦弊，至於客情請託，賄賂公行，玩習既久，理宜懲革。沈該等曰：前此寺官觀望失職，已嘗汰去，惟是胥吏尚用舊人，不可不略行措置。欲依林正同所奏施行。上曰：甚善。六部出職人，亦遣離部，勿復存留，庶幾官曹稍清，姦弊頓革。

己亥，右奉議郎郭淑令吏部與監當差遣，淑嘗爲治獄丞，罷去，刑部侍郎徐林等言其數到行在，恐與舊吏交通，故黜之。淑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除大理寺主簿，二十三年十月再除，二十六年五月六日又除，九月運治獄丞，今年八月寄籍，前後在寺近十年故也。詔自今臺部吏應出職者，並罷，毋得存留。左承議郎知溫州平陽縣方廣、左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薛良朋並進秩一等，以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李邦獻奏其治狀也。

辛丑，罷兩浙漕司科糴馬料，令本司降錢於沿流順便州郡場收糴。右朝議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周綰爲國子祭酒。右通直郎知黃州范伯奮降一官放罷，今後不得與堂除差遣，左司諫凌哲論伯奮所至貪婪，有舊契劉楫死于光山酒官，其家投之，以關歸計，伯奮初議以長孫娶其女，及見女美黠，遂納爲妾，故有是命。其女令提刑司日下理遣。

癸卯，詔自今差往用中賜夏臘藥內侍，經由去處，輒收受例外饋送，及非理取索，買賣擾擾，仰守臣具申，當作受賕，今政差內侍，尚虛不切畏懼，故有是旨。

甲辰，詔學士院人吏應奉修寫機密國書及十次者，與減一年磨勘，六十次已上，轉一官。從直學士院王綸請也。

乙巳，以講筵續三朝寶訓徽章燕儒臣，始用化成殿樂，侍讀王師心因講畢奏曰：祖宗勝業垂統，所以長慮卻顧，爲萬世子孫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頗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月以雙米屋給昭慈皇后外家子孫之孤遺者，仍依宗室祖免外兩以世紹興格計口給之。右通直郎新福建轉市舶司幹辦公事楫知衢州江山縣陳鼎特轉一官，堂除繁劇知縣，俟任滿與陞擢差遣，江山闕令，九鼎攝事不數月，士民列狀詣部使者舉留之，故有是命。

丙午，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葉義問爲殿中侍御史，義問入對，首論監司號爲外憲，與御史相表裏，並立爲約束，凡監司巡歷案歸任，皆具平反冤誤，興搜訪利害各幾事，薦舉術吏與案發姦贓各幾人，陞下與大臣考之，因可以知監司之能否，而行賞罰，上納其言。十一月丁亥立法行下。遂有是命，後九日，義問入見，又論吉凶悔吝主乎動，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願陛下與羣臣協心鑒戒，庶無輕動之失。

戊申，直祕閣知台州曾幾守祕書少監，幾入對，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于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鞍，牽車還笏，若賈直沽名者，宜皆優容獎激之。上大悅，遂有是命。幾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再用，鬚鬢皓白，衣冠甚偉，每與同舍會，多言前輩言行，蓋關典故，薦紳皆推重焉。

癸丑，權戶部侍郎林覺等言：冬月賚濟，務在均給貧乏，今措置臨安府兩縣在城兵官下公人及甲頭，如抄劄貧民姓名不實，及詭名冒請錢米，許入告，每名賞錢十千至三百千止，諸路令坊正耆保抄劄，依此施行，犯人並計贓斷罪。先是右正言朱倬以浙西提舉官入對，論其弊，以爲狡猾者舉家皆預支請，而貧窶者反見棄遺。上諭大臣曰：聞官司不留意，多爲胥吏冒請，可措置革弊務，令實惠及民，至是行下。朱倬奏請在九月辛卯，上留在此月庚戌，今併書之。

己未，上謂宰執曰：近臣僚獻利害，往往各述己見，未必知有無見在之法，自今宜令有司講究詳審，無輕改祖宗成憲。湯思退等曰：臣僚奏請，不惟未詳條令，固有便於一方，而不可行於天下，豈容輕議改法。

依聖訓行之。先是右正言朱倬論祖宗立政綱紀。煥乎大備。然邇日陳利害者。或不深知朝廷之典常。或不洞究民閒之利病。得之口耳。卽以上聞。陛下無開納舞文之吏。若從甲。則曰舊法如是。欲從乙。則曰繼降如是。出入玩弄。官莫知從。爲害甚大。乞自今獻言者。必送有司精詳參照。既定。然後大臣審究至當。剖析利害。上取宸斷。付下有司。然後施行。上從其言。至是復有此諭。倬章疏以此月己酉行下。　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權吏部侍郎葛立方遣法爲其子營求萬章。詔罷之。　右武大夫幹辦皇城司劉伉領榮州刺史。請給等全支本色。今後準予。　詔保信軍承宣使知關門事曹勛與依鄭藩例給俸。

庚申。左司諫凌哲權尚書吏部侍郎。先是臺諫官皆鵬舉薦。至是哲與方崇皆內徙。而以朱倬、葉義問代之。自是鵬舉始不安矣。

辛酉。詔四川制置司總領所轉運常平司。各具所部州縣有無旱傷聞奏。如有旱傷。卽行減放。仍以舊宣撫司樁積錢米賑濟之。既而遂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之望言。被受御寶封省劄指揮。已在陳訴限外。但令州縣賑給旱傷去處孤老殘疾闕食饑民而已。之望所申。以十一月十三日被受。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工部員外郎喻樗託儒爲姦。雄者詐爲伊川之學。以迎合時相。薦用非人。黜爲邑宰。因糴米爲姦。百姓訴之。乃託疾休致。逮其晚節。黷貨尤甚。吏部員外郎劉天民素無操履。自平江職官滿秩。倚託聲勢。要索當路。未及數月。三遷爲郎。太學博士范成象阿附權勢。甘爲僕隸。偪走臺諫之門。士類所鄙。詔並罷。義問首勸成象天民。蓋以搖湯鵬舉也。　中書舍人趙逵卒。逵始病。上因御經筵。諭兵部侍郎楊椿傳旨存問。及卒。上念之。命沿江漕臣致其柩。

十有一月癸亥朔。詔減福建路轉運司鈔鹽錢。每年八萬緡。初吳逵既減福建鹽數。雖民力稍寬。而郡邑無以供百役。且尤非轉運司之便。故衆論搖之。逵既移鄂州。憤而死。殿中侍御史王珪乃請令諸司相度更定。至是諸司請運鹽如逵數。而增其直。官賣鹽直止減一分。淸司鹽本錢每斤爲二十五錢。　上命輔臣計之。會提舉常平鹽事張汝楫別奏乞行鈔法。上問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如何。誠之曰。閩中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買鹽。豈無私販之弊。第恐不靈。請鈔。則有虧額。上曰。中閒福建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日欲榷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珪以六月乙巳奏乞相度。誠之以十月庚申奏此事。　時福建歲認鈔錢三十萬緡。乃詔減八萬。自此漕司及州縣稍舒。不復抑售于民矣。乾道四年二月壬辰再減。

乙丑。太常少卿充賀金國正旦使孫道夫、閤門宣贊舍人充副使鄭朋辭行。道夫既至北廷。金主亮詰以關輔買馬非約。始欲敗盟。時左從政郎左蹕爲書狀官。死于涿州驛舍。不暇爲棺具。俱坎地瘞之。道夫還。乃焚其骨以歸。詔特官一子。蹕海寧人也。　禮部侍郎周方崇言。國朝之制。一歲四祭天。一祭地。皆以執

政官充初獻。頃權臣估威。憚于齋戒。凡此五祀。但遣從官。循習既久。遂爲故事。今冬至日與高媒之祠。既已分命宰臣。獨上辛夏秋四祀。未還舊制。望申詔有司。自來歲始。詔依祖宗典故施行。

丙寅。大理少卿金安節入對。安節首言。治民之道。先德教。後刑法。今守宰之虛。類不及遠。簿書期會之程。賦斂輸入之限。窮日力辦之。卽謂職無餘事矣。而刺部觀風者。幸其不乏乎此。亦媮一切以苟目前。無有卓然以教化爲務。而期于無刑者。迫民陷於罪。乃按以三尺。以行誅擊。而曰。非我也。民自爲也。欲望陛下發德音。下明詔。申飭監司守令率職之際。不特專用律令從事。苟有可以贊助教化者。無小大必行。庶幾先民未犯而格之。或有恥而不爲。足以仰副陛下先德後刑之意。凡再章言之。

丁卯。工部侍郎兼侍講王綸等言。興化軍進士鄭樵、吳嗜、墳籍、杜門著書。頃年嘗以所著書獻之朝廷。降付東觀。比聞撰述益多。恐必有補治道。終老草布。可謂遺才。望賜詔對。驗其所學。果有可取。卽乞依王蘋、鄧名世例施行。庶學者有所激勸。乃命檄赴行在。

戊辰。監察御史何溥爲左正言。　監察御史李庚守尚書兵部員外郎。自此湯鵬舉之客稍稍被逐矣。

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張綱言。本州詔興元年以後合納內庫綾羅及折帛錢積欠數目。皆人戶殘欠之數。經涉歲月。實難追催。望許依已得指揮。將二十二年以前見欠數目。並與除放。庶使七邑之民。少寬追擾。從之。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入對。論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爲人臣不忠之罪。莫大于掠美以欺君。植黨以擅權。有一於此。法當竄殛。況兼而有之。鵬舉初罷平江。適逢陛下欲去權臣黨與之弊。超擢匿報。付以風憲。凡所彈擊。起法指示。皆以陛下之英斷。初非鵬舉可得而擅也。況鵬舉本非正直敢言之士。嘗除廣帥。憚於遠行。因秦檜之嬖人丁禩獻佞於檜。遂移平江。及秦嬉還建康。焚黃。鵬舉棄去郡事。連日奔走吳江。望塵雅拜。比他郡守最爲諛佞。自非陛下拔擢而用。則鵬舉實秦檜黨中之姦猾耳。至處言路。乃妄自尊大。竊弄威權。使陛下去邪之英斷。反爲鵬舉賣直之虛名。此臣所謂掠美以欺君者也。鵬舉自居要塗。引用非類。凡平日之所忌者。雖賢德忠良。必極力而擠之。平日之所喜者。雖輕猥邪佞。必極力而援之。坐是劉天民、范成象、留觀德之徒。爭爲鷹犬。同惡相濟。牢不可解。迹居樞府。猶忌尤甚。凡己所惡。必遣天民輩先論蔡謙。有議論不同者。卽怫然作色曰。此人我所薦拔。何負我如是。夫臺諫者。陛下之臺諫。非鵬舉之私人也。而鵬舉自遂詔旨。敗壞成法。略無忌憚之心。復蹈前車之轍。此臣所謂植黨以擅權者也。況鵬舉位居宥密。執權甚重。若不急去。其害有甚於秦檜。伏望聖明。將鵬舉明正典刑。竄之遠方。以爲不忠罔上之戒。

己巳。右朝奉郎知處州謝伋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將作監張晟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晟引年乞老。乃有是命。

戊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潘莘知徽州。莘、宰相沈該甥婿也。言者疏其罪。故以郡守處之。　太府寺主簿留觀德通判靜江府。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仰惟陛下聰明神聖。灼見前此大臣植黨擅私。結臺諫以害治道。於是擢湯鵬舉而用之。手詔丁寧。非不深切。而鵬舉則過自矜伐。以蓋人主之英斷。分朋植黨。專

徇私情。首犯繩交之罪。陰爲朋附。竊弄威權。去之不決。駸至大患。此臣之所以深憂而陛下所宜深察也。臣不敢以搖舌滅聖聰。且以秦檜言之。檜之先結蔡諫。相爲裘裏。因而假竊名器。而爲私用。故一時羣小。希寵競進。知有秦檜。而不知有朝廷也。自非陛下乾剛夬決。一洗而新之。則漢、唐朋黨之禍。如臣前章所陳者。豈不復見於今日乎。今鵬舉不遵陛下訓戒。而復效檜之所爲。內則倚用劉天民、范成象、留觀德之徒。以交通臺諫。外則倚用李良民、趙士鵬。以賊害良善。何異一秦檜死。一秦檜生。所幸鵬舉未至宰輔耳。借使居檜之位。縱其凶暴。濟以朋比。其爲患有甚於檜者。欲望陛下回天地之監。震霆之威。將鵬舉卑行竄殛。以叶輿議。故觀德先罷。天民、成象今年十月已先罷。　殿中侍御史王珪言。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士鵬、夔州路轉運通判王珏皆秦檜親黨。居官貪虐。常以官錢市珍異玩好之物。以奉秦嬉。詔並罷。先是夔之州縣行經界。大爲姦利不均。珏至。爲均之。戒其部曰。吾土瘠而貧。不與他等。歲歲輸者損之。又損可也。毋案部。持什器與偕。盡以隨行。舍庾閉之一室。隨堂啓途。須秦庾上焉。已然後去。薪水芻粟。皆計直給錢。俾之。州縣無一毫之費。初。左朝奉大夫張紘通判夔州。珏薦其爲人。紘、宰相沈該同年進士。及是入爲吏部員外郎。曾珏苛斂。由是罷去。紘、伊陽人也。紘今年四月丙申除郎。

己卯。刑部奏百姓張璘等用藥殺人。劫取官綱公事。上曰。此罪當死。古者用刑。貴情法相當。祖宗以來。好生之德。隨有用例貸死刑者。然不可爲常。苟當死而不死。無以禁暴戢姦。恐殺人愈多。非愛民之道也。湯思退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若殺人不死。非所謂以殺止殺。上曰。然。　右朝奉郎知黎州唐秬罷。初。邛部蠻客崖過與其徒持馬赴州互市。北渡過大渡河。邊民數千人共殺人。奪其錦帛。計直六千餘緡。秬附令逸民償其骨價。都大主管茶馬公事李潤以其不當用夷法。奏劾之。于是秬與右奉議郎通判州事陳伯強俱罷。仍令提刑司將爲首者一人杖脊送千里外州軍編管。今後並依見行條法施行。伯強、巴西人也。

庚辰。監察御史褚籍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籍與李庚皆湯鵬舉所薦。故次第徙官。

辛巳。左正言何溥請特詔大臣。毋庸數易郡守。上顧宰執曰。此論切中時病。近亦有因事移易者。今非甚不得已。且令成資。湯思退曰。豈惟郡守。監司亦然。昨因近臣薦除監司。至春間往往當替。欲於卿監郎官中。擇資淺者。令中外更代。皆至成資而罷。上曰。如此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革內重外輕之弊矣。　起居郎賀金國生辰使劉章、閤門宣贊舍人充副使李邦傑辭行。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李長民罷。以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其阿媚權臣。所至擾擾也。

癸未。太學正史浩爲太學博士。

甲申。右朝散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古爲監察御史。古初用王俣薦召。至是特除之。　權刑部侍郎充接伴使徐林、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充接伴副使張掄等乞將人使往回宿食頓具。有不擾而辦。或過爲擾民。皆許保明按劾。以行賞罰。上謂宰執曰。朕再三思之。止是增重接伴事權。恐州縣觀望。卻成擾擾。接伴迓客耳。何用如此。前後指揮已備。只令兩路漕臣檢察足矣。

丙戌。宰執進呈給事中賀允中論吳國長公主奏請女夫右奉議郎直祕閣鄭珙乞特與轉行兩官。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切詳所奏。即非用本家合得恩例陳乞。卻將自擬官職。仍乞作特與行下。顯是過有倖求。不合公議。望追還已降指揮。上曰。珙被命逾兩旬。乃始封駁。詞頭。恐非故事。可論令書讀。宰執退。召允中至都堂。諭旨。允中執所見不易。翌日。奏其事。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蓋盛後來援例者衆。當曲從之。可疑轉官指揮。沈該曰。諫官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也。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臣伏見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狠戾姦詐。出於天資。平昔薦官。略無善狀。所至貪殘。人皆以鬼車乳虎目之。頃知當塗縣。以苛酷而附權勢。以爲私計。其能淮南漕。以貪惏而占官船。以爲己物。倚託官勢。強買地基。則見於居金壇之時。營造私第。驅索州縣。則見於爲浙漕之日。其知紹興也。則恐脅將官劉之儀。而致之死地。其知平江府也。則竊取公帑。而唯己所欲。是皆前日彈章之所備載。暴惡之所著聞者也。陛下略其往愆。責其來効。自臺憲要途。薦躋右府。則陛下所以擢用委任之恩。可謂厚矣。爲鵬舉者。不思勉勵激昂。以圖報稱。而乃掠美以欺名。植黨以擅權。長惡不悛。故違詔旨。揣其後患。實有甚於秦檜。有識之士。爲之寒心。其可冒近列乎。伏望聖慈。察臣愚直。將鵬舉早正典刑。以警有位。鵬舉聞之。乃謂身求去。詔不許。義問又言。臣累具劄子。論列湯鵬舉罪惡。乞賜竄殛。外庭之臣。側耳聽命。以謂必行兩觀之誅。以慰天下之望。茲者伏聞宣押赴朝及都堂治事。此乃祖宗懷親人臣常禮。在鵬舉罪惡貫盈。自當縛藁負荊。請罪於朝。而猶占留樞密院印篆。偃蹇不遜。傲睨自如。至如前日敢具劄子謂身奏事。蓋其要君冒觀。失大臣難進易退之禮。一至於此。又況鵬舉所爲。雖閭閻鄙夫。盈省老吏。見其包藏禍心。舉措凶狠。猶爲國家憂慮。孰謂身任言責者。而可默默乎。伏望睿斷。將鵬舉早正顯戮。以慰公言。

丁亥。知樞密院事湯鵬舉能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免辭謝。

戊子。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臣連日論列湯鵬舉罪惡。已蒙陛下灼見其姦邪。而去之不疑。臣伏見鵬舉懷殘忍之心。縱猛暴之志。頃知婺州。欲買花羅嫁女。而東陽知縣留觀德迎合應副。鵬舉近薦爲太府寺簿。未幾。兼丞。又擇優厚去處。使知婺局。又有汪懷敏者。婺州富倉也。因坐姦遐俗。鵬舉在婺州時。以賄賂交通。既遷執政。遂補爲將仕郎。又有婁寘者。本名詳清司。罷役之猾吏也。鵬舉爲漕日。倚爲腹心。今補爲副尉。令幹辦本府。凡有關節。輒入臥內評議。鵬舉無不聽從。鵬舉爲中丞時。周方崇爲殿院。李庚爲臺簿。皆其薦用也。一日。詣方崇而罵辱之。因顧李庚。且請作證。二人唯唯而退。臺吏無不聲駭。鵬舉持其威勢。至於恥辱風憲如此。而乃使之領祕殿之隆名。享異嗣之厚祿。其如天下公論何。望將鵬舉職名宮祠。並行褫奪。明正贓囚之罪。以慰天下公論。詔鵬舉落職。

己丑。宰執進呈次雪大作。沈該等稱賀。上曰。前次久雨。深以爲慮。幸而穀價不至騰踴。今得此雪。來年二麥必大豐稔也。　中書舍人周麟之兼實錄院同修撰。始除同修撰也。

庚寅。祕書省正字林之奇兼權國史日歷所檢討官。　自韓球權夔茶。至是且十年。民頗以爲害。右朝請

大夫知達州董時敏言於朝。事下茶馬司。其後主管茶馬公事許尹不肯鑄。乃止。三十年二月所書可參考。

十有二月癸巳朔。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禮部侍郎周方崇。俗惡無能。衆所共鄙。頃因湯鵬舉之薦而爲殿中侍御史。鵬舉已遷政府。方崇猶伺其風旨。爲之彈擊。或以爲未然。則厲色曰。我只報湯樞密。何恤其他。兵部郎官李庚。輕儇無狀。衆所共惡。頃因湯鵬舉之薦而爲監察御史。日與劉天民、范成象、圍觀德之徒。相爲表裏。故鵬舉在政府。每欲排擊異己。則必遣天民等達意於庚。善類爲之重足。工部郎官褚籍。謬無恥。衆所共笑。頃因鵬舉之薦而爲監察御史。諂事鵬舉。甚於奴隸。假借風憲。規圖貨財。與將方崇、庚、籍等三人。明正典刑。以爲姦諫來者之戒。所有天民、成象、觀德。乞重行竄責。以爲交通姦諛之戒。如此則紀綱一振。而姦回之心潛消於未萌矣。乙未。宰執進呈。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今方崇等交結。所幸覺之於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時天民、成象爲左宣教郎。天民爲吏部員外郎。今年十月遷。成象爲太學博士。今年十月除。觀德爲右奉議郎。新通判靜江府。於是方崇、庚、籍、觀德四人皆罷。仍詔天民、成象、觀德自今毋得與堂除差遣。吏部侍郎凌哲以鵬舉所薦。不自安。乞守小郡。上曰。哲亦善人。非方崇比。朕嘗與姦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凌哲乞郡在是月戊戌。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元祐相司馬光。盡取熙、豐之政與其人而更新之。天下至爲相賀。而程頤獨有憂色。蔡確新州之竄。一時大臣有名望如文彥博、呂大防。蓋謂知大體如劉安世、范祖禹。皆以爲當然。而范純仁獨爲之慨然曰。嶺外之竄自此始矣。夫盛衰興廢天也。君子能爲其可爲者。而其不可爲。則安之以俟命而已。自爲暇他顧。然獨不觀諸水乎。順而導之則行。激而怒之則搏。今以其泛濫之時而隄防之。曰吾以止水也。激而不已。奔怒四出。臣見決隄破岸。傷物轉甚耳。惡乎止水哉。太上皇帝之言也。其始知消息盈虛者乎。夫漸而移之。則不遑。擇其已甚而去之。則不肯。消其法以待其改。則不恐。使元祐大臣。家存斯言。則士君子之紛紛竄逐。寧至如紹聖之亟哉。縱使有之。必不至空天下君子驚而竊之。再歷再世以致於危亂而不悟也。雖然天下之更相是非。豈有既哉。太上皇帝之言。臣願聖子神孫萬世寶之。

左從事郎沈樞特改左宣教郎。以薦對也。

乙未。詔諸路帥臣監司於本路武臣大使已上。及見任寄居厝任有勞効之人。每歲各舉二員。明具所長。堪作如何任使。保明聞奏。樞密院籍記姓名。以備量才任使。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言。被旨措置鎮江府沙田。欲選官打量。隨田地肥瘠。輕立租課。就令見佃人耕種。委知縣拘管。如形勢之家。尚敢占吝不即交割。許本司具奏。所有以前收過租利不少。依條合遞行追納入官。詔人戶冒佃積年收過租課。特免追納。其田疾速拘收措置。二十八年正月癸未遺官。

丙申。重建尚書六部成。直祕閣知臨安府張偁陞直敷文閣。奉議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楊倓轉一官。以董役有勞也。朝野雜記。紹興四年。高宗在平江。詔臨安府、始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和議成。乃作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三年。築圜丘。景靈宮。高宗御書十五年。作內中神御殿。十六年。書太廟。建武學。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一宮。萬壽觀。十八年。築九宮貴神壇。十九年。建太廟齋殿。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庫。南庫。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太醫局。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大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始備焉。處州遂昌縣丞黃楷乞

籍定民戶物力高強比他戶大段遼絕者。並應役兩比其他役戶一次。從之。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

辛丑。左朝奉大夫知眉州王楊英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　右中散大夫知果州王弗知嘉州。　右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璦知眉州。

癸卯。詔右承直郎沈作乂、作霖。並令三省擬進差遣。仍改合入官。二人皆左僕射該之子。該爲乞行在新職事妨嫌。筦庫及外路闕官差遣。故有是命。給事中賀允中言。寒士改官。視爲再第。內則筦庫。外則闕外倅宰。相子任之。則主司孰敢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掖。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大臣當忘其私。臣甚爲該惜也。檜、熺覆轍。可不防其漸哉。上覽而稱歎。該聞亦上疏辭免改官。從之。　右朝請郎呂廣問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甲辰。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固當久任。然其間老病之人。難以使之在職。若移易不過有迎送之擾。而廢弛則貽患於一路一州。利害孰爲輕重。今後有如此等。可與宮觀。理作自陳。　詔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楊震諡恭毅。震、靖康初死事。至是用其子存中請而設之。同日楊宗閔謚忠介。已附見建炎二年正月宗閔死事時。

乙巳。刑部言。汀州姦獄文不當。乞免收坐。上曰。祖宗聖意。務從寬厚。若有一失當。便行收坐。則天下獄情。壅甚可閔。無復來上矣。遂從之。　權尚書戶部侍郎林覺引疾。能爲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丙午。祕書丞羅孝芬爲直祕閣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徐康爲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詔太常丞任文薦、博士張廷實、鮑彪各罰銅十觔。先是臨安府樁辦大禮禮料。沿襲既久。率多繆誤。如醓醢用蛤蜊肉。鹿臡用石決明。則大小差訛。鹿臡醓醢。皆以肉與骨雜爲之。則醓醢不辨。鮑當用乾。而今以生鮑。鱐當用熟。而今以生麥。以至魠醢用魟魚。豚拍訛爲豚白。如此非一。文薦等皆按經傳釐正。而御史臺劾其擅行移易。詔令分析。文薦等援據甚白。乃有是命。仍令禮部審辨改正。然卒不能易。

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潼州府路轉運判官晁公武傾險出其天性。初爲井度闕官。專事掊克聚斂。以濟其私。及度之罷。求爲鄭剛中幕客。不從。遂以剛中之事告於趙不棄。至興大獄。攝逮紛然。連及平人。死非其罪。不棄倚爲心腹。薦之故相秦檜。自闕官更歷數郡。所至貪縱。人不聊生。左朝散郎新知蓬州馮時行頃在萬州之日。積羨餘之錢。以萬數計。並無赤歷。不可稽考。又以州之良百姓胥吏爲虎軍。人情恤駭。幾欲生變。此兩人者。蜀人常被其害。今豈可令遺患於一方。乃並罷之。

己酉。權尚書刑部侍郎徐林爲刑部侍郎。

癸丑、赦令所刪定官杜莘老面對。乞徧下內外有司。重行取索。自建中靖國至於宣和。應干徽宗皇帝寬恤赦詔條令。專委長吏逐時推行。詔付實錄院。

甲寅。右朝請大夫穎爲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丙辰。詔刑部長貳曰輪一員赴大理寺錄囚。徒諸路州縣廳入禁公事。並具情犯及入禁月日。申提刑司。

提司中本部檢察。蓋徐林在刑曹建議。至是始行之。

丁巳。給事中賀允中言。小黃門任嘉輔免試補官。不當。政和舊制。內侍迪子年十二。試以經義。其中程者。候三年引見供職。自建炎後。以宮庭小黃門少。遂聽不候年及命之。至是允中以爲非法。上曰。允中此論極當。但外庭未悉宮禁曲折。先朝立法。非特此輩不得濫進。且使識字。近來小黃門人數稍足。豈可一向循例免試。前旨可勿行。自今並如舊制。　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折彥質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戊午。金主遣驃騎上將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思廉、昭毅大將軍行尚書兵部郎中珠勒根彥忠來賀明年正旦。　資政殿學士知靜江府施鉅移知洪州。

是歲。宗子賜名授官者二十三人。　諸路斷大辟十九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九

【紹興二十有八年】。歲次戊寅。金海陵爲正隆三年。　春正月。案是月壬戌朔。己巳。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殿前馬步軍三衙彊刺平民爲軍。詔禁止。先是殿前司闕額數千人。詔三衙分月招補。而所遣軍士。利其例物。往往驅掠市人以充數。民以樵採魚鰕爲業者。皆不敢入行在。至有招刺登官者。自行在至衢、婺數州。道路之間。商旅不行。遠近大擾。珪爲上言。外郡寄招之兵。人才亦略可使。皆民間之無家可歸者。出於所願。但州縣客費。所招不多。今若以三衙招兵之資付之。見爲期限。何患不集。上謂大臣曰。招軍一事。士大夫往往以爲不切事宜。殊不知聖人思患預防。若臨失軍額。何以爲先事之備。但當措置約束。毋令擾人足矣。於是詔三司毋得遣人於外路招刺。違者統制以下官皆抵罪。是月壬申。　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亦奏其事。且言不當彊提聲官。是月乙亥。　詔殿前司究治。乃吐渾押官潘勝所招也。權刑部侍郎陳正同等請決杖降資。是月己酉。　義問言。登官最爲親近。比於足戀路馬之芻。萬萬不侔。今刑部官吏以輕刑處之。附下不恭。孰大於此。詔正同罰銅十斤。二月癸巳行遣。　詔皇后從母張氏特封平樂郡夫人。錄其夫周師古爲忠翊郎。

庚午。龍圖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文會復端明殿學士。　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蔣璨

陞數文閣待制。時諸將掠人爲兵。補軍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人處。遂遇強壯少年。束縛鉗梏之。惡少利其資。遂爲盜。因閉櫃中。無脫者。璨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究。捕置諸法。遂絕。至是璨又言收簽到錢七萬餘緡。乃有是命。

壬申。詔以御前激賞庫錢七萬緡賜殿前司。造平江府牧馬瓦屋。諸軍舊有廐屋數千區。茨以茅竹。歲一更葺。而財與力皆出於民。至是命本府以係省錢改造。纔及二千五百間而已。守臣蔣璨請出內帑錢佐其費。上諭大臣。今撥開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可即集。如戶部闕錢。從內帑支。既又以五萬二千緡益之。屋成。可支數世。州人歡呼。相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上恩。　右司諫朱倬言。近制命官捕賊。累及萬斤改京官。蓋全火者。類非貧弱。捕盜者既畏其威衆。或得其路。故多縱而不言。鬬升斗者。類皆沿海單弱之民。其勢易制。其貧無賄。捕盜者利其累及之數。而必取之。故百發而百敗。獄訟滋彰。犯法者衆。誠可憐憫。又既獲改秩。二十年後。皆得任子。尤爲僥倖。望復舊法。戶部乞累及萬斤者減磨勘年。從之。事初見二十七年六月己未。

直龍圖閣知撫州凌景夏知襄陽府。

乙亥。左丞議郎知興化軍樊光遠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

己卯。上詣景靈宮朝獻。遂幸延祥觀玉津園。

壬午。詔州縣折納二稅。並依時價。不得輒有增加。時將作監主簿葉顒面對。論閩中豆麥皆土產所有。而州縣遞年折納之數。比之時價。不啻一倍。故有是旨。　麗廣南中州歲科黃河紅藤錢二千九百餘萬緡。是日罷。

癸未。右內率府副率懷爲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　詔池州都統司遣御前軍千人赴江西帥臣分布駐劄。歲一替。用本路安撫使折彥質請也。彥質去年十二月請。詔出奏乃其所上。　太學博士周操守尚書吏部員外郎。

祕書省校書郎張光孝守禮部員外郎。　詔戶部員外郎莫濛同浙江、江東、淮南漕臣趙子潚、鄧根、孫蕃檢視逐路沙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蘆場。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命濛等案視。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近有獻沙田蘆場。陛下遣使及委三路漕臣同視。用爲經久之利。且免歲籍馬料。誠爲利國便民。但奉行之人。不恤百姓。名爲打量。多逼縣官逐急案圖約紐。唯務增數。以希進用。且如三路遂遣。不能一一著實。於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而貧民下戶。已受其苦。若因小利如此擾之。必致逃移。坐失稅額。因極論之。不報。子潚、秦康惠王後洋孝靖公令奐子也。　左朝請郎知滁州徐度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王楊英貪冒苟得。嘗薦秦熺爲宰相。謀國不忠。左朝散郎新知眉州陳夔性資權譎。乍賢乍佞。方其求知趙鼎。則飾詐以自高。及其諂附秦檜。則詭道以求合。至乃執其私幹。同於賤役。後爲檜厭鄙。遂決意逐之。竄賜罷斥。以概士論。詔效罷。

甲申。上諭大臣曰。比既詔監司刺舉守令。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爲立法。乃詔監司貪墨不法。

臺諫自嘗彈奏其治狀顯著之人。令臺諫侍從三人以上。公共推薦。三省考察取旨。

乙酉。權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楊椿試給事中。　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汪澈行校書郎。國子正劉望之行祕書省正字。左儒林郎馮方行國子正。左迪功郎李石爲太學錄。方言蜀中累次裕民。有減額有放欠。昨蕭振等所奏。惟及減額而已。未及放欠也。蓋蜀中州縣。以前多有虛額。積年那兌。借貸補虛。以至今日。遂成漏底。乞自今年爲首。據實理曉軍錢物。充當年分窠名起發。事下戶部。不果行。(其後王之望始行之。)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淮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朱冠卿貪賄凶戾。詔放罷。自今永不得與監司差遣。　右中散大夫新知嘉州王弗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　左朝請郎知夔州周執羔復祕閣修撰。

丙戌。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何大圭落職。右正言朱倬言。大圭凶暴狠傲。專事挾持。寄食李綱。綱死而毆其弟。其在削籍也。張浚爲之保敍。浚失勢則以短卷謡之於秦檜。由是躐直蓬山。時自爲秦府綃事。故有是命。　司農寺丞朱夏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夏卿。勝非子也。　太府寺丞鄭知剛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既而知剛入辭。上以其老病增劇。諭大臣曰。監司非養痾之地。可改授一差遣。遂以爲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知剛改命在四月戊戌。)　忠訓郎興州駐劄御前中軍第一正將吳挺爲右武郎兩浙東路兵馬都監。奉御前祗應。挺。璘愛子。故召之。　初。殿前司奏乞令平江府標撥收買民田。爲牧馬塞地。既許之矣。給事中賀允中言。此田皆極上腴。民間豈肯輒賣。乞以係官荒閑白地與之。詔所占如非稻田。令府司優償其直。

丁亥。將作監主簿蘇籤顒行司農寺丞。

戊子。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州縣每歲出郊勸農。置酒高會。其實擾人。乞罷置酒之禮。戶部請自今止許守令出郊。仍以仲春望日。不得因而飲酒。從之。

己丑。詔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給真俸。　左朝散大夫知楚州孟處義爲淮南路轉運判官。

　直祕閣湖北轉運判官羅孝芬言。湖北州縣。比歲殘破。亡失版籍。乃有以丁增稅者。每一丁受種七斗。或丁多田少。或有丁無田。槩責其人。甚爲民患。況姦猾之民。以隱匿而獲輕免。貧懦之家。以無貲而受實害。乃有增賦至二十餘倍者。人有亡歿。稅無蠲除。安有措置。若是而民不流徙。望許人自陳。令監司覈實改正。從之。

庚寅。上謂輔臣曰。聞閩中民戶輸納苗米。每斛爲錢八千。有諸。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近歲有之。上曰。閩中米斛幾何。誠之曰三千。上曰。使此錢悉以助國。猶恐有傷於民。況貪州縣妄資乎。其令以實直取之。

　詔給舍分書制敕。並依自來條例。　左正言何溥言。右朝請大夫賊綜淫侈貪婪。其罪略與曾泳相似。望正典刑。詔停官。桂陽監居住。秦檜之當國也。綜弟右通直郎簽、鎣。專爲檜營產業。殘虐擾人。湯鵬舉與之連姻。置不問。至是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之。皆停官。簽郴州。鎣南安軍居住。(簽、鎣二月甲申行遣。)

辛卯。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祝公達知大宗正丞。湯思退薦之也。

二月。(壬辰朔。案是月壬辰朔。)　癸巳。給事中兼實錄院修撰賀允中等請重修徽宗大觀以前實錄。以秦檜領史院。尊所修疏略故也。從之。　寶文閣學士知建康府張燾陞端明殿學士。

丙申。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爲知樞密院事。先是誠之因奏事。上曰。卿文人。讀書乃知兵務。知此之熟。遂進用之。　詔端明殿學士折彥質特賜荊湖田十頃。彥質世家陝西。屢經寇竊。上知其生事蕭薄。故有是賜。　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樓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乙巳。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王綸同知樞密院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魏良臣知宣州。　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婺州張綱告老。遷左太中大夫。復致仕。　興化軍布衣鄭樵特補右迪功郎。先是王綸在經筵。與侍讀官同薦其人行。上召對。遂以命之。其所著史書。令有司給札繕寫投進。

丙午。給事中楊椿、中書舍人周麟之並兼權直學士院。　太常少卿孫道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因道夫使北還奏金主詰關輔買馬等語。上顧問甚悉。翌日。遂有是命。從殿曲謝。上諭曰。卿自小官。已爲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凡蜀士仕於朝者。皆爲鼎沮抑。不然。卿二十年前登後班矣。去冬周方崇能去。禮侍闕。而卿使未還。朕特以待卿。有己見。可數求對。

己酉。權尚書吏部侍郎凌哲兼侍講。

壬子。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韋復知婺州。　中書省言。右承議郎王著、王曉皆王會兄弟。憑恃權勢。恣爲不法。昨從能黜。公議未平。今乃輒敢造朝干求差遣。詔並令吏部與遠小監當。日下押出門。

癸丑。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遷少師。以積閥十年也。　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湯鵬舉罷宮觀。右太中大夫徐宗說降授右中散大夫。南康軍居住。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宗說乃秦檜管莊之上客。鵬舉以其子廷直嘗用宗說薦狀。特不再論。時遣廷直往湖州見宗說。探問事端。又以赴都改官爲名。窺察時政。故有是命。廷直仍押出國門。　直祕閣計有功知眉州。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才邵卒。

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宰相欲率百僚稱賀。御筆。日月薄蝕。乃上穹垂戒。而有司以陰雲不見。欲集班拜表稱賀。殊非朕寅畏天威之意。令毋得稱賀。翌日。宰執共贊所降詔語。上曰。朕德薄。不足以格天。陰雲蔽日。蓋偶然耳。至於時雨霧霈。此乃可喜也。

壬戌。起居郎劉章權尚書工部侍郎。起居舍人王剛中試起居郎。左朝奉郎洪遵試起居舍人。遵免父喪。與弟适皆召。於是遂進用之。

甲子。殿中侍御史王珪試太常少卿。　福州童子趾大成七歲能誦經史書。上諭輔臣曰。朕即位以來。童子以誦書推恩者多矣。未聞有登科名顯者何也。詔免解罷之。

丙寅，左朝奉郎史才言：家貧仰祿，乞在外宮觀差遣。詔才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祺問官，才貪饕嗜利，富冠一州，今乃以欺君之請，探伺從違，以希復用，命遂寢。是日雷。

丁卯，玉牒所上三祖下仙源積慶圖。祕書少監曾幾等上神宗實訓一百卷。

辛未，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堂吏因事被賞，循轉官資，要必立爲限制，使之積勞而後序陞，則爵賞不濫。蓋者權臣當軸，專徇私恩，超遷躐進，有失祖宗立法之意。臣竊見宰相提領修書，而堂吏號供檢者以十數。修書局凡四，曰日曆，曰玉牒，曰實錄，曰敕令。所謂供檢者，或一身而兼數局，今所進二書，是一身而轉二官。將來進書，又復遷官，歲歲如此，何有限極。夫修書定令，國家榮典，是特儒臣編摩之力，爲供檢者，足未嘗一到局，手未嘗筆一字，而每月過局錢與非次犒勞，已極優厚，且又徇轉重併，何其濫耶。蓋被賞既濫，則官資必崇，官資既崇，則奏補必廣，又況茶鹽場務，每歲增羨，皆被賞恩，公論籍籍，以謂名器輕與，莫甚於此。知而不言，臣則有罪，欲望特降睿旨，下三省參酌祖宗成法，抑其太濫，立爲定制，端自近始，則僥倖之門息矣。詔三省樞密院人因進書並減半推賞，仍不得兼兩局，加轉至朝請大夫，即依限員法，不得轉行寄資。

丙子，宰執進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宰執侍從薦引人才，須先赴都堂審察，乃令上殿。上曰：天下人才，若非宰執侍從薦引，朕亦何緣盡識。俟召到，並令引對，不須審察，但臨時除授足矣。近來士大夫以內任爲榮，以朕觀之，正當以民事爲重，或監司郡守有闕，可擇行在官更迭補外，其外官有奉法循理，實惠及民者，亦須召擢，庶幾內重外輕之弊可以漸革。乃詔今後侍從以上薦引人才，並須文行相副，治績昭著，務得實才，以副辭延之意。

丁丑，太尉定江軍節度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提領營田田師中開府儀同三司，以三省言：師中除太尉已及八年，及有捕猺賊功當遷也。上疑其未當，因曰：統兵官遷轉，非其他比，設有未當，則人不服，朕每於此等恩數，苟非所當，雖減一年磨勘，亦必不與，卿等更熟議之。

戊寅，詔曰：設官分職，民事爲先。古者二千石位次九卿，公卿闕，則選所表而用之。祖宗以來，郡守闕多選諸路省，至分遣朝行，以治劇邑，非曾歷親民，不得爲清望官，重民事也。朕式稽古訓，爲官擇人，均治內外，可令後侍從有闕，通選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治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任，內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三省同共遵守。

己卯，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監修國史提領編修玉牒所沈該以進書恩遷，特進，該辭不拜。左宣教郎洪邁爲祕書省校書郎。欽州編管人康與之坐與士人交爭，移雷州編管。

壬午，尚書右僕射汪思退辭免充進書禮儀使，遷官，許之。自是以爲例。左朝請郎范彥輝知安豐軍。

癸未，浙江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邵大受、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謝伋請復諸州支鹽倉，從之。近歲皆就場支鹽，至是始復舊制。浙西得旨在丁亥，今聯書之。

甲申，內藏庫言：湖、婺州所起綾羅，率紐薄不堪，三省擬欲退換。上曰：此皆民所輸納，若卻回其物，未必及民，必致重擾，朕不欲如此。第令薄徵兩州受納官可矣。熊克小歷，職此事在正月庚午，今從日歷。左文林郎陳璠爲祕書省正字。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孺本曹泳所薦，乃能之。孺孺正字，在四月丙午。

乙酉，詔自今諸州知通拘收無額上供錢，並令任滿日方許陳乞推賞。先是常州起無額錢萬餘緡，而有未起折帛錢九萬五千餘緡，江、婺州亦如其數，權戶部侍郎徐林論其移易官錢以希賞，故條約之。

丙戌，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剛知鼎州。

丁亥，司農卿湯允恭總領四川財賦，還入對，言全蜀之地，初置宣撫，則許便宜行事，就立總領，則有指揮二者出於軍興，多與條法不相照應，望令逐司條具，下敕局看詳頒降，從之。然不果行。左朝散郎林安宅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左朝請大夫張泰定知蘄州還，言廣西諸路，每遇農隙，點集土丁，教習武藝，誠得三代寓兵於農之意。但民散居山谷，去州城遠者數百里，又且教習一月，道途勞費，望只就本縣委令丞案閱，詔帥司看詳申樞密院。

戊子，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宋樸、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沈虛中並罷宮觀，樸令於徽州虛中筠州居住，時二人皆奉祠里居，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併奏二人阿附秦檜之罪，且言樸肆爲怪誕，布衣芒鞋，與擔夫同輩，俚唱街談，有識駭異，虛中不量過惡，僥求宮祠，復希進用，望竄之遠方，乃有是命。虛中今年二月壬午得祠。故追復敷文閣直學士洪皓再復徽猷閣直學士，以其子起居舍人遵言復職去也。

尋賜謚曰忠宣。五月庚申賜謚。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之望言：鄰備員轉運判官，奉詔看詳措置經界利害，乞將本路不均甚處，選見任官五員，農隙月分，分詣諸縣，逐鄉受接人戶詞狀，其所訴元初打量步畝，定驗土色，不當增減稅數至五七分以上者，會集耆戶，如推排法，互相指決，以乘澄爲定，不伏者再爲界量，若是未經界買賣田業，不曾推收，及隱寄詭名之家，自當歸併，而非經界不均致輕重者，更不受理。逐縣經界所立稅有溢於舊額者，以額外之數，與增重人戶通融均減，伏蒙取旨依申，如有人戶論訴去處，照應前後指揮施行，自紹興二十七年後，選差清強官分詣經界不均縣分裁正，其詞訟不多去處，只就本縣委官，緣本司所立狀式，關防周密，杜絕弊倖，無所容姦，以致詞訟不煩，據所委官申，皆只就縣受理，不曾下鄉，亦不曾追集百姓，多是以逐處溢額稅數，與偏重人戶對減，民間亦少相指決，雖間有被決者，稅之家，亦情願承受，別無爭執，以此田畝並不曾復行界量，未結絕間之望，蒙恩蠲除提點刑獄公事，遂申尚書省，乞就憲司結絕，於今年三月以前並已了畢，溢額稅色紐計錢四千八百五十餘貫，莊租麥四

石有奇。對減稅重人戶五千六百八十五戶。用人戶科決狀推排減偏重稅入十九戶。增偏經稅一百六十六戶。已出榜晓示百姓。認定供輸。其普州安岳縣不均最甚。初行經界日。縣令張令大爲姦弊。走移稅額。比及三年。虧官二十五萬七千餘貫。依聖旨除放。自紹興二十四年至今。又虧一十二萬四千餘貫。紹興二十三年。縣官以闕乏之故。分詣諸鄉。巡門驅斂。村民不堪其擾。結集山谷間。抗敵官吏。幾致生事。遂令將新舊稅簿。互相參校。於所增減。取其酌中分數。通融裁正。凡新稅之增於舊稅者。以所增十分爲率。減其七分。新稅之減於舊稅者。以所減十分爲率。復其六分。其增減不及二分者。仍以舊稅爲正。卻收漏戶二千七百餘戶。補足舊稅外。於租額尚有贏餘。又張寧經界之初。既失稅額。恐贏入不敷。則擅增折變以補之。今一切蠲除。悉依古例。伏望特賜詳酌。仍廣行采訪。如別無逃戾。乞行下州縣遵守施行。若今後官吏士民。尚敢扇搖。欲復行舊稅。以疑誤百姓者。乞從所屬具事因申奏。重寘於法。庶幾遠民得以安業。從之。

夏四月乙未。權尚書刑部侍郎陳正同爲敷文閣待制權密都承旨。　大理少卿楊揆權刑部侍郎。　右朝奉郎直顯謨閣韓彥質行光祿寺丞。

丙申。詔文臣中大夫至朝奉郎。武臣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正持至武翼郎見編身自薦舉人者聞。　陳乞致仕。亡歿在出敕前。而不會犯入已贓及私罪徒者。許蔭補。卽亡歿在致仕後。或已致仕而未亡歿之人。但不犯入已贓。卽許蔭補。用權吏部尚書王師心請也。舊法惟贓罪不許任子。紹興新法。併及私罪徒。師心以爲拘礙者多。故有此請。自是犯私罪徒之人。皆得以遺恩任子矣。　司農卿湯允恭權尚書兵部侍郎。　敕令所刪定官杜莘老爲太常寺主簿。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不盈奏南劍州禁軍作鬧。上曰。治軍與治民不同。又事有雖大而可闊略。雖小而不可貸者。顧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行法。更須精擇守臣。使任其責。

乙巳。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端明殿學士知湖州汪勃貪縱不治。所受吏盜庫中錢帛以萬計。勃悉使他人代償之。詔勃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既而提刑司究治吏盜庫金有實。又得勃在州買婢不償直。及到官以來市銀至三百七十餘鋌。義問力論其貪鄙。遂奪職。六月庚辰降職。　權工部侍郎劉章言。賀金國正旦生辰使下三節人從。每先推賞。多懷慢易。望依使副例。俟回日推恩。從之。　左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之望直祕閣。爲成都府路轉運副使。　降授左朝散郎邵博卒於犍爲縣。

戊申。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四川茶馬司買馬率多猛下。乞令本司所差取馬統領官往宕昌寨監視買馬。詔止就興元府取押。日廢無此。今以七月二字入日戶工部編官狀修入　左朝請郎新通判吉州鄧柞爲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柞召對。乃有是命。　左奉議郎洪适知荊門軍。适至官。首奏便民四事。大庭以均敷茶額錢。所出甚於常賦。茶商執害民之柄。而託吏爲姦。民力貧困。官田以附糧爲名。而不稼納租。翹引失立法

之意。而重疊出經。大禮代他州之貢。而多方取辦。乞罷行之。又荊門自兵火後。學校廢弛。過大比則附試江陵解額。五才得一。适力請於朝。由是軍自解發額亦稍增其舊。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魏安行知閬州。未上。改吉州。七月庚申改命。

辛亥。左朝請郎通判荊南府都民望爲監察御史。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珙知大宗正丞。民望以德化人與珙皆召對。乃有是命。

甲寅。左宣教郎劉儀鳳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用趙逵薦也。　詔吉陽軍編管人曹泳令本軍常切拘管譏察。不得令出城。及賓客書問往來。仍月具存在申尚書省。

乙卯。左正言何溥奏直祕閣知秀州韓膺胄郡事不理。乞罷之。詔膺胄名臣之後。宜稍優異。可與在外宮觀。理作自陳。

丙辰。詔諸路盛暑虛囚。竝依政和指揮。四月下旬檢舉。以三省言。川、廣道遠。每俟行下。已過六月故也。

雷州編管人康與之移送新州牢城。

五月庚申朔。三省請以堂除諸司屬官闕三十五處。送部對換通判教官闕。錄堂。從之。時侍從監司所薦京官例陞通判。有出身人除教授。故三省重其選而有是請也。

癸亥。權兵部侍郎湯允恭言。蜀帥任重。每遇貴移簽廳攝事。而官屬或係選人。州縣觀望。亦多滅裂。乞自今制直閣。令提舉茶馬官權。又闕。以總領財賦官權。從之。　初。成都府錢引務三歲一兌界。而新舊之際。有損失不至者。蜀爲水火不到。錢率數十萬緡。總領所轉運司屢爭之。權禮部侍郎孫道夫因請以爲稱提本錢。詔茶馬司點檢。既而總領所言。此錢係科撥入幄應副贍軍之數。若樁充本錢。虛於大軍歲計有虧。詔仍舊。　後官在明年正月己巳。今併書之。　後范子景仙趣鑑入禁中爲盜。事覺。領殿前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以宿衛不嚴。乞貶斥。詔放罷。　殿州逢安民江大明等作亂。犯循州。官軍獲之。是日以聞。上曰。既已獲賊。賞宜速行。若稍緩。卽失信於人。無以示勸。既又奏賞事。上曰。士豪賞太輕。宜加一等。朕於賞典。必務從厚。不然。無以勸功。又不可濫。若厚賞而復濫。尤非勸功之道也。

甲子。詔將作軍器監胥長自入役通及三十年。出職補將仕郎。

乙丑。尚書駕部郎中張宗元試將作監。監察御史馮舜詔爲尚書駕部員外郎。

丙寅。言者請罷州縣酒官。止賣萬戶酒。上曰。此事難行。若可改作。豈至今日。

丁卯。左從事郎南安軍軍學教授林栗行太學正。爲近臣所薦。上召對而命之。栗、福清人。初見紹興十三年六月。

戊辰。戶部員外郎莫濂檢踏措置浙西、江東、淮南沙田蘆場還。入對。正月癸未所書葉義問餘沙田事或可移附此更須詳之。

庚午。權戶部侍郎徐林奏版曾調度闕乏。上謂大臣曰。祖宗以來。所用亦廣。未聞不足。今朝廷無他浮費。

於經費中又務從約。而有司每告乏。何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蠲之於民。猶外府也。爲今之計。但更當裁節。不可取之於民。沈該曰。近來調度雖非有餘。然未至太乏。蓋有司私憂過計耳。遂詔內外臣僚請給。不得陳乞免行借減。雖已奉旨。聽戶部執奏不得。時武臣援例給真俸者衆。故條約之。　詔軍器所江、浙、福建諸州所發民匠皆遣還。仍令諸州以歲額上供軍器輸內軍器庫。自來年始。日麻輔此指揮。今以七月五日工部申明

歸參入。

辛未。改光州爲蔣州。光化軍爲通化軍。光山縣爲期思縣。金太子光瑛年十二。善騎射。嘗射獲之。金主亮以爲太廟。日麻改軍州名。不載其故。以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注公奏割考之。乃是遇敵人之名耳。

甲戌。宗正少卿楊偰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若可行。不至今日矣。　禮部請陞朝官以上經恩合陳乞服色。雖犯私罪徒。而用官或蔭減及會赦降。理爲私罪杖笞之人。情理稍重者。並與放行服色。從之。

丁丑。起居舍人洪邁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燕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悉行編錄。以邁英記注爲名。從之。自是年秋講始。乾道二年十一月壬子。又有詳議殿記注。　罷淮東沙田蘆場覆實指揮。令依舊。　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武糾卒。

戊辰。金國賀生辰使廉騎上將軍殿前司副都點校蕭恭副使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魏子平見於紫宸殿。時泉州觀察使知閤門事石清爲館伴副使。飲醉慢易。乃詔特與外任。日下出門。子平、弘州奉聖人。中進士第。累遷太府監。魏子平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墓誌注入。誌云。正隆元年。授太府監。三年三月充國信副使。使于宋。四年。擢右司郎中。今日麻所書。乃云工部侍郎。則是北人亦僞官也。趙姓之墓誌云。石清在館。因酒與使客人使有詳。特與外任。日下出門。

壬午。大燕集英殿。雨作。改燕垂拱殿。

甲申。帶御器械張彥攸充送伴副使。時右武大夫榮州刺史張說迓使客還。被旨送伴。辭不行。乃改命彥攸。

丙戌。北使蕭悲、魏子平入辭。置酒紫宸殿。以雨故。復就垂拱殿。時金主亮決意南攻。子平還。入謁。首問以南方事。且曰。汝爲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曰。不可比。亮曰。何謂也。子平曰。宮室車馬。衣服飲食。人之所美也。江湖地卑溼。舟船以爲居。魚鰕以爲饌。夏服焦葛。猶不堪其熱。以此言之。殆不侔矣。亮不納。此亦據趙可所撰子平墓誌參入。書之以見金人南牧之意久定。非率然也。

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陳璘卒。

是月。金主亮坐薰風殿。召吏部尚書李通、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左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

四人謀。欲再修汴京。而徙居之。爲南侵之舉。通、嗣暉皆言。此正合天時。亮喜。永固、汝嘉曰。燕京甫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再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亮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於是皇懼以爲不免。既而召翰林應奉文字蔡戩講洗雪。亮怒稍解。翌日。擢進尚書右丞嗣暉參知政事。永固因請老。亮許之。戩、膠東人。少被掠。亮特賜及第。此以宋聖金亮本末、張棣正隆事迹、墨莊、但聖繫之八月耳。蔡戩事迹以范成大攬轡錄修入。

六月己丑朔。權吏部尚書王師心言。被旨同六部長貳將差役法。并臣僚前後申請指揮看詳來上。今看詳到合用見行條法并續降指揮三十八件。乞鏤板頒降外。餘湯鵬舉、二十六年六月辛未。樓炤、二十六年十二月丙午。黃楷二十七年十二月丙申。建請。及舊降析戶後惟許戶頭歇役指揮。二十七年二月乙酉。四件。與法意相妨。並勿行。如鄉村地狹。上戶稀少。不及十大保處。卽以此近地理併爲一都選差。或有不均。令常平司案劾。從之。先是大理少卿金安節言。差役之法。行之已久。前後刪修申明。亦既審備。惟近歲臣僚有請將歇役六年者。便與未曾充役之家。比並物力再差。雖意在恤下。使之適平。而請求未盡。尚有可議。蓋民間物力。其相遠者或不啻千萬。而相邇者或止于一二。議者乃獨取其相去百倍者而言之。是舉其相遠。而遺其相邇者也。焉得爲通論乎。臣今取其相近者言之。且如十家物力。甲戶萬緡。自乙而降。以百緡爲率。差而下之。至第十家。猶爲九千餘緡也。若歇役六年。便與未差之家比並物力再差。則是役當周環于八戶以上。而九千餘緡者永不及也。其不均孰甚焉。今之當授者。以都保正副爲重。詳其本法。係通選保內物力最高者充。若依法遞差。自不及下戶。如都保內可選者尚多。理當差盡而止。豈可盡而不差。便將歇役六年比並物力。使之再充乎。夫物情不齊。事理非一。臣愚不敢任一己之見。持一概之說。而議之。欲望聖慈中嚴有司。博詢詳議。以求至當。使行而宜之。衆志咸愜。仰副陛下天覆海宇一視同仁之意。遂命師心等看詳。至是行下。　左從事郎楚州州學教授劉度爲太學博士。

辛卯。權尚書戶部侍郎榮薿與權兵部侍郎湯允恭兩易。薿仍兼提領諸路錢糧。　詔殿前馬步軍司江上諸軍。自今每三年一次。選軍兵年四十以下少壯有武藝人。申樞密院取旨陞揀。初命歲一揀。至是革之。　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劉允升落階官。知閤門事。　榮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都鈐轄御前中軍統制知成州吳拱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右武郎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御前祗候吳挺帶御器械。

壬辰。入內修武郎蔣堯輔除名。不刺面配新州牢城。堯輔爲永祐陵都監。以不法處決當死。上因謂輔臣曰。朕待內侍加嚴。故比前犯法者少。以此知人主之於臣下。以嚴御之者。乃所以愛而全之也。　直龍圖閣錢端禮知撫州。

癸巳。禮部言。自今諸州保明到童子乞試者。欲依祖宗典故。並送國子監試驗。乞如合格者。送中書。宰執聚廳舍人挑試。又合格者。取旨推恩。從之。近歲童子請試者。但試於郡司而已。上既以爲言。於是立法。

名眉州青神縣中嚴山龍潭慈姥神祠曰慈濟。是日流星蹇隕。

丙申。詔以盛暑遣翰林醫官四員。逼留臨安府城內外。診視居民。合用藥於和劑局應副。俟秋涼日罷。

言者奏荊、湖沿邊知縣。聞有差武臣去處。每民間詞訴。率令人吏代判。一縣之政。假手到本。欲乞並差文臣。吏部言。逐處接近蠻徭。若行改差文臣。慮恐無人彈壓。兼邊遠民事絕少。欲自今更注保義郎已上經任識字人。川、廣定辟差依此。從之。　是日。嘉陵江水溢入興州城。壞棧道。利州、大安軍皆被水。

己亥。尚書吏部員外郎李紘改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時紘兼權檢正。不樂補外。殿中侍御史葉義問劾其交結堂吏。後七日。遂罷之。

辛丑。詔戶部科降兩浙轉運司收糴馬料錢。令以的實窠名支破。時行在及鎮江府歲用大軍馬料八十餘萬。行在六十五萬。鎮江府十六萬二千。其四十三萬石。以營田夏稅兌糴。及轉運司管認。餘三十八萬石。本司置場收買。而戶部降本錢四十四萬緡予之。轉運副使李邦獻等言。所降本錢。內有未可指擬錢十二萬緡。故有是旨。

昭慶軍承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丁憂。詔起復。

甲辰。樞密院都承旨陳正同言。諸路奏讞死囚。例多降配。非是。上曰。刑罰非務刻深。欲當其罪。若專邪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不知畏。非所以禁暴戢姦。卿等可諭刑部官常令遵守成憲。宋史全文。史臣曰。言刑以不殺爲仁。言法以無寧苟安爲得。故曾舉俗士傳說。南劍有兵變。上曰。此但可行法。福州請究海盜死。上曰。此姑息耳。不惟是也。以招安爲弄弭盜之法。以姑息爲弄御軍之法。測乎說盜人之腹也。

丁未。淮南路轉運判官孫蘧能。坐舉行措置沙田減裂也。

壬子。皇叔保寧軍承宣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衒爲崇慶軍節度使。

癸丑。武功大夫福建都巡檢張佐特遷右武大夫。先是海寇劉臣興作亂。帥臣沈調遣佐率諸路捕獲之。毀其魁三人。故有是命。餘進秩有差。　龍圖閣學士羅汝楫以憂去。未免喪而卒。特贈右通議大夫。　初。有詔用刑殘酷責降之人。並毋得堂除。止令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元豐十二年正月壬子行下。　行之十餘歲。議者以爲無一定之格。事下刑部。刑部請今後命官挾私。將無罪人收禁。非理致死者。自以杖捶人及違法決罰罪人。或獄具非理施行。各致殘疾已上。並謂自犯。曾經有司勘斷之人。皆爲殘酷。從之。於是得免者衆矣。

甲寅。詔浙西、江東沙田蘆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納租課。其餘依舊。仍並提領官田所掌之。

不隸戶部。

乙卯。祕閣修撰知福州沈調陞敷文閣待制。直祕閣知廣州蘇簡陞直徽猷閣。以措置海寇靖盜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

【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七月。按是月戊午朔。己未。詔築皇城東南之外城。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忠莅其事。增展出故城十有三丈。計用三十餘萬工。凡民所占。以隙地償之。每檄賜錢十千爲改築之費。

庚申。初定江西諸州部載上供米綱賞格。用直敷文閣新江西轉運副使李邦獻請也。先是江西上供米。自二十一年至今。未起者七十餘萬石。已起未至者一百六萬餘石。會邦獻辭行奏事。上命併綱促行。期以半歲。邦獻言。江西米運。其弊有五。若不別行措置。實恐有誤朝廷指擬之數。一則部綱不得其人。及支錢米。作弊百端。二則官綱舟船減裂。不堪乘載。三則水腳糜費。等錢不足。四則不會措置。摺運遠運輕重不均。五則卸綱處。乞取太重。斗面太高。不除鄉耗折耗。所以失陷數多。甚則篙梢侵盜。因而逃竄。舟船久繫岸下。至於沈溺損壞。乞募土豪及子本客人裝載。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所過捐其稅。如不願請船腳錢者。二萬石無欠少。補進義校尉。三萬石加一資。依軍功補官法。如土豪客船不足。許遴差見任京官選人。大小使臣。一萬石一千里以上無欠失。減四年磨勘。二萬石減六年。三萬石轉兩官。止庶幾米運通快。盡革久弊。戶部奏如邦獻請。仍募有家業及得所押物數。不曾充役及犯徒刑之人。其自備人船。每石三千里水腳錢三百文。命官仍許募寄居待闕官。二千里以上推賞。如邦獻所乞之數。土豪客人少欠三

簿以下，興依格推賞。如三簿以上補足，仍聽命官。欠三簿展三季磨勘，欠五分衝替，副尉以下勒停，從之。

詔太尉劉錡今年遇大禮許奏補文資。

壬戌，閤門祗候劉汜爲江南東路兵馬副都監，從其叔父錡之請也。

甲子，右正言朱倬言：四川郡守之官，其舟輿器用之直，多至五六千緡，少亦三四千緡，能亦不損。望詔有司立法，自今並以贓論。從之。

丙寅，詔諸州申到上供綱解，並令太府寺籍定，每半歲，擇其稽遲之甚者，中戶部所屬曹分根治，以戶部員外郎莫濂言，起綱官司，虛申綱解，致有稽遲程限十數倍者，故條約之。

戊辰，詔自今監司按發公事，應推鞫者，依法不得送至司州軍，如所犯稍重，即申朝廷，委鄰路監司選官就本處推究。州軍按發官吏，即申監司，委鄰州官。降左正言何溥言：監司郡守以私忿按吏，理亦有之。省部間或移送他司，往往妄意規測，盡行闕略，而實有罪者，因以幸免。乞爲之條禁。故有是旨。

己巳，殿中侍御史葉謙義言：權戶部侍郎林徐營私黨吏，不顧財用大計。詔放罷。

庚午，詔美人馮氏、才人吳氏可令歸本家逐便。

辛未，左正言何溥言：近朝廷擇取教授通判之闕於部，以爲堂除，臣獨惜夫士大夫之才有長於爲邑者，而置之無用之地，使百里之民，不見由來卓、魯之政，甚可歎也。望用建隆、天聖故事，擇大縣闕爲堂除，仍令，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人，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爲朕擇監司郡守足矣。既而吏部請依故事，遇堂除知縣，下本部取闕，供給親諸州簽判，餘如溥所請。從之。

戊寅，祕書郎王佐、祕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胡沂並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書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楊邦傑、陳俊卿並爲著作郎。起居舍人洪遵面對，論鑄錢利害，大略謂：今錢實少，多爲銷燬作器用，而南過海，北渡淮，所失至多。自能提點官，復置屬官二員，無異監司，而鑄錢殊未及額，亦宜多方措置。上諭大臣曰：遵論頗有可採。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器雖民間所常用，然亦可以他物代之。今若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

己卯，上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件送鑄錢司，遂大斂民間銅器。其道佛像及寺觀鐘磬之屬並置籍，每斤收其算二十文。民間所用照子帶鐶之類，則官買之。凡民間銅器，限一月輸官，限滿不納，十斤已上徒二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自後犯者，私匠配錢監重役。其後得銅二百萬斤。　右通直郎知臨安府臨官縣劉士開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士開、阜民子也。上疏自訴父祖被遇先帝，特錄之。

庚辰，上出御製郊祀天地宗廟樂章十三首示輔臣。

辛巳，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凌哲引疾求補外，除敷文閣待制、知台州。

壬午，國子祭酒周綰權尚書吏部侍郎。　祕書少監曾幾權禮部侍郎。　直祕閣揚庭陞直顯謨閣，以其母崇國夫人南氏有請也。於是庭弟成忠郎廉夔十人並進官。

癸未，詔進奏官每郊四人出職，諸道進奏官凡八十有一人，每郊從上出職三人，帶補有過已雪者一人。祖宗舊典也。紹興十四年減半，及是復之。典故會要

甲申，權吏部尚書兼侍讀王師心充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從所請也。　給事中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賀允中權吏部尚書。允中在黃門，多所駁正。先是三衙剌兵，改易軍分，及牧馬營地，占奪民田，大將有回授其子兩轉閤職，及中貴人遷秩不應法，或免試補官特差之類，允中繳論不一。嘗因對論君子小人之異，允中言：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爲詭隨。此不可不辨也。上稱美久之。允中又言：聞陛下欲闢御苑以近某人園果乎。上曰：誰爲此言。允中曰：臣既有聞，不得不奏也。上曰：卿言甚忠。繼有所聞，宜悉以奏。　左朝散郎沈介試祕書少監，尚書司封員外郎黃中守國子司業。

乙酉，詔諸路沒官田並令出賣。時所在州縣閒田頗多，舊許民請佃，歲利厚而租輕，間有增租以擾之者，聞之刻佃，故詞訟繁興。右奉直大夫知溫州黃仁榮請嚴之則訟自息。戶部言：昨寺觀常住絕產，已樁充養士，亦望如仁榮所乞。從之。　右奉議郎知復州何渠言：湖北路所買茶引，歲有常額，其間戶口繁庶去處，年額不多，是致小商私販以規利。渠有人煙戶口未及前時，而引數頗多，科及保正，甚者不問貧富，以丁口一例科敷。詔提舉參酌人戶多寡，通融措置，毋得科敷。渠，桌弟也。

八月戊子朔，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　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文會薨。

己丑，詔諸路風水災傷州縣，並令提舉官檢放苗稅，而賑貸其不給者，用監察御史任古請也。

辛卯，權吏部尚書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賀允中進兼侍讀。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權工部侍郎劉章並兼侍講。時上將祀南郊，道夫言：神祖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能郊賜，司馬光贊之，而王安石執不行，臣謂將來郊禮，宜伸光之議。許兩制侍從皆辭錫賚，宗室則史以上減半，節用自貴近始，以風示天下。上曰：朕在宮中，衣服飲食，皆從儉約，道夫曰：陛下可謂於禹無間然矣。

壬辰，殿中侍御史葉義問守侍御史。

癸巳，起居郎王剛中試中書舍人，起居舍人洪遵守起居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張孝祥試起居舍人。

乙未，增瀘州解額三人，眉、邛、嘉、邛、簡、忠、浮、資、敍、昌、西和州、遂寧府、石泉、永康、長寧軍、仙井監解額各二人。以逐路轉運司言，皆以終場百人以上取放一人故也。

丙申，祕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令詩權尚書戶部侍郎。　初，議者以淮東積鹽，命提舉官吳巘措置，至是巘言：本路催煎場一十九，共管竈四百五十二，今諸倉積鹽三百七十四萬石，欲省竈八十四，減歲額鹽五十二萬石，有奇，度歲收尚三百三十萬石，如每年支及六十萬袋，則可將積鹽三十萬石帶支，期以十年支發盡絕，從之。

戊戌，尚書右僕射提舉實錄院湯思退等上徽宗實錄一百五十卷。以左僕射沈該爲禮儀使，進官賜銀

帛如提舉官例。該不受。實錄自八年秋開院。至是踰二十年乃成。官吏進秩者四十有八人。減磨勘年者一百四人。遷資者六十三人。犒賜銀帛共八十餘匹兩。薦秦檜所進。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至是再加增潤。然猶多疏略云。上諭垂拱殿進呈訖。率安于天章閣。又以小本進入禁中。先是輔臣以實錄成書、請擇日稱賀。上舉盞久之。曰。莫可以不賀否。輔臣再奏。禮當拜表。第罔極之恩。深惻聖懷。若免稱賀。亦所以稱孝道。上乃從之。

庚子。命尚書右僕射湯思退監修國史。權吏部尚書賀允中、中書舍人周麟之兼同修國史。吏部員外郎葉謙亨、楊沂、祕書省校書郎汪澈並兼國史院編修官。時左僕射沈該與思退並以監修國史爲名。而該監修日厤。思退監修正史。（繫克小厤于七月丙子。蓋國史院及思退監修又七月甲申。賀允中兼同修國史也。）

辛丑。延福宮使清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張見道落階官。提舉萬壽觀。免奉朝請。　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廖虞弼爲樞密副都承旨。　權尚書戶部侍郎湯允恭卒。　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提領鑄錢榮蘇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蘇嘗入見。上問以錢事。蘇曰。已令兩屬官分行諸路。責以如額。盤日上謂大臣曰。如此措置。殆成虛文。當先會每歲所出銅料。所用木炭。所役工匠。皆幾何。然後可以責辦。蘇不自安。乃求去。故有是命。

壬寅。三省請選官二員。往嚴、饒州措置鑄錢。仍命戶部侍郎趙令詩提領。上可之。（乾道二年二月庚子。殿錢、蘇兩司。）　尚書省勸會張浚已服闋。詔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依舊永州居住。直敷文閣劉堯仁爲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以堯仁乞臨殿推恩也。

癸卯。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湯思退以進書恩遷左正奉大夫。

乙巳。武信軍承宣使荊湖北路馬步軍副都統管李橫令再任。用安撫使劉錡請也。

丙午。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周麟之入見。論徽宗實錄所載之事。多涉國體。與今日政令相關。凡副本之在有司者。宜謹其藏。不許諸官氣關借。及臣僚之家私自傳寫。庶可以嚴宗廟。尊朝廷。卽日拜麟之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太常少卿王珪既出蜀。引疾求去。直敷文閣。知舒州。

丁未。加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爲文惠昭靈侯。

庚戌。起居郎洪遵兼權中書舍人。　樞密院編修官王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任賀言並爲祕書省校書郎。　太常寺主簿杜莘老爲太常博士。仍兼籍田司。千畝皆上腴。而歲取甚薄。耕者行賂以爭利。吏每歲首步頃畝。視賂之薄厚爲予奪。諸所接者苦之。至是舉故事請度田。莘老曰。是無益縮。安用度。乃立表大書於四境。且籍耕者賦耕田有定數。吏縮手不得肆。旁近民感悅。至今賴之。

辛亥。中書舍人王剛中兼史館修撰。掌修哲宗、徽宗寶訓。祕書少監沈介兼編修官。　詔立愍節廟於順昌縣。以祠范旺。

癸丑。知大宗正丞陳棠乞依故事擇祖宗諸王之後。各以年長者一人。權奉祀事。不行。時行在南班宗室才十一人。皆濮王與吳益王諸孫。而祖宗諸王之有後者。惟商恭靖王、周悼厲王二人而已。

甲寅夜。地震。

九月（按是月丁巳朔。）戊午。左奉議郎前通判靜江府朱良弼言。廣西自嘉祐間。憲臣李師中、帥臣余靖奏圖結訓練土丁以備邊。其後熙寧、紹聖、大觀以來。修爲成法。每歲農隙。分之州縣。更番教閱。一月而罷。百餘年間。歷盜鎮蠻。既免戍役之勞。又少供饋之費。庶幾三代寓兵於農之意。比年州縣視爲虛文。祖宗良法幾廢。望飭有司約束州縣。恪意奉行。上謂宰執曰。良弼善論事。可與廣中合入差遣。庶使士民知勸。王綸曰。如此雖陞等亦何害。上曰。然。　延福宮德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衛茂實專切提舉皇城所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爲充入內內侍省押班。

辛酉。太學博士唐堯封罷。先是國學私試第七人詩賦失韻。諸生以爲言。侍御史葉義問奏其事。乃罷堯封。甲子。國子正馮方改差主管戶部架閣文字。仍下詔誨諭諸生。砥節厲行。其有不率者。長貳具名以聞。

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湯思退言。故追復顯謨閣學士汪藻資纂元符以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藻端明殿學士。諸子與堂除。（勝克小厤於此段書未載徽宗實錄成。思退上之。按實錄已于八月戊戌進。是在此前二十六日。克壹誤。）　重修朝、射、垂拱三殿成。

乙丑。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張偁特遷一官。　詔右宣教郎趙慶孫與改正過名。慶孫少孤。自兩京將母南渡。秦檜當國。言者以慶孫嘗爲趙鼎所薦。奏慶孫不能事母。停官。至是自訴於朝。刑部符慶孫母姪浙東安撫司參議官黃子游問狀。子游言。慶孫孝養周至。嘗爲近臣列薦于朝。故有是命。

丁卯。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朱商卿、右朝奉郎提舉行在文思院呂靖並兼提領鑄錢所措置官。商卿、婺州。靖、饒州措置。商卿、勝非子。靖、惠卿曾孫也。

己巳。貸政殿學士知宣州魏良臣移知潭州。　初。右奉議郎環周以大理寺丞面對。論太湖地低。杭、秀、蘇、湖四州民田。多爲水浸。請復導諸浦分注諸江。詔兩浙漕臣按視。至是轉運副使趙子滿、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蔣璨等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于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沙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統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盍速行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古、本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康覆視。既而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子滿所請。以五千人爲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三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募百人。從之。既遣出御前激賞庫錢。平江府供米如其數。用正月庚申興工。（環周請在紹興三十四年九月乙丑。）　詔賞授建

武軍節度副使兩安軍安置鄭億年奪所賜田二十頃。以右正言朱倬論其奢事偽庭。獻其謀議也。

庚午。江寧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長卿卒。

辛未。戶部奏銅錢出界罪賞。諸以銅錢與蕃商博易者。徒二年。千里編管。二貫流二千里。二十貫配廣南。出中國界者。遞加一等。三千貫配遠惡州。許人捕。凡經由透漏巡捕州縣。知通縣令丞鎮寨官市舶司官吏帥臣監司之在轄司州者。並減犯人一等。故縱者與同罪。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命官發三十緡者。遞秩一等。餘人賞錢五百緡。其他以是爲差。　左正言何溥言。直祕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許大英趙自法家。深文刺骨。久任理卿。專以大臣指意爲獄。擠陷無辜。不可勝數。奉使一道。專務營私。詔大英主管臺州崇道觀。　右朝請大夫新知道州汪若海直祕閣。知江州。初。若海自圍城中首至帥府。後坐累沈廢累年。至是入對。以靖康末所與曹輔書獻于朝。詔若海係元帥府補官。特有是命。

甲戌。給事中楊椿等言。在法。公使器用陳設有闕。以不係省頭子錢修置。係謂監司郡守。比來州縣官屬。例皆置造從物供帳。所費不貲。乞行禁止。詔監司守臣不得華侈。餘妄費官錢及科索吏民者。坐贓論。令監司覺察。　初。吏部續降書成。（事初見十年十二月乙未。）行之既久。至是權尚書賀允中復言。于成憲不無沿革。吏得以舞文。望以舊制及續降。參訂異同。立爲定制。庶免用例破錢。從之。後二年乃成。（三十年八月丙辰進呈。）

乙亥。直祕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范如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如圭辭。改主管臺州崇道觀。

十二月壬辰朔。　右朝請郎知新州宋曉言。在法。按吏、郡守不得而專。乞自今所部官吏有實犯。牒通判同銜具奏。如所見不同。或守臣增加罪狀。及如法親嫌應避。限二日具事因回報。仍先申尚書省。庶姦贓之吏有所畏憚。給事中楊椿等以爲可行。乞令有司立法。從之。

丁丑。御史臺主簿沈樞爲監察御史。　賜直祕閣知舒治軍楊抗三品服。

戊寅。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乞借虎翼水軍一千人駕放。從之。（簡克小廉在壬午。）　右迪功郎李蒼言。自經界之後。稅重田輕。終歲所入。且不足以供兩稅。今又配州縣買銅。民力愈困矣。況江西州縣。多用私錢。舊錢百重十一兩。新錢百重五兩有奇。若毀舊錢千。以鉛錫雜之。則可鑄二千五百。是以輸、吉等州。比屋私鑄。一路且以萬戶言之。戶日銷千錢。是日毀萬緡也。民既銷錢而盜鑄。官又抑民毀錢而更鑄。得不償失。徒弊百姓。費邦財。願詔諸監錢姑仍舊。歲計坑冶所入銅錫興鑄。諸路委提刑兼主其事。戶部歲終課其殿最。則事省而民安矣。自戶部提領鑄錢而分州縣科買銅錫。民多毀錢爲銅以應命。故蒼言如此。蒼奏。詔提領鑄錢司措置約束。蒼、袁州人也。　左朝散大夫劉岑復祕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左通直郎主管戶部架閣文字馮方爲御史臺主簿。兼義問薦之也。　左朝請郎孫仲益卒。

己卯。封宮正張直奴爲永嘉郡夫人。　戶部奏。言者論監司守令害民事件。乞監司知州月給例罷。非舊例冊所有而輒受者。以贓論。諸縣宴集賓辯吏人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邑官借貸於民者。以非法擅賦

斂論。從之。然終不能革也。　直龍圖閣知撫州段端禮乞奉祠。詔端禮主管台州崇道觀。

庚辰。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剛中充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中外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不知邊聖慮否。上曰。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興兵豈問有名。願陛下爲之圖。又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才可制置四川者二三人。常設之聖度。上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敵最今日先務之急。蓋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蜀中利害語之。仍詔諸大主管茶馬公事許尹兼權制置司公事。俟剛中至日罷。時太常博士杜莘老因輪對。亦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又諭曰。卿蓋親朕。知卿忠赤。

辛巳。皇叔建州觀察使知濮安懿王園令士輅爲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士輅、士僖弟。）　起居舍人張孝祥兼權中書舍人。　權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楊撰言。被旨修吏部條例。本所取會到續降指揮計五千件。而刪定官止五員。恐難辦集。望於大理寺權暫差官五員。不妨本職。同共刪修。從之。

癸未。三省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戶積欠。恐侵歲計。乞令戶部開具上曰。止令具數。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耳。本是民間錢。卻爲民間用。復何所惜邪。

甲申。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每先朝書厤經筵官講讀畢。許留身奏事。而修注官未嘗有奏事者。皆云。近例如此。且聯名一歷。不應別爲二體。許依講讀官奏事。遵又言。自紹興九年至今。起居注未修者。殆十五年。乞令兩省除見修。按月進入外。餘未備者。每月都修兩月。皆從之。　右文林郎鄧昂上書論關外營田利害。大略謂營田創始之初。十分收五。歲約十八萬石有奇。所餘五分。今當並取。其寬鄉之田。宜更添人力。又澳中多溼田。不宜禾麥。因其卑溼。修爲稻田。則所收無虛歲。又諸莊牛少。凡遇疫損。卒難補填。宜益牝牛。以資蕃庶。詔王剛中、李淵措置。然關外營田。多爲諸大將所擅。後不果行。（慶元六年十月王寧措置可參考。）

乙酉。權戶部侍郎趙令諲言。州縣義倉米。積久陳腐。欲出糶。及水旱災傷檢放不及七分去處。亦許賑濟。左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不應出糶。糶之恐失預備。上曰。義倉歲以三之一出陳易新。何至侵損。上田自有高下。必俟通及七分。則當賑濟處絕少矣。飢民何由得食。卿等可別行措置。　武翼大夫趙廓幹辦皇城司。（廓、崇子。已見。）

冬十月丁亥朔。祕書少監沈介爲賀大金正旦使。閤門祗候宋直溫副之。國子司業黃中爲賀生辰使。閤門祗候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李景夏副之。　名新南門曰嘉會。

戊子。左承議郎廣允文爲秘書丞。允文知渠州。地磽民貧。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一邑尤甚。允文奏能之。凡六萬五千餘緡。此據楊輿里所撰允文墓碑增入。按日曆所載渠州科斂事。乃今年五月五日潼川提刑王之望申明。得旨下制置司指揮。此月庚子。再下王剛中相度。與碑所云不同。或者允文既叫于朝。而又申提刑司也。且附此。更須詳考。沈該薦其才。召對。允文獻言。謂君道有三。曰授天。曰安民。曰法祖宗。時論韙之。又論州縣科斂。蓋詔監司約束。監司約束科斂事。以是月乙卯行下。今併書之。允文仁壽人。已見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平州。右朝請大夫向子志知道州。初。上作損齋。舁去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以爲燕坐之所。且爲之記。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請以賜羣臣。庚寅。上謂宰執曰。允中嘗於經筵問朕好之澁。朕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能飛昇。則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死。朕惟治道貴清淨。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爲道日損。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不戒。於是降詔諭中外。如上旨。宋史全文史臣曰。在易之損六五。有位也。其辭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蓋尊以損。則益之者衆。所以元吉也。然則自損之道。既其所以爲益歟。

辛卯。左朝散大夫傅雱卒。

壬辰。戶部言。諸路出賣沒官田。乞以價錢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先是兩浙轉運副使湯沂乞令諸路常平司乘時糴米。至紹興二年六月壬寅所書可參考。糴賣。左正言何溥言。諸郡常平侵耗無幾。諸路官田以充本錢。故戶部有請焉。大理正章岵言。荆湖大稔。米升不過六七錢。望遣使就糴。戶部請出見錢圖子乳香等共二十萬緡。付轉運使收糴。應副鄂州戍軍歲用。其鄂州歲計米。於建康府樁管。從之。起復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爲廣南東路兵馬鈐轄。右武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左翼軍統制張敏爲福建路兵馬鈐轄。他職皆如故。尚在戍所日久。故優之也。初。永州土豪張巨泗者。多聚溪峒人及亡命。椎埋爲姦。交結監司郡縣吏人。相爲表裏。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陳正同之守邵州也。有告巨泗道其徒掠人於境上。正同窮治之。巨泗亡去。正同育於朝。詔憲帥兩司根捕。至是數歲。獄乃成。大理言。當以赦免刑部以情重裁奏。朝議特旨編配。正同奏。祖宗著令。持杖強盜及資給亡命者。皆不以赦原。請論如律。詔可。始正同怒巨泗。經以殺人。衡州軍事判官李椿奉檄鞫其獄。有告巨泗行盜者。未嘗與告者辨對。未嘗遣同徒。亟追證。則告者無其人。同徒者旋斃於路矣。細閱其牘。竄易殆盡。偶得一證。所經以爲同徒者。是夕在他州有佐驗。覺直之。椿、永州人也。此以椿行狀附見。但不知是何年月。更當詳考之。

乙未。權尚書吏部侍郎張剛、御史館修撰。

丁酉。詔右奉議郎高百之已降與在外宮觀指揮。更不施行。百之既奪職去位。其母楚國太夫人周氏以

舊恩訴於朝。上許之奉祀。給事中楊椿封還錄黃。言陛下總攬權綱。前日權臣子孫。自知不容。屏息跧伏。乃今取奏損婦翁而授以差遣。恐除目一傳。中外解體。上爲寢其命。

戊戌。樞密院副都承旨廖虞弼入見。詔虞弼不安守分。僥求無厭。可提舉台州崇道觀。日下出門。

己亥。權尚書禮部侍郎曾幾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近歲權侍郎補外。例得待制。御史葉義問言。侍從補外。所除職名之大小。皆因履歷之久近。比年遷擢不常。浸乖履歷。非遴選之意。望明詔大臣。參酌舊典。此月丁未降出。曾幾以老乞奉祠。乃降修撰。自是以爲例。初。烏江縣尉王公袞之母葬山陰。其家爲盜

穢溷德所發。在法。發冢開棺者死。而紹興府法官當溷德。按問欲舉減等。又以其妄引平人。加役流。公袞手殺盜。事聞。其兄吏部員外郎佐請納官以贖公袞之罪。事下給舍。至是給事中楊椿等言。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制曰。給舍議是。於是公袞降一資。佐仍舊職。紹興府官吏皆坐失刑之罪。既而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王師心上疏待罪。詔釋之。尚書省檢會節次行下四川制置等司措置條具。減鹽酒課息錢。前制置蜀振等陳乞。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行下。渠州科斂。潼川提刑王之望申。今年五月初五日下。復西川錢監。前劍東節度鄧綰、成都運判許尹奏。去年四月十二日。七月九日下。酒官酬賞。八月八日下。取會四川宣司便宜及總所措置指揮。三月二十七日下。關外營田。鄂州上書。已見九月二十七日。蠲減四川正稅役外科斂。變路提刑楊朴奏。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乞令錢引務差官籍新引就變與本路民戶兌界。知遂寧府程敦臨奏。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下。損蜀中鹽井虛額。去年四月十七日下。已見。拘四川銅器。七月二十八日下。令四川諸州入戶買隔糟及清酒務遞分認官錢。承節郎程世威奏。十月四日下。論錢引兌界收買頭錢數多。及西川布估錢太重。左宣教郎王國光奏十月十三日下。皆未報。凡十四事。詔王剛中與諸司公共相度以聞。務令軍民兼濟。

庚子。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辭行。

辛丑。詔監司帥守以下私役軍匠者。坐贓論。以右朝奉大夫宴從古論其擾民殺財也。

癸卯。左朝奉大夫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康、右朝奉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謝伋、右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蔣璨並特降一官。時德清令范直大、長州令張靖皆有贓。爲侍御史葉義問所按。詔詰監司守臣之失察者。康、伋、璨皆繳爲案牘以聞。由是貶秩。既而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湯沂、敷文閣待制知湖州李琳皆上章引罪。上特命釋之。義問又奏。康等三人罪大罰輕。不足以戒欺罔。詔璨提舉洪州玉隆觀。康、伋並罷。直大夫行遣以庚寅。餘人放罪以乙巳。三人罷以戊申。令併書之。底首尾易見。初。有旨蠲諸司官田。而議者以爲恐見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至是侍御史葉義問力言。今蠲鬻其田。而立爲正稅。田卽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獄讞之弊。又可均吏役之法。一舉而四得之矣。時浙東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亦申明三事。乞承買官產者免物力一年。至三年已給賣後。不許執鄰取贖。從六十日輸錢不足者。錢沒官。別召人投買。今倍其日。當

從之。

甲辰，詔川陝四路轉運司每季差使臣一員，持定差文字赴吏部，限十日給降付身，有不當者中尚書省，即非理沮難者，當抵罪。漕吏及使臣輒斂定差人廢我者，以贓論。先是每路皆以候卒持關狀入都，自軍監已下，俱有定直，小官有費錢數百千者。工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劉章言：如此何以責其廉節，上以爲然，故有是旨。後不果行。　皇姪利州觀察使居閎降授郢州防禦使，時修太廟殿室，告遷祖宗神主，而居閎不赴，故有是命。

丁未，詔監司郡守補發舉官狀者，不得過前執政官一年合舉官之數，以司勳員外郎任文薦言補發重疊也。省兩浙漕司歲舉京官四十員，至是亦減十員。

戊申，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言：本府祭奉昭慈、永祐兩攢宮，歲用錢萬三千緡，係省之入，不足以給，詔于上供經總制錢內支。

癸丑，故進士楊居中執中並特贈右承事郎，二人存中弟也。建寧之陷，死焉。至是存中乞以大禮所得親屬門客二官爲卹典，上特命錄之。

十有一月丁巳朔，出內庫錢三萬九千餘緡付戶部，代平江府、常、湖州水災下戶積欠租稅。

戊午，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張偁陞直顯謨閣，都官員外郎楊倓進秩一等，皆以修外城畢工故也。　召御前中軍統制知成州吳拱赴行在。　左正言何溥言：比歲奉使所辟官屬，多募人代行，市井狡獪之徒，冒法私販，有傷事體，望重立賞告，從之。自來年始。

辛酉，詔大禮金銀錢帛並減半供進，翌日沈該等言：近蒙聖恩，捐內庫錢代三郡積欠，以寬民力。今所進又減半，深恐賜費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預立定格，無分毫濫，比之前郊，才及十之五。該曰：陛下恭儉出於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

壬戌，左正言何溥言：臣恭聞祖宗廟每遇大赦，則盈看詳編置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以重其事。蓋置司看詳，則責任專，推類施行，則事體一。日者用事之臣，輒以私意禁錮士類，屢經恩宥，而不敢檢舉，天下扼腕。陛下躬攬之初，痛革其弊，盛瑕滌穢，與之更新。其表表在人耳目者，固已生復故官，而死加榮號矣。臣尚慮有身落幽遠，而弗克上通，家坐窮空，而無以自列，抱冤沈滯，顧天莫聞。願舉故事，選清切公明臣僚二人，取索諸色官員士人罪犯案卷，於司看詳，其應該赦移放者，一面施行。內有可疑，申三省取旨，仍責限了絕。詔俟赦降取旨。　左朝奉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錢端知江州，右中散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王弗提點本路刑獄公事，右朝散大夫知蜀州路允修爲成都路轉運判官，允修管淸東蜀，以臧汙爲李迨所按，一斥幾二十年，及守蜀州，無善狀，端、弗皆其姻家，故不問，又交薦之，乃有是命。

癸酉，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籛請宗室京官如選人例免銓試，武臣見監當者，並蠲務，吏部請補官三年，年及二十五者，免試注官，從之。

己卯，冬日至，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故事，每遇大禮，則命近臣看詳編置罪人所犯，或放或徒，秦檜用事，士大夫貶責者，雖屢赦不移，至是用何溥言，壬午，命權吏部尚書賀允中、刑部侍郎楊揆檢舉，自是遂爲永制。既而侍御史葉義問言：頃歲傳會及告訐之人，歲月未深，理情難恕，不應一例移放，從之。義問所奏在十二月庚寅，今併附此。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因入對面奏：今合祭天地，卒祔宗廟，悉復承平舊典，加以闢道山，求遺書，崇太學，育人材，文治既舉，自此願訓敕將相，增崇武備，以爲不虞之戒。又奏：仁宗景祐初，采古兵法及歷史成敗，爲神武祕略，以賜邊臣，訓迪有方，故一時爪牙有古良將風。願下文館，重加讎正，徧賜將帥，以繼仁宗故事。豈無曹玠、王德用、狄青之徒，爲時出乎。時金人叛盟，有端而中外疑信未決，道夫獨憂之，故因議論之際，數以武事爲言焉。

十有二月丁亥朔，名江州太平興國宮新建本命殿曰申福。　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陳正同知平江府。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洪遵兼權樞密都承旨。　初，命諸路招三衙闕額軍兵，而左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福州沈調所招額溢，樞密院擬劄左太中大夫，該辭，上不許。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椿當草答詔，奏曰：招軍之勞薄，上宰之兄有嫌，此實一行，當有強刺良民以希進者，上以先降推賞指揮，不聽。該再辭，許之。熊克小歷載此事于今年正月，蓋誤。

己丑，權尚書刑部侍郎楊揆充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仍詔以鎮江重地，選用從官，故特除待制。

庚寅，尚書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周麟之試給事中。　右司郎中黃祖舜權刑部侍郎。尋命祖舜代楊揆看詳移放罪案。十二月乙未。　武德大夫吉州團練使內侍省押班李存約與宮觀差遣，從所請也。　處遠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安定郡王令衿薨，贈開府儀同三司。

壬辰，右迪功郎劉芮守大理司直。芮，擊孫，初見紹興六年五月。　芮以近臣薦對，乃有是命。　左從事郎查籀主管戶部架閣文字，籀，江陵人也。

甲午，祕閣修撰劉堯仁試軍器少監。　延福宮使慶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李珂提舉萬壽觀，免奉朝請。　宣正大夫安慶軍承宣使陳璞卒，特贈建寧軍節度使。

乙未，詔閤門宣贊舍人特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御前祇應劉炎令再任。炎莞禁中市易，因通北賈，大爲姦利焉。

己亥，恭謝太一宮。時敷文閣待制陳正同、楊揆補郡未辭，特命隨班對御茶酒。

辛丑，上謂大臣曰：近州縣官吏，曾經臣僚論列，而監司郡守失于按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恐公然容庇姦贓之吏，無所忌憚。

壬寅，詔自今量其輕重，必行責罰，不許待罪。詔出御前錢，惟芸睦親宅及重建學宮殿宇，凡一百七十一區。　延福宮使崇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王晉錫爲入內內侍省押班。

丁未。太學錄劉顯夫、武學諭葉懷忠等以皇太后新年八十。率兩學生上表稱賀。詔才人劉氏進封婉儀。　賞授事遠軍節度副使柳州安置李光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以赦敘也。　總閣修撰知綿州吳偁陞右文殿修撰。充四川安撫制置使司參議官。

戊申。前國學生台州編管人黃作、池州編管人詹淵許自便。以賀尤忠等將詳取旨也。

庚戌。左宣教郎鄭丙行太學錄。丙、長樂人也。

辛亥。詔大金使副依宰相上下馬及于麗正門外西廊北。從第一至第三間爲待漏幕次。　左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董仲允、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帶御器械吳亢並爲內侍省押班。　初。蓋括公私銅器。而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請聽民凡以錢三斤易銅一斤。至是權吏部侍郎兼提領鑄錢司趙令諲請以爲鑄錢本。許之。

壬子。金國賀正旦使正奉大夫工部尚書蘇保衡、副使定遠大將軍太子左衛率府率阿克占謙入見。保衡、雲中人也。此據元成大復齋錄。

癸丑。右丞事郎守軍器監丞吳搢特遷右丞。議郎。仍賜三品服。搢、拱弟。已見。

甲寅。左奉議郎張堅乞以大禮所得妻封號。回授所生母李氏。故舉。舉臣父在者。不得以恩封妾母。上特許之。堅、綱子。已見。

是歲。宗室訓名者二十有一人。　刑部斷大辟四十七人。　賜道人黃元道號達真先生。元道、成都民家子。生得中風疾。過異人而愈。自是言人休咎或中。能啖生肉。上召見。御製贊賜之。此據洪邁真誥內志。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言。興元府、洋州諸縣、各有以前保丁內選到人材少壯堪出戰、入差充義士。臣已于數內摘揀到三千人。團結隊伍。教習武藝。及欲於附近大安軍、巴、遂州差撥保丁。以備般運軍糧。從之。自朝廷與金約和罷兵。議者乃奏罷利路諸州義士。至是仲聞金有意敗盟。欲爲戰守備。乃奏復之。議者亦謂興、洋舊有義士萬餘。皆驍勇可用。祇是免身丁差役之類。初不費有司錢糧。望下本路帥司檢照舊來簿籍條例。依舊收充。以時教閱。無令州縣別致搔擾。以備緩急使喚。此正古人寓兵于農之意。奏可。始王庶立法。義士每丁。蠲家業錢二百千。都轄使臣。蠲六分科斂。及是諸縣民間所餘家業不多。科買軍糧草料。苦于偏重。仲乃命視舊法。止蠲其半。都轄使臣三分之二。衣甲兜鍪神臂弓箭。官給。其它應軍中所用。皆自爲之。軍行。日支糧三升有半。每六十五人爲隊。管隊二人。押擁隊二人。旗首三人。縣立三部。都副、部轄、管轄各一人。于是合五郡所籍爲二萬一千七百餘人。惟興、洋、大安至今不廢。已上並據閔仲舒興元記參入。未得其月日。故且附年末。但記井取張浚爲江淮宣撫使時奏乞募義士檄書手劄子聯書之附誤也。義士奏請在紹興二十二年五月辛亥。

初。皇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瘥。詔募草澤療治。臨安守張偁以蜀人皇甫坦名聞。坦、夾江人。善風鑒。上召對。問何以治疾。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上引至慈寧殿。用其術。后疾良已。上大喜。厚賜一無所受。因俾持香齋于齊城山。既還。復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清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上歎曰。眞人也。爲書清虛二字。以名其菴舍。繪其像于禁中焉。此據葛立方韻語陽秋乙志參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一

【紹興二十有九年】歲次己卯。金海陵煬王亮正隆四年。　春正月丙辰朔。上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之禮。宰執使相皆進上壽禮物。詔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貫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皆授官封。文臣致仕官大夫以上並賜三品服。僧尼道士八十以上者。賜紫衣及師號。有差。宰執沈該率百官詣文德殿稱賀。用建隆故事也。班退。上御垂拱殿。受北使禮。　大理寺言獄空。

丙寅。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傅選責靖州團練副使。惠州安置。以帥臣魏良臣劾其貪暴也。選初以證岳飛得進。及是始斥。

丁丑。左朝奉郎馬騏行軍器監主簿。用楊椿薦也。　直敷文閣知盱眙軍楊抗陞直徽猷閣再任。

己卯。詔故洪州觀察使王彥累立戰功。贈典未稱。特贈安遠軍節度使。

庚辰。右正言朱倬言。陛下對越上穹。凡廟禁鋪兵之逃逋者。咸以赦免。然有非軍伍而流落山海間者。尚有四焉。一者海賈。頃因市道交爭。互相殺戮。二者私商。闌出爲人所告。官司見行收捕。三者游手廢業之人。比因強奪財物。或致傷犯。勢不可還。四者篙工水手。曾從海寇。景迹昭著。物色根尋。此皆自閩、浙、二廣十數爲羣。無所得食。竄伏山海。亡路自新。日新月長。別恐生事。望詔諸路帥守。多方招誘。給據免罪。或願

充軍。或欲歸農。隨其所乞從之。　左正言何溥請禁諸州科買倉鹽。上曰。鹽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闕。至於科買。則爲大害。朕頃在京東。目擊此事。州縣抑民均買。謂之計口食鹽。其後遂由此起。今當嚴禁止之。宋史全文史臣曰。權弊法也。而又計口抑配以虛取之。其將何塲。此後世一切之敝。徒謂其食用所須。官有必塲之令。其我遂者。政謂不聞。以歎吾君也。民知其不吾恤。亦輕於爲盜。此國君之所以動心也。其後紹興間有鹽錢各額以率但於民者。亟命革之。有之仁宗實錄

倘書駕部員外郎馮舜韶知黃州。

辛巳。宰執進呈趙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張孝祥劄子。處藩詔書。凡通籍於朝者。皆賜恩其父母。孝祥父邵見任右承議郎。母時氏以親父官方封孺人。欲望特許依孝詳官序。引用恩詔加封。從之。此爲孝祥被章作始

壬午。端明殿學士李文會遣表聞。初命進三官致仕。至是贈左中奉大夫。既而中書舍人洪遵言。文會奴事秦檜。排斥忠良。改秩三年而登政府。及守成都。貪毒弛縱。動爲民害。望罷其卹典。以慰蜀人。詔贈官勿行。其致仕遣表恩澤。共與二人而已。

癸未。詔諸路新增沙田蘆塲爲風水所侵者。其租皆減半。　殿前司乞諸軍買樸酒坊。更立一界。以助軍用。從之。魏良臣之執政也。建議盡收諸軍酒坊。事已行。復令立一界收結。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五日　良臣以是罷政。既而江上諸軍援殿前司例有請。皆從之。

甲申。大理評事潘景珪言。諸州獄訟。有罪狀顯著而不能決者。皆姦猾玩法。而胥吏因之爲利。望自今三經翻異。而不移前勘者。取旨送大理寺。去行在千里外者。委監司選官就勘。監司有妨。即移鄰路差官從之。景珪、處州人也。　權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黃祖辭言。見修吏部七司條法。欲將舊來除法。與今事體不同者。立爲參附。參照施行。上謂宰臣曰。祖宗成憲。不可廢也。存之以備照用。甚當。但今所修法。須與祖宗法意不相違背。仍諭與詳定官。左朝奉郎致仕宋敦儒卒於秀州。

是月。名永寧鎮江縣金馬碧雞神祠曰昭應。　金主亮詔。自來沿邊州軍。設置榷塲。本務通商。便於民用。其間止因隨處榷塲數多。致有夾帶違禁物貨。圖利交易。及不良之人。私相來往。未爲便利。可將密、壽、穎、唐、蔡、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等處榷塲。並行廢罷。只留泗洲榷塲一處。每五日一次開塲。仍指揮泗洲照會。移文對境州軍。照驗施行。

二月丙戌。朔。宰執進呈盱眙軍申繳北界泗洲牒。奉尚書戶部符。付下聖旨。廢罷密、壽、蘄州榷塲。只存留泗洲一處。詔盱眙軍榷塲存留。餘並罷。安豐軍、光州花靈鎮。　時事出不意。南北商旅去物貨而逃者甚衆。既而無所得食。漸致抄掠。議者請嚴責州縣捕之。上不聽。命給之粟糧。各使歸業。久之遂定。無克少厭云。詔沿邊榷塲數多。致夾帶禁物。私相往來。可留泗洲。盱眙軍兩處。餘悉罷之。按此乃泗洲牒中所坐金詔之語。克厭也。　金人又於泗洲增榷塲屋二百間。於是盱眙亦如之。仍創給渡淮木牌。增守卒焉。三月丙寅。指揮令並附此。　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爲少保。初。

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權先欲得節鉞。使其徒張孝直等三人校本草獻之。詔祕書省修潤刊印。孝直等皆進三官。給事中楊椿言。此但取古注圖經合而錄之。其勞甚微。而賞太重。況此書錯。不可傳世。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丁亥。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周綰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知溫州。右武大夫知敍州石世遠再任。以淮南沿邊安撫使李莫言其政績也。　初。諸州鑄錢監。自紹興以來。或省或并。其存者所鑄亦希。故兵匠有闕不補。視舊數損十之三。積其衣糧。號三分闕額錢。饒、池、江、建、嚴、韶、信、衡、南雄、南安諸郡皆有之。方提點坑冶司之未廢也。朝廷三次降銅本錢。凡三十六萬緡。至是權戶部侍郎提領錢糧趙令諏言。諸州三分闕額錢已積下六載。今欲撥付諸監充銅本。從之。是後不復降本。第收諸州所積。以資鼓鑄之用。

戊子。左朝奉大夫趙不憑知利州。　左朝散郎文之奇通判階州。之奇。椿所薦。召未至都而有是命。之奇即告之而歸。二十年十月癸丑落致仕

己丑。詔海商假託風潮。輒往北界者。依軍法。　侍御史葉義問試尚書吏部侍郎。起居郎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中書舍人。吏部員外郎王佐守起居郎。　詔皇太后外家子孫親屬及本殿官。皆進官封一等。姪遠州刺史訊、惠州刺史訢爲忠、貴、成三州團練使。左中大夫直祕閣添差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楊淑人、袁氏、李氏爲碩人。子三人賜五品服。

庚寅。右正言朱倬守侍御史。　監察御史任古爲殿中侍御史。古奏事。因請葉義問出臺之由。上曰。義問在臺稱職。今委其料理銓曹。　左正言何溥爲左司諫。　監察御史都民望爲右正言。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江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賈和仲爲殿前司破敵軍統制。楊存中請之也。

辛卯。右朝請大夫知鄂州王趯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　詔信州上清正一宮道士張守眞特封正應先生。守眞、道陵三十二世孫也。

壬辰。皇叔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鐵爲安慶軍節度使。　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錢端禮行太府少卿。時上爲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懷納婦。選得端禮之女。故召還而有是命。　詔臨安府歲供修內司錢三萬六千緡。自今皆除之。紹興六年始供。　忠翊郎思州邊面同巡檢田汝弼通管州事。汝弼、知思州汝端之弟。以其兄自稱疾病有請也。

丙申。復劉光遠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先是光遠降授武翼大夫。既卒。上念其使金之勞。故復之。

丁酉。詔鄂四川折估糴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　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知鼎州劉綱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臨安府駐劄。

戊戌。禁以龜筒鹿胎玳瑁爲飾。用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請也。　詔淮北商旅渡淮未回之人。令臨安府及

沿淮守臣根刷，限五日發遣，如違限不行，當牒送北界，敢停者依故縱私渡法，仍立賞五百千，許人告。有官司職任之人，取旨重行竄責。是日，雪又雨雹。

己亥，權尚書工部侍郎劉章兼權吏部侍郎。給事中兼侍講權直學士院楊椿試兵部侍郎。

庚子，詔曾得解進士祖父母年八十以上，特與官封。京朝官年八十已上者，與改章服。選人使臣年八十已上願致仕者，加轉一官。以慶壽詔書所未及也。右通直郎韓元龍爲司農寺主簿，元龍知天台縣，用賀允中薦而召之。

壬寅，上諭大臣曰：近戶部會賣田錢數頗多，此須令樁管。近時士大夫持論，多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見公家稍寬，遽欲免常賦，不知緩急關用，取之甚難。非時而科，是謂橫斂。苟徒知施惠之虛名，而不恤橫斂之實害，豈愛民之道也。先是，權戶部侍郎趙令詒建議，每縣賣官田十萬緡，州二十萬緡，守令各進秩一等。縣二萬緡，州五萬緡以上，減磨勘二年有差，至是會其數以聞，故上有是諭。　宗正少卿楊偰權尚書工部侍郎。

癸卯，詔武泰軍承宣使滕茂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右朝奉郎直秘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王守道並令再任。兩浙轉運司言，淩常熟縣諸浦畢工。

甲辰，國信所言自來大金人使到驛，告覓物色，打造銀器，止直排辦御龍直，一面於本府呼索，及付鋪所造作，欲乞並令當管通事，當歷鈔轉出給，庶絕姦弊，從之。

丁未，封嗣濮王士輅第七女爲永嘉縣主，第九女爲永春縣主，從所請也。

戊申，權尚書吏部侍郎葉義問兼史館修撰，義問言，有備無患，陛下當密行之。夫海道四方通會，所宜預防，則明言曰：近日商舶不行，盜多出沒，所以籍定船隻，以示禁戢。淮甸潢池不全，所宜預守，明言曰：近有越界盜馬作過，所以團結保伍，以防姦盜。若遣沿邊戍卒，則曰：近日諸軍勞逸不等，所以議更戍者，將以均之。若機察斥堠之滯，則曰：近日諸處案牘墜失，所以革滯者，防墜失耳。至若揀軍者，歲時所常行，牧馬者，就水草之地，皆明言之，彼亦無辭而發也。凡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矣。

己酉，上謂大臣曰：聞江西境內有羣聚而掠人於道者，王綸曰：艱食之民，不得已而爲之，未必皆嘯聚也。上曰：凡災傷處，悉令賑濟，獨欠已及二十七年，不知州縣奉行如何，輕徭薄賦，自無盜賊。故唐太宗用魏徵之言，行仁義既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然德彝與虞世基輩，皆隋朝佞臣，誤煬帝者，太宗受命，自當斬之，以爲姦佞之戒。　秘書省校書郎兼密史院編修官汪澈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且其抱才負氣，豈不願效尺寸，以幸一旦之遇，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自孫道夫使還，言金主亮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將求釁於我，士之有識者，默爲此慮，而未敢顯言，爲備豫因轉對，首有是請，上從之。

庚戌，吏部詔請自今武舉承信郎以上人，通注沿邊親民巡檢縣尉及監當窠闕，始用何溥之言也。　初，

諸路郵傳，每二十五里置一遞，役卒十有二人，軍興以來，凡通駕道者，皆增斥堠，遞九里一置，其後黃敏行措置江、浙、荆、襄之間，驛無斥堠者，一切剏增，大率一縣遞卒多至三百人，既有月給，又增傳麥衣糧食錢，以禁軍三人之費，不能增一卒，又令諸州通判縣令，歸於衙內帶廳催遞鋪，增支月給，歲費縣官錢十餘萬緡，至是秘書省校書郎兼權戶部郎官洪邁言其多費無所益，乞將有斥堠去處，應干省遞，並行兼罷，內鋪兵並撥入所關州充廂軍，從之。

壬子，新除直秘閣知廬州黃仁榮入見，言前任溫州點檢逃法田產，已根括到一萬九千餘畝，見行出賣，又拘收沒官田，歲收穀租五千五百餘石，折納價錢八千餘緡，欲同賣田錢併糴起發，可以少助經費。上曰：卿向論鬻田，已令戶部會其數矣，何必往淮西也。熊克小歷載上冊云，紹興三年七月己酉，彭合論鬻官田之害，而戶部奏據江、浙諸路日終憲錄一百一十萬餘緡，則二月間無緣及有五百萬緡，或者仁榮行遞憲能分言之，而克不詳考也。又按仁榮自樂溫州官田事，亦云見行出賣，則元未得錄，可知今略條，倘令不失實。

癸丑，以仁榮行尚書度支員外郎。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新兩浙西浙兵馬鈐轄劉綱爲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權知廬州。

甲寅，詔頃在蘄舒文武臣僚，未輕量移敘復，死於貶所者，令有司檢舉元犯，具名以聞，當議輕重，別加恩典。右從政郎黃文昌言，近蒙浙西提刑邵大受辟充崇德縣令，契勘已差下范彭，三年于茲，行且赴上，若以監司辟官之故，遂令本人無故改替，決爲狼狽，彭未曾到官，安知其非廉吏，伏望改正前命，令范彭赴任，庶幾文昌獲安廉恥之分。詔文昌別與差遣。文昌六月丙寅爲任吉論遞召命當考。

三月丙辰朔，詔今後四川類試，用九月十五日鎖院，朝廷於帥臣監司內選差考試官監試官各一員，於鎖院二十日前，用金字牌遣降指揮，在院官吏，如有挾私違戾，令監試徑行勘奏。餘官制置司精加選差，務盡公明，不得苟簡。先是，集英殿修撰周綰爲吏部侍郎，建言四川進士類省試所奏差試官，乃取一路帥臣職司封部，既異在院官吏，勢難總一，欲望今後選差行在清強官一員，或假以御史之名，充監試，詔禮部看詳申省，於是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言，臣僚所乞，委得允當，但四川去行在遙遠，難以差官前去，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故有是命。是日，道夫侍經筵，猶請罷類試，令赴禮部，上曰：早方與執政議，今歲已無及，後舉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閣中傳遞代名等弊，其有前期投舉榮問題目，以祕語爲契念，則無迹可尋，必令赴禮部乃爲允也。此以王之望所撰道夫墓誌及四川制置司事類參修，熊克小歷載道夫所言，於今年六月末，又以陳良祐、楊椿墓誌中所載監司子弟赴省事觀之，亦誤矣，楊椿所言，乃在去年七月乙亥，此時椿不無發酒也。

新除度支郎官黃仁榮依舊直秘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尋改知秀州。仁榮至郡數月，又得賣官田錢六萬餘緡，詔減二年磨勘。七月己亥指揮。

己未，權尚書工部侍郎楊偰充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從所請也。

辛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榮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路兵馬都鈐轄御前中軍兼左軍統制節制綿劍州屯駐軍馬知成州吳拱爲權密副都承旨。後五日，遷涇州觀察使，給真俸。

癸亥，上謂宰執曰：祈雨略應，未至霑霈，且令斷屠三日。所免只是豬羊，民間競食雞鵝魚蝦之屬，害物命多過百倍，可令斷三日。生命微物，悉禁之。　左朝散郎徐林知信州，司農寺丞葉顯知處州。夜，雷聲初作。

戊辰，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以皇太后上壽金器來獻，詔遣之。

辛未，詔以浙西去歲水災，臨安府發濟人，令展至三月終止。

壬申，右武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福建路兵馬鈐轄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爲荊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鼎州。　直寶文閣霍蠡卒。

癸酉，權尚書工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劉章罷。初，章在工部，時郊恩賞賚給絹，主者欲以絹自入，而下其直以與衆，衆不服，請於章，章語者曰：如所直以百緡可乎，蓋謾爲詞以折服之耳。者遂輕章以賞令市絹，有摘其語於言事者，侍御史朱倬乃劾章管令小吏市絹，多所倍費，疏始上，上愕然曰：劉章必無此事。倬執不已，章遂罷去。（熊克小歷載此事於紹興三十年蓋逆一年。）

甲戌，右朝奉郎新知蔣州張祁爲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新湖北副總管知鼎州陳敏入見，上軍戰之法，上謂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車戰雖出古，然用各有宜，誠之曰：非澤國所宜用。同知院事王綸曰：房琯猶敗於中原，況澤國乎。上曰：姑令三帥議之，免令武臣有得一之歎。然卒不行。

丙子，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係官所欠，皆除之。宰執奏擬詔意，上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又從而加以刑罰，豈使民不爲盜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爲本。　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葉義問兼侍講。

丁丑，詔帥臣監司侍從臺諫歲舉可任將帥者二員，具材略所長，及曾立功效，用汪澈所請也。（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二月己酉朔，今附本日。）　祕書少監沈介權吏部侍郎，尚書左司員外郎王晞亮權工部侍郎，大理寺評事趙善養言：自古王者制民之產，皆有定法，蓋所以抑兼并而惜民力也。比年以來，形勢之戶，收買田畝，連亙阡陌，其爲害甚者，如無差役，今官戶田多差役，並免，其所差役，無非物力低小貧下之民，州縣稍不加察，求其安裕樂業，不可望也。望命有司立限田之制，以抑豪勢無厭之欲。戶部奏品官之家所買田產，依條格合得頃畝已過限者，乞免追改，將格外之數，裒同編戶，募民差役，詔給舍同戶部措置，其後給事中周麟之等請品官子孫名田減祖父之半，其詭名寄產，皆併之，如滿三月不陳，許人告，以其田之半賞官，餘給告者，其募人充役，並募本縣土著有行止人充，從之。善養，故簡獻王曾孫也。

甲申，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四川省類試，已降指揮，選差監試考試官各一員，今看詳別試所收試避親

進士，其利害關防，比之類省試，事體無異，欲望亦自朝廷選差監試並考試官各一員，所貴選舉盡公，仰副聖世取士之意，從之。

是月，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許尹始親事，尹以備邊故，乞空名告身於朝，得八百六十道，其後累年間抑售于民者凡五百五十七道，計直二百五十萬緡，蜀中大擾。（陴告身不知在何月，按王之寶奏劄，稱紹興二十九年朝廷降到告身若干，自是諸官所乞，故因尹交劄附見，更須詳考。）　金主亮再修汴京，命尚書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徙居焉。太府監魏子平權尚書右司郎中，從浩行，子平尋丁憂，未踰月起復，浩、遂陽人也。（此以張浩正隆事迹，宋史金亮本末及續可徵魏子平墓誌參修，誌稱張太師佐南京大內，張太師即浩也，子平已見二十八年五月。）

夏四月，（按是月乙酉朔。）

庚寅，詔大理評事賈選、潘景珪等四人並與外任，自今試中刑罰而未歷任者勿除，用侍御史朱倬請。選、安宅子也。　起居郎王佐能，先是侍御史朱倬論劉章市絹事斥去之。（事見三月癸酉。）　朝士皆知其冤，而無敢言者，佐獨於上前極論其事，倬怒，劾佐植黨懷姦，詔與外任，乃以佐知永州。　祕書省校書郎洪邁兼國史院編修官，召武信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橫赴行在。　詔殿前司破敵軍統制賈和仲與新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鼎州陳敏兩易，仍命敏以泉州左翼軍二千人，兼家屬器械，自海道赴行在。左司諫何溥、右司諫都民望言：和仲管知利州，非法殺人，不可勝數，又嘗知歸州，招聚不逞，恣行殘酷，議者謂使充軍下差遣，尚原兇橫，豈可使典邊藩，乃詔鼎州依舊差文臣，而復以和仲爲殿前司統制。（和仲權命在是月己亥。）　右朝奉郎新通判和州蔡長年降一官放罷，仍不得於湖州諸邑居住，長年居武康縣，私發亡命擾民爲姦，事聞，故有是命。

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賀金主生辰，還，時金主亮再修汴京，以圖南牧，沈介爲賀正旦使先還，不敢言中歸，爲上言：彼國治汴京，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逼，不可不早自爲計。時約和久，中外解弛，無戰守備，上聞，矍然曰：但恐爲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此不止爲離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宰相沈該、湯思退聞之，詰中曰：沈監之歸，爲耳不聞此言，公安得此爲此也，居數日，復往曰：請以妄言即罪，思退怒，至以語侵中，時中審舍人洪遵亦請密爲邊備，該等不聽。

己亥，尚書右僕射湯思退言：三省實總萬幾，各有本省法，自大觀間，修中書門下敕令格式，歷年已久，而尚書省第有省記條册，望選從官兩三人，以典故法令參修三省成法來上，從之。其後敕局罷，書不克成。（敕局在三十一年乾道六年七月丁酉修。）　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言：近有僞傳臣所上書言時政者，乞立賞格捕，從之。　鎮江府

火。詔商販竹木捐其稅。被火之家。以常平米濟之。

庚子。詔近令中外薦舉武臣。召到者無闕可處。可增置御器械四員。

辛丑。詔惟臨安府至鎮江運河堰閘。時久旱河涸。綱運遲留。又使人且至。權戶部侍郎趙令詒以爲言。故淩之。　詔以唐西平王李晟配食武成王。降李勣于堂下。用右正言都民望奏也。

壬寅。國子司業黃中守祕書少監。近例。使北還者。率得從官。宰相以中書金有南牧意。惡之。故沈介遷吏部侍郎。而以中補其處。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武學博士朱熙載密爲圖以獻。熙載、金壇人。湯思退所薦也。於是宰相召長貳赴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邪。祭酒周綰未及言。中指其圖謂曰。何用此爲。綰退而歎曰。惜不使中爲諫諍官也。芝草事。據黃中墓誌所載修入。以李石詩考之。芝草生在紹興己卯。蓋今年事。又云。石時官祭博士。據石除博士在今年六月。而周綰二十八年七月已自祭酒遷吏部侍郎。黃中今年四月已自司業遷祕書少監。皆不同時。不知綰蓋遷侍郎。仍兼祭酒。或芝草生時。石尚爲太學錄也。石除學錄亦至在今年二月。若以爲綰未遷時事。則是去年今年連有芝草生。恐誤。或時必有小誤。李石事。詳具今年十一月石罷博士注。　左朝散大夫張柄卒。

癸卯。大理少卿金安節守宗正少卿。　光祿寺丞韓彥直行尚書屯田員外郎。監察御史沈樞行尚書比部員外郎。　初。有詔蓋鬻諸司官田。而兩浙轉運司營田九十二萬六千餘畝。歲收稻麥雜豆等十六萬七千餘斛。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斛。內稻麥充行在馬料。雜豆等糴錢。納緡憤車。轉運副使提領營田趙子潚審於朝。詔令出賣。

丙子。上謂宰執曰。內外諸軍。朝廷未嘗輒有役使。而爲主兵將佐。運材營造。非理致怨。又回易物貨。本收其贏以助軍用。今乃虛飾增直。折與軍人。掊斂百端。所謂月給十不得二三。又有納直買工。坐防教閱。姦弊如此。何以使其不竄而爲盜。卿等可面諭三衙禁止。仍嚴行約束。乃詔內外諸帥戒約將佐。日下住罷。如有違戾。重致典憲。三省樞密院覺察。尋又於軍門榜諭。制盜相掠。在五月庚申。　中書言。私渡淮人已立罪賞。尚恐透漏。詔武經大夫忠州刺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宋肇措置檢察。時肇方自言效職淮東已二十五年。遷副使亦二十年。嘗從劉光遠至泗州。及收捕淮賊。前後未曾磨勘。後日。詔肇特轉武功大夫。

丁未。右奉直大夫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伯奮直祕閣。知襄陽府。　直龍圖閣知襄陽府凌景夏知鼎州。詔自今人使到闕。伴射官權令綴馬步軍營軍班起居。

戊申。左司陳何溥言。今吏員猥多。吏部闕用五年。而堂除隔兩政。內之寺監丞簿學官。外之提舉市舶。皆預置代者。朝廷執事官。或出於宰相之推擇。或出於侍從之論薦。除目一下。士以爲榮。豈可冗授其人。溢用其闕。而下比於州縣之職哉。若居者未遷。而來者不已。臣恐兩政五年之闕。因循遂用。而所謂卿監郎官與大提轉常平之屬。安保不爾。望深詔大臣。愛惜名器。毋輕假人。使朝廷用闕常有餘地。冗員苟去。勿復遞補。庶以示士大夫敦勸之義。從之。

己酉。承議郎呂忱中知秦州。既而殿中侍御史任古言。忱中天資陰險。所至貪墨。前此特以其父菁薦秦

檜。檜報私恩。連倅婺、信。後以告訐林機。得江東提監。逮檜之死。迹不自安。欲歎罔朝廷。以掩衡過。遂按王贈常平米事。興起大獄。連逮甚衆。朝廷遣官考實。並無事迹。緣此降罷。泰爲淮東總都。任匯其人。且將害及一方。疏入。命遂寢。

辛亥。宰執呈進祕書省正字王端朝請選縣令。上以縣令員多。皆由銓注。難悉舉。先是刁蠡詔監司帥守舉按縣令功罪。雖間有發摘。而未聞特薦一二人者。蓋專務行法。而無旌賞。使人畏懼。恐非勸功之道。乃詔縣令有政績者。委諸司同薦。不次陞擢。以風厲之。　左朝請郎新知蔣州孫鎮移通州。右承議郎通判潼州龔濤知蔣州。　右朝請大夫知潼州鮑仔移知南劍州。武功大夫劉光時知潼州。侍御史朱倬言。帝王立國。強本之術。在於節儉。臣去冬嘗乞內自省臺寺監。外泊監司郡守。凡可以撙節者。悉令條具。蒙賜俞允。今已半載。未聞內外官司條具來上。豈官司以爲不急之務歟。抑惡其害己而不欲言之也。臣謹繳其一二。上瀆天聰。與勸職事官。既賦以厚祿矣。而又身兼數職。所得遞反多於本俸。或以進奮。或以過局。又在外焉。此省臺寺監之可節者。州縣之官。其有俸給既優。而復主租豐衍。高者歲至千斛。少者亦不下二三百斛。至有強數價錢。多量斛面。不恤旱潦。不忍逃移。此監司郡守之可節者。欲望審斷。從裁減。在內。或去其三之二。或中分而節之。在外。以監司守倅爲一等。屬官知縣爲一等。丞參簿尉爲一等。降殺裁損。務得其平。仍乞將此撙節金錢。內則別作庫眼。外則憲司主之。一如祖宗封樁之法。專以待激賞將士之勳庸。拯救黎元之難苦。非奉特旨。不得巧作名目移用。詔給令臺諫逐一取索。同議裁減。　中書舍人兼權權密都承旨洪遵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爲盜賊。竊虛日復一日。馴致滋蔓。望令州郡揭榜開諭。許其自新。其強壯可用。願充軍籍者。即時填刺。發往諸軍。其不利爲兵而願歸農者。給憑放還。復支路費。仍於上供經總制錢內除剋。庶幾失業之人。有以安業從之。

是月。歸朝官李宗閔上書言。臣竊聞近者金人岐、雍間伐木以造浮梁。東京、長安修治宮室。邊諸路兵戍。聚於關陝。游騎千數。出近邊覘視虛實。姦謀詭計。未可窺測。臣以疏陋。究散。思效犬馬。圖報萬分之一。區區管見。可以裨廟堂末議者。析爲三事。其一曰。嚴守禦。方今天下根本在吳蜀。輔車相依。其勢若手足之相應。荊州據其中。心腹之地也。今襄陽扼荊州之衝。又足以爲荊州重輕。而重兵皆駐武昌。荊、襄之間。所以自衛者未固。且襄陽在今爲極邊。去荊州四百五十里。無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險。敵人馳輕騎。不兩日可至城下。萬一荊州爲其所據。吳、蜀首尾不能救。朝廷雖以劉錡鎮荊州。其威名固自登聞鄰國。然無兵以自固。雖太公、穰苴。尚何能爲。至於襄陽之兵。不過千餘人。又皆疲懦。安能以備緩急。望俾劉錡將二萬人。分屯荊州要害。更令不住召募。日夜訓習。張聲勢。嚴斥堠。仍擇久縣將陳者一人以副之。如出晨蓋其人者。晟雖老。而戰功之最。敵人素畏之。今居南昌。未足以究其施設。若使與劉錡協辦。敵人不敢復事南牧。襄陽則遣一智勇兼全之將。分武昌之兵萬人。比歲更其戍守。荊、襄既已有備。吳、蜀可高枕而臥矣。其二曰。募新軍。臣往往在行間。常見三衙及諸處招軍。皆市井游手。數年之後。雖習知騎射擊刺之事。而資性疲懦不改也。臣聞福建、汀、漳、建昌四郡之民。輕悍勇悍。經涉險阻。習以爲常。平居則投石超距。椎牛

伐塚。聚爲小盜。而爲姦雄之資。有人焉驅馭役使。必能得其死力。臣竊見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生長輦上。天資忠勇。其民亦畏而愛之。所統之兵。近出田舍。且宜占籍。遂爲精勁。人人可用。若朝廷專委陳敏。俾招集四郡之民。使金人果叛盟。則攻守皆可爲用。若尙守和好。則可以塡三衙之數。臣觀今日敵人之舉。其志不小。如聞邊陝右兩河之民。悉以爲兵。與夫契丹、奚家漢兒雜類。不下數十萬衆。聚之關陝。其在他路。又不知幾萬人。若欲攻蜀。則吳璘、姚仲、王彥之兵。足以相抗。臣觀其兵。皆遠來烏合之衆。利在速戰。朝廷遣楊存中、成閔提兵總率沿江諸帥。各守江、淮之險。堅壁持重。故老其師。將不戰而自潰。況金人比年以來。父子骨肉。自相屠滅。用事之臣。死亡殆盡。尙且遠離巢穴。大興土木。唐用中原之民。皆自取滅亡之道。且空國而與人戰。兵家所深忌。吾方與之相持於江、淮之間。別以陳敏所招數萬人。與戰船取海道。不旬日可至山東。徑入燕山。擣其巢穴。此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前湖北副總管李橫雖出河朔。被查。朝廷優以奬官。橫亦感激奮勵。思有以報。臣頃過荊州。觀其爲人。聽其議論。皆有可取。劉錡亦爲之加禮。山東、河朔。橫習知形勢。若朝廷使與陳敏分兵北向。均其事權。必然協濟機事。仍委三衙。令諸軍統制各舉河朔、山東勇而有謀者一人。計得三千餘人。使從其行。分往郡縣。曉以逆順禍福之理。河朔、山東既爲內應。敵人進退失據。而陝右、兩河之兵。必思潰叛。吾能及其餘而用之。適足以爲吾之資矣。若朝廷以趨海道爲迂。只乞以陳敏所招人屯之襄陽。亦可以捍禦一面。其三曰。通鄰國。宣和之末。臣陷燕。雖者累年。敵人以先臣不屈就死。散於韓企先家。充奴婢役使。企先與烏珠密議。臣皆得密聽之。蓋聞金人之馬。皆塔坦所入。冀北雖號產馬之地。自興兵以來。所養至少。金人置榷場於白水。與塔坦貿易。丁未歲。塔坦之馬不入金國。而又通好於達鍋林牙。金人卽遣使問罪。塔坦使其子來雲中問過。金人羈留不得還。戊申歲。伊都金吾出師攻達鍋林牙。使塔坦助兵以爲鄉導。許歸太子。已而伊都敗師。欲結連謀叛。舉泄。亡入塔坦。太子卒不遣還。自是太子鬱結成疾。並其母死於雲中。塔坦之悞。深入骨髓。今若遣一介之使。開其禍福。曉以利害。使塔坦之馬。無與金人互市。金人利於騎戰。捨馬則無所施其能矣。至於西夏。亦與金人爲讎。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嘗割天德、雲中、金肅、河淸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歲。固新郎君領數萬騎。陽爲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稔熟。因得出入雲中。副使李屈移書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禮義文法。非他國之比。自是觀之。則知西夏惡金人。喜中國可知。壬子歲。尼瑪哈開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今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奮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勢。銳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爲攻己。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瑪哈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千、珠赫貝勒以犯饒風。今莫若遣辯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爲吾聲援。臣尙有私憂過計者。金人強則稱兵。弱則請和。頃歲經合肥、順昌及川口數戰。敵人倉皇議和。朝廷姑務息兵。屈體從之。然則今日之舉。首叛盟約。自取滅亡。其勢不利。必將復要前日之計。愼勿許和。小勝則於荊楚之間。練兵秣馬。積粟務農。徐爲後圖。大勝則長驅席卷。以圖恢復。臨機制勝。猶有不可預言者。臣又聞自古用兵。有聲有實。今者

兵不出境。而張皇聲勢。惟恐吾之不知。乃於近塞積石爲郛。閉榷場。絕商賈。造戰船。自春徂夏。且非秋高馬肥之時。臣顧分遣諜者。伺其虛實。若誠如臣言。則上兵伐謀之舉。亦不可後。惟陛下採擇。

察因不知此時尋何官職。以審中所云考之。恐是李璮之子。其所上書。亦當年月。以言北事甚悉。故詳載之。當中旨開榷場。蓋今年二月事。又云。自春徂夏。蓋是四月間。以日麻考之。今年四月庚寅。蔣璨改除破蕭軍統制。五月丙寅。王寶戍蘄陽。六月丁亥。李橫新東總管。閏六月甲寅。拱南增兵。乙卯。劉汜除效用統領。與宗閔所言。往往相符。故且附閏月末。俟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二

【紹興二十有九年】五月甲寅朔。詔福建路閃生沙田權行住賣。時有詔蠲諸路官田。而閩中傍江海之地。有閃生者。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奏於朝。戶部悉令出賣。殿中侍御史任古言。此皆民間自備本錢興修。數年之間。儲費未足。出賣太早。其擾不細。上乃寢其命。　延福宮使寧國軍承宣使人內內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在京宮觀。以病自請也。永錫尋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謚溫恭。永錫贈謚在辛酉。

丙辰。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乞增置幹辦公事一員。以忠翊郎周師古充。從之。師古、皇后親戚。今年正月補官。

丁巳。詔殿前司選差統制官一員官兵千人。往江州駐劄。彈壓盜賊。歲一易之。以江州之瑞昌及興國軍茶寇出沒故也。尋遣統制官孟珪。

己未。上與宰執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忍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蓋欲備不時之需。免臨時科取重擾民耳。可令戶部計每歲經常之費。撥入爲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餽饋師旅。勿得妄動。　敷文閣待制知鎭江府楊揆移知湖州。敷文閣直學士韓仲通知鎭江府。時仲通未免喪。詔俟從吉之任。　中書門下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遙遠。欲就近樁管。以備軍用。臨安府、嚴州、廣德軍二百五萬八千餘緡。並起赴行在。平江府、湖、秀州四十八萬三千餘

緡、並起赴平江府、鎮江府、常、徽、處州八十二萬七千餘緡、並起赴鎮務場、建康府、宣、信、洪、筠、袁、撫州一百十九萬四千餘緡、並起赴建康務場、池、饒、太平州、南康軍六十四萬八千餘緡、並起赴池州大軍庫、江、吉州、臨江、建昌、興國軍四十七萬九千餘緡、並起赴鄂州總領所、詔除徽、處州、廣德軍獲折輕賫外、餘州當折銀者、並發見緡、願起銀者聽、自行在外、令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認數拘備、設庫樁管、俟旨支撥、毋得移用、先是兩路折帛錢歲爲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備軍用。

辛酉、詔官員豪富之家、計嘱諸軍部轄人、放債與軍人、厚取利息、於請受內剋還、有害軍政、令內諸帥譏察禁止、且有債負日下除放、即理索及還之者、皆抵罪、自今有犯、命官取旨、仍出榜曉諭。　進士康舉之、譽之並送南康軍聽讀、日下出門、令本軍常切拘管、二人皆與之弟、臨安府奏其輒至行在、妄說舉媚故爾。

壬戌、昭化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錢愷降授舒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日下出門、愷以私財託軍中回易、事聞、故有是命、其運用錢仍拘沒、如係軍人欠負、即除之。　皇叔保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騶爲建寧軍節度使。

乙丑、右迪功郎大理司直劉芮爲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芮以病乞奉祠、三省言、芮名臣之孫、恬靜有守、欲望少加甄奬、乃有是命。

丙寅、左武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王宣爲京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先是詔都統制田師中選近上兵官可往京西者、師中言宣可用、遂命之。

丁卯、詔諸路錢物綱運、不許差承議郎已上官管押、如或差募、至交納處、更不推賞、時言者論近之貪官爵者、例求部綱之賞、以遷官蔭子、望自今應轉朝奉大夫及朝奉郎、毋得以恩賞遷、下吏部看詳、而有是命。　戶部侍郎趙令韙等言、諸路屯駐大軍、例當貼降錢應副、欲下權貨務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招誘客人等、請淮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作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依自來□潤分數、從之。

己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監察御史汪澈等言、伏見直祕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文行純全、政事明敏、前將潤東蜀、繼領憲臺、去經界之偏重、救監酒之久弊、及權潼川府、因行賑濟、募人修城、功同捍築、斂不及民、今移節西蜀、除去橫賦、以寬民力、右奉直大夫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穀燐、好謀善斷、向贊王彥軍幕、裨益居多、逮至果州、首尾六年、愛惜官物、甚於私財、今持節東川、獄訟希簡、右朝請大夫知閬州王灌、臨事精審、下不敢欺、昨知沅州、嘗爲部使者列薦、今知閬州、未究其才、已上三人、治行顯著、委是實迹、詔之望直顯謨閣、燐、灌直敷文閣、俟更取旨陞擢、先是去年正月甲申、有詔臺諫侍從三人以上、公共推薦監司治狀、三省考察、至是倬等以三人應詔。　宰相沈該、湯思退言、近旨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其治績顯著者、保舉陞擢、緣未有定立條目、致舉刺皆未能當、竊見元祐間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委是詳審、於今可行、臣等今重行修立、舉薦四條、曰仁惠、謂愛民利物、來所長愛、非疲輕公直、謂心無邪、遇事不吐茹、非內私外公、實侵詐直者。　明敏、謂諳察情理、權廉辦事、非飾聲譽、美利口給功者。　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詐稱約名、偷安避事者。　按察四條、皆籍記姓名、隨材任使、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長吏覺察不盡、望令監司專按守倅、路都監以上、守倅按察在州兵曹職官以上、及諸縣令丞、所舉失實者、取旨竄責、失按察者、進降差遣一資、餘所部守監司守倅皆得舉按、但不坐失察之罪、從之。

庚午、詔武舉人依府監年數與免解、用兵部請也。　詔自今軍州按發官吏、應申諸司差勘者、先申提刑司、如提刑有妨礙、聽申轉運司、次申安撫使、時湖北提刑司言、自去年降旨之後、去年九月乙亥。諸州按發公吏、並申本路諸司、諸司據所申、各選官前去、切虛分離、併至亦有州郡揀擇一司申乞者、皆失元降指揮之意、乞指定行下、故有是旨。

壬申、金國賀生辰使資德大夫祕書少監王可道、副使定遠大將軍行太子左監門衛將軍局副使王蔚入見。

戊寅、戶部侍郎趙令韙等言、客人齎錢銀赴左藏庫送納、御免支江浙、荆湖、福建等路合起赴行在綱錢、既免起綱勞費、又無拋失之患、公私兩利、若更加優潤、庶可免納增廣、除福建路依元旨外、餘路州軍、每千支優潤錢自九文至五十文、凡十五等、並于應起脚乘廢費錢內支給、大約水脚費百錢者、給其半、他以是爲差、剩數令逐州樁收、附綱送納、從之。

庚辰、右奉議郎梅執仁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執仁、執禮兄也。

壬午、上諭大臣曰、聞士大夫赴調者衆、當此炎暑、三省樞密院、可速行措置差注、毋得留滯、時在都選人七百餘員、而所榜之闕未及其半、故留滯如此、既而權吏部侍郎葉義問請諸州司法及監場官並破格差注、其監司州郡、重疊奏舉改官、有誤選人到都者、許本部檢舉、依法以逆制論、從之。義問申請在六月辛卯。

六月甲申朔、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爲大金奉表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曹勛副之。使名續日屢所書如此、然不知當時所謂何事也。　時士大夫數言敵情難信、請飭邊備、沈該等不以爲然、奏遣大臣往探敵意、且尋盟焉。

乙酉、詔減荆南府經總制錢四千七百緡、以左奉議郎通判府事張震言、民力未復、無可收趁也。　太一宮道院乞買嘉興縣常平官草田三十頃、罷轉運司歲撥廣糧五百石、從之。

丙戌、祕書丞虞允文兼國史院編修官。　祕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知婺州。　詔瓊州牢城內侍李廣累經赦宥、可特與量移。

丁亥、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曹勛爲昭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依前充大金奉表稱謝副使、制曰、念展

儀而修聘。將堅好以息民。欲申有永之懽盟。無易老成之儒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所草也。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罷爲右文殿修撰。知綿州。道夫數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故出之。　軍器監丞吳擴直敷文閣。添差利州西路安撫司參議官。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李横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横自鄂州崇統制召還。不知何故乃有此除。當詳考。　詔自今六參日上殿班次已定。遇臺諫官請對。令轉對官次日上殿。

己丑。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年六十八。九成既以病風廢。且爽明。前五日兩疾頓除。其親舊皆塞。至是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皇朝類苑。至章聖東封丁謂取玉帶事。忽怒曰。丁謂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一夕卒。訃聞。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九成復職在四月乙卯。

庚寅。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賀允中乞再致仕。不許。　右武郎幹辦皇城司成達忠爲右武大夫。以供職滿三年推恩也。

辛卯。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万俟正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

壬辰。尚書司勳員外郎任文薦守監察御史。　敷文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韓仲通移知建康府。

癸巳。詔曰。朕日興二三大臣宵旰圖治。而士習驕怠。不卹事機。以偃蹇自如爲高。以緘默不言爲智。朝廷有期會而不應。省部文符屢下。監司郡守。視之邈然。豈肯協濟國事。可丁寧告戒。并宰執臺諫率先所職。有仍前驕怠者。重寘于法。乃榜朝堂。　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顯忠陞本司選鋒軍都統制。楊存中爲上言。顯忠才氣。豈宜處之偏裨。故有是命。

甲午。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燾以衰病力辭。詔不允。仍給寬假將理。　右正言都民望言。賞政殿學士知洪州施鉅前帥靜江。當兵火之後。不能撫綏。遂致強暴殺人。及移洪州。敗闕尤甚。賊盜橫行。詔與宮觀。　崇正寺主簿簿趙雄、司農寺主簿韓元龍並遷本寺丞。　中書言。淮東帥漕係朝廷重寄。鄧根、孟處義到任已久。有合措置便民事。並無所建明。詔令具析中尚書省。詔揚州增招使臣効用。通舊以五百人爲額。以淮東帥司言本州無兵故也。

丙申。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充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誠之抗章求去。故有是命。　晉者論比年權富之家。以積錢相尚。多者至累百鉅萬。而少者亦不下數十萬緡。奪公上之權。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乞爲之限。戶部請令民戶積錢毋得過萬緡。官戶倍之。滿二年不易他物者。拘入官。許告賞從之。七月乙巳朔書可參考。

丁酉。詔累禁不得與苞苴交給。而邇來尚或有之。其在州縣。則苛取於民。在軍旅。則掊克卒伍。登車接艦。珍甘技巧。以爲賂遺。可不痛革。夫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因其所欲。以濟請託之私。宜申戒飭。有犯重寘於法。斷在必行。仍令臺諫糾彈。在外命監司按劾。　池州駐劄御前軍都統制岳超乞於見管軍

額外增招兵校三千人。許之。

戊戌。中書言。昨令諸路州軍遣禁軍之半。教習弓弩。以備朝廷抽取拍試。竊慮歲久諸州各於賞給。教習稍墮。緩急本處無以使喚。詔諸郡守臣各具見管的實弓弩手強壯人數。及教閱次第。申尚書省。　國子博士史浩爲祕書郎。會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太學博士劉度爲祕書省正字。太學錄李石爲太學博士。　名鳥江縣縣西楚霸王項籍廟曰英惠。

己亥。王綸、曾勛辭行。　參知政事陳康伯兼樞密院事。以西府全闕故也。　資政殿學士知泉州陳誠之未辭。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勤誠之附會秦黨。旋躋顯途。冒處樞庭。無補國論。方欲論列。已見罷遣。復叨峻職。典大郡。天下何觀。詔誠之與宮觀。免謝辭。　鄂州駐劄御前都統制田師中遣其子右承奉郎公輔入見。特遷右奉議郎。直祕閣。賜三品服。遣還。時師中辦增軍校三千八百人。戶部請以江西經制錢總領所楮管銀付支用。從之。

庚子。資政殿學士陳誠之落職。依前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言。誠之自擢右府。首尾三年。其所建明。惟禁止戎瑁鹿胎一事。而又招集富商。出入門下。以置田之多寡。爲官資之高卑。使其謀國如家。見義如利。施之職事。豈無裨益。今富貴已盈。志欲已滿。設爲詭辭。容身而出。此豈朝廷所望於大臣者哉。望將誠之鐫職罷祠。以爲其臣尸素不職之戒。故有是命。

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光既許便居。行至江州而卒。年八十二。其家乞以本官致仕。許之。三十一年三月辛卯追復。　祕書省著作郎楊邦弼爲尚書禮部員外郎。陳俊卿爲司勳員外郎。

壬寅。崇信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爲太尉。以積閥遷轉。時殿前司統制官輔逵、王剛踐領防禦團練使。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制。管軍十年一遷。二人尚未滿歲。上喜曰。趙密去歲求遷。詞臣謂密爲節度方九年。逮今乃除太尉。卿論二人。軍中自以爲當。命遂格。按去歲詞臣乃楊椿、周麟之二人。未知何人。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當考以日曆考之。輔逵此時爲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王剛爲拱衛大夫忠州刺史。　祕書省正字魏志爲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時楊邦弼、陳俊卿以久次爲郎。故志與史浩並命。志、吳縣人也。　初。左朝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呂廣問入對。言常平義倉之法。廣儲蓄以待不時之需。祖宗長慮遠計也。事久廢弛。名存實亡。縱有見存。類多陳腐。主藏之吏。不過指廩囷局。執虛券以相授受而已。蓋緣法禁至重。干連猥多。上下含糊。莫敢輕發。望每路遣官一員。同提舉官徧行檢察。若干係積久欠折。驗實除豁。若干係近新借兌。責限補還。自餘實在若干。嚴切樁管。今後依條對兌。先交新米入倉。方得支撥陳米。雖目前不免有除豁之數。然虛掛文簿。有名無實。決不可得之物。存之無益。庶幾日後見在皆是的實。不與虛數相參。交同失陷。臣契勘常平錢物。兵火以來。前後因循。全失稽考。今若付所司。盡須起獄。其間歲月浸久。逃亡貧戶。無可理償。若止令申嚴。即恐依前但爲文具。詔戶部看詳。至是遣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西。通判平江府任盡言往江東。餘路委漕

臣愛實仍將沒支借兌失陷數目報提舉常平官措置。七月乙亥元豐實錄可考。

甲辰。詔直祕閣知揚州鄧根無所建明。可與宮觀。祕閣修撰新知秦州劉岑知揚州。左朝議大夫鄭作肅復直祕閣知鎮江府。時居民遺火。都統制劉寶遣其下救之。因而大掠。作肅以爲言。他日又火。寶恨之。閉塞不出。下令曰。輒出救者死。城中半爲煨燼。倉米被燔者數萬斛。右武郎帶御器械吳挺爲利州路兵馬鈐轄。蓋以解散恩遷挺右武大夫。封其妻李氏爲淑人。遣還。時上已召吳拱還朝。故因挺求歸而有加命。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罷章告老。詔許歸饒州養病。仍免朝辭。俟秋涼時赴闕供職。

乙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同班入對。共奏尚書左僕射沈該天資疏庸。人品凡下。自居政地。首尾數年。曾無建明。以裨國論。惟知冒寵。黷貨無厭。請託公行。賄賂盈至。縱令子弟凌轢州縣。起造第宅。擾擾公私。貪鄙之迹。不可毛舉。上孤陛下之恩。下失四海之望。乞賜罷黜。別選典憲。直祕閣知明州趙善繼。善繼爲政殘酷。民有犯私酤者。毀其居。間繆錢以千計。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湯沂、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徐度、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都絜交章奏其事。詔善繼舉嗣。給事中周麟之言。善繼自知明州。瘐死者六七十人。明州之人。謂其慘酷在秦檜、王會、曹泳之上。諸司坐視已久。近方按發。觀其奏牘。亦未能盡疏其惡。鐫官褫職。以爲中外之戒。詔善繼放罷。

丙午。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同班入對。共奏左僕射沈該性資庸回。志趣猥陋。自爲小官。已無擁旄徒以在州縣。詔諛秦檜。遂蒙提挈。濫廁禁殿。連帥梓、夔。略無善狀。以子弟爲商賈。以親信爲爪牙。汙穢之蹤。白簡可覆。陛下比因更化之初。錄其一得之慮。起之誦籍。擢在政途。俾得自新。以圖報塞。首冠台席。亦幾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凡是差除。莫先親舊。引所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宰相之職。無所不統。而該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謾不加省。陛下近念士人留滯逆旅。特降睿旨。令速差注。旬日以來。未聞有不因介紹而得之者。道路怨咨。惟恐其不疾顛也。伏望宸斷。亟賜罷黜。上謂溥等曰。朝廷進退大臣。誠非細事。祖宗自有恩數。於是溥等皆退而俟命。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乞罷政。詔不允。

丁未。詔自今武臣。不得以綱運遷正使。中書舍人門下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言。祖宗以來。武臣轉至諸司使者甚少。舉薦官之籍。不滿數百人。得之既艱。人以爲重。自兵興以來。用武功賞官者衆。今自武翼大夫以上。至不可勝紀。既無員闕處之。至欲附就指使押隊之屬而不可得。朝廷雖知其然。未有以澄汰之。則遷陞之路。有不可不爲之防者。臣猥承密命。每見諸路所遣押馬綱使臣。多是見任大夫者。一歲之間。當轉官者。亡慮數十人。此而不革。何以善後。望做文臣承議郎以上不得押綱條例。庶幾班列稍簡。可待立功之士。故有是命。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再乞罷政。詔不允。初。行在軍馬料。歲用大麥七十萬斛。其半令浙西諸郡民以苗米折納。至是平江、湖、秀三郡續水冒田。有司請令民間每米

一斛。輸稻穀倍之。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言。三郡連年水災。民食不繼。今麥價不下于米。奈何指夏以爲秋。衍一以爲二。使之剝膚竭髓。終擠溝壑。乞令三郡盡免科折。餘郡則以苗一斛折麥一斛五斗。庶民間可以折納。不至重困。事下戶部。復不行。遵在中書。兼承密旨。每邊防民隱。必爲上言之。北人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等三百家。遵執不可。軍器利弊。命遵料簡。遵區別良窳。衆謂熟於軍旅者所不及。由是上意益嚮用之。二事以遵行狀附見其月日當考。

戊申。言者奏行在軍衣疏紕。上謂湯思退曰。諸郡綱綱。固有高下。聞本庫官吏分作數等。最高者應副親舊權貴。其次官吏。以其最下者給諸軍。是致人戶嗟怨。自今可令同支散。仍諭版曹覺察之。祕書省正字林之奇守校書郎。左迪功郎胡憲守大理司直。劄曰。爾父子兄弟。皆以道名。而爾志行安恬。學術醇峻。尤見稱於士大夫間。寘之中都。姑以示用。毋云棘寺之屬而不屑就也。詔右武大夫永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李彥實自藩邸事朕。至今三十六年。勤勞備著。可特落階官。忠訓郎閤門祗候劉汜爲閤門宣贊舍人。汜從綺在荊南。上召見於內殿。而有此命。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臣謹按宰相沈該頃在蜀部。買賤賣貴。舟車絡繹。不舍晝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蓋方言以商賈爲本也。其在相位。又暗大體。如以二子改合入官爲請。皆被繳駁。其兄訓、身爲帥臣。捕獲小寇。而該張大其事。遽除次對。又進階官。此類繁多。不敢悉數。大抵輕僭祿以市私恩。布親故以責酬賂。毫將及之。不知戒得。爰病日加。不省國事。欲望宣降累章。將該罷黜。以爲大臣簠簋不飭。背公營私者之戒。諫官何溥、都民望亦言。近嘗列奏宰臣沈該過惡。乞行罷黜。陛下禮貌大臣。未賜俞允。然臣等官以諫爲名。見惡不擊。與聲不去。皆爲失職。該頃帥東蜀。繼以夔府。常令親隨人與其子弟。用官舟載川貨。公然販賣。至荊南。爲守臣孫汝翼拘留。追納稅錢二千餘貫。未幾召用。賜對之初。即復私仇。汝翼報罷。聞者莫不冤之。況又在相位。顯貨無厭。或昭其子而得調定。朝王方參。或賂其壻而得良官。此謂萬立方。因緣增加。以至侍從。近觀大理寺評事八員。而寄居蜀川者五。類皆富室右族。豈無因而致哉。夫宰相如此。陛下不亟賜寘逐。而猶望其代天工。熙帝載。非臣等之所知也。

己酉。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鎮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朱倬等言。臣聞天人相與之際。不啻影響之速。所以彌綸輔相之者。職在宰相。人君揆變調之當否。而拜罷黜之政行焉。則天道何遠之有。謹按沈該。壟斷之夫。不學無術。占籍吳興。其門如市。百姓目之爲湖州市。惡結不解。其咎動天。去歲水澇爲沴。咸曰。繫該之由。漢法。陰陽不和。則冊免。宜簠不飭。則請罪。今該之罷。彙是二者。反以大觀文寵其行。是賞姦也。姦而賞之。雖堯、舜不能爲治。又況遇者暑雨頻仍。幾于害稼。天恩俯從臣等所請。不能終日。雲陰解殷。陽光騰耀。天人之際如此。百姓之心如彼。欲望將該落職奉祠。以顧天人之意。諫官何溥等亦言。該過惡暴著。而使得被寵名以歸。若名遂身退之所爲者。豈聖朝所以示

好惡明黜陟伏望亟行追奪仍降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以慰公論　右承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江續之監登聞鼓院（此亦爲後學禍根勸事）直龍閣致仕王縉卒年八十七

庚戌詔沈該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該以言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名乃有是命

閏六月癸丑朔右朝議大夫王珏知直州　太尉知荊南府劉錡請益戍

甲寅馬軍選兵千人騎二百戍之

乙卯閤門宣贊舍人新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兼荊南府駐劄効用統領官（按此句上疑脫人名）特免迴避用劉錡請也

錡又奏已招効用三千人乞分三等上等三分月支錢九千米九斗中等三分月支錢七千下等四分月支錢六千米皆八斗仍于初招日先支下等錢米俟及半年委重臣閱試車騎精熟者遞陞如將來上等事藝精熟之人依諸軍効用例遞補宣賚從之　敕令所删定官王萬修能放謝辭　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張祁言本路沿邊廬、濠、蔣州安豐軍民力凋弊所入不能自給卽無認定本司錢物至于蔣州自能榷場卻從本司支撥應副本司全仰沿江諸郡合起窠名以給支費而諸郡亦自匱乏他欠既多無從追理縱見無爲軍贍軍酒庫歲收息錢八千緡起赴御前激賞庫乞權隸本司應副支遣從之　左朝奉郎史才卒

丙辰秘閣修撰新知明州樂萃卒權尚書戶部侍郎

丁巳戶部言秋成不遠欲豫行儲蓄收糴以爲賑貸之備今科降本錢及取撥常平司作賑糴錢令江、湖、浙西漕司還官置場或就客販增價收糴米共二百三十萬石內浙一百萬石並起赴鎮江平江府常州江東五十萬石赴建康府太平池州江西三十萬石赴江州湖南二十萬石赴荊南湖北三十萬石赴荊南府鄂、純州每石降本錢二千西以關子茶引及銀充其數從之　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行尚書左司員外郎

戊午左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福州沈調左朝散大夫知袁州葛立方並罷調降授左中大夫仍落職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調姦贓巨蠹前知臨安縣臧汙狼籍帥臣毛友枷項禁勘獄情已具而遇大霈弟該執政擅自宂散蹤帥七閩張大海寇以爲調功誣罔君父濫進官職福州寺院自張守惡關節之弊革以實封調則賄賂公行福建貨鹽之弊已爲重困百姓詔旨矜恤深照民瘼調悉不顧自賣安撫私鹽督賣嚴酷杖背相望乞行貶竄爲臧吏之戒立方汙賤躁進先因賂該之壻自曹郎而旋至侍從今又賂該之子自起廢而遷守率鄉在秦檜時曾乞以檜不合者立爲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憤怒望賜罷黜故有是命　詔歸朝歸附人並以歸本朝日所給付身照使雖不曾帶到僞地被受文字亦與放行令吏部榜諭　淮南轉運判官張祁言左朝奉郎知和州俞畢自謂學有師承迺中庸大學之道而過不自反實欺世盜名之人去歲秋潦境內不熟抑勒百姓減放至少又于常賦之外以和糴爲名科米三千餘石預借州縣來年稅錢急于星火一郡受害詔放罷　初有詔四川隔槽酒務有敗壞處改作官監而總領財賦許尹言隔槽酒務自改置以來係人戶自備本所趁辦大軍折估若改作官監合用年計本錢至多無可應副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言隔槽酒務既是槽務認定月額其監官別無職任又多徇私作過甚爲公私之蠹今欲隨軍革弊莫若減罷官監今見界槽戶承買如不堪倚仗或不願接續卽別召人委自知縣任責驅催量支食錢本路隔槽一百三十四共減監官七十一員從之

己未尚書戶部郎中莫濂責饒州浮梁縣景德鎮稅並行打鹽江、浙、淮東沙田蘆場率行失實拘催及于貧民故也乃照所增租課皆罷以示優卹

辛酉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張偁充祕閣修撰知明州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直敷文閣知臨安府

右朝奉郎通判無爲軍孔璿知和州　工部言軍器所役人比舊數少昨發回兩浙路兵匠欲揀其壯者復令赴所從之　詔諸路常平司以見管錢三分之一措置糴米以備樁積

壬戌詔無爲軍昆山縣參場所收錢權以四萬緡爲額

癸亥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鎮江府駐劄御前後軍副統制李寶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臨安府駐劄不許務實與統制劉寶不協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于上乃令赴行在隨從軍

甲子詔觀文殿大學士沈該落職依前特進致仕侍御史朱倬等言臣等嘗拜章疏論列沈該雖蒙聖斷罷相然苟不削奪職名降出章疏則四方萬里何以知其罷黜之由詔臺諫章疏令報行倬又與左司諫何溥等論列不已乃有是命倬又請罷福建安撫司官賣鹽以寬民力復寺院實封投賣之法以其錢助軍衣及百姓非派雜科從之　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郎官周操望舉福建路常平茶鹽從所請也

詔荊南見有屯駐官軍帥臣劉錡可帶節制屯駐御前軍馬

乙丑右朝請大夫知道州向子忞直祕閣知廣州　左大中大夫李椿年卒

丙寅右承奉郎吳曾守宗正寺主簿　左迪功郎李浩充敕令所删定官（浩、隨川人也）　詔左從政郎黃文昌已降召赴行在指揮更不施行文昌爲起居舍人敦孝祥所厚既辭崇德之辟（事具今年二月甲寅）有詔召之

殿中侍御史任古勁文昌陰險狂率公私鬻謁以掠虛譽命遂寢

丁卯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第一將統制官成方爲本司前軍都統制以主帥趙密薦其累立奇功可以倚仗也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孟邦傑爲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邦傑、邦傑弟）

戊辰大省淮西冗官自通判教授諸司屬官兵職曹官巡檢主簿下至指揮醫官凡百六十員以事簡民稀州郡無以供億故也　直徽猷閣知福州程芾、左朝散大夫通判福州趙勤之並降一官本州左右司理參軍何綽、徐敦石並放罷先是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奉詔盧囚而福州司理院無罪繫獄者百四十人光遠悉釋之乃以聞故有是命既而本路運判官趙不溢奏芾用心詳審但年老多忘遂致淹延乞與宮觀三省言建州乃不溢置司所在便文自營弛慢不職詔芾如奏不溢降一官（不溢降官在是月丙子）　左

司諫何溥言。知徽州潘華乃該之甥壻。自該召用。引在郎曹。凡士大夫之干求差遣者。舉集其門。珍玩苞苴。何所不有。華爲臺諫所言。勒章不下。遂從外補。士論不平久矣。望賜罷黜。仍永不得與堂除。從之。　詔建康、鎮江府起發冰段。勞費人力。可並罷。

己巳。故實授嘗德軍節度副使王庶追復資政殿學士。故責授祕書少監黃潛厚追復左通議大夫。官子孫有差。浮照中興應日敕節　右承議郎新通判蘄州向澹改通判平江府。澹、子諲子。用守臣敷文閣待制陳正同請也。既而左司諫何溥言。守臣辟差通判。于法有礙。乃罷之。澹罷在是月壬辰

辛未。左司諫何溥言。制官必正其名。然後責有所歸。治事必即其所。然後課無不辦。鄱陽永年、永豐兩監。當諸路鼓鑄之半。鉛錫銅鐵。四面輻輳。祖宗以來。置司其地。宜矣。比年有司措置無法。所得不償所費。遂請廢罷。朝廷初欲分隸漕司。而諸路隔越。不相統轄。其勢無以通融。遂議總制于版曹。訪聞拘收銅器。所在山積。類乏鉛錫。致妨鼓鑄。正使一司官吏。措置檢察。朝夕不懈。猶懼乏事。況提領端坐省部。而可以資辦于數千里之遠者乎。人謂此議發于沈該。而該主之。故二三年間。雖版曹亦知其非。而未敢請。自該之罷。論者翕然以爲當復。蓋利害彰灼。不待辨而自明也。詔令給舍議。中書舍人洪遵等議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或置爲二司。自中興以來。置都大提點官。事權太重。官屬太多。動爲州縣之害。但當隨時之宜。爲救弊之計。閒者亟行廢罷。事出倉卒。既罷之後。又無一定之論。初委轉運使。又委提點刑獄。又委郡守貳號。紛紛不一。鼓鑄益少。乃命版曹提領。雖以侍從臨之。然官守不專。勢難隨度。而屬官有幹辦公事。又有措置官。閒一差出。州縣承迎。甚于使命。則命權視目前。又重矣。罷提點一人。官屬十餘人。而總以侍從。置在京官屬四員。下至胥吏之類。額雖減。而月給數倍。則官屬視前日又不少矣。異時提點坑冶。以一職名官。猶擢不濟。而況版曹錢穀之司。遠在數千里外。符檄往來。安能辦治。官屬之出。不過毛舉細事以塞責耳。遵等竊以爲復置便。今欲參照祖宗舊制。及今日利害。以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公事繫銜。與轉運判官序官。依舊於饒、贛二州置司。輪年守任。專以措置坑冶。督責鼓鑄爲職。如州縣于坑冶不職。許從本司按劾。饒、贛州置屬官各一員。邵、建州置檢踏二員。別置秤銅催綱官各一員。專差武臣。詔依給舍議。罷提領官。權戶部侍郎董萃言。民有常賦。國有經費。會天下之賦。以資國用。使州縣以時催供。部使者以時程督。綱目俱存。何有不足。然今賞罰有一定之格。而論賞紛紛。被罰者甚鮮。有勸無沮。孰不弛望。許戶部擇遠慢最甚者。具名以聞。特賜降責。庶使人知警懼。而財用無散逸。歲計可以指擬從之。　詔州縣當坊。非經國子監看詳文字。毋得擅行刊印。以言者論私文異教。或傷國體。漏泄事機。鼓動愚俗。乞行禁止也。　初賜祕書省曝書會錢千緡。令本省自辦。罷臨安府應副。　言者論近者蠲除關市穀米之稅。而諸郡禁民私相糴糴。皆令從官中請斛。遣官監視。每斛有收斛子。一二百者。他費又倍。望行禁止。詔監司覺察。

癸酉。給事中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周麟之爲翰林學士。修國史。　權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權給事中。

起居舍人張孝祥試中書舍人。　祕書少監黃中爲起居郎。殿中侍御史任古試祕書少監。監察御史汪澈爲殿中侍御史。　尚書都官員外郎楊俊直祕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以其父存中援更迭詔書有請也。　右正言都民望言。近降旨依戶部措置儲蓄收糴米斛。此大務也。然其間措置有未當。約束有未盡。倉場情弊。中外一同。交納邀求。在所不免。若和糴之價。不高于市直。人誰肯就場中糴。又物價高下。隨時低昂。官私收糴之初。略集行人。供俱三等價直。後有增減。更不復問。所以民間雖與中交易。謂直約束。依公實增。勿爲文具。隨時增減。勿爲定價。又所糴米專委知通認數樁管。緣交量損折。或積久米乾。重以鼠雀之耗。若令認定。必致增損斗面。誅求于民。又以銀折錢。須依市價折支。方使人無詞說。茶關充本。須剛實錢應副。方得事務濟集。望申命有司。講求曲盡。詔戶部措置。戶部乞令諸州守倅。逐旬審度估定。每石量增市價一二百錢。每樁收及一年。總除一蓋充折耗之數。仍令牙人把斛交址。勿用斗子。官吏量給湯茶食錢。每糴及五萬石。減磨勘半。多者并賞。其淵子茶引。並令漕司先兌見緡。從之。

甲戌。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范如圭之泉州。　左朝散郎馮時行知黎州。用王剛中薦也。　詔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權知廬州劉綱給真俸。

丙子。左從事郎新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查籥爲祕書省正字。　武略大夫新荊湖北路兵馬鈐轄魏震兼權知荊門軍。

丁丑。潭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吳拱爲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充階成西和鳳州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成州。拱乞依例陞充副都總管。從之。拱陞總管在是日

戊寅。詔故左奉議郎祕書省校書郎任質言特與一子恩澤。以祕書少監任古等援常明故事有請也。常明事在紹興九年十月也　時校書郎洪遵嘗草奏。僉謂質言故諫官伯雨之孫。篤學安貧。論議勁正。乞特官其嗣。以勸忠義。正字劉望之摘遵草曰。只如此。意似不廣。宜增數語云。亦使四方英俊。知館閣養士。雖其不幸。亦蒙哀卹如此。遵既如其言。私怪之。未逾月。望之暴得疾。一夕卒。其官亦左奉議郎。同舍又請。宰相湯思退曰。若更行此。遂成永例。恐議者不以爲然。聞其生前多著書。若悉上送官。亦可特以爲說。祕書丞虞允文乃論其家。蓋欲望之遺文。合數百卷上之。下兩省看詳。俄而思退去位。事竟寢。

己卯。加諡秦魯國賢穆大長公主爲賢穆明懿。以其子少傅榮國公忱援故事有請也。　軍器監主簿馬騏言。陛下加惠蜀民。日者命有司除放州縣虛額錢。此舉所繫利害甚重。凡所謂虛額者。皆出於鹽酒之課。蓋鹽泉有盈縮。則煎賣之數。不能無多寡。人煙有稀稠。則酤賣之數。不能無通塞。向者有司但持目下一定之額。而課其息。將新改舊。用實填虛。卒以無償。徒費督責。望下四路監司。取見鹽酒課利三年內所收實數。以酌中一年爲額。使之趁辦。其目前虛額之數。盡與蠲除。詔總領所相度申省。　詔故左朝奉大夫復直徽猷閣官一子。以其家自訴爲李綱私黨奏勳。坐遣而死故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三

紹興二十有九年。秋七月壬午朔。淮東安撫司言。北邊蝗蟲爲風所吹。有至盱眙軍、楚州境上者。然不食稼。比復乘過淮北。皆已淨盡。癸未。上謂大臣曰。此事甚異。可以爲喜。仰見上天垂佑之意。陳康伯曰。載籍所傳。蓋未之有。皆由聖德所感。鄰境聞之。當自懾伏。上曰。然。使其聞之。必不敢妄作矣。宋史全文史臣曰。古者以災異多異圖。謂其滅於畏也。誠於畏則君德彰矣。朝桀所以彰太戊也。鼎雉所以彰高宗也。癸亥所以彰景公也。誠矣。今夫蝗之來。不可滅而去。蝗之擊。惟苗是食。其去而不食。果何以致之也。德聞於天。且登之矣。金安得而不服。臣以謂弗誠于長者不能也。

御史臺主簿馮方爲祕書省正字。祕閣修撰知揚州劉岑言。右朝奉大夫張松敏給精幹。材力有餘。往年梁揚祖在虔、洪。頗得松力。若使治兵調民。必有可觀。乞增置本州通判一員。以松填闕。從之。未幾。諫官何溥以爲非祖宗舊制。詔松改通判荊南府。

甲申。尚書禮部員外郎楊邦弼守起居舍人。　右朝請郎知靜江府李如岡復祕閣修撰。

乙酉。詔直祕閣成都使轉運使王之望充四川制置司類省試院監視。左朝奉郎知嘉州何逢原充考試官。左朝請大夫知邛州費行之充別試院監視。左朝奉郎知榮州李曦充考試官。監試官依監學條法。取摘試卷詳定。類省試敕差官自此始。仍以金字牌遞給降敕。劄付制置使收掌。俟試近發出。先是蜀中弛挾書律。而就試者率以違旦爲常。之望始禁之。然卒不果。　右文殿修撰張子賢、子正並充敷文閣待制。

提舉佑神觀。祕閣修撰張子仁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仍並令久任。初。楊俟以登第故累遷至侍從。而吳拱以守邊除潭州觀察使。於是韓世忠、張俊諸子猶在廡下。上以俊贊和議有功。手詔令一二大將之子。皆以遷至文武侍從。而俊之子猶在廡下。乃有是命。仍詔自今功臣子孫敘遷。當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庶幾恩澤兩得。永爲定法。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封還之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縱私之。奈清議何。上面諭椿。朕欲以虛名獎用勳臣子孫。椿曰。名器不可假人。恐侍門一開。援例者衆。然卒除之。

丙戌。安化三州首領蒙官隨等來獻方物。詔以自隨爲三班差使。

丁亥。權吏部尚書同修國史兼侍讀賀允中參知政事。

戊子。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請以本司馬軍親隨二將爲中軍。餘四將爲左右前後軍。從之。　親衛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守思爲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用趙密請也。

己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侍讀葉義問兼權吏部尚書。

辛卯。故中奉大夫尚書主客郎中林沖之特與致仕遺表恩澤。以其家自訴靖康中使金割地。死於金國故也。　初。朝散郎尉服死。其子紘幼。孫大廉以致仕恩入仕。約官至正郎。即任紘。及大廉累遷至右朝奉大夫。遇郊恩任其子敦詩。紘訴于朝。吏部請官紘而罷敦詩。從之。

壬辰。詔潭州觀察使知成州吳拱妻令人許氏特封信安郡夫人。

癸巳。左太中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趙令讀復爲崇慶軍承宣使安定郡王。已而令讀言。自來未有由從官襲封者。請得任子孫京秩如舊。上許之。　太府少卿錢端禮充祕閣修撰兩浙路轉運副使。　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永爲定法。臣伏思之。有大不可。臣竊計內外將家之子孫。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致。恭惟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勝業。及南征西伐諸大臣。功如曹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惟彬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王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爲節度使。初不聞有遷遲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間。清穆敞閎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詔。從之。

丁酉。左朝奉大夫知吉州魏安行爲尚書戶部員外郎。安行自斬爲秦檜挾妻家私怨。奪去墾田之賞。詔臣罪籍。天下守令以臣爲戒。法遂不行。望檢舉原降指揮。使州縣樂于勸課。田野日闢。

戊戌。翰林學士修國史周麟之言。左宣教郎知雙流縣李燾。燾、丹陵人。已見。　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劄錄付史館。蔡博學剛正。張浚、張燾咸器重之。秦檜幾時。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通問。即召用之。燾惡其譏國擅權。迄不與。坐此偃蹇州縣。垂二十年。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聞其名。奏以爲幹辦公事。初。燾父中任至右朝奉大夫。通習本朝典故。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旁採家集野史。

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于此。　右朝請郎韓駒知無爲軍。　右正言都民望言。朝廷自紹興二十六年。緣諸路州軍縣鎮稅場猥多。減併一百三十四處。減罷九處。免納過稅五處。實仁術也。然議者謂經總制錢係州縣以百色官錢分隸。今既減省輸錢之源。即上件錢自合裁減。乞命有司。除豁年額。庶幾州縣不敢巧作名目。並緣爲姦。從之。　是晚。福州大雨。溝澮皆溢。湖、氷因之冒城而入。侯官縣民田頗爲所壞。

己亥。司農寺丞韓元龍覈實浙西常平米還言。一路糴米錢。併撥六十萬緡。乞別行收糴。從之。

庚子。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顏爲直祕閣。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填復資闕。上諭宰執曰。泉本利害。大概有四。坑戶、銅本、人工、木炭是也。卿等宜論顏講究利害。令鼓鑄復額。以稱朕意。

壬寅。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知紹興府姚仲言。被旨增招官兵三千人。乞下總領所支給器甲。從之。

乙巳。右僕射湯思退等乞以上親書近降戒驕惰、禁賂遺二詔、立石于尚書省。以墨本頒于中外。從之。思退因贊鑾章奎畫。超冠古今。上曰。朕自少時。留心翰墨。至今不倦。然迄不能臻妙。在庸惟太宗好二王書。一時翕然相尚歐、虞、褚、薛。皆有可觀。朕有舊藏文皇數帖。其間有好謙自牧。上畏天。下畏羣臣等語。不惟字畫可喜。其用心實後世所矜式也。　初。敕令所刪定官聞人滋面對。言按察之吏。例選舉人改官任使。委責非輕。誠爲良法。然習行既久。不能無弊。凡爲薦舉。本欲選取材能。而或以相成。或以彼此貿易。或奪于勢力。而不能自便。其出于誠心薦舉者。蓋亦無幾。且小官孰不求進。則皆務得而爭先。奔競成風。無復操守。及被舉之人。他日負犯。則一狀自陳而已。夫舉非其人。責豈容免。欲乞詔諭有司。申言同坐之條。重其陳首之法。庶幾舉者知所戒。其弊可革矣。臣復有管見。凡在官者。滿任及十考以上。則入仕亦積有歲月矣。委無公私過犯。則其人亦知愛重矣。若此之類。雖舉狀偶不及格。伏望取自聖斷。以次量材。其降格遷改。既不廢舊制。開此公道一門。使孤寒廉退者。亦有寸進之望。或有疑其失於濫者。即乞賜裁酌。取吏部每年以來改官中人數。約爲限格。舉狀年勞。參酌並用。少抑貪冒之弊。養成廉素之風。似爲有補。詔吏部長貳同加參酌。務要精審久遠可行。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張孝祥、權工部侍郎兼權給事中王曙、亮議曰。臣等竊詳選人改官之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二百年。法令章程。燦然並具。至於今日不能無弊者。非法之不善也。患在士大夫以私情汨之耳。夫自一命以上。仕於州縣之間。雖有眞賢實錄。勢不能以自達於上。故爲立監司郡守薦舉之法。必使之歷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於可用。姦贓巨蠹者。既有安治之科。而齷齪穴儒之輩。既無材可以被薦。又無過可以斥逐。寧予之幕職曹掾之祿。使足以代耕。至于沒齒而不敢望致身於京官。所以分別材否。可謂至矣。舉之而非其人。有才而不見舉。是則監司郡守之罪。所謂失舉之罰。必行之可也。今臣僚所建。欲歷任十考。舉主不及格者。與降等改官。揆之人情。雖爲至公。然恐此路一開。則有力者懼關見闕。無材者苟冀終更。率不過出官十餘年。可坐以待京秩。此其不可一也。今欲約每歲改官之員。減其分數。以待無舉創者。則當被

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歎。此其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馴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所以救入流之弊。此其不可三也。祖宗法度。非有大害。未易輕議。今一旦欲以二百年之成法。舉而易之。此其不可四也。有四不可。事理著明。難以如臣僚所請。竊謂如故便。從之。滋、嘉與人也。按原作指揮。今吏部長貳參酌。今乃是給舍臨上。蓋日縣城有脫字。當求其本參考。陞與元年三月己酉。減舉主員。

己酉。詔殿前司破敵軍以五千爲額。時左翼軍之改隸者。與統制官陳敏所募士纔二千人。乃于本司諸軍那摘。以充其數。　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彭合入對。言湖南州縣。於民間二稅之外。別令輸士戶錢。又以稅科本色布。而高價折取其直。謂之折絕。以致受納官吏。收領詞狀之際。則取醋息錢。又一例均科麴引錢。隨科送納。名色不一。臣在官之日。已行禁止。乞下本路監司覺察。合又言。州縣出賣官田之害。望痛減定價。毋令抑勒。戶部言。自降指揮。僅及半年。據江浙諸路。日終賣到田一百十餘萬緡。即非賣不行。難以減價。乞不得抑令田鄰承買。從之。

庚戌。詔撥四川經總制并田晟錢糧錢八十四萬緡。應付四川增招軍兵歲計。成都路二十萬。潼川十萬。利路十五萬。梓路五萬。此據四川財賦册。明年八月甲寅所書可參考。　時統領官司農少卿許尹言。增招兵校萬人。歲幣錢糧二百四十萬引。乞將每年應付田晟窠名錢。撥行截撥。戶部奏。田晟窠名錢帛。係指擬應付江上軍衣。難以盡行截留。外有二分錢引三十四萬緡。係買發川布赴行在。別無支使。欲令總領所取撥。并令就戗合赴行在經總制錢五十萬緡。通已得旨。於田晟錢糧內撥五十萬緡。共一百三十四萬緡。應付支遣。從之。　右朝奉郎通判安豐軍向汋知安豐軍。

八月壬子朔。殿中侍御史汪澈言。中書舍人張孝祥輕躁縱橫。挾數任術。年少氣銳。憂無忌憚。孝祥繼母纔以父官封孺人。孝祥輒乞用己官職躐封悲人父亡。即隨子官。著令也。孝祥蓋有無父之心焉。事見今年閏正月辛巳。交遊郭世模。受財奪官久矣。孝祥曲爲經營。與之改正。復齒仕列。僅撥改正事未見。此以私意而壞陛下之法令也。黃文昌浮薄沽名之士。孝祥則宛轉吹噓。致被召命。事見今年六月丙寅。張松、聞僧、胥吏之子。孝祥則強令劉岑辟倅揚州。事見今年七月癸未。江續之狡猾貪鄙。孝祥則愛其奉己。爲之提攜。遂得登聞鼓院。事見今年六月辛亥。韓元龍貪淺望輕。孝祥以姻親爲之維持。欲得總領。今年七月己亥。以司農寺丞使浙西回。此以詭計而誤陛下之除命也。又養俠士左都輩。刺探時事。交通權貴。踪迹詭祕。方登從班。而所爲已如此。若假以歲時。植黨連羣。其爲邦家之虞。當不在盧杞之下。望早折其萌。速從竄殛。詔孝祥與外任。世模改正指揮勿行。都押歸本貫。續之、元龍並放罷。既而孝祥乞宮觀。乃以孝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自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矣。　祕書丞虞允文、祕

書省校書郎洪遵並爲尚書吏部員外郎、仍兼國史院編修官。　太府寺丞陳洪爲尚書倉部員外郎、左朝請大夫彭令爲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　左朝請郎兩浙路提舉市舶張闡爲御史臺檢法官。

癸丑、詔田師中妻衛國夫人靖氏納內中俸、從其請也。

甲寅、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許尹言、諸州縣年額贍軍錢物、拖欠數多、乞候歲終、從本所取其尤甚者、具申朝廷、重行蹤責、庶幾事任歸一、舊州縣贍軍錢皆從所隸漕司拘催、其有稽遲、漕臣按劾、總領所不與、故尹以爲請。　三十一年四月己未王之望申明。　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言、諸路所籍樁積米斛、移易借兌者、乞以違制論、從之。　詔賞授靖州團練副使惠州安置傅選常立戰功、理宜矜宥、可復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充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

丁巳、執政以皇后生日、用例從激賞庫遞銀三萬兩充禮物、詔令自除皇太后生辰內教坊賞將士外、朕生日、皇后生日、冬至、寒食節並減半、餘並免、宰執奏、仰見陛下約己便民、恭儉之德、度越前代遠甚、上曰、前後所進尚有餘、若留之、不過樁管以備不時之須耳、宰執復奏曰、此陛下盛德事、各再拜以賀。

戊午、兩浙市舶司言、高麗賈人販到銅器、乞收稅出賣、詔付鑄錢司。　起居郎黃中兼權中書舍人。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司統制賈和仲以母老乞補外、改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常州駐劄。

庚申、詔四川等處見在行在進士、歸鄉赴試不及、可特令就兩浙轉運使附試一次、後試者七百五十人、詔令解發十五人。

壬戌、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劉珙爲祕書省正字、用賀允中薦也。　大理司直胡憲守祕書省正字。

癸亥、祕書省校書郎林之奇以疾求去、改知大宗正丞、紹興府供職、初、侍御史朱倬等言、江西漕司米綱積弊、詔提轄文思院呂靖往江西措置、殿中侍御史汪澈言、靖乃惠卿曾孫、傾邪凶狠、蓋其家法、去年被命饒州措置鑄錢事、妄作威勢、干請受財、衆所鄙笑、詔靖放罷、更遣軍器監丞朱商卿措置。　詔皇后宅教授、依太學博士格例通理成資。　翊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吳琦知洋州。

甲子、言者乞倣祖宗舊制、許商人般載米斛、輸行在諸倉、願以茶鹽乳香礬鈔、或犀象布帛香藥、憑其直者、聽從之。　右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沈濬爲監察御史、濬、畸之子也。　詔左朝請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質問、左迪功郎朱熹並召赴行在、右通直郎知建州建安縣韓元吉令任滿日赴行在、皆用輔臣薦也。既而左司諫何溥言、仰度聖意、必以百里之民、方安元吉之政、不欲遽奪其去、然度廣問近除提刑方及數月、使果得人、則爲陛下平反庶獄、剗舉百吏、兩路受賜、所繫非輕、今遽令造朝、萬不過爲郎、而使兩路失賢監司、觀一邑之令反不重耶、近者朝廷屢擇郎吏以爲監司、每患才難、今既知其可用、而復不使少安厥職、衆恐來者未知如舊、重爲勞擾、望須其終

更、特加召擢、詔度、廣問並俟任滿日與在內陞擢差遣。　謂所奏在是月己巳、今聽者之。　元吉、元龍弟、熹、松子也、少孤、從延平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後罷、於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

丙寅、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周麟之兼侍讀、權尚書刑部侍郎黃祖舜兼侍講、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後軍統制劉澤帶御器械、以周麟之、洪遵、張孝祥應詔論薦也。　中書奏、臨安府老人全富等四人上表賀皇太后壽八十、詔皆授官有差。

丁卯、左朝散郎知英州陳克勸請除南雄、英、連三州經界後州縣所拖丁米蠲額、從之。時克勸已滿秩、新守吳名世怒其迎接不如禮、摭其用舊例多請驛劵、遣小校至南雄州追之、克勸憤懣死。　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丁母憂、戊辰、詔起復。　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司右軍統制輔逵改充本司右軍統制、權知靖州駐劄、用主帥楊存中請也。　按右軍統制官郭蘄此月方自右武忠郎以資轉遥防、未見改除年故書攷。　是日、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彭合入對、自休兵後、戶部歲科江西、湖廣、京西諸路上供錢五百一十萬緡、付本所贍軍、其間有不敷額數、朝廷貼降一百六十萬緡矣、合言、樁積漸多、歲計久乏、已、輔臣請以御前激賞庫樁積錢五十萬緡與之、上曰、此乃一時之事、合所陳歲計也、乃詔歲以四川經總制錢三十萬緡與之。

庚午、詔御前軍器所官吏工匠並特轉一官賞、以創造精銳故也。

辛未、詔成閔母鄭氏特贈衛國夫人。

壬申、中書舍人洪遵等言、太學、武學、臨安府學諸生、以皇太后聖壽八十、上表稱賀、文理可採、詔兩學大職事十六人、並永免文解、兩學小職事四十五人、府學正錄三人、並免解一次、太學五百三十三人、武學三十六人、府學職事四十人、並倍賜束帛、小學生四十人、及府學諸生、皆賜束帛焉。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直龍圖閣新知洪州蘇簡貪鄙病倅、直祕閣知廣州向子忞暴虐苛察、詔並落職放罷。

甲戌、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汪澈、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監察御史任文薦等言、奉旨同議裁減諸司官兼局、竊見修書局四處、歲費官吏犒設等錢十五萬餘緡、今參照祖宗古制、自元豐至宗正寺以玉牒隸之、今欲不置玉牒所檢討官、只以本寺卿丞領編修事、又國史院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乞依舊宰臣提舉、其修史並修史共置二員、及編修官二員、日厤所文字、自有祕書省承行、不須創局、敕令所見修吏部法、乞催促投進外、官吏盡罷、今後或遇特旨編法、臨時委刑部或大理寺官編修、應內侍充提舉承受等官、及三省吏人供檢並罷、從之。　戶部言、兩浙、江湖諸路歲認發米四百六十九萬石有奇、今實發四百五十三萬石、兩浙一百五十萬、除三十五萬折錢一百一十萬緡、今發八十五萬、江東九十三萬、今發八十五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萬、今發五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今發一十萬、且欲依減下之數、以憑科降、照依限數足。　蘄克小厤、載此法於法年九月壬申、蓋逆一年。

丙子。詔右迪功郎廣州南安縣尉傅若贈右承務郎。與一子下州文學。以若與兇賊徐大刀戰死。特錄之也。

戊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樓炤知廣州。　閤門祗候江南東路安撫司準備將領趙應熊爲武學博士。翰林學士周麟之奉詔薦應熊。拔自武科。通於文藝。素高智力。洞達兵機。故有是命。

己卯。起居舍人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未修者凡十六年。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壓。望令兩省逐月循進外。其前未修者。每月帶循一月。從之。　詔知縣獨擅收支錢物不簽押佐官者。杖八十。用直秘閣知江州汪若海奏也。　左朝請大夫知邛州費行之爲夔州路轉運判官。邛州歲以鹽市民絹四萬二千有奇。一絹之直。爲鹽十五觔。吏相承爲姦。行之增其二。蠲以予民。且除其負四萬五千緡。朝廷知其材。復進用之。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宗元卒。

九月辛巳朔。祕書少監任古直龍圖閣知洪州。從所請也。　太府知荊南府劉錡引疾乞致仕。不許。詔諸州營田糴稻麥。並起赴本路總領所樁充馬料。仍令左藏庫計直撥還御前激賞庫。用戶部請也。　殿前司中軍都統制邵宏淵添差荊湖北路馬步軍總管。能從軍。既而殿中侍御史汪澈奏詔蔦宏淵毋不願身。眞萬人敵。乃移江東總管。十二月癸酉移江東。

壬午。詔委官詳定閩、浙、廣三路市舶司條法。用御史臺主簿張闡請也。　番商之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十四年。詔旨即貴細者十取其一。十七年十一月。詔丁寇沉香龍腦皆十分抽一。　闡前提舉兩浙市舶。還朝。爲上言。三舶司歲抽及和買。約可得二百萬緡。上謂輔臣曰。此皆在常賦之外。未知戶部如何收支。可取見實數以聞。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右宣教郎知英州吳名世所爲貪酷。自到任數月。民之逃徙者二千餘家。籍貲者以數千。淫刑以逞。不可名狀。詔放罷。令提刑司取勘。其後法寺言名世贓罪絞。詔貸死除名。藤州編管。仍籍沒家財。是夜。雷。

甲申。詔建炎以來奉使未還後。闕無人食祿者。並予一子官。

乙酉。奉使大金稱謝使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副使昭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曹勛等還朝。入見。言鄰國悲順。和好無他。丙戌。宰相湯思退等皆再拜賀。上曰。朕自綸等歸。中夜以思。不寒而慄。蓋前此中外紛紛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便爲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故朕所慮者。不在於此而在於彼也。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思退曰。遣使尋盟。和好益堅。皆陛下德威所致。然金主亮已定寇江之計。綸所見蓋妄也。

戊子。右奉議郎王炎通判湖州。

辛卯。左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都絜特轉一官。以本路出賣官田及五萬緡。戶部奏爲諸路倡也。　初。以運河春冬水涸。詔江湖諸路糧舟。皆自鎮江府轉江陰而來。至是司農少卿張宗元入

對。論近糧舟自下江來。有全舟俱失。人物俱亡者。是守陵則有關津之阻。轉江則有艱險之虞。二者皆非良便。今宜於沿流權就下卸。命戶部計行在儲蓄之數。豫定量度。因河流濟通之時。令兩浙轉運使隨宜轉般。公使兩便。先是浙西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嘗請置轉般倉於鎮江之海鮮堰。今年閏六月戊辰。未及行。於是戶部乞如二人言。令淮東總領所措置。

壬辰。言者舉吏部依格注受縣令。多不得人。望做祖宗故事。於京朝官及判司簿尉有考第人內。令兩省臺諫卿監郎官各舉所知一二人。充江浙、荊湖、福建繁難縣令。仍令監司郡守察其治狀。運衡以聞。如果有美政。京朝官則增秩再任。選人則減舉主就任磨勘。其他擢用。固在臨時。若此數路得宜。則兩淮、四川、二廣。皆可次第而行矣。吏部請卿監以上聽保舉。如有惡民實迹。監司郡守連銜奏聞。並降一任。仍以山陰等知縣四十闕依格歸堂。其見任老疾並不任職人。令監司郡守體量予祠廟。詔給舍詳議以聞。三十年正月癸未臨上。　忠訓郎楊庭爲閤門祗候利州路第五將。庭、政子。特錄之。

甲午。尚書右僕射湯思退遷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謂康伯曰。卿都重明敏。一語不妄發。其宰相也。今舉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康伯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材。自當用心。若婉媚取容。植黨以自固。臣不敢也。故事。宰臣初除。例賜銀絹。至是思退等辭。上曰。此獨格。何足辭。思退等言。今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節省。庶幾有濟。臣等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上從之。　省樞密院機速房。

乙未。以皇太后服藥赦天下。命輔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自是不視朝。召輔臣奏事於內殿。

丙申。放臨安府公私儲錢半月。詔諸路四等以下戶去年未納稅賦。兩浙、江東西去年水災賑貸物料。及浙東、江西民田爲蝗蟻損稻者。其租稅皆蠲之。

丁酉。減僧道今年丁錢之半。

己亥。詔見監贓罰及贖錢。並與除放。皆爲東朝祈福也。

庚子。皇太后韋氏崩於慈寧宮。年八十。國朝典故。自南渡後。多有司省記。至恤章又諱不錄。至是一時掌酌。皆出於太常寺少卿宋棄。而博士杜莘老又以古誼裁定。

辛丑。百官班慈寧殿。宣遺詔。時百官入臨。皆吉服。吏部員外郎庾允文獨易服。有非之者。允文不改。俄詔百官易服。　入內內侍省副都知衛茂實都大監。領大行皇太后葬事。容思殿祗候馮孝宗造梓宮。凡葬事之費。皆以慈寧殿錢物給之。詔三衙皇城司官。並依故事宿直。

壬寅。詔權吏部侍郎沈介時暫兼權禮部侍郎。

癸卯。大殮。殿前馬步軍司統制官以下。並許就本寨成服。自是日再臨。前一日。宰相召太常博士杜莘老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裂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

曰。是與禮官也。　翰林學士周麟之爲大金奉表哀謝使。吉州團練使知閤門事蘇肆假崇信軍節度使副之。時朝廷已議定遣金金繒等物。麟之固請增幣而後行。此以陳仲敏鄭麟之事說參附。麟之至金。金主亮喜其辨利。錫賚加厚。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賜金襴酒三罇。銀魚牛各一盤。罇盤皆金寶器。併令留之。麟之以例辭。金主不許。曰。一時錫賚。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歸。以其物繳進。上復賜之。此據趙甡之遺史及麟之墓誌參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敘金淵酒事云。金國、燕京山名。而麟之墓誌書所書乃用此淵字。當攷。

甲辰。有司以辰日龍朝夕臨。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黃中爭之曰。此非經。且唐太宗猶以是日哭其臣。況臣子於君母乎。

丁未。百官以上未聽政。詣文德殿門進名。自是不復臨。

戊申。尚書吏部侍郎葉義問充按行攢宮使。內侍衛茂良副之。　四川茶馬司言。昨來差殿前馬步兩軍自就宕冒、峯鐵兩場取馬。係本司遣使臣管押。立定賞罰。故倒斃數少。今兩軍遞送。無人任責。則倒斃數多。乞依舊從本司差人押赴興元府。交付兩軍。從之。

冬十月辛亥朔。不視朝。文武百僚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壬子。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

癸丑。皇太后殿攢。有司以權制已訖。請百官以吉服行事。黃中復曰。唐制解攢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非禮也。朝廷用之。於是百官常服黑帶入朝。衰服行事。

甲寅。上始聽政。御慈寧殿之素幄。召輔臣奏事。　命參知政事賀允中撰大行皇太后哀册文。兼書。并篆謚寶。同知樞密院事王綸撰謚册文。并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楊椿撰謚議。　起居舍人楊邦弼爲賀大金正旦使。右武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張說副之。太府卿李潤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安世副之。　詔以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益爲攢營總護使。尚書戶部侍郎董萃爲橋道頓遞使。

乙卯。太尉主管步軍司公事趙密爲修奉總管。入內內侍省押班王晉錫爲都監。蓉思殿祗候馮孝宗爲承受。應營奉事。委知臨安府趙子潚、知紹興府王師心、兩浙漕臣錢端禮應副。具數報都大監領所支遞時兩使及按行、監領、修奉五司。共辟官屬八十五員。而兩浙帥臣監司之屬不與焉。

丙辰。侍從臺諫兩省郎官以上。議皇太后謚於尚書省。

己未。左朝奉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特降一官。先是福州水災。而守臣辛次膺、提舉常平公事周操皆未知。光遠並劾其事。不即賑濟。上聞之。乃有是命。

辛酉。詔監司守臣在外諸軍帥並免進奏賀。應已科市於民者。皆歸之。

壬戌。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上皇太后謚議曰顯仁。

癸亥。直龍圖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倓兼權兩浙轉運判官。應付頓遞司隨行支費。

甲子。大辟。上衰服行禮。百官常服陪位。

丙寅。禫祭。

戊辰。上始御前殿。　直敷文閣知臨安府趙子潚言。將來梓宮渡江。江岸止有渡船二十隻。乞下三衙各借馬軍船十隻。并水手。應副津渡。從之。　是日。頓遞使荒茆辭行。

辛未。兩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因奏事言。梓宮進發。河邊無淺澀之患。上因論溝洫利害云。往年宰臣曾欲盡乾鑑湖。言歲可得米十萬餘石。朕答云。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即所損未必不過之。凡應務須及久遠也。綸曰。貪目前之小利。忘經久之遠圖。最謀國之深戒也。

癸酉。同知樞密院事王綸言。密院大事。每以三省同議。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太祖、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悉除略盡。惟存此一二大者。必有深意。都民望皆有疏言軍政豈可令宰臣不與。意謂樞庭非法。朕已收之矣。上又曰。大臣固不當疑。雖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有姦邪。即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於此矣。

乙亥。詔禁止沿淮私渡鬻買鞍馬、博賣物色。已是嚴切。尚慮冒利之人。或假託貴要。或作軍中名目。往來買賣。令帥憲知通加意禁約。有違戾去處。即時奏劾。當繼遣御史逐行譏察。犯人如有假託。追赴大理寺根究。從軍法處斷。其失察故縱官吏。並當編竄遠方。旬具有無申三省樞密院。　詔諸路和糴米斛。並募土豪及子本客人。自備船裝載。每石千里支水脚錢二百文。二萬石補進義校尉。其他皆以遠近多少爲差。除耗及搭帶一分稅物如舊。用戶部請也。江西元官見二十八年七月庚申

丁丑。奉皇太后謚册告於太廟。行事官常服吉帶。

戊寅。上册寶於慈寧殿。　是日。攢宮破土。作新城門於侯湖。嘉會二門之間。直跨浦橋江次。以梓宮所由出也。凡經由道路民居。權撤之。每檀賜錢二十千。爲遷徙之費。

己卯。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傅主管台州崇道觀。理作自陳。先是戶部員外郎魏安行自吉州召還。言本州官田。當賣者計直一百三十八萬餘緡。而傅覈實。以爲可賣者二十二萬緡而已。朝廷疑其高下遂絕。故有是命。仍令提刑司看詳以聞。日蹟于傅祠命下注云。因袁永見。今以紹興三十年五月辛卯朔。　甲申。日南至。命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輔臣皆舉册寶。不克齋所書。

是月。金主亮再役諸路夫匠。造軍器於燕京。令尚書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之死者甚衆。此據宗室金亮本末錄入。張煜正脞事迹二事並在來年正月興此不同。

十有一月。按是月辛巳朔。

故也。

丁亥，參知政事賀允中、保信軍節度使知閤門事提點皇城司鄭藻爲皇太后遺留國信使副。故事，使者入北境，當服黑帶鞾。至是朝廷慮北廷不從已命，允中等隨宜改易。允中等至汴京，金主亮命吾故叛將孔彥舟押宴，且用當例賜花。允中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其天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王人無辱事，固有體。吾年七十餘矣，當守節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毋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因宜改易帶鞾，據會要乃十月丙辰詔旨，今附見。熊克小曆載允中至汴京事在月末。按日曆，允中十一月三十日庚戌方發臨安，則其至汴京當在十二月正月之間，克蓋誤也。

己丑，大行皇太后啟攢，上服初喪之服，以祭禮畢，更素服還內，百官亦如之。

庚寅，百官朝臨。　右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董仲永兼權入內內侍省押班。

壬辰，右朝請大夫知直州王珏降一官放罷，令後永不得與知州軍差遣，以淮東諸司言其用刑慘酷也。晁公遡撰珏墓誌銘：知直州，從務爲亢，大出俸錢糴米五千餘石，以誠民輸納者，亞論之，其情得罪，自悔謝以去，拘附者紛發制之。隨部使者有與公不相能，誣奏貶秩一等，竟某部尚書洪遵、殿中侍御史汪澈論其枉，再還所貶秩，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甲午，中書舍人洪遵暫兼權直學士院，以揚榜將渡江故也。

乙未，百官朝晡臨。

丙申，顯仁皇后鑾輿發引，上啟奠於慈寧殿，祖奠於庭，遣奠於麗正門外。禮畢，上易吉服還宮。太史焚衰服。　是日，行在文臣路祭於城外，自選人以上月俸每千輸三十錢，祭畢，以其餘輸左藏，而后妃宰輔侍從臺諫外戚內侍諸軍將佐，皆以歷祭絹賜之。有司以鹵簿儀物未備，請權以儀衛服紫青褐衣，執持儀物代充，用昭慈權攢禮也。

戊戌，上御後殿，幄臣楄前慰問，上哽咽流涕。

己亥，命入內內侍省押班張去爲提舉欽奉几筵。　責授成州團練使符行中卒于南雄州。

辛丑，閤門宣贊舍人劉炎帶御器械。　左朝請大夫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孟處義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尚書戶部員外郎魏安行直徽文閣爲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專一措置淮東營田。　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徐康知直州。

丙午，顯仁皇后掩攢宮在永祐陵之西，去顯肅攢宮十九步，在下宮分前後殿。至是更築前殿以奉徽宗，中殿以奉顯肅、顯恭、顯仁三后神御，而後殿奉懿節如故。於是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爲禁域，居民皆徙之。又有士庶邱墓雜錯其間，陰陽家請悉挑去，宗正寺主簿權太常丞吳曾從而和之。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攢宮，就令按視，乃挑其近攢宮者百七十有三穴而已。此以會要參修。熊克小曆謂復見者七百六十餘穴，此乃汪澈奏請事，見明年四月辛未。

丁未，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祠部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張洙神識昏蒙，常如醉夢，於課程規矩，恬不介意；國子博士陳豐素無行檢，居官蓄妓，士所不齒；太學博士李石好立邪說，敗壞文體，傲視流輩，不安分義；太學正田興宗操心强狠，使氣忽下，今春公試，嘗取落韻賦入選，士人至今博笑。詔並罷。先是，武成王廟

生芝草，學官白宰相欲稱賀，石謂於五行乃金沴木，將爲兵兆，執政不樂，故逐罷。學官四人俱罷，必有其故也。據會要不見，今以李石方舟集和張徐州芝草詩序入注。此詩失於裁爲武學博士，所數實過原送所載，或者武學官欲賀，而兩學議論不同，故也。此事當與賀中相關，已見今年四月壬寅。李石詩附於後，稱與己卯武成廟瑞殿之後，三秀芝太學奔走敷多士，日邊百市不曾躔，欲奉九重當時宰事律本火知切凱，先期到堂白宰相，宰相曰可。甚且爲聲工倫伶飾金玉，以麗祥刪設欲詩。石時官充博士，當然立論經營歲日，此五行金沴木，木不曲直，書開之於軍書，兼先與氣兵往往愛護，兼知今曾民兵未齊，聖處日於天下繼新旨一出，至張自恣召得運關義哉。

戊申，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折彥質告老，特遷左中奉大夫致仕。　右宣教郎知池州南陵縣葛駿特轉一官再任，仍令中書省籍記姓名。先是邑民陶滋等詣行在言本縣昨經兵火被害最甚，民多流移，駿注意愛民，流移之人接踵而歸，田野開闢，相次復業，乞命再任。事下本路提點刑獄公事陳良翰等究實，如滋言，故有是命。

庚戌，虜主渡江。

十有二月辛亥朔，有司於浙江亭行六虞，畢，百官奉迎虞主還慈寧殿，上行安神禮。初議反虞，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主議者甚力，乃命兵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楊椿權宗正卿行事。太常博士杜莘老曰：古人無是。比卒正之。

癸丑，上服素黃袍黑帶素履，詣慈寧殿行七虞之祭，八虞九虞皆如之。　左朝請郎知蘄州張震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杭州崔邦弼移知蘄州。

甲寅，諜報北界揭榜，裝宴傳起兵事。上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聊生，豈是久長之道。朝廷精擇牧守，務爲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耳。湯思退曰：彼失人心，陛下以聖德衆愛，南北天命不歸而焉往，恢復之期可指日而俟矣。

乙卯，秘閣修撰知揚州劉岑、直秘閣知襄陽府向伯奮並別與差遣。時言者奏岑志廣而才疎，輕財而尚氣，雖久更事而天資素薄，未易顧恤；伯奮福中而浮外，多疑而不情，雖無過而緩急恐不可恃。望移則路監司郡守，使各當其才，則選靜重端穀之人往守二邊，以固吾圉。從之。尋移伯奮提點荊湖南刑獄公事。岑明年二月癸亥改除。　是日，吏部員外郎洪邁面對，論本朝尤重告老之制，宣和以前，士大夫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朝奉武翼郎以上，率爲此舉。甚者宰輔大臣，考終於內，其家發喪舉服，已降旨輟鍾給賻，而方且爲之告庭出命，制辭中不免有親嘗藥介之語，如故相秦檜、万俟卨，知樞密院沈與求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簀屬纊，不復有請。乞令吏部立法，今後當得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考其平生，於式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眞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則厚其禮節，以勵風俗，實於率天下爲儉也。上曰：朕記得此時之廢，方四十年，嘗如卿語，時執政多以爲然，而左僕射湯思退難之，其議遂寢。　武功大夫帶御器械劉澤領榮州刺史，知襄陽府。澤初爲侍衛馬軍司後軍統制，周麟之、洪遵、張孝祥奏薦其才，故復此授也。澤八月丙寅自統制爲副帥。

己未，幹辦內東門司謝琢能日下押出門，以盜賣翠鐵入己也。

庚申，尚書左僕射湯思退以永祐陵率迎錄上之，縣於敷文閣。是日，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入境，先是宜生坐范汝爲事遠竄，遂奔僞齊。事見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齊廢，復爲金用，累遷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侍講學士來賀來年正旦，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耶律翼副之，接伴使宗正少卿金安節、帶御器械韓侯逆之於淮岸，安節發舟至中流，互問聖躬已，宜生遣人謂安節，此時賀禮而來，迓使安得服黑帶，安節答曰，太后上仙未遠，若純吉服，恐成失禮，北人曰，既以日易月，豈得至今未祭，安節曰，以日易月，乃太后遺詔耳，主上至孝，以未卒哭，尚衣素服，朝廷百官，皆是黑帶，北人曰，頃者哀謝使之來，朝廷以宋國有喪，尚令止樂，今宜生等持賀禮而行，迓使當以吉禮相待，安節曰，往者哀謝使雖在制中，不敢易服，尊上國也，今在境內，自當如禮，久之，宜生遣人來云，請使副自便，安節疑其語不誠，卽召其引接宋國、趙遹諭之云，此事上有朝廷，非使副所專，日已向暮，宰遽赴宴，有頃，宜生答曰，且從所諭，相距踰兩時，乃至岸，先是禮官疑北人不聽，奏令接伴使副量度施行。十一月辛丑。安節固爭，乃已。

辛酉，右承議郎知蔣州龔濤直祕閣，先是蔣州奉盜謀作亂，濤先事擒戮之，事聞，故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楊英卒。

壬戌，上親行卒哭之祭。

甲子，祔顯仁皇后神主於太廟徽宗室，尚書左僕射湯思退爲禮儀使，上服袍履，步導輿主至麗正門外，奉辭，遂命端明殿學士張澂題神主，命嗣濮王士輪、安定郡王令誼、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衍享於太廟，祖宗皆用特羊，備樂舞，故事，題神主畢，附享於祖姑之下，及是以太廟殿室隘，乃設幄於英宗室外之東西鄉，用權禮也。十月己巳太常寺申。初，議升祔後百官純吉服，而金之弔使未至，朝廷疑之，禮官楊椿等仍請俟正旦使還，條具取旨，明年二月甲子純吉。

丙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澂試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爲嗣，而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澂以大計所在，澂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郡名分宜早定，上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開春當宣典禮，澂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澂勸上止北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足，上嘉獎再三。此並以澂行遂修入顯仁皇后所未欲事，詳見日錄明年二月甲子。　侍御史朱倬試御史中丞，　左司諫何溥試右諫議大夫，　左正言都民望爲右司諫。　初，上命淮南、京西帥漕司講究兩淮、荆襄，使無曠土以聞，直敷文閣新淮東轉運副使魏安行乞募民力田，其法曰，身勸民墾田及七十五頃者，補副尉，五百家者，補承信郎，大率每招一戶墾田三十畝，賞錢四千，自是每歲而上之。已仕者遞遷有

差，諸軍所汰官兵願耕者，予三月糧，牛種廬舍，皆從官貸，滿五年仍償其田，並爲永業，仍免十年租，從之。三十年三月癸未所書

丁卯，以顯仁皇后升祔，禋臨安、紹興府詔以下罪囚。　尚書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楊椿進尚書，仍兼翰林學士。　延福宮使德藝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張去爲爲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右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權入內內侍省押班董仲永爲入內內侍省押班。

戊辰，直祕閣汪應辰試祕書少監。　左丞侍郎王十朋守祕書省校書郎。　成州團練使知閤門事劉允升爲和州防禦使，以解帶恩也。　右朝奉大夫陸廉知楚州，蘄師稷移知純州。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王綸進知院事，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路允修罷，仍永不得與知州監司差遣，以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其貪墨也。　初，三省樞密院激賞庫及諸書局，歲用錢三十八萬五千餘緡，銀六千餘兩，而絹不與焉，御史中丞朱倬指爲永費，又言諸路圭租，歲收二十三萬斛有奇，錢帛絲麻泉漆雜物不與，州縣有遞給者。倬上此疏在四月辛亥時爲侍御史。　上命倬與諫諫給舍議之，中書舍人洪遵等奏減給賞等錢二十萬緡。舊數萬五千緡，東府萬二千緡，玉牒所歲用二萬四千緡，日原牧舍所、國史院各二萬餘緡，尚書省約減爲三千緡，中書省七千緡，密院九千緡，今皆損其數，二十二年七月壬戌又減。　又諸州縣圭租如格則止，壬申，從之。　左迪功郎鄭聞守太學博士。　直龍圖閣知鼎州凌景夏乞減程昌寓所增蔡州官兵衣糧錢六萬四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

甲戌，詔減西和州官賣鹽直之半，先是州之鹽官井歲產鹽七十餘萬觔，半爲官吏柴薪之費，半鬻於西和、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緡，爲利州鑄錢之本。十五年始。鹽多地隘，每觔爲直四百，民甚苦之，上聞，故有是命。

是日，夔州大火，燔官寺民居甚衆，焚死者凡六人。

乙亥，戶部言，昨令兩浙、江湖六路轉運司市儲軍，今已糴到一百萬石，乞就整頓糴二十五萬石，上從之。

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奉詔薦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浙江兵馬副都監李寶勇足冠軍，知能料敵，以寶爲帶御器械，時寶自鎮江軍中統制官擢離軍也。

丙子，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於垂拱殿，以諒闇故，命坐賜茶，正侍郎觀察使以上皆與，上服素黃袍黑帶，供張皆用素黃，衛士常服，去銀鵝對鳳，侍坐者錦繡易以紫紫，既見，命大臣就驛賜燕，不用樂，辭亦如之，時吏部尚書張澂奉詔館客，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蓋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澂，頗漏敵情，蕭密奏之，且言宜早爲之備，上深已然其說，亮又隱畫工於中，卽使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既則繪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湖山第一峯之句，蓋亮所賦也。此據金亮本末增修，宋史云，此詩輸林逢，擬蔡珪作，誤曰，御制，按世傳亮獨句頗多，未必珪作也，王敎詩作王之望文集序曰，亮贈其相溫敎詩曰，一醉吳山頂上峯，與此小異。

己卯，資正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奉詔薦淮西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廬州劉綱臨戎果敢，馭衆嚴明，浙

東馬步軍副總管李橫知勇無前，廉靜不擾，詔樞密籍記姓名，時綱在廬州，籍淮西之民，得百餘萬，奏言皆可用為精兵，其意謂淮南與淮北相接，其民習戰故也。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二十有五人。兩浙等十六路上戶部，主戶七百六十四萬，口一千二百八十萬，客戶三百四十四萬，口三百九十五萬，皆有奇。（都計戶一千一百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五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四百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四

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金海陵煬王亮正隆五年。）春正月庚辰朔，不受朝。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命兵部尚書楊椿假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就驛燕之。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彭合言：荊南府新招効用六千兵，又馬軍司遣戍兵千二百人，歲當用錢六十五萬緡，米七萬三千餘石。乞科撥。戶部言：所招効用見止有三千人，難以全行科降。乞將江西茶引錢二十萬緡，廣東合起赴行在鈔鹽錢十萬緡，湖南北京經制錢十萬緡，湖南上供米五萬石，應副本所支遣，從之。

壬午，中書門下省言：嘗軍諸酒庫，舊委左右司官專一點檢，近年趨辦不敷，拖欠額錢，緣戶部事務繁冗，獨員點檢不前，詔令後從三省擬差官一員或兩員，專一點檢措置，其戶部每年息錢，依舊應副。尋以命左司員外郎邵大受。

甲申，賜北使宴于都亭驛，命宰相陳康伯押伴。

乙酉，北使入辭。中書舍人洪邁兼權尚書禮部侍郎。

丙戌，北使施宜生等出國門故事，北使以八日出門，九日宴於赤岸，至是宜生等不肯用例，是晚抵赤岸，宴罷即行。

戊子，太尉知荊南府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劉錡言：所招効用六千人，乞以荊南駐劄御前効用中軍左軍為名，分四將，仍以右武大夫周寶充左軍統制，閤門宣贊舍人荊湖北路兵馬都監劉汜充中軍統領，皆從之。先是賜錡回易錢四十萬緡，及是錡請益三十萬緡，詔出御前激賞庫錢，權貨務通鈔與之，如其數。（增支回易錢，在是月庚寅。）吏部員外郎虞允文面對，論金決敗盟，時時為南牧之計，必為五道出蜀口，出荊襄，正以兵相持，淮東沮洳，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為之備。上頗納其言。是日，北使至秀州，遣人告伴使金安節，以欲趲程前去，副使耶律翼即遣人持挺擊逐挽舟之人，俾用力牽挽，夜漏下二十刻，抵平江府。

己丑，賜宴北使，餘至府治。左都管不赴，即俾其徒逐所乘舟出城，宜生等宴罷，馳出閶門七里乃及之。

庚寅，權尚書戶部侍郎董萃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右承議郎周淙知滁州，淙，鎮安人也。右朝奉郎知通化軍方扬知蘄州。

辛卯，北使施宜生等至鎮江府，賜宴不受，遂即時渡江。

壬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倓乞常平米斛許糴稻穀，別廒安頓，庶幾可以停久，從之。

癸巳，詔諸州守臣聞有闕官，可令六部尚書侍郎、翰林學士、臺諫官正言已上，各舉曾任通判資序，公清廉明，治狀顯著，可充郡守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贓及不職與同罪。其皆任郡守，雖有公勤而實材可用者，亦聽舉。尚書左司員外郎邵大受權戶部侍郎，仍兼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此又與今年正月壬午中書舍人指揮不同，詳此蓋止是不令並舉耳，當求他書參考。）左宣教郎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引年告老，吏部郎官楊樸、樊允文、葉謙亨、胡沂、洪邁、司勳郎官陳俊卿、考功郎官陳棄等言：彪篤學守道，安于靜退，甲科及第，處選調二十年，了無遺佚阨窮之歎，其博物洽聞，可以備議論，清介端懿，可以裨紳，春秋雖多，不見老人衰憊之態，而勇退戒得，陳義甚高，望表而出之，以勵士大夫之節，制曰：壯而仕，老而歸，君子出處之大致也。故朕於知止之士，愛之重之，思所以致其厚者，爾以明經行修，早擢上第，擁闕不試，幾二十年，蹠眉近今，纔七十耳，皤然上歸，老之章，爾之志決矣，朕何忍憫勞以官職之事乎，褒晉文階，華以命服，且詔有司上其子若孫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昌高年，優游里閭，以須三老五更之召，可特授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賜緋魚袋致仕。（于類，故萃以此求去耳，當求他書參考。）

右御廚兵二百人，翰林司兵百人，付步軍司填闕額。是日，北使至楚州，其下奪巡檢王松所乘馬，松不與，乃誣松從者云，以杖擊我，副使耶律翼怒，命捕松覆而以馬捶捶之二百餘，幾死。

甲辰，至洪澤，編閘官郝定以潮來應不即啓閘，翼怒，執而鞭之，晚至盱眙軍，宴能風雨作，不可渡淮，乃止。

甲午，詔修內司并潛火兵共千五百人，可減五百人，付步軍司填闕額。是日，雷作非時。

乙未，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渡淮，故事，北使既登舟，即舟中與伴使置酒三行而別去，是日，天欲明，送伴使金安節等至淮岸，國信副使耶律翼已先渡淮北去，宜生已下皆不及知，安節遂于中流瞻送而已。

丙申。尚書吏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侍讀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廢御書院。　詔御書院下都堂官減一百人。付步軍司。願放停者聽。

丁酉。宰執奏三衙强剌平民充軍。乞約束。上曰。已先戒三司不得強剌。大抵既非情願。不惟長短強弱。不應程式。其心亦不肯爲用。緩急如何使令。王綸等曰。誠如聖訓。上又曰。開場務復於米斛巧作名以收稅。致商販不行。綸曰。此由監官不得人。致專擅作弊。上曰。昨見河朔有步擔米。專擅猶于十里外收稅。況舟船之多。其擾可知。當嚴禁止之。　龍軍客班。本緣翰司樂工也。九年以二百人爲額。及是罷之。先是御前器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件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精巧者。皆聚於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前一日。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甲庫萃工巧以媚上心。酤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百。增俸給賜賚。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實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此以燾行述修入日曆。正月十七日丙申。張燾已見進對。十八日丁酉有旨軍客班可罷。故知行述所云即此事也。

權吏部侍郎沈介等言。奉旨接伴大金弔祭人使。伏見去年以來。使命往來頻併。竊盧州郡財用不足。橫取於民。兩淮流民未復。尤爲費力。望令逐州具今次實支錢數。轉運司勘驗保明。申朝廷給降。從之。　詔今後奉使大金使副。不以兩府侍從。過界後。並依常例坐車馬。不得妄於例外索覓轎子前去。盱眙軍不得應副。

戊戌。爲榮州刺史情納嬪錢氏。錢氏、秦魯國大長公主曾孫也。禮官言。情于顯仁皇后無服紀。故成婚。太常寺言。諸路州軍縣鎮有興顯仁皇后證號同稱。欲改爲顯正。宮觀爲顯真。寺院爲顯慈。廟額封號爲顯烈。從之。

庚子。命輔臣朝獻景靈宮。以上未純吉服故也。先是禮官引熙寧故事。乞分命宰執行禮。既從之矣。權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沈介復言。今祔廟禮畢。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並皆如儀。將來大享明堂。亦合朝享景靈宮。朝獻太廟。若於四孟獨否。恐無以副主上之誠孝。乞依典禮躬詣。上終以爲疑。會介出迓使人。後五日。有詔。郊祀行事。稽之禮經。蓋無可疑。若四孟朝獻景靈宮。元豐以來。自有典故。可令給會審諫禮官詳悉討論。參以古誼。議定聞奏。於是上不出。而命輔臣分詣。自是遂爲永制。禮部乞躬詣。在正月甲申。得旨詳議在癸巳。今併書之。

壬寅。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提領營田張初言。本路係官荒田共四十八萬餘頃。綠並江圩埠。近山陂塘。兵火後民間無力修築。乞從本司支官錢。修築開淺。募人開耕。仍許百姓承佃。其現今爲業之人。亦聽借請牛糧。蠲數開墾。從之。　是日。金主亮殺其翰林副使祁宣。先是宣上封事。略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勞。南有修大內之重役。百姓久苦轉戍。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遙。不利興師。願陛下以天下爲念。社稷爲心。曲從臣請。亮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如。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頰。遂誅之。出續

殘錄正隆事迹修入。錄以爲炎興年正月二十三日事。故附於此。壬寅、二十五日也。煬王江上錄云。正隆二年八月。在京城中。秋殺宣百官玩月。知無盛遊月亮宋等作鳴鏑。側小鏑。錄林學士郭宣奏曰。陛下敗盟興師。無故舉事。數兵侵校。通和南宋。復還故都。天下神怒。高大怒斬之。減其祿。後正隆二年。乃紹興二十六年。此時亮舉兵之謀未點于外。不應云背盟興師。蓋錄誤也。又以郭宣爲翰林學士。亦復不同。按大定金詔有云。頃遣信臣。繼來興兵。毀人郭翰。副陳減不可。個行誅戮。與錄所紀正同。今從之。

癸卯。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鄂州大軍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係於永、全、郴、邵、道、衡、潭、鄂、鼎州科撥。荆南府大軍歲用約米九萬六千石。係於德安、荆南府、澧、純、復、潭州、荆門、漢陽軍科撥。池州大軍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係於吉、信州、南安軍科撥。建康府大軍歲用米五十五萬餘石。係於吉、撫、饒州、建昌軍科撥。鎮江府大軍歲用米六十萬石。係於洪、池、宣、太平州、臨江、興國、南康、廣德軍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係於建康府、太平、宣州科撥。其宣州見屯殿前司牧馬。一歲約用米并折納馬料共三萬石。係於本州科撥。並令逐路轉運使收樁起發。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先是魏安行爲戶部員外郎。請度地里遠近而均撥之。故有是命。內有州府地里遠近不同處。仰轉運司開具申省。　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金安節、武翼郎帶御器械韓俣各特降二官。坐送伴失職也。尋詔敦武郎楚州馬遷巡檢王松特轉一官。與陞擢差遣。仍賜錢五百緡。

甲辰。詔御營院三營共以九百人爲額。今後不許增置招填。　權戶部侍郎邵大受乞增置贍軍激賞新中酒庫。從之。此未知有無與前日罷甲庫事相關。當考。

乙巳。詔今後侍從臺諫右正言以上。在外帥臣前兩府及侍從以上。所舉統制統領官。各遷一官。防禦使已上取旨。將官以下令赴三省樞密院審察。不願赴闕者。令本軍遇闕先次陞差。三省樞密院籍紀。以備擢用。餘人所薦。並錄紀。三省樞密院審訪才能以聞。先是有旨令中外薦武臣。而被薦者衆。朝廷無以處之。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特轉行一官。以右諫議大夫何溥、左司諫都民望奉詔共薦撙策慮深沈。可備邊帥故也。　詔遂川府銅山縣出產銅。依舊中賣入官。月以五百觔爲額。先是祕書省正字馮方乞更不立額。令窟匠自採打。盡赴官中賣。依條抽三分入官。而戶工部言。恐窟匠不肯盡數打採。損失官課。方議遂格。

丙午。直敷文閣知臨安府趙子瀟、祕閣修撰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直祕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倓並進職一等。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落直字。兩浙轉運副使楊沂、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並直祕閣。以應副攢宮副使有勞也。　左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都絜爲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丁未。右內率府副率愷爲右監門衛大將軍。　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尚書吏部侍郎。　權工部侍郎王晞亮試給事中。　太常寺少卿宋棐權禮部侍郎。　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楊傑奉詔舉

閤門祗候殿前司準備將岳建壽令都堂審察。既而以爲閤門宣贊舍人、隆正將。（建寧除命在三月甲戌。）履正大夫安德軍承宣使興元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傅忠信知洋州、用都統制姚仲奏也。先是命金州前軍統制吳琦守洋州、而仲言琦所統軍馬、隸屬金州節制、與仲所部事不相干。乞移琦他郡。故有是旨。左朝議郎王墨卿卒。　尚書吏部員外郎葉謙亨兼權中書舍人。　奉國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韓世良卒。二月庚戌朔、屯田員外郎韓彥直言、度牒爲國之盡久矣。陛下懲守禁止、十數年來、戶口增闢、民庶蕃衍、蓋由此耳。伏見諸州縣寺觀僧道事故、多隱而不申、輒復求人代名、州縣無由知覺。望令禮部歲具諸州軍見在僧道人數、併緣納到度牒數目項具申臺省、比類考據、拔其弊之尤者、取旨施行。庶幾有官守者知所懲戒、從之。

辛亥、左武大夫洪州觀察使淮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攝知廬州劉綱領武康軍承宣使、知廬州、以攝帥臨年、職事修舉也。

甲寅、罷夔州路茶引。先是右朝請大夫蔡時敏知忠州、嘗請罷榷夔茶。都大主管四川茶馬公事許尹不可。既而尹復言、商旅不通、委於民夷不便。而都茶場以其前後異說、持之不行。及是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權提舉茶馬王之望復以爲言、遂弛其禁。（蔡時敏申請在紹興二十七年、今併書之。）

乙卯、大金弔祭使金吾衛上將軍左宣徽大使懷忠、副使大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努延溫都離行禮于慈寧殿。朝散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石琚讀祭文。（琚、中山人。已見。）先是朝廷聞懷忠等之來、命吏部侍郎沈介、帶御器械劉炎接伴。既而邊吏奏有讀祭文官、乃詔直祕閣淮南轉運副使魏安行假太常卿準備引接。懷忠等行禮畢、見上於殿之東楹。故事、弔使當服素羅衫黑腰帶、有司既製以待之。禮官又疑當罷天竺觀潮之游、恐北人不聽。乃請館伴使副洪遵、曹勛審度說諭。從宜施行。於是遵言、元祐八年例、北使詣寺燒香、又至凝香池觀看。今來弔祭使副自入界後、常服金帶、欲依故事、排定觀潮燒香、衣服聽從其便。（正月壬寅、得實錄。二月庚戌申明有旨。）初、禮部御史臺閤門太常寺議上、縞服焚香畢、與大臣皆立于几筵前褥位。北使祭奠已、御東楹之來幄。北使陞殿、上舉哭受書、詔侍從臺諫參考典禮同議。議者吏部尚書張燾等皆以爲當。（正月壬寅所定。）既而閤門續擬定上宮中先行燒香之禮畢、赴御幄、簾降、人使入門、幄中舉哭、人使陞殿、吏部員外郎葉謙亨、胡沂、權中書舍人、捧祭文、人使行禮畢、退赴殿門外、簾捲、人使捧書陞幄、北面立、稍前跪進、上起立、舉哭、接書以授內侍、人使還立位、復前跪傳金主語、問聖體、退立。客省官承旨宣問金主聖體、人使跪聽訖、上復座、人使下殿、入內內侍省都知啓書以授宰執、同進呈、人使起居六拜、出殿門。（已上據定節次、係二月癸丑奏。）館伴傳旨、別賜使副器幣各二百匹兩、讀祭文官百四十匹兩。（正月丙午宣旨。）既退、命輔臣就辟燕之不用樂。　是日、慈寧殿幄帟皆用素、御幄以黃。館設以寄。（正月己亥宣旨。）瑤寄爲接伴副使、禮官初欲以使介禮待之。（正月辛丑申明。）既而北引接官止係鵰官、於是見辭賜物皆以副使例裁定。（正月甲辰國信所狀、議祭文、見辭謝時例物、悉爲錄七百九十三兩、錦羅綾絹共二百九十七匹、衣三襲、共五事、金二十兩、荔枝腦麝一條十二兩、東帶二條、錦被褥鞍轡、候顯弓箭依使副例。）

是日、雪。

丙辰、北使觀潮。上道中使就辟特賜使副及讀祭文官袍衣金帶器幣。如初見之數。初、國信所援故事請、皆特賜銀帛有差。（二月甲寅有旨、銀絹各特賜銀絹五十匹兩、上節三十匹兩、中下節遞減十匹兩、自使副已下共賜金六十四兩、衣二十事、銀一千四百九十兩、雜色絹一千四百九十匹。）而館伴使以爲重疊、乃罷之。（二月庚戌申明。）尋有旨、祭奠弔慰兩事作一事、可並支賜。（二月癸丑奏。）於是都管已下、皆特賜銀帛有差。（二月甲寅有旨、銀絹各特賜銀絹五十匹兩、上節三十匹兩、中下節遞減十匹兩、自使副已下共賜金六十四兩、衣二十事、銀一千四百九十兩、雜色絹一千四百九十匹。）

丁巳、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言、本司引試四路特奏名進士、乞降敕差官、蘇欽監試、左朝請大夫知簡州房與之充考試官、自是以爲例。與之、成都人也。（剛中奏下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今併附差官之日。）

監察御史任文薦罷。先是文薦爲別試所監試、有告舉人劉候度、吳漸傳義者、文薦不依條扶出、而移之簾前、且以狀申都省。詔給事中王輪、亮密究其事。二人皆避知舉官御史中丞朱倬親、而文薦里人也。於是詔與文薦外任。　是日、北使游天竺寺。

戊午、命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劉允升假崇信軍節度使、充大金報謝使副、謝其來祭弔也。上亦恐金有南侵意、因使義問覘之。　貢院言、應博學宏詞科西安尉唐仲友合格、詔與堂除。仲友、堯封子也。

庚申、左文林郎蔣芾爲太學博士。芾、璠孫也。（璠之子奇、仕至徽猷閣待制。）　左修職郎周必大爲太學錄。　翰林學士周麟之使金國還、入見。

辛酉、北使辭于几筵殿、次辭上于垂拱殿。

癸亥、上諭王綸等曰、近聞馬步軍司從雜買場市川布甚多、恐其搭息剝削軍人、不可不察。卿等可同三省詳議禁止。自今毋得售與軍中、以革抑配之弊。於是令追還戶部、既而主管步軍司公事趙密言、本司前軍先買川布共四萬匹、其實低於市直、並係諸隊情願前來取買、乞只依所言價錢赴官送納、特免拘收。詔今後不得收買。（後旨在二月癸酉。）　直徽猷閣知臨安府趙子潚權尚書戶部侍郎。　祕閣修撰知揚州劉岑移知溫州。辭不赴。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修武郎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第三正將曲之結陞充中軍統領之績、端子、吳璘所薦也。

甲子、百官純吉服。　是日、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樞密院官將退、上留王綸、葉義問同論之曰、朕有

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參皆商賀。給義問退。上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爲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上復曰。此事出于朕意。非因臣下建明。且顧康伯曰。去年輒留身。朕亦嘗及此事。甚無難者。卿等宜檢點故事進呈。宰執退。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非古帝王所及。上曰。朕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器遠大度。左右未嘗見有喜慍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與府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騎射翰墨皆絕人。上嘗謂近臣曰。卿亦見普安乎。近來骨相一變。非常人比也。　右文殿修撰兩浙路轉運副使錢端禮知臨安府。　直祕閣知秀州黃仁榮爲兩浙轉運副使。　直祕閣知臨安府。　左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董將爲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大理國遣使遣邛部川蠻衣甲金器鞍馬。且言。大蠻南皇帝欲遣左右使臣。持貨物入宋買賣。虛恨鬼主蒙備言於黎州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不答。遂已。

此據知州馮時行議申蒙備狀修入。狀稱二月十五日準大理國大蠻南皇帝賜到恩澤云云。故附本日。

乙丑。大理評事元徽之言。高祖母安人鄧氏卒。乞解官承重。許之。時徽之亦年幾五十矣。

丁卯。吏部尚書兼侍讀張燾充資政殿學士致仕。時上欲用燾。而燾以衰疾力辭。且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何以爲國。臣年齒已暮。氣力已衰。是用抗章。乞賜骸骨。今言愈切而辭彌厚。懇愈力而位益崇。倘恃鴻私。不知退避。高爵厚祿。處之自如。則是前後告老之辭。悉皆僞倖進取之計。要君罔上。欺世盜名。公議沸騰。臣節墮地。雖強顏于此。陛下欲安用之。疏入。上察其誠。乃有是命。未幾。復命遷一官爲左中大夫。仍給其俸。

戊辰。三省樞密院進呈普安郡王加官移鎮。進封國名。及宣制吉日。湯思退曰。少保開府。自元豐以來。不並入。更取聖裁。上曰。封真王須帶開府儀同三司。可且除使相。思退曰。臣等按典禮。非至親不封真王。今進封則當冠以屬籍。如環衛官稱皇姪之類。不知聖意如何。上曰。可便以爲皇子。此事朕志素定已九年矣。顧外庭未知爾。若如此。即瑗諸子。亦合加恩數。卿等可擬定進呈。陳康伯曰。聖慮高遠。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臣敢爲天下賀。上曰。更有一事。如恩平郡王璩亦與少恩禮。令判大宗正事。從司紹興府。如此則皆定矣。思退言。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告郊廟。上可之。　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兼侍讀。御史中丞朱倬。給事中王晞亮並兼侍讀。　權尚書吏部侍郎沈介試中書舍人。　起居郎黃中權工部侍郎。起居舍人楊邦乂守起居郎。　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蔡謙亨守起居舍人。

辛未。詔近輦臣三上表。請依典故以吉服御殿。朕雖勉從。深惟人子之孝。未能割情。且服淡黃袍紅裩裙。俟期年易之。

癸酉。上始服淡黃袍黑鞾帶。御垂拱殿。　宰臣湯思退等奏。立皇子。恐合依故事改賜名。並具名乞留中奏事。退。御筆付三省。瑗可立爲皇子。改名璋。令學士院降詔。遂詔翰林學士周麟之赴中書論旨。草詔進入。　軍器少監劉堯仁守兵部員外郎。　權戶部侍郎邵大受言。淮浙鹽場諸弊。乞於通貨錢內每貫留三百文。就場送納。帶還積欠亭戶本錢。又言。紹興府一歲賣鹽止及十六萬觔。而衢州乃及三百萬觔。婺州五百萬觔。灼見入戶盡食私鹽。乞嚴爲禁止。皆從之。先是提舉官收鹽本錢爲淺緡以獻。而本錢遂乏。因令亭戶先輸鹽而後給本。又以所輸出額之鹽。理爲正額。於是犯法者衆。士亟反與私販爲市。諸場積鹽不售者至五百萬石有奇。故大受以爲請。　詔右迪功郎沈直清送大理寺究治。先是直清求爲葉義問奉使禮物官。而義問已辟賓應縣主簿趙磻老偕行。因抵其請。直清怒。揚言詆義問。義問劾之。故有是命。既而法寺奏直清比附私罪徒。勒停。特袁州編管。直清、西安人也。

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烈聖之丕基。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維本支之重。鞏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瑗。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於宮闈。嶷然不羣。聰睿端重。克於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聞望之懿。中外所稱。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瑗爲皇子。仍改賜名璋。詔翰林學士周麟之所草也。是日。以麟之兼權吏部尚書。

丙子。制以皇子爲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既出。朝士動色。中外大悅。

雲玉縣。蓋甲戌降詔。乙亥頒院。丙子宣麻耳。熊克小歷。乙亥。召學士楊椿草以旨意。賜院苦雖。丙子。詔略曰云云。此蓋據院良祐。椿草詔所書。而不細考之。椿所草乃進封麟銅耳。玉堂草制亦具著二人姓名。克直錄累年不知刊爲差誤如此。

詔許民間作樂。

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湯思退曰。豈惟士大夫。雖閭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謀英斷。合天人之心如此。　上又與王綸等論淮上盜賊。因曰。自古鋤盜賊之術。無如輕徭薄賦。綸曰。陛下一語盡之矣。夫姦凶喜亂。世固有之。然千萬人中無一二也。其餘悉是善良。徭役減輕。賦斂減薄。則民安居樂業。雖驅之爲盜賊不從也。昨罷權場。南北之商。棄物而逃。困于道路。無所得食。漸至抄掠。是時皆勸陛下嚴責州縣捕之。陛下非惟不殺。且給之裹糧。使各歸業。不久遂定。上曰。知此道者惟唐太宗。綸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者。豈虛乎哉。　是日。葉義問等發行在。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沈長卿與義問善。至是辟爲幕狀官。長卿至燕而病。比還。卒于保州。

戊寅。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祖宗故事。凡政刑紀綱。禮文法度。可以備討論者。莫具於會要一書。今是間沒散無統矣。章得象、王珪所編次。止於熙寧十年。自元豐以迄於今。八十年間。未有編次。恐歲月浸遠。不無漏逸。臣竊見祕書省官常不下十餘人。苦無職事。望令起自元豐以後。討論纂述。以成一代之綱典。傳與無窮。詔禮部祕書省條具取旨。　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義朝罷。以殿中侍御史汪澈言。抑勸民戶。請買官田也。

己卯。左承議郎辟良朋爲國子監主簿。詔滁州上供錢依濠州、盱眙軍例。更展免一年。上優假淮民。自休兵至今。未嘗起稅也。

三月庚辰朔。戶部郎中總領淮西財賦都絜入辭。言江東屯軍。歲費緡錢七百萬。米以石計者近七十萬。科撥雖有名。限期雖有日。尙慮監司守貳。恬不加意。望將弛慢尤甚者。許臣按劾黜責。從之。 太府少卿方師尹守尙書左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胡沂守右司員外郎。兼職如舊。

辛巳。祕書省校書郎史浩。魏志權兼建王府教授。兼恩平郡府教授。 詔自今除授館職。並先召試學官。依格選除。議者言。儒林冊府之官。祖宗以來。必試可而後授。比年召用人材。故事浸澹。使州縣小吏。皆有僥倖超躐之心。望特命大臣。舉行召試之典。事下吏禮部。而權吏部尙書周麟之等言。景德二年。命學士邢昺等與堪充國子監直講者十人。得太子洗馬張穎等。試經義于學士院。而命之。自後考試學官。卽不該載。止有差注學官格法。故有是旨。

直徽文閣待制知平江府陳正同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祕閣修撰知宣州朱翌知平江府。 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言。本府紹興二十八年以後。未惯鋪戶國信等買物錢二萬九千餘緡。屢經進狀。或省部投牒照應本府。緣去年揀汰將兵。今按月將糧料等錢四千五百餘緡。赴左藏庫送納。望自三月以後。截撥上供窠名。並數蠲官支還。所捐不多。而所惠甚衆。從之。 兵部尙書楊椿奉詔舉利州西路駐劄御前左部統制楊從儀、右部統制李師顏可備將帥。而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富元衡薦師顏忠節尤力。詔進從儀一階。令樞密院籍記。召師顏赴行在。自岳飛得罪。而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宣撫司庫務金幣物解。計直六百九十餘萬緡。有未輸者八十九萬緡。至是踰二十年。拘催不已。轉運判官王趯言。此皆出軍支使。及回易逃亡之數。卽非欺盜。無所追償。望悉除放。從之。

癸未。吏部言。職制令諸王開府儀同三司。立班敘位。在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之下。宰相湯思退奏。太宗朝。宋琪乞班楚王元佐等下。臣等欲依故事上表。上曰。祖宗典故。親王在宰相下舊矣。卿等不必請。建王立班敘位。並依吏部所定。 初。淮東轉運副使魏安行既上募民力田法。而淮西轉運判官張郁亦徙民於近江和州。無爲軍。補葺楊柳、嘉成二圩堤岸。官給牛種。使之就耕。至是詔賜安行錢十萬緡。後四日。又賜郁本路鹽司錢三萬緡爲牛種等費。然卒無成。 資政殿學士新知廣州樓炤薨。後檢疑靖。

乙酉。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益遷少保。太尉崇信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開府儀同三司。二人皆以擯宮之勞。故有是命。

丙戌。尙書吏部員外郎洪遵移禮部。

丁亥。左奉議郎通判平江府任盡言爲京西南路轉運判官。直祕閣知撫州王秬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先是陳正同在平江。弛縱不治。盡言能助之。朝廷錄其勞。故有是命。既而盡言乞至都堂白事。自陳母老。不願居邊。尋命秬與盡言兩易。二人易任。在四月丙寅。 軍器監丞朱商卿通判平江府。商卿去年八月十二日有旨差措置江西米糧。不知

後來如何結局。日歷未見。 詔臨安府在城自紹興二十一年以後官司積欠到房廊賃錢。並減三分之一。

戊子。上策試禮部舉人劉朔等於集英殿。既而得右迪功郎許克昌爲首。用故事降爲第二。遂賜晉江梁克家等四百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朔、莆田人。克昌、襄邑人。 直徽猷閣知盱眙軍楊抗落職放罷。御史中丞朱倬論抗私遣監渡官郭賈之等。夜渡淮爲商。所得金錢。動以萬計。故絀之。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等使金國還。入見。允中言。敵勢必敗。盟宜爲之備。

壬辰。池州奏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昭慶軍承宣使本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卒。 寧國軍節度使殿前選鋒軍都統制李顯忠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顯忠言。本軍有諸州配到罪人不少。乞揀選堪披帶之人充軍。將怯弱人發遣附近州軍牢城收管。從之。二月戊戌行下。 右朝奉郎知常州莫伯虞、右朝散大夫通判常州梁興祖並降一官放罷。以戶部言。去歲諸路逋欠上供諸色窠名。本州最多故也。

癸巳。上謂大臣曰。監司郡守。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擇有人望者以待。有闕便可除用。右正言沈濬言。權戶部侍郎邵大受病不任事。詔與外任。大受乞宮觀。後三日。以大受充祕閣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

乙未。樞密院進呈有劉穎者。上奏陳廣中利便五事。上曰。所言有益於公私者。卽皆行之。維結好南蠻。其意不過欲誘說蕃商。利其寶貨。朕於此等物。舉無好。何苦自擾。假令設十玉觥飲酒。酒味則一一觥足矣。餘安用哉。王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陛下了然與六經合。故能託物指論。以曉臣下。上亦頷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至再三而止。 太府卿李潤權尙書吏部侍郎。 左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普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左宣教郎通判荊南府張鎭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右武大夫忠州刺史荊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馬羽移京西路。兼權知鄧州。

丙申。左武大夫榮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輔移淮南東路副總管。楚州駐劄。先是山東之民怨金暴虐。會歲饑。東海縣民因起爲盜。有次首領李秀者。密詣淮東副總管宋肇納款。願得歸附。朝廷卻之。且疑其或致衝突。諜者因謂其與金結約。將大興師南來。乃命光輔駐楚州以爲之備。光輔未至。秀又遣其徒至楚州。見右朝奉郎通判權知州事徐宗偃求濟師。宗偃諭遣之。因貽書大臣。大略謂。東海饑民。困其科斂苛擾。嘯聚海島。一唱百和。犯死求生。初無能爲。金主蒙蔽。下情不通。猶未之聞。若知則偏師一至。卽便撲滅。縱使猖獗得志。必自沂、密橫行山東。失利則乘舟入海。誠不足爲吾患。今添置兵官招集叛亡。適足以生邊釁。宗偃、江山人也。此據徐宗偃墓誌紀實。 右朝奉大夫新知楚州陸廣與右朝請郎新知滁州周淙兩易。楚州易守。蓋亦與東海縣事相關。

丁酉。以立皇太子。命兵部尙書楊椿告昊天上帝。權禮部侍郎宋棄告皇地祇。觀漢王士輔告太廟。安定郡王令諲告諸陵。 宗正寺主簿吳曾試太常丞。 保寧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王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知金州房州。都統

制正名自此始。

庚子。敦武郎趙奎爲紹興府兵馬鈐轄。奎晉遠孫也。

辛丑。祕閣修撰知池州周執羔移知饒州。　詔今後臣僚並盤奏舉。令吏部具名勳奏。

壬寅。直祕閣知夔州程敦臨、左朝散郎通判夔州郭茂興本州兵將官四人貶秩各一等。坐不救州城火。爲提刑司所劾也。火事見去年十二月丙子。

癸卯。詔興州都統制吳璘每歲進羊。道遠勞費。可自今罷。

甲辰。賜特奏名進士黃鵬舉等五百十三人同進士出身至助教。　是日。取應宗子士勞等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樊仁遠等十九人。特奏名一人。並授官有差。鵬舉、信州人。仁遠、福州人也。

丙午。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並司紹興府。始稱皇姪。

丁未。上謂知樞密院事王綸曰。璩昨日之除何如。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爲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決。略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建王所佩玉魚。乃從權場之初。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卽可知矣。二王、朕育之宮中三十年。璩始育之張婕妤。璩育之皇后。自張之沒。后收而併視之。雖一食必均。略無等參。今二王之除。后意與朕合。　詔建王府直講贊讀各一員。以館職兼。小學教授一員。以館職兼。

詔每歲遣中使賜諸將帥暑臘藥。所至皆迎。不無勞費。自今令進院遞賜。　四川總領所乞增印錢引一百七十萬緡。以備軍費。是月。許之。通前後兩界爲四十萬緡。有奇。視天聖所書數凡三十倍。明年十二月庚子所書可參考。

加封榮昭明太子統爲英濟忠顯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五

紹興三十年。夏四月。按是月戊申朔。己酉。皇孫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愷爲新州防禦使。右監門衛大將軍愷爲貴州團練使。右內率府率惇爲榮州刺史。皇孫女碩人進封永嘉郡主。

庚戌。戶部言。左藏西庫見在錢銀。止可支至明日。約至月終。闕錢一百二十六萬餘緡。乞下權貨務場。於入納到茶鹽并樁管錢銀內。預借百司諸軍七月八月分券食錢。同日後到來綱運應付支遣。從之。日屬四月二日庚戌。戶部左藏西庫錢銀止可約支四月三日終。今蒙撥附此。百司諸軍券食錢。每月朝廷於務場撥副三十七萬緡。狀稱近已預借到六月。未知預借起於何年。當考。

辛亥。尚書左司員外郎方師尹專一點檢措置贍軍酒庫。

壬子。祕書丞劉珙、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祝公達並守尚書吏部員外郎。　詔天申節州縣並免排宴。以上在諒闇故也。

甲寅。紹興府奏以浙東提舉茶鹽司爲恩平郡王府第。從之。

乙卯。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建王府教授史浩守尚書司封員外郎。兼建王府直講。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建王府教授魏志爲祠部員外郎。兼贊讀。一日。浩講周禮至酒正。因言。膳夫宰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

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所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而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之膳羞可以不會而世子之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服斯訓

丙辰參知政事賀允中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葉義問使北也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珙、秘書省校書郎王淮並守監察御史

丁巳詔以顯仁皇后升祔禮畢覃恩於后爲子行者遷三官孫行二官餘人一官於是進秩者十有四人授官者三人諸女諸婦封夫人者九人令人三人安人五人　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陞敷文閣直學士剛中重修成都是月始畢凡周四千六百丈有畸雖克小屋就剛中遷職在去年遂成　詔恩平郡王璩恩數請給並依前宗室士優例璩奏一行官吏請給乞令紹興府以上供經制錢支從之璩奏乞在乙卯日

辛酉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言根括到本州民間開耕荒田七十八萬餘畝自今年爲始起理二稅計增茶鐵錢絹米草共六萬六千六百勉貫匹石束外有荒田四十六萬餘畝據人戶自陳實無力開耕願納入官已依條出賣仍免三年稅賦從之　右朝請大夫沈邦直知黃州

乙丑詔自今臣僚陳乞上殿令徑投狀通進司不許於都堂納劄子永爲成法秘書省正字馮方、劉度並爲校書郎　秘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則與皇孫敘賓主而教授居賓位十朋不可王特爲之加禮而位教授於中　崇慶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從所請也　殿前司準備使喚李師顏、師雄並爲閤門祗候二人皆顯忠子特錄之　初命戶部於鎮江建康各別儲米百萬斛以備水旱助軍食其後鎮江所儲至九十五萬餘建康所儲至六十二萬餘至是左司員外郎方師尹言戶部及漕司頗有借兌乞令戶部措置補還從之

丙寅右武大夫貴州防禦使殿前司擢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寧守循州凡十年

丁卯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正將郭振爲擢鋒軍統制兼知循州用楊存中薦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劉觀充敷文閣直學士觀奉祠里居屢召不至詔觀建炎初嘗侍從任待制三年康靖自守時爲老成特有是命右文殿修撰孫覿告老復敷文閣待制致仕徐三日不行

戊辰進士梅綰特補將仕郎綰、韋淵館客投匭自言嘗蒙顯仁皇后許以恩顧故有是命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前軍統制李道爲荊南府駐劄御前前軍右軍統制先是朝廷以彈壓茶寇爲詞命田師中遣道以所部五千人戍荊南府至是帥臣劉錡奏改爲前軍右軍以道統之於是荊南之戍合錡所募効用爲萬有一千人然猶未成軍也　右武大夫添差利州路兵馬鈐轄吳挺爲利州東路駐劄御前前軍同統制用都統制姚仲請也

辛未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直秘閣爲兩浙路轉運副使　初顯仁皇后既掩攢宮而大理少卿張運因請建立四隅其中皆屬禁地乃撤離妻而焚城之四隅之內有士民邱墓八百餘判

太史局李繼宗謂並有國音風水形勢之間悉合挑去顯謨閣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言其間形勢迫近者不可不去或地里稍遠山龍隔絕望視不見恐在陰陽了不相干乞委太史局再行覆視如無妨礙取自聖裁詔可運奏見時不知在何時改攢案作地圖亦不見降指揮月日此繫今年正月八日二月二十日攢宮陵所具狀中所云修入至師心申明正月五日甲申行下　既而檢察宮陵所言紹興府續根括到墳冢通約一千餘處正月八日丁亥　太常少卿都民望時爲左司諫請委太常禮官與本府官同太史局公共按視定奪聞奏庶幾攢宮大事舉合先王典禮不至專狥陰陽相問之說正月九日戊子　乃命權太常丞吳曾偕太史局官楊達民往視之曾言已挑之冢九十二未挑者八百六十四內七百四十五冢相去稍遠崗隴遮映欲依宮陵故實攢宮近例更不挑易照得禁地內有小塚四所永祐禁地內有六所並不曾遷改其西北一百一穴意民以謂依經合挑臣等非陰陽伎術之流禮經不載難以定奪欲望更加詳定詔本府更切相度如係崗隴遮映稍遠處亦免挑移正月二十八日丁未降旨後二日檢察宮陵所又言竊本府不知經意乞令彥民等四人與王師心同共相度指示正月三十日己酉　既又遣殿中侍御史汪澈將李繼宗往看定之三月七日丙戌　至是還朝澈上奏言攢宮之地舊占百步亦有士庶之墳在其間經今三十年無有議其非者去年新立四隅回還不過二十里居民寸土尺木率入於官而今皆爲禁地乃謂其間邱墳盡合挑去何前後之不相侔耶臣嘗生素不曉方技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樗里子葬于渭南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今七百餘穴在其禁地一旦悉令挑去恐順泄地氣兼於人情未安乞從本朝宮陵儀制所載民戶衙寺初已見去年十一月丙午今年十月辛丑王師心奏準詔遷移攢宮附近士庶墳墓條給恩直已於城下稱縣模圖繫用官山將令挑掘與此差不同更當詳考　所願遷出者聽令自陳不願遷者仍舊上從之

吾丘失攝官榮進之望乞依舊注攝官從之

壬申太常博士杜莘老守秘書丞莘老因對又及江、淮守備上曰卿每言必及此憂國深矣　議者以爲川廣、荊湖每歲漕綱至行在者既入浙江即須守關且有沮淺之患而建康府溧陽之鄧步溧水之銀林皆有陸路止二十里乃舟楫經從之地謂宜於此地置轉般倉兩處中間陸路若令開通見有溝港可考間其所廢之由則曰宣州地高每遇水澇無以遏水爲患於湖州等處臣謂只當留最高處二三里不必開通以爲倉基則般運尤易又言建康上供米自溧陽一夕而可達宜與廣德軍上供米自四安一二日而可至皆於兩浙漕司撥船般運不數日而可至誠爲便利詔江東轉運司相度

癸酉詔建王歲賜公使錢三千緡逐月均給其初除推恩合得承信郎四人令依例陳乞　左奉議郎沈堰言新除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緣常字係父名詔特不迴避　右朝散大夫曾緯知台州令赴都堂禮

議訖之任

丁丑。左朝散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言。舉紹興觀吉州應賢官田三千六百五十餘頃。計直一百三十八萬餘緡。內已有人承佃一千三百七十頃。計直三十一萬緡。乞減價直三分。無人承佃荒田山林陵澤二千三百四十一頃。計直六十萬餘緡。乞別行估定。從之。議者謂魏安行虛張其數。實非可售之田。應南德王傅之寵。而不敢斥言之也。事初已見二十九年十月己卯。今年十一月辛巳。王傅知建州。明年四月丁丑。魏安行遷江東漕。

是月。詔建王賜字元瓌。玉牒在此月。日牒不書。

五月　接是月戊寅朔。己卯。御史臺檢法官張闡、右正言沈濬並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先是。濬言。新除兩浙漕臣楊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覈實。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遂能濬言職。濬求去。乃除知舒州。潛補外在是月戊子。　左從政郎芮曄行國子正。右迪功郎陳騤為國子錄。　初。淮東馬步軍副總管劉光輔既至楚州。因招集叛亡。是日。歸明人吳皋率其黨持兵毆鬬北神鎮。居民為之驚避。已而其黨殺之。金人尋復東海縣。事聞。移光輔江南東路副總管。饒州駐劄。光輔移官在六月壬戌。日牒不書。所以此據徐宗偉兩淮紀實參入。

辛巳。上書玉堂二字賜翰林學士周麟之。麟之奏。依淳化故事。就都堂宣示宰執。仍以石本分賜侍從館閣官。從之。　左從政郎新紹興府府學教授徐履。右從事郎陸游並為敕令所刪定官。游、山陰人也。　太尉知荊南府劉錡。兼本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先是。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荊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為重鎮。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屯備。朝廷從之。荊南府、江州叛軍自此始。　忠訓郎趙瑊、趙庾並為閤門祗候。二人皆密子。特錄之。　詔建王府官吏各轉行一官資。白身人補進武校尉。　故左大中大夫李椿年、曾開各與子孫恩澤一資。以吏部言。寄祿皆侍從坐責死。其遺澤當取裁也。　初。給事中王晞亮等奉詔詳議薦舉縣令事。事初見二十九年九月壬辰。　乞以山陰等四十縣。並堂差卿監已上薦舉之人。京官任滿無遺闕。與減二年磨勘。選人到任及一年。與循資。任滿無遺闕。與減改官舉主一員。如政績優異。許監司郡守同銜奏聞。別與陞擢。奏未從之。

甲申。編管人前直祕閣汪召錫死於容州。

乙酉。初。置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一員。以殿前及步軍司兵各三千人。馬軍司及新招兵各二千人隸之。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使前軍都統制戚方為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江州叛軍及戚方除命日牒全不見。但於此月庚寅。書馬軍司奏。依已降指揮。差官兵三千人前去江州。步軍司奏。都統制戚方已差江州駐劄。其闕未差人。乞差張把充本軍統制。而選姓之遣戍。方除江州都統在此日。今從之。王明清揮麈存中神道碑云。王德言。荊南、九江各置都統制。朝廷從之。戍卒皆三衙分遣。德司率法疏弱以往。王雷以全隊精銳行。按荊南叛軍。乃是劉錡先基効用六千人。又馬軍司遣戍千人。鄂州移屯前軍五千人。既又以鼎州左翼衛州駐

鎮軍隸之。未詳于三衙分遣、補鎮兵雜隸殿司。其實但遣為鎮壓。非蓋有所益師也。今不取。

丙戌。出內庫銀十萬兩。下兩浙轉運司糴馬料大麥。　初。直祕閣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李植以巡歷過行在。言歲額錢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萬觔。鉛二十萬觔。錫五萬觔。此最多之數。紐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觔。搭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暫時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為額。事下工部。至是本部言。若依所乞。委是數年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緡為額。從之。

戊子。賜江東轉運司銀七萬兩。糴大麥二十萬斛。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攢宮四隅之內。良田千畝。耕植盡廢。非惟可惜。亦恐將來山林蓊密。人迹不通。為虎狼窟穴。盜賊潛伏之地。乞募民承佃。歲收米斛。可給衛卒數百人。猶有餘饒。又乞倣典故。命官兼陵臺令。凡攢宮公事。盡以委之。詔禮部太常寺議。其後紹興府按視得良田八百餘畝。請以付秦寧寺。捐其稅。盡納官租。以贍衛卒。其餘皆興之。得旨在七月辛丑。今併書之。　仍令會稽知縣兼帶主管攢宮事務。　初。金主遣殿前右副都點檢蕭筠等來賀上生辰。命權工部侍郎黃中充接伴使。筠等當謝錫宴。故以天墨為辭。欲拜宇下。中持不可。乃拜庭中。　是日。筠等過平江。欲觀姑蘇臺百花洲。非例也。中許之。此以中書錄及圖傳所缺修入。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免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將及境也。初。義問入北境。見敵已聚兵。有入寇意。及還。密奏敵人以尅剝不恤為能。似殺戮不恕為威。窮奢極侈。似秦、隋之所為。如燕京已劇壯麗。而修汴京。伐木斫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怒。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盡。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濟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賊傷。奪去銀牌。不驚而使在處不寧。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敵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藉海食之利。能役船戶。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欲去江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振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　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右僕射陳康伯曰。北朝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為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慮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驍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粒。以為歸宿之地。康伯見上。言敵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兩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　龍克小厤。載楊椿四策。於紹興三十一年四月。蓋因陳良祐捫椿墓誌云。此事于除參政之後。而椿以是年三月執政故也。然劉寶紹興三十年十月已罷鎮江都統。則非執政後所上明矣。詳考良祐所書有云三十一年。椿參知政事。未遇。朝廷再遣權臣。蓋公議周報。聽言金已聚兵境上。公謂左僕射陳康伯云云。則椿所議。實在此時。而良祐誤記之也。又按康伯此時為右僕射。而左相乃湯思退。不知何以全不與聞當考。　殿中侍御史汪澈亦條陳利害曰。廟之有業。則事至而安。靜廟之無業。則事至而倉卒。靖康之變。可為龜鑑。今舊將自和好以來。各擁

重兵高爵厚祿坐而寵榮養成驕志朝廷宜有以攝其心服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於雜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鬬心而樂爲用文武職事平居常患其多差除不行臨事要人則悟其無有當務選質才不宜泥資格覩伐閱緩急非有益識者謂三者皆當今急務。宋史金文靖傳曰安石既去而珪確之行新法自若也子厚既去而曾布李清臣之紹述自若也主和誤國國檜之罪今檜死矣改圖可也而當國者執政知初是一檜死而一檜復生也紹興末年逆亮新立當抒久宾過恩遇沈毅之徒豈不知金將有叛亂之志特恐和議敗則張浚之徒進而已復退此其用心是都檜檜之用心也張浚論也而二相奚以爲狂且加寬斥至紹興二十九年孫道夫使金回言金將來聲於我未幾黃中再使回又言金治作兵矣不數日可至淮上而時宰且詰之曰洗心監簿不聞此言公安得爲此而不之信王綸阿附妄言惑聞誤順和好無他而過恩遇遂有稱賀此正趙子砥所謂金人僅和以用兵我國敝兵以待和也及至棄淮則使遣見金已聚兵有入寇意于是右僕射陳康伯言敵間我和滿久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策而遣將命帥始是島將吁二十年講和之久張浚岳飛往矣解潛吳玠死不復生劉錫劉忠指不復用徐其頓敗棄之餘無復英銳果敢之氣而一日分屯列戍四川則有王剛中遂陽則有吳拱江淮則有劉錫淮東則有李寶蜀則有吳璘姚仲王夢江則有威方王權李顯忠董仝楊沂孫氣勢衰孱則知人心忠義雖更嘉檜銷鑠之餘而亦不能使之振淡也。是日大雨於潛臨安二邑山水暴至夜安吉縣洪水作居民屋廬多壞人死者甚衆後四日詔轉運司賑卹之其田決爲溪者蠲其稅。

壬辰太常丞吳曾特降一官先是曾奉詔與太史局丞楊彥民等按行攢宮地彥民等妄乞拂去民間冢墓曾依違奏聞故黜之。

癸巳左奉議郎任文薦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修武郎姚公興爲右武郎公興仲子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監登聞鼓院王直中奴事丁祺嘗知金壇縣盜取土人家書畫古器以奉王曙詔放罷。　北使之過淮浙州縣也居人皆閉戶不出使者以爲言國信所奏其事詔尚書省行下並毋得閉門。趙甡之遼史紹興三十一年五月王全言以來賀生辰也自入境有凶悍之狀過平江秀州丹申以弓失射夾岸居人官前其敢誰何但報當居人閉戶師已不知卽此年事甡之誤繫之明年或自是兩事也姑附此當考。　白身人林觀特補承信郎時海賊陳演添等掠高雷境上觀爲所執既而殺演添及其黨聚被掠者九十餘人歸而恩州故有是旨。

乙未直祕閣新京西轉運判官王秬知江州上以江州新戍大軍兵民雜處故選秬守之。　左朝散郎知隨州蔣汝賢爲京西南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常平公事。

丙申金國賀生辰使補國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蕭棻副使中大夫太子右諭德張忠輔入見自休兵以後北使見紫宸殿設黃麾仗千五百有六人至是以未純吉不設仗既見賜酒垂拱殿時建王侍燕棻等望見發然曰此爲建王邪竟夕不敢仰視。

戊戌天申節百官及北使上壽以顯仁皇后喪制未終不用樂初上以在諒闇欲不受禮而羣臣援於師故事請之棻行復命黃中送伴還言敵日繕兵不已且其重兵皆已南下宜有以待之。

庚子右迪功郎敕令所刪定官王秬特改右承務郎令後省召試秬以薦對故有是命既而秬言朝廷久無此例力辭乃以爲樞密院編修官。秬除祕編在六月癸酉

辛丑祕閣修撰知明州張偁提舉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壬寅特進沈該落致仕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明州仍令該疾速便道之任。

癸卯左中大夫湯鵬舉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甲辰左宣教郎張戒主管台州崇道觀。

乙巳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入辭上諭以淮西民兵事。事見三十九年十二月方乃遣官籍以教之自蘄州始而蘄州守臣以爲不便奏罷之遂止。

丙午寧武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吳益爲太尉。

六月。按是月丁未朔。戊申宰執奏殿前司申明州水軍內福建秋蒼延詳兩寨効用軍二年一替今到軍年餘方知紀律欲候滿日更留一年上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二年一替軍人望之久矣今將及期而故是上失信而下失望也遂令更戍如期。

庚戌用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議復令榷貨務給降諸軍見錢公具關子三百萬緡爲楮幣張本淮東總領所四十萬緡淮西湖廣總領所各百二十萬緡平江府宣州各十萬緡總商人以錢銀中平請買。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李邦獻特降一官邦獻在江西舉吉州軍事推官郭珣瑜改官滌格爲吏部侍郎洪遵所劾故有是命。　右通議大夫林乂卒詔特與恩澤一資用吏部請也。日曆于正月四日辛巳先嘗吏部取旨與乂遺退恩澤而乃于六月三日庚戌方立傳必有一詔或可移此併書開李椿年與恩澤條書之

壬子監察御史王淮守右正言。　忠訓郎戚世傑成忠郎戚世顯並爲閤門祗候二人皆方之子也。

甲寅左奉議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任盡言與宮觀以御史中丞朱倬論其託詞擯闕也。事見今年三月丁亥

乙卯殿中侍御史汪澈言通判平江府劉敏求嘗自言年一百八歲設或妄誕亦不下八九十宜優與祠祿俾之就閒詔敏求與宮觀理作自陳。

丙辰右武郎吳掖爲右武大夫掖抵兄用其父璘所遷官回授也。

己未直敷文閣知揚州魏安行爲江南東路轉運副使。　左武大夫武康軍承宣使權知廬州劉綱移知揚州。　直祕閣知蔣州龔濤知廬州。　右朝奉郎淮南路轉運判官張郟直祕閣。

辛酉昭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曹勛提舉萬壽觀免奉朝請。

壬戌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上謂宰執曰朕始見此法未深曉其意使出人主一時恩宥人猶不測著爲定法是教之逃也因顧王綸曰卿解之否蓋不如此卽此書聚而爲盜始知祖宗用意深遠。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俊卿爲監察御史、左朝散郎知處州葉顒移知常州。　敦武郎監盱眙軍淮河

渡郭賁之爲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忠翊郎夏俊監盱眙軍淮河渡。此本不必書，爲欲見夏俊取泗州事始，後被差日月不見于日曆，因郭賁之改除，連書之。

賜江州都統制戚方軍中錢二十萬緡，布各五萬匹兩，爲回易本。

癸亥，少傅潼州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榮國公錢忱遷少師，仍循節致仕，給真俸。忱、仁祖之甥，再世位將相，子登從列，孫女爲皇孫恪婚，故恩數視戚里特優焉。

乙丑，閤門祗候劉士元爲武林郎。士元、寶之子也。

丙寅，上謂宰執曰：歲方六月，禾稼未登，聞已催民間積欠，可令諸路轉運司徧下州縣，候秋成日催理。庶幾民不告乏。湯思退曰：陛下恤民，一至於此，天下幸甚。　處州麗水縣童子楊富老七歲喪父，哀慕不已。夜則露臥家前，不避雨露，州上其事于朝，詔賜束帛。

丁卯，國子監主簿群良朋爲御史臺檢法官，兼主簿。　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張掄知閤門事。

戊辰，左朝奉郎知嘉州何逢原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　直祕閣知眉州計有功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己巳，左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董仲永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

庚午，知樞密院事王綸充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綸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辛未，戶部奏下湖廣總領所取撥江西折帛經總制錢各二十萬緡，廣東、湖南經總制錢各五萬緡，江州轉般倉取撥椿管江西上供米六萬石，並充江州戍軍支用，從之。仍令湖廣總領所遣屬官一員，往江州應副。折帛錢及米三萬石，乃五月辛卯科撥，今併書之。

壬申，侍中大夫武當軍承宣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統制李師顏知夔州，師顏初用楊椿薦召還，未至而有是命。　降授左中大夫沈調復左大中大夫，以期敍也。　故太尉武泰軍節度使郭仲荀贈開府儀同三司，仲荀薨十五年矣，至是其孫成忠郎永茂投匭自訴，故錄之。

癸酉，翊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吳琦知巴州。

丙子，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建王府贊讀魏志卒。

秋七月　按是月丁丑朔。　戊寅，詔遣明州水軍三百人，戍嵊山縣黃魚洋，巡捕漕船作過。蓋一易，初命鎮江軍中遣戍，而都統制劉寶不奉詔，故更發焉。此據實錄。　左武大夫武康軍承宣使新知揚州劉綱卒。

己卯，上謂輔臣曰：劉綱在淮西，圖結民社，措置有方，未到揚州，聞已物故，深可傷惻。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對曰：臣採之衆論，有許世安可以代之。臣近招與語，其人病體已安，議論通曉，必可倚仗。上曰：世安老將，與成閔、王權等輩，向甚立功，頗得淮南人情，且除淮東總管，因令權知揚州，觀其措置民社事，然後用之。特賜綱家銀帛二百匹兩。

辛巳，建武軍承宣使許世安添差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揚州駐劄。

壬午，尚書禮部員外郎洪邁兼國史院編修官。　宗正少卿金安節、帶御器械韓侯並復所貶秩。

乙酉，詔諸路蕃兵以其半教習弓弩，令帥臣春秋遣將官巡行按試。　右承議郎知通化軍康彬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武翼大夫荊湖北路兵馬鈐轄兼權知荊門軍魏震移知鼎州。　右朝奉郎監德州浮梁縣景德鎮稅務莫蒙知通化軍。　降授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姚岳知荊門軍。

丁亥，初立大理少卿拘催贓罰錢減年格，從贓罰錢，旬輸左藏庫，至是少卿張逕視事數月，所輸至二十萬緡，首者乞比附諸州守貳起發無額錢例推恩，故有是旨。　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權尚書戶部侍郎。　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黃仁榮陞直敷文閣，知臨安府。　給事中王晞亮與外任，以殿中侍御史汪澈劾其素無廉恥，在頃歲嘗乞宮觀，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庚寅，直祕閣知鎮江府鄭作肅主管台州崇道觀，作肅與劉寶不叶，自請之也。　直祕閣知衢州趙公偁知鎮江府。　右承議郎提轄行在榷買務蔡賣葉林龍、林、著子也，中書舍人沈介言，林乃蔡京外孫，雖陛下天覆地載，推罪不相及之恩，亦豈可使之官於天朝，遂罷其命。

壬辰，尚書左司郎中方師尹龍、師尹，象點檢贍軍激賞酒庫，奉肆右宣教郎新知海鹽縣何佑等三人爲監庫官，佑等皆新改京秩，右正言王淮以其不當肆，奏劾之，且論師尹舊由武弁，素無廉聲，於是師尹與三人皆罷。

癸巳，直祕閣徐度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直敷文閣提舉兩浙西路平常茶鹽公事楊俟陞直顯謨閣。　詔太常博士朱熙載、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儀鳳、左奉議郎新知巢縣許必勝並召試館職，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必勝乃張常先之客，遂能之，其後熙載、儀鳳皆以久去場屋，僅乃以儀鳳爲國子監丞。儀鳳、熙載丞在八月丁巳。

甲午，右中散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弗直祕閣，都大提舉四川茶馬監牧公事。　直敷文閣知舒州王珪主管台州崇道觀。珪初除福建路提刑，而中書舍人沈介論珪頃在紹興，與曹泳爲詩酒之游，薦之秦檜，召攝宰相，檜死，泳逐，珪失所恃，巧入湯鵬舉、鵬舉、隆御史，逮鵬舉之逐，陰令其子與珪交通，將有所誣陷，賴聖明洞照，並有奉常之除，其謀遂擬，珪不自安，方且引去，出守龍舒，政績無聞，乃有是命。日曆、王珪龍圖閣於三十年七月十八日甲午、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己丑兩書之，蓋珪免鈐轄也。

乙未，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周麟之言：臣聞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竊見吏部續降申明條册，乃有頃年都省批狀指揮，參於其間，向之修法官有所畏忌，至與成法並立，條目不與成法同，今遂與成法並行，以理推之，誠爲未允。望令諸選具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指揮，令敕令所沿詳，可削則削，册令與三尺混淆，從之。　威武軍承宣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總管張淵移淮南西路副都總管，兼權知

舒州。左朝散郎新知舒州沈濬移知徽州。

丁酉。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專一點檢措置贍軍酒庫。

戊戌。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進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爲兩淮形勢。在今危急。荆南、襄、隨、鄧、遂、德、安、復、信、隨、漢陽之所隸也。九江戍方。則蘄、黃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隨、漢陽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烏帥成閔。則鎮、揚、劉錡。則均、襄、隨、鄧、遂、德、安、復、信、隨、漢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隨、漢陽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烏帥成閔。則鎮、揚、隸也。池陽李顯忠。則蘄、舒、無爲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烏帥成閔。則鎮、揚、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兵擇地險要。廣施預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騙淫怠。今所用皆非宿臣。而多用簽軍。簽軍本吾民也。其肯爲敵效死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敵今歲未動。乞以江、淮一帶。遴選武臣爲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募人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壁勿追。使之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　御史中丞兼侍講朱倬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

庚子。初令鎮州平江縣民戶結保打量實耕田畝。赴官自陳。每畝輸稅米二升四合。乃置砧基簿。有不實。許告賞。始用羅孝芬奏也。孝芬所奏在二十八年正月　權工部侍郎黃中言。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關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工部每季輪差官一員檢察。雖克小縣。戰船

事於今年四月末。又云不報。蓋不考之日耳也。

左朝議大夫知黃州范崇移知池州。

辛丑。浙西諸司言。右通直郎知鹽官縣胡堅常治狀爲一路之最。詔特轉一官。俟任滿日取旨陞擢。堅常、晉陵人也。　左迪功郎太學博士鄭聞爲左承奉郎。聞以大臣薦對。故有是命。　成忠郎殿前司準備使喚都遇爲閤門祗候。添差東南第二副將。廣州駐劄。以少師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敷文閣待制陳正同、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王趯言其智謀才力。可率士衆也。

壬寅。詔太常悉以行在職事官侍祠。勿用兩全在選者。用禮部員外郎洪邁奏也。國自近歲大祀五十有五。中祀四。小祀十有四云。

癸卯。詔以郡守多闕。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管任通判。治狀顯著者二人。又趯郎官以上。依新制舉縣令。

左朝請大夫淮南轉運副使董將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疾自請也。　初。漳州萃寇數十人犯興國軍城下。白晝殺掠。官軍不能拒。士人免解進士吳堯獻率家丁捕斬之。殿中侍御史汪澈言于朝。下帥臣覈實。至是以堯獻爲右迪功郎。

甲辰。詔戶部科降錢一百二十五萬緡。令兩浙、江、湖六路轉運司置場市軍儲。通去年已糴數爲三百萬石。

是月。加封伍員爲忠壯英烈威顯王。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丁未。仁壽郡主卒。賜其家銀帛百匹兩。主、吳榮穆王女也。

戊申。權禮部侍郎宋棐等言。季秋大饗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緣祖宗以來。躬行大饗明堂。而所設從祀不同。今若依皇祐廣設從祀。竊慮其禮稍煩。在孝饗疑若未專。若依元豐悉能從祀。復慮其禮稍略。在昭報疑若未稱。今欲依熙寧設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從祀之位。庶幾繁簡適當。得禮之中。從之。　資政殿學士新知福州王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庚戌。言者論諸軍揀汰多不實。上以問宰執。朱倬曰。近來諸軍招填雜。揀汰甚易。上曰。老病不堪帶甲。在軍登食。則揀汰之。今皆緣請託。以求脫去。員數猥多。坐食諸郡。無以贍之。其間又有武藝精而尚堪用者。亦可惜。乃詔委總領所保明。樞密院審實之。　直顯謨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先是之望與續奏皆爲臺諫所薦。而葉義問又於上前力稱之。望之才。遂召赴行在。或忌之。乃有是除。

辛亥。詔內侍吳因於左藏庫取錢九千。充九月十七日淵聖皇后生辰齋千佛等使用。此事本不須書。以自紹興以來未見

壬子。詔自今州縣官犯入己贓及用刑慘酷。令刑部具失按察官姓名。申尚書取旨。即有隱蔽。令御史劾之。　右朝請大夫荆湖北轉運判官王趯爲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能旰貽軍權場給商人關子牌號。仍舊印臂及給甲帖。二事皆前守臣楊抗所剏。言者以爲阻節客貨故也。

淵聖皇后典禮。故表出之。

左朝請郎強友諒知蔣州。友諒、淵明子也。淵明、鎮淮人。故實政殿學士

武功大夫知滁州劉光時領英州刺史。

癸丑。左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賀允中特轉一官。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允中使北還。言敵勢必背盟。宜爲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乃有是命。　祕閣修撰知平江府朱翌、知饒州周執羔並復敷文閣待制。直龍圖閣知太平州周葵。直龍圖閣知宣州凌景夏並充集英殿修撰。　左宣教郎知信州徐林充祕閣修撰。　左宣教郎李浩爲太常主簿。　端明殿學士致仕折彥質薨於潭州。

甲寅。復以四川當起經總制錢五十萬緡賜總領所。爲增招軍兵之用。成都府路十二萬。潼川六萬。利路九萬。夔路三萬。此總總領所財賦增

起居舍人葉謙亨知撫州。謙亨本湯思退所薦。至是以他執政亦稱之。思退疑焉。故出之。　少師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上。故左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孫翊及其子武德大夫嵐石路統制軍馬昂死節狀于朝。詔贈翊昭信軍承宣使。昂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以其事付史館。

丙辰。上諭宰執曰。近有獻用車戰者。朕以用在人不在車。南北異宜。木性亦異。如大舟以荔枝木爲棹。北方絕無。而造車多用楡木。南方亦少。況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何所用。卿更宜精思。湯思退曰。謹遵聖訓。　直顯謨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倓乞以私販收獲之人。配隸諸軍。無使放縱。上曰。私販

之禁，非不嚴備，第官司率行失信耳。朕聞私販多以大風雨夜，用小舟破巨浪，潛行般載，巡尉素不諳熟，豈肯冒不測之淵，以冀賞給哉。使所捕者皆此等輩，當賞不踰時，以示之信，若其圖升合之利以爲活，亦可恕也。戶部乞申嚴徒配違法行下，上從之。　尚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陳康伯上奏：附吏部敕令格式七十卷、刑名疑難斷例二十二卷。翌日，上謂輔臣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當一切以三尺從事，不可復令引例。若更精擇長貳，銓曹其濟矣。　殿中侍御史汪澈守侍御史，監察御史陳俊卿爲殿中侍御史，秘書省著作佐郎陳之茂爲監察御史。　權尚書禮部侍郎宋棠充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　戶部奏：歲撥利州路經總制錢十萬緡，江西茶引二十萬緡，通六月辛未所科爲八十萬緡，以備江州屯軍之用，從之。

丁巳，尚書吏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洪遵爲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　中書舍人沈介試吏部侍郎。宗正少卿金安節權禮部侍郎。　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員外郎虞允文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權尚書刑部侍郎黃祖舜兼權給事中。　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兼權樞密都承旨。　降授右朝散大夫王珏復所降一官，授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時洪遵、汪澈奉詔薦珏可任郡守，又言珏兩爲漕臣，民歌其政，直州之罷，人以爲冤，而遵所薦尤力，故復用之。

己未，言者奏：國家因陳亨伯建議，始立經總制錢，多出於酒稅頭子牙契錢分隸，歲之所入，半於常賦。自紹興六年，因李朝正上言，專委通判拘收，通判既許自專，因得盡力，於是歲之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無何，議者妄有申請，始命通知同掌，通判壓于長官之勢，恣其侵用，迄今九載，歲虧二百餘萬緡。望復委通判拘督，從之。　詔故左奉議郎吳元美特與一子下州文學，以列曹尚書侍郎楊椿等八人言其操履端方，學問深博，得罪故相，已死，乞錄之也。

辛酉，湖廣總領所言：昨降一合銅錢闕子三十萬緡，買錢樁管，今已踰歲，所買僅二萬緡。乞支末茶長短引稅易從之。

壬戌，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湯思退爲左金紫光祿大夫。　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陳康伯爲左正議大夫，皆以進書恩也。

甲子，右朝奉大夫陳良翰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既而侍御史汪澈言：良翰頃居諫寺，阿附秦檜，戕害良善，持節江東，公行賄賂，其妻內通關節，人謂之女提刑。使居遠方，民何以恕，遂罷其命。良翰放逸在十一月丁丑。

初，資政殿學士張燾爲吏部尚書，舉修武郎兩浙西路兵馬都監武鉅可充將帥，至是進呈，上問鉅知書否。湯思退曰：鉅識過人，深達文義。上曰：武臣若知書，方曉民事，可令籍記，俟邊郡有闕則命之。

乙丑，皇叔復州防禦使士周爲宜州觀察使，士周、仲偏子，以積閥遷也。　左宣教郎莫濟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丙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賀允中入辭。　宗正丞趙雄爲尚書駕部員外郎。

戊辰，詔諸路犯罪合編管人，不得配雜行在五百里州軍，用祕閣修撰知信州徐林請也。

庚午，大理寺丞蔡洸面對，論猾吏擾民之弊。詔趣諸路監司裁定吏額來上，遣者令戶部勒之。

辛未，皇叔安靈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士衍爲安德軍節度使。

壬申，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權安撫司公事許世安得諜報，金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右宣義郎通判州事劉祖禮告急于朝廷。此據徐宗偉所准紀實　先是金主亮命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計女真、契丹、奚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爲正軍，弱者爲伊勒布，一正軍以一伊勒布副之，又簽中原漢兒、勃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令吏部侍郎高懷正等十五人分路帶銀牌而出，號曰宣差簽軍使，每路各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倣唐制分爲二十七軍，簽數已定，遂以百戶爲穆昆，千戶爲明安，萬戶爲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參，無獨用一色人者，懷正、會陵人也。此以宋史金亮本末、發樣正隆事迹參修，但樣辭至十月宣差始定，今從宋所紹興書之，范成大攬轡錄稱高懷正、大定人，大定初會軍也。　左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孟處義移知衢州。

癸酉，秘書省校書郎馮方兼國史院編修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六

【紹興三十年】九月丙子朔，直敷文閣知閬州王灝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用臺諫前薦也。

丁丑，左從事郎鄭升之行太學錄，升之爲台州軍事推官，未上，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薦其才，召對改京秩，兩升之以未歷考任固辭，乃有是命。　右迪功郎新廣西南路提舉鹽事司幹辦公事李鼎臣言：廣西買馬歲額增損無定，沈晦爲帥，一年所買至三千匹，今率不及二千匹，若欲買千騎，且以中價計之，亦不下十萬餘緡。況皆本路諸州上供錢買銀每兩三四千，其折與蠻夷每兩二千而已，折閱太甚。伏見廉州白石場歲額鹽六百萬斤，已自有餘，而宿化、潞州運赴白石場，積而不傳者尤衆，願令帥司同鹽司相度，般運於橫山寨，以備博馬，是以無用爲有用也。詔兩司疾速措置。十一月辛巳上云：昨李鼎臣上書言買博馬利便，十二月二十八日鼎臣請辭漕外西州守臣，繫此衛，孫克小厤載此事，止云言者，蓋不詳考也。　武德郎福建安撫司水軍統領鄭慶爲武義大夫，以本路帥司言慶任統領十八年，防託海道無虞故也。

戊寅，直敷文閣知臨安府黃仁榮以母憂去官。

己卯，權尚書戶部侍郎錢端禮兼權知臨安府。　長寧軍言：夷官武經大夫西南蕃都大巡檢使落邸身亡，乞以其子判孺承襲，詔以落邸爲武略郎充都大巡檢使，仍以鹽綵賜之。　戶部言：大軍歲用馬料，今

江、浙諸路和糴米多，乞令逐路轉運司以上供米均折馬料，衡米一斛折納料二斛。至是令兩浙路增二十萬斛，江東西各增十六萬斛，內平江、鎮江、建康府、鄂州各十萬斛，荊南府六萬，宣、池州各二萬。從之。

庚辰，太常少卿都民望卒，以嘗任諫官，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聞揚州告急，（事見八月壬寅。）自高郵以驛書遺大臣言：宗偃自到官以來，詢訪說邏者之情僞，密院三衙沿江諸將所遣間不一矣。要皆取辦於都梁、山陽土著之人。由都梁者不過入於泗，自山陽者不過至於漣水，采聽髣髴，借實蔑然。且若東海之人，止緣饑民困於暴斂，一唱百和，犯死求生，而候者閧然，有興師十萬，渡海航二千艘，因而南面之說，遂至重煩朝廷發顧。宗偃獨以爲不然，已而卒如所料。矧今自六月以來，日聞僉軍聚糧，修京除道，斂金帛，營造舟船，添立砦柵，虐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遷都矣。既而不效，展取八月，又不效，則曰京都改築外城，更造秘殿，且有登封泰山、款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考信哉。宗偃近以職事至維揚，帥府而都梁持刎檄來，謂金主已遷於汴，重兵散布宿、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於朝廷，人情恟懼。宗偃亦以爲不然，才少須臾，又無一驗。合是此誑傳聞之誕，亦甚明矣。靖康之初，再犯京闕，游至維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聲播傳，計之詭也。伏惟廟謨成算，固非一介可測涯涘，然長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田，或爲牧放，添增防託，遣數萬人散處要害，以候俟之。若都梁太逼，則屯天長；若山陽太逼，則屯寶應。又若合肥、襄、鄧，擇敵人耳目不甚相接之地，悉儲兵備，具命大臣講之，以爲緩急調發援應之用，則胡騎猝來，吾蓋有以待之矣。若信說邏者之言，駭然有自失之意，非所望於中興之世也。竊聞朝廷防虞料角，至嚴至備，是注意於海道，可謂親切。然楚州鹽城縣去海不過一里，又居料角之上，可爲游邏，若屯以千百人，假以一二十舟，障蔽其前，則料角決可力守。且興敵人耳目全不相接，亦一控扼之地，伏惟特賜采擇。

辛巳，右諫議大夫何溥、權工部侍郎黃中並兼侍講。

壬午，右正言王淮言：兩淮間多私相貿易之弊，如茶、牛及錢寶，三者國家利源所在，而智巧立收稅，肆行莫禁。茶於蔣州私渡，貨與北客者既多，而權場通貨之茶少矣。牛於鄉兆私渡，每歲春秋三綱，至七八萬頭，所收稅錢固無幾矣。若錢寶則有甚焉。蓋對境例用短錢，南客以一緡過淮，則爲數緡之用，況公然收貫頭錢而過淮者，日數十人，其透漏可槩見矣。帥臣通知，相與掩蔽，望詔多方措置，革去宿弊。從之。（淮，金華人。）

左承議郎知道州季南壽言：（師心鎬子也。）本州在湖南，最爲小郡，地不過六百里，民不滿四萬戶，舟車不至，商賈不通。其民樸野，惟農桑作業，米一升八錢，絲一兩百二十，衣食之餘，貿錢輸稅，僅足者無幾，民之窮乏莫甚此邦。而大禮錢科取重額，每椿管二萬九千餘緡，自紹興十年以後，增至五萬三千餘緡，諸縣白撰名色，漁奪民財，莫不嗟怨。今以鄰州較之，衡州稅米十五萬斛，所科大禮錢三萬五千餘緡；郴州稅米三萬三千餘斛，所科九千六百餘緡；本州稅米三萬三千餘斛，視衡州不及六分之一，而大禮錢幾倍之。

其爲不均，莫甚於此。詔本路轉運常平司以本州稅米數目比較鄰州減定，自今毋得增科。　右朝散郎知楚州周琮移知盱眙軍，右朝請大夫新知黃州沈邦直移知楚州。

癸未，右朝請大夫新知復州吳順之移知靖州。　武德郎知石泉軍崔誠移知復州。誠，劉子埓也。先是李文會、王剛中、王之望、王弗及夔州路提舉官王廷哲舉誠可備邊帥，上曰：五人皆薦，可見其公，乃與邊郡，仍令籍記，以備他時選用。　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乞戰馬，詔以蜀馬八百與之。

甲申，百官入朝，罷舞蹈，以近顯仁皇后小祥故也。

丁亥，詔申嚴銷金銅器之禁。時行在之人復有鬻二物於市者，論者以爲貴近導之，乃令官司嚴切覺察。　左朝請大夫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梁仲敏行監察御史。　侍御史汪澈言：吏部員外郎祝公達狡獪躁競，凡銓曹之事，惜然不曉；刑部郎中黃子淳闒茸鄙俗，務爲刻薄，貪賄徇私。詔並罷。　帶御器械李寶爲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權知黃州。　初，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諸令諸休務假，一歲之間，百司七十有七日，天下之務，萃於朝廷，非百司比，而比年朝廷假故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爲例不入省者，乞檢照祖宗典故裁定，仍令吏戶兩曹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事不給舍。

戊子，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黃祖舜等言：乞今後宰執過局觀書及爲北使除館，皆以食後，即宰執初除授告正，恭謝惟本廳不入堂，諸廳皆入。上元止賜告一日，應假泊賜假過休務者，不捌班，其吏戶兩部官候他司出局畢，然後出局。從之。

己丑，左朝奉郎知婺州章厦與在外宮觀，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厦以佞邪持媚諂之術，致身政地，竊過當其在言路，嚮與大臣爲支黨，濟其喜怒，以害善良，今典名藩，偃然以前執政自大，漫不省事，民無所訴，故有是命。　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黃州李寶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提督海船。時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稍合萬人，詔平江守臣朱翌提督。言者請擇武臣有勇略知海道者副之。寶先除知黃州，未行，乃有是命，蓋以解都恩除宣州觀察使。寶乞於沿江州縣招水軍效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洋等五十人自隸，皆從之。（鄭思言海道錄云：紹興庚辰，金主亮謀入寇，大治舟師，寶欲從海道徑擣浙江，諜者得其實以聞。上召寶問以備禦策，方紬繹未及對，上迎曰：卿等無先定謀耶？朕自謂知之，始建今二十年，豈食不忘此敵，故練兵擇將，修車馬，戰船遍江、淮、荊、蜀，備已全具，此卿等所共知，惟是海道，朕亦有以處之，顧衆意何如耳。等臣再拜稽首，上曰：帶御器械李寶往嘗陷敵自拔，身循海道來歸，召對甚詳，詢以此中事，歷歷如數一二，凡其器局方畫，出類出羣，以一介羈旅，脫身還朝廷，陛下設陛對萬乘，領分守臣權，此必能辦事者，今以爲宣州觀察使、總管淮西兼知黃州。乘未發，翌等爲朕所留甘之。翌日對便殿，果知上旨，改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凡令與其守臣措置海船，爲拶敵計。（按：）鄭思所云，恐不無潤飾，今併附此。寶改劄在此月丁酉，乞招軍等在己亥，今併書之。）　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范如圭卒。

壬辰，右朝請大夫新知楚州沈邦直復知黃州。　右朝奉大夫新知郴州王彥融知楚州。彥融，宗子也。

癸巳，以顯仁皇后小祥前一日，輔臣及待制、觀察使、宗室、遙郡防禦使已上入奠於慈寧殿。

甲午，小祥，上行祭奠之禮，百官常服黑帶，行香畢，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退，行香於僊林普濟寺。

116
36 B

丙申，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言：自能宣撫司，背嵬一軍發赴行在，欲補置二千人，仍以制勝軍爲名。詔許旋招武勇效用勝捷吐渾共一千人爲之。

丁酉，龍內侍省，以其事歸入內內侍省。日曆但於十月戊午書內省條具前書井廢事件，今依會要，仍書併廢之日。臨安府言：今年收發乞丐，提舉常平司已撥到米二萬七千餘石，別無可用之錢。戶部乞於常平司取撥浙西諸州未起坊場七分寬剩錢十二萬緡應副。從之。存此以見濫給蠲人錢米數。

戊戌，宰執請上御吉服。上曰：朕本欲終三年之喪，卿等既以故事有請，須改朔而後可。處置久之。

己亥，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言：顯仁皇后小祥，乞用崇寧故事，孟冬行親享祭遣官之禮。從之。

庚子，敦武郎權閤門看班祗候曾覯爲建王府內知客。

壬寅，太學錄周必大、太學正程大昌並爲祕書省正字，以學士院召試合格也。館職復故事召試自此始。上覽必大。以下原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七

【紹興三十年】十有一月乙亥朔，忠訓郎王瑀爲閤門祗候。

丁丑，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守尚書左司郎中，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戊寅，皇姪常德軍承宣使權主奉祭王祭祀居廣爲華容軍節度使，以主祭踰十年也。

己卯，太常丞吳曾、祕書丞杜莘老、秘權吏部郎官，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間取而鬻之，在選二百人，遠客寒窶無所訴。莘老始命榜闕，使曉然以次就注。

庚辰，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比年江西、湖廣米斛方數十錢，而職田米乃令折價至三四千，監司守倅，利其豐於己而莫敢問。如永之祁陽，乃監司職田之所聚，爲縣令者，推於諸司職租不乏，則薦削可盈，不知斯民何辜，而取其骨血以自媒也。按令，職田折錢而增直者計贓，望今後只令納本色，監司守倅毋得遠民，從之。　御史蕊檢法官薛良朋轉對，乞見任官毋得與部民結婚，秩滿仍不得於本處寄居。上謂輔臣曰：此等事，祖宗皆有成法，可申嚴行下，務在必行。　詔故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特贈左金紫光祿大夫，以其子金部員外郎紱言輔清廉末蠟書之勞，故有是命。

辛巳，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傅知建州，用左正言王淮薦也。　降授右通直郎新通判福州林

瑜知貴州。

壬午，邵州防禦使向超落致仕，知文州，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許尹薦超年未六十，筋力不衰，擢任將帥，故復令出守。

癸未，封永康縣主爲永嘉郡主，主、瓊王仲偏女，適權知閤門事張掄。

甲申，右承務郎趙益爲右承奉郎，益、鼎孫也，用其祖在相位時所選官乞回授，權吏部尚書洪遵奉比附戰功人身亡許收使，特遷之。

乙酉，太常寺主簿李浩面對，時楊存中權寵日盛，浩爲上言：存中恩寵太盛，嬰兒過飽，恐非其福。上頗感其言。此蓋來歲擢浩行狀修入。存中明年二月甲寅就第。　大理司直陸蘭爲太府寺丞，蘭爲湯思退所厚，以嗣官理考改京秩，論者非之。　初，殿前司遣將官往建昌軍招兵五百人，詔守貳同領其事，及是招足，守臣楊師中等減磨勘年有差。

戊子，權尚書刑部侍郎黃祖舜試給事中。　大理少卿張運權刑部侍郎。

壬辰，詔諸軍出戍戰守軍校天寒暴露，各賜帛一匹。

乙未，左朝請郎知黎州馮時行言：本州稅米並無正色，每石理錢引十三千，重困民力，已令百姓充土丁者，每石輸八千，不充者輸十千，乞爲定直。又乞禁官吏誅求土丁紅桑炭水酥果之屬，其應于互市物貨，仍不許見任官收買，皆從之。時行爲人廉正，而用法頗嚴，前是夷人入州互市者，率肆橫難制，至是夷服。　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王時升言：到丙申，詔內外諸軍毋得招收放停之人，如違，將佐重行責降。　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王時升言：到官纔一考，撙節到浮費二十萬緡，乞以其半代民輸舊欠鈔鹽錢，執政言：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約妄用，而代民輸，理宜褒錄。第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爲羨餘侵漁百姓，可俟其政績有聞，與陞職名。後旬日，乃徙時升兩浙轉運副使。時升，蓋都人，綱子，已見。

丁酉，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上謂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須先立規模，如括田，市牛，立廬舍，給糧種，置農具之類，悉有條理，乃可施行。兩三年間，且盡興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勞而耕矣。

戊戌，侍御史汪澈言：伏自陛下更化勵精以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汲汲孜孜，求治如不及，而輔相未得其人，如湯思退猶得偃然在羣臣之上而乘國鈞，欲逃折足覆餗之譏，難矣。臣謹按思退本無器識，更無忠亮，徒以工駢儷之文，容掇科目，飾諛言以奉秦檜，用選舉而私秦塤，貪緣超躐，徑躋樞近，自檜之死，一時支黨，悉從貶竄，而思退獨得漏網。陛下以其外若純篤，而不知其中實佞邪，偶因乏人，遂至大用，制下之日，人人駭愕，爲相以來，亦三閱歲矣，曾無一善之可稱，一事之可紀，其任情率意，凡所施爲，多拂公論，且匿名迹，遠權勢，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蔑視同列，擅威福以客權，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此大臣之事也。

思退則專市私恩務姑息以媚下濟儉化俗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貪鄙無嫌至於受三衙之餽裁抑權倖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脂韋固寵至於結近習之權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若夫望輕不足服士夫則衆怨並興德薄不足理陰陽則天戒垂示閫邊鄙之報則相顧而無謀覩將帥之驕則制馭之無術祖宗法令或廢格而不用臣僚章疏多沈抑而不行曾何忠國而爲民率皆背公而植黨如此等事未可縷數久玷鈞輔物論沸騰豈惟有妨賢路實亦深負陛下所以委任責成之意欲望早賜罷黜以快中外之望

己亥武泰軍承宣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令再任右朝散郎直秘閣充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悅道主管台州崇道觀

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入對上奏曰臣伏見十月癸亥日方過中天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臣竊謂變不虛生當有任其咎者及觀本朝慶曆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震仁宗皇帝謂張方平曰夏竦姦邪天變如此亟命草詔罷之今日之應其陛下之大臣乎宰相代天理物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若得罪於天必示警戒雷比之號令君道也雲從龍之物臣道也今以陽氣潛伏之時無雲而雷是臣懷姦而乖其志於君君震怒而發隱慝於臣天變昭然與慶曆之事若合符契臣謹按宰臣湯思退挾巧詐之心濟頓邪之志本由章句蔽厲要途專於徇私素無人望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之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始以擅文衡曲意取其子孫緣此汲引以致政府檜死熺逐值更化之初四方賢才號召未至陛下姑且留之不旋踵而湯鵬舉爲御史二人素通譜系鵬舉首鼠顧忌網漏吞舟而思退且結約貴近詭祕其迹自是安若泰山寖登輔相而敢肆意矣思退起於微官即登秦氏之門一時耆哲略無識者自居相位唯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昵近小人以爲心腹盜名器而行以私恩假威權而傾搖同列有大議論則皇皇而無謀每臨事機則迎合而自固其負宿望者陽交而陰沮之其不附己者中傷而決去之曲庇豪強馴致紀綱不振多爲遷護暗使風憲不立土木雲授於鄉郡賄賂輻湊於私庭每月俸金則更會于他邦而彊買良田成鵬門人則密諷於太學而屢玷優選姦僞萬狀外示人以不疑巧設機穽陰伺閒隙臣恐太阿之柄倒持竊弄無所不至也然其罪惡未若檜之甚者以臺諫不由其門未興狂獄連縉紳之禍耳自張孝祥王希亮邵大受方師尹祝公遠沈介之去自知寡助每悒惋不平劉寶之罷兵柄以迫於衆議而思退先與之遞書若不得已劉錡之召爲管軍公議惟允而思退密使人迎謁於前路欲收其恩身爲首相四海具瞻而舉動大率如此正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有夏竦之姦邪而無其才術臣備位耳目之官況覩天變苟循默隱忍是爲曠職伏望陛下赫然震怒寘之典憲上以合仁宗皇帝之威斷下以快天下之公言　編管人前右朝請郎王彥博死於靖州

辛丑右正言王淮入對上奏曰臣謹按宰臣湯思退初無素望可服時流偶以文詞僥倖科目其於人事之終始道德之旨歸未嘗深講而熟聞也因緣秦檜引之要塗年除歲遷致位公宰忘事君之大義昧經國之遠猷竊弄威權動循覆轍有識之士固已寒心而乃進用匪人習成朋比排斥異己公肆誣謾英俊

沈於下寮若老道於散地故其所得非一時柔佞即桀黠亡恥之徒相與推擠黷亂名器雖布滿中外適足以養成禍胎不聞其長慮卻顧爲國家建久安之策成長治之業命令出而輒更官吏除而數易假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妄作聰明陵轢同列小遇事機則相顧變色莫知所爲尚能持危扶顛如古之所謂大臣者歟凡此皆其小智自私學未知道物我之心既勝愛憎之情遂遷黑白紛然而方寸亂矣豈不上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哉臣身受異恩職司言責覩棟樑之將撓知鼎足之必傾緘默以居咎將安在輒采至公之論上干不測之誅伏望特垂英斷將思退亟賜罷免博選耆德以亮天工臣不勝大願　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臣伏見宰臣湯思退本無學術粗習辭章容悅詭隨儉合取寵十餘年間不出國門而至兩地當陛下更化之初凡向時阿附之徒斥逐殆盡而思退以雅善結託免於司敗之誅因緣推排遂至宰輔不務改心易慮以懲往失而陰用其術以箝制天下之士凡不附己者必託他事以中傷之而其所恃腹心之人往往分布要地儆駭推行惟意所欲則有同列稍或異議則多方擠排迄去而後已尋常差除雖筦庫之卑例先招致敕曲密諭使知歸恩之地於是朝士靡然從風莫不奔走其門而不顧其他專權自恣擅作威福本原浸大末流濫以致溢自非任言責者與之抗衡立敵時有以折其萌芽則人主之勢幾何不孤立而無助邪夫宰相以用人爲職要當以天下人才爲心賢能所在何閒疏戚今思退動懷私意必自己出耳目所及其能幾何故便佞輕薄之徒委曲傅會陰有誘導其言必行由是小人成羣布於中外而州縣之間被其毒者多矣若夫忌嫉言者甚於仇讎凡所建明故作沮格至戒飭版曹不得關報時事近有姦臣獻開疏疏諫之策大合其意雖奴才鬼質亦以侍從處之察其自任之專加以用人之失使久在相位其害將日甚於一日其賢實能亦何路以自進哉伏望聖明洞照其情駿發英斷亟賜罷黜以開賢才之路以除禍亂之本以快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則君子道長有德參進而朝廷之勢尊太平之基立矣　太府寺丞陸蘭龍右正言王淮論蘭初乏寸長惟以醫術遊士大夫之門湯思退以其治母疾有驗擢置丞列濁亂流品聞者駭愕望賜罷免故有是命　從義郎閤門祗候种湜知永康軍淡白陳師道之子別無人食祿故除之

癸卯權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錢端禮入見上言近制初除從官許論薦人材以備擢用竊見左朝散大夫邵知柔敦樸重厚清介誠實博通古今邃於學問左奉議郎魏杞力學能文議論方正事親孝居官廉左朝請郎吳芾奮自儒科曉暢吏事守正不撓才力有餘知柔見知袁州杞知涇縣芾見持服乞俟任滿服闋日召赴行在量才錄用從之杞、芾春人也。帶出陪人已見。　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臣等聞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古先聖哲立言垂訓必以小人爲戒以其蔽明害治怙勢招權故去之惟恐不亟臣等近日論奏湯思退乞寘之典憲聖度寬宏未賜威斷臣等因讀唐史陸贄奏議見贄反復論裴延齡姦蠹其言君子小人之際甚詳而明至謂延齡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不恥臣等謂此數語正爲思退設與小人之雄也思退初居政府時秦氏既敗朋附擠

逐。獨思退在焉。時其語曰。知不知問進之。會不會問思退。進之乃思退字。蓋甚言其秦黨而得免竄逐也。自登宰輔。政由己出。同列莫敢與之校。如王綸、賀允中稍不能隨。則多方抑之。終以睚眦不協。或稱疾或掛冠而去。大抵小人勝也。明揚人才。宰相之職。思退則不然。己所喜者。立致青雲。己所惡者。如視秦、越。以樸厚爲山野。以巧佞爲才能。專恣自用。動有猜妒之心。如孫道夫、蜀士也。慮其鄉之人。則黜之遂鄰、葉謙亨。其所愛也。以別爲知己所稱。則怒而補外。故正人端士恥登其門。而一時躁競側媚之徒搖尾而希進。錯列中外。氣燄薰赫。方以類聚。無足怪者。至若每有差除之人。則必預延至私第。密以告之。權貴之家或有干請。則阿意曲從。惟恐少忤。激賞等庫。皆用其平日所私之隸。使命出疆。必薦其親暱苞苴之舊。王蠻、盧逐之罪人也。以其同類。遇所遣親密人來致賀。思退必呼入宅堂。委曲問勞。靜而致意焉。不知果欲何所爲哉。凡有舉措。率背公營私。擅權植黨。欺罔君上。淩玩縉紳。是以唾罵形於里閭之談。嘲笑見於俳優之語。昔唐周墀入相。韋澳曰。願公無權。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天下治矣。焉用權。今思退反是。原所以陷溺其心者。由秦氏也。故臣等復以小人論之。伏望早賜處分。臣等不勝拳拳憤激之至。　右諫議大夫何溥、右正言王淮言。臣近上章。論列宰臣湯思退植黨營私。懷姦迷國。乞賜罷黜。俯伏俟命。未蒙施行。仰惟陛下體貌大臣。務全恩意。使之自圖進退。曲盡始終。然以思退之在相位。竊權自恣。擅作威福。箝制天下。大率效秦檜所爲。臺諫劾章。猶未足以當其罪惡。聞朝奏暮斥。庶幾少快天下之望。豈可以大臣罷政常禮遇之。使得從容於去就之間哉。漢法。丞相不勝任使者。奉策即時布衣出府。免爲庶人。有他過。則乘棧車牡馬。放歸田里。今思退之罪惡暴著如此。蓋不止於不勝任及他而已。而陛下待之之禮太過。此中外所以未喻。而臣等所以惶惑而未能自定也。況思退平時詭譎。動輒任數。竊恐遷延顧望。別生事端。欲望特發宸衷。早賜斥逐。使觀聽釋然而無疑。天下幸甚。

十有二月乙巳朔。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翰林學士洪遵草制。略曰。思退蚤繇在簡。亟上省華。追予更化之初。實首本兵之寄。寖隆物望。越秉機衡。方道揆之仰成。駭煩言之嘖有。（蓋此爲洪遵罷翰林張本。）思退在相位踰三年。　初。命臨安府印造會子。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至是。權戶部侍郎兼知府事錢端禮乞令左藏庫應支見錢。並以會子分數品搭應副。從之。東南用會子自此始。

丙午。同安郡主卒。賜其家銀帛百匹兩。主、益端獻王女也。　侍御史汪澈言。伏覩湯思退罷相。播告之初。訓獎過當。公論洶洶。須至冒陳。臣等聞祕殿隆名。所以褒碩德。殊庭厚祿。所以養眞賢。惟進退之得宜、斯授受而爲稱。若時思退。爲國具臣。當故相醜正之時。遂懷夫患失之志。逮經更化。分合投閒。巧爲媚竈之辭。遂致吞舟之漏。遷延歲月。叨竊鈞衡。背公營私。專權植黨。所進用者。皆姻戚。所昵比者。爲姦邪。以林覺之庸鄙。而掌版曹。以沈介之僉壬。而居省闥。葉謙亨坐外交而能右史。方師尹由內援而擢左司。張孝祥猶有貳心。聽其詭說。邵大受眞若鬼蜮。納其陰謀。初不恤於人言。但力行其私意。至於焚省之遷擢。犒庫

之差除。悉諭意於數日之前。欲受恩於一門之內。輕視同列。旁若無人。謀不僉詢。事皆專決。朝廷除目。既下。擅自更張。臺諫封章上聞。率爲沮格。錄其專恣之罪。合在譴呵之科。縱未正於典刑。豈宜加以寵數。願垂睿斷。俯狥至公。追褫職名。寢罷祠祿。仍降章疏。付外施行。使天下共悉其姦。尤知朝廷不阿於貴近。用以警衆。不亦宜乎。初、澈等再論思退。欲鐫其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閒。今該猶以大學士典州。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　右諫議大夫何溥等言。臣等嘗論奏湯思退姦邪。已蒙威斷。賜之罷黜。告廷既退。公論尚喧。臣等竊以爲有大不可者。思退貪鄙之狀。見於前後居官市井之人。皆能縷言。其在侍從也。蘇簡爲處守。嘗以五百緡賂思退母之父。而得遷其母。又有妹夫梅琦者。毆僧致死。簡諷麗水令張謐枉其獄而出琦之罪。以此二事德簡。簡罹病。且傳力欲薦揚以報之。以至在翰苑則因行權貴之詞。而受金二百兩。以公用錢置私物。亡慮數百緡。其在相位也。石邦哲居越。與思退之壻高嵩遊。邦哲藉嵩以求差遣於思退。始捐千畝之田。低價以售。既立券矣。思退乃悟其非。命嵩取元金而還其田。邦哲欣然歸之。思退不折券而懷之如故。乃除邦哲福建參議官。田與金皆不可得。邦哲對人每宣言之。至若莆田之潘集。平江之張棄。會稽之詹承宗。括蒼之潘景珪。雍率家計鉅萬。厚以財賄。肆行交結。思退或與之連姻。或與之補吏。又如貨縑帛於鄰郡。糴倖米於近州。責其倍償。公私咸擾。政事堂不遣食而折見鏹。權要以時新而絡繹供饋。享萬鍾之祿。橫斂蔑如。更務貪鄙。都人號之曰餐家宰相。亦可恥矣。祕殿隆名。異祠厚祿。非勳賢不居。思退何有於是。臣等職司言責。不敢但已。伏望聖慈亟賜褫奪追竄。以絕紛紛之議。仍降出臺諫累上章疏。庶使天下曉然知罪惡之不可掩如此。

丁未。詔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落職。依舊宮觀。

戊申。左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奏。三衙誘略近郡平民爲軍。乞自今軍下不許收刺。遇有闕額。均下諸州招塡。庶幾軍無闕額。民獲安堵。樞密院亦奏其弊。且言三衙見管官兵。增過紹興二十六年元奏人數。欲令以今歲終兵帳。立爲定額。宰執進呈。上曰。兵不貴多。當有限制。今天下財賦。十分之八。耗於養兵。朕躬行節儉。未嘗一縷妄費。而諸軍冗費。豈可泝添不已。自今三衙令以見管兵帳爲額。在外諸軍。亦與立爲定額。日下住罷。光遠又言。本州歲輸御爐炭七萬四千五百觔。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罷之。　是日。上謂大臣曰。朕頃見秦檜論除授。必曰。臣未知其心術如何。恐招物議。似未爲確論。且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若之何盡知其心術。朕謂果知其賢。固當用之。不然。採之公論。國人皆曰賢。如何不用。借使繆濫。旋行罷黜。亦惟公論。但不容私意。無不可也。（宋史全文史臣曰。爵位、公器也。是非、賢不肖、公論也。採之公論而任以公器。豈有不如所任。又從而去之。在我無容心焉。此宰相代天之義也。奈何徇一己之私見。以未知其心術而遲疑。嘗觀趙鼎薦用臣僚。後乃喪罷。而上謂鼎非謨短鑑以薦之。又曰。張浚用趙鼎、劉綱、劉錡。見其有過。即加遣逐。其措置未嘗有失。何得輕用。嗜者以擧浚。嗚呼。檜之罔上而上察之。雖之遠公。浚之無罪而上知之。所謂明矣。）　初。知瓊州定南寨劉薦貸黎人王文滿銀馬香錢而不償。文滿怒。率其徒破定南寨。薦遁去。其子爲所執。文滿遂掠臨高、

澄邁二縣。廣西轉運判官鄧祚時爲瓊管安撫。調土兵擊文滿逐之。奪其田。以賜有功者。至是以聞。黎、南海四郡島上蠻也。島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島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榜。號黎人。其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者。名熟黎。皆椎髻跣足。男子常帶弓矢。喜讎殺。女工紡織。得中國綺綵。折取色絲。和木綿。攜織爲軍幕。又純織木綿吉貝爲布。與省民博易。其居處。架木爲兩重。上重以自居。下以畜牧。地產沈水蓬萊諸香。爲香譜第一。漫山皆檳榔椰子。亦產小鳥翠羽黃蠟之屬。閩商值風水。舍去其貲。多入黎地耕種不歸。官吏及省民經由村洞。必舍其家。特以安。熟黎之外。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島之一隅。其中黎地不可得。亦無路通。朱崖在島南隅。既不可取徑。則復浮海循島西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云。　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劉一止卒。年八十二。一止樂易長者。聞人有少善。率稱道不容口。　夜。白氣如帶。東西亙天。

己酉。詔三衙官軍並以今年歲終月分見管人數爲額。日下住招。自今有闕。並申樞密院取旨。下諸郡招填。用本院奏也。　太學博士鄭聞言。太學補試弟子員至五六千人。望自今以舉人居本州縣學滿一年。三試中選及不犯罰者。州縣報明給據。聽赴補試。從之。　言者論近太府寺選官檢視左藏庫。有剩物計值十四萬七千餘緡。乞依天聖故事。拘管入帳。不得將剩數比折欠少。仍於京朝官諸司使副內。選委有風力。歷更事任。可以倚仗之人。爲庫官。從之。　右文殿修撰知綿州孫道夫卒。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壬子。祕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守著作佐郎。　太學博士鄭聞爲太常博士。

癸丑。樞密院言。三衙官兵已立定額。江上諸軍。理宜一體。詔鎮江、建康府、江、池、鄂州駐劄御前諸軍、並以奏到九月分見管兵額爲額。內江州、荊南府有未招人數。聽招足日住招。應諸軍日後有闕。具數申樞密院招填。　國子博士劉藻被建王府小學教授。　侍御史汪澈言。諸路經總制錢以十九年爲額。其數太多。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賦。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爲額。先是曹泳在版曹。始立定額。其後李邦獻、賀允中、黃祖舜數以爲不可。而其言不行。（並見紹興二十六年。）及是陳康伯進呈。上曰。可令戶部具十年中數。立爲定額。仍比十九年數減多少。十年內通欠若干。若不與除放。及減歲額。恐盧掛簿書。又慮州縣科敷取足。以困百姓。於是批旨行下。（按）紹興中。東南諸路經總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乃又多於紹興十九年之額。不知何故。當考。

既而江西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入見。又請蠲除遞年積欠經總制錢。從之。

乙卯。宰執奏。累有臣僚論知縣庸懦不職。上曰。知縣若非贓私慘酷。依祖宗朝與兩易其任。不理逐闕。此良法也。　侍御史汪澈言。太常博士朱熙載嘗以贓罪被斥。湯思退引在舉常。情同膠漆。祕書省正字查籀爲洪州司戶。諂事張常先。任滿造都。知張孝祥爲思退所喜。即走其門。孝祥以氣類之同。大相稱引。逮孝祥之去。恃籀以爲心腹。使之刺探時事。每與思退書。皆籀密爲傳送。詔並罷。（按）籀在館中。以論邪穢。今年十月乙丑。而對不家所言。例事也。

丙辰。武德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第三正將王玘降一官放罷。以都統制王權劾其強刺民爲軍故也。

初。右奉直大夫直顯謨閣續膺以常職。故乞磨勘中奉大夫。既許之矣。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楊邦弼言其非舊制。封還錄黃。

丁巳。進呈。陳康伯奏此由秦檜放行王昫等三人。致援例者來。實違令甲。上曰。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朕因思霍光專政。廢昌邑。殺許后。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宗故事。孝宣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違舊章。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

戊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太常丞兼權吏部郎官吳會素乏鄉譽。昨以上書得官。因挾命術遊時相之門。敢爲大言。士流嗤鄙。今處銓曹。惜不曉事。詔會與在外宮觀。

己未。左朝散郎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莫特降一官。莫前知瀘州。續奏爲本路漕。爲屬吏宇文紹直求補發薦牘。莫許之矣。既而都以爲舊所結。莫怒。以舊私書申三省及御史臺。右諫議大夫何溥論莫非士大夫之所宜。故有是命。紹直、時中孫也。　初。廣右土丁自熙寧間。有詔五丁取一。免其科役。每一年在縣。一年在州。自仲冬至次年正月終。分番三日一閱。取事藝最高者二分先放之。至是州縣多以土丁供雜役。每遇放免。則或取其錢。議者以爲言。詔禁止。

庚申。詔春秋三傳非係釋經處。毋得出題以取士。用右正言王淮奏也。自秦檜擅權。舉人對襲者。多附會時政。曲經旨。故淮奏及之。

辛酉。言者論六卿分職。條章亦異。朝廷特總其要而已。今則不然。均是事也。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事也。而有充降細降之別。欲予則巧爲傅會。欲奪則工於舞文。情法不相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則云如朝廷特降指揮。於本部條法別無違礙。有勘當以上而退送者。有未及勘當而奏狀者。或因堂白而面授旨意。或無處分而惟務陞沈。變亂彝章。眩惑視聽。人無所措手足。始干託請求。惟朝廷之命是聽。百官有司。交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望詔三省大臣。凡四方奏請送有司者。令各以成法來上。其不以實而依違遷就者。主典科違制之罪。長吏不以職免所居官。庶幾道揆正於上。法守明於下矣。從之。

詔自今三衙取到綱馬。看驗訖。令樞密都承旨用火印撥付逐司。其見管馬。亦依此用印。江上諸軍委總領所。江、池州、荊南府委守臣。仍自遠及近。以甲字至壬字爲文。戰馬印左。輜重右。用樞密院請也。

壬戌。賜劉杭和州防禦使印。

乙丑。權戶部侍郎錢端禮言。比年以來。國家財賦經費浩瀚。陛下躬行節儉。宜乎府庫充溢。而日見匱乏。靜推其弊。必有所緣。且國無三年之蓄。古人所憂。況以月會日計者也。臣私憂過計。以有限之數。不可應無窮之用。謹按紹興二十九年一歲之費。編類成册。進呈。望詔三省樞密院臺諫兩省侍從。同戶部公共商榷。究其弊原。直書無隱。然後條陳取旨。斟酌均節。使可施行。實當今之急務。詔戶部條具以聞。

丙寅。上謂宰執曰。比屢論鄉等屯田事。須先立規模。如一夫受田多少。以括到荒閑田充佃。耕牛取於何地。下至農具糧種廬舍之類。當悉有條理。方可行下。茲大事也。經始勿亟。庶幾來無更改之弊。不可以一

夫獻言，遂即行之。當博採物議而詳審之也。　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洪遵龍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之再論湯思退也，首言播告之初，訓奬過當，遂聞乃杜門丐罷。上不許，疏再上，乃有是命。　詔祕閣修撰郭勝要安人趙氏特封永嘉郡夫人，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妻令人高氏特封平樂郡夫人，趙氏、宗室女，高氏、宣仁后家也。二人與建邸連姻，故得封。　是日，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始視事。時總領所帑庾見在之數，爲錢物計一千四百四十四萬引，糧二百三十萬石，皆有畸，而糧之樁積於沿邊者，爲九十四萬。此皆其大概也。先是司農少卿許尹總蜀計，以邊舉有萌，乞下四川諸州造甲二萬副，許之。（據王之望申，三十年許尹陳乞造甲乙萬副者，當年七月爲顯，未見降旨月日。）仍令逐旋撥赴總領所儲名利州，以備軍用。

丁卯，閤門宣贊舍人荊南府駐劄御前中軍統領劉玘爲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用劉錡奏也。時鎮江軍中馬多老病，選錄一軍，驍者六百五十餘匹，劉資爲都統制，利其錡秣，不肯言。至是錡乞揀選退馬，付淮東諸州出賣，上從之。因詔內外諸軍所管，並令諸承旨總領官、江、池州、荊南府守臣，即軍中揀退，具數取旨。

庚午，金國賀正旦使泰國上將軍兵部尚書僕散權、副使翰林學士忠靖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韓汝嘉見於紫宸殿，上服淡黃袍，不設仗。　安南進馴象，邊吏以聞。上謂大臣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命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　是日，直顯謨閣知荊州府續騎始至，官，首遣宰相陳康伯書，言荊南居吳、蜀之中，於今最爲重地，邇者北敵列屯近塞，哆然有建都雍汴之意，疆埸洶洶，岌然搖動。幸其事暫輟，邊人稍安，而議者但知聚兵於東南，而不知留意於西北。使敵人異時萬一徙居雍汴，則其勢不得不西資巴蜀之饒以爲用，而南窺江、浙之潤以爲食也。今駐蹕臨安，則荊南者，實江、浙之右臂，而巴蜀之喉咽。自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視荊南之重如羈縻州郡，故北敵有移都之謀，若不汲汲然長虛而早圖之，良可寒心也。今荊南兵備單寡，形勢削弱，蓋知鄂渚戍兵之半，爲荊南久駐之基，以伐敵謀，昔藝祖創業艮門，其征伐開拓，必先取荊南，次取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謂今日荊南實翠王室而可易爲哉。或謂鄂渚之兵，控制淮南，橫袤千里，勢不可知，殆不然也。設使荊南有警，自鄂渚援之，則泝流而上，殊難爲功。使淮南有警，自荊南援之，則順流而下，殊易爲力。今分兵於荊南，吳、蜀萬里，首尾俱應，國勢自振矣。康伯以奏上納其言，時已命李道爲荊南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乃調循、贛州權鐸右翼軍合萬人隸之。然二州兵不以家行，日夜念歸，其將皆不伏道節制，或間道戰守之方，道曰：即敵至，吾壅水護城，無事矣。議者謂水口在城外，與敵共之，敵得水口，塞之可以漲，決之可以攻，未可恃也。（及李道歸戰守，齎馮時行行。）

辛未，右承務郎鄭瑴封衍聖公孔搢爲右承奉郎，搢年十九，法未當磨勘，吏部奏搢先聖之後，特遷之。　是冬，孝慈淵聖皇帝崩於朔庭，年六十一。　是歲，宗室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三人。　諸路斷大辟三十一人。

諸路上戶部主客戶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　初，夔路施州、南平軍歲鑄鐵錢，皆有定額，至是施州以民戶難得鐵炭爲詞，令七分輸正色鐵錢七千餘緡，三分折納價錢，計三千餘緡，並充省計之用，而南平軍亦以礦苗漸少，歲鑄僅千緡，視舊額不及十分之一，夔錢益耗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八

【紹興三十一年】（歲次辛巳。金海陵煬王凌正隆六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上不受朝，命權吏部侍郎李潤用牲於太社，百司守職。既而太史局言當交不虧，詔勿賀。

丁丑，雷發非時。

戊寅，命輔臣燕北使於館，不用樂。　初，議者以揀汰使臣爲州縣蠹，請以官田授之，許子孫爲世業，戶部侍郎錢端禮等乞計一年衣糧之數，紐價授田，俟其一年，能其廩給，仍令常平司貸牛種，三歲取償。詔兩省臺諫官集議聞奏。（三月丁酉議上。）

癸未，左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胡憲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憲以老乞奉祠，吏部言：在法官職到任一年通四考改官，按憲以賀允中薦累召方起，今到任半年，卻有實厤過十餘考，故有是命。憲時年七十有五矣。　初，兩浙民戶歲輸身丁錢，而湖州爲紬絹八萬匹有奇，每三丁輸一匹，其始丁少，遂均科之。（建炎三年十一月。）　休兵日久，丁口滋多，而科猶如故，由是諸邑增收丁錢，以資他用，民甚苦之。左司郎中呂廣問之爲兩浙轉運副使也，上命廣問改正，至是廣問乞自今增丁不得增絹，丁亥，從之。　是夜，風雷雨雪

交作。人疑其異。既而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閒。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閒。二異交至。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周之三月。今正月也。魯隱公八日之閒。再有大異。今一日而兩異見。比春秋抑有甚焉。可不懼乎。今邊防之策。聖謨深遠。講之熟矣。然而將未得人。兵未核實。器械未精。儲蓄未備。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因災而懼。謹其藩籬。常若寇至。不可一日而弛也。至於臣下。則有官居保傅。手握兵符。而廣殖貨財。專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人不敢言。道途側目。發之不已。其患將有不可勝言。此臣憂國惓惓納忠之至意也。

庚寅。權尚書吏部侍郎李潤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潤引年求去。故有是命。　左朝奉郎黃抗知秦州。　初。劍、建、汀、邵四郡例般鹽自鬻。以辦歲費。鬻而不售。則科於民。時汀之長汀縣鬻鹽峻急。民走轉運司訴之。漕臣王時升庇其事。舉人劉亮詣戶部訴之。事下汀州。會州遣巡檢官張士先於鄉下督鹽錢。其黨賴福高等懼亮不能自直。因苟留士先。乞州釋亮。南昌之。且繫其從兵。有死者。知縣事陳夢遠乃誣以嘯聚。守臣孫祖善亟遣正將謝宣措置。宣遂戮福高等千餘人。焚毀數百家。舉諭葉椿率邑人訴於祖善。夢遠言。椿與賊交結。州繫之獄。欲致之重辟。錄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而去。州上其事於朝。且令宣承勢掃蕩。亮持牛酒犒軍。宣執誅之。至是言者奏祖善等賊殺不辜。又言。通判向士俊必欲傅致葉椿諸人之罪。時夢遠已擢吏。詔并罷祖善等三人。仍令帥司究實申尚書省。其後安撫司王師心言如章。乃詔夢遠降三官。士俊、宣各降二官。而師尹遷任。民被戮者。其租稅皆捐之。夢遠、璀族孫。師尹、閩縣人。謝宣出兵在去年八月。陳夢遠等降官在今年五月己卯。今因孫祖善等放滌併書之。　上問宰執。三朝國史。何日可進。陳康伯曰。帝紀已成。列傳未就。上曰。史官才難。劉知幾謂必具才學識。卿宜謹擇之。上又曰。頃有乞撰會要者。湯思退不行。行會要。乃祖宗故事之總輯。不可闕也。但自元豐後續爲之。蓋舊書分門檢有法。似不須改。康伯曰。謹遵聖訓。既而乞令館編元豐以後詔。從之。詔命編在是月壬寅。今連書之。

辛卯。左奉議郎沈度充諸王公大小學教授。初用李琳薦也。琳薦度事。已見紹興二十七年四月甲寅。

壬辰。權尚書戶部侍郎趙子潚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　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臣等常再論劉寶罪惡。乞奪其節鉞。投之荒裔。未蒙施行。今復有訪聞事迹。擇其灼然者。更麻爲陛下言之。寶之軍籍不爲少。總司帑庫。月有常數。而入隊者不及其半。自餘雖曰輔重。曰防託。曰放牧。不應如是之多。率皆虛僞支破請給。又如死馬至六七百匹。而不開落。芻粟之費。果何歸。機織至八九百人。而不教閱。錦綺之成。果何用。捃摭至下。類多逃竄。有效用陳孝恭者爲之首。今在鹽、漕之閒。其徒頗衆。軍士爲暴。略不禁戢。如劫招隱寺及大港民家。閒有捕獲。恐人議己。即自坑而埋之。率以爲常。凡此皆寶之肆欺罔壞紀律。蓋其罪之大者也。遠迹者。一選鋒使臣。專任爲回易虜監官。開激賞庫於市心。置場坊柴場於江口。分布錢物。差人於荆湖、福建收買商貨。給繹不絕。每將諸軍請受銀并折色公據。遣行拘收。明取暗尅。歲月深遠。不知紀極。簿歷詭祕。無從稽考。今據逐供。所管內外回易錢。僅有五十三萬餘貫。其欺隱不可勝計。此寶之剝下賣鹽。又其罪之大者也。土木之工。興作無時。強占鎮江府倉基。以爲大第。令劉聚、郭剛等管創蓋房廊。以至起亭榭。造場瓦。運花木。廣種植。幹辦淮甸及平江諸處財產。與淮南伐山燒炭。諸役紛然。略無休息。此寶之虛乘營私。又其罪之大者也。酒庫元許置一所。仰助軍用。寶乃擅設兩大庫。又添置腳店百餘處。列布關鎖。究其用心。專以漁奪總司及鎮江酒庫之利。寶之赴行在。隨行所帶金五千餘兩。銀三千萬兩。今拘收止得銀四萬一千餘兩。金鏹銖無有矣。其在軍中。搜買珠玉珍奇之物。以爲苞苴。動輒用銀至三五百鋌。前後所用。不知其數。此寶之貨財自殖。又其罪之大者也。至如庇一庵僧惠山者。在金山寺。令蓄二妾於軍中。李琦家。朝夕出入。縱其淫汚。岳超母死。則役軍士置墳墓。而寶親爲之行服。是豈管軍之所爲哉。且寶無尺寸功。致身節鉞之貴。陛下姑務優容。責其求效。而乖戾乃如此。雖已能兵柄散地。而責罰不加焉。與以禮求去者無異。臣等備員耳目之司。不敢循默。竊謂寶之罪彰彰如此。大則誅戮。小則竄殛。今乃擁節如故。非所以示勸懲。伏望奮發英斷。重賜施行。以慰天下之公議。詔劉寶落安遠軍節度使。罷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降授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福建路任便居住。

癸巳。名通化軍漢國相蕭何廟曰懷德。　故太師秦檜妻沖眞先生王氏薨。

甲午。上與宰執論給舍繳駁事。因曰。祖宗所以置給舍。正欲其拾遺補闕。若緘默不言。豈設官之意。然或探人主意。及阿附大臣。甚者至於不論臧否。沽激取名。此正仁廟、蔡襄之所戒也。陳康伯曰。如此之人。亦公議所不容也。　集英殿修撰知鼎州凌景夏權尚書吏部侍郎。

乙未。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移知洪州。

丙申。祕書少監汪應辰權尚書吏部侍郎。　是日。大雨雪。詔出內府錢賜三衙衛士。凡九萬五千緡。且予貧民之不能自存者。三萬九千餘人。又以內藏錢帛市薪炭賜之。輔郡細民。命常平官賑給。諸路委監司決獄事。宋史全文史臣曰。天人之際。蓋不遠也。天大雨雪。而上以仁民愛物爲心。不旋踵間。其應如響。是年冬。敵寶窺江。欲禁出關潛遁者。上彌然不許。曰。朕恩維揚之極。至今遺恨。大敵帝王愛民之言。天實臨之矣。未幾。亮以自斃。聞聽。或於民而不遠於天。惟聖人能之。

祕書省著作佐郎王十朋遣右僕射陳康伯書曰。乃者大雨雪而雷聲讀作。識者憂之。是陽不勝陰之明驗也。主上仰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寬細民。遣郎官以決滯獄。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今且十日矣。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弭災邪。夫天心仁愛吾君。出災異以警戒之。相公居燮調之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春秋災異之說。爲上力言之。進君子。退小人。內修閨政。外備強敵。開闢言路。以通下情。閉陰縱陽。以弭天變。勿以天道爲遠。聖人之言爲悠悠而不之畏也。比因輪對。狂妄日廣。罪戾固宜。鉗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區區憂國之心。不能自已。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由此獲罪。固所不辭。

丁酉。以大雪放朝參三日。　修武郎御前忠銳正將李師民爲閤門宣贊舍人。忠訓郎劉舜謨爲閤門祗候。師民、顯忠子。舜謨、光遠子。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言其廉謹可用。故擢之。

戊戌，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判官張郎落職放罷。言者論郎宿負罪惡，又言郎媚事湯思退，超擢持節，其在淮西，盜用庫錢，又圖結山水寨，動以二三十萬人為名，百端科擾，人不聊生，逃亡浮浪作過之人，自行招集，名曰放用，以為緩急自衛之計，故有是命。又詔劾用令帥司收管，其係官錢物，令總領官都絮驅斡之。

己亥，大赦。　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令湖南路任便居住。時浚尚寶居永州，殿中侍御史陳俊卿開為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案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以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　詔衡州編管人胡銓與放逐便，又詔昨緣事一時編管羈管居住命官，令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并元犯因依，申尚書省。　直秘閣知江州王炬為淮南轉運判官，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左朝散郎林仲純知江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韓仲通起於法家，專務刻薄，頃歲周旋刑寺十餘年，阿附故相，以三尺濟其嗜怒，起大獄，殺無辜，不可勝數，故相之亡，偶以疑去，因得漏網，湯思退乘政，以其同出其氏之門，特引援之，其在建康，以公庫餽遺，勞午秦門，殆無虛日，丁祺、秦氏奴也，發與仲通剝頸交，今延為上客，日與晏飲，詔仲通落職放罷。　初，命郎官以上舉縣令，既而朝議以選人不可授大縣，第令錄記姓名。右諫議大夫何溥言：朝廷用人，不可拘以資格，且如今日為選人，明日改京秩，其人則猶昔也，而差注之格，乃有等差，蓋銓曹之限仕進者，不得不爾，若朝廷用人，乃拘其法，又何以薦舉為哉，故臣欲所舉者才也，非官也，望詔三省，於已舉之數，毋拘劇易，早與差除，行之十年，則天下縣令，舉無濫授之患矣。詔權令通融差注。　詔浚運河，以淮東大軍庫擢剩錢六萬九千緡，鎮江府、常平米萬三千斛，為工役費，命總領淮東錢糧朱夏卿、兩浙漕臣林安宅蓋視之。　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言：兩淮所出馬低小，名為淮馬，自成一種，比之江南，尚可蕃息，而州縣拘籍戶馬，以應使令，不特責其馬，而又欲人與錢稻隨之，賠費滋多，大為民患，是致民間不敢蓄馬，望敷為禁約，從之。

辛丑，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綸知建康府。　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奏：贍軍新中酒庫以二十萬緡為歲額，從之。

壬寅，詔館職續充豐以來會要。　詔諸路總管鈐轄人從並減半，添差官與三分之一，其添給廩料並減半，用右諫議大夫何溥請也。　建王府內知客龍裔、曾覿乞月給御廚折食錢如在京王府例，許之。此事不當書，以日屬不見龍裔除內知客月日，故因事附見。　武德郎新知復州董誠為兩浙東路兵馬鈐轄，以其妻父劉琦言：誠在復州，薄有產業也。右宣教郎新知衡州林州周沖翼移知復州，既而侍御史汪澈言：琦蔽於子壻之愛，欲其相近，乃指定差遣，為之陳請，非有事故，詔以誠為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澈上奏在此月丙午，誠命在三月庚午，今併書之。　左正言王淮言：朝廷嘗立賞格，給賣官產，以勸趨功之人，而吉州所申，興提舉官所言，高下遼絕，朝廷為之罷提舉官，速令踏

年，而所減三十萬緡，猶未可盡準。近者永豐之民，詣御史臺訴科買官田之弊，至有已輸錢未嘗請射田土者，蓋其始作俑倡為欺罔者，魏安行其人也。安行初守滁州，嘗以墾田數千頃邀賞于朝，奏就加覈實，輒復不然，其為戶部郎，嘗獻營田之策矣，試之維揚，蔑聞成效，徒以口舌，僥倖得官，今又持節江東，傲誕自如，恬不為怪，望錄其前後欺罔之罪，特賜罷黜，仍戒諸路守臣，給賣官田，並聽民戶實封投狀請買，毋得抑勒，累榜不售，申明裁減，其吉州先科數人戶輸錢在官，不願請射田土者，特行給還。詔安行能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餘從之。安行在江東，急於受賞，督迫州縣鬻田甚峻，屬邑一切望風，左朝散郎知徽州洪适甫至，官民競赴愬，适曰：賞可嘉，民獨不可愛邪，乃戒屬邑有虛吾榜者，必劾，已而安行亡去，民卒得完全。

是月，金主完令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分作五軍，皆用蒼絲聯甲，紫蒼為上，黃蒼青蒼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亮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二月（按）是月甲辰朔。丙午，宰執進呈昨得旨問儀鸞司換舊陳設有無收支。上曰：陳設不過享廟及人使至時用之，何至一歲五易，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收支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用此，惟以儉為尚，乃詔自今非破損勿易，仍先申尚書省，乃下有司以新易舊。　右朝散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李若川移東路。　軍器監主簿楊民望言：監司三弊：一曰，按吏徇其好惡，以示威福；二曰，巡按以察州縣，而一縣所費，或至千緡；三曰，公使互送，過於供給，蠹去朝廷遠，吏尤肆，乞命監司帥臣互察，從之。民望，成都人也。

丁未，左朝散郎新知江州林仲純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即降授右通直郎新知黃州林珣移知江州。

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兵馬錢糧彭合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合尋卒。

戊申，詔邛州復置惠民監，歲鑄鐵錢三萬緡，利州六萬緡為額，內大小錢各半。初，議者請復嘉、邛二州鼓鑄，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言：嘉州無鐵可用，乞令邛州以所造日額衣甲鐵炭改鑄夾錫錢，而令利州以鑄錢所餘鐵炭，對數打造衣甲，委遂州守臣提舉措置，仍隸屬總領所，從之。利州六萬緡，許用本錢十一萬四千餘緡；邛州三萬緡，許用本錢三萬九千七百餘緡，準照六年十月並改鑄一折三錢。　直秘閣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伯奮行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

己酉，右朝散大夫知贛州陳輝直秘閣再任，以右正言王淮言其治行也。　宣正大夫崇信軍承宣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後軍統制王喜卒。喜驍勇善戰，西人畏之。

庚戌，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升入對，論福建上四州地瘠而太重，時議者亦言福建路科買官鹽，其弊已甚，昨者汀州又以科鹽，遂媒賴福高之禍，臣聞閩地濱海，舟車少通，明道以前，鹽法固未立也，景祐之後，始置海倉，納收秣鈔錢十萬緡，以三分之二許客人於榷貨務入納興販，一分與轉運司般賣，充上四郡買發，百餘年間，公私便之，宣和末，偶因兵火，客販阻絕，故海倉之鹽，盡歸州縣般運，建炎間，雖益增

價值，猶是官司置場出賣，民未以爲病也。緒因邵武軍簽判趙不已獻言，本路每歲遂抱納鈔鹽錢一十萬緡，節次增至三十萬緡爲額，鈔錢每增，鹽價遂長，頃年每斤不過三五十文，今甚者至百有餘錢矣。官價既高，私販難戢，州縣貨賣不行，始議抑配，議者以爲今欲上給經常之費，下寬齊民之力，無如取歲計之實用，去無補之虛耗。且如本路歲賣鹽一千一百三十萬斤，以錢百二十爲率，計收錢百三十五萬六千緡，歲計所用不過六十萬緡，據實而取，民亦何辭。自餘七十五萬六十緡，悉非公上之人，多與運綱人充優補糜費，兼供官吏百種侵漁。此所謂無補虛耗，重困於民力，爲可去也。今漳、泉、興化、福州下四郡，見行科納鹽息，計產而出，謂之產鹽錢，印契而出，謂之浮鹽錢，每歲不下四十餘萬緡，行之既久，民亦安之。上四郡所用歲計六十萬緡，以數內三十萬緡，視下四郡，令人戶計產印契，作產鹽錢入納，然後能海倉之買納，免官司之運賣，弛一路之禁榷，所至場務，別行委官拘收，稅鹽錢歲約三十萬緡，湊成六十萬緡，則歲計無不足之患矣。或者又欲倣茶引之法，從漕司造長短鈔引，合同號簿，付懷安等處鹽倉支鹽，謂如本州賣鹽一斤爲錢一百文，內二十八文係漕司鹽本，增鹽等錢二文，助學錢一文，吏錄錢三文，醋息錢六文，豐國監錢二十六文，市用錢每斤共計錢二十五文，入納見錢六十五緡，卽給一千斤鹽鈔之類，仍便指躬往賣去處，與百姓和合買賣，而六十五文之外，利歸商賈，則人亦必樂於入納。況所在鹽價不等，少者幾什伍，多者幾倍，稱之息乎，所有拖腳耗鹽之數，並依舊優潤客旅，州縣卻將所賣鹽鈔錢，並據諸色科名分隸發納，不用鹽本，坐辦歲計，而宿弊可以盡革，二者之策，俱可施行。若由前所言，科產浮鹽錢及收稅鹽錢滿六十萬緡，以充歲計，而使民自便，亦云善矣。竊恐曠日持久，言利之臣，又欲官自養海，重困居民，誠爲措置刻石，以示永久，則不足慮矣。由後所言，行長短鈔引，竊恐漕司州縣之吏，利於科擾，則監司州郡，欲以綱運周旋人情，巧爲不可之說，欲望下臣此章，令福建諸路司，公共詢究風俗，博求利害，擇宜於永久，可以便民者，嚴立程限，以實來上，陛下斷而行之，則八郡之民，均受其賜。且免州縣分差使臣下鄉科擾之弊，詔福建諸司同具措置，限兩月申尚書省。　太僕寺主簿兼權光祿寺丞李浩主管台州崇道觀，自請之也。先白胡憲乞歸，查籍被論，浩亦不安於朝，與王十朋相繼求去云。此以措置疏參修

癸丑，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

甲寅，少師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爲太傅、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奉朝請。存中領殿廠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論言存中之過，上感其言，存中聞北事有萌，乃上疏言：金人年來規畫有異，雖信好未渝，而蚍蜉蟲食之心已露，宜及未然，於沿邊衝要之地，置堡列戍，峙糧聚財，滄海沿江，預具鬬艦，至於選將帥，練甲兵，謹關梁，固疆塞，明斥堠，訓郡縣之卒，募鄉閭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略，條爲十事，以獻。會趙密謀奪其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其議，乃累章丐免。此以王淵所撰存中神道碑參入，碑詞不無諱飾，然以事考之，北敵寒盟，存中再起而趙密遂罷，則以此故也。今但去其溢色之語，而以王十朋等所言載於其前，則事實自見矣。　前一日，上召學士楊椿草制，且諭大臣曰：可令密於未宣麻以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以爲法。　隋州觀察使殿前司神勇馬步軍同統制李捧，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仍以神勇軍隸步軍司。　親衛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張守忠落階官爲利州觀察使，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　詔殿前司日前諸將下有除授拾敘，私放債負之類，並日下改正住罷，兵校差出回易及私幹借事，限一月拘收回軍，務在優恤士卒，以稱朕意。仍於軍門榜諭。

乙卯，閤門祗候御前忠鋭第五副將軍劉舜謨爲東南第二副將，盧州駐劄。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覺卒。

丙辰，詔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蓋權戶部侍郎錢端禮主行之，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爲本。初命徽州造會子紙，其後造於成都。

丁巳，右朝請大夫楊杭爲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茲爲京西路轉運副使，尋不行。　左朝散郎京西路轉運判官蔣汝功爲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庚申，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以本軍酒坊六十六隨之戶部，後二日，同安郡王楊存中復以私家撲買酒坊九及酒本醞具爲錢七十二萬緡上之，於是歲運收息錢八十萬緡有奇，以其半爲行在諸軍馬草之費，時諸軍日費錢萬束，率爲錢千緡，上嘗謂近臣，自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三夕，蓋上思盧深遠如此。

辛酉，詔侍從臺諫舊士各二人，帥臣監司各一人。　直顯謨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倓主管台州崇道觀，倓以父存中解兵柄故有請也。

癸亥，封建府夏氏爲齊安郡夫人，翟氏爲咸安郡夫人，給內閤中俸。夏氏、江西人，曾祖令吉爲吉水簿，而宮所賜，會要不書，（按）周必大草翟貴妃爲皇后敕，姓謝氏，制云早歲藩邸之游，蓋裏庭閨之命，卽指此。　時王在藩邸，左右嬪御不過數十人，僅足以備使令，一日出十餘人，厚其資而遣之，有一年少而俊麗者，王雖奇之，而亦竟不留。嘗語宮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於寶貝珠玉，侈靡奇異之物，平生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

甲子，皇叔崇慶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街、建寧軍節度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劇並罷。士街等置司泉、福二州，會士街強市海舟，爲人所訴，右諫議大夫何溥奏其事，因請中殿兩宗司與販蕃舶之禁，不惟宜課增而民業廣，庶幾銅錢出界之令，可以必行。仍乞擇宗英往代其任。詔大宗正司更選宗室二人，既而言者以爲南班至少，請擇內外宗室文武之廉正者更主之，乃命左朝散大夫士礿、知西外宗正事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子游知南外宗正事，自是凡宗官率多用文臣矣。　言者乞擇文武，在三月乙卯，士礿等並命在庚寅，今聯書之。　詔

偽造曾子及扇搖之人，並依見錢關子法。已見元年十月壬午，六年十月戊申。

甲子，上與宰執論薦舉人材，因曰：人材當用，實可濟事者，若高談闊論，雖可觀，然徒欲近名，辟猶畫餅，終不可食，何益於事。卿等宜審度之。

乙丑，詔經義、詞賦依舊分爲兩科以取士。先是右諫議大夫何溥上疏論經義、詞賦合爲一科之弊，以爲兩場俱優者百無一二，而韋布之士皓首窮經，厄於聲病之文，卒無以自見於世。望將經義得免解舉人，及應舉進士年五十以上，許兼一大經，於詩賦場引試，其不願兼經者亦聽。庶幾宿學有以自展。溥疏在今年正月。

議者多以爲經義、詞賦不能並精，又減策二道，而併於論場，故策問太寡，無以盡人，且一論一策，窮日之力，不足以致其精。雖有實學，無以自見。願復經義、詩賦分科之舊。詔禮部國子監太學官看詳經久可行申尚書省。至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奏：依舊爲兩科，詩賦不得侵取經義分數，若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許將詩賦人才不足之數，聽通融優取，仍以十分爲率，毋得過三分。自今年太學補試爲始。於是行之至今。　中書言：昨以僧徒冗濫，令禮部權行住給度牒，已經二十餘年，望量行製造度牒，立定價數，分降諸路州軍。詔戶禮部措置，戶部乞每科給降二千道，每道價五百千，綾紙錢十千，皆省陌。兩浙州軍輸左藏庫，江淮、荊湖、京西輸三總領所，江西、湖南、閩廣委逐路提刑司，仍輸左藏。願以金銀計直者聽。從之。　左朝議郎知徽州洪适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武翼郎新知敘州武經郎知鳳州[illegible]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其才可用也。

丙寅，詔通進司承受內降文字，並封送三省樞密院。先是內降詔旨，未經朝廷奉行，多漏泄者。議者以爲言。詔給事中黃祖舜措置。祖舜乞選內侍省官二員監通進司，每日降出御封文字，並用黃絹夾羲盛貯，監官親書姓名封發，仍令門下後省印厤鈔轉，旬終赴省結押，日具承受奏牘及御封名數申省。至是行下。

丁卯，武功大夫英州刺史劉光時陞忠州團練使再任。以州民吳洪等言其治行也。

庚午，侍御史汪澈言：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朱勔本秦檜腹心之交，自選人拔擢二年，而至侍從，復叛檜而附范同，故檜怨之刻骨。自公道之行，朝廷愍其久竄嶺表，在拔拭之列，寢叨郡寄，所至不治，近差李寶往平江措置防扼海寇，勔漠然不顧，泛以武臣待之，使寶徒手無所施功，及其哀懇，亦略不介意，至煩朝廷又遣林安宅。國事安賴焉。望賜罷斥，以爲不治者之戒。從之。林安宅時爲浙西，其遣行月日未見，當考。　是日，左司郎中徐處賀金主生辰還，過楚州，見右朝奉郎通判州事徐宗偃，爲言金主初無恙，因論以去冬省劄詢問對境疾病事，恐或至失墜，則有悔吝。於是宗偃因處賀歸以省劄上之。

辛未，左中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張修卒。

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嘉國公秦熺薨於建康府。詔贈太傅。三月丁亥行下。熺家居凡六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九

【紹興三十有一年】三月甲戌朔，詔起復左武大夫興州刺史殿前司破敵軍統制陳敏以所部千六百人往太平州駐劄，尋改隸馬軍司。此據四月二十四日都省所奏，附見，未見降旨敏屬之日，當考。　權吏部侍郎淩景夏言：故相以愛憎進退天下之士，或挾私立致通顯，名器溷亂，豈非害治之大者。仁宗朝，范仲淹常爲百官陳以獻，指其濫進遲速次序曰：如是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不察。近紹興初，常命朱棐編修差除格目，自宰執達於寺監丞簿，其書斷自元豐以後。願敕此意，申敕攸司，重加編緝，命二三大臣遴守格目，凡遷進淹速，必稽其次序，使異朝典故，舉行於今日，事下吏部。後不行。

己卯，右諫議大夫何溥爲翰林爲士，兼權吏部尚書，仍兼侍講。先是溥常言君子小人和同比周之弊，有曰：同近於和，而和實非同，比近於周，而周終不比。世人之假同以爲和，託比以爲周，求濟其一己之私，而卒貽天下之患。臣願辨之於其早，制之於其微，使同與比之迹不形，而和與周之實常著，則朝廷正而百官正矣。又言軍政之弊，曰：爲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剝剝之政行，而拊摩之恩絕，市井之習成，而訓練之法壞。二十年間，披堅執銳之士，化爲行商坐賈者，不知其幾。蒙課月計，利歸私門，壟斷自如，百姓失業，甚者死亡不補，盜數日增，沿流尋源，所宜痛革。又言：爲備於無事之時，擇才於自代之秋，當總帥以護諸將，

則勢同臂指。募民兵以捍兩淮。則可固藩籬。皆當今急務。上察其忠。乃有是命。　監察御史陳之茂爲尚書吏部員外郎。　祕書丞兼權吏部郎官杜莘老守監察御史。　詔太傅同安郡王楊存中朔望、大理寺丞姚邵爲京西路轉運判官。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洪遵知平江府。先是命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屯平江以防海道。而守臣朱翌議多矛盾。朝廷以寶嘗爲遵所薦。故改用之。　詔錄勳臣魏仁甫、馬知節、余靖、寇瑊、張逸諸孫各一人。用郊赦也。仁甫故相。知節執政。靖瑊從官。逸驍方以外郎以書請立皇嗣故。

庚辰。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左中奉大夫王普行尚書禮部郎中。　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兼知成州吳拱移知襄陽府。依舊中軍都統制。拱遙領利西統制。蓋以擁西兵之嫌故也。　召武功大夫榮州刺史知襄陽府劉澤赴行在。　左朝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移江南東路。避親嫌也。

辛巳。左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爲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朝散大夫知眞州徐康提舉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壬午。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參知政事。　詔秦檜妻沖眞先生王氏改贈希妙先生。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王氏以先生祔於檜之廟而爲之配。不合禮經。乞歸先生之號於有司。仍爵秦魏國夫人舊號。於禮爲稱。從之。王氏復封在此月丁亥。今併附此。　左宣教郎趙公廉知平江府長洲縣。用洪邁爲尚書郎時應詔所舉也。　詔故直祕閣林季仲、故嗣部員外郎李巖老並特與恩澤一資。季仲復職未蓋。巖老居母喪而卒。權吏部尚書何溥爲之請。特錄之。　敷文閣待制提舉建昌軍鑄都觀王升卒。

癸未。宣州觀察使提舉建昌軍鑄都觀王升卒。

丁亥。給事中黃祖舜言。身後恤典。朝廷所以褒贈功臣。使之歿有餘榮也。契勘故相秦檜當政。擅作威福。不知有上。殘陷忠良。爲國斂怨。其子熺實與謀議。及其亡也。陛下保全其家。俾熺休致而歸。不責之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傅之秩。又與之追表恩。寵命橫加。殊駭物聽。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正同知太平州。　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鄂州馬羽罷。以京西諸司言其不法也。

戊子。右迪功郎莫沈爲紹興府嵊縣令。沈、歸安人。大理少卿孫敏修應詔所舉也。

庚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遷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侍御史汪澈言。近有旨政事並用祖宗舊制。然循襲既久。有司失於講求。往往有未厭人心者。姑以選授恩數六事明之。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厭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矣。節度以移鎮爲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矣。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

作一官矣。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爲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遷官者。卒於遙郡改轉。纔五遷即至遙郡承宣使。一落階官。遂爲正任承宣使矣。武功大夫實麻七年。用七舉主。始轉橫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爲閤門宣贊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武郎矣。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爲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至有法當入第六等。如武翼郎或宣贊舍人而除者矣。臣謂賞爵所以厲世磨鈍。使人欲之不可必。企之不可及。是以祖宗規模宏遠。董正有序。名器之重。不可假人。昨自權臣用事。動出己意。倖門一開。錯雜並進。浸淫於今。可爲太息。望詔三省樞密院。將此六事參酌典章。務存大體。立定綱目。貴於遵守。不必曲徇人情。以趨捷徑。庶可以鑒成憲。行故事。仰副陛下規恢之意。詔中書門下後省看詳。中尚書省。　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兼侍講何溥進兼侍讀。　權尚書禮部侍郎金安節兼侍讀。

辛卯。武義大夫金鼎爲閤門宣贊舍人。鼎、開州人。初見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閤門貼職。祖宗所以奬勵邊功。未嘗妄予。按鼎以財權東南。因納粟授官。交結故相秦檜。以丞閤子爲名。使專任南畝。出納之責。累官正使。人所不齒。今一旦授以上閤之秩。人言藉藉。臣以爲決非陛下本意。上覽奏。謂輔臣曰。朕初不知曲折。當如此請。以戒後來僥倖之門。或曰。鼎嘗造海舟以獻王繼先。其直萬緡。舟中百物皆具。是除、繼先所薦也。此爲王繼先得罪事實。　故左朝奉大夫致仕李光追復左中大夫。官其子二人。先是其妻綰寶郡夫人管氏言。光遷謫嶺海。首尾十八年。二子喪亡。二子流竄。田園屋宇。並皆籍沒。骨肉流散。身後二子三孫俱白丁。祖宗以來。執政官得罪。未有如光被禍之酷者。宰相陳康伯進呈。故有是命。　詔鋪兵擅關綱看傳錄文字。並依建炎指揮從軍法。建炎二年十一月。　其闕額以廂軍填補。月給錢米皆增之。

壬辰。左朝請郎主管臺州崇道觀陳夔知徽州。　左從事郎監行在省倉上界史正志充攝密院編修官。正志、江都人也。

甲午。戶部奏。左藏西庫見錢不多。所有月支券食等錢。欲以銀會品搭諸司百官。以十分爲率。六分折銀。四分會子。軍五分折銀。三分見緡。二分會子。從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宋肇主管建昌軍鑄都觀。　初。戶部奏以官田授揀汰使臣。事下兩省臺諫。事初見正月戊寅。　既而給事中黃祖舜、中書舍人虞允文、諫議杜莘老、梁克家等言。臨安一府。揀汰使臣軍員。凡一千六百八十有八人。歲用料錢等九萬一千餘緡。紬絹布縣二萬五千八百餘匹。米二萬八千餘石。而本府屬邑。除昌化、鹽官、富陽無係官田外。其餘六邑。止有田一千一百七十四畝。有奇。是一兵之田。未及一畝。若如議者所陳。紐其衣糧請給。計其價而給其田。則所贍養者。不過數百人。其坐而仰衣糧者。尚千餘人也。不特事體不一。又勢逸不均。謂宜下有司。將賣不盡係官田及戶絕寺觀無主田。并僧道無主田。盡行拘收。又將日後沒官田。歲行

抄籍，以待兵田之數相當，而後施行。庶無不足不均之患。丁酉，詔吏兵部長貳參酌措置，後不行。日厚就戚，蓋諫輸官職於此日，而遂諫止有殿中杜莘老、司諫梁仲敏二人。（按）此時汪澈爲侍御，陳俊卿爲殿中，仲敏爲監察，王淮爲正言。今年四月，淮丁憂，六月一日復歸出班，六月六日，莘老遷殿院，七月一日，澈自中司出使，立當在七月以後。是時四撥乃楊邦弼、虞允文二人，九月，邦弼致仕，允文猶具，今邦弼不繫銜，或又是九月已後所上也。

己亥，言者乞令大臣省親細務。詔左右司措置申尚書省。

庚子，故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張宇發特贈左朝請大夫。宇發，靖康初從陳過庭使北，死雲中之佛寺。至是其家有請故也。初，左朝請郎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入對，論役法事，曰：臣竊見元祐指揮，合役坐閑人戶不及三番處，令僱募。蘇軾謂聖恩欲使百姓空閑六年，是以紹興二十六年之旨，敢役六年者，與白腳同。行之數年，下戶得以寬佚，閑者宜州守臣，有請欲不候六年再差上戶，有司誤以敢役六年之文衡改，下戶畏避，多致流徙。蓋上戶稅錢，有與下戶相去十百倍者，必俟差遍下戶，則富豪經隔數十年，方再執役。臣守徽州，以婺源一縣言之，有差及一貫稅錢者，民間哀訴，誠爲可念。乞仍行二十六年指揮，庶使細民鼓舞澤德。又如一部之內，上等五戶稅錢各五十千，中等五戶稅錢各三十千，各曾應役，若以敢役六年再差，恐中等五戶僥倖終免。乞自第一戶差至第十戶，然後再差，所貴役法均平。上下稱便。詔戶部看詳。至是戶部言：在法，差募保正長，通選物力最高人充，應二年替無可選者，於得替人內輪差。乞申明行下。從之。

夏四月，（按）是月癸卯朔。甲辰，詔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新知襄陽府吳拱以西兵三千人戍襄陽。朝廷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措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陰，李道戍荊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以所部戍之。其闕額，令吳璘招填，限一季。吳拱移屯，日厚全不載王之望申書劄子云：四月二日指揮，甲辰，初二日也。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聞有邊警，乃自益昌運糧十萬石至武興，及拱移軍，遂以歸舟二百七十餘艘載其軍兼家而下。軍過合州，守臣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申以私錢餉之，軍士皆喜。師申，粹中子也。（按）此則拱之軍蓋自嘉陵順流入大江，經州，或荊南之襄陽也。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貴提舉邕州左右江兵馬賊盜公事，兼提舉訓練蝸丁。右朝奉郎何休知化州，還，言廣西轉運司自權鹽之後，利入頓虧，遂令諸郡變稅折錢，如化州額管稅米八千石，歲用萬五千石，漕司歲於本州科六千五百石，赴容州送納，每石折錢二千六百，而令本州和糴萬石，支價錢四百，仍就稅戶均糴，民間甚以爲患。乞於廣州權鹽數內，撥一半赴漕司充歲計，令逐州之稅，各隨本州送納。戶部奏：乞坐法約束行下，從之。既而左朝奉郎知廉州程邀召還，亦言廉州丁米偏重，每丁有輸八斗六升者，而漕司又以丁口歲數二分食鹽十餘萬斤，

民力益困，願減丁米三千石，而以買鹽錢糴米償之。事下戶部，尋以邀爲大理寺丞。休上奏在甲辰，邀傳中在己酉，今併書之。乙巳，言者論州郡之學，其間無進取之路，故士之去就甚輕。所發無素，乞權罷太學補試，而於諸州養士，每百人中，選其行藝之精者，歲貫兩三人入太學。庶幾所得皆素養之士，且非一日之長，而士之在郡學者，皆以實能爲尚。學校不期而自重矣。事下國子監，已而國子監言：自罷舍法，復以科舉取士，奉行日久，難議施行，事遂止。中侍大夫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顏言：歸州去夔州最近，去荊南最遠，乞以歸州仍隸本路。所有本州歲起湖北路錢物，依舊赴湖北漕司，從之。建炎四年，宣撫處置司割歸州隸本路，紹興五年，漕臣聞之，即復舊。丙午，右朝奉郎郭淑通判蔣州，右奉議郎知袁州萍鄉縣芮輔通判潭州，並填復舊闕。丁未，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於宰執曰：竊聞使命往來，覘邏窺度之言，莫不以敵國邊都，決定於春二月，今四日矣。其言未驗，迺曰：先至洛中看花，或又謂星臺陳獻，拘忌乞以今秋爲期，蓋詭詐叵測。初無一定之論。在彼者雖無一定之論，而在我者當有一定策以應之。則事至而不擾，今日之勢，惟荊襄、兩淮，最爲要害。守之則長江可守，棄之則江不能保。利害灼然，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經理固不宜少緩。誠使在我之策既定，則彼之已遷未遷，皆不足深慮矣。

庚戌，集英殿修撰曾幾、周綰並壓敷文閣待制，幾提舉洪州玉隆觀，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初，殿前司左翼軍駐漳州，郡鬻官鹽以供其費，其後此軍移泉，而鬻之如故。凡於村郭分十八場，悉以民戶編排爲甲，赴場市鹽，定其等第，限以斤兩，深山窮谷之民，無一免者，人甚苦之。至是侍御史汪澈乞委提刑司相度利害，如所收錢非起發贍軍，即與住罷，從之。左奉議郎知遂寧府何驥爲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辛亥，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潚奏：府城摧倒者千八百餘丈，乞支降二十七萬緡、米七千石，調三衙卒九百人，分頭修築，從之。

壬子，忠訓郎韋珪爲閤門祗候。珪，測孫，已見。

癸丑，詔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許存留殿前司部曲五百人，諸子壻各進官二等，以其奉祠故也。右正言王淮丁父憂免。

丁巳，御批：比來久雨，有傷蠶麥，及盜賊間發，雖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各以己見實封聞奏。時久雨，故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請之，上謂宰執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可令侍從臺諫各具時政之闕，有不便者，即與改正。宰臣陳康伯、朱倬皆待罪，上曰：罪在朕躬，豈可移過大臣。翰林學士何溥言：安邊之圖，雖在擇將帥，而立國之本，要在得人心。惟原天人相與之際，莫如自治之急。俊卿又言：詔下之日，陰雲開霽，至誠動天，應如影響。然當主憂之時，敢不畢其愚慮。今敵居汴京，已逼吾境，而武昌、襄陽、荊南，各相去數百里，宜擇威望重臣以兼制之，使首尾相應。又宜密遣人，假以他

職。往來軍中。以問諸將。或令逐軍各使腹心將官赴朝廷。令大臣與知兵者。講說地形。及先後緩急之宜。又鄉兵亦宜給以衣糧器甲。俾之樂從。雖朝廷方守和議。淮上未可屯兵。而廬陽、儀徵、維揚、城壁稍堅。當陰爲之備。他日諸軍可以投足。昔唐憲宗中興。裴度曰。此豈朝廷之力。可制其命。特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今苟處置得宜。彼知我有人焉。或可以覺其謀矣。　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言。淫雨之咎。竊意鄉士之列。郡邑之間。有未能上體德意。而感傷和氣。致召災沴者。如刑謂之失中。賦役之不平。貪夫侵盜。以傷民財。暴吏肆虐。以賊民命。有一於此。皆致災之由也。在內令風憲之臣彈劾。在外令廉察之官按察。俾官曹肅清。民有愜志。則和氣可召。而災害不生矣。若乃安內攘外。則古無上策。時異事殊。其可施於今者蓋鮮焉。何者。敵國相持。非和則戰。其形已定。則吾之籌畫。亦專出一塗。而無所牽制。今也。名爲修和。而實相窺伺。則爲今之謀。要使規模不失和好之形。而實有備預之策。而後國勢可立也。故臣之愚慮。其策有三。一曰。擇將帥。二曰。擇地形。三曰。明覘候。自一二年來。沿江上下。列屯作鎮。其意以備江北也。人情狃於無事。必不能夙戒素辦。如與敵對壘者。萬一出吾不意。疾驅渡淮。而我軍方整部伍。理器仗。備犀甲。非一月不能首途。則敵人已奄至江上矣。臣謂今日諸將。必使之選兵夙戒。常若寇至。然後緩急可用也。軍之所處。得地者勝。乘險以守。則衝犯者不得利。據要以守。則侵越者不敢過。今頓兵江北。雖有地利。不得預據也。而可以預加相視。且如盱眙之距京口。其路當衝要者凡幾所。地稱扼塞者凡幾處。除當險要之外。旁岐支徑。可以分攻越鈔。以達江之兩岸者。凡幾道。此雖聖智如黃帝、湯、武者。不能意度而數擣也。必須躬親身到。詢人訪古。而後可知。今不預備也。必將有警而後推鋒越江。倉皇之間。何嚮而險要可據。何屯而攻鈔可禦。浪進泛行。與客軍遠涉者無異。則吾何名夙戒預備也。臣愚欲乞令沿江列屯。各以對江地步。令主帥自擇將校。量選壕寨。作沿幹過江。逐一詢訪土人。相視地勢。其有所得。隨行具圖著錄。歸視其軍。則不惟躬親按行者可知。他時軍行。其視圖籍者。亦得以知之矣。今江北之無兵無城者。以爲和也。而方儲兵江南。以爲有事之備。若敵有變動。覺知能早。則猶可以半淮、漢以相角。若覘者不精。遽其侵軼入境。而方出師與爭。則淮、漢之地。危不可保矣。古者募客刺讎。受募往刺者。必有刺之道焉。而世未嘗以前人嘗死而不敢往者。實重於死故也。今使之覘敵。雖有冒死之理。而未必至於死也。而卒難其人者。賞之厚不足讎其死。故雖金人之存亡。汴都之來否。尚不得其真。則吾何以逆探未然。而預爲備禦之計也。臣謂覘者不得其人。則雖儲兵聚糧。朝謀夕算。而他時必有遲不及事之悔。故臣願沿邊諸州。沿邊諸軍。皆稍厚假之財。寬其出入。或稍優設官賞。誘使歆慕。候得事實爲期。而不屑屑以規矩繩之。不曰覘無不的。要之十得六七。則將視病施藥。亦必不繆矣。此三者皆防守之大計也。而以將帥爲先者。蓋將帥得人。則擇地覘敵。當自能之。有不煩帷幄之慮者矣。竊聞朝廷已命諸將。權衆分屯。事不遙制。馭將之術。固已得之。然推轂授任。人得自專。權均勢侔。莫相統一。聲援不接。或失事機。臣願精選重臣有威望者。俾往視師。盡諸將庶幾深謀遠算。頓得參決。戰勝守固。克成厥勳。實外攘之策。不可不務者也。若夫備禦不虞。內固根本。則願密詔諸路帥憲及諸郡守貳。各嚴保甲之制。聯比其民。使察非常。庶幾姦民不得伺隙窺發。州郡禁卒。自守貳而下。將得格合給人從。痛行減損。追還營屯。敢有違法差使者。重寘之法。仍汰去老弱。專委兵官中有才武習軍旅者。訓練之。課其尤者。而加賞勸焉。根本既安。而朝廷無內顧之虞。得以專意外攘。疆埸之事。何患不濟。　詔天申節宰執使相所進金酒器。並特免。　戶部奏乞罷本。詔以天申節進奉銀十萬兩。令與之。　監察御史梁仲敏行右司諫。　保義郎梁舜弼、漢弼並爲閤門祗候。二人、邦彥養孫也。用遺表恩澤特與之。給事中黃龜舜、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閤門之職。祖宗以來。不以恩澤遷補。今授之無名。遂寢其命。

戊午。太常寺言。明堂大禮。當則牛羊豕。乞下浙路漕司收買。前九十日入滌。從之。明堂正配及太廟十一室。皆用一太牢。明堂從祀十五位。共八少牢。別廟一少牢。配享功臣七祀。共一少牢。皆有副。

己未。命尚書右僕射朱倬提舉三朝國史。倬以祖諱辭。詔去修字。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乞歲終以諸路州軍額起折估糴本錢。撥爲知通殿場。仍以一年實起到庫錢數爲準。各具其尤者十州來上。俟更終乞差遣日斟酌施行。詔諸路依此行之。是歲四川所入增錢三百八十五萬緡。現租額增二百六十萬緡。之望乃言歲額無虧。上其最增者十州於朝。乞籍記而已。宋史全文。上曰。朕思州縣逋欠。若民果貧困。自合蠲放。若輸納而官吏侵用。則亦不可不與甄實。明示賞罰。治道貴信賞必罰。漫不經理。則是姑息。姑息、舜不能治。是日。遂遣是四川總領王之望蠲驅殿最事目。上曰。依所乞。并令諸路亦如此施行。

辛酉。復升揚州高郵縣爲軍。以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言。其戶口最盛。且接連湖濼。猥逼蒙右。非增重事權。無以彈壓故也。因命右通直郎知縣事呂令門就知高郵軍。仍賜經制錢二萬緡。常平米三千石。爲復軍之費。　入內東頭供奉官徐甲爲武義大夫、帶御器械。

甲子。權戶部侍郎錢端禮言。淮、浙諸場積鹽不售。乞立限一月。許客鋪入納。每五袋加饒一袋。不納鈔引及通貨等錢。從之。

丁卯。殿前司言。破敵軍改隸馬軍司。本軍有闕額。竊見南劍、吉、筠、建州、邵武、建昌軍多有游手之人。乞差將官各一員前去。同守臣均定招收。共一千六百人。赴本司招填。從之。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爲大金奉表起居稱賀使。賀金主遷都也。初。朝廷聞金主欲移居於汴。且屯兵宿、亳間。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共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皇帝紙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於邊。若果欲遷都於汴。屯兵於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於淮上。非敢故渝盟約。蓋爲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即還燕京。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淮。麟之聞其議。乃見上。慷慨請行。上大喜。此與攜超姓之證史本文。　麟之請自擇副。且薦洪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蘇曄可用。許之。曄尋卒。乃命武翼大夫貴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假保信軍節度使、代行。命掄在五月丙戌。　左承議郎魏杞行大府寺主簿。用錢端禮薦也。

壬申，直顯謨閣知荊南府綱獻乞量行招填禁軍，詔本府今歲上供銀錢絹絲米並權減半，以爲招軍之費。

是月，金主亮率文武羣臣如汝洛，至北邙山，因改其山曰太未。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

【紹興三十有一年】五月癸酉朔，新淮南轉運判官王秬上屯田利害，以爲軍士狃於安閑之久，一旦服勞田畝，其功未必可成，望許令民兵於近便處，人給荒田一頃，有馬者別給五十畝，自行耕作，俟成倫緒，五年之後，十取其一，十年之後，十取其二，雖縣官所得不多，然積之既久，則有不可勝計者，其有日前侵耕冒種之人，一切不問，內有貧下者，量給種概，如是則將見兩淮荒閑之田，皆變而爲沃壤矣，從之。

甲戌，國子司業陳棠言，自興學至今二十年，六經博士未嘗備員，今弟子員至千人，而學官每日輪經講說，甚不稱勸學崇化之意，望加惠學者，俾六經各置博士，每經擇經明行修二人充選，庶幾經各有師，得以輪遞講說，詔博士闕員，許令正錄兼講。

丙子，祕書省著作佐郎王十朋知大宗正丞，紹興府供職，十朋句祠甚力，上特以此處之。十朋與李浩、胡銓相繼奏祠，或以論事不合故也，當考。

直祕閣新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秬入辭，陛副使，賜三品服。是日，金國賀生辰使殿前都點檢高景山、副使刑部侍郎王全始入境，用故事遣中使賁述賜扇帕於洪澤鎮北都館，辭以乘船輒病，欲乘馬，接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力爭不從，久之，乃至頓下，景山等舉趾倨傲，述與之對揖，略不加禮，又遣人量閤面闊狹，沿淮顧盼，意若相視水面者，識者知其有敗盟之意。此據徐宗偉所撰淮紀

實。

庚辰，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授子壻，許之，給事中黃祖舜等言，愿於秦檜當國之日，蹤迹詭祕，陰濟其惡，中傷善類，至今士大夫無不切齒，政使於法應得，猶當排抑以厲其餘，況欲引例而害成法，安可不論，癸未，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甲申，詔諸路監司失按劾吏，一歲及四人以上者，令御史臺檢舉，申朝廷議罰，用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請也。　大理寺言獄空，上謂宰執曰，大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未敢謂刑措，然獄訟淸簡，冤抑得伸，亦庶幾焉。惟是諸路憲臣或不得人，則吏強官弱，民無所措，卿等宜思革此弊。　禮部郎中王普轉對，論取士分科之弊，以謂後生舉子，競習詞章，而通經老儒，存者無幾，恐自今以往，經義又當日銷，而二禮春秋，必先廢絕，竊惟國初至治平，雖以詩賦取士，又有明經、學究等諸科，當時唯明經略通大義，其他徒誦其書而不知其說，非今日經義比也，然猶且別立解額，多於詩賦，而不相侵奪，逮熙寧後，應舉者莫不治經，故解額可以混而爲一，今經義、詩賦，既分爲兩科，而解額猶未分，夫取易舍難，人之常情，故此盛彼衰，勢所不免，望詔有司追倣舊制，將國學及諸州解額，各以三分爲率，其二以取經義，其一以取詩賦，若省試，卽乞以舉過省酌中人數，立爲定額，而分之，仍於經義之中，優取二禮、春秋、庶幾兩科可以永久並行，而無偏廢之患矣，詔禮部國子監看詳申尙書省。　親衛大夫果州防禦使鎭江府駐劄御前水軍副統制李輔等六人罷從軍，與添差差遣，用都統制劉錡奏也。　初，議者請外路之獄，三經翻異，而在千里內者，移送棘寺，事既行，權刑部侍郎張運以爲追逮干證，經涉旬塗，多致困斃，且繫囚充塞於天獄，刀鋸頻施於都市，豈所以示四方，絜復祖宗舊制，詔給舍詳議，給事中黃祖舜等奏如運章，乙酉，從之。

丙戌，直敷文閣唐文若守宗正少卿。

丁亥，祠部郎中兼建王府檍議張闡轉對，言近詔侍從臺諫條具弭災防盜之策，臣備數郎曹，言之則出位，不言則惓惓之誠不能自已，臣竊謂和議以來，歲有聘幣之役，民不堪命，願陛下毋以外裔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逋逃之命，怨聲聞于道路，願毋使敵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之吏，職卑而地遠，漁奪之禍，被於編籍，願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而復征，至以寬大之澤，例爲虛文，願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誠次第能行之，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矣，聞又言，郡守監司州縣官吏，所以體國愛民者，有所未知，望嚴小官贓汚之法，重行司取受之禁，敕州縣毋存留斷罷人類，詔修造官司毋得展閑，使細民咸得奠居，至於二稅之先期追呼，茶鹽之計口科賣，征商愈重而行旅咨嗟，錢貨窘而市井蕭索，凡此等類，不可徧舉，又言，完顏亮積粟聚兵，意在南寇，乞守要害，防海道，巴蜀、淮襄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上曰，卿言深中時病，惟遣歸正人，皆當所載，卿特未知耳。　國子正林粟爲太常博士。

戊子，大理寺丞呂擢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　左朝議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劉章知信州。

己丑，廣西經略司言，南丹州防禦使莫延沈卒，延沈以慘酷爲部族所逐，繼孥奔宜州，奉詔移居靜江府，賜州都監俸，至是卒，其族人共推莫延巖領州軍，乃以延巖爲南丹州刺史。

庚寅。吏部言。廣西轉運司昨奏以攝官四十一闕注授小使臣及選人。論者以爲俸給倍增。郡邑無以供其費。望以其半復還攝官從之。

辛卯。大金國賀生辰使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副使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王全見於紫宸殿。景山奉國書跪進。三省樞密院同進呈訖。各依位立。景山當奏事。自稱語吶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上許之。景山招全。全欲升殿。侍衛及閤門官止之。上傳旨令升。全乃升殿之東壁。面北厲聲奏曰。皇帝特有聖旨。昨自東昏王時。兩國講和。朕當時雖年小。未任宰執。亦備知得。自朕即位後。一二年間。帝曾差所謂使巫伋等來。紹興二十一年。言及宗閥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曾允許其所言。親屬中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祈請事。後因熟慮。似亦可從。又念歲貢錢絹數多。江南出產。不甚豐厚。須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偏。朕亦別有思度。兼爲淮水爲界。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境者。雖嚴爲械禁。亦難杜絕。及江以北漢水以東。雖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互相扇誘。適足引惹邊事。不知故梁王當日何由如此分疆來。梁王宗弼。即烏珠也。朕到南京。開封府。方欲遣人於帝處備論此意。近有司奏言。帝以朕行幸南京。欲遣使來賀。灼知帝意。至甚勤厚。若只常使前來。緣事理稍重。恐不能盡達。兼南京宮闕。初秋畢工。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兼放牧水草。亦甚寬廣。於此坐夏。擬於八月初旬內到南京。帝當於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或聞王綸知樞密院。此三人內可差一人。兼殿前太尉楊存中。最是舊人。諳練事務。江以北山川地理。偏曾經歷。可以言事。亦當遣來。又如鄭藻輩及內臣中選擇帝所委信者一人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二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當宣諭此舉。若可從朕言。緣淮南地理。朕昔在軍。頗曾行厤。土田往往荒閑。民人不多。應有戶口。盡與江南。朕所言者。惟土田而已。務欲兩國界至分明。不生邊事。如帝意稍有所難。朕亦必從來使回日已後。朕以向來止曾經由泗、濠州。外陳、蔡、唐、鄧邊面不曾行厤。及如彼處圍場頗多。約於九月末旬前去巡獵。十一月或十二月卻到南京。帝於差來正旦使處。當備細道來。朕要知端的。於次年二三月間。又爲京兆亦未曾至。欲因幸溫湯。經由河東路分。卻還中都去。奏訖。降殿朝見。次三節人從朝見訖。駕興。全在殿下揚言曰。我來理會者兩國事。嘵嘵不已。帶御器械李橫約全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時百官班未退。帶御器械劉炎白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有茶酒之禮。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上哭泣。炎奏其事。上然之。炎出傳旨曰。今爲聞溫聖皇帝訃音。忽覺聖躬不安。開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既而召全曰。適所未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於是館伴使翰林學士何溥等錄其語進。故得知者一二焉。宰執聚殿廬議舉哀典故。或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於是禮房告報使人垂拱殿茶酒。爲廳脚不調。可移就館中排辦。令參知政事楊椿押賜。權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瑀。將何以對。於是使奏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亮求釁滿盟。此大事也。而北使將語。日厤乃無一字及之。蓋是時邊事未論。固宜詭密也。近熟究所作小厤。亦復草略數

語。何說。徐夢莘所述北使會編。已備載其詞。今併其本末評之。備後有考。自大金賀生辰使具官以下。據日厤本文。自紫山奉國書以下。據從公志敗盟記。自全在殿中以下。據趙甡之遺史。自既而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尚書右僕射子下詔遣將帥監司劄子。自奏乾陟殿已下。據從公志敗盟記。及全曰以下。據從公志敗盟記。及五月二十二日尚書右僕射子。自宰執聚殿廬以下。據日厤。會要。朱熹續資治中興小厤。

壬辰。宰執內殿奏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言。敵意可卜。宜練甲申儆。辭以觀變。使不當遣。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以應之。麟之曰。請信之始。分畫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示使者。厥請將自遽矣。此據麟之墓志銘入錄。又曰。知公計。其人果無踏。(按)北使之來。止論兩國。非論割地也。今不取。初。麟之既請出使。至是北使出嫚言。且聞金主親提兵將大舉。聲勢極可畏。麟之大恐。不敢直辭其行。第委曲言。事已如此。不必遣使。雖遣使無益。上大怒。此據趙甡之遺史。詔兩浙、江東、福建諸州守臣。將見管禁軍弓弩手。以十分爲率。揀選人材強壯。堪披帶人五分。遣官部送樞密院教習拍試。聽候使喚。太尉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劉錡給眞俸。

癸巳。天申節。詔以廳脚不調。免上壽。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燕北使於都亭驛。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侍從臺諫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祖舜、楊邦弼、虞允文、汪澈、劉度、陳俊卿集議。陳康伯傳上旨云。今日更不尙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執政欲遣閔全將禁衛兵禦襄漢。上流。允文言。不必發兵。如此之多。盧必不從上流而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爲兩淮之用。執政以金主在溫湯。汝州。恐其涉漢而南。不聽。日午。下詔發喪。宰相常服金帶。率百官入和寧門。詣天章閣南陳地舉哀。仍進名奉慰。是時禁中亦設舉哀之禮。哀動於外。爲大行淵聖仁孝皇帝立亟。卽學士院爲几筵殿。用神帛。上特詔持斬衰三年。以申哀慕。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請庶人禁樂百日。從之。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尙書充館伴使何溥等奏。議錄到大金副使王全於殿上口奏事。因詔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此指揮卽五月二十六日尙書右僕射子。四川總領所事頗見有之。時朝論洶洶。入內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退避之策。或因妄傳有幸閩、蜀之計。人情惶惑。上意雅欲親師。陳康伯奏曰。敵國收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爲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及奏曰。朝廷與金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彼日以強。今幸天誠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願留聖心焉。詔使人玉津園燕。特免。錫賜依例。

乙未。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爲四川宣撫司。仍命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置制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同措置應干事務。時有詔變路遣兵五百人往峽州屯駐。俟荊南有警。則令變路安撫使李師顏親往援之。左承議郎知梁山軍晁公遡始至官。以書遺大臣曰。公遡在蜀久。

於其山川險阻，亦粗識之。嘗料吳興州足以蔽遮梁、益，以當一面，而其力不能以及夔，或者敵人擣夔之虛而入之，是猶知守其門閭，而忍其牆垣之可穴也。李武當在夔，則牆垣固矣，然或使之出夷陵，援荊州，夫夔誰與之守？按夔之地圖，自夔至夷陵，其間通谷數行，敵由興山而出，則李武當之歸路絕，而三軍之心搖，不可以戰。由大寧而出，則昔我伐蜀之故道也，距夔百里而近，則爲斷其脊而入其心腹。彼已舉蜀矣，吳、襄陽之來出蜀也，興州之兵皆得而將之，置於襄陽，去興州甚遠，惟興、夔三千人俱，乃孤軍也。處於四通五達之郊，而無大險，分於一二主將之間，而不相親。江夏田公，蓋與襄陽交至淺也。朝廷本使田公在江夏，以荊襄委之，而倚爲距防。今而分其地以予至淺之交，荊州有警，又近舍田公而用李武當，田公能不觖望，萬一襄陽不支，必謂非我部曲，不得專其功，則不肯赴其難。是襄陽獨三千人禦大敵，守則不足以固戰，則難以勝衆。徒奪吳興州手足之扞，而荊州不得襄陽以爲蔽，公迺未暇及此，而先爲蜀危之也。時師顏又調屬部禁軍以補夔州之闕，公迺言：夔之興寧鄉萬之漁陽鄉，其人皆勇壯抗健，有過於正兵。如有願自效於戎行者，役錢之外，一無所征，大不過捐千戶之賦耳。有萬兵之實，而無餽餉之費，師顏不能用公迺、任城人也。　侍御史汪澈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議，厚遺金繒，而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若將唾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願陛下赫然睿斷，罷師江干，而專付閫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荊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然後以不戴天之讎，在原之戚，下詔以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幾會之來，皆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　是日，賜北使御燕於都亭驛。命尚書右僕射朱倬押伴，從例賜北使劇酒四大金餅，萬殺四大金稜犀皮合鞓合金器悉賜與之。

丙申，宰執赴紫幄奏事。　侍御史汪澈爲御史中丞。　起居郎楊邦乂、起居舍人虞允文並試中書舍人。允文白賀金主正旦遣首言敵已授甲造舟，必爲南渡之計，至是遂撥用之。　詔因孝慈淵聖皇帝升遐，令支用錢物，並送後省看詳酌中裁定，毋致妄費。　左朝散郎荊湖北路轉運判官趙不猷能，坐李道移屯荊南，營寨不立故也。　直祕閣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李祖陸直敷文閣荊湖北路轉運副使。　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對於內殿，朝議以上流重地，邊面闊遠，而兵力分，宜遣大將，上乃面諭閔，俾以所部三萬人往武昌控扼。先命湖北漕臣同守鄂州守臣建寨屋三萬間以待之，後二日，遂發江西折帛、湖廣常平米錢，及末茶長短引，共一百四十餘萬緡，湖北常平義倉及和糴米六十三萬石，料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收，以備軍用。（江西折帛錢四十六萬餘緡，末茶長短引五十萬緡，湖南常平義倉米錢四十六萬餘緡，糴米兩浙轉運州倉和糴及常平義倉米共三十六萬石，鄂州倉管江西上供折納料十萬石。）又以江東上供折帛錢還池州，如江西之數，用戶部請也。

戊戌，上成服於几筵殿。　太學生程宏圖等上書，言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敵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以決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蓋金人憑陵之計甚久，前日二使殿上之對，軍民士夫，恨不磨其皮而食其肉，臣等願朝廷姑善留之，爲

之詞曰：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非國書所載。吾將遣使以實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爲前進之策，亦可以挫彼之說，而示吾之未弱也。國家自和議以後，爲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一旦使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詔不可徒下也，要當首正秦檜之罪，追奪其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賜宇文虛中之爵，而爲之立祠。當趙鼎、岳飛之冤，而又下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則其氣固足以吞強敵矣。今敵重兵已臨汝穎，使吾不先發，則敵直窺襄陽，突至淮西，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淮失守，則脣亡齒寒，江非所恃，而瑕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早計者。夫所謂人望，雖不可偏舉，如張浚、張燾、胡銓、辛次膺，皆其人也。浚尤天下所屬望者，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銓以直言得罪於秦檜，不死於檜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一諫臺之任，則說陛下爲苟安之計者，皆屏息而不敢爲也。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恐朝廷之上，猶以強弱不敵之爲疑，財用不足之爲慮。臣謂兵之強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係焉。國家自休兵以來，凡百完費，豈無可減罷者，願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係軍民之急者，不以大小一切罷去，則民可不加斂，調發有餘，庶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矣。宏圖、瑀弟子也。　太學生宋苞上葉義問書，言今使者在廷，口傳敵意，欲需我遼東、江北之地，及邀我二三用事之臣，而其意豈在於其地與其人哉，挾難塞之請以釁我也。地不可割，人不可遣，則彼長驅而來耳。爲今之計，不若誅其正使一人，尸諸通衢，以申其叛盟之罪，此不惟可以挫彼之強，亦足以激吾之弱。乃釋其副使一人，使歸告其主曰：吾與汝約和以來，吾攻苦食淡，傾內帑之儲以賂汝者，三十年矣。吾於汝無負矣。汝欲戰，吾率三軍之士，與汝周旋，若無厭之求，吾不能聽，亦使之知東南有人，而示吾之不弱也。然後下責躬之詔，以播告中外，誓與天下上報父兄之讎，下雪生民之恥。凡前日中外之臣，誤我國以和議者，無問存沒，悉正典刑，於是斬秦檜之棺，而戮其尸，貶竄其子孫，而籍其資產以助軍。以正其首唱和議，欺君誤國之罪，復岳飛之爵邑，而錄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詔下之日，使東南之民聞之，莫不怒髮衝冠，而西北之民聞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則師出之日，吾之民將見人自爲戰，彼之民必有倒戈者，願朝廷決意行之，無疑。自今日以往，由宰執以及臺諫侍從之臣，則當日造於便朝，由郎曹而下以及百職事之臣，則當日會於都堂，凡防守江、淮之策，圖取中原之計，朝夕相與討論，次第而施行之，規模籌畫，必定於旬浹之間，以解東南倒懸之急，以慰西北來蘇之望，則天下幸甚。

己亥，金國賀生辰使高景山等辭行，上御後殿東廊之素幄，宰執起居舉，升詣御榻之東西相向立，上與宰執已下並首經衰服，掩面號慟，使人朝辭畢，哀止。次引景山赴幄授書，訖，退。　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率百官赴几筵殿門外南面拜表請聽政，詔不允。　賜北使御燕於都亭驛，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白巾常服，黑角帶入驛押伴。　詔幹辦內東門司趙志忠弛慢不職，送吏部與合人差遣。　初，北境有被逐將渡淮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濠州劉光時疑寇至，是日，遂驅民入橫澗山，謂之移治，居民皆棄其資產而

安生理舊然。淮南轉運副使王秬聞之。遣卒五百人押歸舊治。事聞。光時坐貶秩。七月己丑行道。

庚子。百官再上表請聽政。詔不允。　詔浙東五郡禁軍弓弩手並起發赴判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沈該、浙西諸郡及衢、婺二州並赴平江府。駐劄浙西副總管李寶、江東諸郡赴池州。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福建諸郡赴太平。駐劄破敵軍統制陳敏、江西諸郡赴江州。駐劄都統制戚方、湖南北並沿邊諸郡赴荊南府。駐劄都統制李道軍並聽候使喚。

辛丑。百官朝臨畢。三上表請聽政。詔答宜允。自是日一臨。至小祥止。　詔右迪功郎史岑年改合入官。岑年爲修仁尉。叛兵齊逃之亂。草寇蜂起。岑年盡散其衆。至是始錄之。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契勘蜀中三大將下軍兵。一歲衣賜錢糧。絕長補短。錢引二百道。可養一蜀。前年三將增招一萬人。及吳璘下招填二千七百九十一人。共約歲用錢引三百餘萬道。朝廷節次降到截留錢物。共二百五萬道。所闕尚多。近四月。差吳拱將帶三千人往襄陽。令吳璘限一季招填。又合歲用六十餘萬引。財賦有限。支費日增。恐不可以持久。今兵雖未必用。而邊戍不可省。四川諸州禁軍。除闕額外。見管三萬餘人。其間儀有強壯及格。少壯向長者。但訓練弛廢。事勢苟簡。不成部伍。多只充守倅兵官占破雜用。枉費廩給。今若揀選一半。分作三番。如祖宗時出軍法。每年發遣一番往隸三將。以充戍守。入隊教閱。周而復始。如此則分在三將者。常有五千人。可以暗補所闕之數。三年之後。教閱既備。一萬五千人。皆爲勝兵。無事則散在州郡。緩急則盡可爲用。如禁軍不足。即於廂軍內選刺。若有逃亡事故。本州逐旋揀填。其逐兵自有本州衣糧。不過歲番五千人者給口食米耳。每兵月計七斗五升。歲用米四萬五千石。若以招軍止贍得二千五百人。更欠衣賜料錢之類。前三將招萬人之後。軍中子弟長成者不多。以後若有招收。必更短少。恐不如諸州見所揀。聞軍中每次招軍外來一人。費至百千。少亦半之。若期限促迫。則所費愈多。將士頗以爲苦。或謂川兵懦弱。不堪戰守。是不然。在所以用之何如耳。今三將軍中。亦不純是西人。西人多而川軍少。又經揀選。參雜而用。何所不可。契勘四川腹內州軍。並各無事。其西南接近蠻如瀘、敘、嘉、黎等處邊界。亦皆安帖。無用多留禁卒。兼每歲係見在人六分之一。住留在川者尚有五分。亦不乏用。惟夔州新置武帥。控扼沿流。而李師顏見圖結教閱。想漸成部伍。若夔路禁軍免行抽撥。亦不過減千人以下。更在朝廷詳酌。

六月壬寅朔。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權尚書兵部侍郎。先是俊卿復言張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爲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爲可。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俊卿又言。張去爲竊威權。撓成算。乞斬之以作士氣。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至是宰執奏事。上曰。陳俊卿敢言。朕將賞之。陳康伯言。俊卿在臺振職。乃有是命。　御史中丞汪澈入對。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政隳弊。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爲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萬一之用。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今局務之可省者尚多。支費之浩瀚者尚廣。百官之冗員尚衆。官府之橫用尚煩。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從之。　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張榮添差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泰州駐劄。榮本泰州土豪。建炎間。聚衆爲盜。雖興敵角。故復用之。

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降諸路流罪以下囚。釋杖以下。　詔中書門下後省詳議約節事件。用汪澈疏也。已而給事中黃龜舜等奏。併敕令所歸刑部。權罷籍田使。減太常樂工。省大理評事三員。主簿一員。太學博士錄正書庫官指使武學諭各一員。軍器所監造官二員。幹辦提轄監門官各一員。從之。

丙午。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　詔諸路監司節浮費以待用。仍自兩浙轉運司、臨安府始。　權尚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兼權國子祭酒。　右朝奉大夫通判建康府蘇師德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師德以常同友壻故久廢。至是猶用之。　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陳正同與左朝請大夫知建州王傳兩易。

丁未。出宮人三百十九人。謂蛙之遺史六月乙丑。放出紹興院樂女二百餘人。上聞淵聖尚在。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來索仙韶院女樂。上不忍良家子陷于絕塞。乃藉遣出宮蛙之所云。或即此事。(按)今年七月丙子。詔書有云。迺者放出御前歌舞坊。惟是納己爲民。而浮言者動。幾惑來聽。則蛙之所記。乃當時傳聞之間。非實事也。

戊申。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入辭。詔賜金器劍甲。

己酉。御史中丞汪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仍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許之。　監察御史杜莘老守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時陳俊卿既出臺。求去甚力。莘老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難。況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爲然。俊卿乃復留。　是日。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遣鎮江都統制劉錡書云。近聞甫膺宸命。進師廣陵。先聲所至。士氣賈勇。竊惟今日之事。非他事比。安危成敗。在此一舉。古人有云。唇亡則齒寒。蓋言表裏之相依也。今欲保長江。必先守淮。頃歲韓宣撫駐軍山陽。山東之兵。不敢一日窺伺。幾至成功。而姦臣誤國。莫遂其志。今清河口去本州五十里。地名八里莊。相望咫尺。若不遣精銳控扼。萬一有緩急。頃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兩淮之民。悉爲其用。則高郵、廣陵。豈足以捍其衝。若遣偏師屯本州。彼既不敢長驅。山東諸郡。怨其暴斂。不忘戴宋。一呼響應。勢若破竹。錡亦以爲然。

庚戌。詔布衣陳光國、大同王德並爲右迪功郎。薛志忠、朱興、鞠炳並爲承信郎。以忠義自奮。上書可采也。光國自陳隱迹山林。無求於世。不欲受爵賞。上許之。

辛亥。北使高景山還至盱眙軍。未就宴。泗州遣人關報守臣周淙。稱有金牌天使。欲來傳宣。邦人驚懼。謂金牌不時來。昨紹興十一年有來傳宣者。大軍繼之。即傾城奔走。宴罷。天使大懷正入館。白袍紅綬。腰懸金牌。乘馬直造廳事。索香案。呼送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等。令跪以聽。遂道金主旨意。以謂本欲八月遷都。今大臣奏宮殿修畢。欲以六月中旬前去南京。令送伴回奏知本國。南京謂汴都也。軍民聞之。雖稍釋疑。然有賫夜提攜奔竄。官司弗能禁。會朝廷亦坐白劄子。下轉運副使楊抗。相度濟野。民尤恐懼。自是

淮南官吏老幼悉在江南矣。此以徐宗偃所進紀實修入宗偃時以淮州通判、權知光州軍事，故其事故也。和度清野相擬，未知在何日，今依徐宗偃所記聯書之。

壬子，成閔率衆發臨安。閔行未旬日，得報金主自溫還汴京，中書舍人虞允文復白執政云：金主已去，請留閔後軍屯江、池之間，若金出上流，自江、鄂往援，即淮西兵盛，使出大信口，近采石，亦可以援淮西。不聽。

癸丑，詔罷教坊，其樂工許自便。

甲寅，命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撰孝慈淵聖皇帝謚册文。參知政事楊椿、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簽謚寶文。

翰林學士何溥撰謚議。　右武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元居實爲樞密副都承旨，提舉江淮措置盜賊，中書舍人虞允文等言承旨濟資，與侍從品秩相亞，自神宗作新官制，更用士人，而副承旨之選，與之俱重，近歲廢闕，弗以非才而用，未幾罷斥。其後多虛其選，今居實無尺寸功效，頓登清班，物論藉藉，臣願收還此命，令居實以衙職措置，俟其立功之後，旌用未晚。上從之。居實素結宦官，帶御器械劉炎嘗爲臺諫言，居實是除，炎薦之也。居實結宦官，而劉炎薦居實，乃杜莘老劾疏中語，今登別書之。　同知樞密院事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周麟之上疏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固不待上智而後知。昔日之和議，今日之渝平，是已。方敵之許和也，初豈有至誠惻怛之心哉，徒以久戰而不休，故其心厭，盡力而不克，故其志沮，是以不得不歸之於和。迄至於今，垂二十年，彼以無道竊位，懼我興問罪之師，不能當也，彼沛然自大，尚猶藉我爲援，內安反仄，亦未遽萌搏噬之意。既巫俊之行，則以侈辭拒我矣，秦檜死，孽芽浸生，屢詰行人以買馬渡淮之蔡，至罷榷場以絕南北貿易，朝廷復遣王會、康麟有以安之，繼遣慈寧禍故，泛使三出，辭卑幣重，禮厚面疑愈深，此顯露狂謀，不顧信誓，欺天畔神，敗盟必矣。累日以來，伏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羣策，唯是遣使一事，迴回至今，曉夕深思，蓋有不可者七。何則，彼之所予，我不敢受，彼之所欲，我不敢從，使人到彼，其將何辭以對。其不可一也。若曰，但守舊約，彼必云，故主已廢，事當在我，未可以禮義說，其不可二也。議事邀使，既已指名，遣非其人，正犯因怒，其不可三也。親征之斷，矢於宸衷，王旅戒嚴，陸續進路，事端彰著，彼必聞之，乃欲走驛輸誠，是將翻以爲詐，其不可四也。執政大臣，預聞密論，若加詰問，難以飾詞，避則爲欺，實對則賣國，其不可五也。南牧之衅，陛下知之，應敵之決，海內知之，而反藉一介行李以解紛，適足以款王師而誤大計，其不可六也。今天下無貴賤老穉，智愚勇怯，告之以用兵復仇，則喜動容色，告之以屈尊祈請，則怒髮衝冠，臣若昧於一行，人情怫然，或致王室之禍，草芥微軀，縱死何益，其不可七也。爲今之計，豈有他哉，惟陛下法行天健，堅定規模，俟其來南，盡銳奮擊，天人助順，必有成功。昔周世宗征李景，景奉表稱藩，削去帝制，非不貶損自下，而孫晟見戮，終無十四州而後止，則卑巽之不足恃也。世宗之盛德如是，尚執殺使者而還其欲，況亮之忮忍乎，若有遠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陛下審處而應之耳。臣當竭智盡力，協贊事機，尚有搖尾乞憐，復下穹庭之拜，臣竊恥之。且臣昨將命，亮數詢叩樞庭事，臣以翰苑異職爲解，今待罪於是，彼將復有問焉，則無從敢對，蓄憤弗泄，必殺臣而動兵，兵端所由，咎在臣啓，雖闔門孥戮，不足償責。疏入，上大怒，左僕射陳康伯見麟之，以國事勉之，麟之語侵康伯，康

伯曰，上若遣康伯，聞命即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之卒辭之。

乙卯，詔祕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左朝散大夫徐嘉並召赴行在。二人皆順使金，故有是命。　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爲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上亦知其能，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桷復祕閣修撰，充淮南等路制置司參議官，桷久從韓世忠軍，軍罷而廢，至是復用之。　詔吏部縣令窠闕再行破格差注一次，以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在都者七百餘人，發遣一行故也。

丙辰，不視朝，百官陣於几筵殿門外，迎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是日，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常驍勇，兼其心術可以仗倚，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益，陳康伯曰：誠如聖訓，先是寶言運江接海，便於發船，無若江陰，臣請從守，萬一有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寶即遣其子公佐與將官邊士亨潛入敵境，伺動靜，至是敵謀益泄，復召至闕廷，問方略，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百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卻，今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已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及銀絹萬數，以爲軍賞。右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曾懷獻言曰：航海之役，船有輕重，遂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常聞於高麗之商，謂敵人之便，惟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舍舟，如猛獸失林，將自投於穽，若海道亦爲之備，徙分兵耳，懷公亮孫也。

丁巳，御史臺檢法官兼主簿王瑀、祕書省校書郎劉度並爲監察御史，瑀、汪澈所薦也。　樞密院編修官陳良祐爲御史臺檢法官。

戊午，淵聖皇帝大祥，上易禫服，禮部侍郎金安節請權留袞服於几筵殿，以待梓宮之還，從之。　帝御器械劉炎同提舉措置沿淮盜賊。此據杜莘老劾奏劉炎事疏修入，日蝕無之。

庚申，禫祭，夜，彗出於角。

壬戌，右司員外郎充送伴使呂廣問等還行在，奏臣等到盱眙軍，有金牌郎君到來，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聖旨云：六月二十三日來南京。此據遼史之遼史。

癸亥，中官正判太史局李繼宗等各降官，坐奏星文不實故也。

甲子，尚書吏部員外郎權祕書少監劉珙試起居舍人。　右朝請大夫知揚州王趯爲兩浙提點西路刑獄公事。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知揚州，朝議以爲揚重地，當用武帥，會澤自襄陽召歸，乃有是命。

乙丑，左迪功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戴達先以近臣薦召對，論自昔欲成天下之功者，必賞功罰罪，以作天下之士氣，上納其言，翌日，以達先爲太學正。

丙寅。詔許淮南漕州移治清野。此論趙甡之遠史日原無之。　宰執奏疏決行在刑獄。上曰。此間固應如法。惟虞外郡視以爲常。恐至奉行不虔。陳康伯奏。當論旨行下。使中外均被陛下勤恤之實惠。

丁卯。左朝請郎吳芾爲監察御史。芾、饒端禮所薦也。　左朝散大夫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沂爲利夔路轉運副使。沂、長江人也。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預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敵欺天背盟。正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繼自今。益以剛大爲心。勿以小利純爲異議所搖。觀言所脩。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及侍從。謀議國事。二。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敵情難叵測。然趣我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則留鑰所付。宜須擇重臣。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閱精整。故方鎮讋服。寡敢有異心。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至有不能介冑者。乞兩罷聖旨。皆從之。

戊辰。右朝散大夫徐嶠爲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假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禮泉觀使。充大金起居稱賀使。祕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試尚書戶部侍郎。岑與徐嶠俱至行在。上召對。岑曰。臣受國家厚恩。今老矣。惟不惜一死。可以報國。有如議不合。當以臣血濺金主之衣。上愕然。於是遣嶠。

庚午。武翼大夫貴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張掄落階官爲文州刺史。

辛未。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申。今月二十九日。伏準宰執通簽劄子。備列北使奏陳語錄。奉聖旨。令諸路都統制並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今有本職合行申稟事件。一。川蜀向來用兵。都轉運司領財賦。而隸於宣撫司。如趙開遂皆宣撫。蓋其所厚。宣撫司有便宜。都漕司依倚而行。以爲一切之政。故粗能應辦。是時兵統於諸帥。財領於都運。而宣撫使兼總之。後來朝廷改置總領。實分版曹之務。倉庫皆以戶部爲名。而以朝臣奉使。趙不棄初除四川總領日申狀一頃云。昨來張成憲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撫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張成憲已得指揮。朝廷降旨從之。自是兵與財賦。各有攸司。勢若提衡。輕重相濟。東南三總領。責任差輕。又朝廷在近。凡事有所倚重。匱乏可容匄乞。蜀在數千里外。奏報往復。動經數月。與東南事體不同。近朝廷以吳少保爲宣撫。而應干事務。令王制置同共措置。四川軍事。有所統一。甚合事宜。是則宜撫制其兵。制置共其謀。而總領主其餉。兵未必日交。謀未必日用。而餉餉則一日不可有闕。在今日總計。變賣最重。了辦爲尤難也。四川自置總領司以來。未經用兵。一旦有事。與當時不同。恐或諸司。或有申明不相參照。朝廷行下。臨時難以酬應。人最所吝惜者財也。故所貪愛者亦財也。總領一司。於郡縣則急其入。於將士則裁其出。職事所行。大抵皆拂逆人情。爲衆怨之府。若非朝廷主張假借。使有以自立。則緩急之際。殆難與財賦作主。事關軍國利害。非輕。今吳少保忠義體國。兼愛軍民。王閣學明達爰時。務循法度。皆與之望心腹相照。可容協濟。願朝廷分司庀職。非爲一時。當計久遠。處畫分明。則易相關聲。各得守其職分矣。今總領所戶部倉庫糧審院

並在利州。職當科撥應副。若以軍一動。其般發轉輸。須合有隨軍轉運。前此或以諸路漕臣兼充。或以宣撫司參議官爲之。今三都統邊面皆屬利路。利路漕臣皆賴協濟。責任最緊。須置兩員。更迭出入。庶不乏使。仍宜得強幹有風力者爲之。朝廷遣王官出使。蓋總四川財賦。以軍馬錢糧爲職事。或有出入。自應竭力應副。不容闕乏。若與將帥固爲異同。不體緩急。使其無以赴功。致誤國事。何說以辭誅罰。然主兵者亦當惜其有無。凡所須索。酌度緩慢。據實關報。事通商量。則易於應辦。若乘倉卒之際。或相發迫。臨時必致狼狽。朝廷各宜訓諭。使同心協議。體國從長。如一家無有彼我。則功無不濟矣。用兵對敵。有攻有守。蜀中自守之策。蓋已屢試。應干費用。粗有準則。若欲出師擣虛。以爲牽制。則與守禦事體不同。其糧運遠近。士卒多少。經由去處。計司須預開梗槩。少以爲支備。乞下宣撫制置司照會北使所奏。今年九月末。金主巡獵陳、蔡、唐、鄧之郊。明年二三月。方來京兆。若秋冬以後。王師迎擊於東。蜀兵牽於西。遂能殄敵於淮、漢之間。固大善。萬一游魂闖陝。則蜀中來年所備愈重。日月以遠。何以支吾之望。自到官。多方經畫。催騙州縣。務要辦而不擾。上半年比較諸色所入。已多於遞年最多之數二百餘萬引。其勢極矣。不可復加。所入雖增。費出亦夥。只發吳四廂兵老少三千人。并運興州寄樁米二十萬石水脚錢。及一兩處移屯等。已合添用一百十八萬引有奇。其他雜費尚多。難以悉舉。諸軍闕諸器械帳幕旗幟之類。方來未已。皆常歲所無有。將來調發之數。皆不在此。今於經賦之外。即一毫不敢有取。而東南用度至廣。臣子之義。所當體國。非盡不得已。豈忍煩渎朝廷。以此日夜憂恐。未知攸濟。伏惟俯賜矜察。

是月。和州布衣何宋英上書。論敵必敗盟。宜先事爲之備。今天下之所欣慕。敵國之所畏服。惟張浚、劉錡、願委以兵權。又論。不當遣歸附人及竄斥上書者。又言。金國勢危於累卵。而方且費國用。造御舟。乃於海岸欲爲避寇之計。天下聞之。舉皆失笑。萬一敵人對舟迤邐前逐。風濤萬里。進退不能。當是之時。其禍有不可勝言。與其坐困一隅。不若進幸建康。以壯國勢。審凡數萬言。其大指如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一

【紹興三十有一年】秋七月（癸巳朔）壬申朔。癸酉。御史中丞充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入辭。上命凡吏之能否。民之利病。悉以上聞。澈受詔而去。詔左迪功郎新德安府府學教授王質已降召試館職指揮更不施行。質宣城人。入太學爲諸生。始登第卽召試。而言者論其學術膚淺。日游權門。乃罷之。溫州進士王憲特補承節郎。充溫州總轄海船。先是降空名告身六十道。下溫、福諸郡造海舟。憲獻策。乞用平陽、莆門寨所造巡船爲式。每舟闊二丈有八尺。其上轉板坦平。可以戰鬬。詔用其言。遂有是命。（憲獻策在六月戊辰。）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觀卒。年八十六。

乙亥。百姓郭云內殿奏事。（郭云事見宮考。）忠翊郎孫顯忠爲閤門祗候。知安豐軍。以顯忠在廬州措置民兵有緒故也。

丙子。詔曰。迺者放殯御。罷教坊。省閑局。減冗員。惟是約己裕民。而浮言胥動。幾惑衆聽。監司郡守。其各體朝廷之意。明致之民。務在實德。毋爲虛文。以稱朕意。　言者論南班宗室生日支賜等。竝行全給。蠹耗國用。戶部請損其半。上曰。所賜無幾。若減其半。恐宗室無以自贍。姑仍舊可也。

戊寅。言者論寶元、康定間。西鄙用師。富弼上備寇之議。乃以東南諸路。兵力單弱。及州郡長吏不職爲憂。

請加澄汰。選世實材。以應時用。前鑒遠慮。蓋有深旨。中興以來。休養生息。煙火萬里。斯民有白首不識兵革者。其間惡少。易以孽芽。摘伏發奸。正須良牧。然今之所謂郡太守者。平時援資格而來。簿書期會。僅足趣辦。若一旦有征行調發之煩。供億饋餉之擾。比閭糾集之政。在朝廷意慮之外。及約束之所未至者。求其機權足以應變。威信足以服衆。強力足以集事。世悉足以宜民。而能弭患於未形者。蓋十無三四。望內委益諫官察。外責監司刺舉。其能輒昏繆以至蓄縮非材者。故令以嗣祿自請。仍戒大臣詳加考覈。侍從臺諫。廣其諮詢。各據所知。盡公保舉。俾分憂顧。以課殊效。朝廷更加詳審。明立品式。稍廣其科條。寬其資格。或樂小瑕而錄用。或不待次而陞遷。其被舉者。與舉之者。是否功罪。皆當同之。賞罰必行。使之競勸。庶有以濟當今之急務。從之。　左朝奉郎知化州廖顯言。軍賊凌鎮等。見在留、化州境內嘯聚。未能討滅。望將留州改除武守。仍許節制高、容、廉化四州軍馬。遇有盜賊。會合兵丁掩捕。合用錢糧。令轉運司應副。從之。時東南第十二將高居弁會五州巡尉官兵與戰。鎮敗死。　右朝奉郎知光化軍莫濂言。京西數州。法官獄吏。罕有正員。不習法令。每公事可疑。懼憲司駁正。輒以己見施行。乞自今徒流公事。不以有無疑慮。並申提刑司詳覆。從之。

己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謹案帶御器械劉炎。一介小人。持心狡險。汚穢之跡。臣不欲渫形白簡。前月十七日。忽來訪臣云。元居實措置兩淮。乃炎所薦。而炎今日亦受劉子同共措置。使炎當時不受改換。今已優閑。來日當往力辭。夫炎以文資易武級。乃其願欲。初非朝廷強之。今已多歷年所。其所受官祿。亦不薄矣。豈今日尚興怨望。而辭避職事也。陛下邇者約己裕民。減放宮嬪。乃盛德第一事。炎乃與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宮女。豈不漏泄禁中事。夫陛下燕閒之際。清心寡欲。玩經史。縱宮嬪之出。於禁中事。有何漏泄。而炎敢輕議。臣伏讀今月五日詔書有云。迺者放嬪御。朕誠意所加。而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臣謂炎居近習。尚敢輕議。而騰口於外。則在外浮言。未必非炎倡之也。炎之罪大。誠不容誅。望重加竄逐。以爲人臣怨望朝廷輕議君上者之戒。詔炎可送吏部與在外合入差遣。令臨安府押出門。乃以炎監嘉州商稅。（趙甡之遺史云。劉炎初爲右通直郎。換閤門宣贊舍人。主管內侍轉。往來極密。賈秉至溥。盡依此內侍以進。後帝御器械。宦王全、高景山上殿無禮。炎臣不能擒一制面。炎乃逡巡投機。全國大體。俾狂黠使入折服。退去可謂失之平生。收功須臾。而軍

丙戌。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宰執。言山陽俯臨淮海。淸河口去郡五十里。實南北必爭之地。我得之則可以控制山東。一或失守。彼卽長驅先據要害。深溝高壘。運山東累年積粟。調發重兵。使兩淮動搖。我將何以捍禦。自北使來請。意欲敗盟。人情洶懼。莫知死所。及朝廷除劉錡爲五路制置。分遣兵馬渡江。邊陲肅靜。民賴以安。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如沿淮一帶自北而來者。晝夜不絕。不容止約。若朝廷速遣大兵。且命劉錡或委本州守貳。選差有心力人。明示德音。誘以官爵。謂得一州或得一縣。與補是何官資。使之就守其地。其餘招誘自百人千人至萬人。受賞有差。將見一呼響應。山東悉爲我有。若大軍未至。彼懷疑貳心。未肯就招。招之亦未必能守。適足以貽邊患。至於合肥、荊襄。命大將分占形勢。覘避北實。隨機應變。以爲進討之計。恢復中原。可立而待。先是淮水縣弓手節級蕭藻者。私渡淮。見宗偃。言山東之人。久困暴斂。日欲歸正。若士馬一動。悉皆南來。宗偃出已俸厚賄之。是月初。藻果率老幼數百人來歸。宗偃言於朝。未至。會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遣武翼郎焦宣來諭意。俾招收之。守臣王彥融怒不自已出。乃言。藻不願推恩。宗偃因遣義問書。言旬日以來。渡淮之人。晝夜不止。淮水爲之一空。臨淮縣民。亦源源而來不絕。泗州兩遣人諭盱眙。令關報本州約回。然有死不肯復去。計其家屬之數。幾萬人矣。理宜優恤。多方存拊。濟其乏絕。然非有大軍彈壓。得之亦不爲用。兼虛對境別生事端。卻貽邊患。且小人喜亂。利於一時剽掠。或先事輕舉。有害大計。乃補發承節郎。仍令淮東副總管李橫。以鎭江都統司兩將之兵。往楚州屯駐。此段據宗偃紀實錄入。宗偃申奏藻歸正。在此月十一日。至午。焦宣至楚州。在十三日甲申。今連書之。

丁亥。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今行營重兵。遠行邊境。而策應之精銳。又須覘時而動。諸州所謂強弓彊手者。亦已盡遣。萬一郡縣間有一夫竊發。豈不上貽宵旰之虛。今東南廂禁土軍。元額無慮十數萬人。皆爲監司守臣兵將官穴占。而諸路副將。或以給使吏職富勢居之。咸不適於用。望收兵選將。責之教閱。以備他盜。假以歲月。亦可助大軍之勢。從之。　詔使相以下宣借人各減三分之一。明年九月又減。　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以所部至鄂州。屯於古將壇之左。閔既發臨安。邊事未動。鄂州軍中罔測其情。或勸都統制田師中善爲備者。由是人情皆不安。市井驚恟。至有妄言來取師中者。或請師中以素隊迎之於道。人情乃定。閔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鄂、鄂之間焉。　右司諫梁仲敏言。臣竊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姦而避事。夫小官之避事。固已當嚴治。而況爲大臣者。爵位既崇。祿賜既厚。乃敢於艱難之際。專爲身謀。朝廷何賴焉。臣謹案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姦險爲最。貪惏無恥。素乏才術。因片言隻語。遂謂能文。自登從班。益務躁進。傾心交結。自謂得計。以至於趨利害義。若併貪產業於鄉邦。收接賄賂於私室。倚小人爲腹心。而中傷善良。罪惡甚重。朝廷用過其才。擢居樞府。爲麟之者。正當自擿不稱。損軀報國。而乃懷姦避事。是其罪之尤大者。此而不治。朝廷何以使人。臣竊見麟之受使事之命已多日。治行已備。因見使人之來。便有懼意。巧爲推避之計。其說以謂執政不當行。尤爲無理。前此固嘗屢遣執政爲使矣。就使麟之自有所見。

何不言之於受命之初。而使人既來之後。方創爲此說。其爲姦回罔上。罪不容誅。致勞聖慮。別擇人出使。今已行矣。麟之倀倀高位。於心安乎。天下忠義之士。豈不解體哉。望將麟之誅竄遠方。以徼魑魅。以昭示人臣慢命不忠之戒。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臣聞挾姦罔上。人臣之不忠。避事辭難。人臣之不義。謹案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背公營私。寡廉鮮恥。十手所指。殆非一端。臣試以奉使一事言之。蔵在己卯。顯仁皇后升遐。哀告隣國。麟之實充使命。方其未行也。朝廷措置金繒。其數已定。麟之堅欲增添數目。朝廷務從大體。姑從其請。夫太母撫育。用度浩繁。麟之乃求厚賂。何不惜國家之費乎。及其將行也。太史卜良日。三節遣行李。既已陛辭。晨出國門。行至日暮。麟之思家。遂顯小車潛歸。妻孥欣喜。次日方始出城。士論沸騰。達於天聽。宰相湯思退容隱不加詰問。及其既行而歸也。出好語欲爲己功。以邀高爵。此何理哉。其挾姦罔上。止爲身謀。不忠有如此者。遂令春金人來居於汴。朝廷議遣麟之出使。麟之奏請自擇副使。遂舉蘇暉。與之交結。各賢三節人員。皆有定價。估金入已。嘗見顏朗。其後使人之來。語言紛紜。麟之乃緣飾辭理。謂執政不當行。遂牢辭固避。私至掩泣。衆聞而鄙之。有哭殺富鄭公之諺。臣竊觀唐太宗以盧祖尙都督交州。既奉詔而託疾。帝遣杜如晦諭之曰。匹夫不負然諾。卿既許朕矣。豈得悔。祖尙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之朝堂。今麟之既不欽承休命。至煩聖慮。別擇奉使。縱陛下寬仁。免其朝堂之戮。則貶竄其可後乎。伏望斧斷。重賜施行。

戊子。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與在外宮觀。放謝辭。宰執進呈。臺諫章疏。上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乃有是命。　日曆。麟之罷政。在七月十七日戊子。但論罪罷。未嘗貶。而麟克小曆於六月十九日庚申書之。誤也。今據麟之七月十九日罷政。後貶筠州。亦誤。當是十七日。遣史繫之七月二十四日乙丑。皆誤也。今要刪麟之七月十九日罷政。後貶筠州。亦誤。當是十七日。

戊子。詔政。十九日庚寅。乃貶筠州也。姓之又云。上以麟之初請行。復自請止。今具析。麟之伏辯。並誤。案他書乃不云分析事。今具附此。俟考。　宰執言。淮南諸郡。近日懷來流民甚衆。上曰。可諭劉錡。選其壯者爲效用。餘皆授田貸種。且以常平錢米濟之。　司農少卿許尹言。浙路應起行在和糴本錢。歲爲一百七十二萬緡。舊例分四季。今所發纔三十二萬緡。乞令戶部逐時比較。當職官案勘。從之。己丑。權戶部侍郎兼權樞密都承旨錢端禮乞以前後奉使所得金主之語。付三省樞密院。編錄成册。遇遣使命。則令通知。庶幾可以專對。從之。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濠州劉光時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刺史。令在任以責後效。坐前棄城。爲言者所劾也。事初已見五月己亥。　右司諫梁仲敏言。臣竊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濫居樞府。衆論已洶洶。而又懷姦避事。天下益爲之不平。臣遂冒昧僭越。論列麟之。上瀆聖聰。臣訪問麟之罪惡不一。未可殫舉。且取其罪之顯著。人所切齒者言之。麟之父嘗爲常州富人邵仲門客。死之日。邵家借以吉地安葬。麟之既貴。不思存恤其家。乃強占墳旁地二十餘里。邵家兄弟不從。卽以勢力致以獄。勒使供退。罪一也。貸錢與強知文者。乘其急而索其數倍之息。得田四百畝。又貸錢於妻母前夫之子。亦乘其急而奪其屋。見訟於有司。投其勢力。未敢決。罪二也。昨周方崇爲臺官。麟之諂交。認爲宗親。其間多有朋比以害良善。麟之爲給事中。其所論校。及宰內外制所行誥詞。率挾私意之重輕而爲之。人皆知

其意之所在，罪三也。顧仁皇后上僭，遣麟之告哀於諸國，乃遂求禮物加厚，不恤國家事體，是時已陞辭出城，而乃懇懇私家，以小車復歸，踰宿乃去，罪四也。及爲同知樞密，有合被使臣指使，豪戶潘昇元係下班祗應，以錢三百緡而得之，餘皆有所賂而後補外，人相傳而爲非議不行，罪五也。麟之既蒙厚恩，擢在政府，是宜忠義自力，而蓋前愆以不負聖君眷待之意，今乃於受命出使之際，輒敢懷姦避事，舉措如此，人咸嫉憤。伏聞聖斷罷麟之樞密院職事，以慰公論。然若小人已僥倖高位，當艱難時，又獲叨冒異恩，燕居鄉閭，則不忠不義者，反爲得計，其害不細。伏乞聖明更賜詳酌，重與竄斥遠方施行。「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臣日者不避誅夷，上章論列樞密周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之罪，乞正典刑，雖蒙睿慈，特賜罷免，然不加貶竄，而尚畀祠祿，物論洶洶未平，臣固知陛下聖德寬仁，曲全體貌，以尋常大臣之能，例得奉祠，故於麟之，亦復推此恩數，奈何麟之罪大，其逆君命，便私計，非尋常之比，今若例與奠祠，俾得捆載而歸，優游鄉社，是使小人得志，而遂其便私之計也。麟之剽竊小才，殊無器識，跡其舉措，市井不如，世家泰州，因用建康戶籍，取解中第，乃認故相秦檜父子爲鄉人，專事阿諛，務其結託，遂從正字，遽擢西掖，其進用不正，已見於此。至若主封駁，則因書黃而潛受金瓶，在翰苑，則因草制而多求潤筆，違法而酤私醞，則取辱於平江之郡將，恃勢而占民田，則結怨於常州之富人，後省張安仁爲書史，麟之委以營私，則指使補之，軍卒葉世寧有義女，麟之取以居室，則幹辦呼之，士人有淩井而得古硯，麟之欲償以百金，得其硯而弗償也，鄉官因赴調而帶古璧，麟之欲報以差遣，得其璧而弗報也，胡豪乃其妻父，因舊憾而久立之客次，張守乃其師資，因物故而不還其遺書，舉措如是，天下久已切齒，況陛下之命，避免出疆，不恤國事，若投諸荒裔，始快人心。臣竊觀藝祖皇帝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慮從，懼登太行山以墜馬辭行，止留懷州，及還京，當草制，又稱疾不入，帝怒曰，此人得非不肯上山者乎，人臣乃敢如此，即日付御史案鞫，貶房州司戶，夫宥密之官，尊乎中舍之職，辭免使命，重於懷州之留，藝祖尚竄趙逢，陛下豈容貸麟之乎。伏望寢斷，將麟之宮觀寢罷，特加遠竄，仍將臣所上章疏昭示中外，以慰公議。

庚寅，左中大夫周麟之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鄂州居住。（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人君設高爵厚祿，加體貌以待二三大臣，非私之也，以其能爲人之所難爲，而任人之所不任者也，當無事時，居高位，食厚祿，被顯過而不辭，遇事之變，輒辭當，被罔來書與身許國，興所期者乖異，此而不懲，何以厲臣節，太上皇帝艱難之本兵之柄，爲邊事者之戒，蓋乎其有以勸百僚哉。　右朝議大夫淮南轉運副使楊抗復直徽猷閣。　左朝請郎章服知鄂州。　初，上命池州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擇淮西地利，爲固守之計，至是顯忠言，江北平夷，別無險阻，惟樅楊鎮北二十五里中坊淨嚴寺依峽山口，一帶地里衝要，可以屯駐，乞於八月初分遣半軍過江屯駐，顯忠躬親往來，伺其動息，即全軍渡江，觀敵所向，隨機決戰，從之。

辛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奉詔遣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往淮陰縣措置歸正人，父老謂宗偃曰，兩淮本一家，雖投來之心甚切，本意宿留王師進發日，願爲鄉導，戮力破賊，今以諸處招納，或作文字勸誘，或驅逼過淮，否則公肆劫掠，不容存住，齎糧至微，今已狼狽，紹興十一年間，我曾蓋嘗歸順矣，北界取索，悉蒙押發以去，今誓死不願再回，幸公全活，宗偃布宣國家存恤之意，且命邑官使之有親戚者，則往彼投，願向以南州軍者，各從其便，或欲請佃公私閑田者，給之，仍令保聚近裏城邑，量修廨舍，勿使暴露，抗言於朝，乃賜錢萬緡，米三千石，令本州賑濟。（此以徐宗偃紀實錄入，紀實又稱御前金牌，牌至今本州興濟臣同共措置，蓋北歸正之人，以時考之，恐即在此月十七日戊子，寧執所得上聞，批降指揮也。）

壬辰，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充大金起居稱謝使徐嘉等至盱眙軍，金主已遣翰林侍講學士韓汝嘉至泗州待之，是日，平且泗州守臣富察特默遣人至盱眙，言韓侍講帶金牌到來，欲見國信使副宣諭，已劄，嘉遣通事傳語，乞中流相見，俄而汝嘉已登舟渡淮，嘉欲就岸口亭子相見，汝嘉即與徒八人馳馬徑入宴館，嘉與副使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皆大驚，朝服以待，汝嘉入館，閽其扉，守臣周淙即館外穴牆以窺，汝嘉令嘉掄跪於庭下，抗聲稱有勅，遂宣曰，自來北邊有蒙古、搭坦等，從東昏時，數犯邊境，自朕即位，已久寧息，近準邊將牒中，此輩又復作過，比之以前保聚尤甚，來至數十萬，或說仍與西夏通好，鎮戎、笑厥、奚、契丹人等，力亦不能加，會至失利，若不即行誅戮，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陵，盡在中都，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歲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以平寇亂，故雖宮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勢不可留，已擬定十一月間，親臨北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間，御當遐此，今日諸司奏聞，有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見，緣近者國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傳旨召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今卿等雖來，即非所召，若卿等到闕而歸，徐遣所召官等，定見遲滯，有妨北討之期，故令卿等便回，即令元指官位人等前來，亦可一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定當到闕，實慮未詳上件事宜，或致疑訝，故茲宣示，想宜知悉，言畢，陞堂分賓主而坐，嘉戰灼無語，掄乃稍進而問曰，萌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曰，侍講遠來，口言有敕，本國君相，何以爲憑，乞書於紙，以俟聞奏，汝嘉即索紙筆書畢而去，嘉等遂以纈帛香茶，皆不受。（此以趙甡之遼史、徐夢莘北盟會編，并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偉書，言劉下沿邊帥守監司劄子參修，朔寬小厥，將汝嘉與嘉等相見於淮岸口，實甚詳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宋暎卒。

癸巳，賜江淮制置使劉錡度僧牒五百，爲犒軍之用。　左朝請郎知信陽軍王之道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言，被旨令臣斟量緊慢，移司就近，與吳璘同共措置軍前事務，乞照胡世將已行事宜，行下逐守，詔四川財賦自合總領所專一應辦外，如遇警急調發，申奏朝廷不及，其軍中賞罰，令宣撫制置司先次隨宜措置施行，訖奏，剛中又言，三都統下統制將佐陞差，及應干報應文字，並係制置司行遣，今乞令吳璘同共簽書，從之。（剛中又奏陞差事，在是月乙未。）

甲午，上謂宰執曰，夜來小雨應候，可嘉，陳康伯曰，禾稻向熟，雨澤時降，則豐年可望，上曰，屬有邊事，今乃得雨，天相國家，使不闕食，康伯曰，誠如聖諭。　左朝奉郎知通化軍莫濛言，江、淮、荊、楚之間，年穀屢豐，粒米狼戾，望令屯營去處，免發合解官錢，令州縣從便和糴，從之。

乙未，詔新造會子，許於淮、浙、湖北、京西路州軍行使，除亭戶鹽本錢並支見錢外，其不通水路州軍，上供

等錢。許壹用會子解發。沿流諸州軍。錢會各半。其諸軍起發等錢。並以會子品搭支給。用戶部請也。

丙申。命參知政事楊椿兼簽聖文仁德顧孝皇帝謚寶。司勳員外郎余時言面對。論臣僚因公罪落職未復之人。乞許以致仕恩任子。若因言章或案勘。雖贓私罪而無實狀者與降等推恩。文武臣僚曾經推勘案勘。雖有贓私罪犯而未結正。及言章泛言貪污而無實跡。雖未得宮觀差遣而致仕者。特與降等蔭補。詔中書後省參照舊法看詳聞奏。九月丁丑朔上。

丁酉。右從政郎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伯圭爲右宣義郎。通判明州。伯圭、子偁長子。故有是命。

戊戌。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徐嘉等言。臣等至盱眙軍。有金牌韓汝嘉前來。傳到北界宣諭言語。詔嘉等還行在。仍令沿邊帥守監司諸軍都統制諸路總領所照應今年五月甲午指揮。及今來事體。慮有姦詐。更切固守持重。廣行間探。嚴作隄備。毋致輕易。落其姦詐。仍先具知稟以聞。此條總錄所案續錄入日屬無之。

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朝慶厤三年。編定勳臣姓名。凡二百四家。既錄用其子孫矣。逮至建中靖國元年。再編一百一十六家。許子孫乞恩澤。陛下卽位以來。每遇郊祀大赦。未嘗不念其家。或至論沒。每加錄用。然臣竊謂崇、觀以來。至陛下卽位。跋涉艱難。所以衛社稷捍牧圉者。不可謂其無人。略而未編。亦一闕也。望俾有司檢會自崇、觀以來。勳業著於國史者。續行編定。以勵忠烈。事下吏部。後不行。

己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鄭望之卒。

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亮於南薰門。亮及門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克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亮不知懼也。一日。亮坐正隆殿。召其大臣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爲統軍者。尙書右丞劉萼曰。臣請爲之。亮喜。卽拜萼爲淮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敵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平陽府總管張忠彥爲西蜀道統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窺巴蜀。工部尙書蘇保衡統水軍。驃騎上將軍完顏鄭嘉努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之。張浚正隆事迹載亮大臣統軍事在九月。而楊抗典事申言驃騎某逸敗在七月十六日。今且附七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二

【紹興三十有一年】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勝素無賴。私渡淮爲商。至是率其徒數百人至海州。自稱制置司前軍。大兵且繼至。海州遂降。熊克小歷云。李寶子公佐。按歷正官魏勝得海州。今從徐宗偃兩淮紀實。　右朝奉郎趙學老通判秀州。學老、野子。已見。

癸卯。故左朝議大夫李彌遜追復敷文閣待制。彌遜始坐詆和議謫籍。至是始復之。　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覿復敷文閣待制致仕。覿年八十矣。　太學博士蔣芾、國子正芮曄並爲祕書省正字。

甲辰。左朝請郎馮時行知彭州。初。時行守黎州。上記其名。召赴行在。時行至建康。以疾不進。上疏言。敵決敗盟。望移蹕進幸建康。下罪己之詔。感動中外。願與社稷俱爲存亡。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今之形勢。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願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形勢迫促。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爲盜賊。大事去矣。又沿邊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尙多闕疏。荆南兵弱。循、韶將士。不服李道節制。緩急豈能爲用。鄂州田師中老且病。上流重地。恐不可保。願以李顯忠代之。劉錡有威名。借其聲望。不當使置之前行。張浚憂患頓挫。更

歷。已無年少輕銳之氣。願陛下舍一己之好惡。勉用談以副人望。決能使軍民回心。踴躍鼓舞。其效亦非小補。財用在今日最爲難事。宜省官吏。減州郡冗卒。陛下痛自撙節。屏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清心寡欲。疏遠閹寺。與賢士大夫曾經謀議之臣。共濟艱難。然後命大臣留守宮闕。陛下如建炎之初。馬上從事。以數十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荊、襄。無有定處。使敵莫能測。今敵使已還。臣料朝廷必有大措置。一新天下耳目。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廟堂之議。猶欲遣使祈請。冀和議可以遷延。以臣計之。萬無此理。臣紹興初蒙陛下召對。時敵適請和。臣以爲疑。至煩聖訓。以爲親屈己之意。然和議既成。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於今日。今敵既敗盟。臣又以其狂愚冒瀆聖聽。望陛下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疏奏。乃有是命。　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副使王秬與在外宮觀。右朝奉郎知通化軍莫濛爲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時秬自言生長兵間。諳練戎事。願得步騎五千。求試方略。因請至都堂白事。許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奏秬自到官。將淮上兵民。分隸諸將。民情息戚。今又狂率大言。侵將帥之事。秬遂罷去。初。詔淮、漢郡縣。籍民爲兵。秬在淮南。乃選丁壯。欲涅其手而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莘老言敵未至而先毆吾民。非計。請令民兵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直顯謨閣知荊南府楊燌既受朝命。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之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者。至七八千人。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舊法。討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爲保。五保爲甲。六甲爲隊。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集。無蓋聚之節。蠲禁蒱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縣廷。閱其尤者勞賞之。里閭皆以武功相高。氣俗一變。旗幟總別爲色。槍杖皆中度。候望干掫。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遍百里。盜爲衰止。總首白事。吏無得預。追胥興發。一以縣檄爲驗。季宣、徽言子也。此皆不得其時因撫王相遂來附書之。

乙巳。尚書省言。兩國使命往來。舊係盱眙軍前期差人議定禮數。今兩次大金金牌天使過淮。顯是守臣不職。衆慮倉猝祗備不及。卻致失禮。詔右朝散郎知盱眙軍周淙特降二官。

丙午。右奉議郎通判楚州徐宗偃挈其孥渡淮南歸。因赴制置司議事。

丁未。詔婉儀劉氏可歸本家。逐便本閤官吏並發遣歸合屬去處。官告令有司毀抹。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幹辦皇城司劉伉提舉洪州玉隆觀。任便居住。故劉婉儀事。史不言所以。趙甡之遺史云。初。劉錡都統鎮江之軍。屢請決戰用兵。朝廷猶俱金人先有釁隙。則以兵應之。故未許。錡申請不已。及除制置使。亦申請用兵。一日。汪澈晨殿復和前堅執和議。且言。國家自講和至今。未嘗有違誓。用兵之議。恐誤大計。繼先因間見上言。今邊鄙本無事。蓋緣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喜於用兵。冀欲邀功耳。若斬一二人。則和議可以復固。上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是時好論事。與劉。金人遣韓汝嘉入盱眙。辭日。不許舉使。徐嘉渡淮。未有以處之。上在劉才人位。嘆惜不舉箸。才人怪之。遣中人物色書情留何不舉。乃得所以之策。繼先之言。才人侍上。因用言寬解上意。大抵與繼先之言相似。上怒曰。汝安得此言。才人不能隱。遂具

以遣中人物色得繼先之言上。大怒。劉才人故以此事廢爲別居。

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傅選移江南東路建康府駐劄。

戊申。淮南等路制置使劉錡言。新創踏射威勝弓兵。宰執乞推賞。上曰。此未可遽行。不知威強與克敵高下如何。今若別置名。恐壞格法。莫若且以克敵爲準。　宗正少卿唐文若爲起居郎。上嘗論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騏才皆可用。　尚書兵部員外郎劉堯仁充右文殿修撰知池州。屯田員外郎韓彥直充祕閣修撰知□州。給事中黃祖舜、中書舍人楊邦弼言。論撰之職。祖宗以待文學博習之士。其後或以旌勸勞能。未有僥倖躐至者。乞令堯仁依舊充直祕閣修撰。彥直依舊直顯謨閣。赴任後有治效。因以加之。庶幾倖門不開。詔可。上因言祖舜在後省所言皆當。陳康伯曰。誠如聖訓。二人遂罷職。在此月辛亥。

辛亥。詔兩淮諸州起理二稅之外。凡諸色科斂。如天申節銀絹、土貢銀、人使歲幣、亭館、顧船、貼發等錢。並停罷。因權刑部侍郎張運請也。　詔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令於福州居住。用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奏劾也。繼先估氣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開邊釁。日營重寶之吳興。爲避賊計。莘老入見。面奏繼先十罪。大略謂繼先初保護工。負擔喝藥。因奴事秦檜。入拜其妻。敍爲兄弟。夤緣薦引。遂得以薄術供奉。陛下盛德至仁。以顯仁皇后開餌其藥。特加寵遇。而繼先憑恃恩寵。二十餘年。恣爲姦惡。乃於都城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以至侵官街。塞運河。其屋宇臺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僭侈如此。罪一也。專用給使李彥罷數人。強奪良民婦女。以爲侍妾。雖有婚姻。一切不顧。鎮江娼家女童妙於歌舞。又作御前取索。至今尚在。罪二也。淵聖皇帝成喪之後。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歇。舉手頓足。謂之啞樂。罪三也。身開金使之來。日營重寶載之吳興。罪四也。陰畜無賴惡少年數百人。私置器甲。日夕教練。罪五也。繼先因其子守道、悅道累爲兩浙運司主管文字。遂遮籠公私之利。虧損官課。賤市絕產。多役禁兵。罪六也。受富民金。與海舟。薦爲閤職。事見二月辛卯。凡州縣治大姦、興大獄。有力之人。厚齎金帛。以賂繼先。隨即解免。罪七也。又於都城及他處佛寺。建立生祠。卽嘱州縣蠲免科須。凡天下名山大刹常住所有。大半入繼先之門。又於北山招賢寺。因山作園。民間坵墓悉令移掘。罪八也。繼先嘗強奪其姊眞珠直千餘萬緡。爲姊所訟。乃誣以姦罪。編管。罪九也。凡醫工技出其上。勸輒沮格擠陷。故中外貴近多爲繼先用藥謬誤。以致危困。罪十也。繼先過惡。臣特舉其大者如此。餘雖擢髮。實未足數。上作而歎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乃詔繼先福州居住。其子武泰軍承宣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安道、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守道、右朝奉郎直祕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悅道、孫右承議郎直祕閣錡等。並勒停。凡繼先掠良家子爲奴婢者。皆放悉還其家。籍其貲以千萬計。壬子。詔鬻繼先田園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焉。趙甡之遺史云。王繼先遭遇在紹興中冠絕人臣。權勢之盛。與秦檜埒。張去爲以下。猶不足道。大抵上以國事委之檜。以一身委之繼先。所以繼先恃寵無所忌憚。及是乞斬新進用主兵官。上不懌。劉才人因寬解上意。

與其實相似。上大怒。杜鄴老探知上意。乃具白鬚乘勢強陛。苦善之舉也。恬平等者蜀人。去國相遠。不知繼先出盜。而言繼先因奴事陳檜。密遣人引又顯仁皇后所賜其弟。特爲寬遇者非也。其所言十事。乃繼先之親過耳。繼先乞斬主兵官事已具。此月丁未。劉錫可謂逐個注。宋史全文。道至後。而繼殷劉錫臣、韓蕙直、謹顧事。先是給事中黃龜年乞劉錫臣仍舊。說閤修撰。韓蕙直佐蕃直。顧隨閣。此任。候有治效。因以加之。庶幾帝門不開。上曰。依奏。 右通直郎直敷文閣劉堯卿換武略郎閤門宣贊舍人。從所請也。

癸丑。兩浙轉運司獻趯積錢二萬緡。臨安府獻五萬緡。上謂大臣曰。可樁留外府。若下諸路。切戒毋得科敷。如昔時羨餘。實資賊吏而擾吾民也。 尚書禮部郎中王晉爲太常少卿。 吏部郎中陳之淵爲祕書少監。 司封員外郎兼建王府贊讀史浩試宗正少卿。祠部郎中兼職如舊。 詔皇子建王故妻成事郡夫人郭氏追封淑國夫人。 文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張掄幹辦皇城司。

成忠郎閤門祗候張蘊充東南第四將。蘊、掄子也。 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王綸薨。 有日。金主亮弒其母太后於宮中。初其母病。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他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命護國將軍迎嘉達忠弒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其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瑛復諫。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

甲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行在還。即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以寶倉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欲以弒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酬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

乙卯。江淮制置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時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爲屏。與鎮江城中香煙如雲霧。觀者填擁。右承議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見錡。力陳兩淮要害。山陽密邇清河口。實爲控扼之地。合肥扞蔽淮春。自古北軍。悉自渦口渡淮。彼或長驅。則兩淮皆非吾有。望速遣精銳列戍。勿使敵得衝突。錡疑未決。淮東副總管李橫、浙西副總管賈和仲適來白事。皆共贊之。乃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 徐宗偃剛淮紀實。謂八月十一日至揚。軍前兩面迎之。

遣之。劉錡軍至揚州。乃在十五日乙卯。疑宗偃先至揚州也。

丙辰。國子博士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劉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 浙東提鹽司言。溫州積鹽數多不售。詔商人算請十袋者。增給二袋。即本路住賣者。增一袋。仍限半年。以溫鹽水路由海道。陸路涉山嶺。客人少肯請販故也。 左承議郎方疇降一官。疇通判武岡軍。坐失察吏人減常平錢。法寺當私罪絞。詔貸命。除名編管。及秦檜死。疇訟枉於朝。再鞫得實。改正。猶坐徽文奪官焉。 劉婉儀之未廢也。遣人諭廣州蕃商蒲琚歎名珠香藥。而以承信郎告償之。提舉市舶林孝澤以非奉朝旨。執不行。且言於朝。詔毋獻。 建武軍承宣使許世安卒。 是日。金主亮殺其輪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盱眙歸。諫亮廢兵議和。亮曰。汝與

南宋爲游說耶。遂賜死。

丁巳。詔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令赴行在奏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亦言。師中握兵久。且老。緩急恐不可倚仗。上乃召之。尋以潭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吳拱爲鄂州諸軍都統制。 田師中之召。吳拱之除。日曆本不載。今以徐夢莘會編增入。會編稱拱九月庚辰交鄂州都統。去此凡二十三日。

辛酉。百官受明堂誓戒於尚書省。上易純吉服。

壬戌。資政殿學士張燾落致仕。復知建康府。 樞密都承旨徐嚴、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自盱眙還行在。徐宗偃之在淮陰也。有宿遯民孫一者。自北來。言皆爲金差往濱州充水手。暨逃歸。而家屬已渡淮。偶相值於此。備陳海道曲折。謂舟船雖大且多。然皆松木平底。不可涉洋。水軍雖多。悉簽鄉夫。朝夕逃遁。一有警急。必致潰散。及有願募人往來焚燒其舟船者。宗偃因條具邊防利便。遂併以其事白廟堂。附疾馳以達。至奏邸。特空函耳。朝廷乃劄付宗偃根究沿路盜拆。後數日。乃知遞過山陽城下。爲郡中竊匿。宗偃復條書附嚴、掄以歸。金人既卻二使還。復求遣。仍令於九月中旬至汴京。朝廷報以三節人從。悉已放散。若再行收拾。恐趁期不及。俟非久賀正。當令嚴、掄充使副。一就奏稟。 此並據徐宗偃紀實。 亮不意朝廷與之絕。大怒。

濟南府布衣高禹特補右迪功郎揚州司戶參軍。禹父廝。知朐山縣。魏勝之得海州也。廝與舉直大夫知東海縣支邦榮皆欲迎拜。邦榮、京東人。在金中進士及第。或勸之使去。邦榮曰。我本大宋之民。今將安歸。遂以縣降。禹將其家之淮甸。頗能言金國利害。制置使劉錡遣赴行在。遂有是命。 徐夢莘北盟會編稱李寶至東海縣。留知縣高廝降。寶破廝下海。令其子禹挈家往淮甸。(案)海忠嘉海道記。寶以九月壬辰。寶明州關澳。十月庚子。乃抵東海縣。夢莘所記恐誤。

是日。劉錡在揚州。得省劄諜報。金以二十五日渡淮。謂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曰。錡來日提師。自天長趨盱眙。君速歸語太守。寶應以北。日下清野。勿留寸草。有不如約。當以軍法從事。又謂轉運副使抗曰。錡調人馬、公主軍食。各有司存。毋相侵奪。倘糧運乏絕。非人情敢私抗與。錡案不相下。聞其言甚恐。後三日。宗偃至楚州。金以是日渡淮之說已無驗。守臣王遂隨以來。得制置司檄。亦不聽。宗偃乃白錡。願以榮應右軍移屯城下。又旬日。錡遣統制官吳超以所部駐盱眙。宗偃再以書乞留屯淮陰。合兩軍共萬人。淮民稍定。

癸亥。太常少卿王晉言。三衙藏冰甚富。而祭祀未將供冰。望自今令供冰如故事。從之。 右朝散郎知安豐軍向汋轉一官。知信陽軍。 降受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馮榮叔知興化軍。

乙丑。右宣議郎通判揚州劉祖禮知泰州。

丙寅。詔訪聞諸軍勘請回易處。仍舊免除。或非理斂索。並行禁止。遠者重寘之法。初。上念出戍官兵之勞。出帑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軍士負回易子錢甚夥。例以月糜取值。不先除此弊。緡出

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遂悉除軍債。

戊辰。上齋於文德殿。　忠義人魏勝特補武翼郎。統制忠義軍馬。（建炎之遺史。於是日即書勝除閤門。知海州。恐誤。）　進士李坤言。北界調發事宜。及金主遣張忠彥窺蜀。劉鄂窺澧南等事。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以奏。遂命坤以官。

己巳。起復龍遠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充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庚午朔。命輔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建王亞獻。嗣濮王士褐終獻。樂備而不作。初。禮官以行禮殿隘。欲祀五天帝於朱殿。五人帝於東西廂。太常少卿王晉言。有熊氏乃聖祖之別號。因引皇祐故事。並升於明堂。各依其偶。鋪設五人帝在五帝之左。稍退五官神位於東廂。皆遣官分獻。能從祀諸神位。用元豐禮也。先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以潤聖皇帝未祔廟。請宮廟皆以大臣攝事。權工部侍郎黃中請毋新幄帟。毋設四輅。以節浮費。皆從之。祭之日。用鹵簿萬一百有四十人。禮畢。就常御殿庭。宣制赦天下。

壬申。詔降授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寶令於福建路任便居住。（日曆。寶今年正月壬辰初降官時。已降旨福建路任便居住。不知敘後何以又降此旨也。熊克小曆。今年四月末。曾成復嗣論鎮江都統制劉寶敗官安置。案日曆。寶去年十月辛酉用汪澈陳俊卿章疏罷鎮江都統。今年正月壬辰落節。克恐誤。）

癸酉。謁聖皇帝百日。上詣儿筵殿行禮。　中書舍人楊邦弼卒。大臣言其貧。詔賜銀帛二百疋兩。

甲戌。金人犯鳳州之黃牛堡。先是統軍張中孚與其陝西都統駱齊駱。（駱齊駱。洛索孫。初見紹興十年十一月。）將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分為三寨。至是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仙來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璘方受賀。即肩輿上殺金平。彥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敵卻之。璘遣將官高喜等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敵。敵遂扼大散關。深溝高壘以自固。璘駐青野原。顧謂其下曰。金自守之兵。不足慮也。蓋調內郡兵分道而進。而授諸將方略。時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被旨往軍前見璘計事。剛中乘皮輿以避矢石。人皆哂之。剛中聞劉錡制置淮南。因對璘譏琦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雷同譽之。璘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未以為然。

丙子。知資州王堡言。蜀中地狹民稠。衣食不給。在去歲。以仲冬朔日給貧民常平義倉米豆。日一升。十歲以下半之。至三月終止。緣蜀中常平窠名。自軍興皆以移用。而義倉非水旱不可擅支。乞以義倉米豆通融支散。又請民戶所輸畸零物帛。依舊法合零就整。同旁納送。皆從之。　少師瀘州軍節度使致仕桑仲孫公錢忱薨。其子權戶部侍郎端禮以憂去位。詔贈忱太師。擢其孫右朝奉郎等為直祕閣。

丁丑。詔帶職正郎因事奪職而不降資。或雖降資而非犯入己贓私罪徒以上。及臣僚因言者而無贓私罪者。雖非得宮觀。並許以致仕恩澤。任子帶職員郎。未經奏薦而落職未復者。亦如之。以給事中黃祖舜等看詳有請也。（事初在七月丙申。）

庚辰。給事中兼侍讀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　開封府進士劉蘊古特補右迪功郎。添差兩浙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蘊古在北。作提盍販賣敘瑣者。往來淳春楊場。與南客語。欲歸朝言南北利害。有好異者。接引使歸朝。至則奮上。遂有是命。時又有進士梁淮夫者。應天人。大父陟。官至朝奉郎。元符末。坐上言入黨籍。至是淮夫自北來歸。見大臣言北事。大略以為自金亮篡位以來。前此功臣誅鋤已盡。大興土木。軍民離心。又金人所射弓不過五斗。其器甲非如本朝堅利。若我兵遲遲不決。萬一亮死。更立新君。或土木畢工。稍革暴政。則人思息肩矣。彼中百姓。延頸以俟天兵。若聞再議講和。則民心必變。又河北盜賊已起。萬一此徒益熾。假仁義而行之。其為患不在金人之下。今宜以正兵守淮河以示弱。使游騎侵陝右以下罰中。彼必以精兵盡赴關中之急。然後以奇兵由濱州分二路以趨燕、晉。斷其歸路。又條上在北聞見事宜十九事。大略謂北軍長於無復。昔時輕銳果敢之氣。且宿將已盡。今之所用者。惟歸朝人焉。又鞍馬亦不多。其所括水軍。皆湖園種稻取魚之人。實不識江海水性。今敵之千戶。每人但有甲兵三百人。萬戶九百人。其餘皆民兵簽軍。實無鬬志。又言。金人所憚惟劉錡、李顯忠。又言。金人令倪巒子等三人。指教打造戰船七百隻。皆是通州樣。各人補忠翊校尉。俟將來成功。以節度使待之。去年十一月。庶、蔡州報。沿邊有人馬甚衆。不委使是南兵。移文諸州。各加嚴備。百姓聞之。往往遷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移他郡。迎問南兵。至期久而無耗。皆怏怏悵望。又言。中間金人牧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軍至南京。穀熟縣。往往擄掠良人妻妾。奪取財貨。其酷無異。金人。百姓之心。皆始失望。今宜預先戒約。使官軍所至。秋毫無犯。最為要切。又言。金主篡位之初。嘗對諸大臣言。若趙宋如東昏時。依舊通和熙好。方一月餘。劉麟作右丞。上章乞簽鄉軍。牧江南。金主出麟作上京轉運使。繼而身死。又言。金人未修內以前。米斛極賤。米不過二三百一石。自修內後。連綿水旱。螟蝗間作。賦稅之內。以和糴為名。強取民間者。如帶糴貼糴借糴之類。二年之間。不下七八次。民間有米盡數為之拘括。無則以戶口大小。擬定數目。勒令中納。以此官積蓄多。而民間乏食。是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始視事。遂漸發諸軍往襄陽。京西湖北制置使成閔以鄂州左軍統制郝晟權知襄陽府。（郝晟知襄陽。日曆不載。但於明年四月乙未。奮王宣知襄陽府。郝晟令依舊將軍。趙姓之遺史云。成閔至鄂州。受左軍統制郝晟金三百兩。令晟知襄陽府。自此當知閔為不足與成事功矣。以事考之。郝晟知襄陽府。必在吳拱被除之後。故因拱愛命將之當求他費係其本日。）

辛巳。上謂宰執曰。近臣僚多上封事。朕嘗親閱。往往至夜分。陳康伯曰。陛下乙夜之覽。豈不重勞。上曰。誠恐其間不無利害。又曰。方蒞多事。朕於宮中。所在常令以筆硯自隨。每思得一事。即札記付外行之。康伯曰。陛下憂勤。雖湯、文昧爽日昃。何以過之。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金安節試給事中。　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田師中自鄂州至行在。上召見。師中乞奉祠。乃除萬壽觀使。奉朝請。以王繼先第賜之。

右通直郎韓元吉為司農寺主簿。（元吉已見紹興二十九年八月。）　秉義郎主管高郵軍官莊陳順特轉一官。忠翊郎監高郵軍官莊車定方減二年磨勘。時高郵軍初復。闕兵興糧。順、定方各集義兵數百人。自備衣糧器械。轉

運副使楊抗言於朝，乃有是命。

癸未，言者論攻守並用兵之善謀也。今劉錡在維揚，則令分萬人自楚、泗入山東；成閔、吳拱在荊襄，則分萬人自仙人關抵關陝；惟陳顯近京都。金人聚精銳於此，未可卽攻，則遣王權（時權在建康，顯忠在泗州。）回翔、廬壽、聲言深入，別遣戚方在江州，以萬人擇利而進。蓋大軍持重，偏師擣虛，使智者爲朝廷計，無出於此矣。詔劉興諸將，時將作監兼建王府贊讀張闡亦獻三策：一，增沿江諸處之守，以張威聲；二，益京西、淮東之兵，以爲犄角；三，修江南諸郡之備，以自潛蔽。且言：金無故背盟，天怒人叛，臣三說或行，將見敵人進退敗竄，必爲其衆所斃，且烏獸散矣。

甲申，夜，楚州劉探使臣苟道至臨淮之新店，遇銀牌天使奪其所持革囊歸，以示通判徐宗偃。啓視，乃金國御寶封送泗州牒狀，令謄錄關報本朝。催督稱賀使徐藹、張掄於十月二十日以前須到得來，如敢依前不遣，可自今以後，更不須遣使前來。當別有思度。其言多指斥，宗偃不敢白，卽繳納轉運副使楊抗。而錄其副以達輔臣。（此前據徐宗偃紀實。）

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方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爲提防。先是，錡亦檄權引兵迎敵，權受檄，與其姬妾泣別而行。又聲言犒軍，悉以舟載其家金幣泊新河，爲逃計。築和州城居之。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總領財賦都絜、江東轉運判官李若川固請於朝，乞留權守和州江面。錡又督行，權不得已，每三日遣一軍往廬州屯戍。

丙戌，百官赴顯仁皇后九筵殿行奠酬禮。凡三日。　詔皇太子建王故妻淑國夫人郭氏特贈福國夫人，以明堂恩也。　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兼侍講。

丁亥，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彭清直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勝之。時金人集陝西諸路兵，分屯於隴州之方山原，及秦州鳳翔之境，意將分軍四川，與散關之兵，犄角相應。璘乃命前軍統領劉海、同統領王中正、左軍統領賈士元，合所部三千人騎，趨秦州。戊子，海受檄，卽引兵而出。海，兗州人也。　左宣教郎徐服行太學錄。

己丑，顯仁皇后大祥，上服素紗中白羅袍，親行撤几筵之祭，百官常服黑帶，進名奉慰。

庚寅，四川總領所議利路民夫運糧赴軍前，用隨軍轉運司議也。初，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以軍興移運，當置隨軍漕臣，時直祕閣利州路轉運判官計有功足疾不能行，而右朝請大夫新除利州路轉運副使趙沂在湖北未至，之望請於朝，不俟報，遂與宣撫使吳璘、制置使王剛中共議，以便宜檄左朝奉大夫知利州兼宣撫使參謀官趙不愚、左朝請大夫通判階州成矜權隨軍轉運司公事，日下供職。不愚既就職，白調利路夫九萬運糧至軍前，之望詰之曰：自魚關至大散關，不過三百里，安用許夫？不愚乃與之望議，先運五萬人三月糧，人日食二升半，計運米十一萬三千五百斛，應用五萬夫，夫持七斗米，自魚關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凡四十有八日而畢。除興元府、興、洋、利州、大安軍不科外，先於劍、閬、巴、達四郡調夫萬人，循環應副，之望以爲若大軍未動，宜刷茶鹽馱驢遞兵廂軍，及僦民間馱驢乘以漸爲之，會遣兵復秦州，不愚乃白調利、文、龍州，及前四郡夫共三萬一千人，令諸州守貳以民間產力高下品差，每五十人爲一隊，數外差大小甲頭二名，火頭三名。（調夫準據四川總領所案牘，以九月二十一日行下，庚寅二十一日也，故係於此。）　後五日，不愚又白調彭、漢、綿州、成都府二萬夫，之望以道遠難之，不愚乃又往調興元府、興、洋、階、成州、大安軍、河池縣夫三萬六千人以行。舊民夫裹糧自備，至是之望始令船運，日給米二升，然利路諸州，封驛閣遣所起夫皆以縣令部押，仍令持兩月糧，附收官庫，謂之準備。發民間一夫之費，爲七八十千，雇夫以行者又倍。（王毅詩選王之望文集序云：趙不愚初欲調九萬夫，之望斥之，不愚益恐，立減六萬人，人日支米二升，以總所案牘考之，興元二萬夫，洋、階州各萬夫，劍州六千夫，巴、達、利州各四千夫，龍、成州各千五百夫，階州二千夫，自魚關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蓋編序不審增餘也。當以案牘爲正。）　其後運糧十五萬五千九百餘斛，料二萬八千餘斛，至黃牛堡，費夫糧二萬七千九百餘斛有畸，民大以爲擾。（迎來十五萬五千九百三石七斗八升，以一夫七斗計之，六萬七千夫，每番當運四萬三千四百石，則是增運四番，自鳳州至黃牛堡又添一日程四番，計二十八日，而支過人夫日食米止計二萬七千九百八十石五斗四升，以每夫二斗計之，只係二十日日食，不知何故。）　關外四州比歲屢荒，今歲乃大熟，故糧糗及約束辦，階州陋邦也，米至四萬石，他物輸軍稱是。（隆興二年十月、乾道二年正月所書支運逆米錢數，可參考。）

壬辰，遣內侍三員往淮東、西、荊襄勞賜軍士，仍賜主兵官銀合茶藥。　樞密院諸兩淮、京西、四川沿邊知州軍各帶沿邊都巡檢使，庶幾可以專一措置邊事，從之。　右承議郎安堯臣主管台州崇道觀。（堯臣初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發明州關澳。　是日，忠翊郎監盱眙軍淮河渡夏俊復泗州。俊見金人敗盟，遂有占泗州之意，寓居武功大夫張政者，與俊議，政聚衆得百八十人，時守臣周淙退保在天長，俊等議定，陰備渡船，夜濟，未盡，遂渡淮，先據西城，西城人皆知，皆稱願歸大宋。俊轉至城東，下觀，口有空舟焉，俊取得六十餘航，金人所命知泗州富察特默、同知州周大仁聞之，率麾下數十騎乘東城遁走，俊入東城撫定。江淮制置使劉錡以俊知泗州。

癸巳，右朝請大夫知忠州張德遠言：峽路保正，以皇祐編敕，倘差至三等戶，物力不均，望依紹興免役令選差，物力最高之人從之。　是日，金人犯通化軍，先是，通化未有守臣，鄂州都統制吳拱以游奕軍統制張超權軍事，超纔入城，忽報金人鐵騎數百入門，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邦人巷戰，金人死者數十，乃引去。

甲午，册諡大行淵聖仁孝皇帝曰悲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命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上册寶於九筵殿。

盱眙軍裴夏俊已復泗州。　左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錄白金國趣遣奉使牒草至行在。　是日，興州駐劄御前前軍統領劉海復秦州。初，秦州既陷，金人徙城北山地險，險絕險，守將蔡濟素狎官軍，弗爲備，有明威將軍號奇球璫者，荒酒尤甚，每日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暫爲樂宜耐久。先是，敵軍戍秦者三千，

前二日。打糧傍郡。弱者守室。至是劉海引兵傅城下。濟弗之覺也。近城數里。乃覺之。海與左軍統領賈士元、同統領王中正計曰。泰城險而堅。未易拔也。今城守似怠。當以火攻之。遂積薪縱火。烟上蔽城。寨破。海登岸。夜中乃開門以降。得糧十餘萬斛。遂以正將劉忠知州事。撫定人民。各安其業。於是宣撫司備措置司第功以聞。

乙未。金人寇信陽軍。先是荊湖制置使成閔遣中軍統制趙撙屯德安。撙至之五日。信陽告急。撙曰。信陽雖小。實爲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游奕軍統制宋奕守德安府。自將所步騎赴之。敵騎徑去。徙蔣州。時江州都統制戚方在淮西。卽引其兵南渡。　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楚州以海舟數十艘往淮陰軍前。分布守禦。時金人大軍已至清河口。地名桃源。錡猶在揚州未發也。　是日。鄂州諸軍都統制吳拱發兵戍襄陽者盡絕。時拱被朝命。襄陽或有變。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荊渚。拱以書遺大臣。言荊南爲吳、蜀之門戶。襄陽爲荊州之藩籬。屏翰上流。號爲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失其藩籬也。況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侵犯。據山以爲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荊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荊州。自合將襄陽爲捍守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可得指畫。則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闢屯田。密行閒探。然議者謂拱言襄陽形勢雖善。而所謂修置小寨者。其意在於退守方山。而棄城不守。閫闑自固。而不以兵接戰也。先是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道出九江。右奉議郎新通判湖州王炎見澈議邊事。澈卽辟炎爲屬。自鄂州偕至襄陽。撫諸軍。澈聞議者欲置襄陽而併力守荊南。亦奏襄陽重地。爲荊楚門戶。不可棄也。至是秋高。澈乃遣鄂州以調兵食。既而拱至襄陽。首置南山寨。寨無水無薪。師徒勞役。時人不以爲便。

丙申。權尙書工部侍郎黃中移禮部侍郎。　司農少卿許尹權工部侍郎。　詔皇叔崇信軍節度使提擧祐神觀士衎、建寧軍節度使提擧江州太平興國宮士劉竝令歸南班奉朝請。二人先寵宗官居於外故也。　遣入內東頭供奉官李宗回撫問四川宣撫使領興州都統制職事吳璘、與元都統制姚仲、金房都統制王彥并以茶藥賜之。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知長寧軍劉忱所爲貪黷。放罷。　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所遣將官曹沭復洮州。先是金人所命知洮州阿爾嘉往北界軍前未還。沭至城下。其妻包氏率同知昭武大將軍鄂吞察濟與官吏軍民來降。詔封包氏爲令人。旣而阿爾嘉來歸。璘卽命同知洮州。賜姓趙氏。阿爾嘉、西蕃人也。費士戣用兵錄復洮州在今年十二月。誤也。案王之望今年十月四日所申乞復陝西運司劄子亦稱已復隴、洮州。是知在九月下旬不疑。今從宣撫司奏狀附於此。

戊戌。四川宣撫使吳璘、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奏。金兵犯黃牛堡。詔金人無厭。背盟失信。軍馬已犯川界。今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有措置招諭事件如後。令三省樞密院降敕榜曉諭中原百姓。見爲簽軍。想未忘祖宗德澤。痛念二聖不還。豈肯從番反攻舊主。榜到各宜相率從便歸業。內有願立功效來歸人。當議優加爵賞。一、女眞、渤海、奚、契丹、漢諸國尊人。暴露日久。豈不懷歸。見此文榜。請各散回本國。別或君長。以圖子孫長久之計。一、中原諸路州縣官吏軍民。有能以一路歸者。除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知州。以一縣歸者。與知縣。餘見任官吏。不改易。一、諸路忠義豪傑。山寨首領。能立功自效者。竝依前項推賞。一、中原

竝諸國良民。見爲奴僕者。竝放令逐便。內有能自擒獲其本主歸順者。卽以本主官爵田宅給賞。一、諸國官吏軍民不願歸本國者。當盡還官爵。雖見用事之人。一例旌賞優卹。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因而能立功自效者。不次擢用。一、軍行秋毫無犯。竝不殺人放火。亦不擄掠財物婦女。一、事平後。放免租稅十年。一、應干敵人殘虐科斂等事。如簽軍刷人夫水手工匠。差科軍器糧草。舟船牛車驢馬。揀奪人家室女穡女。一切非法騷擾。竝行除放。一、淫酷之刑。如滅族剝皮油煎鋸解鈎脊之類。深可痛傷。竝一切除去。於是印發行下。　是日。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發揚州。錡在揚州病。上遣中使譚某將醫往視。錡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敵人發犯。然後使錡當之。旣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日發一軍。時錡已病。不能食。但啜粥而已。

己亥。忠翊郎夏俊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賞功也。　興州都統司後軍第二正將彭清、左軍第一副將張德破隴州。清以是月乙未出師。遂進兵傅於城下。列攻具分擊之。克其城。守將奉國上將軍盧某、同知昭武大將軍劉某巷戰不勝。走涼樓不下。清積薪焚之。軍民乃降。四川宣撫使吳璘以清知隴州。尋令將官談德守方山原。俾清引其兵赴鳳州軍前會合。德至良原縣。遇敵接戰。自卯至午。官軍不敵。遂潰而逃。初。德與其徒請兵出梁泉。魚龍川往攻方山原。清從之。德旣行。乃改道經良原縣界。遂失利。清復引兵退方山原。　是日。隴州漢軍千戶王宏殺其刺史安遠大將軍盟鷹烏延以降。宏嘗爲乘義郎。後爲金人所獲。俾都押隴州軍馬。宏聞王師克秦州。乃誘諭漢軍使降。人多從之。惟北官不聽。宏遂與其徒魯孝忠尊舉所部官合鬭。殺烏延及鎮國上將軍同知隴州富察薩等。將騎兵五百步兵二百來歸。宣撫使吳璘承制授宏武功大夫知隴州。統領熙河軍馬。授孝忠秉義郎同知隴州。費士戣蜀口用兵錄。烏延姓名之遺處。皆作漢譯烏延。今從宣撫司所奏。

是月。金主亮以其尙書右丞李通爲大都督。而將軍紐赫鄂碩和副之。令先造浮梁於淮水之上。亮遂自將入寇。時亮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門出。其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英俱送行。亮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亮兵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偽王江上錄云。內侍梁漢臣本宋內侍。嘗事思報曾乃進曰。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陛下可修燕京大內。時復巡幸。使中原之民。寖歸命爲近。遂納其言。遂遣漢臣充修燕京大內使。孔彥舟爲副使。自天德元年起。至正元三年畢工。改燕京爲中都。正元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京。瀟王奏曰。陛下移都燕京。去白溝有些之餘。皆宋故土。孔彥舟歸。覆斬秦、徐文之徒。頗皆宋臣。皆擁大兵。屯蹙平羅。萬一有變。非國之福。亮曰。朕無憂也。梁漢臣奏曰。臣聞南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之志。願陛下躬安樂於內。可令山東兩路、河北三路。通水去處。積草米糧。仍教諸州軍創造軍器。兼修大梁大內。收戮江、淮。及造戰船。以備海道征伐。茲依一日。當梁漢臣曰。朕欲整汴京大內。時復巡幸。廨舍修行。猶得有辭。以漢臣充修汴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爲副使。正元三年。漢臣至汴京。正隆元年春起夫。四年畢工。梁漢臣、孔彥舟又令人催造通州戰船數千隻。委兵部尙書蘇保衡及徐文統押。簽女眞、渤海、契丹、漢兒軍五十萬。山東、河北路竝簽漢軍一十萬。諸路簽漢軍七十萬。諸路捕魚稍工水手一十七萬。漢軍共九十七萬。令分入路入兩界。完顏仲統軍取長安。鳳翔至西蜀。完顏明統軍自西京至均房。尙書蘇保衡統軍自唐州。齊芬孫數自蔡州。合肥至和州界。郭拉們自青、齊至淮、楚界。蘇保衡奏自通州至定林口二百八十里。陸路不通。河濼無水。通州入海。梁漢臣曰。趁三路其夫。開濼讚水。作成游泥。用夫拖船入海。人人稱說道路嗟嘆。而無敢叛者。漢臣又奏洛陽好花。宜巡幸看花。正隆二年三月。洛陽一夜天降大霜。繫花盡死。漢臣曰。願陛下降詔僱從諸路大軍。進取江、淮。無失其時。於是下詔催促。有人脇孔彥舟者。遂聯酒醉之。御彥舟充西京留守。起行至路。數奇樹、遂死。正隆五年五月。起汴京。此所云事、逐月日。與此書皆不同。今并附此。更俟參考。　初。亮肆虐。旣久。宗族大臣

已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蕭玉之徒。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亮借是稅五年。此以金國輔林西學士祖可所撰戶部郎中王基墓誌修入。查今年事。）於是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卿遂集衆。而契丹之後耶律鄂哈亦興於沙漠。諸軍始有殺亮之謀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三

【紹興三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朔。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怀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陷於草萊。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而弭兵。屬強敵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凶。流毒徧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爲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來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宥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於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藉蒙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敵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展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知朕意。（這史曰。詔未祥一月之廟。市人皆能誦其詔文。蓋既降。但未降間不密。漏於外耳。又先期降服吳璘軍中。有旨未得頭行。璘具奏乞頭行。俄已降出頭行矣。）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塔坦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路官吏軍民等曰。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往道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錄一切之誠。用諗萬方之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啓中興之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惟茲女眞之邦。首覆契丹之祀。怙其新造。開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焰殆彌於宇縣。兩宮北狩。訖罹邊境之煙塵。大駕西

巡。未正漢京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疆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臥薪嘗膽之是圖。寧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辭屈己以事仇。姑欲安民而和衆。豈彼寡頑之主。狃於篡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無道。敵我中原之老稚。翦爲異域之囚俘。乃輕棄於穴巢。輒坐張於幾甸。自謂富彊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冲冠。百將三軍。誰不舉旗而抵掌。幕府澧膺齊鉞。蓋獲戎旃。冀懲宗社之威靈。一洗乘輿之恥辱。待時而動。歷歲於茲。天鑒此忱。使委身而致死。人自爲戰。不與賊以俱生。帝輦一臨。士氣百倍。劉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馬軍興侍衛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潁、蔡。鄂師搖役函之險。步軍充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爲鉅宋之敵鄰。玉帛交馳。尚憶百年之信誓。封疆邇隔。恒疏兩地之音郵。頗敦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晉、秦奇士。齊、趙雋材。抱節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僕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襟雲合。投袂風從。或據郡以迎降。或聚徒而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爾覆茅之勳。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謠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衣冠。重建丕基。檄到如章。毋不盡意。檄、樞密院所降本也。　江淮制置使劉錡至盱眙軍。會將議事。

是日。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魏勝既得海州。久之。官軍不至。城中之人始知爲其所紿。然業已背金。不敢有貳心。勝懼。乃推寶之子承節郎公佐領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千人。往攻沂州。有女眞萬戶之妻王夫人者。陽引兵避之。勝入城。遇伏。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勝復還海州。金兵圍之。寶聞。麾兵登岸。以劍畫地曰。此敵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槊而行。接敵奮擊。士無不一當十。金悉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寶。寶維舟臨之。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自山東豪傑趙開、明椿、劉異、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衆。趙與耿京所部馬軍將王世隆合兵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爲敵。爲趙等即寶來。遣使詣軍前納款。寶以爲修武郎。會金人自沂州遣五百騎至城陽軍。解圍。趙等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縣。遣提舉一行事務曹陽佯借民馬。與小吏徐堅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後數日。趙開亦至。寶以世隆趙竝爲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爲聲援。

辛丑。言者請降空名度牒官告下江、浙、福建市軍儲。每州給度牒十道。及右迪功郎告一道。其有山險非沿流不出米州軍。卽易輕齎以進。從之　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隨州兵馬鈐轄邢舜舉權知鄂州。旧成閔薦也。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送吏部差監無爲軍在城稅務。右司諫梁仲敏劾宗偃妄稱制置司之命。令本州淸野。故有是命。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乞依楊存中例。奏男庶、姪孫厚竝於文資內安排。許之。給事中金安節等言。右還所戒使相蔭補格法。無補文資者。不應用例奏法。況存中紹興十年初陳乞狀稱主兵在外。而密今以殿職在內。一不同也。存中奏子。而密奏姪孫。二不同也。存中二十八年郊恩日。已任少師。在法合奏文資。密今任使相。當隨本色蔭補。三不同也。國家待遇人才。文武之道。初無輕重於其間。但祖宗百世不刊之書。凡爲人臣者。當共遵守。又奬勸密令

次陸補二人，並乞文資安排，其奏補男庶，亦未合條法，若許依楊存中例，已為優異之恩，所奏姪孫，難以引用，欲望慈顏裁酌施行，仍乞自今後文武官奏薦，並依法不得引例，庶幾人各安分，不廢成憲。　是日，金人自渦口繫橋渡淮，先是池州都統制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淵步，諜報敵自正陽渡淮矣。正陽屬安豐軍。　參議官劉光輔曰，若欲射戰功，豈可退卻，宜據形勢之地，結營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低山深林，可以設伏，顯忠率腹心百餘騎，轉山取路，敵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將邀截，殺數人，極鬭，敵大至，遂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至小使臣官告付身僅二千道，是役也，書塡悉盡。中侍大夫王光輔及統制官孔福等受之。

壬寅，泗州士豪孫堅、王璉、忠順人李永、萬松並補承信郎，付盱眙軍使喚。初，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以馬司之軍赴武昌，上命所過郡縣以經總制錢常平義倉米濟其軍食，至宣諭使汪澈言，總制錢每月解發通判廳，諸縣多是催人戶折帛錢及以等第高下敷借應副，乞令逐州通判以五年一州統取經總制之數，撥下大軍經由縣分通融支遣，及蠲還民戶，從之。

癸卯，少保四川宣撫使吳璘兼陝西河東招討使。　太尉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兼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　起復寧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　詔以軍興，應頑民持刃為劫盜者，並處死，有不獲者，遣兵守捕，雖遇大赦，永不招安，用議者請也。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夏俊知泗州。　武翼郎統制忠義軍馬魏勝知海州，朝廷聞敵圍海州，勝與權州事李公佐共擊卻之，翌日，以勝為閤門宣贊舍人，而公佐為閤門祗候。　詔今次大禮合加恩臣僚，權不鎖院宣麻，止降制給告，事定日如舊。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申，準尚書省劄子，坐湖廣總領所申，乞將吳拱帶行官兵錢糧草料，依循、韓、夔州體例，責令舊應副官司發赴襄陽府交納。緣上件官兵，朝廷已令限一季招塡本所，自無此一項闕額衣糧，欲乞免行科發。戶部勘當不從。　是日，金主亮至安豐軍，又破蔣州。

甲辰，吳璘奏劫金人橋頭寨獲捷。上謂宰執曰，朕與金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使人王全口陳，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東、淮南之地，一時臣下，誰不勸朕用兵，朕謂和好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姑發信使以審其事，至淮不納，既歸，又求遣使，反覆詭詐，多求釁端，意在背盟，重兵壓境，託名搜圍，謀為深入，朕不免屯兵嚴備，戒敕諸將，務為持重，以觀其變，而犯蜀無名，果為戎首之事，曲直寧不判然，敕闢小捷，豈非信順之助，而況篡弒若親，誅戮殘忍，天地所不蓋藏，禽獸所不肯為，神怒人怨，滅亡無日，今三道出師，從帥招討，審彼己，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陵廟，毋焚燒，毋虜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舉，高爵厚賞，在所不吝，卿等贊朕成算，協以衆謀，庶幾恢復神州，以復兩朝之恥。陳康伯曰，臣等雖不習武，敢不奉以周旋。　祕閣修撰淮南等路制置使司參議官陳桷、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並兼逐路招討司隨軍轉運副使，應辦劉錡、成閔軍錢糧。　左武大夫興州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挺知

成州。

乙巳，劉錡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中軍統制劉汜、左軍統制員琦守盱眙，時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於運河岸以扼之，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

丙午，宰執奏諸處屯戍將兵暴露日久，欲再行犒設一次，詔所在總領所一面取撥給散，於內帑給還。　是日，劉錡遣淮陰鄉導下彬以輕舟載二百人伺敵動息，回報敵舟師甚衆，錡不信，厲聲叱之。

丁未，金人以鐵騎到於淮之北，望之如銀。　左朝奉大夫宋似孫為軍器少監，直祕閣利州路轉運判官計有功移知嘉州。　右文林郎曹伯達特改右宣議郎，伯達初權虹縣簿，焚金詔不拜，事見十年五月。　上命改京秩，寀榆抑之不行，至是自陳而有是命。　是日，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王褎為皇帝，褎，太祖長孫，晉王宗輔子，初見紹興九年三月。淳熙元年更名雍。　改元大定。初，金主亮剷國中女眞、五國、渤海、契丹、漢兒軍，自備衣甲鞍馬南寇，衆謀曰，皇帝失道，遠犯南朝，未知勝負，難以歸國，我等豈能作失家之鬼乎，不若就近往東京，與渤海會衆冊立留守葛王為主，何如，僉言亦是。太祖之孫，有何不可，於是入府，求見大王，褎稱出，則庭下悉呼萬歲，遂卽位，改元大赦。熊克小曆載褎立在十月庚子朔，注云，或言立褎在六月。今從宋盟所記、金亮本末、苗耀神麓記立褎在十月八日丁未，與赦書月日同，今從之。金人赦書曰，門下，朕惟前君乃太祖皇帝之曾孫，受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內懷外攘，近安遠至，晚年刑戮過差，國勢不及民，肆岐陽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以報，敢行篡弒，自僭竊以來，貪虐益甚，是用列其無道，明示多方，一，前來皇叔元帥曾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篡位之初，自懷猜懼，無故殺害。一，前來太宗受太祖遺命，不忘至公，傳位前軍諸子，並當職任，止因篡位之初，自懷猜懼，將太宗親子入人子嗣等七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開國功臣晉王孫慎行者、楚國王愛新，止因篡位之初，自懷猜懼，將愛新并凡子嗣三十餘口，及副元帥相吉孫并宗盟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左副元帥國王撒拉喝，果毅功勳，因篡位之初，自懷猜懼，殺害宮外，拾得令其過咎，並其子御史大夫沙津及太祖親弟遼越國王男平章博濟弟兄子嗣一百餘口，兵部尚書蕭呼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並子任王威赫，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前來太祖長女宮主係曾國王親姊，因篡位之初，無故殺害。一，開國功臣皇叔太師遼王長子韓王，臨民清政，最其聲譽，令其宗人誣告，勘問不成，故意殺害。一，魯係開國功臣，太祖、太宗時已經封贈王爵，無故並行追奪。一，會寧府係太祖興王之所，所建宮殿，無故拆毀。一，中都大內營造累年，殫竭財力，不可勝計，民力未定，仍將燕南京大內再行修蓋，竝皆窮奢極侈，土木之功，前所未有。一，因伊小兒病，卻將乳母並二醫人等盡行誅戮。一，宋國講和之後，臣庶不願敗盟，顧欲行併呑，動衆興兵，盜近嗟怨，醫人斬錄劉，陳諫不可，更不循省，便行誅戮，竝皆有罪，並行燒毀，卻令改造，送至公私困竭，生靈殞命，無不嗟嘆。一，昨來皇叔曾國王被殺之後，將母國妃納任宮中，及親族姊妹姪，並屬命婦有容色者，恣行淫亂。一，亡遼豫王子嗣三十餘口，天水郡王子嗣一百餘口，並以無罪，積遭殺戮。一，嫡母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殞殺，其大逆無道，古今未聞。一，將宗翰孫節使母妻子弟並太師梁王兒孫婦曾國王次夫人並子及韓國夫人並兒婦孫等，並以無罪，盡行誅戮。一，臨幸北京、西京，留守等因北征回，並加誅族，宰執亦被撻，其餘過惡，不可備舉，前錄數條，餘於闕見，遂致天怒人怨，衆叛親離。朕方留守東京，適聞時四方豪傑將士吏民，咸懷怨苦，無所控告，自遠而至者數十萬，衆日來赴，懇再三數請，不獲固辭，載以太祖皇帝聰明神聖，廟期撫運，皇孫繼嗣，止予一人，應數有歸，不期而會，朕推誠固讓，至於再三，衆口堅辭，不得已，遂念太祖創業之艱難，祖宗社稷，深懷艱難，就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冰，宜推肆青之恩，以布惟新之令，可大赦天下，改正隆六年為大定元年，十月八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罪無輕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覃恩，仍委所管官

鋒森嚴，行於戲，以寬而來可御，敉希魏帝之仁，伐虛而民允懷，度及渴王之德，倘賴文武勵翼，忠良贊襄，成皆嘉猷，永臻至治，奢爾兆庶，體予至懷。褒時三十七。張浚正隆事迹云，褒乙巳年三月一日寅時生，小字呼喇哭。

戊申，上謂大臣曰：朕向於內帑儲錢備邊，士大夫不喻朕意，甚者至指爲瓊林、大盈之比。顧朕雖積此，亦何嘗妄費一錢，向撥百萬緡付公府，而近日遣軍及諸處犒賜，皆於是乎出，豈不正資今日之用。況方用兵，國賦亦須得人經理，士大夫恥言利，多事之時，艱於選任，亦今時之一病也。中興聖政臣曾正等曰：太上皇帝與隣國和好二十餘年，使命往來，無纖介之隙，而乃於內帑儲邊備錢，一毫不敢妄費，是其未嘗妨損忠也。暨金亮敗盟師興，財費而無橫賦斂以及民，非廣儲深道略克敵也。

權尚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言：應辰早歲以文章決科，其材實堪世用，今若藉其才以禦外侮，則衢郡不爲邊要，若以爲有罪而當罷黜，則不明言其罪，以正其當黜之名，若黜於應辰之自請，則邊境多虞，而人材相繼去國，此物論所以爲朝廷惜也。望且令依舊供職，以待後日煩使，從之。　左朝奉大夫知荊州軍姚岳令再任。岳在荊門，籍民兵置槍杖，集強壯子弟，號令齊一，宜諭使汪澈見而善之，奏岳緩急可倚，乃有是命。　三省樞密院奏招納歸附正人賞格，應接納金人萬戶或蕃軍千人者，補武翼郎，下至蕃軍五人漢軍十人者，補進勇副尉，凡十等。如蕃漢僉軍自能歸附者，並優補官資，有官人優加陞轉，仍不次擢用。令降皇榜曉諭。　是日夜漏下二鼓，王權自廬州引兵遁屯昭關。初，金主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出，或邏者獲權軍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曰：在廬州。又問有兵幾何，曰：有兵五萬。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遺曹司，直令附書與權。權聞亮已渡淮，遂自廬州退兵，沿路作虛寨，以敵游騎，爲權軍所執，權與之酒，問其虛實，有都壕寨者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清河口，不戰，但爲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京西三十萬隨郎主來，其十萬人出戰，十萬人護糧。十萬人奪渡江，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令破敵軍收復。

己酉，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和州路見管階、成、西和、鳳州，元隸陝西路，今來已收復關、洮州，并管下諸縣城寨原屬不少，見議進發大軍，將來恢復陝西州軍，有合就便措設錢糧草料應辦等事，與四川路分別無相干。又本所相去隔遠，事力不及，欲乞朝廷依舊復置陝西路轉運司，管轄新復州軍，措設合行事件，庶幾事有司存，各任其責，亦可濟辦。

庚戌，詔大臣私第接見賓客，頗妨治事，自今日毋過三次。　右朝奉郎淮南轉運判官葉濃降一官放罷。初，命濃隨王權軍應辦錢糧，濃遲延不之任，乃罷之。右司諫梁仲敏又言其慢命，詔濃勒停。濃特勒停，在壬子。　右朝請郎新知信陽軍向汋爲淮南轉運使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爲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以鉅言，招納到北界巡檢杜海等二萬餘人故也。　初，劉錡在淮陰，日與王權軍中流星遞文書，往來不斷，至是淮西路阻，文書不通，中軍統制劉汜等在盱眙，錡命往招信以體探，至招信界，聞金人扼路不可行，遂往淮陰合軍。　是日夜漏下四鼓，直祕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

龔濤棄城走，時牒報敵兵至北門外二十里，濤聲言將本州人馬往無爲軍等處措置捍禦，委修武郎滁差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權州事，遂行，春開封人，自行門換授。

辛亥，武功大夫東南第二將兼提舉沿淮民社向琪領高州刺史。　左朝散大夫知眉州樊汝霖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汝霖、金堂人也。　江淮制置使劉錡令淮東副總管張榮選所部戰船六十五艘，民兵千人，赴淮陰軍前使喚。先是有詔調淮東丁壯萬人付榮，於射陽湖等處緩急保聚。時淮東遭水災，民多乏食，錡乞日給民兵錢米，及借補首領官資，以爲激勸，而轉運使楊抗令榮分其兵之半歸農，半給錢米，至是調赴軍前者，皆潰逸不歸，榮卒不能軍。　是日，金人陷滁州，初，金主亮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靨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犯清流關，官軍無與敵者，又二日，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右朝奉大夫知州事陸廉棄城去，敵所過皆不殺掠，或見人則善諭之，使各安業。有軍人遺火焚民居草屋一間者，立斬之，乃揭榜以令過軍。初，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馬芻爲患，而所得積草甚衆，又鄉民皆棄槍而去，蓋爲金人所取，琦之深入也，每過險阻，必發有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無人之境，金甚笑我之失計焉。此以王之軍所矣，蕭琦所皆收入。

壬子，皇子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建王璋爲鎮南節度使，以明堂恩也。　四川宣撫使吳璘等奏已復秦州，上曰：金人無故敗盟，數路出師，朕之應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雖由祖宗德澤，然亦天人信順之助，可令璘存撫四民，各令安業，以慰壺漿向化之意，內爲金簽軍者，務恤其家，毋令重擾，暴斂虐刑，一切除去。陳康伯曰：神州陷沒三十餘年，今一方之民，悉見漢官威儀，上曰：完顏亮窮凶極暴，吾民脫去湯火，如解倒垂，此皆卿輩指蹤之功，康伯曰：臣等何功之有，皆仗陛下弔伐威靈，中原傳檄而下，自此始矣。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四川見管常平義倉米六十二萬石，乞依兩淮、湖廣已得旨，令漕臣遣官覈實，以備軍食，從之。　左宣教郎提舉荊湖北路軍常平茶鹽公事張震爲祕書省著作佐郎，黃中薦之也。詔前結劉寶資產皆還之。　是日，江淮制置使劉錡得金字牌遞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時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已數日，至是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粟數斛而已，錡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把草一束，作馬頭以過舟，舟約數百艘，有戰船往滁州者，有戰船往滁州者，有戰船往滁州者，沂流牽挽，其勢甚速，錡募善渡者鑿舟沉之，敵大驚，先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聚民爲水寨，以土豪劫深充都統領，抗在淮陰，見錡與金人相持，自言欲守水寨，且催督錢糧應付大軍，乃棄其軍而去，遂渡江屯淮陰軍。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乞借江、浙、荊湖等路坊場淨利錢一界，計錢三百八十萬緡，以備賞軍，限半月足，許之。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以爲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市易等錢，所入乃至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

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爲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樁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籴本和買之錢，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內藏。昔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藏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又支二十六萬，宣和間，雖侈無度，然後支百二萬。渡江之初，連年用兵，月支猶不過八十萬，其後休兵沒久，用度滋多，戶部嘗患無餘，及軍興，遂有此請。（淳熙錄則年二月紀事）

是日，金人圍廬州，修武郎添差兵馬都監權州事楊春勒兵乘勢突陣以出，過中派河，率鄉兵守焦湖水寨。

甲寅，劉錡遣兵渡淮，與金人接戰。先是，錡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等，開以兵數百渡淮，金人退卻，官軍小勝。既而金人悉衆來戰，錡不遣援，節次戰沒者以千數，至是又遣刀斧手千人渡淮，或進或却，以退無歸路，死者什七八。　金主亮以大軍至廬州城北之五里，築土城居之，江州都統司將官張寶復入蔣州，蔣州既爲金人所破，詔戚方措置收復。金聞官軍且至，遂遁去。　是日，金人寇樊城，先是，都統制吳拱至襄陽，欲屯萬山小寨，或襄陽失利，則西入蜀。諸軍皆洶洶不定，時荊南軍新創，金將劉萬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荊南，又欲分兵自光、黃搗武昌，朝廷以金昔嘗由此入江西，盡搖根本，令拱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引兵回鄂，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拱還襄陽，脅禍躁不自已，會劉萬取道化軍，前一夕，牛首鎮莊家三人縋城入襄陽，告以金且至，拱疑之，不爲備，翌日，敵騎三千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往至城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缺壞，副將翟貴、部將王進時以兵二百戍焉，統制官張順遣以百騎巡邊，與敵遇，擊之，會繫浮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拱登城，漸出兵禦之，敵少卻，金人三卻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軍遂敗，拱以四舟渡師助之，阻風不至，二將俱死，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敵騎退，是役也，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兵，亦以奇功邀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賞。

乙卯，命學士院撰祝文，具述國家與金和二十餘年，備存戰書，今無故渝盟，師出鹹非得已之意，以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又遣濱等諸神。　詔比令侍從臺諫等薦舉知縣，縣令員數已多，未有闕可處，其權住。薦舉，戶部侍郎劉岑等言，軍旅方興，主上出內帑以賞軍，輔臣辭賞，賜以節度，惟宮人巨室，久擅高資，初無毫髮之勞，望令捐家資以自獻，州縣受納，以其數上聞，而朝廷等第推恩，公私兩便，從之。令州縣榜諭。

詔萬壽觀使田師中許於將帶隨行校軍兵內，差三百人充使喚，給事中金安節言，陛下禮待諸將，必欲盡於始終之間，然比者朝廷以湖襄地重，遣自禁衛，分兵戍守，今卻於湖襄差兵前來，應副衙將當直，輕重之際，事不相侔，又聞湖右士卒，心懷已久，隨從在此之人，出語藉藉，傳於道路，使之強留，未必安貼，欲望且留鄂兵三二十人外，只於行在諸處差撥應副，庶幾陛下禮待諸將之意曲盡，而於邊防大計，不致有妨，從之。　江淮制置使劉錡聞王權敗，乃自淮陰引兵歸揚州，淮甸之人，初恃錡以爲安，及聞退軍，倉卒流離於道，死者十六七，錡之未退也，檄淮東副總管張榮以所部人船盡赴淮陰，是日，榮被檄即發泰州，至楚州，則大軍已退，其所統民兵皆驚潰，榮收散亡僅千人，至邵伯埭，決運河水入湖以自保焉。

丙辰，直祕閣知利州趙不憑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兼陝西河東招討司隨軍轉運判官，用吳璘等奏也。金主亮入廬州，詣諸寺廟焚香，遂市中下馬召城外被擄百姓數十人，親自拊循，使之歸業，人賜銀十兩。　興元府都統制姚仲遣忠義統領王俊率官軍義士至匡縣，遇金人於東谷口，破之。　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以左右二軍至眞州，金州都統制王彥遣統制官任天錫、郭誠等領精兵出洵陽，至商州豐陽縣，克之。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至蔣州，先是，江州都統制戚方奏以武德大夫本司副將張存權知蔣州，以所部三百守之，撙既至，以本軍將官秉義郎關某權知州事，存力爭不聽，遂與其衆之沙窩。（此據張存中省狀修入，存狀稱張寶舉十月十六日掩殺敵軍過淮，當日收復蔣州了當，至十八日申時，撙方馬軍司趙統制到城下，張寶放下弔橋令趙統制入城，丙辰十八日也，故附於此，但存所申又云，蔡戚都統申朝廷差存權知蔣州，存自九月二十六日起離蔣州，至十月初五日到蔣州，十二月未時，有戚大尉下中軍趙統制，復離領人馬到州衙安下，今存蔣州事日下交割與鄂州將官關采義，一狀前後日長參差如此，殊不可曉，案日曆金人十月五日發壯破蔣州，則存初五日未離已權州也，必有一誤，當求他書參考。）

左武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姚興與金人戰於尉子橋，死之。先是，王權既屯昭關，將士猶有欲戰之心，權引兵先遁，金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興以所部三千人力戰，權盜酒倦宗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自辰至申，興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領官戴皋下道避敵，敵遂假立權幟以誘興，興奪入，興其徒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鄭通等五十人俱陷，死之。事平，贈興容州觀察使，即其地立廟。　是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問王樞至濡須，知事急，度權與劉錡必退回，遂率侍從數人同見輔臣，言權退師以臨江口，必敗國事，倘書右僕射宋倬、參知政事楊椿皆曰，權自言退師，以導敵深入，身當其衝，令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出其右，池州都統制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允文等立辨其不然，且言權必爲走計，倬等猶以爲不然，乙巳，得報，王權果敗歸，中外大駭，上召太傅和議郡王楊存中同宰執對於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左僕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犯淮甸，此正賢知馳騁不足之時，願率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此據楊與且所撰允文墓碑及王編所撰楊存中墓碑參修，且與宗紀采石始末云丁巳權渡江，誤也，案諸書權以癸亥渡江，當丁巳日始知權敗於淮西，且與宗紀悉合。）

時有欲遣使詣金以緩師者，敷文閣待制曾幾聞之，上疏曰，遣使請和，幣增獻城，中無小益，而有大害，爲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假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下降詔，諸將傳檄，數金人君臣如駕奴爾，何辭復與和耶。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於宰執曰，四川諸軍，頭項非一，乘軍興之際，凡所須索，多踰格例，本所去朝廷至遠，調護極難，今狀申明，應諸軍錢糧事務，合從逐軍統兵官徑行取撥，唯復從宣撫司審實移文本所應辦，若事有所總則，本所差易酬應，乞賜詳酌，速降處分，或直作朝廷行下，仍將本所嚴行約束，令撙節用度，諸軍緊急非泛支費，申奏朝廷，不及，據宣撫制置司關報量度放行，不得輒徇人情，耗破官物，務在彌縫諸路，使本所不生阻隙，庶可協濟大功，事屬機危，密陳肝膽，一經鈞覽，便告焚除，毋致孤蹤，陷於失身之戒，實關軍國，非爲一司，伏望體念四川總領與向來都運司及東南諸總領事體不同，特垂矜恤，倘蒙省勘，會四川軍馬經常合用錢糧，

各有寘名應副外。今來調撥之際。費用百出。總領所職在錢糧。自當竭力措置應辦。撙節浮費。務在協和。及將帥諸軍。忠義體國。與本所不生間隙。庶可協濟大功。應錢糧事務。並合開具的確合用之數。申宣司審實。移文總所應辦。遇有急速非泛支發。申奏不及。仰宣制司關報本所。並度應副。不得妄亂耗費。劄付逐司照會。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封成國公。以明堂恩也。　是日。宣軍復鄧州。先是閤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遣總轄民兵荀琛、將官李元等領兵進取。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遣鄉兵二千爲援。且濟其軍食。至是琛等復鄧州。倬、僎弟也。

戊午。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參謀軍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祕書省校書郎馮方並參議軍事。　權禮部侍郎黃中請爲欽宗作主祔廟。從之。　侍衞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及金國統軍蕭琦戰於眞州胥浦橋西。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虜驚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居以爲浮橋。恐金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鎮岡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爲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逃去。宏淵在眞州。方飲酒。有報金人且至者。亟率衆相遇於胥浦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於橋上。金人弓矢如雨。王師多死。城中老弱皆竄避。惟守家強壯。猶登城以觀。正爭橋間。敵實草以渡河。三將皆死。宏淵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拒。故軍民皆奔於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毀閘板。退屯於揚子橋。眞州遂陷。敵得城不入。徑自山路犯揚州。趙甡之遺史云。是役也。宏淵稍避未戰。實不入陣。身在橋之東。以屬將士。迎三將在橋上占橋迎戰。及衆退軍也。百姓鬨然爲之語曰。邵太尉在兩府橋當住番人矣。揚州百姓則曰。若非邵太尉在眞州力戰。番人則揚州之人皆遭之不及。至有背宏淵親與人鬭。戰出入數四。血污滿體者。其力戰遏敵之擊兵於百姓。後好事者不究其實。爲請立祠宇於二州。可謂不誣之譽矣。甡之所稱兩府橋即胥浦橋。今併附此。更須參考。　江淮制置使劉錡軍還至邵伯埭。聞金犯眞州。疑揚州已不守。未敢發。會探者報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雖失眞州。猶可爲國家。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使劉澤。澤以城不可守。勸錡退屯瓜州。錡令諸軍憩歇。徐圖所向。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復商洛縣。

己未。鑄樞密行府之印。　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馬軍葉義問奏。今來軍期之際。事務不少。全藉逐路州縣當職官竭力應辦。如內有避事不職。及生事騷擾百姓。或老病怯懦。不堪職任之人。並見闕官去處。欲許臣先次選官。塡替對移。其罪狀顯著者。具奏取旨重賜竄責施行。從之。此據武昌軍回申行府狀。　詔翰林學士何溥祠馬祖。又命招討使禡祭於軍中。　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乞犒軍錢物。詔以銀萬兩賜之。　侍衞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渡淮。攻蔡州。撙在信陽軍。聞金已寇淮右。曰。此可以進兵擣其虛矣。遂行。　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等復商州。獲其守將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知州武騎尉馬彥。降食糧軍千餘人。時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鄧。人心驚搖。金所命滿城令與尉皆遁去。丞喬展召耆老告之曰。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展曰。鄉偪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死於蹂躪。其不能出者

責以背叛。孥戮之。莫若一心固守。此萬全策也。既而有謀竊城內附者。展執而戮之。衆乃止。展。平陽人也。滿城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喬展墓誌修入。此可見人心歸宋之深也。及本中國人乃不顧大義如此。可謂誅伐。今具載可本文於後。故華州滿城丞正隆之季。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鄧。人心動搖。令與尉皆挈家遁去。君召耆老告之曰。今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君復好謂曰。國家之興。實天所授。人背實難。亦已久矣。其忍負之乎。術如所言。將官順效。逆一旦朝廷以偏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爲官軍所乘。皆死於蹂躪。其不能去者。實以背叛孥戮之。今丁口數萬。同一心力。足以自固。詳爲審計。其若普遍陰閱兵積聚。吾儕不甘。國兵來先父老以圖共守。此萬全策也。衆皆喜曰。敢受命。於是增埤。浚濠。躬執畚鍤。以導其衆。不浹旬而城完。乃料揀丁壯。得二千人。悉令登陴。又選精銳百人以爲牙兵。其餘俾防曲巷巡邏。備奸盜者皆從其任。號繫矣。術逐去謝手。命寄居官外守要害。甚者逐老偕與妻孥謀。鄰里分既定。甲胄堅城。嚴以關扃。既而有謀翻城以應敵者。執而戮之。人皆屏息。未幾。淅南、亦水、華州、事陰。自水下郡皆爲南軍所據。賊黨萬。李學單車來傳城。自冬及春。首尾凡四月。新晉百方。君對死無二。人知聚滅自當。賊不能攻。大定二年春正月。宦軍蹙。賊始散走。君登壁而出。與官軍合。擊追奔數十里。賊旣面遁。君使民之晉陷於賊者。不能樂歸。悉使自陳。其後捉殺僞諜及亂者。此邦之人。賴以免。人亦感君之恩。給君像戶俗有之。

庚申。葉義問入辭。乞犒軍金帛。上命出內帑九百萬緡予之。參謀軍事虞允文繼對。上諭曰。卿儒臣。不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勉爲朕行。允文曰。臣敢不盡死力。　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爲御營宿衞使。初。王權之未敗也。權禮部侍郎黃中爲上言。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至是又率同列言存中不可遣。狀甚力。不聽。戶部言。朝廷不住調發人馬往淮上。緣諸處總領所係在沿江兩岸置司。乞總領官不時過江往來檢察。催取隨軍轉運司並所委官。同共多方措置。竭力應辦。不得有誤軍食。從之。　盱眙軍免解進士胡昉爲右迪功郎。充泗州司戶參軍。用守臣夏浚請也。　趙撙破褒信縣。是日。建康府都統制王權自和州遁歸。權聞敵且至。紿其衆曰。已得旨棄城守江矣。遂引兵登車船渡江。屯於東采石。

辛酉。左金紫光祿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葉義問發行在。朝廷始聞劉錡自楚州南歸。盡棄淮東之地。然尚未知王權渡江也。詔將來巡幸。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糧差除等事。並隨行在處分。百司常程事。依舊留臨安府行遣。內不可決者。即申行在所。　是日。金人入和州。初。金兵至近郊。猶未知王權棄軍而歸也。後軍統制韓霖最後出城。乃縱火。城中喧亂。金人聞之曰。南兵遁矣。遂進兵入城。城中糗糧器械。並委於賊。敵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及爭渡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怨號呼。指船詬詈。皆以權不戰誤國爲言。統制官時俊殿後。以弩伏道旁。敵騎稍止。潰兵往往乘甲抱蘆葦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五。

壬戌。詔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背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　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先往沿江措置。　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爲御營先鋒都統制。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衞步軍司公事李捧爲前軍都統制。右武大夫高州刺史苗定爲右軍統制。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摧鋒軍統制郭振爲左軍統制。翊衞大夫利州觀察使劉銳爲中軍統制。仍命顯忠屯蕪湖。以扼裕溪口之衝。且爲王權聲援。捧管請斷吳江橋以拒金。或又欲塹當塗之霸山以斷其騎軍。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曰。審爾。是

116
38 B

樂與以西耶。凡堂帖監司符移皆收不行。自李棒以下差遣，諸將皆不書日，蓋明年正月乙酉李棒見內戌，苗定見癸巳，郭藝見，並係此衙，但不知後軍為何人也。徐夢莘北盟會編壬子御營前軍都統制李棒往江上捍禦，朝辭，恐即此日，李洪運行狀又稱李棒請斷吳江橋，亦不得其時，今且附此，更須參考。　成忠郎閤門祗候東南第二副將都遇知濠州，召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團練使知濠州劉光時遣行在時州已不守。光時寓治橫澗山寨。　殿中侍御杜莘老乞令勳臣戚里內侍之家，獻家財以助國，仍加優賞，從之。　詔選人舉主考第應磨勘者，許不俟考官赴闕，用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請也。　資正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始至本府視事。燾康知府題名，張燾十月二十三日到任，壬戌二十三日也，道生之遣史在二十日已來，恐誤。　先是建康居民盡移而去者十五六，及燾至，人情粗安。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至新蔡縣，金人所命令佐率衆迎敵，撙一鼓破之。　是日，江淮浙西等路制置使劉錡退軍瓜洲鎮，金陷揚州。初，邵宏淵既失利，金人自山路徑犯揚州，屯於平山堂下，宏淵亦退，在楊子橋南，毀閘板而渡，揚州軍民皆傾城而奔。錡乃退軍，自南門外拆民屋浮橋，諸軍過絕，即毀橋東門而去。守臣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亦奔泰州，往通州渡江入平江府。先是右朝奉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被旨守海道，至是獨引兵趨景明西沙，或勸毋行，珏不聽，即日登舟，文書帑藏無毫釐之失。　癸亥，詔侍從百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先是翰林學士何溥、吏部侍郎凌景夏、張運、給舍金安節、劉珙、蔡諫、梁仲敏、杜莘老、吳芾、禮官王普、尚書郎徐度、薛良朋、余時言、柳大節、姚寬從行，仍命景夏等分撰六曹都司樞掾大府農寺事。時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措置海道，而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虞允文先往建康，從官兩省留臨安者，惟汪應辰、徐嘉、黃中、路彬、許尹、唐文若六人而已。寬、舜明子也，時以右丞議郎監六部門，權右曹郎官，始有司辦殿用紹興七年故事。杜莘老為上言，今親征興蹕日事異，宜皆從節，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徧識諸將耳。乃命王府直講史浩從行。自金人窺伺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有奏請王為元帥者，及扈行，遂遣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後率如所言。廷臣請王為元帥，據張闡所進，聖德率踐云爾，蓋未言者姓名增入。　言者乞令諸州縣豪勢上戶，自備錢糧，招槍杖弓箭手赴行在，優立賞格，從之。　尚書戶部郎中總管江東財賦淮西軍馬錢糧事都絜度司農少卿。　直敷文閣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落職放能。右朝奉郎知漢陽軍林之純為荊湖北路轉運判官。之純輕薄無行，不為吏民所敬，宣諭使汪澈出使，之純謹奉之。澈問植財計事，植士人，據案牘行移而已，諸州財賦未嘗經心，不能對。之純嘗為總領所屬官，粗知財賦所出納，一日開見澈，且言湖北財計。澈大喜之。之純乃風郡人詣澈舉其才，澈即奏與珙進軍襄、鄂，而植留鄂州不隨軍，坐是糧乏，又薦之純可用，於是中命。之純十二月壬戌正差。　是日，王權自采石夜還建康。既而復如采石。時金主亮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渡已數日。權與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傅猶庇匿不以聞，州學論汪如晦興教授蔣繼周同往見傅，責之。傅氣奪，一日發八奏。初奏言金人已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三省樞密院吏皆舉家以出，

都人驚移不可止。次報金人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朝廷莫知其在江之南北，益懼，因遣人於閭巷間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夜二鼓，乃得一士人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於是憂疑稍定。繼周、青田人也。　甲子，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左大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　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傅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為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賞功也。　入內侍省押班林肇主管大內公事。　趙撙下平興縣，忠義統領柳萬克復兗城。是日，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兼主管中軍軍馬吳挺、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敗金人於德順軍之治平寨。先是金遣兵之涇原，宣撫招討使吳璘令起、挺率所部捍禦，過德順，遇金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遂駐於治平，統領官劉海、將官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博綽，生俘數十人入其郭。金恐南軍襲其後，乃火城寨為疑兵，海等以為救至，遂引退。金乃得去。宣撫司第賞首先出辭破敵者為奇功，進官四等，其下各有差。　乙丑，鎮江府左軍統領員琦及金人戰於揚州皂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琦，與官軍遇，至是大軍來爭瓜洲渡，琦命統制官賈和仲、吳超等拒之於皂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既入，張弩俄發，金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於道路，市人為之語曰：雖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蓋視軍馬葉籍間讀琦報捷，至金人又添生兵，顧謂侍史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士園樞密。此以譏蔡之，建炎修入　丙寅，直敷文閣南浙轉運副使王時雍、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林安宅各特轉一官，時升等言，拘收到錢三十萬緡，以備巡幸之費，故有是命。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人舟師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海船數百，使工部尚書蘇保衡等，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辦畢，令雄州刺史阿鄰來江上迎報。金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發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皆富豪子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知朐山縣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卧而睡，略不能動，雖衆何為。況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時金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端蔣於石臼神祇風助順，夜漏將盡，起碇進舟，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南風漸應，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壘，敵驚失措，敵帆皆油紬為之，舒張如錦繡，綿亙數里，忽為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搖兀，無復行次。會火頭船中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軍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殺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鄭芳

等等五人斬之。阿嗎亦爲官軍所殺。保衛舟未發。亟引去。（熊克小歷云：統軍蘇保衡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死。蓋因馮忠嘉海道記所書也。（案）范成大攬轡錄：蘇保衡爲水軍都統，高王立、陳右丞，則保衡此時不死。忠嘉誤。）得倪詢等三人及敵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歷，與器甲糧斛以萬計。江淮制置使劉琦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琦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琦專防江上。會琦病已劇，遂扶輿渡江。留中軍統制官范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知均州武鉅道將與忠義軍復虛氏縣。是日，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攻蔡州，距城二十里。金人出兵背城而戰，方成列，撙出金不意，命官軍於宿草間乘風縱火，鼓噪而進。金披靡，撙率親軍衝擊，斬其總管楊過，遂整衆入城，秋毫無犯。宣諭使汪澈以撙提舉諸軍，先是朝廷聞敵犯淮西，亟命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統諸軍併舟師爲王權之援，武昌令薛季宣獻計於澈，謂閔軍已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進，令閔乘虛下潁昌，趨汴京。金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

丁卯，詔親師江上，兩班宗室並免扈從。詔蔡京、童貫、岳飛、張浚子孫家屬，令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用中書門下省請也。於是飛妻季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焉。是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中書舍人兼參謀軍事虞允文見太尉劉錡，問兵敗狀。錡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允文曰：敵人席卷兩淮，直窺江表，今日之用兵，爲得已乎。錡曰：錡非好官職者，今當上還制置、招討二印耳。允文曰：國事如此，九重方有蒙塵之懼，公持是印欲安所歸乎。錡慚不能答。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自商州遣兵會虢州忠義首領辛傅等，取朱陽縣，降其知縣事奉議大夫劉楫、商洛都監供奉班祗應王元寶，俘女真九人。

戊辰，殿中侍御史杜莘老直顯謨閣，知遂寧州，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去爲致仕。先是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劾奏之，上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爲御馬院。致其仕，而莘老亦出。右迪功郎鄭樵充樞密院編修官。樵以布衣特起，至是稍用之。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本所庫管錢引，見在萬數不少，陝西諸路並係敵中行使銅錢地分，若不預行措置，竊慮恢復之初，諸軍進發，出川路界分，止以銀絹支散，本所錢引遂成無用，爲害甚大。照得前此榷場未開日，四川錢引客人已私下將帶，往來陝西，暗行買賣，將來既得陝西，則川陝路通，客旅奔湊，布帛茶藥之類，皆是川貨，與錢引相兼貿易，實爲利便。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如收復到陝西州軍，許將錢引依四川行用。其見使銅錢一文，紐川鐵錢二文，庶幾公私貨幣流通，不致妨闕。議者必謂封疆既拓，錢引可以多添，此誠便利。然蜀中交子，祖宗時止一百二十餘萬道，皆有稱提見錢。今節次增添錢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道，只有鐵錢七十萬貫，其所以流通者，蓋緣鹽酒等物，陰爲稱提，而本所贍軍庫，常有數百鉅萬鉅散於外，故引法未敢大壞。此亦天陰有以相之也。引法一壞，則蜀不可爲矣。故今引法尤當愛護，不肯輕有增損。向都轉運司以軍興急迫，增印數百萬道，引價頓減，遂於通衢鑿毀以救弊。今官庫之積，皆當散出，若更增添，須當消息而行。乞密降省劄，略示大數付之，望不下轉運司收拿令之望酌度事宜，或三五十萬，或百十萬道，作番次旋旋增添，不令外人知所添之數，足以給用即止，不必盡如朝旨所增。蓋添引頓多，則引價必損，諸軍恐其折閱，則便多邀銀絹，臨時實礙支遣。又所復州軍，未知多寡，可守不可守，而錢引既印，則不可復收，併與見界之數，行用俱輕，爲害不細。之望備員總計，當此軍興，若得多印錢引，以救目前之急，實爲大幸。但爲朝廷久遠之計，慮及如此，伏望特賜照察。（十二月庚子施行。）

初，金新主褒既立，遣通事蕭恭持赦詔撫定州縣，及中都，權留守拒而不從。恭立誅之。大興尹李天吉懼而聽命，於是自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金主亮。亮嘆曰：朕欲候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襲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衛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事。亮即遣右議軍郭瑞孫回兼攻褒。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己者。天吉、燕人，瑞孫、樂師孫，兵部尚書安國子也。（亮得褒報，諸書不見月日。（案）褒以此月八日立，而自上京至汴州五千八十四里，自汴至燕、和不過則亮之得報，必在十月下旬。今且附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四

【紹興三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己巳朔，監察御史吳芾行殿中侍御史。先是芾建言：陛下當修德以服金人。金以其力，我以美德，雖強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情已見。又言：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爲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爲作輟。凡下詔必務實，已引對必令盡言，使隱之於心，有合於天地，發之於政，無愧於祖宗。上韙其言，故有是命。芾又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爲蓄縮之計，則大事去矣。監察御史劉度守右正言。詔樞密院招效用二千人。令忠銳第五將張耘措置。江州都統制戚方奏已復蔣州。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引兵至虢州城下，守臣蹇信引戍兵迎敵，不勝，遁去，官軍入虢州。

庚午，劉錡捷奏至。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家宣力。遂遣使以金五百兩、銀七萬兩，犒勞有功將士。上又曰：使人人如此立功，將來凱還，王爵亦所不吝。時金人犯瓜洲渡，中軍統制官劉汜迎敵，用克敵弓射卻之。金人焚驛亭而去。給事中金安節等言：伏覩聖旨，擇十一月初五日車駕進發，今扈從百司雖嚴備，臣等竊度事宜，見今諸將占據城險，都分爲守江之策，未見中到次第前來。所遣樞密、督視一司，計程方抵建康，而宿衛使楊存中將帶人馬見行起發，欲望先次並行催督，仍令同兩淮制置使司疾速措置擺布，務要嚴整，早見次第，逐一具申，然後車駕別擇日進發，庶免程期促迫，有妨中外措置。詔已降指揮，今月五日巡幸，緣係顯仁皇后禫祭，可令有司別行擇日。右朝請郎新知嚴州楊師中知江陰軍。

塡復舊闕。江陰比廢爲縣。至是復之。仍賜師中銀二萬兩爲軍費。　詔江、浙、福建路揀發赴三衙軍兵闕額。並令逐州招塡。如額足。亦許額外招收。　是日。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崔邦弼棄城走。先是邦弼課民修城。民被其擾。苦之。邦弼常言。如有警。當以死守。比敵破揚州。邦弼已失措。前一日欲遁去。州人攔馬橋遮道責之。邦弼語塞而止。至是遣其親卒夜縱火。人皆趨救。邦弼因得縋西城而去。軍人剽掠。城中復亂。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珏聞之。遣統領官盛舍將兵四百入城彈壓。乃定。邦弼遲疑數日。不得已復還城中。

辛未。敷文閣待制張子顏、正集英殿修撰張子仁、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張宗元各特轉一官。子顏等奉詔獻平江、鎮江府、太平、湖、秀、常州諸莊米十萬石以助軍。故有是命。於是少保吳益兄弟、韓世忠、秦檜子孫。故將劉寶。內侍張見道。富民裴氏。相繼獻金錢。如詔旨。吳氏獻錢五萬緡。韓彥古米萬斛。秦塤金五千兩。獻銀七千兩。米二萬斛。拱衛大夫裴希聲等獻銀萬兩。錢二萬緡。　而楊政妻崇國夫人南氏亦獻錢十五萬緡。乃以其子廈、庥並爲成忠郎。　詔拱衛大夫文州刺史建康府後軍統制韓霖依軍法。以王權言其託病不戰也。未及誅而權罷。上知其情。乃詔霖奪官自效。霖貸死在十一月甲申。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引全軍發應城縣。回援淮西。　是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在鎮江府。知建康府張燾公狀言。金人侵犯采石。爲渡江之計。其勢甚危。乞日下火急起發前來。保守江、淮。制置使劉錡還屯鎮江。而病已劇。義問以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橫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趣令過江。故校書郎馮履手記。范颯與子由辛巳年嘗作劉信叔錡幕官。信叔時在揚州。敵人入境。劉曾遣騎將至清河口攻敵人。遏絕其來。已而聞眞州失利。遂帶軍馬急渡江入京口。防揚子江口。劉以爲敵衆我寡。勢力不敵。若不防揚子江一面。帶兵深入。或恐敵人出吾後。臨江兩淮。則大事去矣。當時劉公只以守江爲上。不敢與敵爭鋒也。敵有百萬。劉公只有七萬。故有已前。葉樞密義問以爲劉怯不肯進。或遂有督責之令。劉云。某非不肯前。以爲須守江爲上。況力不敵耳。萬一出師前去。敵騎出吾後。則江爲可憂。葉云。招討相公既不敢前去。便可以辭。在皆奉旨便宜行事。此當別委官也。劉云。知此則甚好。於是皆與葉遂請大將。竊問誰可向前者。獨李安請行。葉遂以大將牌印付之。李由范巖萬字也。按此所云。當得其眞。但稱敵有百萬。及以李橫爲李安。皆差誤。取其本旨可也。　義問乘大舟。以二校執器械立馬門左右。見者無不笑。義問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金人相持。已惶遽失措。行府有統制官輔逵、米忠信數人。或問金人重兵近在河北。何以卻之。逵曰。國家勢弱。無法可以卻敵。聞者皆掩鼻。時江水低淺。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爲溝。可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爲鹿角數重。曰。金人若渡江。姑此障之。鄉民執役且笑曰。樞密肉食者。其識見乃不逮我輩食糠粃人。一夜潮生。沙漲悉平。木枝皆流去矣。會建康告急。義問乃遵陸而進。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新判潭州張浚改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赴行在。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爲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親衛大夫常德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洪淵爲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詔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赴行在奏事。仍令總領江東淮西財賦都絜將權軍不以是何錢物。盡數拘收椿管。申尙書省。

趙甡之遺史王楫被召在甲戌實錄。　左宣教郎新知大宗正丞王十朋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　詔進納授官人並損其直十分之二。與免銓試。仍作上書獻策名目。理爲官戶。永不衝改。自下鬻爵令半年。願就初品文階者。繳一人官者。請損其直以招來之。故有是命。　鎮江府中軍統制劉汜及金人戰於瓜洲鎭。敗績。時金人以重兵直擣瓜洲。權都統制李橫引諸軍迎戰。葉義問督鎭江駐劄後軍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强之。未著北岸。義問懼怯之狀。見於顏色。即向西去。曰。欲往建康府催諸軍起發耳。市人皆媟罵之。金人兵勢甚衆。汜提本部兵先走。諸軍皆不進。橫以孤軍不可當。亦遁。於是背印使臣不歸。失其都統制印。金人追官軍。官軍墮路不能行。遂涉運河而西。亦有奔走得脫者。金人鐵騎掩至江上。左軍統制魏俊、後軍統制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汜性驕惰。不習軍事。至是卒敗。馮履手記。范巖自揚州云。劉信叔以召歸宿安李安孫其兵七萬人在瓜洲。往逐敵人。敵大出。遂引兵卻而所著軍在後。我師綴兵大殺。所殺皆著軍。知此橫與二十餘里無處殺盈十四五萬。弓力已乏。兵刃皆鈍。飯亦盡。敵知吾困憊。終發出精兵反與著戰。力不敵。李安所將七萬師遂退至瓜洲。敵兩島伏兵夾起。向前行時。先鋒六七千人在瓜洲作飯。依逐敵四方合。已而敵伏兵起。先防殺作飯者。我兵退無可食。又伏兵發。軍遂大潰。是時汜在金山上。見日方晚。照見甲光。知敵山崩摧。皆赴河。止是對岸船百餘隻。急渡將軍中將佐。餘皆不能渡。又身上被甲。遂沈及被殺。七萬人皆沒。我軍奪氣。葉歸與於劉汜失利。斬之。此所云恐不無飾說。今不取。　義問離鎭江三十里。至下蜀鎭。未刻。有流星急遞馬傳淮東總領朱夏卿手帖云。官軍敗退。瓜洲渡爲金人所據。義問大驚。又聞采石敵兵甚衆。欲復還鎭江。因問向裏山路可通入浙東否。諸軍皆啞笑曰。僞寇至此不可回。回則有不測。左右亦懼。乃請義問速趨建康。　江州右軍統制李貴引兵至穎河。焚敵糧舟。獲金帛甚衆。遂進攻潁昌。　是日。金人以百騎至無爲軍。左朝奉大夫知軍事韓髦先已遁去。居荻港。惟總首閱寄率民兵在城中。至是亦遁。井邑悉爲寇少所焚。髦山陰人。

癸酉。淮寧人陳亨祖執金人所命同知陳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亨祖州大豪也。聞官軍已得蔡州。遂傾民兵據其城。事聞。即命亨祖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　是日。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官趙撙去蔡州以援成閔。留從義郎鄂州駐劄御前軍正將李詢知州事。詢、蔡州人也。於是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復入城據之。

甲戌。詔三省有格法常程細務。權令執政官書押。事定日如舊。　新除直顯謨閣知遂寧府杜莘老守司農少卿。莘老既罷言職。而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言。陛下厲精圖治。虛己聽納。每延見羣臣。旰食未寧。將以宏濟艱難。擯斥外侮。今言事之臣無名求去。陛下即允其請。臣等竊所未諭。伏望陛下爲宗社。爲政體。少留睿慮。以彰聖德。故有是命。　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權領東南第二將向琪爲右武大夫永州防禦使。錄集縣捍殺金人之勞也。　詔放公私僦錢一月。　鄧州人孫偉攜家屬民丁千餘至襄陽境上。鄂州都統制吳拱言於朝。詔補偉修武郎。充忠義軍統領。　是日。葉義問至建康府。夜被旨罷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督撫府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命中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

犒師。采石蓋權軍在采石未散也。時知建康府張燾至府纔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方就寢。允文叩門求見甚急。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安寢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視太守動息爲去留。倘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適諜者言。敵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爲策。曰。燾當以死守留鑰。邊卸其他。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　先是。金主亮爲內變所擾。自將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用內侍梁漢臣議。將自采石濟。乃揣千餘騎謁西楚霸王祠。卜之不吉。亮怒。命焚其廟。俄有大蛇見於棟梁。又聞其間如數千人大呼。亮大驚。亟引去。

乙亥。詔諸軍將士。但與金人戰鬬。並守禦立功之人。並與理爲戰功。先是有旨。除殺金平、和尚原、順昌府、大儀鎭、明州城下立功人外。餘不得爲戰功。至是始有此命。　詔減度牒之直。每道爲錢三百千。　又詔獻納八千緡以上。補官人並免試。　是日。金主亮臨江築壇。刑白黑馬各一以祭天。期用翌日南渡。

丙子。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虞允文督舟師拒金主亮於東采石。卻之。允文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允文見官軍十十五五坐路傍者。問之。衆曰。王師使在淮西擊鼓。我曹皆騎士。節使乘馬過江。今已無馬。我曹不解步戰。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爲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柰何代人任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敵營。不見其後。而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據胡牀而坐。諸將已爲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俊、戴皋、盛新等與語。聞之曰。敵萬一得濟。汝輩走亦如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允文曰。汝謂止坐王權之繆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敵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努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卽發帑賞之。皆告授之。衆皆曰。今既有所主。請爲舍人一戰。允文卽與俊等謀。整步騎陳於江岸。而以海鰍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軍將蔡某、韓某二人。各有戰艦一艘。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鰍船踏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陣始畢。風色作。金主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亮所用舟。皆撤和州居民屋板以造。及掠江濱渡舟。舟中之指可掬。敵始謂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崦。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將及岸。官兵小卻。允文往來行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卽手揮雙長刀。出陣待敵。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鰍船衝敵舟。舟分爲二。官軍呼曰。王師勝矣。遂併擊金人。金人所用舟底闊如箱。極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舟隨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往往綴屍於板而死。是役也。二戰艦終不出。允文追二將。各鞭之百。金人士不死於江者。亮盡敲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聞頃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卽奔走。船自著岸。已無一人一騎。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及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

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十數里不斷。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敵舟未退。會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爲疑兵。敵既敗去。允文卽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夜半。復布陣待敵。琪、德子新、亳州人。張俊下亳州。新挈家來歸。俊奏授正使。蒙閤職。漸陞爲正將。隸中軍。至是爲水軍統制。張振。河內人。已見紹興十五年二月。　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取商洛、豐陽諸縣。

丁丑旦。虞允文、盛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戒曰。若敵船自河出。卽齊力射之。必與爭先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敵船。則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卽駐舟江心。齊力射敵。騎望見舟師。遽卻。其上岸者。悉陷泥中斃。官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敵軍鼎來。臣不當便引去。且留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望陛下特寬斐顧。金主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命參知政事李通書之。以招王權。曰。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嚴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蓋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朕所不客。若執迷不返。朕今往瓜洲渡江。必不汝赦。遣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千齎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閒也。欲攜我衆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適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之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允文以爲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寘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憹。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眞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遂焚宮人所乘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於是始有瓜洲之議。　采石卻敵事。諸書所載參差不齊。今併附載於後。○蔡戡撰虞尙書采石斃亮記云。虞公至江上。前敵舊充斥。帳艦數百艘。列在北岸。若欲濟者。敵人方築壇。刑白馬祭天。旗幟滿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喊聲震天地。王權所領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故等兵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虞公使人諭曰。國家禁祿竭民之膏脂以養爾曹。今事勢危急。此正壯士立功報國。以取富貴之秋。而乃甘心匿伏山崦。以延須臾之命。又安能必保其腰領乎。若當身鋒鏑。萬有一勝。生則取封爵。死則有褒贈。寵賚殺及之。將士皆呼曰。舍人既肯向前。某等當竭力以死報國家。有頃。敵舟齊發。衆來南岸。金主親在臺上。手麾紅旗。催督。須臾。賊舟漸近。我軍舍山崦。羅列江岸。賊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遂以箭相射。我軍羅幟俱發。敵出中流。中箭者悉墜江中。車船衆勢衝撞者。應時沈覆。遂不能濟。次日復來。方摺鼓鬃船欲進。見水軍戰船盡出。遂不敢前。我以海鰍船五十餘隻先往北岸。截斷楊林渡口。用克敵弓齊射。敵業船上岸。悉陷泥中。不能動。坐受箭而斃。金虜勇不可遏。遂自取御寨舟船。悉焚燬而去。餘舟爲我所焚。皆盡。○員興宗紀紹興采石大戰始末云。十一月初四日。劉錡兵大敗於瓜洲。江、淮之間。民皆奔走。是時金主以重兵臨采石。已數日。知建康府張燾遣官來督府措置。虞侯與燾集。衆初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罷王權。以李顯忠代之。督府許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夜遣虞侯持檄走池州。喚李顯忠分付人馬。令會於采石。舊權兵在采石未去。初七日發建康。初入日早。去采石餘路十五里。聞鼓聲震野。問道路旁人。云。是金主臨江。昨日刑白黑馬各一祭天。取今日過江。虞侯見道傍茶坊酒店官軍閒坐。虞侯呼之。具說與道路之言。舍人虞侯又問云。旣是金主今日過江。因甚卻只在道旁。衆兵皆答。王節使在淮西。每日只打鑼不打鼓。未嘗得接戰。我輩皆是馬軍。節使命我棄馬步走過江。如今已無馬。我輩不會步戰。斷殺隨行官吏多欲回。虞侯曰。須要去江上看兵勢。遂上道。我來當進不當退也。有進言者云。事敗至此。舍人與人一担物何也。虞侯不聽。虞至采石。諸將皆無戰意。公方會合諸將士語之曰。我聞王節使在淮西。每日打鑼不打鼓。衆曰。果如此。虞侯獻勞曰。權不戰。教汝輩不成事。今汝輩半死半活。至此不易。然王權已罷兵權。皆汝輩不得。我是朝廷官家差我犒金銀來犒賞你。輩今有節度、觀察、承宣、刺史、校尉官誥皆攜來。你輩食官家錢米。官家養汝三十年。不會能努力一戰否。衆曰。我輩也要戰。但無人主此事。虞侯與說。我今日只辦歸隨你輩成得功。大與你輩填大的官誥。立得功小。填小的官誥。若死於此。則當同死於此。若你輩走。我亦隨你去。你輩

還去甚速，我須去見官家，說道某人統制以下某人首斷殺，某人不肯。諸軍大呼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廝殺。於是方布陣，擺戈船。是時江北敵兵甚盛，極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絕，鼓聲震地。虜與部騰馬至岸口，凡北岸一高處上有一大紅繡旗，黃旗各二，左右簇立。中有大黃蓋，有一人服金甲，被胡牀，坐其上，衆云此金主也。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虞遂與諸將議，與統制官張振、王琪、戴皋、時俊、盛新列馬步軍為陣，靜以待之。分戈船為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以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待不測。布陣畢，忽聞敵兵發喊，金主親執小紅旗，麾數百舟絕江而來，未頃刻間，有十數舟達南岸，敵登岸與官軍戰。公往來行間，公拊時俊曰，先登軍皆死鬬，斫殺過半，岸上之敵，皆拱拜，賊於江中死以萬數，天色晦，敵猶未退。會官軍在淮西有潰散者三百人自光州路轉江而至，虞撫勞之，授以旗鼓，設為疑兵，敵果以為援兵，鼓噪乃已。御廐獅子驄，敵引餘舟遁去。或欲引水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以為不可，所謂歸師勿遏是也。或恐官軍一傷，我軍少，何以斷之，敵萬出入寇，如此之盛，不止今戰，若官軍少，則明日何以為敵，但以強弩射其後，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岸上之敵二千七百餘人，射萬戶一人，生獲千戶五人，女真三百餘人，餘皆正軍，離者是夜遁去，卽夜具奏，奮將去，新將未至，決不敢引去。是夜，椎牛釃酒以勞軍，有說舍人宜疑者及凡船虜人走在虜營甚衆，問之云乃中書舍人，非武官舍人也。將還，乃遣禮致游，至夜中，仍令相陣，舟與將士出戰，敵兵已稍齊，敵至辰時已來，凡再戰，公舉旗揮出海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楊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說與諸將，當時只令將船守楊林河口，不令放賊船令出，會統制盛新引船直楊林河口，於江心下泊船，度敵箭所不到處，戒之曰，若敵船自楊林河口出，卽齊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船得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卽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於是盛新受令，於江心駐船，齊力射敵，敵驚潰而倒以萬數，敵見船無歸路，卽時從下流放火自焚，官軍亦於河口上流以火船焚其餘舟，凡一百八十餘隻，殘敵遁去，至午間，遣一小舟令張千持書至，書意但與王權有約，悉其兵出於用間，蓋以已發遣王權之事報之。○楊王江上錄云，亮與王權相拒於歷陽，王權領衆回走東采石，虞允文督張振等擊賊船共七百八十隻，稍懼防守江岸，金主遣泰國大將軍齊芳珠徵押戰船一千餘隻出楊林口，沿江擺布，諸軍戰船包掩，敵船低小，盡沒於江，梁大使奏云，本國大謀，請陛下登舟早渡，虜主欲登舟，赤盞明威將軍奏曰，陛下乘船低下，臣被兩宋壓沈大江，奈何陛下乘舟欲渡，是從賊臣黨陛下於宋朝耳，萬

見敗舟奔岸，大怒，謂漢臣曰，汝本宋朝舊臣，聯高官厚祿，恩過萬士，而敢反朕命，赤盞斬漢臣於江岸。○趙甡記范成錄云，葉幕中虞允文、汪大猷參贊軍事，李宏軍潰，葉遣虞舍人往建康犒師，中路見王權敗兵，以為前者失利，今願自效贖過，然無人為領者，遇虞舍人，虞云，爾輩肯出力為朝廷殺敵人，我可為汝奏作證。於是王權之衆皆踴躍自效，虞遂領之而去，大敗金師。○楊萬里撰虞允文神道碑云，十一月甲戌，公與義問至建康，是夜，有詔罷劉錡，以成閔代，召王權，以李顯忠代，於是義問檄公如池州招顯忠師，且犒師采石。乙亥，公行，是日，金主已次采石，刑白馬祭天，期以詰朝渡江。丙子，公未至采石十五里所，已聞江北鼓聲震天。見官軍十十五五坐道傍，問王權敗軍也。公念權已去，顯忠未來，若坐待顯忠，國事去矣。呼而問之曰，金人在江北，汝等何乃在此，從者皆勸公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他人壞之，且督府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彼自有將帥，公柰何代人任責以速辜。公曰，吾位從臣，使敵濟江，則國危，吾亦安避，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不敵則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進而死，死晉節也。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見江北敵兵連營三十餘里，不見其後，號十千萬，馬倍之，而王權潰兵止一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皆為遁計，公召其將時俊、張振、戴皋、盛新、王琪勞問之曰，敵萬一過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乎，且朝廷養汝曹三十年，乃不能一戰報國乎。衆皆曰，豈不欲戰，誰主我者。公覺其可以義動，因諭衆曰，汝曹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公曰，今顯忠未至，而敵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君努力決一戰，何如，且天子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今皆在此，有功卽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若有遁者，我亦歸報，某不用命。衆皆曰，如此則我輩效命有所付矣，請為舍人一戰。公卽與時俊等謀麾步騎為陣，分戈船為五，其二上下東南兩岸為遊軍，其一截精兵於中流以待戰，其二伏內港以備不測。號令甫畢，公復上馬至水濱，見北岸有一高壇，其上立大紅繡旗，左右各二環立，侍者中張一大黃蓋，有一人被黃金鎧，據胡牀坐其下者，金主也。忽敵衆大呼，擊鼓，天地為動，亮一小旗麾舟數百艘絕江而來，一瞬間七十餘舟已達南岸，其登岸者與官軍戰，我師少卻，公乘馬往來陣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邪。卽手揮雙長刀，出陣奮擊，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俘斬略盡，其中流者船小而卒衆，又自爭舟，兵刃隔礙，運掉不便，而我之艨艟往來如飛，橫突亂刺，敵舟被溺死者數萬，頃刻江水為赤。

敵引餘舟遁去，公命強弓勁弩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還。殲四千有七百，殺萬戶二人，生擒千戶五人，女真五百人。是夕，公具捷奏聞。推牛釃酒大饗將士。公料明日必復來，乃與諸將再往水際，列步騎，戈船出海鰍船五之二，以其半直北岸上流楊林河口以遏敵舟之所自出。丁丑，敵衆如牆而進，我師射之，屢敗而卻，死者萬計，舟來未已。海鰍逆擊，敵舟大敗，顧見我師據其歸路，卽縱火自焚，我師舉火盡焚其餘二百艘，金主遁去入揚州。○李顯忠行狀云，王權棄兵渡江，督府被旨委權兵柄，檄公會軍采石，始權失律也，時淮甸虞允文參贊督府，訪權所以敗之實，其軍咸詆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非敵人之鋒勝，蓋權宵遁先逃，我輩何緣自振。虞公曰，朝廷已令李都統來此軍，爾輩如何。衆合辭云，用李公則我等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亟至楊林渡江，築高壘，植二黃旗，中張黃蓋，亮躬擐金甲，執小紅旗，麾軍，恃衆以為江可渡也，公卽措置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西兩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港中，頃之，敵艦數艘渡江，呼聲震天地，敵舟及岸，漸次登陸，遣時俊、王琪、戴皋、張振、張與迎擊之，我師賈勇，以一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克敵弓射之，中者洞貫，敵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敵船於是遁逝，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二十餘艘，繼以蝦蠟縱火焚其戰船，火光蔽江，煙焰徹天。亮既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曰，今督軍非王權，乃鷹日鷹瞵千輩，汝衆渡江將何為，若能容我渡軍為一戰，決勝負，今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亮聞之，走淮東。○熊克中興小曆云，金主駐軍和州之雞籠山，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赴行在，以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虞允文通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丙子，金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金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王權所留水軍車船戰在南，諸將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嶂，惟統兵張振、王琪、時任其責，允文自蕪湖來，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於是振、琪與統制官時俊、盛新等各出山嶂，列於江岸，賊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我軍用海鰍船捏擊，士皆死鬬，人舟沈溺者數萬，其回北岸者，亮皆殺之。遂不能濟，允文具以捷聞。丁丑，敵復來，察見車船，遂卻，我軍復以海鰍船先往北岸，截楊林渡口，用御敵弓射之，敵棄船上岸者，悉陷泥中而斃。○王明清揮麈錄第三錄云，金主亮劍北人南攻，以四十萬自隨，出淮西，采與王權相遇，而王權之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權憚遁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云，國家養汝曹許時，正要今日以死上報。衆皆唯唯，湖軍壁堅不動，僅以二三腹心自隨，手執旗幟，戒諭諸將云，不可妄動，且看敵軍有隙不可不奮者，吾當舉遞

軍旗號先舉動，敵軍數萬之內，有隱敗往來傳呼者，其知其意，敵軍先來犯陣，遇大雨，遂退，復駐軍於舊寨，無一不驚，諸將遂謂權曰，軍如此，我軍如何可戰。權云，諸公不可說此語，今日正當報國之時，宜盡死於此，不可有一人異議。諸將云，太尉欲與諸軍死此，卻將甚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語，遂皆從諸人議往南岸，卽船渡軍馬，還與國家保江，卻自往朝廷請罪。又與諸將計算軍馬渡江時有殿後者，必為敵騎所追，令損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將殿後，統制官時俊云，願為殿後，保全軍過江，衆服其勇，王琪是時為護聖馬軍統制，亦同行，云所部軍馬，乃主上親兵，太尉不可失卻他一人一騎，遂令護聖馬軍先渡，諸軍次第而濟，敵騎遂下馬來追，驟時俊牌手並當之，幸所失不致如所算之數，諸軍遂就采石各上戰艦以備敵人，權為編管行府，押詣朝廷，竄於海外，金主舉至江岸，刑白馬祭天，自執紅旗，麾諸軍渡江，行至中流，為采石戰艦迎敵，時俊在舟中，令軍士以寸扎箭射敵人，赴水者多甚，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捷於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崇登，知樞密。正任觀察使，諸將在江中應援者，亦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遷賞最輕，抑鬱而死。趙康采石軍馬，至今憤之。次年春初，明清從外舅起師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言之。○趙甡之遺史云，然皆用心稽究采石事實，質之於士人、僧道、軍兵、商賈、官員，觀聽輯之功狀，考一時之記錄，莫不張其聲勢，大其功伐，皆不可取信。惟太平州及東采石之百姓所言者，不約而同，蓋其所親見，而又無心於毀譽也。急味取之，遂為定說曰，丙子日，隔江見楊林金人築壘，四蜀有黃黑煙突地，人皆莫知所謂，或曰昨日刑白馬祭天，今日祭風，欲出船渡江耳。少刻，煙漸微細，而背白色，巳刻之間，有紅繖登壇，亮在其下，有繡旗環繞之，俄聞樞密行府有參贊軍事中書舍人到采石市中喫食，乃允文也，或走報允文，請臨江督軍，允文至江口，是時風色已作，人謂金人祭風果靈乎，望楊林口有舟出江，相次尾尾相銜而出，凡出一十七舟，楊林口忽生沙塞斷江口，餘舟皆不可出，允文命發戰艦，有水軍蔡、韓將二人，各有戰艦一艘，皆唯唯不動，乃急命官塗民兵登海鰍船踏車，每舟有軍兵數人，發十海鰍往迎之，允文坐號屋中，戰灼難不能止，軍人皆戰，隨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回歸之理，民兵皆然之，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鰍衝十七舟，舟分為二，官軍呼曰，官軍勝矣，遂皆併殺金人，金人舟，其繼諸如箱，極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手，其能施弓弩者五七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小舟為水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

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各一二百箭，往往穀屍於板而死。取金人之舟觀之，乃用和州民舍折板而造者，每舟可載二十人，板木釘灰皆不如法，其敗固宜也。是役也，金人有四十舟，在楊林出江者止十七舟，官軍止有海鰍十艘迎戰，二戰艦終不出，允文遂麾時俊、韓將、各艦之一百，金人死士五百人，不死於江者，亮盡殺之，慮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聞頃年烏珠何以渡江，諸答曰：烏珠自馬家渡渡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著岸，江岸已無一人。亮喜曰：吾渡江亦猶是矣。及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數十里不斷，不啻數十萬人。亮隔江望之曰：吾欲舟出江，而山上人皆幾觀之。既而連瓦數十里，既是不動，遂成江南壁立萬仞之勢，豈人力能使之然，殆天實為之也。雖之實賦以允文二奏制詞之書論馬懷渡之役，烏珠出舟於江，官軍不戰而潰，金人遂陷建康，蹂踐江、浙、四明而回。當時議者謂：方金人進舟欲渡時，有能鼓率士氣，竭力禦之，可使金人皆獲焦殘之敗，不為難矣。雖用力不多，假使以采王使相當之，其誰以為不當。采石之役正猶是也。或官軍退卻一步，則敵人登岸，不知肯以何時蹂踐江、浙，而復回乎？海鰍十艘，雖用力不多，而金人愁死於江中者以萬，事為雖厚賞，稱一時當以酬其不退卻之功，可謂當矣。允文乃迸發功伐，大其勢設，意在於邀求厚賞，以結將士之心，自鑿已才，而發他日之用，可謂之要君，亦可謂之欺君矣。允文既午後到采石，敵擊已寘地，允文方與統制張振、韓議列馬步軍為陣，分戈船為五，若金人已擊鼓乃欲進兵也。允文方列馬步軍為陣，分戈船為五，不亦遲乎？列馬步軍為陣，刹那間猶可辦也，分戈船為五，非十刻不能辦，豈容擂布伍之時，敵人方發鼓，況散擊實鼓已久，雖欲出舟，何用發喊。又謂數百舟絕江而來，且楊林渡當冬月乾淺，惟單舟乃能出口，若欲出數百舟，非二十刻不能辦，豈可謂頃刻間。通計官軍分戈船為五，金人出數百舟，皆占三時，自午後又占三時，日已暮矣，又俏七舟，過論兩岸既戰，豈計岸上之說，凡二千七百餘人，七舟可載二千七百餘人，則一舟當載四百人矣，因宋水軍舟船大而壯實者，無知馬船，他軍每隊五十人，馬船尤不能載人，隊況金人折民間板木，旋釘為舟，而能載四百人乎？允文謂親身往來行間，再三傳令，激以大義，許以厚賞，亟令當塗、采石之人指此語為笑端，允文藉此說有心望為宰相也。丙子之奏既行，丁丑又作奏，允文盛稱采石之功，細者曰：旗頭木執持大旗，麾衆當先，賊陣當戰之際，已斷其左臂，大旗固不可據執正幸命之罔，安得小旗而應之耶？其謬一也。采石丁夫不過有數千人，況築車輪戰至夜救旗之餘，安可役使允文於截豎壘一丈五尺，深八尺，一夕之間，開得數百丈，又為內堤，可立官軍，計其工料，非旦夕之舉一夕可辦者，其謬二也。是晉擾由采石等語擢壘立堤之地，采石人皆大笑之。且曰：采石地勢有高有下，有山有水，雖有迪接，亦有斷頭，安得數百丈之壘立數百丈之堤。最熟觀其地勢，深以其言為是，諸軍雖張振、韓議者，不可勝數。是時王權方去軍兩日，隨者謂權不去則為權之功，故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也。允文見敵人既退，又上第三奏，稱皆有可議者。夫敵人鼓噪而倒者以萬數，不知用鐵萬神臂弓克敵弓能如是耶？況官軍以舟船杜塞楊林河口而已，楊林河口不甚寬闊，而又敵人擺陣在岸上乎，在舟中乎？若在岸上，則與河口全不相干；若在舟中，不過有數舟相對，安得應弦而倒者以萬數也？臣曾以衆說參考之，采石之役，若非虞允文身在兵間激厲諸將，則將士潰亡之餘，殆烏奔獸散之不暇，使敵人一涉江，則大事去矣。員興宗所記雖簡而甚真，但其間如謂敵數百舟死以萬數之類，乃文士過飾之常弊，亦猶前史所載睢水為之不流、秦軍為禦五十里之類，固不可以此而遂沒其實也。王明清《揮麈錄》乃謂諸將已御敵軍，而允文後至，采石不已甚乎？按陳良祐撰楊存中墓誌云：亮主發兵欲渡采石，虞公允文以中書舍人參軍事適至，亮舟師瞰其衝，北主怒，移屯揚州。良祐乾道中為吏部侍郎，與允文議論齟齬者也，此文出於淳熙四年，蓋允文既沒之後，而所云如此，則明清異說之言誠不足信矣。明清稱王權欲以死報國，而諸將令其保守江面，此言亦不足據。至謂時俊殿後，所失不及一軍中之數，則尤為不然。建康軍五萬，今止餘萬八千，何止折一軍半也。及貸功，以張振為諸宜王琪為過，蓋允文言其功顯，以已官與之，於是張振、時俊除正任承宣使，琪韓觀察留後使，明清乃謂琪宜貴而新進輕，亦非其實。李顯忠行狀又盛以為顯忠之功，尤為謬妄。蓋敵舟之來在丙子，顯忠之至在丁丑，方其敵之時，顯忠實未至也。若姓之造史，雖詆允文為多，然其指授諸將之功，終不可沒。至謂敵出十七舟，舟可載二十人，則亦未足觀金亮之來，其勢甚盛，若如姓之所云，是金人渡江之兵纔三百餘人，豈不見敵今江渡戰，舟不甚大者尚可容五七十人，執國敵所造舟，反不及之也。晁公恕敗盟記言一舟齊五十餘人，當得其實。姓之又稱官軍發十海鰍船，每船有軍兵數人，及請采石丁夫踏車轉戰，至夜寇之餘，安可役使？此皆最為緊切，以日歷所載明年五月二十九日建康府具到采石當時籍定踏車夫數考之，凡六千三百人。若盡使之踏車，則每一海鰍用夫六百三十人，是又大於馬船一倍矣。況每舟止有軍兵數人，而用夫六百人乎？以是觀之，蓋不止於十海鰍。若止用十海鰍，則餘夫甚

多，允不妨於撥發也。大率記事之體，稱揚予奪，當盡其實，若少涉用情，則使之人將有所不信矣。楊林口在沙塞斷江口，他書皆不載，按日歷會要所載蔣殺賀問奏疏，非言沙塞港口事，乃云敵人謂二港欲覘衝丹徒，一夕大風沙塞不得渡，以此奏考之，丹徒縣屬鎮江，則非采石交兵之地。一夕沙漲，則亦止午後出舟之時，姓之誤也。以明敵舟得出者少，用獎允文之功，尤非其實。蔣殺賀問奏疏詳見此月二十六日甲午。

戊寅，詔殿前司差官兵千人往江陰軍，馬軍司各差五百人往福山，並同民兵防拓江面。此據步司統領劉寶申行府狀。

己卯，殿中侍御史吳芾、左司諫梁仲敏、右正言劉度同班入對，以上將親征也。　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鍾世明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

庚辰，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何溥等九人同班入對，亦以上將親征也。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為行宮留守。　三省樞密院上將士戰死推恩格：橫行遙郡九資，橫行遙刺八資，遙郡七資，遙刺正使橫行副使皆六資，副使五資，大使臣三資，小使臣二資，校副尉及兵級皆一資，詔以黃榜曉諭諸軍。　是日，金主亮以大軍趨淮東。趙甡之遺史、員興宗記采石始末皆云亮以丁丑往淮東，而晁公恕敗盟記云金亮十二日離采石，十三日宿瓜口，十六日抵維揚，今從之。

辛巳，采石捷奏至。　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呂稽中主管台州崇道觀。　尚書度支員外郎柳大節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保康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張見道致仕。立為其嗣子。　是日，金主亮宿瓜口。

壬午，遣中使賜李顯忠金合茶藥。　詔北來歸正之人諸場務不得收稅，違者必罰無赦，仍榜示，許被害人直訴。　殿前都指揮使趙密獻本司收積錢十萬緡、銀五萬兩以助軍用，詔獎之。

癸未，四川宣撫使吳璘自仙人原退屯興州。時西路之軍已得秦、隴、洮、蘭州，而金州王彥軍東取商、虢，金人以重兵據大散關不下，會璘疾病，乃暫歸，留保寧軍節度使興元諸軍都統制姚仲在原上節制。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遺宰執書言：蜀中自九月五日大兵與敵相持七十日矣，中間取秦州、方山原，見置守戍，又取洮、隴，足以張聲勢，壯士氣，然須破大散關，取鳳翔，然後可以無憂。蓋敵重兵並在鳳翔、散關、和尚原一帶，積糧頗多，欲以持久困我，與宣撫方圖攻取，自軍興來，已費四百餘萬引，向去支費未有限極，若只今事定，已不足用，稍遲緩之，其將奈何？前許尹在此，未有邊事，朝廷凡應副百萬引，尤未充所乞，自之望到官，警急如此，費用何啻數倍，而不曾乞朝廷一錢，豈是給足？蓋粗知體國，以東南調度之廣，不忍有所干求也。近日朝廷又令應副襄路萬兵錢糧，而三軍皆招額外強壯，勢力愈困，增創愈多，何以枝梧？旦夕不免有請於朝，伏望特賜矜照。之望此劄子不得其日，以時考之，當在此月半以後，故因吳璘下仙人原附書之，未必即此日也。　初，金主亮既往淮東，中書舍人虞允文謂建康都統制李顯忠曰：京口無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來會京口。允文至建康，留守張燾開曰：亮約八日來此會食，使雖安往，衆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燾曰：虞舍人已立大功，可任此責。允文欣然從之。至鎮江，謁招討使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

懦者。我輩愧死矣。恰萬旦擒尤文時道神稱庚辰公至京口庚辰十二日也按金兀十二日方離和州尤文不能其日已至京口誤與宗所記季綽分軍在十五日今從之尤文未知的以何日至京口併附此日與宗又稱李顯忠分戈給百餘恐亦誤蓋與軍中安得有戈給許數真誤矣

帑給在其中亦未可知今即去百餘二字

甲申，直徽猷閣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落職令自效。以江淮督視府勒其不辦錢糧也。　左武大夫鎮江府駐劄左軍統制魏俊賄中衛大夫邕州觀察使武功大夫鎮江府駐劄後軍統制王方賄拱衛大夫蘄州防禦使官子孫如新格錄瓜洲之死也。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知揚州劉澤、直祕閣知廬州騎濤並放罷

據張浚中書舍人稱十二月三日辰時被受。　威武軍承宣使知舒州張淵權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賈和仲權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候收復日續赴本任。皆用葉義問奏也。揚、廬既失守，義問言：東路通、泰州密邇鹽場，利源所在，見有忠義寨三二萬人，西路舒、蘄州流民所聚，正可廣行招募，以壯軍聲，乃以便宜選用二人，仍令和仲權於泰州置司。故有是請。　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田師中乞依舊接續支破真俸，從之。師中因入對，面以爲請，上許焉。給事中金安節等既書錄黃，而戶部執奏以爲不可。安節言：紹興敕格，使相見任管軍與宮觀差遣人，請給多寡不同，師中見係萬壽觀使，即合支觀使請給。前蒙聖恩，特免借減，已是優異。今來又乞依舊接續支破真俸，即一歲添米麥四千餘石，衣絹數至多，戶部執奏委合條法。況今軍事未息，費用實繁，師中退休同廷，坐享厚祿，若復從援例之請，何以杜僥倖之門，望令有司除依先降指揮免借減外，餘依格法施行。　是日，金主亮至揚州。

乙酉，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張振爲中侍大夫定江軍承宣使，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爲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以葉義問奏二人采石拒敵之功也。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臣謹按王權養緣結託，濫膺閫寄，不知忠義，但務掊斂。近者金人敗盟，朝廷命權進屯淮上，乃懷於內訌，心懷顧戀，與其愛姬數十泣別三日而不能行，士卒聞之無不竊笑。及至淮上，宜言欲犒軍，悉出其家金寶厚載而往。既至中途，復傳令未用，且於新河伺候，實欲緩急之際，易於他之。故假犒軍之名以持去耳。其謀出此，夫豈有關念哉。權在歷陽，修築城壘，祇爲自安計，所謂沿海守禦之備，初不經意。及劉錡檄權往壽春，即令總漕二司應辦糧糧，權以威脅二司，同請於朝，乞留權守和州，朝廷劄下錡、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止發八軍，止於廬州戍守。故敵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亦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雖有欲戰之心，權領親兵先遁，麾衆使退，終不得交鋒。及敵騎至，尉子裕始遣姚興一軍迎敵，興努力血戰，數告急於權，權於仙宗山上，以羣刀斧手自衛，飲妾自若，殊無應援之意。自辰至申，遣二百軍往，不意賊假立權幟以誤之，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所存者無一二。權方走旗獻捷，竊以欺罔自解，自是徑回和州，州城新築，所積錢糧，可贍數月，權誠能效滅賊之守盱眙，抗魏師數十萬，使歷旬不拔而去，則亦何畏於敵哉。權志不在守，乃誑言於衆，謂已得金字

牌，棄城守江。自十月二十一日，先往采石，坐於車船之上，仍放火以燒西門，而城內所有錢糧器甲驢馬，盡委於敵。權是時退卻，尤當潛師寧遁，使敵不知，或結陣而退，反旗鳴鼓，若將向敵，尚可以全吾師也。不知出此，爲敵所覺，遣兵追逐，致使軍民奔突踐蹂，渡江沈溺而死者，又三之二。將士怨怒號呼，聲動天地。其潰兵抱廬葦浮江而過者，往往散而之他。權當收兵江上，日夜糾合，以雪前恥，乃於二十五日夜半，徑發采石，歸於建康城中，使千萬人之命，一旦無罪而就死地，其亦不容誅矣。今陛下奪其兵柄，召之而來，倘赦而不誅，臣恐諸將相視效傚。陛下雖有百萬之兵，衆安得而用。臣聞周世宗之擊劉崇也，大將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世宗收愛能與徽及所部軍使七十餘人，悉斬於市，自是驕將惰卒，竦然知懼，卒成平定之功。夫以區區之世宗，猶能如此，陛下亦何憚而不爲哉。欲望陛下暴權之惡，聲權之罪，明正典刑，梟首江上，使將士聞風，爭先效命，以赴國難，則威令赫然，行於萬里之外，敵國雖強，不足平也。　武略郎閤門宣贊舍人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劉汜特貸命，除名英州編管。王權及汜既敗軍，乃先罷權爲在外宮觀，及吳芾奏權罪，請正典刑，上怒甚，將按誅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密言於上曰：權罪當誅，然權誅則汜不可貸。若貸汜而誅權，是謂罪同罰異，願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毋爲敵所快乎。上納其言。二人得不死。　江州諸軍都統制戚方言：本軍統制官李貴及忠義總督孟俊取順昌府。　果州團練使知均州武鉅奏已復虛氏縣。　是日，金州都統制王彥所遣第七將邢進復華州，彥既得商、虢，乃進屯虢州，令統制官兼知巴州吳琦以其軍應援，琦至虢州之板橋，遇敵與戰，其子漢臣死之，統制官任天錫引兵夜擊華陰，殺其縣令，進攻華州，不克，彥更遣進以所部往，時敵兵分屯渭南城中，兵少進，乘勝克之，獲其同知昭武大將軍韓端愿等二十餘人。

丙戌，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本朝倣唐之制，創爲九廟，今日宗廟自僖、宣二祖以及祖宗，凡九世而十一室，望遵已行典故，遷翼祖神主而祔欽宗，詔恭依。　詔出空名官告下兩浙、江、湖、閩、廣州郡，勸誘出賣，每縣八員，所賣及二萬緡，縣令減一年磨勘，諸縣出賣數足者，郡守貳亦如之。　右司諫梁仲敏面奏王權棄軍不戰之罪，謂兵卒怨憤，皆有爲王太尉所疾而死，不能斷殺報國而死之語，極可痛傷。兩淮及江上之人，恨不食其肉，竊觀關報，劉汜以瓜洲之戰敗卻，合按軍法，特貸命，勒停編管，而權之得罪，止於罷兵柄，領宮祠，居住於善地，識者謂同罪異罰，非所以示公，又況權之罪加於劉汜，望陛下以國事爲重，以兩淮生靈爲可憫，特加誅戮，以慰人心。

丁亥，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江南淮南浙西路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招討使劉錡提舉萬壽觀，以疾自請也。　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御營宿衛中軍統制劉銳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銳權鎮江都統制，詔書不載日，據此月廿一日銳有奏狀，結銜如此。　祕閣修撰知靜江府李如岡爲敷文閣待制，知廣州。　左正言劉度入對，言王權初無寸功，久叨重寄，平居則虛名占籍，隳壞軍政，剝削屢稍，剝下自豐，一旦有疆場之虞，望風退縮，歷陽之奔，士卒尚欲回戰，而權麾之使退，一城軍民，爭舟赴水，死亡幾盡，軍資戎器，併

以遺敵。臣竊聞建隆中，晉州荊罕儒戰死，藝祖斬不效命者二十九人。咸平中，望都之役，諸將有臨陣而遁者，章聖謂近臣曰：今日未能偃兵，若不推窮，將來何以爲戒。遂誅二十餘人。此祖宗之成法也。近自瓜洲之衄，陛下以劉汜先退，已竄之遠方矣。況元帥之罪，重於偏裨；淮西之敗，重於瓜洲。則王權之誅，豈可出劉汜之下哉。當今軍旅方興，征伐未艾，而刑罰之行，輕重失當，臣恐士心不服。願陛下稽藝祖、章聖之法，速正典刑，以服人心，以作士氣。　是夜，雪。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自京西還，見葉義問於建康。翌日，知鎮江，閔在京西承金字牌令策應建康江面，聞喜於得歸，兼程疾馳。士卒冒大雨，糧食不時，多死於道路。初，閔率馬軍出戍，沿途犒勞之物，不可勝計。蓋以歸己，不散士卒，及還至鎮江，軍士有因醉出怨言於市者，閔斬之。

戊子，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力疾上仙人原。　是日，有客詣葉義問，上書云：以太乙局考之，金人不煩資斧，當以冬至前有竊睹之變。闔府皆未以爲然。

己丑，膠西捷奏至。上大喜，即日召所遣承節郎曹洋對於內殿，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即賜詔書獎諭，命幹辦御藥院賈嬾押賜金合茶藥金酒器數十事，且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　淸遠軍節度使王權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瓊州編管。　右司諫梁仲敏試右諫議大夫。　御史臺檢法官陳良祐、左承議郎周操並爲監察御史。良祐、金華人；汪澈、吳芾薦也。　御營宿衛使楊存中、建康府都統制李顯忠言：見率將士，努力一心，期於克敵。伏乞少緩進發之期。從之。初，上以瓜洲失利，面命存中往鎮江，措置守江，且命官堤鹿角暗樁，自鎮江至於江陰境上。時江岸才有車船二十四艘，既而虞允文與李顯忠所遣戈船亦至。　權兵部侍郎陳俊卿言：敵擾淮甸，幾兩月矣。前日瓜洲雖失利，不旋踵而有捷音。既而李寶舟師又大捷，此天祐聖德，敵宜滅也。但荊襄爲吳、蜀之咽喉，敵自春以來，積糧草於唐、鄧，修營寨於西京，蓋欲窺伺，屬吾有備，遂改圖兩淮。而其糧草爲王師所焚，今敵騎盡過淮東，恐其知成閔之師順流東下，必留二三萬騎往來兩淮，而出吾不意，復窺荊襄。願詔大臣與上流諸將謀所以守之。又王師分戍長江巨海，備寨而隙多，今惟患兵少，宜於閩、廣厚賞以募舟師，此皆不可緩也。（俊卿所奏，未知的在何日。）

今因李寶遺奏附書之。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於宰執曰：之望職總四川財賦，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有大利害，君相所宜知者，不敢不以上聞。若朝廷行與不行，則非之望之所敢必也。吳璘天資忠義，自聞警報，即上殺金平、仙人原與賊相持，中間取秦、隴、洮、岷等州，及分遣王彥東取商虢，委有功績。然金人重兵盡在鳳翔府、大散關、和尚原一帶，多積糧食，守備甚固，其意未可測。此敵不破，川蜀之憂未艾也。吳璘日夜措置，以圖攻取，事未可期。而其人平時多病，日餌丹砂數十百粒，此暴露之久，時復發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關，最苦臟腑。臟腑稍安，又苦腎腸之疾，每疾劇時，亦頗危殆，幾至死。以今月十五日下仙人原，還興州醫治。卻令姚仲在原上彈壓兵馬。強敵對壘，人心危懼，四川事勢，可爲寒心。蜀人前此恃以爲安者，以其姪吳拱在此，緩急有賴。吳拱移襄陽，渠每以失助爲憂。今疾病如此，豈可不預爲之

所之望，不知東南事體緊慢。吳拱可援，不可援，只論目今蜀中形勢，不若亟令吳拱復還，使吳璘一向安健，而得吳拱之助，則軍聲愈振，可以速成大功。假使疾勢增損不常，則此一軍亦無他慮。吳璘既爲宣撫，而尚領都統職事，若除吳拱爲都統，而吳璘以宣撫使判興州，於體尤順。竊恐朝廷以吳拱歸蜀，襄鄂闕帥，爲疑，則李師顏見駐峽州，可以就用。襄非衝要，謀帥不難。人命不可知，一方安危所繫，全急。望朝廷權事輕重，速賜處置施行。又言：若吳拱還蜀，宜以東南形勢已壯，令吳拱歸圖關陝爲詞。璘平日愛重拱，拱亦每事盡言。璘無不從。自拱之去，有事關人商量，人亦少敢言。大段失助，人謂璘雖一向平復，拱亦宜常在左右。出則使之統率，居則贊其謀議。於乃叔所補甚大。　是日，浙西副總管李寶以所部泛海南歸。寶既捷於膠西，會聞金主亮已渡淮，乃還軍駐東海縣。既而山後統制官王世隆、趙開皆來會。寶命趙率其衆傍海以行，而與世隆同舟赴行在。（李寶回師，諸書不見月日，三者相去遠，姑置，庫有敵前司水軍統制范寶申狀，稱右部正將陳士敏於今年八月內，隨張節使大尉前去山東，解圍海州，路四見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同統放洋回軍，故繫於此。）

庚寅，金主亮在瓜洲鎮，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中書舍人督視府參謀軍事虞允文以賊騎瞰江，恐車船臨期不堪犯用，乃與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偁相與臨江洩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迫岸復回。敵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京山，回轉如飛。敵衆駭愕，亟遣人報亮。亮至，見之，笑曰：此紙船耳。因列坐諸將，一將前跪曰：南軍有備，不可輕。且采石渡方此甚狹，而我軍猶不利。願駐於揚州，力農訓兵，徐圖進取。亮震怒，拔劍數其罪，命斬之。將謝良久，乃杖半百而釋之。（徐夢莘北盟會編，庚寅，亮在瓜洲，臨江李橫發水軍戰，艦出江中，敗敵。按此時劉錡已去，若成閔未來，則當時新設權部統職事，此云李橫，誤也。楊萬里撰虞允文神道碑，稱允文與楊存中、成閔謀閱舟師，而無閔姓名，當考。）

辛卯，庚部員外郎曾注上言：乞信賞必罰。上謂大臣曰：賞罰人主之大權。昨王權臨陣退衂，朕已遠竄。今三大帥招討制置之命，宜批旨便除，以示懲勸。注、侯官人，上所言蓋指成閔、吳拱、李顯忠也。　遣閤門祗候戚世傑賜江州都統御戚方金合茶藥。

壬辰，拱衛大夫、忠州刺史殿前司右軍統制王剛以所部至秦興縣。時知縣事尤表猶堅守不去。翌日，金人遊騎至城下，剛率衆拒之，表無錫人也。

癸巳，輪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何溥上欽宗神御殿名曰慶瑞。然新宮諸帝，實同一殿，但立其名，以爲樂曲之名而已。　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充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充淮南東路制置使；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　寧國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爲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蘄亳州招討使。　潭州觀察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

甲午，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葉義問言：北敵進逼江上，與鎮江、建康、太平諸郡，纔隔一水。先是敵人

謀開第二港河。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人皆以爲水府陰祐。乞詔禮官依五嶽例。峻加帝號。令建康府守臣擇地建廟。其金山、采石二水府亦乞增封。遣官祭告。詔禮部太常寺討論。已而太常寺言。江瀆已封廣源王。欲特增加六字。擬昭靈孚應威烈廣源王。建廟賜額曰佑德。其乞峻加帝號一節。候恢復中原日別議封册施行。從之。　是日。金人分兵犯泰州。初。金主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乃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渰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柰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死中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戴者曰。殺郎主。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詞曰。諾。平旦。諸將大懷忠、蕭札巴詣御寨奏事。亮醉臥未起。懷忠問宿直將軍樂家奴曰。郎主夜來有何聖旨。家奴曰。昨夕與后妃飲。言三日渡江不得。將大臣盡行處斬。諸將聞之益懼。亮謂驍勝統軍鶻嚕使耶律阿烈。范成大攬轡錄云耶律鶻嚕使。人往往不知其名。此據神麓記。曰。爾所將勝兵。我明自點。數少必誅無赦。阿烈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毋里哥謀。亦欲弒亮。亮有紫茸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衆患之。札巴曰。晚朝奏遣細軍東取海陵。仍請樂將軍諭以禍福。則可濟矣。乃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許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亮妹壻唐括安禮能文。知兵。掌黃頭女眞。亮聞新主褒立。遣安禮以本部兵歸。故諸將益無所憚。趙甡之遺史。寓壻尉馬管黃頭女眞三萬人。按亮子女當少。其壻恐未能典軍。以范成大攬轡錄考之。知兵者乃安禮。蓋亮妹壻也。　乙未。金人弒其主亮於龜山寺。諸將既定議。夜漏未盡二鼓。率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閽曰。何爲者。曰。欲奏事。將軍樂家奴入。告以南人劫寨。亮驚起。求劍甲不得。左右親兵皆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亮被矢呼曰。汝南人乎。吾人乎。皆曰。吾人。遂進射殪亮。併及其帳中妃侍五人。參知政事李通、兵部尚書郭安國、左補闕馬欽皆死。馬欽卽劉光世親軍副都統。其北歸事已見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庚申。亮在位十二年。年四十。呂中大事記曰。二十八年。金將叛盟。孫道夫既言之。而朝廷不之信。二十九年。黃中使回。言金已營汴京。而二相猶詰之以爲妄。金已定寇江之計。王綸使還。妄言和好無他。而湯思退遽賀稱賀。秦檜之餘孽。遺毒可勝道哉。惟黃中以爲朝廷與金通好。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惟陳康伯以爲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故三十一年九月。金亮入寇。百官皆爲避狄之計。惟康伯與黃中家屬在城中而已。二公既決親征之議。於是金人嘗略至清河。吳璘敗之。金將劉蕚犯襄陽。劉珙敗之。史俊敗之於茨湖。李顯忠敗之於全椒。李寶敗之於膠西。引舟師至石臼島。而錦纜帆爲之一燼。劉錡敗之於皂角林。至瓜洲渡四日。無日不戰。而金師不得濟。惟劉汜、李橫不利。王權退遁不進。葉義問督視無功。亮得以至采石。而虞允文海鰍船一出。敗之於楊家渡。亮又趨瓜洲。允文蒙衝車船一出。回轉如飛。金退揚州而自斃矣。以誘和之久。兵將驕惰者二十年。激其氣必衰。心必怯矣。今也兵無不戰。戰無不勝。檜之那戰雖熾而張、趙、韓、岳歷時之功猶在也。何偷龜鑑曰。吾觀亮之來也。誓踐巴蜀。窺海道。撫浮梁而渡淮。將投鞭以絕江。其勢盛矣。而王權斬。恐其族。親征一詔。實入膏髓祀之悲。述二帝蒙塵之痛。人怨神怒。翼勇直前而衆相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者。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是故嘗擾入清河。吳璘敗之。韓保衛入海州。李寶敗之。劉蕚入襄陽。吳珙敗之。而江、淮之師。則金亮之所統也。淮之東。吾有劉錡。淮之西。吾有成閔。敵不能入矣。自夫錡以疾聞。王權失守。而後敵得至采石。橫以懦失。劉汜不利。而後敵得至瓜洲。然采石之役。艦船一出。敵其鼎矣。今之允文。非昔之權也。瓜洲之役。車船一踏。鯨鯢驚逝。今之允文。非昔之橫汜也。卒使佛貍飲江而死。苻堅臨淮而誠。茲固天助宋人誅伐。　嚴州奏起到義兵三百人。詔隸御前忠銳第五

將張耘使喚。　金人陷泰州。趙甡之遺史載此事在乙未。熊克小曆在丙申。按二書並實有沙世堅申狀稱十一月二十七日金人攻破泰州。乙未廿七日也。　先是泰州守臣請祠去。通判王濤權州事。九月。濤以移治爲名而去。留州印付兵馬都監趙福。金人侵淮甸。水寨都統領胡深與其副臧珪棄水寨。率鄉兵二千入泰州。以兵勢淩福。福具申於葉義問。義問以深權知州。珪權通判。福權本路兵馬都監。淮南轉運副使提領諸路忠義軍馬楊抗又以其右軍統領成忠郎沙世堅權海陵縣丞。兼知縣。深聞金人欲犯泰州。與世堅率其衆棄城先遁。珪掘斷堤堰。盡泄運河水。至是敵悉軍至城下。遂徑登其城。縱火擄掠。福死於亂兵。城中子女強壯盡被敵驅而去。沙世堅申十一月二十五日。敵兵再到城下。會夜提舉權王乞留稱泰州頭部民兵。說已有文字與敵交割泰州。至當夜三更以來。胡權州與世堅等前來巡城。見賊縣尉將本部五千餘人用箭射忠義軍。胡權州與世堅等恐內外相應。遂將兵出城。至二十六日午時。大兵果到城下。爲寡軍勢力不如。遂避難前去如皋縣駐劄。此恐其飾說。今從趙甡之遺史。　時楊存中命殿前司右軍統制王剛以所部權知泰州。而城已陷矣。熊克小曆丙申。亮誠軍破泰州。統制官王剛棄城走江陰。按淮南諸有剛申狀稱十一月二十七日準御營宿衞使司并樞密院劄子。奉聖旨。王剛權知泰州。已於十二月初六日入城。則泰州破之日剛始被命而未權州也。又江陰軍十二月初五日申。今月二日準御營使司牒。轉差千官寇海船濟渡王剛軍馬。本軍卽時拘收押發舟對岸泰興縣界石莊賊渡王剛所部軍馬。前來本軍駐泊未絕。據此則泰州既破八日之後。王剛軍馬猶在江北。克稱剛棄城走江陰。恐亦差誤。今不取。　是日。天重陰。有樞密行府使臣胡斌者。能爲天文。謂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曰。昨夕四鼓。濃雲塞空。欲曙。而東北忽穿漏一大星墜。蓋金主死辟也。未幾。皷州簽軍忠效渡江。報亮已被殺。金亮之死。吳公忠敗亮記在二十七日乙未。而甡之遺史在二十八日丙申。按神麓記云。耶律阿烈等謀以二十六日夜弒亮。至二十七日未明時也。楊萬里撰虞允文神道碑稱乙未夜弒亮。實差一日。

丁酉。詔吳璘於關外募勇士充效用。不刺手面。毎及三百人。差官部押赴行在。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諸州人戶典賣田宅合收契稅錢。失陷最多。蓋緣所收窠名七分隸經總制。三分屬係省。諸州以係省所得既少。不復經意。其在民間已交易契書。不行拘催投印。已納在官錢物。亦不盡實收附。今欲將四川州縣田契稅錢。從本所措置拘收。將收到錢。取新立經總歲額及係省數目撥還逐處外。餘數乞不立爲額。仍免分隸諸司。盡撥赴本司。應副大軍支遣。無損於民。有利於官。所補不細。從之。時軍事方興。調度日急。之望一日與官屬泛舟嘉陵江。酒酣。謂左宣教郎本所幹辦公事何耆仲曰。吾比得蜀中富民匿契稅錢。可以佐調度。耆仲曰。今日之事。縱如紹興初用兵時冉家濟、丁劉圈和尚原釀賞之數。在本所之積尤枝梧。奈何當因弊之餘。自戕其根本。且向之富民。卽今之鬻田者。設有隱稅。所得幾何。公前日持無科配之說。今遽行此。與科配何異。之望不從。於是遣官詣司。會三年飛甲之籍。限滿不首。許諸人告。依法論罪。以田宅舉元價三分之一沒官。以沒官之半給告人。凡嫁貲遺囑及民間葬地。隱其直者。親鄰田估之。雖產去券存。亦倍收其賦。於是歲中得錢四百六十七萬餘引。而極邊所捐八郡。及瀘、夔等未輸

116
38A

者十九郡不與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王之望申已委官去處三十三州、合納錢四百六十七萬九千九百三十九貫係則、今年十月終申到數下項一十九州、近方委官未見申到數目、翼、虞、龍、巴、忠、興、施、黔、劍、文、金、綿、閬、遂州、南平、梁山、大安軍、富順、大寧監下項八州、係逐處去處、更不差官、威、茂、珍、階、成、四、和、凰州、興軍軍下項五州、陳首未繳、見行展限、成都府、閬、劍、梓、萬州、詳見本年月。之望因勸蒼仲離間他司、遂能去。蒼仲、青城人也。

戊戌。顯仁皇后禫祭。上行禮於別殿。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瀟獻犒軍錢十五萬緡。詔特轉一官。

是日。金國都督府遣人持檄來鎮江軍議和。初。金主亮既殂。諸軍喧囂不定。戶部尚書梁球。球、寶寧人。已見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趙姥之遺史稱有梁尚書者、而無其名。按范成大攬轡錄、稱球此時為戶部尚書、故知即其人也。其與宗記、采石始末、稱十一月九日、金主禪梁大使一百又稱宋殺金主併殺梁大使、注名球、別花來采石者、按梁大使乃漢臣、與宗誤也。聞亂馳入曰。事已如此。固無可奈何。然方與敵國相持。不知何以警後。衆皆不言。球曰。當撫定諸軍。勿使潰亂。徐思計策可也。衆稍定。球乃取紙筆草檄。言班師講好事。檄成而未有人。訪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真。即遣之南渡。是月。虛恨蠻掠犍為之體逢堡、武節郎成都等路第一副將鄭祥等四人為所殺。堡在賴因、銅山之間。距縣三百餘里。自紹聖後。蠻不由此路入寇。民耕殖安土成聚。先是蠻王歷階與其子蒲底、判官田三二繼死。歷階紹興二十八年死。蒲底三三二十九年死。蒲底之子袁弄始入歲。其首領熱具等三人用事。至是熱具夜率千餘人。由離弩山路犯體逢堡。會鄉民有入蜀採蜜蠟者。蠻因迹而襲之。虜男女千餘人。以長繩繫縛。聯貫數十。或使持負擄掠所得而去。其日已卯也。蠻分兵襲賴因寨。提點刑獄公事王灝命祥等引官軍射士蹤之。祥與賴因人約。兵近則舉狼煙。使城中出守兵相應。次小叟道蝙峽。蠻急拖其前。犍為縣尉以射士禦之。蠻乘高墮石飛楯中官軍。官軍多死。祥斂衆臨水陣。不成列。倉卒不能具狼煙。又蠻以兵綴賴因。城中不能出兵。前鋒始交。官軍懼。稍稍潰去。蠻乘山行。分兵出其後合擊之。祥不能軍。易士卒服亦將逃。有軍士持鼓進曰。此可涉也。祥從之。蠻因其潰潰。鼓譟噪之。餘衆悉赴水死。祥與部將王忠、犍為縣尉、嘉眉巡檢及禁兵射士六百餘人皆歿。蠻斷其首。取其器械。使其王子親軍數百人服之。明日。陣於賴因城下。閱其俘而歸。至寄孤山。天大雪。迷不能進。裹回賴因之下者數日。州人猶驚潰。守臣李莘民命撤東浮浮橋之竹絙以待之。聞者皆笑。制置使王剛中遣正將李毅發八州兵千餘人來援。毅至桑丁塞。遣二校以四百人覘。蠻聞官軍集。欲亟去。相望數里。衆懼且潰。二校不能止。提刑王灝又檄毅毋輒殺。軍益戢。居數日。蠻復由離弩山路按隊徐行而去。毅發卒搜山。得一死蠻。斷其首。告捷於成都。事聞。詔祥等各官其一子。於是始以官兵二百人備土丁戍其地焉。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四川自今調發諸頭項軍馬十餘萬衆。與金兵對壘。已經八九十日。用度浩瀚。其累年樁積、并朝廷前後撥降錢物、準備應副、已經欠闕。而支費名色、增創愈多。深恐有誤大計。之望到任一年。雖報警急。並不曾申奏乞分文錢物。蓋以東南用度至廣。粗懷體國之心。若稍能了辦。實不忍更有干請。今勢不得已。合控告朝廷。權分項條畫收支見在并關少數目。及前此用兵犒降指揮利害曲折。申尚書省。伏乞特賜體念。速降指揮。之望此申、不得其月日。以狀中所云對過八九十日考之、當在此月下旬。故且附月末。或可移附此月二十九日丁酉申明自蜀州子之前。先是朝廷以軍興出度牒五千道。賜本所為軍費。至是又以四路上供錢五十萬緡與之。降度牒、撥上供此事、據隆興元年之宣劄白與制子所云修入日條、無之、當考其月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五

【紹興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己亥朔。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復蔡州。初。樽自蔡州引兵南歸。後三日。至麻城縣。復被詔與鄂州都統制吳拱、荊南都統制李道併力攻取。二人未至。樽疾趨城下。金人所命刺使蕭懋德聞樽至麻城。為寨相拒。兩日不出戰。至是夜漏未盡。樽命將士潛師入城。城無樓櫓。不可守。懋德遁去。　詔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所部軍馬並加倍犒設一次。以自襄郢初至鎮江也。　祕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張宗元獻助軍錢十萬緡、米十萬石。詔遷一官。　成忠郎張真自揚州金寨至鎮江。出所持金檄云。大金國大都督府牒大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枉被塗炭。率新天子明詔。已行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移牒。牒具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青榮祿大夫右領軍都監開國公布薩、龍虎衛上將軍左領軍都監開國克坦崇進、左領軍監軍清國公圖克坦、儀同三司右領軍副都督函國公、銀青榮祿大夫右領軍大都督開國公太保左領軍大都督齊國公。金牒內無左副都督陳衮、左都督、執書、牒辭其闕、僅有兩名不書、不知右監軍為誰。督親行府回牒金人軍前云。今月一日。承來文照驗正隆廢殞事。除已繳奏外。須議移文牒請照會。紹興三十一年十二

月一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成、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葉是時行府云都督者以金人稱大都督來議和我不可示之以弱也　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崔邦弼聞泰州陷欲棄城去恐百姓不從夜二鼓遣人於城內外縱火乘喧鬧徑出渡江之福山既而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珏劾於朝降二官放罷而珏已死矣

庚子。詔淮東制置使成閔元帶到鄂州軍馬日下發遣言者論金人自擁重兵身臨淮東日生姦計意欲渡江故朝廷特責諸帥嚴爲捍禦今鎮江已有元來屯駐軍馬見係都統劉銳所管并步軍李捧都統邵宏淵及殿前司諸軍精銳盡集京口一帶近日制置成閔又自襄漢率軍來赴鎮江防遏及摘帶鄂州所屯人馬同來然鎮江既有諸帥軍馬湊集在彼今又益以成閔之軍則軍勢不爲不盛計其拒天險以扼金人亦足以制敵取勝然臣之區區竊知金人見有十餘萬衆屯聚汴京臣深慮敵人知我重兵盡集鎮江則襄漢一帶必虛倘以精兵襲我上流吳拱雖有軍馬在彼勢力單弱倉卒衝突我雖欲應援然泝流數千里之遠豈能旦夕而至使敵人萬一出此則利害誠爲非輕欲望速降睿旨將成閔帶到鄂州軍馬速賜發遣本處仍乞戒諭吳拱明遠斥堠嚴切捍禦常爲待敵之策庶幾首尾不落敵人變詐故有是旨先是閔以鄂州水軍及勝捷軍統制張成、後軍統制華旺所部偕行乃令成等還鄂州屯駐。徽猷閣有成閔回申云初五日蒙受初二日密札蓋未聞捷報而指揮也

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淮東制置使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贊軍事虞允文、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等黃旗奏報已殺金主完顏亮訖。朝野相賀。上曰。此人簒君弒母背盟興戎自采石興海道敗後知本國已爲人所據乃欲力決一戰今遽滅亡是天賜朕也。朕當擇日進臨大江。滌塘撥瀝。肅清京都。但戒諸將無殺掠。此朕志也。初敵騎闖江。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權禮部侍郎黃中獨謂其家人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爲侍臣。若尊欲安適耶。比敵退。獨中與左僕射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皆慚服。時存中與允文共議偕至江北岸以察敵情。諸將憚行。允文、存中獨以輕舟絕江而北上。嘗謂康伯及留守湯思退曰。楊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王繼祖存中神道碑云。王與虞公以輕舟絕江而敵騎奄至方舉酒相屬。神視屹然。敵不敢逼。歸所云。不無增飾。今不取。且與宗所記采石始末。允文與存中初二日渡江至瓜洲措置。後二日赴行在。初六日癸亥。而楊萬里所撰允文萬神不言允文渡江以日計之自瓜洲兩日無緣到行在蓋允文存中渡江即回與宗或誤記也。馮履記范邃義語云。金亮死。范文再同權知揚州裴安邁江。北有瓦礫之場。見虞舍人再過。以爲當去前路促督追師。范云。此已深冬。雪寒不見道路。若止如此去。恐中路無宿止飯食之地。虞卒往。凡四日止行四十五里。止於雪中一小城上。雖欲回亦不知路。偶然范文爲裴宏言。事兩餘卒。資一壺酒。一盤食。前路伺候。果見虞在雪中。見酒至。甚喜。因令此人引之回。謁楊守。見范文云。某悔不聽年兄言。蹤至狼狽。然徐往則敵已去。不可追矣。按此所記尤差謬。疑若允文渡江四日而後回揚州。則初六日何以遽至行在。今並不取。尚書省勘會。近節次收復陝西州軍。合添用錢引行使。詔四川總領所添印三百萬道。委王之望專一收掌。遂旋約度合用之數。作料次給降。足以給用即止。其餘合行事件。仰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聞奏。仍不下司。此事本之宏謀乞已具今年十一月戊辰。是日。金人以舟師犯芡湖。官軍擊卻之。芡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有鄂州副

統制李勝、荆南副統制張進之軍在焉。至是敵以舟渡師。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鄂州前軍旗頭史俊麾旗涉水。直登一舟。呼曰。前軍得功矣。諸軍宜進。敵初不虞敢登其舟。遂大驚失措。行隊不整。有墜水而死者。諸軍繼進。俊殺其千戶一人。奪舟數十。金人乃遁。趙姓之遺史云。史俊殺其精壯萬人。而趙成京四戰功錄云。殺郭勝千戶二者不同。當考。

辛丑。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提舉海船李寶爲靖海軍節度使兩浙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東路招討使遣幹辦御藥院陳子常押賜旌節官誥鞍馬。於是承節郎曾洋特遷武經郎。賜金帶。餘將士第賞有差。賞膠西之捷也。　詔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以右軍統制苗定所管步軍前來扈從。　詔兩淮帥臣監司州縣失守官吏並放罷。除已放能人外。令還任。其殘破州縣當省員者。監司帥臣相度以聞。後減諸司屬官二十四員。使臣二百餘員。吏卒二千餘人。歲省錢七十餘萬緡。

初。上將如建康撫師。而欽宗神主未祔廟。行宮留守湯思退欲省虞速祔。而釋服以行。既十日矣。至是權禮部侍郎黃中言不可。上納焉。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矣。卒從之。　樞密行府議遣兵過江。乃檄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速選精銳甲軍。至鎮江府會合。所有采石一帶留下軍馬。令池州都統制邵宏淵權管。此據宏淵申行府狀。　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復言吳璘疾病。乞朝廷權事勢輕重。還吳拱於蜀。使璘腹心有助之望。恐璘不起。朝廷以姚仲代璘。故預有此請。凡五遣大臣書言之。　是日。金國統軍勃蕩聞芡湖軍敗。遂班師。軍無行陣。多失路。爲鄉民所殺。細軍之在泰州者。亦棄城而去。

壬寅。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簽侍讀充行宮留守湯思退乞歸行宮留守印。仍就尚書省置司。移行如都省體式。合行事務。從權便宜施行。訖奏。又請以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潚兼充參謀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呂廣問充參議官。祕書省正字芮燁主管機宜文字。樞密院編修官鄭樵、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吳祇若、司農寺主簿韓元吉並幹辦公事。皆從之。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爲行宮在城都總管。利州觀察使殿前司策選錄軍統制張守忠爲行宮在城都巡檢。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右軍統制權主管本司職事張仔爲行宮城北巡檢。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侍衛步軍司神勇軍同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王存爲行宮城南巡檢。　詔再放行在公私僦錢一月。　是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淮東制置使成閔自鎮江引兵之揚州。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亦遣右武大夫權殿前司右軍統領李俊自江陰軍引所部渡江之石莊進發。此據江陰軍申行府狀。　時葉義問遣使臣李彪伺金人回軍動靜。閔令報曰。成太尉大軍在楊子橋相持。來日當大戰矣。彪不聽。道路喧言。金人已去。揚州空虛。閔閱計不行。乃以馬軍司之兵。自天長追襲。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亦以神勇軍襲之。敵軍凡數萬騎。其行如林。官軍皆不敢與相近。但遙護之出境而已。具宗記采石始末云。初二日。虞矣□日同楊存中、成閔渡江至瓜洲措置。而奪騎奔亮。記云。壬寅成閔復揚州。壬寅初四日也。趙姓之遺史云。癸卯成閔自鎮江府渡江追襲。又云。亮死之七日。國乃渡江。以日計之。亮以十一月乙未被殺。後七日即壬寅。姓之誤。以亮死在丙申故也。國渡江復揚一日耳。撫克小屋亦載閔復揚州在壬寅。今從之。

癸卯、詔金亮渝盟侵犯王略、鵬茲進發、躬往視師、文武羣臣、各揚厥職、輯寧中外、共濟大功。（熊克小歷於此月庚子、方書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乞親征從簡以莘所遇邪縣事、按莘老十一月戊辰已錄御史中丞復除司農少卿、蓋莘老所買在初下詔巡幸之時、克失於編考也。）　詔金人完顏亮以十一月二十七日駐揚州、爲其下所殺、令四川宣撫司統率軍馬、隨路進討、恢復州縣、雖曰分路調發、亦仰常相關報、互相應援、不得輒分彼此、務要協力、共成大功、諸路招討司準此。　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潚請權行圍結保甲、巡察姦盜、又請強盜情理深重者、許酌情斷遣、並候事定日如舊、皆從之。（明年二月己未、雖酌情指揮、與月丙戌、雖圍結保甲。）　詔樞密行府行下沿江諸大帥、各條陳目今進恢復事宜、合如何施行、具已見利害、疾速聞奏、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　御史中丞汪澈言、紹興二十五年臣僚自劄子、謂岳飛既已伏誅、岳州與其姓同、本路諸司乞改岳州爲純、臣竊謂岳飛之叛、固自有公論、以姓名而改州名、尤悖於理、又光州、光化軍以避金人之名、易光爲蔣、光化爲通化、尤可切齒、乞改岳州、光州、光化軍名額、一依舊制、從之。　直顯謨閣新知蘄州韓彥直充泗宿州招討司隨軍轉運副使、代陳桷也。　直祕閣洪濤爲沿海制置使司隨軍轉運副使、濤前乘廬州去、今復用之。　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揚州賈和仲聞敵去、乃以單騎入城、猶未有官吏。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蕪湖以親兵至采石。　成忠郎提領諸路忠義軍馬所右軍統領沙世堅自如皋縣以忠義軍百餘人入泰州。（甲辰、進呈金國都督府牒上曰、金人既已誅夷、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令即日襲逐、固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爲、但檄諸將迤邐進師、會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人、足矣、左僕射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上曰、未須爾、候到汴京、與羣臣共慶。按金檄以初一日渡江、初二日據旗到、行在而初六日方進呈、金檄者、蓋當時在迤邐疑從行府檄申、故稽緩、或虞充文之自持赴闕也、緣克小歷、乃載敵書張浚進師、與世堅自如皋縣以忠義軍百餘人入泰州、並持檄詣和於成閔入揚州之後、失之矣。）　太常博士林栗還宰相書、言敵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禍極凶殫、自取屠裂、乃今按兵江壖、議立新主、從容移檄、令我戢兵、萬一其計得行、是一亮死、一亮生也、詳其關牒、尚有兩名不書、則其中同惡亦未堅定、爲今日計、宜敕諸將進軍臨之、別遣重兵、分出泗、亳、潁、壽、規取汴京、截其歸路、勿與之戰、使之前不得鬬、退無所歸、然後開以生還之路、示以丹書之信、諸軍但詐受納降款、若只是通和文字、不得收接、若失此時、縱其北歸、是祿山魔面魔緒與、思明弑而朝義立、中原塗炭、不知何時而已、惟廟堂垂聽。　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自鎮江還、入見、上慰籍甚渥、允文言、車駕進發、而敵尚有在淮東西者、今當督淮上之兵、斷敵歸路、發鎮江、建康之兵、爲掩襲之舉、可使敵無噍類、上從之、而敵去已遠矣。　司農少卿杜莘老直顯謨閣知遂寧府、從所請也、莘老爲御史、極言無隱、取秦桧所指目、如王繼先、張去爲、聚黨擊去之、及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爲美談、羅宿衛武夫、府寺賤隸、爾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杜殿完云。　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劉懋獻錢二萬緡、以助軍用、

殿前司右軍統制權知秦州王剛以所部至本州。（王剛申、十二月六日、將帶一行官兵收復秦州、入城了當、此妄也、初三日、金人已去、初五日、沙世堅先入城矣。）　侍衛步軍司中軍統制顧暉引兵泊瓜步鎮、諜報金兵自和州塔浮橋至六合縣、暉不敢渡、留居之。（江東安撫司坐暉狀申行府。）　是日、均州忠義統領咎朝等復據鄧州、初、敵將劉尊之敗於茨湖也、還軍及鄧州、駐於城北八里、其武勝軍節度使威略軍都總管蕭中一亦挈屬出城、駐於尊軍之南、僞同知節副皆以屬去、中一留州事付監倉王直、中一與白千戶、三戶謀克言曰、今日鄧州屯駐之兵、悉爲都統帶去、而城中之兵皆土人、萬一爲南宋之兵內應、如何、衆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戶者、中一疑走告於尊矣、乃率其奴婢將家屬南走、迷失道、中夜屢遭鄉村土豪驚散、至州北百餘里、中一被殺、翌日、金人皆北去、錄事參軍高通聞尊兵已退、乃集軍民謂曰、今南兵已近、若此時不決、則城中之人皆不可保、請遂決之、衆請通權節度副使、通曰、鄧州本大宋所有、今金國已棄我、官吏軍民矣、欲與諸公同歸大宋、何如、衆皆聽命、忽報城下有十餘騎至、問之、則咎朝也、遂納款、朝本鄧州射士、聚衆在山中、投均州守臣武鉅。　乙巳、命右司郎官呂廣問等十一人、分詣行宮檢正太常宗正少卿列曹郎官職事。　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自蕪湖引兵渡江、時金人尚屯雞籠山、而顯忠兵在沙上、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自長沙聞命、即日首塗過池陽往勞、以建康激賞庫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諭顯忠曰、聖駕將巡幸至此、而敵來、得無慮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之相持、然敵亦未退。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采石復還蕪湖、守把元認大信裕溪河口措置捍禦。（此錄宏淵申行府狀。）　是日、金人遊騎焚眞州報恩寺塔、徑往天長、丙午、太常少卿王普言、今鑾輿顛勳、而百官留務、皆在臨安行宮、請詔有司、凡祭祀之禮、舉行如舊、從之。　鄂州防禦使侍衛步軍司中軍統制顧暉充本軍都統制、提總策應軍馬、以其緊遣兵焚寨劫橋、故擢之也。　御前忠銳第五將張耘乞增招效用千人、從之。　是日、淮東制置司統制官王還等復楚州。（建康府申行府狀。）　丁未、鄂州統制官王宣至鄂州、先是、咎朝既入城、遣人告捷、京湖制置使吳拱俾宣以千七百騎赴之、拱繼至、又遣訓練官朱宏、上彥忠等率忠義人入汝州。　是日、均州鄉兵總轄杜隱等入河南府、先是、金人以兵二千駐長水縣、金州都統制王言遣將官楊堅、黨濟引兵會忠義人往擊破之、殺其將二人、獲部將王寶以歸、遂復長水縣、堅以深入敵陳死之、濟引其兵進攻嵩州、亦克之、又克永寧、壽安二縣、遂進兵入河南府、城之民庶皆迎降。（壽士聽寫口用兵錄、載復河南事、金不言均州遣兵一節、趙甡之遺史乃略及之、按日曆明年正月壬辰、知均州武經郎知河南府、則必是均州有敢復之功、但未得其詳、當考。）　戊申、上發臨安府、所至羣臣送迎者、皆常服黑帶去佩、時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使兩淮、而翰林學士何溥屬疾不能從、惟起居舍人權學士院劉珙扈行、乃命起居郎唐文若權行宮直院。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柳大節言、金人凶暴、反盟覆試、上天降災、完顏亮被殺、兵衆遁走、乃傳其子見國京東

軍馬頗衆。有親信以統之。勢須邀擊。以報擅殺之讎。今過淮敵兵。敗亡雖多。尚有十餘萬衆。事背東手就死。亦難窮鬬。及金人集穴。多有完顏宗族類。豈無守國軍馬。必不能奉亮之子。亦不肯助戮亮之衆。定國自立。更相攻殺。盡而後已。當此聲隙。契丹起而乘之。過於五單于爭國。各自救不暇。豈暇尙占中原。百姓被祖宗德澤之深。日思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誠天啓恢復之時。不可失之機會也。然王師大舉。尤務慎重。以成萬全之功。一乞少憩將士。以養銳氣。二乞預備錢糧。無致少闕。三乞添造器甲。以備分給中原義兵。緣義兵雖衆。唯闕器甲使用。四乞散人欲教奮好。誘以好言以款之。五乞多遣人密結中原義兵。以爲應援。六乞厚賞募人。探知敵情。以便進取。七乞召集諸大帥。共議軍事。勿致臨時異同。然後諸路並進。非特恢復中原。有反掌之易。亦可一舉而空朔庭也。若川此奏。線中行府副本在十二月十日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言。金亮既殞。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時。遣使歸璽。則王師不血刃而得土宇。實天下之幸。萬一敵衆尙強。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則宜多遣有膽力人。密傳詔檄。使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裨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爭力。俟漢、蜀、山東之兵。數道聚集。見可而進。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恢復故地。何曾破竹。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　是日。御舟泊臨平鎮。

己酉。中書云。去御舟太遠。連日趲赴奏事不及。詔宰執舟次建王舟行。

庚戌。上次秀州。守臣右朝請大夫俞召虎左宣教郎知嘉興縣杜易見於屋廳。自是所過監司守令。皆引對。召虎、歸安人也。　是日。金人大軍自盱眙渡淮盡絕。初。淮東制置使成閔以所部追襲金師。關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夏俊聞敵歸。遂焚其城而南。金人乃遣千戶先至泗州。撤屋爲三浮橋。頃刻而成。翌日軍到。皆下馬乘橋而過。望之如雲。既度絕。閔軍至盱眙。排列於岸之南。聲若如一。金人笑曰。寄聲成太尉。有旁相送。是時蘆山沿路金人遣乘粟米山積。往往有科山東、河北民戶。令赴平江府、秀州送納者。官軍糧運方不繼。賴以自給。閔之衆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其死者甚衆。此編趙甡之道史修入。激賞庫有成閔申狀。亦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盱眙軍閔狀又稱收復泗州。事到粟米三十餘石。與甡之所云蓋同。已見此月癸丑劉錡入泗州注。或可移米事附於彼耳。

辛亥。上次平望。戶部侍郎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劉岑自江上還。入見。

壬子。上泊姑蘇館。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自建康太傅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自鎮江還。皆入見。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獻洞庭柑。上不受。自是所過無入獻者。遵言。官拘舟船粟近海縣。募水手。雇民兵。夾運河築烽臺。徒費無益。乃罷鎮江至臨安所置烽臺。餘皆從之。

癸丑。上乘馬至平江府行宮。進膳。時御營宿衛使司右軍統制苗定以所部至平江。乃以定兼權主管行在殿前司職事。宣稽殿使。不知以何日降旨。激賞庫有注此月初十日申狀。稱今月九日晚到平江府。並宿一更二點。準十二月八日聖旨。令於所至用兵屯泊。以俟扈衛。日麻明年正月十九日丙戌。苗定引見上殿。乃繫改衛。蓋是時趙密圖臨安。

故以定兼權也。今且附此須考。

武經郎曹洋自李寶軍中部所獲叛人倪詢、應簡至行在。就御舟引見。詔磔於平江市。詢、簡熟人。鄂州、道州人。並爲金人遣舟者。

鄂州水軍統制楊欽以舟師追金人至洪澤鎮。敗之。夜。鎮江府統制官吳超遣部將段溫等追金人至淮陰縣。又敗之。獲其舟船糧食甚衆。成閔申。楊欽焚敵船五百餘隻。糧米五六萬石。并拿到糧船二十餘隻。糧米七千餘石。吳超拿到敵船大小三百餘隻。糧米三萬餘石。是夜。淮東制置司統制官劉銳、陳敏等引兵入泗州。金人既渡淮。有三百人長告其千戶曰。三百人皆有歸心。不可彈壓。奈何。千戶曰。郎主雖死。豈無王法。其弟曰。兄實失矣。郎主雖死。兄何不只在揚州。而須北歸耶。彼有父母。人心難固。豈可以法繩之。千戶默然。三百人各上馬。即時馳去。由是西域之兵皆上馬馳出。不可遏。俄而東城之人亦去。成閔聞金人盡去也。乃遣銳等自東城之東渡淮。又令統領官左士淵等自南門入。以狀復告。金人所掠老弱之在泗州。皆委之而去。此以趙甡之道史及成閔所申參修。閔所申準稱閔統率軍馬收復盱眙軍了當。其泗州淮河岸下並沿舟船數千隻。金兵數萬人。隔河與官軍相拒。閔遂將帶下金兵燒不堪船隻二十餘隻。并工匠等及於龜山以來。搶奪到敵船十餘隻。并分遣統制官劉銳、陳敏王公述張師言於十二月十五日夜。於泗州東城之東沿師渡淮。有敵騎數千。於城東擺列前來。與官軍相拒。閔又分遣統領官左士淵、張青、統全部押官軍。攻奪泗州南門。入城占據。閔再率官軍殺力掩殺。敵兵敗走。收復泗州了當。奪到粟米三萬餘石。被擄老小數萬餘。放令渡淮歸業。按此所云與道史不同。蓋自來諸軍功狀。大率如此也。踐克小麻書丙辰成閔復泗州。蓋誤。

甲寅。上至無錫縣。宰執奏淮東敵人已遁去。淮西尙餘三萬衆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遣到招安旗榜。不惟諸國之人。雖女眞亦一槩與補官。內萬戶許以節鉞。其餘親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特命以官。奴婢亦優賞。示之生路。庶使束手來歸。上曰。彼亦人也。比引見所招捉到金人。朕亦悉貸死。送諸軍役使。蓋首惡止完顏亮一人耳。若概殺之。則不勝其多。朕不忍爲也。趙甡之道史丙辰。上至無錫縣蓋誤。　右宣教郎知無錫縣李森入見。淮東制置使成閔言已復淮東州縣了當。　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寶獻助軍錢萬緡。

是日。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與金人戰於楊林渡。卻之。將士死者千四百人。殺傷相當。翌日。敵乃去。

乙卯。上次常州荊溪館。守臣左朝散大夫葉顒、右通直郎知武進縣馮百藥、右通直郎知晉陵縣馬皆相繼引對。　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自鎮江入見。上慰勞久之。

遣訓練官牛宏等。率忠義人據汝州。會統軍劉萼自鄧州北歸。宏等邀之於七里河。敵兵盛。忠義人皆無甲。遂敗走。敵圍之五日。及城破。殺戮殆盡。拱在鄧州。遣統制官周蒼將八千人往援之。已不及。

丙辰。上次呂城鎮。　武功大夫建州觀察使田開落致仕。開嘗爲興州右軍統領。以疾求退。至是宣撫使吳璘、制置使王剛中言其筋力壯盛。乃復用之。淮東制置使成閔至泗州。時土豪劉鐸有衆數百在橫山。閔承制授鐸修武郎閤門祗候。權知州事。明年正月戊子正並。

丁巳。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和州敵人已遁去。乃議肆赦。及差官撫諭。上曰。赦書中應亮賊暴虐等事。要一切能去。仍戒所辟官屬毋得生事。　右從政郎丹陽縣令胡傑入見。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遣統制官張榮

逐敵至全椒縣，敗之，得敵所獲老弱萬餘口。日暮，鎮忠入和州。是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始至本府視事，浚首奏乞車駕早幸建康，聞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不半月而辦。於是資政殿學士張燾已被召，辭不至，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戊午，上至鎮江府，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刻紅，浙江沿海制置使李寶從上行，因陳俘獲與所得百尺舟，上獎諭甚至，因嘆曰：始朕用寶，謗書滿篋，至謂必復從僞，今竟如何。晚頓丹陽館，守臣直祕閣趙公稱、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入見。

己未，上幸鎮江府行宮。兩淮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徐康入見。趯姓之遺史辛酉上至鎮江，王氏入行宮駐蹕，皆與日曆不同，姓之又稱以和州雜龍山金兵來迫，故回駐蹕，按此時金兵已退四日，姓之查錄。詔諸路因事於北界編管編管居住人，並放令逐便。

庚申，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入見，允文論采石之役，張振等以偏裨勝金亮，今止賞以三官，願貶臣官以賞振等。上曰：蠻日江上事勢，此何等危事，此蓋宣力，功豈可忘。於是振等並落階官。是日，甲子降官。

是日，興州左軍統制王中正等引兵再攻治平寨，拔之。初，劉海既去治平，敵以兵堅守，中軍統制吳璘遣中正及知秦州劉忠共擊之，殺其知寨，降其招信校尉張吉甫等四人。既而金人謀復去治平，中正引兵於于家堡迎敵，戰十餘合，敵敗走，官兵進擊，大獲其俘，中正爲飛鎗中其左頰者二。

辛酉，資政殿學士致仕張綱入見。殿中侍御史吳蕭言：知昆山縣胡廷傑、知金壇縣潘文禮應辦巡幸，科擾民戶銀器至多，詔並勒停，永不得與親民差遣。

壬戌，曲赦新復州軍，契勘淵聖皇帝梓宮及天眷尚在沙漠，若中原與諸國人能津致扶護來歸者，賜銀帛五萬匹兩。先是宰執進呈赦書事目，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己而已。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劉珙草制，略曰：茲強敵之干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瀛征之旅，坐揚耆定之功，元惡就屠，餘黨悉潰，宜推在宥，咸與惟新。自江上用兵，珙獨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癸亥，張浚言金兵已退，兩淮皆定。

甲子，德音釋淮南、京西、湖北路雜犯死罪以下囚。　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權戶部侍郎張運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岑受命，請步騎萬人以行。又請撥置一路官吏，乃復置岑爲戶部侍郎。　中侍大夫定江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張振爲定江軍承宣使，中侍大夫舒州觀察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軍統制時浚爲軍國軍承宣使，中侍大夫舒州觀察使，中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爲宣州觀察使，中亮大夫濠州團練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水軍統制盛新爲濠州團練使，並以在采石親與金主見陣，保護大江，功力爲重故也。新自以功多而賞輕，抑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盛新事以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參入，重新於接駕次日，又引舟師焚燒休河口，而其實與張浚以爲重輕也。　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統都總管李橫移兩江西路常州駐劄。　將仕郎戴公度獻助軍錢萬緡，詔以爲右從事郎。　浙江沿海制置使李寶言：表兄張隨從王燾出使，不肯順番，寶在膠西見得，見被拘留韓州，乞與除直祕閣，仍令有司訪其子孫取旨。上許之，給事中金安節等言：隨使事在三十五年以前，韓州在燕之東北二千餘里，而寶乃自謂見得，不知有何所據，識者謂貼職之授，當自朝廷，而寶乃指名乞除，犯分已甚，況其意又在於搜訪子孫，後將有所徼覬，尤不當從，欲望特賜寢罷，庶幾安分守法之將帥，知公議有定，益堅其尊朝廷之心，在今日誠非小補。　是日，金人所命潁、壽二州巡檢高顯率所部民兵千餘人據壽春府，遂來降。

乙丑，直顯謨閣向子固復知揚州。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滋知廬州。　右迪功郎淮北轉運等州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劉蘊古爲右承務郎，蘊古爲李顯忠所辟，至是引對而有是命。

丁卯，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言者奏岑誕漫大言，略不留意職事，邊報方急，便爲自營之計，欺誑廟堂，求爲江上之行，一路騷然，初無秋毫之補，用心如此，所不可恕，故有是命。

是月，河北安撫制置使王任、天雄軍節度使王友直自壽春渡淮來歸。任，東平人，嘗以罪亡命，敵重賞捕之急，友直反棄衆往大名歸之，直喜，假契丹以舉事，遂破大名，金主褒既立，下令友直之衆並放歸，令歸業爲平民，其衆聞之，皆散去，友直乃與任等自山東尋路來奔，比入境，有衆三十餘，遂自淮西赴行在。初，金岐王亮既爲其下所殺，參知政事敬嗣暉欲立其太子光瑛於南京，左丞相張浩不可，乃併亮后圖克坦氏殺之，亮所遣先鋒將郭瑞孫至滑州，聞變，留不進，金主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萬騎趨中都。　諸路歲錢既以五十萬緡爲額，去年五月丙戌。然是歲總錢及十萬緡，惟嚴州神泉監直輸行在，而建、韶、饒、贛州皆自提點所泛江入漕渠，輸之內帑焉。

是歲，降空名告劄二十一萬道付諸軍，以備功賞。此蓋乾道二年八月甲午密院宣諭聖語修入。　諸路上戶部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二口二千四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六

【紹興三十有二年】歲次壬午，金世宗雍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上在鎮江，時欽宗几筵在臨安府，行宮百官當入臨，留守湯思退以吉月議罷之。權禮部侍郎黃中力爭，得不罷。

己巳，遣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先往建康措置。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落職，以言者奏岑前罪，又論岑請復免行錢不當也。 右朝奉大夫知楚州王彥融、右朝奉大夫知光州強友諒並爲淮南轉運判官，填添差闕，彥融兼淮東提刑，兼淮北宿泗州招討司隨軍轉運判官，友諒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郭昇充淮北忠義軍統制。 右文殿修撰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吳璘丁母憂，制置使王剛中言於朝，特起復。 右宣義郎新知泰州劉祖禮辭行。 金人犯壽春府，保義郎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劉泰率所部赴救，轉戰連日，是日，金引去，泰身被數十鎗，一夕死。先是泰自備家資，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於官。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言其忠，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泰時官在是月乙酉。

庚午，上發鎮江府，次下蜀鎮。左奉議郎知句容縣范直入見，時方雨淖，上御氈衣氈笠，乘馬，建王扈從，雨濕朝服，略不少顧，而宰相已下多有屑輿者。

辛未，上次東陽鎮。

壬申，上至建康府，觀文殿大學士判府事張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上，謝曰：奈檜盛時，非陛下保全，無此身矣。上慘然曰：檜爲人既忌且妒，浚起於廢黜二十年之後，復當重寄，風采醒然，軍民恃以爲重焉。 詔張浚免兼行宮留守，從浚請也。

癸酉，放建康府公私僦錢一月。 初，京西制置使吳拱開汝州路，遣統制官王宣領所部往節制諸軍，是日，至汝州之土門，而敵騎已去矣。

丙子，祗翼祖皇帝神主藏於夾室。 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都掣、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入見，适言：江鄉之民，以旱荒而遷徙淮南，比遭敵騎之擾，復還故鄉，則所棄之產，已爲官司估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佃者量納租課，無補於官，而有害於民。乞斷自紹興二十九年以後，凡州縣所賣逃產，許原業人以原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覺察。上褒予甚勞。 尚書左司郎中徐度權戶部侍郎。 右朝散郎新通判盱眙軍劉敏士知楚州。 朝奉郎通判光州郭淑知光州。

閤門祗候劉澤充樞密院忠義軍統制。 詔金國故武勝軍節度使蕭中一特贈奉國軍節度使、中一率先歸附，上嘉其忠義，將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及爲亂兵所害，京西招討使吳拱令統制官王宣訪尋其妻子，承制授其子額武翼大夫，言於朝，乃有是命。又封其妻耶律氏爲蘭陵郡夫人，以額爲鄂州兵馬鈐轄，且命拱多方存恤之。中一事，以補成京西職功錄及周必大拔垣內藁錄入日原不知是之詳也。

戊寅，張浚入對，上問勞甚渥。 尚書右司員外郎呂光問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行在左右司郎官。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守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行在檢詳。 秘書省校書郎馮方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刑比部都官郎官。 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鋭軍正將李師民帶御器械。 成忠郎王全爲修武郎閤門祗候樞密院忠義統制。全倡義來歸，故有是命。

己卯，詔侍從臺諫各舉可爲監司者一員，郡守二員，有不稱職，當坐繆舉之罰。 是日，淮南制置使李顯忠引兵還建康，淮西兵火之餘，無庶舍，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墮趾者，上遣中使撫勞，顯忠厚贈之，中使喜，既還，具以奏，上乃令班師。

庚辰，言者論監司不按吏，望令郡守每半歲各疏屬縣知縣治狀之得失，具申監司，監司覈實，并與屬郡太守治狀，以聞於朝，仍下御史臺考核，有不如言，論奏殿罰，庶幾郡邑勉勵，而監司之職，不至曠廢，從之。

詔郡守年七十之人，令吏部並與自陳宮觀，著爲令。 直顯謨閣御營宿衛使司書度支員外郎。 右朝散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右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柳大節並入見。

壬午，金人寇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樟率諸軍禦之。京西制置使吳拱亦遣踏白軍統制焦元來

援。金以勁矢射城上。守者不能立。金人登城。樟知不可當。乃棄城而下。率諸軍巷戰。自午至申。金人敗。乃去。

癸未。曹者裴自金犯長淮。而江上之民。有所聞踏車夫。則操舟檄而離戰卒。防江夫。則待旌旗而頓山岡。以備防則有鹿角夫。以轉餉則有運糧夫。而踏車夫尤爲可念。願按采石當時辯定之數。與免三年科役。其餘亦與犒賞。從之。既而戶部下建康府。具到踏車夫六千三百餘人。詔與免一年。後詔在五月乙丑。今聯書之。　右朝請大夫陳淡知通州。劉子昂知和州。時二州守臣皆遁去。故命之。

詔放太平州、池州公私僦錢一月。

甲申。直顯謨閣知揚州向子固辭行。

乙酉。權知東平府耿京遣諸軍都督領賈瑞、掌書記辛棄疾來奏事。上卽日召見。先是京聽金人征賦之橫。不能聊生。與其徒六人入東山。漸得數十人。取萊蕪縣。有衆百餘。瑞亦有衆數十人。歸京。自此漸盛。遂據東平府。京遣瑞渡江。瑞曰。若到朝廷。宰相以下有所詰問。恐不能對。願得一文字備行。乃以棄疾權掌書記。自楚州至行在。瑞、蔡州人。棄疾、濟南人也。　淮西制置使李顯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入見。顯忠之撤戍也。上欲幸建康南門以觀過軍。會大雪不出。乃召對。飲以金餅御酒。菜實之屬皆渾金器。就賜之。

丙戌。嚴州桐源洞效士方邠言。募到敢勇義兵百餘人。詔付御前忠銳第五將張耘使喚。

丁亥。制授王友直復州防禦使。友直歸正事。具去年十二月己巳。　友直與王任皆至行在。上喜。欲除友直節鉞。任廉車。友直曰。向若臣有衆數萬。歸朝廷。則受之不辭。今衆不滿百。而受如此之重賞。不可。於是改命。亦以任爲果州團練使。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準尚書省備到白劄子。奉聖旨。令臣等同議聞奏者。臣竊惟建康江山險固。從昔以爲帝王之都。蓋以南控楚、越。西連巴蜀。北接中原。最爲形勝。實東南之要會也。今將圖回經略。指揮號令。固宜駐蹕於此。然而兩淮師旅之後。藩籬未立。自昔所以壯根本而固形勢者。一切未備。至於宗廟宗室。官寺城壁。倉庫營壘。皆非倉卒所能辦集。實如白劄子所陳。然民思拯援。如在焚溺。比聞大駕進臨江表。方僕來蘇。至於淮壖瘡痍之人。甫遂歸業。亦賴聲勢。以幸安堵。一旦聞戎輅還軫。恐乖始望。臣等謂宜頒詔旨。明諭以建康、臨安。猶唐之東西都。今雖暫還臨安。自此當往來巡幸。不常厥居。仍詔有司按求吳、晉以來城壘故迹。以次營治。以俟駐蹕。庶幾慰遠邇之望。成宏濟之功。臣等愚管所見如此。伏望聖慈。更賜裁擇。先是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蹕利害者。宰相陳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同赴都堂集議。芾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衆不從。遂定回鑾之議。　編錄指揮日麻不載。此據金安節奏議修入。按此時從官自安節外。止有左諫議大夫梁仲敏、中書舍人虞允文、權吏部侍郎張運、起居舍人劉珙五人。扈上行。故安節

爲首也。奏議無月日。今附降詔回鑾之前。經筵之後云。軍臣皆入文字乞迎取。往往欲駐蹕建康。不回浙者。陳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赴都堂集議。上降旨回浙取利害。令各具狀奏。軍臣皆不能留。但唯唯請回浙西而已。少頃。降詔於外。士庶聽之。

戊子。詔曰。比者親師江上。敵騎遁去。兩淮無警。已委重臣統護諸將。一面經畫進討。今暫還臨安。舉奉悲文祔廟之禮。維建康形勢之勝。宜令有司增修百官吏舍。諸軍營寨。以備往來巡幸。可擇日進發。何俌曰。惜夫前師之旨。不屬之魏公。而屬之葉義問。使魏公憂惶而任其責。則觀其戰功。又豈止如是而已耶。魏公者。雖要文武。出入將相。蒐三十年。武夫健將。皆者輩。總兒童婦女。知有都督其誰爲何。知如之許國之心。白首不渝。杜門念咎。老而練事。今日之役。非前日之役。建府迎鑾。衛士懼呼。淡之指揮經綸。皆未設施。而局面又一變。成閫等領三衙。而招討散局。吳璘班師。而宣撫結局矣。金陵王者之宅。席我師之威。建爲駐蹕之宏規。可也。未及一月。遽爾反旆。何耶。意者天道厭於四北。而黃旗紫蓋。應於東南耶。否則聖心懲勤而厭恢復之義。將有待於後人耶。邦業千里。惟吳所止。舉城從四海。四海來假。餘燼之形勢。此其地矣。意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祀夏配天。開拓者是。亦可以爲雄矣。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竊惟去歲金人渝盟。犯淮甸。凶焰方熾。遽自殞滅。蹤然。此可爲慶。而未可恃也。何則。天道善應。其所培覆。常因乎人。今眷佑皇家如此。可不益思所以副之乎。臣愚竊嘗爲朝廷深慮。以謂當今之計。其大要不過有三。一曰進取。二曰招納。三曰備守。夫中原之地。皆吾土也。有機會而可取。如之何不取。中原之民。皆吾民也。有機會而可招。如之何不招。然觀自昔英雄之君。削平禍亂。未嘗不先固根本。而後征討以致寧壹者。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武之兗州是也。由是言之。進取招納。雖當乘機。而備守之計。尤在所急。備守者。進取招納之本也。備守既固。以之進取。則兵勢益壯。而易以成功。以之招納。則人有所倚。而樂於從命。不可不早圖也。今敵寇遠遁。疆場能警。正天假國家以預爲備守之時。伏望陛下。深詔大臣。特創一司。遴選練達之士。俾之討論。如豐財積粟。儲戎器。修城壘。練士卒。選將帥等事。皆深謀熟計。俾歸至當。然後廟堂之上。審擇而行之。如或難於置司。則乞詔廷臣及沿邊帥守。各陳所見。委官看詳。取其可行者。上之朝廷。臣愚不足以知大計。伏惟留神裁度。幸甚。　安節此疏。不得其月日。奏議編在看詳楊存中等條具淮西利害之前。而癸中止言進取招納備守。略不及和議。則必未卽北人遣使已前所上也。今因下詔回鑾附見。更須詳之。差撥伴使在此後一日。

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爲鄂州觀察使。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節制軍馬吳挺爲榮州刺史。右武大夫遂州團史興州前軍統制劉海爲拱衛大夫。賞秦州之捷也。時四川宣撫使吳璘在河池。遣中軍統制杜實傳令於起等曰。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毀民舍。勿掠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爲陣。甲兵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卽前軍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枕槍檀刺。忠義人亦如之。逢者並處斬。如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眞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罰。其有以僞地兵爲女眞金人冒賞者。罪亦如之。凡布陣之式。以步軍爲陣。必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於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敵陣統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爲多寡。陣兵三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槍手五百有二。神臂弓二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

與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爲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一。將官二。訓練一。管隊十。兵來翼二百四十有八。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轉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類見矣。璘遂遣與元都統制姚仲以東路兵自棄亭出具鞏州。而金房都統制王彥以其兵分屯商、虢、陝、華、虢、華爲敵所取。敵去復得之。陝州方與敵相持。然亦未退。姚仲出棄亭在此月。不得其日。敵取虢華。以王之軍制子考之。亦是此月事也。

權知泗州劉釋補正修武郎閤門祗候。從淮東制置使成閔請也。

己丑。制授耿京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兼節制京東河北路忠義軍馬。權天平軍節度掌書記辛棄疾特補右承務郎。諸軍提都領賈瑞特補敦武郎閤門祗候。京、瑞並賜金帶。將吏補官者二百人。於是京東招討使李寶遣統制官王世隆與瑞等齎官誥節鉞以往。　盱眙軍奏大金國遣使過界。先是金主爽入中都居之。且告於太廟。以父晉王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謚宗堯曰備肅皇帝。廟號懿宗。母曰欽慈皇太后。追尊東昏王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降故主亮爲海陵王。謚曰煬。亮后圖克坦氏爲海陵夫人。祔憲宗宗幹神主。祔懿宗神主於太廟。改通天門爲應天門。以威勝統軍勸農使耶律阿里爲平章政事。廢參知政事敬嗣暉爲庶人。工部尚書蘇保衡遷尚書右丞。太府兼權左司郎中魏子平爲戶部侍郎。大興尹李天吉爲刑部侍郎。修起居注鄭子聃復爲翰林修撰。此以宋朝金亮本末、張棣金虜節要、徒說稗說有實板行明昌平實者云。宗堯謚立德剛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廟號睿宗。後徵所加者。東昏明年亦改謚孝成皇帝。廟號熙宗。耶律阿里已下差除。范成大攬轡錄彼超可文集錄入不得其月日。但以興元、寶應立事相干。及已嘗見其名字者。則書之。如阿里之遷尚書之廢。決在此時。超可撰魏子平墓碑。稱大定元年冬。入覲中都。即拜尚書戶部侍郎。而墓誌乃云大定元年冬。上即位於遼陽。公自河南赴京師。明年。拜戶部侍郎。則亦書初事也。大成稱師子聃爲修注。蓋王立除殺中侍御史雍侍講學士。而可所撰子聃墓誌云。大定二年春。復爲翰林修撰。今從之。天吉已見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郎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定建、禮部侍郎張景仁來告登位。遼東以聞。景仁、廣寧人也。　尚書左司員外郎洪邁充接伴使。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副之。庚寅。宰執奏金使二月渡淮。上曰。今若拒之。則未測來意。有礙交好。受之。則當遣接伴使副於境上。先與商量。如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故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而金國主與無名之師。侵我淮甸。則兩國之盟已絕。今日使者所以惠我國甚寵。然願聞名稱以何爲正。疆土以何爲準。與夫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不然。則不敢受也。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言。金人乞和之議。未可許之。未可拒之。許之則不可盡。踏侵疆。而盟約一成。則中原之人。無路歸順。拒之則兵連禍結。未有已時。然爲進取之計。既不可急。亦不可緩。急則彼將以此爲辭。恐脅其衆。併力拒我。緩則彼君臣之分既定。上下之情既安。盡反虐政。以收人心。他日圖之。難於今日。爲今日之計。莫若且爲悠悠之辭。以答其求和之請。並詔諸帥且與相持。俟吾兵威益震。其京、陝之地。半已收復。彼有可畏。堅來請盟。然後聽許。聖慈裁擇。　言者請命帥司監司於新復

州縣。搜訪仗節死義。不屈北庭之人。具名以聞。特加優異。從之。　尚書吏部員外郎馮方知邛州。從所請也。　右宣義郎知上元縣李闢之入見。　右朝請大夫新知盧州方滋辭行。　太史局奏用二月六日回鑾臨安府。從之。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聞金使將至。蓋欲觀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建康。俟其出境。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

壬辰。洪邁、張掄入對。上謂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等事朕。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爲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於兵革。此豈細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恥。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擬議。上曰。俟邁等對。朕自以意諭之。　果州團練使知均州武鉅彙知河南府。令招刺教用馬軍五千。俟招足日之任。　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都絜令赴寺供職。建康府市易務經紀人劉彥誠絜欺隱市易息錢。故有是命。日麻不書此事。但於二月辛巳書絜義少。今因李若川改命追書之耳。　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　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陳良弼爲本路轉運判官。　右迪功郎添差揚州司法參軍高西爲右承務郎。添差簽署常州軍事判官廳公事。

癸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吳允文、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邵宏淵、御營宿衛左軍統制新知海泰府主管宿亳安撫司公事郭振皆入見。　右宣義郎劉芮爲國子監丞。

甲午。右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班直祕閣。金之踐兩淮也。帥守監司皆遁去。班獨不離所部。敵退。班招集亭戶。復興鹽竈。故褒擢之。　直祕閣浙西沿海制置使隨軍轉運副使駱濤添差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付李寶軍錢糧。　右朝散郎知撫州葉謙亨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朝奏大夫通判紹興府孫大雅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乙未。接伴使洪邁、張掄辭行。上顧掄曰。洪皓三子。其才皆可用。

丙申。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爲江淮荊襄路宣撫使。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吳允文試兵部尚書。充江淮荊襄路宣撫副使。時上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府。衆望屬之。及除存中宣撫使。中外大失望。給事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珙比言。金人渝盟。干犯王略。恃彊淩侮。勢必漸衰。今陛下親御六飛。視師江滸。大明馳陟。號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傾耳以聽。凡所擢用。悉宜得人。況欲盡獲羣雄。兼制敵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存中已試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甚。人言藉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儻聖意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別擇重臣。以副盛舉。疏入。上怒。謂輔臣曰。珙之父爲張浚所知。其爲此奏。意專爲浚地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珙諭上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珙曰。珙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謀。若爲張公謀。則不爲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止。於是允文

改使川陝，存中措置兩淮而已。日蹙全不載此事，今以劉珙墓誌、金安節遺集、恒齋隨筆、月日經緯之證史略載除日於丙申，從之。九月戊戌改命。　右朝請大夫新知廣州方滋乞招效用千人，許之。其錢糧總領所應付。　御史中丞湖北京西路宣諭使汪澈言：已復光化、信陽軍，目今上流事勢稍定，詔諸路帥司所遣上禁軍弓弩手，並歸原來處。　徽猷閣待制宋晚卒。是月，詔下民間有得金人所遺器甲送官者，以內藏錢償其直。人甲十千，馬甲減半。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昨準指揮，再下本所，令應付吳拱襄陽官兵錢糧。竊惟四川之地，褊隘險絕，財賦所出，不比江、浙，而於饋餉為尤難。古今稱善用蜀者，無如諸葛亮。亮得南中六郡，軍資饒富，又一絲一粟不入中原。以今準之，事力不侔。亮兵前後四出，其衆不滿五萬，或由祁山，或由散關，或由斜谷，近止數百里，遠不踰三數月。本牛流馬，轉輸之巧，猶每苦糧食之不繼。今蜀中大軍十餘萬，興金相持於散關一百三十餘日，則兵比亮衆為多，右取秦、隴，洮、鄯，左取陝、華、商、虢，皆仰供饋，則地比亮境為廣。又襄州萬人防禦，亦係本所應副。視亮用蜀之費，不啻數倍。若更令越三千里，船運糧草，餉襄陽之戍，區區巴蜀，何以勝任。古所謂千里饋糧者，亦不過旬月計耳。若錢糧草料，三千里外，按月責辦，豈能免於闕誤。契勘蜀中屯軍，分隸一十八處，其遂川、興元府、綿、劍、文、龍、渠、金、洋、階、成、西和、鳳州合用糧料，本所每年科支本錢，就逐州夏秋糴買應付。其利、閬、兩川邊、嘉陵係招誘客販收糴支遣，唯魚關、興州、大安軍三處合用糧料，本所於利、閬州糴買數內運三十四萬餘去，水路只五六百里，約用船脚錢引七十萬道。所有馬草，只於屯駐州軍數到稅草內應付，而四川當無事之時，已不堪其勞費。今吳四廂官兵一歲當用錢糧草料，春冬衣賜物帛，綱算錢引，計一百二萬四千五百餘道。上件軍兵，朝廷已限一季招填，本所自無此一項闕額衣糧。若更本色前去，襄陽當用水陸脚錢四百三十餘萬道。比之應副興、州、魚關、大安軍所費，當六七倍。雖蜀四川公私之力，亦恐難以應辦。欲望免行科撥，下制置總所照應施行。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七

【紹興三十有二年】二月戊戌朔，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川陝宣諭使，擢詔招軍買馬，且與吳璘相見議事。　能借江淮、兩浙坊場淨利錢，蓋命已借者理充經界之數，用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請也。後皆在四月乙亥。　詔故武功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準備將韓立特贈拱衛大夫鄂州防禦使，以楊林渡戰沒，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知和州劉子昂辭行。己亥，秉義郎權池州駐劄御前軍統領邵世雄為閤門宣贊舍人。世雄，宏淵子也。庚子，張浚、虞允文入對。時浚乞借執政奏事，上不許。於是與允文同對。詔浚仍舊兼行宮留守。又詔浚能相後，有合得特進恩數皆遣之。浚乞借執政奏事，他皆若不載。洪适行狀云：除知建康府，且許入覲，時虞悉相允文有意北征，先移屯侍衛馬軍，增萬餘，數公同二府議於內殿，公奏：呂頤浩請與衛臣同對，神宗謙恕遣太上在金陵，張浚司西蜀，亦不許備執政奏事，顧別班引上批，所委輕大，其語勿辭，蓋近此所無也。　言者論料理江淮三事，其一，請於兩淮、荊襄之間，創為四大鎮，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各為家計，增城浚隍，以立守備。農戰交修，以待天時。每鎮招集沿邊弓箭手二萬人，人授良田百畝，給與牛種，雖無租賦，實免供償。悉遵陝西沿邊故事。乃以湖北州縣之在江北者隸蘄陽。二曰，大江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盡建為五帥，由鎮江而上，至於建康、九江、江夏、

公安。各以二萬人爲屯。附以屬城。供其芻粮。列置烽燧。增益樓船。三曰。選擇兵官。教習諸路將兵禁軍。士兵弓手。此皆長久之計。手詔楊存中、成閔、李顯忠、向子固、方滋、楊抗、向汭、王彥融、強友諒、相度聞奏、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淮西制置使李顯忠、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方滋、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強友諒、向汭言。廬州地勢難守。四經殘破。舒州地勢襟帶。居諸郡之中。乞移淮西帥司就舒州。知州兼領廬州管下合肥、愼縣、舒城盡歸舒州。將見今廬州作爲合肥縣。陞爲軍使兼知縣。令建康府駐劄諸軍差統領官一員。充沿淮都巡檢使。將官兵千人。馬二百。於合肥屯戍。每歲或半年一易。聽本路帥司節制。和州屢經殘破。民不安業。東西關險阻。古來控扼之所。今若移和州於西關。移含山縣於東關。相去三四里。和州欲改作歷陽軍使兼知縣。差將副各一員。將本部官兵於城內屯駐。光州、濠州、安豐軍。今欲移併。附山爲險。濠州入橫澗山。安豐軍入瞎澗。光州欲改爲光山縣。移入太蘇山。隸安豐軍。所遺州軍。候今秋農隙及諸軍休息。稍稍修築。所有居民。使之遷徙。仍附山裏外撥田。永爲己業。官給錢買牛具種糧。沿淮中渡、霍邱、花靨、壽春及見今光、濠並改作堡。每堡差將官一員充知寨。將帶兵二百。馬三十。令江、池、建康駐劄諸軍均差。並聽合肥屯駐統領官同節制。淮西所管縣。並差武臣充尉。令帥憲司將諸軍今來減損將佐員數。先次差填。營屯田。見今採訪。候見的實。別具聞奏。弓箭手。緣人方復業。若便行召募。切恐民間憚於從軍。不肯歸業。今來新移州郡。分撥民戶田土。權免租稅。不三年間。開耕就緒。合行檢稅。其間少壯之人。願免稅充弓箭手者。聽自陳。老弱之人。充稅戶。公私兩便。俟廬修城築堡。及與民戶收買牛具。所費浩瀚。兼所移易州縣。其間官吏不無憚於改更。士著之家。亦必重於遷徙。更乞朝廷付有司詳定。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準聖旨。楊存中等採訪到淮南西路利害。并李顯忠已見令侍從臺諫看詳。切詳朝廷初意。大要有三。一曰。據形勢要害。以禦寇。二曰。酌道里遠近。以便民。三曰。減官吏浮費。以足用。今存中等所申三者舉無一得。今所當甚急。莫若以戍兵爲首。屯田次之。修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則不可爲守。百姓無兵。則不敢安業。只如廬州之合肥。和州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蓋地有所必爭也。而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而今日有之反棄不問。欲望朝廷於沿江。猶遣將校及兵一二萬人。早爲經理。分戍二州。使號令相應。足爲沿淮一帶聲勢。以絕窺伺。然後廣開屯田。使兵民得以雜耕。修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自餘城壘弓箭手之屬。然後以次施行。無不可者。況開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係廬州界）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一州之戍。其與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舒卷之閒。成效相遠。欲乞朝廷參酌施行。於是存中議遂格。（日曆止載手詔楊存中。今以金安節奏議附入。楊存中等所上利害。亦不得其月日。皆案進而書之。）　詔以浙西、江東常平米二萬石賜兩淮常平司。凡人戶之歸業者。悉賑給之。仍具數申省。　興州前軍統領惠逢復河州。先是四川宣撫使吳璘命逢襲取熙河。逢間道出臨洮。蕃兵總領權知洮州李進、同知洮州趙阿令結、鈐轄榮某皆會。至會通關。擒擊之。獲其關使成俊。諸將議進兵。咸曰。我據河州。而賊兵單弱。以強制弱。

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金軍盡在熙。官軍若直擣河州。勢必來援。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引兵而西。伺其險路。徼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軍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閭家峽。其日、正月丙戌也。而金將溫特赫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峽口。以邀官軍。惠逢令麾卒數十騎誘之。曰。旗動乃發。金兵薄麾騎。旁徨旗動。伏兵大發。大風起。人馬不辨。李進引兵駐傍山上。若聞空中聲云。蕃兵亂。蕃兵亂。進令左右下山。用平射弩旁射。敵大亂。鈐轄榮某乘駿馬揮鐵鞭殺敵。所向風靡。衆從之。敵遂大敗潰去。追騎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爲之。久故將敗。有一酋自殿後立橋右。瞋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餘衆渡已。乃乘馬徐去。後獲金兵。問之。即溫特赫也。是役也。俘金二百有五人。騎二百。（此以員興宗西陲筆略、史士戮蜀口用兵錄參修。但筆略稱獲俘兵三百五十人。乃與士戮所錄不同。蓋士戮撮舉其數故也。）　逢進薄河州。蕃落指揮劉全、李寶、魏進糾集州民。執其同知中衛大夫郭琪以降。州民皆以香花擁道迎官軍。有流涕者。獨事河宗官爲金堅守。民排戶裂其尸。揃其首以獻。諸將既得城。方編籍府庫。人人炫功不相能。或言。當暫賞軍。逢命人支錢十餘。時食物貴踊。炊餅一直數十錢。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等捐軀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値一炊餅也。俄傳金兵大至。衆欲棄城固守。逢曰。彼衆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援不至。將奈何。即揣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鈐轄第坐府中。我皆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逢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兵於外。非捨此去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令儒林郎呂某權州事。與傅軍願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會通關。李進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初不挾一糗以入。今不挾一錢以出。即馳去。軍士怨惠逢賞薄。有逃亡者。

辛丑。張浚入見。　詔諸路州軍欲助軍興者。毋得輒科於民。若上戶自欲獻功者。具以名聞。即議推賞。　司農少卿都絜罷。以殿中侍御史吳芾劾其盜用綱米錢。及與市易官夏悖囂爲姦故也。　川陝宣撫使虞允文言。諸軍進發。除給降錢外。如闕支遣。欲乞預期約度。申取朝廷指揮。就近於四川總領司撥錢物應副。御將四川合起綱運內撥還。又言。新復州縣闕官去處。乞許與諸軍大將公共選差。又乞從司興元。及借奉使郎。皆從之。

壬寅。虞允文入辭。淮西制置使李顯忠及其子建康府駐劄御前前軍副將師雄、左軍副將師廉、閤門祇候師閔、前軍準備將師文同見於內殿。詔並賜金帶。　是日。金人犯汝州。先以精騎渡汝河。守將王宣率親兵迎戰。自巳至酉。天大雨。金大敗遁去。

癸卯。上發建康府。宿東陽鎭。　是日。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遣兵復積石軍。執同知軍宣武將軍高偉。又攻來羌城。亦克之。時金人復取寧河寨。盡屠其民。寨之戍兵皆潰。僉合兵萬餘圍河州。城中百姓計曰。前日之民南歸者。金盡屠戮我般之。卽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老。相與死守。猶有千一活。卽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百尺。衆因撤木爲礮械。敵悉力來攻。木礮少選壓賊有糜潰者。居三日。賊退屯白塔寺。

甲辰、上次下蜀鎮。

乙巳、上次丹陽館。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權鎮江府都統制劉鈗辭遣。夜、雷。

丙午、上登舟、宿丹陽縣。

丁未、次呂城鎮。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劉錡薨於臨安府。錡既奉祠、寓居都亭驛。上聞其疾劇、敕國醫診視。時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之。遣黃衣卒諭錡移居別試院。錡疑酒搐已且有後命。比下車、糞壤堆積、遂發怒、嘔血數升。夜三鼓、薨。詔贈開府儀同三司、例外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後謚武穆。

戊申、上次常州荊溪館。敷文閣待制致仕秦觀入見。直祕閣添差兩浙轉運使龔濤自江陰來朝。

己酉、上次無錫縣。左朝奉郎提舉太平興國宮巫伋入見。是日、王宣與金人再戰於汝州、至暮、各分散。殺傷大當。翼日、金騎全師來攻。我軍敗衂、士卒死者百餘、亡將官三人。

庚戌、御舟至平江府、泊盤門外。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右通直郎知吳縣徐樞、右宣教郎知長洲縣陳忠厚以次入見。詔長洲去歲被水民田欠租六千餘石、皆蠲之。

辛亥、上次平望。起復閤門祗候權江州駐劄御前中軍統領王德政爲閤門宣贊舍人。先是德政部王友直等至行在、上召對、故有是命。德政引對在正月癸巳。

壬子、上次秀州。左武大夫吉州刺史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爲永州防禦使。賞蔡州之捷也。是日、鄂州統制官王宣自汝州班師。時金人圍急、屢有詔班師、宣遂棄其城而去。

癸丑、上次崇德縣。

甲寅、上次臨平縣。

乙卯、上次臨安府。留守湯思退率文臣京官武臣保義郎已上常服黑帶、率迎於餘杭門外。御舟泊北郭稅亭。上陞御幄、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入見。上乘馬過大內。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舊法、買馬分川、秦兩司。今已復秦州、乞令四川總領官特暫兼權提舉秦司買馬監牧公事。從之。是日、興元都統制姚仲圍德順軍。先是、仲以步軍六千四百爲四陣、趨鞏州。其下欲急攻、仲不聽。且退治攻具。既至城下、梯砲與城不相等。圍之三日夜不能克。乃舍之。時鞏之父老各輦米麵以餉軍。軍門山積。及引去、父老狼狽相顧、謂金今覺我餉南、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輜重者數級、并焚餉物而去。仲退守甘谷城。留統制官朱剛等駐鞏州、以觀賊勢。遂引兵之德順。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契勘蜀中用兵一百六十餘日、賊守散關益堅。吳璘使姚仲攻之不能破。正月初、姚仲領兵三萬餘人出秦亭、取鞏州。不下。二月初、退守甘谷城。王彥之衆分屯商虢、陝、華三州、虢、華爲賊所取、賊去復得之。陝州見亦與賊相持、事未可保。近吳璘遣兵復河州、聞見謀德順。熙州未知如何。推本所供饋日廣、不容少闕。其爲勞費、不言可知。目下且爾枝梧、若更不增科敷、蜀人易動難安、不敢輕擾。且保固根本、以爲永圖之望。於去

年十二月中尚書省、乞依向來體例、截撥諸司錢物、未獲回降。諸將前蒙朝廷劄下、務興本所協和、須索必經由宣司。各皆遵稟、本所得以自立。遠方蒙被惠澤至深至厚矣。與宣撫自十二月中下旬後、所苦漸平。繼聞金酋被殺、人情安定、陝西新復州軍行用錢引、甚爲通快、價直不損。諸軍率皆願請、不復多求銀絹。極爲公私之利。所有劄下措置、並未增添田契稅錢、更一季可見數目。自此人戶推割稅賦、各有歸著、尤爲催科之利。時論者頗以括白契爲不便、故之望及之。之望此劄不得其月日、但以所稱用兵一百六十餘日考之、當在二月以後、又稱見詳德順、故因劄德順附書之。劄德順在十八日乙卯、亦相近。

丙辰、金人犯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擊卻之。初、金既敗歸、樽益修守備。京湖制置使吳拱遣屯南陽。遣後軍統制成泉、華旺、捷勝軍統制張成各以所部兵來援。合樽及諸白軍統制焦元所部、纔六千人而已。金將萎滿以數萬寇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汝河爲營。其日庚戌也。翌日、分兵半攻城、半掠糧草。凡三遣人以書至城下、樽命射之。持書者曰、此率書來與提舉商量軍事。樽終不納。諸將曰、敵人以書來、未知其意、姑接之何害。樽曰、不可。若觀之、非徒無益、必致士卒之疑。適中其計。前一日、金乘昏黑、填壕於南門外十三處、寂然不聞其聲。質明方覺之。焦元中流矢、遂下城。金人乘勢登城、啓南門而入。樽在城西、方南壁失利、即下城、集諸軍占地勢以待。華旺、成泉、焦元欲奪東門出奔、守門統領官劉安不聽。將官李進聞南門被攻急、乃率弩手二十餘人赴之。將刀登城、中三矢而死。樽率士卒巷戰、日轉午、勝負未分。效用王建、蔡死士十一人、截其甲裳、登城殺敵、至申刻、相持不動。馬軍司第十八將王世顯請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接戰、殺其二酋。金人驚潰、皆自擲而下。官軍奮擊、死者不可計。會金帥登南門、望官軍旗不亂、曰、今日城又不可得、復下城而去。樽大呼曰、番人走矣。軍士皆歡呼。金人遂敗、爭門而出、不得出者、聚毬場中、有千餘人。諸軍圍之、勦殺皆盡。樽命積金之屍爲二京、樽苦戰僅十旬、軍不過六千人、大戚之。後軍吏言、戰歿者已四百餘人、負瘡者三千七百人、可戰者僅二千人而已。金人既敗、猶能整頓行伍、於西原分八頭、每一頭以兩旗引去、以示有餘。官軍望之、皆不言而咨歎。

戊午、金再攻城、以大車載薪、欲火西門。趙樽伏壯士甕城、俟其至、開關突擊之。金人棄車而遁。

己未、上始御後殿行宮。留守湯思退、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潚、敷文閣待制楊俟、樞密都承旨徐嚴權吏部侍郎汪應辰、權禮部侍郎黃中、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權工部侍郎許尹、起居郎唐文等相繼入見。以上視師、嚴等皆留行宮供職故也。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知紹興府。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宋棐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庚申、中侍大夫蔡州刺史淮西制置使司參議官劉光輔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殿中侍御史吳芾論光輔擅權妄作、恐致生事、故罷。是夜、有星墜於蔡州。金人之營、未明、金人退兵一舍。

辛酉、監察御史黃瑀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正言劉度入對、言今者視師回鑾、願止取親臨行陣、折衝執俘、有軍功者、方得推恩外、一切常典、所宜謙惜、以革僥倖之門。翌日、進呈、上曰、朕嘗論度、朕此

行不濫與一人官爵及濫減一年磨勘卿等所共見也。

壬戌。詔已降指揮軍士戰死者蔭其家一年。即偽重而死於柵中者。給其家減半。　潭州言倉庫並無見在。詔賜激賞庫錢二萬緡爲官兵之費。　是公遂獨鮮于樞墓誌云。紹興三十一年。張忠獻公起守潭州。君適在長沙。率與偕行。女真方大者。請佐潭帥守邊。潭人聞之曰。金已入晉。潭若何往。往偕保乎。我爲留守。爾盍從我歸。皆從之。入見漢將曰。潭有橫潤山可守。漢有錢二十餘萬石。可付壯者七斗。弱者五老者三孤以行。於是漢將之也。花塵者亦賴以濟。君率漢之民。正什伍。定資格。以守忠獻公曰。材官可用也。按此時潭州糧料米未必有許數。公遂所云。或非其實。姑附此。當考。

詔楊存中多出榜文。於兩浙諸處。不以是何軍分逃亡之人。並與免罪。別作一項招收。專充御前使喚。既而言者以爲恐隳軍政。且聚逋逃之卒。爲御前之軍。殆非佳名。蓋止令於元舊軍分自陳。仍限兩月。其主兵官不加撫循。致使士卒逃亡。亦乞重寘典憲。如此則諸軍被國家寬大之恩。不違祖宗立法之意。小人知懼。紀律可行矣。從之。四月己卯。瓦值奏聚。　鄂州左軍副統制王宣自汝州以二百騎還至唐州。時蔡州圍急。京西制置使吳拱遣步騎萬三千人往援之。統領官游皋等至確山。圍不進。拱乃以宣權中軍統制節制沿邊軍馬。趣救蔡州。　是日雪。

甲子。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帶御器械李綽爲入內內侍省押班。

乙丑。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劉光時知鄧州。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其出自將門。深曉邊機故也。時紹光時復忠州團練使。光時復忠州團練使。是日屋不書。俱於三月庚子以是官見。當考。　是日。鄂州駐劄御前中軍權統制王宣敗金人於蔡州確山縣。前一日。宣以所部距確山三十五里而營。質明。候騎報敵至確山。衆欲不戰。宣不可。乃舍其步士。引騎兵三千先行。分爲三陣。敵沖陣心。宣令諸軍以背刀沖擊。三陣俱進。乘義郎右軍副將汲靖有勇力。宣召之。靖請百騎。宣與騎二百。靖上馬。據鞍高呼曰。今日汲靖爲陛下破此賊。賊若不破。誓不生還。左右聞之。人百其勇。宣曰。汲靖亦濟矣。靖馳入敵陣奮擊。賊衆披靡。靖出入者三。惟亡二騎。諸軍亦勇進。金人遂遁。宣整衆不追。方金之未敗也。招討使吳拱以趙樽孤軍不可留。脫以蠟書趣回軍。樽以敵圍方急。若棄城而去。賊兵追擊。勢必敗亡。況蔡州軍食有餘。拱怒。以蠟書付諸將。令一面班師。會敵兵敗遁。樽乃與諸將夜出。蔡之居人皆從之。天氣昏黑。墮坑谷而死者甚衆。於是樽自信陽歸德安。而宣亦還屯襄陽府。趙姓之壘。

是確山之壘。在二月二十六日甲子。趙樽去蔡州。在二十七日乙丑。而趙成京西戰功錄云。二十六到鄂渚下寨。去確三十五里。二十七日早戰於確山。今從之。

丙寅。建欽宗重於招賢寺。立虞主。上親遣奠。執政議上宜服袍履。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曰。三年天下之通喪。舜之所共也。後世以日易月。已有愧於古矣。然猶於二十七日釋服之後。因事則服之。庶幾反正。本朝典故。大葬啓攢必服其服。是也。若曰。今十月而葬。不可復服。則異宗九月而葬。何爲亦服其初服乎。以故事考之。衰服爲宜。前二日。左僕射陳康伯等進呈。上覽奏曰。朕爲人子。豈可使事兄之禮。過於事父。中至

都堂。右僕射朱倬謂中言。徵考大行。有故事矣。中曰。此前日之誤。今所當改。奈何復因之。倬因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爲悲順可也。中曰。責難於君。乃爲悲耳。此以會要日無及中行狀參。　是日。金人復取蔡州。

是月。爲姚興立祠於和州。名旌忠。　興元都統制姚中遣副將趙詮、王寧引兵往攻鎮戎軍。金開官軍至。闔其城。收其弔橋。擐甲引滿。堅壁固守。詮等引兵斷其貫繩。諸軍畢登。並發平射神臂弓。射其敵樓。更遣重兵分擊之。賊勢不支。主將趙士持自言本皇族。與同知任將先開門出降。獲其知軍振戈將軍韓珏。僞定遠大將軍同知渭州秦弼。聞王師下鎮戎。遂託疾不受金命。與其子遵義校尉嵩及其孥來歸。宣撫司以弼知鎮戎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八

【紹興三十有二年】閏二月。案是月戊辰朔。己巳。樂英殿修撰張孝祥知撫州。　直寶文閣王佐知吉州。

辛未。詔諸路常平米。並令以新易陳。在倉以五年爲率。如過五年。盡數變轉。毋得停留。失陷官物。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紹興府駐劄。　忠訓郎幹辦翰林司曹耘爲閤門祗候。耘、勛子也。　是日。金人以熙、蘭之兵圍河州。彌茲薇野。兵械甚設。官軍之未得河州也。守將溫特赫遣食糧軍馳書於臨洮、德順以求援。爲其吏曹劉浩等十有八人謀匿之不行。已而浩等悉來歸。及敵兵再至。呼於城下曰。惟以劉浩等縋城而出。乃釋圍。浩等射其呼者使去。會義軍連破擊賊衆。殺其酋一人。敵乃小卻。然亦未退。

壬申。欽宗虞主還几筵殿。上親行安神禮。於是自七虞至九虞皆親行之。

癸酉。修武郎知威州趙迪再任。迪、普五世孫也。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言其治狀有方。蠻夷畏服。乃有是命。

是日。金人破河州。初。河既受圍。金將溫特赫揚言曰。河州能爲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爲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守城益怠。弛甲以坐。是夜人人困臥城陴。漏上。賊驅蠻騎攀城。斯須城壞。州民尚有未知賊至者。翌日癸酉。賊驅父老嬰

諸數萬屠之。遂壯者數千隸軍。先是宣撫司命惠逢、李進等會審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往界寨。不能支敵。乞師者再。頃之。宣撫司遣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爲逢聲援。師偉未至。河州已陷。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金人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賊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卽晝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城已陷。敵焚蕩除城趾而已。敵之屠城也。吏曹劉浩與其徒八人遁走得免。餘十人被害。宣撫使吳璘皆命浩等以官。

甲戌。上聞宰執以金人消息。朱倬曰。據報稱葛王又有兄弟爭立之禍。則是彼國中多故。上曰。金主再世簒弒。因此必內難未已。爲之君者。不亦難乎。倬曰。金將有五單于分裂之勢。上曰。審如是。則國中自無事矣。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林安宅爲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右通奉大夫韓仲通知明州。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常州駐劄。澤前棄揚州去。至是復之。

乙亥。詔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湯鵬舉令致仕。先是鵬舉言。今年七十有四。乞依近旨致仕。詔鵬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鵬舉天資凶險。老而益甚。其在當塗。妄作威福。乃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沈介知永州。　入內東頭供奉官賈璉遣所資賫爲武義大夫保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　右朝奉大夫新通判建康府陳良弼知信陽軍。

丙子。上親行卒哭之祭於几筵殿。

丁丑。金國奉直大夫支邦榮特換左奉議郎。邦榮已見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壬戌。

戊寅。上逆欽宗廣主於和寧門外。奉辭。遂祔神主於太廟第十一室。以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爲禮儀使。嗣濮王士輵、華容軍節度使居廣、純州觀察使居則爲三獻。祖宗皆用特羊。備樂舞。　詔修武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師孟赴行在。師孟嘗從胡安國授春秋大旨。屏居衡州僧寺幾二十年。至是張浚言其才可用事。操可律貪。乃有是命。

己卯。百官純吉服。

辛巳。中書言。昨金人牒取有親屬在北界命官等。當時有心懷忠義。不肯從敵藏避之人。欲下諸州榜諭。許令自陳。仍將出仕。從之。　資政殿學士知洪州魏良臣言。與江西轉運判官林仲純因職事相失。乞迴避。詔仲純放罷。良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癸未。宰執奏事。參知政事楊椿留身求去。上慰諭不許。先是欽宗神主祔廟。而椿以年衰不能久立。幾於僵仆。左右掖之而出。椿不自安。乃丐免。於是殿中侍御史吳芾等相繼論之。　詔出浙西、江東常平米二萬石賜兩淮。爲賑濟歸正人之用。　降授右朝請郎馮棨叔知濠州。　左奉議郎李濤知滁州。　成忠郎閤門祗候知濠州都巡檢差淮南西路兵馬副都監。濠州駐劄。　是日。正侍大夫宣州觀察使興元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楊從儀率諸將攻大散關。拔之。關之未下也。左從政郎都統司幹辦公事朱紱以書遺總領財賦王之望言。諸軍鬭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格當在何處伺候。

取實保明申發宣司總司指揮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自今事勢與前時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於死事。乞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科撥軍需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多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律。進而勝捷。能破關險。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敵不破滅。無有也。之望怒。答書言。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稍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散關前攻不下。聞自有說。不知是險固不取也。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士卒不用命乎。若言。取而士不用命。豈計使之則必有任其咎者。況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軍。若遲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綵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圈、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虢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垛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卽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象魚關金帛錢物。充滿府藏。軍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有椿辦耶。李晟屯東渭橋。無稽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斂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已支發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犒賞不與焉。亦不爲不應付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當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庇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應降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辨。何哉。來書謂攻散關時。若得銀絹錢引椿在鳳州。而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在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知克敵而賞不行。使之實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克。足下當如何。紱不能對。至是從儀督同統制田昇等夜行兵攻破西壁。四鼓拔之。遂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紱眉山人也。是役也。宣撫司調梁、洋義士萬數。授以橹甲。使之先登。比交鋒。官軍先遁。義士死者大半。西人痛之。

甲申。淮南轉運副使楊抗罷。以右諫議大夫梁仲敏論其因循尸素也。　右朝奉郎朱夏卿直徽猷閣。主管江州太平興國宮。夏卿自淮東總領罷歸。乃有是命。　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直祕閣。錄鄧州之功也。　左朝奉郎通判信州陳扁直祕閣知信州。扁之爲得召見。遂有是命。官者論扁頗有吏能。寵太過。詔俟滿歲取旨。

丙戌。詔賜張浚錢十九萬緡。爲沿江諸軍造舟之費。初。上旣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舊臣無他。在人心尤以己之去就爲安危。乃不能言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焉。　祕書省著作佐郎張震言。自建炎元年

至紹興十二年日厤已成者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誤而十二年以後迄今所修未成書者至八百三十餘卷草未立傳者七百七人切慮日久益以廢弛至今本監長貳同共修纂正其差誤內因故相所作時政紀所修者並審訂事實簽貼修改從之　詔唐、鄧州進士於襄陽府解試院併試

戊子上始純吉服殿中侍御史吳芾論軍中冒濫軍守之弊乞榜諭諸軍應寄名之人盡行銷落詔限一月自陳如違停官編管　官誥院言諸軍以戰功遷秩給告者乞並牒軍中拘收綾紙錢詔特免　徭制宗女出適者給資錢有司乏財不以時遣南外宗女有踰四十不嫁者時祖宗八世女但得八十千再行者又減半於是直敷文閣知南外宗正時子游言今宗女未嫁者歲費錢米一千一萬餘緡而合得嫁資才九千五百緡而已願下福建路漕司以經總錢借之期以半歲從之

己丑詔免光化軍上供上貢守等一年　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周葵陞敷文閣待制　祕閣修撰知溫州徐林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年逾七十有請也　廣東轉運判官林孝澤獻助軍錢十五萬緡湖南轉運判官黃縱何俊獻四萬緡助軍錢十五萬緡詔激賞庫收　右諫議大夫梁仲敏入對論參知政事楊椿輔政期年專務諂諛以奉同列議論政事之際則拱手唯唯既歸私第則酣飲度日以備員保祿爲得計朝廷何賴焉殿中侍御史吳芾言椿自爲侍從已無可稱其在翰苑所爲詞命類皆剽竊前人綴緝以進冒登政府一言無所關納一事無所建明但爲鄉人關差遣爲知舊干薦舉而已故都人目爲收救參政又以伴食參政目之去冬警報初聞有數從官謁椿勉以規畫又以危言勵之椿竟不答但指耳以對蓋椿素有聾病也親厚有風之使去者椿曰吾爲參政宰相諾吾亦諾宰相拜吾亦拜豈聽何傷其貪祿無恥至於如此左正言劉度亦論椿貪惏無恥頃爲湖北憲率以三百千而舊一舉狀自爲侍從登政府惟聽兵部親事官及親隨之吏貨賂請求望賜罷免以肅中外

辛卯參知政事楊椿充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椿爲臺諫所擊四上疏丐免乃有是命　詔宰輔親王近臣報謝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及諸神用太常少卿王普請也

壬辰上始御正殿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江州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李貴爲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隨從軍　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奏膠西立功將士三千五百九十人詔第賞有差於是右從政郎京東招討使主管羽檄軍書文字曹秬特改合入官仍遷三秩秬江陰人也　湖北京西制置使吳拱言西北來歸之人甚衆望權令踏逐寺觀安泊分給官田貸之牛種權免租稅從之

癸巳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徐嘉充館伴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副之先是北使高忠建等將入境責臣禮及新復諸郡（此時宋經撥賞中行狀修入但稱賞新復四郡則恐誤蓋此時京西淮北陝西新復近二十郡不但海泗唐鄧而已）接伴使洪邁移書曰自古以來隣邦往來並用敵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爲先帝下爲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彼國無故興師背盟自取夷滅竊聞大金新皇帝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乃蒙責問首遣信使舉國欣幸無以爲論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當至臨淮上謁更俟顯悉

曲折面聞近例迓使相見於淮河中流及是見於虹縣之北虞姬墓始抗禮之錫燕以欽宗喪制未終不用樂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於宰執曰伏聞金人改圖頗修舊好遣使叩關將至闕下近陝西偽都統者亦揭榜令其將士毋得交戰以待講解察其上下之意和議甚切蓋和議不定則必有內變不獨懼我師之致討而已國家以生靈爲念固應許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正名分二減幣聘三畫疆界竊料金人之議必出兩端一則欲仍用舊議更增歲賂而以河南故地盡歸本朝一則欲請復侵疆各守舊境而以契丹故事求爲敵國二者皆未可遽也女真本窮荒小夷貢獻於我海上之盟以契丹之故約爲兄弟契丹既滅使尋釁端以宣和爲渝盟靖康爲失信劫遷二帝淪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備至而狃於常勝必欲兼併因力既窮始通和好天子不較稱謂屈己從權者正以強弱之勢有未敵耳其後東昏正隆屢盟屢變至敢傾國大舉直窺濟江其渝盟信視我宣和靖康孰輕孰重我可以爲詞矣今其立者素非人望以孱庸之故得以自全於正隆之朝完顏一宗誅屠略盡見在近屬唯有葛王僭盜之謀起於羣下非有受命之符過亂之略也威福大柄必落權強內外乖爭覆亡可待故即位未幾已有兄弟之變（近傳金主詔諸兵部約束可寧、昭武大將軍烏倫、延安府同知李若愚、武義將軍于戶烏古論統軍司令使斡盟朵謀殺被誅）觀其累世骨肉自相翦除此豈安固之基鑒長之運哉則強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體不侔遠甚若欲通好必尋海上之盟復敵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歲幣自輕凡此二事彼必不敢固執唯分畫之議恐費商權耳大河以南彼知終非所有或當輕以與我而別有所邀然淮、漢之北人稀土曠都無險扼汴都殘破徒有虛名雖或得之未易經理發兵戍守少則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乖腹心罹患此黠敵反覆已試之策而我向來受欺覆車之明戒也豈可保哉厥今天下之勢唯陝西爲可復其地去北最遠控帶江河內有四川爲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州若權散關、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矣今日之議設以大河爲界固中國之福猶當深圖利害以救後患若外此更有邀求豈容墮其姦計彼欲降尊損幣自同契丹而斬吝土疆不肯分割則陝西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陳、蔡、唐、許、潁、嵩、洛并他路諸州兩相換易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於必從猶留南陽以通武關若我并梁、雍、荊、揚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糧固圉北雖猖獗亦無能爲若其有釁可乘北方不足圖也此事至重非片言可決必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少忍之而已陝西既得則當宣撫司於階、成、和、鳳之間分布將帥據和尚、方山、仙人等原以臨制關中各用土人保其郡邑如熙、秦、京兆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戍之使以其力自參而不爲蜀累邊遠有警則下甲而出征萬一不虞則回戈而固守進可逐利退無後患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糧饋不耗金錢唯稍出蜀緡增印錢引以募糴於陝西便足以了辦經費天下之利莫大於此百世之業也（之寶所言在此月而不得其日今因邊帥作附書之書中稱若攜散關、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蓋在未復散關之前也）　權尚書吏部侍郎汪應辰與權戶部侍郎徐度兩易應辰仍兼權國子祭酒　詔去年十月癸卯所降劫盜一切抵死指揮勿行　左朝奉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徐康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財賦軍馬

錢糧。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財賦軍馬錢糧林安宅令赴本部供職。

甲午。右武大夫元居實爲淮東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揚州駐劄。專一招填本路闕額軍兵。　右承事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曹粗爲軍器監主簿。粗亦助子也。

乙未。右朝請郎知盱眙軍周淙言。布徽徒稔奴婢走馬自燕來報契丹侵擾金國等事。上謂大臣曰。上天悔禍。興國相攻。今先遣使請和。則其國中可卜。昔西漢五單于爭立。久之。呼韓邪朝於渭上。儻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顧。誠國家之福也。陳康伯奏曰。頃年金后有云。只見漢和蕃。不見蕃和漢。今日金先求和。仰見聖德動天之應。　左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董弅引年告老。詔復敷文閣待制。既而右諫議大夫梁仲敏論其居鄉擾民。乃降爲集英殿修撰。三月乙卯。　四川總領所增印錢引一百萬道。以備邊儲。先是密詔許本所增引三百萬道。去年十二月既申。總領王之望恐害引直。寢不行。至是宣諭使虞允文取撥百萬。以備招軍之望始增補其數。半充新復州軍省計。半備犒軍而已。

是月。興元都統制姚仲統忠義統領段彥引兵攻平安關寨。克之。進至原州。金人堅守不下。遂以兵圍其城。鼓勵將士。乘勢舉登。遂拔之。殺其知州完顏撒里。獲同知鎮國將軍紇石烈訛魯古等。並其孥來獻。乃以彥知原州。彥又遣將官陳玘克西壕、柳泉、綏寧、靖安四寨。原州之克。史無其日。據奏四月九日到行在。蓋士殘爲口用兵錄繫之閏二月也。

三月丁酉朔。新除資政殿學士楊椿降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諫官梁仲敏、劉度連疏論椿持祿苟容。而殿中侍御史吳芾極言椿案刑湖北。委政妻弟。關節公行。既位於朝。蜀人之求官理賞者。椿受其賂遺。擅以威勢。逼脅省部。以遂其私。所得減半。不以與人。而盡出賣於富室。所被宜借。元不差人。而收所請於私帑。三衢豪民徐國澄納錢二千二百緡。遂以門客恩澤奏之。衆牙分錢不均。喧爭於市。椿知而不恥。章再上。乃有是命。　起居郎唐文若、起居舍人彥樾中書舍人劉珙並試中書舍人。珙乃彥權直學士院。　權尚書戶部侍郎張運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本臺如遇得旨。令臺諫赴都堂議事。或特令薦舉。及同共看詳文字。未審監察御史合與不合干預。事下吏部。本部言。依條稱臺官。謂大夫中丞侍郎兩院御史。又御史臺令稱兩院御史者。謂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合依上條干預。從之。

己亥。詔海州漣水縣依舊隸楚州。以金人圍海州故之。

庚子。詔扈從親師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例。各轉一官資。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廣問爲起居郎。　左朝奉大夫宋樸提舉台州崇道觀。　右朝奉大夫宋之陳本貫南劍州。乞迴避。詔特免。言者論世明居鄉嗜利。有同市人。令爲本部使者。何所不至。朝廷若欲拔用之。且試以兩淮凋弊州郡。令以功贖過。仍乞自今應差監司。必先下部檢照家狀。然後除授。庶幾不廢祖宗之法。從之。

辛丑。左宣教郎新主管官誥院杜易依舊知嘉興縣。初。邑民婁容等謂提刑頗易於巡幸之時。催科不擾。提刑官王趯薦於朝。詔召入。會邑民有以本縣蠶薔斂錢募人挽舟。自釘其手赴御史臺擊鼓者。諫官因論近韓元吉知建安縣。雖以大臣之薦。亦俟終更方許赴闕。今易到官未及一考。遂除告院。則是婁容之言。乃重於執政之薦也。望下本路監司審實。如果有薔斂。即乞用韓元吉例。仍將御史臺所訴。改送鄰州根究。庶幾毀譽核實。陞黜不爽。從之。　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自秦州引兵至德順軍。先是。興元都統制姚仲攻德順。逾四旬不能下。乃以中侍大夫武當軍承宣使知鳳州李師顏代之。與中軍統制吳挺皆節制軍馬。會金國都統完顏合喜、副都統張忠孟自鳳翔濟師。又遣其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搖沙。合涇原之師來援。挺與敵遇於瓦亭。統制官拱衛大夫秀州刺史吳勝、閤門宣贊舍人朱勇等以所部逆戰。統領官王宏嗣人曰。吾亦手歸朝。驟官將領。不以死力戰。非夫也。即突出。部其徒擊敵。坐騎注飛矢如蝟毛。宏不動。敵敗去。然諸軍猶畏敵軍盛。復相持不敢進。璘恐士有怠志。遂自將以往。至是抵城下。

壬寅。詔諸路帥府並置會子庫。　左司員外郎充接伴使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充接伴副使張掄等言。接伴變更舊例事件。望降付三省樞密院。令主管往來國信所照會。今已差館伴。及日後接送伴。再賜御筆中使。並令通知。庶免異同。從之。邁等所更凡十四事。其大略。則不傳御名。不問聖躬。不稱上國下國。伴使與北使語。稱主上爲本朝皇帝。而北使亦改宋國爲宋朝。舊中使讀口宣。微稱有旨。今抗聲言有敕。舊稱帝恩隆厚。今改稱聖恩。舊私覿用狀申狀。今用目子。舊與北使遣迎狀及賂北引接金銀等皆罷。日暴。日洪邁等奏。接伴更變舊例事件。今開具如後。一、舊於淮河中流取接。今於虹縣北虞姬墓首。一、舊接伴使副先一日發遣迎狀人使不答。今來不興。一、舊只傳官名。而北方御前諱御名。今彼此不諱。一、舊接伴使問大金皇帝萬福。北使只問宋帝萬福。今彼此不問。一、舊相見之初。對立已定。接伴出班。就北使立位鞠躬。今彼此稍前。一、舊上中館公宴時。接伴公服出館。逕於幕外。與之拜。今只著紫衫。而彼冠服如儀。上節先作一番。宴接伴稍起。不遣揖中節來。則坐受其禮。一、舊北引接初傳聞時。賂以金十兩。銀二十兩。今不興。一、舊與北使語。稱上國下國。今稱貴朝本朝。一、舊北使口稱本朝爲宋國。今改爲宋朝。一、舊對使人稱皇帝爲主上。今稱本朝皇帝。一、舊照御筵中使讀口宣。低稱有旨。今抗聲言有敕。一、舊中使與北使相揖。北引接請中使稍前。今只依平揖。一、舊御筵勸酒。傳語稱帝恩隆厚。今稱聖恩隆厚。一、舊私覿接伴用御位姓名申狀。人使回狀押字不書名。今彼此用目子。

癸卯。閤門客省奏北使到闕朝見禮儀。及參酌傳語意度。並以在京舊儀。及渡江後近例。北使見日。位於西班照東班宰臣稍退。從之。　詔閤門宣贊舍人知海州魏勝婁于氏特封安人。金之圍海州也。勝爲流矢所中。病甚。于氏割股肉進之。勝尋愈。故有是命。

甲辰。罷扈從官吏遷官。其禁衛軍兵依已降旨。時言者交章論臨安至建康不遠。官吏俸養尤厚。其視軍兵之騙馳道路。事固不同。況比來軍下奏功。例多冒濫。朝廷方欲痛懲其弊。則賞與所加。豈容不惜。儻謂紹興四年之例。不得不遵。則六年移蹕江上。比之四年。尤爲淹久。初未嘗有賞。則是當時已悟前賞之非而革之矣。望寢前降指揮。以杜僥倖之門。庶協公議。故有是旨。　司農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王之望試太府卿。以二人餉軍無闕故也。

守司農卿。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試太府卿。以二人餉軍無闕故也。

乙巳。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璘爲少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兼房開達州安撫使王彥爲保平軍節度使。錄商虢之功也。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黃中落權字。翰林學士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何溥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疾自請也。

丁未。左司員外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接伴北使還。入見。邁等言。伏見已降指揮。能北使沿路遊觀燒香。竊謂朝廷方接納鄰好。所爭者大。非一事而止也。今賜予宴犒。一切如舊。則遊觀小節。似不必略。若以欽宗皇帝服制爲辭。則向者顯仁皇后弔祭使來。天竺、浙江之行。猶且不廢。或彼有請。拒之無名。望令有司依例施行。詔使人欲往浙江觀潮。令館伴諭以近日水勢湍猛。損壞江亭石岸。難爲觀看。其天竺並沿路遊觀燒香。且依近例。或無所請。即依已降指揮施行。遂以邁守起居舍人。兼職如故。是日。金國保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臣禮及新復諸郡。邁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興禮節虛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議者或有言土地實也。君臣名也。趣今之宜。當先實而後名。乃我之利。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雖得河南。不免謂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洪邁所發他論備之。朱熹案黃中落權時爲接伴使也。

戊申。錄文宣王四十九世孫孔端爲右迪功郎。以自身最長承繼恩也。　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方滋言。右迪功郎盧仲賢招諭到歸正願就屯田人一萬七百五十二人。欲添差仲賢本司幹辦公事。專一招集。其田係濠州境內。乞令濠州守臣兼帶措置屯田。餘州候招集有緒依此。從之。　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德順軍。璘初至城下。自將數十騎遶城。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甚發。敵氣索。於是璘案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前一日。當陣斬一將。數其罪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當敵。敵一鳴鼓。銳士躍出突我兵。遂空壁來戰。我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逮苦戰久。日且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鬬。敵大敗。遂遁入壁。質明。我再出兵。敵堅壁不戰。會天大風雪。敵引衆夜遁。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既不得行。遂遣忠義統領嚴忠取環州。獲其守將中憲大夫郭奇。先是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強覓與其弟武經大夫震皆陷敵。及是自環州來歸。璘嘉其忠義。奏以覓知環州。兼沿邊安撫司公事。震統領忠義軍。屯環州。熊克小麻附復德順於四月之末。案德順奏以四月四日至行在。小麻誤也。復環州不得其日。奏至在四月九日。今併附復德順之後。

己酉。太常少卿王普假工部侍郎。充送伴大金賀登寶位國信使。武翼大夫榮州刺史帶御器械王謙假昭慶軍承宣使副之。時已議遣洪邁、張掄出疆。故改命二人送伴。　忠義統領孟璠聚衆數萬人於宿、亳

之間朱家林。常與金人戰。詔以璠爲承節郎。

庚戌。權尚書戶部侍郎權國子祭酒汪應辰兼侍講。進講春秋。　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爲梁州團練使。起居舍人洪邁特轉一官。錄接伴之勞也。　右朝請大夫知黃州沈邦直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右朝奉大夫新知濠州馮檠叔移知黃州。　閤門祗候淮南西路兵馬都監都遇復知濠州。

辛亥。命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權工部侍郎許尹措置兩淮保寨屯田等事。初。命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與西路制置司溝司同措置。而久未就緒。故復遣近臣。

壬子。金國報登位使顯騎上將軍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副使通議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張景仁見於紫宸殿。故事。北使授館之三日。即引見。至是以議禮未定。故用是日。於是北使於隔門外下馬。近例於宣門內隔門接下馬。三節人下馬於皇城外。近例在皇城門內上下馬。使副位於節度使之南。不設庭罰。近例與宰相齊班。仍並設罰。以欽宗喪制未終。不設伏次。燕垂拱殿。不用樂。先是閤門定受書之禮。略如京都故事。東京舊儀。北使跪於殿下進書。內侍啓匣取書。宰執置書。使人陞殿跪傳北語。跪問上起居。宰執者官宣問畢。北使下殿起居。及殿階。猶執舊禮。以所定示之。忠建固執。上特許殿上進書。此月辛亥降旨。及升階。猶執舊禮。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以聞。折之。忠建語塞。乃請率相受書。康伯奏曰。臣以宰相。難以下行閤門之職。忠建率書跪不肯起。廷臣相顧聆愕。康伯呼酒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寄徑奏。擊其書以進。北使氣沮。上嘉歎之。此以日曆、實錄、隆興宣論聖語、徐邁待制奏狀、熊克小麻參修。　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自去年以來。湖、襄諸軍。轉戰京西。因糧於敵。比常年歲計。約減省儲積得米斛二十萬石。乞行下本路。於上件米內。支撥應付京西招討使等處新招效用。如川陝諸軍有上件因糧減省米斛。亦乞行下。許本司移文四川總領所。用支新募軍兵效用。從之。

癸丑。金人圍淮寧府。守城武翼大夫忠州刺史陳亨伯登城督戰。爲流矢所中。死之。

甲寅。右迪功郎尹穡等引對。穡、河南人也。　數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嚴、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充館伴副使孟思恭言。館伴金國使人。所有朝見一節。得旨特令上殿進書。臣等先與北使副議上殿禮數。及將進書客省接書儀範。凡三次設論北使。張景仁云。都理會得。已將所議節次奏聞。不期北使副在殿上卻乞近上臣僚接書。續奉旨令館伴接書。臣即時接書進呈訖。合行待罪。詔放罪。　燕北使於都亭驛。命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押伴。　故祕閣修撰曾開追復數文閣待制。　詔韓璊已除在京宮觀。璊、逵子。已見。所有請給。自供職以來。未嘗支破。可令依祿格施行。給事中金安節、權中書舍人劉珙言。臣等初謂國家賦祿高下。具載格法。有司何爲不與放行。敢煩聖聽。今將戶部案牘契勘。據糧料院狀稱。張說昨提

舉佑神觀。請給依例支給。即與張說事體一同。難以免借減。臣等復自檢照給與祿格。諸遙郡承宣使。除統兵戰守官外。並行借減。其指揮著在祿格。行之已久。今誠既任宮觀差遣。自合借減。況與張說事體一同。誠難獨免。若或放行。恐後來者轉相攀援。有瀆天聽。望令照應借減指揮施行。庶幾人悉知分。一遵明制。從之。　四川宣撫使吳璘自德順軍復還河池。　是日。金人自撒沙引兵由開遠堡犯鎮戎軍。環城呼譟。衆矢盡發。守將秦弼來救援。時興元都統制姚仲已遣將官王仲等領千兵戍鎮戎。至是又遣副將杜孝廉領兵五百屯撒沙爲外禦。

乙卯。右朝散大夫吳巘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丙辰。燕北使於都亭驛。命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押伴。近例不臨宴則宰臣就館賜宴。至是稍殺其禮。

丁巳。金國人使高忠建等入辭。置酒垂拱殿。忠建等旣朝。留驛中凡五日。觀潮、天竺之遊。皆能之。至是面授報書。用敵國禮。將退。遣客省官宣諭云。皇帝起居大金皇帝。謝遠勞人使持送厚幣。聞皇帝登寶位。不勝欣躍。續當專遣人持賀禮。忠建等捧授如儀。　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假翰林學士。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果州團練使知閤門事張掄假鎮東軍節度使副之。亮之立也。秦檜白遣祠臣往賀。至是復用舊禮。　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張說知閤門事。　言者請倣漢武故事。詔侍從臺諫各舉內外之臣。可備使命者。不限官之文武。位之高卑。條其可用。即獎擢以爲緩急之用。苟得如曹利用、寇亦奚患事之不集。詔各舉一員。　初。嘉州徼外蠻旣掠賴因、忠鎮二寨。又於州境立夷神廟而歸。無敢詰何者。言者謂諸州寨將。祖宗時擇其土豪爲之。特與蠲免徭役。故皆樂於承命。近年以來。不復免役。而又三年一替。其權不專。所部土兵。曾不爲用。望復舊制。且久其任。凡三年之中。無敗闕透漏。即以校副尉之數補之。如其不才。或致騷擾。即許他人論替。又土丁與夷獠雜居。習熟地里。便於馳逐。望令勒成隊伍。以備緩急。詔制置司措置。

戊午。北使出國門。　忠義軍統制兼知階州王宏引兵拔會州。獲北通事李山甫等五十四人。宣撫司因令宏統制階會州軍馬。　是日。金人陷淮寧府。忠義副統領戴規部兵巷戰。斬門以出。爲敵所害。守將陳亨祖之母及其家五十餘人皆死。後贈亨祖容州觀察使。贈規三官。錄其家三人。又爲亨祖立祠於光州。名閔忠。北之叛盟也。淮襄諸軍復得海、泗、唐、鄧、陳、蔡、許、汝、亳、壽等十州。自是惟餘四州而已。亨祖贈官等指揮在四月乙酉。

己未。上始御經筵。自去秋以用兵權罷講讀。至是復之。

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進論語解義。詔給事中金安節等看詳。安節等言。其書詞義明粹。足爲後學之傳。乃令國子監板行。仍賜祖舜詔書獎諭。

辛酉。上諭宰執曰。近傳到金人賞格。卿等見否。陳康伯曰。見之。上曰。其意何如。康伯曰。觀其語云。逸豐既生。未底寧息。恐是京師總兵審官所請。欲復取所失州縣耳。上曰。朕熟金國用兵始末。自薩里千、阿里不哥在時。軍政極嚴。不用賞典。上用威脅其下。而人自畏服。今賞格如此之重。必是人不用命也。康伯等曰。

聖諭高遠。非臣等所及。　左宣教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袁孚特引對。詔孚守監察御史。　樞密都承旨徐嘉等奏館伴更改近例事件。望降付有司。令今後館伴參照施行。從之。嘉等所陳凡十四事。其大略則更定朝謁與進書授書儀範。暨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日曆。徐嘉、孟思恭奏。近差充館伴大金報登寶位使人。自接見通出驛。有更改事件下項。一、近例館伴所銜以紙四張舉伴先通於北使副。北使副以紙一張雙銜回答。今彼此只用一張雙銜。一、近到館伴先於岸子內等候北使副上船。先立船於班荊館門外待候北使副上船同入。今改只各就船同上船相定入館門歸幕次中。一、近例掌儀以下先於北使副船外岸上立定。趁參其北使上中節止就幕次內參館伴。今來爭執本所掌儀以下與此上中節各不公參。一、近例在驛每遇過位。館伴使副於位次候門立定相迎。副至殿門。今改更不相迎。止就殿上對立相揖。一、近例遇使人入內。使副於宮門內隔門裹上下馬。今改宮門內隔門外上下馬。一、近例三節人於皇城門裹上下馬。今改皇城門外上下馬。一、使人朝見。并遼度等儀範。並係與北使對兩面爭議。遂數申明朝廷降到指揮。今來與近例更改不同。一、近例使人在驛遇天使賜到物。以闕次賜物併作一番受賜。拜謝謝恩。今更改逐次拜謝謝恩。一、近例使人觀潮天竺之遊。今更不往。一、近例臨安知府皆送酒食并書儀。與北使副並用狀子繫銜書名。北使副回狀繫銜押字。今改不用狀。一、使人朝辭進授國書等禮儀。係爭議改從舊例。即與定例不同。一、近例夜筵解換館伴並都管以下執盞勸酒。館伴起身與都管以下相揖。其北使副不起身。今改北使副皆起身。一、近例館伴自執注子斟勸。都管以下。今改作只令通事斟勸。　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汪應辰言。太祖乾德四年。詔鹽鐵度支戶部判官自今應制置起請事件。或衆未諳詳。不知利害。即牒問曾臨莅者。別司判官同共看詳。其時回牒。可否從長。就便方得施行。開寶三年。又詔今後一句。如有敷奏諸司。同取指揮。總合便宜。方得行遣。臣竊以人之材智。不能兼備。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故許未達之事。別司得以看詳。事之施行。不能曲盡。有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者。故令敷奏之事。三司皆同取旨。其慮事也周矣。今之戶部。昔之三司。而郎官分曹治事。各司其局。遵守法令。無敢出意見而議其他者。得毋如太祖詔令所慮者乎。欲乞今後戶部。或事有相關。或理有可疑。難以便行裁決者。並許長貳臨時與衆郎官聚議。文字皆令連書。既有定議。然後付本曹行遣。庶幾謹重大計。博盡衆謀。而不至於疏略牴牾也。從之。　金人引兵與蕃官興格同圍原州。守將段義彥率忠義統領翟銓領兵并州之官吏軍民。登城以守。金依城建寨。晝夜攻擊。原州城雖高而忠義兵皆無甲。乃遣使詣鎮戎軍秦弼求援。弼無兵可遣。不得已分第三將趙銓及總押官苟俊所領兵之半以應之。興格本徑原部落子。奔降於北。深知利害險阨之處。金遂用之。　是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至西縣之東。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自利州往會之。允文之出使也。與京西制置使吳珙、荊南都統制李道會於襄陽。至是又與四川宣撫司吳璘會於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鎮守淮西。趙撙守信陽。李道進新野。吳珙與王彥合軍於商州。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饋道便。至如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驛疏以聞。先是之望教以軍與費所爲。言朝廷令勸諭民戶獻納。之望因是親至梁、洋。諭豪民使之輸財焉。

壬戌。上謂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鞍馬寶貨爲獻者。惟馬不可闕。餘皆卻之。蓋慮以進奉爲名。公肆掊克。有害軍政耳。時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自淮東赴行在。故上語及之。上因言宮中平時服食器用。無非儉素。如庖廚豆廚間以供膳器皿之屬。亦無稜道。今御廚所用是也。朱倬曰。當著之爲後世法。上曰。

此何足爲後世法。陳康伯曰。此盛德事。外間有未知者。豈可不書。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周石致仕。

癸亥。夏人二千餘騎至棗園川俘掠。又二百餘騎寇馬家嶺。

甲子。言者論比年以來。士風委靡。以觀望爲進取之資。以站恩干長厚之譽。是以州縣官吏。弛慢贓汚。庇而不廢。望明詔有司。應官吏以不職不法抵罪。監司守倅不先案發而旋覺察者。並坐以知而不告之罪。務在必行。又言。祖宗爲始之道。可謂萬世法。蔡月沒久。或因臣僚建言。有所更革。吏緣爲奸。望自今悉付中書後省。或送所隸之司。使之看詳。必於祖宗之意。無所違戾。然後施行。則良法美意。在人耳目。吏無所容其奸矣。從之。

丙寅。四川宣撫使吳璘令右軍統制盧仕閔盡以秦鳳路并山外忠義人及鎮戎軍四將軍馬。留隸守臣秦鄜。先是鄜言鎮戎兵備單弱。賊勢甚盛。乞遣援兵故也。

是月。明州言。高麗國綱首徐德榮至本州。言本國欲遣賀使。詔守臣韓仲通說諭。許從其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其所役。如紹興丙寅。嘗使金稚圭入貢。已至明州。朝廷懼其爲間。亟遣之回。至是二十餘載。方兩國交兵。德榮之情可疑。今若許之。使其果來。則懼有意外之虞。萬一不至。卽取笑外國。上從其請。乃止之。　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兼權提舉秦鳳等路買馬監牧公事王之望遣宰執書。言見今三帥分頭征討。官軍義士與招降之衆。已十二萬人。前此用兵。無如今日。犒賜激賞。糴博糧草之費。已一千餘萬引。自休兵以來。二十年間。纖微積累之數。及累次朝廷支降錢物。皆已費用。所存無幾耳。今不知計。而向去事勢。未有休息之期。戰勝則有重賞。納降則有大費。皆不可預計。本所若常無數百萬以準備應付。緩急何以枝梧。曉夕憂惶。未知攸濟。茲者朝廷遣腹心近臣。宣諭川陝。專委以招軍買馬。此誠國家武備所急。然皆在四川安危大計。與總領所用兵循常非泛一切調度之外。況尚書元初中貴所降指揮。並不仰給本所。朝廷聰明。灼知本所別無錢物。可以支撥。故出內庫金。給降度牒。以供其用。及宣諭使到此。費用益廣。與向來適度事體不同。故凡指揮本所事。間或出乎元初降之外。兩司職任。各是通迫。雖互相照悉。而皆有不得已者。想宣諭接續。再有申明。而本所未曾承受。總領、茶馬。本是兩大司。平時所費。恐自不貲。今兩司所費。又多於平時數倍。而欲以總所平時所有。供兩司數倍之用。況宣諭使司招軍買馬。又在其外。而所費尤不可算乎。以前總領兼領茶馬。是欲那取權收之資。以濟軍用。今來之望權秦司。卻是暗侵總所財物。以供買馬。當此軍興調餉之際。以一司所有。供三大司非泛之用。其將何以應給。許總領任內。以新招軍合添衣糧請於朝廷。於茶馬司撥錢四十萬引應付。是時之望權四川茶馬。今之望爲總計。要將總領所錢物應付兩司買馬。相去只在一年之間。所費十倍之廣。不應取予如此之相反也。若將來本所用度闕乏。誤國大計。將誰任其咎者。已累具誠懇。控告願堂。乞改授一宮觀差遣。伏望別選才能。委以濟辦。依之望所乞。早賜陶鎔。庶免有誤公事。

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白霧。其闊可里。計其長亙淮南北。又有赤氣浮於淮面。高僅尺。長百餘步。自高郵

軍至興化縣。若血凝而成者。此據孫覺高郵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九

【紹興三十有二年】夏四月丁卯朔。四川宣撫使吳璘得本司副將兼知德順軍張舜中報。金人七千餘騎至九龍泉。距原州十五里。設兩寨於南原。一寨於城西。時原州受圍五日矣。敵勢益壯。民人糧蓄。俘掠殆盡。段彥、鞏詮屢來告急。都統制姚仲亦言。金人更益兵寇原州。今鎮戎之城。周九里三十步。先因地震。樓櫓頹盡。城亦中圮。雖雜時分遣步軍一千。馬軍五千。而城大不足以衛。其後秦鄜勒回撒沙寨弓箭手。而弓矢器甲皆闕。已令張舜忠遣步軍五百增戍。又盧仕閔領元留德順兵五百人往援原州。

己巳。詔防秋不遠。事貴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臺諫侍從各以己見條具陳奏。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大農之財。一歲所入幾五千萬。而內藏激賞不與焉。會其多寡。比景德全盛時。十增其四。地不足而賦加多。則取於民者已盡。不可以復求矣。惟當節節節冗費。蓋今天下之兵。內外何翅三十萬。太祖、太宗削平諸國。盡取其數。亦不過此。況大農每歲養兵之費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不得令虛張人數。揀其驍銳。汰其疲弱。使人皆可用。則官無費財。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時將士陣亡者衆。軍多虛籍。故芾言及之。芾所奏。不得其月日。疑可移附此月丙申破除戶待之後。　禮部侍郎黃中言。足食之計。在於量入爲出。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虛盈。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如德宗之

爲說上善之。

庚午。言者奏右朝奉郎新知信陽軍陳良弼疏庸。右朝奉大夫新知黃州馮榮叔貪鄙。右朝請郎新知江州曾慥頑懦。詔並罷。　敦武郎鄂州駐劄御前軍第九將李恂敏知信陽軍。　言者論諸軍效用。雖無陞進格法。昨降指揮。三歲與轉一官。至承信郎止。然而國朝八資之制。自守闕進義副尉以上。自有磨勘年限。凡二十二年而後入品。今三歲而轉一資。又有挽強之賞。八資可坐而致矣。近制。效用挽弓一碩。每歲一試。八箭中垛。與轉兩資。則是三歲而可獲六資。況又轉資一格。望特詔有司。講求至當。別與定制。詔兵部看詳。本部言。欲將轉至守闕進義副尉之人。更不理到軍三年。賞八箭以上轉兩資。顯是僥冒。欲乞六箭上垛轉一資。十箭以上轉兩資。若別行拍試者。依克敵弓例。每次增加一斗力。至一碩五斗。上從之。

建王女永嘉郡主卒。乾道二年追封嘉國公主。詔以醫官李師堯尊屬庾王。奏臣女幼多疾患。若加罪醫人。臣之慈分。尤不遑安。欲望寬恩。特與疏放。疏再上。從之。　是日。德順挺奏至。

辛未。詔淮南新復州軍舉人。許於近便州軍一處併試。每終場十三人解一人。上宣諭宰臣陳康伯等曰。州縣等官。雖訪令臨民間設舉例如向數多。二奏稍黃。今已登場。而頗不聞刷選。以令外市廛。以知其直。二者約度雖小有傷。而成熟亦不減七分矣。　臣謂正論曰。君人者。養人者也。食則養天下之飢。衣則養天下之寒。書稱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孟田功云者。知小民稼穡之艱難。不逸暇逸以觀天下。養民之功云爾。此文王之所以造周也。太上皇帝當宣養既成。通籍市於外。因物貴賤。以察知歲之豐歉。唯庶天下之民不得其所養。如是則雖處九重之深。而民之利病。何急乎不知。憂勤之心。文王無以過之。中興之業。蓋有所本矣。　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恩恭落階官爲文州刺史。以嘗再使北廷也。　左朝散郎知常州葉顒依所乞主管臺州崇道觀。

壬申。詔御營宿衛使司統制將佐使臣軍兵等四萬三百五十二人。各轉一官資。出戍暴露者轉兩官資。用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奏也。時存中還行在。乃能存中措置兩淮。而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兼之。浚入出將相三十年。素爲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爲用。是日。北使高忠建等出境。

癸酉。左宣教郎史正志爲司農寺丞。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向來歲遣聘使。多以有用之財。博易無用之物。大率先行貨賂。厚結北使。方得與北商爲市。潛形遁迹。常虞彰露。間遣指揮。復以姊免。不惟有累陛下清儉之德。亦所以啓敵人輕侮之心。歷年於此。習以爲常。臣下雖知。莫敢輕議。今再通和好。倘蒙將命之臣。或仍前例。有傷國體。爲害非細。詔使副殿切覺察。如使副博易。回日令臺諫彈劾。　詔左朝奉大夫知江陰軍楊師中與右奉議郎知高郵軍呂令問兩易。鎮淮東殘破州軍上供錢絹米麥經總制錢一年。

初。蒙城縣人倪震等率丁口數千渡淮來歸。居花靨鎮。糧乏不能自存。頗出怨語。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言。不住有歸正人甚多。既闕糧食。日虞回歸。復興誹謗之言。反使人人解體。望出淮西總領所錢糧。付知壽春府郭振以賙給之。從之。　是日。四川宣撫司令右軍統制盧仕閔領山外四將山寨四將兵及蠻演所領部落。趣程盡往守德順之東山寨。

甲戌。宰執進呈次。因論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衆。然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軍乎。若論既定。當先爲治城壘廬舍。使老少有所歸。蓄積有所獲。然後可爲。陳康伯曰。今西北歸正人。願就耕者甚衆。已降牛種本錢。趙子瀟所納。抽解木植。亦分送兩淮。治屯田人廬舍矣。上曰。甚善。上又曰。卿等用人。當收懲實爲上。若好名沽激。如賣餅然。終不可食耳。已而權兵部侍郎陳俊卿自淮東還。乞募民耕荒田。蠲其徭役及七年租稅。從之。後編陳俊卿在五月甲辰。　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臣聞定而不易者謂之法。法不能遽者存乎人。國家設銓選以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則所守者法也。疑似之間。可與可奪。悉得以例施行。則所任者人也。然所謂法。猶可案籍而視。所謂例。則散在案牘之中。匿於胥吏之手。而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以復知。去者不能以盡告。案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決之才。不復敢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臣嘗觀漢之公府。則有辭證比。以類相從。尚書則有決事比。以省請獻之弊。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云爾。臣愚以謂今吏部七司。亦宜許置例册。凡換給之期限。戰功之定處。去失之保任。書填之審實。奏薦之限隔。酬賞之用否。有定參照。幾曾經申請或堂白或取之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盡時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册。永以爲例。每半年則上於尚書省。用印給下。仍關御史臺而詳焉。部省失舉。坐以責罰。事之可爲例者不得遺。例之所不載者不得言也。如是則前後與決。悉在有司之目。開卷盡知。猾吏無所肆巧。貨賂不得而通。姦弊由之而息。庶幾銓敍平允。實天下士大夫之幸。詔吏部措置申省。　左正言劉度言。恭睹紹興二十九年六月詔書。禁約苞苴結交權要。掊克卒伍。以濟請托之私。近聞道路之言。成閔入朝。侍從卿監郎官閤門內侍。皆有饋賂。受授之間。公然抵冒。此例一開。若不重行禁約。他日將帥入朝。必爭治苞苴。以相誇尚。而掛虛名。削屬給。必更滋蔓。以充其求。不可得禁矣。況成閔此歸。若有功而欲賞。則遠近觀聽。必曰。以饋賂而獲遷也。若有罪而欲貸。則遠近觀聽。必曰。以饋賂而獲免也。不惟壞紊邦制。玷累士風。而成閔所以爲身謀者。亦甚疏矣。欲望申嚴戒飭。揭榜朝堂。今後羣臣輒受苞苴。令御史臺彈劾。重寘典憲。斷在必行。毋爲文具。從之。總姓之遠近云。言者論成閔苞苴交結。謂榜朝堂。已而收去。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財賦軍馬錢糧。迨乃代徐康。康五月甲寅致仕。　總所建治京口名。雖淮東。而所總多江東、浙江財賦。适常奏乞以浙西、江東入衙。勿復增置舉添官屬。庶名正事順。可以辦集。不從。　親衛大夫和州防禦使賈和仲添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建康駐劄。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權通判唐州胡彬爲武翼郎。職依舊。彬、唐州士豪。聚衆復其州。京西制置使吳玠特授。至是加命。

四川宣撫使兼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璘言。收復秦洮路。招到正弓兵箭手萬人。乞支給器甲自備兵。有旨令成都、遂寧府、嘉、邛、資、渠州七作院。日造甲。與元府、閬、成州、大安軍、仙人關六作院。日造神臂弓馬甲披氈。至是二十年。器械山積。遠軍事將興。令工部侍郎許尹時爲總領官。又乞令成都、遂州府、夔

州路漕曹二司。取禁軍闕額係省錢。並除戎器。於是諸庫所管甲至二萬副有奇。其餘稱此。及璘有請。遂命總領所以甲萬副予之。　是日。吳璘命姚仲即日趣程之德順。統制官盧仕閔、姚志並聽節制。如得機便。即進兵克復涇、渭等州。仲嘗所領兵少。欲就興元、洋州把守兵內。分遣一千爲助。璘從之。於是仲以河池兵千四百九十有九。秦州兵五千五百四十。通所將兵爲七千三十有九。並詣德順。餘兵留屯甘谷、摧沙、鎮戎軍。時原州受圍已久。應兵寡弱。敵兵益益大敗。十有四所。更有鵝車洞子。擁迫城下。矢石亂發。軍民死守。傷沒甚衆。勢將不支。守將段彥、聖詮告於知鎮戎軍秦鈞。又言。原州、鎮戎脣齒相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鈞聞宣撫司。乃就令鈞盡領四將兵部落子詣州應援。段彥報杏果率渭州兵圍原州。增至七萬餘衆。盧仕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聞於姚仲。乞分遣所統制前馬步軍一千七百有四。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在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往援之。仕閔以原州急。止分遣其兵。聚於東山及渭州道三岔口榆林堡。堡距州五十里。以爲應援。且密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

丁丑。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張子蓋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子蓋之餘。實代威閔。日厤不載除日。但於此月戊寅書子蓋內殿引見。已繫都統制銜。趙姓之遣。在此日。　是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檄四川總領所。近奉聖旨。川陝諸軍。因糧減省米斛。許本司移文總領所。用之新募軍兵效用。四川宣撫司開具到新復州縣見在糧斛共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九十一碩。應付軍馬支用。契勘係對數減省。總領所合應付贍軍糧斛數目。今謹依所降聖旨。將前項減省糧斛。紐算糴本水脚錢數。全項樁管。聽候當司取撥支遣。其已樁錢數回報。時允文在河池。宣撫使吳璘嘗爲言三路因糧於敵。不仰蜀中漕運。允文即索取拘收到糧米數目。璘不知其故。具以報之。允文遂有對撥糴本之議。

戊寅。御史中丞汪澈參知政事。澈宣諭荊襄還。既見。遂有是命。

己卯。右朝散郎劉蘧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　右通直郎呂大器知黃州。　右承議郎劉觀德知復州。

辛巳。武翼閤門宣贊舍人孫偉知鄧州。見任人武翼大夫鄭雄別與差遣。偉、鄧州愚義人初見去年十一月甲戌。　詔以內郎、浙川兩縣隸均州。事定日如舊。　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輔逵爲殿前司前軍統制。用趙密請也。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虞允文檄。論對撥糴本事。之望以其須索漸廣。乃爲奏遣宰執。言舊宣撫司所管右護軍。共八萬五千四百餘人。見今所管御前諸軍。計九萬五千六百餘人。比舊已多一萬二百餘人。又當時有田晟一軍五千七百餘人在蜀。後來兵往東南。本所依舊管認衣糧。計一百二十餘萬引。兵雖減而費不減。於見今九萬五千六百人外。更養此五千七百餘人。後來節次蒙截留。只得八十四萬餘道。本所見養之軍。比舊經常歲計正破衣糧軍。計多一萬五千九百人。以前用兵。

舊宣撫司除贍軍歲入外。更有激賞、降賜、稱提、營田四庫錢物。值一千餘萬緡。專充犒賞。又有未減放及開科敷錢引。及截留供取撥茶馬諸司應干錢物斛斗。該稅不盡寬名。不以有無拘礙。並許拘收。通融應付。仍以便宜行事。賦外寬取。又節次添印錢引一千四百萬道。及兩次準朝廷降到度牒一萬一千四百一十四道。方粗了辦。自休兵後來。更無宣撫司四庫錢物。又節次裕民。減放過錢引一千九十餘萬道。又無拘截朝廷物運。又不得諸司錢物。又不泛濫增印錢引。其所降度牒。比前數少。又發賣未盡。可見今日事體。與前時用兵。大段不同。之望爲東南調度至廣。不忍數干叩朝廷。而民力凋弊。詔旨每務寬恤。亦不敢輒有科敷。只是悉心盡瘁。多方擘畫。如去歲贍軍糴本增二三百萬引。近日理會出限田契錢。可得二百餘萬引。前此於階、成、西和、鳳州就糴糧料。並諸處坐倉比搬運之費。省得百十萬引。如此之類。錙銖積累。以充用度。傳聞過當。便謂豐登。添支者並無給降。減省者別無樁管。小小增入。指爲寬剩。創新支破。不問有無。如此則總領一司。豈復可爲。假令見今總所果能經畫。致有益餘。亦合候邊事寧息。具數申稟朝廷。以聽取撥。不應供饋方急。遂事拘刷。使之窘束。更無以準備緩急。官吏橫身抗拒。請將節省得見存財賦。及其辛苦措置纖毫之入。反供他邑別用。而本所依舊任闕乏之責。盡心之處。豈不解體。若本所自用兵來。依承舊例。不行撙節。多耗錢物。結將帥之人情。及用度不足。橫斂百姓。以伐四川根本。朝廷何以加罪。至其急闕。未免更行應付。豈復有樁留以待他用者。之望移書允文。乞會問宣撫司。如果有上件減省到錢。則見今本所庫中所有。自可遣官拘占。不必問本所之可否。允文不從。自川陝軍興。朝廷給官告。截上供。出度牒。總爲錢六百餘萬緡。度牒五十道。計二萬緡。官告錢二百五十萬緡。上供錢五十萬緡。　之望又督責諸州所起贍軍錢物。比遞歲增四百萬緡。田契錢亦四百萬緡。二項皆約此時所入之數。至之望督綱。又增一百二十八萬九千餘緡。　雖所入未齊。而大數可見矣。之望皆爲允文所薦。及議軍儲。二人始有隙。

壬午。詔履正大夫安德軍承宣使御前前軍統制兼知洋州傅忠信令再任。

癸未。詔右承議郎知江州林珣特令終任。珣引年得祠。而代者曾惜被劾。故復留焉。　親衛大夫降授昌州觀察使監汀州在城商稅陳思恭致仕。思恭故閹人。以老病自請也。

甲申。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軍監陳洪持祿苟容。駕部員外郎趙雖假手登第。不當居天下之清選。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爲武官。清望須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藉藉。乃能雖。以芾權尚書戶部侍郎。兼克小屋全不載事。初。今從日厤修入。　右承務郎京畿淮北招討司幹辦公事兼權淮西措置招集屯田劉蘊古、成忠郎王珍、李雲、王展、韓彥、成信郎蕭通並見於內殿。　尚書度支員外郎楊俊移吏部。

乙酉。詔京西招討司具前後立功將士及邊面立功之人姓名以聞。時言者論荊襄之師。自去秋屯於襄陽。列據漢水。以拒劉萼。露宿夜處。相持二月。初有樊城之戰。繼有茨湖之戰。蠻萼之奔也。則有汝州之戰。

淮、蔡之受圍也，則屢有城下之戰，偏師援蔡也，則有確山之戰，皆以小擊衆，北騎大潰，詢之故老，前役用師，亦未有如此之連捷者，儻不旌別，何以示勸，故有是旨，是役也，招討使吳璘多補親舊之未曾經行陣者，反令統制官王宜保明焉。此以建成京四戰功錄修入。　太府寺丞陳彌作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彌作、侯官人也。今年三月已亥，方申，監監司通判戶貢之類，不知何以旋有此除，當考。　武功大夫東南第二將向琪爲宿亳州潁昌蕃兵府兵馬鈐轄、蕃兵府駐劄。

詔中大夫已下，因推勘案劾放罷，而非贓罪及私罪徒者，雖未得宮觀，以致仕恩降等蔭補，用吏部侍郎彙權尚書凌景夏請也。　是日，川陝宣撫使虞允文自河池遁至西縣，總領財賦王之望自興元復會之。之望遁利州，允文遁興元府。

戊子，起居舍人充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辭行，國書曰：「齊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常露悃悰，粤從海上之盟，獲講隣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姑爲父兄而貶損，覺無端隙，雖遇天地之變臨，既邊隙之一開，致誓言之遂絕，敢期後聘，許繼新歡，載惟陵寢之山川，實隔春秋之祭祀，志豈忘於纘舊，孝實切於率先，顧費舊疆，罷還敝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儻垂睿照，曲徇懇祈，願竚佳音，別修要約，庶茲夏序，善保聖躬。」　祕書省著作郎彙權倉部郎官張震守殿中侍御史，初，上擢起居郎呂廣問爲侍御史，而廣問自言與陳康伯連姻，力辭，乃改用震。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傑知舒州。　武略郎西南蕃都大巡檢使判鼎爲武經大夫忠州刺史、判鼎、長寧軍管下蕃官也，用瀘南安撫司奏而命之。　詔諸軍招到蕃人女眞等，日給錢三百文，捉到人給一百文，先是主管馬軍司公事成閔言，捉到蕃人內，有堪充馬軍披帶之人，乞依武勇效用例支破請給，而權戶部侍郎吳蕃言，今諸軍招到人，日止給百錢，米二升有半，若將捉到人請給增倍，顯是輕重不倫，故有是旨。　權戶部侍郎吳蕃言，盟製顯仁皇后神御，其三省禮上房樞密院機速房禮戶工部太常寺等處諸色人，但以經由行遣爲名，添支食錢，委是太濫，詔日下住支。

己丑，蘄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幹辦皇城司劉允升爲福州觀察使，果州團練使知閤門事幹辦皇城司張倫爲均州防禦使，皆以配塡班直推恩也。

辛卯，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鍾世明、勒停人前右朝奉郎莫濛並爲淮南路轉運判官。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魏良臣薨，謚敏肅。

壬辰，起居郎呂廣問權尚書禮部侍郎，翌日上謂大臣曰：「廣問老成不沾激，往時薦之者多，因曰：朕有一人材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朝則記姓名於簿，遇有選用，披而尋之，無不適當，陳康伯等又論偏遇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驍勇，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聞，俟於諸軍汰去怯懦，次第代之。」

癸巳，左正言劉度試軍器監度言：「恭覩慶厤四年八月詔曰：除諫官毋得用輔臣所薦之人，臣昨自館職

除察官，初因汪澈薦引，今澈既參大政，而臣尚陪諫省，有違慶厤詔書，實難安職，乞改除外任差遣，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李側陞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司農少卿朱夏卿論軍中冒請之弊，乞令諸路大軍，每遇招收到人，先具名報總領所，每旬委總領官同都統制就本所或教場同共刺塡軍號，其效用卽對衆審實，從之。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隨軍轉運判官趙不愚報，陝西新復州軍，各有元屯駐官兵衆月支請糧料，及調發軍馬前去德順軍經過批支，並僻遠城寨難就食，亦有復經金人殘破，城寨毀壞，糧料兼無，未曾取見實數，不見得填與不填，陳新斛斗的實數目，惟德順軍得小麥粟共四萬五千餘石，並各陳次，已借貸於裏外人戶，不愚又遣之望書云，因糧事，宜相初無已，止因尚書公問及，遂言此數，繼而尚書公取索，不免具數納劄子呈知，不謂與疏所打算，蓋恢復之初，雖據諸處申到有許多實數，元不曾覆實交割，兼其間陳次不堪支遣者甚多，又有僻遠處支遣不到者，又有得而復失者，皆未見的確，難以報應，此一段事，出於偶然，元無適莫，切幸融亮，於是之望以其事報允文，及申朝廷，言假令宣撫司實有上件新復州縣米三十五萬餘石，亦合先從運司覆實，移文本所，用就支新募軍兵效用口食，有餘卽合歸本所應副諸軍食用，便是要還價直，亦須俟食過若干，計數還錢，今來宣諭司不問已食未食，盡據所有，要紐算雜本水脚錢數，令項樁管，聽候取撥，合計錢引三百九十餘萬道，卽是將陝西所得便用不到，及陳腐不堪賤米，卻取本所貴價，又不供新募軍兵效用支費，別要取撥，以與元初指揮不同，則所得米斛，非徒於本所無益，反爲大害，幸而宣撫報元未曾取實數，不見得已支見在堪與不堪，宣諭司已灼見虛實，不行前牒，切恐將來收復陝西，實有拘到糧斛，不下數百萬石，要皆本所紐計價直，令項樁錢，則須用數千萬，雖竭本所所有，亦不能足，萬一臨時別有樁撥，或朝廷支用，本所難以違拒，於本所經常歲計，及軍興調度，大段有妨，伏乞檢會元初申盡，特賜照應施行，朝廷以爲然，乃於所樁內撥二十萬引賜吳璘，爲激賞錢，仍備之望所陳，送允文照會。

乙未，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王宜權知襄陽府，將帶所部軍馬，權就本府屯駐。　親衛大夫鼎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權知襄陽府郝晟令依舊歸軍。　右朝請郎知盱眙軍周淙直祕閣再任。　直祕閣知房州司馬倬知德安府，右朝請郎張松知鄂州，見任人伏深、邢舜舉並罷。　起復宜州觀察使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帶御器械。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方崇復集英殿修撰致仕。

丙申，興元都統制姚仲聞原州圍急，乃令統制官姚志、李在益留兵屯德順，盡以糧兵同所自將常從軍以是日發德順，往援原州。

是月，大雨，淮水溢數百里，漂溺廬舍，人畜死者甚衆。　初，金國爲契丹耶律窩幹所授，有衆數萬，漸逼居庸關，金主褒大懼，召同知保州紇石烈志寧爲右翼統軍以討之，褒與其下謀，以謂窩幹兵勢如此，若南宋乘虛襲我，國其危哉，設有所求，當割而與之。此事三月，既而窩幹之衆內叛金國，得窩幹而戮之，裂其體於

撫京、汴京及長安三處。契丹之患既息，其割地歸本朝之意亦疑矣。此據宋史金國本末及范成大揮麈錄參修

五月戊戌，右朝奉大夫知大宗正丞孟充爲尚書工部郎中。　太府寺丞朱商卿爲金部員外郎。　祕書丞劉儀鳳守禮部員外郎。　右朝散大夫新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吳巖入辭，乞兩淮殘破處知縣、京官給任者，即陞擬選人減舉主員，又乞倚閣下戶見欠官私債負，詔吏戶部看詳申省。巖又言：淮民復業之初，稅賦既免，關說亦稀，乞量差保正長以寬民力，從之。　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自河池往鳳翔親師，都統制姚仲遣統領官趙銓引馬七百至開邊寨，克之，獲其知寨成茂。已而金人千餘自原州來求戰，銓賈衆力戰，北兵敗走，金二百餘騎又駐開邊寨河灘。右軍統制盧仕閔戰退之，追擊至九龍泉，仲令統制姚公補同統領張詔、趙銓領兵七百赴原州，又令統制姚公興駐原州北嶺，與金人合戰，奪其隘口，守將段遂知大軍將至，勢少壯，金人是日攻城亦稍緩。

己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乞根括民戶嫁資及遺囑田合納契稅錢，應付贍軍支用，從之。　案自契丹行之已久，今又有此申明，恐與宣鹽司異論故也。今年十二月戊寅自劄之所云可參考。

庚子，監察御史陳良祐守尚書司封員外郎，亦以汪澈所薦有請也。　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館編修官周必大守監察御史。

壬寅，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權主管鎮江府屯駐軍馬劉銳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從所請也。　是日，興元都統制姚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與金人合戰，官軍大敗。前一日，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將以次日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弓弩盡滿引行，前輜重隊居後，平旦遇敵萬餘求戰，仲以統制軍盧仕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爲頭陣，次以己所統都軍六千四百十有八爲四陣，隨勢便利分列之，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爲後拒，列爲四陣，官軍盡力鏖擊，陣面開合凡數十，敵兵每一衝陣，率三十餘衆迭爲進退，命輜重隊隨陣隨亂，行不整，第一第二陣方交鋒，而第三第四已爲金敵破拒馬，而入陣心衝潰，輜重中隔，莫可應接，第五陣乃仲牙兵，死鬬最久，自辰至未，人馬死亡，枕藉滿道，軍遂大潰。志陣居第六，已踰兩隘，行前者遮破諸陣，盡爲敵兵所敗，志謂其徒曰：前軍既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遂悉其軍，各務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四正將張傅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敵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趣陣，踰七八里，敵乃歸而山原，當時詢求姚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兵各五隊，據九龍泉大川路，以備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前軍同統制鄭師廉與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並死於陣，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既至開邊寨，猶諱言五陣之敗，惟推姚志爲奇功，以捷報宣撫司，統制官姚公輔聞仲遇敵，乃引兵次原州城爲策應，遇敵與戰，至午，各退保於故壘，時吳璘在軍前，方遣仲書，問原州敵勢，且曰：合喜貝勒次鳳翔，堅守不出，勢不易取，雖原州圍未解，可且赴德順，書未至而仲已敗矣。

癸卯，言者論大理寺推獄多取賄賂，凡以罪赴寺者，率縛之暗室，以木爲拳，或用藤杖擊之，必厭所欲而後已，貧者至鬻妻子以爲賄賂，詔刑部長貳覺察，許越訴。

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爲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盜賊大稔，此實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亮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祖宗仁澤所致，今幸盜賊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　太府寺主簿魏杞行太府寺丞。　右奉議郎呂摘爲太府寺主簿。　是日，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再乞在外宮觀，不許，之望又遣大臣書，言近緣宣諭司令本所樁管吳璘所得敵人米斛價錢，別聽支用，本所會問宣撫司，悉無實數，與吳璘幾生間隙，幸而相照有數，所以無事，渠於朝廷所撥二十萬引激犒錢，只敢受其一半，蓋知初無此一項錢物也。此一事，三司紛紛累旬，而卒無一錢，卻二十日內，只宣撫一事，取撥過錢物幾一百五十萬引，以此知前此新頒所得之數一切不問，而隨取隨予，渠亦不肯過當，蓋暗相乘除於其間，人情周旋，於國事亦濟，誠策之得也。又遣葉義問書，言蜀中人材，如茶馬王弗、老成更練，精力未衰，總計之任，自當次補，知潼州趙沂，雖介孤立，蓋不在私，憂國愛民，深曉財賦，有先儒循吏之風，又嘗從軍，亦能調護將帥，見今職事，亦可陞擢，虞尚書久在川蜀，乍自東南還，不深知近來事體，而其人疏通果決，銳於立功，凡有所聞，推行奏請，惟恐不及，而於盧實之際，未暇審詳，竊意朝廷皆以爲然，一一施用，或別致抵牾，兵戎財賦，事關安危，不可不審也。

乙巳，詔令舉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一臨軒策試。　監察御史袁孚守右正言。　左朝請大夫知通州陳漢爲兩浙路轉運判官，左朝散大夫知荊門軍姚岳爲京西路轉運判官。　左朝散郎知鄂州章服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右朝散郎京西路轉運判官姚邵直祕閣，知鄂州。

丙午，祕書省正字芮燁兼國史編修官。

丁未，右諫議大夫梁仲敏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左宣教郎龔茂良爲祕書省正字。茂良，莆田人，以薦對而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張震入對，言古之觀天下者，不觀其勢，而觀其人之志，志強，天下之勢雖弱必強，況今東傳海，西抵秦，北拒淮，南極閩、廣，脊荊襄，跨江、漢，而負全蜀，不可謂弱，特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願陛下體乾之健，自強不息，講內治之策，急內修之政，振威權，整法度，拔英俊，獎忠直，選姦佞，擇將帥，核軍實，充國計，謹名器，信號令，治戰守，日夜厲，以充其志，持之以決，而後舉天下爲所欲爲，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省察。

戊申，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御營宿衛使和王楊存中復爲醴泉觀使，御營宿衛使限五日結局。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林肇爲入內內侍省副都知，肇等以解帶恩陞領福州觀察使。　肇傳遇赦，在是月壬子。　武顯大夫鼎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徐仲爲入內內侍省押班提點皇城司，仲等遇防，在是月癸亥。　帶恩陞和州防禦使。

己酉。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宣諭使虞允文書。論買馬招兵及吳璘、姚仲出師事。之望答書略曰。適個使檄買馬以百運爲限。亦得中數。乞能招兵。尤爲至論。南北通使。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師老銳挫。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姚師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宣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足矣。先是之望聞璘再出散關。移書曰。頃聞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果否。方此大暑。師旅征行。百姓轉餉。皆是危事。自非萬全。豈可輕舉。若果未可勸。且宜待時。雖聞於朝廷可也。書未達。仲已敗。璘亦無功而還。

辛亥。右奉議郎鄂州都統制主管機宜文字向汋知房州。　是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與金人遇於石湫堰。敗之。先是敵以數萬衆圍海州。詔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受命。即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命出騎乘敵敝。子蓋至京口。整軍渡江。亟趨淮水。擇便道以進。前一日。至石湫堰。敵萬騎陳於河東。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令賊知吾虛實。於是率兵銳敢千騎。馳馬先入。諸將皆進。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爲流矢中其腦。歿於陣。士卒死鬬。敵遂大敗。擁入河。溺死幾半。餘騎遁去。

壬子。奉安顯仁皇后神御於景靈宮。先一日。上齋於內殿。及自射殿步導至麗正門外奉辭。　詔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統制忠義軍馬兼知海州魏勝歷時勞績。忠義可嘉。可除山東忠義軍都統制。兼知州事。給翼俸。

癸丑。吳璘聞姚仲之敗。乃速繫左軍第四正將張傅下吏以鞫之。始得其實。遂追請仲赴軍前議事。翌日。又令統制官姚公輔、趙詮守原州。聽候中軍統制吳挺節制。不得自爲摘發。若擅離所守地。稍失枝梧。並處斬。

甲寅。詔吳氏可復封才人。日屬不審。出據會要。吳氏以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廢。　皇叔眉州防禦使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程爲宣州觀察使。以積問遷也。　詔葉義問、汪澈昨往江上督視軍馬。撫勞將士。一行官吏等第。並特轉兩官資。第二等轉一官資。更減三年磨勘。第三等轉一官資。礙止法人。依條回授。選人改合入官。　遣內侍以金匣茶藥賜吳璘。　權戶部侍郎吳蒂入對。上因論財賦在得人。遂言川、陝用兵。朕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軍十餘萬衆。數月與金角敵。而蜀人不知。他人安能辦此。之望在蜀。幾如蕭何之在關中。蒂曰。之望與臣有連。其人爲政尚嚴。平日在蜀。令行禁止。故於財賦。亦不督而辦。上曰。朕初不知與卿有連。見大臣言之。望婚嫁未畢。亦欲令歸。但蜀中不可無之望。姑令在彼候邪稍定。朕當大用之。卿因發書。宣道此意。　降授右朝奉大夫徐宗說卒。

乙卯。帶御器械趙廓幹辦皇城司。專切提舉訓練所。　忠州團練使知順昌軍孟昭舉部曲來歸。居固始縣。詔以昭爲光州兵馬鈐轄。其徒皆授田居之。　是日。吳璘趣姚仲謂軍前。其原州敗兵並詣河池。夏人百餘騎寇禿頭嶺。掠牛馬。又以五十騎駐於鎮戎。最高嶺。射傷軍民。宣撫司令知鎮戎軍秦弼遣官說諭

夏國沿邊兵馬司。各守舊疆。毋得侵犯。

丁巳。天中節。能上壽。先是權禮部侍郎黃中乞依元豐八年例。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上不許。　起居舍人充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出境。金人遣工部侍郎麗顯忠接伴。顯忠、契丹人。其父爲常勝軍校。世耶律氏。美。梁國王宗弼納之。而殺其夫。後封王妃。　是日。海州團解張浚以去歲淮上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錄。而庖人廝卒。悉沾濫賞。使士卒無以勸。欲革其弊。及是論功。乃命統制官下至旗頭押隊。公共保明。期以三日。有冒濫者重罪之。於是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功特遷滁州觀察使。時朝廷開敵退。有旨犒解圍軍兵。而鎮江府前軍之右軍。與太平州之武鋒軍。以在圍中獨不預。總領淮東財賦洪适從權比附。且倍其賞。适又奏。沿邊已招降人。若使之飢寒失所。則必怨望。如蕭鳴巴一家。踰二十口。券錢最多。日不過六七百錢。尚不給用。則其餘可知。乞將有官人與給料歷。進勇副尉與依武勇給券。四口或五口以上。亦與添給口食。人聞适知變。

戊午。欽宗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百官進名奉慰。

己未。親衛大夫果州團練使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贈容州觀察使。與恩澤九資。即其地立廟。以海州戰死也。

辛酉。入內供奉官鄭詢賜號白雲處士。名守寧。詢、建炎中騎馳至天長軍。詗北人。因得肺氣病。至是自請也。

壬戌。詔視師江上扈從一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並轉一官資。令檢正檢詳審量實有職事之人。依此施行。不得泛濫。先爲議者所格。上以緩急之際。休戚所同。復有是命。　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復爲翰林院學士。　顯克小廝。遵自直學除。遵辭。　定江軍承宣使改添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振乞依正官例支破券分請給。許之。權戶部侍郎吳蒂執奏。上以振采石有勞。詔特依已得指揮。餘毋得援例。　右朝請郎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兼京西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呂擢直祕閣。賞勞也。　直祕閣韓進知和州。　右朝奉大夫新改知高郵軍楊師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淮東還。入見。上言。軍事尚嚴。故兵人逃叛。在法當誅。今乃一切寬縱。不加將治。轉相招納。使人人臨敵逗撓不進。又遁逃而無罪。其誰肯爲國家出戰者。願戒飭諸將。毋得互相招納。以隳軍政。而長亂階。其所有保蓋納亡。重罰之罪。給後申嚴出軍逃叛之法。斷在必行。庶幾此風稍革。從之。

癸亥。上謂大臣曰。自去年完顏犯順之後。中原士民。不忘祖宗之德。歸正者不絕。朕恐士大夫分南北。此。浸失招徠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事者。與沿邊差遣。士人從便入學。及令應舉。其餘隨宜收恤。如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慕而至。於是陳康伯等次第行之。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充萬壽觀使。密乞改兵柄。故有是命。仍詔請給人從。紹興三十年四月七日已降指揮。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劉珙等言。前此指揮。係密主管步軍司職事日陳乞。

今既除觀使，只令依觀使體例，難以統兵官銜格支破。近田師中屢曾陳乞直俸，臣等並行繳奏訖。今來趙密請之，望依見任觀使條法支破所有差撥使臣效用軍兵等。乞照田師中所得人數施行。從之。　保信軍節度使領開門事提舉皇城司鄭藻為太尉。　舒州團練使潘清卿為容州觀察使，用吳國長公主請也。　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言：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為可使。臣體訪得西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湧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多撥米斛或錢物，付臣措置，招徠吾人。人心既歸，北勢自屈。詔以米萬石予之。浚以為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憊之後，當收以為兵。乃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強勇，而淮北義兵，尤為忠勁，困於敵毒，亦已甚矣。讐敵欲報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械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強敵恣為殘害，十室九空，皇皇夾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旦姦夫鼓率，千百為羣，別致生事。可即因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壯年十八以上四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為名，各給文帖，著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為一甲，十甲為一隊，遞相保委。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皆從請。浚即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虜掠，不能相保。今議為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愿充者，宜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勳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愿就。率皆強勇可用。浚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為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浚擢於困廢中，敏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案陳敏元係左武大夫興州刺史侍衛馬軍司破敵軍統制，不知此時為何官也。）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浚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衝弩莫如車，乃令專治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歸南，未有不由淸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版荒，糧舟不出於淮，則檣淸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北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非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多募福建海船由海窺東萊，由淸泗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浚累奏，終非一日事，朱熹所作行狀，若於浚未赴召以前書之，則必在此月也。日屬全不紀，會要止載賜浚米萬石，在此月二十七日癸亥，故且並附此日，俟考。）　是日，權工部侍郎許允迎，入見。

甲子，內降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怠，勵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意。皇子瑗，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為皇太子，仍改名眘。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　廢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為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　寧國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李顯忠為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入內內侍省押班李舜主管往來國信所。　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攻熙州，是月拔之。（熙州之破，不見本月日，蜀口用兵錄亦全不載，案王之望文集，此月二十九日與吳璘書，已稱統師之敗，熙河之捷，故且附月末，更須考。）獲其都總管劉錫。初三大將

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階、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百

【紹興三十有二年】六月丙寅朔，皇叔和州防禦使士石為泉州觀察使，以積閥邊也。　四川宣撫使吳璘次大蟲嶺，保寧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自原州至軍前，璘先已命夔州路安撫李師顏節制興元軍馬，盡奪其兵矣。仲以戎服見於庭下，璘欲斬以徇，參議官有止之者。（案階州通判繫參議官成得五月十八日已申致仕，此蓋是趣不愿。）乃繫河池獄，旋送文州知管，統制姚公輔引兵出城北，次於北原，與敵兵遇戰焉。金人自五月至於今，增兵凡萬五千騎，調丁夫五千餘衆，以牛車運礮座六十有餘所，增直隸皮袋搜成車吳樓洞子十餘所，自城東至於西南隅，其為六寨，守將段彥來告急，一日書五至。公輔告急亦繼至。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吳璘書，報姚仲失律之望，即以書寬督之，且貽書宰執曰：仲貪鄙庸人，殊不曉事，天資猥戾，難可保信。前此粗有矢石之勞，全無謀略，本非大將之才。知金州、興元所至掊克，雖贍軍常平寬名，亦皆僥用，抱認酒稅，擅置坑冶，多占官軍義士，以充其役，民不聊生，邊事纔動，乘時怙亂，便欲凌轢總所，以肆其所欲。之望雖孱懦，略不少假，而吳璘動加箝制，其猖獗故不得逞其奸凶。或謂吳璘挾私憾而沮抑之，是不然。事果適於權宜，不當探其迹而疑之也。識者以為此人得志，必為川蜀大患。向來吳璘疾病，之望所以累具申稟者，正慮朝廷以名位高卑，軍旅寡衆，次授兵柄，則四川之禍可跂

足而待。茲者原州之敗。雖失亡可惜。以之望觀之。實爲國家之幸。一方之福也。使斯人以稍立功效。朝廷何以處之。正使無功。其衆亦未可遽奪。今自取敗。是天去吾疾。兵雖潰散。而餘衆可收。私役可復。虛籍可敷。則此一軍自此當振。興元大府田疇沃衍。民勤於農而有勇。得人撫之。事力沛然。豈非國家之幸。四川之福乎。竊恐朝廷聞其喪師。不無驚懼。而未知有此曲折。故敢冒昧上聞。矧吳璘熙州之捷。足以取償。而得地過之。諸事但且委吳璘措置。自可以無它虞也。之望前此扼腕於姚仲久矣。時方用武。若輒按一路帥臣。在朝廷亦所難處。故隱忍而未有云也。大抵其人貪縱過於劉寶。誤國不減王權。去冬及春。吳璘所以欲止又不敢輕出者。密料其意蓋有所牽制。疑姚仲之在後也。欲使獨出。又慮其敗事。常使其部曲或其子息參行。即爲之助。又陰制之。姚仲既至德順。吳璘亦便親往。金人聞姚仲之在德順也。出銳師以攻之。姚仲已欲移寨。適吳璘到。遂能破敵。若避一日。事又狼狽矣。

丁卯。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劉錡致仕。從所請也。　右宣教郎、樞密院計議官李坤特換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依舊樞密院計議官。（坤初見去年八月。其補官故秩及除遊日曆並不載。當求他書參考增入。）

戊辰。名望仙橋東新宮曰德壽。

己巳。詔立皇太子。　詔故福國夫人郭氏可追封皇太子妃。用禮部請也。　宗正少卿史浩守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將作監張闡爲宗正少卿、兼太子右諭德。故事官僚進見當拜。奏事當稱姓名。侍立不坐。太子丞命復故。　右朝散郎王炎行司農寺丞。用汪澈薦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遂州觀察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偉能爲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府駐劄。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承宣使、荊南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李道能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荊南府。　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兼知襄陽府王宣領郢州防禦使、權主管荊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仍兼知襄陽府。賞雍山之捷也。　直祕閣、都大主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王弗提舉台州崇道觀。先是王之望薦弗代己。不果用。　直顯謨閣、知荊南府稅爲都大主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潭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吳拱爲安遠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賞茨湖之捷也。時復與北人議和。故三招討並除管軍而結局。（呂中大事記曰：是時北方大亂。內有耶律之變。而我師之出。興州路得十二郡。金州路得四郡。吳璘復大散關。入德順軍。父老擁拜。謂不可行。命張浚出入將相三十年。衛士見之。以手加額。士卒聞之。皆欲爲用。於是屯盱眙、鎮潤以扼渦、潁。又募海舟由海窺萊。由清河窺睢陽。而海州之役。魏勝子賓以功名子蓋率精銳先入。金大敗於石湫堤。國勢非復前日矣。奈何金欲和則與之和。金欲地則與之地。成閔、吳拱、李顯忠領三衙而三招討結局矣。王之望、吳璘回興州而宣撫罷。五日結局矣。憲者惡心倦勤。復仇之議。將有待於後耶。）　詔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爲落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知內侍省。仍鑄印賜之。　保義郎成彥節爲閤門祗候。彥節。閔之子也。　集英殿修撰、知潭州黃萊獻錢四萬緡以裨國用。

壬申。永州防禦使、侍衛馬軍使中軍統制趙撙充鄂州駐劄前軍都統制。　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知蔡

春府郭振爲蘄州防禦使、權主管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　詔減崑山縣歲額苗米六千五百有奇。以翰林學士洪遵言此皆經界逃民絕戶之田。無所從出故也。

癸酉。以立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　修武郎高琦、李顯宗、保義郎時承、馬俊、王與並對於內殿。

甲戌。詔皇太子賜字元永。　詔故宗室子偁故妻令行加封。令侍從臺諫禮官討論典故聞奏。翰林學士、洪遵等言欲依國朝封贈宗室近屬體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庶於人情義理皆爲宜稱。子偁欲稱皇兄。贈官追封王。賜謚。子偁妻封王夫人。詔皇兄故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贈太子少師子偁加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　右朝奉郎、監無爲軍商稅務徐宗偃依所乞與在外宮觀。金之未入也。宗偃通判楚州。數言北方事。梁仲敏爲諫官。論宗偃妄傳制司之命。令本州清野。坐斥去。朝廷知其枉。故遂復之。　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同班入見。論宰相朱倬之罪。倬聞。亦丐免。是時鎖院。

乙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倬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曰：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效。元良天下之本。乃欲觀於時危。翰林學士洪遵之詞也。倬尋落職。（朱倬罷相日曆全不載。今以他書參考追書之。制詞又云：千秋無間闕功。至緣情意。兩孫謨要者。路遺上封事。以此知其嘗乞退也。）　太常博士鄭聞爲祕書丞。　軍器監丞楊民望爲太常博士。民望、成都人也。　是日。上出御劄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靈、宗廟之福。邊事浸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惟弗克任。憂勤萬機。弗遑暇佚。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蔽自朕心。亟決大計。皇太子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朕非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遜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淡泊爲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於治。詔洪邁所草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揖遜相繼。可謂盛矣。然其傳也非父子。至於成周。自文王傳之武王。武王傳之成王。父作子述。亦云美矣。然而未嘗親授也。故夫以父子之親。行揖遜之道。其惟我國家乎。仰惟高宗以知子之明。順承天意。擇謹斷全以所付畀之壽皇。付託之重。十閱之間。兢兢業業。終始如一。用增光大業。驅致承平。及夫倦勤萬機。則又復舉神器授之聖子。三聖相承。規模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於皇休哉。　何俌龜鑑曰：或謂揚子雲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子雲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並。由往而推來。雖千百世知也。吁。世之相去。知彼其久也。聖人繼作。如此其少也。堯舜文武之盛。其可以數數見之乎。我朝自建隆至紹興。相去幾二百年。太祖、太宗以兄弟相繼。高宗、孝宗以父子相傳。其之盛。其揖爲常稱。國衛公正賢之曰：堯舜揖遜盛矣。然其傳也非父子。文武述作美矣。然其受授也不親。以父子之親。行揖遜之禮。是高宗之美。又將有光於堯舜文武矣。斯不偉歟。）

丙子。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先是上嘗諭太子以傳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復加面諭。太子推遜不授。即趨殿側便門。欲還東宮。上勉諭再三。乃止。於是上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尚書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陞殿。康伯奏曰：臣等輔政累年。罪戾山積。聖恩寬貸不誅。今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上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

疾。久欲閑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共知。但聞謙遜太過。未肯即御正殿。上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即入宮。百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於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上遜與康伯等陞殿奏賀。願陛下即御座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意。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中興之政。臣留正等曰。堯命舜以位。舜遜於德弗嗣。非獨辭讓之美如此。蓋以天下重任。授之者且不敢輕。受之者其可以易乎。臣竊觀孝宗皇帝之初受禪也。感於慈訓。不得已而踐祚位。側立拱手於御座之側。已而復興。不敢遽即南面。逮夫輔臣懇請再三。猶有此大位懼不敢當之語。眞有與舜匹休矣。彼漢文帝之即位也。東嚮讓者三。南嚮讓者再。而其臣宋昌。猶且以爲世之行推之。況於孝宗之心。出於眞誠者乎。是宜大書特書。以垂示萬世者也。退班。太上皇帝即日駕之德壽宮。上服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至北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退。顧謂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稱萬歲。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呂中大事記曰。歷觀高宗之所以立孝宗者。雖出於范宗尹之造端。而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爲嗣。必本於選人婁寅亮之一言。皆適有契乎高宗之心。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自六歲育於宮中。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則其保之也至矣。九歲封建國公。置資善堂。范沖爲翊善。朱震爲贊讀。令建國公見翊善贊讀必拜。則其教之也嚴矣。年十六封普安郡王。時紹興十三年也。秦檜雖存動搖國本之心。而孝宗之聖德著明。高宗之聖心堅定。非檜所得容其私。三十年立爲皇子。上曰。朕志素定。已九年矣。三十二年立爲太子。未幾。是月丙子。上遂內禪。皇太子即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又曰。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嗚呼盛哉。太祖太宗兄弟相傳。以開洞業之基。高宗孝宗父子相禪。以植中興之業。揖遜之於先。固所以爲二百年太平之治。舉之於後。又所以遺萬世無疆之休也。

中興聖政草 在丁丑以下。原本採取中興聖政附入。以終紹興三十二年之事。今仍其舊。並移永樂大典所附。

丁丑。車駕詣德壽宮起居。承明集曰。初上欲率百官朝太上皇帝於德壽殿。以大閣免百官入見。上宮中行禮。

戊寅。有旨。朕欲每日一朝德壽宮。以修晨昏之禮。昨日面奉太上皇帝聖旨。謂恐廢萬幾。勞煩輦下。不蒙賜許。可委禮官重定其期。承明集曰。如備代朝聖。甚爲疎闊。朕不敢取。禮部侍郎黃中奏。謹案漢高皇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今欲乞依前項故事。詔從之。大赦。制曰。春秋法五始之要。事嚴受命之符。天地以大德曰生。畫下維新之令。太上皇帝慈儉爲寶。謙驗有聲。垂精三紀之期。圖治百王之上。神謨獨運。總一日萬幾之繁。聖武旁昭。極四海九州之廣。未嘗暇逸。久積倦勤。黃屋非帝堯之心。居懷重負。秦元增漢武之策。欲介景年。顧容訓之博臨。惟眇躬之弗稱。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爰舉舜章。式覃曠澤。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有天下傳歸於子。敢忘付託之恩。建皇極斂錫厥民。允副邇遐之望。尚賴股肱同德。中外協謀。共期底於中興。以益光於允世。咨爾有衆。體朕至懷。臣留正等曰。議者類曰。承弊政者務更革。繼治世者尚循守。是大不然。治世獨無可更革之政乎。夫天下之事。當於臨時而斟酌。不可執一而偏徇。承明集曰。術當變通之時。而專務循守之說。不獲於變往哉。惡乎。唯夫雖務循守。而不害其爲更革。雖有更革。而不失其爲遵承。得繼述之意而不泥其迹。斯爲繼述。臣等竊觀孝宗初政。雖不能不少變於紹興。然其大要則未嘗不以遵奉太上德意爲說。且曰。凡今者發政

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此孝宗所以能繼高宗之大業也乎。蓋嘗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此非即位之詔乎。雖有得之諄諄之訓。退而得之謹謹之書。此非聖政之序乎。其與詔令命官實錄。必欲悟遵奉承。故一事無不遵之也。稽山宸翰。分賜宰執。且使率以周旋。是一字一畫無不敬之也。侍從論議。諫諍事奏。亦檢舉祖宗與之制而行之也。屬監司帥守面對。廣言路也。亦舉行紹興之制。而用之遂太上之意。以責守臣令臣承太上之詔而揮監司帥守。知光堯之念。陶光堯之召。尹焞則密訪。與穴不惑不忘。率由舊章。皆於孝宗其見之。又曰。祖宗朝尊禮耆舊。優待故老。有任在京宮觀。及入侍經筵者甚衆。至於遇闕入覲。郊祀陪位。並賜節就賚之類。所以示眷禮。便詢訪者。惟恐不至。承明集曰。遇有大疑亦或賜手札就問條之所對。故一時人臣立朝之節。雍容可觀。宜令國史院檢討聞奏。當議選用。臣留正等曰。臣聞之書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老成之人。其更事也多。其慮事也審。國有大疑。從而咨訪。所獲固多。而況待遇耆舊優之禮貌。亦足以見人主尊賢敬老之意。嚮者孝宗初政。前在列。又可以增重朝廷。表儀搢紳。肅宗所以尊禮耆舊元老。置之內祠。寘之經筵。蓋如此。當是初政首命史官討論故實以擧用之。誠知所先務也。又曰。應諸路出產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州軍。因緣貢奉頒擾。承明集曰。選上嗜好。過於數外。取求多端。公庫更相饋遺以成風。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舉實則封閉園林。權貴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出產之物爲苦。不惟因口腹之故。廣害物命。亦使斯民冒犯險阻。或至喪失軀命。豈不甚痛。太上皇帝已降詔禁約。切慮歲久未能遵奉。承明集曰。御州軍獻其土產飲食之物。中尚書省禮部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當議揖損止許長吏參貢外。自今一切並罷。如州縣奉行滅裂。因緣多取。以違制論。臣留正等曰。昔人有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是故聖人非飲食滯滋味。不敢恣口腹之欲。自奉甚有節者。懼其或至於擾民也。何者。人主甘爵所在。下皆奔走而奉承之。唯恐不及。嗜一味之甘。備一品之珍。初若細事耳。孰知夫奉承者之巧於貪緣。乃至強於殉郡。過於檢索。頻費道路。大而病民。小而害物。爲患若此之甚哉。此高宗之所以嚴禁約。而孝宗之所以首務遵行者也。至於命有司參酌宗廟陵寢薦獻之物。及德壽宮甘旨之奉。許長吏修貢。又不失所謂致孝乎鬼神。以天下養之義。嗚呼休哉。又曰。國家愛養士卒。非不優厚。訪聞軍中管轄人等或使貧倍工價。或令科買物色。多方刻剝。比至請給。除減幾盡。承明集曰。遇使軍人勞錄費費多不以時。朕所矜惻。自今主帥仰各體國。務加優恤。以養士氣。如尚不悛。當議竄殛。以勵諸軍。臣留正等曰。自兵農分而爲二。國家財賦。費於養兵者十之八。然而列行伍者猶有不足之歎。蓋主帥不得其人。巧爲剋減而困之也。所謂貪倍工價。科買物色之類。豈不一端。蓋高宗知此弊。故於紋令中前將帥。且言知有不悛。將賊戮以勵三軍。諸將宜知所警矣。承明集曰。歲月既久。此弊復出。故陛下於即位之初。既降詔旨。又申之以嚴憲。繼自今。諸將或有尚循故習。朝廷苟能一以誓言從事。令不爲虛文。則軍政自然嚴整矣。又曰。昔太祖肇業之初。親制軍政。以遺後世。如南北倉請糧之制。平時因欲習其筋力。以戒驕惰。然禁約私役。至爲嚴切。承明集曰。自今諸軍除耕營壘。立寨柵。打造戰具。搬請糧草。雜于工役外。不許私役戰士。蓋造私第。營治房廊。修築園圃。及興販工作等。承明集曰。太上皇帝嚴降指揮約束。如敢更有違犯。委御史臺彈奏。當重寘典憲。庶幾仰合祖宗優養士卒之意。臣留正等曰。夫兵不可使太勞。亦不可使太逸。太勞則怨。太逸則惰。是故役於公可也。役於私不可也。太祖皇帝命軍士於南北倉請糧。使之舍近而就遠。欲以習其筋力。是所謂役之於公也。至於將帥私役。則禁之甚嚴。今壽皇首舉此以戒諸軍。深得藝祖之意。既立法禁之。今又申私役之禁。恤夫三軍之士知上之所以撫存之者如此。其不感激奮勵。人百其勇矣。

癸未，宰臣秦檜、陳康伯因奏，臣等以前二日朝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車駕每至宮，必於門外降輦，已再三諭之，既以家人之禮相見，自宜至殿上降輦，令臣等奏稟此意。上曰：夜來太上皇帝有旨，令朕只朝朔望，朕於子道問寢侍膳，尤宜勤恪。承明集曰：聖諭丁寧，朕心未安。卿等可詳議以聞。如宮門降輦，在臣子於君父，禮所當然。太上皇帝雖曲諭，朕焉不敢。臣留正等曰：本朝有自古所無者三：藝祖受命之日，市不改肆，一也；祖宗以來，世傳仁厚，雖萬惡未嘗妄殺戮，論者謂不嗜殺人惟本朝有之，二也；歡喇先後同行內禪，皆出聖斷，三也；至於內外無強臣，至冀其安，竊期之年，未追遇以神器授之嗣君，擾去去之不塑脫屣，則今日太上皇帝之盛，尤非前代可擬也。臣嘗拜首稽首曰：自伏羲至於堯舜，聖人之王天下者多矣，仲尼獨斷自堯舜而下，遺其冀欲以彰盛德之事，而史遷論者，獨謂其傳天下若此之難也。今太上皇帝超然獨斷，揖帝堯之甚盛，得人而授，辯帝堯之所難，道同乎天，其孰得而名之哉！則我主上孝通乎天，地誠極乎尊養，一日三朝，宮門降輦，先意承志，惟道之循，歡愉洋溢，和顏流衍，雖大舜之大，又未聞若此其盛也。猗歟休哉！舜升矣，其鼓舞入極睿所載，負黍所比，使仲尼復生於今，不知何如其形容云。又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舜德之盛，後世所以不可及者，為其留意事親之道而已。仰惟皇帝孝敬之誠，出於天性，踐祚之始，致推崇之典，備甘旨之養，凡所以尊奉慈闈者，殆不及虞至於降輦宮門之外，定為五日之制，尤為盛德，眞無愧於舜者。彼漢高祖因家令之言，乃始朝太上皇，視我壽皇蓋萬萬不侔矣。孝道始於躬行，和於四海，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

甲申，詔曰：朕欽承聖訓，嗣守丕基，猥以眇躬，託於王公士民之上，兢兢業業，懼德菲薄，不敏不明，未燭厥理，將何以緝熙初政，稱太上付託之恩。永惟古先極治之朝，徵詖以延敢諫，立木以求謗言，故下情不塞，於上聞，而治功所興起也。朕甚慕之，況今薦紳之士，咸懷忠良，爲藥之言，豈無一得？朕躬有過失，朝政有缺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可以佐吾元元，輔朕不逮者，皆朕所樂聞。朕方虛懷延納，容受直辭，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悉意陳之，以啓告朕，毋懾毋諱，毋懼後害。自今時政闕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詣登聞檢鼓院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實封附遞以聞。臣留正等曰：自古帝王之興，其初未有不以直言爲先者，以一人耳目之所見，不若合天下耳目所見之多，以一人智慮之所及，不若集天下智慮所及之廣，而人主之尊，知天威知畏，苟非屈己降心，出於至誠，而有以感動人心，則忠言讜論，日進，臣竊觀壽皇求言之詔，辭旨明切，可謂出於至誠，而不爲虛文者矣。至謂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則凡在臣子，孰不欲各竭所見，各輸厥忠，以副上之求乎？是宜當時上封事者至以千數也。　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攘，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丁亥，詔曰：朕惟太上皇帝臨御三紀，法令典章，粲然備具，其議設官寘集建炎、紹興以來所下詔旨，條列以聞，朕當與卿等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臣留正等曰：聞之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承，授受以道，無繼道之實也。洪惟高宗皇帝行堯之道，與天同功，萬世之下，猶一日也。肆我壽皇帝紹堯之統，與舜同符，嗣位之初，首先設官寘集建炎、紹興詔令，欲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二十八年之間，利澤而政平，德溥而風淳，其守道不變，明效大驗如此。　詔胡詮復元官，差知饒州。臣留正等曰：敵國外患，天之所以愛人主也；法家拂士，人主之所以自愛也。人主敬法家拂士，所以自愛者至，然後天之所施其愛我之意，苟爲不知自愛，輕去其法家拂士，則天始愛之，於是乎警之以敵國外患，警之而又不悟，則言之愛我者移而爲棄我矣，可不懼哉。

皇綱墜之初，首選前日骨鯁之士，一以振作士夫敢言之氣，一以尊王室而壯國威，其自愛之術至矣。宜其內修外攘，功成治定，基泰岱之高而衍洪河之長矣。　禮部侍郎黃中等劄子：奉聖旨，太上皇帝有詔，卻五日之朝，朕心未安，有司宜詳議以聞。臣等今詳議，除朔望皇帝詣德壽宮朝見外，欲乞於每月初八并二十二日朝見，並如宮中之儀。詔從之。臣留正等曰：謹按三輔黃圖，漢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漢六年，高祖自南宮歸櫟陽，始五日一朝太公，高祖既侍太公於櫟陽，雖長至秦門，留日三朝，亦不爲過，而乃五日而一朝，則於禮爲已疏。今東內在禁城之外，數降煩民，而猶援漢制五日一朝，則於禮爲已數，參稽漢中所謂望之後七日而朝，則不疏不數，而中於禮矣。是宜尊服不懈，以彰尊親顯揚，而垂憲範於萬世也歟。　司農少卿朱夏卿奏：今來德壽宮合支供米炭，未承所屬報到數目。詔劄與提舉官據每月合用米炭前期報所屬，依數支供，付戶部施行。臣留正等曰：周官膳夫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凡祭祀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外府掌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夫以天下而奉一人，唯恐不稱其至，況可從有司之會計哉！惟王不可會，故冢宰不書之，后及世子亦不可會，所以尊王也。夫冢宰之屬且不可會，則推而上之，其不可會，尊又明矣。蓋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不知是何以昭孝德而奉至尊哉。

壬辰，殿中侍御史張震奏，竊見紹興二年詔書略曰：昔我太祖皇帝肇令百官輪次面對，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佇以聽其言，且觀其行。陛下初承聖緒，欲望舉行舊典。特降詔旨，許令百官日以序進，則數月之間，議論畢陳，而賢愚可以概見。俟其既周，即復依舊五日輪對，亦不爲煩。詔從之。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問魏徵曰：爲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對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此無他，偏信則私，私則明蔽，公則明故也。肆我太祖皇帝之聚衆言，高宗皇帝之再造，雖在憂勤不暇給之日，而首先延見百執事之臣，使悉其所聞，以對用能成創業中興之美。我壽皇繼體守文，法始初清明之際，亟欲詳求民瘼，稽前日輪對之班，詔百官日以序進，非特使位於朝者盡得獻納，亦使先屬盡底蘊，天日所臨，賢否畢陳，進退升黜，莫不各盡其分矣。呂中大事記曰：自即位初年，詔百官五日一輪對，自是引見一班或三四班，面詢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故王曉以朝見而除御史，陳賈以輪對而除監察，劉光祖以州郡不嘗獻，劾、光到日，議論人物有假借，遂臣聞郡守得對者，孰爲稱實，則曰播辭明氣，爽而論又下之，則曰播漢內召小臣或持引布衣，如劉如扶之，皆以議論剴切，即擢用，其後生氣騎肯論事，成一經臣寡對，至丁其爲人故有長與事而薦，除夕引見，面親敷奏者，而淮者頗以輪對爲虛，此百官輪對之制，而天日照臨賢否畢見也如此。

是月，詔下工部長貳、先將軍器所私役占破借使工匠盡令改正，專一造作軍器，務要精緻，如敢依前違戾，監官取旨黜責，令千人直行決配，委御史臺覺察。　上手書召判建康府張浚，既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一不當，人心自歸，強隣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公言。浚見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以圖事功，於是加浚少傅，進封魏國公，除江淮宣撫使，節制屯駐軍馬。　右正言袁孚言：乃者六月中旬，霖雨累日，浙西州郡以山水發洪，壞廬屋舟楫，而人被其害，近又聞江浙之間，飛蝗爲害，此二者同出於一月之內，天其或者仁愛陛下之深，警戒陛下之切，欲陛下修德以應之乎？

秋七月壬寅，詔曰：永惟邦本，實在斯民，民之休戚，實係守令。太上皇帝精擇循良，留神惠養，垂及眇躬，其敢怠忽？咨爾分土之臣，毋滋酷獄，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以重土木，毋掊民財，以資餉遺，有一於此，必罰無

赦。至於俾民安其田里，愁嘆不生，增秩賜金，著古今典。臣留正等曰：舜之臣堯，咨十二牧，在命九官之前，蓋民者邦之本，牧民者政之本也。堯之時，黎民既已時雍，天下既無窮人矣。及其咨舜，猶首及於困窮之民，此舜之咨牧所以必首之以食哉惟時也。舜爲臨政之初，首逃太上之意，戒守令以四事，題之以必罰，而勸之以厚賞，聖聖相承，專務斯道，眞堯舜之用心，而有宋之家法也。

丁未，賜知臨安府趙子湔御劄，罷京尹供饋烏辦，上曰：更宜子細求訪，應有擾民之事，一一條具聞奏，如今次停罷供饋等所省錢二萬餘貫，可以盡與民間除去科擾。臣留正等曰：京師，諸夏之根本也，風俗之美惡，民情之慘舒，天下皆於此乎觀焉，是以人主施仁，必先於此，致意焉。高皇帝至仁，一視溥博如天，將欲風示四方，昭國皆知以恤民爲心，以擾民爲戒，故一割之賦，首及天府，罷供饋寶辦之私，以革擅取科擾之弊，復留守臣訪求民瘼，悉以條上，至哉仁聖之用心也。豈惟輦轂之下，民被其惠，凡爲牧民之官者，孰不精白一意，以承休德，敢有一毫病民者哉。播告之修，發於至近，形於至遠，環天下皆如在畿甸中矣。

戊申，詔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是日，地震，大風拔木。

癸丑，詔御前激賞庫並撥歸左藏庫，今後諸路發到綱運準此。

己未，詔職田米自今輒敢折納見錢，並計贓坐罪。臣留正等曰：職廢粗食，帝王所以養俗也。古者卿以下有圭田，以圭田名取於純潔，欲其食之以養廉，今之職田是也。月俸之外，有此歲入，可以自養，然猶未滿其欲，而高其直以取錢，將以勵廉，而反以資貪，可謂背戾之甚，此宜明聖所必加誅也。

辛酉，詔進士李琦議論可採，召赴都堂審察。又詔今後直言上書，並付中書門下後省看詳，有可採者，由尙書省取旨。

壬戌，詔將來聖節，諸路監司州軍應合進金銀錢絹等，緣天申聖節已行進奉，合進之數，權與蠲免。臣留正等曰：聖人之德，莫大乎仁孝，孝故不以天下儉其親，仁故必欲損上以益下。高皇之初嗣位也，致孝於親，以天下養，四方進奉同於觀堯，至於會慶聖節，猶下明詔以止之，示不專於天下自奉，孝以奉親，仁以厚下，一舉而二者兼盡，人之德見，古帝王雖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亦何加此。

判建康府張浚奏：臣面奉聖訓，令措置收糴米斛，今來江、浙豐稔，宜趣時措置，其糴本乞從御前支降。詔納庫支降銀三十萬兩。臣留正等曰：預備之道，有國之所宜先，漢文帝時，休養生息，蓄積富實矣，賈誼則曰：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有邊，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蓋高皇嗣政之初，任大臣以北方之寄，整旅使市糴，以爲儲蓄，不用大農之錢，而出少府之藏，納以愛民，謀慮深遠矣。

癸亥，殿中侍御史張震奏：四川有名無實之錢，遞相積壓，州縣各據本年分所收錢物，具鈔赴總領所送納，而總領所卻據其已前年分所欠之數，批改鈔旁，理作舊欠，則舊欠雖足，而新欠仍在，非視登極赦文。積年未納之前，截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與除放，誠大惠也。應州縣納總領所鈔旁，若以改批作三十年以前所欠，並聽執用元鈔，作本年分改正，豁除。從之。先是，金遣布薩忠義及赫舍哩志寧經略四州地，爲我師所敗，於是檄至盱眙軍云：有通和之意，自宜各守元立封疆，遣臣以聞。乃下詔曰：敵人求索故疆，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不納則絕向化之心，

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羣臣繼有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上以問參知政事史浩，浩奏略云：先有備守，是謂良規，若夫議戰與和，則亦在彼不在此，彼戰則戰，彼和則和，和不忘戰，姑爲雪恥之後圖，戰不忘和，乃欲撥師而自治。又曰：第當堅壁，力禦攻衝，讎候乘機，以圖恢復。先是，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下張浚議，浚謂如此是示北以削弱之形，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撓，如不賞海州之功，屈死驍將張子蓋，散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爲也。命參知政事汪澈視師湖北京西，是時劉珙使金，不至而復。先是，洪邁、張掄使回，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寶位，竟遣珙行，至境，金責舊禮，不納而還。

八月乙丑朔，詔知閤門事孟思恭奉使受賂，可罷見任。

丙寅，詔曰：永惟民休戚，繫於牧守，咨爾部使者，其悉乃心，察列城之政，舉循良，劾貪暴及疏怠曠職者，以聽陞黜。至於任非所長，無他大過者，亦條列以聞，朕當命以他官。其令諸路帥臣監司，限兩月悉具部內知州治行臧否，連銜奏聞。臣留正等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所以綱維乎內外。國朝廢藩鎮，則欲牧守州縣亦不遺用，一時風采才幹之臣，分布諸路，以爲監司，所以綱維外治，宣布人君之德意，而民情之休戚利病，得以上聞者，此職值不輕耳。故其人不可以不擇，其權不可以不重也。高皇臨御，既留守令以惠養，復詔部刺史以察事，且述祖宗所以分道遣使者之耳目，而民安於田里之效，寔繇所出也。然明白始終，在位過遲，使昭丁寧懇惻，必屬以民事，其致治之本原，深仁厚澤，浹洽中外，端在是矣。

丁卯，詔祖宗格法，遂破禁軍自有定數，比年三省樞密院諸房及百司，例作名目，差占抽強壯披帶之人，以充擔擎看管雜役，實爲養兵之弊，仰諸房百司除依數目差破外，餘令拘收，如敢影占，重寘典憲。

辛未，諫議大夫任古奏：孟思恭奉使受賂，而朝廷不能正典刑，夫人之有過而不治，在國法爲可廢，國之有法而不能施，在朝廷爲可羞，願陛下澄源塞流，使斯貪利敗國之心，潛消於冥冥之中，則尊對於外，可以無辱命之羞。乃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臣留正等曰：法行必自近始，人主所以整齊天下也。思恭奉使而以貨取譏，其可逭哉。故雖上閤親近之臣，卽加譴斥，可謂不牽於私矣。諫臣抗疏，以爲未厭於人心，則又議恢以勵其餘，用法之公如此，左右之人，孰敢懈侍以壞紀律哉。

戊寅，上詣德壽宮，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行禮。臣留正等曰：舜受堯之天下，作堯典，繫之虞書，舜尊之義也。蓋上古質樸，禮文闕焉。漢高祖始尊太公爲太上皇，典章抑未備，自唐開元、至德以來，迄攝匡鑑，數備禮儀，然可觀矣，而實有不稱乎文者。惟我高宗之興，壽皇以父子之親，行堯舜之事，雍容於揖遜之餘，故舉行大典，盛禮備樂，和氣藹盛，士生斯時，以身親見之爲幸，然此又一時禮文之盛也。過夫萬世啟之福，嚴尊養之至，承顏養志二十八年，朝晉繼聞，晉則澂懇，事親之孝，根於天性之自然，而有隅風又安，顧寬革心，避正寢而天下定矣。三讓授受，一道再諱，禱傾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時也，豈特下觀漢唐，所勝上較虞夏矣。追冊皇后郭氏，初后歸於潛邸，愭、愷、惇皆其所生云。

九月丁酉，詔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其日，可召輔臣觀講。臣留正等曰：有一言可以爲爲君之道，其爲學乎。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何者？人君以一心之微，而當天下事物之衆，苟非延體名儒，朝夕講學，求以致其所知，解其所蔽，則誑欺之言入，是非有疵失其眞，私暱之言入，好惡而或失其正者矣。太宗書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欲行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耳。眞宗之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

在位四十二年，學問未嘗暫廢，邇英閣講讀，蓋仁宗之成規也，可謂知所先務矣。孝王不以上智之天縱，玄聖緝熙之日靖，肆纘洪圖，若
稽古訓，既詔有司趣勸講之日，又延輔臣與從容之官，君臣上下相與講摩乎此，則正心誠意之說，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當已畢陳，盡
而後週歲矣，在位垂三十載，所以奉高宗安靜不
擾之治，垂今日持盈無疆之休，蓋本諸此而已。

戊戌，詔比下求言之詔，欲急聞過失，四方有獻言者，並赴後省看詳。今已踰月，未聞推擇來上，可令催促。臣留正等曰：天下之治亂，係乎言路通塞而已。本朝慶曆、元祐之際，聖度汪涵，容受讜直，方是時，朝廷政事，微有過差，上自公卿大夫，下及州縣小吏，皆得以盡言而無諱，故其治效卓然，有三代純懿之風。一壞於熙豐，再壞於宣政，而後知言路之不通，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逮至於紹興軍興之際，聖意固知所擇矣，然啓直言之途，延布維新之政，海內外聞有寇治，固未視失闕政之可陳也，而乃下詔求言，急於聞過，既命後省推擇，又命催促來上，蓋其誠懇惻怛，恐一言之或失也，雖大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何以加諸。

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才豫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愨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爲都轉運使，可令集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俟採擇。臣留正等曰：聖人一視同仁，初無遠近之間，然以天下之勢言之，近之可緩，遠之可憂，未若蜀之深也。蜀去天萬里，雖未嘗蠢兵革之禍，而渡江以來，養兵之費，皆責於此乎取給也，民力之困，至是極矣，則與嘗罹兵革之禍無以大相過也，而況乎吏之賢否，朝廷未易以亟知，則斯民之冤抑，果何所從爲訴赴之地乎。此孝宗皇帝未經歲而以賢能詔旨，欲於擇蜀之都轉運使者，其爲遠也至矣，蓋詳矣。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可謂異世而同符也。

甲辰，侍讀洪遵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問君子少小人多何也，呂蒙正曰：此係時運盛衰。上曰：朕以爲不然，正在人君何如。臣留正等曰：大哉壽皇斯言，眞可爲萬世法也。人君一心之取舍，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也。何則？君子所向者爲公正，爲忠直，小人所向者爲私邪，爲佞柔。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移，小人則觀望希合，隨時上下，而無所主。是以君子之道，嘗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嘗適而易從。自非聖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因彼而伸此者。昔者舜、禹、共、兜，雖並處朝，然能賢舜、禹而退共、兜，故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之消長，果何繫乎時運盛衰哉，特在人主取舍何如耳。

壬子，戶部周葵等言：臣僚於合得請給數外，陳乞援例增添，今後並從本部稽察，雖有特降指揮，許執奏不行。詔從之。

甲寅，詔胡銓、王十朋並詔赴行在，周操除右正言。臣留正等曰：舜湯選舉，不仁者遠，人君即政之初，天下特觀其一舉措之間，是以通觀其治亂之爲何如也。孝宗皇帝嗣登大寶，妙揀人材，如銓、如十朋、如操者，雖未可亟以皐陶、伊尹之事期之，然其風節勵行，實當時海內之所傾心者也。乃於一日之頃，賜之命召，職擢之諫垣，使朝廷凡所召用，類皆如此，豈不足以大慰天下之望哉。舜得其一，爲舜有其三，其光明盛大之舉，不止加前哲一等矣。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萬物之覩，覩此而已，顧不休哉。傳曰：敬觀高宗尊號之上名曰光堯，始以堯尊其父，而以舜處其子也。禹舜協帝之年，亦嘗肆覲其大略乎。舜典一篇，乃舜即位初年之事，而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時，孝宗初政，即此而論之，眞可同日語。是故戊寅大赦，其與嘗蒞肆赦同一心，丁亥覽心，其與欽哉惟恤同一意，時政有闕，許令直言，其明四目達四聰義，賦春留分土之恩，明示朕意，其容四岳咨十二牧之事，歟蕃良食暴賦斂有留，是何異三考之黜陟，貪刻受賭，例正典刑，是何異四凶之誅，濯寇殘暴弱知勉雍嶽伯，再相魏公，即固堯舜輔佐之遺意也，收召善類，如起胡銓、王十朋，擢周操，即十六子，雖所不能舉而舜舉之也。歎之方廷玉之始琢磨，人醜誕讒喪若是，以即位之一年，考之則二十八年之聖政，皆可自是而推矣。

庚申，給事中金安節等奏：奉聖旨，福州居住致仕王繼先已經大赦，可令任便居住。臣竊以王繼先罪惡滔積，罪惜久憤，太上皇帝用公議，逐之天下，稱快，欲乞請寢罷令任便居住指揮。詔王繼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輒至行在。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治天下，恩與法並用，而後可以相繼於無窮，昔葛亮曰：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二者未嘗使之偏廢而已。王繼先之罪惡，除積太上以公議逐之，此法也。肆我壽皇登極，引大宥之文，許之從便，此恩也。而於

會之際，猶且以爲雖赦物赦，未敢公議。壽皇於是慈之以聖斷，王繼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輒至行在，一以開其自新之路，使知朝廷之恩；一以杜其僥倖之門，使之不敢玩朝廷之法。不偏不倚，如持衡然，壽皇所以御天下之道，至是無餘蘊矣。

壬戌，詔吳儔、劉藻、黃開、陳駿、陳岩肖、周允升、沈遼、沈瓛、汪必明、褚觀、劉維禮，上書皆以親賢有補治道，京朝官可減二年磨勘，選人與循一資，布衣進士與免將來文解一次。

是月，封皇子愭爲鄧王，愷爲慶王，惇爲恭王。

冬十月丙寅，侍讀洪遵進讀三朝寶訓，至眞宗論政理曰：朝廷但守清靜之理，凡事務詳酌而行，勿使庸人擾之。上曰：天下本無事。遵對曰：誠如聖訓。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治天下，惟循乎自然之理，初無容心於其間，此其所以爲治心者舜之要也，當觀帝舜之治天下，明目達聰，舉賢去惡，亦無不舉，而孔子之稱舜，則曰無爲，禹之治水，論濟漯，決汝漢，若無不去，而孟子之論禹，則曰行其所無事。是二者雖不同，其循乎自然之理則一而已。故舜雖無爲而見於施爲者，未嘗不詳，禹雖行其所無事，而見於事功者，未嘗不著也。後世知老聃莊周，不明乎此，乃欲一切取仁義禮樂而棄置之，遂流於空寂寂滅之地，此其與堯、舜、禹相去，豈不萬萬哉。孝宗皇帝聖帝，深明乎眞宗清淨之訓，而天下本無事之語，此正與舜帝之無爲，大禹之行其所無事者，若合符節也。

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各舉所任監司、郡守之人，分爲二等，一見今可用，一將來可用，限一月聞奏，如所舉，并秩賜金，舉主同之，不如所舉，罰亦同之，及見任監司、郡守才與不才，亦限一月內逐一具姓名臧否品目來上。左僕射陳康伯乞解機政，御筆曰：太上皇帝除卿以佐朕，卿遽力請，豈朕涼菲，不足與爲治。況今邊陲未爲無事，卿縱欲捨朕而去，寧忍違太上皇帝之意耶。太上御筆曰：皇帝來奏，卿上章力乞解罷，欲吾親筆諭卿，皇帝以卿元老舊德，方委任機務，留卿之意甚堅，卿可體至意，不得再有陳請。

丁卯，大理少卿李洪引見奏事，上曰：陸廉公事，候將來結案日更來奏知。臣留正等曰：舜正四凶之罪，貶斷者必誅之，而立三風之戒，徇貨者必刑之。夫天下之理，清濁異塗，貪廉異趣，清者進則濁者必退，貪者用則廉者必去，如冰炭之不可得而合也。故聖人謹刑賞以御之，所謂舉直措諸枉則民服也。皇朝自祖宗以來，所以繩贓吏者，其法甚嚴，與之未陸廉以貪墨繫於有司而壽皇所以深切注意者，如此至論，理官俾之更來奏知，竟正廉之罪而無所貸，天下之人，稍有貪者，其敢不知懼乎。

江淮宣撫使張浚劄子奏：臣近措置招集御前萬弩手，其所招人多是莊農，間有稍稍出衆之人，恥以爲伍，臣昨乞別置武騎數士三百員，以待謀略過人，勇敢絕衆者，至今未蒙指揮。臣竊體訪得淮北歸正忠義及見今將佐之家，往往有武勇壯健、們習弓馬者甚多，以所請既薄，不願前來，契勘諸軍見招武勇效用，每月食錢九貫，米九斗，皆是旋刺兩兵，艱於教習，今來大約可將武勇效用三人請受，以給數士二名。詔從之。

庚午，侍讀洪遵進讀寶訓，至太祖嘗視朝罷，坐便殿，俛首不語者久之，內侍王繼恩請其故，太祖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中官必書於簡冊，故不樂也。上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何敢輕忽。又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欽。臣留正等曰：孔子之論興邦曰：爲君難，夫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聖人乃以一言蔽之曰難，此萬世人主所當敬思者也。是故聖人之治，動示儉約，茅茨土階而不以爲陋，身服菲勤，胼手胝足而不以爲勞，容受忠直，犯顏逆耳而不以爲忤，損上益下，泛愛博施而不以爲過，皆所以全護鑑而祈天之永命也。壽皇之興，職此故也，大聖深於儉德，功冠百王，可謂盛矣，當時一事纖或差，猶以未爲至而惻，情不怡如此，壽皇遐御講筵，而有取於大禹

杵臼之訓，垂諸萬世，足爲盜法，況聖王以風紹舜，其可不念之歟。又讀實訓，至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爲，自有常節，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倘四肢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脈凝滯，鬱疾自生，欲其清爽，其可幾乎。上曰，祖宗不特明治道，又達養生之理，所以治道清靜，又讀至綾錦使王贊上織錦匠因濫之罪，上命引對，反言贊私役工傭，夠之皆實，特詔杖贊降秩，賜織匠采帛，上曰，祖宗精於治道如此，遂奏云，願陛下以祖宗爲法，天下幸甚。臣圖正等曰，自古國家之久長者，未有不由子孫守祖宗之訓也，夫聖德守文之世，崇聖之法，見於已爲，而驗於既往，遵而行之，以究永世，理有必然，不易者故司馬光有言曰，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

蔡京編論治道，動以祖宗爲法，所謂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忘者歟。

右正言周藻奏，國家內設百官，必責久任，以責成效，今則不然，自丞簿不數月望爲郎，不數月望爲卿監，利於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修，國家何賴，若乃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又有大於此者，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臣願陛下面諭大臣，自今內外除授之際，恪意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守。臣圖正等曰，貪詐除而利於速化者，人之私情也，情名卷面勝於久任者，國之公法也，私情公法，不能兩立，其所從來遠矣，聖皇用諫臣久任之說，豈非欲爲臣者皆知以公而滅私乎。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徐度劄子，討論處厤至建中靖國所載勸臣名次，或有未盡悉，令添入元祐、靖康、建炎以後有合籍記者，已降指揮，令聖政所接續編纂，今申請乞下吏部，並數鈔錄，併移文諸路，搜訪勸勞實迹，繳申朝廷，詔從之。

壬申，右正言周藻言，三省有六房，其屬爲六部，而御史臺有六察，所以相爲表裏也，祖宗之意，正欲御史糾六房六部之稽遠者，今之六房六部人吏，稽習玩侮，情弊百出，欲望申嚴行下六察官，每月糾參所隸官司，親加循究，小事具奏，大事隨長貳上殿，庶幾察官各舉本職，詔令檢舉見行條令施行。

甲戌，詔諸路州縣老疾貧乏乞丐之人，在法以常平米斛養濟，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三月終，令戶部檢坐條法，指揮申嚴行下，務行實惠。

丁丑，殿侍張震奏，兩宮卿寶執事者，蒙慶賜，奉承於兩宮者，皆已拜官爵，而吏胥無知，舞文巧請，尚書省人吏，大者轉官，與減二年磨勘，小者減半，而太常寺等處人吏，又不與焉，此何爲者，願明降指揮，並行追寢，詔從之。臣圖正等曰，濫法者，胥吏之常，守法者，人臣之職，彭乘使盜臣得舉其職，而胥吏無所容其姦，治功豈有不成者乎。

戊寅，殿中侍御史張震奏，竊見去年李顯忠所保明橫澗山賞，并采石賞，與吳璘保明方山原、隴州賞，厚薄不侔，如臣愚見，欲立爲功賞格式頒下，諸將如拔某城，斬某將，破某衆者，謂之奇功，其次爲第一第二第三等，各當轉若干官，並須各有實狀，就其軍中，以次保明推恩，詔令檢正左右司同共看詳立格聞奏，詔從之。

右正言周藻奏，去冬騎退歸，諸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節次奏功，數目浩瀚，略無限節，欲乞下張浚、陳俊卿公共商議，如何措置，以杜僥倖，詔令張浚、陳俊卿覆實奏聞。臣圖正等曰，臣聞之范祖禹有言，賞罰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賞則賞之，若以爲戮則戮之，豈得回加於君子則賞，易得而加於小人則戮，此理昭昭，不可誣也，況邊臣之賞，愛惜爵賞如此，豈知免罪所謂名器不可以假人者，方之漢匡武功爵，唐給空名告身，豈不相千萬哉。

是月，以王之望爲川陝宣諭使，時金將喀齊喀與吳璘爭德順軍，或上奏三路之議，宣諭使虞允文力請勿棄，章十餘上，乃憊允文，而命之望，詔璘審度事勢，從長措置，務要保護川蜀，蓋示以棄地之意，尋詔允文往璘軍前計事，果赴行在。賜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穡進士出身，以權知院史浩、同知黃祖舜之薦也。

十一月甲午，殿中侍御史張震奏，論國子監已減正錄二員，不宜復置，上曰，館職學官，祖宗設此，儲養人才，朕欲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臣圖正等曰，官冗之弊，人皆欲省之，省之誠是也，然官之設，有若不急而實急，一切損之，不亦進乎，自非聖資高遠，孰知所省者，有大不可省者存也，且學官之員，所學與焉，損一正錄之職，宜若未過，明詔乃別學官與館職均爲祖宗儲養人才之地，將以此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大抵王言豈徒爲個生光觀，蓋衷欲培植人才，爲國家無窮之用，彼議者豈知所輕減哉。

丙午，臣僚言，近日於淮東西總領司各樁苗米一百萬石，備宣撫司移屯之用，內撥浙西常平米一十三萬二千餘石，往淮東，江東常平米三十七萬四千餘石，往淮西，切惟常平一司，蓋備水旱盜賊緩急之用，積年陳腐，及移易借兌，殆居其半，一旦三分取一，兩路所積，幾無餘矣，閒遇水旱盜賊之變，將何以爲備乎，詔戶部看詳，戶部乞於兩浙漕司和糴米撥一十三萬二千餘石，赴淮東，江東西漕司和糴米，并江西上供米，建康中納米九千石，共三十七萬四千餘石，往淮西，其浙江常平米，更不取撥，從之。

庚戌，進呈方滋論沙田疏，上問沙田事，或以爲可取，或以爲可捐，陳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爲國斂怨，君子務存大體，惟恐有傷仁政，此所以不同，上曰，然，況詔措置沙田，直場指揮，更不施行。臣圖正等曰，人主之心，惟能明明，故君子之言，易以入焉，堯、舜之君，利欲之私，免實其中，雖有忠言至論，終莫能奪，武帝、德宗，豈可見矣，今夫沙田之議，或曰可取，或曰可捐，爲取之之說者，不過曰以利言國也，爲捐之之說者，則曰不若以利言民也，並明在上，一於厚下，因有定見矣，補臣一言，適勸其機，欣然開納，已行之會，施行廢之，非聖心堅明，而然能是，宜大臣諫嘆，而吾民相與鼓舞也。

甲寅，殿中侍御史張震言，竊見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內臣年及三十以上，衆見在朝廷繁職，方許養一子，至皇祐五年，詔內侍以一百八十人爲額，嘉祐中，韓絳奏，內臣員多請住養子，至至平以後，始復許奏薦，而熙寧中，神宗諭輔臣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前省官又入內侍，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猶不可用，三班使臣代其職乎，吳充對曰，此誠盛德事，臣等敢不奉行，至於自來條例，又須限以年甲，試以詩書，籍定姓名，過闕不塡，宜立爲定制，詔令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聞奏，今年會慶節權免進子，乙卯，臣僚言，祖宗時，贓罪削籍配流者，雖會赦，不許放還敘用，近觀登極赦，命官除名追降官資，及勒停并永不收錄人，並與敘元官，甚失祖宗痛繩贓吏之意，乞自今官吏嘗經勘斷犯入己贓，並不許收敘，如有已放行收敘者，卽爲改正，從之。

辛酉，御史中丞辛次膺奏，臣恭奉詔書，除常朝便殿引對外，應行事陪位，立班從駕，及非從朝謁，並許請

假。并已降指揮。下令閤門人扶掖。今後如遇德壽宮起居。臣欲乞趨赴立班。許臣就用本臺知班二人扶掖。從之。又詔張燾朝謁禮數。並依辛次膺已得指揮。仍許乘轎出入皇城門。至宮門上下馬處。臣留正等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著在禮經。此待老臣之異數也。秦穆公一伯者。猶能以番番良士爲賢。不以旅力既愆爲嫌。況於聖明之朝乎。我壽皇聖帝之初政。延登故老。皤然在位。資啓沃之讜論。略朝謁之常儀。其敬賢貴德之意。實與禮經同符矣。然此豈私爲二臣之榮哉。所以增朝廷之重也。

參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軍馬汪澈言。荊、鄂兩軍屯守襄漢。糧斛浩瀚。悉泝漢江。霜降水落。舟膠不進。舟人逃逝。官物耗散。而軍食又不繼。臣今者相視得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二千頃。水渠溉田千頃。自兵火後。悉已湮廢。臣今先築堰開渠。并合用牛具糧種。或募民之在邊者。或取軍中之老弱者。雜耕其中。來秋穀熟。量度收租。以充軍儲。既省餽運。又可安集流亡。乞以措置京西營田司爲名。令姚岳兼領。從之。

十二月戊辰。詔今日早朝。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時務。仍聽詔旨。詔曰。朕覽張燾所奏。猶然有契於衷。已令侍從臺諫集於都堂。令賜卿等筆札。宜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各於聽治之所。盡率其屬。諭以朕旨。使極言之。毋得隱諱。朕將有考焉。初張燾以故老召除知樞密院事。上問爲治之要。燾因奏言。太上皇帝紹興初。嘗舉行祖宗故事。召百官赴都堂。令條具當今弊政。與夫救之之宜。乞檢舉行之。故有是命。臣留正等曰。自昔帝皇之興。必先開言路。詢於芻蕘。蓋所以通下情。達幽隱。雖四方萬里之遠。靡不周知。而況侍從以論思獻納爲職。臺諫以補君德糾官邪爲任。可使其情不通於軒陛之間乎。我仁宗皇帝慶曆間。慨思治道。既御天章閣。詔輔臣。暨御迎陽門。召知制誥至臺諫官。別賜手詔。使條陳闕失。是以士氣振起。紀綱修明。成嘉祐之治。流澤至今。良有以也。壽皇納張燾之奏。給劄都省。令侍從臺諫條當今弊事。直俾率屬。諭旨極言無諱。夫人臣居可言之地。凡朝之闕遺。時之利病。忠誠懇亮者。固當披露忠赤。不待詔而後言。其畏憚蓄縮者。迫於上命。亦將有辭激發而不得默矣。故當時士大夫爭言時政得失。容臺觀加檢閱。擇其切於時務者。標識其上。次第見於施行。其於朝政豈小補哉。

癸酉。給事中金安節言。承指揮。成彥忠皇城司任滿賞。特與遙郡上轉行兩官。案尚書省右選。令諸武功大夫實歷邊任。有五人保舉磨勘。轉遙郡刺史。已後並理十年。轉遙郡團練使。至遙郡防禦使止。祖宗之法。不輕以授人如此。彥忠今年五月方轉遙郡刺史。今來半年。於刺史上轉行兩官。則是二十年磨勘。五月之內一旦得之。於考績之法。無乃戾乎。欲望付有司依格施行。詔從之。臣留正等曰。漢初。置中常侍官。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其後明帝永平中。始限員數。通中常侍小黃門不過十餘人。至和帝以後。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漢之禍實基焉。唐太宗始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明皇以後。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者尤衆。唐之亂實始焉。所鑒炳炳如丹。誠以宦閹比近君側。蓋國家閹寺之官。其職掌自有攸。如使寵任益隆。權勢益張。則紀綱寖以敗壞。朝廷寖以陵夷。非小故也。壽皇因侍御史沈度之奏。則稍裁宦者之恩數。因給中金安節之奏。則申嚴遙郡刺史遷轉之法。彼漢唐之履轍。何自而生哉。成憲具在。條之使萬年所當法也。

給事中金安節繳駁劉允升皇城司滿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銜。豈可以僥倖一時微賞。而反過於親臨行陣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去年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承宣爲皇城任滿。遂將轉節使乎。竊恐行之。則將解體。望爰

惜名器。以待勳勞。從之。臣留正等曰。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蓋國家之所當愛惜也。上從而輕予之。下亦從而輕視之矣。一命令之出。未嘗一。爵賞之施。未嘗於君道若未甚害國。而其端不可啓。給舍之職。所以平章可否。駁正違戾。最防微杜漸。豐護紀綱之深意。故人臣必守法。置君于無過。然後爲稱職。人君必聽諫。使臣得行其言。然後爲善道。劉允升以皇城司秩滿躐官。有素成命。給舍論奏。至再不憚於抗尊。皇聞謹納。盡不憚於反汗。君臣以誠相與。斯無形迹之間矣。如是而名器之不尊。紀綱之不立。治道之不遂。臣不信也。此壽皇所以爲聖明也歟。

庚辰。臣僚言。國朝檢校官一十九員。上者曰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而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各以序進。陛下方講修聖政。宜下有司討論。立爲定式。給事中黃祖舜等言。看詳臣僚所陳六事。其一曰。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其二曰。節度以移鎮爲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其三曰。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作一官矣。其四曰。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爲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當遷官者。率於遙郡改轉。幾五遷即至遙郡承宣。一落階。遂爲正任承宣使。其五曰。武功大夫實歷十年。用七舉主。始轉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爲宣贊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武郎。其六曰。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爲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遙項所陳。委得允當。欲乞施行。自降指揮日爲始。詔並從之。

辛巳。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周必大奏。皇叔蘄州防禦使士箕奏用恩平郡王璩減年磨勘轉官。竊見南班正任。十年一轉。初無回授之法。又宗室歲得減年。依條許與子孫遙郡刺史以下收使。今士箕於恩平郡王璩實爲叔祖。乃用姪孫減年。於法爲不合。於體爲不順。一也。法許用之於郡刺史以下。今乃施之於正任防禦使以上。相去遼遠。二也。欲望追寢前命。從之。　上曰。昨聞臣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呂忱中發王嗣所司皆迎合。林待聘爲勘官。獨直其冤狀。章傑捕趙鼎送葬酒。又捜其私書。欲傳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爲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爲鐵家治盜。欲鍛鍊富民。多取其賄。賞王正己爲司理。卒平反之。此皆不畏強禦。節概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臣留正等曰。天下之公論。有根於人心而不可易者。然而公論在上則治。在下則否。君子之觀治亂。每於此占焉。夫天下之忠邪。朝廷皆知之。天下皆聞之。是謂公論在上。此治道之所從出也。如使天下自以爲忠直。而朝廷莫之察也。則公論在下矣。雖欲治也。其可得乎。李若樸諸人。以賢爲聞於當代。不爲權勢所移。可謂難矣。而壽皇獨因臣僚之言而知之。亟詔其節概可稱。遞旨下頒。俾令甄錄。是壽皇持公論於上。以風厲天下也。爲賢臣者。孰敢不勉勵自奮。以承休德乎。

丁亥。內降付下寬恤事十八條。內一項。訪聞諸路鄉村惡少無賴。以販鬻私茶鹽爲業。良善之民。多被論責。稍不聽從。日後犯販。必行供指。逮得賄賂。乃與除免。自今應犯販私茶鹽。不得信憑供指。妄有追呼。違者許越訴。承勘官吏。宜重寘於法。又一項。訪聞州縣捉獲盜賊。獄吏輒教令廣引豪富之人。指爲窩藏。至有一家被盜。鄰里富室。爲之騷然。賊情未得。而胥吏之家賄賂充牣。平居富民。或與吏輩小有睚眦。一得賊徒。使之通注。其禍尤酷。自今除緊切干證外。不得泛濫追呼。如違。許越訴。別移所司推勘。指教情節。吏

人反坐官員重坐施行。臣謹正等曰：昔史臣論漢宣帝與於民間，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親政教，在民事，選良二千石與之共理，顧皆側怛，爲民而下者大半。本之吏稱民安，爲漢中興之主。皆是即位未三月內，則寬恤十八事，凡民情之疾苦，纖悉染曲，無不周知。知州縣秋苗官吏親取斛數，以濟貧民，知京右兼并，圖免逃割，教貧民產去稅存之害，興夫一時搶攘，甫巡之際，所以勞來安集之術，未嘗以概事至於治私販，勸盜賊，有司並緣爲姦，尤切教戒，可謂安民之要矣。二十八年之間，播厚澤發，民安國里，道洽政治，豈非知所先務哉。今二者之弊，州縣積習，民猶以爲病，中敕之可也。故特詳著焉。臣謹曰：根寬恤十八事之詔，直見其有勸求民瘼之心，設併緣吏姦，非常民時之語，直見其有動恤民隱之心，開林棚之論，則當以不體聖意，拘王大賓之對，則臨以不可擾民，江東之和糴既免，而糴錢之上供復蠲，官印之貼換機除，而糴錢之籍積繳，出內帑錢，以輸民租，出倉粟，民以激宮室，減膳羞，或蠲米斛，以恤饑荒，或置社倉，建置屯田，以備水旱，江東得劉蕘父，而民不飢，浙右遇王文公，而民得飽，將悔惻怛，是其仁民之實者也。

又寬恤事內，一、省部係政令之原，人吏他日出職，當在民上，所宜廉謹，以立基本，訪聞積習成弊，官員士庶，理訴公事，賄賂未至，則行遣迂回，問難不已，所求如欲，則雖不可行，亦必舞法，以逞其謂，有此等被抑之人，許詣登聞鼓院，陳訴，當議重寘於法。臣謹正等曰：昔蘇軾論君府胥吏，有曰：舉天下一路之事，未嘗無以行之，又謂招徭繁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皆然，蓋吏強於官久，矣外新郡守內面省部，往往而是，然外之監司守令，一或得人，猶足以行其政，並若省部之吏，風成弊積，蓋有以爲欺慢，而其知能何者，其弊始於法令之繁多，而成於居官者之苟且，夫以不素解醫藥之官，取長子孫之吏，文法之日益，吏又得以衒鬻出入，其勢固易於爲欺，而爲之官者，復狃於習俗，樂於因循，以寬縱爲識體，以振風爲生事，偷安謗月，受成吏手，翻貨撓法，將何憚而不爲，是毋惑乎吏之強奸詐也。惟寬恤事，有及於吏胥之弊，告戒勸勉，曲盡情僞，且謂不寘於法，彼宰不知所懼，然則欲革吏姦，當自內始，是以表出之。

是月，命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詔下，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於是棄德順軍，倉卒引退，金乘其後，正兵三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無幾，上尋悔之。

是冬，上召陳俊卿及張浚子栻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進舟山東，以遙爲吳璘之援，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爲浮言搖動，時金以十萬屯河南，聲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金不敢動，第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金詐，不當爲動，卒以無事，栻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損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上大異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劉時舉撰

四庫全書提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宋劉時舉撰。時舉里貫無考。其銜稱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載史嵩之父喪去位。詔以右丞相起復。時舉爲慶學生。有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疏力爭一事。其始末之詳也。是書所記。始高宗建炎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當成於理宗之世。而書末附論一條。稱理宗撐拄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云云。其言乃出於宋亡以後。似非時舉原文。案舊本目錄後有書坊題識一則。稱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云云。則書中所附議論。又元時刊書者所增入。非其舊矣。其中紀載雖以簡約爲主。或首尾未具。於事蹟間有脫遺。然如論張浚不附和議。而不諱其黨汪黃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辨李綱之被謗遠謫。而不諱其庇翁彥國。陷宋齊愈之失。褒貶頗協至公。無講學家門戶之見。卷端有朱彝尊題詞。稱其過於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殆不誣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劉時舉

卷一
高宗
建炎元年　建炎二年
卷二
高宗
建炎三年　建炎四年
卷三
高宗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紹興四年
卷四
高宗
紹興五年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卷五
高宗
紹興九年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紹興十二年　紹興十三年　紹興十四年
卷六
高宗
紹興十五年　紹興十六年　紹興十七年　紹興十八年　紹興十九年　紹興二十年
紹興廿一年　紹興廿二年　紹興廿三年　紹興廿四年　紹興廿五年　紹興廿六年
紹興廿七年　紹興廿八年　紹興廿九年　紹興三十年
卷七
高宗
紹興三十一年　紹興三十二年
卷八
孝宗
隆興元年　隆興二年　乾道元年　乾道二年　乾道三年　乾道四年
卷九
孝宗
乾道五年　乾道六年　乾道七年　乾道八年　乾道九年　淳熙元年　淳熙二年
淳熙三年　淳熙四年　淳熙五年　淳熙六年　淳熙七年
卷十
孝宗
淳熙八年　淳熙九年　淳熙十年　淳熙十一年　淳熙十二年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四年　淳熙十五年　淳熙十六年　淳熙十七年
卷十一
光宗
紹熙元年　紹熙二年　紹熙三年　紹熙四年　紹熙五年
卷十二
寧宗
慶元元年　慶元二年　慶元三年　慶元四年　慶元五年　慶元六年　嘉泰元年
卷十三
寧宗
嘉泰二年　嘉泰三年　嘉泰四年　開禧元年　開禧二年　開禧三年
卷十四
寧宗
嘉定元年　嘉定二年　嘉定三年　嘉定四年　嘉定五年　嘉定六年　嘉定七年
卷十五
寧宗
嘉定八年　嘉定九年
卷十五
寧宗
嘉定十年　嘉定十一年　嘉定十二年　嘉定十三年　嘉定十四年　嘉定十五年
嘉定十六年　嘉定十七年

是編繫年有考據，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宋朝中興，自高宗至於寧宗，四朝政治之得失，國勢之安危，一開卷間，瞭然在目矣。幸鑒。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

宋　劉時舉撰

宋高宗一

丁未，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其詔略曰：惟孝悌可以勸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畏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來讜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佞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宗族，朕將謹親親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餘正，尚慮羣臣狃於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蒙諫懷慝，有言不靈。凡此之屬，必加無赦。

（中興大事記）回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之間耳。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實然之政，真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矣。而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尤足以懲崇觀之積弊而去靖康之亂根也。

又詔減厚斂，除弊政，赦盜賊，治贓吏，錄忠義，昭智勇。

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黃潛善爲中書侍郎，以右僕射召李綱赴闕。汪黃自謂有擁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綱，二人由此與綱忤。綱行至太平州，疏曰：恭儉優於天下，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

之。惟其莫、故用心剛。足以決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撓。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惑。

〔中興大事記〕嗚呼。天之愛人甚矣。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殃咎焉。然是氣之屈於此也。則必有以伸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斯世。則必爲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擬宣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者與。當上即位之初。誤國之臣不可用。僞命之臣不可用。張趙之德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按元本志下有生字）於恢復可見矣。觀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誠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叶濟之功。則高宗屬意於公久矣。遣爲汪黃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恢復耶。

尊元祐皇后孟氏爲太后。

元祐皇后初無失德。哲宗廢於熙寧之時。徽宗復於元符之際。後宮臣以元符元祐並后非古制。又復廢居瑤華宮。至是乃正尊位。〔中興大事記〕曰。前世嘗擬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曾向孟之賢（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繼宗修身齊家之效也。

遣上孝慈淵聖皇帝尊號。遣尊母韋氏爲宣和皇后。　立邢氏爲后。　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潘（按元本作潘）告天下。於是追貶蔡確蔡卞邢恕。

〔中興大事記〕曰。當靖康元年二月敵（按元本作虜）退之後。士大夫爭法新舊。辨蘇邪正。識者已譏其治不急之務。今高宗即位。首詔改宣仁謗史。不幾復蹈前轍耶。曰不然。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爲盛。母后之賢。宣仁爲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盡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燎原滔天。可畏哉。

龍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沮。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安置南雄。又論主和誤國罪。李邦彥及吳敏、蔡懋、李棁、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按元本取下有于字）嶺南。望之、鄴皆使金（按元本作虜）請割地者。

〔中興大事記〕金人（按元本作金虜）自攻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爲餌。李邦彥、吳敏、唐恪諸人。皆墮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邀功（按元本功字闕）及戎狄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和之可成。故政和之開釁者。即宣和求和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即靖康賣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誤國。尤甚於夷狄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既以和誤淵聖。猶以和沮高宗援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劍之。此高宗之

初心。未爲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置御營司。以黃潛善、汪伯彥敘使副。

〔中興大事記〕曰。國朝兵權隸於三衙。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今不復三衙。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預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爲兩府。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尹所以象樞密使。而能御營使。宜也。

置真州茶鹽司。　張叔夜從淵聖北遷。道中惟時飲湯。餓不食其粟。至白溝河。御者曰。界河矣。乃仰天大呼。明日扼吭死。何槩至金國。不食而死。孫傅後不知所終。

〔中興大事記〕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李若水。後有張叔夜。二人而已。敵再犯闕。勤王之師無一至者。獨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恨（按元本作德）矣。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一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蓋釋。而言忠義者亦首稱焉。若何槩孫傅。身爲大臣。乃引其君以降敵（按元本作處）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爲若水之死。已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乃死於廚廷。則其死不足言矣。論者猶以二子不屈於僞楚爲忠。夫屈於大而不屈於小。不屈於前。猶或有益。不屈於後。復何補哉。

金人陷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及其子致原死之。　張所言頭道京城者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又曰。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滅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潛善引去。上留之。乃竄張所於江州。　六月。李綱入見。　置口（按元本有檢字不闕）鼓院。　竄張邦昌於潭州。尋賜死。竄從張邦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綱、顏博文、孫覿、王紹、李回等有差。

〔中興大事記〕曰。朱文公論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公之十議。一一施行。而議僭叛、議受僞命二章獨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爲臣之罪。莫甚於僭叛。莫大於從僞。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者。上未遽行者。以祖宗不忍殺大臣也。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弃主事僞而無刑。彼蓋忠守節者何辜哉。然綱之議雖行。而綱之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朱勝非以金（按元本作虜）犯維揚。而欲立邦昌後。蓋勝非、邦昌友壻也。未一二年間。僞命之臣。亦驟然擢用而爲宰相。臺諫者矣。可勝嘆哉。

復公主號。　宗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賊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勝播（按元本作嘗賊）敕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所以新（按元本無所以二字新作斯）人耳

目北。是欲蹈東晉既過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之。　以宗澤知開封府。尋命留守東京。澤至京。時盜賊縱橫。澤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相安。黃潛善白上遣傅雱(按元本作傳)爲祈請使。未行。綱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爲通問使。未行。李綱爲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因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於粘罕。　置賞功司。　每縣添武尉一員。　李綱請沿河淮江帥府要郡。以備控扼。帥府帶安撫。要郡帶鈐轄。次要郡領兵馬都監。皆武臣爲之副。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爲十九路。自帥府外。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爲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與預。又別置淩波等水軍。　皇長子生。賜名旉。　李綱爲上言。登極赦。獨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乃大赦。　罷職田。　封叶蕃晌封後。　李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而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乃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制造而攻習之。　諫議宋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　上皇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爲都監王球所竊。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

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藍氏女死于盜。　秋七月。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羣盜。時羣盜蜂起。如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爲盜。光世斬李昱。淵殺杜用丁順等。皆赴河北招討司自効。盜稍衰。
皇叔士㒟復洺州。　省冗官。　詔修京城。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衞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
東京留守宗澤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沿大河鱗次爲壘。結兩河山水寨。斷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上表曰。今強敵尙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譌傳。已有東南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從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蒙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寇。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李綱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論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留中原。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　詔修鄧州城。朝臣皆以爲不可。中書舍人劉珏言。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

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殫。陳留諸郡新刳于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敵(按元本作虜)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攻守。東南久安。民力富盛。可以待敵。時伯彥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來附其議。
(中興大事記)曰。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爲上。況宗澤數月間。城築已堅固。樓櫓已修飾。壕塹已開浚。寨柵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失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謀。又在宗澤規模未定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鄧。以係中原之望。西鄰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財貨。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俟兩河就緒。即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黃待高宗以乳嫗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爲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寇亦往。上如揚州而敵(按元本作虜)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敵(按元本作虜)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即爲邊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屆矣。
以李綱黃潛善爲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副之。以劉光世爲左司都統制。
綱爲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黃潛善與汪伯彥乃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數日遂有並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子必去。小人必留。蓋至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
罷四道總管府。　宋齊愈抵死。初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所寫張邦昌三字(按元本無邦字三作二)至是鞫于

御史臺。獄具賜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耶。洪芻、陳冲、王及之死。綱尙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浚素與齊愈友。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忌李綱。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按元本作虜)使于別館。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論。浸漸望利。爲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金(按元本作虜)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敵人(按元本作賊虜)情款何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計謀何如是之薄也。臣愚。必不敢奉詔。　詔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澤襲衣金帶。　元祐太后發京師。將如揚州。　河朔之民。憤於賊虐。自結巡社。乃定河北忠義巡社法。　召譙定。伊川先生之高弟也。　張浚論李綱買馬之擾。招兵之暴。僭立賞格。召吏爲姦。乃落職奉祠。
(中興大事記)曰。初論水災於宣和之時。而爲宣和大臣所斥。建守城之策。陳邀擊之謀於靖康之時。而爲靖康大臣所擠。建炎之初。公爲首相。慨然以修政攘夷爲己任。而爲潛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三定大策。而三受重謗。然謗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變。用於靖

康，則國家必無顛覆之危，而後之用於建炎，則中原不至於淪沒也。以高宗即位之初，召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已略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勝書滿篋矣。公之去就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夷狄橫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必主李憲鄧之策，必從宗澤還京之疏，綱去則維揚有警，而翠華南幸矣。當時猶以靖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歸咎於綱，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哉。

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爲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外皆敵（按元本作虜）兵，乞權置司陝府，潛善頗沮，又以兵少，不如勿遣，龍之綱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　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黃潛善汪伯彥奏誅之，並坐狂直棄市。　詔如淮甸。　冬十月，上如揚州。　十一月，張浚論李綱括馬招兵勒納之非，且及於易詔令以庇翁彥國之罪，捐金帛以賚張所傅亮之費，竄鄂州。

〔中興大事記〕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敵（按元本作虜）俱生，而初年之見，反爲汪黃，而攻李綱不已，何哉。使其移攻李之鋒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善乎胡安國之疏曰：賞罰政事之柄，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臣與臺諫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言者獨攻綱爲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褫職，又再言而放於邊郡，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施於綱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眞而不核實，如昔防江復命招刺諸州勸納發招討司，未有以爲非者，在綱行之，則謂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獨以爲可，此不核實者一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年有成，而乃責綱以一時未聞報政，孫覿嘗草降表，貶薄二聖，死有餘責，得貶輕矣，乃以爲杜塞言路，此不核實者二也。綱既放於鄂州，渚澧陽之後，若如言者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丁進縱橫淮甸，所在如織，此不核實者三也。敵（按元本作虜）陷京城，邀請二帝，乃何棄擯，郭京用事，綱方遠貶，不預戰守之謀，而固欲歸綱，而日回鑾之功，指以爲罪，此不核實者四也。綱本以建州禦敵守城之策，爲孝慈皇帝所知，擢與機政，而以爲欺君要功不實之罪，此不核實者五也。劫寨之事，人以爲姚平仲謀於輕輕，種師道、李綱之所不與也，而乃謂綱之用心，欲寘公於何地，此激怒爲不實之罪，此不核實者六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親而庇翁彥國之罪，以怨而抵宋齊愈之死，此又不待核實，而綱有餘責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

王倫使金（按元本作虜）與傅雱俱留金（按下金字元本作虜中）。　詔非經三省密院不行。　十二月，置講讀官。　上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坐右。　分路類省試，以待親策。　以楊時爲工部侍郎，時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講。　金分三道入寇，粘罕自太原中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河南，斡离不與其弟兀朮自燕山內渡河攻山東，婁室與其副撒离（按元本無萬字）喝自同州渡

河攻陝西，以燕山軍圍汴京，澤州備千里之地，無糧可因，又遣兵保護汴梁，以俟大軍北渡。金（按元本作虜）聞之，離河梁而遁。　婁室（按元本作室）至河中府，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由韓城犯長安，蒲津軍潰。　粘罕既犯河陽，復（按元本作還）犯汜水，引軍而東，命萬戶銀朮（按元本作朱）分軍犯京西，中原大震。　攻河南，留守孫昭遠戰不利，擁兵南去，爲叛兵所害，少尹既駿死之。　圍棣州，守臣姜剛之拒守，圍二十七日，不拔而去。又陷同州，守臣鄧膺赴井死。又陷長安，帥臣唐重及楊宗閔、桑掞、詢、曹謂、郭忠孝皆死之。先是，重度敵（按元本度敵作度虜）至，以書別其父堯臣曰：忠孝不兩立，義當死國，其父報之曰：汝能捐軀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陷灌州，守臣韓浩死之。又陷寶州，臨淄知縣陸有常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千乘縣市民率士軍射士保甲及濱州亂兵葛進等擊敗之，敵（按元本作虜）棄青濰而去。又陷穎昌府，守臣孫默死之。又陷秦州，引兵犯熙河，陷鳳翔府。又陷唐州，掠其城而去。又陷蔡州，汝陽縣令郭贊罵死之。又陷淮寧府，守臣向子褒死之。又陷均州。

金人攻掠陝西京東，陷同州、長安、秦州、鳳翔、唐、蔡、淮寧、均州八郡，不能攻者汴京、陝州，及棄青濰而去。

〔中興大事記〕曰：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寧以來，專小相師，滅理窮欲，六十年士大夫醞釀（按元本作爲）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敗衂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兩河之帥守主將，其爲賊陽、許遠、顏眞卿者，不可勝數，是雖人之乘彝，不容泯沒，亦祖宗所以涵養斯人之澤也。所可惜者，朝廷規模不立，措置乖方，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其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陟四鎮之說，不行乎前，李綱招撫經總之事，復沮於後，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金（按元本作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金（按元本作虜）殺之也，實朝廷殺之也。觀徐徽言奏使土豪復故地，使之世襲，而敵（按元本作虜）憚之，則胡舜陟李綱之計不行，豈不惜哉。

以劉珏爲吏部侍郎，衛膺敏中書舍人。　劉觀給事中。　是年八月，杭州軍亂，九月，建州軍亂，十一月，密州軍亂，十二月，吉州軍亂。

戊申，二年，春正月，上在揚州。　金人陷鄧州，安撫范致虛遁，劉汲出戰死之，括民間金帛如根括京城之法。又掠汝金房泗四州之民以歸。　詔張遇焚眞州，尋陷鎮江，王淵招降之。　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詔焚眞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內侍鄧咸章上疏言二人之罪，必誤國，上怒，詔咸章不守本職，輔言大臣，竄吉州。　詔丁進犯壽春府，守臣康允擊却之。　詔后族勿除從官。　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誤國十罪。　二月，金人犯東京，澤聞之曰：滑州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以銳卒五千授張撝，撝至滑州，與之（按元本之作遣）迎敵，又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敵（按元本敵作虜下但同）大戰，敵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即命宣知滑州，敵不敢犯其境。　金人遣兵自鄭州抵白沙，驛距京纔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奕，賓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

伍撤弔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間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按元本作按)塔　又遣部將李景良圍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趨滑鄭遇敵(按元本作寇)大戰而敗中立死之郭俊民降金(按元本作寇)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之俊民與金(按元本作寇)吏其姓人持書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爲忠義鬼今乃爲敵(按元本作寇)遊說何面目見人耶捽而斬之謂史姓(按元本姓作寇)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　澤三上表請上回鑾表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爲意早賜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夷狄寢謀臣若渠國一子三孫廿被顯戮　翁彥國爲經制使籍民輸建康修城磚數百萬其人踰度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磚江西提刑留侑勸民出私財助闕乃督責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民苦於二役知洪州胡直孺奏罷之　市易務乃照寧初置及是言者以爲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　復端明殿樞密直學士　募振華軍於河南北淮南以六萬人爲額　中山府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呼總管使括城中兵擊賊部將沙振以衆寡不敵乃害亨伯後謚忠節　三月以司馬光配饗哲宗　石濟縣李彥仙復陝州卽以彥仙知州事金人圍陝不克乃攻虢州陷之　金人犯澤潞吳玠敗之　夏四月罷遣社　金人復陷洺州士培奔大名府

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絕糧儲並爲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保、冀、磁、洺、濱、棣相保久而陷之馬廣聚鄉兵保盧源五馬山陰通信王榛以歸奉榛總制諸山寨先以奏付宗澤以聞遣馬廣入見以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加廣爲元帥府都總管潛善伯彥終以爲疑廣行復令聽諸帥臣節制廣知事變遂以其軍屯大名　五月詔擇日還京　正字馮澥獻書於潛善力言未可恐金人再來或不可當宗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累疏請上還京又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勦敵沒角牛楊進等衆百萬亦願渡河且請修龍德寶籙宮以備迎奉二帝不報　澤請上還京至是凡二十餘疏言甚切又澤開王彥聚兵太行山卽以彥制置兩河彥所部勇士萬數面刺八字號八字軍彥方治兵約日趨太原澤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潛善忌澤成功從中沮之因憂鬱成疾

(中興大事記)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蔣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讐雪宗廟之恥伸神人之憤借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蓋汪黃二人旣用事於中則宗澤安能措手於外二人旣主幸東南之議則宗澤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爲人子孫烏可置顧宗而不問爲人父母烏可弃遺黎而不恤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請解京城之圍而伯彥等則謂不可使敵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屢上而汪黃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

自外而觀汪黃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弃之如土梗天祚吾宋則將有主矣天所與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黃乳臭孺豎赤子之術所能爲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嘆而爲之致無窮之恨

科舉復以詩賦彙取　金帥自鳳翔之敗涇州之敗粘罕復(按元本作寇)掠西京取平陸渡河以歸雲中婁室(按元本作宮)遂自馬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以歸於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敵遂遁陷冀州權州事單某死之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累擊退金人一日敵已登城火其門敵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十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敵遂敗走城賴以存政死而城失守　賀師範戰于八公原死之敵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又陷德州都監趙叔皎死之又陷濟南府守臣劉豫降又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遁又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儘降金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爲辭敵遣騎召永入粘罕曰汝降者雖永曰不降者我敵欲用之永罵曰無知(按元本知字闕)犬豕恨不臠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敵幷其家害之謚勇節　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敵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敵知曲端與王庶不協併力攻鄜延庶在坊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等當延安來路庶御下太嚴用端爲都統常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銜其語端駐兵於邠州庶趣其進兵不動庶退龍坊敵遂乘虛陷延安　陷濮州守臣楊粹中及杜績死之又陷開德府守臣楊棣及楊彥年死之城中殺戮無遺　字文虛中爲所留使楊可輔副之劉海王貺爲通問使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所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金中　張愈蕘　許景衡蕘　復閣浙市舶官　增諸路役錢　六月建州葉偃殺妻子縱火突城而出陷福州其後趙哲招降之　秀州軍亂命張浚討平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爲黃潛善所沮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云後謚忠簡　召謝克家孫覿　以杜充爲東京留守盡反澤所爲兩淮豪傑皆不爲用

(中興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可使兵杜充用則兵皆爲盜矣充守東京則敵至維揚充守建康則敵至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淵代逖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功李綱罷而汪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天下事可知矣

翟進在西京與敵夾河而戰陝破之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廣、王彥等(按元本等字闕)旣還朝餘稍稍引去判官宗顯請歸持服楊進叛攻掠汝洛忽遣騎犯翟進營進墜馬爲所害　鎮御寶者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奉詔之寶　趙子砥歸自燕山得上皇御書以進且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昔契丹主和議女眞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於噬人若殺檻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剿虎矣已而賜對遂命知台州　御史馬伸勳黃潛善汪伯彥不謹詔令廣市私恩黨陟不公政令不一

壅塞言路，毀法自恣，妨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強很自專，務收軍情等罪，詔伸言事不實，責濠州鹽酒，促使上道，死於中路，天下冤之。　親試舉人，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　密州獻芝草，詔却之。

冬十月，河北榷制（按元刊本作制置）使王彥自東京赴行在，上召見，彥見潛善、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極憤激，大忤二人之意，降旨除閤門宣贊舍人，免對。　知沛縣李將言：昨來經制司酒糟稅契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倘復行之，爲利不細，乃復經制錢。　十一月，更四川茶法，初成都府路轉運趙開言請罷□（按元本有權茶二字不闕）乃令漕司買馬，朝廷擬開主管川陝茶馬，開至成都，徵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蜀戶市之，每斤所過征一錢，往征一錢，有半，從合同場以識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爲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逐者抵罪，至四年冬，買馬歲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　壬寅，郊祀昊天上帝，奉太祖配，就江都縣築壇行事。　十二月，金人陷襄陽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　以黃潛善爲左僕射，汪伯彥爲右僕射。

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爲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

（中興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爲汪黃所不悅，繼而綱與潛善同相，則必爲潛善所排，綱於此時，豈宜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爾夫人主所取（按元本無取字）職在論相，而小人因革，大臣用舍，有不與焉，詔百官言事，呂頤浩上備禦十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二

宋高宗二

己酉，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　詔羣臣陳備禦策。　金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賊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後謚莊節。又陷淮陽，執守臣李寬，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敵，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餘人趣揚州，以議事爲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世忠棄軍走鹽城，軍遂潰，泗州王綯率同列爲執政言，汪黃笑而不答，至夕，奏到，金復攻泗州，上大驚。　守將焚淮橋，遁，金人由昭信將渡淮，縣尉孫暉禦之，沉其數舟，敵以疑兵，廣暉自上流渡，城破，暉死之。　陷楚州，守臣朱琳降。

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瞿（按元本作俱）重威喜，將萬人遁。　又陷揚州，守臣黃頤遁去。　上自建炎元年冬十月如揚州，至今凡一十六箇月，上時得天長報，聞敵已至，乃躬甲冑，乘馬南巡，惟內侍及護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有聞者，猶以不足，提告之，堂吏呼曰，鄉行矣，乃戎服鞭馬南巡，軍民爭門而出者，不可勝數，大理卿黃鍔至江口，軍人以爲潛善黨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大常少卿亟取九廟神主，奉之出門，甲騎已塞道，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煙焰張天，而帑藏所儲，焚掠殆盡。　呂頤浩張浚追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以渡，至鎮江，上次鎮江，留劉光世以兵扼江陵。　上次平江，命朱勝非爲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張浚副之。　上過吳江縣，命

張浚以所部屯于吳江。

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爲行宮。　大赦，惟李綱不赦，蓋潛善欲罪綱以謝金也。　中丞張澂論黃潛善、汪伯彥數其大罪二十條，致陛下蒙塵於外，天下人切齒唾罵，乃除外郡，尋宮觀責降。　泗州富民獻緡錢五萬，却之。　詔罪己求言，詔曰：朕已放宮嬪，損服御，黜宰輔，召忠良，尚慮多方未知朕意，自今事有關於國體，發於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焉，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　金陷泰州，守臣竹班降，又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璆遁，又犯滄州，守臣劉錫遁，通判孔德基降。　時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滄而軍潰。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初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金，粘罕虜其子彥文，使爲書以招其父，可求遂降，可求與徽言親也，敵挾可求以招徽言于城下，徽言以大義責可求，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引兵擊之（按元本之作虜）斬其室（按元本作寇）學蓋之子，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總其世襲，時朝廷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敵急，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凡受圍三月，而徽言屢敗却之，及城中矢石盡，士困餓，不能與，監門石贊夜啓關納敵，遂陷，徽言即縱火自焚，其家人率親兵力戰，比曉，力屈，爲敵所執，敵知其忠義，欲生降之，徽言罵賊不絕聲而死，謚忠壯，其統領孫昂亦力戰不屈而死。　三月，以朱勝非爲右僕射。　簽書呂頤浩爲江東制置使。　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苗傅以淵素出其下，怏怏不平，劉正彥從淵求官，得威州刺史，正彥因招劇（按元本作剽）賊丁進等，久之除御營使，正彥意不滿，而淵徵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見王淵擅用，且乘有狄難，遂圖不軌。

劉光世除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　苗傅、劉正彥叛，揭榜於市，傳檄諸州，略曰：大臣當出閤寺，士卒多自私門，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爲民除害，應有大臣，罪狀顯著，並內侍官，並行誅戮，本爲生靈，別無所希，以兵殺王淵，勒兵向闕，梟淵首於闕下，乃分兵蒐捕中官，皆殺之，百官皆在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垣之門外，軍聲益懼，中軍統制吳湛被甲持刀（按元本作刃）排門入，引傅所遣使臣奏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正爲天下除害，諫議鄭瑴知杭州，康允之謂事急矣，請上御樓撫慰之，上變上御樓，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雖控弦露刃，見樓上黃蓋，猶呼萬歲，上凭欄呼傅正彥問曰：何故如此，傅厲聲曰：陛下信受中官，賞罰不公，如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因交結康履，却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只作靈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中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康履、曾澤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黜，康履、曾澤待重與降責，卿等可歸寨，傅曰：若不斬康履、曾澤，歸寨未得，上曰：待朝廷自行遣，卿等忠義，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統制，一行軍士，並特除放，各令解甲歸寨，傅曰：感聖恩，但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時浙西安撫機宜文字時希孟曰：願陛下遣康履等出付苗傅，上曰：朕左右誰使，葉宗諤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上曰：豈可因叛將勸（按元本作勒）兵向（按元本作伺）闕，便付中官殺之，適時傅兵不退，上命吳湛召履，履逃不出，再命衛士搜索，得於禁中清漏，擒至闕門，以付傅，樓下

腰斬之，擲其肉。上命傅等歸寨，傅等請宰相百官議事，欲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勝非等入奏。上欣然降詔，恭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聽詔，惟傅、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嘗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逵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諫議鄭瑴叱逵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徐謂宰相曰：朕當退避，但須稟命太后。乃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大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御樓，乃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喻之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興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釁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皇帝聖孝，別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誤他，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遵諭。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謂，太后且權與皇帝同聽政事。傅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曰：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彥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行。太后曰：今夷狄內侵，皇帝聰明神（按元本作仁）聖，尚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爲君，夷狄聞之，豈不愈加輕侮。正彥怒呼其衆曰：太后不肯從所謂，吾解衣就戮矣。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豈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貫難聽從爲皇太子幼，國家艱難時節，如何主張得社稷，待更與皇帝商量。傅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太后復肩輿登門，與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許，命宰相約束四事示傅等：一曰尊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軍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卽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無肆劫掠縱火殺人，如違此約，來卽降詔遜位。傅等皆曰：喏。遂下詔遜位皇太子，恭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宣詔畢，傅、正彥揮軍退。乃大赦天下，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杭州顯寧寺爲睿聖宮。太后臨朝，自是引傅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對，言機事，賊亦不疑矣。

王世修與勝非言，請移蹕建康，又趣遣使及改年號。勝非以奏太后，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他事。詔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改爲明受元年。勝非以世修往來傳道二兇之言，事定，許以從官除之。　以苗傅屬官張逵、馬柔吉、王世修並爲直龍圖閣，王鈞甫右文殿修撰，傅、正彥之謀也。　寘內侍藍珪、高邈、張去爲、張旦、曾擇、陳永錫於嶺外。　降詔改元。　上遷睿聖宮，百官朝謁于宮庭。召呂頤浩赴行在。　以張浚爲禮部尚書，命張浚（按元本作俊）以兵屬後，取便道之鳳翔。　除諫議大夫鄭瑴爲御史中丞。鄭瑴言：朝廷差除行遣，多出於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國家興衰未可知也。望賜戒勅廟堂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維持綱紀，無以私請干預朝政，庶幾與國同休，共享天下安樂之福也。時二兇嘗以殺人爲事，頗至都堂，鄭瑴嘗面折之，使宜止可行於所部士卒，入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預，頗其章示之，傅等雖怒，然由是少戢。　以苗傅爲武當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都統制，劉正彥武成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副統制。苗、劉以書抵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浚復書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必其子長而賢

因託以政，便利天下，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嗚呼，天佑我宋，所以保佑聖躬者，纖悉可致，出實則敵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懽欣而有所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書浚見詆以爲逆賊，所不能堪。朱勝非恐生變，卽奏貴浚散官郴州安置，乃聲辭以安二兇也。　苗傅、劉正彥到都堂，欲分兵入衞睿聖宮，尚書左丞張澂以爲不可，固止之。　呂頤浩上疏太后，私請睿聖皇帝亟復大位。　張浚不受尚書之命，俊亦不肯分兵與浚。御史中丞鄭瑴正言乞留呂頤浩知江陵，言不當分張俊兵，遂止。　馮轓白勝非曰：主上受淵聖詔爲兵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弟，同皇太后垂簾聽政，大元帥征伐于外，最爲得策。召百官赴睿聖宮議，請上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爲皇太姪監國。鄭瑴上疏，謂睿聖皇帝承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爲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於理猶順。今以主上之尊，遽降爲大元帥，則當去御袍而服紫綬，撤御幄而設耕幕，內外百官曰將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也。今日禍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無可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倂降今上爲皇太姪，是廿日內降二天子矣，自古未之有也。乞收還詔書，歸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稽之古爲有法，施之今爲得宜。詔上尊號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嗣君依舊皇帝。　呂頤浩、張浚、劉光世議舉兵討逆。呂頤浩自江寧次丹陽，光世自鎮江來會，世忠由海道至平江，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二兇懼勤王師，乃檄杭州集保伍，選器械，扃城門，塞河道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悉收其檄不行，又抑睿聖宮，奏請上親筆制以綏外師。上曰：人主親劄，所以取信天下，以其有御寶，今朕退外邸，不與國事，用何（按元本作何用）符璽（按元本下有以字）爲信。自古廢君杜門有愆，豈敢更與外事。傅等遜謝，上曰：統制有事但來商量，不拘（按元本作日）何時可來相見，勿請疑忌。傅等拜謝而出。　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湯東野、趙哲、周祀上疏乞復大位。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到東堂，諭以天步多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一皆聽從。　四月初一，僕射朱勝非等上疏太后陛下，乞上還大位。太后降詔，百官奏附，上留不允，及上見禁中，太后再降詔，羣臣因上表以請，上詔必欲太后同聽政事，乃復位。百官三請，上方出御殿，因詔上馬，百官扈請以入，上與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詔上后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爲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　二日，以傅爲淮西路制置使，劉正彥副之。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以傅、正彥爲檢校少保，傅請屬官張逵爲淮南路轉運判官，從之。　勤王兵至，傅將苗翊與韓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翊敗，傅、正彥遣兵救之，朝廷命諸將皆集兵皇城門外。　傅、正彥引兵開錢塘湧（按元本作錢）金門遁去，掠玉山等縣。韓世忠追之至浦城，獲劉正彥，崇安縣民獲苗傅，就世忠送行在，詔誅之。　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頤浩等入見，上慰勞之。　皇太后降詔撤簾，復建炎年號。平苗、劉功，詔加韓世忠、劉光世、張浚等官，李邴遷左丞，鄭瑴遷簽書，竄時希孟、張永、王元、左言、馬擴，斬王世修與湯于市。罷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以不能止二兇之亂也。　大赦，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卽崇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總從寬，條約總從寬。　命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侍郎

並改爲參知政事。朱勝非求去，以呂頤浩、張浚薦。上以頤浩爲右僕射。上如建康府，改江寧爲建康。上之次鎮江也，諭執政以張懋古之遺直，陳東忠誠而死，命守臣致祭，官其家。立皇子旉爲皇太子。至七月薨，謚元懿，年三歲。金人以我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子麟知濟南府，於是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中丞張守言曾紆首明大義，詔除直顯謨閣。御史言章誼昔叱時希孟，令人知逆順，詔擢誼爲郎官。五月，以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以滕康簽書院事。時建議欲幸武昌，康以爲不可，而有是除。上以張崧諂諛，豈可寘之從班，罷中書舍人。洪皓使金，充通問使。上遺粘罕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於藩臣。七月，杜時亮使金，且致書粘罕，略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總總(按元本作惶惶)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己。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改鑄虎符。翟興復西京，至永安軍，朝謁諸陵。置江州路安撫制置使。六月，霪雨。上以陰雨不止，下有陰謀成人怨所致，下詔求言。罷王安石配饗。罷賞功司。錄忠義後。下罪己詔。袁植罷司諫。以呂祉爲右正言。金人陷磁州，守將蘇珪降，又尋陷單州，又陷興仁府，又陷南京，執守臣唐佐，又陷沂州。上以韓世忠平苗、劉之功，加兩鎮節度(按元本空一格不與下節連)。王庭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擢侍御史，知筠州。中丞張守亦以論頤浩難專任，張浚不宜西去，遷禮部侍郎。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去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庶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斥(按元本作逐黜)之何惜。胡舜陟請自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除淮西制置使。鄭瑴薨，上大悼之。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詔諫院勿隸後省。誅范瓊。初，金寇京東，命瓊禦之。瓊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召入見，不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張浚奏瓊大逆。上以其事付浚，召瓊至都堂，曰：有勑，將軍可詣大理置對。遂以浚(按元本作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衆，頃刻而定。崔縱使金議和。張浚發行在，宣撫川陝。詔奉隆祐皇太后如南昌。以上官悟權京城留守。閏八月，詔議駐蹕地，遂決吳越之行，於是命諸將分守沿江、防淮之議遂格。以呂頤浩爲左僕射，杜充爲右僕射，尋命充兼江淮宣撫，守建康。

上以三年四月如建康，至是凡九月。

上發建康，如杭州，升杭州爲臨安府。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胡寅上疏，請絕罷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發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雖幾貪狄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親或有還期，不然則今雖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復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張邵使金。盜李成殺知泗州耿堅，上降詔撫諭，以成知州事。四年，又復叛，陷舒州。高麗遣使入貢，詔止之。金婁室陷永興軍，帥臣郭琰遁。以趙鼎爲殿中侍御史。冬十月，金圍蘄州，守臣程昌㝢敗之。上至臨安，詔如浙東。張浚以趙開爲隨軍轉運。金分兩道寇江，一自滁和

犯江東，陷滁州、壽春、廬州、濠州、和州、無爲軍，陷眞州；又一自蘄、黃犯江西，陷黃州，自黃州渡江。劉光世陷江州、洪州、臨江、吉州、撫州、袁州(按宋史劉光世引軍遁金人陷江洪諸州元本與此同疑誤)。金人犯采石渡，郭偉敗之，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以叛降之，通判楊邦乂獨不從，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遂見殺，罵聲不絕口。金人犯建昌軍，蔡延世敗之。十一月，增印四川錢引。隆祐皇太后如虔州。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爲御史中丞。盜桑仲據襄陽。四年六月，以桑仲知襄陽府。未幾，犯金州，帥臣王彥敗之。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盜戚方犯鎮江。四年，降。上自明州航海。呂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從歸者多矣。金人陷杭州、越州。張俊(按元本作浚)敗敵於明州。庚戌，四年春正月，上舟次台州章安鎮。兀朮再犯明州，張俊(按元本作浚)拒戰，慮其登兵，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遂破明州，屠其城。兀朮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敵遂退。陷陝州，李彥仙巷戰而死。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陷潭州，守臣向士(按元本作子)璋道、王暕、劉玠、趙聿之死之，軍民猶與巷戰，敵遂屠其城而去。陷荊南府及澧州。詔近臣條備禦策。金寇邠州。金撤離(按元本作撒离)喝及婁室等寇邠州，張浚遣曲端拒之，乃引去。二月，金人復陷東京，守臣上官悟遁。自是四京皆陷沒矣。上舟次台州松門寨，執奏駐蹕之所。上曰：會稽止可暫駐。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謀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上曰：然。盜鍾相起鼎州，尋討平之。兀朮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以還，陷秀州，守臣趙士鬻死之。至平江，宣撫使周望及守臣湯東野棄城遁，敵入城，縱火焚掠，死者甚衆。又陷常州，守臣周起遁。三月，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兀朮。葉份爲戶部尙書。張浚帥師入衛，至襄漢，聞敵退而還。命盧益等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大赦。夏四月，上次明州。韓世忠屯兵于鎮江之焦山寺，以邀敵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伏兵廟中，又伏兵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三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即兀朮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朮之壻僞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敵終不得濟，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辣在濰州，及遣孛堇大乙趨淮東，以爲兀朮聲援。時世忠與兀朮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之鍛鍊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渡。兀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但還二宮，復舊疆土，是可全也。兀朮欲自建康謀北歸，或教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世忠引舟出江，天霽無風，海舟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篷，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

鎮江。五月。金人自靜安渡宣化而去。兀朮屯六合。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絕。岳飛以所部邀擊。勝之。兀朮自六合歸屯於楚州。至九里橋。趙立又大敗之。兀朮既屯六合縣。欲自河引舟歸。而趙立在楚。薛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兀朮患之。捷旗來見兀朮。欲會兵攻楚州。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與金人戰。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遂奔仲威。棄揚州。奔興化。敵長驅陷承州。金人犯江西者自荊門北歸。牛皐邀擊於宋村。敗之。五月。以范宗尹爲右僕射。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復權侍郎。范宗尹乞將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爲鎮。置鎮撫使。詔三省密院同班奏事。輪修時政記。壬子夜。赤氣亘天。三省言浙江宜分三路。置安撫大使。於鄂州、江州、池州置司。六月。復命宰臣兼樞密。能御營司。三省具冒賞名色十八項。詔令後並不許收使。秋七月。復類（按元本作郭）呂府。趙哲復鄜州。呂頤浩爲建康大帥。八月。隆祐太后至自虔州。九月。鼎太后鄭氏崩。

嚴賊吏法。金犯揚州。斬賽敗之。以王林知承州。金人攻楚州。帥臣趙立走入臨朝廷告急。上命劉光世往援之。東海王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敵不得渡。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畏敵騎衆。不敢前。岳飛雖能爲援。而亦衆寡不敵。立先中砲死。而城陷。吳玠復永興軍。敵大懼。謂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浚合兵四十萬。約日與敵戰。上以敵萃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敵虛。時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收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秦鳳經略使孫渥、涇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錫爲統帥。吳玠與鳳翔提刑郭浩皆曾敵鋒方銳。當先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敵乃可乘。浚不從。諸軍行至富平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從。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敵。婁室曰。彼給我也。婁室擁兵驟至。與柴斌土、藉淖平行。進薄吾營。錫等與之戰。錡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敵遂乘勝而前。冬十月。浚至鄜州。召劉錫等議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軍先走。浚命擁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擒擊其口。斬於旗下。軍士爲之喪氣。浚遂以黃榜放諸軍歸。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浚以孫恂權環慶路經略使。或言劉子羽論恂令於關環慶諸將。恂納其言。斬統領官喬澤、張忠。統領官慕容洧。浚之權。遂以環州叛附于夏國。金陷秦州隨州。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移司興州。簿書糧重。悉皆焚棄。將士悉皆散逸。惟親兵千餘人自隨。遣劉子羽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按各引所部來會。句下元刊本文字與是本全異。補注如左。）各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子羽命吳玠棚和尚原守大散關。敵不敢犯。（按元本有乃字。此脫。）

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或謂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賊不渡我。距敵經遠。資糧乏。兵下蹙雍、秦。虜憊晉衆。虛張其後。此保蜀長策也。諸將乃服。秦鳳路經略孫渥敗本路吳保鳳州。統制官閻師古收熙河兵保秦。

富平之敗。退保巴蜀。雖可爲江淮之警。而觀陝路廢不可復。奏張浚經師失律。不能不任其咎。

十一月。裁定祀典。○秦檜從二帝北行。及逢旅入宋。以檜爲參謀軍事。以便議爲名。挈家泛小舟逃歸。金軍自言。遂使檜赴行在。檜云。

殺時人之監己者。弗肯□（原本破損）歸。然全家圖舟。檜使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檜之來也。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光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知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蓋遼、金相仇。且乞上致書於遼。以求好。上深韙。臣曰。檜朴忠可用。陝博之事。而不聽。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以檜爲禮部尚書。○十二月。定四川激賞酒庫。○金人廣河、陝、鳳翔、大名府。復置東平。以張孝純爲尚書左丞相。李孝廉、張東樞爲左右丞。弟孝忠、爲北京留守。子孝、知濟南府。○廢白以生業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路強壯爲盜。從子弟。黨羽者數千人。孝又立三衙官。曰親衛。曰親從。曰親衛。以士大夫之子爲之。一年。升一轉。滿六歲。則試以司馬。合格人出官。○廢大宋宮戶。拘殺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三

宋高宗三

紹興元年。春正月。上在越州。升爲紹興府。大赦改元。復制科。李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中外患之。以張俊爲江淮招討使。討之。分荊湖爲東西路。錄趙哲後。封安定郡王。二月己卯。日中有黑子。詔近臣條陳時務。置秘書省。尋召范同等試館職。三月。詔募民耕閒田。張俊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俊追殺之。復江州。成遂遁。於是俊軍有鐵山之號。罷免行錢。金人已破福津縣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與參議劉子羽趣徑昌。敵陷階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渡。遂還。因棄成州去。而知岷州李惟德。亦以城來歸。於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張榮破敵於秦州水寨。以榮知秦州。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曲端爲王庶所譖。吳玠亦憾之。乃奔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並立。且方倚玠爲用。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於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遠亟。命獄吏縶之。繩之。糊其口。焚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

皆愧恨。五月。吳玠敗金人於和尚原。出府庫募民賑濟。收雁役錢。六月。上賜經筵官扇。橫(按元本作攢)皇太后孟氏於會稽。秋七月。罷鬻官田。侍御史沈與求言范宗尹罪狀二十。遂落職奉祠。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爲帥府。八月。以秦檜爲右僕射。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

九月癸亥。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錄元祐黨人。推恩范柔中等三十人。並與一子恩澤。以呂頤浩爲左僕射。頤浩復相。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鄂嶽皆爲剽掠。南雄英韶諸郡。皆被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若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疾速剿除。爲害不細。詔樞密院措置。命汪藻修日曆。冬十月。詔戒朋黨。以廖剛爲起居舍人。剛首乞經營建康。爲固守計。吳玠大敗金人于和尚原。立便錢法。范汝爲爲盜。命孟庾爲福建等路宣撫使。太尉韓世忠副之。大軍至。汝爲(按元本有五字)入據建州城。建盜犯南劍。守臣張嶲敗之。明年正月。世忠至福州。見李綱。綱謂曰。建城百姓多無辜。及下建州。民得全活。汝爲竄回源洞。自殺。僞齊寇盧州。守臣王亨敗之。斬首數千級。又寇秦隴。張浚遣王彥、關師古等戰却之。遂復秦州。張浚復洮州。李惟德以岷州來歸。薛安靖以海州來歸。十一月。詔侍從舉官。行營屯田民兵法。十二月。初除宗室爲從官。西外宗正司居福州。南外居泉州。彗星見。詔求言。復廣西茶鹽司。詔恤張孝純家。文階繫銜。復分左右。劉光世守鎮江。以金銀銅爲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則燕犒而遣之。未幾。歸至得數千衆。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

是歲。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立。

壬子。紹興二年。正月。上在紹興。乃詔侍制以上舉人才。不拘已往未代。各舉一人。上如臨安。乃詔橫行非軍功勿遷。二月。收御府散亡圖書。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詔除監司避本貫。上自巡幸以來。經筵久廢。至是復之。黃商以商虢二州叛降僞齊。金人陷鄧陽府。執楊可昇降之。葉夢得討劉豫。復光州。三月。罷發運司。虔盜李敦仁三歲陷四州十縣。至是平。盜曹成陷道州賀州。岳飛擊敗之。降韓世忠。盜崔進陷漢陽軍。殺守臣。以其衆附孔彥舟。盜趙進犯江州。李綱討降之。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擊敗之。虔盜謝達犯惠州。守臣范漴退保子城。城外居民縱兵徒焚掠。獨蘇軾白鶴故居。獲之而去。封李陽煥爲交趾郡王。金人犯隴州。吳玠遣楊政敗之于方山原。楊偉叛。殺翟興降僞齊。親試舉人。賜張九成等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川陝類試揚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夏四月。詔戒朋黨。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太平州軍亂。王進討平之。上論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以呂頤浩都督江淮荊湖諸軍。開府鎮江。時張俊軍三萬。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𤫉軍一萬三千。劉光世軍四萬。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關師古。皆不下萬人。御前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

亦二萬。合兵十六七萬。且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頤浩尋以常州部將趙延壽叛。劉光世討平之。於是頤浩稱疾不進。尋命傳崧卿主管督府事。召頤浩還。閏月。輔臣言內外差遣。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五月。臨安府火。上嘗謂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置修政局。以秦檜提舉。翟汝文同提舉。是秋。因彗見。以言者謂修政所請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罷之。詔內外官陳治道。上欲復余深官。給事中程瑀言深實蔡京腹心。深官可復。則京倘未死。官亦可復也。乃詔寢前命。用建隆故事。行在榷務官內通直郎以上。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六月。頒戒石銘。蘄黃鎮撫孔彥舟叛降僞齊。詔川陝合赴省試人於宣撫司類試。復鬻官田。參政翟汝文罷。秋七月。胡安國入對。遂進言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士必先遴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革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眞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願人主志向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乞以數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遷安國給事中。仍命纂修春秋。起居郎王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曰。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喫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相。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懼之。乃出居正知婺州。詔呂頤浩赴都堂治事。修玉牒。以孟庾權同都督諸軍。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撤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詔自今守臣除代。並引對。八月。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荊鄂。下至常潤。十郡之間。要緊處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當擇官兵。修器械。置烽燧。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詔以付松江守帥。無爲軍守臣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護淮必內以大江爲之控扼。外以淮甸爲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濠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詔彥恢就本軍措置。詔沿海制置司於浙西以仇悆領之。呂頤浩言。敵舟自海道來有二。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海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相及。乞仇悆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上從之。胡安國罷。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上章辭位。尋落職。初。檜獻上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上怒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於是給事中程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起居舍人張燾。皆坐檜黨罷去。彗出胃。上避之。九月。赦求直言。王倫自北歸。至是入見。上嘉其勞。倫言虜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命其子師琰添差福建路轉運判官。乃命潘致堯爲奉表通問使。高公繪副

之。以朱勝非爲右僕射。 罷六部監門。 初用御筆除官。 以劉光世爲江東西安撫使。置司建康。以王似爲川陝等安撫處置副使。復用文臣爲都承旨。張浚在關陝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敵。兼夜羈輯。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運使。開善理財。爲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先是。將軍曲端逐其帥王庶而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張中彥等降虜。曲端與知之。後下端獄論死。西北遺民。聞浚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秦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會有言張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而任劉子羽與玠趙開爲非。朝廷疑之。遣王似副浚。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上疏略曰。臣熟知王似平生。最詳鎮重寬厚。爲民不擾。似之所長。至於駕馭將帥。裁處機事不爲身謀。以圖事功。緩急之際。恐未可使。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似招徠未附之人。臣竊惟天下之患。獨在金敵。敵未退聽。雖將不已。何暇撫叛。又況似任環慶日。嘗爲制置使。行檄諸路。皆不奉從。如張中孚之徒。昔有深隙。今又安能懷之使來乎。二也。臣被命川陝。外而子羽吳玠之徒。蹈萬死一生之地。與敵爲讐。內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議。此雖皆以侍從高選。嘗立破敵之功。各望陛下天日照明。寵加任使。今事將就緒。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任。人情謂何。三也。臣去歲差似知興元府。兼節制吳玠王彥。彥與玠各有論列。遂復以劉子羽代之。今似爲副使。必不安職。四也。臣最罪微。獨荷陛下知遇。屢經大謗。悉荷保全。凡所委任。莫非親付。似未嘗得對天日之表。有此除擢。恐自此臣之過失。日聞於陛下之前矣。五也。貼黃又云。臣所陳事理。上干國家。臣非不知含糊苟且。自爲身謀。特慮劉子羽、張深、程唐、吳玠、王彥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才能庸常。終至敗事。臣雖萬死。無以塞責。軍事之利害。又有至切者。伏見蜀之士夫。及流寓侍從官以下。貽書至臣。及朝廷執事。皆以自守安靜爲言。彼非爲陛下國家計。乃自爲家謀。及一身計者也。曾不知將士所以捨僞從正。數至十五餘萬。彼於臣何有哉。特以上念祖宗恩德之厚。次感陛下養育之仁。各欲將力以求平定。今若按兵自固。能保其不離散而爲亂乎。此特其一耳。而況金爲不道。必欲傾搖我社稷。剪除我民人。而我乃委靡日困。終必爲金所滅。爲此說者。蓋不思之甚也。臣每與劉子羽、吳玠、王彥等。日夜治兵。儲糧食。備器械。其一蓋欲張大聲勢。使金知我必與爲敵。不敢萌意南行。其二亦欲激勵將士。講明戰陣。爲陛下興大利。除大害。奉迎聖駕。以寵中原。而或者區區獨爲身謀。遂起怨謗。相爲朋黨。求擠臣。雖在臣去就。利害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伏望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己。以惠天下。臣之此言。天日鬼神實所照知。伏望陛下留臣章疏于中。恐大臣不安其職。求爲進退。盡行鑿虛。

冬十月。罷饒州馬監。 罷九路都轉運□(按元本不空格。有江浙荊三字。)湖閩廣。置司湖州。尋罷。 遣官如溫州蕪變。 錄孔氏後。以孔端朝爲秘書省正字。 十一月。沈與求罷。 上諭輔臣曰。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敗昆陽。其下如唐肅宗。誠不足道。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可召侍從輪日條對。朕將參酌以必萬全。 楊幺據洞庭。命李綱會兵捕之。 以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橐、薛徽言宣諭諸路。上曰。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姦贓之吏。必須按

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著于條。朕將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 十二月。禁銷金。 李綱能職。李綱言。荊湖之地。自昔號爲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按元本作遊)荊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罷。 以盧法原爲宣撫處置副使。召張浚、劉子羽、馮康國還。以王似代。後遂罷便宜指揮。 詔諸路教習禁軍。 鎮撫使陳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爲農。因農爲兵。詔獎之。 復汝州(按元本此處空一格)。粘罕在雲中。使撒離(按元本作萬)喝寘五路叛兵與僞齊劉豫入寇。陷商州。 僞齊劉豫遷汴時。四月也。至之日。大風拔木。人人驚恐。豫曲赦以安之。 金盡殺契丹人。 是歲。高麗入貢。 癸丑。紹興三年。正月。上在臨安。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日見群臣。省政事。則謂之後殿。食罷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雙日講讀。則謂之講殿。 河南鎮撫使翟琮入西京。俘僞留守孟(按元本作蓋)邦雄以歸。 罷總領糧官。 詔恤刑。 命祭諸陵。 二月。置邕州買馬司。 金撒離喝(按元本作萬曷)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鎮撫使王彥以三千人迎敵。敗走。彥退保石泉縣。金人遂入金州。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失守。即率兵守饒風嶺。且報陝西統制吳玠。玠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之。撒離喝不能前。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緣崖而上。犯祖溪關。繞出饒嶺後。玠遂遁仙人關。遂陷興元府。子羽退保三泉縣。從兵纔三百。玠引兵趨三泉縣。與子羽會。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聲復振。乃因潭毒山築壘守之。敵至金商無所得。殺馬而食。且盡。遂殺兩河簽軍而食之。且遣人齎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其一間。執遺汝來。曰國相。國相謂劉詧也。子羽與玠謀。遣兵邀于武林關。而金人乘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 詔守臣到任。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 知藤州侯彭老獻賣鹽羨錢十萬。上批其奏曰。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特降一官罷之。 三月。寬贓吏法。東流令王鯆坐贓罪。本抵死。降從編寘。 以韓世忠爲淮東宣撫使。泗州置司。未幾。朝廷遣韓肖胄使金。乃詔解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留屯江北。世忠亦請移屯鎮江。 復兩淮監司。命韓世清提舉淮西茶鹽。 夏四月。朱勝非以母喪去位。 陳規召還入對。乞罷鎮撫使。上納之。以規知池州。 以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池州置司。時光世與世忠不協。世忠已至鎮江。而姦入池州城。潛燒倉廩。光世擒而鞠之。皆言世忠所遣。於是世忠與光世交訴于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恂賈復事戒之。 僞齊陷隨州。統制官謝皋死之。 王彥復金州。又敗敵于洵陽。 湖寇楊幺衆益盛。僭號大聖天王。紀年肆教。立鍾相少子儀爲太子。幺已下。臣事之。分兵寇公安石首等縣。命折彥質會兵捕之。彥質請師命王璞爲荊南制置使。 錄文彥博後。 五月。作睦親宅。 增小吏俸。 以韓肖胄充奉表通問使。胡松年副之。 增月椿錢。 立武科。 令國子監養士。 知秦州吳璘以茶綵招致小番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復通。 秋七月。置博學宏詞科。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爲題。 大旱。詔宰臣言闕政。尚書洪擬奏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行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臥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

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搖貨、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運營列肆，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上嘉納之。　錄勳臣後。　朱勝非起復右僕射。　庚辰，雨。　八月，上以雨暘弗時，蘇湖地震，詔中外極言無隱。　設史館。　命監司條上五事，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　九月，泉州大水。詔除民稅之四。　呂頤浩能，增賦緡錢數。　吳勝敗僞齊兵于黃堆寨。　以呂祉知建康府。　記註官復許直前奏事。　以趙鼎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詔非機速事，仍命給舍審讀。　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至是如儀。江東淮南路劉光世領之，鎮江建康淮東路韓世忠領之，荆南岳鄂潭鼎澧（按元本作澧）黃州漢陽軍（按此處當有人名宋史作王燮元刊本亦脫）領之，江西路舒蘄州岳饒領之，利州路吳玠領之，明州婺沿海制置郭仲荀領之。　冬十月，詔曰：弈競之風不息，朋比之勢漸成，可令臺諫察其微而勁之。　僞齊陷鄧、隨等州。　罷諸路類試。　十一月，廣西走馬承受僉假爲諸身所勳而罷，自是遂不復除。　禁邊兵侵齊。　修運河。　復司農丞。　御史常同援舊格，請皇城司隸臺察。上曰：改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祖宗法不可易。詔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改。　元祐處舉十科，以舉人材，歲令侍從以上各舉三人（按此節文字疑有脫誤宋史爲復元祐十科舉士法）。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請還僞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上因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畸同曰：宋用二十萬兵而長人者也。　復將作軍器監官。　金人陷和尚原。　宣撫司分川陝之地，責守于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制置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蜀，以鎮撫王彥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以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洗帳至階成，命統制官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甲寅，紹興四年，正月，上在臨安。　韋誼充奉表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韓肖胄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溫州。　金狼仙人關，吳玠擊走之。　關師古深入賊境，忽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散，內慚憤，遂隻身降賊。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叛，亟撫定之。玠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純，然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有階成，而尋復秦鳳、鄧州。　二月，張浚入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監州鹽稅吳伸（按元本作仲）上疏，謂浚無罪，大略云：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使浚罪去，誰可繼其忠乎？疏入不報。　臺臣辛炳率同列勸浚，遂落職奉祠。復交論浚賊臣不臣之罪，大於是。詔浚福州居住。　王似升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副之。　夏四月，又以吳玠爲副使。　唐煇、胡交修、常同交章論子羽，謂張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安置袁州。是冬，有吳玠復辭兩鎮之節，以贖子羽之罪降詔獎諭之（按元本無之字）。　徙臨安府牧馬監。　五月，詔罷復隨、鄧、襄陽等州。　罷武尉。　言者論以中書細務歸六曹，至是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　六月，復川陝類試。　詔御前軍並隸樞密院。　秋七月，建昌兵亂，制置司遣兵討平之。　韋誼使還，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世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　復勳官十二級。　八月，范冲入對，上云：以史事召對，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何以得本末。　以趙鼎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

諸軍。鼎將行，上疏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斷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于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訴冤，及其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于聰明之下矣。伏望容臣愚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魏良臣爲奉表通問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屬兵恢復，上謂大臣：世忠爲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十二月，魏良臣使還，浚問以金事，良臣謂敵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衛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仍約良臣再使。侍御史魏矼言：當能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遂不復遣。　福建提刑呂聰問上疏，乞追削王安石王愔、置襄陽府路，鄧、隨、唐、鄧、信陽鄂焉。　九月，辛酉，大禮明堂。　侍御史魏矼言：三省樞密院除實係機密邊事外，用錄黃而直降旨揮者，亦有盡黃而不下六部者。紀綱廢弛，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除實係機密邊事外，常切遵守舊典從之。　朱勝非請解官持餘服，從之。　以趙鼎爲右僕射。　僞齊遣人詣金主晟，乞師南征，以高里嗢撻辣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以應豫。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俱，人寇，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諜報至，舉朝震恐。　冬十月，詔親征，上如平江，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以韓世忠進屯揚州。世忠敗金人于大儀鎮（按元本有鎮字）擒其將撻也。世忠又遣兵往天長縣，遇敵于鴉口，擒女真四十餘人，又解元成閔敗之于承州，一日凡十三戰，時敵進據壽春、安豐，仇悆與孫暉敗之，翌日，遂復安豐。　十一月，下詔罪狀劉豫。　蜀兵敗金人于臘家城。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并力觀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以牽制敵兵之在淮東者，從之。命張浚視師江上。浚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　王德敗金于滁州。　仇悆求援於岳飛，飛遣牛皐、徐慶赴援，敗金于廬州，又淮西宣撫司選鋒將王師晟復南壽春府。　補歇助者官。　十一月，月犯昴，太史奏以爲刑滅之象。　求直言。敵退，撻辣在泗州，而兀朮屯于竹墩（按元本作蠡）鎮，以書幣遺世忠，約戰。世忠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臣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旨揮也。敵師爲世忠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聞上親征，金主晟病篤，夜引軍還，劉麟及其弟猊等奏輟重遁去。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四

宋高宗四

乙卯、紹興五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上在平江、詔宰執條上攻守策。李綱言、陛下勿謂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僭僞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腥羶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倘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期中興之功、可指日而俟。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藩籬。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淮東路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路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義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于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京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于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爲上襄陽攻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

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爲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治自彊之計、使稻溝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　上謂宰執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事無不舉。然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趙鼎曰、敢不舉詔。　金人自六合北歸、張俊遣王進追之、敵衆潰墮淮河而死。又崔德明敗之於盱眙。　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爲淮東西江東宣撫使、而劉光世遣鄂瑰復光州、以能教官試。　二月、王居正爲兵部侍郎。　岳飛入見、以淮西功、加鎮寧崇信節度。

上如臨安、詔臨安守臣仍舊帶浙西安撫。　以趙鼎、張浚爲左右僕射。浚辭都督諸路軍馬。　以岳飛爲荆湖襄陽路制置使、討楊么。　吳璘復秦州。　命張浚視師江上、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論上旨、使舉軍屯楚州、以撼山東、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踊躍。　命近臣編類奏疏。　僞齊犯信陽軍、守臣許權男死之。岳飛至、賊退。命李迪知軍就戍之。　修紹興會計錄。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出納皆具焉。　以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兼樞密院事。　撒四喝與僞齊慕容淸欲犯秦川、吳玠遣諸校分道伺賊。牛皓與金戰于瓦吳谷死之。　罷福建鑄錢。　閏二月、置總制司、措置財用、命孟庾領之。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上開講筵、以朱震、范仲與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府懌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交修讀三朝寶訓。上尋以御書無逸爲圖置講殿、更(按元本作又)御書尙書賜趙鼎曰、尙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意、政欲共由此道以成功耳。上又書車攻詩賜輔臣曰、常與卿等□(按元本作日、李不闕)日勉勵、以修政事、攘夷狄。　趙鼎請三衙見管人數、依□□(按元本作數例、李不闕)立爲轉員之法。時殿前司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有(按元本作六)百餘人而已。　韓世忠移屯楚州、上以手札勞之。　李綱上建炎時政記。　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　總制司請應鑛場坑冶、令權貨務依茶鹽印造文引、許客人算請。　夏四月、汰諸路監司七人。　詔鄉村五保爲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　楊時卒、謚文靖。　時趙鼎、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于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　是月、太上皇崩于五國城。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副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衰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太廟成。遣太常少卿迎神主于溫州。五月初、上謁太廟。　詔都督行府措置屯田。　何蘇使金、胡寅上疏言、女眞者、蠻勦陵寢、戕伐宗廟、刼質二帝、塗炭黎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眞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于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眞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刼質、知中國所畏在川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我所恨、置吾所畏、而中國坐受其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共(按元本作其)謂自是故闕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廟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覩何蘇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由賜褒

諭以來兼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駸駸北向以爲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恭竊恩詔以爲今日美談而已　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鞫于宮中以慰藝祖在天之靈得子僑之子伯琮育于宮中賜名瑗時年五歲遣徽賢等堂於行宮欲令就學　命監司分撥囚以盛暑故也　六月行紹元曆　併省鑄錢司　皐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　湖寇楊么據洞庭遂爲劇寇官軍陸擊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淩謂上流不先去么爲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淩至湖南會岳飛兵至賊將楊欽以三千人降飛乘勝急攻其水寨么窘蹙赴水死遂平　淩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

召和婿處士尹焞　秋七月薦婺太廟　以王次知荊南府　令宰執薦擇守令　八月試博學宏詞科

錄趙普後追貶章惇、蔡卞　僞齊陷光州　親試舉人初定黃中爲首選用仁宗故事不以貴胄先天下擢汪洋爲第一　川陝類試第一人依殿試第三名推恩　九月趙鼎上神宗寶錄　淮西宣撫遣將奉旺復光州　冬十月張浚入見　以席益爲四川制置使李綱爲江西制置大使（按元本有以字）岳飛爲河北京西招討使　僞齊犯漣水韓世忠敗之　給享太廟　十一月令州縣遣戶帖出買民田自行開具地宅田畝間架之數立爲定價凡六等期一季足其錢令督府樁管　錄顏真卿後　上出宮人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　以任申爲中書舍人　胡寅論不當遣使而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說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大略謂戾戎而後不遣使金兵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鈞引敵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詔罪狀劉豫名其爲賊今豫豈肯賓吾使人逮之於金哉所謂無益皆此類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醫救之昏者況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關惟懼我知之今以彼爲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使不絕則彼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宜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倚倖以爲之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調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於何蘇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議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南小郡命知邵州

十二月改神武爲行營護軍　罷鎮撫使　呂祉請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己見即許依舊例請對從之　劉子羽熊彥詩、川陝撫諭使　是歲金主吳乞買死阿骨打孫亶立　是冬蒙國叛金　蒙國在女眞之北在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

丙辰紹興六年正月上在臨安　詔寬恤命賑濟　張浚復出視師命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秀州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爲進屯襄陽以窺中原于是國威大振　二月置變子務尋罷之　襄陽府路改京西南路　韓世忠敗金人於宿遷縣擒其將牙

合孛堇（按元刊本合孛堇十三字又是本二月以後僞有二事即接于月其中明有說稅茲據元刊本補注如左）

僞齊兵于淮陽○三月敗官軍於蘄縣○以韓世忠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岳飛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張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故進用之○李綱入對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蠶國形勢與和戰用篇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夏四月嚴考校監司守令法○僞齊留廣州判官廣舉臣推官張從之死之○賜功臣號○謚宗室名○復翰林侍讀學士○劉光世破僞齊劉豫於蘄縣○五月振湖南饑○赦免丁錢○金星犯參占法邊有邊兵以戒守邊者○六月以王庶知荊南府○地震詔舉己求言○蠲國用法○秋七月點內侍馮益○劉光世復淮西帥府○張浚與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爲中興根本請遣駕幸建康撫三軍而關恢復上從之○九月上如平江○僞齊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事粘罕而已蕭裕始至是請兵於金宗弼沮之豫自行而遣兀朮提兵旋陽以觀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爲雖守與浚駐潤州亦請益兵浚恰恰惶懼張浚以書戒後及光世曰賊狡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無退保進鼎等請上親將行浚大喜欲退師還江南爲保江之計浚與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亂江之險與虜共淮南之也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據就區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益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軍遂有警復何所制關朝廷勿事制于中使請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曰非所顧高遠慮何以錄此浚乘紹興間爲光世已會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說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師

斬以狗仍督光世復還廬州　冬十月劉光世遣王德、酈瓊敗賊將崔皐于霍邱敗賊將賈澤于正陽敗賊將王遇于南羊市　劉猊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數十萬已次於淮寧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按元本作浚）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楊沂中爲俊（按元本作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蘄州與俊合敗猊前鋒于越家坊猊無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至蘄塘與猊戰賊衆大敗橫屍滿野麟出猊敗亦望風而潰光世乘勝追襲奪捷孔彥舟圍光州開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四川增印鹽引　雄死節

輔請禁伊川學

丁巳紹興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　復樞密使副　何蘇使還言道君及寧德皇后上僊上號慟終日不食　以秦檜爲樞密副使　王倫率迎梓宮使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詔舉制科　上徽宗廟號

以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少事張俊甚謹與俊討李成俊賴飛成功及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皆不平及飛破楊么而俊益忌之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　三月上如建康飛因屢覲以行入見疏論恢復秦檜時爲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　召胡安國　劉光世以晉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王德統其軍德與酈瓊等夷不相下大譟詣督府護德浚召德還爲督府都統制　夏岳飛奉詔詣督府議事張浚曰淮西之兵復以王德爲都統仍命呂祉以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故等夷不相下呂尚書雖通才不習軍旅不足以服其衆浚曰張宜撫如何曰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且酈瓊之素所不相服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親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以正對豈以得軍爲念耶鵬以母喪奪情既與浚并即自上章乞解兵柄以終喪步歸廬山廬於墓側以張浚權管軍事浚怒乃命參議官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上詔飛還軍凡數四飛力辭詔屬吏遣其廬起之乃入見　以

淮西之軍新易大帥，乃命張浚視師淮西，命呂祉撫諭淮西諸軍，祉簡倨自處，不通將士之情，鄉瑣叛，遂祉北行，將渡河，祉乃下馬立叢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如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瑣令人縛祉上馬，又翻身落地，大罵曰：我不比你幾箇負國賊，我不去，又謂其下曰：你軍中豈無一箇英雄，劉豫逆臣，不要隨鄭瑣去，從逆不是好事，衆皆環立不行，瑣恐衆心動搖生變，乃遣人殺祉，以其衆降豫。八月，以張浚爲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楊沂中制置使，劉琦副之，置司廬州。以朱松爲校書郎。九月，張浚寬永州，以趙鼎爲左僕射。大饗明堂。多十月，開講筵。上曰：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人，如能一相，則於所薦不問才否，一時俱黜，非所以情人才，厚風俗也。復四川茶馬司。閏月，以尹焞爲祕書郎。詔舉遺司郡守。言者謂江西大旱，李綱修城，民不以爲便，遂罷職。十一月，張俊入見。十二月，詔韓世忠移屯鎮江，朱松上疏曰：淮淝東南之屏蔽，而無故撤之，非計之得也。王倫還，言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上大喜，副使朱弁因以裘附倫歸。金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年而亡。

交趾李陽煥死，子天祚嗣。秦母謹和尚，嘯聚于三水鎮，有船四十，居三水鎮，焚海安等鹽場，劉頒時爲廣州參議官，帥所部兵捕之，遂殺秦母謹和尚，捕逐餘黨，海道遂清，以頒知郴州。

戊午，紹興八年，春正月，上在建康，將還臨安，參政張守劃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衛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勞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以爲不可，守求去，出知婺州。秦檜議以王倫使金請和，左正言辛次膺力言國恥未雪，義難講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以次膺爲湖南提刑，六月，王倫偕金使來，論金主許和，七月，命再使，詔曰：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汛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己就和，在庭侍從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編修官胡銓上疏，以爲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之靈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異時對狼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之童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按元本作犬豕二字）曾無羞稚之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卒之棲衍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以求活耶。書上，連貶竄。以胡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趙鼎言：中原有可圖之勢，乞召諸將進兵，上曰：今須與金議和，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和，無可還之理。婺州毫州來歸。二月，上如臨安，遂定都焉。胡安國致仕，謚文定。以王庶爲樞密副使。三月，秦檜爲右僕射，吏侍晏敦復退而有疑色，曰：豈人相矣。封李天祚爲交趾郡王。錄初瑗後。夏四月，命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嚴，庶卑壇上，自大將三衙以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次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時岳飛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稱其壯節。五月，給貧民養子錢。以張燾爲兵部侍郎。六月，復六路經制發運使，尋罷之。上以亮陰不臨軒，參以四川類試人，賜黃公度二百九十人及第。試博學宏辭科。朱震卒。錄司

馬光後。書出西方。八月，修徽宗實錄。以李光參知政事，光有人望，欲藉光名以鎮服衆。參政劉大中與趙鼎合議，以爲屈己和戎不可，檜怒，令蕭振言其罪，出知處州，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爲去就也。十月，趙鼎罷，出知紹興府。王庶論金不可和，檜恨庶，乃落職予祠。十一月，始開以議和事不便，忤檜，罷禮部侍郎。以勾龍如淵附會和議，除御史中丞。施廷臣力贊和議，除監察御史。金使張通古來議和，以詔諭江南爲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宮觀李綱上疏言：臣切見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反屢矣，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稱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敵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棄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路，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淮南荊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惏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蠲取賦稅，或腹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校書郎許忻因入對奏疏，略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罷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盜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劃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以屈己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韓肖胄使金，是歲，金伐蜀，爲所敗。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五

高宗五

己未，紹興九年，春正月，大赦。赦文略曰：乃上寄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壤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金自宜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申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結盜未論，借令彼國有故，上下紛雜，天屬蓋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環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而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精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逆，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爲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爲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爭之，且移書孫近，略曰：魯仲連不肯曾秦爲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況我至譬深隱，迺欲修好而幸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鑾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浚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以書抵李光論之。岳飛上表云：願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詐幣者道，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垂手燕雲，正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歸海，吳璘時兼知熙州，其幕客擬爲上（按元本無上字）表以賀，璘怒，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福，璘等明職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歸謝可也。王倫使金，充迎奉梓宮使，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 薛徽言卒。 名徽宗陵曰永固。 金人頒詔于河南，歸我陝西河南故地命（按元本作命）宗正士儻、張燾、藍錫陵寢及還。上問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爲之蹙然。 以王倫爲東京留守，郭仲敘副之，仍變割地界，兀朮自鄜州渡河，移行益于大名。 初，兀朮既過鄜州，密奏其主亶曰：河南之地，本捷辣宗磐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西京留守孟庾至京師，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倫至中山府，爲金人所拘，後送鄜州，是冬始見亶于御林，倫致上命，亶悉撫所答，令宣勸官問倫，遂知元帥捷辣罪否，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乃遣副使婁公佐先歸，議歲貢正朔晉表册命等事，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遣之河間，遂不復還。 川陝宣撫使吳玠改爲四川宣撫使。 方庭實、三京淮北宣論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見永昌而下，皆過驚犯，奉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爲上言之，大忤檜意，方庭實又奏言：三京并淮北新復州郡，共二十一處，在承平主客戶一百三十餘萬有奇。 尹焞上疏，力陳講和之非，忤檜，以待制奉祠而去。 以張浚知福州。 三月，以潦剛爲御史中丞。 婁敦復吏部尚書。 河南分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 夏四月，呂頤浩卒，謚曰忠穆。 六月，皇后邢氏崩。 吳玠卒，謚武安。 諫議曾統言：趙鼎受張邦昌僞命，鼎以奉國節知泉州，詔落節，秋七月，韓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陽所屯兵皆抽回，世忠欲乘虛襲之，上以金人方通好，不從。 九月，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爲蕃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离曷（按元本作曷）欲歸朝，生兵來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與二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於夏以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來，上慰勞，厚加賚，賜名顯忠，以旌之。 以胡世將爲川陝宣撫副使，其守成都，多有治績，世將既除，諸將皆賀。 鄭億年奉朝請。 冬十月，訪中原遺才。 以張燾知成都府。 十二月，李光與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御史何鑄劾之，光引疾求去，除知紹興府。 劉一止、周葵能，皆以言事忤秦檜也。 是冬，太行義士王忠植，復石州十一郡，事聞，上嘉之，拜觀察使，統制河東諸路軍馬。

庚申，紹興十年，莫將使金，充迎護使。 李綱卒，謚忠定。 二月，以劉錡爲東京副留守，錡帶騎司之軍以行，即王彥所刺八字軍也。 定科詔（按元本作科詔字之誤）年。 以廖剛爲工部尚書，罷史館。 以孟庾爲東京留守。 置教官。 三月，詔舉制科。 詔陝西諸路帥入覲，環慶帥趙彬（按元本作琳）已先到闕，至是永興帥張中孚、涇原帥張中彥、鄜延帥關師古並入覲。 夏四月，旌賢令宰。 五月，置敷文閣。 金撻辣既廢僞齊，乃議以河南地歸我，兀朮力不能爭，及撻辣誅，兀朮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故欲敗盟，乃分兵四道南侵，命聶黎孛（按元本作守）蓋出山東，撒离喝寇陝右，李成寇河南，兀朮與孔彥舟、鄜瑀、趙榮抵東京，孟庾叛

之陷興仁淮軍府及拱州陷南京以葛王裒知府事西京鹽楊亳州皆陷　撒离曷自河中渡河陷長安陝西州縣所至降金　岳飛遣李寶敗金于興仁　姚仲等敗金于鳳翔　六月馮檝龍　詔飛援順昌飛因手疏言儲武事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當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志　劉錡赴東京留守任行至順昌守臣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遂共議爲捍禦計分命諸統制官守諸門錡親於城上督工設職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至城外錡設伏擒其千戶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至葛王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真漢兒皆謂賊已詣東京告急于兀朮矣金圍城四日乃移寨于城東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賊之甚衆兀朮兵至錡會諸將誓以死報國衆求欲効命兀朮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下令來早府治會食所得玉帛子女聽其向者折箭爲誓平明敵併兵攻城凡十餘萬錡兵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敵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一千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曰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即用此軍又名長勝軍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等元是左護軍本無鬭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時方暑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錡以兵數百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突入敵陣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滿野兀朮移寨于城西掘壍以自衛欲爲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兀朮不能支乃遁事聞上嘉其功以錡爲武太軍節度　向子忞能子忞爲湖北提刑蓋吏望風解綬積年無告之冤成得伸雪　閏月張俊遣張憲傅選復宿州番殘遣將復潁昌府張憲復淮寧府又郝政復鄧州又張俊復亳州而張應韓清復西京又復汝州復永安軍　以陳規知廬州劉錡知順昌府錡方欲乘虛進兵而檜召錡還洪皓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賊震慴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指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張浚奏上天警悟敵懷反覆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淮上有警速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之時於福州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竄趙鼎初鼎能泉州歸紹興上書言時事秦檜忌鼎復用乃令中丞王次翁論鼎幸時有警規圖復用又言靖康時受張邦昌僞命又言都督荆襄乾沒官錢十七萬緡三上貶興化軍移漳州責授潮州　秋七月岳飛敗金人于郾城縣兀朮合諸會之兵以進飛命張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其陣初兀朮有勁軍鐵浮屠拐子馬者所至莫當是役以萬五千騎兼命步人以大刀入其師勿仰視第衍馬足馬斷則餘皆相蹈藉而斃官軍奮擊之僵屍（按元本作死）如山兀朮大慟曰初起兵皆以此取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　王俊敗金人于東洛谷金將僞瞎攻盤屋（按元本有縣字）俊逆戰却之　犯陝州守臣吳璘（按元本作玠）敗之　八月韓世忠敗金于淮陽之伽口又敗其舟師　金以宿州人納河中之軍盡屠其城　九月復陷西京先是李成數爲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於兀朮興度衆寡不敵乃棄城去　辛亥大饗明堂　岳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曲垣（按元本作垣曲）王屋縣飛

等親提兵與兀朮戰以背嵬五百破其衆十餘萬背嵬之名始於西番飛度用之皆一當百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於是順昌懷寧蔡鄭諸州皆復陷金　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趙鼎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論旨楊沂中遵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冬十月臨安府火　十一月班真宗御製文武七條　十二月婺州妖賊亂討平之　兀朮自順昌敗後遂保汴京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　是歲金劉豫田軍辛酉紹興十一年春正月金人陷壽春府守將孫暉劉仲道　犯廬州知州陳規病劉錡入援巡其城曰不足守也遂與閻師古趙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　陷滁州守臣趙時逝　陷濠州執守臣王進二月犯商州守臣鄧隆敗之　兀朮已陷廬州次俊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兩與賊遇俱捷至霍邱其地坦平自以爲騎兵之利也隔河相距會夜大雨錡使人會合張俊河中之軍盟曰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賊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按元本非俊）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河中軍繼之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分（按元本無分字）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長斧墻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金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　兀朮之破廬州也上以李顯忠領軍渡淮南與張俊會以扼兀朮顯忠謂俊曰本部軍去此不遠呼之即來願與王德同往追兀朮與之死戰以報朝廷俊止之翌日各以軍還　三月詔班師沂中自瓜州渡歸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錡自采石渡歸太平州　夏四月復免行錢　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副使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遣出師臨時取旨　五月以胡舫等三人爲統領　命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六月以秦檜爲左僕射　造弩敵弓韓世忠所獻也　秋七月以劉錡知荆南府充湖北安撫使罷其兵　八月岳飛罷先是岳飛言和議非計檜怨之金之入寇也上命飛以兵援淮西即日就道張俊貽飛書以前途之糧爲言飛不爲止及張俊自淮西師朝反言飛逗留不進以糧乏爲辭又言飛謂山陽不可守沮喪士氣與檜謀令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劾飛遂罷兵柄始有殺飛意矣　九月劉光遠使金軍　吳璘等復秦隴諸州詔班師　冬十月置玉牒所　魏良臣使金　韓世忠加三鎮節度朝請以解元代領其衆駐劉鎮江初世忠不主和議至是又切諫中原士民淪於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自此興和日月侵尋人情消沮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再上章力陳奏（按元本作乘）檜誤國辭意迫切檜由是深怨世忠　十一月參知政事范同罷魏良臣偕金使來議和　顯李光　何鑄使金充報謝使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爲界　兀朮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於是檜與俊謀俊知王貴王俊於飛憲有間乃誅王俊告張憲謀還飛兵柄執憲歸張俊行府俊鞫之使憲誣服以爲得衆手書命己謀之獄成俊以告檜下大理獄逮繫飛父子万俟卨治獄誣飛父子致書于憲令憲指證使飛還軍且謂其書已焚無可證者又以淮西事詰飛而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考乃收其御札遂官以滅迹飛困於考掠亦無辭服罪飛賜死檜一日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憲雲製于市籍其貲產徙家嶺南官屬坐

罪者六人大理卿薛仁輔及李若樸、何彥猷等皆以飛爲無罪卨俱劾罷之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劾之死于建州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洪皓在金國馳奏敵以父呼飛所大畏服聞其死至酌酒相慶時韓世忠不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潛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沒飛遣人求訪凡十八往返而後迎歸母痼疾藥餌必親嘗遇出師則戒家人謹侍養母喪既葬廬于墓側御札數四強之而後起自有狀難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讎敵爲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爲營居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何以家爲其御軍以重蒐選謹訓練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爲要衆知奮而待士且濟人之貧行師秋毫無犯有取民一縷以束芻者立命斬之尤善以寡敵衆所至多收奇功號爲賢將

壬戌紹興十二年春正月督府結局張俊入朝時俊所部在建康俊薦王德領之又薦田師中掌故岳飛之兵於鄂州　割唐鄧州入于金畫淮中流爲界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充割地使　二月封建國公璩爲普安郡王　夏四月親試舉人舉司以秦檜子熺爲首檜避嫌以陳誠之爲首熺次之　時四方以奉迎東朝之故有所獻助並賜詔書獎諭　皇后邢氏凶問至　五月省榷場　停給僧道度牒　復教官科

召吳璘入見尋以璘爲階成和鳳經略使　王庶不附和議秦檜怒之諷言者論其在江州強奪民田責授節制安置道州　秋七月諫議羅汝楫論胡銓文過飾非用趙鼎薦除名編管新州尋又言初定和議謗紛然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深責惟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按元本作遜下同)四人鼓率黨與沮害此舉鼎庶見在謫籍開與彌遜乞賜退黜詔曾開李彌遜並落職　八月沅州猺人犯邊　金人遣使歸還皇太后至臨安迎入居慈寧宮　奉安徽宗及皇后鄭氏邢氏梓宮　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所存惟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以大散關爲界初議時胡世將奏曰臣竊觀和尚原及商秦州險地之要係川蜀緊要門戶兀朮屢衝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　九月以孟忠厚爲樞密使尋爲殯宮總護使　大赦制詞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夙報之深恩直學士院程克俊所草也　秦檜加太師　金使來　金主七夕日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禮物亦如之金人循契丹舊例不欲兩接使人因就以正月遣禮爲例乃以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　冬十月欑徽宗及顯肅皇后于會稽陵名永固尋易永祐祔懿節皇后於陵西北　徙川陝宣撫司于利州　罷車輅院　十一月張俊罷奉祠朝請進封郡王初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俊力贊其謀諸將已罷俊居位歲餘無求去之意檜乃令臺臣江邈論之俊乃求去　行經界法　楊存中加少保即沂中也上賜今名　作崇政垂拱二殿　十二月以高閌爲國子司業(此下原闕一頁按元刊本此頁不闕據補如左)

是月劉光世薨臥疾莫視光世雖貴莫爲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皆之謚武僖

【癸亥】紹興十三年春正月建國子監太學以岳飛宅爲之○夏科舉法以經義爲第一場詩賦爲第二場策論各一爲三場○初

御前殿銅殿御毋用文體○上徽宗尊號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弘命○親享太廟○二月戒獻圖議○寧執奔祖鎮安撫使曾夢得得首興發之事三曰攻之鎮營參錄守令非人指定所教宜令帥司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參州攻招成補成誘之相救三徵兼用○三月建太社太稷○築圜丘○夏四月疾獅飲酒儀○上論宰執曰群政以盜賊爲殺者更與擢用盧爲郡守之勸○閏月立賞　吳氏爲益居○五月御射殿南屬○張九成罷職編置南安軍○天申節百官上壽○戶監司失按劾○胡舜陟與呂源有隙舜陟獄死論大理寺丞袁楠往推鞫之舜陟卒不服而死人皆冤之○秋七月初禁城道宮○八月洪皓來歸先是虜主以生子大赦皓許將歸前歸中興來使凡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若幽過蘇矣擢萬司馬朴滕茂實祖織魏行可會執節於北方發於王事○九月執良臣與檜言遇寄之久令湛方者可因於前世以名相結論乃出良臣知池州○冬十月禁閩根會聚○重修渾天儀○十一月庚申令祭天地于南郊○上書六部皆畢擢刑不得于國子監仍賜於本賜諸州學○禁私鑄錢○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選戰將試藝○赴學者求遺書○金使來賀正貢金酒器六事綵緞粉數三百匹馬六匹○復置三館貴士○申嚴禁錢出界禁

甲子紹興十四年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四百十有六人　減四川雜征　三月減坑冶虛額　幸太學上曰方今兵革既息惟寬恤民力欽恤庶獄可令有司申嚴行下　夏四月禁私史　五月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　金使來賀天中節　六月以錢時敏爲右司郎　江浙福建水命賑(按元本作振)之　七月幸秘書省　九月鄭剛中奏以利州路分東西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以興階成西利文龍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屯金州南建帥府而統制官知威階亦領沿邊安撫至是命政璘爲安撫使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諸裨將領安撫名者皆罷從之　中丞詹大方論鼎與其黨邪謀密計朝相扇惑遂自湖州移吉陽　張闡罷　冬十月除永道等州丁賦自馬氏據湖南四州始增丁賦至是除之　十一月閱殿前馬步軍　言者謂李光諷刺時政自藤州移瓊州安置　詔如有州縣遏糴可許鄰郡越糴　十二月戊子雪詔諸路常平官以時散米務令實惠及之

116

42 B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六

高宗六

乙丑，紹興十五年，春正月，行大朝會禮，用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秦檜曰：若非經界，賦役不均，遂命戶部侍郎王鈇先於兩浙行之。試博學宏詞科，湯思退、王曮、洪邁並賜進士出身。三月，親試舉人，賜翟章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彗出東方。大赦。五月，置六部架閣官。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宰執檜第，乃上所賜第新成也。尊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之。令監司察汰縣令。秋七月，復利州鐵冶監。寬蘆、光州上供。八月，命提舉茶鹽官兼領常平，惟四川、廣西以轄臣、淮西、京西以漕臣兼領。冬十月，置四川總領。閏月，祕書省請下諸路行遣書及先賢墨跡。十二月，討平虔、梅寇盜。

丙寅，紹興十六年，春正月，親耕籍田，三推乃止。命宰執以次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仍詔守令自今每歲之春，出郊勸農。毀淫祠。二月，罷明法科。三月，建武舉。賜秦檜家廟祭器。張澄以展皇城及創衙外闕，澄皆告具除節度。夏四月，作祚德廟，加封穆、嬰、杵臼、韓厥。五月，詔擇監司。作景靈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秋七月，寇張浚於連州。先是，浚上疏言當今事勢，如發大疽，遇則瀉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謹察情僞，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檜以謂時已太平，諱言兵事，令中丞何若勁之，故有是命。八月，求蜀遺書。冬十月，閱新禮器，撤景鐘，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十

一月，癸酉，郊，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詔復先朝居養院、安濟坊、�science澤園等制。置御書院。十二月，彗出西南。

丁卯，紹興十七年，春正月，禁獻羨餘。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尚收力勝錢，其除之。遣官覈實經界。二月，祠高禖。三月，檜改封益國公。夏四月，以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自此，臺諫與經筵相與表裏。五月，詔舉制科。大雨雹。六月，詔盜賊今後不許招安。秋八月，趙鼎卒。鼎在吉陽，故吏門人皆不敢問。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乃不食而卒。詔以寬剩錢充月樁。九月，竄呂摭、檜恨頗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曾亨求其家陰事，會摭嫂姜氏告摭烝其庶弟之母，送獄窮治其罪，於是一家破矣。減江浙折帛錢。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肇太一宮。頒常平免役法。是歲，金與蒙國隨和，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戊辰，紹興十八年，春三月，賜內門名，南曰麗正，北曰和寧。以秦熺知樞密院。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親試舉人，賜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秦熺引嫌辭避，龍爲觀文殿學士。五月，圖景靈宮配享功臣像，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凡十有六人。李顯忠上恢復之策于朝，秦檜怒，奏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降官奉祠，台州居住。龍四川宣撫司，以知成都李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秋八月，增殿前司軍。定歲糴額。冬十一月，知新州張樣奏胡銓語言不遜，怨望朝廷，自新州徙吉陽。十二月，振饑民。浙河己巳，紹興十九年，春正月朔，上奉太后壽。二月，定歲賜諸軍馬額，詔發川馬二百匹進御，而以四千匹付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荊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又以秦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馬步司各千，又七百付宣撫司，總計八千四百匹，遂爲定例。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四川行經界法。召隱士劉勉之。六月，下寬恤詔。秋七月，詔諸路提刑詣所部決獄。冬十月，罷辛永宗。十一月壬辰，郊。以巫伋兼直學士院。秦熺作佐郎林機言，訪聞有意之人，窺伺朝廷，作爲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御史曹筠奏胡寧、劉章交通趙鼎，每懷異意，遂罷職。蓋秦檜疑其不附己也。金宗族大臣弒其主亶，從弟亮立。

庚午，紹興二十年，春正月，禁科罰罪人繒錢。秦檜趙朝，有挾刃于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棘寺，驗治，則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檜引全而問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故我要殺汝。詔磔于市。三月，秦熺特進加大學士。李光貶昌化軍，初到貶所，嘗作私史，孟堅爲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遂命曾詠究實，詠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戍光坐妄著私史譏謗朝廷罪，孟堅竄峽州。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胡寅、程瑀、潘良貴、宗頤、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皆坐與光交通謗訕，降責有差。胡寅竄新州。夏四月，置力田科。五月，詔舉制科，安奉中興聖統於景靈宮。八月，竄張浚於永州，置建州社倉。冬十二月，以王會權兵部侍郎，會秦檜妻之弟也。是冬，金城燕京。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春二月，苗米禁折估。　罷諸州惠民局。　禁額外吏。　三月，遣使金國，乞脩奉陵寢。迎請靖康帝歸，以巫伋爲新請使。　夏閏四月，選諸州卒補三衙。　親試舉人，賜趙逵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散利路義士。　秋七月，除米稅。　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其令戶部撥以贍學。　定處州丁鹽額。　冬十月，幸張俊第，尋加俊太師。　十二月，雷。

壬申，紹興二十二年春三月，王庶之子王之奇之荷編置梅州融州。　葉三省坐誣休兵罪，貶居筠州。遣官措置福建寬剩錢及鹽法。　夏四月，簽書樞密院巫伋能，以章夏代之。　五月，襄陽大水。　六月，淮賑水災。　秋七月，虔州軍亂。　八月，章夏罷。　冬十一月戊申，郊。　以徐宗說爲戶部侍郎，宗說爲檜營田產，時人目之爲莊客。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夏五月，詔舉制科。　六月，以王之道通判安豐。　上謂近日霖雨，民間有被水災去處，可下州縣檢放苗稅。　渶川大水。　王之望自荊門代歸，獻啓秦檜。又上書秦熺，秋九月，乃以之望爲湖南提舉。　冬十月，以鄭仲熊爲右正言，仲熊能附會秦檜，故有是除。　十一月，右正言鄭仲熊論楊迥、胡襄心向胡寅之門，附會趙鼎俱罷。　燕經筵官于祕書省。　頒宗正司法。　閏十二月乙酉朔，臘雪。

候。

甲戌，紹興二十四年春正月，地震。　擢襄路茶一二月，試博學宏詞科。　三月，親試舉人，考官以秦檜孫塤爲第一，後改張孝祥。孝祥乃秦檜之館客也，同榜三百三十餘人，檜之親黨居多，天下爲之切齒。　武岡猺賊平。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竄趙敦厚。　鄭仲熊言：蕭振、趙緣、趙鼎用事，自謂學出程頤，稱爲仕進之階，貴居池州。是月，張俊、張浚晚年主和，與秦檜意合，上厚眷之。　八月，上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　罷溫、柑、荔枝貢。　冬十一月，作龍圖等六閣，以施鉅參知政事。　鄭仲熊爲簽書樞密院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之，編礙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伸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隱其職名，闕其恩數，猶廉官云。

十二月，竄洪興祖，興祖嘗忤秦檜，又爲程瑀序論語註，檜疑其託經以譏己，遂有是命。　是歲，莫公晟以南丹州內附。

乙亥，紹興二十五年春二月，命諸路監司巡歷所部。　夏四月，侍御史董德元論參政施鉅傾邪詭祕，嘗與李光交，又爲何鑄所引用，能爲資政殿學士。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芝生太廟。　罷免役錢。　六月，朝散郎姚岳以恭州乃叛臣岳飛故地，乞改之，乃改爲純州。　以湯思退爲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召呂愿中。先是，靜江有舉名秦城，愿中約客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之，其不賦者劉芮、李燮、孫博文三人而已。秦檜喜，乃有是召。　加封李天祚爲南平王。　八月，以董德元參知政事。　出內帑絹，代輸戶丁。令四川鑄當二錢。　臺臣論張宗元與張浚交通，罷知洪州。時秦檜忌浚，每蓋謀官劾疏，必使及之。九月，置茶場。　冬十月，製靈芝瑞龜（按元本作木）等旗。　秦檜疾，上親視疾，是夕，封檜建康郡王，熺少師，並

致仕，及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以後事囑之。　以簽書湯思退參知政事。　秦檜死，後贈申王，謚忠獻。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爲相，檜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頗稱之。未幾，爲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會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爲樞密使，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皆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相位，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于檜，檜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擅兵權，檜與張俊密約議和，而以兵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邊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于檜，非檜親黨及庸昏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罷兵講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興之業者，檜之罪可勝言哉。

十一月癸亥，郊祀。　封嗣濮王及安定郡王。　以趙逵兼普安國平王府教授。　十二月，嚴告訐捐。　言者論鄭億年甘事逆臣劉豫，遂朝阿附權臣，鄭仲熊乃權臣姻婭，致身右府，詔並落職。　僅年送萬安軍。以沈該參知政事。　時行在百司，闕官甚多，詔令侍從官共舉三十人，務要其材實能，倘不如所舉，必劾無赦。　御史湯鵬舉論董德元附會權臣，罷爲資政殿學士，尋落職。　汴京火，宮室悉爲所焚。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京。是歲，遣長寧爲留守經畫，未幾，大火，宮室盡爲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爲庶人，尋杖之死。

丙子，紹興二十六年春正月，以張九成知溫州。　湯鵬舉請用紹興元年例，不歷外縣人不除監司，不經外任人不除侍從，上從之。　上數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　三月，宰臣兼樞密。　詔□（按元本作妄字不闕）謹和好，自秦檜死，金人疑前盟不堅，荆鄂間妄傳召張浚，金人益疑。沈該請於上，而有是詔。　稱提四川交子。　佛齊國入貢。　詔脩神宗、哲宗、兩朝實錄。　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爲左右僕射。　吳秉信、王綸爲中書舍人。　諸州大辟，非實有疑慮及無少憫者，不得具奏。　沈該上中興聖語。　六月，有星晝隕。

置豐儲倉。　秋七月，群臣下詔求言。　雨水銀。　八月，加封李天祚。　詔常平官定吏額。　交趾國來貢。　九月，詔監司之職，隨按一路，是宜悉心布宜。　嚴贓吏法。　復命樞密院錄聖語。　復張浚官，判洪州。浚時喪母，將歸葬，浚念天下事，二十年爲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完（按元本作元謝狄宗師）顏亮篡立，勢已驕悍，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乃於去年遂具奏論之，聽被命以喪歸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浚虛敵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我方溺于宴安，謂敵可信，蕩然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蹙輕，雖在苦塊，不得不爲上終言之。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爲金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爲妄。至冬十月，言者謂張浚名在罪籍，唱爲異議，以動國是，貶居永州。　刑部郎復分左右。　十一月，議節浮費。　十二月戊戌，臘，饗太廟。　定貢舉勑令格式。　罷提點鑄錢司。　金國主亮復脩汴京。

丁丑，紹興二十七年春正月，詔侍從各薦宗室文臣京官以上材識治行者兩人，特與召對。　二月，更科舉法。　以辛次膺爲給事中。　芝生太廟。　命孟忠厚提舉總管省。　試博學宏詞科。

三月上謂宰執曰徽宗嘗言仁宗朝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民否乃立改官人注縣法　親試舉人賜王十朋等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万俟卨薦殿忠靖　四月令薦官告院鮑磬召對而人材凡下上諭大臣曰朕不能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若不精審非朕求才之意乃罷之　六月以湯思退爲右僕射以趙逵周麟之爲中書舍人　秋七月詔監司郡守察舉縣令　戒防贓吏　中書舍人周麟之言凡命令之出並從兩省或無封繳即皆費時行下以復祖宗之成憲從之　八月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有惡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九月申嚴常平賑濟法　冬十月以曾幾爲祕書少監進讀三朝寶訓終篇　侍讀王師心奏請進讀漢書以觀得失詔可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春正月復給舍分掌制敕法　上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列薦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爲考察之法　二月陳誠之陞爲知縣　王綸薦興化軍布衣鄭樵學行上召對授右迪功郎其所著通志令有司繕寫投進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神宗寶訓成　立內外官更迭久任法詔略曰今後侍從有闕通選師（按宋史作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上者聽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治狀昭著及有舉薦之人卿監郎官未滿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在內官除閣臣臺諫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廉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三省同共遵守　起居舍人洪邁請以經筵講官進對講讀問答等事悉行編錄以遵英記注爲名從之　六月有星晝隕　嘉陵江溢　秋七月嚴銅器禁　以賀允中爲吏部尚書　三朝正史徽宗實錄成　定兩浙江湖漕米數　八月地震　九月以王剛中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剛中言興戎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而計夷狄之強弱蓋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遂有是命　詔戒侈靡　冬十月罷沒官戶絕田　十一月平江常湖州水　己卯郊上親製樂章十二章　知興元府姚仲言開金有意敗盟切見興元等處有義士萬餘皆驍勇力（按元本無力字）可用秪是免身丁差役不費有司錢糧乞依傷收充以時教閱奏可

己卯紹興二十九年春正月朔皇太后壽八十行慶禮　詔修吏部七司條法　二月詔沿邊權場惟存泗州盱眙軍兩處餘悉罷之　禮部侍郎孫道夫奉使北境回言金國主亮詰以蜀陝買馬深（按元本作非）約恐將來發于我當以爲備　校書郎孫徵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不可偏廢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者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詔從之擢徽爲監察御史　吏部侍郎葉義問言有備無患陛下當密行之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嚴斥堠隸（按元本作操）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矣尋以義問兼權尚書　大雪雨雹　三月制（按當作詔）舉闕科　獨積通　夏四月鎮江火命賑之　沈介以祕書少監爲賀正使黃中以國子司業爲賀生辰使相先後還中言彼國治汴京必欲徙居以相迫不可不早爲之圖上曰但恐爲離宮也中言所營悉備此不止爲離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惟陛下深圖之思退大怒舊例使北還者

率補從官思退乃遷介吏部侍郎而以中爲祕書少監　五月出內帑錢五百萬緡賜戶部以佐調度以公據關子給總司　殿舉按官吏八條舉薦四條曰仁惠公直明敏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昏懦貪縱乃元祐間司馬光陳請也　六月王綸使金充稱論（按元本作謝）使綸遂入見言鄰國非順和好無他上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擾納何時而已思退曰金主亮已定遷江之計綸所見蓋妄也　禮部侍郎孫道夫敷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出道夫知綿州詔戒驕惰禁賂遺以二詔立石于尚書省　遣官覈實常平義倉　僕射沈該罷　閏月省淮西冗官秋七月李顯上續皇朝百官表　復提點鑄錢官　八月減遣奉銀　朱熹松子也築室武夷山以講學上聞其賢召之不至　九月湯思退陳康伯爲左右僕射　皇太后韋氏不豫乃赦宋幾太后崩　冬十一月賀允中率皇后留進物使金令孔彥舟伴宴常例賜花允中辭曰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使人怒欲殺之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勿動心也使還言金必敗盟宜爲備　祔櫬顯仁皇后于永祐陵西　十二月以張燾爲吏部尚書　減西和鹽值　金以翰林待詔施宜生充賀正使耶律翼副之張燾奉詔館客宜生閩人坐范汝爲事奔僞齊齊廢復爲金用燾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敵情燾密奏之且言早爲之備亮又懸賞工於中節使（按中節使即使中之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既則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聞者菑懼之

庚辰紹興三十年春正月詔革場務橫征　吏部尚書張燾因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按此處似脫酒庫二字元本）陶良禮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百增俸給竭費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　二月賜普安郡王瑗名璋立爲皇子加寧國節度進封建王　三月以皇璩（按皇下脫子字）判大宗正寺　親試舉人賜梁克家等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增印四川錢引以楮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荊南歷代用武之地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朝廷從之　夏五月以劉錡兼荊南府都統制仍分撥三衙軍及新招兵共萬人屯江州命戚方爲統制　詔寬租賦　秋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金主亮將謀南侵命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喜一正軍以一阿里喜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每路各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倣唐制分爲二十七軍遂以百戶爲謀克千戶爲猛安萬戶爲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參無獨用一色人者至是諜報亮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淮河口者　兵部尚書楊椿言于陳康伯曰金人敗盟因言防敵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其二措置民社寧爲寄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康伯見上言金謀我和好滋久而兵備馳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　詔修吏部勳令格式書成陳康伯上之　九月龍內侍省復召試館職法　冬十月定合班儀　罷諸軍內侍承受　以劉珙爲吏部員外郎　壬戌日中無雲而

雷。十二月，詔不得以羨餘推賞。御史陳俊卿言：職田折價而增直者，計贓，請禁止之。十二月，陳俊卿論湯思退，其疏略曰：臣伏見十月癸亥，日方過中，天無雲而有雷，人情駭異，臣竊謂變不虛生，當有任其咎者。及觀本朝歷歷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雷，仁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恭帝、端帝、祥興帝，皆有雷雨之變，天變如此，而命輔臣，曲意取其子孫，緣此汲引，以致政府，榜死熔逐，而湯鵬舉爲御史，二人素通譜系，且結納貴近，詭祕其迹，自是安若泰山，而敢肆憲矣。伏望陛下寘之典憲，思退能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姦謀變章，遂落職。

令臨安府印造會子，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安南獻馴象。以王之望總領財賦。荆南知府綺鎗乞增戍兵，乃調撫餘有奮軍合萬人隸之。是冬，淵聖皇帝崩。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七

宋高宗七

辛巳，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日有食之。用牲于社。丁丑，雷。癸未夜，風雷雨雪。侍御史汪澈言：秋魯隱公時，大雨雷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撫姦萌，威脅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爲夷狄乎。願陛下與大臣常謹於備邊也。丙申，大雨，罷賑給貧民。楊存中罷兵權，以趙密代之。俊卿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裏刻過度，乃責寶散官安置。復給僧牒。二月，秦熺卒。三月，以何澄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以陳康伯、朱倬爲左右僕射。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措置，置民社，增壁積糧，以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陽，李道戍荆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蓋以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乃以吳拱以西兵三千戍襄陽，吳拱尋被劾命，襄陽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拱以書遺大臣，言荆南爲吳蜀之門戶，襄陽爲荆州之藩籬也。況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侵犯，據山以爲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荆州可以高枕而眠矣。若欲保守荆州，當自襄陽爲扞守之計。詔求言。五月，詔監司一歲按屬吏四人，失按者議罰。金遣使高景山、王全來賀正，因道亮意，求淮漢之地，且言亮以九月北巡，指取將相近臣議事，當於

八月至其國，大舉肯俊辭也，并以淵聖皇帝因問至，上率羣臣發哀成服，廟號欽宗，陵曰獻陵。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退避之策，或妄傳有幸閩蜀之計，上意雖欲觀師，陳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百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待其先發，然後應之。俊卿言張去爲竊威權，撓成算，乞斬之，又陳萬强淺可用，上曰：陳俊卿敢言。除兵部侍郎。六月，中丞汪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宜條其不急，以徇今日之務，從之。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又以汪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權司鄂州，又命李寶（按元本有以李字）舟師屯江陰，防海道。以杜莘老爲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罷教坊。蠻出角。金主亮徙汴，亮行至南薰門外，而雨雪至，至承天門，迅雷大風，甚恐，亮以劉錡爲淮南統軍，將二萬衆，據唐鄧以瞰荆襄，又以張中孝爲西蜀道統軍，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窺巴蜀，蘇保衡統水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八月，竄王權先，籍其家。金主亮母病，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我無他疾，以皇帝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命亦蠡盡忠賦之。劉錡進屯揚州，命貴將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又詔劉錡及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分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爲提備。時權在建康，顯忠在池州，方在江州。九月辛未，大饗明堂，能合祭，奉徽宗配。金將合喜將五千餘騎入鳳州界，侵黃牛堡，守將告急於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查堅立軍，用神臂弓射却敵，吳璘又遣別將至寶雞渭河，夜燒橋頭大寨，破之，乘勝破秦州，卽拜璘爲陝西河東招討使，以張超權光化軍，超甫及鄰，金兵數百忽突入城，超閉離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敵死者數十人，乃引去。金人犯信陽軍，告急于德安府，先是，戍閱道趙樽屯德安，樽曰：信陽德安之表裏，卽引兵赴之，敵騎引去。金主亮以其右丞李通爲大都督，粘安阿迪虎副之，令先造浮梁于淮水之上，亮自將南侵，亮兵號百萬，旌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冬十月，朔，詔親征。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契丹、西夏、亮（按元本作亮）、高麗、渤海、靺鞨諸國及河北、河東、陝西、京東南路等，諭金人渝盟。劉錡自揚州進屯盱眙軍，時錡病，猶未已，尋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劉汜、員琦守盱眙，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于運河岸以扼之，給諸路僧牒，登仕告身，市軍儲。先是，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聞敵已渡淮，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金遂陷安豐及蔣州，蔣卽光也，初避金諱改焉，而戚方自淮西引兵南渡。初，劉錡遣王權將兵逃敵，還留不進，再檄權往壽春，權不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戚（按戚字疑誤）守，故敵得渡橋以濟，權棄廬州而遁，金兵至尉子橋，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遣酒仙宗山上，擁兵自衛，不前，興殺敵數百，以無援而沒，知廬州龔橋遁，權退保和州，尋又棄和州，先奔采石。陷無爲軍，守臣韓琚遁。亮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靨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犯清流關，官軍撫與敵者，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而（按元本無而字）去，而蕭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駭敵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居，以爲浮橋，恐金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圍鎮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爲鄉導

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敵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陷之.知通州趙邦鶚聞揚州破.即棄城遁.敵遇復遁.　自講和後.樊城不修築.詔貴王進以兵二百戍焉.時吳拱在襄陽.敵騎三千忽至.欲奪浮橋.徑至城下.張訓通以百騎巡綽.與敵遇.鏖之.會樊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敵少對.其鋒遁去.　王權之敗報至.中外大震.上召楊存中同宰執對于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陳康伯曰.不可.存中亦請舉先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時有欲遣使請金以緩師者.敷文閣待制俞殷聞之.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大害.爲朝廷計.自當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下降詔.諸師傳檄.數金人君臣如罵敵（按敵字元本作其罪二字並闕）爾.何辭復與和耶.乃命義問視師.以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檢詳洪邁.校書郎馮方並參議軍事.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左僕射陳康伯奏.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乞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人各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給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誠受陛下挾纊之賜也.　吳挺向起敗金人于德順軍.吳璘所遣也.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又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人殺其母妻.而不從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之.璘尋又遣王中正敗敵于治中寨.又敗之于照城坡.

錡敗金人于皁角林.初.金人（按元本有脫字）犯揚州.即遣兵逐劉錡.來爭瓜州渡.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皁角林.員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敵既入.張弩假發.敵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錡在瓜州四日.雖日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尉與渡江.留劉汜以千五百人寨瓜州渡.　方亮之南也.枚數本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皆隨姓名而答.如響.至錡.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順昌之役.亮時年十八.以萬戶從軍.錡之勝.兀朮之敗.亮所親見也.故其出師也.欲自當錡.而卒不果.　紹興乙亥.金使館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有使敵者見其厩卒怒罵馬之不食草者.亦云.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敵潰出還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趙開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憙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盪.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僞首元顏鄭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衛未發舟.不可擊.其餘自經死.得敵識造舟人倪詢等.皆淮浙姦民.且爲敵鄉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僞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觀釁急爲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諭.除寶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　兵部侍郎陳

俊卿言.敵擁淮甸.踰兩月矣.前日瓜州（按元本作洲）雖失利.不旋踵而有捷音.既而李寶舟師又大捷.此天祐聖德.敵宜滅也.但荆襄爲吳蜀之咽喉.敵自春以來.種糧草于唐鄧.修營寨於西京.蓋欲窺伺.尚幸有備.遂改圖兩淮.而其糧草爲王師所焚.今胡騎遊過淮東.恐其知成閔之師順流東下.必留二三萬騎.往來兩淮.而出我不意.復窺荆襄.願詔大臣與上流諸將.謀所以守之.又王師分戍長江.巨海.備衆而隙多.今惟忠兵少.宜於閩廣厚賞以募舟師.此皆不可緩也.於是上乃命寶措置舟師.　十一月.以吳芾爲殿中侍御史.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爲畏縮之計.則大事去矣.　陳俊卿聞爲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復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按元本作散）門念咎.意而練事.（按此句疑誤）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是春.許浚自便.俊卿又屢言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爲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疏.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爲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之.時浚責居永州.除建康府.　先是.劉錡病篤.葉義問李（按元本作以）橫代之.趣令過江.時金以重兵直擣瓜洲.橫引諸軍迎戰.汜（按汜不知爲何人元刊本殿本均作李橫劉汜與虜戰敗于瓜洲）提本部兵先走.橫以孤軍不可當.亦遁.失其都統制印.而敵鐵騎掩至江上.魏俊.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擄.汜性驕傲.不習軍事.至是卒敗.　逆亮爲內難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寨（按元本作軍）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我軍用海鰍船迎擊.士皆死鬭.敵舟多沈溺.遂不能濟.敵縱火自焚其舟.走瓜州（按元本作洲）.渡.邵宏淵先亦敗之于眞州之胥浦橋.是時王宣又遣汲靖敗之于蔡州之確山.　金犯陝州.任天錫敗之.　成閔淮東路制置.兼京西河東淮北四路招討使.吳拱湖北京西路制置.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李顯忠淮西路制置.兼京畿西路淮北路招討使.　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恐.乃回揚州.召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初.亮肆虐既久.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於是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斡亦舉于沙漠.諸軍已有殺亮之謀矣.及葛王褒立.有傳赦文至軍中者.人心益搖.於是諸酋遂相與定謀.弑亮.而歸褒.然所謂紫茸細軍者.衞之甚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留急渡江.汝輩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乙未.諸酋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幄.左右諸兵散走.諸酋射幄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　紫茸軍陷泰州.統制王剛遁.　十二月.金人來議和.且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固舊好.上曰.大憝既已誅夷.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令即日遐逐.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爲.但敕諸將.迤邐集師.會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人足矣.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上曰.未須賀.俟到汴京與羣臣共慶.　先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

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登舟擊却之。　李顯忠敗之于全椒，楊欽尋敗之于洪澤鎮，而顯忠又敗之于楊林渡。盤日，金兵乃退。戊申，上親征，湯思退爲行宮留守。先是，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須令偏諳諸將耐。　兼新復州軍，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劉珙草制，略曰：茲道廟之干旄，幸上天之悔禍，爰整濟征之旅，坐揚蕃定之功。元惡既誅，餘黨悉潛，重念中原之衆，久淪左衽之風，頗慮難保於淫刑，閔里悉空于重斂。宜推在宥，咸與惟新。自江上用兵，珙獨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上至無錫縣，宰執奏淮東金人已遁去，淮西尚餘三萬衆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榜，不惟諸國之人，雖女眞亦一槩與福官。上曰：彼雖夷狄，亦人也。比引見所招提到金人，朕亦悉貸死，蓋首惡止完顏亮一人耳，若槩殺之，朕不忍爲也。　是歲，辟鄉兵，於是知荊南府結璘請復義勇民兵，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之豪爲總首，歲于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于籍者至七八千人。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舊法，五家爲保，五保爲甲，六甲爲隊，隨地形便，則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集，無益暮之飾，盡教蒲博，獨許以弊剌角勝，五日更至縣廷，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幟總別爲色，諸鄉皆設樓，盜發，伐鼓聚埒以相號召，嘩息遍百里。　葛王褒至燕京，渤海軍立葛王褒于遼陽，開亮死，遂入燕京，乃詔置爲閔宗，以亮爲海陵王，謚曰煬。

壬午，紹興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戊辰，日有食之。　上至建康，張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上言，國猶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上嘉納之。　復升江陰縣爲軍。　黃中謝太廟遷翼祖神御而祔欽宗，詔依。　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宣撫使。允文奏云：今防秋在近，而官軍分戍，捨德順一帶地廣兵稀，入寇之路不一，如官軍在德順，守七盤橋山之險，而秦隴一帶通仙人原者不一，見今仙人原全無官軍守關，又如官軍在鳳州守散關和尚之險，而南山子午谷一帶路通洋州者不一，見今南山亦無官軍守關，見與吳璘商量措置。　御史吳蕭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時以欽宗祔廟，乃還臨安。　金人犯汝州，吳拱遣將擊走之，王庭又敗之於鎮州東。　言者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爲四鎮，以在江北者爲屏城，各置弓箭手二萬人，人授良田百畝，增城浚隍，農戰交修，依陝西沿邊故事行之，又京口建康、九江、江夏、公安、建爲五帥，各屯二萬人，列置烽燧，益修樓船，輔以天險之阻，此爲長久之計，詔參就措置。　閏二月，吳璘復大散關，先是，金人既失秦、河等州，乃堅守大散關，以扼王師，璘遣楊從儀等攻下之，遂分兵據和尚原，敵退守寶雞縣，璘尋又遣姚仲攻德順軍，宋下，璘恐士有惰心，即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傳呼，城中之人欲譟，璘而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既戰，又爲我軍所敗，遂遁去，璘入城，父老擁舞馬首，難不可行。　三大將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鞏、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金以重兵扼風翔，故大散關之兵未得進。　金人陷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遣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　翰欽宗于太廟十一室。　劉錡卒。　三月，遣使措置修秦屯

田。　洪邁以中書舍人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　金人陷懷寧府，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其母及家口五十餘人皆死之。　是春，淮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　夏四月，詔近臣陳防秋事宜。　詔以楊存中爲兩淮宣撫使，以劉珙不書餘黃卒罷，乃命張浚措置江淮。浚出入將相三十年，業爲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爲用。　汪徽宜諭荊襄還除參知政事。　張燾爲殿中侍御史。　張子蓋大敗金人于石湫堰。　陳俊卿申嚴出軍逃叛法。　時復議和，以三招討司結局而爲三衙司，而命成閔主管殿前衙司，李顯忠馬軍司，吳拱步軍司。　復熙州。　六月，賜皇太子瑋名眘，立爲皇太子，追封皇兄子偁爲秀王。　丙子，上內禪，皇太子即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　大赦，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觀膳之餘，天下師之。　以龍大淵爲樞密副都承旨。　求直言。　詔百官輪對。　召張浚，浚入見，賜坐降問，除江淮宣撫使。　張燾奏：近日有飛蝗自江東入湖州界。　秋七月，詔曰：敵人來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遂忠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　命汪徽觀師湖北京西。　洪邁、張掄使金回，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寶位，浚請切責再遣，竟遣珙行，至境，金貫舊禮，不納而還。　戊申，地震，大風拔木。　八月，上太上皇爲光堯壽聖太上皇，皇后爲壽聖太上皇后。　追册皇后郭氏。　九月，封皇子愷鄧王，愷度王，惇恭王。　上初御筵，諸尚書周禮進讀三朝寶訓。　詔舉監司郡守。

冬十月，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側聞仁宗慶曆二年，命王洙、歐陽修編定勳臣名次，得二百四家，徽宗再編勳臣一百一十六家，臣願明詔浚入元祐、靖康建炎以來有合籍記者，編纂成書，子孫成有顯錄，詔委編修聖政所，接續編纂。　以之望爲川陝宣撫使。　詔館職舉官，祖宗設此儲養人才，朕亦欲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　陸游、尹穡召對（按元本有穡言二字）並賜出身。　十一月，限內侍員以二百人爲額。　十二月，令諸路帥臣監司具部內知州減否，連銜同奏。　史浩論樞密院合令宰臣兼使事，乃以陳康伯兼樞密使，命近臣條陳時務。　金人以璘□□（按元本作之綸二字）兵皆在德順，遂力攻之，會張浚再起，宣撫江淮，□□□（按元本作時命諸將四字）出椅角之師，且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以分其勢，□□□（按元本作時朝論三字）主和，上以手札命璘罷德順軍屯，察廟交諫曰□□□□□（按元本作奏何遣師四字）璘以主上初政，有詔不敢違，倉卒引退，金人乘□□□□（按元刊本第一字作其，第二字破閑，第三四字作正軍，）三萬，尋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無幾，上□□□（按元刊本上一字作尊，中一字破閑，下一字作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八

宋孝宗一

癸未、隆興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改元、詔觀察使以上各舉三人、令三省樞密院詳立格式、謀略沉確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明、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曾立軍功觀察使以上不以在任閑居、並隨類指陳、實迹薦舉、通晉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諳曉財計、可裕民力、將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辯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以史浩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改都督府參贊軍事、仍知建康府、時金將蒲察徒穆屯虹縣、蕭琦屯靈璧、浚謂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四月、張浚入奏事、詔浚先圖兩城、浚乞降一年歲幣、以應副使用、詔發見樁管歲幣銀赴都督府、紐續次支降、五月、史浩能以不與師之議、（按此上似有脫字）詔親征、命張浚都督荊襄、浚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趙撙壁、敗其都統蕭琦、邵宏淵圍虹縣、降其統軍蒲察徒穆及同知大周仁、乘勝克宿州、浚恐靡夏人襲、召顯忠等還、金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金人死亡者過半、諜報金人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其金帛、不以犒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退、浚時在盱眙、去宿州不過四百里、傳金人將至、乃由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遁維揚、上疏待罪、六月、下罪己詔、詔張浚貶秩、改宣撫使、陳俊卿、唐文若、祁宏

淵、李顯忠降、朝有定、浚留維揚、乃大飭兩淮守備、上復命浚奏事、浚因乞骸骨、上見奏、謂梓曰、雖乞去之章同上、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初浚以符離之役、改都督爲宣撫、陳俊卿言恐人情觀望、號令不行、八月、仍復都督、上有意恢復、是役不利、乃議講和、

呂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往而征之、所謂先入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金人線此震懼、知吾君有大有爲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至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爲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爲徽宗欽宗復讐而舉、爲中原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紛起乎、夫自宣和靖康以來、爲金所欺、爲和所誤、爲奸臣所罔、曾不一悔而一欲用兵、少有喪敗、上下翕翕、以爲危亡之立至、不獨爲之能大臣、咎論者、而朝廷之議又爲之一變、紹興間、浚初爲都督也、韓、岳、張、楊皆擁重兵、劉光世一軍、本皆羣盜、因能帥而叛、倘令失謀、未至不可爲國、而朝廷已如無一兵之可恃、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迫兵淮北、倘令潰敗、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已如強寇之將至、至今言戰之失謀、當以此藉口、浚蓋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賢之難、而群謗之易也、

癸酉、三月、兩浙、省官吏員、減貴戚俸、夏四月、詔舉遺逸、詔行寬恤、張震白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上曰、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詔辭、限選人改官、每歲八十員、上舉遺逸、賜木待制以下五百餘人及節出身有差、五月、嚴交遊禁、申禁銷金鋪翠、以王十朋爲侍御史、胡銓入對言陛下除蔡官得人矣、辛亥、天申節、詣德壽宮上壽、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以虞允文爲湖北京西制置使、允文言荊襄之地、平原廣袤、無山水之限隔、故三國之後、以至南北之分、皆以兵爲險、道路錯出、不以數計、宜益兵以重荊襄、爲恢復之基、湯思退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太白晝見、旱蝗、詔近臣條上闕政、許自今郡守須以二年方許移易、詔曰、比日飛蝗蔽多、又聞諸路州縣風水爲災、朕避正殿、減常膳、二三大臣、其盡忠省監、司郡守、各務身率、戒奸禁暴、平冤察獄、所在災傷、依條振卹、撫放、如有不以聞者、重寘典憲、以龍大淵、曾覿知閤門事、大淵爲樞密承旨、覿帶御器械、去冬諫議劉度、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潛邸舊僚、宜召當有時、蓋指二人也、三月、復上疏、有排使輩（淳熙元本作藝）御干預樞密、乃除二人閤門、蓋解樞廳也、復奏不報、七月、詔議應敵定論、先是、金遣僕散忠義與紇石烈志寧經略四川地、爲我師所敗、於是檄盱眙軍云、既有通和之意、自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以聞、張震率同列、論金人必將盡收故疆、使我失諸將之心、棄取舊人、使我失中原之望、蓋如故體、使我沮義士之氣、蕩覆兵屯、使我壞兵屯之策、上乃下詔、略曰、敵人來索故疆、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各宜指陳定論、以聞、於是翰林學士洪邁、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議謂宜歲遣金繒、如南日之數、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殿中侍御史張震、以爲海州控扼海道、陝西地多險要、不可弃、受册禮、絕歸附、不可有權工

部侍郎張史（按下文作張闡）陳良翰以爲不用舊禮然後可和其餘亦繼有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史浩云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使彼無辜之赤子皆爲横死之遊魂取快一朝含冤萬世浩辭復上招納三弊一謂弃實而募名二謂舍近而謀遠三謂見利而忘害又辭樞密院職許之

呂中曰此壬午應敵之議也名曰應敵實則議和戊午之議和之已定也壬午之議和之未定也秦檜外則交歡內則要君其議已定於三日思慮之時既定而猶議之是特欲盜衆人之口耳今敵方索故疆取舊人爭舊禮其從與否未決也然和議已定之時上自宰執下至有司外至諸將皆爭言其不可是當時人倫尙明人心尙正也今和議猶未定此正諸公陳大義之秋也而洪遵金安節唐文若周必大共爲一議張震自爲一議張闡自爲一議陳良翰自爲一議言和者多言不可和者少豈非士大夫爲檜所蠱其議論反不如前日之正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遂不問乎今不過論禮之輕重地之取予幣之多寡以爲和議之成與否而君父不共戴天之讐則置而不問也惟張震張闡之論近正而宰執獨無奏章以聽和議之自成耳史浩立備守之說不過遷延以就和耳此張浚之志所以不獲伸也

九月盧仲賢使金先是八月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第三書來通和好其書云故疆歲幣如舊即止兵上以樞府答書略謂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命盧仲賢攜書使金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仲賢至宿州敵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金使書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臣俘虜之人事聞于上上大悔親先是浚累疏言敵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在我自當爲攻守之計可也而陳康伯湯思退周葵洪遵等疏以聞敵意欲和以是贊我使軍民少獲休息因間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使敵勢誠弱我勢漸強何求不得而臺諫官議論紛然力詆臣等專欲求和以苟目前之安於是侍從之間以至百執事之臣文章來上謂今日之事只當用兵不當言和是皆不量事力爭欲交兵政以利害不切於己敢爲大言遂其誤國則將去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惟幸和議或變乃肯軒然而言爭實我曾論此以邀高揖美名曾不思社稷之重豈同戲劇而生民肝腦塗地誰與任其咎哉執政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復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州辱命上怒仲賢下大理寺議罪思退等乃大唱和議十一月宰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今欲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洶乞召張浚歸國特乘沓防仍命侍從臺諫集議上從之　詔議締和吏部尚書凌景夏與韓仲通余時言路彬同議以爲名分既正則當講和當遣使當與歲幣而四州疆土當與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兩易之　黃中金安節同議以爲如世稱姪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未得

釋嘗（此下原闕一頁按元刊本亦缺此頁）修我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銳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歎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直之以歲幣之費敵使之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陛下以歎之之名而實欲行其宿志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爲心哉又嘗臣見王之望龍大淵之望甚言守備不亟臣竊以爲敵以大兵臨我自秋及春凡半年餘見我無備胡不直入徒以虛聲迫脅中外往者固不須論今歲必防更審坐待其來破之必矣　浚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判官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金械胡昉等上聞之乃諭浚曰和議不成天也　十二月陳康伯罷奉祠知信州　以湯思退張浚爲左右僕射浚仍都督　自今上供悉發赤足帳行進獻本部按勘以聞

甲申隆興二年春正月初督府書會子施轉行使已是通快乞禮部降空名度牒出賣拘收應支會子本錢從之　立賢妃夏氏爲皇后　詔諸路監司帥守及統兵官條上優恤軍民便宜　二月詔戒將帥毋得尅剝士卒以充賂遺　雨雹　三月張浚復如淮視師浚受任督府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城壁皆築器械悉備兩年多金屯重兵于河南虛聲脅和有刻日決勝之語議以四月幸建康思退初不與聞乃密謀爲陷浚計而沮其興復之謀初金以重兵脅和聞浚來徹宿州之兵歸南京四月命錢端禮王之望宣撫兩淮召張浚罷都督尹穡論浚跋扈湯思退又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不可恃拜之望諫議大夫蓋欲其議論歸一言者謂浚費國用浚亦請解督府言者詆浚不已浚留平江乞致仕者八上方許之除少師判福州

呂中曰此符離既敗之後而復用浚也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舉則倦三則去之矣浚一出而有富平之敗再出而有酈瓊之叛今也又有符離之潰自常情觀之不敢復用浚矣不敢復言兵矣而我孝宗復讐之志上通于天不以一敗而少沮不以羣議而少移觀其初年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又曰某當俟機復故爲之與王十朋詩及陵寢睟容慘然曰四十年矣又謂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此其志將何爲哉而浚受任督府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凡萬二千餘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將士聞之而奮虜酋聞之而逝是自符離既潰之後其規模又如此也然浚之規模始沮於秦檜再沮于史浩三沮於湯思退之徒至是陳康伯亦主和議矣豈非天乎

五月復環衛官詔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依舊制應以材略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爲環衛官更不除換只令兼領以節度使即領左右金吾衛將軍承宣使即領左右衛上將軍又有左右驍衛武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左右金吾以下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之類朝參依正官班次宗室不在此制仍不差巡里及非戰功之人　上幸大教場犒賞戍閱諸軍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江東浙西水命賑之　雨雹　詔宋興敢見江淮水潦避殿減膳命朝臣疏陳闕失　八月魏杞以宗正少卿充通問使先是上命湯思退與金書許割四郡求減歲幣之半

至是命杞再使金以哲不如式卻之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只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呂中曰壬午之議和之未成者也癸未之議和之已成者也和議之未成則諸臣當論和與不和之是非而當時僅有張闡張震二人不主和闡今和議既成之後所以為議者但論歲幣之增不增地之割不割歸正人之遣不遣邊戍之撤不撤爾而諸臣猶有許之增幣與之割地許之遣歸正人者其曰世讐不可和者僅有張闡胡公銓二人而止蓋靖康之禍日遠日忘秦檜之毒日久日深後生晚輩不念前歟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恥事讐為理義之當然嗚呼二聖之痛今四十年矣平王東遷四十九年忘復讐之義此春秋所由作也以理之公是非論則固決不可和矣以事之實利害論則和有十害而無一利胡銓所謂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致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絕中原之望四也竭吾膏血以奉敵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瀕海或死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禍六也前日之和卒有逆亮之變敵不可信七也敵必復如前日蕩索歸正人與之則反覆生變不與則敵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者（按元本無者字）焉九也李文靖嘗謂王旦切勿與敵講和況今國勢委靡而復唱和議使上下解體渙於燒海十也前日之議以公是非言之也今日痛哭有十之疏又以實利害言之也斷以是非之公參以利害之實是和無一事可者當時不悟何哉

張浚薨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二子曰吾昔相國不能恢復中原蓋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栻等於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後五年贈太師謚忠獻

魏公之忠貫日月既有識之者然早歲晚節有不可曉者二力攻李綱而寧與汪黃同朝維揚之變聞幾危矣會微一言擠時宰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檜使至得政而寧與趙鼎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洪景盧指殺曲端趙哲而失秦陝諸州又不若斯二者之為重矣

呂中議曰審觀國家自有中原之禍以來終始主戰者浚也終始主和者檜也以浚主戰而不免有宮平之敗鄭瑴之叛符離之潰以檜主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主議者寧為檜而不為浚游談者寧慕檜而不慕浚無他檜之所為與人之私心合也然千載而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矣以此見忠義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為又與人之公心合也彼害貴利達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英風常在是浚之身雖死而浚之心未嘗不行於後世也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　之望此來貢　詔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雖抵死、除籍沒家財（按元本有外字）分取　詔（按元本無詔字）出內帑金和糴販濟　金人以未如所欲為辭遂分兵入寇乃命湯思退督師江淮揚

存中同都督　胡銓辯對為上言曰金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興興櫬興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金既得此四郡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懼密諭以重兵脅和上則有敵師乃命建康都督王權屯昭關范蠡備淮李寶備江又命思退都督思退辭不行　多十月詔輔臣夕對　十一月詔諭沿邊將士略曰朕祗奉慈訓嗣有基業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絕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為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為人之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為樂也特以戰爭之役肝腦塗地不忍南北之人枉罹非命朕自即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鄰帥主兵及境弗納逮行人再往始則立式要求繼則迫脅因辱朕以兵臨雖懼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不校禮文奮辭屢易不愛四郡割以與之乃盜元約又求商州且索臨陣俘虜之人變詐無厭必欲尊豐初無休兵結驩之意今使命逗留議論不決積累出船包藏測測朕以太上聖孝不敢重違而宰輔羣臣前後朕請已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在我可從無一顧惜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體不能從也時金將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還上猶未之知也而降是詔矣

詔諭歸正官民　詔云朕遣使約和首尾三載北帥好戰要執不回自虛仲賢初議則有甚定數（按元本作四）事經廷議之式唐鄧海泗之地歲幣銀絹之數及元是歸附之人朕志在好生事甘屈己書幣主地一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蓋中國之仁義創去左衽投戈來歸與夫軍士人民朕厥腥羶實我樂土朕知其殷憂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前後書辭再三峻拒故彼遷怒無厭入我邊境若朕利於和好之速以不顧招懷之大信曲從所欲驅迫北歸則與淮北之民同為魚肉矣爾等當思交兵豐隙城此之由視之如讐共同播遷高官厚賜自有明科傳之子孫永保寧泰天地鑒照朕不食言　侍御史尹穡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庶和議決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擢穡為諫議大夫

言者論湯思退急於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蔣家城散弓弩撤修海船毀拆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又言思退密有召敵議和詔責居永州途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參政周葵問太學有欲相率伏闕者葵以黃榜禁之置獄典憲繼而太學生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之望、尹穡約議金人宜斬之以謝天下　王林（按元本作抃）使金軍併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皆目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歲幣銀絹五萬易藏貢而為歲幣金皆聽許　詔擇日親征

呂中議曰是役也名曰戰而實則和也不惟吾速於和而夷狄亦速和矣敵速於和故朕稱重兵以脅和吾亦速於和故新復之地不暇惜俘獲之醜不暇問但一於和而已正名分減歲幣雖稍異於紹興之時然紹興因戰勝而後和未至如今日之苟和也此湯思退之罪也思退乃檜之死黨檜之主和雖陰與金約然未至於密諭金以兵而脅和者也與檜異議者雖加貶竄亦未至興大獄勤二十人不主和之罪以成其議者此又因秦檜固位之心而使之也大明當天陰邪自熄思退之奸不得以遂行其志矣然以事勢觀之炎興之初屈背方急之時也尚可急投之以所當用之藥篤興之時半體已非其

有夷。故言和不可言戰。亦不可痛已定則將至於忘。時已過則遂至於改。非有已成之規摹。不可爲也。故言朝奏與之敵。舉辭以討之可也。儻與之敵。正名以絕之可也。正名矣而又務實。則大體可復。而成宋高宗所未爲之志矣。

以陳康伯爲左僕射。　簽書樞密院。　閏月。詔館職無限員。　崔鼐敗金人於六合。十二月。赦沿邊諸州。　洪适爲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　雨雹。

乙酉。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郊。郊祀多用冬至。冬至近晦。改用正月。遵舊祖故事也。　罷陝西轉運。

二月。賑浙西飢。　雨水。詔避殿減膳。　陳康伯。康伯之初相也。上皇賓諭曰。自卿陳桷。中外翕然無有異論。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眞宰相也。詔文恭。改詔文正。　三月。令沿邊措置屯田。　詔舉制科。　四月。金使來。國書始謂上爲宋皇帝云。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間。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爲宋皇帝。正使（按元本作止）爲叔姪之國。歲貢爲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地廣不能改。上終身憤之。其後朕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人卒不從。蓋上有志復讐。無能輔其志者。　吳璘來朝。尋對普安郡王。判興元府。　五月。詔減征斂。　李若川使金。充賀上尊號使。　六月。降姚岳官。　秋七月。詔諸路監司帥臣。銓量守臣。守臣體訪知縣以聞。　鑄當二錢。　八月。立皇長子愷爲皇太子。大赦。　文武官守臣辭見。並令上殿。諸路漕務總管。鈐轄都監。並同。　梓蓋李金平。　九月。立太子妃錢氏。　冬十月。方滋使金。充賀正旦使。　金使來賀會慶節。　十二月。以洪适爲僕射兼樞密使。　汪徽除樞密使。

丙戌。乾道二年。春正月。雷。　限軍額。三衙江上四州大軍新額總四十一萬八千人。殿前司七萬三千人。馬司三萬。步司二萬一千。建康五萬。池州一萬二千。鎮江四萬七千。江州一萬。楚州武鋒一萬一千。平江府。許浦水軍七千。鄂州四萬九千。荆南二萬。興州六萬。興元一萬七千。金州一萬一千。其後增損。通不減四千餘萬。衣糧約二百緡。可養一兵。是歲費錢八千萬緡。　二月。賑兩浙江東飢。　三月。賜蕭國梁（按元本作岸）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僕射洪适罷。　夏四月。雨水。　除浙西圍田。　參政葉顒罷。　六月。兩浙市舶司官吏請給過於所收。遂能。　乾道新書成。　詔舉制科。　秋八月。築林安宅。　九月。地震。　嚴賦吏法。　以黃濟爲司農少卿。　少監汪大猷請以蓋諫侍從奏議。箚錄之。時備觀覽。　詔舉將帥之有智勇材能者。　冬十月。減饒州歲貢金額。　命講讀官進言。　雨雹。　十一月。修祥曦殿配註。　汰老弱兵。

呂中曰。養兵以自固。兵多以自禍。不用兵以自弊。此本朝之弊政。未有如中興之甚者也。祖宗蹈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朝廷以諸州上供錢。以養大兵。而諸郡又以其自當用度。又蓋以養廂禁七兵。禁校貴將統領統制之船。坐縻厚餘。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國未嘗有強大之形。敵未嘗有易破之驗。而徒以已困於兵耳。十年教訓。十年生聚（按元本此二句互易）者。此句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乾道之間。知老弱之當汰矣。然積幾十年不用兵。則強者自病。壯者自老。平日皆爲發無用之兵矣。

十二月。以葉顒魏杞爲左右僕射。　簽書蔣市舶參知政事。　陳俊卿同知樞密院。　詔宰相兼領國用使。參政周知國用事。　洪邁言今三省所先法。中書省掌宰執奏押。既圓當。制舍人奏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疑。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進門。過門下。而中書不預。則封駁之職。恐有所偏。望詔樞密院。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奏黃奏讀。以示慎重出命之意。從之。然樞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

丁亥。乾道三年。春。詔戒理官謹獄。　會子流轉不行。給降度牒及勸敎帖。召人作價。全以會子進納。　令兩淮通行銅錢會子。　二月。賜諸將兵書。　夏四月。利州東西路併一路。以吳璘爲安撫。兼四川宣撫。兼知興元府。蔣堯臣上疏。表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追封信王。謚武肅。　五月。賑泉州水災。　安奉太宗眞宗玉牒。　六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蔣堯房州襄士金州保勝軍七千餘人。明年。又奏興元洋州義士共二萬三千有奇。且因農隙時往來教閱。無衣糧之費。而西師之勢壯矣。

皇后夏氏崩。謚安恭。　秋七月。皇太子惠薨。謚莊文。　閏月。攢安恭皇后於赤山。　以劉珙爲翰林學士。　八月。禁兵官交結內侍。　大霖雨。　冬十月。成都路旱。　十一月丙寅。郊。以雨而雷。望祭於齋宮。　金使賀會慶節。　詔戒因循苟且。懲覆轍之弊。　僕射葉顒。魏杞以郊祭雷變。能奉祠。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　命近臣指陳得失。

戊子。乾道四年。春正月。籍荆南義勇民兵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時教閱一月。　二月。蠲福建鹽錢。　給借糴助四川總司。　以將帥爲右僕射。至五月。以母喪而去位。　王炎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雨雹。　三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賑綿洪等州饑。　進呈欽宗實錄并帝紀。　五月。詔諸路帥臣。每歲如合賑濟。即約所用及見管米斛。多方措置。　六月。置度支都籍。　秋七月。疎決囚。　主悅知衢州。惶怒。懲祥。中夏闕雨。禱曰。乞爲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算。竟以是卒。百姓巷哭。爲之立祠。詔賜龍圖閣。八月。行乾道曆。　冬十月。蔣芾起復左僕射。芾辭。乞終喪。詔從之。　陳俊卿右僕射。　十一月。大閱于茅灘。上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蹴日。旌旗蔽天。六師讙呼。嘯賞有加焉。　十二月。科魏掞之入對。上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掞之議論□□賜（按元本此五字缺□）進士出身除大學錄。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九

孝宗二

己丑乾道五年春正月以徐子實充措置兩淮屯田官。 龍圖閣用司。 中書舍人汪澐言按中書舍人於制敕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駁正中書違失近年給舍列銜同奏非神宗官制之意詔制置非經兩省審讀不行。 三月賜鄭僑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命參政王炎宣撫四川。 夏四月詔恤流移。 五月蠲雪事籍。 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作情重奏裁。 六月戊戌上御便殿。 錄孔氏後賜孔璪官。 八月朔日有食之。 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左右僕射允文嘗有恢復中原之議而俊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人有譏允文所爲虛誕竟不效。 九月復監司避本貫法。 令諸路監司分上下半年巡按所部。 冬十月賑溫台水。 十一月諸州通判許監司列銜保奏。 監司郡守及侍從臺諫兩省各舉京朝官以上三人。 十二月張栻入對時虞允文以恢復自任栻言欲復中原之地必先牧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當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 降會子。 敕兩淮鑄錢。

庚寅乾道六年春正月上召黃中中入見因復以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爲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讐固無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爲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爲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上嘗聽納除爲兵部尚書兼侍讀。 括免丁錢。 二月詔均役法嚴限用抑游手務農桑。 三月省諸司吏員。 罷淮東總領所併歸淮西。 以史正志爲戶部侍郎江浙京湖淮西編總等路都大發運使置司江州。 罷四川安撫制置司歸宣撫司。 夏五月進皇四朝會要上嘉玉牒。 僕射陳俊卿罷時虞允文始相雖議恢金以陵寢爲辭俊卿面奏以爲未可又上疏曰陵寢誠臣子之痛憤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爲備若遽爲此以速之彼或先動則吾之事力不辦不知何以待之況使者既行中外疑懼果得所請猶爲有名苟或不從殊失國體上意爲稱而允文復申前議俊卿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出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迂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詔革苛且斂錢等習。 詔給舍彙練言事。 閏月行錢會各半法。 范成大使金新請山陵及受書二事金復書略曰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載昔遣至指聖汴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對(陵元本作到)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於行途抑聞附葬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自紹興和戎受書之禮金使捧書上(按元本作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上降榻受書以授內侍完顏俊初立宰相陳康伯與爭遂令伴使取書以進及乾道再和循舊例上意頗悔之明年遣趙雄賀金生辰附國書云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殯斂未遽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敢投諄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金使其臣宣諭宋朝初講和日宋朝來請徽宗梓宮今日講和自當來請欽宗梓宮父子同葬以時舉櫬去年使來却妄請聖洛山陵上國止許奉遷今因聘使輒稱久安陵寢難以驟遷靖康靈柩亦難揭請向來已許遷葬今反辭以爲難於義安在無一語及受書事。 六月張栻入對上曰卿知敵中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敵中亂盜連年盜賊日起栻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復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蓋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攘遇戰退守之事通而爲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上爲改容歎息。

呂中曰孝宗有恢復之志置恢復局寵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立奉使司兵自偏裨而下各有長記將自舉備而上又有揭貼江北諸城淺陴增隍沿淮分戍鼓聲達於泗穎蓋無一日不爲恢復之事實以乾淳之時與紹興之時不同紹興復讐之時仗義而行可也然機豈易乘哉必吾之事力十倍於紹興而後可開釁不知此所以有浪戰之失也。

九月更役法。 復置武臣提刑。 十一月壬午郊。 十二月大赦於白石。 罷發運司。 復淮東總領所。

辛卯乾道七年春正月朔加上太上帝后尊號曰光堯壽聖繼天體道太上皇帝后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 上取尚書中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冊以自警名曰敬天。 復鑄錢司。 二月立皇子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 以皇子愷判寧國府進封魏王張栻入對請葛覃詩。 三月皇太子納妃李氏。 復將作監

申般閉糴禁。夏四月，詔舉制科。賑楚州饑。劉琦起復同知樞密院，安撫荊襄，琦辭免。以皇太子尹臨安府。秋七月，賑湖南江西饑。蠲淮浙丁錢鹽絹。冬十月，詔紹興府宗正行司。十一月，罷制科。十二月，立開門官輪對法，依文臣館職輪對。

壬辰，乾道八年，春二月，改僕射名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爲之。（按元本有以字）曾懷參知政事，以張說、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三月，賜黃定以下及第出身。夏五月，福建鹽行鈔，陳俊卿帥閩，移書於宰執曰：鹽、竊建推上四州可惜，其他地狹民貧不便。立宗室銓試法。秋七月，罷蘄州屯田兵。八月，四川水。九月，定江西四監鐵錢額。命虞允文宣撫四川。冬十一月，詔蠲官田。申嚴定盜賜設法。癸巳，乾道九年，春正月，以王之奇知揚州，淮南安撫使。詔監司守臣革朋比苟且之弊。福建鹽復官賣法。二月，命監司條便民事。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皇太子免尹臨安。江西洪吉饒信等五郡水災，命賑之。詔朱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與崇道觀。秋八月，詔興水利。九月，進皇中興會要，太上今上玉牒。賑台州饑。冬十月，丞相梁克家出知建寧府，乃以曾懷爲左（按元本作右）丞相，以張說知院。鄭聞參政，以沈夔同知，尋復以姚憲爲簽書。十一月，朔日有食之。陳升卿賜出身，除監察御史。戊戌，郊。詔明年改元淳熙。旌飾行漢州什邡縣陳敏政五世同居，旌表門閭。十二月，廣西鹽復官賣法。甲午，淳熙元年，春二月，交趾來貢，賜國名安南，封李天祚南平國王。三月，省文武階左右字。出爵蔡民賑濟。夏四月，詔宗室名。詔舉制科。六月，詔臨安、紹興東西之位。右丞相曾懷罷，先是，蜀臣詹亢宗季棠論李於王宗已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經謗，大理寺根究無實，乃貶亢宗及棠而復相懷。繳言者又論參政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收相位，乃能遠十一月，懷以疾辭，乃除職奉祠。九月，曾覿同府儀同三司。幸玉津園宴射。冬十一月，甲申，日有食之。以龍茂良參知政事。以葉衡爲丞相。十二月，修吏部七司法。是歲，淮南復分爲東西路。

乙未，淳熙二年，春三月，親試舉人，以詹騤爲首，有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嬪妃溺前聖意，縱於盛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是以議兵革爲諱，論兵革爲迂也。上覽對不悅，置之第五。夏四月，降曾子，付兩淮總司。五月，燕輔臣于玉津園，上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脈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遠，眞後世龜鑑，葉衡等奏曰：陛下能以無逸爲龜鑑，與社稷宗廟無窮之福也。六月，定被外帶職格。罷四川宣撫復制置使。蔡蔣、王炎、張說。秋七月，遣出西方。詔四川制置司，存撫關外四州及金州上津沿邊諸處歸正等人。八月，湯邦彥使金，請河南陵寢地，明年夏四月，邦彥使金至燕，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怖不能措一詞而出。上大怒，詔施新州，自是河南之議遂息，不復泛遣使矣。

呂中曰：孝宗嘗謂輔臣曰：今世士大夫微有西晉風，作王衍阿堵等語，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宅歟，內五十餘爲人所強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國事則諱言之，當時士大夫熏蒸於和議之中，一至於此，獨虞允文建議遣使以陵寢故地爲請，其識壯矣，以八陵之瞻祀，

中原之久陷，固臣子之至痛，決不可和矣，不幸而奸臣已許之和，則請復陵寢故地，當爭於講和之中，不當爭於和議已定數年之後，彼雖仁義不足，而因狡有餘，豈可以虛言動哉，求之不已，必至用兵，度之事勢，則我未有勝彼之實，其忠有不可勝言者，況中原之地，吾不能正大義以取之，乃卑辭厚禮以求之，其於大義已乖矣，此敵之所以反侍以輕我也，趙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讐之復，而非恃和以自固也，彼以三十年早朝晏能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屈辱於一時，迄能伸其志於後日，今徒爲卑辭厚禮之事，而不能爲臥薪嘗膽之規模，隨興以來，稱叔姪之國，則朝廷動色相賀，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間，所爭者受書之儀而已，此我彌虛文之弊也。

九月，丞相葉衡罷。閏月，賑兩淮饑。嚴因任法。詔常平司每歲奏所部因歉。冬十一月，朔，加上太上尊號曰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濟明廣慈太上皇后。十二月，上爲太上皇帝預壽七十，於立春日詣德壽宮行壽禮。大赦。詔強盜賊法，比舊法增一倍定罪。併左藏南庫封樁庫。丙申，淳熙三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遣皇上皇日歷。夏四月，詔舉監司郡守。雨雹。竄葉衡于郴州，言者謂葉衡昨任宰輔，不能正身竭誠，日惟沈湎於酒，狥私背公，乃竄之于郴州。五月，以柴瑾爲殿中侍御史。以朱熹爲祕省郎，辭不至。上問魏掞之安在，掞茂良奏已物故，乃贈宣教郎直祕閣。秋七月，以鄭鑑爲校書郎。詔獎虞康留守劉珙賑濟有方。八月，詔御史六察各揚乃職，蠹弊益振，可各特遷兩官。九月，道官點（按元本有磨字）三總所財計。是秋，台婺等州水。冬十月，錄繫囚。立貴妃謝氏爲皇后。上謂執政曰：若要革弊，當從宮禁始。上曰：鬻爵非古制也，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總取旨補官外，其餘住罷。十一月，癸丑，郊。詔諸州軍守臣於文武臣內選差。十二月，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令與陸贄奏議熟讀，曰：治道盡於此矣。監司因行部受諸郡折送，悉以贓論。安南李天祚死，子龍翰嗣。

丁酉，淳熙四年，春正月，行淳熙曆。令舊州置財用都曆。雨雹。二月，幸太學，行釋菜禮。幸武學，傳伯喜言，從祀於文宣王者，皆當時門弟，或歷代之名儒，固無可議，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開元終次，失於太雜，太祖去白起之像，高宗黜韓信而陞充國，蓋李勣而升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無異白起，而彭越臣節不終，亦同韓信，王翦辨雖平侯景反，連和於齊，吳明徹雖取河南，然爲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寬、楊素、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獻、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夷狄之裔，或屈節僭僞之邦，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偶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爲漢之爲功，在昏則謝安石、祖逖，在唐則王忠嗣、張巡，皆闕而不錄，宜詔有司討論，使知夫貶夷狄之類者，所以尊中國，黜不終之節者，所以尚仁義，而爲勸沮者大矣，詔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廡，書省賜省官宴，上賦七言律詩，坐者皆賦和。給付牒助四川總領司措置備邊。三月，以史浩爲殿中侍御史。龔泉觀使愛侍讀。幸玉津園宴射。夏五月，罷州建劍水命賑之。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龔

茂良龍先是茂良退朝，曾覿當道不避，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遣中使諭覿，留政府，留茂良，取其直資官捷之御筆宣問，施行大遂，會柴瑤論奏不行，得旨補外，或指瑤爲茂良同年，未幾，謝廓然除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忤上旨，改除工部侍郎，力求去，出知藝州，光朝乃茂良同里，亦自引疾乞罷，出知建康府，令內殿奏事，手疏六事，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既退，思條論茂良擅權植黨，上親灑宸翰，論以體敬大臣之意，章再上，始落職，臣僚復以四事評謗茂良，轉責寧遠節副，安置英州，明年，卒於貶所。立三省總院奏審法。秋七月，罷蜀茶鹽。立特補太學試法，每正解一名，取特補五名。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閱試毬於選德殿。紹興水多十二月，大閱于茅灘。

戊戌，淳熙五年，春二月，雨土。三月，以虞浩爲右丞相，十一月，罷。上親試舉人，以姚顏爲第一。夏四月，雨土。詔今後差給事中一員立一司，專一看詳。五月，罷創立場務。六月，詔舉御史。知興州吳挺言，強覽守環州，強震爲兵，並死節，贈觀察使，仍於西和州立廟。限四川總司錢銀會子額。利州復分東西路，以程挺爲西路安撫、兼知興州，程价東路安撫、兼知興元。秋八月，詔民間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有違者按劾以聞。九月，寺丞書省，陳俊卿入對，時曾覿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開封，兼樞密院都承旨，甘昇爲入內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爭附之，於是鄭鑑爲館職，袁樞爲宗正簿，因轉對數爲上言之，至是，俊卿入對，因論覿抃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皆以中

紀事之樓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上因是疏覿七年，直發胥死。

呂中曰：方曾覿與龍大淵始用事也，劉度爭之去，胡沂爭之去，張燾周必大又爭之去，上皆以朋黨疑之，及陳俊卿一言，而即出二人於外矣。俊卿既去，而曾覿復來，劉恭父言之，張敬夫言之，張茂良重言而待貶，而覿與王抃，甘昇之寵自若也。及俊卿一言，而復疏曾覿而黜之矣。於是見君子退則小人進，君子盛則小人衰也。於此見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而人主之論相，當求其正己，不當求其適己，當求其可畏，不當求其可愛也。於此見孝宗之英明，一時之奸邪寡騎，終不能以滓穢太清也。以趙雄爲丞相，王淮爲樞密使。編光堯慈訓。十二月，弛浙江漁禁。

己亥，淳熙六年，春正月，太社令葉大廉請乞詔內侍省，過有宣索之物，並先次經由合同憑由司，上曰：此良法也，可依。四川制置使胡元質奏，夔州上供金銀絹三色，乞將大寧監鹽課增羨措置，蠲免九州民間科買，以蘇民力，上從之。雨雹。參知政事錢良臣奏，臣昨任淮東總領日，失舉茹驤改官，今以贓敗，法當同坐，詔覽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勉從所請，可鐫三官。上幸佑聖觀，皇太子從，召少傅侍讀史浩、少保曾覿入侍，佑神（按神謂聖之說）觀，即上儲宮也，置酒從容，上曰：元良侍側，保傅從遊，太子謙恭仁孝，二位老成忠賢，朕心甚樂，朝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上曰：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詔求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撫循，則不免於二

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練兵，蠲可以飾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省逸備，今日將帥之選，舉皆貴戚子弟，關役凡流，所得資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剝削，以備償負，總餉的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賄賂，其所賂權貴，動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盡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蠲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剝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莫闕以時，冒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省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三月，賑淮東災。雨雹。詔漕臣舉職。

夏五月，郴寇平。六月，求四川遺書，以其不經兵火，所闕官書最多也。秋九月辛未，大饗明堂，復合祭，舉太祖太宗配。冬十月，加封李龍翰。十一月，雨土。

庚子，淳熙七年，春二月，殖釋奠儀。張栻卒，栻就胡宏學，宏告以孔孟論仁之旨，栻之言曰：學莫大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非有爲而爲，此栻講學之要也。初，栻在朝，召對六七，栻所言大抵皆修身恤民務學畏天，與夫抑僥倖，屏讒諛，故不悅者衆，病且死，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天命至此，厥路無由，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黎丕圖，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遊。詔禁洛學，祕書郎趙彥中疏略曰：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師，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今乃別爲洛學，怪誕恣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材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三月，詔舉制科。迎太上帝后宴大內。夏五月，殖淳熙新書。六月，命試刑法科兼經史。秋八月，湖南帥臣辛棄疾所置飛虎軍，詔發（按元本作撥）隸步軍司。旱。九月，詔常朝宰臣免賞名。詔印會子百萬緡，均給江浙，代納旱傷州縣月樁錢。冬十二月，黎州五部蠻犯邊。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

宋孝宗三

辛丑淳熙八年春正月上論宰執曰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趙汝愚謂內侍不當領軍政進呈太上亦以爲然並改內祠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永爲定制　三月親試舉人以黃由爲第一　應臨安府及諸路官私房僦不限貫百十分減三　閏月立城否郡守法　夏五月燕講筵官　六月賑紹興府徽嚴等州水災　知處州李士龍納租多取加耗詔降一官　錄范質後　呂祖謙以疾奉祠終於家祖謙五世祖公著以勳德著聞四世祖希哲首從程氏遊淵源所漸尤爲深遠資稟特異聞道甚早其學本於累世家庭之所傳博諳四方師友之所講至今學者知向正學而尊崇前聖則其訓迪之餘功薰染之遺澤也嘉定八年謚曰成　八月趙雄罷出知潭州時有言雄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爲故事　以王淮爲右丞相　詔見任宰執姪孫子孫並與宮觀岳廟理爲資考先是蔡京父子共政秦熺繼之由是典刑大壞孝宗惡之　九月江浙淮北旱出帑募民賑濟　冬十月謹出命經三省法　國子監簿喻良能進忠義傳頒之武學　詔以連歲荒歉權罷賀雪賜宴　十一月詔諸路賑饑　浙東提舉朱熹入對奏論浙東救荒事乞勑諭推賞又乞撥糴米斛乞損放來年身丁錢上皆從之又奏推行建寧府社倉法於諸路又乞復白鹿書院洞本唐朝李渤所居有臺柳環以流水雜植

花木爲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後經兵火屋宇墮壞至是復之呂中曰我朝京師有學諸州有學下至一邑亦有學其制備矣然古人此間族黨莫不有學則復白鹿書院其亦鄉學之意與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則傳道育才不在辟雍泮水而在杏壇之上洙泗之間於此見鄉學之有功也國家肇造之初爲書院者有五曰嵩陽書院曰石鼓書院曰石鼓書院曰應天府書院曰白鹿書院今嵩陽應天二書院不可考而石鼓書院淳熙中得潘侯時而復興睢鄱書院又得張朱二先生主之回視州縣之學不過世俗之榮進取之業其相去豈數百驛而已哉嘗文公乞復書院時朝野喧謂州縣已有學校不必煩費文公之議曰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鬼道之居執正執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教執利執害今佛老之宮大郡以千計中郡而下數十學校教養郡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勢衰多寡相絕如此則其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不能正於彼反疑其有所請於此不知其何說也

冬（按元本無冬字）十二月雨雹

壬寅淳熙九年春正月賑兩浙饑　池州汪青坐盜發遞角誅後他卒事覺知非青罪詔推勘官吏趙粹中落職餘責罰有差青家支給五年王淮奏陛下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恩及幽明矣　詔勑民樵舂麥

夏六月詔侍從臺諫舉官堪充監司官者各一二名　秋八月詔任子以品秩之崇卑立爲定數宰相十人開封（按開封疑開府之誤）以上同執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寺長貳監長至左右司諫開封少尹應務（按應務疑益務之誤）及一年須官至朝奉郎并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並減三分之一餘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至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　淮東蝗　辛巳大饗明堂　九月以王淮樂克家爲左右丞相　冬十一月夔州路饑

癸卯淳熙十年春正月上曰發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發兵周必大奏尚不止八分上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西路州軍寄招鎮江諸軍及武錄軍歲額人數可權免三年所有諸州未足之數特與蠲免　以王（按元本作振）洽爲御史中丞　三月詔舉制科　夏六月兩浙水命賑之　監察御史謝禁僞學奏略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謂己獨能之夷攷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雖然向風實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從之　廣西運司申昭州金坑五處逾年所入不多若行廢罷以裕民間甚便上從之詔監司帥臣歲舉廉吏一二人　詔經理屯田和州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三十六處建康府上元

縣五百餘頃又襄陽府宜城縣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令各處具田畝實數以聞。　詔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者籍沒家財取旨決配必無容貸。　秋七月罷西蜀復鈔法先是官利其贏而自鬻久爲民病至是詔罷官般官賣通行客鈔。　旱詔求言上謂輔臣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之間天下定行一兩遭又謂數日羣臣應詔言事並無及朕過失多言刑獄事刑獄自有成法王淮對曰陛下發勤如此更有何過失可指。　詔助役聽從民便先是處州守臣范成大於本州令民朋出田助役謂之義役行之十六年後有右正言蔣繼周言范成大唱爲義役之說擾民壞法乞降睿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差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不得干預其間民自難久行或不能息爭訟仰州縣照應物力資次差募從之監察御史謝諤言蔣繼周所奏係是兩項見行義役聽從民便是行義役法也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訟依次差募是行差役法也是欲差役義役並行不曾名言痛罷差(按元本作義)役訪聞江東西諸路乘此頗有擒斷蓋民間舊因差役吏緣爲奸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廣行追擾蠹其脫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所以吏人自爲蘇曰衆人出錢一戶入役民間因此多有困端緣行義役遂頗便之胥吏束手無措日夕伺隙以敗其謀近有饒州吉州人戶赴臺陳訴倘有可憫乞下諸路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上曰前日蔣繼周言處州守臣專行義役之弊今諤欲差役義役各從民便令照前降指揮施行。　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大閱於龍山。　李椿卒椿爲吏部侍郎極言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興亡靖康明受其禍有以裁制之則國家免於前日之禍宦官亦保其富貴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預於人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又言渡江以來茶法之弊禍官執券市之園戶州縣歲額配之於民府西蜀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商計大窘以一路田租二十二萬斛令民折而輸錢至於吏祿兵稍無所給則又損其估以市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椿請除民和糴招糴官民兩便椿所言皆裨國利民之事及卒人皆爲之流涕。

甲辰淳熙十一年春正月辛卯雨土。　詔赦災傷免殿賦。　甲寅雨土。　二月令兩淮京西湖北路閱民兵萬弩手拘集比試每州解一二名赴樞密院依四川義士例補授以示激勸。　三月親試舉人以衛涇爲第一。　太湖知縣趙傑之有言其不了職被疑者上諭宰臣王淮曰士大夫一被此名終身不可贖不須明言其罪止降一官上之忠厚如此。　夏五月校書郎羅點請降配刑謂贓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議居役或編管他郡令其應配照淳熙元年指揮得其強壯者充軍庶幾配卒漸少不至於盜十四年八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國初加杖用貸死罪寖謂前後創立配條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長奸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籍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色目莫若依舊格參訂而其他偶麗於罪者得全其面目知所顧籍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奸黨誠天下之切務乞詔有司執定施行。　建康府太平寧州水命賑之。　六月詔舉制科詔不拘三歲之制有合試人舉官即以名聞明年春詔制

舉綱免出鞋破。　秋七月賑泉福興化軍饑。　冬十二月熊克上九朝通略。

乙巳淳熙十二年春正月知平江府常熟縣曾槃犯贓監司傅琪劉穎失察並降官。　上諭輔臣諸路獄案多稽滯其閒久不決者各取一二件將上仍命罰之。　二月雨雹。　三月右正言蔣繼周請禁胡服番樂。　夏五月地震。　秋九月湖州台州水。　冬十月詔戒將帥曰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專己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掩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爲封君與廉頗同仕果何害焉朕當以奢爲法毋蹈往弊仍刻石給賜諸將。　十一月辛丑郊。　十二月庚戌朔太上皇帝尊號加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太上皇后加備德二字。

丙午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慶上皇聖壽八十行慶壽禮乃大赦。　夏四月詔以沒官田產入常平。　五月宴經筵官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上召宰執賜酒從容詔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甚者但作歌詩如隋唐之君覺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諄復不已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徵(按元本作證)於太宗則語言不甚諄複且當德宗喪亂果何等時而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按元本有且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豈容損急未盤中人傳旨十九字此脫)又安能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中人傳旨悞事實多朕每事以太宗爲法德宗爲戒。　秋閏七月雨雹。　八月乙亥日月五星聚軫。　九月求遺書。　戶部言江西帥司乞以上供和糴折價錢上曰食與貨自是不同本是納米令使納錢以病民尤不可也。　冬十一月四朝國史成梁克家罷相與作京宮觀明年六月薨謚文靖。　十二月利州路饑命賑之。

丁未淳熙十四年春二月以樞密使周必大爲右丞相。　以參政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三月封節婦廖氏蟲。　親試舉人賜王容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夏六月旱詔求言。　衡州請修炎帝陵從之。　秋七月賑台處紹興府寧州旱災。　九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兵以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　冬十月大赦。　乙亥太上皇帝崩遺詔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詩上宮名曰慈福。　上諭王淮等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自不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然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等奏紀得亦不曾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詔定蹕蹕。

戊申淳熙十五年春正月詔補闕拾遺。　却會慶節進奉。　三月葬高宗永思陵。　夏四月祔高宗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廟庭詔曰朕昨降旨揮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祔澌(按元本作祔廟)勉從所請之語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蓋三年之制斷自聖心舉千載廢墜之典不爲浮議所搖廟號曰孝不亦宜乎。

呂中曰此高廟配享之議從洪景盧之請也然以公論觀之當以張趙二公配享(按元本作劉下同)而呂頤浩不厭人望張俊附檜主和譛殺岳飛不當預配享之列故當時尤延之言楊彬之配食太祖宗幾於

二十餘年之後，今乃忽定於一日之間，乞別寓議，其後楊萬里（按元本有乞字）上書爭其事，謂今建議之臣，曰敢曰專曰私而已，又論張公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瑗以立國基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蓋景盧兄弟皆湯思退舊客，夙有怨（資元本作憾）於魏公，故以復辟之功歸之呂頤浩也，其後孝廟配享，議者推陳魯公而魏公終不得預，蓋但以富平符離之過，而不考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於富平符離，豈可以一害而掩其大德乎。

三月，大享明堂，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祀，淳熙六年，用李燾等議，行明堂之祭，燾言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帝者，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祖爲王父，則父不專謂考也，至是周必大言，高宗儿鏡未除，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配，孝經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留正言，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五月，丞相王淮能辭免判衢州。六月，雨雹。朱熹入對，賑臨安饑。京鏜使金，爲報謝使，堅執不肯聽樂，詔京鏜將命執禮可嘉，乃以京鏜爲工部侍郎。秋七月，賑諸州水災。八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陳亮上萬言書，略曰，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已索然無餘矣，陛下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社稷宗廟，非區區之所能誦也，高宗皇帝春秋既尊，陛下不欲大舉以鼓勵茲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仰首而觀陛下之舉動，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日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使之盡總諸將，管長史司馬以專其勞，此蓋宗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震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按元本作已）向矣，天下知所向，而吾之驅馳運動，亦有所憑藉矣，陛下倘以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理建業（按元本作鄴下同）而後臨之，雖今歲爲北伐之舉，而爲經理建業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興啟絕，陛下即位之志，無少仲矣。九月辛丑，大饗明堂，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昨已申請，高宗儿鏡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並配，他日高宗儿鏡既除，自當別議。錄中興節義後。冬十月，詔煥章閣，藏高宗御集。鄭僑使金，賀正旦，張時裕副之，金主病篤，傳旨免朝見，令就東上閤門進書，僑與時修抗辭，謂閤門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進，乃令且就館，至元日滯還，明日金主告殂，使還未至，會光宗受禪，還給事中。十二月，召朱熹，熹封事曰，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

己酉，淳熙十六年，春正月，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

呂中曰，相位之所以屢易者，蓋德秦檜專權之弊也，然二十八年，命相十有七人，洪文惠三閱月而罷，發魏公、蔣子禮皆兩（按元本作四）閱月，葉夢錫十閱月，湯岐公、葉正簡、魏文節皆不踰年，陳魏公一年七

閱月，趙魏公二年九閱月，此其最久也，若周益公爰立二年，留衛公爰立踰月，則同值內禪矣，此外再入，陳魯公秉上凡一年九閱月，吏部王曾魯公各不踰年，惟梁鄭公再相僅五年，以久病而能，此其最久也，淳熙十五年，沈清臣言，天下之務有六，一曰論相，必天下之眞相，陛下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傅，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說易，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跅弛豪邁，或取之謹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才，始也取之奸憸說詐，然卒鄙之人（按疑有脫誤）而卒也任之柔懦委靡，無可立之志，間有度量沈靜而經畫淺，心存社稷，而才術甚疎，表裏忠讜，而規制良狹，其他則以空疎敗，以鄙猥敗，以欺罔敗，以浮誇敗，以貪墨敗，以饒詐敗，以委靡敗，然則焉用彼相哉。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壬戌，上內禪，移居重華宮，皇太子即皇帝位，立妃李氏爲皇后。上尊皇太后尊號，詔求言。下戒勵詔。詔執事官日輪面對，祕書郎權吏部郎官鄭湜因轉對，首言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自昔帝王能（按元本作雖）有天下之富者，（按元本無者字）而不以天下養其親，惟高皇（資元本作宗）享天下之養，壽皇躬天子之孝，二十有七年，人無間言，此聖賢之所難也，陛下率而行之，必如壽皇，然後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有不賢之后，蓋祖宗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后家待遇有節，故無恩寵盈溢之過，妃嬪進御有序，故無忌嫉專恣之行，宮禁不與外事，故無斜封請謁之私，此三者，漢唐所不及也，陛下能謹閨家之率，察女壯之戒，則齊家之道得矣，皇子毀嬉之性，過人遠甚，然在王所者，左右前後，皆善士也，王誰與爲不善，講讀之官，進見有時，志意不通，休沐之日，或至多於講讀，皆不若左右前後之人，與王親狎，朝夕無間，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物也，願陛下蒞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嚴家法之義，以正內治之紀綱，明教子之規，以壽萬世之基本。三月，皇子擴進封嘉王。夏五月，周必大能相。秋九月，赴省舉人，定以二月一日引試。冬十月，詔大臣裁節冗費。十一月，詔遵祖宗成憲。是歲，金主雍死，孫璟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一

宋光宗

庚戌，紹熙元年，春二月，中丞御史彈奏二十條，御史臺彈奏格三百五條，本淳熙所定，至是，劉光祖稽其有關於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內侍、與夫禮樂、訛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條，奏乞付下恪守，上從之。

詔壽皇聖帝典章法度，類編成書，當遵而行之。以趙汝愚知貢舉，而宗室知貢舉自此始。右丞相留正請建儲，上曰，少徐議之。貶姜特立，時特立、謫熙戒以非坊舊人得幸，特立除知關門事，留正爲右揆，適亞參向闕，特立忽見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而葉□□□□擇一人，誰實先之，明日正奏且論其招權□□□□□□□□能特立與禁國宮。夏五月，親□□□□□□□□□□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罷劉光祖□□□□□□□□□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澄坐席前，逼澄曰，近日來風采一新，光祖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常日爲大諫所言者，則自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公所上章，數日爲之恍惚，日餌定志丸，他可知也，未幾，深甫除右正言，至是，光祖坐論吳端孫璫事，忤旨，出爲潼川府轉運判官，澄遷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吳端者，舊以巫醫爲業，上在潛邸，先是上皇有疾，國醫不能療，吳端療治有功，上既受禪，擢關門宣贊舍人，又遷帶御器械，澄三上疏論之，不報，給事亦封還勅黃，上以御筆論止之，光祖再上疏，言小人淫分干請，而使給

諫不能行其職，輕名器，虧紀綱，裂主權，是一日而三失也，疏入，上命大臣令都司論止之，光祖言益力，上不樂，徙光祖爲太府少卿，由是遂出。　閏減無窮名版帳錢。　秋八月，詔造新歷。　冬十月，改左藏西上庫爲封樁下庫。　減廣西五州鹽直鹽數。　命監司帥守舉人才。　命潼州經界，後不克行。　保任京官犯贓遷坐。　湖北會子初行兩界。

辛亥，紹熙二年，春正月，詔修紹熙會計錄。　詔裁節浮費，自今內諸司所給賜、所營造、所取索，悉從有司定爲中制，惟正之供，濫恩橫例，皆蠲正之。詔葉翥、趙彥逾、何澹同稽考，其後亦不果裁節焉。　夏四月，初命任子簾試，以革代年之弊。　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寄，久不刪潤，乃復從群定敕令局，差群定一員，刪修官三員。　五月，太學生余古上書，言上宴遊無度，聲樂不絕，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更進樓臺，不輟興作，深爲陛下不取也，甚至奏胡戎樂，習齊（按元本作遣）郎舞，乃使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以怪市，施之異服，備極醜態（按元本作態）以致戲笑，至無謂也，帝覽奏怒，始以編管誠古，餘言者乞從寬宥，乃送秀州聽讀。　右丞相留正請復建儲，上曰，俟過宮與壽皇議之。既而諭正，壽皇聖意亦欲少緩。　六院宮復入雜壓。　秋，中丞何澹有所生繼母之喪，請解官持服。　冬十一月，壬申，冬至，郊，風雨大至，上震懼成疾，后李氏大將李道女也，悍而妬，欲廢立子嘉王爲儲嗣，因內委請於壽皇，未許，后不遜，壽皇有怒語，后銜之，乃造言誣謂壽皇有廢立意，上益疑，疾愈甚，及聞後宮有暴死者，上震懼，其疾不能痊平。

壬子，紹熙三年，春正月，上以疾不瘳，乃御內朝，於是重華宮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宰輔羣臣封章沓上，都人始憂。　臣寮上言，臣願陛下先清心寡欲，躬自節儉，然後明詔大臣，裁立經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一切蠲事裁酌，能其不急，損其太過。　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爲定法，從之。　夏四月，立子科吳獜，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蔣皇親姪孫特改承務郎。　皇伯嗣秀王伯圭拜太師。　蜀鹽復舊法，聽從民間自煮鹽，歲輸課利。　增印兩淮會子。　秋七月，瀘州軍亂。　閏減蜀中額發。

癸丑，紹熙四年，春正月，詔江上諸軍隸差統制，至淮備將者，令主帥解發三人，赴總領所選擇一名，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爲便。　三月，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察院汪義端有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力辭，復命當舉士中論聖意，汝愚乃受命。　趙汝愚言，舊法聽改官者，皆以三考爲一任，今以三考之外未能奇零日內，輒敢並勞午（按元本作干）請，已非法意，詔未成考人於後任擬，應三考聽舉改官聽，著爲令。　夏五月，左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待罪。　親試舉人，賜陳亮以下三百九十人及第，禮部舉人以亮冠多士，朝野相賀。　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府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予初品官封，蓋異數也。　錄先聖後，詔以文遠子爲承奉郎。　冬十一月，戊寅，上朝重華宮，左丞相留正復視事。　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按元本有此字不識）內作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　以朱熹

爲湖南安撫.知潭州.是冬.使人自金回.歛問朱先生安在.答以現(據元本作見)在擢用.回白廟堂.遂有是除.

更獨員選士法.

甲寅.紹熙五年.春三月.壽皇不豫. 夏四月.朱熹始拜命赴潭州. 五月.壽皇疾浸棘.上不能視疾.人情益懼.王府贊讀黃由乞令皇子嘉王過重華宮問疾.甲申.嘉王至重華宮.壽皇爲之感動.戊寅.以壽皇服藥.故大赦. 六月丁酉夜.壽皇崩於重華宮.上猶未能出.嘉王數入禁中泣請.未遂.中外訛言.無所不至.翌日.宰執奏事退.太皇太后御札付宰執.日下具宰執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左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參政陳騤.同知余端禮.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畢.退聚重華殿廬.議成服典故.端禮引唐肅宗朝群臣發哀太極殿故事.附中使王公昌入奏.是日.太皇太后有旨.皇帝有疾.聽就內中成服.汝愚請太后垂簾.不許. 丁未.留正等奏.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乙卯.再擬旨.批進入.上批八字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而以手札付留正.其議猶未決也. 利州西路帥吳挺卒. 恭兩川騷動. 秋七月壬戌.左丞相留正逃歸. 辛酉.上正朝臨.仆於地.都人大駭.工部尙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汝愚微告以翊戴之意.(據元本作隱)遣中郎將范仲壬以告殿帥郭杲.汝愚知太皇太后深以宗社爲憂.將白事焉.而難其人.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者.太皇女弟之子也.張宗尹同在閤門.遂令侂胄以內禪事附宗尹入奏.又使閤門宣贊舍人傅昌期密製黃袍.時王在嘉邸.猶未知也.甲子.杲與步帥王仲先分兵衛南北內.太皇太后垂簾.命閤禮引嘉王先入.汝愚出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王固辭.且顧汝愚曰□(據元本作業)無罪.恐負不孝之名.閤禮等以黃袍披上.上拒不受.汝愚固請.遂卽皇帝位於東楹之素幄.次行禪祭禮.都人聞之.始安.乃大赦天下.赦文有云.沖懷每念於退閑.親翰嘗頒於近輔.先是.京口諸軍.訛言洶洶.聚鬨.歸正人陳應祥.亦謀爲變.舉事前一日.登極赦書至.遂敗. 是晚.沈有開.彭龜年乞奏事.上慘然久之曰.前日開大臣有建儲之請.此亦可以息浮言.安人心.今忽遽乃爾.早泣告.慈福不可.至今悸動.

呂中曰.光宗自在潛邸.以令德著聞.孝宗屬意.卒受內禪.未幾.不幸嬰疾.饗國不永.而能以神器授之聖子.付託得人.豈不美哉.

詔建太安宮.以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尋詔五日一朝.百官月兩朝. 立崇國夫人韓氏爲皇后. 上旣立.趙汝愚奏.乞趣請留正.上從之.而侍御史張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留正復相. 戊辰.詔求言. 以章穎爲侍御史.黃艾爲左司諫. 鄭湜使金告登位.范仲壬副之. 己巳.趙汝愚兼參知政事. 庚午.朱熹自湖南召赴行在.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曰.誰.以熹對.彭龜年繼爲宮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嘉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故卽位首召之. 辛未.以黃裳爲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爲中書舍人.黃由爲起居郞.沈有開爲起居舍人. 乙亥.以趙汝愚爲右丞相.辭不拜.陳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同知樞

密院事. 賜前宰執侍從詔.訪以得失. 丙子.大風. 戊寅.賞定策功.以郭杲除武康軍節度使. 韓侂胄除汝州防禦使.初.侂胄以內禪爲己功.所望不過節鉞.知閤事劉弼嘗從容以告汝愚.汝愚不答.侂胄不滿所望.漸有邪謀. 辛巳.趙汝愚辭相.除樞密院. 壬午.貶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以光宗已病不能時過宮.源等離間之罪. 癸酉.余端禮辭同知樞密院事. 甲申.羅點簽書樞密院事. 詔兩省官看詳封事.其要切者以聞. 戊子.詔百官日輪□(據元本作一)員面對. 八月辛卯.初御行宮行殿聽政. 辛巳.除朱熹煥章閣待制. 甲午.增置講讀官.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等爲之.壬寅.賜講讀官詔.乙巳.晚講讀官坐講.特寵. 詔以生日爲天祐節. 詔諸道舉廉吏.糾汙吏. 皇弟柄進封徐國公. 禮部侍郎率羣臣上朝壽安宮. 許及之等請議宣祖廟.而祔壽皇.詔侍從禮官集議. 是年.趙汝愚秉政.議祧僖宣二廟.而正太祖東嚮之位.朱熹力爭.不聽. 丁未.議賑諸水旱. 乙卯.安南國王李龍翰加封恩忠功臣. 減廣南鹽額. 章穎.黃艾罷言職. 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趙汝愚抑之.有怨言.徐誼爲京尹.勸汝愚以節度使授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陳騤忽奏曰.劉光祖與臣有嫌.今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以內批除深甫.蓋侂胄與騤合謀已久.汝愚未之覺爾. 黃度爲右正言.度在言路未幾.欲論韓侂胄之奸.侂胄知之.以內批斥去. 丙辰.罷留正相位.於是朱熹赴召.至信州聞之.有憂色.未幾.諫議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詔降正觀文殿學士. 復命趙汝愚爲右丞相. 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兆公清.不植黨與.堪任知縣者二人. 丁卯.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時趙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許之.始議除兩人.諸公舉吳獵者最多.名在其首.游仲鴻次之.德秀爲大理寺主簿.與侂胄深交.侂胄乃諭中司令薦德秀.因以內批令衆用中司舉者一人.德秀遂與吳獵並除.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黨.一時善類.排斥無餘.蓋十餘年而後定云. 庚午.簽書羅點卒.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上以孝宗之喪命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命嗣秀王伯圭朝享太廟.而親祀明堂.乃大赦天下.趙汝愚爲政.首裁抑僥倖.以故人多怨者.自祖宗以來.人主登極.凡列郡守臣.舉得任子.惟留有闕守臣.而以寄職班行攝之者.亦宜之知例.英宗卽位.司馬公時知諫院.嘗以爲言.不聽.上受禪.肆赦.皆汝愚因進熟.始命監司郡守許上表進貢.推恩.內守臣係權官者.免進貢.其表聽附遞.是歲五月.以孝宗大漸.嘗肆赦.七月.上登極.九月.宗祀明堂.尙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赦放.恐有兇惡累犯之人.指恩作過.內曾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恩免罪.後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得斷遣.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進書於黃牒前云二事.皆前所未有也. 京鏜簽書樞密院事.侂胄用鏜爲黨.陳傅良.吳獵.劉光祖咸先後斥去.羣憸附和.視正士如仇讎.衣冠之禍.自此始矣. 壬午.黃裳卒.尋以羅點相繼徂謝.而汝愚之勢益孤. 甲申.韓侂胄爲宜州觀察使.侂胄除防禦使.不滿.上疏力辭.乃止遷一官.於是怨趙汝愚益深矣. 冬十月辛卯.銓量四川守臣. 朱熹奏五事於行宮便殿. 乙未.以霄雨詔求言. 辛丑.減兩浙江東西路和買折帛錢.蠲兩浙路丁絹身丁錢一年. 雅州蠻寇邊. 是日.命朱熹講大學. 除朱熹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辭不

允。甲辰，趣後有沿詳封事，揮其善者條上。乙巳，上大行至幸奪皇聖帝謚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尊詔廟樂名曰大倫之舞。詔建攢宮于永思陵之東南，以十一月乙卯，攢孝宗攢宮于永阜陵。丙午，御瑞鼎殿節賀表。壬申，會三復使金賀正旦。是月，詔建福寧殿，朱熹彭龜年請罷之。閏十月癸亥，集議廟制。辛未，權宜封樁錢。乙亥，趙彥逾知建康府，彥逾初薦汝愚引己同升，已而止。餘明知建康府，彥逾怨之，遂與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愈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為汝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於是上亦疑汝愚矣。復提舉太史局官。兩省發諫，侍從各舉宗室有文學器識者二人。詔改明年元。賜史浩詔曰：文惠十一月戊子，上欲罷朱熹，乃降內批，朕惟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趙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悼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驥面奏乞留熹，上許除宮祠，已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傅良疏中有朱熹論事頗煩廷闕之語，蓋侂胄嘗言陛下千乘萬騎而熹乃欲令一日一朝，豈非廷闕，故時人謂傅良因廟議不合，陰肆中傷去熹。工侍兼侍講黃艾因講問逐熹之驛，上曰：始除熹輕筵耳，今乃事事欲與韓侂胄嘗令優人王喜於禁中效熹容止為戲，熒惑上聽，於是侍講孫逢吉論言將入諫，乃止。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為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為天下大老去之，則人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為國，願亟還朱熹，無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皆為仲鴻危。

呂中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昔者宗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羣吠紛紛，遂有西蜀之除。今寧宗新政，晦庵先生入侍經幄，未幾，權倖嫉，遂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搖退道學之漸，自是而後，蓋諫紛彈，一則曰偽學，一則曰偽黨，已醞釀於此時矣。

甲午，復加安南國王濟美功臣。丙午，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彭龜年論侂胄竊弄威柄，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之太峻，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能之，汝愚謂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郡，侂胄既留，勢益張矣。侂胄因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謀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詔均內外任，汝愚當國，言者以為今賢士大夫往往不樂為外官，蓋外權太輕，雖欲有所施設，而不得騁，故也。今日之勢，莫若稍重外，重外之權，必使帥漕總領可以馳騁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以責事功。詔可。未幾，汝愚去位，亦不克行。辛亥，雨水冰。詔用三年之制。以明州潛邸改慶元府。十二月乙巳朔，禁民間妄言宮禁事。戊辰，以陳康伯配享孝宗廟庭。己巳，陳騤罷。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引進，將以助己，彭龜年上疏攻侂胄，乃罷。趙汝愚請留彭龜年，而上不允。陳傅良為陳雨所劾，劉光祖為德秀所劾，坐留朱熹之罪，傅良罷中書舍人，光祖罷起居郎。是歲，詔賑諸路水旱。築紹熙堰，淮東提舉陳損之以淮田多沮洳，因築堤數百里，擇之得良田數百

頃，導閘，錫名紹熙。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二

寧宗一

乙卯，慶元元年，春正月丁亥，蠲兩淮租杖。黎州蠻寇邊。詔兩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以陰雨賑濟行在貧民。詔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路杖以下囚。丙辰，白虹貫日。二月，詔兩浙諸州勸民耕墾荒田。詔帥臣監司歲終考郡守臧否以聞。趙汝愚能相，有正言李沐奏乞罷逐汝愚政柄，以姦安天位，杜邪姦源。是日，汝愚竟出浙江亭待罪。詔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再上書，汝愚遂罷相。章頴、徐誼上疏乞留汝愚。李祥、楊簡坐汝愚黨，並罷。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上書，竊見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為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為過。如沐所言，則以為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歎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頴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一旦辭有補外之命，惡其與簡扶植正論，潔身而去，極力擠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涕泣而相告曰：使二人者，苟有一毫為己之私，豈肯自附於已去之宰相而犯虎豹九關之怒哉。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論之不直於己，乃欲蔽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問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

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皇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倘不於此時爲利。今朝廷清明。上下安妥。乃有異志乎。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祖儉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祖儉以收士心。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流五百里。中書舍人鄧驛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大度。涵容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者以指斥之罪坐之。讀不爲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僚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搖國是非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以六士言之。則一夫爲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黃。未敢書行。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驛能出知泉州。侂胄既誅。有旨褒錄上書六士。宏中、道、範各補一資。端朝、仲麟各免文解一次。傅已死。以束帛賜其家。

呂中曰。父有天下傳歸子。此古今之常也。後世以人臣往往貪天之功以爲己力。非小人之尤者乎。嘗聞哲廟之立。本宣仁保佑之賜。與諸大臣建請之功。蔡險矯誣。乃以定策歸功蔡確。而上謗宣仁。下累王珪。遂爲元祐大臣不可解之禍。其往轍可鑒矣。今我寧考纂承大統。蓋慈福密定計於內。趙忠定諸臣劾贊於外。侂胄何人。乃欲緣戚里。蒙蔽朝廷。既攘奪其功。掩爲己有。猶且附會言路。竄之於必死之地。亦獨何心哉。然則確與侂胄。其罪俱不可勝誅矣。

余端禮參知政事。四月爲右丞相。京鏜知樞密院事。　己卯。雨土。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寅。太白經天。　命侍從臺諫集議江南沿江諸州行鐵錢利害。條具以聞。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上疏。乞留汝愚。併論朱熹彭龜年不當逐。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竄斥。語侵韓侂胄故也。中書舍人鄧驛封還錄黃。乃安置韶州。尋改吉州。　都城大疫。　詔戒飭風俗。時知名之士。能斥相權。人情洶洶。韓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警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典憲。詔乃直學士院傅伯壽所草也。伯壽則嘗與侂胄隸人蘇師旦致身通顯。至是草詔以詆善類。　丙午。復廣惠倉。詔諸路提舉司從條脩舉。　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虛僞之徒。言行相反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　庚午。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爲狂言。逵亦罷。　己未。復侍從舉諫官事。　庚午。詔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將佐舉自代一人。或舉所知二人。　癸酉。命韓侂胄爲樞密都承旨。固辭乃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宮。初。徐誼嘗告汝愚以節度使畀侂胄。汝愚不許。至是建節。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朝堂。後七日。吏部郎官蘇師旦亦建言。請考核眞僞。未幾。遷左司員外郎。時有張貴謨□□

論太極圖說之非。澹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自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呂中曰。我朝自王安石以新經破舊說。凡學校科舉之間。皆以王氏之經從事。士用新進。國伴新法。而天下自是多事矣。孝宗皇帝崇尚伊洛之學。一時明師大儒。相繼而起。張栻在湘。朱熹在閩。呂祖謙在浙。皆推明是學。以續孔孟正脈之傳。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得其統者。互以傳授。凡岩谷草野之間。皆出一轍。學校科舉取人。士大夫立身事君。無不源流於是學之中。涵養陶成。士習粹美。自小人用事。搖擾道學而名之以僞。海內之士。靡然風從。不惟禮義廉恥有所不顧。而學士大夫之衣冠。亦更變以趨時。未幾。異說橫興。兵端驟起。非朝廷慨然鋤去大奸。以復正學。幾爲東南不可解之禍。師道不立。其流弊乃至此哉。蓋嚮者紹興之前。一時風俗之好尚。爲士者喜言時政。爲吏者喜立功名。誠不能無所偏而執事。僞之過甚。遂一舉而厭薄之。稍自好者以爲僞學。欲自立者號以朋黨。從是世俗毀方爲員。變貞爲佞。而流風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何澹復言趙汝愚。乃落職罷祠。十一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嘗言汝愚。亦貶南安軍。明年汝愚卒於永州。汝愚既貶道過衡州。已病。又爲守臣錢鍪所窘。遂自服藥而卒。天下冤之。訃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繳還復官之命。從之。時有廸功郎趙希召者。上書乞斬汝愚。事雖不行。然侂胄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懼恐其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　己亥。太白晝見。　八月己巳。詔內外諸軍主帥(按元本有脫字此脫)將佐士卒器械船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　都城水。以久雨決繫囚。　冬十月乙丑。陞潛藩府以秀州爲嘉興府。舒州爲安慶府。嘉州爲嘉定府。英州爲英德府。　十一月己酉。雨土。　戊戌。加上帝后尊號。壽聖隆慈備福太皇太后尊號加思慈二字。太上皇帝聖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后尊號曰壽仁。　命宰執大閱。　庚戌。何澹言爲舉弊。　是月。詔諸司連衝薦舉。　十二月。朱熹上疏辭職名。詔依舊祕閣修撰。仍舊宮觀。

丙戌。慶元二年。春正月戊子朔。　庚寅。余端禮爲左丞相。京鏜爲右丞相。鄭僑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參知政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京鏜自上登極。與侂胄深交。遂爲執政。　劉德秀論留正四大罪。其首云。已招引僞學以危社稷。乃落職罷祠。韓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爲說以網善類也。而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侂胄。言凡相與爲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僞學也。於是僉壬險猥狠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援附。以攻僞干進。而學禁之禍熾矣。　二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矣。　六月。張釜(按元本作釜下同)請申禁僞學。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欲盡除之。一時號爲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救偏建中之意。御筆既出。韓侂胄及其黨

肯綮。時劉德秀爲諫長，與□（按元本作察）官張□□等上疏言：「繼自今宿奸宿惡，成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日之御札，若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痛詆之悔。三者皆無可而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從之。尋詔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益急。袁御筆之出也，黃黼坐殿中，侍御史謝上言：「治道在辨其言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違失於心，汇與補之道也。』至於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疏奏，黼言：『徒它官，未能去而姚愈遷殿中侍御史。』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進言：比年僞學猖獗，國爲不軌，近元惡殂命，羣邪屏迹，或者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權住進擬。後二日，遷知越居舍人。十一月，監察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躁，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發論食淡，衣褐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魅，又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朱熹章會建禮樂之議，遷太常少卿。紘遂以蔡授檄祖云：

呂中曰：治平以前，臺諫之所彈擊，出於議論之公；熙豐以後，臺諫之所彈擊，出於觀望之私。王呂用事，其所惡者蘇軾孔文仲也，故李定謝景溫爲之鷹犬；章蔡弄權，其所惡者元祐諸君子也，故張商英來之邵爲之鷹犬；秦檜竇國，其所惡者岳飛張浚也，故方（按元本作万）俟商何奧（按元本作若）爲之鷹犬。今侂胄擅命，其所惡者非道學之名儒乎，而李沐沈繼祖張之所彈劾，一則曰僞學，二則曰僞黨，是亦侂胄之鷹犬爾。

復置編修勑令所提舉官。三月己亥，皇弟柄封吳興郡王。孝宗之喪，上皆以嫡孫行三年服。監察御史胡紘言：皇帝爲孝宗喪，當服期，詔侍從百官議釋服。吏部尚書蔡翥等言：請以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點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非朕追慕之意。丙午，上慶元會計錄。傅伯壽言：國子生員多濫，請自今職事官期親，荒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從之。夏四月甲子，余端禮能。壬申，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乙亥，增置監察御史一員。五月，不雨。辛卯，賜舉人鄭應龍四百九十有九人（按語意未完，疑有脫文）。

甲午，減諸路折帛和買錢三年。建文華閣，奉藏孝宗皇帝御集。甲辰，改慈福宮爲壽慈宮。六月乙丑，令監司帥守各於歲終以所部縣令分臧否上中下三等合申而爲七次，舜上奏頒之考功，取旨陞擢。丙子，皇子埈生。至八月，薨，追封充王，謚曰冲惠。秋七月丙戌，以生皇子，詔諸路死罪囚釋杖以下。流人呂祖儉等量移內郡。太學生楊宏等各押歸本貫聽讀。戊子，劉德秀請付撿正都司考核守臣所陳便民五事，取其近情合理者以聞。八月戊戌，韓侂胄特加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九月丁亥，復分利州爲東西路。冬十月戊申，上册寶于慈福壽康宮。辛亥，册皇后韓氏。甲戌，大閱。十一月庚

寅，上詣壽康宮，上太上皇帝寬恤詔令。壬辰，京鏜上孝宗淳熙寬恤詔令。韓侂胄爲其父韓誠請謚，謂乃神宗外孫也。癸巳，皇太上皇帝崩。皇后女弟積官橫行承宣使，未嘗更歷事任，時黃唐爲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去，遂命館職官一員，暫權考功，遂謚誠曰忠定。

丁巳，慶元三年春正月壬寅，樞密鄭僑謝深甫兼知樞密院事。二月，神宗玉牒高宗實錄成。大理司直邵褒然請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詔下其章。復紹熙陞差將校法，委主帥選擇，籍姓保明。三月，建東華門。寶內侍王德謙上，即位德謙驟遷承宣使，是春，德謙求建節，上許之。德謙乃薦吳宗旦爲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宗旦爲德謙草制，且引天寶同光故事爲比，蓋諫交章，遂寢其命。言者以宗旦交結德謙，坐追三官，又劾德謙爲人求官，誠以鉅萬計，嘗以鴛鴦燈簡自舉，服食擬乘輿，獄未成，降爲團練使，使居撫州。十二月，安置汀州。禁浙西圍田。詔有司奏議，議罪不當者論如律。夏四月丙午，雨土。旱。乙丑，雨雹。閏六月甲戌，內出銅器付尚書省毀之，民間並赴官收買。甲子，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貶邵州。大奚作亂。秋八月戊子，復嚴州神泉監。甲午，均諸路職田。九月壬寅，以旱詔四川制置總領諸司蠲放民賦。乙丑，令帥臣監司減否郡守。詔監司郡守薦舉故官，並於奏牘前甘結，聲說非僞學之人。秋，當大比，漕司前期取家狀，必欲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時有榮中行爲撫州推官，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十二月，知鎮州王沈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漫差遣，從之。僞學逆黨得罪者，凡五十有九人。

宰執四人：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楼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談、趙汝談、陳順、范仲黼、汪逢、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澮、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壁、王厚之、孟浩、趙彥白、炎震。武臣三人：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士人八人：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

太學生荊何濟名治其罪。冬十一月癸酉，雷。丙申，赦。十一月辛丑，上孝宗徽號，加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八字。是日，太皇太后崩於慈福宮，詔服期，明年加謚遵聖慈烈皇后。癸卯，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壬子，中觀自慈福宮還大內。十二月丙子，始御正殿。丁丑，紹興府以太后攢宮，赦蠲貧民身丁折帛絹錢。甲申，雨土。詔銓試依舊制二人而取一。革樞密院，以密臣補官。戊午，慶元四年春正月，京尹趙師睪、工部侍郎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封郡夫人，其次十人亦有名位，去歲有賦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而十人慍。侂胄患之，師睪時守臨安，亟出十萬緡市北珠，爲十珠冠，乘侂胄入朝未歸，遣人致饋，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十人者咸來致謝，遂以聖（按元本作異）日都市行燈，荼蘼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侂胄曰：我輩夜來過朝天門，都人以爲希有，咸駭觀焉。鄭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故有是命。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而謂

曰。此眞田舍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嗥于叢泊之下。亟遣觀之。京尹趙侍郎也。侂胄大笑。其後京尹坐他事罷。諸生爲詩誚之。有也曾學犬吠郎莊之句。卽指此也。　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七月。罷。　丁卯。兩浙江淮荊湖四川民流。詔有司舉行寬恤之政。　二月辛未。詔兩省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一人。毋與宰執子弟親黨。　三月己丑。以修聖祖宮之役。獨臨安紹興賦租稅有差。　經筵進讀三朝寶訓。　夏五月（按元本作己亥二字）韓侂胄爲少傅。賜玉帶以劭。　己酉。詔禁僞學。　禁女冠毋入大內。　秋七月□□朔。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軾（按元本作轍）任伯雨之言爲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家爲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鏜何澹大然之。翌日。除軍器監。　八月。久雨命決繫囚。

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　庚辰。白氣亘天。　丙戌。以太上皇帝聖躬漸復。詔詣壽康宮上壽。　九月壬寅。太白晝見。　癸卯。太白經天。　京鏜上重修勅令格式申明。詔頒天下。　是月。詔造新曆。　冬十二月丙戌。再蠲臨安府身丁錢。　是歲。育宗室與愿于宮中。

己未慶元五年。春正月。蔡璉誣告趙汝愚定策時有異謀。乃議送大理。侂胄欲問彭龜年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諷侂胄鞫（按元本作詰）之曰。章雍之權不爲不盛。然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之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既而臺諫官迎疏有請。詔以累經赦宥。於是彭龜年追三官。勒停。曾三聘追三官。而璉補進義副尉。　乙卯。果州學官王莘罷。　辛酉。初命薦臣無出身者勿登官考試。　壬戌。建玉堂。　二月乙丑。胡紘罷。　庚午。雪。　癸酉。白氣亘天。　乙酉。諫議張釜劾劉光祖佐逆不成。著憤懣之辭。譏世間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作。先是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盍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此語聞於朝。乃有是命。　三月。罷監司減否郡守之制。　戊申。四川行對補錢引法。　夏四月。用察院程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爲令。　五月壬辰。頒新曆成。　戊戌。親試舉人。賜曾從龍等四百十有二人及第。　丁酉。以久雨民多疾疫。命臨安府賑恤之。　壬子。命諸州學置武士齋舍。　六月。丁逢罷。　是夏。盜竊太廟金寶。　秋七月癸丑。劉德秀罷。　甲寅。禁高麗日本商旅博易銅錢。　八月癸亥。白氣亘天。　辛巳。太廟太祖夾室柱生芝。　上詣壽康宮上太上皇帝壽。　戊子。立沿邊諸州武舉取士法。　冬十月。金使來賀瑞慶節。　陳自強上政目三十事。　十一月己丑。詔復右司令員。　十二月庚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於廣東水土惡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能而不能歸者。　是冬。編慶元寬恤詔令。　賑諸州水災。

庚申慶元六年。春正月己亥。皇子坦生。　二月。詔諸路雜犯死罪以下因釋杖以下。以皇子生故也。　己丑。雨土。　戊寅。上太上皇帝玉牒。　乙酉。雪。　閏二月庚寅。京鏜爲左丞相。謝深甫爲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乙巳。留正致仕。　辛亥。吳曦以殿前都指揮使爲昭信軍節度使。　詔許用前宰執舉狀爲職司。以待執政之子弟焉。　三月甲子。朱熹卒。熹以去年四月致仕。至是卒于建陽之考亭。熹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

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狗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而加損也。自黨故。其道愈久而愈光（按元本作彰）其學愈久而愈盛。亦可見此理之在人心未嘗泯也。　辛未。幸聚景園。　夏四月辛亥。察院鄧友龍請毋用僞黨除察官。　初置資善堂小學教授。　五月。旱。詔求言。　壬申。雨。　丁丑。詔三省樞密院看詳封事。擇其可行者以聞。　丁亥。壽仁太上皇后崩。諡曰慈懿。　壬辰。趙善義吳盱使金。爲告哀使。　戊申。同知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丁卯。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入都。欲求諸州學官闕不遂。居逆旅。其主人爲侂胄擅茶。自強因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曰。吾貧旅費垂盡。則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諾次試爲拈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閑坐。有直省官持牌召來者。約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強莫知所謂。及往。則侍從官以次畢集。鵠入傳令先召知丞。侂胄命設席於堂上。向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趑趄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沈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迪推薦其才。遂除太學錄。未踰年。遷秘書郎。入館甫半歲。除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乘政。　八月庚寅。太上皇帝崩。孝宗之喪。趙汝愚當國。始令羣臣服白衫皂帶以治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爲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禪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　乙未。日中有黑子。　丁酉。左丞相京鏜薨。贈諡文穆。其子洸請避家諱。改文忠。議者以爲未當。改諡莊定。鏜與劉德秀最爲兇險。侂胄未顯時。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侂胄所爲暴虐。皆二人教之云。　壬寅。皇太子坦薨。追封郊王。諡曰沖溫。　九月己未。雷。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赦天下。　進士呂祖泰上書論韓侂胄。其言略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孺之師。而躐致輔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盡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其自爲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詔出中外大駭。侂胄怒。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後五日以祖泰上書狂妄。坐決杖。配欽州。　冬十月。以韓侂胄爲太傅。　癸巳。在選侍郎費士寅請縣十五考以上無贓私罪犯者。聽免職司歷（按元本作舉）主一員。從之。　辛丑。雨土。　十一月癸丑朔。宗室興舉除顯州觀察使。改名（按元本有擧字）令資善堂授書。　己未。皇后韓氏崩。　癸亥。皇子增生。　丙寅。上太上皇帝諡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　陝北地震。　十二月癸未朔。皇子增薨。　乙酉。日中有黑子。至乙巳乃滅。　辛卯。權欑光宗于永崇陵。　癸卯。祔光宗於太廟。　詔改明年爲嘉泰元年。　乙巳。蠲臨安紹興府民賦。以欑宮之役也。　己酉。吳曦爲太尉。　是冬。括闕外營田租不足。　是歲。封椿庫錢百萬緡。　賑諸州水旱。

辛酉、嘉泰元年、春正月戊午、申嚴禁建科舉之禁。　壬戌、右丞相謝深甫等薦士三十有五人、詔籍記中書、以待選擇。　丁卯、禁路鈐按閱受餽。　戊辰、雪。　庚午、以葛邲配享光宗廟庭。　二月壬辰、開資善堂。

癸巳、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宜加繩削、以周必大降官爲少保、依舊職致仕、自朱熹雖卯、爲禁益嚴、稍稍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核、皆爲黨禁、姦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紜並起、填塞要途、士知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嫌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苟合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　詔修光宗實錄。　乙未、詔修吏部七司法。　己亥、四川初試教官。　辛丑、雨土。　三月丙寅、雨雹。　戊寅、臨安大火、以姜特立爲寧遠軍節度使。　夏四月辛巳、下詔自責。　辛卯、潼州轉部寇逵、詔戒風俗。　戊戌、以潛邸爲開元宮。　五月、旱求言。　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者、嘗建言、當令侂胄平章軍國事、如文彥博、侂胄聞之、乃上疏乞致仕。　丙子、雨。　丁丑、雨雹。　六月丙午、太白經天。　乙卯、何澹罷。　甲子、陳自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八月、簽罷。　乙丑、賜蜀帥正出身。　己巳、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先是、吳氏世職西陲、列聖皆留其子孫於中朝、侂胄欲握兵權、乃遣曦入蜀。　八月、言者以官冗恩濫、請因裴宗女授官者、仍舊法終身上（按上疑爲止之誤）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文學歸正官不許添差、稱邊初官、不許求辟代、使臣丁憂解官、遇覃恩不得遷秩、著爲令、從之。　陳自強兼知樞密院事、張岩參知政事、程松知樞密院事、先是、松知錢塘縣、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松聞之、亟召女僧、以八百千市之、既而供饋之禮甚謹、數日、侂胄意稍解、召之、則知爲松取矣、侂胄怒、松聞之、亟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權遣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作鈞顏、某爲王取之爾、姬既入、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遷除太府寺丞、遷諫議大夫、松尤無恥、又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遣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疲賤之（按元本作壽）名、常逢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丙戌、詔百官復議鹽錢利害。　九月辛亥、決浙西圍田。　己卯、雨土。　甲戌、纂集孝宗朝典禮。　冬十月、以光宗憂、免瑞慶入貢。　丙戌、以韓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館。　丙寅、太白晝見。　十一月、始命刑部得薦舉外任人。　十二月庚寅、復免臨安府身丁錢。　是歲諸路旱、賑之。　眞里賦國入貢獻獅象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三

宋寧宗二

壬戌、嘉泰二年、春正月癸亥、蘇師旦兼樞密院都承旨、師旦本平江府書佐、韓侂胄頃爲本府兵馬鈐轄、從府假雜吏、吏以其冷局、俾師旦行、韓滿歸蘇、復還府下、邱崇（按宋史作崇曲、與元刊本均誤、繫論辯見）爲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韓知閤門事、師旦困甚、往依之、韓憐而寘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韓以師旦嘗名潛邸吏、士內、遂用龍恩得官、韓以其辯慧、愛之。　高宗實錄成。　己巳、當。　二月、弛學禁、初、學禁之行也、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者、實主其議、爲韓侂胄斥逐異己者、率小附之、牢不可破、慶元五年二月、紘罷吏部侍郎、七月、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八月、鏜以左相死于位、去年七月、澹罷知樞密院、魁儉盡去、侂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中外怨、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胄以爲然、甲申、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　戊子、頒治縣十二事、以風厲縣令。　癸巳、禁行私史。　二月辛亥、詔舉邊郡守。　己未、初命提刑以五月按部理囚。　詔薦舉除陞改自代十科外悉罷。　夏四月庚寅、雨雹。　辛卯、禁經營留闕者。　復太學混補試。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己巳、賜傅行簡四百九十有七人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己卯、臨安府火。　壬寅、浚浙西運河。　己亥、禁冒法充軍。　秋七月、不雨。　八月、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建寶謨閣、奉徽光宗御集。　己丑、詔作壽慈殿、請太皇太后還內。　甲午、賑元

條法申例成。九月己酉，上朝太廟。甲寅，修皇帝會要。丙寅，顯秀王伯圭薨。庚午，臨安府奏野蠻成禍。冬十月壬申，以通判主管總所財賦，追復朱熹職名，以煥章閣待制致仕。十一月庚子，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俊人本）之參知政事。丁卯，皇帝日蝕。庚午，命臧吏毋便予祠。十二月甲戌日中有黑子。甲申，立貴妃為皇后。韓侂胄為太師。

呂中曰：外戚不得預政，此祖宗家法也。自趙隆至紹熙，列聖相承，不敢失墜，雖以曹僧之賢，處帝勇之重，神宗皇帝欲除僧為平章，而呂申公力言其不可，況君賢相所以防微杜漸之意，蓋可見矣。惟政和六年，鄭居中由潛邸皇后之親，升為太宰，此已往之失，不可效尤也。侂胄何人，裙屐成黨，干預朝政，且躐取帝師之任，是祖宗三百年之家法，至侂胄而蕩壞之矣。他日兩觀之誅，其能免乎。

庚辰，大閱。閏十二月乙未，詔講官開陳經義。宗室儀拜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復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是冬，皇子嗣生。未臘月，追封秦王，謚曰冲穆。蹕修孝宗光宗實錄。臺諫侍從，紹興末年，臺諫每月必一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來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胄擅權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而臺諫亦多未舉，月終必舉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凡監務官州縣曹掾簿尉監當皆在此列。又有泛論君德時政，皆以陳熟緩慢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聊以藉手而已。聞者哂之。服諸州水旱。

癸亥，嘉泰三年，春正月，丞相謝深甫罷。壬午，資政殿學士湖南溪洞總管戊子，龍州蕃部寇邊。甲午，參政張岩罷。丙申，陳自強以樞密簽書參知政事。丁酉，當戊戌，宰太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幸武學，謁武成殿，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袁說友參知政事。是春，謝深甫初免相，許及之為參知政事，既命陳自強以員外兼權，又命說友、壹三員也。嘉定初，命置孝友、惠機、搜鑰亦三員，遂為故事。至九月，說友罷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以老病除集英殿修撰，知婺州。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二月乙巳，册皇后楊氏。乙丑，再竄王德謙於新州。三月，久雨，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乙酉，宰臣奏景閎。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壬寅，福州言瑞麥生。李運言兩淮鐵錢交子利害，詔戶部相度。至是出封樁庫交子一百萬命，轉運司收民間鐵錢。乙卯，陳自強等進徽宗孝宗玉牒光宗實錄。五月戊寅，陳自強為右丞相，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不雨，詔釋杖以下囚。秋七月辛未，出封樁錢造戰艦。壬午，同安、漢陽、嚴春三監罷鑄錢。自虹貫日。癸未，禁抑納逃囚。九月壬申，立宗子希瑷為孝宗長子，鄧王惟後。癸酉，命鐵冶司毋得毀私錢為銅。冬十月庚子，呂祖泰任便居住。丙午，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戶萬弩手。丁未，大風。戊申，龍州蕃部降。十一月甲戌，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應星宋星。赦天下。癸未，大風。己丑，更定選人改官法。庚寅，復設福田居養院。十二月辛酉，詔戒將帥掊克。金國盜起，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舂陽府榷場，慮宋朝乘其隙也。朝廷用其事，乃以參政張巖帥淮東，樞密程松帥淮西，以侍郎邱崇守四明，防海道，以大卿辛棄疾帥浙東。時武帥鄭挺在襄陽，力求去，以李突為荆鄂副都統，兼知襄陽，松為父喪辭，改命廣帥薛叔似，而叔似不行，遂命侍郎宇文紹節代之。又徙辛棄疾以次對守京口，起資政趙汝愚帥廣，遣守四明，出知院許及之守金陵，及之不欲行，乃命密以直學士代典留鑰，兵開邊釁，蓋自此始。御筆嚴監司五送之禁，命監司郡守申變割數。張孝仲以安撫司幹辦除成州，後以諸司屬官係京官考理通判任一次，自此始。

甲子，嘉泰四年，春正月乙亥，大風。庚辰，貶內侍甘昺。癸未，日中有黑子。辛卯，雷。壬辰，雨雹。西浮洞逃軍為亂，盤量北邊糧糧。辛巳，疾入見言夷狄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當備兵為倉猝應變之計。侂胄大喜。二月壬子，蜀臨安府遭負酒錢。己未，立試刑法避親法。庚辰夜，有赤氣亘天。三月丁卯，臨安府火災。壬申，詔質買軍器。辛巳，立添差及廂廊限員。夏四月，命內外諸軍詳度繩隊法。甲辰，以制院許及之守金陵，為出師計，不行而罷。賑恤江西州縣水旱。乙巳，費士寅兼知樞密院事。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賜出身同知樞密院事。丙辰，詔選舉禁請賜受私書之弊。五月乙亥，詔舉將材。追封岳飛為鄂王。六月丙申，遣諸軍帳前雄勁。韓侂胄御生日賀使，仰進奏官徧行關報，議者謂大臣却四方之饋，未有自奏邸行下諸路，蓋僭也。時士大夫或獻紅錦鑾衣承塵地衣之屬，侂胄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旨其度而為之。又有獻紅牙果桌真珠搭檔光耀奪目，以媚侂胄，其後或遍侂胄生日，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於天廚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焉。己亥，詔改明年元。壬子，禁州縣挾私鑄淺民產。甲辰，再竄端安府身丁錢。六部架閣，非闕官勿除，總所拘監司算綱運。乙丑，開禧元年，春正月癸丑，初置淮浦水軍。壬午，兩繼。賑蘇湖謚曰文。二月丙午，蹕臨安府酒稅錢。乙卯，寶翁點新州，先是有旨召點赴行在，御史徐柟動點貪黷嗜進等事，遂疑是命，點聞之，上章自辨，察官為內臺刑獄之官，為外臺察官論事，不得其平，外臺安得泯沒而不與之直，次論柟私託不行，所以陷怒者數事，其末云：楊輔、劉起晦，乃今之寇人，一旦報怨，併論龍之，中外失望。侂胄怒，遂有是責。三月庚申，太白晝見。申嚴生子棄殺之禁，仍命諸路文武官、常平官、月給錢米收養之。韓侂胄欲用兵恢復中原，乃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侂胄欲以費士寅鎮興元，士寅固辭，遂罷樞密，是科策士，有論宜乘機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言朝廷未宜用兵，恐啓邊釁，忤侂胄，流建寧府。金人伺知朝廷有用兵意，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遣使來責渝盟，以邊民侵掠及沿邊增戍為辭。是月，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連水軍弓手李全、費連水寨，其後侍郎李璧乞斬朱裕，梟首境上，人皆冤之。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而以程松為四川制置使，陳讜、大夫李大異以諫止開邊，同日補外。是月，命教閱禁軍。八月，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詔侍從、兩省、臺諫、在外待制學士以上及內外諸軍主帥、各路將帥、邊守一二人，侂胄欲風厲諸將，乃封贈劉光世為鄂王，宇文中少保，岳飛為鄂王，中興諸將至是畢王矣。又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又以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守揚州。十月，李璧便道言兵宋可輕動，不聽。十一月，宣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揭州市（按元本作揭州）。十二月，增刺馬軍司弩手，中郎將厲仲方造戰車九等，未及用而罷。周虎繼之，用戰車

敗金人于淸水鎭.時軍政修明.人心大喜.以爲恢復之期可必.惜朝臣議論不一.不能成功.(按元本下有天心二字) 夏四月戊子朔.錢象祖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皇甫斌兼知襄陽府. 辛丑.日中有黑子. 乙卯.大風. 五月己巳.賜舉人毛自知四百三十有三人. 復淳熙薦舉改官法. 乙亥.詔以曮爲皇子.進封榮王. 六月.罷廣東稅場. 辛丑.淮東安撫鄭挺罷. 壬寅.天鳴有聲. 復同安漢陽蘄春三監. 乙丑.陳自強上吏部七司法. 秋七月庚申.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兼國用使.詔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先是.六月.陳自強.鄧友龍等請用本朝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事.乃有是命.

呂中曰.國朝故事.如仁宗朝.呂夷簡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哲宗初.文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此二人者.皆累朝元老.德碩望隆.故處之以是職也.侂胄何人.而儼然以爲此.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其是之謂乎.

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領閤門事. 贈趙汝愚少保. 是月.不雨. 置資善堂直講說書各一員. 八月癸巳.雨. 欽宗玉牒成. 九月丁亥.簽樞劉德秀罷. 庚子.詔贓吏追還所受贓. 庚戌.大風. 冬十月甲子.汀州守臣陳鑄進圖經以獻.詔轉一官. 復置和州馬監. 十一月申嚴告訐之禁. 十二月.修孝宗光宗御集. 詔兩浙路身丁錢絹.自開禧二年以後.其永除之. 戊寅.金主遣禮部尚書趙之傑來賀明年正旦.之傑入見.容止倨傲.持國書逡巡却立.若將要上爲起者.閤門輒收書以進(按元本有書字) 贊者唱曰躬身立.之傑端立不動.金主父顯宗名允恭.同音字合與避而不避者.之傑益不平.侂

胄請遣還.內機有旨更以正旦相見. 眞里富國來貢. 賑諸州水. 丙寅開禧二年.春正月.晝. 乙未.增太學內舍員爲百二十人. 辛丑.置國用司參計官. 乙巳.薛叔似宣諭京湖. 己酉.雷雨雹. 辛亥.禁毀錢爲銅. 是月.雅州蠻高吟師寇邊.二月.進犯碉門寨.四月.賊焚碉門寨.官軍失利.義勇軍准備將刁讓戰死.提刑劉崇之檄宣撫司調兵自行討蕩.宣撫司調遣川陸府大軍各五百.合前後官軍凡七千人.以准備差遣王好謙與元統領王鈸統之.委崇之往軍前節制.王師至.高吟師出降.擒其酋六十三人.誅之. 二月癸丑.夜.壽慈宮火. 久雨. 己卯.復御正殿. 三月癸巳.程松宣撫四川.吳曦副之.仍有節制財賦旨揮.且許按劾爾軍出入.曦得自專.先是.四川計司舊屬宣撫司節制.鄭剛中在蜀.秦檜惡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爲之.自是三司抗衡.至是轉宣撫司節制.劉崇之新除總領.即上章抗論辭職.不允. 甲午.以鄧友龍爲兩淮宣諭使. 詔監司行部理囚. 己亥.幸聚景園.從太皇太后避暑. 錢象祖貸其懷姦避事.乃罷參政.竄信州. 張巖兼知樞密院事. 己酉.知廬州徐邦憲入見.請因立太子肆赦弭兵.侍御史徐柟劾罷之.

呂中曰.臺諫天子耳目.爲朝廷爭是非辨邪正者也.祖宗盛時.先正名臣有識大體者.有風采動朝端者.有稱職而御史者.其所彈劾.往往合於衆論之公.豈當觀望朝廷之風旨哉.自王安石用事.諸君子以不合去位.而職糾繩者.率用鄧綰李定之流.小人希合.始有不當劾而劾者矣.且以開禧之際觀之.皇嗣雖立.而儲位未正.權倖輕舉.而邊釁將開.是二事者.眞當世之切務也.徐柟職處風憲.亦且緘默

不言.迨及直臣有言.又從而劾罷之.是果何心哉.迹其本情.不過迎合權倖而已.鄙哉.鄙夫.眞有負祖宗設官之美意乎.

夏四月甲子.以薛叔似爲湖北京西宣撫使.兩淮宣諭使鄧友龍改除宣撫使. 下納粟補官令. 戊辰.修紹興以後騐法. 庚午.追奪秦檜王爵. 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鎭江都統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鎭江都統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江陵副都統皇甫斌兼西北路招撫副使.

呂中曰.小人謀朝.欲爲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王呂變法.生事於熙河.王珪懷姦.喪師於靈武.繼是則童蔡遺釁於湟鄯.王黼稔禍於燕雲.誤國殃民(按漢誤民)前後一律.今侂胄在朝.窮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復不度事勢.妄啓兵端.三邊斯裂.生靈魚肉.雖擢髮不足數其罪矣.

陳孝慶復泗州.又復虹縣.許進復新息縣.孫武復褒信縣.四川總領所委將以進義副尉楊巨源監興州合監倉.五月.陳孝慶復虹縣.侂胄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仍調泉州兵赴山東路會合.丙戌.上內批云.金敵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且頒詔諭.明示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詔.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托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迹其不恭.姑致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沮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 上以北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四川宣撫程松至漢中. 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不克. 江陵

都統皇甫斌引兵攻唐州.不克.興元都統秦世輔至城固縣而軍大亂. 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軍行司李汝翼攻宿州.不克.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敗績.後王大節竄袁州.郭倬.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各貶官.

呂中曰.恢復大計.當以人才爲先.眞宗之與契丹.必有李繼隆.石保吉.然後成澶淵克敵之勳.仁宗之與夏元也.必有韓琦.范仲淹.然後收羈縻納款之績.高宗之抗女眞者.必有張.韓.劉.岳.然後挫兀朮.今則總戎三邊者.誰歟.吳曦膏粱之子弟.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諸人.又皆猥瑣之庸才.平居暇日.不過剋剝士卒.苞苴賄賂.圖爲進身之梯媒.甚者且外交仇敵.以伺中國之動靜矣.朝廷顧以推轂專閫之事.悉以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敗.後者潰.大者殲.小者奔.罪甚者誅戮.輕者投竄.而統蜀之逆曦.又以叛聞.用兵以來.敵之損未一二.而吾國之喪失敗亡.已不可勝計矣.假使鄧禹聞之.寧不笑人於地下乎.

六月.金人封吳曦爲蜀王.先是.四月.曦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於金.十二月.曦焚河池縣.退屯青野原.癸丑.曦自殺金平遇歸仵關.金人遣吳端持詔印.授曦於置口.曦自置口還興州.癸酉.吳曦稱蜀王.先一日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磨於初曉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壬寅.太白晝見. 簡荆襄兩淮田卒以備戰兵.令戊申安丙置司于河池.時爲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使. 甲辰.鄧友龍罷兩淮宣撫使.以邱崈代之.駐揚州.兵凡十六萬一千四百餘人. 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公事.

時諸將用兵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

壘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駭視。爭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督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炎黑豆布地上。復前搏金人。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督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盧金人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田琳復蘄春府。　戊辰。雅州蠻復寇邊。先是。官軍假殺高吟師。（宋元本作帥）官軍欲深入蠻界。會有爲石棚所遮者。及遣土丁先往攻之。提刑督捕司僉廳任處厚時在砦上。棄以狀白提刑督捕司。欲焚其巢。提刑除總領。遂逗夷人掩官軍不備。殺傷甚衆。興元將張全忠戰死。陳堯輔一軍盡沒。卻自刃而死。王好謙與王全共議再與之和。壬午。夷酋高奴嵬等出降。　韓侂冑以喪師爲蘇師旦所誤。乃奏劾師旦除名安置。仍籍其家。　秋七月。梁洋戰士統制毋思襲取和尚原。九月。復陷。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寶雞。小捷。未幾。楊輔遺書韓侂冑。言蜀兵驕憊之暫休息以規後圖。遂班師。　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　誅郭倬於鎭江府。　詔御前強勇軍以淮東安撫司所招者爲之。　九月戊子。雷。　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乙巳。賞復泗州功。　冬十月。詔內外軍帥各　智勇可爲將帥者二人。　辛酉。以將帥暴露。罷瑞慶節宴。　丙子。金人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失利。遂圍楚州。　十一月庚辰。以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領兵駐眞州。以援兩淮。辛巳。金人犯棗陽軍。有北來韓元靚者至眞州。言金人有和意。邱崈遣人護送北還。丙申。元靚入還。得金人行省文字。崈以聞於朝。　甲申。命邱崈督視江淮軍馬。金人犯神馬坡。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忠勇軍呂渭孫欲圖友諒。友諒格殺之。　戊子。金人犯廬州。副都統制田琳引戰拒卻之。眞州援兵至。後八日而圍解。田琳襲之。金人大敗而還。　乙未。以湖廣總領陳謙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韓侂冑獻家財二十萬以助軍。優詔從納。　金人遊騎渡淮。丁酉。金人犯蘄州。踏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戊戌。金人圍和州。守將周虎引戰卻之。敵乃引兵陷信陽軍。辛丑。圍襄陽府。先是。金將至趙淳焚樊城而還。修成疾。賴諸將協力守禦。城得以完。時獨遊路斷。金人圍邑郊不下。移屯天水縣。壬寅。陷隨州。守臣雷州人迎拜金人。斂兵不殺。遂之德安。　癸卯。太皇太后賜犒軍錢一百萬緡。詔諸路招填禁軍以待調遣。　甲辰。金人犯眞州。士民奔透渡江者十餘萬。鎭江守臣宇文紹節爲具舟以濟之。[illegible]官之於是滁濠安豐及沿邊諸戍皆沒矣。　乙巳。陷西和州。後八日。王師至而遁。　十二月戊申。金人圍德安府。守將李師尹拒之。再攻襄陽東南西門。爲圍兵所敗。　庚戌。陷成州。守臣辛楹之遁。王師攻城不下。明年三月。始解圍去。　甲寅。金人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僎救之。遇於滑浦橋。官軍大敗。倪棄揚州。走瓜州渡。　督府復遣書金帥幄前言和好。先是。元靚人淮金營以文字來言和。至是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往金營。大略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本意。文等還。金人答書悖慢。多所要索。且謂侂冑無意於用兵。則師旦豈敢專擅。督府又遣書。許以歸還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金人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遣陳璧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交兵。第三書犯金人廟諱。金人以爲用兵語。來使卻

其書而還。　丁巳。金人陷大散關。都統制毋思遁。以總管孫忠銳權都統制。　癸亥。魏友諒潰軍於花泉。友諒走江陵。　丁卯。金人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卻之。　畢再遇持重兵江上。邀擊金人。梁克捷。會朝廷調兵悉集江上。金人乃自淮南退師。惟留一統軍守濠州。　郭倪罷師。責授果安團練使。送南康軍安置。　庚午。薛叔似陳謙罷。以吳（宋元本作曹）獵爲湖北京西宣撫使。仍知江陵府。　復兩浙圍田。募兩淮流民耕種。　四川宣撫程松自米倉山出閬州。順流以歸。時吳曦已有逆謀矣。

丁卯。開禧三年。春正月。邱崈罷。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先是。邱崈乞朝廷移書金營講好。而謂金人指侂冑爲元謀。乞免繫銜。侂冑怒。故罷崈。崈自汴京使回。非奏行省完顏綱右副元帥紇石烈子寧書有和意。且移書都堂。　陷階州。　丁亥。皇子圻生。　庚寅。遣淮民歸業。　甲午。吳曦僭位于興州。下黃榜於四路。召安丙爲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權大安軍楊震仲以不受僞命。飲藥而死。利州路轉運判官不受僞命。削髮於利州之石𥕢。四川總領劉崇之不受僞命。曦怒。命徐景望爲四川都轉運。入利州。逐崇之。崇之遂走成都。成都府安撫使楊輔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之號。會崇之至。乃議舉兵誅曦。雷鎭以僞命至成都。復爲潼川知府。費士寅所殺。　庚子。□將奔襄陽。　癸卯。嚴進引兵入成都。　甲辰。陳孝慶奉三官。　二月戊申。雷。　甲寅。寬商稅。　己未。吳曦反書聞。　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　裴適發江淮制置使。　不雨。　庚申。罷諸路添差冗員。　戊辰。皇子埈生。　庚午。金人去襄陽。　壬申。上以金人退。始御正殿復膳。　安丙誅吳曦。四川平。先是。正月。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月。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至興州。與丙謀。丙許。明日始出視事。興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皆謁安丙遂定議。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詞。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狄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十九日乙亥。未明。誅曦于僞宮。軍士李貴斬曦首。楊君玉宣密詔。安丙權宣撫使。巨源爲參贊軍事。先是。朝廷賜安丙帛書。諭以能殺曦。報國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吝。於是曦已誅。而朝廷未知也。　三月丁丑。誅受僞命人徐景望。　丁亥。趙彥呐誅曦將祿禧於興州。　庚子。誅吳曦露布至行在。朝廷大喜。曲赦四川。以楊輔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奕四川宣諭使。安丙知興州兼四川宣撫副使。丙淳熙末爲文州判官。有薦於吳挺者。入利西幕。丙有才略。挺愛之。及曦爲殿帥。丙通判隆慶府。遷知大安軍。北軍興。首辟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績。遷朝奉大夫。曦僭位。丙爲丞相與楊李合謀誅曦於不疑之地。其謀深矣。　四月。曦函首至行在。詔赴都堂審驗。獻于廟社。梟其首三日。五月。賞誅吳曦功。共轉三十萬官。金銀錢絹。各以億萬計。改興州爲沔州。贈楊震仲官。表其死節。竄程松。以受僞命人張伸之韓侂冑與吳曦書云。傳聞不一。深以爲疑。或以相宜割地姑爲保全蜀之計。此亦排難解紛之舉。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宜深入鉤慮。敵情難測。竊事可憂。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子孫之傳。可爲蜀山同其永久。豈不美歟。倘蒙開諾。當即奏聞。繼頒茅土之封。願侯犧報。書至而曦已誅矣。　李好義復西和州。張翼復鳳州。劉信復黃牛堡。五月。復大散關。陷。　召楊輔。以吳獵爲四川制置使。五月。召吳獵。楊輔依舊四川制置使。　錢象祖參知政事。　不雨。　詔兩淮湖北京西被兵諸州降雜犯罪囚。及免今年租賦。　方信

擢以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往金國議和。　宇文紹節權京湖宣撫使。　五月，李好義爲沔州副都統制，分沔州都統十軍，隸兩都統司。　安丙殺楊巨源。先是，巨源擅殺孫忠，死于鳳州，既而與金人戰，遂有長橋之敗，安丙遣將官樊世顯殺於大安之舟中。　赦天下。　太皇太后崩。　辛丑，李好義襲秦州而敗（按元本作敗而）還，後遇毒死。　六月甲寅，賞守襄陽功。　癸亥，林拱辰使金。　秋七月，下罪己詔曰：朕德不類，致天之災，近者郡邑間被大水，加以飛蝗爲孽，二三大臣，其防朕思正厥事，內無諫諍，外無貪墨，暴刻之政，其有災傷，當行賑恤。　九月丁丑，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嚴邊備。　侂胄有用兵意，乃召辛棄疾赴行在，會棄疾病死乃已。　辛巳，召張巖。　壬午，貶方信孺。　甲申，減極邊官吏冗員。

丁亥，棄適罷江淮制置使，以趙淳代之。　辛丑，王枏使金。　冬十月乙巳，蠲臨江府紹興賦。　丙辰，以邊事詔諭軍民。　十一月，夏震病死，韓侂胄于玉津園先是侂胄欲用兵，金人憚之，有尋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誅，時朝廷幸安，皆以用兵爲非，彌遠建議誅侂胄，其事甚祕，謂已得密指，以告參政錢象祖，李璧，錢象祖欲奏密，彌遠止之，乃命中軍統制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前數日侂胄在都堂，忽謂參政李璧曰：聞水嘉人欲變此局，而還知否？璧（按宋史作李璧此與元刊本不盡同疑璧誤見）徐答之曰：那有此事。至二日甲戌，侂胄與其愛姬蹴鞠頭花者方飲酒，周鍔自外至，曰：事欲不善，侂胄笑曰：誰敢爾！鍔再言不應，擺而去。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步軍准（按元本作準）帥蔣夏震以帳下卒三十四人，擁侂胄軍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兵三百，護送侂胄至玉津園側，殺之，天爲陰晦。是日，新除右諫議林行可方請對，宰執至瀛會，自強語同列曰：大被今日上殿，俄侂胄前驅至，錢象祖彷徨不知所爲，既而震報侂胄已押出，給事陸峻、京尹趙善堅相顧失色，錢參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處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蓋震輩自強于雷州，仍籍其家，卒於廣州，侂胄死後，蠲課交章，遂除名勒停吉陽軍安置，仍籍沒家財，臨安府方以侂胄身故開，則侂胄死已五日矣，而上亦未之知也。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逐善類，引奸邪，不能無過惡，而用兵實出于無謀，卒以不立皇后，后銜之，謀誅侂胄，其黨蘇師旦明正典刑，周筠配嶺外。　詔以奸臣覆邦，當首開言路，以來忠鯁。　參知政事錢象祖兼知樞密院事，李璧兼同知樞密院事。　史彌遠除禮部尚書，十二月，同知樞密院事。　鄧友龍除名勒停，竄循州。　以邱密知建康府。　乙酉，資御前忠說軍。　丙戌，衛涇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丁亥，詔立皇太子。　李璧龍。　戊子，竄郭倬、郭僕，治盜師之罪也。　癸巳，貶張巖。　己亥，以立皇太子赦天下。　十二月乙巳，邱密爲江淮制置大使。　許奕使金。　乙巳，太白晝見。　庚戌，貶許及之薛叔似。　竄皇甫斌。　癸丑，金人陷隨州。　辛酉，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　甲子，皇后兄楊次山除使相。　丙寅，贈呂祖儉朝奉郎直閣（按元本作祖儉）開官其一子。　丁卯，詔改明年元。　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　是歲，以建康鎮江三務場徑隸提領。　四川初行小會子。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四

寧宗三

戊辰，嘉定元年，春正月，蠲諫葉時等言，侂胄專政無君，作上不道，乞梟其首，頒置之淮甸，積屍藁家之間，以謝天下，上未欲輕從，先是，金求韓侂胄函首，至是，詔三省樞密院詳議，仍詔韓侂胄冒定策功，命史官改正。　詔求言。　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許奕使金爲通謝使。　戊申，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定。　壬子，貶流民。　甲寅，雪。　戊午，再竄程松。　甲子，罷劉德秀遺表贈官。　郴州黑風洞寇爲亂。　三月，詔曰：奸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通行，監司郡守並相倣傚，貪婪無厭，狼籍已甚，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其有緣公濟私，尚爲故態，必劾無赦。　復秦檜王爵贈謚，以復議講和故也。　辛卯，詔梟韓侂胄首於兩淮，先是，王枏自軍前還行在，議以韓侂胄函首事，易淮陝侵地，諸司百官詳議，議者皆言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是日，詔臨安府令副將尹明新梟取首，送江淮制司，仍諭諸路安撫制置司以函首導。

議曰：庶人之譽，稗記禮者猶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宋之於金，不共戴天之讐也，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於函首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覺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祖

宅爲人所呑。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疎計淺。遂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還之讐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丁酉。謝奕使金爲通謝使。汰鎮淮軍。是春。皇子培生。利州兵老小喧閧。夏四月。詔科別羣臣奏疏可行者以聞。上以彭龜年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折其奸萌。可贈龍圖閣直學士。謚忠肅。又以呂祖泰上書忤時。配欽州。與改正罪名。特授迪功郎。壬申。雨雹。旱。詔決繫囚。甲申。詔皇子侍立朝殿。

丁酉。詔求言。五月。親試舉人。賜鄭自成等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甲子。太白經天。蝗。六月庚午。金人錫大赦圖。辛未。歸濠州。乙亥。衡湘能。甲申。簽書林大中薨于位。丙戌。詔舉邊守。秋七月。癸丑。邱崇同知樞密院事。甲寅。許奕使回。八月辛未。同知邱崇薨。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丙戌。詔考訂監司守令所條民間利害。擇其可行者以聞。甲午。賑江淮流民。九月。金國論成使元顏愬喬宇入見。詔以和議成。論天下。

呂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眞宗鑾輿親征。壓慢首我是以有紹興之和。今也嘉定之和。敵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敵歟。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己而和。當由於我。敵人（按元本作夫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期。踰盟犯順。三邊瘡痍。生靈魚肉。然則和議距可恃耶。是必有以任其責者矣。

乙丑。大風。背嵬軍謀爲變。有告變者。乃補爲首八人誅之。冬十月。錢象祖爲左丞相。史彌遠右丞相。

嘗奏友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婁機參知政事。樓鑰同知樞院密事。己卯。蔡燕以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人。趙崇憲奏乞辨雪父汝愚讒誣等事。有旨。蔡燕逐除名加配。十一月。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庚子。四川初行當五錢。戊午。史彌遠丁母喪。皇太子請賜彌遠第于行在。令就第持服。許之。乙丑。李大用謀爲變。不克。丙寅。錢象祖能。貶李沐再奪三官。己卯。黎州蠻寇卜寇邊。金主璟死。允濟立。己巳。嘉定二年。春正月。詔內外條陳節用事。丁巳。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庚申。詔舉監司郡守。二月。庚午。黎州蠻寇卜寇邊。壬午。詔稱提楮幣之策。丁亥。能法科試經義。戊子。大風。癸丑。人太微垣。三月丙申。雨雹。庚申。恤流民。夏四月。蝗。戊辰。汰淮襄忠義民兵歸農。辛未。詔條明堂冗費。都城疫。戊子。賜楊簡仲謚曰節愍。五月。史彌遠起復右丞相。壬申。詔決繫囚。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之缺。蝗。癸丑。詔以戶口爲殿最。甲寅。拘回鶻會。旱。秋八月甲子。行鐵錢於沿江八州。

乙丑。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能宣撫司爲制置司。甲戌。册皇太子。己卯。黎州蠻寇邊。丙戌。賑兩淮饑民。九月辛丑。合祭天地於明堂。赦天下。丙午。賜太學內舍生十員。冬十月丁亥。補京湖兩禁軍。十一月。張林等謀作亂。不克。甲午。修浙西水利。乙未。雪。以歲饑罷宴。郴州黑風峒寇李元礪作亂。十二月。賜李顯忠謚曰忠襄。賜朱熹謚曰文。改曰文。

慶元以來。權倖擅朝。僞以排天下之正學。黨以空天下之名流。人心憊變久矣。今權倖誅殛。天日開明。海內翹首。以觀惟新之化。而聖意首舉節惠之典於文公。一時學者。知所趨向矣。豈非吾道之幸歟。

乙亥。詔諸州毋輒職田租。是歲。諸路旱蝗。揚楚衡郴吉州南安軍盜起。關外諸將私役諸軍。

庚午。嘉定三年。春正月。詔招諭羣盜。詔戒監司守令。丙午。雨土。癸丑。雷。二月。黎州蠻寇邊。至冬。青羌奴兒結之子曳失索降。丁卯。配籍賊束。壬午。命王居安督捕洞寇。三月丁酉。蜀道貢。捕殺楚州賊首胡海。久雨。夏四月。李元礪犯南雄州。十一月。迫贛州南安軍。十二月。就擒。丙寅。詔恤殘破州縣。戊辰。賑行在軍民。五月。詔去年旱蝗。百官應詔封事。兩省擇可行者以聞。乙巳。命督捕海寇。戊申。經理兩淮屯田。庚戌。以江陵忠勇軍隸御前。久雨。命賑貧民。朱熹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贈處士蔡元定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報施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綱期殂奚。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己卯。詔核實軍籍。秋七月。辛卯。禁增廣國田。癸卯。定南班宗室員。八月乙亥。大風拔木。是月。臨安府蝗。詔三衙江上諸軍。選差將校。必以材藝年勞。冬十月乙丑。詔四川總領所毋受宣撫司節制。壬申。雷。十一月。癸巳。賞楚州平賊功。乙巳。議收浮鹽。十二月丙辰。詔安集浮民。戊午。遣使巡邊。生犯軍師彝楚之逐出國門。諸生訴之。遂罷。

辛未。嘉定四年。春正月。敍州蠻攻陷利店寨。詔安集殘破諸州。

礪功授武翼郎。乞換文資。乃授通直郎。丙子。雪。辛巳。罷廣西瀘州牛稅。閏二月丁未。大風。三月。

都城疫。劉世雄爲沔州將。謀據仙人原爲亂。事覺。伏誅。敍州蠻犯龍鳥堡。夏人叛金。夏人始爲韃靼所攻。遣使求救於金人。金主允濟新立。不能救。韃靼至興慶（按元本作嵩）而反。夏人恨之。遂叛。韃靼國入貢金國。金主允濟將嫁之。金之礼軍有謂韃靼曰。其事者。韃靼來信。言者再至。韃靼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遲延不進。夏四月。兩浙轉運使州縣禁折鹽酒。四川關外旱。禁諸軍虛數冒請。四川宣安邊司。以經制蠻平。俾李壁李允與許奕子然其領之。五月戊辰。親試舉人趙建大四百六十有五人。眉人史公亮天（按元本空一格疑有脫及）應。援李僑故事。請挂冠。詔循從事。即致仕。壬戌。太白晝見。韃靼國兵攻金人。命江淮京湖四川邊備。韃靼國兵與金人戰於灰河。凡三日。勝負未決。成吉思皇帝選精騎三千馳擊之。金人大敗。金帥執中以百騎奔還。韃靼國兵至翠屏口。金人又大敗。九月。攻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野狐嶺。金人又敗。十月。韃靼兵至晉安縣。距燕京百八十里。八月辛丑。雷。九月辛酉。雷。敍州蠻寇邊。乙亥。羅世傳。坊其黨所殺。冬十月己卯。朔。更定玉牒凡例。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癸丑。晉平嗣寇功。十二月。體訪會子。僞壬申。嘉定五年。春正月。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壬申。李好義以謀與隱功賜謚忠壯。韃靼國兵至居庸關。金將完顏福壽關遣金主允濟以細軍五千自衛。欲奔回京。會細軍自相激厲。皆死。遂敗。韃靼兵指折頗多。遂斂兵。二月壬午。詔罷軍興以來借補官。三月庚戌。敍州蠻首米在降。久雨。詔決繫囚。丙子。申嚴捕盜改官。五月庚午。詔諸路坑冶。州以通判。縣以令丞。主之。癸酉。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

吳昌裔之。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六月己酉。禁銅錢過江。秋七月庚申。竄降敍州蠻切。戊辰。雷雨毀太廟屋。詔避殿減膳。九月丙午。太白晝見。己酉。紹熙中興禮書成。庚戌。遵義蠻寇播州楊炳來獻馘。辛未。罷沿海諸州海船錢。是月。四川復榷石腳井鹽。冬十月。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將帥二人。安撫提刑舉將材二人。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節正光宗配享功臣。戊戌。雷。十一月壬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蠲濠州稅一年。壬午。詔諸路轉運司參考州縣新舊稅籍。蠲其橫耗之數。收免鈔五界舊會。

癸酉。嘉定六年。春正月。宇文紹節薨。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帥守監司。各舉人才一二人。二月丁丑。太白晝見。丙戌。上吏部條法總類。丁亥。雪。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十一月。參政樓鑰罷。夏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甲午。復法科試經義。五月。不雨。詔釋繫囚。丁卯。措置四川支移錢物。

戊辰。修寬恤詔令。六月。諸州未決之訟。詔刑部歲終上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丁丑。董居誼使金。值金國亂而回。丁亥。復監司臧否守令及監司郡守舉廉吏所知法。丙申。詔諸軍主帥各舉堪爲將帥者二三人。秋八月。詔諸路監司帥臣各舉所部官吏才行卓絕稍用彰著者。庚午。知思州田宗範謀作亂。夔州安撫司討平之。金人弒其主允濟。豐王詢立。韃人攻金。金國內亂。詔四川謹邊備。與嶸秀使金。中道而回。九月。韃靼國兵至紫荊關。距燕京二百里。金副元帥石烈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韃靼破涿易。至皂河之內。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韃兵大敗。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高乞以紀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金主珣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誅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爲執中所殺。遂引紀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臥內殺之。於是成吉思皇帝留其將撒沒曷圍燕京。而自將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韃靼大軍分爲三路攻取河北河東諸州郡。是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一帶防退。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爲兵上城守禦。韃靼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至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望風而降。自冬至明年春。破金九十餘郡。甲辰。蠲京湖逋負。三省樞密院。奏以小使臣爲之監門官。至是命京朝官爲之。閏九月戊辰。詔御史臺考課監司。湖北路旱傷。詔監司守令賑恤。癸巳。乙未。凡二日。大雷。乃下罪己詔。十一月。虛恨蠻寇中鎮寨。十二月。蠲徽州丁鹽錢。是歲。兩浙大水。賑之。

甲戌。嘉定七年。春正月丁卯朔。何九齡擾秦州大敗。河州都統王大才妄啓邊釁。斬之。甲戌。夜。濠州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紺畫地圖一册。云是韃靼國遣來納地。請兵守臣以不奉朝旨卻之。時韃靼國兵實已強大。但居其故地。而於燕雲置行省。命大臣撒沒曷領其事焉。丁丑。雷。參政章良能薨。乙未。黎州蠻卜籠十二骨降。三月丁卯。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仍日下起發赴院治事。六月癸丑。安同知自廣安順水赴行在。至近畿除觀文殿學士。知潼州。內知朝廷疑己。乃上疏力辭。不允。乃遣官屬結局册赴行在。董居誼爲四川制置使。庚辰。金人來貸二年歲幣。壬辰。詔利路安撫司制本

路軍馬。夏四月癸卯。蠲福建納鹽。癸丑。馬湖夷殺虛恨蠻屈摧等。辛酉。詔三衙江上四川諸軍具士馬實數以聞。五月丁丑。太白經天。乙酉。親試舉人。賜袁甫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壬辰。省司考課賞罰之制。頒成書以爲法式。六月旱。丁巳。立嘉定府邊丁二千人。秋七月。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乙亥。燕京之糧。金主告遷於南京。夏人來議夾攻金人。恢復故疆。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八月癸巳朔。罷關外四川所增方田稅。癸卯。復經宗學。金人復求舊歲幣。眞德秀請絕金人歲幣。上書曰。竊聞女眞以韃靼侵淩。徙巢于汴。此吾國之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淮東之郊已爲戰場矣。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在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金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金之未亡而姑爲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尚存。則用之於女眞。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害。陛下以苟安爲志向。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寇僅存。不能無外憂。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癸亥。雷。久雨。詔釋囚。冬十月。陞邛州嘉定監。命四川監司郡守辭見如舊制。十一月。聶子述使金賀正旦。黎州蠻畜卜始降。

乙亥。嘉定八年。春正月。詔舉將材。戊子。申嚴金翠禁。二月丙午。雷孝友罷。蠲逋負米貸其因繫。己未。雨土。三月辛酉。詔舉廉吏大郡歲舉二人。小郡一人。旱。五月辛酉。韃靼國兵破燕京。去年韃人圍燕京。是春。金國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韃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惟蔡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韃兵戰。凡二日。糧絕而敗。內外不通。至是破之。燕京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辛未。雨。己卯。命利路招輯忠義人。甲申。詔贓吏毋減年參選。秋七月庚申。簽三省樞密院架閣官。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壬戌。立楊巨源廟。賜名褒忠。旌誅吳曦之功也。八月己丑。賜嘏杖臨曰宣。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閬州盜賴彥暉來降。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御之。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亥。申嚴浙西圍田禁。甲申。罷四川試法科。韃靼國兵破潼關。國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過山棚以錢爲相鎖連接爲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韃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韃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人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出亦有爲所破者。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濼深阻。韃兵不能入。又有遼東宣撫司蒲萬撫遼東七路。韃兵不能下。金主南遷之後。累遣使請韃靼國求和。而帝欲許之。謂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數年不能取盡。遂捨之。其臣撒沒曷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封汝爲王。金之羣臣不從。有言於其主曰。願以死雪國恥者。金自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兩河。全破山東

畔之金人東川河西阻潼關地勢益蹙遂有南窺淮浙之謀矣是歲兩浙江東西旱蝗

丙子嘉定九年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曰成　命諸州發馬軍司水軍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申晦　辛亥東西兩川地凡四日大震　三月丁丑詔舉監司　夏四月戊戌秦州唐道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却之　五月癸酉太白晝見　六月戊申賑浙西水　西川凡三日地震綿州山崩

秋七月上以邊縣擇才不拘常格其餘並遵三年之制詔邊縣官許起復　冬十一月癸亥命利路備邊　十二月癸丑以宗學隸宗正寺　丁巳詔給諸軍錢　乙丑邊大水軍于鶴天水縣徙知軍以下官

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附奏論邊事臣切見金人自失國而擾其勢日蹙比者犍粗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敵庭危迫之狀見於其（淺元本作偽）詔所云近復傳聞犍兵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有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靖康元年）臣切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于政宣燕安滿溢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城都（淺元本作都邑）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失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邊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敗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靡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遼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蔡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海潮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爲嘉祥變異爲休徵（淺元本作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肇以進詩遠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昌言宣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情（淺元本作鄉）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蠹蠹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折（淺元本作抑）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雜任人擅夷率服政宣之世京師繼尸宰柄實攸濫廁樞庭其翔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顯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宣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遊臣掩覆於外女真始則入寇而大臣諱語（淺元本作諱）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敵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斂財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北虜嘯愁王黼創免夫變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墻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縣

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識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飾制不明諸將無所禁提庸懦不武敵帥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與矣此授任非材衆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于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而（淺元本無而字）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體以斥之何憂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狥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要吾歲幣則予以契丹窮敗而不辭要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醜而一事已生前請未盡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從時於境土矣蓋犬豕財狼本無饜足徒知狥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術也威者惟以納張覺結余覩爲莫覺之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疑勤悲憤無愧仁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慢乃有宜和之習東南民力耗于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當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睹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竊謂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顧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使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狡黠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維長算而一切倖安蠱者敵在幽燕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乃使大宋臣子拜□□（淺西山文稿作犬羊二字）于祖宗殿庭之下其慢一也歲幣之弗還是矣然不以還燕爲辭而諉曰潛之渠乾涸使殘敵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慢二也並遣還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顧更非人惟知拒却固已絕中原之望其者視以盜賊戮之焚之上流制閫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勦殺西州總戎之帥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烏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于此其慢三也稽此三誤而我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于前者不可悔而應于後者猶可爲所願朝廷無再誤而已厥今諸人之論有二不曰金來遽亡猶可倚爲屏蔽則曰中原方援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慢國之言不可不察也金之必亡無悉智衆知之匹夫復仇而諸路騷動昔五胡之亂江左相安者蓋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偷旦夕之安今苻堅既滅慕容垂遇

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南飲江之志。今新敵驕張。蓋有河朔。而楊劉孫益。又皆往往職從。臣恐異日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爲安逸習所。館舍日豐。以此驕敵。何患不濟。使驕期不然。夫金結遼敵。雖後世猜疑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于國勢強盛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于召侮。於倦之事是也。用之于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宜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強其國。而倚賴遼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者未聞爲力者。然其將臣相與策勵。遂能挫虎狼之敵。晉氏東渡。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苻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里。賦密繁。都甲百萬。江淮爲池。豈下于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墮者多。一朝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少定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籠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揭厲之理。今劉權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擾攘。戎馬蹂躪。正如熊咆虎嘯。盜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架禍目前。權取名譽。將驟而去。置於宗社生靈之憂。則使陛下鑄當之耳。彼輩臣爲一身計。可也。陛下爲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忖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修圖勢以御外侮。則政宜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慎。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絕自強之計。必當立堅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發慮。曲盡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爲者。若或上下怠怒。發成深患。機會授失。事變日繁。臣實未知所終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五

寧宗四

丁丑。嘉定十年。春正月辛巳。雷。癸巳。雨土。乙未。大風拔木。二月庚申。地震。壬戌。雩。夏四月。金人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犯樊城。都統王守中引兵戰。却之。金人遂分兵圍棗陽光化。唐州。給諸王帝敗敵于光山縣之安昌寨。殺其統軍完顏鈐。鄧州光化軍皆以捷聞。金人遁歸。辛巳。江淮制置使趙方京湖制置使。詔指揮調遣。仍蠲便宜。董居誼四川制置使。命酌量緩急。便宜行事。久雨。詔釋囚。五月甲申。親試舉人。賜吳潛等五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癸卯。趙方爾下詔北伐。遂傳檄詔諭官吏軍民。六月庚戌。太白晝見。戊午。詔風將士。詔略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犬戎跳我中原。天厭久矣。孤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警恥來復。念甫仲於信誓。實重起於兵鋒。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尚其勉命。朕不食言。日有食之。不雨。釋諸路杖以下囚。甲申。鄂州蠻復寇邊。焚硤門寨。遣官軍討之。庚子。罷軍士從刑。太白晝見。甲申。浙東提舉司。出米十萬石。賑給貧民。戊戌。太白經天。十二月戊申。以軍興故。募民納粟補官。乙卯。詔武舉人毋趨文舉。金人犯四川。迫漢池。陷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破白

環堡。進黃牛堡。至大散關。統制劉璋棄關。遂金人據關。戊寅。嘉定十一年。春正月。京東忠義人李全率衆來歸。詔以爲京東路總管。戊子。金人犯皂郊堡。二月。帥皂郊。王師與戰。勝負半之。死者五萬人。四川制置司招忠義復皂郊。二月。利州統制王堪等率官軍及忠義人收復。利州廉仲率忠義人襲秦州水寧寨。詔四川忠義人立功。其實觀官軍。金人犯隔芽關。興元都統李貴遁山軍大潰。二月。金人焚大散關而去。金人攻陷漢池堡。因隨州霍陽軍遊騎至漢上。均州守臣應確之棄城走。金人糧舟駐大清河。梁州鈐轄樂招觀焚其舟。京東忠義副都統沈鍔遣兵助之。金副統制完顏賚包長驅遂去。河州軍士郭雄迫斬賚首。而遂長驅。以身免。丙辰。白虹貫日。三月。忠義人十萬出攻秦州。官軍繼進。至赤谷口。忽王逸傳制吳曦之命退師。而忠義軍遂潰。癸巳。金統制包長等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不克。引兵趨西和州。制吳曦襲西和州。西道守臣楊克家棄城去。吳曦又焚成州。守臣羅仲邛亦棄城去。戊戌。金人陷西和州。至四月。金人委成州。又去西和州。夏四月。鎮江忠義統制彭惟城等敗於洞州。命四川增印發引五百萬。以給軍費。階州守臣侯蒙遁。戊午。金人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遁。興元都統吳政亟大散關。執立。斬之。己未。犯黃牛堡。吳政引兵與戰。金人遁。軍聲大振。是冬。黃吳政、張威功各進三官。寶劍吳曦。羅仲邛。（按元本作甲）楊克家。以正棄城之罪。玉月乙亥。命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癸未。遣尤袤見其長覺天。壬辰。嚴試官七等之制。六月。劉州水。詔恤貧民。秋七月乙酉。修孝宗實錄。辛卯。調四川關外諸州稅役。甲午。調光州民兵戰死之家稅役。九月辛巳。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十一月戊午。大風。壬申。金人犯安豐黃口關。陝西人驚羽來歸。

己卯。嘉定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誼赴行在。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庚辰。金人犯漢池堡。守將石宜戰卻之。甲申。攻白環堡。守將董招戰卻之。戊子。犯成州。趙四日。焚成州而去。丙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庚寅。犯隨州。棗陽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京西諸將引兵拒之。辛卯。犯西和州。守臣趙彥吶設伏待之。金人大敗而遁。犯安豐軍。陝蜀都統制許俊遣將拒之。犯河池。守將張寶遁去。癸巳。攻光化軍。破鄖山縣。進逼均州。圍安豐軍及滁。滁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舉重兵入（按元本作如）援。金人不能進。甲午。陷鳳州。守臣雷震棄城去。州民與之巷戰。乃奪其城。乙未。犯黃牛堡。吳政戰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二月戊戌朔。金人破光山縣。太白晝見。壬寅。圍棗陽軍。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援金人。乃解圍。癸卯。破黃牛堡。興元都統李貴遁。遂利路。權興元府事趙希哲棄城去。丁未。陷興元府。己酉。遣殿前司軍凡八千人。防捍江西。庚戌。竹從龍除同知樞密院事。象江淮宣撫使。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辛亥。金人陷大安軍。守臣李文子棄城去。又分兵犯洋州。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而城陷。沔州統制石宜。擊金人于大安軍。大破之。金將巴土魯奔軍走。爲我師所獲。金人聞之。遂遁去。三月。金人焚洋州城而歸。壬子。四川制置董居誼自利州遁去。鄂五寨。永州居住。丁巳。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三萬餘人。分道出攻唐鄧州。隨州忠義

軍劉世興、鄂州都統劉世榮各以兵來會。乙丑，西夏來議夾攻金人，利路安撫丁㷆許之，乃以書期六月。丁㷆以書與夏人定約。三月己巳，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乙亥，興元軍士權興等作亂，犯巴州，守臣秦季槱遁。凡十三日而興降。丁亥，太白晝見。甲午，金人自盱眙退師。閏三月己未，賊焚蘂城，寇梅州。辛酉，權興政死節，贈忠州刺史。壬戌，詔諭四川官軍忠義人。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紅巾爲號。四月，入利州，制置聶子述遁。總領財賦楊九鼎爲所殺，由是掠閬州及果州。五月，遂寇遂寧府。攝府事程遇孫棄城去，福焚其城。四川宣撫司命沔州都統張威捕之，福入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去，福屯於普州之茗(按元本作若)山。庚午，威引兵圍茗山，凡十四日，莫簡自殺，福請降，威執之以歸于宣撫司，誅之。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州，乃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玉磯，自盱眙至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眞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敵，諸城皆閉。金人遊騎數百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命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義總轄李先自漣水軍各引兵來援，金人乃退去。全擊敗之于曹家庄，斬其首數千，獲其貴將，或以爲金主女婿云。四月，曾從龍、鄭昭先並參知政事。

安丙爲四川宣撫使。五月，召聶子述。降兩淮荊襄湖北利州路沿邊諸州雜犯死罪囚。仍蠲今年租稅。太學生何處恬論尙書胡榘欲與金人講和，請誅之以謝天下。詔舉文武可用之才。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太白又晝見。西川地震。丁亥，金人以書招李全，全卻其書。癸亥，京東總管李全舉兵至青州，金守臣王贇以城降。十一月，京東路帥司言克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八月，合利州

東西爲一路。九月丙午，以李大東爲沿江制置使、趙善湘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十一月乙亥，築興元府城。丁丑，雅州蠻入盧山縣。己卯，四川宣撫司議出師取洮州，招諭中原豪傑官民，猶以歸附。會乙酉，金人犯鳳州之長橋，乃引兵出援，命罷洮州之師。己丑，京湖制置司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六萬人分三道取中原。庚寅，賞茗山捕賊功。

庚辰嘉定十三年春正月，京湖制置司統制扈再興引兵攻鄧州，鄂州都統許國攻唐州，不克而遁。金人追之，遂寇樊城，荊湖制置趙方督諸將大破之，金人遁。己亥，雅州蠻復掠盧山縣。戊午，夏國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三月辛卯，雨土。丁巳，黎州土丁叛。夏四月，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猶以來歸。戊戌，史彌遠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慶系錄。六月癸酉，親試舉人，賜劉渭以下四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安丙爲少保。丙子，以李全爲左武衛大將軍。李先除漣水軍忠義副都統，命赴樞密院稟事，未至，殺之。秋七月，以京東河北路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

丙午，任希夷參知政事。癸亥，皇太子薨，謚曰景獻。八月壬申，四川宣撫使安丙遣夏人會定議夾攻金人。甲申，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盱眙將石珪叛入漣水軍，詔即以石珪爲漣水軍忠義統轄。九月辛卯，夏人引兵圍鞏州，且來趣師。王仕信引兵發宕昌。甲午，太白晝見。乙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實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副都統陳力出大散關，興元統制田冒(按元本作冒)出子午谷，金川(按元本作州)副都統陳昱出上

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而諸將遲疑不進。壬寅，質俊等敗金人於定邊城。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下，攻城不克。九月，信引兵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退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引兵共攻秦州，不聽，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九月甲午，太白晝見。金人犯皂郊堡，沔州都統制黃紹與戰，敗績。冬十月，斬王仕信，罷張威職名，以不進兵故也。十一月，詔刊正皇帝日歷。庚戌，大風。壬子，臨安火。十二月壬申，石珪叛歸韃靼。

辛巳嘉定十四年春正月(按元本有丙戌二字)朔，雷。乙未，雷，地震。李全自山東還，乃犒師。庚子，立四川運米賞格。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犯五關。壬申，治舟於團風，弗克渡。金人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及漢陽軍。丁丑，李全棄泗州遁還。甲申，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防守江面。權殿司事馮榯將援蘄、黃，榯遷延不進。三月，扈再興引兵攻唐州，不克，尋引所部趨蘄州。李全自楚州引兵來援淮西。是夕，長星見。金人陷黃州，守臣何大節棄城遁，自沈於江。金人犯蘄州，守臣李誠之戰敗，城陷，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金人退，扈再興邀擊之于天長鎭，金人大敗。次日大戰，斬首數千。四月，李全臨淮追擊之，獲其大半、四月乙卯，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乙丑，命任子嚴試於御史臺。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史彌遠上孝宗皇帝寶訓、皇帝會要。丙申，西川地震。六月甲寅朔，沿江制置司置副使於鄂州。丙寅，立貴和爲太子，賜名竑，封祁國公(王邸)。辛巳，大風。秋七月丁亥，崇國大將獻本朝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詔禮官(按元本此處有丁丑)議受寶典禮以聞。詔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辛丑，趙方爲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爲淮東制置使。丁未，修光宗實訓。八月，趙方卒。參政任希夷罷。壬戌，宣繒同知樞

密院事。甲子，立與莒爲沂靖王後，賜名貴誠(卽理宗)。九月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冬十月，京東河北節制司奏復滄州，詔以趙澤爲河北東路鈐轄知州事。甲寅，以齊州爲濟南府、兗州爲襲慶府。丙寅，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趣兵伐金。庚午，雷。十一月癸未，詔左翼軍受泉州節制。己亥，少保安丙薨。京東安撫張林叛，以京東諸郡降于韃人。韃靼國遣使葛合赤孫等來計事。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閏十二月辛巳朔，宣繒兼參知政事、俞應符兼權參知政事。殺華岳。先是岳嘗時欵忤時相，以殿前司同正將授岳，後誣謀殺之。詔諸州水旱。

壬午嘉定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赦天下。復贈蘄州死事官吏，官其子孫有差。旌李誠之死節，立廟蘄州。丁巳，招諭山東河北。甲戌，陞鄂州武昌縣名壽昌軍。三月，賑江西旱傷。夏五月庚戌，太白晝見。甲寅，蘄州縣匿囚。丁巳，皇子竑進封濟國公。己未，皇姪貴誠進邵州防禦使。壬戌，知濟南府种贇等攻叛將張林於青州，林遁去。己巳，修孝宗經武要略。六月辛卯，權參政俞應符罷。秋七月甲子，詔給資營田。八月己卯，命戶部詳議義役。九月辛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癸丑，雷大雨雹。壬戌，彗見。辛未，太白晝見。冬十月丙子，以忠義人收復京東州郡，賞有差。十一月戊午，合京東河北路界爲輕重，皆除之。十二月，霖寒，賑臨安府貧民。丁亥，李全除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鎭撫節制司副使。

癸未、嘉定十六年、春正月、嚴賦吏法。　己酉、皇子坻生、踰月而薨。　丁巳、雷。　辛酉、命淮東制置司賑濟山東流民。　二月戊子、雨土。　三月、京東河北路鎮撫司言、賑林所部邪懷來歸、詔以懷爲京東東路副總管。　丁卯、賑道州饑。　夏五月戊申、賜蔣重珍等五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壬午、淮東制置賈涉卒。　丁酉、同知樞卓澧。　秋八月辛巳、詔州縣經界、毋增紹興稅額。　癸未、申嚴船船銅錢禁。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辛亥、賑太平州水。　十二月辛巳、浙江被水州募民入米補官。　壬辰、雷。

甲申、嘉定十七年、春正月戊戌朔、鍊程頤後。　命淮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營田。　三月癸巳、彌台州逋賦。　三月癸丑、雪。　金人追西和州、聞四川制置司軍至、乃引兵還。　夏四月辛卯、賑廬州饑、詔本州賑糶。　乙未、犒李全軍、賜李全、彭義斌錢三十萬緡、爲犒賞將士費。　五月、詔賑實兩淮京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　六月丁卯朔、太白晝見、經天。　辛未、皇孫銓生、尋薨。　癸酉、知西和州尙震午謀遁、貶昏州。　大名府蘇椿舉城來歸、詔知大名府。　丁酉、賑福建水。　八月乙亥、罷通州天賜鹽場。　丙戌、上不豫。　閏八月丁酉、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七。　謚曰仁文哲武悅孝皇帝、廟號寧宗。　楊皇后史彌遠立貴誠爲皇子、進封成國公、卽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垂簾總政、廢皇子竑、降封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

立理宗而殺濟王、殆非寧宗之意也。先是、濟王嘗于几上、明言楊后之事、云史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彌遠、彌遠銜之、時眞西山彙王宮教、聞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謂王曰、大王若能孝于慈母而敬於大臣、則卽位之除必奏、寧宗疾革、乃廢濟王、其事實楊后彌遠專之。吁、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之末、楊后彌遠之懇、濟邸之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遂掃地矣。使潛王潛丙之謀成、則彌遠將何所容其身哉、然理宗之立、猶能撐拄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也。

續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朱竹垞太史嘗謂觀者雖嫌太略、然視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條理過之、予徧覓是書不可得、乾隆甲寅春、借自任陽浦氏、係元人刻本、板已漫漶、并有闕頁、無從增補、後附宋季三朝政要六卷、起理宗、終廣王二王、以完南宋一代之局、因并錄之、閏五月而告成云、蜀峯屈振鏞跋。

宋人紀載南宋事者、若繫年要錄、兩朝綱目備要等、皆以久無雕本、行世寖稀、是編紀高孝光寧四朝事實、于中興諸將戰績、及秦檜湯思退等奸狀、容有未盡、而于時事大關鍵、如李忠定、胡明仲、眞文忠諸疏、敷陳剴切、洞見未然者、首尾詳具、又如求遺書、限軍額、能荔枝貢、立久任法、賑災卹荒之類、皆大書特書、蓋其於南宋興亡之故、瞭如指掌、故所載皆資法戒、以視陳鵠、薛應旂諸書、簡帙雖寡、而簡核過之、洵南宋一朝之良史也、屈君雲峯貽我手鈔祕本、發爲詳校而梓之、乙丑春日張海鵬識。

宋季三朝政要

撰人不詳

四庫全書提要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詞、稱理宗國史。爲元載入北都。無復可考。故纂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廣益二王事。其體亦編年之流。蓋宋之遺老所爲也。然理宗以後國史修宋史者實見之。故本紀所載反詳於是書。又是書得於傳聞。不無舛誤。其最甚者。謂寶慶元年趙葵趙范全子才建守河據關之議。遣楊誼張迪據洛陽。與北軍戰潰歸。案寶慶元年。葵范名位猶微。其後五年范始爲安撫副使。葵始爲淮東提刑。討李全子才乃爲參議官。至端平元年。滅金子才乃爲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有洛陽潰敗之事。上距寶慶元年九年矣。所紀非實也。其餘敍次。亦乏體要。然宋末軼事頗詳。多有史所不載者。存之。亦可備參考也。其以理宗度宗瀛國公稱爲三朝。而廣益二王則從附錄。體例頗公。卷末論宋之亡。謂君無失德。諸昏權相。持論亦頗正。而忽推演命數。象陰因果。精世人事爲固然。殊乖勸戒之旨。殆欲附徐鉉作李煜墓誌之義而失之者歟。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理宗國史載入北都○各本並作載之二字依元刻本改過此無復可考故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書以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自讀書張刻本在卷末後今依閣本及別本

卷之一

理宗

寶慶元年　寶慶二年　寶慶三年　紹定元年　紹定二年

紹定四年　紹定五年　紹定六年　端平元年　端平二年

嘉熙元年　嘉熙二年　端平三年

卷之二

理宗

嘉熙三年　嘉熙四年　淳祐元年　淳祐二年　淳祐三年

淳祐五年　淳祐六年　淳祐七年　淳祐八年　淳祐九年

淳祐十年　淳祐十一年　寶祐元年　寶祐二年　寶祐三年

寶祐五年　寶祐六年　淳祐十年　寶祐四年

卷之三
理宗
開慶元年　景定元年　景定二年　景定三年　景定四年　景定五年
卷之四
度宗
咸淳元年　咸淳二年　咸淳三年　咸淳四年　咸淳五年　咸淳六年
咸淳七年　咸淳八年　咸淳九年　咸淳十年
卷之五
少帝
德祐元年　德祐二年
卷之六
廣王
景炎本末
益王
附與本末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失名

理宗

金山錢照祚錫之校

乙酉。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上初即位。與楊太后垂簾同聽政。上曰。傅伯成皆先朝舊臣。所簡記。可召赴行在。等除寶學。○別本作學士。舉朝謝。潘壬潘丙謀立濟王。遣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爲遥卒得其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至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意。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別本作受。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登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而揭李全榜于州門。言史彌遠殺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變動。以爲山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卒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鄰將州兵戰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彌遠謀害濟王。遣其客秦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爲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與徐清叟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寃。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

申生禍戾太子及秦王廢奪之事。凡百餘言。詆直無忌。彌遠怒。竄夢昱于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死。贈朝奉郎。給劄間。仍官其子。詔取士先嘗黜夏其德秀上殿奏事。劄上答曰。直書。斯天永命。用賢臣。結人心。爲自立根本。又言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與安生民之柱石。○別本無安上有而字。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胥夷矣。皆磨三綱而剝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蜀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遵封秦邸舍。非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爾。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又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以陛下不及舜明甚。大底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上曰。亦一時倉猝。德秀又奏。此已往之咎。○別本往作過。臣所以奏者。欲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別本失上有之字。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別本作朝廷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六年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寢食。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蜀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與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爲甚。今竊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蹙者以識盲之籍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別本相戒上有而字。宜解密網。蹙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敢說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皆以者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善鈞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宏徐霽。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位中行於經幄。擢宏霽於言地。德秀又奏。○別本伯嘗。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襲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問。切慣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哀守趙筱夫對。御筆擢筱夫直祕閣與監司差遣。德秀手劄叶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始德秀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計。以書達時相。謂必有狂聞淺見之人。託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語。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別本邁作近。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論以勿及甲申之事。德秀但唯唯。泊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登見忌矣。鮮內侍者四。從之。審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異德秀言。曰。漢文短喪。至我皇陵。獨出宸斷。爰服三年。皇陵上賓。羅點建議。乞令羣臣易日之後。朝會權用公服黑帶。朔望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後易以升祔。紹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

幾.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使肯從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〇別本近作皆.自厚而之薄.可乎哉.上卽臨行在議事官.僚大辟從吉.謀路使已降行.五月.趙范趙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閫於光黃之間.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略曰.權衡於和戰之機.無已.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濮濟萬壘之關守.非濟野閉門關之守也.又須自治有備.無患候時而動之謂守也.〇別本謂作持.選擇將材.簡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惜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蹈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備員邊臣.切見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發遣不時.〇別本遷作運 牛糧器械.雜任征役.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饋運.師不宿飽.若盡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惟杲一人.及師朝洛陽.遇師保資.兵費遂開.始服公先見.六月.全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五日.〇別本五日作翌日.發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納約.乃殺所立崔立.〇別本所立作所主.率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徙.有寸金淀.乃爲金人所決.河水淫溢.自壽至汴.水深沒膝.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糧之不肯運.糧卒致誤事.南滁州路鈐樊辛路分王以寧帥下鄭州.己卯.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更何待耶.〇原本脫更字.依別本補.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葵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〇別本作統.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誼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庚辰.敏子啓行.乙酉.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潛入洛陽.至夜.踰城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度洛陽者皆空其城而誘我矣.及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等遂入洛陽.次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旗幟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楊倉猝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已爲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擁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凶而寡餒.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遂殺馬而食.留糧不至.遂班師.故

湖州爲安吉州.

丙戌.寶慶二年.春.詔長吏勸農桑.親擬給犒軍士.詔增價招糴.詔州縣舉遺逸之士.補陳均陳文蔚官.戒州縣毋得苛取於民.贓吏毋赦.不許改正.戒飭省闈糊考.擇上試進士.賜王會龍等及第出身有差.詔作新士風.梁成大劾眞德秀.降三官.初.史彌遠欲去魏了翁眞德秀.嘗言有人敢言其德秀者.卽除察院.無人敢言之.〇別本怒作敢.適梁成大參部闕之日.坐茶肆中.數眞公不値一錢.或以告彌遠.彌遠喜.遂擢用之.自小邑令除察院.首劾眞德秀.尋以成大守建事.毀其所建宏詞坊.可以語攜者.無所不至.遂攜取將從.爲彌遠鷹犬.嘗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擧大快公論.中外驕竦.目之爲梁成犬.識者非之.魏了翁貶靖州.大年附戶部尚書自如也.

丁亥.寶慶三年.春正月.詔州縣勸農桑.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擧塞.上命出米以濟饑民.賑濟幾甸水

災.洪咨夔召爲禮部郎官.尋除監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彈擊御史王定.定左遷.夔已出臺.改中書舍人.王定者.附史彌遠.爲右司郎官.嘗忤胡夢昱.〇別本嘗作曾.爲怪致死者.在茲與公異論.公恐其姦邪.故彈去之.朝野歡欣.及夔除端明學士.卒于位.敕竟.宜令有司申明祖宗之裁.明堂詔省郊祀費.韃靼兵破關外.四川制置鄭損棄三關不守.

戊子.紹定元年.春正月.詔諸州貢擧以得士爲先.太白經天.雨雹.知潭州曾從龍說惠民倉.減傷和糴官吏.上命備臣日侍經筵.講經.湖南江西福建盜起.中嚴選擧人才.懷擧法.韃靼兵破關而南.金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殆盡.金人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選四行院分地界守.禦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如是者十有五年.金人不勝其擾.朝廷議諸帥籌邊備.上然之.

己丑.紹定二年.春.以程珌等知貢擧.上親試擧人.賜黃朴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市舶司之積.台州水.給諸軍新換錢.申明太學舍法.度正奏節儉事.賦論人選郊方許到部參註.蔡苞直千晦.詔民間二稅依時過割.稅賦不許抑令折納.汀郡寇發.陳韡平之.晏頭陀名夢彪.嘯聚汀郡境上.〇別本郡作州.攻破寧化清流將樂諸邑.〇別本作縣.遣南劍帥府儲子朗.將陳韡莫破此賊.時韡丁父憂.詔起復知南劍州.韡至州.締乘常民兵.申乞調淮西精兵五千人.教授淮西制置曾式中.遣將陳萬以三千五百人來.朝廷遂除韡提刑.招捕使.擊破潭飛磜.遂降連城七十二寨.賊潰.夢彪降.誅之.論鄭損防遏湖道.桂如琥奏屯田.

庚寅.紹定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命有司興水利.三月丁酉.雨土.行在會子庫.敕監官嚴賞二萬丁錢.四川學命州縣賑恤.減園田稅.招鄰漁業人充水軍.慈明殿出緡錢犒軍.邵武寇犯建寧府.劉純敗之.閩被盜州縣租稅一半.江西瑞州禾稼秀而不實.民間乏食.九月.儒國公朱深改封徽國公.明堂.上欽宴過度.史彌遠臥病.故時人譏之曰.〇原本故作中.依別本改.陰陽眼發理天地.醉經綸.

辛卯.紹定四年.春二月.詔懷學術深邃之士.〇原本邃作遂.依別本改.李全平.先是京東忠義軍都統制李先者.亦歸朝人.爲楓密都統制.史彌遠以事誅之.李全懼.有異志.使其將李平濤爲謀於都堂.朝議以文臣不知兵.選武臣制之.乃以許國授太府卿揚州制置使.移司楚州.既至.全入謁.國與客杜杰議延見之.禮來曰.彼狼子野心.宜責其橫掠.國參全.全怒.殺許國.賭其家.國歛執寄曰.杜來救我.乃以茲東來而生緣之途.叛後.全圍揚州.時趙葵守城.固元宵放燈.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趙葵掛榜城曰.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素著白袍.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避城出去.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殷伏閉城盡殺之.至第三年.〇別本作日.修城見全甲一帶.方知全死於此.韃靼自山東通好.欲假淮東以趨河南.葉臣綫不許.度正奏韃靼兵入蜀.詔蜀州守臣堅守.備兵退.曲赦四川.軍民.與師陳壎奏韃靼國遣使約夾攻金.詔羣臣議.追毀趙汝騰出身文字.與德秀以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傷州縣科擬之弊.秋.成數賈吳傷.潤減.紹興被水.民戶折麥.都城大火.延燒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玉牒所.詔求言.祭出令徐清叟上疏.乞爲濟王立後.其略曰.巴陵有過.罔克繼統.陛下手足之愛.可謂甚至.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

於不義.服御僭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在我不容不厚.葬廚厭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為甚.今火延太室.由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氣.傷和召異.疏上.不報.辛卯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二.雖太廟亦不免.惟史丞相府獨存.洪舜俞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榯也.人言籍籍.迄不免責.

壬辰.紹定五年.春.詔知舉陳貴誼等.先器識.後詞藻.二月.太白經天.廷試定在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徐元杰以下及第出身有差.陰雨.出米紓民食.蠲竹木之征.三月.詔諸路監司.減放旱歉.陳貴誼乞革文弊.國兵與韃靼國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李日邁乞詔舉廉去貪.勑盱眙改為招信軍.韃靼國遣使來議夾攻金人.史嵩之以鄒伸之奉使草地.報聘北朝.伸之曰.本朝與貴國素無釁隙.寧宗嘗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北朝從之.仍許以河南歸本國.

癸巳.紹定六年.詔抑貪競.李日邁乞詔諸道.隨有無勸分.置寨松江口.防海道.戒飭坑冶司.納新錢.併許截鏹納券二厘.敷鹽之害.六月.金主歸德絕糧.奔蔡州.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趙葵乞經理營田.趙至道奏.民間賦稅.宜選擇鄉司.以革虛錢飛走之弊.賜史宇之宅之出身.秤提見錢流通.十月.史彌遠死.彌遠開禧丁卯為禮部侍郎.白楊太后誅侂胄.事甚秘.侂胄死而寧宗不知.居數日.上顧問侂胄安在否.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為相十七年.寧宗崩.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時號四木.彌遠出入禁苑.擅權用事.臺諫爭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史嵩之為京湖制置使.置司襄陽.十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襄陽帥孟珙.以兵四萬人至蔡州.滅金.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遞糧十萬.給南北軍.

甲午.端平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兆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元旦.詔求言舉賢.十一月.孟珙兵先薄蔡州城下.時韃靼國兵未至.珙攻城甚急.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閤自縊.後主為亂軍所害.鄭清之除左相.喬行簡除右相.收召人才.如真德秀.魏了翁.諸賢.時論以端平比之元祐.優恤兩淮運米人夫.賑恤三京降附.夏.除真德秀吏部尚書.史嵩之上露布.以八陵圖.守緒骨函.及參政張天綱.都尉完顏好海.玉帶.金銀牌等來獻.除知樞密院事.都督軍馬.嵩之奏乞經理四京.有詔集議.真德秀.洪咨夔.趙鳳常等爭之.惟鄭相主其說.洪咨夔奏金亡而有興者.高叅奏邊事四幸四虞.詔集議和戰攻守.趙汝談奏真州六關.詔歲除主帥.主兵官陳汝諧諸軍.諸路黥隸人押赴淮襄充軍.趙立夫奏和糴利病.禁銅錢下海.袁甫奏蠲漳泉興化丁錢.詔李心傳修國朝會要.詔措置楮幣.秋.除真德秀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魏了翁除禮部尚書.兼侍讀.詔除端明.同簽書樞密院.督視京湖軍馬.出內帑緡錢兌易.御歸正.蕃臣獻馬.蠲放仁和地稅.冬.以趙范為荊湖制置使.鎮襄陽.九月.真德秀進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閫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

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元刻本必命上有天字不然.則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饑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卽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無度.民不堪命.大盜相梃而起.○別本梃作挺.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寬貸道而貽進者.尚存.繼贓吏而贓多者猶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措置刻僥逃.闘科斂.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闕.骨不數人.一難也.臣嘗定中脅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闊.逐下之備.楞然一旦舉兵.乃潛渐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求三十年之弊.欲徹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斂蠲貢為主.○原空一格字.依元刻本補.別本並作賦.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將和糴為字.○原本無留字.依別本補.繼崩獸作壞之後.一樂之誤.代為膚瘤.受其咎.尤當自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廉泉向治.○原空下屬字.依元刻本別本補.惟羣賢自相矛盾.○元刻本無惟字.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推.以前事為戒.上輒稱善.又言士大夫狃於術習.上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至.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魏了翁奏劄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為之時.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嬪御使令.取憐.或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為堯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及時為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雖曰勢屈形伏.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居深宮之中.可托者誰歟.當非變還來之時.可以係天下之重者誰歟.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弱亦天下之存亡係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略不加之意乎.其忍以私恩寵而用之.私憎嫉而比之乎.今秋防正急.鹵莽特甚.事關國家.○別本作事有關于國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生之課.鬭雖身膏鈇鉞.○別本膏作實.死無所益.是以及今懇懇言之.必望聖慈見之施行.不然.臣之言未皆已也.兵威所加.凶醜褫服.則有之矣.今敗於彭城.而李全降.敗於胸山.而胡義降.此豈人情也哉.儒生與戍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責與群晉酒色亦異途.此直則彼輕.勢使然也.及得視京湖.又曰.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文檄.星馳就道.既而所請錢物.辟置闕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處此.進退維谷.別又有難於此者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盧黃賊會多.幾賊末退.而荊襄淮西之事方棘也.○別本棘作急.今已亦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以千卒俱俱乎舒蘄之南.竊日之力.奔馳六十里.未明而行.感激鼓而闘.譬報一夜就戮.或推枕而行.文移猶虛.其不及可也.○別本可作何.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其書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

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威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曰也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凡四十三卷次日後殿聚講上曰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後德秀輪當進讀大學章句畢上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使合就今日進讀（○別本讀作講）蒙古國使人入朝

乙未端平二年春以眞德秀知貢舉天狗墜淮安軍金縣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及相與觀則化爲碎石其色紅或者以爲兵戈之兆三月以眞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請息民講武上嘉納之未數日薨謚文忠安南國進方物四月上試進士賜吳叔告等及第出身有差詔邊臣警備臣寮奏乞以保蜀爲念五月唐州守楊侁至襄陽棄議因言本州統制郭勝有異志趙范先置勘院將召郭勝以鞫之會將應分司唐州以澄其事郭閉城率衆射死侁於涼篙中且密遣人求北援反報至襄趙范乃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號二萬又命隨州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軍馬攝襄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皆以西師之敗咸願自奮七月三日北兵至唐州聚林子才子澄聞之而遁十一月北兵至襄陽約六七千人下寨于桓溪山趙范出師戰於上閘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北兵退乃班師臨安軍民交鬨俞元廙奏軍無紀律詔鬨卒並依軍制詔集議楮幣出度牒收兩界會子節用以秤提楮價詔行覆試法陳均進長編綱目遣使蒙古國

丙申端平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蠲興國軍秤尺牙稅錢賜安南國王封爵裏衣金帶赦放豪民出身楮幣宜造十八界降黃榜措置會子賑詔州英德府水賑襄漢水詔蠲被水州郡稅明堂行禮之夕大雨震電人以爲變理非人之咎鄭清之喬行簡並能相時有旨留行簡侍經筵冬再相進平章軍國重事封益國公行簡清直有人望處于位十二月韃靼國兵入普州順慶潼州府破成都府垣眉州一月五十四州俱陷破獨夔州一路及瀘果合數州僅存蜀將曹交聞死（○元刻本交作友）蜀破而淮甸有警王璧奏備邊之計孟珙任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帥創南陽書院（○別本作建）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習射軍中而亦讀書頗能文尤多著述

丁酉嘉熙元年詔趙葵措置邊事開邊後下詔悔過詔沿邊帥守議和戰攻守之策詔安集淮蜀京襄給鶴沿邊將士詔國子監刊文公通鑑綱目許應龍除端明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月行都大火由巳至酉延燒居民五十三萬家士民上書咸訴濟王冤者侍御史蔣峴史嵩獨唱邪說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事遂勸方大琮王遂劉克莊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皆論以漢法自後羣臣無敢言者（○別本作再無敢言者）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略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心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委重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願乃委曲諱誣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

而警之以震霆之威明廷之異人以爲變理非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警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戚戚人頗議其干請之數（○干別本作源謁于親別本改）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非獨四疑又有三謗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亦關封駁不免留中名在白簡間頗貼方面盜局以行賜託每有科降擠留供費（○別本擠作迫）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命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計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爲不密交通之路則謗不解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姪某人之門既而有賜命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隱旨之可嘲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別本作沒定策之功）渚邸外姻他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臣以爲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佚樂不足以奪憂勤是矣邊烽警急而增置嬪妃之賜錫宴雖能而未撤排當之常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入宮掖臣以爲不絕逸豫之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因疑生謗因謗生疑陛下欲回天意則凡羣言之所指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痛自刻厲四速改之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十月北兵犯安豐軍知軍杜杲有備北兵至以火炮發樓櫓陷陷隨補以八都魯者皆死因爲之攻城以自贖取披甲以牛羊十餘重爲之蔽面簾以障矢公募善射者用小箭專射其目蔡中之北兵填壕爲二十七壩（○別本作二十八壩）次分兵扼壩北兵乘南風縱燎俄風雨雪驟至（○別本俄下有而字）乃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北兵退池帥呂文德突圍入協力捍禦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竊薪城中趙葵道傍見其遺屨長尺有奇訝之或云安豐竊薪人也遣吏訪其家值文德出獵負鹿皮各一而歸留吏一宿借見趙留之帳前在邊立功遂至顯官

戊戌嘉熙二年詔三衙及諸軍統制舉堪充將材二人詔舉通曉兵財人才春安豐軍捷書至杜杲進三秩授將作監敕淮西安撫尋除知廬州浙江亦災遣使施惠風雹爲災赦宥淮蜀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周坦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時鄱澤同廷對有中貴人邀按見鄱澤所磨京墨甚佳擬求之澤與無客色（○別本與下有之字）中貴曰主上三月前（○別本作三月前上下同）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曰若人用此立說（○別本若作士）取爲狀元（○別本句末有可矣二字）鄱得其說（○別本鄱下有澤字）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別本中貴下有人字）回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此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鄱澤欲寫首選時已取周坦爲狀元羣臣賀曰惠陛下今日得周鄱於是澤爲榜眼九月察罕擁北兵八十萬圍廬州約先破廬後造舟巢湖以規江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犯公安者杜杲與客登城西郊鉦騎極目無際北兵日夕用擂砲攻打杲特串樓爲固（○別本特作恃）北兵築壩幾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卧壩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鴆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追躡數十里北兵遁去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軍伏精銳於要害兵遇伏不能進或曰公何以知其必勝杲曰力守淮河以迂其道也舉遺逸補錢

時吳如愚官放行混補。命王蔡察訪江面。○元刻本作蔡，別本亦作南。紹鞏擢鈴軍，較財用司殿最。趙廉奏會計州縣財賦，裁行簡妻兵財分委執政。從國用房。甲仿鹽課出納，縣會子，給四川軍人生券。因旱賑濟寬減，冬除杜杲兵部侍郎淮西制置使。蒙古國遣使來，乃遣使報聘。曹彝奏以爲和議不可信。

宋季三朝政要　卷二　一七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理宗

己亥，嘉熙三年。詔鹽州縣義倉，以備賑濟。旱。因旱賑卹寬減。紹鄉民三年零租。詔兩司築堤捍潮。裁行簡用元祐故事，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左丞相史嵩之入奏，班拜右丞相。嵩之獨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侗、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遂去。三相當國，時論謂裁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賢相，蒞于位。陳韡爲建康留守，斬殿司崔福。福從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後爲路鈐，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又追逐總所趙監酒親屬，韡委會廳戒諭。然慘不悛，值王步帥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協力，因厚遺之。福遇賊不擊，託言葬女而歸，更不申聞大閫。主帥亦無如之何。韡以爲從本帥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更相傚效，遂斬之。既而自勤朝廷獎諭赦罪，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韡以私憾殺之。十月，虹見，風霾。篤災，杜杲破寇罕八十萬。除權刑部尚書。

庚子，嘉熙四年。春正月，詔賞舉崇學殖，勵道眞。地震，星變。下詔罪己。白氣亘天。江浙福建旱傷。紹興府薦飢。紹興府夏稅，敕嚴州荒。都城大荒，飢者奪食於路，瘞於隱處。掠賣人以備利，市中殺人以賣。日未晡，路無行人。北使王檝來。先是，檝請北朝與本國和好，嵩之遣使至草地，與檝偕來，議歲幣，彭大雅使北，詔賦稅出米，併科多科取於民。秤提會子，史嵩之以五折二十七界會子五道，准十八界一道。

宋季三朝政要　卷二　一八

辛丑，淳祐元年。正月朔，詔舉文武才。降詔求舉。上幸太學，詔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從祀夫子廟庭。讀王安石從祀御書。白鹿洞規賜諸生。以杜範知貢舉，戒飭殿試選論治之士。四月，上試進士，賜徐鐵夫等及第出身有差。徽州火。詔飭監司嚴禁賊吏。詔高定子修四朝國史。詔別之傑措置戰禦。○閣本別之傑，惟元刻本與此同，不誤，後倣此。詔補三衙闕額，申明常平義倉。○別本句首有衍字。杜範拜右相。範性剛介，以不阿附時相去位，曹廟奏三閫和戰之說不同。○元刻本作閫。

壬寅，淳祐二年。賞趙武築夔城。雨雹。詔六曹寺監錢穀並上繳于朝。別之傑入覲，言邊事，並王定、葉武子恬退。賜趙葵出身。同知樞密院事。詔軍功就鄉舉者聽。賑濟。詔與處蔡水澇。劉漢弼言茶法十八事。○別本入作六。李曾伯乞主守觀。○別本作觀。徐榮叟參知政事。李公韶與宰相議不合，求去。榮叟曰：詔議論無阿附，朝行如此，士夫絕少，安可去。言不聽而榮叟求去。杜杲解義具國功，進數學。給諸軍雪寒錢。出米樁令安豐修武備。趙時舉奏蜀事。

癸卯，淳祐三年。春。詔科舉求有用之學。蠲高郵創收牛租。賦稅。詔用十八界會折錢。賞王禮等築安豐城。申嚴社倉科配之禁。召趙葵。欲除右丞相。葵到京，言者謂宰相須讀書人。葵知之，乃徑出國門。上表辭相位。曰：審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蔽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詔撥軍餉給招信軍。置策應軍，屯京口。賞何彝臣舟師策應之功。命余玠宣諭蜀。劉晉之言蜀當置閫重處。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荊棘，冒矢石，覓築重慶城，以禦利閫。蔽蔽蜀，爲蜀之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促迫，人多怨之。大雅微時，有宮民賫以金殺，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殿死一鄉人。大雅奮然以身當之，自入詞于官，云此事是某顧下獄供析，富民賴之免。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就試，是秋領舉，併科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爲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胸，前程遠大，已於此見矣。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爲記，不憚煩，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爲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爲祝文，曰：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成簡健如此。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爲之立廟。蜀自丁亥失關外，丙申殘破之餘，所存僅數州。蜀中財賦入戶部五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絲綿之類不與焉。既失蜀，國用愈窘。鄭損既能，朝廷用余玠、彭大雅。余玠者，不蜀之士，上於布衣中擢用之。入蜀，作經理四蜀圖。奏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上許之。於是悉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是也。在蜀十年，有經理功。○別本作勞績，○別本作功。大雅亦有勞績。玠大雅死，用余晦、李曾伯。曾以貢舉問功。朝廷亦視蜀爲盧飯矣。呂文德總統兩淮出戰軍馬。令淮東提刑節制淮軍。

甲辰，淳祐四年。春。以金淵知貢舉。賞曹致苞砌山城。趙龍翔宮於中瓦。舉祀感生帝君。拆居民屋宇三除之二。申嚴州縣受租。蠲取之禁。四月，上試進士。賜留夢炎等及第出身有差。五月，鄉哲之除諫議大夫。呂午除起居郎。趙綸除起居舍人。王瓚、殿中侍御史。鄭基先、胡淵、歐除察院。六月，呂文德依舊侍衛馬軍司

都指揮使、兼淮西路招撫使、節制濠豐宿亳等軍、兼知濠州。蔣春城築甫畢。北兵突至。植權寬搖。絕港以遏援師。〇刊本遏作拒。王鑑等首調制領寶勝事。八月。寧宗參配天地。差官奏告。察院爵世英奏川蜀京襄兩淮守備及揮將選兵事。劉大諫奏推功賞以勵軍心。明分義以定人心。寬征賦以悅民心。鄭起潛除權兵部尚書。戒邊將毋擅與戎。孟珙造戰車。招河南八郡來歸。招江淮失業人。置武勝軍。詔犒蔣春解圍安豐軍應將士。李曾伯爲荊湖制置使。賞萬春等招遊擊軍。史嵩之進四朝中興史。詔兩浙郡邑夏稅折帛。並以楮幣錢。范知院再乞歸田里。不允。九月。項容孫除吏部侍郎。葉賁起居郎。陳塏、權工部侍郎。陳一鶚兼權禮部侍郎。韓祥、起居舍人。命御史監銓試。察院胡淸獻奏乞禁戢兩浙和買、江西逃絹、福建和糴、廣南丁錢擾民四弊。史彌忠薨。上遣奠。特贈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鄭國公。仍令有司定諡以聞。史嵩之丁父彌忠憂。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永國公。令學士院降制。先是黃濤上書乞斬嵩之以謝天下。劉應起上疏謂嵩之牢籠既密。則陛下之國危。省元徐霖上書言其姦深擅權。上不之悟。至是侍郎徐元杰上疏。令其終喪。史誠之。上亦不聽。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何子舉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等恭覩御筆起復右丞相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之所不覆載。日月之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〇刊本鑒作鑑。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祕。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貫盈。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覓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璫尙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公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耶。臣謹按古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嵩之於其父之病也。晝夜泣以告陛下曰。臣父年八十餘矣。恐朝夕不相見。矧陛下春秋鼎盛。臣事陛下之日長。而事父之日短。願陛下哀而賜之歸。使臣一見老父。終天何憾。陛下以孝教天下。未必不可其請也。今嵩之視父

病如路人。方峨冠盤佩。洋洋入政事堂。鼎食嬉笑。無異平昔。昔李密有言。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密之於祖母猶爾。嵩之之於父獨不然乎。臣又按禮經。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嵩之於父之死也。宜號泣於旻天曰。某不孝。父病不及藥。是罪大矣。今父死不及殮。欲與俱殞。不可得也。星馳奔赴。雖日行百里可也。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作飛鳥依人之態。又援布私人以爲去後之地。姦謀已遂。乃始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發哀之容也。昔顏和喪母。其君欲起之。和曰。古者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如和不才。祇以傷孝道壞風俗爾。時人高之。和在衰世。猶能蓋其孝道。以厲薄俗。〇原作蓋儕。依刊本改。嵩之身爲台輔。曾一顏和之不若乎。且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鬐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士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貨寶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戀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慮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總餉。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況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觀麻制有曰。諜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凍。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

闕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恐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爲宰相。勸欲守法。至於身乃訣溺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巖廊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負名教於泰山。使天下後世爲人臣爲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舉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爲夷矣。惟陛下幸裁。○別本作惟陛下裁之幸甚。 武學生翁日善六十七人上書言史嵩之略曰。天下不幸有無父之人。不可使有無父之國。父年高而不之恤。父疾篤而不之省。及父身歿而不之哀。此市井小人不顧廉恥不恤物議者。容或有之。世所指目爲無父之人也。人而爲無父之人。其罪特止於一身。國而爲無父之國。其禍將及於天下。陛下爲綱常之主。正當以仁孝治天下。以忠義律臣子。乃以不忠不孝之人。位之父兄百官之上。其何以爲訓耶。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大倫。必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壞廢。固不足爲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別本情作心下同 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敢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兼請敵情。諳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別本句末有者字 昔者金人之盛。○別本作贊金人之盛。 十倍韃人。吾國之尊政者。秦檜附。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佀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發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懽以才名夙已而嫉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同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廹其機穽去。別之傑號爲長厚。○別本有之士二字 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託而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王正月乙卯。大學九十扣閽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十叢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翹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即今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伏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弼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寔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爲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苫凷而坐廟堂。脫衰經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圭旒節。魚鱗雜遝。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姦。則社稷幸甚。建昌教授盧鉞。與太學生同日上書。皆不報。太學、武學、宗學再伏闕上書。劉鎮又上封事。上意頗悟。嵩之乃丞

制辭免。武舉劉耐叛。四學上書。略曰。嘗觀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於一二憸士橫議。縱爾春秋戰國之士。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或請毀鄉校而子產不許。孰不以是賢子產也。臣猶恨子產於此時無以變士習。淑人心。而付之自然。陛下尊居天陛。前輔相於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自輔相至於臺諫侍從而下。或目之以奸賊。或指之以鬼魅。或斥之以盜賊。然則朝廷何以爲朝廷。中國何以爲中國。信斯言也。人生之類滅久矣。若使嵩之眞要取起復而後去。眞匿哭旬餘而後發。固無逃天下後世之議。若嵩之聞訃。未嘗匿喪而起復之命。眞出陛下。發時之本心。亦嘗顯告天下。下臣此章。揭示四學。輕儇浮薄者有所警戒。於世道實非小補。太學齋廊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夕入。諸生朝出。○別本下二句作諸生夕出丞相夕入 時相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𥲅。○原作懽依別本改 遂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欲斥逐之舉。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邑以選後人。抑亦陰濟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謨猷。炳炳宸奎。蔚爲四學。表東帛例及諸生。崇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辛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以三械。○別本以作其 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歸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尙知逐客爲非。彼既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勿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爲飽煖。是負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

乙巳。淳祐五年。春。詔求通天文歷算之人。閏雨日食降詔。申嚴稅賦重催抑勒之禁。築泗州城。出楮米爲泗州城池費。杜範再入相。甍於位。劉漢弼以暴疾死。徐元杰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爲邪。邪人指正爲邪。互爲消長。詔撫綏中原遺民。出楮付殿司造軍器。史嵩之以永國公致仕。范鍾等上玉牒等書。趙葵乞造戰船以備緩急。令沿海團結三郡民船。出楮百萬。稿水陸戰守諸軍。陳韡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范鍾罷相。時游佀與鍾並相不協。鍾以臺諫罷。鍾方坐都堂。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丙午。淳祐六年。春。詔三學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張蟠言治兵理財。賜劉克莊出身。領史事。賈貽逢辰賀馬修城。詔賈似道任責山築城。築名鄭淸之侍講經筵。置國用所。林公遇恬退。詢所欲言。胡穎有威名。每見淫祠即毀之。人呼曰胡打鬼。丙寅爲廣東經略。廣州僧寺佛像中有巨蛇藏於內。時出享人祭祀。僧託之爲靈。得錢數千緡。穎至。毀其佛。斃死巨蛇。而投諸江。正僧人之罪。籍其錢以沒官。其怪遂息。奏請禁淫祠。上從之。作集慶宮以祈福。詔舉閫臣計臣。章鑑疏乞儲才。

丁未。淳祐七年。春。以吳潛知貢舉。游佀罷相。鄭淸之。○此下至十二年余玠斬王夔事。舊本皆脫。依元刻本補。 再入相。時淸之年老。政出子姪。雨雹。四月。上賜進士張淵微等及第出身有差。改官田所爲田事所。旱。詔求言。詔諸統制各聽所屬節制。置計簿房。勅守臣害科罷法。寅洪奏條四朝史。削貪暴吏。官津遺三邊士人歸里。削遂寧府監試類舉官。支會付淮西造艦鏈船以備攻守。賜會經北兵入地田租。蠲兩浙租七萬有奇。福建水。詔發運司

出米賑之。

戊申。淳祐八年。春正月。勸課農桑。工部尚書趙汝騰言黃謗阿瑚衛相。濟中省辨白。司諫陳垓御史蔡榮連章劾汝騰。以爲過言。二人俱貶。夏。徐清叟除端明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申嚴太學規矩。秋。飭武臣守邊備。秤提會子。十七界十八界會子永遠行用。

己酉。淳祐九年。詔禮部貢舉精加考核。詔增兩淮六州解額。賞陳純仁與水利。詔封安南國王。賈似道爲荆湖制置使。代賈光祖。吳潛帥越。紀綱不振。時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貼。臺諫不敢與爭。上命儒臣二人日侍經筵。督府結局。

庚戌。淳祐十年。春。申嚴省闈求賢才。以董槐知貢舉。殿試改用八月十五日。詔淮西帥提舉山寨。鄭清之入相。褒余玠八年守蜀之功。玠字義夫。有才略。帥蜀八年。□按元本作邊庭寧肅。人賴以安。八月。上賜進士方夢魁等及第出身有差。立秤提會子殿最之法。詔郡邑出義倉賑水災。詔舉臨臣計臣。上爲閻貴妃建功德院于九里松。名顯慶寺。殿宇壯麗。甲于靈隱天竺。臺臣交章謂土木之工。費國家財用。請節浮費以備軍儲。嚴州水。十二月丁巳。虹。

辛亥。淳祐十一年。春。申明游士貢舉法。求遺書及名士著述。吳潛謝方叔入相。時二揆虛席。嵩之貨游士上書爲己唱。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吳潛謝方叔也。始上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焉。陳垓奏立紹興衙堂。余玠獻捷。先是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挈胡雜還天子之語。上嘉之。玠在蜀。創建城壁。脩築關隘。增屯儲糧。數年之間。邊塵不驚。浸以驕恣。而清之再相。因慫恿其進兵。于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後至興元。無功而返。劉克莊趙以夫同修纂國史。詔賑濟流民。詔兩淮京襄沿江團結保伍。浚合肥濠。立郡庠校課赴上庠補試法。鄭清之薨于位。上臨其喪。哭之甚哀。劉漢弼奏襄陽舊在江陵。詔殿司發故者許子弟填刺。

壬子。淳祐十二年。春。新歷成。賜名會天。申嚴諸郡教閱。宰執奏儲邊面之才。廢江灣等五酒庫。秤提會子。以吳潛專任其責。詔諸路帥臣沿邊武備。宜爲經久規模。復閏二月省試。四月殿試。罷諸郡經界。六月。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徐清叟奏曰。唐五行志曰。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今日國課所入。未免增直取贏。而商賈告病。此大水之所由應也。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親舅后之故。今日少抑宦官戚畹。亦可以回天意矣。獨新復州縣稅三年。論輔臣變文體。錮臨安府稅征。詔沿師各分地而。詔立江淮游擊軍。詔襄樊措置屯田。臨安府詔求書。進錄彭大雅創築瀘城功。州縣折納全用楮。給度牒。下臨安府易兩界破會。冬十月。韃靼兵掠成都。潰嘉定。四川大震。皆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余玠斬王夔。〇以上自淳祐七年鄭清之再入相下至斬王夔。千有三十五字。諸本並脫去。閣本別本遂作錯。張本以墨字補焉。今並從元刻本補正。人皆冤之。徐清叟參知政事。時余玠專制於蜀。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悖慢。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徐清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上不答。清叟留班奏云。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上乃從其言。

癸丑。寶祐元年。徐清叟奏當守東海漣水。賈似道海城獻捷。四月。士人太學補試。士人入試。蹂踐而死者衆。溫台處大水。申嚴廷試挾書之禁。北使到滁州。召余玠以本職奏事。庚牌到蜀。而玠以漢中敗績而歸。羞愧飲藥而死。十一月。大閱。上賦進士。賜姚勉以下及第出身有差。上問邊報如何。忽襄閫奏捷。上大喜。

甲寅。寶祐二年。以余晦宣撫西蜀道。而行奏云。晦非其才。乞收回恩意。上不報。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甚行於兩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此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鄙而輕部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議。皆有不安。詔命已頒。決難反汗。其後晦果敗蜀。失黎金山要地。爲城之。〇別本爲下有其字。疑並有脫誤。錄余玠家財助蜀。詔撫諭四川官吏軍民。北兵築利州閬州。收復安西堡奏捷。上大喜。秀賞將士之有功者。賈似道城東海。上問淮哨退否。詔呂文德總摠上下。謝方叔等進經武要略等書。徐清叟除知院兼參知政事。清叟奏置四帥。排保甲。行守貲法。安南國王加封奉正功臣。措置錢楮。余晦斬王惟忠。惟忠與晦俱浙東人。少微賤。晦小名余再五。以余天錫之薦。爲四川制置使。時惟忠爲利路安撫。闕除目笑曰。余再五來也。晦聞之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境。下大理寺。勘官陳大方承旨鍛成之。惟忠斬於市。血流面上。惟忠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方朝。恍惚與惟忠遇。遂卒。

乙卯。寶祐三年。春正月。詔郡國取典雅恢閎之才。謝方叔罷相。宦者謂方叔之政。皆出子弟。故能相制云。政權皆由禍出。人謂斯何。國事非當宦言。父訓安在。以董槐爲右丞相。三月己未。雨土。雷雨。有北兵。思播告急爲備。〇別本北兵下有亟字。備下有要字。詔邊事許鑑言不許傳播。賈似道興復廣陵堡城。蜀郡地震。均州築城龍山。四川兵財並聽宣司。詔溫和守高奴堡以守光化。巴州獻捷。諸州禁兵不得差借。教閱精加選擇。六月。丁大全除司諫。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時目大全大方大昌爲三不吠犬。令諸路自實田畝。以覈滲漏。徐清叟曰。自實乃秦之弊法。不可再復。數月。兩浙江東西民甚苦之。上一日臨朝曰。自實擾民。可且住行。御史洪天錫劾內宦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而去國。巨璫董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奪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時閻妃恃寵。馬天驥丁大全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云。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兩淮奏擒舊海偽元帥。

丙辰。寶祐四年。詔舉廉吏邊備。合加申嚴。立安邊太平局。董槐罷相。時丁大全爲監察御史。奏槐章未下。先調臨安府隅兵百餘人挺刃圍其第。以臺牒驅迫出之。時有詩曰。空使蜀人思董永。恨無漢劍斬丁公。程元鳳爲右丞相。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並削籍編置。下臨安府押出國門。祭酒司業率二十齋學生冠帶送出國橋府。大全愈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辭張喋吻。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前廊學官君詳。牒報檢院。方許聞奏。四月。上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第出身有差。授官誥祠牒。收換弊楮。並從燒毀。出庫錢兌使出新川會。收換川引。賈似道參知政事兩淮大使。下詔訓貪。詔戒掊克。定趙興總招軍名遊擊。蜀中得捷。奏加警備。因蜀捷趣上功。恤流離。

優恤援蜀戍兵。韃靼兵圍襄陽。冬。犯襄陽。爲援鄂計。奬諭李曾伯復襄樊。嚴加老鼠隆。韃靼兵留大理國。浙江提舉。賜安南國奬諭。上欲復用嵩之。詔除觀文殿大學士。落致仕與祠。執政恩數。蔡抗奏乞收回恩命。三學上書攻之。遂依前致仕。卒。上以御寶黃册催內藏坊場錢。知嚴州吳鎔奏言。內庫理財太急。併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册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他時宰史奏之曰。以御寶督坊場錢。自今日始。何以爲萬世法。壹宋臣嘔心謀邵澤勁之。

丁巳。寶祐五年。詔以新美士習爲先。趙葵乞招軍十萬。趙葵水陸並進。大捷。襄淮關獻捷。姚永慶言蜀中便宜。蜀中之捷。詔安集蜀民。蜀報北兵犯巖州。晝廣右僅寨。築宜州城。防禦伺邕宜。分洞兵控扼施黔。吳潤乞萬兵。備瀘溆。思播。劉福擇之措置。鹽井等隘。賈似道奏築荊州城。謀收復光棗。丁大全入相。大全得寵。○別本得作恃在臺橫甚。宰執畏之。依憑二豎。竟彈逐宰相而據其位。程元鳳進玉牒等史。十月。虹見。鴨安火。申儆邊備。詔戰舟師之備。放逸亡軍。請蜀州郡欠內帑項目。督責郵遞稽滯。臟吏周福孫貸命流二千里。

戊午。寶祐六年。春正月元旦。戒飭惜名器。程元鳳罷相。詔帥臣撫邊備。毋恃其不來。馬光祖、向士璧自捐軍費。詔諸閫招壯軍額。北兵窺苦竹隘。諭蒲擇之守苦竹隘。韃靼兵。○別本兵上有閫字窺劍門。又窺東川。令蜀將各分地分防禦。○別本作分守防禦。似衍。劉雄飛捷于橫山。雄飛本隆興府犯事人。解至鄂州收繫。一日脫。宿荒沙壩中。夜半見天門開。心切自喜。遂投充揚州制司敢勇軍。出軍有功。似道時差權和州。不數日。除知州。遷四州制置使。韃靼兵犯安南。田應寅乞屯瀘溆。援思播。乃修築思播關隘。調兵防播州支徑。差官相度。置黃平屯。趙徐敏子防邕宜。韃靼兵侵羅氏鬼國。屯兵爲交人聲援。長寧軍修築凌霄城成。監司郡守。不許擅支官錢。楊禮堅守安西堡。進官。詔督府江淮制置。進援上流。分遣舟師防拓。趙葵申隨州之捷。光化之捷。襄樊解圍。厥剛過江轉徙淮民。出米賑糶。收弊楮。徐涇孫除給事中。韃靼兵哨通泰。又哨安豐。守臣迎敵。御之。繼而懷遠迎水皆奏捷。詔嚴備上流。杜庶除刑部郎。辭免。壓寶章閣。仍舊淮西憲。彙知廬州。主管安撫司公事。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

理宗

己未。開慶元年。春正月朔。戒中外奉公。行實政。蠲開慶錢。三月辛酉。雨土。修築江塘。賑滁州水災。四月。上試進士。賜周震炎等及第出身有差。時公主方選尙。丁大全欲用新進士爲駙馬。因命考官私貢震炎爲第一。倡太平狀元之說以媚上。震炎草茅士。年幾三十矣。恭謝日。公主於內窺之。不悅。事遂寢。丁大全敗。震炎降第五甲出身。新築黃平隘。賜名鎮遠州。戍兵守備。以防雲南。王澄提兵入蜀。更蜀戍兵。增蜀戍兵劵。賞龍州守城築功。詔蜀許便宜行事。敕廣帥李珙伯倩。廣西行廣郡守賞罰。秋九月。韃靼圍蘄。宗皇帝親帥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幹腹南來。厥邕桂之境。南至靜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一軍渡江圍鄂州。時相匿報。若罔聞知。吳潛涕泣入奏。上以賈似道爲宣撫。視師江上。呂文德提兵援蜀。蜀人稍安。催蜀漕運。十月。丁大全罷。吳潛入相。上以賈似道爲右相。荆湖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趙葵爲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遏廣右幹腹之師。北兵陷漣水軍。維揚大震。杜庶除大理卿。制置兩淮。知揚州。上諭庶曰。前守合肥。淮右賴以奠安。今畀以全淮之寄。尤藉聲譽。父子家傳。可謂無忝。監察御史饒應子言。今之精兵健馬。咸在閫外。湖南江西。地僻兵稀。雖老臣宿將。可以鎮壓。然無兵何以運掉。敵之來。當自內托出。不當自外趨入。上然之。韃兵破江州瑞州衡州。圍潭州。邊報輒急。都城閭

括義勇。招募新兵。籍平江紹興慶元城壁。議遷都。軍器大監兼左司何子舉言於丞相吳潛曰。若上行幸時。則京城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遂與俱入見。面陳剴切。謝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上乃止。謝枋得率鄉傳二社二千餘人舉義。擇兵部架閣。攻斷遂州浮橋。呂文德乘風戰勝。向士璧帥潭北兵至向觀帥軍民。且戰且守。既值兼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勞潭城固守。斗弩之力居多。會南來二哥元帥卒。潭圍先解。北兵至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城危在頃刻。（○別本頃刻下有知字）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別本金作玉）皆在將臺。可從彼去。北兵退。焚燒城外民居。巋然一壘。未幾高達卯廉引兵來。似道駐漢陽軍為聲援。而鄂州閉守不下。殿司崔彥良援隆興。彥良崔福子也。以兵三千援隆興。時趙葵督視江淮。退保隆興。閉門自守。崔兵至城下。不得入。邸報北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良渡江迎敵。北兵退。而保隆興者。彥良之功居多。十一月。下詔罪己求言。詔賈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下流。中間乃韃騎往來之衝。孫虎臣將精騎七百護送至草坪。候騎白前有兵。似道懼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既而韃兵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回。江西叛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遂入黃州。召徐清叟赴闕。力辭。韃靼憲宗皇帝御駕崩於釣魚城下。似道乘機遣使約和。除許歲幣。兵解而去。酉州提督至上日。向士璧忠赤可尚。下詔褒賞。霄寒。輸海道戍兵。出內庫錢絹。付宣司支賞賚。庚申。景定元年。春正月。何子舉除華文閣待制、江淮諸路察訪使。三月三日。鄂渚北兵退。夏貴絕傾舟師。五奏捷。及新生洲之捷。命夏貴總領諸將。貴資性精悍。能夜觀工劫寨。累有戰功。軍中稱之夏貂帳。少時以罪剌雙旗。故又稱之夏旗兒。理宗嘗圖其形觀之。白氣如疋練亘天。（○諸本無疋練字。依元刻本補。）催造戰船。鑄放北兵所踐州縣稅。四月。韃靼國辟離皇帝即位。五月十九日。改元中統。兵退。行打算法。賈似道忌害一時之閫臣。故欲以此汚之。向士璧守潭城。費用委浙西閫打算。趙葵守淮。則委建康閫馬光祖打算。江閫史巖之。淮閫杜庶。廣西帥皆受監錢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遂繫獄。杜死。後追錢猶未已也。謝枋得舉民義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及行打算。枋得曰。不可以累趙賓擔也。自償萬緡。餘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乃得免萬。賈似道入朝。以右相兼太子太師。賈似道入相。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宦官外戚用事。似道為相年深。遂逐巨璫董宋臣、李忠輔。戚畹歸班。不得任監司郡守。百官守法。門客子弟斂迹。不敢干政。人頗稱其能。然天資奸險。邪說貫絡。招人告訐。立七司法。苛密煩碎。議者不以為便。賈似道奏。使守令贈收貨緡。乃授見會收弊。會招糴浙西豐子。照隆萬縣為鎮。罷軍使。建事府。產嘉禾于建陽。改為禾縣。李松壽犯淮安。廣太學進取之法。錄用恬退。滑壽脫。賜放北兵所踐州縣稅。蠲獻羨餘。修京城。鑄景定元寶錢。呂文德制置荊湖。知鄂州。李庭芝安撫兩淮。國復漣水。盱州漣水之捷。北使郝經來尋盟。先是賈似道出師。陰許北朝歲幣。大兵退。自詭有再造功。諱言前事。拘留于真州不遣。七月。貶吳潛建昌軍。尋徙潮州。潛為人豪雋。其弟兄亦無不閑麗。（○原本閑麗附。依元刻本改。）有讒於上者曰。外間聲讖云。大蟻蛀小蜈蚣。蟲蓋是人間業等蟲。蟻蛉雖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龍。此語既聞。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堅。亦以此也。上以寧宗正史未畢。命陳宜中等修撰。免蜀郡聖節錢。八月。兩淮制置

李庭芝奏李全子璮歸國。丁大全謫貴州。大全、鎮江人。藍色鬼貌。小官時為戚里婢婿。賄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升、董宋臣。上信任之。擢監察御史。遷正言。在臺橫甚。引登小人沈炎、方大猷為羽翼。輒登相位。北兵渡江。大全匿報。幾誤國事。遂罷相。尋謫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盜闖游說告丁相有異謀。捨造弓矢。將逼。鬱鬱不軌。朱祺孫以聞於朝。加貶新州。士卒拘管。日具存亡申。遣將官護送。舟過藤州。擠之於水而死。十月。以弟嗣榮王與芮之子禥為皇太子。封忠王。賜名禥。納妃全氏。全氏乃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女。度宗為忠王時。議納妃。丁相大全議聘知臨安府顧嵒女。從已未。已納聘而謝后意不悅。又會有江上之警。乃緩其事。至是改聘全昭孫女全氏為妃。竄方大猷于嶺南。斬丁大全、強幹、高價、藥路、炎提上首廣西宜預防。（○別本下有守字）辛酉。景定二年。春正月癸亥朔。申飭百官盡言。京湖制司言。呂文德報發掘正張子光、張定國、祝仲、周仲、張著、張先、以猶擇之黨從在任。贓狀繁夥。賊船造橫。不調撥兵攻擊。設意降北。乞明正典刑。乃詔子光定國追毀除名。顧仲等四人並流斷。七月辛未。月犯斗。上曰。米舟雖至。價猶未平。似道奏。已將登儲米五萬石賑糶。又借本市糴以平其直。上曰。外郡楮幣如何。似道奏。乞詔諸路稅賦。現錢許用各處楮幣。照例折納起解。（○別本解作納）諸州縣舉行不度。寬賓于罰。上曰。借糧之風未戢。可申嚴戒治。以警其餘。似道奏。此事皆恩威並舉。已降明旨戒飭之。敢又令團結保伍。俾富者賑給之。否復不悛。當懲其無良者。壬午。陳韓崇翰觀。朝廷忠篤。吳潛貫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詔賜呂文德方圍一字金帶。八月。詔令戶部嚴州縣增收租米解面之弊。癸巳。以久雨出封椿庫楮上二十萬賑三衙諸軍。豐儲倉米濟都民。上曰。蜀事可慮。似道奏。命與攻取瀘城。城於乘得臣累破。自請一行。或可上寬聖慮。（○別本上作以）上曰。廟廊事體至重。豈宜輕動。又奏。若文德入蜀。則荊湖與江南西閫繫尤重。臣不容不往。上又曰。此未可輕。著向士璧從官恩數。令臨安府追究。侵盜掩匿情節。從侍御史孫附鳳之言也。士璧帥長沙。北兵已圍鄂。倍方措置閫。皮泉流家居。訪之。問所以為城守之計。士璧曰。正為眼中無可用之人。皮患之。北兵退。皮入朝。百計毀短似道。忌其成功。竟坐遷謫至今。邦人言之。有垂涕者。賜皇女周國公主第于安濟橋。江萬里除端明殿大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浙右水涝。令朝臣分往各郡商搉出粟勸分。蠲租賦。招勇壯為軍。凡救荒之政。可施舉行。詔蠲舉科照嘉熙二年例申嚴譴舉改官之罰。孫虎臣爲州之捷。夏貴知淮安。兼安撫。賜金帶田。（○別本作）北使來。上幸太學。陞張栻、呂祖謙從祀夫子廟庭。朱祺孫獻捷

壬戌。景定三年。春。楊棟知貢舉。徐經孫等為殿試官。詔三學免解一次。朱祺孫申劍南城審院。四月。上試進士。賜方山京等及第出身有差。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並賜廷對。李璮以漣海四州來歸。授璮保信武寧軍節度使兼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復其父李全官爵。璮在北朝。授以行省都督之任。及己未退師之後。辟離皇帝北歸。璮獨不至。其子居簡給事宮中。婿居相府。私相逼引。不告而去。及濟南等處修築城壁。（○別本壁作壘）遣軍把隘。又殺達遷軍人。遂叛歸南。賈似道為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時劉良貴為都曹。繼尹天府。吳勢卿倫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迎合似道之意。合奏限

田之法。自昔有之。貴官戶踰限之田。盡歸併飛走之弊。○別本弊作蠹 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別本住作停 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上然之。似道欲用劉良貴吳勢卿專任公田。時勢卿已死。乃以良貴為提領。陳普為檢閱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上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求去。上曰。買田永免和糴。自然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視諸路為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似道內引入劄。力言其便。上從其言。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遂以自己浙西萬畝為公田倡。嗣榮王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買。自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禮部尚書徐經孫疏言買田之害。以言不行。乞致仕。公田初議。以官品逾限田外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會四十楮。不及者減。買數稍多。則銀絹各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別本有郎字 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楮承節。二萬楮則理為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督催公田。以府丞陳訔、往湖秀。以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六郡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炯、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銜。提領劉良貴、劾嘉興宰葉葱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劾長洲宰何九齡。追毀出身。永不收敘。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抱納。失田業相離之初意。五月。公田以江陰軍平江府、隸浙西總司。安吉嘉興、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黃楷安吉。黃歷、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為之。任滿則理為八班。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歷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別本止作且 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禍尤慘。詔改澉水軍為安東州。詔升東海縣為東海軍。許事四員。用諸科人充。吳潛卒。潛初入相。以方甫、胡易簡為腹心。易簡方上議立度宗為太子。樞密承旨何子舉曰。儲君未愜眾望。建立之議。尚詳審。潛欲緩其事。上不悅。北兵退。即罷政。而似道入相。諷臺諫劾其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上流中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道聞命。以足跡地曰。吳潛殺我矣。疑移司出潛意。故深惧之。○別本惧作懼 遣武人劉宗申為循守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以五月卒於循州。似道遷宗申毒潛。潛死。即歸罪於宗申。貶死以塞外議。奬諭馬光祖城安慶功。定御吏發覆試之制。夏貴斬縣之捷。蝗蝻得雨不為災。詔四川關隘推利三年。申嚴僞會賞罰之令。詔兩海不可不守。詔州縣稅許用各處楮價折納。詔提刑勸所部州縣遠戾。安南國進貢禮物。詔臨安府稅半物價。十月。知院徐清叟薨。贈少師。諡忠簡。給諸軍雪寒錢。京城大飢。馬光祖尹京。知榮王府積粟。一日往見。辭以故。次日往。亦如之。三日又往。臥於客次。榮王不得已。見焉。馬厲聲云。天下誰

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飢欲死。○別本飢作饑 大王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為辭。光祖探懷出片紙。曰。某倉幾十萬。王辭塞。遂許三十萬石。光祖即令都吏領鈞批發米。活飢民甚衆。

癸亥。景定四年。春正月元旦。詔舉所知。詔呂師夔閱視督屬。招募新軍。詔褒呂文德浚築四州城池。成都奏蠶叢皇帝廟側一合抱木。久已仆地。今歲夏五忽立起而生三葉。上製詩以賜羣臣。發福建義倉賑糶貧民。申嚴錢銷僞造。呂文德獻羨財。獨紹興延燎居民貸錢。以包恢簽書樞密院事。恢學師朱陸。以道德儀表當世。○諸本表作立。依元刻本改。 性疾惡。所至戢姦禁暴。有政聲。尤善平寇。平江前為海寇擾。命恢往平之。時行公田。恢奉行稍過。頗逢公論。瀘州太守劉整叛。先是。北兵渡江。止遷蹕之議者。吳潛也。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其一。而盤亥之。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璧殺世雄。以權輔及己。遂有叛意。會鄭興為蜀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興守嘉定時。被兵緊自瀘州赴援。興不送迎。亦不宴犒。興遣吏以羊酒餽之。整怒杖吏百而去。興有宿恨。○別本恨作憾。 乃遣吏至瀘州。打算軍前錢糧。整懼。賂以金瓶。興不受。復至江陵求興母書囑之。亦不納。整懼。以城降北。及北軍壓境。幾集官吏。喻以故曰。為南者立東廉。為北者立西廉。官吏皆西立。惟戶曹東立。殺之。與西立二十七人歸北。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炭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榷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以為然。追使者不及矣。既而使者至。復申前說。文德遂許焉。為請于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文煥知被欺。凡兩申制置司。為親吏陳文彬匿之。北人又於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自請赴援。會病卒。

甲子。景定五年。冬十月改咸淳元年 元旦。詔崇經術。考德行。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別本作賓 收弊楮。廢十七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關子行。物價騰踊。詔舉內外官堪充監司郡守者。二月辛未。雨土。行都大火。詔貢舉尚純厚收淳雅。戒飭百司。○別本作官。 盡公守法。詔臨安府征三月。申嚴戒飭贓吏之制。詔秋闈嚴僞手之防。禁戢國子冒試籍牒之弊。出會賑軍民及犒宿衛。豁除義倉陳腐。邊郡樁積三年軍餉。却安南國進貢。謝璧寇至不釁。襯職降官。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十數丈。自四更從東方見。○別本從作後 日高方斂。如是者月餘。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

己卯。丞相賈似道、參政楊棟、同知葉夢鼎、僉書姚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朕彰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奏陛下勤於求治。有年于茲。寧有闕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補救闕失。上回天意。臺臣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嘆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答天意。似道力辨人言。丐辭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決意命公行之。○原本決作事。依別本改 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

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卹人言。○別本作何卹平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劉良貴以人言籍罷。遂陳括田之勞。乞從寬免。不允。謝枋得校文宣城及建康濟閩發策。凡十問。言權奸誤國。趙氏必亡。忤似道。貶興國軍。時馮夢得知信州。卹其家。枋得聽其自赴貶所。三年。遇赦得還。似道奇其才。欲牢籠之。使余安裕諭意。枋得不肯阿附。賈涖爲江東制置。募兵援饒州。戰于安仁。敗績。又敗于信州。軍潰。奔家入閩。程御史文海、留承旨夢炎交薦。力辭不就。至元戊子。魏參政天祐執拘北行。不食而死。冬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一。○別本有歲字。上初名與莒。福州古田縣宗室。父爲山陰尉。縣人全氏以女妻之。遂爲越人。生理宗。貌魁厚。號爲烏太保。寧宗先以濟王爲皇太子。嘗謂史彌遠出入禁闥。專權弗善。彌遠聞之。懼。陰謀代之。囑其客余天錫。余以二宗子告。卽理宗及福王也。史請以來。自編閭密視之。自旦至暮。○別本旦作早。福王不能堪。理宗凝然無忤容。史出。延以飯。理宗不顧。食之盡。史以爲有德量。立爲沂靖惠王。後嗣宗崩。史矯詔廢濟王。立理宗。端平初。厲精爲治。信向旗鼎。號端平爲元祐。在位久。嬖寵浸盛。宮中排當頻數。倡伎傀儡。得入應奉。端平之政衰矣。上自臨御。以終始崇奬周程張朱義理之學。故得廟號曰理。謚曰穆陵。御書閣曰顧文。殿曰章熙。皇子忠王卽皇帝位。尊謝皇后曰母和聖福皇太后。宮曰慈福。詔以明年改爲咸淳元年。賈似道爲山陵使。自上卽位。辭相印。歸越州。太后兄謝奕封郡王。姪堂璽。縣屋皆節度使。

宋季三朝政要卷四

度宗

乙丑。咸淳元年。春。詔郡國長吏勸課農桑。錄先儒後。除徐直方爲史館校勘。直方之父元杰。爲史相所壽。直方以是不肯出仕。時人高之。至是有除。榮王與芮進封福王。黃氏封隆國夫人。上卽位。稱皇叔。賜詔書不名。上以諒陰。命宰臣類試。既登炳以下。依廷試例出身。命儒臣日侍經筵。賈似道再入相。上卽位。察知巴陵之事。非其本心。贈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濟王。封鎮王。賜謚昭肅。上幸太學。陞鄧薺、司馬光、從祀。參政皮龍榮。上東宮舊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杜門不預人事。一日。上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再相。時李雷應憲湖南。陰諷雷應劾之。雷應至潭訪龍榮。龍榮托故不出。既退。以小鬼斥之。或以語雷應。雷應不能平。遂疏其貪利營私之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於膝上之語。蓋龍榮曾爲東宮官也。有旨謫衡州。衡州乃雷應治所。皮懼自殺。死。冬十月。飭諸路帥臣。徼邊備。丙寅。咸淳二年。春。詔舉廉吏。陞泗水侯從祀。臨安府士人葉李廝至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嗾林憲夫告李等泥金飾齋扁不法。京尹劉良貴以聞。加李等罪。黜竄遠州。以季可爲察院。賈相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謝方叔罷相。歸授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爐獻上。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覬望再相之意。令全臺劾之。以資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

好。欲謫遠郡。賴呂文德以己官職贖丞相之罪。遂得免。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居閩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因互市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年間。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未幾。文德死。而以文煥代守襄陽。丁卯。咸淳三年。春。詔貢舉以識治體爲先。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顏孫師封陳國公。升十哲之位。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爲右丞相。時似道專政。夢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上初政一委大臣。似道益自專。上稱之曰師臣。通國稱之曰師相。曰元老。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書紙尾而已。朝夕謀議。內則館客廖瑩中。外則堂吏蔡應龍。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削。及京尹浙漕處斷公事。非關白不敢自擅。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趙葵上疏告老還鄉。冬十月。卒。

戊辰。咸淳四年。閏正月初六。天明。大風雷雨。居民屋瓦皆動。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北兵圍襄陽。呂文煥告急。乃遣高達范文虎赴援。北兵於要害處連珠劃寨。圍數十里。不得通。達與文虎亦不用命。賈似道請出督。而陰又嗾臺臣以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冬十月朔日。蝕。是日不視朝。夫人俞氏。降生太子。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路兵併力救襄。不報。賜武夷書院額。仍設山長一員。汪立信以書抵賈似道。○別本抵作投。陳三策。一、謂內地何所用乎多兵。宜撥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幾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掉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之日益。進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京湖。何不議遣使偕行。啗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蕃垣成。氣象固。江南之生兵益增矣。三、謂兩說不可行。惟有準備投拜。其意蓋以激賈行第二策也。賈得書大怒。曰。瞎賊敢爾妄語。迄諷臺諫罷之。立信歸金陵。不數月。北師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無席地矣。立信過淮時。賈相出督相過。拊立信背而哭曰。端明端明。似道不用公言。遂至此。立信對云。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立信去尋一片趙家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後抵高郵。伯顏丞相聞其名。欲迎取之。立信得報。拊案大哭。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絕。時高郵未歸附云。上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文龍元名子龍。唱第日。賜今名。李瑾登第。自念祿不及親。援淳熙王昂紹熙李僑、嘉定史公亮史天應納祿封父母故事。以其官回授其父。乃掛冠而歸。十一月。皇后全氏降生皇子。葉臣稱賀。寶武妖寇數千人破郟陽縣。羅廷諫殲其首。餘出降。

己巳。咸淳五年。春。詔舉人才。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上在經筵。令儒臣講周易。江萬里左相。馬廷鸞右相。輪日知印。禁珠翠。都人以碾玉爲首飾。宮中鬻琉璃花。都下人爭效之。時有詩云。京城禁珠翠。天下盡琉璃。識者以爲流離之兆。明堂大赦。北兵哨濠州。常州雞鶩生距。

庚午。咸淳六年。春。詔貢舉精於擇人。爲先。江萬里請援兵救襄。似道不答。竟以議事不合。乃罷去。詔諸帥闔舉堪將材者各二人。馮夢得中書舍人請置士籍。時賈相患舉人猥衆。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貫、姓名、年甲、三代、所習經賦。娶妻姓氏。令士人書之。鄉鄰着押保結。於科舉條制並無違礙。方許納卷。議

者謂士而有籍，與禁何異，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舉人元卷，字蹤互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辛未榜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蹄羅於股間，攔搜者之見，裳紙其上，搜者視之，駮曰，此文身者，非關被黜，嘗此邊事危急之際，束手無策，而以科舉苦舉子，何其謬耶，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之圍三年矣，奈何，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問其人，無何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無人敢對上言者，

辛未，咸淳七年，上試進士，賜張鎮孫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國朝廷試始於開寶癸酉，終於咸淳辛未，廷試之日，天必開霽，是歲大雨如注，天不言以象示之而已，趙嗣蕙登第，乞援李璀等乞回本身官致仕恩例封贈父母，上從之，陳仲微爲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能王唐珪爲司農簿，以輪對言天下守令不得人，忤似道，罷，淮西制置司申襄閫不解，乞調兵增戍，備造戰船，以備江面，是歲，韃靼國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多出師哨掠淮甸，邊報急，似道占湖山之勝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內殖貨利，蠱聲色，寵妾葉氏，本淑妃閣宮人也，潘氏、倪氏妓也，取而有之，令陳振譜玉，趙與柟等廣收奇器異寶，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鎖桶，本安丙家物，不獻，能去，建多寶閣，日一登玩其間，門客朝士稱功頌德，頌說太平，誇咸淳爲元祐，稱似道曰周公，諛言盈耳，不復加意邊事，

壬申，咸淳八年，春，詔舉廉律貪，馬廷鸞能相，葉夢鼎再相，夏五月，張順、張貴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卯以來，被圍日久，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役，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虎頭及思關，以鏈出入之道，自是孤城閉守者凡四五歲，援兵往往扼關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支，所乏者鹽薪布帛衞，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寓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鉤致欲爲焚燬用，遂爲所得，於是郢鄭之道復絕矣，既而荊閫移屯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預募屯士得三千人，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難其人，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軍號張貴爲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各水中立便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炎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至是溪水方生，於二十三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夜漏下三刻，起船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輕犯重圍，至洪磨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風斷鐵紲攢杙數百，屯衆皆披靡以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城中絕援久，聞救至大喜，及收軍點視，乃失張順，軍中爲之短氣，數日，○原作月，依別本改。有浮屍而上，○而上上似有脫字，諸本並同。被甲冑執弓矢者，乃張順也，九月，祀明堂，賈似道爲大禮使，駕幸景靈宮，回宿太廟，質明，有司奏申嚴外辨，請升玉輅，大雨如注，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辯登輅，過雨乘逍遙子故事、面奏上，白賈，賈欲俟雨止登輅，顯祖回奏平章已允，上遂冒雨乘逍遙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能政，即出嘉會門，三降御筆勉留，乃還朝，黜罷胡顯祖，出胡貴嬪爲尼，上爲之泣下，

癸酉，咸淳九年，春正月，詔舉士以明體適用之學，平地產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絲，宋以相鐵，但挺直爾，或

者謂白眚白祥之類是也，葉夢鼎能相，二月，大元破樊城，下襄陽、文煥捍禦應酬，備殫甚力，○別本甚作其。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芻斷絕不至，文煥徹屋爲薪，緝關爲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城破，遂以城降，文煥獨守孤城，似道坐視而不救，降於六年之後，豈得已哉，御史陳伯大奏，言科場弊倖百出，有發解還省而筆跡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舉者，請今後應舉及免舉人，各於所屬州縣給歷一道，親書歷首，將來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賈似道奏自襄樊敗後，累章乞出視師，○別本累作屢。而陛下不許臣出，今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馳驅聯絡氣勢，作急奔赴，則大可慮者，上曰，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似道陽請出督，陰諷朝廷留行，但於中書省置機速房，苟且保邊瑣而已，文天祥知贛州，兼江西提刑，樊城陷，牛臯、范大順、張漢英死之，

甲戌，咸淳十年，正月己卯朔，永嘉有氣如虹蜺，自東門江中起，橫貫一邑，須臾變作錦紋狀，遍蓋四門，省試，士人各給一號，嘗就省人姓名印押，如衞士直入宮門之狀，於門下兩處辨驗，不許登仕免舉至乙亥，仍許登仕免舉，賈似道丁母憂，歸越治喪，陳宜中簽書樞密院，詔賈似道起復，秋七月，上崩，上自爲皇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於酒色，賈似道以策立功，制國命，上拱手而已，初，理宗議建東宮，夢若有人告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上即位至崩，正十年，壽三十五，上廟號曰度宗，上崩，議立長益王㬎，○按史先陞立㬎是後貶道主，立㬎後封㬎爲益王，此作㬎，觀宰相請立嫡，遂以長子㬎即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改明年爲德祐元年，是歲殿試，度宗以疾未及臨軒而崩，上諒陰，類試王龍澤等，比廷試賜出身，策問求對，時似道方惡言者，吉州胡幼黃以含和吐氣爲說，而榜第三，士論恥之，冬，詔天下勤王，九月，大元丞相伯顏，大會兵于襄樊，丁亥，沿漢江而下，前後延袤，旗幟數百里，水陸並進，用我降人爲向導，呂文煥等舟師出襄陽，劉整等騎兵出淮泗，萬戶武顯等前鋒襲郢州，至濼水，時值雨淋漲溢，無舟可渡，遂駐兵于濼水之濱，伯顏大軍繼至，武顯趙洪馬首告曰，濼水泛溢，軍馬懼其漂沒，以故待之，伯顏曰，此水小不敢渡，敢渡大江耶，虾船軍中召一壯士，負甲使渡水，而軍馬長驅悉渡，遂至郢州，軍於郢城之西，郢城在西北岸，以石爲之，高接山形，矢石莫能近，新城在江水中，密樹椿木以絕舟楫往來，下流黃家原置城，守禦備具，攻之不下，郢人堅守，以戰船橫絕江面，不得度，文煥觀郢之形勢，其黃家原偪西有溝渠深闊數丈，霖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一湖，至江甚近，可令戰艦平達大江，○閩本別本平並作直。以避郢軍，伯顏諸將告曰，郢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過，後爲歸路患，伯顏不聽，忽報黃家原偪已剋，而分兵圍郢不能下，伯顏遣兵治平江堰，破竹爲席，地盪舟而過郢城，遂入漢江，自陸地牽舟迂行，凡百餘里，然後至水，十一月戊子，伯顏大軍發郢城，阿朮及諸將帥不滿百騎殿後而進，郢州都統趙文義帥精兵數千騎追之，伯顏阿朮回渡迎敵，文義凡二十餘戰，久而敗績，文義死之，伯顏舟師忽自上而下，遂至沙洋，守將串樓王等堅燬不降，伯顏軍中有相士李國用者，能祭風，風遂大起，伯顏令砲手張元帥順風以火炮攻之，煙焰燎天，俄而城陷，守將串樓王爲其所獲，伯顏大軍由沙洋五里地，遂至新城，伯顏令其軍衆以沙洋殺戮軍人首級列于城下，執縛沙洋將串樓王等四人，望城呼曰，邊都統宜速歸降，如其不然，斷在目前，○別本在上有即字。都統邊居誼堅壁不降，伯顏累遣人招諭，居誼索文煥來

打話，文煥乘騎至城下，城上萬矢如雨。（○原本萬作弓，依別本改。）文煥中其右臂，拒城避之，居蘄州所部三千人盡力死戰，莫無一人歸附。伯顏大兵至復州，誘守臣張貴曰：汝曹知幾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無犯，關會銅錢，依例行用。安撫張貴以城降，伯顏大會諸將，議渡江事，遣總管劉深、千戶馬福、覩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渡江。諸將以漢江水急，且有守禦，伯顏不聽，徑過淪河，蔡店，去漢口甚近。是日圍漢陽軍，取漢口渡江。夏貴併力守禦，伯顏軍夜回淪河，太皇有旨，國步多艱，沿江淸野，廢三學及京學流寓遊學士人，權興放散，各令逐便。十二月辛亥，伯顏自漢口開壩，引船入輪河，轉至沙武口，趨于大江。壬子，伯顏以戰艦相尾而至，夏貴帥漢鄂州師，上流迎敵，夜襲北營，不克而還。沙武口南岸防禦甚至，伯顏遂趨陽羅堡。癸丑，夏貴以戰艦數千列于大江之下，橫其江面，伯顏軍不敢近，乃遣人招諭諸將，僉言我軍累受大宋重恩，政當效力死鬬報功，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伯顏進兵攻陽羅堡城，竟日不克，伯顏與阿朮謀，謂宋將之心，謂我必拔此陽羅堡，可以渡江，況此堡堅，攻之不克，若今夜令汝以鐵騎三千，汎舟泝流而上，趨親其陣，料彼上流雖有溝而不堅，當爲擣虛之計。以來日詰旦，且渡江襲南岸，是夜阿朮統軍，遂行於上流二十里，泊於背山磯。中夜，帥舟戰於江中，已登南岸，伯顏乃遣兵攻陽羅堡，以舟師直衝我軍，大戰江中，夏貴敗績，順流而下，沿西南岸放火歸盧州。是時其心已無鬬矣，守將閻池王都統，與所部八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陽羅堡乃江鄂屏蔽，一帶有七伯坳，風起則多利北舟，欲守江鄂，當守此堡，此堡既失，則鄂危矣。伯顏遣兵自陽羅堡攻鄂州，戊寅，下鄂州，守臣張宴然降。先是李雷發爲守，十月，以盛論罷，至是無正官，張宴然守鄂，所恃者朱禩孫之援，朱禩爲江面遊擊策應大使，朱禩孫爲宣撫制置使，夏貴一下，中流蕩然，全無備禦，哀哉。癸巳，上以賈似道爲都督軍馬，黃萬石、李珏參贊軍事，徵召諸路軍馬，總督府調遣，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邊報轉急，似道猶未有行意。至德祐二年正月，劉整死，乃議出師，保康承宣使閻珪獻銀一萬兩，充招軍費，王侯郎第輸助軍錢穀有差。天目山崩，天目爲杭之主山，山崩則王氣歇矣。（○圖本別本歇並作竭。）辛未，度宗皇帝梓宮發引，文武百官衰服出城，奉辭靈櫬，揚州阮克巳糾集民兵義兵三萬，勤王，分兵九路會合，端明黃萬石屯兵江西，侍郎趙溍屯兵金陵江，開府夏貴屯兵淮西，節使皆萬壽屯兵京湖，殿帥張彥、廣德招討孫虎臣屯兵采石，都統仇子興屯兵宣城，練使張世傑屯兵海道，費克恭、阮克巳屯平江。

宋季三朝政要卷五

少帝

乙亥，德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求言。張仲微兵部侍郎修國史，常楙授晉太子申生事，乞爲濟王立後，不報。大元國兵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聞風降附。至黃州，陳奕以城降，至蘄州，管景謨以城降，至南康軍，葉閩以城降。下江州，餞眞孫以帥兼守，舉城降。九江爲江西屏蔽，陷則江西如破竹矣。至安慶府，范文虎乃呂氏之婿，遂以城降。劉整死，初整與文煥分兵南渡，及是，整無功，發憤死於無爲軍城下。丁亥，賈似道出師建康，戊子，離京城，以王鎬爲左丞相，以章鑑爲右丞相，陳宜中知樞密院，當國，小事專決，大事則督府遙制之。似道集諸路兵，共十三萬，金帛輜重，舳艫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迂道而行，數日始至蕪湖，而舒池已降矣。傳者以謂似道驅駕入海，以致諸郡先降。二月戊午，似道遣宋京使軍前，請京與北使來，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火元嘉代行，及至，思聰回，知事不就，惶怖失據，陰備快船爲走計。辛酉，屯丁家洲，時大軍大勢衝下，南北兩岸，立砲座，設划車，中流數千艘，乘風直進，我師不噬，諸軍有反噬之意。似道遂許喝轉官資，諸軍詬曰：要官資做甚，已未庚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答。癸亥，三鼓，孫虎臣告急，至似道舟中，泣告曰：追兵已迫，夏貴亦曰：彼衆我寡，委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鳴鑼一擊，退兵于珠金砂，十三萬軍一時潰散，督府之印已失，乃奔入揚州。徐直方除右正言，大元國兵破饒州，守臣唐震爲

兵所害。死於州治之玉芝堂。前丞相江萬里寄居饒州。州人皆逃。萬里坐守以爲民望。兵入其第。赴水而死。萬頃自南康來省兄。遇兵不屈。遂以磔死。破池州。趙昂發爲人。以倅權守。兵至。與妻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爲忠臣之婦乎。皆相從於地下。昂發大喜。具冠裳。大書十六字於倅廳春臺上。曰。君不可負。臣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而死。擧有二士。哭其屍曰。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何以洗此汚。清溪一泓水。明日。伯顏丞相領兵入城。見而憐之。具衣衾葬焉。乘勝順流至瓜州。揚州都統姜才領兵二萬。（○原本脫四字。依別本補。）大戰楊子橋。勝負相當。生兵鑫增。遂退師入太平州。守臣（○別本作州守）趙之紹遁。入建康府。沿江制置趙溍遁。（○別本此下有大兵方入城時六字。）察院潘文卿勍綍取行宮公帑金帛棄城。（○別本勍字作捺臣二字）建康爲江東重鎭。則江東之勢去矣。大兵至建康。不進。遣哨騎四出。趙淮趙葵子也。（○別本有屠趙廉三字。）起兵溧陽。（○別本兵下有于字。）兵敗（○此二字別本作城破被執。）不降。死之。張世傑率舟師趨金山。約殿帥張彥。（○別本下有等字。）竟不出。世傑海舟無風不能動。大元國兵水哨馬。往來如飛。（○別本作江面水平兵以水哨馬往來如飛·北）世傑孤軍無援。戰敗。（○別本作戰敗于金山。）人艘皆沒。哀哉。入鎭江府。守臣洪起畏遁。（○閣本別本畏並作畏）京口行都第一重門戶。而失之。行闕岌岌乎危矣。（○原脫此十九字。依別本補。）統制石祖忠以城降。入寧國府。守臣趙與可遁。言者謂與可爲宋臣。望風奔遁。（○別本作依本）除名勒停。以爲不守封疆之戒。下徽州。韓震議遷都。先是。賈似道奏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及韓震復申前議。左丞相王爚議堅壁。未決。求罷。

不允。徑去。宗學上書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縱使兵衰可守。豈能鬱鬱求活於一隅。盍茲圖邪。令勤王之兵不下二十萬。猶堪一戰。豈束手待斃而已哉。（○原脫上二十二字。依別本補。）三十日。（○閣本別本並作巳丑日。）夜。右丞相章鑑遁。三月壬申。韓震謀遷蹕。陰懷異志。（○別本作三月壬申朔。誅殿帥韓震。握兵入寨。謀封遷蹕。身爲殿帥。陰懷異志。）宜中與客潘希聖（○別本作布仁）議。請計事。伏甲士擊之。（○別本作伏甲士于[illegible]幕府擊殺之。）以步軍指揮使領其衆。震部曲百餘人。（○別本下有閭巷二字）大閧而出。射火箭入大內。（○別本下有又以大刀四字）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奔建康府。大元國兵至常州。守臣趙汝鑑遁。鈴轄戴之泰同士人王良臣以城降。（○別本作守臣王宗洙遁。權守王良臣以城降。）

前諜嘗曰。常州守臣王宗洙遁。今依擧上司行下備據常州路儒學勸當王宗洙先於亡宋咸淳年間爲守。癸酉年十二月解任。代官趙汝鑑於至元十三年大軍臨城之時逃匿。以州印付戴之泰。同士人王良臣迎降。其時王宗洙在任。再行以常州路保勸相同。令依上改正。（○閣本別本並闕此條。）

知江陰軍趙端遁。知廣德軍令狐槩降。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北兵已迫畿甸。（○原脫上六字。依別本補。）人情淛淛。知臨安府曾淵子兩浙運副□（○別本作兩淛副使曾遁）浙東提擧王霖龍。（○元本龍下有遁字。）機政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季可陳過徐卿孫侍從以下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並遁。朝中爲之空跡。（○原作跡依別本改。）朝堂榜云。（○別本此下有孟子國君視臣如國人又謂於其君原不顧去則竭其力而復止盡者皆以爲非君臣之義四十三字。）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詡謂何。乃於此時作此擧措。或偸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可令尙書省別具在朝文武官。並與特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具榜朝堂。明吾之意。癸酉。陳宜

中奏罷浙西公田。給還元主。甲戌。賈似道罷平章都督。予祠。（○別本作等職）似道遣翁應龍持都督印歸朝。上表自劾。太后有旨令淮東帥李庭芝津遣賈似道歸里終喪。似道留維揚不行。王爚奏似道既不成忠。又不死孝。乞下切責。太后降詔略云。卿其亟歸爽次。以盡臣子之道。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忠孝兩虧。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明聽吾言。善始以善終。（○原脫大善字。依別本補。閣本無以字。）亦有辭於永世。六月。似道歸紹興府。紹興府閉城不納。七月。王爚奏乞正似道罪。臺臣交章言似道喪師誤國之罪。乞追竄嶺南。方回言似道奸詐貪淫禍驕吝忍繆十罪。乞賜死。乃降三官。婺州居住。殿中王庭除名勒停。韶州編管。王庭曾淵子並竄雷州。言者不已。似道改建寧居住。翁合奏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托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攬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臺諫交章。乞行遠竄。迫於衆怒。僅竄建寧。切惟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名。且嘔惡唾去。況可見其面。如熹釋大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稔惡所伏之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與之同中國且不可。而可一日與之同此鄉。必放之此鄉。此鄉亦獨何罪。巷伯惡惡之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昊。蓋有北決所不受。則付與昊天。惟天得制短長之命爾。此則陛下事。乞將似道遠竄深廣。以伸國法。以謝公論。有旨責授高州團練副使。漳州居住。下臨安台州籍錄其家。似道寓建之開元寺。欲俟秋深入南。朝廷遣鄭虎臣監押。至則拘似道行李。制其出入。節其飲食。凌辱百端。似道不勝苦。舟次南劍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曰。太后許我以不死。侯有詔即死。冬十月。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悉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殯於庵側。辛巳。張世傑入衞。京師內空。賴張世傑一軍萬人。自荊湖至。世傑本信安歸正人。權承宣使。宜中疑世傑。易其所部之軍。世傑不得以盡其力。陳宜中拜右相。似道出督。以宜中受卵翼之恩。且柔順易制。委以國。賈敗。宜中首劾賈罪以自解。拜右丞相。宜中當國。首誅韓震。寢遷蹕之議。差強人意。然書生不知兵。張世傑步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大元潛兵至平江府。（○別本潛作闖）守臣潛說友遁。（○別本遁作降。後同。）通判胡玉以城降。至安吉州。守臣趙與立降。江上列城。或降或遁。無一人堅守。四月。王爚平章軍國重事。爚性剛介。似道當國。獨不阿附。再召入朝。累疏乞正賈罪。其他無所建明。八月。力請致仕。尋卒。陳宜中都督軍馬。奉旨建督於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淮東隸李庭芝。淮西隸夏貴。沿江隸汪立信。京湖四川隸朱禩孫。江西隸黃萬石。節制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寄居官爲總督。（○別本作分路差寄居官若要害爲總督。疑有脫誤。）給一兵赴教場

教閱。司馬夢求監江陵沙市鎭。鎭在江濱。江陵之外城也。夢求請築沙市城。北兵次沙市鎭。統領程文亮降。夢求戰死。夢求。溫州人。溫公五世孫也。大元國兵至江陵府。高達以城降。高達。京湖名將也。巳未解圍鄂州。似道許以建節。後竟不與。遂怨望久矣。至是爲京湖制置。遂降。宣閫不能制。城初陷。朱禩孫仰藥不得死。旣而亦降焉。乃令朱禩孫移文諸路歸附。鼎州澧州常德府壽昌軍並下。（○別本軍下有縣字。）至湖南。圍潭州。安撫李芾與大兵戰於醴陵。得捷。守城。攻之不克。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轉達軍前。息兵通好。張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敗走。復廣德軍。（○別本下有縣字）徵諸帥入衞。夏貴、昝萬壽、黃萬石。並不至。呂文福先於四

月閏。請提兵入衛。行人失辭。文龍自疑。亦不至。有司議建藩〇別本下有屏字以强王室。詔以福王與芮判紹興府浙東安撫大使。置長史司馬。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既。是時天地晦冥。咫尺不辨。雞犬驚歸。〇別本作咫尺不辨人雞鶩歸棲霧重儼如暮夜。自巳至午。其明始復。太皇太后下詔求言。去聖福二字。用昭警戒恐懼之意。陳宜中、左丞相留夢炎、右丞相陳文龍、黃鏞、簽書樞密院事。謝堂、鎮撫使。家鉉翁、知臨安府。文天祥、刑部尚書。趣赴行在。夏貴、淮東制置。知揚州。朱煥、淮西制置。知廬州。召李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閉門自守。九月。罷明堂。文天祥入衛。先是四月閏。天祥募兵于贛州。天祥時爲江西提刑。台州杜滸、將吉贛千人從之。至是將民兵贛丁〇別本贛丁上有及字二萬人至京。衣裝器械遊具。時宜中去位。夢炎獨相。意不相樂。乃以天祥守吳門。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張濡守獨松關。殺萬戶廉希賢。大元用我叛將王良臣。以兵攻常州。知府姚訔、統制劉師勇、王安節守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華、張全、麻士龍赴援。戰于五木。敗績。張全不發一矢。尹玉、麻士龍死之。尹玉、江西將也。與良臣戰。殺數千人。復收殘兵五百。與北兵相持。又一夕。手殺七八十人。遂死。麾下無一肯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廟食贛州。官其二子。常州不下。士良役城外居民。運土築堡。士至。并人填陷其中。又殺常州之民數百人。煎膏取油。作砲擲於牌杈上。以火箭射之。其火自發。十一月。常州陷。盡劉。師勇以八騎突圍出奔平江。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訔死之。生獲將軍王安節。不屈而死。訔乃姚希得之子。安節乃節度使王堅之子。十月。陳宜中再相。團結京城民丁及招年十五以上者爲軍。號武宣軍。〇別本宣作定長不滿四尺。觀者寒心。宜中本無經綸之才。八月。以母老爲辭。竟回永嘉。忠孝之譏。兩無所據。九月。詔趣入朝。至是國事已去。不可爲矣。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謝堂知臨安府。賜太學生張炎忠等並出身。瑞州先下。遣姚計誘來隆興說降。劉槃拒之。十一月壬午。大元圍兵至隆興府。劉槃引兵出城。累戰不利。乃以城降。通判郭君、司法朱牧等三十餘人死之。〇諸本並脫上十五字。依元刻本補。

下撫州。時制置黃萬石開閫撫州。聞兵至。遁入閩。都統密佑迎敵。就擒。嚼舌罵聲不絕而死。施至道以城降。建昌相繼而下。破廣德軍。精勇軍總制許貴。贛州瑞金人。守建平縣。北使說之降。曰。忠則盡命。十一月十一日。兵至圍之數重。許貴戰沒。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賻田一千畝。立廟。二子許巽、許霖。各與承信郎恩澤。〇諸本並脫上七十一字。依元刻本補。攻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降。至獨松關。去杭百里。我師敗績。獨松關告急。召文天祥入衛。天祥自吳門還。遣守獨松關。時天祥軍三萬〇別本作十萬張世傑五萬。諸路勤王師。猶有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密議。今兩淮堅壁。閩廣全城。王師與之血戰。萬一得捷。則盡兩淮之兵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遂議出師。獨宜中沮之。曰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爲說。遂止。十二月。大元伯顏丞相領兵屯平江。兵進屯長堰。宜中遣使議和。見伯顏於長堰。已而不如約。故大兵遂至高亭山。宜中棄職外庭。而三宮若罔聞知。遣使納降表。直學士高應松不肯草詔。乃以京局官劉褒然直學士院。草之。自似道喪師後。至今十餘月。國事危急。將士離心。兵出屢衄。朝廷方且理會科場明堂等事。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一籌不畫。及是束手無措。乃議納土。求封爲小國。〇別本小國下有耳字。賚降表奉使燕京。哀哉。詔文天祥罷兵。太后詔南北講和。京城內外民兵罷團結。柳岳奉降表至高郵軍稽家莊。爲稽聳所殺。

丙子德祐二年。正月。謝堂簽書樞密院事。文天祥浙西制置。知臨安府。十二日。秀王與擇奉皇兄廣王昰、皇弟益王昺出宮航[illegible]張世傑欲護駕入海。乃去。朝大元丞相伯顏領兵進高亭山。去城三十里。遣使請執政軍前議事。〇原本此作北。依別本改。文天祥請行。陳宜中夜遁。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院。天祥辭不拜。乃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吳堅爲左丞相。謝堂樞密院。家鉉翁參知政事。劉岊同知樞密院事。侍從交贊公出。天祥曰。國事至此。吾不得愛身。翌日以資政殿大學士行。至高亭山。見伯顏丞相。天祥抗辭慷慨。議論不屈。遂留之。不使歸南。北兵進屯北關門外。呂文煥、范文虎。九騎入城。謁太皇太后。是月。鎮巢軍曹旺、無爲軍劉擢並降。二十日。伯顏丞相入臨安府。請太皇太后降詔江南諸郡歸附。各郡付一省劄。吳堅一如賈餘慶之命。惟家鉉翁不書名。程雄飛作色欲縛之。〇別本作欲縛鉉翁。鉉翁叱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遂止。遣使祈請。朝廷自十二月至二月。信使往來。和議未決。北使請宰執親往燕京朝覲。乃以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五人。詣大都。爲祈請使。二月初九日。賈餘慶等登舟。是日吳堅出北關外。送諸相登舟。時傳伯顏丞相命。留吳相登舟偕行。是日會文天祥於軍前。詞氣益壯。初十。謝堂納賂還。十一〇別本作二文天祥自北寨登舟。同鎖木兒萬戶至北。廿九日。舟次鎮江。文天祥乘間逸去。三月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脫。閉城三日。索之不見。收從人幹僕并所差館伴者囚之。閏三月初十日。至燕京。宿會同館。十四日。賈餘慶二月〇別本下有初字丙申。伯顏丞相傳旨收城軍器。〇數下疑有脫文北使請傳國璽。以監察御史楊應奎、宗丞趙若秀爲押璽使。丁未。索宮女內侍樂官諸人等。宮人守節而死者甚衆。〇別本人作女乙卯。北使請三宮北遷。丁巳。宋少帝全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大內。隆國夫人黃氏、朱美人、王夫人以下百餘人從行。福王與芮、參政謝堂、高應松〇別本作高應桑。駙馬都尉楊鎮、台諫阮登炳、鄒珙、陳秀伯〇元刻本作鄒珙陳秀伯。知臨安府翁仲德等。以下數千人。太學宗學生數百人。皆在遣中。三宮過瓜州。苗再成欲奪駕。幾奪去。閏三月廿四日。至燕京。吳堅等出迎。居會同館。四月己丑朔。吳堅等先赴上都。十五。三宮赴上都。丁巳。沂王薨。五月丙申。見大元皇

帝於行宮。暨太皇太后臥病。主者自宮中舁其牀以出。衛者七十人從行。八月。乃行。降封爲壽春郡夫人。至燕七年而崩。全皇后爲尼於正智寺。少帝降封瀛國公。臨江軍陷。權守滕岩瞻遁。潭州陷。李芾守潭。竭力備禦。凡八九月。其間出戰屢捷。而大兵之攻日增。芾不能支。是歲正月。城破。芾命積薪樓下。於是携家人盡登樓。大宴。〇別本樓下有上字。積金銀于兩畔。芾與館客坐中。其餘列坐左右。酒半。芾命喚二劊子來。既至。則令將此金銀去與你家口。〇別本作剩令將金帛盡與你家口。取法刀來。一不肯受。一會意徑受之。擔去。分付家人畢。須臾將法刀至。芾呼之至前。分付先從頭殺入。到尾殺我。待我點頭時下手。復飲酒良久。點頭。惟館賓與一妾墜樓而走。妾折一足。最後李帥伸頸受刃。此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刎其腹而死。從死者七十餘人。劊子姓沈名忠。亦可謂烈丈夫矣。尹穀、潭州人。除知衡州。未之任。潭州陷。自火其廬。舉家赴火死。宋都歹元帥〇別本歹作殿至江西。沿江諸州郡以城降。循浙東至處州。知州梁信降。衢、婺等州並下。夏貴馳入燕京。獻淮西諸郡。貴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有成。罪無所逃。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爲將。有功。總統出己上。〇別本出作在日夜幸其敗覆。督府既潰。貴歸廬州不出。朝廷屢詔不出。若罔聞知。國亡。乃以淮西全境歸附。爲已

功爲李庭芝守揚州、廣王登極、除庭芝以爲右相、棄揚州、引兵徑出至泰州、欲航海至海州、大兵追及、阿朮元帥斬於軍前、朱煥以揚州城獻、姜才死之、才淮之猛將、前後出師、屢收大功、乙亥、春、戰于瓜州、不利、丙子二月、太后差人、○別本無入字吳忠翊、孫通直、領北兵數千、至揚州、行至揚子橋、砲號連發、繼至城下、一砲震天、城上旌旗蔽、擁軍馬屯集、放劍車弩箭如雨、再一砲響、霧氣四合、冷風大作、驟雨隨至、遂回、三月三日、三宮過揚州、才統軍數千奪關、繼以兵馬相拒而退、初四日、才出揚州北門、領兵擁出、分陣殺奪、交傷不少、淡羅相公親臨陣大戰、才退、才意欲奪關、不知乃諸將之過北也、至八月、○別本八作六大軍圍揚州、大戰之日、才身生九疽、不可掛甲、遂敗、被執、臨刑、含血罵聲不絕、而死、苗再成守真州、部將有趙孟錦者、爲將領、北軍攻真州、每城輒先士卒、苗再成倚之、嘗乘大霧襲北營、霧解、北軍見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墮水、甲重遂溺、城破、再成死之、泰州陷、孫虎臣弟良臣降、虎臣死之、通州相繼而陷、建德府陷、方回降、大元改臨安府爲杭州、

宋季三朝政要附錄卷六

廣王本末

陳仲微、咸淳爲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乙亥、除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目擊當時之事、逐日抄錄、崖山敗、流落安南、臨歿有詩曰、死爲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王以詩挽之曰、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揮淚爲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壘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壤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壬午歲、安南國使入覲、因言仲微之事、而得仲微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編次、以廣其傳、

丙子、正月戊寅、廣王益王航海二日、廣王益王由海道趨溫州、二王駐溫州之江心寺、蘇劉義陸秀夫來會、時陳宜中海船泊清澳門、諸人往見之、共議興復、張世傑自定海至、同趨三山、三月甲戌、二王至福州、宜太皇太后手詔、廣王昰爲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昺爲副元帥、檄召天下、諸路忠義同奬王室、五月一日、廣王登極于福州、升福州爲福安府、改威武軍爲行都之門、大都督府爲乘拱殿、便殿爲延和殿、詔改元、以德祐二年爲景炎元年、遣上尊號太皇太后曰聖壽、皇太后曰福、至仁太皇太后、全太后曰仁安、皇太后、少帝曰孝恭懿聖皇帝、遣册母淑妃爲皇太妃、封弟益王昺爲衛王、妹壽和公主爲晉國公主、以九月二十八日爲天熙節、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樞密副使、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

前指揮使、司馬王剛中、知福安府事、是日、百官待漏門外、門未啓、有物哮吼聲、朝士有驚仆者、黃萬石以北命論願歸附、邵武降、建劍守臣拒之、督府遣兵攻邵武、萬石遁、壬戌、文天祥至自行都、除右丞相、時國方草創、陳宜中專制、於張世傑議論不合、遂不肯拜、議出督、六月、以趙溍爲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師巍、方興、張德分道進兵浙東、朱浚、江西招諭使、毛統由海道至溫、約兵會合、先是、文天祥自通州歸、具言太守楊思復欲得海船數百艘、可以直趨勤王、陳宜中不以爲信、乃遣毛統之通州、○原本無作打、依別本改、而不以告天祥、統至通州、守問文丞相何以無書、守怒、統幾不免、統出而通州降矣、七月、文天祥開關于南劍、○原本闕作書、依別本改、時林琦自杭來、監丞鄒鳳自衢來、一時忠義之士、莫不翕集、鄒鳳、江西招諭副使、分上下三郡備守、以王積翁爲福建提刑招捕使、知南劍州、任責上三郡備守、黃佺同提刑招捕、知漳州、任責下三郡備守、九月、文天祥進兵汀州、十月行、十一月至汀州、而行都陷矣、十月、大元國兵三道趨福州、董右丞與魯宋忙古歹都督、駿都元帥、張宏範萬戶等、兵出江西浙東、阿罕元帥、王世強招討、舟師出福州、大兵直至處州、守臣李珏遁、十一月、董右丞至瑞安府、趙與擇李世邃等統之、敗績、世邃遁、趙與擇退屯福安、城遂降、與魯宋軍至邵武、朱浚、趙時賞遁、至建寧府、執趙崇璘、張彭老、至南劍州、王積翁遁、大元兵遂行都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于岸、乙巳、奉景炎帝益王楊淑妃等登舟、戊申、發舟入海、是時正軍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有奇、內淮兵一萬、由東港入海、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至泉州、問蒲壽庚、索軍糧、不及應付、遂趨潮州、至惠州之甲子門、駐焉、癸丑、阿剌罕王世強舟師至福安府、王積翁爲內應、王剛中以城降、朱浚仰藥死、文天祥將兵趨廣東、入浙、十二月、景炎帝至廣州、守臣薛應龍遁、使姚良臣迎入州治、作行宮、張鎮孫除廣東經略使、後死於難、大元董右丞、○別本作丞相軍至福安縣、趙與擇拒戰、敗績、死之、己丑、大元兵攻興化軍、知軍趙文龍不降、被執、至泉州、浦壽庚降、至漳州、知州黃佺、通判楊丙以城降、至惠州、文璧降、璧、天祥弟也、除直諒、遁、景炎帝趨于宮場、丁丑、正月、文天祥引兵趨漳州、謀入衢、道阻不通、二月、大元國兵檄戍改福安府爲福州、置宣撫司、以潛越友王積翁爲副使、李雄統領諸部軍、○別本作統領諸部都兵後李雄作亂、殺潛越友、大兵皆去、不留一騎、三月、文天祥入梅州、四月、蘇劉義卒、蘇京、湖老將、離出呂氏、乃心在王室、永嘉推戴、實建大功、後世傑用事、志氣鬱不得展、其人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終始不失大節、爲廣中瘴氣傳染而死、哀哉、五月、文天祥兵出梅嶺、吉贛兵皆來會、六月、大捷于雩都、復興國縣、於是駐屯、遣兵攻贛州、諸縣皆復、唯城不下、龍泉縣孫槃以邑歸正、遇害、永新縣令彭震龍以邑歸正、遇害、架閣蕭明以贛縣義兵收復萬安縣、被執、死于洪、督幹陳子敬招集義兵、屯皂、據贛下流、吉水永豐以次皆復、前京尹吳浚以北兵說降、天祥集將吏責以大義、斬之、淮西兵復黃州、復興昌軍、六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戰于鍾步、不利、戰于永豐、又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未幾、攻贛之兵又敗、行府孤立、空坑之敗、全軍陷沒、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女柳娘、環娘、妾黃氏、顏氏、被執、蔡俊張汴等皆死、江西招討趙時賞、寺簿劉洙、架閣吳文福、督幹林棟皆遇害、天祥與長子道生、客杜滸、○別本作滸以數騎免、時處處安撫、聚兵數萬在永豐境、天祥引兵就之、會其軍亦潰、收散兵、復入汀、而

南劍建寧邵武多有歸正者諸畧軍皆騷動尋爲大兵收復天祥兵出會昌趨循州是冬天祥兵屯南雄是月大元兵檄戍張世傑回泉州將淮軍及弔興許夫人諸洞畧軍兵威稍振蒲壽庚閉城拒守興化陳瓘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八月謝洪永任逞攻泉州南門不克而蒲壽庚陰賂畧軍攻城不力而求救於晙都元帥王續翁亦遣人至晙都處趨兵十一月丙申晙都元帥大兵至福州甲辰至興化守臣陳瓘不降城陷大軍屠城三時乃止血流有聲車裂瓘五門以徇至泉州張世傑解圍去至潮州守臣馬發堅守不下晙都元帥棄而之惠州與西省呂師夔軍會合攻廣州城陷張鎮孫死之大軍至次仙澳與戰得利尋望南去止碉川碉川扼廣之東莞縣與州治相對但隔一水十二月景炎帝舟遷于謝女峽○元刻本作舟師遷景炎帝于謝女峽別本同惟此師字陳宜中振旅之古城○閩本別本振旅作掃汕戊寅正月遣舟師防遏海道己酉晙都元帥自廣州回再攻潮州馬發固守凡半月至二月癸亥城陷馬發死之屠其城二月大軍檄戍景炎帝由海道再回廣三月文天祥兵出惠州海豐縣駐麗江四月戊辰景炎帝崩于碉川

衛王本末

戊寅四月庚午衛王卽位于碉川景炎帝既崩官將欲散獨尙書陸秀夫不可曰諸君散去可也度宗一子尙在將焉寘此古人有一成一旅興者今百官有司軍士亦且萬餘人若天道未絕趙祀此豈不可爲國耶乃相與奉衛王卽位于柩前改元祥興時有黃龍升天以陸秀夫爲丞相張世傑太傅文天祥少保六月祥興帝遷于崖山崖山在海中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爲形勝之地乃屯駐於此造行宮六月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起行宮三十間內正殿以楊太妃故立名慈元殿時官民兵除逃竄死亡外約計二十萬多於船上住坐資糧取辦廣右諸郡海外四州拘刷人匠蓋海院造船隻治兵器自六月至十月始龍十月文天祥引兵至潮陽平寇盜人心翕然大兵至崖山張萬戶舟師自海道入廣過崖山有龍橫海舟不得回射之雲霧晝晦遂退攻潮陽姚良臣爲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張德爲殿前都點檢十一月文天祥兵潰被執時元帥張宏範以水陸兵奄至潮陽天祥引避山谷行且賦日宏範以輕騎直趨掩其不備天祥被執服臘子二兩昏眩久之竟不死越七日至帥營天祥踴躍請劍曰此吾死所也○別本作此吾死地元帥必欲以體見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朮長揖而已或曰奈何不拜天祥曰吾爲國死何拜爾爲張知不能屈遂以平揖相見蓋歲除前三日也明年正月二日張元帥脅天祥下海州○別本作初十日至崖山元帥令天祥以書招世傑天祥曰我不能救父母乃教人背父母得乎有死而已不能從也乃作詩復命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閩本作芳心別本作芳名元刻本作聖名忠國之心終始弗替元帥又謂天祥曰國亡矣政使殺身爲忠誰復嘗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各盡其心何論嘗與不嘗元帥爲之改容乃驅之過北道經吉州疾憊不食八日不死乃復食十月至樞密院引問天祥酬對不屈繫獄月餘再引問意不屈留燕經年至至元壬午朝廷賜死猶南面而跪念念不忘君父若是耶張毅甫負公骨殖歸至之日母夫人之柩同日至自廣州

人謂忠孝所感天祥年四十七而沒爲人豐下兩目烱然嘗論有忠孝大節自起兵勤王以至高亭引見議論不屈忠肝義膽出於至誠聞之莫不興起羈之北行京口得脫間關萬死由海道還國亦手起兵又經三年江西之役大事幾集英雄無用武之地卒以困敗或謂子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答曰○原殺上二字依別本補嘗猶父母有病證已難療豈可聽其自斃而不求醫投之七劑○別本七作幾猶望其可以更生是烏可以成敗論哉所居對文鍾峰自號文山爲文章未嘗屬稿引筆滔滔不竭尤長於詩有猶南吟嘯集行世妻歐陽氏亦守節而死天祥爲祭文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天上地下惟汝與吾天祥弟璧知惠州奉母夫人就養歸附後歷廣西宣慰使天祥歎曰兄爲國弟爲家各行其志云丁未葬景炎帝于崖山己卯正月辛酉大元兵攻崖山張世傑不守山門集舟千餘作一字陳禦之而大兵入山門作長蛇陣對之崖山有船千餘艘內大船極多張元帥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方至行朝依山作一陣焚縛不可復動於是不可以攻人而專受攻矣張元帥至崖山港外停舟喚張世傑打話不從又令文天祥以書諭世傑天祥不從時陳宜中如占城乞師久不還○別本作久而不還張元帥語崖山人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且爲我所執汝何戰云約二月初六日大戰二月癸未我師敗績大元軍絕其淡水道崖山人食乾飲鹹者十餘日皆疲乏不能戰大元軍乘潮而進兩軍大戰半日南軍大敗世傑乘霧雨昏冥擁祥興帝及楊太妃脫去丞相陸秀夫抱宋衛王赴海死陸秀夫字君實文雅英妙自維揚幕入朝京師永嘉推藏有力及駐崖山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秀夫至此知無可奈何乃取舟中物悉沈之仗劍驅其妻子赴水妻挽舟不可赴水秀夫曰而去○元刻本而作都怕我不來於是登御舟啓上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太皇太后辱已甚陛下不可以再辱抱宋衛王俱投水中御舟一白鷺○別本作鳥番槳躑躅哀鳴良久竟與鷺俱墜水中內翰劉鼎孫侍郎茅湘庚部趙樵等溺者數萬張世傑奉楊太后以小舟奔四日遇大風舟將及岸矣舟人催舟師疾進○別本無師字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香至仰天呼曰我所以爲趙氏者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矣我奉皇太后走者庶幾彼且退○別本作待其退別本趙氏下有之字今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祀者○別本趙氏下有之字則大風覆吾舟遂覆

宋得天下以仁而國勢常病於不振孝宗自謂我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蘇洵論勢亦謂惠懷而威不振蓋數加於無功敗軍之將不加嚴弱勢浸淫其來非一日然渡江以來君無失德理宗朝四川殘害三面被兵淮甸搖搖雲南有警左支右吾猶能扶持四十二年之天下度宗圖位○別本句首有後字一國之事權姦賈似道實專之度宗崩太皇太后與幼君不過建空名於六服之上且如已未庚申渡江東南之危如一髮之引千鈞似道在鄂城下之盟許納歲幣而大元之師始歸似道乃欺理宗詭曰戰勝而歲幣又食前盟○別本作舊大元遣使責債拘留眞州不報又遣使京湖而似道又留之漢陽之沌口始則請盟終則背盟似道知之天下知之獨朝廷不之知爾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似道以龐妃之弟不學無術處非其據無休休有容之量忌嫉之念積於胸臆好諛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斂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驅動東南之民造士籍以鉗制

東南之士，既敗將則將校之心離，客軍勞則軍旅之心叛，日積月累，無非失人心之事，人謀之不臧如此，雖然，國之興亡，亦有天數與天理存焉，邵堯夫極世，推明皇帝王伯之數，有元會運世之說，謂冬復爲春，世復爲元，今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豈非世復爲元之數乎，宋以周顯德七年受禪，至十六傳而幼君名顯，改元德祐，合顯德二字，彰著於命名改號之間，人不之覺，豈非數之終於此乎，前宋以丙午丁未而遭金禍，推論五行者，謂宋以火德王，故能水勝火，其後丙午丁未，則上下兢兢以度厄運，今以丙子丁丑歸大元，豈非子者午之對，丑者未之對，而納音亦有水勝火之義乎，宋有天下，國祚久，有過唐不及漢之說，漢四百一十一年，唐二百八十六年，宋自建隆庚申開基，至德祐乙亥，凡三百一十六年，豈非過唐不及漢之應乎，此天數之應如此，宋太祖受周太后非帝禪，杜太后將終，召太祖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蓋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豈料三百年後，似道貪權，利於立幼，卒至覆國，是亦其初取於孤兒寡婦之報也，宋待柴氏最厚，事太后如母，撫幼君如子，非惟大元待宋后幼君，禮意尤篤，是亦其初待柴氏之報也，國既爲宋，柴氏族屬，並無誅戮，崇義之封，終三百年如一日，今大元於趙氏族屬，一無所問，亦其不殺柴氏之報也，太祖之入京城，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列國藩郡，聞風而降，今大元兵鋒所至，降者不殺，過江以來，迎降恐後，郡縣城邑，市井依然，是亦其初不妄殺人之報也，此天理之報者如此，宋太祖生于丁亥，以庚申歲建國，命曹彬平江南，王師係甲戌歲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歲，是爲開寶九年，今大元太祖聖武皇帝，亦生於乙亥，以庚申歲即位，命伯顏平江南，大軍亦係甲戌歲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歲，是爲至元十三年，宋太祖得國之時，有讖云，十一卜人小下月，十五圓醒十六缺，至幼君恰十六傳，亦非偶然，國之興亡，係乎天數，而亦關乎人才之盛衰，太祖開基，人才輩出，列聖相承，國致平治，○別本致作政自王呂擅權，章蔡用事，小人貪緣爲奸，或爲爪牙，或爲鷹犬，或號傳法沙門，或稱讖法善神，釀成靖康之禍，高宗中興，倘無張韓劉岳之徒，幾不可以爲國矣，而有中興之臣，無中興之君，惜哉，度宗以來，內無賢相，外無良將，雖有忠良之臣，反擯棄而不用，束手待斃，可爲長太息可爲流涕者也，然忠節之士，何代不有，○別本作何代無之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捨生而取義信哉，○原本此下至末並脫去，依元刻本別本補，蓋死者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主憂臣辱，義在必死，夫食君之祿，死君之難，不以生死易其節，此誠烈丈夫也，嗚呼，故臨難守節者，皆足以勸敵國之敬嘆，蓋忠義亦人心所固有也，苻秦之攻晉也，嘗嘆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彥遠潔己于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僉人攻宋，見李若水死節，嘆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靖康之難五十餘人，忠魂義魄，至今耿耿斗牛間，史實直筆，安能爲斯人隱，今大元混一，識天時而歸附者，固皇帝之所嘉，盡臣道而死節者，亦皇帝之所重，豈可棄而不錄哉，其間死城郭封疆者，固不能盡知，其所知者，若李芾死于潭，天祥死于北庭，芝死于兵，庚震、李昴發死于郡治，江萬里、徐應德、鄧德遇、尹穀赴水死，謝枋得不食死，朱淡仰藥死，其他如姜才、孫虎臣、邊居誼、牛皋、范大順、張澳英、趙文義、王安節、馬堅、馬發、陳瓊、朱立、趙市錦、司馬夢求，其中僧臣死節，尤裴裴在人耳目間，歐陽修作五代史，謂吾於死節之士，得二人焉，今數人者，史氏亦當以歐陽之筆表而出之，庶可發潛德之幽光云，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不著撰人姓名，附中興通鑑之後，觀第六卷首敘陳仲微抄錄二王事，得自安南使人，是亦當時野史而已，是編體例，略仿續中興通鑑，而紀載頗與正史合，惟李全之死，謂至第三年修城見金甲方知，且全方圍揚州，何至有入城觀燈之事，未必非傳聞之誤也，然其間是非褒貶，略無偏護，亦不愧爲信史云，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三月上浣，雪峰屈振鏞跋

作者不傳姓氏，此元初人有心于舊聞者，三朝之事，大略盡于此矣，喜其野史不廢，可與正史參觀，

綺谷亭主吳焯

此書抄自文瀾閣，絕少傳本，四卷中淳祐七年後闕四年事，已言舊本之逸，而魯魚之訛，多不可讀，道光癸未，得見南海吳荷屋廉使所藏老友吳門五砚樓皇慶壬子刻本，則所闕咸在，喜而不寐，爲讀一過，補出四年事迹，校正數百餘字，而書始無疑義矣，書以識幸，七八老人趙魏書，

宋季三朝政要跋

此書昭文張氏刻入學津討源，以文瀾閣本及舊藏寫本好齋抄本校之，大同小異，其淳祐七年鄭清之襲人皆寃之句，殊不可解，張本遂改瓊爲瓌，案鄭清之薨在淳祐十一年，張氏豈未檢宋史耶，戊戌冬，得趙晉齋手校本，係據皇慶壬子刻本校補，乃知淳祐七年鄭清之再入相至十二年余玠斬王瓊人皆寃之，中脫千餘字，以致兩人連文，其餘字句，亦與三本互有出入，因以張本爲主，而附列異同于句下，其稱別本者，抄本也，稱元刻本者，即趙所據校本也，校既竣，并附趙跋於簡末，志所自來云，辛丑仲夏錫之發熙祚識，

此余友袁若齋階五視樓藏書也。荷屋廉使云得於閩中。此邊徙之不可知者。是書傳本極少。余得自文獨閒五卷中闕淳祐七年後少五年事。注云舊本遺逸。又魯魚之訛。多不可讀。此卷供戟因爲補出。又凡諸誤字悉爲校出。惜通介老人不及見之。可刻入叢書也。而是本可寶。不待贅言矣。然少玩忽。則交臂失之。嘗此以識毫年之幸。仁龕趙魏 道光癸未（据粵雅堂叢書本補）

右宋季三朝政要五卷。宋無名氏撰。附錄一卷。陳仲微撰。按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而張若蘅學津討原暨厲樊榭等南宋雜事詩引用書目。均無撰人名氏。蓋前五卷未著。而附錄則書陳仲微事蹟。具見宋史本傳。謂厓山敗。走安南。越四年卒。此趙爲吳荷屋中丞藏本。袁壽階五研樓中物。後有仁和趙晉齋跋。謂傳本極少。其可寶不待贅言。惜通介老人不及見。可刻入叢書。通介老人爲誰。余錄以付梓。竊嘗之矣。考楊萃楚庭稗珠錄云。航海逸事見廣志者頗多。遂紀馬南寶等數十人事蹟。而是書均未之及。固不僅如提要所譏本紀所載反詳矣。又厓山志謂張世傑覺譎軍相斂。焚屍島上。膽大如斗。更焚不化。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大呼云太上已多方措置恢復。由是諸軍心皆不移。陸秀夫挽詩有云。嘗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蓋秀夫從龍於淵。在世傑後云。而是書所紀不同。殆厓山志偶襲也。所謂諸軍心皆不移。蓋言世傑薨後。蘇劉義復求趙後立之。名旦。都順德都寧山。而是書稱蘇劉義卒於祥興丁丑。亦誤也。昔柯維騏撰宋史新編。升益衛二王於帝紀。以存統。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之。蓋二王附錄。體例最公。若蘇劉義所立。仲微殆未及知。卽知之亦如前明唐桂以後諸王。編年之書。原不必具錄也。朱竹垞嘗謂宋史潦草率。有事改脩取材者。編年則有李燾楊仲良陳均陳桱等書。而不及此。然實足以資考訂。或偶遺耳。又元史昔塔出圖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考厓山志。景炎三年正月。塔出呂師夔等夷廣州城。鎮孫果以城降。豈復夷其城者。元史又云。諸鎮孫及其妻子赴京師。會鎮孫卒。而是書云後死於難。仲微未走安南。目擊當時之事。蓋實錄也。咸豐癸丑大寒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粵雅堂叢書）

靖康要錄

撰人不詳

光緒十二年歲在柔兆閹茂霜月既死霸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加四級歸安陸心源撰

刻靖康要錄敘

靖康要錄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舊本題曰孝慈淵聖皇帝要錄。四庫全書本題曰靖康要錄。與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合。書錄解題曰靖康要錄五卷、不著撰人名氏。自欽廟潛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文獻通考同。文淵閣書目亦著于錄。注曰二册。愚謂書名孝慈淵聖皇帝要錄。直齋、貴與、皆宋人、不應改題靖康之目。且陳所見本乾元年十二月事。今本記事記言至二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止。多寡懸殊。起訖迥別。非一本也。四庫全書提要云。考書錄解題載欽宗實錄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邁等進。此必實錄既成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故以要錄名。案歷代實錄題名。皆全載謚法廟號。今以舊本題名證之。其爲實錄節本無疑。提要所言誠定論也。文淵閣書目字字號。別載宋朝要錄四十册。註曰缺。恐當時每朝實錄皆有節本。今僅存靖康一朝耳。宋時嘗有刊本。近古藏家惟傳抄帙。是本凡遇聖旨聖慈御札等字皆提行。桓字構字皆注御名。當從宋本錄出。借展轉傳抄。譌奪幾不可讀。因取所藏三本。互相讐校。又證以徐夢莘北盟會編、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陳均九朝編年備要、李燾十朝綱要、無名氏宋史全文、趙忠定諸臣奏議諸書。增補凡數百字。改正凡數千字。付之梓人。明知其誤而無可校正者仍之。別爲校勘記附于後。書中事迹。多可補宋史之缺。王維儉撰宋史記、柯維騏撰宋史新編。皆未見其書。後有改修宋史者。其將有取于斯乎。

靖康要錄卷第一

孝慈淵聖皇帝御名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惠恭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於坤寧殿。九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國公。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興德軍節度使。進封京兆郡王、

崇寧元年二月。改賜名。八月。又改賜今名。

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荷天眷祐。景命有僕。承家之慶。是生多男。年近幼學。未親師友。因嚴以教。宜及其時。京兆郡王御名高密郡王楷。可於來春擇日出就外學。其輔導講讀之官。宜以端亮鯁直有文學政事人充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于是以秘書監蔡器爲翊善。左司員外郎沈錫爲侍講。國子司業汪澥爲記室。安德軍節度留後知入內內侍省楊震提舉管勾本位。大觀二年正月。擢司空。武昌軍節度。進封定王。八月。以國子祭酒汪澥爲翊善。起居郎張汝文爲侍講。起居舍人俞栗爲記室。俞栗遷。以起居郎石公弼代之。會惠恭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己丑出就贊善堂聽講。以光祿少卿李詩爲翊善。辟雍司業耿南仲爲侍講。司門員外郎鄭修爲記室。甲寅。詔宰臣執政官許就贊善堂見定王御名。嘉王楷。王迎揖于門。升堂就坐。王西向。宰臣執政官東向。送亦如之。

二年九月。侍講鄭居中因奏事講筵。乞講讀官至贊善堂見二王。許之。四月。鄭修卒。以左司員外郎張叔

夜爲記室叔夜能以符寶郎陳鎛代之。

三年正月改官制授少保。

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于文德殿。或云紫宸殿。先是御製冠議降議禮局。載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

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係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歷。荷天之休。謳青元良。是居家嫡長子。御名。年逾志學。冠于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永惟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循舊章。正位東宮。明兩作離。爲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閤。立爲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與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辦具。以開邦家之慶。與四海共之。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疑會上尊押百僚班。又詔皇太子謁廟時。許逐室行禮。

五年二月乙巳。制曰。若昔先王。必建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適遭來孝。垂裕後昆。永唯承宗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爾萬邦之有衆。聽予一人之告猷。皇長子少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孝友。得于天資。溫良成于日就。出學外傅。率履無違。既冠阼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僕。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離。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于天心。孚吉大廷。用申錫類。夫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用克相于我家。以對揚于休命。可立爲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丁未出閤。詔改其閤爲府。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列于大慶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于庭。執事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遊冠。衣朱明衣。執桓圭以入。受册于庭。以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爲禮儀使。翰林學士王黼撰册文。册文興。或云劉正夫撰。皆如是。則禮儀使亦當用執政。宣和殿學士蔡攸皆册。殿中監高仲嘗寶禮。太師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訖。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戶部尚書劉炬、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爲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邦光、並爲詹事。秘書監李詩爲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爲徽猷閣待制。右庶子兼侍講秘書少監蘇桓改名燁爲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仲爲右諭德。國子司業曾楙、殿中侍御史華寔並爲舍人。知入內內侍省楊震、蔡懿提舉左右春坊事。內侍容機、黎景年、全淵、張彥卿、周珣、王若沖、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劉淵爲家令。皇市僅爲承受。丁巳。備法駕鹵簿。奉免乘金輅及用鹵簿。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易朝服行禮。又奏乞免官僚稱臣。並從之。

戊午。奏。臣竊觀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擬。無所不備。考其執事。實無毫末。顯是慕爲虛名。徒費廩食。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具備。諸司應局。並令兼攝。至于閑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濟心省事。專精問學。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又奏。臣昨就資善堂聽說。尋常須候邇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羣臣莫及。躬御經筵。但欲遵承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修輔聖明。如臣之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親經筵。衆臣問安親饋之外。過還府第。綽有餘暇。況不同往日。深在禁嚴。出入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閒隙。即請學官赴廳講讀。所貴爲學日益。有以副聖慈撫眷之意。

九月乙酉。詔皇太子過天寧節。赴垂拱殿上壽。于親王前別爲一班。家令劉淵泥。以梁平代之。

六年四月。以禮部尚書白時中、刑部尚書慕容彥逢爲賓客。吏部侍郎劉煥、給事中方會爲詹事。太常少卿賈安宅爲舍人。內符寶郎馮楊爲家令。

六月乙亥。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孺人朱氏爲妃。令所司備禮册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今車駕行幸。皇太子免起居從駕。

七年十月。生子。爲嫡皇孫。封秩比皇子。以起居郎李彌大、起居舍人趙野爲舍人。彌大、野辭。以太常少卿柯柔爲右文殿修撰。國子司業魏憲直龍圖閣專其事。

八月。劉煥、方會龍。以左庶子李詩、右庶子耿南仲爲詹事。宣和九年、以祕書少監曾楙、祕書監王易簡爲舍人。曾楙、以國子司業程振代之。至七年。李詩卒。以禮部侍郎王易簡爲顯謨閣直學士充詹事。兼侍讀。上聰明仁孝。好學而喜文。自以地偏而望崇。每懷兢畏。講讀之暇。唯以綵器貯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懷。人莫能測也。

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開封牧。二十日。差內使梁邦彥、黃儋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東帶一條。不許辭免。

二十二日。閤分大內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宮府議事。二十三日。申時後入內。內侍宣黃儋傳聖旨押皇太子入殿內。續有快行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住龍德宮。事德皇后出住擷景園。改充東德宮。是日。皇太子登寶位。

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詔宰執及給事中吳敏等。日晡。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袞袍。皇太子俯伏感泣。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親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及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大赦天下。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皇帝即位。壬戌。制曰。我國家御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及春冰。誠惟臨馭之艱。深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靜。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廣遲遐之望。可大赦天下。應當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制以皇太子妃朱氏可立爲皇后。

癸亥。詔越王、燕王賜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詔梁方平將兵七千守滑州。何灌將兵二萬守河津。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

丙寅。詔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令禮官討論典禮。

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卯。皇帝御明堂。青陽左个。以歲運播告天下。又詔班月朔。受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太上皇帝。百官班門外。宰相執政進見。

御札。朕光膺眷佑。寅奉燕詒。戰惟菲薄之資。獲撫盈成之運。宵衣旰食。旰食雖遲。發政施仁。懷日躋四方

之志。經文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新美號。庶格神靈之助。遂臻華夏之和。茂謹王泰。豈特遵魯史踰年之義。適寧國步。蓋將紹周人過歷之期。自宜和八年正月一日。改爲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體朕意。

詔曰。朕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若古有訓。朕甚慕焉。內顧眇躬。獲保大器。未竭治道。若隔深淵。思聞藎言。以輔不逮。顧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俗之方。安民禦戎之策。詢于有衆。咸極敷陳。惟骨鯁是求。惟藥石是用。毋或回隱。溺于導諛。咨爾忠良。竚聞正論。至於逆耳而利行。朕當舍己以從人。雖有過差。必無罪譴。朕言必信。衆聽無疑。自今中外臣僚以至民庶。並許實封。直言得失。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外于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邊遐。咸知至意。

臣僚上言。應諸軍坐倉指揮。更不施行。從之。

二日聖旨。張奉道君太上皇帝比以憂勤成疾。禱于太清。旋日康復。方安處琳館。旌有萬機之繁。可以躬伸報謝。今春就貢元節前。擇日詣亳州太清宮燒香。朕祗奉容訓。敢不欽承。其合有司前期戒具。供頓儲偫。毋或不虔。　御史中丞陸德先除職與郡。徽猷閣待制何㮚除御史中丞。　國子祭酒謝克家、起居舍人唐重並除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王雲除給事中。　侍御史鄒浩除中書舍人。國子司業孫覿除侍御史。任諒知京兆府。替盛章赴闕。

三日詔曰。朕以金國渝盟。棄師叛命。侵軼邊鄙。刼掠吏民。雖在權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將士銳于敵愾。夢卜肇于饗祥。庶寧邦國之虞。克紹祖宗之烈。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疾速檢舉施行。

聖旨。道君太上皇帝臨御天下。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被其澤。朕每問安視膳。親聞至訓。而臣下之務爲諂諛。蒙蔽四方利病。不即以聞。比者發自睿旨。親布德音。凡擾民害物之事。一切除去。百姓伏讀。流涕嘆息。自今仰官司悉意奉行。敢有苟簡滅裂。懷奸挾情。以沮格聖旨者。並重行憲典。

聖旨。詔命之出。以信四方。倘朝令夕改。人用不孚。自今令三省詳議施行。不得輕有改易。使人心生疑惑。凡詔勅有不經三省者。官司不許施行。違者並科違制之罪。

聖旨。方今軍興。應內外官司局所。除留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應副道君太上皇帝外。其餘一切。依照豐法。合罷者並罷。錢物並歸左藏庫。造納三省樞密院條具以聞。由是凡一百五處皆罷之。　聖旨。召募武學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戰功。及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　聖旨。祖宗典訓具存。綱紀修明。四方孚信。朕初嗣大統。當與執政大臣共遵成憲。自今除授勳戚及恩赦等事。並須參酌故實。逐呈取旨施行。

吳敏除知樞密院事。　聖旨。從官不才者。並取旨罷在外從官填闕。　宋煥除徽猷閣待制添差發運使。　王時雍除戶部侍郎。　盧益除知東平府。　蔡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鎮江府。　聖旨。朱勔放歸田里。王黼賈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李彥賜死。王黼、李

彥並籍沒家產。

門下侍郎吳敏除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行事。

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孫山除親征行營使司參謀官。圖結兵馬于殿前司。　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除恭謝行宮使。尚書右丞宇文粹中除恭謝行宮副使。廣陽郡王童貫除東京留守。　奏報斡離不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敗。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　是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繼而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

四日聖旨。今來圖結軍兵。禦捍賊馬。如立到功効。並當不用常例。倍加酬賞。兵部侍郎李綱除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事李梲除副留守。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綱侍班延和殿下。聞宰相執政欲舉鑾輿狩襄鄧。遂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語之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綱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曰。諾。即具奏。得旨引對。因奏聞諸道路宰執欲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行之。宗社危矣。且太上皇帝以宗社傳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憮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懋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在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叛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濬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于此俟卿。遂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城濠淺狹不可守。綱曰。城壁且高。樓櫓雖未備也。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濬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若堅壁清野。軍馬揚聲出戰。團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蓋將用之于有事之日。今日時中、李邦彥等雖皆生。未必知兵。然猶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缺。趙野對曰。尚書右丞缺。時宇文粹中從道君東幸放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上進膳訖。再召對于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也。宰執又以去計勸。上詔綱留守。以李梲副之。綱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于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廣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猶龍脫于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于事。宗社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留。朕將親往陝西。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固請。曾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即取紙書可留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管少有疎虞。綱皇恐受命。與李梲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省。宰執宿于內東門。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

聖旨。嵩山充留守司隨軍計度轉運使。

五日聖旨。白時中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是日。道路紛紛復傳有禽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宰相至薛廷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樓被皆將升車。李綱厲聲謂禁衛曰。何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綱因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廚騎已逼。彼知乘輿去不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撤行。綱謁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薛廷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上復御宣德門見將士。宰執百官。將士班模前起居。上臨欄杆久之。復降輦勞問將士。令大臣撰數十語。殺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于是固守之議始決。

聖旨。右丞李綱充親征行營副使。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曹曚充親征行營副使。資政殿學士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使。統制統領。准備差使百餘人。選差三省吏部戶房人吏數十人。賜銀絹錢一萬貫。足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

聖旨。六尚局並依祖宗法。

七日制曰。門下。執三光而遂萬物。允賚當軸之勛。運五品而鎮四夷。尤賴乘鈞之大。亟頒廷號。登冠台符。起夜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李邦彥。俊德明謨。宏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之以虛靜之旨。識窮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詢。蓋冠掄魁。旋持從菊。嘉猷婉畫。久翔政路之榮。偉譽英聲。爰亞冢司之重。學自定策。肅見竭誠。日月增輝。方壯朝廷之勢。風塵有警。遐深邊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遺算。謝安之矯情鎮物。足抗符堅。李靖之料敵隨機。何憂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是用序陞宅揆之官。進貳納言之任。文階峻陟。井賦陪敦。以彰體貌之嚴。以示倚畀之厚。惟時所望。非朕取私。於戲。杜如晦長于斷謀。坐翊隆平之運。姚元崇善于應變。永扶康泰之期。勉紹徽聲。佇觀不績。可特授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

制曰。殷肱之起元首。肅開帝舜之歌。舟楫之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事求儁望。式贊鴻圖。在考愼以惟精。願登唐之敢後。藹揚學號。明告治廷。通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張邦昌。識敏而器安。才全而學博。潔于行己。保禮儀廉恥之四維。端以立朝。茂正直剛柔之三德。粵登臺仕。亟告嘉猷。念天步之方艱。憂民心之未定。允賚脈難。尤賴協恭。是用振陞揆亞之崇。進貳上台之重。仍兼官于鳳沼。俾亮采于龍墀。併衍爰田。申加異食。庸昭異數。益示殊私。以朕初載論相之明。爲爾盛年得君之寵。於戲。牧寧中外。矯情當慕于謝安。鎮服邇遐。守正宜師于裴度。欽承予訓。益懋乃恭。可特授正奉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翊我初元。顧謀國之未臧。肆推恩而許能。特頒換號。用賁具僚。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性稟中和。心存豈弟。蚤通經術。藹貫薛于章之聲。晚被眷知。居商

曹丙魏之地。方胡騎猖狂之日。乃廟謀經略之時。排難戎庭。懦弱訖成于無斷。投間真館。保全實賴于有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弼。載惻春宮之舊貫。時示眷存。聿崇體貌。錫隆名于祕殿。俾佚任于殊廷。拓衍原田。蠲敦圭賦。於戲。絳朱邸之佐。管克遊于忠規。紫赤松之遊。尚永綏于蓂祚。庶應異數。益體至恩。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依前。特進慶國公。　聖旨。令從官舉文武臣僚堪充將帥并有膽勇者以聞。是日。金人斡離不軍至城下。屯華生監。差忽部員外郎鄧皇之借工部侍郎充大金軍前計議使。康州防禦使高世則副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預焉。修敵樓。掛氈席。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爇炬。垂擂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司。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開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屯京水門外。誰延豐倉。倉有菽豆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古樊家岡。使賊不可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七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至城下。八日聖旨。趙野除門下侍郎。

王孝迪除中書侍郎。

蔡懋除左丞。

唐恪除同知樞密院事。

吳幵、莫儔權直學士院。

金人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行營使司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于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鈎捍禦搭就岸。投石碎之。又于中流安頓叉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方定。金人攻城北。武泰軍節度河東河北路招討使兼副統制何灌死之。廝使吳孝先來。詔宣李梲、鄭望之、高世則同詣斡離不軍。

九日。傳報賊攻封邱、酸棗門一帶甚急。詔行營使李綱往督將士捍禦。綱虛城上兵卒不足用。即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瑞同行傳旨。時所乞兵至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近者以床子弩坐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桄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墜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賞耳有金瑕。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矢集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綵絹等。以賞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有備。不可攻。乃退。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

虜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并給事中李鄴來獻玉帶玉鞍刀名馬各一。

聖旨。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許翰除給事中。

十日聖旨。大金所需犒軍等物數浩瀚。朝廷雖竭力應副。如供配宗廟器皿。亦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

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尚恐未能供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者。限日下于戶部尚書孟山等處送納。朕當與汝等共享安泰。令開封府多出榜告諭。

聖旨。大金國重兵攻打京城。欲盡行殺戮。殺取財物。朝廷以生靈爲念。遣使議和。只要金銀犒設。人馬方肯退回。朝廷將一應官司庫務見在并文武臣僚之家金銀應副外。尚未數數。今來事不獲已。理須權宜措置。應免吾民肝腦塗地。可應在京士庶之家。將見在金銀。權行借用。限日下于左藏庫送納。如有隱漏藏匿。並當籍沒家財。仍許人告。以所藏之物。給半充賞。如納數多。當議量度于文武官內安排。與理選限。不碍正法。理爲官戶。注授優便差遣。

勑門下。朕以寡昧。履承至尊。任大而守重。德薄而類不能。仰當天意。屬鄰人寇。割地尋盟。遽傳多壘于四郊。豈特蹙國之百里。征求財賄。虔劉邊陲。朕甚愧焉。延問公卿。側席而坐。夙夜祗畏。不遑厚寧。思弭強虞。宜從貶損。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冀上天助順。萬國効忠。交扶不拔之基。永底不平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御筆蓋衍宅諸王府所有金銀絹帛並只令交付朝廷。以大金所要。如違。並從軍法。是日。斡離不移軍牟駝岡。乃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然如沙碛。三面阻水。前枕海澤。敵即孳生監牧馬之所。獨豆山積。寬和中。郭藥師來。太上皇命打毬于此。知其可立營柵。故虜至徑趨其所。質藥師導之。虜使欲得親王大臣爲質。皇弟康王請行。詔康王及少宰張邦昌同往軍前議事。蔡懋充都大提舉京城西壁守禦使。從李綱所乞也。

上御崇政殿。引人使對。出斡離不之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大抵指陳道君之失。聞上內疚。顧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詔李梲、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是日。梲至金人軍中。斡離不者南向坐。梲望之等北面再拜。斡離不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祀。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驅騾駱駝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郭日一紙。付梲等達朝廷。梲唯唯而已。是日。康王出使軍前。

十一日。中書省劄子。應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北州軍。已于督書中議定。便令交割與金國。若有州府不肯聽從。仰將所隸州府令歸金國。詔書指揮守臣。正月十日奉聖旨降詔。

十二日。差李鄴、高世則充金人遂伴使。

聖旨。金張道濟于內事之家。共取銀五百萬兩。金一百萬兩。仍差何㝢、周文懿、開封府拘收童貫、蔡京諸位。仰差唐重、謝克家、李擢、師驥、于蔡京、童貫、何執中、鄭仲、高俅、王憲、彭端、劉宗元等家并其餘戚里。應所有金銀並行直取。日下于元豐庫送納。若敢狥情隱庇。或轉爲藏隱。許諸色人告。給半充賞。隱藏之人。並行軍法。

聖旨。開封府尹王革。爲政慘酷。搒笞語言。可落職在外提舉華州雲臺觀。日下出門。本處居住。王鼎落職。許隨侍。　梁師成朋輔王黼。衆議不容。可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華州安置。差使臣日下押出門。本處交割。御筆將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及貫祇應娼優之家。并袁陶、武震、史達、蔣翊、郭老娘逐人家財

籍沒。并內侍省官、道官、樂官曾經特賜金銀許鬻金物人。及楊戩、張補、姜堯臣、李宗寶、張師寶、李宗振、宋鞏、董庠金銀。並仰孟山、何㝢、周懿文、李光只令直取。

臣僚上言。竊見戎寇猖獗。侍從官義當體國。乃者禁私謀己。國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綴空然。衆目駭視。訪聞禮部尚書衛仲達、秦與趙良嗣狎昵無間。今者忽稱病乞假。遂移家以行。工部尚書張劭身爲八座。乃求淮南幹當公事而去。按仲達、劭皆憸佞不才。平日明竊祿。當急難之際。傾搖人心。唱爲避賊之計。理不可容。

聖旨。衛仲達、張劭特除名勒停。令開封府差人勾捉前來。

符寶郎李光除右司諫。

十四日。聖旨。三省樞密院。號令所出。體統之嚴。雖容僭差。昔在神祖。益正官制。非不以小大。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審覆。尚書省施行。樞密爲本兵之府。朕嗣承大統。惟懷永圖。始與府臣共遊成憲。自今除中書省徙旨。門下省審覆。尚書省奉行。樞密專兵政外。一遵元豐官制。毋或侵紊。

十五日。太上道君皇帝渡楊子江。至鎮江府。

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並自陳納官。

顯謨閣直學士孟山試戶部尚書。

十六日。門下。朕祗膺駿命。嗣守慶基。立愛而始于家。用廣儀型之化。受社而施于子。藏國夷輔之勛。得賢胄之夙成。考彝章而申錫。消長期吉。渙號其孚。皇子高州防禦使諶。莊重而溫良。愿恭而美秀。氣稟乾坤之粹。岐嶷得于自然。質凝金玉之英。聰文敏而寢茂。克謹承顏之範。甫臨就傅之年。茲太上皇之嫡孫。實予一人之長嗣。已膺襲侮之寄。未疏立社之封。寵典有稽。僉言來諗。是用胙以隨川之樂國。將子雲水之要藩。貝胄朱紱。總中軍之徒御。玄袞赤舄。視亞保之威儀。亟陞王爵之崇。申衍戶租之富。以明天屬。以厚人倫。嗚呼。聖人何加于孝乎。朕則身先于垂訓。天下無生而貴者。爾其祗至而非修。祗服恩榮。永綏壽祺。

可特授檢校少保。昭慶軍節度使大寧郡王。

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奏。乞依近降指揮。士庶納金銀數多者。先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勸來者。

奉聖旨。依奏。山是百姓王宜王革以下。推恩有差。

戶部尚書孟山無。領開封。

借工部侍郎鄭望之特授戶部侍郎。

聖旨。李梲、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妄許金人金幣。並罷。

十八日。聖旨。鈔勞定帖錢。並罷。依祖宗法。諸路贍學戶絕田產。合歸提舉常平司。諸州郡見行錢。可並罷。

聖旨。應批降處分。雖係御筆付出者。並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常切遵守。

聖旨。廉訪使者。能其定焉。承受公事。依祖宗法。

孟鉞上章薦范宗尹、朱夢說。聖旨依奏。並詔赴闕。是日。統制官馬忠以西京募兵至。遇金人于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于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復居。

十九日。兵部尚書路允迪除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差奉使河東。

二十日。專領收簇大金國犒軍金銀所面奉聖旨。大金國兵馬圍京城。其勢甚急。朝廷爲宗社生靈。遣使和議。須藉金銀幣帛。以結盟好。金國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今來所斂金銀。上自宗廟宮禁乘輿服飾之物。盡行刻剔。止得金三十餘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尋津發前去。大金爲見其數未足。復遣使臣論意。雖爲退軍。緣恐兵衆犒賞不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虜。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今來計無所出。遂將前後節榜並行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廷迫切之意。仰自今月二十一日爲頭。應執政侍從官宗室外戚將在家所有金銀。盡數赴逐廳送納外。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於兩日內。將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納不盡之數。限滿。並許諸色人告。論列于法。許相容隱之人亦許陳告。並以所告之數三分之一充賞。告者金萬兩。銀十萬兩。除告賞外。仍與成忠郎。金一千兩。銀一萬兩。除賞外。與承信郎。如親鄰知情不告。告而不盡。並與同罪。籍沒家財。誣告不實。以其罪罪之。今來所降指揮。事出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仰士庶體認朝廷愛民愛國之意。疾速前來送納。候事定日。等第推恩。如敢違者。並行編配。所有金銀稜道兔納。州兩赴左藏庫。州北赴元豐庫。州東茶場。州西権貨務交受。

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李綱上奏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度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曚

軍事。并于京城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東河北京畿宣撫使。以姚平仲爲宣撫使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使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師所統者左右中軍而已。

二十二日。聖旨。今後金國稱呼。只以大金爲稱。令用國字者。依自來體例施行。更不得以金國爲稱。

二十三日。聖旨。借到士庶金銀。令拘收籍沒王黼、李彥等房廊住宅田土及戶絕田產給還。願☐名官告補度牒紫衣師號者聽。

二十五日。直秘閣折彥質落致仕。除直龍圖閣。充宣撫司參謀官。日下供職。

開封府奏。本府提事使臣韓將等狀。蒙差體究王黼所在。契勘王黼二十四日至雍邱縣城南二十里永豐鄉輔固村。爲盜所殺。取到首級申報。

二十六日。宰執等哀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又遂以服御屋玉腰帶珍珠寶器珍奇香茶錦綺酒果之類。并以祖宗以來寶藏珠玉等准折。復索之于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于是王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爲名。揭長榜于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許奴婢及親屬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

二十七日。勤王之師大集。西兵將帥日至。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居殺如故。而城外皇妃皇子帝姬墳墓。殘發掘殆盡。李綱奏上曰。金人之兵。號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三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

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于是始有用兵之謀。

二十八日。檢會開封尹王革言。兵曹掾孫恭、士曹掾張袞。並擅棄官守出城逃竄。奉聖旨。並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恭送桂州、袞送昭州編管。令差人勾捉管押前去。

泗州奏。承發運使盧宗元行下司牒。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應淮南兩浙軍等處傳報發入京遞角。並令截住。不得放行。聽候指揮。又于正月十四日。承恭謝行宮使司劄子。奉道君聖旨。杭越兩將將兵。江東路將兵及逐州不係將兵。及士兵弓手等。未得團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先其兵帳申奏。仍劄子鎮江府指揮。泗州照會。如已差發過人數。並截留具奏。臣等看詳本州先于正月初七日。准尚書省黃牒。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道君聖旨。除教門事外。餘並不管。臣等今來所承發運使并行宮使司兩次指揮。係是軍期要切利害。未審合與不合依奏施行。奉聖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揮。

戶部尚書聶山。除延康殿學士。淮浙荊湖制置發運使。祕書省校書郎余應求奏。臣聞春秋之義。大正始。貴正其始。始或不正。後將若何。陛下嗣位之初。強虜入寇。雖日事守禦。未暇施爲。所尤當正始。以示天下。計未踰月。其失有七。若積日累月。萬幾之微。所失可勝言耶。雖曰宰輔非才。朝廷之過。亦陛下之失也。臣請陳之。陛下踐祚之次日。太上帝后之與册未舉。而寘制先立中宮。議者謂陛下緩于父母之禮。而篤于夫婦之愛。若宰執而請。是導諛也。若陛下意而不能遠。明是縱欲也。二者無一可。此失一也。太學諸生上書陳六臣之奸。陛下不能以義斷恩。即賜施行。遂使羣奸隨太上東去。今召之不敢來。責之不即罪。可不

爲深憂乎。此二失也。虜人入寇。長驅而南。有大河之險。以爲守禦。梁方平、何灌。各將兵數萬。不爲夾河固守之計。無故退師。使虜騎直抵城闕。陛下赫怒。忍垢屈己。而與之和。二人之罪大矣。稽之軍法。在所不赦。何灌雖褫官自効。而梁方平假然自如。略不施行賞罰功罪。如此。何以使人必用命乎。此三失也。人主以論相爲職。得其人則天下治。失其人則天下亂。今日所以召亂至此者。論相非也。陛下中興。尤宜慎此。初能白時中。黜閒翰林學士。搢紳屬望賢相。而宜制之日。與議洶騰。咸謂李邦彥之姦頑。張邦昌之庸謬。在上皇時。備位政府。累年曾無一言。規正裨補。今日之事。預有罪焉。往事已如此。又爲能補陛下惟新之政乎。若王孝迪、蔡懋、李棁、路允迪之進用。士論尤嗤鄙之。搢紳士大夫豈無英傑。而必用此選哉。此四失也。諫官之職。所以輔導人主。其任甚重。近者至使諫官家至戶到。搜索金銀。使之既非矣。而諫官亦受而不辭。市井之人。指而笑之。咸曰。強虜在郊。事出迫切。然君之使臣。雖艱難倉卒。尤不可以廢禮。此五失也。梁師成、昔時若愚。皆昔時奸諛之甚者。非常誅斥。近聞內侍官道觀金銀。皆使二人總之。又聞臣僚所上書疏。尚仍昔弊。送文字庫。外議咸謂陛下復加信任。臣固知其不然。而流言藉藉。小人因得以濟其奸。不可不慮。此六失也。近日又宣皇子封鄆王之制。夫以陛下元子。禮所宜先。而艱危之時。宗社未保。城門閉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稍候數日。寇退而後命之。豈曰後時哉。此七失也。陛下頃在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今舉之失中者。天下之人。皆知非陛下之過。然宰輔非才。不能輔導。已如此。而諫臣又噤默不以聞。臣竊惜之。臣又聞古之聖主。不貴于無過。而貴于改過。不患于有失。而患于不聞其失。故書稱成湯之改過。

詩美仲山甫之補闕。而子路聞過則喜。聖人與之。君子知過而能改。小人則文過而飾非故也。茲事既往。言之無及。誠望陛下考慎其相。擇賢而命之。兢兢業業。日甚一日。後有過舉。不吝改之。以成日新之德。則聖人之道優矣。臣草茅一介。輒觸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狂愚而採擇之。幸甚。

二十九日。聖旨。高衙日下催促沿路綱運發來赴闕。朱勔能發運。與在京差遣。

賞授彰化軍節度副使梁師成。至八角鎮卒。

三十日。新除吏部侍郎王當奏。四壁城上守禦兵卒器仗。並已足備。而居民烏合無用。特用准備臨時般運矢石而已。且令籍定姓名。緩急勾呼。奉聖旨。權令放散。

發運司管勾文字王以寧、進士任申先、沈毅並召赴三省審察。

新山且依舊管戶部尚書并開封府職事。聖旨。訪聞隨從道君殿前宣撫司等人兵。往往拖後。赴隊不上。因而逃亡者甚多。可並與放罪。依舊歸充軍分收管。仍與牆設。

御筆遣內侍李中正。差往東南尋宣字文虛中。

靖康要錄卷第二

二月一日。皇帝御明堂頒朔。

詔新山充發運使。措置軍興糧草。應江淮荊浙福建諸路軍政兵器。並令措置以聞。或有差撥。並聽新山節制。敢有稽違。盡行軍法。

二日。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金人寨。不克而奔。

三日。李綱能尚書右丞親征行營司。种師道能宣撫使。并廢龍親征行營使司。

發運使新山。添差領開封尹。依舊戶部尚書。

四日。廚人求上母弟爲質。乃以駙馬都尉曹晟使其軍。晟尚榮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廚會名。改晟曰寇。兵部員外郎臧琪、職方員外郎秦檜充割地使。

五日。手詔。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深諒爾等忠義。已令綱、師道傳旨撫諭。若更有乘時恃衆。亂行毆打內侍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便令退散。如後去之人。當行軍法。

御批。李綱依舊右丞。提舉京城西壁。應舊行營兵馬。孟鋹上言。臣近乞召用朱夢說、范宗尹事。已蒙俞允。天下幸甚。臣便懷迫切之誠。望賜采納。臣聞太常少卿李綱。推孤忠自許之誠。首決天下之大事。蒙陛下處以股肱之任。雖愚憧無知之人。亦皆鼓舞欣抃。況忠直有識之士哉。今日忽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蒙

加罪。以常情論之。固當如此。以大事論之。則臣別有愚見。夫李綱起自孤寒。猶不顧身。施骨鏃藥石之論。當披堅執銳之敵。可謂忠孝之極。人所難能也。然一人之才。安能盡十萬人所長。諸葛孔明之亞匹也。猶有治戎爲長。奇謀爲短之說。然劉備不以奇謀爲短。而不用也。惟在人君因所長而任之耳。陛下若謂李綱短于用兵。令能行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之職。民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知李綱緣忠正大用。以徼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蹈過之弊。自此始矣。臣竊爲陛下惜之。伏乞始終保全。令依舊裁決大事。專意進退人才。庶少裨陛下重光之明。仍候朱勔說、范宗尹到闕。亦行大用。取進止。聖旨依奏。

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臣聞任賢勿貳。去讒勿疑者。社稷之主也。猶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炳然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勇猛不顧其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妬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顯然不疑。拔綱于卿監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又復能李綱職事。臣等驚惑。莫知所以。此必邦彥擠陷。蓋綱起自庶官。驟任大事。邦彥等嫉若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決大策用兵。偶然有小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于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以爲喜。小挫亦豈足以爲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任賢之事。臣等竊聞邦彥時中夜勸陛下他幸。茲豈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緩急。已差除親黨旋領外任。盡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只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唱之。百官有司翠趨而和之。遂令京師一城。閭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翠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能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百姓生靈。已遭荼毒。但聞陛下將有棄宗廟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奪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以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嫉忌。無所不至。臣等竊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惟鄭居中力爭。此事不可輕舉。而王安中力贊王黼以遂其事。邦彥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加可否于其間。其寔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災。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並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乃當此國家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將祿固位。坐妨賢路。而復忌嫉賢能。害國家大計。蓋邦彥首倡請和之議。又請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遂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社稷存亡。特未可知。若謂廚人又願請和。則既和之後。何故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垂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支吾。聞陛下信任李綱。

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能廢能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于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能殺李綱非特墮邦彥計中又墮虜計中矣聞朝廷又欲增與驢馬等物無乃借遼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念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寇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更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之者蓋以此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若棄太原則長安重城千里日在其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嘗有割地之請當時朝廷皆屈己增幣以塞其欲至于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成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始邦彥等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耶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是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盧黃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未可得陛下將于何地而奠宗廟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于北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抒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于必勝想邦彥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迫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次拔擢邦彥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羣奸力排以助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累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侍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太師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以腹心事上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綱于國家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爲大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若父備者又不聞有一人言及吳興者獨綱忼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蓋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陛下當此方深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黨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能則童貫掀開邊隙以致今日之禍今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于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加罪乎若以虜人申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因邦彥等譖謗之故廢斥之無乃遂其怨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今日宗廟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急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者昔魏文侯令樂羊將兵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臣之功也唐憲宗時討蔡賊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

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兵常勝則古今何憚用兵耶但論臣勇怯兵力强弱惜設如何耳果一敗便沮咸計乎于是左右不能用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曰非度破賊之難正度之難也韓愈誦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勿克有終也臣等願陛下遂踐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必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與諸左右而閫外之事蓋付种師道使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力協心助陛下大有爲于天下者矣臣等學校諸生素與綱無牢面之雅而邦彥亦昧平生所以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者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社稷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然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信試御樓呼召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道路兩旅一問之試召百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去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慎臣等布衣之賤論及宰相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資政殿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奉使斡離不軍先是正月七日何灌奏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遣使人出來勞軍恐有商量于是鄭瑗之借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高世則充副使令繞城而下見虜使吳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趙州路上裁得今上皇帝即位赦書以手加額云既是上皇禪位無可得爭卻與他講和休皇子郎君聞斡離不也又云如今南來只似買賣也望之問買賣之說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爲界更要犒軍金帛望之云如此即非買賣卻是强取也遂引孝民入城八日孝民朝見隆殿跪奏令來議和皇子郎君要一大臣過去李綱前曰臣請行時朝廷已委綱御營守禦勢難輟行遂差同知樞密院事李梲與望之往使綱上曰若虜人及割地便勿許歲幣增及三五百萬不妨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梲押賜金一萬兩及酒果賜斡離不出城時日已昏黑有金人騎兵三兩人不知是使人射箭相及從者一人死之餘兩人亦駕夜至孛生監見斡離不斡離不但訝國家遣盟如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瑴殺金賊之詔事見條夏錄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議梲云有皇帝賜到金一萬兩及酒果乃令吳孝民交割是夜宿孛生監蔚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來云皇子郎君至中路便意回只許南朝不遣使人來賀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迷大金人馬更不得消息三寶奴云李給事知是上皇遣來皇子郎君道不知他今上意旨如何望之云主上即位十餘日上皇南幸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三寶奴云皇子郎君自入界不見道使來駐腳不定到此聞今來和議無虛不了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往大金爲質北朝以人馬到處爲界今已到汴京皇子郎君只要以河爲界望之云南朝得北朝地把守不得北朝得南朝地亦恐難守不若多增歲幣卻可商量三寶奴云說得極是但許多人馬到來不成教空歸去大金人馬不似南朝健兒逐月有請受望之云若是講和朝廷須犒勞不知有多少軍三寶奴云河東國相二十萬皇子郎君三十萬如今講和便遣人去止河東軍此事朝廷與疑早了便宜望之云昨日面得處分若議及犒軍可許銀三五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

也。三寶奴云。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得逐人得兩錠銀。一錠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得許大口。又要以河爲界。好難商量。九日。廣使韓宜徹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云。且要耀兵。遂見韓離不笑云。打城人適以已勾回矣。又云。講和事自此遣人去朝廷理會。于是三寶奴、耶律忠、王汭受韓離不書一封。又一幅不封。與望之同入城。不封一幅乃是所須金銀表段數目。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表段一百萬疋。一更後到殿門。又見所進狀。方知要割三鎮及親王一員。候四日送到河。要宰臣一員同往交割界地。十日與使人會殿門幕次。奉聖旨。令少宰張邦昌往軍前議事。俄頃。又令中貴引駙馬康王傳宣云。康王請行。悅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要親王送到河。別無他。康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李鄴自磁州路上遇金人同至城下。是日韓離不令隨使人還城中。見呂頤浩等數人皆還。十四日。邦昌從康王出城赴軍前。李鄴、高世則賫和議書送伴遣三寶奴等同去。二十七日。宣召悅與望之對垂拱殿。上曰。國家無許多金銀。禁中卻聽有珠玉等。卿等可過去商量。以此挫折。遂往評議。韓離不許之。二月十日。望之同李悅賫珠玉犀角象牙出城。須臾耶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令來交割訖。悅上馬入城。是夜姚平仲劫寨。韓離不請康王及張邦昌相見。帳前割本朝旗幟數百面。及俘虜到將校數十人。再三詰責邦昌。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是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相結集。故來劫寨。韓離不云。特道是賊來。怎生有許多。相公備心只可道朝廷不知也。五日。朝廷遣宇文虛中到軍前。虛中與望之相見。共道皇子郎君有再和之意。劫寨事只做朝廷不知。六日。王汭隨虛中入城報聘。汭云。王子郎君道。劫寨不干鄭侍郎事。教他入城。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在朝廷堅守和議之約。候姚古來。兵勢益盛。同共商量。軍中自遣使人往謂三鎮國家邊面所係。決不可割。若割三鎮。則我等將帥用兵無已時。據三鎮賦入所得。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此遣使三兩轉。勢須逗留半月。宣兵密邇。彼不敢遽去。計廣孝生監。銀草漸竭。勢須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二鎮。必不肯下。彼頓背受敵。可以得志。大臣急于邀功。以爲迂闊。遂用姚平仲。平仲古之養子也。嘗從童貫平方臘回京師。誇大殺獲魔賊之多。大臣信其說。意謂以殺金人如殺魔賊。故敗。繼而虛中往來和議遂定。

六日手詔。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即政累日。大金擁兵。遂抵京城。于四方賢才。未暇遠有號召也。永惟國家大政邪。已詔三省樞密院。盡遴復祖宗法。而近世名臣未有褒錄。何以示朕意。司馬光、范仲淹可贈太師。張商英可贈太保。應元祐黨籍元祐學術。指揮並不施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聖旨。比年以來。京城拘收折毀民居甚衆。至民無所安居。應苑囿宮觀有可廢以予民者。三省樞密院速條具以聞。

聖旨。宇文虛中除賢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

聖旨。士庶伏闕上書。本出忠義。已行撫定。訪聞奸人乘時。尚敢聚散作鬧。或劫掠財物。毆打平人。令開封府三衙只令前去遏禁彈壓。如遇有此等人。斬訖聞奏。如彈壓無功。當議黜責。

德安府進士張炳、太學生霍觀上書論事可嘉。並與同進士出身。除秘書正字。既而無闕。除太學博士。范致虛召赴闕。　許翰除翰林學士。

七日手詔。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奸誤國。悉皆東下。前往江浙。在京如梁師成、譚稹、李彥已行遠竄。所存百餘員。皆小官疎遠之人。並不係從來被重任享厚祿者。今又自陳乞依舊制。寄資恩數等。一遵祖宗之典。百姓無知。鼓倡率衆。擅行誅戮。刼奪財物。震驚京闕。皆不奠居。已指揮李綱并三衙分頭彈壓。捕爲首之人。悉行軍法。餘等各歸常業。毋蹈極刑。尚敢結集。仰徒中反告。支賞錢一千貫。咨爾黎庶。仰體朕意。

蔡懋除資政殿學士。知北京。日下前去。

徐處仁除中書侍郎。候替人到赴闕。

中書舍人席益除徽猷閣待制。知河中府。

吳衍除翰林學士。日下供職。

聖旨。近緣奸人糾唱百姓。妄稱內臣謀叛。今子細推究。並無寔迹。顯是潛行誣執。意在擄掠作過。雖已節次捕獲斬戮。慮尚結集人衆。恐京城遼遠。未暇遍知。令廣行告諭。皇弟肅王樞、少宰張邦昌除太宰。著作佐郎沈晦。借給事中使韓離不。初。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

八日。訪聞輔郡兵馬副統制王蕃。世訓本在畿內。今卻領兵南去襄陽府。又移文州郡。稱金賊圍閉京城。□江東西、湖南北、福建、廣南、陝西等路兵三十萬。唐州世訓處交割。即今用兵見在北方及京師戒嚴之時。不委王蕃因何南渡漢江。去京城八百餘里。不知蕃意所在。又蕃止絕州縣。不得將錢物入京。並令于世訓處交割。領軍衛護官屬日馳百五十里。故敢狂悖妄作。圍兵自營。定無勤王之意。奉聖旨。王蕃賞授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所有見領兵馬。令所在州軍拘獲。責命令吏部差使臣前去尋覓。

何㮚除翰林學士。　許翰除御史中丞。

唐重試中書舍人。　楊時除諫議大夫。

梅執禮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

毛友知杭州。並疾速之任。

翁彥國依舊發運使。高衛副使。

方孟卿、判官盧宗元、陸寘並罷。劉山除發運司指揮不行。　九日。差宇文虛中、王球再往大金軍前奉使。

仍就差迎康王。又差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辭人使。

十日。康王歸。上喜甚。賜予良渥。寵以太傅之命。王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無所驚。及歸。都人大喜。爭出觀之。

金人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爲質。即不俟金帛數足。遣使告辭。上賜宴于軍中。

制曰。凡賞無常。雖小臣而必錄。因心則友。矧介弟之敢忘。略其顯庸。錫以蕃社。涓辰之吉。揭命于廷。皇弟

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康王御名德宇清深風度凝遠出神明之胄聞義理以居多依日月之光安譽處而無敵比戎騎之侵軼至郊圻之驛騷毅然請行奮不顧己有此奇節顧烈士而或難脫以至誠雖强敵而可感幸退師而底績遂擁旆以言歸是用將帝傳之榮班分州牧之重寄申威鉞進退兩藩以卿輩倫以愼至愛嗚呼原隰哀矣既見急難之情福祿媲之宜共安平之樂往膺光寵益介酬庸可特進太傅靜江軍節度使桂州牧鄭州牧依舊康王

詔能明堂頒朔布政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與告和使借右文殿脩撰宋達通參議官借工部侍郎滕茂達管伴金人王介儒劉思等使粘罕軍

是日金人退師

十一日馮澥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赴闕

十二日道王球使河南大金軍前迎接肅王

手詔朕以眇躬託士民之上夙夜祗懼靡敢遑寧比者金人犯順都城閉關踰月軍民展力捍禦寇勢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輒乘時造端相煽爲變內作不靖震驚朕師鎮撫大臣殿整內侍白晝剽掠乃敢公肆凶殘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艱難德意未孚致汝等抵冒如此朕甚悼焉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奸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安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罷絕務與汝等休息其有奸宄不悛敢復犯法紊亂我綱紀當重賞刑戮必罰無赦咨爾有衆明聽朕言能殿中監符寶郎

聖旨樞密院在祖宗時參用勛舊武臣朝廷修整兵備宜擇得軍心武人爲簽書同知庶幾緩急可倚仗三衙軍政之本祖宗規模宏遠今悉廢弛宜擇有威望邊將用之以揚厲軍旅　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仰承聖謨獲紹大統適遇邊壤之解弛致郊畿之驛騷荷天之靈俾敵悔禍既遣使而講好遂以時而退師載惟千里輻員罹屠掠之苦四方遐遠多闕發之勤兵屯要守扞之勞編戶傷括輸之急朕每念此惻然痛心不能保民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旋賜蠲之恩沛汪濊之澤嘉與海內底于丕平可大赦天下於戲三事大夫羣后庶尹國勢委靡而不振宜思所以撫綏之術保疆固圉節用廣儲庶幾協心共圖康乂所以撫綏之術保疆固圉節用廣儲庶幾協心共圖康乂太宰李邦彥奏乞致仕手詔李邦彥任政府屢年累形憂國憂民之誼以至慎惜名器抑裁冗濫獻納非一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謨策立之際備嘗忠鯁金人犯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爲急朕一一施行兼志未能遍諭乃作勿靖歌唱流言又與前日異意元惡之人忽生怨憤寇騷予聽已依所乞宮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

十三日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

聖旨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副並罷

陝西漕臣吳與祖、京西劉民瞻、淮南張端、兩浙李彌遜、江東曾注並罷

十四日賜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第一區尋詔非祖宗舊法所降指揮更不施行當自政府始

制曰大臣事道必嚴去就之規明主佑賢務全體貌之志蓋時元輔久執化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渙號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旋德惇大乘心曠夷以高文摛藻于禁林以偉望稱庸于政路遂參夢卜進任台衡丕敘羣才以大明于國是力裁乘弊曾不顧于身謀迨予繼紹之初載嘉翊戴之職登之冢宰倚以遠猷方四郊多壘之虞惟一日萬幾之曠雖稍間于殺定念正類于敉寧忽覽奏封力祈謝事論言屢渝章卻復來惟陳留之甚高遂貪賢而契獲加班崇于祕殿行使組于殊庭併衍戶和是昭眷禮於戲進而許國既朕心朕德之成知退不忘君尚嘉謀嘉猷之入告往安素履用慰至懷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起復特進

制曰朕祗膺聖訓獲紹丕基遵例揚功仰惟祖宗之舊圖非揆策勞咨弼亮之賢爰得異才俾登宰路告猶朝列咸聽朕言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吳敏氣和而志剛才通而識遠潛心自得學造古人之微乘義不回德全仁者之勇蚤俄禁臠遂贊政機非堯舜不陳安社稷爲悅定禁中之策寬靖我家運宣上之奇遂固吾圉逮鈞衡之虛次謂公議以成歸是用升次輔之聯象以列西臺之侍陪敦多邑躐進文階併錫翟光用昭眷禮嗚呼慨觀今日浩若涉川考政利則本末失倫語才用則上下交困易于出令而宜布者多遲輕于用人而欺疑者得肆廢仗節以狥義成僥利以成風國勢頹靡而不張軍律汰玩而無紀非至公無以破黨與非持重無以鎮奸萌卿其畢議而力行朕且虛己而傾竚往欽成命以究永圖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除簽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李棁除簽書右丞李綱言伏奉聖恩除知樞密院事聞命不知所措竊以鴻樞之長專統兵機宜得魁奇英偉之人以居其任臣本書生進由庠序雖常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初荷上皇識拔執筆螭坳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奔走爭具舟楫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奏當路擠排流落七載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參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金人盜據全燕肆其兇焰來犯王略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繁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協建大策贊成內禪歲首上皇南幸淮浙廷臣亦有勸陛下爲避賊之計者臣躬逆利害回旋與之行爲固守之策陛下不以臣卑鄙驟加擢用自庶僚不五日而預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勛績不効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簡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畫夜巡警戢奸以安衆聞道移檄河北諸鎮豫爲隄防忘食不寢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迎營遣將使之進不敢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壓其半濟勝可萬全策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遽出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于宜撫不關白于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猶不知之在微臣寔無所預是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荊館執督將士列布衝要分遣軍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拒賊馬射殺金賊

甚衆。是夜臣陳兵扞禦宿城下。明晨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馬。士氣百倍欲戰。然臣是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忠款。寔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盡其空乏。加錫錢金。未遑三宿。亟垂召見。俾還舊物。盡付京城四壁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讎隙。欲持平仲之卑。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幬生成之恩。不可爲報。瞻謝之際。感泪交集。德隆命輕。捐軀曷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率將士。分布巡警。即取其最不逸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期奉乘。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貲。遨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乘臣本志。兼總兵政。豈其所宜。且祖宗舊法。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統其乘兵。乘餘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廷之令。改于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自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幾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須于旬日之間。稿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統率仲、种師道。以團結保甲。還州縣。使各安其業。內外人心。既已救塗。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今雖未敢亟去。而親冠權廷。非所宜。懇。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所有告命。未敢祗受。奉御寶批。降詔不允。日下供職。

知樞密院事李綱奏。諸路勤王之師。民兵等官。並與轉一官。其民兵到本處。令優與犒設。從之。

十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言事爲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本朝。皆論政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元豐、紹聖。悉著令甲。至崇寧間。大臣營私。欲其便己。遂變祖宗成憲。使人君無聞。聽之明。而所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寔亡。崇治尤甚。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方陛下降寬廣之旨。獨下采于芻蕘。況臣等並忝備臺屬。使望清光。効忠仰辭。全政萬一。不勝幸甚。伏望睿旨本臺。今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奉聖旨。依祖宗法。

新除少宰吳敏奏。臣伏見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乞復用李綱。且仍留种師道宜撫。聚衆既多。遂聲言欲殿擊宰執。至揭榜妄開鼓。擅殺內侍十數人。賴陛下聖明。即刻撫定。臣待罪樞府。不能彈壓。以蹈國人致使軍民因忠義之心。成變亂之禍。臣罪甚大。不敢逃刑。重念艱難之使之時。不敢自拘司敗。臣即時宣奉睿旨。令李綱、种師道、三衙開封。以軍法彈壓。今首尾數日。元惡就誅。徒黨竄配。罔有伏辜。朝廷刑威。稍伸于國人矣。李邦彥累乞致仕。陛下已降旨從所請。抑臣有區區之見。願爲陛下陳之者。高歡在魏。見衛士聚黨。奏領軍張華宅。朝廷授其亂。不敢治。遂遂散家財。結死士。卒成伯業。由此觀之。國家不能修政刑者。奸雄覬伺之資也。古語有之曰。投鼠忌器。況天子之相乎。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歲已來。罷易宰相。更革政事。以定山東河北之寇。皆邦彥之力。洎受命上皇。授立聖明。倉卒之際。上皇付託以覆心。勢寔多。又建遣李鄴。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但邦彥爲人。畏慎太過。緩于事。幾而國人不堪。圍切之苦。取金帛賂王之辱。至能李綱。示不復用兵。則國人不勝其憤。遂有此變。邦彥之始末如此。昊時奸惡如王黼。未嘗得此于國人。而邦彥遭此。豈非不幸乎。臣願陛下下臣宰。喚論國人。因使四方知前日爲亂之黨。已就誅責。而邦彥之爲人。稍自白于天下。然後加恩。論起邦彥。惟陛下聖斷。奉聖旨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國子司業黃哲等奏。以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作鬧。見今待罪。奉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爲自疑。乃爾待罪。可速安職。仍晓諭諸生。

十六日聖旨。內侍特旨令轉出。或致杜者。並與換官。已轉出者。改正。仍今後內侍並轉至武功大夫止。餘令條具聞奏。

十七日。探報廝人渡河北去。

臣僚上言。請取舍以辨是非。行賞罰以明好惡。明主之先務也。竊見蔡京于元符建中之際。包藏既深。罪惡彰顯。有識之士。雖知其必亂天下。而嗜進躁妄之徒。方且倚以爲宗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爲諫官。獨能推測其用心。而披抉其奸狀于未萌之前。詳言極論。明若睹龜。至于今日。无一不効。故京尤忌畏之。比一時言事官。得罪最酷。諸人既得自便。而瓘獨再貶。指定居住州郡。流離竄窮。終以廢死。忠義之士。至今悲之。語及瓘者。未嘗不爲之流涕。伏望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爲忠義之勸。奉聖旨。故承事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贈右諫議大夫。仍與一子恩澤。

觀以同知樞密院事京畿宣撫使种師道爲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充中太一宮使。

少宰吳敏等奏。以四月十三日爲乾龍節。詔所請宜允。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皆董賈、張孝純所招。蜀中人也。分布河上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先叛從金人。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在平陽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攻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以种師道爲河東河北宣撫使。駐滑州。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總兵援中山河間諸郡。

十八日聖旨。李邦彥受命上皇。輔翊朕躬。應恩數等。並依白時中例施行。

少宰吳敏等所過宣奉聖旨。可通議大夫就職。

十九日聖旨。催督王球過河前去大金軍前迎請肅王。以初約至河即回故也。

之人。爲太學官。調教諸生。使自知恥。自好。庶不倡導紊亂朝政。詔以右諫議大夫楊時。領國子祭酒。初种師道爲宣撫使。李綱爲親征行營使。姚平仲謀刼寨數日。行路皆知之。廝先爲備。二月一日出師。以爲功在頃刻矣。御營使司屬官方會封邱門草露布。忽馳報失利。上震驚。于是罷綱。解其職。俾待命洛室院。師道亦罷宣撫。以右丞蔡懋代之。復議講和。命守城卒。戢弓弛劍。無得輒爲廝人。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乞留師道與綱。已而集軍民數萬人。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自東華門出。至闕前。衆指宰相李邦彥。數其罪。擲瓦。至前。提其髮。復殿之。邦彥疾驅以免。復開封府事聶山舉鞭指東等曰。諸公如此。可謂忠義矣。還者以聞。上命開門。衆所上書。投之中人。傳旨云。諸生所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衆閔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右丞、种宣撫復

用而退。于是知樞密院吳敏傳宣曰。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使金賊稍退。即令復職。猶不退。時日已昃矣。百姓乃與登聞鼓院東華門外。擂而撥之。山呼動地。樞密耿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爲天子傳宣。言無不行。今軍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种宣撫。幸先生言之。南仲曰。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薰南仲詐。擁其馬不得歸。南仲亦徑入朝。繼而開封尹王時雍來。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乎以奸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逸去。毆師王宗濋。謂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勉勉從之。不然且生變。遂道南仲號于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浴室院迎之。帝益恐。于是相繼而宣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諭。繼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襪而磔之。即矯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皆裂其屍。碎其骨。其取肝腸揭之竿首。號于衆曰。此逆賊也。綱既對。即詣行營司。而師道亦歸其宅。士庶知其復用也。遂散。是晚天子下詔曰。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已細覽。深諒爾等忠義。已令綱、師道傳宣撫諭。若更乘時恃衆。亂行毆打。命綱、師道以軍法從事。是夜。復聚衆殺內侍。而毀其家者數十人。明日。詔再下。猶不止。初七日。李棁、蔡懋言于上曰。太學生率衆伏闕。意在生變。不可不治。上不之罪也。司業唐恭傳以不能約束諸生待罪。詔答以速安本職。先是諸生聞朝廷欲治其罪。不告而去者大半。學官以不告而出。用學規屏之。諸生復閔然乞同屏。乃亟命楊時肇奉酒。召諸生。迫勢之。越兩日。復令延山傳旨撫諭之。先是延山奏上曰。臣前日聞蔡懋、李棁論與太學長貳令屏出伏闕上書。陳東等。諸學生聞之。莫不憤然。一學盡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棁呼王時雍令根治諸生。并伏闕百姓。欲寘于法。臣聞不勝皇駭。仰惟陛下以容知之資。撫萬邦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怨。乘隙相聚。殺傷內侍。指罵奸邪。蓋侍陛下仁聖。又能與百姓雪其怨氣。而蔡懋、李棁、王時雍之徒。恨其罵己。而右李綱。嗾欲鋤其根株。又棁宣言。爲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親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銷恐陛下自此士民忠鯁。恐無已時。衆士民上書。不約而從者千萬人。其言皆平時公論。乃陛下所欲急聞。而奸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敢令開封府快其私怨。臣願陛下作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死于奸臣之手。而忠言鯁論。且聞于九重。宗廟社稷之幸。

靖康要錄卷第三

胡安國除太常少卿。　馮澥除左諫議大夫。

臣僚上言。伏見近差承議郎劉渠起復知鄧州。宣教郎劉鑿起復陝西運判者。臣竊惟國朝以來。凡在職以憂去位之大臣。自非宰執去就。係天下重輕。邊臣用舍。係生靈休戚者。未嘗奪情釋服。俾趨闕側。號稱從權者也。比年以來。風俗偷薄。仕流奔競。交權要以幸進取。爲人子者。無復鞠育劬勞之念。至有母死在苫。未暇治喪。竟飾竿牘。急遣走卒。以闕起復。如福建提刑俞向者。在任丁憂。貧羸羯瞎。候葬畢日。許令起復。乃更不復服喪歸鄉。即就任所便營葬地。掩其所親。如濟州通判毛孝立者。孝行淵粹。以至于此。聞者鄙之。今陛下新即位。德教所加。將臨天下。于純孝之域。如起復之例。亟可因而不革。況劉渠、劉鑿、鄧州陝右。並不係邊廷急切。特令寢能。聽其終喪。特與除權。庶幾自今以往。臥苫枕塊之人。無復彈冠結綬之輿。不勝幸甚。舉聖旨依奏。應州縣官。如有似此之人。令吏部條具申尚書省。

二十日。聖旨。應文武臣僚曾係宋面等舉辟。及曾受財物。妄相求託。屢轉舉辟者。並仰所屬告首。限一季如不首說。根究罰墨者。並追官勒停。仍許人告。賞錢二千貫。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衂。棄河不守。灌望風而遁。遂致敵騎馮陵畿甸。當行軍法。其罪惟均。今灌以重傷死于麾下。而方平未正典刑。無所畏憚。國威不振。

士論惜之。陛下方欲法藝祖以武功定禍亂。統御將帥。使有罪者必誅。當自方面始。奉聖旨。依軍法戮于都市。

聖旨。金人侵擾京畿。至良民橫被殺傷。士卒殞身行陣。除內中已開建道場追薦。朕食素膳。親詣行香。并令在京宮觀備道。各設齋醮。懺會。仍遣使分就四郊。嚴潔致祭。

二十五日。范致虛差知京兆府。任諒差知延安府。盧法原除徽猷閣直學士。差知成都府。陳邦光差知潭州。葉夢得差知顯昌府。陸藻差知應天府。范致虛赴闕。陳邦光引對。指揮更不施行。張叔夜差知東平府。觀文殿大學士白時中差知鄆州。

資政殿學士王孝迪差知應州。

給事中王雲、侍衛親軍馬軍指揮使曹晟。使幹離不軍。太一宮使种師道除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保靖軍節度使姚古為制置使。某軍承宣使种師中為副。副使。領兵赴趙州。

二十六日。侍御史孫覿等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陛下總攬之初。坐席未暖。令遣使臣。捐輸金幣。以為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痛心疾首。以為搆怨連禍之人。未即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豁國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變移幾盡。託數亨豫大之說。倡為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賣曲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蔡小充滿要途。蔡鞗忠良悉為閒廢。交通貴御。竊弄威柄。粥賣官爵。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奸贓狼籍。閨門混濁。父子茹爭。厮役宦為橫行。嬪妾封至大國。狎君妄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奸巨惡。未有如京比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狀。凡四能免而近幸小人。相與唇齒。恐失所憑依。蔡鞗擁蔽。既去復用。而京假然自如。羽翼已成。根株盤互。不可搖動。凶焰益肆。覆出為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干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携離。上下解體。于是敵人乘間。鼓行而南。如入無人之境。突陛下赫然奮朝綱。貶斥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罪。豈可獨貸。況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幞為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釁。王黼嘗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悞國。固不容誅。而搆造邊患。父子相為終始。與黼均為罪首。公議藉藉不平。未可以但已也。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為三公者一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亡虛十數。名園甲第。僭擬宮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尚懷糟糠之恩。顧京所蓄。何以論報。不圖邊塵上聞。而京遁室數百。盜治舟楫。挾輕貲。一夕遁去。若父悖然。坐圍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之意。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如此。使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開關賣國。如馮道盜乎。宰相非其人。果為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狄人侵侮。所無不至。而京又薄為奸害。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于天下。衆論不容。尤在于此。伏望陛下睿斷。勅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欺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一洗上皇蔽昧之謗。少紓四海生民怨嗟戚戚不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

蔡覿等上言。竊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渝之盟。搆三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加于黼。此羣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共疏渠魁蔡京之罪。乞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仰瀆睿聽。惟以貫、攸之罪。撫略為陛下言之。貫出自閹尹。嘗為禍亂。攸襲藉世祿。濟以奸回。平日懷奸迷國。壞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容誅矣。乃王師之北伐也。貫為宣撫使。攸實副之。提數十萬之師。挫于幾破之厨。淹留彌年。卒貫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總樞廷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款。廚使韓昉見貫、攸于軍中。卑詞新衣。願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廷。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匱竭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當察京專政。貫則與遣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于本朝。迨金人結好。攸則招納叛亡。反覆首國。搆怨結禍。使狄人因以藉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收雲中之地。卒無尺寸之功。反以剪除邊撫。枉道河朔而歸。又虛乘人之敝己也。公肆剽竊。凡第賞者千百人。貫遂封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實縱之。攸見邊報緊急。貫則遁逃以遲。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于此。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迨陛下踐祚之初。狄人長驅。震撼都邑。貫、攸一旦携持金帛。軸艫相啣。蓋室遠去。使聖主獨處圍城中。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問上之罪。天下之所共棄。早正典刑。以為萬世賊臣之戒。

孫覿等上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閹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搆成邊患。于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抵京闕。宗社之危。殆若綴旒。陛下赫然宸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衆議不厭。以為首難之人。實始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妄上為術。虛立勝捷。妄奏邊捷。以為己功。汲引蔡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閒道。賄賂官僚。超躐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輒改京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禦者。有放廢田里不應甄錄。而擢奏侍從者。奸贓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帛寶玉。充積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庫府。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役。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戶事。一切廢棄。戰傷之士。秋毫無所得。而歿者又經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橐。比至師還。而庖人廚卒。守舍掃除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取陝西勁卒。剌為親兵。號曰勝捷。方征伐之際。他兵殿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為將帥。每出內帑金帛。以濟軍費。乃為己有。而嚴立軍期。取信于州縣。頭會箕斂。民不堪命。貪賊不法。因焰物然。臺諫之臣。一言諫止。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亂。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御衆無法。縱為貪暴。悉斬良民。以致首級。于是民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為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為三公。職在樞省。擅貪不已。遂至王爵。在昔勛德。所不敢居。本朝故事。亦未嘗有。而兇恢桀

驁。長惡不悛。怙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熾赫。威震天下。產禍召亂。浸成國難。陛下親政之始。大明誅賞。以勵四方。如貫與此六罪。何所逃于覆載之間。伏望正滔天之罪。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奉聖旨。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太師廣陽郡王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追廣陽郡王。除魯國公致仕。池州居住。太保領樞密院蔡攸。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

制曰。九疇而賞罰可言。必待是非之審。四罪而天下咸服。益彰黜陟之公。邦有常刑。朕何敢已。蔡京親逢聖世。被遇三朝。四任宰衡。殆于二紀。迹其行事。殊非師瞻。假紹述之名。爲誤國害民之政。託豐亨豫大之說。肆窮奢極侈之風。祖宗典章。變更幾盡。公私儲積。掃蕩無餘。引邪佞于要途。陷忠良于黨籍。閭第僭踰于宮省。子孫皆列于禁嚴。交通臺御。而姦弊縱橫。魚奪下民。而怨氣充塞。毒既流于中國。禍終嫁于上皇。況在政和。實倡平燕之議。既開邊隙。卒先聚族以逃。雖汝計之甚安。顧國家而何賴。士庶伏闕。疊諫交章。公論既喧。彝法不宥。尚念勳諧之舊。特優終始之恩。俾長留臺。往分留務。曲全體貌。仍許退休。勉服寬恩。毋忘循省。可責授前件。

制曰。任隆將相。功必在于去邪。位極公王。義莫先于體國。倘辜大用。宜寘嚴科。童貫夙侍宮闈。叨膺重任。付以兵柄。時爲假臣。謾諸將垂二十年。論戰功無尺寸效。惟事誕謾之術。實乖撫御之宜。缺字家室奓有其金帛。軍須取償于州縣。將士爲之解體。吏民無不興嗟。頃敗累朝不渝之盟。首搆三邊無窮之禍。號復故地。實守空城。再爲太原之行。又倡雲中之議。師徒暴露。盜賊並興。馴致敵人。輕視中國。遂長驅于都邑。殆危懼于夙宵。生此厲階。誰執其咎。議者皆不汝貸。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肱。曲全體貌。姑奪廣陽之封爵。尚予環尹之崇階。俾即退休。保其終始。體予寬典。毋忘欽承。可特責授前件。

制曰。位居台輔。必資補袞之功。職領樞廷。尤賴折衝之略。儻乖成績。宜解兵權。蔡攸擢自貴游。初無學術。早被聖神之眷。輒竊廊廟之階。不思亟進以事君。乃務邀功而誤國。頃將虎旅。同撫燕雲。殊乏遠謀。大開邊釁。既不能深謀于舊好。又不全制勝于萬全。遂以重兵。挫于殘虜。至煩國帑。僅得空城。納叛亡以啓戎心。肆狀誕而忘國事。逮金人之深入。闕邊備則茫然。匆爲守禦之圖。唯事逃遁之計。搆怨連禍。逞其一己之私。痛心疾首。生此厲階之梗。議者皆不汝貸。朕恩安得而私。尚屈典刑。曲全體貌。其解本兵之柄。仍竊論道之官。昇四品之文階。領眞祠于善地。體予寬典。毋怠欽承。可責授前件。

御史中丞許翰言。伏見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徽猷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水衡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隄防之功。多張稍椿之數。竊費民力。聚斂金錢。籍以爲資。結交權要。內侍王仍爲心腹奧主。超取名位。不知紀極。察其才識。僅齒奴隸。而父親政府。子冠從班。殃民蠹國。孰不憤惋。大河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殘破。所肆官吏。計金穀。邀官進秩。自爲朝廷。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一興役。無數濫賞。省部御史。莫得鈎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不先誅竄昌

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伏望籍其姦贓。以正典刑。奉聖旨。孟昌齡、孟揚、孟揆並落職。昌齡與在外宮觀。放謝辭。孟揚依舊權都水監。孟揆候措置橋船了日。取旨。既而許翰復言昌齡等父子世濟其姦。根據朝廷。事連宮禁。盜大河之調度。以潤私藏。朘生民之脂膏。以易官爵。爲國結怨。俾天降殃。今幸暴其惡。釋勿深誅。尚使領職。則是所得盜跖。辱以華袞而寘之東陵也。何足以懲之。昌齡爲銀青光祿大夫。揚與揆亦皆光祿大夫。秩在翰林承旨學士之上。雖云褫職。猶不褫也。陛下亦何愛于一孽醜而不賜施行。奉聖旨。孟昌齡與中奉大夫。孟揚、孟揆與中奉大夫。除官並追奪。御史中丞許翰奏言。伏見王師既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古今蓋未有以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卒之志分。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誠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爲和爲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爲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勵。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于中。斯其所以爲英雄者也。雖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爲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爲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邱墟。遂陷胡貊。後世無王導、謝安之才。或有而不見施用。則東晉割據。猶恐未易爲也。假使能爲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抔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爲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竭勤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爲太祖即位。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爲不倖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有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益張大。若之何以太祖爲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議。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虜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遜遁之役。有應援之兵。有屯據之要。皆當措治。不計小卻。但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倍。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爲和議者。苟取目前之無事。則又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爲虜。則南向作賊。死且爲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憤怨懟。人爲寇攘。非小變也。故姑息目前。亦未易得。況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獻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及曰艱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藩鎭。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初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虜乘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所敗自持其說。近者神師逆爲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初舉之法。不用大兵。當少援之。使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河中。渡兵險橋。此利於使出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失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大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虜和親。夫開運景德勝逐之策同。而成敗之效異者。何也。開運

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强、而受之以和、故虜遂定、今議者不察開運縱敵之思、而欲爲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虜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爲國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然矣、乞下臣章、使有定議、取進止、三省密院同奉御筆、安危之事甚大、三省密院議取長策、付諸將、二十七日、鄭望之罷戶部侍郎、依前提舉亳州明道宮、二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朝廷于此擾攘之際、不吝恩寵、以勸有功、用十餘大臣、悉擢以不次、如路允迪已爲八座矣、緩急備用、豈敢辭難、而猶以樞密寵其行、李鄴、鄭望之輩、皆由下位、躐躋法從、忱辱奉使官、其自身爵賞可謂至厚矣、然今日威令未振、舊習猶存、士多自謀、莫肯爲用、人皆玩法、莫知可畏、蓋由刑罰廢也、如兵興以來、王蕃爲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而蕃乃逃唐鄧間、矯令竊權、以召四方之兵、使金穀不得至京師、人臣之罪、莫大于此、今止于安置黃州而已、宇文虛中、王雲、爲黨貫參謀、實啟邊患、及聞寇至、輒先遁歸、不即加罪、即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京畿宣諭使、而虛中不肯就職、逃宿亳間、此于律當誅也、今乃處樞府、蒙重任、雲蒙兵京城、已逃晉山、今猶列從班、略不知恥、以至擅離職任者、自侍從至寺監數十人、無奉公守職之義、而有幸災捐君之惡、臣今未聞竄黜、且如蕃等不誅、離任者不竄、萬一復有緩急、而人習知其然、又豈有一士之可用、一官之守節者哉、欲望檢會前後臣僚所論宇文虛中、王雲、王蕃罪狀、及御史盛秦勸擅離任姓名、即賜施行、天下幸甚、

聖旨、工部郎官趙□、考功葉宏中、主客杜從古、刑部柯賜、比部胡遂、並與外任遠郡、　唐仲除祕閣修撰、與郡、　李棁提舉南京鴻慶宮、

鄭望之、李鄴、李邦獻、白彥頤、蔡懋、蔡術、蔡行、蔡儲、蔡衛、蔡仍、蔡術、蔡術等、並與外任宮觀、

聖旨、祖宗政事內太宗時、三司上言、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擅場院、課利增羨、當推賞典、太宗曰、一通事舍人、遷官、當爲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邊宜力之臣、曷以爲勸、遂薄其賞、祖宗愼惜武爵、篤庫有功之吏、尚未有若以閤門副使與之、所以爲邊臣之勸者甚厚、朝廷近來輕用爵賞、自蔡京、童貫敗壞祖宗舊制、故干求之人、援以爲例、其原泛濫、遂不可塞、今臣僚之家、給使之人、及諸官司人吏、有爲正使、橫行遙郡者、不可勝計、僥倖早隸享高爵厚祿、有邊歸用命之人、終身不能得者、武夫聞之、莫不動心解體、臣僚及后妃戚里之家、使臣及官司局務人吏、其官並不得過乘義郎、令三省樞密院下吏部、取索限五日供具、以見今官職高下、分爲四等換授、從義、乘義、爲一等、承節、承信、爲一等、雖別因功賞轉授、而元係給使人吏者、並依此施行、

臣僚上言、契勘遙郡正任恩數班著、相去甚遠、凡自遙郡遷正任者、自合從刺史次第轉行、今有自遙郡典落階官而授正任者、使直超轉本等正官、雖承宣使亦便轉行、是皆奸巧希進、務欲躐取、欲乞今後遙郡承宣使、若有功勞、應除正任團史、庶幾員選不至猥多、奉聖旨、依奏、

三十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李邦彥言、臣以包羞衆怨之危跡、而復蹈人臣不知去就之機、以樸學鮮謀之微生、而取冒朝進退大臣之體、故終以罷相留京師爲未安、豈獨人言之可畏、乞檢會前奏、俾

臣持除服以歸、候從吉日在外宮祠、臣之死生、實係鴻造、願賜投誠、甘俟斧鉞、奉聖旨、依奏、聖旨、今後侍從官雖非職事、特許言事、

詔曰、朕惟秦晉之邦、襟帶華夏、習俗忠義、物產阜繁、昔我祖宗、守以德澤、要養兵力、蓄威兵威、漢蕃之人、咸獲休息、後以邊臣生事、屢搆干戈、俾誠無辜之民、黃刈安居之族、仇怨交復、恩威並僞、轉輸支移、密竭根本、士卒衣屨、給與不時、迨夏國恭命以講和、上皇朕兵而偃武、咸望少恢、以永太平、而諛佞之徒、藪蔡成俗、宣撫使勞奬將士、歲月相尋、應奉官裏、斂珍奇、錫錄必盡、材木蔽河淵而下、珠玉滿權幸之家、此皆暗奪軍儲、侵損游計、極邊缺糧、買之本則科配、遂及于蕃部、道路多搶、先之綱則衣絹、厚積于鄉亭、泉貨屢更、號令失信、田疇廢業、商旅不通、計臣循默而取容、將帥熟習而不問、養成大患、重困吾民、致使戰守之兵、不免凍餒之苦、重以拓地燕壤、失信邊人、多納叛亡、遂搆釁隙、痛百年之盟誓、翻爲銀鬻、誘兩界之生靈、習成戾氣、況復脫削軍士之廩、資濟歸附之民、盡耗公私、布滿郡縣、朕初嗣大歷、恭聞訓言、開疆再三、俾從改革、但以親政數日之近、正當都邑戒嚴之時、不免召兵、以爲應援、中外勞擾、邊吾于前、夙夜旋遑、言發隕涕、朕今側身以答天戒、屈己以搖降驛、傾府庫、自貶損、以退城下之兵、減膳服、躬非薄、以訓華夷、臣之僚、裁省祿秩、據別奬端、倘有利于軍民、誠不愛于膚髮、考指紳士庶之論、蠲生事貪功之臣、能掊克之吏、以安人情、增糴貿之本、以寬民力、惟爾邊帥、更思遠圖、或戍守有歲月之勞、理當優恤、及法度非人情所顧、事可更張、悉聽條陳、無有回隱、念爾忠義、奮身之士、當朕艱難、綴服之時、或乘障以扞邊陲、或應詔而赴國難、奔走道路、冒犯兵鋒、否德難堪、痛在朕體、若上天降禍、敵人降心、尚須協濟之功、庶有康事之日、咨爾有衆、懼予至懷、可令陝西河東路帥司、鎮州軍出榜曉諭、少宰吳敏等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三表從之、

三月一日、侍御史孫覿言、伏見昨者蔡京、王黼、久持國柄、擅取國家爵祿之寵、率於私門、弟姪子孫、悉從班列、或祝近親、廣紳士民、憤怨蹙久、罪惡貫盈、稍已暴白於天下矣、近聞王閎孚等三人、並已落職、押歸本貫、所有資政殿大學士蔡攸、保和殿大學士蔡行、保和殿學士蹕馬都尉蔡儲、顯謨閣待制蔡仍、直龍閣蔡術、皆自戎邊、追近甸畿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有司考覈、具見罪狀、并右文殿修撰王師服、並乞依王閎孚等例、落職、押歸本貫、其增秩至太中大夫以上者、亦合降充應官、內蔡儲乞依祖宗舊法、換授右列、以示典懲之公、盛四方之望、奉聖旨、蔡儲與換深州防禦使、餘并落職、與在外宮祠、蔡術放罷、宗正丞、

二日、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稽違、罪大不赦、三省有司、率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覆、不敢執奏、或被旨即行、不復關三省、事至微末、亦請宸翰、其始因中人傳事內中奏陳而爲之、其後士大夫倚中人以進、欲與功利、而於法所不可者、亦爲之、最後宰執大臣、或行事有戾於法、或差除不允僉議、或爲親之私謁干請者、亦爲之、由是號令日紊、紀綱日壞、夫三省密院、是之謂朝廷、陛下日與之謀議大事、出命之所也、人君擇賢而任之、固當委以庶事、若宰執不才、退之可也、豈有自攬細務、悉

降御筆而可以爲治哉。陛下初政清明。委用宰輔。宜無此弊矣。然臣聞尚有臣僚直達奏陳內中批降施行者。比與前者御筆何異哉。臣以謂凡內外臣僚所陳獻利害措置事宜。可付三省密院商議。進呈取旨而行之。庶幾不戾於法憲。不致於異同。人主大權。不移於下。可以絕近習僥倖之原。政事之大。無先於此。奉聖旨。不經由三省密院者。諸官司不得便行。即時申中書省審奏。候得旨方許施行。

詔曰。庇民尊主。繄賢哲之遺猷。崇德報功。實帝王之先務。昭揭羣倫之丕範。遺旌希世之偉人。爰錫恤章。式孚兼聽。故任賢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文正范仲淹。清明而直諒。博大而剛方。早以名世之才。出贊寢昌之運。危言徹世。高誼薄乎雲天。直道立朝。勁氣貫乎金石。入議大政。有功斯人。沛膏澤於下民。繄嘉猷之告后。山有伏猛。則藜藿至於不採。朝知强本。則精神爲之折衝。當下賊之跳梁。總師干而捍禦。料敵制勝。機謀若神。彌變消萌。奇策襲魄。聲名纂於夷貊。功烈著於鼎彝。故斂衽廟堂。緝熙乎帝載。運籌帷幄。振張乎天威。文武雜施。萬邦風采相見。天下。太山北斗。學士仰其高明。景星鳳凰。人皆快於瞻覩。實規臬基億載之業。宜建金城萬雉之謀。功成於元豐。効見於今日。爲纂隨於初政。彌歎想於宏謀。思有褒揚。發茲遐邇。命圭華衮。已位上公之槐。胙土五茅。載賜全魏之服。豈特賞賢而臣下勸。庶幾褒有德而萬方懷。英爽如存。龍靈斯享。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

詔曰。大臣本道術以事君。舉明主。比隆於三代。王者揆人心而發政。褒有德。用懷於萬方。緬想一代之宗臣。昔爲天下之大老。嗚乎不可尚矣。民到于今稱之。惟助德之俱高。顧褒崇之未極。追船懸册。用慰輿情。故追復右正議大夫司馬光。剛大而惠和。清直而寬裕。勇於義。果於德。孟軻名世之才。以斯道。是斯人。伊尹天民之任。早由公望。橫翊要途。知無不爲。言底可績。誠關金石。節貫松筠。遽登揆路之榮。允副巖瞻之寄。除苛解嬈。致治庶幾成康。陳善閉邪。恥君不及堯舜。助在王室。澤潤生民。聲聞播於四夷。畫像徧於比屋。至心發義。生也榮而死也哀。千載聞風。頑夫廉而懦夫立。究觀圖籍所載。是謂社稷之臣。爲丕績於正經。思大明於國是。劭奬四朝之舊勳。茂揚一世之清流。寵涉帝師。永標人範。昔抗浮雲之志。何有華衮之褒。庶明欽慕之誠。益勵敦龐之俗。可特贈太師。令得恩數。令吏部檢舉申。

制曰。朕撫有嘉師。紹隆聖緒。思褒明德之佐。以厚風俗之原。永惟藩輔之良。夙高當世之望。肆頒閣寄。用協師言。故任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傅張商英。器博而用閎。識周而才敏。鈞深探遠。有經邦國之文。析微研幾。有達天人之學。早培休運。蔚揚顯途。入告謀猷。忠嘉合轍。褒之美。出宣政事。果斷蒙由。求之能。建居丞輔於中發。克振紀綱於庶務。嚴瞻釜鑊。與論牧宗。袞繡之歸。周公就效。斧斨之缺。鹽梅之得。傳說。終膺夢卜之求。慎名器以消仕途。抑浮靡而節邦用。朝有百揆之序。時歌六府之修。去纖拔萃。躬巖公儀之節。徹鬯減樂。人推楊綰之清。振功業之未成。不期月而已去。金石金堅。於晚節。風波壓出。於危塗。天不假於慈遺。人遽悲於殄瘁。爲惟新於庶政。肆加賁於殊勳。錫以命圭。超陞槐位。剡之寄印。變換泉扃。遇進高風。尚歆休命。可特贈太保。餘如故。

三月。詔曰。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公朝之義。誕揚明命。兼告治廷。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知沉而識精。器博而用遠。早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聲。猶擅邊書之對。王商多貲。能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貞祠之逸。陞華祿殿。庶便於諮詢。倍賦愛田。用昭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依前光祿大夫。

制曰。國猶船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於初政。盍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强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薄實之方略。材全而藏用。隨黃霸之功名。尚欲賁髮之詢。實惠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謂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千八百國。當謹守於興圖。漢制三十六條。期遵遵於軌迹。欲與聖統。無踰老臣。庶幾左挾之崇。兼列東蓋之侍。並賜爵邑。昭示寵光。嗚呼。多難以興。在勉强而行道。無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爲。無負天下之望。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

翰林院學士何㮚守尚書右丞。

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梅執禮除翰林學士。

陳過庭除御史中丞。

僉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尚書右丞李棁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四日。昨覃恩指揮內文臣中大夫武臣承宣使轉節度使者。並與回授。

臣僚上言。太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王安中。資性奸回。善自緣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閫外之寄。其任可謂重矣。內則結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重貨論奏者莫非諛說之言。稱頌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廟堂變詐。朝廷所當關防。軍民利病。朝廷所當撫恤。並未嘗有一言及之。洎安中還朝。坐席未暖。戎寇猖獗。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殺掠者。宣虜焚蕩。資財悉空。父子骨肉。肝腦塗地。仰貽陛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諂疑。助成邊患所致。其罪不在於梁師成。謂積之下。尚以從官宮祠。未厭公議。伏望明正典刑。舉聖旨。王安中帥燕日久。樂觀結構。叛命。並不纖察。懷奸庇惡。迹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遽將上取旨重行貶竄。舉聖旨。王安中。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宋喚除發運使。

莫儔差權直學士院。

王番罪大責輕。可瓊州安置。

孫覿妄言太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

李光除侍御史。日下供職。

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平燕以來爲宣撫使者童貫、蔡攸、王安中、譚稹是也非成邊忠幾喪社稷貫等皆貴宦而貫居池安中居隨稹居房獨攸任使居住臣所未驗若以攸扈從上皇使便居不可離行宮此爲攸計則善爲上皇計則未善也攸依上皇廢格貴命必隨車駕至都巧謀奸計復明恩寵此臣所謂爲攸計則善也彼得罪於天下人人皆欲魚肉之使侍上皇羈縻任如舊人心愈不平萬一有小變上皇寧免狼狽如邦人欲殺李邦彥之類臣所謂爲上皇計則未善者此也攸自知罪惡暴白公議不容使朝夕在上皇側而思爲自全之謀無所不至必如封倫在唐反覆變詐三宮見賣使太宗兄弟間自爲矛盾之讒此尤非國家之福也陛下孝事上皇以天下養人無間言雖有封倫豈何所施其縣要之奸邪可畏不得不預爲之備然則今日赫然下詔令攸某州居住可乎恐其怨辭乞憐於上皇而謫居指揮有時不行臣愚區區欲陳容旨備列前後臣僚論列攸罪狀及封章所言者悉奏上皇使聖意曉然知公議不容如此留之非徒無益適足致害上皇必棄絕之朝廷謫居之命得以行則上皇於朝廷不以私恩撓法而朝廷之威令不加於臣下不亦善乎奉聖旨候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

制以檢校少傅奉國節度高俅扈從上皇宜勞既久加檢校太保進封開國公餘依舊

折彥質除徽猷閣待制充樞密都承旨

七日開封少尹田瀾特除直祕閣差充宣諭使司參謀官門下侍郎趙野充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奉迎使蔡攸充副使皇帝上道君表臣言一遠宸顏再更月律望雲飛而結想俟日御以言旋春序向闌暄和在後恭惟道君太上皇帝怡神昭曠熙命穆清化洽區中治已超於振古心遊物表道自妙於從容惟翼衛於百神宜駢臻於萬福恭念時巡之久豈無順動之勞方天地之安清顧邦基之寧謐夙駕使介冒賞誠忱伏望回鑾駐以安行泝龍舟而利涉致天下而養中微願於晨昏得四海之歡慰萃心於黎庶瞻望行闕臣無任云云謹遣皇弟太保護國武昌軍節度使嘉王臣杞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臣趙野安德軍節度充上清寶籙宮使臣鄭威之上表奉迎以聞

十日聖旨擷景園可改作宮以居太上皇后又詔寧德宮以儲祺殿爲名

臣僚上言追贈司馬光太師實主上初政所先天下幸甚光之子康卒康孤直不幸亦卒光之後再絕復立族子槙爲康之後去年槙亦止有一過房子方七八歲康之妻張氏今八十歲主光祭祀去年赦恩應遣表恩澤未出官身亡者許再推恩光有他孫授遣表恩未出官卒方乞再奏槙而槙不幸絕有指揮十年後者悉該整革槙雖有子亦不得蔭預光之後無人食祿已十五年矣伏望以光遣表奏孫之官與奏見存曾孫使之世祿不絕光姪孫朴見任宣教郎亦乞除授河南府差遣以煦管光家以稱詔書追贈之意率聖旨其司馬朴差同判西京國子監李邦彥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葉夢得差知東平府李回鎮江府王覿平江府曾開顯昌府

十一日發運判官陸資落職送吏部以不迎上皇御也

臣僚上言臣近蒙朝廷差往京兆鄜延招集兵馬事畢甫還未獲賜對伏聞太上皇后還闕有日有司涓

日事出迎見陛下孝治之心足以風動四方甚盛德事也然道路之間口語籍籍以陛下欲開宣德門舉太后歸大內同聽事有耳目者無不驚駭自古妃后撓權未有不貽禍外家者載在方册班班可考太上皇后聰明仁聖豈肯爲此必奸邪自營之計陛下欲曲全其私乃陷母后於不義何竊惟國朝以來如明肅之佐仁祖宣仁之佐哲宗皆在幼年之際非陛下今日比也陛下育德東宮累年於茲仁孝恭儉聞於天下即位之始四方萬里同心戴舜當此胡寇侵凌擁兵渡河直造京國方是之時宗社之危甚於累卵陛下獨奮乾綱叡然有躬行天討之志胡寇胆落屈膝請和陛下愛恤生靈神武不殺俯從其請尋盟尋好指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中興之主豈如仁祖哲宗幼沖之際而須母后共政乎況太上以神器付元嗣陛下以適長嗣大統天下之際其誰敢私傳不云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陛下當順天之心從民之望躬親聽斷以徇大義欽承太上詔旨率太上皇后歸寧德宮以盡孝養之道乃所以爲外家之福也萬一太上皇后過聽浮言而欲爲此恐墮奸邪計中奸邪之人乘所深疾間以近事言之前日京城圍閉疑有爲之內應者軍民士庶不勝其憤伏闕獻書十數萬不期而取其所惡食其肉碎其骨膾其肝而後已此豈行其私恐也哉皆爲陛下社稷計也恭惟陛下踐位以來再造王室豐功厚德天人所歸太上皇后義當遜退以稱靜正之德閫外之事不宜預聞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可不戒哉朝廷公卿百執事之列當以死爭之陛下辨忠邪而誅賞之不然則蕭墻之禍起於肘腋而戎狄之寇觀釁旋至矣陛下如不以臣爲信顯詔執事之臣召三事大夫而問之召羣黎百姓而問之召三軍而問之然後以其言上遂皇太后而審擇處焉天下幸甚聖旨劄與寧德宮內侍

梅執禮除吏部尚書蔣猷兵部尚書李彌大刑部尚書翟汝文翰林學士李回禮部侍郎孫傅給事中韓駒中書舍人李皓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安國起居郎馬涓起居舍人曹輔監察御史胡直孺工部尚書張慤戶部侍郎侯遂事畢日赴闕

十二日監察御史余應求言臣聞重爵位則多事勤慎用人則朝廷尊蓋與之不重則下輕上褻易於用人則去之必速此理之必然者近年朝廷此弊尤甚末流至於今未之能革陛下臨御甫二月爾凡用事宰相執政列侍從者十餘人初不慎取故去之必速近日除用尤爲超躐有越召未至而已屢遷者有未著功効而先與峻職者有自閑廢徑爲侍從者有取其一言解褐爲師儒者有一日差除至二十餘人者其人之賢愚能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人亦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世用者如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不過一二人而已爲間當時之百事庶士皆然耶方今名器冗濫而未清仕進僥倖而未抑誠宜大有剗革以新初政乃復輕易如此臣竊惜之願詔執事特加詳慎無備具官僚無超躐除授毋狃私愛毋用非才使論特之下當人心而無煩言則朝廷清而多事勤矣取進止

監察御史余應求等言伏覩太上皇后先還京邑訪聞欲由宣德門入內禁中道途之言固未可信竊惟太上皇帝謙虛退託以宗廟社稷禪授於陛下退居舊宮此帝堯之大德也太上皇后內助協謀之力居多必能上體太上皇帝聖德決無此義萬一有之於禮爲未安臣等據禮婦人從夫自天子至庶人一也

太上皇帝既居龍德，則太上皇后無居禁中之理，顯依前降詔奉迎居寧德，實與龍德事體相類，不至違悖，以明夫婦之義，以厚母子之恩，以正朝廷之典，不勝幸甚。取進止。

奉聖旨：宋伯友、吳德休、王球，並不前去迎接肅王，如肅王不到，其逐人遠竄海島。

十四日詔曰：勅嗣歷服，適遇艱難，賴天之靈，敵人悔禍，永惟士夫之義，擐甲冒矢石，扞禦動王，卒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賞，有罰不刑，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操威福之柄，取賞罰之權，不愛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速第立功將士，以名來上，毋以愛憎爲高下，務在必當。庶幾賞不踰時，威福思發，協國康功。今後非有軍功戰功及實有勞績人外，並無恩幸，非泛轉官賞賜，布告遠邇，使明知朕意。

復蔡除戶部侍郎。

自太宰徐處仁以下，以上即位，推恩遷秩有差。

靖康要錄卷第四

十五日聖旨：南劍州進士鄧肅、通州進士任申先、常州布衣都柄，並特補承務郎，發來赴闕，令引見上殿。道君太上皇帝詰予夙心嘉道，託神器於嗣聖，丕承天命，喜無所驗，然有恭默難即燕安，舟御東來，重煩有司，衛兵僅滿三千，庶事草率，固可知也。及邊吏弛備，胡騎犯闕，行宮邊在淮泗，而都城蓋閉，道路隔絕，深自惟念，恐貽嗣聖之憂，故留浙兵以自衛，至於止糧綱，截遞角，皆私憂過計，恐貧寇耳。緣此三事，奸人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敕州縣，而質及予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宋鎮賫書至行宮，遂得通父子之情，話昔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胸中無有芥蔕，重惟宗廟再安，雖賴大臣翊贊之助，至若使予父子之間，歡然略無纖毫疑者，與竭力爲多也。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若張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効矣。喚周旋兩宮，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喚云。

十六日詔曰：朕承道君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勿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勿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遠，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所過殺破州縣，殺掠士民，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率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

保衆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朕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儉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臣。

臣僚上言：奚勘朱勔父子倚藉權勢，妄作威福，固非一日。其平江府并二浙諸州縣，自通判以上，往往盡出勔門，氣燄薰灼，無所不至。又聞勔家收養亡命逃軍至數千人，每遇朔望，門人使臣，羅列庭下，腰金者不下三數百人。二浙之民，既罹荼毒，又懇僧侈，平昔莫敢誰何，姑以避禍而已。臣近拘錢舟船，應付行宮，其諸王帝姬倉卒有止乘草篦網船東下者，而朱勔之子汝賢、汝功，妄作名目，貼占上等座船十餘隻，搬載所藏黃金等物，盡歸平江，至以餘船尚能與友壻胡籍、親家劉燕搬家，前去體問，得朱勔父子叔姪家資無慮數千百萬。前日金賊侵侮深入，上自乘輿供奉之物，下至臣僚民庶之家，悉貢象以聽一時之急，豈容奸盜之人，輒倚倖免，欲望特降睿旨，自闕下遣差淸强官委之，取便路前去體究二浙見任官，如有不經內三省察院，直降指揮差往者，並一面先次放罷。如有雖係朝廷指揮，而平歷本由勔父子者，即行體量，倘不作過，且留在任，若有作過違法害民者，具名奏劾，重行憲典。至於招納亡命，亦許所在委官根究指實，隨即措置，其見在家資，並乞直取，以助國計。田宅兼行拘收，庶以少謝東南平日被害之民，奉聖旨：兩浙州縣應緣交通朱勔，騷擾害民官吏，並令本路淸臣程昌宇、顧彥臣體究，取索，先次放罷，差官兼權具條尚書省。其應朱勔家召募到花石綱人兵，並揀填充廂禁軍，仍用拘收朱勔家財，先次支與招軍例物，直取朱勔家資，拘收田宅，依奏令本路轉管，申取朝廷指揮。

祕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奏：恭聞太上皇帝聖德將運，中外欣慶。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或者以謂上皇左右有懷奸之臣，搆造浮言，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惑之，仰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多夷狄侵擾，因厥萬機之繁，遂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天變而答天戒，太子惶懼入請，事體稍類。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於靈武，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率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耶。雖使奸臣離間百端，而上皇仁慈，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親耶，於羣臣親耶。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皇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此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勇智，寬裕豁達，不防奸邪，浸以欺蔽，既已痛自戒懲，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自下哀痛之詔，追惟已愆，引咎與嘆，大革弊端，蠲除宿害，賀諸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蓋遵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趙野輩不能委曲爲陛下感激敷陳，欲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迎候，萬一上皇聖意少有所疑，即當懇切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一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實無少異，至於誅逐奸惡，明正典刑，乃深憤羣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睿剛決，俯詳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甚，陛下躬與親出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百官公卿，士庶耆老，皆當往迎，俾聖意悟前日之去，勿遽如彼，今日之歸，尊榮如此，自非陛下堪任託付

之重。使寇難稍平。京師又安。政事修舉。人心愜快。能如是乎。以此想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過爲儉約。上皇務循陛下。著爲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己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人臣中選端正之士。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朝贊上皇。日侍燕閒。開導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眞。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己。嗇神斂明。淸心養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歟。臣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爲天子。唯父爲尊。得遂生事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想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子間洞然無間。介之雄。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而讒邪不入。慈愛益篤。則天地百神。保佑聖躬。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上皇享萬年天下之發。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有官責。然區區忠忠。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又不避僭越之罪。妄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伏惟矜慈。特賜裁處。幸聖旨。陳公輔除見闕諫官。

臣察上言。恭惟太上皇帝臨涖天下。二十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慈之意。比緣戎虜深侵。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俾領開封牧。付以軍國之事。則是傳位之本旨也。天以上皇英明果斷。獨定大義。繼魏德。比同帝堯。在廷之臣。無能仰贊睿決者。而誠心退托之意。未孚於天下。何以昭示後世。見天王之用心哉。願下明詔。推廣盛德。宣布中外。以稱陛下尊崇孝養之意。著在史册。垂之無窮。天下幸甚。聖旨依奏。

知樞密院事李綱奉迎太上皇於南京。賜玉帶金魚古象簡。初。道君以正月三日夜乘船出通津門。獨蔡攸及內侍數人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小船乘載。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館於亳州中宅。市驢騾乘之。至符離始登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尾從。渡淮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邀車恩。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揚州。王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行宮以都城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於所在御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指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福山爲發運使。密圖之。由請詔書及開封使臣數十人以行。右丞李綱白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福山之行。恐朝廷不常如此。指斥。背道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山之所圖果成。慈勸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上感悟曰。奈何。綱對曰。不若能由之行。顯誅童貫、朱勔、盧宗原之罪。陛下降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乃不果行。童貫等亦相繼而去。道君皇帝喜李綱之來。故有是賜。

十七日。徐秉哲除殿中侍御史。呂好問左司諫。崔鶠左正言。李擢、李會、師翼並與外任。孫覿、唐重日下出門。

知樞密院李綱奏。京城四壁提舉守禦官以下計八百八十三人。隨龍人別作施行外。率聖旨並與等第推恩。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昔晉公既立。賞從者之僕。而介子推不言祿。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義罪賞奸。上下相蒙。後世賢之。失臣之事。若有義命焉。貪天之功爲己功。是無命也。義罪賞奸。上下相蒙。是無義也。有一於此。非美大焉。臣伏聞昔者若英宗登極。韓琦實專策立之功。掩蓋聖光烈之大德矣。時富弼辭轉官之疏有曰。安得如韓琦等後來之功。效深切著明。直謂之也。哲宗登極。蔡確又專策立之功。掩宣仁聖烈之大德矣。時王巖叟行誥命之詞。有曰。太母立朕。乃敢貪天之力。蓋罪之也。雖然。蓋聖之謗。至今未衆。忠臣義士。爲之痛心疾首。二臣之罪大矣。恭惟太上皇帝臨涖天下。二十有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嗣之意。道路之人。罔不聞知。比緣戎虜深入。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以陛下領開封牧。付以軍國之事。則是發志先定傳位之本旨也。道途之人。咸知聖意所起。鼓舞朝夕。翼聞大號。是時吳敏給事黃門。寓直翰林。草傳位之詔。即用爲門下侍郎。天下之人。因言敏首建大謀。由是策立功獨歸於敏。而上皇誠心退託之意。未孚於天下。夫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今之通義。而上皇聖意之先定者也。陛下敏德謙宮。十有一年。天人之望允屬。宗社之託已固。禪授之際。誰敢異議者。若敏果有此言。亦人臣之職當然耳。尚何功之足云。若獨斷於上皇之意。是乃貪天之功也。不兩月爲樞府宰相。叨竊大位。意得色驕。受此名而不辭。得不愧於忠臣義士之心乎。況敏天資儒弱。暗於事機。受任以來。依違苟免。謀猷知略。曾未有聞。比者王旅既集。軍聲大振。不能仰贊睿決。殄此窮寇。乃同衆人堅守和議。而又懷私謀身。植黨庇奸。聲名日損。天下失望。欲望聖明能敏政事。黜其策立之功。然後下明詔。推尊上皇誠心退託之本意。以明父子之恩。以正君臣之義。以爲人臣貪功竊位者之戒。取進止。

十八日。御史中丞許翰言。恭覩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剛。誅流凶奸。四方之人。莫不鼓舞。獨朱勔父子未就殲夷。士論猶鬱。勔肆奸惡。踰二十年。專以技奇淫巧。蠱惑朝廷。花石之供。毒流海宇。竭百姓之血。碎州縣帑藏。一門之內。建節正任。厮役姻親。悉補官爵。權傾中外。濁亂朝政。名爲應奉御前。其實般入私室。錢穀出入。不許編廨。計其奸贓。擢髮莫數。臣近嘗論奏。方今兵興之際。上下匱乏。宜修理財之政。當自東南始。蓋諸局支用。難以稽察。而有司帳籍。尚可編廨。欲望陛下擇有風力清强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追攝勔父子并其姪汝璧、汝賢等。及自來專一應付蓄爲監司守令。力能剝削生民。助其凶焰。除徐鑄、王汝明、蔣彝已死亡外。令前發運使盧宗原、陸算、前兩浙提刑王仲閒、胡蓬、前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平江府應安道、通判陸寀、許操、司錄周杞、前知常熟縣宋晦、前知華亭縣黃昌衡、淮南運司俞鼎、前知秀州周審言、并諸司人吏已未出職。並乞鈞赴所司。一就勾勘。根廨自來應付過錢物。計其家資。盡行籍沒。內有百姓田元係强奪佳占者。據契權還。勔父子罪惡滔天。非正典刑。戮之蓋衆。不足以舒東南士民怨憤之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犯。取旨黜責施行。

聖旨。特免根治見任人。並罷。胡蓬放罷。送吏部。王仲閒、俞鼎、周審言落職。陸寀、許操、周杞、宋晦、並送吏部。

臣僚上言。伏見三月十五日聖旨。朱汝賢、汝功、汝楫、汝翼、並與守本官致仕。吏部供到。朱汝賢係慶陽軍承宣使。汝功係是拱衛大夫靜江軍承宣使。朱汝楫係拱衛大夫華州觀察使。朱汝翼係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朱汝舟係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臣竊詳陛下即位以來。斥逐奸凶。已正典刑。而蔡京、王黼子弟族人職名爵秩。例從降貶。四海莫不欣快。而朱冲父子。竊弄威福。肆爲奸貪。無所不至。引用羣小。自監司以至州縣。徧滿東南。士民銜憤。號不扼腕。今朱冲既死。即與未經追奪。而勒止放歸田里。今又使子孫以崇階美職。退歸里閭。恐非陛下誅鋤奸凶。愛惜名器之本意。伏望悉行追奪。以爲僥倖小人之戒。奉聖旨。朱勔令衡州居住。朱汝賢、汝功、汝舟、汝楫、並與武功大夫。餘官追奪。朱汝翼落職內。朱汝明仍落遠郡。並令隨侍朱勔。所在州府差人管押前去。朱勔孫閤門宣贊舍人朱紳、朱繹、朱約、朱絢、朱緯、朱綬、閤門祗候朱綽、朱紳、並落職。隨侍前去。

十九日。拗出郊奉迎太上皇后。

二十日。張孝純、陳遘、詹度守城有功。張孝純、陳遘、並除資政殿學士。詹度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潭州高世田除直龍圖閣通判。時致除直祕閣。以尉至能保州城故也。

宰思永除監察御史。

上皇密表。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天大法都天教主。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門下。臣聲者若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薄治狀無取。致干戈並興。勿獲康靜。以宗廟社稷生靈赤子爲念。已得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銷兵革。所冀遐邇歸順。宇宙清甯。而基業有無疆之福。中外享升平之樂。如是兵賊戢偃。海宇安康之後。臣即甘心守道。樂處閑寂。願天昭鑒。臣不敢妄言。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懇祈。或未至當。更乞重降英旨。止及渝躬。庶安社稷之基。永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甯。伏望真慈。特賜俯鑒。臣謹因神霄宣日功皮王操密表一通。上詣神霄玉府玉清引進仙曹。伏俟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以聞。

二十一日。拗詣甯德宮。朝見太上皇后。

敕扈從上皇行宮官吏等。乃者上皇南幸淮浙。朕方惕然圖守宗廟。悲念行宮。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夙夜思慕。恨不能從。實賴忠良代朕宣力。悉心扈衛。迄保安甯。今變興將還。天下共慶。有功者賞。乘無間言。應扈從行宮官吏。已詔有司。候還京日。優加賞典。除有罪之人。追於公議。已行遣外。餘令臺諫並不得以今日降詔前事彈劾。其有顯在外居住者聽。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又詔遣陳求道賫銀絹支賜扈從將校軍兵。仍賜詔諭。

孫覿差知和州。朱勝非與郡。　盧襄除兵部侍郎。

二十三日聖旨。布衣上書。或有可行者。作速施行。使民庶知朕能用直言之意。　監察御史余應求言。近年臣僚陳請乞不隸監察者。如東西兩閤門客省四方館不隸監察之類。並乞依舊施行。奉聖旨依奏。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伏見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曾紆。福建轉運副使趙野、唐縉。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

香鹽黃昌衡。提舉京畿常平陸寀。皆緣交結權倖。以躐取名位。邪佞凶惡。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寄。紆、縉連任福建漕臣。朝廷近差陳磻等爲代。遂通賄賂於梁師成。以造茶爲名。不肯離任。佑乃泉州大商。今市舶廨舍在泉州。背公營私。何往不可。贓污不法。民受其弊。昌衡、寀、皆朱勔上客。昌衡頃知秀州。華亭抑勒人戶。依等第科買白鵝。每隻至有百餘千者。自秀至蘇。花石珍禽。絡繹不絕。遂就除本州通判。登肆掊取。寀知平江。長洲。專一勾當朱勔家事。抑勒上戶。爲朱勔佃田。枷項承認。至破家蕩產。猶監錮不已。良民子女。必爲勾致。田園富腴者。竭力搜奪。以搜尋奇玩。而發人冢墓者有之。以訪求古物。而掘人坟墓者有之。紆故相布之子。因諂事內臣王珣。進職賜帶。頃任興州、鎮江通判。皆以本州倡女自隨。替挑挈之而去。帷薄荒穢。父子聚麀。尤爲淸議之所不容。伏望盡行竄斥。以正刑書。奉聖旨。曾紆、趙野、唐縉、張佑、黃昌衡、陸寀、並放能送吏部。內有職人仍落職。

二十五日。臣僚上言。右文殿修撰京東轉運副使王子獻。憸佞無恥。諂事李彥。以公田剝削於民。貪縱進職。京東之民。欲食其肉。又諂事趙良嗣。移潛燕山。貢權恃勢。略不事事。爲言者論奏降黜。以趙姻李彥。不旋踵還秩。復使東京。提舉京西路常平李端愿。巧佞便佞。奴事李彥。貨賂交通。無復廉節。屢爲辟薦。以常平與之。乃强能見任人李處退。在京西一路騷動。民不聊生。伏望並賜罷黜。奉聖旨。王子獻、李端愿、並放能送吏部。王子獻仍落職。

監察御史胡舜臣奏。西淸次對之官。天子侍從之臣也。非文學足以備顧問。德望足以儀朝廷者。豈容冒居。自崇甯以來。宰相之子。例爲此官。既除脩撰。即遷待制。有如階官指轉行。名器之輕也如此。祖宗之時。宰相子官至正郎者猶少。趙普、王旦爲相十二年。子猶白身。此蓋不欲使貴胄與寒畯爭進。所以服人心也。至蔡攸始爲待制。士論駭之。其後乳臭童稚。目未知書。綺襦竹馬。方務嬉戲。而官已列禁從。蔡京、王黼之子。今已落職。而鄭居中之子修年、億年、劉正夫之子早民、阜民、余深之子章。白時中之子孟暉。或爲待制。或爲直學士。官品崇赫。而人才超下。何以稱之。有害國體。取笑夷夏。伏望悉褫其職。以協輿論。奉聖旨並落職。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邦彥主和議。李梲、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於民間。而指僧乘方爲國斂怨。莫如王孝迪。今猶以祕殿峻職。出守巨藩。臣所未喻。按孝迪天資庸陋。無一可用。爲禮部尚書。則禮部之事廢。爲吏部尚書。則吏部之事廢。爲翰林學士。則文詞疎繆。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豈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彥姻家。驟引爲中書侍郎。當國家多難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及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即位之初。遭此變亂。皆願效死。以濟緩急。又豈愛其寶貨哉。但溫語勸諭。無不可者。孝迪取大書巨榜揭於通衢。以虜人教掠劫僧爲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訐里閭之間。無不怨憤。所從官諂權貴之家。差康未授。降官以至庶人皆笑其昏妄。無所可用。一至於此。使臨方面。民亦受害。伏望特賜罷斥。奉聖旨。王孝迪放能。

門下侍郎趙野奏。蒙陛下差委奉迎上皇。事與志違。進退失據。若即乞身引退。恐涉避事之嫌。若不具布

情實。議者必以臣爲貪位固寵。恬不知恥。徇因使事。以苟榮祿。伏望陛下俯察忠忠。保其素守。特降睿旨。許臣候奉迎上皇回日。守本官致仕。或在外宮祠。奉聖旨。所請不允。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去年十二月太上皇帝下詔有曰。紳豐徒。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臣於此有以仰見太上皇帝聰明仁聖。憫黨人之流落。整法度之拘畏。欲兼收並用。革而通之。以示天下之至公也。今陛下克紹太上皇之美意。已贈司馬光等官及遵奉祖宗法度矣。臣愚謂如黨人之未沒與其子孫可錄用者。顯令有司條具以聞。夫太祖太宗與聞靖、元祐、紹聖之所行者。皆祖宗法也。損益因革。不可偏廢。願詔朝廷詳司講貫。取其得於中者而行之。以釋太上皇之明詔。不勝幸甚。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契勘前日金賊犯順。朝廷下諸路調集天兵。起發財物。而監司守令。舉行不一。適以擾民。姑以所聞江西一路言之。調發科配。縣各爲政。或概勒編戶。應募爲勇敢。或遂用稅錢。數出僱夫役。此州縣所行也。或朝廷拋糶數外。別作名目。復糶數十萬斛。而未嘗有本錢。或詔令已能。非從拋盜。而遣官催促起來如故。此漕司所行也。或起諸處歲額合用錢。而聚斂於所在屬縣。解守。此倉司所行也。或令州縣盡數起發槍杖手。資給發遣。或令諸縣且教閱槍杖手。別聽指揮。此憲司帥司移檄之異也。凡此數端。乃其大者。民間洶洶。一日數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戒敕。如諸路有似此去處。亦乞依此施行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知樞密院李綱劄子。臣昨任太常少卿。因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惟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境土。爲人子孫。固當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賴塘泊以爲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梲、鄭望之等。實任其事。而金人所須。以親王宰相爲質。遂歸朝人。割三鎮地。索金銀物帛之數。後與李邦彥等。以爲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犒師之數。當盡力以畀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臣不合。因再拜乞能蒙陛下厚恩。撫慰再四。俾專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有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衄。臣亦能斥而三鎮之詔遂行。方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爲朝廷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爲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退師後數日。遣兵防扼。不復尾擊。蓋以親王在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反。今以爽約。又沿路屠僇。橫死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爲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民心搖動。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師命將。當以何人。夫四者。不可不預爲之隄防。臣昨已具劄子奏聞。乞令元建議臣僚措畫。未聚施行。當今所急。無大於此。願下臣此章。令在廷之臣集議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幸甚。

太宰徐處仁劄子。臣聞早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昔漢文帝從代來即位。幾數月之間。有司固請預建太子。唐太宗內禪。未踰兩月。亦立太子。何者。當危疑之際。所以正國本。繫人心也。恭惟皇帝陛下。敏德宸聞。年垂一紀。仁孝聖哲。日聞四方。天下莫不歸心。故一旦金人入寇。天步艱難。太上皇帝舉神器以屬陛下。而人無異議。天下帖然。數旬之中。胡馬皆遁。社稷再安者。蓋以陛下積德之遠。人心素歸故也。然而滑夏之後。國威實行。尚聞頗有不自安之人。浮動浮言。驚駭於衆。臣愚謂非早定元子之位。無以鎮之。法古者豫建國本。以宰天下。臣不勝大願。如蒙察允。即降乞三省密院速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典禮施行。臣昧死取進止。　奉御札批付三省。

二十七日迪功郎范宗尹奏。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趙高謂鹿爲馬。而二世惑焉。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蓋此之由。今陛下繼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爲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爲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爲。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下究矣。取進止。奉聖旨出榜朝堂。宰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然後車駕進見。李綱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卻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之疑。有所不免。綱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盜者。則爲患不細。南仲不已。綱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致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與暗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常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南仲怫然而起。旋退。再召對於睿思殿。南仲起奏曰。臣適迎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報治。綱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馬出疆。道有變與。還闕。然後求歸里閭。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願以公輔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曰。卿不須如此。於是綱出居啓聖院。不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赴密院治事。

二十八日。少宰吳敏劄子。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朝。忠義憤發。首陳去奸之義。繼上用賢之請。陛下盛己。即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被獎。今適其時。伏望錄東忠誠。加以官使。以諷在列。奉聖旨。補迪功郎。賜同進士出身。與太學生錄差遣。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觀陛下踐阼之初。以朱勔放歸田里。天下莫不稱頌。新政先於去惡。然士論籍籍。

猶謂典刑未正。臣竊爲陛下言之。論者曰。勔施毒螫於東南。爲民蟊賊。爲國斂怨。而臣復以謂有大惡。不可不誅。御前財物。非天子私藏。蓋欲備儲蓄緩急耳。勔輒請爲花石什物之費。今日百萬。明日數十萬。前後靡耗。不計其數。東南常平司錢則取之。向來蘇山免夫錢。宜不可取矣。勔亦取之。遂使國家財物。內外一空。今日兵興之際。幾不可支吾。自發運使都漕史以至州縣長吏尉。皆勔以貨賂除授。特謂東南爲小朝廷。於是令行私廷。權移匹庶。曆賞予奪。在牙頰間。夫人主之所以崇高者。富貴也。富以其財。貴以其權。豈臣下所得而有。勔閭閻賤人。而專國家之財利。行朝廷之權勢。而又奪民田宅。以爲己有。器宇服用。上擬乘輿。田畝彌跨。跨連州縣。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非國之利。百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憤懣而切齒也。勔之大惡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猶偃然里第。曾無少損。何以懲不軌而昭典憲。伏望睿斷。賜以誅殛。籍沒其貲産。凡勔所引用。悉行廢黜。以慰天下之公願。又奏。臣嘗論朱勔放歸田里。謂不當罪。未蒙施行。臣更爲陛下具疏其惡。勔、市井之人也。始以高貲交結□□□奉花石及造御前什物。前後十年。欺耗御府及東南財用。不可以數計。凡進奉之物。皆強取於士庶之物。未嘗酬直。造什物。則州縣之財。爲之一空。所獻什物。纔直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以徼恩寵。故勔建旄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下逮廝役。猶爲橫行。媵妾亦有封號。汙辱名器。中外不平。勔與其子汝功、汝賢。各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自侍從。以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人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廢置予奪。易若反掌。遂使忠義之流。恥見權紱。以勔所引用布列內外也。勔之田產。跨連郡縣。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守令爲用。莫敢誰何。人人銜冤。痛入骨髓。是爲封豕長蛇。遇食於民者也。頃嘗引趙霖建三十六浦閘及浙西圍田。騷二浙安業之民。興必不可

成之役。徒苗丁夫。發及下戶。方時天寒。役民於風雨波濤之中。死者相藉。霖欲牟利獻勔。督役益嚴。吳越不勝其苦。盧宗原知徽州。盡斂公錢遺勔。勔躁引爲發運使。未幾得待制。宗原掊克六路。被害。妄興水利。倖求功賞。實倚勔聲勢。無所忌憚也。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皆以常平轉運使錢與之。舳艫相銜。以往者賴勔以竊顯官。小人多才。窮奢極侈。其居游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非所以致嚴肅尊君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名。遍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舟兵級甚多。月費官糧。充其私用。臣近嘗論勔專國家之利。行朝廷之權。而勢侔人主者。此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是。如此而不誅。則朝廷之法廢矣。曆法以懲奸惡。非聖朝所宜有。伏望特震睿斷。加誅殛。仍宜流其子孫。籍沒其貲產。凡所引用。悉行廢黜。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奉聖旨。朱勔安置廣南。籍沒財產。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舜既受命。誅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輕重當於人心也。陛下臨莅以來。元惡巨奸。相繼誅逐。而天下之情。終未厭塞者。以其用刑輕重。未當於人心耳。臣請陳之。近年用事之臣。欺君妄上。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國。奢侈過制。賄賂不法者。蔡京始之。王黼終之。則京之罪大於黼審矣。隳壞軍政。搆造邊隙。棄盟啓戎。括寇胎禍。私取官物。擅蓄禁兵者。童貫始之。譚稹繼之。則貫之罪大於稹審矣。佳花美石。珍禽異獸。挽車行舟。水陸不絕。斵剝百姓。荼毒天下者。朱勔始之。李彥繼之。則勔之罪大於彥審矣。外總樞府。內預朝政。用名士以

濟其奸。盜文名以售其僞。專爲諂媚。以導主意。啟作淫靡。以蕩上心者。蔡攸、梁師成實爲之。則攸、師成之罪同矣。比者之禍。職之八人。今黼、稹、彥、師成、咸殄滅。而京、貫、攸、勔。尚從輕典。罪罰之不同如此。此軍民之所以憤怨。士論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譏。大臣有庇奸之誚也。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於南荒。貫、勔於東市。以慰宗社之靈。以決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制。皇弟太傅鄆王楷爲鳳翔彰德軍節度鳳翔牧兼相州牧。太保肅王樞爲太傅。淮南山南東道節度使。

制曰。紱於親以與仁。莫先立愛。友於弟而施政。不令自孚。眷嗣守丕基。仰奉慈訓。肆襃崇於同氣。乃顯舉於彝章。咨爾在廷。聽予作命。皇弟太傅靜江寧國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康王□□。履常而達變。迪哲而允文。傑才鍾河嶽之奇。英氣稟乾坤之粹。佩服儒術。居閑義理之多。周旋廟禁。弟爲威武而扇克成休烈。襲寵光河間。大雅不紊。茲推華之特。異東平全忠成孝。宜眷禮之有加。尉恭極之云初。肆宣恩而自近。其更施於兩鎮。仍衍食於名田。嗚呼。小雅編棠棣之詩。尤見急難之助。開元著脊令之頌。是彰友愛之符。往膺眷懷。益綏爵服。可特授集慶建雄軍節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依前太傅康王。 制皇弟太保武勝興甯軍節度祁王模爲太傅、清海慶源軍節度。 太保濟王栩爲太傅、護國甯海軍節度。 太保沂王㮙爲太傅、河陽武甯軍節度。 皇弟南康郡王栻爲檢校太傅、威武軍節度。 鄆國公楃爲檢校少傅、橫海軍節度。 皇弟太保景王杞爲太傅、荊南鎮東軍節度使。 皇子大甯郡王諶爲檢校少傅、甯國節度使。 皇弟太保莘王植爲太傅、保平崇信軍節度使。 皇弟韓國公棫爲檢校少傅、安德軍節度。 皇弟徐王棣爲太傅、山南西道武昌節度。 皇弟平陽郡王榛爲檢校太傅、甯江軍節度。 已上並以上即位推恩也。

錢蓋除龍圖閣學士。充陝西路制置使。解潛充陝西五路制置司都統制。錢蓋專一措置京兆府等路保甲。前軍器少監郭忠孝差京兆路提刑。彙同共措置保甲。

二十九日。金人自過大河。已見渝盟。所有發運歸朝官并歸朝人。並令依舊。更不發遣。

三十日。臣僚上言。伏見新除發運使宋㬇。憸佞庸狡。專事反覆。早締交於王黼。復聯姻於蔡攸。叨竊羅榮。積有過惡。朝廷近者再除㬇發運使。臣等聞陛下圖路往懲。實以後効。未敢論列。今聞㬇乃包藏禍心。覆由爲惡。搆造不根之語。脅持上下。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之愛。物論恟恟。莫不疑駭。伏望斷自淵衷。早賜竄逐。又奏。伏見宋㬇以豫謀之姦。專爲反覆。昨自發遣能歸。既欲自爲身謀。又欲黨庇蔡攸。繼稱蔡攸有屬從之功。又言上皇忿怒之意於陛下。又自稱所以解釋上皇之語於縉紳士大夫間。聞其言者。莫不駭愕。臣料㬇既於陛下之前。妄言上皇忿怒之意。以恐動聖聰。安知其不於上皇之前。又搆造疑似之語。以濟其私乎。仰惟上皇誠心退託大寶於殿下。授受得人。良所忻然。陛下自行宮東去。朝夕覲省。見於顏色。父子之間。誠意相感如此。上皇何爲而致怒。陛下何心而有疑哉。㬇乃懷奸爲惡。反覆離間。如此不詭於理。無以懲戒。又貼黃稱。竊見往者初疑金賊入寇。㬇首除發運使。其實護送蔡京、蔡攸家屬盡往東南。故京、攸一門與㬇之家中外千餘人。無一在京師者。至於京、攸門下之士。棄官而逃者甚衆。其後公卿士夫各

道家出京城十家九空實自築首爲此計以誤之也迹其罪狀誠不可貸欲望併賜施行幸聖旨宋與蕃職與在外宮嗣

監察御史余應求表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爲患者故齊寺人紹率師於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戮唐用宦軍每無成功此可爲後世深戒者也國家近年邊事專委宦官謀禍終成大亂義危社稷今兵革未弭理將命帥固當委任責以成功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擅一令日報將兵殺獲首級提點賞犒催促糧運及差發探報勘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實監軍夫軍政不專於主帥而制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資以隨軍步馬各兩隊防護若近臣勾當抽摘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迹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陣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虛費日累勞將爲監軍所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前賢之初用事也爲嗣河蘭會路承受而已既而指責邊事又爲安撫制置使又爲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權冠宛稱之初用事也亦嗣河蘭會路承受而已既而爲勾當公事又爲淮浙制置末乃爲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爲承受許預軍政師遠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漸以隳權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爲貫稱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專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慎守典憲無敢侵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爲亂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寬貸以爲中人預軍事之戒以示專任將相之意不勝幸甚奉聖旨王嗣昌奏請盡一指揮更不施行

臣僚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紀綱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致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僚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牧不自引避欲以扈衛行宮爲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者牧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竄責施行聖旨京牧累有言章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牧本合重責爲勸上皇北幸已降授太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

制曰呂刑三年論罪莫先於無赦舜功二十知人實本於殛凶若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於元惡敢廢刑章資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疎虞不舉之資挾輕果敢爲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剝掠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略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浮費假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元愁痛而無樂生志士隱憂而至新死當上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明衆惡而斥疎卒以自營而收召至交通宮禁竊用邦財其同妾婦之爲莫識穿窬之恥遠眇冲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狥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堪言遭敗已無及於嗟歸悉畢愆尤殆不勝於擢髮彈章疊至雖朕敢私謂捨彼遠狐安用孤雅之間而養狂稔勞其如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

職爽遠侯姑從於寬典宜予恩宥無忌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聖旨內侍官觀察使衛內除去管內二字

靖康要錄卷第五

四月一日詔皇太子大甫郡王諶嫡長而賢年甫就傅可依大臣所請擇日降制立爲皇太子

二日臣僚上言近日朝廷元惡大憝悉行竄殛而殘孽未殄士論不厭李彥括田京東西賊民之大者監司守令助彥爲虐者猶未放逐監司如王子獻郡守如韓宗胄縣令如劉愿王滸此數人罪惡尤著王子獻在京東與彥爲姻好依勢哀剝百姓嗟怨欲食其肉宗胄守唐日斂數百千以供西域剝膚椎髓民不堪命比因軍興調發恣橫滋甚至有自經蹈河赴井而死者不可勝計道路流聞情所不忍劉愿王滸挾西域之風殘虐百姓與宗胄相埒伏望亟正典刑使爲惡者知戒近見除向子韶爲京東漕其人操守堅正有狗國愛民之心凡李彥黨與在京東爲民害者宜悉使之究治勦其根穴京西亦乞遴選漕臣如京東施行庶幾兩路編氓積年冤憤一旦消釋奉聖旨王子獻已施行外韓宗胄等罷京西路委井度除度

皇弟相國公樞爲檢校少傅保甯軍節度　建安郡王楷爲檢校少傅安遠軍節度　溫國公棟爲檢校少傅靖難軍節度　嘉國公椅爲檢校少傅彰信軍節度　儀國公桐爲檢校少傅雄武軍節度　濟國公樾爲檢校少傅平海軍節度　昌國公柄爲檢校少傅平海軍節度　潤國公樅爲檢校少傅慶軍節度　溫國公樟爲檢校少傅、與德軍節度　皇伯曾康郡王孝壽以下並加恩有差以上即位故也

三日車駕幸宣春苑奉迎太上皇帝

少宰吳敏奏臣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風不見於世久矣臣有私懇上恃聖睿敢冒陳之乃者侍御史孫覿言太學諸生又將伏闕爲變而太學生吳若爲之唱上誤聖聽吳若能逐今孫覿既責吳若未遠臣近稍聞外議謂若常言臣之過而臣勸陛下逐之故至不復臣初不以爲信昨太學生上書亦有道此者則若之有是言審矣臣愚竊謂如臣方蒙拔擢任使而若乃能上書言臣之過此人之所難且以臣之故而逐若此臣之所不安也伏望聖旨召還吳若以懲衆論以明臣區區願聞其過之心以廣陛下求賢之意不勝幸甚奉聖旨依奏是日太上皇帝入國門

五日聖旨依熙豐法監司守貳替並成資闕

六日御詣龍德宮朝見太上皇帝

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遘、中山路安撫使詹度、並奏殺獲虜寇其金人已過保州出塞前去保護信祖、順祖陵寢並無疎虞

詔曰朕承祖宗之休烈嗣守歷服夙夜興寐弭躬節事日再御朝深訪元元之疾苦務使安之而聞四方郡縣吏奸故習叨憤弗革朕甚悼焉頃緣捍寇俾招戰士閩浙湖閩至居民等第雇募財匱力屈軍食調發固已騷動而京西漕臣驅民陸運牛車擔負老壯道斃今若此類則云少間然而貪吏盜擾苛吏掊克種種如故租稅抑科至增數倍供億和市或勿與直吏治之悖繆如此而欲望王澤究宣邦本安阜其道甚艱朕方詔輔臣擇清名吏出案此屬使重置於法故先播告監司守令庶幾承風遵畏簡書自求新益以稱朕意毋忽

七日制尚書左丞耿南仲除門下侍郎

知樞密院事李綱四上劄子以昨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橫遭誣衊有玷國體欲乞能免奉御批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委付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又詔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日陳危懇甚駭予聞乃者廟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詞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遣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汴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賴以爲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制曰朕以菲德獲承丕基圖政罔協于中施澤未究於下攬有司之抗議援故實以力陳謂愼主器所以嚴七廟之承謂早建儲所以系四海之望欲邁國家千歲之盛治宜稽漢帝初元之舊文朕亟焉以慙懼然而改惟縉紳之言甚大念祖宗之計莫先勉狗衆懷遂正國本誕揚顯册敷告外朝皇子檢校少傅留國軍節度使太常郡王諶生有奇姿性得異稟弱齡好弄屹爾成人之儀長則嗜書粹然盛德之器比肇封於西土猶虛位於東宮是用憲祖之彝章信龜筮而協吉實天心之是佑非朕志之敢私嗚呼朕方遵慕成康之隆近圖文景之懿庶阜民俗克靖我家惟爾益懋於今猷惟爾益勤於典學忠以勵庶邦之享孝以興天下之仁時其榮懷爾益舉處可立爲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八日臣僚上言知陝州王復聞其貪虐臨民無狀蓋王黼、童貫、梁師成之僕隸也交結近習賂遺權貴進非其道處非其據今雖落職猶以通議大夫玷守名藩不知汰斥未聽輿論奉聖旨王復放能

臣僚上言國朝因唐舊制刊定三品五品之服每郊祀慶成疏恩四海有司以告然必限以歷仕之年拘以通籍之列除其罪故去官之日如是乃得五品服焉又如是而官至大夫乃得三品服焉一坐汙墨終身不預也其法可謂嚴矣唯中外更踐實衆望著則燕朝對敘間有特賜之寵以昭異數然率三數歲不一有也近歲服章之濫未見前比兒童稚齒垂金拖紫袂相屬扇相摩也外則部刺史州縣之吏托以辦職亦獲此賜貧緣干請鳴紓揮笑而特賜者十常三四矣又復聽以婦人冠帔改換於是執政大臣王侯妃戚之家子孫弟侄內外姻黨人人得之朱紫紛亂不勝其濫矣習以爲常恬不知怪方陛下修明綱紀裁抑僥倖服章之弊安可不革昔唐宣宗重惜報章有司常具緋紫數數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伏望明降詔旨自今不許因事特賜與援例改換其自前非緣陛對元係臣僚賞賜與冠帔改換者在京委禮部在外委郡守移牒告諭俾之自陳悉從釐正若官品相當及曾任從官以上者自合如令其喪賜金帶者亦乞在此施行奉聖旨依奏

御史臺言根究到保和殿大學士蔡行自戎寇迫近畿甸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奉旨責受昭化軍節度副使襄陽府安置又根究到工部侍郎馮澂舒非因差出擅離職守奉聖旨馮澂舒落職

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運呂頤浩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詔東部隨龍人令取索推恩數內門下侍郎耿南仲遷正奉大夫資政殿學士王易簡遷中大夫應隨龍官吏并諸色祗應人等有官資人各與轉四官無名目人並補承節郎　譚世勣、李綱、靖、並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依舊管勾龍德宮

詔龍德宮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九日少宰吳敏奏皇天眷佑有宋以開中興之業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日之謂也方今民未懷德敵未畏威謂宜大更革以承天休而玩歲愒日何以有成臣不勝大懼伏望明詔宰執臺司辟屬遵上皇詔旨取祖宗舊法悉加討論復其宜於今者以幸天下咸王酌先祖之道宜王復古庶幾在此奉聖旨依奏置司討論既而詔少宰吳敏太宰徐處仁各薦舊官十員仍差宰臣充詳議提舉官徐處仁踏逐到呂本中、范宗尹爲吏房趙榥、李車爲戶房劉甯止、張先幹爲兵房安元、方若爲禮房莫儔爲刑房劉蒼遠爲工房吳敏踏逐到梅執禮、晁說之爲吏房張慤、向子諲爲戶房折彥質爲兵房孫傅爲禮房胡安國、李朴爲刑房李彌大、江端友爲工房於尚書省令廳置司以侍從官爲參議餘官爲檢討分六房使各討論限半年結局奉聖旨依奏提舉官差李綱、吳敏、徐處仁

太學生陳東補迪功郎除太學錄既而東辭不受命

少宰吳敏劄子奏道君皇帝方舉堯舜之盛德以授聖神而陛下方建宣光之大功以安宗廟亞者行宮還宮法駕郊迎慈孝藹然熙闢悲喜天地爲之開霽神人莫不感勵中外大慶古今所無此誠宗社之休

臣民之福也。臣聞嚴君平爲人父言依於忠，爲人子言依於孝。臣竊謂今日羣臣之任，正在於此。願下臣章，曉諭羣臣，使凡進見於上皇之側者，皆能發明聖孝晨夕思慕之心，以助慈愛。凡進見於陛下之側者，皆能博道上皇聖慈起居悅豫之意，以安孝心。雖二聖交懽，天性至情，無待於此，然先事而言，臣之職也。

臣不勝大願。奉聖旨依奏。

少宰吳敏劄子。六經垂訓，蓋天地所以奠世法也。猶之江河淮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自三代以後，凡生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獨恨更秦之禍，禮缺樂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其意以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可考。殊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世羣言次第湮沒，而此經獨存，當是之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說於天下。且人之立言，辭不達意，而必待補足其說，則其文亦繆矣。而聖人之經，豈乃如此。是蓋勿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著王法，譬如複載之間，象緯昭於上，而形質列於下，是皆一氣所成，然則文王之作易，孔子之作春秋，是皆周禮之所在也。臣愚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今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同講聖人之遺經，以輔世教。臣不勝大願。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河陽鄭州當兵馬往來之衝，京西路漕臣陸宰，未嘗過而問也。但自爲逃竄計，不復以國家爲意。奉聖旨，陸宰落職，送吏部。

少宰吳敏劄子。臣伏聞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士大夫多稱道之。臣頃見吳幵詳言其迎養所生之母孝，又嘗聞搢紳誦其詩，而端友躬耕蔬食，守節自重，頃聞講議司欲招之，端友訖不肯就。自陛下即位，求直言，端友嘗圍城時上書論事甚悉，而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近者陛下招延草茅鄉隱、任申先、尹淳、鄧肅之流，偶未及端友，臣愚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奉聖旨，賜同進士出身，與補承務郎。十日，王永從、吳浒、楊邦乂，皆係驍擾東南之人，臣僚累有章疏，永從降授秉義郎，致仕；吳浒、楊邦乂，並除名勒停，送諸州編管。日下押出門。

十三日，乾龍節，百官上壽，賜宴於紫宸殿。太上皇帝賜功德疏一軸，香山子一座，真龍卵瓶、真鳳嘴杯各一。

种師道、种師中等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驅逐金人出界。其中山、河間府兩鎮，并沿邊州軍，並已平安。獲到賊俘并歸業人口，不計數目，奏聞事。

十五日，太宰徐處仁劄子。唐馬周上疏太宗，言陛下誠欲厲精求政，不煩遠求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臣愚以馬周之言，可謂切於治道。乃者金賊乘虛深入，蹂踐陵侮，無所不至。國朝以來，未有此辱。陛下初即大位，日御便座，延見羣臣，視閱四方奏報與士民所上章，往往夜分不寐，而又恭儉約素，無所嗜好。專以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機，拳拳於心，勤勞可謂至矣。故不二月而金賊出境，社稷再安。此豈股肱朋贊之助，爪牙宣力之効哉。蓋聖德勤儉，得天心之助也。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弗休。凡修身治國之要，必稽之於祖宗，考之於今日。如燕御之多，舞宴游

之旣數，土木之營造，道佛之齋醮，近習之權寵，戚里之祿秩，賜予之厚薄，費用之豐約，凡欲有所爲，必仰而念曰：祖宗之法何如，靖康之初何如。三復審顧，然後行之。則國勢安強，民情悅豫，紀綱立而夷狄畏，足以刷金人深入之恥矣。伏望陛下留神於斯八者，朝夕思之，如盤盂几杖之銘，不忘於起居飲食之間，業業兢兢，常如今日，則陛下可以比隆堯舜之盛治，而臣愚亦庶幾馬周之忠。若臣俱棄，不其偉與。奉御札，覽卿所奏，甚善。朕志素定，無有少易。

太宰徐處仁劄子。學之爲王者事，誠先務也。陛下儲德春宮，十有二年，寢門問安，而退以經史自娛。臣聞廢不有初，終之實難。願陛下數御延英，延見講讀之臣，仍依故事，時召宰執，並赴講筵，所究經義，詢求治道，探之以驗物，稽之以決事，興起治功，並隆於唐虞三代之時。實天下幸甚。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否泰以類相及，而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爲往來。方今天下奸惡私職，蕪穢郡縣，戕賊黎元，凡才無烟羊之能，濫寵有綰綬之歎，吏部充塞，無闕以擬注，版曹空匱，不給于祿廩。若不一大鑪冶，恐終不可有爲。今以軍興多故，郡縣餉運，饋筥良民，無直而竊，上下皆弊。公私其勢，而奸宄而用之人，坐廣食廩之蓄。此所謂繁其華，去其實，而披其根枝，傷其心者也。願詔吏部稽攷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諸道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陂田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鑄造文字庫筦之賞，淫朋比德，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猷顯可採，効用宣力，應奉有勢，特赴殿試之流，此皆殃民蠹國，敗俗妨賢，奸兇取位，賕賄買官，所明恩數，不限高卑，一切追奪，還其本秩。若非士族而橫竊名器，如節度橫行之貴任，祿殿延閣之華資，或以童稚奴僕而濫膺，或以商賈胥徒而貨取，人人論列，簡牘徒繁，願令吏部略具閥閱，關諸臺諫分司看詳。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等事如鮮于可等，非理黜逐，宜自元斷日月，復其資秩恩數，量才旌擢，以勸忠良。然後位著可清，賢能可進，民生可安，國用可節。昔唐去斜封，撥救之宜，一日停數千員，不以爲疑，則今亦何難之有。夫蒸土爲墻，則匠石不施塗鏝；鄭衛調瑟，則后夔難致雅韶。願陛下順天休命而一新之。奉聖旨依奏。

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倫落職，提舉華州雲臺觀，以任大理卿日與朱汝賢爲偽保平江府事者取決朱勔之家也。

聖旨，王黼家屬特令任便居住，其咸平縣墳地約三頃，蘇州田產歲課約二千石，並特與給還。

戶部尚書孟昌齡領開封尹。　詔賜孟山改名昌。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聞河北金寇已遁，今日備禦之計，尤不可不講。蓋金寇往來中國，如蹂無人之境，其鋒未嘗少挫，而又載金帛以往，毀擊而屑摩，殺略產蓄，與夫編民子女，蹂屬不絕。一舉而獲利如此，輕我之心必甚。復來之期，今秋決矣。古人所謂來而不能因，去後未易服者此也。然則邊患之事，今爲急務。正使愛日之圖，孜孜汲汲，以至折膠之時，猶恐勿及，若曰寇退未必復來，偷頃刻之安，務省簡之集，臣恐嗣至，甚於前日。傳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貴及時也。時情易失而難得，從時者若救火追亡，厥而趨之，若

夫邊城以北深溝高壘據其要害集其走險使騎不得越明斥候謹守備還將以任之練兵以使之積粟以實之誠爲今日先務經營措置今其時也舍今日而不爲恐無及矣蓋自童貫開燕以燕爲邊面如雄州中山河間瀛莫備禦一切廢弛凡百邊事久習謳謠兵以少爲安粟以無爲有將以不才爲才臣願陛下詔三省樞密院使各加意務爲實事更惜寸陰而爲之先條邊防之事其大者有幾雞鳴而起曰今日爲某日用某人明日亦然而日復一日所爲不輟庶幾能爲先患之防向蔡靖到燕山日以危急告朝廷而白時中李邦彥恬爲無慮失其機會遂使胡騎長驅莫之能禦臣所以乞朝廷孜孜汲汲措置邊事恐蹈覆車之轍復貽陛下宵旰之憂也伏望睿斷樞貴大臣使之熟日措置邊備天下幸甚奉聖旨三省措置

十六日臣僚上言臣聞唐德宗巡狩奉天自發洋州百姓進獻瓜果欲與散官陸贄不可曰得蘇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勛功才德所宜處之夫散官虛名也贄猶力爭至數千百言而不已誠以所係者重也臣伏聞上皇東以下缺七字此乃臣子之常分何足爲功兼供饋之物自一毫以上皆出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力之人非出於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辦則剝民愈深臣竊聞其間巧於謀身者多是交結近習縱其請求須索無藝往往緣此得其懽心擡揚贊美遂之上皇遂至增秩賜金行宮如市有再任有三進官者有賜黃金至百兩者有召赴都堂審察者濫賞橫賜非散官之美也陛下修明百度抑絕奔競如此而士大夫冒犯廉隅僥倖苟得如彼況上皇巡與還闕將士冒行陣突鋒鏑以衛護社稷者或橫屍原野暴露邊鄙未聞少加恩典而首及州縣猾邪之徒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所有邊官進職指揮伏望寢從以安人情契勸上皇經由道路宣力人甯陵知縣趙子游、喻先祖、葉景逸、各轉三官等聖旨轉三官人轉兩官餘轉兩官人轉一官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橫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數萬直犯京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黼竊弄威柄於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壞法度於外爭權競利其初雖相爲矛盾至於包藏禍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然竄殛之刑獨加於王黼而蔡京童貫止於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雖天心隆恕務欲保全奈天下憤嫉何奈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貫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誠不足以厭天下之意奉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貫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

臣僚上言伏見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典刑未正臣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僭越義在不赦謹按朱勔於私家建神霄殿乃安奉上皇御容於其中恃此脅持上下凡節朔郡縣吏與監司經由皆朝拜於其家人臣之家有朝拜之稱此何理也借應奉挽舟之名私慕人兵數千實以自衛不隸州縣結爲死黨大逆不道迹狀明甚竊弄威柄江淮以東均被其毒魚奪民產無有紀極如平江司理院意欲得之州郡即時遷徙無敢不從者凶焰如此若不早爲之所竊恐別致生事伏望肆諸市朝與衆棄之散邊其子孫投之四裔以絕奸倖天下幸甚奉聖旨朱勔移韶州編管

制以檢校少保平涼軍節度范訥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依前中太乙宮使訥以疾辭節故有是命

制加鎮洮軍節度种師道爲太尉依前河北宣撫使

聖旨朱勔子侄分散諸州居住朱冲、朱勃、官爵並行追奪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臣僚論宇文虛中舉狀宜正典刑陛下倚狗公義特能樞筦然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士論籍籍豈所當得誣接虛中天資奸佞善飾機變始由梁師成以進其後童貫平燕遂爲參謀凡貫欺妄若父文飾己功而見於章奏者皆虛中爲之自貫始開燕薊謀取雲中蓋國喪師妄竊功賞招納叛亡搆成邊患皆虛中主謀及貫開寇至乘兵遁歸而虛中亦與之偕參道使邊城不守胡騎長驅在律當與貫相次受誅也朝廷猶貸以後效進大學士用爲軍前宣撫使虛中輒遁逃淮甸至煩聖旨遣內侍追尋始趨闕下自知罪惡昭著不可逃貫乃巧詞詭說求使廚帳是時和議已定虛中何與焉掠爲己功遂參樞廷其愎奸誤國方命營私罪不在王黼之下自朝廷議割三鎮凡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奴匹婦莫不皆以爲非獨虛中與李梲、李鄴、鄭望之輩以爲當然其意實欲賣國結廚自爲身謀於是爲廚張大其勢恐脅朝廷李鄴謂廚如龍如虎虛中謂體生鱗甲不可與敵是反於廚爲說客使我畏縮甘心割地古人罪六國之臣曰外挾強秦之威內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虛中之謂也今以總殿峻職出鎮巨藩欲望早賜流竄以爲誤國方命者之戒所有錢蓋官仕邊帥無過失乞且留青州以免敗易之弊奉聖旨曾孝序差知青州宇文虛中候替人到發來赴闕　聖旨宰執詳受可權支三分之二支賜減半支一次從少宰吳敏之請也　聖旨梅執禮、吳幵、楊時、並兼侍講王寓、莫俟、孫傅、並兼侍讀餘並罷

幹國不造計議使賈瑟副使冉企有議三鎮未下就差王球引伴到闕時球至中山鎮望都縣趕及肅王幹國不以三鎮未下未令肅王回放遣賈瑟等隨球先來　制太師鎮南軍節度鄭紳進封樂平郡王駙馬都尉康國公致仕錢炎臻加食邑應道軍節度朱孝孫加檢校少傅鎮安軍節度劉宗元加食邑岳陽軍節度王舜臣加檢校少師鎮海軍節度劉延慶加檢校少保保靜軍節度姚古加檢校太師奉國軍節度高保加檢校太保保信軍節度劉敏加檢校太保武成軍節度劉敏加檢校少師瀘川軍節度發忱加檢校少保衛德軍節度張楙加檢校少師陸海軍節度鄭冕之安德軍節度鄭威之並加檢校少師

少傅鎮西軍節度衛國公余深加食邑

十八日臣僚上言寶文閣學士前知京兆府盛章昨自罪廢復蒙收用宜率德改行上敷朝廷之意而章虎狼之性不悛豹鴟之毒滋甚肆行見虐毒流一方近者召兵關陝以赴國難章坐觀事勢遲留不行進無勤王之心退有營私之志而乘時作威一日殺傷無辜者數十人軍兵洶洶幾至變亂賴朝廷已賜廢罷使之赴闕蓋是從官罷帥之故事非召還也例皆止於近地陝乞外任或宮觀未有乘此徑赴闕廷者章志在苟得無復廉恥聲言召還遂至城外臣恐陰懷結搆復圖進用若萬一使之立朝則民庶怨怒之情士大夫公議不與必至喧沸伏望與一外任宮觀不得復入國門以爲奸邪小人苟得無取之戒奉聖

旨依奏。差提舉江州太平觀。

太宰徐處仁劄子。乞將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路、應係官田。召募强勇。使爲永業。並依陝西弓箭手法。以爲民兵。又乞漸修馬政。以爲禦戎之備。奉聖旨。並送詳議司。

聖旨。揚武知縣蔣興祖。長垣知縣上官敏功。能死于職守。各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太康知縣國材。扶溝知縣厚惠。下東明知縣宋晟。能率衆守禦。與改官入。　附氏主簿曹嗣宗。邁轄李充美。因賊至皆死於職守。各贈三官。與一子恩澤。雍邱縣丞趙不矜。攝縣事指揮有方。賊不能犯城。鄢陵縣監酒稅趙子璆。能率衆扞禦。各轉兩官。鄢陵知縣張膺。因賊犯闕。乃稱母喪。輒去官守。賊退復就職。可除名勒停。鄢陵縣尉金城未至而逝。可勒停。

宣教郎武安國。武翌郎王觀。奉使絕域。

十九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言。臣竊見陛下卽位之初。夏國賀正人使。雜用前例。持珠玉而來。欲邀厚利。三省同奉聖旨。夏人賫到珠玉。更不收買。賜錢一萬貫。又開封府籍沒到王公之家。有雕鏤靡麗之物。甚衆。奉聖旨。華侈什物。並行毀棄。於是開封袞集華侈什物。焚於通衢。都人聚觀。無不嘉歎。以此見陛下不寶遠物。不貴異物。以敦朴爲天下之先也。臣竊記陛下初立爲皇太子。曾具劄子奏上皇。乞裁減東宮庶事。其言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今兩降聖旨。如是信克踐其初矣。臣聞古聖帝明王所以風化天下。事不在大。亦不在多。發於至誠。而天下化矣。史籍漢文之德化。亦初過一二事而已。陛下日新斯德。久而不渝。則民風厚。邦本固。漢文之地。不足道也。伏望收臣所陳。宣付史館。奉聖旨依奏。

二十二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近年建節之臣。雖嘗更厥役。輩亦有濫除者。功臣貴戚。差與爲伍。比者平涼節度范訥抗章。有請願歸環衛。聖恩隆厚。特授以右金吾衛上將軍。制命一頒。衆皆欣忭。臣計相繼亦有請者。今欲乞除宗室及實有軍功人別作措置外。其餘節度並依范訥換授施行。奉聖旨。令吏部開具除授。因依聞奏。契勘鄭紳係太師鎭南軍節度。余深係鎭西軍節度。奉聖旨。鄭紳爲上皇皇后父。特免換外。余深特進觀文殿大學士。

王易簡除資政殿大學士。

制皇弟南康郡王栻進封和王。平陽郡王樣進封信王。皆以將出閤也。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竊以國家治亂在用人。用人在責實。熙甯間。王安石執政。改更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爲新政。以爵祿招誘輕進冒利之人。使爲奧援。挾持新政。期於必行。自比商鞅。天下始被其害矣。以至爲士者。非性命之說不談。非莊老之書不讀。上慕軒黃。下比堯舜三代。以漢唐爲不足法。流弊至今。爲害日久。昔以王衍。溺爲莊老。遂至南渡。今天下之士。操筆弄墨。朝誨夕講。升孔子之堂。宗盧無之教。而欲風教不墜。朝廷乂安。其可得乎。朝廷以科舉取卓偉之才。以詩賦待才能之士。以策論試操守之節。咸質以史學。或要以時政。今之策士。盡成虛無不根之言。欲士詳於古今治亂。不可得矣。國家以詩賦爲名臣者。

不可勝紀。變更舊章之後。至今五紀。特立不拔爲大臣。幾何人哉。國富民康。果及祖宗之時乎。不待辨說可知矣。今國威不彰。由用人不實其實。救之之術。莫若遵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有不貫聖人之旨者。亦許收用。至於老莊字說。並行禁止。奉聖旨。送禮部詳議。

聖旨。陳瓘子正彙。昨緣言蔡京坐罪。不召赴闕。取旨與差遣。

二十四日。手詔。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羣。敢犯陵侮。侵犯邊境。逮於都畿。賴祖宗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扞禦。而貪猝之間。大臣失計。割三鎭以賂之。天啓朕心。昇去奸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擊。騎賊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見所懲。秋高馬肥。虛復侵軼。昨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滌羣醜。則何以震懾狂虜。奮張天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軍州。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塡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失一歲之間。再勤師旅。良非獲已。共擴大憤。以圖休息。茲惟其時。條件付樞密院施行。

司諫陳公輔言。臣蒙陛下不以臣狂愚。擢在諫省。此古者拾遺補闕之官。自宰相執政以下。臣能論之。皆不爲難。唯於陛下聖躬。倘有遺闕。臣拾而補之。茲爲稱職。臣所以不避鼎鑊之罪。上干雷霆之威。伏惟容慈。特賜矜察。臣下情不勝皇恐懇切之至。臣竊覩陛下以孟夏享太靈西太乙宮。遂幸陽德祐神觀。臣淺陋不熟本朝典故。不知享親之後。退而游幸。祖宗有是例耶。抑近臣爲之。若近臣爲之。自不可爲法。若祖宗之例。亦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神明。瞻其威靈。如在其上。退而思之。不忘於心。豈容於此月擁旗御。具聲樂。以肆游幸之樂耶。臣恐此舉不足以示孝也。臣又觀陛下自初卽位。恭謝之時。與服朴素。儀衛節約。以至供帳什物。伶倫官侍。皆少於今日。然百姓觀之。莫不歎呼感戴。以手加額。皆言恭儉之德。過乎仁祖矣。陛下前日之出。與服鮮明。儀衛衆多。以致供帳什物。伶倫官侍。皆盛於向時。然百姓觀之。已有相顧駭歎。竊訝之者。安知其不聚談族議。謂恭儉之德。不如仁祖乎。仰惟陛下天性恭儉。自養德東宮。以至卽位之初。未嘗少變。今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諛言媚惑。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必務爲光華盛麗。以歡豔觀聽。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區區於此。是特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寇難未平。民力未裕。財用未饒。兵計未辦。臣下之奢僭未革。風俗之淫靡未消。全在陛下恭儉節用。如大禹文王以救今日之弊。豈可僭爲奢靡。異乎初卽位之時。使百姓議之乎。臣竊爲陛下惜之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陛下不可薄乎親。必須損己所有。以供奉之。若陛下不自遏爲儉約。而供奉上皇。又欲隆厚。則天下財物。何以給之哉。臣恐伏望聖慈。今後孟享旣能卽時還宮。其餘行幸。除詣龍德、甯德二宮外。皆乞暫罷。蓋上皇旣居外宮。非時不出。陛下亦自不當游幸。仍願車駕之出。務令簡儉。但如初卽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爲然。蓋彼見陛下自初卽位。恭儉之時。簡儉如此。今未三月。儀物稍多。若是。自此天下無事之後。豈不復肆侈靡之欲也。非獨百姓憂之。臣固以爲深憂也。傳曰。有始有卒者。惟聖人乎。唯陛下念之。臣愚昧不識忌諱。觸冒容聽。無所逃死。在陛下處之而已。奉聖旨。孟饗今後更不復帶過宮觀。儀衛輿服。依係故事。伶倫聲樂。朕素所不好。並未嘗用。左右續御畫舊數。皆已放出。不曾設置。供帳飲食。已皆減省。可更令簡儉。披覽

忠言，倍深欣歎。

二十五日，宇文虛中落職與宮祠。鄭望之、李鄴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南京鴻慶宮。

臣僚上言：上皇聖旨有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此上皇晚悟之意，陛下皆宜率承，不可緩者也。近日黨人中惟司馬光獨蒙褒崇，如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蘇軾皆猶未及。公著遺事仁祖，稱其有顏氏之節，英宗、仁宗尤加禮遇，神宗嘗賜手札曰：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其眷遇可謂至矣。備載國史，不可誣也。凡在元祐黨籍，皆一時名流，願一洗之。悉追還舊職，與合得恩澤，如陳瓘、鄒浩在建中初，並命言路，天下稱爲鄒陳。今瓘已褒贈，而浩未見其敍。復願早賜施行，以允公議。奉聖旨：令吏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元犯因依，及未曾牽復，不管漏落，具狀申尚書省。　聖旨：蓋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擬，立爲定制，急速報行。

臣僚上言：仰惟太上皇帝崇奉道教，獎借羽流，嘗降旨立視官之法，錫以虛名，他事不容其比擬。聖意斷可謂矣。名品既定，僥倖漸萌，陳乞百端，遂同文階，入雜歷封贈其父母，奏補其親屬，身死有遺表恩澤，坐立與從官爭席，其家得爲官戶，其親得以用蔭，且市井小人，僕夫賤隸，皆可披戴，所費不過百十緡，因緣請托，一爲道官，恩數遂與士大夫無異。又有挾陰陽卜祝及詭怪誕妄之術，得先生處士之名，官視正郎，恩數越于道流。其在外者，則緋袍象簡，冠帶魚袋，出入州縣，軒然自得，士人爲之切齒。上皇察其有害無利，去年冬嘗詔罷道官，又詔道錄院道官品等，一切指揮並依元豐法，頗愜天下之憤。且視官之法既罷，其人與編戶等耳，其封贈祖父母，而弟姪尚可用蔭，其妻爲恩澤，而親戚尚在仕途，根本既伐，枝葉何得獨茂乎。欲乞諸路委監司一員，差官根究，拘收毀抹入官，並削官戶之籍，若先生處士其人，原不以伎術進身，果有德行道藝，爲士流推服者，許報奏別給，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奉聖旨：應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妻補告敕，委諸路提刑司拘收類聚，繳申禮部。

二十七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搆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便佞狡猾，腐中奸雄，始得罪於其國而逃，童貫得之，延爲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以明竊蒙祿，日與貫謀開燕，敗契丹百年之好，召金寇侵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苦。今猶居郴，安處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近童貫亦移郴，豈可使三賊共處。伏望特賜睿斷，戮之於市，其指揮使楊思順、妻濟陽郡夫人侯氏，與其家屬，並徙嶺表，以快天下憤懣之情。奉聖旨：趙良嗣取首級。

二十九日，乾山除開封尹。恩數並依尚書例。梅執禮除戶部尚書。王時雍工部尚書。

臣僚上言：近聞置詳議司，討論祖宗舊法，雖已許徵司辟屬，而言者屢論以爲不當徵，見今未曾開局，欲乞更不置司，如聖意尚欲討論，即乞令尚書省六曹各具其事，上之都省，送中書省取旨施行。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馭將之方，與以爲言，如何瓘子若孫，當行削奪編徵，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其

心，至於姚平仲恐當差人根捕行遣，倘或又如往歲，緩罪半年，以幸復用，無所懲艾，奉聖旨：何瓘子孫並勒停，送唐州編管。姚平仲立賞錢三千貫，召人告捉，白身與承信郎，有官人轉三資。　聖旨：資政殿大學士高伸除延康殿學士宮祠，高堯明追五官勒停，馮溫舒、蔡脩，並依已降指揮，以御史臺根究到擅離職守故也。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罪惡之著，莫甚蔡攸。當京擅權專政，彼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實附會，及童貫興師召亂，彼又副之，出搆邊隙，歸冒重賞，以補袴之資，而當大位，以斗筲之器，而握重兵，蠹國害民，亞於京、貫。竄殛之罰，不可以免。今雖降指揮，令侍京於貶所，又官爲大中大夫，列於侍從，如是而曰竄斥可乎。又奏：京以奸邪竄之遠方，諸子及孫，自當隨侍，今偷居杭州，攸居宿州，諸孫居拱州，各遣妻妾自圖安便，其不孝又甚矣。宜令所屬發遣赴京貶所，庶稍知人倫之義。奉聖旨：蔡京等久稽典誅，衆議不容，童貫移英州，蔡京移韶州，朱勔移循州，蔡攸可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蔡京子孫分送湖南，朱勔子孫分送河南、京、攸、貫、勔，並差使臣管押前去。　又奏：臣竊惟太上皇帝聰明仁恕，圖任宰輔，惟以誠心委之不疑，而左右大臣，勿克奉承，託正論以爲奸，飾浮詞而肆誕，倘可取悅一時，雖貽後世之憂，勿顧也。倘可持祿固位，雖貽四海之患，勿恤也。自蔡京作相二十年，假紹述之名，而無紹述之實，作威作福，紛更妄操，致使熙豐法度，蕩然掃地。王黼繼之，七八年間，托享上爲名，而無享上之實，懷奸營私，招權納賄，致使奸贓之吏，布滿天下。凡於古無所稽，致於今無所依據，則必曰自我作古，臺諫敢有論列，有司敢有申明，則必曰規摭時政，竭民力，耗國用，以博虛名，則必曰此三代甚盛之舉也，崇儉約，抑浮冗，以圖實效，則必曰此五代鴟張之計也。每建一議，立一法，未見是非利害，必立嚴禁，不得干與，又立重賞，許人告訐，大臣瞠視而不敢言，黎庶懷憤而無所訴，監司守令，觀望風指，惟恐奉行之後，天下化之，悉爲文具，於今而後，不可不戒。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明詔，戒飭中外臣僚，各究乃心，以揚職業，雖朝廷已降指揮，施行專件，或於民間不便，於政事有妨者，並許開析利害申陳，勿以前日憚于權臣，不問可否，到即施行，爭報就緒而已，庶有實利及於天下，豈勝幸甚。取進止。

靖康要錄卷第六

五月一日。恕幸龍德宮。

監察御史余應求劄子。臣竊觀今日之事。有不足慮者三。有未可喜者三。有可爲深憂者二。獻言者皆曰。近者金人跳犯畿甸。長驅深入。邊陲無守禦之固。全師重幣。將帥無邀擊之奇。封疆之臣。閉關而自保。朝廷之上。多疑而縱寇。講和之好已暌。用師之機屢失。三鎮之地既不與。親王之質猶未還。萬一出師。後必爲患。又將何以待之。此夷狄內侵。而邊備未嚴。爲可慮者。臣聞古之良將。若李牧之守雁門。魏尙之守雲中。皆以識守封疆。訓練士卒。明烽火。遠斥堠。匈奴畏之。不敢近邊塞。陛下選將帥以守邊。治險阻以固圉。積粟治兵。實之塞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近年以來。費用無節。內帑之積久虛。太倉之粟不給。茶鹽之利日損。賦稅之法日壞。公私空竭。閭里蕭然。若求之于民。則民力已敝。若取之于官。則歲入有限。又將何以給之。此百姓久困。而財用日急。爲可慮者。臣聞古之能臣。若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劉晏操其贏餘。佐軍興。故能成漢業。振唐室。陛下能不給之務。減無名之費。躬節用裕民之德。去蠹國傷財之政。用計數之臣。治運之法。財用何患乎不足。軍政之壞久矣。自童貫起邊事。二十年間。西北之兵。逃亡散失。不可勝數。東南之兵。游手末作。不習武藝。一旦號召。至者無幾。驅之行陣。未戰先潰。後有緩急。豈可復用。此兵革未弭。而士馬不強。爲可慮者。臣聞古之名將。若韓信驅市人而下井陘。項羽以江東兵而破强秦。豈必西兵

與素習。但將之得其術。則無不可用者。朝廷下募兵之令。高買馬之直。明賞罰以收人心。嚴軍政以厲士氣。付之良將。何往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强。責之將帥之臣。是矣。臣所謂不足慮者此也。獻言者又曰。陛下以節儉之德。躬自菲薄。服御咸至澣衣。膳羞不嘗異味。去雕麗。黜奇巧。減製造。能貢獻。其儉至矣。雖大禹菲食。文王卑服。何以過哉。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能節儉而無德以將之。則上或至于廢禮。下或至于苦陰。故魏君儉嗇。詩人有褊心之刺。漢元恭勤節儉。而優游不斷。卒堕宣帝之業。今陛下天性節儉。臣願將之以德。陛下自臨御以來。未明而求衣。日昃猶視朝。夜分而覽章奏。休假而御便殿。焦心勞思。忘寢與食。其勤至矣。雖大禹克勤于邦。文王不遑暇食。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自勤勞而無道以揆之。則大或至于幾陛。小或至于伺察。故漢宣帝王霸精政事。而失之于雜霸。明帝勤心不怠。而失之于苛察。今陛下躬行勤勞。臣願揆之以道。陛下樂言路壅塞之弊。虛懷納諫。屈己求言。勵不諱之路。杜羣枉之鄉。擇耳目之官。通幽隱之情。其聽言亦至矣。雖舜之好問。禹拜昌言。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能聽言而無斷以行之。則雖有聽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故漢文帝知賈生之才。惑于絳灌而不能用。成帝知王章之直。昵忍于王鳳而不能用。今陛下聽言已廣。臣願行之以斷。夫不能將之以德。則儉不中禮。其弊也固。不能揆之以道。則勞而無功。其弊也煩。不能行之以斷。則依違不決。其弊也惑。臣所謂未可喜者此也。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有要道焉。正心誠意。公聽並觀。息慮以應萬變。虛心以照庶事。用宰相以董百官。用百官以治萬民。優游無擾。垂拱仰成。此要道也。子等自我。廢置自我。生殺自我。威福自我。大柄不假于人。勢利不移于下。此至權也。二者既得。則陛下不敢爲私邪。四方不敢爲欺蔽。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矣。今陛下有欲治之意。而未知致治之具。知王道之要。而未知大權之尊。有好言之誠。而無用言之實。有兼聽之博。而無獨斷之果。方且專事諂遜。深自藏匿。委政大臣。無所專決。遇事則可否不斷。聽言則善惡無擇。去邪未能無疑。賞善未能必用。或主于先入之言。或牽于大臣之私。知己行之非不能決。知國事之是未克行。執政專權。率意自私。不慎差除。罔卹公議。或非才而驟遷。或有罪而見庇。或衆所謂可爲而不爲。長此不已。日浸月滋。臣恐威權日替。聰明欺蔽。奸僞得行。言路壅塞。忠直者以孤特寡助而見斥。敢言者以沮毀損名而被讒。小人得以害君子。讒謗得以誣忠良。陛下孤立于上。臺諫偏位于下。往日之弊未除。今日之患又甚矣。可爲深憂者此也。夫人君之所以維持天下者。綱紀法度也。所以厲世磨鈍者。慶賞刑威也。綱紀不立。則國日削。法度不更。則弊滋甚。慶賞刑威。不勸不中。則爲惡者不畏。四者之失。則萬事廢弛。好惡不明。四方解體。天下失望。此誠治亂之原。安危之機也。今朝廷樂因循之易。而重于變更。務姑息之愛。而憚于裁抑。以循常守故爲中和。以避怨謗爲得計。綱紀弛而不振。法度壞而不修。進賢黜奸。未當于人心。發號施令。未孚于天下。冗濫不抑。而奸邪未盡退。聽名器不慎。而僥倖未盡革。心禮教不立。廉恥尙寡。誠謾未俊。風俗尤薄。臣恐國勢日以削弱。政事日以紊亂。內之不治。爲暇治外。近之不能。爲暇柔遠。何所以革前日之弊。何所以致中興之業哉。可謂深憂者此也。陛下以堯舜禹湯之資。殷意圖治。而二三大臣不能同寅協恭。輔成聖德。紀綱國體。使聖主獨焦勞于殿

鄉之上而四方萬里無所覲睹于下。是執事者之過也。伏願陛下益留聖心。思日孜孜。鑑其所嘗慮。而終之以無慮。思其未可喜。而終之以無喜。慎其所深憂。而終之于無憂。使人主之勢日隆。朝廷之政日新。威權幸而下莫敢欺。紀綱立而人莫敢犯。可以使小人不斥而自退。可以使夷狄不戰而自服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奉聖旨。余應求特賜章服。

二月手詔。朕嗣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撫綏四海。鼎養元元。以爲無窮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今積弊之後。朕雖痛自剗削。罔敢汰侈。能斥浮冗。粗給經費。其于師旅之用。誠未有以贍之也。昔漢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爲祖宗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爲億兆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天下士民上戶有能推其財穀贏餘以佐軍興者。仰州縣聽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儲畜。專以充募兵養士之費。具數申樞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爲忠義之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聖旨。將來調發諸路防秋人兵。仰安撫諸司各辦半年錢糧。變轉輕貨。管押隨軍。

聖旨。王易簡係東宮講讀官。見係資政殿大學士提舉龍德宮。其請給人從恩數。並依簽書樞密院條例施行。

顏岐賜進士出身。除中書舍人戶部尚書。恭謝行宮轉運使蔡璞。乞在外宮觀。奉聖旨依奏。蔡楙提舉南京鴻慶宮。

三日聖旨。所招敢勇。皆非驍勇之士。其間正兵多逃竄。以應募僥倖。大失軍政。甚往往作盜賊嘯聚。可速行措置。其正兵弓箭手。許投換。法亦宜改正。一遵祖宗舊制。

右諫議大夫楊時言。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竟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紹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其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毋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而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之甚。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以明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茅茨土階。未嘗以天下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借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于末章則又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動。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物爲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有後艱耳。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

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旨斷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亂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奉聖旨。王安石合依鄭康成等例。從祀孔子廟廷。令禮部改正施行。蔡攸先次落職。蔡絛爲係駙馬都尉。特免遠竄。蔡行移洪州安置。脩潭州。修衡州。絛郴州居住。攸永州安置。其子各令隨侍前去。

吏部侍郎鄧雍乞宮觀。聖旨除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宮。徽猷閣學士任熙明轉一官致仕。

聖旨。學官馮檝、常觀。並與外任宮觀差遣。

四日。詔幸甯德宮。

制檢校少傅應道軍節度朱孝孫。授右金吾衛上將軍。節度使錢景臻、劉宗元。各換授左金吾衛上將軍。劉敞、劉敏、錢忱、張林、王舜臣。並換授右金吾衛上將軍。

五日。臣僚上言。頃者奸臣用事。子弟親戚。本無才學。貪綠冒寵。超躐顯位。其甚者已賜罷黜。有幸免者。若蔡京之甥徽猷閣待制嬰躬厚。增顯謨閣直學士。葉著孫。增校書郎郭南仲。王黼弟前右文殿修撰王䨇。增直龍圖閣葛立經。王安中之子直龍圖閣辟疆、辟先。增三門發運趙奇。妻之妹夫直祕閣張知白。朱勔之增朝散大夫周審言。通功郎馬震。蔡攸妻弟軍器少監宋彧。孟昌齡孫開封府儀曹孟鉞。或冒從官貼職之榮。或濫任使宮祠之職。未蒙斥免。士論怫鬱。伏望褫罷。送吏部。又言。昨者蔡攸以弄臣騃子。竊用威柄。濫以爵祿。陰結死黨。一時嗜利好進如馮澥、劉偁、吳鐙、徐時雍、潘杲、程俱、宋彧之徒。極力傾附。爲之

腹心。朝夕造門。謀議祕密。根株牽連。且相推引。佞諛子弟。交結僮僕。但知有蔡氏。不知有朝廷。搢紳切齒側目。無敢言者。故假隨上皇行宮南去。此曹走逝。從之者大半。則其蔑背國忘君。有素可知矣。今杲、俱已廢停。而澥、舒未蒙誅責。偁猶列侍從。鐙竊食宮祠。時雍尚待堂除。彧尤汙穢無行。向爲監試。未聞斥逐。非所以戒貪佞也。吏部供到澥、舒已勒停。吳鐙已降一官落職。潘杲、程俱已並追五官勒停。王䨇曾勾崇禧宮。周審言已落職。送吏部。宋彧見將作少監。奉聖旨。葉著降充顯謨閣待制。嬰躬厚、劉偁降充祕閣修撰。葛立經、王辟疆、王辟光、蔡知白並落職。內蔡知白、趙奇、宋彧孟鉞並放罷。郭南仲、馬震、徐時雍依放罷人例施行。

臣僚上言。祖宗時。惟諸王宮各置教授。比年以來。而后妃帝姬宅亦有之。坐糜廩祿。以蠹邦用。乞詔有司。凡教授非祖宗舊法所置者。悉行減罷。奉聖旨依。

聖旨。朱勔家補授使臣等計一百五十餘員。多係本家親戚及奴僕勾當人園子等。除曾經臺諫取到他處人吏。不以有無官資。令歸元來去處外。其冗占使臣等。逐一勾收告勑出身。具補授因依。繳申尚書省。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臣聞大學。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今也學官相詬于上。諸生相毆于下。甚者諸生攘袂而競前。祭酒奔頗而竄避。敗壞風教。一何甚耶。且朝廷之大臣。進退出處。理之常也。學正馮檝搆言以爲是。博士當觀痛詆以爲非。喧爭糾訐。甚于街童巷婦之相詈辱者。除本臺見行體究外。不識學徒何所取法乎。五經之訓。義理淵微。後人所見不同。或是或否。諸家所不能免也。是者必指爲正論。否者必指

爲邪說。此乃近世一偏之辭。違萬世之通論。自蔡京擅權。專尙王氏之學。凡蘇氏之學。悉以爲邪說而禁之。近罷此禁。通用蘇氏之學。各取所長而去所短也。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論王氏爲邪說。此又非也。致使諸生集衆直造祭酒位次。欲見而詆之。時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時中齋生姓葉者。黨王氏之學。止著齋生姓沈者。黨蘇氏之學。至相毆擊。其人稍衆。庠序事體。固當如是耶。臣伏望聖慈裁酌。如祭酒楊時偏見曲說。德不足以服衆。學正馮澥、博士雷觀、輕浮爭競。大失生儒之體。欲乞指揮。並行斥責。又諸生鼓倡集衆爲首之人。及兩齋相毆擊者。亦乞下所隸根究姓名。重行屏斥。庶幾黨不立。邪說不生。而使學者樂道向方。不蹈于刑辟。豈勝幸甚。奉聖旨。御史蓋差官體究。既而詔並與外任監當。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四月二十五日赦開封尹王時雍奏。奉御寶批。御前留住使喚西兵數內蔡宗等三人。開封府禁勘。並不曾刦盜。其捉事使臣范振亂捉平人。可依理施行。又言。上件人係屬京畿河北河東制置使司盧功爲承宣下當直。又言。今來止因被盜人暮夜錯認賊人頭面。以致范振涉疑收捉。又言。近年宮司類以御前二字刦持上下。今陛下以天下爲一家。六軍之衆。當齊以一法。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以失其餘軍士之心。象自權貴之家及諸局分多占蔽手下人。盜博縱恣。稍加約治。反遭屈辱。懲革此風。誠在今日。又言。待罪天府。不能戢盜。以此罪臣。孰曰不宜。奉旨放罪。臣嘗以時雍柔佞取容。阿諛順旨。不謂其遇事乃能條析詳明。抗直不撓如此。蓋陛下盛德象容。能受讜直。故往時柔佞阿諛之徒。亦知革心。激昂自奮。知無不言。以副陛下求言之意。主聖臣直。此可爲陛下賀者。然臣詳觀時雍所奏。非特自諸待罪而已。其言提事使人因被盜人錯認。涉疑收捉。則是范振非亂捉平人。無罪可施行也。其言近年宮司類以御前二字刦持上下。及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又權貴諸局占蔽手下人。則是近年宮宮用事。凌轢百司。其弊皆若此也。范振宜在釋放。此事宜在懲革。今所降詔旨。但赦時雍所待之罪而已。至若范振則見取勘其案。所陳之弊。未有指揮禁戢。臣誠未喻。然臣又有深可疑者。夫以當直軍人犯公事。而乞降御寶。以被盜人錯認。而云亂捉平人。以宮者當直兵士。而稱御前使喚。此皆可深疑者也。故奏請之臣。以微末私事。輒敢誣罔聖明。其罪固不可容誅。而陛下又爲之作御前使喚之名。特降御寶行下。則其失又甚矣。陛下往者下詔有曰。不信任中人。言猶在耳。今乃遽信其言。爲之委曲批降。如此謂之不信乎。陛下卽位之初。內侍言恐權畏避。不敢輒干以私。天下之人。謂之聖明。曾未數月。遽復爲此。深可怪愕。事有甚微。而所係甚大。不得不治其萌芽。至已著而言之。則用力雖多。不可救矣。若果行此。時雍第知雖有眞盜。贓證不明。不敢復捕。而不知宦者之權。自此浸盛。御前之名。日以增重。而以私事求請御寶者。何所不至也。陛下之失。已無所及。自今若此等類。一切杜絕。敢以私事干請御寶者。重寘于法。然後正盧功爲承宣。近習請謁欺弊之原。伸有司屈辱刦持之弊。不勝幸甚。取進止。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伏覩刑部關報。百姓管和、軍人李進、並爲撰造語言。脅搖惑衆。各決脊杖二千。管和廣南編管。李進配沙門島。臣竊謂此二人所造語言惑衆之事。必涉重害。可以欺惑民庶。若不重行責

罰。無以懲後。雖陛下仁慈寬恕。亦必威之以刑也。續又見報。乃得二人之語。因言守城未得功賞。管和云。隨上皇走底健兒。卻轉兩三貫。保護國家宗廟社稷卻休。李進又云。李樞密奏下守禦人請受。卻被徐相公諫了。知他事了多少。以臣觀之。此皆愚民無知之常談。豈足惑衆。別無奸惡。不須窮勘。若欲薄治。杖之足矣。今以重罪編配海島。使兩家之人。分散流徙。此乃下死罪一等之刑。施于無知愚民。誠爲太過。陛下仁愛百姓。豈忍爲此。臣又聞往者八廂察事之人。陰取民間語言。官司公事。言之于上。卻作防聞行下。有司根治。謂之覘過。其情僞虛實。皆未可知。既下有司。官吏承望風旨。無不附會煅鍊。證成其罪。能自辨明者。百無一二。中外患之。此于聖明之朝。所宜懲革者也。今管和、李進之事。必是八廂察事覘過。若果有此語。亦不足重罪也。況又有詐僞不可知者乎。或者二人意望功賞。爲此語言。冀察事之人言之。庶幾僥倖。或者察事之人與此二人有仇。自爲此言。以中傷之。或者又有奸人離間宰執。故爲宰臣樞府紛爭之語。以疑陛下之意。此皆不可知者也。爲陛下計。莫若置而不問。今既加以重刑。不可追改。至若編配之罪。尙冀陛下寬之。後有似此。亦乞聖明更加詳慎。取進止。

六日聖旨。余應求言事迎合大臣。可與外任河北知州差遣。差范宗尹塡見闕。日下供職。余應求日下出門。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新除右正言許景衡。乃臣同堂妹夫。且晚供職于臺諫。事相關連。同在言路。實有妨嫌。欲乞能免中丞職事。奉聖旨。許景衡除太常少卿。殿中侍御史徐秉哲行右正言。　邵溥除戶部侍郎。

七日聖旨。自崇觀以來。創置局務。如禮器制造。道史聖濟。內經校正。瑞應進奉。白身協律。提舉明堂。所類皆是。京、攸父子竊權。泛濫推賞去處。可依臣僚上言裁抑。與楊戩、王黼濫賞指揮一例施行。務後酌中。以安人情。仍通報日下施行。

祕書少監安扶召試中書舍人。

新除戶部侍郎張慤依舊河北都轉運使。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臣竊謂大臣之事君。其去有三。諫不行。言不聽。旨澤不下于民。一宜去也。議言得以間君子。妄譽得以進無功。而禮貌衰焉。二宜去也。支體廢頓。心志凋喪。嬰疹飲藥。不任國事。三宜去也。非是三者。其去無義。若議事不合而去。則是欲其同而不欲其和也。無所可否之謂同。可否相濟之謂和。同如琴瑟專一。不可聽也。和如五味相和。可以食矣。胡不去其欲人同己之心。而務可否之相濟。可則行。否則止。無所適莫。是謂至公。何必以異同而決去就哉。若曰君有所詰責而去。人非堯舜。其誰無過。君有過。臣且諫之。臣有過。君弗得聞。幾于臣强。凡過之大者。固不可爲。過之小者。閤門待罪足矣。安用輕去。陛下尊禮大臣。曲盡體貌。虛懷慈納。言無不從。讒侵不敢肆其間。異意不敢幸其失。有若如此。雖過之時也。又況强虜爲患。邊鄙未甯。河東累月之圍。正圖應援。河北防秋之具。尤在講求。聖躬焦勞于上。黎元仰望于下。大臣曾不恤此。唯以議論不合而去。以小過見責而去。體國之義。當如是乎。今日有大臣挈家離府第者。明日又有大臣挈家出國門者。上煩簪蓋。曲折調和。王人絡繹。奔走道路。士庶觀之。抵掌太息。寒狄聞

之往往見笑使其去之有義其去何傷但不當于義理而徒爲紛紛故有騎于親戚伏望陛下責以大義使各安職務懋公心協濟事業取進止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觀陛下遠鑒漢唐近法祖宗痛抑宦官之權而罪者斥之此實祖宗之福庇然猶有小人尚蒙任使李彀是也按彀兇悍慘酷尤于虎狼冒于貨賄恣爲不法與童貫、譚稹、梁方平並世號爲十惡昔於東京北宅窮奢極侈命翟姥之等盜官桂巨材以營堂室斂役兵匠計工數萬波壞河堤取水爲池又盜官玉令陳宗妙等造帶及器物强買人戶劉宗愿屋產而抵償其值于軍器所前後盜用官錢不計其數其甚則竊弄權柄自作威福上皇御筆放逐使臣史彀輒追還以一時私怒勒停留通貫降晁敏中等人皆側目怨讟聲徹上皇以其罪大嘗盜被其官蓋沒其別業陛下棄咎錄用是爲陛恩宜其改行仰副委任訪聞提舉京城肆行殘忍給予不時而廣固廣備指揮逃者過半招填者不至淡來官不勝其苦有致仕者並役使臣皆以其家貲工充之未嘗督役而虛竊腹祿以城兵私用日不減百人其妄作如此必至誤事復聞彀歷獻花果及獻錢于禁中多爲釣具以奉游幸此皆前日內侍應奉之具今日復啓其端原其用心尤爲可惡唐仇士良教中人事主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閫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彀欲以士良之術獻陛下竊恩寵而據勢殊不知陛下素儉寡慾得于天縱紛華靡麗不入聖心雖有士良之巧計不能惑也彀之用心如此罪莫大焉今雖能容恩殿職事而其子寵在內與之傳導語言時乞宣喚萬一使之親近爲害可勝言哉此奸人之雄國之巨賊伏望容斷特行竄斥與貫、稹等同科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朝廷訪聞蔡攸見在鄭州不即上道令本路提刑司催促起發隨侍臣竊謂朝受命夕引道人臣之義也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人子之孝也攸負罪至重公議不容陛下姑寬之輕典恩德隆厚固宜奉命省愆不追啓處而乃驕蹇自肆遲留近郊至煩特旨差官督迫而後行則是慢上違令失人臣之義也攸平昔不孝視父如仇惡言醜詆無所不至今見其父以罪投竄往往快之故始乞隨侍者姑欲自逭罪戾終不肯往者乃不孝之真情如是則絕三綱廢五常禽獸之不若也頃金賊犯闕日望四方勤王之師以濟緩急上皇南幸亦未嘗一日忘陛下必欲師旅來護京城攸爲恭謝行宮使司輒降劄子妄稱聖旨抗越江東將兵逐州士兵弓手並未得圍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又令鎮江府揚泗州有已發遣經過人並截留原攸此計必幸京師不守留東南之兵以自衛用心如此不忠莫大焉攸爲臣則不忠爲子則不孝得罪于名教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豈典刑之可貸乎伏乞徙攸嶺表遠惡之所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八日聖旨惠柔民王賓、李良佑、張有極、石誠、鄧紹密、孫默、王愈並發來赴闕、

戶部尚書孟山試開封尹恩數依尚書

臣僚上言臣聞善除惡者如去草之絕根不善除惡者如養虎之遺患其爲禍爲福非不較然易見自昔人主而幾失莫救者依違未制坐視不忍決也臣謹按蔡攸大罪有七其小者擢髮莫數不復道也以權密之臣爲俳優鄙賤之事淫言媟語巧發應機怪服異裝安排歡笑出入禁闥沉酣燕游處男女合避之嫌犯君臣至嚴之分鬬閱不限堂陛陵夷攸之罪一也蓋恃寵恩援引死黨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伐異黨同門分楚越及京畿衛州有旨令攸隨侍自當聞命就道乃頓逗滎陽積日不發既不順于其君復不孝于其父攸之罪二也朋比中官攀臂交膝既昵私恩互驗誠款一推一挽呼吸相助攸之罪三也幽燕之役開釁啓戎以方爭爲俠復以正綱爲撫定以爲平恒變要害控扼之地捐之金人蜂蠆在懷虎兕出檻猶且公肆誕謾以爲不世偉績酬功之際超取上賞國公帝師一舉而委之復蹇傲睨居之不疑攸之罪四也廟既淪約讒謀日彰藥師負恩逆迹又著師臣將校章疏迭至自去年秋杪中朝士大夫已竊竊私語知禍必至而攸惟幄謀臣邊機在手縱使不敏視形亦悟而乃蔽藏狀匿不告于朝惴惴然惟恐前日罔功留賞奸迹呈露至使金廟長驅藥師助叛幾邑爲之驛騷兩路罹其荼毒聖主宵旰生民殆塗伊誰致之攸之罪五也攸知有必至之禍不告于朝不謀于君上乃自汲汲爲妻孥念其家所蓄器皿金銀首飾之類先日鉛鎔爲鏹裝計及廟將至卷室而東去撤視了非苟所愛者悉攜以往猶復然肆語曰得旨扈上皇觀縱使當時懇告得命亦合留家屬京城與國均憂臣頃有潤州人來云六夫人某日出某寺觀燒香六夫人與韶使待制韶使修撰某日過江回去蓋攸之妻與子也回之日實二月二十四日在上皇回鑾渡江之後其避危圖安反覆熟慮直至于是夫爲君爲宗社爲萬姓謀其忽如彼爲妻爲子爲婢妾計其審如此人臣不忠復有甚于此乎攸之罪六也上皇既傳位陛下則陛下神民主矣凡戴天履地而爲人者孰不稽首曰吾君也況身爲輔臣乎況前日職在樞機乎樞機實本兵柄曰戰曰守此實司之可須臾離乎今外州兵馬都監小邑巡尉寇至而逃比之他官罪固加等若廟謀兵機所寄先衆而遁當如何哉攸之罪七也攸罪有七天下共知其前四罪縱付寬典在祖宗時亦合投荒其後三罪則匿寇祕禍幾我生民芘奸謀家詎我宗社護君臣之義擲本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三罪其可復容于覆幬間乎若不早行誅殛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後世何昔唐五王不誅武三思致唐室再亂曾不知凡上之肉負芻復生潛藏深宮大肆吞噬可不戒哉攸之奸狡詭祕公卿大臣有識計中而不悟者臣度其不一二年必有爲之游說始許及門旋遂造室廟足有地奸計即行鈎引支黨同惡相濟蕭墻之禍起于意外是時雖自愴悔噬臍何及欲望陛下大明典刑以絕後患如散官安置湖外誠不足以塞天下之紛紛舉聖旨移海州安置

聖旨開封府官屬並係王革所辟及所委用革以唐民能斥而官屬尚存未叶民心可並罷別與差遣令

聶山別行踏逐以聞

九日制曰朕躬承慈訓嗣守丕基涉道未深爲日尚寡屬戎廟之侵軼徧河北而驛騷賴宗廟社稷之靈驅犬羊而蠭矣繄將帥士民之力保金湯之屹然三關底甯萬寓胥悅惟舜嗣位厥試諸艱而天付予條其在于此有斯否德乃纘文武爰念黎元遭焚刦之憂師旅竭轉輸之苦丁壯勇于扞禦老弱疲于給軍

田野荒條，既失耕桑之候，憔悴捧拄，或罹餓餒之災。痛在朕心，罪非爾衆。宜敷塵澤，用釋艱虞。應河北路州軍應德音到日，死罪減等，餘無輕重並放云云。嗚呼，信順獲助于天人，克平禍亂，赦宥取法于當雨期。共恩休咨爾一方，體予至意。祕書省正字張燾奏：臣乃知樞密院李綱之妻弟。乞依唐源乾曜爲侍中故事，子弟補外，明詔在位，許自臣始。奉聖旨不允。

十日，聖旨：胡寅上殿奏對審詳，所陳可采，與改合入官，仍與在京差遣。

左諫議大夫馮澥言：臣聞大學者，道義之所由出，風化之源，賢士之關也。博士講明訓迪于上，子弟切磋琢磨于下，委委蛇蛇，人無異論。此誠大學之盛也。國家自崇觀以來，行貢試之法，而鄉舉里選，徒蹈虛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大學教養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務爲輕浮，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無復至當。煽以成風，附王氏之學，則醜詆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學，則譏誚王氏之說。風流至此，類敝莫問。茲今日之大患也。比者朝廷能元祐學術之禁，不專王氏之學，陛下固欲中立不倚，六經之旨，惟其說通者取之，其謬者舍之，不主于一。此固甚盛之舉也。臣竊聞大學校試去取，于其上者，或主一偏之說，守經肆業，于其下者，或執一偏之見，上下曉曉，甚非陛下開設學校教養多士之意。臣又聞臣僚上言，乞能安石配享，而謂安石之說爲邪說，朝廷從言者，罷安石配享而列于從祀。此固公議所在，其誰以爲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說爲邪說，則過矣。安石之釋經，固不能無失也。夫孟子所謂息邪說者，謂楊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說，便同楊墨之言爲邪說，則復當禁之。此所以起學者之譏，而致爲紛紛也。士之擒經賈友，赴于天子之學以就教養者，非特欲以進取爵祿爲心，亦願其所養所學與操守者何如耳。今科舉在迎，爲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說，有司懷私，便爲邪說，而黜落之，則其利害所係甚重。臣固不得不論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訓敕中外，凡學校科舉考校去取，不得專主元祐之學，亦不得專主王氏之學，或傳注，或己說，惟其說之當理而已。倘有司輒敢以私好惡去取者，乞重賜斥責，庶使天下學者曉然無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奉聖旨依奏。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吏部比他曹最爲繁劇，郎官方元若又兼權舍人，致使天官職事，廢弛尤甚。奉聖旨：方元若罷權守御使司擅補進武副尉二人，御批付三省，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漸。李綱恤憫待罪，綱退居定力院，章十餘上，輒批答不允，遣使押入，綱不得請，即徑趨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給繹于道，既歸府，復鎖府門留之。

監察御史唐恕闕，可差河南運判齊之禮。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言事迎合大臣，與外任河北知州郡，擢淮敘差權發遣衛州，尊具狀奏聞，以劄未蒙罪，乞黜責。奉聖旨：所乞不行，挨速赴新任者。臣固當仰奉寬恩，即日就道，力自勉勵，以圖報効。以臣愚戇，尚有所言，冒昧自陳，惟陛下裁擇。伏念臣一介寒士，官中都十年，未嘗萌宜進取，爰自今春，廣騎犯闕，倒閉月餘，朝廷之上，講和用師之機，兩無所決，中外洶洶，臣以忠憤所激，忘其狂妄，乞對便殿，面陳講和用師之策，三鎮不可割之利害，不謂狂愛，偶合聖意，特加開納，復十餘日，金寇既退，

遂有風憲之除。臣自揣于政府大臣，無纖毫貲緣之助，必是陛下誤以前日之言，爲臣可用，首加親擢，及受職，以職事對面奉聖語云：卿昨以校書郎論事，嘉其忠直，出自親擢，非爲大臣薦引，則臣之遭遇陛下，可謂特達矣。在職踰兩月，凡九覲清光，每蒙戒飭，以耳目之司，不得觀望，假以詞氣，導之使言，則陛下之責臣，不爲不至矣。臣每思惟，遇聖主當可言之時，如此，雖愚夫庶人，亦欲自竭忠直，以效舉舉，況如臣親被職擢之尤深者乎。若顧望而言，揣合時事，以求售而希進取，則是臣之罪也。是以奮不顧身，知無不言，雖戰切滑稽，抵牾大臣，有所不避，章數十上，言皆可復。今月五日，以急遽事乞對，陳國家之大計，抑奸□之已萌，語雖激切，而陛下無怒色，反復詳歎，至于移時，最後一章，以養親乞出，懇請再三，而陛下堅不許，則陛下之能聽言，亦不愧于古之聖帝明王矣。臣退而自喜，田野愚儒，蒙被知遇，一至于此，雖魏徵之遇唐太宗，不足道也。甫更一旬，而忠佞不同，謂臣迎合大臣，斥之外服，付以近郡，臣夙夜思度，聖恩雖厚，而于臣之罪，實爲未稱。夫迎合之語，固非臣之所敢辨，若陛下親自用之，親自棄之，臣復何憾，或者左右大臣于臣有不快，巧發微中，以投合陛下之意，使陛下一旦逐言事之臣，而臣受迎合之罪，此臣所以懷疑懼之心，欲止而終未能也。若當日所陳，誤蒙聽納，如此，則未可謂之迎合，若聖意以爲迎合，則在所當譏。近地知州郡，非謫官者之故事，陛下新政，劃惡賞善，當明功罪，以厲搢紳，今臣有罪而不貶，非所以戒狂妄也。欲望特賜黜貶，以正罪罰。奉聖旨：余應求懷奸觀望，不可與河北郡，可送吏部差遠小監當。

右武大夫知東上閤門事王殊，奉使斡腹不軍中，迎請趙王，金人拒之，殺吏卒十九人，奪馬十二匹，已而納之以爲誤，斡離不元約趙王至河而還，至是倍約，堅留王侯交割三鎮而還，然王卒不能歸，王殊五月六日以使人買藥，冉有同來。

靖康要錄卷第七

靖康元年五月十一日。臣僚上言。徽猷閣待制蔡倫。性資凶險。加之貪暴。素無所長。本緣京攸族屬。躐遷華資。要其奸佞。皆出蔡氏諸子之右。所至流毒。無不被害。昨知常州。恣恃權勢。贓汙狼籍。賊害撫率。此陵之人。欲食其肉。乞賜重行貶逐。以慰公議。奉聖旨、蔡倫落職宮祠。鎮州居住。尚書省劄子、新授職方員外郎秦檜、今具錄到副本如後。正月七日。金人至城下。初八日進狀。太學正秦檜。今具奏禦邊機事。一、金國興師。乘銳深入。河朔諸郡。堅壁固守。彼進有大河之隔。退慮諸城躡其後。師老糧匱。情見力屈。然猶桀驁不遜。重有要請。伏望聖意。斷以大義。與其所當與。不宜示怯。以自蹙削。且如燕山一路。是金國取諸契丹。與之無害。至于歲幣。須令彼能制契丹餘種。不爲邊害。方許以祖宗與契丹之數。竊聞仁宗與契丹結盟。增添歲幣。亦是與之論及國事。伏乞檢會參酌施行。一、金國遺夷。俗尚狙詐。今日遣使求和。又復渡兵隨至。恐是設計。以緩王師守禦之備。伏望一面遣兵備守河。仍急整渡河兵。使不得聯續以進。又城上守備。須早教閱。不至臨事慌擾。庶爲穩便。一、金國遣使。所求甚大。此亦人情之常。蓋既興師深入。不肯示怯空歸。如聞朝廷前日與之議四鎮者。百僚不得預聞。審如所議。坐失富强之地。狄人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强。復不能保其不再犯邊。今若與之議燕山及歲幣。當須集百官入議狀。擇其當者。載之盟書。示信坦然無疑。蓋與所當與。經久不渝。一旦爲苟且之計。或多或少。皆是失常。終亦不能守。伏望聖意速賜集議施

行。一、金國使乞令止在外館使議。不可許令入門。仍不可引至殿階。萬一闖門致賊衝突。或廚人至殿階。聞有懷兵竊發之變。其爲患豈可支吾。或云縱以入城。以臣度之。似又非禮。伏望聖意詳酌施行。又奏、伏奉聖旨。差充張邦昌下勾當公事。臣昨于十二月二十四日。陛下登寶位。乞奉使大金。意欲以陛下即政之事。伐大金始謀。破李鄴等割棄三鎮之說。朝廷多事。不果遣使。至正月七日。金人遣使至城下。又于初八日進狀。乞止割燕山一路。并議定歲幣。今來張邦昌下勾當公事。專爲交割河北地界。與臣前所進狀。自相矛盾。失臣本心。于大金犯邊。未有和議之時。自乞奉使。顯非避事。今來和議已定。而臣所行與所言不同。非人臣事君之節。伏望聖慈改差奉使棄三鎮人前去交割地界。庶于事無窒礙。如後有重難差使。臣不敢辭。又奏、伏奉聖旨。除臣職方員外郎。止爲充張邦昌勾當公事。因有此除。竊惟主憂臣辱。今天下有急。非人臣貪進之時。況割地界。非得已之事。縱使事畢。亦不當受賜。伏望追還誤恩。奉聖旨報行。十二月手詔。朕托位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惻恤安定之。令有金寇之難。久未暇遑。乃者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務以率先天下。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爲民除害。又詔西通解鹽。以便商賈。北復糧鈔。以實邊鄙。東興轉般。以通漕運。修舉法度。惟恐不及。方詔減正供收買之額。竊有司煩苛之令。輕刑薄賦。務安元元。而田里之間。愁痛未蘇。倘不竊革。何以靖民。今詢酌庶言。疏剔弊。舉其綱目。以授四方。朕賴天地宗社之靈。與民休息。慎守此志。庶幾太平。詔到。監司郡縣。其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者。許推類聞奏。播告天下。使知朕意。一、常賦之外。橫加羅買。均糴、貼糴、結糴。其名甚衆。惟以官告度牒之類。等第科配。已詔三省。自靖康元年正月已來。拋給諸路糴本。並用寶鈔。仰今後州縣並須招場。不得復行科配。監司互察。違者許人越訴。一、稅租加耗。自有定法。比年所在漕司拋樁者爲明耗。州縣暗樁者爲暗耗。廉吏以助經費。貪吏以入公庫。初則稍加數分。後遂增過一倍。今後並仰依省耗受納外。如有增加升合。別廢盛貯。別曆收附之類。受納官吏等並坐贓論。知通監司故縱、與同罪。不覺察減三等。一、戶口逃移。合蠲租稅。吏避責罰。相爲蒙蔽。或取于鄰田。謂之交涉。或取于交業之家。謂之得產戶。取于管稅人。謂之催稅保長。一戶既逃。害及鄰保。展轉增加。逃亡相繼。應諸路逃田。並令提刑司委逐縣知令根括。在靖康元年正月以前者。並令開落舊額租稅不理。爲官吏殿最。限一季許元逃戶投狀歸業。並與免舊來公私欠負。限滿別召人佃。已上並與免起租稅三科。仍令提刑司專覺察。舉行遲慢。官吏按劾以聞。一、州縣差保正副及保長。其地分中。如有租稅逃移。船栰拋失。茶鹽透漏。盜賊經劫。率令任責。又縱官吏之乞取騷擾。使令鞭撻甚衆。是致人戶被差。望風逃避。或互相論訴。久不能定。仰今後所在差役。並須選定實業人差。不得容縱虛指。以生弊倖。應保正副合覺察私鑄。令五家爲保。自此逐放城郭差坊正副。承受文引。追呼百端。部填錢物。無所赴訴。或析居逃移。以避差役。可應大觀元年以後所置坊正副等指揮。更不施行。一、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年以來。或量支雜物。或但給盧券。其害甚多。今仰轉運使。預取一路合依之數。分下州縣。通融常平司錢。隔季樁辦。其轉運司不以見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給散者。並以違制論。一、州縣市戶。非聖節不許借借。自有定制。比來貪吏以和雇和買爲名。須索無厭。或經隔

年歲不爲給還。又容縱公吏典賣使用。以致民戶供應不前。窮困失業。仰諸路提轉覺察。除借惜依法斷罪外。其借惜市戶以和雇和買爲名者。依借惜法雇買人船車乘准此。一、土木之役。傷財害民。比來監司守令營造料率。或差人夫。或役禁旅。或取木植。或供上位。或入私家。又有分科寺觀認造亭榭之類。百端騷擾。仰應諸司並州縣除經殘破地分及諸路修建城壁樓櫓外。餘並能修造三年應用前科下修造物色並免納。敢有因緣結絕未能及倘有科催者。並計所支所催坐贓論。應被受朝旨修造准此。

一、坑冶之興。使民逐末。有如民因相仇恨。遂假告發。以損良田。至于科立重額。不能輸納。或至旋買金銀。以爲坑冶所出之物。理宜蠲革。應諸路坑冶。仰常平司體究。如實苗礦微細。或若有今無。並從蠲減。應買樸金場並罷。如田產浩瀚。即相度差官監取施行。

一、職田本以養廉。理須有田。然後催科。訪聞諸路租存田亡者甚衆。督責平民。歲代輸納。深可矜悯。仰提刑司隔州差官根括。如無實田。再差官覆視。特與蠲落租額。其有蠲落去處。委提刑司將一州職田等第重均爲額。所委官根括不實。如係知道監司職田者。坐贓論。餘官減一等。一、州縣賦入有常。轉運司以上供拋科爲名。盡將本州所入拘占。致本州闕用。或將軍兵月糧取于民戶。仰轉運司除諸州依格上供數外。轉運司移用錢物。不得侵過本州有額上供所餘三分之一。違者徒三年。一、諸州公庫約束周備。近緣起發金銀。深慮官吏因緣率斂。以悟所闕。重困民力。可將錢道金銀更不起發。其賣酤息錢。特依舊法收入公庫。仍令提刑司覺察。歲終其有無。仰配科率聞奏。

一、州縣官監酒務河。有昨緣差官經制增添價錢。重困民力。可應緣經制司所添酒錢並罷。一、倉庫出納收頭子錢。皆有定法。東南九路昨緣盧宗原申請數外增收。重困民力。可應宗原申請所添頭子錢並罷。一、京東科納免夫。向緣人戶就燕山借免郭藥師錢物。訪聞州縣尚行理索。深可傷痛。並與除放。一、京西昨緣張叡言王瑤叛起新稅。已令御史臺取索蠲減。今來夏科在近。可令本路將元增數以十分爲率。先次減放四分。餘候御史臺定到蠲減分數施行。

聖旨。開封府差使臣前去追取蔡京蔡攸所寄宋喚紅金銀二百擔入京。

王師與金人戰于榆次縣。制置副使种師中死之。初、弊離不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而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种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出境。結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結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鎮城法困太原。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兩北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于是詔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相犄角。應援太原。師中兵次平定軍。復壽陽榆次諸縣。時結罕以騎渡井陘。會西山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兵散。將歸。告于朝廷。本兵臣信之。從中督戰無盡日。使者項背相望。詔書以逗撓切責師中。師中讀詔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兵間。今老矣。而逗撓乎。慨然赴敵而死。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師道駐滑州。以老病乞能。

十三日。上御紫宸殿。以太上皇帝回鑾。受百官賀。是日雨大作。改用六月一日。又雨。竟于雨中行禮。

左諫議大夫馮澥奏。臣聞天下有公論、有中道、公論者、天下之所同。而中道則萬世而不易。熙寧元豐及元祐以來。人無公論。治失中道。不偏于此。則偏于彼。天下弊于變更。士夫困于遷謫。五六十年間之是非相攻。禍福相軋。紛爭擾擾。至于前日大亂而後已。陛下龍興。以英資睿斷。誅鋤奸凶。剗除蠹弊。擴然大變。與天下更始。宜于此時明大公至正之道于天下。合天下之公論。垂萬世而不易。而臣竊聽近日朝廷議論。觀士大夫之趨向。駸駸復偏于元祐。鼓倡應和。漸不可解。則義理又將不得其中。而政治又將不得其平矣。臣聞道貴適中。法則隨時。祖宗之法。至于今百有餘年。蓋有可行者。亦有不可行者。今但擇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去之。則已矣。何必祖宗之是。而熙豐之非哉。傳注之說。千有餘年。其于聖經。不爲無補。然要之公論。豈無淺漏未盡之處。王安石以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爲新經。鏤板太學。頒之天下。學者翕然宗仰。然要之公論。亦有穿鑿太過之弊。新經令學者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已矣。何必傅注之是。而新經之非哉。祖宗之治遠矣。臣不及見。熙寧元豐年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朝廷無倖位。州縣無橫斂。夷狄畏威。盜賊不作。使今日之治。得如其時。有何不可。是時學校英秀如林。治經習史。皆有本原。程文具在。可以按考。使今日學者得如其時。亦有何不可。自崇寧以來。蔡京持權。二十餘年。紛更變亂。靡有寧止。自熙豐之法。掃地無遺。故其大壞。至于如是之極。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臣願陛下無作好惡。不蔽偏黨。允執厥中。以照臨臣下。則是非自明。紛爭自息矣。伏望睿慈與兩府大臣少加詳議。如有可采。乞明榜朝堂。頒示太學。以安士心。以絕衆疑。則臣死生幸甚。苟爲不然。臣甘受邪言之誅。早正典刑。以示天下。亦死生幸甚。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出榜朝堂。

十四日。臣僚上言。外任官職田權借一年。從之。

十五日。禮部尚書傅墨卿等言。春秋釋奠。乞依元豐儀令排辦。從之。

十六日。聖旨。御膳今聞尚進早晚百餘件。方今民力困敝。府庫殫竭。朕不身先。何以率天下。今後早晚供進六十件。只令行下。

十七日。詔。昨以遂御筆論者。並改作遂制論。從開封尹馬山之請也。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自祖宗以來。本臺僚屬。非有出身。未嘗除換。下至檢決官。著于定令。亦莫不然。昨奉聖旨。唐恕落職致仕。除監察御史。臣聞恕除不曾致仕外。實有行業。士類推許。倘分領六察。固優爲之。然以蔭補入仕。有遠祖宗條例。恐此端一開。自是袴褶之子。攀援進取者。足相躡于憲府矣。欲乞改除府恕一等差遣。奉聖旨。唐恕與除郎官。

十八日。遣王雲、曹曦、使幹離不軍。

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權罷詳議司。從之。

二十一日。檢會五月十六日聖旨。高俅率領軍兵敗壞紀律。累有言章。可與追除。子孫倖冒。亦與降等授官。以戒後來者。吏部供到。高俅已身亡。前係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簡國公。子羌卿、見係

岳陽軍承宣使、堯輔安國軍承宣使、堯唐桂州觀察使、十八日、奉聖旨、高俅追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堯卿、堯輔、並與右武大夫、堯康與右武大夫並遙郡刺史、餘官追奪、諸孫免、

臣僚上言、謹按高俅初由胥吏遭遇、夤緣幸會、致位使相、檢校三公、不思竭力圖報、乃敢自恃昵幸、無所忌憚、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軍伴、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校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斂、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雖禁軍亦皆傚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廢教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者又營生廢教、所以前日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己夷狄、實俅恃寵營私所致、貪財誤國之奸、不誠姦收、偶有司失刑、遂免遠貶、得終牖下、今來止追前官、不惟不足以厭公論、亦無以誡後來、奉聖旨、高俅更追節度儀國公、

二十四日、制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張孝純、爲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依前河東經略安撫、以守禦之功也、

二十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竊聞神宗皇帝即位之初、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爲閤門祗候、司馬光言此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班序差遣、事事不同、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則知閤門之職、祖宗所重、宜遴簡賢、不過三五人、熙寧間、通事舍人十三員、閤門祗候二十三員、看班祗候六員、當時議者尤以爲多、今舍人一百八員、祗候七十六員、看班四員、內免供職者一百三員、冗濫之弊、莫此爲甚、蓋由宦侍恩倖、貿以求財、朱勔父子、所貿尤多、富商家子、往往得之、眞宗時、諸王夫人因聖節乞親屬補閤門、帝曰、此職非可以恩澤授、並不許、夫以恩澤授猶不可、而宦侍恩倖貿以求財可乎、伏望特詔裁省、以杜倖冒、奉聖旨、閤門別立員額、

二十七日、聖旨、應天下州府軍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並仰通知、不限數保明、解發赴闕、朕將親策于廷、益才擢用、其識謀策深遠藝能絕倫、當不次陞擢、在京武學生仰禮部擇日考試、其等第聞奏、不係在學人亦許經禮部投狀收試、策義弓馬優異者、並與推恩注授差遣、其大中大夫及侍從官至路分都監以上奏舉武舉人、自依條法施行、

六月一日、程振除吏部侍郎、

手詔、朕惟曩者諫省虛位、藥石不聞、肆求忠讜直諒之士、以備諫諍之列、朕既虛心無諱矣、凡爾諫臣、義當自竭、體茲至懷、自今朕躬闕失、其悉心直論、勿隱勿避、必求實是、以稱朕好直求助之意、

聖旨、道君太上皇帝妃嬪、並以龍德宮妃嬪稱呼、

聖旨、前降姚平仲立賞告捕指揮、更不施行、

二日、右正言崔鶠奏、伏覩詔書、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除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生、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乘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互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

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灝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好言也、昔王安石用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爲異乎、士攜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官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何敢爲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譏誚王氏之說、尤爲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有爲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有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爲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耳、博士先生有敢詆誚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程說、則灝之誕罔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賜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灝言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也、然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爲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灝所上章幷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　又奏、臣近上章論諫官馮灝、未蒙施行、灝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灝之意、不過欲以熙寧元豐之法爲治、元灝乃熙豐人材之一也、己之說行、則身安、己之說廢、則身危、非爲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特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爲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爲新說、以造士、號爲新美之才、新美之才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帷幄、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于泰山、及章惇、蔡卞、用事、斥之于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害異己、因謀一網、于是盡收熙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于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倡和、爲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傷矣、紹述遺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虜犯闕矣、此用熙豐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瘳、一醫治病而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運年四月朔日食、四月者、正陽之月也、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者、乃造擬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爲正、異己者爲邪、灝與京同者也、故在正等、凡異己者、京皆指以爲邪、陷爲罪戾、凡數十人、近者上皇下罪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于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爲上書正等者、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豈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又奏、臣伏聞前諫官馮灝、曾上章疏乞榜朝堂、朝廷以爲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爲非、排駁之、及光之繳駁也、馮灝不敢以自直、大臣不敢以爲辨眞

李光面不問邊馮澥而不詰政刑如此士論紛然且以澥之言爲是則光可罪以光之言爲是則澥可斥當斥而反遷是謂賞奸傳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以濟矣馴致其道至于今大亂陛下中夜以思當食而歎未知所以濟其後也而臣下不思所以排奸糾紛以寬陛下社稷之憂但襲用前日相蔡之術以嘗試陛下此罪人也它日有論蔡京紹述爲是而籍沒之資產可還放逐之子孫可用者矣何以知之嘗試之說行而陛下無與照奸則何言之不行何說之不入此非獨臣憂之天下忠臣義士所共憂也今臣區區犯奸鋒蹈禍機與陛下言之卒于不勝而自斃也亦愚矣但臣職在言責伐奸邪之謀塞禍亂之原爲國家長慮御侮臣之責也且侍從者、執政之階也近澥之意不過欲次補近臣漸當揆路以行其邪說以固其寵與爲萬世自安之計此賊臣蔡京之術行之至今天下破壞茲亦極矣陛下尚忍使京之餘燼再破壞耶前車未覆而不戒者有矣未有前車已覆而不戒者也伏望陛下究馮澥之建議李光之駁奏孰是孰非而大明賞罰以示四方使四方曉然知陛下政不容奸則雖鱗敵不敢輕中國不然匹夫匹婦忿然有不服之心國威不復振矣取進止

上召翰林學士吳幵至內東門幕次中使出御寶封侍御史李光劄子論馮澥推尊王安石之學鼓惑衆心安石倡條例冒專任己能斥逐名賢任用小人馴致蔡京蔡卞操縱逃之說掃除祖宗法度于光劄子後御批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倡紹述變亂舊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詔詔曰朕以薄陋紹體聖緒惟祖宗紹述區宇重休累洽以至于今其法度條章雖隨時損益凡以惠遺天下者咸根柢于仁義澤施于民淪入骨髓在于後人奉承之不敢有渝邇者蔡京懷諂蒐慝妄作不靖凡舊章蕩盡肆行變亂挾紹述之言爲劫持之計內外騷動公私匱困比歲上皇深燭其奸親御翰墨懷馴蠹弊咸所釐正迨朕繼紹夙夜祗懼嘉與公卿大夫圖惟故實務尊三王之常道以協我列聖之心以爲萬世之賴尚慮邪說或行智慧見聞搖動衆心害于國體明示厥指罔有不孚

聖旨應今蔡到京勤王文武官未推恩人並予轉一官及五百里外者更與轉一官、昨部押文武官、如松路不曾作過其狀保明申尚書省推恩施行准此

三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近日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也粟可積也獨將爲難得川師以將爲先而得之至難不可不爲之慮臣觀自昔以來唐之名將雖多其大者固已功業赫奕其小者名迹可稱當是時搜求甚廣故人材輩盛國家自童貫握兵以來選將必先其家奴其他皆以賄進貨賂公行其門如市至譚穢主兵悉效貫所爲二十餘年將由此選能得天下之奇材乎若以今日之材因謂天下無人不可也但搜求未至耳伏望詔旨令率執侍從以至臺省寺監監司郡守將帥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不限人數以聞其人有已試之效即具疏其迹未經試用即言其才能所長密係籍其姓名朝廷擇而用之庶使名將輩出如唐之盛奉聖旨依奏

詔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時种師中初歿种師道以病告歸謀所以代師道者乃詔綱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論所以欲遣行者綱自陳晉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爲

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勅令面受綱奏曰借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綱退即移疾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餘上輒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于是諫官陳公輔等言綱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爲大臣游說斥去之綱猶不受許翰書杜鄭二字遣綱綱皇恐受命

四日臣僚上言監司外臺耳目之寄選任非人毒流一路臣擇其惡聲著聞士大夫恥與爲伍者言之前兩浙運副王仲閒福建提刑俞向新提舉兩浙市舶張鋭皆市井小人性姿甚下貪汚暴烈所至爲害仲閒與宦奴事朱勔賊汙狼籍無所忌憚向新奴事譚稹至于廝傳之事皆躬自監視伏乞斥責施行聖旨王仲閒俞向新張鋭並勒停

臣僚上言去惡本者使無遺孽昨言者以蔡京之增棄著其甥鴻躬厚以京之故皆合罪斥而著自雜學士降待制躬厚自待制止降修撰朝典未盡士論未厭按著市井輕儇綺紈恣騃衆所不齒躬厚止是庸才別無大惡緣京而升亦合隨京而罷伏乞並行落職能領宮祠加著以流竄之罪收躬厚以任便居住之恩外有劉個者係蔡攸心腹之人撫背摩足無所不至奸謀詭計多自個出自待制止降修撰而據其罪惡亦合依著施行奉聖旨葉著、鴻躬厚、劉個並落職

五日臣僚上言自崇寧初蔡京輔政首亂舊章排斥異己汲引同類待以不次朝脫宄散暮翔殿近常情難克自重于是枉道求合旋然成風凡所厚者蓋不獨顯榮其身又及其子孫又及其親戚故舊陰相倚重盤根錯節牢不可破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牣天下然才者少不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貪殘苛嬈遠近告病此猶非京之本意也察其建三術置四輔疏興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許敵仁奏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爲朝廷憂心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蓋臣因之論列其事太上皇雖務納汙猶令整其攻山京之僭心終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雱欲自爲階梯衆論喧騰心不自安復封韓琦以塞人言乃蔡確何執中鄒居中童貫皆因之爲例封王矣本朝封王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族耳驟國朝之法長奸雄之心京凶悖之情遇事輒發不可一一數也賴上皇聖明不爲邪說所惑京知狂謀終不得逞于是結附戚里內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爲以耗國財敝民力必欲坐視顛覆以快不遂之意鄧洵武、范致虛等託爲紹述之言以助京劫持上下而何執中、余深、林攄、薛昂皆其死黨濟其奸謀成其羽翼使不可制太上皇每下詔書施行善政皆爲此輩壞過是以人心日益愁怨國勢日益孤弱趙挺之、劉逢、張康國、鄭居中、劉正夫雖號與京不同然引用羣小梗閉正路亦率由一道蔡京、蔡攸乃其子弟相與爲異有若仇讐考其蹤跡實皆同惡相濟至王黼爲相奢汰愈甚開邊黷武禍及生靈迹其所來亦本由京勢位相埒乃相攻陷遂致犬羊窺伺變生一旦太上皇播越宗社阽危雖其所致非一要之造端立本舍京而誰今京降黜雖屢有指揮然罰不當罪輿論猶鬱縱朝廷未欲誅于兩觀之下猶當投之海外以示薄責其宗族婚姻因京而致顯官者望悉改正其何執中、余深、鄧洵武等第其罪

惡與安石等。王令亦行難能施行。舉聖旨、京牧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薦。當正刑章。仍報行言章。六日。聖旨、葉煥政和八年。曾進繼明集。言朕以嫡長建儲之意。蒙開其人明爽。有詞學。向居外任監當。可召赴闕。試才優與擢用。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知徽州唐作求、貪汚不法。贓賕狼籍。民不堪命。聖旨、令本路提刑司取勘。

右正言徐秉哲行左司諫。　程瑞行右正言。　監察御史胡舜陟爲殿中侍御史。　張澂爲監察御史。

資政殿學士劉韐除宣撫副使。　解潛除制置副使。代姚古。　徽猷閣待制折彥質除河東勾當公事。與解潛治兵陝西。

靖康要錄卷第八

七月手詔。朕既詔三省樞密院奉依祖宗舊法。又命學校正王安石起典。而士大夫未喻朕志。熙寧元祐學術政事。議者紛然。朕賴上皇慈訓。開紀年黨籍之禁。與民更始。蔡京頃唱紹述。籍制上下。變革之亂。幾危社稷。艱難至此。豈可復循。應今日政令。朕惟遵奉上皇詔旨。修復祖宗故事。而羣臣庶士。亦當講孔孟之正道。察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翊翼朕志。以濟中興。播告中外。朝聽毋忽。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陛下拔秦元于下僚。使提點京畿刑獄。訓練保甲。士夫聞之。莫不懽悅。蓋以元學兵法三十年。而深得其要領。滄州破賊。見于已試。若集畿邑保甲。使之習勒。爲有制之兵。內衛王室。外禦戎寇。此誠國之大事。今日之先務也。保甲職事。既專委元措置。則今畿邑保甲提舉官、自宜減罷。若更存留。非惟冗長無用。亦恐有所妨害。伏望睿旨罷今武臣提刑。以保甲屬元。庶得專一。究其施爲。舉聖旨、罷武臣提刑。先是元任河北河東宣撫司勾當公事。繳進所撰師律。并大小八陣圖。胡舜陟薦之。詔引見上殿。即除京畿提刑。復有是命。制以皇弟鄆國公樞封安康郡王。韓國公樾封廣平郡王。

八日。制鎮西軍承宣使王稟爲建武軍節度使。依前侍衛馬軍親軍副指揮使。以守太原之功也。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提舉醴泉觀。

聖旨、禮部尚書傅墨卿知舒州。又聖旨、傅墨卿不可與職名。前降龍圖閣直學士指揮。更不施行。傅墨卿

初除知壽春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莫�altaiが爲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王寅爲禮部尚書。

左諫議大夫馮澥除吏部侍郎。

觀文殿大學士特進知壽春府白時中、提舉西京崇福宮。龍圖閣直學士提知州陸藻落職。提舉西京崇福宮。

司馬朴、富直柔、呂俅、邢縡、張濟、召赴都堂審察。

十日。司諫陳公輔劄子。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譬猶病人之身。有在肢者。有在心腹者。守禦失備。邊境騷然。河北寇難方退。河東用兵失利。夏人西鄙。亦或侵擾。病亦甚矣。然猶在四肢者。乃若朝廷之上。人主聽言不審。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趨向不一。而其病乃在心腹焉。四肢病不治。猶未害者也。心腹病不治。厥身不可保矣。臣待罪萬死。爲陛下言之。比者狂虜直造京闕。諸門不開。僅月餘日。宗廟社稷。危如累卵。然人心堅守。士氣奮發。卒能使番寇引去。國家復存者。四支雖病。而心腹無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卽位之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各盡所言。而陛下聽之。未嘗惑也。其言之善。雖疎賤之人。必以施行。其言之不當。雖狂妄之言。亦不加罪。故上下無不通情。朝廷無壅蔽之患。今則不然。忠言切直。而未必信。奸言傾覆。而未必察。眞僞不明。於非蜂起。而陛下愈惑矣。前日余應求以迎合大臣得罪。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見應求親爲陛下拔擢。每欲盡忠圖報。若或希進。以爲身謀。自當以侵媚之言。迎合陛下。何乃迎合大臣。人情皆謂其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釋天下之疑。乃陰逐之。中外皆謂此大臣欲蔽塞言路耳。應求何足惜。臣恐無敢爲陛下盡言。則大臣之忠邪。政事之臧否。人情之疾苦。國勢之安危。不得復聞于上矣。所謂人主聽言不審者此也。陛下卽位之初。一時大臣固有奸諂不足用者。陛下灼知。稍稍去之。遂乃專任一二忠直之臣。彼亦自知委任之專。又見國家危急。故各盡忠。不敢懷私。以相排毀。今則不然。或以怨怨相攻。或以巧說相毀。各植私黨。不先公家。如李綱者、其忠勇雖可恃。而剛愎自用。不無過矜。故同列不平。共相譖譖。陛下已疑之矣。今更出使將兵。宣王時、吉甫所以成北伐之功者。以內有張仲之孝友也。今陛下若以綱爲可立功名。一意任之。如憲宗之裴度。固可責其成功。但聖心已疑。而大臣又無張仲之助。則其事尤危矣。綱何足惜。宗社存亡。爲可慮焉。臣所謂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卽位之初。凡百政事。皆以祖宗爲法。痛革宿弊。蠲除弊源。民心熙熙。猶幸及見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盛。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無敢異議。今則不然。或欲以祖宗熙豐之法並行。或欲以王氏諸儒之學兼用。持兩偏之說。立中道之論。如馮澥之徒是矣。夫陛下初欲盡復祖宗。猶恐有妨太上皇帝所行之事。故遲遲未決。今上皇已自深悟。奸臣誤國。蓋欲革去前非。臣僚乃尙敢挾私意以害公法。且王安石開端。蔡京紹述。流弊至此。幾亡天下。若非祖宗恩德及民深厚。豈能復存家國。今更復爲異同之言。此何理也。臣聞向者太上皇帝初立。便欲追復祖宗。未逾年間。用曾布、蔡京、乃至中輟。今日思之。誠爲誤矣。然當時之誤。天下事勢。猶可支持一二十年。今若復誤。大非前日之比。海內窮愁。公私困迫。國勢危蹙。人情駭懼。無甚于今日。一有所

誤立可召亂議論之臣，曾不念此，可爲之太息哉。臣所謂士大夫趨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誠心腹之病，不可不治，願陛下急治之，審于聽言，無以言罪人，使臣下各盡其所見，專于委任，毋以邪害正，使大臣各盡其公心，破兩可之說，盡歸于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所向，若是則心腹之病除矣。四支之病，縱使未去，姑少遲之，必無大害。蓋未有能已心腹之疾而不能治四支者也。如其不然，則內外皆病矣，臣區區小官，誤蒙拔擢，舉家數口，坐食廩祿，非不能以缺佞之言，揣合聖心，朋比大臣，以苟一時富貴，自念平昔，頗希古人事君之忠，今在言責，若不竭其愚忠，少圖補報，非特負陛下特達之知，亦負臣平生所學矣。將何顏面復在人間乎。伏望少霽天威，留神聽覽，臣所有干犯聖聰，罪殛之罪，實不敢逃，惟陛下處之，取進止。

詔京畿提舉教保甲差給事中孫傅、汝賞官資，令提舉官同秦元措置奏聞。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蔡京之親戚子孫，悉已竄貴，而尚有漏網者，京之壻葉著之父勣是也。今爲頗讀閣待制提舉宮祠，唯著及父勣皆以闒茸凡才，資緣超躐，內則離間京攸之父子，外則沮傷天下之英俊，今青天白日之下，而城狐社鼠得以苟逃重譴，公論不厭，乞聖旨，葉勣落職，依舊致仕。

太常少卿許景衡召試中書舍人。

十一日，兵部尚書蔣猷除徽猷閣直學士與郡，龍圖閣學士胡直孺知洪州，郭三益知潭州。

十三日，右司諫徐秉哲言：竊觀自古帝王之治，其隆盛昌明，未有不由于果斷，其衰微危亡，未有不由于牽制。蓋剛、天德也，人君所法者天而已，天能剛健，故能運四時，成歲功，天子以剛明，故能制羣動，役天下，成湯以勇智表正萬邦，武王以執競而安天下，孝元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唐文宗仁而少斷，甘露之事，禍及忠良，此有國者所當戒也。陛下以聰明之資，當屯否之運，強虜外侮，財用內竭，官邪宄濫，權倖縱橫，以一身而當無窮之弊，躬行恭儉，可謂堯舜之用心，然強虜未寶，財用未充，賢佞未分，權倖尚盛，法已行而復變，令已下而復反，國勢未聞振興，士風未聞純一，其故何也，得非陛下仁恩有餘，而剛明未施，舍容人過，而威斷不用也。臣伏覩陛下所立之法，所行之令，其初無非上合祖宗之制，下契衆人之心，天下指日以俟太平，行未逾旬，浸以變更，奸宄侵倖，自此繼出，此臣所以重爲陛下惜也。陛下苦不自覺耳。臣試舉一二，爲陛下言之。二月降旨曰：蔡懋依見任執政例，耿南仲賜第，祖宗舊法無有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天下莫不以爲然。近者王易簡依簽書樞密院例，茆山依尚書例，此豈祖宗所有耶。三月十八日指揮，自今後聖旨不經由三省樞密院，諸司不得便行，即時申尚書省奏，蓋所以防奸僞也。近者後作院申稱，如聽候申審延停過時，乞今後如承處分，即時造作，造作送納訖，然後申審奉聖，惟于若既已送納，復何申審之有，撥併御廚舊尚食局膳工膳徒，並發遣歸元差處，此陛下之儉德也。近降旨揮有日前發遣過人，並拘攔依舊令祗應，既已發遣，復又拘攔，臣不知其何謂也。楊時等學官無德服衆，並能差人填闕。五月九日聖旨也，至十日再降旨揮，楊時能祭酒外，餘學官不能，或能或否，臣不知其何謂也。昨降旨揮，咸里不得任職事官，乃祖宗法也，再降旨揮曰：祖宗咸里之家聽任，或任或否，臣不知其何

謂也。宰執留身奏事，非祖宗法也，陛下詔曰：留一班，議者尚以爲非，既而又詔別留宰相一班，則是常留二班，陛下若不再御殿，百官无由瞻望清光矣。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私言之，王者无私，或一班或二班，臣不知其何謂也。臣恢恩數，請給人從，各依本法，某依某人等例，不更施行，去歲之良法也，並能恩倖非泛轉官賞賜，今歲之聖詔也。近者釘帶孫端、蠻頭作李宗周、許依果子局趙慶、廚子孫和、體例推恩，餘破去歲依例之禁，又違今歲恩倖非泛之詔，臣不知其何謂也。應上書獻頌文理可採等得官，並改爲進納，不得爲官戶，此理之常然。前日降旨揮，令本部且注授廝勘及赴任，又令東南入粟納金者，得爲官戶，臣不知其何謂也。短使有勞之人，裁損其官，分爲三等，大張黃榜，見者鼓舞，明日收其榜，至今不聞施行，臣不知其何謂也。凡茲數事，方其明詔初頒，人咸悅服，今則已行復改，皆失本旨，此蓋懷奸之臣，撼搖成惡，使陛下之法令不爲天下取信，復蹈前日之轍，因緣得逞其私，招權而自專也。臣又聞臣僚每論列奸邪，陛下未嘗不以其言爲然，其間章疏有至于再、至于三四者，陛下終未肯行，及擊搏不已，僅能去之而已，其所與職名所付州郡，與自請不異，有罰無罰，誰復畏忌。范雎曰：擅國之謂王，能利害擅生殺之謂王，陛下何憚而不加誅斥耶。臣又見自五月甲申至今幾月，天變昭著，迹陰不解，宜熱反涼，又行秋令，暴雨傾注，大傷麥考之典籍，無非咎證，五行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故厥罰常陽，視之不恭，是謂不肅，上怒下暴，則陰氣勝，故罰常雨，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上偏聽而下情壅隔，故厥罰常寒。今命令數更，國事未定，諛說之言密進，奸邪之吏未除，閹官漸至，臺諫斥逐，聚勇敢而反爲盜賊，招軍旅而強刺平民，奔將不斬，逃卒不罪，功效未立，而先加之爵，罪惡已著，而不威之以刑，廟堂不同心德，學校交興議議，是謂陽微而陰勝，宜其災咎之未消也。臣伏願陛下清心澄慮，以靜而觀，如權衡之設，輕重自辨，如水鑑之照，妍醜自彰，因事以觀其所向，見幾而作，不使其罪至于大不可解，因言以察其所存，辨之于早，無使其滋蔓至于難圖。言可行則行，無惑于衆多之口，罪可逐則逐，無牽于異同之論，罰若當遷，使聞者不及掩耳，賞若日星，使見者莫不革心，若是則奸邪何爲而不投，賢能何爲而不進，法令何爲而不異，政令何爲而不修，上足以弭天變，下足以成夷狄矣。臣狂瞽之言，不識忌諱，惟知死節爲謝，以報陛下採擷覆轍之德，雖罹斧鉞，所不悔焉。取進止。

十五日，右司諫徐秉哲奏：臣竊見近日聖旨，龍圖閣學士胡直孺移知洪州，龍圖閣直學士蔣瑛知河陽，右諫議大夫楊時除給事中，識者悚然，且曰：陛下即位以來，慨革蔡京專政之弊，至今數月，未得少休，今日大臣用人，復循覆轍，大可駭也。蔡京竊弄威柄，二十餘年，衆人所惡，我必信任之，衆人所譽，我必擯用之，專權跋扈，不問是非，自作好惡，以上皇之聰明，爲之俯從，此陛下所備知也。今直孺、瑛、時、三人，因臣僚論列而遽用之，事不異此，且以直孺竭南浙與六路府庫之財賦，以奉朱勔、山、浙漕，爲發運自發運知平江、賜金帶，山平江再爲發運，司自發運除侍郎，燕瑛括二廣與南海之寶貨，令藥以賂王黼及羣閹，自廣漕除待制宮觀，自宮觀爲侍郎，二人緣是浸浸以至八座，其罪見「論惡」臣僚前後疏之詳矣，彈擊已至六七，陛下不能奪大臣之所主，僅能使之補外，然尚得觀閣，嫂秩，一知婺州，一爲宮祠，恩數與自請無異，論

者不與二人勉强出京。遲回近甸。直孺留其子耻、瑛留其子似之。日遣大臣之門。每進見。附耳立竢移時。坐客無不差駭。既而直孺果移洪瑛果得河陽。然此特爲之兆耳。朝夕當復爲中都官也。楊時年逾七十。老無戒得之識。日造蔡攸之門。進逐其騃子弟。遊從于道觀僧舍。以幸荐拔。學者無不羞之。因緣蔡氏。除館職。進侍講。遂爲諫議大夫。可謂峻矣。今年春、臺諫官集于檢院。共論蔡氏之惡。時搢手以止同議者曰。且無及居安居安、攸字也。身爲諫官。不恤公議。容奸蔽惡。略无忌憚。近在太學。議論輕股。藉生紛擾。幾致生事。无德服人。遂能祭酒。言章攻擊。自知可羞。有辱朝門。三乞外任。一乞致仕。大臣又憤言者攻其同門之人。主之益力。不容其去。因而遷爲給事中。不獨遷之。又并其曾論時者遷之他職。以杜其口。時自以諫議非所宜居。連章乞外。今再遷其職而留之。是朝廷不以廉恥責士大夫。其不思甚矣。臣竊謂直孺、瑛之貪汚無恥。時以老耄之人。反得遷擢。此正蔡京平日之所優爲。今日大臣尚可爲之乎。昔京用人。臺諫敢有異論。必加惡名以逐之。今日大臣未敢誣臺諫而斥逐者。正以事陛下之日未久。尚畏陛下之剛明而然。若玩習无忌。測陛下之有容。其不附己者。當漸驅逐之矣。上皇爾幸。正緣蔡京所誤。不能撥亂反正。豈可使大臣復爲京之專權乎。臣又聞近者大臣進用百官。每對陛下託以人才難得爲辭。蓋將平日贓汚累迹之人姓名進擬取矣。臣以謂天下人才。不患難得。唯患用之不得其術耳。昔周世宗累爲劉旻所敗。遂大選將士。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且一日斬將七十餘人。豈復有將可用。世宗自斬愛能之後。軍威大震。果敗旻于高平。取淮南。定三關。乃知冀望者去。則勇敢者出。任謬者逐。則才能者進。理之所必然也。陛下若以人才爲難得。專務姑息。則人才愈委靡而不振。孰爲陛下任事乎。惟其才則留之。不才則逐之。可用則任之。不可用則已之。如是眞賢實能。當自出矣。猶之淘金。汰沙盡。則金出。若謂金沙混雜。棄于淘汰。則金與沙俱爲棄物。此不可不察也。如直孺、瑛、時等。正如金中之沙。何惜不汰之哉。陛下無惜人言。特伸盛斷。檢會臣僚前後言章施行。褫奪職名。投置閑散。以慰士論。以清流品。以壓權臣。以尊主威。實社稷無疆之休。取進士讀舉。上曰。臺諫官爲朕耳目。皆由親擢。卿此劄足見不阿附大臣。特除卿諫議大夫。勉解漸諸將士等。朕以戎翰犯順。俶擾邊鄙。攻圍太原。緊時未解。肆命卿等率帥救援。頗聞將士遇敵血戰。冒犯鋒鏑。蓋不顧身。非忠義所激。安能如此。朕聞之感歎不忘于中。然賊勢方猖。未即殄滅。一方之民。久困荼毒。重惟國家撫養將士。固已有年。今日國家有急。非卿等蓋命竭力。所向無前。安能使朕得寬憂顧。但戰者危事。今命卿等擬身冒難。以致創殘。每一思之。痛若在己。今降賜金一千兩。金束帶五條。戰袍三十領。卿可用激賞中。偽用命將士。將來第功自節度使以下。皆爲賞典。若有奇功。使加開府儀同三司。朕自聞進師。寢食皆廢。卿等其體朕懷。早進勛烈。自取富貴。澤流子孫。日竚捷音。更宜勉勵。

十六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言。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謂宮女殺多。乃放六千餘人于外。而執樂之人。咸興感請姑留之。宣諭曰。樂非朕所好也。又有侍御三十餘人。蓋皆妙麗。聞還爲勞院者。陛下以曾是道君宮中舊人。即與長假。未嘗見面。既又以聞留宮中。徒費廩食。于是一朝出之。旋有子道。今宮人數百。惟各有職掌。不可去者存焉。實和殿積年所藏珍玉器皿奇異玩好。一花一石。悉移置龍德宮。以幸道君。而遷關長

廊左右舊章。蕩然一空。前此自景龍門至金水門。如海岳蓬萊庵曲江之類。一帶佳花美竹。不可勝計。一日降旨。伐竹爲軍器。其花木皆折而爲薪。臣竊以古稱成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今觀古。若合符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以臣所陳。宣付史館。奉聖旨、依。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今日除祠部郎官劉彷分任廣東西路提點刑獄。朝散郎方略任廣西運判。略乃余深妻兄。彷乃劉個族兄。略與京攸同鄉。又蔡氏之族壻。平日出入京攸之門。交通狎昵。結爲死黨。一旦持節廣南。而京攸在謫。海三州。似欲與蔡氏爲地者。成命播傳。士類驚愕。伏覩近降旨揮。京攸永不放還。臣僚敢有引薦。當正刑章。今此差除。雖無引薦之實。而有庇護之嫌。如是而欲人無疑。可乎。乞賜放能。奉聖旨、並依奏。

左司諫呂好問試左諫議大夫。右司諫徐秉哲試右諫議大夫。李擬除左司諫。李會除右司諫。

十八日。御崇政殿。疏決在京係囚。

聖旨、應支賜贈並減牢。候邊事息日依舊。

十九日。知達州史祖道放能。以臣僚言。保蔡京童貫門下賄賂親昵之人。貪婪兇暴。侵虐百姓故也。

應安道特追徽猷閣直學士。更追兩官。以御史臺言其身爲侍從。藏私狼籍。生前不曾追奪官職故也。

二十日。御寶批。朕托于兆庶之上。所賴以共守祖宗疆土者。惟郡邑之臣。比聞河東尚有弗思體國。惟務便私。治檄去官。先移家屬。有一于此。民何望焉。朕今今歲之春。我實無備。故于遴職之更。迨其大舉。今邊計鼎新。可以責其固守矣。法不可施。恩不可再。五中三令。誅罰必行。洛爾有官。各體予意。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臣自蔡懋如大名府。所嘗論奏。以爲其人凶悍。敢爲不義。乞賜罷斥。不蒙施行。今果失軍民之情。監司具其過惡。始能府事。以趙野代之。夫去一蔡懋。用一趙野。其人才不甚相遠。臣又以爲朝廷之失也。野之才、但能工于附奸邪而巧進取。蔡京、王黼、李邦彥用事。皆能諧媚。得其歡心。若其他可用之實。了無寸長。方金寇侵侮。陛下焦勞之時。大臣義當體國。見危授命。野輒乞致仕。欲藥若而去。爲自全之計。戴天履地。何忍如是。李邦彥堅守和議。割棄三鎮。野亦與謀。實欲賣國。以結虜人。按其罪狀。流竄有餘。況可使守階都乎。所有大名尹指揮、乞賜追寢。仍乞明正典刑。奪職能郡。竄之遠方。以爲奸佞之戒。

左正言程瑀奏。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之股肱。臺諫猶之耳目。耳司聽。目司視。視聽不廢。運用股肱。无爲而中治者。此心之所以爲其君也。人君亦何爲哉。相與論治道者臺諫也。相與行治道者宰執也。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天下之事。不過利與害。臺諫曰是。宰執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若以是爲非。則宰執何所逃罪哉。宰執曰利。臺諫曰害。人君察焉。果利也。過在宰執。不在臺諫。若以利爲害。則臺諫何所逃罪哉。萬機至繁。吾之所以用明者。特在于審是與非。辨利與害。灼然何次。使異與爵不分。朱紫混淆。勞神疲神于末流。天下之治。不可冀矣。蓋人非堯舜。不能舉事皆善。罔計其善。而悅人諧已。足謂未諂諛而成暗昧。昔葛亮當主幼國新之際。獨總朝政。顧何所顧于羣下。一旦發教。乃薛綜力求。將相遠

相，以補曠敗。太宗貞觀之治，庶幾成康，一時輔拂，亦少貶矣。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顧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治，不難圖矣。故朝廷之上，事無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言，必與朝廷違異也。乃所以相成矣。惟朝廷不以異己爲嫌，而事求其當，則天下幸甚。本朝之盛，無逾仁宗。稽考治迹，蓋周成王、漢文帝不是過焉。宰臣則前有王曾、李迪，後有韓琦、富弼；執政則有歐陽修、范仲淹之德。由今觀之，其人何如哉。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既已務和而不務同。至于臺諫有所論列，不以人微而易之，不以意異而訕之。惟是之從，而不嫌議不出己意。亦不難于改過遷善。當時諫官、宰執以爲奉行臺諫文書，是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用心過人者。洎王安石用事，以來，專以挫折臺諫爲事。然當時人才承累朝養育，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議論風生，以斥逐爲榮。未爲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石，而狠戾過之。議己者置之死地。臺臣引用私黨，藉公鷹犬，搏擊正士，創置官司，穴牆竊食，而諫列去位，授缺弗補，惡政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親見之，臨御以來，搜求疏遠，諫直之士布在臺諫，虛以聽納，下詔敦諭，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陛下蓋喜受人之言，未可謂之善用言。蓋喜納人之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用言從諫者，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行，不俟旋顧，若受而不能用，與不受同，實无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從諫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略，初无逾人，蓋布衣取天下，未嘗並一謀，出一計，唯其善用羣策，非獨張良、陳平爲之服心，外如酈食其、婁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業。太宗脅父殺兄，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唯其樂聞己過，有諫必聽，始也孫伏伽之徒，賞之而便言，久之得魏鄭公之意，于言辭顏色之表，不待力爭而强辨，此所以躬平禍亂，而坐致太平。人主誠欲聽言納諫，以二君爲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憂勤庶事，聽言納諫，宜無難者。顧尚有魏于二君，臣知其所由矣。陛下以沈晦爲事，而有蔽于明，以柔遲爲事，而有蔽于斷。明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諸人之心爲心，故臺諫章疏，或阻格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閱數月，已有擠陷之事。如余應求、陳公輔者，蹤跡外孤，志操凜然，金寇在郊，京師震恐之時，執章乞對，慷慨論事，仰蒙陛下延問開納，寇退之後，擢爲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人反目。一旦論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何異蔡京所爲哉。覆轍在前，不憚蹈之，亦可哀已。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用股肱，今也塞聞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將誰與爲治乎。臣聞其宗時嘗詔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令中書置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蓋非特籍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特賜舉行，仍內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隨所上錄之，聽政之暇，雍容觀覽，不唯有裨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進呈者，特與督責執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至偏廢，而治道可望。至于明斷之說，臣備員諫省，賜對之初，已懇懇爲陛下言之。伏望曲留聖意，取進止。

二十二日，宣撫司期是日敢行，以事未集，乞量展日。御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抵命乎。李綱皇恐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

不可乎。顧能樞密院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而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旨勸繳納上前，弗許。

二十三日，詔：朕惟金賊攻圍太原五十餘日，其勢危蹙，惟兵與食，最爲急務。而朝廷于此二者，措置殊未有方。每有警奏，不過督責諸將，俾令進師，既不益兵，又無見糧，安能使之必戰。既戰安能使之必克。近者屢勝，其弊蓋出于此。朕每一念，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知味。今聞黠廝梁壘臨城，控扼要害，援師不可進，糧道不可通，勢益危迫。卿等宜究心悉力，廣加籌謀，益兵置糧，不吝賞賞，以勸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須管太原近日解圍，若稍有誤事，不惟卿等辜朕倚注之意，朕于負荷之重，亦豈敢委法以苟私于卿等哉。翌日，宰臣徐處仁以下待罪。

二十五日，賜御筵餞李綱于瓊林苑。

二十六日，宣撫李綱犒軍訖，斬樂州都統制、河路軍馬焦安節于瓊林苑。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妄傳賊馬至，鼓煽軍中，古初退至隆德，又勸遁去。于是兩郡皆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古還闕，綱召斬之。

開封尹張山賜名昌。初，山因賜對從容，論中緒對問名曰：不以國，不以山川，以總大物，而命之曰山，可乎。卿其具古者忠臣之名來。朕將擇以命汝。明日錄聞，以周昌强直可慕，遂賜名昌。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昨降指揮，內侍領外局職事，並依祖宗法度。後又有旨，內侍領外局，除熙豐、元豐間當能，若依熙豐，則有碍前降旨揮，出令不一，人心所疑。況祖宗不令內侍領外局，爲萬世法。今使與外廷聯事，則必因緣交結，招賕市恩，宮禁密旨，往往傳漏，而城狐社鼠之勢，陵轢士夫矣。今都水將作監，皆有承受官，皆非祖宗之制。乞賜罷廢，奉聖旨依奏。

二十七日，臣僚上言：伏見四月詔書，以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之軍功，孟昌齡之河防，皆蠹國害民，罪之大者。蓋七人皆一體同罪之人。今李彥等皆已誅，籍沒家產，而昌齡父子猶稽二廣之行。楊戩之家，尚擁萬金之產，罪同罰異，朝論未服。伏乞早正楊戩籍沒之典，速加昌齡殛竄之刑，奉聖旨：孟昌齡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江州安置；孟楊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池州安置；孟揆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撫州安置。孟持落職放罷，楊戩家財令開封府拘收。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周世宗戰于高平，斬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聲大振。如世宗者，政事憲度，雖未盡善，至于用師英決，誠可爲後世法。臣謹按河東制置使姚古，雖本將家，其實畏懦，素無戰功，所以登壇持節者，唯以名馬寶貨，獻于童貫之門，濫被恩賞，以至于是。然荷國厚恩，不思報稱，自太原被圍，古提重兵于威勝、隆德，逗留數月，未嘗寸進，及种師中以忠勇自奮，而古遂期弗應，遂致師中失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虜人方圍太原，未有一騎一卒敢窺南北關，自師中失利，古輒退師威勝，士庶叩馬懇訴，願共守禦，古乃夜半遁去，致使威勝之民，扶老攜幼，斃于道路，哭泣之聲，振于山谷。此古可斬之罪二也。古

既退師，其部將又妄言于衆曰：國家已割太原與金人，我輩可以南歸。于是役夫般運糧草器甲及民登在籍者，悉委棄而去。此古可斬之罪三也。興師之初，有効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縛僞守倅以獻，不血刃而得一郡，古乃掩其功狀，不以實奏，致此十五人者止于賜帛，士氣不揚，抱戈不戰。此古可斬之罪四也。當僞官之守隆德，存恤其民，保護其孤女，賊鋒敢犯，立斬以狥。又聞賊兵于他所不許妄出，歸于粘罕，遣還其兵，自言先世乃汝穎間人，深有效順之志。一旦縛至軍中，古若如韓信之師左車，李愬之釋李祐，太原之圍自此可解，乃貪冒功賞，獻囚于朝，用必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斬之罪五也。人有上蔡道中見大刀巨斧凡數十輩，擁騎而載婦人者，云是將官擄妾。軍中婦人不可勝數，人無鬪志，士氣不振。此古可斬之罪六也。古欲退師，無以發端，忽有統制官焦安節厲聲而前曰：廝騎迫近，何爲尚留于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輒從其言，傾衆背道，實古之謀。假于安節耳。此古可斬之罪七也。樊何一失，而世宗斬之。古乃有大罪可斬者七，其可恕乎？近日如統制官張師正、王從道、畏法逃竄，已試之軍法。如此特小者耳。斬一姚古則主威立，斬一姚古則軍聲振，斬一姚古則四夷知畏，豈但能解太原一方之圍而快隆德士庶之憤而已哉。伏望特賜睿斷，明正典刑。奉聖旨：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廉州安置。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殿中侍御史秦埴、久患心疾，難以赴闕供職。乞別與差遣。奉聖旨：監察御史曹輔守殿中侍御史，新提舉福建茶鹽姚聖明除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安扶奏：奉聖旨：蔡懋落職宮祠者。臣竊覩所坐臣僚章疏，若止言懋身爲宿輔，任當元帥，方邊事未寧，陛下宵旰之時，而乃日事燕飲，至軍民怨望，形欲殺之言。已合重行竄斥。又況所論誣誣宜仁聖烈皇后，欺罔道君皇帝二罪之重，孰大于此。按懋所著父確事迹，一出私意，妄加增飾，自古奸臣恣弄爲誣，未有敢如此之甚者。蓋其天性凶暴，輕蔑朝廷，居之不疑。中外莫不憤嘆。陛下臨御以來，雖一夫之冤，有不得伸者，必爲昭雪，而宣仁爲臣下所誣，負謗抑有年矣。寧不爲之動心乎？今懋止乎落職宮祠，豈足以正誣誣欺罔二聖之罪哉。伏乞極行投竄。奉聖旨：蔡懋降充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亳州居住。

二十八日聖旨：七月一日，詣龍德宮，皇太子特令導從。

二十九日，龍諸州知通管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入銜。

左正言程瑀奏：臣聞人主之治天下，有要道，得其要，然後无爲而治，可以坐致。否則叢脞而殷肱惰，萬事隳，雖復勞心焦思，夜以繼日，无益也。要道者，吾不任事而付人以事，吾不客權而分人以權，是也。竊觀陛下即位以來，虛中退托，委任大臣，未嘗客權而任事，其日仄渡朝，休假視事者，凡相與時咨延納而已。治天下似得其要，顧功效不見于前，而深憂遠慮之士，懼禍至之无日者何哉？其過在于任人以事，而不責其成功，分人以權，而不觀其趨向。未得叔臣下之方而已。夫我任人以事，分人以權，彼將或廢或舉，或公或私，有舉而无廢，有公而无私，則可。或反是，烏得盜而不問哉？小則賞罰大則斥陟，操是以馭焉，此其所以治功之要也。陛下自踐今日之治，與前日何如哉？持苟且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凋弊不息，官冗而未知澄，兵驕而不知制，名曰斥逐奸邪，而不忘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憤差除。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盡，其最急者，宦官反側，將爲變于內，而不知分其權，殺其勢，民庶困耗，將爲寇于外，而不知寬其力，結其心。未知諸臣同朝奏事，留身造膝之言，亦嘗及此乎？其可深駭者，視公家之事，不同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者幾希。臣不暇廣指他事，姑以率彌大爲宣撫及遣人使金國二事明之。夫彌大宣撫，不知出于何人，除命始傳，衆固以謂不堪其任，政府中亦有竊笑之者。彌大治行，政府自當目與之謀議都堂，授以成算而往。彌大詣都堂不見也，乃僕僕日較治臣之門，乞辭而去。未聞付以統戎大事，乃如此耳。行次大名，雖有旨改命，而處置勝捷軍失行已致生事，至于一行官吏兵馬，虛費錢糧，不知幾何。今欲猶歸罪彌大可乎？王雲使燕山，得金人請和語言，入塞，七日疾馳至京，爲金人約遣使人以七月上旬至也。陛下命宰執求可使者，義當朝受命而夕擇人，俾有司爲治裝督趣，上道，象程而行，庶無後時之悔。迫今半月矣，乃始聞得一鄧紹密，不知復幾日乃能北去，夫和議成否利害，不可具論，獨不念燕王之賀，太原之圍，日與死鄰，朝廷乃恬不加意，動輒稽滯乎？陛下觀此，則宰執任天下之事，分陛下之權，果能背私而向公，使庶事具舉，相與以濟艱難乎？臣稽之衆論，僉以謂徐處仁肅俗，吳敏、耿南仲昏懦，加以唐恪之傾險，此政事所以日隳敗而不振。明主當自知之。伏望陛下深惟社稷安危，天下治亂之機，盡賜斥罷，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庶幾尚可救藥。昔賈誼有抱火居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由今視之，火已然矣，僅未及肌膚也。大臣不早爲之所，相與持因循苟且之術，陛下不加英斷，孰將誰執乎？臣陪諫官之後，凡三奏事殿中，仰蒙陛下虛懷延問，和顏色而受辭，感激孤忠，豈有以報春過，今者一朝而請逐大臣，亦幾于狂矣。雖然，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則忠。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擴然屬與衰微之志，而大明斥陟，以濟艱危，天下幸甚。取進止。

靖康要錄卷第九

靖康元年七月一日。詔罷諸路仁濟亭。　制順福帝姬進封順德帝姬。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虜情狙詐。多方見誤。去秋啓傳劉童宗之亡。彼方且點集人馬。今春胡騎出境。又傳吳乞買之亡。而幹離不歸傳位矣。彼方且休兵于燕山。今又傳粘罕亡矣。又曰投燕而歸。又曰歸救雲中。然晉陽城下。兵勢益强。軍壘益多。我師之出。出無不敗。粘罕果歸乎。果亡乎。虜人誤我。使其不設備。故其奸計每每如此。臣竊怪寇出詭道無窮。欲誤我于陷阱。而我誤彼了無一術。聞有臣下所獻計畫。如行間諜。如設水櫃。如招叛亡。如擣空虛。如攻其必救。如分其兵勢。三省密院牒報於下。大寶文移。有同法令。省臺寺監。處處有之。安知其無奸細賄達於廣廷。凡有指畫。動輒知之。彼必思所以應之之道。我能制勝乎。臣願陛下密諭將帥。嚴飭武備。勿爲所誤。更詔三省密院。凡有事爲兵機。勿得降出。奉聖旨。今後係兵機事。不得須行。

四日。知威勝軍雍丕遠先次勒停。根尋送所司根勘。以臣僚言。金賊犯界。即擅離任逃遁。致司錄李植率衆降賊故也。

五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竊惟國朝於觀文殿置大學士。以爲宰輔均逸之能。自非進退有禮。而以功名自全者。未嘗輕授。謹按前宰相白時中、李邦彥。威屏備不才。或浮薄無行。實居宰輔。士論鄙之。昨者金賊

擾攘之際。恒懷無謀。幾致敗事。稽其罪戾。宜抒鼎鑊。陛下務全終始。能相之日。例以大觀文授之。固宜牢辭職名。力請黜責。以見恐懼之意。今皆不然。時中乃具劄子云。方權臣恃勢。事之擾攘者。百不期一。夫身爲宰輔。其阿諛朋比。不卹國事如此。自能相歸。東至楚州。解舟於城外。時方臘寇據浙西淮南諸郡。閉門守備。一旦發擾。倒戈相向。城中洶洶。而後得入。市井之人。羣聚而傳言之曰。作宰相時。開口發一忠言以告于朝。豈有今日之事。即其懷奸誤政。不廉無恥。一至于是。今乃以特進大觀文領其祠。優游大第。歌童舞女。朝夕燕飲。不念陛下發勵于上。爲大臣者。忍如是乎。伏望褫其職名。籍其官秩。特加遠竄。及其子曰章、壻公孟。待制修撰。亦乞削官施行。又奏。前展論列。白時中尸素無恥。李邦彥悖慢不遜。及余深朋附阿諛。不恤國事等罪。未蒙施行。時中與王黼、蔡攸、朱勔、私相交結。邦彥與蔡攸爲表裏。余深又蔡京之死黨也。此皆國家之蠹。社稷之賊。久將奏聞。未足以明敎刑之威。快士庶之憤。所有大觀文職名。兼乞追奪。伏望早賜施行。

七日。朕即位以來。廣開言路。嘉尊來至。多及濫賞。日欲澄革。以除弊。然歲月既久。干祿者衆。弊固難革。難以究治。且累經赦宥。瑕玷蓋滌。若復求索瑕疵。首尾豈不相戾。況今邊方驚擾。兵革未息。朕欲用楚子之言。安民和衆。以修武德。豈不美哉。前此濫賞十餘項事。可更不問。故茲詔示。其論朕懷。聖旨。方聞京牧中路徘徊。不去貶所。州縣尚自觀望。將迎不絕。仰開封府差衙力促令使臣管押至貶所。交割訖奏。日下施行。

九日。宋喚賞授鞏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以左正言程瑀言其搆造語言。悖理傷義。詿誤盛朝。所宜不赦故也。

左正言程瑀奏。伏覩朝廷見遣使至燕山府。斡離不所。蓋緣王雲自燕山還。傳道斡離不之意。以謂粘罕得所與余都嶺書。竊言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望朝廷遣使解釋此事。臣訪聞使者朝夕出門。而朝廷所授意旨及賜斡離不書。皆未嘗解釋嶺書之有無。臣度朝廷所以略而不言者。慮失余都之約耳。夫我皆即既爲粘罕所誅。余都未嘗遣使於我。亦何約之有。又況余都起非有無。蓋未可知。特便有焉。勝負又未可知也。而金人圍重鎮。恒貴質屯兵界上。日謀南犯。事至急矣。我乃不先與要約。使解圍歸質。休兵息民。各保土宇。而持兩端。以生疑貳。臣竊所未喻。朝廷豈知斡離不之言不可信。而寄上兵馬。足以扞禦。可必其不能南犯。則不復遣使可也。既遣使矣。乃不聞議之成。焉用此紛紛爲。且粘罕非固欲與我戰。斡離不非固欲與我和。而二人異議者。蓋出於爭功。戰則功歸于粘罕。和則功歸于斡離。非能獨主和議也。必有以破粘罕之說。而請決于其君。然後和議可成。今我姑從其計。與定和議。賴有余都者與之爭戰。金人勝焉。我無損也。余都遂勝。而與我接壤。徐尋舊好。蓋未晚也。臣觀金人屯師于茲半載。陛下早朝而晏罷者。爲邊鄙未寧也。大臣孜孜。殫竭智慮。亦豈皆不在邊備哉。將不素整兵不素練。金粟不素蓄。器甲不素備。凡二十年之毀棄廢壞者。乃欲闔門于半載。而坐抗封豕長蛇。可謂難矣。然有言及金人勝强者。不以爲怯懦。則以爲恐動朝廷。是何哉。夷狄之盛衰强弱。蓋自有時。中國之所以御夷狄。要在觀其時之如何。

太宗之將誅武帝之深討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文景之和親高祖之降禮順其時而不失其權者也有如言武帝之舉于文景之世則疎言高祖之禮于太宗之時則謬朝廷觀時度勢遣約和議既得其權卑辭厚禮名貨重幣務協其情亦云可矣顧懷余都之事未嘗明言蠟書之弄臣恐猶疑不解和好無成使人徒往厚禮虛辱而兵革未有休期邊鄙或不抗拒藉曰未遽渡河則河朔重遭慘殄可不念哉時既秋矣和議成否在此一舉使所係在于書詞伏望陛下察誠偽之情度安危之計審成敗之理仰思保固社稷俯念全活生靈詔宰執熟議寬易書辭以授使者庶幾和議可成萬一財狼詭詐得我書詞反決交搆余都則彼僭而我無憾皇天后土憑鑒臨之不得已而交兵可也陛下不以臣言為妄德賜施行寔臣至幸如以怯懦以為恐動朝廷則甘從誅殛要之總在陛下而區區所見不敢不盡言也取進止

十日左正言程瑀奏伏覩臣僚近有章疏歷論列蔡京罪惡甫竄此日雖有不放還旨揮然京且暮之人耳不早逐之海外誠無以答天心而塞人望按京陰賊著于心造飾奸宄脅制臣隣迷國妄上不可悉數至于經誘上皇罪惡尤著臣請為陛下言之神宗嗣位之際宜仁贊決末命大臣共聞初無異論京乃自謂常侍側子入內欲斬王珪以禁制宜仁不暇他議哲宗已立已寔有功使宜仁銜恨于重泉而仁宗與子之意不暴白于天下然則謀一身之利而誘前朝誣母后若此其誰謂人臣而敢為之上皇性本慈愛忘嘉功名京獨柄用假紹述以濟奸謀逐忠謀以塞言路外則藉交結與內則陰連宦官相與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開奢侈侈者修之端大變移章妄作新制无非蠹國害民不但蔽君而罔下壞轉般之法僅足都內給支而懷泗之儲峙空變茶鹽之制盡供御前使用而轉輸之經費竭天變動于上而不憂人言喧于下而不恤以至委軍政于童貫使之專恣于外貫罔不公孤塞不聞將士怨嗟卒致搆患外國幾覆宗社竊據重位擅弄威福二十餘年海內側目其歸乃在于罔民力竭邦財壞軍政使上皇負謗于天下寔有問鼎之心顧天下怨嫉者衆未敢發耳罪惡彰彰死有餘責此天所不容地所不載臣僚論列不可勝數而二三大臣懷京卵翼之私爭為花護是誠不忍負京之私恩也不亦異哉夫鈇鉞不用而刀鋸日敝若子謂之國政陵夷者言利幾日加于微賤而不行于大臣也陛下修祖宗之盛德臣非敢以殺大臣歌陛下姑願投之海表以視法必行于大臣而已釋宜仁之恨為人孫之事也分上皇之謗為人子之事也陛下一舉而為人孫人子之事皆法于奸邪而牽制于寧制臣竊以為過矣取進止

武信軍承宣使太原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稟卒太原失守初是宣和七年秋金人非時遣使來名之告變實覘我虛實也復紹言于上皇請遣童貫速至河東且授以雲中之地信之不疑貫乃出宣府時粘罕使點廝撒圓本來迎貫見天平軍言詞不遜貫猶欲厚以金帛賂之韜雲中可得也因遣辛興宗偕往見粘罕興宗至廝帳粘罕厚為之禮以好詞遣回時胡馬已集入寇有日矣而貫不之悟興宗歸未浹日而粘罕盡師已及寇上發報至貫已歸調天下兵拒敵為詞乘軍夜開太原而出日馳數百里而還京師是歲十二月十六也恒嘉為太原副帥因總宣撫司之兵留屯者是月粘罕入代州沂州守臣石嶽關戍將皆開門迎降賊遂長驅圍太原時二太子已陷□燕之地矣十九日上皇以郊祀禮畢恭謝上清儲祥宮兩邊上章告急且乞師樞密蔡攸匿不進呈是日蔡靖郭藥師張孝純各遣官星夜奔告皆至京師攸貫知不可掩乃奏之上皇大震不終禮亟還禁中遣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橋又遣何灌將兵屯滑州以為之援貫攸等密預議遂傳位淵聖且為出避之計攸恐身去朝廷禍將不測欲用吳敏自給事中為中書侍郎托庇其家且謂敏有定策之功二十三日遂行內禪之禮太上號居龍德二太子既禪信德府遣郭藥師以輕騎先據河橋敗梁方平于天保藉力不支亦退走兵遂濟河明年正月五日貫攸挾上皇妃后郭王楷等東走淮浙九日胡馬至國門之北隨月議和乃歸而粘罕以太原來下河東勁兵必乘其後因留攻太原寔總守禦以死拒寇城中食盡至煮弓巹馬甲取筋皮充糧雖粘罕益銳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陷也久之力盡人疲力不能支諸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光世种師中劉韐張灝姚平仲等軍四面俱至賊分兵擋之皆不得前是月九日城遂不守師臣檢校少保張孝純不能死為賊所擒寔獨與戲下決戰突圍而出胡騎追之力戰不解轉曲盡亡寔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察赴汾水而死

致書于金人云太宋皇帝致書大金國元帥比因專使常以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死堅守難令不從致宿師引日已久惟兵民各為其主困于暴斂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仰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義抑亦為長久之圖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亮有少禮物具于別幅秋暮尚炎更希保護又書云大宋皇帝致書大金皇子郎君比常布悃具致悃誠近因使介之施尤詳敦好之意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雖令不從以致宿師引日之久重惟兵民各為其主困于暴斂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仰充歲幣方昭大信諒不受于閒言將究遠圖豈是生于細故成長利于兩國在仁人之立談想惟英俊必能體亮已遣使大金皇帝及大金國相元帥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察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秋暮尚炎更希保護

左正言程瑀奏上章奏論列蔡京宜竄海外未蒙施行按京罪迹罪在可誅鍾鼎刊名位居九五臨平增田托名祝聖私第引河潛通宮掖引援□□公濟妃嬪閨門汚穢醜不可言其他壞國害民誣妄不道不可勝數正名定罪死有餘責而二三大臣但懷私恩不畏公議寧屈國憲不負賊臣竊之曲江名為盜寶與內地無異伏望威斷早賜施行其子孫如攸輩盈滿臣見別具論奏謂正典刑係尚帝姬隱蔽法制亦合離判不當尚聯禁戚其餘並乞褫奪官爵無使尚屈給縣官實天下幸甚幸聖旨蔡京移儋州下開封府差人管押前去

左正言程瑀奏謹按蔡攸翥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致其挾媚道以估權操譎計以固寵竊弄威福招納賄賂賣國害民賊君罔上略同厥父至于位師傅之尊躬俳優之賤侮慢君父汙穢宮闈則厥父或未至是蓋死有餘責矣而燕山之役以歲賂易空城金寇之來閉家南逝名為扈從上皇實背叛也上皇南歸非獨思念陛下本于天性其深見遠識正應如此攸蓋弄臣上皇登復興之論議乃敢肆為誣罔謂勸上皇南歸使其私黨援為己功欲以蔽覆他惡昭著海內憤疾望投之海島不使汚我海內實快天

下之望。奉聖旨、蔡攸移常州。

刑部員外郎楊逵、度支員外郎呂濟、別與差遣。以臣僚言逵乃徐鑄之壻。交結朱勔。夤緣進身。濟素無士檢。邀時權惡。忝爲贓汚故也。

給事中楊時、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崇福宮。詔曰。朕獲承宗廟。托士民之上。嗣位旬日。戎狄犯順。乃至郊甸。迨今三時。邊鄙未寧。調發轉餉。勤勸四方。惟德不類。無以仰當天下。日夜祗懼。每御便坐。希臨正衙。凡所以自奉者。務從貶損。至于帝膳百品。十減其七。放遣宮女。凡六千餘人。未嘗輙奏音樂。備從臺諫通言路。公車上疏。乙夜觀覽。庶幾少自警戒。而日者彗出東方。致之前哉。是爲大異。畏天之威。弗敢寧處。念將循變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懼虛文不能興避告之實。幾復再四。意朕之不明。元元之愁痛無聊者衆。是用求民之疾苦。悉行條具。除苛解嬈。冀以感召和氣。以格休應焉。更賴中外大小之臣。體朕至意。同寅協恭。以圖康乂。

十二日。左正言程瑀奏。臣聞予奪廢置。人主馭人臣之柄也。古之人操此以役使群衆。喜怒不存於胸中。體公任理。惟其當之爲貴。有予有置。不傷於仁。有廢有奪。不傷於義。故下之人知上之非我私也。得者無所愧德。而失者亦不敢以爲怨。猶春夏之施生。秋冬之肅殺。各因其時任其化。造物者既是無心。物亦何嘗懷德與怨哉。苟欲有與而無奪。有置而無廢。是猶欲有春夏而無秋冬也。其果可行乎。然則前日所予。今日奪之。前日所置。今日廢之。亦顧於理何如耳。不審其理之當奪當廢。而戚戚焉懼人以爲怨。亦過計矣。臣竊惟比年以來。上則權臣。內則閹官。外則恩倖。竊弄權柄。輕視官爵。言功錄賞。補授汎濫。不可勝紀。陛下即位。臣下交章論列。四月十五日及五月七日所得聖旨。既許褫奪裁抑。允當衆心。士夫鼓舞。以謂官聲自此清。名器自此重。虛祿自此節。僥倖之徒自此退聽。依流平進之人。自此而免於淹滯。實天下之幸也。事務吏曹文移取索。未果上聞。五月九日。復降聖旨。深念僥倖苟得。不足深責。可使自新。以示寬大。特開願致仕於伊進納正官之路。其官品已高。或元初被賞。不致僥冒者。具名取旨。其實有軍功戰功及吏職年老補授人。更不褫奪。內有才力之人。即可量才任使。先次施行。聖旨可謂深厚。亦足以杜衆多之口矣。諸臣不惟天下公議云何。故懷私植黨。陰爲曲說。阻撓成命。欲入粟納金人。並理限遇依官戶法。則欺陛下以爲實爲公私之利。恐陛下以失信於人。欲今凡叨冒濫之人。注授。磨勘、赴任。各從其私。有司未稍致。則以有司見行一例阻節爲言。夫有旨使之裁抑矣。則合注授者未得法授。合磨勘者未得磨勘。合赴任者未得赴任。何疑之有。亂阻節歸過有司批旨。並且令依除注授磨勘赴任。夫苟且之事。豈初政所宜有。乃公然著之命令。此何理哉。猶以爲未快也。復飾小說以惑宸聽。而七月七日之詔下矣。詔旨流傳臣聽。繹繹詔旨。以爲可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二。敢爲陛下言之。夫歲月既久。干涉雖衆。三銓苟未廢。簡牘且存。可覆視也。何至與僞雜而不可究治乎。羣臣乃以難究治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一也。赦宥之行。除罪惡耳。今以往昔濫授爵賞。欲加釐正。未嘗求瑕垢而加刑罰也。羣臣乃以經赦而求瑕。首尾相戾。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二也。冒居高爵。濫叨重賞之人。民之所疾。衆之所惡也。褫奪裁抑果行。彼將鼓舞之矣。乃今

欺陛下以姑息僭濫之流。指爲安民和衆之意。白黑正不相侔矣。臣度陳敢之際。是必恐動陛下。以爲民不安。衆不和。勢當從而不斷。此可痛憤者三也。僭濫之徒。僥倖得志。肧胎於崇寧。熾盛於政和。大横於宣和。皆朋附權臣宦官恩倖而已。其苟賤趨事。比於奴隸者。所不聞。舍是則賂賕交結。誅求應副。皆剝削吾民膏血者也。乃使之享高爵。居民上以治民。其奉法循理之吏。不聞堂除吏部。差注爲所擠奪。傍睨盜路。今幸裁抑。民吏少快望矣。未幾反之。此可深惜一也。上皇去冬更張庶事。始悉獨未及此。豈以爲不當澄汰哉。蓋以此遺陛下。使陛下一舉而空之。發天下耳目也。陛下即位。臣僚再三言之。陛下亦幸再三聽之。宰執亦再三奉聖旨矣。今宰執不以退有後言爲非。不以反汗爲嫌。用意巧密。持說堅牢。以欺陛下。恐陛下偶不察其情。遂爲之降詔命。前所畫者悉反焉。臣所慮者。不惟僥倖之流復得志。虛天下之人竊議初政之失。此可深惜者二也。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涕泗而平致死。夫何故。奪之廢之得其當也。今羣臣不惟其當與否。區區以避怨爲事。使陛下不得專廢置予奪之柄。臣竊未喻。伏望察臣所言。斷以無疑。收還詔命。俾有司遵稟五月九日聖旨施行。內有願致仕及依進納正官法。兩項緣轉官則有多少。職名則有高下。有元係選人而改官。有元係白身而受命。輕重不侔。恐難限以兩色。欲望更委三省詳議。抑臣嘗觀唐室斜封之濫。敢罷之者。姚崇、宋璟也。後崔湜、薛昭素以爲言。而太平公主主其說於內。復詔量才敘用。而姚宋尋亦斥逐。使姚宋在位。敘用之詔。恐未遂用也。昨者裁抑旨揮。皆宰執聚議畫旨矣。今復更焉。得無異於狐埋之而狐搰之乎。前後異詞。是非混雜。坐致政令不一。上累國體。伏願留神省察。取進止。

十三日。聖旨。蔡京、蔡攸、童貫、王黼、孟昌齡、朱勔、李彥、楊戩、前以恃勢強買人戶田產屋業。致令失所。今來如有陳狀論訴之人。照驗文契。如委是詣實。並與給還。卻拘元直入官。宣撫司統制官貢迪。應援太原。於文水縣潰散之後。逃避不出。至今。奉聖旨、立賞錢三千貫。招人告捉。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臣聞漢用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匈奴單于曰。漢置丞相非賢也。一妄男子上書得之矣。蓋宰相非其人。取笑四方。見輕戎狄如是。而責其撫百姓。鎮四方。亦難矣。臣謹按少宰吳敏不才而器爲奸。無識而好任數。又其天資險佞。籧篨戚施。面若其人。退而害物。自童幼時爲蔡京父子賓於門下。側媚昵。日益親附。方鄭居中作相。與京搆隙。京乃嫉擯敏甚。列於侍從。分布親黨。四面刺探。嘗時被其中傷者。不可勝計。奸迹既彰。久被棄斥。前年京及子條復出爲惡。首加薦引。敏知京條將敗。而攸及李邦彥齊驅並進。於是又背京而從攸。爽考其行。豈可寘諸廟堂。以汙宰輔之任。伏自上皇禪位。陛下登極之初。授受揖遜。若唐堯虞舜。初無間言。乃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每於章疏。喋喋自明。此敏之罪一也。陛下仁孝通於神明。形於四海。天下之所共知。敏輙具劄子。欲令百官在上皇前則言陛下孝。陛下前則言上皇慈。播傳中外。人心疑惑。此敏之罪二也。臣僚累上章疏。彈蔡京父子、余深、李邦彥等。敏竭力營護。類多阻抑不行。或行之不盡。使陛下刑政賞罰不均。此敏之罪三也。頃時方賊作過。敏居真州。遣挈其家。遁於毘陵。州人因此驚駭不安其居。昨者金寇犯闕。又首入劄子。乞令其父般家東下。執政從官。紛然相

効。使京師之衆。扇搖惶惑。此敏之罪四也。左司郎中吳嚴夫、婚姻之家。顯有親嫌。引列宰屬。倚爲腹心。而不顧公論。此敏之罪五也。敏妻兄曾開初除知東平。葉夢得除知潁昌。敏以東平不及潁昌。於是令開與夢得兩易其任。曾棘、曾班、曾幾、皆其妻黨。故剖符大藩。或持節要地。不惜爵位以私其親。此敏之罪六也。昔與字文虛中同除中書舍人。潤色誥命。類虛中爲多。及臺臣列論虛中惡同王蔡。而又極力營救。不爲施行。其罪七也。敏頃常薦燕瑛爲廣南漕臣。交通情好。蓋非一端。胡直孺爲發運使。時敏寄居眞州。干求請謁。靡所不至。瑛與直孺皆以交結匪人。爲致彈劾。雖不得已而能去。將以龍圖直學士與鎮要藩。其罪八也。居真州不能擇交。而與賊汙罪人石巍宴飲游從。近乃召巍赴闕。士論大喧。其罪九也。太學官吳若上書痛詆其罪。初則怒而逐之。日下押出國門。是時金寇初退。城外剽掠未息。若無宿之地。賴幸其發憤兵所殺耳。既又復其舊職。果出於誠心乎。太學生陳東上書痛詆其罪。初則欲加以重辟。既又命之以官。作威作福。喜怒自已。其罪十也。他惡未暇悉數。敏自知其才不足以當大任。中懷怨怍。不敢舉頭仰面以見士民。衆皆侮笑之。不敢入省。書省判狀治事。自當軸以來。不得已而過省者。統十數日而已。方今國家多事。外則夷狄交侵。內則綱紀廢壞。雖賢而智者。猶恐不勝其責。況如敏者。他日誤國。萬萬無疑。古人云。屋大而柱小。可爲寒心。正敏之謂也。臣愚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構之大。搜採羣策。共致中興。如敏之奸惡。速宜擯斥。若遲疑不決。則國勢委靡。中外解體。不可支持矣。臣不勝感切之至。取進止。

十六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伏見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夜以來。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夫以陛下恭儉愛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變異。故凡明於天文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若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殺傷太甚。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天象著明。倘以幽遠之說而昧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又況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未加與刑。寬詔已頒。未覃實惠。倉庫未益。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皆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如息之政。更多冗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伏望特降明詔。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錮貪婪。修兵甲。還軍徒。備邊鄙。儲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如此之類。次第施行。庶幾變異爲祥。轉禍爲福矣。願陛下加察焉。取進止。

十八日。遣南夫、韓駒、復徽猷閣待制、遣差依舊張悉、胡松年、高伯振、李璆、復右文殿修撰。依舊宮祠。

二十一日。聖旨。蔡儲賈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蔡儲等並勒停。其蔡京以下並子孫二十三人。遇有大赦。不許量移。布告中外。

二十二日。給事中詹夔除徽猷閣待制。管句龍德宮。顯謨閣待制管勾龍德宮譚世勣除給事中。王賓深、葛勝仲、並復徽猷閣待制。依舊宮祠。以赦敘復也。

二十三日。右正言崔鶠除直龍圖閣差管勾西京嵩福宮。以疾病無乞休致。故有是命。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近降指揮。蔡京以下子孫二十三人。雖皆勒停。遇有大赦。不許量移。聞者莫不欣快。

然責同罪異。有未協公議者。如京之子脩、攸之子行是也。京方專權跋扈。遊國害政。攸實助之。去年春力勸京復出任事。秉京之病力援羣邪。結爲死黨。私己好惡。進退百官。宰相白時中、李邦彥、坐視而不敢喘息。天下莫不駭之。蔡行挾乃父之勢。竊弄權柄。納賄通賂。薦引兼汙。稍居要路。購冢墓無用之器。視金錢若蔽土。然強買園宅。專恣奢僭。帷簿不修。醜聲流傳。究攸行之過惡。尤在不赦。今攸紹州居住。行洪州安置。安在地內。未嘗人心。伏乞竄之嶺外。率旨、攸移白州。行移柳州。庶有分別。只今行下。

聖旨。京東轉運使王子獻、前知淄州毛孝立、東平府通判呂岳、前京西運使任輝彥、前提舉常平李端孤、劉寄、並令更部直注遠小處監當。以臣僚言。此六人皆事李彥。竭南路吾血以奉之。假借事權。勢力氣焰。足以制百姓死生之命故也。

臣僚上言。謹按徽猷閣待制知越州李邴、朋附王黼。最爲親狎。能軒輊事機。憂非喜類。當時士大夫多爲中傷。黼之誤國。邴謀居多。嘗語人曰。要見宰相。須是立地說兩時辰語言。其巧佞无恥。以至於此。故自選人經除校書郎。改秩才數月。一再遷。遽躋從橐。又權直翰苑。其榮至矣。黼已就殛。而腹心爪牙。與其亂者。尚已連綴近聯。領帥名府。士論咈然。伏望明正典刑。舉聖旨、李邴落職。罷汝文乞外補。可依所奏。除顯謨閣學士知越州。

太宰徐處仁劄子。臣伏覩街市印賣文字。有太學正吳若所上書。言臣常以十事留蔡京。覽之不勝駭愕。須至陳述本末。以祈聰察。臣於崇寧間、與鄭居中、劉正夫等、同在從班。是時蔡京猶持國政。至大觀元年。蒙道君皇帝擢爲尚書右丞。日與蔡京爭論政事。京意不悅。時道君待臣厚。且過明堂大赦。京雖怒臣。未有以見逐也。才兩月餘。臣丁母憂去位。既而居中、正夫、亦以他事與京有隙。而臣孤立無助。遂獨兩遭斥逐。流落外方。凡二十年。陛下即位之初。首蒙收召。擢爲上宰。夙夜罄竭孤忠。未常敢以一言自明。向日之事者。蓋以方京盛時。生殺在手中。而臣敢忤其意。于是爲難。今京事敗勢去。罪惡暴著。略正典刑矣。雖曰言其過。人誰不能。是以不復自明。至于暴其奸狀。自有臺諫亦悉心舉行。若乃京所立害民之政。日夜敷陳。以次更革。此陛下所明知。不意吳學正者。以十事留京相譁也。且以歲月致之。蔡京于道君朝斥者五。崇寧間。京罷左僕射。臣時爲御史。未嘗有章疏乞留京也。大觀三年。京初致仕。臣持服在南京。大觀四年。京出杭州。臣服闋。赴長安。宣和二年。京再致仕。臣以疾病任宮祠。宣和七年。京三致仕。臣以管鑰守北京。嘗無上章留京之理。假使有之。則當時與京爲敵之人。豈不暴臣之章以治臣之罪哉。不知吳學正所謂以十事留京者果何時。而所謂十事者果何事耶。且上章留京人。臣之大惡也。假如脫己失計而爲之。固難隱諱。自應默默卷愧。甘爲名教之罪人。若實無其事。而譁言出于意外。使四方傳播。以爲口實。臣又安得不自辨明。是以冒渎天聰。乞特賜聰察。以息羣謗。則臣死生幸甚。抑臣久有所恨。亦乞因其略爲陛下陳之。昔蔡京用事之初。惡元祐臣僚之不右己也。首爲黨論以禁錮之。既而京與鄭居中、王黼、相繼當國。各立說以相傾。凡二十餘年。搢紳士大夫除托附蓋賈、梁師成、李彥、朱勔、及諸近習道士之外。未有不經此三人除用者。既各有所因以進其身。則凡議論之間。各黨其所厚善。而以衆寡爲勝負。故其一龍士大

夫連坐而去者數十百人，及其復用，則又源源而來。既恩歸私第，豈復有盡忠朝廷者哉。更勝迭負，一進一退者，亦二十餘年矣。私黨既成，公論不伸，朝政不綱，金賊內侮，流弊之極，至于今日。所幸黨魁既去，則其各所引用之人，自當革心易意，勿懷私恩，勿讎私怨，實効赤心，盡忠朝廷，以爲陛下之用。伏冀陛下明公正之路，塞私邪之門，實用人才，無有適莫，刑賞所加，視其功罪，而無容心于其間；使朋黨之論，消于未形，則朝廷有安靜之理，天下有太平之期。是亦搢紳之福也。唐李宗閔、李德裕，立黨以相磨軋，搢紳之禍，四十年不能解。文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後李訓用事，素忌宗閔、德裕之能，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常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文宗爲下詔開諭，羣情稍安。此不慎其始之過也。仁宗朝，賈昌朝、陳執中、惡杜衍、韓琦、范仲淹、歐陽修等，亦指以爲黨，而相與爲勝負者二十餘年。至嘉祐中，韓琦爲相，罔念舊怨，凡所進用之人，不分彼此，惟才是用。故朋黨之議，不治自消。念陛下以仁宗爲法，以唐文宗爲戒，慎之于始，以福天下。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惟陛下留神則幸。所有吳學正書，隨劄子進。乞下有司，詰問言之所從。苟有其實，不敢逃罪。若吳學正遊爲此言，以相授誣，亦乞將加究辦，以尊觀望附會妄言希進之人。若謂書者托其姓名，妄行印造，則亦乞治其罪。臣衰老憔悴，在北京日，三乞致仕，忽蒙陛下不次擢用，亦欲少効涓塵，以酬造化。不意今者吳學正欲以大惡爲臣之罪。伏望陛下篤終始之眷，許臣解罷機務，守本官致仕，以全晚節。又貼黃：臣政和末，久病不痊，蒙道君皇帝召爲醴泉觀使，以便醫藥疾病。暨愈，因言外方軍民久困，若不早加存撫，必有盜賊流亡意外之患。遂建格民之議，究軍民利害。蔡京大怒，侍御史張僕承宣風指，上疏論列，于是罷局。臣亦出知揚州。是時臣居京師，不及半年。今朝士大夫皆知其詳。由此觀之，則臣之蹤跡，粗亦可悉。伏望聖明洞察，許臣罷免，全其晚節，不勝幸甚。奉聖旨：所乞不允。令吳若分析申尚書省。

二十七日，詳定司敕令所狀，契勘本所詳定官三員，近承宣和六年十二月內指揮，侍從官能兼局例，該罷去見缺官總領。竊緣祖宗法，敕局多是宰執提舉。今照得天聖敕，提舉官呂夷簡、夏竦；慶曆敕，提舉官賈昌朝、吳育；嘉祐敕，提舉官韓琦、曾公亮；熙寧敕，王安石；元符敕，章惇、安燾；紹興常平免役敕，章惇。乞賜施行。奉聖旨：詳定官差戶部尚書梅執禮、戶部侍郎邵溥、大理卿周懿文。

臣僚上言：竊覩自陛下臨御以來，臺臣諫臣以至學士大夫奏疏上書，皆乞誅童貫以謝天下。陛下聖度涵容，久未賜可。臣竊以謂祖宗垂憲于治安無時之時，殺大臣在所當禁。至後世有臣亂天下，危宗社而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況貫圖厲刑餘，在祖宗時，止堪埽除之役，豈眞所謂大臣也哉。貫握兵權，幾三十年，大奸大惡，不可縷數。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太祖皇帝之兵制，敗真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遺萬餘里之小夷，殘百餘年之興國。廣后欲歸，卻共表而不受。廣主潛遁，指其蹤而使擒。契丹舊臣，藏入骨髓，假手女眞，俾之報怨。勞結西夏，共爲敵仇。廣騎欲入，貫欲趨往太原，經紀雲中。廣破沂代，即舍太原以歸。其舟楫載所親兵及兵之家屬，佩陝西河北河東宣撫使印，浮汴渡江淮西去。貫于是時何有陛下，奈何卒赦之。惟陛下思夷狄侵奪之變，實生于貫。敕上皇嗣日之播越，參陛下父子之情，蒲郡今日之拘

廢，傷陛下兄弟之愛。念太祖太宗百戰以得之天下，一童貫實危之。此而不殺，臣恐太祖太宗含怒于上天未已也。臣願陛下奮乾剛，發睿斷，卽貫之邸所，槛至京師，陳百官，召六師，誅于觀闕之下，隨其軀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女眞。戰士受隨，必踴躍以增氣。女眞發函，必悚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平，女眞之師自退矣。苟或不然，則垂盡老奴，將死牖下，受侮四夷，貽譏萬世。無以慰祖宗之神靈，則女眞之兵，恐未殄也。又上言：臣按童貫以奴隸之資，荷不世之遇，委緣恩寵，包藏禍心。近者臣僚論其罪惡，備載章疏，以其餘兵于家，儲甲于庫，有潛謀不軌之兆。陛下寬宥，姑投海裔。今日竊聞有司檢校器用，復有交椅以青龍首金銀絲背爲飾者。士論傳駭，以爲貫之不軌蹤跡，暴白無甚于此。伏望斷自淵衷，正其典刑，天下幸甚。奉聖旨：童貫罪十首，鳴朱砌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脩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爲搖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俟勅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授命，東京解圍，開而遮之，家中有龍紅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誅。貫亦可告諭中外，仍差監察御史張澂、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貫送宣撫司軍前一行人逃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宣揮，送吉陽軍編管，見隨貫子孫，仰張澂交割與所在州軍。還差官員多差兵級管押前去。

臣僚上言：童貫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奉聖旨：趙良嗣可令廣西運副李昇之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貫送宣撫司軍前，令開封府差得力使臣一員，賫今來處分，將帶行刑公人赴李昇之處使喚，并取首級回，逃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萬安軍編管。

靖康要錄卷第十

二十八日聖旨、自即位之初、未有論列蔡氏者、李擢首先論列、今李光謂召擢不當、顯與蔡氏爲地、送吏部與小郡、蔡佃移送福州居住、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竊覩陸贄作奉天詔書、武人悍夫聞之、無不感動流涕、對敎作詔書、將傷痍者、語切而理勝、有補于時、今國家多事、兵革方興、安得語言侍從之臣如贄輩、高文大筆、誕揚德意、伏見曾廷賜顏岐出身、使爲中書舍人、岐之名迹、出不聞于人、及賜初身居詞掖、人已疑駭、今爲書命、動輒乖繆、士夫傳笑、以爲口實、播告四方、有累初政、蓋岐之爲文、初不知句法文律、古今所承用者、但肆意妄言、不中繩約、多或冗長、少或不足、褒或過實、貶或失眞、固不足以潤色皇猷、鼓舞天下、其有害于理者、臣請言之、除、鳧說之中書舍人曰、知世掌美、又潤色于絲綸、此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乃曰知世掌美、成何等語耶、除、孫傅侍講制曰、朕念元子出就外傅、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既多、宜得之孔氏正道者、以長率之、此東宮官詞也、傅已能東宮官矣、侍讀而爲此語、豈非昏謬之甚乎、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州崔安國再任、乃曰、宣流河內、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冀定、乃曰、增重運籌之勝、至于可怪之語、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任休、許景衡兼太子諭德曰、心靜身安、李旦屯田員外郎曰、稍遷廳宿之郎、增廬起工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預闌之拜、肅持金國之書、其辭不與如此、奈何處以

代言之任、寄今能文者甚多、何必用岐、汙辱制誥、伏望能岐職事、所有賜出身指揮、乞不施行、奉聖旨、顏岐罷中書舍人、

臣僚上言、自蔡京當國所引以爲輔者、皆其緣交死黨、同爲欺君誤國之奸、無復毫髮忠利社稷之意、如林攄者、佞愎奸回、志在利、平居言論風旨、惟京是從、于是壞祖宗法度、而人心內離、夷狄外侮矣、離京跋扈不臣、意在覬覦王室、而羽翼唱和、同惡相濟、論攄非奸、不在京下、伏望聖斷、念祖宗二百年艱難之業、壞于此輩之手、其林攄賄恩與數、乞行追奪、以詔列位、奉聖旨、林攄追貶爲節度副使、

二十九日、左正言程瑀除屯田郎官、

臣僚上言、伏見少傅鎮西軍節度使提舉京西崇福宮余深、乞守本官致仕、奉聖旨、依所乞守本官職致仕、臣聞可以罰、可以勿罰、罰之足以垂戒于萬世、雖堯舜之聖、不敢不罰也、德相去位十年、忽以老疾自願能少傅、納節鉞、守本官致仕、在它人之小有非者、陛下憐而去之、勿能可矣、如深之致位宰輔、皆由欺君罔父、黨蔡京而得之、陛下安可不罰、以垂將來臣子之戒乎、且有張懷素者、以邪道蠱惑、妄言禍福、蔡京、呂惠卿、師事尤謹、出入閨門、晝夜無間、至汙其婦女而不可訶也、京前後尊崇懷素、詩東甚多、浙中多勒碑流傳、其後有告懷素謀不軌者、京亟命宗昇往酒于浙、毀碑以滅迹、比昇至浙、碑未及毀、而惠卿先以墨本六十通持以脅京、京免已罪、蓋同惡相持、情狀誠怪、有如此者、時深爲御史中丞、與開封府林攄、皆京死黨也、京以懷素事付之獄中、供通事有干京者、深攄二人力爲掩蔽、又疑言及京者、必焚棄之、中朝士庶、皆能道也、京既幸免、報其並力、深攄驟遷、俱至執政、深作宰執、前後八年、京之奸謀詭計、無不干預、始終朋附、無如深攄、比天下公論、謂蔡京得力之多者、深爲第一、攄爲第二、失敗隱蔽大臣交通不軌之罪、而顯受其報、人臣欺罔之大、無過此矣、若不罔事以正典刑、則亂臣賊子、何以爲懲、今學士之優職、特進之崇階、其可尙使明據爲歸老之榮耶、奉聖旨、余深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吏部尙書莫儔奏乞將吏部四選條例、編纂成册、鏤板出賣、以杜奸吏、奉聖旨、依奏、

八月一日、聖旨、陳瓘子正彙可與一初品官、

二日、聖旨、葉著令洪州居住、

臣僚上言、蔡京兇焰方熾之時、有支派僞屬之人、平時肩賤、沈于下伍、爲民役者、亦包以衣冠而僞祿之、既而授職遷秩、爲州縣親民官者、不可勝數、今有南劍州通判蔡倬者、昔居鄭、爲木匠、今南劍人以通判博士呼之、蓋其取侮多矣、貪汚畏葸、市井有所不爲、所巡歷處、括貲誅求、無物不嗜、欲乞體究施行、仍詔諭諸路監司、凡州縣吏有係蔡京族屬、奏官不通世務與爲奸者、並具名奏放罷、以清仕列、奉聖旨、蔡倬特勒停、餘依奏、

三日、詔同樞密院事种師道前去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李綱赴闕、沿路巡視防守之具、徽猷閣待制折彥質除宣撫司參謀官、

臣僚上言、祖宗以來、天下禁兵、皆使之習攻守戰陣之法、挽强擊刺之利、至于它技、未嘗習也、用心專而

藝能精，近年以來，上之帥臣監司，下之守倅將副，多違法徇私，使禁卒習奇巧藝能之事，或以組繡而執役，或以機織而致工，或爲首飾玩好之事，或爲塗繪文鏤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教習，名編卒伍，而行列不知，身爲戰士，而攻守不預，至有因緣請託，歷遷階級，或在衆人之上，遂使轅門武力之事，困于差役之勞，末作技巧之人，復享安閑之利，所以兵陣教習之法日廢，功匠伎巧之事日多，兵政弊至于此，不可不改，欲乞除鎧兵合用匠外，如有衙襲故態，輒敢占破禁兵爲匠作者，嚴行禁止，奉聖旨依奏。

五日，司封員外郎許亢宗除起居舍人。

太宰徐處仁等言，天文見異，既驗實于保章，政路非人，宜自拘于司敗，爲布裳封之懸，未行策免之誅，尸祿爲羞，寘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乏，叨預政機，雖有駑忠，甚當生之誤國，略無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旋衷之儆戒，端言變燮，取復透刑，爰籍甚以自陳，終叩閽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燮調之妄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採輿論之公，原大異之來，臻皆具臣之所致，博求賢佐，共修五事，以承天，毋蹈虛文，徒使百官之障物，批答應天消變，係政之修，與其引咎以歷陳，孰若和衷而圖治，所請宜不允。

七日，臣僚上言，竊見陛下自卽位以來，求直言諸論，崇獎臺諫，優容聽納，期以辨正邪，明國事，不使憸人並進，以亂忠良，誠中興大業，汲汲願治之真主也，然巧言似正，大妄似直，懷奸飾僞之人，陽與正直，而陰肆邪僻，以害陛下之初政者，臣不敢以私恩廢公議也，謹按朝奉郎李光，操邪枉之心，爲諂諛之行，趨走

蔡攸之門，傾心死黨，附麗權貴，左誕右說，欲保全蔡氏父子，方京之未貴也，則鉗口而不言，及京之貶西都也，知天下之共憤，鬱而未伸，昌言曰，須當京于湖南上下，夫以京之過惡，天人怨怒，雖誅于兩觀之下，未足以快天下之望，而先欲鼓惑人聽，阨塞公議，是欲以坏土障巨流，其不自量也甚矣，爾後不得已竊陛下之意，伺臺諫之評，方始共論蔡攸，肆而譏，以爲大臣黨蔽蔡氏，蓋不知黨蔽之者實光也，自光符寶術操而任侍御，陛下于光則厚矣，光不思盡忠報陛下于萬一，而止知歸恩于私乎，陛下聚堯舜之聰明，顧此憸佞，讒久已灼見其用心，姑務涵容，以俟悛革，彼豈知天心之至仁哉，乃覆出爲惡，尙欲與蔡氏爲地，公肆狂言，動搖國是，挾奸罔上，誣如聖語，聖恩寬大，猶欲畀之民社，彼民何罪焉，公論沸騰，謂不當畀，伏望早賜竄逐，使天下曉然知懷奸之人，有不得倖免者，奉聖旨，李光送吏部與遠小監當。

臣僚上言，臣聞奸臣假爵祿以示私恩，佞人懷私恩而忘公議，唯知植黨，莫知報君，惟知徇情，莫知體國，崇觀以來，此風尤熾，末流之弊，幾危宗社，陛下哉奸懲惡，壞散黨，欲納邪佞于正直之域，變諂諛以忠義之風，虛佇求言，傾心聽納，可謂至矣，而顧私恩損公議者，尙爾也，謹按新除屯田員外郎程瑀，以猾之才，陛下極擢臺省，造膝之間，聖意優容，眷顧可謂厚矣，不思盡忠以圖報稱，而交朋之私，是乖君臣之義，乃游究觀操蘊，灼見朋附，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伏望睿斷，寘之遠方，奉聖旨，程瑀送吏部與遠小監當。日下出門。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中書舍人晁說之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且曰，國家

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傳明孔氏，六經者異矣，又曰，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論語，固可歎矣，臣竊謂孔氏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軻氏而止耳，漢之大儒，無過于揚雄，雄之言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又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唐之大儒，無過于韓愈，而愈尤推尊孟子，以爲道者，堯傳之舜，舜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功不在禹下，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本朝大儒，無過于歐陽修、蘇洵與其子軾，修曰，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洵曰，孟子之道，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軾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其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而長于春秋矣，又曰，晩而讀孟子，而後觀乎百家，小說而不亂，至神宗皇帝聖學高明，尤好其書，故以之設科取士，夫以揚雄、韓愈、歐陽修、蘇洵、蘇軾，千餘年間所謂大儒者數人而已，皆以孟子之道同于孔子，稱曰孔孟，說之何人，乃敢非之，說之本州縣俗吏，初無學術，豈知孟子，若以孟子爲非，胡不觀其戾六經者何事，異孔子者何說，既不知此，乃以爲百家而斥之，此特見今日不敢用王安石之學，而安石常自比于孟子，學尙其書，遂使孟子亦得罪焉，其趨時過當，議論不公如此，不惟欺罔聖聽，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慮，臣恐此說一傳，惑天下學者，使後進相習成風，妄出臆見，詆經詆史，無所不至，害教甚矣，願陛下詔東宮，宜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說之知識乖謬，豈宜輔導儲宮，亦乞容皆能太子詹事，奉聖旨，東宮依舊讀孟子。

九日，聖旨，星文見異，適當發月，止御便殿，今已帶朔，可避殿如故事，以稱畏天戒之意。

詔以星變，偏問從官，具民間疾苦以聞，降詔宜恤施行。

十一日，臣僚上言，臣竊見祖宗開基，以不殺取天下，以省事，然無犬吠之虞，百七十年，雖三代盛時，何以

異也，自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變亂祖宗之法，故天道逆于上，地理悖于下，人倫廢于中，害及草木，禍及昆蟲，欲望天下平治，不亦難乎，蔡京敗法度，壞人才于內，而毒流四海，繼之者則有王黼，使天下無可行之法，無可用之人，童貫啓兵政，困將士于外，而肆邊隙，繼之者則有譚稹，致使天下無可戰之卒，朱沖據國于平江，子勔繼之，而又甚焉，京西京東，罔不被其虐，浙東浙西，無不罹其酷，楊戩造釁于西城，李彥繼之，而又盛焉，是以內則盜賊數起，外則夷寇深入，世無自而然哉，賴太上皇聖明，悔禍自咎，皆民之事，降詔遂能遂去兇邪，傳位陛下，今事雖已往，然陛下爲民父母，獨不追憫之乎，蔡京、童貫，臣僚論擊章疏十上，其罪狀言之詳矣，而朱勔、李彥，罪惡尙未得其詳焉，臣實知之，不可不論，朱勔以兇悍之才，資剽劫之性，陰與蔡京結爲死黨，其在兩浙也，託御前生活爲名，恣爲不法，交通宮禁，無復忌憚，初置局于平江，極擾州縣，慘虐良民，民不聊生，無所赴訴，于是方臘因之而起，衆數十萬，以朝廷之靈，經時然後撲滅，其所殺傷，不可勝紀，兩浙爲之一空，勔于此時，已嘗爲首，以謝百姓，朝廷不惟不加誅戮，而任用之意愈甚于前，天下聞之，莫不扼腕，勔之進奉也，強奪民物，高估其值，悉從官給，緡已入己，而民戶未嘗得也，拘占諸路糧綱，以載花石之類，官舟卽不能足，又取商賈之舟以繼焉，一舟所載，不過松一株，或竹兩竿，糧食脚乘

之費數百倍于松竹矣然所支者、朝廷之錢也所以奪于民者、朝廷之勢也所以般運者、朝廷之力也、是皆出于朝廷民力而獨曰勳進者豈不悖哉朝廷不攷其實徒善其進奉之物賞其進奉之名于是建節賜第賜女樂子孫皆得顯官利則歸勳怨歸朝廷凡今之所謂進奉者率皆如此甚可歎也凡民間一花一竹無不遭勳驅動而所費百端至于破產亡軀故浙中人戶以名花異草珍禽奇獸爲不祥之物有則急掩之民心蓋亦可見勳又陰操國柄進退士大夫有識之士爲朝廷寒心而無恥貪冒之徒覓出其門至爲侍從者多矣李彥夫賀狼復輕蔑朝廷密交王黼相爲表裏其在京東西也以西城所爲名恣行兇暴凡民間美田使之投牒陳告皆指爲民冤雖有無故而被譴罰者亦不可數應民間花木一經黃紙封記之後或誤致損壞則便以大不恭之罪加之是何小人奸吏皆取富貴逸樂而善人良民獨被困苦其可不爲大哀乎此節夫節士所以太息流涕爲朝廷惜之也常謂勳彥暴殄天物害虐生靈聖人在上必殺無赦其因之至美官者陷民之陷阱伐國之斧斨因勳彥而被發責者實可憐憫今彥既已死不得顯戮衆論不快臣愚欲望陛下將勳明正典刑其京西劉寄任頤彥童貫李士嫩王諱等各加遠竄有先身亡者自可追奪京東毛孝立王隨侯祥汪惇呂昭錢械等未經貶竄者伏望依此施行其陳告天荒之人及乞括濼地白身投授承節郎劉文等悉行編配庶幾少謝天下其因迕勳彥被罪者許自陳訴如顯昌府鈐轄范寥不應副李彥取竹遂以寥將蘇軾詩文墨迹模勒上石爲十惡大不恭奏朝廷止特勒停顯鵬無辜亦乞改正如此則寬濫之獄得以昭雪亦足以感召和氣消弭災變臣之區區言此者不惟欲陛下正勳等之罪慰無辜之民欲陛下知玩好之害不啻螟蝗可爲將來之戒然陛下恭行節儉視民如傷菲飲食惡衣服惟恐一物失所決無此等之患至防微杜漸因事陳諫乃臣之職也惟聖主裁擇

又臣僚上言臣聞狄狼當道安問狐狸古人忠憤之言也今塗路之人皆能道臣僚論朱勳之蠹而不及盛章舍財狼而問狐狸者也按章納交于朱勳父子之間視國財如糞土惟恐勳家大小之不富也殺吳民于戲笑惟恐勳家奴僕之不悅也章之自富于據竊而自屬于威勢者又未易勝言也況章近在長安明有兼揚跋扈之迹而刑誅不及臣愚今質之輿論謂先正章財狼之罪而後加李士渙、王諱等狐狸之誅又其屬有曾訢、許珪、劉愿、王崇、吳子奇、王子獻、宋憲等當與諱輩同科亦不可赦會勘盛章見別作施行外奉聖旨劉奇任頤彥呂岳毛孝立李士渙、王隨、江愷錢械宋憲、王子獻各特更追兩官曾訢、許珪、劉顯、吳子奇並令吏部與遠小監當

聖旨因緣獻納錢物補官并貼納錢物改換新告不作進納之人並合作官戶及理還限申明行下

侍御史胡舜陟奏訪聞六月四日蔡京與其子攸至江陵府十四日猶未行知府李儆率事愈謹一日而三見之公廚供饋絡繹不絕須索追呼騷動細民江陵有鹽商數十人怨京屢變法陷沒其財訴屬于道而儆差兵捕商一郡爲之鼎沸又差禁卒數百人護京攸家屬復與買宅爲久居之計夫京攸得罪于天下陛下赫然威斷竄之南荒而儆乃率待之如此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若不寘儆重憲示之好惡臣恐嶺南守臣効儆所爲供張將迎使之遲延不進則朝廷之威令沮矣況儆駙僧下流素以高貲結京攸

而竊法從奉聖旨李儆落顯謨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

十四日右司員外郎陸長民放能以臣僚言押綱使臣徐燾納濕米麥送蔡攸究而長民折簡于司農少卿黃顯爲之受納顯黜知楚州而長民放能

十九日聖旨陸尚既已能其格內藏貢品物爲數極多尚爲民害非祖宗舊法可並罷

朱載上賄徽猷閣待制

聖旨楊時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改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可特改除待制仍舊宮祠

河東經訪使張灝中都統制折可求等與金人合戰潰散兩陣人馬那回遼汾州圍結奉聖旨折可求降兩官差遣依舊張思正等令李綱體度權輕降奪官資依舊軍前使喚賞以後效

聖旨應邊功推恩不得時刻有滯

聖旨出戰士卒家屬可行下諸處常加優恤不令失所

聖旨著作佐郎劉岑借太常少卿充計議使差奉使大金國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副之宗澤借宗正少卿奉使幹離不軍前李若水借秘書少監奉使粘罕軍前副使並令選差限七日起發李若水改名若水

劉岑日下先次出試院並請緩師故也

二十一日徽猷閣待制王雲借禮部尚書充大金國和議國信使馬識遠充副使劉岑改差充大金軍前和議使周望依舊充正且國信使前差李處權指揮勿行所有計議使副並改作和議

聖旨陳瑾因言蔡京被罪近日殁于貶所贈諫議大夫

二十三日王雲除吏部尚書日下供職

詹度能甲山府路安撫使

二十四日大宰徐處仁少宰吳敏論事不協紛爭上前聖旨吳敏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

中書侍郎唐恪除少宰制曰遹宅任賢詩雅美甫申之維翰漢朝論相史官稱丙魏之有聲皆垂希世之名用起中興之治朕念疆埸未靖輔佐罔功爰得真才付以機柄係生靈之休戚寄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聽予明告正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唐恪器識閎遠德履端良學足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託召從外服智略輻輳于朕前數展政途風采想聞于天下渾渾忠義之氣憲憲文武之姿爲時顯人宜膺大用亟陞華于右揆仍兼秩于西臺申衍爰田陪敦真食於戲艱難多事莫甚此時謀議盈庭當求善策念民力之苦困恐國勢之易搖修政事以固本根謹關防以消外侮毋殫財而益賦毋瀆武以貪功顧後患之可虞惟前車之是戒予違汝弼汝言予從毋惑厥初庶永終譽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圖治有要在人主所寶惟賢充位無聞則朝廷焉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預政機謀猷罔著于事功體貌務全于終始誕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議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徐處仁器質敦龐才能敏劭早年治郡素高黃霸之風晚歲裕民竊慕羔羊之政比時雅望進列冢司允藉老成庶殫忠懋劃國步艱難之日乃廟堂叶贊之時不知黽勉以赴功相與逡巡而固辭乏可否之相濟難同異之是圖寔思未事念寸陰之

可惜。機會一失。恐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興歎。覽封章之引咎。且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陞祕殿。即嗣宮之後。遂昭命數之隆崇。并衍爰田。申陪異賦。嗚呼。任衆人以共政。朕豈有意于遐遐。詢黃髮則問愆。汝尚無忘于入告。往祗予訓。其體眷懷。可依前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曰。朕嗣承丕緒。統御萬方。當論相之初。賴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問。念久居于廟堂。宜山全于體貌。我有明命。飛于大庭。通議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性識靜深。器資閎遠。高文足以華國。便論足以濟時。頃上皇臨朝。遍歷從臣之選。逖眇躬踐阼。首登揆路之崇。藉爾孤忠。輔予大業。方寇壘之未靖。顧宗社之可虞。有曆火積薪之危。有垂髮九淵之懼。爾乃玩歲而愒日。莫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兩端。乏鉛刀之一割。寢稽使指。潛失事機。致公議之騰喧。亟剝罩而遊憩。宜解鼎司之重任。就陞祕殿之隆名。均逸其嗣。并昭異數。嗚呼。閔勞以事。尚素節之可觀。登勳乃忠。想嘉猷之未替。往祗休寵。勿怠壯圖。

尚書右丞何㮚除中書侍郎。禮部尚書陳過庭除尚書右丞。開封府尹孟昌除同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李回除參書樞密院事。

諫議大夫呂好問除御史中丞。侍御史曹輔除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李回、殿中侍御史秦檜、監察御史范宗尹、陳遘等奏。臣等早求上殿。具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爲不和事。雖迫于公議。實出恩忠。然語言冒昧。上干天威。又不敢安于本職。謹各居家待罪。以俟竄逐。奉聖旨。放罪。令供職。

孫覿除侍御史。程振除開封府尹。並日下供職。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臣等歷考自古中興之君。商高宗則得傅說。周宣王則得仲山甫。漢宣帝則得丙魏。主相協心。相與圖治。故能伐鬼方。攘夷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載之經史。不可誣矣。至若唐肅宗復兩京。迎明皇。非不大有功也。而裴冕、苗晉卿之徒。相業庸謬。肅宗之治。因以不振。稽古之士。于此惜之。伏惟陛下勤儉之德。本于生知。緝熙之學。期于日益。蓋與商高宗周宣王一無以異。漢唐以下。皆不足數。然自即位以來。于今三時。邊鄙未寧。黎元騷動。與潛補弊之効。未有可觀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謹按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搢紳駭其速化。而不聞其有善譽也。自金人退師。陛下採其治郡之能。擢位首相。蓋將與圖回天下之務。取生民愁歎之弊。而靈革之。而器局凡陋。不得大體。智識滯暗。不通時變。則不能宅百揆。綏庶績。以副其瞻之望。太宰之職。可冒居乎。謹按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親議。遂以群雍私試高第入仕。因與京結爲死黨。在上皇朝。稽紳目之。位在劉昺、林攄之右。上皇內禪。容智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旨。乃貪天之功。以爲己有。明處二府。竊據相位。使其効力自贖。猶或可容。而以侵濟奸。以私植黨。凡其施設。悉效蔡京。意在專權固寵。處仁之暗。猶能議之。二人因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每出一令行一政。命一官除一吏。不恤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惟務己言之勝。遷延淹時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人。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澤。而殊未有以慰其心也。方今北虜鴟張。重兵壓境。河東之役。師老糧匱。爲天下憂。日甚一日。而和議之使未遣。擾民之

事益繁。怨讟並興。上天見異。殺未及穫。蟲蝗蔽空。而處仁與敏。憮然自肆。略不引避。意在歸過人主。殊失愛君之義。矧以小忿交爭。黨庭之前。大臣之體。得如是乎。臣等採之輿言。稽之舊典。處仁與敏。誤國負恩。罪在不赦。陛下仰念祖宗創業艱難之事。上皇罪己傳位之心。下恤四海蒼生翹首惠澤之久。亟罷二奸。別加圖任。庶幾中興之業。不愧于商周。天下幸甚。奉聖旨。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並放謝辭。疾速發赴新任。

刑部尚書王雲使幹里不軍。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勝副之。許三鎮稅賦之數。

二十九日。新知東平府徐處仁言。衰老無地。乞致仕。或宮觀。奉聖旨。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陝西轉運使裘體究。到知京兆府壁算修城壁。大興役民。違法不公等事。奉聖旨。降章貶授鄧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

聖旨。民力久困。常宜撫卹。應指揮使不得騷擾民戶。使被實惠。是月。福州將兵作過。殺知州柳廷俊。就招安。遣赴塞上勤王。其將副劉政、姚成等。不能彈壓兵衆。以致作亂。至南劍州能捕擒首惡之人。奉聖旨。將官許以功贖過。其餘軍兵。並特放罪。

劉珏、胡安國。並除中書舍人。日下供職。

九月一日。臣僚上言。伏見蔡京、王黼當國。除授出其私意。輕用爵祿。以示私恩。此弊不可不革。乃者張悉、胡松年。以利物巧事于黼。而竊法從。當時中傷善良。傾擠同列。人皆畏之。高伯振與黼有舊。使爲司諫。三年俛首噤嘿。自同塞蟬。乃無一言及于政事。間有論奏。如太學類齋私試程文而已。士大夫至今鄙笑不已。李璆則蔡京之死黨。輕佞無行。專事口語。在其黨中。號能軒輕事機。是宜竄斥終身。不齒者也。今皆復修撰。中外惑之。王賓乃余深上客。諛佞無能。略與深同。常爲侍御史。無所建明。其才可知矣。奈何除太宰少卿。凡是數者。不當人心。物議沸騰。奉聖旨。張志、胡松年、高伯振、李璆、並與復直龍圖閣。前除修撰指揮。更不施行。王賓與郡。

三日。臣僚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大將种師中全軍陷沒。兵威挫衂。太原之圍。至今未解。益點睿聖旨旰之憂。益壯戎虜憑陵之勢。忠義之士。憤懣切齒。曾不知本兵之地。實有以致之也。師中老成持重。號爲名將。練達虜情。洞曉軍律。擁兵萬衆。出援孤城。所當料敵制勝。臨機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輕舉妄發。以僥倖速戰之功也。同樞密院事許翰。儒雅寡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令出師以贖過。師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萬死。以決一戰。卒至敗績。陛下雖已保其盡忠。然師中含恨地下。而翰之罪。曾未暴白。臣實痛之。使翰百辯在朝。何所云補。而失一師中。所係甚重。謹按翰終始蔡京之門。指天誓日。結爲死黨。陛下踐阼之初。反除御史中丞。未常以一言及京攸之惡。而與僚屬議論。即委曲開諭。以一身庇之。又欲使其僚亦不復言。聞者莫不憤疾。首薦蔡氏族壻陳求道爲臺屬。求道以告訐得罪。雖陛下灼見其奸。不復用。然士論尤爲不平。臨邊擾府。艱難多事之時。移病謁告。累月不出。今者尚以延康秘職。出鎮近畿。且翰在言路。則竊慕庇奸以欺君。在樞府則妄作生事以誤國。迹其罪狀。夫豈

勝陳。伏望睿斷。重賜竄斥。以爲懷奸罔上之戒。少賜師中將士九泉之冤。率聖旨、許論蔡攸宮祠。五日聖旨。卽位以來。振滯起廢。庶鋤朋黨。以厚風俗。鬼說之、許景衡、擢爲侍從。蒙職東宮。數常面論。皆出親遣。今乃視大臣陞斥以爲去就。懷奸徇私。殊失事君之義。可並落職與宮祠。免謝罪。

臣僚上言。臣聞國之威柄。惟賞與罰。賞罰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爲善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則是非倒置。無所懲勸矣。伏見前宰相吳敏、因上皇有內禪之意。遂乞傳位于陛下。曾未累日。致輔弼自惟年少。恐不能協副衆望。乃招致賢能。張大聲勢。當是時也。人皆稱之。及戎虜既退。授生驕侈。挾贊助之功。偃蹇無所忌憚。邊防之急。不復措意。將帥之任。不復關懷。器甲遲緩。而不預爲之備。糧食稽遲。而不早爲之所。般運失時。蠹害爲甚。凡此數者。皆當今之先務。雖究心悉力。猶懼不能濟事。而敏乃恬然視之如平時。可不爲之寒心哉。以至元祐舊臣。則抑遏而不加牽復。蔡氏大惡。則蔽覆而不正典刑。使陛下之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僚之章疏亦沮而不行焉。不問邪正。同于己者喜之。不問忠知。異于己者惡之。于是士夫失望。民庶解體。則今日之能。已爲晚也。而敏雖罷相。猶爲觀文知揚州。揚州當江淮之衝。素號繁劇。而觀文冠于祕殿。可輕以授之哉。伏望明其罪惡。以正刑章。爲後世臣子之戒。率聖旨、吳敏提舉亳州明道宮。

臣僚上言。臣聞李唐諸帝。其聰明英武。無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廢。以三十一子未知所立。其心亡聊。承佩刀自向。賴長孫無忌抱持以免。乞立晉王。大事方決。雖其平時英略如此。一爲多愛所牽。不知自處。乃其自疑似之間。能斷以大義。無纖芥胸次者。誠天下之難能也。伏覩道君太上皇帝去冬銳然以大位內禪于陛下。不謀宮闈。不問閹宦。不詢羣臣。使神器永有依歸。其賢於唐太宗遠矣。蔡攸出入密侍。聞上皇倦勤之意甚久。奸人多慮。用心不滅。不肯宣露者。將有所待。一旦上皇除陛下以開封牧。攸知事勢已定。又自度父子稔惡。平時內憚陛下剛明。遂授其語于吳敏。俾之述白。攸又贊除敏爲門下侍郎。其慮忠深矣。敏不自揆。乃據爲己功。羣小交口稱道。爲有定策之勳。茲實厥初。假當時上皇意未有所主。雖百吳敏。何能爲哉。敏既貪天功以爲己力。又德蔡攸所授之語。惟思報蔡氏之恩。略不顧君臣大義。雖交章攻京攸之罪。而敏橫身障蔽。斥逐臺諫。招引同門。以爲其助。追不得已。凡三四貶竄。僅能發京攸于嶺外而已。陛下灼知其奸。乾剛之斷。投京海外。竄攸嶺表。分布子孫。各置遠方。京不及過嶺而卒于內地。大不盡天下之心。無有不歸咎于敏者。方金賊犯順。李邦彥欲議和。敏則以和爲是。雖二鎮之重。遽欲棄與。徐處仁欲議戰。敏則以戰爲然。雖种師中逐賊出界。不以爲功。王雲倍程北歸。求天書以議退兵。敏遂沮其議。及解潛、折可求敗衂。遂復請遣使以議和。其失機會。一至于此。太原之圍。數年未解。河北之寇。既去復來。敏方且檄河北諸將。聲言襲燕。其謀誤國。莫不如此。國家之急。又數與等輩交相矛盾。懷奸積惡。柔佞陰狠。未見其比。投之遐荒。尚恐未塞人望。觀文陞名。宮祠優厚。豈宜畀之。率聖旨、吳敏落職。仍報行言章。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程昌禋蒼聰。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以臣僚言昌禋初由小使臣諂事魏伯鄭、貪緣交結王黼、李邦彥、朱汝賢、蔡京、曾盧官爵故也。

六日聖旨。濟王府贊讀晁貫之、宗子博士岑議份、前知方城縣鮮于可、金州刑曹于參、朝奉郎呂六間、新判西京國子監王震、哲一時之秀。可召赴都堂。蔣察訖引對。並與升擢。

七日聖旨。曾鯨、方元若、江端本、李彌遜、邢倞、並與郡。免謝辭。

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兵馬都鈐轄劉珙卒。八月聞。金人以三鎮不可得。復兩道興師入寇。幹離不之師十四日入寨。徹乘以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兩攻真定。帥臣觀察使李邈拒乖謬。至九月六日。賊遂登城。邈不能死。爲賊所辱而囚之。時珙爲都鈐轄。以身率衆。晝夜搏戰城上。先是賊攻北壁。珙立拒之。至是賊僞移攻東城。邈復趣珙往應之。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具。還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賊忽鼓衆。縱堞而上。城遂陷。珙猶率衆巷戰。麾下稍稍先去。珙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爲賊守。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縱絕脰而死。

靖康要錄卷第十一

九日臣僚上言、蔡京恃吳敏之蔽。滯留道途。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罪敏之沮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地。抵罪而歎者紛然。蔡攸之罪。不減乃父。敏乃竄之雷州。雷雖在廣南。其地濱海。絕無煙瘴。風土不異于中州。此吳敏之私也。今若不竄之海外。無以正囚人之罪。而服衆人之心。無使若京之早斃。再失天下之望。率聖旨、移萬安軍。臣僚上言。近嘗論列吳敏掩蔽上皇內禪之德。當投荒裔。以爲不忠之戒。陛下尚存體貌。止令落職宮祠。罪大賞輕。未協物論。且陛下自卽大位。屏去宮嬪。不通聲色。近以皇文繭見。減膳避殿。以消天變。殷勤恭儉。前古未聞。敏身爲宰輔。自當仰體陛下至誠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報國。邇者重造金器數百件。置婢妾二三人。以共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斯而已。木石腸腸。略無憂國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故內外細大之事。一切不復經意。同列詢訪。俱笑而不答。伏望遠賜投竄。雖未足償誤國之大過。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也。率聖旨。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奏。乞爲故相張商英詔太常賜謚。命詞臣撰碑。奉聖旨、依奏。碑額朕當親書。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漢唐以來。御戎之策有五。曰和親。曰守備。曰征伐。曰撫定。曰羈縻。皆因時而爲之。和親、守備、則施于夷狄強盛之時。漢高祖文帝是也。撫定、羈縻、則施于夷狄衰弱之際。漢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威施于強。威施于弱。必先之以中國富盛。兵甲精銳。我有萬全之勢。彼有可乘之隙。然後可舉。

漢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國家承巨奸誤國。內侍持權之後。海內虛耗。帑藏空竭。軍旅不振。士不爲用。而金寇乘時肆其猖獗。長驅乎中國。國守乎巨鎭。而我動天下之兵。斂四海之財。不能少挫其鋒。則夷狄强盛之時也。彼强我弱。攻伐不可妄用。而朝廷急欲解幷門之圍。不度彼己。王師輕動。于是种師中敗于榆次。解潛敗于南關。折可求敗于汾州。劉仲元敗于大安驛。是犯不量自取挫衄。以漢高祖之神武而又有謀臣猛將不世之才。破秦項猶振槁。甘受冒頓之困。不敢與之校。乃知夷狄强盛。制之當自有術。不專以兵也。所謂講和守禦二策。誠今日之先務。朝廷已遣三使往議和好。可謂善矣。更務自守。並用二策。善之善也。伏覩今日命將出師。悉援太原。如救焚拯溺。其勢可謂急矣。介冑之士。孰不欲蹈踏而前。搢紳之士。孰不欲抗論皆戰。然兵家善敎。見可而進。知難而止。不敢必也。苟不可進。必之進。猶羝羊觸藩。何利之有。徒失將士。徒喪軍氣。非惟不足以救太原。適足以取自斃之道。兵寢罷兵。則有不測之禍。不可不慮。臣願陛下以漢高祖爲法。與之講和。漢文帝爲法。自爲守備。詔宣撫司勿將諸將決戰。且據要害。堅壁固守。以養士卒之銳氣。使彼有可乘之隙。我有萬全之計。相時而動。以奇取勝。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與之盟。未幾擒頡利于北闕下。夷狄盛衰無常。姑含垢忍恥以俟之。未爲晚也。臣自聞河東失利。朝夕深思竊謂計無出此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望陛下斷而行之。而奉聖旨令劄付諸將。

十日。臣僚上言。謹按王安中自徇富貴。左丞建節。知燕山府。委任之意重矣。借令無材可辦邊事。至于賊勢强弱。與沿邊實狀。遂項奏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取舍。早爲備禦之策。而安中畏避童貫專務蔽欺。終不竭言其事。數奏祥瑞。誕妄諂諛。以固寵祿。養成邊患。一旦虜騎長驅。燕薊覆沒。深入幾甸。社稷殆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耳。今臣僚論列。以謂行法未盡。乞斥諸遠方。以爲誤國者之戒。雖以散官復居淮東近地。恐公論未以爲允。奉聖旨。王安中移臨江軍安置。

十一日。詔曰。朕以嫡長受册建儲。十有餘年。上皇畀付之意。旣已大定。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忽降容旨。趣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將內禪矣。及二十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至都人。亦莫不知。是時蔡攸領樞密院。自知罪惡貫盈。他日不免。乃引給事中吳敏于宣制日入至玉華閣。玉華閣者。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所得至處。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引敏連入蓋攸方經營江浙之行。欲留腹心之人。置在京師。候伺動靜。中外相應。其事詭秘。難使衆知引敏深密之地。與謀耳。攸旣東行。言章辨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障之。詭計百出。終以敗露。及蔡氏子孫皆遠貶。而京子儵至荊南。託進士黃大本附書寄敏。爲開封府緝捕得之。其書責敏曰。僕父兄于閣下。可謂有德矣。閣下自布衣登要途。立功名。始終于父兄交契。不言自應知之。閣下縱自謂我不出蔡氏。我不爲蔡氏。其可得乎。由儵觀之。敏之爲蔡氏腹心明矣。且朕以太子受禪。何待人言。若以未嘗言。則入玉華閣之時。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何也。攸乃詐傳命以敏有建言之功。擢爲門下侍郎。其奸僞締構。乃敢如此。是以上皇在龍德宮。每見管勾官待制譚世勣、李熙靖。必曰。內禪之事。出我至誠。不由人言。言必滅族。誰敢言者。以此知敏未嘗建言。但攸引入。與他爲謀。上皇獨斷而爲此。吳敏乃以爲己功。可乎。若敏輔相有力。猶可贖罪。況深險而好自專。弛慢而不及事。

致令內邊事衝斥。兵民未得休息。投諸遐裔。亦輕典耳。故玆詔示。可付史館。仍布告天下。

十三日。臣僚上言。自蔡京當國。欲快己私。恐人擬議。遂乞降御筆手詔出于法令之外。不復經由朝廷。欲乞自靖康元年以前。凡所降御筆手詔。令編修敕令所將祖宗及見行條貫參考刪修成書。然後頒行。自下且用元豐嘉祐敕以俟新書之成。奉聖旨依奏。

制以定國軍承宣使王宗濋爲奉國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使。

臣僚上言。比者金人愈肆猖獗。幷門之圍未解。河朔之寇深入。而我師素有敗衄退走之恥者。士勿用命。而氣不振也。士氣不振。則孰肯效死。又安能助戰哉。倘朝廷于行法之際。有以大慰人望。而快其平昔憤怨之心。則士之氣振矣。且河東諸郡失守。以至于今。其勢亦可憂。前後敗軍覆將。所殺戮者。不知幾何人。孰不知忻代之失。始于譚稹招納義勝軍。致令耿守忠盡開門延敵。陷沒要害之地。遂至于此也。河朔自收復諸郡。人皆知必有今日之患。向者長驅屠戮之禍。城下要盟之辱。不忍復道。孰不知燕山之變。蓋緣王安中身爲安撫。措置乖方。旣陰知其有變。而嗜利固寵。不以告朝廷。乃夤緣黨與私求自便以歸。致使郭藥師背叛降敵。爲之道地。遂至于此也。此非特士大夫知之。閭巷之人皆知之。凡當遭虜寇之患者。無不切齒憤恨。思得此二人者而甘心焉。今陛下倘得二人重加誅責。則天下必曰。聖上哀念我赤子之無辜而就死地。故求首禍之人以正典刑。則孰不鼓舞歡欣而相告哉。如此則何患士氣之不振而不用命者乎。奉聖旨。王安中移象州。譚稹移韶州安置。

十四日。中書舍人劉珏言。準中書省到送詞頭。以晁說之、許景衡。觀大臣升黜。以爲去就。懷奸徇私。諸失事君之節。竝落職與宮祠者。右臣契勘晁說之、許景衡。近者乞斥臣與之同省。親見其事。須至具實奏聞。契勘前少宰吳敏係八月二十六日宣旨罷相。無晁說之。九月初一日。行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詞頭。御作平詞。致蒙門下省退回。其晁說之于初二日改作責辭行出。說之爲見自來舍人行詞。致有退換。即爲失職。心懷惴懼。求補外郡。其許景衡爲與尚書右丞陳過庭係妻之同兄。昨來過庭任中丞日。景衡除右正言。過庭乞避。蒙許迴避。遂以景衡爲太常少卿。今來過庭任右丞。係三省執政官。所以景衡乞行回避。其事理又與晁說之稍異。但二人劄子適然同日進入。所以有可疑之迹。上致陛下不得不以爲懷奸徇私也。臣竊以晁說之旣見朝廷降下言章。御作平詞。致令退換。此爲可罪。然求出非爲吳敏也。至于許景衡避親。劄子。求其閑慢差遣。諸言太繁。蓋緣前來避親自正言超擢太常少卿。今許景衡不識大體。但知恐有求進之譏。而不知有大臣升黜未可求去之嫌。所以懇乞閑慢差遣。非爲吳敏也。臣聞臣之事君。如子事父。苟有見聞。不可以不上奏。臣緣與之同省。粗見本末。各有所因。即非懷奸。是致行詞未得更望裁酌。明正晁說之行詞失當之罪。許景衡不係本省。卻乞回避之過。各隨犯以行黜責。即可命詞。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候敕旨。奉聖旨依所奏。命詞行下。

十八日。聖旨。天井關賜名雄定關。

十九日。監察御史張澂奏。至南雄州。將童貫已行刑了畢。其首級漆木匣盛貯。及用水銀生油養浸。固

議猶管前來。未審何處交納。奉聖旨、付密院交割。檢坐前後臣僚言韓并張澂所奏。令開封府大字于市
曹要鬧處出榜曉示標首。
詔李綱罷宣撫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
二十二日。詔孫傅以玉輅押赴大金。俾至中路而回。開封尹程振言。竊惟漢高帝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威加海內。遂成漢業。而與匈奴議和親之約。光武破王尋、王邑于昆陽。誅王郎、銅馬于河北。得復漢室。號稱中興。而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夫以高帝光武而不得志于匈奴。豈力不足以勝之耶。蓋以愛養元元爲心。而不肯以所重易所輕也。恭惟陛下玉立春宮。恭儉聞于四海。正位九五。恩澤加乎生民。是宜高拱無爲。以享太平。然承久安之私。邊備廢弛。軍政垢玩。銳兵猛將。盡于燕雲之役。故金人一舉。逼都城。踐河朔。并門。封豕長蛇。日肆其毒。竭天下之力以禦之。逐年勵衆。未聞得其要領。以[illegible]之心。紓發華夏之憤。豈陛下神武不足以制之耶。是猶三年之病。而一旦治以藥石。補以粱肉。雖厚加調養。僅保扶持而未可責其大步疾趨。勢則然也。故臣願陛下結以誠信。而沮其謀。遣以金帛。而厭其欲。外務議和。而內嚴守備。數年之後。國富民足。將選士勵。車攻馬良。然後徐議大舉。以刷吾恥。未爲晚也。惟陛下留圖之。臣不勝大願。
監察御史張澂除起居舍人。康執權除國子祭酒。尹焞補和靖處士。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契勘金賊游騎侵犯河北。都城備禦。決可無虞。理當更須外援。如今率勤王之師。無所統一。沿路作過。來不及期。若候臨時遣使。決難倚辦。萬一道路沮擁。朝廷號令。不以時達。州縣緩急。私自爲計。各相顧望。亦無任其責者。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重外者宜假之以權。今將佐士卒。官吏財用。是以應辦。宜擇人分總四道。各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倉猝之際。令從以衛王室。連橫以禦狂虜。不煩朝廷警急措畫。可以指示。以爲救援。此今日之急計也。擇之既精。待之宜厚。委之既專。責之宜嚴。彼若不捐軀以報君。□□不忠不孝之罪。天亦得以誅之。豈敢復有顧望哉。謹條具如右。一以三京并鄧州爲四帥。各帶都總管。北京帥總北道。河北東路、京東東路。西京帥總西道。京西北路、陝西、京兆、秦鳳、環慶路。南京帥總東道。京東西、淮南東西路。鄧州帥總南道。京西南路、荊湖北路。仍各置副一員。出則留守。事平日依舊。一四帥分總四道。止爲警急。帥所部勤王。差撥兵馬。移運錢糧。令所部州軍各聽節制。相爲應援。其餘事並依舊法。一四帥將係帥府處自依舊。非帥府處。幕府官屬。依帥府差辟隨府罷。一合用兵馬。並令所部州召募訓練。以備差發。任于所差處。不限文武。選有謀略忠勇官統制。合用錢糧。並令所部州縣不限高卑。選通曉財用官。以遣及近。撥移運別項樁管。充差發兵馬之用。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書。竊見臣寮集議。乞于拱州、潁昌府、開德府、鄭州、各置都副總管。用武臣。緣上件委任。所責非輕。惟人才實可濟今日急難者用之。不必如平時閒其元初薦引。及前日瑕疵。以爲窒礙。如此庶幾可以得人。若使集侍從臺諫同一處薦舉。又恐人數不多。難于推擇。臣愚欲乞令六曹尚書侍郎開封府同集一

處。翰林學士兩省待制同集一處。臺官在本臺各屬文臣可充都總管四人。內有議論不同。許別爲一狀薦舉。以充其數。外武臣副總管四員。乞令三衙都指揮使樞密院承旨同集一處。公同薦舉。若此選擇。必可得人。不誤他日朝廷倚仗。奉聖旨依奏。並限一日。中書舍人劉珏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中書舍人安扶繳到詹度差知荊南府。令副都堂稟知事訖。發新任者。按度人品凡下。醜迹穢行。皆挂吏議。止知柔邪無恥。貪祿仕進。向者童貫收復故地。度率先附會建議之人。故首除知燕山府。高官峻職。皆自此得之。伏望重行竄貶。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聖旨。詹度爲保守中山。實有勤勞。以功贖過。令以次舍人行下者。臣聞燕山之役。毒流天下。上則背盟好。失祖宗之信。下則差科輸斂。困天下之民。外則致夷狄侵侮。然其事之作。有倡之于前者。有成之于後者。有終始皆與其謀者。若和詵、薛嗣昌、趙良嗣之于前也。若沈積中、譚稹、蔡靖之于後也。至于終始皆主其事。則童貫、李良嗣、詹度是也。今童貫、李良嗣、和詵、譚稹、沈積中、薛嗣昌。相繼斥逐。度獨未責。天下雖以爲疑。而尚有以爲說者。以度方守中山也。今度以奸謀得脫中山。雖貶斥遠裔。彼亦欣然。而乃授以使藩。使之釋重寄而得安處。召之稟議。使得馳巧計以障物論。此臣之所未喻也。度之罪惡。安扶已言之。蓋其所陳。猶有未盡者。臣聞攻伐耶律氏之謀。自度等啓之。而朝廷猶豫未決。宣和四年閒。度以書趨童貫云。今不取。必爲金人所先。伐燕之舉。于是決矣。是燕山之役。實度趨而成之也。北界賊張瑴八、譚大錯等。殺薊州守。而大金追捕至邊。度招而納之。金人借此興兵。是金寇之作。度實召之也。去歲之秋。孳端以金人點集。累有奏陳。度時守中山。獨言不應有此。是致上皇以其鎮靜。特賜獎諭。因此更不爲備。是金寇之作。度不獨召之。又實縱之。而誤朝廷不爲備也。臣又訪聞去冬金人指名以索者四人。其三則童貫、張瑴、譚稹。其一則度也。論度疑龍迎合。以啓燕山之役。其罪不在沈積中、薛嗣昌之下。論度招納叛亡。以致金國之寇。其罪不在王安中、譚稹之下。蓋直與童貫、李良嗣相上下。今乃不特免竄。而又過有襃擢。此物議所以藉藉也。度之發迹。醜行。不可道于君父之前。蓋今河北之人欲食其肉。三尺童子。與夫走卒賤隸。皆能言之。薦紳士大夫言及度者。莫不扼腕憤懣。然久不致敗露者。以能廣行賄賂。凡有位者。多爲所汙。故力護其短。以迄今日。臣聞去冬金人銳于長驅。未嘗力攻中山。今春之還。爲种師中躡其後。故即引去。度嘗妄奏功。爲臣僚所論按見。誕謾突。豈可以爲有功哉。如謂其善守。則宜付之中山。不當易也。謂其有謀。則宜急使之守邊。不必召之稟議也。今太原失守。中山被圍。陛下焦勞。形于玉色。夜則忘寢。食則忘味。人皆歸罪于度。宜謂朝廷將行誅斥。而付以荊南。召之稟議。臣恐天下聞之。忠義者解體。謗議者復作。爲患非小小也。伏乞陛下察安扶所奏。及臣所論。明正典刑。寘之嶺表。以謝河東河北人民之怨。以釋薦紳士夫之憤。以慰四海九州之心。天下幸甚。
二十七日。少宰唐恪等以星變潛消。表請御殿復膳。詔不允。詔曰。朕臨天下之大。以承宗廟之統。夙興夜寐。嘉與二三大夫同和比議。宏濟艱難。乃者權臣擅朝。竊弄國柄。幸時變故。誘脅衆心。深險自專。乃敢貪天之力。因復不孫。遂成震主之威。締交合謀。呼吸羣助。指天畫地。睥睨兩宮。交通私書。申貴盟約。詭秘莫測。包藏禍心。公議沸騰。奸狀浸顯。尚存大體。稍屈常刑。而事未革心。同惡相濟。興訛造訕。怙終勿悛。威擠

張爲幻。起胥動之言。或羣黨相維。阻已行之令。或顧懷舊恩。以撓邦憲。或僥倖後福。以明去就。倡導邪說。謗讟紛然。朕虛心以視。研究其實。申飭屢下。益致喧豗。有臣若斯。爲國之蠹。咨爾有衆。明聽朕言。毋訛爾心。毋栽爾僞。克當其德。以叶厥中。朕則汝嘉。亦有無窮之令聞。苟懷異悖德。自如變亂是非。規動朝聽。國有常憲。必罰無赦。

聖旨、詹度差提舉南京鴻慶宮。

聖旨、差北道都總管趙野。副顏岐。東道都總管胡直孺。副朱勝非。西道都總管王襄。副張杲。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副高公純。

齋師中落職致仕。差充京城南壁點檢器械。

閤門宣贊舍人張元奉使粘罕軍前。劉衎奉使皇子郎君軍前。並押賜禮物。

聖旨、河北河東路罷制置察訪司。

十月一日。臣僚上言。竊聞臣僚論列李綱章疏甚多。欲望遍數行出。庶四方咸知其罪。奉聖旨、並令行出。

臣僚上言。伏見李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按綱輕脫寡謀。強執自任。專主用兵之議。而元無成算奇畫。及陛下命以宣撫之任。日覬其有功。而前後敗軍殺將非一。又耗用邦財。不可數計。綱知其罪。而自列矣。陛下復加以寵名。使守便郡。此臣所未喻也。 又臣僚上言。伏見仁祖朝韓琦以直學士經界陝西。好水之戰。任福、劉平等皆沒于陣。士卒死者甚衆。非不知諸將違琦節制致敗也。雖善其皆合事機。然猶降一官。神祖朝、韓絳以次輔宣撫西邊。而諸將深入荒城。卒伍駭擾。致罹殺傷。神祖非不知絳之惟忠盡瘁也。雖原情無他。然亦罷相止以舊秩出守鄧州。蓋人君陟降。如天先心。雖知其才能之可用。忠赤之可倚。苟有罪焉。不可不加斥也。臣竊見李綱勇于報國。銳于用兵。而總用不審。數有敗衂。其罪亦著矣。陛下諒綱用心無他。因其請罷。寵加殿職。授以便郡。于此見陛下厚于記功。薄于責過也。然綱之所以敗軍覆將耗財虐民。非特如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邊之失也。安得不加斥責。以示懲戒乎。臣愚不肖。嘗慕范仲淹之中正。仰事陛下。非敢于綱敗事之後。從而下石也。但朝廷興刑。不可不正。如陛下念綱前日之勞。在所記錄。管綱今日之敗。志在殄寇。亦宜黜官降職。以慰死事之心。爲敗事者之戒矣。奉聖旨、李綱差提舉杭州洞霄宮。 又臣僚上言。竊謂先王賞罰。惟軍政爲大。蓋以戰危事也。一有所失。禍將不細。故嚴爲之戒。謹按李綱身爲大臣。專制閫外。而師出罔功。當任其咎。縱使敗衂不由節制之非。則思受鉞之義。尙須屈身爲國受戮。以申軍政。豈可復寵以職名。優居祠館。雖陛下欲曲全體貌。然公議不允。況今邊鄙用兵。責諸將論功之日。必有所懲。乃克用勸。伏望再加褫削。以正厥罪。 又臣僚上言。昨者金人圍守太原。久而未解。知樞密院李綱出總元戎。兵甲非不多也。辟置屬官。凡七八十員。抽差人吏。凡六七十名。能否不辨。幕府紛然。軍政出于多門。臨時設無成算。偏裨不知稟令。士卒自相殘賊。以守則不攻而潰。以戰則未圖而遁。斬將不聞主帥。生擒即非其人。兵卒逃透。金帛散失。綱旣告罷。其屬官或托故差出。或隨逐前來。各帶勞歷。不廢請給。所謂法度紀律。一切無有。以此行師。欲求決勝。臣未之聞也。大帥自當親臨戰陣。以護諸

將。決策成功。綱坐懷州。去軍前凡數百里。緩急何以及事。其幕府參議機宜。管勾文字。勾當公事等官。員數猥衆。又多晚進書生。綱傲然略不咨詢。其與親密朝夕不相舍者。惟鄭栖與張牧而已。自餘寮屬將佐。惟晨夕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須先結栖牧爲之傳導。然後得見。故人多怨之。卒以無助而敗事。況鄭栖張牧白身得官。何嘗知軍旅之事。綱數十萬之衆。而決謀于此二人。可謂疎謬之甚。聞綱初欲詣隆德。栖牧力爭不得往。及軍勢稍阻。遽督諸將。士卒忿怒。下情不通。十羊九牧。無所適從。太原下數日矣。綱在軍中。倘不得知。何以望其能先事而料敵哉。誤國損威。莫此爲甚。昔者曹彬取幽州敗績。太宗念其常有功于國。亦貶爲右驍衛上將軍。其部屬至有編配者。綱蒙陛下之眷獎亦厚矣。宜猶不顧身。思所以報。今喪師辱國。如是之甚。罰其可已。觀文峻隆。宮祠優厚。非所宜得。願賜斥奪。以叶師言。若張牧、鄭栖、贊佐誤事。亦當追奪前命。以明國威。以肅軍政。奉聖旨、李綱落職。依舊宮祠。鄭栖、張牧並罷。見任令別注授差遣。 又臣僚上言。昔漢王恢常建用兵之議。與韓安國論難。往反至于再三。漢武從其言。用爲將軍。以擊匈奴。師出無功。卒從吏議。臣謹按李綱首倡用兵。以解太原之圍。凡戰守之策。一切聽之。不從中覆也。而綱方略乖謬。節制無術。出師輒敗。取輕夷虜。太原失守。天下寒心。綱匿而不言。近世大將誤朝辱國。未有若綱之甚者。其姦議有曰。若棄太原。乞降御筆手詔。綱遂延懷州。弗力救援。乃欲以棄地事歸之君父。以逭其責。懷奸如此。且綱妄庸人耳。平時諂事蔡京、蔡攸。結爲死黨。其爲守禦司也。京在城外。遂以守禦之卒。假京給使。方君父在圍城之中。正藉兵衆。以爲守備。綱乃以資元惡大憝。不忠甚矣。其迎上皇於南都也。與攸耳語移時。蹤跡詭秘。不可具言。追其還朝。力欲援攸亦居政府。中外洶洶。莫知所爲。賴陛下察見攸奸。不使入城。然後人心翕然。已定。若綱言遂行。而攸遂用。其禍可勝計哉。今年正月。金人至畿甸。旋即議和。旣而勤王之師四面輻輳。金人恐懼。求去有日矣。而三鎭詔書初未與也。綱自以和議旣成。無以爲功。遂與姚平仲同建劫營之策。一敗塗地。朝廷不得已。遂與三鎭詔書。興言及此。可爲慨然。陛下隆寬廣愛。薄綱之罪。止于罷政。而綱遂使其黨張燾、雷觀、方元若、余應求、陳公輔之徒。鼓惑衆聽。唱爲伏闕之事。幾至大變。其初王孝迪斂民之金。以犒虜人。諫臣論列。陛下重惜民財。爲罷之。綱乃斂恩歸己。出收其榜。以沽小民之譽。小民無知。以爲蓋出于綱。故伏闕之日。聚衆萬餘。觀綱處心如此。豈所謂善則稱君也哉。今秋金人舉兵再犯邊陲。首以綱爲言。嗚呼。綱之罪大矣。尙以崇階均佚宮祠。非所以示懲也。伏望正綱之罪。授以散員。竄之遠方。以爲將帥失職者之戒。仍以綱罪明諭天下。以解愚民之惑。 又臣僚上言。所謂大臣者。以身任社稷之安危。倘輕動妄作。懷私誤國。豈逃重譴哉。伏見李綱本以凡才。誤膺器使。卵翼于蔡氏之門。傾心死黨。逮上皇將有內禪之意。攸先輒探引綱爲援。使冒策立之功。而綱之罪狀有不可掩者。臣請爲陛下數之。太上皇帝心存道奧。倦聽萬幾。陛下以天子授大寶位。臣下何預焉。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之兵。傅于城下。逮西京兵至。彼且心懼氣懾。不敢肆行抄掠。莫測西兵之多寡強弱。兩軍相持。則易于和議矣。綱乃妄冀一勝。遂姚平仲之挫衄。使金人復肆虎狼之心。其罪二也。王孝迪榜取民金寶。京都之民。爲之騷動。朝廷大議已定。不取于民。而綱自出榜文。以爲己功。身爲

大臣。弱至肆市。以收簡榜。竊弄兵民。使怨歸于上。其罪三也。兵既妄動。朝廷不得已罷行罷免。爲之死黨者。默諭其意。劣率士庶。伏闕乞用李綱。脅持君父。幾至變亂。其罪四也。身側守禦。不知體國。假君爵蔽。以甫私恩。四壁之賞太濫。幾至數千人。而親戚故舊。咸濫轉官資。或白身授官。鮮有遺者。其罪五也。陰與吳敏。黨庇蔡氏。爲京入對。上皇之歸也。力引蔡氏。俾還京國。縱跡詭秘。其遺攸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但不知所謂密語者何事。其罪六也。自謂功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惡。妄作威福。至陛下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戒。其罪七也。身爲樞輔。智術疎淺。不能逆詐。輙以蠟書付金國之使。妄結余都。使金人復加怨憤。抄掠吾民。而河東河北之寇未平。其罪八也。陛下以种師中之敗沒。欲遣樞臣宣撫河東。而綱輙拒抗君命。乞納陛下所與之命。以臣抗君。幾于跋扈。其罪九也。逮至澤潞。不務持重。以壯兵勢。惟以軍法怵戰。遂致解潞之兵潰散。卒無尺寸之功。而并門失守。其罪十也。古人所云。是口尚乳臭者。其綱之謂乎。其行軍用兵。徒知襲童貫之迹。妄自矜大。爲狡佞者。舉見其面。獨持淺智。不能用賢。果致僨敗。欲誅厭山。脅將誰執。伏望陛下早正十罪。特賜竄斥。　又臣僚上言。臣聞國之所恃者賞罰也。民之所信者號令也。賞罰之行。黜陟不當于群心。號令之施。播告或悖于厥指。則非所以定國是而孚民聽也。臣竊見李綱自樞密出爲宣撫。其任可謂重矣。綱天資疏薄。濟以凶愎。地位尊崇。恥于咨訪。辟置幕府。皆一時趨附之儉人。選用裨佐。多平日敗亡之宂士。圖事揆策。既非所長。料敵應變。又其所短。淹留累月。糜費國用。不可貲計。卒不能解太原之圍。若不究正其罪而顯黜之。則非所以定國是也。然綱强辨似智。敢爲似勇。竊主威以交蠹柱遂公道。以市私恩。故一時小人。喜爲稱舉。每綱之敗。則歸咎朝廷。以賈衆怨。蚩蚩之民。輕信易動。綱之奸詐。何由盡知。若不明數其罪而播告之。則非所以孚庶聽也。臣按綱之罪。未易悉陳。請爲陛下言其大者。

上皇獨決大謀。傳位陛下。蔡攸乃詭傳上皇之命。謂吳敏有建請之功。峻加柄用。以庇蔡氏之宗。敏固已不勝誅矣。綱于陛下龍飛之後。乃始引敏以爲證質。奏疏自云。臣與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綱之欺天罔上。抑又甚矣。綱之罪一也。今春虜騎至城下。陛下屈己爲民。以講和好。其使都邑之民。輸金帛以助國。蓋非得已。執政王孝廸。庸暗無狀。揭大榜于通衢。肆爲乖謬不可施行之論。臺諫交章奏劾。陛下即罷黜綱。或命以官。或以官屋折還元價。綱乃掠人主之美。使行營司收榜。都人但見李綱收榜。皆不知出于陛下也。故綱之能。其徒唱市井無賴千百爲群。白晝縱殺。幾至生事。綱之罪二也。陛下始降親征之詔。燕越兩王上表固諫。從臣言官亦皆奏疏乞罷親征。嚴都城守禦。雖殿嚴武帥亦以爲言。綱又言爲躬逃利害。回鑾輿之行。陛下俯順群情。豈獨綱之力哉。斯愚惑衆。妄自奉耀。綱之罪三也。逮西師四集。种師道與諸將對兵郊外。虜氣寖懾。若綱稍加持重。從師道之謀。絕其抄掠。徐爲後圖。豈有姚平仲喪敗之禍。平仲之戰。實使之輕舉妄發。誤國大計。猶復肆爲狂譎之言。潰亂朝聽。綱之罪四也。蔡京之藥去。若父逃于拱州。遣人以奏牘抵綱。使之請對。綱輙敢爲京敷奏。京亦恃綱在朝。遂至闕門。以候召命。斯乃元惡。賣國厚恩。綱之罪五也。蔡攸建請上皇爲渡江之計。日搆奸言。離間兩宮。述其黨宋㬇傳導語言。狂悖不遜。神人共憤。攸既以罪被斥。綱爲營救。綱之罪六也。攸在丹陽。綱自圍城中通書。至爲詭詞云。不敢渝德。又有太

師鈞候甚安。此中不廢通問之語。時京在占雲館也。其披寫腹心。親密無間。一至于此。綱之罪七也。于乞去之章。妄云奉使而兩宮協和。上皇之于陛下。陛下之奉上皇。天性至愛。本無纖毫之間。綱安得此語哉。綱之罪八也。綱任爲元帥。假恣違命。輙取陛下除授兵部侍郎以後誥勅繳納朝廷。略無顧忌。綱之罪九也。綱總行營。專主用兵。遇者乃復請卑詞厚幣以講和。又請親降手詔。棄太原于度外。綱之罪十也。今夷狄滋陵。國威未振。綱之誤朝致寇。喪師辱命。與夫懷奸黨惡之罪。已傑具于前矣。伏望陛下奮乾綱之斷。擴離照之明。處之散秩。置之遐方。以申邦憲。　又臣僚上言。人臣之罪。莫大于貪天之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豈不謂之盜。竊觀李綱劄子。稱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煩。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臣伏惟上皇以神器授陛下。蓋知天命人心有所歸屬。確然獨斷。豈假人謀。此帝堯盛德之事也。當時蔡攸出入禁中。則得密旨。欲使吳敏李綱二人大用。爲己腹腴。吳敏時權直學士院。身在翰林。故其意先遂。綱太常少卿。疏外無由以進。而綱遂懷此劄子。朝路示士大夫人。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乃其一也。其詞引唐睿宗始立爲皇帝。復爲皇嗣。居東宮事。始搢紳見者。莫不駭愕。罪綱失言。由是言之。綱豈知上皇聖意哉。徒假攸言。猶未敢信。且首尾兩端。今乃敢明言上皇之意。未有所發。與敏力建大策。則是誣上皇而欺陛下。非所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臣聞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之義也。綱劄子曰。歲首太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爲避狄之計者。又臣躬逃利害。回鑾輿之行。爲固守之計。臣竊謂固守都城。兵民之心也。陛下因人心却南幸之議。綱何與焉。使綱嘗言之。亦大臣獻替之常事。何必高自稱舉邪。綱又有劄子曰。傳檄而二鎮堅守。率使而兩宮協和。臣竊謂綱之傳檄。必得陛下聖旨。非假聖旨。非誰肯從。綱乃自爲功。何也。上皇北歸。乃本其志。陛下遣近臣祗迓。禮意曲備。兩宮未嘗不和。綱乃以爲協和兩宮。何也。此以善自予。以過歸君。人臣之義。當如是乎。綱以是數者。率居叫呼衒鬻。要譽于流俗。于衆盛中。時發不遜語。自比其功于張良、劉幽求、裴度、李泌。流俗無不以爲然。遂以爲

眞國家柱石也。大率綱之爲人。高言闊計。足以欺惑愚衆。今春虜人頓兵城下。綱領行營及京城守禦司。嚴壁言破賊。都人遭圍閉之久。莫不喜之。使應援姚平仲。卒無尺寸之功。而國受莫大之辱。流俗猶信綱以爲能用兵。蓋其誕妄足以惑之也。方虜人邀索金銀。朝廷括民間以足其數。時中書侍郎王孝廸獨主其事。揭榜立禁。民甚苦之。臺諫論列。朝廷遂能根括。而民間未知。綱乃乘馬偏歷京城。自收其榜。欲百姓歸恩于己。又使妄言無行之徒。馮檝、陳公輔輩。稱功頌德。奔走搶揚。以竊流俗之譽。遂率聲俗叩闕喧譟。以劫持人主。成其私計。于是已罷而復用。推原其心。罪不容誅。爲臣之義。可如是乎。今宜撫河東。略無經畫。肆意妄作。脅諸將決戰。數路敗衄。陛下因其斥能。遂與揚州。又與宮祠。流俗紛然。謂有大功。不宜閑廢。請降褒旨。以綱之罪暴白于天下。奉聖旨。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少宰唐恪等三表請御正殿復常膳。所請宜允。

二日。特進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薛昂劄子乞守本官致仕。奉聖旨。薛昂許守本官職致仕。

臣僚上言。臣聞天下之言。蔡京死黨有三。曰余深、林攄、薛昂。皆引致要路。同惡相濟。始終附會。指天誓日。

而不相負者也。京之大奸。既已暴露。而正典刑。余深、林攄、削奪追貶。稍示從坐之罰。而獨于昂尚使置極品之官。華峻之職。儼然如故。今許以特進大資致政。留其歸。則何以慰天下之望。奉聖旨、薛昂落職致仕。

又臣僚上言。伏見薛昂以特進文階之極。元豐未更官制以前。乃僕射也。國朝之制。非歷宰相不除。其遷重矣。按昂天資邪敝。學術甚陋。其所屬文。士大夫傳以爲笑。崇寧初爲大司成。士人程文有用史記西漢者。昂輒斥落。以塗學者耳目。壞其心術。有識之士。爲之扼腕。元符中、常上殿乞罷史學。哲宗皇帝曰。薛昂俗。指紳間至今傳誦。平日媚事蔡京。無所不至。舉家爲京私諱其名。昂語誤及京字。卽自批筴其口。昔之佞人。固有當舐痔以媚權貴者矣。未聞舉爲同列私諱其名者也。昂之俗佞。一至于此。乃以極品得謝。實爲僥冒。伏望削其特進之階。以厭公議。奉聖旨、薛昂降充金紫光祿大夫致仕。

五日。斡離不軍陷真定府。

金人遣楊天吉、王汭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等九人家屬。詔王時雍、曹輔館之。時雍議並以三府所入納增歲幣。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歸之二帥。且河東宿師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汭、頗領納。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充送伴官。借給事中黃叔敖、閤門宣贊舍人趙說充大金國生辰使副。徽猷閣待制宣撫司參謀折彥質爲龍圖閣直學士。充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

七日。聖旨。月朔上七諸州官朝拜燒香。非祖宗法。並能。詔遣文州刺史辛康宗賫詔撫諭陝西五路制置司將士。

八日。金人陷汾州。守臣張克戩死之。

聖旨、昨降諸路勸誘人戶獻納錢物指揮勿行。

詔賜奬諭王似。以夏賊乘間盜邊。能獲其酋長。生致闕下。勉賞功名。以副睠賜。

九日。葉煥依舊與郡。前除直秘閣宮祠指揮勿行。以臣僚言其往進繼明集。敘述東宮故實及增置宮僚等事。出位而言。徼福于後。故非靜慎端良之士事。今既引疾請去。可因而許之。不宜授以中秘美職故也。

十日。上率羣臣獻壽于龍德宮。

十一日。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奏、涪陵人焦定常受易于蘇氏郭先生。究極象數。逆知人事。而洞曉諸葛亮八陣法。用兵有必勝之理。今居河南府。樂道潛幽。不求聞達。自非厚禮招之。恐莫能至。奉聖旨、河南府差官詔赴闕。

十二日。秘書少監洪芻除左諫議大夫。侍御史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秦檜除左司諫。監察御史元當可除右司諫。國子司業黎確校書郎胡唐孝並除殿中侍御史。王俁、宋齊愈並除監察御史。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詔曰。修舉政事。全藉人才。人才之難。宜所愛惜。豈以一眚。遂廢終身。除挾奸害敵。舞狀明白者。不在任使外。餘皆隨才收錄。勿謂曾經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輩薦引。遂皆屏逐。庶使革心。應以時用。三省及臺諫

官深體予意。以示至公。

聖旨、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未及。民力先困。若京西運糧。每石一斗至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陪費百餘萬緡。聞之頗爲駭異。今歲四方豐稔。粒米狼戾。今後但可就逐處增價收糴。不得輕議般運。以稱恤民之意。若舡綱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自當依舊。

奉使李若水劄子言。臣等被命奉使山西皇子軍前。館伴首詰三鎮及所欠金銀、歸朝官、歲幣、四事。及見皇子。只說頭段事。大略也。意謂三鎮。續到國相軍前。館伴無主意。及見國相專理會三鎮。無一言及歲幣歸朝官。至于金銀不惟不言。且深以爲諱。或言或不言。或同或異。要之大概不過此四者。臣等熟計之。如歸朝官徒費虛祿。終不爲用。玩而留之。惟以宿衞。前既下詔遣。不當復留。況金人以絹帶之故。堅要此輩。以示本朝不復收納。且絕燕人南向之念。不若與之。以中其情。臣恐將來數少。復別生事端。已先說所以損傷之因。彼既信而不疑矣。故云據見抵教過來。臣等論歸朝官者如此。歲幣非既不與。秋亦復然。朝廷必謂既已用兵。幣例得與。然用兵之說。歸罪將帥。持禮議和。遣使不絕。初未嘗明與之暴也。豈有不與之理。臣等恐朝廷惜今歲之幣。但語之以講和之後。必不虧少。彼意不深校。臣等論歲幣者如此。城下所許金銀。臣等初不知其的數。既見館伴說。乃知如此之多。遂痛言當初使人不量朝廷有無。胡亂許了。今庫藏已竭。那里得來。彼亦知其無有。故云若果是無時。以它物準折。臣等論金銀者如此。三鎮祖宗之地。且陵寢在中。所係甚大。臣等固已恭依聖訓。曲致折租之說。彼云既劃三鎮。則租賦自屬大金。如何更將來折。臣等復以息生靈。繼盟好。永無窮之利勁之。而其意確然終未諾契。仍云已令王汭將意旨去也。不復如皇子尚有尋思之語。去就決擇。惟在宸斷。區區所見。尚恐未盡。更望陛下參酌王雲、劉岑所說。揆王汭之情。令侍從官以上聚議。早爲之圖。無使長驅深入。以成不支之勢。則天下幸甚。　又劄子。臣竊見朝廷自來遣使。未嘗不以皇子爲重。國相爲輕。凡百禮數。亦如之。臣等到彼兩處。備見情狀。殆與傳聞不同。人但見以皇子係太聖之子。族屬爲近。昨至城下。暴聲遠聞。矜露其功。大有跋扈之勢。故特重之。然國相爲堂叔。又爲左副元帥。位在上。論其功。亦相等。而皇子輕驕。頗有易與之迹。國相嚴整。每多固拒之辭。故皇子要歸朝官。而國相不及。皇子欲等退三鎮。而國相確然終不許。皇子索金銀甚切。而國相反以爲諱。常以此異同。質之于館伴。則怫然曰。此事一般。莫是貴朝看得別其徼意。似恨吾待之有差也。又密問其給使人。真定案中者曰。此事只由皇子。在太原案中者曰。皇子常來此間取案。雖云各認其所事。然已見有相軋之象。前此常聞皇子忌國相下太原。而功出己上。故有欲和之意。今則國相所陷城邑增多。而其規模之大。事體之重。則又過之。伏望陛下屈己爲民。度時用德。均其所以待遇之禮。庶使交手不害和議大計。　又劄子。臣等自深州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南國。凡歷府者二。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者四。並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別營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毀。瓶罌屋戶之類。無一全者。惟井陘、百井、滏陽、檢次、徐溝、太谷等處。僅有民存。然已蕃漢雜處。祗應公皁皆曰。力不能支。脅令拜降。男女老幼。陵鑠日甚。一日。尪殘窮苦。狀若幽陰間人。每見臣等。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愬。往往以手加額。吁嗟哽塞。

至于流涕、又于山下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收集散亡士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扞賊、令人屢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剿殺、可見仗節死義、力拒腥膻、與有忠上之意、竊惟河北河東兩路、淪沒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民膏血、以事空虛、丁壯疲于調發、產業蕩于誅求、道路號呼、血訴無所、塗炭桎梏、誰其救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漫事未已、未沐醇醲之澤、今戎馬蹂躪、肆行攻陷、百姓何知、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逡巡向賊之意、處山之衆、有激昂殺賊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民之無生、服斯民之有義、愧起顏面、痛在肺肝、以陛下愛民之心、愛民之切、而主議用事之人、前後誤國、陷之死地、可爲流涕、可爲痛哭、言而及此、實觸忌諱、然臣等區區忠孝之心、自蹈其事、不忍不以上聞、伏望陛下深矜聖衷、薄采愚說、下哀痛之詔、壹民于既往、思救拔之計、拯民于將來、上答天心、下慰元元之望、取進止。

十三日、臣僚上言、契勘東南之民、三十年間、般運花石、繼以應奉、百端騷擾、中間方臘作過、後遂橫逆、民俗市肆、尚未復舊、全藉守臣中和豈弟、多方巡撫、一不得人、不惟千里被害、竊恐別致生事、謹按知杭州毛友、抗病之餘、精神不富、恣情任氣、不循禮法、下車之始、謂杭州會府官妓、豈可不滿百人、抑勒隊長、肆行糾索、良人之婦、預選者三人、其夫訴于州、即收禁于獄、遂有自經而死者、民間理會田地、不問合與未合、盡革皆取契、毀抹爭既不息、莫適爲主、緣此田地荒蕪、無人耕種、理斷詞訟、自執偏見、富者與貧訟、則貧者得理、命官與百姓鬨、則百姓得理、元不問其是非曲直也、本州發遣勤王之師、友令不得支帶甲錢、羣卒叫罵、幾至生事、近朝廷取彼之家資文字到州、友曲爲稽留、密報蔡氏、使之藏匿、甚喧公論、尋常判狀之詞、有叵耐勿事之語、人多傳笑、其他怪謬、不可概舉、又言友昔治鄉郡、亡有善狀、宜不可復用、但以蔡京之死黨、吳敏之親戚、故敏薦而用之、若不黜斥、更留在任、士民何辜、伏乞早賜罷黜、奉聖旨、毛友差提舉杭州洞霄宮、以葉夢得知杭州。

靖康要錄卷第十二

十四日、詔應進頌賜及第人勒放追奪。

是日、聞真定府陷、集從官議棄三鎮于尚書省。

十五日、制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宮范訥爲檢校少傅、簡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詔曰、朕通好鄰國、屈己增幣、無所不至、凡所以保守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朕心、已令盡召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嬰城自固、坐待其斃、今仰河東江北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軍、各得便宜行事、令縱連橫、相爲救援、見便即勦、無拘于律、其見官吏能與鄉里豪杰率衆扞敵、保守郡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召用于朝、或世襲其地、各宜體國、奮然自拔、無使鄉里坟墓、坐被殘破、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所祈于皇天后土宗廟、北顧流涕、明告此言、忠臣義士、當不動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仍仰宣撫使運行告諭。

十七日、詔牽飛山營闕砲、賞賚百姓、因登北城而還。

十八日、臣僚上言、直秘閣徐惕昔爲廣西制置使、捕斂公私之物、如文犀大貝異香珍貨、悉獻于蔡京、蔡攸、一路受幣、而官庫爲之一空、率聖旨、徐惕落職、追所官勒停。

十九日、檢校會中書舍人劉珏、昨繳還中書舍人安扶論李綱二章、引用韓琦、韓絳等語、奉聖旨、劉珏落

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制曰。乃者大將誤國。羣議沸騰。理宜竄責。特命之職。當暴其罪狀。明示四方。苟懷二心。是率委任。具官劉珏自朕初載。擢寘詞掖。不惟喻德之義。依違顧望。首鼠不悛。援囚人于琦絳之間。引伸淹留自比。始言跡躍自奮。有嘉報國之心。卒言輕率無謀。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思。不宜若此。聊從薄罰。免所居官。退處其祠。以懲其過。可依前件。

王雲遣使臣至真定。報金人已許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玉幣冠冕及上尊號等事。

二十日。太常禮官集議金會尊號。以翰林學士王寓爲尚書右丞。副康王出使。

二十一日。李擢爲中書舍人。

二十三日。李會除中書舍人。汪藻除太常少卿。

侍御史胡舜陟劉子奏。伏見陳遵蠟封中狀。稱中山府城下賊寨遣攻城具。今月九日。于寨立起砲竿一百餘坐。及用大車般運攻具近城。必須且暮竭力攻打。欲望朝廷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應援。臣觀遣狀詞迫切之甚。恐如真定無兵爲援。卒至陷沒。朝廷安得晏然坐視。不爲慮乎。真定之所以陷。實由宣撫司見朝廷遣使講和。按兵不動。今若天下以講和之故。不救中山。失中山必矣。臣于此歎朝廷爲廟人所誤。信之而不疑者。講和一事也。廟兵今日陷太原。明日陷真定。因焰鼎熾。侵尋而南。假然有并吞中原之志。初未嘗與我和也。俱時遣一使。邀求寶貨。且詭詞恭順。使不爲備。朝廷便以和好爲疑。廟雖攻城。不敢救援。此直賺彼計中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今乃朝廷以權宜而廢實務。臣竊虛自河以北。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豈宗社之利哉。即降睿旨。日下令宣撫司出兵應援中山。不勝痛心挾首激切之至。

是日雨冰傷稼。

二十四日。金人陷平陽府。

二十五日。侍御史胡舜陟奏。漢建武時。西域諸國都護。遣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中。高昌王將入城。西域諸國悉欲遣使奉獻。魏徵以爲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蠻夷弊中國也。高麗弊我國家。五十餘年矣。政和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船盡徵爲用。驅村保挽舟。一縣有至數百人。田桑農業盡廢。州縣前期勾集保丁。多致凍餓失所。沿流亭館寺院。悉排設陳所用之物。皆出于民。官吏督迫。急于軍期。更緣爲奸。民無所訴。更有官官爲之提轄。事過有須索。州縣尤苦之。鞭笞取辦于民。故淮浙間皆言高麗一過。甚于遭寇。朝廷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費皆帑藏之寶。民之膏血。近日賜予尤加優與。所費不貲。而又有一路饋遺燕勞之用。約數十萬緡。高麗人貪利。欲數至。臣不知朝廷蠹國害民。以待此小醜。果何用耶。又有爲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大金矣。二廟能致其死命。而我無如彼何。故畏廟而不畏我。所得賜予。聞與廟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衆寡。財用虛實。往往窺測。以報廟人。如此不惟有所煩費。實養虎遺患。豈非爲害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路中高麗人使入朝。不久到明州。臣恐復如前日騷動淮浙。耗蠹邦財。今日聖政一新。悉革弊事。以撫養我赤子。伏望陛下以漢光武、唐太宗爲法。

勿使入朝。實國之利。如使人已到明州。止令本州遞表入進。遣還使人。大率高麗人入朝。于國于民有害。但于州縣廳吏管待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察此。去數十年之弊政。以慰天下企望之情。奉聖旨依奏。

二十六日。左丞王寓懌遠行。以夢歷上。乞免行。上震怒。貶寓散官。安置新州。黜其父易簡宮祠。撤馮澥知樞密院事代寓。新除右丞司馬元當可爲鴻臚少卿。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陳遵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破。屠戮生靈。不知其幾萬人。廟據高城。愈難追逐。臣等讀之流涕。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爲援也。李邈三十四狀奏陳。略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不愛人民。但以與廟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甚耶。臣等請爲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兵而貴和。今廟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廟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侵奪而南。有并吞席捲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詞恭順。使不爲備。我使之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廟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僞。便謂和議已定。宜撫司見謂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援救真定。以致破亡。陳遵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樂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援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中山城下賊。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失河北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得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乎。遵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爲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危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猶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遵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爲宗社之計。第恐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若大臣云今日無兵。何以爲援。臣等以爲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爲用。但在措置如何耳。遣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西。祁兵擊其東。中山兵爲內應。則轉禍爲福。易敗爲功。其言似爲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取進止。

二十七日。望旨。吳幵避事。特降三官。制曰。越疆出使。乃朝廷之選賢。授位忘家。蓋人臣之盡節。不勤國事。宜正官刑。翰林學士承旨吳幵。侍從老成。文章重望。朕于纂承之始。虞舜忠嘉。適比多難之時。可辭往使。念關國百里之計。感和戎五利之謀。十萬橫行。乃出樊侯之妄。五十常勝。更覺臧宮之非。欲罷兩國之兵。宜煩一介之使。而賜對便殿。面論至情。不聞力疾而請行。乃顧養痾而自便。姑從降秩。以示寬容。往省前愆。力圖厚報。可降授朝奉大夫。餘如故。

制曰。御國必始于齊家。首重婦官之選。尊母蓋由于子貴。茲爲人道之常。眷言邦媛之良。夙被親闈之遇。生我介弟。時作賢王。方抗節于修途。宜疏恩于茲嘗。詔示羣辟。揚于大廷。龍德宮婉容韋氏。淑慎無遺。溫恭有恪。思女美之悅懌。居自敕以箴圖。致婦順之明章。動克循于環珮。善處所積。休祥自臍。早毓天材。乃潛帝室。顧復素厚。曾無驕侈之風。訓誨甚勤。果有忠誼之氣。如江夏馮賁育之勇。如任城嘉衞霍之功。屬鄰封之講和。越諸臣而請使。朕敦手足之愛。令遂涉以出疆。肆惟册策之榮。庶少寬于陟屺。是用進位四妃之次。敷教九御之閒。實亞軒龍。有華掩服。挾德斯稱。作命維新。嗚呼。兄弟之助。急難。想見開元鶺鴒之

頌后妃之念行役勿忘周南卷耳之詩其茂對于緝光以永終于誓嘏可進位賢妃

二十八日知潁昌府曾開言近緣職事與西道總管王襄措置不同又頃任中書舍人日常繳襄詞頗委有妨嫌乞改移一別閑慢小郡或外任宮觀奉旨曾開意在避事可落顯謨閣待制與宮祠

聖旨黃鍔除給事中由海道使金國以禮物議和

二十九日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寧開王韶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遂將用兵無歲無之遂南交廣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往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敗契丹百年之好約大金以姑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及國家金蹂猖獗莫之能禦居蠻士庶攻陷城邑長驅于中原問罪于都城親王宰臣爲質虜人廢立搖毒搏噬不已我師之出出無不敗前後殺傷如麻如毛楚國喪氣傷威損重此豈非所謂勿城自焚其事好還乎陛下踐祚適于斯時宵旰焦勞未見微効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或勝哉然天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迅今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浸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爲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讒妄尚循舊習驕侈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及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陽官近習猶執事權頗悉暗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呰窳恩寵者未加鐫削懷才抱器者非食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于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未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聖慈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氛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而奉聖旨令三省照應施行

制以道君皇帝第三十四女封恭福帝姬

十一月一日諫議大夫徐秉哲爲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呂好問爲吏部侍郎

二日聖旨劉韐候到闕不隔班先次上殿即日除在京職事官戚重鎮帥臣

四日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种師道卒

康王、馮澥等奉玉輅俱發出門

五日詔籍沒韓秦檜家產從侍御史胡舜陟之請也

高麗國王楷伸賀皇帝登寶位詔差衛尉卿爲接伴使未至以明州知鄞縣李文淵攝使事管客十一月一日至定海縣計二百九十二人館于樂賓館先是樞密奉聖旨令人使更不赴闕明州差官押送禮物至明年四月人使始離館歸國去云

七日王雲自軍前單騎馳歸不數日至中外大駭果云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使至汴都是日康王復入門馮澥罷樞密以資政殿學士爲太子賓客詔曰朕屈意議和無所不至雖袞冕車輅名號之類猶所不惜蓋欲保守祖宗之土地而金人必欲三鎮今與之其害如何欲不與之其利如何朕當從衆而

行之不敢自任令御史臺官告報百官初八日于尚書省議以聞宰執親戚不預不得觀望今日百官廷議孫宗社安危各要見的實永久利害若割三鎮或不割各如何保無後患割之而來不割而來各如何備禦不得面莽朕毋固必只從衆議是者行之

八日召百官給紙札各獻和戰之策耿南仲、吳幵、欲棄地而和喻汝礪、梅執禮、宋齊愈、秦檜、何㮚、曾輔、陳過庭、馮澥、孫傅、李若水等欲戰初王雲回報金人堅欲要三關朝廷大臣優游不斷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與者居左不與者居右是日預議者百餘人與者七十餘人不與者三十餘人何㮚其首也是日不與者曰朝廷經三世得河東陝西在焉河北天下之四肢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者其末也況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與者曰三鎮朝廷既常許之今反不與是中國失信于夷狄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下怨怒師出無名不戰而屈也與是朝廷從與之者是日何㮚罷中書侍郎

又云集百官議三鎮于延和殿各給紙札文武分列廊廡范宗尹乞予之以紓禍至伏地流涕以請已而黃門持宗尹章疏以示衆曰朝廷已有定議不得異論頃之宣問金人欲必得三鎮割與不割利害若何金人已與王雲約日割與不割金人之來如何守禦惟梅執禮、孫傅、呂好問、洪芻、秦檜、陳過材等三十六人以謂不可割餘皆從宗尹議又李若水歸自粘罕所慟哭于庭必欲朝廷從其請先是金人還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告和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至是何㮚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待之恪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從之尋宣孫傅、梅執禮入對議遂定乃下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難外侮憑陵元元被害子是捐棄金帛寶玉不可數計以救百姓于塗炭之中繼修和好遣賂之使項背相望凡有所求悉從其請雖衰冕身軀稱號之美猶無所愛凡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人民覆我宗社使我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虜財物積聚皆遭刼奪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爲戰令下之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聚徒結衆扞寇立功自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預以名聞若自能斬首獲級者倍軍功凡吾赤子與其殘于敵人之手流爲異域之人孰若從危即安轉禍求福與言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衆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並依此恩推之咨爾衆庶咸體朕意

詔梅執禮爲清野使已而京畿之民扶老攜幼入保多暴露者人情大擾清野隨罷

差王時雍東壁李擢南壁安扶北壁邵溥西壁並守禦使孫傅招兵使

侍御史胡舜陟奏刑部侍郎宋伯友天資鄙劣市井之流才能素乏寸長但工諂附近習爲大理卿而內貨鄧文誥爲大理丞伯友頃身事文誥如奴刑獄出入惟所順旨而文誥用之爲爪牙以快私忿刑多枉濫人甚冤之未幾遂得待制已而侍郎皆文誥之力也今春朝廷遣伯友往大金軍中迎取趙王伯友不肯行至頃朝旨督責而後往近遣提舉防河但擁兵自衛略無措置其素行彫喪才無可用一至于此伏望能黜奉聖旨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臣僚上言竊謂村之千里俾之共論必有循良之才豈弟之

敗。以收養細民。伯友背任大理。殺戮無辜。不計其數。當時盛章尹京。伯友爲廷尉。觀望內侍風旨。多殺以希恩寵。怨氣充塞。傷天地之和。使上皇負謗于天下。此與漢唐酷吏無異。宜昔斧鉞。以快吾民。今使治郡。猶狼牧羊。何一方赤子不幸耶。伏望竄之遐荒。與盛章一等行。聖旨。宋伯友降充右文殿修撰。知鄭州。

十日。新差知鼎州邢倞除名勒停。先是二月間。斡离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府。詔遣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往。粘罕聞斡离不軍獲金帛寶貨。而己無所得。遣使數輩來求賂。時勸王之師雖至。大臣有輕敵意。張曰。吾兵強盛如此。當與虜抗衡而滅之。彼既領吾疆王。過河。吾何不亦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錄其使邊者等。逾月不還。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稍狡慧。不得歸。乃詐以情告館伴邢倞曰。金國有余都金吾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于金人。願歸大國。大國可結之。國其二酋。倞遂以聞。朝廷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倫。賜余都。納衣領中。仍送賜倫等各帛千疋。白金千兩。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裹聞其主。且具道南宋反覆之狀。其主復報云。入宋攻討。事無大小。委元帥府從長措置。遂破太原。提兵向京師。朝廷以倞始禍。故有是命。

十一日。聖旨。秘閣修撰知平陽林積仁。緣賊馬侵犯。乞致仕。可落職。送吏部與小處監當。

十二日。龍范宗尹諫議大夫。

是日晚。金大至河外。折彥質以宣撫司領兵十二萬防河。與之對壘。賊發數千騎來探。回報其帥曰。南宋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婁宿大王者曰。宋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戰鼓。雜以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爲然。黎明。王師潰。賊遂長驅。知襲慶府郭奉世。特除爲徽猷閣待制。

十三日。臣僚上言。竊以元豐年。西師敗績。永樂陷沒。神祖皇帝。慨然興嘆。元祐中。朝廷休兵息民。天下晏然。紹聖以後。章惇爲輔。遂議開邊。至京等用事。狂悖上皇。大生邊隙。兵馬日益凋耗。公私日益匱竭。又舉伐燕之役。致兵連禍結。今五年矣。賴天祐有宋。篤生聖躬。爲宗社之主。其首惡賊臣。既已竄殛。如王機守鷹門。和銑守苑橋。薛嗣昌帥太原。詹度帥河間。皆交結權臣。肆爲欺罔。冒受功賞。助成今日之患。尚未正典刑。大僉公議。薛嗣昌、和銑、雖死。合行追奪。詹度、王機、縱未顯誅。亦當竄之嶺表。伏望早正誤國之罪。以爲奸臣之戒。勸當和銑追授武功大夫。王機已除名勒停。送高州編管。聖旨。詹度責授海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薛嗣昌生前官職並奪。

劉韐奏。德都統制措置。襲源府城守王淵申。契勘金賊十月二十三日到城下。安排攻打。二十四日。淵差州統制官韓世忠揀選步兵三百人。于西北門刼破賊寨。放火殺死金賊。不知數目。其賊寨盡皆鬬亂。昏黑相殺。其得功將士。乞等第推賞。奉聖旨。韓世忠與除正任防禦使。餘軍兵各轉五官資。

昭禧建江東浙東路素號有武勇人才。欲依四道帥例。差發運使翁彥國充經制使。令召募起發軍民二萬人。須管于十二月上旬到闕勤王。其錢物亦許于二廣那移。奉聖旨。翁彥國與復舊職。依此施行。

是日賊勢已逼。耿南仲力勸急遣王雲。且以康王押奏冠車輅行。算金主爲王叔。上尊號十有八字。康王

請南仲偕行。上曰。南仲老矣。令其子延禧代之。

十四日。京畿人戶盡移入城。

孫昭遠除秘閣修撰充四道副總管。

十五日。臣僚上言。竊以去年之冬。金人入寇。出我不意。故河東諸州。堅壁不戰。天下謂州。或不勤王。陛下皆置而不問。恕其倉卒之失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知金人必復深入。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以致大河失守。都城受危急。則舉平之後。當須行法。聖旨依奏。其勤王若敢後時。當職官並以軍法從事。

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訥來。聞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盡河爲言。陛對不遜。有奸臣輔國主之語。上下洶懼。因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既署勑。何㮚大驚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盡河之命。何也。㮚不肯署。因請出。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復留領開封府事。于是御批以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行。令各自陳。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自請行。唐恪、馮澥、曹輔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孫昌以親辭。尋出御批曰。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奉使差。辭免人耿南仲、孫昌日下出門。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城守。曉有御札云。

金人已渡河。百官挾速上城。

金人兵由汜水關渡黃河。河北提刑許高、京西提刑許勝守汜水。與士卒望風而潰。京師聞之。士門清野。龍圖閣直學士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折彥質。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先是宣和中。河北河東宣撫司謀取燕雲。乃召燕雲之民。置之內地。曰忠勝軍。曰義勝軍。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米以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支使。久之。倉庫不足。以餓而怒。出不遜語。我軍所請皆陳腐。亦怨。道路相逢。我軍輒罵辱之曰。汝輩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輩人乎。我將誅汝矣。漢兒聞之。懼。兵心益貳。俟釁且發。至乙巳冬。金賊南犯。翔武之境。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兵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翔武。長驅至代。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陷隆、代。至忻州。州守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迎之。戎酋大喜。下令兵不入城。遂抵石嶺關。關最險隘。一夫守之。萬夫莫開。是時、太原張孝純謀守關人。或曰。翼景可也。于是命景。景辭以兵不足。孝純命其漢兒耿守忠以本部兵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庭其居後。見襲也。守忠至關。果敢而獻之。景以軍騎奔還。金人遂至太原。是時、宣和七年十二月初也。太原既被圍。提舉保甲鄭瑄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爲備。諸郡悉築城點丁。爲守禦計。初漢兒義勇軍四千人。其將劉嗣初者。宣撫司俾領其衆屯平陽。見平陽人之垂涎。頗萌攘奪之心。會聞金人已圍太原。而金賊之餘黨且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平陽關于戎酋。于是正月十九日。僞爲入城貿易者。偕入。則殺守關之人。敢關以納其軍。其徒大噪而入。火薩門府舍。奪甲仗庫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戰慄走。且呼曰。奸臣賣漢兒內地。今果墮其計中。其徒舍宿憤。殺城中人甚衆。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括金銀。驅婦女。凡十餘日而投金人。于是金人益熾。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其酋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爲無人也哉。至威勝軍。權軍事李司司者。以軍獻之。其酋忻然

駐城外。至隆德府。隆德無備。三日而破。守臣張確、通判趙伯變死之。虜人留漢兒姚太師守隆德。領兵寇澤州。逢朝廷講和官。乃還太原。遣人入城諭之曰。朝廷已割太原矣。而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如初。金人大怒。無如之何。留兵數萬守之。其餘歸雲中。賊于太原城外。用植鹿角木環其城。厚數重。中爲小徑。往來縱火以警之。是時天氣已熱。賊兵各休于林樾之下。而分食太原十邑。其守益固。大會既歸雲中。有諜者來云。四月二十七日。于雲中張飲而慶者三日。漢兒善兵打毬。以助焉。太原雖被圍甚密。而竊出告急不絕。皆于衣領中爲奏狀。以達朝廷。且令速進兵解圍。告急之人不能脫者。間爲賊獲。逮見其書。知朝廷兵興矣。賊亦甚懼。其告急之人能至者。皆枯瘠如鬼。曰。太原城中黃弓弩及皮甲以食。又將告竭矣。朝廷命姚古爲宣制使。領兵駐威勝軍。其兵無故驚擾。自威勝遁還隆德。一路皆震。人民奔山澤間者甚衆。是時諸路救兵未有至者。獨种師中以本部兵最先。五月初及金人戰于平定、威勝之間。金賊以鐵騎衝突。師中死之。至六月初。太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困。內外憂恐。或聞李綱爲宣撫。已到懷州。乃分命劉翰爲副使。當平定之路。解潛爲宣制。當威勝之衝。折可求爲都統制。居太原之北。張思正亦爲都統制。當文水之南。且命張灝爲陝西路都漕。兼河東察訪。而督其戰。軍旅甚盛。河東之人皆喜曰。太原圍解。河東安矣。有張行中者。獻戰車云。可當鐵騎。于是造千餘兩。其制兩竿雙輪。前施皮簾。四木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兵結陣而行。鐵騎遇之。皆退遁。又爲蹙牌。施釘其上。戰則鋪之于地。以却賊馬之犯。二者皆施行。然河東七月雖且暮已涼。鎧甲可御。人人相視曰。炎暑固不可用矣。今已涼。而猶未進軍。將奈何。又見官軍之過者。皆江浙閩蜀之人。俯僂跛蹩。莫日轉徙道途之間。問之。汝何爲者。曰。救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有知兵者私相謂曰。賊數不多。虜爲虛聲。以張聲勢耳。若使諸帥三路同日而入。賊必不能支吾。取勝必矣。若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八月初。翰兵先進。賊并兵禦之。翰兵潰。而潛兵與賊相遇于南北關。搏戰四日。殺傷相當。賊日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威勝之師。皆逗留不進。潛、翰失利。潰散之兵。蔽塹而還。人人震恐。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十七萬。號曰百萬。未出戰。賊曰。翰、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女老弱守城築。以當平定、威勝之兵。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出汾州。執景示衆曰。景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也。斬之以徇。是月十五夜。賊于文水張飲。以賞月。諜者以告思正。思正襲之。斬首數百。幾獲嗣本。本脫去。灝、思正以小捷之故。馳黃幟呼于中路曰。汾州報捷。州縣歡聲震地。曰。我師勝矣。或持酒席相慶曰。皇帝聖慈。吾其見太平乎。至有感泣揮涕者。十六日。思正出戰。賊曰。彼衆雖多。而嘗不整。無能爲也。乃以鐵騎三千直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敗卒數千奔汾州。灝以牙兵數百趨慈隰。于是汾州、威勝、隆德、晉、絳、澤州之民。扶携老幼。度河南奔者鉅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賊乘勝急攻。太原遂破。實九月初三日也。賊乃進攻汾州。且分兵禦慈、隰。以北諸郡。賊勢張甚。汾州堅守以待救。俄聞朝廷分河東爲兩路。其隆德府即爲東路經略。平陽府即爲西路經略。各命守臣以援汾州。十月初八日。汾州失守。州將張克戩死之。當議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嶺者。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于是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衆駐扎

平陽。以扞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賊領銳師以寇回牛嶺。賊于山下仰觀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之奈何。未敢前進。俄而官兵自散去。賊乃登焉。十二月二十四日。賊至平陽。琬領兵遁去。遂陷平陽。官吏皆縋城而出。閤後威勝、隆德、平陽、澤州。皆失守矣。賊騎至河陽。遂質列兵于河之南岸。賊據河陽。望見河南官軍甚衆。鳴金鼓以拒之。我師潰散而歸。賊遂渡河至京師矣。

宣贊舍人許亢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編管。許高除名勒停。送瓊州編管。知絳州李元孺除名勒停。送華州編管。知潞州李仲詢除名勒停。送同州編管。許高爲京西南路提刑。亢爲河北路提刑。各統兵數萬人防洛口。見金人即自潰故也。

十六日。遣康王爲告和使。耿延禧除龍圖直學士。與高世節爲參謀。是日。康王出門。午後諸門皆塞。獨留東水門并陳州門。

張慤除延康殿大學士大名尹。

知鄭州宋伯友落職。降三官。提舉江州太平觀本處居住。徽猷閣直學士張景以老病辭免南道都總管。奉聖旨許依舊致仕。

成忠郎郭京進狀。具盡一乞致選甲正兵所。聚收逃走軍兵。權于天清寺屯聚。詔從之。

陳過庭除中書侍郎。何㮚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侍讀孫傅除尚書右丞。

翰林學士張澄除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郎。曾翻除御史中丞。何㮚領開封尹府職事。

戶部尚書梅執禮。京畿措置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司馬樸除右司郎。

王庶特起復除直徽猷閣。充陝西轉運使。星夜前去麟府、豐、嵐、憲、保州、寧化、晉寧軍。並隸陝西鄜延路帥府內管帶軍安撫司。依雄州體例施行。令陝西漕臣葉景詢。同河東漕臣蔡兢專一刷。王庶係增置一員。

候騎言虜兵已逼近郊。京師大震。于是戒嚴。繕治樓櫓。明日。知是折彥質潰卒。復開三門。議者或謂虜乘機渡河。鼓行而南。有易我心。不若四面十里間。各屯兵二萬。堅據要害。以伐其謀。別馳萬騎往來助之。絕餉道清野以來。餉糧且竭。使不得進掠。縱諜間伺虜隙。時出兵官其虛實。令河北郡邑結營自守。更走使以元帥拜康王。集兵揚言搗燕山。以動其心。潛軍渡河。合四方勤王之師。繞其背夾攻之。虜不足亡也。或謂虜兵銳。而我師挫衄久矣。出深入。氣益不振。脫不支敵。坐傷國體。不若擁翠臨狩。徐議所向。嬰孤城自守。誰可久耶。猶豫未決間。而虜奄至。朝廷茫然不知所爲。御曰。曠于賞以懋功。所以正朝廷之治。篤于親而立愛。所以隆門內之恩。眷惟賢貴弟。方抗旌而修好。肆力以寇行。揚于大廷。布以孚號。皇弟大博集廣天雄軍節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康王。信厚由乎夙稟。義烈出于天資。席地勢之華。持之以約。處學問

之燬。守之以謹。比宿帥之在郊。實仗節而出使。克底其績。最人所難。方彝秩之屆時。鳳朔郊之多警。維能體國。奮不顧身。手足具懷。固亦勤于既往。意氣自許。乃不憚于一行。載惟誠忱。良以是用。仍賚敘之貴。加以巨藩。因八命之崇。升之大府。陪敎邑采。增衍井腴。喝呼。譬之勸跂竚旋歸。永綏舞蹈。可特授安國安武軍節度使信德州兼冀州牧。依前太傅康王。制。十月二十八日。興章妃同出勅。康王。屬者鄰邦舉師。邊未輯睦。遣使和議。適今之頃。朕愛惜生靈。視同赤子。講信修睦。旋發息兵。宜得賢王。往將使指。恤我貴弟。慨然請行。孝通神明。忠存社稷。英氣不懾。奇略有餘。朕甚嘉之。首出鄙寒。益宜自慎。以寬朕手足之念。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聖旨。金或復搆兵侵寇。漸近大河。自當多設守禦之具。即時搭掛及差官多方預爲圖備。訪聞京師之民。相動以浮言。至鼓扇造作不根之語。良民不得安堵。往往懷疑懾慄。以致惶怖。類皆無顧不逞之徒。意欲乘時爲奸。安言事端。驚擾百姓。使民心不得帖然。可廣行布告。今朝廷見行差選兵士。頻把險隘。蒐擇人才。厚賞委用。閱練奇兵。詢訪奇策。金帛官爵。無所愛惜。恩寵命賜。例增數等。見行分布防城守具。以固京師。內外人民。咸體朝廷之意。各安其居。無循浮動之言。如敢有煽惑造言之人。誑擾民庶。並重寘于法不赦。宜詳告諭。各奮忠誼。爲國以期安靖。劄付開封府大字出榜。曉示兩日。士寨諸門。尋聞所傳皆謬。諸門稍有關者。

十八日。相國寺招敢勇兵。仍給散衣甲。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今日戎寇侵陵。國勢危蹙。豈可拱手。坐待滅亡。湯武王起于百里。漢高祖驅烏合而破強秦。光武單車而剪莽盜。今我國家堂堂之大。而又祖宗積累深仁厚澤。陛下有聰明睿知。恭儉勤勞之德。天下樂于推戴。安可以虜勢之強。便謂莫敵。然湯武、高光。奮于微弱。皆得賢才爲輔佐之。故能成帝王之大業。今陛下欲興衰撥亂。中興王室。所用以爲大臣者。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㮚狂生。孟昌圖人。李回雖差勝。亦議論迂闊。獨陳過庭正直。孫傅忠樸。亦非旋濟經綸之手。若南仲、耐時不曉事耳。恪、昌則不然。才足以營私爲奸。辯足以文過飾非。陰附內侍。延譽邀寵。區區一心。但爲身謀。不恤國事。寇未至則偃然自多。寇欲至則惟務城守。所以折衝禦侮之計。寂然無聞。自蒙任用以來。衆論不與。人皆鄙之。都人見今事勢迫切。莫不歸咎宰執。數日前皆傳唐恪、耿南仲、疾革宣慰。孟昌齡攻罷。則衆之情可見矣。近唐恪趨朝。或以石擊其燭籠。萬一城門久閉。人不聊生。必以誅宰執爲名。羣起爲亂。此事不可不慮也。今欲以弱爲強。轉敗爲功。當以人才爲先。得一善將兵者。則兵不患其不足。得一善守河者。則寇不可得而渡。得一善守城者。則人不可得而亂。求人才以得用。豈煩陛下焦勞。人人而閱之。但宰執得人。人才自足。寇不足平矣。今恪守等所引用。皆貪汙不法之小人。小人有才。適足滋禍。大率君子小人。各以類進。大臣可不擇哉。伏望蓋加意。擇所委任。以爲心腹。天下幸甚。

十九日。郭今募百姓兵萬二千人。

游騎扣城。或曰。敗兵耳。連遣使臣以兵根探。往往不復歸。餘輙妄報。自十三日雪作。次年二月一日方晴。

初用兵。烽火達北邊。賊初入境。日數千炬。自渡河不復見矣。

唐皮落鞨。降充光勝大夫。依舊宮觀。

靖康要錄卷第十三

二十日。知懷州宿安國除徽猷閣待制。通判林淵除直徽猷閣。河內縣丞范仲熊特改奉議郎。除直秘閣。添差懷州通判效用。蘇諫補乘議郎。添差懷州監押。賞功也。詔賜北道總管趙野袍帶弓甲。

姚平仲特與敍正任刺史。令州軍尋訪敦遣。

二十一日。遣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斡離不軍。知樞密院孟昌使粘罕軍。即日出門。許以大河爲界。具告和也。

是日午後。復閉門。金人已過汜水關。四壁掛甲上城。四壁差提舉官。東壁孫覿。西壁安扶。南壁李擢。北壁邵溥。每壁三萬人。差都將小使臣等七百員。孫傅都提舉。王宗濋都統制。劉廷慶、范瓊、統材武人分布四壁。皇弟康王次磁州。

二十二日。張叔夜自鄧州帶獵戶勤王。至南薰門。劄皇弟康王次相州。

二十三日。孫傅除同知樞密院事。曾輔除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秦檜除御史中丞。

是日夜。呼百姓登城。甚急。人皆震恐。以金人大至也。

二十四日。詔許般萬歲山石賣作砲石。

斡離不軍至城下。屯劉家寺。至十七日。道路傳金人遊騎已渡河。殿前司遣使臣馬綱作斥堠。一日而返。

報言賊兵渡河。朝廷不信。再遣使臣劉詢帶步兵三百人出封邱門遠探。不越宿而回。云兵次陳橋。投擊殺傷者百餘人。他衆僅脫。于是京城內外城門皆閉。清野指揮方出。內外懸榜。軍民乘勢作過。朝廷指揮城外般入居民並就寺觀居止。未幾。有榜示所有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城外居民令歸業。萬民歎呼。而鐵騎已逼城下矣。

金人到城下。逐日加多。約二十餘萬。南總管張叔夜以三萬人先到。

二十五日。手詔曰。朕以寡陋。奉承大寶。即位旬日。金人內侵。賴將士之力。獲保宗社。而攻戰守禦。功賞未明。恩賚未徧。使士不用命。人有怨言。有司失職。爵賞在予。今兩路重兵未退。守禦之備。方在所急。各爾軍士。念我祖宗。垂業已二百年。撫養汝等父母妻子。恩德至厚。當國家艱難之時。無懷二心。無有怠志。奮力致命。朕已降指揮于尚書省。當功賞。凡厥恩典。悉加增重。不限格制。務使實有功效者必賞。僥倖者不容。凡功狀來上。朕當親閱。第其輕重。不俾踰時。宗社再安。邦國甯謐。汝等力取富貴。共保家族。朕之此言。皎如白日。凡汝衆庶。明聽無惑。

先是。籍城中戶一人乘城。至是免之。統制官范瓊于陳州門外披城屯兵數千。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先請出屯。自當一面。朝廷不從。屬兵薄城。又乞行訓練。乘間出戰。守禦便。劉韐奏取秦元保甲自益。元謀遂寢。京城四壁共兵十萬人。諸將募戰士。市井中黃旗不可勝計。應募者悉備丐。寒乞之人。無關志。詔五指觀。上清宮等屯禁衛。以備非常。數遣使懷蠟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合兵入援。多爲邏者所獲。

奉議郎馬伸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王元知滑州。

趙野落職。提舉西京崇福宮。任便居住。

是夜。燒南薰門、陳水門、固子門、萬勝門、續又燒西水門、封丘門、凡十一座。

二十六日。許景衡召赴闕。李回罷簽書樞密院。提舉萬壽觀。曹輔賜幞頭金帶。

二十七日。金人攻東水門。范瓊出兵焚寨。

知廣州孫竢令乘遞馬赴闕。王健差充樞密院都承旨。王燮充副承旨。

二十八日。城上守禦兵民殺統制辛康宗及其子。

徽幸京城四壁犒設。

奇兵所保甲作鬧。殺統制官裨將等二百人。

二十九日。都人欲驅宰相唐恪。

何奧爲門下侍郎。日下供職。

聖旨。三省長官名可並依元豐官制。

三十日。唐恪乞出。不允。是日冬至。不稱賀。不作假。依舊入局。先是二十一日。金人遣楊天吉、王汭、李堇撒離曷來。詔吏部尚書王時雍、知四方館事滑機、王球、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先引伴官廝隨。渡河爲界。朝

廷不得已從之。回書云。早乞班師。以全社稷。遣孫昌、耿南仲爲告和使。始稱聽命無違。以黃河爲界。王及之擅改爲以黃流爲界。聽命無違。廣張皇其意。非止渡河而已。至二十七日。再遣楊天吉等入議。復以王時雍、王球管伴。

閏十一月一日。制曰。朕紹承基圖。綏御黎庶。賛元經體。是資不言之臣。保大定功。尤賴非常之佐。我有僞傑。若時登庸。出命于庭。用宣爾猷。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何㮚。識邃以遠。氣大而剛。蓋騰英聲。冠冕多士。挺挺不撓。隱若棟梁之隆。蹇蹇匪躬。屹然社稷之衡。比由詞苑。進翊政機。務陳義而納忠。每推賢而揚善。底乃嘉績。簡于朕心。屬天步之多艱。當厲戎之方戒。相予以濟。非汝而誰。是用憲祖朝之典章。正台衡之秩序。躐升右揆。兼侍西臺。陟以文階。敦其邑采。于戲。姚崇應髮。遂致開元之隆。祐甫代謀。幾逭貞觀之盛。惟登明選公。以熙衆志。惟揆事圖猷。以取萬全。緝治功于苟簡之餘。起國勢于衰廢之後。海隅清謐。疆陲億寧。朕以愛成。爾亦多舉。可特授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曰。朕當相之方。每加慎于選用。惟過臣之體。必務全于始終。咨時次輔之宜。勞方以引辭而均逸。肆粉明命。孚告治朝。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唐恪。才博而通。志精以敏。早由釋褐。多出踐揚。外分帥閫之權。尋有嘉績。入長地官之劇。綽著顯榮。建朕贊圖。召貢樞院。進參政本。超貳宰衡。惟託付之共專。示夙夜之匪懈。屬以戎騎遽擾。郊畿闕墮。預備多失于事機。建節或成于稽滯。以拔來諗。申論莫回。是用界秘殿以班榮。即殊廷而設使。密陪經幄。敦衍邑租。嗚呼。寵數之加。頗豈忘于留眷。忠誠之報。宜勿怠于告猷。尚其欽承。以永譽處。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兼侍讀。制加鎮海軍節度。劉延慶爲檢校少傅。依前上清寶籙宮使。初、渡河之議一出。衆口藉喧。聞于上。御批付唐恪曰。渡河之說。萬口一詞。非不在朕。卿其詳之。恪因乞出。乃有是命。呂好問除兵部尚書。張叔夜首先勤王。除延康殿學士。劉韐棄軍長遠。沮國搖民。落職與宮祠。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昨奏狀條具備禦十事。其一云。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孟昌、尤務爲奸。臣所謂尤務爲奸。非虛語也。皆有實狀。恪天資貪猥。素無行義。知滁州日。貪污之迹尤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憤其直。載至和州蓋宅。凡瓦竹之類。悉自滁往。匠人役夫皆滁兵也。以充私用。當時爲臣僚所論。遂罷州事。其後蔡京復相。引爲戶部尚書。京能。出知潭州。今奉已召參預政事。邊方大計。自宜與宰相協力有爲。若宰相強復自用。當以措置之方。告于陛下。安可坐視同其敗而奪之位。爲自謀則善矣。豈不悞國乎。及恪爲相。至今邊事。亦何所措置。不過如徐處仁、吳敏充位而已。然亦不若處仁之不爲奸也。恪之智慮。但長于交納。內侍盧端、王若冲與爲密交。凡諸贊御。皆以欽使呼之。比召李綱至中書議事。聞綱之言。徐以手握綱之帶曰。至道處置。安有錯者。諂奉百端。吏皆鄙笑。凡內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無不解帶促膝。深相結納。臣頃侍班上殿。親見恪與內侍昵昵耳語。久之而不已。自昔宰相爲奸。必先結宦官刺密旨。以中人君之欲。又使之延譽稱美。以固寵位。唐李林甫。近世蔡京、王黼。皆用此術。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度、燕瑛、胡直孺、皆天下之至小人。恪素庇之。臺諫交攻。不肯施行。聞嘗受度、瑛、直孺貨賂。故曲庇之。恪本州縣俗吏。素

宋寄謝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亦恥與之接。故今日所引用，皆虛陋貪冒之人。省部庫官，尤爲冗雜。獨任私意，遂磨賢將言僞而辨反是爲非，舉邪爲正，背在蔡京門，見京與子俯論時事，而各爲語言，士大夫皆能道之，以爲口實。此少正卯之術，聖人所必誅者。往往在陛下前言語反覆，前後不一。如近日棄地與不棄地，皆自其口出。大率言行皆効蔡京。如近議三鎮不欲出于己，令集百官廷論，及論上，即揚言不棄地，以議棄地者分爲三等。此與京分上書三等者無異。京以上書分三等，眞之重典，以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今恪又欲以三等罪士大夫，見事勢迫切，不可不與地，而奸計不得行，使廝猶緩士大夫得罪者多矣。朝廷復有大議，雖背直言，此亦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也。若廷議之後，急遣使行，廝兵亦不至河，豈有求者。提兵而出，係國家安危，李綱、李邦彥、折彥質、士大夫皆知其不可，恪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言，聽其敗事，豈爲國之心哉。國家天下之大，固不可盡責其擇賢太守。如河東數郡及懷、衛、河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守之，使廝長驅而入，無人之境，守河以護都城，亦不擇人而用之，使兵望風而遁，汜水關之險，密邇都邑，亦不預爲之備。今京城守禦疎略，兵將無所統一，人情不能安堵，則宰相何用，若其無所能可見矣。但知爲奸，不務國事，豈不負陛下委任乎。孟昌則奸人之雄，小人之尤凶暴者，因陳邦光引爲蔡京之客，不次擢爲戶部侍郎，未幾尹京，欲爲蔡京中傷王黼，反爲黼所中，而擯居鄉郡。以州縣之勢，奪人之田宅，州縣請托，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爲臣僚所論，責居湖外。蔡攸方謀爲宰相，以昌凶悖可用，遂召至闕，令春士人伏闕，昌爲尹，詣太學謂諸生曰，王時雍欲盡殺公等，而昌勸之遂已，豈不見時雍親戚皆請假去乎，以虛言悅士人，因上書薦昌爲樞密院者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率類此。撫州范世英送昌奪其物業，昌曲法編管世英，行三程而卒，使管押之人害之也。復追世英之父與祖，籍禁府獄，雖有指揮送大理，而昌不發遣，使大理官就府推勘，自有刑獄以來，豈有是事。若理直何必留府，世英三世被害，慘酷如此，豈有人心哉。開門祗候陳中，昌怒其教世英作狀，追捕繫獄，輩楚備嘗，鞭兩股皆爛，百姓左二日爲世英送食，昌以事評之，痛決至死，刑之冤濫，一至于是，豈無怨氣傷天下之和，致上帝之怒乎。江錄嘗爲撫州教官，與昌有隙，錄比至都城，輒差人押出門，開封捉事使臣范振受賕三百千，大理勘編管，昌乃留密院生殺予奪之柄，皆在昌乎。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皆蓋于其家，貫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乃送太僕寺，因賜馬取爲己有。方軍興用度不支之時，開封有錢，宜助國用，昌乃謂萬緡爲私貲，皆爲臣僚所論。守禦司寄姓名者甚多，如術人柳益輩及號知足道人者，皆與官寄姓名，緩急之際，何賴焉。今日募兵，尤爲急務，諸路差人召募，皆昌故舊輕薄小子，姓謝姓丁者是也。布衣與官，不問能否，各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如渴思飲，昌乃以爲私恩，豈忠君體國者乎。李平西庸陋不才，家有美婢，而昌悅之，引爲少尹，復使權樞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才者居之。唐恪知昌奸，雖可畏，牢籠使爲己助，昌知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爲死黨，朝廷有此二奸，所以政事不修，威令不振，人才無一可用者。將士莫肯用命，不足怪也。昔漢梁在隨，楚人輝之，宮奇有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今文武二柄，乃付

二奸，是宜夷狄侵侮，土地貶削，而國勢危蹙矣。伏望陛下谷斷，赫然宣之，天下幸甚。奉聖旨，廝恪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是日，賊攻善利門告急，殿前司統友仲選武康神臂弓硬弩一千五百人救援。

是日，奇兵作亂，毆王鍵，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擴，殿前太尉王宗濋殺渠魁，方定。先是王健側奇兵，有識者鄙之曰，凡兵用之則有奇，果可以奇乎。一時招集，皆叛亡無賴富彊之徒，故有是亂。百姓殺東壁統制辛康宗，以指揮城上兵不見賊火，不得放衝砲，百姓疑爲奸細，故殺之。以張懋爲北道都總管。

手詔，朕以宗廟社稷之重，與軍民共守，命懋登城，拊勞將士，諸軍衆庶，毋致疑惑。

二日，懋率東門勢軍賞賜，孫覿爲支軍糧賞賜不平，降三官，罷以王時雍代之。

是日，粘罕軍至城下，先是王及之告和軍前，二會有割城池金帛之要，及之乃曰，及之奉使，朝廷不易信，莫若元帥親至城下，遂與俱來，以及之下獄。宋伯友棄鄭州，歸京師，以爲提舉守禦，命已下，有言者，落職宮觀。江州居住，西道總管王襄棄郡去，澤守高世與以城降，即僞除京西河陽守。燕瑛棄城欲去，爲亂兵所殺。司錄事等率郡官以城降，河東諸郡或降或殺殆盡，惟河北頗有堅守不下者。始朝廷以廝去歲駐軍華陰，監命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先決汴渠水灌西北郊，牟駝岡窰務卒因縱火劫船，燒數十里，賊帥骨盧你移賢物極列左副元帥曰，國相粘罕者屯齊城，粘罕自河東入者也。太子副元帥曰二太子阿里不者屯劉家寺，阿里不自河北入者也。其餘賊寨多在東南。初，宦官李彥典治兵械，秋末，上命發閱兵劉家寺，發因取兵器砲坐砲石散寺中不知數。至是盡爲賊用。京城震恐，士諸門，乃命官守四壁，東王時雍，南李擬，西鄧洵，北安扶，孫傅爲都大提舉四壁守禦使，何奧象之，四壁各爭彊弱，利害不相關，白人甚危之。又以東南受敵，增立守禦，東劉延慶，南郭荀，四面各一宗室發提舉，十步一將，十步一步長，十步一統制。又每壁各置彈壓官及其官屬，率移易不常。又諸門悉以宗室司敗閉，初，金人未渡河，京城苦寒，日者王俊民上言，可借春以召和氣，詔從之。是日，迎土牛于開封府前，且令新城益張青旗，以應木德，仍自東壁始。辛康宗于倫盟號持平，務整紀律，士卒厭苦之，而諷百姓，康宗反矣，不然，何以易旗幟，乘不知其情，乃趨宣德門，衆數千人，與登聞鼓院東華門，擂鼓號叫，京尹及彈壓官皆不能制，衛士自樓上射之，衆驚走，遂趨東城，擒康宗殺而磔之，并都將十數登者死，曉稍定，彈壓官惟其尤者一二人斬之。是日，廝攻東水門，矢石飛注如雨，或以磨盤及礮礌肆之，旋爲風砲王師以綴結網承之，殺其勢，又門裡跨河築月壘以距之，懋率東壁撫勞將士，范瓊道班直五十人下城，壘殆，賴劉光國援之而免。賊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千人下城接戰，殺傷甚衆。

三日，懋上封丘門。

聖旨，李綱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以限指揮到日下星夜發來赴闕，仍曉示軍民。

懋率北壁，刼寨兵來効級者，賞賜甚重。賊曉攻東水門甚急，遣數人縋城，燒毀其砲，盡力，靖東二，然砲

御所存者尚七座。其未立者不可勝計。

四日。御上鄭門。率西壁南道總管張叔夜以兵四萬會城下。詔以叔夜爲延康殿學士。御登鄭門即回。以馮澥與蕃使自軍前來也。澥云。粘罕初在瓊林苑。已而入青門。叔夜攻宋門。鼓聲甚急。范瓊叔寨者回。獲殺數百。東水門又築夾城。

五日。御上南薰門。率南壁。詔用太祖故事。儀衛務從簡便。以障泥乘馬。不除道。馬行泥濘中。或穿巷循堤而行。躬擐甲冑。登城。民皆感泣。及食時。御御膳。再取士卒食以進。支賜有差。下至準備差使。猶二十千。每壁文武官。幾七千員。所用不可計。其衛士對御血戰者有功。賞之尤厚。御幸戴樓門。召見張叔夜。陞爲資政殿大學士。就解何㮚毬路帶賜之。先是諸道兵未至。叔夜率先勤王。以其二子領前後軍。屯陳州門。屢戰有功。戰少却。又詔叔夜爲簽書樞密院事。以南道兵入城。數日不覩諸壁。獨攻東水門尤急。孫傅夜宿城上。初何㮚、孫傅、議賊之再來。止緣去歲結和厚賂。今不可復倡和議。又苦無兵以戰。乃閉門堅守。以待四方勤王之師。京師之兵不滿十萬。秦元所教保甲雖衆。然怯懦無足用。實有五千餘人。聚食昭陽門外。胡騎六七疾驅其前。衆遂兵潰。走賊亦知我之虛實。無所憚。既而勤王之師迄無至者。未幾東道總管胡直孺爲賊生得。執以示城上。都人益恐。

蕃賊魏三大王陷口州。　鮮于可除右司郎官。

六日。馮澥尚書左丞。耿南仲依舊門下侍郎。其請給等接續支給。

金人連東水門陳州門朱門禧下寨。自後日攻東水門。粘罕兵薄南壁。與醴泉觀相直。虜能以利誘諸諜者。反効以情。賊初到。即力攻東壁通津揚子城。時劉延慶頗練兵事。指揮獨有法。迺夜即城下積草數百燃之以禦。時有獻議置九牛砲者。雖礮磨皆放東壁用之。營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賊知東壁不可攻。于是遂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實護龍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皆冰合。賊又爲梁安機石。矢石不能及。或說我軍宜出兵擊之。且焚其梁。令賊脅受敵。將更笑曰。慎勿爰。乘城一夫當萬。使虜傳諜獲之。尤以爲利。然至二十五日。城正自此陷。

蔡京賜第及都尉宅火。城中驚擾。

大名府進士司文政上書。力陳不可戰。恐城破稱臣不可及。何㮚大怒。取聖旨處斬號令。（宋北盟會編作教坊樂人司文政。）

都尉向子扆、向子房、不合擅便上城。各降一官。

御筆范宗尹首議割地。今戎馬再至。朕失天下人心。先次落職。續除集英殿修撰。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七日。金人遣使來請和。

是晚。王宗濋領牙兵千餘人。下城與賊接戰。高師旦死。是夜。姚友仲正築南拐子城。賊突鋒正在北拐子城下。躬率將校。施放弓弩。監督砲石。凡賊所陳。爲砲箭所臨。雖不少負。亦不大勝。賊勢稍沮。

九日。金人遣使借粗議和。

李綱先次除名勒停。

早宣化門告急。姚友仲領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扞禦水門者。以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樓櫓皆塌。初。朝廷爲防秋之計。上親幸封邱門。城外按砲。錫賞不貲。砲架砲石。盡在城外劉家寺。賊首攻善利、通津二門。不三數日間。城下立砲架垂百餘坐。蓋是劉家寺者。但添得生牛皮包裹。并濕榆木茲。樓定裝軸脚而已。

張叔夜除簽書樞密院事。

十日。龍德、宣德兩宮出錢助賞。國戚里家民亦如之。或以酒食犒師。

金人許和。以都水丞李處權右司郎官。司馬樸爲報謝使。徐俯與郡一冲不職。降一官。

張叔夜與孫傅同措置四壁。依舊南道都總管。餘道並聽節制。

十一日。裝七星砲。指揮六部人吏及富民各僱車運砲石上城。詔賜河北。朕即位以來。無罪無辜。而金人入寇不已。至兩路引兵。一歲之間。再犯京城。朕每與講和。以求息兵。言及割地。如剔眼肉。非是棄河北之民也。欲與金帛取賂。以復舊疆。今事勢危急。四方宜同患難。京城失守。則我赤子盡陷蕃夷。永在塗炭。仰河北一路蓋起軍民之兵。守臣自將。倍道並行。星夜前來。殄滅虜寇。以安王室。天下平定。與汝共之。除賞賜外。軍事優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賦。

制加鎮海節度劉延慶爲檢校太傅。

十二日。開戴樓門。許百姓般門外柴炭木植等賣。仍發卒二百人下城打護龍河冰。

劉韐以守禦無狀落職。留以自効。除劉延慶爲使。虜築望樓。度高百尺。下覘城中。又飛火砲燔樓櫓。旋即修繕。又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乘礮推以叩壘。將士以鉤竿拄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鉤子取之。發火焚梯。虜數引卻。車士擊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

十三日。金人掩殺運柴百姓入河。范瓊以兵救之。

雪晴。李處權使西軍回。不見粘罕。亦不受書。云自遣簡翼計議。

是日。金人陷亳州。

十四日。御再上城。擐甲勞軍。殿班擐城下戰勝。賜賞之金帛。御幸東水等門。撫諭軍民守禦。提舉李擢降兩官。落職。罷以田瀕代之。初。護龍河自賊迫近。即決汴水以增其深。其後雪寒冰合。賊于冰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將以攻城。而擢不介意。是日天稍晴。上登城。見城壕塹壘殆盡。乃有是命。御朝陽門。胡兵十數逼城。出不遜語。衛士三百餘乞下戰。從之。遂與合戰。中有執盾者二人。獨奮身躍入。至手殺五六十輩。而餘兵不進。詔促使援之。卒無肯前者。二人戮死。上不懌。因下城。初。舊制城樓禁火。士卒噤戰。不能執兵。至有僵仆者。然上在禁中。徒跣所晴。又撫問存卹。絡繹不絕。多給衣袄。務令溫暖。乘皆感泣。不敢憚勞。以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失十五六。至

是死亡已數千人。賊又遣使議和。須上或上皇出郊。詔不從。復請以近上親王。詔遣親王行。將出。賊其兵以迎。因不復出。獨遣馮澥代行。賊聲言失信。攻城益急。南壁惟宇乃宇號二樓最危。時壕池已爲高陵。賊既逼城。旁近七八樓爭發矢石。助以千百計。既非受敵。往往虛棄。或止之。則衆指爲奸細而殺之。賊伺城上稍怠。拾矢石反射城上。交下如雨。弓弩多不能立。砲亦良久乃能一發。傷者甚衆。給賞官皆應給不辦。又樓櫓之屬。爲矢石所壞。換易不及。每一柱一板。率厚賞募人。既而有中砲碎其首者。有爲流矢貫之于柱者。人皆莫肯施工。不得已。逼使之。或請以磚石壘壁。可免換易。從之。頗亦以爲便。既而灰棚多爲砲石所損。因以布蓋貯糠。爲籍其下。即用火牛車。以備雲梯之來。雲梯之制。高于城下。繩貫竹木。似梯而稍。其下施平板。板上下蒙以牛皮。可數人以據城。又其下即輪軸及鹵車也。簡所不能入。有獻撞竿者。其制用長竿數丈。上施橫木數尺。下以鐵作軸。雲梯之來。迎擲之。應手急索。則梯可倒。急攻之際。皆用之壞其二梯。殺賊千餘。至是日。撞竿不及。賊因就其上。以長竿升火燒樓櫓糠袋及火牛車。不可禦。迺頓之賊稍登城。有執盾者。禦。乃下。是夜緩攻。

十五日。大雪。鄜亦登城。三軍鼓譟。聖旨。金人犯順。中外驕騎。蓋朕不德之致。今月十六日。可避正殿。開萬勝戰樓門。縱民樵採。

嘉昌至絳州。絳人殺之。

十六日。金人塡護龍河。渡鹵車以攻城。是日于陳州門近東塡壘壕池。人于皮洞子內負土。矢石不入。

駕幸南薰門。雨作泥深。

十七日。過登天樓來攻東水門。聖旨。宣化門東壕內。賊兵絞棧。盧襄臥疾。全不措置。不自請罷。滋長賊計。可落職與祠。李擢、喬師中、坐視賊兵進棧壕河中三分之二。顯見守禦無方。各降兩官。爲弛慢不職之戒。

十八日。金人過鐵龍爪來鈎城上。敵樓戰棚。

遣忠訓郎閤門祗候秦仔賢蠟封文字詣康王。奉聖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漸養百年忠孝之士。天地神祇所當祐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合謀。以濟大功。李處權以再遣辭行。付御史臺獄。

詔張孝純贈開府儀同三司。張浹贈徽猷閣待制。餘並贈七官。選人贈承議郎。與恩澤三資。監司與恩澤五資。

十九日。賊侵晨以大橋三撥火其上。相繼攻水門。拐子城。搭材四人鋸斷橋。以水沃火。因撞竿折其梯。墜者甚衆。三搭材死之。

二十日。遣使出和。要親王出盟。

樞密院劄子。金人犯順。直抵京畿。虜掠居民。濫陵郡邑。雖有議和之請。未聞三舍之期。主上出宮禁之藏。御士卒出戰。然有難塞之欲。繼生無厭之求。近日于都城四面作雲梯鹵車等。窺伺間隙。攻打堅城。多設虛寨。遠置疑兵。欲絕聲援。樞府職當機密。親履艱危。雖上聖垂仁。猶欲按兵而講好。然大臣仗義。豈能順

位以偷安。念萬里之幅員。率四方之豪杰。乃父乃祖。被聖神涵養之休。惟孝惟忠。實臣子願爲之事。宜殫大節。圖報上恩。恐號令之未頒。欲施爲而不敢。如檄書到日。應帥府監司郡縣守貳令佐。悉許不拘常制。起勤王之師。如見起發。仰所部官併日催促前來。救護京室。如有未起發處。不拘遠近內外。許鄉里豪杰。遞相勸率。招集驍勇。不限數目。各自推排首領前來。或有逃散。去處山林。自相團結。已成隊伍。許具名申所在官司。不拘軍人百姓。亦許自効。隨事使宜。四面攻討。其所殺獲。隨事以聞。自節鉞以下。已有立格推恩。願忠臣義士。相與竭力。以成大功。時不可失。劄付開封府關牒前路火急施行。

知開德府王棣除顯謨閣直學士。

二十一日。遣郡王二人及曹輔、馮澥、出使。

增修東南二壁。提舉官安扶能。以劉翰代之。

二十二日。金人遣郡王回。要親王并何㮚。

二十三日。遣京畿弓手出戰。敗死千餘人。是日大雪。祭太一旗。賊于東水門及陳州門東立大橋數座。下瞰城中。有榜募能下城焚毀者。白身授團練使。

二十四日。賊遣使來議和。　砲中田瀚立死。進五官。賠待制。陳州門火焚戰棚者三。即撲滅而新之。是日早。賊推火梯四乘來攻宇字號樓子。三乘爲撞竿所壞。獨宇字樓子撞所不及。火沿燒三樓子。賊人皆登城。舞黑旗鼓譟。然爲樓子火盛。不可過。姚友仲仗劍擁班直守禦。官軍兵救火。弓弩交發。賊皆墮殺。傷者甚衆。賊遂退。是日大雪。我軍放火牛燒金人洞子。反沿燒宣化門東敵樓二座。即陳州門也。金人十數乘火作上城。守禦人掩殺而退。然攻城益急。用撞竿燒其雲梯二。殺賊千餘。其次索撞竿。竿不及。賊因就其上。以長竹扎草延燒樓櫓糠袋及火牛車。沿引不可向邇。其貯水桶皆氷合。三樓頃刻而盡。賊幾登城矣。得牌首僅百人禦之而定。其夜緩攻。前此軍頭郭京者。妄稱有李藥師術。募無賴輩數千。聚天清寺。號六甲正兵。初爲成忠郎。尋遷武翌大夫。每以危急告之。京頷笑而已。民庶語及京者。輒以手加額。時何㮚募奇兵五千。兵屬于京。有士人上書孫傅。其略以謂自古未嘗有以此成功者。其朝廷或聽之。宜少付之兵。俟其有成。乃稍進任。今閱衆至三萬。或失利。則爲朝廷羞。傅怒謂客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頃細。一一知之。幸公與傅言。若詔他人。定坐弭寇沮師之罪。揖而退之。又有劉宗傑、傅臨政之徒。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開大將。率効京。有識者危之。嘗曰。非朝廷危急。吾師不出。至是乃登城。竪旗繪天王像。指示衆曰。是可令虜膽落矣。衆亦莫測。是夜宰執宿門上。

二十五日。大風雪。金人攻陳州門。鹵車、洞子、雲梯、矢石如雨。午時遂登城。守禦人棄擲兵甲下城走。既而東水門之南亦破。金人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都人自殺及棄男女財物于河。非中者。不可數。初欲洗城。先刼帝姬往軍前。既而傳三元帥令。殺人者族。遂止。是夜南薰門、陳州門、東水門、火火。光如白晝。先是四壁屯京畿保甲及軍士共七十萬。每壁提舉一員。同提舉二員。使臣十人。右僕射何㮚、樞密孫傅、曹輔、皆在城上。又旋募無賴兵。以草澤爲統制。如傅臨政、裘淵、陳德之類。凡九十餘頭項。其後小人以邱瀚威

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盜向東南臥白雲之句。立郭京爲將。人爭從之。朝廷因命爲統制。識者知其必誤國也。又諸統制皆自號令。不受樞密節制。既不齊一。專務姑息。人不畏威。加之賞罰不明。無以勸勵。遂至失守。如劉延慶并子光國。衆咸惡之。指爲罪魁。其日猶拜少師。初、郭京既爲朝廷用。蔡不復取其武勇。但相視面目。以爲去取。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公雖材武。但明年正月當死。恐爲我累。其誕妄自任類此。或言授用之初。試其術有異。京因謂金人雖手可取。與內侍鄧尤尊信傾心待之。是日。大啓宣化門出師。門去敵不百步。又天已明。人固已駭之。先是每出師。城上皆持滿。待我師稍却。即併力以射。用此退賊。京欲出兵。乃令守禦人皆下。無令覘軍。恐失大事。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樓城頭上。以親兵數百自衞。兵才出。即倡云、先鋒劫寨。奪馬數百匹矣。都人皆喜歡傳增數千。其實妄也。初賊陣陳州門外。京自內出正當其鋒。我軍數百人方踰壕。賊二百餘騎突之。皆沒河中。蹂踐殆盡。哀號之聲。所不忍聞。賊因趨門。方急呼守者與之。語衆已亂。不及出矣。京見事去。即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已而雲梯輻湊。來者不絕。初、朝廷募有能下城得賊旗者。賞銀絹。至是一賊身帶十數旂。其卒爭取。各詣其長求賞。但見黑旗旁午。人方疑駭而走。有六人者登城。衆遂披靡。日午未鬪也。衆既潰散。城上連呼弓弩手。至隨後追之。終不回。棄甲者力填隘里巷。舉言屈敵西出。叔夜度不可支。下城。逃亂兵。臂中三刀。賊先焚通津門。宦者黃經臣望闕再拜。大慟。躍入火中死。守禦盡散。懼由溺死之。詔贈待制。官其十子。賊入醴泉觀。衆止數百人。我衆望之奔潰。無敢與之敵者。俄頃潰兵與百姓自南至北者。摩肩接迹。爲城門皆閉。遂從舊宋門河上穿脚門而入。或渡河而過。嬰兒樵裸棄死道側者籍籍。慟哭之聲震天。公卿大夫率攜妻孥衣

皺布。匿委巷小民家。劉光領西兵。秦元領保甲。從北門斬門而遁。虜登城者未下。而京師焦擾。四城樓櫓皆遭焚燒。火焰突起。急風中東南爲甚。初、虜遣使者劉晏等四人促和。朝廷館之都亭驛。及是百姓趨往擒之。晏等呼曰、我來促和。正爲若等。毋殺我。衆不聽。皆縛之。有以是報阿里不者。曰、衛時南宋已無號令。不可罪渠。日晚上登東華門。宣百姓授甲。擲兵器樓下遣之。時大軍既潰。民無鬥志。授甲者俄頃輒棄之。至夜。中宮等並逃出宮。廷無一人。唯甚王妃、梅執禮、秦檜、謝克家三四人在上左右。傳宣命令。因詔謝克家授告往軍前。出不由門。縋城而下。單馬一二人隨行。從南薰門闖闕至劉家寺。見二太子。至二十七日、有殿班指揮使將宣集衆數百人。欲衛上冒圍出奔。上猶豫。即臨殿挽御衣挾上。上急頃宜曰、汝是何人。汝是何人。敢爾。宜從上以足頓地曰、臣不顧死。欲盡忠陛下。陛下不用。大事去矣。上托故還內。秦檜委曲諭之云。汝等護駕而去。果保全乎。衆默然。檜曰、我今爲汝告。宮家更將晉往軍前。諸看如何。衆唯唯。于是檜復詣往。非衆或以兵擊塞壁衝會通門。暴甚。因盜內庫器皿。莫敢誰何。賴上親出。號泣撫諭。時左言亦爲殿班指揮使彈壓之。稍定。因擢宜爲防禦使。以安其心。又云、是日早。大啓宣化門。郭京出兵。賊來攻字字樓子。皆頹毀。齒置未成。擂垜未備。賊遂登城。衆潰城陷。初、京師被圍。朝廷急于命將。有郭京者。軍中一老卒也。京師盛傳用六甲法。可以生擒二酋。其法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人。皆自試于內。朝廷信之不疑。錫以金帛數萬計。使自募兵。恩數備至。人皆呼爲郭相公。其所召募者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問武藝精

否。但擇其元命合六甲法者。有賈線者。京一見授以將命。他皆類此。賊兵攻圍甚急。京談笑自若。云擇日出師。凡三日可至太平。直抵陰山而止。其所招軍。但欲狄者殺。不必戰也。前期豎天王旗。每壁三面。按五方色。或畫天王。不知何法也。又有劉無忌。乃賣藥道人。常以身倒植泥中乞錢。亦作統制官。蓋取邱濬詩。有郭京楊式劉無忌。皆在東南臥白雲之讖。初、郭京出延頸侯捷于宣化門者。已千萬人。俄報云、郭京前軍已得大衆。懸大旗于賊壁矣。又報云、前軍奪賊馬千匹矣。又遣使臣傳令樓子上。除守樓外。餘並不得上蓋。郭京以六甲法能使人隱形。未脫口。賊兵分四翼。鼓譟而進。衝斷前軍。一擁而空居後者悉墮護龍河。弔橋已爲所積壓。不可拽矣。城門急閉。賊師大惡鐵衣沿城而上。止用雲梯一隻。可制五十人。初、十餘人登壁。官兵無一用命者。城遂陷。是日午時也。

京城陷。統制官死者三人。何慶言、陳克禮死于賊。姚友仲死于亂兵。劉延慶并子光國奪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獻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護駕先鋒。延慶陷金明池而卒。光國攜王鸛愛妾張氏以逃。行十餘里。虜騎追及之。遂殺妾而自縊。是日、班直并都亭驛門。直入執虜使劉晏。并從者三人殺之。先是十一月二十八日。詔差翰林學士莫儔、御史高世賞、館伴斡離不使人劉晏于都亭驛。晏曰、皇子元帥遣晏來云、國相元帥一軍。非晚亦到。元帥請皇帝出城會盟。儔等答曰、伯侄之國。義均骨肉。與二元帥相見固無害。但事體不順。難以家喻戶曉。都人見大兵已傳城下。不容車駕出郊。二帥此來。正欲彼此不失信。既許二帥。却爲士庶軍民遮擁。不放車駕出城。即失信更大。晏頗以爲然。晏至闕。使欲朝見上問左右大臣以前遣王汭來不恭。不欲見之。孫傅、何㮚、請留不遣。詔使人就館議事。不須引見。儔等奏、不引使人。恐難爲辭。亦恐劉晏不肯去。況斡離不于本朝素號有善意。今拒絕其使。如粘罕遣使來。不審陛下還令朝見否。後勢須引對。即于斡離不非便。臣等連日與劉晏語。似稍識義理。必非王汭狡猾悖慢之比。上曰、如此則令引見。晏果執禮甚恭。奏對婉順。上悅。厚其禮幣。晏悉不受。晏既去。又數日。粘罕軍果到青城。遣奉使知樞密院馮澥引蕃官蕭慶、楊眞誥、撒離母孛極烈來使。慶極桀黠。有口辯。眞誥、撒离母孛語簡而峻。撒离母乃女眞人。其酋所親信者。再差莫儔、高世賞館伴。次日引見上殿。慶等力陳本朝失信事。謂如三鎮已許了。兵纔退。便不肯交割。今雖是黃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須要與皇帝會盟。方敢退師。上令儔等宣諭曰、非三鎮不肯割。自是三鎮軍民不從。因而遣使告大金。免三鎮之地。卻計三鎮稅賦。增作歲幣。本非失信。慶又奏云、大金收得貴朝詔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予人。上宣諭曰、此乃前日臣僚獻議也。已行貶竄。自有國書回二元帥。且煩太師諸人主張和議。必相信。虜使退至都堂。堅執前說云、相公諸人須是與皇帝親議。方得穩便。何㮚答曰、本朝自祖宗以來。車駕惟是三年一次郊天出城。平居未嘗離大內一步。況今大兵在外。都人豈容車駕出門。此是實難相從。皇帝自有回書。使煩太師諸人委曲覆之二帥。虜使退至館。授書辭去。又數日。蕭慶又賫粘罕斡离不書來。堅請皇帝出城會盟。不然。即圍城之軍決不解。攻城之具決不退。未攻城前。若車駕出城。二帥當執臣子之禮。若城破後。更無相見之禮。若謂使人言語太過。即請斬之。使人不惜一死。此事乃是貴朝社稷。㮚答曰、此事恐終難允從。至是遣李處權借太常少卿爲報謝

使。蔡遵閤門宣贊舍人李德充副之。閏十一月十四日。粘罕斡離不復遣蕭慶、楊真誥、斡撒离母、同李處權等來使。就差李處權作接伴使。先與莫儔等相見曰。奉賀這回好公事。且喜得早了。當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云。皇帝不肯出。莫是疑否。儔答曰。亦何所疑。只是事體不順。慶曰。國相皇子來。特令慶等奏知皇帝。不須車駕出城。只要大臣計議。近上親王爲質。使待退兵。候兩路割地了畢。即送親王歸。儔等即時奏知。蕭慶等又言。來時二元帥云。陳州門濠已塡了三分之二。長一里。有攻城器具二百車。並未准上前。如依得書中所言。十五日放慶等回。和議便定。不然。二元帥云。不順慶等三人。一面攻打。若一个軍人登城。更無商量。遂引之至殿上。即奏曰。免聖駕出。只要使僕射何㮚出城議事。㮚色變。上亦不許。宣諭使人曰。待遣大臣馮澥、曹輔前去。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質。上宣諭曰。朕爲人子。豈可以父爲質。如皇太子數歲。如何到得軍前。撒离母曰。這事也有商量。如皇太子不須出去。只要親王二人出城爲質。上宣諭曰。遣近上皇爲出城。蕭慶曰。議事非僕射何㮚不可。如馮澥、曹輔皆衰老怯懦。元帥決不信其言。上宣諭曰。馮澥、曹輔皆忠實大臣。朕所委任。軍前有事。但與商量。慶不以爲然。莫儔、高世賞請對。力陳虜已不敢仰煩聖駕出城。其心頗回。極不易得。如宰相親王不可不行。且如斡離不前次到城下。要宰相、陛下卽遣張邦昌、要親王、陛下卽遣康王、肅王。今兩軍並傅城下。粘罕兇悍有謀。又非斡離不是比。豈可不遣宰相及親王。恐貽後日之悔。蕭慶曰。館伴且須催貴朝遣親王早出城。若更遲回。恐悞大事矣。上降內批付儔等。令再三說諭使人。本朝宰相只一員。每日處畫朝廷事務。應副軍前。不可暫時闕官。已遣輔臣馮澥、曹輔去。諸事可商量。莫儔、高世賞委曲設詞諭曉。慶等曰。須得何㮚等并親王出城。事便了。兵便退。如或不然。決定攻城。若城破之後。不知大臣做得大臣。親王做得親王。慶慶等此後更不復來矣。楊真誥又索干戾人。儔答曰。皆宣發海。不知存亡。慶遽止之曰。在此間者。猶不肯遣。況干戾人乎。授書相別。乃閏十一月十八日也。十九日。朝廷遣知樞密院事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代宰相。宗室節度使仲溫士涕代親王。出至軍前。粘罕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使送馮澥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晝夜不息。二十四日。劉晏再入城。是夜大雪深數尺。莫儔、高世賞、見劉晏。晏曰。皇子元帥令晏急入城。修書不及。兵已登城。如力御得住。卽極力爲之。如力有不加。卽告皇帝早出來相見。當悉保全宗廟社稷。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晏曰。城上守禦行徑。全然未是。使火箭燒着樓子。何消倉忙。若做樓不及。但用大本□塞定。多持長搶等待上雲梯人。點令刺墜可也。晏見城上守得未是。恐不可保。次日引見。晏奏陳斡離不之意。上賜晏金束帶。退至都堂。宰相執政諸大臣猶不肯遣親王奉使。儔等力爭之不從。歸至闕。雪大作。未時候開闕□外大樓。守門兵士入報。金人兵馬已登城。諸軍班直皆敗走回。朱雀門已閉。少頃晏等被殺。

靖康要錄卷第十四

二十六日大雪。金人盡得四壁。城上火盜燒百姓扶攜荒極如初。敗兵委塞里巷者。往往肆行標奪。下城盜乘之。兵火四起。遣何㮚及親王爲請命使。秦檜、李若水、司馬樸相繼納款軍前。至西北壁。寂無一人。乃伐城外林木。并斷取柩板作障。反蔽城內砲架。皮囊巴皆回向內。城外盡作壕道。城內者則塹爲弔橋。不三四日皆畢。初破城。賊下令縱火屠城。時何㮚率百姓欲巷戰。其來如雲。由是斂兵不敢下。仍僞倡和議。人心稍安。復登樓宣百姓。遣宰相何㮚、濟王議和。午後何㮚、濟王回。同金賊四人入內。

詔許高除名勒停。邊州編管。

是日早。龍德宮聞城破。太上皇帝爲衙兵擁入禁城。上皇猶豫間。衙兵欲殺內侍官鄭詳以下。遂由金水門以入。蹕蹕雪中。移時未知所向。上聞之。遣帶御器械王球領殿內帶甲親從官二百人。迎奉太上皇帝入居延福宮。時崇德皇后早已入禁中矣。

又云。早駕上宣德門見軍民。越王同吳幷出乞和。二帥令回要宰相何㮚、李若水自軍前乞入城。拉何㮚出軍前。奉聖旨。勒何㮚及親王出和。當晚許令講和議。乃回。堅欲太上皇出城相見。

是夜。五嶽陽德觀大火。

詔釋王及之、李處權。及之復吏部員外。處權以再遣辭行。付御史臺獄。至是釋之。

又云。京城十六門。皆爲番兵占守。吾兵無一人在城上者。當日早班直及諸處軍等。奪萬勝門奔出者四萬許人。京城大擾。哭聲不絕。而士庶近上者。皆扶老携幼。藏匿于小街深巷之家。婦女盡皆垢面自毀形容。入井或自縊。半死半活而棄在旁者。不可勝數。

二十日四更。上御宣德門。撫諭軍民。兩國以和議。各令歸業。黎明雪止。自城初破。金人雖數令不得鹵掠。然搉下城執弓箭鎗刀于貴家富室刼金帛馱馬子女。每數十人作隊者甚衆。小人竝因緣爲奸。或爲指縱。或兇醜卑賤。効其號呼。乘炬公肆虜掠。是夜又火焚毀駙橋明達皇后孟昌齡等宅。神衛營從宅沿燒數千間。民見東南火作。爭走西北。悲哭不止。幼稚棄于河者益多。太守徐秉哲出舊城撫諭。今日敢刼掠者從軍法。王師及城上虜兵皆釋甲。小民過城者。虜人擁錢乞之。或往復數十千。語人曰。元帥限我班三日破城。今止日半見効。諸門先積金帛如山。虜悉得之。所棄者錢耳。虜帥堅欲上出郊親議。或太上皇皇太子亦可。上初不肯出。大臣有請行者。上堅不從。且指衣帶以示之曰。事急有此而已。既而手詔曰。金人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衆庶。毋致驚擾。却悞大事。

又云。是日駕登宣德門。赦守禦官吏軍民之罪。皆稱萬歲。城中民趙陽德五嶽觀盜官錢。天大風雪。屍横道路。人爭食之。入更雪霽。長星見。焱出丈餘。四更沒。是夜馬草塲葆眞宮火。

又云。是早朝廷差人及出榜告諭城中軍民等。已和議了。更無殺戮。人情初安。然何處在外與金人壹一以十二州和議。如割河北歲幣犒搭金銀之類。未定。聞金人須要上皇爲質。

二十八日雪止。日色昏明赤。人皆言不祥。又訛言下晚洗城。于是大街居民逃隱窮巷。惶惑不知所以爲。豪右披氈毯。婦女以灰墨塗面。百計求生。是日有榜云。朝廷有遣使回。大金已許通和。只候何㮚入城便作講和明誓。仰軍民等安心各業。其潰散者各放罪。不得驚擾。有違約束。以軍法施行。復有詔文武百官秀才僧道父老等。相率詣軍前謝二元帥兵不及城全活性命之恩。願犒軍者。聽以金帛牛酒。何㮚等四壁披城兵盡放入城。和議以定。卽遣皇弟大王以下十一人詣軍前謝之。晚差范瓊四少尹并廂官彈壓舊城外。府尹三衙彈壓城內。民稍安堵。然虜間下城焚刼。州北皆黑水兵。尤暴。明達節明宅皆火。太學律學一空。待漏院、登聞鼓院、樞密院、寶籙宮窗檻皆決壞。

二十九日天陰稍晴。城中軍民或詐爲金人。縱火刼掠。凡捕千餘人。稍止。百姓分其尸。頃刻立盡。自後日日有之。晚有黃榜。以當親往郊外。是日百姓相率往謝二元帥。以竿揭金帛者。自門內抵南薰門。塡溢于道路。皆郤而不納。自二十五日至是日。士庶皆携老幼渡汴。履水入內城。雖貴游無不布衣徒跣者。

三十日黎明。開朱雀門。上御馬素隊三百人詣青城。見二賊。至南薰門。兩立馬移時。候報。賊悉陷下兵衞。許百人從。都人自宣德門至南門泥雪中立候駕回。虜見上。皆以手加額。焚香而迎。是日未許相見。車馬宿郊外。衆聞之。皆憫然。夜有榜示。奉御筆。徐秉哲曉諭軍民各令安心。勿得驚擾。來日入城。當與軍民共慶。初是駕不欲往。而太上皇欲行。故出。都人獻物隨駕往者。不知紀極。有旨候駕回乃前。

蔽既據新城。登不敢下。遇夜或五七人至數十人前虜掠而已。然呼索四出。賊使交馳。又令數人居都亭

關爲承受。方城破之初。文武官陷殁及踰城死亡者甚多。宣軍約十七萬。潰散殆盡。至是招集纔二三萬。軍前來索蔡京、王黼、童貫、蔡攸、陳遘、李綱、吳敏、徐處仁、張孝純等家族。是日先以蔡京家慕容氏世子并京二小孫以往。

十二月一日。上宿郊宮。與二酋帥未相見。遣使者議和事。上將去表。凡數次改。是日閤傳乘輿還。百姓自五鼓相率守南薰門。蘊路。巳午間。南薰門忽開。莫不忻躍。巳乃宣取酒果。申後蕭慶入城傳詔。來日方歸。又出黃旗云。和議已定。各宜知悉。人益惶惑不安。至夜有投宿御廊者。婦女小兒用襆裙盛土塡馳道。以雪泥未乾。不曾治道故也。家家焚香以禱。是日虜來求劉晏等四尸。以骨冠之。晚有二榜。一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竊慮軍民等疑惑。今曉諭告令知悉。一云。承大金軍前關。金人雖在城四壁。不令下城。如有作過及乘勢作鬧之人。仰一面收捉。並以軍法從事。

又云。是日徽猷謝和方定。孫覿草表賀。明曾輔、韋壽隆、邵溥、賫黃旗歸報。傾城迎駕。數百萬人。自闕至南薰門。塡咽不絕。至暮散歸。皆以情乞諸軍前獻金帛牛酒謝過。虜人不納。是日皇弟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

二日。日出無光。有飛雪數片。閤劉延慶出奔。爲人所殺。

是日候駕人稍少。皆云必未回。申時忽有一使臣馳馬而來云。駕回。都人驚喜奔迎。至晚駕入門。父老奕道山呼。拜于路側。老幼擲土塡塞雪泥。不須臾。御道坦然。或捧香前引。或衝突禁衞。戴頂然臂以迎者。不可勝計。皆攔馬首而泣。聖聞遠近。帝亦爲之掩涕。入宣德門。帝仰泣數下。左右悽咽不得語。從駕有金人數遊。見上得人心如此。亦皆驚嘆久之。

是日午時稍晴。頃之微雪。乃受降時也。初鑾輿之出。駐蹕齋宮。遣宰執往來議事。易表者四數。其略云。三里之城。已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煨燼之餘。久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此孫覿詞也。至是始定。乃往青城見二賊。迎于門上。設香案望金國設拜。以表授粘罕。賊受之。相揖而入。御馬行于前。二賊次之。遂入殿。講賓主之禮。相遜再三。上卒就主位。酒三行。移時而出。與粘罕語云。三太子見在西京。衛護陵寢。無它慮。金人以甲馬往還裹送。遣宰官五人送入內宿于朝堂。始上亦以金銀十六担。繒帛五十床。金玉帶各二爲贄。而彼供給亦良厚。下至從官飲食。頗各豐腆。于是令百官士庶詣軍前謝二元帥。民間獻金帛斗酒者。櫛接于道。僧道及富民揭黃榜諸門作功德。報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全活生靈之恩。大金皇帝聖壽無疆。道中皆侍郎陳過庭繼往河北割地。以黃河爲界。金要江東江北守臣子弟同往。道簽書樞密院曹輔迎接康王。

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再三論說。方稱皇帝仁孝乃免。

又云。上是日與粘罕、阿里勃相見于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上鴟尾用氈裹。然後設香案。上望西北拜。左右無不歔欷。上遂與國相二太子同坐。上爲主。國相二太子次之。宰相親王並列于庭下。酒三行。俄頃遣人奏知皇帝。日已晚。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鑾。遂與二賊帥登上馬。初見粘罕作二表。皆孫

觀乘輦云。社稷不損。宇宙再安。粘罕抹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欲易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朝廷皆不得已而從之。和議之後。二太子遣國相持書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言。事至于今。良爲悲悼。康王見在河北。使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塞善保。爲社其書不書名。

三日。上御崇政殿。百官始進朝。廚索全城縣馬。開封府奉聖旨。應在京見任除職事官留馬一匹外。並赴開封府納。限三日。敢隱留者。全家軍法。告者賞錢三千貫。于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餘匹。歸軍前。內班直禁軍自控納之。蓋有愧色。賊帥差官檢視諸庫。取絹一千萬疋。既而又索采緞如絹數。及金五百萬錠。銀一千萬錠。裘段只要綾羅錦繡。不要紗。右司員外郎司馬樸著作佐郎李若水。以奉使和議。皆選爲侍郎。若水吏部。樸兵部。

上既入。親從三百餘人。皆爲廚驅去。使監滕背城。後久之乃放。望金國拜謝。分配諸蕃寨。

王時雍象領開封尹。翌日。詔不施行。梅執禮能領尹。依舊貶客。

上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悉屏去從衛。以何槩從。

是日晴。百官入內起居。廚使四人從恕入城者亦朝見。索蔡京家屬。詔遣蔡谷氏并蔡偉。續來取李綱、吳敏、徐處仁、王安中、劉韐、童師易并蔡靖、滕茂實、趙良嗣、張孝純家屬。

四日。開封府榜。蓋數千戚里豪富之家根括金帛赴納。何槩率百官父老俗道等詣軍前謝。早至南薰門。薄晚方有蕃官傳令。國相元帥指揮。日晚道路遠涉。不煩出城。令各齊心發願。願大金皇帝萬歲。乃謝而退。少頃。御史臺傳旨。應在京職事官並赴尚書省聽差使。

五日。金人于城上密栽松栢。及質排拆木應守禦之具。悉移內向。遣使八人入城。自此皆宿都省或朝堂。不復宿都亭驛矣。吏部差文武官各二十員。隨金人軍往兩河交地。每州各一員。中書侍郎陳過庭爲交地都提舉。結罕有書到御前。其略云。往事不足深念。但遣近上大臣迎康王云云。無名。

六日。將內外庫絹蓋數令禁軍送之軍前。自此數旬不已。退回汙損者甚多。有詔撫諭四方。由軍前差人裹送以出。詔曰。大金登城。斂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兩元帥。和議遂定。宗社再安。生靈獲全。恩德厚甚。四方恐隔絕日久。未免疑惑。仰諸路監司守臣速行撫諭。兩日金使過視府庫。已封內藏左藏前軍器所。王宗濋能殿帥。差橫行指揮使左言權領。先是城破。殿班作亂。揭言出力退之。故有是除。仍超授防禦使。

七日。廚于城上悉栽松栢及皮麻巴。覆以糠芒。

聖旨。諸軍僞作蕃裝刼財物者。限十日賫赴自首與免罪。乃令五家爲保。

八日。議定金主號。爲崇天繼統昭德定功修文成武光聖皇帝。

廚使檢校內藏、左藏、元豐、大觀等庫械封之。

九日。廚使索米麵各千石。與軍前酒。軍前催馬及割地使陳過庭出門。又要折遠質、文呂申家屬。夜有使須索金銀。語頗不遜。

十日。詔遣使臣撫諭諸路。復遣中書侍郎陳過庭、簽書樞密院事曾輔宣諭康王議事。

十二日。聖旨。吏部差在京朝官三十六人轉三官。借寺監承赴軍前。交兩路地界。并取三十六州太守親屬往爲質。詔吏部尚書王時雍同開封府尹徐秉哲。分東西南北四少尹。十五鄉五郎官。獨留在京根括金帛。出二榜。其一云。曉諭戚里權貴豪富之家。竭其家資。赴府送納。如敢隱匿窖埋。諸色人許陳告。三分支一充賞。犯人重行發配。知情藏寄之家。依此。其一云。大金既已登城。斂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公私所有。本是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犒設大金軍兵。自皇后家爲頭。又奉聖旨。有能軍前竭財犒賞者。令王時雍具名聞奏。當優與官爵。限三日具所有送納。或敢隱匿。並正軍法。捕奴婢笞擊間之。　以王時雍領開封府。就本府治事。免致官吏分擘不前。差刑部員外郎惠柔民部絹納軍前。分三門出。廚各以官授之。南薰門四百萬疋。東水門鄭門各三百萬疋。

十二日。新門指揮使蔣宜、李福、盧萬乘市。先是二十五日城陷時。劉延慶、劉光國出。衆以爲軍怨已行矣。翌日大臣請登宣德門撫諭。以安衆心。二十七日。上御樓方下。踏道間。蔣宜叩馬請車怨由左掖遽出以避寇。既而宣等立馬祥曦殿前。邀徼播選。遽甚。上曰。將我何之。宣等云。爲官家奪得一線好路。這裡不是官家住處。祥曦殿門閉。宣等以斧破之。門外內侍梁揆等被殺者十七人。上大驚。復入內庫刼金寶而去。至是詔宣等棄市。

十三日。遣軍人百姓般絹赴南薰門納。凡一千萬疋。又遣使來。欲割蒲、解許之。先是軍前論意。金帛不前。初十日定下城。故凡百應赴。莫敢少緩。絹般去屢有換易。悉要山東、河北者。朝廷以酒肴等遣受納蕃官無算。兵士有屢般力乏。憤而擲于廚人前者。廚乘徐謂曰。莫是國家得汝力助。

廚遣兩京尹胡直孺入城。

聞張昌卒。先是十一月。金人長驅。駐軍懷州。不行者十餘日。乃遣太師王汭、楊天吉持書來朝。王汭、楊天吉云。兵臨大河。去國城咫尺間。兩國戰爭累年。生靈塗炭已久。此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講和。以書遣臣等來。復兩國之歡好。止求割放地。以河爲界。上不得已從之。王汭曰。今陛下敦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然未知陛下遣何人報聘。上曰。待擇人。王汭曰。彥時議和還師。以三鎮爲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割地。皆臨時驟進。銜命而往。果見中沮。遂有失信之事。所以至今傾國而來。蓋要理會今春不割地失信公事也。今陛下不賴左右親信大臣一往。若如前舉。必不取信金國。汭等固必着陛下如何耳。上命唐恪等議。遂以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張邦昌等聘焉。是月二十二日受命。昌入對曰。陛下委臣使事。臣不敢辭。但臣短見。深恐許和割地之後。金人失信。復來臨城。臣若止傳國書。實爲無益。且兩河之人素勁。至如太原守孤城經年。隆德破而復守。人人死戰者。蓋不負祖宗積德之靈。陛下恢復之志。而今也下太王遷邪之令。用保生靈。第恐彼方之民。深懷國恩。不忍削髮左衽。從夷狄之國。則未必可號令也。不從。則臣必爲金人所執。不能爲陛下努力。則臣死不瞑目矣。臣若詣軍前議和不成。戎兵南渡。乞以便宜分遣徽猷閣直學士參議官劉岑朝奉大夫幹辦官滕牧分路催勤王之師入衛。亦臣區區之願。上曰。甚好。當降指揮。昌曰。一降指揮。必喧傳。喧傳則泄漏。泄漏則機事不成矣。只乞陛下密記淵衷。上遂命

取黃絹御書賜昌曰。甄昌議和不成。戎師南渡。取晉絳路入京兆。率先諸路人馬入衛王室。劉岑、滕牧取嵐靈路。催促陝西等路勤王軍。依率使法內勝牧與除直秘閣。體念宗社。朕不敢忘。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押付甄昌。是夜昌同官屬出宜秋門。宿瓊林苑。明日行至望京橋。逢游騎二十七日至永安軍孝義橋。遇粘罕中軍。約明日相見。粘罕隨行至閤門。明日盛甲兵之衛。接見使人。其閤門舍人止曰。撤傘用榜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者。金國何官也。舍人曰。宰相元帥。昌曰。既爲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昌亦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以臣禮見大金之臣乎。舍人曰。樞密甞不畏死。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可屈。爭之移時。粘罕既不能奪。乃以客禮接見于毡帳中。往返議論者終日。粘罕曰。我兵已南渡。且到城下。候樞密割地回日。此方旋師。蓋以南朝曾失信也。昌曰。皇帝仁聖。未嘗失信于天下。頃以童貫、王黼。苟利忘義。失信大遼。致今日國家有意外之難。非國家失信于大金也。且國相今春歃誓結和。勒兵不渡。今復背約南侵。非金國失信耶。粘罕曰。不敢廢和議。止候得地。昌曰。被命而來。不敢輒易。若國相兵不北還。昌雖死地。亦不敢割。粘罕大怒。入後帳中。約退昌。昌歸館。不給食者一日。加甲兵圍其舍。二十八日。以太師楊天吉擁千兵館伴昌往河東。太師王汭以千兵館伴耿南仲往河北。二十九日。昌北行。不得復見粘罕。至閏十一月初四日。至澤州。昌召參議官劉岑幹辦官滕牧出。臨行。親得御札。具說前降之語。曰。當與公等誓死成事。是夜。召金館伴太師楊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急于星火。奈以道路遙遠。莫得疾走。欲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行西路。會于河中。不二十日之間。此事畢矣。庶得國相早肯班師。楊天吉等曰。隨諸。遂分差戎使王敞、郭天信以五百兵館伴劉岑、滕牧往河東。楊天吉親伴昌行。其議遂定。明早分路而行。十二日。昌至絳州城下。城門不開。郡官逃竄。惟有監倉趙子清者領州事。郡人聞割地。大怒。出兵掩殺。是日昌遇禍。十二日也。

十四日。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如大名府。

十五日申時。禮部火。沿燒刑部。及曉方息。

開封府等處給金銀共四千爐。

是日。火自尚書省延及祠部、吏部、刑部。

十六日立春。上遣送土牛條杖往二壁。粘罕不受。傳語趙王不用許多禮數。又遣使語二帥。欲開諸門。令細民樵採日給。粘罕不可曰。且令折屋燒。語類此。凡遣遣廣壁議事。多不得見二帥。或踞坐帳中。使甲士執引使者趨拜廷下。司馬樓使問其族。曰。先祖太師丞相光。賊曰。賢者之後。乃稍加禮。

金人歸胡直孺及其二子。

有旨。許民于艮嶽採花亭榭爲薪。

廣湖城以來。每夜日晡。輒鼓譟四發。及得城。復擊于城上。謂之平安鼓。城中墻屋皆震。聞者不聊生。自是聞一擊之。不復如往日也。

皇弟大元帥康王改大名府。

聖旨。凡廣財物。不自首爲獲者族誅。近聞不首違軍法。軍人作過。統制官不覺察。除名勒停。以有詐裝蕃人作過也。

十八日。詔瑤華宮人遷居延福宮。

二十日雪。移金帛于市易務受納。

二十一日雪。毀折艮嶽亭榭。爭奪死者千餘人。百物踊貴。死者甚衆。遣使往軍前奠金銀數。是日萬歲山屋摧壓。死者四十餘人。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大雪及尺餘。至夜方霽。街巷死者如積。曹輔軍前回云。至曹州。不見康王。一路金人連營。

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徐處仁。以東道總管胡直孺尚書兵潰。不知存亡。令淮浙監司權上件職事。領兵赴援。又安王寔。當所見趣發前去會議施行。

二十四日。開寶寺火。差禮部員外郎喻汝礪毀高俅賜第。鬻其材于民。尚書省榜逃金人書云。十二月二十三日。骨盧你移賀物極列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近日差官入京城。檢視府庫藏積。內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疋。于內唯取犒賞所須一千萬疋。今承來示。披尋深愈。恐似此有妨取索。假以爲辭。于理未安。比者初欲破城時。本擬縱兵。但緣不忍。以故約束。今來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緞子衣絹數。不限官私。早皆應副。見在庫藏雖見有餘。惟取所須。此金銀緞子亦係所須。以外亦不必取。昨來本府再舉之際。累承示諭。當致金帛費耗。驗今所論。似謬前言。且貴亮悉。無用浮詞。謹率書啓。達不宜。謹白。金銀各五十兩。尚書省率聖旨。令出榜曉諭。今備錄國書在前。勘會大金軍既登城。斂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甚厚。軍前金銀表段。自當竭力應副。除內藏元豐大觀等庫及龍德、宮、德、兩宮、御前、皇后閤、皇太子宮、并臣僚之家。以根括數目外。大段缺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及凡有金銀表段人戶。各仰體認大金之恩。疋兩以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西南壁。陳求道、余大均管東壁。王紹受納。王及之、夏承管北壁。李佩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斤重。交納赴大金軍前。如敢隱留。許諸色人告。仍令逐便給賞。官吏乞覓。并仰一面措置施行。此榜出。都人大恐。差官分詣諸處買柴。始開顯昌府破。死者大半。故老之家。盡廣徵軍中。

詔禮部刑部遣火人吏自開封府移理獄。

二十五日。張徽免試爲中書舍人。

徐秉哲以根括金銀數目浩瀚。乞添差蘇昌時充司錄。從之。

廣人入國子監取官書。凡王安石說皆棄之。

二十六日。開封府榜。金銀疋帛限三日盡數送納。如有窩藏寄收出限不納之家。許諸色人并本家人力女使經府陳告。以所獲之物三分之一估價充賞。其人力女使者。即時放令逐便。

鄧溥應副城南蕃官頗昵。聞其國相主謀者高書、劉尚侍。二太子主謀者劉中及撒窩毋。國王大綱謀事

者帥預事郭藥師已能兵柄矣。其有密謀。即各驅馬于空迴無人之境。盤旋數刻而後反。其衆識不以高下。皆環坐一室。藉書字于灰。以定可否。不復問語。其密如此。　是日輸絹數足。

廚賚香謁文宣王武成王廟及相國寺。

二十八日。開封少尹楊詵中下戶以金銀聽入官中買。並無阻節。范寅數事往來催促四壁。專搭金銀。東壁受納官王紹能差職方王雱、犯部陳莆挾漢前去管勾矣。

廚取秘書錄及所藏古器。

二十九日。元帥康王如東平府。

先是辛丑壬寅年。朝廷新得燕山。調河東京東京西之民轉載粟金帛器甲往燕山。絡繹于道。而燕山初定。盜賊不可勝數。剽刼行李。商旅遂絕。部押官往往在雄州不敢北去。而燕雲兩路官吏。怕處中國。其時粟之民。並引處內地。中國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復以禮待遇。相怨恨。數至喧爭。至乙巳歲秋。平陽府就糧義軍劉嗣初反。殺掠居民。轉至懷州城下。兵馬鈐轄與兩隊將將與之戰。屬沁水暴漲。官軍不利。鈐轄及兩隊將皆戰死。朝廷大發兵擊之。嗣初遁歸雲中。是歲正月十九日也。嗣初之反。皆絳汾路懷衛皆被其害。而澤州當數郡之中。其守高世山扞禦有方。獨不入境。既朝廷賞功。澤州不預。六月末。中奉大夫直秘閣宗安國知懷州。安國嘗爲燕山路轉運判官。頗習邊事。數爲其僚言。金人必爲朝廷患。此州亦不可不備。乃計度增城濠。繕治器甲。安國在燕山時。郭藥師嘗欲自有燕山之地。不煩朝廷置帥。人不以爲言。而安國獨深然之。乃具以奏。坐此放能。幕府憮然。以爲不至若此也。十二月。童貫自太原府回。行李甚遽。既渡而南。乃聞金人已破代州。知代李嗣本降。是月九日也。朝廷以宇文虛中爲軍前宣諭使。知懷州而回。後數日。聞虛中爲亂兵所刼。僅以身免。已而上皇降詔傳位于淵聖。靖康元年丙午。金人二太子斡離不自河北入寇。所過不攻城。遂進逼京城。三月。金人河北所入兵退。其游騎至衛州。粘罕自代州入寇。所過攻城。既陷代州、忻州。至石嶺關。將耿守忠本燕人。率衆降之。金人遂至太原城下。知太原府張孝純、副總管王稟。以勝捷兵三千人嬰城固守。金人分兵圍之。粘罕引兵出南北關。陷威勝軍。是歲二月也。賊至隆德府。知府張確濫城與之戰。二日而城陷。張確死之。粘罕進屯高平縣。會朝廷遣簽書樞密院路允迪使金國。割三關四鎮之地。二月末。允迪至懷州。盤桓數日。金人知允迪出使。必欲見允迪而後止。懷州士民數千叩閤請允迪至高平。粘罕退北關。太原城守未破也。初、粘罕至高平。澤州通判時敦往犒之。事既定。朝廷以知州高世由爲直秘閣。賞其能使廚不知城下也。粘罕既過北關。于太原城下。舊城而居之。號曰元帥行府。蓋限關縣運粟爲久居之計。朝廷以姚古爲河東制置副使。古至懷州。三月二十四日。別將陳迪擒大金所置隆德知府姚璠。璠燕人。自言系出潁昌。頗有善政。路人喜之。二十五日。又遣將入威勝軍。逐金人所置知軍事。古引兵至威勝軍。傳聞粘罕將至。古一夕遁歸隆德府。种師中自河北逐金人出界。由土門路入河東。金人以精騎邀擊于檢次縣。殺師中。壓下兵皆潰。五月五日也。朝廷以知樞密院李綱爲宣撫使。督諸將救太原。又以資政殿學士劉韐爲宣撫使副使。中大夫直秘閣范世雄起

鼎澧兵來河東。始爲參謀。俄爲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宣撫司參謀兼河東路幹辦公事折彥質。參謀官四人。京畿提刑王以甯、祠部員外郎裴巽、直秘閣沈琯、宣義郎郭執中。主管機宜文字在懷州三員。樞密院編修官郝柄、田旦。朝奉大夫韓曦、幹辦公事主管文字官趙枏、趙戩、張叔夜、陳遘、求、梁澤民、張牧等數十人。又以武功大夫防禦使解潛爲制置使。代姚古。以种師中統西蕃人馬。以許李烈爲前軍統制。于是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王以甯節制浙兵。張灝爲察訪使。灝、孝純之子也。與府州折可求等皆屯汾州。又范瓊率山東兵以及招到張仙、劉浩等屯南北關山間。皆去太原府五程。約以三道兵並進。會于太原城下。道郭執中至解潛軍。引兵先出南關。陣于坡上。金人迎擊之。軍大敗。潛與數十騎走山間。种師中亦敗走。所轄西蕃兵。間有一二回者。郭執中、折彥質與河東轉運使高衛、殺歸。奏道至隆德府。張灝引兵攻文水縣拔之。進軍數十里。金人出騎大敗。八月七日也。灝與數騎走歸。餘衆遂刼汾州。金人兵回逐州。劉韐引其衆取間道欲歸河北路。與金人游騎相遇。懷州將領王彥隨劉韐軍。戰死于山間。是時粘罕在雲中。留金人將銀朱大王于太原城下。八月五日。粘罕至太原。至九月五日。城遂陷。張孝純被擒。俄釋之。人以爲雲中府察判劉敏副撫管王稟。盡殺勝捷軍三千餘人。九月十九日。朝廷召李綱回。以折彥質爲宣撫判官。范世雄至隆德州能歸。折彥質至懷州。郭執中以宣教郎直秘閣爲參謀。富直柔以宣義郎秘書省正字爲參議。宣議郎王弗以承事郎爲幹辦公事。迪功郎張絳機宜。走馬承授王襄往來河東。屢言將帥過失。召范瓊以官歸國。俄而以官能范瓊赴闕。鼎澧路兵二千人在澤州。餘在懷州。朝廷盡能李綱所遣撫官屬。以折彥質專主和議。當棄太原故也。又以解潛爲參謀。俄又能之。進彥質龍圖閣直學士宣撫副使。彥質以郭浩爲都統制。許大倫副之。十月八日。金人陷汾州。張灝死之。十日。以龍德平陽爲兩帥。以懷州隸隆德。以張有極爲集英殿修撰隆德府安撫使。以高衛爲徽猷閣待制平陽府安撫使。衛未至平陽。而平陽已爲契丹兵所破。金人進據之矣。又以郝愉爲河東提舉常平。加兩路守臣。並帶內安撫使。十月。懷州官因見彥質曰。宣撫使兵馬久在城裏。困倦甚矣。一兩日欲去西山下排隊。少令意思舒豁。次日遂與富直柔、王弗、張絳同行。欲宿萬壽鎮。去州二十五里。正太行山下。中大夫右文殿修撰懷州安撫使張安國差官應付彥質至山下。逢李若水自大金奉使回。屏人密語。知廚已南向。彥質大懼。其夜遁鎮。遂挺身逃歸河陽。留諸軍共二萬人在懷州。續得省劄云。金人不肯守盟約。延迎進師。將欲前來。河北人民。盡許渡河過南。居舍林木皆焚燒。務令廚無所得。次日早。懷州得彥質劄子。令郭浩、許大倫統押宣撫司馬奏。來河陽。令曹璦都統制鼎澧兵在懷州北。及辰時。浩大倫亦去。次日廚至城外。令懷州遠降云。今已取了晉絳太原。且看太原猶自取了。則懷州何勞攻也。汝且與守臣說。令將降狀來。時粘罕已陷澤州。知州高世由。通判呂民中降廚。傳檄云。汝南宋上皇數年前遣人自海上與我大金結盟。其誓契丹。當時元約九州土地人民歸汝南宋。子女玉帛歸我大金。及至各自興兵。汝南宋並不能取得九州。却是我大金取了燕山府。爲有已前盟約。將土地人民一齊交割與汝。是我大有恩德于汝南宋也。既無以謝我。遂將營平兩州與大金。而營平兩州戶口多在汝南宋界裡。我爲民父母。爲見有百姓父母妻子離散

情實不忍移檄去汝南宋取兩州戶口。汝南宋都不發遣。亦無回文。不肯依納。我便興兵。是時却是我興兵來。及至汴城下。汝上皇便不做。却教太子爲主。見兵勢懼。見攻破。遂差使人將三關四鎮之地獻與我大金。我信是實頭言語。使引向行府。至高平縣。見汝宋差路樞密來。我便回去。更不侵掠。是我又有大恩德于汝南宋也。却背盟約。密謀三鎮堅守不付。又召天下兵援太原。今日所以興師。師去不可謂之無名。我本一齊都要汝南宋土地。又爲大金皇帝聖旨。教且以見流黃河爲界。汝懷州合是我大金撫定去處。合便歸降我。守臣霍安國遣人再三說諭粘罕。以爲不若與大宋皇帝商量三關四鎮歸大金。每歲更添歲幣。自餘事宜足可評薄。粘罕曰。也得與我三關四鎮。每歲更與歲幣二百萬來。汝且恁地差人去南宋皇帝處說。且留軍在懷州澤州之間等汝回。以前發去者。先鋒雖爲未見次第。便却喚回。持指揮教與不得胡亂殺人。使人回。其如禪馬國王右副元帥在河北不知此意。若去攻打。如何處置。粘罕曰。容易容易。待教說與。遂回文與霍安國。令申奏朝廷。十八日無回報。粘罕大怒曰。汝南宋恁地無信行。從今日以後。更有文來。我也不看。差人來。我也不見。汝具說與主州。一任汝不忠不孝。出戰亦得。守城亦得。則我是不住手攻打也。時懷州有正兵千人。鼎澧兵三千餘人。河內修武武陟縣保甲四千餘人。而廝日夜攻打不已。十一月初破城。準備將領武翊郎王英投濠而死。粘罕引懷州官立其前先引。第一行知州、通判、鈐轄、都監都隊、鼎澧路都隊將共作一行。次州官一行。次監官一行。次縣官一行。粘罕使番官傳令曰。汝許多人是誰不肯降。霍安國云。安國是宋朝守臣。是安國率衆不降。又問第一行諸官曰。只是知州不降。是汝們都不降。皆說某等與知州一般。皆不肯降。又引令與東北望大金拜降。霍安國曰。安國是大宋之臣。不曾得趙官家文字。不敢拜。粘罕令引過盡脫去衣服。用索反縛。又令高尙書說與其他人曰。汝門多是小官。不干汝事。亦不要汝降。各赦罪。仍將知州霍安國、奉議郎通判林淵、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兵馬鈐轄張彭年、武經郎都監趙士貽、敎武郎都監張諶、修武郎都監于潛、保義郎統領鼎澧路兵馬沈敦、乘義郎同統領張行中、及南兵都隊將五人同時被害。

靖康要錄卷第十五

靖康二年

正月一日。上朝見賀太上皇帝於延福宮。百官僧道等詣南城賀二帥。傳令謝之。金帛所括數未足。虜使數使諭責二尹。於是遣何㮚見二帥商量元數。今城中悉公私所有不及百一。辭旨懇到。粘罕大怒。詞詆之。賊遣使十一人入賀。聖旨差都侍郎譚世勣、樞密院書至軍前。不納。

二日。金人趨迎康王甚急。差中書舍人張澂、行學士院草詔書。虜書三易之而遣。

開封尹徐秉哲言。根括金銀少。尹押到高伸家女使劉梅壽等來稱。高伸兩次差人押金銀往見高傑家收藏。遂差人勾幹當人劉均出頭。高伸御與高傑倚勢親來本府庭下。緣高傑係金吾衛大將軍。高伸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厚恩。不可數計。今來倚恃官高。護幹當人不令出頭。難以集事。奉聖旨。高伸、高傑報至公庭。有虧士體。伸落職。傑降充左衛率府率。

三日。元帥皇弟康王次東平府。

四日。虜退換金銀數車。金人蓋擬就都堂聽講月令洪範。自是御路鋪設金銀出南薰門。不可數計。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聞傳曰。羽翮不修。不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此言治遠。自近始也。今國破主辱。宗社僅存。必欲振已頹之綱。成再造之邦。臣願陛下治自近始。而近者莫若宦官。昔歐陽修著論切面者。

皆漢唐已驗之跡。誠可謂後世鑒戒。惟我祖宗監漢唐之所以亡。而防微杜漸。其制尤備。城狐社鼠。不得肆其奸。自崇寧以來。祖宗之制。墜廢殆盡。而政事號令。悉出關寺。因循積靡。以成今日之禍。臣請爲陛下言其本末。始蔡京當國。圖爲根深不拔之計。復萌移鼎不臣之心。遂結宦寺爲肘腋。假以峻秩。付以事權。於是羣小蝟毛而奮。膺節鉞之重位。師傅之崇者。比比皆是。童貫握兵柄於外。以壞軍政。梁師成執國政於內。以壞朝政。李彥掊克以害民。楊戩禁錮以傷財。此則內侍之渠魁者。其他營求聲色。掘蒲游宴。更新侈麗。市花木禽獸。以蠱惑人主之心術者。如王仍、張見道、鄧文誥之徒。不可悉舉。嘗剝生殺。自出其口。所喜則致之青雲。所怒則擠之陷穽。蠹除舉措。悉由中出。宰相充位。奉行文書。至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戶。公受賄賂。以販鬻官爵。凡阻撓小流。奴隸庸材。皆引以爲公卿侍從牧守使者。故政和宣和所除宰執。蓋出其門。當時大臣與梁師成書。頗稱門生。略無羞愧。士夫相習成風。皆以附屬內侍爲榮。自大臣以至州縣小吏。故皆汲汲貪狗財利。以爲致身之資。禮義廉恥。蕩然不復張矣。是以今日人才極乏。風俗極弊。生靈極蹙。而夷狄猖獗。矣之能禦。職此之由也。陛下平和勤儉。躬行敦樸。蔬圃宮室。聲色狗馬。無所嗜好。此聖性卓然。已有遠小人之資。雖有仇士良數十輩。豈能爲訓導後進以可悅聖心。但陛下仁恕有餘。而罪或縱釋。隆寬廣問。而言或聽從。故使群御術。故態。臣何以言之。蓋臣嘗論李彥奏狀至詳。謂殺不可提舉京城所。其詞痛切。不蒙施行。臣又嘗論發於京城所拘占店宅物業。沮上皇罪己之詔。乞賜廢斥。不蒙施行。又嘗論內侍領外局。非祖宗之制。乞行罷廢。不蒙施行。又嘗論譚稹招撫義軍。爲患河東。責降昭州。極爲輕典。乞籍沒其資產田宅。不蒙施行。其餘臺諫臣僚論內侍者多矣。亦不聞誅一有罪者。臣所謂罪或縱釋者此也。方都城圍困。請將守禦賞以勸功。豈宜輕舉。今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明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延慶昔有邱山之罪。今無尺寸之功。不知何以得此恩數。俱延慶善結內侍。人人喜爲稱譽。故旬日之間。兩宣府制。賞及妄功。人心不服。將士孰不解體。劉光國特有內援。凶悖尤甚。殿將作監丞江微。臣與臺諫論列。其言不行。劉昌國閤卦之人耳。遽命以官。即通朝籍。參謀守禦。與士大夫同列。內侍所薦也。乘城者或遷秩。或錫帶。皆內侍所好者。或賞官。或能職。皆內侍所惡者。城上今日行某事。明日能之。明日又行其事。皆出於內侍建明。其事無益。有同兒戲。人莫不笑之。孫傅以樞臣總領守禦。每爲掣肘。不得伸縮。他人爲所凌轢。固可知矣。臺諫有告臣者曰。城上見一中貴妃羅者。爲聲飭士卒曰。見他官員。不得喝喏。亦不得起身。凶焰赫然。摧壓士類。豈不沮忠臣義士之氣乎。又有一中貴人。據敵樓設臥具。甚華麗。豈與士卒同甘苦者乎。臣於始城守時。見都人喧鬧。欲毆此輩。蓋嘗內奏。乞不差內侍上城。面奉從臣所奏。已而城上內侍旁午。皆因其所請而使之往。臣所謂言或聽信者皆此也。大抵小人言無忠誠。不可信。其間又有稍知書者。假書史以文奸言。此尤爲害。且如唐恪、孟昌。天下皆以爲小人。陛下亦用之者。恪、昌能傳會內侍使之延譽耳。故陛下用之不疑。臣竊意陛下遭今變亂。必自悔悟。不得顧此曹矣。臣近蒙聖旨往開封府檢察受納金銀。見陛下親筆付王時雍。內侍某人受納。內侍某人免勾。此事既付有司。何煩宸翰如此。當此擾攘中。又聞內侍又爲王知章求差遣者。是以知陛下眷顧此曹未

衰也。都城每有變。必先殿內侍。人情所惡可知矣。豈宜曲加恩意。使生頭角。陛下身居九重。日見大臣而已。臺諫數對論事。則陛下見士大夫至少。而金璫右貂終日羣侍左右。萬一用其言於差除及號令政事。爲害不細。臣願陛下所以處今內侍。宜法唐太宗不任以事。惟責以守禦。掃除之職。仍復祖宗法。官至內殿崇班。即轉出。凡奏乞事件。並申中書樞密院。不得專達。則今日致亂之源。庶可消革。而再造之邦。庶幾有成矣。取進止。

是日榜云。奉御筆根括金銀。以報大金全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只是要有者盡取。即偏私。勿錯認朕意。乃善付徐秉哲。又指揮於御史臺。自宰執以下所納數目。抄上。

七日。先雨後雪。天氣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立足。先是正月一日。金人同撫使賫詔至南京取金帛。南京疑不與。復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審其故。是日勅應天府官金銀疋帛當竭立應副。一疋一兩。不可存留。可根括係官及官吏民庶之家。盡數供納。以酬恩德。由是南京與金人凡金百兩。銀二萬五千兩。絹一萬四千疋。

是日有榜敘陳何㮚見二帥欲金銀迫切之語。門下退回不堪金銀。得旨。令戶部長貳別行館餼。遣司馬樸、李若水往使理會金銀。何㮚亦繼往。又榜以府庫七應納到未及所須十分之一。仰開封府督責送納。既存性命。財物何惜。仰御史臺覺察催促。不得稽緩。是晚大雪。金人禁城南備城庫。

八日。雪凍甚。人馬不可行。至晚乃霽。何㮚、李若水等往來議金銀數目。若水微曰。若陛下往見二帥。必可減。

九日。李若水兼開封府尹。金人索上元燈。城市內觀應副。是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出議和。加金主徽號。賊遣高尚書者持書來。高奏云。陛下不必親出。姑爲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意亦不欲出郊。而何㮚猶以謂必須親出。上信之。㮚因歸都堂自草勅曰。孫傅可太子少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來日車駕出幸金軍時。㮚自謂折衝有術。對廚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廚使皆笑之。遂出手詔云。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仍多出文榜曉諭。何㮚請太僕、少傅、禮部太常官集議。及取太僕金玉鞍轡等云。或云。是日有使來要挾。託以面議金銀事。而上之出。以議徽號爲辭。是日上朝太上皇帝於延福宮。太上皇后偕至。置酒良歡。然不及次日出郊之意。

十日。黎明。車駕由南薰門出。侍從以下。或不及知。金人兵皆成列以待。同知樞密院孫傅、戶部尚書梅執禮守內。廚人來取穿珠碾玉等工。差帶御器械王球押金人所減禁衛七百三十四人入城。是晚。御帶王孝竭自城外來傳聖旨。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爲諸曾未集。議事未畢。來日入城。各宜知悉。帝再幸賊營。中外莫不寒心。廚館帝於青城齋宮之西廡曲室中三間。是夜衾枕不宿。戒席土牀而寢。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自即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然累下哀痛之詔。諒闇等共悉厥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尚爾稽遲。使吾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接甲議和。欲使朕

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雖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至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實未斂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王室。見今愈守京城。終不退歸。然上禱皇天。天未之震怒。下告人民。人未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聊賴。天何使朕與吾民至於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蕃夷。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衙推議。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爲號。保守土疆。使予中國不失於蕃夷。天下平安。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苦碎首。故茲詔示。宜懼至懷。是月二十日。敦武郎符彬賫至大名府北道總管司。有旨。符彬與閤門宣贊舍人以行。

御批令王若沖、鄧章、成衛、議皇太子赴行宮。德門議事。仍日後傳令旨祇應。關禮部火急施行。

十一日。上在青城。廣減侍衛。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統之。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令先歸。以欲上廣徽號爲言。於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㮚、執政馮澥、曾輔、翰林學士吳幵、莫儔、直學士院孫覿、禮部侍郎顧世勤、太常寺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別室。與上西廡相對。朝夕起居如儀。而李若水、司馬朴以奉使亦從。若水留青城。司馬朴留斡離不軍中。上通謁二酋不見。繼數迫異於前。上不勝憂憤。樞密院榜。正月十日御批。大金只是理會金銀事。具以實告二元帥。爲官軍未集。來日議定必歸。告諭軍民。常切安靜。都人知縣金帛又留聖駕。爭先輸納。有福田院貧民納金二兩。銀七十餘兩。人心可知。惟豪貴家不肯盡出。差官吏大搜盧里。苛急人不能堪。至有因執婦女發掘房闥者。內侍寺觀。倡優旅邸。根刷殆遍。親王公主宅所有。取上皇旨。悉數輸納。有司。景靈宮內庭。御前器具。無一存者。又令御史臺諫。辯自宰執以下。具見納與未納數。每坊巷命里長鳩集。仍許奴婢告。以軍法從事。斬數人。梟首朱雀門以徇。日輸金帛如市。都人憂恐。莫不垂泣。廣撒城上皮囊。調寺觀輸上元燈。促令隨示甚急。

十二日。開封尹榜。仰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應有金銀表段之數。火急盡數送納。又榜。奉御筆。大金甚怪金帛微少。雖再三懇告。尚以京城繁廣。數目豈止如此。可諭權貴豪富成里士庶。凡有金帛之家。體認朕意。盡數供納。以報大金再造之恩。仰便宣從事。須管近日了當。

十三日。尚書省榜。奉御筆。累見大金高尚書傳二元帥台令。爲金銀表段數少。且拘留在此。係見數足。方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據所有明批主曆。限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吝惜隱匿。和買搜檢告發。便行軍令。於是添差從官以下至郎曹二十四員。再根括四壁。東北壁呂好問、程振、李熙靖。西南壁陳知質、鄧溥、安扶、韋壽隆。每壁復差官四員管勾。東壁虞蕃、葉宗諤、吳懋、賈若思。北壁郝思純、張卿材、胡寅、趙鳴。西壁劉觀、黃哲、康執禮。王朋約、南壁劉嶠、路康、丁彬、師驥、吳懋。差接伴使人。以楊邁代之。又令御史臺管勾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管僧道伎術官。放出宮人。開封府管戚里醫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禮公吏竹鏹祇應倡優及兩軍祇應人小大園子。曾在行幸局祇應人入內內侍省內侍楊戩、賈蕤等下勾當使臣曹剛等大宗正同管宗室。三衙管官經遺迫軍官及兵級。內東門司管妃嬪并龍德宮入內黃院子衛士幕士。時有自軍前告首內侍盜金者數人。車萬餘兩。由是內侍悉令出金銀五千兩。厚賞告人。給其絹

五十疋。金三錠。又傳聖旨。今後士庶之家。並不得以金銀爲器皿。應新城門並不得將帶出入。許人告。依有私禁物法。候開門通行天下。

是日午。王宗沔同番使入門。且語且泣。都人驚疑。紛紛相傳上在齋宮不食三日矣。內外震擾。莫知所爲。行人並散歸。處處蕭索可傷。有樞密院編修官胡理裁書上二元帥。其略言優禮我嘉君。則康王懷恩。植惠我都城。則河北蒸義。凡千餘言。太學生余覺民裁書引楚子圍鄭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欲與諸生扣廣壁。彈壓官恐生變。固止之。是日金帛之往。有摩轂擦於道。卿監省官以下於南薰門交割。廣遣大會皇族郎君領其事。郎君者。廣主族兄。尤凶悍無禮。日布巨擬於前。凌辱官吏。大理少卿尉遲紹先。司直王忠臣。少遷其指。拽坐庭下。使唾其口。意未慊。復披其頰數十。以建茗膳辭等物遺之。乃免。一日。倨坐雞門。呼官吏俯伏於道。左右傳郎君指揮。實不曉一語。第聞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殺官吏。重足事之。且受辱。人人求死無所。號泣於次。冀感動之。廣益不顧。自帝蒙塵以來。雨雪不止。物價踊貴。米斗一千三百。麥斗一千。鹽肉觔千五百。羊肉觔四千。猪肉觔三千。至是不復有矣。小民於池中取水藻。五味葷之以賣。城中猫犬幾盡。游手凍餒死者十五六。遺骸所在枕籍。　西京留守張有極表賀講和。廣遣兵百人衛司馬溫公墳。

十四日。軍前試燈。許都人登城以觀。有王文昌者。致書於都人。責以爲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遠出金帛。藏納於官。歷數貴戚官吏士庶之罪。詔曰。二帥約赴打毬會。候晴即歸。百官不復入局。日至御路候駕。父老以數十萬計。各炷香羅拜南薰門裏。至有然臂煉頂剜心者。自城破。諸門皆爲廣守。雖金帛亦於門首交納。縱民各分非巷。自相糾率。雖釵釧銖兩以上。並行助國。以竿揭於通衢。府前堰委。不容置足。太學生徐揆、汪若海等。上書乞還聖駕。不報。妃后親王百官下及高貴大貴官吏之屬。於閤門非肆迎僧道。晝日夜以繼。諸倉出糶米。凡頓官米所在。並官吏給賣。然終不能及衆。雪後即雨。廣索燈二萬碗。昔時景龍門以珠子爲飾。及觀前禁廷寺觀民間之奇巧者。悉以與之。

十五日。留守司榜。催督根括金銀。樞密院榜。傳聖旨。軍中供帳御膳炭火什物不闕。迎待禮數優異。宰執侍從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表段數少。商量未定。仰疾速催促。務要數多。不出一兩日。決定還回。保無他事。會王宗沔入城有喜色。人心稍舒。尚書吏部榜行下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詣南薰門。往大金軍前請車駕還內小使校尉亦往。是日籍梁師成家。有旨支百官俸。雪復作。

十六日。開封府榜。聖旨。高尚書傳元帥台令。根括金銀。盡絕訖。具狀申。當遣金人入城搜檢。仰此意不可悞事。是榜出。都人益懼惑。閤巷細民。各持器杖。欲以死決。薄晚復收其榜。民心稍安。金人焚新宋門裏紳衙營。

十七日。霧氣四塞。不分人面。

十八日。霧氣未收。陰霧異常。至三更大風雨。水幾二尺。開封府榜傳到聖旨。爲天陰打毬未得。所以車駕未回。然人猶廣情不在金帛矣。或疑廣往河北南京皆失利。故挾吾君以令之。莫測其故。

是日。詣景靈宮供具納軍前。退太祖皇帝殿什物回。令張設如初。

十九日。令權位納金銀。開封府申根括到金十六萬兩。銀二百萬兩。閱二帥有喜色。

是日。開寺觀放人祈晴。早晴。夜復徵雨。時開封府以城中金銀盡具數結。達中軍前。上極喜。但莫知虜意如何。又云金凡十三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表段一百萬疋。

二十日。雨至暮方止。有唱率作鬧者。斬數十人。以徇中使自敵前來。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須少留。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以陰雨打毬未得。回軍中鼓復作。

二十四日。陰霧蔽日。申時人皆云。駕回至晚無耗。入夜雪作。令四壁置場買銀。以匹絹秤盤折耗。比元數少五十萬兩。欲足之也。先是令開封尹徐秉哲須索萬端。必賜手詔論之。其一曰。朕蹕於十梢之上。凡二十餘日矣。不敢辭勞。凡有所須。卿等且於竭力應副。發運司何予譴奏已得官。詔六路平安。

二十五日。雪數尺。死者甚衆。取玉册車輅冠冕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

二十六日。傳旨細民雪寒不易。仰孫傅多方措置存恤。

是日。賊使祈晴于相國寺。尚書省榜右僕射何㮚傳到文字。稱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到曉諭詔書。朕出郊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阻雪連日。薪樵缺乏之家。家窮苦痛。在朕心已令減價出賣柴米。庶幾少濟。仍不須聚候駕。重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自上再出郊。人日日接駕。自內前直抵南薰門。不知數。至有然火於臂自燒。其指或望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滅。是日大雪終日。泥濘沒膝。人不聊生。於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柴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錢起祝聖回駕祈晴道場。晝夜不絕。帝在虜營中凡數日。竟不見二帥。欲有所須。令帝傳旨取之。虜須南郊法駕大駕之屬。五輅副輅、鹵簿儀仗、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儀仗、皇太子諸王以下至百官車輅、儀仗、禮器法物、禮經禮圖大樂、軒架樂舞、樂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祭器明堂布政閏月體式、八寶九鼎元圭鎮圭、大器合臺、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宮闕圖、四京圖、大宋百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宋人文集、陰陽醫卜之書、諸科醫二百七十人。教坊樂工四百人。金玉雜役諸工。如消儺、染刷、織繡、棋畫、針線、木漆、帽帶、皮鐵之類。課命人卜祝、司天臺官、六尚局、搭材、修內司、廣備、廣固諸軍曹司。並許以家屬行。又取內人街巷弟子女童及權貴戚里家細人。指名要童貫、蔡京家祇應。凡千餘人。選端麗者。府尹悉捕諸倡於教坊中。以俟採擇。里巷爲之一空。上皇所出內人。雖已嫁者亦經取以往。告報下。如鵝鴨趨湯火。開封府下捉事小火下搜捉。免一人至千緡。或願入小火下之家充其婢妾者。至府則背蓬首垢面。不食作羸病狀。覬得免。而尹徐秉哲自置釵粉冠插鮮花。衣令齊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觀者莫不獻欷隕涕。此皆內侍鄧珪之謀也。初珪爲承宣使。傳宣河北。爲虜所得。降之用事虜中。教令呼索。至是又請珪家屬及宦吏士人內侍僧道醫卜千餘人。并珍寶雜物諸色藥材者以萬數。內帑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間有用之物。公私儲蓄。取之畢足。如率使及河外守臣親屬。盡取以往。官須冠子一萬餘頂。他皆稱是。先差兵部尚書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專一承受

軍前取索文字。正月內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并表段十之一二。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敢隱匿。同受軍法。後至二月五日。奉旨。昨根括金帛應副大金。已具了絕事狀。卻有取過軍前內官監析。雖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等。經元帥投狀。稱有金銀在本家窖藏。乞取前來。遂至元帥怒怪。要再行根括。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板校書郎劉才邵、薄宿、國子監主簿燕將、博士熊彥詩、上官悟等五人。押監書印板并館中圖籍送納。並留營中。劉韐折叠留以下數人皆取以往。

二十七日。軍前取內侍五十人。晚遣三十六人回。止要被上皇任用者。又索染留三千株、犀角、香藥、瑇瑁。府庫所有新宋門至曹門火。自旦至午。金人降香赴大相國寺祈晴。留守司榜令來兩國通和。各敦信誓。皇帝議事漸已了當。旦夕車駕入城。務要軍民各着業安靜。不得妄生事端。先是太學生徐揆往軍前說二酋。請車駕還。被留不遣。繼衆學生劉名欲詣軍前。以門首既逃不得前。遂以書申留守司。乞遞送。有御筆自軍前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耶。帝在齋宮。二酋既不許見。日遣蕭慶等須索城中物。或排食獻。帝皆虜饌也。帝未嘗視。分賜從臣。夜擊柝巡帝居。或遣小胡數人直入臥內巡邏。

前資政殿學士。北壁守禦劉韐卒。字仲偃。建州崇安人。元祐末第進士。至崇寧間。累從辟陝西。經略司轉運司屬官。後從童貫爲陝西提舉平貨司事。專偏海外。除直秘閣。領轉運司事。復行解除秘閣修撰。爲制置使六路大舉。劉法戰歿。命韐權熙延帥。出奇兵解震武之圍。後密疏請與夏戎和。邊事遂息。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宣和元年也。繼除越州。牧賊方臘起。陷餘杭。韐守禦有備。賊不敢近。以功拜述古殿直學士。四年詔入覲。次國門。有旨徑詣河北河東宣撫使充參謀官。韐屢言論列燕薊不可得狀。請二大帥班師。既而郭藥師以涿州來降。朝廷促進兵。韐執前議。朝廷知其意異。至其定。金人以燕歸於我。韐乞宮祠。詔赴闕。會郭藥師入朝。韐奏其反覆。乞賜第厚廩以留之。不報。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除延康殿學士。言者論其過闕日私見執政。盜省寄職宮祠。未幾復職。知荊南府。改建州。河北盜起。以爲真定帥。單騎入城。招賊脅奏以官。餘縱歸田里。一路遂平。金人入寇抵城下。知其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向。既而引兵圍城。韐以彊弩射之。虜知不可脅。遂退。虜之來也。諸郡皆十門。多至百餘日。民坐困。韐獨縱民樵汲。啓閉如平時。父老感恩。爲置生祠。靖康元年四月。拜資政殿學士。虜圍太原。朝廷恐圍陝兵。付姚古、种師中。往援兩軍敗績。上急於解太原之圍。拜韐爲河北路制置使。復拜宣撫副使。韐至遼州。搜集种師中潰兵。得數千人。調募河北。僅得四萬人。約解潛、折可求俱進。會潛未出關。爲虜所襲。諸屯皆潰。而韐一軍獨全。有詔令歸援河朔。師至信德。而真定已陷。拜爲宣撫使。命移軍洺州。繼召入覲。對便殿。時虜已渡河矣。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又除都大提舉。賊攻東壁。以死抗之。旋報罷。宰相以韐嘗極言不可輕戰。降旨謂韐沮國撓民。落職降五官宮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二十五日。城陷。衆遁。韐奔赴禁中。以衛乘輿。虜既僞相。且索韐出。虜雅知其定之政。時虜樞密院使韓政年高。枯槁欲以韐代之。韐辭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遂館於樞密院。虜欲用之。終不肯受。虜亦未之迫也。上再出郊。正月二十六日。虜因遣韓政謂曰。帝不復歸矣。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命。尚何望乎。韐僞謝覘。少須之。是

夕自供家信於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此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死也付指揮使陳潛劉玠使乘間入城歸報諸子因開戶以衣帶自經而死廣會大怒尸之於途曰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潛等藉其尸瘞之蔬圃因逃入城中胡馬既去子子羽同潛等出城棺斂時幾百日顏色如生觀者異焉卒年六十一今天子即位詔曰劉韐能死節不爲敵用追復舊官職贈特進大學士

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送開封府禁止居民不得爐頭打造鐵器竊恐引惹生事　軍前來選取蔡京、王黼、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又取皇后冠御馬裝具

二十九日般出鄭太宰宅上皇所賜錢五十萬貫買金銀都城自閉後官糧米凡二十八塢猪肉一斤二貫五百驢肉二千二百而人肉一斤八百五十

詔差蔡通權司業盛起書籍又差兵士八千人運軍前所取諸物候般發盡絕車怨還內又來取內臣露臺倡諸局待詔手藝染織戶人

三十日般擊大禮儀仗大晟府等物盡赴軍前

二月一日金人來取應修內司并東西八作司文思院後苑作工匠唱探營人教坊樂工取三十六州守臣家屬譚世勣同金人入城觀九鼎

皇太子令添置糶米場濟民自餓出郊以後百物踊貴饑餓困乏剽掠死人割尸以噉

二日塤司天臺渾儀輸軍前廣圖明堂九鼎觀之不取止索三館文籍圖書國子書版　金人來取綵綿凡數萬斤送之軍前　前道往軍前官如席金、陳曉、張茂實輩皆來取家屬去開已有用事者又取太清樓書皆黃帕牙籤載以太平車凡百餘皆遣監官交納於藩案

三日金人來取樂工醫人稍有名者皆不得脫

邵溥同金人入城觀合臺星象　取州縣職員數

是日樂工醫官等家屬出城廣取裝籠視之有金帛未輸者大怒仍復大索是日御街盡建迎聖道場

四日金人有文字來以士民輦至城下問行期軍前出榜收捕每名金萬兩令開封府出榜曉諭

般藏經道經等書板

五日聞軍前已擊毬車怨有遲期都人大悅因教坊人員孟子書、周禮義內侍藍忻醫官周道隆等於軍前陳狀稱每人各有窖埋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稱已籍數發絕因何尚有藏匿遂差人賫鋤入城斷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窖金銀於是開封府復行根括立告者之賞三分之一三日陳資京城大恐至未時傳言怨回接者不知幾數萬皆不能行至晚云來日入城

六日百司官吏都人盡往南薰門接怨至未時番人掘斷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御帶王孝竭入京撫諭都人遂日候怨雖風霜雨雪不憚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頃之有榜傳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皇來日往軍前懇告元帥乞怨早還至晚金人遣內輪吳幵、莫儔持廢帝偽書入城孫傅等

數人讀之號絕欲死其文曰元帥府迄以宋主降表申奏今舉回降聖旨劄子先皇帝有大遺於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舉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所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狂變盟逾遠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師攜破方申待罪之禮況迫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覆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留封頗亦廣袤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所舉止在中民本非貧士宜別擇賢人立爲屏藩以王茲土其汴京人民許隨主遷居者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前宋宰執文武百官洎京僚一面共請上皇并以下后妃兒女及諸親王公主之屬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舊軍人百姓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貴道德隆茂有大勳業者舊素爲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乏衆譽有一於此亦合薦舉當依所舉聖旨備禮册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宋之百司並罷新君其國候得姓名隨册建號所都之地臨時共議天會五年二月日右金吾衛大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你移賓勃極烈左副元帥押諸扳勃極烈都元帥在闕又稽到皇帝御筆今月六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宣旨專俟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次合族出京俾令圖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於萬姓爲幸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賫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爲曉悉請上皇以下出京諸事並從元帥指揮方是長計是夜三更孫傅遣皇城司官王汝弼入延福宮奏請太上皇帝次日出城

先是初五日之擊毬也上自青城齋宮乘馬至打毬會二廣帥令悉屏從衛止以何㮚、馮澥、曹輔、郭仲荀從分庭設兩位上東面西鄉粘罕西面東鄉執禮甚恭每上語起身側聽答畢復坐而斡離不綉衣打毬毬馳擊于堦下酒七行畢上離席白欲入城粘罕者頗不懌既退斡離不遂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馬上忽胡語莫能曉廣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衆皆惘然上尤愛怛然見其禮數勃膊不以爲意也遂復以歸意懇之乃云相國來日尚欲相見已而果有使來道相國語問所以歸之意答以安撫百姓及催促應副軍前別無他意衆謂歸期決矣咸有喜色初赴宴也上聞羣臣通謀悵然不怡何㮚則馬上有天命之語始愛甚問吳幵等曰策將安出至初六日拂旦使來召上趨御屋從官猶整服而進謂果得還也才出門忽有撤黃屋者衆方驚愕洎至野外則已望北方設一香案隨怨官各于百步外排立上獨前下馬望香案兩拜跪受金人讀詔訖再拜數金會擁上乘馬而去繼宣詔引宰執從官跪聽衆皆叩頭哀請竟不從每宰執一人監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分散置諸寨中既夜乃以前詔寄付吳幵、莫儔而入

七日黎明孫傅遣王汝弼、內侍李召周詣請太上皇帝出城者再少頃太上皇后亦至延福宮相率以行但未言軍前廢立已時太上皇帝、太上皇后、鄆王以下三千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並乘車由南薰門出至午燕王、趙王出百姓至知其事於內前擁留開封尹問其故不答捕爲首者一人斬之乃出初上皇遲疑未欲出徐乘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已而出榜曰皇帝出郊日久未回太上皇親出懇告二帥仰各知悉初於賊中得偽書即集從官以下議於秘書省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傳等聞命震悸義當即死然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未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遽罹廢絀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詞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終始保全之賜傳等瀝肝膽捐軀碎首圖報萬分謹具畫一下項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今起發赴軍前同申懇告之誠乞垂憐憫一嗣君自即位以來日修政德並無斷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睿聰呵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重行竄黜檢會上皇時昨爲大遼信誓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一嗣君自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既即位民臣歸仰今或獲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尚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敷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由自効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仁存恤備至不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寰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册立四方必不服從由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恐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旨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如前項所陳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濟威怒終始保全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公私所有已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屏藩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號位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望

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令天會五年二月日第二狀又傳等伏覩詔書宜擇賢人立爲藩屏許令士庶共議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傳等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已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奸臣及國王年幼新立爲大臣所悞以至違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帥皇子元帥矜傳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遷避以圖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諸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爲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祚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德永有依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是夜人情震恐不可言巡警遂且不敢寐已而得虜會批云樞密等甚忠義於大金皇帝詔書有違自後日集百官衆庶赴南薰門號哭以告二酋恬然不恤宮嬪戚里及民間行里中搜下金帛不許借往南薰門交割衣服多者無人般運往往棄之悉爲虜得摸合孛天輪輸軍前取綾錦文繡文思染院官吏遣明堂諸工鑄九鼎人吏以往軍前并根括驢馬

是日兵部侍郎李若水卒初上之再出郊也意顧難之若水不知虜人之詐力勸上行保其無它洎出城留數日無還意若水見粘罕詰之粘罕曰所以留汝君者金銀未如數耳金銀朝足車駕暮還矣若水信之請手詔督金銀甚急以爲未足則入城自趣之出見粘罕曰城中金銀無遺矣粘罕曰審無遺能以狀甘軍令之誅乎若水急於上歸遂以狀如約已而周道隆孟子書請其家所藏金爲行賞虜遣人取之而

僧粘罕呼若水出其金示之曰汝言金盡此何物耶若水憤帝見廢知其必死即慢罵粘罕無信而貪虜怒驅出背城擊殺之別錄在後

八日孫傅等第三狀言准元帥府再遣翰林學士承旨吳开前來指揮選立賢人事傳等竊以本國日前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罷將相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則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若是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外方即便安帖或大命改卜曆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隕越鳧懼之至元帥府劄子據樞密等狀申已備悉竊謂朝廷所以誅宋者豈徒然哉以不守信誓不踐朝命爲罪之極也非天下改卜豈有陸梁如此之甚也且上猶以寬度釋其罪負別立賢人而已真可謂伐罪弔民之大義矣今聖論可事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又狀中前日將相多是罪能敗亡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或運數既有其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叙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詳恭依已降聖旨早擧堪爲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檢會在軍皆係北地淺見若擧北人則與偶一無異實違所奉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委果

有可舉者否果有則錄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㮚、李若水預此議如或在京內外具難自舉仍請官各叙名銜連署速具有官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是日百官聚會聽事既而入內至三更方出都人莫知其詳但益恐懼皆置兵刃自衛

是日燕王、越王、近上宗室、晉張兩公主、駙馬少卿康執權、元當可、光祿少卿范寅敬、少府少監蘇餘慶、軍器少監徐天民、將作少監錢時出赴軍前

是日御街毀折道場大金元帥榜東西朵樓別立賢人以王茲土都人慟哭

九日孫傅等復集議再三爲懇告之書付吳开、莫儔以出然迫於威勢亦不敢堅執也傳等第四狀准元帥府劄云云右傳等竊詳國本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瀝懇控告今來渝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與尙冀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帖然不至生事若不從懇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衆皆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令又第五狀傳等與百官具狀申大金元帥府外尙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屈服而舍存亡繼絕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攜鎮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群賢皆可以擇立若必令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況傳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

上爲祖宗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伏惟台慈特賜矜察。

是日曾守司榜舉百官耆老於十日午時畢集南薰門同共懇告請車駕還。

十日孫傅率百官父老畢集南薰門號哭數刻具懇云云今在南薰門拜泣峻命不勝哀懇痛切之至元帥府劄子吳承旨宣到文武百官樞密等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契勘朝廷所以滅者蓋趙氏罪深也況官丁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難復聽從粗氏太祖親與推戴自立尚可況遵依聖詔選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早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謂僧道軍民耆老既乞行府選擇行府於在京官僚未知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爲首勾管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僚軍民僧道耆老照會此意若所稱在京爲首官員可以共一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日今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即不得過今日與發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咎毋得有違又牒以善利門下人員輒受文狀嚴加懲戒訖蘆京人猶以投狀爲辭別致推注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傅等依奉承旨莫學士等贊去文字日張施行。

是日百官軍民於南薰門泣告乞存立趙氏不得違至午後復有翰林學士吳幵入門曰此事不可也幵哭衆愈甚是日第六狀某等已累具狀乞元帥府推戴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大國就或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民之義某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既而幵、儔等云粘罕大怒明日二事不了便舉兵入孫傅語衆曰上蒙廣托孤於傅豈忍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以之衆僉其言是日取皇后皇太子往急先是太上皇出孫傅懇告且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復來取幵、儔會百官侍從宿於禁中乞致仕者四十餘人十一日午後皇后太子出門車凡五兩百官軍民奔隨號泣拜於州橋之南輦轂號慟往往隕絕於地至南薰門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車中有一人大哭擗踊於上其他往往皆氣塞泪盡無能哭者時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百姓救我虜會在門下者迫行不得已而出初大金詔至留守司勾集侍從密問文字並不令人知懼因而生變但日率軍民迎恕哭於南薰門下者數十萬人至是已發兩宮不免揭示遣范瓊等說諭皆飲恨乘泣莫知所言孫傅隨太子至南薰門欲出范瓊以死拒之范瓊先以危言聳衛士然後益兵擁皇太子都人憤疾宗室近屬收取幾盡徐秉哲嘗謂從事崔曰失一人則罪在秉哲矣於是復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當勉強應命不然一城生靈屠戮於趙氏何益既無善策不若舉在軍前者一人張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以塞命想二帥必有所屬議遂定幵、儔復以議狀往云准元帥府牒限十一日須得共薦一人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勳德在民或推強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繼有天下方爲人所樂推今來本國臣僚如孫傅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駑下迷惑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怒方且俯伏誅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屏藩必爲百姓怨疾立至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來元帥之令備到詔旨嚴切舉國皇皇非敢違拒實以在內官

寮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于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德隆茂爲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臣民敢不推戴其日早於宣德樓曉示錄白金人文字從官往往致仕莫能其其乃取班簿見在京官員名銜以報是日孫傅、張叔夜不發書馬恪書訖仰藥而死十二日取六部人吏并孫傅、張叔夜出軍前。

吳幵、莫儔自軍前入城議事百官父老復號泣懇祈於南薰門晚幵、儔以軍前文字來指揮酷疾早勾集官吏軍民若並舉張邦昌者即便連署各於本衙親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不過此月十三日申上便與册立入京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匿趙氏若別舉賢人者亦許不阻取有逗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百官不限大小百官致仕在京宮觀僧道耆老軍班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狀申伏奉元帥府依軍令。

十三日百官集議狀申伏奉元帥府台令應在京內官員各於本員親書其名者伏念孫傅等者屢具血誠乞立趙氏伏奉嚴令終未允從重念二聖既蒙大恩許令國聚滿城生靈皆可全活孫傅等痛切恒懼不敢稽違今用元狀連粘在前各謹書名銜繳納伏望更賜詳酌是日以申狀曉示凡金酋詔及孫傅等狀皆垂於宣德門外是日百官赴秘書省士庶赴東朵樓軍民赴大晟府僧道赴西朵樓集議推戴張邦昌事內樞密孫傅、張叔夜中丞秦檜堅願盡心趙氏不肯事張邦昌皆爲軍前并其家屬取去以吏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初百官集秘書省莫知議何事凌晨有旨朝報者并所在各有大榜揭於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其實幵、儔之徒假此以結百官使畢集也緣是百官各趨赴既集即秘書省門下環以兵乃令逆黨舉張邦昌聞有預知其議不赴議所者孫傅又令范瓊以黨舉邦昌事說諭軍民等於內前而軍民耆老僧道四顧無言不過唯唯而退獨太學諸生對以某等所見殆不其然瓊恐軍民視効乃高聲折對者曰當今爲忠不可只可爲孝遂令諸生歸國學僧以當詣學前相見時孫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晚百官飢但見出白紙數十幅令書職位姓名而退秘其狀詞不以示衆蔣碧、幵、儔繳狀以出。

金人悉取索宗室近屬出軍前取學官十人明經學生三十人。

十四日。金人來取內侍司天臺、僧、道、秀才、少傅監官吏及冠子、帽子、裁縫、染作、木工、鐵工、銀作、陰陽伎術、影戲、傀儡、小唱等。并其家屬什物。自此直至二十日方絕。悲哀之狀不可言。

是日。高尚書請王時雍議事於善利門。夜三鼓。拜、偉等到軍前牒。已申冊立張邦昌爲皇帝訖。謀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又有指揮。再要金銀采緞。數足乃止。聞善利門議蓋爲此也。上有紙批爲軍前取物者。即供云。金人來取鄭紳家屬。司業並預勸諭願往北方爲師者。給馬一匹。錢二十萬。即日投狀者滿三十人。

吏部侍郎李若水。初名李若冰。始金人至京師。朝廷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和。二月。賊衆北歸。粘罕屯河東之師襲其後。留攻太原。是夏求出使者。大臣以若水應詔。入對。上奇之。遂抵河東。與粘罕力言講和之利。廝許之。因遣王汭與偕來。是時太原失守。胡馬已南。十一月。粘罕至。營於青城齋宮。斡離不營於劉家寺。兩軍并力。長圍遂合。上數遣若水出使。見粘罕。且求成。廝儀許之。及城陷。若水縋城出。見賊。稍以爽約責之。賊既斂兵不下。上出幸廝寨。若水扈蹕。既退。堅定和議。以若水爲吏部侍郎。及駕再幸軍前。復從行。廝督所括馬及金帛婦女伎藝益急。回鑾稍稽。中外危恐。二月六日。果行廢立。是時若水侍上側。極力爭之。且責之曰。爾許我和議矣。天子爲生靈屈至尊。來計議。既以詭詐背盟。又輒飛悍逆如此。何也。若

水知意已定。因抱上大慟。且罵曰。爾曹狗彘之不若也。遠陋之夷。敢廢中國聖明天子乎。吾當以死爭之。苟不從吾言。則神人共怒。奚胡安能長久。俱爲萬段矣。羣酋大怒。因使之拽去。以馬箠撾其口面流血。反縛之。置空舍中。三日不與食。若水罵不絕口。已而遣其貴臣高慶裔來。以好語諭曰。公忠孝人也。大金將寵用公。不患不富貴。何不少屈。徒死何益也。若水曰。爾曹禽獸。豈知臣子有忠義之節乎。我大宋忠臣也。聖主被辱。恨不手殺汝輩。以謝吾君。而乃以富貴誘我。我有死而已。因極罵之。廝知不可回也。遂斃之。棄於道周。有憐之者。因密瘞之。其給使親見本末。因逃歸城中。具言之。且知所瘞之所。四月十二日。胡馬去。其父與諸弟出城。得其尸。已六浹旬。而不壞。如生焉。五月。今上登極於南京。遂贈觀文殿學士。官其子若弟凡七人。

知樞密院事太子少傅留守孫傅。字伯野。上即位。傅累遷刑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靖康元年冬季。會金人兩軍會城下。樞密孟昌齡使廝中以傅還知院事。方賊攻時。傅親當矢石。閱日未嘗少休。城既不守。上將幸廝寨。命傅居守。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上以御寶付之。傅用生縋爲餞。繫之肘間。親加撫循。迨上歸。城中帖然。明年正月。上再出。又申前命。且使兼太子太傅。以保護東宮。乘輿果不歸。傅歷上書。極陳利病。數諭二酋請大駕還。不報。二月六日。賊臣吳幵、莫儔自賊中攜廢立檄書來。中外震駭。傅大慟。久之曰。吾惟知吾君仁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再立上。明日。賊大闢南薰門。鐵騎極望闢門而陳。且索太上皇帝后諸王妃公主。傅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十兩使使人賂太子於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貌。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賊囚之當死者數人。以其首同死屍。并宦者尸送胡中。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太子。因以兵討。斬其爲亂者。苟尚不已。欲以一死當之。自初七日至十二日。無肯當之者。傅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國無一男子。吾太子太傅。義當與太子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廝人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以新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伺同太子出。其子因來省。傅叱之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分死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心不可移也。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徇國。某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吏部尚書王時雍。有頃。皇后太子出南薰門。求出見二酋。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欲得皇后太子。留守何爲出耶。傅曰。主上出辱。太子後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幸爲速白元帥。胡人許爲稟之。是夜留門下不動。黎明。廝人開門。以粘罕命召之出。自是後。死生不可得而知也。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靖康元年冬。守鄧州。時金人再舉。陷太原。具定。始詔天下帥守各以兵入赴國難。十一月。賊至近畿。諸道之師。未有至者。叔夜首以官軍及民兵萬六千人至都城之南。營於戴樓門。金人稍以兵薄城。叔夜屢擊敗之。上爲親幸南城。登譙樓慰諭。且除爲簽書樞密院。自城上以毬文金帶賜之。賊大集。乃移師入門。京師失守。上再出郊。廝使吳幵、莫儔迎日入趣立異姓。王時雍以下會議。秘書皆請立張邦昌。叔夜獨抗疏力言。不宜廢趙氏。有告以恐貽金人怒者。叔夜不聽。既而胡人索赴軍前。遂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者。上再出郊。被留不歸。城中震駭。計無所出。揆具書極陳。以爲元帥欲計之善。莫若親宋。

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吾君不歸。中原自此必亂。則豪傑必出。豪傑既出。豈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新必歸吾君而後已。袖轉至南薰門。使守門胡人達於粘罕。翌日。廚使人召揆出。遂留之。

十五日。王時雍集百官作推戴表。軍器少監王紹草之。

是日。御史中丞秦檜乞立趙氏。廚怒追詣軍前。

開封府榜。益催金銀。人不聊生。悲愁怨難。皆欲自盡。又集從官議。各分定貴戚家。復行根括。如鄭紳、張裒內侍之類。皆平生貪鄙之人。前日不無藏匿者。既到廚。遂自言所有。廚人復索。至於再三。廚取宗室宮內人僧道各四百人。在京歇檔粟麥數萬。牛驢車使千乘。先是廚取宗室。雖疏遠者不免。其間亦有藏匿。但龍德、德蕃衍、六宮爲之一空。開已有指揮。初六日。在城外官並隨留君。城內官並事新主。并、偉又傳到金國書。請在京官員應有司事務依舊管勾。并面舉元帥台令。軍前所須。並令在京官員早與應副。不得託疾在假。

十六日。戶部郎官李知幾在南薰門交納金帛。見廚中劉常侍云。兵已不下城。但立新君後。限三日過邊都。居民盡出。意在搜取積聚。蕩毀城池而去。其說初甚峻。今方有商議矣。都人惶恐。遂少解。又催資册狀及儀物諸人家屬甚急。

是日。戶部散軍衣。軍前大怒。以爲擅支。報以有司年例乃止。

上有批字取應用物。末云。且煩應副。仍書名押字。見者掩泣。又上皇來取大小塊玉。并後宮才人去。

十七日。取何鼎、高傑并隨上出在軍前人家屬。令內中庫藏金帛悉送軍前。已取宗正玉牒。又要二卿并粳米二百石。供上皇以下御膳。差官抄劄龍寧、寧德宮金銀二十餘萬兩。鄭紳家銀五千八百兩。二帝既出。兵民潛入宮禁及龍德宮盜物。而上皇之服御滿市。

十八日。元隨肅王趙太宰、路樞密、三節官吏入門。傳開康王領兵在鄆州。分屯開德。以和議不進。軍前以前日撥支軍衣。盡取府庫絹四百餘萬。又要車牛千輛。開封府又榜催捉金銀。三日交納盡絕。如是遲延。致軍前拘問。必定搜掘。與鄭保一例行軍法。

取景陽鐘并諸宮嬪并皇族。盡出郊。

十九日。軍使來。令王徐二尹、梅戶部、王戶侍等跪聽令云。李若水初言銀可滿三百萬錠。何爲不遂坊巷令等第均科。三日不足。留守以下依法施行。諸人大恐。

二十日。有張邦昌使人入門云。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自燕山府南來。今年正月十五日到軍前。燕山府至京。更無居人。皆金人寨京城外悉金人寨圍之。

御筆賜徐秉哲。朕之宗廟。二百年矣。爲閹官奸臣敗壞。朕父子兄弟枝葉。致無所歸。仰徐秉哲多出文榜。曉諭軍民。講事新主。指揮左藏庫支錢一千貫。買針線瓜盞來。并取衣物皂角。

虜使人徑入內廷。搜取珍寶器皿等。自五代祖宗以來所蓄。并收江南浙蜀所有上皇二十餘年所積珠玉。一旦取去。牛車擔負。襁屬不絕。國人嗟怨。不忍正視。招聘大學秀才六經各五人。以爲北方師資。國子

監給錢三百千。狂卒之士。應者紛然。虜取孫傅、耿南仲、延福宮屬。虜使督金帛者旁午。四壁以從官臺官各一人提舉催捉。府中差官巡門提轄四壁。又添官十員。指揮收買。仍令諸倉以米豆換易軍前所須。難至太常祭器。亦般取去。

二十一日。益催金帛。并取牛車及打角匠。留守王時雍計會侍從職事官皇城司議遷都。初立四路。荊南、維揚、襄陽、金陵。李知幾乃再叩劉常侍以通遷之意。云此事初實惡。今既立主。聽從其便。議遷乃好意。無可疑者。翌日。聞議遷回。說已定金陵。

二十二日。軍前指揮集議糧運。趙良翰自軍前來云。路允迪初至。金人前賀。語以立新主事。且以太宰目之。冀其樂從。路叩頭祈請不已。二酋大怒。遣命監留追其人從等回。

二十三日。申時。白虹二自東北向西南貫日。或云四更初。白氣如虹。自南至北。貫穿須臾。西南至東北。天明而隱。金人焚封邱、陳橋等門。令拜裘鵬張邦昌三日內再納金七萬五千八百餘兩。銀一百一十四萬五千餘兩。裘段四萬八千四百疋。又遣使督提舉官以金帛遲延。堅欲勒赴軍前。當曰。京城總七百萬。除無力下戶。寧不出金銀一錠耶。明日廚使來。勒留守、大尹、提舉官。共狀銀五日納足元數。戶部支米十萬石。說場懷易。至是市中倉米石不下二十千。麵一升五百。驢肉斤三千。菠菜斤六百。他物稱是。乘赤子於地。無數餓莩。所在如積。自帝毀廢以來。京城無君。四十餘日。無監國三省者半月。家家毀器皿屋室充薪。日辦糠粃及敝衣。恐隨主遷徙。或謂當如真定太原限日出門。蓋虜初破真定。放人出遠。縱兵殺之。虜人般運器物。自陽武九十里黃河內入北齊州。徑趨大金。二酋左右姬侍各數百。皆秀曼光麗。紫幘青袍。金束帶爲飾。他將亦不下百人。豎玉珍寶山積。求取無厭。內侍權貴向歸爲納賂者。盡歸於廚矣。

是日。元帥康王次濟州。

二十四日。皇帝令王宗沔持詔賜大尹云。某之宗廟。公等所悞。勉事新主。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般來以爲渡河之費。虜使來督金銀。李知幾見劉常侍云。昨緣根括不盡。三軍決欲入城。前三日陰晦。乃止議此事。而國相太子確然不允。事止遲晴。亦城中之福。然無以爲想。恐須作一場惡公事。當且應副之也。

二十五日。大風埃不可行。虜使趙少監傳指揮。請八人提舉官赴南薰門受約束。人皆重其行。相謂曰。吾儕倘出門。必留營不返矣。或曰。受朝廷文字催捉纔三日。今三日。而所納之數比前一月反倍之。復何辭可留。正猶豫間。虜人遣蕭將軍促之。不得已。遂行。既至門。監軍金牙郎君者。踞坐呵責。不容辨。戶部尚書梅執禮、戶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震、給事中安扶皆擊死。仍斬之。棄其尸於門下。令其家以金銀贖。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姚舜明、王俁各杖百幾死。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既而宦者復語賊帥曰。試許士庶以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既而果然。遂督迫益急。城中驚駭。不知所爲。留守司遣官百員。分定街巷。不問貧富。徧加根檢。下至貧民一分一錢之微。亦取。前兩府尚書大尹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表段三十疋。下至寄居致仕還人校尉各以差輸納。科配官給。糴廛市。既定數目。日下輸納。稍有遲限。發遣家屬赴軍前。至此人不聊生矣。虜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內臣恨

取去工技等。從所遣官吏。既至廣壁。乃紿言城中金帛取未及一二分。官吏隱蔽不肯用心。廣必欲元數督責。日急。戶部撥場收買。金每兩三十千。銀二千七百。又以象玉珠翠麟蹄沈檀之屑。准折金帛之數。二十六日。開封府申軍前乞取四屍。許之。

二十七日。都人輦赴開封府。認納金銀。分四壁受納。擁并不給。又盡要城中草。是日百官復會議。

二十八日。保康門裏火。沿燒延寧宮。頃刻而盡。時元祐皇后居宮中。急就天漢橋南過仙店門。垂簾幕以避。移居觀音院。回私第。是夜白氣貫斗。大風寒。

二十九日。廣僞傳皇太子立。以張邦昌監國。蔡懿知樞密院。孫傅太宰。吳幵左丞。莫俅右丞。都人大悅。廣遣使入普淨寺。取朱勔家書。取油衣庫什物。曆太醫局並生藥玳瑁等送軍前。

三十日。放內侍三人入城。廣使趙少監郭藥師來。以珍寶賂之。大悅。提舉官既被害。復以四人少尹主其事。懸以犀象珠玉充折。是日幵、僞來報。張邦昌來日先入城。以觀人情。仍令幵、僞語城內人。萬一有疎虞。即一城為血。更不他擇矣。於是治尚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三月一日。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迎張太宰。以申時入城。百官班迎。對拜於道。城外以鐵騎裹送。及門而返。交割與范瓊。不管別有疏虞。即入憩於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省令廳。廣使從官聊豎郎官十員。逐夜宿直。續增作十五員。管掌軍務。并使臣十五員。祗應三衙。亦同宿守。是日。廣令勔進。集議於尚書省。傳聞邦昌臥病。不食四日。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援逆與邦昌。雖督責而歸。焉可免禍。

二日。差給事中章夢龍、中書舍人李綱、左諫議大夫洪芻、兵部尚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軍器監王紹、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逌、戶部員外郎李健、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部員外郎魯愷、光祿少卿黃唐傳、著作郎顏博文、並充事務官。廣有文字來。限三日立張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尚書勸進。邦昌不從。是夜大雨。至曉方止。

三日。廣使來趣勸進。取推戴狀。告報官員。僧道百姓軍人耆老等。並赴令廳立班。推戴邦昌。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軍前。言京城日久無主。伏望早賜備禮施行。廣傳旨。仰初七日行冊命之禮。王時雍以軍前劄子所須金銀。並要依元約數目等第均科。遂復分下百二十三坊。每坊金四十四萬五千兩。銀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兩。表段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六疋。出榜曉示。諭下戶金不減百。銀不減十。表段亦百餘。細民但發笑。不復答曰。金人以立主事。恐民不服。欲以此脅之耳。已而果然。

四日。或傳邦昌欲以刀繩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鹽炭一城耶。乃止。

五日。曹少監傳令。諸均科官相見於朱雀門。以所約數少戒諭之。械不納人戶數百人於開封府。

六日。東上閤門榜告報文。選人武臣承信郎以上并致仕尋醫侍養官。於受冊日。須管盡數要到。如有違。必重作施行。禮部、御史臺、太常寺與閤門議定到冊命與禮儀注。赴文德殿立班。

是日早。有內親事官殿班數百人。不忍屈節異姓。先殺妻孥。焚所居。謀起義於金水門外。統制宣贊舍人

吳革為之首。范瓊詐與之同謀。悉令棄兵。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擒革并其子曾棄市。又生禽十餘人斬之。即以狀申軍前。新城內人不知。忽見舊城門皆閉。皆謂金人來屠城。號哭之聲大震。或云。革陰結忠義二十萬。謀入軍前奪親。布置甚備。又有宗室中大夫子昉、武臣高士謨亦聚兵數千。無成而敗。至是與革合會。是日散員營火。百姓乘勢刼其私財頗衆。衛士拒之。因亂相殺。左言、范瓊因此斬革首。後盡斬吳革功。以范瓊為正任觀察使殿帥。左言遷南宮。云云。靖康元年正月。女真犯闕。革以所部解圍。八月。廣陷太原府。朝廷遣革率使女真軍中。持國書見粘罕。庭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氣勢語直。廣師愧服。為追回攻威勝軍等處軍馬。授書以歸。十月召赴闕。得對上問割地與不割地害利。革對以北人有吞噬之習。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備。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陝西勾兵。閏十一月二日出城。廣騎已至。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上巡幸南壁。革面奏乞抽差兵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固留革充統制官。革累乞出城外下寨。便廣騎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并出兵。分布期會。為正兵。為牽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可一戰而勝。上以衆言先入。竟不出兵。賊攻宣化門。塡道渡濠。革竊往相視。白南壁守禦官開安上門所擺濠水三尺。及盡洩蔡河閘水夜浸之。不從。及塡道將石。始省前議。水已冰矣。二十五日。賊登城。革率使臣親兵赴南薰門東策應。手射死執黑旗者十許人。部曲皆散去。革獨死拒於安上門東。使賊不能西。二年正月。上再出青城。革建言。御出必臨廣計。宰相何㮚不聽。又謂於樞密孫傅、張叔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夜問計安出。革著論者三。一車駕還內。二廣人歸國。三革死。遂留革劄子繳奏。言革有兩朝萬一之安之策。願至軍前口陳。不報。二月八日。上皇妃后諸王宮嬪盡出城。九日。革入內白留守孫傅。言上皇已出。乞力留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革頓首言。二帝出郊。恐未必回。願陛下堅避。以固國本。孫傅曰。何辭以拒之。革曰。有內臣號類太子。廣或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諷百姓邀留。不可。則墮之車下。以死告。舉尸以往。仍以賑救飢乏為名。招忠義勇知之士。結為隊伍。太子微服軍中。潰圍南去。十一日。太子竟出。革乃於啓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時今上為兵馬大元帥。懷蠟彈山間道告急於濟州。及約在外將擁兵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寨。圖迎二帝。久之。復遷居同文館。其後附者益衆。使臣劾川數千人。勇士數萬人。兩河驍捍之士。既而孫傅、張叔夜皆赴軍前。廣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革議欲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突出十八門。列為二壘。與劉家寺及青城賊寨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八日內外合軍。部勒既定。須期以發。三月六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至革寢。曰。邦昌以七日受冊。請起事。革以衆不可奪。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金水河。四面皆范瓊、左言兵。瓊遣人紿革入帳下議事。遂害之。使臣數隊百餘人。并戮河上。革就死。顏色不變。極口詆罵。其忠義之言。凜然可畏。革字儀夫。國初功臣吳廷祚七世孫。性質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

七月早。文武百官僧道軍民等會於尚書省令廳。已時告報軍前奉冊寶入門。邦昌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佯為昏憒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

人持御衣紅繖來設於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册寶。册文略曰。咨爾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等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楚卻弗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設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道閤門傳指揮云。勿拜。時雍等復奏。傳旨揮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又傳指揮勿拜。又云。如不聽。應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遂拜。張愈回身面東。拱手以立。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并初一日邦昌初入門時亦大風。或云。初上皇之未出門也。金人點兵洗城。穴城四壁。每壁爲五洞門。以通鐵騎。取東宮亦然。皆如期而出。乃止。

是日。以王時雍權知樞密院。兼權領尚書省。吳幵權知樞密院事。莫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門下侍郎。徐秉哲權中書侍郎。李回權尚書右丞。馮澥仍舊左丞。周懿文自鄉除大尹。王及之爲都水使者。邵溥自侍郎升尚書。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未幾。時雍等皆落權。爲真正。並綉鞓張蓋。獨好問出入仍舊。頗形憂愧。

八日。以胡思權戶部侍郎。葉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權戶部尚書。前諫議大夫范宗尹仍舊職。前吏部侍郎謝克家、兵部侍郎盧襄、前中書舍人李擢並落致仕。仍舊職。李綱、趙鼎直學士院。

是日。天漢橋火。焚百餘家。金人放汴水。人情少安。至晚。又人語喧沸。衆大恐。頃之。布聞火二更方息。

九日。大風。遣邵溥使南寨。李會北寨。報以欲詣軍致謝二帥。至門。先以狀申。回傳令云。皇帝不須出門。好治人民。俟要相見。自往請也。使來取金銀及在京錢。

比緣朝廷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局各遵常法。御史臺覺察以聞。

十日。軍前遣取宗室。而四廟乃移文令坊巷五家爲保。勿得藏匿。都人以爲根。權戶部尚書胡直孺恐以軍前怪問。遂免州北般運花甲簡等。

是日。風。至夜大作。城中什物並般出京北善利門。朱宗權刑部侍郎。陳師尹權太僕少卿王及之權都水使者。陳求道別與差遣。葉份權左司郎官。李健權右司郎官。

十二日。廢遣使彈入景靈宮取陳設神御等服物。

田純亮、曹易、李公衍、何作、鮮于可、朱褒等乞致仕。從之。工部侍郎何昌言乞改名。昌言。從之。

是日。手詔。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請公橫見推逼。不容自拔。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懼。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樞密院官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誦所司。稱宣旨。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於斯時。尚冀有永之圖。迄救衆於區夏。庶爾多士。共體此懷。令邵溥同郎官四員專一管勾南薰門交納物色。

軍前遣吳幵、莫儔還。

十三日。戶部侍郎押伴虜使入門宴。以馬并采叚予之。虜取宗廟等什物去。

十四日。金人入內藏庫。旨揮應官員虜掠轉官往受差遣。并合舉叙牽復之類。令吏部、刑部依除限行遣。

邦昌有書至軍前曰。冒將縛禮。願展謝悰。雖歷貢於忱詞。終未親於台表。退增威慄。豈易敷陳。藏爲草創之初。實矜怙危之慮。民志未定。願未有以得其心。事繼實煩。念將何以濟於治。前朝昨率台令。取索金銀表叚。以充犒軍。伏念自入城以來。詢究民間虛實。頗聞罄竭。悉以傾輸。闕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論官庶。罔敢不虔。仰荷大恩。敢不思愧。雖剖腐體。豈足報稱。然念斯民。困鋒巳甚。當圍城窮急之久。有比室饑殍之多。欲撫綏。即無資澤以厚其生。欲賑給。即乏米粮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刻縱相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留履冰之懼。與其蹈天蹈地。莫救於黎元。曷若陪命竭誠。仰干於鴻造。伏念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昧之誠。溥布蠲除之惠。幸被始終之德。遂全億兆之生。不報。

十五日。邦昌往青城見二帥致謝。既至。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如不毀趙氏陵廟。減金帛數。存留樓櫓。俟江寧府修繕畢日。遷都之類。虜皆許之。又請馮澥、曹輔、路允迪、吳幵、莫儔、孫覿、聞世勤、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叔卿、鄧肅、太學六局官、秘書省官郭仲荀等。皆從邦昌之請也。惟僕射何㮚、樞密孫傅、簽書張叔夜、中丞秦檜、侍郎司馬朴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遵回。令舉家北遷。先虜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願回學者聽。猶有八人不歸。皆平日士流不檢者。甘心歸之。禮畢。午後回。

十六日。邦昌下令。自今不御殿。不朝百官。引對羣臣於延東殿小軒。言必呼名。飲食居處。不用天子禮。

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理宜廣推恩澤。今四方道路未通。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閉門日久。下項事可先次施行。如常赦所不原者。並與赦放。諸文武官遷秩封叙。舉人推恩。貢降人遷叙之類。是日先赦在京。如蒙極恩敢。

虜來督金銀尤急。王廷秀乞致仕。

十八日。頒赦。曉示金人朝辭。

十九、二十日。金人朝辭。差邵溥押伴邦昌軍前。陳乞下項事。一乞姓趙。一乞免金銀。一乞限三年遷都。一乞五日班師。一乞以主爲號大楚帝。一乞借金銀犒設。

軍前賫到御批。祖宗創業。垂二百年矣。宗廟社稷。一旦傾危。父子親族。不能相保。痛哉痛哉。皆因諸公相誤。煩內藏假借一萬貫。收買下項物。早望出京應副。幸甚幸甚。休思舊主。莫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

春暄付尚書時雍。

金人以前日懇請之故。金銀十分減九。

二十一日。聞軍前差明珠勃堇爲河北路統軍。屯於濬州。河窩孛堇爲河東路統軍。屯於河陽。令諸軍有不服處。並令斬首關報。即領兵撫定。

二十二日。差邵溥兼提督京城所措置等。條具開奏。陳求道依舊都水使者。

二十三日。左丞馮澥、簽書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聞世勤、中書舍人孫覿及徐天民、蘇徐慶、郭仲

和、沈晦、黃夏卿等入門。二使遂入。賫到元帥府書云。自今所取金銀帛。皆是犒軍民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再造。本固未安。慮因徵括之急。重困其民。示諭權止。令出榜曉諭。

二十四日。面旨。以大金將退師。令范瓊以依舊充京城內都巡檢使。鄭建雄、王雙依舊充西壁都巡檢司。又各差一員。張道、辛承忠、李景良、陳恭思爲巡檢。劉衍、張撝、馬千、張元發爲同巡檢。見管人兵。每壁均定。合推人令范瓊申請。

二十五日。有書至軍前。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以備寇。

二十六日。軍前回報。已諾修城之請。令金軍二十八日下城。且調工役自備。或欲軍前爲修。是日。遣郎官爲四方密諜使。

從事郎胡杞令合入官。差權司農丞。考功成譽乞致仕。周珣、王中美致仕。宣旨。應文武備被旨差權職事。並令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能轉官捨告如舊制。

二十七日。邦昌率百官詣祈熹門五岳觀內。望軍前遥辭太上皇帝、靖康皇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其間有號絕不能起者。是日。太上皇帝及宗屬隨二太子軍由滑州路去。是日。聞南京兵至咸平。軍前使來。問欲盡殺。爲復要招安。可將敕書來。張急差申產臣以宣贊舍人賫手書往。大略告東道總管以不得已及重兵離散。且當退守之意。

二十八日。邦昌詣軍前辭。金人漸下城。令戶部侍郎提舉修繕。是日交割外城。賊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盡爲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悉驅而北。舍屋焚盡。東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墳墓無大小。啓掘略遍。郡縣爲之一空。京城被圍半年。斗米二千餘。羊肉斤七千。猪肉四千。他物稱是。細民雖賴官賑柴米自給。然饑瘦不可勝數。人多苦腳氣。被疾者不旬浹即死。病目者即瞎。蔬菜絕少。虜人據城擄掠。與市人貿易。雖價高而易得。至是椿槐採亦盡。餘枯枝榦。

邦昌聞翁產國領兵至。以手書與之。封皮云。付翁產國。其中乃邦昌上端朝中丞。亦云不得已。及他日保家屬之語。虜使齎處來。議以陝西沿邊城寨畫界與西夏。悉辭再三。竟不獲命。

是日。有書至軍前。以孫傅、張叔夜、秦檜請存趙氏。留質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心於今日。宜蒙寬宥。使獲旋歸。書乃邦昌親筆。虜不報。遣路允迪、宋產通、張激等回。

二十九日。邦昌往青城別二帥。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張出郊拜。二曾見昨日之書。大怒。謂取三人者。豈欲復講前日事耶。於是面語再三。且云。今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發而動。張懼不能對。申產臣還云。金人以鐵騎三千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陳戩檄軍器少監。

四月一日。陰晦。靖康皇帝及從臣隨粘罕軍由鄭州路去。是日。金人去絕。勤王師王淵首至城下。內外盡聲。已而繳至者給繹。邦昌方下手書賞賚。時翁產國駐兵。邦昌嘗遣陳戩賫手書止其來。戩、產國甥壻也。產國囚之。并其從者。虜遂數夜焚寨。烈燄亘天。聞金人留檄書數百道付邦昌。傳諭四方。其略有云。十三

人鼓舞登城。百萬師號呼請命。

陳沖權太僕。陳求道權太僕少卿。領書樞密院曹輔乞宮祠。不允。路允迪轉五官。除觀文殿學士。神佑觀使。請給恩數。依前見任執政條例。

二日。詔又以孫覿自軍前回。乞能權直學士院。指揮孫覿日下供職。禮部侍郎譚世勣兼權直學士院。

尚書省牒。禮部三省同奉手書。海內承平。垂一百載。生民樂業。豈復知兵。乃者奸臣輕首邊難。大金再舉。奄及都畿。城守不堅。二帝遷北。中原之大。逾月無君。予適以還歸。橫見推逼。既自殘而弗獲。乃忍死以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音。鄰之遠。吏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亡之急。倘不深求於民瘼。豈能安濟於時艱。宜示傳循。用舒陸阨。庶藥於寧謐。以終究於遠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昧爽以前。毋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赦。內官吏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除放租稅招免盜賊等事。宜令禮部徧牒施行。赦並與覃恩同。但易赦事字爲手書而已。此書四月方下。作是日行。是日。虜人行絕。其行遽甚。以見四方勤王者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朝廷差戶部拘收。象牙一物。至及二百担。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籍泥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壤。書史以來。安祿山陷長安以後。破京師者。未有如今日之甚。二百年府庫蓄積。自一旦掃地。

當日。差使臣撫諭四方。邦昌遣使見今上。又遣議范訥、饒蓋、趙野、范致虛、翁產國、劉光世議事。以黎確使趙野、黎、趙野也。陳戩使產國。戩、翁之甥壻也。汪澈使劉光世。澈、劉門生也。其它類此。李健乞使翁產國。爲產國所拘。又遣使臣去。爲朱勝非所囚。城南餘虜。當晚行絕。小民稍稍出城樵採。范訥軍屯雍丘。王淵爲前鋒。是晚方遣三十騎至城下。即遣人賫絹三十疋就門外勞之。仍呼三騎以入。諭訥以不得已之意。令速來議復辟事。

是日。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御名檄邯邑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凡在率土。世沐湛恩。今陳瀝血之辭。庶獲捐軀之効。邇者上皇禪位。下詔貢躬。事出忱誠。人皆惻隱。恭惟皇帝遊發潛邸。十有五年。克勤克儉。博通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初。金人大入。許割三鎮。乃肯退師。皇帝念祖宗之故疆。乃陵寢之重地。請許賦租之入。以爲歲幣之常。乃曰渝盟。實惟求釁。再操戈而指闕。遂鼓衆而乘墉。至於屈己稱臣。露章引咎。初兵斂不下。詭曰通和。既邀盟出隍。乃輒留住。且既已降詔而割地。民畏左衽而拒關。又爲隙端。以肆貪欲。今者二聖太子諸王近臣皆在賊營。恐將北去。考之自昔。未有或然。臣子之心。痛憤徹骨。某昨奉咨旨。充兵馬大元帥。唱義率衆。旁徙響答。數百萬衆。憤怒而前。內揆人心。可知天意。遏遏狂虜。今茲已行。而強抑臣寮。俾僭位號。天怒人怨。曷能安居。除已遣發大兵。糾合諸郡。把隘險阻。焚絕河梁。或迎擊于前。或追躡于後。期於掃清千里。迎還兩宮。外帥臣監司。郡守縣令。共統驍銳之衆。使堅忠義之心。其撫柔良之民。無忘歸向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護於防奸。或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可究。三辰在上。實鑒斯言。檄書到日。曉示軍民。各仰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荊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諲。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司者、並付宣總司趙野、范訥。

三日、右司宋齊愈、吏部陳磻、司勳劉定、司門胡寅、禮部吳懋並乞致仕、不允、令疾速供職、差殿中侍御史婁碰、右文殿修撰宋孟通、往南京勾當公事、日下出門。

是日、開淮軍府教場內築壇歃血爲誓、徽猷閣直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知淮軍府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江淮荊浙制置發運使翁孟國、御水使者蔡蘧等敢告衆士、金戎再犯京闕、侵侮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己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賊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近輔、凡我同盟、無徇私、無懷異、無觀望、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効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戮及妻子、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是日、蔡國撰文、高聲讀示。

四日、集百官赴文德殿、議尊孟后、宣示手書曰、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含生而取義、惟期存主以苟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罹於羅網、實難逭於刀鋸、外逼大國兵火之威、內拯黎元塗炭之命、顧難施於面目、徒自悼於夙宵、幷白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殊迹以甚明、誠惟本朝開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繫周朝、茲爲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任、肆稽成憲、爰舉徽章、恭惟睿宗元祐皇后、徽柔懿恭、聰明睿知、天作之合、早媲德於泰陵、王假有家、夙母儀於方夏、端著紫庭之範、具彰彤管之聲、雖昔卽瑤華崇道之居、亦既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棲神于靖館、積系望於綿區、今二帝已遷、三川方寇、匪仰伸於欽奉、則曷賴於儀刑、是用端誠於心、涓日云吉、祗伏私庭之次、恭陳舊國之儀、揭不號以正名、開別宮而移御、輻員時乂、庶臻康濟之期、京邑既安、更介洪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令百官擇日奉册、其應干典禮、令禮部疾速施行、當日差謝克家往山東迎大元帥。

五日、自私第迎孟皇后入居延福宮、又差蔣師愈、蔡淋、程瓘等賫詔目於康王、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仰惟王慈、必蒙矜憫、昨自燕山九月餘日、金師再舉之後、音不聞耗、至去冬臘月二十日、遣閤以今年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凡使回一行、盡留不遣、二月七日、又開宣金酋之令、遂遷二帝皇太子及太上皇后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公帝姬并宗室近屬皆出、六宮遂空、既而又欲洗城、焚燒宗廟社稷、百萬生靈、分爲魚肉、俄然俾推異姓、方免屠城、廟社暨靈宮乃不燒毀、尋率少帝御寨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妄爲禍福、速招連累、於時公卿大夫、號慟於軍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對二太子哀號、蹣跚以身投地、絕而復蘇、厨執酋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黃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賫城中文字、與吳幵、莫儔俱至、邦昌則詢賫彥宗、又對衆罵城中文武百官、爲自免之計、逼人以首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如此、曾不如蛇雀、尚知報恩、我若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而退、邦昌遂不復飲食、凡六七日、垂死、而百官

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二帝之遷、惟有從權、且如承當此事、卽存宗廟、保社稷、景靈像設、皆得無虞、而一城文武百官、億萬生靈、皆得性命、可爲後圖、豈非忠孝之大也、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而塡了後事、累及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爲宰輔、世荷大恩、國亡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有在於從權、以濟大事、故遂忍死於此、欲追二帝之過、而報之於殿下也、茲幸廝騎已還、道路可通、故差劉儀曹之壻、蔣師愈、本府內知蔡琳、承務郎程儀賫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毀、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獲全、伏惟殿下、聖德在躬、四海係望、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問道賫玉寶紐詣行府、當別賫陳、初夏方暄、更乞倍保玉躬、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至、四月五日、邦昌惶恐謹目上復康國大王殿下、昔至王詢師愈等所以遣來之因、師愈曰、邦昌先差南番使臣李與、潘藹等未回間、有元帥府探兵入京城、邂逅者得之、邦昌問來歷、乃知康王在濟州、故遣師愈等來、何懋、曹大周、丁彬並權吏部郎官、季陵、胡寅並權戶部郎官、侯懋權都官、李士觀象權都水使者。

六日、指揮自今月初六日不坐迎陽門、於內東門裏三省密院議事、何志同等選鋒楊端等三十三人至、賞勞甚優。

七日、令寺觀建乾龍節道場、至十三日罷。

元祐太后是日受册稱賀、有宗室叔倘者、自號四太尉、稱皇叔祖、城破踰城、至是裹數萬衆、在南青城下、寨、因欲入城、閽者拒之、已而許入、叔倘至都堂、叱王時雍、曰、當速歸、敢太后不然、縱兵與汝繫周旋、大元帥康王諭目答邦昌、其詞曰、御名諭目、上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某前期殞滅、而使閣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泗不禁、將天下之楚毒、不足爲驗、欲便引繩伏刃、而二聖之變與未復、四方兵馬方集、將士忠憤、實以大義、欲飲泣忍死、力圖來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踰百萬、預使邀迎、率指燕薊、早夜以望、聞人音而擬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浹日、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固流言而不信、士夫將佐、亦皆云爾、今奉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謬、天或悔禍、可冀二聖之復、所論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眙失措、其何敢承、願皆緘縢內府、貴在守者、候變與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某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藎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爲賊養受賜而死矣、氣令漸熱、伏惟均候動止、康裕方寸、方亂修謝不能多及、某諭目上太宰相公閣下、遣使臣成忠郎黃永錫齎邦昌投下、且令觀變、是日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國舅韋淵同賫諭目、邦昌稱臣、其大約曰、封內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喜悅、召吳何飲以酒、賜金巵、何向時與王率使在斡離不軍前、至是日敘舊不忘也、胡唐老、王俣、並依所乞與郡。

八日、邦昌遣謝克家來歸玉璽一紐、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元帥府察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等、引克家捧寶以前、跪以進王、王讓拒久之、慟哭不受、已而跪受、命伯彥司之。

大母遣其姪孟忠厚賫書來勸進、其詞曰、吾自處道宮垂三十載、乃者都城失守、二帝北歸、撫事悲摧、實

無生意。忽承朝旨俾正號名。正惟闔廢之餘。當此危亡之際。冒居龍數。誠亦何心。懇懇再三。莫之聽許。乃以此月五日入延福宮。而百官建言。請權聽政。廟早衰多病。且久去宮闈。豈復能堪朝廷大事。言念趙氏舉宗之去。人心思宋之日深。不屬此身。誰當此責。是用夙宵黽勉。相濟艱難。然神器久虛。必須眞主。今中外近屬。惟王一人。剛忠勇英明。四方瞻望。入繼大統。非王而誰。已遣馮澥、李回告王傳序之意。王其速駕興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吾聽茲重負。既付托得人。當俾辭權務之煩。以就安閑之適。今遣姪權衛尉少卿孟忠厚親承勳旨。并道吾意。夏初微暑。更慎保護。四月朔日大母致書元帥大王。

奉議郎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胡犯順。刼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廚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氏也。今廚退多日。吾皆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廚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還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廚人未達。因循不能革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臣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察取太后命令而后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振勢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了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生。無以復加。如伸言爲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

九日。追收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曰。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並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行。遣馮澥、李回爲奉迎使副。

十日。邦昌避位。王時雍、昌好問、徐秉哲、李回、吳幵、莫儔等奏。乞各還舊職。奉太后聖旨依奏。且兼權領職事。

靖康元年。命給事中。以徽猷閣待制宮祠。

周懿文乞還大理卿。奉聖旨依舊。且權開封府尹。

將作少監蘇徐擬兵部郎官唐恕。太常丞唐元衡。乞致仕。不允。

十一日。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百官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犀帶魚袋。猶班行歸兩府幕次。

十二日。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乞致仕。不允。

十三日。王琮言。昨任左司員外郎。暫權吏部侍郎。今三省密院官見帶舊職。兼合取指揮。奉聖旨。與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劉參除直秘閣知鄧州。

奉迎使荷書左丞馮澥、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至自京師。以元祐皇后詔書來曰。吾以薄德。罹此多艱。雖救時敢愛於髮膚。而昧道若臨於淵谷。顧邦基之攸艱。繫神器之有歸。比遣使輕往馳奪。蓋上天之眷命。實四海之傾心。諒惟撥亂之姿。已定興王之業。方長嗣之應序。宜祉福之具膺。跨來御于法宮。以凝揚於丕號。羣欣攸屬。遐想增懷。故茲書示。想宜知悉。

十四日。元帥檄初至京師。都人喊泣。已而副元帥宗澤、東南道總管趙子崧皆揭榜以安人心。

侍御史胡舜陟乞外任差遣。不允。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俁知江州。胡唐老知無爲軍。

十五日。太后告天下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幾覆宮闈。既二帝之蒙塵。誰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羸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至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遠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數運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嵩寓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數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唯天意。夫豈人謀。向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幾小惠。用底不平。因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志。

康王劄子。比金賊邀請二聖北去。當府已星夜措置邀迎外。勘契金賊先於三月初七日。抑逼宰臣張邦昌僭稱僞號。今來邦昌已歸。資退避。自三月所有八日以後稱中旨面旨事。並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放上。如有闕官師。開具狀申。以憑差官填闕施行。兼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當府與決。如有奸詐僞冒可疑文字。並不得施行。繳連供申。

十九日。兵部郎官唐恕差知復州。

二十日。元帥康王榜。當府先爲京城失守。伏聞車駕幸賊寨。盧臣奸謀。預令河北河東州軍及忠義民兵結集進備。後聞金賊邀請二聖北去。臣子之心。痛徹骨髓。便欲自戕。念二聖未還。又不敢死。除已嚴督兩路州軍並結集到兵馬。許以封王建節。盡令邀迎車駕。務保萬全。已皆應聲。數近百萬。當府見星夜督責外。訪聞都城軍民。一體思義。自二聖出郊。日夕迎望。以至燃頂煉臂。痛誠激切。久遭賊困。百貨匱竭。念此憂悶。寢食不遑。契勘東南入京舟船。多在淮楚。賊馬雖退。州軍皆未肯放行。當府自四月初。已累行下令將應客旅米穀舟船等催促放行入京。并官調亦已催促進發。務濟都城闕乏。仰安業守待。無或流散。曉示各令知悉。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款謁宗廟。竊恐謙虛退托。未忍遽當大寶。此去濟不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并遣百官前去勸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幾車駕早至闕下。奉聖旨依奏。

二十一日。起發濟州。宿新興店。

二十二日。康王次單州。

二十三日。康王次虞城縣。張邦昌劄子。伏見謝克家自元帥府回。恭聞車駕自濟州由金鄉單父經至南京。即藝祖受命之邦。國王朝無疆之歷。天人合應。以啓中興。凡在臣民。不任抃蹈。所有合排辦興輦仗衛

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發赴南京。以候册立畢。遂開朝廷。以出號令。臣猥以駑下。承乏宰司。常躬率百司赴行在所。欲於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贊權宜之舉。其一行事務。並已行下所屬排辦。欲乞差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充勾當公事。伏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是日。有司令開封府少尹父老僧道舉人等詣行在奉表勸進。

二十四日。康王次應天府。

康王榜。近者金師深入。奄及郊畿。京師失守。二聖播遷。欲立異姓。覆我宗社。賴大臣因時權宜。濟此艱危。因是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深慮百官將士并諸色人尚懷疑慮。曉諭各令知悉。

二十五日。在京應奉官司分一半官吏至南京接駕。

是日。張邦昌、王時雍等帥官吏出門。

二十四日。司門員外郎宋彥通除右文殿修撰。

二十八日。司農卿胡恩乞能權戶部侍郎。奉聖旨依。

交修除集英修撰。知湖州。

一日。今上即位。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116
作者=
页数=791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